古代小说鉴赏辞典

下册 明清

上海辞书出版社

ISBN 7-5326-1745-9
9 787532 617456 >
定价：68.00 元
世纪集团

古代小说鉴赏辞典

下册 明清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

蒋星煜　孙逊　陈大康
周先慎　侯忠义　于天池
李剑国　萧相恺　鲁德才
齐裕焜　欧阳健　沈伯俊
等撰稿

审订
上册　董乃斌
下册　黄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小说鉴赏辞典. 下册/黄霖等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2

ISBN 7-5326-1745-9

Ⅰ. 古… Ⅱ. 黄… Ⅲ. 古典小说—鉴赏—中国—词典 Ⅳ. I207.4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620 号

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下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商務印書館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25 插页 5 字数 1 743 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 000

ISBN 7-5326-1745-9/K·281

定价: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56628900×813

出版说明

本社文学系列鉴赏辞典自《唐诗鉴赏辞典》发端以来，得到各方学者、专家鼎力支持，并深受广大读者厚爱。在多种诗词鉴赏辞典与古文鉴赏辞典问世之后，今再推出《古代小说鉴赏辞典》，旨在进一步扩大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的鉴赏视野，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

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有一个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漫长历程，小说的概念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本书所收小说，时间跨度大，取义广泛，举凡神话、寓言、轶事、志怪、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类别，均有众多名篇入选。全书内容丰富，佳构迭出，从不同历史时期、各个社会角度展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魅力。

本书鉴赏文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原文作出分析与评价，并致力于发掘其中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以帮助读者获得艺术上的享受。

本书所收名篇佳作数量较多，不少作品篇幅较大，故分上、下两册印行。限于水平，书中错误与疏漏之处恐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专家不吝指正。

许多学者、专家为本书积极撰稿，又蒙章培恒、董乃斌、黄霖三位先生为本书写序，董、黄二位先生并应邀分别担任本书上、下册审订，在此谨表谢忱！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一月

凡　例

一、本书选收先秦至晚清小说近600篇。

二、本书正文一般包括小说原文、注释、赏析文章三部分，为节省篇幅，其中读者常备与易见的小说原文从略。小说版本择善而从，并作适当校注；同一分句中有多个需注释的，合用一个注码。

三、正文的排列，以朝代先后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个时期。同一时期的作品，一般以作家生年先后为序，生年不详及佚名作家按大体在世的年代先后插入。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保留繁体字或异体字。所收原文尽可能保持底本原貌，但对原文中明显影响文意表达的错别字、俗字等，或径改，或用（　）注明正确的字。对据上下文意能够补出的缺字，用〔　〕标出。原文墨丁、空白用"□"表示。对原文中过于直露的性生活描写，酌情作删节处理。

五、本书涉及古代部分的历史纪元，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省略"年"字。

六、本书部分篇目配有插图。

七、本书附录有作家小传、小说书目、小说名词术语、篇目笔画索引等。

目　录

出版说明
凡　例
篇目表 …… 1—9
正　文 …… 1373—2959
明 …… 1373—1994
清 …… 1995—2959
附　录 …… 2961—3055
作家小传 …… 2963—2986
小说书目 …… 2987—3039
小说名词术语 …… 3040—3047
篇目笔画索引 …… 3048—3055

篇 目 表

明

刘基

良桐 …… 1375

夏庭芝

王巧儿 …… 1376

罗贯中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 1378
温酒斩华雄 …… 1381
定三分隆中决策 …… 1384
永儿卖泥烛诱王则
圣姑姑教王则谋反 …… 1387

施耐庵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 1397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 1400
景阳冈武松打虎 …… 1404

瞿佑

绿衣人传 …… 1407
翠翠传 …… 1411

李昌祺

琼奴传 …… 1418
芙蓉屏记 …… 1425

赵弼

续东窗事犯传 …… 1430

邱濬

钟情丽集(节选) …… 1440

陶辅

心坚金石传 …… 1446

马中锡

中山狼传 …… 1451

都穆

四明陈子经 …… 1457

祝允明

长桥美人 …… 1458

佚名

怀春雅集(节选) …… 1460

蔡羽

辽阳海神传 …… 1469

董穀

梅梢 …… 1481

杨仪

娟娟传 …… 1482
金姬传 …… 1488

陆粲

洞箫记 …… 1499
冯蝶翠 …… 1504

陆采

神相 …… 1505
鸳鸯记 …… 1506

吴承恩

大闹天宫 …… 1510

猪八戒义激猴王 …… 1513

过火焰山 …… 1516

何大抡

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 …… 1519

佚名

刘熙寰觅莲记(节选) …… 1526

吴敬所

张于湖传 …… 1544

花神三妙传 (节选)…… 1557

钓鳌湖客

招提琴精记 …… 1565

兰陵笑笑生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 1569

李瓶儿招赘蒋竹山 …… 1577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惠莲含羞自缢 …… 1594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 …… 1611

许仲琳

陈塘关哪吒出世 …… 1619

熊大木

美良川锏鞭逞战 …… 1630

余象斗

华光三下酆都 …… 1635

钱希言

小韩负心报 …… 1642

孙高亮

西市上屈杀忠臣 …… 1646

诸圣邻

敬德夺先锋 …… 1651

郭勋

俞氏三雄显神威 …… 1655

邵景詹

桂迁梦感录 …… 1660

罗懋登

关元帅禅师叙旧

金碧峰禅师斗变 …… 1668

朱名世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 …… 1679

吴大震

紫竹小传 …… 1684

潘镜若

假托熟骗人妇女 …… 1687

李春芳

僧徒奸妇 …… 1692

纪振伦

孟良金盔买路 …… 1695

幸城南面试皇孙

承圣谕阻止传贤 …… 1701

甄伟

张子房悲歌散楚 …… 1708

张应俞

公子租屋劫寡妇 …… 1713

朱国祯

木兰将军 …… 1715

宋懋澄

负情侬传 …… 1717

珠衫 …… 1725
佚名
双双传(节选) …… 1731
南湾寨戚公计沉贼船 …… 1745
江盈科
雪涛谐史(一则) …… 1749
冯梦龙
聂以道断钞 …… 1751
周廷章 …… 1752
杨评事 …… 1757
五金鱼传(节选) …… 1757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1768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1771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1774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 1777
玉堂春落难逢夫 …… 1779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1781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1783
卖油郎独占花魁 …… 1784
灌园叟晚逢仙女 …… 1787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 1789
施润泽滩阙遇友 …… 1791
李绍文
任诞条祝允明事 …… 1793
凌濛初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 1794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 1797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 1799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 1801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 1804
佚名
水云寺僧 …… 1807
方汝浩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 1810
木马驿剑侠谈心 …… 1821
齐东野人
黄金盒赐同心 …… 1827
古吴金木散人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 1834
胡永儁
春梦琐言 …… 1844
西子湖伏雌教主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 1849
西湖渔隐主人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节选) … 1861
天然痴叟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节选) … 1879
佚名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 …… 1894
陆人龙
易经臣祸产亡辽

收降夷谋疏覆沈 …… 1905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 1913
陆云龙
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一语得官 …… 1926
周楫
巧妓佐夫成名 …… 1937
安遇时
白塔巷 …… 1949
东鲁古狂生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 …… 1952
青莲室主人
杨幺活捉贺太尉 …… 1967
佚名
谋秀才弄假成真 …… 1973
华阳散人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 …… 1983

清

张明弼
冒姬董小宛传 …… 1997
梁维枢
唐子畏 …… 2002
袁于令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 2004
王猷定
李一足传 …… 2010
汤琵琶传 …… 2013
丁耀亢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 2017
李清
鬼母传 …… 2031
青心才人
宦氏折磨王翠翘 …… 2033
吴伟业
柳敬亭传 …… 2039
来凤馆主人
王魁 …… 2044
冒襄
影梅庵忆语(节选) …… 2049
杜濬
陈小怜传 …… 2055
黄周星
补张灵、崔莹合传 …… 2059
李渔
合影楼 …… 2069
秦淮健儿传 …… 2089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 2094
情痴反正道人
选丰姿严造花名册
徇情面宽收雪鬓娘 …… 2108
徐震
卢云卿 …… 2116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 2124

天花藏主人

现丑形诗诮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 2133
一片石送鸿迎燕 …… 2143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 … 2153

佚名

长安街花担上遇良缘
花菟村诗扇中得佳偶 …… 2162

酌元亭主人

百和坊将无作有(节选)…… 2174

陈忱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 …… 2185

苏庵主人

折宫花文才一种
夺春魁锦绣千行 …… 2190

名教中人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 2196

佚名

孙小圣讽阎王 …… 2207

艾衲居士

首阳山叔齐变节(节选)…… 2212

钱彩

岳飞枪挑小梁王 …… 2223

余怀

李十娘 …… 2230

董说

一窦开时迷万镜
物形现处我形亡 …… 2233

徐芳

雷州盗记 …… 2237

王士禛

剑侠 …… 2239

褚人获

三义坊当锏受腌臜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 2241
异侠借银 …… 2252

王晫

丁野鹤 …… 2254
看花述异记 …… 2255

陆次云

宝婺生传 …… 2262
圆圆传 …… 2266

钮琇

睐娘 …… 2272

吕熊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 …… 2281

蒲松龄

娇娜 …… 2291
画皮 …… 2293
婴宁 …… 2294
促织 …… 2298
梦狼 …… 2301
席方平 …… 2303

西周生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 2305

曹去晶

邬合苦联势利友

宦萼契结酒肉盟 …… 2319

刘璋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 2329

鸳湖渔叟

程咬金抱病战王龙 …… 2333

笔炼阁主人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 2337

吴敬梓

范进中举 …… 2355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 2366

鲁编修择婿 …… 2376

蔡元放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 2386

吴璿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 2394

夏敬渠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低眉合眼头陀暗觑妇人胎 2403

和邦额

谭九 …… 2417

长白浩歌子

秦吉了 …… 2421

李海观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 2427

王椷

吴中才女 …… 2435

曹雪芹

晴雯撕扇 …… 2437

宝玉挨打 …… 2439

黛玉焚稿 …… 2443

袁枚

全姑 …… 2445

沙弥思老虎 …… 2447

李百川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 2448

纪昀

老学究 …… 2458

李生 …… 2460

杜纲

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 …… 2463

沈起凤

桃夭村 …… 2473

屠绅

蟫史（节选）…… 2476

竹溪山人

卖人头胡奎探监 …… 2483

破额山人

臭铜员外 …… 2490

庾岭劳人

拥资财讹生关部 …… 2492

落魄道人
时伯济得时便得济
钱士命要钱不要命 …… 2499
曾衍东
杨汝虔 …… 2505
沈复
闺房记乐 …… 2509
李汝珍
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 …… 2524
乐钧
绿云 …… 2532
文康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 …… 2535
吴炽昌
金山寺医僧 …… 2541
朱翊清
姚三公子 …… 2545
陈森
狎客楼中教箴片
妖娼门口唱杨枝 …… 2551
随缘下士
香儿彩云争权宠 …… 2558
二如亭主人
十字街前父跑马
四望亭上女捉猴 …… 2562
陈其元
仕途中炎凉态 …… 2569
魏秀仁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痈 …… 2573
毛祥麟
孀姝殊遇 …… 2580
佚名
杨遇春卖武逢主
僧燕月行凶遭戮 …… 2594
俞樾
土四衙 …… 2606
严蘅
某王孙者 …… 2607
王韬
魏生 …… 2609
林士樾 …… 2614
因循岛 …… 2619
俞达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 2626
张南庄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 2633
石玉昆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 2637
许奉恩
小卫玠 …… 2643
宣鼎
麻疯女邱丽玉 …… 2651
尹湛纳希
八角亭赋诗悲往事

金山寺投江识所归 …… 2659
邹弢
抢地呼天灵妃割股
含愁忍耻才女灰心 …… 2670
萧鲁甫
拒恶少巧力保贞
卧破庙神明垂训 …… 2679
韩邦庆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 2684
刘鹗
明湖居听书 …… 2694
郭小亭
娶美人白狗闹洞房 …… 2701
刘省三
白玉扇 …… 2705
程世爵
啬刻鬼 …… 2718
唐芸洲
赛孟尝拳打严虎 …… 2720
佚名
窃茄案 …… 2724
钱锡宝
沆瀣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 2729
孙家振
恶鸨二打花好好 …… 2743
吴沃尧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 2749
守樊城范天顺死节
战水陆张世杰设谋 …… 2759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 2770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哄哄蓦地散东西 …… 2775
李伯元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 2778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几 …… 2789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 2798
黄小配
蓖子坡永历皇被缢
北京城吴三桂奔丧 …… 2804
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 …… 2811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 2819
张春帆
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溷浴名妓私奔 …… 2826
佚名
王延彬创造洛阳桥
蔡端明功成归西域 …… 2835
曾朴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 2844

梁启超

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 2854

陈天华

数种祸惊心惨目

述阴谋暮鼓晨钟 …… 2858

陈蝶仙

苦圆圆奉母质银簪

好宝宝瞒人赠金镯 …… 2865

连文澂

韩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台县灾户哭求粮 …… 2872

张肇桐

异种未锄鱼水成欢待他日

同舟共济鲸鳌远逝盼新洲

…… 2880

欧阳钜源

安堉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起竞争 …… 2889

顾琐

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缧绁灾 …… 2896

符霖

彩云散后遗恨结千秋 …… 2905

吕侠

血帕 …… 2913

饮椒

平望驿 …… 2931

西湖情侠

沈夫人烹茗赏雪

方小姐拥被言情 …… 2934

彭养鸥

隔牖窥妆私语切切

深宵胠箧妙手空空 …… 2948

蔡召华

水月尽多风月竹外闻琴

禅房权作洞房花前酬聘 … 2953

良　桐　　刘基

工之侨[①]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②]。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③]焉；又谋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诸土，期年[④]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以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遂去，入于宕冥[⑤]之山，不知其所终。

〔注〕 ① 工之侨：作者虚构的人名。 ② 太常：古代官名，为九卿之一，掌管朝廷宗庙礼乐。 ③ 断纹：古琴上断裂的纹路。 ④ 期(jī基)年：一周年。 ⑤ 宕冥：作者虚构的山名。

《郁离子》是刘基的一部寓言体著作，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故事性强。这篇《良桐》就出自《郁离子》。

世俗偏见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往往使人随波逐流，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从而使珍宝蒙垢、人才埋没。读过《良桐》的故事，你会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工之侨得到一块上等桐木，用它制成一把音色纯美的稀世珍琴，并把它献给太常作为国家的乐器，可鉴定琴的国工们既不调试它的音色，也不检验它的质量，认为它不是古琴，就将它送还给工之侨。然而，当工之侨把琴伪造得古色古香时，却得到了贵人的高价收买，国工的啧啧称叹。以古为美，崇古慕古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某些人，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知贻误了多少机遇，埋没了多少人才！这里的描写正是对崇古观念的讽刺。在世人对实质上是同一把琴的两种不同态度的对比中，作者揭示了世事的荒唐可笑。对此，故事中的主人公工之侨不仅感到可笑，更感到悲哀。他从中看到世事已经不可为，于是入山遁世而去。辨才识物不应只看外表，而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实质，否则就会失去人才和珍宝，这是这篇故事给人的启示。但作者并没有进行任何说教，也没有在故事中发表自己的议

论，而是通过故事的叙述把道理自然地呈示出来，构思巧妙，发人深省。

此外，这篇故事还是刘基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境遇的真实写照，故事中的工之侨是刘基自我的艺术化身和形象代言人。这篇故事写于元朝灭亡的前夕，当时刘基因与执政者不合，才能不为所用，正如同良琴被弃；而他看透世情，愤而辞官，隐居青田，也如同工之侨弃世入山。以寓言故事表现自我的思想和理想，是这篇故事的特点，也是《郁离子》的特色。

（魏崇新）

王　巧　儿　　夏庭芝

歌舞颜色，称于京师。陈云峤[1]与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辈开喻[2]曰："陈公之妻，乃铁太师[3]女，妒悍不可言，尔若归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儿一贱倡，蒙陈公厚眷，待侍巾栉[4]，虽死无憾。"母知其志不可夺，潜挈家僻所[5]，陈不知也。旬日后，王密遣人谓陈曰："母氏设计，置我某所。有富商约某日来，君当图之，不然恐无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辞以疾，悲啼宛转。饮至夜分，商欲就寝，王掐其肌肤皆损，遂不及乱。既五鼓，陈宿构[6]忽剌罕赤排闼[7]，缚商欲赴刑部处置。商大惧，告陈公曰："某初不知，幸寝其事[8]，愿献钱二百缗[9]，以助财礼之费。"陈笑曰："不须也。"遂厚遣其母，携王归江南。陈卒，王与正室铁氏[10]，皆能守其家业，人多所称述云。

〔注〕 ① 陈云峤：名柏，字新甫，号云峤。元泗州（今安徽泗县）人。与倪瓒同时，为元末至正间人。尝为仪制舍人。官至太祝。年逾六十，不得志而卒。性好结交，馆阁诸老、朝省名公，多有来往。曾被命监铸祭于杭，画家倪瓒为他设宴话别。② 开喻：晓谕、开导。　③ 铁太师：铁木迭儿，历事世祖、成宗、仁宗，累官右丞相，进位太师。因怙势贪虐，英宗不悦，渐见疏外，以疾卒于家。御史盖继元等追论其罪，诏夺官爵，籍其家。　④ 侍巾栉：巾，用以拭手；栉，用以梳发。"巾栉"本指洗沐用具，古代贵族以侍执巾栉为婢妾的事情，因以"侍巾栉"为作人妻子的谦词。⑤ 潜挈家僻所：暗地里携带全家人到某一偏僻地方。　⑥ 宿构：事先谋划、准备。

⑦忽剌罕赤：蒙古语，捕盗的人。《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至正十二年春正月癸亥："五爱马添设忽剌罕赤二百名。"又卷九十九《兵志·宿卫·四怯薛》："捕盗者曰忽剌罕赤。"《元史语解》卷二《宫卫门》："呼拉干齐，捕盗人也。卷四十三作忽剌罕赤，军校名。"排闼：撞开门的意思。此处意指陈云峤事先与忽剌罕赤策划好，待富商欲淫乱时，突然撞开房门抓住他。　⑧幸寝其事：希望能平息这件事。寝，平息、停止。　⑨钱二百缗(mín 民)：用绳(缗)穿连成串的钱，称为"缗钱"。　⑩正室铁氏：正室，正妻、嫡妻。与"侧室"相对。铁氏，铁木迭儿的女儿。

此篇采自夏庭芝所作的《青楼集》。

王巧儿是元代大都的歌妓，后嫁给画家倪瓒的朋友陈云峤。故事叙述王巧儿容貌佳丽，能歌善舞，闻名京城。她和陈云峤相交萌生知遇的情感，愿意相从作妾。岂料鸨母从中作梗，想留住她来赚钱。幸亏她主意已定，在陈云峤的帮助下，跳出火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故事虽短，但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感人。王巧儿是故事着力塑造的妇女形象。她沦落风尘，虽名闻京师，内心却渴望着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当陈云峤经常眷顾她时，她颇有知遇之感，以至愿意生死相从而无憾。她虽为歌妓，但洁身自好，不为鸨母的威逼利诱所动，表现出了一个社会底层弱女子的高尚人格，令当时的一些达官富商自惭形秽。她虽是一个可以被人任意欺凌的弱女子，却有着追求自身幸福的坚强意志。正是这种不懈追求幸福生活的坚强意志使她临危不乱，保住了清白；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使她与"妒悍不可言"的铁太师女相安无争，共守家业。作者通过王巧儿的形象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赞美了社会底层弱小人物的高尚人格和坚强意志。

陈云峤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文士，性好结交。他妻子是丞相的女儿，"妒悍不可言"。他们的结合不是出于"父母之命"，就是"媒妁之言"，性格上的相异难免会给他们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带来阴影。元代，文士与艺人相交，人们视之为风流韵事。陈云峤仕途并不得意，家庭生活也无乐趣可言，青楼也就成了他可以寄托自己感情的去处。他与王巧儿交往，情有所钟。在王巧儿危难无助之时，他设计及时将王巧儿解救了出来，这与某些浪荡公子的薄情寡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仗义助人，略施小计，制服了富商。当富商愿献钱以助财礼之费时，他则一笑置之。作者并未多花笔墨，就勾勒出了一个重情义而轻钱财的文士形象。

故事中鸨母的形象也颇具个性。她贪钱，把王巧儿当作她的摇钱树。当她知道王巧儿与陈云峤两情相好，她将失去王巧儿这棵摇钱树时，她便

秘密派人开导劝说王巧儿回心转意，放弃出嫁的打算。当她知道无法说服王巧儿改变主意时，又暗中带王巧儿迁移到偏僻处，企图割断王巧儿与陈云峤的交往。末了，在得到了一大笔钱后，她总算不再阻挠王巧儿嫁给陈云峤。作者正是从她的所作所为，既刻画出了天下鸨母只爱钱的丑恶本性，又刻画出了她老于世故和诡计多端的个性特征。

作者注重从情节的发展中来刻画人物形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不断得到完善。陈云峤安排忽剌罕赤在五更时闯入富商与王巧儿的就寝处，这是整个故事情节的高潮。在这一情节中，王巧儿的坚贞不屈，陈云峤的机智善谋，富商的贪淫惧祸，鸨母的寡情贪财，无一不淋漓尽致地得到充分展示，矛盾冲突也随之得到合理的解决。

关于故事中提到的忽剌罕赤，《青楼集笺注》（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注释说是蒙古语，义不详。按语说："蒙语中有'忽赖孩'一语（又作'虎赖海'、'忽赖海'、'勿赖海'等，均音译之转），其义谓指强人、无赖汉一类人物。'忽赖罕赤'或与此有关，非实指人名。"其中说到的"忽赖孩"、"虎赖海"等皆为蒙古语译音词，语义确为盗贼，但"忽剌罕赤"则是军校的名称，语义为追捕盗贼的人。据《元史》卷九十二《百官志》添设兵马司称："至正十年十月，中书省奏，'东南千里外妖气见，合立兵马司四处，掌防御之职'。遂置大名兵马司、东平兵马司、济南兵马司、徐州兵马司。每司置都指挥、指挥各二员，副指挥各四员……忽剌罕赤各三十人，司狱各一员，狱丞各一员。"由此可证陈云峤事先设计安排好在五更时前往解救王巧儿的"忽剌罕赤"，系指捕盗的军校，不能解释为"强人、无赖汉一类人物"。　　（徐时仪）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罗贯中

——《三国演义》第一回

（原文略）

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不是简单复述历史的"演义"，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立场上，以"演义"为出发点的"演史"；而所谓"演义"，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罗贯中假于史事所表达的对历史的现实认识。

因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实际上是借助于一个真实的历史框架，叙写或抒写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我们与其说他写的是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实不如说他写的是一部历史抒情诗。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成功的关键或许正在这里。

借"演史"以"演义"，以"演义"贯穿"演史"，这就是《三国演义》的艺术辩证法。其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无疑是整本小说中最成功的章节之一，而作为一部大书的开端，更显示出其为全书奠基的不比寻常的意义。

汉失其政，天灾人祸并作，终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这正是群雄竞起，导致三国鼎立的历史契机。当时，镇压黄巾乃是整个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任务，于是州郡兴兵，豪强效力，以后的封建割据因此形成，这当然是历史真实。作者对黄巾起义采取了一种漫画式的虚写，对在镇压黄巾中崛起的封建英雄，也只提到刘备、曹操、孙坚——正是后来三国基业的开创者。而作者调动笔墨，正面详写的又主要是"贩屦织席为业"的所谓中山靖王之裔的刘备及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白身起家，斩将立功。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构思。

《三国志·先主传》中有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但整部《三国志》都找不到刘备镇压黄巾的具体情节。《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刘、关、张战涿州，救青州，胜阳城，破赵弘、韩忠，"南阳一带数十郡皆平"的赫赫战功，几乎全是虚构或移借。特别是刘、关、张的出场戏"桃园结义"，更是子虚乌有的事。虽然《关羽传》曾提到："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郡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资治通鉴》载黄初二年魏侍中刘晔的话却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可见刘、关、张君臣之间关系特殊、密切是事实，但却不可能是"把兄弟"。

这段被罗贯中特别渲染的"桃园结义"，实际来源于宋元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据说是宋元"说三分"专家霍四究之类人讲史的记录本，故文字十分简略。虽然其名为"说三分"，实际上演述的却主要是蜀汉兴废故事，三国中的魏吴两家及其他汉末的人物和事件，只是为了与蜀汉有瓜葛才不得不连带出现。整篇故事基本是以虚构情节为骨架，而"书史文传"的历史不过是演述虚构情节的因由和时间断限。所以凡重要热闹的情节如桃园结义，张飞杀太守元峤，刘备太行山落草，董成(承)杀十常侍携首级到太行山招安刘备等一连串故事，大多是史传无稽的虚构。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时，虽兼祧史传和讲史，但于两者均有取舍，其匠心之

独运处处可见。惟将虚构的桃园结义列为开篇，更有深意，因为即使在《三国志平话》中，桃园结义也非三国故事之开局。

罗氏的这一安排，或可看作是表明和强调其“尊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但究其实质是为《三国演义》的道德观、价值观奠定基调。

《三国演义》不仅写了桃园结义的过程，还特别列出了他们结义的誓言，刘、关、张誓言中实际强调的是结义形式中包含的内容：“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桃园结义的社会背景是“黄巾倡乱”，他们结义兴兵的直接目的是镇压黄巾，用张飞的话说是“与国家出力”，用刘备的话说是“欲破贼安民”。既然刘、关、张结义有具体的政治目的，那么他们誓言的内容理应是属于政治的。但深究其义，特别是刘、关、张后来为了实践结义誓言的行动更可以看出这一结义举动及其内容本质上是属于道德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从来是相对的，只有道德才更多地表现出永恒性。有人认为这段誓言里的“上报国家”是指“忠”，“下安黎庶”是指“义”，所以桃园结义的道德内涵是“忠义”。这大体没有错，但在这中间，作者所强调的似乎更是一个“义”字，一种涵盖了“忠”的“义”。所以誓言最后一句是“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后来刘备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出山时亦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这里的“义”也包括“忠”的意思。

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匡扶汉室”，是一种传统的“忠”，但对割据群雄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口号，实际上他们内心对此并不以为然。“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表达过这个意思。在《三国演义》中，“忠”是相对的，倒戈反水，择主而事，很少被人视为不忠；而“义”则是绝对的，关羽放弃原则，放曹操于华容道，被誉为“义释曹操”，刘备不顾大局兴兵伐吴以致蜀汉力量被削弱，也被评为“为三人之义而讨孙权，岂得以此訾先主”。因此，“义”在《三国演义》中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尽管其内涵实际相当复杂，既包括兄弟之义，朋友之义，也包括君臣之义，但概而言之，则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在《三国演义》看来，君主之“义”在于爱民，臣下之“义”在于忠君，朋友之“义”在于一诺千金、知恩必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与共，而见利忘义则最为人所不齿。刘、关、张三人之“义”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他们的“义”是所有这些“义”的集中表现，用关云长挂印封金前对张辽说的话来说是：“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所谓“忠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古老的道德范畴。如果说《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是其成书过程中南宋偏安江左、元朝异族入侵

以及元末社会大动乱等一系列历史现象作用于一切三国题材的各类作品创作者的思想的结果，那么《三国演义》对“义”的某些异于古往的重新阐释，则体现了参与这一创作的“市井细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道德的重新思考。而这种道德观念既建筑在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反映了某种新的社会心理。以所谓结为异姓兄弟为“义”的形式，其文化规定性则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但对“义”的内容和实践的揭示，又是为“市井细民写心”。因此，《三国演义》所强调的道德内容无形中成了社会各阶层意识的融汇和折衷。而经过毛伦、毛宗岗父子对这部小说的修改，加强了正统观念，更使这部小说不仅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亦为统治者所容许乃至赞赏。这就是《三国演义》在封建时代屡传不衰，以致造成一种影响中国文化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原因。

“忠义”，特别是“义”，是《三国演义》的思想精髓和灵魂。在《三国演义》中，“义”不仅是臧否人物的标准，而且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也基本上都服从于这一观念的阐发。毫不夸大地说，假若没有“义”的思想的贯串，《三国演义》或许会变成历史的刻板复述，也可能变成仅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大拼盘，恰如后人所言：“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所以罗贯中将桃园结义的情节列于篇首，是为了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而蕴倾向于情节，又深得小说创作之三昧。

不过，《三国演义》对道德意识的强调，也使小说产生许多无法克服的弱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道德观念支撑人物性格，不少人物因此变成了道德的图示，若以近代小说观视之，不免“扁平”。而《三国演义》强调宗法群体、强调义务而漠视个体的道德观念，长期地作用于民族文化，其对历史所产生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当然，我们没有权力借此来批评罗贯中。

（李时人）

温酒斩华雄　罗贯中

——《三国演义》第五回

（原文略）

《温酒斩华雄》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回。题目为笔者所拟。这是《三国

演义》中写得最有特色的精彩篇章之一。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作品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他与诸葛亮、曹操一起，被毛宗岗并称为“三奇”、“三绝”：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堪称“智绝”；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堪称“奸绝”；而关羽则“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堪称“义绝”（见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作为罗贯中着墨最多的武将形象，关羽的性格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勇武盖世，二是“义重如山”，三是“刚而自矜”。“温酒斩华雄”便是他在作品中首次崭露头角，首次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

在“温酒斩华雄”之前，关羽仅仅是一个出身卑微，在区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充当马弓手的无名之辈，在众多位高名重的诸侯面前，简直不值一提。而在此之后，关羽便一举扬名，成为谁也不敢轻视的大英雄了。可以说，这是关羽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品对于关羽的出场，采用了层层铺垫的方法。当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率兵扼守汜水关，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趁联军先锋孙坚部因缺粮而军心不稳之机，夜袭败之；孙坚虽然侥幸逃脱，其裹头的赤帻却成了华雄的战利品。华雄武艺高强，先声夺人，这是第一层铺垫。接着，华雄命人用长竿挑着孙坚的赤帻，气势汹汹地到联军寨前挑战。袁术部下“骁将”俞涉出马迎战，不到三合便死于华雄刀下；韩馥部下“上将”潘凤奉命迎敌，顷刻之间也成了华雄的刀下之鬼。华雄连胜，联军连败，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华雄的勇猛凶狠，勾画出联军面临的不利局面。这是第二层铺垫。在这形势紧迫之际，联军数十万，战将上千员，一时竟然找不到华雄的对手，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只能长叹：“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这是第三层铺垫。经过这样几层铺垫，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阅读期待：人们多么希望有一位英雄挺身而出，煞一煞华雄的威风，迅速扭转战局呵！果然，这样的英雄出现了！——就在袁绍的叹息声中，“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这一声充满豪气的“大呼”，顿时吸引了正在焦虑中的众诸侯的注意。“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这就是关羽。读者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其声惊天动地，其人威风凛凛。可以说，关羽一出场，就显得雄姿英发。

这时，作品略作顿挫。面对这位小小马弓手的请战，狂妄自大而又无德无能的袁术连连呵斥，竟要将关羽打出帐去；斤斤计较身份门第的袁绍关心的不是关羽能否打败华雄，却是“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唯有

曹操不顾二袁的轻视和怀疑，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呢？根本不屑分辩，只掷出一句话："如不胜，请斩某头。"这片刻间的争论，既是客观情势之必然，又为关羽的出战作了更为充分的蓄势。

就在关羽出帐之际，作品再作顿挫。曹操"教酾热酒一杯"，欲为关羽壮行。关羽却说："酒且斟下，某去便来。"这轻松的回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激起了读者更加热切的期待。

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然而，作品却没有具体描写关羽与华雄交战的过程，而是虚写战斗，实写众诸侯的闻见感受："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这紧张的氛围，调动起读者的艺术想象，使其联想到交战双方厮杀之激烈。事实上，从华雄"来寨前大骂搦战"起，作者始终将镜头对准众诸侯议事的中军帐，而将双方的一次次交锋置于画面之外。华雄斩俞涉，斩潘凤，均未正面描写，而由探马报告结果，通过"众大惊"、"众皆失色"来烘托气氛。尽管没有正面着笔，战局的发展变化却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这种以虚见实、侧面描写的方法，与作品后面写到的"太史慈酣斗小霸王"、"赵云大战长坂坡"、"张飞夜战马超"等情节相比，显然大不相同，但却同样表现了人物的英雄气概。

正当众诸侯想要探听消息的时候，关羽却已凯旋而归："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这一戏剧性的转折，陡然凸现了关羽的英雄形象，使整个情节达到了高潮。这里的描写，由远及近，先写鸾铃之声，次写战马之形，最后写关羽将华雄之头"掷于地上"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形神毕肖。这无言的动作，是对二袁的轻视、怀疑的有力回击，是关羽那自豪而矜持的心理的鲜明展示。

尤其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有关那杯酒的细节处理。这杯酒，汇聚了人物的矛盾关系，成为提挈全篇的"文眼"。关羽凯旋时，"其酒尚温"，寥寥四个字却胜过千言，令人充分领略关羽武艺之高超，获胜之迅捷，从而将关羽的神勇渲染得淋漓尽致。

综观全篇，作者善于层层铺垫，层层蓄势，然后急转直下，把整个情节写得跳荡激越，扣人心弦。从关羽请战到凯旋，短短三百余字（若不算标点，仅有二百七十九字），虚实结合，正反映衬，并通过一杯酒以小见大，把关羽的形象表现得光彩照人。而袁绍的囿于礼俗、袁术的轻狂骄横、曹操的慧眼识人，也都如在目前。真是以少胜多的绝妙篇章！

需要说明的是，《温酒斩华雄》是罗贯中为了塑造关羽形象而精心虚构出来的。历史上虽有斩华雄之事，但立下此功的不是关羽，而是孙坚。《三

国志·吴书·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罗贯中对史实作了较大改造，将孙坚写成华雄的手下败将(尽管是因袁术不发粮草导致军心动荡，华雄趁机偷袭而败)，而将关羽写成斩华雄的英雄，这是《三国演义》中"移花接木"而成的典型情节之一。　　(沈伯俊)

定三分隆中决策　　罗贯中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节选)

(原文略)

《定三分隆中决策》见于《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的艺术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而在有关诸葛亮的诸多情节中，"三顾茅庐"又是最脍炙人口、最动人心弦的一个。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新野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虚岁)的诸葛亮请教。《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此事，仅寥寥数语：

>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生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天才想象，用了三回半的篇幅(第三十五回至三十八回前半)，将"三顾茅庐"写得曲折有致，摇曳多姿，情韵深长。

《演义》第三十五至三十七回，写刘备马跃檀溪后，偶遇有"水镜先生"美誉的司马徽。司马徽一针见血地指出，刘备之所以屡遭挫折，是因为"左右不得其人"，即缺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贤相辅佐；并提出："伏龙、凤

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这番指点，使刘备茅塞顿开，下定决心访求伏龙、凤雏。接着，徐庶投奔刘备，任军师，以其精通韬略的才干和首战告捷的业绩，为诸葛亮的出场作了有力的铺垫。随后，徐庶被迫离开，临行走马荐贤，正式引出诸葛亮，称其“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这无以复加的推崇，使刘备把求贤的首要目标集中在诸葛亮身上。此时，司马徽来访，又称诸葛亮“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这就进一步调动起刘备寻访诸葛亮的急切心情。于是，他带着两位结义兄弟关羽、张飞，接连两次到孔明隐居的隆中拜访。第一次，孔明不在。刘备怅然而回，归途上遇见孔明好友崔州平。州平放言畅谈，却无意功名，长揖而去。第二次，刘备冒雪前往，路上遇见孔明的另外两位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到了茅庐，孔明又不在，仅见其弟诸葛均。刘备惆怅不已，留书致意，出门时又遇孔明岳父黄承彦。作者成功运用侧面描写手法，通过隆中秀丽的景色、诸葛亮之友的潇洒风度、诸葛亮亲属的高雅情趣，层层衬托，不断强化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分量。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误把他人当卧龙，一次又一次的寻访不遇中，刘备爱才之诚、求才之切也逐步突出。经过这样整整三回的逐层铺垫，尽管诸葛亮尚未露面，但其盖世奇才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本篇选文即承此而来。

选文开头，写新春来到，刘备又欲三顾茅庐，关羽、张飞均不以为然。刘备以齐桓公五次看望“东郭野人”、周文王亲自拜谒姜子牙之事教育两位兄弟，再往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下马步行”；到了草庐，诸葛亮正在昼寝，刘备不敢惊动，命关、张二人在门外等候，自己则“拱立阶下”。如此郑重，如此恭敬，丝毫不亚于当年的齐桓公、周文王。过了半晌，孔明未醒，气得张飞要去屋后放火，刘备立即制止，继续耐心等候；“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却首先转入后堂更衣，然后才与刘备见面，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要知道，刘备拜访诸葛亮之时，年已四十七岁，尽管屡遭挫折，寄人篱下，但毕竟已是天下闻名、受人敬重的大英雄；而诸葛亮虽然得到司马徽、徐庶的高度评价，但毕竟只是一个躬耕陇亩的年轻书生，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然而，刘备对这位从未谋面，比自己小二十岁的青年却深信不疑，满怀敬意，不辞辛劳，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恳请其出山辅佐。这种求贤若渴，不计名位年齿的真诚实在极其难得。

双方见面后，经过一番寒暄谦让，刘备坦陈自己拯救汉室，“欲伸大义于天下”的志向和屡遭挫折的经历，恳请诸葛亮予以指点。诸葛亮胸有成竹，总览时局，深刻分析了全国大势，指出：当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且有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暂时无法与之正面抗衡；孙权据有江东（扬州大部），根基已经稳固，"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在此形势下，势单力薄的刘备首先需要拥有自己的地盘，才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进而联合孙权，讨伐曹操。而综观天下版图，全国十三州，尚未被曹、孙两家控制者，仅剩荆、益、交三州（张鲁割据的汉中本是益州的一个郡）。其中交州远在荆州、扬州之南，刘备无法夺取（"三顾茅庐"之后三年，即建安十五年，孙权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荆州和益州了。荆州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荆州牧刘表却平庸老迈，不思进取；益州号称天府，地势险要，民殷国富，益州牧刘璋却软弱无能，"智勇之士，思得明君"——这正好为刘备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所以诸葛亮向刘备明确提出"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先夺荆州，再取益州（"跨有荆、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等时机成熟，从荆、益两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捣政治腹心地区宛、洛一带，一路夺取战略要地关中，两路夹攻，以图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应该说，这是对当时形势最正确、最可行的判断。这一番精辟论述，就是千古传诵的《隆中对》。随后，诸葛亮又用几句话概括了《隆中对》的思想："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按："西川"一词始于唐代，此处当作"益州"），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这番论述，正确地预见了政局的基本走向，为刘备制定了明确的战略规划，表现出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把握全局的睿智。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能作出如此英明的决策，实在令人惊叹。写到这里，罗贯中情不自禁地赞颂道："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听了诸葛亮的一席话，刘备豁然开朗，不禁"顿首拜谢"。于是，他恳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诸葛亮稍有推托，他便情急而泣："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竟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如此殷殷情意，不能不使年轻的诸葛亮深受感动，他实在无法拒绝了。经过反复斟酌，他慨然表示："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这不是一般名士的故作姿态，而是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艰难而郑重的选择，是对苍生社稷的庄严诺言。至此，"三顾茅庐"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它使刘备的人生发生了根本转折，从此走上了开基创业的正确道路。它也使诸葛亮这条"卧龙"冲天而起，在历史的舞台上天矫腾飞，大展宏图。从此，他便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披荆斩棘，南征北战，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诸葛亮隐居的隆中，位于襄阳城西二十里，而距新野则有百里之遥。当驻守新野的刘备以诸葛亮为一代大贤，不辞鞍马劳

顿，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隆中寻访之时，身居襄阳的刘表却似乎不知有诸葛亮其人，毫无征辟任用之举。由此可见，即使是第一流人才，也有待掌权者发现；而二刘之胸襟眼光，更是高低判然。

刘备与诸葛亮同归新野后，“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这里的“待孔明如师”，概括了两人关系的基本格局——君臣而兼师友。这显然带有浓郁的想象成分，却是《演义》中最具光彩的一点。罗贯中对诸葛亮在刘备面前自尊自重，轻快洒脱的举止的描写，既是历史人物诸葛亮思想性格的合理延伸，更寄托了罗贯中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君臣鱼水相谐的政治关系的向往与追求。

总之，罗贯中笔下的“三顾茅庐”，将历史上那段千秋佳话写得深情绵邈，宛曲多致，堪称千古名篇，深深地打动着一代又一代志士的心。

（沈伯俊）

永儿卖泥烛诱王则
圣姑姑教王则谋反

罗贯中

——《三遂平妖传》第十三回

诗曰：妖邪法术果通灵，赛过仙家智略深；
且看永儿泥蜡烛，黄昏直点到天明。

这李二不合为这一千贯钱首告那和尚，既得了赏钱做资本开个果子店，和尚来投斋，理合将恩报恩，反把言语来恶了他。当日被那和尚从幡竿顶上直撺下来，正在包龙图[1]面前。龙图看时，只见李二头在下，脚在上，把头直撞入腔子里去，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李二嫂大哭起来，免不得交人扛抬尸首回去殡殓，不在话下。

却说那和尚在幡竿顶上凳子高处坐着，看的人，人山人海，越多了。许多人喧嚷起来，手下人禁约不住。龙图看了，没个意志捉他。待要使刀斧砍断这幡竿，诸处寺院里幡竿都是木头做的，惟有这相国寺幡竿是铜铸的，不知当初怎地铸得这十丈长的。原来相国寺里有三件胜迹：佛殿前一口井，有三十丈深；头

发打成的索子；黑漆吊桶，朱红字写着“大相国寺公用”。忽一日断了索子，没寻吊桶处。以后有人泛海回来，到相国寺说道：“我为客在东洋大海船上，只见水面上浮着一个吊桶，水手捞起来看时，朱红字写着‘大相国寺公用’。正看之间，风浪大作，几乎覆船。随即许了送还吊桶，风浪即时平息。因此来还吊桶愿心。”方知那口井直通着东洋大海。相国寺门前有条桥，叫做延安桥。在桥上看着那座寺如在井里一般，及至佛殿上看着那条桥，比寺基又低十数丈。并这条幡竿是铜铸的，截不得，锯不得。共是三件胜迹。只见那和尚在幡竿顶上将言语调戏着包大尹，包大尹甚是焦躁，没奈何他处。猛然思量得，交去营中唤一百名弓弩手来，听差的即时叫到。包大尹交围了幡竿射上去，那弓弩手内中有射好的，射到和尚身边，和尚将褊衫袖子遮了。包大尹正没做理会处，只见一个道人来参见龙图相公。包大尹见了，问道：“先生有何见谕？”道人道：“贫道见妖僧恼人，特来献一计捉他。”包大尹道：“先生有何道理？”道人道：“他是妖僧，可将猪羊二血，马尿，大蒜，蘸在箭头上射去，那妖僧的邪法便使不得了。”说罢，长揖而去。包大尹命取猪羊二血及马尿、大蒜，手下人分投取来，包大尹交将来搅和了，交一百弓弩手蘸在箭头上，一声梆子响，众弩齐发。不射时万事俱休，一百箭齐射上去，只见寺内寺外有一二千人发声喊，见这和尚从虚空里连凳子跌将下来。众人都道：“这和尚不死也残疾了。”那佛殿西边却有一个水池，这和尚不偏、不侧、不歪、不斜跌在水池里。众做公的即时拖扯起来，就池子边将一桶猪羊血望和尚光头上便浇，把条索子绑缚了。包大尹便坐轿回府升厅，交押那和尚过来当面。包大尹道：“叵耐你这妖僧，敢来帝辇之下使妖术搅害军民，今日被吾捉获，有何理说？”叫取第一等枷过来，将和尚枷了，交押下右军巡院，勘问乡贯、姓氏。恐有余党，须要审究明白，一并拿治。大尹分付了，自去歇息。

这和尚满身都是尿血搪住了，使不得妖法，被一行做公的押

出府门，到右军巡院里，将大尹的话对推官说了。推官道："我奉大尹台旨，勘问你这妖僧踪迹。你必然有寺院安歇，同行共有几人？却也好，问你不得！"交狱卒拖番拷打，狱卒把和尚两脚吊在枷稍上，且是阐阖不得，着实打了三百棍子。和尚不则一声，也不叫疼，推官低头仔细看时，只见和尚鲍鲍地睡着。推官道："却不作怪！"交狱卒且监在狱中，少停再带出来勘问。一日三次拷打，狱卒打得无气力，这和尚一如无物，只是不则声；若打他时，他便睡着了。推官勘问了十来日，无可奈何，只得来禀龙图道："蒙台旨勘问妖僧，今经数日，每日三次拷打，但打时便睡着了。这般妖僧，实难勘问，若停留狱中，恐有后患。谨取台旨。"包大尹道："似此妖僧，停留则甚？"即时文书下来，将妖僧拟定条法，推出市曹处斩。推官交押那和尚出来，径奔市曹，犯由牌②上写道："不合故杀李二，又不合于东京兴妖作怪，扰害军民。依律处斩犯人一名弹子和尚。"京城内外住的人，听得说出妖僧，经纪人不做买卖都来看。只见犯由牌前引，棍棒后随，刽子手押着妖僧，离了右军巡院，看的人挨济不开。

且说一行人押那和尚，看看来到市心里不远，和尚立住了脚。刽子手道："前头去做好人，如何不行？"和尚道："众位在上！贫僧一时不合搅扰大尹，有此果报。告上下③！前面酒店里有酒，讨一碗与贫僧吃了弃世也罢！"刽子手没奈何，只得去酒店里讨了一碗酒，把木杓盛了交他吃。和尚将口去木杓内吃了大半，众人拥着了行。将次到法场上，元来和尚噙着一口酒，望空一喷，只见青天白日，风雨不知从何处而来。一阵风起，黑气罩了法场，瓦石从人头上打将来，看的人都走了。不多时风过，黑气散了，狱卒、刽子手并监斩官一行人看那和尚时，迸断了索子不见了，四下里搜寻却没有。上至监斩官，下至狱卒、刽子手都烦恼："走了这和尚，恐怕大尹见罪，我们这一行人都要受苦！"免不得回开封府报知大尹。龙图闻报，即时升厅。监斩官带着一行人请罪。此时龙图明知道妖人出现，朝廷要动刀兵，不肯交人胡

乱吃官事，发放一行人自去。星夜写表申奏朝廷，交就小时还好治理，若日久妖人聚得多时，恐难剿捕。朝廷降下圣旨，遍行诸路乡村巡检，可用心缉访剿捕。

文书行到河北贝州④，州衙前悬挂榜文，那个去处甚是热闹。有一个妇人戴着孝，手内提个篮儿，在州衙前走来走去五七遭。这妇人若还生得不好时，也没人跟着看；他不十分打扮，大有颜色。到处有这般闲汉，问道："姐姐！我见你走来走去有五七遭，为着甚事？"妇人道："实不相瞒哥哥说，媳妇因殁了丈夫，无可度日，有一件本事要卖三五百钱，把来做盘缠。"那人又问道："姐姐！你有甚本事得卖？"妇人道："无甚空地，卖不得，若有个空地才好卖。"那人与他赶起了吹的扑的⑤道："这里好，也曾有人在这里打野火儿⑥过。在这里做好。"那妇人盘膝在地上坐了，看的人一来看见这妇人生得好，二来见妇人打野火儿的，便有二三十人围住着，都道："不知他卖甚么？"只见妇人去篮里取出一只碗来，看着一伙人道："众位在上！媳妇不是路岐⑦，也不会卖药打卦，因殁了丈夫，无计奈何，只得自出来赚三二十文钱使。那个哥哥替我将碗去讨碗水来？"有个小厮道："我替你去讨！"不多时，讨将一碗水来。看的人道："不知他卖甚东西，讨水何用？"妇人揭起篮儿，明晃晃拿出一把刀来。看的人道："莫不这妇人会行法？"只见妇人把刀尖去地上掘些土起来，搜得松松地，倾下半碗水在土内，用水和成一块。篮内取几条竹棒儿出来，捏一块泥，把一条竹棒儿捏成一枝蜡烛安在地上。又捏一块泥，再把一条竹棒儿捏成一枝蜡烛。霎时间做了十来枝，都安在地上。看的人相挨相济，冷笑道："没来由！我们倒吃这妇人家耍了。引了这半日，又没甚花巧；烈烈缺缺⑧的捏这几枝泥蜡烛，要他何用！"有的人道："你们且闭嘴！看他必有个道理。"只见妇人将剩的半碗水洗了手，揩干净了，看着一伙人道："媳妇因无了丈夫，无可度日，不敢贪多，只要卖三文钱一枝，这里十枝，要卖三十文足钱。每一枝烛，就上灯前点起，直点到天明。"看的

人都笑道："这姐姐把我贝州人取笑！泥做的蜡烛，方才做的兀自未干，如何点得着？分明是取笑人！"没个人来买。妇人见没人来买，又道："你贝州人好不信事，只道媳妇脱空⑨骗你三文钱！那个哥哥替我取些火来？"有一个没安死尸处⑩专一帮闲的沈待诏，替他去茶坊里讨些火种，把与妇人。那妇人去篮儿内取出一片硫黄发烛儿，在火上淬着，去泥蜡烛上从头点着。一伙看的人都喝彩道："好妙剧术！一枝湿的泥蜡烛便点得着，又只要得三文钱一枝，那里不使了三文钱！"有好事的取三文钱把与妇人，妇人收了钱，拿一枝过来，吹灭了递与买的。霎时间十枝烛都卖了。妇人抬起身来，收拾了刀和碗入篮内，与众人道个万福，便去了。

到明日，妇人又来空地上来，人都簇着了看。妇人道："昨日生受⑪卖得三十文钱，过了一日。今日又来相恼。"众人道："真个作怪！昨日三文钱买了一枝泥蜡烛，却好点了一夜。比点灯又明亮，倒省了十文钱油！"妇人在场子上讨些水，掘些泥，又做十枝泥蜡烛，众人道："不须点了。"都争着买了去。妇人又卖得三十文钱，自收拾去了。已后逐日来卖，做不落手便有人买去了。每日只卖十枝。卖了半个月，闹动了贝州一州人，都说道："有一个妇人在州衙前卖泥蜡烛，且是耐点，又明亮。"

当日这妇人正摊场，做得一半，州衙里走出一个人来，众人看时，却是个有请有分⑫的人，姓王名则，见做本衙排军。是日五更入衙画卯，干办完了执事出来，见州衙前一伙人围着了看。王则踮起脚来望一望，见一个着孝的妇人坐在地上。仔细看那妇人时，但见：

> 身穿缟素，腰系孝裙。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鬟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情，有闭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

王则便问跟随的人道："这妇人在此做甚的？"跟随人道："告都

排，这妇人在此卖泥蜡烛。”王则道：“我日逐在官府忙，也听得说多日了，道是一个妇人卖泥蜡烛。我那一般当官执事的人说，他曾买来点，且是明亮。我便是要问，怎地唤做泥蜡烛？”跟随人道：“说起来且是惊人。那妇人在地上掘起泥来，把水和了，捏在竹棒上，似蜡烛一般，淬着灯便着。从上灯时点起，直点到天明。”王则听了，心里思忖道：“却也作怪！我从来好些剧法术，这一件却又惊人。”乃挨身入人丛中，看那妇人都做完了，把水洗了手，道：“我这蜡烛卖三文钱一枝。”人人都争抢要买，王则道：“且住，你们都不要买！”人都认得王则是有请的人，他叫声不要买，人都不敢买。妇人抬起头来，看见王则，便起身来叫声万福，王则还了礼。王则道：“你把泥来做蜡烛，如何点得着？”妇人道：“都排在上！媳妇在此卖了半个月日了，若点不着时，人却不来问我买。每日做十枝，只是没得卖。”王则道：“不要要我。”扯起衣襟，在便袋内取出三十文钱，都买了。妇人将蜡烛递与王则，王则道：“且住！买将去点不着时，枉费了钱。不是我不信事，真个不曾见；且点一枝交我看看。”妇人道：“这个容易，都排交人去讨火种来。”王则交跟随的去讨个火种，递与妇人。妇人炙着发烛儿，将十枝泥蜡烛都点与王则看，王则看了喝彩道：“好！果然真个惊人！这十枝蜡烛我又不要，你们要的都将了去。”众人都拿了去。妇人起身收拾了刀碗，安在篮里，向众人道个万福，自去了。

王则打发了跟随人先回，自己信步随着那妇人。王则口里不说，心下思量道：“这妇人不是我贝州人，想是在草市[13]里住的，且随到他家，用些钱学得这件法术也好。”只见那妇人出了西门，过了草市，只顾行去。王则道：“这妇人既不在草市里，不知在那里住？”又行了十来里，不认得这个去处。王则道：这妇人是个跷蹊作怪的人！我且回去，待明日看那妇人来卖时，问他住处便了。转身却待取路回来，看时，不是来时的旧路。只见漫天峭壁峰峦，高山挡住来路，归去不得，又没人行走。正慌之间，只见

那妇人在前头高声叫道："王都排！不容易得你到这里，如何便要回去？"唬得王则战战兢兢，向前道："娘子！你是谁？"妇人道："都排！圣姑姑使我来请你议论大事，你不要疑忌，我和你同去则个。"王则道："却不作怪？"欲要回去，叵耐迷失了路，只得且随他去。同行入松林里，良久转过林子，见一座庄院。王则问道："这里是甚么去处？"妇人道："这里是圣姑姑所在，等都排久矣。"

王则到得庄前，庄里走出两个青衣女童来，叫道："此位是王都排么？"妇人道："便是。"青衣女童道："仙姑等你久矣！"引着王则径到厅下，禀道："王都排请到了！"王则见一个婆婆头戴星冠，身穿鹤氅，坐在厅上。妇人道："此乃仙姑，何不施礼？"王则就厅下参拜了。仙姑交请王则上厅，三位坐定，交点茶来，茶罢，仙姑交女童置酒管待王都排。王则心局志气，甚是欢喜，对仙姑道："王则有缘，今日得遇仙姑，不知仙姑有何见教？"仙姑道："且一面饮酒，与你商议。如今气数到了，你上应天数，合当发迹。河北三十六州，有分交你独霸。"王则道："仙姑莫出此言，官中耳目较近，王则是贝州一个军健，岂敢为三十六州之主？"仙姑道："你若无这福分时，我须不着人来请你。只恐你错过了机会，可惜了。更有一事，恐你只身无人相助成事；"指着卖泥蜡烛的妇人道："吾有此女，小字永儿，尚是女身，与你是五百年姻眷；今嫁此女与你为妻，助你成事，你意下如何？"王则心中不胜欢喜，思忖道："我的浑家去年死了，今日仙姑把这美妇人与我，岂不是天缘奇遇。"王则道："感谢仙姑厚意，焉敢推阻。王则数年前遇着一个异人，也曾说道我久后必然发迹，替我背上刺一个'福'字。今日蒙仙姑抬举，果应其言。只是一件，叵耐贝州知州，央及王则取办一应金银彩帛物件，俱不肯还铺行钱钞，害尽诸行百业，那一个不怨恨唾骂。近日本州两营官军，过了三个月，要关支一个月请受[14]，他也不肯。欲待与他争竞，他朝中势力大，和他争竞不得。与王则一般一辈的人，不知吃他苦害了多少。我们要祛除一个虐民官，尚且无力量，如何干得大事？"仙姑笑道："你独自

一个，如何行得？必须仗你的浑家，他手下有十万人马相助你，你须反得成。”王则笑道：“我闻行军一日，日费千金；暂歇暂停，江湖绝溜。若有这许多军马，须用若干粮食草料。庄院能有多少大，这十万人马安在那里？”仙姑笑道：“我这里人马不用粮草，亦不须屯扎。有急用便用，不用便收了。”王则道：“恁地时却好！”仙姑道：“我且交你看我的人马则个。”仙姑交永儿入去搬出两只小笼儿来，一笼儿是豆，一笼儿是剪的稻草。永儿撮一把豆，撮一把稻草，把来一撒，喝声道：“疾！”就变做二百来骑军马在厅前。王则看了，喝彩道：“既有这剪草为马，撒豆成兵的本事，何忧大事不成！”

正说之间，只听得庄外有人高声叫道：“你们在这里好做作！官司见今出榜捕捉妖人，你们却在此剪草为马，撒豆成兵，待要举事谋反！”唬得王则大惊，如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真所谓机谋未就，怎知窗外人听；计策才施，却早萧墙祸起。正是：

会施天上无穷计，难避隔窗人窃听。

毕竟那里来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包龙图：即包拯。时任开封府尹，兼龙图阁大学士。 ② 犯由牌：写着犯人罪状的木牌。 ③ 上下：对公差的尊称。 ④ 贝州：今河北清河县。 ⑤ 吹的扑的：指江湖上表演吹奏乐器和摔跤、相扑一类伎艺的艺人。 ⑥ 打野火儿：指江湖艺人在勾栏外的空地上表演技艺。又称“打野呵”。 ⑦ 路岐：即路岐人。游动四方的卖艺人。 ⑧ 烈烈缺缺：宋元口语中有“列(劣、烈)缺”一语，本是形容人乖戾、顽劣之词，这里形容泥蜡烛不整齐、不光滑的样子。 ⑨ 脱空：说假话。 ⑩ 没安死尸处：对流浪汉、闲汉之类人的戏骂语。 ⑪ 生受：麻烦他人之后的道谢之辞。 ⑫ 有请有分：指有官府俸禄的人。 ⑬ 草市：城外的集市。 ⑭ 请受：薪水、俸禄。

《三遂平妖传》以神怪故事的形式演北宋仁宗时贝州王则起义并遭到镇压的故事。在镇压的官军中有李遂、马遂、诸葛遂智三人，故名“三遂”。原书二十回，后冯梦龙增补为四十回，名《平妖传》。此处所选为《三遂平妖

传》第十三回。上一回写李二出首弹子和尚，弹子和尚用法术使李二悬在相国寺的幡竿上，并掉下来摔死，包公要捉拿弹子和尚，他自己却坐上了幡竿。

有的文学史把《三遂平妖传》归入讲史小说，因为其中有见诸历史记载的镇压王则起义的故事（见《宋史二九二卷·明镐传》），其实这不确切。只要和讲史小说的代表作品罗贯中另一部小说《三国演义》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三国演义》人称"七实三虚"，《三遂平妖传》则应该倒过来。它的部分情节和人物虽与史实关联，但大量的是各种妖人术士的活动，王则谋反与镇压谋反的战争，也写成一系列的妖术和斗法；有些"妖人"的活动，简直形同儿戏，并没有多少政治色彩。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它归入神魔小说，并认为出现在元末明初的《三遂平妖传》是开神魔小说之先的作品。虽然对它以及这类作品的成就，鲁迅先生认为是"芜杂浅陋，率无足观"，但如换一个角度，即把它放在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看，它又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说《三遂平妖传》是研究早期的神魔小说的好标本。即使是作为欣赏，它的质朴、甚至是稚拙，也有一定的光彩，我们正不妨作另眼观。

首先是它的神魔色彩较之后来的作品，很有些不同。后来最优秀的神魔小说《西游记》，运用了大量神话故事和各类宗教素材，看来似乎也不成体系，但它是有作者的文化观念和学术思想作基础的；在创作方法上作者也是从审美目的出发，有意运用美丽的浪漫幻想结撰故事，塑造人物，并获得了成功，所以是比较成熟的神魔小说作品。而《三遂平妖传》中的神魔，则更具原始民间性。中国民间的神魔观念，是一个杂乱的混合体。既有原始宗教的残余，又有儒、释、道三大教派的直接影响或间接折光，文学中的志怪传奇，民间的传说故事，以及民俗中的禁忌巫术，各种成分都有，其中以巫术的影响最大。巫术没有什么学术思想体系，也很少有成文的规律规范，它简单明了，符合普通民众的思维逻辑。像什么"束刍（或剪纸）为马，撒豆成兵"，以及用猪血、羊血、大蒜、尿粪对妖术进行禳解这类巫术行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学术文化依据，纯粹是民间极其朴素的想象。同时巫术想象不是审美活动的产物，而是出于实用目的，如驱鬼除祟、治病祛邪、祈福禳灾等。在那个科学还处在低下水平的时代，连宗教信仰、政治斗争，在民间也往往被巫术化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利用巫术的不少，黄巾起义、王则起义直至近代的义和团，都是如此。尤其是元末的白莲教，巫术色彩更浓，它可能对《三遂平妖传》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

巫术虽不是审美活动的产物，却可以衍生出文艺，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只需举出屈原的《九歌》为例就够了。巫术是人对神鬼妖魔的积极干预，代表着人对生活的许多愿望，表示了人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它又以虚构为基础，其中必然包含人的主观审美因素。巫术形式有动作性，可据以构思出生动的情节；它在想象中将人力与神力结合，产生出超常的力量，这种思维则可用以塑造英雄人物。总之，它和神话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如此，巫术成为审美对象进而被文学创作吸收，成就了这一类神魔小说，使之发出一种独特、奇异的光彩。

《三遂平妖传》没有十分鲜明的和贯穿全书的作者主观意志，这也是其原始民间性的一个表征。中国有着成熟的三大思想体系：儒、释、道，封建时代的文人无不分别或交叉笼罩在这三大光圈之中。学术文章自不必说，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意志的产物，自然或直接或曲折地反射出它们的光芒。例如《三国演义》，就明显地受到作者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是罗贯中的著作，从这一方面去审视《三遂平妖传》，就不大能够得出这类结论。不仅如此，就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或道德观念而言，它都缺少一个鲜明的、一以贯之的倾向。全书虽也接触到一些社会矛盾，如官吏的贪酷，人民生活的贫困等，在本回书中，王则起义时提到官府对市民商贾的掠夺，对军卒粮饷的克扣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起义的正义性，但从全过程看，这次起义则主要是胡永儿、圣姑姑等诱骗、拉拢王则的结果，是一己利益的驱动和妖术煽惑下的无知妄动。可见作者并没有把反压迫作为起义的基本动因来写。对镇压起义，作者也是正面描写的。书中的各种人物，作者褒贬的态度不明显。弹子和尚是起义军的重要成员，在本回中他和著名的清官包公斗法，作者抱欣赏态度；他后来投降官军，作者也是肯定的。这些写法与写出生活和人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文学作品写复杂性总有个主导倾向，并且服从作品的主题，《三遂平妖传》在这方面却不鲜明。这种状况说明作者对原材料没有作深度加工，更多的是将一些来自民间的传说故事、戏曲、说话中的段落连贯起来，这方面有学者作了考证，列出了许多资料，此不赘言。从本回看，前后两部分没有有机联系，就显出加工的不足。相应地，作品中的人物，本领虽然神奇高超，但缺少作者人格所赋予的精神力量，所以并不感人，也就缺少足够的美学价值。同是一个作者罗贯中，何以《三遂平妖传》中没有一个人物可以称得上典型，可以和《三国演义》中的哪怕是次要的人物相比，正是因为在《三遂平妖传》中，罗贯中不是像对《三

国演义》那样，倾注了自己全部的主观情感和审美意识。这样的推论或者不为无据。

从艺术上说，《三遂平妖传》虽然大体上还是粗糙的，但还保留着民间文学平实自然、质朴亲切的情味。如弹子和尚和包公的调侃，就写得生动有趣。胡永儿卖蜡烛一段，写她怎样摆摊，怎样和泥捏烛，人们怎样观看，怎样买卖蜡烛，描写得委曲尽致，甚至可以说很美，已经达到后来话本小说的水平。那些所谓妖人，尽管来历和本领奇特怪异，但给人的感觉他们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普通人。"圣姑姑"就像是巫婆，胡永儿是城市平民中的小女子，弹子和尚、杜七圣等就像是一批江湖术士和民间艺人。如本回中弹子和尚上了相国寺的幡竿顶，胡永儿在市郊打野火的空地上卖蜡烛，就像是在玩杂技幻术，摆地摊；胡永儿引诱王则的一套方法，也像是城市下层和江湖上常见的骗术。作品中还描写了不少其他宋元时期的城市街巷生活场景，读之便觉一股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姚品文）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施耐庵

——《水浒传》第九回

（原文略）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见于《水浒传》第九回。

《水浒传》以鲜明的笔触，展现了封建社会"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塑造了一系列"逼上梁山"的英雄形象，林冲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个。

曾经当过禁军教头的林冲，原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吏。他有一份受人尊敬的职业，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一个单纯宁静的家庭。尽管他武艺高强，性格却比较软弱，一向循规蹈矩，从不惹是生非，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即使遇到不平之事，一般也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高衙内在岳庙调戏他的妻子，他怒从中来，本想一拳打下去；但当认出这是权势熏天的太尉高俅的干儿子时，便"先自手软了"。鲁智深要替他打抱不平，他却答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虽然他也曾发出这样的愤愤之声："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

受这腌臜的气!"但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行动,不过是闷在家里不出门而已。然而,高衙内却不甘罢休,他利用原是林冲好友的虞候陆谦约林冲出外喝酒,再命人将林冲之妻骗到陆谦家,欲加逼奸。幸亏林冲及时赶到,救出妻子。盛怒之下,林冲"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不仅想惩罚陆谦,而且产生了找高衙内算账的冲动。但经过妻子苦劝,又连续几天找不到陆谦,他又"把这件事不记心了","忍"字又占了上风。没想到,高俅为了满足其干儿子的淫欲,竟设下圈套,让林冲带刀进入白虎堂,诬以"行刺"的罪名,将林冲刺配沧州。至此,高俅父子已经把林冲从小康生活"逼"到了囚犯的境地。尽管遭到这样天大的冤枉,夫妻离散,林冲仍是咬紧牙关忍受,仍想与黑暗的现实妥协。但是,高俅一伙仍不肯放过他,又买通押解差人,欲置他于死地。押解途中,他受够了两个差人的辱骂虐待,其可怜情状令人鼻酸,与同是英雄的武松在押解途中的轻松自在简直有天渊之别。若不是鲁智深保护,他早已冤死于野猪林中。到了这种地步,他居然还为差人向鲁智深求情,这既表现了他的善良,更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秩序仍然抱有幻想。到了沧州牢城,一心索要贿赂的差拨将他劈头一顿臭骂;他不仅不敢顶嘴,还要赔着笑脸送上银子。总之,反动统治者步步进逼,林冲则步步退让,其善良与软弱令人同情,也令人不满。然而,忍让终究是有限度的,在这位英雄的内心深处,反抗的因子正在滋生。本篇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当林冲在沧州遇到故人李小二时,虽然流露出对高俅"生事陷害"的不满,对"久后如何"的惶惑,但基本上还安于"罪囚"的处境。可是,没过多久,穷凶极恶的高俅又派陆谦、富安赶到沧州,勾结牢城管营、差拨,再次企图加害林冲。林冲从李小二那里得到消息,胸中的仇恨顿时被激起,当即买了一把尖刀,四处寻找陆谦,决心"教他骨肉为泥"。尽管找了几天都没找到,林冲"也自心下慢了",但这与在东京时得过且过但求无事的忍让心理已有明显的不同,他依然保持着警惕,保持着向陆谦报仇的愿望。所以,当管营派给他看守草料场这个颇有油水的差使时,他不是盲目地感恩戴德,而是心存怀疑:"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这表明,林冲的反抗意识已经有所增强。

到了草料场,林冲见住人的草厅四下里均已崩坏,在朔风中摇摇欲坠,还打算"等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可见他虽已有了向陆谦报仇的愿望,但还没有向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挑战的决心,还准备在这孤寂的草料场里长期呆下去。然而,就连这点可怜的打算,高俅一伙也不让他实现。当他顶风冒雪打酒归来,草厅已被大雪压倒,他不得不到半里路外的

山神庙暂时安身，靠喝冷酒来抵御严寒。就在这时，一场大火突然在草料场燃起。他正要出去救火，却听得三个人来到庙门外，得意洋洋地谈论他们故意纵火，企图烧死自己的阴谋。这三个人，正是差拨、陆谦、富安。严酷的事实终于使林冲明白：即使他想安心当"罪囚"，也已经不可能了；仅仅向陆谦报仇，休想改变自己被迫害的命运；在这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绝境中，唯有奋起反抗才有生路。于是，满腔的愤怒，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惊天动地地爆发了！他冲出庙门，闪电般扑向三个仇人——见钱眼开的差拨、卖友求荣的陆谦、为虎作伥的富安，顷刻间便将他们一一手刃。这正义的复仇是那样勇猛，那样迅捷，令人不禁拍手称快！

就这样，作品真实地、具体地、层次分明地表现了林冲性格的发展变化，写出了腐朽黑暗的社会环境是如何一步步地剥夺林冲正常生活的权利，一步步地打消他对统治者的幻想，终于将他"逼"上造反之路，从而令人信服地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林冲形象——一个由软弱怕事的顺民到反抗朝廷的英雄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本篇是《水浒传》中塑造林冲形象的关键篇章。而林冲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作品对宋江、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一起，构成了《水浒传》杰出的艺术成就的主要方面。

综观全篇，情节发展峰回路转，起伏有致。从林冲巧遇李小二到暂宿山神庙，作品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针线细密，一波三折；而林冲报仇杀三贼的描写，则紧锣密鼓，一气呵成。叙事节奏的变化，使全篇呈现出很强的艺术张力。

其次，人物的对话富有生活气息，而又切合其身份地位。特别是林冲的语言，随着其性格的发展变化，遣词用语也有所变化。初逢李小二时，他惴惴不安地自称："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管营派其看守草料场时，他恭恭敬敬地应答："小人便去。"到了报仇杀贼之时，则是威风凛凛地大喝："泼贼哪里去"，"且吃我一刀"！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再次，本篇紧扣"风雪"二字，展开了出色的景物描写，并借写景设置伏笔。正因为隆冬时节，风雪交加，林冲感到寒冷，才出外打酒，无意中避开了被倒塌的草厅活埋的恶果；正因为风大雪重，压倒了草厅，严寒又使林冲无法在草料场过夜（若是夏秋季节，便可将就了），不得不到山神庙暂宿，这才逃过了被火烧死的劫难。这样，就使景物描写为情节发展服务，为表现人物命运、塑造人物形象提供恰当的背景，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本篇的结尾也颇值得注意。当林冲杀了三个仇人之后，他不是马上逃走，而是将三个人头提入庙里，摆在山神面前的供桌上，然后将葫芦

里的冷酒喝完，这才出庙而去。这冷峻的行动，表明林冲义无反顾地与统治者决裂了。途中遇见前来救火的村民，他信口说道："你们快去救应，我去报官了来。"这又表现了他性格中机警的一面，令人读来会意一笑。这一切，与往日那谨小慎微的林冲何啻天渊之别！是的，一个真正的英雄，终于昂首走上了坚决造反之路……　　（沈伯俊）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施耐庵

——《水浒传》第十六回

（原文略）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是一枝独放异彩的艺术奇葩。无论是题材内容、人物塑造、结构布局、语言艺术，还是小说观念、小说美学，这部小说都有新的开拓，成为小说文学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像《三国演义》那样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也不像《金瓶梅》那样以市井平民为抒写对象，而是把梁山好汉这些草泽英雄推上了小说的舞台，描写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社会状况，显示了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试图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反抗精神。作者以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为重点，以梁山泊起义的发生、发展、高潮、衰落、失败为核心，上至昏君佞臣，下至村野细民，从城市到农村，从宫廷到市井，深入触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广泛地反映了宋元之际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封建专制时代的社会黑暗现象，体现了当时民间新兴市井阶层的人生理想。

《水浒传》描写了八百多个人物，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许多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小说人物描写上取得重大突破，尤其是书中的英雄人物个个都具有一种传奇性的气质，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力量。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虽各具异能，但都胸襟豁达、敢作敢为。

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恶人称霸、好人受欺的现象，普通人在恶势力的凌辱下往往也会义愤填膺，心有不甘，然人们大多自知无力抗衡而隐忍回避。梁山好汉则以其各自独特的个性、力量和情感仗义直行，酣畅淋漓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事也正是普通人路见不平时内心想做的，因而这些

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就给人们一种人生生命力自然舒张的快感，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共鸣。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塑造了中国古典小说史上这些不朽的典型形象。

本篇系《水浒传》第十六回，虽只是小说中的一个片断，但结构完整，情节富有戏剧色彩，可看成一个独立成篇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又是全书的一个关键性情节，在小说后来的情节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智取生辰纲这件事导致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如负责押运生辰纲的杨志因走投无路而落草，劫得生辰纲的晁盖等人很快也东窗事发，幸亏宋江得知消息后先向晁盖通风报信，晁盖等人无处藏身而逃奔梁山。梁山上林冲仗义火并了王伦，晁盖成为山主。晁盖派刘唐下山酬谢宋江，阎婆惜又以梁山书信要挟宋江，宋江一怒之下杀了阎婆惜，于是朱仝重义放走宋江，宋江出走江湖，逐一结遇各位好汉，最终形成了一百零八位好汉会合在水泊梁山的大聚义。

故事采用一虚一实双线描叙的写作方法，实写杨志押送金银担，虚写吴用智取生辰纲，紧紧扣住一个“智”字，通过“智”字将虚实两线交融在一起，塑造了杨志和吴用这两个典型形象。

故事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先声夺人地肯定了劫取生辰纲是正义的行为。作者明确地意识到取不义之财是奠定行忠义之举的物质基础，引导读者的思维定势，赋予吴用等好汉的行为以一种社会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实际上也是为他们以后“替天行道”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张本。然后虚写吴用定计，设下“力则力取，智则智取”的圈套，晁盖听了连称：“好妙计！好计策！”夸奖吴用“果然赛过诸葛亮”。然而到底是什么好计？作者在此惜墨如金，用“如此，如此”一笔荡开，只让劫生辰纲的好汉们你知我知，而给读者则留下了强烈的悬念。

紧接着作者按下吴用一方不提，实写杨志不仅武艺十分了得，有着万夫不当之勇，而且处事十分谨慎，有着千人难及之智。他深知押运生辰纲干系重大，自己在明处，觊觎这笔钱财的人在暗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路上稍有一丝半毫疏忽，就难免重蹈上一年遭劫的覆辙。因此当梁中书要他押送生辰纲，他表示“不敢不依”。当梁中书要用插着“献贺太师生辰纲”黄旗的太平车运送这批钱财时，他又明确表示“其实去不得”，提出扮作客商，改用挑担的方法来遮人耳目。故事通过梁中书深感所用得人的赞赏，从侧面描写了杨志处事的精细。接着当梁中书要派老都管和虞候跟随捎上夫人的礼物时，杨志心知自己无法支使夫人的心腹内侍，只得再一次禀

明自己“去不得”，直到梁中书明令一切由他调度，他才委了领状起行。作者在此重笔渲染了杨志领状过程中一波三折的两个“去不得”，强调了杨志的精细过人，看似是在着意描写杨志的十分了得，实际上在实写杨志精心安排如何押送生辰纲的同时，也虚写了吴用等好汉棋逢敌手，这次劫取生辰纲已今非昔比，并非易事，从而烘托了外号“智多星”的吴用设下计谋的“智”。

故事随着杨志一行押送生辰纲上路而展开杨志和挑担军士们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一步步地将情节的发展推向吴用智取生辰纲的高潮。杨志一行刚离北京城时，杨志还顺应常情，允许军士们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进入人烟稀少又有强人出没的山路后，他为了防备万一，不得不违背常情，偏挑最热的时候驱逼军士们赶路，引起了军士们的不满，甚至把老都管也得罪了。作者详写了天气的炎热、地方的尴尬和不知路途艰难的军士们的抱怨，一方面突出了杨志一路小心在意，熟谙世情险恶的精明能干，一方面也显示了杨志只知自己押送生辰纲干系重大，对待军士们则违背情理，不恤人情。他的精明能干成为吴用智取生辰纲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军士们的不知路途艰难则使吴用智取生辰纲有了可乘之机。作者在这里似乎也喻示了一个至理，即违背常理，一意孤行，最终将是大失人心，事与愿违。

故事叙说杨志一行走到黄泥冈时，杨志与军士们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这时尽管杨志拿着藤条劈头盖脑到处打，可是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杨志除了叫苦外，已无可奈何。从杨志的叫苦声中，可以看出精细的杨志已预料到危险就在眼前了。作者于此不惜泼墨地描写了杨志焦急无奈的窘态，在他面前，军士们一个个横倒在地，老都管和虞候们也帮军士们说话。杨志陷入了完全的孤立，他气急败坏，口里骂着，手里拿起藤条向军士们劈脸打去。作者就在这时让忍耐多日而再也忍不住的老都管出面发难，喝住了他，而假扮成卖枣客商的吴用等好汉也恰在他们争执得不可开交之时悄悄地露面了，智取生辰纲的好戏至此正式拉开了帷幕，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笼罩了整个黄泥冈。

杨志和老都管的争执引来了等候多时的吴用等好汉，杨志见对面有人舒头探脑，立即警觉到事情不妙。他仗着一身高强的武艺，准备豁出命迎接一场厮杀，可是当他拿着朴刀冲到吴用等好汉面前时，没料到等着他的竟是毫无戒备的几个浑身脱得赤条条的贩枣客商躺在林子里歇凉，事情似乎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一颗悬着的心总算略略定了一点。这时，军士们挪

揄的笑声使本应更为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随后，围绕着买酒和卖酒，故事又陡起异峰，进一步激起了层层波澜。伴着山歌声，白胜挑着酒担露面了，酒香引诱得烈日下口干舌燥的军士们凑钱要买，杨志马上又警觉起来，生怕酒里会有蒙汗药。然而好似有人料到他会起疑心似的，卖枣的客商们满不在乎地买了一桶酒喝了个不亦乐乎，他们示范性的当面表演引逗得干渴的军士们更加心痒难熬，连老都管也忍不住想喝一口解解暑热。更令人叫绝的是这时好像有鬼使神差要想彻底打消杨志疑心似的，一个卖枣客商在与卖酒的白胜讨价还价中，故意又在另一桶酒中舀了一瓢喝了，另一个也抢舀了一瓢，被白胜眼明手快劈手夺回，倒回了桶内。一切进行得那么自然，杨志本来还担心卖酒客与贩枣客串通一气在另一桶酒中下了蒙汗药，生怕中计，这一来他原先思想上高度警惕的防线一下子松散了，他以为吴用等好汉真的是客商，也就不再阻拦军士们买酒喝，甚至最后自己也憋不住，喝了半瓢酒。然而恰恰在杨志高度警觉地观察判断酒中是否会有蒙汗药之际，吴用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乘拿瓢争舀另一桶酒之机放入了蒙汗药，精明细心的杨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被当面愚弄了。

故事的结局是杨志等一行眼睁睁地看着吴用等好汉轻而易举地劫走了生辰纲，却一个也动弹不了。这时杨志口里第二次只是叫苦，这次叫苦与前一次叫苦相呼应，因为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杨志的预料，杨志除了叫苦已别无良策了。作者在这一场面描写中展示了虚实结合的大手笔，实写杨志高度的警觉性，几乎处处突出杨志的细心戒备，而实际上则虚写吴用料事如神的妙算，笔笔烘托出吴用的“智”。故事中杨志一方如临大敌，气氛紧张；吴用一方则团结一致，气氛宽松。作者一方面强调了杨志的小心谨慎，处处提防，另一方面则烘云托月地反衬了吴用的胸有成竹，棋高一着，昭示了杨志所有的防范措施其实早已在吴用的妙“算”中，吴用正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杨志谨慎提防必然导致押送生辰纲一方内部矛盾的激化而出奇制胜的。

在整个故事中，作者虽然几乎没有一笔直接描写吴用的“智”，但却在实写杨志精细的同时，通过虚写间接地写了吴用的“智”，塑造了吴用的智多星形象。作者愈是重笔浓墨铺写杨志的精细，也就愈是突出了吴用的机智。

故事中一些细节描写也十分成功，如卖酒的白胜自称他“挑这酒过冈子村里卖”，因而自然没必要带瓢，这就坐实了这酒确实是要挑去村里卖，

本无意在冈上卖给客商，从而加强了吴用取自备的瓢乘机在讨价还价中放入蒙汗药的合理性。又如卖枣客商几次以枣相邀，表面上说的是不争这百十个枣子，实际上这些枣正是为了钓大鱼而下的诱饵。这些细节描写的角度虽不同，但却无一不是围绕着一个“智”字，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吴用的机智，丰满了吴用足智多谋的英雄形象。

此外，《水浒传》的语言体现了白话色彩，作者纯熟地驾驭流利的白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描述各种场景。尤其是写人物对话，更是绘声绘色，维妙维肖，各人有各人的性情气质和神态声口，闻其声如见其人。本篇语言的运用也体现了这一点，如买酒和卖酒这一节中人物语言不仅具有高度的个性化，而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徐时仪）

景阳冈武松打虎　　施耐庵

——《水浒传》第二十二回（节选）

（原文略）

《景阳冈武松打虎》见于《水浒传》第二十二回。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早已是家喻户晓了。可是每当我们重读这一故事时，总要情不自禁地惊叹：“雄哉，武松也！”的确，这个传奇化的故事，写得太精彩了。《水浒传》的评点者金圣叹，就曾这样赞叹说：“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真是“妙不容说”也！（第二十二回总评）

那么“武松打虎”究竟妙在哪里呢？为什么同样是打虎，李逵与解珍、解宝的英雄举措却未能给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呢？若究其中奥妙，恐怕就在于作者“以雄大笔，作壮伟文”，极其有力地勾摄出了人之“神”与虎之“怒”，从而使武士雄风与怒虎声威一齐跃然纸上。

请看作者是如何描绘武松之“神”的。所谓“神”，主要就是指武松的所作所为，匪夷所思，远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及。就拿喝酒来说吧，别人是“三碗不过冈”，可他却一连纵吞了十五碗，简直是豪饮、壮饮，甚至是牛饮！若说他喝的是清淡水酒，那也不足为奇，只要肚子大一点，也能盛得下，挺过去。可他喝的却是“透瓶香”、“出门倒”，那应算是顶级的烈性酒了吧！而要说这酒的广告，做得也真叫绝！“三碗不过冈”，这是多么富有挑战性

的字眼！一飘进武松的眼里，立即就造成了一股奇妙的视觉冲击波，激发起了英雄急欲一尝为快的强烈念头。所以，武松一进酒店就喊："主人家，快把酒来！"接着，这位酒场健将就忍不住地连番喝彩："这酒好生有力气！""好酒！""端的好酒！"而酒家也好像是故弄玄虚，不愿再给武松筛酒了，弄得武松直嚷嚷，不断地要酒，不断地发话，令人忍俊不禁。

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酒上大做文章呢？聪明的读者肯定会一语道破作者的用心："酒壮英雄胆"呗！的确，作者正是要借这雄烈的酒劲，来激发武松的豪气，增添英雄的神威，以便为下文的打虎蓄足气势，攒够动力。对此，武松本人曾对施恩直言不讳："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而作者也曾说过："原来武松但吃醉了酒，性气刚。"武松"豪饮"这一节不就将他秉性刚烈、使气逞强的个性精神尽情地挥洒出来了吗？

因为"使气逞强"，所以武松才不仅拒不听从酒家的好言相劝，反而呵斥人家："你鸟做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这不分明是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不过，江湖凶险，人心叵测，一贯走南闯北的武松，在醉意朦胧之间，有此戒心，实也难怪。就这样，不分好歹的武松，洋溢着满身的酒气，"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那"厌厌地相傍下山"的红日，"败落的山神庙"，以及先后两次出现的告示和榜文……，将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气氛渲染得无处不在，令人毛骨悚然。难怪就连武松本人到此境地，也不免产生了"欲待转身"的念头；只是不愿"吃店家耻笑"，他才壮起胆来说："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毕竟英雄也是人啊！不过，英雄的过人之处，却正在于能克服常人易生的惧怯之心，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所以，金圣叹赞叹说："有此一折，反越显出武松神威！"（第二十二回夹评）

当然，真正能让武松神威大显的，还是那只令人一谈起来就要色变魂飞的吊睛白额猛虎。在武松未来此冈之前，早就有二三十条大汉葬身于它的腹中了，真可谓穷凶极恶！现在武松不请自到了。当它发现武松居然睡在大青石上时，不禁喜出望外，于是便"发起一阵狂风"，呼啸而出，竟将英雄吓得"酒都做冷汗出了"。紧接着，这只"又饥又渴"的猛虎，"把两只爪在地上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攫将下来"，以排山倒海之势，挟着霹雳般的怒吼，对武松又扑，又掀，又剪……真令人心胆堕矣！才子金圣叹

曾于此妙加评点道："神妙之笔，灯下读之，火光如豆，变成绿色。"好一个"变成绿色"，直使人浑身哆嗦，冷汗直冒！

而老虎越是如此发威、可骇，也就越能显示出武松的"神威"难及。它那招招夺命的"一扑、一掀、一剪"，不就在武松不可思议的闪躲腾挪之中被一一化解了吗？可就在武松瞅准机会，"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力气，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时，意外却发生了。"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读书至此，真"令人瞠目噤口，不敢复读下去"，但定神一想，又不禁击节称叹。这力透纸背的神来之笔，虽出人意料，却全在情理之中。武松之所以折棒，是因为打得太急了，当时形势万分紧急，武松心里更急，再加上夜色昏暗，树木森森，棍棒又长，因而打在树上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再说，"哨棒折了，方显出徒手打虎异样神威来"。在《水浒》中，将老虎打死的不乏其人，但都是凭借器械，如李逵杀虎是凭借利刃，解珍、解宝捉虎是依仗窝弓药箭，而且他们还都有偷袭之嫌；只有武松是徒手搏虎，正面交锋，惟因如此，才更显其英雄本色，也才更显得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小说写道，棒折之后，武松索性将断棒扔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奔腾咆哮的怒虎的顶花皮揪住，一按按将下来，把只脚望大虫门面上、眼睛上只顾乱踢，并偷出右手，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只顾打，一口气打了五七十拳，直打得大虫七窍喷血，一命呜呼，方才罢手。这真是神勇得让人不敢想象。设若没有无与伦比的勇和力，如何能把如此凶暴的大老虎顷刻之间打死呢？武松真不愧为千古罕见的打虎英雄啊！

打死了老虎，武松的力气也就用尽了，连手足都酥软了，这时却又从枯草中钻出两只"老虎"来，吓得武松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啊呀！我今番罢了！"这貌似节外生枝的一笔，却极见功力，颇耐人寻味，它让人感到武松固然神勇非凡，但到底还是人间的英雄，不是从天而降的天神，因此他的力气也有用完的时候，当他再次面对猛虎时不可能完全做到浑然不惧。这样写，就使打虎英雄更有人情味了，其所作所为也更显得真切、可信了。饶有意味的是，小说还有意描写了猎户见到武松时，比武松更为惊骇失措、目瞪口呆的神态："你……你……你吃了豹律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所谓"吃了豹律心、豹子肝、狮子腿"，岂不正是对武松那非凡的胆魄和神勇的高度赞美吗？

不用说，武松打虎客观上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所以那些猎户都不住口地夸赞他："真乃英雄好汉！"连阳谷县知县也惊叹："不是这个汉，怎地打得这个虎！"至于江湖好汉，对武松也是闻名拜服。而武松本人也将之作为终身骄傲的资本，不仅多次向人宣扬，甚至在杀人之后，还特意在粉墙上大书一笔："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就是今天的读者大众，绝大多数也是对武松打虎大加赞扬的（当然，这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自古以来的所有打虎勇士中选拔一个冠军的话，那么这顶"打虎英雄"的桂冠，诚非武松莫属也！　　（纪德君）

绿衣人传　　瞿佑

天水[①]赵源，早丧父母，未有妻室。延祐[②]间，游学至于钱塘，侨居西湖葛岭之上，其侧即宋贾秋壑[③]旧宅也。源独居无聊，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女子，从东来，绿衣双鬟，年可十五六，虽不盛妆浓饰，而姿色过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门，又见，如此凡数度，日晚辄来。源戏问之曰："家居何处，暮暮来此？"女笑而拜曰："儿家与君为邻，君自不识耳。"源试挑之，女欣然而应，因遂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夜则复来。如此凡月余，情爱甚至。源问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妇而已，何用强知。"问之不已，则曰："儿常衣绿，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终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闻，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宠念转密。一夕，源被酒，戏指其衣曰："此真可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④]者也。"女有惭色，数夕不至。及再来，源叩之。乃曰："本欲相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然君已知矣，今不复隐，请得备言之。儿与君，旧相识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问其故，女惨然曰："得无相难乎？儿实非今世人，亦非有祸于君者，盖冥数当然，夙缘未尽耳。"源大惊曰："愿闻其

详。”女曰：“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临安[5]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闲堂[6]，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是时君为其家苍头，职主煎茶，每因供进茶瓯，得至后堂。君时年少，美姿容，儿见而慕之，尝以绣罗钱簏，乘暗投君。君亦以琼瑁脂盒为赠，彼此虽各有意，而内外严密，莫能得其便。后为同辈所觉，谗于秋壑，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君今已再世为人，而儿犹在鬼箓，得非命欤？”言讫，呜咽泣下。源亦为之动容。久之，乃曰：“审若是，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复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尽传其妙，凡平日以棋称者，皆不能敌也。每说秋壑旧事，其所目击者，历历甚详。尝言：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二人乌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愿事之耶？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呼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首也，诸姬皆战栗而退。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太学有诗曰：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鼾，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秋壑闻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7]，民受其苦，或题诗于路左云：

襄阳[8]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9]。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秋壑见之，捕得，遣远窜。又尝斋云水[10]千人，其数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蓝缕，至门求斋，主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坚求不去，不得已于门侧斋焉；斋罢，覆其钵于案而去；众悉力举之，不动。启于秋壑，自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漳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然终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绵庵之厄[11]也！又尝有梢人泊舟苏堤，时方盛暑，卧于舟尾，终夜不寐，见三人长不盈尺，集于沙际，

一曰："张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贾平章非仁者，决不相恕！"一曰："我则已矣，公等及见其败也！"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渔者张公获一鳖，径二尺余，纳之府第，不三年，而祸作。盖物亦先知，数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岂非数乎？"女曰："是诚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气，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数至则散矣。"源曰："然则何时？"女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及期，卧病不起。源为之迎医，女不欲，曰："曩固已与君言矣，因缘之契，夫妇之情，尽于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与之诀曰："儿以幽阴之质，得事君子，荷蒙不弃，周旋许时。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测之祸，然而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续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三载于兹，志愿已足，请从此辞，毋更以为念也！"言讫，面壁而卧，呼之不应矣。源大伤恸，为治棺椁而敛之。将葬，怪其柩甚轻，启而视之，惟衣衾钗珥在耳。乃虚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

〔注〕 ① 天水：今甘肃天水。古代赵姓的郡望。 ② 延祐：元代仁宗年号(1314—1320)。 ③ 贾秋壑：即贾似道(1213—1275)。南宋度宗时曾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总揽朝政，时称奸相。他在西湖葛岭大造第宅，"秋壑"即集芳园中亭名，故用以称贾似道。 ④ 绿衣黄裳：《诗经·邶风·绿衣》中的诗句。指用间色的绿做上衣，用正色的黄做下裙，喻尊卑倒置，婢妾贵显。故绿衣人听后，认为对方以婢妾相待，感到羞惭和不快。 ⑤ 临安：府名。宋建炎三年(1129)置行宫于杭州，升州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今杭州)。 ⑥ 半闲堂：贾似道在西湖葛岭上的府第。 ⑦ 公田法：这是贾似道推行的一种限田法。其法根据官阶大小限定购田数量，结果是肥美的土地均被官府压价购买。 ⑧ 襄阳：宋代府名，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 ⑨ 豢养湖山不出征：指1268年元兵围襄阳，贾似道却优游西湖之上，坐视不救一事。 ⑩ 云水：指行踪无定的"行脚僧"或"游方道士"，此处泛指和尚和道士。 ⑪ 木绵庵之厄：指贾似道贬谪途中，监押官郑虎臣为父报仇，把他杀死在福建漳州木绵庵。

《绿衣人传》选自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卷四。《剪灯新话》四卷二十篇，是一部传奇小说集。作者在《自序》中，强调他是在唐传奇影响下开始创作

的，其题材“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而内容“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说明主要是叙述前代与当代灵怪、艳情之类的故事。作者的“劝善惩恶、哀穷悼屈”的创作目的，使绝大多数故事一方面充斥因果报应等迷信色彩，一方面又包含有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赞扬婚姻自由、抨击专制制度的进步内容。而《绿衣人传》就是体现《剪灯新话》内容与形式特点的代表作之一。

《绿衣人传》热情讴歌了一对青年男女的两世情缘，是一篇人鬼相恋的动人故事。同时通过他们的不幸遭遇，揭露了以贾似道为代表的南宋统治者的黑暗腐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批判了残酷的封建奴婢制度。

小说叙元代延祐年间，天水的赵源游学于钱塘，与绿衣少女在西湖葛岭相遇，仅仅月余时间，二人就从“甚相亲昵”到“情爱甚至”，原因在他们是“前世姻缘”，“夙缘未尽”。男已转世为赵源，而女犹在鬼箓，阴阳相隔，不能白头偕老。两世情爱，只能毕期于三年之中。前世他们均是贾似道的仆人，因相爱被其迫害致死。然他们虽死，犹“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此情不泯”，故今世“续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表达了彼此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无怨无悔。

这是一对生死不渝的情痴形象。前世遭遇不幸的他们尽管在来世中已偕姻缘，但三年后仍将鸳鸯分离，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更为深刻的含义，那就是他们即使在阴间或来世，仍然无法摆脱统治者的魔爪，享受人间长久的安宁和幸福。

小说突破了传统的写法，以倒叙手法为主。从叙“今世”姻缘开始，中间则插叙“前世”姻缘，而插叙的结束，也就是这篇小说的结束。结构上别致新颖。故事发生的时间虽然有三年之久，但实际上只写了数日。小说理当写他们在隔世重逢后三年中的恩爱与甜蜜，然而作者却用“及期”二字轻轻带过，重点放在回忆他们的前世相识与惨遭迫害同被赐死的经过，这样就从正面对贾似道等权奸的贪婪、疏政、跋扈、凶残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们的两情恩爱反倒退居次要地位。从而使这篇普通的爱情小说，有了反抗暴政的社会价值。

《绿衣人传》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小说总集《绣谷春容》、《燕居笔记》中均有《古杭红梅记》，即据本文而作。《古今小说》卷二二《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亦与本文有关。明人周朝俊据此作《红梅记》传奇。今人孟超有昆曲《李慧娘》。

（侯忠义）

翠翠传

瞿佑

翠翠，姓刘氏，淮安[1]民家女也。生而颖悟，能通诗书，父母不夺其志，就令入学。同学有金氏子者，名定，与之同岁，亦聪明俊雅。诸生戏之曰："同岁者当为夫妇。"二人亦私以此自许。金生赠翠翠诗曰：

十二阑干七宝台[2]，春风到处艳阳开，东园桃树西园柳，何不移教一处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台，凄抱何为不肯开？我愿东君[3]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

已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年及十六，父母为其议亲，辄悲泣不食。以情问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不得已，听焉。然而刘富而金贫，其子虽聪俊，门户甚不敌。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贫辞，惭愧不敢当。媒氏曰："刘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许之矣，若以贫辞，是负其诚志，而失此一好因缘也。今当语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诗礼，贵宅见求，敢不从命。但生自蓬荜，安于贫贱久矣，若责其聘问之仪，婚娶之礼，终恐无从而致。'彼以爱女之故，当不较也。"其家从之。媒氏复命，父母果曰："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余，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赘之入门可矣。"媒氏传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涓日[4]结亲，凡币帛之类，羔雁之属，皆女家自备。过门交拜，二人相见，喜可知矣！是夕，翠翠于枕上作《临江仙》一阕赠生曰：

曾向书斋同笔砚，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烛十分

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尘。　　殢雨尤云⑤浑未惯，枕边眉黛羞颦。轻怜痛惜莫嫌频。愿郎从此始，日近日相亲。

邀生继和。生遂次韵曰：

记得书斋同讲习，新人不是他人。扁舟来访武陵⑥春，仙居邻紫府⑦，人世隔红尘。　　誓海盟山心已许，几番浅笑轻颦。向人犹自语频频。意中无别意，亲后有谁亲？

二人相得之乐，虽孔翠⑧之在赤霄，鸳鸯之游绿水，未足喻也。

未及一载，张士诚⑨兄弟起兵高邮⑩，尽陷沿淮诸郡，女为其部将李将军者所掳。至正⑪末，士诚辟土益广，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⑫元朝，愿奉正朔⑬，道途始通，行旅无阻。生于是辞别内、外父母，求访其妻，誓不见则不复还。行至平江⑭，则闻李将军见为绍兴守御；及至绍兴，则又调屯兵安丰⑮矣；复至安丰，则回湖州驻扎矣。生来往江淮，备经险阻，星霜屡移，囊橐⑯又竭，然此心终不少懈；草行露宿，丐乞于人，仅而得达湖州。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威焰赫奕。生伫立门墙，踌躇窥俟，将进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阍者⑰怪而问焉。生曰："仆，淮安人也，丧乱以来，闻有一妹在于贵府，是以不远千里至此，欲求一见耳。"阍者曰："然则，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愿得详言，以审其实。"生曰："仆姓刘，名金定，妹名翠翠，识字能文。当失去之时，年始十七，以岁月计之，今则二十有四矣。"阍者闻之，曰："府中果有刘氏者，淮安人，其齿如汝所言，识字善为诗，性又通慧，本使宠之专房。汝信不妄，吾将告于内，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趋入告。须臾，复出，领生入见。将军坐于厅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将军，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内竖⑱告于翠翠曰："汝兄自乡中来此，当出见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将军曰："汝既远来，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于吾门下休息，吾当徐为之所。"即出

新衣一袭，令服之，并以帷帐衾席之属，设于门西小斋，令生处焉。

翌日，谓生曰："汝妹能识字，汝亦通书否？"生曰："仆在乡中，以儒为业，以书为本，凡经史子集，涉猎尽矣，盖素所习也，又何疑焉。"将军喜曰："吾自少失学，乘乱崛起。方响用于时，趋从者众。宾客盈门，无人延款，书启堆案，无人裁答。汝便处吾门下，足充一记室矣。"生，聪敏者也，性既温和，才又秀发，处于其门，益自检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欢，代书回简，曲尽其意。将军大以为得人，待之甚厚。

然生本为求妻而来，自厅前一见之后，不可再得。闺阁深邃，内外隔绝，但欲一达其意，而终无便可乘。荏苒数月，时及授衣[19]，西风夕起，白露为霜，独处空斋，终夜不寐，乃成一诗曰：

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

诗成，书于片纸，拆布裘之领而缝之，以百钱纳于小竖而告曰："天气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缝纫之，将以御寒耳。"小竖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诗见，大加伤感，吞声而泣。别为一诗，亦缝于内以付生。诗曰：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20]。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

生得诗，知其以死许之，无复致望，愈加抑郁，遂感沉痼。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将军怜之，葬于道场山麓。

翠翠送殡而归，是夜得疾，不复饮药，展转衾席，将及两月。一旦，告于将军曰："妾弃家相从，已得八载，流离外境，举目无亲，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侧，黄泉之下，

庶有依托，免于他乡作孤魂也。”言尽而卒。将军不违其志，竟附葬于生之坟左，宛然东西二丘焉。

洪武初，张氏既灭。翠翠家有一旧仆，以商贩为业，路经湖州，过道场山下，见朱门华屋，槐柳掩映，翠翠与金生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访问父母存殁，及乡井旧事。仆曰：“娘子与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乱，我为李将军所掳，郎君远来寻访，将军不阻，以我归焉，因遂侨居于此耳。”仆曰：“予今还淮安，娘子可修一书以报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饭吴兴之香糯，羹苕溪[21]之鲜鲫，以乌程[22]酒出饮之。明旦，遂修启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难酬罔极之恩；夫唱妇随，夙著三从之义。在人伦而已定，何时事之多艰！曩[23]者汉日将颓，楚氛甚恶[24]；倒持太阿之柄[25]，擅弄潢池之兵[26]。封豕长蛇，互相吞并；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于乱离，乃至瓦全于仓卒。驱驰战马，随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飞，思故国而三魂屡散。良辰易迈，伤青鸾之伴木鸡；怨偶为仇，惧乌鸦之打丹凤。虽应酬而为乐，终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鹃之啼，春风蝴蝶之梦。时移事往，苦尽甘来。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王敦开阁而放妓[27]，蓬岛践当时之约，潇湘有故人之逢。自怜赋命之屯，不恨寻春之晚。章台之柳，虽已折于他人[28]；玄都之花[29]，尚不改于前度。将谓瓶沉而簪折，岂期璧返而珠还。殆同玉箫女两世因缘[30]，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天与其便，事非偶然。煎鸾胶而续断弦[31]，重谐缱绻；托鱼腹而传尺素，谨致丁宁。未奉甘旨，先此申复。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赁舟与仆自淮徂浙，径奔吴兴。至道场山下畴昔留宿之处，则荒烟野草，狐兔之迹交道，前所见屋宇，乃东西两坟耳。方疑访间，适有野僧扶锡而过，叩而问焉。则曰：“此故李将军所葬金生与翠娘之坟耳，岂有人居乎？”大惊。取其书而视之，则白纸一幅也。时李将军为国朝所戮，无从诘问

其详。

父哭于坟下曰："汝以书赚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与我一见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踪秘迹，匿影潜形。我与汝生为父子，死何间焉？汝如有灵，毋吝一见，以释我疑虑也。"是夜，宿于坟。以三更后，翠翠与金生拜跪于前，悲号宛转。父泣而抚问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祸起萧墙，兵兴属郡。不能效窦氏女[32]之烈，乃至为沙吒利之驱。忍耻偷生，离乡去国。恨以蕙兰之弱质，配兹驵侩[33]之下材。惟知夸石家买笑之姬，岂暇怜息国不言之妇[34]。叫九阍而无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弃旧恩，特勤远访。托兄妹之名，而仅获一见；隔伉俪之情，而终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继殒。欲祔葬[35]，幸得同归。大略如斯，微言莫尽。"

父曰："我之来此，本欲取汝还家，以奉我耳。今汝已矣，将取汝骨迁于先垅，亦不虚行一遭也。"复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视膳庭闱[36]；殁且无缘，不得首丘[37]茔垅[38]。然而地道尚静，神理宜安，若更迁移，反成劳扰。况溪山秀丽，草木荣华，既已安焉，非所愿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惊觉，乃一梦也。

明日，以牲酒奠于坟下，与仆返棹而归。至今过者，指为金、翠墓云。

〔注〕 ① 淮安：今属江苏。 ② 七宝台：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处。亦泛指堂皇华丽的楼台。 ③ 东君：太阳神，这里借指情郎。 ④ 涓日：选择吉日。 ⑤ 殢(tì替)雨尤云：指男女交合。 ⑥ 武陵：今湖南常德，东晋陶潜《桃花源记》中桃花源所在地。 ⑦ 紫府：道家虚拟的天上神仙居住的地方。 ⑧ 孔翠：孔雀。 ⑨ 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领袖。1353年起兵，后降元，不久复起，称吴王，最后被朱元璋消灭。 ⑩ 高邮：今属江苏。 ⑪ 至正：元顺帝年号(1341—1368)。 ⑫ 通款：通过一定的渠道，向敌对方表示某种屈服的意愿。 ⑬ 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奉正朔，表示接受其统治。 ⑭ 平江：今江苏苏州一带。 ⑮ 安丰：今安徽寿县一带。 ⑯ 囊橐(tuó驼)：口袋，行囊。 ⑰ 阍(hūn昏)者：守门人。 ⑱ 内竖：在内服侍的童仆。 ⑲ 授衣：指九月。语出《诗经·七月》："九月授衣。" ⑳ "终教子建"句：曹植《洛神赋》中叙述自己与洛神相会的情景，赋中有"惊若游龙"之句。 ㉑ 苕(tiáo条)溪：源出天目山，流经浙江湖州城中

的一条河。 ㉒ 乌程：今浙江湖州，以善酿酒闻名。 ㉓ 曩(nǎng 囊)：以往，以前。㉔ 楚氛甚恶：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是晋大夫伯夙说对赵孟说的话，意思是楚国充满着袭击晋国的迹象。 ㉕ "倒持太阿"句：意思是授人以柄。太阿，宝剑名。 ㉖ "擅弄"句：指造反。弄潢池之兵：语出《汉书》："……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 ㉗ "王敦"句：王敦，东晋权臣，后房多姬妾，因此体质虚弱，后来听从左右劝谏，将姬妾都放了出去。 ㉘ "章台"二句：用唐《柳氏传》的故事。安史之乱中，韩翃之姬柳氏毁容寄迹法灵寺。乱平后，韩寄词给柳，称之为章台柳。后柳为番将沙叱利所劫，虞候许俊又将柳夺回。 ㉙ "玄都之花"：桃花。唐刘禹锡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又："前度刘郎今又来。"意思是重到玄都观来看桃花时，与前并无改变。 ㉚ "玉箫女两世因缘"：唐玉箫女两世为人，均与西川节度使韦皋结有情缘，人称两世姻缘。 ㉛ "煎鳌胶"句：语出《汉武帝外传》："西海献鳌胶，武帝弦断，以胶续之，弦两头遂相接，终日射，不断。"后一般以续弦喻丧妻后再娶。此指翠翠与金生重又相聚。 ㉜ 窦氏女：唐永泰中，奉天县(今陕西乾县)有窦氏二女伯娘、仲娘，因贼人进村而藏于山洞，后被发现。为免受侮辱，相继跳入深谷身亡。㉝ 驵侩：做生意的中间人、经纪人，这里指李将军。 ㉞ 息国不言之妇：即息妫，又称息夫人。春秋时，楚文王灭了息国，掠息夫人为己有。息夫人到楚国后，始终不肯开口讲话。 ㉟ 祔(fù 付)葬：合葬。亦谓葬于先茔之旁。 ㊱ 庭闱：指父母居住处，这里指父母。 ㊲ 首丘：用"狐死必首丘"的典故，喻指故乡。 ㊳ 茔垅：坟墓，这里指祖坟。

《翠翠传》是明代传奇的一部名篇，选自《剪灯新话》卷三。描写的是刘翠翠与金定这一对男女自由相爱而结伉俪，却在战乱中被活活拆散，最后双双死去的悲剧。

这篇小说的结构十分完整，按照事件之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安排，引人入胜。情节曲折，构思新颖。同时，作品还把翠翠与金定这一爱情悲剧放在元末战乱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因而主题除了一般的歌颂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和幸福、忠于爱情之外，还控诉了豪强官吏恃强凌弱、鱼肉百姓的罪恶，表达了人们渴望和平安宁的愿望，对战争进行了谴责，这较之一般的爱情小说，更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悲剧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普通女子，她聪颖、热情、坚贞，而且富有反抗精神。在封建社会里，读书识字、抛头露面都是男子所为，女子是无权问津的。而翠翠自幼聪颖好学，能诵诗书，于是立志念书，终于使得自己能走进学堂。由此可见翠翠不为封建礼俗所拘及敢于反抗、不肯妥协的精神。在同学中，聪明俊雅的金定恰巧与翠翠同岁，他们互相爱慕，互相酬诗唱

和，以诉衷情。翠翠更是热情大胆地直言："我愿东君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而且表示了"平生每恨祝英台"的态度。他们的相爱，早已抛弃了封建时代的门当户对，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种种枷锁，这是当时那些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了解，而谨遵封建社会礼教的婚姻所不可比拟的。他们对爱情追求的大胆、热情，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坚定，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因此，当父母后来为翠翠议亲时，她不仅是"悲泣不食"，更是明确而坚定地宣布："必西家金定"，"若不相从，有死而已"。多么大胆的爱情宣言啊！这果真是不同于那一个柔弱的祝英台的。死，自是不可取，却从中可以看到翠翠对爱情的执著与坚贞。

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却不料社会动乱，战火突起，殃及百姓。这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也未能幸免于难，翠翠竟被李将军掳走，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拆散了。待再相见，斗转星移，已是七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且曾经耳厮鬓磨、相亲相爱的一对爱侣，只能以兄妹身份相见，除动问父母之外，不能稍诉衷肠，唯有"相对悲咽"。读之使人不忍。而李将军之威焰，作品以"赫奕"一笔代过，可是细观翠翠与金定相见却又不敢以夫妻身份相认的痛苦，已使人对李将军的残暴凶狠了然于心。

更痛苦的是，金定与翠翠"自厅前一见之后，不可再得"，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不仅不能稍诉衷肠，连谋面也竟成妄想。作品写到这里，悲剧气氛较前更浓一筹。

西风乍起，令读者也心为之一寒。金生独处空斋，他的抑郁、惆怅、思念、愤懑、痛苦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在风中显得更令人不堪忍受，作品弥漫着哀婉悲绝的肃杀气氛。在这气氛之中，我们终于得知翠翠并非委曲求全，而是要"生不相从死亦从"。而金生也终于知道，他此生在李将军府中是再也不能与翠翠夫妻团聚的了。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与绝望中，他"遂感沉痼"，一病不起。翠翠终于得以前来问候，"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这一细节描写，催人泪下。而翠翠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以死殉情，来对命运进行抗争。并以自己的智慧，使自己死后能与心爱的人埋在一起，对那些恃强凌弱的豪强之流进行了极大的嘲讽。

翠翠是个坚贞、有反抗精神的女子，在念书、婚姻等问题上，她都有过坚定的抗争，也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元末的战火纷争中，面对豪强的淫威残暴，她终于抗争不过。金生一介书生，在动乱的社会中，虽有对翠翠的满腔爱意，且为寻翠翠辗转江淮，备经艰险，草行路宿，乃至"丐乞于人"而矢

志不移。但面对豪强赤焰，他亦回天无术，终至殉情而死。所以他们的爱情悲剧，正是对战争的血泪控诉，是社会的悲剧，也是当时社会千千万万个悲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翠翠传》深刻揭示了社会主题。

文末翠翠以鬼魂出现，虽反映了人民渴望安宁、自由的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却未脱俗套。而且作品中有较多的诗词、典故，显得拖沓繁冗。

值得一提的是翠翠的父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老人一般表现为更加顽固地维持着封建礼教，而翠翠的父母却表现得格外开明、有人情味。他们最初是"不夺其志"，令翠翠能入学读书，这与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说教无疑是相悖的。更可贵的是在择婿上，当得知翠翠选定的是贫困的金定时，他们也未横加阻拦，而是说："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尊重女儿自己的选择。这说明明代人们的思想已经变得开化了一些，表达了人们对尊重个人意志的要求。而且当得知翠翠的消息时，其父又不辞年迈，千里赶来相见，对女儿的爱是深挚而无私的。这样的文学形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

《剪灯新话》在中国小说史上起着上承唐宋传奇余风，下开《聊斋志异》先河的作用。这在《翠翠传》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叙事遣词，力追唐人风范，历来为选家所青睐。同时，从《翠翠传》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孔雀东南飞》、《韩凭夫妇》的一些影子。这篇小说也给后来的小说、戏曲提供了题材。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六《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即演此事；还有叶宪祖的《寒衣记》，袁声《领头书》传奇，都从此而来。冯梦龙《情史》卷四"刘翠翠"条中引用《翠翠传》时，尽删刘、金合葬后全部文字。

（宁稼雨　芦荡）

琼　奴　传

李昌祺

琼奴，姓王氏，字润贞，常山[1]人。二岁而父殁，母童氏，携琼奴适富人沈必贵，沈无子，爱之过己生。年十四，雅善歌辞，兼通音律，德、言、容、功，四者咸备，远近争求纳聘焉。

时同里有徐从道、刘均玉者，请婚尤切。徐本华胄而清贫，

刘实白屋②而暴富。徐之子名茗郎，刘之子名汉老，皆仪容秀整，且与琼奴同年。必贵欲许刘，则鄙其阀阅③之卑微；欲许徐，则虑其家道之穷迫，犹豫迟疑，莫之能定。一日，谋于族人之有识者，彼为之画策曰："但求佳婿，勿论其他。"必贵曰："然则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盛为酒食，特召二生，仍请前辈之善藻鉴④者，使潜窥之，一则观器量之如何，二则试词翰之能否，择其善者而从焉，于选婿乎何有！"必贵深然之。至二月花晨，开筵会客，凡乡里之号名胜者，咸集于庭。均玉、从道亦各携其子而至。汉老虽人物整然，雍容应对，而登降揖让，未免矜持；茗郎则眉目清新，言谈儒雅，衣冠朴素，举止自如。席中有耕云者，沈之族长也，号知人，一见二生，已默识其优劣矣，乃扬言于众曰："宗侄必贵，有女及笄，徐、刘二公，欲求缔好，两门子弟，人物并佳，但未审姻缘果在谁耳？"必贵起对曰："此事尊长主之，则善矣。"耕云曰："古人有射屏⑤、牵丝⑥、设席⑦等事，皆所以择婿也，吾则异于是。"因呼二生至前，指壁间所挂《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四画曰："二郎少揔⑧妙思，试为咏之，中目、夺衣⑨，在此一举。"奈何汉老生居富室，懒事诗书，闻命睢盱⑩，久而不就。茗郎从容染翰，顷刻而成。呈上，耕云啧啧称赏。其诗曰：

胭脂晓破湘桃萼，露重茶蘼香雪落。媚紫浓遮刺绣窗，娇红斜映秋千索。辘轳惊梦起身来，梳云未暇临妆台。笑呼侍女秉明烛，先照海棠开未开。

右《惜花春起早》

香肩半躲⑪金钗卸，寂寂重门锁深夜。素魄⑫初离碧海墏⑬，清光已透朱帘罅。徘徊不语倚阑干，参横斗落⑭风露寒。小娃低语唤归寝，犹过蔷薇架后看。

右《爱月夜眠迟》

银塘水满蟾光吐，嫦娥夜入冯夷府。荡漾明珠若可扪，分明兔颖⑮如堪数。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讶冰轮

在掌中。女伴临流笑相语，指尖擎出广寒宫。

右《掬水月在手》

铃声响处东风急，红紫丛边久凝立。素手攀条恐刺伤，金莲怯步嫌苔湿。幽芳撷罢掩兰堂，馥郁馨香满绣房。蜂蝶纷纷入窗户，飞来飞去绕罗裳。

右《弄花香满衣》

均玉见汉老一辞莫措，大以为耻，父子竟不终席而逸矣。于是四座合词，皆以苕郎为好，而苕郎之婚议，亦自此而成；不出月余，已择日送聘矣。

既而必贵以爱婿之故，欲其数相往还，遂招置馆中，读书进学。偶童氏小恙，苕郎入问疾，而琼奴正侍母汤药，不虞苕之至也，回避弗及，乃相见于母榻前。苕郎盼之，姿色绝世。出而私喜，封红笺一幅，使婢送与琼奴。拆之，空纸也。琼奴笑成一绝，以答苕曰：

茜色霞笺照面赪，玉郎何事太多情？风流不是无佳句，两字相思写不成。

苕郎持归，以夸于汉老。汉老正恨其夺己之配，以白均玉。均玉不咎子之无学，反切齿徐、沈入骨，恨之，即诬以事，俱不得白。徐阖室役辽阳⑯，沈全家戍岭表⑰。诀别之际，黯然魂消，观者莫不为之下泪；遂散去，南北不相闻。

已而必贵倾殂⑱，家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萧然茅店，卖酒路旁。虽患难之中，琼奴无复昔时容态，而青年粹质，终异常人。有吴指挥者悦之，欲娶以为妾，童氏以许人辞。吴知其故，遣媒谓曰："徐郎辽海从戍，死生未卜，纵饶无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与其痴守空营，蹉跎岁月，盍不归我贵家，任汝母女受用，亦不虚度一生也。"琼奴坚然不肯。吴又使媒妪传言，且压以官府。童氏惧，与琼奴谋曰："一从苕去，五阅星霜⑲，地角天涯，鱼沉雁杳⑳，真所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之不相及也。汝之身事，终恐荒唐㉑，矧㉒又父遽沦亡，他乡流落，权门侧目，欲强委

禽，吾孤儿寡妇，其何术以拒之？”琼奴泣曰：“徐门遭祸，本自儿身，脱别从人，背之不义。且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诚信也，弃旧好而结新欢，是忘诚信，苟忘诚信，殆犬彘㉓之不若；儿有死而已，其肯为之乎？”因赋《满庭芳》一阕以自誓云：

彩凤群分，文鸳侣散，红云路隔天台。旧时院落，画栋积尘埃！谩有玉京离燕，向东风似诉悲哀！主人去，卷帘恩重，空屋亦归来。　　泾阳憔悴女，不逢柳毅，书信难裁㉔。叹金钗脱股㉕，宝镜离台！万里辽阳郎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树，含花到死，肯傍别人开？

是夜，自缢于房中，母觉而救解，良久方苏。吴指挥者闻之，怒，使麾下碎其酿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时有老驿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贵存日，相与善，怜童氏孤苦，假以驿廊一间而安焉。

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驿中。杜君问所从来，其人曰：“吾侪辽东某卫总小旗，差往南海㉖取军，暂此假宿耳。”值童氏偶立帘下，中一少年，特淳谨，不类武卒，数往还相视，而凄惨之色可掬。童氏心动，即出问之：“尔谁耶？”对曰：“苕，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时父尝聘同里沈必贵女，与苕为婚，未成亲而两家缘事：沈谪南海，苕戍东辽，不相闻者数载矣。适因入驿，见妈妈状貌，酷与苕外母相类，故不觉感怆，非有他也。”童氏复问：“沈家今在何处？厥女何名？”曰：“女名琼奴，字润贞，开亲时年方十四，以今计之，当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难以寻觅耳。”童氏入语琼奴，琼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细问之，果苕郎也，今改名子兰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即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万死以得再生，不图今日再能相见。”遂白于杜君及苕之同伴，众口嗟叹，以为前缘。杜君乃率钱备礼，与苕毕姻。合卺之夕，喜不塞悲，琼奴诉其衷怀，不任凄断，因诵杜少陵《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句殆为今日设也。苕抚之谆切，曰：“第毋伤感，且尽绸缪㉗，姑候来年，挈尔同归辽东，则鱼水欢情，永永相保矣。”既而苕同伴有丁总旗

者，忠厚人也，谓茗曰："君方燕尔，莫便抛离，勾军之行，不必渠往，我辈当分诣各府投文；君善抚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与归辽。"茗置酒饯别，诸人起程。

不料吴指挥者缉知，以逃军为名，捕茗于狱，杖杀之，藏尸于窑内。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矣，可绝念矣，吾将择日舁轿㉘来迎汝女，若又不从，定加毒手。"媒求诺返命，琼奴使母诺之。媒去，语母曰："儿不死，必为狂暴所辱，将俟夜引决矣！"母亦无如之何。是晚，忽监察御史㉙傅公到驿，琼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状以告。傅公即抗章以闻。又两月得请，就命鞫㉚问，而求尸未得。政谳㉛讯问，羊角风㉜自厅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魄有知，导吾以往。"言讫，风即旋转，前引马首，径奔窑前，吹开炭灰，而尸见矣。公委官检验，伤痕宛然，吴遂伏辜。公命州官葬茗于郭外，琼奴哭送，自沉于冢侧池中，因命葬焉。公言诸朝，下礼部，旌其冢曰"贤义妇之墓"。童氏亦官给衣廪㉝，优养终身焉。

〔注〕 ① 常山：今属浙江。 ② 白屋：用茅草盖的房屋。此代指平民或寒士。 ③ 阀阅：门第。 ④ 藻鉴：品评和鉴别人才。 ⑤ 射屏：事见《旧唐书·后妃传上·高祖窦皇后》。隋朝窦毅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暗中约定将女儿许给能射中孔雀眼睛之人。 ⑥ 牵丝：事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牵红丝娶妇》。唐朝宰相张嘉贞想把一个女儿嫁给郭元振，便让五个女儿各持一根丝线藏在幔帏之后，由郭自己牵取。 ⑦ 设席：晋朝郭璞想选学生刘延明做女婿，便别设一席，对一千名学生说："我要找一个好女婿，谁坐这席，就把女儿嫁给谁。"刘延明振衣而上坐，便成了他的女婿。 ⑧ 摅(shū 书)：施展。 ⑨ 夺衣：唐时武则天游龙门，令百官作诗，先成者赐予锦袍。东方虬先成，得袍。宋之问继成，文理兼美，武则天遂夺已赐东方虬之袍，改赐宋之问。 ⑩ 睢盱(suī xū 虽虚)：睁着眼睛向上看。 ⑪ 亸(duǒ 朵)：下垂。 ⑫ 素魄：指月亮。 ⑬ 壖：城郭旁或河边的空地。 ⑭ 参横斗落：参星横斜，斗星沉落，这是天将亮的时候。 ⑮ 兔颖：月亮中玉兔的毛。 ⑯ 辽阳：今属辽宁。 ⑰ 岭表：五岭之表，即岭南，今两广一带地区。 ⑱ 倾殂(cú 徂)：去世。 ⑲ 五阅星霜：指过了五年。 ⑳ 鱼沉雁杳：比喻音讯全无。古代有鱼腹、雁足传书之说。 ㉑ 荒唐：这里指落空的意思。 ㉒ 矧(shěn 审)：何况。 ㉓ 犬彘(zhì 至)：狗猪。 ㉔ "泾阳"三句：指没有人帮忙，难以传递书信消息。参阅《柳毅传》。

㉕ 金钗脱股：比喻夫妻离散。　㉖ 南海：广东、广西。　㉗ 绸缪(chóu móu 愁谋)：形容新婚时愉悦的情形。　㉘ 舁(yú 余)轿：抬轿。　㉙ 监察御史：古官名，负责监察百官、巡按地方军政刑狱等事。　㉚ 鞫(jū 居)：审讯、查问。　㉛ 谳(yàn 厌)讯：审讯。　㉜ 羊角风：旋风。　㉝ 廪(lǐn 凛)：粮仓。这里指食物。

《琼奴传》选自《剪灯馀话》卷三。以琼奴、苕郎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对暴虐成性、鱼肉百姓的官吏豪强进行了控诉，并赞美了琼奴这一坚贞不屈的女性形象。

琼奴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姑娘，十四岁时已“雅善歌词”，“兼通音律”，且德、言、容、功四者皆备，故而远近皆争求纳聘。关于必贵招婿，这一段写来十分轻松、诙谐。在众多的求婚者中，以苕郎、汉老为优，两人都仪容秀整，且与琼奴同年。而这二人却各有长短，一个门第较高却已衰落，一个暴富却又出身卑微，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必贵的犹豫，显示着他的庸俗与短见，倒是族人的见识颇不一般，一是观器量，一是试词翰，乃是重在人品和才学。于是必贵大宴宾客，苕郎和汉老欣然登场，引人注目。作者不厌其烦，细细写来，从两人的衣饰、神态，写到言谈举止。到这里不用细说，已高下自见。到后来苕郎顷刻间诗成四首，而汉老却久而不就，更显得苕郎光彩四溢。这一段落，泼墨较多，却是匠心独运。因为整个择婿过程中，虽没有琼奴的直接参与，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却表明苕郎是按着人品和才学的标准挑选出来的，是值得琼奴为之付出感情的，为后文琼奴的坚贞不屈打下了伏笔。而且琼奴虽不能亲自参与，却于择婿后在母亲房中与苕郎不期而遇，两人尺素往来，情意绵绵。琼奴笑成的绝句：“茜色霞笺照面赪，玉郎何事太多情？风流不是无佳句，两字相思写不成。”不仅参透了苕郎的心事，同时也道出了琼奴的深情，写出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和向往。至此，文章充满了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令人想到不久以后他们花好月圆、情投意合的甜蜜生活。

但是，下文笔锋顿转，突起波澜，一场厄运从天而降。求婿失败的刘家，竟使用卑鄙手段诬告两家；而官府腐败，不辨是非，竟使两家一戍辽阳，一戍岭南。可怜的琼奴和苕郎，刚才还沉浸在对幸福的憧憬中，一瞬间却要远隔天涯，南北相望。情势之急转直下，不仅琼奴、苕郎柔肠寸断，就是读者也不禁黯然神伤。虽寥寥几笔，却充满着悲剧气氛。

厄运对琼奴的袭击似乎是无休止的。与苕郎分离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境也败落下来，原来富贵的琼奴母女，只能路旁卖酒为生。更加不幸的

是，辽阳有个吴指挥看中琼奴，竟要强娶为妾。这里作者又不惜笔墨，详写吴指挥的威逼利诱，童氏的惊惧，悲剧气氛一步步加浓，冲突十分尖锐，令读者十分紧张。然而琼奴却表现得矢志不渝，丝毫不为所动。她赋词《满庭芳》，一方面诉说悲情思念，一方面更是表达了"丁香树，含花到死，肯傍别人开？"的坚贞不屈，而且竟以自缢来做抗争，叫人不禁为她的刚烈震惊。然而琼奴的坚贞刚烈却只使吴指挥恼羞成怒。他命人捣毁了琼奴的酿酒器具，并将其母女赶出家门，企图使之屈服。琼奴这个坚贞的女子，与童氏寄居在驿站，却始终不肯低头。

大悲之后却是大喜。苕郎到南海取军，在驿站投宿，竟遇童氏，遂见琼奴。真是天外来鸿，让人悲喜交加，恍如一梦。两人终结良缘。新婚燕尔，柔情蜜意，写得细腻传神，又合情合理，宛然如在眼前，读者也为之感到庆幸、欣慰。悲剧的气氛到这儿稍有舒展，然而潜意识中却有隐隐的不安。果然，残暴凶狠的吴指挥以"逃军"之罪把苕郎抓入狱中，并将其活活打死。希望、幸福横遭践踏，生命也随之灰飞烟灭。这种瞬间大喜转为大悲的情节安排，使得读者感情也随之大起大伏，不能自禁。

面对吴指挥的再次威逼恫吓，琼奴决意再次以死抗争。却不料恰在此时，监察御使来到驿站，在苕郎的冤魂引导之下，冤情大白，吴指挥也得到应有的下场。只是历尽磨难的琼奴，经历了一次次的悲欢离合之后，此时对人生已毫无留恋，终于在苕郎的坟旁投水殉情而死。两个曾经那样幸福的年轻人，现在却落得双双死去的悲惨结局，全文悲剧气氛到此达到了高潮，读到此处，令人不禁为之叹息。

琼奴的形象，是古代妇女忠于爱情、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代表。她面对吴指挥的种种手段，利诱也罢，恐吓也罢，始终不为之所动，不肯屈服，甚至以死抗争，颇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反映了琼奴忠于爱情、追求幸福的强烈愿望。而且文章通过对吴指挥这一形象的刻画，以及最后琼奴、苕郎双双惨死的悲剧结局的描写，突出了社会黑暗势力的凶恶残忍。对吴指挥的惩办，表达了人民对邪恶势利的控诉和鞭挞，呼出了人民的心声。不过，文中最后却以"贤义妇"来为琼奴定位，显示出作者思想的陈腐、狭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作品的构思也十分巧妙。波折起伏，富于变幻，大悲大喜之下，极富感染力。而且多处使用对比手法，人物形象十分鲜明。语言也较有特点，用词典雅，穿插典故、诗词，有较强的文人气息。

《南词叙录》、《今乐考证》均著录有佚名《琼奴传》戏文。冯梦龙《情史》

卷十四《情仇类·王琼奴》见收，且文末有批。　　（宁稼雨　芦茜）

芙蓉屏记

李昌祺

至正辛卯①，真州②有崔生名英者，家极富，以父荫补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经苏州之阊山③，泊舟少憩，买纸钱牲酒，赛于神庙，既毕，与妻小饮舟中。舟人见其饮器皆金银，遽起恶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仆杀之。谓王氏曰："尔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尚未有室，今与人撑船在杭州，一两月归来，与汝成亲，汝即吾家人，第安心无恐。"言讫，席卷其所有，而以新妇呼王氏。王氏佯应之，勉为经理，曲尽殷勤。舟人私喜得妇，渐稔熟，不复防闲。

将月余，值中秋节，舟人盛设酒肴，雄饮痛醉。王氏伺其睡熟，轻身上岸。行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乡，惟芦苇菰蒲，一望无际。且生自良家，双弯纤细，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寻至，于是尽力狂奔。久之，东方渐白，遥望林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则门犹未启，钟梵之声隐然，少顷开关，乃一尼院。王氏径入，院主问所以来故，王氏未敢以实对，绐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游江浙，挈家偕行，抵任而良人殁矣。孀居数年，舅以嫁永嘉崔尉为次妻，正室悍戾难事，箠辱万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赏月，命妾取金杯酌酒，不料失手坠于江，必欲置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归舟，家乡又远，欲别求匹配，卒乏良媒，孤苦一身，将何所托？"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劝，未审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师有以见处，即死无憾！"尼曰："此间僻在荒滨，人迹不到，茭葑之与邻，鸥鹭之与友，幸得一二同袍④，皆五十以上，侍者数人，又皆淳谨。娘子虽年芳貌美，奈命蹇时乖，盍若舍爱离痴，悟身为幻，被缁削发，就此出家，禅榻佛灯，晨餐暮粥，聊随缘以度岁月，岂不胜于为人宠妾，受今世

之苦恼，而结来世之仇雠乎？”王拜谢曰：“是所志也。”遂落发于佛前，立法名慧圆。王读书识字，写染俱通，不期月间，悉究内典，大为院主所礼待，凡事之巨细，非王主张，莫敢辄自行者。而复宽和柔善，人皆爱之。每日于白衣大士前礼百余拜，密诉心曲，虽隆寒盛暑弗替。既罢，即身居奥室，人罕见其面。

岁余，忽有人至院随喜⑤，留斋而去。明日，持画芙蓉一轴来施，老尼张于素屏。王过见之，识为英笔，因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问：“檀越何姓名？今往何处？以何为生？”曰：“同县顾阿秀，兄弟以操舟为业，年来如意。人颇道其劫掠江湖间，未知诚然否。”王又问：“亦尝往来此中乎？”曰：“少到耳。”即默识之。乃援笔题于屏上曰：

少日风流张敞⑥笔，写生不数黄筌⑦，芙蓉画出最鲜妍，岂知娇艳色，翻抱死生冤！　粉绘凄凉疑幻质，只今流落谁怜！素屏寂寞伴枯禅。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

其词盖《临江仙》也。尼皆不晓其所谓。一日，忽在城有郭庆春者，以他事至院，见画与题，悦其精致，买归为清玩。适御史大夫高公纳麟退居姑苏，多募书画，庆春以屏献之，公置于内馆，而未暇问其详。偶外间忽有人卖草书四幅，公取观之，字格类怀素⑧而清劲不俗。公问：“谁写？”其人对：“是某学书。”公视其貌，非庸碌者，即询其乡里姓名，则蹙颏对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荫补永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为舟人所图，沉英水中，家财妻妾，不复顾矣。幸幼时习水，潜泅波间，度既远，遂登岸投民家，而举体沾湿，了无一钱在身。赖主翁善良，易以裳衣，待以酒食，赠以盘缠，遣之曰：‘既遭寇劫，理合闻官，不敢奉留，恐相连累。’英遂问路出城，陈告于平江路，今听候一年，杳无音耗，惟卖字以度日，非敢谓善书也，不意恶札，上彻钧览。”公闻其语，深悯之，曰：“子既如斯，付之无奈！且留我西塾，训诸孙写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内馆，与饮，英忽见屏间芙蓉，泫

然垂泪。公怪问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笔也，何得在此？"又诵其词，复曰："英妻所作。"公曰："何以辨识？"曰："识其字画。且其词意有在，真拙妇所作无疑。"公曰："若然，当为子任捕盗之责。子姑秘之。"乃馆英于门下。

明日，密召庆春问之，庆春云："买自尼院。"公即使宛转诘尼，得于何人？谁所题咏？数日报云："同县顾阿秀舍，院尼慧圆题。"公遣人说院主曰："夫人喜诵佛经，无人作伴，闻慧圆了悟，今礼为师，愿勿却也。"院主不许。而慧圆闻之，深愿一出，或者可以藉此复仇，尼不能拒。公命舁至，使夫人与之同寝处，暇日，问其家事之详。王饮泣，以实告，且白题芙蓉事，曰："盗不远矣，惟夫人转以告公，脱得罪人，洗刷前耻，以下报夫君，则公之赐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语公，且云其读书贞淑，决非小家女。公知为英妻无疑，属夫人善视之，略不与英言。公廉得顾居址出没之迹，然未敢轻动。惟使夫人阴劝王蓄发，返初服。又半年，进士薛理溥化为监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旧日属吏，知其敏手也，具语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财尚在，惟不见王氏下落。穷讯之，则曰："诚欲留以配次男，不复防备，不期当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化遂置之于极典，而以原赃给英。

英将辞公赴任，公曰："待与足下作媒，娶而后去，非晚也。"英谢曰："糟糠之妻，同贫贱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单身到彼，迟以岁月，万一天地垂怜，若其尚在，或冀伉俪之重谐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别娶之言，非所愿也。"公凄然曰："足下高谊如此，天必有以相佑，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饯，然后起程。"翌日，开宴，路官⑨及郡中名士毕集。公举杯告众曰："老夫今日为崔县尉'了今生缘'。"客莫喻。公使呼慧圆出，则英故妻也。夫妇相持大恸，不意复得相见于此。公备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生缘"，乃英妻词中句，而慧圆则英妻改字也。满座为之掩泣，叹公之盛德为不可及。公赠英奴婢各一，资遣就道。

英任满，重过吴门，而公薨矣。夫妇号哭，如丧其亲，就墓下建水陆斋三昼夜以报，而后去。王氏因此长斋念观音不辍。真之才士陆仲旸，作《画芙蓉屏歌》，以纪其事，因录以警世云：

画芙蓉，妾忍题屏风！屏间血泪如花红。败叶枯梢两萧索，断缣遗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只影成飘泊。成飘泊，残骸向谁托？泉下游魂竟不归，图中艳姿浑似昨。浑似昨，妾心伤，那禁秋雨复秋霜！宁肯江湖逐舟子，甘从宝地礼医王⑩。医王本慈悯，慈怜悯群品，逝魄愿提撕，茕孱赖将引。芙蓉颜色娇，夫婿手亲描，花萼因折蒂，干死为伤苗，蕊干心尚苦，根朽恨难消。但道章台泣韩翃，岂期甲帐遇文箫。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弃。幸得宝月再团圆，相亲相爱莫相捐。谁能听我芙蓉篇？人间夫妇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怜。

〔注〕 ① 至正辛卯：至正，元顺帝年号。至正辛卯，即公元 1351 年。 ② 真州：今江苏仪征。 ③ 圃山：在江苏丹徒东北六十里处。 ④ 同袍：原为军士间的称呼。这里指尼姑。 ⑤ 随喜：佛教语。指随自己的欢喜。这里指游览寺院。 ⑥ 张敞：西汉人，字子高。曾任京兆尹，常给妻子画眉，长安城中相传他画的眉妩媚动人。 ⑦ 黄筌：宋人，字要叔。以善画花鸟而闻名。 ⑧ 怀素：唐代僧人，俗姓钱，字藏真。善草书，传世有草书《千字文》。 ⑨ 路官：指平江路的各官。 ⑩ 医王：据《指月录》载："唐修雅法师，听讲《法华经》，歌师名医王，行佛令，来与众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净，邪者正，凡者圣。"

《剪灯馀话》模仿瞿佑的《剪灯新话》而有所创新，多为作者公余所作，藉以抒写胸臆。取材多为元末明初之事，所载皆幽冥人物，所记则多为政治、爱情故事，旨在表达"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张光启《剪灯馀话序》）之意。《芙蓉屏记》是其中一篇优秀的公案小说。

小说记叙了一起谋财害命凶案。崔生携妻子王氏乘船前往永嘉赴任，舟人顾阿秀见财而起歹意，推崔生落水，逼迫王氏作二儿媳。他自以为得计，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秋夜，王氏趁其不备，逃离贼船，在一个人迹罕到的尼庵中做了尼姑。崔生落水后则凭藉平素的好水性，潜泅水底，

逃得一命，遂靠卖字为生，后为御史大夫高公收留门下坐馆。与此同时，顾阿秀劫掠江湖，手头阔绰，俨然以富翁自居。他将从崔生处劫得的芙蓉屏施给王氏所在的尼庵，这幅芙蓉屏为高公破案提供了线索和证据。于是东窗事发，案情昭然大白，顾阿秀被处以极刑，崔生和王氏夫妻得以团聚。

整个破案过程以芙蓉屏为中心线索，在小说的构思和情节安排上预设了一连串的巧合。先是顾阿秀谋财害命，掠得崔生家传芙蓉屏画，又将其转手施舍给尼庵，此为一巧；王氏在尼庵见到芙蓉屏，援笔在屏上题词铭志，此为二巧；此屏又被赏识者买去送给爱好收藏书画的御史大夫高公，此为三巧；崔生在高公家做塾师，无意中见到久违的芙蓉屏，且辨识出妻子题词旨意所在，此为四巧。有了这四巧，高公于是以芙蓉屏为线索，顺藤摸瓜，勘破此案，一举捕获了凶手。全文以一幅芙蓉屏贯串破案的整个过程，故事情节的发展井然有序，案子的破解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寓必然于偶然之中，看似无巧不成书，却引人入胜而不落窠臼。

小说写的虽是一桩公案，但字里行间却始终饱含着崔生夫妻坚贞不渝的相爱之情。王氏逃到尼庵，削发为尼，实际上是她情系崔生，非崔生莫属的行动表白。崔生既已遇害，她也心如死灰，甘愿坐禅了此残生。她在芙蓉屏上的题词中回顾了自己与崔生相亲相爱的于飞之乐，然后撼天震地地喊出："岂知娇艳色，翻抱死生冤！"她深知死者不能复生，只得期待来世再与崔生结为夫妻，题词中"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读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凝结着她对崔生一往情深的专注之情。同样，崔生在高公为他作媒时也表达了自己非王氏莫属的志向。尽管王氏流落外乡，生死未卜，他却宁愿等待奇迹的发生，冀图夫妻重逢。一对有情人，经过一番生离死别，在高公的大义安排下，终于了了今生缘。小说描写两人在高公安排下相见大恸，满座宾客也为之下泪，这种强大的感染力正在于突出了一个"情"字。

小说不仅在离奇曲折的情节安排中突出了崔生夫妻的恩爱之情，而且也写了崔生夫妻遭劫落难后世人对他们的帮助之情。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王氏逃奔尼庵，院主收留下来，以礼待之；崔生身无一文，投奔民家，主翁热心接济，赠以盘缠；高公则更是古道热肠，仗义除恶，成人之美，更令人称道。全篇充满了一种浓郁的人情味，在暴露封建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赞颂了世人善意助人之情，而这也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之情。

小说着重塑造了崔生夫妻两人的形象，尤其是王氏，成为古代女性中

一个多才多艺、机敏果断、有胆有识、感情真挚的典型人物。她面对飞来横祸，恐慌之余沉着镇定地见机行事，先是“佯应之”，答应做歹贼的二儿媳，继而“勉为经理，曲尽殷勤”，终于找到机会逃离了虎口。她作为一个妇道人家，深知报仇之难，但仍时刻衔之于心，每日在白衣大士像前“密诉心曲”。她见到芙蓉屏时，心知仇人就在附近，表面上则不露声色，只是题词屏上，为破案报仇尽可能地提供了线索。当高公请她给夫人作伴时，她更是抓住机遇，“深愿一出”，希望能藉高公的力量报仇雪恨。她向高夫人告之实情，表明自己希望“洗刷前耻，以下报夫君”的决心，这除了基于她对崔生的不舍深情外，也显示了她不达报仇目的誓不瞑目的刚强性格。

白描是我国古代小说常用的表达方法。小说在叙述王氏中秋之夜逃离贼船的情景时纯用白描，然当时王氏慌不择路的那种惶恐急切心情已跃然纸上，宛在目前。读者读时，也自不免心跳加快，为她捏一把汗。

《芙蓉屏记》所叙虽为市井奇事，但在离奇的公案故事中却交织着深挚的人情味，尤其是崔生夫妻生死不渝的恩爱之情更是牵动人心。小说问世不久，凌濛初将其改编为《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收入《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又据《曲海总目提要》记载，明代还有人将其改编为戏曲《芙蓉屏》，可见其内容所表述的“情”的感染力，这种“情”是与世人息息相通的，永世不衰的。

（徐时仪）

续东窗事犯传

赵弼

锦城[1]士人胡生名迪，性志倜傥，涉猎经书，好善恶恶，出于天性。一日自酌小轩之中，饮至半酣，启囊探书而读。偶得《秦桧东窗传》[2]，观未竟，不觉赫然大怒，气涌如山，掷书于地，拍案高吟曰：

长脚邪臣长舌妻，忍将忠孝苦谋夷。天曹默默缘无报；地府冥冥定有私。黄阁[3]主和千载恨，青衣行酒两君悲。愚生若得阎罗做，剥此奸回万劫皮。

朗吟数遍，已而就寝。俄见皂衣二人，至前揖曰：“阎君命仆等相召，君宜速行。”生尚醉，不知阎君为谁，问曰：“阎君何人？吾素

昧平生，今而见召何也？”皂衣笑曰：“君至则知，不劳详问。”强挽生行。及十余里，乃荒郊之地，烟雨霏微，如深秋之时。前有城郭，而居人亦稠密，往来贸易者如市廛之状。既而入城，则有殿宇峥嵘，朱门高敞，题曰“曜灵之府”。门外守者甚严，皂衣者令一人为伴，一人入白之。少焉出曰：“阎君召子。”生大骇愕，罔知所以，乃趋入门。殿上王者衮衣冕旒④，类人间祠庙中绘塑神像。左右列神吏六人，绿袍皂履，高幞⑤广带，各执文簿。阶下侍立五十余众，有牛首马面、长喙朱发者，狰狞可畏。生稽颡⑥阶下。王问曰：“子胡迪耶？”生曰：“然。”王怒曰：“子为儒流，读书习礼，何为怨天怒地，谤鬼侮神乎？”生答曰：“贱子后进之流，蚤习先圣先贤之道，安贫守分，循理修身，未尝敢怨天尤人，而矧⑦乃侮神谤鬼也？”王曰：“然则‘天曹默默缘无报，地府冥冥定有私’之句，孰为之耶？”生方悟为怒秦桧之作。再拜谢曰：“贱子酒酣，罔能持性。偶读奸臣之传，致吟忿懑之诗。颙望⑧神君，特垂宽宥。”王呼吏以纸笔令生供款，让⑨曰：“尔好掉笔头，议论古今人之臧否⑩。若所供有理，则增寿放还；脱辞意舛讹，则送风刀之狱也。”生谢过再四，援笔而供曰：

伏以混沌未分，亦无生而无死；阴阳既判，方有鬼以有神。为桑门⑪传因果之经，知地狱设轮回之报。善者福而恶者祸，理所当然；直之升而屈之沉，亦非谬矣。盖贤愚之异类，若幽显之殊途。是乎不得其平则鸣，匪沽名而吊誉；敢忘非法不道之戒，故罹罪以招愆。出于自然，本乎天性。切念某幼读父书，蚤有功名之志；长承师训，惭无经纬之才。非惟弄月管⑫之毫，拟欲插天门之翼⑬。每夙兴而夜寐，常穷理以修身。读孔圣之微言⑭，思举直而措枉⑮；观王珪⑯之确论，想激浊以扬清。立忠贞欲效松筠，肯衰老甘同蒲柳。天高地厚，深知半世之行藏；日居月诸⑰，洞见一心之妙用。惟尊贤而似宝，第见恶以如仇。每怜岳飞父子之冤，欲

追求而死诤；暨睹秦桧夫妻之恶，便欲得而生吞。因东窗赞擒虎之言⑱，致北狩失回銮之望⑲。伤忠臣被屠刘⑳而残灭，恨贼子受棺椁以全终。天道无知，神明安在？俾奸回生于有幸，令贤哲死于无辜。谤鬼侮神，岂比滑稽之士？好贤恶佞，实非迂阔之儒。是皆至正之心，焉有偏私之意？饮三杯之狂药，赋八句之鄙吟。虽冒大聪，诚为小过。斯言至矣，惟神鉴之。

王览毕笑曰："腐儒，倔强乃耳！虽然，好善恶恶，固君子之所尚也。至夫若得阎罗做，其毁孰甚焉。汝若为阎罗，将吾置于何地？"生曰："昔者韩擒虎云，'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㉑又寇莱公㉒江丞相㉓亦尝为是任，明载简册，班班可考。以此征之，冥君皆世间正人君子之为也。仆固不敢希韩、寇、江三公之万一，而公正之心，颇有三公之毫末耳。"王曰："若然，冥官有代，而旧者何之？"生曰："新者既临，旧官必生人道而为王公大人矣。"王顾左右曰："此人所言深有玄理。惟其狂直若此，苟不令见之，恐终不信善恶之报，而视幽明之道如风声水月，无所忌惮矣。"即呼绿衣吏，以一白简书云："右仰普掠狱冥官，即启狴牢㉔，领此儒生，遍视泉扃报应，毋得违错。"既而吏引生之西廊，过殿后三里许，有石垣高数仞，以生铁为门，题曰"普掠之狱"。吏叩门呼之，少焉夜叉数辈突出，如有擒生之状。吏叱曰："此儒生也，无罪，阎君令视善恶之报。"以白简示之。夜叉谢生曰："吾辈以为罪鬼入狱，不知公为书生也，幸勿见怪。"乃启关揖生而入。其中广袤五十余里，日光惨淡，冷风萧然。四维门牌皆榜名额，东曰"风雷之狱"，南曰"火车之狱"，西曰"金刚之狱"，北曰"溟泠之狱"。男女荷铁枷者千余人。又至一小门，则见男子二十余人，皆被发裸体，以巨钉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项荷铁枷，举身皆刀杖痕，脓血腥秽不可近。旁一妇人裳而无衣，置于铁笼中，一夜叉以沸汤浇之。绿衣吏指下者三人谓生曰："此秦桧父子与万俟卨㉕，此妇人即桧之妻王氏也。其他数人乃章惇、蔡京㉖父子，王黼、朱勔、

耿南仲、吴拜、莫俦、范琼、丁大全、贾似道[27]，偕其同奸党恶之徒。王遣吾施阴刑，令君观之。”即呼鬼卒五十余众，驱桧等至风雷之狱，缚于铜柱。一卒以鞭扣其环，即有风刀乱至，绕刺其身。桧等体如筛底。良久，震雷一声，击其身如齑粉，血流凝地。少焉恶风盘旋，吹其骨肉，复为人形。吏谓生曰：“此震击者阴雷也，吹者业风也。”又呼狱卒驱至金刚之狱，缚桧等于铁床之上。牛头者长啸数声，黑风飘扬，飞戈冲突，碎其肢体。久之吏呵曰：“已矣。”牛头复啸一声，黑风乃止，飞戈亦息。又驱至火车之狱。一夜叉以铁挝驱桧等登车，以巨扇拂之，车运如飞，烈焰大作，且焚且碾，顷刻皆为煨烬。狱卒以水洒之，复成人形。又至溟泠之狱，夜叉以长矛贯桧等沉于寒冰中，霜刃乱斫，骨肉皆碎。良久以铁钩挽而出之，仍驱于旧所，以钉钉手足于铜柱，用沸油淋之。饥则食以铁丸，渴则饮以铜汁。吏曰：“此曹凡三日则遍历诸狱，受诸苦楚。三年之后，变为牛羊犬豕，生于凡世，使人烹剥而食其肉。其妻亦为牝豕，与人育雏，食人不洁，亦不免刃烹之苦。今此众已为畜类于世五十余次矣。”生问曰：“其罪有限乎？”吏曰：“万劫而无已，岂有限焉？”复引至西北一铁门，题曰“奸回之狱”。荷桎梏百余人，举身插刃，浑若猬形。上有铁鸟十余如鸱鸦之状，往来啄其面背。下有毒蛇啮其身足，血流盈地，有巨犬三五食之。生曰：“此曹何人？”吏历历指示生曰：“前梏者汉之张汤、窦宪、梁冀、董卓、彭宠及十常侍[28]也。次则三国时钟会、孙綝[29]，晋之王敦、苏峻、桓温、桓玄[30]，南北时沈攸之、侯景、孔范、尔朱荣[31]，隋之杨素、杨玄感、宇文述[32]也。又次则唐之李林甫、卢杞、史思明、安禄山、李希烈、李辅国、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33]，宋之吕惠卿、黄潜善、苗傅、韩侂胄[34]也。曩者贵为将相列卿，妒害忠良，欺枉人主，浊乱海内。今受此报，历万劫而不原也。”复至东壁，男女以千数，皆裸身跣足，或烹剥刳心，或挫烧舂磨，哀痛之声，彻闻数里。吏曰：“是皆在生为官为吏，贪污虐民，不孝于亲，不友兄弟，悖负师长，奸淫背夫，为盗为贼，不仁不义

者皆受此报。”生见之大喜。叹曰：“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气也。”吏笑携生之手偕出。仍至曜灵殿，再拜叩首，谢曰：“可谓天地无私，鬼神明察，善恶不能逃其责也。”王曰：“尔既见之，心已坦然。更烦为吾作一判文，以枭秦桧父子夫妻之过。”即命吏以纸笔给之。生辞谢弗获，为之判曰：

> 尝谓轩辕得六相而助理万机[35]，则神明应至；虞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36]，而内外平成。苟非怀经天纬地之才，曷敢受调鼎持衡之任？今照奸臣秦桧，斗筲之器，闾阎小人，虽居宰辅之名，实乃匹夫之辈。獐头鼠目，伺主意以逢迎；羊质虎皮，阿邪情而谄谀。岂有论道经邦之志，全无扶危拯溺之心。久占都堂，怀奸谋而肆为僭分；闭塞贤路，固宠渥而妒忌贤良。残伤犹剽掠之徒，贪鄙胜穿窬之盗。既忝职居师保，而叨任处公台。惟知黄阁之荣华，罔竭赤心之左右。欺君枉上，擅行予夺之权；嫉善妒能，专起窜诛之典。奸究逾其莽操[37]，凶顽尤胜斯高[38]。以枭獍[39]为心，蝎蛇成性。忠臣义士，尽陷于罗网之中；贼子乱臣，咸置于岩廊[40]之上。视本朝如弊甑，通敌国若宗亲。鸱鹰[41]啄架臂之人，猰犬[42]吠豢牢之主。奸心迷暗，受诡胡几尤之私盟；凶行荒残，害贤将岳飞之正命。悍妻王氏，不言豹隐[43]而言放虎之难；愚子秦熺[44]，只顾狼贪不顾回鸾之幸。一家同情而稔恶，万民共怒以含冤。虽侥幸免乎阳诛，其业报还教阴受。数其罪状，书千张茧纸[45]不能尽其详；察此愆非，历万劫畜生不足偿其责。合行榜示，幽显通知。

生呈稿上，王览之大喜，赞曰：“谠正之士也。”生因告曰：“奸回受报，仆已目击，信不诬矣。其他忠臣义士在于何所，愿希一见，以释鄙怀，不胜感幸。”王俯首而思，良久乃曰：“诸公皆生人中为王公大人，享受天禄三十余次矣。寿满天年，仍还原所。子既求

见，吾请躬导之。”于是登舆而前，俾从者舁生于后。行五里许，但见琼楼玉殿，碧瓦参差，朱牌金字，题曰“忠贤天爵之府”。既入，有仙童数百，皆衣紫绡之衣。悬丹霞玉佩，执彩幢绛节，持羽葆花旌。云气缤纷，天花飞舞。鸾啸凤唱，仙乐铿锵。异香馥郁，袭人不散。殿上坐者百余人，皆冠通天之冠，衣云锦之裳，蹑珠霓之履。玉珂琼佩，光彩射人。绛绡玉女五百余人，或执五明之扇，或捧八宝之盂，圜侍左右。见王至，悉降阶迎迓。宾主礼毕，分东西而坐。彩女数人，执玛瑙之壶，捧玻璃之盏，荐龙睛之果，倾凤髓之茶，世罕闻见。茶既毕，王乃道生所见之故，命生致拜。诸公皆答之尽礼，同声赞曰：“先生可谓‘仁者，能好人，能恶人’[46]矣。”乃具席命生坐于右。生谦退再三，不敢当宾礼。王曰：“诸公以子斯文，故待之厚，何用苦辞？”生乃揖谢而坐。王谓生曰：“座上皆历代忠良之臣，节义之士。在阳则流芳百世，身逝则阴享天恩。每遇明君治世，则生为王侯将相，黼黻朝廷，功施社稷，以辅雍熙之治也。”言既，命朱衣二吏送生还，谓曰：“子生寿七十有二，今复延一纪，食肉跃马五十一年。”生大悦，再拜而谢。及辞诸公而出，行十余里，天色渐明。朱衣指谓生曰：“日出处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归谢之，二吏坚却不允。再三挽留，不觉失手而仆，即展臂而寤，时漏下五鼓矣。

〔注〕 ① 锦城：成都的别称。 ②《秦桧东窗传》：指元杂剧《秦太师东窗事犯》，叙秦桧及妻王氏在东窗下商量谋害岳飞，秦桧死后事发故事。 ③ 黄阁：宰相官署。汉代丞相听事阁与汉以后三公官署厅门皆用黄色，故称。 ④ 衮衣冕旒：帝王贵族的礼服。衮衣，古代帝王及上公的礼服，绣有龙纹。冕旒，是古代礼冠中最尊贵的一种，外黑色内朱红色。冠顶有版，称“延”。前有垂缨，缀挂玉珠，称“旒”，按旒的数量不同分等级。冕旒在南北朝以后为皇帝专用。 ⑤ 幞：头巾，亦称幞头，包头的软巾。 ⑥ 稽颡（qǐ sǎng 起嗓）：跪拜时以头触地。是一种大礼。 ⑦ 矧（shěn 沈）：况且。 ⑧ 颙（yóng）望：仰望，企望。 ⑨ 让：责备。 ⑩ 臧否（pǐ 匹）：是非好坏。 ⑪ 桑门：僧。梵语“沙门”的异译。 ⑫ 弄月管：吟风弄月的笔。 ⑬ 插天门之翼：指飞黄腾达。 ⑭ 微言：精微之言。 ⑮ 举直而措枉：荐举正直的人（出来做官），而把不正直的人放在一边。《论语·为政》：“举直措诸枉，则民服。”

⑯ 王珪(1019—1085)：北宋华阳人，字禹玉，官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神宗欲召司马光，王珪荐俞充帅庆州，使上平西夏策，以遏制司马光。 ⑰ 日居月诸：即日月。《诗经·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居、诸，皆语助词。 ⑱ "因东窗"句：是说因为有秦桧东窗密谋的罪恶而赞同韩擒虎的话。韩擒虎，隋时名将(入唐后因避讳改名韩擒，擒一作禽)。《隋书·韩擒传》："……其邻母见擒门下仪卫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禽家曰：'我欲谒王。'左右问曰：'何王也？'答曰：'阎罗王。'擒子弟欲挞之，擒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 ⑲ "致北狩"句：指高宗听秦桧之谋，使被掳到北方的徽、钦二帝没有了南归的希望。銮，銮驾，皇帝的车马。 ⑳ 屠刘，刘字疑误。 ㉑ "昔者韩擒虎云"数句：见注⑱。 ㉒ 寇莱公：即寇准(961—1023)，北宋著名宰相。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封莱国公，人称寇莱公。因其为官公正，民间传说他当过阎罗王。 ㉓ 江丞相：未详。或指江万里。万里度宗时为左丞相，为人正直，为贾似道所恶，退隐乡里。元兵至，赴水死。 ㉔ 狴牢：监狱。古时监狱常画狴犴于牢门之上。狴犴，传说中的一种好讼的野兽。 ㉕ 万俟卨(mò qí xiè 莫琪谢)：宋阳武人，字元忠，绍兴初官提点湖北刑狱，后官至尚书右仆射，卒谥忠靖。曾参与秦桧对岳飞的谋害。 ㉖ 章惇(1035—1105)：字子厚，自号大涤翁，建州浦城人。哲宗初年知枢密院事。高太后死，起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恢复新法，排斥元祐派，引用蔡京、蔡卞等。哲宗死，对太后决策立徽宗起了很大的作用。后因罪贬雷州死。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官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进拜太师，封魏国公。蔡京四次拜相，执政二十余年，结党争权，祸国殃民，对靖康之变的发生有重大责任。被称为当时"六贼首"之一。其子蔡绦等也是其父的党羽。 ㉗ 王黼：字将明，北宋末祥符人。与蔡京、梁师成等勾结。宣和初拜特进少宰，置应奉局，竭力搜刮民财。时朝廷欲与女真联合以图燕，王黼括所有壮丁，计口出钱，遂以巨款买五、六座空城以奏凯。进太傅，封楚国公。钦宗时诛。朱勔(1075—1126)：为蔡京在东南的党羽，对江南人民巧取豪夺，建花石纲，助蔡京供奉徽宗享乐。钦宗时诛。耿南仲(？—1129)：字希道，河南开封人。为太子詹事，在东宫十年。钦宗时拔门下侍郎。力主割地议和。高宗时被劾误国，安置临江军，改南雄道，中道卒。丁大全：南宋人，谄事宦官，贪纵淫恶，理宗宝祐年间为右丞相，景定中流放，死于海岛。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人。少年时是一无赖游民，因姐为贵妃，累拜右丞相。独揽朝政，权倾中外，搜刮无度，荒淫佚乐。手握重兵，不事抗元，卖国以求安。后被劾，为郑虎臣所杀。 ㉘ 张汤：汉杜陵人，武帝拜御史大夫，治狱深文刻酷，为著名酷吏。窦宪：东汉外戚，封大将军，骄横不法，后自请出击匈奴，立功而还。因权势过重，和帝迫令自杀。梁冀：东汉外戚，代父为大将军，专横骄恣，毒死质帝。执政二十余年，后为桓帝所杀。董卓：东汉灵帝时拜前将军，弑少帝，拥立献帝。袁绍等兴兵讨之，拥帝入长安，自立为太师，后为王允诱其部将吕布

杀之。彭宠：东汉光武时拜大将军。发兵反，后为部下所杀。十常侍：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嘉、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举成数，称"十常侍"。他们倚势擅权跋扈，侵掠百姓，扰乱天下，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㉙钟会：曹魏司徒，领兵伐蜀有功，后阴谋陷邓艾，并图谋反，为乱兵所杀。孙綝：吴人，以大将军为丞相，一门五侯，后欲反，为孙亮所杀。㉚王敦：晋大将军。初佐元帝立足江东，平乱立功，后结党专权，诛杀异己，据武昌反，明帝发兵讨之，病死，遂败。苏峻：元帝初与平王敦有功，后举兵反，为庾亮等讨平。桓温：东晋明帝女婿，以北征前秦姚襄有功，封南郡公，加大司马，独揽军政大权，废帝奕，立简文帝。后欲废晋自立，未及成而死。桓玄：桓温子，安帝时为江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据江陵。后举兵攻入建康，迫安帝禅位，建号楚。为刘裕讨伐，兵败被杀。㉛沈攸之：宋明帝时破贼有功，进辅国将军，封贞阳县公，顺帝时开府仪同三司。时萧道成专政，遂发兵反，被诛。侯景：初为北朝尔朱荣将，后附高欢。欢死，附梁，封河南王。又举兵反，攻破建康，致梁武帝饿死。景自立，称汉帝。到处烧杀抢掠，造成极大破坏。后被陈将击败，为部下所杀。孔范：南陈时人。为陈后主狎客，谄事后主，后为隋文帝流放远裔。尔朱荣：后魏时人，明帝时为六州大都督。杀胡太后，立庄帝，受封太原王，又进位太师。常在外而遥专朝政，后为明帝杀于廷中。㉜杨素：初为北周大将军，隋时加上柱国，参与平陈有功，治军极严酷，故多胜仗。生活奢侈，贵盛无比。杨玄感：杨素子。以父功为上柱国，袭楚国公，重文学，有盛名，为炀帝所忌。大业九年(613)反，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的支持，后兵败而死。宇文述：北周时拜上柱国，隋时预平陈有功拜安州总管。炀帝时封许国公，干预朝政。性贪鄙。征高丽，大败，贬为民，旋复。㉝李林甫：唐玄宗时拜兵部尚书，进中书令。专擅朝政十九年，为人奸狡，有权术，阴谋陷害大臣多人，以"口蜜腹剑"遗臭后世。卢杞：德宗时擢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貌丑心嫉，人小有忤者，不置之死地不止，许多著名大臣为其所害。又借筹措军资为名，大肆搜刮，征收间架、除陌等税。故朝野侧目，民怨沸腾。被疏贬澧州别驾，卒。李希烈：初为淮西节度使李宝臣部将，德宗时为淮西节度使。奉命讨伐青州李纳，实则与诸藩镇相勾结，自立为建兴王，天下都元帅。后攻入汴州，称帝，国号楚。兵败逃归蔡州，为部将毒死。李辅国：玄宗时宦官，安史之乱中助肃宗分兵往灵武，遂为肃宗所重，据要位。还都长安后，益骄恣擅权。肃宗病危时，发动兵变，杀张皇后，立代宗，代宗尊为"尚父"，愈加专横跋扈，终为代宗遣人刺杀。仇士良：中唐宦官，历宪宗至武宗数朝，为神策军中尉。结成宦官集团，专权弄政，操纵皇帝，妄杀大臣，朝臣李训等欲除之，反为所害，株连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计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王守澄：中唐宦官，谋弑宪宗，立文宗。后赐死。田令孜：唐僖宗时为神策军中尉，卖官鬻爵，除拜不待旨。僖宗呼之为父，政事悉为所决。又两次挟帝外逃，臣下屡参不听。昭宗时被缢死。㉞吕惠卿：北宋人，才学为欧阳修等赏识，荐于朝。曾全力支持王安石新法，王退，

荐吕为参知政事。吕即结党营私，对王安石极攻讦陷害之能事。即章惇、蔡京当朝，亦畏恶其奸恶而不用。黄潜善：高宗时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主和派首领之一。金人陷郓、濮，许晶衡等请避其锋，潜善以为不足虑。泗州奏金人且至，乃仓皇出逃，死者相枕藉，人无不怨愤。后贬英州死。苗傅：建炎中高宗幸杭州，傅独为扈卫，不满王渊、康履等被重用，举兵反，逼帝退位，强太后听政。后张浚等起兵捕杀之。韩侂胄：宁宗时受宠幸，排斥宰相赵汝愚，专横擅权。后欲立功自固，出兵伐金，溃败被诛。　㉟ "尝谓轩辕得六相"句：传说黄帝有六大臣：蚩尤、大常、奢龙、祝融、大封、后土，分掌天地四方。见《管子·五行》。　㊱ "虞舜有五臣"句：《论语·泰伯》："舜有五臣而天下治。"五臣指禹、稷、契、皋陶、伯益。　㊲ 莽、操：指王莽、曹操。　㊳ 斯、高：指秦之李斯、赵高。　㊴ 枭獍：传说中的一种野兽，据说它一生下来就食其母。又名破镜。一说枭与獍是两种兽类，枭食其母，獍食其父。　㊵ 岩廊：高峻的廊。后专指庙堂和朝廷。　㊶ 鸱(chī 吃)鹰：即猫头鹰，民间认为是不祥的鸟。　㊷ 猘(yà 讶)犬：疯狗。　㊸ 豹隐：因自爱而隐居。《列女传二·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犬彘不择食以肥其身，生而须死耳。"　㊹ 秦熺：本是秦桧妻兄之子，过继秦桧，举进士第一。桧居相位，记录皆出熺笔，无复公论是非。累出知枢密院事，加少保，进少师。桧死，熺遂废。　㊺ 茧纸：用茧丝做的纸。　㊻ "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语出《论语·里仁》。

这是一篇宣传"生死轮回"、"善恶有报"的小说，选自明初赵弼的《效颦集》。

"生死轮回"、"善恶有报"观念来自佛教，但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已经深入民间、根深蒂固，成为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大厦的重要支柱。它当然是一种迷信。但若因此将它一笔抹杀，人们会问：何以它会深入人心达数千年之久？所以它必然有其存在的基础与相对合理性：它的导向是向善。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符合人性和社会公德的。对这篇作品同样应作如是观。

作品毫不掩饰自己的教化意义。正如高儒在《百川书志》著录此书时所说："言寓劝戒，事关名教。有严正之风，无放佚之失。"

教化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本小说中的所谓"善"？"忠贤天爵之府"里的那些"忠臣义士"就是模范。什么是其所谓"恶"呢？标本就是秦桧夫妇和那些在"普掠狱"中受刑的"曩者贵为列卿，妒害忠良，欺枉人主，浊乱海内"的奸佞。从汉之张汤到宋之韩侂胄，这数十人的一串名单是已经在青史中遗臭万年的。从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善恶标准是政治和社会道

德相结合的。虽然不排除个别人物的历史评价会有所变化，它总体上是为数千年历史所指证和接受的。

如何教化？这篇小说表现十分鲜明。首先它借小说贯串人物胡迪的三篇文字：一首诗、一篇供状、一首判词直接说出。这种直白并不是最好的文学表达手法，但因胡迪是一位"谠正之士"（正直的人士），所以文字激昂慷慨，充满正义感，发泄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心头之恨，达到了作者的目的。

当然主要的还是描写报应的对比鲜明的两个画面——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虽然是对比，重心是侧向惩恶的，描写最充分和最成功的也是地狱的描写。不仅在规模上不厌其烦地写遍了东南西北四"狱"，而且对种种刑罚和罪犯的受刑过程和惨状作了十分形象和细腻逼真的描述。比如：

……则见男子二十余人，皆披发裸体，以巨钉钉其手足于铁床之上，项荷铁枷，举身皆刀杖痕，脓血腥秽不可近。旁一妇人裹而无衣（写地狱还不忘基本的礼仪），罩于铁笼中，一夜又以沸汤浇之。

……驱桧等至风雷之狱，缚于铜柱。一卒以鞭扣其环，即有风刀乱至，绕剌其身。桧等体如筛底。良久，震雷一声，击其身如齑粉，血流凝地。少焉恶风盘旋，吹其骨肉，复为人形。

这完全是用刺激读者的生理感官引起人的恐惧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如果有一位导演以此为素材，一定能拍摄成一部很刺激的恐怖片。如果读者相信这是真的，谁还敢卖国求荣，为非作歹呢？即使不迷信，也会产生强烈心理震撼终身难忘。

浓墨重彩、酣畅淋漓是作品的总体风格，但相对而言，对善的表现是较为简约的。它没有罗列忠臣义士的名单，天堂的美丽也只寥寥数笔，轻松简洁的笔调与写地狱的沉重繁琐对比也是鲜明的。这种结构手法和笔法，是作者艺术处理能力成熟的一种表现。

胡迪虽然是起贯串作用的一个人物，但并不概念化。他嫉恶如仇，渴望正义得到伸张。因为在诗里"侮神谤鬼"被拘往阴曹地府，面对阎罗王，还兀自为自己辩解，可称强项不屈。作者对文人的这种风骨是十分赞赏的。

（姚品文）

钟情丽集(节选)　　邱濬

又月余，仍催装复抵黎室。既至，叔婶以生久别，眷待甚厚，延于宣抚外堂之西庑。生见颇有外之之意，意甚不快。又以瑜娘平昔敬重于生，疑其必有交通，每使瑜弟黎铭伴生。生自念负疾远来，思欲与瑜一致款曲，留连半月，竟莫能得，悒怏殊深。

忽值瑜母寿旦，夜间设席庆寿，生入伴斋，至三更后，遂轻步入瑜房中。瑜正忧间，见生前至，相与唏嘘，叹息久之。已而，细诉衷肠，论其间阻解盟之事、致病之由，不胜凄惨。言犹未尽，忽闻门外呼唤之声，生遂含泪而别。临行之际，瑜谓生曰："兄姑留此，不数日父亲将有远行。"生曰："诺。"

后数日，黎与子果去。生大喜。即日黄昏，外门未闭，生直至女室，相携玉手，同至剪烛西窗。生顾窗中诗画，宛如梦中，无有或异。于是始谋私奔之约，生深然之。既而，参横斗落①，遂不复寝，乃相送而出。东方渐白，门犹未搭，二人相返于剪烛轩下。此轩远僻，人迹罕闻，乃制《南宫一枝花》一曲，按琵琶歌以赠生。夫瑜平昔善歌，恐闻于外，昔时生每强之不得，今请自歌之。生心欣听，响遏行云，声振林木，骇然惊服。词名《一枝花带过小梁州》：

> 春愁艳色中，夏景繁华里，秋悲霜降后，冬恨雪零时。触目攒眉，许多情意，心事有谁知？三年里几字不通，一日间百忧并集。
>
> 〔小梁州〕碧碧天，茫茫不尽；念青鸾②，杳杳无期。可怜辜负深盟誓。玉人何处？招之不至。乐昌镜破③，凤钏双离。萧郎④簫断，蔡琰笳悲。怪累朝鸟雀频啼，喜今宵玉手同携。《小梁州》，漫把曲歌歌，大都来细把离情诉，声声短叹长吁。钟情到此，悲欢离合都

经历。怅杀我无双翼。安得双双花并蒂、对对凤于飞？古人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入地愿成连理枝。"这言儿也、君须记。死生随你。问我何归，相思而已。

歌毕，天明，生乃出。瑜遂书前曲，命婢持示生。

生制《耍孩儿》一曲，暮春同游，命瑜歌之，生拂弦以和之。并附于此。

〔耍孩儿〕老天生我非容易，把俺置入花天月地。欢娱正值少年时，况两人貌美才奇。我便是琼瑶藏中无双宝，你便是紫阳场⑤中第一枝。往古谁堪比？冠世才、风流曹子建，倾城色、窈窕太真妃。

〔五煞〕虽二人、只一身，十分佳、一样齐，根如连理花同蒂。琪花瑶草⑥相晖映，玉蕊金英好护持。谁知得、真情意。博山⑦下深深密约，洞房中悄悄幽期。

〔四煞〕情年深渐妮亲，头姤交又解携，回头间别三年矣。尔思予两行红粉泪，予思尔几句断肠诗。鳞鸿绝、书难寄。百样相思端绪，万般离况情思。

〔三煞〕可胜叹嗟！椿树倒、痛在心，那堪岸泮严束系。欲重来，奈多修阻不克谐。我的心情秋冬春夏四时里，恨怨悲伤四字儿。此无聊不在心，便在眉。令那割人肠的花开月白，那更苦人心的燕语莺啼。

〔二煞〕我只道破镜不圆，谁承望去璧重归。诉艰辛、一一从头起。耳才闻处肠先断，口未言时泪早垂。相对几声长吁气：哀哀怨怨，噫噫唏唏。

〔煞尾〕此意儿重若山，此情儿融似泥。两人莫负平生志。情粘骨髓刀难割，病入膏肓药怎医？任生生死死，要一处相依。

〔尾声〕如此如此，永由伊、由伊。肯嫁情人、殒身做一个风流鬼。休独使崔张、卓司马专美。

自是之后，多会于漱玉亭上。

次夜，生复至，且约以是月中秋，相与践东门之约。瑜允之。

次日，生将辞归，适黎亦回，乃设席以待生。酒至半酣，黎起，举杯谓生曰："往日时误结丝萝⑧，有乖国法，今思改正。且瑜娘，老夫所钟爱者，不欲外适，恐致相见之难，将求佳婿以赘之。况且子既肄⑨于文林，必历乎仕路，但与瑜娘相呼为兄妹，不亦宜乎？"生听其言，唯唯从命。复以红罗一匹以与生，曰："劳子远来，无以为馈，聊以表吾违约之过。子其纳之。"生亦受之不辞。宴罢，日暮，生回室，思欲与瑜一会，重申旧约，奈何无间可乘，转展反复，莫能成寝。既晓，瑜乃命碧桃以罗鳞趾一片并近体一首以别生云：

间别三年始得逢，才逢数日却匆匆。一身归去轻如叶，万恨生来重似蓬。莫把仙机轻漏泄，好教云翼早相从。向来言约君须记，只在中秋一月中。

生归家数日，复往践约。及至，不复露身，但寓于佃夫之家，阴使老妪为通情焉。至中秋夜，赏月罢散，俱已醉寝，瑜乃窃开后门走出。时生正伫立俟候，忽见瑜至，相与同到寓所。命佃夫抬轿，至海滨。时舟在岸，生乃抱瑜登舟，渡海而东。半月间，始得登岸。其程中所作《八景》，附此：

兰房寂寞

素娥今夜到蟾宫，鹤怨猿悲惆怅中。香冷博山人不见，秋风秋雨泣寒蛩。

花槛萧条

绕栏浓艳四时开，都是区区手自栽。此生莺花谁是主，故园猿鹤不胜哀。

仙门夜月

惨淡中秋半夜天，相期私出小门前。回首见月颜

何厚，步未移时泪已涟。

古道秋风

野草寒烟望眼荒，秋风飒飒树苍苍。不知此地是何处，怕听猿声恐断肠。

博浦开船

平生不省出门前，今日飘零到海边。同驾木兰从此去，鹤归华表是何年？

扁舟驾浪

一叶轻舟鼓浪行，摇摇摆摆几层层。也知平日优游好，事奈安从险处成。

孤棹摇风

苦爱风流不肯休，西风吹起浪波流。人言舟里黄泉近，终日昏昏怕举头。

烈楼登岸

沙白茅黄海气腥，人言此地是丰盈。岸头举目非吾土，两泪汪汪别二亲。

登岸之际，忽见仆夫在彼俟候，迎瑜归家。

既至，择日设花烛之会，行合卺[10]之礼。二人交欢之时，不啻若仙降也。乃于枕上共成一词，以识喜云。词名《一剪梅》：

金菊花开玉簟秋，鸾下妆楼，凤下妆楼。新人原是旧交游，鱼水相投，情意相投。举案齐眉到白头，千岁绸缪，百岁绸缪。顶香待月旧风流，从此休休，自此休休。

〔注〕 ① 参横斗落：参，指参星，二十八星宿之一，即猎户座的七颗亮星。斗即北斗，参横斗落指时间已将到黎明。 ② 青鸾：即青鸟，借指传递信息的使者。③ 乐昌镜破：南朝陈将亡时，驸马徐德言与妻乐昌公主估计不能相保，因破铜镜各持其半，约于正月十五日售其破镜以得联系。陈亡，妻没入杨素家。及期，徐辗转依约至京，果访得卖半镜者，夫妻遂得团圆。 ④ 萧郎：即萧史，善吹箫。后泛指如意郎君。 ⑤ 紫阳场：紫阳，山名，在今安徽省。朱熹曾在此读书，后来朱熹迁居福建崇安，仍题其读书之处为紫阳书室。这里指读书的地方。 ⑥ 琪花瑶草：古人谓仙境中的花草。 ⑦ 博山：古香炉博山炉的简称，因炉盖上的造型似传闻中的海中名山博山而得名。 ⑧ 丝萝：菟丝与女萝，二者均为蔓生，缠绕于草木，不易分开，故诗文中常用于比喻婚姻。 ⑨ 肄(yì 异)：学习。 ⑩ 合卺(jǐn 仅)：古代婚礼中的一种仪式。剖一瓠为两瓢，新婚夫妇各持一瓢，斟酒以饮。

小说《钟情丽集》叙述广东琼州人辜辂奉父命到表叔家探望祖姑，与表妹瑜娘一见钟情，随感情的深入，二人私合，并在祖姑的帮助下，缔结婚约。不想辜生父亲死后，家境凌替，表叔竟将瑜娘改许富家符氏。瑜娘坚决不从，以死相拼。二人只好私奔，自择吉日，行合卺之礼。符家告官，官判瑜娘不属两家，随父亲回家。在祖姑的帮助下两人再次出逃。祖姑又说服女父，二人终成良缘。整个故事表现了旧时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情节曲折多变，婉转动人。

作者集中塑造了瑜娘和辜生两个形象。瑜娘为封建礼法禁锢下的深闺女子，谨慎矜持。在对辜生缺乏深入了解之时，她亦真亦假，似喜似嗔。当辜生想向她表白爱意时，她故意把话题岔开；当辜生作词传递私情时，她又"掷之于地"。她对爱情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追求："欲使情胶似漆，先使心同金石。""心同金石"是瑜娘在爱情追求上的一贯准则，当她知道辜生和自己同样有"坚心"时，就大胆冲破礼教的束缚，与辜生私合。当被父亲改许富家符氏时，她以死相拼。在别人劝她嫁给"田连阡陌"、"金玉盈箱"的富家子弟时，她慷慨陈词："弃旧怜新，厌贫就富，天理有所不容"、"有死而已，誓无他志"！真是一字千金，掷地有声，令人可敬可佩。辜生与瑜娘相比，在爱情的追求上显得更大胆热烈。虽然开始时受到瑜娘冷落，但毫不退缩，依然执著地追求。写诗传情，作画寄意。终于得到了瑜娘的信任，成其欢好。辜生虽然重欲，但更加重情。当得知婚约有变时，辗转反侧，相思成疾。最终，二人为了追求婚姻的幸福，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私奔，并自己选择良辰吉日，行合卺之礼，结为夫妻。私奔这一片断是整个故事中最让

人拍手称快的一折。这是对封建礼法最强烈、最大胆、最积极的反抗，同时也是对它极大的蔑视。死是消极的反抗，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逃出牢笼，自作婚姻，才能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辜生再次来到祖姑家，因叔婶有悔婚之变，早有戒备，所以二人半月未能见面。在瑜娘母亲的寿诞之夜，二人终于有机会一诉衷肠。瑜娘的父亲远行之后，二人再次相见。瑜娘在经过了这一变故之后，深深明白了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反往日的矜持，果断决绝，提出私奔。这是她在对封建礼教反抗中的成长和转变。往日瑜娘谨慎，她虽然善于唱歌，但辜生每次求她，她都不肯。现在她"请自歌之"，"响遏行云"。二人把私奔之时定在中秋之夜。辜生如期赴约，先偷偷藏在佃夫家中。等到了中秋月夜，众人喝醉酒，上床睡了以后，瑜娘悄悄打开后门，辜生正在伫立等候。二人于是乘舟渡海，脱出牢笼。更有意义的是，二人还自己选择良辰吉日，"设花烛之会，行合卺之礼"。这是对婚姻自由的大胆宣言。

值得一提的是本篇小说的结局。才子佳人小说往往是男主角功成名就，荣归故里，或是奉旨完婚，结局总是荣华富贵大团圆。再不就是通过"还魂"、"离魂"等虚幻方式得到喜剧结果。极少数如《娇红记》以悲剧结尾，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前两种都是作者的幻想，进士及第，衣锦还乡是凤毛麟角；化为鬼魂自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都掩饰不了悲剧的实质。《钟情丽集》既没有中状元，也没有借尸还魂，而是完全凭借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合法的婚姻，最终得到了幸福。从这种意义上讲，《钟情丽集》的结局才是真正的喜剧结果。

《钟情丽集》约二万五千字，其中诗词曲赋有一万三千多字，占二分之一左右，从所选片断即可窥一斑。这类作品甚至被称为"诗文小说"。这类中篇传奇小说盛行于明代，虽历时短暂，但也可称为一种流派，除《钟情丽集》外还有《龙会兰池录》、《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双卿笔记》等等。小说文字数量大约一万至三万，诗文量约占整篇幅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其中以《钟情丽集》为最，诗词曲赋样样俱全，从诗词的内容上看或是吟风弄月，或是抒发离情别绪。文清词丽，如："秋水娟娟月，春空蔼蔼云"、"乾坤易尽兮，情不可极。云雾可消兮，情难释。江海可量兮，情难测。情之起，先天地无始，情之穷，后天地无终"，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对于情节的发展和烘托爱情氛围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就整篇来看，《钟情丽集》骈散结合，文风典雅，辞藻华美，但就小说艺术本身来看，却显得文体混杂，体例不纯。

总的来看，《钟情丽集》在中篇传奇的发展变化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的中篇传奇创作多模仿它的格局。《钟情丽集》不论在思想上、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在同类作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宁稼雨　牛景丽）

心坚金石传　　陶辅

元至元①间，松江府②学有庠生③李彦直者，小字玉郎，年方二十，为人俊雅，赋性温粹，学问才艺冠绝一学，路府上下官僚、乡曲老少无不称重。其学之后圃有楼三级，高入云表，扁曰“会影”。登之者，远则四面江山，近则一城坊市，举目皆尽。圃墙皆邻小巷，皆官妓之居，蜂脾鳞次，圜列周际。而彦直凡遇夏月，则读书楼上。

一日，新秋雨霁，墙外歌咽之音，丝竹之韵，为轻风递送，断续悠扬，如天籁之飘飘，如清商之洒洒。彦直不胜清兴，遂约同侪饮于楼上。一友忽笑曰：“正所谓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彦直曰：“若见其形，则不尝其声，反不清矣。”众皆称其确论。一友曰：“此论返复趣深，真佳题也，各当有赋。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于是彦直先吟曰：

凉飙淅沥天隅起，窗蕉雨歇清声止。灏气乘风扫碧空，炎蒸忽入秋光里。闲登快阁一凭栏，江山浩渺双眸宽。俯临坊市人寰小，仰攀牛斗天风寒。暂存视听一凝思，潇潇一派仙音至。弦繁管急杂宫商，声回调歇迷腔子。独坐无言心自评，不是寻常风月情。峡猿塞鹰声哀功，别有其中一段清。初疑天籁传檐马，又似秋砧和漏打。碎击水壶向月倾，乱剪琉璃斗风洒。狂生对此襟怀开，邀友出题共举杯。莫为巫山云雨隔，清歌时度人间来。俏者闻声情已见，村者相逢苦相恋。村俏由来趣不同，岂在闻声与见面。

吟毕，众友传玩间，忽膳夫走报曰："正堂先生来也。"彦直急怀其诗，整衣而迎，捧之登楼。先生见席笑曰："庾亮④有言：'老子婆娑，清兴不浅。'"遂续坐而饮。彦直惟恐诸友举其所为，假以更衣，将诗揉捻成团，于墙上抛出，复坐而饮，欢畅至暮而散。不意投诗之处，乃故角妓张娅所居也。娅止一女，年十七，名丽容，生而眉如黛染，又名翠眉娘，灵慧纤巧，不但乐艺女工，至于书画诗文，冠绝时辈，真一郡之国色也。然留心伉俪，不染风尘，人或挥金至百，而不能一观其面。家后构一小楼，与"会景"相对，扁曰"对景"，乃女之择闲之所也。其彦直投诗之时，直丽容正坐楼上，忽见纸团下，遂命小鬟拾取而观之。且惊且羡，颠倒歌咏，不能去手，曰："此诗断非常人所能，必李玉郎笔迹无疑也。况彼尚未议婚，天若见怜，吾愿谐矣。"至次日，遂用越罗一方，逐韵和题其上，复从原处投回，适彦直经其处得之，且读且笑曰："予闻名妓有张翠眉者，操志不常，才貌异众，予心每每期之，未暇其便。观其写作，必其人也。"其诗曰：

新凉睡美慵晨起，邻家夜宴歌初止。起来无力近妆台，一朵芙蓉冰镜里。重重花影上雕阑，体瘦翻嫌舞袖宽。闲觅晓蛩芳砌下，金莲似怯碧苔寒。太湖独倚舍幽思，玉团忽尔从天至。龙蛇飞动泼烟云，篇篇尽是相思字。颠来倒去用心评，方信多情识有情。不是玉郎传密契，他人争有这般清。自小门前无系马，梨花夜雨何尝打。一任鱼舟泛武陵，落红肯向东流洒。半方罗帕卷还开，留取当年捧玉杯。每见隔墙花影动，何时得见玉人来？名实常闻如久见，姻缘未合心先恋。诗情本自致幽情，人心料得如人面。

彦直阅毕，遂登太湖石而望焉。适丽容独坐楼上，彼此一见，魂志飘荡，不敢措辞者良久。彦直曰："观卿仪苑，得非张翠眉乎？"丽容微笑而答曰："然。且妾以佳作详之，若以君为李玉郎，恐君无所逃也。"相视大笑。丽容曰："妾久闻君之才行，多择

伉俪，百不一成者，何也？”彦直曰：“若有如卿之才貌，又何敢言择耶。”乃各述心事，誓为夫妇而别。

彦直归家，以实告于父母。父曰：“彼倡也。然以改节可尚，终不可入士夫之门，奉先嗣后也。”遂不见允。彦直转谕亲知，于父母处百方推道，终不容诺。将及一年，而彦直学业顿废，精神渐耗，如醉如痴。其丽容亦为之憔悴，誓死决不他适。其父亦不得已，而遣媒具六礼而聘之。事将有期，直本路参政⑤阿鲁台任满赴京，时伯颜为右丞相，独秉大权，凡官之任满者，必以白金万两为献。若少不及，则痛遭退黜。然阿鲁台居官九载，倾囊合辏，十不及一。计无所出，谋诸佐吏，或曰：“右相货财山积，其心已厌，所重者子女珍玩耳。若于各府选买才色官妓二三，不过数百银。加以妆饰，又不过数百。若得而献之，右相必纳。”阿鲁台大喜，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公选于各府得二人，而丽容居其第一焉。而彦直父子奔走上下，谋之万端，家产荡尽，终莫能脱。

一日，拘其母女登舟启行。丽容知其不免，而以片纸寄诗一绝于彦直曰：

死别生离莫怨天，此身已许入黄泉。愿郎珍重休悬望，拟待来生续此缘。

自是不复饮食，张姬泣曰：“汝死故是节义，我必遭其毒害。”丽容为之少食，舟既行，而彦直徒步追随，哀动路人。凡遇舟之宿止，号哭终夜，伏寝水次⑥，如此将及两月，而舟抵临清⑦，而彦直星行露宿三千余里，足胼肤裂，无复人形。丽容于板隙窥见，一痛而绝，张姬救灌良久方苏，苦谕舟夫往答彦直曰：“妾所以不死者，母未脱耳。母脱即死。郎可归家，勿劳自苦。纵郎因妾致死，无益于事，徒增妾苦。”彦直闻之，仰天大恸，投身于地，一仆而死矣。舟夫怜之，共为坎土，埋于岸侧。是夜，丽容自缢于舟中矣。

阿鲁台怒曰：“我以美衣玉食，致汝于极贵之地。而乃顾恋寒贱，自弃厥生。”遂令舟夫剥去衣妆，投尸岸下焚之。火毕，其心宛然无改。舟夫以足踏之，忽出一小人物如指大。以水洗视，

其色如金，其坚如石，衣冠眉发，纤悉皆具，脱然一李彦直也，但不能言动耳。舟夫持报阿鲁台。台惊曰："噫，异哉！此乃精诚坚恪，情感气化，不然乌得有此。"叹玩不已。众曰："此心如此，彼心恐亦如此。请发李彦直之尸焚之。"阿鲁台允，令焚之，果然心亦不灭。其中亦有小人物，与前形色精坚相等，然妆束容貌则一张丽容也。阿鲁台喜曰："予虽致二人于非命，所得此稀世之宝，若以献于右相，虽照乘之珠，不足道也。"遂盛以异锦之囊，函以香木之匣，题曰："心坚金石之宝。"于是给张姬白银一锭，听与二人治丧，并同来之女，各资路费遣归。

于是阿鲁台兼程而进，不日至京，上谒右相，奉上其函，备述本末。右相大喜，启函视之，则非前物，乃败血一团，臭秽不可近。右相大怒，召法官谓曰："彼夺人之妻，各致死地，自知罪大，故以秽物魇我，意在逃刑。"遂下之狱。法官讯毕，上报曰："男女之私，情坚志恪，而始终不谐，所以一念感结，成形如此。既得合为一处，情遂气伸。复还旧物，理或有之。"右相不允，终置阿鲁台于法。呜呼！

〔注〕 ① 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号(1264—1294)。 ② 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地方。 ③ 庠(xiáng 祥)生：府、县学的生员。 ④ 庾亮：东晋散文家。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好庄老，善谈论。其诗侈谈玄理，其文自然质朴。⑤ 本路参政：路，行政区划名，隶属于省；参政：即参知政事，此指路级官员。⑥ 次：停留。 ⑦ 临清：今山东临清市。

《心坚金石传》选自陶辅《花影集》卷三。嘉靖二年(1523)作者自撰《花影集·引》称，此书系继《剪灯新话》、《剪灯馀话》、《效颦集》后，"较三家得失之端，约繁补略"而作。《心坚金石传》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篇。

《心坚金石传》是一篇爱情传奇小说。叙元代前至元年间(1264—1294)，松江府书生李彦直与名妓张丽容一对心坚如金石的恋人，被强权势力拆散身死的悲剧故事。小说热情讴歌了李、张二人不畏强暴、生死不渝的爱情，又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统治者贪婪腐败、鱼肉人民的罪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小说情节曲折，波澜起伏。首先，他们以诗传情，私订终身。李彦直是个“乡曲老少无不称重”的才子，张丽容又是“一郡之国色”的翠眉娘，两人皆深慕对方。一日隔墙飞笺传诗，倾诉衷肠，进而对面相逢，互表心曲，二人表示誓为夫妇。其次，守情抗争，如愿以偿。李、张二人既两情相悦，自然应顺理成章地成婚结合，未料平地风波，李生父母以张出身娼家、门第不配为由，“终不容诺”。将及一年，彦直“学业顿废，精神渐耗，如醉如痴”；而丽容亦为之憔悴，“誓死决不他适”。其父不得已，乃“具六礼而聘之”，二人终于赢得了胜利。第三，千里相随，殉情而死。正当两家欢庆，准备迎娶之时，却不料本路参政阿鲁台为媚上官而征官妓张丽容献右相。彦直父子“奔走上下，谋之万端，家产荡尽，终莫能脱”。造成了李、张二人生离死别的悲剧。令人扼腕不平，按剑愤怒。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鲜明、生动，二人为争取自身幸福而奋斗的坚强性格，异常感人。当丽容被逼登舟启行时，已知不免，遗诗彦直说：“死别生离莫怨天，此身已许入黄泉。愿郎珍重休悬望，拟待来生续此缘。”这是何等的决心和勇气；至于彦直随舟星行露宿三千余里，足胼肤裂，无复人形，最终“仰天大恸，投身于地，一仆而死”时，又是何等的衷情和刚烈！在彦直殉情的当夜，“丽容自缢于舟中”。至此，小说圆满完成了两个足堪光照后人的典型形象的塑造。

作品想象丰富奇特，通过浪漫夸张的手段，虚构了二人各自心中铭刻对方的精诚——即双方心中色如金、坚如玉的小小人形，所谓的“心坚金石”。这既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也是反抗暴力的结晶。这段描写异常动人：

> ……是夜，丽容自缢于舟中矣。
>
> 阿鲁台怒曰：“我以美衣玉食，致汝于极贵之地。而乃顾恋寒贱，自弃厥生。”遂令舟夫剥去衣妆，投尸岸下焚之。火毕，其心宛然无改。舟夫以足踏之，忽出一小人物如指大。以水洗视，其色如金，其坚如石，衣冠眉发，纤悉皆具，脱然一李彦直也，但不能言动耳。舟夫持报阿鲁台。台惊曰：“噫，异哉！此乃精诚坚恪，情感气化，不然乌得有此。”叹玩不已。众曰：“此心如此，彼心恐亦如此。请发李彦直之尸焚之。”阿鲁台允，令焚之，果然心亦不灭。其中亦有小人物，与前形色精坚相等，然妆束容貌则一张丽容也。

明人据此作传奇《霞笺记》，把悲剧改成喜剧。张丽容进京留于宫中侍奉花花宫主，李彦直受丞相之助得中状元，终与丽容团圆。清有同名小说十二回，又题《情楼迷史》，即据传奇改编　　（侯忠义）

中山狼传

马中锡

赵简子① 大猎于中山②，虞人③ 导前，鹰犬罗后，骇禽毚④ 兽，应弦而倒者不可胜数。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唾手登车，援乌号⑤之弓，扶肃慎⑥之矢，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简子怒，驱车逐之。惊尘蔽天，足音鸣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马。

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已干仕，策蹇驴，囊图书，夙行失道，望尘惊悸，狼奄至，引手顾曰："先生岂有意于济物哉？昔毛宝放龟以得渡⑦，隋侯救蛇而获珠⑧，龟蛇固弗灵于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以苟延残喘乎？异时倘得脱颖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龟蛇之诚！"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权贵，祸且不测，敢望报乎？然墨之道，兼爱为本，吾终当有以活汝，脱有祸，固所不辞也。"乃出图书，空囊橐，徐徐焉实狼其中，前虞跋胡，后恐疐⑨尾，三纳之而未克。徘徊容与，追者益近。狼请曰："事急矣，先生果将揖逊救焚溺，而鸣鸾避寇盗耶？惟先生速图！"乃踢蹄⑩四足，引绳而束缚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猬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先生如其指，纳狼于囊，遂括囊口，肩举驴上，引避道左，以待赵人之过。

已而简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剑斩辕以视先生，骂曰："敢讳狼方向者，有如此辕！"先生伏蹶就地，匍匐以进，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将有志于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发狼踪以指示夫子之鹰犬也？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驯也，尚且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可亡羊者何限？乃区区大道以求之，不几于守株缘木乎？况田猎，虞人之所事也，君请问诸皮冠⑪。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君能除之，固当窥左右以效

微劳，又肯讳之不言哉？”简子默然，回车就道，先生亦驱驴兼程而进。

良久，羽旄之影渐没，车马之音不闻，狼度简子之去已远，而作声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缚，拔矢我臂，我将逝矣。”先生举手出狼，狼咆哮谓先生曰：“适为虞人追，其来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馁甚，馁不得食，亦终必亡而已。与其饿死道路，为群兽食，毋宁毙于虞人，以俎豆⑫于贵家，先生既墨者，摩顶放踵⑬，思一利天下，又何吝啖我以全微命乎？”遂鼓吻奋爪，以向先生。

先生仓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避驴后，便旋而走。狼终不得有加于先生，先生亦竭力拒，彼此疲倦，隔驴喘息。先生曰：“狼负我，狼负我！”狼曰：“吾非故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相持既久，曰晷⑭渐移，先生窃念：“天色向晚，狼复群至，吾死矣夫！”因绐狼：“民俗，事疑必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问之。苟谓我可食，即食；不可，即已。”狼大喜，即与偕行。

逾时，道无人行，狼饿甚，望老木僵立路侧，谓先生：“可问是老。”先生：“草木无知，叩焉何益？”狼曰：“第问之，彼当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问曰：“若然，狼当食我耶！”木中轰轰有声，谓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种我时，费一核耳，逾年华，再逾年实，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于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宾客，下至奴仆，皆食我。又复鬻实于市以规利。我其有功于老圃甚巨。今老矣，不能敛花就实，贾老圃怒。伐我条枚，芟我枝叶，且将售我工师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于斧钺之诛而不可得。汝何德于狼，乃觊免乎？是固当食汝。”言下，狼复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见迫耶？”复与偕行。

狼愈急，望见老牸⑮曝日败垣中，谓先生曰：“可问是老。”先生曰：“向者草木无知，谬言害事，今牛，禽兽耳，更何问焉？”狼曰：“第问之。不问，将啗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始末以

问。牛皱眉瞪目，舐鼻张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谬矣。老牸茧栗⑯少年时，筋力颇健，老农卖一刀以易我，使我贰群牛，事南亩。既壮，群牛日以老惫，凡事我都任之。彼将驰驱，我伏田车，择便途以急奔趋；彼将躬耕，我脱辐衡，走郊坰⑰以辟榛荆。老农视我犹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给，婚姻仰我而毕，赋税仰我而输，仓庾⑱仰我而实。我亦自谅，可得帷席之蔽如马狗也。往年家储无担石，今麦秋多十斛矣；往年穷居无顾藉，今棹臂行村社⑲矣；往年尘卮罍⑳，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酝黍稷，据尊罍，骄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侣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学，今持《兔园册》㉑，戴笠子，腰韦带，衣宽博矣。一丝一粟，皆我力也。顾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风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老泪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挛而不可举；皮毛俱亡，疮痍未瘥。老农之妻妒且悍，朝夕进说曰：'牛之一身无废物也，肉可脯，皮可鞟㉒，骨角可切磋为器。'指大儿曰：'汝受业庖丁之门有年矣，胡不砺刃于硎以待？'迹是观之，是将不利于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无情，乃若是行将蒙祸；汝何德于狼，觊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

遥望老子扶藜而来，须眉皓然，衣冠闲雅，盖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辞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问故，先生曰："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咥我，力求不免，我又当死之。欲少延于片时，誓定是于三老。初逢老杏，强我问之，草木无知，几杀我；次逢老牸，强我问之，禽兽无知，又几杀我；今逢丈人，岂天之未丧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顿首杖下，俯伏听命。丈人闻之，嘘唏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误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则并父子亦无矣。"乃厉声曰："狼速去，不然，将杖杀汝！"

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请诉之，愿丈人垂听，初，先生救我时，束缚我足，闭我囊中，压以诗书，我鞠躬不敢息。又蔓

辞以说简子，其意盖将死我于囊，而独窃其利也。是安可不咥？”丈人顾先生曰：“果如是，是羿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状其囊狼怜惜之意。狼亦巧辩不已以求胜。丈人曰：“是皆不足以执信也。试再囊之，我观其状果困苦否。”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先生复缚置囊中，肩举驴上，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谓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于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类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举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弃道上而去。

〔注〕 ① 赵简子：即赵孟，春秋时晋国大夫，名鞅，三家分晋后，在其领地上建立赵国。 ② 中山：古国名，在今河北定县一带。 ③ 虞人：古时掌握山泽苑囿之官。 ④ 鸷(zhì 质)：凶猛。 ⑤ 乌号：良弓名，其材坚劲。 ⑥ 肃慎：古民族名，古时居于我国东北地。周武王、成王时来贡矢、石，因有“肃慎之矢”之称。 ⑦ 毛宝放龟以得渡：据载，东晋豫州刺史毛宝曾在江中放生一只白龟，后来因战败逃命，白龟就驮他渡过了江。 ⑧ 隋侯救蛇而获珠：隋侯为周代宗室，相传他看见一条大蛇受了伤，就给它敷上药，救蛇一命，后来那条蛇衔了一颗大珠来报答他。 ⑨ 疐(zhì 质)：牵绊，颠仆。 ⑩ 跼蹐(jú jí 局瘠)：弯曲。 ⑪ 皮冠：古代打猎时戴的帽子，这里指戴皮冠的人。 ⑫ 俎豆：俎和豆，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 ⑬ 摩顶放踵：从头到脚都磨伤，形容不辞辛苦，舍己为人。《孟子·尽心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⑭ 日晷(guǐ 鬼)：日影。 ⑮ 牸(zì 字)：母牛。 ⑯ 茧栗：形容牛角初生之状，言其形小如茧似栗。 ⑰ 郊坰：泛指郊外。 ⑱ 仓庾：贮粮食的仓库。 ⑲ 棹臂：划船。 村社：旧时农村祭祀社神的日子或盛会。 ⑳ 卮罂(yīng 英)：与后句中尊罍(léi 雷)同意，泛指酒器。 ㉑《兔园册》：指浅近的书籍。 ㉒ 鞟(kuò 扩)：去毛的皮。此活用为动词，制皮革。

《中山狼传》的作者马中锡生活于明中叶“有狼当道”的宦官专权之时，宦官汪直、刘瑾相继专权，他们排斥异己，独揽大权，数起大狱，陷害忠良，造成朝廷上下，一片混乱。作者也曾因几次上疏揭发权奸而两受杖责，直至被捕下狱削职为民。有人认为此篇系作者讽刺李梦阳负义于康海而作，近人学者认为是作者有感于他的后任——宣州府巡抚雍泰被罢职一事而

作，不管中山狼是否确有所指，这篇精彩的寓言小说的寓意及其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个人恩怨。全篇用象征的手法，通过塑造狼和东郭先生等几个艺术形象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告诉人们对于吃人的狼，对于邪恶势力，我们决不能抱有任何同情和幻想，要坚决"痛打落水狗"，毫不留情地消灭它，否则一旦它爬上水来，定然要反咬一口。

《中山狼传》不仅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价值，文学形象的塑造也不失其丰满。作为故事主角的狼凶残狡猾，忘恩负义。当其落难之时，使出浑身解数来骗取东郭先生的同情，首先抓住东郭先生想出山做官的弱点，先晓之以理："先生岂有意于济物哉？"然后赌咒发誓，动之以情："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龟蛇之诚！"终于使东郭先生冒着"犯世卿，忤权贵"的危险，把它放入书囊，上了它的圈套。狼又抓住东郭先生墨者"兼爱"的弱点，软硬兼施，既斥责东郭先生事急而行缓，又能"听命先生"，终于瞒过了赵简子，保住了性命。而一旦得势，志得意满，便暴露了它凶残的本性，张牙舞爪，扑向东郭先生。为了达到自己饱食一顿的目的，狼置昔日的救命之恩于不顾，反要将东郭先生置之死地来满足私欲。而狼做这种事依然理直气壮，因为这是狼的本性使然："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不仅如此，狼还颠倒是非，强词夺理，把东郭先生好意救它说成"将死我于囊，而独窃其利也"。狼的本性是凶暴残忍的，而在人类社会中也不无像中山狼一样丧失人性的衣冠禽兽。这在作者当时生活的宦官祸国乱政、正直士人惨受迫害的时代，更带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而作为狼的对立面的东郭先生则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墨家信徒。他明明知道狼"性贪而狠，党豺为虐"，明明知道"君能除之，固当窥左足以效微劳"，但为了固守墨家"兼爱为本"的信条，还是救了它。孰不知，他这样做，虽然"兼爱"救得狼的一条性命，但狼之得救，即使不吃东郭先生，哪怕真能效龟蛇来报答于他，狼也会弱肉强食，残害生灵的。这岂不是恰恰违背墨家的"兼爱"之旨么？救狼一命，却残害了更多的生命。这样看来，东郭先生救狼也是有一己之私的，实指望狼能效龟蛇以报，哪料想狼却要让他以"一龁啖我"。"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是对常人而言的，对狼这种丧失人性的野兽及像狼一样的恶人是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的。东郭先生自食恶果，正是他的愚昧所致。不仅如此，在几经磨难，差点葬身狼腹后，当丈人让他"引匕刺狼"时，他还说："不害狼乎？"真是愚昧之至，无怪丈人说他"仁陷于愚"了。另外，东郭先生还相当迂腐，在追兵将至的紧急时刻，还要顾得斯文，轻拿慢放，前怕压着狼的胡

子，后怕绊着狼的尾巴，几次都没有把狼放进去，真是迂腐得可笑。在当时社会特务横行的时代，像东郭先生这样对恶人抱有同情与幻想，一味姑息养奸，到头来只能是自食恶果。

不仅东郭先生这样的人要吃亏，像杏树这样与世无争、完全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生灵，在被老圃榨干之后，一样逃脱不了被诛于斧钺的命运。老牛更是老农的忠实奴仆，为老农卖命一生，却落得个“不知死所”的下场，甚至连同老农的妻儿，还要从它的死上得到好处。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于宦官祸党，做甘心被榨取的顺民，甚至做他们的忠实奴才走狗，也不能独善其身。当时社会极端混乱，人人不能自保，像杏树、老牛那样善良的弱者也不肯为东郭先生说句公道话，不仅不帮忙，反而落井下石，更助长了中山狼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于邪恶的势力，既不能屈服，也不能依附。只有像扶藜丈人那样，不仅对其要有清醒的认识，敢于斗争，还要善于运用智慧，最终获得胜利，这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除了形象塑造成功之外，《中山狼传》的故事情节也曲折生动，急缓有致。首先是赵简子追赶受伤逃跑的狼，人快马急，气氛紧张，偏偏遇到东郭先生，虽然“事急”，却仍然不慌不忙，“徐徐焉”以示斯文。至赵简子找不到狼，大怒，拔剑斩辕，气氛又复为紧张，东郭先生却侃侃而谈，从“鄙人不慧，将有志于世”谈起，使紧张的势态缓和下来。当赵简子刚刚远去，未加喘息之时，狼出得书囊便要吃掉东郭先生，情节达到高潮。至向杏树、老牛评理，使整个局面和缓，但二者虽然有理有据，娓娓而谈，却都赞同东郭先生被狼吃掉，又在和缓之中增加了紧张气氛，真是急中有缓，缓中有急。

另外，这篇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也值得注意。如“虞人导前，鹰犬罗后”、“酸风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老泪如雨”、“须眉皓然，衣冠闲雅”等，对仗工整，用词准确，如珠玉镶嵌。整篇文章，语言简洁有力，如故事开篇写赵简子打猎，“人立而啼”四个字就写出了狼的乖戾可怖；“惊尘蔽天，足音鸣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马”便渲染出了赵简子行猎时壮大的声势，紧张的气氛，给读者很强的感染力。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已是尽人皆知，仅明一代，以中山狼为题材的戏曲创作就有康海、王九思、汪廷讷、陈与郊。最负盛名的是康海的杂剧《中山狼》，《盛明杂剧》、《酹江集》、《世界文库》均有收录。《中山狼传》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是与其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东郭先生和狼已被赋予特定的内涵，至于是不是为了讥讽墨家思想或别有所指，就不必深究了。

（宁稼雨　牛景丽）

四明陈子经

都穆

四明陈子经①，在胜国②时尝作《通鉴续编》，书宋太祖废周主为郑王③，雷忽震其几。子经厉声曰："老天便打折陈桱之臂，亦不换矣。"后三日，子经因昼寝，梦至一所，类王者居。有人入报："陈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黄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朕于篡邪？"子经心知其为宋祖，对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贵直笔，不可易也。"遂惊寤。后为我太祖④所戮。

〔注〕 ① 四明：古浙江宁波府的别称。陈子经：陈桱，字子经，明初史学家，著有《通鉴续编》等。 ② 胜国：前朝，这里指明朝建立之前。③ 宋太祖：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周主：指后周恭帝宗训。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赵匡胤称帝，废恭帝为郑王。 ④ 我太祖：指明太祖朱元璋。

本篇选自《都公谈纂》，小说通过一个小故事，歌颂了传统史学家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精神。从《春秋》开始，我国传统的史学著作往往采用一字寓褒贬的手法，陈子经的写作正是这样，他将前人所写"匡胤奉周主为郑王"的"奉"字改成了"废"字，一字之易，讲出了历史的真实，从而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对赵匡胤的揭露和贬斥之意。

小说篇幅虽短，在构思上却颇具特色。在这个故事中，陈子经面临的压力，并不是来自现实的权势力量，而是来自带有奇幻色彩的上天和灵鬼的威胁。对此小说凡作两层写：先是写上天雷击的警示(以"震其几"来显示其威力)，这是反映了不可知的天的意志的。在封建时代，天命是一种极其巨大的很难抗拒的力量，但陈子经却毫不畏惧，厉声作答曰："老天便打折陈桱之臂，亦不换矣。"这已经表现了他在强势面前不肯屈服的大无畏精神。在此基础上，小说又进一步写赵匡胤直接托梦给他，质问他为何要将他废周主比作篡夺。他却敢于违背君臣之义(这在封建时代是道德上的最高原则)，而以"史贵直笔，不可易也"作答。这八个字在皇帝(哪怕是已死的异代之君)的面前大声喊出，真是掷地有声，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史学家敢

于说真话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刚正之气。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特意说明陈子经写作《通鉴续编》的时间是在“胜国”之时，即还在朱元璋尚未取得政权之日，也就是说他之易“奉”为“废”，并非针对朱元璋而发，无什么影射的用意，可是最后却还是为朱元璋所诛杀。他被诛的原因小说里未作说明，也未必同他著史和这件具体的事有关，但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总是为封建专制的帝王所不容的，这却是封建时代的普遍事实。秉笔直书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的精神，肯定同他的被杀有关。赵匡胤和朱元璋，这两个异代之君，在本质上是并无区别的。

小说在前面点出《通鉴续编》的写作时间，而篇末又特意交代陈子经为朱元璋所诛杀的结局，前后呼应，表现了两层意思：一则说明上天和灵鬼的威胁都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还是掌握杀伐之权的现实统治者。二则说明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史学家，即使是叙述前朝事，要真正做到秉笔直书，都是要冒很大的风险，是极其不易的。这就更显出史家“直笔”精神的可贵。小说的这种写法含意深微，值得细细品味。　　（周先慎）

长桥美人

祝允明

吴江垂虹桥①旁，有妪素业柯斧②兼鬻裙钗。弘治③初年秋日，妪偶出市，一小女留守室中。时斜阳映门，女倚门少玩湖光。瞥见一美人，从小青衣，迤逦徐步。女方属目，美人径入其家。女叙拜延坐，谛视之，犹未笄④。而姿色艳冶，妆饰瑰丽，风态飘逸，恍惚倾人，颇若贵家处子⑤。女不敢详叩。美人便问：“婆婆安在？”对：“少出⑥。”美人曰：“我不能待，当重来相访也。”出门掩舟而去。

妪归，女告之。妪莫测⑦，亦不为意。明日妪出，美人复来。女惊接，谢之曰：“阿娘奉候久，不见临顾，有事又出矣。”美人曰：“唯。”女乃询其姓氏，不答。又问：“小娘子有何言？幸⑧遂言之。”美人低回久之，掩袂羞涩作吴语⑨语女曰：“我要相烦求一配耳。”女曰：“然则候娘回，当为告之。”美人曰：“幸存心，勿忘

也。”因拉女曰：“我居处非遥，幸送我去。”女便随之同行，稍久，见画舫舣⑩堤旁。美人谓曰：“此吾舟也。”率女偕登。舟中张设，珍丽莫伦，异香清辉，顿殊人世。中有一小几，几上有枣一盘。美人取数枚奉女，女啗一二，留二于怀。美人又送登岸，女乃独归。

见姬，姬方诘责，女具陈其事，出枣奉姬。既而杳不复知。稍物色⑪之，不得也。以诘诸人，好事者转相诹访⑫，绝无好音。时哄传以为水仙，殆蛟娥龙女⑬之辈矣。既数月，忽又过⑭，姬又不在。女力扣⑮其详，终不见答，翩然而逝。仙耶？鬼耶？妖耶？不可得而知也。

〔注〕 ① 吴江：县名，1992年改设市。在今江苏省。垂虹桥为吴江著名的名胜古迹。 ② 柯斧：为人说媒。《诗·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因以“柯伐”喻媒妁。 ③ 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④ 未笄(jī机)：尚未成年。笄是用来插在挽起的头发上的簪子，古时女子将头发挽起插上簪子是成年的标志，称为及笄。 ⑤ 处子：处女。 ⑥ 少出：刚出去一会儿。 ⑦ 莫测：不了解情况。 ⑧ 幸：希望。 ⑨ 吴语：汉语方言之一，流行于江浙一带。原文无“吴”字，据影印《续修四库全书》本补。 ⑩ 舣(yǐ蚁)：船靠岸。⑪ 物色：寻找。 ⑫ 诹(zōu邹)访：询访。 ⑬ 蛟娥：传说中的水仙；龙女：传说中东海龙王之女，为龙王掌珠藏。 ⑭ 过：访问。 ⑮ 扣：同叩，询问。

本篇采自《志怪录》。

这是一个仙女求偶的故事。作者虽然在文末说，他不知道故事中美丽的女子是仙、是鬼、是妖，但他的推测还是蛟娥和龙女之辈，属于水仙一类。更重要的是文中所写出的形象，确是一个飘逸而又美丽的仙女形象，既没有妖气，也没有鬼气。从读者的感受看，即使她的身份没有确定，也是宁信其为仙，而不愿其为妖和鬼的。

小说创造了一个令人喜爱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优美的形象。这个形象之美，除了她美丽的外貌和飘逸的风神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刻意表现了她与常人相通的世俗情怀，以及与此相关的令人感到亲切的人情味。她同小女子的对话，都同凡间女子无异；她用枣子来款待小女子，临别又送其登岸，又显得那样平易、质朴、热情。

小说一开头就交代了老妪的身份是一个兼做裙衩生意的媒婆。那位来历不明的女子，几次三番拜访老妪，她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媒婆替自己找到一个中意的丈夫。在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都是由父母来包办主持的。自己为自己寻找意中人，对一个青年女子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受礼教影响较多的大家闺秀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小说写她在小女子的眼中"颇若贵家处子"，这样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人物的创造，既有现实的依据，又融进了理想的成分。小说一方面表现她作为仙女而同样具有凡人的自然欲望，具有凡人的感情和品格，而同时又写出了她超越凡人束缚的另一面。看她回答小女子找老妪"有何言"时，是那样"低回"、"羞涩"，其情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大家闺秀无异；而她竟敢多次找媒婆自荐，所表现出的那种对爱情和婚姻自主追求的热烈和执著，却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少见的。

强调人欲的普遍性和合理性，在明代是有其思想背景的。写仙女也有这种要求，并在描写中将仙女凡俗化、人情化，让读者读来感到她虽来自上天，却仍是生活中人，而非异类，只感到亲切、可信，而并不感到奇怪、可怕。但她美艳的风姿，飘逸的仪态，瑰丽的妆饰，再加上居处陈设的珍丽，扑朔迷离的行踪，又使人感到她来历不凡，疑其为仙界中人。因此这篇小说虽为志怪，却富于生活气息，在飘逸中显现真实，在不平凡中见出平凡。

小说写仙女是个不速之客。几次来找老妪，都是在当事人和读者的不意之中到来的，而最后又不知所之，杳无信息。人物的行踪扑朔迷离，情节的发展比较曲折，在艺术上也具有一定的吸引人的力量。　　(周先慎)

怀春雅集(节选)　　佚名

他日，潘夫人赴玉清观，追荐相国，命生辅行。生至中场僭归，见玉贞独坐于览绣窗下。生趋而揖之曰："卿有所思乎?"玉贞从容作礼，答曰："自严君去后，凄惨交集，何所思耶。"生曰："心有所执，固不足以言思。思父之有，独无我思。"玉贞曰："思若急于人而缓于父，正谓所厚者薄，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生无

以答。玉贞见生失容,复曰:"吾以思君,以其事端百出。愿得为吾家柱石,厚意之必报也。"生曰:"若报,当以何事?"玉贞起,取白璧二双,黄金五锭,致生前曰:"聊赠客边之需。"生艴然曰:"黄金百镒,唾视于轲氏之口①。白璧二双,芥拾于虞卿之手②。何以利而见诱。"玉贞笑曰:"吾为君蓄此久耳,正所谓敬以将之以玉帛则为礼。爱敬之心,假此以达,何必曰利③。"生揖而受之,曰:"国华愿赠百倍以谢卿,可乎?"贞曰:"百倍特可以谢桂英之躯耳。"生曰:"如桂英,发蒙振落耳,安敢以撮土而拟泰华④哉。"生虽与语,视其色多不自安。遂引身促之,玉贞环柱而走。复正色制之曰:"君不闻乎,君子之交淡若水,始虽疏而终必亲。小人之交浓若醴,始虽亲而终必疏⑤。盍不以君子相待乎?"生曰:"吾岂不知君子小人之分,若就以君子而论,吾闻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娶,不亲迎则得娶,必亲迎乎⑥?"玉贞未及答,生竟掩扉留之。玉贞恐不可脱,因制之曰:"吾见善始者多,克终者寡⑦,君当议以悠久之交可也。后园有一小祠之神,甚灵,宜请盟于神,未晚也。"生信之,遂与同行。玉贞又曰:"交神明若无香,一念之敬安在哉?"生感其言,大喜过望,遂往取香,玉贞从他路而归。生至,则行矣。生自叹甚愚,彷徨无措,因赋近体一律诗云:

踌躇无地忆元晖,一握薰风下紫薇。
鲁矢拟飞聊必下,秦都不割赵空归。
水流东涧朝西涧,云过南扉下北扉。
携手不堪分手处,闲庭日永燕交飞。

玉贞一旦独步于爱莲亭上,生从会胜园内奔入,踵其后,以手抱之。玉贞力拒坚制,生求之曰:"国华于此,盖有日矣。岂不以父母之心为心,故卿之念为念。只为玉人情重,是以燕子忘归。感朝露以兴嗟,见秋蟾而增叹。茕茕骨立,形影相吊⑧。君岂得坐视而忍心耶?"玉贞曰:"吾岂不自知,但见一念之差,百年之恨。是故,闭门童子,一善尚求孔氏之贤;奔夜文君,万载而污

苏瞻之齿。眼底纷纷，心中怏怏，倘失自裁，不惟我之名节丧失，亦且君之士风扫地。第可望者，适闻我母有结姻之言，可因其势而交之，庶得以遂兼葭之倚美玉⑨，兔丝之附丝萝⑩矣。”生曰：“斯愿克谐，是天来相，虽藉一时之欢合，亦何补于终身；三生之念，岂偶然耶。”玉贞深喜其志，遂携手于亭东畔，并坐留连，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生益为色所夺，口虽言而心不逮，又邀之曰：“室迩人遐，当如暮夜无知何？”玉贞笑曰：“君何为是，吾岂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流。夫人，立心不为昭昭信，伸节不为冥冥惰。岂可暗昧，废其所立哉。”又从而谑之曰：“子欲图我之私，我欲求君之制，得闻《酹江月》一词可矣。若然，吾当刻烛为信，若君烛至词成，吾即定期从约，不敢以爽。否则非所知也。”生曰：“固当应命，奈无征之言，误人有素。请命何题？”玉贞曰：“不过即其所处之景，自写所蓄之怀。”生曰：“欲写吾之郁抱，但恐笔舌不能尽焉。”乃用辛幼安之韵⑪，俄顷而成。其词曰：

天涯寥落，等闲间，又近端阳时节。竹簟微凉无限好，争奈骚人偏怯。绿树荫移，水晶帘卷，此境尘寰别。暗中挥泪，万千心绪难说。　　谁信藕断丝连，泪干痕在，夜夜窗前月。旧恨眉峰舒不起，怎禁新愁又叠。默想归期，悠悠似水，空把肝肠折。不思岁月，无情白添华发。

烛至刻而词成，玉贞虽甚叹赏，亦甚推托抵牾，终不肯从约。生不能强，郁郁无奈，乃曰：“吾之词即占，君之言又背，此夜月白风清，不可以无佳句，卿当赋一《临江仙》调以抵之可也。吾击钵为信，若立刻响绝而就则已。”因戏曰：“不然，则上自玉楼⑫，下自冰室⑬，亦与君俱往然。”击钵之音未终，而玉贞之词随继。词曰：

扇动笙簧声袅袅，玉轮光浸寒波。风摇花影美娇娥。欲凭十二曲，试问夜如何？　　天柱指迷人去久，疏星空绕银河。细思好景暗消磨。天街凉似水，素露

接飞蛾。

生见玉贞所赋之咏，不无枯淡之意。其中所蕴者，例此可知其余。无可奈何，知玉贞决不可犯，言语颠倒，进退仓皇。玉贞又慰之曰："慎宜郑重，愿君抽织锦之一机，露操月之半指，但迟之以岁月，即当期报。吾岂守株待兔者耶。"生曰："不再青春，光阴流水，无凭白发，百年身世一浮萍。若迟之以岁月，吾知心与时驰，意与岁去，鸡皮鹤发⑭，是之谁愆？"言毕，忽闻众声喧哗，遂遁去，不得再语。生次早，闻鹧鸪鸣，因占七言绝句一首：

苦竹山头苦竹西，山寒竹苦鹧鸪啼。

逢前正好彷徨立，又向相思树畔啼。

复因爱莲亭下有含莲数朵，故题一绝于亭之右，以示玉贞云：

浴罢贵妃出水限，便将玉手托香腮。

薰风尽作催花鼓，何事含情不肯开？

生自会玉贞之后，酝成采薪之忧⑮。桂英以告玉贞，玉贞遂作《天仙子》词一曲示生云：

流水桥头舟一带，情重骚人不堪载。谓言消瘦怕郎招，忧未解，愁先碍，谩说江山如有待。　　阆苑多春无处买，抚景平怀增感慨。寄君着力把金钩，宜作态，须宁耐，都付五湖明月在。

生见桂英持至，大喜。开视，竟无遂愿之意。复泪笔题《长相思》曲以答云：

风一林，月一林。景少情多两不禁，羞弹靖节琴。

忆归心，数归心。血泪滂滂满素襟，西山日半沉。

玉贞见生诗意飘荡，又恐有累生躯。所谓璘娘者，乃女之从婢，虽容貌不及玉贞一二，但其体态窈窕，真仿佛一玉贞也。玉贞平日喜其姿容类己，以善遇之。至此，不得已，以厚谋之。且曰："以意感人，人以意投。以德感人，人以德报。报施之道自然。你在我荫下有日，未尝以薄亦未尝寄一切己事。奈我因与

武功苏官人有约，今日我疾作，不可以风。愿汝代我可否?”又以行事之实告之。璘娘平时，蒙恩戴德之良多，奔走承顺之不暇，即应曰:“敢不从命。若于明烛中，不无妍媸之别乎?”玉贞曰:“不妨，吾有善处之之术。且我与苏公子，交日无多，而汝又不为熟。愿汝勿以圭角[16]太露。”遂使调己之言，服己之服。又先遣桂英，持《画堂春》词以许生云:

银河一派鹊成桥，因风吹下文箫。牛郎织女会今宵，还咏夭桃。　好把雅情持重，雨暮云朝。花窗月上影斜摇，报道佳招。

生见词意有许，欣慰有加，乃扣桂英曰:“吾闻，轻诺者必寡信，小姐欺我乎?”桂英曰:“小姐岂有欺官人之心。”临行又曰:“请官人勿秉烛以待，恐隔窗有耳，傍隙有人。”生信之，如其言，候至三鼓，果见前至。远迎曰:“卿今日作个信人也。”挽之入室，引于帐下。交好之情，虽翡翠之在青霄，鸳鸯之游绿水，未足谕也。相与枕藉，不知东方之既白。璘娘告归，生送之数步，乃觉。且笑且喜，遂作近体一律，托璘娘示玉贞云:

嘉会相逢实不期，思因依反好因依。
蓝田美玉双呈瑞，沧海明珠两蕴辉。
异草肯同繁草梦，野花偏艳好花枝。
充肠不及灵薯蓣，一粟安能止得饥。

玉贞见机不密，深为失意。明日接生于凝碧亭后，抚掌大笑，戏生。生笑曰:“一璘娘亦足以慰山伯[17]耳，非卿阴德乎。”计其何以得解白登[18]，自后疑怨更生。因作一《思归谣》云:

望云忆归期，归期是何时?卷帘对明月，明月天一方。故园松菊知犹芳，清风满林谁主张。倚楼醉把梁州按，孤情正属人倚阑。千里家乡回春晚，惟有故山劳望眼。

生父母，以生久在他乡，遣书促归甚急。生无奈，告禀夫人。夫人知其势不可留，谓生曰:“久劳调护，飘然非愿。郎君远念，

音书宿诺，可乘便俯临。”命酒饯行。酒罢，生致谢而退。时节在端午，生写一律，并前所赋之谣与桂英，以达玉贞。诗曰：

清湖竞渡属端阳，解语琼葩作意妆。
爱俗且从传角黍，洗心犹愧浴兰汤。
诗因趣少吟来涩，花为风多灭去香。
万古无私天上月，照人窗下读离章。

玉贞见诗，已知生去，悒怏满怀。是夜，伺夫人睡尽，欲与生寄别，又恐生窃私之意未除。乃率从妾三五，潜出别生，相视饮泣。生曰：“风景几番，我怀为之牢，窘甚矣。正所谓落花随水抛人去，芳草连天何处归。然国华早夜思卿，或展转在傍，或举目如见。故诗曰，既见君子，我心写兮[19]，若则未见，而写我心。卿何寡情若此哉?”玉贞曰：“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吾忝风流余韵，情私恐玷于品流，父道母仪，家教素遵于弱质，诚闺阃[20]是非，吾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周公责子，意在成王[21]耳。在我，固所甘心，于君诚恐累德。至曰附会支离之词，致之勿论。八极虽广，寸眸可圆，万物虽多，一朝可齐。卿若以心视我，何惮事之不周，但无心故也。一念之中，惟君是仰。我固有解佩[22]之情，君只恐贻养鹰[23]之诮。幸吾严君，有室家之遗命，慈母有敬爱之宿心。但子力为维持，庶几种玉之缘[24]克谐也，同心之愿永于也。”生但含默不言。玉贞无奈，又慰之曰：“君到家，因便速来，休轻远别，向后当期所报，勿以凄怆之情，见累青云之体[25]。”言毕，双泪交流，须臾告归。生无已，乃姑留之。玉贞亦不忍舍去，因并坐中庭之前。生遂缀一律以与玉贞，诗曰：

琥珀杯中酒正浓，却教马首驻江东。
苍茫别意鸡三唱，迢递烟波恨几重?
眉黛锁愁山聚碧，泪痕轻坠烛摇红。
凄凉不尽相思话，惊起沙头一个鸿。

玉贞依韵答生云：

留别空余夜色浓，伤怀人坐竹林东。

薰风拂席荷香满，明月穿帘树影重。
绿鬓多因愁里白，朱颜非为酒中红。
相看莫便移青眼，好把平安报便鸿。

顷闻庭树中有慈鸟，惊林飞鸣。玉贞吟一绝以赋之云：

惊鸟飞过断桥头，抹尽寒枝不肯投。
莫道栖身无定处，海棠花外有高楼。

生疑玉贞"海棠花外有高楼"句有异志，谓之曰："吾暂舒飞燕之眉，又饵祖翁之计，每于君前白诸怀抱，不惮烦劳，第感道及前词，足慰黄金其诺㉖。但日瞬颜角，则时曳心旌，正谓'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㉗。卿何谓出此落句？"玉贞正色对曰："独不闻乎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说辞之意，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㉘。且君与我之私，名虽无点水之交，情则有丘山之固。偶然之句，何足疑哉。定不以此身而落他人之手，如果不遂所志，吾有死而已。"遂剪发为信。生信其义，不胜所慰。玉贞面生，再拜曰："吾只此别君，明日不能出矣。"生曰："吾明早言还，必欲愿卿一见，胡云不出，使我心伤。"玉贞曰："百结愁肠，难誊口说㉙。吾于一日十二时，时时兴叹。五更两三点，点点思君。岂不愿见，若见则情重，泱连而不自知其丑，人众中猜疑之诮何追。"生曰："彼此皆然。"各辞退。

〔注〕 ①"黄金百镒"二句：《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而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轲氏：即孟子。孟子名轲。唾视：唾弃，轻视。 ②"白璧二双"二句：《风俗通》："虞卿一见赵孝成王，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虞卿，战国时游说之士。赵孝成王曾封以上卿，因名虞卿。 ③ 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④ 撮土而拟泰华：用一小撮土和泰山、华山相比。言以小比大。 ⑤"君子之交淡若水"数句：《礼记·表记》："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⑥"吾闻以礼食则饥而死"数句：《孟子·告子下》："任人有问屋庐子曰：

'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 ⑦ 善始者多,克终者寡:《战国策·燕策二》乐毅《报燕惠王书》:"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⑧ "茕茕骨立,形影相吊"二句:李密《陈情表》:"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⑨ 蒹葭之倚美玉:《世说》:"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泰初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⑩ 兔丝之附丝萝:《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丝萝即女萝。 ⑪ 辛幼安之韵:指辛弃疾词《念奴娇·书东流村壁》。词牌《念奴娇》一名《酹江月》。幼安,辛弃疾字。 ⑫ 玉楼:传说中天上仙人所居楼宇。此即指天上。 ⑬ 冰室:古人藏冰的地下室。此即指地下。 ⑭ 鸡皮鹤发:指老年。老年人皮肤起粟有如鸡皮,头发之白如鹤之羽毛。 ⑮ 采薪之忧:自称有病的婉辞。朱熹《四书集注》:"采薪之忧,言有病不能采薪,谦辞也。" ⑯ 圭角:圭(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用的一种下圆上方的玉制礼器)的棱角。犹言锋芒。此处指其个人的行为特点。 ⑰ 山伯:当指民间梁祝故事中的梁山伯。 ⑱ 得解白登:即解围。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东北。汉初冒顿单于在此围困汉高祖大军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计,重赂冒顿单于阏氏(皇后),始得解围。 ⑲ "既见君子"二句:《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兮。" ⑳ 阃(kǔn 捆):妇女所居内室。"闺阃"借指妇女。 ㉑ 周公责子,意在成王:周武王死,周公辅佐成王,管叔、蔡叔散布流言中伤周公。周公作《鸱鸮》之诗,诗中有"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其中的"子",指成王。这里引用此典,意思略有出入。 ㉒ 解佩:女子对男子赠送表达情意的礼品。据《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交甫见而悦之,下请其佩,二女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佩,身上佩带的玉饰。 ㉓ 养鹰:疑为养痈之误。 ㉔ 种玉之缘:即姻缘。据《搜神记》:杨伯雍于终南山得仙人所赠石子,谓种之可生玉,并得好妇。右北平徐公有好女,杨往求之,徐言须得白璧一双方可。杨于种玉处得白璧五双,遂聘徐女。 ㉕ 青云之体:对人身体的敬称。谓其身可以青云直上也。 ㉖ 黄金其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㉗ "相思相见知何日"二句:出自李白《三五七言诗》。 ㉘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意数句:《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㉙ 誊口说:《易·咸》:"象曰:咸其辅颊舌誊口说也。"后以誊口指张口放言。

《怀春雅集》又名《金谷怀春》。选自文言小说集《花阵绮言》,也见于《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集。作者不详,《百川书志》著录为"国朝三山凤池卢民表著,又称秋月著"。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中称它是前代骚人卢梅湖作。

这是一部约产生于明代中叶成化年间的中篇文言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书生苏国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唐相国的小姐拱璧(字玉贞)，一见钟情，开始了不懈的追求。他设法到唐府拜师，住到了唐家，寻找机会与玉贞私会。玉贞对他也很钟情，两人利用诗词作交流手段，不断地加深了感情。但玉贞对国华的性爱要求却始终严拒。后来由双方家庭作主订了婚约，二人终于结合。

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它写的一见倾心式的恋爱，并没有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什么有特殊价值的新模式，它的情节在男子不顾一切地追求和女子半推半就地接受中展开。故事也不曲折，甚至可以说很平淡。但有一个特点：它的矛盾焦点在于对"欲"的态度。苏国华开始是钟情于玉贞的色，遇到的阻碍并不大，不久就得到了玉贞的回应。但此后他就进一步要实现自己的欲，在玉贞那里却遭到了虽不严厉却很坚决的拒绝。玉贞对董生的要求并不反感，她自己不肯，却派了一个璘娘去冒名顶替。在婚约既定之后，她则认为此时许身已经名正言顺，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似乎也顺理成章，其特别处在于他们的私会为玉贞的母亲撞见后，玉贞一点也不害怕，当面理直气壮地要母亲包涵："庶几以恩合者终于恩，以情合者终于情。"更难得的是母亲对此表现了十分的理解和通达。不仅没有丝毫责备之意，反说："吾见私奔窃娶者，当加犯法之名；正娶明婚者，莫作违条之论。顾玉贞，乃寡人今日之门楣，却为郎明日之箕帚。郎君毋忍也。"从对现实的反映方面说，它似乎有点不够真实，但从作者的观念来看，他在封建礼教和性观念方面的确有所突破。尽管它仍然是坚持合法婚姻为前提，而且明显地表现出对男性欲念的倾斜，所以他写的这位才子苏国华从今天来看，还有一点轻薄。他还把维护性的尊严，看成是贵族女性的特权，婢女在性方面则是可以任男人获取的，表现出封建社会男权至上和等级观念。但它以性为一种正当要求，并非不道德甚至罪恶，明确地表达出对女性贞操观念的一种通融态度，而它真正肯定的是"情"。这为明末文学表现"情与理"的冲突，高扬"情"的旗帜开了先河。

从艺术上看，小说中的人物多少已经有了一些性格，故事也很完整，有些场景写得也堪称动人，如二人临别时的对话，表达了一对恋人内心的复杂和缠绵之情。文言小说和自宋元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上承唐宋传奇，是一种纯文人文学。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心态与通俗小说作者的不同，在于其作品并不以城市大众为接受对象，而是为了自娱，或者是为了一逞自己的才情，所以并不重情节的曲折和引人入胜，也不注

重细节的真实性和生活化，语言的口语化和性格化。从《怀春雅集》看，它明显地反映出两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量诗词的插入。在三万余字的《怀春雅集》中，竟插入了近二百首各体诗词和文章，篇幅占了三分之一多。这些诗词有些与人物性格和情节有关，大量的则与之无关，如连篇累牍的咏花诗。给人的印象是：作者并不是用意在写小说，只是他觉得自己满腹诗才，不吐不快，因借一故事把它们发挥出来而已。

第二，作品的叙述语言，不仅不是白话，而且不是我国有优良传统的表现力强的流畅的古典散文，如同唐宋传奇和叙事体散文那样，而是用了大量的骈体，其中塞满了典故，有些典故偏僻而琐碎，从而使它缺少了生活气息和可读性，并且失去了没有熟读诗书的广大群众读者，虽然它被收进了如《燕居笔记》这样的通俗类书中。其实这样的作品也很难获得大量文人读者的喜爱，因为无论是从诗词或者文章的角度去欣赏，它的水平都难称上乘。

这两点说明，这部作品和此类小说还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小说形态。按理说，唐宋传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言小说了，何以到了此时反而又有这种不很成熟的文言小说出现呢？这与元明以来散文自身发展的水平有关，也与宋以后的小说主要在城市通俗文化中的发展相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文言小说只被作为一种笔记体裁对待，从事散文写作的文人，他们的小说创作意识是不明确、不强烈的，小说文体意识也是不清晰的。但它们毕竟已经是在写小说，作品也已具备了小说的基本素质。从题材内容而言，它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先声；从文言小说体裁的发展过程而言，它是从唐宋传奇到清初的杰出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间的一个过渡。它们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和有一定价值的。　　（姚品文）

辽阳海神传　　蔡羽

程宰士贤者，徽①人也。正德初元②，与兄某挟重资，商于辽阳③。数年所向④失利，展转耗尽。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⑤宗党⑥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程兄弟既皆落

寞⑦，羞惭惨沮⑧，乡井无望，遂受佣他商，为之掌计⑨以糊口。二人联屋而居，抑郁愤懑，殆不聊生。

至戊寅⑩秋，又数年矣。辽阳天气早寒，一夕风雨暴作，程已拥衾就枕。苦寒思家，揽衣起坐，悲歌浩叹，恨不速死。时灯烛已灭，又无月光，忽尽室明朗，殆同白昼，室中什物，毫发可数。方疑惑间，又觉异香氤氲⑪，莫知所自。风雨息声，寒威顿失。程益错愕，不知所为。亟⑫启户出视，则风雨晦寒如故；闭户入室，即别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声呼怪，冀兄闻之。兄寝室才隔一土壁，连呼数十，寂然不应。愈惶急无计。遂引衾冪首⑬，向壁而卧。少顷，又闻空中车马喧闹，管弦金石⑭之音，自东南来。初犹甚远，须臾已入室矣。回眸窃视，则三美人，皆朱颜绿鬓⑮，明眸皓齿，约年二十许，冠帔⑯盛饰，若世所图画后妃之状。遍体上下，金翠珠玉，光艳互发，莫可测识。容色风度，夺目惊心，真天人也。前后左右有侍女数百，亦皆韶丽。或提炉，或挥扇，或张盖，或带剑，或持节，或捧器币⑰，或秉花烛，或挟图书，或列宝玩，或荷旌幢⑱，或拥衾褥，或执巾帨⑲，或奉盘匜⑳，或擎如意，或举肴核㉑，或陈屏障，或布几筵㉒，或奏音乐。虽纷纭杂沓，而行列整齐，不少错乱。室才方丈，数百人各执其事，周旋进退，绰然有余，不见其隘㉓。门窗皆扃㉔，不知从何而入。

俄顷，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抚程微笑曰："果熟寝耶？吾非祸人者，子有夙缘，故来相就，何见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无去理。子便高呼终夕，兄必不闻，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计："此物灵变若斯，非仙则鬼。果欲祸我，虽卧不起，其可逭㉕乎？且彼既有夙缘语，亦或无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临，有失虔迓㉖，诚合万死，伏乞哀怜。"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无惧，遂与南面同坐。其二人者，东西相向，皆言："今夕之会，数非偶尔，慎勿自生疑阻㉗。"遂命侍女行酒进馔，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才一举箸，珍美异常，心胸顿爽。俄以红玉莲花卮㉘进酒。卮亦绝大，约容酒升许。程素少饮，固辞

不胜。美人笑曰："郎惧醉耶？此非人间曲蘖㉙所酝，奈何概以狂药㉚见疑？"遂自举卮奉程。程不得已，为之一吸。酒醇厚如饧㉛，而爽滑异甚，略不粘齿。其甘香清冽，醴泉㉜、甘露弗及也，不觉一卮俱尽。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连酌数卮，精神愈开，略无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㉝齐奏，声调清和，令人有超凡遗世之想。酒阑，东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妇可就寝矣。"遂为褰帷㉞拂枕而去。其余侍女亦皆随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见，门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独留同坐美人，相与解衣登榻，则帷褥衾枕皆极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虽骇异，殊亦心动。美人徐解发绾髻㉟，黑光可鉴，殆长丈余。肌肤滑莹，凝脂不若，侧身就程，丰若有余，柔弱无骨。程于斯时，神魂飘越，莫知所为矣。已而交会才合，丹留涘㊱藉，若惊若喜，若远若近，娇怯宛转，殆弗能胜，真处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谓："世间花月之妖，飞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见恶。吾非若比㊲，郎慎勿疑。虽不能大有益于郎，亦可致郎身体康胜，资用稍足。倘有患难，亦可周旋㊳，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后，遂当恒奉枕席，不敢有废。兄虽至亲，亦慎勿言，言则大祸踵至，吾亦不能为子谋矣。"程闻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贱，猥蒙真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为报。伏承法旨㊴，敢不铭心？倘违初言，九殒㊵无悔！"誓毕，美人挟程项，谓曰："吾非仙也，实海神也。与子有夙缘甚久，故相就耳。"须臾，邻舍鸡鸣至再，美人揽衣起，曰："吾今去矣，夜当复来，郎宜自爱。"言毕，昨夕二美人及诸侍女齐到，各致贺词。盥洗严妆，捧拥而去。美人执程手，嘱令勿泄，丁宁数四，去复回头，不忍暂舍。爱厚之意，不可言状。程益倾喜发狂，不能自禁。转盼间，已失所在，谛观㊶门扉，犹昨夕所扃也；回视室中，则土炕布衾，荆筐芦席，依然如旧，向之瑰异无有矣。程茫然自失，曰："岂非梦耶？"然念饮食笑语、交合盟誓之类，皆历历明甚，非梦境也，且惑且喜。

顷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骇曰："汝今晨神彩发

越[42]，顿异昨日，何也?”程恐见疑，谬言：“年来失志，乡井无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转悲叹，竟夕不寝，兄必闻之，有何快心而神彩发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寝，静听汝室，始终阒然[43]，何尝闻有悲叹声耶?”已而商伙群至，见程容色，皆大骇异，言与兄合。程但唯唯谦晦[44]而已。然程亦自觉神思精明，肌体腻润，倍加于前，心窃喜之，惟恐其不复至也。是日频视晷影[45]，恨不速移。才至日晡[46]，托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俟。

及街鼓初动，则室中忽然复明，宛如昨夕。俄顷双炉前导，美人至矣，侍女数人耳，仪从不复畴昔[47]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复来。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当终始于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荐馔，珍腆[48]如昨，欢谑谐笑，则有加焉。须臾彻席就寝，侍女复散。顾视床褥，又锦绣重叠矣，然不见其铺设也。程私念：“吾且诈跌床下，试其所为。”方欲转身，则室中全衬锦裀[49]，地无寸隙矣。是夕绸缪好合，愈加亲狎。晨鸡再鸣，复起妆沐而去。

自后人定即来，鸡鸣即起，率以为常，殆无虚夕。虽言语喧闹，音乐迭奏，兄室甚迩[50]，终不闻知，莫知其何术也。程每心有所慕，即举目便是，极其神速。一夕，偶思鲜荔枝，即有带叶百余颗，香味色皆珍美。他夕又念杨梅，即有白色一枝，长三四尺，约二百余颗，甘美异常，叶殊鲜嫩。食余，忽不见。时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产也。又夕言及鹦鹉，程言：“闻有白者，恨未之见。”转盼间，已见数鹦鹉飞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诵佛经，或歌诗赋，皆汉音也。一日，市有大贾售宝石二颗，所谓硬红者，色若桃花，大于拇指，价索百金。程偶见之，是夜言及，美人抚掌曰：“夏虫不可语冰[51]，信哉!”言绝，即异宝满室，珊瑚有高丈许者，明珠有如鹅卵者，五色宝石有如栲栳[52]者。光艳烁目，不可正视。转瞬间，又忽空室矣。

是后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贸易耗折事，不觉嗟叹。美人又抚掌曰：“方尔欢适，便以俗事撄心[53]，何不洒脱若是耶! 虽然，郎本业也，亦无足异。”言绝，即金银满前，从地及栋，莫知其数。指

谓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艳[54]之极，欲有所取。美人引箸挟食前一脔[55]，擲程面，问曰："此肉可粘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粘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银："此是他物，何可为君有耶？君欲取之，亦无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为福，适取祸耳。吾安忍祸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经营，吾当相助耳。"

时己卯[56]初夏，有贩药材者，诸药已尽，独余黄蘗、大黄[57]各千余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谓程："是可居[58]也，不久大售矣。"程有佣值银十余两，遂尽易而归。其兄谓弟失心病风[59]，诮骂不已。数日，疫疠[60]盛作，二药他肆尽缺，即时踊贵，果得五百余金。又有荆商贩彩缎者，途间遭湿热蒸，发斑过半，日夕涕泣。美人谓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获四百余匹。兄又顿足不已，谓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财，随亦丧去，为之悲泣。商伙无不相咎[61]窃笑者。月余，逆藩宸濠[62]反于江西，朝廷急调辽兵南讨。师期促甚，戎装衣帜限在朝夕。帛价腾踊，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63]秋，有苏人贩布三万余者，已售什八矣，尚存粗者什二。忽闻母死，急欲奔丧。美人又谓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价，苏人获利已厚，归计又急，止取原值而去，盖以千金易六千余匹云。明年辛巳[64]三月，武宗崩，天下服丧。辽既绝远，布非土产，价遂顿高，又获利三倍。如是屡屡，不能悉记。四五年间，展转数万，殆[65]过昔年所丧十倍矣。

宸濠之变也，人心危骇，流言屡至。或谓居南都[66]即位矣，或谓兵度淮矣，或谓过临清近德州[67]矣。一日数端，莫知诚伪。程心念乡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68]自在湖、湘间，彼何为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虑为？"时七月下旬也。月余报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败。程初闻真天子在湖、湘之说，恐江南复遭他变，愈疑惧。美人摇首曰："无事！无事！国家庆祚灵长[69]，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二年耳。"更叩其详。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70]，今上中兴，海宇于变，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验之大者如此，余细弗论。

他夕，程问："天堂、地狱、因果报应之说有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类应，物理[71]自然。若谓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铢铢两两[72]而较其重轻，以行诛赏，为神祇者，不亦劳乎？""轮回之说有诸？"曰："释以为有，诬也。儒以为无，亦诬也。人有真元[73]完固者，形骸虽毙，而灵性犹存。投胎夺舍[74]，间亦有之，千亿中之一二也。""人死而为厉[75]，有诸？"曰："精神未散，无所依归，往往凭物为厉，所谓游魂为变耳。""人间祭祀，鬼神歆飨[76]，有诸？"曰："精诚所至，一气感通，自然来格[77]，非鬼而祭，徒自谄[78]耳。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79]也。""人有化为异类者，何也？"曰："人之心术，既与禽兽无异，积之至久，外貌犹人，而五内先化。一旦改形，无足深讶。""异类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与人化异类同一理耳。""人有为神仙者，何也？"曰："异类犹有化人者，况人与仙本一阶[80]耳，又何足异？""雷神巧异，往往有迹，何也？"曰："阳能变化，理所自然。人得几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实至阳，其为神变，何足怪乎？""龙能变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龙亦至阳，故能屈伸变化，无足问也。""厘气能为山川、城郭、楼台、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气，游变无常，两间[81]所有，时或示现。此可验天地生物之机，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厘何能为？"程平生所疑，皆为剖析，词旨明婉[82]，如指诸掌。

又夕，问："美人姓氏为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多则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则一姓亦无也。""有父母亲戚乎？"曰："既无姓氏，岂有亲戚？多则天下人尽吾同胞，少则全无瓜葛也。""年几何矣？"曰："既无所生，有何年岁？多则千岁不止，少则一岁全无。"言多此类。

迨嘉靖甲申[83]，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气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宝树[84]，仙音法曲[85]，变幻无常，耳目应接不暇。有时或自吹箫鼓琴，浩歌击筑[86]，必高彻云表，非复人世之音。盖凡可以娱程者，无不至也。两情缱绻，愈久愈固。

一夕，程忽念及乡井，谓美人曰："仆离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87]，丰饶过望。欲暂与兄归省坟墓，一见妻子，便当复来，永奉欢好。期在周岁，幸可否之？"美人欷歔叹曰："数年之好，果尽此乎？郎宜自爱，勉图后福。"言讫，悲不自胜。程大骇曰："某告假归省，必当速来，以图后会。何敢有负恩私？而夫人乃遽弃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数当然，非关彼此。郎适所言，自是数当永诀耳。"言犹未已，前者同来二美人及诸侍女仪从，一时皆集，箫韶[88]迭奏，会宴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劝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汍澜[89]哽咽。程亦为之长恸，自悔失言。两情依依，至于子夜。诸女前启："大数已终，法驾[90]备矣，速请登途，无庸自戚。"美人犹执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难近矣，时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过此以后，终身清吉[91]，永无悔吝[92]。寿至九九，当候子于蓬莱三岛，以续前盟。子自亦宜宅心[93]清净，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虽与子相远，子之动作吾必知之。万一堕落，自干天律，吾亦无如之何也。后会迢遥，勉之！勉之！"丁宁频复，至于十数。程斯时神志俱丧，一辞莫措，但雪涕[94]耳。既而邻鸡群唱，促行愈急，乃执手泣诀而去，犹复回盼再四，方忽寂然。于时蟋蟀悲鸣，孤灯半灭，顷刻之间，恍如隔世。亟启户出观，但曙星东升，银河西转，悲风萧飒，铁马[95]叮当而已。情发于中，不觉哀恸，才号一声，兄即惊呼问故，盖不复昔之若聋矣。兄既细诘不已，度弗能隐，乃具述会合始末及所以丰裕之由。兄始骇悟，相与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内外传皆遍矣。

程由是终日郁郁，若居伉俪之丧。遂束装南归。俾[96]兄先部货贿，自潞河[97]入舟，而自以轻骑由京师出居庸[98]，至大同，省其从父[99]。流连累日未发。忽夕梦美人催去甚急，曰："祸将至矣，犹盘桓耶？"程忆前言，即晨告别，而从父殷勤留饯，抵暮出城，时已曛黑，乃寓宿旅馆。是夜三鼓，又梦美人连催速发，云："大难将至，稍迟不得脱矣！"程惊起，策骑东奔四五里，忽闻炮声连发，回望城外，则火炬四出，照天如昼矣。盖叛军杀都御史张

文锦⑫，胁城内外壮丁同逆也。

及抵居庸，夜宿关外，又梦美人连促过关，云："稍迟必有猝奸⑬忧矣！"程又惊起，叩关候门启先入。行数里而宣府⑭檄至："凡自大同入关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狱诘验⑮，恐有奸细入京也。"是夜与程偕宿者，无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⑯于狱者。

程入舟，为兄备言得脱之故，感念不已。及过高邮湖⑰，天云骤黑，狂风怒号，舟掀荡如簸。须臾，二桅尽折，柁零落如粉，倾在瞬息矣。忽闻异香满舟，风即顿息。俄而黑雾⑱四散，中有彩云一片，正当舟上，则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发分明，以下则霞光拥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极，涕泗交下，遥瞻稽首。美人亦于云端举手答礼，容色犹恋恋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见。良久而隐，从是遂绝矣。

戊子⑲初夏，余在京师闻其事，犹疑信间。适某金宪⑳、某总戎㉑自辽入京，言之详甚，然犹未闻大同以后事。今年丙申㉒在南院㉓，客有言程来游雨花台㉔者，遂令邀与偕至，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尝读书，其言历历，具有原委。且年已六秩㉕，容色仅如四十许人，足征其遇异人无疑，而昔闻不谬也。作《辽阳海神传》。

〔注〕 ① 徽：徽州的简称，治所在今安徽歙县。 ② 正德初元：即正德元年。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1506—1521)。 ③ 辽阳：今属辽宁。 ④ 所向：所做的买卖。 ⑤ 妻孥(nú 奴)：妻子和儿女。 ⑥ 宗党：宗族，乡党。 ⑦ 落寞：冷落，失意。 ⑧ 惨沮(jǔ 举)：忧伤沮丧。 ⑨ 掌计：掌管计簿之事，即管账。 ⑩ 戊寅：1518年。 ⑪ 氤氲(yīn yūn 因晕)：烟云弥漫。 ⑫ 亟(jí 急)：赶快地，急迫地。 ⑬ 幂(mì 密)首：覆盖、遮掩头部。 ⑭ 金石：指钟磬一类乐器。 ⑮ 朱颜绿鬓：年轻美好的容貌。 ⑯ 冠帔(pèi 配)：古代妇女的服饰。冠，帽子；帔，披肩。 ⑰ 币：帛，泛指财物。 ⑱ 旌幢：作仪仗用的两种旗帜。 ⑲ 巾帨(shuì 税)：头巾和佩巾。 ⑳ 盘匜(yí 移)：古代盥洗器皿盘与匜的并称。盘以承水，匜以注水。 ㉑ 脯核：肉类和果类食品。 ㉒ 几筵：指几和席，为古人凭依、坐卧的器具。 ㉓ 隘：狭窄，狭小。 ㉔ 扃(jiōng 坰)：关闭。 ㉕ 逭(huàn 换)：逃，避。 ㉖ 虔

迓(yà 亚)：恭迎。 ㉗ 疑阻：疑惑隔阂。 ㉘ 卮(zhī 支)：古代盛酒的器皿。㉙ 曲蘖(niè 聂)：酒曲。 ㉚ 狂药：酒的别称。 ㉛ 饧(xíng 形)：糖稀，麦芽糖。㉜ 醴(lǐ 礼)泉：甜美的泉水。 ㉝ 八音：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所制。 ㉞ 褰帷(qiān wéi 牵围)：撩起帷幔。㉟ 绾(wǎn 晚)髻：盘绕发髻。 ㊱ 浹(jiā 加)：浸透。 ㊲ 若比：其类。 ㊳ 周旋：照顾，接济。 ㊴ 法旨：佛、道、神仙首领的命令。 ㊵ 九殒：犹九死，万死之意。 ㊶ 谛观：审视，仔细看。 ㊷ 发越：焕发。 ㊸ 阒(qù 去)然：没有声音，寂静。 ㊹ 谦晦：谦让隐匿，不露声色。 ㊺ 晷(guǐ 鬼)影：晷表之投影，日影，代指时间。晷，古代测度日影以确定时刻的仪器。 ㊻ 晡：申时，即十五时至十七时。㊼ 畴昔：往昔。 ㊽ 珍膴：名贵丰盛。 ㊾ 锦裀(yīn 因)：锦制的坐垫。 ㊿ 迩(ěr 耳)：近。 (51) 夏虫不可语冰：语出《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即对夏天的虫子不可能讲冬天的冰的情况，喻人囿于见闻，见识短浅。 (52) 栲栳(kǎo lǎo 考老)：用柳条编成的盛物器具，亦称笆斗。 (53) 撄心：关心，挂心。 (54) 歆(xīn 心)艳：羡慕，爱慕。 (55) 脔(luán 峦)：切成小块的肉。 (56) 己卯：1519 年。 (57) 黄蘗、大黄：两种能清热湿、泻火解毒的中药材名。 (58) 居：囤积。 (59) 失心病风：神经错乱，疯疯癫癫。 (60) 疫疠：瘟疫。 (61) 咎(jiù 旧)：责怪，责备。 (62) 逆藩宸濠：指正德十四年藩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事。朱宸濠，明宗室，袭封宁王。在江西南昌自称国主，又以武宗无帝嗣谋夺帝位。后被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所败。次年处死。 (63) 庚辰：1520 年。(64) 辛巳：1521 年。 (65) 殆：大概。 (66) 南都：南京。 (67) 临清：今属山东。德州：今属山东。 (68) 真天子：指不久后登基的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当时为宁献王，封地在今湖北安陆。所以这儿说："真天子自在湖(洞庭湖)、湘(湘水)间。" (69) 庆祚灵长：国家福祚久长。 (70) 期(jī 基)：整一年。再期，过了整整两年。 (71) 物理：事物的道理。 (72) 铢铢(zhū 朱)两两：铢和两都是古代极小的重量单位，比喻极细小的事情。 (73) 真元：道家称人的灵魂为真元。 (74) 夺舍：道家所谓的借尸还魂。(75) 厉：恶鬼。 (76) 歆飨(xīn xiǎng 欣响)：神灵享受供物。 (77) 格：至，来。(78) 自谄(chǎn 产)：自己奉承，献媚。 (79)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二句：语出《左传》，即鬼神不享受非本族子孙的祭祀，老百姓也不祭祀别人的祖先。 (80) 阶：等级。 (81) 两间：天地之间。 (82) 明婉：明白简约。 (83) 嘉靖甲申：1524 年。嘉靖，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1522—1566)。 (84) 琪花宝树：即琪花玉树，指仙境中的花木。 (85) 法曲：本为一种古代乐曲，此处指仙乐。 (86) 筑：古代一种像筝的击弦乐器。 (87) 大造：大功劳，大恩德。 (88) 箫韶：传说中虞舜时的音乐。 (89) 汍澜(wán lán 晚兰)：悲伤涕泣的样子。 (90) 法驾：皇帝的车驾，这里指海神的车驾。(91) 清吉：清平吉祥。 (92) 悔吝：悔恨。 (93) 宅心：居心。 (94) 雪涕：擦拭眼泪。(95) 铁马：挂在屋檐间的马形铁片，风吹时互相撞击作响。 (96) 俾(bǐ 比)：使(达到

某种效果)。　⑰ 潞河：指北京通县以下的北运河。　⑱ 居庸：即居庸关，长城要口之一，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在北京昌平西北部。　⑲ 从父：伯父，叔父。⑳ 张文锦：山东安丘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嘉靖元年(1522)拜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因督率部卒建堡及戍守过激引起兵变被杀。　㉑ 狴犴(bì àn 必岸)：牢狱。㉒ 宣府：今河北宣化。明永乐七年(1409)后设总兵坐镇，称宣府镇。　㉓ 诘验：讯问和验证。　㉔ 瘐死：罪犯病死于狱中。　㉕ 高邮湖：在今江苏高邮、金湖及安徽天水等县间，北通洪泽湖，南接长江。　㉖ 黑雰：黑雾。　㉗ 戊子：1528 年。㉘ 佥宪：明朝对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的称呼。　㉙ 总戎：总兵。　㉚ 丙申：1536 年。　㉛ 南院：南京官署。　㉜ 雨花台：南京名胜，在城南中华门外。传说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此讲经，落花如雨，因此得名。　㉝ 六秩：六十岁。十年为一秩。

神灵扶助凡人发迹变泰，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辽阳海神传》作为一篇“神仙传”式的传奇小说，从表面上看它继承了魏晋以来的志怪传统，叙述了一个人神相爱、扶助的故事，与六朝时期的《董永》、《天上玉女》、《白水素女》等志怪作品在主题上一脉相承，但将它们相比较作横向考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在主人公形象塑造及故事的结构上，《辽阳海神传》与前此诸文截然不同，表现的是商贾在神仙帮助下牟利发家的过程。不仅男主人公一反孝子、官吏、农夫形象变为商人，而且神仙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董永》、《天上玉女》、《白水素女》等作品中仙女总是周到地安排一切，事事无需男主人公操心；而在《辽阳海神传》中，海神虽然对程宰厚爱非常，但极力反对程宰不劳而获，仅仅为程宰经商提供致富信息而已，经商过程中的种种辛劳还需程宰自己去切身体会。可见，人神相恋故事中神仙的作用已逐渐缩小，扶助方式呈现出由全方位向不完全转化的趋势。这与志怪传奇小说到明代渐趋衰微、多演人事的走向一致。商人形象的出现及对商业经营活动的生动描写，更是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义利之别”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贾及其商业行为集中体现了对“利”的追求，在多个层面上构成了与“义”的尖锐对立与冲突，这就必然遭到来自正统道德观的抨击与否定，因此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受到社会歧视，地位低下。在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写到商人，即使偶有涉笔，亦大多为令人憎厌的反派角色。正如唐白居易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所写：“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可见在当时文人学士心目中，就是毫无社会地位的妓女，嫁给商人也是穷途末路之无可奈何的选择。到了明代中

叶，社会经济经过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随着历史学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海禁松弛，经济贸易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这导致了市民阶层的扩大，他们渴求文学作品反映自身，表现自己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而市民阶层的文学欣赏趣味也在日益发生变化，由对英雄神道的钦慕转向对身边世态的关心。这一心态的转变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出现了不少正面描写商人形象、表现商人对金钱之渴求的作品。《辽阳海神传》虽情节奇异，然从艺术真实角度来看它仍然是这一社会现实的折射。

《辽阳海神传》在创作题材上的突破还不止于此，更为人注意的是它是明代中叶后经济状貌的艺术写照。工商业自古即有，但经营方式是有变化的。唐人温庭筠的小说《干臊子·窦义》故事中窦义的经营手段是一向被商人奉为法宝的"人弃我堪取，奇赢自可居"。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塞和不完全的自给自足为买贱卖贵的贩运贸易创造了便利条件。有买贱卖贵的行商，必然会有囤积居奇的坐贾。由于买贱卖贵的贩运贸易和囤积居奇都是与生产相脱节的商业贸易形式，在商人受到歧视的古代社会更为人们所轻视，被视为巧取豪夺的行径。而《辽阳海神传》中不仅出现了苏皖至辽阳间水陆并举、车船齐发的长途贩运，还引人注目地塑造了一位靠囤积居奇致富发家的商人程宰的形象，正面表现了他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商业经营形式，正是明代贸易发达、商品交流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程宰经商成功一事，颇可见当时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人们商品观念的膨胀和冒险发家的社会心理。尤值得一提的是，在程宰囤积居奇的背后，作者采用浪漫主义写法塞进了一个莫测高深的海神，使商人的冒险和剥削幻想化。这与传统道德观念截然不同——经商不但得到了神灵的支持和赞助，而且海神指点的诀窍，又恰恰是被传统道德所否认的"垄断"、"囤积居奇"。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代王学左派对理学的反拨和人们思想的启蒙有关。

故事所述的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统治者已经非常腐败，藩镇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环境的恶化更增加了经商的风险，客观上也加强了财富对商人的吸引力。对财富的贪欲，对安康的祈求，对异性的渴慕，本是离家别妻、长期在外经商者的典型心态，及至面临兵荒马乱且生意越做越大之际，此种心态便愈加突出和强烈了。小说男主人公、安徽商人程宰就是这个年代中一位背井离乡的普通商人。他既不是翩翩佳公子，也不是堂堂美少年，可以说只是一介凡夫俗商，这是程宰形象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男主人公形象的最大不同之处。作者对其思想感情活动的

描写也立足于"普通"这一点，显得恰如其分，符合生活真实。作为一位失意商人，程宰在漂泊异乡、苦寒思家、恨不速死的境遇中意外地得到海神的垂青，这种在人生道路上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决定了他在与海神的整个爱情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他初则战战兢兢，伏乞哀怜；继而喜出望外，虔想以伺；进而日益亲狎，有求必应。于是发财之念复萌，显示出商人本色，在海神的帮助下终于东山再起。然而，富贵之后的程宰，仍然顾念家乡妻小，也因此与海神诀别。失魂落魄、如丧伉俪的他，在归乡途中又迭遇凶险，多蒙海神救助才得脱大难。纵观这一曲折的爱情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程宰是一个胆小谨慎、老实忠厚、爱财多情的商人形象，是明代千千万万商人的缩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程宰的他乡艳遇、一本万利、逢凶化吉、寿至九九等种种描写，无不是外出经商者理想境界的具体体现。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辽阳海神，是商人们种种理想的幻象。她身上既具有其他神仙的共性——年轻、美艳、神通广大，同时又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她温柔多情、雍容华贵，作为辽阳一地的海神，出入皆有仪仗，随从甚众，颇似一国之君的排场。即便是主动追求，夜奔私会，依然是前呼后拥而来，不失身份。她对程宰情深义重，有求必应，七载之中，"盖凡可以娱程者，无不至也。两情缱绻，愈久愈固"。及至程宰省亲，二人诀别，她犹追叙往事，"每吐一言，必汍澜哽咽"，"执手泣诀而去，犹复回盼再四，方忽寂然"。虽缘尽而情未了，程宰归乡途中，她又一路护送，三次示警，"容色犹恋恋如故"，并订下蓬莱之约以续前缘，种种痴情之举完全是人间儿女之态。更为难得的是，海神虽深于情，但仍明于义，对程宰欲不劳而获之举，以他肉不能粘面巧妙譬喻，使程宰明白"非分之物，不足为福"的道理。她不仅以其预知未来、运筹帷幄之能助程宰发家，还为其解难释疑，对天堂地狱、因果轮回、精变怪异等种种问题都作了简洁的说明，从中可见其聪慧异常，俨然一位贤内助形象。通过这种种描写，辽阳海神由神而人，脱尽了神态，成为商人异乡结识的有情有义、贤惠深情的女性的典型。

总的看来，《辽阳海神传》采用传记体的格局，在怪异的形式内演绎具有人情、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真实感较强，叙事写人细致、真实，语言精炼、生动，这正是对唐传奇艺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问世后曾以单篇的形式流行，广为传诵。明末小说家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拟话本《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即据此写成。《聊斋志异》卷九《云萝公主》的部分情节亦受本文影响。

（宁稼雨　梁晓萍）

梅　梢　　董榖

梅梢者，我圣祖高皇帝①鏖战鄱湖②时御舟黄帽③也。吴人谓舟子为梢子，其人梅姓云。时圣祖高皇帝舵楼④指麾将士，适伪汉有举流矢⑤相向者，梅梢偶见之，急撤。御座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间，比之沛公伤胸扪足⑥，福孰隆耶！登极后，大封已毕，独不及梢。时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时时自数，无敢为之言者。他日候郊，天驾回，梢令其孙扶之路旁大呼曰："皇帝忘梅梢乎？"上大惊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锡⑦予以其孙。

〔注〕① 圣祖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　② 鄱湖：鄱阳湖的省称。　③ 黄帽：船夫。　④ 楼(ruí 蕊)：木名。　⑤ 流矢：乱飞的或无端飞来的箭。　⑥ 扪足：以手摸足。　⑦ 加锡：赐予恩宠或财物。

《梅梢》选自董榖所辑笔记小说集《碧里杂存》，为集中志人类的一篇。

小说在极短的篇幅中，通过事件双方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个胆量过人的梢公形象。开篇沿袭史传笔法，先交代清楚梅梢的身份，是朱元璋指挥鄱阳湖之战时驾舟的船夫，并有救助皇帝脱避流矢的大功——"梅梢偶见之，急撤。御座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间"。这一事实本身就暗示出梅梢技术高超、极有胆量。试想若是普通船夫又怎敢在两军激战之际为人驾舟？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设置了一个矛盾冲突：皇帝登极后竟然忘记了梅梢的救命大恩，"大封已毕，独不及梢"。"独"字寓意深远，明太祖犒赏群臣，独忘梅梢，显见梅梢地位卑微。作者还细致刻画了梅梢的生活窘状——"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时时自数，无敢为之言者"，寥寥几字既勾勒出一个穷困潦倒的老船夫形象，又点出了事件双方的巨大差距：一方是微芥小民，仅仅有姓无名；一方贵为一国之君。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正是双方地位权势的差异才造成了梅梢周围的人不敢为他仗义执言。这就让人感到双方的矛盾冲突似乎根本无法解决。然而作者笔锋一

转，描写了梅梢并不甘于自己的命运，毫不畏惧皇帝的威仪，拦住圣驾大声质问："皇帝忘梅梢乎？"终于得到了应得的赏赐。至此，一个胆量超人的梅梢也就跃然纸上了。

本文虽着墨不多，但文字简洁顺畅，叙事含蓄传神，情节一波三折，在明代志人笔记小说中具有代表意义。　　（宁稼雨　梁晓萍）

娟　娟　传　　杨仪

木生，字元经，少有俊才。时康陵朝①，以乡荐入太学②。与龚司谏谨有场屋之旧③，屡欲以生才艺上闻，生曰："人各有时，若锥处囊中，颖④当自脱，宁待援手他人乎？倘果荐上，元经惟有被发入山耳。"司谏不能强，生亦谢去，携琴书遨游齐鲁间，揽结诸英俊，或眺览名山水，往来两都⑤，时人莫能窥其际也。

尝登泰山观日出，夜宿秦观峰。梦有老妇携一女子，相见甚欢，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遗一诗扇，展诵未终，忽晓钟鸣，惊悟而起。其所梦经行道路、第宅，历历皆能记忆。明年，将入都，道出武清⑥，散步柳荫中，过一溪桥，道旁有遗扇在草中，收视之，上有诗云：

烟中芍药朦胧睡，雨底梨花浅淡妆；小院月昏人定后，隔墙遥辨麝兰香。

仿佛是梦中所见者，珍袭⑦藏之。行未几，遥见一女郎从二女侍游树下，迤逦将近，生趋避之。时为三月既望⑧，新雨初霁，微风扇暖，女郎徐邀二侍，穿别径，结伴而去。生伫立转盼，但觉带袂飘举，环珮锵然，百步之外，异香袭道，绰约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锴刀⑨，削树为白，题一绝句曰：

隔江遥望绿杨斜，联袂女郎歌落花；风定细声听不见，茜裙红入那人家。

倚徙弥望，乃行。前至野店中，问诸村民，或曰："此去里许，有田

将军园林，岂即其家眷属乎？”生明日又往树下，竟日无所遇，惟见溪水中落花流出。复题一绝句，续书于树曰：

异鸟娇花不奈愁，湘帘初卷月沉钩；人间三月无红叶⑩，却放桃花逐水流⑪。

自后不复相闻。然前所遗扇，每遇良辰胜会，未尝不出入怀袖，把玩讽咏，爱如珙璧。

壬午⑫，圣人嗣统⑬，数载间文恬武熙，天下无事，思得贤士，与之共兴礼乐。司谏时已历通显⑭，尝因燕对奏上曰：“臣所知有木元经者，才合春卿⑮，名收贾董⑯，陛下必欲更动礼乐，非其人不可。”上遂命收入选部⑰。时朝廷将大营建，隶名工曹⑱。曹长师丹心善生，每事暇，辄邀生同游。当春牡丹盛放，且所司有器皿厂，约生明日会厂中，同出土桥诸名园赏之。生至期达旦，偶以他事后期。厂中皆上供御器，非主者至，不得入，生因勒马以伺。道旁有井，马渴，绝衔奔水，生恐下马，马逸，左右皆前逐马，生就立井旁民舍。其家以贵客在门，召一邻翁至，延生入。初经重屋，仅庇风日，似一中下民居。再启一关，则高堂藻饰，别一景象。又西过曲径，越小院，其中楼台阑楯，金碧耀辉，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辞出。翁曰：“内人乃老夫寡妹，年已逾五旬矣。幸暂留，伺马至，行无伤也。”生起挥扇逍遥，历览画壁，翁从旁见其扇，进曰：“此扇何从得之？”生曰：“吾数年前过武清所得，道旁遗弃也。”翁借扇观，遽持入内，顷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于偶然者矣！适见扇头诗，疑为吾甥女手笔，入示吾妹，固非误也。”生初入其室庐，皆若梦中故所经行者，心固已异之矣，乃闻翁言，愈疑之。再引入一曲室，帏幄鲜丽，金玉烂然，至其几榻整洁，琴色静好，莫能名状。须臾，一老妇出拜，自言“姓钱氏，先夫田忠义，官至上轻车都尉⑲，往岁扈从⑳西征，为流矢所中，舆疾归武清。小女娟娟，时年十四，随侍汤药，偶遗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载矣，睹物兴怀，不觉遂生伤感。然当时溪树上有二绝句，不知何人所书，小女因寻扇再至其

地，经览而归，至今吟哦不绝于口。”生请诵之，即其旧题也。老妇因请命娟娟出见，传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谓女曰：“客即树上题诗人也。”娟娟强起，严服靓妆，与母相携而出。至则玉姿芳润，内美难征，俨然秦观峰梦中所见也。生又以梦告母，共相嗟异。久之，马至，珍重辞谢而去。

明日，邻翁以娟母命来，曰：“未亡人有二女，其少先行矣，娟最爱，将赖以终未亡人身，然幽赞以神㉑，明协以人，未亡人尚敢吝其爱女乎？请以弱女为君子侍。”生辞之，翁申母命曰：“先将军无遗育，弱息仅存，使君子不以下体是遗㉒，家虽亡，得婿公瑾㉓，亡人且无憾矣。”生乃请卜之，得解之九二㉔。卜者曰：“田获三狐，姓著占辞，事无不济；但三狐得矢，恐不能永终贞吉耳。”生犹豫未决。翁三致命曰：“吾闻古之君子，处大事心假于梦卜，梦生于心，卜决于人。今婚媾及事矣，乃不内决于心，而顾取决于人耶？”终不得辞，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礼。娟娟妙解音律，通贯经史，凡诸戏博杂艺，靡不精晓，情好甚笃。未阅月㉕，大工皇木至潞河㉖，生将督运南行，势不能留，室内又少亲干，乃锁院而去。母先亦暂至武清，遣人问娟娟，从门隙中附诗于母，寄生曰：

闲郎夜上木兰舟，不数归期只数愁；半幅御罗题锦字，隔墙裹赠玉搔头㉗。

是夕，生适自潞还，娟出迎。生曰：“方从马上得诗，未有以复。”即口占赠娟曰：

碧窗无主月纤纤，桂影扶疏玉漏严；秋浦芙蓉倚丛叶，半妆斜映水晶檐。

生他日偶得乡人书，独坐深思，娟以诗解之曰：

碧玉杯中琥珀光，灯前把劝阮家郎㉘；不须更忆人间世，千树桃花即故乡。

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忧㉙去职，河冰既合，娟适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计无所出，邀母与娟同居，约以冰解来迎，相与悲咽而别。明年春，娟病转剧，遣翁子钱郎以诗寄生曰：

楚天风雨绕阳台㉚，百种名花次第开，谁遣一番寒食㉛信，合欢廊下长莓苔。

生遣使往迎。比至，则不起匝月矣。辛卯㉜冬，生再入都，过母家，见娟娟画像，题诗其上曰：

人生补过羡张郎㉝，已恨花残月减光；枕上游仙何迅速㉞，洞中乌兔太匆忙㉟。秦娘似比当年瘦，李卫暂多旧日狂；梅影横斜啼乌散，绕天黄叶倚绳床。

时多传诵焉。

〔注〕 ① 康陵朝：即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明武宗朱厚照死后葬康陵，因称其在位年间为康陵朝。 ② 太学：即国子监，明以后为朝廷传授儒家文化的最高学府。 ③ 场屋之旧：指曾在同一科场参加科举考试。 ④ 颖：锥尖。 ⑤ 两都：北京和南京。明朝自成祖后，定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 ⑥ 武清：县名，今属河北省。 ⑦ 裹：包裹。 ⑧ 既望：阴历每月十六日。 ⑨ 错刀：即金错刀，一种用黄金镀过刀环的佩刀。 ⑩ “人间”句：宋人张实《流红记》载，唐僖宗时，宫女韩氏以红叶题诗自御沟漂出，为儒士于祐所得；祐亦题一叶，投放御沟上流，恰为韩氏所得。后韩氏从宫中放出，与于祐结为夫妻。 ⑪ 桃花逐水流：陶潜《桃花源记》载，晋时一渔人，见林中小溪有桃花漂出，遂沿水上寻，“林尽水源”，发现了桃花源仙境。 ⑫ 壬午：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 ⑬ 圣人嗣统：指明世宗朱厚熜继承帝位。 ⑭ 通显：官居显位。 ⑮ 春卿：指礼部长官。 ⑯ 贾董：即贾谊和董仲舒。 ⑰ 选部：古时吏部职掌官吏任免、考核等事，故又称“选部”。 ⑱ 工曹：即工部，在朝中职掌水利、建筑、手工业等事。 ⑲ 上轻车都尉：明承前朝之制，置勋官奖励有功将士。武勋凡十二级，其八级为上轻车都尉。 ⑳ 扈从(zòng 纵)：皇帝出巡或出征时，随从护驾。 ㉑ 幽赞：暗中赞助。 ㉒ 下体是遗：因地位、身份低下而舍弃。《诗经·邶风·谷风》篇有“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之句，“下体”指根茎，意为采葑采菲时，不要因这类蔬菜根茎粗劣而将茎叶一齐抛掉。 ㉓ 公瑾：三国时吴国名将周瑜，字公瑾。 ㉔ 解之九二：《周易》下经解卦：“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铜箭头)，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㉕ 阅月：过了一个月。 ㉖ 潞河：今北京市通县以下的北运河。 ㉗ 玉搔头：即玉簪。 ㉘ 阮家郎：《幽明录》载，汉明帝时，剡县刘晨、阮肇两人入天台山，攀援藤葛，逆流没水，在溪边遇二仙女，各与其结为夫妇。这里借阮肇指木生。 ㉙ 忧：即丁忧；古时遭父、母之丧，其子女要在家守丧三年。 ㉚ “楚天”句：宋玉《高唐赋序》说，楚怀王曾游高唐，梦中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离去时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

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㉛ 寒食：节名，为清明节前一日。 ㉜ 辛卯：嘉靖十年(1531)。 ㉝ 张郎：指唐人元稹传奇《莺莺传》中的张生。张生本与崔氏女莺莺相爱，及第后背弃了自己的"终始之盟"，又就婚高门，把莺莺抛弃了。当时有人把张生的这种负心行为推许为"善补过"。 ㉞ "枕上"句：唐人沈既济传奇《枕中记》载，道士吕翁在邯郸客店中遇少年卢生，授以青瓷枕；卢生着枕后，在梦中饱阅了人间荣华富贵、得失宠辱，及醒，主人蒸黄粱未熟。 ㉟ 乌兔：乌飞兔走，比喻日月运行。

本篇选自《高坡异纂》。《高坡异纂》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据作者自序称："高坡者，予京邸之里名；异纂者，琐屑谭谈，不足于立言云耳。"此书当是作者寓居京师东城高坡胡同时，见邑中怪事，信手所记之集录；所记内容，多为神怪异常之事。清人周中孚批评说："今观其书，大都《齐谐》、《齐东》之类，无一而可信者。"(《郑堂读书记》)《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更甚："小说之诞妄，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不过，书中也有少量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某些故事构想优美，情节曲折，描述生动，文笔简洁而诗情充溢，具有传奇体小说的特点。

《娟娟传》是《高坡异纂》中最著名的一篇。全篇以哀婉动人的笔墨，叙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奇幻曲折的爱情经历和婚后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因这对青年男女的情缘，由梦而起，亦因其有缘，梦幻成真，所以，冯梦龙编纂《情史类略》时，把这个故事录入"情幻类"；无名氏把这个故事搬上传奇舞台时，剧名题作《因缘梦》。

明中叶后写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常见以梦为情节关钮。关于这类故事，冯梦龙曾道明其爱情发展的逻辑是："无缘者，真亦成梦；有缘者，梦亦成真。"有缘无缘，即是有情无情，唯"情之至极能动鬼神"，梦幻亦能成真。《娟娟传》开篇即以梦为发端，写木生"登泰山观日出，夜宿秦观峰。梦有老妇携一女子，相见甚欢，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遗一诗扇，展诵未终，忽晓钟鸣，惊悟而起"。这样至爱至美的梦境，无疑是木生"情之所钟"。从此这梦就成了他的爱情理想，他为实现这个爱情理想作了矢志不渝的追求。

现实生活中木生和娟娟从相见生爱到婚媾成礼，由于与梦中的幻象相互印证，真幻合一，使这对有情人的心灵更容易沟通，他们的情爱也就更见精诚，更为真挚，更加优美感人。特别是遗扇、得扇的情节，不时从人物内心"情"弦上蹦跳出优美的音符，饱含着纯真和热切的感情力量。如冯梦龙所评："秦观峰之梦，胡为乎来哉！无梦，则得扇不奇；得扇不奇，则生必不

出入怀袖，肆翁必不问。而数月之姻缘，何以销之？梦岂偶然而已！"木生视扇为爱情的信物，"珍袭藏之"。娟娟寻扇而得见树上题诗，从此"吟哦不绝于口"，一颗芳心已暗许给了题诗人。由于得到封建家长的认可，他们的爱情路上没有出现什么人为的障碍，就顺利"成礼"，而且婚后"情好甚笃"。不过，给予他们幸福的显然不是标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木生和娟娟都把整个生命交给了爱情，也把婚姻交给了自己。所以，是爱情为他们缔结了美满的婚姻，婚姻乃是他们爱情美满的结晶。

木生在成礼前，曾"请卜之"，卜者预言"恐不能永终贞吉耳"。这给他和娟娟的恩爱生活笼罩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但此后的情节发展中并没有着意营建这种宿命的氛围，而是用曲笔表明：由于新帝登基，朝廷大兴土木，派人四出采运材料，木生亦受命"督运南行，势不能留"。一对新婚未满一月的恩爱夫妻，从此离多聚少，娟娟常是自锁院中，黯然过着"不数归期只数愁"的孤寂生活。第二年春，娟娟就不堪相思之苦，抱病而亡。所以，迫使这对新婚夫妻生离死别，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皇帝要修建供自己享乐的楼阁园囿。这样的悲剧结局，虽无震撼人心的死别场面，但也能令人沉思寻味，从中认识到封建君主专制"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罪恶。

作为一篇传奇体小说，《娟娟传》在故事的叙述中，情节设计虽不乏起伏转折，但很少用夭矫变幻之笔，而是多用诗词韵语表述人物性情意绪，使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富有一种诗的意蕴。所以，从整体风格来看，《娟娟传》在艺术上的追求也受到了当时文坛上大量出现的诗文小说的影响。

木生与娟娟从相爱成婚到婚后娟娟病殁的感情流程，接连用八首诗来贯穿始终。诗，是他们心声的自然流露，从字字传情的诗句中颠动出来的爱情旋律，不仅出色地展示了人物的感情世界，也在读者的心海里激起了美的涟漪。

木生初遇娟娟，一见钟情，不由"伫立转盼"，在树上题一绝句："隔江遥望绿杨斜，联袂女郎歌落花；风定细声听不见，茜裙红入那人家。"这首绝句像一笔翰墨，勾绘出娟娟穿行于花丛中，"绰约若神仙中人"的美丽形象；而木生此时此刻爱意萌动的情怀、急欲相会的心曲，通过晶莹的语言、美妙的意象加以诗化，就更见热切，更有意蕴，也更能沁人心脾，使人读之禁不住情涛奔涌。

娟娟婚后不堪离多聚少的情感折磨，终于卧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派人以诗寄生，诗中一字一句都浸透着血和泪："楚天风雨绕阳台，百种名

花次第开，谁遣一番寒食信，合欢廊下长莓苔。”这首绝笔诗，以景传情，把这个情感丰富的少女郁积在心底的爱，和她为自己不能与木生厮守终身的痛苦，既含蓄又蕴藉地表露了出来。从她那至死不绝的悠悠情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超乎常人的纯真和坚贞，这是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集粹，它再鲜明不过地显示了娟娟这个温柔、娴雅、聪慧、充满诗情的女性形象独特的艺术光彩。

可以说，这篇小说在其作者的精心构思之中，始终蕴蓄着诗。诗，不仅与小说的情节发展交融在一起，而且成为形象刻画的传神妙笔；凡人物心态的点染写照，情意缠绵的细微描绘，都离不开诗。最见魅力的，是诗将木生与娟娟的情爱过程写得超尘出俗，优美动人，从而使整个爱情故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表现出异样迷人的浪漫韵味。　　（蒋松源）

金　姬　传　　杨仪

金姬，姓李氏，名金儿。济南章邱[1]李素女也。五世祖嘉谟，伪齐刘豫[2]时，以四郡强壮应募，为云从亲卫子弟。豫爱其年少精敏，又自言与李俦侍郎通谱。时俦亦受伪齐官，因纳为婿。将加爵都尉，嘉谟坚辞不拜。然能谦恭下士，排难解纷以全善类，人多德之。豫败，故得免祸，归田里为富翁。宋亡，其孙以乡役部发岁运至元都[3]。当夜对月悲歌，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明日访之，则宋旧官人金德淑也，因过语，德淑本杭人，心怀故土，欲以身托南行。遂与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父死，都生从母为金姓，不复与章邱之族相闻。及长，娶大都女子，复生一女。都生亦早亡，家贫甚。偶章邱有李生至，欲求为妾。谋之媒氏，即以都生女应之。李生以百金酬聘，眷恋不复思归。居数年，亦生一女，名金儿，即姬也。明敏妙丽，世罕其匹。日诵古今经史及仙佛百家之书。父得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悉以其术授之。遂元妙。言人祸福皆响应。父自谓不能及也。

元室政乱民穷，李生将携家还山东。兵阻从间出，羁离旅寓

盱眙县④。夏暑，金氏尝裸体纳凉。李生见其肘下有黑痣，大如五铢。生曰："吾肘亦有一黑痣，形甚似，岂天以形类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章邱士人之子，本亦姓李。父早丧，从母姓为金。闻先大父有遗文可验也。"出书示之，备载族属姓李，生名亦在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孙妇子。妾固生从女弟也。相顾惨恨，不能自存。金儿闻之，剪发自誓，愿为尼以赎骨肉之耻。自是以兄妹别处，求归愈切。

时至正十四年甲午，张士诚伪称周诚王。六月己酉，兵陷泗州⑤。李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儿时年未及笄，分配太妃曹氏帐中为侍儿。曹氏颇贤智，偶问及其乡里，金儿具陈始末。又言自幼祝发⑥为尼，颇知经典医卜杂艺。是岁十月朔，士诚因避苗军之锋，自扬州退保高邮⑦。元右丞相脱脱⑧统兵十万围其城，用部将董抟霄⑨之言，分兵复其侵地天长⑩、六合⑪等城，高邮危急。曹氏命金儿卜之，得无妄之小过⑫，执策进曰："天下雷行，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其占利正而获大亨。说者谓首颠颠，趾延延。刚以正之，畏以齐之城，乃可顺而合道。变体以柔得中，下怫上悖，趾趣爪坠，故必畏以省同政，奋威以惩小人，乃可对时育物以当天命也。然其繇⑬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执顺以终，天佑无咎。'主公今方改元，天祐显著。卜词事同图谶⑭，取威定霸决于此矣。"既而脱脱兵日集，势号百万，遂坠其城。士诚危惫，计将背城死战。曹氏复命卜之，得需之坎。金儿曰："虽需于泥，其利用恒，能敬慎则不败也。"又以立准之日奠之初一，赤卉方锐，利进以退。其测曰："'赤卉方锐，退以动也。'盖阳能刚能柔，能作能休。见难而缩，家性为奠。虽勿肆，终无怫。慎毋妄动也。"更二夕，时当冬，忽闻雷发城中。金儿夜起贺曰："明日可出师战矣。"遂登楼仰观良久。天将曙，趋告曹氏曰："龙文虎氛，悉见我营上。时不可失，请急击之。"曹氏即以告士诚。俄而谍者缘城至，言元主有诏削夺脱脱官爵。四更时，亲卫铁甲军闻报皆丧气散去矣。士诚乘隙开门纵击之，大败元兵，军势复

振。由是帐中悉以金儿言验，称为姑姑。曹氏益宠爱，父母皆留幕下。盖自被录以后，虽不复髡缁而修持如故。

明年乙未，江阴大盗朱英、江宗三自相仇杀。英不取能胜，过江求援于士诚。疑为元兵说客，按剑临之，辞拒不许。自夏徂⑮秋，往复数四。英乃盛陈江南饶富，玉帛子女冠于海内。且曰："妻子皆在军门，愿以为质。"士诚夜入帐中，言于其妻刘氏。遂闻于其姑，同召金儿问之。对曰："伯王之相，自与凡流不类。昨从太夫人帐后，窥见主公颜色，似得之天成。妾见太阴累犯垒壁⑯轩辕⑰，又见太白⑱自五月至九月累经天昼见，入犯太微⑲，光扫天粱⑳，其应在吴。江南之祸，必不得免。"曹氏强之卜，乃请扶乩㉑，占之曰："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人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日事闻于士诚。时士诚改历明时大喜，以为日月双照之符，遂定计过江。先遣其弟士德选高邮兵三千人，以英为向导，击横栅以渡。至福山㉒时，已逼岁除。英曰："兵贵神速，常熟守臣虽已知我渡江，今当除夕，官民且耽庆节醉饱，未必有备，乘间趋之，可即破也。"夜半兵至九浙港。士德尚疑之，乃遣李伯升将高邮兵千人，统率朱英兵，直趋城中，而自将大军，以英子清为向导，从虞山㉓南入，约明日合兵县治。其实欲以英当敌也。

先是，蜀人杨椿字子寿来吴，自言裔出关西，为宋少师杨栋之嗣，与杨文靖公五世祖汝江为近族。因隐居虞山，买田结庐于湖村，又立家庙，与文靖子孙之居邑中者相为伦次，遂土著。椿为人尚气节，好文章。镇帅脱寅知其贤，召为馆客，既又属为参谋，留居郡中。至是闻士诚声南渡，脱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将兵二千至县相机调兵。至则与县鲁达、华赤议论不合。椿叹曰："我本邑人，为元帅守御，而守臣谋不合，事何由济？"顷之闻士诚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兴福寺中，计士德必从福山塘直入，将伺其兵半渡腰击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夜闻报，率将士越维摩岭，径趋湖桥，伏于其家园圃及林木中以伺。

十六年正月朔，士德将至墅桥。朱清曰："此去湖桥数里耳。过此，则湖山相逼，林木繁茂，不可不为之备。"士德乃遣其将韩谦、钱辅将兵前行。至湖桥，椿从其家庙中鼓噪而出，伏兵尽集。谦、辅兵出不意，不战而走。椿追至小山头。士德闻变急趋之。溃卒望见士德旗帜，反兵奋击，一以当十。椿见势不敌，且战且却，循山而南。复湖桥，整旗肃队，坚壁以待。士德仰战不能胜，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威惧。时伯升兵已入城，官民弃城走，不血刃而下。遂遣朱英将其步卒从虞山顶来迎。英望见两军相持，急驰下攻之，椿遂败。然犹杀伤及蹂躏死者各千余人，血流遍野。椿仅已身免，遁入郡中。

士德既据常熟，复用维扬㉔人苏昌龄计。二月壬子朔，士德兵抵齐门，附城而入。脱寅告急于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闻巷战，将勇者胜，请以身当大敌。"乃自率枭锐直赴士德搏斗，自晨至晡，士德身被数创。辅、谦持短兵接战，亦皆重伤。忽屋瓦飞堕马，士德持枪突前刺椿，洞其胸，椿死骂不绝口。脱寅方与伯升战于娄门，闻椿死，亦败走匿丛篠中，乱兵杀之。苏州遂下。士德据承寺为王室，立省院六部百司之职，皆以部将及所亲爱者布列。改平江路为隆平府，以锻工周仁为太守，悉以郡中院寺及豪府第宅分给居之。

捷至高邮，士德以苏昌龄为弘文馆学士，遣赍㉕书来迎士诚。以是月二十五日发高邮至通州，期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入。服御器用，皆假乘舆㉖。三月朔，奉其母登狼山㉗。观长江之险，心惮之，设斋祈福。曹氏谓士诚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非尘世间物也，试与议之如何？"士诚曰："我每用其占，皆奇验。军旅事多，未暇见耳。"趣使召之。金儿青衣跣足垂涕而出，众皆骇愕。曹氏大诟，侍从令易衣，金儿收泪徐对曰："妾本俘获子女，罪当万死。初见主公，安敢妆饰取便，一时愁眉怨语，体儿不端。"士诚凝立忘言，注目谛视，唯唯再三，遣去。顷之，易常服出拜。士诚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刘夫人每言汝雄

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然占有数宗，汝得其几？”金儿曰：“占有定，天人宗太乙宗五行堪舆宗建除宗丛辰宗历宗，妾皆究之。唯象纬㉘蓍龟㉙之占，乃出圣贤正论。故古之卜者，扫除设座，正其衣冠起居，自誓以当乡人，颜色严正以对懈妇。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按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败。此天下之重事，不敢不以敬也。后世之卜，齐楚异语，瓦玉异用，而其人又多夸浮虚矫，居卑行污，何足与论卜哉？夫卜而不审，不见夺糈㉚。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故古之圣王建国受命，未尝不宝卜筮以助善。越王勾践仿文王八卦占体辞象，用范蠡文种为谋臣而推远西子，故能破敌国而霸天下。桀纣之时，与天争功，壅遏鬼神，使不得通。又用赵梁左疆为谋臣，宠妲己妹喜以为内嬖，卒使蔽其耳目以亡其国。此皆经史所著也。”士诚曰：“苏州虽已新服，地方百里，四面皆非吾有。元末革命，人心反侧，将奈之何？”金儿对曰：“军国大事，非儿女子之所知。今蒙主公再生之恩，老夫人解衣推食之爱，不敢不言。妾闻创业开基，与守成之主不同。非仁与义，无以收四海之望；非才与知，无以服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争；可以群策谋而不可与群才断。是故君德莫善于运乾刚之断，莫不善于任匹夫之勇。守成且然，而况创业之君乎？今以天时人事占之，江南政乖民困，征赋烦剧，威力迫协，万姓离心，久矣。主公以江淮先声，士卒效命，乘破竹之势，南定嘉湖，北抚淮泗。鼎足千里，角之群雄，不过一投鞭之劳耳。然闻江南之捷至，而子女玉帛尽入私门府署，官爵已皆滥给，损举义伐暴之名，失万世赏功之柄。政教号令，非出一门，入吴之后，方将为国家深虑耳。”时金儿初见士诚，察其意有所属，每答问，辄高其论以动之，盛陈纲纪，约束其邪思。士诚果端然改容。致席召前谓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居卜筮之中。诚如太夫人言，汝真天人也，安得沉埋在此？且勿他言。但今江波浩渺，天险为限；又闻江中沙洲盘绕，舟师皆新集乡民，未能尽悉，汝为我卜之。”得

蛊之剥，词曰："羊肠九棠，相推稍前。止须王孙，乃得上天。对山江中，风浪虽险，当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顷而福山富人曹氏闻士诚将渡，先已协于士诚之威，恐祸及家门，遂发江舡百艘，杀牛酾酒犒士诚之师。士诚初以癸巳岁起兵后，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吴。欲知国祚[31]修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蓍卜之，得中孚之晋。金儿进曰："中孚阴阳变动，六位周币，反及游魂之卦互体见民止于信义，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与乾为飞伏。晋阴阳反复，进退不居。精粹气钝，是为游魂。己酉金用丙戌火土用事，与民为飞伏。词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创业大数。'俟天运一周，乃决国祚灵长，当于日月共明矣。"士诚喜谓金儿曰："帷幄运筹，多汝之功，伺戎事稍暇，当行册赏。今即渡江矣，闻汝能诗，有诗以作士气乎？"命将校收庭中列帜置金儿前。立缀诗其上曰："万队旌旗迎北斗，连江笳鼓动雄风。君王自欲观朝日，驱石行看到海东。"舟遂发，蔽江而南。

金儿父母舟中乘间私问曰："主公以国祚卜，终当何如？"金儿曰："中孚之卦，准立之中，其体最尊，其象则混沦旁薄，正天作主。而必待思贞当位，乃受其福。至于阴阳神战，覆常是虞，巅灵之反，或难免之也。故先贤命繇，既赞其荣光赫赫矣。又言不得保巅踬陨坠，更为士伍，其意可见。"父曰："然则汝告主公日月之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似谓国祚灵长者何居？"金儿曰："一寒一暑，大运周也。历以十二辰为一纪。自今起丙申后十二年为丁未，别有真人当其荣光者矣。但我时命已促，他日当自验之。"其父惊曰："吾本穷途羁旅，俘获馀生。赖汝天赋敏质，乘时遭际。今江南已下，鼎足势成，定策帷幄之勋，当首及汝。同享富贵，无异邱子明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儿对曰："传有之矣。美好佳丽，为众人患。故骐骥不能与骡驴为驷，凤凰不能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同列。且强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无功。吾不愿臣妾末流也。"

士诚既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献金帛米谷各以钜万计，珠

玉锦绣数千器。及暮将士纵掠，积货一夕而空，仅免屠戮而已。时以巨舟重载，恐塘水浅涩，复发人浚治，乘潮平壅绝江口。又收曹氏所蓄竹木，数里为一牾㉜。舟至发之，命其将徐志坚督守巡察。故所驾龙舟战舰，大或万斛，小或数百石，江河略无阻滞。至九浙港，苏昌龄曰："入郡必由县治，河狭不能容舟，莫若仍回道以行。"士诚从之。是为三月十日，时和景明，自福山以达郡城，士马腾跃，甲仗鲜华，壅塞两岸。将二百里，旌旗鼙鼓，振撼天地。士诚黄屋左毒㉝，搴帷顾盼，意满志骄。追赶忆金儿之占验，使人召见。初金儿见士诚于狼山，属军旅急遽，危疑未安，又为金儿危言所恐，敬畏之未敢他有他冀。及金儿入舟，发容明丽，进止端庄，帷幄侍御，人人自失，不觉心动。绐㉞之曰："我有所求，汝试卜之。"意欲金儿自为卜吉也。卦成得大畜之观。进曰："卜词不协，不敢以告。"士诚曰："试举其词。"金儿不肯答。士诚强之，乃以繇进曰："三蛆逐蝇，陷堕釜中。灌沸淆殪㉟，与女长决。"士诚曰："吾闻神龟知吉凶而首直空椓□，卜可尽信哉！"自起取桃花簪其鬓，笑曰："此为聘。"金儿曰："吾卜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昔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主公方受命为王，岂忍以妾为骊姬乎？"士诚不从。尽出所得曹氏珠翠锦绣赐之，而命参军王敬去撰册金姬词，且俟他日加妃号，位次刘氏。金儿苦辞不得，忽轻翠已覆体矣。知不能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谢之。"士诚曰："此固当然。"即命谨厚女士数人从之。至曹氏舟，屏去盛妆，复其常服，进拜具陈。曹氏曰："汝天赋敏妙，分所当得，不必辞也。"又拜刘，刘语亦如之。又召其父母所亲，各叙讫，忽就舟中启其故箧，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长跪私祝。环视者皆无所闻，莫测其意。须臾闭目，奄然无语。父母惊赴，急趋呼之，已绝息矣。士诚仓皇至，执其手，哀恸不已。求良材为棺不可。或曰："曹氏牾木皆楩楠㊱油杉，可用也。"即出诸水中，架空阁下熬沸油灌其顶，水下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赐珠玉从葬，筑坟道旁。土既实，乃

行。舟次湖桥，昌龄指陈士德战地，士诚停驻观之，见阵亡将士，尸骨横籍，积如丘垄，心恨椿。又见椿旧宅祠宇尚存，即命守将尽撤之，徙建金姬墓道，其园圃中嘉树珍草，悉令乘时移种，又发曹氏园亭益之。由是数日之间，花木品列，台榭参差，老柏乔松，交蔽内外。繁华盛观，虽出一时，而栋宇花石，皆成旧林，俨然一古寺古宅也。又藉杨椿产业以给姬亲党。从行者使留守姬墓。将俟成大业后，别为陵寝徙之。未几，拜其父素为隆平府丞。姬母封夫人，与素别县而处，避兄妹之嫌也。其亲党皆得出入士诚府中。

二十六年，士诚谋取江阴，久未得逞，因感金姬之言，加封护国定仙妃。饶介之撰文，周伯奇书篆，刻石神道，祠而卜之。其夜刘氏梦姬对刘泣曰："国家举事大错，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早修德以塞天谴，来岁此时，难为计矣。"他日又梦姬抚士诚二子曰："妾受夫人恩，有不测当相庇。"刘氏私心忧惧，秘不敢言，预召姬母厚抚之，赏赉日多，人莫知其故。明年天兵下苏州，士诚兵败。城将陷，刘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各给银三斤，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过取，多则反为吾儿累矣。"城破，姬母匿儿民家舍。月馀，严稍解，乘间驰至湖村，视姬墓，则已成丘墟矣。其同时亲党尚多窜伏山中。渐相聚，言陆将军从江阴来，乱兵发姬墓，尸已脱去，棺中惟衣衾在焉。葬姬时，事起仓卒，士诚先以珠宝金银尽埋土中，其母独识其处，乃就废穴旁，又发土数尺，悉存无失者。母尽取之。复自福山渡江还章邱。二子长，遂冒李姓，亦不复知有张也。洪武之末，其季领山东乡荐，将赴都下，母戒之曰："京师平字街南官房口，有一盲母，年八十余矣。汝可密访之，勿令人知。寄言我犹无恙，急归报我知也。"儿奉母教以行。至京，拜户部主事。访得之，夜入其家。姆盲不能视，隔屏问曰："客从何来，乃夜入此？"儿答曰："我，章邱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声问起居耳。"姆遽起扪其面，连披二掌曰："何物小子，声之似我弟也！国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来此耶！可速还

家。”竟即推出，闭其户。盖姆即士诚姊，得赦不死，当时预闻托孤者也。明日儿称疾还乡里，其子孙至今编籍章邱云。

〔注〕 ① 章邱：今山东章丘。 ② 伪齐刘豫：刘豫是南宋初降金之臣。金兵南侵时，被任命知济南府，受金利诱，杀守将关胜投降。建炎四年(1130)，被金立为傀儡皇帝，国号“大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世代对金称子礼。屡次招引和配合金进犯宋。高宗绍兴六至七年(1136—1137)，被张浚组织的北伐军打败。 ③ 元都：大都，今北京。 ④ 盱眙(xū yí 虚姨)县：今属江苏。 ⑤ 泗州：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淮水西岸。 ⑥ 祝发：削发出家为僧尼。祝，截断。 ⑦ 高邮：今属江苏。 ⑧ 脱脱：元顺帝朝大臣，字大用，蒙古蔑里乞氏。至正元年(1341)，任中书右丞相。十四年，因顺帝听信谗言，被削官爵。次年流徙云南。十二月，被子毒死。 ⑨ 董抟霄：字孟起，磁州人。在与起义军的战争中屡建奇功，诏官淮南行枢密院副使。后被起义军擒杀，追封魏国公，谥忠定。 ⑩ 天长：今属安徽。 ⑪ 六合：今属江苏。 ⑫ 无妄之小过：无妄，卦名，卦形为䷘。小过，卦名，卦形为䷽。无妄图之小过意为卜筮得到无妄卦，初九、六三、九五、上九为变爻(阴者变为阳，阳者变为阴，即为小过卦)。下文中需之坎、蛊之剥、中孚之晋、大畜之观均同。 ⑬ 繇(zhòu 宙)：古时占卜的文辞。 ⑭ 图谶(chèn 趁)：古时方士或儒生编造的关于帝王受命征验一类的书，多为隐语、预言。 ⑮ 徂：至。 ⑯ 垒壁：星名，共十二颗星。 ⑰ 轩辕：星座名，共十七颗星，蜿蜒如龙，故而得名。 ⑱ 太白：即金星。早晨出现在东方时叫启明，晚上出现在西方时名长庚。 ⑲ 太微：古代星官名，居于北斗之南，古以为天庭，亦用指朝廷或皇帝的居所。 ⑳ 天梁：星名。 ㉑ 扶乩(jī 机)：旧时迷信者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由二人扶一丁字木架，下放沙盘，谓神降时执木架画字，以预示凶吉。 ㉒ 福山：在今江苏常熟市北长江南岸，自唐迄清为海防重地。 ㉓ 虞山：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一名海巫山。 ㉔ 维扬：今江苏扬州。 ㉕ 赍(jī 机)：送。 ㉖ 乘舆：古时皇帝或诸侯所乘坐的车子。这里指张士诚自用王侯之礼。 ㉗ 狼山：即今江苏南通市狼山。 ㉘ 象纬：星象。 ㉙ 蓍龟：古人认为蓍草之下有神龟，用蓍草与龟甲占卜凶吉，因以指占卜。 ㉚ 糈(xǔ 许)：祭神用的精米。 ㉛ 祚(zuò 作)：福运。 ㉜ 牐：水闸。 ㉝ 黄屋左毒：黄屋指古时帝王专用的黄缯车盖，左毒指皇帝乘舆上的饰物。 ㉞ 绐(dài 带)：欺诳。 ㉟ 淹(yǎn 掩)殪：淹死。 ㊱ 樧楠：黄樧木与楠木，皆大木。

《金姬传》又名《金姬小传》、《李姬传》。是一篇以元末张士诚农民起义的史实为基础而创作的小说，元至正十一年(1351)，右丞相脱脱为解决用度之不足，变更钞法，致使物价上涨，官吏乘治河之机大加勒索，导致农民

起义。十三年，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人杀富户，招集盐丁，起兵反元。十四年正月，据高邮称诚王，建国大周，改元天祐，声势大振。元顺帝派脱脱率大军进攻高邮，号称百万之师。十一月，高邮被围得水泄不通。正值危急之时，元顺帝因听信谗言，下令削夺脱脱的兵权和官爵。临阵易将，元军不战自乱。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高邮之役，是元末农民起义的转折点。十六年，张士诚渡江克常熟，取平江（今江苏苏州）、松江、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据以为都，又克杭州。后与朱元璋开战，战败后被迫降元，封为太尉。后乘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机，扩大地盘，加强势力。二十三年自称吴王。二十六年十二月，平江被朱元璋围困。次年九月，张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而死。

《金姬传》即是在上述史实的基础上根据传说而作的，小说塑造了机智过人、美丽坚贞的奇异女子金姬的艺术形象。文章开头先交代了金姬奇异的身世，金姬姓李，名金儿，她的父母本为同姓从兄妹，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结为夫妇，生了金姬。金姬天赋聪颖、容貌美丽，得父亲传授医卜之术，有奇异之才，为人占凶吉祸福无有不验。为赎父母同姓从兄妹为婚的耻辱，自幼有异志，剪发自誓为尼。元末大乱，被张士诚起义军俘掠，做了太妃曹氏帐中的侍儿。高邮之役，第一次显示了她过人的才华。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所以要"退以动"，以守为攻，静观其变。当她看到"龙文虎氛，悉见我营上"，即脱脱被削兵权时，就说："时不可失，请急击之。"显示出其对战机的敏锐观察力。张士诚采纳她的意见，伺机出击，终于大败元兵，化险为夷。之后，又劝士诚渡江，更显出她"运筹帷幄"之中，审时度势，对于大局的清醒认识。正是金姬的远见卓识，使得张士诚得以扩大战果，入主江南。她深知开基创业之艰难，必须有仁有义，有才有智，必须收服英雄之心以安天下，在肯定张士诚取得的成绩之时，她尖锐地指出了起义军的致命弱点：占领江南之后，钱财玉帛皆入私人之手，滥封官爵，号令不清，赏罚不明。无奈没有引起张士诚的重视，到了福山，"将士纵掠"，财物只一天就被洗劫一空，"仅免屠戮而已"，真是枉称"举义伐暴"了。金姬曾言"强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无功"，张士诚最终兵败身死，乃是金姬意料之中的。金姬的聪明不仅表现在军国大事上，对她自己的命运也非常清楚。她自知"美好佳丽，为众人患"，怕美貌惹祸，从初见士诚就先埋下伏笔，用越王勾践远西子而得霸天下，纣王因宠妲己妹喜而亡国来规劝士诚。至觉察张士诚有爱慕之心，就借问答之机，陈纲述纪，来约束其邪思异念。这虽然能暂免一时之祸，但她自知虽有骐骥、凤凰之才，终不得免于臣妾末流的命运，所以早

有死志。当张士诚强要纳之为妃时，就悄然而逝了，拼了一死，保了贞操，实现了夙志。对金姬容貌之美的描写，作者虽然惜墨如金，但却非常精彩。金姬初见士诚，虽然“青衣跣足垂涕而出”，仍然使张士诚一见之下，就看直了眼，“凝之忘言”，“唯唯再三”，大失英雄本色。虽无正面描写，但金姬之美却足以倾人城、倾人国了。第二次描写也只有十六个字：“发容明丽，进止端庄，帷幄侍御，人人自失。”与金姬的仪容相比，其他人真是“粉黛无颜色”了。作者并没有像传统的描写女性美貌的手法那样极尽铺排之能事，仅寥寥数笔，反而更加突出了金姬的非凡美丽。

另外，杨椿两战张士德也写得殊为精彩。杨椿“尚气节，好文章”，智谋过人，但得不到其他守臣的赞同，事急之下，只得自己带兵在张士德必经之路的险要之处湖桥设下埋伏，单等士德兵至拦腰攻打。果不其然，士德的先行兵马一到湖桥，杨椿即击鼓出击，致使敌兵望风而逃，“不战而走”，杨椿乘胜追击，等到士德大兵赶到，合兵反击，杨椿见势不相敌，并不硬拼，而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退守湖桥，再整人马，“坚壁以待”，从高处射杀敌军，使士德“三被流矢所中”，充分显示了杨椿的机智。到士德入城后，杨椿说：“吾闻巷战，将勇者胜，请以身当大敌”，不畏强敌，拼死一战，亲自率领精锐之师直扑士德门前。作者根本没有正面描写杨椿，只是说“自晨至晡”，打了一天，士德“身被数创”，其部将“亦皆重伤”，并且杨椿至死依然骂不绝口。可见其无比的英勇。这两仗一写杨椿之智，一写杨椿之勇；一个正面描写，一个侧面反衬，二者相互补充，交相辉映。这一节如果单独拿出来，作为单篇，确实是非常精彩的片断，但如放在整个《金姬传》中，对于为金姬作传来讲，不免稍有离题之嫌。

《金姬传》以史实为基础，笔法颇类于史传，文字简洁文雅，整篇叙述不慌不忙，沉稳雅健，平和充实而又详略分明。如描写高邮一役，对于战前形势的分析，用了大量的篇幅，金姬的侃侃而谈充分显示了其雄才大略。及至战争开始，“大败元兵”四字就交代了结果，战斗场面未着一字。作为小说，文章中的大量细节，如金姬运筹帷幄之中的言行举止、杨椿死前的英勇等，尽管都是作者的虚构和渲染，但写得活灵活现、生动自然。

至于以天象来预测战事祸福，正史中亦多有记载，如《元史·顺帝本纪》中有关张士诚农民起义的记载中就有：“太阴入斗宿……旰眙县陷”、“太白犯轩辕”等等，金姬之言当由此演化而来。古时女子，即使是像金姬这样有为相之才，如不借助占卜之术，恐怕也是不可能参预军机大事的，作者要显示金姬远谋大略的奇异才能，大概也只好借用此种方法了。当然其

中封建迷信的成分及宿命论思想是不足取的。　　（宁稼雨　牛景丽）

洞箫记

陆粲

徐鏊字朝揖，长洲①人，家东城下。为人美丰仪，好修饰，而尤善音律。虽居廛陌②，雅有士人风度。弘治辛酉③，年十九矣。其舅氏张镇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库④，以堂东小厢为之卧室。是岁七夕，月明如昼，鏊吹箫以自娱，入二鼓，拥衾榻上，呜呜未伏。忽闻异香酷烈，双扉无故自开，有巨犬突入，项缀金铃，绕室一周而去。鏊方讶之，闻庭中人语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灯循阶而上，分两行，凡十六辈。最后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瑶冠凤履，文犀带，着方锦纱袍，袖广几二尺，若世所图宫妆之状，而玉色莹然，与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诸侍女服饰略同，而形制差小，其貌亦非寻常所见。入门，各出笼中红烛，插银台上，一室朗然，四壁顿觉宏敞。鏊股栗不知所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抚鏊体殆遍。良久趋出，不交一言。诸侍女导从而去，香烛一时俱灭。鏊惊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鏊将寝，又觉香气非常，心念昨者佳丽，得无又至乎？逡巡⑤间，侍女复拥美人来室中，罗设酒肴，若几席桮架⑥之属，不见有携之者，而无不毕具。美人南乡⑦坐，顾盼左右，光彩烨如⑧也。使侍女唤鏊，鏊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顾使坐其右。侍女捧玉杯进酒，酒味醇冽异常，而肴极精腆⑨，水陆诸品，不可名状。美人谓鏊曰："卿莫疑讶，身非相祸者。与卿夙缘，应得谐合，虽不能大有补益，然能令卿资用无乏，饮食常可得，远味珍错，缯素纯锦⑩，亦复都有，世间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难致，但忧卿福薄耳。"复亲酌劝鏊，稍前促坐欢笑，辞致温婉。鏊唯唯不能出一言，饮食而已。美人曰："昨听得箫声，知卿兴致非浅。身亦薄晓丝竹⑪，愿一闻之。"顾侍女取箫授鏊，吹罢，美人继奏一曲，音调清越，鏊不能解也。且

笑曰："秦家女儿才吹得世间下俚调，如何解引得凤凰来？令渠萧生在，应不羞为徐郎作奴。⑫"逡巡遂去。越明夕，又至，饮酒阑，侍女报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回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帐帏裀藉⑬，穷极瑰丽，非复整向时所眠也。整心念："我试诈跌入地，观其何为。"念方起，榻下已遍铺锦褥，殆无隙地。美人解衣，独着红绡裹肚一事，相与就枕交会，已而流丹泱⑭藉，宛转恇⑮难胜。整于斯时，情志飞荡，颠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帐，侍女十余奉匜⑯沃盥⑰。良久妆讫言别，谓整曰："感时追运，偶得相从，良非容易。从兹之后，欢好当复无间，卿举一念，身即却来，但忧卿此心，还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来，诚不欲令世间俗子辈得知，须卿牢为秘密。"已而遂去。整恍然自失，徘徊凝睇⑱者久之。昼出，人觉其衣上香酷冽异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举念，则香骤发，美人辄来，来则携酒相与欢宴，频频向整说天上事及诸仙人变化，其言奇妙，非世所闻。整心欲质问其居止所向，而相见辄呐⑲于辞，乃书小札问之，终不答，曰："卿得好妇，适意便足，何烦穷问！"间自言："吾从九江来，闻苏杭名郡多胜景，故而暂游，此世中处处是吾家耳。"美人虽柔和自喜，而御下极严，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谨，使事整必如事己。一人以汤进，微偃蹇⑳，辄摘其耳，使跪谢乃已。整时有所须，应心而至。一日出行，见道旁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数百颗遗焉。市物有不得者，必为委曲㉑，多方致之。整有佳布数端，或剪六尺藏焉，整方勤觅，美人来，语其处，令收之。解库中失金首饰，美人指令于城西黄牛坊钱肆中寻之，盗者以易钱若干去矣。诘朝往访焉，物宛然在，径取以归，主人者徒瞪目视而已。整尝与人有争，稍不胜，其人或无故僵仆，或以他事横被折辱㉒，美人辄告云："奴辈无礼，已谓卿报之矣。"如此往还数月，外间或微闻之。有爱整者疑其妖，劝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见整曰："痴奴妄言，世宁有妖如我者乎？"整尝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美人欵㉓来坐于旁，时时会合

如常。其眠处人甚多，了不觉也。数戒鳌曰："勿轻向人道，恐不为卿福。"而鳌不能忍口，时复宣泄，传闻浸㉔广，或潜相窥伺，美人始愠㉕。会鳌母闻其事，使召鳌归，谋为娶妻以绝之，鳌不能违。美人一夕见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复相从。"遂绝不复来。鳌虽念之，终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㉖后，一日，鳌夜梦四卒来呼，过所居萧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鳌随之出胥门㉗，履水而渡，到大第院，墙里外乔木数百章，蔽翳㉘天日。历三重门，门尽朱漆兽环，金浮沤钉㉙，有人守之。进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数十重，下有鹤屈颈卧焉，彩绣朱碧，上下焕映㉚。小青衣遥见鳌，奔入报云："薄情郎来矣。"堂内女儿捧香者、调鹦鹉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几辈，更迭从窗隙看鳌，亦有旧识相呼者、微诮骂者。俄闻珮声泠然㉛，香烟如云，堂内递相报云："夫人来。"老人牵鳌使跪，窥帘中有大金地炉燃兽炭，美人拥炉坐，自提箸挟火，时时长叹云："我曾道渠无福，果不错。"少时，闻呼卷帘，美人见鳌数之曰："卿大负心，昔语卿云何，而辄背之！今相见愧未？"因欷歔泣下曰："与卿本期始终，何图乃尔。"诸姬左右侍者或进曰："夫人无自苦，个儿郎无义，便当杀却，何复云云。"颐指㉜群卒以大棒击鳌，至八十，鳌呼曰："夫人，吾诚负心，念尝蒙顾覆㉝，情分不薄，彼洞箫犹在，何无香火情㉞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实欲杀卿，感念畴昔㉟，今贳㊱卿死。"鳌起匍匐拜谢，因放出。老人仍送还，登桥失足，遂觉。两股创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复见美人来，将鳌责之如前话，云："卿自无福，非关身事。"既去创即差㊲。后诣胥门，踪迹㊳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测为何等人也。予少闻鳌事，尝面质㊴之，得其首末如此，为之叙次，作《洞箫记》。

〔注〕① 长洲：今江苏苏州。　② 廛(chán 缠)陌：廛，古代平民一家在城邑中所占的房地；陌，街道。廛陌，即城市中普通居民居住的地区。　③ 弘治辛酉：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1488—1505)；辛酉年，即 1501 年。　④ 解(jiè 介)库：当铺。⑤ 逡巡：迟疑，犹豫。　⑥ 栘(yí 夷)架：椸木架。　⑦ 乡：同"向"，方向。　⑧ 烨

(yè 夜)如：明艳照人。 ⑨ 精腆(tiǎn 舔)：精美丰盛。 ⑩ 缯(zēng 增)素缔(shī 诗)锦：指各种丝织品。缯，古代丝织品的统称；素，白色生绢；缔，粗绸；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 ⑪ 丝竹：弦乐器与竹管乐器的总称，亦泛指音乐。 ⑫ "秦家女儿"四句：此处用刘向《列仙传》中萧史、弄玉的典故，意思是说弄玉只能吹世间下里巴人那样粗俗鄙陋的调子，如何能引来凤凰？如果她的萧史还活着的话，作徐郎的奴仆也应该不感到害羞。 ⑬ 裀藉(yīn jiè 因介)：坐卧的垫具。 ⑭ 浹(jiā 加)：浸透。 ⑮ 恇(kuāng 筐)：怯弱惊恐。 ⑯ 匜(yí 移)：古代盛器名，形似瓢，无盖，盥洗时用以盛水。 ⑰ 沃盥(guàn 贯)：浇水洗手，这里泛指洗漱梳妆。 ⑱ 凝睇(dì 弟)：注视，注目斜视。 ⑲ 呐(nè 内饿快读)：同"讷"，说话迟钝。 ⑳ 偃蹇(yǎn jiǎn 眼简)：骄傲，傲慢。 ㉑ 委曲：周全，调和。 ㉒ 横被折辱：无缘无故地遭到侮辱。 ㉓ 欻(xū 须)：忽然。 ㉔ 浸：渐渐。 ㉕ 愠(yùn 运)：含怒，怨恨。 ㉖ 望：月相名，指阴历每月十五日(有时为十六日或十七日)的满月。 ㉗ 胥(xū 须)门：今江苏苏州城西门。 ㉘ 蔽翳(yì 意)：遮蔽，隐蔽。 ㉙ 浮沤(ōu 欧)钉：浮沤，水面上的泡沫。浮沤钉，指宫门上的钉子。 ㉚ 焕映：光华映射。 ㉛ 泠(líng 零)然：形容清越激扬的声音。 ㉜ 颐指：以下巴的动向示意而指挥人，常以形容指挥别人时的傲慢态度。 ㉝ 顾覆(fù 复)：一般指父母的养育之恩，这里是徐鏊乞求美人饶恕的卑下之语。 ㉞ 香火情：往日盟誓之情。 ㉟ 畴(chóu 仇)昔：往日，从前。 ㊱ 贳(shì 世)：宽纵，赦免。 ㊲ 差：同"瘥"，病愈。 ㊳ 踪迹：按行踪影迹追查。 ㊴ 面质：当面询问或对证。

《洞箫记》是陆粲志怪笔记专集《庚巳编》中的名篇。署名王世贞编辑的《艳异编》和冯梦龙辑评的《情史》卷十九均收入该篇，并为周清源用为《西湖二集·吹凤箫女诱东墙》的入话故事。它以细腻的笔触，通过展现一位人间俊美男子和仙界美女以洞箫为媒、相爱结合、终因世俗干扰而别离的过程，描画了一位无所顾忌地追求爱情的"美人"形象。与以往类似的人神恋爱小说不同的是，作者通篇未交代"美人"是何方神圣，仅仅说她"年可十八九，瑶冠凤履，文犀带，着方锦纱袍，袖广几二尺，若世所图宫妆之状，而玉色莹然，与月光交映，真天人也"。她也确实是一位"天人"，来无影去无踪，既非妖狐幻化，又非鬼魂显灵。她不受任何人间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幸福的爱情和生活，又有超凡的神力。作者对"美人"身份的虚化处理使这一形象不再是具体的某人，而实际上成为现实生活中千千万万人心目中的理想妇女形象。这也可视为古代言情小说描写爱情的"曲笔"。

故事的女主人公有通天彻地之能，而她所追求的徐鏊，既非显宦之后，亦非出身于巨富之家，仅仅是一位居于廛陌中的市井小民，这就使作品带

有了现实生活的痕迹。她初来看望、爱抚徐鏊，再来与其欢饮、交心，最后才是留宿、共枕。他们爱情发展的轨迹符合世间的人情，顺应生活的常理。仙女既钟情于徐鏊之后，对他十分体贴、爱护，要求下属"事鏊必如事己"，"鏊时有所须，应心而至"，"市物有不得者，必为委曲，多方致之"，那些欺负徐鏊的人也一一得到惩罚。她对徐鏊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对爱情的专注。透过这种种痴情之举，我们看到的是一颗世间平常女儿心。而笼罩在"美人"心头唯恐对方变心的深深忧虑，更是现实社会的投影和折射，反映了当时忠于爱情的女子们的共同心态。然而，尽管这位仙界的美妙女子竭尽所能地呵护她和徐鏊的爱情之花，在世俗的巨大压力面前，他们的爱情最终还是化为镜花水月。徐鏊屈服于社会舆论和封建孝道，从母命另谋妻室，背弃了与美人的爱情，他的懦弱、薄情与美人的执著、深情形成了鲜明对比。故事体现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揭露了生活的真实本质。这样，让人感叹的也就不仅仅是爱情的悲剧结局，而是封建道德对美好事物的毁灭。

令人叫绝的是故事的结局，美人愤于徐鏊的薄情，令人杖责他八十大板，迫他自认"吾诚负心"，俯首认罪，表现出女性人格和尊严不可侵犯的一面。这样的结局在今天看来既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而在当时却不为人理解，冯梦龙就曾评论说："轻爱轻杀，俱非仙家事，殆他妖所为耳。"殊不知，这正是作品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它给那些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以勇气，给那些为人蹂躏的妇女以希望，也给那些朝秦暮楚、用情不专的男性以严正警告。这与当时出现在白话小说中的某些新思想一样，是封建社会进入行将崩溃的末期的产物，是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冲破封建主义的桎梏而萌发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对女性心理的细腻体察。譬如美人和徐鏊初相恋，就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和结局了然于胸，她对徐鏊说："感时追运，偎得相从，良非容易。从兹之后，欢好当复无间，卿举一念，身即却来，但忧卿此心，还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表现出了种种忧虑之情。当有人疑其为"妖"，对徐鏊"劝使勿近"时，她已经猜到并说："痴奴妄言，世宁有妖如我者乎？"徐鏊从母命议亲之后，美人也敏感地觉察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复相从。"断然与之绝交，再次见面时不禁欷歔泣下。杖打徐鏊后，念于旧情不仅赦免了他，还去看望他，为他解除伤痛。如此细致生动的人物心理刻画，传达出的正是普通恋爱中女子的复杂思想感情。

早在晋人的笔记小说中，就已有人神结合的故事，如干宝《搜神记》中的《玄超》。但在人物形象的生动、心理刻画的细腻、情节的完整曲折、叙事的委婉有致、构思的奇妙精巧、文笔的优美秾丽等方面，《洞箫记》则远迈魏

晋六朝，而有唐人传奇的风范。　　（宁稼雨　梁晓萍）

冯　蝶　翠　　陆粲

洞庭叶某，商于大梁①，眷一妓冯蝶翠者，罄②其资，迨冻馁为磨佣。久之，冯骑驴过其处，叶适在街头晒麦。冯下驴走小巷中，使驴夫招叶。叶辞以无颜相见，强而后至。冯对之流涕曰："君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两授叶云："以此具礼更衣，来访吾母③。"如言而往。冯私以五十金赠之曰："行矣，勉为生计。"叶恋恋不舍，随罄其金，仍佣于磨家。岁余，邂逅如初。冯谓叶："汝，岂人耶？"要④之抵家。重与十镒⑤，且云："囊倾矣。倘更留，必缢死以绝君念。"叶遂将金去买布，入陕换褐⑥，利倍。又贩药至扬州，数倍。贸易三载，货盈数千。乃以其千取冯归老焉。

彼以势利交者，盛如趋市，衰如弃屣⑦。闻斯妓之行，能无愧乎！

〔注〕 ① 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② 罄(qìng 庆)：尽。 ③ 吾母：此指鸨母。 ④ 要：通"邀"。 ⑤ 镒(yì 逸)：古代以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⑥ 褐：粗毛布。 ⑦ 屣(xǐ 洗)：鞋。

本篇采自陆粲所著文言小说集《说听》。与其另一部专写民间神异之事的志怪小说集《庚巳篇》不同，《说听》中的人物多为下层社会的文人、商贩、妓女、乞丐等，重点描叙世俗人间可资谈谑并有所启迪的现象，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感。本篇在明代颇为受人注意，曾为晚明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情史类略》所选录。

在我国古代的爱情小说中，商人常以反面形象出现，大多被描写成爱情的天敌。而以商人与妓女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更是难见善始善终，往往演绎成始乱终弃的悲剧。但是，陆粲的这篇小说，不循常例，写了一段妓女冯蝶翠与商人叶某铭心刻骨的爱情，并且安排了有情人终成眷

属、白首偕老的喜剧结局。可谓是一篇从故事布局到形象塑造都不乏新意的作品。

冯蝶翠，曾被冯梦龙尊之为可与卓文君、红拂妓比肩的“情侠”。她虽然没有放诞风流的举止，也没有高深莫测的武功；但她忠于知己，情志坚定，气度脱俗，见识过人，思虑周密，行动果决，不仅拯救了沦落的恋人，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屈辱地位，赢得了终身幸福。在她的儿女心肠中，确有一种侠骨柔情映现其间。正如冯梦龙所评说：“不耻磨佣，使驴夫招之。视绨袍恋恋之情，固已高数倍矣。出金相赠，一且再焉。叶遂发愤为商，卒同白首。成人之美，还自成也。”

这篇小说不足三百字，但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男女主人公艰难的爱情历程被铺写得曲折而有情致。三次赠金，虽然袭用了通俗文学中常见的“三迭式”的情节布局，但具体构想独出机杼。赠金之数依次增加，暗寓着人物之间感情交流的逐步升华，既见出了冯蝶翠的一往情深，也反映了叶某的内心变化，使整个故事更有感染力，更耐人寻味。　　（蒋松源）

神　　相　　陆采

齐王好谈相，士之以相进者接踵于朝。有自称神相者，介艾子①以见王曰：“臣鬼谷子②之高足弟而唐举③之受业师也，即臣之术可知矣。王亦闻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闻君矣，试视寡人何如？”答曰：“王勿亟④也，臣相人必熟视竟日⑤而后言，言无不中。”于是拱立殿上以视。俄有使者持檄⑥入白，王色变。相者请其故，王曰：“秦围即墨⑦三日矣，当发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见大王天庭⑧黑气，必主刀兵。”王不应。须臾有人著械⑨入见，王色怒。相者问其由，王曰：“此库吏盗金帛三万，是以囚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见大王地角⑩青色，必主失财。”王不悦曰：“此已验之祸，请勿言，但言寡人终身休咎⑪何如尔。”相者曰：“臣仔细看来，大王面部方正，不是个布衣之士⑫。”艾子趋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齐王大笑，相者惭而退。

〔注〕 ① 介：这里是凭借介绍的意思。艾子：其人不见史载。 ② 鬼谷子：传为战国时代楚国人，姓名不详，曾隐于鬼谷，因以为号。善养身及纵横之术。 ③ 唐举：战国时人，古之善相者，所言皆验。 ④ 亟：着急。 ⑤ 竟日：一整天。⑥ 檄：文书，报告。 ⑦ 即墨：古地名，战国时齐邑，秦时置县，故址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⑧ 天庭：旧时相术，认为人的前额两眉之间叫天庭。 ⑨ 著械：带着刑具。 ⑩ 地角：旧时相术，认为人面两颊骨下面的部位叫地角。 ⑪ 休咎：吉凶。⑫ 布衣之士：没有做官的平民百姓。

本篇采自《艾子后语》。这是一篇讽刺性的笑话，揭露和嘲笑了相面者的骗人伎俩。作者采用的方法，是以他可笑的言行来戳穿他的谎言。先写他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是鬼谷子之高足弟和唐举的受业师，实际上却连一点本事也没有。相面不论其验否，都是要预言未来的祸福吉凶的，而他却是等待和观察已有的事实，然后根据事实来瞎编胡诌。齐王的话无情地揭破了他的骗局："此已验之祸，请勿言。"这样的骗子，作者在标题中却称他为"神相"，这是颇具讽刺意义的。

作品还具有更深一层的讽刺意义。对"神相"进行嘲笑并戳穿其骗局的齐王本人，在这篇讽刺小品中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因为没有他的"好谈相"，就不会有这样的拙劣的骗子"接踵于朝"。但对相者是明讽，而对齐王则是看似题外，而实则是寓于题内的暗讽。暗讽不易一眼看出，却更隽永有味。不过，这也未必是作者在下笔时自觉地意识到的。艾子是作者的化身，在篇中是一个穿插性的人物，其作用是引入某个人物或话题，并适时对所写的内容加以评论。这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是常见的角色。篇末艾子的赞语："妙哉！先生之相也。"联系到题目的"神相"二字，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笔的点睛之效。

（周先慎）

鸳鸯记　　陆采

郑卿者，闽产也。丰容雅丽，性度温然，长者戏呼为璧人。年十六，小试与荐，当入郡泮①为弟子员。其父以其少也，不任②迎送，且妨③讲习，命游下邑，为莆田④学生。其妇翁谢君携之，谒教官而投贽⑤焉。去家百里，当就旅次⑥，谢君谓卿曰："此有

大姓施翁，予之故人也。不相闻三岁⑦矣。盍假馆⑧乎？"卿曰："善。"同诣⑨其门。有童子出，肃问："主翁安在？"答曰："死矣，有二子。然皆征租于庄。掌事者，一官娘⑩也。"谢君曰："为我白女郎，我故而⑪翁友谢秀才也，求寓贵门，不出三日，幸⑫毋辞。"童子去。顷之⑬，出曰："一官娘传语，一官不在，惟秀才自便。愧笋床尘室，不足辱上客，如何？"谢君乃就堂之东厢，弛装居之。童子出茶设食，食亦精好。坐间，闻屏后珮声锵然。窥其帘，若女子往来者，而不敢言。饮毕，就寝。明晨，同谒主师，质⑭雉而请业焉。师具⑮鸡黍，谢君恃⑯其旧交也，不觉酩酊，不能归。师留宿，而卿再三辞。乃命一仆送归施氏。甫⑰入室，而夕飧⑱至矣。已而，果饵茗药之馈⑲不绝，丰而且洁。诘旦，谢君归，话主妇之有礼也，出囊中鸳鸯饼二十枚，令童子分遗⑳二女郎，珍重其词以达之："鸳鸯饼者，闽之佳品也。"二女郎虔谢。谢君复呼卿步造㉑学官，谒东西二斋㉒。二斋之师又留谢君尽醉，命卿独归。启其扃，则几上有鸳鸯饼一枚。卿讶其无因而至，取视之，中折擘㉓之，则有绯笺一匕，题七字，其上云："此一鸳鸯赠与君。"卿不觉心动。候童子奉茶果至，诘之，曰："比来食物出谁之命？"答曰："一官娘，年甫十九。归㉔吾一官九月矣，治家甚严。"卿曰："吾囊中乏书，欲假㉕女郎一本，以破永夜，如何？"童子入，返报曰："请秀才自择。"乃导卿入中堂。贮书满架，漫㉖取《周易》一帙而出。又语童子曰："女郎是贤主人，何惜一面？"良久，返命曰："一官娘传语，郎君去郎中房远近？"卿曰："我固郎中之子也。"屏中应声云："然则一家人尔，见却何妨？"语讫，珮声倏㉗入。静听之，闻扃闭，窗户钥钥有声。良久，异香满堂，女郎随香而见。淡妆素衣，不施粉黛，月华满庭，与庭梅相照映，恍若玉树之在琼林也。卿时未授室㉘，心胆摇摇，神爽如醉，惟恐其不须臾㉙留也。温凉毕，延㉚卿上座，问："尊翁无恙？"且曰："先君范公与尊翁同官工部㉛，妾时小年，望见尊夫人，独不睹郎君，何也？"卿曰："家君工部之年，小子留学桑梓㉜，弗克㉝侍养。"女

郎笑曰："岂意今夕得睹光仪！"卿曰："家君既忝僚友[34]，仆与女郎合称姊弟。"便呼女郎为一姊，且谢馆谷之勤。女郎顾婢子出茶。茶讫，设酒小厢中，邀卿入坐。女郎奉觞[35]为寿，卿亦取觞答。流目盼之，女郎垂首而已。卿即席，又取果核以赠。女郎亦命小婢以盘肴答，而辞色愈温。卿复前，交劝数杯。两意酣洽，相与细话家事，遂及谈谑。卿曰："一郎何往？"女曰："出宿于郊。"卿曰："谁与同处？"女笑曰："江梅如友，孤月伴人，未论岑寂。"因调曰："奴婚未？妻颇好否？"卿曰："即谢秀才之女也，貌本寻常，安敢望女郎仙姿？"女郎曰："子岂念若人乎？"卿曰："中心藏之。"女郎曰："胡为而来哉？"卿曰："我能为符，立致其来。"女郎起，染毫授卿。卿截小碧笺，漫书两三字，焚之，曰："吾妻至矣。"问："安在？"卿便指女郎云："汝即其人也。"女郎大笑，命婢子速敛[36]酒具。卿走，灭烛抱持之。女郎逡巡[37]却避，曰："毋然。妾非荡女也。"卿长跪求哀，女郎乃掖[38]卿起，曰："妾非炫玉者，特以郎之丰度，一见触情。昨者往来屏后，已驰心于君子之侧矣。幸毋以因缘易偶，视同倡贱。"卿自誓曰："仆本庸夫，猥蒙嘉爱，没齿[39]之感，誓以周旋，安敢妄有他心？□□贾午香闻，非烟祸起，虑不能免尊丈夫之手耳。"女郎曰："妾虽小年，御下颇刻[40]，闺门之内，畏若猛兽。吾夫亦甚诚朴，委心相信，保无他虞，勿劳忧结也。向不见我扃钥诸门乎？家人悉屏，惟此小婢知之。"卿便前解其衣，女郎低回良久，乃始就枕。肌理秾郁，宛若凝膏。醇□而婉娈，娇柔之态流入心髓，又不可以词笔宣扬也。鸡鸣，小婢促起，女郎持卿而泣。卿问之，曰："此日言归，悲无后约。"卿曰："勿忧。吾但称疾，谢公先我而归，便可旬日款曲[41]。"女郎抆[42]泪叮咛而去。卿坚卧不起，高春而谢君到，要与俱归。卿托云："风射头痛，倦不能同。"谢乃留一僮侍之，申敬主人而去。向夕，女郎密引卿入曲房，极尽缱绻[43]之乐。其夫亦未返，盘桓[44]两旬，心情可知也。已而[45]，父母忧念，遣使促归。女郎酌酒与卿别，把臂订盟，誓于生死，以刻丝手巾为赠。卿亦取金钿

合子、细茶饼答之，约以初春再觐，洒涕而别。卿但倚蓬悲吟，目断关山而已。谢君密询小童，微闻其事。乃身往施氏，仍谒一郎而求寓焉。数日，无由可达。乃伪作卿手书，托小童以予女郎。女郎素识卿笔，直以示其夫云："而父平生交此佳友，无故假郑生之书，以相戏弄。且郑，端㊻人也，讵肯为此？汝必杀谢翁乃快。"于是，一郎厉刃待之。知者以告谢君，宵遁。而卿往来其家凡数年，登荐乃疏。今卿举进士，为某官，予兄亲闻其面，述甚悉。

〔注〕① 泮(pàn 盼)：泛指学校。② 任：胜任，能够。③ 妨：阻碍，妨碍。④ 莆田：今福建莆田市。⑤ 谒：拜见，请见。投贽(zhì 志)：拿着礼物求见。⑥ 旅次：旅途中暂时居住的地方。⑦ 岁：年。⑧ 盍："何不"的合音，为什么不。假馆：借宿。⑨ 诣(yì 亿)：到……去。⑩ 官娘：对女主人的尊称。⑪ 而：你，你的。⑫ 幸：希望。⑬ 顷之：不久。⑭ 质：通"赘"。⑮ 具：准备。⑯ 恃：依赖，倚仗。⑰ 甫：刚刚。⑱ 夕飧(sūn 孙)：晚饭。⑲ 馈：食物。⑳ 遗(wèi 卫)：给予，赠送。㉑ 造：到。㉒ 斋：学舍。㉓ 擘(bò 檗)：用手指把东西分开。㉔ 归：女子出嫁。㉕ 假：借。㉖ 漫：随意地。㉗ 倏(shū 书)：忽然。㉘ 室：妻子。㉙ 须臾：片刻，一会儿。㉚ 延：引进，邀请。㉛ 工部：官署名，为六部之一，掌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㉜ 桑梓：《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是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对它要表示敬意。后人用来比喻故乡。㉝ 克：能够。㉞ 忝(tiǎn 舔)：谦辞，表示不称职，有辱于所任。僚友：同一官署任职的官吏。㉟ 觞(shāng 伤)：酒杯。㊱ 敛：收起。㊲ 逡(qūn 囷)巡：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敢前进。㊳ 掖(yè 叶)：用手搀扶别人的胳膊。㊴ 没齿：终身，终世。㊵ 刻：苛刻，严格。㊶ 款曲：殷勤应酬。㊷ 拭(wěn 吻)：擦。㊸ 缱绻(qiǎn quǎn 浅犬)：缠绵。形容情投意合，难舍难分。㊹ 盘桓(huán 环)：逗留。㊺ 已而：不久。㊻ 端：正直。

《鸳鸯记》载于明代陆采笔记小说集《冶城客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著录，并云本书为作者"肄业南雍时所闻见"。故书中所记多与金陵有关，冶城亦为金陵之一地名。此书自明代以来，仅以抄本流行。今见清末丁丙藏抄已非完本，1947 年《金陵秘籍》收入，一卷八十五则，二卷存六则。全书均为与客谈论所记，故每则均注出所来

自，以资征信。此书多以狐媚灵怪、神仙道化为题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多为妖异不根之言，但有的也蕴含深意，颇寓微词，记述了明朝各朝政事的一些故事。也还有一些不假狐鬼的现实故事，《鸳鸯记》就是其中一则。

《鸳鸯记》记述郑生借住施家，主妇范氏与之相通。这样一则传统认为"伤风败俗"的故事，却描绘出女主人公的美，这种美，不是狐媚淫荡，而是端庄明洁。范氏尚未出场，先由童子传言，谦逊有礼，大方得体，是大家风范；继之童子"出茶设食，食亦精好"。由此可知施家为何以一官娘为"掌事者"。次日为郑生备晚餐，丰而且洁，一"洁"字，女郎身份素养可见。由绯笺，见其风姿摇曳。而"淡妆素衣，不施粉黛"，则又洁静若庭梅玉树。与郑生相见，坦言自己"以郎之丰度，一见触情"，明宣自己"非荡女也"，希望"毋以因缘易偶，视同倡贱"，真挚自然的感情中仍见出一片端庄稳重。鸡鸣而起，持卿而泣，悲无后约。临别，把臂订盟，誓于生死。可见真于情者，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淫亵万状者可比。

以端洁之笔、真挚之情写此悖于礼教的情爱故事，足可见叙事者的叙事态度：即或不以为美，但绝不以为丑。这是大悖于传统道德的态度。就是今天的我们也确实很难对范氏这一人物形象作出美丑的判断，真是说不得美，说不得丑，说不得淫，说不得贞，借用脂砚斋之言，这是个"美丑泯绝"的艺术形象。

（涂秀虹）

大闹天宫

吴承恩

——《西游记》第七回（节选）

（原文略）

《大闹天宫》见于《西游记》第七回。题目为笔者所拟。

神话小说《西游记》写的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印度取经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一次伟大长征。由于完成这一历史事件的难以想象的艰巨性及其巨大意义，所以就立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迅速被神异化，成为当时各种文艺形式竞相反映的热点题材。《西游记》就是在近千年的民间文学的发展演变中，由明代文人最后

加工改编而成的百回本小说巨著，并成为神怪类小说流派的巍巍大纛，与《三国》、《水浒》、《金瓶梅》一起，为通俗小说成为明清文学主潮流奠定了基础。

《西游记》写的虽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全书的主角却是孙悟空。所以，《西游记》一开始，就以整整七回的篇幅来为孙悟空立传。孙悟空大闹天宫就是《西游记》前七回中所写的重要内容，也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此节文字主要描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力败众天将，与如来赌斗，被压五行山下等内容。作者以极其精炼的笔墨展现情节，却声情并茂、形神毕肖，思想和艺术皆臻高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感染。

玉皇大帝是神灵世界的象征，以其无比尊严和无比神圣的形象，威慑和统治着天界，成为世世代代只能崇拜而不可亵渎的精神偶像，又何言背叛，怎敢反抗！然而，渺小和低微如猴头孙悟空者，竟凭着手中的一根如意金箍棒，“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直打到玉皇大帝的“通明殿里，灵霄殿外”，“更无一人可挡”！即使被三十六员雷将包围，眼见“刀枪剑戟、鞭锏挝锤、钺斧金瓜、旄镰月铲，来的甚紧”，他也毫无惧色，一心要夺斗牛宫，抢玉皇的宝座。如此胆大包天，如此豪情壮志，普天上下，又有谁能与之相比！他在如来面前高喊的“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犹如“革命的檄文”。猴王的反抗精神在这里被刻画得何等激越高昂、淋漓尽致。而玉帝和全天宫的神将在金箍棒面前，却庄严尽失、威风扫地。这些描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下，无疑是时代的最强音。作者以最酣畅的笔墨、最饱满的激情，着力刻画了猴王的神力和奋勇，热烈地歌颂了孙悟空蔑视天宫神权的反潮流精神。

“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手掌心。”这句流传民间的谚语，就是从本节如来佛和孙悟空赌斗翻手心而来。在这则故事中，作者别出心裁的设计，给形象的成功描绘开拓出相当宽阔的天地；而作者绘声绘色的笔墨，又给人物的性格刻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就孙悟空而言，他在大闹天宫的特定环境下，正当力战各路天将大占上风之时，斗志正旺，信心尤高；而逃出老君的八卦炉无疑又助长了他的气焰。所以，面对佛祖，他不会也根本不可能正确地、冷静地去估量敌我的实力。猴头的自信和骄傲，使他只能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对方，只考虑胜利一面，而不去想失败的可能。所以他先是怒气昂昂地高叫：“你是那方善士，敢来止住刀兵问我？”继则不

无傲意地自报家门："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当如来提出赌斗，他就暗笑这如来"十分好呆"。态势的发展已经步步显现出他必败的前景，猴王却依然目空一切地以为稳操胜券，为"灵霄宫必是我坐"而得意。因此，当他挥笔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八个大字作记号留在天尽头的肉红柱子上时，一个无比生动的可感可摸的活生生的形象，就宛在眼前了。

就如来佛而言，赫赫佛祖，高山景行，何等威严！然而他一出场，却大为出人意外：他先是止住刀兵，这一举动明显表示出他不会甚至不屑与猴头以力相争；接着又以能否一筋斗翻出他的手掌心来同猴王赌赛，并以玉皇大帝搬出灵霄殿为赌注。真正是落笔不凡，非同寻常。而且只是寥寥数笔，人们几乎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陡然间胜败已分。堪称谈笑破敌，威力奇妙，翻手间猴王已被压在五行山下。这些描写，集中而具体入微地显示出佛祖高深莫测的、无可企及的无边佛法。这种富有个性化的神来之笔，与佛祖的特殊身份完全融洽和相衬，对塑造如来这一具体形象，发挥了奇妙的效果，产生了非同一般的特殊作用。佛祖在全书中虽然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但他在大闹天宫故事中一亮相，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正是作者刻画人物形象富有个性的反映。

大闹天宫的故事集中地体现了《西游记》全书熔幻诞、谐趣于一炉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格调。孙悟空一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却翻不出佛祖小小的手掌心。这一情节的设计，充满着作者异想天开的神思，表现了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既展示出作者追求以文为戏的艺术爱好，也反映了作者善于涉笔成趣的创作能力。而在这样构思基础上所进行的具体描绘，又是那样的贴切和别具一格，足以使每一个欣赏的读者拍案叫绝，叹为神来之笔。诸如猴王一筋斗像风车子相似般前进，看见五根肉红柱子以为来到了天尽头，就拔根毫毛变枝笔，在柱头上写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又在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满以为这一回定要让如来作证，叫玉帝让出灵霄殿；哪知一筋斗翻回来，原来始终未曾离了如来手心，猴王低头一看，那佛祖中指上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八个字，大指丫里还有猴尿臊气。读来真觉神奇怪诞、谬悠荒唐，又匪夷所思、妙趣横生，字里行间，泛溢着异常和谐圆熟而又高超独特的艺术魅力。

此节文字在《西游记》全书的情节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大闹天宫是之前一系列内容所引出的必然结果。其远因是大闹龙宫和大闹阴司，经受了斗争的洗礼，并由此获得一根与猴王性格十分和谐的武器

金箍棒，所以十万天兵围剿花果山，猴王才能周旋其中而得心应手；近因则是猴王雄心与天庭正统观念的一系列逐步激化的冲突。这样，天宫一方非将猴王置之死地而大施淫威；猴王一方则何甘屈服，非坚持反抗，取得最后胜利而罢休。如此，大闹天宫这一震撼三界、威传四方的壮剧，就在所不免。其次，孙悟空因为有大闹天宫的辉煌经历，扬名四海，故观音菩萨寻找取经人时，才会看中他当唐僧的护法，去远征西天路。观音深知取经任务之艰巨，需要各种人才的同心协力，各种力量的相互配合，所以观音菩萨在收伏沙悟净和猪悟能以及玉龙后，她还要收伏孙悟空作为取经僧的主要护法，则西天路上的千难万险何所惧，魑魅魍魉又何足畏。观音在五行山前见被压的猴王时吟诗云："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对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的非凡身手作了由衷的赞美；再次，大闹天宫最后以猴王失败而被压五行山下作结，标志着孙悟空奋斗史第一阶段的结束；但又是五百年后为保唐僧取经，孙悟空再度出世的前奏，是后文转向西天取经，展开更为惊险、更为艰苦的一系列情节内容的铺垫。

在大闹天宫中，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必将猴王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正是他们害怕与无能的表现。但孙悟空吃了仙桃和仙丹，又销了死籍，不可能死，之后还有更光辉更艰巨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这是《西游记》作者全书结构设计的全局。而这个全局的设计，作者正是借佛祖如来来体现的。所以，佛祖如来只把猴王压服在五行山下，也不妨说，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炼其意志和毅力，以便去经受更大的战斗洗礼。所以本节原文最后有诗曰："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表明了本节故事在《西游记》全书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

（吴圣昔）

猪八戒义激猴王

吴承恩

——《西游记》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

（原文略）

《猪八戒义激猴王》见于《西游记》第三十至三十一回。题目为笔者所拟。故事读来妙趣横生，而又意味深长。清人张书坤在《新说西游记》中曾

评道:"猴王之放逐,其端虽起于尸魔,其实由于八戒。此回偏用他去请,大是难事。不难于请,而难于见面;不难于见面,更难于启齿,实在令人难以动笔。看他奇奇怪怪,想出一绝妙的过渡,顺手插入,并无痕迹,写得可憎、可爱、可怜、可笑,非只令猴王意转,即读者亦觉其心回,真妙笔也。"

作者的文笔的确很"妙",其妙就妙在它不仅将义激猴王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以勾魂摄魄的传神之笔,描画出了猪八戒与孙悟空的个性神采。为了更好地领略这些妙处,且让我们从故事的来龙去脉说起。

想当初猴王打死尸魔,正是因为八戒多次谗言冷语地撺掇,才使唐僧不分皂白,将功为罪,把悟空赶回花果山的。可如今沙僧被黄袍老怪捉进了碗子山波月洞,唐僧则被老怪点化为猛虎锁在铁笼里,白龙马也为救唐僧而被老怪打伤了后腿,只有八戒临阵脱逃,幸免于难。于是,去请猴王救师的使命,自然也就落在了八戒身上。欲待不去,师命难保;真要前去,又怕猴子挟怨报复。这的确"大是难事"!好在八戒终于还是克服了畏葸心理,冒险赶到了花果山。可见,紧要关头,八戒还是能够不倒旗枪,做一个好汉的。而这也是他能够赢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吧。

不过,真要面对孙悟空,八戒又未免战战兢兢,"不敢明明的见他;却往草崖边,溜啊溜的,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当中挤着,也跟着那些猴子磕头"。这些滑稽的动作细节,活画出了八戒既可怜又可笑的嘴脸来。悟空见到八戒自然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也就有意拿班做势地对他加以戏弄与刁难,借此出点怨气。这让八戒好生气恼,可又不敢怒形于色,于是他便低着头,拱着嘴,暗骂猴子不讲兄弟义气,居然炎凉、骄矜到了如此田地!这要算是八戒的绝招了,每当他受到猴子的欺负时,他就用暗骂来发泄怒气,以求心理平衡。这让人觉得他颇有点今人所说的阿Q精神。

待到猴子给了他一点好颜面,他马上又天真地认为:"认得就好说话了。"可这"话"究竟如何说才"好"呢?八戒于是又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扯谎!尽管他扯谎的本领实在不够高明,但趋利避害的本能早已使他扯谎成性。他说,师父让他来请悟空,是想悟空了,理由是师父叫徒弟时,"我不曾听见,沙僧又推耳聋",这不分明是在开脱自己,编派沙僧吗?而说悟空"是个聪明伶俐之人,常时声叫声应,问一答十",这又显然是在奉承悟空;因为在与悟空"耳鬓厮磨"的日子里,他早已了解到悟空喜欢听人奉承的毛病,所以往往能够对症下药。可见,八戒虽呆,也有狡黠的时候。

悟空当然一听即知他在扯谎,但并不当场揭穿,而是整暇以待,有意引

八戒游山玩水，显摆自己的家业，弄得八戒心急如焚。这就形成了机灵与蠢笨的奇妙对比，煞是有趣、好看。不过，从八戒几次三番地催促悟空动身的言行中，我们不也分明可以感受到他急欲救师的一片志诚吗？无奈悟空无动于衷，致使八戒黔驴技穷。于是，在下山途中，憋了半天怨气的八戒，终于尽情地骂开了。但悟空是何等聪颖之人，早就料到呆子有此一骂。结果，一番捆绑、威吓，终于逼得八戒道出了实情。

其实，要说悟空这半日，应该比八戒还要焦急，"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的他，何尝有片刻忘记过师父的安危？所以，他几乎迫不及待地催逼八戒："你趁早儿告诵我，免打"；"快早说来！这一恼发我的性子，断不饶你"！如此一片赤诚、急迫的救师之心，着实令人感佩不已。

让人好笑的是，八戒在供出真情之时，也还是忘不了美化自身，编派他人。他说自己不辞辛苦，前去化斋，"不想沙僧别了师父，又来寻我"，而师父又没有坐性，结果在林间玩景时遇妖被捉。可实情却是，他借化斋为名，酣睡不归，才导致沙僧出寻，唐僧遭擒的。而且，他还说自己与沙僧第二次去战妖怪时，"不知那怪神通广大，将沙僧又捉了。我败阵而走，伏在草中"。其实，他是在与妖怪激战时假说出恭，乘机躲了起来，才使沙僧被捉的。八戒之可气、可笑甚至可恶，由此可见一斑。至于他转述白龙马的话语，说悟空"'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救他一救！"这却又见出八戒性格中乖巧、可爱的一面，让人感到八戒有时也并不呆笨，尤其是下文义激猴王一段，他那猪脑子中突然闪现的智慧火花，简直叫人拍案叫绝！

当悟空责问他："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听言，豁然开窍，于是便随机应变地胡编说："哥啊，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这就一下子抓住了猴王自命不凡的高傲心理。果然，此言一出，猴王就急不可耐地追问："怎么说？"八戒又信口开河："我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怒，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鲊着油烹！'"这一来，猴王就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当即决定下山。八戒这一招儿岂不是十分高明吗？既达到了"请将"的目的，又借机将猴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发泄了一肚皮的积怨。这真是其乐何极，妙不可言也！

当然，八戒之所以能够一"激"成功，关键还在于悟空有心救师；否则任凭猪八戒千"激"万"激"，恐怕也是不会奏效的。八戒只是摸透了悟空的脾性，才使他斗志昂扬地主动要求前去应战的。后来，那妖怪曾对悟空分辩说："你不要信他。那个猪八戒，尖着嘴，有些会小老婆舌头，你怎听他？"真足令人喷饭！看来，他倒是比孙悟空还更了解猪八戒呢！

总之，"义激猴王"这一故事，通过猪八戒对孙悟空哄、瞒、骗、激等言行的传神摹绘，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猪八戒可笑、可气、可怜、可恶而又可爱的诸种情态，深入揭示了他既畏难又坚定，既呆笨又狡黠，既撒谎成性、文过饰非，又心念师恩、不忘交情等丰富、复杂的个性心理；同时，对于孙悟空的不念旧恶，高傲性急、见危授命、有仁有义等性格行为，也作了穷形尽相的刻画。故事情节既曲曲折折、饶有情味，人物形象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掩卷思之，真乃余兴悠长！

（纪德君）

过火焰山

吴承恩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第六十回、第六十一回

（原文略）

《过火焰山》见于《西游记》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一回。题目为笔者所拟。

《西游记》描写唐僧与其徒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西行取经，曾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但八十一难的前四难是有关唐僧出身时的事，取经途中所历实际上是七十七难。而且这七十七难中，有同一故事分列二难甚至三难、四难者，故西行中发生的故事总共是四十五个，最精彩的大故事有十余个。这一则《过火焰山》即是其中之一。

故事叙述唐僧师徒西行取经路阻火焰山前，该山火焰八百里，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只有铁扇公主罗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扇熄火焰，才能过得。罗刹虽是孙行者早年结拜兄弟牛魔王的妻子，但因之前行者请观音收伏其子红孩儿而结仇。因此，为了借扇，双方展开了反复的较量与激烈的争斗。情节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多姿

多彩，引人入胜。

过火焰山的故事，具体表现为孙行者三度借调芭蕉扇的争斗。

一调芭蕉扇，主要叙述孙行者和罗刹女之间的冲突，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奇诡诞幻，涉笔成趣。这场冲突主要表现为三个阶段，即礼借、力求、智取。

礼借合乎规定情景。因为罗刹女是牛魔王之妻，而牛魔王是孙行者的结拜兄长。有此礼借，才足以体现猴头考虑之周全，礼教之周到，也足见作者构思之细密。其间，孙行者甚至装得低声下气、委曲求全，不知喊了几多声嫂嫂，企求对方有所感动，甚至伸着头让对方乒乓地砍，一味忍让。这些笔墨，多侧面地展示和丰富了孙行者的个性特点。但罗刹坚不肯借扇，于是便转入力求。

力求自有其合理性。《西游记》第五十三回写如意真仙犹为其侄红孩儿复仇而争战，何况其母罗刹，免不了刀兵相见。于是，双方展开了有声有色、变化多端的争斗。先是力战，罗刹不敌，情急之下，便挥动其芭蕉扇。猴头竟被一扇扇得无影无形，整整飘滚了一夜，扇出了五万余里，芭蕉扇也因此显露其非凡的威力。但说来无巧不成书，原来猴头飘到了灵吉菩萨的小须弥山。灵吉送了他一粒定风丹，使芭蕉扇在孙悟空面前失灵。罗刹遂畏不出门，于是转入智取。

智取更是写得生动有致，脍炙人口。孙行者变成了蟭螟虫，钻入到对方肚腹之中，拳打脚踢，罗刹终于彻底失败，只好求饶，献出宝扇。这一则，便是所谓"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战术。其实，孙行者的钻心术，前文迭见，后文亦出，但以本则最为奇幻，最为生动，最有代表性，故得成警句，留传醒人。

有趣的是若宝扇真被孙行者借得，取经僧岂非就顺利过山！但这样一来，故事未免简单过直。出人意外的是正如俗话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原来孙行者取到手的竟是一柄假扇，以致一扇之下，火焰山火腾起千丈之高，燎光了猴头的两股毫毛。于是二调芭蕉扇的争战已必不可免，势所必然。

一调芭蕉扇已写得如此奇诡和生动，二调之难写，可想而知。然而作者的生花妙笔，果然变幻莫测，天纵神思，的确非凡。二调的过程，也同样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礼借、力求、智取，但较之一调更为丰富、奇特和有趣。文中除把争战的场所移向牛魔王小妾处，以拓展背景，使与前回有别并借以出新之外，行者见牛魔王，依然又真心诚意地奉承、礼让，并巧妙地解释

开所谓害子、惊妾之嫌。老牛较之罗刹更豁达，居然几被说通；但等行者一提借扇事，老牛才悟其来意，且料其必已欺过罗刹，于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行者礼借不成，才以武力索取。但写"力求"的笔墨要超出一调时的描写，谈何容易！于是作者只以寥寥数笔，叙述双方难分难解地鏖战百十合后，借碧波潭来人请牛王赴宴而宕开情节，将"力求"巧妙地转入虚写。猴头却由此妙计顿生，异想天开地变成牛魔王，赶到罗刹女处，扮演了一出真假夫妻会。智取实际上写成了骗取。

这场骗取，其实令人叫绝，别开生面。这一对真敌人、假鸳鸯，上演了一场久别重逢的夫妻会：一方是真情流露，春意酣然；一方是假意挑逗，有心骗扇。罗刹久旷骤逢，柔情似水，怎防是猴头的圈套；猴头无意调笑，心存诓骗，处处引罗刹上当。酒酣耳热中隐伏着腾腾杀机，缠绵浓艳中闪烁着刀光剑影。罗刹果然上当。行者不仅把扇骗到手，而且连运用的方法也哄骗了来。这场智取，较之一调无疑更为别致，更为生动，也更为有趣。而作者却似信手拈出，恰到妙处，绘声绘色，传神写照，既曲尽世间夫妇闺中柔情旖旎之状，又渗透着耐人参悟的深刻寓意。

真扇既为猴头所得，几疑何用三调？不料转折陡生，波澜骤起，原来老牛发现了这场骗局，他变成猪八戒竟轻而易举地将宝扇赚回。孙行者一调不疑芭蕉之为假，势不得不两；再调竟信假八戒之为真，势不得不三。

然而，一调、二调好戏迭出，妙语生花；三调要更上层楼，再谋奇招，三起高潮，自然不易。于是作者别出心裁，另寻蹊径，竟设计和组织了一场大比武、大拼搏和大围剿来完成三调结局，也足以令人啧啧称异。

就大比武而言，其斗法之奇幻，足可与《西游记》第六回孙悟空和二郎神赌变化媲美；就大围剿而言，其规模之浩大，又堪称是当年十万天兵鏖战花果山之重演；就大拼搏而言，牛魔王敢于与天兵天将相抗，其神勇，其浩气，则活脱脱是大闹天宫时孙悟空之再现。只是当年的那场大比武、大拼搏、大围剿是为猴王大闹天宫所引发，天神们矛头指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而这回的鏖战，却是由于牛魔王和罗刹女拒借芭蕉扇而造成，仙佛们共同的敌方变成了牛魔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而，求全者或以为此等处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只管如此，便可厌矣，显然有雷同之嫌；称赏者则以为足可与二郎神战孙悟空篇紧相照应，章法有倒射之妙。见仁见智如此，亦足引人思索。但平心而论，像三调这样的笔墨，在《西游记》中是不多见的，欣赏者无疑会获得艺术上的强烈感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哪吒奋战牛魔王一节，太子之神威，老牛之奋争，笔墨何等酣畅，气势何等凛冽。

就大围剿一节看，区区牛魔，竟招致佛道巨头发檄声讨，调将包剿，惊动三界神祇，组织神海战术，不免给人以小题大做之感。最后，罗刹被迫献出宝扇，唐僧师徒平安西行；牛魔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只落得家破人亡。每读至此，虽觉笔阵中波澜壮阔，奇文可赏；但亦不免对牛魔王心存同情。其实，借扇与拒借之契机实为先前观音之收伏红孩儿。如今此事轰动三界，观音能不知？善财能不闻？盖作者有意加以回避之故，若他们一出场，过火焰山故事又是另一面貌了。

本篇所选为孙行者三调芭蕉扇中最精彩之片段。选文笔墨灵动，却又精镂细刻，鲜明地衬托出主要人物形象如孙行者、罗刹女和牛魔王的性格特点，突出地反映了过火焰山故事中熔嬉笑谐谑和神奇诡诞于一炉的特色，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追求和艺术个性。

过火焰山故事以三调芭蕉扇的构思来完成，确非大手笔不能出，非妙手笔不能成，故多为评家所称道。但这种以“三”为度，从“三”化出，不但《西游记》中迭见，《水浒》、《三国》中亦有三打祝家庄、三顾茅庐之类。其有利于组织情节高潮，严密故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艺术创作规律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描写得成功与否，亦须看作者运笔之能耐。故若加以绝对化，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吴圣昔）

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　　何大抡

闲向书斋览古今，罕闻杜女再还魂。
聊将昔日风流事，编作新文厉后人。

话说南宋光宗朝间，有个官升授广东南雄府尹。姓杜，名宝，字光辉，进士出身。祖贯山西太原府人。年五十岁。夫人甄氏，年四十二岁。生一男一女。其女年一十六岁，小字丽娘。男年一十二岁，名唤兴文。姊弟二人，俱生得美貌清秀。杜府尹到任半载，请个教读于府中，书院内教姊弟二人，读书学礼。不过半年，这小姐聪明伶俐，无书不览，无史不通。琴棋书画，嘲风咏月，女工针指靡不精晓。府中人皆称为女秀才。

忽一日，正值季春三月中，景色融和，乍雨乍晴天气，不寒不冷时光。这小姐带一侍婢。名唤春香，年十岁，同往本府后花园中游赏。信步行至花园内，但见

> 假山真水，翠竹奇花。普环碧沼，傍栽杨柳绿依依；森耸青峰，侧畔桃花红灼灼。双双粉蝶穿花，对对蜻蜓点水。梁间紫燕呢喃，柳上黄莺睨睆。纵目台亭池馆，几多瑞草奇葩。端的有四时不谢之花，果然是八节长春之景。

这小姐观之不足，触景伤情，心中不乐，急回香阁中。独坐无聊，感春暮景，俯首沉吟而叹曰："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①之夫。感慕景情，怎得蟾宫之客②？昔日郭华偶逢月英，张生得遇崔氏，曾有《钟情丽集》、《娇红记》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似皆一成秦晋。嗟乎，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蚤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叹息久之，曰："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耶！"遂凭几昼眠。

才方合眼，忽见一书生，年方弱冠，丰姿俊秀，于园内折杨柳一枝，笑谓小姐曰："姐姐既能通书史，可作诗以赏之乎？"小姐欲答，又惊又喜，不敢轻言。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姓名，何敢辄入于此？正如此思间，只见那书生向前将小姐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共成云雨之欢娱，两情和合。忽值母亲至房中唤醒，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

忙起身参母礼毕，夫人问曰："我儿何不做些针指，或观玩书史消遣亦可。因何昼寝于此？"小姐答曰："儿适花园中闲玩，忽值春暄恼人，故此回房。无可消遣，不觉困倦少息。有失迎接，望母亲恕儿之罪。"夫人曰："孩儿，这后花园中冷静，少去闲行。"小姐曰："领母亲严命。"道罢，夫人与小姐同回至中堂。饭罢，这小姐口中虽如此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未〕尝放怀。

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饮食少思，泪眼汪汪，至晚不食而睡。

次早饭罢，独坐后花园中，闲看梦中所遇书生之处，冷静寂寥，杳无人迹。忽见一株大梅树，梅子磊磊可爱。其树矮如伞盖。小姐走至树下，甚喜而言曰："我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道罢回房，与小婢春香曰："我死当葬于梅树下。记之，记之。"

次早小姐临镜梳妆，自觉容颜清减，命春香取文房四宝，至镜台边自画一小影。红裙绿袄，环珮玎珰，翠翘金凤，宛然如活。以镜对容，相像无二，心甚喜之。命弟将出衙去裱褙店中，裱成一幅小小行乐图。将来挂在香房内，日夕观之。一日偶成诗一绝，自题于图上。

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
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

诗罢，思慕梦中相遇书生，曾折柳一枝，莫非所适之夫姓柳乎？故有此警报耳。自此丽娘慕色之甚。静坐香房，转添凄惨。心头发热，不疼不痛，春情难过。朝暮思之，执迷一性，恹恹成病。时二十一岁矣。

父母见女患病，求医罔③效，问佛无灵，自春害至秋。所嫌者金风送暑，玉露生凉，秋雨潇潇，生寒彻骨，转加沉重。小姐自料不久，令春香请母至床前，含泪痛泣曰："不孝逆女不能奉父母养育之恩，今忽夭亡，为天之数也。如我死后，望母亲埋葬于后园梅树之下，平生愿足矣。"嘱罢哽咽而卒。时八月十五也。

母大痛，命具棺椁衣衾收殓毕。乃与杜府尹曰："女孩儿命终时，吩咐要葬于后园梅树之下，不可逆其所愿。"这杜府尹依夫人言，遂令葬之。其母哀痛，朝夕思之。光阴迅速，不觉三年任满，使官（馆）新府尹已到。杜府尹收拾行装，与夫人并衙内杜文兴一同下船回京，听其别选。不在话下。

且说新府尹，姓柳，名思恩，乃四川成都府人，年四十，夫人何氏，年三十六岁。夫妻恩爱，止生一子，年一十八岁，唤做柳梦梅。因母梦见食梅而有孕，故此为名。其子学问渊源，琴棋书

画，下笔成文，随父来南雄府。上任之后，词清讼简。

这柳衙内因收拾后房，于草茅杂纸之中，获得一幅小画。展开看时，却是一幅美人图，画得十分容貌，宛如姮娥。柳衙内大喜，将去挂在书院之中，早晚看之不已。忽〔一〕日偶读上面四句诗，详其备细，此是人家女子行乐图也。何言"不在梅边在柳边"？此乃奇哉怪事也。拈起笔来。亦题一绝以和其韵，诗曰：

貌若嫦娥出自然，不是天仙是地仙。

若得降临同一宿，海誓山盟在枕边。

诗罢，叹赏久之，却好天晚。这柳衙内因想画上女子，心中不乐。正是不见此情情不动，自思何时得此女会合？恰似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懒观经史，明烛和衣而卧。翻来覆去，永睡不着，细听谯楼已打三更，自觉房中寒风习习，香气袭人。衙内披衣而起，忽闻门外有人扣门。衙内问之而不答。少顷又扣。如此者三次。衙内开了书院门，灯下看时，见一女子，生得云鬓轻梳蝉翼，柳眉颦蹙春山。其女趋入书院，衙内急掩其门。这女子敛衽向前，深深道个万福。衙内惊喜相半，答礼曰："妆前谁氏？原来夤夜至此。"那女子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答曰："妾乃府西邻家女也。因慕衙内之丰采，故奔至此，愿与衙内成秦晋之欢，未知肯容纳否？"这衙内笑而言曰："美人见爱小生，喜出望外，何敢却耶？"遂与女子解衣灭烛归于帐内，效夫妇之礼，尽鱼水之欢。

少顷云收雨散，女子笑谓柳生曰："妾有一言相恳，望郎勿责。"柳生笑而答曰："贤卿有话，但说无妨。"女子含笑曰："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柳生笑而答曰："贤卿有心恋于小生，小生岂敢忘于贤卿乎！但不知姐姐姓甚何名？"女答曰："妾乃府西邻家女也。"言未绝，鸡鸣五更，曙色将分。女子整衣趋出院门。柳生急起送之，不知所往。至次夜又至。柳生再三询问姓名。女子以前意答应，如此十余夜。

一夜，柳生与女子共枕而问曰："贤卿不以实告于我，我不与汝和谐，白于父母，取责汝家。汝可实言姓氏，待小生禀于父母，使媒妁聘汝为妻，以成百年夫妇，岂不美哉。"女子笑而不言。被柳生再三促迫不过，只得含泪而言曰："衙内勿惊。妾乃前任杜知府之女杜丽娘也。年十八岁，未曾适人。因慕情色，怀恨而逝。妾在日常所爱者，后园梅树。临终遗嘱于母，令葬妾于树下。今已一年，一灵不散，尸首不坏。因与郎有宿世姻缘未绝，郎得妾之小影，故不避嫌疑以遂枕席之欢。蒙君见怜，君若不弃幻体，可将妾之衷情告禀二位椿萱④，来日可到后园梅树下发棺视之。妾必还魂，与郎共为百年夫妇矣。"这衙内听罢，毛发悚然。失惊而问曰："果是如此，来日发棺视之。"道罢已是五更。女子整衣而起，再三叮咛："可急视之，请勿自误。如若不然，妾事已露，不复再至矣。望郎留心，勿使可惜矣。妾不得复生，必痛恨于九泉之下也。"言讫化清风而不见。

柳生至次日饭后，入中堂禀于母。母不信有此事，乃请柳府尹说知。府尹曰："要知明白，但问府中旧吏门子人等，必知详细。"当时柳府尹叫唤旧吏人等问之。果有杜知府之女杜丽娘葬于后园梅树之下，今已一年矣。柳知府听罢惊异，急唤人夫，同去后园梅树下掘开，果见棺木，揭开盖棺板，众人视之，面颜俨然如活一般。柳知府教人烧汤，移尸于密室之中。即令养娘侍婢脱去衣服，用香汤沐浴洗之。霎时之间身体微动，凤眼微开，渐渐苏醒。这柳夫人叫取新衣服穿了。

这女子三魂再至，七魄重生，立身起来。柳相公与夫人并衙内看时，但见身材柔软，有如芍药倚栏干，翠黛低垂，好似桃花含宿雨，〔好〕似浴罢的西施，〔有〕如沉醉的杨妃。这衙内看罢不胜之喜，叫养娘扶女子坐下良久，取安魂汤、定魄散吃下。少顷便能言语。起身对柳衙内曰："请爹妈二位出来拜见。"柳相公、夫人皆曰："小姐保养，未可劳动。"即〔唤〕侍女扶小姐去卧房中睡。少时夫人吩咐安排酒席，于后堂庆喜。当晚筵席已完，教侍女请

出小姐赴宴。当日杜小姐喜得再生人世，重整衣妆，出拜于堂下。柳相公与杜小姐曰："不想我愚男与小姐有宿世缘分。今得还魂，真乃是天赐也。明日可差人往山西太原府去，寻问杜府尹家，投下报喜。"夫人对相公曰："今小姐天赐还魂，可择日与孩儿成亲。"相公允之。至次日，差人持书报喜。不在话下。

过了旬日，择得十月十五日吉旦，正是："屏开金孔雀，褥稳绣芙蓉。"大排筵宴，杜小姐与柳衙内合卺交杯，坐床撒帐，一切完备。至晚席散，杜小姐与衙内同归罗帐，并枕同衾，受尽人间之乐。

话分两头。且说杜府尹，回至〔临〕安府，寻公馆安下。至次日，早朝见光宗皇帝，喜动天颜，御笔除授江西省参知政事。带夫人并衙内上任已经两载。忽一日，有一人持书至杜相公案下。相公问："何处来的？"答曰："小人是广东南雄府柳府尹差来。"怀中取书呈上。杜相公展开书看。书上说小姐还魂与柳衙内成亲一事，今特驰书报喜。这杜相公看罢大喜，赏了来人酒饭："待我修书回覆柳亲家。"这杜相公将书入后堂，与夫人说南雄府柳府尹送书来说丽娘小姐还魂，与柳知府男成亲事。夫人听之大喜曰："且喜昨夜灯花结蕊，今宵灵鹊声频。"相公曰："我今修书回覆，教伊朝觐，在临安府相会。"写了回书，付与来人，赏银五两。来人叩谢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柳衙内闻知春榜动，选场开，遂拜别父母妻子，将带仆人盘缠，前往临安府会试应举。在路不则一日，已到临安府，投店安下，径入试院。三场已毕，喜中第一甲进士，除授临安府推官。柳生驰书遣仆报知父母妻子。这杜小姐已知丈夫得中，任临安府推官，心中大喜。至年终□柳府尹任满，带夫人并杜小姐回□□□□□□投下。这柳推官拜见父母妻子，心中大喜，排筵庆贺，以待杜参政回朝相会。住不两月，却好杜参政带夫人并子回至临安府馆驿安下。这柳推官迎接杜参政并夫人至府中，与妻子杜丽娘相见，喜不尽言，不在话下。这柳梦梅转升临安府

尹。这杜丽娘生二子，俱为显官。夫荣妻贵，享天年而终。

〔注〕 ① 折桂：《晋书·郤诜传》："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后因以"折桂"喻科举及第。 ② 蟾宫之客：科举时代对新进士的美称。蟾宫为月宫，传说月中有蟾蜍，故称；传说月中又有桂树，历来蟾桂相牵，故蟾宫之客即喻折桂之人。 ③ 罔：无；没有。 ④ 椿萱：即父母。古称父为"椿庭"，母为"萱堂"，故称。

本篇采自明何大抡辑《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部小说形象地诠释了"情"的内在意蕴。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季春时节游园赏花，因触景生情而有"不得蚤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之叹，乃至昼梦柳梦梅共谐欢好，梦醒后行坐不宁，若有所失。但封建社会旧式家庭模式的封闭性，窒息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她有欲不敢对人言，有情不知何处寻，即便面对的是至亲的生身母亲，她也不敢言说自己的心曲。她只有强忍情思，只能抑郁不得开心颜，在苦盼与无望中，年轻的杜丽娘魂离魄散，因情而亡。

小说前半部分写杜丽娘受情煎熬，为情所困，情无所依，恨离人间。其间的话语不难解读：一个缺少情、没有情、丧失情的人世是令人无法生存的。小说中丽娘的家庭应当说是比较开明的。杜宝延请教师来教授一双儿女，说明他少有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狭隘观念，他治家也没有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迹象。但就算在这样宽松的生活氛围中，聪慧且敏感的杜丽娘仍感到深深的压抑。这种压抑感来自她博览群书、心智开启后建立起来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来自于春天里大自然的种种生命启动对她内在情感欲望的激活。她的理想追求，她被激活的情感欲望，在一个沉闷、抑制人性的封闭社会里是得不到伸展的。这是杜丽娘的悲哀，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悲哀。杜府宽松的家庭环境尚且不能使丽娘生存，反衬出杜家之外的那个社会环境对人的压迫之重，对人性的扼杀之狠，对人道的践踏之酷。杜丽娘之死是对封建社会"礼法"泯灭人欲所进行的有力抗辩，更是对情欲本是人之天性、本应得到承认和尊重的强调。

小说的后半部分写杜丽娘得到柳梦梅之爱，为情还魂，重返人间。作品中的柳梦梅其实是情感世界里的人格象征。他富有青春的活力，具有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他情感丰富又用情专一。在无意中获得丽娘小像后，

便情思若渴,当得知丽娘是已死之人,而自己是与鬼魂打交道后,虽是"毛发悚然",但毫无见疑见弃之心。他与丽娘的所谓"幻体"之欢,实如西方童话《睡美人》中英俊王子对小公主之一吻,其中包含的正是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中所缺少的真诚、执著、挚爱与深情,正是柳梦梅给了杜丽娘一个能够"醒来"的真情一吻。作品写丽娘的还魂,实是在抒发世人对一个真情世界回归的渴望。柳梦梅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少女青春生命的归返,更是一个对充满了情、充满了爱与理解的美好社会的憧憬。丽娘的还魂再生,证明了人性是不能压抑,不该扼杀,也不能践踏的。因此,杜丽娘因情还魂的故事一经伟大剧作家汤显祖之手,编成《牡丹亭》一剧后,影响更为巨大,成为多少代青年男女冲破礼教束缚,做有真性情人的榜样。

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最突出的是将浪漫的想象与平直叙述相结合。整部作品几乎是顺时序道来,虽没有倒叙、插入等方法的运用,但在时空转换上的跨越度却并不显得狭小。从时间看,杜丽娘十六怀春,二十一岁身亡,其中经受了五年的情感折磨;从空间看,有杜丽娘柳梦梅鬼与人的阴阳两界。这些时空的转换因铺叙的平直,使人感觉不到叙事上的缺漏,反增加了故事浪漫的传奇色彩。

小说的语言富于诗情画意,韵文写得秀美生动,例如对花园景致的描写:"但见假山真水,翠竹奇花。普环碧沼,傍栽杨柳绿依依;森耸青峰,侧畔桃花红灼灼。双双粉蝶穿花,对对蜻蜓点水。梁间紫燕呢喃,柳上黄莺睨睆。"这番描写中有柳绿、花红、燕紫、莺黄,色彩亮丽,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叙述性的语言也很有节律和韵味,例如:"忽一日,正值季春三月中,景色融和,乍雨乍晴天气,不寒不冷时光。"熟练的语言运用,使得整个小说读来气韵生动、流畅,使人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曾庆雨)

刘熙寰觅莲记(节选)　　佚名

次日,至一村。绿水护居,竹篱遮舍。其家姓赵,名思智,号乐水散人。盖生之受业恩师也,因进访。

师喜,款留备至,寓生于东厢之梅轩前。时属孟春[1]末旬,寒玉堆芳,冰葩散馥。生步于梅下,复举手整冠,仰数梅花。见

古梅压短墙东西，闻隔墙似有女声者。乃以折梅为由，履扁石窥之。一女浅妆淡饰，年可十六七，手执梅枝，口中吟曰："今日看梅树，新花已自生。"忽回头见生，遽掩其身。生心赞曰："冰肌玉质，不亚寿阳。不意尘埃中有此仙品！"俄而师至，与生游于适然园。至红雨亭，亭中有桃花纸挂屏，针刺小诗一绝：

小园日涉已成趣，引得东风到草堂。

惟有芳桃解春意，笑舒粉脸待刘郎。

生玩②之，似有喜意。师笑曰："此吾甥女所书，自幼爱观史籍并词话，触处皆喜题咏。昨与寒荆到小园，又有此绝句矣。昔吾姊梦李白送轴而生，盖不凡女也。"生极心慕口赞，反至树下，独立久之，自思："题诗之女，必隔墙所见者。"忽忆知微翁之数，点首悟曰："人持一圭，乃'佳'字也；己酉二字，乃'配'字也。所谓'佳配'者，其此乎？不然，何以曰'解春意'？又曰'待刘郎'？又不然，何不先不后而见诗睹面，适当三日之期也？微生有幸，当不避赴梅之嫌；淑女多缘，幸尚免标梅之叹。分付梅花自主张，为我作媒妁，何如？"

次日，又至隔墙，自沉吟曰："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用意窥之，则杳不可见。欲久留以图再面，自度不可，辞师而归。悒悒曰："此别一见无由，何有于配？知微翁，知微翁，其戏我矣！"

越日，禀命父母，携琴负笈③，游学外处。泛舟至落石村，时有一老者，须鬓皓然，衣冠闲雅。一舟主仆，飘然而来。适与生值。见生丰采可挹④，知其非常人，因询生所以。生语之故。老人张目视生，曰："华村刘二郎，其执事⑤否？"生曰："然。"老人喜甚。盖生之父，与老人素契⑥者。老人姓金，名维贤，号守朴。而家极饶裕，且崇礼乐善，乡誉颇隆。与生执手谈曰："吾家岁延名师文士，为课儿计。又与尊翁契厚，其枉留文旌⑦，以续通家旧好。"生欣然从之。至家，馆生于东堂左室。

时，守朴翁有名园，奇花异卉，怪石丛林，种种咸具。人羡之

曰“小洛阳”。而其中有迎春轩。守朴翁逾数日，叩师以生所学。师大誉为名世器。而其子名友胜者，亦于父前延誉不已。守朴翁加敬，迁生于迎春轩中。其侧有二亭，一曰“晴晖”，一曰“万绿”。守朴翁以绝人往来，故独居生于此。遣一俊仆，名守桂，承直以伴生，年十五，尽秀逸，且识字，善歌唱，性驯而雅。生悦之，留于座侧，教以诗曲，训以书翰，即能领略，呼曰“爱童”。

生至坛前，配红匹绿，胎青孕紫，芳径间闲，一尘不到，深以为幸。趁步徐行，见梅枝横覆墙上，叹曰：“风景不殊⑧，梅下折花人何在？昔以三日为期，今数日不瞻矣。使此过遇所见，假以时日，当不至空相忆也。”转高西顾，池前一室，有小轩，遥见“培桂”二字。波汶上槛，日缕摇窗，精洁殊甚。生意谓书室，径由斜径往窥之，珠帘高卷，绝无一人。其中之所有，皆女工所需之物，杂以女儿之具。恐有人觉而返。

次一日，洗砚于鱼池，坐兰室中，闻窗内有嬉笑声。生悄步池侧，忽见手持绣鞋，可以寸许，置于帘外石上，仅露纤纤一手，吟曰：“碧栏杆外苔痕湿，果是果来换绣鞋。”又一应声曰：“今欲晒向西窗，趁晚晴乎？”生闻之，思：“幽僻处有此，其董永之织女乎？其孙恪之袁氏乎？”未几，又凭窗而吟曰：

芳心荡漾，夜来愁拥梅花帐。风送清香，薰彻孤衾梦不成。　隔帘莺闹，为人鼓出相思调。体怯轻寒，连理羞将病眼看。

长叹一声，初不知有生之在其侧，探首帘外，生亦突抵帘前。两面忽一相觑，其女低声曰：“帘外一生，美如冠玉，非天台路⑨，何以至此？”命侍女取绣鞋而入。生初见之，月眉星眼，雾鬓云鬟，撇下一天丰韵；柳腰花面，樱唇笋手，占来百媚芳姿。尽态极妍，颜盛色茂，恍若玉环之再世，毛施之复生，真所谓仙宫只有世间无者也。生猛然自失，曰：“此奇货可居也！知微翁所云‘佳配’，又果在此乎？‘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吾今所寓，无异梅轩。使不至此，几虚过一生矣。”久立未忍遽去，意女已回避，而不知

端⑩于帘内窥生。生佯为不见者。曰:"外面令人倍惆怅,里头举眼自分明矣。"因朗赋一词,以作词战⑪之先锋,云:

和光艳,春盈面,掀帘晴昼香风扇。人寂寂,愁如织。暖风倦体,看花无力。　雕梁畔,双来燕,喃喃诉出愁多遍。倾城色,初相识,佳词赋,也漏春消息。

生自思:"游学每遇故知,已出非意,园名'洛阳',轩曰'迎春',若将有待予之至者,况静所遇文姬,与师处相见,才貌难伯仲。数日之间,二接才丽,益不易得,何幸中之幸也!"乃书知微翁之数于壁间。忆女室而吟曰:

西邻之女洵⑫矣哉,入眼平生未有也。微生今日何幸,不期而遇知音者!

后女知此,情为生所觉,心生愧赧。每玩景临风,常定睛不语者移时。而生心未尝一刻不在女也。

一日,守朴翁命爱童持罗衣授生,童因侍生闲步。生指女室问之。童曰:"此吾邻孙氏所居。其女名芳桃,改名碧莲,年已十八,诗赋词歌,棋琴书画,刺绣功夫,无不完备精纯。早丧其母,未曾许配,故其父择此居之。买一邻女以伴莲,姓曹,名桂红,后改名素梅。少莲娘二岁,视若亲妹,无一闲言,谙文墨,美姿容,莲娘之亚⑬也。"生闻言,心神不胜踊跃⑭,嘱童曰:"为我严锁外门,吾今爱静,无事则免使他人入来。"童会生之意,唯唯笑曰:"吾固知北门,锁钥非童不可也。"生初闻其为芳桃,忽忆师处所见,继又闻其为碧莲,猛省知微翁所云。于是,念莲之心更切矣。复题于壁,曰:

直须杜门绝客,深下一团工夫,定教铁杵成针,不负远来夙志。

客至,见之,咸以生不喜交接,故候谒者亦稀。生亦自谓数有可乘,乃私号爱莲子,冀自遇于碧莲。

时,有友李见阳拉生郊游,适数妓斗草⑮于得春亭下。询之,皆乐平巷中名妓。一曰李月英,一曰高巧云,一曰包伊玉,一

曰许文仙。生亦喜花柳趣，心甚留爱，乃曰："今日之行，触眼见琳琅珠玉，皆子美诗中黄四娘也。"同与谈笑。移时，偕至印月溪边。睹鸳鸯浴水，粉蝶穿花，因曰："诸妹俱仕女班头，吾欲择其一，以缔永好。先唱《忆秦娥》词，能续成者，即取之。"生徐曰：

春堤曲，一溪水漾新纹绿。鸳鸯弄日，晴沂对浴。

文仙执生之手，嘻嘻然应曰：

和风不断香馥郁，墙头粉蝶相随逐。相随逐，双双飞，入花间并宿。

翌日，偕爱童步于万绿亭前。爱童挥小扇以逐飞蝶，生亦促⑯之。忽二蝶争花，堕花下，相抱不解，生拆之，对童而笑。童笑曰："物之性，犹人之性。释之，释之，毋拆散姻缘也。"生弃蝶，成《西江月》词：

三月韶光过半，一年胜景堪奇。伤春自个谩徘徊，偶睹游蜂堕地。　款款柔情莫托，殷殷分付蜂媒。惟期及早效于飞，不负花前一对。

越夕，生嘱爱童守房，径访妓家。文仙出《娇红记》与生观之，曰："有是哉！有始无终，非美谈也。"留宿而回。

后日，守朴翁设宴，坐中红袖，正前妓巧云、文仙也。至晚，文仙自荐于生。

次日将别，守朴翁至，曰："近来多冷落，文仙亦名姝，欲留数日，以畅文兴。才子佳人，光我荒圃。"生欢甚，携文仙剧饮于假山之小楼。问柳答花，搜联构句，两相畅逸，名珍情会。生曰："卿名不在楚莲香之下，幸同枕席，誓不相忘。"文仙曰："风流泽薮，不足以辱君子。吾有一路指君，君其图之。"生问其故。文仙指莲室，曰："个中⑰一女，姿容绝世，美丽超群，赋性聪明，词华炳烨。吾有一友，窃窥之，羡曰：'美矣，妙矣，诸好备矣，此诚无价宝也！'闻惟一侍女为伴，先结侍女之心，庶可渐入佳境。且以君之岂弟⑱俊逸，无有求而不得者。然须慎之密之，毋炫巧致拙。"生谢曰："是教当书绅⑲，是情当刻骨。此言出在卿口，入在

吾耳，幸毋他泄。”文仙曰：“君固不下申厚卿，我也不为丁怜怜，亦何疑焉？”乃除一犀簪，解一香囊，留赠而别，生视之。亲绣一绝句：

独坐纱窗理绣针，一丝一线费芳心。
欲求知己亲相赠，佩取殷勤爱我深。

生始感文仙爱己，出于真诚。而情亦眷眷，不忍少忘。至午，素梅以生窗之左有海棠花，偷步摘之。爱童抱瓮注水，适至浇花，戏谓梅曰：“分付偷花者，可一不可再。”梅曰：“一之未甚，再思可矣。”童曰：“一摘使花好，再摘使花稀也。”因以水湿其手。梅牵童衣拭之，反若有意于爱童者。童忙入谓生曰：“素梅在窗外，年虽少，有丰韵，可挑也。”生故出，拥⑳其归路。梅摘花而反。生喜揖之，梅怀不安之状。生笑曰：

花下睹妖娆，含羞称万福。
相对而难言，花艳惊郎目。

梅求路不得，曰：“先生当路于此，男女无以别于途。君子避女流，顾不能少让我也？吾非迷失女子，胡为关津留难？”生曰：“为汝初犯窃盗，今欲盘诘奸细耳。”各嘻然相视而笑。生忆文仙之言，心自计曰：“不将我语和㉑他语，未卜他心自我心。”乃戏问曰：“卿卿果芳桃之侍妹、名桂红者乎？抑果碧莲之侍妹、名素梅者乎？”梅曰：“先生止游诗书之府，何由知闺阁之名也？”生绐㉒曰：“吾昨梦登太华山，至西天阙，入广寒宫，履姮娥殿，亲得数名指示，故此积诚候卿。今得见之，正应佳梦矣。乞先为刘一春道意，后有万千未谈之衷曲也。”梅曰：“此春梦也。吾非小红，便逞张生家数，吾当有一场发落，乍间姑免究。”执花而行，复回顾，低念“刘一春”者数四。生尾其后，曰：“刘一春送。”梅戏应曰：“回。”生垂手顿足曰：“妙，妙！女果以张生待我，则虽呢訾栗斯㉓、喔咿嚅唲以事女，亦甘心也。”

返室，爱童曰：“此女不速自来，焉得秋毫无犯，作无事人乎？”生曰：“事无欲速，恐耳属于垣，则名教扫地也。且喋喋利

口，有无限风趣，此一物亦足以释西伯㉔矣。梅尚如此，莲更何如！安排牙爪，以为降龙伏虎之计，此第一着也。”童曰：“牵肠挂肚在莲娘，送暖偷寒在素梅，诈谋奇计在相公，热心冷眼在小童。吾若守口如瓶，决不败乃公事。好为之，好为之！”生暗喜，曰：“成吾志者，子也。今日丧心病狂㉕亦由汝，赏心乐事亦由汝矣。”

梅归，对莲备道生语，且有誉生意。莲故作不理，偷书一歌于窗下：

莺声清晓传春语，道说与游人。趁我娇华，莫放歌《金缕》。　杜鹃一夜叫声喧，唤凄风，呼妒雨。促吾直往天涯去，要寻乐地谁为主？

生至，味之，自觉莲之留意甚速，喜焉如狂。曰：“且记此词，为他日负赖表记。”

一日，生抱闷步于留西之别圃。转至假山，见碧莲俏妆轻服，面带喜容，纤手露金镯，撚并蒂花枝，视双蝶斗舞。蝶稍远，则随而观之。蝶渐近假山，生略少避，喜曰：“蝴蝶甚着人㉖。”莲已见生，故作不见，反翻袖促蝶。正逼近，曰：“古有司花女，于今见之，诚闺房之秀也。”乃整衣肃冠，施一长揖。莲徐徐置花石上，含媚答礼，仍自执花，偷目觑生。

生以正目视莲，各默默者久之。生笑曰：“幽花如处女。”莲举花视之，曰：“此东坡闲话。”生指花枝，低赋一绝，曰：

卿手撚花枝，花敢与卿斗。
卿貌觉羞花，花应落卿后。

莲曰：“君不怕花怪乎？”生曰：“然则卿爱我矣。”莲面红，曰：“先生大胆！”举扇自蔽，欲返。生前诉曰：“自见之后，未领笑语，企慕之悃㉗，山高海深。每谓卿如琼枝琪树，常欲在目前，奈咫尺天涯，劳心怛怛㉘。昨睹佳句，今寻得此乐地，愿借假山以为巫峰，纵委身风露，犹瞑目泉壤也。且楚辞有曰：‘乐莫乐兮新相知’，何太自郑重如此？”因执莲之扇而牵之。莲假手放扇于生，

目生，低声曰："读书人但轻自己之手足，更不重他人之耳目耶？"生曰："四无人声，惟有子知我知耳。"莲曰："天知，地知，奈何？"生曰："天地无阴阳乎？"彷徨不能自持，遽执莲手，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难。此未语可知心者。虽铁石打成心性，亦当慈悲嗟愍。"斯时也，生魂已飞天外。莲曰："妾，娇体也，乃相煎太急，今日胆落于君矣。且此何地也？此何时也？此何事也？妾与君何如人也？而敢犯礼侵义若是也？"力欲脱身，坠下金镯。生方拾之，而素梅适至。生避于树下。梅曰："料莲娘被困，故独马单枪至此，可同我回。"莲与俱返，体若竦惕[29]者。谓梅曰："此生技痒，触物便吟，岂其锦心绣口，故吐句皆若宿构耶？"梅笑而不答。又曰："此生貌欺潘岳[30]，见之岂不欲投果？"梅又笑而不答。又曰："此生出语温存。动容靓觑，必多情而重义者。今日反累彼怀抱矣。"梅又笑而不答。又曰："此生远之则可爱，近之则可畏，何也？"梅又笑而不答。莲有惭色，欲行不行者久之。生尚兀立不动，形如槁木，心如沸鼎。方叹曰："天乎，天乎！救兵卒[31]至，解围白登，所谓对面不相逢者乎！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惊饵鱼，伤弓鸟，何缘再得？"因作《行香子》词，书于莲扇：

> 山石之旁，红绿齐芳。遇佳娥，正出兰房。娇娇媚媚，巧样梳妆。更好风韵，好标致，好行藏。　绝世无双，不比寻常。尽吾戏调何妨？正应配我、个样新郎。谩眼空劳，心妄想，兴徒狂。书罢，见扇骨上细刻"刘一春"三字，乃知莲之念己，更觉愈不能遣。

至晚，莲、梅秉烛相对而坐。梅曰："刘生显两番手段，皆为我等轻举深入之故。试以几日坚壁不出，彼敢斩关而入否？"莲曰："然。"遂强习女工。

生自假山会后，懵懵如痴，昏昏若寐，食焉而不知其味，坐焉而不知其处，寐焉而不知其旦。或入大堂，或趋讲丈，或归书室，或游别地，眼之所见，意之所接，皆假山也。盖无根而情自固矣。书史之功顿废，笔砚之事顿忘。或低吟树下，或纵步池边，或登

眺小楼。而莲梅踪迹，绝不可见。

一日，复至假山，春景融融。终不能忘前遇也。取锥刻一歌于竹：

> 四际春光入望中，杏开十里红霞簇。两对黄鹂调娇舌，三声五声新腔曲。唤起离人百感伤，千悲万恨填心腹。不如意事常八九，云雨巫山空二六。何如一醉忘世情，同与七贤坐修竹。

书毕，转至晴晖亭。有素纸一幅，柱上偶悬一针。生持之，且思且行。忽见小桃一株，夭夭可爱。猛记红雨亭之诗，叹息曰："此芳桃也，能解吾意乎？"乃以师处桃花挂屏绝句复以针刺之，以针定于兰室之壁上而回。遇爱童持玉簪花来，种于花坛。命童往视莲室。

莲方绣一袋。童至曰："前见刘相公有香囊一枚，自谓精绝。今莲娘所制更妙也，明当与一赛。"莲曰："刘相公为谁？"曰："名一春，字茂草，号熙寰，改号爱莲子。"曰："何处得来？"曰："家重叠山华村之西。"曰："何为家汝家？"曰："吾主相识之子。"曰："今何不去？"曰："吾主延至攻书，图其耸壑昂霄耳。"曰："学问何如？"曰："去年游泮，文武两全。鸿才海富，逸思泉涌。"曰："为人何如？"曰："制行英卓，动容俊雅，立志温和，趋向超拔。"曰："家望何如？"曰："故家子，读书种，仁人之裔。杜中丞、郝中书，欲谋为婿而不就，故今欲俟宝窗消息，可以知其为人矣。"莲见生清扬逸洒，已动心注；而闻童之言，企仰愈真。谓童曰："汝为刘生修一生谱牒，作一身行状。"俟童回，私叹曰："是天遣此生以贻相思之种也。初见若尔，后将奈何？见犹若尔，别将奈何？断送一生，惟有此矣。"愈觉足不宁地。梅强以观花为由，将窥生室。而爱童归，正与生道及碧莲询生之语，立于窗外。莲乃反至花屏间，见二绝句：

> 凝目花间忆粉腮，一腔烦恼逐春来。
> 花如解得无聊意，长向刘郎闷里开。

小门昼永春岑寂，安得斯人共一床？

自是洛阳花下客，刘郎不是老刘郎。

莲谓梅曰："汝解此绝句乎？乃改集古诗也。诗意极巧，小门'小'字，改'千'字也；一床'床'字，改'觞'字也；自是'自'字，改'曾'字也；不是'不'字，改'今'字也。初，刘原父以年老续婚，故谓'老刘郎'。彼今寓小洛阳为客，明示我以未曾有婚之意。然以岑寂，何预他人？而遽欲斯人共一床，则伤于欲速而无礼。"梅曰："彼谓'斯人'者，何人也？"莲曰："斯人者，斯人也，必求其名以实之，则凿矣。"与梅并立，久无语。梅曰："何思？"莲曰："吾亦欲改集以和。适为诗才所窘，安排句法，已难寻较，是输他一首矣。"梅曰："还有一首。"袖出一绝，与莲观之，乃针刺成者。

莲见之，曰："怪哉！怪哉！异哉！异哉！有是事哉！"梅曰："何故？"莲曰："汝未知来历。此吾作于母舅园中红雨亭挂屏上，亦以金针刺成。此帖汝得于何地？天地间有此意外偶然事，其神运乎？其鬼输乎？竟莫测所自也。"梅曰："吾昨得于池右之兰室，意谓莲娘所书，嫌于形迹太露。使出于刘君，不知何由得之？"莲长吁曰："是园素无他人，吾尝由此无忌，今与我共之矣。又况岂无他人，当敛足缩步，辍笔息吟，以自韬晦。然吾书此时，毫无着意；自今验之，似字字有情。苟诗足凭，良缘天启，则韩夫人之红叶再流御沟何异也！"

正论间，生推门而出，见莲、梅俱在，步又中止，倚花而偷望之。花面与粉面争娇，脂香与花香兢馥。自不忍舍，叹曰："凡间仙人，可以疗饥。"又叹曰："碧莲、素梅者，千万人中两人耳。"占词二阕，书于手帙：

爱杀芬芳春一点，娇姿压倒杨妃。倚花注目已多时。枯肠聊止渴，饿眼暂充饥。　　对面重逢无妙策，费吾一段心机。何时亲贴艳丰颐？玉钗挂吾首，罗袖拂吾衣。

花满枝，蝶满枝，恋恋迷香不忍归。迎喧晒粉衣。

盼佳期，算佳期，尽付书斋懒睡时。春情许梦知。

莲归，犹折花在手，蝴蝶绕花而飞。梅曰："蝴蝶有情，相随不舍，其为花乎？其为莲娘乎？"莲曰："爱花则为花，爱我则为我，何怪蝴蝶之迷恋也？"命取笔，书一《爱花词》于东檐之壁：

一枝花外漾新晴，卖花声里春光泄。正解语花娇，山花子艳，后庭花未结。猛睹蝶恋花梢，也须索赏宫花，沉醉花阴歌笑彻。待醒来，向奈子花前，木兰花畔，斗百花奇绝。莫放雨中花谢，落路花飞，断送了赏花时节。等闲间落花红满地，又早见石榴花放迎新热。金钱花散美人愁，菊花新处情人别。冷清清开到腊梅花，意孜孜揉碎梅花雪。

后生见之，料莲所作，笑曰："花固可爱，岂知春可惜矣？"对一《惜春词》，并书于后：

春从天上来，春霁和风扇淑。沁园春景巧安排，花柳分春，有流莺宿。单衣初试探春令，喜的是画堂春满，锦堂春足。那更庆春泽畔，正雪消春水来，有鱼游春水分萍绿。玉楼春盎日初长，忽看海棠春放，春光好，看无拘束。又何如登帝春台，赏汉宫春？谩醉春风中，齐唱彻宜春令曲。休轻放绛都春光，武陵春去，春云怨惹愁眉蹙。

题罢，回至坛前，抱膝而坐，心自计曰："吾之见莲者，邂逅也。吾之寓此者，暂也。吾之窥莲者，私也。莲之爱我者，幸也。彼此之传情歌咏者，礼所禁也。吾志之所期者，未可必也。知微翁所云者，渺茫之数也。而莲之年，则已及笄，而必有他适矣。吾欲乘邂逅之暂，触礼之所禁，侥幸以行吾私焉。保其不他适，而必符此数，必遂吾意乎！使我后日娶丑妇，则我当为我惜，而彼亦当惜我。使彼终身伴拙夫，则彼当为彼惜，而我亦当惜彼。一春情绪，两下湮沉矣。然既生春，又生莲，天若行方便，必无此事

也。”怅怅然自为问答者久之。

又欲至文仙处，以散积闷。值守朴翁带二歌童携酌于闲闲堂。生醉甚。翁斟大卮劝生，生力辞。守朴翁曰：“吾羡子有八斗之才，倚马可待。今以‘情’字为韵，若能立就一绝句，吾当代子饮之。”生即应曰：

燕春台外柳梢青，昼锦堂前醉太平。

好事近今如梦令，传言玉女诉衷情。

守朴翁素质直，初不知生之寓意有在也，但笑曰：“玉女，即姮娥也。今秋必要高中。”尽欢而别。

后莲睹生所对之词，叹曰：“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弄口声，铮铮乎敲金戛玉；卖俊俏，蔼蔼然惜玉怜香。如百戏场中子弟，件样精通。风月前容吾二人唱和，足称勍敌。悠悠苍天，悠悠苍天，有志难酬？仰呼无益，万般心绪，付之一声叹吁。若挫过此生，则春风徒笑我矣！”乃以“春”、“花”二字结之：

雕栏春色上花梢，花底春莺巧更娇。

春为花开添富贵，花因春到逞娇娆。

花容不久春空老，春景无多花暗消。

几欲留春了花债，落花春梦杳迢迢。

莲以此诗书于片纸。偶爱童持瓦盆到池边觅取小鱼。梅见之，亲至，问：“欲何为？”曰：“刘相公近因兴闷，欲取置几案，窃其活泼之趣耳。”梅递莲诗于童，曰“兴趣在此，何以鱼为？”童曰：“何故？”梅曰：“汝不见《爱花》、《惜春》二词乎？今两下合而为一，见之，则兴自活泼矣。”童持归奉生，述梅之言。生阅之，不觉鼓舞。

自是，莲常凝目窗外，又恐生之见，又恐生之不见。意欲绝生，情不忍绝；意欲许生，身不敢许。每羞涩依依，有不可形状意。面封小轴，乃美女怯春图。莲戏之，曰：“吾因春无奈耳。尔无知，何作此郁结状也？”乃赋于其上，曰：

万斛新愁眉锁住，凭栏不赋啼鹃句。终朝埋恨几

时舒？良工难画相思处。　　多情对此愁千绪，心随风逐沾飞絮。不如将心托笔寄丹青，落得不知春又去。

又书一词于绿窗之侧，浓淡笔，短长句，以坚生志、写己愁也。

春山愁压慵临镜，忆芳菲，嗟薄命。望中烟草连天，座里花阴斜映。空度流年，浪虚美景，谁把佳期年订？对景怨东风，无语垂帘静。　　狂蜂浪蝶多情兴，争抱一枝红杏。鹧鸪隔树喧声，唤动惜春心性。燕子双双，莺儿对对，花也枝枝交并。

莲书未毕，因庆娘处女使至，亟入接问。少顷生至。诵之，知其为《昼夜乐》词，而末韵未成，取笔续之，曰：

百物总关情，何事人孤零？

时，鹦鹉处于槛内，连呼"有客"。生曰："客是谁？"莲于内低应曰："忽到窗前，疑是君矣。"自为卷帘，见生犹执笔而立，对生曰："有客，有客。"生执其笔，相揖于隔窗。生曰："只分窗内外耳。我见莲娘多妩媚，想莲娘见我亦如是也。"莲未及对，忽回首，梅立于后。曰："所言公，公言之。"莲逸别室。生曰："主人何避客之深也？"犹不忍去，抚窗窥内。梅亦曰："何为至此？得非欲窥见室家之好乎？"生曰："为室家不足，无奈看花洛阳，以收天下春。"梅又含意曰："先生儒者，当折桂枝，醉春红，占春魁。今穿花至此，岂三年力学不窥园者乎！"因笑倚窗侧，以袖拂生。生亦倚身窗外，以手抚梅，曰："莲娘情何如？"曰："不浓不淡。"生曰："绣户春风暖，想莲娘情热矣。"梅曰："青灯夜雨寒，恐先生心冷耳。"正谑间，莲至，命梅煮茶。梅少退。莲至前，将露私言，似欲接手，而童已至。梅内指，曰："鬼仆又来矣。"各默默而散。童曰："适来王、谢诸公来订文会，叩门至轩中。吾善计回之去。恐复来蹑踪，识破行径，故唐突而来请。"生曰："甚是。"步至东，坐于湖山石上。爱童拂拭落花。生曰："昔日相逢，碧桃初放。今梅酸溅齿，春气将阑。天上好景，人间乐事，顾不为我一留也。"作词送春：

残花无奈黄昏雨，那更更长苦。枕头听得子规啼，叫道春光、今去几时回？　东君不管离人老，花信凭谁讨？一生须得几青春？尽日书斋、做个忆春人。

次日，生忆玩词之处，已深感莲之惠然肯近，而尚未能接一心话。会愈多，则情愈恋；话更难，则念更深。云破月来之时，花落门扃之际，皆恼人滋味也。占《贺圣朝》词：

痴心偷步巫山下，枉自担惊怕。胸前着火，心肠干热，谁人堪话？　书中之女千金价，甚日青鸾跨？心似风筝，形如傀儡，悬悬牵挂。

又三字诗：

月升树，花影重。酒未醒，愁又浓。

莲亦自见生之后，常无言静坐。素梅侍侧，一目视莲，久不移。莲曰："视我何为？"梅曰："近来善风鉴，能模心相。"莲曰："何如？"梅曰："口内无言，心中有事。"莲曰："然今日情思不爽，兼倦人天气。恨不能寄愁天上，埋忧地下！第取琴，试操一曲，余音似前否？"梅为之设几焚香，置琴于上。莲方整弦，遽曰："指力倦，琴音散，不若以棋较胜负。"梅又为之设棋枰。下未终局，遽推枰而起，自理绣工。又曰："眼昏，不便针线，暖酒较手技可也。"酒至，未饮，则曰："恐醉，姑置之。"梅曰："消遣我太甚。今日何异常日？如此，信必有故。"莲曰："予实不知。"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矣。"莲曰："无浪言，为我卷帘，细数落花，何如？"梅掀帘，曰："外间世情甚不美。"曰："何故？"曰："绿暗红稀，飘零颜色春去矣。"莲喟然曰："春去乎？春亦解误人乎！"梅曰："春不误人，人有误春者。"莲曰："吾惜春，非误春也。"梅曰："惜春何不留春？"莲曰："春肯为我留乎？"命取手轴，书曰：

夜雨生愁

烟雨妒春声不歇，无故把繁华摧折。看欹网留春，斜兜花瓣，不放东君别。　隔槛丁香和恨结，泪滴处

衣罗凝血。正冷落佳人，柴门深闭，刚是愁时节。

春风积怨

春风几度，空把青年误。古道堆红无数，妆点东君归路。　　乐事于今半已空，园林绿遍消红。咫尺窗纱，万里衷情，吟付东风。

静里凄寂

闹嚷嚷春景无涯，近一簇香车，远一簇香车。雨筛风搅坏韶华，打一夜梨花，飘一夜梨花。心病也，意儿慵，对一霎纱窗，倚一霎纱窗。情重也，泪儿枯，叹一声冤家，念一声冤家。凭黄昏帘幙重遮，鼓一部青蛙，送一部青蛙。

望中索莫

小鸟窥人惊枝去，一声啼歇。

莲方书，梅笑曰："刘先生于窗外多时矣。"莲曰："何不蚤言？"欣然投笔而起，探首外望，乃诳也。莲甚不快，遂置前词，和衣而卧，而生果至。梅复曰："刘先生在窗前候久矣。"强之不能起。生久之，梅诳生曰："莲娘见君至，反就枕。"生曰："其似恨我乎？"梅曰："非惟恨，抑且恨。"生曰："容我一见请罪，何如？"梅曰："君罪太多，罪不容于请。"曰："我得何罪？"梅曰："窃窥邻女，眼罪也；吟赋诗词，口罪也；攀花弄管，手罪也；勤步窗前，脚罪也；用意轻薄，心罪也；私闻窃听，耳罪也。然连日疏阔，一身都是罪也。"生曰："前诸罪可恕，末后一罪，我自认之。"遂悒悒而回。

〔注〕 ① 孟春：农历正月。　② 玩：揣摩之意。　③ 笈：书箱。　④ 可挹：谦恭之意。　⑤ 执事：父亲。　⑥ 契：结交。　⑦ 文旌：有文采的旌旗，旧时显贵者出行时前导的仪仗。后用作称人出行的敬辞。　⑧ 殊：改变。　⑨ 天台路：此

指上天之路。⑩端:站立。⑪词战:指诗词应对。⑫洵:出众。⑬亚:次于。⑭踊跃:此指内心起波澜。⑮斗草:也叫"斗百草",一种游戏。⑯促:驱赶。⑰个中:此指屋里。⑱岂弟(kǎi tì 凯替):同"恺悌"。平易近人。⑲绅:束带。⑳拥:堵。㉑和:套出意。㉒绐:欺骗。㉓哫(zú 足)訾栗斯:方言。刻意奉承。㉔西伯:指周文王。㉕丧心病狂:此指成不了好事。㉖着人:惹人喜爱。㉗悃(kǔn):真心诚意。㉘怛怛:忧伤。㉙竦惕:紧张貌。㉚潘岳:西晋太康时诗人,以美著称。㉛卒:同"猝"。突然。

此篇见于《绣谷春容》。《绣谷春容》的成书,受到在它之前的多种传奇的启迪和影响,其中尤以《怀春雅集》为甚。身为明代中篇小说之一的《刘熙寰觅莲记》,很自然地延续了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的创作传统,在文学发展史上颇有影响力。它先是受《怀春雅集》的影响,后又以其文字、情节与大量的诗词影响了《怀春雅集》的改写本《融春集》,另外《觅莲记》、《想当然》这两种明传奇也是根据它改编而成的。

这是一则娓娓动人的爱情故事。"食、色,性也",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基本信条之一,"洛阳子"刘熙寰和闺秀孙碧莲演绎的这则"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缠绵悱恻,情深意切,最终圆圆满满。小说以"情"为主线,反复强调男女之"情",着重描写"情"的神奇力量,因此,"情"自然而然地成了全篇的"文眼",是促使刘生和碧莲结合的原动力。虽然这种"情"的表露,比不得有些生死离别作品中的"情"所表现的火山爆发般的炽热,而是显得含蓄深沉,但无论如何是给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畸形时代注入了一剂清新的空气。小说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尊情观",是针对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旧制度的纲常伦理、千方百计扼杀"人欲"的社会现实而发的。晚明小说中充溢着一股言情、主情、尊情的思想潮流,本文乃是融会了这股潮流的时代风尚之作。

小说的整个故事是由凤巢谷知微翁的谶语"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来串联,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写刘生在得到知微翁谶语后,两度和一丰艳女子(文中女主人公孙碧莲)不期而遇,第一次在恩师赵思智家的梅轩,另一次在守朴翁金维贤家的迎春轩。刘生顿生爱慕之情,想方设法打探碧莲的消息,并私号"爱莲子",企盼赢得美人的芳心。后在名妓许文仙"先结侍女之心,庶可渐入佳境"的启发下,通过碧莲侍女素梅传情达意,奉命服侍刘生的爱童亦不甘人后,极力撮合。就在两人双双坠入"爱河"、频频以诗词酬唱、互相交换礼物之际,守朴翁内侄耿汝和横插一脚,利用刘生

酒醉失态,引诱他吐露真言,然后向守朴翁数落刘生的不是,结果刘生只得怅然暂别碧莲。下半部分写刘生回到守朴翁家,经受了"美人计"的考验,并在守朴翁和恩师赵思智的主持下和碧莲定下婚约。之后刘生应试得中,母舅马二皋传书招生同捣土贼金山重之乱,再度与碧莲分手,贼乱平定之后,刘生勉强留在舅妗处,但心里一直挂念着碧莲。舅妗家婢女云香深讨刘生喜爱,谁知被丑婢王真真告发,云香情急之下,道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苗秀灵以及自己落难的身世,应验了"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的预言。最后刘生与碧莲、秀灵结为夫妻,爱童和素梅亦成秦晋之好,一时成为佳话。本篇文字所选即为全文开头部分刘生与孙碧莲相遇相识后情愫渐生的情节发展过程。

作者能用有限的容量,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是一大特色。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数量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来个),而且层次清晰,主角配角、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能做到各有侧重,繁而不乱,简而不约。

男主人公刘熙寰,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正因为其浪漫的性格,才谱写了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名君子,在女色面前能坐怀不乱。面对侍女素梅的"挑逗",他"气服于内,心正于怀",道出了"吾为清清烈丈夫"的慷慨之言;面对守朴翁有意安排美俾秀凤的"勾引",声明"君子不为昭昭申节,不为冥冥堕行",坚辞绣凤作陪的"好意",一个凛然大丈夫的形象凸现在眼前。自从见到孙碧莲,他感情的潮水像泄了闸似的,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私号"爱莲子",占卜祝愿碧莲平安,可见他对碧莲的一往情深。正因为爱得深,即使在情欲燃遍全身的时候也不致失态,不致玷污他俩纯洁无瑕的爱情。刘生搭识妓女许文仙,更注重于她的"才",而不是"色",因此决不会给他和碧莲之间的神圣爱情蒙上阴影,也丝毫不会影响刘生的形象。这个集才貌人品于一身的人物,无疑是市民阶层所崇尚的理想化人物。

小说中另一个十分可爱的形象是侍女曹素梅——一个机敏调皮又善解人意的女孩,她是刘生和碧莲的"外交大使",是他俩爱情得以持续发展的"催化剂"。揣测双方的心思,是她的拿手好戏,她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来自双方的使命,在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她偶尔也会"耍滑头",如碧莲急于知道刘生的动向,一连提了七个问题,而素梅仅以"不晓、不知、不见、不来、不去、不恼"十四个字故意敷衍,这里七个轻描淡写的简答,实是匠心独运。素梅"欲擒故纵",她的狡狯跃然

纸上,极富艺术的感染力,比起服侍刘生的爱童——颇工心计的守桂,素梅更显得生动可爱。

耿汝和的出场虽寥寥数笔,却给这个波澜不惊的故事带来了一些波澜,他"刻而妒"、"奸而褊",乘着刘生酒醉,引诱其吐真言,更是将他奸诈、嫉妒心理表现无遗,他"强"生解《竹影摇红》词,以言"挑"之,还"故"作不解,当刘生拿出碧莲的《桃源忆故人》酬唱词,即"怀"去,一个活灵活现的卑鄙小人呼之欲出。

诗词占了这篇小说大量的篇幅,加上工丽的骈对,常常一唱三叹,体现了"话本"的重要艺术特色。"话本"大致包括散文和韵文两个部分,一般来说,散文部分以叙为主,韵文(诗词曲、骈文、对话)多半是描写。在《刘熙寰觅莲记》中出现的大量"诗词骈对",或歌颂赞评,或写景状物,丝毫没有像有些人提出的"惟诗词太多,稍嫌卖弄耳"的缺憾,对于表达人物彼时彼地的意绪,自然地推动情节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范文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世以为奇。"这里所说的用"对话说时景",即用韵文来写景状物。如小说中的一曲《忆秦娥》:

春堤曲,一溪水漾新纹绿。鸳鸯弄日,晴沂对浴。　　和风不断香馥郁,墙头粉蝶相随逐。相随逐,双双飞,入花间并宿。

写景细腻逼真,表达双方的钦羡之情,又如描写碧莲的美貌:

月眉星眼,雾鬓云鬟,撇下一天丰韵;柳腰花面,樱唇笋手,占来百媚芳姿。

对仗工整,用语凝练,达到了小说创作的极高境界。

本文的作者又擅长心理刻画,这也是话本小说作者常用的手法之一。精微细腻的心理描写蕴含了人物丰富的思想情感和复杂矛盾的心理变化,可以说"似无声,实有声",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书中描写碧莲"自见生之后,常无言静坐",素梅猜她"心中有事",她只以天气倦人的缘故搪塞,想操琴解闷。素梅为她把琴摆好,碧莲"方正弦",就推说"指力倦,琴音散,不若以棋较胜负。"素梅又赶紧换上棋枰,不料棋没下完,碧莲又"推枰而起,自理绣工",没多久,又提议:"眼昏,不便针线。暖酒较手计可也。"结果喝到一半,忽然再改口:"恐醉,姑置之。"弄得素梅也抗议:"消遣我太甚!"这里的心理描写,把一个恋爱中女子心不在焉的情绪,传神地勾绘了出来。

(储卫忠)

张于湖传

吴敬所

宋朝淮西和州泾阳县①，有一秀士，姓张，名孝祥，字安谷，号于湖。腹中背记五车书，胸内包藏千古史。因恋新婚，不赴科第，其父作诗以诫之，云：

西风飒飒遍槐黄，文士纷纷赴选场。
休恋凤衾鸳被暖，桂花香似麝兰香。

于湖见诗，遂上京应举。幸喜高登，除授②江西临江县尹。在任一清如水，四民咸仰。

一日余闲，往临江亭观玩。但见山青水秀，景物鲜明。见正面屏风画着潇湘八景，左壁"范蠡归湖③"，右壁"子房归山④"。悠悠之乐，猛然触心，遂于壁上题诗一首，云：

洞庭潮送客，景物晚烟笼。
雨过山岚静，潮回港叙通。
北去搜千叠，南来转万篷。
不欲趋朝去，江边学钓翁。

题毕，归衙后，不觉日月如梭，三年任满，升越州通判⑤。未任一年，改升金陵建康府尹。带领伴仆王安，雇船前去。

来到扬子江，过金山寺，见十数人驾快船一只，问云："来船莫不是建康府尹张爷爷的么？"于湖叫王安答道："只说不是。"王安依言回答。那接官公人去了。王安问曰："相公因何不要公人跟随入城？"于湖曰："他若跟着，不得闲行游玩。且同你入城寻亲访友，茶坊酒肆，勾栏⑥寺观，俱以游玩，方可理任。"

来到通江桥边，时八月天气，尚且炎热。于湖分付王安："上岸寻个寺观，烧汤⑦洗浴。"王安行无半里，见一座道观，向前与门公唱喏，曰："我官人行船辛苦，欲借浴堂洗澡，未知允否？"门公曰："待小人与观主说知，然后请进。"门公禀知观主。观主曰：

"天气炎热，洗浴何妨？"传语："请入。"门公报知于湖。于湖即入轩前与观主相见。

但见观主头戴星冠，身披鹤氅，人物清标，丰姿伶俐。于湖暗忖曰："不知来到此间，得遇此观主恁⑧般风韵。"遂调《西江月》词一阕，单道观主妙处：

半旧鞋儿著稳，重糊纸扇多风。隔年煮酒味偏浓，
雨过天桃色重。　　强距公鸡快斗，尾长山雉枭雄。
烧残银烛焰头红，半老佳人可共。

吟毕，与观主分宾而坐。观主问曰："尊官何处？高姓贵名？因甚于此？"于湖曰："小生洛阳人氏，姓何，名通甫。游玩至此，天气炎热，敬到上宫，借求一浴。请问观主高姓？贵寿？"观主答曰："贫道在俗姓潘，年四十有八，讳名法成。"

正说之间，帘栊响处，只见一人俄然而入。头戴七星冠，身披紫霞服，皂⑨丝绦，红纻履，约有二十余岁。颜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玉女临凡世，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仙子下瑶池。生得丰姿伶俐，冠乎天成。于湖一见，荡却三魂，散了七魄。观主令他前进。稽首施礼毕，伫立一傍，启唇问曰："官宰高姓？"于湖曰："姓何，名通甫。"那观主曰："小道事冗，不及陪奉。"稽首而去。于湖曰："好个佳人！可惜做了道姑。"又问观主曰："适间来者是何院观主？"曰："就是敝观知客⑩。"正问之间，只见小僮请相公沐浴。

于湖至浴堂浴罢，到客房梳篦⑪整冠。值门公在侧，就问："门公多少年纪？"门公曰："小人今年六十二岁。"于湖曰："你在此几年？"门公曰："有二十余年。"于湖又问曰："你身上衣服谁管你的？"门公曰："小人但得三餐足矣。衣服有无，随时过日。"于湖谓王安曰："你去船中取布一匹，赐与门公做衣服穿。"王安取与门公，门公拜谢。于湖就问门公曰："方才鹤轩相见，姓名甚么？那里人氏？今年几何？"门公曰："姓陈，名妙常，今年二十三岁，金陵建康府人氏。"于湖曰："他的宿房在那里？"门公曰："在东廊第一间便是。"言未已，被女僮来请相公晚斋，撞散。

于湖到鹤轩相见，谓观主曰："蒙容洗浴，又赐晚斋，何可克当？小生舟中炎热，故假馆借宿一宵，来日便行，自当拜谢。"观主曰："无伤。如若未行，宽住数日。"

当晚斋罢，于湖闲步东廊之下，月明如昼，吟诗一首：

浩荡偏宜八月秋，蟾光皎洁照诸州。
谁家宝镜新磨出，挂在长空忘却收？

闲行之间，听得琴声响喨，见座黑门楼半开，挨身而入。见十余个道姑盘环而坐，知客中坐抚琴。于湖叹曰："此女正是凤凰入鸡伴，难以类比。"正看之际，忽然琴弦已断。知客曰："莫不是有人盗听吾琴？"于湖慌忙而转身，言曰："何年日月，再逢此女，吾愿足矣。"遂题诗一首于粉壁，以叹其美：

星斗当天月正圆，忽闻窗畔理琴弦。
瑶池降下真仙子，看罢教人独惨然。

尾后书"洛阳才子何通甫题。"题毕，回房歇息。

次早，门公来请早斋。斋罢，却待收拾起程，只见门公报曰："知客有请。"于湖即至知客房中，分宾而坐。茶罢，知客曰："夜来轩中有失迎迓。⑫"于湖曰："冒渎多端，不罪幸矣。"观见壁上有诗，而读曰：

晓日瑶台夜气清，天风吹落步云声。
尘根未尽俗缘在，千里关山月正明。

于湖读罢，问曰："此诗何人所作？"知客答曰："昔汉光武游王母宫，见仙妃在彼，数女抚琴，故作此诗。第二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作'天风吹落步云声。'"于湖暗忖："十分人物，写作俱高，有十二分奇妙。"知客曰："小道今日上殿回来，见壁间题有佳作，重蒙过奖。"于湖曰："小生冲撞贵寓，窃听琴音。回房乱道《临江仙》小词以奉。"知客拆开读曰：

误入蓬莱仙洞里，松阴忽睹数婵娟⑬。众中一个最堪怜。瑶琴横膝上，共坐饮霞觞。　　云锁洞房归去晚，月华冷气侵高堂。觉来犹自惜馀香。有心归洛

浦⑭，无计到巫山⑮。

知客看罢，忖曰："正是引贼入寨。"于湖曰："休要见笑。"知客曰："重蒙所赐，又好笑又好恼，小道意欲答相公，勿罪。"于湖曰："小生诚为抛砖引玉耳。乞见教。"知客落笔，即写《杨柳枝》词一阕，云：

襄王魂梦云雨期，两心痴。予今无计恋琼姬，自着迷。　道心坚似絮沾泥，不往飞。任取杨枝作柳枝，强挨尸。

写罢，于湖观看，大笑。知客曰："班门弄斧，幸勿哂⑯焉。"于湖曰："诚所谓人才双全，非世之常出也。"然于湖看毕，亦作《杨柳枝》词以奉，云：

碧玉冠簪金缕衣，雪如肌。从今休去说西施，怎如伊？　杏脸桃腮不傅粉，最偏宜。好对眉儿好眼儿，觑人迟。

写毕，知客观见，不语，亦作前词以答：

清净堂前不卷帘，景幽然。闲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　独坐黄昏谁是伴？一炉烟。闲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于湖看毕，即忙起身。知客曰："言词冒犯，宥⑰非为幸。"于湖谢别，到船中叫王安取绢一匹，送至观中，谢了观主。进城上任理事。

那陈妙常懊恨不及，从此惹起凡心，常有思念之意。

不觉又是十月初一日，本观设斋，会集众道姑，道姑齐来与观主稽首。正问答间，门公报曰："外有一秀才，言称和州泾阳县人，姓潘，要见观主。"观主曰："请他进来。"门公出去，引到鹤轩相见。观主问曰："侄儿几时到此？"那潘必正拜了四拜，退而言曰："列位姑姑，就此相见。"众道姑还礼，俱各请坐。观主与众道姑曰："这是我侄儿，姓潘名必正。从家而来。家眷安否？"必正曰："俱各平安，有书在此。"观主曰："几时离家？"必正曰："旧岁

十二月离家，正月到京应举，二月初九日头场过了，忽然患病，未得终场。待欲回家，奈有书在此，未及下得，所以特来拜见。”观主曰：“行李在何处？”必正曰：“在船上。”观主曰：“你与门公去搬上来，住数日，另讨船回去。”必正同门公将行李搬至观中。观主教女僮洒扫后房，与必正安歇。

次早，必正到各道姑房里相访讫。

闲坐之间，问门公姓名。门公曰：“小人姓戚，名中立。”必正又问：“在东廊尽头那间道姑，姓甚名谁？”门公曰：“姓陈，名妙常。吟诗作赋，抚琴诵经，无有不能。”必正曰：“曾有秀才过客与他赓和否？”戚公曰：“曾有个官人，姓何名通甫，号为洛阳才子，是我引他见妙常。将布一匹，送与小人。”必正即将绵绀海青一件与他，又分付曰：“休对人说我将衣服送你。”戚公谢曰：“小人谨领。”必正就调一个相见《杨柳枝》词封了，令门公送与知客。

门公见妙常曰：“潘官人特来相访。”妙常微笑曰：“在那里？请进。”必正向前施礼，分宾而坐。茶罢，必正曰：“适间小生送一柬，奉呈叱览，孔幸。”妙常读曰：

傍观道观过茅屋，惊人目。星冠珠履逍遥服，能妆束。　　绝世仪容琼姬态，倾城国。淡妆全无半点俗，荆山玉。

妙常看毕，惊曰：“此人言词典雅，字若龙蛇，况兼人物厚重，比那何家大不同。”妙常曰：“多承佳句。请问官人青春有几？”必正曰：“二十有五。”又曰：“那月寿旦？”必正曰：“八月十三。”妙常曰：“官人是大。”必正曰：“知客是几时寿旦？”妙常曰：“目下不远。”

正说之间，小僮来请，曰：“观主有请。”必正即回，见那观主，观主问曰：“你这几日身体如何？”必正曰：“托庇苟安。”观主曰：“小心住一程回去。”必正曰：“只是搅扰姑娘。”茶罢，相别。到房中，自思曰：“回心甚急，奈被此人勾住，又得姑娘相留。”十分喜悦，就在房中抚琴。陈妙常在花园听，曰：“此曲乃《凤求凰》也。”

暗暗喝彩而回。

次日，妙常使女僮来请必正吃茶。必正即到房内，依次而坐。茶罢，妙常将琴放在几上，烧炷好香，打个稽首，请必正抚琴。必正曰："不能。"妙常曰："何故太谦？"观主曰："必正先抚一曲，然后知客回抚。"抚毕，各自散了。自此，往来半月。

一日，必正走到妙常房中。女僮曰："官人请坐。"必正曰："师父何在？"女僮曰："去石城长春院访一观主，未回。"必正见书橱未锁，开拿一部《通鉴》来看。内有一帖，见了大惊，去了三魂，荡了七魄。读曰：

松院青灯闪闪，芸窗钟鼓沉沉。黄昏偏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　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禁。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

必正曰："此是凡胎俗骨，何苦出家，有此怨意？不若乘机嘲戏，他若不从，却有招词在此。"亦写《西江月》一首，云：

玉貌何须傅粉，仙花岂类凡花。终朝只去恋黄芽⑱，不顾星前月下。　冠上星簪北斗，案头经诵《南华》。未知何日到仙家，曾许彩鸾同跨。

写毕，放在砚匣底下，露些纸角出来。把《通鉴》安顿了。

却待转身，妙常回来，与必正相见，叙礼坐定。必正问曰："何来？"妙常曰："长春院观主患病，去访，留吃中饭，有失相迎。敬问潘官人中膳否？"必正曰："正欲回房吃饭。"

妙常曰："宽坐，请琴来请教一曲。"取琴安几，见砚匣下一简，拿出观看。比时柳眉剔起，星眼圆睁，叫道："好也！好也！潘必正，是何道理！此间是清净道场，祝圣之所，写甚淫词艳曲，调戏良人！先到观主处说明，再到官府处定夺！"必正双膝跪下，曰："望师兄高抬贵手，一时狂兴，误写此词，伏乞恕罪！"

妙常曰："你是读书之人，此理难容！定要与观主说知，再不许上我门来！"必正曰："自古道'有风不可使尽帆'，有应即对，有问即答。"妙常曰："我有甚言词许你？"必正曰："'强将津唾咽凡

心，争奈凡心转盛'。斯言果何谓邪?"妙常回嗔作喜，曰："从何而来?"必正曰："在我袖中。"

妙常用手来取，却被必正抱住，曰："同到你观主处说明，再送官司定夺。"妙常陪笑曰："罢了，落在你手中。"眉来眼去，情兴如火。必正曰："且将这两个女僮如何发落?"妙常就叫两个女僮送一幅素绢与长春院观主，遣两女僮去了。

必正、妙常双双携手同入兰房。必正曰："死生不忘卿恩。"妙常曰："你莫此等闲看，我身犹处子，并无点泄。"卸下星冠，脱下衣服，取一幅白香绫帕，亲手取红。必正见了，心中大喜。妙常曰："潘郎，这是五百年前结了此段姻缘，今日交付与君，休使贱妾有白头之叹。"

交会间，恰似鸳鸯戏水，浑如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共枝，美甘甘同心结蒂。恰恰莺声，不离耳畔；喃喃燕语，甜吐舌尖。杨柳腰，点点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体；酥胸荡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真含美爱色情多，怎比偷香滋味别？又有一篇《南乡子》词，单道日间云雨。词曰：

情兴两和谐，搂定香肩脸贴腮。手摸酥胸软似绵，美奇哉，褪了裤儿脱绣鞋。　　玉体着郎怀，舌送丁香口便开。倒凤颠鸾云雨罢，多情今夜、千万早些来。

云雨罢，起，妙常带了冠子，问曰："还是带冠子好，不带冠子好?"必正遂作《鹧鸪天》一阕，云：

卸下星冠睹玉容，宛如神女下巫峰。霎时云雨欢娱罢，无限恩情雨意浓。　　轻搂抱，款相从，时间一度一春风。若还得遂平生愿，尽在今宵一梦中。

妙常看罢，曰："今晚不许你再来。我要上殿诵经，不可污了身体。"必正曰："总不如锦帐欢娱，便是非常之乐。"妙常曰："不要闲说。"必正遂出一联，与妙常对，云：

霎时云雨，难同彻夜之欢娱；

妙常对云：

半晌恩情，怎比通宵之快乐？

必正曰："承蒙不阻，犬马不能报也。今夜莫上殿罢。"妙常曰："待我去上殿回来，你房正连我房，晚间搬梯从墙上过来，使观主不疑。"必正欢喜无限，吟诗一首云：

一见仙容不下怀，愁眉深锁几曾开？

多蒙窈窕殷勤意，暮暮朝朝暗约来。

写毕，妙常看罢，大怒，回诗一首：

君还欲我隔千山，我欲还君弹指间。

今日与君成配偶，莫将容易意阑珊。

必正曰："承蒙师兄佳意，我辈如何发遣？"妙常回嗔作喜，曰："自今为始，以夫妇叙礼，不许师兄之称。"正说之间，女童回来，阻住，必正作别回房。

次日，见姑娘。姑娘曰："侄儿身体如何？"必正曰："稍安。"辞别。回房坐定，自思："妙常生得十分人物，写作俱高。"正欲掇⑲梯过墙，只见日色未落，不得到晚，口吟一诗云：

红轮何苦不啣⑳山？伫立阶前几度看。

但得疏星三四点，免教仙子候花间。

吟毕，只闻楼头鼓擂，寺内钟鸣，众道姑上殿各散，回房睡了。

必正关了房门，正欲掇梯过墙之际，只听得隔墙叫一声："潘必正！"叫者是何人？

花面金刚，玉体魔王，绮罗织就豺狼。法场斗帐，牢狱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香舌，蛇蝎心肠。共他者，无不遭殃。纤尘落水，片雪投汤。秦楚强，吴越北，也为他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少不妨。

必正听叫，连忙下来，却是姑娘。姑娘曰："你那里去？"必正曰："登厕。"姑娘曰："你弹一曲《凤友鸾交》与我听者。"必正即抚。及毕，姑娘去了。

必正依旧上墙，陈妙常接着下来，两个携手到亭子上，并肩

而坐。妙常曰："你先上墙来了，如何又下去抚琴？"必正曰："如此，如此。"妙常曰："早是不曾过来，倘若被他看见，如何是好？"必正看着一座好花园，但见：

淡烟笼院宇，薄雾罩池塘。双双粉蝶宿花丛，对对游蜂穿柳砌。湖山隐隐，依稀见座峰尖；池沼澄清，仿佛一天星斗。飒飒金风穿绣幕，团团明月透珠帘。

妙常曰："等你不来，因见湖山石眼透出月光，遂吟一绝。"云：

蟾蜍㉑一线透湖山，斜倚阑杆偷眼看。
仰观斗柄横三点，心忙移步出花间。

必正听得，大笑曰："我不能得日落，口吟四句，韵脚一般相同。"妙常曰："愿闻。"必正吟曰：

红轮何苦不啣山？伫立阶前几度看。
但见疏星三四点，免教仙子候花间。

妙常曰："何期不约而自同如此？"必正曰："我与你同心同意，前世分定夫妻。"言罢，二人入房，解衣共寝，覆雨翻云。正是：

欢娱嫌夜短，颠鸾倒凤，犹如粉蝶采花心。

欢戏间，不觉天晓。必正仍归旧路去了。

次日，见姑娘。姑娘曰："吃中饭未？"必正曰："未曾吃。适㉒来偶见一太医，看脉，说我身体甚是虚弱，若不用荤腥调理，恐伤性命。"姑娘听罢，吃了一惊。便叫门公买酒肉果品之类，送在必正房中。必正检㉓入。

到晚将酒着与妙常同饮。正是：竹叶穿心过，桃花上脸来；茶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灯光之下，看妙常有倾国倾城之态，口占《菩萨蛮》一阕，云：

芸房空锁倾城色，万态千娇谁能及？何幸到鸾帏，春心不自持。　点染香罗帕，遂我平生愿。此处会云英，何须上玉京？

妙常听罢，亦口占《菩萨蛮》，云：

香衾初展芭蕉绿，垂杨枝上流莺宿。花嫩不禁揉，

春风卒未休。　千金身已破，默默愁眉锁。密语嘱檀郎㉔，人前口谨防。

必正看了，情兴越浓，遂解带云雨。及罢，即于枕上说海誓山盟，就中诉深情密意。忽闻邻鸡三唱，最怪的晓霞穿碧落，偏嫌的红日照纱窗。必正披衣起回。自是之后，约有半年之期。

必正一日与妙常闲坐，只见妙常两眼垂泪，眉头不展。必正将手帕与妙常拭了眼泪，问曰："因何这等烦恼？"妙常袖里取出一个帖子，递与必正。必正看时，却是《临江仙》词一阕，云：

眉似云开初月，纤纤一搦腰肢。与君相识未多时，不知因个甚，裙带短些儿。　茶饭不飡常是病，终朝如醉如痴。此情犹恐外人疑，专将心腹事，报与粉郎知。

必正看毕，曰："既有此事，何不早说？有甚难哉！"妙常曰："我平日在此欺着手下的人，今日做出这丑事，如何是了？只得寻个死路，免污他人耳目。"泪下如雨。必正曰："但放心怀，待我明日入城，赎一帖堕胎药，吃了便好。"妙常曰："我晓得你做个脱身之计，去了不回。我命只在今夜。"必正曰："若有此心，天地不祐。"

辞别妙常，入到城中。

正行间，只见喝道前来，必正避不及，街傍伫立，却是必正的故友张于湖。于湖一见必正，连叫："住轿！"与必正相见。邀必正同到府中，分宾主而坐。茶罢，于湖问曰："行馆何处？"必正曰："在城外女贞观姑娘处。"于湖曰："令姑是何人？"必正曰："是住持潘法成。"于湖曰："既有此观，其中有一好物在彼。"必正曰："兄长何以知之？"于湖曰："旧岁在彼借水洗浴，曾作《柳枝词》。"必正曰："莫不是洛阳才子何通甫作的？"于湖细说，二人大笑。必正亦备言前事。于湖曰："不难。你捏作指腹为亲，为因兵火离隔，欲求完聚，告一纸状来，我自有道理。"

必正别了于湖，回到观中，与妙常具说前事。晚间，到姑娘房中，必正双膝跪下，将妙常之事说与姑娘。姑娘曰："我已知

之，但不知你肯娶他么？”必正曰：“小侄愿娶。”姑娘曰：“叫他来，问他。”必正叫妙常到房里，见了姑娘。姑娘曰：“你做得好事！”妙常低头不语。姑娘曰：“去写状子来，明日进城去告。”

次日，三人同到建康府中下状。

当日，三人跪下。太守问曰：“告什么状？”观主曰：“告乞还俗事。”太守曰：“卷帘，抬头。”叫妙常，问曰：“你曾云‘清净堂前不卷帘’？”唬得陈妙常魂不附体。太守曰：“潘必正、陈妙常二人既是指腹为亲，各供本身之事。供得明白，准你还俗。”必正供曰：

乡贯举人潘必正，伏蒙琴堂判府龙图侍郎台下：告为结亲完娶事。伏闻才愧相如，无挑琴之兴；贤同颜子，有秉烛之忧。为因兵火流离，情意俱绝；岂期默然之会，所有前因。各有祖留衫襟之表，幸望仁慈，得配终身，偕老终身。所供是实。

女贞观知客陈妙常供曰：

俄闻生居宦族，乃无谢女之才；长在玄门，叨沐孙姑之德。尘根已尽，绝孟光之慕梁鸿；俗缘以再，断云英之约裴航。闹中取静，打坐看经；忙里偷闲，寻师讲道。岂期百年冤债来寻，况是严师力学。今有度牒㉕，系是官文，未敢自专。伏望判府俯察来词，特赐与决。

金陵建康府女贞观道姑潘法成状供：

本观女姑陈妙常，伊父陈谷英，存日将女妙常曾指腹与潘必正为妻。见有原割衫襟合同为照。为因兵火离散，各无音耗。幸蒙天赐，偶然相会，所说旧日根苗，辐辏㉖姻缘。俱在青春之际，如乐昌破镜重圆㉗，似文君驾车之愿。所有原关度牒在身，未敢自便还俗。恕蒙准告，望乞台判。

太守看毕，援笔判曰：

道可道，名可名。强名曰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清者浊之原，守不住炼药丹炉；动者静之机，熬不过凡情欲火。大都未撞着知音，多管是前生注定。抛弃了布袍草履，再穿上翠袖罗裳；收拾起纸帐梅花，准备着罗帏绣幕。无缘处，青浦黄庭消白日；有分时，洞房花烛照乾坤。

张于湖判毕，即令还俗。

潘必正与妙常成亲之后，于湖举㉘必正贤良方正㉙，除授苏州府吴江县尹，官至礼部㉚侍郎。妙常生一男一女。夫妇衣锦荣归，尽天年而终。

〔注〕 ① 淮西和州泾阳县：今陕西泾阳县。 ② 除授：任命，授职。 ③ 范蠡归湖：春秋时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后，功成身退，泛舟归隐五湖。 ④ 子房归山：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汉朝建立封留侯，不久遁迹山林修道。 ⑤ 通判：州郡官的副职，兼有监察官性质。 ⑥ 勾栏：宋元时演出杂剧、百戏的场所。 ⑦ 汤：热水，开水。 ⑧ 恁(nèn 嫩)：那么，那样。 ⑨ 皂：黑色。 ⑩ 知客：道观中主管接待宾客的道人。 ⑪ 梳篦(bì 壁)：用篦子梳。 ⑫ 迎迓(yà 讶)：迎接。 ⑬ 婵娟：用来形容姿态美好(女子)。 ⑭ 洛浦：魏曹植作《洛神赋》，描写他梦中于洛浦遇见的一个神女。 ⑮ 巫山：此用宋玉《高唐赋》序中所言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之典，喻男女幽会之处所。 ⑯ 哂(shěn 审)：微笑。 ⑰ 宥(yòu 又)：宽恕；原谅。 ⑱ 黄芽：道家修炼学术语。言其极微小而极珍贵。 ⑲ 掇：用手拿，搬。 ⑳ 啣：即"衔"，用嘴含。 ㉑ 蟾蜍：传说月亮里有三条腿的蟾蜍，因此，古代诗文里常用来指月亮。 ㉒ 适：刚才，刚刚。 ㉓ 检：同"捡"。 ㉔ 檀郎：晋人潘岳，小字檀奴，姿仪秀美，后人以之代称美男子。 ㉕ 度牒：旧时官府发给和尚、尼姑的证明身份的文书。 ㉖ 辐辏(còu 凑)：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 ㉗ 乐昌破镜重圆：南朝陈将亡时，驸马徐德言与妻乐昌公主因战事被迫分离，两人破铜镜各取其半，以作为日后相见凭据。后果破镜重圆，夫妻团聚。 ㉘ 举：推荐，推举。 ㉙ 贤良方正：旧时所设的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 ㉚ 礼部：官署名，为六部之一，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等事。

本篇选自吴敬所编的文言小说集《国色天香》。

书生与道姑相爱，这样的故事在笔记、话本中并不少见。《张于湖传》在这类小说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它叙述了一对青年挚诚相爱，终成眷属的故事，更重要的在于它以较为成熟的叙事手法，刻画出人物细

腻的心理与性格发展过程，从而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

小说题为“张于湖传”，但中心故事却是陈妙常与潘必正的故事。从小说题目也许可以看出小说技巧尚未成熟的痕迹，但张于湖对于小说结构与叙事焦点却又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陈、潘故事起于张于湖，也结于张于湖。陈妙常的凡心由张于湖唤醒，陈妙常的爱情因张于湖之力终成婚姻。张于湖之线在中心故事中如草蛇灰线似断而连，潘必正的家乡是和州泾阳，暗示着与张于湖同乡同学的关系；陈妙常读潘诗而与张于湖比较，明点出张于湖的存在。陈妙常的形象是通过张于湖眼中来描写的：陈妙常丰姿伶俐的美貌，她坐在一群道姑中间抚琴，她作诗应对才思敏捷。这里采用的是限知叙事的手法，既令人可信地写出陈妙常的“人才双全，非世之常出也”，又形象地表现了张于湖动辄“荡却三魂，散了七魄”的轻薄之习。这既为下文潘必正的迷恋陈妙常张本，又为即将出场的潘必正形象背面敷粉。而等到潘必正出场时，他的形象也是从陈妙常眼中看出：陈妙常读潘必正的赠词，觉得“言词典雅，字若龙蛇，况兼人物厚重，比那何家（张于湖化名）大不同”。限知叙事的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较多，而限知叙事与全知叙事相结合，叙事视角非常灵活，是此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此篇小说叙事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较多地采用客观呈现，而极少主观议论与点破。如陈妙常读完张于湖所作《临江仙》“误入蓬莱仙洞里”，忖曰：“正是引贼入寨。”于是连作两首《杨柳枝词》相答，表明自己道心之坚。但张于湖谢别之后，“陈妙常懊恨不及，从此惹起凡心，常有思念之意”。那么，陈妙常此前的表现是出自真心还是由于矜持？由于小说客观呈现，读者便只能自己思索理会。又如陈妙常读完潘必正的“相见杨柳词”，觉得与化名何通甫的张于湖大不相同，心中显然有意，而小说只是叙述：

> 妙常曰：“多承佳句。请问官人青春有几？”必正曰：“二十有五。”又曰：“那月寿旦？”必正曰：“八月十三。”妙常曰：“官人是大。”

询问年纪与出生日月，正表现出陈妙常微妙的心理活动，叙述非常巧妙。潘必正爱恋妙常，又得姑母挽留，心中非常高兴，就在房中抚琴，弹的曲子是《凤求凰》。小说没有点明潘必正此时的心理，但却通过“抚琴”这一动作表现出他此时的思绪。接着妙常请他弹琴，他却谦作“不能”，这样的细节也表现出这一人物“厚重”的性格。

正由于限知叙事与全知叙事结合以及客观呈现的艺术手法,小说所塑造的陈妙常、潘必正及张于湖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都较为鲜明,特别是陈妙常的形象,鲜活真实。陈妙常的性格与心理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她本一心修道,在清净幽闲的道院环境中觉得如同小神仙。面对张于湖的轻薄之词,她的答词是:"道心坚似絮沾泥,不往飞。"但正是张于湖那俗世凡胎的生活气息,惹动了多才多艺的妙龄道姑的凡心,使她从此"常有思念之意"。因此才会有心地把潘必正与张于湖相比较,并问起潘必正的年龄生日与留意潘必正弹奏的曲子。但读了潘必正嘲戏之词"西江月",她本能的反应是"柳眉剔起,星眼圆睁",可见她仍在"道心"与"凡胎"之间挣扎。陈妙常与潘必正结合的障碍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陈妙常自己内心对道的信奉与对俗世生活的向往这样的矛盾。陈妙常需要战胜的是她自己的心灵,而外界官府的一纸判词只是个形式。小说叙述的焦点在于此,这一点也与后来敷演陈妙常故事的《玉簪记》等作品相区别,如果前者也像后者那样强调观主即潘必正姑母逼考造成生别死离之结尾的话,那就恰恰是落入了俗套。　　(涂秀虹)

花神三妙传(节选)　　吴敬所

生数日以叔在,不敢轻入琼室。叔亦遣媒人求亲。是夕,生入锦房,与三姬商议,因曰:"琼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势难兼得,为之奈何?"锦曰:"吾观二妹所议,毕竟皆归于君。但不知谁先进耳。以鄙见论之,此事毕竟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琼让之奇,奇让之琼,各出誓言,恳恳切切。锦曰:"勿推让,吾为汝分之。今宵焚香,疏告于天,各书其名,盛以玉碗。先得者,今日议婚;后得者,异日设策。非一举而有双凤之名乎?"生每日为此萦怀,闻锦言而深是之。遂具告天之疏,一掣①得琼姐之名。奇笑曰:"使吾姊为良臣,吾为忠臣,不亦美乎?"于是四人计定。翌日生言于叔,遣邻妇为媒。言于赵母,赵母以告李老夫人,夫人许之,择日报聘。赵母为其白金四十两,金花表里各二对,皆赵母所出也。邻妇执伐,致书

于李老夫人，其词曰："辰下双沼花开，尤天瑞应，应窃计之。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仙阙流芳矣；令子老先生，其千叶之绿荷乎，海内流阴矣；令孙女其霞标之菡萏乎，绣阁新香矣。兹者，双花合蒂，瑞出一池，岂犹子景云？果有三生之梦，乃应此合璧之奇耶！家兄远宦，命么主盟。赵母执柯，兼隆金币，丝罗永结，贶②实倍于百朋；瓜葛初浮，瑞长流于万叶。"

李夫人捧读，不胜欣慰，遂援笔复柬曰："即辰玉池献瑞，开并蒂之莲花，老身举酒祝天，愿女孙得快婿。岂意瑞不远于三时，庆遂成于一日。寅惟执事，名门豪杰，令兄天表凤凰，而令侄又非池中物也，何幸如之？然莲有三善焉：出于泥而不浊，其君子之清修乎；擢云锦与云标，其君之德容乎；香虽远而益清，其君子徽誉乎。愿令侄则而象之，老身有余荣矣。睹蜡炬之生花，知百年之占凤；闻鹊媒之报吉，兆万叶之长春。"

生得书喜甚，邻妇乘闲戏生曰："小姐见书喜动颜色，官人稳睡，不怕潜窥矣。"生累日延客置酒，琼审经划，整整有条。老夫人稍觉其私，但付之不闻。奇姐虽自敛戢③，与生情好益笃，阴自刺其双臂，左有"生为白郎妻"之句，右有"死为白家鬼"之句。生是夕见之，痛惜不已，双泪交流，苦无聊赖，自投于床。琼因劝奇，与之共寝。生终夜倾泪如雨，自是与奇为益密矣。暇间谈论，奇谓琼曰："吾未知逮事白兄与否，然感此缱绻之情，虽糜④骨何恨？"琼曰："除是我死，姊妹便休。若得事白郎，必不致妹失所。"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所乎？"琼笑曰："三人同功一体，安有彼此之殊？"锦复笑曰："吾妹念我否？"琼曰："成我之恩，与生我者并，岂不念功？"三人复大笑。自此生奇加意绸缪。又将越月，锦琼亦体生意，恣其殷勤。时诸婢无不闻知，但皆不敢启口。惟兰香自恃美貌，每在生前沽娇。生屡诃之，因此怀恚⑤，欲泄其机，至是为奇姐所恶，亦不敢言。锦琼善(擅)自敛藏，内外不甚觉露。自是南阳转西，九秋胜会。桂有华而擎宫月，嫦娥亲下广寒；槐奏黄而舞天风，英俊怕驰夹道。生整治行装，入秋闱应

试。与姬相别，无限伤情。三姬共制秋衣一袭，履袜一双，绿玉之佩，黄金之簪，诸所应用，无不备具。琼姐制诗曰：

良人将离别，泪洒眼中血。杜宇惨悲鸣，秋蝉凄哽咽。此情只自知，向汝浑难说。愿步入蟾宫，桂花手中掇。

奇姐制诗曰：

欲别犹未别，泪珠先流血。诉短及道长，既哽又复咽。不向夫君言，更对谁人说？惟愿折桂枝，高高双手掇。

锦亦制诗曰：

人别心未别，谩将苦流血。我因夫君凄，郎为妾身咽。行矣且勿行，说了又还说。折桂须早归，墙花莫去掇。

老夫人、赵母、陈夫人，各厚赠。诸亲友，皆赠之。白往至省，温习经书，届期入试。然眷念三姬，未尝少置。而姬亦于晨夕之下，对景无不伤情，乃至多寐之思，亦多叙忧离之思。生以三试既毕，遣仆抵家问安。既奉诸母珍奇，亦馈三姬花胜。致书恳切，不能尽述也。锦琼见喜慰，奇姐转加惨凄，报书曰：

妾陈奇姐，敛衽复书于夫君白黄源解元文几：夏光已云迈矣，秋宇何凄凉也！每中夜，凉风四起，孤鹰悲鸣，则伏枕泪零。几至断绝，听砧杵之音，怒焉如捣；聆檐铎之响，如有隐忧。此时此情，何可殚述？缅想酒乐之人，宁识忧愁之状否耶？自昔乌山邂逅，继以月下深盟；妾谓事无始终，将送微命；君谓此头可断，鄙志不渝。恳恳殷殷，将意君即妾也，妾即君也。水宿与俱，云飞与俱，偶隔一日，则想切三秋。今言别三十日矣，其殆九十秋欤？情胡不切，泪胡不零。天乎！吾何不为凉风，时时与君相傍？天乎！吾何不为飞鸟，日日向君悲鸣耶？妾与君誓矣，与君言矣，亮君亦见信矣。第恐时时垂违机事，旁午将欲明之于母，又恐母不见怜；将欲诉之于人，又恐旁人嗤笑。讯天，天不闻也；问花，花无语也。其所以自

图，惟自树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责。然死如有知，乘风委露，与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无知，与草木同朽腐焉，则又不如久在人世，万一可以见君之为愈也。然此身实君之身，身不在君，则有死无二。如或惜死贪生，轻身丧节，则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无累也。君其为我图之，存没之诚，此言尽矣。临书流泪，不能复陈。承惠玉粉胭脂，翠羽花胜。虽为睹物思人之助，实增谁识为容之悲。附以海物，愿君加餐；兼以凉鞋，愿利攸往。余惟棘闱魁选，海宇扬名，是妾等三人之至愿也。

生仆至，授生书，生方与诸友燕集。展视未竟，不能自禁，涕泪呜咽。友见其书，无不嗟叹，因曰："有此恳切，无愧黄源之重伤情也。"力叩所由，生不以告。自是功名之心顿释，故人之念益殷矣。月终揭晓，生虽名落孙山之外，全不介怀。遂策马为抵家之行，与姬复会。然生之别时祝奇姐曰："吾若得意而归，明与尊堂关说，恳求姻眷，必遂所怀。"以此牵情，心恒悒怏⑥。然三姬见生之归，如胶附漆。诸母因生之至，变喜动颜容。是夕过重壁小门，仍为同床之会。生中夜长叹，锦抚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怀？"琼曰："郎非为此萦怀，只为吾妹切念。"生曰："子真知我心者。为之奈何？"琼曰："吾与大姊有妙计矣。"生曰："愿闻。"琼曰："君将来必有荆州之行，且先具婚书一纸，表里⑦一端，白金四锭，付与吾妹。俟君行后，陈姨必将议婚，吾二人决以实告，并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然后上金币婚书，则陈姨势不得已，事端可谐矣。"奇笑曰："计则奇矣，但颜之厚矣。"锦曰："如此可成，面皮可剥也。"生曰："向实为奇姐萦怀，今闻计心释然矣。"自是留恋月余，欢好尤笃。生父命仆来探秋闱之信，且命早至荆州。生不得已，起行。陈夫人谓生曰："此行未知得再见否？"因相对呜咽，两不能胜。生挥泪曰："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语，云愿姨娘天长地久。既有骨肉之恩，必顶丘山之戴。"陈夫人复流涕曰："我身寡子单，仗提携。"生曰："敢不从命？"夫人流涕而入。三姬相送凄惨，诗词悲怨。诸母临别殷勤，致赠甚厚。及其策马在途，

举目有山河之异;飞舟迅速,临流切风月之怀。发诸声歌之词,皆恋故人之语。则生之思姬何如,姬之思生亦如是矣。

时维腊月,寒气逼人,赵母体羸,忽膺⑧重病。三姬无措,请祷于天,各愿减寿,以益母年,未见效也。锦夜半开门,当天割股。琼奇见其久而不返,密往视之,乃知其由,嗣是和羹以讲,母病遂愈。里人闻之,上其事于郡县,郡县旌曰:"孝女之门。"有诗曰:

乌山遥对华山西,花外风清鸟自啼。已见文华推多士,那知节孝属深闺?剖心从古忠名旧,割股于今徽誉奇。旌别圣恩行处有,谁踵芳躅映文奎?

赵母置酒,诸眷毕贺。有杨把总者,闻锦娘之美,亦备礼称庆,以白金二十两为赵母寿,欲求见锦娘。锦既却其金,又不之见。杨欲以势挟之,先令邻人扬言,且陷以兼金厚利。锦娘曰:"汝为我语刁蹬,我头可断,我身不可见也。"杨惧而止。是时三姬皆以志节更相矜奋⑨。自生别后,不施脂粉,不出闺门。虽瑞月千门佳丽,三姬处之淡如。元宵乐地繁华,三姬不出游玩,其操守如此。生自抵荆州后,既见父母,益念三姬,乃请于父曰:"李老夫人,外大母也,殷勤主婚。盍遣人致谢焉,并候动履,且订婚期。"父许之。生备金币,遣仆归访三母,且致书三姬。其书曰:

同心人白景云,奉书于三美人妆次:云此生何幸哉?昔时尊贵王公,得一女英焉,犹可以流声千古,况云兼有其三哉,皆天曹神女,仙籍美姬,色殊绝矣!文绚春花,词映秋水,才超卓矣!坚贞如金玉,洒落类风霞,气概英达矣!而云方幸绸缪之际,又闻交徵⑩之言,其所以相亲相期,相怜相念,又日缛缊焉。则神游于美人之天,云此生何幸哉?追想曩时,倚玉于芳栏,偷香于水阁,罄人间未有之欢,极人生不穷之趣,美矣至矣。然此犹为窃乐之会,今皆缔为月中之人,则月下深盟,其真无负,五百年缘,悠悠未了也。欣切欣切,万

里片心。但欲三妹，勤事诸母。奇妹姻信未闻，日夕悬注。想志确情笃，则天下事固可两言而决也。急闻急闻！身在荆州，神在桑梓⑪。记此情，必见谅矣。

无多谈俗，仪在别启中炤入。

诸母得书喜甚，款仆于外堂。时有朱姓者，贵宦方伯之家，与奇同乡。有子年方弱冠，闻奇之美，命媒求姻。陈夫人初未之许，后偶见朱氏子，貌美而慧，遂许焉。择日欲报娉⑫，奇姐忽称疾，绝粒者三日。夫人惶惧，泣问所由，琼以实情告之。夫人曰："焉有是事？门禁森严，白郎能飞渡耶？"琼曰："姨若不信此言，请看奇妹两臂。"陈夫人见之，骇曰："白郎在时何不与我言之？今纵不嫁朱氏，后置此女何地？"琼曰："妹与白郎殷勤盟誓，生死相随，决不相背。"夫人曰："痴心男子誓何足信？"琼遂启其箱，出白金四十两，表里各二对，婚书一纸曰："此皆白郎奉以为信者也。"夫人曰："是固然矣。然天长地久，汝姊妹何以相与？"琼跪而指天曰："琼如有二心，随即天诛地灭。愿我姨娘，早赐曲从。"夫人曰："我将不从何如？"琼曰："妹已与琼诀矣。若姨不从，则妹命尽在今夕。"夫人堕泪，徐曰："痴儿汝罪当死，亏我守此多年，今亦无可奈何，只得包羞忍耻耳。此事锦娘知否？"琼曰："不知也。"夫人因抚奇身，曰："汝私于白郎，得非慕白郎才郎乎？朱氏子俊雅聪颖，将为一世伟人，以我观之，殆过于白郎矣。"奇不对。琼曰："妹身失于白郎，既有罪矣，更委身于二侄，是荡子也，何足羡哉？"夫人肯首，曰："是固是矣，从今吾不强矣。"但礼币未受，琼犹有疑，固告于二母。二母亲奉礼币，劝陈夫人受之。夫人尚有赧容，夫人曰："天下之事，有经有权，善用权者，可以济经，不尔便多事矣。"陈夫人因呼兰香置酒，以谢二母，且曰："早信此奴，无今日之祸矣。"三母即席，锦娘奉杯。而奇不出，乃独坐小榻。奇姐既定，陈夫人复书与生。锦奇亦以书达生，遂遣仆归荆州矣。

是时陈夫人以兵变稍息，归于本乡，不幸遭病洽旬。奇往省之，未数日寇苍复作，遂遣奇入城。嗣是盗益炽，夫人病益笃，欲舁

之入城，则亟不可动。奇闻变号泣步行往省，琼姐执奇手曰："寇贼充斥，妹未可行。"奇曰："我宁死于贼手，岂忍不见母瞑⑬？"因绝裾而行。及抵家，寇稍宁息。奇姐虞母不讳，先为置办棺衾。比至二更，闻官兵大至，众喜以为无虞，至五更乃知即是贼兵。鸡鸣遂围浑江，剽掠男嫔数百。三贼突入陈夫人之房，见夫人病卧，欲逼之以行，夫人不起，抽刃欲兵之。时奇逃在密处，遽呼曰："勿动手，我代之。"遂出见贼。贼见天姿国色，欢喜特甚，遂掠以行，并掳兰香，及家童数人而去。时陈夫人在床，犹未瞑目也。贼闻官兵欲至，饭后退屯辛升桥，至河泊宦署，将所据男女，尽禁其中。奇姐谓兰香及家童曰："我为母病来，岂知为母死。我若不死，必被贼污，异日何以见白郎乎？"乃咬指血书于壁曰：

母病不可起，夫君犹未归。妾身遭此变，兵刃讵能违。甘为纲常死，谁云名节亏？乘风化黄鹤，直向楚江飞。

题毕，谓兰香家童曰："吾母子相从于地下矣。汝辈得归，可与小姐善事白郎。"复谓兰曰："吾当急死，稍迟欲死不可矣。"乃语间，即取裙中所藏剃刀，以袖蔽面，自刎其颈。遂僵仆，血流满地。兰香抱之而哭，贼来怒杀兰香。因询其由，乡邻备道。贼曰："我误矣！此节孝女也，勿污其尸。"于是舁而置之署后月台之上，以红绫被覆之，相与环泣，其节孝之感人如此。是夕有人来报，锦琼举家号恸不已。琼姐愿以百金，入贼营赎其尸，众惧不敢往。次日早报，官兵杀退贼矣。又报陈夫人即世。琼姐带秋英、新妹、小妹，往收其尸。锦娘带春英殡殓陈夫人。时琼号泣登台，未至五步，尚闻奇姐长叹一声，骇曰："吾妹尚无恙？"急往抚之，则见其气已绝，颜色如生，尚带笑颜。琼曰："吾妹甘心死乎。"因令人舁归，与陈夫人同殓。遍寻兰香之尸，则为贼弃之水中，无复存矣。

〔注〕① 掣(chè 彻)：抽取。　② 贶(kuàng 况)：赐予。　③ 敛衾：收敛。④ 靡(mí 迷)：碎烂。　⑤ 怀恚(huì 会)：心怀怨恨。　⑥ 悒怏：忧郁不乐。⑦ 表里：亦作"表礼"。旧时送礼用的衣料。　⑧ 膺：此指"遭受"。　⑨ 矜(jīn 今)

奋：奋勉。　⑩ 交儆：交相儆戒。　⑪ 桑梓：桑与梓为古时家宅边常栽树木，古人多用作故乡之代称。此专指三女主人公家之所在地乌山。　⑫ 娉(pìn 聘)：此通"聘"。　⑬ 瞑：闭眼。此指去世。

《花神三妙传》，又名《白潢源三妙传》、《白锦琼奇会遇》等，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此小说有多种版本，而以《国色天香》本最为完善。

《国色天香》本《花神三妙传》，全篇长约二万五千言，分为十三节，每节有一小标目，依序为："白锦琼奇会遇"、"白生锦娘佳会"、"饮宴赏月流连"、"白生琼姐佳会"、"三妙寄情倡和"、"白生奇姐佳会"、"四美连床夜雨"、"庆节上寿会饮"、"凉亭水阁风流"、"玉碗卜缔姻联"、"锦娘割股救亲"、"奇姐临难死节"、"碧梧双凤和鸣"，形式接近宋元话本。这是一个写白潢源公子与三妙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儿女私情的才子佳人故事。此处所选，出自"玉碗卜缔姻联"、"锦娘割股救亲"与"奇姐临难死节"三章节。

小说叙元朝至正年间，江南俊杰、荆州别驾公子白景云(字天启、号潢源)，偶于乌山庙会邂逅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三姨表姊妹，一见钟情。锦娘新寡，与母同住；琼姐、奇姐尚未志人，因避寇借居赵家。白生于是在赵家旁边租屋，并拜赵母为义母，借机常到赵家走动。一日赵母偶感风寒，白生以子道问安，遇锦娘互诉衷曲，又奉汤药至，拾得锦娘所掷之帕，二人终设奇谋，发生了私情。赵锦娘与李琼姐、陈奇姐姐妹情深，白生与李、陈亦相互爱慕，在锦娘撮合下，与二人亦成欢好。一生三姬四人山盟海誓，生死相从，决不相背。

三女皆"贞孝节烈"。先是锦娘割股疗母，被旌为"孝女"；奇姐因下乡探视母病，落入贼手，自杀身死，在遗书中表白了对白生之忠贞不贰。又早年白生与曾边总之女曾徽音缔姻，后双方父母均有悔意，因而解除婚约，白家便为白生订下琼姐为妻。不料徽音贞烈，两次绝食自杀，誓不改适他姓，父母只好答应其婚事。白生遂与琼姐、徽音同谐花烛。

后白生登第，官至翰苑。锦娘与白生尽终始之情。琼姐生一子，徽音生二子，皆擢进士。白生、琼姐、徽音死后，与奇姐合葬。

《花神三妙传》在明清时代多次被翻刻，拥有不少的读者。就小说故事而言，它重点是记叙儿女私情。但在后半部分，却又大肆宣扬忠孝节义，风格殊不统一。且全书不少地方笔涉淫秽，描写露骨，不见容于传统道德，故在清代屡遭禁毁。

小说在艺术上，情节委婉曲折，描写细致逼真。写白生与赵锦娘之两

情相悦，生动逼真、宛然在目。如开始叙白生为赵母奉药前至，以求接近锦娘时，言赵母呼锦娘至，锦娘见生，“女微哂而拜，生含笑而答。复索炭烹药，女亦奉火以从。白生以目送情，锦娘亦以秋波频盼。两情飘荡，似翠柳之醉熏风；一意潜孚，恍晓花之凝滴露。盖形虽未接，而神已交矣。”其真实感人程度，犹如作者身临其境一般。

三女殊非淫荡之辈。小说每每写出了她们受封建礼教束缚，越界一步终属叛逆时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变化。这类描写曲折动人。如写琼姐与白生合欢之前的思想斗争：（对锦娘言）“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吾若隐忍不言，岂是守贞之女？若欲明之于母，又失姊妹之情。况吾等逃难，所以全躯，岂宜以乱易乱？”然对爱情的渴望，又使她“深自强制，不肯吐露真情，但每日常减餐，终宵多饮水。”但爱是不可抗拒的，最终将冲破礼教的藩篱，“生以玉簪授琼姐，琼以金簪复白生。生执手固请其期，琼以指书‘四月十日’”。爱情终于赢得了胜利。

小说人物中，以陈奇姐的形象写得最好。她个性鲜明、突出，是个聪明、正直、热情、刚烈的女子。她长相漂亮，“容尤丽于二姝”；才能出众，“天成聪敏，学锦刺绣，学琼诗章，无不得其精妙”。她对待白生的感情，也可谓刻骨铭心。如白生赴省入试，她百般思念不得解脱，在给白生的信中如泣如诉：“将欲明之于母，又恐母不见怜；将欲诉之于人，又恐旁人嗤笑。讯天，天不闻也；问花，花无语也。”凄艳哀绝，至情至感。为了表明对白生的坚贞不渝和矢志不移，竟然自刺双臂：左为“生为白郎妻”，右为“死为白家鬼”，以明心迹。这个细节，为她最终殉情作了铺垫。

《花神三妙传》直承《娇红记》而作，其中径用《娇红记》的典故，并有明显模仿《娇红记》的痕迹。文中一男三女私通情事，又与《天缘奇遇》、《寻芳雅集》颇为相似，影响所及的小说，以《传奇雅集》为最甚。　　（侯忠义）

招提琴精记　　钓鳌湖客

邓州人金生，名鹤云，美风调，乐琴书，为时辈所称许。宋嘉熙①间，薄游秀州②，馆一富家。其卧室，贴近招提寺③。夜闻隔墙有歌声，乍远乍近，或高或低；初虽疑之，自后无夜不闻，遂不

为意。

一夕，月明风细，人静更深，不觉歌声起自窗外。窥之，则一女子，约年十七八，风鬟露鬓，绰约多姿。料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启户。侧耳听其歌曰：

音音音，你负心，你真负心，孤负我到如今。记得当时，低低唱，浅浅斟；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墙阴，秋风荒草白云深，断桥流水何处寻？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

女子歌竟，敲户言曰："闻君倜傥俊才，故冒禁以相亲，今乃闭户不纳，欲效鲁男子④行耶？"鹤云闻言，不能自抑。才启户，女子拥至榻前矣。鹤云曰："如此良夜，更会佳人，奈何烛灭樽前，竟不能为一款曲也。"女子曰："得抱衾裯⑤，以荐枕席，期在岁月，何必泥于今宵，况'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入帐中，曲尽缱绻之乐。迨隔窗鸡唱，邻寺钟鸣，女子揽衣起曰："奴回也。"鹤云嘱之再至。女子曰："弗多言，管不教郎独宿。"遂悄悄而去。次夜，鹤云具酒肴以待，女子果迤逦而来。相与并坐。酣畅，女子仍歌昨夕之词。鹤云曰："对新人，不宜歌旧曲；逢乐地，讵可道忧情！"因赓前韵而歌之曰：

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灯前耦，花下斟；一笑胜千金。俄然云雨弄春阴，玉山齐倒绛帷深，须知此乐更何寻？来经月白，去会风清，兴益难禁。

女子闻歌，起而谢曰："君之斯咏，可谓转旧为新，翻忧就乐也。"彼此欢情，顿浓于昨。自是无夕不会，荏苒半载，鲜有知者。忽一夕，女子至而泣下。鹤云怪问，始则隐忍，既则大恸。鹤云慰之良久，乃收泪言曰："妾本曹刺史之女，幸得仙术，优游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谪降。感君夙契，久奉欢娱，讵料数尽今宵。君前程远大，金陵⑥之会，夹山⑦之从，殆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终。"云亦不胜凄怆。至四鼓，赠女子以金，别去。未几，大雨翻盆，霹

雳一声，窗外古墙悉震倾矣，鹤云神魂飘荡。明日，遂不复留此。

二年后，富家筑墙，于基下掘一石匣，获琴与金，竟莫晓其故。时闻鹤云宰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携献。鹤云见琴，光采夺目，知非凡材，欣然受之。置于石床，远而望之，则前女子；就而抚之，则依然琴也。方悟女子为琴精，且惊且喜。适有峡州⑧之游，鹤云得重疾，临死，乃命家人以琴送葬。琴精之言，胥验之矣。

〔注〕 ① 嘉熙：南宋理宗的年号(1237—1240)。 ② 秀州：州名。辖境为今浙江嘉兴至上海市所辖吴淞江以南一带，故治即今嘉兴，北宋称秀州，南宋改嘉兴府。 ③ 招提寺：佛寺。招提，梵语，本意为四方，汉译后渐转为寺庙意。 ④ 鲁男子：不好色的男子。《诗·国风·巷伯》载，鲁有一男子，独处一室，夜遇暴风雨，邻有寡妇，因屋坏而要求进屋避雨，男子闭门不纳。寡妇在门外说："子何不若柳下惠？"男子回答："吾将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后即以"鲁男子"为不好女色之人。 ⑤ 衾裯(qīn chóu 钦稠)：被褥等卧具。 ⑥ 金陵：古地名，即今南京市。 ⑦ 夹山：在湖北古峡州境内。 ⑧ 峡州：州名，因在长江三峡之口而得名，南宋时治所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

《招提琴精记》选自《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第八，后收入《情史类略》、《燕居笔记》，作者署名钓鸳湖客，但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从书中约略可知是明嘉靖、万历间浙江嘉兴人。《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约成书于万历时，收传奇小说三十篇，多写浙江嘉兴一带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及怪异之谈，艺术上摹仿《剪灯新话》等书。

这篇小说写人与琴精的恋爱故事：南宋嘉熙年间，邓州风流才子金鹤云到浙江秀州旅游，住在招提寺附近一富家，每晚都听到隔墙外传来歌声。一天夜里，那个"绰约多姿"的歌女敲开了他的房门，也敲开了他的心扉，两人遂坠情网，难舍难分。半年后，分手的时候到了，女子哭诉了自己的身世，并告诉金鹤云："君前程远大，金陵之会，夹山之从，殆有日耳。"然后离去。不一会，大雨倾盆，霹雳击倒了古墙，金鹤云也离开了此地。两年后富家重新筑墙，掘出琴与金，献给已作金陵宰相的金鹤云。那琴，远望俨然是先前的歌女，近抚则依然为琴，鹤云方悟两年前与自己相爱的女子为琴精。这时，恰有峡州之游，鹤云在途中生病而死，让家人以琴送葬，正应了女子

之预言:“金陵之会,夹山之从。”

小说以肯定、赞赏的笔调,对琴精与金鹤云的幽会、相爱、重逢给以大胆、直率的叙述和描写,通过对男女真情的歌颂,来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明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竭力旌表节妇烈女,封建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但自嘉靖元年(1522)以后,江南工商业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而出现了肯定人欲的反理学思想。如李贽就提出了摆脱积习,歌颂女性的进步思想,甚至夸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善择佳偶”(《焚书·与庄纯夫》)。汤显祖则歌颂男女真情可超越生死界限,“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牡丹亭·题词》)。这些包含了某些男女平等意识,有着强烈思想解放意义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作品,大大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招提琴精记》就是其中之一。小说以琴精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表现了男女真情的伟大力量。为了求爱,琴精幻化成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在隔墙外夜夜歌唱,但住在墙内的金鹤云不以为意。在“月明风细”的深夜,她又来到金鹤云的窗外,以歌声传情:“音音音,你负心,你真负心,孤负我到如今。……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如此良辰美景,独宿异乡的金鹤云怎不动心?没想到,鹤云刚“启户”,女子已拥至榻前,大胆表示愿“荐枕席”,于是两人“曲尽缱绻之乐”。从此,两人“无夕不会”,过着幸福的爱情生活。这是一对男女青年的自然结合,“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在他们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了。但半年后,残酷的现实拆散了这对沉浸爱河的情侣。可贵的是,人可分,情难断。两年后,金鹤云在金陵为官,又得以与琴精相会,他们虽然在人间不能成就永久的爱情,但终于永远相聚在另一世界。这正是对男女真情的赞美和呼唤。

小说的女主人公虽是由琴精幻化而成的女子,但她可说是继崔莺莺和杜丽娘之后最具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之一。她本是刺史之女,后来成了仙,但凡心未改,被谪降人间。在她眼里,没有任何封建礼法,感情胜过一切,她可以毫无拘束地追求自己所爱的男子。她不仅感情炽烈,语言泼辣,而且行动更为大胆;既反问鹤云“欲效鲁男子行耶”?又主动提出“得抱衾裯,以荐枕席”,以至“曲尽缱绻之乐”。后来,“鹤云嘱之再至”,她说“弗多言,管不教郎独宿”,进一步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最终她又以“琴”的形象与鹤云相见,并在异域相伴到永远。她是一个有强烈思想解放意识和鲜明个性色彩的封建叛逆女性形象,这个形象,很明显是作者在汤显祖“至情”观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

此外，小说意境幽美，给人以情景交融之感。如作者在“月明风细，人静更深”的环境中描写情侣相会，而在“大雨翻盆，霹雳一声，窗外古墙悉震倾矣”的气氛中表现两人的分手，这些环境气氛都恰当地烘托了人物的心情。小说的两首歌词，前首凄切，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的渴望；后首愉悦，表达了获得爱情的欢乐，都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曾良）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节选）

话说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1]厮闹。那个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烦的。一日，金莲为些零碎事情，不凑巧骂了春梅几句。春梅没处出气，走往后边厨房下去，捶台拍盘，闷狠狠的模样。那孙雪娥看不过，假意戏他道：“怪行货子，想汉子便别处去想，怎的在这里硬气！”春梅正在闷时，听了几句，不一时暴跳起来：“那个歪斯缠我哄汉子！”雪娥见他性不顺，只做不开口。春梅便使性，做几步走到前边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话头道：“我和娘收了[2]，俏一帮儿[3]哄汉子。”挑拨与金莲知道。金莲满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吴月娘出去送殡，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觉，走到亭子上。只见孟玉楼摇飐的走来，笑嘻嘻道：“姐姐如何闷闷的不言语？”金莲道：“不要说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来？”玉楼道：“才到后面厨房里走了一下。”金莲道：“他与你说些什么来？”玉楼道：“姐姐没言语。”金莲虽故口里说着，终久怀记在心，与雪娥结仇，不在话下。

两个做了一回针指，只见春梅抱着汤瓶，秋菊拿了两盏茶来。吃毕茶，两个放桌儿，摆下棋子盘儿下棋。正下在热闹处，忽见看园门小厮琴童走来报道：“爹来了。”慌的两个妇人收棋子不迭。西门庆恰进门槛，看见二人家常都带着银丝鬏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双弯尖趿

红鸳瘦小鞋，一个个粉妆玉琢，不觉满面堆笑，戏道："好似一对儿粉头④，也值百十银子。"潘金莲说道："俺每⑤才不是粉头，你家正有粉头在后边哩！"那玉楼抽身就往后走，被西门庆一手扯住，说道："你往那里去？我来了，你脱身去了。实说，我不在家，你两个在这里做甚么？"金莲道："俺两个闷的慌，在这里下了两盘棋子。时没做贼⑥，谁知道你就来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说道："你今日送殡来家早。"西门庆道："今日斋堂里都是内相、同官⑦，一来天气暄热，我不耐烦，先来家。"玉楼问道："他大娘怎的还不来家？"西门庆道："他的轿子也待进城，我使回两个小厮接去了。"一面脱了衣服坐下，因问："你两个下棋，赌些什么？"金莲道："俺两个自恁下一盘耍子，平白赌什么！"西门庆道："等我和你们下一盘，那个输了，拿出一两银子做东道。"金莲道："俺每并没银子。"西门庆道："你没银子，拿簪子问我手里当，也是一般。"于是摆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盘，潘金莲输了。西门庆才数子儿，被妇人把棋子扑撒乱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儿。西门庆寻到那里，说道："好小油嘴儿⑧，你输了棋子，却躲在这里。"那妇人见西门庆来，昵笑不止，说道："怪行货子，孟三儿输了，你不敢禁他，却来缠我！"将手中花撮成瓣儿，洒西门庆一身。被西门庆走向前，双关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戏谑做一处。不防玉楼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来家了，咱后边去来！"这妇人方才撇了西门庆，说道："哥儿，我回来和你答话。"同玉楼到后边，与月娘道了万福。月娘问："你每笑甚么？"玉楼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输了一两银子，到明日整治东道，请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莲当下在月娘面前，只打了个照面儿，就走来前边倍伴西门庆。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预备澡盆浴汤。准备晚间两个效鱼水之欢。

看官听说，家中虽是吴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门走动。出入银钱，都在唱的李娇儿手里。孙雪娥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

譬如西门庆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饭，造甚汤水，俱经雪娥手中整理，那房里丫头自往厨下拿去。此事不说。

当晚西门庆在金莲房中吃了回酒，洗毕澡，两人歇了。次日，也是合当有事，西门庆许了金莲，要往庙上替他买珠子，要穿箍儿戴。早起来等着要吃荷花饼、银丝鲊汤⑨。才起身，使春梅往厨下说去。那春梅只顾不动身。金莲道："你休使他。有人说我纵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帮儿哄汉子。百般指猪骂狗，欺负俺娘儿们。你又使他后边做甚么去！"西门庆便问："是谁说此话欺负他？你对我说。"妇人道："说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后边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这西门庆遂叫过秋菊，分付他往厨下对雪娥说去。约有两顿饭时，妇人已是把桌儿放了，白⑩不见拿来，急的西门庆只是暴跳。妇人见秋菊不来，使春梅："你去后边瞧瞧。那奴才只顾生根长苗，不见来。"春梅有几分不顺，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见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骂道："贼饿奴⑪！娘要卸你那腿哩！说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紧等着，吃了饼要往庙上去，急的爹在前边暴跳，叫我采了你去哩！"这孙雪娥不听便罢，听了心中大怒，骂道："怪小淫妇儿，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⑫！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预备下熬的粥儿，又不吃，忽剌八新粱兴⑬出来，要烙饼做汤！那个是肚里蛔虫？"春梅不忿他骂，说道："没的扯毬淡，主子不使了来问你，那个好来问你要？有没，俺们到前边自说的一声儿，有那些声气的！"一只手拧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边来。雪娥道："主子、奴才常远似这等硬气，有时道⑭着！"春梅道："中，有时道使时道，没的把俺娘儿两个别变⑮了罢！"于是气狠狠走来。妇人见他脸气的黄黄，拉着秋菊进门，便问："怎的来了？"春梅道："你问他。我去时还在厨房里雌着⑯，等他慢条丝礼儿才和面儿。我自不是，说了一句：'爹在前边等着，娘说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来叫你来了。'倒被小院儿⑰里的，千奴才，万奴才，骂了我恁一顿。说爹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只相那个调唆了爹一般，预备下粥儿不吃，

平白新生发起要饼和汤。只顾在厨房里骂人，不肯做哩。”妇人在旁便道：“我说别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气⑱，说俺娘儿两个撇拦⑲你在这屋里。只当吃人骂将来。”

这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走到后边厨房里，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骂道：“贼歪剌骨⑳，我使他来要饼，你如何骂他？你骂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门庆踢骂了一顿，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刚走出厨房门外，雪娥对着大家人来昭妻一丈青说道：“你看我今日晦气，早是你在旁听，我又没曾说什么，他走将来凶神也一般，大嗓小喝，把丫头采的去了。反对主子面前轻事重报，惹的走来平白把恁一场儿。我洗着眼儿看着，主子、奴才长远恁硬气着，只休要错了脚儿！”不想被西门庆听见了，复回来，又打了几拳，骂道：“贼奴才淫妇！你还说不欺负他，亲耳朵听见你还骂他！”打的雪娥疼痛难忍，西门庆便往前边去了。那雪娥气的在厨房里两泪悲啼，放声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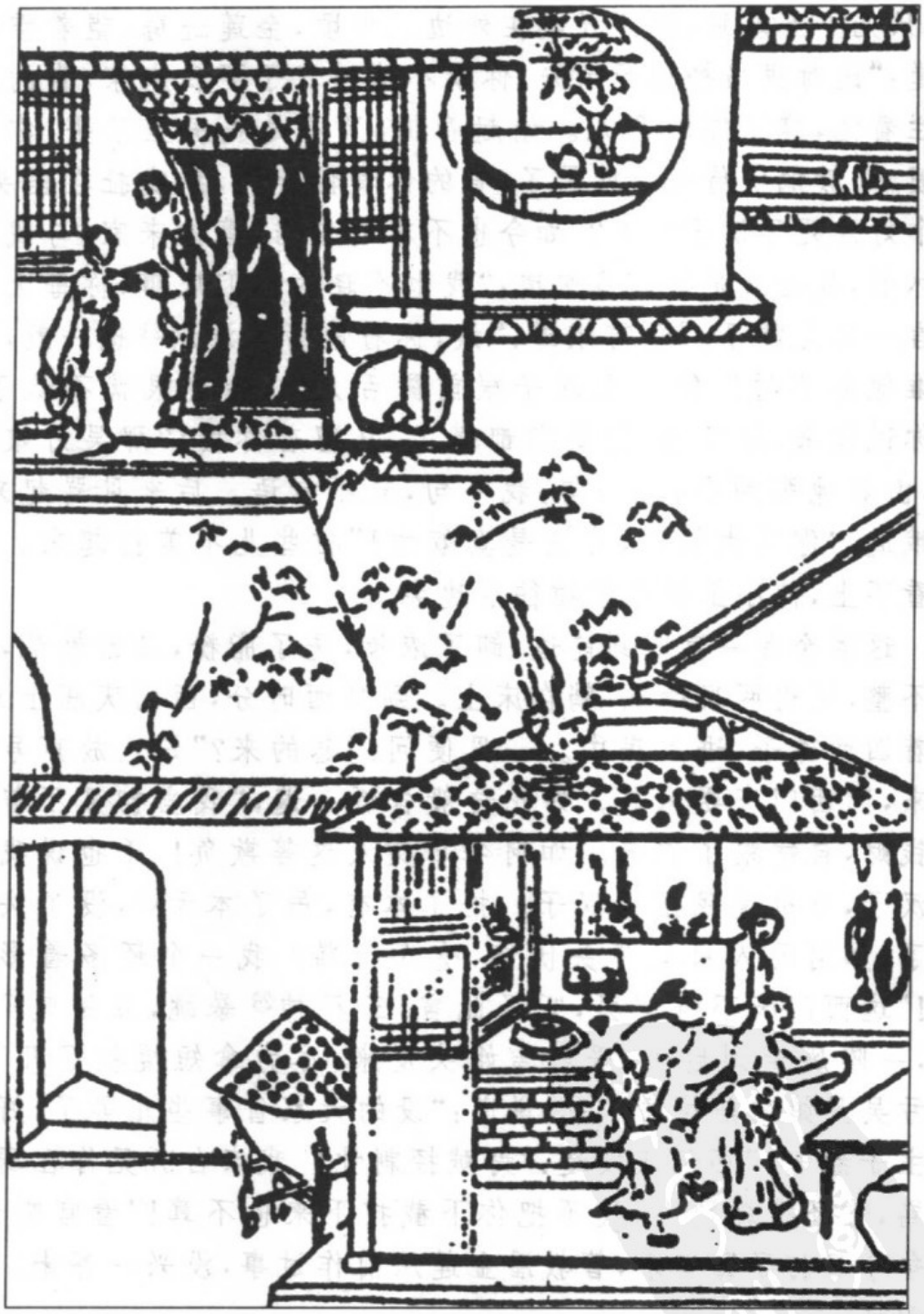
吴月娘正在上房，才起来梳头，因问小玉：“厨房里乱的些甚么？”小玉回道：“爹要饼，吃了往庙上去，说姑娘骂五娘房里春梅来，被爹听见了，在厨房里踢了姑娘几脚，哭起来。”月娘道：“也没见，他要饼吃，连忙做了与他去就罢了，平白又骂他房里丫头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厨房，撺掇雪娥和家人媳妇连忙攒造汤水，打发西门庆吃了，骑马，小厮跟随，往庙上去不题。

这雪娥气愤不过，走到月娘房里，正告诉月娘此事。不防金莲蓦然走来，立于窗下潜听。见雪娥在屋里，对月娘、李娇儿说他怎的撇拦汉子，背地无所不为，“娘，你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茧儿㉑，人干不出，他干出来。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跟了来，如今把俺们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汉子乌眼鸡一般，见了俺们便不待见。”月娘道：“也没见你，他前边使了丫头要饼，你好好打发与他去便了，平白又骂他怎的！”雪娥道：“我骂他秃也瞎也来！那顷㉒这丫头在娘房里，着紧不听手，俺没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

娘尚且不言语，可可今日轮他手里，便骄贵的这等的了！”正说着，只见小玉走到，说：“五娘在外边。”少顷，金莲进房，望着雪娥说道：“比对我当初摆死亲夫，你就不消叫汉子娶我来家，省的我撺拦着他，撑了你的窝儿。论起春梅，又不是我房里丫头，你气不愤，还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气，把我扯在里头。那个好意死了汉子嫁人？如今也不难的勾当，等他来家，与我一纸休书，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晓的你们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儿便了。”孙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㉓也一般，随问谁他办不过！他又在汉子根前戳舌儿㉔，转过眼就不认了。依你说起来，除了娘，把俺们都撵了，只留着你罢！”那吴月娘坐着，由着他那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语。后来见骂起来，雪娥道：“你骂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拉些儿不曾打起来。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后边去。

这潘金莲一直归到前边，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到日西时分，西门庆庙上来，袖着四两珠子，进入房中。一见便问：“怎的来？”妇人放声号哭起来，问西门庆要休书。如此这般告诉一遍，“我当初又不曾图你钱财，自恁跟了你来。如何今日交人这等欺负！千也说我摆杀汉子，万也说我摆杀汉子。拾了本有，吊了本无㉕，没丫头便罢了，如何要人房里丫头伏侍，吃人指骂？我一个还多着影儿哩！”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三尸神㉖暴跳，五陵气㉗冲天，一阵风走到后边，采过雪娥头发来，尽力拿短棍打了几下。多亏吴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说道：“没的大家省事些儿罢了，好交你主子恁气。”西门庆便道：“好贼搓刺骨！我亲自听见你在厨房里骂，你还搅缠别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来也不算！”看官听说：不争今日打了孙雪娥，管教潘金莲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有诗为证：

金莲恃宠仗夫君，到使孙娥忌怨深。
自古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生尘。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插图

〔注〕①头脑：磕口，由头儿。②和(huó活)娘收了：与娘搅在一起被收用(性占有)了。③俏一帮儿：俏，"凑"的方音写法。俏一帮儿，凑和一伙。④粉头：妓女的别称。⑤俺每：同"俺们"。⑥时没做贼：此时没做偷偷摸摸的事。⑦内相、同官：内相即太监。同官指同在一处任职的官。⑧小油嘴儿：此处为昵称。⑨银丝鲊汤：以银鱼鲊做的汤。鲊，经腌、糟过的鱼类食品。⑩白：竟，表示意外。⑪贼饧(xíng形)奴：饧，面发酵谓之饧，引申为性动情发。此骂秋菊为发情的奴才、浪奴才。⑫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比喻指令来得急，措手不及。回族人马姓居多，回族人有固定时间做礼拜，时辰一到，其他事情都要停下来。⑬忽剌八新梁兴："忽剌八"，突然的意思，蒙古语译词。"新梁兴"，新产生(的念头)。⑭时道：时运。⑮别变：打发，处治。⑯雌着：呆着。⑰小院儿：指孙雪娥的住处，以"小院儿里的"鄙称雪娥。⑱合气：斗气；为意气相争。⑲攔拦：把持、独占的意思。⑳歪剌骨：指行为不正派的女人。㉑茧儿：行为。多指隐秘不可告人的事情。㉒那顷：那时。㉓淮洪：淮河决堤的洪水。比喻说话汹汹不已。㉔戮舌儿：搬弄是非，说人坏话。㉕拾了本有，吊了本无：拾到了就算有，掉了就算没有。比喻有没有都无所谓。㉖三尸神：道教谓人体内驻于人头、人腹、人足内的神，使人多欲，易怒好杀。㉗五陵气：本指富豪气概，此处以五陵气指怒气。五陵：西汉皇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的合称。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选自《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此段为全书写西门庆家庭内部妻妾之间争宠的第一个波浪。西门庆一妻五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此时，潘金莲争宠争地位的主要对手李瓶儿还没有娶进家门。在李瓶儿之前，金莲是最受宠爱的妾。她出身贫寒之家，是潘裁的女儿，没有财富，优势在貌美、聪慧、有才艺(擅弹琵琶，会百家歌曲)。她以姿色与性为武器笼络西门庆，得到极度的宠爱，与西门庆"淫欲之事，无日无之"。

吴月娘惊叹金莲的美貌："小厮每来家，只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生的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隐含了月娘的妒意。金莲虽不满月娘的正妻地位，因刚进西门庆家，只好尊重拜见与拉拢。李娇儿风月不及金莲，孟玉楼较为超脱又是金莲的同盟。第四妾孙雪娥为房里丫鬟出身，她在厨房做仆妇的头，尽管地位等同奴婢，但缺乏自知之明，成为嫉妒金莲，与金莲争宠的头一个对手。本回即为两人正面冲突之重要篇章。

金莲丫鬟春梅挨了金莲的骂，走往厨房孙雪娥那里出气，却遭孙雪娥戏弄，便回到金莲处挑拨金莲与雪娥的关系。这就埋下了金莲激打孙雪娥

的祸根。接写金莲、孟玉楼与西门庆下棋，写金莲在西门庆面前撒娇，显示金莲的倍受宠爱。同时又交代了孙雪娥虽为第四房妾，实为奴婢的处境地位。雪娥戏弄春梅、金莲撒娇、雪娥地位低下受冷落，这三点为"激打"作了铺垫。下文即展开"激打"场面的描写。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分三层递进发展。第一层，西门庆外出为给金莲买首饰，等吃荷花饼，使春梅告知厨房，潘因雪娥认为金莲、春梅合伙哄汉子，不让春梅去，只好让小丫头秋菊去。这里，读者可感受到金莲、春梅、雪娥各自的心态与她们之间的潜在冲突。第二层，西门庆等吃荷花饼，见秋菊不回来，不能不使春梅去，春梅与雪娥之间展开正面交锋，各不相让。写得宠的大丫头春梅(暗写金莲得宠)，与失宠的妾妇雪娥之间冲突。第三层，春梅回来向其主子西门庆、潘金莲告说雪娥在厨房骂人，西门庆一怒之下，走到厨房，打骂孙雪娥。春梅的言行表现出她的傲气与得宠。"使性子走到厨下"，骂秋菊是"贼饧奴"，甚至向雪娥骂说。西门庆向孙雪娥骂道："贼歪剌骨！我使他来要饼，你如何骂他？你骂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这既写出了西门庆对春梅宠爱(暗写宠爱金莲)，又写出西门庆只把雪娥看成奴婢。雪娥的言行则表现出她缺少自知之明，而不甘受屈辱，渴望要抗争的心态。实际上，春梅与雪娥都是西门庆家中的仆妇，然而，在封建时代一夫多妻制之下，她们之间却缺少相互的同情怜悯，显示出《金瓶梅》世界的灰暗、冷漠与妇女们的悲惨处境。

此时的金莲被宠爱，遭嫉妒，处于得意得势的情态。等到西门庆娶进李瓶儿，因李瓶儿不但貌美，有财富、有子嗣，又是贵族出身，性格温柔，受宠爱远远超过金莲。这时的金莲处处主动，害死李瓶儿生的官哥，嫉妒死李瓶儿。还与宋惠莲、如意儿等人争宠。《金瓶梅》作者多层次全方位地描写了多妻制家庭中女性生存情态，塑造了成体系的女性形象，而潘金莲始终处于中心位置，成为《金瓶梅》女性世界的第一号人物。可以说，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关注女性、观察了解女性，也感受研究女性，努力去理解女性，在描写她们被扭曲的人性之时，他很细微地展现了女性身上的美和这种美的被毁灭。作者以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创造性地塑造了潘金莲等成功的艺术典型，实现了小说艺术的重大突破，建造了中国小说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王汝梅)

李瓶儿招赘蒋竹山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十九回(节选)

话说五月二十日，帅府周守备生日。西门庆那日封五星分资①、两方手帕，打选衣帽齐整，骑着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一般武官儿饮酒。鼓乐迎接，搬演戏文，又是四个唱的递酒。玳安接了衣裳，回马来家。到日西时分，又骑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见冯妈妈。问道："冯妈妈那里去？"冯妈妈道："你二娘使我来请你爹来。顾银匠整理头面②完备，今日拿盒送来，请你爹那里瞧去。你二娘还和你爹说话哩。"玳安道："俺爹今日都在守备府周老爹处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罢，等我到那里对爹说就是了。"冯妈妈道："累你好歹说声，你二娘等着哩。"这玳安打马径到守备府，众官员正饮酒在热闹处。玳安走到西门庆席前说道："小的回马家来时，在街口撞遇冯妈妈，二娘使了来说，顾银匠送了头面来了，请爹瞧去；还要和爹说话哩。"西门庆听了，拿了些点心汤饭与玳安吃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备那里肯放，拦门拿巨杯相劝。西门庆道："蒙大人见赐，宁可饮一杯。还有些小事，不能尽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饮而尽，作辞周守备上马，径到李瓶儿家。妇人接着，茶汤毕，西门庆吩咐玳安回马家去，明日来接。玳安去了。

李瓶儿叫迎春盒儿内取出头面来，与西门庆过目。黄烘烘火焰般一付好头面，收过去，单等二十四日行礼，出月初四日准娶。妇人满心欢喜，连忙安排酒来，和西门庆畅饮开怀。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搭抹凉席干净，两个在纱帐之中，香焚兰麝，衾展鲛绡，脱去衣裳，并肩叠股，饮酒调笑。良久，春色横眉，淫心荡漾。西门庆先和妇人云雨一回，然后乘着酒兴坐于床上，令妇人横躺于衽席之上，与他品箫。但见：

纱帐香飘兰麝，蛾眉轻把簫吹。雪白玉体透帘帏，禁不住魂飞魄颺。一点樱桃小口，两只手赛柔荑。才郎情动喝奴知，不觉灵犀味美。

西门庆于是醉中戏问妇人："当初有你花子虚在时，也和他干此事不干？"妇人道："他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我还把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趟棍儿也不算人。甚么材料儿，奴与他这般顽要，可不砢磳③杀奴罢了！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两个要一回，又干了一回。傍边迎春伺候下一个小方盒，都是各样细巧果仁肉心、鸡鹅腰掌、玫瑰菊花饼儿。小金壶内，满泛琼浆。从黄昏掌上灯烛，且干且饮，直要到一更时分。只听外边一片声打的大门响，使冯妈妈开门瞧去，原来是玳安来了。西门庆道："我吩咐明日来接我，这咱晚又来做甚么？"因叫进房来问他。那小厮慌慌张张走到房门首，西门庆与妇人睡着，又不敢进来，只在帘外说话，说道："姐姐、姐夫都搬来了。许多箱笼在家中。大娘使我来请爹，快去计较话哩。"这西门庆听了，只顾犹豫："这咱晚端的有甚缘故？须得到家瞧瞧。"连忙起来。

妇人打发穿上衣服，做了一盏暖酒与他吃，打马一直来家，只见后堂中秉着灯烛，女儿、女婿都来了，堆着许多箱笼床帐家活，先吃了一惊，因问："怎的这咱来家？"女婿陈经济磕了头，哭说："近日朝中俺杨老爷被科道官参论倒了。圣旨下来，拿送南牢问罪。门下亲族用事人④等，都问拟枷号⑤充军。昨日府中杨干办连夜奔走，透报与父亲知道。父亲慌了，教儿子同大姐和些家活⑥箱笼，就且暂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时。他便起身往东京我姑娘那里，打听消息去了。待的事宁之日，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西门庆问："你爹有书没有？"陈经济道："有书在此。"向袖中取出，递与西门庆。拆开观看，上面写道：

眷生陈洪顿首：书奉

大德西门亲家见字。余情不叙。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

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其门下亲族用事人等，俱照例发边卫充军。生一闻消息，举家惊惶，无处可投。先打发小儿、令爱，随身箱笼家活，暂借亲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家姐夫张世廉处，打听示下。待事务宁帖⑦之日，回家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诚恐县中有甚声色，生令小儿另外具银五百两，相烦亲家费心处料。容当叩报，没齿不忘。灯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再拜。

西门庆看了，慌了手脚。教吴月娘安排酒饭，管待女儿、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扫厅前东厢房三间，与他两口儿居住，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陈经济取出他那五百两银子，交与西门庆打点使用。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了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孔目⑧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即报。

西门庆不看万事皆休，看了耳边厢只听飕的一声，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即忙打点金银宝玩，驮装停当。把家人来保、来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吩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雇头口，星夜上东京打听消息。不消到尔陈亲家老爹下处。但有不好声色，取巧打点停当，速来回报。”又与了他二人二十两盘缠。绝早五更，雇脚夫起程上东京去了，不在话下。

西门庆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吩咐来昭、贲四，把花园工程止住，各项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将大门紧闭，家下人无事亦不敢往外去，随分⑨人叫着不许开。西门庆只在房里动弹，走出来，又走进去，忧上加忧，闷上添闷，如热地蚰蜒一般，把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在九霄云外去了。吴月娘见他每日在

房中愁眉不展，面带忧容，便说道："他陈亲家那边为事，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平白焦愁些甚么？"西门庆道："你妇人知道些甚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业障搬来咱家住着，这是一件事。平昔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⑩。倘有小人指戳，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正是：关着门儿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里西门庆在家纳闷，不题。

且说李瓶儿等了一日两日，不见动静，一连使冯妈妈来了两遍，大门关得铁桶相似，就是樊哙也撞不开。等了半日，没一个人牙儿出来，竟不知怎的。看看到廿四日，李瓶儿又使冯妈妈送头面来，就请西门庆过去说话。叫门不开，立在对过房檐下等。少顷，只见玳安出来饮马，看见便问："冯妈妈你来做甚么？"冯妈妈说："你二娘使我送头面来。怎的不见动静？请你爹过去说话哩。"玳安道："俺爹连日有些小事儿，不得闲。你老人家还拿回头面去，等我饮马回来，对俺爹说就是了。"冯妈妈道："好哥哥，我在这里等着，你拿进头面去和你爹说去。你二娘那里好不恼我哩。"这玳安一面把马拴下，走到里边。半日出来道："对俺爹说了，头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几日儿，我爹出来往二娘那里说话。"这冯妈妈一直走来回了妇人话。妇人又等了几日，看看五月将尽，六月初旬时分，朝思暮盼，音信全无。梦攘魂劳，佳期间阻。正是：

懒把蛾眉扫，羞将粉脸匀。满怀幽恨积，憔悴玉精神。

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辗转踌躇。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叫一声，精魂已失。慌了冯妈妈，进房来看视。妇人说道："西门庆他刚才出去，你关上门不曾？"冯妈妈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里得大官

人来？影儿也没有。”妇人自此梦境随邪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

冯妈妈向妇人说，请了大街口蒋竹山来看。其人年小，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飘逸，极是个轻浮狂诈的人。请入卧室，妇人则雾鬟云鬓，拥衾而卧，似不胜忧愁之状。勉强茶汤已罢，丫鬟安放褥垫。竹山就床诊视脉息毕，因见妇人生有姿色，便开言说道：“小人适诊病源，娘子肝脉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阴脉出寸口久上鱼际，主六欲七情所致，阴阳交争，乍寒乍热，似有郁结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疟非疟，似寒非寒，白日则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梦与鬼交。若不早治，久而变为骨蒸之疾⑫，必有属纩⑬之忧矣。可惜，可惜！”妇人道：“有累先生俯赐良剂，奴好了重加酬谢。”竹山道：“小人无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药，必然贵体痊安。”说毕起身。这里使药金五星，使冯妈妈讨将药来。妇人晚间吃了他的药下去，夜里得睡，便不惊恐。渐渐饮食加添，起来梳头走动。那消数日，精神复旧。

一日，安排了一席酒肴，备下三两银子，使冯妈妈请过竹山来相谢。这蒋竹山从与妇人看病之时，怀觊觎之心，已非一日。于是一闻其请，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妇人盛妆出见，道了万福。茶汤两换，请入房中。酒肴已陈，麝兰香蔼。小丫鬟绣春在傍，描金盘内托出三两白金。妇人高擎玉盏，向前施礼，说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赐良剂，服之见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请过先生来知谢知谢。”竹山道：“此是小人分内之事，理当措置，何必计较！”因见三两谢礼，说道：“这个学生怎么敢领？”妇人道：“些须微意，不成礼数，万望先生笑纳。”辞让了半日，竹山方才收了。妇人递酒，安了坐次。饮过三巡，竹山席间偷眼睃视妇人，粉妆玉琢，娇艳惊人。先用言以挑之，因说道：“小人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几何？”妇人道：“奴虚度二十四岁。”竹山道：“又一件，似娘子这等妙年，生长深闺，处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郁结不足之病？”妇人听了，微笑道：“不瞒先生，奴因拙夫去世，家

事萧条，独自一身，忧愁思虑，何得无病？”竹山道：“原来娘子夫主殁了，多少时了？”妇人道：“拙夫从去岁十一月得伤寒病死了，今已八个月来。”竹山道：“曾吃谁的药来？”妇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东街上刘太监房子住的胡鬼嘴儿？他又不是我太医院⑭出身，知道甚么脉！娘子怎的请他？”妇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荐举请他来看。还是拙夫没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还有子女没有？”妇人道：“儿女俱无。”竹山道：“可惜娘子这般青春妙龄之际，独自孀居，又无所出，何不寻其别进之路？甘为幽郁，岂不生病。”妇人道：“奴近日也讲着亲事，早晚过门。”竹山便道：“动问娘子，与何人作亲？”妇人道：“是县前开生药铺西门大官人。”竹山听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小人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详细。此人专在县中包揽说事，举放私债；家中挑贩人口。家中不算丫头，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趟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领出卖了。就是打老婆的班头⑮，坑妇女的领袖。娘子早是对我说，不然进入他家，如飞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时悔之晚矣。况近日他亲家那边为事干连他，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⑯，都丢下了。东京行下文书，坐落府县拿人。到明日他盖这房子，多是入官抄没的数儿。娘子没来由⑰嫁他则甚？”一篇话把妇人说的闭口无言，况且许多东西，丢在他家，寻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嘆道一替两替⑱请着他不来，原来他家中为事哩！”又见竹山语言活动，一团谦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样个人也罢了，不知他有妻室没有？”因问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浅。倘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奴无有个不依之理。”竹山乘机请问：“不知要何等样人家？小人打听的实，好来这里说。”妇人道：“人家倒也不论乎大小，只像先生这般人物的。”这蒋竹山不听便罢，听了此言，喜欢的势不知有无⑲。于是走下席来，双膝跪在地下，告道：“不瞒娘子说，小人内帏失助，中馈乏人，鳏居已久，子息全无。倘蒙娘子垂怜见爱，肯结秦晋之缘，足称平生之愿。小人虽啣环结草，

不敢有忘!”妇人笑以手携之,说道:“且请起。未审先生鳏居几时?贵庚多少?既要做亲,须得要个保山来说,方成礼数。”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小人行年二十九岁,正月二十七日卯时建生⑳。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缘贫乏,实出寒微。今既蒙金诺之言,何用冰人㉑之讲?”妇人听言笑道:“你既无钱,我这里有个妈妈,姓冯,拉他做个媒证。也不消你行聘,择个吉日良辰,招你进来,入门为赘。你意下若何?”这蒋竹山连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小人重生父母,再长爹娘!宿世有缘,三生大幸矣。”一面两个在房中,各递了一杯交欢盏,已成其亲事。

竹山饮至天晚回家。妇人这里与冯妈妈商议,说:“西门庆家如此这般为事吉凶难保。况且奴家这边没人,不好了一场,险不丧了性命。为今之计,不如把这位先生招他进来,过其日月,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冯妈妈通信过去,择六月十八日大好日期,把蒋竹山倒踏门㉒招进来,成其夫妇。过了三日,妇人凑了三百两银子与竹山,打开门面两间,开店焕然一新的。初时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后来买了一匹驴儿骑着,在街上往来摇摆,不在话下。正是: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

却说李瓶儿招赘了蒋竹山,约两月光景。初时蒋竹山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㉓,县门前买了些甚么景东人事㉔、美女相思套㉕之类,实指望打动妇人心。不想妇人曾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都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渐颇生憎恶,反被妇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烂,都丢掉了。又说:“你本虾蟆,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㉖来戏弄老娘!我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镴枪头㉗,死王八!”骂的竹山狗血喷了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门庆,不许他进房中来。每日聒聒着算帐,查算本钱。

这竹山正受了一肚气,走在铺子小柜里坐的。只见两个人进来,吃的踉踉跄跄,楞楞睁睁㉘,走在凳子上坐下。先是一个

问道："你这铺中有狗黄没有？"竹山笑道："休要作戏。只有牛黄，那讨狗黄？"又问："没有狗黄，你有冰灰也罢，拿来我瞧，我要买你几两。"竹山道："生药行只有冰片，是南海波斯国地道出的，那讨冰灰来？"那一个说道："你休问他，量他才开了几日铺子，他那里有这两桩药材？咱往西门大官人铺中买去了来！"那个说道："过来！咱与他说正经话罢。蒋二哥，你休推睡里梦里。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儿，问这位鲁大哥借的那三十两银子，本利也该许多，今日问你要来了。俺刚才进门就先问你要，你在人家招赘了，初开了这个铺子，恐怕丧了你行止，显的俺们没阴骘了。故此先把几句风话㉙来教你认范㉚。你不认范，他这银子你少不得还他！"竹山听了，唬了个立睁，说道："我并没借他甚么银子。"那人道："你没借银，却问你讨？自古苍蝇不钻那没缝的弹㉛，快休说此话！"蒋竹山道："我不知阁下姓甚名谁，素不相识，如何来问我要银子？"那人道："蒋二哥，你就差了！自古于官不贫，赖债不富。想着你当初不得地时，串铃儿㉜卖膏药，也亏了这位鲁大哥扶持你，今日就到了这步田地来。"这个人道："我便姓鲁，叫做鲁华。你某年借了我三十两银子，发送妻小，本利该我四十八两银子，少不的还我。"竹山慌道："我那里借你银子来？就借了你银子，也有文书保人。"张胜道："我就是保人。"因向袖中取出文书，与他照了照。把竹山气的脸腊渣也似黄了，骂道："好杀材，狗男女！你是那里捣子㉝，走来吓诈我！"鲁华听了，心中大怒，隔着小柜，飐的一拳去，早飞到竹山面门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边，一面把架上药材撒了一街。竹山大骂："好贼捣子！你如何来抢夺我货物？"只叫天福儿来帮助，被鲁华一脚踢过一边，那里再敢上前。张胜把竹山拖出小柜来，拦住鲁华手，劝道："鲁大哥，你多日子也耽待了，再宽他两日儿，教他凑过与你便了。蒋二哥，你怎么说？"竹山道："我几时借他银子来？就是问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讲，如何这等撒野？"张胜道："蒋二哥，你这回吃了橄榄灰儿，回过味来了。打了你一面口袋，倒过嘴来了㉞！你若好好早

这般，我教鲁大哥饶让你些利钱儿，你便两三限凑了还他，才是话。你如何把硬话儿不认，莫不人家就不问你要罢？”那竹山听了道：“气杀我，我和他见官去！谁见他甚么钱来？”张胜道：“你又吃了早酒了㉟！”不提防鲁华又是一拳，仰八叉㊱跌了一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将发散开，巾帻都污浊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来，被保甲上来，都一条绳子拴了。李瓶儿在房中听见外边人嚷，走来帘下听觑，见地方㊲拴的竹山去了，气了个立睁。使出冯妈妈来，把牌面幌子都收了。街上药材，被人抢了许多。一面关闭了门户，家中坐的。

早有人把这件事，报与西门庆知道。即差人吩咐地方，明日早解提刑院；这里又拿帖子，对夏大人说了。次日早带上人来，夏提刑升听，看了地方呈状，叫上竹山去，问道：“你是蒋文蕙？如何借了鲁华银子不还，反行毁骂他？其情可恶！”竹山道：“小的通不认得此人，并没借他银子。小人以理分说，他反不容，乱行踢打，把小人货物都抢了。”夏提刑便叫鲁华：“你怎么说？”鲁华道：“他原借小的银两，发送妻丧，至今三年光景，延挨不还小的。小的今日打听他在人家招赘了，做了大买卖，问他理讨，他倒百般辱骂小的，说小的抢夺他货物。现有他借银子的文书在此，这张胜便是保人，望爷察情。”一面怀中取出文契，递上去。夏提刑展开观看，上面写着：

> 立借契人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如有欠少时，家中值钱物件折准。恐后无凭，立此借契为照者。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说道：“可又来，现有保人、文契，还这等抵赖！看这厮咬文嚼字模样，就像个赖债的！”喝令左右：“选大板，拿下去着实打！”当下三、四个人，不由分说，拖翻竹山在地，痛责三十大板，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一面差两个公人，拿着白牌㊳，押蒋竹山到家，处三十两银子交还鲁华；不然，

带回衙门收监。那蒋竹山打的那两只腿刺八着[39]，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瓶儿，问他要银子，还与鲁华。又被妇人唠[40]在脸上，骂道："没羞[41]的王八，你递什么银子在我手里，问我要银子？我早知你这王八砍了头是个赁桩[42]，就瞎了眼也不嫁你！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那四个人听见妇人屋里嚷骂，不住催逼叫道："蒋文蕙既没银子，不消只管挨迟了，趁早到衙门回话去罢。"竹山一面出来安抚了公人，又去里边哀告妇人。直撅儿[43]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说道："你只当积阴骘，四山五舍斋僧布施这三十两银子了！不与，这一回去，我这烂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是死罢了！"妇人不得已，拿三十两雪花银子与他，当官交与鲁华，扯碎了文书，方才了事。

这鲁华、张胜得了三十两银子，径到西门庆家回话了。西门庆留在捲棚内，管待二人酒饭，把前事告诉一遍。西门庆满心大喜，说："二位出了我口气，足可以够了。"鲁华把三十两银子交与西门庆，西门庆那里肯收："你二人收去买壶酒吃，就是我酬谢你了。后头还有事相烦。"二人临起身，谢了又谢，拿着银子，自行要钱去了。正是：尝将压善欺良意，权作尤云殢雨心。

却说蒋竹山提刑院交了银子出来，归到家中。妇人那里容他住，说道："你还欠那人家哩？只当奴害了汗病[44]，把这三十两银子问你讨了药吃了。你趁早与我搬出去罢！再迟些时，连我这两间房子，尚且不够你还人！"这蒋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着两腿疼，自去另寻房儿。但是妇人本钱置买的货物都留下；把他原旧的药材、药碾、药筛、箱笼之物，即时催他搬去，两个就开交[45]了。临出门，妇人还使冯妈妈舀了一锡盆水，赶着泼去，说道："喜得冤家离眼前！"当日打发了竹山出门。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又打听得他家中没事，心中甚是后悔。每日茶饭慵餐，蛾眉懒画，把门倚遍，眼儿望穿，白盼不见一个人儿来。正是：

枕上言犹在，于今恩爱沦。房中人不见，无语自

消魂。

不说妇人思想西门庆，单表一日玳安骑马打门首经过，看见妇人大门关着，药铺不开，静落落的，归来告诉与西门庆。西门庆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里睡哩，会胜[46]也得半个月出不来做买卖。"遂把这事情丢下了。

一日，八月十五日，吴月娘生日，家中有许多堂客来，在大厅上坐。西门庆因与月娘不说话，一径都来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吩咐玳安："早回马去罢，晚上来接我。"旋邀了应伯爵、谢希大两个来打双陆[47]。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儿两个在傍陪侍劝酒。良久，都出来院子内投壶[48]顽耍。玳安约至日西时分，勒马来接。西门庆正在后边东净里出恭，见了玳安，问道："家中没事？"玳安道："家中没事。大厅上堂客都散了，家伙都收了。止有大妗子与姑奶奶众人，大娘邀的后边坐去了。今日狮子街花二娘那里，使了老冯与大娘送生日礼来，四盘羹果，两盘寿桃面，一匹尺头，又与大娘做了一双鞋。大娘与了老冯一钱银子，说爹不在家了，也没曾请去。"西门庆因见玳安脸红红的，便问："你那里吃酒来？"玳安道："刚才二娘使冯妈妈叫了小的去，与小的酒吃，我说不吃酒，强说着教小的吃了两钟，就脸红起来。如今二娘倒悔过来，对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说，爹还不信。从那日提刑所出来，就把蒋文蕙打发去了。二娘甚是后悔，一心还要嫁爹，比旧瘦了好些儿，央及小的好歹请爹过去，讨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儿，还教小的回他声去。"西门庆道："贼贱淫妇，既嫁汉子去罢了，又来缠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闲去。你对他说，甚么下茶下礼，拣个好日子，抬了那淫妇来罢。"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里还等着小的去回他话哩，教平安、画童儿这里伺候爹就是了。"西门庆道："你去，我知道了。"这玳安出了院门，一面走到李瓶儿那里，回了妇人话。妇人满心欢喜，说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对爹说，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亲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管待玳安酒饭。说道："你二娘这里没人，明日好歹你

来帮扶天福儿，看着人搬家伙过去。”

次日，雇了五六副扛，整抬运四、五日。西门庆也不对吴月娘说，都堆在新盖的玩花楼上。择了八月二十日，一顶大轿，一匹缎子红，四对灯笼，派定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约后晌时分，方娶妇人过门。妇人打发了两个丫鬟，教冯妈妈领着先来了，等的回去，方才上轿；把房子交与冯妈妈、天福儿看守。

西门庆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捲棚内，深衣幅巾坐的，单等妇人进门。妇人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孟玉楼走来上房对月娘说：“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门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儿，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内坐着，轿子在门首这一日了，没个人出去，怎么好进来的？”这吴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恼，又不下气[49]；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门庆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一回，于是轻移莲步，款蹙湘裙，出来迎接。妇人抱着宝瓶，径往他那边新房里去了。迎春、绣春两个丫鬟，又早在房中铺陈停当，单等西门庆晚夕进房。不想西门庆正因旧恼在心，不进他房去。到次日，教他出来后边月娘房里见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摆大酒席，请堂客会亲吃酒，只是不往他房里去。头一日晚夕，先在潘金莲房中睡。金莲道：“他是个新人儿，才来了头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门庆道：“你不知，淫妇有些眼里火[50]，等我奈何他两日，慢慢进去。”到了三日，打发堂客散了，西门庆又不进入他房中，往后边孟玉楼房里歇去了。这妇人见汉子一连三夜不进他房来，到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了，饱哭了一场，可怜走在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正是：连理未谐鸳帐底，冤魂先到九重泉。

两个丫鬟睡了一觉醒来，见灯光昏暗，起来剔灯，猛见床上妇人吊着，唬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说：“俺娘上吊哩！”慌的金莲起来这边看视，见妇人穿着一身大红衣服，直挺挺吊在床上。连忙和春梅把脚带割断，解救下来。撅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才苏醒。即叫春梅：“后边快请你爹来！”西门庆正在玉楼

房中吃酒，还未睡哩。先是玉楼劝西门庆说道："你娶将他来，一连三日不往他房里去，惹他心中不窄么？恰似俺们把这桩事放在头里一般，头上末下就让不得这一夜儿。"西门庆道："待过三日儿我去。你不知道，淫妇有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起来，你恼不过我。未曾你汉子死了，相交到如今，甚么话儿没告诉我？临了，招进蒋太医去了！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寻将我来？"玉楼道："你恼的是。他也吃人念[51]了。"正说话间，忽听一片声打仪门。玉楼使兰香问，说是春梅来请爹，"六娘在房里上吊哩！"慌的玉楼撺掇西门庆不迭，便道："我说教你进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当弄出事来。"于是打着灯笼，走来前边看视。落后吴月娘、李娇儿听见，都起来，到他房中。见金莲搂着他坐的，说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汤儿没有？"金莲道："我救下来时，就灌了些来了。"那妇人只顾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声。月娘众人一块石头才落地，好好安抚他睡下，各归房歇息。

次日，晌午前后，李瓶儿才吃些粥汤儿。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西门庆向李娇儿众人说道："你们休信那淫妇装死儿唬人。我手里放不过他。到晚夕等我进房里去，亲看着他上个吊儿我瞧方信，不然，吃我一顿好马鞭子。贼淫妇，不知把我当谁哩！"众人见他这般说，都替李瓶儿捏两把汗。到晚夕，见西门庆袖着马鞭子，进他房中去了。玉楼、金莲吩咐春梅把门关了，不许一个人来，都立在角门儿外悄悄听觑，看里面怎的动静。

且说西门庆见妇人在床上控着身子哭泣，见他进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几分不悦；先把两个丫头都赶去空房里住了。西门庆走来，椅子上坐下，指着妇人骂道："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过去便了，谁请你来！我又不曾把人坑了你什么，缘何流那秽尿怎的？我自来不曾见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个吊儿我瞧！"于是拿一绳子丢在他面前，叫妇人上吊。那妇人想起蒋竹山说的话来，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坑

妇女的领袖，思量“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越发烦恼痛哭起来。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教他下床来脱了衣裳跪着。妇人只顾延挨不脱，被西门庆拖翻在床地平上，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妇人方才脱去上下衣裳，战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我那等对你说过，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蒋太医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甚么起解[52]？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开铺子，要撑[53]我的买卖！”妇人道：“奴不说的悔也是迟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见来，把奴想的心斜了[54]；后边乔皇亲花园里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变做你，来摄奴精髓，到天明鸡叫时分就去了。你不信，只问老冯和两个丫头便知端的。后来把奴摄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才请这蒋太医来看。恰掉在面糊盆内一般，乞那厮局骗[55]了，说你家中有事，上东京去了。奴不得已，才干下这条路。谁知这厮砍了头是个债桩，被人打上门来，经官动府。奴忍气吞声，丢了几两银子，吃奴即时撵出去了。”西门庆道：“说你教他写状子，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妇人道：“你么，可是没的说。奴那里有这个话，就把身子烂化了！”西门庆道：“就算如此，我也不怕。你道说你有钱，快转换汉子，我手里容你不得！我实对你说罢了，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计，教那厮疾走无门；若稍用机关，也要连你挂[56]了，到官弄到一个田地！”妇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计儿。还是你可怜见奴，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就是死罢了！”看看说的西门庆怒气消下些来了。又问道：“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妇人道：“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57]。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58]——这等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

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只这一句话，把西门庆欢喜无尽，即丢了鞭子，用手把妇人拉将起来，穿上衣裳，搂在怀里，说道：“我的儿，你说的是。果然这厮他见甚么碟儿天来大！”即叫春梅：“快放桌儿，后边快取酒菜儿来！”正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注〕 ① 星：戥秤上标识计量单位的圆点，一钱叫一星。分资：凑分子时各人分摊的钱，此处指礼金。 ② 头面：金银首饰。 ③ 砢碜：让人厌恶、羞愧。 ④ 用事人：办事人。 ⑤ 枷号：一种用枷杠锁于犯人颈上以问罪示众的刑罚。 ⑥ 家活：家具。 ⑦ 宁帖：安宁妥帖。 ⑧ 孔目：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吏。 ⑨ 随分：听凭、任由。 ⑩ 打着羊驹驴战：打着羊，马驹毛驴也骇得打战。第六十九回亦作“打着绵羊驹驴战”。 ⑪ 随邪：误入邪途，产生邪念。 ⑫ 骨蒸之疾：中医指阴虚内热之病。 ⑬ 属纩：病危将死。 ⑭ 太医院：官署名，封建时代官办的医疗机构。 ⑮ 班头：一班人中领头的。 ⑯ 半落不合：事情做了一半，没有了结。 ⑰ 没来由：无端，无缘无故。 ⑱ 一替两替：一次两次。 ⑲ 势不知有无：意谓忘掉了根本。势，指男子生殖器。 ⑳ 建生：出生，诞生。 ㉑ 冰人：媒人。 ㉒ 倒踏门：指男人被招赘进女家之门。 ㉓ 戏药：即春药，泛指提高男女性欲的药物。 ㉔ 景东人事：泛指提高男女性欲的性器具。 ㉕ 美女相思套：泛指提高男女性欲的性器具。 ㉖ 行货子：犹称“东西”、“货色”。 ㉗ 镴枪头：语出《西厢记》“银样镴枪头”，形容中看不中用。 ㉘ 楞楞睁睁：形容眼光发楞发直的样子。 ㉙ 风话：犹“疯话”，没着落的话。 ㉚ 认范：承认、认账。 ㉛ 弹：同“蛋”。 ㉜ 串铃儿：犹“摇铃儿”，指走街郎中摇铃儿卖药。 ㉝ 捣子：指地痞流氓。 ㉞ 打了你一面口袋，倒过嘴来了：歇后语，原意为把面粉口袋倒过来，拍打拍打。引申为回过神来，转过弯来的意思。 ㉟ 吃早酒：早上空腹吃酒易头晕，形容说胡话。 ㊱ 仰八叉：形容仰面跌倒、四脚朝天的样子。 ㊲ 地方：此指地方上保甲。 ㊳ 白牌：官府拘押犯人的令牌。 ㊴ 刺八：形容拖着两条腿，步履艰难的样子。 ㊵ 哕：口吐脏物。 ㊶ 没羞：不知羞耻。 ㊷ 债桩：比喻满身债务的人。 ㊸ 直撅儿：笔直地。 ㊹ 汗病：指伤寒病，因其发汗，俗称汗病。 ㊺ 开交：指分开、了结。 ㊻ 会胜：又作“会圣”，指有通神本领。 ㊼ 打双陆：一种局如棋盘的古代赌博游戏，相传自天竺传入。 ㊽ 投壶：一种投箭入壶的游戏。 ㊾ 不下气：不消怒气。 ㊿ 眼里火：此处形容一见到异性就眼里出火。 (51) 吃人念：被人算计、欺骗。 (52) 起解：原指押解犯人或货物上路，此处引申为招数、能耐。 (53) 撑：抢占、排挤。 (54) 心斜：犹“心邪”。 (55) 局骗：设圈套欺骗。 (56) 挂：牵连。 (57) 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佛教语言，意谓你在天上，他在地狱。 (58) 行三坐五：指走路时有三人

跟随，坐下时有五人侍候，形容仆从众多。

《李瓶儿招赘蒋竹山》是《金瓶梅》中著名的情节之一，也是西门庆与李瓶儿勾搭成奸、谋财娶妇过程中一段重要的插曲。

在词话本中，小说从第十三回写“李瓶儿隔墙密约”起，至第十九回西门庆将李瓶儿娶进家中止，前后占了七回篇幅。西门庆为谋娶李瓶儿，先后费了不少心机，然而正当一切就绪，单等日子一到就行礼准娶时，忽然西门庆家中发生了亲家被劾治罪的变故，慌得西门庆将迎娶李瓶儿之事抛在九霄云外，只顾打点走门路处理突发事情。李瓶儿在梦攘魂劳、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请了大街口蒋竹山来看病，不料被蒋一番花言巧语迷惑，把蒋倒踏门招了进来，这便是“李瓶儿招赘蒋竹山”的由来。本篇文字系节取词话本第十七回和第十九回的部分文字联缀而成，为的是照应故事的完整性。

“李瓶儿招赘蒋竹山”，回目标的是李瓶儿和蒋竹山，但主要写的是西门庆，写西门庆作为地方一霸在官场、商场和情场上的手段与霸气。

西门庆在官场上的手段，主要表现在他遇事惊而不乱。亲家出事，他本人也遭牵连，但他措置得当，一方面打点家人来保、来旺“星夜上东京打听消息”，“但有不好声色，取巧打点停当，速来回报”；同时立即停止家中花园工程，“每日将大门紧闭，家下人无事亦不敢往外去，随分人叫着不许开”。果然，西门庆这两着非常凑效：暗中的加紧打点使他逃过此劫，而明里的低调处置使平昔恼他的街坊邻舍没有一点异常表现。于是，“过了两日，门也不关了，花园照旧还盖，渐渐出来街上走动。”西门庆依然是昔日的西门庆。

西门庆在商场上的霸气，主要表现在他对李瓶儿资助三百两银子与蒋竹山开生药铺一事的态度上。李瓶儿因嫁西门庆一时无望，招赘了蒋竹山，并给他本钱开了生药铺。此事尤使西门庆怒不可遏：“招他进去，与他本钱，教他在我眼面前开铺子，大剌剌做买卖。”“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甚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西门庆开生药铺起家，岂容情敌在眼皮子跟前再开生药铺?! 于是，他收买了两个流氓光棍，把蒋竹山的生药铺砸了个稀巴烂，又把蒋解到提刑院一顿毒打，活现了一副商霸的狰狞嘴脸。

西门庆在情场上的手段，则主要表现在他对李瓶儿的欲擒先纵、欲热

先冷的态度上。李瓶儿自招赘了蒋竹山，因干事不称其意，渐渐颇生憎恶，一心只想西门庆。后主动设法要嫁过去，但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西门庆又接连几个晚上，不进他房中；后李瓶儿上吊自杀，反遭他一顿痛骂："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我自来不曾见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个吊儿我瞧！"并从"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为了报复和降服李瓶儿，西门庆可谓冷酷暴戾到了极点。然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李瓶儿几句柔情软话，特别是拿西门庆与蒋太医那厮作比的一席话语，说得西门庆马上"回嗔作喜"，"欢喜无尽"，丢了鞭子，搂在怀里。正如小说所写的，西门庆乃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其情场手段与他在官场、商场一样高明。

此回文字除了主要写西门庆，还写了李瓶儿、蒋竹山和两个流氓光棍。李瓶儿虽然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中还有大量笔墨写及，但其性格的愚弱摇摆已初见端倪，这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命运。蒋竹山和两个流氓光棍只是穿插性人物，一个是无能的江湖郎中，两个是为非作歹的城市无业游民，他们的出现是城市日趋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必然产物。

本段文字典型地表现了《金瓶梅》在诸多方面的特色：一是侧面和间接描写，《金瓶梅》擅长通过人物之口，对主要人物进行侧面和间接描写，并达到传神效果。如本回通过蒋竹山之口，先说西门庆如何"专在县中包揽说事，举放私债；家中挑贩人口，家中不算丫头，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趟棍儿，稍不中意，就会媒人领出卖了。就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然后说他"近日他亲家那边为事干连他，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都丢下了。东京行下文书，坐落府县拿人，到明日他盖这房子，多是入官抄没的数儿"；小说没有正面描写西门庆如何如何，但通过蒋竹山之口，把西门庆"打老婆"、"坑妇女"的本性和县里有关他家出事的传闻写得绘声绘色。

二是白描手法，《金瓶梅》又擅长白描手法，常常达到"白描传神"、"白描入化"的境界。如文中写鲁华、张胜两个光棍敲诈蒋竹山一段文字，先是写竹山正受了一肚气，走在铺子小柜里坐的，"只见两个人进来，吃的踉踉跄跄，楞楞睁睁，走在凳子上坐下"，一个先问有没有"狗黄"，再问有没有"冰灰"，竭尽寻衅挑逗之能事；然后另一个"隔着小柜，飕的一拳去，早飞到竹山面门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半边"；最后"不提防""又是一拳，仰八叉跌了一跤，险不倒栽入洋沟里，将发散开，巾帻都污浊了"。前后描写，都可谓"白描如画"。

三是语言泼辣酣畅，《金瓶梅》的语言极有特点，它大量运用土语俗语，却又化腐朽为神奇，形成了泼辣酣畅、生动传神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在本篇节选的文字内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写李瓶儿对待蒋竹山和西门庆两个人的不同态度：对蒋从不称心到"渐渐颇生憎恶"，直骂的"狗血喷了脸"："你本虾蟆，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我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锹枪头，死王八！"后蒋遭流氓讹诈，问李瓶儿要银子还债，又被妇人吵在脸上，骂道："没羞的王八，你递什么银子在我手里，问我要银子？我早知你这王八砍了头是个债桩，就瞎了眼也不嫁你！这中看不中吃的王八！"而对西门庆，却竭尽奉承讨好之能事，当西门庆问她："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她回答说："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只这一句话，把西门庆欢喜无尽，即丢了鞭子，用手把妇人拉将起来，穿上衣裳，搂在怀里。都是出自李瓶儿之口的话语，一个是厌恶之状溢于言表，一个是崇拜之情发自肺腑，语言的生动传神都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孙逊）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惠莲含羞自缢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六回

闲居慎勿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妨。争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话说西门庆听了金莲之言，变了卦儿。到次日，那来旺儿收拾行李，伺候装驮垛起身上东京。等到日中，还不见动静。只见西门庆出来，叫来旺儿到跟前，说道："我夜间想来，你才打杭州来家，多少时儿又教你往东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来保替你去罢了。你且在家歇息几日，我到明日，家门首生意寻一个与你做

罢。”自古物听主裁，货随客便，那来旺儿那里敢说甚的，只得应诺下来。西门庆就把生辰担，并细软、银两、驮垛、书信交付与来保和吴主管，三月廿八日起身往东京去了，不在话下。

这来旺儿回到房中，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教来保去了一节，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中胡说，怒起宋惠莲来，要杀西门庆。被宋惠莲骂了他几句：“你咬人的狗儿不露齿！是言不是语，墙有缝，壁有耳。味了那黄汤，挺他两觉。”打发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后边，串作①玉箫，房里请出西门庆，两个在厨房后墙底下僻静处说话，玉箫在后门首替他观着风。老婆甚是埋怨西门庆，说道：“爹，你是个人！你原说教他去，怎么转了靶子②，又教别人去？你干净是个毬子心肠③，滚下滚上；灯草拐棒儿，原拄不定④。把你到明日盖个庙儿，立起个旗杆来，就是个谎神爷。你谎干净顺屁股喇喇，我再不信你说话了。我那等和你说了一场，就没些情分儿。”西门庆笑道：“倒不是此说。我不是也教他去，恐怕他东京蔡太师府中不熟，所以教来保去了。留下他，家门首寻个买卖与他做罢。”妇人道：“你对我说，寻个甚么买卖与他做？”西门庆道：“我教他搭个主管，在家门首开酒店。”妇人听言，满心欢喜。走到屋里，一五一十对来旺儿说了。单等西门庆示下。

一日，西门庆在前厅坐下，着人叫来旺儿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银两，说道：“孩儿，你一向杭州来家，辛苦要不的。教你往东京去了，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所以教来保同吴主管去了。今日这六包银子三百两，你拿去搭上个主管，在家门首开个酒店，月间寻些利息孝顺我，也是好处。”那来旺连忙趴在地下磕头。领了六包银两，回到房中，告与老婆说：“他倒过嘴来了，拿买卖来窝盘我。今日与了我这三百两银子，教我搭主管开酒店做买卖。”老婆道：“怪贼黑囚，你还嘴老娘，说一锹就掘个井，也等慢慢来。如何今日也做上买卖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里六说白道。”来旺儿叫老婆：“把银两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寻

伙计去也。”于是走到街上寻主管。寻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来家。老婆打发他睡了。

也是合当有事，刚睡下没多大回，约一更多天气，将人才初静时分，只听得后边一片声叫赶贼。老婆忙推醒来旺儿。来旺儿酒还未醒，楞楞睁睁，爬起来就去取床前防身梢棒，要往后边赶贼。妇人道：“夜晚了，须看个动静，你不可轻易就进去！”来旺儿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时。岂可听见家有贼，怎不行赶！”于是拖着梢棒，大捉步入仪门里面。只见玉箫在厅堂台上站立，大叫：“一个贼往花园中去了！”这来旺儿径往花园中赶来。赶到厢房中角门首，不防黑影抛出一条凳子来，把来旺儿绊倒了一跤。只见啊亮了一声，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闪过四五个小厮，大叫：“捉贼！”一齐向前，把来旺儿一把捉住了。来旺儿道：“我是来旺儿！进来赶贼，如何颠倒把我拿住了？”众人不由分说，一步两棍打到厅上。只见大厅上灯烛荧煌，西门庆坐在上面，即叫：“拿上来！”来旺儿跪在地下，说道：“小的听见有贼，进来捉贼，如何倒把小的拿住了？”那来兴儿就把刀子放在面前，与西门庆看。西门庆大怒，骂道：“众生好度人难度，这厮真个杀人贼！我倒见你杭州来家，教你领三百两银子做买卖，如何黄夜进内来要杀我？不然，拿这刀子做甚么？取过来我看！”灯下观看，是一把背厚刃薄扎尖刀，锋霜般快。看见越怒，喝令左右：“与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两银子来。”众小厮随即押到房中，惠莲见了，放声大哭，说道：“他去后边捉贼，如何拿他做贼？”向来旺道：“我教你休去，你不听，只当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计！”一面开箱子，取出六包银两来，拿到厅上。西门庆灯下打开观看，内中止有一包银两，余者都是锡铅锭子。西门庆大怒，因问：“如何抵换了我的银两，往那里去了？趁早实说。”那来旺儿哭道：“爹抬学小的做买卖，小的怎敢欺心抵换银两！”西门庆道：“你打下刀子，还要杀我。刀子现在，还要支吾甚么？”因把甘来兴儿叫到面前跪下，执证说：“你从某日，没曾在外对众发言要杀爹？嗔爹不与你买卖

做。”这来旺儿只是叹气，张着口儿合不的了。西门庆道：“既赃证刀杖明白，叫小厮与我拴锁在门房内，明日写状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见宋惠莲云鬓蓬松，衣裙不整，走来厅上，向西门庆不当不正跪下，说道：“爹，此是你干的营生！他好意进来赶贼，把他当贼拿了。你的六包银子，我收着，原封儿不动，平白怎的抵换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为甚么，你只因他甚么打与他一顿。如今拉剌剌着送他那里去？”西门庆见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妇儿，不关你事，你起来。他无理胆大，不是一日。现藏着刀子要杀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没你之事！”因令来安儿小厮：“你速搀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吓他！”那惠莲只顾跪着不起来，说：“爹好狼心处。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说着，你就不依依儿？他虽故他吃酒，并无此事。”缠的西门庆急了，教来安儿挡他起来，劝他回房去了。

到天明，西门庆写了柬帖，叫来兴儿做证见，揣着状子，押着来旺儿往提刑院去，说某日酒醉持刀，黄夜杀害家主，又抵换银两等情。才待出门，只见吴月娘轻移莲步走到前厅，向西门庆再三将言劝解。说道：“奴才无礼，家中处分他便了，好要拉剌剌出去，惊官动府做甚么！”西门庆听言，圆睁二目喝道：“你妇人家不晓道理！奴才安心要杀我，你倒还教饶了他罢！”于是不听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来旺儿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当下羞赧而退。回到后边，向玉楼众人说道：“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⑤出世。不知听信了甚么人言语，平白把小厮弄出去了！你就赖他做贼，万物也要个着实才好。拿纸棺材糊人⑥，成个道理？恁没道理昏君行货！”宋惠莲跪在当面哭泣。月娘道：“孩儿，你起来，不消哭。你汉子恒是⑦问不的他死罪，打死了人还有消缴的日子儿。贼强人，他吃了迷魂汤了！俺们说话不中听，老婆当军，充数儿罢了。”玉楼向惠莲道：“你爹正在个气头上，待后慢慢的俺们再劝他。你安心回房去罢！”按下这里不题。

单表来旺儿押到提刑院，西门庆先差玳安下了一百石白

米⑧与夏提刑、贺千户。二人受了礼物，然后坐厅。来兴儿递上呈状，看了一遍，已知来旺先因领银做买卖，见财起意，抵换银两，恐家主查算，黄夜持刀突入后厅，谋杀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来旺叫到当厅，审问这件事。这来旺儿告道："望天官爷察情。容小的说，小的便说；不容小的说，小的不敢说。"夏提刑道："你这厮现获赃证明白，勿得推调。从实与我说来，免我动刑。"来旺儿悉把西门庆初时令某人将蓝缎子，怎的调戏他媳妇儿宋氏成奸，如今故入此罪，要垫害⑨图霸妻子一节，诉说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声，令左右打嘴巴，说："你这奴才，欺心背主！你这媳妇，也是你家主娶的，配与你为妻，又托资本与你做买卖；你不思报本还生事，倚醉黄夜突入卧房，持刀杀害。满天下人都像你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来旺儿口还叫冤屈。被夏提刑叫过甘来兴儿过来，面前执证，那来旺儿有口也说不得了。正是：会施天上计，难免目前灾。夏提刑即令左右选大夹棍⑩上来，把来旺儿夹了一夹，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吩咐狱卒，带下去收监。来兴儿、钺安儿来家，回复了西门庆话。西门庆满心欢喜，吩咐家中小厮："铺盖、饭食，一般都不与他送进去。但打了，休要来家对你嫂子说。只说衙门中一下儿也没打他，监几日便放出来。"众小厮应诺道："小的们知道了。"

这宋惠莲自从拿了来旺儿去后，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黄着脸儿，裙腰不整，倒靸了鞋，只是关闭房门哭泣，茶饭不吃。西门庆慌了，使了玉箫并贲四娘子儿，再三进房劝解他，说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监他几日，耐他性儿，不久也放他出来。"惠莲不信，使小厮来安儿送饭进监去，回来问他，也是这般说："哥见官一下儿也没打，一两日来家，教嫂子在家安心。"这惠莲听了此言，方才不哭了。每日淡扫蛾眉，薄施脂粉，出来走跳。西门庆要便来回打房门首走，老婆在帘下叫道："房里无人，爹进来坐坐不是。"西门庆抽身进入房里，与老婆做一处说话。西门庆哄他说道："我儿，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写了帖儿对官府说，

也不曾打他一下儿。监他几日，耐耐他性儿，一两日还放他出来，还教他做买卖。”妇人搂抱着西门庆脖子，说道：“我的亲达达，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两日，放他出来。随你教他做买卖，不教他做买卖也罢。这一出来，我教他把酒断了，随你去近到远，使他往那去，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寻上个老婆，他也罢了。我常远⑪不是他的人了！”西门庆道：“我的心肝，你话是了。我明日买了对过乔家房，收拾三间房子与你住，搬了那里去，咱两个自在顽要！”老婆道：“着来⑫，亲亲！随你张主便了。”说毕，两个闭了门首。原来妇人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遇见西门庆在那里，便撒开裙子就干。口中常噙着香茶饼儿。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朱唇点汉署之香⑬，双鬼飞肩，云雨一度。妇人将所佩的白银条纱挑线四条穗子的香袋儿——里面装着松柏儿，挑着“冬夏长青”；玫瑰花蕊并交趾排草，挑着“娇香美爱”八个字——把与西门庆令攥了。西门庆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与他誓共死生，不能遽舍。向袖中又掏了一二两银子，与他买果子吃，房中盘桓。再三安抚他：“不消忧虑，只怕忧虑坏了你。我明日写帖子对夏大人说，就放他出来。”说了一回，西门庆恐有人来，连忙出去了。

这妇人得了西门庆此话，到后边对众丫鬟媳妇，词色之间，未免轻露。孟玉楼早已知道，转来告潘金莲，说他爹怎的早晚要放来旺儿出来，另替他娶一个；怎的要买对门乔家房子，把媳妇子吊到那里去，与他三间房住；又买个丫头扶持他，与他编银丝髻髻，打头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辈一般，甚么张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儿？”潘金莲不听便罢，听了忿气满怀无处着，双腮红上更添红。说道：“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与你说的话，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⑭说，就把‘潘’字掉过来哩！”玉楼道：“汉子没正条⑮，大的又不管，咱们能走不能飞，到的那些儿？”金莲道：“你也忒不长俊，要这命做甚么？活一百岁杀肉吃？他若不依，我拼着这命，

摈兑在他手里，也不差甚么！”玉楼笑道：“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

话休絮烦。到晚，西门庆在花园中翡翠轩书房里坐的，要教陈经济来写帖子，往夏提刑处说要放来旺儿出来。被金莲蓦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旧桌儿问：“你教陈姐夫写甚么帖子？送与谁家去？”西门庆不能隐讳，把“来旺儿责打与他几下，放他出来罢”一节，告诉一遍。妇人止住小厮：“且不要叫陈姐夫来。”坐在傍边，因说道：“你空就着汉子的名儿，原来是个随风倒舵，顺水推船的行货子！我那等对你说的话儿，你不依，倒听那贼奴才淫妇话儿。随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与他吃，他还只疼他的汉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来，你也不好要他这老婆的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里，不荤不素，当做甚么人儿看承？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见在；待要说是奴才老婆，你现把他逞的恁没张致的，在人跟前上头上脸⑯，有些样儿！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个，着你要了他这老婆，往后倘忽⑰你两个坐在一答里，那奴才或走来跟前回话做甚么，见了有个不气的？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先不先只这个就不雅相。传出去，休说六邻亲戚笑话，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里。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干这营生，暂做了泥鳅怕污了眼睛，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结果了，你就搂着他老婆也放心！”几句又把西门庆又念翻了，把帖子写就了，送与提刑院。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来受了一顿拷讯，拶打的通不像模样。提刑两位官府，并上下观察⑱、缉捕、排军、监狱中揿锁，上下都受了西门庆财物，只要重不要轻。

内中有一当案的孔目⑲阴先生，名唤阴骘，乃山西孝义县人，极是个仁慈正直之士。因见提刑官吏上下受了西门庆贿赂，要陷害此人，图谋他妻子，故入他奴婢图财、持刀谋杀家长的重罪，再三不肯做文书送问；与提刑官抵面相讲，说做官的养儿养女也往上长，也要天理，以此掣肘难行。又况来旺儿监中无钱，两位提刑官上下都被西门庆买通了，受其凌逼。多亏阴先生恫

念他负屈叫冤，是个没底人，反替他吩咐监中狱卒凡事松宽看顾他。延挨了几日，人情两尽，只把当厅责了他四十，论个递解原籍徐州为民。当查原赃，花费十七两，铅锡五包，责令西门庆家人来兴儿领回。差人写了个帖子，回复了西门庆。随教即日押发起身。这里提刑官当厅押了一道公文，差两个公人，把来旺儿取出来，已是打的稀烂，旋钉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径往徐州管下交割。

可怜这来旺儿在监中，监了半月光景，没钱使用，弄的身体狼狈，衣服蓝缕，没处投奔。哀告两个公人，哭泣不已说："两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场屈官司，身上分文没有，寸布皆无。要凑些脚步钱与二位，无处所凑。望你可怜见，押我到我家主家处，有我的媳妇儿，并衣服箱笼，讨出来变卖了，支谢二位，并路途盘费，也讨得一步松宽。"那两个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西门庆，既要摆布了一场，他又肯发出媳妇，并箱笼与你？你还有甚亲故？俺们看阴师父分上，瞒上不瞒下，领你到那里胡乱讨些钱米，够你路上盘费便了，谁指望你甚脚步钱儿！"来旺儿："二位哥哥，你只可怜，引我先到我家主门首。我央浼两三位亲邻，替我美言讨讨儿，无多有少。"两个公人道："也罢，我们押你到他门首。"这来旺儿先到应伯爵门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邻贾仁清、伊面慈二人，来西门庆家替来旺儿说念，讨媳妇箱笼。西门庆也不出来，使出五六个小厮，一顿棍打出来，不许在门首缠扰。把贾、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妇儿宋惠莲在屋里瞒的铁桶相似，并不知一字。西门庆吩咐："那个小厮走漏消息，决打二十板。"两个公人又押到丈人家，——卖棺材的宋仁家。来旺儿如此这般，对宋仁哭诉其事。打发了他一两银子，与那两个公人一吊铜钱、一斗米，路上盘缠。哭哭啼啼，从四月初旬离了清河县，往徐州大道而来。这来旺儿又是那棒疮发了，身边盘缠缺乏，甚是苦恼。正是：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饥饿过平生。有诗为证：

当案推详秉至公，来旺遭陷出牢宠。今朝递解徐州去，病草凄凄遇暖风。

不说来旺儿递解徐州去了，且说宋惠莲在家，每日只盼他出来。小厮一般的替他送饭，到外边众人都吃了。转回来，惠莲问着他，只说："哥吃了，监中无事。若不是也放出来了，连日提刑老爹没来衙门中问事。也只在一二日来家。"西门庆又哄他说："我差人说了，不久即出。"妇人以为信实。一日，风里言风里语，闻得人说来旺儿押出来在门首讨衣箱，不知怎的去了。这妇人几次问众小厮们，都不说。忽见钺安儿跟了西门庆马来家，叫住问他："你旺哥在监中好么？几时出来？"钺安道："嫂子，我告你了罢，俺哥这早晚到流沙河了。"惠莲问其故。这钺安千不合万不合，如此这般，"打了四十板，递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里，休提我告你说。"这妇人不听万事皆休，听了此言是实，关闭了房门，放声大哭道："我的人嗳！你在他家干坏了甚么事来？被人纸棺材暗算计了你！你做奴才一场，好衣服没曾挣下一件在屋里。今日只当把你远离他乡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晓得？"哭了一回，取一条长手巾，拴在卧房门搭上悬梁自缢。

不想来昭妻一丈青，住房正与他相连，从后来，听见他屋里哭了一回，不见动静，半日只听喘息之声，扣房门叫他不应；慌了手脚，教小厮平安儿撬开窗户钻进去，见妇人穿着随身衣服，在闩椎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来，开了房门，取姜汤撅灌。须臾嚷的后边知道，吴月娘率领李娇儿、孟玉楼、西门大姐、李瓶儿、玉箫、小玉都来看视。见贲四娘子儿也来瞧。一丈青挡扶他坐在地下，只顾哽咽，白哭不出声来。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头，口吐涎痰，不答应。月娘便道："原来是个傻孩子！你有话只顾说便好，如何寻这条路起来？"因问一丈青："灌些姜汤与他不曾？"一丈青道："才灌了些姜汤吃了。"月娘令玉箫扶着他，亲叫道："惠莲孩儿，你有甚么心事，越发老实叫上几声，不妨事。"问了半

日，那妇人哽咽了一回，大放声排手拍掌哭起来。月娘叫玉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众人劝了半日，回后边去了。止有贲四嫂同玉箫相伴在屋里。

只见西门庆掀帘子进来，也看见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箫："你抬他炕上去罢。"玉箫道："刚才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门庆道："好褪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话对我说，如何这等拙智[20]？"惠莲把头摇着，说道："爹，你好人儿！你瞒着我干的好勾当儿，还说甚么孩子不孩子！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你成日间只哄着我，今日也说放出来，明日也说放出来，只当端的好出来。你如递解他，也和我说声儿，暗暗不通风，就解发远远的去了。你也要合凭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干下这等绝户计[21]？把圈套儿做的成成的，你还瞒着我！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甚么？"西门庆笑道："孩儿，不关你事。那厮坏了事，难以打发他。你安心，我自有个处。"因令玉箫："你和贲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儿，我使小厮送酒来你们吃。"说毕，往外去了。贲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箫将话儿劝解他，做一处坐的。

只见西门庆到前边铺子里，问傅伙计要了一吊钱，买了一钱酥烧[22]，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来安儿送到惠莲屋里，说道："爹使我送这个与嫂子吃。"惠莲看见，一顿骂："贼囚根子！趁早与我都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大拳打了，这回拿手摸挲！"来安儿道："嫂子收了罢，我拿回去，爹又打我。"于是放在桌子上就走。那惠莲跳下来，把酒拿起来，才待赶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拦住了。那贲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头儿。正相伴他坐的，只见贲四嫂家长儿走来叫他妈，他爹门外头来家，要吃饭。贲四娘和一丈青走出来，到一丈青门首，只见西门大姐在那里，和来保儿媳妇惠祥说话。因问："贲四嫂那里去？"贲四嫂道："他爹门外头来家，要饭吃。我到家瞧瞧就来。我来看看，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儿，谁知倒把我来挂住了，不得脱身。"因问："他想起甚

么，干这道路？”一丈青接来过道：“早是我打后边来，听见他在屋里哭，就不听的动静儿。乞我慌了，推门推不开，旋叫了平安儿来，打窗子里跳进去，才救下来了。若迟了一步儿，胡子老儿吹灯，把人了了。”惠祥道：“刚才爹在屋里，他说甚么来？”那贲四嫂只顾笑，说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来也是个辣菜根子㉓，和他大爹白搽白折㉔的平上㉕！谁家媳妇儿有这个道理。”惠祥道：“这个媳妇儿，比别的媳妇儿不同好些。从公公身上拉下来的媳妇儿，这一家大小谁如他？”说毕，往家里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来。”贲四嫂道：“甚么话，我若不来，惹他大爹就怪死了！”

西门庆白日教贲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箫伴他处睡，慢慢将言词说劝他，说道：“宋大姐，你是个聪明的。趁早恁妙龄之时，一朵花初开，主子爱你，也是缘法相投。你如今将上不足，比下有余；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烦恼不打紧，一时哭的有好歹，却不亏负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钟。往后贞节轮不到你头上了。”那惠莲听了，只是哭涕，每日饭粥也不吃。玉箫回了西门庆话，西门庆又令潘金莲亲来对他说，也不依。金莲恼了，向西门庆道：“贼淫妇他一心只想他汉子！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这等贞节的妇人，便拿甚么拴的住他心？”西门庆笑道：“你休听他撺说㉖。他若早有贞节之心，当初只守着厨子蒋聪，不嫁来旺儿了！”

一面坐在前厅上，把众小厮家人都叫到跟前审问：“你们近前几日，来旺儿递解去时，是谁对他说来？趁早举出来，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听出，每人三十板子，即与我离门离户。”忽有画童跪下，说道：“小的不敢说。”西门庆道：“你说不妨！”画童道：“那日小的听见钺安跟了爹马来家，在夹道内，嫂子问他，他走了口，对嫂子说。”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心中大怒。一片声使人寻钺安儿。这钺安儿早已知此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莲房里

不出来。金莲正洗脸，小厮走到屋里，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则个。"金莲骂道："贼囚！猛可走来唬我一跳！你又不知干下甚么事？"钺安道："爹因为小的告嫂子说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劝劝爹。若出去，爹在气头上，小的就是死罢了！"金莲道："怪道囚根子唬的鬼也似的。我说甚么勾当来，恁惊天动地的，原来为那奴才淫妇！"吩咐："你在我这屋里，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门背后。西门庆见叫不将钺安去，在前厅暴叫如雷，一连使了两替小厮来金莲房里寻他，都被金莲骂的去了。落后西门庆一阵风自家走来到，手里拿着马鞭子，问："奴才在那里？"金莲不理他。被西门庆绕屋走了一遍，从门背后采出钺安来，要打。乞金莲向前把马鞭子夺了，掠在床顶上，说道："没廉耻的货儿，你有脸做个主子？那奴才淫妇想他汉子上吊，羞急拿小厮来煞气！关小厮吊脚儿事？"那西门庆气的睁睁的。金莲叫小厮："你往前头干你那营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钺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两手劈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门。

这潘金莲几次见西门庆留意在宋惠莲身上，于是心生一计，行在后边唆调孙雪娥，说："来旺儿媳妇子怎的说你要了他汉子，备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恼了，才把他汉子打发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顿，拘了你头面衣服，都是他过嘴舌。"说的这孙雪娥耳满心满[27]。掉了雪娥口气儿，走到前边，向惠莲又是一样话说，说孙雪娥怎的后边骂你，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积年转主子养汉。不是你背养主子，你家汉子怎的离了他家门？说你眼泪留着些脚后跟。"说的两下都怀仇忌恨。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娇儿生日。院中李妈妈并李桂姐都来与他做生日，吴月娘留他同众堂客在后厅饮酒，西门庆往人家赴席不在家。这宋惠莲吃了饭儿，从早晨在后边打了个幌儿，一头拾到屋里直睡到日沉西。由着后边一替两替使了丫鬟来叫，只是不出来。雪娥寻不着这个由头儿，走来他房里叫他，说道："嫂子，做了王美人了，怎的这般难请？"那惠莲也

不理他，只顾面朝里睡。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儿哩，早思想好来！不得你，他也不得死，还在西门庆家里！"这惠莲听了他这一句话，打动潘金莲说的那情由，翻身跳起来，望雪娥说道："你没的走来浪声颟气！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为甚么来，打你一顿，撵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说出来，大家将就些便罢了，何必撑着头儿来寻趁㉘人？"这雪娥心中大怒，骂道："好贼奴才，养汉淫妇！如何大胆骂我？"惠莲道："我是奴才淫妇！你是奴才小妇！我养汉养主子，强如你养奴才！你倒背地偷我的汉子，你还来倒自家撒腾㉙！"这几句话，分明戮在雪娥身上，那雪娥怎不急了。那宋惠莲不防他，被他走向前一个巴掌打在脸上，打的脸上通红的。说道："你如何打我？"于是一头撞将去，两个就揪扭打在一处。慌的来昭妻一丈青走来劝解，把雪娥拉的后走，两个还骂不绝口。吴月娘走来骂了两句："你们都没些规矩儿，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都这等家反宅乱。等你主子回来，我对你主子说不说！"当下雪娥便往后边去了。月娘见惠莲头发揪乱，便道："还不快梳了头，往后边来哩！"惠莲一声儿不答话。打发月娘后边去了，走到房内，倒插了门，哭泣不止。哭到掌灯时分，众人乱着后边堂客吃酒，可怜这妇人忍气不过，寻了两条脚带，拴在门楹上，自缢身死，亡年二十五岁。正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那时可霎作怪，不想月娘正送李妈妈、桂姐出来，打惠莲门首过，关着，不见动静，心中甚是疑影。打发李妈妈娘儿两个上轿去了，回来推门叫他，门不开，都慌了手脚。还使小厮打窗户内跳进去，割断脚带，解卸下，撅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时分呜呼哀哉死了。但见：

四肢冰冷，一气灯残。香魂渺渺已赴望乡台，星眼瞑瞑尸犹横地下。不知精爽㉚逝何处，疑是行云秋水中。

月娘见救下不活，慌了。连忙使小厮来兴儿骑头口往门外

请西门庆来家。雪娥恐怕西门庆来家拔树寻根，归罪于己，在上房打旋磨儿跪着月娘，教休题出和他嚷闹来。月娘见他吓得那等腔儿，心中又下般不的："比是你恁害怕，当初大家省言一句儿便了。"至晚，等的西门庆来家，只说惠莲因思想他汉子，哭了一日，赶后边人乱，不知多咱寻了自尽。西门庆便道："他恁个拙妇，原来没福！"一面差家人递了一纸状子，报到县主李知县手里，只说："本妇因本家请堂客吃酒，他管银器家伙。他失落一件银钟，恐家主查问见责，自缢身死。"又送了知县三十两银子。知县自恁要做分上，胡乱差了一员司吏㉛，带领几个仵作来看了。自买了一具棺材，讨了一张红票㉜，贲四、来兴儿同送到门外地藏寺。与了火家五钱银子，多架些柴薪。才待发火烧毁，不想他老子卖棺材宋仁，打听得知，走来拦住，叫起冤屈来。说他女儿死的不明，口称："西门庆因倚强奸要他，我家女儿贞节不从，威逼身死。我还要抚安上告，进本告状，谁敢烧化尸首！"那众火家都乱走了，不敢烧。贲四、来兴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里，来家回话。正是：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注〕 ① 串作：串通。 ② 转了靶子：转移了目标。 ③ 球子心肠：形容人心思活络，变化不定。 ④ 灯草拐棒儿，原拄不定：灯心草细而软，难以作拐棒拄。"拄"与"主"谐音。此句谓主意不定。 ⑤ 九条尾狐狸精：俗传商纣王的宠妃妲己是九尾狐狸转世。 ⑥ 拿纸棺材糊人：意谓用虚假不实的东西来糊弄人，暗害人。下文"纸棺材暗算计"之意略同。 ⑦ 恒是：同横竖，反正。 ⑧ 一百石白米：此指一百两白银。 ⑨ 垫害：设计谋害。 ⑩ 夹棍：一种用棍棒夹紧足部的刑具。 ⑪ 常远：永远。 ⑫ 着来：表示赞同，用于答应。 ⑬ 解佩露甄妃之玉，齐眉点汉署之香：指解衣露体，亲唇接吻。相传周代郑文甫游汉皋，遇江妃二女，解佩相赠。此喻解衣露肉。汉代郎官向皇帝奏事对答时，口含鸡舌香，此句喻接唇。 ⑭ 喇嘴：夸口，说大话。 ⑮ 正条：正经，规矩。 ⑯ 上头上脸：形容人举止张狂，超越礼法，不合身份。 ⑰ 倘忽：倘若。 ⑱ 观察：此处指负责侦查、缉捕人犯和吏役。 ⑲ 孔目：衙门中掌管文书的吏员。 ⑳ 拙智：糊涂。 ㉑ 绝户计：使人绝后的计谋，比喻极端毒辣的计谋。 ㉒ 酥烧：酥饼。 ㉓ 辣菜根子：比喻性格泼辣激烈。 ㉔ 白搽白折：言语顶撞，对着干。 ㉕ 平上：犹平起平坐。 ㉖ 掩说：辩解，掩饰。 ㉗ 耳满心满：充斥两耳又完全相信。 ㉘ 寻趁：寻衅，找岔子。 ㉙ 掀腾：张扬，

吵闹。　㉚ 精爽：魂灵。　㉛ 司吏：官衙中办事的小吏。　㉜ 红票：官府所发的据以焚尸的凭证。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至二十六回，作者用正笔浓墨描绘了一个鲜龙活跳的宋惠莲。

宋惠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父亲宋仁是个卖棺材的小生意人。她长得俏丽、聪慧、活泼、热情。“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荡起千秋来，也不用人推，一下子飞到半天云里，“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甚是可爱”。一阵风过，刮起裙子，露见了漂亮的大红潞绸裤儿。她的天生丽质赢得男人们的注意，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惜她生活在一个淫欲横流的环境里，禁不起社会的污染，很快就轻薄起来，成了“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最初，她“在蔡通判家房里，和大婆作弊养汉，坏了事”，被打发了出来。嫁与厨役蒋聪为妻后，又暗与来旺儿搭上。正巧，蒋聪被人打死，来旺儿的媳妇病故，他俩就结成了一对。她原名也叫金莲，其出身和淫荡与潘金莲十分相像。到西门庆家时，才二十四岁，同众家人媳妇一起上灶，也不甚引起人们注目。过了一月余，她看着玉楼、金莲众人的打扮，也难免心动起来，于是也“把鬓髻垫得高高的，梳的虚笼笼的头发，把水鬓描的长长的”，显得十分招摇起来。让西门庆瞧在眼里，怎么能放得过呢？

芸芸众生，不乏贪钱财、爱虚荣的。宋惠莲本来就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当然经不起主子一匹蓝缎子、几两散银子的引诱，就一屁股坐在西门庆的怀里任其所为了。她的确是个贱骨头，刚攀附上了主子，又和主子的女婿打情骂俏起来。在元宵夜放烟花炮时，左来右去，只是和经济嘲戏。“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精明的金莲一下子发现了她和西门庆、陈经济的首尾，她就红着脸双膝跪下，低声下气地向金莲求饶。她如此的轻浮、放荡，且放荡得如此露骨、低贱，难怪西门家里的一些僮仆、妇女都瞧她不起了。

宋惠莲被人瞧不起，还在于她是那么的浅薄。只因为被主子睡过觉，她就自以为攀上了高枝，抖起来了，就在人前打扮得花里胡哨，全无忌惮；有时甚至呼张唤李，像主子般的指使起他人来了。上灶的惠祥气不过，就狠狠地臭骂了她一顿。

看来，宋惠莲确是个下贱货，其人尽可夫的淫荡不亚于金莲，其欲附高枝的卑劣又一如春梅，作者通过她的一举一动和旁人的一言一行，已经亮出了她的灵魂。作者假如让她到此结束一生，也不失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反面角色”。我国小说史上的众多形象，往往就此止步了。然而，《金瓶

梅》的作者不满足于此。他既要暴露这颗肮脏的灵魂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进一步拭去覆盖在这颗灵魂之上的污垢来发现其本来的良心。其手法是通过她和西门庆的两颗灵魂的猛烈撞击，从中迸发出正义的火光来。这场撞击的契机是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回来了，且立即了解了其中的隐情。来旺儿不愿当韩道国之流的王八，他不能容忍妻子让主子"耍了"。他咆哮起来，扬言"破着一命剐，敢把皇帝打"，不但要西门庆吃刀子，而且说要把同谋"潘家那淫妇也杀了"。形势一下子险恶起来。处在夹缝中间的宋惠莲，既不想使汉子受害，也不想使主子生气，就用瞒和骗来安抚双方：在丈夫面前一口咬定与主人没有首尾，在主子面前发誓赌咒说丈夫不敢骂街。为了避免"生事儿"，她给西门庆出了个主意："与他几两银子本，教他信信脱脱，远离他乡做买卖去。"在此，她还补充了一条西门庆听得进去的理由："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说几句话儿也方便些。"西门庆听了当然满心欢喜。这时，宋惠莲还对西门庆抱着希望，主动与他亲热，甚至还这样说："休放他在家里，使的他马不停蹄才好！"假如西门庆依此照办，冲突或许可以暂时缓解。然而，西门庆与宋惠莲的勾当，又让充满着嫉妒和仇恨的潘金莲不甘罢休。她向西门庆一针见血地指出，惠莲"只护着他的汉子"；他汉子又有拐钱外逃的危险；若存心要他这奴才老婆，就得打发他离门离户，斩草除根。一席话说得西门庆顿改主意，等待着来旺和宋惠莲的就是陷井和绝路。《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就从这里把宋惠莲推向了理与欲、爱与恨的漩涡之中，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亮出了人性中的善恶相兼的复杂性来。

这一回的开头是西门庆不动声色地巧设了一条"贼喊捉贼"的毒计，轻而易举地将单纯的来旺投进了监狱。凭借着西门大官人的权势，又轻而易举地将来旺儿打了四十大板，论个递解原籍徐州为民。来旺儿中的计，与《水浒传》中武松在张都监家的遭遇差不多，但他没有杀回来"血溅鸳鸯楼"的能耐，只能哭哭啼啼地离开清河而去。这些笔墨，充分地暴露了西门庆的恶和官场的黑。可悲的是，被瞒和哄包围起来的宋惠莲并不是一眼就看清的。随着她一步步地看清事实的真相，做第七个老婆的幻梦趋向破灭的时候，她的羞耻之心也随之抬头，正义之感也不断张扬。

凭直觉，来旺儿被"捉住"，她是感到冤枉的。她根本没有因此而倒向主子而暗暗高兴，而是一心为丈夫申冤。她云鬓蓬松，衣裙不整，跪在西门庆面前半是埋怨，半是叫屈："爹，此是你干的营生！他好意进来赶贼，把他当贼拿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为甚么，你只因他甚么打与他一顿。如今拉剌剌着送他那里去？"她对丈夫还是有感情的，她感觉到西门庆"干

的营生"毫无"天理"。她到处求情，可是谁能救急？她只能"关闭房门哭泣，茶饭不吃"，消极反抗，希望西门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她的份上，把来旺儿放出来。这一着使西门庆有点心软，答应"放他出来"。宋惠莲只要丈夫能出来，任何条件都可迁就，甚至说"我常远不是他的人了"，叫西门庆"替他寻上个老婆"就了结。这些话未必不是出自真心，她还存在着攀附这个尽管没有"天理"的西门庆的一念。西门庆投其所好，哄她专门给她三间房子住，又买个丫环服侍，做第七夫人。于是两人又亲亲热热地上了床。

可是波虽平，风又起。这使潘金莲又一次妒性大发："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第七个老婆，我不喇嘴说，就把'潘'字掉过来哩！"她抓住西门庆的心理危机，挑拨说，"他还只疼着他的汉子"；你要"搂着他老婆也放心"，就得"把奴才结果了"。一席话又使西门庆掉转了方向，铁下心来，直把来旺往死里整。

天天在打听消息，每日在盼着来旺回来的惠莲一直蒙在鼓里，而当一旦得知事实的真相与西门庆所哄的完全是两码事时，就禁不住放声大哭：

> 我的人呵！你在他家干坏了甚么事来？被人纸棺材暗算计了你！你做奴才一场，好衣服没曾挣下一件在屋里。今日只当把你远离他乡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存亡未保，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晓得？

这哭声，流露了对丈夫的一片情和义，哀诉着对主子的满腔怨和恨！她感到丈夫被人"暗算"了，自己也被人"暗算"了。这种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专门"暗算"人的主子还可信赖吗？她感到如今犹如"合在缸底下一般"，前路茫茫，一片漆黑，愧对丈夫，愧对自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上吊了。虽然被人救起，但救不转她的心。娘儿们安慰她，同伴们劝化她，西门庆再诱骗她，都无济于事，她"原来也是个辣菜根子"。她已彻底认定西门庆是个杀人魔鬼："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剑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你也要合凭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干下这等绝户计？"她决心与他一刀两断："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甚么？"人们劝她说："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这，她曾经也动过心。而如今，一颗被血淋淋的事实所惊醒了的正直的良心，不能不使她"一心只想他汉子"，宁可向着奴才！她也清楚，即使向着奴才丈夫也谈不上早已失去的"贞节"了。但是，与丈夫，"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他们之间毕竟是夫妻，毕竟有着一段真情啊！于义于情，她怎么能再对不起丈夫呢？她终于又上吊了，强烈的悲愤带着内心的羞惭

离开了这个吃人的世界。

作者感叹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宋惠莲是"好物"么？她曾经是那么的淫荡和下贱。但是，作者又使她不可抗拒地最后用年青的生命来证明，她还没有失却善良的本性。她懂得正义，她又不忘真情，最后还是用"情"战胜了"淫"。她的情不是李瓶儿式盲目痴情，而是宁肯守着被压的奴才，不肯屈从于邪恶的主人；她的情，也不是玉楼追得的喜剧性的情，而是充满着悲剧的气氛，那么的扣人心弦。她的死，就给人以一种悲壮崇高的感觉，似乎一洗了她以前的耻和辱，使人肃然起敬起来。小说的这一回，就是用这一波三折的故事，让主人公在善与恶、真情与诱骗、正义与利欲的反复较量中，折射出人性中的亮点来。让读者知道，作为人，良心是不能迷失的。正义和真情毕竟永远放射着光芒。（黄霖）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节选）

斗积黄金侈素封，蘧蘧庄蝶梦魂中。曾闻鄙坞光难驻，不道铜山运可穷。

此日分羸推鲍子，当年沉水笑庞公。悠悠末路谁知己，惟有夫君尚古风。

这八句单说人生世上，荣华富贵，不能常守。有朝无常到来，恁地堆金积玉，出落空手归阴。因此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这也不在话下。当日西门庆留下两个歌童只候着："遇有呼唤，不得有违。"两人应诺去了。随即打发苗家人回书礼物，又赏了些银钱。苗实、苗秀磕头谢了，出门。后来两个歌童，西门庆毕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师府去了。正是：千金散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却说常时节自那日席上求了西门庆的事情，还不得个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了不的。恰遇西门庆自从在东京来家，今日也接风，明日也接风，一连过了十来日，只不得个会面。常言道：见

面情难尽，一个不见，却告诉谁？每日央了应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门首，问声说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浑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汉大丈夫，房子没间住，吃这般懊恼气！你平日只认的西门大官，今日求些周济，也做了瓶落水①。"说的常时节有口无言，呆登登不敢做声。到了明日，早起身寻了应伯爵，来到一个酒店内。只见小小茅檐儿，靠着一湾流水，门前绿树阴中露出酒望子来。五七个火家，搬酒搬肉不住的走。店里横着一张柜台，挂几样鲜鱼鹅鸭之类，倒洁净可坐。便请伯爵店里吃三杯去。伯爵道："这却不当生受。"常时节拉了到店里坐下，量酒②打上酒来，摆下一盘薰肉，一盘鲜鱼。酒过两巡，常时节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门大官人说的事情，这几日通不能够会面，房子又催逼的紧。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不的，五更抽身，专求哥趁早；大官人还没出门时慢慢地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应伯爵道："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两个又吃过几杯。应伯爵便推："早酒不吃罢。"常时节又劝一杯。算还酒钱，一同出门，径奔西门庆屋里来。

那时正是新秋时候，金风荐爽。西门庆连醉了几日，觉精神减了几分。正遇周内相请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园藏春坞游玩。原来西门庆后园那藏春坞，有的是果树鲜花儿，四季不绝。这时虽是新秋，不知开着多少花朵在园里。西门庆无事在家，只是和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五个在花园里顽耍。只见西门庆头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绿纬罗直身，粉头靴儿。月娘上穿柳绿杭绢对衿袄儿，浅蓝水纽裙子，金红凤头高底鞋儿。孟玉楼上穿鸦青缎子袄儿，鹅黄纽裙子，桃红素罗羊皮金滚口高底鞋儿。潘金莲上穿着银红绉纱白绢里对衿衫子，苣绿沿边金红心比甲儿，白杭绢画拖裙子，粉红花罗高底鞋儿。只有李瓶儿上穿素青杭绢大衿袄儿，月白熟绢裙子，浅蓝玄罗高底鞋儿。四个妖妖娆娆，伴着西门庆寻花问柳，好不快活。

且说常时节和应伯爵来到厅上，问知大官人在屋里，懽的坐

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见出来。只见门外书童和画童两个，抬着一只箱子，都是绫绢衣服，气吁吁走进门来，乱嚷道："等了这半日，还只得一半！"就斤上歇下。应伯爵便问："你爹在那里？"书童道："爹在园里顽要哩。"伯爵道："劳你说声。"两个依旧抬着进去了。不一时，书童出来道："爹请应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来。"两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门庆才走出来。二人作了揖，便请坐地。伯爵道："连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里？"西门庆道："自从那日别后，整日被人家请去饮酒，醉的了不的，通没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请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才那一箱衣服，是那里抬来的？"西门庆道："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才一箱是你大嫂子的，还做不完，才够一半哩。"常时节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费事！小户人家，一匹布也难得。恁做着许多绫绢衣服，哥果是财主哩！"西门庆和应伯爵都笑起来。伯爵道："这两日杭州货船怎地还不见到？不知他买卖货物何如？这两日不知李三、黄四的银子，曾在府里头关了些送来与哥么？"西门庆道："货船不知在那里担阁着，书也没捎封寄来，好生放不下。李三、黄四的，又说在出月才关。"应伯爵挨到身边坐下，乘间便说："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没的空，不曾说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团③，没个理会。如今又是秋凉了，身上皮袄儿又当在典铺里。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须救急时无。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里絮絮叨叨。况且寻的房子住着了，人走动，也只是哥的体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来求哥，早些周济他罢。"西门庆道："我当先曾许下他来。因为东京去了这番，费的银子多了。本待等韩伙计到家，和他理会，要房子时，我就替他兑银子买。如今又恁地要紧？"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紧，当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门庆踌躇了半晌，道："既这等，也不难。且问你，要多少房子才够住了？"伯爵道："他两口儿也得一间门面，一间客坐，一间床房，一间厨灶：四间房子是少

不得的。论着价银，也得三四个多银子。哥只早晚凑些，交他成就了这桩事罢。”西门庆道：“今日先把几两碎银与他拿去，买件衣服，办些家活，盘搅④过来。待寻下房子，我自兑银与你成交，可好么？”两个一齐谢道：“难得哥好心！”西门庆便叫书童：“去对你大娘说，皮匣内一包碎银取了出来。”书童应诺去了。不一时取了一包银子出来，递与西门庆。西门庆对常时节道：“这一包碎银，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你拿去好杂用。”打开与常时节看，都是三五钱一块的零碎纹银。常时节接过放在衣袖里，就作揖谢了。西门庆道：“我这几日不是要迟你，只等你寻下房子，一搅果和你交易。你又没曾寻的。如今即忙便寻下，待我有银，一起兑去便了。”常时节又称谢不迭。三个依旧坐下。伯爵便道：“几个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间，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⑤哩！”西门庆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有诗为证：

积玉堆金始称怀，谁知财宝祸根荄。一文爱惜如青血，仗义翻将笑作呆。

亲友人人同陌路，存形心死定堪哀。料他也有无常日，空手俜伶到夜台。

正说着，只见书童托出饭来，三人吃了。常时节作谢起身，袖着银子欢的走到家来。刚刚进门，只见那浑家闹炒炒嚷将出来，骂道：“梧桐叶落满身光棍的行货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尚兀自千欢万喜到家来，可不害羞哩！房子没的住，受别人许多酸呕气⑥，只教老婆耳朵里受用。”那常二只是不开口。任老婆骂的完了，轻轻把袖里银子摸将出来，放在桌儿上，打开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

气了!"那妇人明明看见包里十二三两银子一堆,喜的抢近前来,就想要在老公手里夺去。常二道:"你生世要骂汉子,见了银子,就来亲近哩!我明日把银子去买些衣服穿,好自去别处过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妇人陪着笑脸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来的这些银子?"常二也不做声。妇人又问道:"我的哥,难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银子,和你商量停当⑦,买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乔张致⑧!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儿⑨,凭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开口。那妇人只顾饶舌,又见常二不瞅不睬,自家也有几分惭愧了,禁不的掉下泪来。常二看了,叹口气道:"妇人家不耕不织,把老公恁地发作!"那妇人一发掉下泪来。两个人都闭着口,又没个人劝解,闷闷的坐着。常二寻思道:"妇人家也是难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银子,不睬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须断我不是。"就对那妇人笑道:"我自要你,谁怪你来!只你时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门去了。却谁怨你来?我明白和你说,这银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请了应二哥在酒店里吃了三杯,一同往大官人宅里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没曾去吃酒。多亏了应二哥,不知费许多唇舌,才得这些银子到手。还许我寻下房子,一顿兑银与我成交哩!这十二两,是先教我盘搅过日子的。"那妇人道:"原来正是大官人与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费开了,寻件衣服过冬,省的耐冷⑩。"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两纹银,买几件衣服,办几件家活在家里,等有了新房子,搬进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尽大官人恁好情,后日搬了房子,也索请他坐坐是。"妇人道:"且到那时,再作理会。"正是:惟有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生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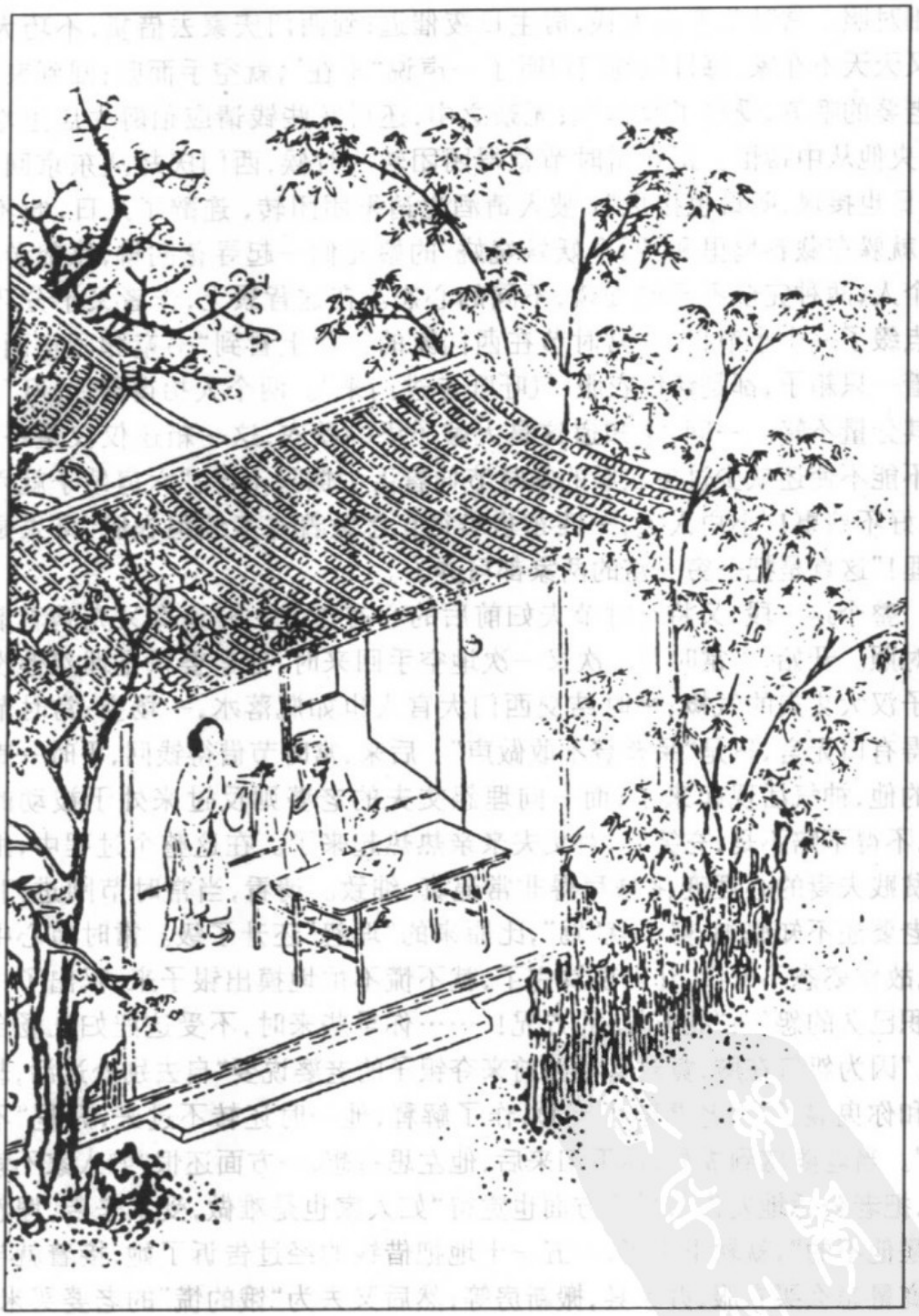
常二与妇人两个说了一回,那妇人道:"你那里吃饭来没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里吃来的,你没曾吃饭,就拿银子买了米来。"妇人道:"仔细拴着银子!我等你,就来。"常二取栲栳⑪望街上便走。不一时,买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块羊肉儿,笑哈哈跑进门来。那妇人迎门接住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

“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⑫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那妇人笑指着常二骂道：“狠心的贼，今日便怀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万声：‘亲哥，饶我小淫妇罢’。我也只不饶你哩！试试手段看。”那妇人听说，笑的走井边打水去了。当下妇人做了饭，切了一碗羊肉，摆在桌儿上，便叫：“哥，吃饭。”常二道：“我才在大官人屋里吃的饭，不要吃了。你饿的慌，自吃些罢。”那妇人便一个自吃了。收了家活，打发常二去买衣服。

常二袖着银子，一直奔到大街上来。看了几家，都不中意。只买了一领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月白云绸衫儿，红绫袄子儿，白绸子裙儿，共五件；自家也对身买了件鹅黄绫袄子，丁香色绸直身儿，又有几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两五钱银子。打做一包，背着来到家中，教妇人打开看看。那妇人忙打开来瞧着，便问：“多少银子买的？”常二道：“六两五钱银子买来。”妇人道：“虽没的便宜，却值这些银子。”一面收拾箱笼放好，明日去买家活。当日妇人欢天喜地过了一日，埋怨的话都掉在东洋大海去了，不在话下。

〔注〕 ① 瓶落水：比喻没有回音和结果。 ② 量酒：酒店伙计。 ③ 麻做一团：像麻一样乱作一团。比喻心慌意乱，手足失措。 ④ 盘搅：日常开销，花费。 ⑤ 天道好还：意谓上天之道是好作还报的，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⑥ 酸呕气：犹窝囊气。受人之气如呕酸。 ⑦ 停当：这里指妥当，稳当。 ⑧ 乔张致：装模作样，装腔作势。 ⑨ 失花儿：闪失。这里指输身，女子失节。 ⑩ 耐冷：忍受寒冷。 ⑪ 栲栳：用柳条编成的圆形容器。 ⑫ 不争：此作“不但”、“不仅仅”解。

在中国长篇小说史上，《水浒传》开始描写如武大、王婆、李小二等下层社会中的下等百姓，但主要还是写一些超常的英雄。《金瓶梅》则具有更强烈的平民色彩，难怪在二十世纪初有人就说：“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苏曼殊《小说丛话》）小说第五十六回就是比较出色的写下层社会的章节。这一回，通过常时节从无钱租房到得钞傲妻的一段描写，维妙维肖地画出了一对小市民的嘴脸和心态。特别是作者运用了不同角度的对比手法，使得人物更具生动性，作品更有感染力。



常时节得钞做妻儿

——《金瓶梅》插图

开始的一段描写，作者致力于常时节的穷酸、焦急与西门庆的阔绰、悠闲相对照。常时节手头无钱，房主日夜催逼；到西门庆家去借贷，不巧大官人又天天不在家，每日只到门口听了一声说“不在”，就空手而归；回到家，又吃老婆的噜苏，受尽了懊恼气；无奈之中，还得花些钱请应伯爵去店里吃三杯，央他从中帮忙。正在常时节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西门庆却从东京回来，“今日也接风，明日也接风”，被人请酒也请得团团转，连醉了几日，吃不消了，就躲在藏春坞里和“四个妖妖娆娆”的娘儿们一起寻花问柳，悠哉游哉。两个人，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心态。在这背景上，作者又十分巧妙地点缀了一个小节目，让常时节在西门家的大厅上看到“书童和画童两个，抬着一只箱子，都是绫绢衣服，气吁吁走进门来”。两个人抬得“气吁吁”，可见其分量不轻。一问，才知道这是大嫂子添的秋衣，这一箱还仅仅是一半。这不能不使还缺少过冬衣服的常时节伸着舌头惊叹不已：“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费事！小户人家，一匹布也难得！恁做着许多绫绢衣服，哥果是财主哩！”这真是把一穷一富的两家都写透了。

整个这一段，又将常时节夫妇前后的心态作了十分逼真又充满着谐趣的对照。开始，当常时节一次又一次地空手回来时，他老婆只是埋怨他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平时结交西门大官人也如瓶落水，一场空；常时节被说得有口无言，只是“呆登登不敢做声”。后来，常时节借得钱回，平时一直受气的他，神气活现起来了；而一向埋怨丈夫的老婆则反过来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得不赔不是，充笑脸，对丈夫亲亲热热起来了。在这整个过程中，把一对贫贱夫妻的心理变化摹写得非常逼真、细致。请看，当常时节刚进门时，他老婆还不知底细，劈头就“骂”，比原来的“埋怨”还升了级。常时节心中有底，故作姿态不开口，让老婆骂完了，就不慌不忙地摸出银子来，叹出了一口郁积已久的怨气：“孔方兄，孔方兄！……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因为怨气在胸，竟对喜冲冲前来夺银子的老婆说要“自去别处过活，却再不和你鬼混了”。老婆赔了笑脸，作了解释，他一时还转不过来，只是“不开口”。当老婆感到委屈，掉下泪来后，他左思右想，一方面还恨“妇人家不耕不作，把老公恁地发作”，另一方面也觉得“妇人家也是难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就软下来了，一五一十地把借钱的经过告诉了她；接着就与老婆商量怎么买衣服，办家具，搬新房等；然后又去为“饿的慌”的老婆买米，买肉，再买衣服，两人欢天喜地地过了一日，“埋怨的话都掉在东洋大海去了”。

这一段中的人物语言也非常口语化、情景化、个性化。如常时节借钱回来时老婆骂他道：“梧桐叶落满身光棍的行货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

里，尚兀自千欢万喜到家来，可不害羞哩！房子没的住，受别人许多酸呕气，只教老婆耳朵里受用。”满腔的怨气倾泻而出，骂得又那么尖刻。后来赔不是，作解释时，口气就完全变了：“我的哥，难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银子，和你商量停当，买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乔张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儿，凭你怨我，也是枉了。”开口已不是“行货子”，而是“我的哥”了，本来一味埋怨人家的人，自己也感到委屈了。特别是后来两人相互理解和好后，半带讥刺，半开玩笑地一个说“牛也该宰几个请你”，另一个说“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后，常二说了“只怕有一日”如何如何时，“那妇人听说，笑的往井边打水去了”。这一段描写真可以说是把一对小市民夫妇的生活情趣写活了。

除了常时节夫妇外，这一段中有关西门庆描写也令人注意。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一个恶的象征，但小说并没有将他简单化。在这里，通过“周济常时节”的描写，作者要告诉人们的是“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而且，作者让西门庆说出了他之所以“轻财好施”的“理论依据”：“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这套“理论”，究竟是属于所谓“资本主义”的，还是原于“天道好还”的观念，可以让研究者们去探讨，但“救人贫难”这一点，总是不能简单否定的。西门庆因此而显得多色彩起来了。从小说艺术的发展史上来看，这个人物形象就成了能突破好人好到底、坏人坏到底的模式的一个比较能引人注目的例子。　　（黄霖）

陈塘关哪吒出世

许仲琳

——《封神演义》第十二回（节选）

诗曰：

金光洞里有奇珍，降落尘寰辅至仁。
周室已生佳气色，纣家应自灭精神。
从来泰运① 多梁栋，自古昌期有劫燐。
戊午时中逢甲子，慢嗟朝野尽沉沦。

话说陈塘关有一总兵官，姓李，名靖，自幼访道修真，拜西昆仑度厄真人为师，学成五行遁术。因仙道难成，故遣下山辅佐纣王，

官居总兵，享受人间之富贵。元配殷氏生有二子：长曰金吒，次曰木吒。殷夫人后又怀孕在身，已及三年零六个月，尚不生产。李靖时常心下忧疑。一日，指夫人之腹言曰："孕怀三载有余，尚不降生，非妖即怪。"夫人亦烦恼曰："此孕定非吉兆，教我日夜忧心。"李靖听说，心下甚是不乐。

当晚夜至三更，夫人睡得正浓，梦见一道人，头挽双髻，身着道服，径进香房。夫人叱曰："这道人甚不知理，此乃内室，如何径进，着实可恶！"道人曰："夫人快接麟儿②！"夫人未及答，只见道人将一物往夫人怀中一送，夫人猛然惊醒，骇出一身冷汗。忙唤醒李总兵曰："适才梦中，如此如此。"说了一遍。言未毕时，殷夫人已觉腹中疼痛。李靖急起来至前厅坐下，暗想："怀身三年零六个月，今夜如此，莫非降生？吉凶尚未可知。"正思虑间，只见两个侍儿慌忙前来："启老爷：夫人生下一个妖精来了！"

李靖听说，急忙来至香房，手执宝剑，只见房里一团红气，满屋异香，有一肉球滴溜溜圆转如轮。李靖大惊，望肉球上一剑砍去，划然有声。分开肉球，跳出一个小孩儿来，满地红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镯，肚腹上围着一块红绫，金光射目。这位神圣下世，出在陈塘关，乃姜子牙先行官是也，灵珠子化身。金镯是"乾坤圈"，红绫名曰"混天绫"。此物乃是乾元山镇金光洞之宝。表过不题。只见李靖砍开肉球，见一孩儿满地上跑。李靖骇异，上前一把抱将起来，分明是个好孩子，又不忍作为妖怪坏他性命，乃递与夫人看。彼此恩爱不舍，各各忧喜。

却说次日，有许多属官俱来贺喜。李靖刚发放完毕，中军官来禀："启老爷：外面有一道人求见。"李靖原是道门，怎敢忘本，忙道："请来。"军政官急请道人。道人径上大厅，朝上对李靖曰："将军，贫道稽首了。"李靖忙答礼毕，尊道人上坐。道人不谦，便就坐下。李靖曰："老师何处名山？甚么洞府？今到此关，有何见谕？"道人曰："贫道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闻得将军生了公子，特来贺喜。借令公子一看，不知尊意如何？"

李靖闻道人之言，随唤侍儿抱将出来。侍儿将公子抱将出来，道人接在手看了一看，问曰："此子落在那个时辰？"李靖答曰："生在丑时。"道人曰："不好。"李靖问曰："此子莫非养不得么？"道人曰："非也。此子生于丑时，正犯了一千七百杀戒。"又问："此子可曾起名否？"李靖答曰："不曾。"道人曰："待贫道与他起个名，就与贫道做个徒弟，何如？"李靖答曰："愿拜道者为师。"道人曰："将军有几位公子？"李靖答曰："不才有三子：长曰金吒，拜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为师；次曰木吒，拜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为师。老师既要此子为门下，但凭起一名讳，便拜道者为师。"道人曰："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李靖谢曰："多承厚德命名，感谢不尽。"唤左右看斋。道人乃辞曰："这个不必。贫道有事，即便回山。"着实固辞，李靖只得送道人出府。那道人别过，径自去了。

话说李靖在关上无事，忽闻报天下反了四百诸侯。忙传令出，把守关隘，操演三军，训练士卒，谨提防野马岭要地。乌飞兔走，瞬息光阴，暑往寒来，不觉七载。哪吒年方七岁，身长六尺。时逢五月，天气炎热，李靖因东伯侯姜文焕反了，在游魂关大战窦融，因此每日操练三军，教练士卒。不表。

且说三公子哪吒见天气暑热，心下烦躁，来见母亲。参见毕，站立一傍，对母亲曰："孩儿要出关外闲玩一会。禀过母亲，方敢前去。"殷夫人爱子之心重，便叫："我儿，你既要去关外闲玩，可带一名家将领你去，不可贪顽，快去快来。恐怕你爹爹操练回来。"哪吒应道："孩儿晓得。"哪吒同家将出得关来，正是五月天气，也就着实炎热。但见：

太阳真火炼尘埃，绿柳娇柔欲化灰。
行旅畏威慵举步，佳人怕热懒登台。
凉亭有暑如烟燎，水阁无风似火埋。
慢道荷香来曲院，轻雷细雨始开怀。

话说哪吒同家将出关，约行一里之余，天热难行。哪吒走得汗流满面，乃叫家将："看前面树荫之下可好纳凉？"家将来到绿柳阴

中，只见熏风荡荡，烦襟尽解。急忙走回来对哪吒禀曰："禀公子，前面柳阴之内甚是清凉，可以避暑。"哪吒听说不觉大喜，便走进林内解开衣带，舒放襟怀，甚是快乐。猛忽的见那壁厢清波滚滚，绿水滔滔，真是两岸垂杨风习习，崖傍乱石水潺潺。哪吒立起身来走到河边，叫家将："我方才走出关来，热极了，一身是汗。如今且在石上洗一个澡。"家将曰："公子仔细，只怕老爷回来，可早些回去。"哪吒曰："不妨。"脱了衣裳坐在石上，把七尺混天绫放在水里蘸水洗澡。不知这河是九湾河，乃东海口上。哪吒将此宝放在水中，把水俱映红了。摆一摆，江河晃动；摇一摇，乾坤动撼。那哪吒洗澡，不觉那水晶宫已晃的乱响。

不说那哪吒洗澡，且说东海敖光在水晶宫坐，只听得宫阙震响。敖光忙唤左右，问曰："地不该震，为何宫殿晃摇？传与巡海夜叉李艮，看海口是何物作怪。"夜叉来到九湾河一望，见水俱是红的，光华灿烂，只见一小儿将红罗帕蘸水洗澡。夜叉分水，大叫曰："那孩子将甚么作怪东西把河水映红，宫殿摇动？"哪吒回头一看，见水底一物，面如蓝靛，发似朱砂，巨口獠牙，手持大斧。哪吒曰："你那畜生是个甚东西，也说话？"夜叉大怒："吾奉主公点差巡海夜叉，怎骂我是畜生？"分水一跃，跳上岸来，望哪吒顶上一斧劈来。哪吒正赤身站立，见夜叉来得勇猛，将身躲过，把右手套的乾坤圈望空中一举。此宝原系昆仑山玉虚宫所赐太乙真人镇金光洞之物，夜叉那里经得起？那宝打将下来，正落在夜叉头上，只打的脑浆迸流，即死于岸上。哪吒笑曰："把我的乾坤圈都污了。"复到石上坐下，洗那圈子。水晶宫如何经得起此二宝震撼，险些儿把宫殿俱晃倒了。敖光曰："夜叉去探事未回，怎的这等凶恶！"

正说话间，只见龙兵来报："夜叉李艮被一孩童打死在陆地，特启龙君知道。"敖光大惊："李艮乃灵霄殿御笔点差的，谁敢打死？"敖光传令："点龙兵，待吾亲去，看是何人！"语未了，只见龙王三太子敖丙出来，口称："父王，为何大怒？"敖光将李艮打死的事说了一遍。三太子曰："父王请安，孩儿出去拿来便是。"忙调龙兵，上了逼

水兽，提画杆戟，径出水晶宫来。分开水势，浪如山倒，波涛横生，平地水长数尺。

哪吒起身看着水，言曰："好大水！好大水！"只见波浪中现一水兽，兽上坐一人，全装服色，持戟骁雄，大叫曰："是甚人打死我巡海夜叉李艮？"哪吒曰："是我。"敖丙一见，问曰："你是谁人？"哪吒答曰："我乃陈塘关李靖第三子哪吒是也。俺父亲镇守此间，乃一镇之主。我在此避暑洗澡，与他无干；他来骂我，我打死了他，也无妨。"三太子敖丙大惊曰："好泼贼！夜叉李艮乃天王殿差，你敢大胆将他打死，尚敢撒泼乱言！"太子将画戟便刺，来取哪吒。哪吒手无寸铁，把头一低，钻将过去："少待动手，你是何人？通个姓名，我有道理。"敖丙曰："孤乃东海龙君三太子敖丙是也。"哪吒笑曰："你原来是敖光之子，你妄自尊大，若恼了我，连你那老泥鳅都拿出来，把皮也剥了他的。"三太子大叫一声："气杀我！好泼贼，这等无礼！"又一戟刺来。哪吒急了，把七尺混天绫望空一展，似火块千团往下一裹，将三太子裹下逼水兽来。哪吒抢一步赶上去，一脚踏往敖丙的颈项，提起乾坤圈照顶门一下，把三太子的元身打出，是一条龙，在地上挺直。哪吒曰："打出这小龙的本像来了。也罢，把他的筋抽去，做一条龙筋绦与俺父亲束甲。"

哪吒把三太子的筋抽了，径带进关来。把家将吓得浑身骨软筋酥，腿慢难行，挨到帅府门前。哪吒来见母夫人。夫人曰："我儿，你往那里耍子，便去这半日？"哪吒曰："关外闲行，不觉来迟。"哪吒说罢，往后园去了。

且说李靖操演回来，发放左右，自卸衣甲，坐于后堂。忧思纣王失政，逼反天下四百诸侯，日见生民涂炭，正在那里烦恼。

且说敖光在水晶宫，只听得龙兵来报说："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把三太子打死，连筋都抽去了。"敖光听报，大惊曰："吾儿乃兴云步雨滋生万物正神，怎说打死了！李靖，你在西昆仑学道，吾与你也有一拜之交，你敢纵子为非，将我儿子打死，这也是百世之冤，怎敢又将我儿子筋都抽了！"言之痛心切骨。敖光大怒，恨不能即与

其子报仇，随化一秀士，径往陈塘关来。至于帅府，对门官曰："你与我传报，有故人敖光拜访。"军政官进内厅禀曰："启老爷：外有故人敖光拜访。"李靖曰："吾兄一别多年，今日相逢，真是天幸。"忙整衣来迎。

敖光至大厅施礼坐下，李靖见敖光一脸怒色，方欲动问，只见敖光曰："李贤弟，你生的好儿子！"李靖笑答曰："长兄，多年未会，今日有逢，真是天幸，何故突发此言？若论小弟，止有三子：长曰金吒，次曰木吒，三曰哪吒，俱拜名山道德之士为师，虽未见好，亦不是无赖之辈。长兄莫要错见。"敖光曰："贤弟，你错见了，我岂错见！你的儿子在九湾河洗澡，不知用何法术，将我水晶宫几乎震倒。我差夜叉来看，便将我夜叉打死。我第三子来看，又将我三太子打死，还把他筋都抽了来。"敖光说至此，不觉心酸，勃然大怒曰："你还说不晓事护短的话！"李靖忙陪笑答曰："不是我家，兄错怪了我。我长子在五龙山学艺，二子在九宫山学艺，三子七岁，大门不出，从何处做出这等大事来？"敖光曰："便是你第三子哪吒打的！"李靖曰："真是异事非常。长兄不必性急，待我教他出来你看。"

李靖往后堂来，殷夫人问曰："何人在厅上？"李靖曰："故友敖光。不知何人打死他三太子，说是哪吒打的。如今叫他出去与他认。哪吒今在那里？"殷夫人自思："只今日出门，如何做出这等事来？"不敢回言，只说："在后园里面。"李靖径进后园来叫："哪吒在那里？"叫了半个时辰不应。李靖径走到海棠轩来，见门又关住。李靖在门口大叫，哪吒在里面听见，忙开门来见父亲。李靖便问："我儿，你在此作何事？"哪吒对曰："孩儿今日无事出关，至九湾河顽耍，偶因炎热，下水洗个澡。叵耐有个夜叉李艮，孩儿又不惹他，他百般骂我，还拿斧来劈我。是孩儿一圈打死了。不知又有个甚么三太子叫做敖丙，持画戟刺我。被我把混天绫裹他上岸，一脚踏住颈项，也是一圈，不意打出一条龙来。孩儿想龙筋最贵气，因此上抽了他的筋来，在此打一条龙筋绦，与父亲束甲。"就把李靖只吓得张口如痴，结舌不语。半晌，大叫曰："好冤家！你惹下无涯之

祸。你快出去见你伯父，自回他话。”哪吒曰：“父亲放心，不知者不坐罪。筋又不曾动他的，他要，原物在此，待孩儿见他去。”

哪吒急走来至大厅，上前施礼，口称：“伯父，小侄不知，一时失措，望伯父恕罪。原筋交付明白，分毫未动。”敖光见物伤情，对李靖曰：“你生出这等恶子，你适才还说我错了。今他自己供认，只你意上可过的去！况吾子者，正神也；夜叉李艮亦系御笔点差，岂得你父子无故擅行打死！我明日奏上玉帝，问你的师父要你！”敖光径扬长去了。

李靖顿足放声大哭：“这祸不小！”夫人听见前庭悲哭，忙问左右侍儿，侍儿回报曰：“今日三公子因游玩，打死龙王三太子。适才龙王与老爷折辨，明日要奏准天庭。不知老爷为何啼哭。”夫人着忙，急至前庭来看李靖。李靖见夫人来，忙止泪，恨曰：“我李靖求仙未成，谁知你生下这样好儿子，惹此灭门之祸！龙王乃施雨正神，他妄行杀害。明日玉帝准奏施行，我和你多则三日，少则两朝，俱为刀下之鬼！”说罢又哭，情甚惨切。夫人亦泪如雨下，指哪吒而言曰：“我怀你三年零六个月方才生你，不知受了多少苦辛。谁知你是灭门绝户之祸根也！”

哪吒见父母哭泣，立身不安，双膝跪下，言曰：“爹爹，母亲，孩儿今日说了罢。我不是凡夫俗子，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此宝皆系师父所赐，料敖光怎的敌得我。我如今往乾元山上问我师尊，必有主意。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当’，岂敢连累父母？”哪吒出了府门，抓一把土望空一洒，寂然无影，此是生来根本，借土遁往乾元山来。有诗为证，诗曰：

乾元山上叩吾生，诉说敖光东海情。
宝德门前施法力，方知仙术不虚名。

话说哪吒借土遁来至乾元山金光洞，候师法旨。金霞童儿忙启师父：“师兄候法旨。”太乙真人曰：“着他进来。”金霞童子至洞门对哪吒曰：“师父命你进去。”哪吒至碧游床倒身下拜。真人问曰：“你不在陈塘关，到此有何话说？”哪吒曰：“启老师：

陈塘关哪吒出世

——明金阊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插图

蒙恩降生陈塘，今已七载。昨日偶到九湾河洗澡，不意敖光子敖丙将恶语伤人，弟子一时怒发，将他伤了性命。今敖光欲奏天庭，父母惊慌，弟子心甚不安；无门可救，只得上山，恳求老师赦弟子无知之罪，望祈垂救。”真人自思曰：“虽然哪吒无知，误伤敖丙，这是天数。今敖光虽是龙中之王，只是步雨兴云，然上天垂象，岂得推为不知！以此一小事干渎天庭，真是不谙事体！”忙叫：“哪吒过来，你把衣裳解开。”真人以手指在哪吒前胸画了一道符箓，分付哪吒：“你到宝德门，如此如此。事完后，你回到陈塘关与你父母说：‘若有事，还有师父，决不干碍父母。’你去罢。”

〔注〕 ① 泰运：泰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泰卦主吉；泰运犹言吉运。 ② 麟儿：麟，即麒麟，上古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多作为吉祥的象征。麟儿，也即命运高贵的婴儿。

明季中叶，由于奉佛崇道的社会思潮的影响，神魔小说风靡一时。对于这一派小说的特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其曰：“侈谈神怪，什九虚造”，且“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既重荒诞变幻的神奇描写，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道德寄托。作为神魔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品，《封神演义》具有较大的成就和影响，其中《陈塘关哪吒出世》一节颇具神采，哪吒的形象塑造也极生动鲜活，为历代读者所称道，尤其是令广大少年儿童如痴如醉。

《陈塘关哪吒出世》典型地体现了神魔小说“侈谈神怪，什九虚造”的特点，构思奇妙绝伦，文辞谲诡幻怪，描写曲折离奇。哪吒原为灵珠子转世，降生于陈塘关总兵府。其母殷氏怀孕三载零六个月，一日梦仙人催生方才分娩。出世时“一团红光，满屋异香”，只见他从一个滚动的肉球中跳将出来，“面如傅粉”、“金光射目”。其与生俱来的金手镯实为“乾坤圈”，肚腹上的一片红绫实为“混天绫”，皆为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镇洞之宝。作品还煞有介事地宣称：殷纣当灭，周室当兴，哪吒应运而生，为姜子牙帐前先锋官，日后久经战阵，摧关夺隘，为武王伐纣、兴周开国的第一等大将。这一段任意挥洒、不同凡响的描写虽属“虚造”之辞，不乏怪诞，但却形象地写出了哪吒高贵的身世和超凡的神采，一下子为我们打开了一片神魔小说特有

的神奇世界，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描写是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有论者指出，哪吒是“次生态”神话英雄，与商契、周稷、夷羿，以及赫拉克里斯等著名神话英雄具有共同的成长历史和性格命运，而这在早已丧失了神话土壤的文明时代，只能通过《西游记》、《封神演义》一类的神魔小说创造出来。

哪吒的故事在《封神演义》中占有重要地位，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紧随纣王失政，四处荒烟，天下大乱，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被囚羑里之后，也即处在武王克殷的前夜，可谓应运而生，待时而出。所以哪吒出世除了其神奇荒诞、谲诡幻怪的表面意义之外，其实还寄寓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和道德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撇开那一层神魔小说的“灵光圈”，我们就能感到别有洞天，发现其深层次的审美意义。结合作品对哪吒出世与哪吒闹海的具体描写以及后文的相关情节，我以为这种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作品对哪吒艺术形象的塑造十分生动鲜活，称其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上上人物”似不为过，体现了作家高度自觉的艺术审美创造。哪吒刚刚出世，实质上是一个儿童的象征，具有儿童天真、稚拙和纯洁的性格特征。他的许多言行似乎不合情理，被视为“闯祸”，但却是真率的儿童情感和儿童思维的反映，稚态可掬，十分可爱。他因天热下河洗澡，结果却大闹龙宫。他先是用乾坤圈打死巡海夜叉李艮，继而又将东海龙君三太子敖丙打出龙身，抽去龙筋。其时哪吒天真未凿，率性而为，随心所欲，并不知生死利害。打死夜叉之后，不仅若无其事，还嫌李艮的脑浆污了他的乾坤圈，便去洗涤，谁知把龙宫都“晃倒”了。他抽取龙筋，是念其“贵气”，想给父亲打一条束甲的龙筋绦。这足见其朴真的儿童想象力和对父亲关切、敬重的儿童情感。直到龙王气势汹汹地到总兵府兴师问罪，李靖夫妇一筹莫展，放声大哭，日夜不安，哪吒方知闯下大祸，然而任性、顽皮的儿童天性使他义无反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追至南天门，截住去灵霄殿告状的龙王，一顿好打，口称“就连你这老蠢物都打死了也不妨事”，其任性放纵而不计后果的儿童天性越发显露无遗，真可谓“一派天真烂漫到底”。

儿童处在身心发育的初期，如一张白纸，一泓清溪，对世界充满好奇，怀有了解和投身其中的渴望，所以他们常常是好动、好胜而率性为之，不能安分守己。后文哪吒在陈塘关城楼，看到陈列着弓箭，便一时手痒，不料又起祸端，这本是镇关之宝，乃轩辕大帝所留，乾坤弓和震天箭，一经着哪吒神力，便直射到骷髅山白骨洞，射死石矶娘娘门人碧云童子。石矶打上门

来，收了哪吒的乾坤圈和混天绫，哪吒落荒而逃。幸得其师太乙真人出面调停，并点明其中奥秘：哪吒乃灵珠子下世，辅姜子牙而灭成汤，奉的是元始掌教符命，练习弓马射死碧云童子乃是"天数"，石矶娘娘方才作罢。这样处理，自然不免落入神魔小说"虚造"的"套路"，然瑕不掩瑜，哪吒好动、争胜、渴望实践、随心所欲、不受拘束的儿童情态，天真、烂漫的儿童形象呼之欲出、卓尔不群。这是一个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小精灵"，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式的小淘气"。

其二，在哪吒天真、顽皮的性格里，寓寄着与某些传统观念和陈旧礼法的对立。许多论者都已指出，《封神演义》具有较浓的平民意识，寓有反"三纲"的思想。哪吒的故事主要是针对"父纲"，即所谓"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亡是谓不孝"的孝道观念，正面宣扬了"父不慈，子必参商"的反父纲思想。哪吒与李靖的关系是父不慈、子不孝，其对立可谓与生俱来。当初殷夫人"孕怀三载有余，尚不降生"，李靖"时常心下忧虑"，以为"非妖即怪"，及至降生，为一肉球"滴溜溜圆转如轮"，李靖即视为妖精，"望肉球上一剑砍去"，结果"分开肉球，跳出一个小孩儿来"。这无情的一剑或许正寓示了其父子反目的既定命运，暗藏了父子俩日后兵刃相见的玄妙之机。

封神榜上李靖受封托塔李天王，统率十万天兵，威风凛凛。但李靖从来不是一个好父亲。哪吒出世，即被李靖视为妖孽，无辜吃了一剑，已不复有慈父之心。哪吒年幼无知，打死夜叉和龙王三太子，闯下弥天大祸，李靖本应尽为父之道，担失教之责，然而他却吓得"张口如痴，结舌不语"，痛骂哪吒"惹下无涯之祸"，最后逼得哪吒"提剑先去一臂膊"，然后剖腹、剜肠、剔骨肉，以求"还于父母，不累双亲"，"一人做事一人当"。哪吒原为灵珠子化身，寄托李府转世，结果却落得如此"散了七魂三魄，一命归泉"的下场，十分悽惨。更为不近人情的是，哪吒魂离李府以后，李靖仍不放过，恣意打碎哪吒借以还魂的泥身塑像，烧毁哪吒宫庙宇，赶散进香香民，断了哪吒的活路。哪吒以莲花现身后，遂与李靖参商为仇，发誓"要下山报仇"，他脚踏风火轮，手提火尖枪，直叫："李靖，休想今番饶你，不杀你决不空回"，一阵乱枪，把李靖杀得"马仰人翻、力尽筋输、汗流脊背"，狼狈逃窜，父亲的威风终于扫地。

客观地说，这一场父子冲突，哪吒以子杀父，固然过分，但根本的原因则是李靖缺乏父爱，不合父道，一切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为准则，为了保全自己竟不惜牺牲哪吒幼小的生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哪吒逼上绝路，哪里还有半点爱子之心？父慈子孝，父不慈则子必参商，李靖受此报应，也

算是咎由自取，哪吒的行为虽然“不孝”，却富有正义感，他持剑追杀李靖的场面十分精彩，可谓大快人心。当然，哪吒还是一个天真的稚童，他的力量还很弱小，传统的父权思想则十分强大，我们看到，哪吒对父权的抗争表面上风风火火，实际上却是孤军抗战，得理而寡助，遭到各路维护“父纲”力量的围剿。他先是遭到二兄木吒的挺身喝斥：“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接着又被文殊广法天尊打了一顿扁担，犹如当头棒喝，打得晕头转向，最后被震慑于神通广大的燃灯道人的玲珑宝塔之下。就连其师父太乙真人在维护父权方面也与上述诸位结成“神圣同盟”，共同对付哪吒。在如此强大的传统力量面前，哪吒这位敢于反抗的小英雄终于屈服。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哪吒正面向“父纲”宣战，追杀李靖，使其父威丧尽，斯文扫地，毕竟是一次难得的“壮举”，完成了一次极其宝贵的精神觉醒，哪吒的形象犹如天际流星，虽然孤小、短促，却光彩照人。　　（竺洪波）

美良川锏鞭逞战　　熊大木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三十二节

却说秦王大众离柏壁出左关道中，李靖进前曰：“山磎险僻，主公可将人马分作四队而行，以防伏兵。”世民然之。程知节为前队，领五千健卒候探虚实；马三宝、史大奈领兵二万为前哨；秦王自领大众与殷开山、李靖等为中军；秦叔宝、公孙武达、樊兴为后应。令军士头裹赤帻①，各带鲜明，器械扣备，鞍马紧束，人各衔枚②，悄悄而进。众军得令，俱从关左小路行去。山岭崎岖，尽是岩崖樵径，人马不堪并行，众军皆攀藤附葛，鱼贯而进。秦王此时已有悔心，不想宋金刚已先埋伏骁勇守其不攻之地也。秦王正行之际，只听的前队连珠炮响，金鼓喧天，两肋下伏兵已出。秦王恰慌，只见旁边闪出一员大将，高声叫曰：“尉迟敬德在此，秦王下马受擒！”唬得秦王举手无措，勒马向高坡落荒便走。敬德单马直追。众将恐失秦王，四下抵住贼军。马三宝正与寻相交战之间，正值险地，马足靠立不稳。人报敬德追秦王去紧，三宝不敢恋战，勒马至后队大叫：“叔宝，主公有难，可速救应！”

叔宝闻此消息大惊，慌问："主公今在何处？"三宝曰："被敬德追紧，跑马从关右大路走去。"叔宝听罢，不顾三军，跨一匹呼雷豹，绰两条八稜锏，一匹马如飞，杀入贼阵。迎头正遇贼将魏刁儿挺枪跃马阻住叔宝。叔宝更不打话，只一合，将魏刁儿打落马下，问之曰："好说秦王在何处，饶尔性命。"魏刁儿用手往西北一指。叔宝逼开军阵，直奔西北上来，并不见一人行走。叔宝心下大惊，不知秦王何在，又加鞭勒马寻出山外来。不到三里之地，遥见敬德单马挥鞭，赶得秦王上下无路，叔宝飞骑大叫："勿伤吾主！"

敬德见后面唐军来到，拨回马与叔宝交战。二将在山坡下，军器并举，战上五十余合，不分胜负。秦王驻马立于高阜③上看，巴不得唐军急来接应。敬德在场中喊声如雷，要与叔宝拼个生死。叔宝见敬德性激，只待要挽住交锋，等唐军来保护秦王，亦举尽平生，敌对敬德。二人又斗二十合，只是平折。敬德战得性烈，挥起二条龙尾，指叔宝而言曰："尔我交战，较不得吾二人许多气力，此钢鞭共重八十斤，每经阵战，打死几多英雄。尔有两锏，大约亦有六七十斤。今日去了盔甲，单跨战马使鞭锏，着处看那个任得否，方显征场豪杰，干城武夫也。"叔宝曰："此斗力矣，非斗智哉！吾若不允，尔则道吾怯。"即先脱盔甲，惟着贴身裹肚，在坡前单搦敬德交战。敬德亦卸去盔甲，勒马舞鞭，与叔宝两下鏖战。鞭来锏抵，人哄马嘶。那尉迟恭在马上看秦叔宝使一对劈稜锏，端的是：

锏如大蟒摇山岳，铁气寒芒光闪烁。
无锋刃，有稜角。
水流涧下百工磨，火龙洞中十日琢。
兽逢锏尾避其形，精遇锏稍须脱壳。
天下英雄避锏稜，征场勇敢防其恶。
三尺刚镔腰下悬，四稜铁锏手中捉。
使来使去电飞扬，一往一回星错落。

饶君浑是铁妆成，遇着彼时皆丧剥。

那叔宝在马上看尉迟敬德使两条鞭，怎见得：

鞭如大海龙离穴，舞动铮铮芒射结。

重千斤，长九节。

千年铁氛始融成，百炼真镔方打彻。

阵中入敌敌亡身，塞上诛戎戎脑裂。

钢稍飞出将心惊，一道寒光人胆折。

九股红绒腕下悬，两条龙尾倒垂挈。

金铁物里最无伦，兵器丛中分外别。

饶君任是遍钢身，如中其锋须吐血。

秦王在高坡看着二人交战，又恐叔宝有失，遂忘逃走之意。叔宝与敬德又斗二百余合，敬德谓叔宝曰："人尚可战，马力乏矣。且于坡下略将战马控歇片时，再与你战。"叔宝勒马退于坡下。敬德自谓秦王立在坡上，不知走去，莫如抛却叔宝，去捉秦王请功。勒马稍鞭，望秦王背后赶来，秦王跑骑便走。叔宝在坡下控马，不见敬德，听得坡上人马嘶闹，自意胡汉莫非赚我在此，他去追捉我主公。即上马直奔山坡来，果见敬德单马紧追秦王向西北边走，约离四百步路。叔宝大惊，叫曰："休得有伤吾主！"拍马从后赶去。

却说世民被敬德急追，走不到二里余，前至美良川，有虹霓涧，可阔数丈，水通蔚州④，波浪甚急。世民走到此，无船可渡，欲勒马复回，敬德单骑将近。世民惊慌无措，仰天呼曰："前有深涧阻拦，后有铁骑急追，世民若有天子之分，此玉鬃马一跳而过；若无其分，连人带马落涧而亡。"祷毕，水势越紧，马前蹄忽陷，浸到衣襟，世民尽力着鞭，那马一跃飞过虹霓涧。世民大喜，勒马立于涧西，回顾本岸，敬德后追已到，叫曰："敬德何不早归降？若无天意，此涧安能得渡？"敬德怒曰："只尔有马，偏我无马！"即将乌骓勒缰⑤，退二丈余，加上三鞭，那马一跳而过。世民拨马复走，敬德后追。秦叔宝赶到涧边，见水势深阔，其波隐隐。叔

宝连叫数声："神明可助，秦琼去救主公！"勒动呼雷豹，一涌而过，直尾敬德骏后。敬德那里肯放，追及秦王，提起钢鞭望秦王脑后打来。未知秦王性命如何，敬德鞭稍已落，忽听头顶震响一声，其戴铁盔磕遮过二寸。敬德猛省，抽过鞭稍，自思：昔日送我之人，曾道此盔出于异制，久遇圣君，必有剥落之应。吾未深信，今日恰好诚如彼言，莫非此人后当有天子福分，为吾真主乎？遂睁开环眼，见秦王背上紫雾腾腾，红光闪烁，火云中不见秦王，却现一条怪物，牛头蛇体，蠃眼虾须，鱼鳞兽角，八爪拿云，曾在沧海滨戏浪，却来坡上喷烟。敬德正在惊疑间，忽后头一骑马飞来，高声叫曰："敬德不得无理！"敬德勒回马缰，与叔宝交战，二将又斗上数十合，忽见正北一队军来，却是唐将程知节引救兵来到。敬德曰："将近黄昏，明日又战。"言毕，按辔缓缰而退。秦王亦自收兵归寨。

〔注〕 ① 帻(zé 责)：包头发的巾。 ② 衔枚：枚，形如箸状的物件。古代战时令士兵将"枚"衔在口中，可防止发出响声，以利偷袭敌方。 ③ 阜(fù 付)：土山。④ 蔚州：地名。北周置；明置蔚州卫；清为蔚州，属宣化府；1913 年改县，属河北省。⑤ 辔(pèi 配)：驾驭牲口的缰绳。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又名《秦王演义》、《唐国志传》、《唐书演义》，八卷，九十节。书叙唐朝开国之事，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写起，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止。记叙了李渊晋阳起兵，扫荡群雄而统一天下；秦王李世民玄武之变登上皇位，然后平定四夷、征伐高丽等几十年的历史风云。这部小说是说唐小说中较早的作品之一，它出于罗贯中的《小秦王词话》。罗氏原本早已失传。幸而现存一部《大唐秦王词话》，是明末诸圣邻根据罗贯中《小秦王词话》重订的(据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获知罗氏原本的大概。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词话的体制(说唱形式)，而变为散文平话，以后才陆续出现了《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等小说，所以它在说唐系列小说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也是该系列中较重要的作品。但它毕竟处于说唐小说发展的初级阶段，作

者既缺乏小说家的想象，又缺乏讲史家的严谨，故在艺术上显得较粗糙。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虽然整体艺术成就不高，但有关尉迟恭和秦叔宝的某些片断描写还是比较精彩的。尉迟恭与秦琼皆为唐代开国功臣，在两《唐书》中均有传。尉迟恭(585—658)，字敬德，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人，大业末在高阳投军，曾为刘武周偏将，后投李世民；因作战勇猛，深得太宗赏识，封鄂国公。秦琼(？—638)，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隋末从张须陀击瓦岗军，后归附李密；李密败，归王世充，因世充多诈，降李世民击败宋金刚、王世充等，封翼国公、胡国公。由于史传有本，二人故事遂在后世广为流传，被小说家将其写进小说，大加渲染；民间则习惯将他们相提并论，有"双锏打出唐世界，单鞭撑起李乾坤"之谚。这段选自小说第三十二节的"美良川"大战，就是二将锏鞭逞雄的精彩片断，描绘了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的英雄形象，为《大唐秦王词话》中的尉迟恭、《隋史遗文》中的秦琼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打下了基础。此时，秦琼已归李世民，而尉迟恭则仍从宋金刚，埋伏在柏壁关口，阻击李世民。于是小说首先以浓墨渲染了激烈的"锏鞭逞战"。秦王一行人在崎岖不平的山岭小道上"攀藤附葛，鱼贯而进"，忽然道旁闪出一员大将，高声叫曰："尉迟敬德在此，秦王下马受擒！"然后单马挥鞭，直追秦王。小说把秦王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使战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秦琼得知秦王有难，拿起两条八棱锏，匹马如飞，追上尉迟恭，与之交战。尉迟恭喊声如雷，迫不及待地要与秦琼拼个生死；秦琼则挽住交锋以作缓兵，待唐军来救秦王，二人斗上数十合，不分胜负。性急的尉迟恭，自信钢鞭的威力，与秦琼约定"单跨战马使鞭锏"，一决雌雄。秦琼虽然不愿斗力，但又不得不挥锏搦战。于是鞭来锏挡，人喊马嘶，斗上二百余合，仍不分胜负。这段描绘虽文笔不甚细腻，但既有对话描写，又有心理活动，更有二将交锋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而且还表现出二者性格的差异之处。尉迟恭有八面威风、疾恶如仇、忠厚憨直的英雄本色，但性格暴烈，似一介武夫；而秦琼在紧张激烈的争战中，尚有"斗力"与"斗智"的思索，更似一位智勇兼备的大将。有鉴于此，在《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十回描写美梁(良)川鏖战中，有"三鞭不及二锏"的插叙，说尉迟恭在柏壁关下鞭打马三宝、段志玄、程咬金，但"中伤不损其命"；而秦琼在清风岭下用锏打死了魏雕(刁)儿、张赛虎，所以"三鞭不及二锏"。说明尉迟恭与秦琼的武艺虽不相上下，但在智勇双全方面，秦琼略胜尉迟恭一筹。

小说接着描写李世民、尉迟恭、秦琼飞渡宽阔数丈的虹霓涧，可谓紧张激烈，惊心动魄。前有深涧，后有追骑，马陷蹄，水浸衣，绝望中的李世民尽

力着鞭，不想那马一跃而过对岸；尉迟恭大怒，“将乌骓勒辔”，后退二丈，连加三鞭，那马也一跃而过。文字神采飞动，情景历历在目，动人心魄；不过对秦琼的描写则不如《大唐秦王词话》生动感人。《词话》描写秦琼跳过涧来，“一时间性急了些儿，被马鞍鞒前心一扛，咽喉内骨碌碌泛起一口血来。又恐尉迟恭见了作笑话，连忙咽了下去，一连回红三口”（第三十回），这就宛转曲折多了，可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小说家笔下的丰富和发展。须指出的是，这段描写中，也渲染了“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李世民在进退两难之际，仰天大呼：“世民若有天子之分，此玉鬃马一跳而过。”祷毕，果然一跃而过。这是模仿《三国演义》“刘备檀溪跃马”之构思，说明真命天子在危难时刻定有神灵相助。后来尉迟恭一鞭向秦王脑后打来，不但未伤性命，反而自己手中“鞭稍已落”，头上铁盔也损缺二寸，印证了“久遇圣君，必有剥落”之预言。类似描写，在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屡见不鲜，一方面它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另一方面又宣扬了“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成了统治者膺受天命的根据。（曾良）

华光三下酆都

余象斗

——《南游记》第十七回

却说天王回来与铁扇公主商议，要去酆都[1]救母。公主曰：“如何去得？”华光曰：“吾变作天使，去见酆都王，说是玉帝差来，把众鬼押上天曹[2]，就骗得出来。”铁扇公主曰：“此计甚妙。”说罢，夫妻二人分别不提。

却说酆都王正坐之时，有韩元帅、关元帅二人守把酆都门，忽报有天使到。酆都王请进相见毕，问：“天使来此为何？”天使曰：“今奉玉帝差遣来此酆都，将众鬼押上天朝决罪。”酆都王见说，问二元帅。元帅曰：“既是天使，难辨真伪，要与我把照魔镜来照照。”天使曰：“不消照。”二元帅曰：“恐其中有假。”提起照魔镜，华光便走，走在空中立着。二元帅与酆都王曰：“这人母是那圣母，当初被龙瑞王拿来，囚在此间。他今已变作天使来取囚，我如何可不照？随年押囚，常是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求他，若变

他来，险些被他脱去。”华光在空中听见，便回。与公主言曰：“我今下酆都，变天使，他疑心，将照魔镜照出我本像。我在半空中听说，我假③天尊，若假天王，天王不被我脱来了④？我如今要假太乙天尊去。”公主曰：“既如此，你可快变天尊。”夫妇商议罢，华光即变作太乙救苦天尊，去到阴司做个二下酆都。

却说酆都王正坐之间，忽报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到。酆都王接入坐定，问曰：“天尊到此，有何见谕⑤？”假天尊曰：“来押鬼怪上天曹。”二元帅曰：“要照一照。前者有华光变天王来要脱骗圣母，今我这里要着意紧防。”假天尊曰：“你岂不认得我，何须要照？”元帅曰：“此事不小。”言罢，把镜挂起一照，华光又走了。在空中听那二元帅与酆都王曰：“险些又中他的计。”酆都王曰：“元帅何以知之？”二元帅曰：“若是真天尊下酆都，不是这样来，他有九头狮子推车，有一侍弟子相随，身穿金銮袈裟，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有九环锡杖，金钵盂，装甘露水，与鬼怪吃，要五明扇搧开酆都门，要个金睛独眼鬼，照开明光，方才进去得。不然里面黑暗，怎生进得去？他只是这般来，我如何不要照？”

华光又在云头听罢，即回离娄山与公主叹曰：“我又被他照出。真天尊要有九头狮子推车，伏侍弟子相随，金銮袈裟，左有金童，右有玉女，九环锡杖，金钵盂装甘露水，要五明扇搧开酆都门，要个金睛独眼鬼照开明光，才去进得。我今到那里讨许多宝贝，想母难救。”说罢大哭。公主曰：“不妨，奴家讨得来。”华光曰：“公主那里讨？”公主曰：“我有个妹子，在清华宫太乙救苦天尊那里作玉女，我叫母亲去叫他来。便是五明扇，用我铁扇。伏侍弟子叫手下一变去就是。只要讨九头狮子推车，九环锡杖，金銮袈裟，金钵盂，金睛独眼鬼好进酆都。”华光曰：“你叫令堂去叫令妹来，我这里出榜招人，进入酆都。”却有一金睛百眼鬼走来揭榜曰：“我当初与你令堂老夫人同囚在驱邪院，得天王打破袈婆镜，救我等走脱。我再不敢吃人。你老夫人不改前过，又要吃人，才有此事。今闻天王要入酆都救母，我有一个眼斗住九十九

个，只用一个眼，说我是金睛独眼鬼。同天王入酆都，可救老夫人，以报当日之恩。”华光大喜。九头狮子命火漂将变，九环锡杖用金枪变，金钵盂用金砖变，袈裟用火丹变。安排已定，前去作个三下酆都救母。

却说酆都王正坐之间，忽报真天尊下酆都。酆都王远远出接，入厅堂相见，礼毕。天尊即同酆都王入到酆都门，用扇搧三扇，用九环锡杖顿三顿，酆都门开了，独眼鬼入去，押出妖怪出来。众妖怪出见，叫屈连天。天尊曰：“别鬼且收入去，只将吉芝陀圣母押上天曹去。”独眼鬼听罢，即将吉芝陀圣母押去了。天尊辞别了酆都王而去。酆都王问二元帅曰：“此回曾将照魔镜照不曾？”元帅曰：“这个真的，也不敢说照他。”王曰：“其中可疑。别鬼都不带去，只押鬼圣母去，莫非人是假的？人也去了，如今照照，以解疑惑。”元帅即将镜一照，原来又是华光变的，脱去了。二元帅就点兵追赶，赶不上三人，十分烦恼，即令人去打探，他那里救去，有甚么消息。

却说华光三下酆都，救得母亲出来，十分快悦。那吉芝陀圣母曰：“我儿，你救得我出来道好，我要讨陂娥吃。”华光问：“陂娥是甚么子，我儿媳俱不晓得。”母曰：“陂娥不晓得，可去问千里眼、顺风耳。”华光即问二人。二人曰：“那陂娥是人，他又思量吃人。”华光听罢，对母曰：“娘，你在酆都受苦，我孩儿用尽计较，救得你出来，为何又要吃人？此事决不可为！”母曰：“我要吃！不孝子，你没有陂娥与我吃，这谁要救我出来？”华光无奈，只推曰：“容两日讨与你吃。”华光即忙出榜招医人，若有医得我老夫人不思量吃人者，我当重赏不题。

却说酆都王听知华光出榜招医人，医治母亲，欲使一人去害吉芝陀圣母。问谁敢前去？内有一人，乃是魔军，向前禀曰：“某愿往，假装医人去揭榜，见得我能医治，倘彼用我之时，共进药内放些毒药，将他毒死便了。”酆都王见说大喜，即令前去不题。却说华光正闷坐间，忽报有医人揭榜前来见天王。华光大喜，请入

相见毕。华光去禀曰："有一医人能医母亲，不思吃陂娥。"母曰："既有此医者，前来见我。"华光即出，同医人进见。圣母曰："此非医我母亲，乃是酆都一个魔军。他要来害我。"华光大怒，他要杀军人。军人曰："你不要杀我，我与你一个药来医治他，就不思量吃人。"华光曰："你说来，我放你。"那人曰："若要令堂不吃人，必要讨得仙桃与他吃，就不吃人。"华光问曰："那里有仙桃？"军人曰："今有王母娘娘金岳园中有仙桃，今年正熟。天王若讨得来与令堂吃，便不思吃人。"华光听罢，放了军人，吩咐妻子看侍母亲。

自思："我要偷仙桃，除非变作猴狲去方偷得。"思罢，即变作花果山齐天大圣，来到王母娘娘金岳园中。原来园中有一小厮，在那里看守。守者每睡着。华光入了园中，树上一看，果然好一树仙桃。连忙摘了五六个便走。小厮醒来一看，却是猴狲脚迹。小厮连忙去报王母娘娘得知，说："树上桃不见了五六个去，找不见其人去了，满地都是猴脚迹，莫非是齐天偷去，未可知也。"娘娘听罢，来日便去上表奏知玉帝曰："今年妾园中仙桃正熟，未摘献王，被花果山齐天盗去数个，听我主定夺⑥。"玉帝见奏大怒，即传旨宣齐天到殿。玉帝问曰："仙桃乃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子，三千年成熟，才得此桃，朕未见面，卿怎敢偷金岳园仙桃去？"齐天曰："半天下雨，不知来头。臣从三藏取经，一切贪心去了，何有盗心？此事不是小臣，恐其中有诈，未可知也。"玉帝曰："明是卿偷，脚迹尚存，说不是卿，你乃佛家弟子，着令驾前指挥，送去西天，与如来问罪。"众臣奏曰："臣等闻齐天今果皈依佛道，又乃是三藏弟子，决无此事，其中恐有不明。乞我主勿送去西天，限他找寻。若一月有对头，免他之罪。没有对头，那时送去西天未迟。"玉帝准奏，言曰："众臣保奏，朕且容卿去查下落回报。"

齐天谢恩出朝，回转花果山，与众儿子奇都、罗侯、月孛等议曰："不想有此屈事。不知那个妖怪变作我本像，前去金岳园偷仙桃。王母去奏玉帝，说见我脚迹，是我偷。我说不是，玉帝不

容分说，欲将我送去如来处问罪。多得众臣奏保住，容我一月找寻个下落，便免我罪。一月间没下落，罪及我身。你叫我在何处去问得个下落？好恼，好恼！”众儿子曰：“爹爹要知明白，除非到南海问观音佛母便知，不然何处去寻？”齐天听罢，曰：“我儿说得有理。”就打个觔斗，去到南海。

观音佛母正在紫竹林坐禅，忽见齐天来。观音佛母曰：“弟子这等来得慌，为何事而来？”齐天曰：“为那金岳园中偷桃，不知甚妖变我形迹去偷。王母奏玉帝说是我，玉帝欲将弟子送去如来处拟罪。多得众同僚保奏，容我一月，要有对头，若无对头，是我也是我，不是我也是我，要问我取。弟子不晓是甚么人盗去的，特来拜求佛母指示，是何人盗去。”观音佛母挪开慧眼一看，对齐天曰：“不是别人，乃是闹三界那华光偷去。”齐天曰：“他偷桃作甚的？”观音佛母曰：“他三下酆都，救出吉芝陀圣母。那畜生又思量吃人。华光无奈他何，出榜招一人，乃是魔军，来对他说，叫他要讨得仙桃与母吃，终不思吃人。华光因此变做你去偷仙桃。”齐天见说，心中大怒，拜辞了佛母回花果山，与众儿子说：“我去问佛母，佛母说是华光变我去偷仙桃，连累我。我今就与你点起父子兵，杀到离娄山，擒住那贼。”

却说齐天有一女儿，名叫月孛星，生得如何？但见：目大腰宽，口阔手粗，脚长头歪，喊声一似天崩开，遇着要死七八。月孛星出与父曰：“女儿也要去。”众哥哥言：“你生得这般丑，不要去，恐被华光等取笑。”月孛星曰：“捉华光要我去。”众兄弟无奈他何，只得与他同行。点兵杀到离娄山，喊战连天。却说华光自从偷得仙桃与母亲吃，果不思量吃人，心中大悦。忽小军报说花果山齐天大圣父子点兵杀来，说天王不合变作他本像，连累他受罪，要捉天王解回天曹。华光闻说大怒，就杀下离娄山来，与齐天相见。齐天骂曰：“你偷仙桃，好变骡变马去偷，为何变老齐本像去，连累老齐？好好下马，与我解上天曹便罢。”华光曰：“我讨仙桃，与你何干？我变你本像去亦不妨。”齐天曰：“连累我，反说

不妨!"提手中如意铁棒,望华光便打。华光丢起三角金砖,齐天扯毛,口中便呵,变出无千无万猴狲,一个金砖,一个猴子拖住。华光大败。齐天一直赶去。华光丢起火丹来,火光连天,齐天一身都是毛,见火便怕,不敢抵敌,大败走去东洋大海里洗身。那女儿月孛星在旁见父败走,将那个骷髅头拷动,叫声:"华光!"华光即时头痛眼昏,走回山洞。那月孛星的骷髅骨十分利害,人被他叫名拷了,二日自死。

却说那火炎王光佛知齐天与华光大战,料华光战他不过,必落月孛星之手,特来欲与二人讲和。来到齐天寨中,接入相见礼毕。光佛曰:"闻大圣今与敝徒大战,为因变尊颜盗仙桃一事,是否?"齐天曰:"是他不应害我名节。"光佛曰:"如果不该,容日⑦贫道带来伏罪。贫道有一言,未卜⑧大圣肯容纳否?"齐天曰:"有何见教?"光佛曰:"敝徒有犯尊颜,被令爱将骷髅拷动,今将死矣。自古道:'好汉惜好汉。'望大圣饶他,贫道与你二家说和,结为兄弟何如?"齐天曰:"蒙老师父说,无有不遵命,奈玉帝要把我问罪,此事如何?"光佛曰:"若肯卖人情与贫道,天曹事我自去理了,不涉大圣一些。"齐天曰:"恐玉帝不肯。"光佛曰:"华光是他外甥,又是贫道去说,无有不肯赦他之理。"齐天曰:"既如此说,从命。"即叫出女儿月孛星,吩咐曰:"今有光佛老师来说过,饶他也罢。"即将骷髅神拷那疮巴来削去了。对光佛曰:"女儿削去拷处,饶他命矣。"光佛即拜谢分别,来到离娄山见华光,说前事。华光即同光佛前往齐天寨中相见。光佛说誓结为兄弟。齐天于大寨中排筵款待,各自分别。齐天带父子兵回转花果山。光佛去奏玉帝,赦了华光,兵戈平息。华光吩咐手下人等:"看守文殊院,并千田国庙宇、离娄山,我去遍游天下,逢灾救灾,遇难救难,不日而回。"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酆都:旧时迷信所指的阴司地府。 ② 天曹:道家所称的天上的官署。 ③ 假:假冒,假充。 ④ 若假天王,天王不被我脱来了:此句字面意思较为费解。其意大概是说,如果我变成天王,可以蒙骗过关的话,那么就已经将母亲救出

来了。　⑤ 见谕：指教。　⑥ 定夺：决定事情的可否与去取。　⑦ 容日：容待来日。　⑧ 未卜：没有占卜，引申为不知。

本篇为明代余象斗编写的神怪小说《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又名《南游华光传》，即《四游记》中的《南游记》）第十七回，说的是华光救母的故事。

华光本来是如来佛前的妙吉祥童子，因为杀死独火大王，从此堕入轮回之中。这就注定了他必须作出感天动地的善举，方可重归佛界，再列仙班。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善举才能感天动地呢？这就是“孝举”。儒教曾云：“百善孝为先”，“善事父母曰孝”，“大孝尊亲”。于是，在小说中，几经轮回的华光，最后投胎成了吉芝陀圣母的儿子。圣母天天吃人，实为妖妇，因罪孽深重，故被龙瑞王打入酆都。华光该如何去面对其丧失人性的母亲呢？他能眼睁睁地看着其母身陷囹圄，受到恶报而不顾吗？这对于华光来说，的确是一个比较严峻的考验。不过，华光毕竟不同于凡夫俗子，他并未因母亲吃人而生嫌怨之心，也决不会因母亲堕入地狱而失其孝子之义。为了拯救母亲，他不辞千辛万苦，上穷碧落，下及黄泉，火烧东岳神庙，大闹阴司地府，最后三下酆都，终于救出其母。诚可谓孝行之大，莫过于此矣！

然而让华光始料不及的是，其母甫能出狱，又思吃人，甚至因为不遂其欲而怨骂华光不该救己。华光无奈，只得暂顺母意。而这样做，也是合乎圣训的，亚圣孟子就曾说过：“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华光乃是孝子，故而为了医治其母吃人之癖，他不惜再次冒险，变成孙悟空，潜入金岳园中，窃取王母仙桃。为何要偷仙桃呢？这可能是因桃肉与人肉相似，故以桃代肉，可解其母吃人之馋。但这样一来，华光便惹来了一场大祸。因为孙悟空无端背了黑锅，岂能善罢甘休！他立即怒气冲冲地兴兵前来问罪，还带上了他那“目大腰宽，口阔手粗，脚长头歪，喊声一似天崩开”的女儿月孛星在一旁助战。两下交锋，悟空竟被华光用火烧败，可月孛星却拷动骷髅骨，将华光弄得“头痛眼昏”，败回洞中。幸亏火炎王出面调解，悟空才与华光化敌为友，结为兄弟。

小说情节可谓曲折离奇，惊险热闹，艰难百出，事变千端，而华光孝义、刚猛、敢作敢为的精神性格，也正是在这一番番的磨折、险阻之中，不时地闪现出绚烂动人的光彩。当然，小说的叙述语言是比较粗拙的，并且有冗沓重复之弊。不过，其想象力却是足够丰富和大胆的，不仅《西游记》中的

铁扇公主改嫁成了华光之妻，善于出谋划策，为华光排忧解难；而且孙悟空也居然破戒娶妻，儿女成堆。这明显是为了借光《西游记》，以图媚俗悦众，以博笑噱。至于华光可以不受时空制约，上天入地，变化多端，无视天条，敢于斗争的反抗性格，也无疑秉承了孙悟空的性格因子，这就难怪他与孙悟空不打不成交了。于此不难看出小说作者对《西游记》的刻意追慕与效仿。

（纪德君）

小韩负心报

钱希言

小韩者，杭州人。少年美丰姿，暑月裸裎①，肤腻如雪。父亡后与母孀居。其母善制纸镪②，日剪数百，供里社祭享之用，餬口而已。未久，母亦死，韩遂流落无家。

一日，偶立于陕商盐店之下，见有算簿在案，店中人不闲③算术，前后昏错，致主人翁屡叱之。韩遂代为布算一局，从容下筹，甚有条贯④。主人翁惊视再三，见其衣服蓝缕，曰："以子骨相⑤不贫，奈何困悴⑥如此，岂谋之拙乎？子来店中，为我司其出入，即终身可成就矣。"韩大喜过望。讯知此翁即关中雠贾⑦贾老也，家于杭城，积资四十万，侍妾数人，有妻与子居关中，岁通信耗以为常。贾老既得小韩，视如己子，甚于骨肉，韩亦父礼事之。每食则数妾皆来侍坐，韩亦与焉，往来出入，略无嫌疑。辈中有幸姬⑧，年稍长者，小字荆娘，容色艳丽，风态动人，兼善于治家。一见小韩，遂属意⑨焉，而事贾之心怠矣。韩虽年逾弱冠⑩，犹未近女色，始谐缱绻⑪，曲尽于飞⑫，时时隐入室中，两情相得，眷恋少双。岁余，家人不之知也。已而荆娘有娠，免⑬身生男，模样与小韩无二矣，众始觉之。贾老又极爱此儿，常抱出店中，戏韩曰："人皆谓此儿类汝，意汝所生，果否？"韩面发赤，贾亦微笑而已。

首尾三年，所得荆娘囊蓄数千金。喻山河，指日月，誓心不娶，愿毕一生之欢。后韩忽萌二志，竟置别室于外，娶得某家女

婚焉。荆娘闻而大恨，涕泣不食，沉绵枕席，冤忿弥深。韩自以负盟惭耻，避不入内，常托事故。一夕设计召至，荆娘怒甚，啮其颈肉者三，长恸号哭，呕血数升而死。中外⑭闻者，无不唾韩之薄幸矣。荆娘死后，辄见梦为祟。同时男女婢使十余人，又无故相继经⑮死于室。韩反噬⑯其怨家，讼贾老于官，多方布置，计毙之狱中。官察其枉，雪之。

贾老出狱后，房帷若扫⑰，悒悒不乐，又数见怪异往来。韩教他客讽之西归⑱，至是四十万金货业⑲，一旦为韩氏有矣。

明年，贾老命其长子来杭，营算什一⑳。韩复百计诱惑，与为花柳之游㉑。后阴使人诬以不法事，有司㉒追提急迫，中夜遁去。而韩自谓用计之得，鬼神所莫知也。广张典库㉓，纵畜少艾㉔，遂为杭城富人。

一日，于官巷口过，忽见香车㉕中一美人，妆饰甚盛，褰㉖帘而语曰："负情侬㉗尚在乎？"左右望之，酷类荆娘，既近乃真是也。出帘捽㉘韩领发，同还所居。及门，韩脱身疾走入内，荆娘随踵而至，登堂诟骂，气壮如生。复招集前所经死之鬼十余辈，昼夜作耗㉙，常自持韩臂指啮咬掐挨，楚毒万状。韩开眼便见，计无所出，但出手掩其面，向天私祝，愿盲双目。荆娘遂唾其目，目无故自盲。

嗣后韩神理㉚惑乱，状若病狂，左右咸见冤魂之气缠结其身，竟暴卒。卒之日，适贾子复来，泣控于官，官将货业尽数断还，而并典库、少艾亦归贾子矣。张文焕松陵㉛舟中说此。

〔注〕 ① 裸裎(chéng 成)：赤身裸体。《孟子·公孙丑上》："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 ② 纸锞(qiǎng 襁)：即纸钱。迷信的人在祭祀时焚化给鬼神或死人当钱用的纸片。 ③ 闲：通"娴"，熟习。 ④ 条贯：条理。 ⑤ 骨相(xiàng 项)：指人的骨骼、形体、相貌。 ⑥ 困悴(cuì 翠)：贫困愁苦。 ⑦ 鹾贾(cuó gǔ 嵯鼓)：盐商。"鹾"，盐的别名。 ⑧ 幸姬：宠爱的侍妾。"姬"，妾，侍妾。 ⑨ 属意：犹倾心，指男女相爱。 ⑩ 弱冠(guàn 贯)：古时以男子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因身体尚未壮实，故称弱冠。《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

⑪ 缱绻：指男女恋情缠绵。　⑫ 于飞：语出《诗·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于"，语助词。"飞"，偕飞。后以"于飞"比喻男女恩爱和合。⑬ 免：通"娩"，分娩。　⑭ 中外：指家庭内外，家人和外人。　⑮ 经：上吊。⑯ 嗾(sǒu 叟)：教唆，指使。　⑰ 房帷若扫：指内室侍妾、男女婢使全都死了。"房帷"，泛指内室、闺房。"扫"，全部，尽。　⑱ 讽之西归：用委婉的语言劝告贾老回陕西去。　⑲ 赀(zī 资)业：资产。赀，同"资"。　⑳ 什一：指经商。《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什一"，以十博一。　㉑ 花柳之游：指嫖妓宿娼。"花柳"，指妓女。　㉒ 有司：官吏。　㉓ 典库：旧时的典铺。　㉔ 少艾：指年轻貌美女子。　㉕ 香车：泛指华美的车子。　㉖ 褰(qiān 千)帘：撩起帘子。㉗ 负情侬：负情人。"负情"，指对爱情不专一，变心。"侬"，人，泛指一般的人。㉘ 捽(zuó 昨)：抓，揪。　㉙ 作耗：作乱。　㉚ 神理：精神理智。　㉛ 松陵：今江苏吴江市治所。

本篇选自《狯园》第七"影响"类，为作者采撷当时传闻的独创新意之作。这是一篇以"痴情女子负心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又旁及忘恩负义母题的文言短篇小说。这类作品在中国古代的小说、戏曲中屡见不鲜，最早的当数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和元稹的《莺莺传》，宋元戏文中则有《王魁负桂英》(此篇乃根据罗烨《醉翁谈录》辛集卷二所录无名氏《王魁传》改编)、《赵贞女蔡二郎》等等。这类作品表达了人民大众对负心婚变现象的关注，李益、王魁、蔡二郎这等负情负义的人物，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谴责的对象。与以往的同类作品相比，本篇所写的爱情悲剧仍有一些新的特点。以往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是书生才子，女主人公又以妓女为多，而本篇反映的是商人生活中的男主人公，是一商铺的管家，女主人公则是商人的侍妾，写的是一段由婚外情引发的恩怨，鲜明地带有晚明时代的特色。

小说中的荆娘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物，她"容色艳丽，风姿动人"而又"善于治家"，身为地位卑下的侍妾，又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她看上了盐店里新来的伶俐乖巧的伙计小韩，便与之倾心相爱，并将自己多年积蓄的数千金全部给了小韩，还与小韩生有一男。一心想与小韩"毕一生之欢"的荆娘，得知小韩变心后，"涕泣不食，沉绵枕席"。一日，荆娘用计将小韩召来，"啮其颈肉者三，长恸号哭，呕血数升而死"，成了这段畸形恋情的最大牺牲者。但她死不瞑目，又采取了鬼魂显灵报复的方式惩罚小韩。先是让小韩不断作噩梦，再又让家中十余个男女婢仆无缘无故上吊自杀，后又显身痛斥小韩负情，抓住小韩的衣领头发诟骂，指挥十余

名死鬼在韩家日夜作乱。“常自持韩臂指啮咬掐捩”，并唾小韩双目，使其无故自盲，致使小韩神理惑乱，状若病狂，最终落得暴死的下场。这个阴谴冥报的故事，虽然荒诞不稽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却是对小韩始乱终弃、忘恩负义行为的无情批判，突出地表现了被害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体现了人民群众“善恶必有报”的道德观念和惩治恶人的强烈愿望。

比起此前作品中的负心汉来，本篇中小韩负心背盟的行为显得尤为丑恶卑鄙。他虽穷得在外流浪，但凭着自己的“美丰姿”和娴熟于算账的长处，得到了盐商贾老的赏识，延入店中为其管账。贾老视如己子甚于骨肉，让他与自己的众侍妾共同进餐，对他出入内室也毫无戒备之心。小韩与荆娘相好三年，得到荆娘积蓄的一大笔财产以后，便负义背情，将昔日“喻山河，指日月”的山盟海誓抛诸脑后，先是“置别室于外”，后又“娶得某家女婚焉”。荆娘找他，他“避不入内，常托事故”，竟然将荆娘气死。小韩不仅薄幸负情，而且还忘恩叛主，竟丧心病狂地用诬告、恐吓、诱惑等种种手段，逼得贾老离杭西归，贾老长子出逃避难，贾老四十万金的家产全部归小韩所有。其灵魂之卑污、手段之恶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一负心恶人同以往的李益、王魁、蔡二郎相比，又鲜明地打上了晚明商业社会的烙印。可惜的是，由于受文言小说篇幅限制等主客观的原因，小说对小韩这一人物性格发展过程的描写还不够充分。此外，小说还透露了晚明时期社会道德观念变化的信息。在中国古代，特别讲究男女之大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戒律，给妇女套上了一具具沉重的精神枷锁。“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如果女人与人私通，更被视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但在本篇中，盐商贾老因喜欢店中的账房先生小韩，就让他与自己及侍妾一起吃饭，并允许他随便出入内室。荆娘和小韩相好，生下一子，“模样与小韩无二”，众人议论纷纷，贾老对这个小孩极为喜欢，“常抱出店中”，还对小韩开玩笑说：“人皆谓此儿类汝，意汝所生，果否？”小韩被问得面红耳赤，而贾老只是“微笑而已”，可见他对自己的小妾与人私通是不太在乎的。这说明在晚明时代，传统的贞操观念在市民阶层中已经开始淡薄，一种正视人欲、比较宽容的市民伦理道德观念业已萌发。

本篇虽篇幅不长，但情节复杂而急速变化，如小说开头介绍小韩流落无家的处境，接着便写他在盐店中不失时机地表现自己的善算，因此被盐商看中而命运发生转机。再写他因荆娘生子而使私通之事暴露，岂料贾老

不仅对此毫不在意，而且还对所生之子十分喜爱。小说刚写小韩与荆娘订下山盟海誓，转而即叙小韩萌发二志；刚写小韩用诡计夺得贾老家产，转而又写荆娘化作厉鬼对他实施报复。情节大起大落，读来无法产生看头知尾之感。小说结尾特地交代故事的来源，是为了让读者相信这因果报应故事的真实性，使小说扬善惩恶的作用得到最大的发挥。　　（张篇青）

西市上屈杀忠臣　　孙高亮

——《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三十二回（节选）

明日，石亨等矫①上旨，催促成狱。法司无奈，只得承亨、贞风旨，乃以"意欲"二字，附会上之。亨等遂挟都御史萧维贞等构狱词，其略云："看于谦、王文等，意欲迎立外藩，图危社稷，合依谋反者律。陈循与项文曜等，知于谦、王文等谋异不举，依知情故纵者律。"奏上，天顺帝览毕，犹豫久之。乃曰："于谦曾有功于社稷。"众皆默然，未及对。石亨、有贞忙上前启奏曰："臣等出万死一生，迎陛下复位。若不置于谦于死地，则今日之事为无名。"上闻此言，其意遂决。法司标榜于市。

二十二日早，狱中取出于谦、王文、范广、王诚等，于西市受刑。王文口中大叫曰："显迹何在！以莫须有效奸贼秦桧之故套，诬陷某等于死，天乎昭鉴！"于公乃大笑，口中但曰："主上蒙尘，廷中大乱，呼吸之间，为变不测。若无于谦，不知社稷何如。当时吾统一百八十万精兵，俱在吾掌握之中，此时不谋危社稷，如今一老赢秀才，尚肯谋危社稷乎！王千之、范都督等，吾与汝不必再言，日后自有公论也。"于公复大笑，口吟辞世诗一律，令人代录，其诗云：

村庄居士老多磨，成就人间好事多。
天顺已颁新岁月，人臣应谢旧山河。
心同吕望扶周室，功迈张良散楚歌。
顾我今朝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

呜呼！枉哉！屈乎！于公吟完，令人录毕，即正色就刑。都人见之，闻之，老幼无不垂泪。有举家号哭者，有合门私祭者，有暗地披麻服者。边关军士闻知，莫不涕泣。

当时范广同赴法曹，乃挺身直至西市。口中大叫曰："当初陷驾者谁！吾提兵救驾者，今反杀之。天理何在！"叫未绝，只见一妇人披麻带经而来，乃一妓者，平日侍从范都督数年。范广见侍妓号哭重服而来，忙问曰："汝来何为？"妓者曰："特来伏侍公死。"复号哭，大声呼曰："天乎！天乎！忠良辈死也！"观者莫不惊哀。范广即刻被刑。其妓恸哭伏地，口吮其颈血。俟收殓时，以铁线缝接其头，顾谓范公家人曰："好好抬主翁去葬。"言毕，妓者从腰边掣出短刀，大声曰："主君死冤，贱妾死烈。"即自刎于尸旁。众人与法曹官等，尽皆惊讶，深叹妓之忠烈。是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阴风凛凛，黄沙四起，实有屈杀忠良之气。

不过数日，王镇正出朝门，忽然风沙泼面，天色昏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从人见了心慌，忽扶至东安门来，人事不醒，惟手乱指而已。时人咸②谓忠魂促迫耳。朝廷发陈循、商辂、项文曜等于外戍，后成化帝登极，尽复其职。王文亦谥毅愍。诸公冤事始白。

且说当日于公被刑，暴尸市上。因公子于冕发戍辽东，尸骸未殓。忽一人边外冠服，枕公之尸，大哭不止。复奠以壶浆，曰："某虽国外人，颇怀忠义。今公死冤，公子谪戍。呜呼哀哉！"众百姓见之，一齐团看，乃是太监曹吉祥麾下一个属官，名朵耳者。众百姓见朵耳尚且如此，况我等皆是于少保爷存留性命的，反不如一朵耳耶？于是众人一齐壶浆设奠，将锦衣覆盖其尸，号哭之声，巷陌皆震。徐有贞闻之，心中畏动。石亨差人禁止不住。曹吉祥痛杖朵耳，不许再去哭。明日朵耳仍来哭奠，吉祥亦不能禁。当时于公尸骸，乃都督陈逵赂守者收公尸骸，葬于城西浅土，又嘱咐居民看守。居民思公功德者，每每暗奠壶浆。哭者甚众。

公子于冕前一日已发辽东卫为军，不知父第二日被刑，与解人行至山海关，是夜梦父于公语曰："吾前日已被石亨、徐有贞诬害而死。吾魄虽丧，而魂不灭。当日诉于天，蒙上帝怜吾忠义勤劳，着吾为京都城隍。吾今欲朝皇帝诉吾之冤，但借汝目光三日，现形朝见皇帝后，还汝目光。"言毕欲去，公子冕梦中见说，扯住父衣，大哭不止。觉来两目失明，冕恸哭不已。遂止于山海关上，忙遣义兄于康回京，探父信息。

于公既死之后，一灵不昧，忠魂耿耿。石亨、有贞等独坐时，亦常恍惚见公形影。一日，承天门大火，上亲临，命内使诸人救火。抬头便见于公隐隐闪闪在火光之中，以首连叩，若有诉冤之状者数次。此时乱嚷嚷之间，上耳中闻得诉曰："臣之孤忠，上帝已哀怜赐爵。今特诉之陛下。"上闻言，惟曰："是也。"于公又数叩首，不见，火亦随灭。上是日心知其枉，乃即召徐有贞至便殿，谕以承天门之事。有贞答曰："此陛下见火恍惚，不足信也。"上闻贞言，愠色③而罢。

明日有旨，独宥④于冕辽东之戍。赍⑤旨者星夜驰至山海关来。是日，于冕复梦见公曰："吾已泣诉于皇帝矣。今还汝目光。"冕在梦中牵父衣大哭曰："不孝子不能收葬父骸，万死难赎其罪！今欲何往？"公曰："汝不必恸哭，皇帝尽知吾冤矣。"言罢，振衣而去。于冕闪觉，睁眼看时，复明如旧。

后日将晚，忽有边将一齐来到曰："公子恭喜，朝廷因承天门火灾，旨从禁中出，独宥公子之罪。某等想尊公忠魂不昧，朝廷悔悟也。"于冕闻言，哀声少息，对诸将谢之，乃即欲与于淳促装回京，殡葬父骸。诸将忙谏阻曰："公子未可遽到京师。今皇上圣聪明鉴，虽独宥公子，奈权党众多，深虑公子陈冤，倘有削草除根之意，未可知也。况彼正是炎炎之际，何事不可为。依某等愚见，待众倖少衰，朝廷念尊公功绩，那时公子到京，上一纸陈冤叙绩之疏，庶归葬得安，忠孝两全也。"公子闻言，心觉有理，暂止于山海关上，专候于康信息。

〔注〕 ① 矫：假托；诈称。 ② 咸：都；皆。 ③ 愠色：含怒、怨恨的脸色。④ 宥(yòu 又)：宽宥；赦罪。 ⑤ 赍(jī 其)：带着；抱着。

《于少保萃忠全传》，一名《旌功萃忠录》，十卷四十回，作者孙高亮。全书以饱含真情的笔墨，成功地塑造了于谦这个刚正廉洁、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形象，是一部融会了历史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和传记文学特点的长篇传记体小说，在古代小说演变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它又是当代人为当代人立传，且产生于《明史》的著述之前，这就明显地区别于一般历史演义小说根据正史演绎的创作特点；对明末出现的以当时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梼杌闲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讲史小说不无影响。

小说对于谦的生平描叙与《明史》本传基本一致：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授山西监察御史；后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近二十年，政绩卓著，官至兵部尚书。土木堡之战，明英宗被瓦剌所俘，他倡议立郕王为帝，被加封少保。英宗复位后，遭徐有贞、石亨等陷害，被冤处死。至弘治年间，孝宗追谥肃愍；万历间，神宗又改谥忠肃。本篇选自小说第三十二回，描写于谦被冤受刑的情景，哀思绵绵，颇为感人。

为深刻理解于谦受害的冤屈，有必要对他的为官清廉和忠心报国稍作介绍。于谦少年时就"留心史学，同究古今治乱兴亡之故，……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稍后作于吴山精舍的《石灰吟》诗，又借石灰之特性抒发了自己的意志和理想。所以入仕之后，"忧国忘身"，"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考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明史》本传)。做河南、山西两省巡抚期间，他经常是"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堪称"马背巡抚"。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献纳成风，于谦进京奏事，却一物不带。好心人劝他，即使不献金银财宝，也应带些土特产品。他当即作诗回绝："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所献土物之人，都是搜刮百姓，而自己是不花费分文的，他们不是百姓之"殃"，又是什么？于谦是决不会做的，所以他被当时人唤为"于龙图"、"于青天"、"于城隍"。更为可贵的是，在土木之变，国家无主，京都危在旦夕，朝野一片混乱之际，他毅然以社稷为己任，扶立景泰帝，痛斥徐珵等南迁之论，亲自督战，打退了瓦剌多次进攻，使人民免遭涂炭。他还亲诣边塞，出谋划策擒纳叛贼喜宁，为迎接英宗回朝创造了条件。百官见他"外攘内静，处画得宜，遣将发兵，谋猷绝胜，皆暗暗称羡"(第十五回)；景泰帝见他"仓

卒定变，整肃朝纲……心中大喜”（第十六回）。他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并且愈老弥坚，不断发扬光大。所以小说把他与文天祥、岳飞并提，有意把他写成文天祥转世，以昭世人。

于谦一身正气，决定了他疾恶如仇，不讲情面，即使对好友的违法行为也不徇私情。徐珵（后改名有贞）曾是于谦的同窗好友，但他不顾社稷安危，力主南迁，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和当面驳斥，从而恼羞成怒，结下深仇大恨。石亨也是于谦青年时的朋友，受于谦重用，屡建战功；但结党营私，竟把自己的厨师冒功授为千户之职，又把厨师之父也冒功授予指挥之职。于谦秉公执法，革除冒功者的职务。然而石亨对于谦的铁面无私却怀恨在心，并勾结徐有贞等人，在迎请英宗复位后，以“大逆”之罪诬陷于谦，直到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实，英宗也深知于谦“有功于社稷”，但为了“复位”有名，不得不“屈杀忠臣”。正如于谦受刑时的慷慨陈词：“主上蒙尘，廷中大乱，呼吸之间，为变不测。若无于谦，不知社稷何如。当时吾统一百八十万精兵，俱在吾掌握之中，此时不谋危社稷，如今一老羸秀才，尚肯谋危社稷乎！”何等冤枉！又何等悲壮！回头再看他早年读书富阳山时所作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股浩然正气贯穿始终。不幸的是，这首少年时代写就的七绝，竟成了他此时悲剧结局的“诗谶”；所幸的是，他以老年人的鲜血实践了他少年时的誓言。他真可在“白云堆里笑呵呵”了。因为历史和人民自有公论，他不仅已留清白在人间，而且“心同吕望扶周室，功迈张良散楚歌”。

小说不仅把于谦含冤受刑时的情景写得肃穆壮烈，催人泪下，而且把嗣后人民的悲痛和祭奠描写得哀思绵邈，十分感人。京都人见之，“无不垂泪”；边关将士闻之，“莫不涕泣”。于谦被刑后，暴尸市上，忽然一名“朵耳”的太监，“枕公之尸，大哭不止。复奠以壶浆”；“于是众人一齐壶浆设奠，将锦衣覆盖其尸，号哭之声，巷陌皆震”。这就从侧面渲染了于谦的人格魅力，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小说还写到范广侍妓的忠烈、侠义，连法曹官也惊讶、嗟叹，这又从另一侧面烘托了忠臣之冤屈，令人难忘。

至于于谦冤死后，忠魂不灭，与儿子两次同梦，并借儿子目光朝见皇上；又在承天门大火中现形，向皇上陈述冤情等虚幻描写，虽然不是很成功的艺术手法，但它表现了时人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也渲染了悲剧气氛。类似描写，在古代小说中颇为常见，不宜过多指责。　　（曾良）

敬德夺先锋

诸圣邻

——《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三回(节选)

且说刘王[①]因得了尉迟恭，心中甚喜，每日亲到演武场操练将士。一日，敬德进了朔州城[②]，径到演武场下马。正值刘王操军，头目报说："尉迟恭等旨。"刘王说："宣来。"尉迟把马带进教场，拴锁在大柳树上，把头盔衣甲拴束整齐，到厅阶朝贺刘王。敬德奏说："托万岁洪福，着臣追获龙马，访得被野外草寇收留。臣去与他交战，被臣打死寨主，杀散喽啰，夺取龙马，剥了他的盔甲兵器回朝。"刘王见说，十分大喜："好尉迟！身无寸铁就能翦除草寇，又得衣甲鞍马兵器，十分齐整。寡人缺少一员先锋将，赐御酒三钟、金花彩缎，官封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挂二十四两银印，仍赏龙马。"尉迟恭叩头谢恩。

班部中闪过总兵官宋金刚[③]，奏说："尉迟恭虽然威猛，不知他武艺深浅，轻易就挂了先锋印！臣有亲弟宋金玉，武艺精熟，乞主公着他二人在驾前比试，得胜者挂先锋印。"刘王准奏，唤过尉迟恭道："你敢与宋金玉比试定夺先锋么？"尉迟说："臣要奏过主公，才与他比试。"刘王问："你怎么说？"尉迟恭说："宋金玉打死了臣，也不偿命；臣打死宋金玉，也不偿命。请有圣旨，方敢交战。"刘王传旨："二将争先锋，斗武艺，杀死各不偿命！"那尉迟恭把幞头按一按，袍甲拴一拴，攀鞭跨马，道："二大人出马来！"宋金玉也不弱：

戴一顶平顶铁盔，穿一副绿罗战袍，擐一副连环锁子甲。系一条彩绒蜜带，穿一双黄豹皮靴。擎一口偃月刀，跨一匹追风马。

拥奔阵前。两下里鞭抡刀举，马走人忙，似一对饿虎争羊，如两条毒龙竞宝。鞭抡刀架，半空中电闪星移；刀砍鞭拦，人顶上霜飞雪舞。演武场中生杀气，争锋阵内起征云。

战有十余合，宋金玉气力不加。敬德抖擞神武，喊震一声，把宋金玉带顶连盔打于马下。敬德连忙下马，俯伏在驾前。刘王道："寡人有旨在前，打死不论，赦卿无罪。就是你挂先锋印。"尉迟恭叩头谢了恩。

宋金刚见没了兄弟，又恼又羞，恨入骨髓。心下自想："龙马又不得，把一个亲弟来坏了。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是先锋，我是总兵官，待领兵出外之时，务要报此亲弟之仇。"

且说刘王宣宋金刚当驾分付："如今有了前部先锋将，就好起兵伐唐。"一面传令起驾，径回长朝宝殿。天色已晚，散了文武。

一轮火镜，须臾坠岫含山；二气浮沉，顷刻明消暗长。三边画角，凄凉声韵逐风来；四野寒烟，惨淡昏黄迷雾起。五鼓楼，钟声催歇往来人；六院内，香烬已停描绣女。七星明北斗乾天，八方掩绿窗朱户。九陌更阑人静悄，十分皓月满长空。

次日，刘王登殿，文武朝贺已毕，宣宋金刚近前："寡人择明日起兵伐唐，封你为总兵官，整点十万人马，要号令严肃，赏罚公明，凡百事务，不可苟且。"宋金刚道："不须圣虑。"领了旨意，辞驾出朝，下演武场整点人马不题。

刘王又宣颜君章、范君章、张寻相、张万年、王石龙、单公明、刘伯记、刘春八将近前，分付："昨日宋金玉为争先锋，被尉迟恭打死。今宋金刚领兵在外，一定要挟私仇。敕你八人保着尉迟，若有疏虞，罪在不赦。"众将官叩头说："宋金刚是总兵官，执掌兵权。自古说阃外将军令，臣等怎敢阻挡？"刘王说："既如此，寡人封一口剑与你八人。若他在外挟仇之时，不依谏止，你众官把朕封的剑先斩后奏。"众将说："既有圣旨，臣等敢保。"众将辞驾出朝，同总兵下演武场去。

〔注〕 ① 刘王：即刘武周(？—622)，隋末割据者之一，曾自称皇帝。作品中自

称定阳王。　② 朔州城：朔州州治所在地，即今山西朔州。　③ 宋金刚（？—620）：刘武周大将，善用兵，为刘武周所信任。

本篇节选自《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三回。题目系笔者所拟。

《大唐秦王词话》，八卷六十四回，明代万历年间诸圣邻编次。它以"词话"名书，系诸圣邻在民间说唱艺人所用底本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但其中的散文部分远远超过了韵文部分，说明它处于由讲史类说唱文学向白话长篇小说过渡的中间形态，主要供人阅读，已可视为一部长篇小说。

《大唐秦王词话》叙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始封秦王）在隋末天下大乱之时，说父起兵，广揽英杰，逐步扫荡群雄，统一天下，最后登上帝位的过程，基本上反映了唐王朝建国的历史轨迹，具有一般历史演义小说的特征；同时，作品以大量篇幅讲说了众多英雄豪杰的故事，虚构成分颇重，又带有英雄传奇的色彩。而在形形色色的英雄中，尉迟恭（字敬德）则是最重要的人物。从第二十一回出场到第六十四回从征突厥，有关尉迟恭的故事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他出身农户，在乱世中投军，先从刘武周，以勇猛著称；后归李世民，更是冲锋陷阵，战功赫赫；在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斗争中又起了重要作用，不愧为一代名将，开国元勋。作品在史实的基础上，大胆吸收民间传说，运用夸张手法，把尉迟恭所向披靡的神威、嫉恶如仇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塑造了一个具有浓郁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可以说，在有关隋唐题材的诸种小说中，此书对尉迟恭的描写最为突出，为塑造这个家喻户晓的英雄形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这里所选的，就是表现尉迟恭的高强武艺和憨直性格的一个片断。

本篇选文之前，写尉迟恭到刘王（定阳王刘武周）部下投军后，收服了龙马；刘王手下总兵大将宋金刚欲占有龙马，龙马将宋金刚掀倒在地，飞驰而去；尉迟恭奉旨寻获龙马，又得六丁神传授武艺兵法，赠与盔甲兵器，顺路看望了妻子之后，回去拜见刘王。

选文开始，刘王见尉迟恭威风凛凛，勇猛异常，十分高兴，当即命他为前部先锋，并将龙马赏赐给他，准备起兵伐唐。由小卒一下子提拔为先锋，自然是不次升迁。然而，"好事多磨"，事情哪会如此顺当？

果然，总兵官宋金刚因龙马之事对尉迟恭心存嫌隙，借口尚不知尉迟恭武艺深浅，出面阻拦，要求让尉迟恭与其弟宋金玉比试，得胜者挂先锋印。对这一要求，刘王当然无法拒绝。于是，情节顿起波澜。

当刘王问尉迟恭是否敢与宋金玉比武夺先锋时，尉迟恭并不害怕退

缩，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宋金玉打死了臣，也不偿命；臣打死宋金玉，也不偿命。请有圣旨，方敢交战。"这一条件，既表明尉迟恭充满战胜宋金玉的自信，也体现了他不畏权势敢作敢当的性格，又是他保护自己免受宋金刚报复的必要措施。这说明尉迟恭虽然直率粗豪，却并非一味莽撞的勇夫，而是粗中有细，颇有头脑。联系篇首写他向刘王禀报时，把六丁神赠与的盔甲兵器说成是翦灭山野草寇所得，可见他确实很有心计。而这一条件的提出，使双方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

在刘王接受了尉迟恭的条件之后，比武开始了。尽管"宋金玉也不弱"，但他哪里是尉迟恭的对手？经过十几个回合的交锋，宋金玉便"气力不加"，而尉迟恭则越发"抖擞神武"，随着一声大吼，一鞭将宋金玉打死。刘王因有言在先，宣布尉迟恭无罪，并正式任命他为先锋。这样，尉迟恭就在比武夺先锋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尽管尉迟恭通过比武夺得了先锋，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宋金刚的矛盾。宋金刚见亲弟死于尉迟恭鞭下，真是"又恼又羞，恨入骨髓"，决意在出征时利用权势，报杀弟之仇。刘王有鉴于此，特地吩咐颜君章、范君章、张寻相等八员将领保护尉迟恭。这样，就为作品后面写宋金刚几次挟嫌报复，故意难为尉迟恭，甚至欲将其斩首，颜君章等人则一再谏阻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总的看来，本篇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仍写出了尉迟恭威猛无敌的英雄气概。作品韵散相间，语言生动而颇具夸张色彩。在情节构造上，写出身下层的英雄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好事多磨，虽遇君主爱才，却有权臣挡道，这既是英雄传奇类作品惯用的思路，又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而通过比武决胜负，分高低，更是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家喜爱的情节处理方式。它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说岳全传》中的《枪挑小梁王》。不过，与《枪挑小梁王》相比，尉迟恭在比武之前就提出生死相拼的条件，虽有一定的道理，其必要性却不够充分：对手不过是想争先锋之位，并非大恶，尉迟恭除了以死相拼，有没有别的比试高低的方法？即使订下了生死相拼的条件，是不是就非将对手杀死不可？相形之下，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理由则要充足得多：小梁王倚仗权势，勾结奸臣，企图强夺状元，伺机篡权复辟，其目的已属罪恶；他明明技不如人，却一再收买岳飞，硬要岳飞诈败，其品格甚为低劣；岳飞既不愿出卖自己，又心存顾虑，在对方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提出立生死文书，完全合情合理；即使如此，他仍是先礼后兵，并向小梁王提出不要自找倒霉的警告，直到被逼得忍无可忍，这才将小梁王挑于马下。

因此，读者的同情完全在岳飞一边。本篇比较简率的情节处理，说明通俗文艺的想象和虚构虽有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长处，但有时也显得比较稚拙。（沈伯俊）

俞氏三雄显神威

郭勋

——《英烈传》第十二回（节选）

却说巢湖水军头领俞廷玉，有三个儿子：长名通海，次名通源，第三的名通渊。他三个俱膂力①异常，在水中伏得八九个昼夜。未生他们三人时，他父亲似梦非梦，看见一个老儿：

银髯鹤发，炯眼童颜。身穿着绛色五爪龙袍，脚踹着绿绣无忧珠履，戴一顶道冠诸葛巾，绾一个拂尘龙须带。虚飘飘忽到庭前，瑞霭霭香盈院内。

指向廷玉说："我是滁州城隍②，奉玉帝圣旨，将轸水蚓、壁水貐、箕水豹③三个水星，五年之内，接连降生你家，辅佐真龙出世。"便向袖中取出三个弹子大一般丸，放在掌中，红光烛天的物件，递与廷玉的妈妈④，叫将水一碗饮吞下去，拱手而别。那妈妈果然不出五年，连生他三个儿子。

大的通海，惯要一个流星锤，索长三丈，转转揭揭，挡着他粉身碎骨。人便有四句口号：

一个金锤忒煞精，飞来飞去跃星明。
忽朝水底轰雷振，搅得蛟龙梦不成。

那次子通源，使一条铁锏，铮铮有声。小时忽下江中洗澡，陡然云雨四合。水中只见癞头鼋⑤开了大口，竟来吞他。他手中并无别物，竟打两个漫头沄⑥，直至水底，摸着四五尺长一块条石。他便担在肩背上，一步步儿踏上水来。那癞头鼋正横开四爪，抢到面前。通源哈咤一声，将那石头竟砍过去。谁知那鼋的头颈，仰得壁直，凑着石上顽锋，竟做两段，满江中都是血水。岸上人不知通源在水中与鼋交战，只见满江通红，惊得没做理

会。歇了半个时辰，通源慢慢地将鼋从水中拖到沙边，便把身跳上岸，拿条索子缚了鼋，叫那岸上人拽鼋上去。那岸上张三李四王二沈六等十来个，那里拽得动？通源说："你们怎的死货尚拽不起？倘遇活战，将如之何？去罢，待我自来。"遂把那鼋如拾芥一般，提上岸去。那些闲汉说："俞二官人活的都砍了，我们死的都牵不动，却也好笑。"有人歌曰：

> 江中忽起一条鼋，闪烁风云雷雨翻。却遇通源水底石，魂在天边血在川。鼋也鼋，冤也冤。我们十来个扛勿动，被他一人一手便来牵。真个是：壁水貐星来出世，天移地转气轩轩。

还有那第三个通渊，越发了得：每手用一把折叠飞边刀，那刀角开来，二丈之内，令人伫身不得。曾到江边金龙四大王庙中赛神。那庙前路台上，原铸有铁炉一事。有等闲不过的说："这等东西，又无关纽，又无把柄。有人捧得动，输与银子十两。"那通渊年一十四岁，心里想道："这些儿，担不像抬，终日舞灯草过日子⑦。"走到庙中，虔诚完了神愿，正好来到台上烧纸。只见十五六个好汉来抬那炉，都也抬不动。通渊竟要来拿，看了他们行径，又恐怕掇⑧不动时，反被耻笑。仔细思量，必竟有斤两数目铸在面前。看得分明，又走过去，想道："只是一千斤，该托便托在左手里。到后殿先把样试试。"乃抬头一望，却有两个大石狮子，在后边甬道上石栏杆边。悄悄的脱下长袍，趁人不见，把右边狮子一托，便托在左手里，颠上几颠，说道："约有千斤还多些。"轻轻的便安在地下。再将左边狮子一托，便托在右手上，估斤估两，未及放手。只见来了一个人，大叫道："前殿上三十个人弄不得一个香炉，这面何来十四五岁一个儿，把石狮子颠来颠去？你们好不羞杀！"道犹未了，这些闲汉都赶来看。通渊只不做声，把那狮子连忙放在地下，穿上长袍，望山门外走去。这些人说："我们有眼不识太山。俞三官，你何故不做个把势我们看看？"那些人拦了又阻，阻了又拦。恰好父亲俞廷玉走到，看见说

道："三儿，你何故被这些人阻拦？"通渊说道："我自在后殿把石狮子托托耍子，不知他们何意拦阻。"那些人便向他父亲备说了原故。廷玉便开口说道："既如此，你便掇掇，把他们看看何妨？"通渊被父亲劝不过，只得走向殿前，把只手托了铁香炉，便下路台。那些人喝彩，如雷似震。通渊恰又托上路台。如此三遍，轻轻的放在台下便走。

却说管庙的长老埋怨众人说："俞三官又去了，这炉又不放在台上，如之奈何？"那些人说："不要紧，我们几十人，包抬齐整还你。"呐喊一声，齐将手来抬。谁知是湖泥，这炉越抬越陷下去了。几十人说："求求张良⑨，拜拜韩信⑩，还须到俞宅，劳小官人走一遭。"这些众人说说笑笑，走到俞宅，见了俞妈妈，说了缘故。妈妈笑道："这个小官人会要人，劳你们远远的走来接他。方才他到后园舞刀去了。你等可到后面见他，他决然肯去。"众人来到后园恳求。通渊只是个笑，也不应他们，大步到庙，仍将手托起香炉，依旧放正了。惊动得合州县人，那个不敬？他人也编个歌儿与他，说：

> 俞家又生个小熊罴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手托千斤，奇打希，希打奇。甚差迟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显灵说是个箕水豹呀，忒也希奇。佛前狮子，希打奇，奇打希。任施为呀，忒也希奇呀，忒也希奇。

〔注〕 ① 膂(lǚ吕)力：体力。膂，脊骨。 ② 城隍：道教神系中府县地方守护之神。 ③ 轸水蚓、璧水貐、箕水豹：道教神系以二十八宿为神将，此为其中的三个。 ④ 妈妈：此处指妻子。 ⑤ 癞头鼋(yuán元)：即鳖，爬行动物，生活在水中，形似龟。也叫"团鱼"。 ⑥ 浸头沄(yún云)：潜水动作。 ⑦ 舞灯草过日子：靠虚张声势糊弄人混日子。 ⑧ 掇(duō多)：搬动。 ⑨ 张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头号谋士。比喻有本事的人。 ⑩ 韩信：刘邦任命的大将军，善于用兵。比喻有本事的人。

本篇节选自明代长篇小说《英烈传》第十二回，篇名为笔者所拟。

《英烈传》，八十回，又名《云合奇踪》，系据六十则本《皇明开运英武传》

为底本剪裁改写而成。成书于明代万历后期。作品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广阔背景下，叙述了朱元璋乘时而起，逐步壮大力量，扫除群雄，终于推翻元王朝，建立起明王朝的历史过程，具有一般历史演义小说的特征；同时，作品以朱元璋为中心人物，着重渲染其发迹"开运"之理所当然，描绘了徐达、常遇春、刘基等开国元勋的形象，带有英雄传奇的色彩。它以明人写明朝的开国史，杂取公私记载、传说异闻，颇多褒美本朝、神化朱元璋的夸饰成分。全书脉络清楚，首尾完具，大致反映了元亡明兴的历史轨迹；但由于作者艺术功力不足，提炼不够，叙事匆促，致使作品缺少脍炙人口的典型情节，缺少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更缺乏《三国演义》那史诗般的恢弘气势，总体艺术成就不高。通观全书，语言流畅、叙述生动的片段倒有不少，但思想深刻、意蕴丰厚、耐人咀嚼的篇章却难以寻觅。特别是鄱阳湖之战、攻灭张士诚之战、灭元之战等几大战役，作者忙于交代战争的过程，但见兵锋交接，水火相继，杀声震天，而人的智慧、人的谋略、人的精神却未能充分展现，与《三国演义》中的"三大战役"相比，差距实在太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书中的重要关目鉴赏价值反而不高，这里我们选中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情节。

本篇是在写朱元璋创业初期，巢湖水军首领俞廷玉向朱元璋求援时，顺便插叙进来的故事，集中表现了俞廷玉的三个儿子惊人的武艺和膂力。

选文一开始，便叙述俞廷玉有三个儿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他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为的是"辅佐真龙出世"。这样的神异传说，自然是通俗文艺常用的话头，以便为三兄弟的超人本领安排一个凡夫俗子不可企及的神秘背景。

接着，作品依次描写了俞氏三兄弟各具特色的本领。

老大俞通海，惯使一个流星锤，索长三丈，一旦舞开来，简直无人能敌，挡之者只有粉身碎骨的份儿。

老二俞通源，本领更加出众。他善使一条铁锏，力气大得惊人。小时候，他曾在江中洗澡，忽见一个巨大的癞头鼋张开大口，要来吞他。他毫不畏惧，潜入江底，摸到一块四五尺长的条石，当作武器，迎着巨鼋砍过去，竟将其头颈砍作两段，弄得江水一片通红。面对巨鼋毫不惊慌，可见其胆量之大；在江中一下子便"直至水底"，又肩负四五尺长的条石"一步步儿踏上水来"，可见其水性之好；一举便将巨鼋打死，可见其膂力之猛。接着，作品又用反衬手法，写他将死鼋拖到江边，用索子捆了，叫岸上的人拽上去；可是，十来个闲汉使出吃奶的力气，却根本拽不动。俞通源见状，喝开众人，

“把那鼋如拾芥一般，提上岸去”。这一对比，便将俞通源罕见的神力衬托得十分形象。

老三俞通渊，本领越发了得。他善使两把折叠飞边刀，将刀舞动，两丈之内别人无法近身。他的膂力之大，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十四岁那年，他到江边一座庙中游玩，看到一个千斤重的大铁香炉，几十个人围在那里，以十两银子打赌，看谁搬得动；接着，十五六个大汉一起动手，那铁香炉却纹丝不动。众人的打赌和无可奈何，为俞通渊大显神威烘托了气氛。见此情状，他不禁暗暗发笑：“这些儿，担不像抬，终日舞灯草过日子。”又自量道：“只是一千斤，该托便托在左手里。”但他既不想炫耀自己，又要做得稳当一些，便来到后殿，想找个重量相似的东西试一试。正好那儿有两个一千多斤的大石狮子。他趁着无人，先将右边的石狮子托在左手上，“颠上几颠”，轻轻放在地下；再将左边石狮子托在右手上，就像拿着什么玩具一样，从从容容地“估斤估两”。这里的“颠上几颠”、“估斤估两”二语，将他举重若轻、满不在乎的神态描摹得极为生动传神，人物形象顿时精光四溢。当有人发现这位少年竟将石狮子举在手中玩的时候，他却一言不发，放下石狮子便走，使情节发展起一跌宕。经过众人的反复邀请和父亲的亲自劝说，他这才走到殿前，一只手举起铁香炉，上下台阶三遍。众人雷鸣般的喝彩，使情节达到高潮。然后，俞通渊有意无意地将香炉放在台下，径自回家去了。庙里的长老埋怨他未把香炉放回原处，围观的几十个人试图自己动手抬回去，谁知那香炉反而陷在了泥中，使故事又起一层波澜。众人无法，只好一齐上门，恳求他再度出马。他“只是个笑，也不应他们，大步到庙，仍将手托起香炉，依旧放正了。”通过这样的几度烘托、反衬，一个并不复杂的情节被写得波澜起伏，宛曲有致，一个神力无比、颇有主见而又顽皮可爱的少年英雄形象便活脱脱地站在了读者面前。

综观全篇对俞氏三雄的描写，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其一，逐层递进，水涨船高，将三兄弟的本领写得一个比一个高强，形象一个比一个鲜明。其二，巧用侧面烘托、正反映衬、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着力突出传奇英雄的惊人神威和非凡气概。其三，通过民间谣谚的形式，进一步渲染俞氏兄弟的英雄形象，强调人们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从而强化读者的审美愉悦。全篇语言生动诙谐，活泼有趣，洋溢着通俗文艺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人略感不足者，其中对老大俞通海的描写过于简略，因而其形象显得比较单薄。

在整部《英烈传》中，俞氏三雄并非主要人物，但通过这一不到两千字

的篇章，他们却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沈伯俊）

桂迁梦感录　　邵景詹

大德① 中，有施君名济，吴之长洲② 人，君家故饶于财，荦荦③ 负气节。年四十而未有子，性独嗜佳山水，暇辄往虎丘、天池、天平诸山游憩焉。夏之日，独棹小舟，登剑池④，度真娘墓⑤ 遂避暑读书台⑥。新蝉嘈⑦ 柳，南薰度松。顾瞻之顷，忽闻有愁叹声，徐一再听，而其人若不胜情者。君使觇之，则少同学桂生迁也。邀而问之，初难于言，既曲慰之曰："足下父母无恙乎？"曰："先二人谢世久矣。"曰："然则壶内⑧ 弗宁乎？"乃始输其诚⑨ 曰："仆有田数亩，足供饘粥⑩，不幸惑于人言，谓贩与耕，利且相百，遂折券⑪ 与李平章家，得金二十锭，贸易京师。天乎不余贷，而重之祸也！舟碎洪流，橐悬磬⑫ 矣，所存者仅藐焉一身。今日窜归，又为主者所觉，主者势焰薰天，念薄田不足以偿，一妻二子，将不复留，是以悲耳。"言讫而涕潸焉下。君为动容曰："足下无虑，吾且为尔图偿之。"桂初以为戏。君曰："吾与足下，交虽不深，然爱妻子之心一也。吾每恨无子，忍见有子弃之乎？且吾家素裕，固未急急于此不急之财；救足下于涂炭，推爱子之念，全足下之妻孥，是所甘心，何敢为戏。"桂乃反悲为喜，长跪且拜曰："君如是，是仆之天也！异日尺寸有立，图所报称；若终于困穷，则公家岂无犬马乎？"遂别去。

翌日，桂果来谒，君辄如额与偿之，不复责券。桂大感谢。无何，君偶以事过桂之居，念而造焉。其子迎门欢甚。桂趋出，礼恭而色沮丧，已而闻内饮泣，君更诘之，对曰："向承厚德，等于天亲，再生之余，何敢容隐！仆豚儿荆妇，幸赖保全，然薄田敝庐，皆为李氏所有，今旦夕被其驱逐，而出无所之，坐无所食，沟中之瘠⑬，仆将不免。仆命已矣，君恩奈何！"君又怃然曰："夫拯

人之急，而不足全人之生，则亦徒耳！足下无虑，余前村有田十亩，桑枣数十株，盍往居焉。树艺而给，无忧乏也。”桂谢且赧，良久，愿奉幼子为质，以效犬马之劳。君固却之。

再翌日，偕生至田处，以田及桑枣给之，中一株最高，俗传有神栖焉，桂因结茅于下。居一年，觉其地甚寒，与他所异，桂疑之。一日，荷锄归，见纯白鼠入室，逐之不见。谋于妻曰：“下岂有物乎？”卜之得吉，遂与妻夜发之，果得白金一藏。生喜而遽呼曰：“是可以报施君矣。”妻摇手，急止之曰：“无以呼为也！此施氏地，安知非施氏所瘗⑭？即不然，彼借口于己之地，固以为份内物也，虽尽与之，必不见德；如或不谅，将更疑子之匿其余，是欲报德而且生怨矣。且子终生，止欲作十亩田主人耶？盍于他乡潜置产业，徐以己力为报，顾不美乎？暮夜无知，天启其便，天与不取，反受其殃矣。”桂生闻妻之言，良心顿昧，而巧计潜滋，自是遂置施君于度外焉。乃倩旧识，置膏田脂产于会稽⑮。岁往征租，则托以朱门之干谒；既还故郡，则诈为蓝缕之形容。如是者十年，而施君殂矣。其子甫三岁。桂谓其妻曰：“此我扬眉吐气时也！”乃以只鸡斗酒往奠施君曰：“先生之恩，所不能报，亦岂敢忘。今先生往矣，顾余何人，久占先生之田庐，岂无面目，靦颜⑯殊甚！宁转而之他，受冻饿以死耳。”施母留之再三，不可，洒泣而去，挈家居于会稽。桂素饶干局⑰，居积致富。

施氏素豪宕，家不甚实，加以子幼妻弱，不十余年，而赀产萧然，囊飧⑱或不相继。于是母与谋曰：“尔父存日，施德于桂生，桂生似长者，今闻其富于会稽，盍与尔归焉。上者可冀厚偿，而次亦不失故值⑲，谅不虚此行也。”乃买舟自吴抵越，母止旅店，其子先往。比至桂生家，则门庭奕然，非复曩时⑳田舍翁气象矣。施子骤喜，以为得所依也。遂投刺，阍者数辈，引入东厢，楹榱㉑严整，扁题曰知稼，盖杨铁崖㉒笔也。候久不出，俄履声自内闻，乃逡巡却却立，再整衣冠。而桂生未遽见也，憩中庭，处分童仆，呼诺，语剌剌不可了。又久之，始出，心知为施氏子也，故为

不识。施子备道其颠末，且云："老母在旅次。"桂乃延之西斋，留一饭，吐词简重，矜色尊严。徐问曰："子今年几何？"对曰："昔先生垂吊时，不肖方三龄，今别先生十五年矣。"桂颔之，别无他语。饭已，更不问其母及家事。施子计穷，因微露其意。桂即变色曰："吾知尔之来也。顾吾力亦能办此，尔毋多言，令他人闻之，为吾辱。"施唯唯而退。初，施母以桂必迎己也，倚闾而望。及闻状，不觉大恸曰："桂生，而忘栖十亩时耶？"其子遽劝之曰："姑待之，彼何物，戆痴而悖眊㉓若是。盖彼势压村中，习以为骄慢，见我贫窭㉔，不欲礼为上宾，而又讳言前负，故落落如是耳。犬马之盟，言犹在耳，而矧今已赫赫乎？岂有负人桂叔子？"母意稍释。过数日，施子以晨往候，日停午，而竟弗达。施不胜惭忿，攘袂直趋，大言曰："我施生宁求人者？为人求我，而特取宿值耳，胡为其窘辱我。"顷之，其长男自外入。施整衣向前辑曰："某姑苏施生也。"言未竟，长男曰："然则故人矣！门下不识耳！昨家君备道足下来意，正在措置，而足下遽发大怒，岂数十年之久，而不能待数日耶？然此亦不难，明旦可无负矣。"言讫竟去。施子方悔己之失言，又怨彼之无礼，涕泣而归。其母复劝之曰："吾与尔数百里投人，分宜谦下㉕，若得原值二十锭，意望亦完，不必过为悲愤也。"

明旦戒行，母复嘱之曰："慎毋英锐，坐失事机，以劳我心。"于是施子鞠躬屏气，再候于桂之门下。久之，曰："宿酒未醒也。"乃求见其长男，且曰："得见长公，足矣，无烦主翁也。"又久之，则曰："已往东庄催租矣。"问其次男，则曰："已于西堂陪馆宾㉖矣。"施子怒气填胸，羞颜满面，然无可奈何。顷之，桂生乘驹㉗而出，则就谒于马首，甚恭。桂谩不为礼，曰："尔施生耶？"顾一仆，以金二锭偿之，施子视偿，仅什一也，大骇，方欲一言白，而桂飘然已去，且使人来数曰："尔昨何浅暴如是？本欲从容、从厚，今不能矣。然犹念尔年幼远来，故纡豪不缺，可速归。"施子大失望，而不敢见于辞色。求赂阍者，通问于其妻。妻又令人数曰：

"曩先公以为德，而子今以为负也。幸吾主翁长者，偿之如数，夫复何言？无已，可归取券来，虽百锭不负也。"施无以对，归以语母。母郁抑不堪，遂抱疾还家，竟不起。而日所取偿于桂生者，曾不足为道途丧葬之费。吁！亦悲矣夫！

已而，桂生家益裕，产益伙。当元年，赋役繁增，桂甚苦之，每攀蹙曰："某非国家之民，乃一老奴仆耳！"里有刘生者，善滑稽，奔走要津有年矣。侦知桂意，说之曰："方今赋税不均，贵者千百顷而无科㉘，贱者倍蓰㉙输而无算，以公之资，宁不能少入作显客，而碌碌甘税户耶？"桂长叹不答。刘笑曰："公岂以废举子业久乎？公不见吴之张万户、李都赤，不识一丁，而食禄千石，是何人也？此皆仆为之斡旋。仆自恨无力耳，使有如公十分之一，今不知衣紫乎、衣朱乎。"桂闻其言，心动耳热，因抚臂问曰："费当几何？"曰："二千足矣，多则近三千耳。"桂甚喜，且曰："卜吉即与君行。"刘辞曰："恐有为公惜者，必以仆言为诞。然以仆计，公赋岁不下千余，今所费仅三年赋役之耗耳，夫捐耗赀㉚而跻崇秩㉛，不愈于岁作输户而犹辄折腰墨绶㉜耶？今为计，吾见来年之春，吏不敢昼入公之堂矣。语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图大事者不惜小费'必欲仆行，惟公裁之。"桂益惑。明日遂行。刘又辞以未有室家，桂乃以赀安其孥，挈金三千，与俱至都下，罄以金付之，不问出入。未逾月，金尽，则谬来贺曰："旦夕贵矣！第非五千不可。"桂稍有难色，辄去不顾曰："徒费前物，毋咎我也！"桂不得已，称贷得金二千，而留其半，以半与之。又月余，或告桂生曰："刘某已除亲军指挥使矣。"桂未信。少顷，从者奔入曰："适见刘生，骤贵甚，呵拥塞道途。"桂且信且疑，倚门望焉。忽有四卒前曰："大人致请。"桂曰："大人何为者？"曰："新亲军刘公也。"桂愕然，始信刘之卖己矣，大怒欲入，而卒掖之行。及至，桂犹意其以乡曲见，而刘端坐如故，久始言曰："曩赀便宜假我，决不尔负。但吾新莅署，需钱甚急，尔前所留，幸未贷我，不数月，当悉偿也。"即令卒押取之。卒去，而索贷者填门矣，乃令从者归取

偿之。

桂羞还故乡，止居京邸，以厚价得利匕首，将俟刘入朝，刺杀之。然急于报仇，夜不能少寐，月光黯淡，而误以为东方明矣；急奔出，则路杳无行人，禁漏方三催耳。乃倚身阑阓[33]，少息焉。须臾，梦匍匐入高堂，一老翁据案坐，乃施君也。桂见之，大赧，不得已，摇尾前曰："曩令嗣来，非敢忘德，恐其不克负荷，欲得当以报之耳。"君大叱曰："是欲死耶！胡自吠其主也？"桂见诉不听，见其子自内出，乃衔衣笑曰："向辱惠顾，不能辄厚遗，幸无罪！"其子以足蹴之曰："是欲速死耶！胡自啮其主也？"桂不敢仰视，行至厨，见施母方分羹，乃蹲足叩首，乞哀曰："向令嗣不能少待，以致薄母，罪不敢辞。今我馁甚，能以余羹食我乎？"母命大杖扑之。逃至后庭，则其妻与二子、少女咸在焉，谛视之，皆成犬形，反自顾，亦无少异。乃大骇曰："我辈何至此哉？"妻怒曰："尔贵他人而辱妻子，独不思负施君乎？施在堂，乞怜万状，而不见听，比尔曩时侮慢其子，能相当否？"桂詈曰："桑下得金，尔以为暮夜无知，致我如此，顾咎我耶？"妻复詈曰："其子来时，谁为尔言而弗报也？"二子前解之曰："此往事，言之何益，徒增伤痛耳！但自今以后，再世为人，其勉为无善行哉！"相与唏嘘久之。桂馁甚，索食之急，顾有小儿遗溷[34]池上，桂心知其秽恶，而见妻子攒聚欲食，亦不觉垂涎焉，见所遗堕落池中，深惜之。已而厨人奉主翁之命，烹其长男，惊惧而苏，汗液浃背，乃一梦也。

则曙色渐开而朝罢矣。桂幡然曰："噫！有是哉！天道好还，丝粟不爽，人之不可辄负，彰彰矣！夫负人之与负于人，一也。今日之梦，是天以象告，非其实也，犹可得而悔悟。安知刘生不实受于此乎？则于刘何尤！"乃弃匕首河中而返。急至吴，访施君之子，时年二十七矣。更厚葬其父母，载之至越，以女妻焉。居无何，刘果以赃败，抄录拷讯，备尝窘辱。桂适以事赴京，偕子婿谒刑曹，会见刘，颈荷铁徽，手交木叶[35]，颜色枯槁，步履艰难；妻子自后来，与之诀别，或怨或啼，而旁观者益怒。忽见桂

生，悲惭伏地曰："向负大人，故有今日。"其冀食乞哀之情，怨悔颠连之状，宛若曩时梦中故态。桂不觉心动，以钱数十贯赠焉。刘跽㊱而受之曰："今生已矣，俟来世为犬马以报德也。"桂因大感叹，与子婿归，三分其财产，遂为会稽名家。江左㊲之人，迄今尤有能道其详者。

〔注〕 ① 大德：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1297—1307)。 ② 长洲：旧县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③ 荦荦(luò 罗)：明显、杰出。 ④ 剑池：在苏州虎丘山。 ⑤ 真娘墓：在虎丘山剑池之西。真娘，唐代苏州名妓。 ⑥ 读书台：三国时吕蒙所建，一说即今西馆桥。 ⑦ 嘒(huì 惠)：蝉的叫声。 ⑧ 壶内：家中。 ⑨ 输其诚：说出实话。 ⑩ 馆(zhān 毡)粥：稀粥。 ⑪ 折券：立契据。 ⑫ 悬磬(qìng 庆)：器具中空，指家里十分穷。 ⑬ 胏(zì 字)：还没有完全腐烂的尸体。 ⑭ 瘞(yì 议)：埋葬。 ⑮ 会稽：今浙江绍兴。 ⑯ 靦颜：惭愧、不好意思的样子。 ⑰ 干局：才干。 ⑱ 饔飧(yōng sūn 雍孙)：早饭和晚饭。 ⑲ 故值：指以前曾借给桂迁的钱。 ⑳ 曩(nǎng 囊上)时：旧时，以前。 ㉑ 楹榱(yíng cuī 营崔)：柱子和椽子，代指屋宇。 ㉒ 杨铁崖：元末明初著名文人，名维桢，字廉夫，号铁崖。 ㉓ 悖眊(bèi mào 倍帽)：老迈昏庸。 ㉔ 贫窶(jù 巨)：贫穷。 ㉕ 分宜谦下：理应谦逊下气。 ㉖ 馆宾：私塾先生。 ㉗ 驺(zōu 邹)：指古代官僚、贵族的车骑。 ㉘ 科：赋税。 ㉙ 倍蓰(xǐ 喜)：成倍或成几倍。蓰，五倍。 ㉚ 赀(zī 资)：同资。 ㉛ 跻崇秩：登上高位。 ㉜ 折腰墨绶：向县官下拜。古代县官系的是黑色的带子。 ㉝ 阛阓(huán huì 环会)：街市。 ㉞ 遗溷(hùn 诨)：拉屎。 ㉟ 木叶：木制的刑具。 ㊱ 跽(jì 技)：长跪。 ㊲ 江左：指苏南、浙西一带。

自古就有不少劝善惩恶的作品，明代人有感于世风日下，更有不少此类作品出现。《桂迁梦感录》即为其中的一篇。但多数作品总是通过赞美主人公来进行规劝，此篇却从以怨报德的角度出发，规劝世人知恩图报，切莫忘恩负义，并从中向世人展示了世态炎凉和社会风貌。

这篇小说写的虽然是元朝的事，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当时，社会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商业繁荣，商品贸易十分兴旺。一些有识之士便把目光从狭隘的小农经济模式转向更为广阔、活跃的商业领域。桂迁这个人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带着时代的新因素的，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十亩田之主人"，便弃农经商。虽然因为船祸而遭受致命的经济打击，但是通过施济的帮助，他凭借着自己的才

干见识，不断积累财富，终于成为会稽一带首富。

作品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反动也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由于当时社会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广大人民苦不堪言，连桂迁这样的巨商都“甚苦之”；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贵族，虽拥有千顷良田，却可以不纳分文，社会十分黑暗。同时，这种不平的社会现象使得一些人趁机投机钻营，买官卖官，贪官污吏横行；而另一些人为逃脱沉重的赋税则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以钱捐官，更加剧了官场的黑暗、社会的腐朽。桂迁以重金托刘生买官，却被刘生所骗；而刘生捐得亲军指挥后，继续对桂迁敲诈勒索，便是这一黑暗社会的逼真反映。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桂迁这个人物形象，大量地使用对比手法，通过细致逼真的描绘造成艺术形象前后强烈的反差，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作品以极大的篇幅来叙写桂迁发迹前时乖运蹇的窘态以及受恩后的感激涕零，从“苦不胜情”、“涕潸焉下”、“礼恭色沮”，写到他受恩后“反悲为喜”、“长跪且拜”、“既谢且赧”，说施济是他的上天，又要以自己的儿子作人质，还指天画地，要效犬马之劳，突出了桂迁当时的困窘以及施济的恩惠之重，为以后小说的情节发展打下了铺垫。待到施家败落、桂迁发迹后，桂迁本该实现自己的诺言，对恩人的遗孀孤子厚加抚慰，但他却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当恩人之子上门求援时，他久而不出，又在施子忐忑不安时“处分童仆，呼诺，语剌剌不可了”。一时间此呼彼诺，童仆们奔走传令，反映了桂家的铺排奢华以及桂迁的盛气凌人，给施子本来顾虑重重的心理更加一层压力，使施子未见其人，已感到其不可一世的傲慢。又过了很久桂迁才出来，而且虽知面前站的就是当年自己的大恩人的儿子，却故意装作不识，且吐词简重，矜色尊严，仅留一饭，别无他语。之后又故意怠慢施子，或让儿子去搪塞敷衍，或“谩不为礼”，假以辞色，横加羞辱，竟使恩人之妻抑郁抱疾而死。平心而论，桂迁并非毫无肝肺之人，掘得藏金后，也曾喜呼“可以报施君矣”，但是随着他对金钱私欲的膨胀，良心逐渐泯灭。终至于成为一个全不顾恩义的忘恩小人。作品正是通过对桂迁前恭后倨的不厌其烦的描写，展示了人物心态变化过程，揭露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文末又通过桂迁梦中变成摇尾乞食粪便之狗的情节，对桂迁的贪婪、冷酷及忘恩负义进行了嘲讽和批判。

值得引人深思的是，小说的后半部还安排了桂迁与刘生的一段恩怨，显示出了作者匠心独运的构思。一方面它使得作品再现奇境，显得跌宕多姿，不仅增加了作品内容的厚度，也昭示出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另一

方面，施济——桂迁，桂迁——刘生构成了人物的两重映照，一朝负于施济的桂迁，一朝又被刘生所负，两种情形何等相似。这其中不免包含着因果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却也揭示出命运多蹇、有沉有浮的规律，引得人们去对比、去思考。作品的主题也因而得到深化与扩展。

作品的语言质朴简练，很少雕琢，也没有晦涩繁冗的诗词典故。作品大量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敏锐地抓住瞬间生动的特征，细致形象地加以刻画。例如写施子满怀希望地投奔桂迁，却见桂迁家"楹榱严整"，十分气派显赫，而自己穷困潦倒，难免心中有所触动。在外面等候桂迁时，却久候不来，让人生疑，不知桂迁会对自己采取什么态度。正胡思乱想之时，忽然听到里面的脚步声，不由得心情紧张，犹豫不前，急忙把衣冠再整理一下，好镇静下来。作品仅以"逡巡却却立，再整衣冠"寥寥数语，就把施子当时的心情神态传神地勾勒出来了。

在对细节的选择上，作者也是颇为用心的。大量的细节不仅传神生动，有的还成为点睛之笔。例如写桂迁发迹后的气派显赫，作者并未具体地去描写他家的亭台楼阁的庄严辉煌，抑或饮食服饰的奢侈华丽，却仅是写到"楹榱严整"，然后似是无意地提到了门上的一块扁，"扁题曰知稼，盖杨铁崖笔也。"杨铁崖乃是元明之际的著名文人，可谓一字千金。桂迁既能得到他亲手题字的一块扁，则桂迁家的富裕、显赫确是非一般人可比。仅仅用这么一个细节，便把桂迁家的经济状况反映了出来，也可谓以简胜繁，以少胜多，而且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品的最后还借助了"梦"来写人的心理与潜意识。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桂迁的梦中出现了令人十分害怕担心的情形，全家人都变成了狗，在摇尾向施济乞怜，甚至明明心知小儿遗溺的秽恶，还令人作呕地垂涎，最后仍难逃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惊惧忧患，揭示出了桂迁内心的潜意识，展示出他内心深处的自我谴责与反省，可见桂迁的良心还未完全泯灭，正是这一点残余的向善之心，促成了桂迁的转变。这就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多侧面地刻画、描写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化。同时，作者还意在规劝人们，不必再等来世改邪归正或感恩图报，噩梦醒来便是早晨，在今生，在现在，迷途知返就可以有完美的结局。

这篇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多有可取之处，在今天仍有其欣赏、警示价值。这篇小说后来被冯梦龙改写为《桂员外穷途忏悔》，收入《警世通言》。清代李玉《人兽关》传奇，亦据此改编而成。　　（宁稼雨　芦茜）

关元帅禅师叙旧
金碧峰禅师斗变

罗懋登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七十六回

诗曰：

古往今来历战场，再推义勇武安王。
天教面赤心犹赤，人道须长义更长。
夜静青龙刀偃月，秋高赤兔马飞霜。
禅师若不施奸计，险把妖身溅血亡。

却说关爷道："就是这个嘴上的病，就在这里讨个分晓。"城隍菩萨不解其意："那和尚是一口长素，没有甚么嘴上的病。"关爷好恼又好笑，说道："不是嘴上的病，我且说一个你听着。这如今万岁爷珍馐①百味，独不是嘴上的病么？朝中文武百官尔俸尔禄，独不是嘴上病么？士子呵断齑划粥，这不是嘴上病么？农夫呵五月新谷，这不是嘴上病么？工人呵饩廪②称事，这不是嘴上病么？商人呵饥飧渴饮，这不是嘴上病么？富翁呵日食万钱，这不是嘴上病么？贫穷呵三旬九食，这不是嘴上病么？箪食豆羹，得之则生，这不是嘴上病么？箪食豆羹，不得则死，这不是个嘴上病么？还有一等餍酒肉而后欢天喜地的，这不是嘴上病么？还有一等阇黎③饭后撞钟，嘴塌鼻歪的，这不是嘴上病么？比方我如今在中国，春秋祭祀，这不是嘴上病么？比方你如今在这木骨都束国，要求人祭祀，这不是嘴上病么？"城隍菩萨连声道："不敢！不敢！小神并不敢要求祭祀。"关爷道："也不管你这许多闲事，你只去取过一片猪肉来就是。"城隍道："却没有猪肉。"关爷即时叫过土地老儿来，分付道："你去取过一片猪肉来。"土地道："没有猪肉。要豆腐，小神就有。"关爷道："怎么要豆腐你就有？"土地道："小神这个地方上的人，都有些眼浅，看见城隍菩萨位尊禄厚，都就敬他；看见小神位卑禄薄，却都就轻慢小神。大凡猪

首三牲，都是城隍的，豆腐就是小神的。故此要豆腐，小神就有。”关爷爷就翻过脸来，叫声道：“城隍，你还说不要求人的祭祀，怎么你就要猪首？土地老儿只是豆腐？”城隍菩萨看见关爷爷翻过脸来，吓得只是抖抖的战，正叫做“城隍诚恐”，连忙的磕上两个头，说道：“小神有罪，伏望关爷爷宽容。”关爷道：“也罢，我饶你这一次。你去将功赎罪何如？”城隍道：“但凭关爷爷分付，小神汤火不辞，去干场功来就是。”关爷道：“你取过一片猪肉，悄悄的走到那个和尚身边，看他飞钹④在那里，把他里面画的鬼头嘴上，猪肉一涂。雄钹上涂一下，雌钹上张张嘴都要涂一涂，不在乎多，只要涂得到。涂了之时，他却有一声响，你就轻轻的说道：‘嘴上病。’他自然会住。”城隍道：“怎得个空隙儿去下手他？”关爷道：“我和他讲话之时，他便不着意堤防，你可就中取事。”城隍道：“小神理会得，爷爷请行罢。”

关爷又一驾云起，喝声道：“贼秃奴！你是那一个教门？一边口里念佛，一边手里杀人。”飞钹禅师看见关爷爷以礼问他，他却也以礼答应，说道：“非贫僧敢杀人。只是这一国军民困苦，贫僧特来救拔他们。”刚说道这两句话还不曾了，那两扇飞钹已自是猪肉涂污了个鬼嘴，一声响，城隍道：“嘴上病。”恰好的就住了声。城隍菩萨溜过一边。关爷爷即时怒发雷霆，威倾神鬼，凤眼圆睁，蚕眉直竖，喝上一声：“那里走！”一张偃月刀照头就是一下。那飞钹禅师还把当先前三位天神，不慌不忙，掀起一扇雌钹来，喝声道：“变！”那晓得，那扇雌钹就是吊了魂的，掀也掀不起，变也变不成。禅师看见这扇雌钹变不来，连忙又掀起那扇雄钹，那晓得，那扇雄钹就是吃醉了酒的，游游荡荡，慢慢当当，狠飞也不过三尺之远。两扇飞钹都不济事，关爷的刀又是来得凶。禅师没奈何，只得转身而走。关爷赶向前去，还不杀他，调转个刀把，照着背心窝里一点，点翻他在地上，叫声周仓捉将他来。那周仓又是个甚么主儿，一手捉将过来，早已捉吊了三分魂，不见了七分魄。关爷道：“提去交与天师。”

好个飞钹禅师，看见势头不善，就扯出一个谎来，连声叫道："关爷爷！关爷爷！我是你一个大恩人，你就不认得我了？"关爷是个义重如山的人，听知道是个大恩人，心上到吃了一惊，问说道："你是那个？怎么是我的大恩人？"禅师道："关爷爷，你就忘怀了过五关，诛六将之事乎？"关爷一时想不起来，问说道："你是那一关上的人？"禅师道："我是汜水关镇国寺里的长老，你就忘怀了么？"关爷道："终不然你是那普静长老。"禅师道："普静长老便是贫僧。我曾救了你那一场火难，岂可今日你就反害于我么？"关爷道："你既是普静长老，经今多少年代，你怎么还在这里？"禅师也是个利嘴，反问说道："我和你同时经今多少年代，你怎么也还在这里？"关爷道："我聪明正直为神，故此还在。"禅师道："我也是聪明正直为人，故此也还在。"关爷道："你怎么不在中国，走到这个夷狄之邦来？"禅师道："关爷爷！你岂不闻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⑤之邦行矣。贫僧只要修真炼性，管他甚么夷狄之邦。"关爷被他这几句话，打动了心，只说是真，说道："今日之事，却怎么处？拿将你去，你又是一个恩人；不拿将你去，天师道令，怎敢有违？"禅师道："昔日华容道上，怎么不怕军师的军令？"关爷爷又吃他这一句，撞得哑口无言。只是周仓说道："终是私恩，怎么废得公义？还是拿他去。"禅师晓得关爷恩义极重，决不下手他，他就把句话来打发周仓，狠声说是："周仓，当原日华容道上，你怎么不去拿下曹公？你将军何厚于曹公而何薄于我普静？曹公不过只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却只是些口腹财帛而已。我贫僧救了你那一场火灾，保全了甘、糜二夫人。自此之后，功成名立，全了自家君臣之义；二夫人永侍玄德公，全了主公夫妇之德；古城聚会，又全了三兄弟之情。这如今万世之下，那一个不说道过五关、斩六将掀天揭地的好大丈夫。若不是贫僧之时，只好过得两个关，我这第三个关上，却有些难处，不免做了煨烬之末。就到如今为个神，也有些乌焦巴弓。贫僧这个恩，比曹公的恩，还是那一个的大么？

曹公可以饶得，我贫僧可以饶得么？饶了曹公，还要军师面前去受死。这如今饶了贫僧，可以自由么。况兼贫僧还与关爷爷有个桑梓之情。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关爷爷，你还是放我不放我？”只这一席长篇，把个关爷爷说得心肠都是碎的，生怕负了他当日的大恩，连声道：“知恩不报非君子。你去罢！我决不拿你。”飞钹得了这一句话，一跃而起。正叫做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关爷爷回复了天师，说道：“那个和尚自今以后，不为害，饶了他罢。”一驾云头，转回天上去了。天师道：“怎么关元帅说出这两句话来？”细问左右，却才晓得叙恩故这一段情由。天师道：“‘偏听成奸，独任成乱’，古语不虚。”恨一声：“贼秃奴！这等一张利嘴。若不是天色已晚，我还有个妙计，到底要拿住他。”国师道：“这和尚都是贫僧释门中的弟子。待贫僧明日出去，劝解他一番罢。”

却说飞钹禅师凭了那一张利嘴，哄脱了关元帅，不胜之喜，转到飞龙寺里。尊者道：“师父的飞钹，怎么今日不灵验？”禅师道：“正是不知有个甚缘故。”尊者道：“拿来看一看何如？”禅师一手拿出一扇飞钹来，仔细打一看，只见飞钹里面，画得有些鬼嘴，那些鬼嘴上，一概涂得是油。禅师道：“原来是那个把些猪油魔污了我的飞钹，故此飞不起，变不来。可恶，可恶！”尊者道：“这是那个？”禅师道：“不是别人。今日只是城隍菩萨在我身边站着，想就是他，快去请过城隍菩萨来。”那里去请个城隍？原来城隍菩萨怕飞钹禅师计较，他已自放起火，烧了殿宇，脱身去了。禅师也不奈他何，只得含忍着。他取出两扇飞钹，重新炼一番魔，重新收一番煞。收拾得停停当当，又带着尊者，走出城来。一出城来，只见船头上走下一个和尚，只身独自，一手一个钵盂，一手一根禅杖。飞钹禅师说道：“来者莫非就是那甚么国师么？”尊者道：“正是他哩。”禅师晓得是个国师，生怕他先动手，连忙的撇起那扇雌钹来，喝声：“变！”一会儿，上千上万的飞钹，齁齁的响，照着国师的头上吊下来。国师道：“阿弥善哉！原来这个僧

家，苦没有甚么本领。”禅师高叫道：“你且顾着你的光葫芦头哩！怎见得我没有本领？”国师道：“你既是有些本领，怎么只是这等一味单方？”禅师道：“你管他甚么单方不单方。”国师道：“贫僧也还你一个单方就是。”不慌不忙把个紫金钵盂一下子掀起去，也是这等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上万的钵盂，飞在半天之上，玎玎珰珰，一片的响。那禅师上千上万的飞钹，我国师上千上万的钵盂。一扇飞钹，还他一个钵盂，两下里上下翻腾，相对一个平住。二位元帅看见，说道：“国师妙用，若是差分些儿，怎么当得那千万个的飞钹？”马公公心里想道：“虽然妙用，却不收服他，只和他比斗，终不是个了日。”心里激得慌，不觉的高叫道：“国师老爷，你何不大显神通，收了他的飞钹罢！”国师道：“阿弥陀佛！这有何难？”伸起个指头儿一指，口里说声：“来！”只见那上万的钵盂归做一千，一千归做一百，一百归做一十，一十归做一个，还是好好的一个钵盂，托在手里。口里又说声：“来！”只见那半空中上千上万的飞钹，也听我国师老爷的号令，一个一觔斗翻将下来，就像个昏鸦归队，宿鸟投林。一扇一扇儿都吊到老爷的钵盂里面，绳穿索牵也不得这等齐缉⑥。到了末后之时，也还只是一扇铙钹。马公公道：“好了，今番那妖和尚，啄木鸟儿断了嘴，也自干休。”那晓得那和尚尽有些套数，看见国师老爷收了他的铙钹，连忙取出那一扇来敲上一声。敲上一声不至紧，钵盂里面这一扇一声响，早已飞将去了。原来两扇飞钹，一雄一雌，雄起雌落，雌起雄落，相呼厮唤，半步不离。故此这里敲得响，那里就来。

却说飞钹禅师取了他的宝贝，他却又挑过江儿水，把扇雄钹一掀掀起来。那扇雄钹却不变化，只是狠要捞翻了人的头。一会儿，起在半天之上；一会儿，竟照着老爷的头上吊将下来。老爷初意只说他飞钹掀起之时，还是怎么变化，不防他一竟下来，到也吃他一逼，措手不及，只得把个身子一抖，身上抖出千瓣莲花，枝枝叶叶，柱天柱地。那扇雄钹荡了莲花，只听见玎玎一声

响，早已奔回了禅师。禅师其实的不肯忿输，连忙的又掀起那扇雌钹来。那扇雌钹鹘鹘的响，一会儿，又是这等上千上万的蜂拥而来。只见国师老爷又把个千叶莲花抖一抖，抖得莲花之上，明明白白坐着一个千手观音，一扇飞钹托在一只手里，有一万个飞钹，就有一万只手托得定定儿的。禅师看见这雌钹又不能成功，只得取出那扇雄钹来敲一下响，收回了这扇雌钹。搬斗了这许久工夫，不觉的天色昏沉，东方月上，各自收拾归去。国师归到船上来。马公公道："老爷何不大显神通，拿住他罢？"国师道："阿弥陀佛！彼此都是佛门中弟子，怎么就好下手得他？"马公公道："老爷既不肯下手他，怎么得个结果？"国师道："再宽容他两日，自然心服。"马公公道："他若是不心服，却待何如？"国师道："到明日贫僧再处。"

却说飞钹禅师归到飞龙寺里，番王亲自迎接，说道："连日多劳佛爷爷费心。寡人何德何能，何以相报！"飞钹禅师看见番王酬谢他，越发羞惭无地，说道："劳而无功，十分惭愧。"番王道："欲速则不达，从容些才是。"尊者道："只多了那个僧家，有些费嘴。"禅师道："不怕他费嘴，管取明日成功。"番王道："多谢佛爷爷，容日犬马相报。"禅师道："我另有一番神术，明日要取他的钵盂来。"尊者道："只怕他明日不拿出钵盂来。"禅师道："他是个有德有行的，不肯下手。只要我已心悦诚服，他才住手。明日一定还是那个钵盂来。"

到了明日，一边国师老爷，跟着一个徒孙云谷；一边一个飞钹禅师，跟着一个徒弟尊者。禅师依旧还是那扇雌钹，一变变上一万，满空中啰啰唣唣。国师依旧也是那个钵盂，也一变变上一万，上下翻腾，一个抵敌一个。两下里正在闹吵之时，飞钹禅师取出一个朱红漆的药葫芦儿，去了削子，只见葫芦里面一道紫雾冲天，紫雾之中，透出一个天上有，地下无的飞禽来，自歌自舞，就像个百鸟之王的样子。一会儿，满空中有无万的奇禽异鸟，一个个的朝着他飞舞一番，就像个人来朝拜一般的样子。朝了一

会，拜了一回，那百鸟之王把个嘴儿挑一挑，那些奇禽异鸟一个鹞子翻身，把老爷的钵盂，一个鸟儿衔了一个，有一万个钵盂，就有一万个鸟儿衔着。衔着之时还不至紧，竟望飞钹禅师而去。那个百鸟之王自由自在，也在转身，也在要去。国师叫声云谷，问道："那个鸟王是甚么样子？"云谷道："倒也眼生，着实生得有些古怪。"国师道："怎么古怪？"云谷道："鸡冠燕喙，鱼尾龙胼，鹤颡鸳臆，鸿前麟后。这等一个形状，却不眼生？"国师道："似此之时原来是一个凤凰。一个凤凰却不是百鸟之王？故此有这些奇禽异鸟前来朝拜。"云谷道："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可就是他么？"国师道："正是他。凤凰灵鸟，见则天下大安宁。"有诗为证。诗曰：

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此心存不厌，奋翅腾紫氛。

岂不常辛苦，羞与雀同群。何时当来仪？要须圣明君。

云谷道："既是个灵鸟，怎么又挑嘴儿，叫百鸟衔我的钵盂？"国师道："这又是那僧家撮弄的法术哩！"云谷道："既是法术衔去了我们钵盂，怎么处他？"国师道："你去取过向日的凤凰蛋来。"云谷道："已经用过去了。"国师道："止用过一个，还有一个在那里，你去取将来。"一会儿，取过蛋来。国师拿在手里，朝着日光儿晃了一晃。只见那个百鸟之王，一个转身，竟自飞进蛋壳儿里面去了。这也是个：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百鸟之王既来投宿，又有那个鸟儿敢往别处飞的？一个鸟儿衔着一个钵盂，都交还了国师老爷。老爷接过来，依旧只是一个紫金钵盂。

却说飞钹禅师看见凤凰之计不行，激得个光头爆跳，双眼血彪，叫声道："苦也！我岂可就不奈你这个贼秃何么？"一手又取过一个黑漆漆的药葫芦儿来，拿在手里，左念右念，左咒右咒。磕了一会头，捻了一会诀。今番当真是狠哩！拿起葫芦来，把个削子打一磨，早已吐出一道青烟，腾空而起：

浮空覆杂影，合树密花藤。乍如落霞发，颇类巫云横。

映光飞百仞，从风散九层。欲持翡翠色，时出鲸鱼灯。

再把个削子抽开来，早已一声响，一阵黑风掀天揭地而起：

萧条起关塞，摇飐下蓬瀛。拂林花乱影，响谷鸟分声。

披云罗影散，泛水织纹生。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

风过处，早已飞出一个异样的大鸟来，约有十丈之长，两翅遮天，九个头，一个身子，人的头，鸟的身子，虎的毛，龙的爪，趁着那些风势儿，一觳碌吊将下来，把老爷的圆帽一爪抓将去了。抓去了老爷的圆帽，老爷顶上露出那一道金光，照天照地。金光里面现出一个佛爷爷，一手钵盂，一手禅杖，辟手就抢转那个圆帽来。那神鸟也不敢争，只是漫天飞舞，做出那一等凶恶之状。老爷却叫声云谷，问说道："今番那神鸟，是个甚么样子？"云谷道："那个异鸟异样的，大约有十丈多长，人的头，共有七个鸟的身子。只是一个虎的毛，龙的爪，两翅遮天，好不利害也！"国师道："似此之时，也还不算做利害。"云谷道："叫做个甚么名字？"国师道："叫做个海刀。"云谷道："怎么叫做海刀？"国师道："因他是个恶种，入海刀龙，过山吃虎，故此就叫做个海刀。"云谷道："师公也还拿出那个凤凰蛋来收服他么？"国师道："那个恶种，岂可放得他到这个善窝里来。"云谷道："他这等猖獗自恣，怎么处他？"国师道："恶人自有恶人磨。"

道犹未了，好个佛爷爷，有许多的妙用，立地时刻，一道牒文，竟到灵山会上，知会掌教释迦老爷，借下大力王菩萨。释迦老爷不敢违拗，即时差下大力王菩萨，前往燃灯佛爷听调。大力王菩萨自从归了释门，并不曾得半点空儿施展他平日的手段，猛然听见燃灯佛爷取他有用，他就是个冯妇攘臂⑦下车来，一心要

吃老虎肉。你看他张开那两扇迎风翅，九万云程，一霎时早已到了西洋大海之中，参见国师老爷，禀说道："佛爷爷呼唤，何方使令？"国师道："所有一个妖僧，卖弄一个海刀，在这里扬威逞势，你与我收服他来。"大力王菩萨得了佛旨，乘风而起。你看他遮天遮地，一个大东西，也是鸟的头，也是鸟的嘴，也是鸟的身子，也是鸟的毛片，也是鸟的翅关，也是鸟的尾巴，只是一个大不过哩！云谷道："师公！这是个甚么神祇？一时就变做这等一个大神鸟？"国师道："这原本是个大鹏金翅鸟，因他发下了誓愿，要吃尽了世上的众生，故此佛爷收回他去，救拔众生。收了他去，又怕他不服，却又封他一个官爵，叫做大力王菩萨。他在佛门中做神道，就叫做大力王菩萨。他离了佛门中到海上来，依旧是个大鹏金翅鸟。"云谷道："他怎么就晓得师公在这里，就来助阵？"国师道："是我适来一道牒文，到灵山会上借下他来。"云谷道："师公好妙用也。"道犹未了，大鹏金翅鸟发起威来，遮天遮地，日月无光，云山四塞。国师道："大力王，你不可十分施展，恐怕四大部洲沉了做海。"怎么四大部洲沉了做海？也只是形容他的大不过。有诗为证。诗曰：

腾云驾雾过天西，玉爪金毛不染泥。
万里下来嫌地窄，九霄上去恨天低。
声雄每碎群鸦胆，嘴快曾掀百鸟皮。
豪气三千飡日月，凡禽敢与一群栖？

大鹏金翅鸟发起威来，遮天遮地。国师道："你只可将就些罢。"大鹏金翅鸟应声道："晓得了，我自然将就哩！"口便说着将就，其实的老虎不吃人，日前坏了名，将将就就，飞下起来。那海刀先望着他，吊了魂了，那里敢来挡阵？一时间躲闪不及，早已吃了一亏。怎么吃了一亏？大鹏金翅鸟又大又凶，只一个海刀虽说大，大不过他，虽说狠，狠不过他。一爪抓下去，皮不知道在那里，肉不知道在那里，骨头不知道在那里，头不知道在那里，尾巴不知道在那里。一亏你说狠不狠？云谷看见这个金翅鸟有些神

通，连声叫道："大力王，你可把那僧家一下子结果了罢。"国师道："不可！不可！我已同是佛门中弟子，怎么今日下得这等无情手来。大力王，你自回去罢。"佛爷爷旨意不敢不遵，大鹏金翅鸟只得乘风而去，依旧到佛门中，做大力王菩萨。国师便领了云谷，也自回了船。

二位元帅接着，再三伸谢。只有马公公说道："今日好个机会，只消那个金翅鸟一伙儿结果了那个僧家，岂不为美！"国师又说道："我已同是佛门中弟子，怎么今日中间下得这等的无情手也。"元帅道："国师老爷承教得极是。只是我和你来得日子久，前面还有许多的国，怎么是好，几时是了？"国师道："说不得这个话。紧行慢行，前面只有许多路程，再宽容他几日，他自然计穷力尽，怕他不服降么？"二位元帅看见国师老爷只是宽容他的主意，也不好强他，谢了国师，各自散了。

二位元帅同坐在中军帐上，再三筹度，再不得个良策。坐到五更时候，王爷闭了眼，打个盹，神思昏昏，似梦非梦。只见帐下一个老者，俄冠博带，一手一片猪肉，一手一扇铙钹，渐渐的走近前来。王爷道："你是甚么人？"老者道："小神是本处城隍之神也。"王爷道："手里是甚么东西？"老者道："小神以此得罪，元帅老爷以此得功。"道犹未了，帐外一声响。王爷睁开个眼来，原来是南柯一梦。王爷也不作声，仔细猜详一会，心上却就明白了。

毕竟不知怎么样儿就明白了，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珍馐(xiū 休)：味道上佳的食物。 ② 饩廪(xì lǐn 细凛)：粮食一类的生活物质。 ③ 阇(shé 舌)黎：高僧，泛指僧人。 ④ 钹(bó 勃)：古称"铜钹"、"铜盘"。打击乐器。有大小不同的多种形制。 ⑤ 蛮貊(mò 寞)：古代泛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⑥ 齐缉：整齐均一。 ⑦ 冯妇：人名。《孟子·尽心上》："晋人有冯妇者，善博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赵岐注："其士之党笑其不知止也。"后称重操旧业之人为"冯妇"。

本篇选自《三宝太监西洋记》。

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西行，一路降妖服怪、斩将夺旗，宣[illegible]王化，宾服众国，了无阻挡。但到了西洋小国木骨都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如何降服木骨都束国，作者用了六回篇幅，精心架构，娓娓道来。

本文乃第七十六回，从结构上看，属于这个故事的高潮部分，是双方法力的最后较量。作者没有孤立地去写高潮，而用四回篇幅叙写决战前相持阶段的紧张气氛。作者全局在胸，从容运笔，有理有节地把故事推向了高潮。

故事开篇写道，郑和船队到了木骨都束国，照例要他献宝纳降，国王推病"负固不宾"，但面对南朝浩浩船队，赫赫威严，又自料不能取胜，便命国师陀罗尊者到齐云山碧云洞，请来其师飞钹禅师。

飞钹禅师"虽不是什么嫡门正派，其实的利害，不可胜当"，十扇飞钹取了南朝十个人头，送与番王做贽见之礼。国师天师先后出马，胜负未分，又相继请出马元帅、赵元帅、温元帅三位天神，皆不能胜，于是便请出了关元帅。

关元帅出场确实气势非凡，他令城隍在他与禅师对阵之时用猪肉涂污了钹上的鬼嘴，破了飞钹的法力，禅师束手就擒。情节到此似乎已近尾声，但作者却又节外生枝、别出心裁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作者借来的天神关元帅正是三国故事中的关羽，他虽然忠勇相兼、所向披靡，但十分重"义"，正是这个"性格弱点"，使得他最后功亏一篑。飞钹禅师谎称自己是汜水关镇国寺里的普静长老，是关羽过五关、诛六将时的大恩人。作者极有层次地叙写了禅师动情动色的乞饶之语，先把关爷"打动了心，只说是真"，又软硬兼施，把关爷说得"心肠都碎了"，最终放了他。这是三国故事中华容道义释曹操故事的翻版，或者说是放曹故事的神话化。在这里，关羽的性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三国故事中，曹操确于关羽有恩，而这里飞钹禅师与关羽则本无瓜葛，只是狡猾地利用了关羽的"性格弱点"，得以逃生。关羽除了三国故事中重情重义的性格内涵外又平添了"偏听"、"独任"的性格内容。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关羽、禅师斗法这个神话故事中，作者融入了现实内容，对现实中的丑恶与传统道德作了神话式的批判。当关羽问及飞钹是什么形影时，城隍说雄雌钹是"一样画的是人头，有眼鼻口耳"。关羽却说，禅师的邪法都来自"嘴上病"。在关羽看来，"病"从"嘴"入，皆因要求祭祀，土地位卑禄薄，仅得豆腐，城隍位尊禄厚则能得猪首。再进一步说，禅师能

得法术，也是“嘴上病”，故令城隍用猪肉涂上飞钹，法术便不灵了。作者巧妙地讽刺了现实中因贪婪而得的“嘴上病”，委婉深刻、切中时弊，令人警醒。另一层讽刺意义在于，关爷勇武威严，嫉恶如仇，却犯了个软耳根的毛病，导致良莠难辨，真假不分。对花言巧语笃信不疑，放虎归山。一擒一放，颇具讽刺意味。

飞钹禅师回营重新收拾一番，又杀出城来。于是国师出马，与之展开了一场眩人双目的斗法。作者用绮丽丰富的想象，幻化出一场精妙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空中之战。禅师变出成千上万个飞钹，照国师头顶打来，国师则飞出成千上万的钵盂与之相抗，并施展法术将飞钹如“昏鸦归队、宿鸟投林”般地收到钵盂之中。至此，国师似乎已经大功告成，可以收兵回营了。但作者又独出心裁，让禅师敲动雄钹，将雌钹收回去了。然后，将雄钹猛然照头打来，国师则将身一抖，抖出千瓣莲花，逼回雄钹。禅师不甘心，又放出千万个雌钹，国师又抖动莲花，莲花之上现出一个千手观音，一个个将雌钹托定，禅师见此计不成，忙敲动雄钹，收回雌钹。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禅师第二天则拔开一个朱漆宝葫芦，放出凤凰，引得成千上万个奇禽异鸟前来朝拜，并将国师的钵盂一个个衔了去。国师则取出凤凰蛋壳，凤凰则径直飞回壳中，禅师此法便告破。禅师再放出一个十丈之长、两翅遮天、鸟身人头、虎毛龙爪的异样大鸟——海刀。国师则往灵山邀来大力王菩萨，菩萨变作大鹏金翅鸟，“一爪抓下去，(海刀)皮不知道在那里，肉不知道在那里，骨头不知道在那里”。作者驰骋想象，波诡浪谲，迭出新意，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本篇结局尤为精彩，作者用王爷的南柯一梦的形式形象地表达了他对某些社会现象的哲理思考，余味悠长，发人深思。在结构上，则承前启后，前呼后应，为后文大破禅师埋下了重要伏机。（张成全）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

朱名世

——《牛郎织女传》第七回

且说金郎[1]自分家以后，放牛回家仍在兄嫂处吃饭。马氏[2]以家产完全独享，心中甚是满意。一日三餐随茶便饭，金郎稍减

苦痛。且年岁渐已长大，知道好歹，马氏若更加虐待，又怕告诉其兄，兼之家人暗中劝勉，所以糊涂过了一二年，金郎已有十二岁了，不时与牛作伴，有时牧牛、看书。金郎如今安好，这且按下。

再说天孙织女③自那年同看守仙娥，往天河东云锦宫内工织，固然日夜勤劳，那一种凄凉苦楚一言难尽，不知何日可能圆满？一日工作晚歇之时，适值大雪飘天，龙藏形、鹊匿巢。窗外惨景，引起愁人心事，即叹道：

于工天宫我尚苦，贬下凡尘他更凄。

天孙织女叹罢，向守宫天娥道："我至此多年，终年终日受此苦处，不知何日何时可得圆满之期，跳出陷坑之外？尚有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不知往何地方，又不知受何苦处，不知尚有相会之日否？"看守仙娥答道："天孙勿须多悲，玉帝自然知道，安有受苦不得圆满之日乎！即第十二金童凡尘受苦，亦是天数，无须天孙多虑。"天孙织女道："话虽如此，金童若非因我之故，彼亦不至贬下凡尘。今已分离一十二年，尚不曾得有一相会之日，我明日定要仰叩云锦圣母，转奏玉帝，何日可届圆满？"看守仙娥道："我劝天孙耐守，候玉旨便了！"二仙女你言我说，不觉昏昏睡去。直至天明，天孙硬着头皮来至圣母殿上，叩伏禀道："多蒙圣母收留十二年，小仙女勤劳工作，苦不堪言，但不知何日可得圆满，又不知能与金童再有相会之日否？乞圣母准旨，转奏玉帝！"云锦圣母道："天孙不必问我，今年已届十二年，还有一年，至明年此日此时，汝等始可圆满，刻不心慌意乱，亦是枉然。还请天孙耐守！"天孙泣道："圣母所言，小仙自宜谨慎小心，届期尚祈通示，以遂吾等之心愿，藉可以了夙缘④，那时再为拜谢洪恩！"云锦圣母道："此时不必多渎⑤，纵然急破心肠，不能逆天而行，快往工室中去罢。"天孙织女领命，仍回工室去了。这里圣母坐在殿上想道："天孙织女尚有怜爱金童之心，可见感动了夫妇之情。闻得瑶池圣母前次所言，玉帝已允许难满，可以婚配，不免明日待我

拜谒瑶池圣母，可有挽救之策？”云锦圣母想罢，又一转念道：“天机已定，此时去问，也是枉然！”故此就未曾前去。

韶光易逝，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又是一年。将届七月初间，正是第十二金童超升之日了。天孙织女又耐守了一年，无非时常要求云锦圣母作法。圣母准其代为转达，故至此时，不得不代往动问，即传命众仙女予（预）备云车，往斗牛宫瑶池圣母处去。仙娥领命，即出了云锦宫，沿天河直往西方，经由无尘大道，顷刻之间下了云车。将到宫门，守宫仙女见云锦圣母到来，连忙至内宫奏知瑶池圣母。圣母闻奏，即同宫娥来至殿上，只见云锦圣母同仙娥已至阶前。彼此相见，一同坐下，仙女捧上仙茗甘露水来，啜毕，云锦圣母道：“特来奏询圣母，那年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多年。今已圆满之期，特来会商如何办法？”瑶池圣母道：“圣母今日至此，我也知为此事故，既若辈⑥各受了苦楚，玉帝亦有怜爱之心。今日暂请圣母回宫，我明日即到通明殿玉清宫中朝见玉帝，请旨定夺。然后差太白金星下凡超拔金童、金牛星⑦同上天庭，完全一切手续。”圣母笑道：“悲极生乐，乐极生悲，乃理之恒情！我们当从中撮合，方作慈善之念。”瑶池圣母点头称是，笑而不答，云锦圣母遂告别而去不提。不一时，天妃圣母又到，步入殿，瑶池圣母也是招待。谈了多时，瑶池圣母告以云锦圣母已经来过，又劳天妃圣母到来，实为慈念之所致。二圣母谈了几句，即告别出宫去了。瑶池圣母坐下一想：“事已届期，不得不申奏玉帝！”即命仙女取上文房四宝，铺上本章，亲笔一挥，奏册一本。次日清早，带同宫娥二名，出了斗牛宫，驾起六云车，不一时，先到了玉清宫的仪门，步入玉清宫中。见了玉帝，伏俯山呼“万岁”，玉帝道：“有本呈上，待朕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臣瑶池散仙，奏达玉帝驾前，为超拔金童、天孙团圆事。金童自那年贬下凡尘受苦，天孙织女发往云锦宫内工织，已至十三年圆满之期，尚有金牛星下凡拥

护。仰乞陛下恩准，差太白金星下凡，带领金童、金牛星同升天庭，再和天孙织女配合，以了夙缘。此乞陛下垂鉴为幸！

臣瑶池散仙谨呈

此本呈奏玉帝，不知玉帝可能恩准？且待下回分解。

〔注〕 ① 金郎：即牛郎。小说中的牛郎，前身乃玉帝身边第十二金童，因在瑶池仙宫调戏天孙织女，被贬人间，投胎洛阳县牛员外家，为牛员外续弦妻李氏所生，排行第二，取名牛金郎，乳名灵儿。 ② 马氏：牛郎哥哥牛金成的妻子。 ③ 天孙织女：仙女名。小说中的天孙织女，乃斗牛宫中第七位仙女，是玉帝女婿张天君的女儿，俗称张七姐。因在瑶池仙宫对金童"一笑留情"，触犯天条，被西王母谪往天河东云锦宫内终日工织。 ④ 夙缘：旧有的姻缘。 ⑤ 渎：亵，混杂。此为"胡思乱想"之意。 ⑥ 若辈：他们。 ⑦ 金牛星：天上星宿名。小说中牛郎因在人间受到嫂子马氏的折磨，怨气冲天，太白金星奏明玉帝，玉帝命金牛星下凡，投胎于金员外家母牛之腹，成为能与牛郎说话的壮牛，暗中保护和帮助牛郎。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我国可谓脍炙人口，源远流长。《风俗通》中，就有"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的记载（唐韩鄂《岁华记丽》引）；《淮南子》中也有"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的传说（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又有《迢迢牵牛星》一首，其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而稍后的曹丕，在其《燕歌行》中也抒发了"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的同情而哀婉的情愫。此后，各种文学体裁对牛郎织女故事的歌咏和描写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关于牛郎织女的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小说》一书，此书已佚，但故事梗概被明代冯应京的《月令广义》一书所引录。至于描写牛郎织女故事的长篇通俗小说《牛郎织女传》，目前所知较早的有明代万历书林余成章刊本，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此后有上海大观书局的石印本，大概出版于1910年前后。

此处所选的"天孙女宫中思情，玉清殿圣母请旨"一节，是《牛郎织女传》的第七回。在这一回中，作者主要描写了织女对牛郎的思念与牵挂以及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而这种思念、牵挂和追求又是通过多种方法得以表现的。

首先是织女感情的直接抒发。小说中织女叹道："于工天宫我尚苦，贬

下凡尘他更凄。"由自己在天宫的劳作之苦，推想到牛郎被贬人间后的种种苦楚，既表现了织女善良的本性，又体现了她对心上人的缕缕深情。

其次，通过织女的语言和行为来表现。如织女与守宫天娥的对话，就反反复复表达了这种复杂而又痛苦的情绪。织女一曰："我至此多年，终年终日受此苦处，不知何日何时可得圆满之期，跳出陷坑之外？尚有第十二金童贬下凡尘，不知往何地方，又不知受何苦处，不知尚有相会之日否？"二曰："金童若非因我之故，彼亦不至贬下凡尘。今已分离一十二年，尚不曾得有一相会之日，我明日定要仰叩云锦圣母，转奏玉帝，何日可届圆满？"再如织女对云锦圣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恳求："多蒙圣母收留十二年，小仙女勤劳工作，苦不堪言，但不知何日可得圆满，又不知能与金童再有相会之日否？乞圣母准旨，转奏玉帝！"所有这些，织女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句句不离牛郎，而对牛郎的反复提及又充分体现了织女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其三，通过景物描写来烘托织女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烦闷。小说写道："一日工作晚歇之时，适值大雪飘天，龙藏形、鹊匿巢。窗外惨景，引起愁人心事。"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凄清冷落的环境中，作者展开了对于织女内心世界的描写和织女与守宫天娥的对话描写。在这里，"景语"对"情语"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景语"本身就是一种"情语"。诚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由于这样一种描写方式，作品达到了借景写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正是小说作者借鉴优秀的传统诗词和戏曲作品的艺术手法所致。

另外，作者还调动了小说中其他人物为塑造"悲情"的织女形象服务，如守宫天娥对织女的同情就是突出的例证。更有甚者，织女的痴情还感动了云锦圣母。书中有一段关于云锦圣母的心理描写十分耐人寻味："天孙织女尚有怜爱金童之心，可见感动了夫妇之情。闻得瑶池圣母前次所言，玉帝已允许难满，可以婚配，不免明日待我拜谒瑶池圣母，可有挽救之策？"尽管后来云锦圣母并没有提前给牛郎织女说情，但她这一瞬间所产生的想法，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织女爱情的感人至深。而且，这位云锦圣母到底还是在瑶池圣母面前帮织女说了好话："悲极生乐，乐极生悲，乃理之恒情！我们当从中撮合，方作慈善之念。"由此可见，织女对牛郎的真情至性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

这一回，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是非常清楚的，只有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织女对牛郎的一片深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整篇作品的故事才具

有较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因此，“天孙女宫中思情”一节，可以看成是全书画龙点睛的关键性描写。　　（张蕊青）

紫竹小传　　吴大震

大观①中，有紫竹者，工词，善于调谑，恒谓天下无其偶。一日，读李后主集。其父玄伯问曰：“后主词中何处最佳？”答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②耳。”玄伯默然。

曾游于野，有秀才方乔，乐至③人也。一与紫竹遇，欲睹其状，更不可见。昼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郁④。每入阛阓，见卖美人图者，辄取视，冀其有相似者。或狭邪⑤妓馆，无不留意。用计万端，竟无其人。终日悲叹，几成痼疾⑥。有寄情诗曰：“眉如远岫首如蠓，但得相思不能亲。若使画工图软障，何妨百日唤真真。”

一日，遇一道士，携一锦囊，内有古镜，谓乔曰：“子之用心，诚通神明。吾有此纯阳古镜，藏之久矣。今以奉赠。此镜一触至阴之气，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阴独钟，试使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后令画工图之所留之影同。此女一得阳精，影即散去。他物尽然。”又戒乔不可照日，一照即飞入日宫，散为阳气矣。镜背有篆书云：“火府百炼，纯阳宝镜。”乔试之果然，遂以白玉盘螭匣盛斯镜而达意焉。紫竹欣然而受，遂得以诗词往来。

长夏，乔读书于种梅馆，眷思紫竹，至于忘食。忽紫竹遗以书，其大略云：“欲结赤绳⑦，何须素节，泣珠成泪，久比鲛人⑧，流火为期，聊同织女。春宵锦帐里，不妨雁语惊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鸡声唱晓。”书中之词亦多玮丽。束尾附以《玉楼春》词曰：“绿阴扑地莺声软，柳絮如绵烟草衬。双鬟玉面碧窗人，一纸银钩春鸟信。佳期远卜清秋夜，梧树梢头明月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岁何须二月夏。”

自此音问两绝，而想像难真。紫竹因觅银光纸，序其悲愁眷恋之意，复缀以《卜算子》词曰："绣阁锁重门，携手终非易。墙外凭他花影摇，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别久难相似。昨夜如何绣枕边，梦见分明是。"遂约于望云门暂会，因于墙阴之下，闲履苍苔，鞋底尽湿，而方不至。俄闻人语，遂归绣闼，独倚画屏，不胜怅恨，作《踏莎行》一阕云："醉柳迷莺，懒风熨草，约郎暂会闲门道。粉墙阴下待郎来，藓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阴，帘香失袅，望郎不到心如捣。避人愁入倚屏山，断魂还向墙阴绕。"

紫竹既归，方乔始至，四顾徬徨，憾惋而去，遂以尺牍故相讥调。紫竹为《菩萨蛮》词杂以戏语以解之曰："约郎共会西厢下，娇羞竟负从前话。不道一睽违⑨，佳期难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书相诋。寄语不须慌，见时须打郎。"乔复为词戏答云："秋风只拟同衾枕，春归依旧成孤寝。爽约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鸳鸯如共床，玉手何辞打？若再负佳期，还应我打伊。"紫竹遂投誓书予乔，因寄《踏莎行》一阕云："笔锐金针，墨浓螺黛，盟言写入麒儿袋。玉屏一缕兽炉烟，兰房深处深深拜。芳意缱绻，青雀难载，帘前细祝风吹带。两情愿得似堤边，一江绿水东流在。"

后因复寻旧约，遂得谐缱绻之私，自此两情相得益甚。紫竹常目乔为重宝，尺牍之间往往呼之。时紫竹有南蕃桃花，片重数钱，色如桃花而明莹如榴肉，市之得百金。因戏以词寄乔曰："与郎眷恋何时了，爱郎不异珍和宝。一宝百金偿，算来何用郎？戏郎郎莫恨，珍宝何须论。若要买郎心，凭他万万金。"乔为之抚掌，但蹉跎时景，忽复青阳⑩。其父稍有所闻，遂召乔，以紫竹妻之焉。然往来诗词甚多，不能毕录，犹有一词云："晨莺不住啼，故唤愁人起。无力晓妆慵，闲弄荷钱水。欲呼女伴来，斗草花阴里。娇极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无见期，独坐离情惨。门户约花阑，花落轻风飐。生怕是黄昏，庭竹和烟黯。敛翠

恨无涯，强把兰缸点。”观此，其风调可想矣。

〔注〕 ① 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 ② “问君”句：出自南唐李煜《虞美人》词。 ③ 乐至：地名，在今四川省中部。 ④ 拂郁：愤懑。拂，通“怫”。 ⑤ 狭邪：狎邪。 ⑥ 痼疾：积久难治的病。 ⑦ 赤绳：赤色绳子，传说月下老人主司人间婚姻，在冥冥中用赤绳系住男女的脚，双方即注定为夫妇。 ⑧ 鲛人：神话传说中的人鱼，能流出泪水化作珍珠。 ⑨ 睽违：隔离，别离。 ⑩ 青阳：指春天。

《紫竹小传》选自《广艳异编》“幽期部”，作者吴大震。小说叙写宋徽宗时秀才方乔和才女紫竹彼此爱慕，诗词往来，先是互诉相思之情，继而约期私会，终至天随人愿，结为连理。故事既有“艳”的一面，又有“异”的一面，“艳”和“异”兼而有之。从“艳”的一面看，首先是紫竹容貌之艳。作者没有正面描写紫竹闭月羞花的容貌、倾国倾城的神姿，而从方乔一见而终日思念，几成痼疾，感通神明，侧面烘托了紫竹的“艳”。其次是紫竹与方乔两情缱绻之艳。传奇小说叙写男女欢合不外儿女情长，如鱼得水，而作者却能不落窠臼，别开生面，借两人诗词往来，以浓情艳语铺泻两人你思我恋的艳情。再从“异”的一面看，首先是纯阳古镜之异。此镜一触至阴之气即留影不散，奇异通神，实非人间所有之异宝。其次是紫竹风韵之异。传统的思维定势一般总局限在郎才女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而紫竹不仅工词善诗，而且长于调谑，诚有“天下无其偶”之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封建社会中儿女婚姻皆付托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紫竹与方乔却能超尘脱俗，追求自由恋爱，真正享有人生，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世人是何等羡慕他们情投意合的艳爱，惊讶他们幽期私会的异行。

故事承唐代传奇的写作手法而又有所发展。小说注重情节的发展，曲折起伏，引人入胜。一开始叙方乔一遇紫竹，即“欲睹其状，更不可见”，为下文以纯阳古镜达意通情张本。经道士相助，两人得以诗词往来，相思情深。紫竹情窦初开，真情流露，颇有春思之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因寄词相约，以期幽会畅诉衷情。作者在此又陡起波澜，安排紫竹先至，方乔则姗姗来迟。紫竹不见方乔，却闻人语之声，不敢久候，怅恨而归。一时两相埋怨，欢会难期。故事经此一跌荡，遂将情节发展推向高潮，两人思慕之情与日俱增，遂设誓订盟，终谐欢好之情。

故事塑造了一对追求爱情幸福的情侣形象。方乔的性格特征在于纯情，他钟情于紫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为一个至人形象。紫竹不仅貌

美姿艳，而且聪慧过人，感情热烈奔放。她为方乔的真情所打动，不拘礼教的束缚，执意追求自由和幸福，主动约方乔相会，私许终身大事，成为当时女子渴望婚姻自主的新潮典型人物。故事对紫竹的父亲虽着墨不多，但从其对紫竹评后主词的态度和"召乔，以紫竹妻之"的举动，寥寥数笔，却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爱女知女且通情达理的父亲形象。紫竹与方乔自由恋爱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离开了紫竹父亲的理解，那将是难以想象的。读《紫竹小传》，想到这一点，自然在为紫竹与方乔喜得佳偶高兴之余，对紫竹的父亲也会肃然起敬的。　　（徐时仪）

假托熟骗人妇女

潘镜若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第八十四回（节选）

且说这天津地方，附近东海烧盐的，却也最多。有一个烧盐的，不知姓名，人常称他做饧不痴，生了一个女儿，嫁与一个同行的汉子，叫做怪装憨。一日，汉子与妇人回家探母，却搭了一支小船儿，在河中行走。忽然撞着一支捕鱼船，网得一尾鱼儿。那汉子同妇人说道："俺们买这个鱼儿，看你娘也见个敬心。"妇人随向袖中取钱，不足，又向腰间袋中取添。不匡[1]那捕鱼船上，坐着一个骗子手，见这妇人容貌也娇，便起了淫心，向那妇人说两句风情话。妇人见这骗子生的风流，打扮的却又整齐，两眼也不住偷视。鱼儿方买过船，那骗子手即跳过来，向那舟人耳边说了一句言语，那舟人便把船撑到一个空港中。怪装憨说道："舟人如何撑往这里来？"只见那骗子手向妇人耳边又说了两句，那妇人低头不语。这骗子与舟人把汉子只一推，翻身落水。那舟人撑着船径去了，却到个村乡登岸。那妇人叫道："大哥，你拐俺到何处去？"骗子手道："实不瞒娘子说，俺诨名叫做假托熟，方才看见娘子容貌，却原（缘）何嫁这个丑丈夫，莫若跟了俺。"那妇人笑道："俺也见大哥风流人物，情愿跟你。只见丈夫被你推下河去，他却会泅水的，必定上岸去了。寻了你不着，却寻的着舟人，

斧打凿，凿入木，那时经官动府，你却如何保全？”骗子道：“舟人俺曾许他十匹布，便是寻着，也会腾那②，只要娘子心肯不认，自然保全。”妇人道：“丈夫却寻俺老子娘出来对证，你却如何保全？”骗子道：“放心！放心！自有区处③。”按下骗子把妇哄到家去，与了舟人几匹布，这舟人便不撑船，却也去海边捕鱼不题。

且说怪装憨被骗子推下水，他忙赴将起来，四下一望，却不见了老婆。哭啼啼东走西跑，问张问李。地方那里知道，还有人骂道：“这怪鸟装憨，一个清平世界，怎便把你妇人拐去？难道妇人也不作声叫喊？”却好遇着大儒们行走过来，备细问他原故。汉子啼啼哭哭，把事情说了一遍。大儒便向宝光、灵明说道：“这却分明是夺妇的动了劫掠迷。”宝光道：“只恐是这汉子着了痴愚迷。”灵明道：“多管是妇人被了弃旧迷。若是迷在男子事情尚小，若是迷出妇人事情最毒。”只见那汉子听了说道：“列位，俺不见了老婆，问你，不明白说在那里，却唧唧哝哝，不吞不吐，误了俺事。”知求骂道：“你这痴汉子，我们过路的如何知道？”那汉子慌慌张张，无计可施，只是啼哭。只见曹官④拜客回船，知求道：“你要明白，除非嘤喝求那来的官府。”汉子听了，便去扯着官府轿子叫冤。却好单曹官当年治过大邑，也是个有才名的，且好管闲事，听得这汉子诉出情由，便叫皂隶去拏。皂隶那里去拏？官府便打皂隶，皂隶怨道：“有这等不明白的官，原告没个对头，叫皂隶那里捉被告？”在那船边嗟嗟怨怨。大儒听得，向灵明说道：“这一团子迷，我们安得袖手旁观？”灵明道：“有形之迷乃可用力，这无形之迷如何区处？”宝光道：“师兄只得召问神将。”灵明道：“邪污事情，敢渎神圣？”大儒道：“除怪洗冤，或亦无碍。”三人争讲，不匡官府门役听知，说与曹官。曹官随请了大儒们下舱，就把这讼冤的事并门役听知话，向大儒讲出。大儒道：“正是。小生们也怜此冤事。”因要灵明行一道法。官府道：“如果道兄有术，便请指教。”灵明被官府嘱咐，只得口中念念有词，闭目存神。一钟茶时，笑道：“五里村港假托熟家，速差皂役捉那

妇来。”皂隶应诺。不移时拏得假托熟并妇人来到，便喜坏了个皂隶，夸杀了个瞽官。那官府还要灵明说知事情隐微。灵明道：“攻诘人阴私，法术最忌，大人自有王法明断。”灵明缄口不言，退入舱后。

官府审那假托熟，供道：“自己妻小，不认得此人。何故冤赖？”官府便问妇人，妇人道：“自小嫁与假托熟为妻，并不认得这汉子。”官府听了，便叫：“赶起去！这汉子可恶，清平世界，假冤乱骗，还该重处。”那汉子道：“爷爷，只拘了俺丈人来证便知。”官府想了一会道：“也说得是。”便叫皂隶同汉子去拘饧不痴。假托熟向妇人道：“此事却如何？”妇人道：“俺老子喜的是银钱，嫌的是汉子，你可与他些银钱，待俺叫他只认你。”骗子大喜，随取了些银钱，付与妇人。果然饧不痴得了银钱，到官只认骗子手是女婿。官府大怒，便要打怪装憨。这怪装憨大哭叫冤。大儒听了，向灵明说道：“师兄，这断（段）情由，还要在你开破，止如三面对证。妇人明明是假托熟的妻小，我见这汉子泪眼，情似不虚。只恐世间财帛迷，势恶迷，邪淫迷，把公道泯没，若屈含冤，天理何在？”宝光也说道：“师兄，你当初何故说出五里村假托熟来，既不是骗妇的，如何叫他经这一番官讼？”只这几句话，把个灵明说动，便走入官舱，向官府说道：“此事多冤，迷魂牢固，大人须要明断。”官府低头想道：“这事却也有些难断。”忽然抬起头来，只见那左右小船儿上，却有两个小妇女看官府审事，那眼儿不看别事，只偷视官府的个标致门役，猛然动了一念，便叫皂隶把一起人带到公馆中审问。

官府坐在堂上，却叫那妇人：“你且说，我闻知你是与假托熟有奸情爱上的。”妇人那里肯认。官府道：“你不说便打死了你。”妇人道：“便打死，也是假托熟的老婆。”官府便叫皂隶：“把妇人着实打，打死了方饶。”才打到十余板，那妇人却听见官府说“打死方饶”，便假推死了。皂隶禀道：“妇人死了。”官府道：“既死了，叫饧不痴领出去，备棺埋葬。”饧不痴道：“女儿既嫁，应该女

婿埋葬。”假托熟道：“实不瞒爷爷，妇人的老子，装成圈套，将女嫁了俺，却又串人讼骗。昨去拘他，要俺三两银子，方才肯来。这三两银子还了俺，买个棺材，抬去烧了吧，那里有地上葬他？”只见官府叫过怪装憨来说道：“你道这妇人是你妻小，你肯埋葬他么？”怪装憨哭道：“若说这妇人心肠，便争了家去，也不该留他；若说当初嫁入俺家身体，还是俺家妻小，俺只得背负了他葬埋去吧。”官府呵呵笑了一声道：“随你们如何处吧！”便起轿上船。那假托熟走近妇人面前来，啐了一口，说道：“为你这歪货，到费了俺许多钱！”说了一声，往外飞跑了。这怪装憨却上前背那妇人。谁知妇人佯推死去，却听着这些情节，忖道：“原来还是汉子有夫妻情意，恨俺当初动了邪淫心肠。假如不推死，官府必定断归骗子，可不屈杀了丈夫？”一面忖度，一面醒来，跳起身说道：“俺如何在这里？”看着饧不痴，故意惊道：“老子也如何在这里？”便去扯着怪装憨哭道：“丈夫，你如何把俺送到这里？”怪装憨笑道：“你是做梦哩！”便把始末说了一番。妇人道：“俺只记的把钱买鱼时，那渔船上，个个鱼儿都是些妖精鬼怪，俺见了便昏昏沉沉过了这两日，却是谁人打的俺腿疼，你扶俺家去吧！”怪装憨只得同饧不痴扶着妇人而去，口里说道：“原来是老婆撞着妖邪。”

大儒们看见，又听他言语，笑道：“这一团迷，真真是奸狡婆娘弄出来，装憨汉子如何晓？”呵呵笑上船来，把汉子妇人情由，向官府说了。官府道：“我明知妇人奸狡，故设个法儿断他，诱动他真心，自见明白。但此系地方吏治⑤，故此不待归结回船。”大儒道：“吏治却也最难，比如这段情由，若不是大人无私，以理推鞫⑥，无有不误断了的。”官府道：“正是。分明是骗子，既夺妇人，与老子俱向那假托熟，若做官的再受了私，世间如这样冤狱不少。”宝光道：“官心如镜，不被尘迷，自然断讼无冤。”

〔注〕 ① 不匡：不料。 ② 腾那(nuó 挪)：躲闪过去。 ③ 区处：处置，安排。 ④ 曹官：属官。 ⑤ 吏治：官吏的作风和治绩。 ⑥ 推鞫(jū 居)：推断，审问。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这本书，若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精彩之处。但它也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内容，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小说所写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代万历年间确有其代表人物，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人就是林兆恩，他倡导三教合一之说，别号三教先生。他曾聚众讲道，在士人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袁宗道等人都曾向他执弟子礼。本书的作者潘镜若也曾听过林兆恩布道，这在小说的第一回中有明确的记载。这部小说的主旨，实际上就是演绎三教合一的道义，开启世人的迷心，使之去恶向善，归于正道，希图以此来改变社会的黑暗和浇薄的世风。为此书作序的朱之藩，在序言中就从“世教风化”的角度，对这本书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帝王圣贤之羽翼，感化人心之鼓吹，喜起作人之嚆矢，而万世万人迁善改过之法门”。

这段故事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在作者的心目里，三人都处于尘世痴迷之中：一个是假托熟，是骗占人妻子的骗子，书中称为“劫掠迷”；一个是怪装憨，人虽善良却近于憨痴，书中称为“痴愚迷”；一个是与骗子联手欺骗并抛弃丈夫的怪装憨的妻子，书中称为“弃旧迷”。几个人物的关系，反映了明后期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世态人情，有一定的生活气息。骗子假托熟在船上看见妇人长相好，马上就起了淫心，设计将她骗到手。妇人眼见对方生得风流，穿着整齐，也就眉目传情，心照不宣地与奸人配合，背叛了丈夫。而在假托熟实现诡计的过程中，舟人和怪装憨的丈人由于贪图钱财，也都昧着良心成了帮凶。这种种勾搭成奸、见利忘义的情景，在旧时代的下层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不过，小说的重点并不在写假托熟骗妇的本身，而在写怪装憨在寻妇和告官的过程中，这一群痴迷(主要是被书中人物蔑称为“奸狡婆娘”的“弃旧迷”)被点破和开悟的过程。作者为了体现三教开迷、警觉世道人心的思想，如同全书一样，在这段故事中也引进了三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大儒(代表儒家)、宝光(僧人，代表释家)和灵明(道士，代表道家)。他们见到怪装憨寻妇、奸人行骗的事情，便说：“这一团子迷，我们安得袖手旁观？”在他们的介入、帮助和点示下，不仅案情真相大白，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奸妇从迷路上返回，与丈夫和父亲一起回家。在作者的整体构思中，这三个代表三教合一的人物，是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的，他们(主要由道士灵明来实现)

不仅能施用法术，提示官府案情的真相，告知罪犯的行踪等等，而且还能传达作者的思想，体现了比惩恶劝善更高的训诫意义。如最后大儒所说的"吏治却也最难，比如这段情由，若不是大人无私，以理推鞫，无有不误断了的"，指出了在黑暗社会中，官吏心中无私，公正断案，以便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宝光所说的"官心如镜，不被尘迷，自然断讼无冤"所传达出的，便是作者的一种社会理想。

篇中人物都写得比较简单，缺乏鲜明的思想性格，尤其是代表三教的三个人物，简直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写得稍好的是那个所谓的"奸狡婆娘"。小说相当突出地写出了她奸狡的一面。她见假托熟长得风流，也同骗子一样动了淫心，但她却不像假托熟那样直露和放肆，处处都表现出她的老到和富有心计。当丈夫怪装憨发现舟人船行的地方不对，提出疑问时，那个骗子就明目张胆地到妇人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这妇人听了后竟是"低头不语"。这"低头不语"四个字很含蓄，却相当真实地表现了她的心思和奸狡。在骗子行骗的整个过程中，为了罪行不致败露，她为骗子出谋划策，处处设想周到，表现出她老谋深算，较假托熟还要技高一筹。在丈夫被骗子推入水中后，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震惊和悲伤，相反却为了逃避罪责，竟主动提示骗子应如何防止舟人和自己父母出来对证；当官府捉拿两人归案，审问她时她竟一口咬定说："自小嫁与假托熟为妻，并不认得这汉子。"当假托熟惧怕妇人的父亲来对质会真情败露时，她又为其出主意，告知父亲贪爱钱财而不爱汉子，只要给他些钱就可以保证平安无事，等等。直到最后，在她被打佯死，听到假托熟对自己无情无义，而丈夫对自己才真正怀有夫妻情意时，虽然心有悔悟，却又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编出遇到妖精等一大篇谎言来继续蒙骗老实的丈夫。但这种种对妇人的不堪的描写，却与作者通过灵明表达的一种思想有关："若是迷在男子事情尚小，若是迷出妇人事情最毒。"这种蔑视和污蔑妇女的思想，就是在封建社会也是十分陈腐落后的，当然不足为训。在情节上，灵明作法指迷一类描写，显得荒诞无稽，亦当属于败笔。　　（周先慎）

僧徒奸妇　　李春芳

淳安县一小家妇，自母家归，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入，而

妇有姿，师徒皆欲淫之。乃妇意在其徒，师怒，杀妇埋园中。次日，母与夫家寻不得，交讼于邑①，互谓杀之。公一时不能决而疑。适有门子得罪当谴，公曰："汝故以得罪逋出，遍践村市，但探出此事，当宥②汝罪。"

久之，门子入此寺，僧师徒以是美男，皆与狎昵。有小沙弥语泄，而沙弥亦不甚悉。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过寺中焚香，频仰首向天，自应曰："知道了。"独一僧于众中色变，公即令缚之，曰："上天已语我，杀其家妇者尔也。"一讯吐实，痊尸出其园，抵二僧死，而二家疑解。

告打死妻命

告状妇张氏，告为杀命埋冤事。夫存嫁女云玉，配与兽心计生为妻。岂恶不务生理，酗酒宿娼，孤女终身仰望，反嗔苦谏。趁母家归，活活打死。夫杀妻命，纲常坠地；母痛女冤，情惨昏天。上告。

诉

诉状人计生，诉为劈冤事。岳母张氏，素嫉生贫，悔将女云玉嫁生为妻。趁女归家，遂串嫁于他人，反以死罪加与生身。似此冤屈，天日同升。妻失财无，情惨号天。含冤上诉。

海公判：审得云自看母，孤身归家。在路陡然遇雨，望门逃躲，不知身陷寺门。盖彼时只知避雨，而未及择地也。淫僧法长师徒突见，同炽淫心；不料无节村妇，亦可色动。意在徒之少壮，恶僧忿徒怒妇，登时杀死藏尸。夫师徒见妇婷淫，已各犯戒，而师复妒徒杀妇，手刃尤凶。徒拟充军，师应抵命，庶③使僧俗人伦不紊。

〔注〕 ① 交讼于邑：同时到县里打官司。交：一齐；同时。讼：打官司。邑：古时县的别称。 ② 宥：赦免罪过。 ③ 庶：庶几，表示在上述情况之下，才能实现僧俗人伦不乱。

本篇选自李春芳编次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又名《海忠介公居

官公案传》、《海瑞案传》，简称《海公案》，四卷七十一回）。此传每回一故事，后附有“告”、“诉”、“公判”三部分，演叙海瑞决狱判案，彰其刚直廉明。书中所记各案，无一为海瑞实事，有的出神入鬼，事属荒诞，但其精神实质与历史上的海瑞是一致的。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广东琼州（今海南海口）人。嘉靖年间中举，历任南平教谕、淳安知县、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南京吏部右侍郎和右金都御史等职，是历史上继包拯、于谦之后有名的清官。他从做知县起，就重视刑狱，深入调查研究，注意科学证据和人情事理，“决狱惟明，口碑载道”，“人称为神明”（李春芳《海公案·序》）。他一生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其中最为称道的是，他先买棺材，后给嘉靖皇帝上疏，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奉旨下狱，刑部判斩，结果是出狱升官。他死在南京任所，同官替他清点遗物，发现他十分清苦，只好凑钱办理丧事。正因为此，海瑞活着时，其事迹就已传遍朝野。亲眼见过海瑞的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说：“时都下人编公事为小说，咏唱通衢”，“孺子妇人，亦能语其一二事相嗟异”。这就是海瑞死后不到二十年就产生《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的主要原因。为了彰显海瑞这一清官形象，作者将其他公案故事和民间流传的折狱故事集中在他身上，寄托了为民除害的美好愿望。据统计，这些故事采自《耳谈类增》十七则，《百家公案》十八则，《廉明公案》九则，《新民公案》七则，《诸司公案》二则，《折狱明珠》（判词）十三则，共六十六则，对后世以海瑞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本篇选自小说第二回，短小精悍，生动传神地表现了海瑞冷静分析，科学判断，利用罪犯的犯罪心理和迷信思想，巧破一桩杀人案的故事，饶有趣味。一妇人回娘家途中进一寺庙避雨，遭到一老一少两个和尚的调戏。因两个和尚争风吃醋，老和尚把妇人杀死，并埋于园中，事情做得无影无踪，连同寺的和尚也不知道。于是被害妇女的婆家和娘家打起官司，“互谓杀之”。面对一宗无头案，海瑞一时不能明断，便选了一个有罪的公差去调查线索，令其立功赎罪。公差锲而不舍地追寻，查出案子似乎与寺庙有关。但庙里和尚多，不知作案者为谁。海瑞利用罪犯的心虚和职业特征，采取了和尚信鬼神而以鬼神制之的高招，装出求神指点迷津的样子，发现“一僧于众中色变”，缚之即“一讯吐实”。海瑞假借鬼神形象与迷信者相信鬼神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的本质是无神论者，利用对方的迷信思想故弄玄虚来制服对方，是智慧的表现；后者才是有神论，纯属蒙昧，被人愚弄。一般真正迷信鬼神的人，是决不会装神弄鬼的，不然，岂不亵渎了鬼

神？小说中的海瑞利用罪犯的恐惧心理，利用犯罪嫌疑人（和尚）往往迷信鬼神的特点，巧借神力，威慑罪犯，智破疑案，表现了海瑞极高的破案智慧和才能。

另一方面，海瑞的断案智慧又表现在善于用人上。这样一桩无头无尾的杀人案，而受害者又是农家小妇，如派一般公差调查，很可能一遇困难就不了了之；但交给一个有罪的差人就完全不同了，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定会全身心地办案。小说就是这样，将准确把握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大胆用人的智慧巧妙结合，适当地利用诱、迫、诳等手段使作案人就范，以凝练的文笔，生动地表现了海瑞断案中的高超智慧。虽然这不一定是历史上海瑞判案的实例，但尽在情理之中，封建时代的"父母官"完全可能这样断案，把它写在海瑞头上，正好表现了他在百姓心中善于决狱的"神明"。　　（曾良）

孟良金盔买路　　纪振伦

——《杨家府演义》第五卷第一回

却说孟良不日到了五台山①，见五郎道破天门阵一事，乞下山相助之意。五郎曰："前者澶州救吾弟后，回到山来，一心皈依佛教，扫除尘缘，那肯复临阵伍，伤吾之行。汝今又来缠害何也？"孟良曰："此非小将己事，上命差遣，不敢不来。望师父念本官勤劳王事情分，勿辞一行。"五郎曰："萧天右、萧天左乃二逆龙精降生，天右已被我除之，天左尚在。此孽障不比天右，若还我去，毕竟调我战他。我今思忖，惟木阁寨后有降龙木二根，得左一根与我为斧柄，便能降伏此人。汝若能求得此木，旋即下山。不然，去亦无益。"孟良曰："师父果若要之，小将敢辞劳苦，只得前去求来。"五郎曰："汝速去求来，吾亦准备下山。"孟良辞别五郎，竟往木阁寨而去。

却说木阁寨主，号定天王，名木羽。有一女名木金花，又名木桂英，生有勇力，曾遇神女传授神箭飞刀，百发百中。有一日与众喽啰打猎，射落一鸟。有诗为证：

结队纷纷出寨东，分围发纵势豪雄。
龙泉②光射腰间剑，鹘血③新调手内弓。
犬带金铃飞草际，鹘翻锦翅没云中。
平原十里秋风冷，沙草萧萧半染红。

木桂英游猎之间，只见一鸟飞过，拽弓射之。那鸟应弦而落，恰落于孟良面前。良拾之而去。行未数步，忽有五六喽啰赶来，叫声："好好将鸟还我，饶汝一死。"孟良听得这话，停步不行。喽啰近前来捉孟良，被孟良拳起脚踢，打得那些喽啰抱头乱窜，奔忙报知桂英。桂英与众喽啰追赶孟良。孟良听得后面喧嚷，知是贼众赶来，取出利刀，挺立待之。忽桂英到，大骂曰："这狂夫！敢如此胆大，却来俺这里逞英雄也！"孟良亦不打话，舞刀来战桂英。桂英举剑迎之。连斗数十合，孟良见喽啰拥来，恐被所伤，遂扭身奔走。桂英与战，见其刀法熟娴，疑是诈败，遂不追之，只与众人退守隘口。孟良进退不得，遂谓喽啰曰："吾将所拾之鸟还汝，汝开路放我过去也罢。"喽啰曰："汝才逞英勇，如今缘何就小心了？但汝来错了路，谁不知道要过木阁营，须留金与银。倘无钱买路，休道一日，就是一年也过去不得！"孟良闻说自思，我来与他求木，连性命也难保了。只得取下金盔递与喽啰，以作买路之资。喽啰奉与桂英。桂英既得金盔，令开路放他过去。

孟良急奔回寨，见六郎道五郎要斧柄及将金盔买路一事，尽行诉说。六郎曰："此等泼妇，甚是可憎！"宗保曰："儿愿与孟良同去取来。"六郎曰："恐汝不是其敌。"宗保曰："随机应变，爹爹不必罣虑。"那日与良引军二千，竟到木阁寨外呐喊。木桂英闻知，乃全身披挂，引军鼓噪而出。宗保曰："闻汝寨后有降龙木二根，乞求一根与我为斧柄。待破阵之后，遣礼相谢。"桂英笑曰："汝要求木，胜得手中宝刀，莫说一根，两根俱奉。"宗保与孟良言曰："狗妇出言如此不逊，待我捉之，自往砍伐，何必恳求于彼！"乃挺枪直取桂英。桂英舞刀相迎。交战十数余合，桂英卖个破绽，拍马佯败，走过山隅。宗保乘势追之，桂英抽身转回，拈弓暗

放一箭，射中其马。宗保落马，桂英近前活擒而去。孟良随后赶上救应，寨上矢石交下，不能前进。孟良曰："我等不可退去，必要寻个计策，救出小将军回营。"众军依言，遂扎住于阁下。

却说木桂英捉得宗保入帐，令喽啰紧紧绑缚。宗保厉声曰："要杀便杀，用此苦刑何为？"桂英见其生得眉目清秀，齿白唇红，言词激烈，暗忖道："若得此子匹配，亦不枉生尘世。"密着喽啰将匹配之事道之。喽啰道知宗保，宗保寻思半晌："我要求彼之木，今不应承，死且难免。莫若允之，以济国家之急。"乃曰："蒙寨主雅情，愿从其命。"喽啰以肯就回报桂英。桂英大喜，亲释其缚，扶起宗保相见，令左右整酒款待宗保，对坐欢饮。酒至半酣，忽寨外喊声大振，人报宋兵攻击甚紧。宗保曰："蒙寨主与生既效鸾凤，事同一体。乞开门说与部下知之，以安其心。"桂英然之，令喽啰开门，以此情说知宋兵，放孟良一人入帐来见。孟良见宗保与桂英对席而饮，曰："小将军在此无限喜乐，却把我众人胆亦吓破矣。"宗保将成亲之事道知孟良。孟良曰："军情紧急，待暂辞别，容后日再来成就何如？"宗保哀告桂英，桂英曰："郎君要去恁紧，明日即当送行，不敢久相淹留。"次日，宗保与桂英求降龙木，桂英曰："郎君且回，待妾送来，以作进身之资。"直送宗保至山下，俱有恋恋难舍之意。宗保曰："我倘遇难，请救应，幸勿推辞。"桂英领诺而别。有诗为证：

郎才女貌两相宜，洞府摇红烛影辉。
一夕恩情山岳重，临歧不忍遽分离。

宗保引众军回见父亲，言曰："不肖去木阁寨与桂英交锋，误被暗箭伤马，遂擒儿而去。复蒙不杀，强逼成亲，儿亦无奈，只得允从。今特来请罪。"六郎曰："得木来否？"宗保曰："未有。桂英道他亲自送来。"六郎大怒曰："我因王事倥偬④，起处不遑。汝今求木，又未得来，乃贪私欲而忘君亲。予何不幸，养出此不肖之子，要他何用！"喝令推出斩之。左右以宗保正在绑缚，令婆闻知，急出言曰："宗保虽犯军令当斩，但目下正要破阵，且姑留以

备用也。”六郎曰：“若非婆婆相救，决不饶汝。权囚禁于军中，待破阵之后取出问罪。”孟良跪下告曰：“请将军息怒。小将军之事，诚不得已。既被其擒，已为笼中之鸟，又且欲求其木，此时安敢不从？乞赦其囚禁。”六郎竟不允，将宗保囚了——宗保所以被囚者，六郎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次日，孟良密入禁中见宗保，言曰：“适见钟道士，言小将军有二十日血光之灾。今在此受禁，亦准折⑤了。没奈何，只得忍耐。”宗保曰：“父亲冤屈我也！吾之所为，汝尽知之。但我在此想来，桂英甚好才能，得他来相助，大有利益。汝今再往见之，一者求木，二者叫来助吾出阵。”孟良领诺，辞别而去。

〔注〕 ① 五台山：山名，在山西五台县东北，山上寺庙甚多，为著名佛教圣地。② 龙泉：宝剑名，又作龙渊。 ③ 鹊血：鹊鸟之血，用以涂弓，可使弓性能改善。故良弓亦曰鹊血弓。 ④ 倥偬(kǒng zǒng 孔总)：困苦，急迫。 ⑤ 准折：抵消。

这是明代讲史小说《杨家府演义》第五卷的第一回。《杨家府演义》全名《杨家府忠勇通俗演义》，叙北宋杨业一家五代为保卫大宋江山，抗击辽及西夏的入侵，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故事。杨业是历史人物，北宋名将，《宋史》中有传，所以一般以这本《演义》为历史小说；但它的虚构成分比《三国演义》更多了许多，所以有的文学史家以之入英雄传奇类，也有一定道理。

《杨家府演义》虽然有一些史传作依据，但主要是在宋元民间传说、话本、戏曲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对后世同题材作品影响很大。数百年来大量以各种形式流传的杨家将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戏曲、曲艺，差不多都从其中取材。应该说，比起《三国》、《水浒》等名作，它在艺术加工上还比较粗糙，作品还只是提供了若干情节线索和人物形象的胚胎，刻画是粗线条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都不很充分，但是其中有许多闪光的因子，后来的戏曲、曲艺从中发掘出来并加以培植，往往便成为不朽的名作。它称得上是一座藏量丰富、品位很高的文学矿床。

《杨家府演义》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呢？应该说，首先，在于其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国人血肉之中的，比起一般的英雄主义，具有更高尚的内涵，更为广泛与强烈的感召力。

这就是杨家将故事使人感奋的根本所在。然而还不止于此，杨家将的英雄主义伴有强烈的悲剧性，这是它艺术魅力更为重要的源泉。这种悲剧性不仅在于杨家将大多数成员以血染沙场、马革裹尸结局并无怨无悔，而且在于他们牺牲血肉之躯的同时，还要忍受更加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一是来自自己阵营中包括皇帝、权臣等的误会、背叛与陷害，二是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无可调和的矛盾和因此产生的理性与人性的撞击，尤其是后者。后来的文艺家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许多汹涌着情感波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作品。《孟良金盔买路》这一个段落单独看，悲剧色彩不浓，反倒有些喜剧意味，但它是全书这个大悲剧的一部分，仍然浸润着悲剧精神，是喜中有泪的。

“大破天门阵”是杨家将抗辽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战役，《孟良金盔买路》则是“大破天门阵”里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之前辽方布下极其疑难的“天门阵”，志在必胜，一举而灭宋。国家处于此生死危亡之际，宋真宗御驾亲征来到三关督阵，更是只可胜不可败。然而统帅杨六郎及其部属却不识阵名，无法破敌，从汴京搬来杨老令婆也无济于事。杨宗保虽遇神授天书识得此阵，却又因内奸出卖而使敌人做好防御准备，宗保因此昏倒，六郎也急出了暴疾。《孟良金盔买路》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写的是宋方为破敌取胜所做准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取降龙木（所谓降龙木之说，带有神魔色彩。幸而这种色彩没有被过浓地渲染，而使现实的英雄主义精神被冲淡）。取降龙木的过程即是这段书的情节线索。先由五郎提出“降龙木”，然后是孟良和杨宗保去取降龙木，最后是取降龙木带来的后果。其实作者设计这一情节的真实意图是借此引出木桂英。杨门女将是杨家将的一支重要力量，木桂英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者要她在大破天门阵时大显身手，不愿让她出场过于一般，所以写了这么一段很有民间色彩的传奇故事。当然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仍然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精神。

这回书分为三个故事段落，第一段是请五郎下山，以提起降龙木这根线索。尽管只是个序曲，写得比较简略，但没有离开全书的基本精神。五郎本是在金沙滩战役失败，父亲、兄弟惨死沙场后心灰意懒，早就“一心皈依佛教，扫除尘缘”了的。孟良提出“望师父念本官（六郎）勤劳王事情分，勿辞一行”，五郎此时内心的矛盾不难想见。但为国为家，五郎终于决定下山。

第二段取降龙木的过程是本回重点。后来京剧和地方戏中的《穆柯

寨》(又称《穆桂英招亲》)即取材于此,可见它极富戏剧性。在男主人公杨宗保出场之前,先安排孟良取降龙木失败作铺垫,还写了一个拾鸟引起矛盾的小插曲。"孟良拾鸟"看似是闲笔,其实不是。有了它,便使木桂英的出场亮相有声有色,就像戏曲演员出台前的一阵锣鼓经。接着是杨宗保和木桂英交战,似乎戏场上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伴随着一场开打,一个手段高强的女英雄形象树了起来。而二人成婚,又是情节中的核心。这桩婚姻,在桂英是出于爱慕,在宗保是出于考虑国家利益。到分手时,又有了发展变化:桂英愿献降龙木作为加入杨家将队伍的进身之礼,是向报效国家的事业靠拢;杨宗保已对桂英恋恋不舍,则多了几分儿女私情。这段情节内容是美好的,方式上有浓厚的喜剧意味,都能够给读者以愉悦感。这种国家事和儿女情的喜剧式结合与全书中爱国与舍亲的悲剧矛盾相辅相成,使《杨家府演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得到充分的展现。

第三段看来情节简单,内在矛盾却相当尖锐激烈。情节上是身为统帅又是父亲的杨六郎,要对违犯军令的部将又是儿子的杨宗保执法判刑,实质上是要写国家利益与舐犊之情在杨六郎内心的矛盾。国家利益是六郎理性的最高原则,舐犊之情是人性至情,两者皆为至重,应该两全却不能两全,大义面前,不得不牺牲的是人之至情,这就将情感波澜推向了高潮。再加上杨宗保的冤枉和必然产生的委屈情绪,使情感纠葛进一步复杂化了。孟良和令婆与当事人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宗保的命运也必然引起他们激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出场劝解,对这一矛盾自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种因素汇聚,使情感蓄积达到了饱和状态。当然这些在小说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后来才被取材于此的京剧折子戏《辕门斩子》发掘出来,其中杨六郎和佘太君抒发内心情感的大段唱词催人泪下。如果没有小说提供的人物和矛盾作为基础,是不会有戏曲的成功的。情节上京剧对小说有所修改。小说中六郎囚禁宗保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为了破阵,姑留备用"。这使前面的矛盾似乎是虚晃一枪,削弱了情感的力度。京剧则写六郎对宗保的违纪决不容情,囚禁也改成"立即问斩",这使矛盾更加尖锐,情绪更加激烈,演出时自然更加煽情。但小说的处理似乎比较符合人情之常,冷静地读来,则更觉细腻委婉,体贴感人。

有了这样的大起大落与曲折波澜,木桂英的出场应该是相当地不平凡了。但作者意犹未尽,还让她和公公杨六郎打了一仗,并且俘虏了他,最后才让她走进了杨家将的队伍。不过这已是下一回书的内容了。(姚品文)

幸城南面试皇孙
承圣谕阻止传贤

纪振伦

——《续英烈传》第一回

诗曰：

治世从来说至仁，至仁治世世称淳。

谁知一味仁之至，转不如他杀伐神。

又曰：

称帝称王自有真，何须礼乐与彝伦。

可怜正统唐虞主，翻作无家遁逸人。

尝闻一代帝王之兴，必受一代帝王之天命，而后膺一代帝王之历数，决无侥幸而妄得者。但天命深微，或揖让而兴，或征伐后定，或世德相承，或崛起在位。以世俗论之，或惊以为奇，或诧以为怪。不知天心之所属，实气运之所至耳。必开天之圣主，名世之贤臣，方能测其秘密，而豫为之计，若诸葛孔明未出茅庐，早定三分天下是也。远而在上者，凡二十一传①，已有正史表章，野史传诵，姑置勿论。单说这明太祖，姓朱，双名元璋，号称国瑞。祖上原是江东句容朱家巷人，后父母迁居凤阳，始生太祖。这朱太祖生来即有许多征兆，果然长大了，自生出无穷的帝王雄略，又适值元顺帝倦于治国，民不聊生，天下涂炭，四方骚动，这朱太祖遂纳结英雄豪杰，崛起金陵，破陈友谅于江右，灭张士诚于姑苏，北伐中原，混一四海，遂承天命，继了大位。开基功烈，已有《英烈正传》②传载，兹不复赘。惟即位之后，兴礼乐，立纲常，要开万世之基。后来生了二十四子③，遂立长子标为皇太子，次子为秦王④，三子为晋王⑤，四子为燕王⑥，其下诸子，俱各封王。这长子标既立为皇太子，正好承继大统，为天下之大主，不期受命不永，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竟一病而薨。太祖心甚悼之，赐谥号为懿文太子，遂立懿文太子的长子允炆为皇太孙。

这皇太孙天性纯孝，居懿文太子之父丧，年才十有余岁，昼夜哭泣，水浆具不入口，形毁骨立。太祖看见，甚是怜他爱他，因对他说道："居丧尽哀，哭泣成礼，固是汝为人子的一点孝心，然此小孝也。但我今既已立汝为皇太孙，上承大统，则汝之一身，乃宗庙社稷臣民之身，自有事我之大孝。况礼称：'毁不灭性'⑦，若不竟竟保守，以我为念，只管哭泣损身，便是尽得小孝，失却大孝也。"皇太孙闻言大惊，突然颜色俱变，哭拜于地道："臣孙孩提无知，非承圣训，岂识大意。今当节哀，以慰圣怀。"太祖见了大喜，因用手搀起道："如此方好。"又将手在他头上抚摩数遍，细细审视，因见他头圆如日，真乃帝王之相，甚是欢喜，忽摸到脑后，见微微扁了一片，便有些不快，因叹息道："好一个头颅，可惜是半边月儿。"自此之后，便时常踌躇。又见第四子燕王棣，生得龙姿天表，英武异常，举动行事皆有帝王器度，最是钟爱，常常说："此儿类我。"⑧

一日，春明花发，太祖驾幸城南游赏，诸王及群臣皆随侍左右。宴饮了半日，或献诗，或献颂，君臣们甚是欢乐。忽说起皇太孙近日学问大进，太祖乘着一时酒兴，遂命侍臣，立诏皇太孙侍宴。近臣奉旨而去，太祖坐于雨花山上。不多时，远远望见许多近臣，簇拥着皇太孙骑了一匹御马，飞一般上岗而来。此时东风甚急，马又走得快，吹得那马尾，飐飐拂拂，与柳丝飘荡相似。太祖便触景生情，要借此考他。须臾，皇太孙到了面前，朝见过，太祖就赐坐座旁，命饮了三杯，便说道："诸翰臣皆称你近来学问可观，朕今不暇细考，且出一对与你对，看你对得来么？"皇太孙忙俯伏于地，奏道："皇祖圣命，臣孙允效敢不仰遵。"太祖大喜，因命侍臣取过纸笔，御书一句道：

风吹马尾千条线；

写毕，因命赐与皇太孙。太孙领旨，不用思索，一挥而就，书毕献上。太祖见其落笔敏捷，已自欢喜，及展开一看，见其对语道：

雨洒羊毛一片毡。

太祖初看，未经细想，但见其对语精确，甚是欢喜，遂命传与诸王众臣观看。俱各称誉，以为又精工，又敏捷，虽老师宿儒，不能如此，真天授之资也。太祖大喜，命各赐酒，大家又饮了数杯。太祖也欲自思一对，一时思想不出，因问诸臣道："此对，汝诸臣细思，尚有佳者否？"诸臣未及答，只见诸王中早闪出一王，俯伏奏道："臣子不才，愿献一对，以祈圣鉴。"太祖定睛一看，不是别人，乃第四子燕王棣也，因诏起道："吾儿有对，自然可观，可速书来看。"燕王奉旨，遂写了一句献上。太祖展开细视，却是：

日照龙鳞万点金。

太祖看了，见其出语惊人，明明是帝王声口。再回想太孙之对，虽是精切，却气象休雄，全无吉兆，不觉骇然道："才虽关乎学，资必秉于天。观吾儿此对，始信天资之学，自不同于寻常，安可强也。"因命赐酒，遍示群臣。群臣俱称万岁。君臣们又欢饮了半日，方才罢宴还宫。

正是：

盛衰不无运，帝王自有真。

信口出天语，应不是凡人。

一日，太祖坐于便殿，正值新月初见，此时太孙正侍立于旁，太祖因指新月问太孙道："汝父在日，曾有诗咏此道：

昨夜严滩失钓钩，是谁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此汝父诗也。今汝父亡矣，朕每忆此诗，殊觉惨然。今幸有汝，不知汝能继父之志，再咏一诗否？"太孙忙应奏道："臣孙允炆，虽不肖不才，敢不勉吟，以承皇祖之命。"遂信口长吟一绝道：

谁将玉甲指，掐破青天痕。

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太祖听了，虽亦喜其风雅，但觉气象近于文人，不如燕王之博大，未免微微不畅。自是之后，每欲传位燕王，又因见太孙仁孝过人，不忍舍去，况又已立为皇太孙，一时又难于改命，心下十分狐

疑不决。

忽一日，众翰臣经筵侍讲，讲毕，太祖忽问道："当时尧舜传贤，夏禹传子，俱出于至正至公之心，故天下后世，服其为大圣人之举动，而不敢有异议。朕今欲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尔等以为何如？"言未毕，只见翰林学士刘三吾⑨，早挺身而出，俯伏于地，厉声奏道："此事万万不可！"太祖道："何为不可？"刘三吾道："传贤之事，虽公而易涉于私，只有上古大圣人，偶一为之，传子传孙无党无偏，历代遵行，已为万世不易之定位矣，岂容变易，况皇太孙青宫⑩之位已定，仁孝播于四海，实天下国家之大本也，岂可无故而动摇！"太祖听了，心甚不悦，因责之曰："朕本无心泛论，汝何得遂指名太孙，妄肆讥议。"刘三吾又奏道："言者，事之先机也。天子之言，动关天下之祸福，岂有无故而泛言者。陛下纶音，万世取法。今圣谕虽出于无心，而臣下狗马之愚，却不敢以无心承圣谕。故私心揣度，以为必由皇太孙与燕王而发也。陛下如无此意，则臣妄议之罪，乞陛下治之，臣九死不辞；倘宸衷有为而言，则臣言非妄，尚望陛下慎之，勿开国家骨肉之衅。"太祖含怒道："朕尝无心，即使有心，亦为社稷灵长计，为公也，非为私也。"刘三吾哭奏道："大统自有正位，长幼自有定序，相传自有嫡派，顺之，则公，逆之，虽公亦私也。先懿文太子，长子也，不幸早薨，而皇太孙，为懿文嫡子，陛下万世之传，将从此始。如必欲舍孙立子，舍子立贤，无论皇太孙仁昭义著，难于废弃，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耶？"太祖听之，默然良久道："事未必然，汝何多言若此耶？"刘三吾又哭奏道："陛下一有此言，便恐有人乘间播弄，开异日争夺杀伐之端，其祸非小。"太祖道："制由朕定，谁敢争夺？"刘三吾道："陛下能保目前，能保身后耶？"太祖愈怒道："朕心有成算，岂迂儒所知也，勿得多言！"刘三吾再欲哭奏，而太祖已翩然还宫矣。刘三吾只得叹息出朝，道："骨肉之祸已酿于此矣。"次日有旨，降刘三吾为博士。

正是：

只有一天位，何生两帝王？

盖缘明有运，变乃得其常。

太祖由此，心上委决不下，一日坐于便殿，命中官单召诚意伯刘基入侍。只因这一召，有分教：天意有定，人心难逆。欲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 ① 二十一传：指明万历国子监刊行的二十一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②《英烈正传》：指传为武定侯郭勋所著的《皇明英烈传》。 ③ 二十四子：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其中第九子朱杞、第二十六子朱楠早殇，故由明沈节甫编辑的《纪录汇编》所收《天皇玉牒》即称太祖二十四子。 ④ 秦王：名朱樉。 ⑤ 晋王：名朱㭎。 ⑥ 燕王：名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亦称永乐皇帝。 ⑦ "毁不灭性"：语出《礼记》卷四。 ⑧ "此儿类我"：《明实录·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在与群臣议及嗣位事时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燕王类朕，朕欲立之，何如？"后来史家以为是成祖修《明实录》时所加。谈迁《国榷》云："国史虽如此，然永乐所裁定，未遂确也。"但本书是小说，不必确考。 ⑨ 刘三吾：茶陵人，名如孙，号坦坦翁。曾仕元，洪武中始召为左赞善，迁翰林学士。后坐事戍边，建文时召还，卒。有《坦斋文集》等。 ⑩ 青宫：即太子所居之东宫。东方应于五色属青，故亦称青宫。

本回书选自明末讲史小说《续英烈传》。全书计五卷三十四回，主要叙洪武之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削藩，燕王发动靖难推翻建文帝的历史，并根据传闻写了建文逊国后祝发为僧，浪迹江湖，于晚年回到皇宫的故事。这里选的是第一回。

君权世袭是封建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否则不会存在几千年，且古今中外皆然。但从它存在的那一天起，其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弊病就明显呈露出来，这就是本文诗中所说："只有一天位，何生两帝王？"宝座只有一个，继承人可以有两个以上，这就有了麻烦。为争夺大位，祸起萧墙骨肉相残，父子兄弟亲情丧尽。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中，可谓罄竹难书。一个简单的道理：权力滋生权欲。可以说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家族都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封建宗法制度不是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出相应的严格规定："立嫡立长"、"兄终弟及"。本回书中刘三吾说："传子传孙，无党无偏，历代遵行，已为万世不移之定位矣，岂容变

异?"这种规定看似不合理,因为它不能依据"贤能"的标准进行选择。但它能够抑制争夺,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这既是皇族长远统治所必须,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对安定的要求。所以历史学家称这种制度为"公",而以皇帝个人的意愿为"私"。尽管有这些相应的规定,但还是存在着漏洞和可乘之机,它不能使争夺者的野心完全泯灭,所以引发激烈冲突的契机,往往而有。

由上一种弊病衍生的另一种弊病更加严重。就是继承人的德能与君临一国的政治统治能力往往不相称。领导一个国家,要有真正的雄才大略,而才略是不能遗传的。历史上开国皇帝之后的国君大都缺乏真正的统治国家的能力,许多朝代江山不保,都与皇帝昏庸直接相关。有的幼冲之君还在襁褓之中,就"正"了"大位",他们绝不可能履行统治的职责,从而使集权弱化或大权旁落,造成权臣或宦官弄权,国家政治畸形变态。前车之鉴历历俱在,一个在位的、稍微有点远见的国君都是要考虑到这一点的,不要说像朱元璋这样清醒的开国之君了。

明初围绕皇权的斗争从太祖立嗣到成祖篡国,可以说上面两种矛盾兼而有之,因而也就更加激烈,终至酿成"削夺"、"靖难"等一系列惨祸,其中的是非曲直,成了历史学家思考的焦点之一。那许多充满了戏剧性和激荡人心的故事,也成为小说家创作的热门题材,《续英烈传》就是其中之一。它从洪武末年朱元璋立嗣写到了正统间建文回宫。其间大部分是根据史料,还有一些主要写建文为僧流亡数十年的故事,是依据传说,但也不是作者无中生有。可以说,本书作者的历史意识超过了艺术创作意识。所以从小说的角度看,过于忠于史实,缺少想象虚构,不免成为缺点。但作为历史小说,历史意识的准确和深刻与否,仍是有关全书成败的重要因素。我以为这正是本书为人所不及的长处。本书作者对这段历史中的主要角色,不给予政治上的是非评判,而是用"天意"加以回避,也可以允许,在当时甚至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做法。当然作者也不能是毫无是非的。他可以在观念上、道德上表达出自己的理想。本书作者肯定的是"各为其主"前提下的英勇、忠烈。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永乐初,成祖命谢缙等整理建文时群臣上的奏章,并且问谢缙等说:"你们也应该有奏章的呀!"修撰李贯忙表白说自己没有给建文帝上过奏章。成祖说:"尔以独无为贤耶?食其禄则思任其事,当国危之际,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乎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宗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近日忠于彼,今日事朕则忠于朕,不必曲自隐蔽也。"朱棣的是非,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明智和实事求

是的。连他尚且如此，何况小说家呢？

这里选的是第一回。从情节上说，是这一场争斗的前奏；从思想内容上说，则是全书的纲领，是作者观念的直接表述。它偏重理性的思考和心理活动的交代，本来是很难写出故事情节来的。但作者设计了两个场面，一是朱元璋"面试皇孙"，一是刘三吾"阻止传贤"。其主人公是朱元璋，写朱元璋在立继承人问题上的心理矛盾：是立皇孙允炆，还是立四子朱棣？实质上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封建君主制度两个根本性矛盾的具体化。

首先是对两个候选继承人资质的认识与评价。然后就是对其继承能力的认定：以"德"，还是以"能"？用吟诗作对考验的并不是文学才能，而是胸襟和禀赋，这并不完全是唯心的。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考察，还有平时长期观察得出的"此儿类我"的结论之类。朱元璋是个头脑清楚、有深谋远虑的开国之君，从朱氏的江山永固出发，他倾向立朱棣是必然的。但作者也写出了朱允炆的仁孝感人之处和朱元璋作为祖父对孙儿的爱心。其实朱元璋不止是爱孙子，更有着对已故的长子——懿文太子的爱心。在作《新月》诗时，朱元璋提到了他的诗，就流露了这一点。这些使朱元璋的矛盾不仅仅是理性评判，还有感情倾向。这就把朱元璋写成既是一个帝王，也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着亲子之爱的父亲和祖父，这就使故事更加真实感人。

在上述评价基础上就产生了是遵循传统，还是有所变通的问题。朱元璋想"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面对几千年的传统祖制和维护传统态度十分顽强的大臣，他要完全倒行逆施，也感觉力不从心，这种矛盾主要用他和刘三吾的对话来表现。他们的对话是很有个性的。面对大臣，这个不可一世的皇帝也知道，直接说传位四子朱棣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于是婉转地说要"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刘三吾是直臣，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朱元璋无可辩驳。但他毕竟是皇帝，不肯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只得遮掩说自己是"无心"，并不是在说皇太孙和燕王，表现得"色厉"而"内荏"。刘三吾偏偏不依不饶，他针锋相对地揭穿皇帝的谎言，说："天子之言，动关天下之祸福，岂有无故而泛言者。陛下纶音，万世取法。今圣谕虽出于无心，而臣下狗马之愚，却不敢以无心承圣谕。"话虽尖锐，却道理充分，又不失礼节，柔中寓刚，真不愧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学士。他并且表示："陛下如无此意，则臣妄议之罪，乞陛下治之，臣九死不辞。"就这样，一个心里明白，嘴里却不肯降尊服输的皇帝，一个执拗的、儒家思想培植出来的铁骨铮铮的忠臣的个性，便在对话中鲜活起来了。

这一回的缺点，除了前面所说过于拘于史实，缺少艺术想象之外，在朱元璋和朱棣的关系处理上，也有拘泥。不过不是拘泥史实，而是没能真正摆脱朱棣最终继位的事实的影响。其实朱元璋在感情上一贯是倾向长子朱标的。长子死后极其伤心，爱屋及乌，对允炆的感情成分也必然更多。如循此思路结撰，让朱元璋的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更加激烈，作者的思想将表达得更加充分，人物形象也会更加感人。（姚品文）

张子房悲歌散楚

甄伟

——《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

却说韩信求计于张良，张良移席近前，密与韩信、李左车曰："某少游下邳，曾遇个异人，善能吹箫，音调悠扬，律吕哀切，因与会饮，终日向异人学箫。传授一月，不觉亦能吹此箫。异人尝说：箫乃古乐，其原本自黄帝，截竹为筒，长尺有五寸，按五行十二支十八音克协，以和天地，乃中吕之气。后大舜作箫，其形参差，以象凤翼。古之善吹箫者，有秦女弄玉，仙人萧史，皆有重名。此箫一吹，使凤凰来仪，又能致孔雀、白鹤舞于阶下。故箫音足能感慨人心，以动归乡之志。故曰：乐人闻之，则乐；忧人闻之，则忧。今当深秋之时，草木零落，金风初动，远乡之人，情思最是悲切。某夜静更阑之际，投鸡鸣山一带吹动此箫，悠悠余韵，耿耿悲声，使字字为之断肠，句句为之解体，管教一吹之后，八千子弟不劳元帅张弓只矢，自然离散。"信即拜伏在地，曰："先生有此妙技，虽秦女、萧史，不能及也。"良即答礼，相约已定。

次日，遂按兵不与楚交战。四边多设战车，增添甲士，严加巡哨。仍令萧相国催趱[1]军粮，各路诸侯分头运粮，以接济军储。吩咐樊哙山顶上鸣锣击鼓，以扰乱军心。仍令灌婴时常在楚营左右埋伏，待霸王或出营冲阵，即令拦阻。催报各营，一齐奋力攻战。

却说霸王一连三日亦未出阵。有季布、项伯等入营求见霸王，曰："即日三军无粮，战马无草，军士暗地埋怨。倘有诈变之人蛊惑其心，必然生乱。事已到此，十分紧急。不若陛下领八千子弟，臣等领各营人马，同心合力杀出重围，投荆襄或江东，随陛下所往。"霸王曰："军已无粮，实难支持，不若杀出为是。但恐汉兵势重，不能出耳。"季布曰："臣观八千子弟，一向随陛下冲锋破敌，最能当先，所到之处，无不取胜，汉兵一见，莫不风靡。陛下可领子弟兵冲杀头阵，臣等各领本部人马，保娘娘断后。若头阵陛下打开，后阵自然以次而退，臣等可出重围矣。"霸王曰："尔言甚当。"随传令："着三军明日随我冲杀汉兵，以出重围。俱要奋力当先，勿得退后。"军士得令，暗地商议："我等从军日久，衣袄破绽，未得缝补。当此深秋之时，天渐寒冷，连日缺粮，救死不能，如何冲杀汉兵？"众人捱到黄昏之后，将近一更之初，偶闻秋风飒飒，木落有声，客思无聊，已动乡关之念。况四野干戈，绝粮遭困，难当愁苦之怀。只见众军三个成群，五个一起。正在纳闷之际，忽听高山之上，顺风吹下数声箫韵。一曲悲歌，清和哀切，如怨如诉，透入愁怀，感动离情，泪下千行，百计难解。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如露滴苍梧，如鹤唳九皋②，如风送叮咚，如漏滴铜壶。愈伤而愈感，愈闻而愈悲，虽铁石之肝肠，亦为之摧裂，虽冰霜之节操，亦为之改移，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烈之气。其歌曰：

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怆。
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骨立沙冈。
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
虽有腴田兮孰与之守？邻家酒熟兮谁与之尝？
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
胡马嘶风兮尚知恋土，人生客久兮宁忘故乡！
一旦交兵兮蹈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濛梁。
魂魄悠悠兮罔知所倚，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

当此永夜兮追思退省，急早散楚兮免死殊方。
我歌岂诞兮天遣告汝，汝其知命兮勿谓渺茫。
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衷告归情兮放汝翱翔。
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羽兮玉石俱伤。
楚之声兮散楚卒，我能吹兮协六律。
我非胥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燕室。
仙音彻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亡日。
楚既亡兮汝焉归？时不待兮如电疾。
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
劝汝莫作等闲看，入耳关心当熟记。

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吹数十遍。又令汉卒学此楚声，随处歌之。况当夜静更阑之时，音韵凄凉，最能悲感。吹得楚营中人人涕泣，个个心酸。初闻时，尚自流泪，情切而已。既听之后，越思越想，遂发悲烦恼。各人便道："此必是天遣神仙下降，救我等性命。故使吹此洞箫，欲我等逃命。我等若忍饥受寒，守此空营，倘汉兵一冲杀来，连日饥饿，如何抵挡。俱是死数，父母妻子不得见面，却不是逆上天之意？不若乘此月明之际，早早逃走。倘汉兵捉住，就见汉王，备说连日楚营无粮，饥饿难忍，又见汉兵势重，恐难逃生，情愿各散回乡，以见父母，衷告大王，乞赐放生。料汉王仁德，必不害我等性命，岂不强似横死刀剑之下！"众人商议已定，各束行李，不由诸将号令，一哄都走，四散奔溃。不一时，八千子弟、各营军士十散八九。

诸将欲奏霸王，此时方二更时候，霸王与虞姬寝熟，不敢启请。诸将计议："三军已散，只我等十余人。倘汉兵探看楚营空虚，四边攻杀进来，霸王被擒，我等性命亦难自保。不若杂在众人之中逃走，夜晚不辨彼此，得出重围，再与霸王报仇，还有生路。若同霸王一同被俘，生既无益于国家，死亦与草木同朽矣，岂非愚之甚耶！"钟离昧曰："诸君之言甚当。"众将遂弃马，各束行装，亦同众军士逃走。唯项伯自思：我昔日鸿雁川曾救张良一

死，又与汉王结为婚姻，何不往投张良？求见汉王，仍结二姓之好，封拜为侯，不失楚家之后，庶宗祀不绝，岂不美乎！遂仗剑寻问张良营寨，不题。

有周兰、桓楚二将曰："我等受霸王知遇之恩，虽死不可舍去，彼众人皆是贪生惧死，假为巧说，猪狗禽兽不如也，岂足挂齿！我等纠聚楚卒，现有八百余人，守定中军，急请霸王醒来，舍死冲杀出去，以图再举。若天不祚楚，或霸王遇难，我等一同赴死。生则君臣相聚一处，死则魂魄亦不相离，乃大丈夫之所为也。"二人独立帐外，将率八百楚卒，守住寨门。

却说楚兵并诸将当此百万汉兵围绕，如何逃走？因是韩信于张良方吹箫之时，即吩咐灌婴，传令说与各营：待楚卒四散之时，任从逃走，不可拦阻。以此诸将杂于乱军中，亦得逃走，遂出重围。有周兰、桓楚正欲飞报霸王，霸王已醒，披衣而出，观望四壁，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少也！"周兰、桓楚急到帐下，悲泣曰："楚兵被韩信用计，遍山吹洞箫数阕，吹散楚兵，诸将并皆逃去。唯臣二人纠聚楚卒，止八百余人，听候陛下。陛下正当乘此溃乱之时，同臣等急冲杀出去，尚可脱此重围。不然，汉兵知楚营空虚，协力攻击，兵微将寡，何以御之？"霸王闻说，泪下数行。遂入帐中，来别虞姬。当此之时，虽铁石心肠，宁能不动耶？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催趱(zǎn 攒)：催赶；督促。　② 九皋：深泽。皋，沼泽；泽中水溢出所为坎，数至九，喻深远。

本篇系《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作者甄伟编著本书的目的是"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从而"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西汉通俗演义序》)。即通过对史实的考订和丰富详赡的描写，揭示楚汉兴亡的"大义"，使读者受到教益。

项羽的出身、名望与实力都胜过刘邦，但为什么最终竟是汉胜而楚灭？韩信曾分析项羽的性格特征："项王喑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

贤将，此恃匹夫之勇耳！……项王虽霸天下而制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放弑义帝，所过无不残灭，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第三十九回）；而刘邦则反其道而行之：“专行仁义，不尚杀伐，广揽英雄，抚安百姓”（第十八回）。正因为项羽失掉民心，不善用人，所以由强至亡；刘邦深得民心，善于用人，所以由弱致胜，最终取得霸主地位。这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楚汉兴亡之“大义”。

《西汉演义》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将刘邦是“真四百年开基创业之主”的观点作为贯穿全书的基调，以流畅的文笔和丰富的想象，为历史人物涂上一抹重重的油彩，使之愈趋典型化。其主要人物除刘邦、项羽、韩信外，被誉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也是描写的重点。“张子房悲歌散楚”一回，即为作者着力描写张良智谋的神来之笔。

“垓下之围”与“四面楚歌”，是楚汉相争中极为悲凉凄楚的场面，史料本身就很生动，但与张良无直接关系。《史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有相似记载，但《高祖本纪》重在写韩信用兵。《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也未载张良与“楚歌”之关系，而本篇《张子房悲歌散楚》却充分发挥了小说家的想象才能，着重从“子房悲歌”着笔，写项羽得八千子弟相守，汉军急难取胜，虚构韩信求计于张良，张良自言曾得异人传授，善能吹箫，又恰逢深秋之时，草木零落，远乡之人最易悲切，故用悲歌之计，从鸡鸣山吹至九里山，“一声高，一声下，一声长，一声短”，“如怨如诉，透入愁怀”，终于吹散了项羽八千子弟。张良利用洞箫之音能感慨人心的功能，根据楚军被围数重的特殊环境，抓住士卒思归的心理，反复歌唱“急早散楚兮免死殊方”，“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又令汉军学此楚声，“随处歌之”，形成了“四面楚歌”的悲壮场面，充分表现了他的足智多谋。另一方面，百万汉兵围楚，而项王却于寨中酣睡，诸将不敢启奏，至八千子弟走散，只剩八百余人，此与汉王之“仁德”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项羽的刚愎自用，失掉民心，以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悲剧结局。小说在史实的框架内展开虚构，既不违背历史背景，又突出了人物性格，使这一历史故事更加曲折生动，这正是小说家的艺术匠心所在。

作者吸取了历代描写洞箫感染人心之文的艺术手法。如《列仙传》载萧史“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又使凤凰来仪；苏轼《前赤壁赋》中之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等。而小说描写张良之箫声“清和哀切，如怨如诉，透入愁怀，感动离情，泪下千行”。又

叙写张良模仿楚声，作楚歌，音韵凄凉，歌词悲切，最能触动楚军归乡之情。在气势雄壮的楚汉战争背景上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悲凉色彩，催人泪下，引人联想，不愧为神来之笔。总之，小说在继承《史记》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成功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显示了作者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文学修养，是历史演义小说中难得的佳品。（曾良）

公子租屋劫寡妇　　张应俞

会城中，每逢科试之年，各府举子到者极多，不论大小房屋，举子俱出重租，暂僦以居。东街王寡妇，其先得丹穴①，擅利数世，积镪巨万，名闻于人。止生二子，一弱冠②，一垂髫③，内止一丫头，外用一仆代管家，小厮供役使，不过五六人家口。其厅堂高敞，房舍深广。其外厢每科租与举子居，常得厚利。辛卯七月初，举子纷至，忽有二家仆，冠服齐楚，来择屋居。王管家引其看左右厅房，皆清幽洁静。二家仆曰："此屋光明宽大，可中公子意，我全租之，不可再租他人，敢问租金多少？"王管家曰："往年众人共租金，常二十两，今你一家租，人少不乱杂，只十五两亦可。"二家仆还十二两，即以现银付讫。一仆出引子，乘四轿，带四仆，并一小厮来，行李五六担，皆精好物件。到，即以土仪送家主，又值银二三两。王寡妇曰："往年举子送人事④，皆淡薄，今这公子，真方家手面。"次日，命管家排大筵席，敬请公子，二子出陪。公子放怀欢饮，二更方散。又次日，公子遣家仆，叫厨子来做酒回席。一席请二幼主，一席送入内堂与主母饮，叫其丫头边陪，命一小厮捧酒侍奉，一小席待两管家者，四仆陪之。各饮至二更，公子曰："带来的酒，开来饮。"少顷暖至，其酒味香甜，又不甚严，极是好饮。公子斟两大杯，奉二子曰："此酒略爽口，各奉三杯。"二子各领饮。小厮在内亦斟与王母饮，四仆亦斟两管家饮。二更已尽，赍发厨子去收拾闭门讫。其后所奉酒内，放陀陀

花，其药性到，将一家人皆昏倒，假公子并六家仆，将寡妇等绑住，夜搜其财物，尽数收拾作五六担，晨钟一鸣，开大门，公然挑去，并无人知。次日至午，左右邻居，见其门大开，无一人来往，相邀入看，一家人皆被捆倒，如醉未醒，曰："此必中毒被劫。"急代请医，解去其毒方醒，乃言被假公子租屋投毒夜劫，及寻究之，茫无踪影矣。

〔注〕 ① 丹穴：原谓盛产丹砂的地方，典出《史记·货殖列传》。后成为勘舆术语，专指风水好的宅地。 ②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成年，行加冠礼，时体犹未壮，故称弱冠。 ③ 垂髫：古代儿童不束发，头发下垂者为髫，后遂称未成年之儿童曰垂髫。 ④ 人事：赠送的礼品。

本篇选自明张应俞短篇小说集《杜骗新书》。是书是一部专门演说江湖骗局的奇书，全书按骗术分为脱剥骗、盗劫骗、婚娶骗、法术骗等二十四类，收录形形色色的骗子故事八十九篇，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社会的各种阴暗面。

《公子租屋劫寡妇》即为《杜骗新书》"盗劫骗"中的一则，全文笔法精简，以寥寥数百字，将一次骗局描述得曲折而又富有层次：前半部分，专为铺垫而设，家仆之"冠服齐楚"、公子之阔绰气派，其意皆在麻痹屋主，读者自可一眼看穿，惟局中人王寡妇，因贪图小利而放松了警惕，丝毫没有觉察；下半部分，峥嵘渐露，从公子热情请酒，到王寡妇合家欣然畅饮、中计昏睡，直至最后家财尽失，读者仿佛在戏台下观看演出，眼看着悲剧正一幕幕上演，却无法一语喝醒梦中人，只能空发几声叹息而已。事实上，这种以科考为背景的故事，早在唐人传奇小说中，就已屡屡出现。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赴省城参加省试、赴京师参加会试的文人，数量十分惊人，构成了流动人口中颇为特殊的群体。那些从书斋走向江湖的秀才举子，不仅自己每天都在演绎着聚散离合的人生悲喜剧，同时，也时常成为别人故事中的配角。当然，最受小说家喜爱者，莫过于"阴谋"与"爱情"两类题材，此在三《言》二《拍》、《娱目醒心编》等小说集中，均可找到许多明确的例证。《公子租屋劫寡妇》后经另一位浙江籍小说家——西湖渔隐改编增饰，题名为《杨玉京假恤孤怜寡》，收入其话本小说集《欢喜冤家》第二十回，由此可以见出此类故事在民间社会的受欢迎程度。

（潘建国）

木兰将军

朱国祯

孝烈将军，隋炀帝时人。姓魏氏，本处子①，名木兰。亳之谯②人也。时方征辽募兵，孝烈痛父耄羸③，弟妹皆稚呆，慨然代行。服甲胄鞬橐④，操戈跃马而往。历一纪⑤，阅⑥十有八战，人莫识之。后凯还，天子嘉其功，除尚书不受，恳奏省视。及还谯，释其戎服，衣其旧裳，同行者骇之。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之见也。"遂以事闻于朝，召赴阙。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纳诸宫中。对曰："臣无媿君之礼。"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士人立庙，岁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其生辰云。

〔注〕 ① 处子：处女。 ② 亳(bó)之谯：亳州谯郡，今安徽亳县。 ③ 耄羸(mào léi 贸雷)：耄，老。羸，瘦弱。 ④ 鞬橐(jiàn gāo 健高)：鞬，盛弓的袋子。橐，盛箭的袋子。 ⑤ 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⑥ 阅：经历。

本篇选自《涌幢小品》卷二十一《孝烈将军》条，篇名系后人所拟。

这篇小说又见于《畿辅通志》卷四十九、《江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一、《河南通志》卷六十七、《嘉靖归德府志》卷七、《商丘县志》卷十一和《清一统志》卷八十九等方志的记载，内容各有详略。如《江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一载："隋魏氏木兰，亳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募兵戍北方，木兰父当往而老羸，弟妹俱稚，木兰乃请于父代行。历十二年，身接十有八阵，树殊勋，人不知其女子也。后奏凯还，天子嘉其功，除尚书，不受，恳奏省亲。及还，释戎服，衣旧裳，同行者骇之。闻于朝，召赴阙，欲纳之宫中。曰：'臣无媿君之礼。'以死拒之。帝惊悯，赠将军，谥孝烈。乡人岁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孝烈生辰云。"

小说叙述了魏木兰代父从军，操戈跃马，驰骋疆场，英姿豪气，巾帼不让须眉，功勋卓著，凯旋荣归。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魏木兰纯真的性情，不屈的气节，她不求高官厚禄，只求回家省视父母，衣其旧裳，过安安稳稳的平

民生活。可悲的是昏君荒淫无道，一世英雄未战死沙场，婉转娥眉竟被逼自尽于朝廷。

世道不公，天理难容，可是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黑暗，善良的人们就是这样不幸。在封建专制时代，兴，百姓苦；亡，亦是百姓苦。统治者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君王开边意却仍未已。小说中说到当时征辽募兵，耄羸也得应征，战事的激烈，将士伤亡的惨重可想而知。行军打仗一般来说是男子的事情，而我们的女英雄魏木兰身处这种"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时代，清醒地意识到耄羸老父去应征，只不过在战场上多添一具白骨而已。她痛父耄羸，慨然代行。一个"痛"字，既是痛惜老父，也是痛惜生不逢时，透露出一个少女处子内心眷眷的亲情，柔肠寸断的孝心，伤时悲人的无奈。一个"痛"字，也为她沙场凯旋后居然无法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木兰心地善良，不慕荣华富贵，心中向往的是和平宁静的田园生活。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身经百战，饱尝一个男子汉都未必承受得了的艰辛困苦，而"人莫识之"，没有人想到她竟然是一个女子，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不容易。然而我们的女英雄魏木兰却做到了。她不仅以豪迈的气概表现了男子能做的事女子也能做，而且功勋卓著，天子要嘉其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她除尚书不受，恳奏省视，以归省父母为乐，以衣其女子旧裳为乐，体现了她纯朴的率真情性。可悲的是，这样一个人见人夸人见人爱的女英雄，在封建专制时代，毕竟仍是一个弱女子，恣于酒色的昏君妄图攫为己有，容不得她自由自在地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一个豪气令敌望而生畏的女英雄，在迫不得已的无奈下，难逃红颜薄命之厄运，只能以死抗争而自尽。小说中所说的"帝惊悯"，那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而人们出于一种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无奈，只能藉岁祭来表达深深地痛惜和怀念这样一位女英雄的真情。

这篇小说的内容也与《乐府诗集》第二十五卷《横吹曲辞》所载《木兰诗》（又作《木兰辞》）密切相关，《木兰诗》前载有："《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古今乐录》为南朝陈释智匠所撰，智匠说"木兰不知名"，似指不知《木兰诗》的作者是谁。据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说："详玩此辞，疑即将军自述。曷以言之？历代女子，凡立名节于天地间，名不死者，无此间世超异之才，必无此出类拔萃操烈，必不能建不世出战敌之功，而享庙食无穷者也。"此诗多用第一人称，心理描写细腻真切，场景多变化又叙写如见，非亲经其事亲临其境者很难摹写得如此传神，且诗中所写木兰的豪迈情怀和勃勃英气

也正与小说中魏木兰的身份及性格相一致。又据小说所载，木兰从返乡省亲到再次被召入朝，这中间正是这位代父从军凯旋的女英雄深有感慨之时，从“当户织”到“百战死”再到“著我旧时裳”，和平的乡间生活与严酷的沙场征战的强烈对比，很可能使这位女英雄吟唱出这首民歌，又在民间传唱中经过不断加工，尤其是传到文人手中时的进一步润饰，遂脍炙人口而千古传诵。由于经过口耳相传和众手润色，南朝陈释智匠编《古今乐录》时已不知此诗的作者，这篇小说记载的则很可能就是此诗的本事。

《木兰诗》和《孝烈将军》两者都塑造了女中豪杰木兰的英雄形象，《木兰诗》具有民歌欢快的格调，诗中的女英雄生还荣归，令人庆幸，充满喜剧性的氛围。《孝烈将军》则偏重于史实，文中的女英雄最终在君王的淫威下宁死不屈，留下了无尽的痛惜和遗憾。魏木兰的柔情孝心和豪迈刚烈，统治者的好战喜功和厚颜无耻，在小说的描叙中凛凛然力透纸背，呼之欲出，令人心灵震撼，感叹再三，为之扼腕。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关于《木兰诗》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作于北魏，也有认为作于初唐，而据《涌幢小品》所说，木兰是隋炀帝时(605—617)人，《江南通志》和《清一统志》等一些方志所载是隋恭帝时(617—618)人，因此大致可说木兰是隋末人。《木兰诗》中所用一些词语的最早产生年代也可聊为佐证。如“双兔傍地走”，一般释为“双兔贴着地面跑”，实际上“地”是助词，“双兔傍地走”即“双兔依傍着跑”。《汉语大词典》释“地”此义的首见书证是《京本通俗小说》所载的《碾玉观音》，《木兰诗》的用例可以说提供了此义早在宋代已出现的有力佐证，不过还只是一个新产生的口语词，尚未进入书面语，由此也可推测《木兰诗》的写作年代可能与《孝烈将军》中所说木兰所处的时代相近，大致也在隋炀帝至隋恭帝年间。　　（徐时仪）

负情侬传　　宋懋澄

万历间，浙东李生，系某藩臬①子，入资游北雍②，与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来经年，李资告匮，女郎母颇以生频来为厌。然而两人交益欢。女姿态为平康③绝代，兼以管弦歌舞妙出一时，长安④少年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连，始以言辞挑

怒，李恭谨如初。已而声色竟严。女益不堪，誓以身归李生。母自揣女非己出，而故事⑤教坊落籍⑥非数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中空无一钱，思有以困之，令媿⑦不办，庶自亡去。乃戟掌⑧诟女曰："汝能耸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东西南北唯汝所之。"女郎慨然曰："李郎虽落魄旅邸，办三百金不难。顾金不易聚，倘金聚而母负约，奈何？"母策李郎途穷，侮之，指烛中花笑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子可随郎君而出。烛之生花，谶⑨郎之得女也。"遂相与要言而散。

女至夜半悲啼，谓李生曰："郎君游资，固不足谋妾身，然亦有意于交亲中得缓急乎？"李惊喜曰："唯！唯！向非无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为束装状，遍辞亲知，多方乞贷。亲知咸以沈缅狭斜⑩积有日月，忽欲南辕，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飘零，作书绝其归路，今若贷之，非为无所征德，且索负无从，皆援引支吾⑪。生因循经月，空手来见。女中夜叹曰："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两，向缘线裹絮中。明日，令平头⑫密持去，以次付妈。此外非妾所办，奈何！"生惊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语亲知。亲知悯杜之有心，毅然各敛金付生。仅得百两。生泣谓女："吾道穷矣，顾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跃曰："毋忧，明旦妾从邻家姊妹中谋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进。妈欲负约，女悲啼向妈曰："母曩责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失言；郎持金去，女从此死矣。"母惧人金俱亡，乃曰："如约。第自顶至踵，寸珥尺素⑬，非汝有也。"女欣然从命。明日，秃髻布衣，从生出门，过院中诸姊妹作别。诸姊妹咸感激⑭泣下，曰："十娘为一时风流领袖，今从郎君蓝缕出院门，岂非姊妹羞乎？"于是，人各赠以所携。须臾之间，簪驱⑮衣履，焕然一新矣。诸姊妹复相谓曰："郎君与姊，千里间关⑯，而行李曾无约束。"复各赠以一箱。箱中之盈虚，生不能知；女亦若为不知也者。日暮，诸姊妹各相与挥泪而别。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萧然，生但两目瞪视几案而已。女脱左臂生绡，掷朱提⑰二十两，曰："持此为舟车

资。”明日，生办舆马出崇文门，至潞河，附奉使⑱船。抵船，而金已尽。女复露右臂生绡，出三十金，曰：“此可以谋食矣。”生频承不测，快幸遭逢，于是自秋涉冬，嗤来鸿之寡俦⑲，诎游鱼之乏比⑳，誓白头则皎露为霜，指赤心则丹枫交炙㉑，喜可知也。

行及瓜州，舍使者艅艎㉒，别赁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盈江，练飞镜写㉓，生谓女曰：“自出都门，便埋头项；今夕专舟，复何顾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风烟？顾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关山之迢递，感江月之交流，乃与生携手月中，趺坐船首。生兴发，执卮，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婉转微吟，忽焉入调。乌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邻舟少年者，积盐维扬㉔，岁暮将归新安㉕，年仅二十左右，青楼中推为轻薄祭酒㉖。酒酣闻曲，神情欲飞，而音响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风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复绹㉗，弄形顾影。微有所窥，即扣舷而歌。生推蓬四顾，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稍致绸缪，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论心。酒酣，微叩公子：“昨夜清歌为谁？生俱以实对。”复问公子：“渡江即归故乡乎？”生惨然告以难归之故：“丽人将邀我于吴越山水之间。”杯酒缠绵，无端尽吐情实。新安人愀然谓公子：“旅靡芜而挟桃李㉘，不闻明珠委路有力交争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轻薄，情之所钟，不敢爱死。即鄙心时时萌之，况丽人之才，素行不测。焉知不借君以为梯航，而密践他约于前途？则震泽㉙之风波，钱塘之风浪，鱼腹鲸齿，乃公子之一抔三尺㉚也。抑愚闻之，父与色孰亲？欢与害孰切？愿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则奈何？”曰：“愚有至计，甚便于公子，顾公子不能行耳。”公子曰：“为计奈何？”客曰：“公子诚能割厌余之爱，仆虽不敏，愿上千金为公子寿。得千金，则可以归报尊君；舍丽人，则可以道路无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既漂零有年，携影挈形，虽鸳树之诅生死靡他㉛，而燕幕之栖㉜，进退维谷。羝藩狐济㉝，既猜月而疑云。燕啄龙漦㉞，更悲魂而啼梦。乃低首沉思，辞以归而谋诸妇。遂与新安人携手下船，各归

舟次。

女挑灯俟生小饮，生目动齿湿，终不出辞，相与拥被而寝。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与郎君处，情境几三年，行数千里，未尝哀痛，今日渡江，正当为百年欢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声有离音，何也？"生言随涕兴，悲因情重，既吐颠末[35]，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谓李生曰："谁为足下画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觐二亲；妾得从人，无累行李。发乎情，止乎礼义。贤哉！其两得之矣。顾金安在？"生对以："未审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箧内。"女曰："明早亟过诺之。然千金重事也，须金入足下箧中，妾始至是人舟内。"时夜已过半，即请起，为艳装。曰："今日之妆，迎新送旧者也，不可不工。"计妆毕，而天亦就曙矣。新安人已刺船[36]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请丽卿妆台为信。"女忻然谓李生："畀之。"即索新安人聘资过船，衡之无爽。于是，女郎起自舟中，据舷谓新安人曰："顷所携妆台中，有李郎路引[37]，可速检还。"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来。"皆集凤翠霓[38]，悉投水中，约值数百金。李生与轻薄子及两船人，始竞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珰[39]、玉簪、金管也，值几千金，又投之江。复令生抽出某革囊，尽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偿盖不资云，亦投之。最后，慙[40]生抽一匣出，则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骇，喧声惊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觉大悔，抱女郎恸哭止之。虽新安人亦来劝解。女郎推生于侧，而啐骂新安人曰："汝闻歌荡情，遂代莺弄舌，不顾神天；剪绠[41]落瓶，使妾将骨殷血碧[42]。妾自恨弱质，不能抽刀向伧[43]。乃复贪财，强求蒙抱。何异狂犬方事趋风，更欲争骨。妾死有灵，当诉之神明，不日夺汝人面。且妾藏形诒影，托诸姊妹蕴藏奇货，将资李郎归见父母也。今畜我不卒[44]而故暴扬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无瞳耳。妾为李郎，涩眼几枯，翕魂屡散[45]；李郎事幸粗成，不念携手而倏溺如簧[46]，畏多行露[47]，一朝捐弃，轻于残汁。顾乃婪此残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颜而听其

挽鼻[48]！今生已矣！东海沙明，西华黍垒[49]，此恨纡缠，宁有尽耶！”于是舟中崖上，观者无不流涕，骂李生为负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当是时，目击之者，皆欲争殴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各鼓枻[50]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51]所称烈女哉！虽深闺之秀，其贞奚以加焉！

宋幼清[52]曰：余于庚子[53]秋闻其事于友人。岁暮多暇，援笔叙事。至“妆毕而天已就曙矣”，时夜将分，困惫就寝，梦披发而其音妇者谓余曰：“妾羞令人间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见怜，令妾稍司风波，间豫[54]人间祸福。若郎君为妾传奇，妾将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几十日而间。因弃置箧中。丁未[55]，携家南归，舟中检箧稿，见此事尚存，不忍湮没，急捉笔足之，惟恐其复祟，使我更捧腹也，既书之纸尾，以纪其异。复寄语女郎：“传已成矣，它日过瓜州，幸勿作恶风浪相虐。倘不见谅，渡江后必当复作。宁肯折笔同盲人乎？”时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盖八年矣。舟行卫河道中，距沧州约百余里。不数日，而女奴露桃忽堕河死。

〔注〕 ① 藩臬：藩指布政使，明时为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臬指提刑按察使，明时为省最高司法长官。此处藩臬指省级高级官僚。 ② 入资游北雍：通过捐资进入北京国子监就读。明时北京与南京均设国子监，北雍即北京的国子监。 ③ 平康：唐代长安丹凤街有平康坊，是妓女聚居之处，故而后以平康为妓女所居的泛称。④ 长安：唐代国都，这里借以代指北京。 ⑤ 故事：旧规，惯例。 ⑥ 落籍：妓女从良，从乐籍除名。 ⑦ 媿：同愧。 ⑧ 戟掌：用食指中指指点，其形如戟，故称戟掌。 ⑨ 谶(chèn 衬)：预言，预兆。 ⑩ 狭斜：亦作狭邪，原意指小街曲巷，因狭路曲巷多为娼妓所居，后遂以指娼妓居处。 ⑪ 援引支吾：寻找理由搪塞推托。⑫ 平头：指仆人。 ⑬ 寸珥尺素：此处意指任何一件首饰与任何一件绸缎衣服。珥，耳饰。素，生绢。 ⑭ 感激：愤激。 ⑮ 驱(kōu 抠)：指环一类的装饰物。⑯ 间关：道路崎岖难行。 ⑰ 朱提(shú shí 塾时)：云南昭通县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多而美，后世因以“朱提”为高质银的代称。 ⑱ 奉使：奉命出使的使臣。 ⑲ 寡俦：此处意为没有伴侣。 ⑳ 乏比：此处意为没有伴侣。 ㉑ 丹枫交炙：喻两颗赤心像枫叶那般火红。炙，原意为烧烤。 ㉒ 艅艎(yú huáng 余皇)：大船。 ㉓ 练飞镜写：此句意为大江东流，月光泻洒。写，同“泻”。 ㉔ 积盐维扬：在扬州一带做盐商。维扬，扬州的别称。 ㉕ 新安：即徽州府，今安徽休宁、歙县一带。 ㉖ 祭酒：

国子监的主官，此处意为首领。 ㉗ 绹：原指绳子，此处作动词解，意为重新戴上貂帽，系好帽带。 ㉘ 旅靡芜而挟桃李：喻携美女同行。靡芜，即蘼芜，香草名，与桃李同喻美女。 ㉙ 震泽：江苏太湖的古名。 ㉚ 一抔三尺：指小坟。一抔，一捧土。一抔与三尺均是形容坟的矮小。 ㉛ 虽鸳树之诅生死靡他：意为虽有同生死的山盟海誓。鸳树，指韩凭夫妇的典故。相传战国时宋康王强夺韩凭妻，并罚韩凭修筑长城。不久，韩凭夫妇相继自杀。宋康王不许合葬，一夜之间，两冢之端各长一树，旬日而盈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栖于树上，晨夕不离。诅，誓祝。靡，无。 ㉜ 燕幕之栖：燕子把窝建在帷幕上，喻处境危险。 ㉝ 羝(dī抵)藩狐济：典出《易经》，意为公羊触在篱笆上，因挂住了角而进退不得；小狐狸过河，因弄湿了尾巴而行步艰难。喻行程中举步维艰。 ㉞ 燕啄龙漦(lí离)：燕啄，典出《汉书》：汉成帝时，民间有"燕飞来，啄皇孙"的民谣。后来赵飞燕进宫，成为成帝皇后，她因自己没有儿子，暗中杀死许多皇子。龙漦，典出《史记》：夏末，有二龙现于帝廷，夏帝收其唾沫于匣中。周厉王时将匣打开，龙沫飞出，一宫女踏沫而怀孕，生女褒姒，后周厉王宠褒姒，终至亡国。 ㉟ 颠末：本末，前后经过情况。 ㊱ 刺船：撑船。 ㊲ 路引：道路通行的凭证。 ㊳ 集凤翠霓：似指凤形珠宝首饰。 ㊴ 明珰：用珠玉串成的耳饰。 ㊵ 恚(jì忌)：教，使。 ㊶ 绠(gěng耿)：汲水器上的绳索。 ㊷ 骨殷(yān烟)血碧：此处以骨和血呈现的特殊颜色表示含冤屈而死之意。殷，赤黑色。碧，青绿色。 ㊸ 伧：原意为粗野、鄙陋，此处指鄙贱之夫。 ㊹ 畜我不卒：意为中途抛弃。畜，容留。 ㊺ 翕魂屡散：形容殚精积虑。翕，合，聚。 ㊻ 倏溺如簧：意为很快就被花言巧语说动。倏，很快。溺，沉迷。如簧，巧言如簧之意。 ㊼ 畏多行露：意为很怕事情对自己不利。语出《诗经·召南·行露》，原意为害怕衣履被露水沾湿。 ㊽ 挽鼻：牵着鼻子走。 ㊾ 西华黍垒：意为高大的华山是靠一粒粒土石累积起来的。形容积累不易，遗恨无穷。 ㊿ 鼓枻(yì曳)：划桨。枻，短桨。 (51) 子政：西汉文学家刘向之字。刘向曾著《列女传》。 (52) 宋幼清：即作者宋懋澄，幼清为其字。 (53) 庚子：指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54) 豫：通"预"，此处意为干预。 (55) 丁未：指万历三十五年(1607)。

本文选自《九籥别集》卷四，是明代传奇小说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貌多才、聪明机敏、热烈追求正常人的生活的妓女杜十娘的形象。作品中有两个情节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杜十娘为从良作了长期的充分准备，拥有的钱财何止千万，三百两银子的赎身钱对她来说是区区小数，可是她却坚持要身无分文的李生筹划这笔钱款；其二是李生中途变卦，将杜十娘转卖给新安盐商，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千两银子，此时杜十娘宁可将价值连城的珠宝抛入江中，也不愿以此换得李生的回心转

意。在明清小说与戏曲创作中，妓女从良是常见的题材，它们大多写女主角经过种种曲折与磨炼，终于跳出火坑而与意中人团圆的故事，内容常大同小异，但《负情侬传》中这两个情节的设置打破了旧格局，既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鲜明地显示了杜十娘机智、刚烈的性格。

第一个情节描绘了杜十娘赎身的艰难，经济窘迫的李生无法筹得这笔款子，而总算筹得后，鸨母却又变卦，全靠杜十娘以死抗争，鸨母才无可奈何地放她出门。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去渲染筹得赎身钱款的不易，这些描写既是后来情节发展的伏笔，同时也是表现杜十娘机智的重要内容。读者在读完故事后都很清楚，杜十娘拥有的财物何止是抵偿她的身价，可是当李生实在借贷无路时，她也只是拿出"碎金百五十两"，后又借了五十两，其余的仍要李生设法筹划。妓女赎身从良的最大障碍是鸨母的阻挠，杜十娘对此有着充分的估计与准备，李生在她启发下向亲友们借贷的举动，使鸨母根本想不到自己放走的妓女竟拥有价值万千的珠宝，在这场较量中，机智的杜十娘显然是个胜利者。

李生也同样认为杜十娘已竭尽了财力，因为后者连藏在褥中的银子也都交给了他，而且全是"碎金"，显然是平日点点滴滴积蓄的所有财产。杜十娘出门时是"秃髻布衣"，在旅馆中是"四壁萧然，生但两目瞪几案而已"。在赎身过程中，杜十娘对李生丝毫不露口风容易理解，那是为了防止被鸨母看出蛛丝马迹，可是等跳出火坑后，她仍是不动声色，不向李生说明自己的经济实情，只是"脱左膊生绢，掷朱提二十两"付舟车费，"露右臂生绡，出三十金"以当食费，其他一概不提。杜十娘始终都不愿在李生面前露财，她要的是李生的真心相爱，而不希望是靠钱财赢得意中人的欢心。

杜十娘终于跳出了火坑，对许多同类似题材的作品来说，大团圆正是故事的结束，可是在《负情侬传》里，这却只是悲剧的开始。杜十娘尽管为从良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选中的意中人却是猥琐卑劣的小人：这个纨绔子弟出于极端自私的打算，竟在途中将杜十娘转卖给新安盐商。当李生吞吞吐吐地将这一消息告诉杜十娘时，杜十娘虽感到突然，但也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她前面一直在担心这一悲剧的发生，因此一旦发生，她能十分冷静地立即作出反应："谁为足下画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觐二亲；妾得从人，无累行李。发乎情，止乎礼义。贤哉！"此时杜十娘已下以死控诉、抗争的决心，可是卑琐的李生竟将她的痛彻心腑之语当作同意的表示。于是在第二天清晨，杜十娘当众痛斥李甲

后，就抱持卖身积蓄的宝匣投入滚滚波涛，用青春和生命，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这一情节是刻画杜十娘性格最重要的一笔，她正直、刚烈的形象恰与李生之卑琐、盐商之奸猾形成鲜明对照，“可以生青楼之色，唾白面之郎”（明卓珂月《百宝箱传奇引》）。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死对黑暗社会进行抗议的悲壮之举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目击之者，皆欲争殴新安人及李生”，而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说，这一悲剧结局又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在古代描写妓女从良的故事中，《负情侬传》是一篇突破原有创作格局的作品。自唐宋以来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其结局或是女子被抛弃，如《霍小玉传》等，或是夫荣妻贵，如《李娃传》等，而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是封建权势、门第在其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负情侬传》中，封建势力的压迫依然是酿成杜十娘悲剧的重要因素，可是关键时刻致她于死地的却是金钱的力量：新安盐商愿出千金换取丽人，而李生则认为这是一桩合算的买卖。其实，杜十娘从良计划的基础也是金钱：“蕴藏奇货，将资李郎归见父母也。”这些情节的描写透露了明中期后商品经济的发达所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杜十娘的抗争与终于失败在客观上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金钱势力的左右下，妇女仍然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当得知新安盐商的计划时，杜十娘如果展示她的财宝就足以使李生回心转意，但她丝毫不考虑如此卑辱的选择：“一朝弃捐，轻于残汁，顾乃婪此残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颜而听其挽鼻！”她虽作了充分的钱财上的准备，但渴望企求的却是人格上的平等，一旦理想破灭，她就毅然地弃珠投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而作品通过这些描写所显示出的鲜明的平民意识与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明中后叶以来兴起的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作品结束处，宋懋澄又对自己的创作经历作了补叙：他分两次，历时八年方写成了《负情侬传》。初作未终篇，夜梦披发女子警告，若写她的私事，便将得病。次日果然得病，遂搁笔。八年后于舟中检旧稿续完，不料几日后女奴露桃堕水而死。这段描写颇似传奇，但在《九龠集》中确有两篇祭露桃之文，此当非虚构；作者迷信佛道，确信杜十娘阴魂的报复，此也为实情。然而这段描写更是出于创作的需要。首先，杜十娘刚烈的形象被进一步突出，并以她死后的耿耿于怀反衬生前的伤心之极；其次，以这样的文字结尾已别具一格，而篇末又突见波澜，足显创作之功力；最后，作者又借此申明自己一贯的创作主张，即偏重于纪实。本篇描写的并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京城哄传一时的真实事件。作者是取

材于现实，并以史传与古文笔法描写人物故事。在明末清初时，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写作方式，宋懋澄创作的影响对于该特色的形成显然是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就《负情侬传》而言，这篇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真实感的作品问世后即产生巨大影响，在明末先后被《亘史抄》、《情种》、《情史》等书选载，又被冯梦龙改写为著名的拟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少戏曲家也在作改编后将故事搬上舞台，杜十娘也因此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典型形象。　　（陈大康）

珠　　衫　　宋懋澄

楚中贾人某者，年二十余，妻美而艳，夫妇之爱甚笃①。某商于粤，久不归。其家近市楼居，妇偶当窗垂帘外望，忽见美男子，貌类其夫，乃启帘流盼，既觉其误，赧然而避。男之新安人，客二年矣。见楼上美人盼己，深以为念。叩姓名于市东鬻珠老媪，因遗重贿，求计通之。媪曰："老妇知之矣，此贞妇不可犯也。寻常罕睹其面，安能为汝谋耶？"新安客哀祈不已。媪曰："郎君明日午余，可多携白镪②，到彼对门典肆③中，与某交易，争较④之际，声闻于内，若蒙见召，老妇得跨足其门，或有机耳。然期在合欢，勿计岁月。"客唯唯去。媪因选囊中大珠并簪珥之珍异者，明日至肆中，佯与新安人交易，良久，于日中照弄珠色，把插搔头，市人竞观，喧笑声彻妇所。妇果临窗来窥，即命侍儿招媪。媪收货入箑，曰："阿郎好缠人，如尔价，老妇卖多时矣。"便过楼与妇作礼，略叙寒温，出货商确。数语，匆匆收拾，曰："老身适有急事他出，烦为简置⑤，少间徐来议值。"

既去，数日不至。一日，雨中媪来曰："老身爱女有事，数日奔走负期，今日雨中，请观一切缨络⑥。"妇人出箧中种种奇妙，老媪宣叹不一。形容既毕，妇综核媪货，酬之有方。媪喜曰："如尊意所衡，固无憾。向者新安客，高下不情，徒负此丰标耳。"妇

复请迟价之半，以俟夫归。媪曰："邻居复相疑耶？"妇既喜价轻，复幸半赊，留之饮酌。媪机颖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明日，媪携酌过，倾倒极欢。自此，妇日不能无媪矣。媪与妇益狎，时进情语挑之。妇年少，未免愁叹之意形于颜色，因留媪宿。媪亦言家中喧杂，爱此中幽静，明夕当携卧具来此。次日，妇为之下榻，媪靡夕不至。两床相向，嘻语相闻，中夜谈心，两不相忌。新安人数问媪期，辄曰："未！未！"乃至秋月，过谓媪曰："初谋柳下，条叶未黄；约及垂阴，子已成实；过此渐秃，行将白云侵枝矣。"媪曰："今夕随老身入，须着精神，成败系此，不然虚废半年也。"因授之计。媪每夜黑至妇家，是夕，阴与新安人同入，而伏之寝门之外。媪与妇酌于房，两声甚戚，笑剧加殷。媪强侍儿酒，侍儿不胜，醉卧他所，独两人闭门深饮，各已微酣。适有飞蛾来火上，媪佯以扇扑之，灯灭，伪启门点灯，复佯笑曰："忘携烛去。"折旋之际，则已暗导其人于卧榻矣。顷之，辞以夜深火静，复闭门。妇畏暗，数数呼媪，媪曰："老身当同帷作伴耳。"乃夹其人登妇床，妇犹以为媪也。启被抚其身，曰："姥体滑如是。"其人不言，腾身而上，妇已神狂，听其轻薄而已。欢毕，始问为何人，媪乃前谢罪，述新安客爱慕之意。妇业堕术中，遂不能舍，相爱逾于夫妇。将一年，新安人赠费已及千金。

一日，结伴欲返，流涕谓妇曰："别后烦思，乞一物以当会面。"妇开箱简珍珠衫一件，自提领袖，为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热，极生清凉，幸为君里衣，如妾得近体也。"其人珍重而别，相约明年，共载他往。新安人自庆极遇，珠衫未尝去体，顾之辄泪。是年，为事所梗；明年，复商于粤。旅次，适于楚人同馆，相得颇欢，戏道生平隐事。新安人自言，曾于君乡遇一妇如此。盖楚人外氏，故客粤中，主人皆外氏旧交，故楚人假外氏姓名作客，新安人无自物色⑦也。楚人内惊，佯不信曰："亦有证乎？"新安人出珠衣，泣曰："欢所赠也。君归囊之便，幸作书邮。"楚人辞曰："仆之中表，不敢得罪。"新安人亦悔失言，收衣谢过。楚人货尽归

家，谓妇曰："适经汝门，汝母病甚，渴欲见汝；我已觅轿门前，便当速去。"复授一简书曰："此料理后事语，至家与阿父相闻。我初归，不及便来。"妇人至母家，视母颜色初无恙，因大惊，发函视之，则离婚书也。阖门愤恸，不知所出。妇人父至婿家请故，婿曰："第还珠衫，则复相见。"父归述婿语，妇人内惭欲死，父母不详其事，始慰解之。期年，有吴中进士，宦粤过楚，择妾，媒以妇对，进士出五十金致之。妇人家告前婿，婿简房中大小十六箱，皆金帛宝珠，对畀妻去。闻者莫不惊嗟。

居期年，楚人复客粤，偶与主人算货，不直，语竟，搪翁仆地，翁暴死。二子讼之官，官即进士也。夜深，张灯简状，妾侍侧，见前夫名氏，哭曰："是妾舅氏，今遭不幸，愿乞生还。"官曰："狱⑧将成矣。"妇人长跪请死。官曰："起，徐当处分。"明日欲出，复泣曰："事若不偕，生勿得见矣。"官乃语二子："若父伤未形，须刷骨一验，欲移尸置漏泽园。"二子家累千金，耻亏父体，叩头言："父死状甚张⑨，无烦剔刷。"官曰："不见伤痕，何以律罚？"二子恳请如前。官曰："若父老矣，死其分也。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听否？"二子咸请惟命。官曰："令楚人服斩衰，呼若父为父，葬祭悉令经纪，执拂蹩踊，一随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头曰："如命。"举问楚人，楚人喜于拯死，亦顿首如命。事毕，妾求与舅氏相见，男女合抱，痛哭逾情。官疑之，固叩其实，则故夫妇也。官不忍，仍使移归。出前所携十六箱还妇，且护之出境。楚人已继娶，前妇归，反为侧室。

或曰："新安人以念妇故，再往楚中，道遭盗劫，及至，不见妇，愁忿，病剧不能归。乃召其妻，妻至，会夫已物故⑩。楚人所置后室，即新安人妻也。九龠生曰："若此，则天道太近，世无非理人矣！"

〔注〕①笃：深，厚。　②白镪：白银。　③典肆：店铺。　④争较：讲价钱，讨价还价。　⑤简置：检核选用。　⑥缨络：饰物。　⑦物色：辨识。⑧狱：官司，诉讼。　⑨张：显明。　⑩物故：死。

《珠衫》是《九龠别集》中一篇反映明代市民生活的优秀文言小说。

《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文学是人学，人学也就是人的情欲之学。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既有生理本能上的需要，又有精神上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两种需要和追求的欲望伴随着每一个人，从而使人生常常处于百般矛盾的不平衡状态中。人虽然千人千面，但这种不平衡却是人皆有之，只是表现出来的方式方法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罢了。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的心弦，其诀窍就在于揭示了人的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展现了由这种心态导致的五彩斑斓的人的社会生活和众生相。

人在生理本能上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必然会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上的追求，人之不同于一般动物也正在于这一点。以我国历史而言，多少人为了博取功名，甘于离家游学，进京应试；多少人为了蝇头微利，甘于别妻远行，风餐露宿，千里经商。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矛盾，在矛盾中生存和发展着。人如果都仅仅满足于生理本能的需要，人也就降格而类同于一般的动物。反之，人如果不需要生理本能上的满足，人也就成了脱离现实的"超人"，超越了高级动物的范畴。人组成了社会，人的这两种需要则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珠衫》这篇小说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紧扣人的这两种需要，突出一个"情"字，揭示了普通市民的心态，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繁荣氛围下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

《珠衫》中楚地某年轻商人家有美妻，夫妻百般恩爱，家境也颇富有，小两口各自在生理本能上的需要完全得到了满足，可谓幸福美满的一个小家庭。然而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时代气氛使楚商人毕竟不能自安于这种生理本能上的基本满足状态，而力图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以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和满足，于是他的心态由基本满足的平衡日趋于进一步有所追求的不平衡，进而决定割舍夫妻终日厮守在一起的缠绵之情，远赴广东经商。他到了广东后，忙于做生意，竟至久而不归，杳无音信。

楚商妻在家中孤守空房，自然颇感寂寞，思夫心切，盼夫归来，以致差一点错认某过路美男子为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等到发觉错认后，不觉羞愧难当。小说在这里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楚商妻对楚商人的思念之情，揭示了楚商妻所具有的由饮食男女之大欲而深化的与楚商人的夫妻恩爱之情，为后文夫妻团圆埋下了感情上的伏笔。同时，楚商妻生理本能上的饮食男女之大欲又是新安商人勾引她共效于飞得逞的内在原因，她在卖珠老妇人的引诱下，一步步落入卖珠老妇人精心设置的圈套，以至一天不见卖珠老

妇人心里就寂寞难熬，最终在老妇人的挑逗和安排下，欲火迸发，听任待机而入的新安商人恣意轻薄，后竟不能抛舍，相爱远过于夫妇。小说通过生动细致的艺术描写，着意表现了对楚商妻失身的深切同情和对一种正常合理的人生要求的肯定，这种肯定意味着对封建礼教支撑的传统贞节观的极大蔑视。同时，小说也揭示了楚商妻所具有的由饮食男女之大欲而深化的与楚商人的夫妻相爱之情并未因新安商人的介入而完全消亡。她毕竟不是一个淫荡无耻的女人，只是渴望有一种正常的夫妻生活，这原是无可厚非的人之常情。因而当楚商人失手伤人致死，面临以己命相偿的困境时，楚商妻挺身而出，真诚地抵死相救。小说的高妙之处正在于揭示了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的复杂性，完全从生活真实出发，写出了人性的深度，突破了传统小说善恶分明、非好即坏的单一模式，塑造了活生生的生活中普通市民的丰满形象，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值得一提的是楚商人与楚商妻在讼案了结后，彼此相见，合抱痛哭，正是他们之间这种夫妻恩爱之情的自然流露，深深感动了已娶楚商妻为妾的吴中进士，以致他毅然将楚商妻送还楚商人，两人经历了婚变的一番折磨后，终于得以破镜重圆。小说在这里进一步揭示了人的超越了生理本能的真挚感情，反映了夫妻间情爱的珍贵和朴实。既生动地写出了楚商人夫妻建立在饮食男女之大欲上的夫妻相爱之深情，又由衷地赞美了吴中进士成人之美所体现的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人之情。

这篇小说浓厚的人情味还表现在楚商人得知妻子失身他人后对妻子的处置方面。他深知自己外出长久不归也是造成妻子失身于他人的一个因素，因而并未当面责怪怒骂，一点也未让她感到难堪以致无颜活下去，只是不露声色地打发她回娘家，而把失去妻子的悲伤深深埋在了心底。当她改嫁之时，又将她的陪嫁箱笼等全数送还。小说尽管只是淡淡地如实叙说，读者则可看到这些平淡语句中饱含的楚商人对他妻子的深沉的怜爱之情。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体现了他人格中高尚的一面，充满了人情味，而他妻子则更加重了感情上的自责自悔，陷入了愧疚心态而难以自拔。

小说对于勾引楚商妻的新安商人也没有简单地写成破坏他人美满家庭的恶棍坏痞，而是着意刻画了他感情上的复杂性。他最初贪慕楚商妻的美色而不惜重金托卖珠老妇人撮合，当然只是为了满足生理本能的需要而置道德伦理于不顾。但是他在日后与楚商妻的交往中却对楚商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以致爱屋及乌，由爱楚商妻而爱楚商妻所赠珠衫，甚至睹物思人而流泪。尽管他的这种感情是对他自己妻子的一种伤害和不公平，但他

对楚商妻的感情自不能等同于一般浪荡子弟的眠花宿柳。小说结尾说到他因思念楚商妻而再往楚中，其时楚商人已遣其妻回娘家。他未能再见到楚商妻，竟至愁忿而一病不起，由此亦可见他对楚商妻的真情实感。

小说的最后结局是新安商人咎由自取，一命归天。他的妻子不得不改嫁，恰恰又被楚商人娶为妻子。楚商妻也因失身新安商人之故，虽然吴中进士谢爱送还楚商人，夫妻重归于好，但已只能屈居侧室了。至于楚商人则否极泰来，夫妻恩爱，重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小说的训诫意义似乎很明显，即劝善惩恶，宣扬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然最终的结局毕竟是真挚的爱情战胜了传统的贞操观念，楚商人因妻子失节而休妻，又因夫妻间无法泯灭的感情而复婚，一对有情人离而复合，重又团聚了。小说所塑造的活生生的普通市民形象表现了一种与传统的封建礼教和贞操观念相对立的新的道德观和爱情婚姻观，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歌颂了超越人的生理本能需要的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人之情，揭示了人生总是处在追求满足，又打破满足，再进而追求满足的不平衡心态中这一真谛。

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生动，尤其是卖珠老妇人的形象更为鲜活而呼之欲出。她钱迷心窍，只要有重利可图，就不惜百般设计拆散他人美满家庭。她先从天下女子皆爱美的心理入手，与新安商人在市场上演出了一场讨价还价买卖珠宝饰物的假戏，引动楚商妻的好奇爱美之心，进而登门兜售，借卖珠而见机行事，骗取楚商妻的信任，最终狡计得逞，让新安商人私通楚商妻的欲念如愿以偿。小说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样一个市井老妇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她的老谋深算和谙于世故。

小说运用了许多巧合的因素，这些巧合尽管可以说成是无巧不成书，然而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都写得顺理成章，合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氛围和环境。小说在叙述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白描的手法，笔触简洁传神，往往寥寥数语就将人物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读者不妨试读卖珠老妇引新安商人私通楚商妻一节，小说所用笔墨不多，然卖珠老妇的狡黠，楚商妻的迷狂，新安商人的猴急已皆宛在眼前，且充满了浓郁的戏剧色彩。

《珠衫》从爱情婚姻这一小说家们惯常采用的视角切入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不同于前代的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思想观念，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艺术上也别具一格，具有一种感染力和浓浓的人情味，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冯梦龙将其改写成《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收录在《喻世明言》开宗第一篇。明代还有人将其改编为戏曲《珍珠衫》、《远帆楼》、《会香衫》等。这些戏曲至今仍是上演不衰的传统剧目，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徐时仪）

双双传（节选）　　佚名

未几，仲约叔同赴试。叔意恋谦，以目为辞。仲曰："弟太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叔曰："兄亦须自省。"仲曰："比弟犹能吞声踯躅①，不遽形诸口耳。"因友人来拉，不得已，仲别琼。琼置酒待仲，仲惨于别也，颜色惙然②。琼曰："大丈夫进取功名，何为如此？"梨香进爵饮仲曰："有肉如斯，有酒如斯，愿郎荣归，仍好如斯。"随酌琼曰："酒肉如斯，郎情如斯，愿姐芳颜，千载如斯。"亦自饮庆曰："姐守如瓶，郎坚如城，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琼泪下，仲解之曰："处世若虚舟，倏③聚倏散，无足为怪。"琼收泪，歌云：

日薄兮崦嵫④，月渺渺兮愁思。望公子兮未来，吹洞箫兮参差。奈何兮远游，恩不甚兮轻离。极劳心兮忡忡，欲聚首兮何期？乐不可兮骤得，聊容与⑤兮片时。

仲呜悒罢酒，戒肃装。琼继诗云：

翩翩书剑事长征，欲别相看不忍行。砧急万家催别泪，月明千里共离情。鸣鸡野店征人梦，落照荒城画角声。回首秋风知鹗荐⑥，白头吟就暮云横。

谦谓叔曰："妾不敢以枕边私爱，阻郎鹗路鹏程，虽然，何以自遣？"随咳咽语塞，暗泪如注。叔抚之曰："毋自苦也。事已如此，不能已⑦矣。倘或因此成疾，使我何哉！"明日谦饯叔行，而春郎邀叔围棋，谦不及别，令冬儿赠叔诗，云：

闻道才郎上苑⑧游，白云芳草共悠悠。孤舟不系寒江梦，片日长悬客路愁。搜简尊前鹦鹉赋⑨，弄箫声里凤凰楼⑩。苍茫不及河梁⑪送，肠断西风杜若洲⑫。

两生遂走长安，沿途风景触目，无非二女郎也。逢鱼觐日，同赴试。觐日丰韶琳琅⑬，翩翩豪兴，读书好剑，常思为知己用。两生与之抵掌相得。仲路病疟，不能入闱。叔虽入闱，而文思亦为情所夺。试毕返棹⑭。

琼、谦思两生，菱花⑮羞御，绿云撩乱，姐妹合谋，令梨香重贿邻人，致币致书于两生。琼书云：

当尔我聚时，一日不握手语，惘然恨⑯之。乃今路越云浞，别经旬日，奈何不令人长相思也！辛苦无驿使，又恨不能奋飞。倘足下马蹄得意，可速骑南归，无使枫落寒江，秋老故园，妾大愿矣。谨奉绫袜，冀郎跬步⑰不离；并寄玉坠，冀郎时时掌弄；外附诗一首，因连雨幽思所作，惟郎视之。诗云：

黄昏风送雨声忙，愁人转听转悲伤。问天有甚关情处，也滴相思泪万行。

谦书云：

妾非人哉！郎约行李，妾不祖⑱送，虽云倥促无地，实则何以自偿！至今神魂飞越，思郎愈深，倍觉妾罪愈甚。若夫鸿群雷惊，败叶窗飞，孤灯风摇，孑影床侧，想郎亦必念及此矣。敬备绸衫一件、流苏结二条，表妾温柔。侧身西望，寸心如结不解。冬儿故善于承直⑲，临封亦嘱笔致意。数夜来，频梦见郎，郎其谓之何哉？聊成一诗，附录于左。诗云：

千种离愁万种哀，朝来懒去理妆台。睡魔不是郎君做，夜夜缘何入梦来？

是时，仲不堪行，叔伴逆旅。叔诗云：

孤坐愁不语，掩髀发长叹。所思在美人，渺隔青云端。临歧握手送，相对摧心肝。思之不可亲，怨别损朱颜。

闺中美女忆远游，罗帏半卷凉生秋。更筹⑳数尽

行不发，起揽明镜生白发。我独何辜限河梁，即之不得徒忧伤。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生离死别间。

吟毕，有主人媳，肢态轻扬，颜色亦妩丽可爱，搴帏而揖叔曰："侧聆佳句，不异钧天[21]。第生离死别，将为倚门人乎？"叔曰："非也。""抑为岸傍桃李乎？"叔曰："砧声惊雁，寒衣未授，亦倦于游矣，故思归切也。"媳曰："青楼绿户，尽可适情，盍倩[22]一排遣？"叔曰："生平不解去倩人。"媳笑曰："眼前自有能排遣者，胡不倩之？"叔谢曰："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23]。"媳曰："昔王允尚易妻求贵，况萍水之欢，何足厝意[24]，乃风流才子作鲁男子痴汉乎？"叔坚不从，曰："吾不忍以一时苟合，淹终身大义。"

媳犹缱绻[25]，闻叩门声，叔启延[26]之，即琼、谦所倩邻人也。媳怅然而去。叔曰："客从何地来？乃尔[27]深夜。"客未之对，叔即询秦氏若[28]子若女，复问二女郎无恙否。客曰："郎果是高氏耶？"叔应之。客乃出谦书与叔，琼书与仲。两生得书，心益热，无可奈何，先令邻人归。

然琼、谦既遣邻人，心犹不自安也，复诣双木土地祠祷之，为郭太尉子隆运与富家儿桃蓁及亡[29]赖朱必敬、夏补衮所见。隆运欲劫之以归，不可得，乃计娶之。桃曰："公子宠丽甚多，何夺我罗敷耶？"郭笑曰："我为孔融，取小，以琼英让汝，何如？"朱等谀之。郭顾朱曰："孺子可使议婚。"——盖以夏之材本不及朱也。夏以不得使为耻，恳桃言于郭。郭曰："是何能为？"夏曰："仆有密友，与公子得意人相邻，仆得细探其梗概，亦议婚之要策也。"郭曰："说得有理。便使汝去，事成，当使汝温饱一世。"桃亦以琼英嘱之。

夏甚得色[30]，随访于密友。友谓之曰："彼为高氏两生所得，欲娶之恐不可。"夏遂问两生，友曰："寒儒耳，近赴试，未知中否。"夏曰："以寒儒而获此神物，下第必矣，不足虑。"遂启郭，且

自夸功。郭捧腹言曰:"可惜此富贵花落此寒酸手中!然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准议婚。"夏曰:"闻女郎誓与两生偕老,今公子遽纳礼,恐或中变。不若先行反间,使两生不能安其身,然后以威胁其母,则富贵花自在吾掌中矣。"郭然之,令桃出金与夏行间。自是[31]秦氏左右邻居及秦氏之内外亲戚,无不得夏之金者,而秦氏未之知也。

一日,琼、谦见邻人自两生处归,且言两生即至,喜即互相戏贺,且相嘲也。香亦戏冬曰:"早知今日,写书时何须嘱咐?"冬应之曰:"若无今日,不几[32]羞杀了觅人寄书者乎?"冬、香笑,琼、谦亦各自笑。

仲归,琼抚之曰:"范叔[33]寒乎?"仲曰:"在途则寒,今则否矣。且为疟困甚苦。"琼曰:"然则妾心常痛,坐卧不安,良有以也。"更熟视仲曰:"面黧[34]瘦许多矣!"仲曰:"汝容亦瘦黑,毋讶我也。"少顷,仲求欢曰:"为我接风。"琼笑曰:"郎竟将以吾故物作长安土宜赠我耶?"

叔风闻郭、桃事,因密访之,是以后。谦使冬儿候之甚久。及叔至,忧疑自失。谦问曰:"郎何忧容可掬?"叔曰:"无之。"谦曰:"然则如槁木、如死灰,何也?"叔不之应。谦固讯之,叔曰:"今日从远归来,子姑勿穷讯我,但言欢事可也。"谦遂不问,留叔同寝。

明早,谦必究其故。叔曰:"我欲言之,第恐女郎惊耳。"谦曰:"纵使惊人,郎何必秘也?"叔乃以所闻郭、桃之计告之。谦骇曰:"而兄谓何?"叔曰:"我密知之,我兄亦未之知也。"谦曰:"郎毋易视,其急图之乎!"叔故激之曰:"女郎得事新君,亦无不可。"谦改容,怒曰:"郎何不知人也?妾今言之无益。合准楼居,誓死守郎!彼如听之则已;不然,则继之以毁形可也;犹或不免,则坠楼而死亦可也。郎将疑我何哉!"涕满眶,语塞。叔慰之而退。谦即刺两臂,悲悼不已,自投于床。

朱、夏等前来议姻,盛张[35]郭、桃之富贵,曰:"不惜二女,将

来有大益。”秦母曰:“秦氏布衣,一旦结姻豪门不祥,行当与二女计之。”夏曰:“家有主母,顾向儿女决策乎?”朱曰:“不妨进议,吾伫足以俟。”

秦母呼二女告之,琼、谦同声答曰:“女辈惟母所使,若云郭、桃之事,母其问诸水滨㊱!”母固问,二女更无他语。梨香前曰:“婢敢启告主母:凡事用顺不用逆,女子从一不从二。向女郎以高氏两生宜婿,私许嫁之,又恐终为不偶,遂失身焉。今日岂容更有郭、桃之议?况郭、桃挟富贵以求婚,必非佳配也明矣,愿主母鉴察。”因出谦臂示母。琼、谦跪恸哀毁㊲几绝。秦母不能自主,但曰:“何不早言?此两生我故奇之,不意今日竟为吾婿也!”

出谓朱、夏曰:“大女字西京慕生后,此身已属他人矣。小女,妾之先夫遗命适高叔达,是以不敢听命。”夏怒,横襟奋臂,且行且叱曰:“老妪无礼,将欲赖此婚姻耶?汝夫存日,亲受郭、桃聘金礼物,乃今反说此诿话!谅不怕汝,凭汝罢了!”

夏出,遣百余人抄缉秦氏,昼夜往来不绝。两生不得入,秦氏不得出。复散金邻妇,俾之内间;且言高仲已娶某氏,高叔已聘某氏;复诈为两生绝琼、谦言以播扬之。琼谓谦曰:“仲之心我深知之,必无是也。”谦曰:“三郎亦断非负盟者。前于逆旅,尚不就主人媳,况今日乎?”

夏复遣人说两生绝琼、谦,并遣媒骗两生,以贵家美女亲事甚重。两生俱不之应。秋闱㊳报绝,郭、桃知两生无一中者,更恣意抄缉。秦氏举家困苦,门阶户席皆郭、桃党也。秦母怨恨两难,琼、谦愁眉相对。香、冬亦束手不宁,又熟闻两生之绝琼、谦也,进曰:“今日之势,姐姐似不能顾两生矣。鞭虽长,不及马腹。姐姐其谓之何?”琼曰:“吾身即仲身也,如不顾仲,身于何有?”冬曰:“姐顾仲,仲今安顾姐哉?”琼曰:“仲无他也。”冬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姐姐岂能谓仲面如己面乎?况值此势穷情逆之际,姐姐果能必㊴仲之心必如此耶?必不如此耶?

甘此窘迫，蹈此危疑，以期不可必之人心；愿守无名之妇节，万一郭、桃移怒两生，两生力不支，实姐姐之故。纵使郭、桃事已而两生碍之，婚亦不谐，将若之何？”琼不应，低颜若沉思者。谦厉声叫曰：“姐何多事哓哓[40]，令我耳根不净！女子从人，一而已矣，何须更解！”

两生亦无可计，且惮郭、桃之轧[41]己也，卜居秋官里，傍鱼觐日。因[42]妓存存赂媒沈婆，求以通信女郎，求一相见。沈婆往，未及秦氏，见左右夹巷居者立者、坐者行者，皆曰：“此沈媒婆，实郭夫人所深信者，放之去。”又皆曰：“亦桃亲娘所任用者，盍送之！”沈婆得见女郎，致以两生意，约以会期，订以掷泥为号。女郎丧气，泪随诺下。

及期夜雨，雨声如雷，两生冒雨而进。郭、桃守者或仆或倚，或半睡，或枕藉于阑闑[43]。两生轻步，不张盖，不举火，跣足匍匐，从西垣掘一小隙，隔墙与女郎相见。女郎亦不张盖，不举火，乱踏泥泞，倾身墙隙。两下中心摇摇，全凭隙边传语。奈雨声搅乱，不能明听，又恐守者知觉，彷徨不宁。以致仲语谦以为叔，应之不已；琼语叔以为谦，绸缪益甚。及隙内琼、谦齐语，两生齐对，莫知所辨；琼、谦更使香、冬来嘱，两生亦莫之辨；琼独以金付仲，两生亦莫之辨。望见邻寺火光，两生惊散。回首皆墙，一味雨声腾沸，昏黑无见，面水如流，衣发如洗，更兼泥泞积水，举步如涉河渡海。

两生狼狈而归，忧愁感慨。鱼觐日询之，不得其情。觐日曰：“莫瞒我，瞒我事终不济，不若与我图之，使我得效一臂之力。”两生曰：“事属不可言者，言之恐怒足下，甚仆不才之罪也。”觐日曰：“是何伤哉！成事不说，即暴[44]之，何妨？”两生语之。觐日曰：“此即吾表妹琼、谦也。我当为两兄图之，何患乎郭、桃？”觐日即索两生书。仲书云：

仆一识荆[45]，遽以为欢欣偕老，不意为友拉之赴试，竟致身病长安，家生反意之变。藉使归日，非叔先

知，仆或必罹虎口。然犹冀叔幸秋闱，得以申舌，而今已矣。郭、桃势焰，力实不堪支也。近隐身令表兄处，因得以前托沈婆，今又蒙令表兄慨许臂力，是以附达。万望女郎鉴仆，无他以图，厥后至感，至感。

叔书云：

就试非仆心也，奈友不谅，仲亦不谅，勉戒[46]行李。及至长安，果致无益，反招大损，此仆所以饮恨于郭、桃，即饮恨于长安也。前多方隙会，止谋聚谈片晌，阻以雨，惊以火，十言不一，真情若虚。呜呼哀哉！郭、桃何人，力一至于此！悠悠苍天，谓之何哉！望妆益奋贞节，漫视生死，必使郭、桃抱惭谢罪，邻比翘首称扬。是以令堂因妆以受令名，仆亦因妆以全美誉矣。兹因令表兄肯任腹心，特此宣告，万乞留意，不一。

觐日袖两生书往秦氏。守者以为秦氏表亲，又知素与琼、谦不相涉者，纵之。觐日入谒，琼、谦辞疾不出。觐日呼香、冬，谕之。香、冬引觐日入见。琼、谦云鬟不理，面色黧[47]悴。觐日出两生书付琼、谦，曰："两生愁眉不展，二表妹当即削札，使我回复两生。"琼剖妆镜，答书云：

天道无知，偏厄[48]我两人。屈指联床仅经二载，而中为母病阻者十之一矣，为郎试阻者十之三矣，今已为郭、桃所阻。天乎，何厄我两人抑至此也！无望与郎偎红倚翠，嘲风弄月，即欲仍使梨香侑觞[49]，妾歌《阳关》作别，得乎？妾是以肠与郎玉簪俱断，心与郎练[50]裙俱裂耳。所私恃[51]者，郎之心则金石，郎之身则泰山也。近郭、桃乃扬言郎将弃妾，即敝邻亦同声言之。妾细思，郎岂若兹人哉？纵百邻口，千郭、桃，谅无能夺郎心、凌郎行者，郎自勉之。前雨墙相接，言语不清，倘得与鱼表兄计图一晤，而妾死无恨。不然，妾等安能谋制豺虎之辈，以开见郎之路乎？妾惟留必

死之躯，以冀一面，面后即图完节，以魂还侍左右不爽[52]。兹因梳妆久废，故奉剖镜半片，以照郎愁容可也，以见妾无全容亦可也。余情缕缕，笔不能既。另附诗在左，云：

卷幔朝霞入，开帘曙色新。香奁[53]金锁闭，尘镜翠蛾颦。粉腻空留匣，脂鲜懒上唇。欹[54]鬟云不理，憔悴绿窗人。

画楼春欲尽，绣倦倚纱窗。线引肠千结，针穿泪两行。慵心描翡翠，懒意织鸳鸯。独有回文锦，相看几度伤。

独坐残灯后，题封寄所思。云间鸿未至，天上雁来迟。拈笔肠先断，开缄泪已垂。寸心千里远，随使到君帷。

晓向窗前卜，团圆是几时？音尘双鲤[55]绝，心事六爻[56]知。欲掷窥人见，频占笑我痴。夜深还拜月，私问夙欢迟。

琼以书诗授觐日，同谦谢之曰："兄义士也，更何以策我，使两生一来见？即歃吾身、灰吾骨可矣！"觐日诺之，索谦谦回书。谦曰："吾意绪恶暴，不能裁答，况生死此际，更复何辞！幸谢而叔，平日有诗几首，乞附览之。"诗云：

行云一梦断巫阳，懒向台前理旧妆。憔悴不因羞对镜，为谁梳洗整容光？

昼静凭阑别恨多，恢恢绣阁竟如何？衷肠已自如针刺，那忍拈针刺绮罗？

几向花间断旧踪，徘徊花下更谁同？可怜多少相思泪，染得名花片片红。

花隐栏干午，含情倍黯然。见君颜似昔，愧我貌非前。弹指香犹在，看衣血共鲜。独嗟零落易，相对复谁怜？

永夜凄凄懒上床，挑灯欲自写愁肠。相思未诉先垂泪，一字题成几万行。

玉漏[57]催残到枕边，孤帏此际转凄然。不知寂寞嫌更永，试数更筹已万千。

一自风波隔楚台[58]，深闺冷落已堪哀。静想凝眸君不见，几番屈指怨难排。

谦谦以诗授觐日，复割并蒂莲枕面授之，泣。琼亦泣。觐日曰："泣无益也。"遂行。

仲得书，对半片镜吁嗟片晌。叔玩诗及枕面，含泪叹曰："'百年一似并头莲'句，犹吾笔也，哀哉！"仲、叔凄惨不胜，俱求于觐日，祈得一见女郎。觐日曰："此我事也。我若不为，无有为之者矣！"遂出己资[59]，往秦氏左右遍贿郭、桃守者及邻人，订以借路一夜，自昏至旦，无得抄缉；过此一夜，仍抄缉如故。众皆可之。奈夏补衮昼夜亲自督责，不能乘间，鱼觐日帅两生紧候。

候至三夜，始得引两生见琼、谦。仲、琼握手，谦、叔对立，四人凄楚交接，虽觐日在侧、秦母在前，不之顾也。叔曰："郭、桃旦暮纳雁[60]矣。"谦张臂示曰："此臂可断，此字不可灭，妾以死继之而已！第须眉丈夫，岂无一计可通，乃听人之若此耶？"仲应之曰："彼防闲如此严密，虽陈平无策矣。"琼曰："妾死不足计，但叔、仲两丈夫也，顾不如一亡赖夏补衮乎？况又佐之以鱼表兄之能干事者！"谦曰："是言之无益，不如不言之为愈也。"觐日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虽然，果计将安出？"

是时仲、叔情哀计苦，相对漠然，情思惙然，欲泪不泪，欲言不言。琼、谦则哀怨悲愁，且心爱两生，又不敢甚为惨状，只流泪。绸缪片晌，觐日促之曰："鸡鸣矣，盍将乘间出去？"仲、叔遂泪下，抱琼、谦不舍；琼、谦亦抱仲、叔，四人哀痛不已，恸哭仆地，绝而复苏者数次。鱼亦泪下。秦母泣曰："吾止生两女，安忍视此？今惟仲、叔图之，鱼表侄计之，苟可逃生，不必恋此地矣。且

仲、叔情多真恳，实为可托。”觐日曰：“前若果云尔，又何难哉！仆请以身济之，如二表妹，则有仲、叔在，仲、叔则有觐日在，姨娘不必过虑也。”

遂帅香、冬出门探之。守者蜂起，叱曰：“鱼无得引琼、谦出，吾受汝贿，纵汝引高氏两生足矣，又复引琼、谦，何故？”及聚而观之，香、冬也，各笑而散。鱼白秦母曰：“二表妹若欲出门，势必不可。盍先伪许郭、桃，约以娶日，令其守者散归，然后事可图也。”秦母首诺。两生二女郎俱改颜谢鱼。鱼遂拉两生去，密遣人往营百里外屋宇。

〔注〕 ① 踯躅(zhí zhú 直竹)：徘徊不前。 ② 愀(qiǎo 巧)然：忧愁的样子。③ 倏(shū 书)：极快地。 ④ 崦嵫(yān zī 淹滋)：古代传说中太阳落下的地方。⑤ 聊容与：姑且逍遥。聊，姑且；容与，逍遥自在的样子。 ⑥ 鹗荐：汉代孔融曾写荐表推荐祢衡，称赞他为“鹗鸟”。后用“鹗荐”为举荐贤才。 ⑦ 已：停止。 ⑧ 上苑：泛指皇家的园林。 ⑨ 鹦鹉赋：即《鹦鹉赋》，东汉末年祢衡作，其辞被誉为“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 ⑩ 凤凰楼：宫内的楼阁。此指宫禁、朝廷。 ⑪ 河梁：桥，指送别之地。 ⑫ 杜若：香草名。洲：水中的陆地。 ⑬ 琳琅：原指美玉，此形容美好的样子。 ⑭ 棹(zhào 照)：船。 ⑮ 菱花：镜子。古时用铜镜，背面所铸花纹一般为菱花，因此称菱花镜，或用菱花代称镜子。 ⑯ 恨：遗憾。 ⑰ 跬步：半步。 ⑱ 祖：送别，饯行。 ⑲ 承直：侍奉、看护。 ⑳ 更筹：旧时夜间的计时器。㉑ 钧天：钧天广乐的简称，神话中天上的音乐。 ㉒ 倩(qiàn 欠)：请人替自己做事。 ㉓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语出汉乐府《陌上桑》，系秦罗敷回绝使君调戏的话。 ㉔ 厝意：同“措意”，着意。 ㉕ 缱绻：缠绵，形容情意深厚，难舍难分。㉖ 延：引进，接引。 ㉗ 尔：这样，如此。 ㉘ 若：此，这个。 ㉙ 亡：通“无”。㉚ 得色：得意的神色。 ㉛ 自是：从此以后。 ㉜ 几：通“岂”。 ㉝ 范叔：战国时魏国人范雎。此用当年范雎布衣微行见须贾，须贾见范雎寒冷，赠送绨袍之典。㉞ 黧(lí 离)：黑中带黄的颜色。 ㉟ 盛张：大肆夸张。 ㊱ 问诸水滨：比喻不承担责任或两者不相涉。语出《左传·僖公四年》：“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㊲ 哀毁：哀痛过度而伤害身体。 ㊳ 秋闱：即秋试。科举时代，乡试例于八月举行，故称。 ㊴ 必：完全肯定。 ㊵ 哓哓(xiāo 消)：此指争辩的声音。 ㊶ 轧(yà 亚)：倾轧，排挤。 ㊷ 因：依靠，凭借。 ㊸ 藉：草垫。阛阓(huán huì 环会)：街市。㊹ 暴：显露。 ㊺ 识荆：初次相识的敬辞。语出唐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㊻ 戒：准备。 ㊼ 儵(shū 书)：同“倏”，极快地。

㊽ 厄：使……遭遇困境。　㊾ 侑觞(yòu shāng 又伤)：劝人喝酒。　㊿ 练：白绢。(51) 恃：依靠，依赖。　(52) 爽：过失，差错。　(53) 香奁(lián 连)：古代妇女梳妆用的镜匣。　(54) 欹(qī 欺)：倾斜，歪。　(55) 双鲤：此指书信。　(56) 六爻：此指卦爻。(57) 玉漏：古代计时仪器。　(58) 楚台：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相会之处。见宋玉《高唐赋序》。　(59) 赀(zī 姿)：同"资"。　(60) 纳雁：旧时对"婚姻"的俗称。因一雌一雄双雁结合后，终日双飞双宿，不离不弃，故称。

《双双传》见于传奇小说集《风流十传》，后又收入通俗类书《燕居笔记》中。所谓通俗类书，是指供庶民阅读的按文体分类的趣味性和知识性读物。可见其故事是该时代读者喜爱的内容。小说叙述了两对才子佳人的故事："高氏两生，秦氏二女，兄通于姊，弟通于妹，遂成两对夫妻。"此类烟粉类的故事，多写门第相当的才子佳人，先通好，后结婚，中间历经曲折。比起才子"金榜题名"为结局的陈旧模式，《双双传》独出心裁。两生落榜，却以"情"战胜了"富贵"，最后携两女两婢"弃屋宇，驾舟抵大江，历淮过颍川，结庐于箕山之上"。他们视功名富贵若浮尘，只愿长相厮守，真正体现了唯情至上的爱情观。

统观全文，约一万八千字的文字中穿插了近六十首的诗词，诗词缀入处文字显得滞涩拖沓，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但诗文夹杂却是当时人们的欣赏习惯，不能简单论说其是非。

如果略去大量用以抒情言感的诗词信牍，《双双传》对于人物的情态不乏细腻精当的描写，相当程度表现了两对性情不同的恋人如何沉浸于爱情中，并共同经受住艰苦的考验。特别文章后半部分穿插的诗词大量减少，改以叙事为主，故事转趋生动，更可见作者叙事的用心。

这里节选了小说的后半部分，系两对恋人爱情进入稳定期后，突遭变故的紧急关口。相关人物陆续登场，矛盾层起不断，重重紧压，主人公心力交瘁，应接不暇。情节发展正当热闹，作者能否写好众多人物在变故中各自的表现，而不至让人物形象流于一般？下面将就作者行文的优劣进行探究。

文中的谦谦是个充满男儿气的女子。此女以其豪爽直快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刚烈性格。当叔达告知谦以郭桃阴谋，并"故激之曰：'女郎得事新君，亦无不可。'"谦的烈性子一下子爆发了。她马上"改容怒曰：'郎何不知人也？妾今言之无益。合准楼居，誓死守郎！彼如听之则已；不然，则继之以毁形可也；犹或不免，则坠楼而死

亦可也。郎将疑我何哉!'"这些连珠炮似的短句不再如谈情说爱时的缠绵延宕,字字爆满了火药味。当叔达离开后,谦恨自己无能为力,又无处发泄,"即刺两臂",不惜自毁。之后,又恨叔达匆匆离去,"悲悼不已","自投于床"。谦在愤怒时的语言行动,简洁迅猛,充满动感力度,刚烈之态呼之欲出。

相形之下,琼的形象则单薄得多。其实,作者在琼身上花的笔墨不算少,却多显得冗长无味。比如琼送别仲的一幕,人们只看到他们忧愁的神情和对爱情的表白,以及繁赘的诗歌吟咏。这种几乎静态的长篇叙写凸显不了人物个性,场景也显得沉闷。

可见,当作者铺张辞藻,有意渲染某种情态或场景时,反而显得矫揉造作,失却自然之美。而往往是作者白描勾勒处,几笔即能活灵活现刻画人物情态,其原因正在于找到了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的行为特征,人物形象得以彰显。

《双双传》的作者工于白描。往往数字就能写活人物心理、动作、语言、神态。所谓白描,原来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指不着颜色,也不画背景,只用墨线勾勒人和物的形象的画法。它重在以形传神,不重形似而求神似。后来人们把这种写意的技法引进写作。白描的作品,没有过多的风景描写,没有过长的人物对话。不抽象地描绘人物的心理,不琐碎地摹写人物的装饰。对话、心理、环境和服装,都紧扣在人物的行动性格上。绝对避免浮夸,要求简练。这里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两生赴京赶考一段,沿途风景若细细写来,必有许多好看好玩的事物。然而在两生眼里,"沿途风景触目,无非二女郎也"。一句话写尽了两生心之所寄。不言路上风景如何美好,因为满心全为女郎身影占据,再美的风景都无心顾及了。这样质朴的心理也只有情到深处才体会得出。所谓清水出芙蓉,真情何须修饰?

同样写两生对两女的爱情,有时一个动词也能起同样的作用。比如,两生在鱼觐日的帮助下与女郎会面,最后离别时,作者写道"鱼遂拉两生去",一个"拉"字写出了两生多少依恋不舍的神情,我们仿佛能看到他们被鱼觐日拉扯着,跌跌撞撞向后退去,仍一步三回头的样子。

文中的反面角色夏补衮也是用白描手法塑造起来的一个形象鲜明的帮闲人物。作者抓住他自卑又自大的无赖嘴脸进行刻画。郭隆运看到琼、谦美色,"欲劫之以归,不可得,乃计娶之","朱等谀之",没有提到夏的名字。我们看到连拍马屁,夏补衮都上不了台面。他的落魄可想而知。然而

夏内心是不甘为人后的。当郭令朱前去议婚,“夏以不得使为耻,恳桃言于郭。”一个“恳”字将夏希望讨主子欢心,好混口饭吃的可怜样写得淋漓尽致。当主人将此事托付给他时,“夏甚得色”,全然忘记刚才自己潦倒的样子,得意得要飞到天上去了。真叫人可恨又可怜。

作者还擅长以白描手法写复杂场面,以简御繁,显示出其高超的叙事技巧。

且看雨夜隔墙传话一段的精彩描写:

> 及期夜雨,雨声如雷,两生冒雨而进。郭、桃守者或仆或倚,或半睡,或枕藉于阒阒。两生轻步,不张盖,不举火,跣足匍匐,从西垣掘一小隙,隔墙与女郎相见。女郎亦不张盖,不举火,乱踏泥泞,倾身墙隙。两下中心摇摇,全凭隙边传语。奈雨声搅乱,不能明听,又恐守者知觉,彷徨不宁。以致仲语谦以为叔,应之不已;琼语叔以为谦,绸缪益甚。及隙内琼、谦齐语,两生齐对,莫知所辨;琼、谦更使香、冬来嘱,两生亦莫之辨;琼独以金付仲,两生亦莫之辨。望见邻寺火光,两生惊散。回首皆墙,一味雨声腾沸,昏黑无见,面水如流,衣发如洗,更兼泥泞积水,举步如涉河渡海。

六人同候于墙两边,难睹其面,仅能凭声来认。妙的是,雨下正紧,言语混同雨声,声声浑浊,热热闹闹一场,终无所获,人物的焦虑狼狈却尽显眼底。短短几十字,作者从容有序地叙写了当时的混乱情景。先写“雨声如雷”,点明自然环境恶劣,然后看到郭桃守者守候的情形,写出人为环境的压力。在此情势下,两生真是举步维艰,只能小心行事。“女郎亦不张盖,不举火”,一个“亦”字写出四人同心。碰了头之后,开始传语了。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如实写出你一言我一语。因为言语混杂,难以细细道来。更何况此时模糊的对话内容已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六人在雨中的表现。作者写出不同人物的狼狈之态。写“仲语谦以为叔,应之不已”,急切的回应声声在耳。琼却是“绸缪益甚”,哀伤的神情形之于色。接下去“琼、谦齐语,两生齐对”,多语复沓,此后又加上香、冬之语,更叫人难以辨别。而当琼“以金付仲”,两生心内早乱成一锅粥,亦无从辨别。时间有条不紊地快速推进,人物却远远跟不上时间的进程,只能在漩涡中挣扎。作者终于停止时间的疯狂运转,给主人公一个喘息的机会。“望见邻寺火光,两生惊散”。然而当他们回过头来,却发现“一味雨声腾沸,昏黑无见”。两生费尽周折,一无所获。归来时,在泥泞积水中行走如“涉河渡

海”。此时,他们心中大概只有一片前途茫茫的失落感了。

以上介绍的都是白描手法在文中的精当运用。其实与简练之笔相对,繁复用笔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很可能在看似啰嗦的叙事下,隐藏着作者的某种特殊用意。下面试举两例来探讨繁笔在表现人物心理时的作用。

前面分析了“两生遂走长安。沿途风景触目,无非二女郎也”一句,说明其表现了两生对两女感情的热烈。但作者不满足于此,一定要给他们一次接受诱惑与考验的机会。于是,叔达在旅馆住宿时,有美丽女子主动上门投怀送抱。女子的相貌、神态、动作、言语,作者都饶有兴趣地一一写来,极显其调情之态,而叔达居然有耐心同她一问一答,有问必答。自始至终,作者的目光都没有离开女子,注意到她“肢态轻扬”、“颜色亦妩丽可爱”,注意到她的一笑一颦,注意到她的“缱绻”之态,直到最后有客叩门,女子“怅然而去”的失落仍处处落在作者眼里。我们很难说这个关注的目光是否同叔达毫无关联。作者告诉我们,叔达是“坚不从”的。然而,作者很可能遗憾叔达为了表现爱情的忠贞而错过了一场艳遇。有趣的是,当女子与叔达纠缠不休时,作者安排了送信的邻人前来叩门,这是否是代表谦谦对叔达的一种警告呢?倘若没有这个不速之客,叔达最终能否守住节操?但我们至少知道叔达对此女是没有忘怀的,倘若叔达乃柳下惠之属,此事过后心中必无其女,如何肯归来之后仍要向谦自夸此事?这可否称得上是叔达心灵的一次小小出轨呢?

反过来,口口声声坚信郎心无二的女郎,是否如其所说的,对郎君保持绝对的信任呢?秦家被困的那段日子里,“琼、谦愁眉相对。香、冬亦束手不宁,又熟闻两生之绝琼、谦”,遂劝女郎放弃对两生的期望。作者细细叙写香、冬对两生的怀疑之语,琼先是给以否定,申言“仲无他也”。以后在冬长篇追问下,琼“不应,低颜若沉思者”。怀疑虽从香、冬之口说出,却字字落在女郎的心上,此段对话其实反映了女郎动摇的心理,是其内心两个自我的对话。女郎已经开始担忧爱人是否忠贞,但她仍得说服自己相信郎君的忠贞不渝。所以开始时执意强调郎君并无二心。后来在婢女振振有词的追问下,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无从回答,也不敢再想,陷入沉默。而那个不耐烦“多事哓哓”的谦内心同样不安,她干脆搬出“女子从一人而已”的大道理作挡箭牌,自己能守住贞节即可,郎君是否背叛自己已经不是她所能顾及的。

看似繁琐的叙述为探索人物幽微奥妙的潜意识心理提供了载体,不可

忽视它的作用。

其实《双双传》里仍有不少详略不当的文字影响故事的生动流畅。但我们也得肯定，在许多地方作者对简笔与繁笔的运用是相当巧妙精当的，值得人们揣摩借鉴。（郝薇莉）

南湾寨戚公计沉贼船　佚名

先是，新倭奄至，围永福县①。知县李炜，字懋诚，广东顺德人。明于吏事，政清讼简，民赖以安。虽无事时，必令城中妇女着男子衣服，命守阵，间与贼兵相拒数日。城中精壮，止四百余人。炜令军士俟贼兵早饭及午饭时，乍开东门而出，从西门而入，或乍开北门而出，从南门而入。更易衣服盔帽，转相周匝，每日如此。贼虽甚众，不能测其多寡，因此不敢近城。炜自思城中粮草将尽，一城百姓躯命所关，乃于夜中开北门，趁月光，遣百姓老弱尽皆出城逃走。俄而贼觉，人声籍籍，率二骑由东路将至北门追之，方至东门，为伏兵所射，矢下如雨，贼众大乱，乃回原寨。及平明，百姓俱已去讫。

李知县又令军士换衣，转相耀武，贼兵大骇。至夜，忽金鼓喧天，旗帜耀目，顷之，又不鸣不见，如是者数四。贼益疑惧，不敢睡。黎明视之，见守城军士愈多，执旗往来者尤盛。贼相谓曰："城中昨有新兵至，吾与若等俱不知其何时来也。慎勿容易攻城，恐坠其计。"于是散去。李知县令军士百余人伏于险要，遇抄掠者辄擒以归，斩首三十余级。至夜，金鼓复鸣，呐喊如故。贼皆笑曰："彼乃病风丧心如此耶？不然，何颠狂若是？"许朝光曰："无乃城中无兵，故作此态？明日可急攻之，必然破矣。"贼皆喜曰："此言是也。"至夜半，城中寂然，但见火光。军士执旗往来，守防如故。汪五峰曰："平明可各率兵围城。"既而贼众将永福城围住攻打，移时，并无一人出战者，各拥云梯登城杀上，乃一

虚城也。

先是，李知县因城中缺少军士，恐贼攻城，欲走归省城，又恐贼兵追蹑，乃遣军士束草为人，加以衣甲，置之陴②间。又以草人缚于驴马背上，各执旗幡戈刃，驴马往来行动，若生人一般，以此贼兵虽众，不敢进逼。至是，食尽，黄夜③逃走。汪、许二人见空城无可抄掠，催兵追之，而李知县已入福州省城矣。贼遂合兵拥围福州城攻打，三日不辍。城内极力守御，贼乃散于洪塘、水口各处剽掳。时樊御史出巡，至建宁府，适巡抚都御史王廷，号方湖者，新至延平，以会樊察院，谓曰："贼势狂獗，复逼省城，宜督兵进救，方可解其患害。"樊御史曰："予昨闻公将至，因取灵相卜之，得神护卦。其词曰：太乙将兵，玉女在旁。巫咸先拂除去不祥。又解曰：占事虽有疑难，而终得朋友之助，以成功也。今倭贼势重，我势轻，动必不利，不如稍持日久，贼将无所得，可袭而走也。"王都堂曰："卿言良是。"及退堂亦取灵棋子十二枚以卜之，复得神护卦。公大喜，急召樊御史入私室同坐，笑谓樊御史曰："神之无私，有如此验。顿占卜，亦遇神护卦，与汝所卜者同。"樊御史曰："自古灵棋之卦，用之行军，占决胜负，万不失一，稽之今日，诚为有验。此刘文成公所以心独喜，□多奇中，而留意为之注解也。"对话尽日，相送而出。既而诸郡县募兵咸集，而贼知之乃退屯于南湾寨。王都堂密遣人移檄书与戚参将。其书曰：

贼众溢二万余，屯于南湾寨，仰戚参将进兵邀击，贼必然没胆矣，不敢肆其荼毒也。星火④无违！

时戚参将提兵在松屿岛，既得钧旨，遂欲决战。叶军师曰："不可。贼众甚盛，其锋正锐，不可轻敌。兵法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将军。'其可忽诸，当以计破之可也。"戚公问："计将安出？"叶军师曰："载浮载浮。"戚公大悟，笑曰："微先生言，几忘之矣。"乃选军士善没水者，得五百人，矫捷异常，能入水中，尽日不起，或浮水上，尽日不沉，如鲸鲵偃仰，似鹅鸭纵横，盖水军之绝

异者也。戚公令各带竹筒，贮三日干粮，缚于身畔，手持斧凿，候夜深风波响时，凿破其船，功成即当倍赏，因赐以酒肉，随即遣去。五百水军望海洋各窜入水中。

却说众贼，日则四处抄掠，夜则宿于船上。五峰、朝光恐官军焚其船只，乃乘小舸，时时往来海上操练，余党以为守船计。第三日早，天色尚未曙，而五百水军俱回。戚参将令队长带入中军船上，仔细备言情状。水军入中军船上叩头。戚公密问曰："汝等如何？奚回之速？"众皆呼曰："不敢。"戚公曰："队长说来。"于是队长邵周、严念工禀曰："贼船广大，仓舻甚高，虽日中挥斧凿之，声亦不响，故水军凿之，不二日，俱已凿讫，敬来回报。"戚公曰："若贼船不沉，是汝等未尽力。倘有误事，当从军法。"众军合声曰："不敢。"戚公命之使去，专候日暮举事。已而日晷⑤西移，贼兵抄掠者皆回船上歇息。戚参将令军士乘其气惰，即出兵，擂鼓呐喊搦战。贼众惊愕，相谓曰："戚虎每日暮，辄擂鼓落旗。今日日暮，反擂鼓请战，可怪也。"遥望官军船数千艘，冉冉围进。贼兵二万人，不得已，亦擂鼓呐喊迎敌。官军佯输诈败，贼悉驱船追之。官军回船迎战，复诈败而走。贼又驱船追之，不移时，贼船鼓声不响，但见五百号贼船尽行沉没水中。五峰、朝光见前哨船将溺，先乘小舸冒围杀出，乃得不死。是战大获全胜，不损一人。戚参将乃令厚赏五百水军讫，即差人报捷。王都堂、樊御史知之，谓王都堂曰："卦中之语果然不虚，何其神异也！"山人叶慎有诗赠戚参将云。诗曰：

跃马看飞将，提兵救海滨。
百年无此捷，一鼓静风威。
离井乾坤异，还家日月新。
羊公碑尚似，遗爱在斯人。

佥事王铃有诗云：

天上归来海褪空，渔樵到处说元戎。
书生慢上平夷策，此日军中有卧龙。

〔注〕 ① 永福县：地名，在福建福州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② 陴(pí 皮)：城上女墙，上有孔穴，可以窥外。 ③ 夤(yín 寅)夜：深夜。 ④ 星火：流星一瞬即逝的光，此比喻迫切、紧急。 ⑤ 日晷(guǐ 轨)：日影。

这一回书选自明代小说《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全书描写的是明嘉靖年间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将士以及当地百姓共抗倭寇的事迹，现在仅残存一至三卷，卷一的前十一页也缺。就是这样一部残篇断简的小说，却引起了郑振铎先生的注意，把它称为"奇书"，并在《西谛书话》中说："这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明代小说，以剿平倭寇为主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倭寇之患始于明初，当时日本的部分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福建、浙江沿海等地进行抢劫，严重扰民。嘉靖时期这一祸患愈演愈烈，中国海盗也参与其中，与倭寇勾结，烧杀劫掠，书中写到的汪五峰、许朝光就是当时的海盗首领。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将领带领军民与他们展开了智和勇的较量，让倭寇闻风丧胆。

《南湾寨戚公计沉贼船》一回，描写的是发生在福建的几次抗倭战斗，全文突出了一个"计"字。所谓"计"就是求变应变的智慧，用智谋战胜敌人，四两拨千斤。

首先是知县李炜成功地使用空城计。在敌众我寡、兵力相差悬殊的不利形势下，这位知县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一方面，他正视现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处于弱势，难与倭寇抗衡；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向敌军投降，同时不愿以百姓和军士的生命为代价。于是，趁敌军吃饭、无心向战的时刻，他派军士和老百姓换着衣服进出城门，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这一招果然奏效，倭寇受到迷惑，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李知县考虑到老百姓的安危，抓住倭寇迟疑的短暂机会，让百姓先逃出城，并预先埋下伏兵，阻止了敌人的追杀。这一出空城计阻断的虽然不是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但李炜的谋略丝毫不让孔明。如果说，孔明还有多年形成的"诸葛一生惟谨慎"的公众形象可以利用，他的学步者却须临时制造条件，干预敌方的心理与判断，可以说难度更大。更令人惊奇的是，李知县初试告捷后，竟然一用再用，并且屡试不爽。不过，第二次唱空城计时，小说的写法却颇为不同。前一次正面叙述李炜的精心安排和军民的行动，这一次则是从敌人的眼睛看去。先看到半夜金鼓喧天，旗帜耀目，贼兵疑惧，以为援兵来了。再经过观察，汪五峰、许朝光等贼首又走入另一个极端，开始轻敌，认为种种异常举动不过是对方受到惊吓的癫狂之举，并决定第二天攻城。待

攻进城后,才发现军兵早已撤退,留下一座空城。作者接着又补叙了李知县排兵布阵的来龙去脉。重复用计是兵家大忌,也是小说创作所忌讳的。然而,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写出了前后两次的不同,充分展示了这一计策"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的巧妙,引人入胜,同时突出了李知县的智谋过人。

接下来,小说描写了戚继光与叶军师商议用沉船之计大破贼兵。叶军师在决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提醒戚继光"贼众甚盛,其锋正锐",不适宜与他们正面交火,更不能轻敌。那么用什么计策呢?军师说了玄妙的四个字"载浮载浮",戚继光立刻心领神会,安排五百名军士凿破敌船。这一计策能否顺利实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行动者的能力与责任感,即军士必须擅长潜水,并能不折不扣地履行职责;第二,不被发现,要趁夜深风声大的时候凿船。读者的心情与戚继光一样紧张,因为整个行动非常冒险,但从中也充分体会到刺激的快感。五百人第三天一早就回来了,显然比戚继光预期的时间要早。军士解释说:贼船广大,仓舻很高,即便白天挥斧凿它,也没什么声音,所以不到两天就完成了。从戚继光出发前的安排到回营后的质询以及军士们的表现和回答可以看出,戚家军赏罚分明,军纪整肃,士气高昂,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法宝。然而最终结果还要等开战后才能揭晓。戚继光领兵打仗的经验非常丰富,反其道行之,白天擂鼓落旗,等傍晚敌军回船休息士气懒惰之时擂鼓请战。敌军被迫迎战,士气低落,又中了官军诈败的圈套,损失惨重。而官军大获全胜,不损一人。

这部小说是描述当代历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同时,通过这一回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汲取了《三国志演义》的写作经验,在战争描写中突出战略决策以及战术运用,因而其战争场面并不显得惨烈可怕,而是从中传达出了智慧的力量与美感。　　(宋莉华)

雪涛谐史(一则)　　江盈科

嘉靖间,闽中吴小江,督学①楚中,所拔入胶庠②者,多垂髫③士。士之已冠者,计窘,乃窃去其头上巾,亦为垂髫应试。

吴公见其额上网痕，遂口占一诗，嘲之曰："昔日峨冠已伟然，今朝丱角④且从权；时人不识予心苦，将谓偷闲学少年。"一时传诵，无不绝倒。其后，钱塘金省吾先生，来督楚学，所拔应试诸生，多弱冠⑤者。盖少年人自才妙，非以其年也。余邑一生闻其风，遂割去须髯入试。及至发落，凡四等生员，皆应加朴⑥，割须者与焉。先生见四等人多，不欲尽朴，乃曰："四等中生员，齿长者姑恕之，其少年不肯努力，各朴如教规。"割须生竟得朴。其侪⑦嘲之曰："尔须存，当得免朴，奈何割为？冤哉须也。"割须生亦复自笑。

〔注〕 ① 督学：督导视察教育行政及主持考试。 ② 胶庠：本为周代学校名，胶为大学，庠为小学。后成为学校的通称。 ③ 垂髫(tiáo 条)：髫，儿童垂下的头发。垂髫，指儿童。 ④ 丱(guàn 贯)角：头发束成两角形，旧时多为儿童或少年人的发式。 ⑤ 弱冠：古时以男子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因体犹未壮，故称弱冠。⑥ 朴：通"扑"，击，挞。 ⑦ 侪(chái 柴)：同辈，同类。

本篇选自江盈科之代表作《雪涛谐史》。

从本文这则笑话来看，其写作动机可能与江盈科曾主持学政的经历有关。估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江氏充分认识到了科举制度对士人命运的拨弄与精神的戕害。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对文章的内容和程式都有严格规定，这就极大地禁锢了士子的思想，表现出种种弊端。然而，科举却是封建社会士子们登上仕途、飞黄腾达的唯一出路，这就使得他们只能扭曲自己的灵魂去适应它。本文正是描写了在科举制的压迫下士人们的种种丑态和主考官的种种嘴脸。文中的士子，不论是摘去高冠假扮儿童入学，还是割掉胡须冒充少年应试，目的无非只是为了一个：投合主考官的不同癖好，换取功名。谁知弄巧成拙，最终徒令他人嘲笑而已。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科举场中的种种痼疾。

作者不动声色地叙述了科举场中的两个片断，逗人发笑，更发人深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创作形式所体现出的江盈科的创作风格。笑书是一种贴近市民阶层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文学样式，而江盈科所写的笑书文字典雅，叙事娓娓有致，掺杂了传统诗文的特点，并且多有抨击时政之作。后

世也多有同一题材的作品，如《儒林外史》及《聊斋志异·司文郎》等。

（宁稼雨　梁晓萍）

聂以道断钞　　冯梦龙

聂以道曾宰江右①一邑。有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②"十五锭，归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盗而欺我？况我家未尝有此，立当祸至，可速送还。"子依命携往原拾处，果见寻钞者，付还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锭。"争不已，相持至聂前，聂推问村人是实，乃判云："失者三十锭，拾者十五锭，非汝钞也，可自别寻。"遂给贤母以养老，闻者快之。

〔注〕 ① 江右：指江西。　② 至元钞：元代世祖至元年间发行的纸币，一锭相当于一贯。

本篇采自冯梦龙编的一部笔记集《古今谭概》（又作《古今谈概》、《古今笑史》）。全书分为"迂腐"、"怪诞"等三十六部，大多为编者从古籍中辑录而成的轶闻趣事和笑话、寓言等，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名见史传的真人。有帝王、将相、贵胄、名士、才子、隐士、市侩，这些人物在冯梦龙匠心独运的编录品评下各以其不同的身份、教养、气质、风韵扮演了不同的笑剧，组成了一幅奇诡可笑的漫画长卷。

此书的撰写年代正值明朝濒临灭亡之时，统治阶级腐朽糜烂，百姓怨恨填膺。在当时专制统治和厂卫特务组织的监控下，作者在慨叹"世何可深谈"之余，巧妙地借古讽今，"以其所谈概其所未谈"，即所谓"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淋漓尽致地揭露统治阶级及其寄生者的残暴与虚伪、侈靡与鄙吝、狂妄与怯懦、骄矜与无能、昏庸与忌刻、迂腐与奸猾，让读者在捧腹大笑中宣泄一种压抑在内心的愤懑和牢骚。作者并仿照《史记》中《太史公自序》的笔法，在每一部前作有小序，借典籍中所载人物和事件构成了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种种丑行和弊病的别开生面的通史。

《聂以道断钞》辑自元代杨瑀所撰《山居新话》，编入颜甲部，略有删

节。故事虽短，但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以简洁的文字刻画了四个人物形象。卖菜人是故事中描写得最为生动的人物。故事从他早起卖菜途中拾得十五锭钞票开始，描写他先心安理得地将其据为己有，继而畏于母命而忍痛割爱，返回拾到钞票处等候失主。在将钞票交还失主时反被失主诬陷，与失主争执起来。他的所作所为既有贪利愚钝的一面，又有老实厚道的一面，具有典型的封建经济下一般小农的性格特征。卖菜人的母亲是故事中被赞美的正面人物，她见儿子拾到钞票不思归还失主，怒气顿生，先是严厉斥问儿子是否偷盗所得，继而晓之以理，命令儿子即刻寻找失主。一个"怒"字使一位拾金不昧、贫穷而正直本分的农妇形象呼之欲出，宛若眼前。聂以道则是故事着力歌颂的主要人物，他机智过人，在仔细审问后，顺水推舟，作出赏罚分明的巧妙判决，使诚实善良的卖菜人母亲得到了奖赏，狡诈的失主受到了惩罚。失主在故事中是作者极尽揶揄贬斥的人物，他不仅不感谢卖菜人，反而诬赖卖菜人少还了一半钱。他的狡诈从他所说的"我原三十锭"中暴露无遗，同时也反衬出聂以道的精明和公正，突出了卖菜人母亲的正直和高尚。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各具典型特征，不仅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而且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可见到他们的身影。

冯梦龙在收录这个故事的颜甲部的小序中说古往今来的历史都可编演成戏剧，劝人们多去看戏，从戏里找一个正面人物对照自己，弃恶扬善，不愧为做人一场。如果活着时像这个故事中的失主那样无耻，那么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徐时仪）

周　廷　章　　冯梦龙

天顺①间，有临安卫②王指挥，以从征广西苗蛮违限被参，降调河南南阳卫千户。王有二女：长娇鸾，次娇凤。凤已嫁，惟鸾从行。鸾幼通书史，王之文移③，俱属代笔，钟爱甚至。王之妻周氏，有妹嫁于曹，贫而寡，迎使伴鸾，呼为曹姨。

值清明节，鸾与曹姨率诸婢戏秋千于后园。忽闻人声，惊视，则墙缺处有美少年窥视称羡。鸾大惊走匿，遗罗帕于地，生

逾垣拾去。方展玩间，旋有侍女来园寻觅。周折数次，生笑曰："物入人手，尚何觅耶？"侍女曰："郎君收得，乞以见还。"生问："此帕谁人之物？"侍儿曰："鸾姐，主人爱女也。"生曰："若鸾姐自来，当即奉璧。"侍女叩生姓氏，并家远近。生曰："周姓，廷章名，苏州吴江人也。父为本学司教，随任于此。与尊府只一墙之隔。久闻尊姐精于文事，仆有小诗，烦为一致。如得报言，帕可还矣。"女急于得帕，允之。生逾垣而出，少顷复至，以桃花笺叠成方胜，授女，女返命。鸾发缄，得一绝云："帕出佳人分外香，天公教付有情郎。殷勤寄取相思句，拟作红丝入洞房。"鸾微笑，亦取笺答诗云："妾身一点玉无瑕，产自侯门将相家。静里有亲同对月，闲中无事独看花。碧梧只许来奇凤，翠竹那容入老鸦？寄语异乡孤另客，莫将心事乱如麻！"侍儿捧诗至园，则生已候于墙缺矣。自此诗句往返数次，侍女得赂，喜于传送，不复言罗帕之事。

适端阳节，王治酒园中家宴，生往来墙外，恨不得一与席末。是晚，生复寄一绝云："配成彩线思同结，倾就蒲觞④拟共斟。雾隔湘江欢不见，锦葵空有向阳心。"鸾阅诗嗟叹。不意为曹姨所窥，细叩从来。鸾与姨素厚，因备述之。姨曰："周生江南之秀，门户相敌，何不遣媒礼聘，成百年之眷乎？"鸾点头称是。遂答诗。末有"多情果有相怜意，好倩冰人⑤片语传"之句。生乃伪托父命，求婚于王。王亦雅重生，但爱女不欲远嫁他乡，迟疑未许。生遂设计，托以衙斋窄狭，假卫署后园肄业，且以周夫人同姓，请拜为姑。王武人，喜于奉承，许之，且愿任饔飧⑥。

周遂寓居园亭，因得以兄妹之礼见鸾，情愈亲密。而曹姨居间，以盟主自任，先立婚誓，始订幽期。从此绸缪无间，恩逾夫妇。

约半载，周司教升任去，生托病独留。又半载余，而司教引疾还乡，生闻之，欲谋归觐，而心恋鸾，情不能自割。鸾察其意，因置酒劝驾。且曰："君恋私情而忘公义，不惟君失子道，累妾亦失妇道矣。"曹姨亦曰："今暮夜之期，原非久计，公子不如暂归故乡，且觐

双亲。倘于定省之间，兼议婚姻之事，早完誓愿，岂不美乎?”周犹豫未决，鸾使曹姨竟以生欲归省为言于王，王致赆饯行。生不得已，始束装。是夜，鸾邀生再伸前誓，且询生居止，以便通信。

明日，生归。而司教已与同里一富家议姻，生始颇不欲，已闻其女甚美，贪财慕色，顿忘前誓。未几毕姻，夫妇相得甚欢，不复知鸾为何人矣。

鸾久不得生耗，念之成疾，每得便邮，屡以书招之，俱不报。父欲为鸾择配，鸾不可，必欲俟生的信⑦。乃以重赂遣卫卒孙九，专往吴江致书，附古风一篇，其略云：

忆昔清明佳节时，与君邂逅成相知。嘲风弄月频来往，拨动风情无限思。侯门曳断千金索，携手挨肩游画阁。好把青丝结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云渺渺草青青，才子思亲欲别情。顿觉桃脸无春色，愁听传书雁几声。君行虽不排鸾驭，胜似征蛮父兄去。悲悲切切断肠声，执手牵衣理前誓。与君成就鸾凤友，切莫苏城恋花柳。自君之去妾攒眉，脂粉慵调发如帚。姻缘两地相思重，雪月风花谁与共。可怜夫妇正当年，空使梅花蝴蝶梦。临风对月无欢好，凄凉枕上魂颠倒。一宵忽梦汝娶亲，来朝不觉愁颜老。盟言愿作神雷电，九天玄女相传遍。只归故里未归泉，何故音容难相见?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驰驿使陈丹心。可怜三七羞花貌，寂寞香闺思不禁。

曹姨亦作书，备述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

孙九至吴江，得生居于延陵桥下，知生再娶，乃候面，方致其情，生一语不答，入而复出，以昔日罗帕并誓书封还，使鸾勿念。孙九愤然而去，逢人诉之，故生薄幸之名，播于吴下。

孙九还报鸾，鸾制绝命诗三十六首，复为长恨歌数千言，备述合离之事，语甚愤激。欲再遣孙九，孙怒不肯行。鸾久蓄抱石投崖之意，特不忍自泯没以死，故有待耳。偶值其父有公牍，当

投吴江县，勾本卫逃军，乃取从前唱和之词并今日绝命诗、长恨歌，汇成一帙，合同婚书二纸，总作一缄，入于公牍中，用印发邮，乃父不知也。其晚，鸾沐浴更衣，取昔日罗帕自缢而死。

吴江令发封，得鸾诗，大以为奇，为闻于直指樊公祉。公祉见之忿然，深惜鸾才，而恨廷章之薄幸，命司理密访其人，榜⑧杀之。闻者无不称快。司教亦以忧死。

〔注〕 ① 天顺：年号。历史上有几个"天顺"，此当指明英宗年号（1457—1464）。 ② 临安卫：设于临安（今杭州）的卫所。卫所，明初始设置的军事机构，设于京师及各郡（或连郡）。 ③ 文移：亦作移文，官府发往平行机关的文书。 ④ 蒲觞：端午节日的酒。我国民间习俗，端午节家家采蒲草悬挂门上以避邪，故以蒲为端午的标志。 ⑤ 冰人：即媒人。 ⑥ 任饔飧（sūn 孙）：供饭食。 ⑦ 的信：确切的消息。 ⑧ 榜（péng 朋）：通"搒"。用棍子或竹板子打。

本篇选自冯梦龙的短篇小说集《情史·情报类》。《情史·情报类》中收集了多篇"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这类故事多是悲剧。但这些悲剧中的女主人公遭到爱情的不幸后，不是忍气吞声，自哀自怜，而是对负心者采取了报复行动，故颇有些英雄气概。其中有一些名篇，如唐传奇《霍小玉传》及民间故事中的《王魁负桂英》等，都是很有震撼力的作品，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篇《周廷章》也与此类似，但却不是很有名气，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故事的传奇性不是很强；二是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以作诗的方式谈恋爱的，这些诗不易在大众中传播。但这篇小说自有其特点，并不因为有其他优秀作品，就可以抹杀它的价值。

首先是女主人公娇鸾的特殊性格。她不仅是大家闺秀，是一个会作诗的才媛，而且常常帮助父亲处理公文，因此有了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见识和生活经验。她最后的报复方式在当时也是很不一般的：她把"材料"装进公文袋，寄给负心人所在地方的有关权力部门和当权者，这与诉诸法律性质差不多。这种方式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也可以说是最现实、最有效的，可以说有某种现代意味。就此说娇鸾已经有了"人权意识"，也许评价过高，但至少可以说她对自己和周廷章的恋爱和婚姻是理直气壮的。她非但不以写情诗、书信往来和私订盟约甚至月下偷期的行为是越轨，还敢于以之张扬于官府，希望官府为自己伸张正义。在那样的时代，有这种意识

和大胆行为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与霍小玉、敖桂英这些只能以鬼魂缠绕的方式施行报复的形象比较，她给人的鼓舞更加实际和有力。鬼魂报复只能替受到压抑的人们出一口恶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告状的行为则给同样遭遇的人们指出了一种现实可行的办法。虽然成功的希望不是很大，但也不妨一试，或者有可能遇到像樊公祉这样开明的官员。当然这个形象即使是在明末这个有了一些个性解放之风的社会里，也带有作者理想的成分。冯梦龙于篇末说："惟不谴于鬼而谴于人，尤见人心之公耳。"这种"人心"，首先是作者自己之心。在社会上，特别是官府里，即使有也不多。不过有和没有毕竟大不一样，人们信其有，就会用行动去争取。

娇鸾这个形象比较可信，因为作者写了她特殊的生长环境。她的父亲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出嫁了，家中只有她一个，对她自然特别宽容。又因她父亲是个武官，受儒家的思想束缚较小，不仅平时培养教育女儿不同一般，例如让她处理公文，对她的婚姻恋爱也比较民主开放。他把一个陌生的男子留住家中，对女儿和他的往来也是眼开眼闭，予以默许的。对周廷章的求婚他没有立刻应允，也是因为舍不得女儿远离，而与家法礼教不相干。所以娇鸾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封建闺阁。当然，她在采取积极控诉的行动时，又同时以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可见她仍然是那个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弱女子。她以自己的生命争得对负心者的惩罚，却对自己重新获得幸福绝望，在当时，这是必然的。同时，不能不说正是她的死才使得她有可能达到复仇的目的。小说以悲剧结局，更能使人警醒。

这篇作品的另一特点是恋爱是以诗歌形式交流的。这本来也不算稀奇，这一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多有这样的内容。这类小说得不到有识之士的好评，除了故事落套，爱情描写的社会意义不大以外，与它们的诗写得蹩脚有关。本篇故事中的矛盾缺少正面冲突，也很少在人物心灵内部展开，多半在诗中表达，所以诗作在本篇中作用比较大。可惜这些诗大多算不上什么上乘之作，当然还能够和小说的情节及人物的心理相应，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可有可无的附着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娇鸾的那首长诗，写得真切动人，它叙述了两人恋爱的美好经历，诉说了别后自己深挚的思念，有力地谴责了对方的背弃行为。"只归故里未归泉，何故音容难相见？"质问的语句真是掷地有声。这里，诗歌对这个坦诚而坚强的少女内心活动的表述和性格刻画作了很好的补充。这首诗明显受到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的影响，有相当的质量，非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陈词滥调的情诗可比。

（姚品文）

杨　评　事　　冯梦龙

湖州①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②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③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久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偏④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牍呈县⑤。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牍，曰："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注〕 ① 湖州：明代府名，治所在今浙江吴兴。　② 南都：明人指南京为南都。　③ 利：贪利。　④ 偏：同"徧"，即遍。　⑤ 具牍呈县：向县里呈文报案。

本篇采自冯梦龙所编笔记集《智囊补》。是书搜集的主要是一些充满智慧的故事，大多涉及到官府的断狱。本篇案情并不复杂，且事先就将罪犯作案的过程交代得十分清楚，但读者心中有数，而当事人却并不明白。因为前面曾交代有赵妻孙氏"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的矛盾，因而赵的被杀就很容易怀疑到其妻身上。县尹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而疑孙的，当然也还可能有常见的情杀之类的联想。罪犯张潮因杀其夫而已知赵三不在，故叩门便直叫三娘子乃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本人并不知觉，而他人不细审亦不易发现。杨评事的聪明，就在于他非常敏锐地就从这一细微现象中发现了隐情，而准确地断定真凶是谁。这一判断是既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的，因而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发人深思。　　（周先慎）

五金鱼传（节选）　　冯梦龙

柯老往见许公，备叙九龙寂寞。许公嘱菊、桂曰："九龙，古

郎难以独居，我碧云楼习静，盍召而致之?”菊不答。桂忙曰：“古郎乃至亲也，可使寂寥乎？召之便。”许公遣使召之。生大悦，即收拾书囊来。

许公复令菊、桂出见，生频以目射桂娘，乘间曰：“贤嫡愈加丰采矣。”桂碍菊娘，不敢对。无何，菊娘转屏风后拂衣，桂娘以头点生曰：“今番休害羞又走也。”生欲进言，适许公出，命菊娘曰：“古郎如有不便，汝当备送，不必屡屡禀命，烦我听闻也。”菊唯而退。

桂娘喜生复至，作《长相思》词云：

草含烟，柳含烟，撚指韶光不似前。兰闺人悄然。

日如年，夜如年，静处无人玉箸悬，凄凄只自怜。

生居碧云楼。未几，值端阳节矣。散步江滨，观龙舟竞渡，叹曰：“此屈大夫①千秋岁也。昔谊②谪长沙过此，作赋以吊之。何豪杰遭际，千古同情哉?”言未已，一莲舟由芦岸而出，随作《采莲曲》云：

若耶溪上水茫茫，白白红红各逞芳。却怪红莲多结子，如何比得白莲香。

若耶溪上蓼花洲，喜见鸳鸯水面浮。如何不随流水去，双双偏傍水(木)兰舟。

若耶溪上采莲曲，若耶舟中人如玉。兰桡荡出绿阴来，惊起鸳鸯不成浴。

若耶溪上飐香风，人面莲花相映红。采得莲来沽美酒，一觞一曲任从容。

菊娘令彩云馈生以蒲酿、黍角等物。云俟生至，随生入楼，偶露出袖中一红香囊，生执之曰：“菊娘何无香囊馈我？可将此抵之。”彩云托词曰：“此桂娘物也，敢与郎耶?”生曰：“若是桂娘之物，我定夺之矣。”两人争执良久。菊娘恐又有他意，令人来唤彩云，生放手。作诗付彩云云：

寂寞端阳节又临，薄觞黍角荷情深。凭栏谩(漫)

对榴花饮，独恨无人共咏吟。

菊读之，笑而置之怀。

彩云往见桂娘，桂娘曰："古郎有何话耶？"云曰："嫌菊娘无香囊，即索妾所佩红香囊，妾佯托姐者。古郎乃云'若是桂娘的，我定夺之矣'。此时幸得唤妾人来，始保回香囊耳。"桂娘默然良久。少顷呼彩云曰："适汝道古郎爱香囊。我有一香囊，着你送去。"彩云推不肯行，桂怒曰："贱丫头，我命汝行即行，何如此推阻也。就不③要你去何如？"云不得已，持香囊见生。生戏曰："汝今番送香囊来耶？"彩云曰："妾之香囊，安足以佩郎之下体？才道意于桂娘，桂娘特遣妾持此香囊以赠。"生大喜。将香囊细玩，见内藏诗云：

闲中制得锦香囊，故用香囊寄阮郎。只可深藏于箧内，休教人识贾娟香。

生即示彩云。将挽云接唇，云力拒曰："今可复如此耶？来久矣，乞速回音。"生曰："为我寄声桂娘，此意断不敢忘。"随诗谢云：

忽蒙妆阁赠香囊，又幸新诗暗里将。囊捧深知私爱重，诗开犹见美情长。文君既解弹琴趣，萧史宁无弄玉狂。好把朱颜花样惜，终期云雨会高唐。

桂娘于彩云去后，深自踌躇，惟恐古郎见却，则势成两难。及见生诗，私喜谓："郎亦得我心哉！"谓彩云曰："此事只你我知之。"云曰："只恐日后累及我也。"桂自作诗云：

新诗暗寄意犹疑，侍妾归来始展眉。昔日转增多怨恨，今朝顿释几痴迷。只恐绣帏风雨夜，相思两地减容姿。

生得香囊，常恍惚如有所失。

一月夜鼓琴，菊、桂来步月，听琴笑语。生知必菊、桂也，忙步下楼。菊、桂回避不及，乃相见。生谢菊曰："叨扰妆台，愧无以报。"菊曰："职分当为，何劳介怀。"桂笑曰："姐夫如欲相报，起取诸身足矣。何以他为？"生亦笑云："固所愿也，不敢请耳。"菊

故杂以他词，曰："琴音妙绝，何不面教一曲？"生遂延菊、桂坐，鼓《凤求凰》。桂顾菊曰："是相如《凤求凰》之曲也，欲姐为卓文君乎？"菊不答。生曰："即劳贤姨作撮合山④何如？"桂将执菊手付生，晓云突至，急呼菊、桂去。生作歌云：

今夕何夕兮，月白风清；今夕何夕兮，不见美人同行。蜉蝣出幽兮，蟋蟀秋鸣；胡马北嘶兮，越鸟南征。遥忆美人之节操兮，乃使我心悬而泪盈。

又一日，柯老具壶觞邀生，生赴途，见秋景萧条，口占云：

一片西风万里秋，蝉声树色不胜愁。行人自觉襟怀爽，凉气旋添暑气收。

水净天高气倍清，园林萧瑟动秋声。闲来谩(漫)诵悲秋赋，塞雁南来客况生。

我言秋景胜春天，白云红叶映清泉。色添江上蓉如锦，香入篱根菊似钱。

生童掩却楼门，往垣边觅蟋蟀。桂婢晓云见池畔芙蓉盛开，忙报菊、桂来看。菊、桂曰："古郎在。"晓云曰："楼门掩，赴秋酌矣。"同至池畔，香袭楼前。众婢争相采取，菊顾楼门未扃，独步上楼翻阅书籍，见生谢桂娘香囊诗稿，遂怀诸袖。

生已饮归矣，桂娘与众婢躲散，生上楼，菊娘掩面急走。生牵衣曰："今日相逢，幸也。茫茫欲何之耶？"乘醉挽菊娘颈。菊正色曰："大礼未行，妹婢在下，若不见原，妾惟有死而已。"生遂放菊，但曰："旅况凄凉，卿其知乎？"菊曰："郎何以诗诱弱妹耶？"生曰："此言从何来哉？"菊娘出诗稿，生惭愧不能言。菊笑曰："得陇望蜀，郎心何太狠焉。虽然，郎情妹意，妾已尽知。我当为郎图之。"言罢下楼。桂、婢已先去矣，菊单步而归。

桂笑曰："姐姐采芙蓉来迟，妹恐芙蓉蒂落矣。"菊笑答曰："芙蓉蒂固无恙。但为香囊事觉尔。"桂俯首羞惶，彩云、晓云俱骇，互相耳语。菊随宽桂曰："吾岂妒哉！今汝两人，供状已成矣，又何须如此避嫌耶。我与妹，虽异父母，实逾骨肉。妹又未

聘，莫若以计闻于母亲，亦归古郎，岂不美也?”桂不答，菊又曰：“我于郎处，已与妹订盟矣。”桂娘方点额散去。是夜菊娘闻窗外风声太急，忆生衣单也，吟云：

夫婿从征在远方，金风飒飒露为霜。寒衣制就无人寄，绣幕空牵万里肠。

一日，菊、桂侍许公侧，童前言：“生肆力读书。”许公喜曰：“菊甥得良配矣。但桂娘恐难觅此佳婿也。”彩云即以菊之言进。许公曰：“四娘肯曲从乎?”彩云曰：“若家长作主，主母亦何说之辞?”许公即令云归见四娘。四娘曰：“二女一婿，恐无是理。”彩云曰：“尧舜，理之宗⑤也，可不法乎? 况许公已面许生矣。”四娘曰：“姑徐徐云尔。”彩云回复，许公曰：“主母亦许之矣。”

菊、桂喜出望外，自是二女欢然，愈加周悉。桂感菊娘，作诗云：

当时偶尔寄香囊，姐意得谐凤与凰。眼底顿教心愿惬，愧无琼报未能忘。

复思生云：

书斋独处意如何，夜榻凄凉较更多。无奈一轮寒月色，照君孤影动婆娑。

菊览诗笑曰：“妹将仅以琼报我耶? 且孤影婆娑，妹何念之深也?”桂曰：“不觉诗兴至此耳。”菊曰：“妹何偏会动此兴耶?”桂笑曰：“宁独妹哉? 姐自思之。”

正笑语间，忽四娘遣婢来呼菊归，襄⑥父葬事。菊叹曰：“姐妹情浓，奈何离别?”桂曰：“姐去，那人将何着落耶?”菊曰：“予去，妹宜善待之可矣。”桂曰：“虽然，姐姐必须别古郎行，方可。”菊曰：“情理宜然，我更修书遗别古郎，并道汝事，明早妹可着晓云送去。”乃作书云：

一别三月，绣闺长念。满期事中馈⑦以供晨昏，孰意因大殡而别顷刻。母命难违，肠断难酬。不得面别尽绸缪，用是留笺达情愫。嗟吁命也，伤如之何? 惟念

香囊近谐，莫轻去者之情；金鱼远逝，尤重留者之意。庶几白头之吟，不作于卓氏；而糟糠之妻，见收于宋生也。临楮神驰，珍重是翼。

书授桂娘，别而行。

时东方尚未白也，私谓彩云曰："我熟思古郎，必面别之。"彩云乃引前，至楼下，扣门。生见菊娘至，喜曰："天仙何事临耶？"菊曰："妾因父殡促归，特来与郎作别耳。"生惊起，抱定曰："如此，区区填沟壑无日矣！不意与卿心结百年之约，全无半枕之欢。卿何忍为之？"菊娘曰："妾之微躯，岂敢自吝。"生跪曰："得勺水以活枯鱼，□无边矣。"菊乃任生解衣。生则久旷，菊则年长，云情雨意，燕语莺声。在生固无所不至，而菊亦不能自持矣。事毕，生整菊之鬓，菊曰："香囊之约，幸家母已无他肠矣。"生谢之曰："今何不与妹同来，作并欢乎？"菊曰："妾恐妹不能缄口耳。此会郎尤宜秘之，即妹之与郎，谅必不能需之大婚也。但花前池畔，不识能念妾否？"生未及答，彩云立门外促之，菊去。

生复床欲睡，鸡鸣三唱矣。因作《长相思》云：

山无情，水无情，才得交欢又远征。从今憔悴生。

鸡又鸣，鹅又鸣，展转孤衾魂梦惊，凄凉几叹声。

少顷，桂命晓云持菊娘书至矣。生佯问曰："菊娘致乎？桂娘致乎？"晓云曰："菊娘书，桂娘致。"生览毕曰："香囊谐，金鱼去矣。"晓云曰："想他则甚。"生曰："吾想菊也。"晓云曰："菊娘则想，彩云独不想乎？"生笑曰："彩云不知趣，我不想他。如你，我就想矣。"晓云曰："谁要汝想？"生随抱晓云。适馆童至，生放手，曰："桂娘意谓我何？"云口诵谢菊娘诗，并忆生诗。生欣和韵以致桂，云：

凄凉月夜意如何，独立西风感慨多。有约阳台卿勿吝，免教无奈舞娑娑。

晓云致诗桂娘。桂娘曰："古郎何由知我诗而相和乎？"云退，桂娘玩诗叹曰："妾岂无意于此哉，亦以事机之不偶耳。"即口占云：

非千万水与千山，会晤无由咫尺间。寂寂碧梧枝上月，照人孤影减朱颜。

许公旧患复发，生每晨问候。适见桂独凭栏杆上看花，生偷步抚其肩曰："花可爱乎？"桂娘惊顾。生曰："汝爱着我探花，何骇之有？"桂娘艴然曰："今后休得如此，恐外人耳目长也。"生曰："蒙卿见爱，便赠香囊。今荷姻盟，反见责耶？"桂娘曰："不然，昔于郎，私情也；今于郎，公爱也。安得以此易彼哉？"

医至，生遂拔桂娘鬓边花而走。旋作词云：

老病关忧，那惮侵晨问候。陡遇美人，独倚南楼，观花不转头。　　忙把肩投，将谓殷勤笑款留。谁识辨论休休，纵得花归也是愁。

桂娘恐生疑己情薄也，乃命晓云致之柬云：

窃惟事以慎成，机以泄败，故妾如城防身，欲郎如瓶守口耳。敢云始终二心，前后异情哉？才因郎去倥偬，未罄妾情委曲。敬裁尺一，用贡新诗。惟郎怜之、谅之。诗附在左。

不是人情不似前，只愁泄漏负良缘。男女有缘几得就，风花无主且休怜。

生即韵和复云：

正为人情不似前，会朝一见似无缘。此后欢娱虽有待，如今寂寞更堪怜。

生付诗晓云，遂抱定晓云。晓云曰："妾非彩云也。"生笑曰："正谓汝非彩云也。若是彩云，今番又咬我手矣。"晓云无语。且年长，不甚拒，生遂挽之共榻。其颠狂意态，亦甚可人。谓生曰："桂娘一片春心，已不自持，但惧挂人目耳，故为是不可攀状。今我看得便宜，即令郎行事，何如？"生曰："果如此，当镂肺腑。"晓云持诗见桂娘。

适报许公头风复发，桂娘忙接诗而走。又急召生，嘱以后事。生被晓云战倦，熟睡。及醒来，许公已苏，桂娘亦归阁矣。生即转

步百花台前，见桂娘独坐房中，遂入房。桂曰："今日来何濡滞也？"生曰："为昼寝耳。"与桂促膝坐。桂曰："郎用苦茗乎？"生曰："为卿已苦多矣，复何用此？"桂笑曰："须吃些苦，当得甘来也。"生直弄桂娘乳，桂亦不拒。及勾颈就枕，乃变色曰："诗中之意，郎犹不解耶？"生曰："此际暇解诗乎？"再三苦缠，桂娘颜色稍转。

忽晓云领许公命呼生，生即至许公所。许公曰："蒙汝朝夕奔走，心甚不安。今幸稍可。以后非召不得频入，恐妨学业，而于闺中体面亦觉不雅。"生领命而退。

桂娘窃自叹曰："是何风吹散一天云耶？"晓云曰："云虽散，谅郎必入天台矣。"桂曰："天台，刘郎一时能振翮直上哉？"晓云曰："姐休瞒我，当初一见，恨不得相偎，至此宁甘忍耐耶？"桂忙曰："我本非无意者，第恐得之易，失之亦易。故不轻许。及被苦缠，几为不保。适汝寻至，是天以全节付我也。汝何疑焉？"晓云曰："若果如此，将不知所终矣。古郎初虽未遂所怀，犹得与姐朝夕接见盘桓，今主翁如此叮咛，古郎敢复排闼直入乎？妾恐良夜迢迢，幽斋寂寂，不至于月缺花残，珠沉玉剖，不止也。"桂娘曰："吾如彼何哉？"云曰："姐既不曾以身慰之矣，盍当以言慰之，令古郎见诗如见人也。"桂然之，作诗付云。

生自是越月不得一见桂娘，情怀郁积，掩门非诗即卧。晓云至门外，闻生呻吟之声，轻敲曰："休做此模样，我送会亲符箓至矣。"生开门览诗曰："此桂姐宽慰之言，何曾许我佳期哉？"将挽云释兴，云曰："桂姐立俟回音，安得在此云云乎？倘被知觉，后次不好往来矣。"生曰："汝许我便宜行事，今月余，岂无一便宜处耶？"晓云曰："郎且宽心可也。"云归。

隔一日，晓云又来，曰："今日主翁夫妇并赴邻宴，众婢相随。"语毕，即行。生忙问曰："桂娘何在？"云曰："闷坐绣阁中。"生径入绣阁，阁门紧闭。疾下问一小婢，云："桂姐才入后园去矣。"生走至后园，见桂曰："想杀我也，想杀我也。"桂曰："郎想襄城人耶？"生曰："为眼前人耳。"桂曰："妾有诗慰郎，郎曾见否？"

生曰："虚做人情何益？"随举桂娘之衣。桂执生手曰："已知郎不胜情矣，第如此墙卑室浅，外人宁不见知乎？"生曰："几番被卿哄过，今请以裙带缢死花前，强如死相思也。"桂不语，但举步前行。生随至卧室，复牵桂娘衣。桂曰："妾与郎心相爱足矣，此举姑俟大婚。"生恳之不已。桂曰："郎真不肯释耶？"生无暇应语，第忙解桂衣，麾玉柄进之。少许，流红。桂曰："陷我矣！"更进之，桂急叫曰："郎何太莽撞耶？我苦死矣！"生笑曰："不受苦，焉得博他日乐乎？"桂展转不胜，生随按兵。须臾，循揽辔徐行，只见眼昏昏以轻濛，鼻恹恹而气息，半推半就，无任支持，又惊又爱，多般做作。柳腰进退，莺语娇柔。始兵畏敌，终蝶恋花，雨意云情，魂飞魄散。起，桂以红递生。生笑藏之，曰："何策可作通宵之乐？"桂曰："自园后门直入，可达此也。妾晚当待君。"

自是两情契合，殆无虚夕。举家通晓，所不知者，惟许公夫妇而已。或花前，或月下，或枕畔，其□吟歌咏，难以枚举。姑录一二云：

昨夜东风落嫩红，今朝魂梦尚飘空。怡然曲尽人间乐，似入蓬莱第几宫。

不识忧来不识愁，两人一意自相投。花前沼畔同携手，鱼比目兮莲并头。

深闺密约会佳期，一点芳心不自持。晚去夜来人不识，个中只许老天知。

两股双持意更坚，须知滋味胜于前。当时早识其中趣，月下花前席地眠。

华玉使促生归赴试。生随束装，夜别桂娘曰："情难别，如之何？"桂泣曰："妾岂忍君飘然远举乎？但功名大事，且菊姐亦早已有寄言相勉矣。"生曰："愧我不得面别菊娘也。曾集古诗在此，卿其为我寄之乎？"共就寝，桂口占云：

何事西风促起程，令人宛转动离情。经年恩爱明朝断，后日凄凉此夜生。万里关山君影独，五更风雨妾魂惊。何如两下莫相识，免得分离怨恨声。

达旦，许公厚赆生行。桂娘魆命晓云携壶觞于僻处，与生饯别。桂执酒递生曰："郎今去矣，何日重来？功名得意，速图后会。毋使妾姐妹倚门倚闾也。有玉扇坠一枚，素在妾掌抚弄者，今以奉郎。他日见此，如见妾也。"并口诗赠云：

别君容易见君难，遥望神京泪暗弹。夺锦归来须趁早，免人寂寂倚栏杆。

生出一金鱼曰："此祖传世珍也。前将一聘令姐，今将一赠卿。卿佩此当加爱护，毋重相思之苦。"即口占云：

劝卿不必泪珠弹，一得成名即便还。自古人生多离别，暂时分手强心宽。

〔注〕 ① 屈大夫：指屈原。因曾任战国时楚国大夫，故称。 ② 谊：此指西汉贾谊，作有《吊屈原赋》。 ③ 不："不"字疑为衍字。 ④ 撮合山：指媒人。撮合，拉拢说合。 ⑤ 尧舜，理之宗：此指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同嫁舜事。 ⑥ 襄：指协助办理。 ⑦ 中馈：古时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之事，后引申为妻子。

《五金鱼传》为明代中篇文言传奇小说。文言传奇自唐代开始流行，宋元明时又有发展，陆续产生了一批新作，《五金鱼传》即其代表作之一。原文见余公仁编《燕居笔记》卷下之八，署冯犹龙增编、余公仁批补。冯犹龙即冯梦龙，犹龙是他的字。

该作以"五金鱼"为线索展开情节。写宋宣和间名士古初龙，以金鱼为媒，先后聘娶五位夫人的故事。他先聘华玉为正妻，后又陆续聘如燕、菊娘、桂娘为夫人，并奉旨同宰相之女玉娇成婚。五位夫人，各执一金鱼。小说以金鱼的聚散照应人物的离合。先写金鱼的分散。古生因为就馆，与正妻华玉分离，金鱼缺一；如燕与古生短暂相聚后又回到了妓院，接着出家，金鱼缺二；菊娘归葬父亲，被逼嫁任氏，愤而出家，金鱼缺三；古生因应试与桂娘分别，桂娘经历一番波折后，被嫁与戈氏，金鱼缺四；因奸人秦桧不满，古生被贬为建康太守，不得已离玉娇赴任，金鱼缺五。再写金鱼的聚合。桂娘的夫家罹罪，桂娘被解至古生处发落，二人重逢；古生升职回京，回家见到玉娇和逃难来奔的华玉；后古生及妻妾至栖真庵，又遇菊娘和如燕。自此古生与五位妻子共庆团圆，五金鱼也得完全。

本文系节选。前面写古生娶华玉、聘如燕后，邂逅因父丧暂住外祖父

家的菊娘和桂娘姊妹,心生爱慕。古生拟聘菊娘为妻,得到她的外祖父许公及其母亲四娘的应允。但因菊娘守制,不能完婚,古生因此郁郁不乐。一日,菊娘的丫头彩云送茶来,古生乘酒兴加以调戏。彩云告知菊娘,其妹桂娘代为写信责之。

节选部分开头叙许公因古生寂寞,邀请他来家,住碧云楼上。古生挑逗菊娘的妹妹桂娘,彼此皆有心。端阳节,彩云送酒食,露出香囊,古生求之。彩云假托桂娘之物,古生欲夺之而不得。彩云告知桂娘,桂娘即命彩云持自己的香囊送给古生,并赠诗表白情怀。古生也回诗相谢。二人彼此更加爱慕。

一日,古生于月夜鼓琴,逢菊娘和桂娘赏月。古生下楼,欲与未婚妻菊娘幽会,但被人冲散。又一日,菊娘和桂娘携丫鬟观赏芙蓉花,因古生外出,菊娘上楼,得古生谢桂娘赠香囊诗,觉察到他们的私情。后菊娘乘机求外祖父亦将桂娘许聘古生,许公和四娘先后同意。四娘命菊娘回家葬父。天未明,菊娘私去告别,两人终得交欢。天明菊娘别去。

桂娘独自留于外祖家,多次与古生寄诗传情,彼此情热。但她在与古生订婚之后,却屡屡正色面对他的挑逗。一日,桂娘赏花,邂逅古生,拒绝了他的求欢。她的理由是:

> 昔于郎,私情也;今于郎,公爱也。安得以此易彼哉?

她虽然很爱未婚夫,但希望等到结婚时,才和他同床共枕。这深刻反映了她的心理:"我非本无意者,第恐得之易,失之亦易,故不轻许。"原来她是担心失贞以后被抛弃。尽管如此,她还是抗拒不住古生的追求而跟他私合。当她的外祖父母去邻家赴宴,古生终于遂了心愿。此后,古生从后园直入桂娘卧室,夜夜幽欢。待古生的正妻华玉来信,催促他回家赴试,他才不得已离别。

小说中的古生,颇具文士风流,作者竭力表现他的多情与相思。他与众妻妾虽然历经波折,最终仍以一夫多妻大团圆结束,夫贵妻荣,子孙满堂。小说通过一夫多妻制的幸福结局,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某些下层文人的思想趣味和人生理想。

小说还表现了古生的妻妾们感情的忠贞。她们与古生离别后,或如华玉和玉娇独守空房,或如菊娘和如燕遁入空门,虽然受到社会的强大压力,也矢志不渝。作者评论道:

> 华玉之不妒,如燕之乐从,菊娘之善终,桂娘之述志,玉娇之贤能,此难中之难得者也。

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五金鱼传》在艺术上堪称一篇妙文。小说以五金鱼衬托、串联五夫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人物描写的笔法也多曲折变化。如菊、桂的出场，先不介绍姓氏与性格，而是从古生视野中走来，饶有风致。在众多的女性形象中，桂娘是比较饱满，最有个性的一个。她与古生的调情、相思、拒绝与私合，不仅情境生动，心理也很细腻。

《五金鱼传》的语言典雅而生动。作品中夹杂了大量诗词，反映出文言传奇的普遍现象。其中诗词多佳句，如"若耶溪上水茫茫，白白红红各逞芳"写莲花；"东风摇曳柳条飞，南陌芊芊草色肥"写离情；"千里关河系梦思，寒林空见月斜时"写相思；"圣泽玉容谐相府，春风燕子下章台"写欢会。清词丽句，为小说添色不少。

但《五金鱼传》歌颂一夫多妻制，带着浓厚的封建糟粕，其贞节观念也颇为陈腐。小说在艺术上颇多捏合之迹。如古生每与菊娘、桂娘私会，却总被来人扰乱；为菊娘超度的地址偏就选在她所在的栖真庵。还有，古生每为功名与华玉、桂娘、玉娇等人分离，最后却又抛弃官职，归隐山林，其间转变，无迹可循。此外，小说偶涉淫邪，虽为吸引读者，亦堕恶趣也。

（杨绪容）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冯梦龙

（原文略）

这是一篇描写明代市民爱情生活的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古今小说》第一卷。书中的主人公蒋兴哥和陈商都是小城市里的青年商人，三巧儿和平氏分别是他们的妻子。小说写的就是在这些普通市民中发生的婚变。

故事主要是围绕着三巧儿和兴哥夫妇之间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来展开的。三巧儿是一个不贞的妇女形象，但在整篇小说中，作者并没有过分地指责三巧儿，显然是对三巧儿的不贞抱有同情之心的。三巧儿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最多的角色，作者将三巧儿描绘成一个非常单纯，而又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少妇。除了三巧儿之外，三巧儿的丈夫蒋兴哥也是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三巧儿的不贞行为的态度上。

在小说中，三巧儿只是一个长得非常美丽的普通少妇，自小由父母作主配给了兴哥。她与兴哥结婚后，感情融洽。当兴哥为了去广东做生意，不得不离开她时，她是那样的依依不舍，指着楼前的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官人回也。"说完之后便泪下如雨。兴哥离家前，怕地方上的轻薄子弟来惹事，吩咐她"莫在门前窥瞰"。她便依着吩咐，"数月之内，足不下楼"。从这些描写中可以见出三巧儿并非那种轻薄的女子，她对兴哥的爱也是非常忠诚的。

可是作为年轻的女子，独守空房的日子毕竟不是好过的，就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年夜，看着别人家都是团聚一堂，"闹轰轰的暖火盆，放爆竹，吃合家欢耍子"，三巧儿不禁触景生情，思想远离的丈夫，心中好不凄惨。只是因思念丈夫心切，三巧儿就轻信了算命先生的胡言。又加之到了二月初，椿树抽芽，三巧儿又想起了与丈夫的临行之约。于是"一日几遍，向外探望"。这样一来就将一个远远走来，"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的年轻商人错认为自己的丈夫。这时渴望远离的丈夫早日归来的三巧儿，一经发现自己认错了人，就"羞得两颊通红"，赶紧跑到后楼去了。这时的三巧儿就是见着了英俊潇洒的青年并没有半点动情，又羞红了脸，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由此可见三巧儿并不是那种轻佻的女子，她对丈夫的思念是非常真诚的。就是从薛婆口里，也可见出众里邻对三巧儿的评价是很不错的。薛婆说"蒋兴哥新娶的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两个如鱼似水，寸步不离。如今没奈何出去了，这小娘子足不下楼，甚是贞节"。

但是三巧儿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子，她也有着人的七情六欲，长期的寂寞孤独的生活使她对情欲有一种渴求。于是就陷入了薛婆精心设计下的圈套。而薛婆对这些寂寞守空房的少妇们的心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她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撩拨她们的情欲，并将各种所谓经验之谈来开导她们。三巧儿在薛婆的百般挑逗下，也渐渐地动心起来。薛婆看准了时机，在七月七日三巧儿的生日那天，借祝寿灌醉了三巧儿后，将陈大郎引进了三巧儿的卧室。三巧儿一来是酒醉，二来也是耐不住长久的寂寞孤单，就顺水推舟和陈大郎成了事。

陷进圈套的三巧儿还是那样的单纯，她在重新萌发的情欲下，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成了薛婆手中的猎物，她将对兴哥的爱移到了陈商的身上，她和陈大郎每天夜来明去，你贪我爱，如胶似漆，胜似夫妇。而陈大郎初时只是贪图三巧儿的美貌，这时候也真心爱上了三巧儿，到分别时两人倍加眷恋，两下说一会，哭一会，到五更起身，三巧儿又将蒋家祖传的珍珠

衫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送给陈大郎作纪念，她对陈大郎说道："这件衫儿，是蒋门祖传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凉透骨。此去天道渐热，正用得着。奴家把与你做个纪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陈大郎听了这一番话哭得出声不得，软做一堆。这时的三巧儿和陈大郎已是恩深义重，两不相舍。他们之间的爱也是非常真挚的，三巧儿"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陈大郎也发誓明年一定来接三巧儿。在这里，三巧儿已是一个沉浸在爱情和情欲中无法自拔的女子。作者在这里没有对三巧儿的不贞表示过多的指责。

三巧儿显然是做了对不起兴哥的事，她也并非不知廉耻，当她看到兴哥归来时，已开始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有所反省了，她"心虚，觉得满脸惭愧"。当她被丈夫休回娘家后，更是对自己当时只顾一时之欢，将与兴哥的爱情忘到九霄云外的行为而后悔不叠，她说"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的恩情"，并欲悬梁自尽。作者在这里将三巧儿描写成一个犯了错误却又非常值得同情的青年女子的形象。

同样三巧儿的丈夫兴哥在对待妻子不贞的问题上，也是显得很宽容的，对妻子的情欲表示了一种理解。在看到三巧儿与陈大郎的通奸的证据后，兴哥先是气得"面如土色，说不得，话不得，死不得，活不得"，非常恼怒。但一旦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落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兴哥在这里更多的是责备自己，他没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三巧儿。因此他为了保全三巧儿的名声，在回家的第二天，骗三巧儿说丈人丈母生病，让她回家探望，借此机会，不露声色地将三巧儿休了。兴哥虽是一时将三巧儿休了，但却一直念着旧日的夫妇恩爱。三巧儿留在楼上的细软箱笼，大小共十六只，他写三十二条封皮，打叉封了，更不开动。为的是"心中好生痛切，见物思人，何忍开看"。当丈人告诉他要将三巧儿改嫁时，他也不阻挡，并在临嫁之夜，将这十六只箱笼原封不动地送到三巧儿那里，给她做嫁妆。对兴哥的这一举动，有人笑他痴呆，有人称赞他忠厚，也有人骂他没有志气。只有三巧儿深知丈夫的心意，心里觉得很是过意不去。

三巧儿带着悔恨的心情改嫁了，嫁给了名叫吴杰的知县，跟着知县到离开家乡很远的地方去了。故事并没有结束，兴哥在再次外出经商时，在吴知县所在的地方被卷入了一场人命官司，命在旦夕。当三巧儿知道这事后，想起与兴哥的旧日恩爱，不忍撒手不管，她在吴知县的面

前假称兴哥是自己的哥哥，两眼噙泪，跪下苦苦哀求吴知县“救他一命还乡”。到早上吴知县出堂时，她又扯住吴知县的衣袖哭道：“若哥哥无救，贱妾亦当自尽，不能相见了。”在吴知县的帮助下，兴哥终于得救了，当三巧儿与兴哥重逢时，“他两个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就是哭爹哭娘，从没见这般哀惨”。就连在旁的吴知县也觉得“好生不忍”。他们的这一举动超出了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引起了吴知县的猜疑。在吴知县的追问下，三巧儿和兴哥只得道出真情，吴知县见他俩如此恋恋不舍，就让兴哥将三巧儿“即刻领去完聚”，这样一来他们夫妇又破镜重圆了。

在作者的笔下，三巧儿和蒋兴哥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市民，三巧儿虽说一时犯了错误，但也不是不知廉耻。至于蒋兴哥能对妻子的不贞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这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在明代，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的束缚是非常厉害的，像三巧儿这样的行为，在常人来看是不容赦免的，在夫权思想严重的封建社会，女子犯了这样的过失，轻则辱骂，重则毒打。而作为丈夫的蒋兴哥，却没有这么做。他虽说将三巧儿休了，但为了保全妻子的面子，没有在休书中写上三巧儿的不贞。这主要是因为兴哥还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他不忍心责备陷在情欲中的妻子，他觉得妻子的不贞是由于自己逾期不归所造成的。在妻子再嫁后的再次相遇时，兴哥发觉自己仍是深爱着三巧儿的，而三巧儿也仍是深爱着兴哥，并对自己的不贞表示了沉痛的悔恨。这样兴哥就彻底地原谅了妻子，将她接回家中，重新团圆。

作者塑造的蒋兴哥这一形象，在封建的夫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无疑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他让人们懂得尊重妇女的人格，谅解妇女所犯下的一时过失，为提倡男女平等开了先风。（顾春芳）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第二卷。

小说本事源出《双槐岁钞》和《龙图公案》，在《情史》和《湖海搜奇》等书中也有记载，可见它在当时社会上的流传很广。

全篇主要叙述一则公案故事。罗烨在《醉翁谈录》一书中，曾把宋代的"小说"话本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妖术、神仙八类。其中"公案"小说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如《错斩崔宁》、《错下书》（又名《简帖和尚》）、《错勘赃》（又名《曹伯明错勘赃记》）等等，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小说。这类公案小说之所以受到市民的欢迎，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时代的需要，说出了民众的心声。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我在上面列举的几则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时，它们的标题中都有一个"错"字，无论是《错斩崔宁》，还是《错下书》、《错勘赃》，都是错、错、错，一错再错，处处突出一个错字。这难道是偶然出现的巧合吗？很显然，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巧合。这些公案类小说，鞭挞了封建官吏们断狱时的主观和草率，告诫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它表达了宋元时代市民们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强烈愿望。其时，封建统治者正是凭借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残酷地迫害人民。那种滥杀无辜的司法制度，更使他们惶恐难安，所以期待着廉明政治，尤其是正直、善良、聪明、能为民伸张正义的封建官吏的出现。这一社会心理下塑造的艺术形象，可以包拯为杰出的代表，如《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作品中塑造的包公形象，正是"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的理想人物。

出现在这则小说中的陈御史，也正是当时市民群众期待中的正直、聪明的封建官吏，作者通过他巧勘"金钗钿"的故事，展现了他在断狱中的智慧。一个"巧"字，就可看出民众对他的赞美。小说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出现了一个冤案：鲁学曾和顾阿秀自小由双方的父母"面约为婚"，后鲁父不幸去世，顾父想"悔婚"，但遭到重情重义的顾阿秀的坚决反对。阿秀之母孟夫人暗中调停此事，办法之一是私助鲁学曾聘礼，帮助他和女儿缔结良缘。谁知鲁家实在太贫穷，学曾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前来顾家和阿秀母女见面，无奈之中因向表兄梁尚宾借衣而泄露了事因。梁尚宾本非一个正派之人，他见有机可乘，就在学曾告诉他和顾阿秀约定的时间后，冒名顶替前往，并且骗奸了阿秀。鲁学曾不知此事，三日后穿着向梁尚宾借来的衣服前往顾家，孟夫人和顾阿秀此时才知事情的全部真相，然而为事已晚，大错已经铸成，羞怒之下，阿秀自缢身亡。顾父告官到县衙，知县枉断此案，将鲁学曾屈打成招，问成死罪，老实人反成了杀人犯。

此时御史陈濂正好奉差巡按地方，闻知此案，觉其中破绽不少，于是他

假扮成外地来的卖布商人，设法从梁尚宾手中获取了赃银和首饰等物，在充分的人证和物证面前，真正的罪犯梁尚宾被迫交代了犯罪的事实，全案才水落石出。小说通过"金钗钿"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个聪明而又正直的"清官"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市民阶层对廉明政治和公正断狱的期盼，也撕破了覆盖在封建宗法社会表面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形象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应该说，作品赋予陈御史的文学价值，在这篇小说中有很好的展现。

从篇幅来看，小说前半部分叙写此案的形成内容较多，后半部分叙写陈御史破案的过程比较简单，似乎有点虎头蛇尾。作为正面赞颂的第一主人公出现的陈御史在小说中的描写文字也不是很突出。其实，这正是此则小说的巧妙之处。作者这样写，一来体现了话本小说叙事性强、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人的基本特点；二来也是把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的表现。小说的目的是塑造陈御史的正面形象，而要达到这一点，在读者面前首先必须把这一冤案的冤情明示世人，而且是写得越冤越好，谜底越难解越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这扑朔迷离、笼罩着层层迷雾的冤案面前，这位"少年聪明，专好辨冤析枉"的陈御史凸现出了全部才华，犹如一出十分精彩的戏剧，观众刚进入迷人的剧情，还未来得及体会其中的神韵，便戛然而止，让人产生无穷的回味。这种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在此则小说的情节结构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在艺术描写中，作者处处突出一个"奇"字。这在叙写此案来龙去脉时，显得尤为夺目。小说在看似十分平淡的笔墨中，将案情描绘得波澜起伏，耐人寻味。为此，作者编织了许多看来是非常偶然性的情节，如借衣、冒名、骗奸等，却又显得十分自然和合理，并且符合生活的真实。又如陈御史巧勘此案的"巧"，在作者的笔下也表现得严丝密缝，很难被人识破：他装扮成一个外乡的卖布人，这实在是聪明的计谋，既可掩饰自己是朝廷命官的真实身份，又能方便地与梁尚宾作交易——而这，正是他破案的关键。只有见到犯罪的嫌疑人，从他手上获得罪证而又不露一点声色，才能彻底制服罪犯——陈御史形象的出彩之处，也正是作者竭尽全力的精雕细刻之处。这些情节安排，一波三折而真实可信，让人如历其境，如闻其声。小说结尾写田氏负魂和学曾娶妻，和开篇相呼应，显出其严谨和慎密之处。同时在"金钗钿"案外再出波澜，也符合读者传统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但从整体上看，这似是一处败笔。关于田氏负魂的描写，也实在有点荒谬，多

少有损于这则小说杰出的现实主义成就。

本篇在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时，采用了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使他们的性格栩栩如生。如鲁学曾和梁尚宾，顾佥事和孟夫人，陈御史和知县，顾阿秀和田氏等等，作者有意把所要描写的人物形象结为"对子"，集中刻画了他们对待同一事件或相类事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这就使人物的性格判然分明，避免了雷同化和概念化，这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最为成功的地方。（张兵）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

全篇大意略谓：太学生莫稽入赘乞丐团头金老大家，与金玉奴结为夫妇。满月时，金老大设宴邀请女婿的朋友喝酒，被金癞子搅散。金玉奴恨自己门风不好，竭尽全力资助丈夫刻苦读书，考中状元，授无为军司户。富贵时，莫稽忘恩负义，上任途中，将妻子推落江中，以图另觅新欢。后经同僚介绍，攀附顶头上司许德厚，入赘为婿。新婚之夜，在洞房遭到老妪和丫环的乱棒鞭打。他正感到纳闷，抬头见床上新人，正是前妻金玉奴。原来，她在江中被许德厚救起，问明原委后，收为义女，又设计让他们夫妇重合。莫稽痛改前非，夫妻愈益恩爱。

据冯梦龙所编的《情史》一书卷二《绍兴士人》条记载，此故事发生在宋代绍兴年间。尽管冯氏的著录十分简略，但这则小说的主要情节基本完备。如果我们视其为此则拟话本小说的"缩写本"似也无不可。这至少可以说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故事，至明代中、后期冯梦龙生活的时代已基本定型。目前存世的戏曲《鸳鸯棒》等，皆是后世文人据此小说改编而成的。令人感到奇怪的倒是田汝成所编的《西湖游览志余》一书，其中卷二十三《委巷丛谈》也有这则故事，所记文字大约是《绍兴士人》的两倍，而其中最关键、最主要的金玉奴之"棒打"莫稽的情节却毫无形迹。田汝成系嘉靖五年(1526)进士，《西湖游览志余》乃他罢官后所作，大约成于

嘉靖中、后期(现存有明嘉靖刊本可证),距冯梦龙编录《情史》不远(《情史》现有明末东三溪堂刻本),何以没有小说有关"棒打"的核心情节?这难道是田汝成的一时疏忽吗?这是无法说通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则小说中有关"棒打"的核心情节,产生于《西湖游览志余》以后,或者竟是《情史》所加的——这又产生了另一个让人更感兴趣的话题:这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作者究竟是谁?它和冯梦龙有没有关系?小说中有关"棒打"的核心情节是何人添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我一直认为,冯梦龙编录的文言小说集《情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除了它本身独具的文学价值以外,还和探明若干"三言"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说叙述的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这里所说的"熟悉",倒不是指小说的基本情节,而主要是说其作者在写作时所选择的爱情题材及其演绎的道德题旨,可以说是很俗套的一个旧模式。比起《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小说,在反映时代思想,表现社会新人等方面,无疑要逊色得多。然而,通过金玉奴和莫稽的故事,作者不加任何粉饰,无情地撕开了市井社会中人生现实的一幕,相当真实。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城市市民的艺术形象和他们信奉的爱情道德,这一点还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作者在讲述这一故事前,曾说:"如今再说一个夫弃妻的,一般是欺贫重富,背义忘恩,后来徒落个薄幸之名,被人讲论。"从这段议论和小说的标题来看,作者写作的动机主要在于谴责爱情生活中"欺贫重富,背义忘恩"的不道德的行为。而后来增加的"棒打"情节,则把这一思想题旨作了极其形象化的表达,并将其推到了高峰。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最为成功之处,因为它体现了晚明时代的思想特征。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晚明社会在荡漾着一股进步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横流的物欲面前存在着道德沦丧的种种事实,表现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欺贫重富,背义忘恩"就是其中之一。以财产的多寡来衡量婚姻的优劣,体现了人的逐利本性,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莫稽那样,背义忘恩,而且利令智昏,欲置妻子于死地,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毁灭家庭,则是灭绝人性的兽行,无疑应得到强烈的谴责和惩罚。这正是此小说在市民中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说起来,金玉奴和莫稽的婚姻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方美貌,但出身卑贱;另一方有才,然而相当贫困。出于"一举两得"的权宜之计,才得以成就了两人郎才女貌的结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金、莫的婚姻在航程启动之初就潜藏着暗礁。金癞子的大闹"满月",促使这暗礁提前浮出了水

面。在莫稽看来，妻子的“门风”不好，是十分坍台的事。自古以来，中国的婚姻，除了强调郎才女貌外，还特别看重门第观念。尤其是从魏晋开始，历经唐宋时代，要求门当户对的思想早已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莫稽为此而受伤，心灵滴血，两人世界开始动荡不安，随着岁月的流逝，婚姻的裂痕也越来越深，几乎已到无法弥合的地步。尽管金玉奴为挽回莫稽的心，改变出身不好的命运，倾其所有，供丈夫刻苦读书，“要挣个出头”。谁知莫稽的“出头”之日，却是玉奴的命丧之日。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这是玉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薄情的莫稽一旦及第高中之后，全然忘了自己落魄时的情景，把玉奴对他的一片深情厚意全都抛在脑后。只想着“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成婚？却拜个团头做岳丈，可不是终身之玷。”于是在上任途中，竟起了歹念，借机将金玉奴哄到船头看月，又残忍地将她推入江中，演出了一幕人生的悲剧，也把自己推上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断头台。——从小说的创作来说，一个薄情郎和负心汉的艺术形象至此塑造完成得极为出色。

注重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是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成功之处。这一点，在莫稽的形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写他开始入赘金家，“事事称怀”，满月“出丑”后，“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乐”；待他考中状元，受到小儿的嘲戏时，“只得忍耐”，“心中怏怏，只是不乐”等，相当细腻和逼真，富于层次感，为他将金玉奴“推坠江中”的薄幸行动，作了充分的铺垫。“棒打”的描写是作品的高潮，是正义鞭挞邪恶的凛然行动，完全符合人们的审美情趣。这类心理描写，在今天看来是极为平常的，几乎不值得一提，但在这篇小说创作的年代，它却是开了后世艺术创作的先河，至少我们在唐宋时代的小说人物刻画中，是很难找到这种先例的。

这篇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无疑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一大败笔。也许在他看来，只有悲剧而没有喜剧，对人生来说是极不圆满的。金玉奴虽被推坠入水，但并未淹死。在得到淮西转运使许德厚的救助后，善良的金玉奴却原谅了这个杀人未遂犯——莫稽，在一阵乱棒将他打得晕头转向以后，竟然和他破镜重圆，两人“夫妇和好，比前加倍”，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作者也许是为了凸现金玉奴的美好心灵，以期通过这种近乎违背人之常情的行为来体现当时市民的优秀道德，然而，这样的情节发展，真实吗？至少在我们看来是不可信的，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对小说主题有所削弱。应该说，作者有悖于常理，从主观意旨出发的良好愿望，在客观上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

（顾春芳　张兵）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

小说本事源出岳珂《桯史》卷六《汪革谣谶》，情节比较简单，主要叙述汪信之因烧炭冶铁而发迹，成为当地富豪之事。如果作者的叙述至此结束的话，它无疑是一则弘扬"发迹变泰"之类思想的作品，这类小说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并不少见，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市民在社会转型时期希冀一夜暴富、占有财产的强烈欲望，这并不奇怪。我们肯定这类小说，是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市民们内心的呼声。尤其是在理学家们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这种欲望的强烈追求，至少对理学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反拨。

然而，小说的旨意并不在此，作者借助汪信之的"发迹变泰"，显然有着更弘深的用意。这在作品以下的情节描写中得到了清晰的证明：程彪、程虎两人由洪恭荐举，前来投奔发迹了的汪信之，而汪在发迹之后也依然不忘旧情，用热忱的款待来欢迎他们，并且视二程为知己，让他们在家中教习武艺。不久，汪信之有事赴临安，留下一封信，托二程在方便时带给洪恭。一日，二程准备回家，汪信之的儿子汪世雄因父亲不在家，只拼凑了五十两银子作酬礼，二程嫌少而心生怨恨，而在洪恭处又遭到洪妻抢白，怨气更增，遂以汪信之托带的信内有"从临安回即得践约，计期当在秋凉矣"的话，竟然诬告汪信之和洪恭同谋反叛朝廷。洪恭得知消息后逃匿在外。汪信之却在官军前来捕捉时杀死郭择，后因担心事情闹大，恐祸及全家，便主动向朝廷投降。经官府审讯，方才明白，这一切全源自程彪和程虎的陷害，但汪信之终因杀人而犯有死罪，后在狱中服毒自尽。

这则小说的主人公，无疑是汪信之。从作者对他的思想来说，是抱着同情乃至是赞美和歌颂之态度的。这一点用作品中的一句诗"挺身就狱为全孥"和标题《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就可以证明。这也就是说，作者对汪信之其人，特别是他身上涌现的豪侠精神，极为钦敬。在小说的开篇和结尾，

作者不止一次地赞扬汪信之兼有“文武全才，出名豪侠，不得称为风云，被小人诬陷，激成大祸”，是一位“烈烈轰轰大丈夫”，点明了题意。小说中的汪信之，是一个被逼迫而失败了的“起义”者，家财万贯，一方豪强，属于封建社会中的贵族阶层，犹如《水浒传》中地主出身的卢俊义，两人所走的道路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从汪信之的遭遇中，同样可窥见当时朝廷黑暗、奸臣当道、无赖横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从这一点上说，这篇小说闪耀着的现实主义思想光芒，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在汪信之身上也体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毋庸讳言，这也是一个曾经充满争议的艺术形象。从作品的具体描写来看，他最初立意“志在报国”，从无“贰心”，从没想到过要背叛朝廷，只是由于二程的陷害、官府的罗织罪名和贪婪凶恶的爪牙们的刺激，才被迫走上反抗官府之路。作者揭示的这条道路，正是当时许多人（如《水浒传》中所集中描写的梁山好汉那样）所走过的共同道路。正如民间有句谚语所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然而无可否认，小说在展现汪信之走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的道路时，又显得很不彻底。在强大的社会邪恶势力面前，他最终选择“出首”，也即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说得好听一点，叫接受“招安”，表明其思想上的软弱性。封建的“忠孝”观念以及个人的名利欲，始终是他进一步走向反抗道路的绊脚石，最后把他引向自我毁灭的结局。诚然，这除了和作者的世界观有关外，也有着时代的原因。可惜作者并没有参透这一点，只是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一味地赞扬他“一死救全家”和“就狱为全孥”的高风亮节。殊不知，这是“以己之见度君子之腹”的见解，实在也是对这一艺术典型的曲解之语。

然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来说，汪信之的形象是刻画得相当成功的。他的性格丰富而不单一，复杂而不雷同，比较真实可信，富有传奇色彩。作者较多地运用白描的艺术手法和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以及心理描写等等，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过目难忘。就是那些在作品中出场不多的人物，如细姨等，也都写得活灵活现。至于程彪和程虎，也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鲜明的形象。此外，叙述和议论的结合，也使本篇小说的艺术节奏感大为增强。在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中，这则小说别有情致，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有特点，因此深受后人的欢迎，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之一。

（张兵）

玉堂春落难逢夫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

以妓女题材表现社会生活的“青楼文学”，在古代的中国似乎特别发达。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人们都不难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类作品，诗、词、曲、散文都有，尤其是在小说和戏曲这类通俗文学中显得更为突出一些。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的研究者着眼于所谓的“青楼文化”，笔者大不以为然。难道古代中国的“青楼文化”有着特别深厚的社会底蕴吗？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看来，要解开这个谜，还得从社会制度入手。正是这种封建的社会制度孕育了它的怪胎——妓院，而封建制度的创立者皇帝及各级贵族诸侯纨袴男子沆瀣一气，在不断地制造着种种妇女的血泪史，某些知识文人又津津乐道于把这类题材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而某些妓女本身又出自名门，具有良好的文化学养，结交权贵，比一般女子更为引人注目，自然成为文学的主角等等。这篇小说是一则典型的“青楼文学”作品，叙写了妓女玉堂春和尚书公子王景隆的人生故事，从而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在这则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王景隆在妓院遇到玉堂春后，两下爱慕，一年后，三万两银子全部耗尽，亏得玉堂春暗中资助，才勉强度日。鸨儿用倒宅计将其逐出。玉堂春得知他在孤老院存身，以还愿为名，瞒着鸨母到城隍庙探看。两下定计，在妓院欢会。离别时，玉堂春劝王景隆奋读书，锐意功名。将镜子拆开，各执一半，日后为记。鸨儿和玉堂春公开争吵，经众人劝解，以写赎身文书了结。王景隆得中金榜，选了高官，到处寻访玉堂春。谁知，她已被山西商人沈洪和鸨儿设计拐骗至家。沈妻皮氏悍妒成性，又与赵昂私通，设计毒死沈洪后，诬告玉堂春。知县受赵昂贿赂，将玉堂春屈打成招。时王景隆任山西巡抚，从案卷中发现冤情，经过调查，设计让罪犯交代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与玉堂春重结姻缘。

这篇小说的本事源出冯梦龙所编的文言小说集《情史》卷二，看来是当

时社会上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其基本情节，尤其是小说前半篇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如“倒宅记”等，和唐人传奇中的《李娃传》十分接近。实事求是地说，这则小说的创作受到《李娃传》的影响很深，其间的发展轨迹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小说的后半篇又增加了玉堂春的吃官司，使这则展现妓女生活的小说又和其时正在崛起并已风行于世的“公案”类小说结合，既加强了小说故事的曲折和复杂，变得更为引人入胜，同时也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展现时代生活，将文学从单纯的“青楼”——妓院引向新的世界，无疑是一种成功的艺术拓展。这使本篇比起《李娃传》等小说来，显然要高人一筹。作者驾驭此类题材的艺术才华也在这种成功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作者精心塑造的妓女玉堂春的艺术形象，值得注意。她不甘沦落风尘，执意追求幸福的生活，在遇到王景隆后，和鸨母展开了复杂而巧妙的斗争，表现出朦胧的个性解放思想。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也使作品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小说开始出场的玉堂春，是个道地的妓女。她本借口身体不好不愿接客，但听鸨母说，王景隆“好个标致人物，年纪不上十六、七岁，囊中广有金银”，就“即时打扮，来见公子”。可见两人的结合，早先毫无爱情基础而言。但他对王景隆两手空空、流落受苦的遭遇，十分同情，对鸨母的翻脸不认人，非常反感。小说以极其细腻的抒情笔触，写出了玉堂春性格发展的这个变化，揭示其内心世界的纯正、可爱。尤其是王景隆被逐出后，她更深刻地认清了鸨母的真面目，从而其反抗的性格特征也得到了新的升华。“红粉亦英雄”，作者献给玉堂春的这句评语，是相当贴切的。

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曲折有致，一波三折，富有变化。前半篇叙王景隆与玉堂春相识、相知及和鸨儿的斗争，采用单线发展的结构，情节推进单纯，明快，步步生波澜。后半篇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又用复线结构将玉堂春遭劫遇难和王景隆得官寻觅这两条线交叉叙写，使故事紧凑，扣人心弦。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很好地显现了人物的性格和思想。

小说的后半篇，男女主人公都热衷于封建科举制度的说教。这种艺术模式，从唐传奇到元杂剧，无论是《莺莺传》还是《西厢记》，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子。也许当时的社会确实是以科举取士为文人的晋身之阶的，文学贵在创造，即使是模仿优秀的作品，也以偶而为之为好。一味地重复他人，就会显得雷同，也是创作的大忌。以此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来说，后半篇显然不如前半篇，这是本篇小说的美中不足之处。　　（顾春芳　张兵）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冯梦龙

（原文略）

这篇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

小说描写的“白蛇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故事雏形是宋代的小说话本《西湖三塔记》，其主要内容是：宋孝宗时，临安府少年奚宣赞于清明日游西湖，被分别化为白衣娘子、女婢和婆子的西湖中之三怪——白蛇、鸟鸡、白獭——诱入洞中，要吃他的心肝。在婢女卯奴的帮助下，宣赞逃离魔窟。后来宣赞叔父奚真人施法捉拿三怪，取得胜利，终于用三个石塔把它们镇压在西湖中。此话本被列入“宋人词话”类，为清钱曾的《也是园书目》所辑录。在此之前，洪楩刊行的《六十家小说》（也即今日流行的新刊本《清平山堂话本》）和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嘉惠堂本）之卷二也有这则小说内容的记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从表面上看，这则小说的内容似乎荒诞不经，但因为作者描写妖怪的可怕与奸诈，最后被正义的力量所镇服，反映了宋代市民要求善良战胜邪恶而保障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而这正是它能长期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

与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相比，本篇小说无疑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内容而言，不但大大地扩展了篇幅，而且在情节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据《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的简略概括说：临安府青年许宣，在清明上坟途中，遇到白娘子，两人相互爱慕，结为夫妇。白娘子送给许宣五十两雪花银，系县库房里失窃的赃银，被告官到府。官府未能抓获白娘子，罚许宣到苏州做苦役，白娘子寻访而来。仲春时节，许宣外出踏青，遇一道人说白娘子是妖怪，她略施小计，征服道人。至佛祖生辰，许宣穿着新衣服观景，被官府捉去，他由此愈怀疑妻子是妖怪。后受法海唆使，手执钵盂罩责问白娘子，并砌成七层宝塔，把白娘子镇压在塔下。很显然，这是一个优美的、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人生悲剧。其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功，全源于民间艺人在市井瓦舍勾栏中的反复讲述，经过无数次的反馈、修改、补充、实践后才基本定型。报载，近日从河南某地也传出“白蛇传”的故事，

其基本情节和话本小说有较大的不同，例如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许宣变成了“许仙”等等，但主要的故事框架仍然不变。研究者据此认为：探寻这则故事之本源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化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演变和融合。

和早期的“白蛇传”故事相比，本篇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白娘子已基本脱尽了妖气，毫无疑问，在她的身上，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人性：多情、勇敢、美丽，又坚贞不屈，为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许宣的软弱、道人的煽惑、官府的追踪以及法海的迫害，作了顽强的斗争，最后仍被象征着社会黑暗势力的佛祖信徒——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对追求个性自由的正义力量和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迫害，是何等的残酷！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对白娘子而言，她所生活的世界对她充满了敌意。除了小青，她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持者。在和窒息着自己的外部环境的斗争中，白娘子经常是孤军作战，就是她所钟爱的丈夫，也对她很不信任，在邪恶势力的唆使下，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进逼，几次好事，几乎全坏在他的手里。许宣栖身的李家不是坏人，然而十分胆小怕事，在见到许宣拿回的赃银后，迫不及待地去报告官府，使白娘子的真实形相第一次被迫显现。至于作为她对立面的道人和法海等，在小说中更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对一心追求幸福的弱女子，竭尽所能地进行迫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次不成，再来一次，坚决要把白娘子打入地狱。白娘子的艺术形象，正是在和形形色色的各种邪恶势力的顽强斗争中显现出夺目光辉的。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人生于自然界中，又是社会的一员，自然和社会是他生活的两个一大一小的环境。”与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比，人类总是感到十分渺小。尽管人类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而作了极其顽强的斗争，但在强大的自然和社会面前，它往往显露出无奈和沮丧。而个人的力量更是弱小，和他生活的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比，尤其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是有生命的个体，他有欲望需要得到满足，有理想希望得到实现，有幸福祈盼得到享受——这一切，往往会与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有时会表现得相当激烈。在这种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中，前者无疑是弱者，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因此，人们希望冥冥之中有种强大的力量来庇护自己，争取战胜强大的自然和社会的束缚，以增强个人抗衡客观现实环境的制约，或者至少在心灵上求得暂时的平衡，哪怕是使那颗饱受创伤的心灵获得些许慰藉。而读完这则小说，环顾白娘子生活的外部世界，我们又怎能不感到沉重，甚至是窒息。这正是封建社会所带来的对人性的

压制。小说在此展现出它的思想魅力，这也正是它至今长盛不衰的真正奥秘。

小说故事的情节描写，除了一条和道人和法海等邪恶势力的代表者们作斗争的副线外，其基本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对许宣的争取而展开的。作者主要通过“清明上坟”、“苏州成婚”、“佛祖生辰”这三个回合，表现了小说人物的鲜明性格，如白娘子的多情、勇敢和许宣的老实、软弱。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作者较好地运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法，使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被区分得格外清晰。这种对比，既表现为是白娘子和法海的对比，他们各自代表着正邪的不同社会力量；也表现为是白娘子与小青的对比，她们虽然在同一阵营中作战，但在对邪恶势力的抗衡中，小青的意志要远逊于白娘子。此外如李家夫妇在对待许宣，尤其是白娘子的态度上，也有明显的不同，等等。所有这些，使小说充满了迷人的艺术魅力。　　（张兵）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冯梦龙

（原文略）

这篇小说见《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其时，太学生李甲与妓女杜十娘情投意合，不料鸨母见李甲囊箧已空，口出怨言。而杜十娘爱李甲忠厚志诚，有心从良，与鸨母议定三百金赎身。李甲告贷无门，杜十娘以一百五十金相助，又靠朋友柳遇春帮忙，两人携带着“百宝箱”回家。一日黄昏，船至瓜州渡口，十娘乘兴赏月歌曲，惊动了邻船盐商孙富。他倾慕杜十娘的美貌，就找借口邀李甲共饮叙话。李甲正为带十娘回家担心遭到父母的斥责，便在孙富的哄骗下，将十娘以千金转卖给他。杜十娘闻讯，深感人格被辱。翌日，在船头，她当众打开“百宝箱”，把“不下万金”的紫玉金银古玩一一抛入江中，又抱匣投江，演出了一场感人至深的人生悲剧。

明人宋懋澄曾据杜十娘的故事写成《负情侬传》（《九龠集》卷五），他在文末评论说：“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称烈女哉！虽深闺之秀，其贞奚以加焉。”用“烈女”的“贞”来赞扬杜十娘，显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看法。

这则小说经过冯梦龙的再创造，例如，在小说开头增加了“纳票入监”的描写，中间创造了柳遇春的艺术形象等等，使这篇小说的主题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作者借助于杜十娘的故事，揭示了当时的时代和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通过精心塑造的杜十娘等艺术典型告诉人们：造成这个爱情悲剧的主要因素，乃是当时整个社会制度以及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封建道德。小说的尾诗云：“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作品把杜十娘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精神，归结于她对以“情”为核心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滋长而逐渐形成的一股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封建的启蒙思想潮流对人的影响，显现出作品主题的进步意义。

作者在塑造杜十娘、李甲的艺术形象时，采用层层剥笋的艺术表现手法，依靠情节的自然发展，逐步展现他们的思想性格。例如，对杜十娘来说，和鸨母的斗争，体现其“智”；赠金李甲，说明其“情”；几番试探，周密设计，表明其“诚”；当将她如商品般转卖的事件猝然而来时，足见其“精”；最后，毅然投江，显露其“勇”。小说在这步步分明的层次铺垫中，完成了对杜十娘光辉形象的塑造。

“百宝箱”在揭示杜十娘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中，是个重要道具。作者借它的“送”，造成了强烈的悬念，使情节增加了艺术魅力；写它的“投”，又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把情节的发展推向高潮，将杜十娘性格之美的升华展示到了极点，催人泪下，韵味无穷。

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曾经说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全篇小说寓奇于平，托醇于淡，在平铺直叙中叠见波澜，于朴实无华中味醇气香，洋溢着自然的、不加雕琢的艺术美，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脍炙人口的艺术珍品之一。（张兵）

卖油郎独占花魁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三卷。

这是“三言”中非常著名的一篇拟话本小说。全篇叙写南宋时代发生在临安城内的一桩轰动世人的惊天新闻：地位卑贱、专以卖油为生的青年秦重，竟然战胜了全城富家子弟，得以“独占”容颜娇丽，体态轻盈，人见人爱的绝代美人——王美娘。

这王美娘，本叫莘瑶琴，是北宋汴梁人，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后被人拐卖入妓院，来到临安。因她长得漂亮，人又聪明，“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人称“花魁娘子”，艳名传遍杭城。秦重卖油偶然走过妓院，慕其美貌，积一年之蓄，积银十两，欲求与她欢会一宵——如果故事写到这里，这则小说可说是名副其实的“狎妓小说”，说得好听一点，也可叫“爱情小说”。只要男的有义，或者女的有情，不嫌对方贫穷落拓，一往情深，其间再经历一番曲折，或父母棒打鸳鸯，或一方嫌贫爱富等等，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有劳燕分飞，遗恨终身，乃至一方殉情——这是以往我国文学中这类小说的普遍模式。即如小说入话中所讲述的《李娃传》的故事，乃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一篇名作，它也脱不了传统文学的窠臼，人们最多给它冠以“反封建”的美名，抑或廉价地奉上诸如“忠于爱情”之类的道德范式赞语。

人们喜爱这则小说，决不会津津乐道于主人公的上述狎妓之心——诚然，秦重的爱美娘，也是人之常情，过分地苛责他，也是缺少人道的——这在小说下面的情节描写中得到了证实。和以玩弄女性、追求肉欲、狎妓至上的纨袴子弟、富家哥儿等不同，秦重在追求王美娘的过程中，虽然也不无一点一般男人的猎艳心理，但当他真正进入角色时，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人的尊严和良知却被骤然唤醒，他回到了正直、善良和老实忠厚的本色人生。当他好不容易进入房中，见美娘“面对里床，睡得正熟，把锦被压在身下”，他就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惊醒他”，“忽见栏杆上又放着的一床大红纻丝的锦被，轻轻地取下，盖在美娘身上。”他怕美娘酒醉后，要喝茶，就把这壶热茶抱在怀中，眼也不敢闭一闭。半夜里，美娘酒醉后不适，秦重知她要呕吐，“用手抚摸其背”，见她吐时，“怕污了被窝，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张开”，接住美娘呕吐出来的东西，然后脱下道袍，重重裹住。待吐完后，又斟上一瓯热腾腾香喷喷的浓茶，递给美娘，美娘连喝了两碗，才觉得舒坦了些，仍旧向里睡去了。秦重就以这样一颗爱人之心来对待美娘。要知道，秦重是带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十两银子才来和美娘见一面的，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定会留下终身的遗憾。但他面对着美娘，却生出了一股怜悯之心，“把银灯挑得亮亮的”，“脱鞋上床，捱在美娘身边，左手抱着茶壶在怀，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闭一闭”。直待第二天早上美

娘醒来，一直侍候着她。后来美娘知道了真相，感动至极，知道了他对自己的一片真心。饱尝辛酸的美娘第一次得到了来自男人的真正的爱情，也第一次体验到了男性的温柔和体贴。以上我不嫌其烦地复述小说的情节描写，是想说明秦重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嫖客。他在误入歧途时能及时回头，并且处处闪现着美好心灵的火花。读者至此不难明白：秦重能够战胜满城恶少，"独占"花魁，赢得爱情胜利的奥秘，靠的是他的一片志诚和老实忠厚之情。他并不把美娘看作是个卖笑的妓女，而把她当作一个值得同情和爱慕的人来看待，给予关心、帮助，并且始终尊重她的人格，赋予她平等的爱和诚挚的心。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虽是南宋，但创作却是在明代中、后期。作品的本事目前没有找到，仅冯梦龙所编的《情史》卷五《史凤》的附录中有近百字的记载，作品主人公取名秦重，很明显是"情"重的谐音，这和编《情史》，提倡重情的冯梦龙是否有关？因此，这篇小说也很有可能是冯梦龙或冯氏同时代的文人所创作。不过，要论定此点，还需要其他更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尽管如此，全篇涂抹上了时代的色彩，显示了晚明市民在爱情中的力量，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除了"情"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人"。作者正是以现实主义的深邃眼光，从社会生活的底蕴里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在当时的文坛上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尊重人和人性的时代之风。

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秦重、莘瑶娘（王美娘）、鸨儿、刘四妈等，就是那妓院中的丫环，也都一个个栩栩如生地凸现在我们面前。其刻画人物的艺术表现手法有着以下五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工笔细描，把真实的生活情景用艺术的笔触再现，细节描写尤为精彩，描摹人物在特定情景中的动作、行为、语言，无不一一神情毕肖。二是生动、贴切、丝丝入扣的心理描写，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让思想性格留下清晰的发展轨迹。它所取得的成功，在同类小说中是罕见的。三是人物对话的语言极其传神，颇具个性。如刘四妈劝说莘瑶琴接客和王九妈放莘瑶琴从良的两段精彩对话，堪称艺术典范，活现出人物的鲜活面貌。四是小说叙述语言简练、流畅，琅琅上口，节奏感很强，又很有音乐性。五是运用对比手法，使人物的性格在相互的比较中"曝光"。例如，小说处处注意将秦重和贵公子作对比、将莘瑶琴对秦重的前倨后恭作对比、将莘瑶琴对秦重和贵公子的不同态度作对比、将鸨儿王九妈和刘四妈作对比等等。

全篇艺术结构严谨、完整，也是这则小说的显著特点。作者从莘瑶琴的全家失散起笔，至她的全家欢聚作结，中间注重过渡、照应，于不经意处

也编缀得针脚细密。小说情节的发展，脉络清楚，以秦重为发展的主线，贵公子们为副线，主副线联结在王美娘的身上，既有强烈的对比，又可相互映衬，使这则小说的主题不断得到升华。（顾春芳　张兵）

灌园叟晚逢仙女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四卷。

花，是美好的事物；花，又象征着人们幸福的生活。对花的爱护，既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美丽心灵的不懈追求。历代诗人墨客赏花、吟花、爱花、赞美花，在中国的文学画廊里，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呵！文学本身也是美好的，因此它也常常被人们比喻为奇艳的"百花园"。它的主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必定也是美好生活的保卫者。而"花"则自然成为传递人类这一精神文化的最好媒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篇小说对我们的思想启迪是很深刻的。

小说为我们形象地塑造了一个"花痴"的艺术形象。所谓"花痴"，是说他爱花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位老人，"原是庄家出身，有数亩田地，一所草房"，因自幼酷爱栽花种果，后来干脆就不再种田，专事种上花了。这样，他就和花结下了生命之缘。花，不仅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而且进入了他的生命之中。他爱花如命，和花相依为命，在他的眼中，花已成为自己的生命，花谢时他会哭，花开时他不胜欢跃。他"若偶觅得种异花，就是拾着珍宝，也没有这般欢喜"。有时，他在路上，看到人家有一树花儿，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赔着笑脸，一定要进去玩，若是名花，他就将正事撇在一边，只顾看着那花，"依依不舍，永日忘归"；遇见卖花的有株好花，"不论身边有钱无钱，一定要买。无钱时，便脱身上衣服去解当"，因此人们都叫他"花痴"。

这位"花痴"叫秋先，在我国的文学形象中，是并不多见的。作者如此重笔描绘，难道仅仅是为了表现这一位主人公的爱花和迷花吗？显然不是。其中蕴含的寓意，读者是不难明了的，那就是对美好的幸福的新生活的追求。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把这一愿望当作最基本的人生追求。

特别是在黑暗的现实社会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时候，它往往会表现得特别强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把握这则小说思想题旨，即通过养花人秋先和恶霸张委之间爱护和摧残花卉的矛盾冲突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寄托着人们对于善良美好事物的赞美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及对于邪恶势力的强烈憎恨和无情鞭挞。

小说的上述思想题旨是通过对比的艺术表现方法而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这种艺术对比的表现手法，在正、反人物秋先和张委的形象刻画中表现得特别鲜明。全篇围绕着秋先和张委的护花和折花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展开了两个回合的斗争。先是张委带人闯进花园，打人骂人，饮酒胡闹，攀花嗅闻，采摘花朵，摧残花蕊，践踏鲜花；秋先委言劝阻，悲愤难忍，拼死相争。再是张委勾结官府，诬告秋先是王则"谋反"的同党，将他逮捕入狱。在这两个回合的斗争中，作者把秋先的善良、质朴和张委的残暴、凶狠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善良的孤身老人，一个是权势薰天的恶霸，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在这种强烈的艺术对比中呈现出璀璨的光彩。作品开始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秋先的爱花、惜花、热爱生活、努力创造美好生活，既反映出人民渴望和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同时又为对以张委为代表的恶势力的鞭笞，作了充分的渲染，使读者在审美情绪上和作者产生"共鸣"。

小说充满奇异的幻想和瑰丽的想象，在其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上披了一件神话的外衣，使小说情韵俱长。有人说它是"荒诞"，其实不然。这是作品思想题旨的升华。它似乎在告诉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秋先等弱势群体在邪恶势力的迫害下，无法获得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只有在司花仙女等外部力量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这样的艺术描写，既能更深刻地反衬出社会现实的黑暗，尤其是邪恶势力对人性的摧残，也可更真实地表现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权利是正义的事业，只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必然会获得同情和支持，并取得最终的胜利。很显然，这是小说的精妙绝伦之笔，也是作者精湛之艺术功力的体现。这种艺术描写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拟人手法的熟练运用。作者在描写秋先的百花园遭到摧残时，等张委这帮恶徒走了之后，秋先望着美丽的鲜花被"践踏得凋残零藩，尘垢玷污，心中凄惨"，不由放声痛哭。他的惜花志诚感动了司花仙女，仙女来到痛哭的秋先面前，施展仙法，让花又重上枝头，而且比原来开得更为鲜艳夺目。当张委以秋先用妖术煽惑百姓的罪名告到官府，欲置秋先于死地时，司花仙女又及时赶来，在秋先梦中教他修仙之道，并大施仙法，将陷害秋先的张委"两脚朝天，不歪不斜"，倒插在粪窖里死去；将串通官府的张霸用梅

根绊倒，使他跌得头破伤重死去。大尹看到张委和张霸的下场，也猛然醒悟，不仅将秋先无罪释放，还给了他“印信告示，与他园门张挂，不许闲人侵损他花木”。秋先就遵照司花仙女所教的修仙之法，“日饵百花，渐渐习惯，遂谢绝了烟火之物”。过了数年，司花仙女带着众仙女来接秋先，司花仙女告诉秋先，上帝已封他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但有爱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有残花毁花的，降之以灾。“秋公向空叩首谢恩讫，随着众仙登云。草堂花木，一齐冉冉升起，向南而去”。

爱惜花木的秋先得道成仙，小说中人物的结局表明了作者的主旨，这正是本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顾春芳　张兵）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八卷。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说是命运也好，或者说是冥冥之中的神灵安排也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则故事，读后几乎令人喷饭。你看，刘、孙、裴、徐四家，三对青年男女，原本在各自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前行，不料一个突然的变故，却使他们全部改变了生活的轨迹，而且涉及到的是他们的终身大事和家庭的命运。而这一切，全凭一位“又正直，又聪明，怜才爱民，断狱如神，府中都称为‘乔青天’”的乔太守所“摆平”，最终难题解决，矛盾消解，四家相安无事，三对男女满意，皆大欢喜。这岂不是天大的奇事？

然而，这一天大的奇事却是真实地发生了的。其证据是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之一《因兄姊得成夫妇》。相比我们在“三言”中看到的小说，虽然它要简单得多，况且故事的发生地，主人公的姓名等又都有不同，特别是在情节中少了后来出现的裴、徐两家，遂使这则小说原始的本事相应显得很是单薄。不过，这则小说的基本艺术框架已经成型，为艺人的加工编写奠定了文学的根基。我们不得不佩服冯梦龙等艺人或者文人们的杰出智慧和文学才华，体现在此小说中的故事编织技巧在当时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

从《醉翁谈录》到"三言"，话本小说的艺人们在市井间反复演出的基础上，已把这则小说所要描绘的婚姻纠葛变得十分复杂：刘璞聘珠姨为妻，不料生病，其父欲娶媳冲喜，孙寡妇不愿耽误女儿终身，就叫儿子孙润代姊出嫁。谁知成亲那日，刘家却叫女儿慧娘出来拜堂、伴眠，遂使这一对本不相识的青年男女成了"巧合夫妻"。此事被刘母发觉后，忍痛责打女儿，李都管把这"丑事"张扬出去之后，又激恼慧娘的未来公公裴老九前来争闹，并诉讼到官。乔太守审出实情后，断案将慧娘判与孙润，珠姨判给刘璞，徐文哥判与裴政，三对男女各得其所，四家也都欢喜而归。全篇似乎是一出大喜剧。

然而，读完全篇，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至少在我看来，仿佛在心上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几乎喘不过气来。难道婚姻可以当儿戏？它绝对不是一出大喜剧，而是一出大悲剧。个人的终身大事为什么要由乔太守来定夺？作为婚姻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又体现在何处？……透过全篇，我们明显能够感到作者是在正戏反唱，把一出浸润着当事人血泪的人生大悲剧当作喜剧来演出，明快诙谐的文字中无不充满着调侃和嘲笑的意义。小说标题中的"乱点鸳鸯谱"，特别是其中的"乱点"两字，不就非常鲜明地"点"明了他的真正态度了吗？说到底，他要调侃的是那位所谓"怜才爱民"的乔太守，而要嘲笑的则是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而笔者所见到的不少文章中却表现了对小说的误读，这其实是对作者和历史的不尊重。

读者不难看到，这则小说在流传过程中也被涂抹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类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仅以乔太守的判词来说吧，它绝非宋代理学家们所能写出。其中的一句"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是针对孙润和慧娘之私情而言的，他非但对两人的越轨行为没有丝毫的指斥，而且还用了上述的文字对他们作了辩护，这实在有点出人意外。其实，孙润和慧娘的私情，不要说是在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社会中来说，是违背社会公认的道德伦理的行为，应该得到批评和斥责。作为封建官吏的乔太守，至少不应该如此鼓励。就是今天人们的道德水准大为提高的社会里，这类私情也常被视为逾越道德底线而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而乔太守的判词却显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人的欲望的追求的充分肯定，与晚明时代涌动的那股进步思想潮流完全契合。此外，如孙润在和慧娘的对话中说："你想，恁样花一般的美人，同床而卧，便是铁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过？"等等，有着浓郁的尊情重欲、追求个性自由的晚明时代的特征。

"奇"是构成这则小说情节结构的美学思想的核心。这是许多研究者已经无数次论证过了的，无须在此多加饶舌。不仅如此，我认为"乱"也是

它在情节组织艺术中的鲜明特征。这里所说的“乱”，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指小说故事情节的繁富和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在全篇不算太长的篇幅中，弟代姊嫁，姑嫂拜堂，刘、孙两家的计中计，错中错，巧妙争斗，让人目眩神迷。但由于作者较好地采用了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孙润和慧娘的结合为主线，详写实写；而对另两对青年的婚姻则作为副线，简写略写。这样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互得益彰，使丰富的情节既充满着起伏的波澜，步步生花，腾挪跌宕，摇曳多姿，又经纬分明，一丝不乱，顺情合理，意趣盎然，织成一张精巧的情节之网，将小说所描摹的这幅封建社会中男婚女嫁的社会风俗画，点缀得分外妖娆。

注重细节的描写，是这则小说的另一艺术特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细节描写还显得十分真实，他把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渲染得有声有色，真实可信。例如，孙润的男扮女装，作品先是特意点明他“美如女子”，“装扮起来，果然与女儿无二”，接着又交代其一双大脚用“把地长裙遮了”，但右耳没有环眼，只得“贴上膏药”，以作生疳疮之状。如此细针密缝，较好地弥补了在特定情境下活动的人物违背“常理”的某些行为。艺术的真实，常会激发人们对生活真实的回味，使这一则翻空出奇的小说，不至于太过离奇。以假乱真，似乱不乱，它的全部艺术奥秘即在于此。

本篇小说还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从而引导读者窥透其心灵深处之秘密，使小说富有艺术情趣。如孙润和慧娘的“巧合夫妻”的一节，把两人的心理活动细致地描摹出来了，这为以后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行为在预先埋下了伏笔。诸如此类，在“三言”之前的小说中，也是难以看到的。对此我们应当格外珍惜。　　（张兵）

施润泽滩阙遇友　　冯梦龙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冯梦龙编纂的小说集《醒世恒言》第十八卷。

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社会不断动荡，原先被压制的异族见有机可乘，不断骚扰和侵略中原大地，使社会处于

持续的战乱和分裂之中。在思想上是理学的崛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以图窒息人的自我和个体生命。大量破产了的农民逐渐进入城市，形成了一个具有新特点的市民阶层。以经济为先导，以思想为突破口，开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冲击旧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宋代社会的悄然滋生，直至明代中、后期才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尽管它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恰如地底下运行的烈火，正在酝酿着破土而出。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它极其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这一律动。凭借着蓝色的大海，我国东南地区最早呼吸到这种新兴经济的气息，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它的“接轨”。这对长期生活在苏州地区的冯梦龙来说，实在是难得的机遇。这篇小说就是明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市民生活的真实反映。

与“三言”中绝大多数的小说皆改编自前人提供的历史材料或经过话本小说演出市场的反复“过滤”不同，这则小说似乎缺乏其故事本事的来源。据谭正璧先生《三言两拍资料》的辑录，仅有选自《古今谭概》的短短的一条《张生失金》，而这《古今谭概》的编纂者恰恰是冯梦龙本人，而且这《张生失金》的故事发生时代是明代“嘉靖时”，距冯氏生活的年代极近，再说故事的发生地就在冯梦龙家乡附近的盛泽镇，兼之历史上苏州地区蚕丝业的发展情形和小说描写的比照对勘，我颇怀疑这篇小说的创作乃出自冯梦龙之手。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无依傍，题材新颖，时代感极强，冯梦龙自写的可能性很大。诚然，这一看法还需寻找新的证据来论定。

以冯梦龙的“教化”思想而言，失金还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对此我们应当充分注意，作者的主要精力和作品的大量篇幅似乎都在向人们昭示着这一题旨。然而，在传统的“发迹变泰”类小说的外包装下，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内容。这正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夹在新旧思想中间的冯梦龙提供给人们的特定的精神产品。尽管它还比较粗糙，但迎面扑来的时代新风在时时吹拂着人们的脸面。透过这则小说的具体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晚明时代社会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

一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的盛况。这一点，作者笔下的盛泽镇是个确切的缩影。你看：“镇上居民绸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小说为人们描绘的这种真实的社会生活画面，是当时经济繁荣的生动映现，富有

认识意义。倘衡以历史，小说的描写绝非虚构。作者如果不是亲见亲历，也难以对此描写得生动逼真。

二是手工业者经商发迹的形象描绘。这在小说的主人公施复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施复原是镇上的小户，“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过着平稳的日子。后来，他“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由于他懂得经营，不久就成为“冠于一镇”的手工场老板。这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不仅是在“三言”中，就是在诸如文学名著《金瓶梅词话》等小说中，我们也很少能找到这样的艺术人物。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问世，在文学画廊中我们才又看到了施复这样的新兴商人形象。然而，时间已过了三百多个春秋。在施复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商品经济社会带给市民们的发展机遇：只要搭准社会的脉搏，把握命运的契机，就会获得事业的成功。这对今人来说，也会在思想上产生深刻的启迪意义。

本篇小说相当准确地刻画了当时市民们的各种心态。如对施复邻家出卖旧房子的细节描写，就相当具有典型意义：“那邻家起初没售主时，情愿减价与人，及至施复肯与成交，却又道方圆无真假，比原价反要增厚，故意作难刁蹬，直征个心满意足，方才移去，那房子还拆得如马坊一般。”寥寥几笔，十分传神，维妙维肖地勾勒出这位卖主的商人气息，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小说全篇的艺术结构采用单线发展的方式，明快、顺畅，有利于表现主人公的发迹致富过程。作者又善于运用“巧合法”，如滩阙巧遇朱恩等，有助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增强故事的戏剧性。但其中也有少数情节，如众鸡报警、买房和盖房的掘地得金等，却又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一味地求“巧”猎奇，有时反而会有损于小说现实主义的杰出成就，这也是我们应引以为鉴的教训之一。　　（张兵）

任诞条祝允明事　　李绍文

祝允明尝留客，无所出酒，窘甚。黠者持少钱米，乞文及手书，辄与。已小饶，更自贵也。尝遗黑貂裘，甚美，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1]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苍头[2]言始识，

不市而忘，敝之箧，何益。”

〔注〕 ① 青女：神话中霜雪之神，此指冬季。　② 苍头：奴仆。

本篇选自《明世说新语》。《明世说新语》是明代文言小说集，八卷。顾名思义，这部小说的写作，颇有效仿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世说新语》之意，全书体例、门类悉遵义庆旧例。书中故事，既有对明代社会政治状况的针砭；也有对伦理道德观念的探讨；还收录了大量明中期以前各阶层的名人佚事。

本书就记载了明代著名文士祝允明的一则小故事。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乃人之常情，祝允明亦不免。因此当有客人来访时，他便极尽家中之所有，欲盛情款待一番。“儿女罗酒浆”是不可少的，可祝允明向来玩世不恭，不治产业，到头来瓶无储粟，酒樽空存，酒食无所出，真是一顿饭难倒英雄汉。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有一个狡黠之辈，拿了一点钱米，要用祝允明的草书真迹来交换。可叹祝允明一代名士、书法大家，又曾官兴宁知县、应天通判，竟然受制于一个市井小人，可见其不治产业到了什么程度！更有甚者，他有一次还把一件精美的黑貂裘大衣换酒，虽然已至寒冬，他也不以为意。

本篇虽仅片言只语，却极为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代名士祝允明放荡不羁、任情而为的洒脱性格。值得品味的是，为什么市井小人会这么巧知道祝先生此时要招待客人呢？看来，祝允明断米断炊已为众人所熟知，他和狡黠之辈的交易已不是第一次了。从祝允明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名士之种种任诞、率性而为的身影，也可以看出有明一代士人生活、情感的一个侧面。

（白振奎）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凌濛初

（原文略）

这则小说见凌濛初的小说集《拍案惊奇》卷之一。

全篇主要塑造了一个经商者文若虚的鲜明形象。文若虚是苏州人，明代中叶的苏州，是一个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竞争的都市。文若虚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生得十分聪明，“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因此“不十分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的千金家事”，用得都差不多了，才感到该为以后的日子想想了。这时他看到别人经商图利大，时常获利几倍，于是也开始学着做生意。结果弄得“本钱一空”。人们都叫他“倒运汉”，不几年，就把个家产赔得一干二净，连老婆都娶不起。他在苏州的商人社会中是彻底地失败了。但作者并不想让人们失望，他给人们揭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这就是海外贸易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在苏州到处碰壁，又被人耻笑的“倒运汉”，却在海外有了奇遇。一日，他跟着邻近几个专门跑海外做生意的商人出海，在无意中拣了一些别人丢弃的鼍龙壳，后来却发了大财。他又在异国买了一竹篓名叫“洞庭红”的橘子，本想带到船上，一是可以解渴，二是可以分送给众人，以答谢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哪知到了吉零国里，居然卖了一千多个银钱，变为一个巨富商人。千万不要以为这又是一个称颂市民“发迹变泰”的故事，如果剥取披在文若虚身上的这件看似陈旧（在宋元时代却是很新鲜的）的“发迹变泰”故事的外衣，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时代新人，他是晚明时代新思想潮流的一个杰出代表。在文若虚身上，有着典型的时代特征。它告诉人们，其时对财富的欲求，已经成为人们非常正当的要求。小说重在表现人们的这种欲望，并将当时去海外经商的商人们的经济活动，非常逼真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在明代小说中，这是一篇极具时代特色的著名作品，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本篇小说的故事源于周元玮的《泾林续记》。但与原著相比，凌濛初作了较大的改动。他不仅改变了主人公的姓名，添加了许多情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作品的思想主旨。在《泾林续记》中，周元玮把闽广的一些泛海商人视为“奸商”，予以否定。而在凌濛初的笔下，泛海商人张大等被描写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的正面艺术形象。

凌濛初生活的时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贽曾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闻也。”（《李氏文集》卷九《明灯道古录》卷下），又说：“且商贾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方，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焚书》卷二《与焦弱侯》）正是

在这股进步思想潮流的涤荡下，晚明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已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学中为富不仁的“奸商”和“重利轻别离”的行商等传统的模式，还其以士、农、工、商“四民业异而同道”(《阳明全书》卷二五)的本来面目。请看《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中凌濛初对商贾的作用和禁商危害的评析：“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作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自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的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越高。”在这段话中，作者并不否定商人的“趋利”本性，但又肯定了他们的经商活动能缓和粮荒，平抑物价。这种对经商活动的肯定，是时代赋予凌濛初的智慧，也是他创作这篇小说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中，他更进一步认为：“商贾为第一生业，而科举反在次第。”在这种重商思想的影响下，原先的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旧观念已让位于“经商也是善业”等新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本篇中同样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作者描写“波斯胡”宴请众海商，排座位时，“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文若虚因为没置办货物，只得“坐了末位”。后来“波斯胡”发现了他带来的价值连城的鼍龙壳，又把文若虚尊为头一席。这些形象化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新的价值观念。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非常推崇冯梦龙的“三言”，认为是“颇存雅道，时著良规”的佳作。他所说的“雅道”和“良规”，显然是指市民理想中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观念。在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不少人为了聚敛财富而巧取豪夺，甚至不惜杀妻弑父，采用各种残忍的手段，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凌濛初对此十分不满，所以在这篇小说中肯定经商立业的人生道路时，还赞扬了文若虚对财欲的“知足”。小说结尾处，作者特意让获得了意外富贵的文若虚说：“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白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而张大等人皆说：“文先

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综观全篇，作者在表现文若虚的“忠厚”品格上，确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海船回国时，商人们劝文若虚买一点货物回去“换大利钱”。他说：“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挈带，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的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什么？”凌濛初对此评论道：“知足之人，宜有后福。”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凌濛初一再赞扬文若虚“忠厚甚”、“平心甚”，如果我们联系小说“入话”中强调的人生发迹是“时也、运也、命也”的思想，无疑会在这种宿命论思想的背后，同时看到作者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抗和批判。

运用对比的方法结构故事，是话本小说常见的艺术技巧，本篇可说是一个成功之例。作者在结构故事时，一是将文若虚发迹前后的“极贫极苦”和“百万巨富”的生活作对比。小说在叙述文若虚出海前，特意安排了一节他经营扇子生意的“百做百不着”的情节，以说明这位“倒运汉”的处境维艰。这和小说结尾处写他“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由倒运——转运——乘运的历程中，凸现了作品的主题。二是将文若虚和张大等泛海商人作对比。如张大等人都在海外购买了大量“洋货”带回国内，以便觅取大利钱。而此时的文若虚已经有了用“洞庭红”换得的近千两银子，但他“不曾购得一件海外物事”，而且对张大等人的劝说执意不从。海船泊于荒岛，众人不出去，只有文若虚独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才发现了龟壳等等，这都有利于衬托出文若虚的忠厚和对钱财的“知足”。另外，小说中的两段“天空”和“荒岛”的景物描写，渲染了经商者的艰险生涯，也有力地烘托了主题。　（顾春芳　张兵）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凌濛初

（原文略）

本篇见明代凌濛初所著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卷之六。小说讲述了一个风波诡谲的市井故事。贾秀才有个聪明美丽的妻子巫氏，人品出众，引动

了市井光棍卜良的垂涎觊觎。卜良勾结品行不端的赵尼姑，想方设法要将巫氏弄到手。两人设计将求子心切的巫氏以祈祷诵经为由骗进观音庵，用麻药迷醉，实施人身侵害。巫氏受害后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囿于传统的礼法观念，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清白的人再活下去而萌生短见。贾秀才见识明达，告诉妻子她没有过错，而且是受害者，劝阻了她自杀的念头。二人决心奋起反击，用自己的力量去报复奸徒。他们设计了一条"移花接木"之计，最终让两个奸狡之徒卜良和赵尼姑糊里糊涂地丧了命。

虽然小说中出现了"观音托梦"的虚幻情节，但是从整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篇写实的文学作品。卜良和尼姑的行径代表了市井中损人利己、狠毒狡诈的人性暗流，他们的无耻和狡诈每每让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深受其害。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贪欲和不义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然而这血腥浓郁的结局又令人感到那样沉重肃杀。

本篇的格调冷峻瘦硬，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渲染夸张之笔。小说对两个主要"事件"——良家妇女的无端受害以及两个不逞之徒的不光彩结局，全部用近乎平铺直叙的冷静笔调写出，从这份不动声色的冷静平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人生百态的富于理性的观照目光。作者对生活中正与邪、善与恶的冲突有着敏锐深切的感受，以犀利细致的笔触揭示着人欲横流的社会里所泛滥孳生的市井恶行，无论是无辜者的备受伤害还是作恶之徒的混沌之死，都是那样令人触目惊心，让我们感受到晚明时期白话小说所达到的写实主义深度，和对于传统小说美学风格的突破。

美国学者韩南认为凌濛初的小说一个主要的特色是揭示世人的"愚行"——人们如何被形形色色的贪欲所迷惑，轻信各种骗术，作出荒唐可笑的事情，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害。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通过他的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一种"警世"之心，告诫世人勿蹈愚痴者覆辙，而应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人生。

抨击愚行的另一面就是推崇智慧。凌濛初的小说有明显的推崇智谋的倾向。在凌濛初的众多小说中，有对痴人的调侃挖苦，也有对聪明才智之士的首肯赞扬。就像他的"愚行小说"展示了贪痴蒙昧怎样让人轻蹈险境，走向毁灭，他的"智谋小说"也描写了聪慧有智的人们如何战胜邪恶，保全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例如《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和《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等。本篇显然也是属于赞美智谋的一篇。贾秀才和妻子巫氏本来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但是由于市井光棍和无良尼姑的阴谋陷害，使他们的家庭几乎遭受覆灭厄运。不过夫妻二

人同心合谋，巧妙地报复了奸险恶徒，度过了这一场重大危机。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贾秀才夫妻这样聪慧坚强的平民人物，充满喜爱赞扬之情，将他们塑造得品行坚贞、头脑清醒、互爱互助，让他们最终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厄运，获得幸福生活。这样的人物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也是生活中的强者。（孙丽华）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凌濛初

（原文略）

此篇小说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一。小说通过贪婪卑劣的常州太守柳某，为了强占白居易手书的《金刚经》，耍尽手腕、费尽心机、诬陷栽赃、殃及无辜僧人的故事，揭露了明朝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黑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因果报应思想。

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明一暗，泾渭分明。明线叙述吴中太湖洞庭山某寺为度粮荒，不得已用镇寺之宝《金刚经》当了五十石米。幸得相国夫人好善，不仅施了斋米，而且把《金刚经》原物奉还。负责经办此事的僧人辨悟当然喜不自胜，不料回寺途中，《金刚经》首页奇怪地被湖面旋风吹得无影无踪。不久，又经历了柳太守胁取《金刚经》的风波，此后在一渔翁处重见首页，经卷终于完好如初。暗线则集中在常州太守柳某身上，因一幕僚偶然提及苏州洞庭山某寺的《金刚经》价值千金，太守欲火焚身，然鞭长莫及，苏州府不是他的辖地。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意外拿获了一名苏州府江阴县的劫盗，于是柳太守施展出看家的本领，不惜与劫盗暗中勾结，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寺院住持，谋取《金刚经》。只因绞尽脑汁巧取豪夺来的经书缺了首页，加上整部经卷亦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晦黑，在众人的劝说下，柳太守退还了经卷。

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经书《金刚经》是故事情节发展的"纽结"点，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围绕这部经书而展开，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使情节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经卷乃是寺里的镇山之宝，作为僧人，当然知道它的价值，只因天灾人祸，他们不得不两度把经书交出来。天灾看似粮荒所致，实则

昏官固执无能使然；人祸便是柳太守的肆意掠夺。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僧人哪有力量来抗争，他们只能选择逆来顺受，选择屈服。当辨悟从原差那里打探到师傅坐牢的原因，告知住持，住持说道："既是如此，快去取来送他，救我出去罢了。"这里一个"送"字，却是神来之笔，明明是太守巧取豪夺，是强盗般的卑劣行径，而且经卷在僧人心目中的地位何等崇高，他们怎么会愿意送呢？一个"送"字体现出僧人面对贪官之万般无奈的情状。

常州太守柳某，虽在文中着墨不多，却是一个关键角色。在这个反面人物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官吏丑陋肮脏的灵魂。他贪得无厌，见钱眼开，以索取《金刚经》为藉口，大肆收受贿赂；他阴险狡诈，为了谋夺《金刚经》，不择手段，置王法于不顾，强夺硬逼；他不学无术，凭着自己的主观判断对《金刚经》妄加评说，令人贻笑大方。他完全是封建社会腐朽吏治的产物，是形形色色昏聩腐败的封建官吏的一个缩影，通过这一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封建吏治的腐朽。

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渔翁姚老汉，他的朴实善良跟柳太守的卑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爱惜字纸，念佛诵经，是《金刚经》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功臣，因而终得善终。在这里，小说宣扬了一种因果报应的思想，虽然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也表现出世人希望通过修行积德，消除前世罪孽，以图来世回报的心态，反映了人们"劝善惩恶"的愿望。

宋元话本常用"巧合法"把情节组织得合理紧凑，摇曳多姿。作者借助"无巧不成书"的艺术技巧，使小说情节的推进波诡云谲，扣人心弦。其"巧"首先表现在《金刚经》当给相国府后，碰上了慷慨好施的相国夫人，夫人无意间发现了当《金刚经》的簿籍，心生善念，把经书还给寺院。其次，则表现在经卷最终的"完璧归赵"上——就在经卷和僧人均"获释"后，于回寺途中，缺了首页的《金刚经》跟姚老汉捡的一张"字纸"一拍即合。情节的奇巧安排，使得整个故事波澜起伏，十分引人入胜。

艺术上的"巧合"，并不是作者的主观臆造，而是来自对生活的提炼。表面看来，"巧合"似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这种偶然性中，又蕴含着某种必然性。正如车尔尼雪夫所说："偶然性乃是美不可缺少的属性。"(《当代美学概论批判》)所以，高明的艺术家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撷取各种偶然发生的事件，经过艺术的巧合，揭示深刻、必然的生活内涵。

在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悬念"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犹如投进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本篇叙述僧人辨悟从相国府取回经卷，乘船回寺途中，被风吹去经卷首页，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悬念"。一部价

值连城的经卷，缺了首页，确实令人遗憾不已，然而故事接下去没有继续交代首页的下落以及《金刚经》的结局，而是宕开一笔，接写柳太守谋夺《金刚经》的情节，此时经卷的结局还未露出端倪，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悬念”。随着情节推向高潮，才出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逆转，一直悬而未决的“悬念”顿时云开雾散，豁然开朗。还有姚老汉偶然捡得一张“字纸”，后又遇道人指点云：“善守此幅，必有后果”，“后果”是什么呢？这里，作者又设置了一个“悬念”，真可谓“悬念”迭出，环环相扣。直至作品最后才同时揭开“谜底”，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另外，这篇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得益于人物的语言描写，语言描写是展现人物丰富个性的有效手段之一。通过特定环境下个性鲜明、风格迥异的语言描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凸现在读者眼前，除了贪婪的柳太守、朴实的姚老汉，还有软弱的住持、颇工心计的辨悟、慷慨好施的相国夫人、势利的严都管、凶狠乖戾的解差等，无不通过细腻传神的语言描写来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文中写到严都管开始对《金刚经》不屑一顾，后来看到自家主人的名字也在上面才肯当五十石米，他说“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严都管的一句话，已把他狗仗人势的势利性格淋漓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再看太守吩咐原差的一段话：“你悄地对那徒弟说，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刚经》来，救你师傅，便得无事。若稍迟几日，就讨绝单了。”这段话，使柳太守利欲熏心的丑陋嘴脸一下子暴露无遗，可以说是于不经意之间将人物刻画得穷形尽相，达到了小说艺术语言描写的最高境界。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可以展现人物真实的自我，从而使小说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储卫忠）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凌濛初

（原文略）

此篇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五。卷末的煞尾诗“小时了了大时佳，五岁孩童已足夸。计缚剧徒如反掌，直教天子送还家”，饱含了凌濛初对小

说主人公南陔由衷的赞美之情。

晚明，是一个物欲横流、价值多元的特殊时代，是一个充满诱惑与刺激、堕落与犯罪，同时也是充满希望与变革的时代。作为晚明社会的主角——广大的市民，在无法改变社会现状的前提下，便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某些理想化的人物身上，这些理想化的人物，被赋予惊人的智慧和杰出的才能，是一群不同凡响的优秀人物。凌濛初和其他晚明进步作家一样，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这一新的变化，在他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两拍"中，塑造了像贾秀才(《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周国能(《小道人一看晓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及本篇主人公十三郎南陔等一系列形神皆备、充满智慧和才能的艺术形象。对于市民阶层中那股追求理想化的人物，推崇智慧才能的思想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在《智囊补·序》中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另一位文学家张明弼也曾经这样说："天地黝黑，谁为照云，日月火也；人事黝黑，谁为照云，智也。"可见注重智慧和才能，是晚明时代进步作家的共同心声。

故事通过南陔这个形象，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新兴市民对后代的期望和憧憬。故事讲的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南陔由家人背着去观灯，被拐子趁着拥挤混乱劫走，途中他机智地拦官轿呼救，得以脱险。后由宦官"中大人"带进内宫，拜见天子。南陔告诉天子捉拿拐子的线索，很快将拐子团伙拿获。官府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连带勘破了宗王之女真珠姬的拐骗案，皇上惊喜不已，赐以厚礼，遣"中大人"将南陔送归家中，与家人团聚。

小说的主人公南陔，是一位"神童"，他机敏过人，极小的年纪竟表现得如此成熟冷静，处置得当，非寻常孩童所能为。当他发现被人拐走时，本待声张，因见左右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便先藏起插满珠子的帽子——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也不言语，也不慌张，却像不晓得甚么的"。这是他故意麻痹拐子，避免打草惊蛇，寻找最佳的脱身时机。将近东华门，看见四五乘轿子叠联而来，知道其中必有达官显贵，于是"伸手去攀着轿幰"，同时大声呼救，这里"藏帽"和"拦轿呼救"两个细节，写得相当凝练，一个机智聪敏、当机立断的"小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南陔见驾一节，神宗皇帝和南陔的对话极为精彩，进一步凸现出南陔机敏沉着的性格，他答话得体，出语惊人，思路清晰，使得皇上又惊又喜。在这里，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烘托"的写法，皇上越是惊喜折服，越能体现南陔的聪慧可爱。如对神宗皇帝"喜得跌脚欢忭"、"大加惊异"、"惊喜"、"大惊"等一连串的神态

描写着力烘托了此儿之奇，一唱三叹，层层烘托，步步深入，收到了良好的喜剧效果。

南陔讲述他在拐子背上"缝线插针"作为暗号的一番话，是文章最精彩的一笔：

> 臣被贼人驮走，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便把头戴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顶，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戴其上，以厌不祥。臣比时在他的背上，想贼人无可记认，就于除帽之时，将针线取下，密把他衣领缝线一道，插针在衣内以为暗号。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领有此针线者，即是昨夜之贼。

这里的"缝线插针"是全文最重要的一个"关目"，也将南陔的聪明机智表现到了极致。作者在内容的安排上，没有采用顺叙的手法，于南陔藏帽后就接写"缝线插针"的内容，而是通过补叙交待，在南陔与皇帝的对话中道出，令人拍案叫绝，为南陔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见识而钦佩。也正是这个"关目"，剧贼得擒，沉案得破，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诚然这篇小说对南陔是神化的，他的言谈举止，明显带有成人化的倾向，但这样的艺术加工并没有使读者感到突兀虚假，反而增加了艺术的真实。南陔的出现，不仅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使众多话本小说的人物脸谱中，平添了一个可爱可敬的"小英雄"形象。

这是一篇"奇文"。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用"谲诡幻怪"概括了"两拍"的艺术特色。所谓"谲诡幻怪"就是追求小说故事的新奇，具有"新听睹"、"佐谈资"的艺术魅力，从而征服读者，使之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凌濛初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情不自禁地"拍案惊奇"。因为新奇，小说才富有生命力；因为新奇，小说才能发挥文学的愉悦功能。所谓"文奇则传"，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凌濛初在"两拍"中追求的"谲诡幻怪"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晚明的文学风尚。例如在"两拍"中有像"杨抽马"那样的"奇人"（《杨抽马甘清仗，富家郎浪受惊》），蒋霆那样的"奇遇"（《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好》），还有像《襄敏公元宵失子》那样的"奇文"——一个五岁的小孩，能如此从容地面对剧贼，不仅巧妙脱险，更令人难以置信地施计"擒贼"，天下竟有如此智慧非凡的神童，岂不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奇文"！当然凌濛初所追求的"奇"，通常"奇"得恰到好处，"奇"得令人心悦诚服，是"奇而不妖"。话本小说中的求"奇"往往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这篇小说多处采用了对比的写法。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

信中，谈到对比手法时说过："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充分肯定了对比的方法在描写和刻画人物性格时的作用。通过对比，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富有张力；情节的进展起伏有致，曲尽其妙。小说一开始写襄敏公失子之后显得胸有成竹，不急不躁；而其他家人则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这一对比实为襄敏公先见之明的"伏笔"。接着是两桩同在元宵之夜发生的拐骗案的对比，一个是大臣之后，另一个为王室的金枝玉叶，作者巧妙地安排两人面对同一伙剧贼。南陔凭着机警聪明，演绎了一场"计缚剧徒"的大好戏，不仅毫无损伤，而且深受皇上皇后恩宠，"载誉归来"。而真珠姬在遭歹徒暗算后，显得束手无策，听任歹徒摆布，受尽欺凌，最后"落荒回家"。这两位名门之后不同经历的强烈反差，对于突出南陔人物性格，具有其他写法无可媲美的作用，这完全得益于"对比"的巧妙运用。

小说以大团圆的传统手法收尾，充满喜剧效果，使文章前后呼应，水到渠成，将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蕴意深长。　（储卫忠）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凌濛初

（原文略）

此篇小说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

小说由近二十个互不相同的小故事连缀而成，实际上是故事中套故事，小故事汇成大故事。每一个故事皆有一定的起因，结局交代较完整，多侧面表现神偷懒龙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恪守信用。他足智多谋、神通广大，偶尔也耍点小手腕。懒龙欲取大商金银，酒后误入一贫寒夫妇家，夫妻俩正为还债之事愁眉不展，神情惨然。懒龙挺身而出，好言相劝，并连夜动手劫得金银帮助他们，实属大义。为帮助另一穷困潦倒的贫儿，他施展看家本领，甚至差点断送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懒龙既行侠仗义，扶危济贫，又富于正义感。他应允狡诈的吴江知县偷盗察院印信，好让知县捏住察院把柄，逃脱丢乌纱帽的干系。可懒龙躲在木梁上时窥得"巡按爷烛下批详文

书，运笔如飞，处置极当。这人敏捷聪察，瞒他不过的”。劝知县送还印信，弥补漏洞。结果知县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最后被革职罢官，身败名裂，后悔当时不听懒龙规劝，深为懒龙的见地而叹服。

懒龙的来历颇不寻常，是其母梦中与神道交感孕育而生的，故本领非凡，再加上自小就会着了靴在壁上走，又会说十三省乡谈，夜间可以连宵不睡，鞋底中用稻草灰做衬，走路毫无声响等几样稀奇本领，更使得他神通广大，而且他足智多谋，临阵不乱，即使遇到凶险，也能逢凶化吉，巧妙摆脱，侠客身手，可见一斑。懒龙行窃时被关橱内，学鼠咬衣裳之声方得脱身；偷银箱时被妇人把脚抱住，他急中生智，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狠掐其丈夫之脚，又告得手；夜里行窃衣铺时，被人发现，先是遁入常人不注意的酱缸，旋即巧用足印蒙蔽捉贼的家人，偷到衣物后又被众人撞见，为摆脱众人纠缠扔出一个事先编好的“包”，就在众人你夺我抢地层层将此包剥开时，他早已开溜了，真是聪明绝顶，出手不凡。

当然浪迹江湖的懒龙有时亦喜欢卖弄两下，显显身手，甚至耍点小手腕捉弄人。他巧扮指挥，乘军士困倦昏盹之际提走鹦鹉；“调虎离山”拿得赌儿枕下铜钱；假借竹管、猪脬等道具吊上酒家翁的锡酒壶；他扯锦被藏纱帽，戏米店老板，花样十足，诡计多端，着实令被耍之人匪夷所思，心悦诚服。读者读着这一个个小故事，常会忍俊不禁，为懒龙的机敏过人而击掌叫好，并又产生阅读下去的强烈愿望。

卷中有一首五言诗：“谁道偷无道，神偷事每奇，更看多慷慨，不是俗偷儿。”昭示了本卷的主旨，那就是：“盗亦有道。”即懒龙所行乃是有道的行径。他的偷盗跟一般意义上的偷盗是有所不同的，根本没有私心杂念，不是为了自己聚敛财富，纯粹是为了反对世间的贫富不均而行，“损有余，补不足”，他的所行完全是出于一个“义”字，劫富济贫是义，言而有信也是义，特别是憎恶那些“悭吝财主，无义富人”，更体现了懒龙的是非观，那是一种侠客式的不求回报的“大义”之所在。懒龙所到之处，但得了手，均在墙上画上一枝梅的记号，既表现其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豪爽，又是对当时污浊社会的戏谑嘲讽。“梅”是高洁的象征，懒龙以梅题壁无疑暗示了他高洁的心志，有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一般的冷静，于嬉笑怒骂、施展身手间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他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乃是众望所归。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神偷懒龙已成了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是一个既与我们的生活贴近又遥不可及的理想化人物。比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那些“偷儿”形象，懒龙更显得血肉丰满，为读者所喜爱。

在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本篇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积极向上的，其进步性、批判性鲜明突出，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仗义疏财、劫富济贫又有点玩世不恭的“神偷”形象。这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跟那些峨冠博带、道貌岸然，实则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宣泄了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现实，尤其是封建吏治的嘲讽和不满。

话本作为适合口头表演的一种文学形式，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其内容必须“新奇”，故事情节必须引人入胜，结构以精巧见长。根据《醉翁谈录》记载宋代说话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缀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它是一种通俗作品，读者、听众的文化层次并不很高，为了满足他们消遣娱乐的需要，话本在追求离奇的基础上，一般都明白易懂。如懒龙在古墓残棺间捡得宝镜一块，好比孙悟空得东海龙宫擎天柱一般，为他今后施展身手更添了一臂之力，是非常符合市民们的欣赏口味的。这里所选取的故事情节，没有繁文缛节，体现了短小精巧、引人入胜的特点，从而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懒龙在苏州城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传奇事迹，既似曾相识，又新鲜离奇。

小说写的既是偷儿，人物的动作描写细致传神，非常准确地刻画了神偷懒龙高超敏捷的身手。如写懒龙被锁衣柜时模仿老鼠咬衣服声、施计让老妇开柜门那一节：“才开得门，那挨着门口包儿先滚了下地，说时迟，那时快，懒龙就这包滚下来头里，一同滚将出来，就势扑灭了老妪手中之火。老妪吃惊，大叫一声。懒龙恐怕人起难脱，急取了那个包，随将老妇腰处一拔，扑的跌倒在地，望外便走。”整个动作洒脱连贯，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就在老妇迷惑之际，懒龙早已远走高飞了。另外，小说中人物的动作描写有时几乎令人忍俊不禁，如“智取锦被”一节：“懒龙倏忽闪烁，已杂入众客铺内，挨入被中，说着闽中乡谈，故意在被中挨来挤去。众客睡不像意，口里和罗埋怨。懒龙也作闽音，说睡话。趁着挨挤杂闹中，扯了那条异锦被，卷作一束。就作睡起要泻溺的声音，公然拽开舱门，走出泻溺，径跳上岸去了。船中诸人一些不觉。”这里的“挨”、“挤”、“扯”、“卷”等动词活灵活现地将懒龙浑水摸鱼，乱中取被的情景描绘了出来，其动作真有狸猫般的灵活。细微传神的艺术描写，有利于展现小说的思想主旨。

正如《醉翁谈录》里面有一首诗提到宋代讲唱小说故事的情形所说：“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和深。”这首诗的前两句，透露了“话本”文学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一部分是以男

女爱恋为主题的作品；另一类则是有力表现“月黑风寒壮士心”的主题——像《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神偷寄兴一枝梅》即属这一类。　　（储卫忠）

水云寺僧　　佚名

洪熙①间，闽中岭上有一寺曰水云寺，殿宇轩昂，禅房幽雅，士民游观者，无不赏心悦目。寺内和尚甚多，皆是贪淫浊恶髡徒，不晓得持律守戒。这许多和尚，日夜计较，要得良人家妇女，自来就彼淫媾，省得插趣调情，招灾惹祸。乃倡言：本寺有赤脚秃头仙显灵显圣，凡妇人无子者，沐浴斋戒三日，赍香诣寺设醮，净身就殿，寝宿一宵，无不协喜。乃于方丈东边整理精室三间，大柱高磉，画栋雕梁，中塑赤脚秃头仙金身一尊，侧立麟儿桂子等像。四壁砖石砌筑坚固，止开大门二扇，余无一点罅隙。傍设数张牙床锦帐，绣褥花裯。若有妇人来求嗣者，自己在内拴闭，丈夫又封锁外门，方才就寝。中夜感得仙来送子，自然十月满足，分娩得庆。于是一人传两，两人传三，人人都说道“水云寺赤脚秃头仙灵感无比”。殊不知和尚将殿中柱头刳空圆转，藏躲在内，待妇人裸体就寝，约至黄昏时分，他便轻轻推转柱头，吹灭案前灯烛，走出来摸到床上，与妇人云雨。那妇人在黑暗中，听得些儿响动之声，只说是秃头仙送子与他，袒身向上，以图捧接其子。（以下删53字）战久而罢，精溢于席，始有所疑，然为药气冲贯，沉冥睡去。斯时也，前来和尚款步下床，柱内又轮转出一个和尚来。（以下删108字）妇人被其赚弄一夜，身体倦惫，睡至天曙，尚未苏醒，直俟家中人来，开去封锁，方始伸眉抬眼，窃喜从来无此佳趣，今宵得意，岂不怀孕？归与无子者道及秃头仙云雨之事，妇妇皆以为真仙降临，是以求嗣者源源而来，寺前轿马不断。

荏苒已及年余，并无一人觉察。有蔡知府者新莅闽中，闻知

此说，大不肯信，曰："子息有无，皆在于命，岂有斋戒宿寺便可感动仙家送子之理？"一日，往看此寺，果见佛像金光曜日，香烟馥郁侵衣。公便唤几个老和尚问之曰："汝寺中求子得子，真耶假耶？"和尚曰："这是真事，岂敢诳言。"公曰："我看此殿此像，俱是新塑造的，不知当时如何兴造起耳？"和尚曰："昔年有一个游僧，睡在大殿，夜间梦见这仙人对他说，故此阖寺僧人，择日兴工，不想果有灵验，所以求子者络绎不绝。"公笑而不言，随即回府，心中只是不信。

次日，分付差人去看美貌妓女，唤一名来。妓女赴台，公叫近案前，轻轻分付他去水云寺中，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妓女领命，随便更换衣饰，前往寺中，假说求嗣，建醮斋宿。未及一更，果有一秃头近床，将妓女搂抱云雨，妓女渐渐擗去。惊心苏醒转来，依蔡公之言，将胭脂搽其肘腋之下。已而连有三秃头来，缠得妓女一夜不眠。五更就起，不待梳洗而归，将夜间云雨等事，细细禀知蔡公。公笑曰："我道决无此理，今果然矣。"即时带一哨军兵，将水云寺团团围定，吓得许多和尚魂飞魄散，竟不知祸从何来。军兵满寺搜提捆绑，不留一个。公逐名点过，叫皂隶看腋下，有胭脂的，放在一边；无胭脂的，放在一边。于中四个，果有胭脂涂在腋下。公怒骂曰："你这死秃驴，敢造作神像，污蔑良家妇女，罪恶滔天，天岂容汝！"分付加刑拷打。这些和尚只得招认：委是众僧将求嗣殿中柱头刳空，旋入与妇人云雨，假说秃头仙是实。公乃判曰：

> 看得水云寺僧，淫欲迷心，贯盈恶极。佯说建醮求嗣，勾引愚民；驾言[2]秃仙送子，嘲戏良妇。屋柱雕空计巧，房门封锁谋奸。转轮声，果是秃头来到；玉茎动，真如罗汉降临。白练被缠，掬水终身难浣去；黑宵遭玷，神机没齿不能言。是以假扮妓女作良家，谬托求儿宿禅院，以胭脂涂其腋，乘来僧神酣兴发之时，统精壮搜其根，得众髡刳柱藏身之计。恶迹昭昭见在，胭脂点

点可凭。粉其骨，碎其尸，尤不足以谢滔天之罪；折其巢，火其院，庶几可以清大地之尘。

判讫，放火将水云寺焚成灰烬。其众和尚有受刑不过而死，俱抛掷于万人坑中。其未死者，枭首示众。

〔注〕 ① 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在位年号，即公元 1425 年。 ② 驾言：托言，传言。

本篇采自短篇小说选集《僧尼孽海》。全集不分卷，僧部二十五则，附辑尼部十一则。选辑者不可考。正文前题"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显系伪托。因唐伯虎于嘉靖初已去世，而书中多有记万历间事，如《柳州寺僧》即记万历四十六年(1618)事。崇祯间刊《鼓掌绝尘》第三十九回曾引到此书，可知书成于万历末至崇祯初。

顾名思义，《僧尼孽海》是专事揭露僧尼们的淫邪孽迹。佛门理应断绝尘缘，清心寡欲，但饮食男女，本为人性，强加压抑，实难奏效，故尽管清规戒律定之于前，国法严刑逼之于后，和尚尼姑们的淫行艳事仍每每不断。这正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中说的：

> 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母精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这一件事。……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一般百姓从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出发，当然不能容忍和尚尼姑们的孽海淫行，于是往往加以指斥或嘲讽。而这类淫行艳事又往往迎合市民的趣味，故极易在民间流传；在流传中又常常故意再渲染了一些猥亵的内容，以更多地招徕观众。于是，这类刻露僧尼淫行的小说，半是谴责，半是欣赏，半似讽世，半似宣淫，于宋元以来层出不穷。本书即是这类小说的一个选集，有的可能经过了一定的删改。本书卷首的两曲充满着俗趣的《僧家

乐》，则比较典型而集中地反映了一般市民对这类故事的态度：

漫说僧家快乐，僧家真个强梁。披缁削发乍光光，妆出恁般模样。　上秃牵连下秃，下光赛过上光。秃光光秃秃光光，才是两头和尚。

两眼偷油老鼠，双拳钉血蚂螳。钻头觅缝唤娇娘，露出佛牙本相。　净土变成欲海，袈裟伴着霓裳。枉言地狱狠难当，不怕阎王算帐。

本书所选的《水云寺僧》，在当时也比较有名。这些淫僧们，住在"轩昂"、"幽雅"的禅房里，饱食终日，闲得发慌，就日夜计较着怎么淫得良家妇女，于是想出了这一个自以为既可免得招灾惹祸，又能使人自上门来的妙法。虽然一时骗过了一些善男信女，但最终还是被智者机关戳破，受到了严惩。小说写那些求子心切，而又迷信"真仙降临"的女性的心理十分真切，令人哀悯，也觉得可笑。整个故事比较简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尊重事实、破除迷信的思想，但由于秽笔太多，使人不免要怀疑小说究竟旨在揭露，还是意在宣淫？全书其他篇章的格局，也大致如此。这也就难怪这部反映了一个颇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而可以归入公案或世情类的小说，常常被人们打入艳情猥亵类而不屑一顾了。

这部小说集所选的故事，大都在社会上较为流传，有不少是从他书中摘编而成的。它成书后，又为后来编写小说者提供了素材。像《水云寺僧》这一篇的故事，与《详刑公案·蔡府尹断和尚奸妇》、《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智囊补》卷十《察智部·僧寺求子》的内容都大致相同。因此，这部小说即使作为资料，在考订一些小说的素材源流及成书过程等一些问题时，还是有相当价值的。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部小说的所有故事的来龙去脉作过一番认真的梳理。　（黄霖）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方汝浩

——《禅真逸史》第八回（节选）

诗曰：

五戒[1]之中色是矛，愚僧何事喜绸缪？

情轻结发生离别，爱重沙门反作迷②。

俊逸小童传信息，真诚君子献嘉猷③。

奸淫不识良言好，计密烟花④暗结仇。

话说钟和尚求赵尼姑设计，赵婆道："天台须有路⑤，桃源可问津⑥。你要长久快乐，有何难处？"这钟守净听了，喜不自胜，双手揉着光头，笑嘻嘻的道："我的干娘！委实是什么路数，博得这长久欢娱？此计若成，你便是我重生父母！"赵婆指着墙外道："这沈全住宅，正在住持⑦爷墙外东首小巷里。我时常用心看来，与你这禅房只隔着一重土墙，与墙外这所空房子，就是沈全家里了。若怎生买得这一所房子，墙上开了个方便门儿，就通得黎赛玉家，任意可以往来，朝欢暮乐，有何阻碍？只是这房子恐一时难入手，故此狐疑。"钟守净道："这房子却是兀谁⑧的，我也忘了。"赵婆道："若讲起这个人，住持爷也有些眉皱：他是当朝皇上第一个宠臣侍御王琪。此人最是贪婪鄙啬，谁敢惹他？"钟守净道："这房子是王侍御自居的，还是赁与人住？"赵婆道："住持爷真是个不理闲事的人！墙外这一所小厅楼，王侍御怎地自住得？向来租与人居，因有鬼魅，来住的便搬了去，故此常是空的，无人敢住。"钟守净笑道："恁地时却也容易，小僧自有处置。只有一说：这沈全终日在家守着老婆，又不出外，纵然用计得了这房子，怎地能够与他长久欢娱？"赵婆道："若说这沈全，又好计较了。他混名叫做蛇瘟，只图自在食用，并无半点经营，今正在不足之中，老身用些嘴沫假意劝他生理，他必回说无资本，难以行营，住持爷多少破几两银子，待我打发他出外经商，那时要早要晚，任从取乐，有何不可？"有诗为证：

红粉多情郎有意，暗中惟把蛇瘟忌。

堪嗟好色少机谋，算来不若贪财计。

钟守净听罢，摇着头喝采道："干娘，你真有意思！我枉自聪明半世，到此处便摆拨不来。干娘在意者：若得恁地全美，干娘送终之具都在小僧身上！"赵婆笑道："如此饕餮⑨住持爷了。须

看手段还钱。”告辞而去。钟守净不出门，在禅房中将息。倏忽又过了数日。

看官：你道天下有这般凑巧的事？当日乃是六月朔日⑩，王侍御为夫人病痊，亲自乘轿赍⑪香烛至妙相寺还愿，先着干办⑫通报，管门道人忙到里面报说：“侍御王爷来还香愿，请老爷迎接。有帖在此。”守净展开帖子看了，心下暗喜，忙整衣冠出迎叙礼，邀入方丈待茶。焚香点烛，对佛忏悔，酬愿毕，王侍御送了礼物要行，钟守净一片巧言，苦死留住吃斋。王琪见他意思殷勤，只得到禅堂坐下。铺设斋席，十分齐整。二人吃斋，闲谈今古，钟守净满面春风，一味足恭⑬谄谀。这王琪是个好趋承的，见钟守净如此款待，言语相投，心中甚喜。钟守净将手指着东厢道：“墙外那一所厅楼，闻说是老大人贵产，果然否？”王琪道：“果是学生薄业。住持何以问及？”钟守净笑道：“有一异事，小僧怀疑数日，今喜驾临，故敢动问。”王琪问：“有何异事？”钟守净道：“贫僧于四月初八日——释迦如来圣诞，设盂兰盆大会⑭，夜半会散，小僧禅⑮定，见一金甲神，手持柬帖，与小僧道：‘本寺伽蓝传示尔六句偈语⑯，尔宜用心。偈云：‘王公之宅，邻于垣墙。内有冤魅，潜生火殃。预宜防避，毋轻传扬。’小僧看罢，梦里双手扯住金甲神，求他免祸。金甲神道：‘不必怆惶，只看柬帖后面便是。’小僧急看后面时，又有两句道：‘欲禳⑰此难，改为佛堂。’小僧再欲问之，被金甲神一推而觉。心下忧疑，着人问那墙外房子，说是老大人贵产，又是空的，不知何故。彼时就欲奉达，不敢造次，欲待不言，犹虑祸。及今得面晤，斗胆奉达，天幸天幸！”王琪听罢，心下半信半疑，含糊答道：“阴阳之事，不可不信。若论伽蓝显圣，此事亦须提防。待学生从容再做道理。”钟守净道：“小僧多口，莫罪！”又劝了数杯，王琪起身告辞，钟守净送出山门，相揖而别。

看官听说：钟守净欲图这房子，一时编此大谎，说有火殃，岂知后来火烧妙相寺，果应了这句谶语⑱，莫非前定？不在话下。

且说王琪上轿回衙，一路暗忖："这和尚讲的话，不知是甚来历，且到家和夫人商议。"原来这侍御夫人宋氏，平生慈善，酷敬佛道，吃斋念佛，看经布施，每劝丈夫行些好事，是个好善的女人。王琪回府下轿，香火前烧了回头香，卸下冠带，夫人从后堂迎出来道："相公如何在寺许久方回？还愿是何僧忏悔？"王琪道："就是正住持钟守净忏悔。还愿毕，留住吃斋闲话，以此耽搁。"夫人道："为何又去扰他？"王琪笑道："扰这和尚，且不在话下，却有一事，要和夫人议之。"夫人忙问："有何事故？"王琪道："这钟守净是个真诚的和尚，见我去，千万之喜，斋宴齐整，善于讲谈。说话间，他猛然问及贴寺那一所房子为何空的，他讲道四月初八夜梦伽蓝令金甲神传柬与守净，上有六句偈语道：'王公之宅，邻于垣墙。内有冤魅，潜生火殃。预宜防避，毋轻传扬。'钟守净心惊求恳。金甲神说：'不必慌张，且看帖子背面。'又有两句续道：'欲禳此难，改为佛堂。'我想起来，有什么冤鬼作祸？若钟守净无此梦兆，又何苦调谎？我心半信半疑，犹豫不决，特与夫人商议。未知虚实若何？"夫人道："一向闻人传讲，钟守净是有德行的长老，莫讲那仕府乡宦敬重，便是今上兀自把他如活佛一般供养，他焉肯打诳语？鬼神之事，自古有之。这房子不要说目今有祟，无人敢住，相公，你不记未第之时，住在此屋，遇天阴雨或黑夜，常闻啼哭之声，撒泥掷瓦？每欲请僧道驱遣，只因乏钱，蹉跎过了。后来相公贵显迁居，却就忘了驱遣一事。今有这梦，想必是那些鬼魅作祟，至今未除。但后面两句：改为佛堂，方免此灾。若改佛堂，必须召僧看管，焚香侍奉了。妾思与相公托上天福庇保护，富贵产业尽多，哪在这所小房？不如将这房子舍与妙相寺供佛罢了，可以免此火难，又且我与你老景做一香火院，常好去烧香念佛，免得又召僧人看管。不知相公意下何如？"王琪道："夫人言之极当。只一件：白送与他，太便宜他了！我自有道理。"不题。

再说钟守净虽然讲了这一片脱空大谎，心里也蹀躞[19]不下，

未知事体成否何如，次日午时时候，正在佛殿上乱想胡猜，远见一人慢慢地摆入殿上来，对守净声喏，钟守净答礼道："兄从何来？"那人道："小人是王侍御府中干办，敝主差来见住持爷，有事请教。"钟守净即邀干办入侧厅坐下。干办道："家主王爷差小人来禀知，特为寺后墙外这所房子，昨日住持爷说有甚梦兆鬼火之异，家主与夫人计议，欲奉与住持，做个香火院，特使小人来达知。不知尊意若何？"钟守净听罢，笑逐颜开，十分欢喜，道："承贵主王爷美意，救了敝寺与前后人家。此乃莫大阴骘[20]，福德无量。小僧领命。但不知房价几何，乞明示奉上。"干办道："原契价银一百三十六两，修理在外，这也说不起了。"钟守净即令道人整治酒肴款待，着一个心腹徒弟陪坐，自却忙忙的到库房里秤兑房价银子停当，又取一锭白银藏于袖内，依旧锁了库门，走至侧厅，道："老都管宽坐。甚是有慢！"干办道："打搅住持爷，实为不当。"钟守净着行童斟酒，陪着笑脸，再三苦劝。干办吃得酩酊大醉，辞道："小人实不能饮了，只此告辞。"钟守净道："都管且坐，既不用酒，不敢苦劝。"叫道人拿出天秤来，放在桌上，袖里取出银子，一封封当面兑明。钟守净道："烦老都管多拜上老爷：深蒙厚情，今照原价兑足纹银一百三十六两，理合亲奉到府，但恕小僧有些贱恙，烦足下收明送上，并此回帖拜复，小僧另日竭诚踵府面谢。"又取出袖中那锭银子，递与干办道："些须薄意，奉都管以告慢简之罪。"干办千欢万喜收了，作别而去。回到府中，见了王侍御，复道："钟住持甚是欢喜，待小人酒饭，将屋价依原数奉上，有回帖在此。"王琪接了银子，看了回帖，笑道："这钟守净不枉是一个能僧，果是富足有余，做事找截[21]！"又问道："还有什么讲话？"干办道："钟住持多拜上爷，另日还要面谢。"王琪即取原契、谢帖，差干办往妙相寺中，交与钟和尚。有诗为证：

思探玉楼春，吞房计画深。
古今多异事，天亦助奸人。

钟守净和黎赛玉偷情之后，日夜心里忧思，无计可图长久，

却得赵婆大开方便之门，点醒了念头，用计赚了王侍御这所房子，心中欢喜无限，忙着道人去接赵婆来计较。赵婆正在家思忖：钟和尚和黎赛玉这段事情，缘何数日两处不见一个人来？正闲想间，正好道人来接，随同取路到寺，进钟守净禅房相见。赵婆密问："日前所说房子，曾探得些门路么？"钟守净道："正为此事来接干娘计议。这房子，贫僧略施小计，王侍御双手送来，原契已入我手，明日就开墙门过去修整，改为佛堂。好快乐也！再要做些功德，遮掩外人耳目。这都是干娘所赐，但怎地得那沈全出去方好？"赵婆失惊道："住持爷用甚计就赚得屋子，这等快？"钟守净将那还愿吃斋，假梦赚骗的计，一一说了。赵婆跌脚笑道："天杀的活贼！说我乖，你更滑到有这般手段！如今既得了活路，还愁些什么？明早老身就去，把言语激他，包得沈全离家远出！"钟守净道："不瞒干娘说，小僧和这冤家一会之后，半月有余，日夜牵挂，寸肠欲断，寝食之间，无一时不想他念他，正谓一日如三秋。乞干娘作急遣他出门，感恩不浅！"赵婆道："不必叮嘱，老身自有道理。"

吃罢茶，就起身出寺，也不回家，取路径到沈全家里。掀开竹帘咳嗽一声，惊动了这个前世冤家。黎赛玉在轩子里和沈全闲坐，心里正想着钟和尚，欲见无由，忽听得有人咳嗽，认得是赵婆声音，慌忙出来看，正是这撮合山[22]，两个道了万福，各自心照。赵婆道："一向久违！"黎赛玉道："亲娘有甚见怪，许久不到寒舍走走？"赵婆捣鬼道："老身穷忙失望。今有一紧急事情，特来通报。你大官人在家么？"黎赛玉道："在轩子里闲坐。干娘有甚话讲？"赵婆道："须见大官人方可讲知。"沈全听得，便出来唱喏，同到轩子内坐下。沈全便道："妈妈要见小生，有何急事？"赵婆故意张惶，低声道："大官人，你兀自睡在鼓里哩！目下祸事临头，全然不晓？"沈全夫妻二人失惊问："有甚祸事？"赵婆道："午前老身到普照寺前余太守衙里卖些珠玉，正和夫人讲话，只听得太守在前厅发怒大嚷，几个丫环忙走入来禀道：'大相公被老爷

着县里官人押去了。'老身惊问，夫人叹气道：'惶恐难言。我与相公年过半百，只有这一个不肖之子，指望他成名显达。谁想不务读书，终日只好吃酒嫖赌。老爷教诲不改。半月前被一伙泼皮赚去赌钱，赌得输了，暗将儿妇一双金钏偷去赌，又被这班混徒局骗了去。老爷知道，故此发恼。昨晚已缚起来打了数十，我也劝不住，招出几个积赌光棍，姓名一一录写明白，今早具一纸呈子，连这畜生送到县家，要县尹捉拿这班赌徒，追赃究罪。县尹不敢监禁我畜生，依旧送回，讲明早出牌提拿赌贼。老爷发怒，仍要押着畜生去。我也没法处置，难以向前劝解。这都是前世冤孽！'老身又开口问道：'这一班赌贼却是兀谁，敢来赚骗公子？'夫人道：'一伙共有十余人，为头六个。第一名积赌姓都名卢，插号叫做都酒鬼。第二个叫做朱拐子。次后张绊头、郝极鬼、沈蛇瘟、李小猴，共六人，说都是邻近住的。老爷俱要问他个大罪哩！'老身听得'沈蛇瘟'三字，吃了一惊，含糊答应几句，生意都不做，别了夫人，急来报你。你可作急计较，不要临渴掘井，坠马收缰！"沈全听罢，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有词为证，词名《长相思》：

坐如痴，立如痴，何异雷惊孩子时？心头裹乱丝。

饥不知，饱不知，平地风波悔恨迟。踌躇暗自思。

看官：你道为何赵婆说这席话，这等圆稳，能惊得沈全动？原来这蛇瘟一向在赌博场中着脚，和余公子素相交往，每常赢他些财物，回来用度，平日间黎赛玉曾告诉于赵婆，故生出这段枝节来吓他。沈全听得面如土色，顿足道："怎地好！若送到官司，受刑不起，却不是死？"黎赛玉心里却明白，知是赵婆的诡计，假意慌张道："老亲娘，真有此事么？"赵婆道："呀！这是老身亲见的，为好特来通知，无故哄你做甚？"黎赛玉掩面假哭道："我一向劝你莫赌，不听好言，致有今日，此事怎了？"沈全道："赵妈妈在此，我若惹得他的金钏，便吃官司也是甘心，不知是哪个横死的忘八赚了去，牵我吃屈官司！若手里有钱，也不愁他；如今双手

扑尘，一文也没，倘若发下牢中监禁，岂不活活饿死？不如寻个自尽罢了！”赵婆道：“你夫妻二人不要慌趁。今日县里公差未出，不如作急为计，俗言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及早逃出远方避难。自古罪人不孥，大娘子是好计较的，何必自寻死路？”沈全道：“纵要逃窜，身边缺少盘缠，便去时，又怕浑家独自一人支持不来，教我怎的丢得出门？”说罢，两泪交流。黎赛玉也帮着假哭。

赵婆道：“你两个这样哭，岂是没得无事的？连我也没主意了。老身蓄积数年，藏得八九两散碎银子，要防老景，结果送终之物，如今幸得贱体还健，且暂借与你救急，一来出去避这官事，二来随便做些生理，出一出景。且在外面躲避半年三个月，打听得官司散了，你再回来完聚未迟。”沈全纳头便拜，道：“若如此，多感干娘扶持，天幸避得过这场大祸，必效犬马。只是浑家，早晚间望乞照管周全则个。”赵婆道：“我念佛人慈悲为本，这都在我老人家身上，不消挂意。你今且在家里隐身，不可出门露影，待我回去取了银子就来，趁今晚人不知鬼不觉，早早赶出城外，寻客店安歇了，明早长行。”

说罢，抽身别了黎赛玉，径往妙相寺里见钟守净，说：“沈全被我如此如此哄动，今晚就要动身出外，老身慌忙赶来，快取散碎银子十两拿去与他做盘缠出外。快杀也有三五个月才得回家哩！”钟守净大喜，忙忙的银包里撮了十数块银子，也不用秤，约莫十两有余，递与赵婆，声喏道：“千万烦干娘玉人面前替我申意：好事只在目前了。”

赵婆藏了银子，别了钟守净，出寺到一僻静去处，将银子拣好的撮出一大块，约有二两余，藏过了，只将八两放在衣袖里。一口气跑到沈全家来，进门把门关了。沈全忙问：“干娘，银子拿得来否？”赵婆道：“在这里了。”袖中取出一大包碎银子，递与沈全道：“这是八两纹银，你可收好，利息由你不论。路上小心在意，不可造次。老身告回，你可作急离家远去。唯愿官司消散，

财喜十倍而还。”沈全和黎赛玉拜谢不已。赵婆作别，开门而去。沈全即打点包裹干粮，将银子藏顿已了，天色将暮，分付赛玉道：“你在家早晚谨慎，缺长少短，可我赵妈妈借贷些，待我回来，本利一总送还。”黎赛玉道：“这都不消记挂。但愿你早去早回，省我朝夕悬望。路上小心，水陆保重。”讲罢，夫妻二人挥泪而别。有诗为证：

堪笑区区一沈全，美妻不庇送人眠。
当时若探真消息，何必悲啼离别间？

却说沈全别了浑家，背上包裹，取路出西门来，一面走，一面心下暗想道：“我与余公子玩耍，向来不过赢他几贯钱钞，并不见金玉首饰将出来赌，为何言没了金钏，告在县中？事有可疑。适才赵妈妈说郝极鬼也在所告之内。这厮住在西门外，开古董店，不如往他店中问个消息，便知真假。”一路上以心问心。行了里余，将近城门，远远见一个小厮手内捧着拜匣，走近前来，见了沈全，问道：“沈一哥，何处去？天色晚了，这等着忙走路？”沈全看时，却是余公子家僮。因他生得白净乖觉，故取名雪儿。当下沈全答道：“我要出城去取些帐目，故此乘晚而行。小雪，你却往哪里去了？”小雪道：“大相公令我送些礼物与一个相知。适才偷空和小厮们赌钱耍子，不觉天色暮了。我看你走路慌张，面皮青色，必有什么事故，这般晚了赶出城。你莫瞒我。”沈全笑道：“看你不出，倒也识得气色。你来，我有一句要紧的话问你。”两个走入一条冷巷里，街沿上坐了。沈全道：“我闻人讲你大相公赌输了一双金钏，是兀谁得了去，你可知道么？”雪儿朝沈全脸呸了一口，道：“好扯淡！大相公被你这伙人引诱去赌，每每输了银两钱物。老爷十分着恼，即日要排除你这伙狗贼！还来问什么金钏银钏哩，早早撒开罢了！”讲罢跳起身就走，一道烟去了。沈全听了这话，信是十分真实，依旧背上包裹，急急出城，赶到郝极鬼店中。正欲扣门，只听见里面夫妻二人争闹，其妻骂道：“我把你这狗杀才，不顾家业终日去赌，不吃官司不肯罢休！你这臭皮囊，

少不得猪拖狗嚼哩!”沈全听见“吃官司”三字，谅得是这话了，不敢敲门，拽开脚步，取路往西南而进。当晚寻店安歇，次日更名改姓避难去了。有诗为证：

赵婆设计意何深！一路风闻错认真。
不是蛇瘟离旧宅，游蜂安得宿花心？
……

〔注〕 ① 五戒：佛教中五种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食肉。 ② 沙门：指僧徒。逑(qiú 求)：配偶。 ③ 嘉猷(yóu 尤)：猷，谋略。嘉猷，好主意。 ④ 烟花：此处代指妓女。 ⑤ 天台有路：天台，山名。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北。刘义庆《幽明录》载有汉代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后误入仙境遇仙女的故事。 ⑥ 桃源问津：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虚拟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乐土，被一个渔夫偶然中发现。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渴望与追求。 ⑦ 住持：僧寺之主，也称长老。 ⑧ 兀(wù 务)谁：兀，助词。无义。兀谁，犹言“谁”。 ⑨ 饕餮(tāo tiè 涛帖)：本为一种贪残的恶兽名，此处用如动词，有“破费”之意。 ⑩ 朔日：古称农历初一为朔，也称朔日。 ⑪ 赀(jī 机)：持物赠人。 ⑫ 干办：办事干练的官员。 ⑬ 足恭：十足的恭顺。 ⑭ 盂(yú 于)兰盆大会：盂兰，梵语译音，意译为解救倒悬。盆为食器。旧俗七月十五中元节会聚众僧尼，诵经施食。 ⑮ 禅：梵语译音“禅那”的省称，有“静思”之意。 ⑯ 伽(qié 茄)蓝：梵语译音“僧伽蓝摩”的省称，原指僧众居住的园林，后世因称佛寺为“伽蓝”。偈(jì 计)语：佛经中颂词，一般四句合为一偈。 ⑰ 禳(ráng 攘)：本为去邪除恶之祭，此指驱除。 ⑱ 谶(chèn 趁)语：旧时迷信式的预言。 ⑲ 蹀躞(dié xiè 迭谢)：本指往来徘徊的样子，此处指心中犹豫不决。 ⑳ 阴骘(zhì 志)：本为默定之意，此指阴间神灵福佑。 ㉑ 找截：直截了当。 ㉒ 撮合山：指拉拢说合双方成事，此指媒人。

本篇选自方汝浩编撰的长篇白话小说《禅真逸史》，全书共四十回，从时间跨度上看，自南朝梁武帝大同八年(542)一直写到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但主要是以南北朝时南梁与东魏之间的对峙为背景。梁武帝沉迷佛事，无心朝政，东魏孝静帝宠信奸佞，残害忠良，致使朝政腐败、豪杰远遁，奸佞横行，民不聊生。虽写的是历史题材，亦有影射晚明社会之意。

本篇是该书第八回的节选片断，写南朝梁京都妙相寺正住持钟守净由老尼姑赵蜜嘴设计撮合，与赌徒沈全的妻子黎赛玉勾搭成奸，但还不满足

于"片时之乐",要"图个长久之计",于是,赵蜜嘴又为之出谋划策。先让钟守净把连接禅房与黎赛玉住宅的一座空房弄到手,改为佛堂,然后赵蜜嘴又设计吓跑了沈全,奸夫淫妇遂得以昼夜暗渡陈仓。

南北朝时佛教势力很大,梁武帝奉佛教为"国教",致使举国寺庙遍地。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还因此豢养了一大批僧侣尼姑,这些人对社会百无一用,却享有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和各种特权,在社会上形成了庞大的寄生集团。一些僧尼往往是饱暖思淫欲,每日里走东串西,或保媒拉纤,或拐骗诱惑,淫人妻女。外表庄严清净的禅房尼庵,倒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这在晚明社会也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篇中钟和尚、赵尼姑的形象,在宗教迷信盛行的时代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作者对这类人物投以鄙夷的目光,着重揭示出他们的卑劣行径与佛教教义的对立。例如,佛教主张禁欲,而钟和尚与赵尼姑,一个是偷香窃玉的好手,一个是撮合拉纤的行家。并且还都是贪财爱占小便宜的人,赵尼姑为钟守净帮衬拉纤,就是贪图他的银两,只要见了银子,"心花也是开的"。为了逼走沈全,钟守净让赵尼姑转送沈全"十两有余"银子,赵尼姑接了银子,"到一僻静去处,将银子拣好的撮出一大块,约有二两余,藏过了"。这一细节描写,显然是要点明赵尼姑贪图钱财的性格。又如,出家人讲诚信,不打诳语,而钟守净为把王侍御那套空房弄到手,赵尼姑为吓走沈全,都撒下了弥天大谎。但正是这样一些人,平日里在人前却往往会装得虔诚斯文,吃斋念佛,闭目诵经,道貌岸然。如钟和尚这类货色,在侍御夫人眼里却也是个"真诚和尚","有德行的长老"。这正表明了这位身为正住持的钟守净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从小说中看,作者其实并不主张禁欲,他所痛恨的是那种虚伪狡诈,表里不一之人,所以,他要用他的犀利的文笔,剥下伪君子的画皮,还其纵欲荒淫的本来面目。像钟住持这样的人,不仅能得到乡宦的敬重,"便是今上兀自把他如活佛一般供养",表明了作者对最高统治者沉迷佛事,不辨忠奸,豢养社会蛀虫的失望和愤慨。

本篇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情节曲折丰富,前后穿插呼应,针脚细密。例如,钟守净要说服王侍御把房子舍给妙相寺,改作佛堂,看似根本不可能,因为这王侍御是当朝皇上第一个宠臣,为人又"最是贪婪鄙啬",所以,尽管钟守净一番谎言编得也算是用尽心机,但王侍御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一来,就连狡诈成性的钟和尚也是心中无底,"在佛殿上乱想胡猜"。但恰巧侍御夫人是一个"酷敬佛道"之人,又认定钟守净是个"有德行的长老",不可能打诳语,于是,便极力撺掇丈夫将房子"舍与妙相寺供佛"。这

就不能不让王侍御动心了。其实钟守净用这种手段来诱骗王侍御，也正是基于对王侍御家庭情况的了解，这在前文借赵尼姑之口已做了交代，王侍御来妙相寺还愿，则家中必有信佛之人。这些都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伏笔，随意点染，并未引起读者注意，及至后文点出，方觉出作者针脚细密。小说也因而收到了情节离奇，又使人感到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效果。

接下来写赵尼姑要把外号"蛇瘟"的沈全打发出外经商，似乎更是"天方夜谭"。赵尼姑故作惊慌地来向沈全报信，说一伙赌徒设局骗了太守之子的一双金钏，太守发怒，正派人捉拿赌徒，追赃问罪，并说被捉赌徒已供出沈全来。沈全心中有鬼，慌乱是自然的，但也不可能听风是雨，贸然离家远行。于是，作者写了黎赛玉在一旁帮衬，假意哭闹怨骂。赵尼姑又主动提出愿资助银两，照顾赛玉，打消了沈全的顾虑。于是沈全去意遂决。但刚出门不久，又心生疑虑，于是想到同伙赌友那里问个明白。眼见得赵尼姑谎言就要败露，恰巧余公子的家僮雪儿的一番话与赵尼姑所说的相吻合；及至到了赌友郝极鬼家，又赶上郝家夫妻打闹，只听其妻骂什么"不顾家业终日去赌，不吃官司不肯罢休"，于是信以为真，果然逃难去了。其实，雪儿、郝妻所言，原本是在发泄对这伙赌徒往日的积怨，但对于此时如惊弓之鸟的沈全来说，却感觉是句句都在印证老尼所说的话。小说中看来极不可能的事，偏偏变为现实，又使读者感到合乎情理。这些都缘于作者在行文中伏笔照应与细致周到的安排。小说家善于运用巧合、偶然性因素来编织离奇曲折的情节，并注意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使情节曲折而有致，离奇却并不荒诞。赵尼姑之所以敢于在沈全面前编造这样一个谎言，也是基于她对沈全为人行事的详细了解和对人情心理的揣摩；同时，这与赵尼姑的狡诈、世故的个性特征也是相一致的。

作者在本书《凡例》中说："嘲尽人情，摹穷世态。虽千头百绪，出色争奇，而针线密缝，血脉流贯，首尾呼吸，联络尖巧，无纤毫遗漏。"从本篇看，这个自我评价并非过誉之词。　　（梅显懋）

木马驿剑侠谈心　　方汝浩

——《禅真后史》第二十五回（节选）

且不说瞿天民丧事何如，单表刘总督自别了夫人登舟之后，

不一日已到木马驿前。当晚就于驿亭寄宿，分拨军校于驿外四面巡逻，以防不虞。驿官进上饭膳，刘总督吃罢，待欲就枕，奈一时神思不宁，且于榻前灯下看书消遣。坐至二鼓将绝，静听万籁无声，猛听得檐前一声响亮，急抬头四顾，忽见一红衣壮士，手执利剑，飞步入来，站立案前，怒目上视。刘仁轨从容问道："观君相貌不凡，乃奇士也。夤夜至此，莫非为刺客否？"壮士道："子奉印常侍[1]之命，来取公首级，端候已久，今夜才得相逢。"刘仁轨道："印常侍莫非是当今朝廷宠任秉笔内臣印戟乎？"壮士道："然也。"刘仁轨笑道："既如此，一死何辞！但乞尊从少待片时，下官写数字寄与家间，然后就刃。"壮士道："公莫非赚予，迟缓用计擒捉乎？"刘仁轨道："下官登程已来，此命久矣置之度外。大丈夫视死如归，何计之有？况君家剑术如神，刺予首呼吸间耳，纵有诡计，从何施展？"壮士道："此言非欺我也，速写家报，莫延时刻。"刘总督举笔展纸写云：

> 日前印星见财起意，强夺关赤丁玉蟹、贲禄赤猴。予奉公执法，使关等去璧复完，印星大奸遭叱。承夫人见谕，必有奇祸。今于剑南木马驿中偶逢剑侠，赐以善终。人皆有死，死复何憾？但负朝廷厚恩，未能获报于尺寸也。夫人切莫悲啼，乞以不侵[2]为戒，俾后人谄谀如饴，直道为蛊。林泉[3]耕牧终身，切莫仕途炫耀。至嘱，至嘱。

壮士见了，忙问道："那关赤丁，老爷从何处会来？"刘仁轨道："家书草就，乞斩予首级而去，免使那人悬望。"壮士道："某系剑侠，颇读诗书。匕首虽利，不伤烈士。某当行刺已来，每见慌张悚惕、哀号乞命者甚多，要如督爷从容态度、谈笑自如、不以生死为念者，万中之一耳。某见之，心慑神服，何忍加害？适观督爷写出关赤丁玉蟹，又云去璧复返，其中必有情迹，督爷可言其详。"刘仁轨将关赤丁并贲禄岳庙赛会，印常侍之子印星诬盗夺宝，及后复详辨冤、给发出罪之事，从头至尾，细谈一遍。壮士纳头下

拜道："小人不知督爷如此高谊，险些儿害了好人，万死，万死！"刘仁轨扶起道："好汉不行刺害，反行重礼，何也？"壮士道："关赤丁乃某盟友，出入西番，大获利益，周人之贫，济人之急；况兼精于骑射，最有义气。某母老家贫，受彼之惠实多，适被竖子所陷，若非督爷存公释放，险丧其命。今督爷不挥翰札④，亦不免予利刃之锋。此非人谋，实天定也。"刘仁轨道："公既受印常侍重托而来，不斩予首，何以复命？"壮士笑道："某虽剑侠，家实贫寒。然雅慕贞诚，不图奢靡。苟逢知己，纵刎颅剖胆，亦所甘心。倘遇不平，便奋戟挺戈，誓诛奸狡。前因与印常侍门客交代，被力荐于印公，出入帷幄，参赞政机，赖常侍待以心腹，每欲奏闻皇上，锡予爵禄。某自思福薄，力辞其议。偶于公署中与公子谈及督爷贪婪肆恶，荼毒百姓，与家君有不世之仇。家君宽厚，反荐援于朝，擢以重位，可怜果州路⑤亿万生灵，必遭鱼肉。甫能毂一个仗义英雄，杀了这厮，实万民之福也。某一时奋激，飞跃而来。谁想督爷如此真诚雅饬，不以生死芥蒂，某反思那厮诡言，乃愚我也。若不剪除，必为民害。"说罢，长揖欲行。刘仁轨款住道："足下惠我以生，乃非常之德。常闻义士不以财利动心，下官若以金帛赠君，反贻君诮，是不敢耳。"壮士叹息道："知心哉，刘爷也！知心哉，刘爷也！"刘仁轨又道："足下乞留姓字，以为他日萍水之证。"壮士道："某以四海为家，久忘名氏。异日倘得相逢，但呼翀霄子足矣。只恨误听竖子之言，几陷人于不义，若不斩彼头颅，何以泄愤？故即拜辞长往。"刘仁轨道："吾闻仁者不绝人之后。印星虽系狂妄，不才念彼弟兄二人，止存此子，倘有差池，则绝后矣。君子处世宜宽，莫生戕忍之念。"壮士道："仁者之言，敢不佩服？某虽出入常侍之门，蒙待予以优礼，察彼行藏举止，外宽内忌，事多阴险。今日某之卤莽，未必不出于常侍之笼络也。某今不往，彼必复生暗害，督爷不可不慎。"又于怀中取出朱符一纸、短剑一口呈上道："果州切近西夷，每多邪魅巫蛊之术，督爷藏符于身，诸邪皆不敢犯，可免蛊魅之害。印常侍门客虽

多，皆出吾下。某不复命，彼必复遣人至，督爷可将此剑悬于卧榻之前，诸雄自不敢近。愚衷竭矣，前途万祈珍重！”刘仁轨再欲言时，猛听的豁剌地一声，那壮士早已跃于屋顶，但见一道金光，星飞电掣而去。刘仁轨嗟叹良久，侧耳听时，谯楼已催五鼓，但见残星犹灿，斜月将沉，烛影半明，鸡声四起。静坐暗思，转觉神魂悚惕，不敢就枕，和衣隐几而卧。少顷，天色黎明，早膳毕，众官吏人役簇拥上车，取路前进。

趱行数日，早到南平界口，一带尽是山路，只见树木参天，猿猱野啸，数十里并无屋舍人烟。从早至晚，才踅出山嘴，一望时，旷野深林，又不见人迹来往。刘仁轨惊疑，忙令人停下车儿，问官吏：“这是什么去处，如此荒凉，前去难以驻足。”长接军校禀道：“再行里余，林尽处有一古寺，可以安宿。”刘仁轨催促趱行。到得林外，天已昏黑，果然有一大寺，前站军健先入寺中通报。一霎时，钟鸣鼓响，住持等秉烛齐出山门迎接。刘仁轨举目看时，寺门首有一匾，匾上书着“永祥寺”三个大金字。刘仁轨径入方丈中，僧众供茶献酒，铺叠床帐，候至更深散去，其余人役四散安歇。刘总督案间停烛，帐前悬剑，和衣睡于床上。将及三鼓，正瞢眬睡去，猛听得“咭叮当”一声响亮，刘仁轨从梦中惊醒，静听时，铿然有物坠地。心中暗解，不敢呻吟，急坐起屏息，于帐中窥觑。少顷，又见一物从门外飞掷进来，刚掷于宝剑之上，“跕铬铮”火光爆绽，那物坠于帐前。刘仁轨宁神静坐，直到五更，不复见有动静，看看天色明亮，只见床前插着两口利刃，长有二尺四五，锋芒耀目，拔起展转细看，剑尖上嵌着金字：一名“金雉”，一名“玉尾”，刀靶上皆有“印府”二字。刘仁轨两手加额，欢喜道：“今日予之得生，皆赖翀霄子赠剑之功，此恩此德，当铭肺腑。”暗中嗟叹一回，随将利刃藏于匣内，赶早催促起程。行至蒲原地界，旧总督马公交了印信自去。

〔注〕 ① 常侍：古代官名，如中常侍、散骑常侍，为经常在皇帝左右之官，通常

木马驿剑侠谈心

——《禅真后史》插图

由宦官充任。　② 不佞：犹"不才"，用作自称的谦词。　③ 林泉：原指山林、清泉胜境，寓指退隐之地。　④ 翰札：犹言书翰，即书信。　⑤ 路：古代地方区划名。宋代时为一等地方行政区划，元代时降为二等地方行政区划。路设转运使、安抚使等官职。明代废。

本篇选自《禅真后史》第二十五回。书题"清溪道人编次"，一般认为即明方汝浩著。是书与《禅真逸史》相接，叙禅真高徒薛举转世，托身贤士瞿天民家为子，因降生时有五色彩云笼覆不散，故取名为琰；时值唐太宗末年至武则天以周代唐前后，天下始由治入乱，国运衰落，百姓饥馑流离，瞿琰少年英杰，以普济天下之志，挟天生之神技异术，拯弱扶危，利民济物，定国安邦，一生功绩丰硕，最后功德圆满，白日升天，成了正果。

作品旨在强调佛家"因果"，故禅意浓郁，其对瞿琰一生行迹的描写生动充分，但比较而言，终不如其对林林总总之人情世态和诸多普通人的性格命运的描写更显鲜活亲切、逼真传神，其中尤以本节《木马驿剑侠谈心》在整部小说中最具风采神韵，值得称道。

首先，这一节故事惊险神奇、曲折流畅，表现了作品波诡云谲、"腾挪多姿"的叙事特点。故事叙述瞿琰义兄刘仁轨任建州廉访使时秉公执法，惩处恶霸印星，与印星之叔——当朝常侍（宦官）印戟结仇。印戟遣侠客翀霄子于刘仁轨升任果州总督途中入闱行刺。不料翀霄子见刘仁轨坦荡君子、忠义贤臣，不忍加害，并且经过一番谈心，竟对刘"心慑神服"，与之心心相印、结为刎颈之交，又赠与宝剑、神符，帮助刘仁轨平定果州匪乱。作品以敌我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开始，以两人肝胆相照、结为生死之交结束，气氛前紧后松，故事前悲后喜，行文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令人回味。

其次，作品并未单纯追求故事的惊奇诡谲，而着力于描绘、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印常侍阴险毒辣，为报私仇而欲借刀杀人。故意将刘仁轨推升为接近西夷的果州总督去平定洞苗民变。当地山寇极多，水寇尤为猖獗。倘若刘剿捕失利，便可将其名正言顺地治罪。同时又以花言巧语诬蔑刘仁轨为贪官污吏，激动翀霄子侠心，将其铲除。可谓双管齐下，万无一失。在这一段故事中，印戟并未正面登场，然作为始作俑者，其狼子野心毕露，一位老谋深算、阴险歹毒，且权势熏天、呼风唤雨之权奸形象隐约可见、呼之欲出。翀霄子出于为民除害的义愤，欣然领命，及至其见到刘仁轨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立即恍然大悟，深知自己中了印贼奸计，于是弃暗

投明，发誓要剪除权奸，为国除害。翀霄子的性格十分可爱，他一腔血性，闻义而动，知过即改，大有古代侠士、刺客崇侠守义，朝闻夕死，“不欺其志”、“不爱其躯”的千古遗风。《禅真后史》不是侠义小说，但却塑造了如此栩栩如生的侠客形象，确实难能可贵。

再说刘仁轨，他的天资、识见、功绩似均不及乃弟瞿琰，然作为一个普通人，其情感、性格、人品、风范却自成境界。身为官吏，他秉公执法、仁慈爱民，直至得罪权奸、大祸降临也不生悔意。当翀霄子利刃加颈之际，他大义凛然，心神不乱，视死如归，只乞修书一封，以免家中老母妻子挂念。翀霄子见其书句句真情，字字正义，不觉心慑神服，喟然长叹。于是干戈化为玉帛，与刘仁轨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这一结果，与其说是翀霄子嫉恶如仇、恩怨分明所致，不如说是刘仁轨的人格力量征服了翀霄子。后来，刘仁轨将翀霄子所赠短剑悬于卧榻之前，印府派来的刺客慑于翀霄子威名，皆不敢近。果州虽然多魑魅，但刘仁轨有翀霄子神符附身，诸邪均不敢犯，终于顺利平定果州匪乱，受到朝廷的奖励和人民的拥戴。

在后来的公案侠义小说《施公案》中也有一节侠客黄天霸行刺施公，反被施公一番大义之言说动，最后被擒归顺的故事，似是《禅真后史》的翻版。不过，其中施公的一番妙言宏论不过是其苟延残喘、逃脱性命的伎俩而已，黄天霸有勇无谋、有始无终，被擒后说的是“投到老爷台下，少效犬马之劳，以报饶命之恩”，大失侠客风范。所以，无论是故事的立意、气势神采，还是人物的人品节操，二者均不可同日而语也！　　（竺洪波）

黄金盒赐同心　　齐东野人

——《隋炀帝艳史》第五回

却说宣华自被张衡逼还后宫，心中十分忧疑，随后又闻得文帝驾崩，又听得炀帝登极，怎不骇怕？在宫中思一回，想一回，寝食都废，坐卧俱不能安，众宫人都替他担着一把干系。宣华一会儿忽想道：我受先帝厚恩，今日便以一死相报，亦不为过。一会儿又思道：杨广虽做了皇帝，我是他个庶母，却也处我不得。一会儿又想道，昨日我但避回，并不曾伤触于他，料也无妨。这一日寸心中便有千千般筹算，万万种思量，再没个定主意。只捱到

日色平西，忽见一个内使，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进宫来，对宣华说道："新皇爷钦赐娘娘一物，藏于盒内，叫奴婢赍[1]来，请娘娘自取。"随将金盒儿递与宣华，宣华接了一看，只见四面都是皇封封着，合口处又有御笔花押，心中早有几分动疑，不敢便开。因问内使道："内中莫非毒药？"内使答道："此乃皇爷亲手自封，奴婢如何得知？娘娘开看，便见端的。"宣华见内使惟说不知，一发认真了是毒药，忽一阵心酸，扑簌簌泪如涌泉，因放声大哭道："妾自家亡被掳，已拼老死掖庭。得蒙先帝宠幸，只道是今生之福，谁知红颜命薄，转是一场大祸，思量起来倒不如沦落长门永巷中，还得保全性命也。"一头说，一头哭，一头哭，又一头说道："妾蒙先帝厚恩，今日便从死地下，亦自甘心。但恨昨日之事，名分所关，安忍失身从乱，奈何就突然赐死？妾虽无状，圣恩亦自不宽。"道罢又哭。众宫人都认做毒药，也一齐哭将起来。内使见大家哭做一团，恐怕惹出事来，忙催促道："娘娘哭也无益，请开了，奴婢好去回旨。"宣华被催不过，只得恨说一声道："何期今日死于非命。"遂拭泪将黄封揭去，把金盒盖轻轻揭开，仔细一看，那里是毒药，却是几个五彩制成的同心结子。众宫人看见，一齐欢笑起来，说道："娘娘万千之喜，得免死矣。"宣华见非毒药，心下虽然安了，又见是同心结子，知炀帝情不能忘，心下转又怏怏不乐，也不来取结子，也不谢恩，竟回转身坐于床上，沉吟不语。内使催逼道："皇爷等久，奴婢要去回旨。娘娘快谢恩收了，莫要带累奴婢。"宣华只是低了头，不做一声。众宫人劝道："娘娘差了。昨日因一时任性，抵触皇爷，故有今日之变。今日皇爷一些不恼，转赐娘娘同心结子，已是百分侥幸，为何还做这般模样？那时惹得皇爷真动起怒来，娘娘只怕又要象方才哭了。何不快快谢恩！"左催右逼，弄得宣华无可奈何，只得叹一口气说道："中冓[2]之羞，吾知不免矣。"强走起身，把同心结子取出，对着金盒儿拜了几拜，依旧到床上去坐。内使见收了结子，便捧了空盒儿，出宫去回旨不题。却说宣华虽受了结子，心下只是闷闷

不喜，坐了一歇，便倒身在床上睡去。众宫人不好只管劝他，又恐怕炀帝驾临，大家悄悄的在宫庭中收拾，金鼎内烧了些龙涎凤脑，宝阁中张起那翠幕珠帘。不多时日色西沉，碧天上早涌出一轮金镜，果然好一派夜景。有诗为证：

香雾朦胧拥不开，深宫小院静徘徊；美人向夕闲无事，高卷珠帘待月来。

却说炀帝得了内使的回信，知宣华收了结子，又谢了恩，料道有几分停当，满心欢喜。日间因新丧在身，又是头一日做皇帝，那里便好明明出入？只捱到晚间，瞒了萧后，也不乘舆，也不坐辇，私自带几个宫人，拿着一对素纱灯笼，悄悄的来会宣华。众宫人看见炀帝驾到，慌忙跑到床前报与宣华。宣华因心中懊恼，不觉昏昏睡去，忽被众宫人唤醒说道："驾到了，快去迎接。"宣华朦朦胧胧，尚不肯就走，早被几个宫人扶的扶，拽的拽，将他直搀出宫来迎驾，才走到阶下，炀帝早已立在殿上。宣华望见炀帝，心里又羞又恼，然到了这个田地，怎敢抗拒？只得俯伏在地，低低的呼了一声万岁。炀帝见了慌忙用手搀起说道："夫人如何也行此礼？"此时宫中高烧银烛，阶前月影横空，炀帝就在灯月之下，将宣华定睛一看，只见乌云不整，环珮无声，穿一件素缟衣裳，不妆不束，初睡起的光景，比前更不相同。有《柳梢青》一阕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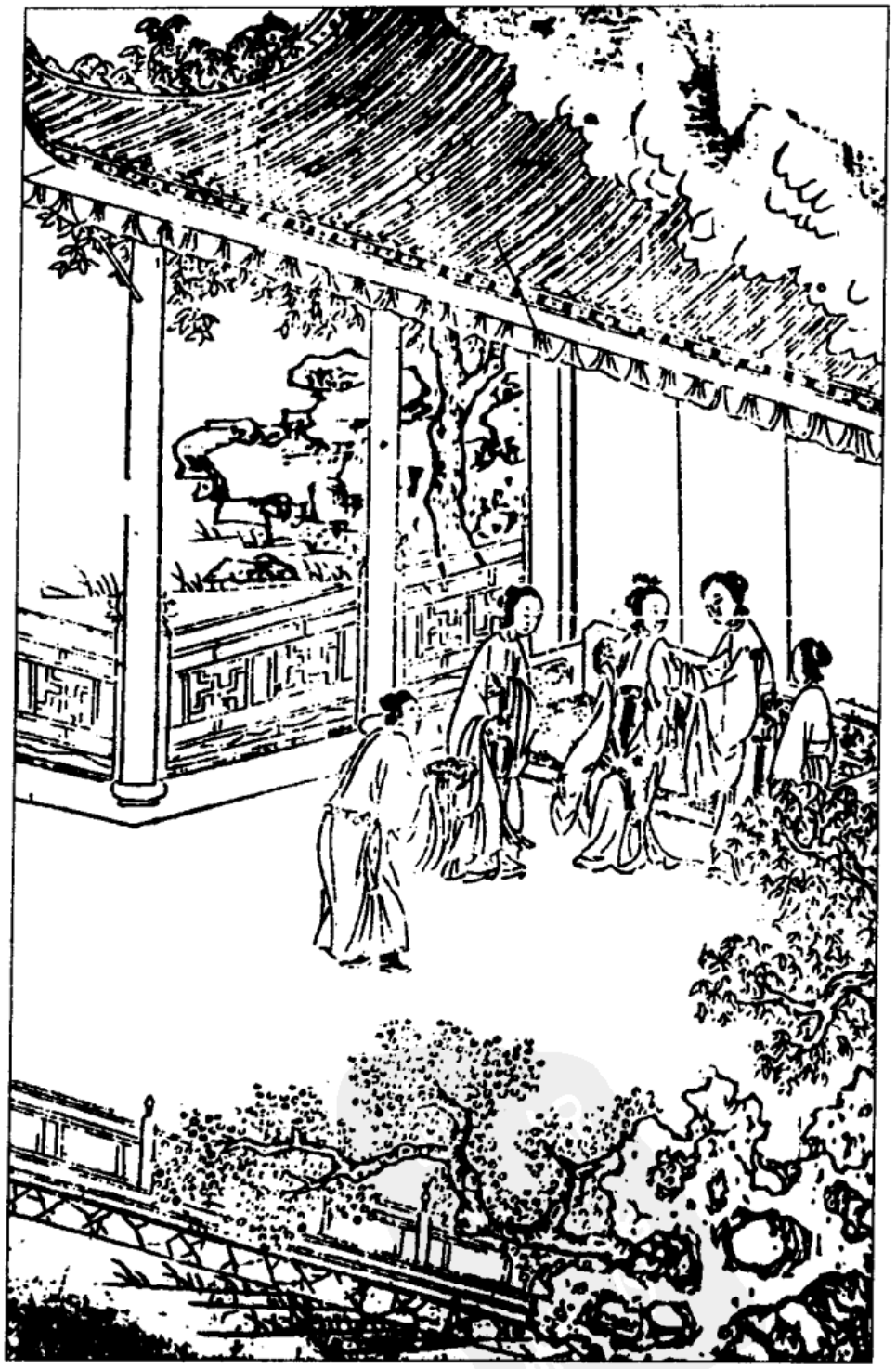
不点铅华，淡烟素月，别自堪夸。最消魂处，如嗔似怨，云鬓歪斜。　任他柳掩花遮，争到得，形芳影葩。灯前想象，巫山洛水，宛不争些。

炀帝见宣华柔媚可怜，越看越爱，因将手携住说道："夫人昨日之事恍如梦寐，不想今又疏灯明月，又接芳颜，何其幸也。"宣华低了头，如醉如痴，只不开口。炀帝又道："朕为夫人寸心如狂，几蹈不测之祸。夫人心非铁石，能不见怜？"宣华见炀帝连问数次，只得答道："贱妾不幸，经侍先皇，义难再荐。且陛下高登九五，六宫中三千粉黛，岂无倾国佳丽？妾败柳残花，愿陛下以

礼自节，勿得钟情太过。”炀帝笑道：“夫人差矣。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况佳人难得，朕虽不才，既与夫人相遇，不啻刘阮逢仙③，安忍当前错过？”宣华道：“昔公子顽通于宣姜④，为千古所笑，陛下岂不闻也？奈何效之。”炀帝道：“古人有言，冶容诲淫。千不合，万不合，都是夫人不合生得这般风流美丽，使朕邪心狂荡，死生已不复知，况于笑乎？今月白风清，夜良人静，正好促膝谈心。夫人只管推调，岂不辜负此一段风光。”遂叫左右看酒来，与夫人拨闷。宣华自料势不能免，又见炀帝细细温存，全不以威势相加，情亦稍动。遂抬起头来将炀帝一看，果然是个少年的风流天子，亦有《柳梢青》一首为证：

猗颀而长。一人有美，婉如清扬。漫夸富贵，不衫不履，自是非常。　　时闻天语琳琅，调笑处，珠温玉光。风流谁似？洛川魏胄，巫峡襄王。

宣华见炀帝是当今天子，又风流可喜，情意殷殷，因转一念说道：“陛下再三幸盼，妾虽草木，亦自知恩，但恐残弃之余，有污圣上之令名。”炀帝笑道：“夫人爱我实深，奈朕自见夫人之后，魄销魂散，寝食俱忘，非夫人见怜，谁能医得朕之心痞？”说话间，左右排上宴来。炀帝叫将桌儿移向帘前，好同娘娘看月。随携了宣华，同步下殿来。此时宫中寂静，月色如银，花阴树影，交映阶前。真个是人世丹丘⑤，端不减蓬莱阆苑。二人相对而坐，左右斟上酒来，炀帝亲奉一杯与宣华说道：“好景难逢，良缘不易。今幸相亲，愿以一杯为良媒。”宣华道：“天颜咫尺，妾亦不能定情，但愿圣恩保终始耳。”也斟了一杯递与炀帝，炀帝大喜道：“恩爱尚恐难消，安忍负也。”二人交欢而饮。宣华初犹羞涩，饮到数杯之后，渐渐熟了，轻调微笑，一时风情逼（毕）露，更觉旖旎可人，喜得个炀帝神魂俱无处安排。二人欢饮了半晌，不觉宫漏声深，月华影转，又起来闲步了一回，方才并肩携手，同入寝宫。寝宫中早香薰兰麝，春满流苏，帐拥文鸳，被翻红浪。二人解衣就寝。



黄金盒赐同心

——《隋炀帝艳史》插图

〔注〕 ① 赍(jī击)：抱着；捧着。 ② 中冓(gòu够)：本意是宫中构结深密之处。《诗经·鄘风·墙有茨》说："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后人以此讥讽妻子有外遇为中冓之羞。 ③ 刘阮逢仙：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遇二女，姿质妙绝，遂邀刘阮共至其家，盛情款待。留山中半年余，因求归。既出，子孙已七世矣。典出刘义庆《幽明录》。 ④ 公子顽通于宣姜：卫国王室内部乱伦丑闻。公子顽是卫宣公与前妻(夷姜)所生儿子，宣姜是卫宣公夫人，卫惠公之母。当惠公幼年初立之际，宣姜即与公子顽(惠公之庶兄)通奸，生有子女五人。事见《左传·闵公二年》。 ⑤ 丹丘：传说中神仙居处。因昼夜常明，故名。《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归乡。"

《隋炀帝艳史》是明清人情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称之为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以为是《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人情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它以隋炀帝一生淫逸奢侈的生活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风流天子"的典型形象。与一般的人情小说比较，《隋炀帝艳史》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前者大多以普通人的爱情婚姻为描写对象，通过人物悲欢离合的情感活动以及个人处境的升降沉浮，家庭、家族的兴衰变化来反映整个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态。隋炀帝则是一代帝王，且身处在改朝换代之前夕，他的性格和命运不仅关系自身，还直接联系着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其"风流天子"的形象塑造无疑蕴含着更为厚实、广阔的社会内容。

《隋炀帝艳史》摒弃了过去通常对帝王一味歌颂的道德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对文学的钳制，而根据客观史实与逻辑对其作出比较公正、合乎事实的评判。作品取名"艳史"，明确规定将以隋炀帝的荒淫生活即所谓"宫中行乐"为主要内容，与所谓的皇恩浩荡风马牛不相及。作者开宗明义即点明了作品的题旨："单表那风流天子，将一座锦绣江山，只为着两堤杨柳丧尽；把一所金汤社稷，都因那几只龙舟看完。一十三年富贵，换了百千载臭名。"遗臭万年，既是对"风流天子"的全面否定，也为作品奠定了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基调。《隋炀帝艳史》的价值不仅在于那种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而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从虚假到真实的转变，不失为对艺术本性的一种回归，隋炀帝这个充满否定性的艺术典型可谓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第五回《黄金盒赐同心》有一个高雅美妙的回目，其实写的是隋炀帝与宣华夫人的中冓乱伦。这是作品刻画"风流皇帝"肉欲横流、充满兽性、贪

图美色、骄奢淫逸的重要一笔。宣华夫人"性格聪慧，丰姿窈窕"，是文帝的宠妃，名义上该是炀帝的庶母。不过在炀帝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名分不名分"，"父子天伦，有如陌路"。文帝卧病，隋炀帝进宫探视，在文帝病榻之前初见宣华，随即"淫心荡漾"，"欲火如焚"，"早已魂销魄散"，"恨不得一碗水将她吞下肚去"。他不仅"不转珠的偷睛细看"，而且以轻薄之言百般调戏，并"将手来扯宣华的衣服"，公然非礼。遭到宣华正色痛斥之后，隋炀帝非但不思悔悟、收敛淫心，反而更加垂涎三尺："宣华这般美色，一时不能到手，如何区处？"活脱脱一个淫态毕露的"色中饿鬼"。

从"黄金盒赐同心"一节描写看，隋炀帝于宣华似乎也有一丝真心，场面相当动人。他先以黄金盒同心结表示爱慕不忘之意，与宣华相会后又是"细细温存，全不以权势相逼"，加上他貌若潘安，风流倜傥，惹得宣华也"情亦稍动"。待得手后也并未如通常那般始乱终弃，而仍"情意殷殷"，与宣华日日幽会，夜夜寻欢，以至于新君登极而政事懈怠，把原本煞费苦心、历尽艰辛而得来的江山社稷也看淡了。他对宣华说："人生天地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又正当少年之时，若没有佳丽在前，随心行乐，这些富贵不过都是虚名，要它何用。"似乎"风流天子"也是一个懂得人间真情挚爱、"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多情皇帝。但是，之后的情节发展表明，隋炀帝之宠幸宣华，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肉欲，出于贪色，而事实上又以帝王淫威相逼，所以并无多少真情可言，所谓"黄金盒赐同心"，其实是他软硬兼施、逼迫宣华就范的手段，也不过是风流皇帝有别于一般的无耻淫棍，而故作风雅罢了。作品在后来写到：宣华夫人含恨而死后，隋炀帝虽然"哭了几场"，但并未节哀守情，而是难耐宫中寂寞，令下人"分往天下，精选美女"，另觅新欢。作品不仅以冷峭的笔法实录了君王淫乱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民众疾苦，也客观地昭示出隋炀帝"黄金盒赐同心"不过是一场骗局，一个美丽的谎言。这与作品之否定性的基调和批判精神相一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刻画隋炀帝穷奢极侈、贪图美色的同时，对宣华夫人的描写相当细腻。作为文帝的宠妃，在文帝的病榻之前，她对炀帝的非礼理所当然予以拒绝。文帝驾崩，宣华失却了保护伞，炀帝的威胁使她战战兢兢："夫人不怕活皇帝，只管讲死皇帝怎么？"为此她终日惶惶不安，唯恐因忤逆炀帝而遭报复，甚至做好了以死抗争的准备。谁知出乎意料的是炀帝送来黄金盒同心结，非但未降罪于她，还对她念念不忘。这时，求生的本能，攀龙附凤、贪图安逸的心理，终于使她半推半就地投入了隋炀帝的怀抱。作品对宣华夫人的复杂心理，特别是从拒绝到惊怕，从犹豫到欣喜的转

变描绘得十分细腻、生动，即使是放在整个以描写人情世态、感情纠葛为特征的人情小说中，也堪称可圈可点之笔。客观地说，与对隋炀帝的否定意识相适应，宣华的人格也并不高洁。她本为陈氏，系六朝陈宣帝之女，以亡国之女得宠于隋文帝而成新贵，可谓早已大节有亏，这次改换门庭，身事炀帝，也不过是故态复萌，不足为怪。但是，由于作品细腻生动地描写出她复杂的心理活动，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敏感而又受难的灵魂，一个残缺而痛苦的人生。她只是为了自洁而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后又含羞受辱，逼于帝王的淫威，接受以一身事父子两人、中毒乱伦的命运。虽然收到了黄金盒同心结，她仍心如死灰，"闷闷不喜"，及至炀帝千万宠幸集于一身，方与炀帝"交欢而饮"，并企求"圣恩保始终"。然而正宫萧后震怒，要将她打入冷宫，她只得激流勇退，搬进别宫苟延残喘，了却余生，最后忧郁而死。所以，这是一个受损害和受侮辱的女性，我们在对她人格有所批判的同时，也难抑一种同情之心。与"风流天子"隋炀帝相比，她毕竟有着不同的丰采。　（竺洪波）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古吴金木散人

——《鼓掌绝尘》第三十五回

诗：

两字功名悉在天，人生梦想总徒然。
数仞宫墙肩易及，一枝丹桂手难攀。
谩言苦志毡须破，要识坚心石也穿。
莫将黄卷青灯[①]业，断送红尘白昼间。

却说王二自搬回来，已有三个月身孕。耽辛（担心）受苦，捱了多少恓惶，看了多少嘴脸，待到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儿子。丫鬟连忙去报与婆子道："奶奶，恭喜，贺喜！二娘分娩了。"婆子听说，却贤慧起来，便道："谢天谢地！一来是陈门有幸，二来也不枉我想了这一世的儿子。"说不了，只见陈进从外面大哭进来。婆子道："老杀才！养了儿子倒不欢欢喜喜，兀自哭哭啼啼，想着甚的哩！"原来陈进有些年纪，便觉有些耳病，一边搵[②]泪道："奶

奶，你不知道，适才我一个好友张秀来报讣信，说我陈通兄弟，昨晚三更时分，偶得急症而亡。”唯有妇人家最多忌讳，这婆子听说陈通死了，心中打了一个趿踏，便叫道：“老杀才！你敢是想他去年正月间牵那个私窠子③来的好情么？这样的人，莫说死一个，便死一千一万，也不干我甚事！等他死得好，我家越生得好！哭些甚么？”陈进方才听得，便道：“奶奶，我家生些什么？”丫鬟道：“员外，二娘生下一个小官哩！”陈进连忙拭了两泪，走到房中一看，果然生下是个儿子。那老人家五六十岁，见生了一个孩儿，止不住心中欢喜，便分付丫鬟，早晚好生伏侍调理不提。

真个光阴转眼，日月飞梭，那孩儿将及一岁，看看晓得啼笑。陈进爱惜，就如掌上珍宝一般，满身金玉，遍体绫罗。雇了乳娘，日夜小心看管。到了五六岁，取名就唤做陈珍，便请先生在家教习经史，训诲成人。那先生见他父母十分爱惜，却也只得顺着他意儿，凭他说东就东，说西就西，再不去考较他一毫课程，也不去理论他一毫闲事。这陈珍渐渐长成，晓得世事，倚着家中多的是钱，有的是钞，爹娘又加爱护，把一个身子浪荡惯了。今日花街，明日柳巷，没有一个娼妓人家不曾走到。你看，不上两三年内，把父亲上万家赀，三分里败去了一分。这也是他父亲损人利己，刻众成家，来得容易，去得容易。陈进自知衰老，日近桑榆④，替他娶了一房妻小。不想那陈珍，自做得亲后，听了妻子枕边言语，也不晓得王氏亲娘，当初受了万千苦楚，不思量报答他些劬劳⑤养育之恩。买了物件，不论贵贱好歹，悄悄都搬到自家房里，把这个没眼睛的嫡母，就如婢妾一般，朝骂一顿，暮骂一顿。若还说起父亲两字，略有三分怕惧。那婆子那里受气得过，一日扯住陈进骂道：“老杀才，当初没有儿子的时节，耳根头到得清净，吃饭也得平安，穿衣也得自在。如今有了这个忤逆种，到把我做闲人一般，件件都防着我！我虽然不是生他的亲娘，也是一个嫡母，要骂就骂，要打就打，便是生我的爹娘，也还没有这样凶狠。我今番想着了，敢是与王氏亲娘做了一路，要结果我的老性

命哩!”陈进道:“奶奶耐烦,这不肖畜生,终不然果有这样事,待我唤他出来。”陈珍听得父亲呼唤,便到堂前相见。陈进道:“畜生!当初你嫡母与亲娘,不知为你费了多少心机,受了多少辛苦,抚养得你成人,择师训诲,今日却不愿你荣亲耀祖,显姓扬名,只指望挣得一顶头巾⑥,在家撑持门户,不惟替爹娘争一口气,就是丈人妻子,面上也有光耀。谁知你娶亲之后,把文章两字全不放在心上,可是个长俊□上的畜生么?”陈珍听了,只是低着头,不敢回答。陈进道:“我有个道理,家中妻子是爹爹娶与你的,不怕外人夺去,终日苦苦恋着怎的?明早着家僮收拾书箱,依旧到馆中去看书。若逢朔望日,才许回家。”陈珍见父亲分付,岂敢有违?只得遵依严命。次日侵晨,果然收拾书箱赴馆。

却说那先生,原是个穷秀才。这陈珍若从他一年,就有一年快活,一日不去,便没一日指望。那馆中虽有四五个同窗朋友,都是家事不甚富实的,惟独有他,还可叨扰,大家都要刮削⑦他些。众人见陈珍到馆,一个个齐来趋奉,就如几十年不曾会面的一般。有的说:“陈大哥恭喜!娶了尊嫂,还未曾来奉贺哩!”有的说:“陈大哥,新婚燕尔,如何割舍撇了,就到馆来?”先生道:“我前日有一付金花采缎,特来恭贺老弟的,怎么令尊见却,一件也不肯收?”陈珍道:“学生险些到忘怀了!先生说着那副礼,学生还记得起,家父几遭要收,到是学生对家父说:‘这个决收不得!’家父说:‘这是先生厚情,怎么收不得?终不然到见却了?待明日请完了众亲友,整齐再备一席,独请先生就是!’学生回的好:‘孩儿那日在馆中,曾看见先生送过一个朋友,那朋友接了一对纸花,还请吃了三席酒,先生也把他骂了十多日。若是收了这副全礼,莫说三席酒,就是十席酒也扯不来。终不然教孩儿这一世不要到馆里去了!’”先生笑道:“说得有理!这个还是不收,到馆里来的是。”众人道:“今日陈大哥赴馆,先生做一个领袖,众朋友各出分银,办一个暖房东道。”先生道:“言之有理,你每人各出时钱一百文,斗⑧来与我,昨日旧院里有个妓者,我替他处了一

件事，许我一个大大东道，我们同到那里去消帐罢！”众人听说妓家的东道，都欣然斗了分子，邀了陈珍，竟到院里不提。

陈珍自从这遭东道，引动心猿意马，惹起蝶乱蜂狂，朔望日也不思量回家探望爹妈，终日在那些妓家串进串出。好笑一个受业先生，竟做了帮闲篾片⑨，也不知书是怎么样讲的，也不知文章是怎么样做的。

偶值宗师行牌⑩，郡中岁考⑪，陈进对王氏道：“如今郡中行牌岁考童生⑫，日期在迩，孩儿一向在馆，想是撇不得功夫，因此许久不见回家，心中好生牵挂！”分付家僮：“快去接大相公回来！”陈珍见父亲唤他回去，不知什么头脑。走进门，悄悄先到房中，问了妻子，方才放心出来，再请爹妈相见。陈进道：“孩儿，十五日已是岁考日期，你爹爹昨日先替你买了卷子，不知还是寻那一个保结⑬？”陈珍听说个岁考，一霎时面皮通红，心中暗忖道：“这个却做出来！”便随口回答道：“孩儿还去馆中，与先生商议，若寻得一个相熟的，还省些使用盘费。”不想他嫡母在房中听见，厉声高叫道：“恭喜，贺喜！今年秀才决有你分了！”陈进笑道：“奶奶，你怎么晓得？”婆子道：“他这样会省银子，难道买不起一个秀才？”噫！这正是：

只因一句话，惹起满天愁。

陈进道：“事不宜迟，你快到馆中去，早早与先生商议停当，打发家僮速来回复。”陈珍别了爹妈，竟到馆中与先生计议考事。先生道：“这个怎么好？日常间书也不曾看着一句，题目也不曾讲着一个，却难怪你。也罢！我有个计策在此，明日与你寻了保结，先纳下卷子，到十五日，不要与外人知道，悄悄的待我替你进去做两篇罢！”陈珍恰才放宽心绪，撇下肚肠，着家僮回覆不提。

却说到了十五日，果然是先生进去代考，喜得县里取了一名。看看府试将近，陈珍道：“先生，如今府试⑭，还好进去代得么？”先生道：“府试不比县试⑮，甚是严厉，怎么去得？若是做将出来，连我的前程也弄得不停当了。我到有一条上好门路，劝你

做了罢!”陈珍道:“先生若有好门路,何不就做成了学生?”先生摇头道:“门路虽有,不是我先说不吉利,明年宗师岁考起来,这顶头巾,怕不能勾保得长久。”陈珍道:“先生,我老父算来也是有限的光景。一来只要眼前替他争一口气,二来还是先生体面,到了明年,又作明年道理。”先生道:“我与你讲,有个门路,却是府尊⑯的座师,又是宗师的同年。只要三百两现银子,就包倒了两处。”陈珍喜道:“此事极妥,学生便做三百两银子不着。只要做了秀才,街上迎一迎过,就把衣巾脱还了他,也是心下快活的!”先生道:“做便去做,明日试期,还要你自进去。”陈珍道:“先生,若说起做文章,这个就是难题目了。学生若亲自进去得,也不消推这三百两银子上前。”先生道:“不妨事的!走将进去,接了卷子,写下一个题目,难道一日工夫,之乎者也,也涂不得些出来?明日取出名字,也好掩人耳目。”陈珍只得应承,便去将银浼⑰先生打点门路停当。果然府试、院试,都是亲身进去,两次卷子,单单只写得一行题目。这也是人情到了,府里有了名字,院里也有了名字。那陈进听人来报说孩儿入泮⑱,一家喜从天降,也等不得择个好日,便去做蓝衫,买头巾,定皂靴,忙做一团。那些邻里亲友,听说陈员外的孩儿入泮,牵羊担酒,尽来恭贺。

却说他馆中有个朋友,姓金名石,家内虽然不足,腹中其实有余,只是数奇⑲不偶,运蹇⑳时乖,自考二十多年童生,并不曾进院一次。他见陈珍入了泮,心下便不服起来,暗自思忖道:“他一窍不通,便做了秀才。我还有些墨水,终是个老童生。这决有些蹊跷!不免且到府里去查他卷子,出来仔细看一看,还是那一篇中了试官的眼睛?”这金石走到府里一查,原来是个白卷,上面单单写得一行题目。他就将几钱银子,悄悄买将回来,只等到送学的那一日,便去邀了无数没府考和那没院考的童生,共有五六百,都聚集在大街三叉路口。你看那陈珍,骑着一匹高头骏马,挂着一段红纱,头巾蓝衫,轩轩昂昂,鼓乐喧阗,迎出学门。众人看见,都道:“陈员外想了一世儿子,到也被他想着了。”看看到了

大街，只见金石带了众人，一声呐喊，大家簇拥上前，将他扯下马来，剥蓝衫的剥蓝衫，脱皂靴的脱皂靴，踹头巾的踹头巾。好笑那些跟随从人，竟不晓得甚么来由，各各丢了红旗，撇下彩亭，都跑散了。陈珍心内自知脚气，吓得就如木偶人一般，随那众人扭扭结结，扯了就走。连那些街坊上看的人，也不知甚么头脑，内中有两个相熟的，连忙去报与陈员外知道。你看那陈员外家中，正打点得齐备。只见那：

画堂中绛烛高烧，宝炉内沉檀满爇[21]。密层的彩结高球，簇拥的门盈朱履。这壁厢闹攘攘鼎沸笙歌，那壁厢乱纷纷喧阗车辙。佳客良宾，一个个亲临恭贺；金花采缎，逐家家赍送趋承。又见那门外长杨频系马，街前推(稚)子尽牵羊。陈员外喜上眉梢，呼童早煮卢仝[22]茗；欢迎笑口，命仆忙开仪狄埕[23]。这正是，庭院一朝盈鸟雀，亲者如同陌路人；蓬门[24]有日填车马，不因亲者强求亲。

那些亲族邻友，一个个欢欢喜喜，都站在门前盼望等候，迎新秀才回来。忽听得这个风声，一齐连忙赶到提学院前。只见金石正扭住陈珍叫喊，众人又不好向前劝解，只得在傍看个分晓。恰好宗师那日还在馆中，发放那些岁考秀才。金石一只手扭住陈珍，一只手便把大门上的鼓乱敲几下。宗师问道："为甚么事的，快拿进来！"金石就把陈珍扭将进去，当堂跪下。此时门上看的人，挨挨挤挤，好似蚂蚁一般。金石道："爷爷，童生是首假秀才的，见有他府试白卷呈上。"便向袖中取出卷子，送上宗师。宗师看了，却也要避嫌疑，便问陈珍道："这果是你卷子么？"陈珍此时，已唬得魂飞九霄，那里还答应得一句。金石道："爷爷，只验他笔迹，便分泾渭。"宗师道："一个白卷，亏那下面糊糊涂涂，取了一名上来。"便叫礼房书吏，再查他院考卷子对看，连那宗师自也浑了，那里记得他原是有门路来的。吏书取了卷子送上。宗师仔细一看，原来只写得半篇，还是别人的旧作。便对陈珍道："也罢！你两个只当堂各试一篇，若是陈珍做得好，便还

你衣巾，把金石究个诬首之罪。倘是金石做得好，就把你的衣巾让与他，仍要依律拟究。”金石听说，便跪到公案前，叩首道：“童生是真才实学，只求爷爷命题，立刻面试一篇，免致有沧海遗珠㉕之叹。”这陈珍只是磕头哀气（乞）道：“只求爷爷饶命！”宗师分付书吏，每人各给纸笔，再把四书想一遍道：“就把那《论语》中‘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各试一篇罢！”你看这金石领了题，拿起笔，蘸着墨，伏在案前，不上一盏茶时，倏忽扫了一篇呈上。宗师看了，满心欢喜道：“这果是沧海遗珠了！”圈的圈，点的点，只叫“做得好”！你看那陈珍，眼望半空，攒眉促额，一个题目，还未写完。宗师怒道：“这明明是一个假秀才，快把衣巾让与他去！”分付皂隶：“把这陈珍拿下，重责三十板，枷号两月示众！速唤他父亲，罚银二百两，解京助充辽饷，姑免教子无方之罪。”这回陈珍白白断送了三百两银子，金石白白得了一个头巾。噫！正是：

没墨水的下场头，
有才学的大造化。

这陈进恐被外人谈笑，只得忍着气，纳银赍助，不上两个月内，遂染气蛊㉖而亡。那瞎婆子见陈进身故，那个还肯来顾恋着他，只得自缢而死。但不知那陈珍，后来守了爹娘服满，还有什么话说？再听下回分解。

〔注〕 ① 黄卷青灯：黄卷指书籍，古时为防书籍被蛀用黄蘗染纸，故称。青灯即油灯，因其光青荧，故称。此指灯下苦读。 ② 揾（wèn 问）：擦拭。 ③ 私窠（kē 科）子：私娼。 ④ 日近桑榆：喻人近晚年。 ⑤ 劬（qú 渠）劳：辛勤劳苦。 ⑥ 挣得一顶头巾：指读书人通过科考获取功名。 ⑦ 刮削：揩油水。 ⑧ 斗：喻事物微小，此处有“零凑”之意。 ⑨ 帮闲篾片：旧时指称一些专事为富豪官僚们凑趣逗乐以谋生的人。 ⑩ 行牌：此指宗师到所辖县、州、府主持科考事。 ⑪ 岁考：明清科举时各省学政对所属府、州、县生员进行的考试。 ⑫ 童生：明清科举时凡未取得生员身份的人，无论老幼皆称童生。 ⑬ 保结：同考五人互结，复请廪生（资历较深的生员）作保，称保结。 ⑭ 府试：明清科举时经县试录取的童生到所在府进行的考试，为第二阶段的考试。 ⑮ 县试：明清科举时童生在本县参加考试，为第一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鼓掌绝尘》插图

阶段考试。 ⑯ 府尊：对对方的父亲的尊称。 ⑰ 浼(měi 美)：请托。 ⑱ 入泮(pàn 判)：泮，古代学宫。科举应试学童考入县学为生员，称"入泮"。 ⑲ 数奇：旧时迷信说法，指人的命运不好。 ⑳ 运蹇(jiǎn 检)：蹇，停滞。运蹇，指时运不顺。 ㉑ 蘸(ruò 若)：烧。 ㉒ 卢仝：唐范阳人，初隐不仕，曾以诗刺宦官，后竟为宦官所杀。 ㉓ 仪狄埕(chéng 成)：仪狄，相传夏禹时发明酿酒的人。埕，一坛酒。 ㉔ 蓬门：代指平民之家。 ㉕ 沧海遗珠：大海中宝珠被拾珠者所遗漏，喻人才被埋没。 ㉖ 气盅：心神惑乱的疾病。

本篇选自明代白话小说集《鼓掌绝尘》，书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全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各叙一完整的故事。"月集"以明末为社会背景，以破落户子弟张秀的一生浮沉为线索，展示了明末黑暗、腐朽、没落、混乱的社会现实。

本篇是"月集"的第五回、全书的第三十五回。这一回的主角是富商之子陈珍，写他科场舞弊，以三百两白银买了个秀才。正当其得意夸耀之时，被同馆老童生金石查到他的科考白卷，告到提学院，宗师当堂出题试才，假秀才原形毕露，被夺去秀才资格，并予以重罚。

作者对陈珍其人不学无术、科场舞弊的卑劣行径鞭挞有加，这从陈珍当街受辱、宗师当堂试才两节富有讽刺意味的描写中，自不难看出。从篇首"莫将黄卷青灯业，断送红尘白昼间"的两句开场诗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劝人读书上进，莫要虚度光阴的良苦用心。但作者的创作意旨却并不仅限于此。作者通过塑造陈珍这个人物形象，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明末腐朽没落、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陈珍是一个刻画得比较丰满的艺术形象，作者既赋予他轻浮浪荡、不学无术的个性特征，也描绘出其人单纯呆憨、不谙世事的一面。例如，陈珍新婚之日，学馆先生送他一付金花采缎作为贺礼，陈家未收。后来先生问起此事，陈珍竟然当面把先生当初送礼无非是图人家回礼的用心和盘托出。又如，县考由先生代考，过了一关，及至府试时，他问先生："如今府试，还好进去代得么？"话语中透露出几分胆怯，几分呆憨。先生让他行贿宗师，不过，还担心他应付不了宗师岁考，不能长久保持顶上头巾。陈珍倒是毫不计较以后的事如何，只图眼前骗一下老父，说什么："只要做了秀才，街上迎一迎过，就把衣巾脱还了他，也是心下快活的！"作弊之事败露后，"唬得魂飞九霄，那里还答应得一句"，只会磕头哀乞饶命。这些描写，都使人看到了一个单纯呆憨、不谙世事的纨袴子弟形象。作者着力表现陈珍这一

性格特征，其用意正在于引导读者去关注促成陈珍科场作弊案发生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家人的骄纵，自然是陈珍养成轻浮浪荡个性的前提条件。富商陈进老年得子，如同天降珍宝，兼有万贯家财，自是恣其所为。虽亦请了个先生专门教诲，然先生见他父母十分爱惜，就顺着他的意儿，凭他说东就东，说西就西。长大成人后，更兼出入花街柳巷，父母也并不过问，直至发展到骄纵成性、打骂嫡母的程度，父亲才逼他去学馆读书。而学馆中的先生恰又是个人格卑下、厚颜无耻之徒。他平日里的心思全不在教书上，只是变着法儿揩学生的油水。此外，他还是妓院的常客，陈珍刚到馆中，他就以给陈珍办暖房东道为由，领着全伙弟子到妓院去吃喝玩乐。此一番又引动了陈珍的心猿意马，此后便频频出入妓院。行文至此，作者忍不住感叹道："好笑一个受业先生，竟做了帮闲篾片。"后来的县试代考，府试、院试中行贿，都是这位先生的主意。可以说，这位先生是书中导引陈珍堕落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一手导演了这场科考舞弊的闹剧。

封建科举制至明末已是日趋腐朽没落。程式化的八股文考不出什么真才实学，已是不争的事实。作者虽然并没有对科举制本身加以否定，但是，就书中"先生"的形象来看，如此卑琐下流的人品，居然也是秀才出身，也可为人师，县试代考也能考中头名，由此可见科举制腐朽没落之一斑了。加之明末政治黑暗腐朽，种种龌龊的社会风气，必然会渗透到科举考试乃至于整个教育界中来。但看那位先生谋划代考行贿，说来头头是道，做来得心应手，就可知已是惯家老手了。而篇中那个道貌岸然，"秉公执法"的宗师，其实也正是这场徇私舞弊案的受贿罪魁。难怪陈珍嫡母听说陈珍去参加岁考，便高叫："恭喜，贺喜！今年秀才决有你分了！"陈进不解何故，那婆子道："他这样会省银子，难道还买不起个秀才？"这应看作是作者意味深长的一笔。连瞎婆子都知道有钱不愁买不到秀才，可见当时科举舞弊的现象已是很普遍的了。

教育的腐朽没落，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败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教育的腐朽没落，又是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一个显著的标志。陈珍这个人物形象，正是这个腐朽没落的社会中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怪胎。所以说，这场科考舞弊闹剧中出乖露丑的是陈珍，但通过他所暴露出来的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艺术上，本篇除人物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丰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外，还成功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构成了具有喜剧意味的矛盾冲突。例如，

陈珍被点中秀才后，举家欢庆，邻里道喜，好不热闹。岂料他那只写了一行题目的白卷，已被金石拿到手，他还全然不知，正骑着高头骏马，挂红纱、戴头巾、着蓝衫、穿皂靴，“轩轩昂昂、鼓乐喧阗”，沿街炫耀，得意洋洋之际，没提防被金石等人候了个正着，发一声喊，将他扯下马来，剥蓝衫、脱皂靴、踹头巾，他这时“心内自知脚气，吓得就如木偶人一般”，假秀才前后的形象、心态构成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又如当堂试才，宗师出的题目是“秀而不实者有矣夫”，那金石“伏在案前，不上一盏茶时，倏忽扫了一篇呈上”，再看陈珍，“眼望半空，攒眉促额，一个题目，还未写完”。一个才思敏捷，一个庸劣愚钝，二者亦构成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些对比的描写，都给文章增添了浓厚的喜剧色彩，令人忍俊不禁，从而也就达到了作者讥讽世风的目的。

（梅显懋）

春梦琐言　　胡永僖

韩器字仲琏，会稽富春人。幼而孤，为族人养。及长，白皙秀目，姿貌姣丽，口多微辞，赋诗善书，及他歌啸琴棋百技之流，莫不晓通。时人号曰“赛安仁”①，言比潘岳也。盖富春之地，吴越之名胜，山秀水丽，多出佳人。此里之女子，以姿色称者，罔不悉寄情于仲琏。然仲琏无一所勾引也。及岁二十有五，未践烟花之衢。性唯乐山水，爱花草，春林之畔，秋月之下，随意适处忘旦夕，或信宿而返，是以近境名区，无有不跋涉地。

一日，春气新霁，烟景和融，仲琏怡之，曳杖出游。信履而往，可十数里，觉山豁稍奇，青萝垂崖，洞水蓝碧，水底游鱼，瞥瞥乎可数。仲琏止杖赋诗曰：

春服初轻白日迟，正斯骚客采芳时。
独携藤杖寻豁去，遮莫②迷花失路岐。

进取途，抵青岩下，壁立数十仞。叵攀跻，傍见一洞，窥之窅窅，中有闪光一痕，犹如射的。仔细察之，洞尽所视天光也。碧水涓涓，流注于溪涧，乳孽③垂上，乱石横下。仲琏怪谓：“去郭才十

里余，未知有此胜地也！”意欲寻洞外，脱履褰裳而进入。水泽石滑，将颠仆数，惟仗之凭。约数十余步，始出洞，则显敞豁达，连嶂如画。有一径似经行者，傍水绕山而行里余，蜂蝶纷纷，先后飞去，若迎尊者。进登一坂，忽闻一道香风。前瞻则山腹宽坦之所，林花红白相间，云蒸霞起。陟降三折，抵林下，松柏辛夷之类，交柯密郁，兰蕙芳药之属，凭岩罗生。二十步许而出林，见一院，树榱橘柚，绕篱而往，有屏门半开。

仲琏入立于庭，将请谒，觉清香袭人。仰见奇葩荣发，苔石潇洒，风致所想，时闻院中弹箏歌唱。其歌曰：

悲芳时兮惜春阳，开明镜兮照新妆。百花历乱随风落，鸣环曳带下华堂。和鸣禽鸟犹有匹，何事茕独守空床？歌复歌兮人不识，徒使双泪湿罗裳。

音韵清亮，若鹤鸣九皋，风度高松。仲琏不觉意荡心醉，叹赏不已。赓作歌和之曰：

蹈蓁莽兮出幽篁，涉仙源兮到洞房。闻清歌兮听鸣箏，哀窈窕兮独自伤。春兰数绿无人采，年年花叶摧秋霜。不见萧史与弄玉④，相共吹笙骑凤凰！

时有人自窗中窥视。嗫嚅少顷，有两丫环容貌不凡，出曰：“客何来？”仲琏敛容曰：“仆亦兹乡人，姓韩名器字仲琏，逍遥山水，失路到此。顾日已倾，如容荫庑下，以待天明，则幸甚。”丫环曰：“君少待之。”乃入复出曰：“主人请君入。”仲琏曰：“主人何姓字？”曰：“一人李姐，一人棠娘。”仲琏欲再问之，女童已入。

仲琏亦从入。房栊窗户极悉华丽，壁上多古帖书画，或有如蝌斗鸟迹文，殆不可读者。一女坐于上，所谓李姐者也：岁可二十二三，面如白玉，不假粉妆，着白绫衣绿绮裳。一女坐于下，所谓棠娘者也：二十而弱，十五而强，颜如桃花，着乾红衣翠油裳。其光彩共动人，绰约如神仙。侍童十余人，咸是美而艳者，然不见一人男子。仲琏忆疑当贵戚子女，好居别墅者，恭拜谢见留之辱，不敢就座。李姐使仲琏坐曰：“君但宜宽心谈话，妾等贱人不

足敬。妾姓李，名芳华。彼姓棠，名锦英。同居于此宅，个里固无一人丈夫，又地僻无或来者，喜幽境远于虎狼之害焉。今不料君乃见临，颇缺迎接，幸君莫罪。”仲琏曰：“多少厚惠。”棠娘曰：“君何业？”曰：“耕稼陶渔仆不克，吏务职事又人不举，故仆糊口于笔端，濡咽于砚池已矣。”棠娘曰：“往闻君歌，风韵清越，果是风流中之人。”李姐曰：“宾莫饥乎？速具馔。”侍儿捧案盘，饭如玉屑，羹肉蕈芳馨甘脆。次进玉壶金杯，酒香如流，甜如蜜。他肴蔌之味，器皿之美，殆世不可得见者也。二女曰：“薄酒恐不足醉君。”仲琏谢之。二女命侍者吹笛鼓箏，或歌或舞以佐欢。中有一人能讴者，唱曰：

百二重关不足固，楚人焚却咸阳城。
富春山里春长富，欲学长生宜驻情。

亦作《杨白花曲》曰：

杨子江头杨白花，春风吹送落谁家？
江流不返红颜歇，一曲哀歌起晚鸦。

曲调古雅，近于齐梁。已而献酬交错，仲琏醉，欢甚，于是意气发畅，自作《行路难》歌曰：

弈棋雌雄不可量，欲量雌雄观在傍，吏人黑白不可辨，欲辨黑白视在氓。君心好恶不可识，欲识好恶察在肠。勿言勿言言抵罪，好但为尽手中觞。

李姐曰：“妾初以为君自是翩翩佳公子，闻此曲则识堂堂好丈夫。人诚不可以容取。”即赋短韵曰：

好勇必好色，有德必有邻。
请见拔山力⑤，泣别虞美人。

棠娘使李姐弹箏，自歌《懊侬曲》曰：

昨日花枝带雨重，今日花枝依风轻。花枝虽同风雨异，何人解道此中情？本期金兰结俦匹，岂料无媒误终生。兹身若有同心者，瞿塘大行踏如平。兹时若有倡和者，饥虎当道不惮行。翠黛白发何所告，懊侬空作

苦吟声。

歌调悲壮，音声凄惋，不觉鼻酸涕零，四座萧然无言。棠娘曰："宾得无罢乎？宜备枕席。"侍儿即收壶觞，周屏风设七宝床、桃枝簟、珊瑚枕、绣鸳被。床前脚炉安鼎。煎香汤。案上玉盂盛姜橘盐箪之类。金荷燊然，明炬大如臂。女童皆退。仲琏见屏上有诗曰：

云母屏风画彩云，织锦缕带结罗裙。

微身去就如相问，一点丹心倾向君。

仲琏灭烛就枕，忡忡不能瞑：二女容姿在目，言语存耳，欲忘不能。自忆平生铁肝，为二女磨磷欤，乃自励作诗曰：

洛水赋成悲宓妃⑥，白头吟歇惜文君⑦。

陈王犯礼相如薄，空有辞章势未分。

时闻隔壁低声歌艳词，听之则棠娘声。其词曰：

妾本良家子，家近金陵市。十三学女红，纴织无不通；十五撰梨园，谢病不入门；十七始见君，中情羞不言；十九期结发，君时从远伐。折柳伤流年，送雁望胡天。羡他邻舍娘，怀儿在姑傍。

仲琏呻吟反侧，眼如鱼。

比及二更，有人秉烛排户而入，即李姐与棠娘也。棠娘靠案不进，李姐直就床，推仲琏曰："幽僻之境，知君之不堪寂寞，愿拂枕席，奉一宵之欢。"仲琏敛襟俛首曰："仆闻之《礼》，男女岁不六旬不同居。仆虽无鲁人之见⑧，岂不学颜叔之嫌⑨哉！敢辞。"李姐举手褫被曰："君已单阳处群阴中，虽不媾情合肌，无乃为不犯礼欤？何以五十步笑百步之为？"顾谓棠娘曰："乐只君子，以为汝福。"棠娘低头含羞不克进。（以下删去千余字）

时有山鹃叫过屋上，声如烈竹，豁响林应。仲琏于是愕然惊觉，已失二女之所在，帐屏几床之类无一所见。身上衣服如故，在两树间，凭石而坐。仲琏恍惚如被掠夺者，乃定目四瞻：月落鸦啼，天色渐曙。仰见两树：一是素李，花如积雪；一是海红，英

如升霞。祇知其芳华者李树之精，锦英者海棠之精也。心志怳怳不稳，疑吾为物魅乎？物为吾厌乎？偶有微风至，树枝垂拂，若扯若驻，仲琏怅然彷徨，题诗去。其诗曰：

梦逢仙女宿瑶台，觉处烟霞望不回。
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

〔注〕 ① 安仁：晋诗人潘岳字安仁。潘貌美，常作美男子的代称。 ② 遮莫：不论，不管。 ③ 乳孽：山洞中的钟乳石。 ④ 萧史与弄玉：汉刘向《列仙传·萧史》："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 ⑤ 拔山力：项羽乌江自刎前，曾泣别虞姬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 ⑥ 洛水赋成悲宓妃：传说中宓妃为洛水女神，《文选》李善注引旧说谓陈思王曹植的《洛神赋》，系感念其嫂甄妃而作，故下说"陈王犯礼"。⑦ 白头吟歌惜文君：《西京杂记》卷三："相如（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⑧ 鲁人之见：《诗·小雅·巷伯》毛传载："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嫠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闲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⑨ 颜叔之嫌：颜叔子，春秋时鲁人，尝独处一室，夜大雨，邻舍屋崩，有女子趋投之，叔子使执烛于手，烛尽，焚燎以继其明，不二其志。此颜叔之与上注鲁人，或谓即是一人。两故事都叙男子拒近女色。

《春梦琐言》是一篇文言短篇小说。卷首有署名"沃焦山人"所撰的序言一篇，作于"崇祯丁丑"年间，估计这篇作品成于嘉靖、万历年间。

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写会稽富春人韩仲琏，才貌双全，惟心爱山水花草。一日春游，步入山洞，遇李姐芳华、棠娘锦云两女，侍寝交欢，尽鱼水之乐。后山鹃一声，大梦惊醒，乃凭石而坐，旁有两树：一是素李，花如积雪；二是海棠，英如升霞。才知其芳华者，李树之精；锦云者，海棠之精也。

小说开头写仲琏抵青岩下，旁有一洞，脱履褰裳而进，则显敞豁达，连嶂如画，颇有点像进"桃花源"的意味。然而，从整篇的构思与格调来看，显然是受了《游仙窟》的影响。作为一篇文言小说，其文辞简洁而艳美。如写

仲琏于一日春气新霁，“曳杖出游，信履而往，可数十里，觉山溪稍奇，青萝垂崖，涧水蓝碧，水底游鱼，瞥瞥乎可数”，颇有情致。写两女情态，各有风神，既合人情，又肖其李树、海棠的不同物类：“李姐果敢进取，面以白见美；棠娘婉柔窈窕，肌以红呈艳。”（沃焦山人序）可见作者具有相当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正因此，作者或许觉得《游仙窟》“笔力不称甲”，特别是在写“床席欢娱之状”时，“不过于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颇觉无馀味”（同上），于是，他在这方面极尽描摹之能事，大肆铺张，因此，从整篇小说来看，其格调是不高的。但由于这篇小说的下体名状和交合态势，多用“雅”言，且以借喻出之，故与一般通俗小说中滥用的粗俗、夸张而程式化的文字略有不同。（黄霖）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西子湖伏雌教主

——《醋葫芦》第九回

却说成珪回家，因京中客名说不相对，早发了妻子一点疑心，定要查验龟头印记。没奈何，大着胆，只得随入房中，请出前件与妻子辨认。都氏一看便惊讶道：“你又来弄手脚了！”成珪假硬道：“胡说！又来生情，终不然谁换了去？”都氏道：“不要瞒我，只实说倒也无事，若推辞假赖，不要费了周折。”成珪道：“推辞甚来？又不曾行房，又不曾洗澡，原货缴还，还有何事故？”都氏道：“只吃你嘴强，不要道老娘没眼孔，只怕辨印生没有我的眼力！且莫屈说了你，只把原印与你比一比看，你只看这一个、那一个，往来差了一二分，难道可是瞒得过的？世上顽劣的丈夫颇有，谁似你这老奸巨猾！我也没处跟究，只罚你跪在堂前，领了二百竹片罢。”

成珪命该栏杆官符星动，只如平日甘领一二十下，也自罢了，这日偏要分清理白，希图争个扯直，以为下次立规，口中嚷嚷之声，只不服输，百般屈强。谁知真赃实据却在前件头上，因此

恼动都氏性子，教他如何自肯甘休？莫怪都氏发怒，定要究个的实，便寻条纸儿，打个印子，递与丈夫看，道："你还是道我屈你，你只自看，差了多少？每常擦去，倒也还可恕饶，如今一竟私雕！教我怎生了得！尚且东拽西扯。不要慌，只还我个明白。"成珪也口软了，又想出一个办法，道："院君[1]不记得初设之时，也曾费口几次，只因软硬之间，搅出许多口舌。今院君嗔其改样，岂不又涉前事？乞院君细加详察，莫要造次。"都氏道："前番软硬，总还不出圈套，如今一发大相悬绝。我的印儿上边原是朵并头金莲花，如今却是一朵双头牡丹花。终不然阳物会做画，即把花样都改变过了？"成珪自知没理，不敢再辩，只得蠕[2]地跪下道："事已如此，万望院君饶这一次，今后断断不敢了！"都氏那肯放过一些，左手揪住耳朵，右手捻着胡须，拖到中堂，只要才丁[3]，口中骂个不了。

周智虑着这着，恰好走来探望，远远听得吠吠之声，已知定是夫妻吵闹，便欲抽身回转。又想道："见闹不劝非礼也。"一头走进，正值成珪跪着受责。成珪忽见周智到来，岂不惶愧？不觉满面通红，立起身往内便走，只指望妻子口中安静，胡乱掩饰过去，谁知已被周智瞧见。周智向都氏道："夜来员外在舍下饮酒，并无别事，不知为何又激恼了尊嫂？凡百事看在下薄面，将就些罢。"都氏正怪着周智是个教头，心下好生怀恨，又有这不在行的走来，多嘴劝这几句，惹得那都氏一片喊声的骂道："臭乌龟！老忘八！谁不晓得你诱人犯法，教唆行使假物！我自教训丈夫，谁着你来施长说短？快请出去！"

成珪想道："我与周君达虽是相知朋友，也要些儿体面，这些脚册手本，件件被他听去，日后如何做人？"只此一事，已是十分着恼，况兼昨夜枕儿边听翠苔说了拷打之苦，又是动气的了，复遇此时这番打骂，又且波及于人，岂不发作？便是泥塑的，原也忍不住了，便将后厅香桌儿上卩卩丮丮的拍着骂道："老不贤！老嚼蛆！我总也做人不成了，被你磨折不过，只索兴与你拼命！

只教敲断老狗脊筋，才出得我这口恶气！拼被你打死了，抛在江里去！”都氏听见，倾天的喊道：“老杀才，学放屁，谁敢打断我的筋来？这胆略几时长的？便与你见个高低，赌个你死我活！”便虎一般赶来。成珪也不相让，揪住就打。周智那里敢动。好一场厮打，便见：

一个气狠狠飞拳踢脚，一个猛纠纠揪头摸发。一个挺起胸脯，一个牙根咬嚼。一个辣姜巴打得乌花，一个魁栗拳钉成疙瘩。一个似跨马王孙，一个似降魔恶刹。一个要片时雪尽心中愤，一个要半点不饶目下着。两下要定高低，那管旁人笑煞？

两人搅海翻天，只是打得高兴，周智在旁只叫“利害”！众小使谁敢相劝？日常间成珪尽是惧内，这日实是怒气，未免放出疾手，女人家终是力怯，那里厮打得过？眼见得受下亏苦。量来本力不加，难以取胜，只好呼宗拔祖的叫。

恰好冤家聚头，门外一官抬过。你道此人是谁？此人姓胡，名芦提，别号爱泉，原是汀州④人氏，年纪五六十岁，不曾中得进士，亏得家兄势力，选了个抽分⑤之职。到任未久，不谙乡音，又且耳朵是五爪金的。故此凡事胡芦提过去，一味爱的是钱，与这名号一毫无忝⑥。这日正去城外抽分，打从成珪门首经过，远远道子摆来，皂隶甲首只叫莫嚷。众主管惟恐惹事，即忙报道：“门前有官经过，望院君快些禁声。”都氏此时正是怒气三千丈的时候，那里怕甚么官府？便是当今皇帝老子到来，也不介意，倾天的屈，一声接一声叫将出来。众主管惊得个个面如土色，那里扯拽得住？都氏死力奔出门外，却好官轿已抬过了，都氏抢上一步，紧紧把轿杠挽住，只是叫屈连天。胡抽分道：“我这里不管，你到有司告理去。”都氏那里肯放？胡芦提发怒道：“这妇人可恶，为些甚么屈事，来与本部饶舌？”衙役一齐帮衬道：“老爷问你甚么冤屈？快说上来！”

都氏一时之气喊了出来，及至官儿问起情切，实是没得答

应，就随口道："爷爷，私雕假印的。爷爷救命！"抽分道："怎么说？"门子道："私雕假印的。"胡抽分道："私雕假印，这事也大了，倒要问一问去。妇人，那假印是谁擅用？"都氏道："丈夫成珪通同积棍⑦周智二人合谋用的。"胡芦提道："妻子首告丈夫，定非虚谬；通同用假印，事亦有知。只问你那丈夫把假印，还是冒破那项钱粮，或是假捏牌票曾经诈害甚么人过，还是私造公文，欺诳官长？只将的确罪犯补状上来，待本部这里也好处分。"都氏又没有甚么指实，想来怎好儿戏过去，倒输个诳告之罪，只得又随口禀道："妇人仓卒之间，不及备得状词，只须口禀：丈夫与周智私造了一颗假印，打在子粳上边，希图走漏精水，以是瞒着妇人。妇人惟恐后嗣有乖⑧，每以好言劝之。今日嗔怪良言，反肆毒打。望爷爷可怜。"胡芦提道："嗄！假印打在紫粳⑨上边，希图走漏精税，税乃国家重务，紫粳亦本部之正税，终不然假冒本部关防私偷税钞么？"都氏道："正是如此。"胡芦提道："可恶！可恶！怪得年来缺了钱粮额数，原来都是这干奴才作弊！"叫皂甲："快与我拿来！"

众役一齐下手，好似鹞鹰搏兔相似，把周、成二人一并儿拿到。胡芦提道："好光棍，你两个正是甚么情亏、啾济么？"二人道："小人正是成珪、周智。"胡芦提道："打！打！打！好打！济奴才，国家的重税可是走漏得的？"二人辩白不迭，早被众皂隶拽倒，一五一十的吃打了二十精臀，胡芦提才教放起。又叫皂隶快向附近衙门借取夹棍。二人抬身，已是打做昏晕，面面相觑，声也做不得，气得目瞪口呆。胡芦提道："我且问你，你把那紫粳钱粮也不知漏经多少，今日天假伊妻向吾首告，岂不皇家福大？你只实实招来，免些刑法；若是抵赖，夹起来不怕不招！"成珪道："爷爷审个详细便好。念成珪终年株守，开个小小典铺，并不曾贩卖甚么紫粳。"葫芦提道："正可恶！你通连书手专去早早摆布，还道不卖紫粳？周智，你怎么说？"周智道："老爷在上，小人不敢隐瞒：那成珪自因夫妻厮闹，小人不过解劝些须，不期见怪

于此妇，就把小人连累。”胡芦提道：“你与他通同作弊，不与你连罪，倒与我连罪？”周智道：“小人并不通同，小人自开绸绢铺子，晓得贩甚么紫梗？”胡芦提道：“是了么，你因不从容，便替他掌筹算簿子，既已合谋用事，必须烹（享）用税钱，还说不贩紫梗？”叫皂隶：“与我先把成珪夹起来。”成珪辩不脱，被皂隶拽翻在地，就把夹棍套上，立逼要招假印事端。成珪道：“爷爷，小人既用假印，定有实迹可据；妻子出首，须有真赃，如今赃证俱无，亦难凭信，何得要小人招承？”胡芦提道：“是你妻子首的，兀自抵赖？”成珪对都氏道：“老泼贱，我买甚么紫梗，恁般害我？”都氏道：“老贼，你要打断我筋，须夹断你腿！紫梗不贩，难道假印也赖得去？”胡芦提道：“野奴狗，还不讲来！”成珪忍着疼痛，只是不招。胡芦提道：“既不招也，且慢着。且问那妇人，你既来首告，那假印却在何处？”都氏道：“假印是丈夫所用，务必深藏奥匿，那里落得妇人之手？只求老爷严追，自然献出。”胡芦提道：“假印罪名颇大，那奸棍自然隐匿过了，我也不加究治，只那紫梗却窝遁在何处？”都氏道：“子梗原在裤子里。”胡芦提道：“既在铺子里，叫皂隶快搜出来！”也是成珪真真晦气，却好解库中当得十来担紫草，皂隶一竟扛出禀道：“并无紫梗，只有紫草十余担。”胡芦提道：“妇人为何诳告丈夫？现今没有紫梗。”都氏道：“妇人一时错说，实是紫草。”胡芦提道：“这也有知，怪得这奴才抵赖。如今真赃已获。”叫皂隶：“松了夹棍，待我拜客转来，晚堂另行审结。”

官儿一去，众人一齐攒拢，也有问的，也有笑的，总都是混混沌沌，不知为着甚么勾当，前街后巷纷纷谣讲。成珪扶到厅上，坐地叫屈，连天的骂道：“老泼贱，你造言生事，全不惜一毫体面，今日我若说出缘故，岂不把你活活羞杀！我倒全你体面，你却越发撒泼，只赌口中会说，害我吃棒受拷！幸喜那官儿不究了假印事端，若问实来，岂不犯了死罪？晚堂追起紫草税课，如何是好？”都氏道：“紫草税课，不过纳得几两银子；你那假印公案，端的不曾出气哩！”周智道：“嫂嫂，员外违令，固宜惩治，小子无辜，

枉吃官棒，可也不情。”都氏道：“老周，你且不要叫声，你只湖中数语，虽万死不足以偿其恨。况这二十竹片，实由教唆上来。晚堂少不得又问起假印根蒂，只教松你一二，便是老娘恩处。”

言未绝，外厢走进两个青衣公人，一个唤做田仲，一个叫名白七，都氏回避不迭。成珪道：“二公何来？”一人道：“小弟是胡爷人役，适因贵讼在于敝关，特来请教。”成珪道：“失敬了，就是胡爷老牌，请坐，请坐。适才多蒙扶持，感激得紧。”便忍疼走入库房，称了那行杖的旧规，递与二人道：“少刻晚堂，还要扶持。这里薄敬，原是适才讲过的。”又将一个小封递出，道：“这是小东，不及奉陪。”田仲道：“员外府上不敢计论，但是我们那水儿十分利害，好歹专会辩驳。适间小弟们担下若干干己（系），不好说得，还求增些。”成珪也不吝啬，又添上一个包儿，道：“老牌，小弟虽是没要紧官司，你老爷尽是混帐，晚堂又要讨审，东扯西拽，听三不听四，如何和他缠得清？”白七道：“员外千金之躯，若听小弟愚见，管取没事。”成珪道：“正要请教。”白七道：“员外假印一事，在两小弟其实晓得无事。那做官的人，捉得封皮当信读，那里顾你死活？晚上吃些浓血回来，一味只晓要钱，问起情由，管你横直，落得苦又吃了，事又不济。不若趁早通股线儿，递张息词罢。”成珪道：“小弟巴不得息讼。若可具得息词，一凭上裁。”

周智道：“你又来差了。斗殴官司，递得和息，这是没头事体，叫做浑场浊务，有些甚么清头？见你去递息讼，一发拿班做势，与他怎地开交？不若说出实情，大家吃打罢。”成珪道：“阿弟说那里话来！这虽是我那老咬蛆不是，我若说出情由，不惟损却他的面皮，就是我面上也不好看。倘是要罚些钱粮，也说不得；若再要打，其实难熬。”周智道：“阿兄上又怕官，下又惧内，又要惜脸皮，又怕吃拷打，叫我也难。”田仲道：“二位员外都不必慌，古人说得好：天大官司，磨大银子。成员外巨万家计，拼得用些银子，怕有何事做不出来？正是钱可通神，有钱使得鬼挑担。肯用小弟见识，真是十全。目今水儿不长进，只好的是此道，由你

贴骨疔疮的人情分上，枉自费了几名水手，只当得鬼门上占卦。就是敝衙门，也有为事的，费尽了周折，一毫也不济，空空的错走了路头。只是那个稳径，由你杀了他的爷娘，也只当置之不理。”白七道：“莫非就是老钱的话头么？”田仲道：“着了。”成珪道：“那个老钱？”田仲道：“敝衙有个钱先生，名唤钱通，与水儿十分相得，由你大小事体，没他不说话，凡百过龙等样，一发情熟。员外既要事完，何不央浼老钱？将些银子，叫做着肉筛，那时旧规到手，两下预先说明，然后具上息词，包得放心没事。难道两小弟倒不于中效劳？”周智道：“莫非就是做上房的钱若舟么？”田仲道：“员外，你怎也识熟他？”周智道：“怎么不晓得？钱若舟与我也非一日相处，前番偶因舍亲有些小事在于贵衙，小弟适与其事，作承他趁了一块银子，至今感念着我。目今既是他们当道，不打紧。”田仲道：“如此一发着卦。两小弟就此告退，少刻衙门前再会。”

都氏挨着两个公人离家，便走出道：“呵呵，老贼们，计较倒好，只要寻着甚么钱通，着肉送些银子，以为了事，终不然少得老娘落地，那时祸福总还出在老娘口里，由你踢天弄井，也须打断狗筋。”成珪道：“院君，依你这等说来，真要和我钉对到底，难道你还恨气不消？”都氏道：“我倒本等恕得你过，只记你那些威风，却饶不过哩。”周智道：“小子不合多管闲事，今已吃下官棒，于老嫂尽为得彩，尚且必要与员外钉对到底，恐做沟中翻载，反为不利。若趁这机会递张和息，落得大家安静，不要错过花头，后悔不迭。”都氏道：“你们正是闲时不烧香，剧来抱佛足，总不济事！”只是不听。

再说何院君在家，忽见二子周文、周武飞也似抢进道：“娘，不好了，爹爹在成家门首，不知为着甚么事干，被个官儿当街打下二十板子，成伯伯还多一夹棍。”何氏道：“有这等事！快扶我去，便知端的。”何氏也不乘轿，也不更衣，便随了周文、周武，两步那(并)做一步，飞风来到成宅。连翠苔也还未知就里。何氏

见丈夫与成员外两个都横眠直睡的叫苦叫屈。周智见妻子到来，反把个笑脸道："想你们也才得知我这几下，也还不为大害，不当得成伯伯家中一番小比较哩。"成珪道："拖累老弟吃打，又累院君、贤侄受惊，这都是老拙之罪也。但只晚堂一事，怎好又累贤弟一往？"何氏道："怎么晚堂还要去？"成珪道："适才北关经过，听了那没正经的老乞婆言语，原是混话，不曾审明，因说拜客转来，晚堂再问。我们料来这没甚么好处，将欲具张和息，不知老不贤尚且还道恨气未消，决乎不肯歇息，口口声声定要见个高低。我想人生在世，那个没有死日，我也拼得个死，决不再累贤弟吃打，好歹做这条老命发付他罢！"何氏道："员外说那里话来！还是具息的是。院君不过一时之气，是这等说，岂是实心？待我恳求院君，劝他意转，做个家里和息牌头，管得没事。"

周文弟兄见父亲受了无辜之棒，正是敢怒而不敢言，然而也巴不得事完放心，亦同母亲向都氏再三苦劝。都氏将丈夫和周员外日常做的勾当从头告诉，也不知真正伤心，也不知假妆套子，不觉号天洒地、跌脚捶胸的哭道："他们这般这般可恶，岂不恨入骨髓？难得遇着这位青天老爷，替我出得这口恶气，怎肯把这机会失过？既是何院君相劝，老身岂不领教？少刻落地，只不伤着周员外罢。"何氏道："院君又来口饶笔不饶！若只不伤拙夫，是端的要与员外相持的了？妹子这番解劝，倒是因公致私，为己之谋的人了？只求院君念着老夫老妻的情分，不要把来做了仇家厮觑。古人说得好：夫妻们船头上相骂，船艄上讲话。四十多年恩爱，一旦自相蹂践，可是闹得断的么？"都氏道："我的娘，你也有所不知，不是我害老贼，老贼自贻之祸！谁着他有了外情，便要暗算着我？我今正是先下手的为强，难道倒做了后下手的为殃？"

周文道："伯母所说虽然不差，但官情如纸，黑里幕白，倘这次不比前番，竟把伯母问输，倒也不必说得；若是伯母赢了，不过把伯伯打得几下板子，罚得几贯钱钞，料没有杀头大罪，这官去

后，伯伯仍前旧性不改，却不枉费唇舌？不如今日暂且讲和。小侄倒有一长策献上。”都氏道：“阿侄有何长策，你且说来，果可采择，即当依你行事。”周文道：“伯伯不守戒律，伯母何必出头露脸，送与官打，被他燥皮，又要吃惊吃吓，衙门使费，何不家下自立例规，不遵就骂，不守就打，一五一十，自己才丁，岂不快爽？这是老妈官，尽堪约束，寻甚么府县官要他处分？”都氏道：“这倒不劳贤侄指教，别人家老妈官还只本等，惟本职自有关防印信，还有刑具法物、条例告示，那些儿不像官府？你那阿伯兀自不遵，教我如何不去寻着真官？”周武道：“这样讲来，我想真正官府怎比得伯母威严？一发该和了。”何氏道：“闲话休题，只求院君看我薄面，曲从这次，千万不可提起假印勾当，就是院君大恩。事完之后，任凭要怎么赔礼，妹子自备一席优觞[10]，与院君释气如何？”都氏道：“既蒙贤母子这等苦劝，老身不听也不是了。可惜便宜了老杀才！只要他自来伏罪，准他自办戏酌，然后干休。”何氏道：“这个容易。我儿，快去对员外讲明，请来伏罪。”

周文忙出前厅，对成珪道：“恭喜，恭喜，伯母已被我母子三人劝得个回心转意，只要伯伯一席戏酒赔话，衙门内外，任凭主张。如今先要进去赔个小心，要紧！”成珪道：“这个如何使得？大丈夫岂肯伏礼于妇人乎？宁死不可！”周武道：“伯伯又来假道学，这不过寻常家法，吾辈中长技而已，又何难哉？”成珪道：“这实使不得！”周文道：“兄弟，我和你何苦两下里做了难人。伯伯既是不肯，只索由他，和你回复了伯母就是。”二人掇转身望内便走。成珪连忙叫道：“贤侄转来，另有计议。”周文头也不回道：“既然不肯，叫些什么！”周武道：“哥哥，且看他怎么计议，和你且转身听着。”成珪道：“阿侄怎地这般性急！要我伏礼犹可，如何又要搬戏？岂不一发昭彰？”周智道：“街坊上人问，只说谢三郎神罢了。”

成珪只得随周文来见妻子。何院君早掇张椅子摆在中堂，将都氏撤番[11]在上坐了。周智带过成珪，喝声：“跪下！”成珪只得折腰对座，都氏假做气狠狠的道：“谁要你伏罪？自有戴乌纱

的在那里!”成珪连连磕头道:“院君也好气出了,拙夫一言相犯,已受二十竹片,一套夹棍,再或费些银子,不止半百余金。如今没奈何,只是做丈夫的不是了,凡事要老娘包容,只看你前丈夫面上,饶过些罢。”都氏道:“老奴又来饶舌,谁是我前夫?”成珪道:“区区后生时与你恩爱,每每蒙你怜惜,岂不要看你前夫之面?”何氏母子忍不住笑。都氏道:“何院君,难得你贤母子吩咐,说叫他来伏礼,你只看他直身挺撞,还成个廷参礼,还是师生礼,还是宾客礼,还是夫妻礼?”成珪道:“拙夫还是夫妻礼。”都氏道:“老杀才,倒不要熟不知礼! 你也做了一个男子,五形具足,一貌堂堂,颇知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岂不晓得时时变、局局新、色色更易,独这夫妻之礼,你偏注意行出这古板来。天那! 兀的不气杀我也!”何氏道:“院君不要发怒,既有新礼,便讲出来,员外不依,庭治未迟。”都氏道:“我的亲娘,不是我不吩咐他过,向来已曾习熟,如今不知听了那一个教头,故意革去此礼,怎不叫我恨他?”周文道:“小侄们其实不曾闻得这大礼,请伯母一示,亦使小侄们晓得,当书之于竹帛,以备后世制礼乐,补入简编,以成全经,岂不大有功于后世乎?”都氏拽起喉咙,不慌不忙的说出一段大道理来。真正乱坠天花,神惊鬼怕,便是金兀术⑫,也须拜倒辕门;铁包拯,也应低头受屈。

下回分解。

〔注〕 ① 院君:旧小说中对有封号妇人的称谓。此为成珪对妻子的敬称。② 纛(dào 道,又读 dú 毒):原意为古时军中的大旗,此形容成珪屈膝顺服之状。③ 才丁:即“打”。 ④ 汀州:古地名。治所在今福建长汀县。 ⑤ 抽分:征税。⑥ 忝:辱,愧。 ⑦ 积棍:指流氓。 ⑧ 乖:背戾,不和谐。 ⑨ 紫梗:植物名。可作染料。 ⑩ 觞:古时盛酒器,此指酒席。 ⑪ 揿番:用手按。 ⑫ 金兀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金、宋对峙时期官拜都元帅。

本篇系《醋葫芦》第九回。

《醋葫芦》,四卷二十回,题“西子湖伏雌教主编”,序署“笔耕山房醉西

湖心月主人题”，作者、序者真实姓名皆不可考。现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刊本。

《醋葫芦》是一部妒妇题材的小说，书叙南宋临安小商人成珪，因妻子都氏不育而欲纳妾，都氏不允，并严格限制其外出与交往。后经成珪好友周智苦劝，都氏竟高价觅得一石女熊氏为其妾，成珪大为不满，遂与熊氏随嫁婢女翠苔私通。都氏发觉，罚成珪跪至四更，将翠苔鞭打至死，令家人成茂弃尸江中。成茂不忍，欲将她掘坑埋葬，不料翠苔乃假死，成茂将其救至周智家中，成珪与翠苔在周家成婚并生一子。都氏逼成珪立内侄都飙为子，改名成飙。成飙狂嫖滥赌，挥霍家产殆尽，丑行败露后，竟殴打双亲而逃，后用钱捐了个生员，回乡后，在成舍前大吹大擂，置成珪夫妇于不顾。都氏因见翠苔“显灵”，从此终日见鬼，卧病不起。她被无常勾取魂魄，在地狱备受折磨，颇有悔意，后被抽去背上妒筋，转回阳世，从此妒心全无。复生后，迎回翠苔，并认翠苔之子梦熊为子。梦熊长成后得中进士，成氏一门子孙绵延，富贵传承。

本书说教色彩极浓，作者的目的是要通过都氏妒嫉遭报的故事，警喻世上好妒之妇，其立意无足称道，但揭示的社会问题，却有一定的新意。作者在《说原》中说：“都氏者，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都氏故事的典型意义。作者颇为夸张地塑造了都氏这个“妒妇”典型，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妒妇，都氏之妒不仅表现在对丈夫感情的占有上，而且表现在对丈夫行动自由的严格制约上。她信奉“治家以勤俭为主，待夫宜以严肃为先”的信条，对成珪的一言一行都严格控制。成珪外出先要“请示”，并且得亲自点上“线香”，以限制时间，倘若误时，都氏轻则“吐言吐语”，训斥一顿，重则使他“面带些青紫”，甚至罚跪挨鞭。最绝的是，她还专门为成珪刻了一枚图章，每天起床时在生殖器上“给一颗印，出外必须原封交还”。一日，发现成珪私刻“印信”，便立即要打“二百竹片”，丈夫反抗，就一直将他闹到官府。都氏无子，但决不允许成珪纳妾，在成珪以出家相要挟的情况下，答应为他娶妾，但却千方百计为他娶来一位石女。发现丈夫与婢女私通，就立即将她毒打至死。都氏从“妒”出发，人性发生了极大的扭曲，甚至发展到了凶残、狠毒的地步。在小说第十六回，作者通过都氏在地府的答语，对其心理作了较为明确的交代：“大王息怒，容奴细禀：念欺夫原非妇人本心，其来自有所渐。妇人适夫，原有尊敬之意；丈夫娶妇，每多宠爱之心。宠爱既久，恭敬已阑，乘其可悔之隙，试开打骂之端。打骂既久，视为故套，片言之触，奴岂肯容？些事之挫，奴安能已？此则糟

糠中豢就之沉疴也。今而稍觉富饶，原是奴家协力，便欲娶妾，佯言求子，实是弃奴。奴念积蓄苦辛，一旦为他人享用，即如我田彼种，我马彼骑，试使大王当之，或肯与否？"写妒妇，这是古代小说家颇感兴趣的内容之一，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分不开。在古代，传统的社会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要立足社会，婚后追求异性或被异性追求是合理合法的，纳妾受到法律和舆论的保护，如果无子而纳妾，那更是天经地义之事。女性则相反，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女性只是体现男性价值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不但经常遭到冷落，还要忍受男人喜新厌旧带来的痛苦，在妇容、妇德等伦理教条的束缚下，许多女性饱受着这种婚姻制度的折磨。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女性人性的觉醒，往往是以"妒"的方式出现，女性的"妒"，可以说是女性对男权的挑战，是女性的觉醒和对自我人格、地位、尊严、权利的自我保护。小说极力渲染都氏的嫉妒，这对封建社会的女性的地位以及女性的心理，都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小说在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如都氏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嫉妒、凶狠，但她对那位没有能力和她争夺丈夫的熊氏，却充满了深情和友爱。熊氏出家当尼姑，都氏曾一再挽留，留不住又赠水田四十亩，"生则赡养，死则殡殓"。对继子都飙、义女一姐也是真心怜爱。她恨翠苔入骨，必致之于死地而后快，但真正打死翠苔后，却常受良心的谴责，因而时时感到翠苔灵魂的出现。作者较为细致地触及了都氏深沉的内心情感，准确地描绘了在特殊社会制度下女性的变态心理，使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深度。再如成珪，性格也颇为典型，他对妻子百依百顺，出门亲自点"线香"，归来服服帖帖听审问；妻子要过继内侄都飙为子，他虽不愿意，但也是顺从；妻子要把家产分给内侄和干女儿，他"忍不住两泪交流而出"，却也只好去清理文契账目，"一一抄誊名目，分文也不瞒落"。这一切都体现了一个小商人怯弱、胆小的性格。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男人，他又时刻不忘纳妾生子，承传祖业，因此，他又常背着妻子，有越轨行为。这个形象与都氏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满谐趣。作者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漫画式地表现了都氏的嫉妒和成珪的惧内，故事诙谐有趣；对社会的丑恶面，也常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描绘，使丑的愈丑，俗的更俗。尤其是在语言方面，更是诙谐风趣，妙语连珠，常能运用文字的谐音、同音词、同义词、语义双关等显示幽默感，以轻快、舒展的情调表现揶揄和讽刺。如第十一回都氏与女婿冷祝的一段对话：

都氏道："待我与你丈人说知，将些肥田美地分拨与你，就遂你的意了。"冷祝笑道："若得丈母如此，女婿来世情愿变株毛竹。"都氏道："要他何用？"冷祝道："小婿无可相报，只除做了毛竹，将来消(削)块板子，为丈母增点威仪，教训岳父。"

这段对话，将冷祝的趋炎附势、都氏平日虐待丈夫的威风略加点染，即活灵活现，讽刺、诙谐的艺术效果自然完成。

总之，《醋葫芦》在小说题材的开拓、讽刺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中国小说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雷勇)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节选)

西湖渔隐主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家又是半年了。文甫把贩来药材，卖干净了，又收拾本钱，有五百余两。与妻子道："我如今又要去也。"月仙暗暗欢喜道："你既要去，我也难留。只是撇我独自在家，好生寂寞。"文甫道："我今番要带二官去。着他走熟了这条路，把此生意后来使他去做。"月仙闻言，心如冷水一淋，忙道："二叔家中其实少他不得。红香又是女流，两个男人通去了，倘然有什么事情，也得男人方好。"文甫道："我去到彼，邻熟了他，我自便回。不过两个月，更番往来，有何不可。"月仙只得凭他主意。必英闻得，懊悔十分。

文甫择日与必英冠了巾儿，即收拾行装，仍旧差人挑了，竟到广东。担搁两个月日，将药材卖了一半银子。其余与二官道："你可在此取讨，我先回家中。卖完了，就来换你。"二官道："哥哥不若在此，我将货物归家。卖了便来换哥哥何如？"文甫道："我意已定，不必再言。"二官见不肯放他回去，心中怏怏。

次早，文甫起身，作别主人。二官肩了行李道："我送哥哥一程。下了船回来恰好顺风。"船如箭急，天色晚了，二官道："这船顺风，难以住船。待明日回寓也罢。"这晚合当有事。到二更时

分，文甫一时间肚疼起来，到船头上出恭。二官听见，叫道："哥哥，此处船快水急，仔细些，待我扶你如何？"文甫道："老江湖了，何用你言。"二官走上船头，一时起了歹意："到不如结果了他，与月仙做个长久夫妻。此时凑巧，若不动手，后会难期。"双手把文甫一推，"骨都"一响落下水了。二官假意叫道："不好，驾长快快救人！我哥哥失水了！"驾长连忙到船头上道："这个所在，十个也没了。怎生救得？连尸首也难寻。此时不知荡在那里去了！"二官假意作急，驾长劝道："你不须烦恼，自古说得好，阎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四更。这是他命犯所招，可可的到这个所在要大解起来。又是你在这里，昨晚你若去了，险些儿害了我也。你也不须打捞尸首，省了些钱，倒是有主意的。"二官道："据你这般说，无处打捞了？你且载我回家。"按下不提。

且说王文甫一时下水，正在危急之间，未该命绝。恰好风倒一株大柳树流来，往他身边汆过，便摸着了。一手扯着，把身子往上一耸，坐在树上，凭他汆去。流有二里多路，那树枝近岸边碰定，不能流了。文甫把眼睛睁开一看，见是岸边，他便在树上扒到岸边。找着路径，一头走，一边吐。走到一座凉亭之下，大呕大吐，肚中之水，觉已完了。坐下想道："这畜生他谋我钱财，下此毒手，谢得天地，救我残生。今要回家，又无盘费，不如还到店主人家中商议。先投告在县，获着之日，定不饶他。"捱到天明，竟奔到店主人家下。

主人一见，吃了一惊："为何一身湿衣？"文甫道其始末。主人叹息道："自古众生好度人难度，——宁度众生莫度人生。"主人唤流水烧汤沐浴，取干衣换了，又取一壶烧酒，请他吃几杯。一面央人写了情由，县中去告。知县想道："此人必回浙江，隔省关提，甚为不便。不如签一纸广捕牌与原告，回家到本州下了，差人捉拿，押到本县便了。"文甫领了牌，回到主人家下，收拾些盘费，别了主人，一路回家不提。

且说二官停妥了文甫，不上几日，已到家中。把门扣了几

下，红香闻了，开门一见，堆下笑来："报道大娘，二叔来也。"月仙忙下楼来，道："官人同来么？"二官道："哥哥未来，着我发货先回，与那各店，带得些盘费，使用去了。余得不多在此。"月仙道："辛苦了。"分付红香快治酒肴。二人上楼对饮，各道别后相思。

自古新婚不如久别，也等不得天晚，二人青天白日，倒在床里，云雨起来。怎见得：

口内甜津，糖伴蜜。酥胸紧贴，漆投胶。两腿上肩如获藕，一只阴子似投桃。也不管金钗斜鬓，忙扯过凤枕横腰。笑微微俊眼含情，热急急百般乱叫。输却千金骨，赢将一段骚。

二人弄了一番，到晚又与红香略叙一番旧情，依先与月仙上床同睡。过了数日，二官一日往各店取讨银子，共有五十两，放在身边。正要归家，劈头看见文甫，一把扯住。差人连忙取出绳子锁了。原来文甫到了本州，先到州官处投下了捕牌，出了两个差人，正要到家寻他，不期撞见，竟锁了到官。州官看了，把必英监候。次日起解。应了一声出衙，同王文甫到家中来。文甫扣门，红香开着惊问："大爷为何回了？"月仙听说，也吃一惊，忙忙出来，与文甫相见了道："二叔说你未回，缘何就到了？"文甫道："那禽兽狠如蛇蝎。"将推下水一节情由，细细说了一遍。月仙惊得目定口呆，做声不得。文甫说："要同公差往广东见官，快整酒肴，款待来差。"月仙、红香忙忙整治齐备，三人共饮，就宿在王家。次早领牌，取出必英，齐出衙门，未免一番使费。到家别了月仙，一齐下船。

不只一日，又到广东。投了主人，次早到县见官。知县把原词一看，叫店主人问道："这必英谋死王仲贤，可是实情么？"店主道："老爷在上，小人不敢谎言。这王仲贤在小人家里安歇，小人是买生药的牙人。只见王仲贤头一日同兄弟起身，次早，只见王仲贤身上小衣并头发透湿。问起情由，说是必英推下水去。但见湿衣，是小人把干衣换了。"知县叫必英上去，问道："怎么说？"

二官道:"哥哥失脚下水,小人无力可救。哥哥疑小人见死不救,恨着小人,此状情是虚的。"知县大怒道:"你既不谋他钱财,为何下水不救?还要抵赖。左右与我夹起来。"二官想道:"罢了,不认空教了疼。不如认了再说。"道:"老爷不消夹,待小人权认着。"即时尽招,问成绞罪,押入牢中。把店主问个公明赶出。一众人俱出了衙门,上了酒肆谢了主人。又到主人家歇了。文甫又往各家生理取了药材,重新雇船回家。

语不絮烦,竟到家下。红香开门,月仙相见,问道:"事体如何?"文甫将招成罪案,一一说知。月仙道:"有天理。这般抚养成人,怎生待你,如何下得这般毒手!"

不说夫妻重会。这必英关下监去,牢头见他生得标致,留他在座头上,相帮照管,夜间做个伴儿。果然标致的人,到处都有便宜的事。故此吃用尽有。他身边连广东与本州落的银子,并监里又有趁钱,倒有二百余两在手里了。悄悄藏着,没人晓得。其年各省差刑部恤刑①。不期广东恤刑,为人极慈善,到了衙门,府县送了囚册,逐起细细审过去。也有出罪的,也有减罪的。这必英知有这个消息,预先央了一个讼师②,写了一张诉状,放在身边。到提审之时,拿了诉词,口称冤枉。恤刑取词到台一看,上写:

> 诉词人章必英,年籍③在案。诉为活埋奴命事。必英上年同义兄王仲贤,到广取买药材,货足同回。船至水洋,仲贤口称腹痛,船头方便。失足下水,即同船夫捞救,竟无处寻觅,只得归家。随将前银俱付嫂李月仙亲收,红香婢可证。诬英害命,人现在家;诬英谋财,财付嫂收。人财不失,无辜坐罪,人命关天。叩台怜准超生,万代沾恩,哀哀上诉。

恤刑看了诉词道:"既是人财两在,为何招了绞罪?"二官道:"小人年幼,受刑不起,只得屈认的。今幸青天在上,覆盆见日④了。"恤刑想道:"那仲贤尚在,怎么问得他绞罪。"叫左右劈了板。

"把你发配嘉兴皂林驿⑤，当行三年，满日释放。"二官磕头："愿爷爷万代公侯，小人情愿赎罪。"恤刑批道："照例纳赎库收缴。"二官谢了一声，同了保人，到牢中。众人问道："怎生样子?"保人一一而说。众人道："好造化。"各各称贺。二官与牢头道："我今赎罪缺用，望兄周全。"牢头道："你没银子，快去当徒，叫我怎生周全!"二官笑了一声，取了藏的银子，别了众犯牢头，同押保人到库中兑了十两八钱银子，保人取了库收，相谢而别。

必英往招商店中住下，将银子买些衣被物件，住了几日，心中只想月仙，便趁船往本州而回。不觉又到吉安州里，便寻一间空房，在四井巷中，央人做中，租来住下。买办家伙什物，做一个小小人家。一心只想月仙，只恨文甫在家，不能得会。怎生得个计较，安排了他，方可重逢。想了一会，道有了，前时州衙里，一个李禁子因那晚下牢，曾与他有一宵恩爱，待我问计于他，必有谋略。即时就往牢中。

那李禁子见了道："恭喜，我问差人，说你成了招，我十分记念。不知怎生完了事情?"二官将恤刑出罪情由，一一告诉。禁子道："吉人天相，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厚禄⑥。你人虽吃了苦，这脸越标致了许多。"禁牌⑦治酒叙旧。吃酒中间，二官道："我向蒙情，自有事相商。我被王仲贤害得几乎死了。须为我出得这口气，生死不忘。"李牌道："你那里是要出气，分明是另有用意，这事不难，今晚陪我一睡，任你要怎样安排都在我身上。"二官道："这事何难，今晚陪你一睡。只要尽心图谋。"禁子道："你这小官，不知监牢中权柄。登时要人家破人亡，立刻就见。只教他——明枪容易躲，暗箭也难防。"二官道："不信有如此妙计。"禁子道："新捉得一班强盗，未曾成招。为首的名叫宋七。我叫他当官攀了王仲贤。做了窝家，与本犯同罪。拿到州里，一顿夹棍板子，卷了他的窑子。那不是立刻间家破人亡。这口气可谓出了。"二官道："我的亲哥哥，果然好计。决不忘你厚恩。"李牌道："你可记得他家中衣衫是何颜色? 动用家伙什物，可写几件

来。待我叫宋七记熟了，覆审之时，一一报出，自然中计矣。”二官即时写出月仙几件首饰衣服之类与李禁子。到晚与老同眠，未免后庭取乐。次早归家静听。这也是李禁一来图月仙与必英，二来好从中分财帛，做下此事。

这日，王仲贤与月仙在家闲话，只见外面扣门。红香开了，见青衣一伙有二十余人，拥进里面。两个人把文甫锁住，余皆上楼，将他家内金珠衣服，搜一个干净。他十分之物，止得一分到官，余者众人分散收藏，遂将文甫拿去。月仙惊得面如土色，一堆儿抖倒在地。

且说王文甫到官，不曾说到两句话，便夹将起来。只因李禁子说了，用刑之际，好不利害。晕去醒来，亦不肯招。问官道：“赃物现成，还要抵赖。”又敲了一百下。可怜把一个良善之人，屈屈的要他做个无头之鬼。捱不过疼痛，只得屈招，定罪下牢。将赃指的衣服首饰，竟上库不题。

且说月仙与红香惊得死去还魂。月仙说：“不知何故，把官人拿往那里，钱财抢尽，家中又无男子，怎生打听得了实信方好。”对红香说：“不得了，你前去州衙访问，毕竟因何事故，这般狠抢。官人是怎样了？等你回话，方可放心。”红香无奈，只得依了主母。一直问至州衙前。有几个好事公人，见了少年妇女，假效勤劳，领到牢中，见了文甫。两下一见，大哭起来。众人道：“牢狱不通风，不可放声。决不可响。”二人拭了眼泪。文甫道：“红香，我被强盗宋七，无故屈攀，一时重刑，疼痛难受，只得屈屈招成。这性命难逃。你可上覆主母，不可为我伤情。万事由天，只索罢了。只是把家私抢完，你们怎能得过日子。”红香道：“且回去说知，再送酒饭来与官人充饥。”说罢含泪而别，一路上急急跑回，见了月仙，把前事一一的说了，月仙放声大哭。红香一面收拾些酒饭，月仙除下绾发金钗，着红香一路解当些银钱，与文甫牢中使用。红香取了酒饭之类，又出了门，当了盘费，重到监门。那李禁子是个狱卒头儿，因二官求计，一时间害了他。见他

哭哭啼啼,心下甚是不定。见红香又走来,他便开门放他。以后长到,使费一概不取。直进直出,竟不阻拦。

文甫在监,有半年光景,亏月仙、红香卖东卖西,苦苦支吾。连床帐不留,俱皆卖完。可怜铁桶样的家私,弄得寸草也无。夜间月仙睡于楼板之上,住的房屋贴了出卖招头已久。买主打听得是个窝家,恐防贴累,谁人敢买。各药店贩客,有那好的人,见文甫日常为人忠厚,多少送些还他。有那不好的人,连望也不来一望。那些亲友一发不敢上门。可怜月仙、红香二人省口儿供给文甫。两口儿耽饥忍饿,有早无晚,又不敢在文甫面前说破。教这两个女流如何支撑得过!只得呜呜咽咽,痛哭而已。

一日里,实然无米。自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没东西变卖,怎得碗饭送与丈夫。心如火焚,泪如泉涌。二人想了一会,无计可施。自古人急计生,红香道:"奴有一言,未识大娘听否。不若将奴转卖人家,得些银子,将来度日。若是守株待兔,再饿几日,三人尽做沟渠鬼矣。实实难舍主母,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月仙听罢,大哭起来,道:"红香,承你好情,叫我如何割舍得你。"红香道:"大娘放出主意,与其死别,莫若生离。日后相逢,也未可知。只虑主人无人送饭。"月仙哭道:"免不得我出头露面了。"

正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门首那赵媒婆走过。听见王家哭响,推进门来一看,月仙见是他的原媒,住了两泪,扯他在水缸上坐着,自已坐于烧火凳上。媒婆看了月仙道:"可怜,可怜。当时花枝儿般一个美貌佳人,弄得这般黄瘦了。"月仙道:"我家被人扳害,弄得一贫如洗。今日饭也没得吃了,你可知么?"媒婆道:"满街皆说过了。你家毕竟有何仇敌唆使,以至于此?"月仙将欲卖了红香原由一说,媒婆道:"事有凑巧,凌湖镇上,有一当铺汪朝奉⑧。年将半百,尚无子息。孺人又在徽州。偶然来到本州,遇见我,浼⑨我寻一女子,娶为两头大。若是红香姐姿貌,准准

有二十多两银子。老身正出来为他寻觅。今府上这般苦楚，当日怎么待我，难道今日又去作成别家。我去接了朝奉，即日人钱两交如何?"月仙愁容变笑道："多累妈妈，救我三人性命。"媒婆一竟出门。不多时，同了汪朝奉，竟到王家。见了红香。也是前缘宿世，就取出聘礼三十两，送与月仙收了。道家中无物奉陪，望乞包容。朝奉道："这是不须费心，但今日尚不便奉迎。明日唤下船只，方来迎娶。"说罢同媒人去了。

红香道："事不宜迟，快将银子出来，买些柴米，炊起饭来，送去大爷。领你熟了路径，明日你可送饭。"说时慢，正时快，即时二人竟到牢中。夫妻一见，抱头痛哭，实是伤心。囚人狱卒，也都惨然。文甫住泪道："贤妻，你今日为何自来?"月仙将日间无米，红香发心，卖与徽人之事，细细说出。三人哭做一堆。众人劝住了。文甫道："贤妻，你来送饭，我心不安。况出头露面，甚是不便。此间有例在此寄饭者每日纹银四分，三餐饱饭，实是便事。"月仙随将银子都与丈夫。文甫道："只取一锭在此，余者你拿回去，慢慢使用。如我要时，寄书来取。你下次切不可再来。"月仙交与一锭，余者藏在身边。只听得耳边一声"快走，快走，天色晚了。官人来查点，要上锁了"。二人只得痛哭而回。一夜里啼啼哭哭，不觉天明。

早早轿儿已到，媒婆同徽人来接。红香大哭。那里肯去。月仙牵衣不舍，媒婆再三催促，只得含泪拜别，登轿而去。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月仙大哭一场。孤孤单单，寂寞的可怜。

按下王家苦楚，再讲黑心章必英。自从害了文甫，指望重到王家，快乐几番。心痒欲行，被李禁头再三劝住道："那文甫被你害命，怨恨入于骨髓。只说你还在广东。若知道你在此，即时扳出你来，同做无头之鬼，怎生是好！你且不可性急，再待几时，包你那仙娘把你长久快活便了。"二官道："我一夜如同过一年，教我如何打熬得过。"李牌道："他才卖使女，身边尚有银子。再过

年余，等他完了，我不与饭吃，他饿不过，待我劝他卖了妻子，自然依允。那时我做媒人，或嫁张三李四，随我说了一个。你打点三十两银子，准备做亲便是。人前切不可露一点风声。若走漏消息，非但事之不成，为害不浅。”二官笑道：“只是等不得，如之奈何。”李禁想一会道：“你要早成此事，也不甚难。只是我之罪孽越重了些。也罢，为人须要澈快。整一东道在妓家，下午我同一人来领情，包你明日就有下落便了。”二官道：“真个？”禁子道：“我何曾哄你来。”二官满脸堆笑，叫道：“好哥哥，我在王老二家专等便了。”

早已置办端正。恰好老李引了一人而来，唤名张八，是个神手段的宿贼。窃人钱财，如探囊取物，极有名的。同进了妓家。王老二出来相见，四人坐下竟吃酒。至半酣，二官扯了李牌到静处问道：“张八是何等样人？请他何干？”老李道：“是个六十五。只因月仙之时还有银子，不能就计。今夜看他偷取，三股均分了他，没了银子，方才上钩。”二官笑道：“若得我二人成就，双双上门叩拜。”老李道：“差矣，倘事成之日，还须生一计较，朝出暮归，使月仙认你不出。直待情深意笃，那时方可说明。还须一面把文甫动了绝呈，那时才稳。岂可说双双上门言语！你年纪小，好不知利害哩。”二官道：“他向来喜我的，料没其事。”老李道：“不是，万一被文甫得知了怎处？何放心至此！”二官说道：“哥说得是。”二人依先坐下，大呼大叫，吃了一会。夜已三更时候，李禁道：“此时是数了。我在此睡，你们去罢。”二官同张八起身，出得门来，两人心昭。领到月仙门口，门已闭了。将门一撬，捷身而入。将火绳一照，竟至楼门。略施小法，挨身竟入。又照一遍，并无箱笼床帐。只见妇人睡在楼板之上，听得酣呼。想他睡思正浓，将手轻轻的一摸，恰好命该如此，被贼拿了就走。出得门来，见了二官，将物与他拿了。天色将明，二人竟到妓家。会了老李，安排早东，将物三股均分。

且说月仙天明起身，见楼门撬下，吃了一惊。慌忙寻银子，

已不见了，颤得口中不住的响。找了一会，哭将起来，骂道："狠心天杀的，害我性命也。"哭了一场，想道哭也无益了。不若见我丈夫一面，说明此事。回家寻个自尽罢了。即时梳洗完成，含啼拭泪，关了大门，啼哭而行。

不多时，到了衙门。李禁先在衙前，明知此事，故意问道："娘子为何早早而来？"月仙见问道："一言难尽。望乞引见拙夫一面。"老李开了牢门，引他入内。文甫远远看见妻子来得恁早，是又苦又疑。月仙近前，哭一个不住。禁子道："大娘子有话说，哭之何益！"月仙将夜间失去银两之事，说了一遍。文甫哭道："老天，不想我夫妻二人，这般苦命。指望卖了使女，尚可苟活年余，谁知绝我夫妻二人性命。好苦楚！"月仙哭道："奴家嫁夫数年，指望白头偕老，永接宗枝。谁知到此地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奴今没法了，从此别你，归家寻个自尽，永不得见你面矣。"说罢，大哭起来。文甫双泪如雨，口不能言，抱住了不放。李牌劝道："娘子差矣，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为人岂不惜命。你若要寻死，丈夫性命，岂能独活乎。古人道得好，好死不如恶活。我有一个良法，你二人俱存。守得一年两载，遇着清官明察，或是恤刑，那时诉出屈情，出了罪名，夫妻或有相见之日。为何起此短见念头。"文甫住了泪道："李牌有何妙策，使我二人两全？快快说出。"李禁道："将娘子转了一人，得些聘金，岂不是二命俱存。"月仙道："钱财事小，名节事大。"李牌道："此话不是了。若是背夫寻汉，或夫死再嫁，为之失节。今日之嫁，是谓救夫之命，非失节之比。你若依我之言，我有一亲戚，乃忠厚人家，我为说媒，待他出礼银三十两，竟将此银交与我收，每月生利一两二银。每日供养不缺，本钱不动分毫，靠天地若有个出头之日，那时再将本钱一一奉还，赎令正团圆。岂不是个美计！"文甫道："倘不能出狱，死在此间如何？"李牌道："稍有长短，我将银交还令正。待他断送了你经筵祭葬，岂非生有养而死有归，周全丈夫生死，可与节义齐名。岂比失节者乎！"夫妻二人，听他说了这些话，俱俯首

沉吟。月仙暗想:"李禁说那失节之言,三般俱是我犯了。"心下十分惶愧。文甫呼道:"贤妻,牌头金玉之言,实为再生之德。说不得了。若能如此,你我可保无虞。倘然短见,我命休矣。"众人道:"若果有出罪之时,夫妻还有重圆。若是大娘子短见,其实不是。"李牌说:"夫妻乃前生定的,该生离死别,由不得人做主意。你今算计已定,我去与你说了便来。"

他一竟来到必英家里扣门。二官因夜间不睡,尚尔昼眠。忽闻扣门,慌忙下楼开门。李牌道:"恭喜,所事已妥。可兑三十两银子与我。今晚便可成亲。"二官说:"当真么?"李牌说:"谁哄你。"欢喜得那畜生跌脚扑手,连忙上楼,取了三封银子下来道:"承兄分付,早已定当在此。"李牌接着道:"一面换厨子整喜酒,打点轿夫之类,有个缘故。今晚新娘,料还未来。看你明朝日里,怎生奈何。先须打点与他说,我在某处管当,要早去暗回的。三餐茶饭,你自调停,不可等候。亦不必停灯,恐睡处火烛不便。你声音不可太露,大略省言方好。待过两月,恩爱深了,断送了前夫,绝了祸根,那时凭你所为。"二官道:"承教。当一一如命。"

老李竟至文甫处笑道:"此乃姻缘天定,不是小可。前生就栽种的了。不必哭泣。只是银子三十两,我等在此。等牌头写一收票,与大娘子带去。后来生死,毕竟要动着这张纸的。"老李⑩道:"说得有理。"即时写得停停当当。娘子收了,把银子与老李收起。文甫抱住妻儿,又哭又骂。骂着宋七:"你这般天杀的,和你有甚仇,害得我家破人亡,死生难保。"宋七道:"你且慢些骂。冤有头,债有主。少不得有个着落。今日见你夫妻拆开,我为强盗的,也惨然起来。想亦是你命该如此。你也莫要怪我,我倒有句话教导你。今日你妻子到人家去,也是个喜日。怎好穿此粗布旧衣上门。成何体面。"把眼看着李禁子道:"亏你看得过去,过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饰,与他穿戴了,也像个媒人光景。"众人道:"果是真话。"李牌儿见宋七说他这些话,心中不安,连忙

与二官说了。即到卖衣店典中，买了衣裙首饰，花花朵朵，一齐拿了进来。不觉天色晚将下来，又不可在监中起身，只得借李禁头家中穿戴。又央李家娘子一送。约得停当，夫妻二人，那里肯放。哭得天昏地暗，十恶之人，无不泪零。众人一齐劝免，方才分手。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一径来到李家，梳洗穿戴，上轿就行。未免进门拜堂见礼，一应不免这事通完。交三更时分，各人作别。止剩得夫妻两个在家。月仙在楼上掩袂悲啼，二官上楼见他流泪，走近身边，低低说道："难怪你这般苦楚，但今夜是你我吉期，且省愁烦。"月仙见说，只得停住两泪。二官恐怕他仔细看出规模，把灯一口吹熄了，去扯月仙来睡。月仙坐着不理。二官一把抱了，放在床上，自己除巾脱服停当。又去劝月仙就枕。月仙又不肯，只得代他解带。月仙想道："此事料然难免。只是痛苦在心，不忍如此。"又想道："若不顺他，又非事礼。"只得解下小衣，朝外床而睡。二官欲火难禁，那里熬得住。将手去搂他转来。奈月仙把双手挽住床栏，不能转动。(以下删 140 字)直至五鼓，还不住手。月仙不奈烦了道："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二官笑了一声，住了。新娘问道："尚不知郎君上姓？"二官道："我姓郎，行二。"月仙道："多少年纪？"二官道："二十五岁。代人管当生理。此乃重大生涯，早去暗归。正要与你讲明。大早梳洗，我即往当中去矣。天明时，你自料理三餐，不必等候。若夜晚未回，你可先睡，切莫点着灯火。我自有灯笼带回。其门暗有开栓子的。自可开闭，不劳动静。你须记着。"月仙道："这等倒也安逸。"言罢双双睡去。

一觉醒来，早已天明，二官抽身着衣，月仙随起。二官忙着道："你不可动。说过不须劳动你。大门自可启闭的。"月仙又睡。二官道："钥匙在此，你收贮下，好取东西日用。"说声暂别，将门开了，自上了门键。竟往妓馆梳洗，各处逍遥，洋洋得意。

又往香铺里买了一种春药，若放粒在阴户，痒热难熬。再逢阳物一动了，满身酥来。他买了几粒，藏在身边。又寻了李牌，在酒楼畅饮，且谢且喜。

直到天色黑了，作别回家。只见里面并无灯火，把门键拨开，进了大门。楼上问道："是谁?"二官道："我回了。"一边应，又早上了楼。月仙坐在床边道："待我点起火来。"二官道："你可曾吃晚饭否?"月仙道："吃了。""既吃了，不必再点。我因幼小时害眼，做成了一病。一见灯火，自觉眼中出泪。疼痛难熬。若不见火，实是绝妙。"月仙道："以后不点火便是了。"二官道："绝妙。你可曾用酒么?"月仙说："已吃一杯儿了。"道："如何不多用几杯?"月仙道："多吃要醉。"二官道："岂不闻酒是色媒人。"笑了一声"请睡罢"。月仙又叹一口气，解衣就枕。(以下删296字)二官道："此时你还想前夫么?"月仙道："此时无暇，待明日慢慢细想。"二官道："闻得你先还有个丈夫，两个老公，是那一个中意?"月仙道："你好。"二官停住了，说："你有什外情么?"月仙摇头不答。二官说："我闻你还有个二叔，与你相好。"月仙惊道："你为何晓得?"二官道："是我好友。"月仙道："呆子，既是朋友，那有将私情告诉之理。这是你晓得我家有此人，心下起莫须有之疑，冒一冒看，可是么?"二官道："有胆气发誓么?"月仙道："又是呆子。纵有事来，不在你家做的，怎好要我立誓。我如今说是有的，你也无奈我何。"二官道："也无干我事。只因你家有此天大桩祸事。也不出来一看。"月仙道："他做了些没要紧的小事情，监在广东牢里，怎生来得?"二官道："我闻知他不恋钱财，止为看你，要做长久夫妻，推你丈夫落水。"月仙道："这未必然。或者有人怪了我们，便把污语脏人，谁人辩白。"二官想道："此妇言语伶俐，惯要假撇清，且再奉承几夜。那时恩深意笃，说明白了，免得藏头露尾。"

话不烦絮，过了两个月日，每夜盘桓，真个爱得如鱼得水，如胶投漆。一夜间，弄得畅美之际，二官叫道："心肝，有一句话问

你。”月仙道:“你说来。”道:“当年七夕听鸡声,一段思情作成亲。”月仙听说,大吃一惊,想道:“便是神仙,也不知道,怎生他倒晓得了。”料难隐瞒,便道:“有的,你为何晓得?”二官说:“这是章必英说与我知。说你亲自上身就他,又怕羞,故推托。后有许多妙处,也不必言。今他已蒙赦宥在此。要会你一会,你意下如何?”月仙道:“今在你家了,岂有此理。”二官道:“他十分记念,万万求我,我已许他一面。怎生回他?”月仙道:“你既肯,便见何妨。”二官笑道:“二人叙起情来,怎么说?”月仙回道:“此事断断不能了。”二官见说,又重新弄将起来道:“你方才说断断不能了,怎么又与我干?”月仙笑道:“魂里梦里,你说的是章必英。”必英笑道:“嫂嫂你道我是郎二么?我就是章必英。”月仙惊道:“我不信。你若果是章必英,这是天从人愿了。”二官抽身起来,取了火,点起灯来,两下一看,果是无差。月仙道:“好瞒法。两个月日,无一毫吐露,用得好心。早去暗来,那里知道。妙在那时见面,你既有心娶我为妻,十分美满之事,为何这般瞒我?”二官道:“恐文甫哥知道了,不像意思。故此相瞒。”月仙道:“果是丈夫知道,理上甚不相应。”二官道:“故如此今日方与你言。”月仙道:“那李禁这媒,恰好又是你讨。这般凑巧。”笑道:“我这一生,尽好受用了。只是苦了丈夫。”二官道:“如今你既念他,我还把你仍旧送与他如何?”月仙一把搂住了道:“怎生舍得你。”又问道:“原来那年七夕之事,你早已知的。我还在鼓里。今晚不说,还道你盗嫂哩。”二官笑了一声,又把一粒药,如法放了,月仙道:“不好了,里边痒难熬了,快来凑趣。”二官今番因说出了心事,他尽着力,弄得月仙无不周到,道:“快活死我也。”二官道:“不是我用了此计,那讨得这般快活。”月仙道:“你用之计,已成画饼了,怎生这般说。”二官道:“我又用一计,方才娶得你来。”月仙道:“又用什么计谋?方得这般遂心。今番与你是百年夫妻了,与我一言。”二官高兴,将恤刑放回,见李禁,着宋七攀出,重刑拷打成招,又将偷银子说了,“撺掇[11]卖你,这般用心,方得到手。岂不

亏我。”月仙道:“原来如此。果然好计。”又道:“好神道,真灵也。”二官道:“什么神道?”月仙道:“我前日到州衙内去,往土地庙经过,进庙默视。此生若得与二叔重逢,即时亲自到庙烧香礼拜。今果重逢,理合就还。如今我起来烧汤沐浴,即刻还愿去来。”二官道:“与你同去。”月仙道:“好大胆,你我同去,那衙门登时说与丈夫知道,那时你我俱不好了。只须我悄悄自行,早去早来。”二官道:“你不可去望前夫。”月仙道:“痴子,他与我恩断义绝了。又见他何用。”即便下楼,烧汤梳洗,穿了向时粗布青衣,把皂包头兜了头道:“你且睡着,我去了便回来。当初不去也罢。”二官笑了一声,说:“拿些钱去,买香纸。早去早来。”月仙应了一声,竟至州衙。

进到土地庙中,默默祝了一番。走出庙前,正遇知州坐堂投文之际。随了众人,走到堂上,叫声冤屈,两边吆喝起来。月仙道:“爷爷,妇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望爷爷做主。”州官道:“你且讲来。”月仙将必英推夫落水,恤刑放归,李禁设计买盗宋七扳害,卖婢偷银,复行做套,讨妇成亲,将来谋夫身死始末,清清的一诉。知州大怒,即时掣签,一面拿章必英,一面去拿李禁,并拿监犯宋七、仲贤。

一时间众人跪在堂上。王仲贤见了妻子,吃了一惊,又不知为着什(甚)事。知州先叫宋七:“你为何听信禁子,扳害王仲贤?今情已露,若不快快直说,先打四十板。”宋七道:“小人并不识王仲贤之面,只是禁子拿了一纸衣饰帐,要小人出气。小人生死皆在禁子手中,敢不遵命。”知州又叫章必英:“你这奴才,忘恩负义,蛇蝎心肠。快快直讲上来。”必英一句话也辩不出,道:“只求老爷超生。”州官大怒道:“那时早知如此,当时把你解到广东,一顿板子打死了,也不致害了王仲贤。快将李禁、章必英各打四十板,劈了仲贤枷,把二人上了枷扭,连宋七押入牢中。”追了卖妻银三十两,并前入库衣饰,一齐发还。当堂写了领字,即时发放夫妻回家。夫妻二人叩谢天恩。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清山水邻序刊本《欢喜冤家》插图

出得门来，谢天谢地。文甫道："贤妻怎生样得救我的性命？"月仙道："且到四井巷中，慢慢的与你讲。"不多时，到了。月仙道："我夫坐下。"一面又去烧汤，与丈夫洗澡。取几件衣服，与丈夫换了，并整治酒肴，二人相贺，对吃几杯。饮酒之间，只把七夕之言不讲，从根到底讲一个明白。文甫把手向天指道："皇天有眼，可怜我若不是妻子雪冤，我死于九泉，这冤也不得明白。"月仙道："箱中尚有七八十两银子，每应是我们的。如今重整家园，再图安享，只是苦了红香，久无消息，不知安乐如何。"文甫道："再过几时，同你往凌湖访他，省得两边挂念。"

事有凑巧，恰好这日红香同了汪朝奉到州衙来访问，街坊人指引他到四井巷。众人一见，且苦且喜，各人坐下，将必英始末备陈。徽人与红香，十分称快。红香也备下许多盒礼，来望二位主人的，恰好整来，大家一叙。后来红香生一子，月仙生一女，遂结了两下朱陈。两边大发，富贵起来。必英未久沉于狱底，拖尸而出，鸦鹊争抢，岂非恶人之报乎。戒之，戒之。

〔注〕① 恤刑：职官名。明置。分遣御史治各道囚犯。② 讼师：替人办理诉讼事务者。③ 籍：登记的簿册。④ 覆盆见日：形容彻底翻身。⑤ 驿：古代传递公文者的途中歇息之处。⑥ 厚禄：丰厚的报酬。⑦ 禁牌：管理囚犯的差役。⑧ 朝奉：此为富翁和土豪的泛称。⑨ 浼(měi 美)：托。⑩ 老李：按行文此当作"文甫"。⑪ 撺掇(duō 多)：怂恿或者劝诱别人。

本篇节选自《欢喜冤家》第三回。

明末清初，是我国古代拟话本创作的高峰期。其中有不少描写艳色和风情的作品，如《宜春香质》、《僧尼孽海》、《株林野史》等，在继承"三言"和"两拍"中的崇情尊欲思想时，也把它推向极端，敷演男女私情，甚至刻意描摹性生活，呈现庸俗下流的艺术格调。然而，这类"风情"小说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如《欢喜冤家》等。全书二十四篇小说，篇篇涉及男女风情。《李月仙割爱救亲夫》则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全篇叙述李月仙和王仲贤的爱情故事。他们本有一个安宁、祥和的家，只因收留了邻友之子章必英，才搅得全家官司不断，陷身囹圄。这章必

英因贪恋李月仙美色,恩将仇报,竟把经商途中的王仲贤推下河去。幸亏王仲贤得人救起才保全了性命。但章必英又设毒计,并勾结官府内的衙役等,陷害王仲贤入狱,骗娶李月仙。后来,李月仙获知真相,遂赴县告官,终将章必英绳之以法。

这则小说处处渗透着风情描写。如李月仙嫁给王仲贤后,又经不住章必英的勾引,和他私通。作者对此似乎有所同情,对李月仙并无责难之意。后来,李月仙家庭悲剧的酿成,固然有章必英的罪孽,但也与李月仙自身的不检点有关。在"风情"的描写上,小说不惜笔墨,浓墨重彩,这可以说是此类小说的基本特点。

小说的回前诗说:"苦恋多娇美貌,阴谋巧娶欢娱。"这表明:作者并不反对这种夫妻之外的男女"风情",相反却还认为此种私情是一种"欢娱",对之作了肯定。只不过这种男女私情,不可用"罪恶的阴谋"去获得,而应遵循封建法规。小说的侧重点是反对章必英的"阴谋"通情,因为他采取了欺骗、害人乃至是杀人等各种罪恶的手段,去争夺李月仙的"爱情",才导致了自身的最后毁灭。所谓"害彼还应害己"、"雪化还原"、"冤冤相报"等,都是从维护封建法规的前提出发的。在作者看来,无论是章必英还是李月仙,在私通"欢娱"时都不应忽略封建法规。这也正是小说的标题《李月仙割爱救亲夫》所表明的创作主旨。

李月仙是小说创造的成功的艺术典型。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和美学追求。与以前若干小说中的许多性格单一的艺术形象不同,李月仙的性格相当复杂,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独特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她爱丈夫,但又和章必英私通;既和章必英"欢娱",却又念念不忘丈夫,甚至最后"割爱救亲夫",表现出注重家庭的人生态度。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但在李月仙身上,却又是如此和谐地统一于一体。李月仙的让人宽慰之处,是在外遇和亲夫、私欲和良知二者发生冲突时,选择了亲情与良知,将罪恶和悲剧的制造者送进了牢狱,虽然这个人曾是她的亲密情人。而导致她这一行为转折点的,则是章必英向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罪恶阴谋"。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她终于幡然悔悟。作者运用细致、流畅的语言,叙述了这一转变过程以及李月仙的心路历程,较有说服力,同时也使这一艺术形象丰满起来,显得真实可信。

小说对章必英的艺术描写并未流于简单化。章必英这类人物在明清风情小说中是经常出现的。作者往往将他们视为道德谴责的对象,但他们也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本篇在塑造章必英的形象时,不时运用对比的艺

术手法,注意将他和王仲贤对照着写。在不同的处世为人中凸现两人的性格差异。既使老练、多情,而又奸滑、愚蠢的章必英活现于人们面前,也写活了迂腐、善良和天真的书生王仲贤,可谓一箭双雕。

明末清初的"风情"小说所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风情",还在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一点,在本篇小说中也有所表现。它使"风情"小说逐步走上和"讽世"小说合流的道路,表明了我国话本小说发展的又一新趋势。

(张兵)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节选)　天然痴叟

话说宋时有个官人,姓吾名爱陶,本贯西和人氏。爱陶原名爱鼎,因见了陶朱公致富奇书,心中喜悦。自道陶朱公即是范蠡,当年辅越灭吴,功成名就,载着西子,扁舟五湖,更名陶朱公,经营货殖,复为富人。此乃古今来第一流人物。我的才学智术,颇颇与他相仿,后日功名成就,也学他风流潇洒,做个陶朱公的事业,有何不可?因此遂改名爱陶。这西和在古雍州界内,天文井鬼分野,本西羌地面。秦时属临洮,魏改为岷州,至宋又改名西和。真正山川险阻,西陲要害之地。古诗说"山东宰相山西将",这西和果是人文稀少,惟有吾爱陶从小出人头地,读书过目不忘。见了人的东西,却也过目不忘,不想法到手不止。自幼在书馆中,墨头纸角,取得一些也是好的。至自己的东西,却又分毫不舍得与人。更兼秉性又狠又躁,同窗中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揪发扯胸,挥砖掷瓦,不占得一分便宜,不肯罢休。这是胞胎中带来的凶恶贪鄙的心性,便是天也奈何他不得。

吾爱陶出身之地,名曰九家村,村中只有九姓人家,因此取名。这九姓人丁甚众,从来不曾出一个秀才。到吾爱陶破天荒做了此村的开山秀才,不久补廪食粮。这地方去处没甚科目,做了一个秀才,分明似状元及第,好不放肆。在闾里间,兜揽公事,

武断乡曲，理上取不得的财，他偏生要取，理上做不得的事，他偏生要做。合村大受其害，却又无处诉告。吾爱陶自恃文才，联科及第，分明是瓮中取鳖。那知他在西和便推为第一，若论关西各郡县的高才，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却又数他不着了。所以一连走过十数科，这领蓝衫还辞他不得。这九家村中人，每逢吾爱陶乡试入场之时，都到土谷祠，城隍庙，文昌帝君座前祝告，求他榜上无名。到挂榜之后，不见报录的人到村中，大家欢喜，各自就近凑出分金，买猪头三牲，拜谢神道。

吾爱陶不能得中，把这般英锐之气，销磨尽了。那时只把本分岁贡前程，也当春风一度。他自髫年入泮①，直至五十之外，方才得贡。出了学门，府县俱送旗扁②，门庭好生热闹。吾爱陶便阖门增色，村中人却个个不喜，惟恐他来骚扰。吾爱陶到也公道，将满村大小人家，分为上中下三等，编成簿籍，遍投名帖。使人传话道："一则侥幸贡举，拜一拜乡党；二则上京缺少盘缠，每家要借些银两，等待做官时，加利奉还。有不愿者，可于簿上注一'不与'二字。"村农怕事，只要买静求安，那个敢与他硬。大家小户，都来馈送。内中或有戥秤轻重，银色高低不一，尽要补足。

吾爱陶先在乡里之中，白采了一大注银子，意气洋洋，带了仆人，进京廷试。将缙绅便览③细细一查，凡关中人现任京官的，不论爵位大小，俱写个眷门生的帖儿拜谒，请求荐扬看觑，希冀廷试拔在前列。从来人心不同，有等怪人奔竞④，又有等爱人奉承。吾爱陶广种薄收，少不得种着几个要爱名誉收门生的相知，互相推引。廷试果然高等，得授江浙儒学训导。做了年余，适值开科取士，吾爱陶遂应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中式。改官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前去赴任，一面迎取家小。原来他的正室无出，有个通房，生育儿女两人。儿子取名吾省，年已十岁，女儿才只八岁。这提举衙门，驻扎荆州城外，吾爱陶三朝行香后，便自己起草，写下一通告示，张挂衙门前。其示云：

本司生长西邮，偶因承乏分檐⑤重地。虽负之

耻⑥，固切于心；但职司国课，其所以不遗尺寸者，亦将以尽瘁济其成法，不得不与商民更新之。况律之所在，既设大意，不论人情；货之所在，既核寻丈，安弃锱铢。除不由官路私自偷关⑦者，将一半入官外，其余凡属船载步担，大小等货，尽行报官，从十抽一。如有不奉明示者，列单议罚。特示。

出了这张告示，又唤各铺家分付道："自来关津弊窦最多，本司尽皆晓得。你们各要小心奉公，不许与客商通同隐匿，以多报少，欺罔官府。若察访出来，定当尽法处治。"那铺家见了这张告示，又听了这番说话，知道是个苛刻生事的官府，果然不敢作弊。凡客商投单，从实看报，还要覆看查点。若遇大货商人，吹毛求疵，寻出事端，额外加罚。纳下税银，每日送入私衙，逐封亲自验拆，丝毫没得零落。旧例吏书门皂，都有赏赐，一概革除，连工食也不肯给发。又想各处河港空船，多从此转关，必有遗漏。乃将河港口桥梁，尽行塞断，皆要打从关前经过。

一日早堂放关，见几只小猪船，随着众货船过去，吾爱陶喝道："这是漏税的，拿过来！"铺家禀说："贩小猪的，原不起税。"吾爱陶道："胡说！若俱如此不起税，国课何来。"贩猪的再三禀称："此是旧例蠲免，衙前立碑可据，请老爷查看，便知明白。"吾爱陶道："我今新例，倒不作准，看甚么旧碑？"分付每猪十口，抽一口送入公衙，恃顽者倍罚。贩猪的无可奈何，忍气吞声，照数输纳。刚刚放过小猪船，背后一只小船，摇将过来，吾爱陶叫闸官看是何船。闸官看了一看，禀覆是本地民船，船中只有两个妇女，几盒礼物，并无别货。吾爱陶道："妇女便与货物相同，如何不投税？"铺家禀道："自来人载船，没有此例。"吾爱陶道："小猪船也抽分了，如何人载船不纳税，难道人倒不如畜生么？况且四处掠贩人口的甚多，本司势不能细细觉察。自今人载船，不论男女，每人要纳银五分。十五岁以下，小厮丫头，止纳三分。若近地乡农，装载谷米豆麦，不论还租完粮，尽要报税。其余贩卖鸡鸭、鱼

鲜、果品、小菜，并山柴稻草之类，俱十抽其一。市中肩担步荷，诸色食物牲畜者，悉如此例。过往人有行李的，除夹带货物，不先报税，搜出一半入官外，余无货者，每人亦纳银五分。衙役铺家，或有容隐，访出重责三十，枷号一月，仍倍罚抵补。”

这主意一出，远近喧传，无不骇异。做买卖的，那一个不叫苦连天。有几位老乡绅，见其行事可笑，一齐来教训他几句说：“抽分自有旧制，不宜率意增改。倘商民传之四方，有骇观听，这还犹可，若闻之京师，恐在老先生亦有妨碍。”吾爱陶听罢，打一躬道：“承教了，领命。”及至送别后，却笑道：“一个做官，一个立法，论甚么旧制新制？况乡绅也管不得地方官之事。”故愈加苛刻，弗论乡宦举监生员船只过往，除却当今要紧之人，余外都一例施行。任你送名帖讨关，全然不睬。亲自请见也不相接，便是骂他几句，也只当不听见。气得乡绅们，奈何他不得，只把肚子揉一揉罢了。

一日正出衙门放关，见乡里人担着一挑水草，叫皂隶唤过来问道：“这水草一挑，有多少斤数，可曾投税？”乡里人禀说：“水草是猪料，自来无税。”吾爱陶道：“同是物料，怎地无税？”即唤铺家将秤来，每一百斤抽十斤，送入衙中喂猪。一日坐在堂上，望见一人背着木桶过去，只道是挑绸帛箱子的。急叫拿进来，看时，乃是讨盏饭的道人，背着一只斋饭桶。也叫十碗中抽一碗，送私衙与小厮们做点心。便是打渔的网船经过，少不得也要抽些虾鱼鳅鳝来嗄饭咽酒。只有乞丐讨来的浑酒浑浆，残羹剩饭，不好抽分来受用。真个算及秋毫，点水不漏。外边商民，水陆两道，已算无遗利。那时却算到本衙门铺家，及书役人等，积年盘踞，俱做下上万家事。思量此皆侵蚀国课，落得取些收用。先从吏书，搜索过失，杖责监禁，或拶夹枷号。这班人平昔锦衣玉食，娇养得嫩森森的皮肉，如何吃得恁般痛苦？晓得本官专为孔方兄上起见，急送金银买命。若不满意，也还不饶。不但在监税衙门讨衣饭的不能脱白，便是附近居民，在本司稍有干涉的也都

不免。

为此地方上将吾爱陶改做吾爱钱,又唤做吾剥皮。又有好事的投下匿名帖,要聚集商民,放火驱逐。吾爱陶知得,心中有几分害怕,一面察访倡首之人,一面招募几十名土兵防护,每名日与工食五分。这工食原不出自己财,凡商人投税验放,少不得给单执照,吾爱陶将这单发与土兵,看单上货之多寡,要发单钱若干,以抵工食。那班人执了这个把柄,勒诈商人,满意方休。合分司的役从,只有这土兵,沾其恩惠,做了吾爱陶的心腹耳目,在地方上生事害民。没造化的,撞着吾爱陶,胜遭瘟遭劫。那怨声载道,传遍四方。江湖上客商,赌誓发愿便说:"若有欺心,必定遭遇吾剥皮。"发这个誓愿,分明比说天雷殛死翻江落海,一般重大,好不怕人。不但路当冲要,货物出入川海的,定由此经过,没处躲闪,只得要受他荼毒。诗云:

竭泽焚山刮地搜,丧心蒙面不知羞;肥家利己销元气,流毒苍生是此俦。

却说有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了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如例纳税。那班民壮,见货物盛多,要汪商发单银十两。从来做客的,一个钱也要算计;只有钞税,是朝廷设立,没奈何忍痛输纳。听说要甚发单银十两,分明是要他性命,如何肯出。说道:"莫说我做客老了,便是近日从北新浒墅各税司经过,也从无此例。"众民壮道:"这是我家老爷的新例,除非不过关便罢,要是过关,少一毫也不放。"旁边一个客人道:"若说浒墅新任提举,比着此处,真个天差地远。前日有个客人一只小船,装了些布匹,一时贪小,不去投税,径从张家桥转关。被这班吃白食的光棍,上船搜出,一窝蜂赶上来,打的打,抢的抢,顷刻搬个罄空。连身上衣服,也剥干净。那客人情急,叫苦叫冤,要死要活。何期提举在郡中拜客回来,座船正打从桥边经过,听见叫冤,差人拿进衙门审问道:'小船偷过港门,虽所载有限,但漏税也该责罚。'将客人打了十五个板子。向众光棍说:

'既然捉获有据，如何不禀官惩治？私自打抢，其罪甚于漏税。一概五十个大毛板，大枷枷号三月。'又对众人说：'做客商的，怎不知法度，自取罪戾。姑念货物不多，既已受责，尽行追还，此后再不可如此行险侥幸了。'这样好话，分明父母教训子孙，何等仁慈！为此客商们，那一个不称颂他廉明。倘若在此处犯出，少不得要打个臭死，剩还你性命，便是造化了。"旁边客商们听见，齐道："果然果然，正是若无高山，怎显平地。"那班土兵，睁起眼向说的道："据你恁般比方，我家爷是不好的了。"那客人自悔失言，也不答应，转身急走，脱了是非。

汪商合该晦气，接口道："常言钟在寺里，声在外边。又道路上行人口是碑，好歹少不得有人传说，如何禁得人口嘴呢。"这话一发激恼了土兵，劈脸就打骂道："贼蛮，发单钱又不兑出来，放甚么冷屁！"汪商是大本钱的富翁，从不曾受这般羞辱，一时怒起，也骂道："砍头的奴才！我正项税银已完，如何又勒住照单，索诈钱财，反又打人？有这样没天理的事，罢罢，我拼这几两本钱，与你做一场。"回身便走，欲待奔回船去。那土兵揪转来，又是两拳，骂道："蛮囚，你骂那个，且见我们爷去。"汪商叫喊地方救命，众人见是土兵行凶，谁敢近前。被这班人拖入衙门，吾爱陶方出堂放关，众人跪倒禀说："汪商船中货物甚多，所报尚有隐匿，且又指称老爷新例苛刻，百般詈骂。"吾爱陶闻言，拍案大怒道："有这等事，快发他货物起来查验。"汪商再三禀说勒索打骂情由，谁来听你。须臾之间，货物尽都抬到堂上，逐一验看，不道果然少报了两箱。吾爱陶喝道："拿下打了五十毛板，连原报铺家，也打二十板罢。"吾爱陶又道："漏税，例该一半入官，教左右取出剪子来分取。"从来入官货物，每十件官取五件，这叫做一半入官。吾爱陶新例，不论绫罗绸缎布匹绒褐，每匹平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剪破，总然织锦回文，也只当做半片残霞。

汪商扶痛而出，始初恨，后来付之一笑，叹口气道："罢罢，天

成天败，时也，运也，命也，数也！”遂将此一半残缎破绸，堆在衙门前，买几担稻草，周回围住，放了一把火，烧得烟尘飞起，火焰冲天。此时吾爱陶已是退堂，只道衙门前失火，急忙升堂，知得是汪商将残货烧毁，气得怒发冲冠，说道：“这厮故意羞辱咱家么？”即差土兵，快些拿来。一面分付地方扑灭了火，烧不尽的绸缎，任凭取去。众人贪着小利，顷刻间大桶小杓，担着水，泼得烟销火熄。吾爱陶又唤地方，分付众人不许乱取，可送入堂上，亲自分给。这句话传出来时，那烬余之物，已抢干净。及去擒拿汪商，那知他放了火，即便登舟，复回旧船。顺风扬帆，向着下流直溜，也不知去多少路了。差人禀复，吾爱陶反觉没趣，恨恨而退。当时汪商若肯吃亏这十两银子，何至断送了万金货物，岂非为小失大？所以说：

吃一分亏无量福，失便宜处是便宜。

其时有个王大郎，所居与税课衙门只隔一垣，以杀猪造酒为业。家事富饶，生有二子。长子招儿，年十七岁，次子留儿，十三岁，家人伴当三四人，一家安居乐业。只是王大郎秉性粗直刚暴，出言无忌。地方乡里亲戚间，怪他的多，喜他的少。当日看见汪商之事，怀抱不平，趁口说道：“我若遇此屈事，那里忍得过，只消一把快刀，搠他几个窟窿。”这话不期又被土兵们听闻。也是合当有事，王大郎适与儿子定亲，请着亲戚们吃喜酒，夜深未散。不想有个摸黑的小人，闪入屋里，却下不得手。便从空处，打个壁洞，钻过分司衙门，撬开门户，直入卧室。吾爱陶朦胧中，听得开箱笼之声，一时惊觉，叫声不好了，有贼在此。其时只为钱财，那顾性命，精赤的跳下床捉贼。夫人在后房也惊醒了，呼叫家人起来。吾爱陶追贼出房，见门户尽开，口中大叫小厮快来拿贼。这贼被赶得急，掣转身挺刀就刺。吾爱陶命不当死，恰像看见的，将身望后一仰，那刀尖已斗着额角，削去了一片皮肉，便不敢近前。一时家人们，点起灯烛火把，齐到四面追寻。原来从间壁打洞过来的，急出堂，问了王大郎姓名，差土兵到其家拿贼。

这王大郎合家，刚刚睡卧，虽闻分司喊叫捉贼，却不知在自家屋里过去的，为此不管他闲账。直到土兵敲门，方才起身开门。前前后后搜寻，并不见贼的影子。土兵回报说："王大郎家门户不开，贼却不见。"吾爱陶道："门户既闭，贼却从那里去？"便疑心即是此人。就教唤王大郎来见，在烛光下仔细一认，仿佛与适来贼人相似。问道："你家门户未开，如何贼却不见了，这是怎么说？"王大郎禀道："今日小人家里，有些事体，夜深方睡。及至老爷差人来寻贼，才知从小人家里掘入衙中，贼之去来，却不晓得。"吾爱陶道："贼从你家来去，门户不开，怎说不晓得？所偷东西，还是小事。但持刀搠伤本司，其意不良，所关非小，这贼须要在你身上捕还。"王大郎道："小人那里去追寻，还是老爷着捕人挨缉。"吾爱陶道："胡说！出入由你家中，尚推不知，教捕人何处捕缉。"分付土兵押着，在他身儿上要人来。原来那贼当时心慌意急，错走入后园，见一株大银杏树，绿阴稠密，狠命爬上去，直到树顶，缩做一堆，分明像个鹊巢。家人执火，到处搜寻，但只照下，却不照上，为此寻他不着。等到两边搜索已过，然后下树，仍钻到王家。其时王大郎已被拿去，前后门户洞开，悄悄的溜出大门，所以不知贼的来踪去迹，反害了王大郎一家性命。正是：

押龟烹不烂，贻祸到枯桑。

吾爱陶查点了所失银物，写下一单，清晨出衙，唤地方人问王大郎有甚家事，平日所为若何，家中还有何人。地方人回说："有千金家私，做人虽则强梗，原守本分。有二子年纪尚小，家人倒有三四个。"吾爱陶闻说家事富饶，就动了贪心，乃道："看他不是个良善之人，大有可疑。"随唤土兵问："可曾获贼？"那知这班土兵，晓得王大郎是个小财主，要赚他钱钞。王大郎从来臭硬，只自道于心无愧，一文钱，一滴酒，也不肯破悭。众人心中怀恨，想起前日为汪商的事，他曾说，只消一把快刀，搠几个窟窿的话，如今本官被伤额上，正与其言相合，不是他做贼是谁？为此竟带入衙内，将前情禀知。王大郎这两句话，众耳共闻，却赖不得，虽

然有口难辨。吾爱陶听了，正是火上添油，更无疑惑，大叫道："我道门又不开，贼从何处去，自然就是他了。且问你，我在此又不曾难为地方百姓，有甚冤仇，你却来行刺？"王大郎高声称冤诉辨，那里作准。只叫做贼、行刺两款，但凭认那一件罪，喝教夹起来。

皂役一声答应，向前拖翻，套上夹棍，两边尽力一收，王大郎便昏了去。皂隶一把头发揪起，渐渐醒转。吾爱陶道："赃物藏在何处，快些招来！"王大郎睁圆双眼，叫道："你诬陷平人做贼，招甚么。"吾爱陶怒骂道："贼奴这般狠，我便饶你不成。"喝叫敲一百棒头。皂隶一五一十打罢，又问如今可招。王大郎嚷道："就夹死也决不屈招。"吾爱陶道："你这贼子熬得刑起，不肯招么。"教且放了夹棍，唤土兵分付道："我想赃物，必还在家，可押他去眼同搜捕。"又回顾吏书，讨过一册白簿，十数张封皮，交与土兵说："他家中所有，不论粗重什物，钱财细软，一一明白登记封好。虽一丝一粟，不许擅动。并带他妻儿家人来见。"王大郎两脚已是夹伤，身不由主，土兵扶将出去。妻子家人，都在衙前接着，背至家里，合门叫冤叫屈。土兵将前后门锁起，从内至外，掀天揭地，倒箱翻笼的搜寻。便是老鼠洞、粪坑中、猪圈里，没一处不到，并无赃物。只把他家中所有，尽行点验登簿。封锁停当，一条索子，将王大郎妻子杨氏，长子招儿，并三个家人，一个大酒工，一个帮做生意姓王的伙计，尽都缚去。只空了一个丫头，两个家人妇。次子留儿，因去寻亲戚商议，先不在家，亦得脱免。

此时天已抵暮，吾爱陶晚衙未退，堂上堂下，灯烛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土兵带一干人进见，回覆说赃物搜寻不出，将簿子呈上。吾爱陶揭开一看，所载财帛衣饰，器皿酒米之类甚多，说道："他不过是个屠户，怎有许多东西，必是大盗窝家。"将簿子阁过，唤杨氏等问道："你丈夫盗我的银物，藏在何处，快些招了，免受刑苦。"杨氏等齐声俱称："并不曾做贼，那得有赃？"吾爱陶道：

"如此说来,到是图赖你了。"喝叫将杨氏拶起。王大郎父子家人等,一齐尽上夹棍,夹的夹,拶的拶,号冤痛楚之声,震彻内外,好不凄惨。招儿和家人们,都苦痛不过,随口乱指,寄在邻家的,藏在亲戚家的,说着那处,便押去起赃。可怜将几家良善平民,都搜干净,那里有甚赃物。严刑拷问了几日,终无着落。王大郎已知不免一死,大声喊叫道:"吾爱陶你在此虐害商民,也无数了,今日又诬陷我一家。我生前决争你不过,少不得到阴司里,和你辨论是非。"吾爱陶大怒,拍案道:"贼子,你窃入公堂,盗了东西,反刺了我一刀,又说诬陷,要到阴司对证。难道阴司例律,许容你做贼杀人的么?你且在阳间里招了赃物,然后送你到阴司诉冤。"唤土兵分付道:"我晓得贼骨头⑧不怕夹拶,你明日到府中,唤几名积年老捕盗来,他们自有猴狲献果、驴儿拔橛,许多吊法,务要究出真赃,好定他的罪名。"这才是:

前生结下此生冤,今世追偿前世债。

这捕人乃森罗殿前的追命鬼,心肠比钢铁还硬。奉了这个差使,将八个人带到空闲公所,分做四处吊拷,看所招相似的,便是实情。王大郎夫妻在一处,招儿王伙计在一处,三个家人和酒大工,又分做两处。大凡捕人绷吊盗贼,初上吊即招,倒还落得便宜。若不招时,从上至下,遍身这一顿棍棒,打得好不苦怜。任你铜筋铁骨的汉子,到此也打做一个糍粑。所以无辜冤屈的人,不肯招承,往往送了性命。当下招儿,连日已被夹伤,怎还经得起这般毒打,一口气收不来,却便寂然无声。捕人连忙放下,教唤不醒了。飞至衙门,传梆报知,吾爱陶发出一幅朱单道:

王招儿虽死,众犯还着严拷,毋得借此玩法取罪。

特谕。

捕人接这单看了,将各般吊法,逐件施行。王大郎任凭吊打,只是叫着吾爱陶名字,骂不绝口。捕人虽明白是冤枉,怎奈官府主意,不得不如此。惟念杨氏是女人,略略用情,其余一毫不肯放松。到第二日夜间,三个家人,并王伙计,酒大工,五命齐

休。这些事不待捕人去禀，自有土兵察听传报。吾爱陶晓得王大郎詈骂⑨，一发切齿痛恨。第三日出堂，唤捕人分付道："可晓得么，王大郎今日已不在阳世了，你们好与我用情。"捕人答应晓得，来对王大郎道："大郎你须紧记着，明年今日今时，是你的死忌，此乃上命差遣，莫怨我们。"王大郎道："咳！我自去寻吾爱陶，怎怨着列位。总是要死的了，劳你们快些罢。"又叫声道："娘子，我今去了，你须挣扎着。"杨氏听见，放声号哭说："大郎，此乃前世冤孽，我少不得即刻也来了。"王大郎又叫道："招儿招儿，不能见你一面，未知可留得性命，只怕在黄泉相会是大分了。"想到此不觉落下几点眼泪。捕人道："大郎好教你知道，令郎前晚已在前路相候；尊使五个人，昨夜也赶上去了。你只管放心，和他们作伴同行。"王大郎听得儿子和众人俱先死了，一时眼内血泪泉涌，咽喉气塞，强要吐半个字也不能。众人急忙下手，将绳子套在颈项，紧紧扣住，须臾了帐。可怜三日之间，无辜七命，死得不如狗彘：

曾闻暴政同于虎，不道严刑却为钱；三日无辜伤七命，游魂何处诉奇冤。

当下捕人即去禀说，王大郎已死。吾爱陶道："果然死了？"捕人道："实是死了。"吾爱陶唤过土兵道："可将这贼埋于关南，他儿子埋于关北，使他在阴司也父南子北。这五个尸首，总埋在五里之外，也教他不相望见。"土兵禀说："王大郎自有家财，可要买具棺木？"吾爱陶道："此等凶贼，不把他喂猪狗足矣，那许他棺木。"又向捕人道："那婆娘还要用心拷打，必要赃物着落。"捕人道："这妇人还宜从容缓处。"吾爱陶道："盗情如何缓得？"捕人道："他一家男子，三日俱死。若再严追，这妇人倘亦有不测，上司闻知，恐或不便。"吾爱陶道："他来盗窃国课，行刺职官，难道不要究治的？就上司知得何妨。"捕人道："老爷自然无妨，只是小人们有甚缘故，这却当不起。"吾爱陶怒道："我晓得捕人都与盗贼相通，今不肯追问这妇人，必定知情，所以推托。"喝教将捕

人羁禁，带杨氏审问，待究出真情，一并治罪。把杨氏重又拶起，击过千余，手指尽断，只是不招。吾爱陶又唤过土兵道："我料这赃物，还藏在家，只是你们不肯用心，待我亲自去搜，必有分晓。"即出衙门，到王大郎家来。

此时两个家人妇和丫头看守家里，闻知丈夫已死，正当啼啼哭哭。忽听见官府亲来起赃，吓得后门逃避。吾爱陶带了土兵，唤起地方人同入其家，又复前前后后搜寻。寻至一间屋中，见停着七口棺木，便叫土兵打开来。土兵禀说："这棺木久了，前已验过，不消开看。"吾爱陶道："你们那里晓得，从来盗贼，把东西藏棺木中，使人不疑。他家本是大盗窝主，历年打劫的财物，必藏在内。不然，岂有好人家停下许多棺木。"地方人禀说："这棺木乃是王大郎的父祖伯叔两代，并结发妻子，所以共有七口。因他平日悭吝，不舍得银钱殡葬，以致久停在家，人所共知，其中决无赃物。"吾爱陶不信，必要开看。地方邻里苦苦哀求，方才止了。搜索一番，依然无迹。吾爱陶立在堂中说道："这贼子，你便善藏，我今也有善处。"分付土兵，把封下的箱笼，点验明白，尽发去附库。又唤各铺家⑩，将酒米牲畜家伙之类，分领前去变卖。限三日内，易银上库登册，待等追出杨氏真赃，然后一并给还。又道："这房子逼近私衙，藏奸聚盗，日后尚有可虞。着地方将棺木即刻发去荒郊野地，此屋改为营房，与土兵居住，防护衙门。"处置停当，仍带杨氏去研审。又问他次子潜躲何处，要去拘拿，此是他斩草除根之计。

可怜王大郎好端端一个家业，遇着官府作对，几日间弄得瓦解冰消，全家破灭，岂不是宿世冤仇！商民闻见者，个个愤恨。一时远近传播，乡绅尽皆不平，向府县上司，为之称枉。有置制使行文与吾爱陶说："罪人不孥，一家既死七人，已尽厥辜，其妻理宜释放。"吾爱陶察听得公论风声不好，只得将杨氏并捕人，俱责令招保。杨氏寻见了小儿子，亲戚们商量说，如今上司尽知冤枉，何不去告理报仇。即刻便起冤揭遍送，向各衙门投词伸冤。

适值新巡按铁御史案临，察访得吾爱陶在任贪酷无比，杀王大郎一家七命，委实冤枉，乃上疏[11]奏闻朝廷。其疏云：

臣闻理财之任，上不病国，下不病商，斯为称职。乃有吾爱陶者，典榷上游，分司重地，不思体恤黎元，养培国脉；擅敢变乱旧章，税及行人，专为刑虐，惟务贪婪。是以商民交怨，男妇兴嗟。吸髓之谣，久著于汉江；剥皮之号，已闻诸辇毂。昔刘晏桑弘羊，利尽锱铢，而未尝病国病民，后世犹说其聚敛。今爱陶与商民作仇，为国家敛怨，其罪当如何哉！尤可异者，诬良民为盗，捏乌有为赃，不踰三日，立杀七人。掷遗骸于水滨，弃停榇于郊野；夺其室以居爪牙，攫其资以归囊橐。冤鬼昼号，幽魂夜泣，行路伤心，神人共愤。夫官守各有职责，不容紊乱。商税榷曹之任，狱讼有司之事，即使盗情果确，亦当归之执法。而乃酷刑肆虐，致使阖门殒毙，天理何在，国法奚存！臣衔命巡方，职在祛除残暴，申理枉屈。目击奇冤，宁能忍默？谨据实奏闻，伏乞将吾爱陶下诸法司，案其秽滥之迹，究其虐杀之状，正以三尺，肆诸两观。庶国法申而民冤亦申，刑狱平而王道亦平矣。

圣旨批下所司，着确查究治。吾爱陶闻知这个消息，好生着忙。自料立脚不住，先差人回家，葺理房屋；一面也修个辨疏上奏，多赍金银到京，托相知官员，寻门户挽回。其疏云：

臣谬以樗材，滥司榷务；固知亟负难胜，奚敢鼹饮自饱。莅任以来，矢心矢日，冰蘗宁甘，虽尺寸未尝少逾。以故商旅称为平衡，地方亦不以为不肖。而忌者反指臣为贪酷，捏以吸髓之谣，加以剥皮之号。无风而波，同于梦呓，岂不冤乎？犹未已也，若乃借盗窃之事，砌情脏列，中以危法，是何心哉？当盗入臣署攫金，觉而逐之，遂投刃以刺，幸中臣额，乃得不死。及追贼踪，

潜穴署左，执付捕役，惧罪自尽。穷究党羽，法所宜然。此而不治，是谓失刑。而忌者乃指臣为酷刑肆虐，不亦谬乎？岂必欲盗杀臣，而尽劫国课，始以为快欤？夫地方有盗，而有司不能问，反责臣执盗而不与，抑何倒行逆施之若是也。虽然，臣不敢言也，不敢辨也。何则？诚不敢撄忌者之怒也。惟皇上悯臣孤危孑立，早赐罢黜，以塞忌者之口，使全首领于牖下，是则臣之幸也。

自来巧言乱听，吾爱陶上这辨疏，朝廷看到被贼刺伤，及有司不能清盗，反责其执盗不与，这段颇是有理。亦批下所司，看明具覆。其时乃中书门下侍郎蔡确当国，大权尽在其手，吾爱陶的相知，打着这个关节。蔡确授意所司，所司碍着他面皮，乃覆奏道：

看得吾爱陶贪秽之迹，彰彰耳目，虽强词涂饰，公论难掩。此不可一日仍居地方者矣。惟王大郎一案，窃帑伤官，事必有因，死不为枉。有司弭盗无方，相应罚俸。未敢擅便，伏惟圣裁。

奏上，圣旨依拟将吾爱陶削职为民，速令去任，有司罚俸三月。他的打干家人得了此信，星夜兼程，赶回报知。吾爱陶急打发家小起身，分一半土兵护送。王大郎箱笼，尚在库上，欲待取去，踌躇未妥，只得割舍下来。

数日之后，邸报已到，铁御史行牌，将附库资财，尽给还杨氏，一面拿几个首恶土兵到官，刑责问遣。那时杨氏领着儿子，和两个家人妇，到衙门上与丈夫索命。哭的哭，骂的骂，不容他转身。吾爱陶诚恐打将入去，分付把仪门头门紧拴牢闭了。地方人见他惧怕，向日曾受害的，齐来叫骂。便是没干涉的，也乘着兴喧喧嚷嚷，声言要放火焚烧，乱了六七日。吾爱陶正无可奈何，恰好署摄税务的官员来到。从来说官官相护，见百姓拥在衙门，体面不好看，再三善言劝谕，方才散解。放吾爱陶出衙下船，分付即便开去。岸上人预先聚下砖瓦土石，乱掷上去，叫道："吾

剥皮，你各色俱不放空，难道这砖瓦不装一船，回去造房子。”有的叫道：“吾剥皮，我们还送你些土仪回家，好做人事。”拾起大泥块，又打上去。这一阵砖瓦土石，分明下了一天冰雹。吾爱陶躲在舱中，只叫快些起篷。那知关下拥塞的货船又多，急切不能快行。商船上又拍手高叫道：“吾剥皮，小猪船，人载船在此，何不来抽税？”又叫道：“吾剥皮，岸上有好些背包裹的过去了，也该差人拿住。”叫一阵笑一阵，又打一阵痃痃。吾爱陶听了，又恼又羞，又出不得声答他们一句，此时好生难过。正是：

饶君掬尽三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

〔注〕 ① 髫年：指童年。髫，古时小孩下垂的头发。泮：学校。 ② 旗扁：旗匾。 ③ 便览：此指名单。 ④ 奔竞：为名利而到处奔走，拼命竞争。 ⑤ 榷：税；征税。 ⑥ 虮负之耻：形容才疏学浅，自谦之词。 ⑦ 关：设立的查税处。 ⑧ 贼骨头：吴地方言，指偷东西的人。 ⑨ 詈骂：责骂。 ⑩ 铺家：商店。 ⑪ 疏：奏章。

这则小说选自《石点头》第八卷。

小说叙述了贪官污吏吾爱陶的各种劣迹。他原是九家村一介乡民，虽自幼聪慧，但人品卑下，凶恶贪鄙，求学时，与同窗有一言不合，便怒气相加，乃至揪发扯胸，挥砖掷瓦，加之爱占便宜，私欲极重。

为官后，更是不择手段，鱼肉乡民，人称“吾剥皮”。徽州汪商贩帛途经荆州，他寻机刁难，将价值千金的货物“尽都剪破”，害得汪商空手而归。他还捕风捉影地指控王大郎窝藏盗贼，使王家七人死于无辜，并欲带兵拘拿潜逃在外的王家次子，以图斩草除根。由于作恶多端，终于引起公愤，上司只得将其削职为民。吾爱陶埋名改姓，在金陵买了六个女子，开妓院赚钱，被汪商识破身份后进行嘲笑和报复。后王大郎阴魂前来索命，“须臾间心胸直至小腹下，尽皆溃烂，五脏六腑，显出在外，方才气断身绝”，得到报应而死。

作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官吏吾爱陶贪酷无比的形相，在客观上暴露出明末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各种弊端，颇有认识价值。

小说的主人公吾爱陶，是一个贪官污吏的艺术典型。题目名为“贪婪汉”，即点明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开篇引述罗隐的诗和俗谚，对“坐公堂

的官人"恣意攫取金钱的行径作了有力的鞭挞，并说明其创作动机是为了"尽可唤醒迷人"。作者先用叙述性的语言，交代了吾爱陶的贪财、蛮横无理、无视国法及恣意妄为。这就唤起了读者的直接观感，先给人留下一个明晰的形象。继而又叙写他买通官吏，换得官身后的一系列勒索百姓的事件，进一步铺陈与刻画了吾爱陶的贪婪与卑鄙无耻。接着，作者又撷取刁难汪商和陷害王大郎两个代表性事例，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吾爱陶"严刑却为钱"，"无辜伤七命"的横暴、奸诈。至此，小说的情节也发展到了高潮。作品用犀利的笔触，在聚光灯式的透视中，活现出这个恶魔的卑劣灵魂。最后叙写吾爱陶的败落，虽然存在着因果报应的思想局限，缺乏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但也宣泄了人民憎恨这类封建官吏的情绪，不失为是一篇较好的作品，对清代白话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例如杜纲的《娱目醒心编》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藉妓营生》，显然得之于本篇的启迪，对本篇的沿袭之迹甚明。

本篇小说采用单线纵向发展的结构方式，按照吾爱陶的生活足迹来设计故事框架。它的纽结点是吾爱陶对金钱的贪婪。围绕这一点，小说由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点面结合，逐层展现人物性格。这种"剥笋法"，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层层递进中不断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灵，有利于表现作品的主题。同时，在审美情趣上，也可引导读者渐次进入艺术王国，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艺术的情韵。（张兵）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

佚名

——《梼杌闲评》第三十回

词曰：

万事转头空，何似人生一梦中。蚁附蝇趋终是幻，匆匆！枉向人前独逞雄。　何必叹飘蓬，祸福难逃塞上翁。狐媚狼贪常碌碌，烘烘！羞恶良心却自蒙。

话说魏忠贤因醮[1]事已毕，正欲起身，只见小内侍飞马而来，向耳边说道："客太太被中官娘娘赶出宫了。"忠贤惊问道："为甚事？"小内侍道："因皇上前日在西宫顽耍，一时要往中宫

去。客太太说：‘中宫娘娘有恙未痊。’皇上道：‘既有恙，你可去看看。’客太太领旨去问安，回过了皇上。谁知次日退朝，驾幸中宫，娘娘好好的出来迎接。皇上问道：‘闻你有恙，朕来看你，可曾服药？’娘娘道：‘不曾有甚病。’皇上道：‘昨日朕要来你宫中，客巴巴说你有恙，朕后差了他来看你的。’娘娘道：‘他并没有来。’皇上说：‘如此说竟是他的谎了，既欺了朕，就该处他。’皇上在中宫宿了两夜，第三日到李娘娘宫中去了。中宫娘娘即宣了客太太进宫，问道：‘我有何病，你就欺瞒皇上。皇上着你来看我，你不来，又说谎。当日太祖爷铁牌上镌着道：“宫人说谎者斩。”你今欺瞒皇上，就该死，诅咒我也该死，说谎也该死，随你拣那一件认去。’客太太无言可答，只是叩头求饶。娘娘道：‘且看圣上之面，姑饶一死，逐出宫去。’即刻着四个内官，押着出去，不许停留。客太太用了钱，才得见皇上。皇上道：‘你本不该说谎，娘娘若不处分，那法度何在？既叫你出去，这还是从轻，朕也不好挠他的法。你且出去，等娘娘气消一消，朕再来召你。’客太太忍着气回家去了，故此孩子星夜来报爷知道。”

忠贤听了，分付即刻起身兼程回京，百官迎接一概不见，竟回私宅。内外官员都来问安，也一概免见。忙换了便服，走到侯家。秋鸿迎接，忠贤问道：“太太在那里？不要恼坏了。”秋鸿道：“没得扯淡，恼甚的，来家好不快活，日高三丈，此刻还未起哩。在宫里起早睡晚的，有甚么好处？你去烧香，带了甚么人事来送我的？”忠贤道：“可怜那是个甚么地方，还有物事送人。”秋鸿道：“你从毛厕上过，也要拾块干屎的人，难道地方官就没有物事送你的，好一个清廉不爱钱的魏公公，专一会撇清②。”忠贤道：“有！有！有！那里出得好煤炭，送几担与你搽脸。”秋鸿道：“那是你这老花子，在那里讨饭时擦惯了脸的。”忠贤道：“我把你这油嘴臊根，还是这样出口伤人。”赶上来打他。秋鸿笑着跑进房去，忠贤赶上一把按住道：“我不看世界面上，就一下子弄杀你才好。”秋鸿道：“这才象个皇帝的管家，学了句大话儿来吓人。你

只好说得，行不得。”二人闹了一会，忠贤道：“趁着月儿没有起来，吵他吵去。”秋鸿道：“他在后头楼里睡着哩！”二人携着手往后面来，过一重小门，见一带长廊，秋鸿道：“从这小廊转湾进去就是了，你自去罢，我去办早饭来你吃。”说着去了。忠贤转过回廊，见一座小小园亭甚是精致。但见：

香径细攒文石，露台巧簇花砖。前临小沼后幽岩，洞壑玲珑奇险。百卉时摇翠色，群花妖艳栏边。五楼十阁接巫天，绝胜上林池馆。

朝南三间小厅，后面一座花楼，许多斜廊、曲槛、月榭、花台，十分幽雅。正(是)：

画栋巧缕人物，危楼尽饰沉香。花梨作栋紫檀梁，槅幕铜丝细网。绿绮裁窗映翠，金铺钉户流黄。石脂泥壁暗生光，不下骊山雄壮。

从花楼下一道斜廊东去，才是一座楼，面前小山拳石，盆景花木，见许多丫环在廊下梳头刺绣，或依栏看花，或共相戏耍。一个个都是：

眉蹙巫山晓黛，眼横汉水秋波。齿编欠玉莹如何，唇吐樱桃一颗。髻鬟轻云冉冉，脸妍莲萼猗猗。翠翘绿绮共轻蛾，燕赵选来婀娜。

那众丫环见忠贤进来，都站立两傍，有两个即走进去报信。忠贤道：“太太起来了没有？”丫环道：“还未起来哩。”刚走到楼前，丫环出来道：“请老爷坐，太太才起来。”忠贤看那楼内，摆列的古玩书画无一不精。但只见：

囊里琴纹蛇腹，匣中剑隐龙文。商彝翠色列苔茵，周鼎朱砂红晕。逸少草书韵绝，虎头小景怡人。哥窑百定列鱼鳞，汉篆秦碑遒劲。

忠贤闲看了一回，欣羡不已，等得心焦，不见印月出来，只得走进他卧房。只见他房中摆得更十分精致：

簟密金纹巧织，枕温宝玉镶成。水晶光浸一壶冰，

七尺珊瑚红映。屏列玻璃色净，榻镶玳瑁光莹。锦衾绣幕耀光明，玉笋金钩双控。

进得房，只见印月初起，在大理石榻上裹脚。忠贤与他并肩而坐，问他出宫之故。但见他：

眉压宿酲含翠，腮边枕印凝红。宝钗斜溜鬅云鬓，渺渺秋波懒送。软抹酥胸，半觧蝤蛴，钮扣微松。梨花带露倚春风，似怯晓寒犹重。

印月未曾开言先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忠贤道："你莫恼，等我代你出气。"印月道："你说的好大语！是他说的天下只有他大，他是个国母娘娘；要我们早上死，谁敢留到晚。连皇爷也不在他心上。我们纵大，杀了无非是个奴才，今日处了我，明日就要轮到你了，你还说代我出气！"忠贤道："皇上也该有些主意，有事说罢了，怎么就叫你出来？"印月道："皇爷的心都是他引偏了，一连在他宫中过了两夜，不知怎的撮哄，自然两个人说同了，次早才叫我出来的。"忠贤道："你休谎我，任凭怎样也要代你出这口气。"印月把手向他脸上一抹，道："不羞，你弄得他过？"忠贤道："弄不得他，难道他爷老子也处不得！"印月道："皇爷的耳根子又软，岂不护他丈人。你代我将就些罢，莫要惹火烧身。只是我不进去就罢了。"忠贤又温存他一会，代他揩干了眼泪。丫头捧上茶来，忠贤拿了一杯，送到他嘴边。印月吃了两口。只见秋鸿进来道："日已中了，吃早饭罢！"忠贤道："我也饿了，今日还未曾有点水下肚哩。"秋鸿道："想是害噎食病吃不下去，不然为甚么这时候还未吃饮食？"忠贤道："我连夜来到家即来了，那里还记得饿。"秋鸿忙叫丫头拿妆盒来，与印月梳头。印月起身略通了通头，洗了脸，穿上衣服。丫头收去梳盒。忠贤对那丫头道："借耳爬子用用。"丫头向梳盒内寻了一会道："太太的耳爬子不在梳盒里。"印月道："汗巾子上有，在床上哩。"丫头便去揭开帐子，向枕边拿汗巾。忠贤在帐缝中见被中有些动，象有人在内的，便走起来把帐子揭开，只见红衾被内有个人睡着。忠贤将被揭开，只见个后

生浑身洁白，如粉妆玉琢的一般，约有十六七岁的年貌。忠贤道："好快活！"说着便睡上床去，摸摸他。只道是个小内侍，及摸到前头，却是个有那话儿的。这小郎见他摸到前面，忙把两腿夹住，动也不敢动。秋鸿在傍掩口笑道："不要罗唣，起来吃饭罢。"忠贤把那小郎拉起来，穿上衣服，下床来脸都吓黄了，浑身抖战。忠贤道："你不要害怕，快去梳洗了来一同吃饭。"小郎才去梳洗。印月站在廊下调鹦哥顽耍，未免有些羞涩。忠贤出来拉他一同进来，二人上坐，秋鸿也坐下，叫丫头摆饭。说不尽肴品精洁，只见：

南国猩唇烧豹，北来熊掌驼蹄。水穷摇柱海参肥，脍切银刀精细。翅剪沙鱼两腋，髓分白凤双丝。鸡松鹿腿不为奇，说甚燕窝鲟嘴。

秋鸿用金杯斟酒，三人共饮。那小郎梳洗毕了，来见忠贤，叩下头去。忠贤忙拉他起来道："你是太太的人，不要行这个礼，好生服侍太太。"再细看他，果然生得标致，只见他：

的的眸凝秋水，猗猗脸衬娇莲。柳眉皓齿态妖妍，万种风流堪羡。冠玉美如女子，汉宫不数延年。梨花风格自天然，阵阵口脂香遍。

忠贤叫他坐在印月肩下，那小郎未免有些悚惧不安之状。印月亦有羞涩之态。只有秋鸿在傍嘻嘻哈哈的斗嘴顽耍，对忠贤道："你说娘的珠子当在涿州，你去烧香没人事送他罢了，怎么他的珠子也不赎来与他。"忠贤道："一者年远，二者也不记得当在谁家。"秋鸿道："你是张家湾的骡子不打车，好自在性儿。终不然就罢了么！"印月道："你可是枉费唇舌，他如今尊贵了，那里还用得着人，有心肠来记这样事。"忠贤笑着，把手拍拍那小郎道："有了这样个美人儿，还用别人做甚么。"这一句话把个印月说急了，红着脸起身。忠贤也自觉言语太讪，便打了个淡哈哈，起身走到房中，向印月道："咱权别了，再来看你。"印月也不理他，秋鸿送他出来。忠贤道："我斗他耍子，他就认起真来了。"秋鸿道："呆

哥儿，我劝你这寡醋少吃吃罢！”忠贤相别上轿去了。

秋鸿回到里面，见印月手托着香腮，恹恹的闷坐。秋鸿便坐了，劝道：“娘不要恼。”印月道：“都是你风张倒致的，惹的他嘴里胡言乱语的。”秋鸿道：“我还有句话要对娘说，若不中听，娘不要恼。”印月道：“你自来，那句话儿我不听的。”秋鸿道：“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道：‘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我娘儿两个好好的在家，何等快活，只为他来我家，费了许多唇舌，受了许多气。后来被爹爹撞见，他往京中来，约他到外婆家相会，你看他这负心的可去不去，代累我们吃尽了苦，才得到这地位。他如今这泼天的富贵，盖世的威权，也总是娘带牵他的。如今一切事都要娘在皇爷面前调停，娘的一个珠子他就不记得赎了来，他还说他有掀天的手段。难道这样一个珠子就找不着的？即此就可见他的心了。娘在宫里起早睡晚，担惊受怕的。他在外边狐假虎威，渐渐的事做得不好了。娘在内里倚着皇爷的恩宠，如今皇爷比不得小时离不得娘。他上有三宫六院，下有嫔妃彩女，上下几千人，眼睁睁看着，不知怎么妒忌娘哩。娘一个人怎么弄得过这些人！况皇爷少年的心性，又拿不定，倘或一朝有些破绽，虽无大患，却也没趣味。就是前日中宫叫娘出来，皇爷若要留娘何难，毕竟他夫妻情分上不肯违拗。他老魏说代娘出气，那都是浑话。中宫是个主母，他一个家奴能奈何得他么？娘在外边何等快活，又封了二品夫人，哥儿又是禁卫之臣，锦衣玉食受皇家的恩宠，歌童舞女高堂大厦，那一个官儿不奉承你！若到里面去，未免到要做小伏低，撑前侗后的。虽然皇爷宠爱，不如家中行乐的长远。据我说只是不进去的好，切不可听老魏啜哄，明日做出坏事来，还要连累娘也不得干净。”印月听这一夕话，也不言语，只略点点头而已。这才是：

侃侃良言金石同，如何徒说不能从。

当年若肯将身退，安得身靡奸党中。

且说魏忠贤一路回来，心中懊悔不已，因一时不存神，言语

激恼了印月，遂不进去。次日李永贞、刘若愚等俱来参见。永贞道："涿州泰山庙住持来谢，说本州已拨了田给他领了。"忠贤道："叫他进来！"道士进来，叩了头跪下。忠贤道："前日多劳你们，本庙仍着你做住持，陈师祠我迟日就有人来侍奉香火。"道士领命叩谢而去。忠贤就叫李永贞行文到蓟州去，取城隍庙道士玄照来京听用。

永贞会了文书，着个校尉到蓟州，下了文书。知州出票传玄照。那玄照自师傅死后，家业渐凋。是日见了差人来叫，只得拆揩③些酒钱，与他同到州里来。知州见了道："奉东厂魏爷的钧旨来叫你，你速去收拾行李，明早来同去。"玄照听见东厂叫他，吓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知州道："你不要怕，必不难为你。"叫原差同他回庙收拾。次早知州当堂交与，校尉带了出来，向他要钱。玄照本无甚家私，此刻又无处借贷，只得把住房典出五十两银子来，将四十两送与校尉，留十两为路上盘费。他一个师叔对他道："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你到京师举目无亲，没人照应，我想这里的崔呈秀老爷现在京做官，你去求他家封家书，去请他照看你一二。况他平日也曾与你相好，有封书子去也好歹有些照应。"玄照道："甚是。"遂拉了他师叔并两三个相好的道士，来到崔家。正值崔公子送客出来，众道士上前施礼，将求书之事说知。崔公子道："好！我正要寄信去，苦无的人，诸位请进来少坐，我就写来奉托。"众人到厅上坐下，茶毕，崔公子拿了家书出来，道："拜烦到京，就送与家君，内中有两件紧要事，立等回信的。"众道士作揖相谢出来。玄照即同校尉星夜进京。到了时，即至魏监私宅交令。恰好忠贤在家升厅发放，校尉带上玄照，忠贤分付校尉退出。玄照在阶下叩头 。忠贤道："起来罢！随咱来，有话对你说，不要害怕。"把他引到侧首一个小厅上，忠贤上坐，叫玄照傍坐。玄照跪下道："贫道怎敢。"忠贤道："不妨，你是方外之人，又是旧交，坐下好谈。"玄照只得叩头，起来坐下。忠贤道："你师父好么？"玄照道："师父去世久了。"忠贤道："你家

私何如?"玄照道:"淡泊之至。"忠贤笑道:"想是你不成才,大赌大吃的花费了。我叫你来有事用你。我如今在涿州泰山庙傍起了一坐藏经阁,缺少个住持,今授你做个护藏的道官,有香火田二顷,再送你五百两银制备衣履盘费。你可去么?"玄照道:"蒙老爷天恩差遣,敢不如命。"

忠贤叫看饭来。小内侍摆下饭,恰好侯七官也进来,相见坐下,同吃了饭。忠贤道:"你且在朝天宫住着,等涿州的祠宇完了工,便来请你。老七可同他去走走。"二人辞了出来。那玄照平白的得了这一套富贵,喜出望外,上了马同到朝天宫来。道士见说是厂里送来的,各房头都来争了去住。玄照坐定,向侯七道:"厂里这位老爷有些面善。"侯七道:"就是当日贩布的魏西山,你不认得了么?"玄照愕然道:"原来是他,我说他怎么认的我的。老爷府上住在那里?"侯七道:"手帕胡同,问奉圣府便是。"玄照道:"明早奉谒。今日先要到崔爷处下书子,因他公子立等回信。"侯七道:"这等我且别过。"侯七上马去了。

玄照取出书子,雇了驴到顺城门来,问到崔御史的下处。门上人回道:"老爷注了门籍,概不会客。"玄照道:"我从蓟州来的,有你老爷家书在此。"把门的不肯代他传。却好一个家人出来,认得玄照,问道:"师傅几时来的?"玄照道:"才到的,大相公有家书在此,说要立候回信的。"家人领他到厅上,道:"师傅请坐,我请老爷出来。"少刻,崔呈秀出来。玄照跪下,呈秀忙扯住道:"行常礼罢。"坐下,问道:"东厂叫你为何?"玄照将前事说了一遍,呈秀惊讶道:"好呀!你竟得了这般际遇,他怎么认得你的?"玄照道:"他就是当年在我们那里贩过布的魏西山。"呈秀点首嗟叹道:"哦!原来是他!"玄照道:"闻得老爷巡按淮扬的,那里是个花锦地方。"呈秀道:"地方虽然繁华,这却是个中差,只落得有食用,赃罚有限,要不得钱的。我只因多劈了几块板用,也是慈悲念头,谁知堂尊高功说我受赃,把我参了,故此注了门籍,不便会人。"玄照道:"老爷何不寻个门路挽回。"呈秀道:"也想要如此,奈无门路。"玄照道:"贫道

到有条好门路。”呈秀道：“是谁?”玄照道：“布行侯少野之子老七，今早在魏爷府中会见，贫道问他的住处，他说在奉圣府中便是。他原是魏爷的厚人，老爷何不托他引进，魏爷内中解释，自可挽回。”呈秀欣然道：“妙呀！就劳你代我介绍，事成定当厚谢。”玄照道：“事不宜迟，我就代老爷说去。”呈秀道：“好极!”即着长班拿马来分付道：“你随这位师傅到奉圣府拜客去。”玄照别了出来，同长班上马，来到侯家门上，用了钱，传帖进去。

侯七出来相见，问道：“可曾会见崔少华?”玄照道：“会过了，正为他的事而来。”把前事细细说了一遍。侯七道：“事也可行，只是上司参属官恐难于调护。我也不得深知，我去寻他个贴己的人来问问，他说可行便行。”玄照道：“事紧了，速些为妙。”侯七道：“晚间你来讨信。”玄照道：“如此说我先别过，晚间再会。”侯七道：“你在客边吃了午饭去。”二人吃了饭，玄照回来回覆呈秀。呈秀留住吃酒。俟月上时，玄照又来侯家问信。侯七道：“我问他掌家的李永贞，说上司参属下难以调护，老爷不肯管。如今只有一着，他若肯拜在老爷名下为义子，不但可免降调，并将来有得美差。若行时，须在今晚议定，先会老李说过，明后日就好行事。”玄照作别回来，到呈秀寓所。

呈秀在书房等信。玄照对他说了。呈秀事到其间，也说不得了，随即换了衣服，同玄照到了侯家，会见侯七，便允侯七一千两谢礼，然后领来见李永贞。等了一个更次才出来，呈秀见了礼，呈上礼单，约有千金之物。永贞道：“学生无功受禄，决不敢领厚赐。”侯七道：“有事相烦仗鼎力，不必过推却了。”永贞道：“礼过重了，何以克当。”呈秀道：“些须薄敬，幸勿见笑。”永贞才叫家人收了，问道：“七兄可曾对崔先生说?”侯七道：“说过了。但凭主张，只求速为妙。恐迟了，本下来就难挽回了。”永贞道：“咱明日进去，先把本查了，按住这里，崔先生速速备礼，后日老爷回宅时，咱自差人奉请。老爷是好奉承的，先生须要谦退些。一则老爷有事，轻易难得见面，你既在他门下出入，就可不拘时

刻；二则是他义子，他就好代你委曲④，人也说他不得。”呈秀道：“多谢公公抬举！”永贞道：“只是以后你们是父子之亲，把咱们都看不上眼了。”说罢哈哈大笑。呈秀告别，同玄照回寓。留住过了三日，李永贞差人来说：“明日魏厂爷回宅，可清晨来见。”呈秀重赏来使，连夜收拾停妥，五鼓时，即穿了素服角带，到魏府门首伺候。钱都用到了，等到辰牌时，李永贞才出来道：“老爷穿衣服将出厅了。”呈秀到厅前伺候，只见厅上猩毡铺地，金碧辉煌，中间摆一张太师椅，锦绣坐褥。少刻，有几个穿飞鱼系玉带的内官出来，站立两傍。忠贤是立蟒披风，便服出来，朝南坐下。李永贞带崔呈秀上厅相见，拜了八拜，忠贤把手略拱了一拱。拜毕，复又跪下，呈上礼单。忠贤看见上开着是：

五色倭缎蟒衣二袭	羹龙脂玉带一围
祖母绿帽顶一品	汉玉如意一握
金杯十对	玉杯十对
金珠头面全副	银壶二执
花绉四十端	锦缎四十端
绫罗四十端	白银一万两

忠贤笑道：“只来见见罢了，何必又费这事，咱不好收得，还收回去。”呈秀又跪下道：“不过是孩儿一点孝心，求爹爹莞纳⑤！”忠贤道：“也罢，随意收一两色儿，见你个来意。”呈秀长跪不起道：“爹爹一件不收，孩儿也不敢起来。”忠贤笑着，只得叫人全收了。下坐携着呈秀的手到内书房来。只见筵席已摆现成。忠贤要安席，呈秀再三恳辞道：“为子者怎敢当，请爹爹尊重。”说毕走上去，将自己一席移到东首。忠贤不肯面南坐，也将席移斜些坐下。传杯弄盏，说说笑笑，直饮至更深方散，宛如父子家人一般。可叹：爹生娘养浑如戏，不当亲者强来亲。毕竟不知呈秀拜在忠贤门下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① 醮：道教一种祷神的祭礼。　② 撇清：假装清白。　③ 拆揸：方言，

犹言硬挤。捎，压。　④ 委曲：即委屈，曲意迁就。　⑤ 莞纳：即笑纳，莞，微笑貌。

本篇系《梼杌闲评》第三十回。《梼杌闲评》又名《明珠缘》，共五十回。作者不详。书写魏忠贤事，是明末清初有关魏忠贤故事的众多小说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

本回情节内容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客印月被逐出禁宫，魏忠贤星夜回京问询安慰，后一部分写崔呈秀为避祸甘拜于魏阉门下为义子。作者将魏忠贤生活中的这两个典型事件对比罗列，剖剥了这个在情场与官场中游戏沉浮的权奸扭曲的灵魂。

客印月和魏忠贤原为表兄妹，客印月长大后嫁与蓟州侯姓一痴呆儿，婚姻不幸。魏忠贤流浪为生，后贩布至蓟州，偶遇客印月，旧情萌发，遂与之通好。数年后，魏应选入宫为宦，与已是朱由校乳母的客印月相互勾结，揽权生事，排陷异己，渐至权倾朝野，位极人臣。

此时客氏因倚宠欺君而被逐，闲居宫外，这个消息对魏忠贤来讲，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官场中，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魏忠贤避却一切官场应酬，星夜回京。在客氏家中，这个一向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权奸，便蓦然失去了往日的威严。进门先被丫环秋鸿奚落了一顿。说他贪心，“从毛厕上过，也要拾块干屎”。讽刺他被阉无能，“你只好说得、行不得”。客氏又故意怠慢他，迟迟不肯起床，让他在门外等得心焦。及至见到客氏床上那个十六七岁的白面情郎，便醋意大发。秋鸿要他尽快找回当年作为定情物的宝珠时，印月说了句“你可是枉费口舌，他如今尊贵了，那里还用得着人，有心肠来记这事”时，魏忠贤立即应答：“有了这样的美人儿，还用别人做什么。”话里透出浓浓的醋意和无奈。一句话说恼了印月，惹得秋鸿劝他“寡醋少吃”。魏忠贤懊丧不已，悻悻而去。

情场的无奈与性的无能，却转而刺激他在人生的另一舞台——官场，极力维持着他做人的尊严和体面。崔呈秀因贪被参，托关系找到奉圣府，并送上了丰厚的见面礼，愿拜在魏阉门下为义子，魏忠贤愉快地接受着他的跪拜。这样一来，崔呈秀不但祸事可免，而且还有大好的前程。魏忠贤广纳义子，一方面是在豢养政治上忠实的走狗鹰隼，培植党羽，扩张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在做着一场虚幻的子孙亲情之梦，以维持以权力为基础的“家江山”，当然这种基础极脆弱，当改朝换代之时，这个“江山”便经不起摧折，很快便“树倒猢狲散”，风雨飘零，无可挽回。

作者似乎已注意到了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对以往历史演义类型化的人

物塑造方式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历史上的魏忠贤原是一个落魄子弟，由于善于献媚取宠，很快便取得皇太孙朱由校的欢心。后与朱由校乳母客氏勾结，不久就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并逐步控制了厂、卫特务组织。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他遍结党羽，欺上瞒下，陷害异己，无恶不作。作者对他的卑污灵魂和丑恶行径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和深刻的揭露。但作者并没有忽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因素。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抑或是仕途上，客印月都曾给过他欢乐与帮助，这两种因素纠合在一起，客印月就成为他一生中最亲近也最重要的女人。因而，得到客氏被逐出宫禁的消息后，魏忠贤即刻连夜起身兼程回京。面对客氏呜呜咽咽的哭诉，他发誓要代客氏出出这口气。应该说，这是魏忠贤的真情流露。显现了这个政治流氓，朝中权奸儿女情长与温柔体贴的一面。这里，作者舍弃了绝对的道德判断，把握住了人性的复杂性的一面，对他们的相逢作了详尽细致的刻画描写，使之成为一篇不可多得的言情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梼杌闲评》兼有"讲史"与"言情"的双重因素，体现出明末历史小说与言情小说合流的倾向。

（张成全）

易经臣祸产亡辽
收降夷谋疏覆沈

陆人龙

——《辽海丹忠录》第七回

疆宇烽烟息，庙廊议论生。
父书名易起，遗矢谤谁明。
骑劫新持钺，昌平早退耕。
却怜玄菟[1]地，扰扰满山荏。

凡事从来有一个去担当的，叫任事；有一个谋议的，叫论事。这论事的极易，身子在局外，或凭着一人之见，或听了别人之言，可以信口说得。那任事极难，肩了一个前靠不得，后推不去担子，撞了一班左呼不应，右招不来时节，真是自痛自知，自结自解。若没些主持，凭着人走，莫说千人百议，不能尽从，便从了，这事有功，便道"是我代他筹画"；事若失手，偏又道"他不能尽

依”，归罪于他，洗脱自己。若是一个持守得定，独行其是的，却又说他自矜愎谏，捉风捕影，诽谤着他，直要弄坏朝廷事，以博自家先见。

熊经略[2]在辽东年余，虽不能大有斩获，且至时有损失，但当日来时，辽阳百姓还要逃亡，如今固住了沈阳；当日将官出战，望风先逃，道臣抚慰，洒泪不住，如今都有固志；当初以十余万精兵，败于奴手，如今今日在沈阳抵敌，明日在蒲河截杀，或守奉集堡，或守虎皮驿，或守清河抚顺，或守宽甸镇江，还也修城开壕，采青放马。况且常时巡历，以察军心，常时搜缉，以绝奸细，全辽也成一个光景了。奈是实心做事，自然没有情面，司道不肯任事的，自然要逼任事，将官不肯用心战守，用心体恤军士的，自然要他用心，不免加以严威。况且为索兵，累累上本，道他催迫不前，兵部怨；为索饷，累累上本，道他转运不时，户部怨；索器械累累上本，道他器械不坚利，工部怨；马匹不肥膘，仆寺怨；斩逃将懦将，要逃的必定怕他怪他；斩贪将，贪婪要钱者必忌他谤他。仇口既多，传扬又容易失真。更有为国事紧的，反觉他似做事懈；为属望他重的，反觉他立功迟，不能无说，到一辩之后，又惹出他求胜心来，越发要搜求过失，一唱数和，必至不能安其身才止。故此当日熊经略，有人道他兵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戢[3]附，专事工作，独尚威严，废置群策群力，而独智独贤。熊经略自想历任以来，有功无过，所奏不实，如何心服，如何不辩。一辩之后，自然群起，又有道他八无谋三欺君的，又有道上（尚）方之剑，仅供作威之具的，又有道以破坏辽□推之后人，以为闻胡马骄嘶，心胆坠地的。熊经略□已告病求去，至此竟缴了尚方剑，辞职。又求勘以明白自己心迹。先时圣上也慰留，到后边道是市虎成于三人，人言屡至，慈母也投杼[4]，次后准他回籍，末后着勘明，以明功罪。

先时已升袁应太做辽东巡抚，如今又升他做经略，熊经略就将旗牌册卷尽行交与袁抚，又上一个本，说当日受代于杨经略，

今日交代与袁经略，人民，城堡，兵马，钱粮，器械，西虏，奴贼，见事事皆经略大声疾呼争口斗气得来，皆经略废寝忘餐吐血呕肝干⑤办得，皆经略身亲脚到口筹手画所亲授。又道曾遣监军与诸将商议；今冬扬兵抚顺，明春移各路兵六七万，扎三大营，于抚顺城下，四面饶以战车，环以木城，对贼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别遣毛兵浙兵出宽甸，川兵土兵出清河捣剿，后竖招降旗，悬擒逆赏格，不出一两月，必有内应，一应军中棚帐锅口之类，已檄诸将秘办。是交代方略。又自比喻是人家有盗劫火烧者，垣墙屋壁、什物财帛、僮仆，焚掠罄尽，主人东丐而西乞，操作攻苦，撑支成一家当，亦欲自已受用，无奈宅不安，人常生疾病，又官讼诬缠而陷之死，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适。又道年来庙堂⑥议论，全不谙军中情实，第⑦凭贼报缓急为战守。为新经臣虑，如台省言，再不可征调空诸边，再不可骚费空海内，辽必丧言者之手；如户兵工部仍前咨讨不理，辽必丧各部之手。为新经臣虑，征调，兵部但以一咨出门了己事，省镇但推老弱出境了己事，虽再添十八万兵，亦无用。为新经臣虑，地方事，当听地方官为之，处凶地，肩重担，自能区处停妥，干办紧急，何用拾括帖⑧语乱人意而一不听，辄愤人参人，至违制偾⑨师，大将之事，零碎损掠，有无隐匿，道将之事，俱以罪经略，议论不省，文墨不宽。为新经臣虑，为经臣止以为封疆虑，为国家虑也。经过北京，具本谢恩，回籍听勘。

望重疑原重，功多谤自多。

顿将经济手，弃掷归山阿。

这厢袁经略莅⑩事，也大振作一番，抚顺用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张良策、尤世功、朱万策、童仲揆六员，监军副使张慎言、高出二员，兵五万防守；清河用总兵侯世禄、梁仲善、姜弼三员，监军副使牛维曜，兵三万防守；宽甸，总兵刘光祚，监军胡加栋，兵二万防守；辽阳，总兵刘孔胤部兵一万防守。其余沈阳、蒲河，各屯兵一万，奉集堡屯兵七千，以总兵祁秉忠管理。联络照应，极其详密，人马器械，极其精强。奴酋⑪因探知熊经略去任，袁经

略新来，忽然发兵数万，突攻奉集堡，被高监军督兵将火器流水打去，虽不曾打伤得奴酋精锐人马，但是奴酋驱迫来新降辽民充作前队的，已打死数百。又得朱总兵带兵从奴酋后面冲杀，开原道崔副使又领兵来援，一路尘头障日，奴酋遂退兵回去。

只是当先熊经略严厉，凡有降夷，都分配各军，不使一处，又看将官潜行缉访，若有可疑，是奸细即行处斩，做事甚密，人不知他杀降，也并没一个做得奸细。到了袁经略，秉性仁慈，他道夷人以穷来投我，若杀之，是阻了后来之心。贺总兵又道："降夷中尽多猛勇堪战的，不若收他为用，以夷攻夷。"以此来的都收，也不行分方安插，就留在辽阳、沈阳城中。又要得他的心，他在城中奸淫强夺，也不甚钤制⑫他，民心甚是不悦，却已内中藏有奸细了。

到了二月十一，只见奴酋带领各王子、佟养性、李永芳，人马约有五六万，带有云梯钩竿，十一日夜半渡了浑河，十二日直抵沈阳。各墩台都放号炮、举烟，经略知得，一面分付奉集将士固守本堡，一面督陈策、童仲揆二将前往救应。此时沈阳是熊经略先时料理，周围有两重城壕，引着水围绕，壕内密摆炮车，贺总兵与尤总兵听得贼至，把兵沿壕摆列，分付贼到百步方放火炮，城上也发铳炮。奴酋兵马早已备御，都把五六寸厚的大板做挡牌似拦抵在前边，挡着铳炮，后边一层排着弓箭手，后边把车子载着泥土，要填沟堑，车后是铁骑，正如宋时金兵用的铁浮图，人马都挂铁甲，只剩两眼，枪箭急切不能透入。只待木板当过了火炮，乘我兵装放火药，他就发箭乱射我兵马，使不得拒他，这番就把泥填壕，一填就纵铁骑过来冲杀，随带云梯钩竿攻城。喜是两个总兵督率兵士，城上城下，火炮分番打放，奴兵不得近城，彼此都伤了些人。

这边经略差侯总兵去捣巢，要惊他内顾，却缓不及事。朱总兵、姜总兵带了二万兵，离城十来里下了寨，不敢前来，游击周敦吉要领兵渡河，与沈阳里应外合，夹攻奴酋，陈、童两总兵又不

肯。沈阳没救兵。先时张御史铨巡按沈阳，见城里降夷多得紧，防有奸细，分付奴兵临城，毕竟分发这干出城，不可留在城内。此时贺总兵道："隔他城里，还声息不闻；若放在城外，容易走漏军机。仍留着，只是差兵巡察，可以无患。"

苦守十多日，奴兵见无救兵，分兵急攻。可怪火药鸟嘴佛郎机⑬因连放热了，反炸开，不打奴兵，倒打了自己，不免惊乱。奴兵趁这个衅隙，把土填壕，直向门东。贺、尤两总兵还分付将士在城下堵杀，不料外边虏兵呐喊，里边降夷也一齐呐起喊来，数处火起，兵士便无心恋战。一起奴兵他是赤身持刀，只带一顶盔的，极其猛勇，乘乱飞身跳上城来，乱砍守城兵马，下面降夷已砍开东门，奴兵大进。贺、尤两总兵料已不济事，领了些败残人马，从西门杀出，不知下落。可惜熊经略任劳任怨筑就一个城子，辛辛苦苦聚集得一城人民，只十余日里面送与奴酋，奴酋又反得了许多钱粮军火器械，来攻奉集堡并辽阳城，岂不更是可恨！正是：

援绝孤城叹不支，几多膏血饱胡儿。
却思当日经营者，拮据浑忘寝食时。

〔注〕① 玄菟(tù 兔)：古地名，相当于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镜南道和咸镜北道一带。② 熊经略：即熊廷弼，字飞百。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启元年(1621)前后两次任辽东经略。③ 戢(jí 集)：收敛。④ 杼(zhù 住)：织布梭。⑤ 干：求取。⑥ 庙堂：朝廷，帝王处理政事的地方。⑦ 第：但，只管。⑧ 括帖：即帖括，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⑨ 偾(fèn 奋)：毁坏，败坏。⑩ 莅(lì 立)：治理。⑪ 奴酋：指努尔哈赤。酋：部族首领。⑫ 钤(qián 前)制：管束。⑬ 佛郎机：明代泛指葡萄牙和西班牙，也称葡萄牙人制造的炮为佛郎机，这里指明代的一种火炮。

本篇系《辽海丹忠录》第七回。

《辽海丹忠录》，八卷四十回。题"平原孤愤生戏笔，铁崖热肠人偶评"，在书首翠娱阁主人序中有"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之句，根据《型世言》等材料，可知该书是翠娱阁主人陆云龙之弟、《型世言》的作者陆人龙所作。

《辽海丹忠录》是一部反映明末辽东战事的"时事"小说。朱明王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是危机四伏，至崇祯年间，政事日坏，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越来越激烈。激荡的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了小说家的忧患意识与创作热情，一批以当前时事为题材的时事小说应运而生，《辽海丹忠录》就是这批小说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全书按史书纪年，记事从万历十七年(1589)至崇祯三年(1630)，对这段时间发生的大事如努尔哈赤的身世及其势力壮大过程、萨尔浒战役、熊廷弼经略辽东、袁应泰经略辽东、袁崇焕宁远大捷、努尔哈赤病亡、皇太极继位等无不涉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辽东的形势，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小说的主人公是毛文龙。作为明末辽东战场的重要将领之一，毛文龙本是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天启元年(1621)五月，在辽阳失守的危难之际，他受命去辽南招抚流亡，以不足二百人的兵力，袭取镇江(今丹东)，后驻守临鸭绿江口东南的椵岛(又称皮岛)，成为牵制后金对辽西的进攻并威胁后金后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崇祯二年(1629)六月，辽东督师袁崇焕直陈毛文龙十二大罪，请尚方剑诛之于双岛(今旅顺附近)。毛文龙事件在明末是一桩争议颇多的公案，据历史学家考证，他的被杀，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后金利用袁崇焕急于达成和议，要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二是与明王朝党争有关，毛文龙与魏忠贤关系密切，因而阉党倒台后，他被视为党羽；三是毛文龙在海岛常谎报军功，索要粮饷过多，"朝廷多疑而厌之"。因此，袁崇焕以犒赏吏卒为名到双岛，诱杀了毛文龙。

在《辽海丹忠录》中，毛文龙是作为一个赤胆忠心的民族英雄形象出现的。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替毛文龙鸣不平，如翠娱阁主人序中所说："顾砾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为此，作者在史料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使毛文龙形象焕然一新。小说以浓墨重彩描写了毛文龙的忠勇机智。在沈阳失守的危急形势下，毛文龙决心以死报国，经略熊廷弼看中他的机谋，任命他为游击总管，并派他去海上牵制"奴酋"，他表示："文龙每从行阵，拟一死报国，若都爷见委，便当拼一死入虎穴龙潭，招集逃亡，接连忠义，据守四卫。"他只带了一支二百人敢死队，便潜入敌后，首先夺了鹿广岛，继而收复镇江等地。毛文龙不仅深谙兵法，而且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头脑和外交手段。他在海上二十多年，提出了一系列连接朝鲜、海陆联合作战的计划，不但军事上与朝鲜结成同盟、孤立"奴酋"，而且在物质上互通有无，从各方面得到朝鲜的援助，他以皮岛为基地，形成一股能进能退、能守能战的强大力量，一

旦后金军向宁锦一带进犯，毛文龙便去捣其老巢，因此有力地牵制了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在经济方面毛文龙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岛上粮饷困难的情况下，他首先采用了屯田制，各岛军民一起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使这些荒榛败棘、野草寒烟、一派冷落的穷岛变成了一个颐陈富庶的世界。同时，他又鼓励商人来岛上行商，促进交流，有效地保证了岛上军民的物资供应。毛文龙还善于发动群众、任用贤才，无论到哪里，他都十分尊重当地的百姓，每到一地，都传令不许掳掠，“有犯者必斩，百姓莫不欢悦”。对招抚的降民，也十分爱护，尽量发挥其作用，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民兵队伍，这既是军队取之不尽的兵源，又是重要的后勤保障。对岛上的贤能之人，他更是尊重有加，能待之以礼，并让他们献计献策，充分发挥其作用。在他的统帅下，许多忠义之士，为国死节，为民捐躯。毛文龙在皮岛的所作所为，有力地牵制了努尔哈赤父子的西进，他们视毛文龙为劲敌，多次派兵进剿，并以重金悬赏捉拿，派刺客刺杀，都因他机智而脱险。武力征服不了，努尔哈赤父子便千方百计招降，并诱以高官厚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毛文龙抗敌的决心。然而，这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最终却惨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演出了一幕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

辽东问题是万历以后明王朝最大的边患。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祖、父的十三幅遗甲起家，开始了所谓“肇基历极”的征服之路；万历二十一年(1593)统一建州各部，建州女真崛起；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元天命，成立后金政权。随着后金的崛起和不断地侵扰、掠夺辽东地区，使其与明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面对辽东日益尖锐的局势，明王朝始终找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从皇帝到朝臣或主战或主和，摇摆不定；在统帅的任用上要么所用非人，要么频繁易帅，使他们难以发挥才能，因此辽东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小说第七回《易经臣祸产亡辽　收降夷谋疏覆沈》就反映了因变更主帅而导致的一场大祸。努尔哈赤在羽翼丰满之后公然与明王朝分庭抗礼，一再入侵辽沈之地。抚顺游击李永芳战败投降。辽阳总兵张承清领兵三万抵敌，全军覆没。新任经略杨镐率领二十万大军，分四路伐建州，结果被努尔哈赤分头击败，损失惨重。不久，辽东重镇沈阳也沦陷敌手。在这危急关头朝廷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他信赏必罚、实心任事，在辽东年余，“虽不能大有斩获”，“但当日来时，辽阳百姓还要逃亡，如今固住了沈阳；当日将官出战，望风先逃，道臣抚慰，洒泪不住，如今都有固志”。熊廷弼还在沈阳增修城郭、挑浚池濠，又巡视沿边城堡，使“全辽也成一个光景

了"。但不久却谤言纷起，只好告病求去，朝廷升任袁应泰代之。袁秉性仁慈，致沈阳城中混入奸细，里应外合，城陷敌手。辽阳城旋即又被攻破，袁应泰自刎。作者以沉重的心情写下这幕悲剧，而熊廷弼辞职的原因更发人深思。作者指出，熊廷弼遭谤主要是因为"实心做事，自然没有情面"，而且，"为索兵，累累上本，道他催迫不前，兵部怨；为索饷，累累上本，道他转运不时，户部怨；索器械累累上本，道他器械不坚利，工部怨；马匹不肥膘，仆寺怨；斩逃将懦将，要逃的必定怕他怪他；斩贪将，贪婪要钱者必忌他谤他"。加上一些不了解局势、急于求成者，又怨他"做事懈"、"立功迟"，也要"搜求过失"。这样，"仇口既多，传扬又容易失真"，各种罪名就莫名其妙地加在了他的头上，使他百口难辩，只好辞职。更可笑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刚开始也还"慰留"，但后来坏话听多了，信以为真，也就任其含冤离职了。就这样，轻易变换主帅，辽东的大好形势很快就发生逆转，"论事"者的谋议，不仅造成了熊廷弼个人的悲剧，也使整个辽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种悲剧还不仅仅发生在熊廷弼一人身上，后来经略辽东的主帅几乎无一善终，这也许就是明王朝辽东问题上的根本失误所在。

在叙事上，《辽海丹忠录》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式。明末社会的三大痼疾时时困扰着人们，催促着现实中的人们给予迅速的回答。因此，那些颇富责任感的小说家往往会在作品中将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表现出来，在叙事过程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站出来，直接就某些事大发议论。本书在每章开篇和写到关键的地方，也都加入了作者的议论，议论文字与每回的诗、词、赋等韵文内容紧密结合，和该回叙述的情节结合，和主人公的命运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作品主题。同时，在议论中作者的是非观、爱憎态度及褒贬倾向都十分鲜明，使作品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如本回一开始就有一大段议论："凡事从来有一个去担当的，叫任事；有一个谋议的，叫论事。"其中"论事的极易"而"任事极难"。这揭示了熊廷弼悲剧的原因，同时也对"论事"者的误国作了批判。

在艺术上，《辽海丹忠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史料的剪裁不够，书中大量引用了历史文献，由于缺乏剪裁，往往会使文气中断，因而全书史料价值较高，但艺术性不足。如本回大段插入熊廷弼奏本的内容，既艰涩又比较零乱。另外，对人物的塑造不够细腻，就本回主人公熊廷弼而言，虽写了大量的事实，但对内心世界缺乏应有的描绘，使人物的精神气韵显得不足。袁应泰形象也非常单薄。　（雷勇）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陆人龙

天意岂渺茫，人心胡不臧。
阴谋深鬼蜮，奇阱险桁杨。
鉴朗奸难匿，威神恶必亡。
须严衾影惧，遮莫逮天灾。

暗室每知惧，雷霆恒不惊。人心中抱愧的，未有不闻雷自失。只因官法虽严，有钱可以钱买免，有势可以势请求，独这个雷，那里管你富户，那里管你势家！故我所闻有一个牛为雷打死，上有朱字，道他是唐朝李林甫，三世为娼七世牛，这是诛奸之雷。延平有雷击三个忤逆恶妇，一个化牛，一个化猪，一个化犬，这是剿逆之雷。一蜈蚣被打，背有"秦白起"三字，他曾坑赵卒二十万，是翦暴之雷。一人侵寡嫂之地，忽震雷缚其人于地上，屋移原界，是惩贪之雷。一妇因娶媳无力，自佣工他人处，得银完姻。其媳妇来，不见其姑，问夫得知缘故，当衣饰赎姑，遭邻人盗去，其媳愤激自缢。忽雷打死邻人，银还在他手里，缢死妇人反因雷声而活，这是殄贼之雷。不可说天不近。《辍耕录》又载：一人欲谋孤侄，着婢买嘱奶娘，在乳中投毒。正要放他口中，忽然雷震，婢与奶娘俱死，小儿不惊。若迟一刻，小儿必死。道是性急之雷，已是奇了。还有一雷之下，杀七个谋财害命凶徒，救全两个无辜之人，更事之出奇了。

话说苏州府嘉定县有一瞭城乡，有一个乡民，姓阮名胜，行一，人取他个号叫敬坡。母亲温氏，年已六十多岁。一妻劳氏，年才二十多岁，也有几分颜色。至亲三口。家里有间小小住屋，有五七亩田，又租人几亩田，自己勤谨，蚤耕晚耘，不辞辛苦。那妇人又好得紧，纺得一手好纱，绩得一手好麻，织得一手赛过绢

的好布。每日光梳头，净洗脸，炊煮三飧之外，并不肯偷一刻的闲。能得六、七家邻舍，也住得散，他也并不肯走开去闲话。家中整治些菜蔬，毕竟好的与婆婆，次些的与丈夫，然后自吃，并不贪嘴。就是家事日渐零落，丈夫挣不来，也没个怨怅的意思，琐碎话头。莫说夫妻相安，婆婆欢喜，连乡里乡间也都传他一个名，道阮大遇得个好家婆，又勤谨，又贤惠。但是妇人能干，能不出外边去，这全靠男子。无奈阮大一条忠厚怕事的肚肠，一副女儿脸，一张不会说的嘴。苏淞税粮极重，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银子做准扣到加二三，粮米做准扣到加四五，又乱派出杂泛差徭，干折他银子，巧立出加贴帮助，科敛[1]他铜钱。不说他本分怜他，越要挤他。还租时，做租户的装穷说苦，先少了几斗，待他逼添，这等求爷告娘，一升升拿出来，到底也要少他两升。他又不会装，不会说。还有这些狡猾租户，将米来着水，或是洒盐卤，串凹谷，或是熬一锅粥汤，和上些糠，拌入米里，叫"糠拌粥"，他又怕人识出，不敢。轮到收租时节，或是送到乡宦人家，或是大户自来收取，因他本分，都把他做榜样，先是他起，不惟吃亏，还惹得众人抱怨，道他做得例不好，连累众人多还，还要打他骂他，要烧他屋子，只得又去求告。似此几年，自己这两亩田戳[2]与人赔光了，只是租人的种，出息越少，越越支撑不来。一个老人家老了，吃得做不得。还亏家中劳氏能干，只是纺纱，地上出的花有限，毕竟要买。阮大没用，去买时只是多出钱，少买货。纺了纱，织了布，毕竟也阮大去卖，他又毕竟少卖分把回来。日往月来，穷苦过日子，只是不彀。做田庄人，毕竟要吃饭，劳氏每日只煮粥。先饁[3]几碗饭与阮大吃，好等他田里做生活；次后把干粥与婆婆吃，道他年老饿不得；剩下自己吃，也不过两碗汤，几粒米罢了。穿的衣服，左右是夏天，女人一件千补百衲的苎布衫，一腰苎布裙，苎布裤；男人一件长到腰，袖子遮着肘褂子，一条掩膝短裩[4]，或是一条单稍。莫说不做工的时节如此，便是邻家聚会吃酒，也只得这般打扮。正是他农家衣食，甚是艰难

得紧。

催耕未已复促织，天道循环无停刻，
农家夫妇何曾闲？撚月锄星岂知息。
夜耨水没踝，朝耕日相逼，
嗟晴苦雨愁满怀，直是劳心复劳力。
布为他人衣，谷为他人殖，
才复偿官租，私贷又孔亟⑤。
大儿百结悲悬鹑⑥，小儿羹藜多菜色⑦，
嗟彼老夫妇，身首颇黎黑。
朝暮经营徒尔为，穷年常困缺衣食，
谁进祁寒⑧暑雨箴，剜肉补疮诉宸极⑨。
遍选循良布八方，击壤重见雍熙⑩域。

他两个人虽苦，倒也相安。只是邻舍中有这两个光棍：一个是村里虎鲍雷，是个里书，吃酒撒泼，欺善怕恶，凡事出尖，自道能的人；一个是村中俏花芳，年纪也到二十，只是挣得一头日晒不黄的头发，一副风吹不黑的好脸皮，妆妖做势，自道好的人，与鲍雷是紧挽好朋友。这花芳见阮大穷，劳氏在家有一飡没一飡，披一爿挂一片，况且阮大忧愁得紧，有个未老先老光景。他道这妇人毕竟没老公的心，毕竟甘清淡不过，思量这野食，自己也是个一表人材，要思量勾搭他。二十岁不冠巾的老扒头，他自己还道小，时常假着借锄头，借铁扒名色，或是假献勤，替他带饭到田头去，把个身子戳了他门拮道："一嫂，亏你得势，我们一日也不曾做得多呵，又要煮饭，又要纺纱织布，这人家全是你做的。"劳氏道："不做那得吃！"花芳道："一嫂，那不做的倒越有得吃哩。"常这等奖他，要他喜欢。又时道："一嫂，一哥靠得个锄头柄，一嫂靠得这双手，那做得人家起？只好巴巴结结过得日子。只是捱得熟年，怕过不得荒年，也不是常算。"把这等替他计较的话儿，要把他打动。还有絮絮的话："我看一哥一会子老将下来，真是可惜。后生时不曾快乐得，把这光阴蹉过了。就是一嫂，也觉

得苍老些，也还是一嫂会打扮。像前村周亲娘，年纪比一嫂大五七年，每日蓬子头，赤子脚，一发丑杀子人。且是会养儿女，替个里皮三哥一发过得好。那周绍江自家穷，没得养请他，竟放他这条路！”把这榜样撩拨他。争奈这劳氏是懒言语的，要甚物事，递与了他，便到机上织布，车边纺花，任他戏着脸，只当不见，说着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只做不听得一般。真是没处入凿。他没处思量，不知那里去打了一只银簪，两个戒指，拿来样与他看，道：“这是皮三官央我打与周亲娘的，加一工钱，不吃亏么？这皮三官为周亲娘破费得好钱，周亲娘做这身子不着，倒也换得他多哩。首饰、衣裳，又每日大鱼大肉吃。”把这私通有利益哄他。他又只是不理，扫兴得紧。那痴心人偏会痴想，道：“脸儿扳扳，一问就肯。他不做声，也只是不好开口。”他便大了个胆，一日去带饭，把他手掌捏上一把。只见劳氏便竖起眉，睁着眼，道：“臭小乌龟，那介轻薄！”花芳连道：“失错，失错！”拿了饭飞跑。劳氏也只恼在心里，怕动丈夫的气不说。只是花芳低了头跑时，也不顾人乱撞，劈头撞了一个人，饭篮儿几乎撞翻，恰是鲍雷。鲍雷一把抱住道：“小冤家，那介慌？”花芳道：“是怕饭迟了。”鲍雷道：“贼精，迟了饭，关你事？一定有甚，要对我说！”花芳被他抱住不放，只得把捏劳氏被骂说了。鲍雷道：“这妇人阮大料也留不牢，好歹讨了他的罢了，偷的长要吃惊。”花芳道：“他这样个勤谨家婆，又好个儿，他肯放他？”鲍雷道：“消停，包你教他嫁你便了。”

可可天启七年，这一年初夏百忙里，阮大母亲温氏病了个老熟，劳氏日逐去伏事，纺绩工夫没了一半。这牵常的病，已费调理，不期阮胜因母亲病，心焦了，又在田中辛苦，感冒了风寒，又病将起来，一病病了十四日，这人便瘦得骷髅一般。此时劳氏调理病人尚没钱，那有钱雇人下田？这田弄得一片生，也不知个苗，分个草，眼见秋成没望了。没将息，还又困了半月，阮胜勉强挣来，坐在门前：

骨瘦嶙如削，黄肌一似涂。

临风难自立，时倩杖来扶。

劳氏正叫道："门前有风，便里面坐罢。"不期一个邻舍尤绍楼、史继江肩着锄头，一路说来。见了，尤绍楼道："恭喜阮敬老好了，我们三分一个与他起病。"史继江道："也是死里逃生，只是田荒了，怎处？"正说，鲍雷插将来道："阿呀！阮敬老好了，恭喜恭喜！"阮胜道："荒田没得吃，左右是死数。"鲍雷道："除了死法有活法，只捱得今年，过明年春天，就有豆可度活了。"阮胜道："田荒了，家中什物换米吃、当柴烧了，寡寡剩得三个人，仔么捱？"鲍雷道："有了人，就好设处了。譬如死了，那个还属你？"尤绍楼道："他靠的是大嫂，怎说这话？"鲍雷道："你不看《祝发记》[11]？有米三口生，无米三口死，夫人奶奶也换米。"大家散了。

过了两日，实是支持不来，阮胜倒也想鲍雷说话有理，对着劳氏道："我娘儿两个，亏你拾得这性命，但病死与饿杀，总只一般。不若你另嫁一个，一来你得吃碗饱饭，我母子仅可支持半年，这也是不愿见的事，也是无极奈何。"劳氏道："宁可我做生活供养你们，要死三个死，嫁是不嫁的！"过了两日，实没来路，两日不上吃得两顿，只见温氏道："媳妇，我想我们病人，再饿了两日，毕竟死了。不若你依了丈夫，救全我们两个罢。"劳氏听了，含泪不语。阮胜也就着媒婆寻人家。

花芳听了，去见鲍雷道："阮胜老婆嫁是实了，怎得嫁我？"鲍雷道："不难，打点四两银子，包你打他个烂泥桩。"花芳道："只不要说我，前日调了他，怕他怪。"鲍雷道："正该说你，晓得你是个风月人儿，这一村也标致你不过。"鲍雷自倚着他强中硬保惯了，又忒要为花芳，道是二两银子，二两票子陆续还。阮胜道："待我与房下计议。"劳氏道："有心我出身，也要觳得养你母子半年。二两银子，当得些甚事？"温氏道："这人四两银子拿不出，必是穷人。你苦了他几年，怎又把个穷鬼？且另寻。"阮

胜便回报，阿妈不肯。鲍雷冷笑了一笑道："且停一日，我教他凑足四两罢。"花芳来见道："哥有心周旋，便是四两现物，只蚤做两日亲，也便好了。"鲍雷道："不要急，要讨的毕竟要打听我们两邻，我只说有夫妇人，后边有祸的，那个敢来讨？稳稳归你，且阁他两日。"

鲍雷正计议阁他，不料前村一个庚盈，家事也有两分，春间断了弦要讨亲。听得劳氏肯嫁，他已知得他是个极勤谨妇人，竟也不打听，着个媒人来说。财礼八两，又自家说要成个体面，送了一只鹅，一肘肉，两只鸡，两尾鱼，要次日做亲。劳氏见了，不觉两泪交流。两个夜间说不尽几年绸缪艰苦，一个教他善事新人，一个教他保养身体。一个说"也是不得已，莫怨我薄幸"；一个说"知是没奈何，但愿你平安"，可也不得合眼。到天明，婆媳两个，又在那边哭了说，说了哭，粥饭不吃，那个去打点甚酒殽。到晚媒婆走来，三口儿只得哭了，相送出门。

白首信难偕，伤心泪满怀。

柴门一相送，咫尺即天涯。

这些邻舍，鲍雷因不替花芳成得事，与花芳都不来。其余尤绍楼、史继江，还有个范小云、郎念海、邵承坡，都高高兴兴走来相送。他这边哭得忙，竟也不曾招接，扑个空散了。

次早，花芳故意去扫鲍雷，道："我来谢你这撮合山。你估计包得定，怎走了帕子外去？"鲍雷道："不消说，我替你出这口气，叫那讨老婆的也受享不成。"知得众人噇⑫不酒着，偏去景他道："昨日有事失陪，他打点几桌奉请？"史继江道："昨日走去，留也不留，我自回家打得坛白酒，倒也吃了快活。"尤绍楼道："不晓事体的，嫁了一个人，得了十来两银子，不来送，也须请我们一请。"范小云道："昨日没心想，或者在今日。"邵承坡道："不像，葱也不见他买一个钱，是独吃自拉了。"郎念海道："怕没个不请之理。"鲍雷道："列位吃定吃他的不着了，晚间到是小弟作一东罢。"果然，鲍雷抬上两埕⑬酒，安排两桌，去请这五个。邵承坡怕回席

不肯来，被他一把扯住，也拖将来。猜拳行令，吃个八六三，大家都酒照脸了。鲍雷道："可耐阮大这厮欺人，我花小官且是好，我去说亲，他竟不应承；列位去送，也不留吃这一钟。如今只要列位相帮我，拆拽他一番，若不依的，我先结识他。"众人见他平日是个凶人，也不敢逆他，道："使得，使得，只不知出甚题目？"鲍雷见众人应了，便又取酒来，叫道："壮一壮胆，吃了起身。"又道："你们随我来，银子都归你们，我只出这口气。"乘着淡月微茫，赶到阮大后门边来。

可怜这阮大娘儿两个，有了这八两银子，算计长，算计短，可也不睡，藏起床头。听得鲍雷抉芭篱，就走起来，摸出门边，只见鲍雷正在那厢掇门，忙叫有贼。鲍雷蚤飞起一脚，踢在半边；花芳赶上照太阳两下。久病的人，叫得一声，便呜呼了。尤绍楼见了道："鲍震宇，仔么处？"鲍雷道："事到其间，一发停当了婆子，拿银子与你们。"郎念海道："我们只依着大王就是了。"那黑影子里，温氏又撞将起来。大家一齐上，又结果了。鲍雷去寻时，一只旧竹笼里边是床被絮[14]，有两件绵胎。又去寻，寻到床头，阮大枕下草荐上一块破布千结万结的包着。鲍雷拿了银子，大家同到家中，一人一两三钱，六个均分。这五个人穷不得这主银子，也都收了，道："你仔么一厘不要？"鲍雷道："原说不要。"不知他阮胜户绝，这间屋子只当是他们的了。其时花芳道："大哥，他这两个尸首，怎处？"鲍雷道："包你有人偿命，若不偿命，还是我们一主大财。"便指天划地，说出这计策来。众人听了，齐声道："好，这脱卸干净。凡是见的就要通知，不可等他走了。"一行计议了，自行安息。

却说劳氏虽然嫁了，心里不忘阮大母子两个，道："原约道三日婆婆拿两个盒儿来望我，怎不见来？"要自去望看。庾盈道："你是他家人，来的两日又去，须与人笑话。我替你去，看个消息。"戴了一顶瓦楞帽，穿了一领葱色绵绸道袍，着双宕口鞋，一路走将过来。花芳迎着道："庾大哥，来回郎么？"庾盈笑道："房

下记念他母子，叫我来望一望。”花芳道：“好，不忘旧。”便去寻鲍雷去了。庚盈自向阮家来，见门关得紧紧的，心里道：“这时候还睡着，想只为没了这妇人，两个又病，便没人开门闭户。”要回去，不得个实信，便敲门，那里得应？转到后门边，只见这笆篱门半开，便趁步走进去。才把门推，是带拢的，一推豁达洞开，看时，只见门边死着阮大，里边些死着温氏，惊得魂不附体，转身便走。将出柴门，听一声道：“庚大郎，望连联么？好个一枝花娘子，没福受用，送与你。”就一把扯着手道：“前日送来的鸡鹅还在，可以作东，怎就走去？待小弟陪你，也吹个木屑。”扯了要同进去。庚盈道：“来望他娘儿两个，不知仔么死了？”鲍雷笑道：“昨日好端端的，怎今日死得快？不信。”扯了去看，只见两个尸首挺着。鲍雷道：“这甚缘故？”庚盈道：“我并不知道。”鲍雷道：“你在他家出来，你不知道，那个知道？兄来得去不得了。”便叫道：“尤绍楼在么？”一叫却走过两三个来。鲍雷道：“昨日阮家娘儿两个，好端端的，今日只有庚盈走出来，道他娘儿两个已死了，列公，这事奇么？”尤绍楼道：“这事古怪，庚仰仔么说？”庚盈道：“我房下教我来望。前门敲不开，我转进后门去，只见两个死人在地下，我并不晓得甚缘故，并不关我事。”史继江道：“只是仔么死得快，恰好你来见，也有些说不明。”范小云道：“如今做庚仰不着，等他收拾了这两个罢。”花芳道：“还要做个大东道请我们。”鲍雷道：“这小官家不晓事，这须是两条人命，我们得他多少钱，替他掩？做出来我们也说不开个同谋。”邵承坡道：“庚仰仔么？”庚盈道：“叫我仔么？这天理人心，虚的实不得。我多大人家，做得一个亲，还替人家断送得两个人。”鲍雷道：“只要你断送，倒便宜了。”花芳道：“兄，也是你晦气，若我讨了他的老婆，我也推不脱。庚仰处好。”庚盈道：“我处？终不然我打杀的！”鲍雷道：“终不然我打杀的！”鲍雷见庚盈口牙不来，中间没个收火的，料做不来，兜胸一把结了道：“我们到县里去。”这些人听他指挥的，便把一个庚盈，一齐扛到县里。正是：

高张雉网待冥鸿，岂料翩翩入彀中，
任使苏张摇片舌，也应难出是非丛。

此时劳氏听得，要寻人来救应，也没个救应，蚤被这些人扯了，送到县中。

县官是宁波谢县尊，极有声望，且是廉明。鲍雷上去禀道："小的们是瞭城乡住民，前日有邻人阮胜，因穷将妻子嫁这庾盈，昨夜阮胜母子俱是好的。今日小的们去看时，只见庾盈在他家走来，说道阮胜母子都死了。小的们招集排邻去看时，果然两个都死在地下。小的们因事关人命，只得拿了庾盈，具呈在台前。"县尊道："你叫甚名字？"道："小人鲍雷。"县尊道："那两个是他紧邻？"尤绍楼道："小的尤贤，与那史应元是他相近。委是他家死两个人，庾盈说与鲍雷，小的们知道的。"县尊道："仔么一个近邻，不知些声息？"尤贤道："小的与他隔两亩绵花地。"史应元道："小的与他隔一块打稻场，实不听得一毫动静。"叫庾盈道："你仔么说？"庾盈道："小人前日用银八两，娶阮胜妻为妻。今日小人妻子教小人去望，小人见前门不开，去到后门边，推进去，只见他母子已死。"县尊道："你进去，有人见么？"道："没人见。"县尊便委三衙去相尸。回覆道："阮胜阴囊踢肿，太阳有拳伤，死在后门内。温氏前后心俱有拳伤，死在中门边。俱系殴死。已着地方收尸。"县尊见了回覆手本，道："我道没个一齐暴亡之理，我想这一定是八两银子为害了。那夜莫不有甚贼盗么？"尤贤道："并不听见有。"县尊道："这还是你两个紧邻，见财起意，谋财害命。"尤贤与史应元道："老爷，小的与他老邻舍，极过得好的，怎为这八两银子，害他两条性命？这明是庾盈先奸后娶了劳氏，如今虽讨了有夫妇人，怕有后患，故此来谋害他，要移祸把小的们邻里。老爷，不是光棍，敢讨有夫妇人？老爷只问他来做甚么，仔么前门不走，走后门？这是天网恢恢，撞了鲍雷，不然他打杀人，小的们替他打没头官司。"一片话却也有理。县尊便道："庾盈，我想妇人既嫁，尚且与他义绝，你仔么倒与他有情？"庾盈道："实是小

的妻子记念，着小的去望。”县尊道：“就望，怎不由他前门，却由后门，这都可疑。这一定假探望之名，去盗他这几两银子，因他知觉，索性将他谋害，这情是实了。”庾盈道：“爷爷，冤枉！实是去时已死在地下了。”鲍雷道：“看见他死，也该叫我们地方，为何把他门层层带上竟走？不是我撞见问起，直到如今，我们也不得知。杀人偿命，理之当然，不要害人。”庾盈道：“其实冤屈，这还是你们谋财害他的。”鲍雷道：“我还得知你来，推与你。从直认了，省这夹打。”谢知县叫把庾盈夹起来，夹了把来丢在丹墀下。半日，叫敲，敲上五六十。庾盈晕了去，只得招是打杀的。教放了夹棍，又叫：“爷爷，实是无辜，被这一干倾陷的，宁可打死不招！”谢知县疑心，教将庾盈收监，尤贤等讨的当保再审。这些人虽是还怀鬼胎，见光景道也不妨，却称赞尤绍楼会话，鲍雷帮衬得好，一齐回到家中。苦只是苦了个庾盈，无辜受害。那劳氏只在家拜天求报应。

这日还是皎日当天，晴空云净，只见：

灿烁烁火飞紫焰，光耀耀电闪金蛇。金蛇委转绕村飞，紫焰腾腾连地赤。似塌下半边天角，疑崩下一片山头。怒涛百丈泛江流，长风弄深林虎吼。

一会子天崩地裂，一方儿雾起天昏，却是一个霹雳过处，只见有死在田中的，有死在路上的，跪的，伏的，有的焦头黑脸，有的身体乌黑。哄上一乡村人，踏坏了田，挤满了路，哭儿的，哭人的，哭爷的，各各来认。一个是鲍雷，一个是花芳，一个是尤绍楼，一个史继江，一个范小云，一个邵承坡，一个郎念海，却是一块儿七个。

衬人乃衬己，欺人难欺天。
报应若多爽，举世皆邪奸。

里递做一桩奇事呈报。劳氏也去替庾盈出诉状，道：“遭鲍雷等七人陷害，今七人俱被天谴，乞行审豁。”县尊见了事果奇特，即拘七人家属。只见尤贤的儿子，正拿了这分的一两三钱银子去

买材，被差人拿住，一齐到官。县尊一吓，将鲍雷主谋，花芳助力，众人分赃，一一供出。县尊因各犯都死，也不深究，止将银子追出。将庾盈放了，房屋给与劳氏，着他埋葬温氏。庾盈虽是一时受诬，不数日便已得白。笑是鲍雷这七凶，他道暗室造谋，神奇鬼秘，又七个证一个，不怕庾盈不偿命。谁知天理昭昭，不可欺昧，故人道是问官的眼也可瞒，国家的法也可骫⑮，不知天的眼极明、威极严，竟不可躲。若使当日庾盈已成狱也不奇，七个人剩一也不奇，谁知昭昭不漏如此乎！可以三省。

雨侯曰：

今之邑令，有威者多，称明者少。故慑于威者，犹欲炫其明。安得神雷遍天下乎？吾知奸风少戢⑯矣。

〔注〕 ① 科敛：指摊派力役，收取钱物。 ② 戤(gài 盖)：抵押。 ③ 饵(bì 毕)：饵饠(luó 罗)，古代一种食品。此处当为箅(bì 毕)，用器具滤去汤水。 ④ 裩(kūn 昆)：同"裈"，古时称裤子。 ⑤ 孔：很，甚。亟：急切。此句意思是说向私人借的钱又遭催逼甚急。 ⑥ 百结：以碎布结成的衣服。悬鹑(chún 纯)：鹌鹑毛斑尾秃，像补绽破烂的衣服，因此用悬鹑形容衣服破烂。 ⑦ "小儿"句：此句意思是说小儿靠吃野菜稀粥充饥，脸色灰黄。藜(lí 离)：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菱状卵形，下面被粉状物，嫩叶可食，茎之坚老者可以为杖。 ⑧ 祁寒：大寒。祁：大。⑨ 宸极：即北极星。古代亦借指君位、皇帝。 ⑩ 击壤：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投掷游戏，相传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后成为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雍熙：和乐的样子。 ⑪《祝发记》：明代张凤翼所作剧本。写南北朝梁朝徐孝克因遭兵乱，生活无着，与妻臧氏共议卖妻易米，以养老母。臧氏被卖给叛军将领孔景行，仍坚持守节，徐于母亡后削发出家。后孔战败被杀，徐得大都督王僧辩之助，与臧氏团圆。 ⑫ 噇(chuáng 床)：狂吃狂喝。⑬ 埕(chéng 成)：酒瓮。 ⑭ 被绠(xīng 星)：麻布被单。绠，麻织品。 ⑮ 骫(wěi 委)：本谓骨弯曲，引申为枉曲，骫法即枉法。 ⑯ 戢(jí 吉)：收敛。

本篇系《型世言》第三十三回。《型世言》为"三言二拍"外明末又一部重要小说集，全书四十回。作者陆人龙。

书名《型世言》之"型"有典型、典范之义，即借助小说形式，树立世人学习的榜样，故内容多写忠孝节义。但作者并非头脑冬烘，只知封建说教

的迂夫子、道学迷，而是面对明末黑暗现实，充满愤激之情的“孤愤生”、“热肠人”（作者另一著作《辽海丹忠录》的署名）。各篇或据作者见闻，或演他人记载，所写均为明朝时事，对社会黑暗多所抨击。涉及官场的腐败、贪官污吏的横行、科举的弊端、世风的浇薄、百姓的苦难等，多方面地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关切与对受害者的同情。本篇通过阮胜一家在天灾人祸之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明朝末年农民破产、乡村凋敝的现实，抨击了朝政的腐败和邪恶势力的横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和认识价值。

小说开头延用话本入话的形式，先列举了几则迅雷惩奸的故事，为正文的结局作了铺垫，然后具体描写阮胜一家的悲剧命运。一家至亲三口，男耕女织，日子虽然艰苦，倒也相安。阮胜原先还有五七亩田，但由于税粮极重，官差又欺阮胜老实本分，变本加厉地搜刮他，最终无奈将这几亩田赔了进去，只好租人的田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苦煎苦熬。又因为阮胜母子在农忙中生病，田地荒芜，秋收无望，生活无着，被迫卖妻，得银八两。本是患难恩爱夫妻，相期白首偕老，如今半道分离，“伤心泪满怀”，故没情绪招待邻居。邻居嫉恨，在歹徒挑唆下，竟合伙将母子二人打死，夺得卖妻银八两均分。

作者对阮胜一家的遭遇十分同情，极写其勤劳、善良与忠厚，对阮胜妻劳氏着墨尤多，映衬之下，更见阮胜之卖妻出于无奈，其命运令人倍感可悲可悯。小说写这劳氏不仅纺得一手好纱，绩得一手好麻，织得一手好布，又勤谨，又贤惠，且孝顺婆婆，体恤丈夫，颇使人联想到《琵琶记》中的赵五娘，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善良、刚强、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的美德。加之她又贞洁自持，邻居花芳要勾引调戏她，遭到她愤怒斥责。婆婆丈夫患病，她悉心照料，阮胜说：“我娘儿两个，亏你拾得这性命。”阮胜所以让她改嫁，也是为了让她吃碗饱饭，而她则表示：“宁可我做生活供养你们，要死三个死，嫁是不嫁的！”为保全婆婆与丈夫，她最终还是答应了。劳氏嫁后仍不忘阮胜母子，还让后夫前去探望，可以说是位有德有容、有情有义的好女子。

小说写阮胜一家悲剧的直接肇事者是鲍雷等人。这鲍雷是个“里书”，非官非吏，不过是官府在地方上的爪牙，官府科派征敛都离不开他们这帮人，他们便为虎作伥，亦敲诈勒索，横行无忌，鱼肉乡民。这些人，是社会政治黑暗、吏制腐败的产物。那花芳也是地方上无赖光棍，惹草拈花，与鲍雷狼狈为奸。尤绍楼、史继江等其他五人，本为一般村民，阮胜生病，他们还

关心问候，只因贪图小利，又惧怕鲍雷，“不敢逆他”，才上了贼船，成了帮凶。他们其实均非元凶。阮胜母子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嫁妻，花芳未能娶得劳氏而怀恨，邻舍未能吃得酒食而生怨，又有嫁妻所得八两银子诱人。而嫁妻则因破产，破产则因“苏淞税粮极重，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谚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府向称鱼米之乡，出现这样的惨剧，是发人深省的。

写丈夫被迫嫁妻在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并非仅见，清初天花才子的短篇小说集《云仙笑》中的《又团圆》，亦写穷书生李季侯因纳不起官税，其妻裴氏被迫改嫁，裴氏日夜纺织，积钱自赎，夫妻又得团圆。本书十九回《捐金有意怜贫　卜屯无心得地》中写福建麻叶渡农民支佩德，因还不起高利贷被迫以妻子作抵，其妻不肯，要投水自尽，却得穷书生林森甫以自己全年收入仗义相助，夫妻不致分离。诸篇中，以本篇的结局最为悲惨，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暴露最为深刻，从中可见作者对被压迫者的深厚同情，这在封建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篇末作者让雷承担了惩恶诛凶的使命，并以“灿烁烁火飞紫焰，光耀耀电闪金蛇”的诗句极赞雷的气势，以皎日晴空宣示雷系有为而来。雷作为具有巨大能量的自然现象，在古人心目中，早已成为超自然的力量，或称其为天之鼓，“天以此为喜怒之威”（东方朔《神异经》），或认为“雷于天地为长子”（《尚书·洪范》），雷的形象和作用，早就进入了小说，不只与风雨相伴随，主要还在于“明罚敕法”（《易经》）。本篇所写迅雷之至，不仅使鲍雷等七个凶徒无一得脱，还使善良无辜的庾盈免受诬枉冤死。这种结局，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阮胜母子虽然惨死，但凶徒终遭惩罚，这样便可以告慰地下的冤魂，宽解不平的读者。

在中国古代，受苦受难的民众大多认识不到自身的力量，当其遭受欺凌压迫之时，往往寄希望于清官或者上天为己作主。这也是歌颂清官的小说戏剧特多的思想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本篇并无意赞美清官，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国法”与天谴对立起来。小说一开头就说：“官法虽严，有钱可以钱买免，有势可以势请求，独这个雷，那里管你富户，那里管你势家？”篇中称县官廉明，对庾盈一案亦有疑心，但仍把庾盈投到狱中，如果不是雷击，“七个证一个，不怕庾盈不偿命。”篇末有雨侯即作者之兄陆云龙的一段评语：“今之邑令，有威者多，称明者少。故慑于威者，犹欲炫其明。安得神雷遍天下乎？吾知奸风少戢矣。”矛头所向，直指利用权威害民嚼民的官吏，亦点明了小说的创作主旨和意图。（苗壮）

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①一语得官

陆云龙

威宁海头阵云黑，尘暗晴空日无色，
短兵初接血殷地，乱斩敌军如斩棘。
张侯神勇鼎欲扛，圉人画策策无双，
恩深自古令命贱，贱兵崩角胥归降。
率谋竭力众人事，应有真才为指使，
燕然铭勒指挥中，耿耿勋名照青史。

为将之道，信赏必罚，知人所言，使为将的逞着一己之强，也只是一人之敌。自智自勇，却不道刍荛之言，圣人择焉。又如有这性命，方享得这个铜钱。如今为着几个铜钱，要舍性命，还怕人不受骗，况许而不与还。至有功不录，无功受赏，一纸叙功，半系子侄。监差、抚差、道差□□，生员□□，监生□□□□□□□□，那一个曾在阵上？叫做：

力战贫寒士，从军半白头，
何如纨袴子，谈笑已封侯。

将士退必死于法，进自死于敌。今养成骄悍，固安驻扎援兵二百，出哨劫掠，守城内臣守备，打他百棍，法所当然。次日放火作乱，将内臣守备杀死，库银劫去。以后都道，军前行法，恐致激变，宁违圣旨，不敢执军法。弄得：

士骄不受驭，将怯不受使，
军令肃风霜，玩之若故纸。

畿省六十余城，破如弹指。圣明宵旰②在上，以词臣司兵，辅臣出将，监司侍御躐补节钺③，那一个人不从破格？这班见用的人，那一个能体圣心破格抡材？所用都是些如哑如聋，如痴如跛，推不上前，呼不肯应的人。至保边材都是情面，保贤良尽是

赂贿。先时怕累举主，还举些虚名之士，老疾不能得出之人塞责。后来科道论千部属论百，现一半赊一半，你道有才的肯钻营？钻营的是真才么？

荐剡④全凭赂贿浓，望门觅径密如蜂，

阿瞒方应贤良举，寂寞南阳有卧龙。

从谏如流，即时批发，圣明何等转圜。如今有几个听许历、拜神师的，闻退则喜，劝进则怒，守着坚壁清野，饱则飏去做奇谋，不知箱藏笼闭，可御穿窬⑤，强盗来则都去了。客人好大嚼，主人不留，也只得少吃些。今圣上不吝帑藏，献一级便骗元宝一个，那一级是临阵得来？敲不尽额上网巾痕，梳不尽鬓边短发，赏信却赏那所当赏。今人拿个人，明日决个人，真正纵贼殃民的，兀自高牙大纛⑥，凭着他的，都成漏网之鱼。畿省村落，唯是颓垣败壁，薙发横尸，谁是民社之官？援剿官兵，唯是掳掠、奸淫，索粮假功，那个士卒之主？文官怯懦，用武将，临事也只一般。武将权轻，用内臣，则头不差一线。正是：

谋国心皆一，图功力亦同，

郭郎和鲍老，若个得称雄？

我道只存乎其人，何赏文官不立功勋。就是人品不尽纯，但有得这信赏必罚、用人听言八个字，也能为国家建些功业。试举一个王威宁。

这威宁伯王越，是大名人，生得身材瑰玮，气宇轩昂，生平不拘小节，做秀才时也就做个钻头，也就肯涎着脸打躬作揖，附势趋炎。曾中正统中进士。廷试这日，正在丹墀⑦对策，忽然一阵大风卷将来，单单把他这个卷子掣去。只见飘飘摇摇，似一条缟带从风，依依稀稀，似一线白云界汉。扯又扯不着，招又招不来，渐渐的没了。可是：

只在晴空里，翩翩何处寻？

一时人见的道妙，此人毕竟后来有格天事业。又有的道："不是这人，还毕有钻天手段，是个飞扬跋扈之人。"不料这卷子，一飞

直飞到朝鲜国，落下来。次年朝鲜王，差人进来，这也应他立功边陲之兆。因风失试卷，内使即时奏闻，另给试卷进呈，殿了个三甲进士，历官御史。他虽是个文官，凭着有膂力，身子娇捷，暇日在城外天坛等处，跑马射箭，遇着些勋戚武官内使，他也就与他赌赛吃酒，笑谈不忌。一日正在家中，忽然跑到两个内使，道："皇爷御门召你面驾哩！"

未户开阊阖⑧，勾陈肃紫薇，

炉烟开雉尾，圣主正垂衣。

这是北边有警，急缺大同巡抚。部院会推几次，俱不当圣意。圣旨着不拘赏格推来，也不知是部院实实晓得他才略，也不知是听虚声，还不知是个钻刺⑨。圣上留意边方，特行召对，看他才品。王威宁急忙上了马，跑到西长安门，下了，走进午门，等齐了内阁，吏兵二部，都察院堂上官，吏兵二科都掌科，河南道掌道御史，一齐进谒。内阁门内行礼，各官门外行礼，俱一拜三叩头。王威宁身躯长大，举止爽捷，在众人中已是出群。到奏对时，又声如洪钟。圣上已是喜了，问："是那科进士？"对道："臣中正统二年进士。"圣上又喜，道："是我的进士，好一个快御史，必定为国家做得事来。"就传旨王越，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写敕与他。正是：

拊髀⑩劳圣主，破格擢才臣，

想到边陲上，应清瀚海尘。

王威宁领了敕，少不得相知内监勋臣，同年同乡，送些材官效用，都随了到镇。一到镇，便行牌阅视本镇边备。只见烽台也有剩土堆的，边墙孩子跨得过的，军士老老小小，衣破衫穿，问他："几月没有支粮的。"器械刀卷口，枪折尖，弓折弰，弦将断，盔锈得不堪，甲雕零几片，火药桶面上少少盖些，下面尽是沙土，火器灰尘盖满，也从不曾试，也没个人会放。正是：

世是平成日，人无桑土心，

长城徒自坏，何术拒胡侵？

王威宁看了，道："墩台高整，敌不得上，军士敢于传烽。边墙坚固，军士躲得身，还可以拦战马。贫军没粮，便壮士也枵⑪腹难战，况是老弱。器械不精锐，怎拿得这几条柳木杠子杀贼？破边兵全靠着火器，无论制度都要合法。如今火药全无，又没人试演，这火器手略高，便打过了人头，手略低，打在地上；不试演，放时胆怯手颤，高低都主张不得。一次打不着，两次打不着，敌兵已到面前，只办得走了，如何守得住？"将道将着实诘责一番，守堡守备，也捆打了几个，自己从新料理，修堡筑墙，练兵铸器，堆积粮草，这遵边上方成规矩。个是：

临淮方出将，壁垒气森严，
烽火明秋月，天骄取次歼。

他又道："军士不训练，多老弱贫寒，都是将官懈怠，克剥所致。"所以他考选将士，极其古怪，凡考语开年老剥军，是不用的，怠惰是戒饬的，若是纵酒嫖赌的，都不甚难为，看他人才洒落的，也还委用。

其时有张千户，少年不简，好出入花街，与一个妓者陈巧往来，见他有个妹子赛儿，年方十四，却也生得：

云鬓绿堆鸦，妖妍露里花，
芙蕖初出来，想也似些些。

不惟姿色出人，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张千户意思要梳拢他，口里说却身边没钱。陈巧取笑他，道："你只好狗咬骨头，干咽唾罢！"眉来眼去，丢了许多眼睛光。酒后敲台击桌，道："我定要娶他！"鸨儿道："癞虾蟆吃天鹅？"笑是：

浪有偎红意，囊无挂杖钱，
今生已过了，重结再生缘。

浸寻半年，恰值代府乐部中缺个弹的，竟用价娶了进府。张千户知得，忙赶将来，却也只好眼睁睁看一看儿罢了。闷闷的买了壶酒，寻着陈巧坐了。平日学得番语，吃到醉了，编一个"北清江引"，唱道：

泼牟麟背了咱哈胳去，恼的咱没有睡。思他不肯

来，抓也留不得。只索买一壶打辣酥，吃个沉沉醉。

大凡有才的人，不是好傲慢人，只是任着性有照管不到处，人又拿个恃才傲物题目，看他越觉得他渺忽人。张千户善弓马，同僚也忌他，又见他疏脱，说他傲，所以堂官处说他不是，就把这个曲子做了证见，开他个淫酗不简。每次巡按来，看了考语，又见他少年，信是有的。定戒饬几下。自此也不得管屯管印，弄得他没事干，越放浪了。

贝锦织谗言，谁明蹇苡⑫冤？

千城弃二卵⑬，此案那能翻？

一日机缘相凑，是抚院考察过堂，王威宁看了考语，又看一看人，道："你年少？怎么不向上？"他不慌不忙，道："千户偶然有此，望老爷容千户知改。"王威宁见了他人品，已是俊伟，看他气宇，又甚镇定，有意用他，便笑道："你改么？就留标下听用。"这千户也就小心谨慎，凡有差委，俱各停妥。因他会番语，着他管领一百名夜不收日夜出哨，打探敌情。军中耳目最是要紧的，或远或近，或东或西，都要得知。没胆儿的见尘就起，没机智的多为他拿，以致声息不得传，传来也不真，最为误事。他每每自去。他有胆略，有机智，便是边外窠巢中，也走了去，没件不打探得来，以此威宁极喜他。

枯管枝亭角，颓然土木俦，

一朝借裁制，清韵自悠悠。

王威宁在任一年有余，恰值代王生辰。王威宁躬往贺寿，代王开宴请王威宁。先在小殿上，后边因王威宁量好，又移翻席到后园亭子上饮酒。只是：

芳树摇新绿，澄波湛蔚蓝，

惊沙塞北地，玩此小江南。

此时不用戏子，却在宫中，叫出一班女乐来。奏了一会，那王威宁猛抬头，看见一个穿着白，手弹着琵琶，站在众人前面，这正是陈赛。

素脸疑镂玉，霓裳似破梅，

浑同庾岭上，一树向阳开。

他容貌已自出尘，看那纤纤玉笋，往来在冰弦中，尤自可爱。王威宁乘着半醉，站起来，躬了身，道："下官在此，为殿下犬马，今已年余，虽屡蒙恩赐，却不曾有破格之赏，今日妄有所求。"代王也只料要甚金帛玉玩，就信口应道："先生要什么，自当奉赠。"王威宁打一个大深躬，道："多谢殿下，下官所求，是这部女乐。既蒙金诺，即当领回。"代王一会言语不得，却已许出，悔不得，只得做一硬好汉，道："叫承奉快送到先生衙内去。"王威宁又唱了两个肥喏，这厢承奉叫了轿马，送到院前：

深宫无复理冰弦，又抱琵琶向别船，

身似狂花任飘泊，随风冉冉落平川。

自此王威宁每日也置酒作乐，白衣女子，是第一个沾恩宠的了。

其时又值秋防，闻得边外喂马打粮，似有入犯消息。王威宁已先期发牌各路，叫行御备。又差张千户远出边外，探他消息。自己边上练兵催饷，声言打套，去恐吓他。这日正在后堂，列着女妓吃酒作耍，忽听得一声响，阶前落下一个人来，王威宁吃了一吓，看时却是张千户。这张千户从小曾学这件绝技，叫"鲫鱼爆"，一爆可高数丈，跃去数十丈。他曾打探，直入帐房，见个标致妇女，他见无人，去调戏他，高兴误踹了他脚，被他喊起，众边兵赶来，被他这一爆，脱了性命。那里还道是神人，会腾空的，不敢来赶。这时边信已紧，若等传鼓开门怕迟了，故也用此法，忙上堂禀道："千户已到敌中，亲见边上已自动兵，分作三路，他有一枝由西来，明晚约到威宁海子，千户火急飞来通报。"王威宁听了大喜，道："好汉子！"

奇探虎穴子，巧脱骊颔珠⑭，

有胆能如斗，轻身往若鸟。

就把手中金杯，大可容一升酒，叫使女赐他，道杯也赐你，叫女妓们奏乐。千户一面吃酒，一面道："爷，敌兵来了，爷该出令，叫边

上防守的防守，厮杀的厮杀才是。”王威宁道：“我备御已久，料他不能进边。待他师老粮尽，我轻兵乘他饥疲，可以大胜。”千户道：“爷是神算。但千户愚见，威宁海子，有水有草，明晚兵马，毕竟在此屯札。但沿海子地土泥淖，不便驰驱，不若明日五鼓出兵，乘明晚月黑，他营未定，千户领部下夜不收，先混入敌营，爷统大兵南首迎来，把他逼入泥淖，使他施展不得，可以全胜。若待他退，怕旷日持久。”王威宁道：“好计！好计！”

中夜拥雄旄，谋奇逸待劳，

刍荛⑮言足采，一鼓靖边涛。

女侍因王威宁将杯赏了千户，又将一支金杯斟来。王威宁又叫把这杯酒，也与他吃，杯也赏他。前边千户说话忙，这会不说话了，又连吃了几杯空心酒，略放了些胆。猛听得琵琶声，抬头去看，只见那弹的女子，侧着身低着头，恰似陈赛一般。那边越闪了身子开去，千户忘怀了，定要看个分明，不料王威宁早见了：

拴不住两条热肠，难躲避一双冷眼。

王威宁道：“千户，你爱他么？”千户惊得双膝跪下，道：“死罪！死罪！”王威宁道：“你尚未有妻？”千户道：“果是未有妻。”王威宁道：“我就将他与你。”就叫琵琶女子过来，道：“你随他去。也是个宜人。”那女子红了脸，故意要往里面走。王威宁道：“我一言已出，不可失信！”对张千户道：“你领他去，但不可忘了五鼓军期。”张千户满心欢喜，叩了头，谢了。女子也叩一个头辞。女子在威宁前行走，尚自趑趄⑯，下堂明白，认得是张千户，也笑容可掬了。

沟水复归源，落花竟返树，

茫茫大海萍，亦有随风遇。

张千户出了辕门，把自己马驼了陈赛，先到家中。自己分付部下夜不收，准备干粮器械，五鼓一同出哨。到家略与陈赛叙叙寒温，略说说欢喜的意思，不敢睡觉。也只整备些粮食器械，先到城门口，会齐众人，抄路赶到威宁海子。绕出敌兵之后，三三五五，混入贼队。这边王威宁点了五千人马，自己也骑了马，出边。

总兵领兵三千，日晚也到威宁海西，准备横冲厮杀。出城一路，恰是西南风，人马乘着顺风，且是行走得快。到申时分，忽然转风，飞沙走石，劈面打来。王威宁坐在马上，道："似此逆风，贼却得势了。"只这一句话，又引出一个人来。

子贡屈囿人，陈余逊厮养，
由来奴隶中，智足发卿相。

这人姓梁，名骥。原是梁总兵名下，惯战家丁。少年有人相他，要腰金衣紫。也有意功名，屡从出塞，蹉跎不遇。到了五十四五岁了，壮心颓了，在军门充一个马夫。却嘴里尝要说些大话，惹人笑。

老骥心虽壮，驽骀⑰步每先，
唾壶空碎击，伏枥自悲怜。

此时正牵着马，就开口说："老爷要顺风，只要军士略趱行些，抄出前面那大林子，便是威宁海子西北，绕在他兵背后，我就是上风了。"王威宁举手道："神助！神助！"忙催兵向北，要绕出林子。喜得风大尘起得大，虽与敌兵交错过，敌兵不觉，到得黄昏，果然兵在后，敌兵反在我兵之前。一望五六里，风尘中隐隐都有火光，却是敌兵在彼安营。他略得只有边兵犯边，料没个官兵出塞。乘着水草，把马都放了，去了鞍辔，任他嚼草吃水。富的皮帐，穷的布帐，也有独自一帐的，也有两三人合一帐的，都各打点安歇。只有张千户兵，装做放青饮马，混来混去。将至初更，王威宁催兵掩袭，相隔里许，叫放炮。这炮一起，王威宁自北杀来，总兵自西杀来，张千户从中斫杀。敌兵闻得炮响，急要迎敌，有马抓不着鞍辔，有鞍辔抓不着马。风大得紧，尘沙蔽了，有弓箭刀枪，都不知向那一方斫射。三面驱将来，将好些兵马赶入水中，或落在岸上泥淖中。三路兵大胜，共计斩首九百余，生擒五十余人，夺获马骡不计其数。王威宁下令回军，一到军门，先将银牌花红赏了张千户，第二赏了梁骥。

上赏先持画，军功重发纵，

隐微有必录，谁不竞勋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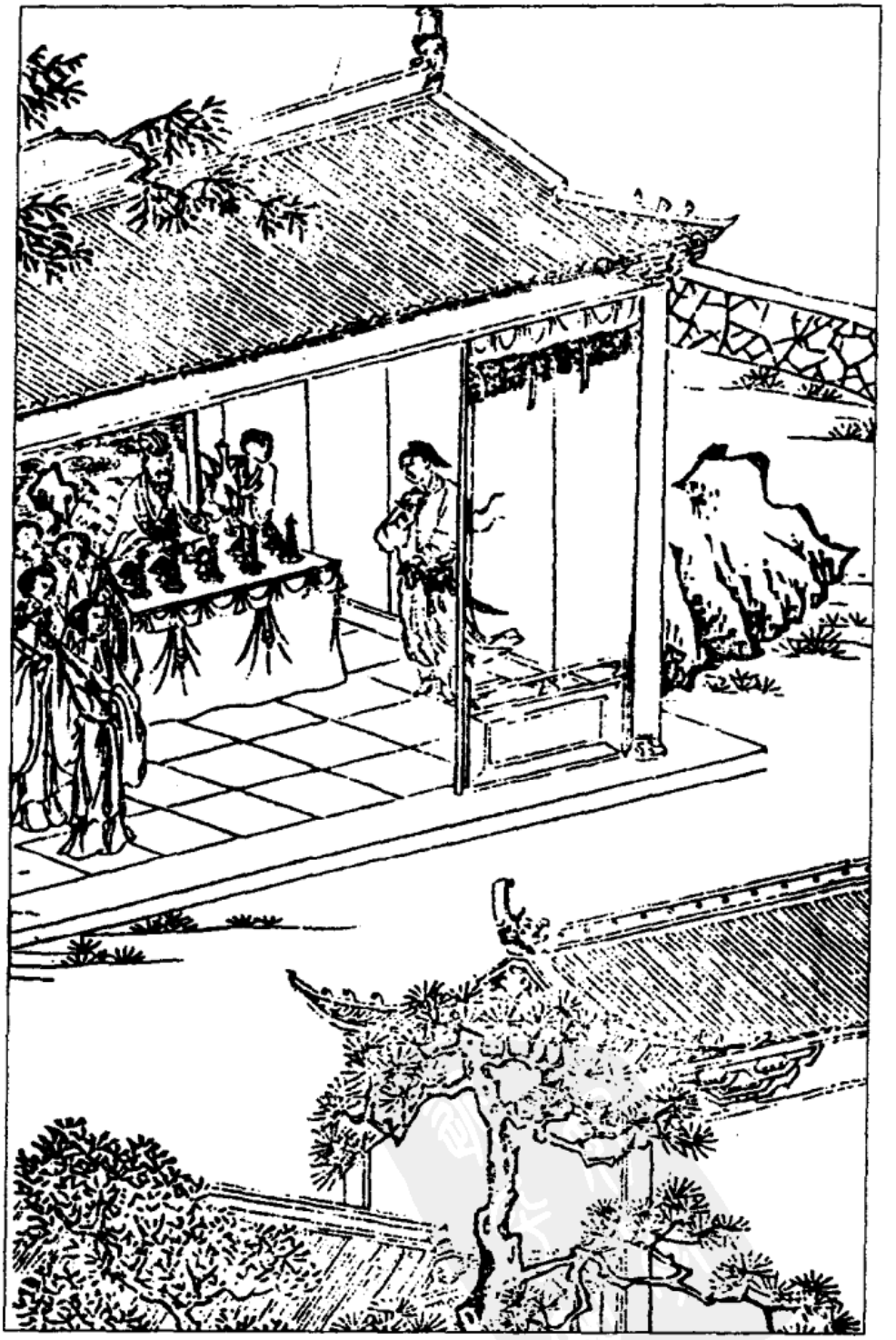
其余头敌二敌，生擒斩级，夺马骡，夺器械，以次受赏。先差官报了捷，以后叙功圣旨下部，巡按查核，分别愿封愿赏。王威宁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兵进都督。同知张千户，补花马池游击。梁骥补镇远堡守备。自此大同一带，兵不敢南牧。张千户却也完了未了之缘，梁骥终不失腰金之相。

但如今为大将的，贪财好色，愎谏蔽贤，还要掠人妻女，怎肯舍自己的美姬与人？圣旨部札⑱，视如等闲，那个肯听人说话？所以如今用哨探，不过听难民口说。不破的城说破，已失城说不失。说鬼说梦，再没个舍命人入敌营探个真消息的人。随你大将小将，远远离敌三四百里驻札。只晓得掘人家埋藏，怕敌兵来，每夜还在人屋上睡，那个敢劝道杀贼？总之上边没这如王威宁样一个大臣，自不能得人的力，成朝廷的功。总是：

力战全恃三军，激劝须凭上将，

帷中一片虚公，士卒自尔鼓壮。

当日王威宁先时趋附太监汪直，后来又附幸臣朱宁。人品不无可议。然他只为能用人从谏，信赏必罚；所以屡废屡起，所向有功。直至封伯，附炎附势。人道是要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只看如一个有才望大臣，只为持了正义，不肯与人诡随，所以要兵不得兵，要粮不得粮，要人犄角不得犄角，卒至身死，为人所笑。我道和衷二字说得，趋附二字说不得。若说用人，所言赏罚拘泥成见，张千户如何得用？愎谏自用，马夫如何得进一言？不如此重赏，如何得人死力？我道如今文武将帅，遇着踶跂之才，也须破格拔用，不得专拘资序，凭贿赂，听请托，言语可听的，不妨虚己听受。罚不避亲，赏不避疏。不要叙功，只叙子姓，权豪奏带则人知激劝，敌人虽鸷悍也贪生怕死。不是金石身躯，如何不可殄灭？听他破城破邑，只是不见不闻；却又淫人掠人，损人房屋，使人不畏敌而畏兵。只恐皇上英明，所用言者，别有一番人难乎免于西市一走。



侦人片言获伎　圈夫一语得官

——《清夜钟》插图

〔注〕 ① 圉(yǔ 语)夫：养马人。 ② 旰(gàn 赣)：天色晚，晚上。 ③ 躐(liè 猎)：逾越升迁。节钺(yuè 月)：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④ 剡(yǎn 眼)：削尖，锐利。 ⑤ 窬(yú 鱼)：从墙上爬过去。 ⑥ 纛(dào 到)：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⑦ 墀(chí 迟)：台阶上的空地，台阶。 ⑧ 阊阖(chāng hé 昌河)：宫门。 ⑨ 钻刺：钻营名利与地位的人。 ⑩ 拊髀：用手拍股，表示内心的激动。 ⑪ 枵(xiāo 销)：空虚。 ⑫ 薏苡(yì yǐ 意以)冤：语出《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在交趾征战时，常食薏苡，强身健体。回朝时，特运一车薏苡，准备在北方栽种。援死后，有人诬陷他当年所载之物是珍宝。此处暗喻无人赏识张千户的才能。薏苡，一种草药。 ⑬ 干城弃二卵：《孔丛子·居卫》载：卫国国君明知苟变是将才，却因苟变为官时，曾接受村民招待吃了两个鸡蛋而嫌他不廉洁，故不予任用。此喻对人才过分苛求。 ⑭ 巧脱骊颔珠：喻胜任难度很高的工作。语出《庄子·列御寇》。骊珠：一种珍贵的珠子，传说出自骊龙颔下。 ⑮ 刍(chú 除)荛：割草打柴的人，后泛指草野鄙陋之人。 ⑯ 趦趄(zī jū 咨居)：想前进又不敢前进。 ⑰ 骀(tái 台)：劣马。 ⑱ 札：古代一种公文。

本篇系明代陆云龙白话短篇小说集《清夜钟》(题"薇园主人述")之第六回。

究竟何为忠臣？何为国之栋梁？作者一反历来的观点，不赞成大臣"只为持了正义，不肯与人诡随"，以至于"要兵不得兵，要粮不得粮，要人犄角不得犄角"；作者认为，"就是人品不尽纯，但有得这信赏必罚，用人听言八个字，也能为国家建些功业"。主人公王威宁就是一个例证。

王威宁生平不拘小节，"人品不尽纯"，但也并非像某些权臣那样搞党同伐异，搜刮民脂民膏。虽然故事结尾处说他"先时趋附太监汪直，后来又附幸朱宁"，其实这所谓的"趋炎附势"乃是王威宁通达人情、善于交结的能力。一般科举出身的文官清高孤傲，对高官显爵避之唯恐不及，而王威宁做御史后，"暇日在城外天坛等处，跑马射箭，遇着些勋戚武官内使，他也就与他赌赛吃酒，笑谈不忌"，这就为日后部院向圣上推荐他作了铺垫。王威宁向代王贺寿，代王开宴请王威宁。先在小殿上，因王威宁量好，又移翻席到后园亭子上饮酒，最后代王割爱，赏赐他"女乐"。可见王威宁亦深得代王好感。故事一边叙述王威宁如何发迹，一边又描绘了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应付自如的情态。

王威宁的"趋炎附势"为自身创造了平步青云的良好条件，而他本身却是"信赏必罚，用人听言"的优秀领导者。他有实干精神，上任后察看边备，

发现了不少弊端，惩治了渎职怠工之人，又“修堡筑墙，练兵铸器，堆积粮草”。他知人善用，使得“淫酗不简”的张千户能够展示他的胆略和才智，打探军情，“没件不打探得来”；对有功的手下，他赏赐有加，将自己宠爱的女子让给了张千户。边兵来犯时，竟肯采用马夫梁骥献的计谋并大获全胜，战后又将梁骥“补镇远堡守备”。

整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人品无不可议”，然而“屡废屡起，所向有功”的人臣形象，作者对他的态度是肯定和褒扬的，而对那些不“与人诡随”的有才学的大臣则持否定批评态度，说他们“卒至身死，为人所笑”。这样的评语可以说是十分尖锐的。

如果将王威宁的“趋炎附势”理解为协调人际关系，那么对他的“人品不尽纯”的评价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但故事的第二主人公张千户确实是“人品不尽纯”了。他“少年不简，好出入花街”，又喜欢“吃个沉沉醉”，甚至曾经因为贪恋女色，在打探军情时，调戏“标致妇女”，险些被擒。但作者依然认为他是个人才，他“善弓马”，与人应对“又甚镇定”，打探军情，有胆略、有智谋，“没件不打探得来”。可见作者对人才的观点是：为人不必是十全十美，只要有可取之处，便是可用之材。后文的梁骥也只因为献了一个计策而得到破格重用。

对于张千户，作者似乎特别钟爱。文中描写他“淫酗不简”，突出他对陈赛的痴情。他在花街与陈赛相识，决心要娶其为妻。半年后，陈赛被用价娶进了代王府，张千户借酒浇愁，还编了一个“北清江引”，自唱自怜。后终于在王威宁的成全下，与陈赛得成眷属，了却了一番相思，完了未了之缘。看起来，故事中的张千户虽是个五大三粗的赳赳武夫，但却更像是个放荡而痴情的文人。

（韩怡勤）

巧妓佐夫成名　　周楫

（入话部分略去）话说西湖当日也有一个妓女，与邵金宝[①]一样有手段之人，出在宋高宗绍兴年间。高宗南渡而来，妆点得西湖如花似锦，因帝王在此建都，四方商贾无不辐辏[②]，一时瓦子勾栏[③]之盛殆不可言。

内中单表一人曹妙哥，是个女中丈夫，真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年登二十五岁，最喜看那《汧国李夫人传》④，道："这李亚仙真有手段，那郑元和失身落局，打了莲花落⑤，已到那无可奈何之地，他却扶持丈夫起来，做了廷对第一人。若不是李亚仙激励，那郑元和准准做了卑田院⑥乞儿，一床草荐便是他终身结果之场了。果是有智妇人胜如男子。这样一个人，可不与我们争气！我若明日学得他，也不枉了做人一场。"自此之后，常存此念。有个吴尔知，是汴京人，来临安做太学生，与曹妙哥相处了几晚。曹妙哥见这人是个至诚的君子，不是虚花浮浪的小人，倒有心看上了他。争奈这吴尔知是个穷酸，手里甚是不济，偶然高兴走来，几晚后便来不得了。曹妙哥心中甚是记念，叫招财⑦去接了两次。吴尔知手头无物，再不敢上曹妙哥之门。

三月初一日，曹妙哥一乘轿子抬到上天竺⑧进香，进香已毕，跨出山门，恰好吴尔知同两三个朋友在那里游戏。曹妙哥就招吴尔知过来，约定明日准来。说罢，曹妙哥自回。次日吴尔知本不要去，因见曹妙哥亲自约定日子，只得走到他家。曹妙哥出来看了道："你怎生这般难请，莫不是有甚么怪我来？"曹妙哥是个聪明之人，早已猜够八分。吴尔知道："没有工夫走得出。"曹妙哥道："没有工夫，却怎生又有工夫到天竺闲戏？你不必瞒我，我早已猜定了，总是客边缺少盘费，恐到我这里要坏钱钞，所以不来。我要别人的钱钞，断不要你的钱钞。银子也要看几等要，难道一概施行？我知你是窘乏之人，不必藏头露尾。你自今以后竟在我这里作寓，不要到厦处⑨去，省得自己起锅动灶，多费盘缠。"吴尔知被曹妙哥说着海底眼⑩，又有这一段美意，便眉花眼笑起来，从这日起就住于曹妙哥处。

曹妙哥道："你可曾娶妻？"吴尔知道："家寒那得钱来娶妻？"曹妙哥道："你这般贫穷，怎生度日，你可有甚么技艺来？"吴尔知道："我会得赌，喝红叫绿，颇是在行。"曹妙哥道："这便有计了。你既会得赌，我做个圈套在此，不免叫几个惯在行之人与你做成

一路，勾引那少年财主子弟。少年财主子弟全不知民间疾苦，撒漫使钱。还有那贪官污吏做害民贼，刻剥小民的金银，千百万两家私，都从那夹棍拶子⑪、竹片枷锁终日敲打上来的，岂能安享受用？定然生出不肖子孙嫖赌败荡。还有那衙门中人，舞文弄法，狐假虎威，吓诈民财，逼人卖儿卖女，活嚼小民。还有那飞天光棍，装成圈套，坑陷人命，无恶不作，积攒金银。此等之人决有报应，冤魂缠身，定生好嫖好赌的子孙，败荡家私，如汤浇雪一般费用，空里得来巧里去，就是我们不赢他的，少不得有人赢他的。杭州俗语道：'落得拾蛮子的用。'若有人来落场时，你休得说出真名姓，今日改姓张，明日改姓李，后日改姓钱，如此变幻，别人便识你不出。我将本钱与你，专看势头，若是骰子兴旺，便出大注；若是那人得了彩头先前赢去，须要让他着实赢过，待后众人一齐下手，管取一鼓而擒之。你若积攒得来，以为日后功名之资，何如？"吴尔知喜从天降，便拍手叫道："精哉此计！吾当依计而行。"曹妙哥便去招那十个惯赌之人来，与吴尔知结为相知之契。那十个人都有诨名：白赢全、金来凑、赵一果、伍万零、到我家、屈杀你、嗜⑫得牢、王无敌、宋五星、锁不放。

话说这曹妙哥画出此计，把这十个人与吴尔知八拜为交，从此为始，招集那些少年财主子弟、贪官污吏子孙，做成圈套局赌。那吴尔知原是赌博在行之人，盆口⑬精熟，又添了这十个好弟兄相帮，好不如意。

看官，你道那些惯赌之人，见一个新落场不在行的财主，打个暗号，称他为"酒"，道有一钟酒在此，可来吃。大家都一哄而来，吃这钟酒，定要把这一钟酒饮得告干千岁、一覆无滴，方才罢休。那怕千钱万贯，一入此场，断无回剩之理，定要做"四书"上一句道是"回也其庶乎，'屡空'"⑭二字。这一干人真是拆人家的太岁凶神，奉劝世人岂可亲近！曾有赌博经为证：

赌博场中以气为主，要看盈虚消息之理，必熟背孤击虚⑮之情。三红⑯底下有鬼，断要挪移；劈头就掷四

开，终须变幻。世无长胜之理，鏖战久而必输；我有吞彼之气，屡取赢而退步。衔红夹绿，须要手快眼明；大面狭骰，定乘战酣人倦。色旺急乘机而进，少挫当谨守以熬。故知止便尔无输，苟贪多则战自败。若识盆中巧妙，定然一掷千金。

话说吴尔知得了这几个帮手，赚了许多钱钞，数年之间，何止三五千金，连帮手也赚了若干银子，只吃亏了那些少年子弟。曹妙哥见积攒了这许多银子，便笑对吴尔知道："我当日道，若积攒得钱来，以为日后功名之资。"吴尔知道："我这无名下将，胸中文学只得平常。《西游记》中猪八戒道得好，'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我这空空之肚，只好假妆斯文体面，戴顶巾子，穿件盛服，假摇假摆，将就哄人过日，原是一块精铜白铁的假银，没有什么成色，若到火上一烧，便就露出马脚，怎生取得'功名'二字？"曹妙哥道："你这秀才好傻，那《牡丹亭记》[17]说得好：'韩子才虽是香火秀才，恰也有些谈吐。'你怎么灭自己的威风？你只没道世上都是真的，不知世上大半多是假的。我自十三岁梳拢[18]之后，今年二十五岁，共是十三个年头，经过了多少举人、进士、戴纱帽的官人，其中有得几个真正饱学秀才、大通文理之人？若是文人才子，一发稀少。大概都是七上八下之人、文理中平之士。还有若干一窍不通之人，尽都侥幸中了举人、进士而去，享荣华，受富贵；实有大通文理之人，学贯五经，才高七步[19]，自恃有才，不肯屈志于人，好高使气，不肯去营求钻刺，反受饥寒寂寞之苦，到底不能成其一官。从来说：'一日卖得三担假，三日卖不得一担真。'况且如今试官，若象周丞相取那黄崇嘏做状元，这样的眼睛没了。那《牡丹亭记》上道：'苗舜钦做试官，那眼睛是碧绿琉璃做的眼睛，若是见了明珠异宝，便就眼中出火，若是见了文章，眼里从来没有，怎生能辨得真假？所以一味糊涂，七颠八倒，昏头昏脑，好的看做不好，不好的反看做好。'临安谣言道：'有钱进士，没眼试官。'这是真话。如今又是秦桧当权，正是昏天黑

地之时，‘天理人心’四字一字也通没有。你只看岳爷爷这般尽忠报国，赤胆包天，忠心贯日，南征北讨，费了多少辛苦，被秦桧拿去风波亭轻轻断送了性命，连一家都死于非命，谁怕你那里去叫了屈来？又不曾见半天里一个霹雳把秦桧来打死了。如今世道有什么清头⑳、有什么是非？俗语道：‘混浊不分鲢共鲤。’当今贿赂公行，通同作弊，真个是有钱通神，只是有了‘孔方兄’三字，天下通行，管甚有理没理、有才没才。你若有了钱财，没理的变做有理，没才的翻作有才，就是柳盗跖那般行径、李林甫那般心肠，若是行了百千贯钱钞，准准说他好如孔圣人、高过孟夫子，定要保举他为德行的班头、贤良方正㉑的第一哩。世道至此，岂不可叹？你虽读孔圣之书，那‘孔圣’二字全然用他不着。随你有意思之人读尽古今之书，识尽圣贤之事，不通时务，不会得奸盗诈伪，不过做个坐老斋头㉒、衫襟没了后头之腐儒而已，济得甚事？你可曾晓得近来一个故事么？”吴尔知道：“咱通不知道。”

曹妙哥道：“近日有一个相士与一个算命的并一个裁缝，三人会做一处，共说如今世道变幻，难以赚钱，只好回家去。这两个问这相士道：‘你相面并不费钱，尽可度日，怎么要回去？’相士道：‘我先前在临安，相法十不差一，如今世道不同，叫做时时变、局局迁，相十个倒走了九个。’这两个道：‘怎生走了九个？’相士道：‘昔人方头大面者决贵，今方头大面之人不肯钻刺，反受寂寞，只有尖头尖嘴之人，他肯钻刺，所以反贵。’那个算命的也道：‘昔人以五行八字㉓定贵贱，如今世上之人，只是一味财旺生官，所以我的说话竟不灵验。’那个裁缝匠道：‘昔人料衣因时制宜，如今都不象当日了。即如细葛本不当用里，他反要用里；绉纱决要用里，他偏不肯用里；有理的变做无理，无理的变做有理，叫我怎生度日？’据这三个人看将起来，世道都是如此。况且如今世上戴纱帽的人分外要钱，若象当日包龙图这样的官料得没有。就是有几个正气的也不能够做得彻底澄清。若除出了几个好的

之外，赃官污吏不一而足。衣冠之中盗贼颇多，终日在钱眼里过日，若见了一个'钱'字，便身子软做一堆儿，连一挣也挣不起，就象我们门户人家老妈妈一般行径。千奇百怪，起发人的钱财，有了钱，便眉花眼笑，没了钱，便骨董了这张嘴。世上大头巾人[24]多则如此，所以如今'孔圣'二字尽数置之高阁。若依那三十年前古法而行，一些也行不去，只要有钱，事事都好做。有《邯郸记》曲为证：

有家兄打圆就方[25]，非奴家数白论黄[26]。少了他啊，紫阁金门第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气长。

从来道，家兄极讲行止，若把金珠引动朝贵，那文章便字字珠玉矣。此时真是钱神有主、文运不灵之时。我如今先教你个打墙脚之法。"吴尔知道："咱汴梁人氏并不知道杭州的市语。怎生叫做'打墙脚之法'？"曹妙哥道："譬如打墙，先把墙脚打得牢实端正，后方加上泥土砖瓦，这墙便不倾倒。如今你素无文名，若骤然中了一个进士，毕竟有人议论包弹[27]着你。你可密请一个大有意思之人做成诗文，将来妆在自己姓名之下，求个有名目的文人才子做他几篇好序在于前面，不免称之赞之、表之扬之，刻成书板印将出去，或是送人，或是发卖，结交天下有名之人，并一应戴纱帽的官人，将此诗文为进见之资。若是见了人，一味谦恭，只是闭着那张鸟嘴，不要多说多道，露出马脚。谁来考你一篇两篇文字，说你是个不通之人？等出了名之后，明日就是通了关节，中其进士，知道你是个文理大通之人，也没人来议论包弹你了。你只看如今黄榜进士，不过窗下读了这两篇臭烂帖括[28]文字，将来胡遮乱遮敷衍成文，遇着彩头，侥幸成名，脱白挂绿[29]，人人自以为才子，个个说我是文人，大摇大摆，谁人敢批点他'不济'二字来。"吴尔知听了这一篇话，如梦初醒，拍手大叫道："精哉此计！"即便依计而行。

妙哥果妙哥，尔知真尔知。

话说吴尔知自得此法之后，凡是有名之士来到临安科举，或

是观风玩景来游西湖之人，吴尔知即时往拜，请以酒肴，送以诗文，临行之时又有赙礼[30]奉赠。那些穷秀才眼孔甚小，见吴尔知如此殷勤礼貌，人人称赞，个个传扬。他又于乌纱象简势官显宦之处掇臀捧屁[31]，无所不至。因此名满天下，都堕其术中而不悟。但见：

目中仅识得"赵钱孙李"，胸内唯知有"天地玄黄"。借他人之诗文张冠李戴，夸自己之名姓吾著尔闻。终日送往迎来，驿丞官乃其班辈；一味肆筵设席，光禄寺是其弟兄。翻缙绅之名，则曰某贵某贱；考时流之目，且云谁弱谁强。闻名士笑脸而迎，拜官人鞠躬而进。果是文理直恁居人后，钻刺应推第一先。

话说秦桧有个门客曹泳，是秦桧心腹，官为户部侍郎。看官，你道曹泳怎生遭际秦桧，做到户部侍郎？那曹泳始初是个监黄岩酒税的官儿，秩满到部注阙上省[32]。秦桧押敕，见曹泳姓名大惊，即时召见，细细看了一遍道："公乃桧之恩人也。"曹泳再三思想不起，不知所答。秦桧又道："汝忘之耶？"曹泳道："昏愚之甚，实不省在何处曾遭遇太师。"秦桧自走入室内，少顷之间，袖中取出一小小册子与曹泳观看，首尾不记他事，但中间有字一行道：某年月日，得某人钱五千、曹泳秀才绢二匹。曹泳看了方才想起。原先秦桧未遇之时，甚是贫穷，曾做乡学先生，郁郁不得志，做首诗道：

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

后来失了乡馆，连这猢狲王也做不成了，遂到处借贷，曾于一富家借钱，富家赠五千钱，秦桧要再求加，富家不肯。那时曹泳在这富家也做乡学先生，见秦桧贫穷，借钱未足，遂探囊中得二匹绢赠，道："此吾束脩之余也，今举以赠子。"秦桧别后，竟不相闻。后来秦桧当国，威震天下，只道另有一个秦丞相，不意就是前番这个秦秀才也。曹泳方才说道："不意太师乃能记忆微贱如此！"秦桧道："公真长者。厚德久不报，若非今日，几乎相

忘。”因而接入中堂，款以酒食，极其隆重。次日，教他上书改易文资，日升月转，不上三年之间，做到户部侍郎知临安府。那时曹泳为入幕之宾，说的就灵，道的就听，凡丞相府一应事务无不关白[33]。

曹泳门下又有一个陆士规是曹泳的心腹，或是关节，或是要坑陷的人，陆士规三言两语，曹泳尽听。那时曹妙哥已讨了两个粉头接脚，自己洗干净身子与吴尔知做夫妻，养那夫人之体。一日陆士规可可的来曹妙哥家嫖他的粉头。曹妙哥暗暗计较道：“吴尔知这功名准要在这个人身上。”遂极意奉承，自己费数百金在陆士规身上。凡陆士规要的东西百依百随，也不等他出口，凡事多先意而迎，陆士规感激无比。曹妙哥却又一无所求，再不开口，陆士规甚是过意不去。一日，曹妙哥将吴尔知前日所刻诗文送与陆士规看，陆士规久闻其名，因而极口称赞。曹妙哥道：“这人做得举人、进士否？”陆士规道：“怎生做不得？高中无疑。”曹妙哥道：“实不相瞒，这是我的相知。不识贵人可能提挈得他否？”陆士规日常里受了曹妙哥的恭敬，无处可酬，见是他的相知，即忙应承道：“卑人可以预力，但须一见曹侍郎。待我将此诗文送与曹侍郎看，功名自然垂手。”曹妙哥就叫吴尔知来当面拜了陆士规，陆士规就领吴尔知去参见曹侍郎，先送明珠异宝金银彩币共数千金为赞见之礼。曹泳收了礼出见，陆士规遂称赞他许多好处，送诗文看了，曹泳便极口称赞吴尔知的诗文，遂暗暗应允，就分付知贡举的官儿与了他一个关节。辛酉、壬戌[34]连捷，登了进士，与秦桧儿子秦熺，侄秦昌时、秦昌龄做了同榜进士。那时曹泳要中秦桧的子侄，恐人议论，原要收拾些有名的人才于同榜之中，以示公道无私、科举得人之意，适值陆士规荐这个宿有文名的人来，正中了曹泳之意。那秦桧又说曹泳得人，彼此称赞不尽。

看官，你道这妓女好巧，一个烂不济的秀才，千方百计，使费金银，买名刻集，骗了世上的人，便交通关节，白白拐了一个黄榜

进士在于身上，可不是千古绝奇绝怪之事么？吴尔知遂把登科录上刊了曹氏之名。有诗为证：

十载寒窗未辛苦，九衢赌博作生涯。
八字生来恁财旺，建安七子未为嘉。
六月鹏抟雌风盛，身跨五马极豪华。
四德更宜添智巧，三星准拟照琵琶㉟。
二人同心营金榜，一天好事到乌纱。

话说吴尔知登了进士，选了伏羌㊱县尉，曹妙哥同到任所而去。转眼间将近三年之期，到了乙丑㊲春天。怎知路上行人口似碑，有人因见前次中了秦桧的子侄，心下不服，因搬演戏文中扮出两个士子，推论今年知贡举的该是那个。一个人开口道："今年必是彭越㊳。"一个人道："怎生见得是彭越？"这个人道："上科试官是韩信，信与彭越是一等人，所以知今岁是彭越。"那个人道："上科壬戌试官何曾是韩信？"这个人道："上科试官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三秦！"众人大惊。后来秦桧闻知大怒，将这一干人，并在座饮酒之人，尽数置之死地。遂起大狱，杀戮忠良不计其数，凡是有讥议他的，不是刀下死，就是狱中亡，轻则判配远恶军州，断送性命。秦桧之势愈大，遂起不臣之心。秦桧主持于内，曹泳奉行在外，其势惊天动地。

那时吴尔知已经转官，曹妙哥见事势渐渐有些不妥，恐日后有事累及，对丈夫道："你本是个烂不济的秀才，我勉强用计扶持，瞒心昧己，骗了天下人的眼目，侥幸戴了这顶乌纱。天下那里得有可以长久侥幸之事，日久必要败露，况且以金银买通关节中举人、中进士，此是莫大之罪。明有人非，阴有鬼责，犯天地之大忌，冒鬼神之嗔恨，冥冥之中，定要折福折寿。如今秦相之势惊天动地，杀戮忠良，罪大恶极，明日必有大祸。况你出身在于曹泳门下，日后冰山之势一倒，受累非轻。古人见机而作，不如休了这官，埋名隐姓，匿于他州外府，可免此难。休得恋这一官，明日为他受害！"吴尔知如梦初醒，拍手大叫道："贤哉吾妻，精哉

此计!”即便依计而行，假托有病，出了致仕文书，辞了上官，遂同夫人赍了些金银细软之物，改名换姓，就如范蠡载西子游五湖的光景，隐于他州外府终身，竟不知去向。果然秦桧末年连高宗也在他掌握之中，奈何他不得。幸而岳爷爷有灵，把秦桧阴魂勾去，用铁火箸插于脊骨之间，烈火烧其背，遂患背疽，如火一般热，如盘子一般大，烂见肺腑，甚是危笃。曹泳却又画一计策，待高宗来视病之时出一札子[39]，要把儿子秦熎代职。札子写得端正，高宗来相府视病，秦桧被岳爷爷拿去，已不能言语，但于怀中取出札子，要把儿子秦熎代职。高宗看了，默然无言，出了府门，呼干办府事之人问道：“这札子谁人所为?”干办府事之人答道：“是曹泳。”秦桧死后，高宗遂把曹泳勒停[40]，安置新州，陆士规置之死地。若当日曹妙哥不知机，吴尔知之祸断难免矣。曾有古风一首，单道这妇人好处：

世道歪斜不可当，金银声价胜文章。
开元通宝真能事，变化阴阳反故常。
赌博得财称才子，乱洒珠玑到处扬。
悬知朝野公行贿，不惜金银成斗量。
曹泳得贿通关节，谬说文章筹策良。
一旦白丁列金榜，三秦公子姓名张。
平康[41]女士知机者，常恐冰山罹祸殃。
挂冠神武更名去，谁问世道变沧桑!

〔注〕 ① 邵金宝：本篇入话部分中的侠妓名。 ② 辐辏：本指车轮的各撑条皆围轴心而成。这里引申为人物相聚之意。 ③ 瓦子：又称“瓦肆”、“瓦舍”等，乃宋代娱乐场所。勾栏：系瓦子中艺人卖艺之处。《武林旧事》载南宋临安北瓦中有勾栏十三座。 ④《汧国李夫人传》：即唐人传奇《李娃传》。 ⑤ 莲花落：旧时民间小调，多为乞丐行乞时所唱。 ⑥ 卑田院：又名“悲田院”。旧时收留乞丐等的慈善机构，类似于今天的社会福利院。 ⑦ 招财：妓院中的男仆名。 ⑧ 上天竺：寺院名，在杭州灵隐寺旁。 ⑨ 廛处：指居住之地。 ⑩ 海底眼：指内幕。 ⑪ 拶(zǎn 攒)子：旧衙中的刑具。 ⑫ 嗜：即“咱”字，这里通“抓”。 ⑬ 盆口：赌徒的行话。盆指骰盆，指代赌徒的技艺娴熟。 ⑭ “回也其庶乎，屡空”：语出《论语·先进》，意

指颜回的安贫乐道。此乃孔子赞扬学生颜回时所说。 ⑮ 背孤击虚：孤虚，是古代一门按日期、时辰判定吉凶祸福的方术。这里指凡事宜遵天意，力避凶险。 ⑯ 三红：旧时掷骰子的术语。 ⑰《牡丹亭记》：即汤显祖所撰的《牡丹亭》。 ⑱ 梳拢：妓女的初次接客伴宿。 ⑲ 才高七步：指有曹植七步成诗之才。 ⑳ 清头：意即交代明白。 ㉑ 贤良方正：汉时举荐人才的科名。 ㉒ 老斋头：指老学究。 ㉓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战国时阴阳家曾倡五行相生相克学说。八字：旧时以干支纪年、月、日、时的八个字，认为它可决定人的一生之富贵，乃相士骗人钱财的唯心说法。 ㉔ 大头巾人：指戴官帽者。 ㉕ 打圆就方：指铜钱。 ㉖ 数白论黄：白，指白银；黄，指黄金。意即追求钱财。 ㉗ 包弹：指包拯。他在作监察御史时，曾严辞直言弹劾朝官的过失，故得名。 ㉘ 帖括：指举子应试的程式化八股文。 ㉙ 脱白挂绿：由平民跻身官员。白，百姓所穿的服装；绿，是官员所穿衣服的颜色。 ㉚ 赆礼：礼物。 ㉛ 掇臀捧屁：跟在别人后面溜须拍马。 ㉜ 注阙上省：削去原籍后等待新的任用。 ㉝ 关白：指告知。 ㉞ 辛酉：指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壬戌：指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 ㉟ 三星：指福、禄、寿三神，乃旧时迷信。琵琶：封建迷信认为，人的命运不好，为"琵琶命"。 ㊱ 伏羌：旧县名。治所在今甘肃甘谷县。 ㊲ 乙丑：指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 ㊳ 彭越：和下面提到的韩信，均是汉时大将，后为刘邦所杀。 ㊴ 札子：指上级对下属的公文。 ㊵ 勒停：立即去职。 ㊶ 平康：唐代长安有平康坊，乃妓女聚居处，后指代妓女。

此篇选自《西湖二集》第二十卷。

小说叙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临安妓女曹妙哥，在瓦子勾栏中结识了太学生吴尔知，有心将终身托付于他。然而，吴尔知是个穷酸秀才，无力娶妻。妙哥心生恻隐，拿出积攒的私房钱，让吴尔知设赌作骗局，数年间，赚了许多钱财。这时，妙哥激励吴尔知去争取功名。吴尔知才学一般，难以平步青云。曹妙哥又教他用钱财行贿官府，结交秦桧的心腹幕僚曹泳，疏通关节。最终使吴尔知得中进士，被选为伏羌县尉。后曹妙哥从各种迹象中及时发觉民怨沸腾，矛头齐指秦桧，担忧日后会给吴尔知带来不利，就劝他急流勇退，辞官为隐，从而避免了后来的杀身之祸。

小说通过曹妙哥"佐夫成名"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见识过人的妓女形象。比起一般的妓女来，曹妙哥确有不同寻常之处。她"是个女中丈夫，其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与吴尔知仅相处几天，就认准他是一个"至诚的君子"而欲和他结为夫妻。她先是"佐夫"在经济上自立，后再"佐夫"取得功名。吴尔知虽只得了个小小的县尉之职，也算是跻身于官场，使妙

哥脸上也颇觉有光。小说题作《巧妓佐夫成名》，对曹妙哥作了热情的赞扬。尤其是在丈夫"转官"，即升迁时，她能清醒地意识到潜伏着的危险，果断地劝说丈夫不要贪恋功名富贵，及时退出官场，从而免遭飞来横祸。这浓重的一笔，为曹妙哥的不同凡响，增添了异彩。一个聪明、机警、胆识过人的妓女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曹妙哥是西湖边上的一个普通妓女，为何如此聪明、机警和胆识过人？小说在揭示她的性格特征时，也把笔触伸向了造就她的那个社会。曹妙哥曾对吴尔知说，她从十三岁开始进入青楼，至今已有十三年，其间看透了世事风云："如今贿赂公行，通同作弊，真个是有钱通神，有财没才。"这真是一语破的。只有和官场士人厮混多年的风尘女子才能彻悟的社会现实，那个穷酸书生吴尔知怎能领略得到？当然，一般说来，"巧妓"曹妙哥的"巧"并不值得赞扬。她"佐夫成名"所用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设赌局诓骗纨袴子弟们的钱财，又用这"不义"之财去叩开权贵的"后门"，从而跻身进士之列，混到了一官半职。但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看，这岂非是她的"以毒攻毒"？表现了熟谙世情的曹妙哥在黑暗社会中高明的处世手段。小说通过对曹妙哥的所作所为的描述，不仅无情地鞭挞了封建末世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旧制度对人的心灵的戕害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描写乃至是赞扬妓女品格和才华的小说有很多。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来，这类小说可谓是汗牛充栋。那时社会上流行着一股"言情"、"尊情"和"崇情"的思潮，如冯梦龙的《情史》一书，几乎可说是高扬妓女品格的"展示品"。"三言"、"两拍"推波助澜，使这一题材几乎发挥到了极致。杜十娘、赵春儿、玉堂春等，一个个鲜活的妓女形象，活跃在我国的文学舞台上。此篇小说中的曹妙哥形象，继承了以往的文学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作者跳出单纯地赞扬妓女们的"情"、"才"的樊篱，而逐步走向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这篇小说中穿插的诗文较多，颇有早期话本的艺术特征。晚明时代，拟话本盛行，话本小说基本已变为案头文学，失去了原先的讲唱特点。此篇虽无大量韵文的铺垫以招揽听众和渲染气氛，但穿插的诗文却能较好地表现人物性格和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使书面文学的拟话本显得相对生动和活泼。同时，作者在塑造曹妙哥这一艺术形象时，大量运用对话来表达她对社会的看法，可让人洞察其真实的心态。而从文学描写的角度看，这似乎又显得过于滞涩。文学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主题

的，过多的说教，有时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可视作本篇的不足之处。

（张兵）

白塔巷

安遇时

话说包公守东京之日，治下宁静，奸宄[1]敛迹，每以判断为心，案牍不致留滞。皇祐元年正月十五日，包公同胥吏去城隍庙行香毕，回到白塔前巷口经过，闻有妇人哭丈夫声。其声半悲半喜，并无哀痛之情。包公暗记在心，回衙即唤过值堂公差郑强问道："适来白塔前巷口，有一妇人哭着甚人？"强告道："是谢家巷口刘十二，日前死了，他妻吴氏在家啼哭。"包公心上忖道："这人定死得不明，莫是吴氏谋了丈夫性命，不期如何哭声半悲半喜。"便差人去拘吴氏来，问其夫因何身死。吴氏供道："妾身夫主刘十二，以卖小菜为生。忽于前月气疾身死，埋在南门外五里牌后。今家中有小儿子，全无倚赖，以此悲哭。"包公听罢，看那妇人脸上似搽脂粉。因思彼守服，如何好整饰。随唤着土公陈尚，即押吴氏同去坟所，启棺检验丈夫有无伤痕。土公回道："刘十二身上并无伤痕，病死是实。"包公拍案怒道："是陈尚隐匿情弊，故来我跟前遮掩，限三日内若不明白，决不轻恕。"陈尚归家忧闷，双眉不展，脸带愁容。其妻杨氏问尚，有何事忧闷。尚以此事告知。杨氏道："曾看死人鼻中否？"尚道："此人原是我收殓，鼻中不曾看得。"杨氏道："闻有人曾将铁钉插放入鼻中，坏了人性命。何不勘视此处？"尚亦疑糊，即依妻言，再去看验。刘十二鼻中果有铁钉二个，从后脑发中插入。遂取钉来呈知。包公便将吴氏跟勘[2]。吴氏初不肯招，及上起刑具，只得招认：为因与张屠通奸，恐丈夫知觉，不合谋害身死情由。案卷既成，遂判吴氏谋害亲夫，押赴市曹处斩。张屠奸人妻小，因致人死，发配恶远军州。判拟既定，司吏依令施行。

再说包公当下又究问陈尚，是谁人教你如此检验。尚禀道："当日小人领旨朝去检视，刘十二尸身并无伤痕，台前定要在小人身上根究，归家忧闷，不想小人妻室倒有见识，教我如此检验，果得明白。"包公道："汝妻有如此见识，不是个等闲妇人，可唤来给赏。"不多时，唤杨氏来到，赐以钱五贯，酒一瓶。杨氏欢喜拜受，方欲出衙。包公唤转问道："当初陈尚与你结发夫妻，是半路夫妻？"杨氏覆道："妾身前夫早亡，再嫁与陈尚为妻。"包公又问："前夫姓甚名谁？"答道："姓梅名小九。"包公道："得何疾身死？"杨氏见包公问得情切，不觉失色，勉强对道："他染疯颠因病而死，埋在南门外乱葬岗上。"包公道："是你前夫也死得不明。"便差王亮押杨氏同去坟所，检验梅小九尸骨。杨氏思量道："乱葬岗有多少墓，终不然个个人鼻中有钉。"遂乃胡乱指个别人墓与差人，掘开视之，并无伤痕。检验鼻中，又无缘故。杨氏道："人称包老爷如秋月之明，今日此事，直欲逼人于死地。"王亮正没奈何之际，忽见一个老人，年七十余岁，扶杖而行，前来问亮在此有何事。亮告道如此，如此。老人听罢，指着杨氏道："你休要胡指他人坟墓，枉抛了别人骸骨，交你一干人受罪。"便指与王亮道："这便是梅小九墓。"言讫，化阵清风而去。亮遂掘开取棺检验，果见鼻中有两个钉。亮便押了杨氏回报，包公遂勘得杨氏亦曾谋杀前夫是实，将杨氏押赴市曹处死。闻者无不称奇。

〔注〕 ① 奸宄(guǐ 轨)：指犯法作乱之人事。　② 跟勘：接着再审。

本篇选自明末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龙图公案》卷二。是书又名《龙图神断公案》、《百断奇观包公全传》等。书中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叙写包公断案的公正与神奇。作为历史人物的包拯，具有刚直不阿的居官信条与善断疑案的智慧谋略。《宋史·包拯传》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但是《龙图公案》所描述的包公故事，仅《割牛舌》一篇本事见于《宋史·包拯传》，余皆为移花接木、张冠李

戴，即将他人断案的故事移植在包公名下。如这篇《白塔巷》所写“双钉案”故事，早在宋人所编《折狱龟鉴》中就有记载，但断案者不是包公，而是张咏。“张咏尚书镇蜀日，因出过委巷，闻人哭，惧而不哀，亟使讯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穷治。吏往熟视，略不见其要害。而妻叫吏搜其顶髻，当有验。及往视之，果见大钉陷于脑中。吏喜，辄矜妻能，悉以告咏。咏使呼出，厚加赏劳，问所知之由，令并鞫其事。盖尝害夫，亦用此谋。发棺视尸，其钉尚在。遂与哭妇俱刑于市。”《白塔巷》将这则一百余字的折狱轶事改变时间、地点、人物，完全移植在包公名下，并增饰细节，敷演故事，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个细致入微而又“明察秋毫”的审判官形象。路过白塔巷，听见一妇女哭丈夫，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然而包公却敏感到那哭声半悲半喜，“并无哀痛之情”，顿生疑窦。于是传唤那妇人询问，给人留下悬念。审问过程中又发现那妇人脸上“似搽脂粉”，更觉可疑，故让土工前去验尸。此一听一看，环环相扣，很自然地推动情节向前发展。但验尸结果未发现伤痕，看来并非谋杀。但包公仍不轻信这初次查验结果，严令土工再行验尸，又给人留下悬念。后经土工之妻杨氏的提醒，验出死者鼻中果有铁钉，使案情真相大白。包公从哭声中追寻出一宗谋杀案，已经表现出不凡的睿智，作者却尚嫌不足，再生枝节，又让包公传来土工，查问验出铁钉之情由，土工如实回答后，包公再生疑窦。于是，他以赏赐为名，突然询问杨氏，杨氏猝不及防，不觉失色。结果又断出杨氏谋杀案。其细致入微与明察秋毫实在令人叹服，所以小说末尾写道：“闻者无不称奇。”后世京剧及地方戏中的《双钉案》，就是据此传奇故事而敷演的。

清人李西桥在《龙图公案序》中说：“包公所断之案，尝阅一过，灵思妙想，往往有鬼神所不及觉；而信手拈来，奇幻莫测，人人畏服。所以然者，包公非有异术，不过明与公而已。……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此说包公之“明”源于其“公”，看似抓住了小说的要害，指出了发人深思的道理。其实，公正廉洁只是清官形象的前提；而“公正”之官，未必就是“明察”之官，前者是道德修养，后者是智慧和才能，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包公式的清官是在“公正”基础上的更高要求，“明察”型的包公形象是“公正”型包公形象的深入发展。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主要是刚正无私，《龙图公案》中的包公形象在继承元杂剧成就的基础上，突出了他的睿智明察，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断案才能，集侦探、审讯、判决于一身的审判官形象，堪称东方的“福尔摩斯”。

这篇小说在移植前人故事时，注意增饰和润色细节，使案情生动曲折。如包公传询吴氏，“那妇人脸上似搽脂粉”，“因思彼守服，如何好整饰”；在奖赏杨氏时，急切问其夫“得何疾身死”？杨氏无心理准备，“不觉失色”，于是更添包公疑窦。验尸时，杨氏又胡乱指出别人之墓，使案情曲折而复杂。小说既不乏文学趣味，又颇具有现代侦探小说的逻辑推理意味。当然，作者靠神化的老人帮助破案，稍嫌牵强，并不高明，但瑕不掩瑜，作品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公案小说。（曾良）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　东鲁古狂生

——《醉醒石》第八回

石火光中暂欠伸，百年飘忽类轻尘。富贵倘来宜任运，问人何事苦萦神。　矛顶利，剑头珍，得来犹恐累吾身。自古聪明输懵懂，半缘耻贱半忧贫。

右调“鹧鸪天”

人世营求，无过富贵两途。贵这一途，上等是读书取科第。其外以辛苦博来，是吏员承差之类；以钱财买来，是监生儒士之类。若夤缘作弊，就不免有祸。富这一途，守分是蚕桑耕织。其余在家安逸擢钱，是铺行经营之类；在路跋涉擢钱，是商贩赶趁之类。若飘洋走险，也不是万全。

至守贵必须奉公循法，勤慎谦恭。守富必须量入制出，小心勤俭。这等叫做顺取顺守，可以常保。若是不才小人，也不晓甚么是名义，甚么是法度。奴颜婢膝，蝇附狗偷，笑骂繇[1]人，只图一时快意。骗得顶纱帽，不知是甚么纱帽，便认作诈人桩儿。骗得几个铜钱，不知是甚么铜钱，便做出骄人模样。平日于他有恩的，怕认了形他短处，置之不闻；平日于他有怨的，一遇著下石设阱，睚眦必报。

器小仅斗筲，毒甚似蜂虿。

惟逞一时心，不鉴前车败。

忘却自己出身，家里僮仆，跟随人役，一味暴戾克剥，似服事奔走，应得衣食养家不该的。不想钱财有命，借人虎威，逞己鼠腹，一味贪婪狡诈。似权势再用不尽，天理竟可抹杀的。总之仗了个说不省、道不省黑肚皮，闪了付打不怕、骂不怕花脸嘴。也知道走得慢，须掉下个打破醋钵儿的头；走得快，添一顶压折强脖项的帽。他说得一时，且快活一时。还晓得追给主，还好把家伙什物来搪。追入官，须要将真金白银来纳。他说有一日且享用一日，直到恶贯满盈，人怨天怒。那时：

贪贮周兴骨，车分商子尸。

逆凶惟影响，人尚怨来迟。

成化年间，有一个王臣，原不知姓甚么名甚么。因十余岁时，投了一个江南大家，姓王，从此叫做王勤。大凡大家，出于祖父，以这枝笔取功名。子孙承他这些荫籍，高堂大厦，衣轻食肥，美姬媚妾，这样的十之七。出于祖父，以这锄头柄博豪富，子孙承他这些基业，也良田腴地，丰衣足食，呼奴使婢，这样的十之三。但贵的多半骄侈而少文，富的多半鄙吝而近朴。有那强脱俗子弟，毕竟结纳些才人墨客，谈诗论古，学文墨。收纳些觫片陪堂，谈琴格物，学清致。更寻几个僧人妓女，探花问竹，学风流。出入小舆画船，华衣丽服，娈僮俊仆，务求异人。只是骄侈鄙吝，这习气断断除不尽的。若世家子弟，脱去骄侈，定是个手底来不得。财主人家，脱了这鄙吝，定是□不久。我道还是一穷不通，广居厚积，所以常守贵也。一毛不拔，银脂钱血，所以常守富也。

汉家侈金张，晋室称王谢。

鄙吝不消除，允哉贤子弟。

这王大户，也是个学文墨，学清致，学风流的。见这王勤，人儿标致，言语伶俐，举动活变，就收在书房中。叫他烹茶洗砚，闲时叫他习字摹帖，服事书房往来朋友清客。到十四五，面首儿

好，也充了娈童之数。鲜衣洁食，主翁相待甚好。但只是主翁甚酷，他却多情，甚好结客。主翁知道，打骂无所不至，他却改不来。趁着人要拐他，他也拐人。遇棋客，要他教棋；遇琴客，要他教琴；写的学他写；画的学他画；唱的学他唱；识古董的，学他识古董。吃了主翁闲饭，又得闲工夫，仗着后庭，也弄有一身本事。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纤指调弦，泼墨成图。

养就凌霄，岂曰庸奴。

小人有了些伎俩，他跃跃自是。也有个不能安其身之意了，偏又凑出事来。江南娘娘们极脱洒，大家闺门整肃，内外悬绝的固多。好这等寻山问水，笑谈玩耍，脱略绳墨的也有。王勤十四五小伙，人看他还是小。况且十来岁，就在内外跑动，出入也惯的。说他会得吹会得唱，还有一般几个小似他，略会吹唱的，遇时节常常叫进里边吹唱。

软语能膻意，柔声更殢心[2]。

碧箫轻弄处，应自有知音。

他是个聪明人儿，庞儿生得媚，袍仗儿也济楚[3]。又看惯了这些来往子弟举止，站在人前，略弄目就有腔，低低眉就是态。吹唱到幽扬不尽处，真是新莺雏燕，引得人心俱飞。所以每到承应，偏得各位娘娘赏鉴，也多得各位娘娘赏赐。这其间无情有情，他也不免揣摹道：个娘娘似个喜我，个娘娘甚是爱我，动了一点邪心。

未必他心在，低徊我自猜。

秦宫花里活，帷薄每怜才。

不知这些大户人家，倚着有两分钱，没个不畜妾置婢。但其中或苦于大娘禁制的，或苦于同辈专宠的；或主人浓于书史，急于经营，昏于杯酌；或情分外宠，里边返不及；或质赋得柔薄，风月苦不胜；或年事高大，支给常不到。婢妾中常有虚设的。他在大家，衣丰食足，身闲心闲，春宵秋夜，那能不胡思乱想？不见可

欲心不乱，看了这标致后生，有衅可乘。怕事的还恐碍着人眼，顾着后来；好事的便百计千方，且图目下。先是送目传情，还贻书赠物。后来毕竟到逾墙穴壁。在男子中几个鲁男子，女人中几个鲁共姜④？男求女难，女求男易。单相思也有成时，两相思无所不就。

无花不来蝶，何蝶不寻花。

香逐轻风远，偏牵粉翅斜。

所以大家少置妾媵，不惟惜身；严整闺门，不惟存体。这王勤在家中，竟至与主人妾勾搭上了。

寂寞秦台上，时看赤凤来。

若要不知，除非莫为。闺中原有一辈喜伺察的，好要寻人不是。又有一种脸儿强、心儿痒、要做不做，人得头筹，心里也快快，忌人要害人的。况王勤还是小厮，轻浮不晓事，也不免露出些马脚，早已为主翁知道了。这主翁却也有主意，道这件事发不得，发出来关系家丑。捏做盗情，送到官府，他供出实情，也不像样。只说他将书房中玩物，屡次盗出花费，不繇分说，将来打上一顿。身边还带着其妾与的香囊，穿着其妾的裤，主翁只做不见。将来锁在一间冷房。分付不许与他饮食，待要饿死他。

曾得深闺著意怜，娇颦巧笑共灯前。

寻香日作穿花蝶，吸露今为抱叶蝉。

王勤到那房里，没有桌凳床铺，不免地下坐卧。想道：这应是事发了。我是小厮，与人混账，尚且吃打⑤了几次。今日是他妾，怎肯甘休，这死是大分了！却喜这王勤，平日做人，狡诈强狠，却只凌虐同辈的。到主人用事的人，都肯奉承，揉着就倒，都肯倾身结识。所以有人照管他，打也不甚凶，饮食明绝，暗里不绝。他又央个最厚的，里边求各位娘娘，外边求这些平日与他有些账的相公阿爹。不知他为的甚么事，这些娘娘，自避嫌不说。这些相公阿爹，不过平日把他做玩具而已，有甚情谊，肯为他贴面皮。

过了几日，主翁问饿得仔么了，意思望他死。其妾的又要他走。弄个没赃证，悄悄叫个心腹丫鬟紫荆，拿二两银子与他，道："救你不得，与你盘缠。"关在房中，要甚盘缠？明是叫他走。王勤也省了，黑夜将房门挖去一块板，伸出手来扭去锁。自家家里人，走自家家里路，人不惊、狗不吠。只有大门上锁，他就在大门里走了出去。

为攀上苑花，竟作丧家狗。

黄夜⑥去投平日爱他这几家宦家富室。不期这几家，已知他行径，容留不惟体面有伤，抑且那家没有姬妾，肯引狗入寨，都拒绝不留。饭也没讨一碗，他也甚恨这些人情薄。

朱门空遍谒，蹴断履头芒。

谁作缁袍⑦恋，徘徊落日黄。

无可奈何，只得买了床被褥，在姑苏沿途雇船，要寻个显宦家躲雨。年纪儿青，到处有人搭伴。光得着，光人些；光不着，也被人光些。只是说起投靠，人儿聪俊，人也要他。但嫌他没些根蒂，留在家中，住了一两个月，偷了些物件逃去，何处找寻，没个收留的。每日饭店安身。会得唱，跟人去赶唱；会得写，也去与人抄书。看见人编头修脚，也就买副家伙，编头修脚。撞着风月人，也搭卖。嘴是糊得过，却怕家中知风来缉捉。东飘西荡，不敢停脚。

只羽白云边，翩翩影自怜。

汀芦栖不敢，几欲落惊弦。

幸得主翁知他逃走，捉来必致彰扬。也只出两张招纸，阁起。他在南京饭店，看见个走方弄戏法的，好有擢钱。却也就拜他为师。那人得个老婆，在河南山东混了两年。王勤每自想：自己也是个百能百会人，怎做个方上终身？捉空把这人身边积趱下几两银子偷了，竟到北京。道大邦去处，还可以图得出身。

燕台方下士，朽骨也千金。

试策驽骀步，腾骧入上林。

他在礼部前，见人与人写扇儿擢钱，他也去写，不弱于人。又自己拿出一二两银子，买几把扇子，自己写画了，逢庙市去卖，就与人写。

一日逢玄武市。他向来带巾，这日要进内市，换了帽子，带几柄扇去卖。摆得下，早走过几个中贵⑧来。内中一个淡黄面皮，小小声气，穿着领翠蓝半领直缀，月白贴里，匾绦乌靴。拿起一把扇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中贵瞧了，道："画得冷淡。这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撩下。又看一把，米颠山水，后边钟繇体。他道："糊糊涂涂。甚么黄儿，这字也软，不中！"王勤便也知他意儿，道："公公有上好的，只要上样价钱。"那中贵道："只要中得咱意，不论钱。"王勤便拿起一把，用袖口揩净递上。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是姜立纲大字。才看，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采道："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得好！"一齐都赞。王勤又递上一把宫式五色泥金花鸟，背后宋字秋兴八首。那中贵又道："细得好，字更端楷。"

浓注胭脂画牡丹，青山叠叠绿波寒。

更教小阁云烟里，相对苍苍竹万竿。

那中贵道："要多钱？"王勤道："这凭公公。"中贵道："你的货，还你说一说价。"王勤道："公公只与扇子钱。字画都是小人自己手出，孝顺公公罢。"中贵道："写画都是你写的。好！有才学。如今两殿中书，也只写得一家，学一家画。你怎这样会得，你姓甚么？在那厢住？"王勤道："小人姓王名勤。"调个谎道："随父选官，父亡流落京师。琴棋吹唱，无所不会。如今只住在东江米巷客店里。"这中贵道："我要画一架屏风，你会么？"王勤道："画得。"那中贵便拈一块银子，可有一两，拿了两把扇去。

悲鸣方在市，回盼得孙阳⑨。

次日去画，拿住了他生性，大红大绿，画得他中意。那中贵见他诸样会得，又无家，自己在司礼监文书房，姓王名敬。就叫

他在家出入，认作侄儿，其实是个毛实。又道勤字不好，这番才改作王臣。又荐到各相识处去写画，弹琴教棋，市上去陪走买古董。为他娶了一房妻小，竟在内监中，做了个清客。

悄语深躬，不怕脸红。

狐骨鸱心，何地不容。

又撞着一个大中贵韦春公公，他通文墨，上位极喜的。上位喜的是书画，他乘机把王臣书画进献。与他贲[10]在武英殿书画局，列衔锦衣卫千户[11]，常托他在京收买古玩书画。这厮本以人奴，一旦死里逃生，得了个官，跟了两个长班，叫爷；家里叫奶奶。这便是平步登云，落了好处了。

昔为骑从奴，今为马上郎。

大扇簇乌云，殿阁从趋跄。

得两个中贵做靠山，捱资序俸，可以升转。他却小器易盈，况且是个小人，在人前不过一味阿谀奉承。一日韦公公说道："今上位好书画古玩，如今京师再寻不出。"他却胡掐道："这书玩，宋朝有个徽宗，极喜的。他遍天下搜访极多，后来南渡，这些玩物都流落江南。所以如今江南大家都有。只除往那厢收买，有奇异的。"韦公公道："前日皇上，也曾要刻丝观音。那应天王巡抚上本不与，这恐要不来。"王臣道："内面做事，外边时时执拗。只除里边差一个人，自带些银子去收买，这有司须阻当不得。"

这韦公公听了他，在皇上御前奏了。就差他赍了二万银子出京，也分付他不要生事扰民，惹这些酸子言语。他却志得意满，那里肯听。用几个走空[12]光棍做书房，收了些无赖泼皮做人役，带些清客陪堂，叫了两只座船。每只得他八十两坐舱钱，容他夹带私货。打了个钦差金字牌，中书科不敢豁，倒打锦衣卫头行。每船起夫五十名，沿途索要廪给，口粮下程，一路折干需索，好不骚扰。

鼓吹如虎啸，邪许是鲸鸣。

一路脂膏饜，民悲官吏惊。

渡淮到了扬州，过江在镇江，这是江南地方了。他就在公署坐下，锦衣卫官与抚按巡道相见，都是宾客礼。又是奉着钦差，人都奉承他。他在出京时，已与清客陪堂，造一本古玩书画册在前，他就出下一纸告示道：

钦差锦衣卫王　为公务事。照得本卫奉旨采买书画玩器，上供御览。凡缙绅士民等，如有存蓄，许得送官，以凭平价回易。如有隐匿，以抗违诏旨问罪。首发者官给赏银五十两。特示。

这个风一倡，宋徽宗时进花石纲，人家一花一石，以为不祥。如今人家一幅破画儿、呆字、旧铜炉、破磁瓶，都道是戴嵩牛、韩幹马、吴道子人物、小李将军山水、汉鼎周彝、哥窑[13]瓶碗，借此吓诈。先时有几个怕事的，拿几件来交易，里边也偿他半价。内中去了官的头除，人役使用，已十不得三。以此人不甚来。他却坐名，某人某样画，某家某人字，某家某器。把自己主翁名下，填上几种。前日去求他说分上不说的大户，不管他有没，名下注一二种，叫他亲送至监领价。先通行苏、淞、常、镇、杭、嘉、湖七府。

不啻摸金校尉[14]，何殊发丘中郎。

括尽前朝翰墨，搜穷历代彝章。

凡一应来见王千户，有那回没有的，拿赝造的来，难逃王千户眼睛。先将来打上一套，然后来拨，叫他彼此攀引追捉。追到真的，他还不肯作真，还要短他价。自己家主家中，原没多几件，拿几件出官，其余回没有。这来回话人，正曾与王臣同服事的，觉得这千户有些面善，偷看了几眼。他将来打了三十，说他抗违，将这人墩在衙门里，又拿他亲身。其余不收留他的，都要追他玩物，提他本身。此时渐有人知他是王勤了。

新来不义侯，故是彭苍头。

臧获滥名器，应生簪组羞。

他主翁知道，无可奈何，只得寻他平日小厮中最交厚的，叫他拿了二千两银子，回说前开玩物，委是没有。计价千金，今倍价纳官，求爷自行寻访。这人晓得他转面无情的，去见极其小心，再三叩头求他。他想道：千金古玩，我不消一二百金买。如今他一千送了二千，一翻腾岂不到五七倍？把两边一看，从人都避开。

他叫这人上去道："你认得我么？"这人道："不敢。想不曾拜识天颜。"王千户道："你这样忘旧。论他要置我于死，也该弄他个死。今日都是你情面。某娘娘还在么？"道："在。"千户道："我出京没个家眷，待要你作媒。紫荆姐好么？一同作伴更妙。"这人道："小人去说，只说爷原籍家眷送来。"千户道："还有这几家，我当日央你去求他，他不理我。我如今已去奈何他，你可去打合，我宽他，你也得些作谢媒。"

淫心图鹿聚[15]，婪念是狼贪。

毒焰几难扑，炎炎江以南。

此人去说，主翁甚是不愤。此人道："某娘娘，阿爹久已不近他，不若与他去，不然恐还有祸。"主翁只得应允。并紫荆都作他家眷，送入公署。

相逢叹梗萍，孤旅烛光荧。

一似平阳主[16]，今来嫁卫青。

这几家，此人打合，少的也送千金。王千户笑道："韩信吃顿饭，赠千金。他不留我一顿饭，叫他费千金。足相当，出我气了。"自此例破，没有的纳价。凭他要三百五百一千，诈完才歇。自乡宦下至穷乡僻邑，三五百金家事，也要蒿恼他一番。若央分上，越打得紧。有司无可奈何，自常至苏，苏州朋友见他穿红进城，把千家诗改两句嘲他道：

指挥飞作白蝴蝶，千户染成红杜鹃[17]。

又拈一个笑话，用着两句浣纱曲子道：

胥门有神人，头大如车轮。

一个呆鼻子，抬他用四人。

满街这样传笑。王千户恼了，道："我知道苏州朋友极轻薄。前日在王家，这干人将我玩弄，又不救我。我正不能忘情，他倒老虎头上来揉痒。"心生一计，说收到古书，恐有差错，取各学生员查对，仍要他抄誊副本。先是一班到他公署里抄誊，早进晚出，饥得腰瘪肚软。那带来京班，还嚷乱道："字写得不好。"不肯收他的书，要诈钱。这些来受气的秀才，出来一传，外边反乱了破靴阵了。

墨兜鳖乌云一片，蓝战袍翠霭千层。皂靴脱脱壮军声，腰际丝绦束紧。尽道百年养士，何尝受役阉人。卷拳攘臂竞先登，排个簸箕大阵。

先在学间聚齐，随见吴长两县县官。你一声，我一句叫。县官不知向那一个回答，只说："原没这事，你们还到上边讲。"又到府间，府官道："秀才原是奉朝廷作养的，岂有取去抄书之理！你们去对他讲，要到道前，并见抚按。"

只见远远道子来，是王千户拜客。这些秀才便也破口道："你这奴侪！在王家掇茶掇水，服事我们相公的。今日暴得人身做，怎敢来惹我们相公！"夺板子，扯轿扛，乱打将来。秽言恶语，也听不得。瓦片石块，夹头脸打来。王千户见不是条，叫："快走！快走！走得快，有重赏。"后边一个轿夫，去夺轿扛，被秀才拿住打。只得三个，牛头扛扛了。飞赶到得衙门，叫："快关门，快关门！"等不得到堂落轿，头门边便已跳下轿，往里一跑。已是：

乌纱双翅折，绣服满污泥。
带落花银片，真如落水鸡。

这干秀才已赶到，将他大门打得梯样，头行牌打得粉碎。口中只要拿出去打。那看的人，又来助兴。秀才喊一声，他喊四五声不绝。秀才已住，他还打个不休。弄得王臣：

脸中五色浑无定，身上三魂莫可寻。

无可奈何，与后司计议道："秀才原是破靴阵，不好惹的。如今只除免他抄对，散他去罢。"两下计议，写上一面白牌，写的心惊，写得差，揩去又写。那王千户战兢兢标朱，那点不知点在那厢，日子全不成字。道：

本卫

上供书籍，俱已倩人，诸生姑免。

叫人拿去门上挂，那个敢去。捱不过，一个大胆的拿了，从打碎门洞中揌[18]出。一个秀才，扯住正读。一个在侧边嚷："好大胆奴才！我们要你免，只是打！"一声喊，在隔墙石头瓦片，如雨打进。近墙的屋上瓦，没一块完全。王千户道："怎处？不如走罢。"却舍不得这些诈来银子。众人道："免字不好，换个字哄他散罢。"商量一会，改作：

本卫

上供书籍，自行倩人抄誊，诸生各回肄业。

写了，弄得出去。众秀才道："诸生也不是你叫的。"仍旧嚷乱。王千户道："诸生二字不好。终不然，称列位相公。"后司道："没这行移体。"一个道："只着人口传。道以后抄书，不敢相劳列位，相公请回。口说无凭，不害体面。"一个道："只说他也不肯准信。"王千户道："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自己换了衣帽，连婢妾也叫穿了男衣，打通后墙逃命。

却是后司道："不可。我们走得多远，被他赶上拿住，打做稀烂。只除把钦给银两搬来，摆在堂上。大开仪门，他若进来，就把抢劫赖他。秀才晓得道理利害，必不敢来，可以退他。"众人齐声道："好！"不问钦给诈赃，忙忙的将来摆了。自己躲在深处，叫人将大门闩拔去，飞也似跑进。这众秀才正闹嚷时，忽见衙门划然大开。众人恰待赶进，早见堂上甬道，并月台上，一片雪白排满，都是木屐样大元宝。一似：

梅开庾岭玉，风卷浙江潮。

那秀才果然道："列位不可造次！这厮待把钱粮涂赖我们了。我

们莫进去，只围着守着，绝他水菜。”

少不得有司出来调停。果是长吴二县，心中也怪王千户，要人啰唣。他却也道：“歹不中是个差官。带有钦给银两，也是地方干系。”一面申报上司，一面自来抚慰。众人围住，嚷嚷乱乱。又得抚院守巡，俱有硬牌，差学官解散，且禁百姓乘机生事。众秀才假手脱，打起退船鼓散讫。这干赶兴百姓，也都走回。这番王千户才有了性命。

似脱昆阳[19]围，如逃垓下[20]围。

在里面与后司做本，道是乡绅大户，买嘱劣衿，阻挠采办，凌殴差官，有司不行禁止，正待发本。不期王抚向知他在地方骚扰害民，已行有司，访他恶款，待要具疏。又遇此事，就与学院会稿，一齐上本。学院还只为学政，奏他荼毒生员，逼诈凌辱，失朝廷养士之体。王抚便将他非刑逼拷，打死平民，纳贿诈财，动经千百，江南根本重地，财赋所出，岂容动摇。一面发本，一面借防护为名，差兵围了他衙宇。又牌行府县，拨夫巡守。王千户与这干随来光棍，原怕秀才殴打，不敢出门。这一围守，要藏匿搬移赃物，搬不得。要上本勾干，也做不得。却又似个：

笼鸟难张翼，囚猿浪举身。

只是两院上本，行学查个为首生员。却把个新进并不曾出来的秀才，叫做陆完，是因他进学，不完束修，竟将来报入在本里。却不：

李代桃僵，张帽李戴。

初次本不下，二次留中。第三个本，王抚说得异样激切。江南缙绅，为地方，也向阁中讲说。圣上悯念三吴，竟差官拿解来京。

此时王千户见王抚两本，弄他不倒，仍要放那毒手。不料官旗已到，束手就缚。本上有名党与，抚按竟自拿问。诈到倾成元宝五千锭，尽盘在官。王抚并将采到书玩，一并解京，这便是真赃实犯。王千户枉费了许多心，用了许多力，不得分厘随身入己。

饿是邓通[21]命，空开蜀道山。

到京下镇抚打问。没钱用，夹打都是重的。没钱用，没关节，这恶迹都不能隐下。卫中上本，参送法司。刑部依律，拟他打死平民，激变地方，定了个斩罪。倒是圣上英明，既批了个著即会官处决，还传首江南。这王臣：

三度江南路，居然两截人。

头飞千里去，堪笑是王臣。

其随从白棍，充军问徒不等。倚势诈钱，威阔能得几时。若是这王臣安分知足，得顶纱帽，虽不为缙绅所齿，还可在京鬼混过日。就是作人奴隶，贫贱终身，却没个杀身之祸。总是小器易盈，贪得无厌，有此横事。单只为朝廷撰得二十余万银子，单成就得个圣上仁明，纳谏如流，王巡抚爱民忠鲠。

主圣容臣直，奸为贤者资。

还有那陆秀才，邀圣上宽恩，置之不问，已是个侥幸了。到后来中了举中进士，京中闻他是前日打王千户，是个有胆气有手段的，却铨选了个北道御史。后来直做到吏部尚书。其实陆秀才，原也没甚力量，那无妄[22]之福，翻得从无妄之祸里面。在王臣还替世间做个走空诈钱的鉴戒，足发一笑而已。

〔注〕 ① 繇(yóu由)：通"由"。 ② 殢(tì替)心：心中沉迷。 ③ 济楚：整齐，整洁。 ④ 共姜：卫世子共伯的妻子。共伯早死，她发誓不改嫁。后世被当作贞节贤淑的典范。 ⑤ 吃打：被打。 ⑥ 夤(yín银)夜：深夜。 ⑦ 绨(tí题)袍：战国时期，范雎被魏中大夫须贾毁谤笞辱差点死去。改名张禄，逃到秦国，任秦国国相。后须贾出使秦国，范雎故意穿着单薄的破衣服去看他。须贾看他冷得可怜，赠给他一件粗丝袍子。后因此而得到范雎的原谅。 ⑧ 中贵：显贵的侍从宦官。⑨ 孙阳：古代善相马的人，又名伯乐。 ⑩ 夤(yín银)：攀附。 ⑪ 锦衣卫：官署名。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全称为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原掌卤簿仪仗，护卫皇帝。后太祖为加强专制统治，特令其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的权力。明中叶以后，与东西两厂并列，侦缉活动加强，成为厂卫并称的特务组织。千户：武官名。⑫ 走空：拆白，行骗。 ⑬ 戴嵩：唐代画家。以韩滉为师，善画水牛，与韩幹画马齐名。韩幹：唐代画家。玄宗天宝初年奉诏入宫为内供奉。善画人物，尤以画马著称。

初学曹霸，后自成一家。吴道子：唐代画家。玄宗开元年间奉诏入宫供奉，为内教博士。其画笔法超妙，尤擅长道释人物及山水，有"画圣"之称。小李将军山水：唐代画家李思训，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善画山水，称"李将军山水"。思训子昭道，亦善画山水，人称"小李将军山水"。哥窑：宋代瓷窑名。窑址在浙江龙泉县南七十里华琉山下。哥窑瓷胎细质白，微带灰色，有冰裂纹。　⑭ 摸金校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列举曹操罪状，有发掘梁孝王坟墓事，提到曹操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事掘墓，掠取金宝。　⑮ 麃(yōu 幽)聚：鹿群中没有天伦，父子共一母鹿，称为"麃聚"。麃，母鹿。　⑯ 平阳主：平阳公主。汉武帝之姊封阳信长公主，嫁给平阳侯曹寿，时称平阳公主。后再嫁卫青。　⑰ "指挥……红杜鹃"句：这两句诗出自宋代高翥的《清明》。原诗为："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⑱ 揌(sāi 塞)：通"塞"。填入，堵住。　⑲ 昆阳：地名。汉置昆阳县，县治在今河南叶县。汉刘秀以兵三千大破王莽军数十万于昆阳，为历史上著名的以寡敌众的战役之一。　⑳ 垓(gāi 该)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汉刘邦曾在此围困项羽。　㉑ 邓通：汉南安人。曾为文帝吮痈得宠，赐蜀严道铜山，可自铸钱，因此邓氏钱满天下。景帝即位，免官，家财尽被没收，穷困而死。　㉒ 无妄：意想不到的。

本篇系明末清初拟话本集《醉醒石》的第八回，是一篇白话短篇世情小说。明末清初，文人学子纷起效法《三言》、《二拍》，创作了许多拟话本集，《醉醒石》堪称同类书中翘楚。书首题东鲁古狂生编辑。书名本于《唐余录》所载唐宰相李德裕平泉别墅内有石能使醉人清醒。全书共十五回，约十四万字。除第六回取材于唐人小说《宣室志》外，均以明代为背景，最晚已至崇祯年间。书中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多有揭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与憎恨。但议论乃至说教颇占篇幅，染有封建伦常色彩。表达上，除与其他拟话本作品一样保存了宋元话本的基本特色外，诚如鲁迅先生所论："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练，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中国小说史略》)

第八回是全书的精彩篇章之一，讲述了一个底层小人物得志后报复富绅，而终因过于跋扈而自取灭亡的故事。作者意在警诫那些不肯安分守己，"小器易盈，贪得无厌"之人，痛斥他们"骗得顶纱帽，不知是甚么纱帽，便认作诈人桩儿"，"平日于他有恩的，怕认了形他短处，置之不闻。平日于他有怨的，一遇着下石设阱，睚眦必报。"作者的立意与议论看似完全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上下尊卑、富贵贫贱的现存秩序，将任何僭越与冒犯均视作恶行而加以挞伐，守旧立场毫无掩饰。然而，与很多同类小说一样，宣言与意象体系并不完全一致。这与故事构成的来源有关，又与当时社会的文网

有关，当然也与形象大于思想有关。从因果关系看，是先有主人的狎弄，而后才有王臣的私通；先有主人的不仁，然后才有王臣的不义。王臣予取予夺，肆意妄为，地方官个个束手无策，直到秀才群起而攻之，才顺势上本，将王臣参倒。这显然是在揭露地方官的趋炎附势，同时也在歌颂秀才的见义勇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小说中不乏对当时社会制度与各级统治者的不满与指斥。

小说中，除了那一群秀才有几分生气之外，整个社会是一个污浊、黯淡的大染缸。有钱有势者只顾吃喝玩乐、歌舞书画、妻妾娈童；帮闲奴才阿谀奉承，追欢取笑。上上下下平时互相利用，一遇急难即落井下石……这是一片滋生丑恶的肥沃土壤，可以当作末期封建王朝的一幅风俗画来观看。

小说出场人物不少，却都着墨不多，且多无姓名与个性，作为社会机器的一个个部件，似乎可以任意置换而不影响其机制。如主人家的几位娘娘、与王臣私通的妾、经常狎弄王臣的几位富人绅士无不如此。

故事情节曲折，大起大伏，富于戏剧性。情节随主要人物王臣气运的骤起骤落而展开，扣人心弦。他先是由"人儿标致、言语伶俐、举动活变"被主人收为近侍，进而成为主人的娈童。这对出身低贱的王臣来说，是命运之神的青睐，是地位的节节上升。接着，出现了波折。他背着主人给很多人当娈童，以此换取向他们学习琴棋诗画与鉴识古董的机会。被主人发现，受到打骂。他不思改悔，愈演愈烈，居然与主人的侍妾勾搭成奸，难以自拔。不久，一切败露，主人要置他于死地，平日交好者无人肯来相救。至此，他已陷落气运的谷底，生死只差一线。从此，气运开始回转。先是绝处逢生，脱险逃出。重获自由，却投靠无着，便又重演故伎，给一个走江湖的艺人当男妾。后辗转入京，时来运转，书画受到地位显赫的一位宦官的赏识，并将其献给喜好书画的皇帝，因而获得了官衔。又经营谋，竟获得皇帝的委派，赴江南收购书画古玩，成了钦差大臣。登上了自己气运的顶峰。于是，我行我素，滥施淫威，巧取豪夺，报复泄恨。他不仅狠狠勒索原主人一番，而且迫使其献出与之通奸之妾给自己做夫人。同时还对那些当时眼看他落难而不肯援助的熟人——施加报复。他最失算的是欺侮那些看来无权无势的秀才，这使他的幸运一转而为厄运。与秀才们对垒，几个回合就成了落水狗，人人喊打，终于陷入身败名裂的绝境。

故事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王臣之恶是在封建社会这一污浊染缸中形成的。到处是坏人，到处是陷阱，社会迫使他出卖色相，他也借此营谋财

势，发展到以恶报恶，乃至以怨报德，终为社会所不容。王臣害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但作者的议论与行文语调、情态对其均无任何同情与辩护。

这篇小说的素材、主题都关涉复仇，解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反顾文化史上的复仇观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表现。

在西方文学中，复仇主题一向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甚至像《红与黑》中于连这类有似于王臣的"小人"式的复仇也得到关注与理解，更是意味深长，富含启迪。毋庸讳言，西方文学的复仇主题已深入社会各个层次，其佳作可以透析人类灵魂最隐秘的战栗，展示宏伟的时代画卷，不断丰富着人类的文学宝库。

通观中国古代文学，作者们也并不避忌复仇题材，只是对复仇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本质与辐射掉以轻心，甚至不入视域；所关注的往往集中于复仇者的精神、意志和道德品质。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实质上是在赞颂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搜神记》中关于干将莫邪的故事则是彰显对抗邪恶、不畏牺牲的意志。有时，仇人受到薄惩之后又能回归道德正轨，如《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有时，冥冥中自有因果报应，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如此等等，大多囿于道德指向而难以深入开掘这一主题。

鉴此，王臣这类非道德的复仇，尽管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仍然无可挽回地不得善终，且受谴责，也就不足为奇了。　　（颜邦逸）

杨幺活捉贺太尉　　青莲室主人

——《后水浒传》第三十五回（节选）

直闹到天明，贺太尉方敢出来。看见烧毁寨栅，余烟未息，便来看视粮草，俱成灰烬，不胜惊惊喜喜道："喜得寨栅坚固，军士众多。[彼]昨已怯战，故不敢来趁火劫夺，只虚张声势，足见贼人伎俩有限矣。"有的将士说道："莫不这火是贼人来放的？"有的说是天火烧的，又有的说是军士不小心的。贺太尉听了，想了半晌，说道："军士不小心，只好烧得一处，如何各处俱烧？若是贼人敢来放火，便来劫寨。大约还是天火；若不是天火，怎烧得这般干净？"说罢，回入本寨。

早有管粮草的来禀道："今救得余粮，只够三日食用。"贺太尉道："城中有食不尽的粮草，只消着人去催解来。"即遣人去催解军粮，并报失火。去不多时，忙回来报道："贼人领众齐集城下攻打，小人进去不得。"贺太尉听了，着惊道："这起贼人又是那里来的？倒去攻城，截我归路！"遂十分忧虑。便有将士禀道："贼人既去攻城，太尉只消分一支军马从贼背后杀去，使他前有坚城，后有官军，贼必惊溃。"贺太尉道："我今临敌，尚虑兵少，怎么分遣得去？"说未完，早有探马的来报道："杨幺贼寨，今日不见了。七寨只存三寨，在那里擂鼓，要来厮杀。"贺太尉听了大喜，道："这是贼智，岂瞒得我？他今分开，希图城中无备，要去劫掠。虑我救援，故留三寨作疑兵计，使我不去救援，又恐我见他寨少，必去冲突，故此在那里虚张①。昔人背水列阵而成功，我今乏粮，亦是背水之意。只消拔寨齐出，力攻他三寨，必获全胜。然后救援城中，岂不成功？"即忙传令冲击。只见先前两员将士又来谏阻。贺太尉便大喝道："黄口孺子②，岂晓得乘虚进击，有如破竹？再敢阻挠，定按军法！"二人只得退出。

贺太尉即上马，抚剑急驰，麾动三军，望杨幺阵上一齐杀来，果有山倒海泻之势。袁武、杨幺等即弃寨领众奔走。贺军便夺了三寨。贺太尉满心欢喜，见杨幺望九曲岭逃奔，拍马向后招呼军将来追。杨幺同骆敬德见追得将近，便抡枪大叫道："我杨幺只活捉太尉报仇，并不轻杀军将！"贺太尉听了大怒，喝道："众兵将与我擒得杨幺者，千金赏赐！"众兵将听了，各奋勇赶来。杨幺、骆敬德只乱杀一回，转身望岭中逃入。贺太尉大喜，只叫紧追，不可放走二贼。众兵将齐赶入岭去，贺太尉也忙策马同入。一连赶走了四五个转曲路径，却不见了杨幺二人。贺太尉又喝紧追，众兵将只得又追过了几个曲折路径。只见前无去路，再一看时，皆被乱木石叠断，众兵将便往后一齐退走。贺太尉见不向前追赶，便仗剑怒喝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怎敢见贼不追！"

众兵将只得齐说道："中了贼计，前面俱被木石叠断，并无去路。太尉及早退出。"太尉听了，方才大惊，急策马而走。走到原入处，前面兵将又发喊："不好了，原处也被木石叠断！"贺太尉着了真急，忙叫众军搬拆。众军只得近前搬拆，忽抬头见上面横着一段大树，削去青皮，写着几个大字。众军士一时认识不出，有的猜说道："常见有人写在墙上'此路不通'，想必就是这几个字了。"有的争说道："如今两头叠断，实是不通。只这几个字却有些不象。"贺太尉在马上见军士不动手搬拆，便急得十分怒骂道："你这些该死的，怎还有工夫说闲话！"军士见他喝骂，到此也就没尊卑起来，便回嘴道："太尉没主张，叫我们追来。如今走投没路，死在目前，道不得个临死也要说三句话儿。现写得有字，说'此路不通'，我们走到那里去！"贺太尉听了，又喝道："好胡说！才是进来的路，怎说有人写着'此路不通'？"便又气又恼，放马近前一看，只见上写的是：

当时马陵道③，万弩射庞涓；

今日九曲岭，千刀割太尉。

看罢，早吓得一似分开八块顶阳骨，一个面皮蜡搽也似黄了下来。只得对兵将说道："我一时中了贼计。如今也不要埋怨，作速寻个出路，莫待他们赶来！"众兵将道："两头塞断，急切搬拆不开。不如爬上岭去，才得逃生！"遂要往岭上爬走。忽听得半岭上一似共工氏④触倒了不周山，腾天倒地价响将起来。众兵将一齐叫苦，端的怕人！怎见得？但见：

岭上英雄立满，峰前豪杰齐排。岭上英雄，喝叫军校，将叠成的千百堆狼牙巨石，往下推翻；峰前豪杰，指点子弟，用砍就的数万根丫叉大树，从上滚来。石碰石，乱纷纷，挡着的、擦着的，骨肉变成灰屑；木撞木，闹轰轰，挨着的、压着的，皮筋尽作泥丸。四面峰峦合抱，两头大石填平，更怕的是英雄齐发弩，堪骇的是豪杰尽张弓。众兵将进退无门，何异天罗地网；贺太尉往来没

路，依稀铁壁铜墙。这才是走到尽头，分明似瓮中捉鳖。

这些计策，俱是袁武作用⑤。他是山东生长，初到南来，又不曾询问土民⑥，为甚晓得这些路径？原来何能是本地人，便画了一幅武昌的地形图，与袁武相别时，悄悄递出。袁武看熟。这日交战时，他见贺太尉的粮草俱屯积在甸山下左侧，遂遣郎元四人去放火烧绝粮草，又吩咐他到九曲岭，伐木叠石。今见杨幺等引着贺省追入岭来，即一面断了归路，又一面在岭上同二百名军校齐发箭矢，射退外面贺军。杨幺等俱上岭来，今见贺军上爬，即使军校将半山草深内堆叠的这些木石，一齐往下乱推。贺军一时没处躲避，爬到半山的尽被打伤，未曾爬的又被箭弩射来，一时乱窜，自相践踏。哭的，叫的，甚是伤惨。杨幺见了，忙使人向下叫道："杨幺与众兄弟只要活擒贺太尉报仇，与众兵将并无干涉。及早缚他送上岭来，便放你们一条生路！"众兵将一时听了，忙向上叫道："切莫动手，容我们缚送上来！"即赶到贺太尉马前，将他一个倒栽葱，拖下马来，捆绑了，推解上岭来。杨幺见了大喜。众兄弟便要将贺太尉砍杀，杨幺急忙止住。众兄弟道："哥哥见仇不杀，什么缘故？"杨幺道："我为父母报仇，如今已获仇人。马霆为我陷害，得他手戮仇人，使他心快，我亦心快。"众兄弟听了，不胜欢喜。袁武道："速去与王摩合攻！"杨幺遂使军校放出贺军将。军将齐齐向岭头拜谢，各散逃出。

〔注〕 ① 虚张：即"虚张声势"。 ② 黄口孺子：此指年轻无知的人。黄口，雏鸟，比喻幼儿。 ③ 马陵道：古地名。在今河北大名东南。公元前341年，齐国大将田忌用军师孙膑之计，在此设下埋伏，大破魏军，迫使魏国大将庞涓自刎而死。 ④ 共工氏：古代神话人物，炎帝后裔。与颛顼（黄帝后裔）争为帝，怒而撞断天柱不周山，以致"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 ⑤ 作用：施计。 ⑥ 土民：本地居民。

本篇节选自明末清初英雄传奇小说《后水浒传》第三十五回，篇名系笔

者所拟。

《后水浒传》,四十五回,署"青莲室主人辑"。"青莲室主人"真名及生平不详。是书取材于南宋初年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内容直承《水浒传》,而又有新的创造。书叙梁山泊众好汉烟消云散后,"受职被屈及辞去忧闷而死"的三十七人又托生人世。宋江、卢俊义转世为李生兄弟,四岁半时因金兵入寇而失散,被收养者分别取名为杨幺、王摩。二人成年后,武艺超群,嫉恶如仇,各自聚众起义,劫富济贫,后齐集洞庭湖聚义,被推举为正副首领。朝廷屡次派兵围剿,均被打败,又命大将岳飞为帅。由于黄佐等人背叛,杨幺战败,率众兄弟遁入轩辕井,化为黑气,不复出现。作品热情肯定了杨幺起义军敢于与封建王朝分庭抗礼,不受招安的英雄气概,表现了比《水浒传》更为强烈的斗争精神。杨幺本人敢作敢为,也与一味愚忠,一心想归顺朝廷的宋江大不相同,体现出新的时代风貌。然而,由于缺乏通俗文艺的良好基础,作者的创作才能也不高,作品的情节组织和表现形式颇多因袭,对典型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都未能充分着力,因而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都缺乏深度;对某些人物的描写,模仿痕迹较重;受整个艺术构思的限制,作品急于把三十七个英雄拉到一起,致使结构松散,叙事匆促;作品的语言虽较通顺,却远未达到生动传神的程度。因此,本书的艺术成就无法望《水浒传》之项背。

小说第三十五回,写杨幺在洞庭湖建立起根据地后,为了替被朝廷太尉贺省害死的父母报仇,营救被囚禁在武昌监狱的结拜兄弟马霬,亲自率领人马,去打武昌。贺太尉率领三万精兵出城,驻扎甸山,与义军相持。义军军师袁武派人焚毁官军粮草后,一面分兵攻城,一面命人在寨中擂鼓呐喊。惯于作威作福却根本不懂兵法的贺太尉以为义军营寨空虚,如先攻破之,然后回兵救援城中,定可获得全胜。本段选文一开头,便写贺太尉指挥三军,一齐向杨幺寨中杀来。杨幺、袁武早已定下妙计,当即弃了营寨,望九曲岭奔逃。贺太尉见如此容易便夺了义军营寨,满心欢喜,命令将士赶快追击。杨幺为了激怒贺太尉,故意大叫道:"我杨幺只活捉太尉报仇,并不轻杀军将!"贺太尉果然中了激将法,气急败坏地叫道:"众兵将与我擒得杨幺者,千金赏赐!"官军贪图重赏,竭力追赶。杨幺时而停下抵挡一阵,时而又拨马快逃,逗得官军忘乎所以,只顾稀里糊涂地跟着追。等到官军发觉不见了杨幺时,已经是前无去路了。官军慌忙后退,却见来路也已被木石隔断。得意洋洋的贺太尉这才明白中了诱敌之计,顿时吓得六神无主。为了赶快逃命,他不得不听从手下的主意,让众人往岭上爬

去。可是，杨幺义军早就在山上准备了大批巨石和树木，这时纷纷滚将下来，又有二百名弓箭手一齐放箭，打得官军非死即伤，哭爹叫娘，乱作一团。杨幺见官军已经丧失抵抗能力，忙命人向下叫道："杨幺与众兄弟只要活擒贺太尉报仇，与众兵将并无干涉。及早缚他送上岭来，便放你们一条生路！"这既表现了杨幺不以滥杀取胜的真豪杰的胸襟气度，也是一种高明的攻心战术。果然，活命心切的官军马上反戈相向，七手八脚地把贺太尉拖下马来，绑好送到义军手中。这样，杨幺活捉贺太尉的计划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这段故事情节不算奇特，艺术上并不是很精彩，但若与《水浒传》相比，则有几点独到之处，值得注意。

其一，作品以赞许的笔调表现了杨幺义军的主动进攻精神。书中的杨幺，公开打起"为亲报仇"的旗号，公开宣布活捉贺太尉的目标，敢于在兵力还不雄厚的条件下，主动向兵多粮足、城郭坚固的荆湖重镇武昌进军，在两军厮杀中也控制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表现出蔑视官军、勇于造反的英雄气概。这种主动进攻精神，主要来自杨幺欲建王霸之业，救民于倒悬，为天下消尽不平的宏图大志。

其二，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官军中士卒对长官的反抗和背叛。当官军被困在九曲岭中，进退无路的时候，贺太尉心急如焚，命令众军尽快搬拆拦路的木石；士卒们却磨磨蹭蹭，竟然围着那棵写有"千刀割太尉"等诗句的大树说起闲话来。贺太尉气得大声斥骂，士卒们也不管什么上下尊卑，公然和他顶嘴，使他无可奈何。在遭到灭顶之灾的紧要关头，不但没有兵将舍命保护贺太尉突围，反倒是士卒们把贺太尉捆绑起来献给了义军。这些颇有诙谐意味的情节，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像这样富有反叛色彩的情节，在《水浒传》中是找不到的。

其三，作品写贺太尉被活捉以后，义军头领们马上就要将他处死，杨幺却"急忙止住"；但他绝不是要保护贺太尉，而是要让性如烈火、被贺太尉关进监狱的马霆来手戮仇人。这个主意自然使得"众兄弟听了，不胜欢喜"。对比《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活捉高俅之后，"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并请求高俅"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等描写，这就更显出杨幺堪称顶天立地的英雄。

（沈伯俊）

谋秀才弄假成真

佚名

——《一片情》第十三回

诗曰：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
别来若年岁，旧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犹讥。
寄身虽仕途，岂忘君须臾。
即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

这首诗，单为人世上富易交，贵易妻，男情之常态；见金夫不有躬，女意之必然。有一段男不舍女，而后女又不舍男，做出一桩奇奇怪怪的事来，虽父母之命，不可勉强的新闻，试述一遍。

话说万历辛卯[①]年间，福建福州府福清县有一书生，姓谋名天成，年十六岁。生得：

性格温柔，才貌出众。
信非凡品，实是天生。

与同里一朋友，姓凤名竹，字隐桐，师友相处，最相莫逆。时天成聪明过人，已入泮水[②]。那凤竹辛卯科乡试中式，忙忙的乱了一月，将欲进京会试，不忍与天成分手，为功名萦绊，只得远离北上。助了天成数十金，临行再三叮咛道："我若进京得一侥幸，着人来请你。"言毕含泪而别。

不说凤竹进京，却说谋天成在家中甚是寂寞，紧邻姓午，号慕泉，是个老贾。老妻亡过多年，只存幼女爱姑，年十五岁。家事不甚从容，仅可度日。然母亲亡久，朝夕与天成嬉戏。爱姑知天成有一着病，极怕的是呵胳肢[③]。故两相顽戏时，爱姑便以两手呵气，而天成则缩做一团。正值夏天，俱穿单裙[④]，天成先跌在下，而裙覆于胸前，爱姑骑于天成身上，单裙早已铺开，彼此之阴阳已会于一处，（以下删289字）天成也不敢大施辣手，草草完

篇而已。爱姑真像雨后娇桃，风前弱柳，偎于天成身上云："事已至此，我决无再事他人之理。你千万央媒对我爹爹说亲，他背后常念你好，自然肯的。万勿任己黑心，弃奴白首。"天成道："不须叮咛，决不负你。"遂两相别去。天成即央媒去对午慕泉说亲。可喜这老子一说一成，来回天成话，天成满心欢喜。喜得朋友凤竹赠的数十金，用去些还存三四十金，即买礼行聘，择日成亲。小夫妇结了花烛，两人称心乐意。正是：

昼锦堂中，天然一对新人；

绣花衾内，露出两般旧物。

话休絮烦。不题天成夫妇恩爱，单表凤竹进京会试，联科及第，殿试二甲五十七名，除授在江西南昌府理刑厅⑤。京报回家，接取家眷到任，兼有书札招谋天成。天成不胜之喜，不必细说。

却说南昌府武宁县中，有一乡绅，姓霍名晋，曾任四川按察司廉使⑥，年有五旬之外。夫人早逝，止存一女在衙，小名任娘。生得：

才貌无双，容德兼备。

这霍廉使爱惜小姐胜若男儿，连官也无心去做，一心孳孳汲汲，只为这小姐姻亲未定，周流四方。莅任几省，文人墨士中，他眼睛不曾中意一个。一日偶与凤竹同席，乃问道："老公祖自闽中至北京，阅人多矣，才貌兼备的英豪，不知收录有几人？"凤理刑道："我学生所交虽寡，但才貌出众者所见亦稀。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即有一二有才有貌者，究之又非真才，非雇倩即人上虚名。"霍廉使叹口气道："咳，方信人才之难如此！治生无子，止生一女，年已十六岁了。为他择婿，不知费了多少心，招了多少怨，选不出半个来，因此着急得紧。"凤理刑道："老先生原来为此。学生有一相知，今年十七岁了：

观其貌，则玉树临风；

视其才，则珠玑满纸。

学生相得者，止此一人，余皆不足挂齿。”霍廉使忙举手道：“既蒙老公祖厚爱，治生感激不尽。但不知此生尊姓大名，见居何处？”凤理刑道：“不敢！此生姓谋名天成，与学生同里，今已入泮。”霍廉使带笑道：“老公祖所举，自然不差。若得唤来，治生早睹一面，则老怀早宽一日。”凤理刑道：“我学生明日就打发人去，星夜接来，老先生自有鉴定，始信我学生所荐不差！”酒散筵辍，彼此乘轿而归。次早修书一封，打发一家人赍了些盘缠，竟投福建而去。

到了谋天成家，亲递了书札盘缠，道及来意。天成拆书观看，惘然无措。对爱姑道其书中意思，爱姑道：“这分明是我害你了，不然一时富贵，还忧目下之愁苦么？”天成道：“说那里话！我与你生死夫妻，目下虽然窘迫，我岂终于贫贱者乎？”爱姑道：“还有一说，如今可谓穷之极矣！我爹爹老年，帮得多少？不如将计就计，只说不曾有亲，写封回书，竟去成了这头亲事。我仍在父亲家里守你。你若有心，寄些盘缠与我，再有心托故走来望我一望，可不两全其美？若为我所碍，又救不得饥寒，错了机会，反为不妙。”天成道：“虽如此说，我心中实是放你不下。就要做此事，必须同你去才好。”爱姑道：“又来说笑话了！他问我是谁，却怎生抵对？”天成道：“幸而凤隐桐不知我有妻，亦不知我无妹。如今同你去，只说是我妹子，先安妥了你的身，要搬运些东西来看管，你也放心得下。不然你东我西，忍心害理的事，我宁可不为！”爱姑道：“此论也妙，快打发回书起身，速速整理买舟事务。”于是天成写了回书，收拾爱姑妆篋箱笼，把新旧家伙都寄顿岳丈家。夫妻同到岳父处拜别道：“小婿同令爱到江西，投凤隐桐任上去，自然有些相赠，也好作读书张本。不过暂违一二年，同令爱仍拜于膝下，不必忧虑。”午慕泉道：“既云不多时，何不留爱儿在我处？”天成道：“小婿不忍离他，他也愿同去。”遂大家挥泪而别，一路由江西而来。

到江西，天成先达凤理刑道：“家下只有一妹，不忍弃于别

处。今同到此，乞贵衙暂住数日，待弟事下落，再商议与他栖身，不知可否？”凤竹道：“弟妹即吾妹也，不存于我处，却在何处？我一向到不知吾弟还有个令妹，快请来！”即差人搬取行李箱笼，并叫轿夫抬爱姑进衙。摆了一日接风酒，内外欢喜。次早，凤理刑同谋天成衣巾乘轿，去谒霍廉使。投了名帖，霍廉使忙整衣冠出来迎接，叙了坐次。茶罢，霍廉使见谋天成一表人物，且谈吐自然，心下有十二分欢喜，乃向理刑一躬道：“谋兄少年英俊，可敬可爱。今一见，才显老公祖法眼不差！”凤理刑道：“不敢！敝相知陋质菲才，或出学生之偏见。老先生若果真心爱之，学生当执柯斧，撮合良缘。”这头媒做得成了，彼此哈哈一笑而别。随后霍廉使来回拜了，催凤隐桐作速行礼。问及谋兄家中还有甚人，凤理刑道：“他父母早亡，止有一妹，尚未适人。”廉使道：“如今现在何处？”理刑道：“已带在此。”廉使道：“何不同到我家，择一佳婿嫁之更妙！”凤理刑道：“若蒙老先生如此恩厚，敝相知更感老先生天高地厚了。”别后即择日行聘，凤竹取些缎绢牲果，又与夫人置些珠花礼金，下了聘。

那时正秋凉天气，十月初三日做亲，到期凤理刑做了送亲，送谋天成赘到霍衙来。好不热闹，花烛之际，鼓乐铿锵，撒帐⑦之余，珍馐毕集。一天富贵，倚翠偎红，无福儿郎，孰能享此？只见拜堂婚礼毕，那养娘丫鬟挤了一楼，伏侍小姐就寝。养娘道：“小姐把裤子脱了罢，算得新相公不肯饶你的！”小姐打他一下，骂道：“老油嘴！”养娘嘻嘻笑道：“该打二十个巴掌，小姐自有置度。”小姐又赶着打了几下。只见天成酒醉欲睡，丫头伏侍上床，即推小姐也上床，和衣而睡。那天成一骨碌爬在小姐头边，替小姐解衣脱裤。小姐一把扭住裤子，死不放松。（以下删 211 字）须臾雨散云收，腥红不觉满席。天成以收爱姑新红之裙，揩拭在上，以为后日之验。于〔是〕与小姐并肩叠股而睡，不知红日已三竿矣。

诗曰：

神仙机上系香罗，千里姻缘使线拖。

天上牛郎配织女，人间才子伴娇娥。

天明，养娘、丫鬟服侍二人起床。下边戏子、厨役都到，承应乐人奏动乐器，声振云霄。廉使着人拿请帖去请凤理刑，接取姑奶奶。不多时，理刑备些礼物，送爱姑进霍衙来，拜见廉使，次拜了嫂嫂。与天成见了礼，彼此暗笑。小姐逊爱姑于明间内，吃茶毕，然后坐席。

食烹异品，酒泛琼浆。

箫韶并举，剧演新腔。

夜深曲罢筵撤，小姐送姑娘一间精室，内中锦绣铺设，不消说得。二新人仍旧归房，又要旧规。小姐摇手道："今日免了罢！"天成那里肯放，一把抱住，鸾颠凤倒，与昨不同。

却说那爱姑，与丈夫不过为穷苦计，所以如此。今见此光景，悲酸郁闷，无聊之极。步出房来，上前偷觑，悄悄向窗下用头上簪，签破窗寮上纸，往里面一瞧。见天成十分爱惜，小姐万种妖娆。但见：

灯光影里，鲛绡帐中，一个玉臂忙摇，一个金莲高举。一个莺声呖呖，一个燕语喃喃。生同衾，死同穴，同偕到老；效鹣鹣，如比翼，永不分飞。正是山盟海誓，依稀若在耳中；蝶恋蜂恣，眼见未能即罢。

爱姑不见还可排遣，今见如此，恩爱渐渐变作十分烦恼。含泪归房，暗自愁苦道："我一片好心，教他如此做作，料他不甚弃我。若如此绸缪，把我已丢在脑后了。"扑簌簌泪雨交流，不在话下。次早，天成赶空蹅到爱姑房中来。爱姑见无人，一把手拽住了道："好受用！有了新人，忘却旧人耳。"天成接着唇道："心肝，这姻亲都是你撮合的，人非土木，难道不知好歹的？但目下人多口多，不便周旋，待事定后，再作区处。"爱姑道："但不知后来如何结局？"只见丫鬟走来，各自散去。

小姐身边有四个丫鬟伏侍，一春芜、一夏莲、一秋菊、一水

仙，四婢中惟春芜体心，独他的床铺，在小姐床后。（以下删 42 字）天成见小姐当不起狂风骤雨，抽百余下，便往春芜牝中去完事。或先往春芜牝中干了半百，将阳泄时，才寻小姐承受其精，可成生育之功。一日，天成托故在朋友处歇宿，潜归隐于爱姑之房，待诸婢睡熟，夫妻弄耸起来。这才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以下删 38 字）

诗曰：

记得书帏乍会时，云踪雨迹少人知。
鹣鹣暂借鸳鸯枕，青鸟依然鸾凤围。
思往昔，梦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飞。
颠鸾倒凤无穷力，从此双双永不离。

于是两人雨收云散，寂寂睡至天明。带了巾帻，踅到小姐房中，不觉瞒过。

又一日，天成沉醉归来，一把搂定小姐亲嘴。小姐忙推开道："那里吃得烂醉？那里闻得！"天成把气呼进肚里道："你闻可有一点酒气么？"轻轻抬起小姐金莲，跨在胳膊上，抱到一张醉翁椅上，两个就干将起来。（以下删 61 字）天成还不肯放，春芜忙扯道："不要太难为了娘！"拽得开思量以己代劳，不料天成忙开门，撞着爱姑。原来爱姑蹑足潜踪，听得不耐烦了。见天成一把扯住，将那紫甸甸、热突突、带水刮浆的毛都督，满身乱戳。爱姑道："倘他们知道，可不羞死？"天成道："不妨，我是有处。"（以下删 43 字）却说春芜跟将出来，满望自己受用，谁知一碗热饭，被别〔人〕掇去吃了，如何不气？于是竟来椅上对小姐说了。小姐道："他兄妹，那有此事？"春芜道："小姐不信，亲去看来，尚未完哩！"小姐搭了春芜肩，轻轻一听，果然姑娘房中，毫无忌惮，刮嗒刮嗒的怪响盈耳。遂分付春芜道："此事不可向人说出，倘老爷知道，如何处置？"悄悄回房，心下甚是不悦。少顷天成事完，缩来睡在小姐脚后。小姐道："走来，我与你讲话。"天成爬过去，小

姐道："你元来是一个畜生！"天成道："为何今日破口？"小姐道："我看你不顾葛履之谊⑧，那管雄狐之诮！兄妹之间，岂堪如此，非畜生而何？"天成道："岂有此理！你太疑心，所告者过耳。"小姐道："我适才亲眼见的，有谁对我说来？"天成掩饰不过，乃道："非我亲妹，望你周旋。"小姐道："即非亲妹，如红拂妓⑨见张仲坚，道妾也姓张，合是兄妹，邪念就不起。况有兄妹之称，岂有苟且之理？还不快央媒人嫁之，若留在此，恐生讥谤。倘露风声于外，你我何以做人？你若看得我身边丫头们不中意，我自去寻媒人，密访傍搜，聘个丽人与你。明公正气，讨了一房妾在身边，怕谁议论？"于是天成哀告道："非蒙小姐如此爱我，我也不敢说明。你道我这妹子是谁？"小姐道："是谁？你实对我说，或者是你情人，不好说出，故以妹为名么？"天成道："非也！"又不说出。小姐盯紧，要他说个明白。于是才道："我娶他在家已一年有余，夫妻困苦，再无怨言。因凤兄有书见招，我已绝望。他道：'我与你贫苦已极，朝夕薪水不敷，不如我且出家，你去成了这头亲事，有便人寄些东西与我，可不两全？'我断然不允，他便寻起自尽来。我没奈何，只得强他到此，安顿别处，还好亲自照管。不意令尊翁有此美意，允同进来，故假作妹子，连凤兄也不知其细。"小姐道："这个自然不知，若知如何肯对我爹爹说亲？如此看起来，这位女娘人间少有。你不早说，倒等他受此一向寂寞。只是我爹爹知道怎处？"天成道："万望小姐且瞒着岳父，待后再觑机会。若得周旋，有个敢忘小姐恩义的么？"小姐道："说那里话！我与你夫妻之间，丈夫娶妾二三个也不为多。况止一人，如此贤淑，我岂忌他？我房中止有春芜知道，分付他不许说出。"遂拉了天成手道："我与你同去见他。今后不可没廉耻，又做这狗窃鼠偷的事。"同进爱姑的房，小姐道："姑娘！"复道："啐，如今是姐姐了！"又叫："姑娘，你不必瞒我，前后的事，我都知道了。世上要如你这样女人也少！你既要成全丈夫，难道我到破败丈夫？你长我一岁，我与你趁此明月，拜为姐妹。"小姐道："明月在上，霍氏若

生妒忌心，使姐姐不能与丈夫同处，不得久生于世。”爱姑亦道：“明月，午氏若辜小姐之恩，使丈夫不得与小姐谐老，亦不得久长于世。”盟毕，小姐遂拽爱姑与天成同睡，道：“你也熬得勾了！”爱姑反面红一块，白一块，不肯去睡。小姐道：“如今倒做作起来。”与春芜同推二人上床。天成连小姐也扯在身边，三人解衣共寝。从此朝欢暮乐，内外不知。

却说那午慕泉，眼巴巴望女儿，两年不见归家。便置些货物，发到江西货卖，打听女儿、女婿消息。竟到理刑厅，衙门前尽道如此这般，谋相公已赘入霍廉使衙中了。午慕泉便将始末告诉了一遍：“如今不知这畜生，将我女儿放在何处？”众人都说：“原系无妻，我老爷才肯做媒，若有妻的，霍小姐肯与人做妾么？”午慕泉含了眼泪，又到霍廉使处访问一番，女儿竟无下落。心中痛苦，谋天成不得见面，不如写一禀帖送进，便有分晓。

禀〔曰〕：

> 具禀人午冲，禀为杀妻别娶事切。冲系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人，生女午氏爱姑，凭媒配与同里善婿谋天成为妻。做亲一载，陡以抽丰⑩为名，携女同往江西。孰料不思结发恩重，谋陷尸骨无存。讯问来历，始知已赘府中；蒙蔽隐情，那晓弃妻地下。情极事急，控诉无门，巨恶昭张，难逃法网。恳恩追究女尸，生死衔结。上禀。

门上传将进去。霍廉使一见，暴跳如雷，忙呼小姐问其来历。小姐道：“谋郎君子之人，料得不肯害妻别娶，其内必竟还有隐情，待孩儿问其详细，再报爹知。”廉使以禀帖付小姐道：“既是有了妻子，我的女儿肯与人做妾么？气死人也！可恨那凤理刑也来哄我，便宜他钦取去了，不然我怎肯放他？这畜生我与他誓不见面，连他的妹子也赶出去！”小姐再三劝解，廉使之怒不息。

却说天成知此一节事端，忙着大门上人，请了午慕泉到后门进厅。同爱姑见了父亲，道及小姐贤慧，已拜为姐妹相处。午慕

泉跌脚道："我那里知此？"谋天成道："我也无颜在此，同午爹寻一下处读书，你姐妹好生过日。"于是出门，寻一关王阁上藏修。小姐朝夕着人送茶送饭，极其丰盛精洁。迟一二天，天成即私回家，夫妻一会，止瞒着丈人。如此半年，夫妻姐妹愈相绸缪。一日霍廉使忽染一病，不起。天成私自回家，延医调治。天数该终，再救不好。病在危笃田地，廉使叫小姐请天成来说话。翁婿才相见，廉使对天成道："你虽作事乖张，伦理情义上还未缺欠。我今病危，与你永别，你可好看成我女儿。些须家业，归你掌管。"把帐目文书都抬过来，交付天成。天成拜倒于地，哭不出声。不一会儿廉使已长逝矣。举家号哭震天。天成乃小殓大殓，开丧闭丧，出殡安葬，祭奠之礼，尽半子之孝毕，然后请午慕泉回家，同享安乐之福。

此皆天成不忍弃妻而别娶，贤女不忍听父而忘夫。在廉使不得不恼，在小姐不得不周。一门贤孝，各尽其道，所以后日子孙荣盛，夫妇同谐，作一段奇文。

〔注〕 ① 万历辛卯：即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 ② 泮水：古代学宫前半月状的水池。后亦借指学宫。 ③ 呵胳肢：以气呵手后搔对方腋下等易痒敏感的地方。 ④ 单裙：单穿裙子而未穿内裤。 ⑤ 理刑厅：执掌刑法之官所。 ⑥ 按察使：明代所置一省的司法长官。廉使，即为按察使的尊称。 ⑦ 撒帐：婚礼之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 ⑧ 葛履之谊，雄狐之诮：典出《诗·齐风·南山》。葛履，用草编成的鞋。雄狐，见该诗云："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郑玄笺："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齐大夫见襄公行恶如是，作诗以刺之。"两句指兄妹淫乱的不正当关系。 ⑨ 红拂妓：杜光庭《虬髯客传》中人物。虬髯客，姓张。 ⑩ 抽丰：旧时利用各种关系或借口到人家那里去索取财物。

《一片情》是一部清初的短篇小说集，共四卷十四回，每回演一则故事。据书中既不避"由"、"检"二字，也不讳"玄"字，且提到"弘光南都御极"之事等情况，书约成于顺治年间。作者已不可考，今从书中的内容与所用的方言看来，似为杭州一带人。

全书除本篇之外的十三篇，都是暴露、批判性的。作者用直率、尖锐的笔墨，揭露了由于追求财势、父母之命，乃至为了逃避皇上"遴选淑女"而突击婚配等种种原因，造成了以老配少、才貌不当，以及性生活不谐等弊端，给婚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礼教及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如第一回指出老夫娶少妻，"既不遂其欢心，又不饱其欲念，小则淫奔，大则盅毒，此理势之必然"，就很有普遍意义。第九回奉劝世人不要强迫年轻寡妇守节，认为"三十以下，二十以上，此时欲心正炽，火气正焰，如烈马没缰的时节，强要他守，鲜克有终，与其做出事来再醮，莫若早嫁为妙"，就突破了传统的礼教和世俗的观念。在这些刻意暴露的文字之中，充满着对嫁非所人、枯守空房的年轻妇女的同情，并透露了这样的看法：社会的安定、家庭的幸福，依赖于婚姻的美满；婚姻美满的基础则是夫妇感情的融洽和性生活的和谐，而不是靠礼教的约束和法律的强制。这种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假如说其他十三篇是用反面、暴露的手法表达作者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一篇是唯一的用正面、歌颂的笔墨来歌颂建立在自由恋爱、男女平等、人间真情及生理健康基础上的理想婚姻。小说的主人公谋天成与爱姑，自幼青梅竹马，朝夕嬉戏，凝结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婚前的性行为，也是在"两相顽戏时"，无意自发而成。正是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谋天成才央媒去说亲成婚。"结了花烛，两人称心乐意"，"夫妇恩爱"。唯有如此，才"男不舍女，而后女又不舍男，做出一桩奇奇怪怪的事来"。在整个过程中，为妻的出于对丈夫的深爱，处处为丈夫着想而不惜牺牲自己；而做丈夫的，富贵不易妻，口口声声对妻子说："我与你生死夫妻"，"我心中实是放你不下"，"不然你东我西，忍心害理的事，我宁可不为"！在真情的感召下，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当然，从今天的读者看来，小说宣扬的一夫多妻极不合时宜，但从当时来说，妻妾和睦，夫妇同谐，正是生活美满的重要方面。至于作品中不少性行为的赤裸描写，虽然不雅，但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作者在第八回等篇章中曾经写到了由于一方性功能有障碍而最终造成了一场家庭悲剧，因而健康的性生活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婚姻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这样写，也正是接受了当时涌动的人性思潮影响的结果。当然，也不可否认其中夹带着一些庸俗的趣味。

小说写爱姑初见丈夫与小姐在一起时的心态比较细致，先是不免感到"悲酸郁闷，无聊之极"，禁不住出去"偷觑"，看到了人家的恩爱就更加"烦恼"，忍不住"含泪归房，暗自愁苦"，担心丈夫会"把我已丢在脑后了"，因此

见到了丈夫后就连忙曳住了道："好受用！有了新人，忘却旧人耳。"这前后的心理变化维妙维肖。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也比较自然而有个性，如小姐初见爱姑时是这样写的：

> （小姐与谋天成）同进爱姑的房，小姐道："姑娘！"复道："哗，如今是姐姐了！"又叫："姑娘，你不必瞒我。前后的事，我都知道了……"

小姐在这里先据习惯称爱姑为"姑娘"，顿觉得现在当称"姐姐"，后一想还是叫"姑娘"好，连换了三次称呼，这种笔法在古代小说中极为少见，却是逼真地写出了当时小姐的情态。（黄霖）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　华阳散人

——《鸳鸯针》第一卷第一回

《渔家傲》

画断粥麋磨穿鼻，织成几个风流字。打点贵人新样子。夸乡里，冷魂穷债还经史。　魁星夜半无间隙，阁中榜上真消息。移胎接种浑无迹。都不必，哭者笑者酸风滴。

话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有一个秀才，姓徐名必遇字鹏子。乃祖做过都御史，因建言去职，归老林下二十余年。秉性清介，屡起屡蹶①。因此，家业也不甚富厚。乃父是饱学秀才，名场不利，补了廪②，挨次出贡③，做了两任训导④。卑官冷署，郁郁不得志。不久，也告归家了。这徐鹏子，又拿了这付穷饭碗。十八岁上，进了学，娶了一位浑家王氏。这王氏，也出自宦族，也晓得读书是第一流的事。但徐鹏子生长宦门，终日捏着的是那两本子书，晓得什么叫做营生，坐吃山空。日久，将乃祖做官时几片房屋卖了。后来，又将祖遗下几亩田儿也卖了。单单剩得一片老屋，是乃祖发迹的地方，自家留着住，动不得的。喜得自从进

学后，一等二等科举，次次不得落空。虽则观场几遭，总是不得挂名榜上。论他那才学文章，也是学中出尖的人物了。那一年，有了科举，在家读书，晚间无事，对浑家道："我这番决要中了。"王氏道："怎样晓得？"徐鹏子道："我这《四书》拟题，篇篇都揣摩过了。况又是《春秋》那经上大小题目，逐个做过。算来这些孤经，有科举的朋友，没有在我之上的。我这番不但要中，且不出五名之外。耐烦月余，你端然是举人娘子了。"王氏道："只不知命运何如，连走几科不中，又无生殖，田产卖得罄尽，仅留了这片老屋。这科再不中，只得又要寻替身了。但愿文福双齐，替祖宗争些光辉，替妻子出些穷气。我就终身布衣淡食，情愿罢了。"说罢，象得要落下眼泪来。鹏子道："劝你放心，这科包管决中，赔也赔得你一个举人。若还不中，不但无颜见你，也无面目再见那些亲族朋友了。"王氏道："但愿如是，就当拜谢天地。"

这正是：

只谓才不如己，
争道巧不由人，
指望一朝腾霄汉，
谁知穷鬼不离身。

却说同学内有一个秀才，姓丁名全字协公。其人也是世家⑤。乃父累官至工部侍郎，宦途颇顺，广积官资。这丁协公，偏会经营，又时常到他年家门生各处，刮他几个抽丰。他的家事，只有日挣起来的。除吃酒嫖赌之外，没有一文钱放空，错与了人。只是逢考之年，就要破费他些须了。头一件，要买头二等。第二件，就要在大场里弄些手脚，也有遭把被人扎伙囤⑥，骗过了他。他却此念不休，每科定要钻头觅缝，到处摸索，直等榜发那一日，才得安静。此是他从进学后，科科如是，不足为异的。

那一年，也弄了一名科举，却值那本府推官姓莫的，是他父亲年侄。自到任时，丁协公已自备了厚礼，认过年谱的。他想，

首府推官，少年进士，又有声望，决然是要入帘的。他也不等临场，值科考案发有名，就备了齐整戏筵，去请莫推官。酒中附耳谈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那推官怎有不乐从的。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送与莫推官，权为质押。候榜发有名，即将银赎契。莫推官道："既系年家，分当效力，焉敢受谢。"丁协公道："虽然年家弟兄，这回又是师生了，况仕途上又可相资藉，些小微意，何足计较。"莫推官欣然领命。

这正是：

有缘千里能相会，

谁道人谋不胜天。

到临场时，莫推官果然首取入帘，即将字眼关节写了，弥封紧密，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丁协公暗喜不迭。这莫推官又想道，老丁外面也罢了，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万一进场交了白卷，或是完卷，文理不通，不好呈上大主考，叫我也难处置，却不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差人送来。丁协公接着，打开一看，内云：

阃外⑦之事，将军主之。焉服君空读父书，虎贲⑧仍归内府也。照亮，照亮。

丁协公读了那字儿，不解意味，又不好拿与别人看。反复寻思道，他此时寄来的书信，断非他事，可知一定是闱内之事。这字上文法，好不糊涂，令人难识。又检出那字儿，翻来复去，逐句猜去道："我已解得了。'阃外'者，犹言帘外也。'空读'者，不知兵法也。'虎贲'之数三千也。分明说是帘外之事，叫我自作主意。倘文字不入格，那三千之物定要还我的。"拍案大叫道："是了，是了，确乎无疑。但字内意义我虽猜着，所言之事，颇中我病根。万一场中不顺手，不能中式，却不白送了三千么。虽则，老莫算小，却也老成。"

这正是：

君王若问安边计，

先须粮足与兵精。

其时，学内又有一个秀才，姓周名德，绰号白日鬼。这人虽是秀才，全不事举子业。今日张家，明日李家，串些那白酒肉吃。别人着棋，也在旁边算子斗彩。别人打牌，他插身加一的拈头。终日醉醺醺，吃不餍饱。家里那只锅灶儿，也是多支了的。到那有财势的人家，又会凑趣奉承。贩卖新闻，又专一拴通书童俊仆，打听事体，撺掇是非，赚那些没脊骨的银钱。是以秀才家，凡有大小事，俱丢不得他的。莫说丁协公是个富贵公子，他日日要见教的。就是那徐鹏子，一个穷公孙，他看他考得利，肚里又通，也时常虚卖弄，三两日来鬼混一场去。总不如那丁公子与他贴心贴意，分外相投，一刻也离他不得的。

这正是：

嫖赌场中篦片，
文章社内法喜，
虽然牌挂假斯文，
不如尊绰白日鬼。

却说，丁协公看了那条字儿，委决不下，踌躇了一夜。次日侵早，着人去请了白日鬼来。周白日道："昨日有些小事，不曾会你，场期已迫，看你的气色好的紧，今科定要高发的。请问呼唤何事见教。"丁协公道："小弟有桩心腹事，本不可对人言的。但与兄何等相契，这样大事没有相瞒之理，特请兄来商议。"周白日手舞足蹈道："何事？愿闻。"丁协公道："莫公祖是敝年家，你是晓得的。他近日取入帘，临行时说，他慕我才名家世，送了一个字眼与我，叫我场中如此如此。我又不好却他美意，你说该做不该做？"白日连忙作揖道："恭喜贺喜，兄如此高才，又有莫公祖内助，此番定是解元无疑了，怎样不该做。"丁协公道："我也晓得该做，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晓得的。一时题目不顺手，就有些生涩。弟心下除非文字里边也着些水磨工夫，不负老莫刮目更妙。兄有甚妙法，请教一二。"周白日道："这有何难，我有个

表兄，姓陈字又新，他是府学老秀才，他每科顶了誊录生名字进场。因他积年老靠，场内该誊的文字，都从他手里分散。他一科也望这里头赚整千的银子。你有事，待我替他商量，再没有个不着手的。”丁协公大喜，连忙着人备酒内室，催促快去寻他。不一时，陈又新来到，邀入密室坐下。陈又新道：“久仰久仰，老兄相召之意，家表弟已说明了，但不知所治的是那经。”丁协公道：“《春秋》。”陈又新道：“更妙。待小弟进场内选那《春秋》有上好的文字，截了他卷头，如此如此，用心誊写，将那法儿安插进去，十拿九稳。只不知莫公祖作得主否？”丁协公道：“莫公祖声名赫赫，监场御史，也让他三分，这到兄勿愁他。”陈又新道：“这等一定是恭喜的了，但莫公祖念年谊，白地做情，小弟辈是贫士，老盟兄须大大开手，也还是便宜的。”丁协公道：“这是自然的。”因拉了周白日出席来商议，两下传递，从一千两讲起，煞到四百两。陈又新方才允了。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才传授那心法，各自散了。白日鬼两边都得了个肥头，自在的等候不题。

这正是：

安成攫日遮云计，

来凑锦衣玉食人。

到了临场那一日，那徐鹏子也不等黄昏就出场来了。欢欢喜喜进门，走到香火祖宗面前，深深礼拜。王氏接着道：“场中文字何如？”鹏子道：“这科不必说了，七篇文字都是做过的。犹恐还欠推敲，在中慢慢腾腾的着些摩精刻髓的工夫，清清正正写了，再读一遍，真正是字字铺霞，篇篇绣锦。呈进内帘，没有一个不鉴赏的。除非是瞎了眼的房师，他摸着嗅香也该取了。”把那浑家王氏说得欢天喜地的了不得。

不几日，终了场，传是明早发榜了，那徐鹏子夫妻两口那里睡得着，听见打了五更，心下疑鬼猜神的就如热锅上蚂蚁，哪里由得自己，约莫打过五更一会了，还不见动弹，又渐次东方发白了，听得路上闹烘烘的。此时，身子也拴不住，两只脚只管要往

门外走。一开了门，只见报喜的人，跑得好快，通不到自家门首略停一停，问他："解元⑨是甚人？"还要跟那人走了几间门面，方才肯说。鹏子道："事有可疑了，天已大明，且到榜下去看一看。"来到榜棚下，单看那下面春秋两字，见了第三名就是春秋，着字儿看将上去，也是仁和人，上面却是丁全。心下想到：这人是春秋中？平日极不通的，为何到中了，且自由他。看后面，着从前直看到榜末，又从榜末直看到前，着行细读，并不见有自家名字在上面。此时，身子已似软瘫了的，眼泪不好淌出来，只往肚子里串，靠着那榜缝柱子，失了魂的一般，痴痴迷迷。到得看榜人渐渐稀了，自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只得转头，闷闷而归。那一路来，一步做了两步，好不难行。

正是：

败北将军失节妇，
刺字强徒赃罪官，
低头羞见故乡面，
举子落第更应难。

那个丁协公，榜发高中了，报子流水来报。大锭细丝打发了报子，即时装来了去赴宴。次日，忙忙拜房师，谢大主考。家中贺客填门，热闹不过。真正是，锦上添花，富贵无赛。

正是：

东家愁叹西家唱，
一样天公两样人。

却说，徐鹏子看榜回家，好不难过，走到自家门口，那只脚就是千百斤重，门槛也跨不进去。那王氏等到日头红，见无消耗，知得是又没捞摸了。坐在房里暗自流泪。徐鹏子进得屋来，不见浑家，知道无甚趣味。他也去坐在一边，长吁短叹，呼天恨地，拍着桌案，骂那房师瞎了狗眼，文字好歹也不辨识。自言自语，魇魔的一样。他家里有个丫头。名唤春樱，年纪有十六七岁，人物也生得干净。徐鹏子拿他当小菜儿来搭搭嘴，时常偷做些事

情，也非一日。王氏虽不甚妒，到眼睛前，忒不象样，也时见教春樱儿句把，这也相习为常，不见可怪的了。这两日来，家主公主婆两个人，都是焦躁的，都没有甚好腔气。那徐鹏子出不成进不是，嫌苦骂淡，抛碗撒碟，家中好不生分。王氏欲安慰丈夫一番，只是自家也在伤心之际，一时讲不出口。就做讲时，言语未免激切，又怕不能解劝，反添起怒气来。只得隐忍，时常倒叫春樱来伏侍他。那晓得，徐鹏子动了一番真火，怎么解得？就使如花似玉的人，心下刻意爱恋的，此时也看不上眼。不到面前也罢，到了面前，不是这样不好，就是那样欠佳，开口骂得惊天动地，急了时，还赶上踢了两脚才罢。那王氏见丈夫这般吵闹，只道是春樱不肯体己小心，反激触了他，未免又要见教春樱几句。

正是：

斗虎争狼，
若杀小獐，
一之为甚，
夹攻难当。

春樱倒也无怨恨之心，只是当不得两下啰唣，眼睛终日哭得红红的，却似个落第女秀才一般。那一日，徐鹏子正在纳闷，只见同社朋友送来一本五魁朱卷。他忙忙掀开一看道：解元的文字也不曾高似我的。次第看到第三名丁全，从破题读起，顺顺溜溜好不熟泛，讶道：这文字是我的。再看第二篇，三篇，至第七篇，一字不差，都同他的墨卷一样。心下想道：我那日的文字，难道是鬼替我做的，如何有的相重？又道：或者与他联号，偷看了我的稿儿，抄写将去。就是抄去，也难得恁一字不讹。惊疑不定，又想道：有理，有理，我且去查我的落卷。出来一对，看是如何批点。忙忙访得寄落卷所在，查了字号，寻来寻去，并没有这一卷。又恐怕混在别学去，将杭州一府的落卷都查遍，也没这一卷。他心下疑怪，且自回家，正走到自家门口，只见前面一个醉人走来，他站着一看，但见得：

两眸朦眬，满面汗泚[10]，方巾半歪半整，好似糊灯纸人。脚步一高一低，犹如线牵傀儡。冲口打饱呃，吓退天上雷公。喷鼻逆糟风，醉倒酒量下。只不是盗瓮吏部，就是乞幡齐人。

到得近前，见是那周白日鬼。徐鹏子道："连日不见，请过寒舍奉茶。"白日鬼道："既相遇，岂敢过门不入？"随让进门。徐鹏子道："哪里饮得恁醉？"白日鬼一个哈哈道："有偏，我在新贵人那边叨扰来。"徐鹏子道："谁家？"白日鬼道："就是丁协老府上。"徐鹏子道："不提起那丁全罢了，提起丁全，又是一桩大奇事。"白日鬼道："什么奇事？"徐鹏子道："那丁全的朱卷与小弟的墨卷一字不差，不知他是甚神手段，做的如此怕人。"白日鬼道："岂有此理？"徐鹏子道："兄如不信，待我拿来与兄看。"随起身进去，就带口叫春樱倒茶给周相公吃。那春樱这几日打骂怕了的，连忙斟了茶送将出来。那徐鹏子因心下着急寻那朱卷，再寻不着，翻天倒地搜了半日，才到自家枕头底下捡将出来，急急拿来。白日鬼在那椅子上打鼾呼了，他摇醒道："周兄你看。"白日鬼接过手道："这是五魁朱卷，我看过已久，请问你的墨卷在否？"徐鹏子道："正是奇事，我遍寻落卷中，并没有我的卷子，这一发是弊端可疑了。我意思要到监场面前告一状，一来清清弊窦[11]，二来出出我的屈气。"白日鬼道："你的原卷若在，方有对证，若寻不出原卷来，显是妒才生事了，我且别过。"请了一声，飞似去了。原来，徐鹏子的墨卷，陈又新截了，竟自藏匿过了。白日鬼是晓得的，故借此话敲打他。此时，徐鹏子一时忿气，发了这两句话，也未必告得成。哪晓得，白日鬼竟做了一件机密大事，忙忙去报与丁协公了。

这正是：

逢人且说三分话，

看破不值半文钱。

丁协公恰也慌了，叮嘱道："这事怎好，我自到敝房师那里去

打点，老徐那边，还求仁兄探听他的举动，恩有厚报，决不敢忘。”白日鬼点头会意去了。

却说徐鹏子，因事不遂心，那一日起来的迟些。直到日头红，并不见春樱来送茶水进来。叫了一遍，又无答应。进王氏房里问道：“春樱那里去了？”王氏道：“今早我也不曾见他，再叫他看。”两个口里叫着，四下寻了一遍，并不见影。王氏道：“这几日，因你打骂狠了，或者跟人走了。”徐鹏子道：“从小用的丫头，走到那里去，或是走回娘家，待我到他娘家去寻一寻。”收拾了出门，竟到春樱娘家来。他娘家回道：“不曾见他回来，他从来也不曾独自出门回娘家，今日难道人生路不熟，一径里回来？”徐鹏子道：“既不曾回，我且先去叫他父亲来帮我寻几日何如？”娘家应允了。徐鹏子才走到家，对浑家道：“春樱不曾回去。”王氏道：“这也奇了，走到那里去了？”说犹未完，只听得外面一片声打得响，口中叫喊道：“好好清平世界，杀人藏尸，快快还我人来。不然，我拖得你两命偿一命。”徐鹏子听得，在门边张一张，只见春樱的父母，带着许多人，在厅前乱打乱骂。徐鹏子一肚愤气，便走出骂道：“你如何这等放肆，你女儿在我身边多年，图他那些儿，就杀了他，放出这样屁来。”他那母亲赶上就是一拳头撞将来，口中骂道：“放你的屁，生要还人，死要还尸。莫说你是老爷，同你赌命罢。”徐鹏子见不是对头，只得往里一面走，一面指着骂道：“不要忙，我把你这伙无赖光棍明日送到县里，才见分晓。”这些人，见他进去，还敲门打壁，骂得个无休歇，方才退去。

正是：

烦恼若不横相寻，
何由白发鬓边新，
凭君闭门家里坐，
难避含沙射影人。

徐鹏子愤愤的道：“这等可恶，待我写个呈子，把他送到县里去，重处他一番。”王氏道：“你又心事不遂，替他做甚恶，慢慢的

我寻了头出来，再去塞他的嘴罢。”徐鹏子那里有这副闲精神，说过也就罢了。到次日，听得厅上有人叫唤。徐鹏子出来，见了两个穿青的人问道：“是那里来的？”那人道：“是刑厅莫太爷那边差来的。”徐鹏子道：“甚么事？”那人道：“是宗人命事，特来相请。”随将牌面出来看了。徐鹏子见是春樱父亲的名字，告为活杀女命事。他也等不得看完，气得手足冰冷，口里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拱手道：“列位请回，明早随你见刑尊罢。”那两个人，一把向前扯住道：“那里去，好自在性儿，一宗人命事，还恁⑫大模大样的。老爷在厅上等着，同你去。”拉着就走。徐鹏子见不成体面，无可奈何，只得跟着他走。带到府门口，随即传梆，禀道：“凶手拿到了。”莫推官随即升厅，叫道：“犯人跪着。”那徐鹏子，那里受得这样屈气，直挺挺立着，眼睛直白瞪着上面，口里气勃勃的，就像得要与刑厅厮闹一般。莫推官道：“你说是考得起的生员么？在本厅面前跪也不跪？可知是人命关天么？”徐鹏子道：“人命二字从何说起？老公祖一个大人怎么偏与小人为缘？”这句话，就触动莫推官隐情，推案大怒道：“你说是秀才，处不得你么？”叫左右寄在重监里，明日听审。即时做了文书，申详学道。恰好，学道在省看这些新举人亲供。莫推官随即传见，又当面说了，学道即时批下文书来：徐必遇仰该学除名。次日，莫推官单提出徐鹏子来审道：“学台文书在此，你前程已褫革了，还强头强脑甚的？”喝声“打”，众皂隶不由分说，竟自拖下打了三十。莫推官道：“这人命没有甚么审得，只是限你三个月，寻出春樱来就罢。三个月寻不出，此时莫怪本厅了，就要注你偿命。”叫寄在重监里去。那里等徐鹏子开口，差人押着就走，直送进监门才回话去。

这正是：

日里忽闻晴霹雳，
杯中何处审弓蛇。

〔注〕① 蹶：被物绊倒，比喻事情不顺利。② 廪：即廪生。清沿明制，廪生可依次升国子监学生，称岁贡，而增生经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可依次升为廪生，称补廪。③ 贡：即岁贡。见注②。④ 训导：学官名。明清时代，县设教谕一职，专掌教育所属生员，其副职名训导。⑤ 世家：指世代显贵的家族。⑥ 扎伙囤：设骗局害人。⑦ 阃外：指郭门以外。《史记·冯唐传》："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⑧ 虎贲：勇士的通称。⑨ 解元：旧时乡试第一名称解元。⑩ 泚：形容汗出得爽利。⑪ 弊窦：弊，弊病；窦，漏洞。指发生弊害的漏洞。⑫ 恁：这样，如此。

本篇系《鸳鸯针》第一回。

明代中、后期，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辉煌时期。除《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四大名著傲然于世外，以"三言两拍一型"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的发展也达到了巅峰。在这股进步文学潮流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小说创作依然焕发着异彩。这些小说题材较为广泛，艺术各有千秋。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以《鸳鸯针》为代表的"医国"类小说。

《鸳鸯针》一书，是晚明儒林生活的实录。作者署名为"华阳散人"。有人以为，这是明末清初人吴拱宸的别号。小说共四卷，每卷四回。各演述一则故事。以上所选为第一卷第一回。全卷叙述杭州秀才徐鹏子的故事。他一心奋发读书，然功名淹蹇，因没有打通各路"关节"，试卷为莫推官抽换，反成全了同窗友丁全。当他发现真相后，又遭丁全陷害，骗走婢女，并挑唆她的父母告官偿命。无奈之中，徐鹏子流落街头，以写疏头为生。妻子王氏在倭乱中四出寻夫，路遇奸人，几受凌辱，幸被人相救才逃出虎口。很显然，这则故事的重点是揭示社会黑暗，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各种弊端。丁全不学无术，但他"偏会经营"。遇到逢考之年，必破费大量钱财，很快成为一名举人。因府中的莫推官是他父亲的年侄，他未临试场，就去宴请莫推官。并送上价银三千两，等到临场时，"莫推官果然首取入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中选取官吏的主要途径，其真相原来如此！这样的腐败，在旧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这只是从小说中信手拈来的一例，但也可看出，作者创作《鸳鸯针》，确是抱着"医国"的目的，重在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大白于世，给以针砭，以图救时济世，其用心真是良苦。

这类"医国"小说，顾名思义，是医治社会的疾病之意。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人，面对社会的各种弊病，应该"痛下顶门毒针"。他创作《鸳鸯针》，

目的是欲把它作为“医国”的一把刮骨疗毒之刀，是一支锄邪扶正的救时济世之针。诚如独醒道人在此书的序中所说：“此针非彼针，其救度一也。使世知千针万针，针针相投；一针两针，针针见血；上拨梯椽，下焚数宅。”这就是说，作家的小说创作应对病入膏肓的现实社会进行医治，企盼已步入衰世的封建制度能有光明的转机。《连城璧》的评点者杜浚曾说过：“稗官真医国手也。”他把小说看成“医国”的武器，而小说家则是“医国”的大夫。这集中地代表着清初文人的普遍看法。

“医国”小说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医国”小说的实质，就是要医治封建社会千疮百孔，以使它的躯体尽快康复。它的基点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说来，这类小说中的思想锋芒稍为逊色。即如《鸳鸯针》而言，尽管作者对封建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未能自觉地认识这一点。然而作者出于疗救的目的而揭示旧制度的各种弊病，却又有利于人们认清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这和晚明进步思想潮流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鸳鸯针》的篇幅较长，并分卷立回，犹如章回体小说。回前有一楔子，主要列举鬼告关节和力夺文字之事，以为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作铺垫；正话分四回，其体例极像一楔四折的元代杂剧。这表明，话本小说的发展，至明末清初已迈向中篇阶段。

《鸳鸯针》在艺术上的另一特点是韵文和诗词的不时穿插。每回不仅有回前诗(词)、回末诗(词)，而且中间也有韵文和诗词插入，这样，既具有话本小说的基本特征，又增强了可读性。　（张兵）

清

冒姬董小宛传

张明弼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秦淮[1]乐籍中奇女也。七、八岁，母陈氏教以书翰，辄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艳发，窈窕婵娟，无出其右；至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顾其性好静，每至幽林远壑，多依恋不能去；若夫男女阗集[2]，喧笑并作，则心厌色沮，亟去之。居恒揽镜，日语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诎首庸人妇，犹当叹彩凤随鸦，况作飘花零叶乎？"

时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3]人也；父祖皆贵显。年十四，即与云间董太傅、陈征君[4]相倡和。弱冠，与余暨陈则梁四五人，刑牲称雁序[5]于旧都。其人姿仪天出，神清彻肤。余常以诗赠之，目为"东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辟疆顾高自标置，每遇狭斜掷心卖眼，皆土苴[6]视之。

己卯，应制来秦淮，吴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啧啧小宛名。辟疆曰："未经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时时从名流谯集间闻人说冒子，则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负气节而又风流自喜者也。"则亦胸次贮之。比辟疆同密之屡访，姬则厌秦淮嚣，徙之金阊[7]。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宪东粤[8]，遂留吴门[9]。闻姬住半塘[10]，再访之，多不值。时姬又患嚣，非受縻于炎炙[11]，则必逃之鼍鼯之径[12]。一日，姬方醉睡，闻冒子在门，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见于曲栏花下。主宾双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户，已而四目瞪视，不发一言。盖辟疆心筹，谓此入眼第一，可系红丝。而宛君则内语曰："吾静观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处也！"但即欲自归，恐太遽。遂如梦值，故欢旧戚，两意融液，莫可举似，但连声顾其母曰："异人！异人！"

辟疆旋以三吴坛坫[13]争相属，凌躐[14]而别。阅屡岁，岁一至吴门，则姬自西湖远游于黄山白岳间者，将三年矣。此三年中，

辟疆在吴门，有某姬亦倾盖输心，遂订密约；然以省觐往衡岳[15]，不果。辛巳夏，献贼突破襄樊[16]，特调衡永[17]兵备使者监左镇军。时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书万言，干政府言路，历陈尊人刚介不阿、逢怒同乡同年状，倾动朝堂。至壬午春，复得调。辟疆喜甚，疾过吴门，践某姬约。至则前此一旬，已为窦霍[18]豪家不惜万金劫去矣。

辟疆正旁皇郁壹，无所寄托，偶月夜荡叶舟，随所飘泊。至桐桥内，见小楼如画，阒闭[19]立水涯。无意询岸边人，则云："此秦淮董姬自黄山归，丧母，抱危病，镝户二旬余矣！"辟疆闻之，惊喜欲狂。坚叩其门，始得入。比登楼，则灯炮无光，药铛狼藉。启帷见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见辟疆，倦眸审视，泪如雨下，述痛母怀君状，犹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怀久矣，夫物未有孤产而无耦者，如顿牟之草[20]、磁石之铁，气有潜感，数亦有冥会。今吾不见子，则神废；一见子，则神立。二十日来，勺粒不霑，医药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当于我，我岂无当于君？愿以此刻委终身于君，君万勿辞！"辟疆沉吟曰："天下固无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从知余？又何从知余闺阁中贤否？乃轻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早当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请辞去。至次日，姬靓妆鲜衣，束行李，屡趣登舟，誓不复返。姬时有父，多嗜好，又荡费无度，恃姬负一时冠绝名，遂负逋数千金，咸无如姬何也。

自此渡浒墅[21]，游惠山[22]，历毗陵、阳羡、澄江[23]，抵北固[24]，登金焦[25]。姬着西洋布退红轻衫，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与辟疆观竞渡于江山最胜处。千万人争步拥之，谓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辞。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虽离虎穴，未定归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当，子盍归待之？"姬乃大喜曰："余归，长斋谢客，茗碗炉香，听子好音。"遂别。

自是杜门茹素，虽有窦霍相檄、佻健㉖横侮，皆假贷贿赂以蝉脱之。短缄细札，责诺寻盟，无月不数至。迫至八月初，姬复孤身挈一妇，从吴买舟江行，逢盗，折舵入苇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复停舟郭外，候辟疆闱事毕，始见之。一时应制诸名贵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于河亭，演怀宁㉗新剧《燕子笺》。时秦淮女郎满座，皆激扬叹羡，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榜发，辟疆复中副车，而宪副公不赴新调，请告适归；且姬索逋者益众，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劝之归，而以黄衫押衙㉘托同盟某刺史。刺史莽，众哗，挟姬匿之，几败事。虞山钱牧斋㉙先生维时不唯一代龙门，实风流教主也。素期许辟疆甚远，而又爱姬之俊识。闻之，特至半塘，令柳姬与姬为伴，亲为规画，债家意满。时又有大帅以千金为姬与辟疆寿，而刘大行复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远近与姬饯别于虎畴㉚，买舟以手书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书与门生张祠部㉛，为之落籍。

八月初，姬南征时，闻夫人贤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诺已久矣。姬入门后，智慧络绎，上下内外大小罔不妥悦。与辟疆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砚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无，人所莫办，仓猝之间，靡不立就。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

申酉崩坼㉜，辟疆避难渡江，与举家遁浙之盐官㉝，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则愿以身后："宁使贼得我则释君，君其问我于泉府耳。"中间智计百出，保全实多。后辟疆虽不死于兵，而濒死于病。姬凡侍药不间寝食者，必百昼夜。事平，始得同归故里。前后凡九年，年仅二十七岁，以劳瘁病卒。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微难悉，详辟疆《忆语》、《哀词》㉞中，不唯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安仁㉟阁笔也。

琴牧子曰：姬殁，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谓

父母存，不许人以死，况裀席间物乎？及读辟疆《哀词》，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语也。夫饥色如饥食焉：饥食者，获一饱，虽珍羞亦厌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厌，何也？饥德非饥色也！栖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虽然，历之风波疾厄盗贼之际而不变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注〕 ① 秦淮：水名。有二源。东源出句容县华山，南流；南源出溧水县东庐山，北流。二源合于方山，西经金陵（今南京），北入长江。南京秦淮河两岸烟柳繁华，历代为游览胜地。 ② 阗（tián 田）集：聚集。阗，满。 ③ 如皋：县名。属江苏省。 ④ 云间：地名。古华亭（今上海松江）、松江府的别称。董太傅：明末著名文人、书画家董其昌。他曾任皇长子讲官，以太子太保致仕，赠太子太傅。曾称冒襄十四岁时诗"方之王勃"。陈征君：当指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陈贞慧。贞慧字定生，吴兴人，明末复社著名人物。明亡，隐居不出。与冒襄、吴应箕、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征君，不就朝廷征聘之士。又称征士。 ⑤ 雁序：飞雁的行列，喻兄弟。⑥ 土苴（jū 居）：泥土和枯草。比喻微贱的东西。 ⑦ 金阊：苏州的别名。 ⑧ 秉宪：执政。东粤：即东越。在今福建、浙江一带。 ⑨ 吴门：古吴县城（今苏州市）的别称。 ⑩ 半塘：地名。亦在吴县。 ⑪ 炎炙：喻炙手可热的要人。 ⑫ 鼪鼯（shēng wú 生吴）之径：老鼠走的道路。喻人迹罕到的偏僻地方。语出《庄子·徐无鬼》："藜藿柱乎鼪鼯之径。" ⑬ 三吴坛坫（diàn 店）：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盟会。坛坫，盟会的场所。 ⑭ 凌蘧（qú 渠）：突然、惊喜。 ⑮ 衡岳：南岳衡山，在湖南省。⑯ 献贼：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卑称。襄樊：地名。在湖北省。原为襄阳、樊城的合称，1950 年合为襄樊市。 ⑰ 衡永：衡州和永州的并称，二州都在湖南省。⑱ 窦霍：权贵之家的代称。窦，东汉窦融，因功封安封侯，升大司空，子孙多封列侯。霍，汉霍光，为霍去病异母弟。武帝、昭帝、宣帝时三朝元老，秉政二十年，族党满朝，权倾内外。 ⑲ 阒闭：静闭。阒，同"阗"。 ⑳ 顿牟之草：琥珀吸草。顿牟，琥珀。典出王充《论衡·乱龙》："顿牟掇芥，磁石引针。" ㉑ 浒墅：地名，在江苏吴县西北。㉒ 惠山：又名慧山、九龙山，在今江苏无锡市西。相传西域僧慧照居此，故名。山东麓有惠山泉。 ㉓ 毗陵：也作"毘陵"。县名。今属江苏省。阳羡：地名。故城在今江苏宜兴南，故亦称宜兴为阳羡。澄江：江苏江阴的别称。因江阴有澄江河，故称。㉔ 北固：山名。在今江苏镇江市北。 ㉕ 金焦：金山、焦山的合称。金山在江苏镇江市西北。旧在长江中，后沙涨成陆，与南岸相连。焦山在江苏镇江市东北，屹立江中，与金山对峙，故并称金焦。 ㉖ 佻健：轻薄、健壮。这里指无赖。 ㉗ 怀宁：明末阮大铖。万历进士，后以依附魏忠贤，为人卑污，不为人齿。著有《燕子笺》、《春灯

谜》等传奇。　㉘ 黄衫押衙：唐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无双传》中的侠义之士黄衫客、古押衙。后因以代指侠义之士。刺史：官名。清代作为知州的别称。　㉙ 钱牧斋：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明万历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南明时为礼部尚书。清兵定江南，钱迎降，命以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旋归乡里，以著述自娱。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　㉚ 虎啸：地名。在江苏吴县。　㉛ 祠部：官名。属礼部，职掌祭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等事。　㉜ 申酉崩坼：指甲申、乙酉年明亡。　㉝ 盐官：地名。今浙江海宁。　㉞《忆语》、《哀词》：冒襄追悼董小宛的笔记《影梅庵忆语》和词集。　㉟ 奉倩：三国魏荀粲字奉倩。曹洪女有美色，粲聘之，夫妻甚笃。后妇病亡，粲痛悼不已，岁余亦亡，仅二十九岁。安仁：晋潘岳字安仁。能诗赋，与陆机齐名，尤长于抒情诗赋。在其五言诗中，《顾内诗二首》和《悼亡诗三首》均因感情真挚动人而著名。

本篇采自张潮《虞初新志》卷三。作者张明弼。

这是一篇写士子与妓女恋爱婚姻的传奇小说。男女主人公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男主人公冒襄字辟疆(1611—1693)，江苏如皋人，出身世家，明末曾中副车(即副榜)，入清后再未应试，终身为布衣。他性喜交游，同东林党交往密切，曾为东林死难者大声疾呼，与方一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女传主董小宛是秦淮名妓，后归冒襄。从余怀《板桥杂记》，陈维崧《妇人集》的记载，吴伟业、龚鼎孳、吴绮、杜浚等人的吟咏以及冒襄追悼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看，本文所记基本上合乎史实，只不过小说意味更浓，因而也更为感人。

通阅全文，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浓情注之笔端，描写了一个妓女在改朝换代的动乱之中，身处风尘而用情专一的高尚品格，其节行胆识远胜于一般须眉男子，更何况那些中途变节或首鼠两端之流。这就十分巧妙而曲折地把男女爱情和民族荣辱结合到了一起，与《李师师外传》和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等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宛作为一代名妓，阅人固多，其中当然不乏窦霍豪富之家。之所以留心冒襄，是因为从他人那里得知冒襄是一位高名才子，负气节而又风流自喜者，而"气节"恐怕是最为小宛赏识的。第一次见面时小宛静观冒襄，知所传冒襄为人非虚，从而使她下定了一生追随于他的决心。此后，冒襄虽曾态度暧昧，但小宛却不顾外界的压力与引诱，一心等待，甚而至于"孤身挈一妇，从吴买舟江行，逢盗，折舵入苇中，三日不得食"而往寻冒子。可谓一片痴情终不悔者也。结婚之后，申酉崩坼，"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则

愿以身后"维护冒襄。冒襄重病，小宛日夜精心照顾。过度的操劳，使她年仅二十七岁，以劳瘁病卒。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也。这种"历之风波疾厄盗贼之际而不变"的高尚品格与冒襄入清不仕及明末清初的民族更替、朝代改易结合到一起，显然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

运用多种艺术手法突出重点，是本文主要的写作特点。其一是善于运用对比与衬托的艺术手法突出董小宛这一主要艺术形象。冒襄"姿仪天出，神清彻肤"，人目为"东海秀影"。以至于"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而冒襄却觉得她们过于庸俗，难以与己匹配。但与小宛第一次见面，即双目瞪视，"不发一言"。以为"入眼第一，可系红丝"，则小宛之神情风度、相貌体态可知。冒子与小宛结婚以前，曾与某姬私订终身，但偶因家事耽误，则此姬便舍弃冒襄而嫁进豪门了。而小宛却一经盟心，即不顾外界的压力与引诱，一心等待，则用情之专可见。此又岂某姬可比也！其他如入门之后的苦心经营家业，举家逃难中的保全冒子身家及冒子重病侍药等情节的安排，也都是这一手法的运用，以突出小宛形象。其二是善于选取典型的情节和细节，以突出董小宛用情专一、矢志不渝的高尚品格。作为一代名妓，在她短促的一生中不乏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甚至民间竟流传着她嫁给冒襄后被清兵掳获，献入内宫，成为顺治皇帝的爱妃董鄂氏的传说。但作为一篇据真人实事写成的传奇小说，作者却没有选择这样一些带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而是详细描述董小宛幼时揽镜自叹身世飘零、无所依靠，初见冒襄即有追随之心；二见冒襄即决心委终身于他；冒襄态度暧昧时痛哭叩其意；得到允诺后的大喜、长斋谢客；二人离别后她巧妙摆脱威逼利诱，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终于天遂人愿，与冒襄结合。至于婚后的夫唱妇随，经纪家事；申酉后的履危九死；冒襄病后的奉汤侍药等等，更见其品格高尚。将一位烟花女子写成一个专情的女子难，而写成董小宛这样一位用情专一、矢志不渝，乃至为了丈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奇女子尤难，然而作者却做到了这一点，追根求源，这与上述写作特点的运用是分不开的。

（王恒展）

唐　子　畏　　梁维枢

唐子畏往茅山①，道出无锡。晚泊河下，登岸闲步，见肩舆②

来，女从如云，中有丫鬟尤艳。唐迹③之，知是华学士宅桂华。谋为佣书④，改名华安，因得此婢。居数日，逃还。久之，华偶谒唐，见极类安，稍述华安始末以挑之。又云："貌正肖公。"唐但唯唯。华起欲去，唐曰："少从容。"命烛导入后堂，召诸婢拥新妇出拜。华愕然。唐曰："无伤也。"拜毕，因携新妇近华曰："公言我似华安，不识桂华亦似此妇否？"乃相与大笑而别。

〔注〕 ① 茅山：原名"句曲山"。在江苏省西南部，地跨句容、金坛、溧水、溧阳等市县。 ② 肩舆：轿子。 ③ 迹：追寻踪迹。 ④ 谋：谋求。佣书：书童。

这篇故事中的男主角唐子畏，就是明代有名的风流才子唐寅。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明代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生前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身后留下了很多的逸闻趣事，这篇故事即是其中之一。故事写唐寅对华学士家的一个漂亮丫鬟一见钟情，紧追不舍，甚至不惜改名换姓，屈身为仆，终于携丫鬟逃离华府，并结为夫妇。充分表现出唐寅不拘礼法、风流放浪的个性。这篇故事虽然短小，却情节曲折，描写生动有趣。唐寅在路过无锡"登岸闲步"时，偶然于"女从如云"之中看到一个"尤艳"的丫鬟，并为之心动，于是就"迹之"。可见他对貌美女性的敏感及风流多情。待打听到美貌丫鬟是华学士家的人后，就设法隐瞒身份，装做书童，进入华府，以接近丫鬟。足以见出他的聪明多智。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赢得丫鬟芳心，又可以看出他的手段高明。更有意思的是，唐寅带丫鬟私奔之后，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波澜又起。过了一段时间，华学士恰好去拜访唐寅，发现唐寅很像他家逃走的书童华安，于是他就伺机试探唐寅。唐寅则不置可否，不露声色。华学士探不出真情，准备离开。可唐寅却没让他走，而是把他带进内室，让自己的新娘子出来拜见华学士，这更使华学士惊疑不解，也给故事造成了一个悬念。这时，唐寅用一句风趣的话把谜底揭开："公言我似华安，不识桂华亦似此妇否？"华学士恍然大悟，于是两人"乃相与大笑而别"。故事就这样在笑声中结束，读到这里，我们也不禁为之粲然。这篇故事的结尾尤其精彩，在唐寅和华学士两人的笑声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文人那种放达不羁、潇洒风流的神采。

有关唐寅的这个故事在明清两代颇为流行，而且有不同的版本，后来

有人把故事中的丫鬟桂华改名为秋香，敷演成“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广为流传。至今这一故事被改编成各种戏曲和电影，受到人们的喜爱，可见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　　（魏崇新）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袁于令

——《隋史遗文》第六回（节选）

王小二在柜上结饭帐，见叔宝回来，问道：“领了批回来了？饯行酒还不曾齐备，却怎么好？”叔宝道：“这酒定不消[1]了。”小二道：“闲坐着，且把帐算起了何如？”叔宝道：“拿帐过来算。”小二道：“相公爷是八月十六到小店的，今日是九月十八日了。八月大，共计三十二日。小店有规矩，来的一日，去的一日，不算饭钱，折接风送行。三十个整日子，马是细料，连爷三顿荤饭，一日该时银一两，九折算，净该纹银二十七两。收过十两好银子，准少十七两。”叔宝道：“这三两银子，是蔡太爷赏的，却是好的。”小二道：“净欠十四两。事体又小，秦爷也不消写帐，兑银子就是了。待我去取天平过来。”叔宝道“小二哥且慢着，我还不去。”小二道：“秦爷领了批文，如今也没有什么事了。”叔宝道：“我有一个樊朋友，赶泽州投文，有些盘费的银子，都在他身边。想是泽州的马太爷，也往太原公贺李老爷去了。官回来领了文，少不得来会我，才有银子还你。”小二道：“小人是个开饭店的，你老人家住一年，才是好生意哩。”叔宝写帐：九月十八日结算，除收净欠纹银一十四两无零。王小二口里虽说秦客人住着好，肚里打稿儿：那几件行李，值不多银子。有一匹马，又是张口货，他骑了饮水去，我好拦他？就到齐州府寻着公门中的豪杰，那里替他缠得清？倒要折了盘费，丢了工夫去讨饭帐不成？这叫做见钟不打，反去铸铜了。我想那批回是要紧的文书，没有此物去，见不得本官。不如拿了他的，倒是绝稳的上策。这些话都是王小二肚里踌躇，不曾明言出来。将批文已拿在手内，叫婆娘：“这个文书，

是要紧的东西。秦爷若放在房内，他好耍子，常锁了门出去，深秋时候，连阴久雨，屋漏水下，万一打湿了，是我开店人的干系。你收拾好在箱笼里面，等秦爷起身时，我交付明白与他。”秦叔宝心中便晓得王小二掏作当头②，假做小心的说话，只得随口答应道：“这却极好。”说话也不曾说完，小二已递把妻子手内，拿进房了。正是：

无情便摘神仙珮，计巧生留卿相貂。

小二又叫手下的：“那饯行酒，不要摆将过来。秦爷又不去，若说饯行，就是速③客起身的意思了。径拿便饭来请爷吃。”手下知道主人的口气，“便饭”两字，就是将就的意思了。小菜碟儿都减少了两个，收家伙的筛碗、顿盏，光景甚是可恶。九月家间，早晨面汤也是冷的。叔宝吃了眉高眼低④的茶饭，又没处去，终日出城到官路望樊建威到来。正是：

闷是一囊如水洗，妄思千里故人来。

自古道：“嫌人易丑，等人易久。”望到夕阳时候，见金风送暑，树叶飘黄，河桥官路，多少来车去马，那里有樊虎的半个影儿？远远望见一个人，是公门中的打扮，及至到身边，却又不是。在树林中，急得双脚只是跳，叫道：“樊建威，樊建威！你今日再不到，我也无面目进店，又受小人的闲气。”到晚，只得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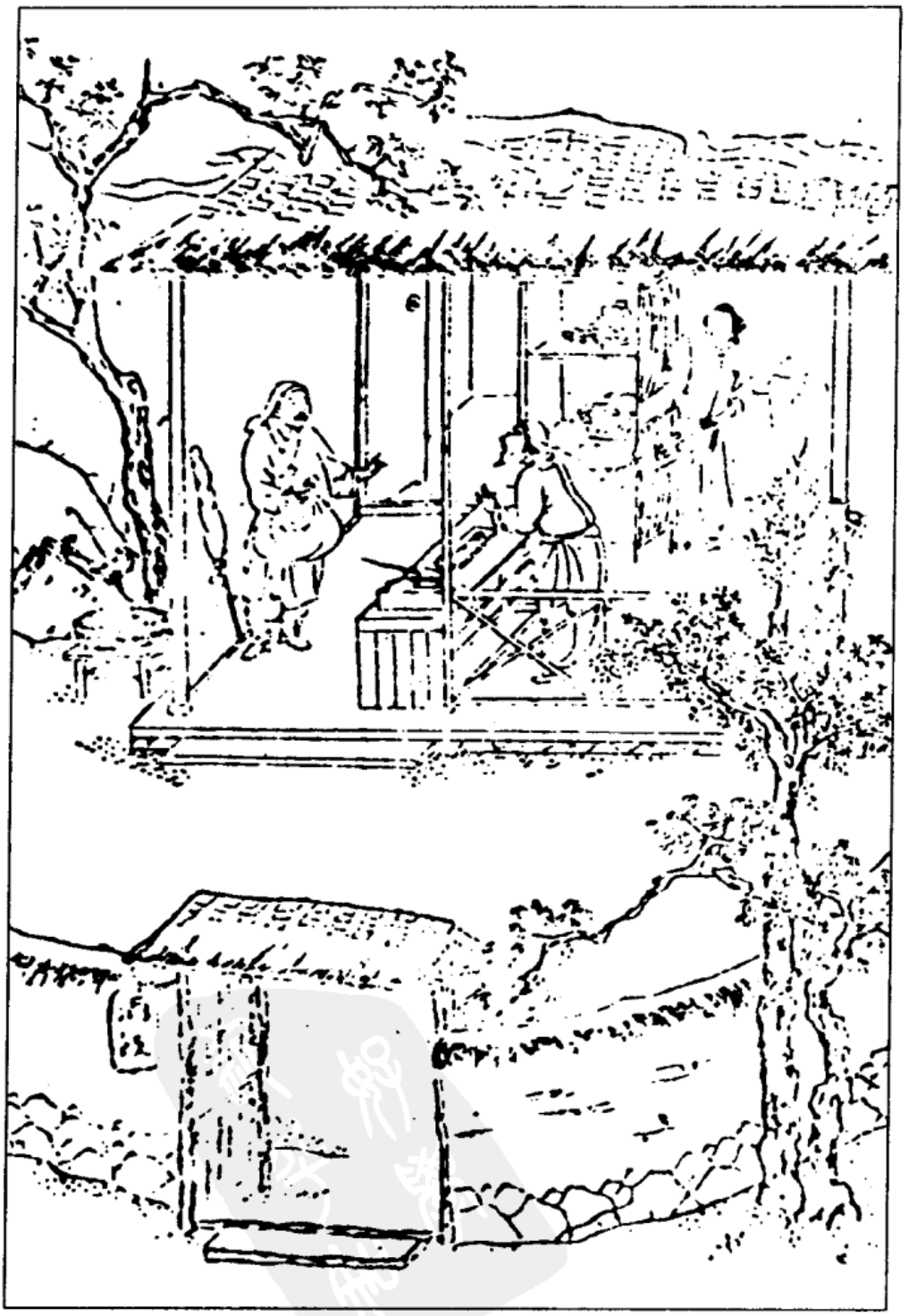
那樊建威原不曾期约潞州相会，只是叔宝痴心想着，有几两银子在他身上。这个念头撑在肚里，怎么等得他来？——暗里摇桩，越摇越深了。明日早晨又去。“今日再不来，到晚我就在这树林中寻一个没结果⑤的事”。思想家中有老母，只得又回来。脚步移徙艰难，一步一叹，直待上灯后，方才进门。叔宝房内已点了灯，叔宝见了灯光，心中怪道：“为甚今夜这般殷勤起来，老早点火在内了？”驻步一看，只见有人在内，呼幺喝六，掷色饮酒。王小二在内跑将出来，叫一声：“爷，不是我有心得罪，今日到了一起客人，他是贩什么金珠宝玩的，古怪得紧，独独里只要爷这间房。早知有这事体，爷出去锁了房门，到也不见得这事

出来。我打帐要与他争论，他又道：'主人家只管房钱，张客住得，李客也是住得的。我多与你些房钱就是了。'我们这样人，说了'银子'两字，只恐怕冲断了好主顾。口角略顿了一顿，这些人竟走进去坐，倒不肯出来。我怕行李拌差了，就把爷的行李，搬在后边幽静些的去处。因秦爷在舍下日久，就是自家人一般，这一班人，我要多赚他些银子，只得从权了。爷不要见怪，才见海量宽洪。"叔宝好几日不得见王小二这等和颜悦色，只因倒出他的房来，只得说这些好话儿。秦叔宝英雄气概，那里忍得小人的气过？只因少了饭钱，自揣一揣，只得随机迁就，道："小二哥，屋随主便，但是有房与我安身就罢，我也不论好歹。"

王小二点灯引路，叔宝跟随，转弯抹角，到后面去。小二一路做不安的光景，走到一个所在，指道："就是这里。"叔宝定睛一看，不是客房，却是靠厨房一间破屋，半边露了天，堆着一堆糯稻⑥，秦琼的行李，都堆在上面。半边又把柴草打个地铺，四面风来，灯挂儿也没处施设，就地放下了，拿一片破缸片挡着壁缝里风。又对叔宝道："秦爷，只好权住住儿，等他们去了，仍旧到内房里住。"叔宝也不答应他。小二带上门竟走去了。叔宝坐在草铺上，把金装锏按在自己膝上，用手指弹锏，口内作歌：

旅舍荒凉雨又风，苍天着意困英雄。
欲知未了平生事，尽在一声长叹中。

正吟之间，忽闻脚步响声，渐到门口，将门上衮吊儿倒扣了。叔宝也是个宠辱无惊的豪杰，到此时也容纳不住，问道："是那一个扣门？你这小人，你却不识得我秦叔宝的人哩！我来时明白，去时焉肯不明白？况有文书、鞍马、行李俱在你家中，难道我就走了不成？"外边道："秦爷不要高声，我是王小二的媳妇。"叔宝道："你素有贤名，夜晚黄昏来此何干？"妇人道："秦爷，我那拙夫是个小人的识见，见秦爷少几两银子，出言不逊。秦爷是大丈夫，把他海涵了。我常时劝他，不要这等炎凉，他还有几句秽污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隋史遗文》插图

的言语，把恶水泼在我身上来。我这几日不好亲近得秦爷，适才打发我丈夫睡了，存得有晚饭送在此间。”

萧萧囊橐已成空，谁复留心恤困穷？

一饭淮阴遗国士，却输妇女识英雄。

叔宝闻言，眼中落泪道：“贤人！你就是淮阴的漂母，哀王孙而进食。恨秦琼他日不能封三齐，报千金耳。”柳氏道：“我是小人之妻，不敢自比于君子，君子施恩却不望报。只说秦爷暂处落寞，我见你老人家，衣服还是夏衣，如今深秋时候，我这潞州风高气冷，脊背上吹了这两条裂缝，露出尊体，却不像模样。饭盘边有一索线，线头上有一个针子，爷明日到避风的去处，且缝一缝，遮了身体。等泽州樊爷到来，有银子换衣服便不打紧了。明日早晨，若厌听我拙夫琐碎，不吃早饭出门，媳妇倒趱得有几文皮钱，也在盘内，爷买得些粗糙点心充饥。晚间早些回来。”说完这些言语，把那衾吊儿开了自去了。

〔注〕 ① 消：需要。 ② 掏：同“挥”。当(dàng 荡)头：抵押品。 ③ 速：请。 ④ 眉高眼低：指脸上不好的表情、神色。 ⑤ 没(mò 末)结果：指一死了之。没，通“殁”。 ⑥ 糯糯(nuò 诺)稽：稻草。

本篇采自《隋史遗文》第六回。

《隋史遗文》共十二卷六十回，署名吉衣主人，实为袁于令根据“旧本”(可能是民间流传的一个说书底本)改编而成。袁于令在改编《隋史遗文》时，对底本进行了精心的文学加工。他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这就从理论上把历史著作和历史演义小说严格地区别开了。作为“遗史”的小说创作，应该融入和使用更多的文学因素，使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所以他改编的《隋史遗文》，不再像《唐书志传》、《隋唐两朝志传》等演义那样，依照《通鉴纲目》的编年顺序，依次铺写秦王李世民建立唐王朝的历史，而是以乱世英雄秦琼为中心人物，塑造了一个忠臣良将的典型，并顺势交代了唐王朝的建立史。《隋史遗文》的出现，标志着隋唐系列小说已从历史演义演变为英雄传奇，在“说唐”小说创

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清人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前六十回，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文字是直接抄录《隋史遗文》的。

《新唐书》载秦琼“才而武”、“志节完整”，《隋史遗文》则把他作为理想的英雄来塑造，在他身上涂上了鲜明的儒教色彩。小说第三回介绍他“散财结客，济弱扶危”，“又听母亲训诲，似吴国专诸的为人，就叫他做赛专诸”。他本不愿为捕盗都头，可是母亲让他去干这差使。既是母命，也只好勉而为之。他做了捕盗都头，小说却不去描写他如何破案捉贼，而是笔锋一转，让他送犯人到潞州出差，安排他饱受磨难。因潞州蔡刺使去太原贺李大人，秦琼等批文滞留在王小二店中近两月，盘费被朋友樊建威带往泽州，穷得当铜卖马，甚至遭官府毒打，还受尽王小二的冷眼，但他只是忍气吞声。本文选自小说第六回，就通过穷困的秦琼在王小二店中所受的冷遇，表现了他落拓涵忍、委曲求全的性格，这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从细微处着眼，精心描摹了生意人王小二在秦琼没有银两交饭钱的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情态、动作和语言，写出了他贪婪势利又狡猾奸诈的商人习性。小二见秦琼领了批文，首先想到的是结清饭账，来去两天不算，又是九折，看似豪爽、大方，实为精细、计较，连“八月大”、“马是细料”、“三顿荤饭”都算进去了。小二没想到秦琼的“盘费”被朋友带走了，要等与朋友相会才有钱付，于是乖巧地说客人住的时间越长，饭店生意越好。既不得罪秦琼，又表达了赚钱是目的。话虽如此说，精明的店小二不得不盘算，秦琼已欠纹银一十四两，行李又不值钱，如骑马逃走，向谁讨钱？想来想去，还是他的批文最要紧。所以先把文书拿在手里，才是万全之策。就以怕房屋漏水打湿文书为由，叫婆娘替秦爷好好收拾在“箱笼里面”。秦琼明知王小二之用心，但无可奈何。从此，王小二便日益冷落秦琼，降低了平日饭菜的档次。不但小菜减了两个，甚至服务态度也变差了，早晨的面汤变凉了。更为发指的是王小二趁秦琼外出之际，把秦琼的房间转给了有钱人，把他安排在一间半边露天的破屋里，还和颜悦色，花言巧语，使他有口难言。这就把王小二这个生意人的精明、势利、乖巧刻画得栩栩如生，把人情冷暖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和语言力透纸背地表现出来，可谓妙笔生花。

相对王小二的炎凉和势利，其妻子柳氏倒颇为善良而有见识。她既能恰当地评价丈夫“是个小人的见识”，又敢于深夜为秦琼送晚饭和针线，甚至把自己攒得的几文皮钱也给秦琼买点心充饥，实在难能可贵。

面对王小二的炎凉世故，秦琼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力。批文被王小二

扣押，秋日早晨饮冷面汤，他不计较；本不愿受小人的闲气，急得双脚直跳，但还是一次次走进店来；房间被换，行李被搬，近于污辱，他又是忍耐；难受之时，只是弹铜作歌而已，这正是儒家所谓的大丈夫不记"小人"之过。若是莽撞之人，这一口口恶气岂能忍得！而对柳氏的一针一线之恩，他却感动得泪流满面，铭刻在心，可见其信条是有恩必报，有怨则泯。小说第十六回写他从幽州回到潞州，王小二见他得了官，恐其记恨找麻烦，让妻子撒谎说他已经死了。秦琼见了柳氏，不但不责备小二的炎凉，还以重金报柳氏，真正兑现了诺言。并说当年小二所作所为亦情有可原，古今如此。而柳氏那一针一线之情，至今铭刻于心。态度诚恳，入情入理，何等宽宏大度！大丈夫能屈能伸，唯其如此，方是英雄本色。　　（曾良）

李一足传

王猷定

李一足，名夔，未详其家世。有母及姐与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妇人。好读书，尤精于《易》，旁及星历医卜之术。出尝驾牛车，车中置一柜，藏所著诸书，逍遥山水间。所至人争异之。

天启丁卯，至大梁，与鄢陵[1]韩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为诸生，贫甚，称贷于里豪；及期，无以偿，致被殴死。时一足尚幼。其母衔冤十余年。姊适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长号，以头抢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顾，奋身而出，断一梃为二，与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奋击碎其首。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归告其母，母曰："仇报，祸将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别去。

时姐夫为令于兖[2]，往从之。会姐夫出，姐见之，惊曰："闻汝击仇，仇复活，今遍迹汝，其远避之！"为治装，赠以马。一足益恚恨，乃镌其梃曰："没稜难砍仇人头。"遂单骑走青齐海上。见渔舟数百泊市米，一足求载以济，遂舍骑登舟。渡海，至一岛，名高家沟，其地延袤数十里，五谷鲜少。居民数百户，皆蛋

籍③，风土淳朴，喜文字，无从得师。见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学焉。

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钱诣师，师书一字于掌以教之，则童子揖而退；明日复来。居数年，积钱盈室。辞去，附舟还青州，走狭邪。不数日，钱尽散，终不及私。由辽西④过三关⑤，越晋⑥，历甘凉⑦，登华岳，入于楚，抵黔、桂，复历闽海⑧、吴、越间，各为诗文纪游。二十载，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没，登其墓大哭，数日不休。自以足迹遍天下，恨未入蜀。会鄢陵刘观文除夔⑨守，招之同下三峡，游白帝、绵⑩、梓⑪诸山，著《依刘集》一卷。

其弟自母丧，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书，属韩氏兄弟投汴⑫之通衢。韩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⑬，幅巾草屨，貌与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张太冀也，兄书已得达。"言讫不见。辛巳，李自成陷中州⑭诸郡，韩氏兄弟避乱至泗上⑮，见一足于途，短褐敝屣，须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谈笑竟日，数言天下事不可为。问所之，曰："往劳山访徐元直。"韩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风雨时披发鼓琴，人时见之，此三国时徐庶也。"约诘朝复来，竟不果。

甲申⑯后，闻一足化去。先一日，遍辞戚友，告以远行。是日，鼻垂玉筋尺许，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书》一部。后数月，济人⑰有在京师者，见之正阳门外。又有见于赵州桥下，持梃观水，伫立若有思者。韩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

〔注〕 ① 鄢陵：地名。有二：一在河南，一在山东莒县。 ② 兖(yǎn 眼)：州名。在今山东省。 ③ 蛋籍：即蛋户、蛋民。广东旧称水上居民为蛋民。 ④ 辽西：郡名。战国燕置。辖境相当今河北迁西、乐亭以东，长城以南，大凌河下游以西地区，后辖境渐小。 ⑤ 三关：三座重要关口。明代以山西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以河北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此当指后者。 ⑥ 晋：山西省大部与河北省西南地区。 ⑦ 甘凉：甘州、凉州。甘州在今甘肃省张掖市。凉州在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内蒙古古纳林河、穆林河流域。 ⑧ 闽海：地名。在今福建福州一带。 ⑨ 夔(kuí 葵)：古州名。在今四川奉节一带。 ⑩ 绵：古州名。在今四川绵阳一带。 ⑪ 梓：梓潼，县名，属四川。 ⑫ 汴：河南开封的别称。因汴水而得名。 ⑬ 袷：同"袂"，夹衣。 ⑭ 中州：对地处九州中间古豫州的指称。今河南

为古豫州地，故相沿称河南为中州。　⑮ 泗上：泗水之滨。即今山东泗水。　⑯ 甲申：公元 1644 年。明朝于是年灭亡。　⑰ 济人：济州人。济州，古州名。在今山东济宁市一带。

本文采自《虞初新志》卷八，是一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传奇小说。传主李一足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作者却不像一般的人物传记那样述其生平、写其业绩，而是多据传闻，突出其不同寻常的经历和为人，借以抒写怀抱，表达作者自己在明末清初那动乱年代中有志难酬，无法实现自己人生理想，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痛苦心情。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封建社会正直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共同的人生理想和行为标准，王猷定也不例外。明朝末年，阉宦专权，党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自然使他们失去了兼济天下的机会。甲申之后，清兵入关，又摧毁了他们独善其身的梦想，因而使他们陷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窘困境地。而李一足的一生，恰恰能够再现当时文人包括作者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显然是作者选择这一真实人物作为传主的原因。幼年，李一足的父亲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里豪殴死，沉冤十年，不能洗雪，可见社会黑暗。李一足兄弟成年之后，其母召而告之。兄弟二人出于一片孝心，兼之侠肝义胆，奋身复仇！正因如此，传主失去了“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机会，开始了亡命江湖的侠客流浪生活。而这样的经历，最能引起当时在战乱中流亡的人们的共鸣。而在流亡中游历齐鲁辽晋……直至闽海吴越，并各为诗文以记游，又可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时爱国诗人顾炎武的类似遭遇，亦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李一足晚年虽“须眉皆白”，但仍“数言天下事不可为”，可见其仍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志，只不过大局已定，无力回天而已。自云将“往劳山访徐元直”一事，虽发生于甲申之前，但写作肯定在明亡之后，这就不由不使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故，从而隐隐地透出了作者的民族情绪。而不早不晚，写李一足于甲申年化去，显然也是这种民族情绪的外现。而这种情绪显然最能引起当时人们的共鸣。

文章题名《李一足传》，传主也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貌似历史散文范畴中的人物传记而实为传奇小说，主要得益于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进行创作而突出传奇志怪的艺术特色。对于这一点，李良年《论文口号》是这样评价的：

于一文章在人口，暮年萧瑟转欷歔。

《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补《齐谐》志怪书。

将本文称为志怪书，正是看到了王猷定此类小说这一突出的艺术特点。为人立传而称“未详其家世”，开头便显示出与历史散文之不同，一下子便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接着便在概括介绍中历述其“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妇人”；“尤精于《易》，旁及星历医卜之术”；以及驾车出游，车中载所著书等异于常人、异于一般读书人的不同寻常之处，所以才能“所至人争异之”。一个“异”字，像《聊斋志异》一样，点出了全文之“睛”。在后文中，主要写了李一足为父报仇，避仇出走，蛋户教读，遍游海内，寄书寻弟，以及自言“往劳山访徐元直”、甲申坐化去数事。其中为父报仇、教读、游历等虽乃文人、孝子应为之常事，但报仇后“仇眇一目，抉其一，祭父墓前”已大奇！孝子之心，侠客之行，大快人心！教读乃常事，但蛋民之淳朴，风俗之怪异，亦奇！志怪色彩极浓。教读数年，积钱盈室已奇！而还青州，走狭斜，不数日将钱散尽而终不及私，则更奇！令人难以捉摸。广游历，各为诗文纪游乃当时文人骚客常事，但游历之广，二十年乃反其家则奇！直可与徐霞客比美。而后文之寄书寻弟，接书人形貌与一足相似而自称“张太龑”，且“言讫不见”，奇！人问所之，自言往劳山访徐庶，更奇！甲申后化去，“鼻垂玉筋尺许”；数月后又有人见之于正阳门外，赵州桥下，更是奇上加奇！愈出愈奇！文章至此，一个特殊时代的异人形象——李一足，相信已形成于每一位读者的心中。至此，谁还能将本文作为一篇历史散文、人物传记看待呢？张潮在编选本文之后情不自禁地评论说：“观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侠客，亦文人，亦隐者，亦术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的确如此。其实这也正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传奇小说与隶属于历史散文范畴的人物传记的根本区别。

另外，语言简洁而形象，选材典型而富传奇性，也是本文的艺术特点之一。否则，以区区763字，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李一足这一异人形象的。

（王恒展）

汤琵琶传　　王猷定

汤应曾，邳州[①]人，善弹琵琶，故人呼为“汤琵琶”云。贫无

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树，构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闻歌声辄哭。已学歌，歌罢又哭。其母问曰："儿何悲？"应曾曰："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

世庙[2]时，李东垣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3]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4]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应曾往学之，不期年而成。闻于王，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着宫锦衣，殿上弹《胡笳十八拍》，哀楚动人。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应曾由是著名大梁[5]间，所至狭邪争慕其声，咸狎昵之。然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

后征西王将军招之幕中，随历嘉峪、张掖、酒泉[6]诸地。每猎及阅士，令弹《塞上》之曲。戎下[7]颜骨打者，善战阵，其临敌，令为壮士声，乃上马杀贼。

一日至榆关[8]，大雪，马上闻觱篥[9]，忽思母痛哭，遂别将军去。夜宿酒楼，不寐，弹琵琶作觱篥声，闻者莫不陨涕。及旦，一邻妇诣楼上，曰："君岂有所感乎？何声之悲也！妾孀居十载，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无可适者，愿执箕帚为君妇。"应曾曰："若能为我事母乎？"妇许诺，遂载之归。

襄王[10]闻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跳入篷窗，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

已归省母，母尚健而妇已亡，唯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待郎不至，闻猿啼，何也？吾殆死？唯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乱，负母鬻食兵间。耳目聋瞽，鼻漏，人不可迩。召之者隔以屏障，听其声而已。

所弹古调百十余曲，大而风雨雷霆，与夫愁人思妇，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而尤得意于《楚汉》一

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俄而无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泪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

应曾年六十余，流落淮浦⑪，有桃源⑫人见而怜之，载其母同至桃源，后不知所终。

轸石王子⑬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汤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则其情必不深，乌能传于后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复见君曩者衣宫锦之盛矣。明年复访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争贱之，予肃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鲜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后，将投身黄河死矣！"予凄然，许君立传。越五年，乃克为之。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

〔注〕 ① 邳州：地名。即今邳县，属江苏。 ② 世庙：明世宗朱厚熜庙号，年号嘉靖(1522—1566)。 ③ 陈州：地名。其地约相当于今河南周口地区。 ④ 周藩：明太祖第五子朱橚于洪武十一年(1378)封周定王，其后代袭封者均称周王。藩，藩国。帝王分封的诸侯国。古代帝王以之藩屏王室，故称。 ⑤ 大梁：地名。战国魏都。在今河南开封。 ⑥ 嘉峪：关名。在甘肃酒泉西嘉峪山西麓。地势险要，自古为东西交通要地。张掖：县名。属甘肃省。酒泉：县名。属甘肃省。 ⑦ 戎下：部下。戎，通"麾"，主将的大旗。引申为指挥。 ⑧ 榆关：地名。即山海关。在今河北秦皇岛市。 ⑨ 觱篥(bì lì 必力)：古乐器名。本出龟兹，后传入中国。以竹为管，以芦为首，状似胡笳。又名悲篥。 ⑩ 襄王：明仁宗朱高炽嫡五子朱瞻墡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封襄宪王，其后代袭封者均称襄王。 ⑪ 淮浦：县名。故城在今江苏涟水县西。 ⑫ 桃源：县名。有二：一在湖南常德市。一在江苏淮安，后改为泗阳。此指后者，也可以理解为世外桃源。 ⑬ 轸石王子：即作者王猷定。猷定号轸石。

这是一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传奇小说。作者王猷定。载《四照堂集》中，张潮收入《虞初新志》。作品在思想方面的最大特点是以汤琵琶悲怆的一生，表现作者作为明遗民入清后的痛苦心情，并借汤琵琶的世鲜

知音，表达作者的孤寂与哀伤，具有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故国之思。

汤应曾生于明末，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家残局，“闻歌声辄哭。已学歌，歌罢又哭”。母问之，答曰：“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这种悲凄与个人性格有关，亦与时代有关。如果说小说的开头交代还不明白的话，那么在汤琵琶随军嘉峪、张掖、酒泉一节中，便明显地将汤琵琶与军国大事、国家局势联系到了一起。“一日至榆关，大雪，马上闻觱篥，忽思母痛哭”，更见民族精神。榆关即山海关，当时堪称国家大门的象征。明末清兵多次入关，烧杀掳掠，致使国将不国。汤琵琶至此而忽思母痛哭，显然与国事有关，此乃借家写国之曲笔。妇亡之后，“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乱，负母鬻食兵间”。则显然是明末清初社会的真实写照。家破国亡，所弹古调百十余曲，多愁人思妇，百虫之号，草木之吟，显然是宣泄哀思亡国之心声。而《楚汉》一曲的刘、项之争，项王的悲歌慷慨之声，使人“终而涕泪之无从也”，亦借古喻今，叹国土之沦丧与外族之入侵。汤琵琶技冠当世，而知音者只有一孀妇、一猿猴、一王猷定，故全文以汤琵琶仰天长叹世鲜知音告终，以作者的慨叹“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作结，显然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深痛感情。

善于抓住传主性格的主要方面，从其生平事迹中选取最足以表现这些性格特征的情节和细节，运用略貌取神的写意手法进行描写，是本文最主要的艺术特色。汤应曾悲怆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生来多愁善感，经历复杂，而作者重点写了他的善悲、甚孝和音乐天赋，尤其是高深的琵琶造诣。同时，其悲与孝又多和音乐与琵琶相关联，这就紧紧地扣住了小说的题目——《汤琵琶传》。小说开头便像传统的传记文学一样，直接点出了传主的主要性格特征：“事母甚孝”；“幼好音律，闻歌声辄哭”。成名之后，蒙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着宫锦衣，殿上弹奏，本来是一件充满欢乐的事，但汤琵琶一曲哀楚动人的《胡笳十八拍》，又写出了他天性忧郁的个性特征。被征西王将军招之幕中之后，为壮士气，虽也弹过《塞上》之曲，但接下来就是在榆关雪中闻觱篥，思母痛哭。别将军归家途中，夜宿酒楼弹琵琶作觱篥声，闻者莫不陨涕，且令独居十年的孀妇闻而奔之，愿执箕帚为其妇。其琵琶造诣之高，可以想见。因善悲而弹琵琶，因弹琵琶而得妻，但汤琵琶并没有因此而喜，而是首问孀妇：“若能为我事母乎？”孝心可见。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失措，而汤琵琶仍坐弹《洞庭秋思》。老猿闻之而哀号中夜，抱琵琶跃入水中。叙事虽夸张，实则为突出其善悲、善弄琵琶。归家后母尚健而妇亡。妇亡之夕的猿啼户外，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巴东三

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的诗句。而汤琵琶遵亡妇遗嘱，于妻墓前陈酒弹奏琵琶，慰藉亡灵。更是以琵琶写其哀痛，催人泪下。至于叙述其所弹古调百余曲，亦突出了他的善悲和琵琶造诣。结尾仰天长叹，更是突出了他的善悲而甚孝。因为善于选取典型事例和细节，故这篇小说虽然只有九百余字，却能把汤琵琶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且全篇充满了悲剧韵味，催人泪下，与这一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

善于描写琵琶演奏，是本文的又一特色。作者善于运用反衬的手法和侧面描写来表现汤琵琶高深的演奏技艺。初出道，周王殿上弹《胡笳十八拍》，哀楚动人。至令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由是著名大梁间，所至狭邪争慕其声而狎昵之。这里虽没有直写其演奏水准，但已令人想见其妙。在王将军幕中，弹《塞上》之曲，能令兵威将猛。宿酒楼，夜弹琵琶，不但使闻者莫不陨涕，且能令独居十载的孀妇奔诣楼上，情愿执箕帚而为其妇，亦是侧面描写。泛洞庭时，一曲《洞庭秋思》令老猿哀号中夜，并抱琵琶跃入水中。亦是以志怪手法衬其演奏之妙。当然最妙的还是描写汤琵琶弹奏《楚汉》时的一段。既有写意式的概括描写，又有具体的工笔描写，楚汉两军决战之景况，如在目前，《楚汉》哀怨绝伦的曲调，如在耳畔。非生花妙笔，何以描摹至此！直可与白居易《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相媲美。难怪张潮在此文之后感叹说：“韩昌黎《颖师琴》诗，欧阳子谓其是听琵琶。予初疑之，盖以琵琶未必能如诗中所云之妙也。今读此文，觉尔汝轩昂，顷刻变换，浔阳江口，尚逊一筹耳。”　（王恒展）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丁耀亢

——《续金瓶梅》游戏品第五十三回

《智度论》：

菩萨观种种不尽，于诸象中惟色最重。刀火雷电、怨家毒蛇，犹可暂近，女子妒瞋淫诡、妖秽贪嫉，不可得近。桎梏囹圄犹尚可解，女锁系人，染着根深，无可得脱。执剑向敌是犹可胜，女贼害人是不可近。蛇蛇含

毒犹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触。如佛偈言："宁以热铁宛转眼中，不以染心邪视女色。"含笑作姿，回面摄眼，娇慢作羞，美言嗔妒，坐卧行立，回盼巧媚，薄智愚人为之所醉，有智之人所不应视。

《落花》诗：

溪水东流日转西，杏花零落草萋迷。
山翁既醒依然醉，野鸟如歌复似啼。
六代寝陵埋国媛，五侯车马斗家姬。
东邻谢却看花伴，陌上无心手共携。

单说这天下繁华之外，第一说是扬州，一名曰江都，一名曰广陵。其俗轻扬奢侈，士女繁华，舟车辐辏，万货俱集，真乃南北的都会，江淮的要冲。自古来，诗人才子、美女名娼俱生在此地，因此在汉时为吴王濞的故都，叫作芜城，在隋时炀帝建作迷楼，开了邗江直接汴京，为游幸之地。又有琼花观的仙葩，二十四桥的明月。到了三月莺花时节，这些妇女出游，俱要鲜妆丽服，轻车宝马，满城中花柳争妍，笙歌杂奏。到了半夜，那船上箫鼓不绝。不消说邗关上妓女超群，排满了青楼翠馆，又有一等绝妙的生意，名曰养瘦马。穷人家生下个好女儿来，到了七八岁，长的好苗条，白净脸儿，细细腰儿，缠得一点点小脚儿，就有富家领去收养他。第一是聪明清秀，人物风流的，教他弹琴吹箫、吟诗写字、画画围棋、打双陆、抹骨牌，百般淫巧伎艺，都有一个师傅，请到女学馆中，每年日月习到精巧处。又请一个女教师来，教他梳头匀脸、点腮画眉，在人前先学这三步风流俏脚步儿，拖着偏袖，怎么着行动坐立，俱有美人图一定的脚色。到了十四五岁，又教他熏香澡牝、枕上风情，买一本春宫图儿，如意君传；淫书浪曲，背地里演习出各种娇态。这样女子定是乖巧，又学成了一套风流，春心自动。（以下删 76 字）多有后来嫁时没有新红的，说是破罐子，被人休回来，到找财礼的。因此这些女教师们寻了一个法，把这上等女儿临睡时，每人一个红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个

绢挡儿挡的那物紧紧的，再不许夜里走小水。一来怕他作怪，二来妇女上床走了小水不净，就不紧了，怕夫主轻贱。满城大家，俱在这点窍上用工夫。又怕女子口馋，到了月经已通，多有发肥起来，腰粗臀大，臂厚胸高，如何了得。只叫他每日小食，吃了点心，每饭只是一碗，不过三片鲜肉，再不许他任意吃饱。因此到了破瓜时，俱养成画生牙人一样。遇着贵官公子到了扬州关上，一定要找寻个上好小妈妈子。这媒婆上千上万，心里有一本美女册子，张家长李家短，偏他记得明白。领着看了，或是善丝竹的弹一曲琴，善写画的题一幅画，试了伎艺，选中才貌，就是一千五百两娶了去。这女子的父母，不过来受一分卖身财礼，多不过一二十两，其余俱是收养之家，准他那教习的谢礼。这是第一等瘦马了。到了第二等女子，人才中样，上不得细工夫，叫他多少识些字，学两套琵琶弦子，打算子、记账目、管家事、做生意，多有客人使银子娶去掌柜的。到了第三等，不叫他识字丝弦，只教他习些女工，或是挑绒洒线，大裁小剪，也挣出钱来，也有上灶烹调，油炸蒸酥，做炉食，摆果品的，各有手艺，也嫁得出本钱去。因此，扬州风俗，以教训女子为生理，名曰烟花世界。所以引出一个荒淫的隋炀帝来游幸江都，失了天下，也只为个色字。直到如今，这段淫恶风俗再改不得。

那一时是南宋绍兴三年，韩世忠以都统守住镇江，高宗在建业同汪黄二相商议战守的长策。文官们说是该南迁，武官们说是该北伐，纷纷议论不定。那知道金兵分两路南下，一路攻破淮安的是兀术、阿里海牙、斡离不，一路攻扬州的是粘没喝、龙虎大王和蒋竹山。破了淮安，两路夹攻，星夜直取扬州。那城里军民闻知淮安不战而降，已是唬破胆的，那个将官敢来迎敌？城上也预备下檑木炮石，派下民兵守城。那知苗青和王盐商受了蒋竹山的札付，散在城里，内应的奸细预备下献城。听得金兵一到城下，通了暗号，见东门上军兵稀弱，将蒋竹山发来白旗插起来，城下金兵都是掳来淮安、高邮的蛮子，叫他打头阵，趴城墙，挡那炮

石弓箭。后面金兵却提刀掠阵，有一个不争先的，先是一刀一个，死在眼前，谁不舍命。明知上前也是死，且顾眼下的命，可怜只得往前闯去。金营里见竖起番字白旗来，就知是奸细接应，又怕内有奸诈，先使王盐商的兄弟王蛮子趴上城去，却用梯子一个个接着上城。那城上军民那个是不怕死的，见了金兵上城，滚的滚，趴的趴，一个价走投没命。城里先放起火来，苗青一干奸细砍开城门，放金兵进来。但见好杀：

> 金珠如土，一朝难买平安；罗绮生烟，几处竟成灰烬。翠户珠帘，空有佳人无路避；牙床锦荐，不知金穴欲何藏。泼天的富贵，堆金积玉，难免项下一刀；插空的楼房，画碧流丹，只消灶前一炬。杀人不偿命，刀过处似宰鸡豚；见死不垂怜，劫到来总如仇怨。自古来淫奢世界，必常遭屠杀风波。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争战劫灰多。

那时扬州城里不下十万人民，杀的精壮男子、老丑妇人不计其数，兀术太子才令封刀。蒋竹山把苗青开的富民册籍呈上，四太子看了，就叫龙虎大王同苗青搜括富民家财宝货，助饷过江。苗青先把好女子拣选了五十名，打扮的天仙一样，送到金兀术营里答应，次后开出城里富户平日有养好瘦马的人家，并乐户娼籍、出色有名的女戏，一一开造册籍，听四太子发落。四太子就着蒋竹山同阿里海牙拣选三千妇女，送一千上北京进与金主，一千随营自用，一千赏这破城有功的将官军校。这蒋竹山苗青得不的一声，正称下情。苗青和龙虎大王坐在扬州府堂上，照依册籍，把扬州盐商、木客、乡宦、富民一齐传将拢来，先要了骡马，次要金银，又次要珠宝。又把妇女们一家家赶出来，选着有姿色的留下入官。可怜这些妇女，俱用黑灰搽脸，蓬头破袄，妆做奇丑模样。那些美貌娇容的，一时恨不得变作个无盐女[①]来，才可免性命。可见美色不但害人，连自己的命也坑了。有诗为证：

> 麝为香遭网，鸟因翠损毛。

龟灵逢灼甲，檀馥被炉烧。

憎苦多遗蓼，争甜少剩桃。

东施笑西子，夫妇老蓬蒿。

那些大商贾们撵出金银元宝，在府堂垛的高有十余丈，零星碎银不用天平，抛在地下，何止百余堆。那苗青将平日和他有大小嫌疑的，叫龙虎大王或是箭射心窝，刀穿两肋，杀的人在堂上横敧竖卧，使在傍看的人畏惧，不敢不献出珍宝来。那时扬州妇女大小人家俱尚珠子鬘儿，一两珠子卖到百十换。这一搜，真是明珠百斗非为罕，碧玉千层未足奇。那些富民，初时也只说有了财宝买出命来，谁知这人心原是无尽的，见了一千还要一万，见了银子又要金宝。先还哄着，自己献出来，到了三日之后，见富民说都尽了，只得非刑吊拷，火炙刀剜。可怜受尽千般之苦，净了家私，还不保其命，这是富户的结果。因此说，人生乱世，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怎当那众生凡夫贪心太重，不到此地也不肯休心。到了五鼓醒来，还要算计那一宗生意有利，那一件机巧骗人，细细想来，可不是一场春梦。唐人钱起有《蜜脾咏蜂》曰：

年年花市几曾淹，斟暖量寒日夜添。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却说这蒋竹山，自从得了盐船，有十万之富。和苗青算计停当，得了扬州，即将此银合伙，添上扬州盐商的银子，不止百万，做起盐来，以为久远之利可以敌国，把金银积到北斗也是不难的。又奉了兀术太子使他搜选妇女，不论良家娼妓，要足这三千美女的数，好不快活。想了想，我那打光棍做穷医生的时节，见了一个李瓶儿就把我弄昏了，受了西门庆多少亏。今日到了这婆娘海子里，尽我受用，只恨少长了百十根髭髭，一时间没处打发这些妇女。因此和阿里海牙商议，先出了一张告示，要遍考选扬州妇女，和开科场殿试一样。分了三案：第一案是良家女子年十六岁以下，有容貌超群，诗词伎艺的，名曰花魁，和殿了状元一般。第二案是良家妇女二十以下，有才色绝代，歌舞丝竹的，名

曰花史，和殿了二甲一般。第三案是乐户娼籍二十以下，有色有艺的，名曰花妖，和殿了三甲一般。以上三案俱是中选的，头一场选人才容貌，第二场考文学诗画，第三场考丝竹歌舞。三场毕，照旧放榜。第一甲金花锦缎，鼓乐游街；第二甲金花彩缎，鼓乐送出大门；第三甲银花色缎，鼓乐送出二门。奏知兀术，喜个不了。一面照依城内坊里挨门拘唤，如有一名隐漏，两邻不举，十家连坐。那敢有一个妇女不出来听选的？那一时，只恨天生下来不瞎不瘸。也有那贞烈妇女投井自缢的、截发毁容的。后来金兵知道，出了大牌，有妇女自死者，罪坐本家，全家俱斩。谁敢不遵？日夜里到守起女孩儿来，顾不得名节，且救这一家性命。也有淫邪妇女，见了榜文，要显他的才貌，逞起精神，打扮着要做金朝后妃的。扬州风俗淫奢，大约爱考选的妇女十有其八，贞烈之女不过一二，此乃繁华的现报。

有多少奇怪的事，到了乱中才把妻妾真情看透。且说扬州东门里有一王秀才，生平只一宠妾，是个有名的美人，能文善画，才艺无双。二人相得，寸步不离，如掌上珠一般，打扮的珠翠绫罗，奉承他百依百随。后来王秀才因色欲伤了，时常吐血，不敢纵欲。不消一年，到因寡欲受胎，生了一个儿子，越是夫妾情重，到把大娘子丢在一边。在一所花园里收拾的雪洞般书房，三口儿过活，就是比翼鸟、连理枝，也比不过两人情厚。

忽然金兵进了城，各人逃命。这王秀才间壁有一座当店，年久了，故衣柜架甚多，只得藏在一层天平板上，下面俱是衣架木器。到了天晚，只见几个番兵进来，照了照见没人，把架上衣服拣好的尽力包了去。落后掳了两个妇女来，吃酒唱闹了一会，众人将掳的妇女陪去睡。只留下一个美妇人陪着个番兵，在这当铺闲床上宿歇。王秀才伏在天平板上，唬得一口气也不敢喘。从板缝里往下看，这妇人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我那娇滴滴美人。和我生死不离的爱妾，如何却落在这番兵手里？眼见得他决不肯失身，平日里的志气，许下同死同生，如何肯顺他！”一

面想着，又是疼又是怕。只见床上支支呀呀干的一片声响，原来两人在床沿上行事哩。妇人道："把灯取过近前来，咱照着要得有趣些。"（以下删162字）番兵乐不可言，细问："你是谁家娘子，这等有趣的紧？丈夫是个甚样人？"妇人道："俺丈夫是个秀才，生的人物也好，只是这件事上再不曾打发个足心。我今日可尝着滋味了，好不好把他杀了，咱一处过去吧。"这王秀才就着灯影看得分明。只见他令宠把奉承他的一套本事，全使出来奉承那番兵。王秀才死了两遭：先见他上床去，酸了一个死；后见他要杀了他跟着番兵，又恨了一个死。到了天明，番兵听见吹角进营，要起去，还被妇人拉住不放，在床沿上弄有一个时辰才撒手。嘱付了又嘱付："到晚还来，我在这里等你。"番兵道："四王爷不许掳妇人，你只在家藏着，我来找你罢。"两人搂抱不舍，把妇人送过屋里去了。后来金兵出城，王秀才回家见了妇人，说他失节，百口不招。因生下儿子，不好叫他死的，才知道枕边恩爱风中露，梦里鸳鸯水上萍。王秀才以此弃妻子出家为僧去了。

却说一个娼妓，做出件翻天揭地的事来。扬州钞关上有一妓，姓苏名琼琼，也是扬州有名的。接了个布客是湖广人，相交情厚，把客本费尽，不能还家。后来没有盘费，情愿和这当行的一家住着，就如咎喜员外一般。忽然金兵抢了钞关，把琼琼掳了，和这客人一搭，白日拴锁夜里用铁绊。到晚上解下妇人，却将蛮子们十个一连上了锁才睡。一日，番兵吃的大醉，和两三个妇人行了淫，一头睡倒。却被琼琼把铁绊的锁开了，放将客人起来，用番兵的刀，一个个都杀净，搜出他抢的金银一千余两，和这客人扮做逃民，回湖广做起人家来。生了儿子，发了十万之富，岂不是件侠事。

看官听说，天下的事那里想去，良家到没良心，娼家反有义气，也是各人所遇不同。后来蒋竹山考选扬州妇女，这些瘦马妓女不消说的，还有大家女子出来，欢欢喜喜，和番兵骑在马上，争妍卖俏，比门户人家更没廉耻，岂不是风俗淫奢之报。到了三日

报名已毕，先考头一场，发出一张条约：

钦差提调淮扬兵马都督府蒋，为奉旨考选宫嫔，严立条约，以防隐漏，以杜冒滥事：照得广陵为名丽之区，迷楼实烟花之薮②，舞逾上蔡，歌出阳阿，代充掖廷，必先兹郡。今遵奉王旨考选良家，兼收乐籍，分三案为三甲，不啻文士登科。自才艺及声容，以定女中魁首，百代奇逢，千秋荣宠。除遵依里甲挨门报名外，凡系文词女史，第一场考诗赋论一篇，即合式；身容姿态，次场点名；歌舞吹弹，末场面试。先三日，扬州府各递试卷、脚色，并载里甲、年貌、历履、习学某艺，临期执技登堂验选。一照文场殿试，分三甲上下游街及第。如有滥冒顶替，许人揭告，以违旨定罪不贷。特谕。

大金天会陆年　月　日

到了三日后，妇女报名已毕。由江都县申到扬州府，挂出牌来，在察院衙门听考。临时，蒋竹山、阿里海牙并本府大小官员，俱是大红吉服，门首悬彩奏乐，挂了三个大字是“女开科”。这些妇女们，都是艳妆丽服，傅粉涂朱。也有哭啼啼在轿里，父母随着送场，似昭君出塞一般，哭的千人落泪。也有喜喜欢欢先换了金朝服色，窄袖戎妆，平头盘髻，也十分好看，多是乐籍、卖瘦马的人家，一时间就扬鞭上马，笑嘻嘻来争这女状元。街上看的人上千上万，通挤不开。鱼贯而进，约有二千五百名。大门首知府点了名册，一个个花攒锦簇，五色纷披，果然也可观，但见：

千层锦绣，万朵胭脂。绮罗对对，排来五色云霞；珠翠丛丛，衬出三春花柳。一个家淡妆出月下梨花，却嫌脂粉污颜色；一个家浓染似雨中芍药，恍疑香露滴衣裳。那愁的低垂粉颈，好一似捧心西子，越添上一种妖娆；那喜的满面笑容，好一似渡海观音，更显出十分光艳。高髻云鬟，扮的是大内梳妆，动人处玉钗斜挂；弓鞋罗袜，走的是扬州俏步，关情处檀袖偏拖。长的是

眉，眉弯新月，远山淡画出双蛾；秀的是眼，眼溜秋波，碧水轻盈含一笑。粉的是腮，鼻边红杏淡白云；朱的是唇，齿上樱桃明素玉；圆的是肩，新藕琢成香玉臂；软的是乳，梅萼初簇碧酥囊；纤的是腰，杨柳三眠；细的是股，芙蓉两朵。翡翠群中藏翡翠，鸳鸯阵里卧鸳鸯。

大堂上坐下，阿里海牙居左，蒋竹山居右，俱是大红蟒服，金幞头、玉带，帽上悬着貂尾——这是金朝官制，凡官至二品方许帽上系貂，如今梨园唱戏还有此制。一边分了东西文场字号，俱在堂上面试，怕有代笔，番将堂下带刀巡逻。只见一个教官，提着一面牌下来。上写着四行大字：

第一场题三道：

沉香亭牡丹清平调三韵

广陵芍药五言律诗

杨贵妃马嵬坡总论

这些平日读书饱学，吟诗作赋的女学生们，多出在士宦名儒之家，从七八岁上了女学，偏是聪明乖巧，比儿子读书还长进的快。如今徽州府风俗，不教儿子读书，只多少识些字就叫去做生意。只有女儿偏要习学诗词，博出个才子的名去，把诗词传刻，向女流中夺萃，因此常常惹出风流话本。今日扬州考选女秀才，皆因有此风俗，才有此番选试。

单说这女秀才们见了题目，一个价铺下玉板纸的试卷，紫管的彩毫细笔，螺纹的鹦鸽端砚，松烟金漆的龙香墨精。那苦思的攒促着两道眉儿，想一句写一句，十分好看。那得意的思入风云，把罗袖拂一拂纸，伸出那春笋般又细又白的指头儿握起笔来，真似龙蛇飞舞。也有做诗做论的。那消两三个时辰，把卷子誊真，俱是钟王楷书，珠圆玉润，捧着卷子送到考试官面前。那知道考试官却是不识字的，只凭着扬州府王推官，是个山东才子，积年大词客，一切出题看卷凭着去取。这两个大主考，阿里海牙是个武将，不消说瞷心瞎目了，蒋竹山只记得几个草头药

方，那晓得诗词歌赋？见了这些女子进场，已是雪狮子见日——化酥了半边，连骨髓都流出来；又好似看太阳花了眼——通是青红黄黑，在眼睛里乱滚，忙的个可怜。到了日西时，也收了百十本卷子。其余或句不成章，字画差错，俱不入选，还有曳白的，俱一齐出场。到了第二日贴出榜来：

大金国扬州府为考选女科事，今将头场取中合式进士榜于后：

一甲第一名宋　娟　扬州府江都县人，商籍，论一篇，《马嵬坡》。

二甲第一名王素素　扬州府通州人，乐籍，《沉香亭诗》三首。

三甲第一名柳眉仙　淮安府山阳县人，军籍，《广陵芍药诗》二律。

其余考选不等，定了名次，共取中进士八十二名，不能细载。只有女状元宋娟朱卷传满扬州。这些宿儒才子，也都夸他博学弘词，不像个女子，即时刻了传诵。

《杨贵妃马嵬坡总论》：

论曰：盖闻情者，弱骨之媒；爱者，醉心之蘖。星眸粉黛，名为伐性之斧斤；狐媚娇痴，号作登床之机弩。况假合能有几时，玉质朱颜，转眼而鸡皮鹤发；好丑原同一味，金床象枕，回头而骨冷魂消。愚者沉焉，达者笑之。故琴瑟取诸关雎，乐而不淫；床第戒于牝鸡，礼以防乱。乃有唐闱多秽，兆自开邦。兄收弟妇，有忝日角之雄君；子纳父姬，忽代月升之女主。点筹借箸，投子闻声，此皆历代丑踪，缵[3]述祖武。逮至玄宗，恣情渔色，纳子妇而号太真，宠妃姊而封列土。华清水滑，凝脂流合欢之香；绣岭尘飞，连骑贡侧生之笑。堂开锦绣，排甲第于云霄；门列棨戟，擲沙泥于金玉。或连镳则云锦述天，或狎坐而珠玑满地。雕麟织凤，罗纨穷天

女之工；玉脍冰鲜，水陆尽穷民之血。以兹淫风相煽，阴气乘权。蛾眉娇妹，鸳鸯入鹅鸽之群；碧眼胡儿，虎豹结狐狸之党。洗儿之金钱一入，渔阳之鞞鼓忽来。凤辇云奔，马嵬尘起。路傍弃霓裳之宝器，道隅走乞食之王孙。遂使蛲颈投环，羊头贯槊，七夕密约化为冷烟，三峡淋铃魂消夜雨矣。不亦悲哉！然后知玉碎香残，前日之珠翠也；羯鼓征尘，前日之歌舞也；手掬麦饭，前日之珍羞也；以枪揭首，前日之剑南旌节也。乐极而悲来，物穷而理返。是故君子土木形骸，电光富贵，性不以情移，而识不以爱乱。盖审于浓淡久暂之间，不以彼易此也。

第二甲榜眼王素素《沉香亭牡丹次清平调韵》：

冰肌玉骨月为容，久厌胭脂入画浓。

洗净铅华应不染，天台姑射一时逢。

又：

并蒂连枝笑合欢，玉容常向月中看。

姚黄魏紫争承宠，冷蕚天香未可干。

又：

石家金谷暗生香，风雨春深自断肠。

为嘱花神好相护，明妃马上不成妆。

第三甲探花柳眉仙《广陵芍药五言律》：

汉宫仙掌露，春色上华簪。

影浸盘盂玉，光摇围带金。

花王终让宠，蝶使莫相侵。

应有东君荐，莺衔到上林。

原来二女子诗中包藏深意，说那沉香亭牡丹不爱繁华，甘心枯守，每一首末句都有自寓的意思。这芍药诗却说的富贵，有金屋贮阿娇、昭阳第一人的光景，那玉盘盂、金带围，乃芍药佳种，真是诗中李杜、女中的谢道韫、朱淑真，也不能到此风雅。其余

合式的女进士，或有几句，不能遍传。到揭晓传胪④，女状元宋娟在公堂上插了两朵金花，两肩上十字披了织锦金缎，两对彩旗，四名鼓乐引导，当堂上了四人明轿送归及第。榜眼王素素也是一样，却是彩缎一对，彩旗一对。探花柳眉仙也是一样。到了三甲以下散进士，不过二枝镀金花，一对红纱，二人轿子。俱鼓乐引着送在大营里，见了四太子谢恩，听发在那里。那时兵马急着过江，一面逼拷富户，一面搜罗妇女。兀术只选了几个会弹唱的随营，把这女状元、二甲、三甲共选取的八百女进士，一时没有这个落地，又不便发回本家，怕有逃亡走匿的事，叫王推官安置。只有琼花观地方宽大，把上下房道官、火头一齐赶逐，将这妇女们权且安置，使一老成番官看守，把大门封了，不许亲戚往来，以待平定了江南，往燕京进献于金主。这些妇女的父母，在外哭哭啼啼，往里送饭食衣裳的，真是：

花花柳柳，原从南国生成；燕燕莺莺，尽被东君收去。蔡女多才，但做胡笳十八拍；昭君美貌，空传琵琶五言诗。阿姊阿妹，忽改做年弟年兄；大乔小乔，没处觅房师座主。妒色梨花逢暴雨，能言鹦鹉入金笼。

后有美人题词壁上，曰《满江红》云：

邗水繁华，扬州人物，尚遗隋氏风流。绿窗朱户，十里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破金城、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任此身南北，断梗浮鸥。破镜乐昌谁续，念萧郎⑤陌路难投。从今去，香魂千里，簫凤断秦楼。

一时题咏甚多，不能遍载。那兀术太子和这粘没喝、斡离不大将军一班番将，不消说朝朝醉乐，夜夜欢歌。只这蒋竹山一个穷光棍，坐拥着百万金银，每夜别有良家女子十余人陪侍，清歌妙舞，不在这钦选以内的。苗青和王起事秀才一般盐商，子女金帛、珠玉玩好，没般不奉承，真是：富过郿邬⑥白璧满，花逾金

谷⑦绿珠多。

一日传下令来，刻期过江。先发了一封战书与宋朝都统元帅韩世忠，金山会战。韩世忠也差官送了五百个黄柑来，说北军过江，愿打浮桥三所，知大军远来，谨以黄柑五百解渴。兀术大惊，赏回差官，刻日决战。知道蒋蛮子不惯行兵，把苗员外封了扬州副都管，和蒋竹山权守扬州，催兵饷接应。分了一班番将过江的汛地，要一鼓而渡。十万人马，真有投鞭断流的光景。兀术到了瓜州江岸，看着金山下的南船一只也无，江南城郭隐隐，全不见旗旛。正不知韩都统的兵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无盐女：齐宣王后。战国时无盐邑有丑女钟离春，四十未嫁，自谒齐宣王，面责其奢淫腐败，宣王纳为后。事见《列女传》。后人因用作丑女之通称。② 薮(sǒu 叟)：人或物聚集的所在。　③ 缵：继续；继承。　④ 传胪：科举时对考中的进士，依次唱名传呼，称"传胪"。　⑤ 萧郎：《梁书·武帝纪》"(王)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萧郎，指武帝萧衍。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之男子。　⑥ 酆鄗：即"酆坞"，地名。在陕西眉县北。东汉初平中，董卓筑坞于酆，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　⑦ 金谷：地名。在河南洛阳市西北。晋太康中石崇筑园于此，世传"金谷园"。

古代小说中的任何一部续书，无一不是借原著中人物之形骸，吹进作者独有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趣旨，丁耀亢《续金瓶梅》亦在此列。然而丁耀亢关心的不仅是《金瓶梅》中的劝惩，即原书中人物的命运和归宿，他更为看重的是《金瓶梅》所写时代，即宋金交战这段历史。这就与他生活和经历过的明、清易代这段史实紧密结合在一起。换言之，丁耀亢是借《金瓶梅》原书的时代发展顺序，实写明季王朝的昏庸腐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党同伐异。致使清兵夺取北京后，直捣江南，血洗扬州。续书中的南宋偏安一隅，正是南明弘光王朝的真实写照。本回的《满江红》词云："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这里的"清平三百载"，正是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代王朝，而与仅有一百七十六年历史的北京王朝无涉。联系到其他回中所言的"厂卫"、"锦衣卫"，无一不是明代特有的官署名目；所写的"蓝旗营"、"旗下"等清兵八旗制度，更与金人的军事建制无关。因此，《续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就是通过对明清易代这段史实的影射，总结出明代三百年的帝基毁

于何人，败于何事，并且丁耀亢直面现实人生，以满腔悲愤之情，揭露清廷的凶暴残横，试看此回的这几句描写：

“那时扬州城里不下十万人民，杀的精壮男子、老丑妇人不计其数，兀术太子才令封刀。”金兵的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罪恶，正是“扬州十日”真实生活画面的生动再现。在满族封建统治刚刚站稳脚跟的当时，丁耀亢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抨击清兵罪行，我们不能不敬佩他的胆识与勇气。丁耀亢的“悖逆”，自然为清廷所不容，康熙四年(1665)八月，六十七岁的丁耀亢为此下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对清王朝的愤懑之情，更倾注在他笔下的人物躯体之中。此回里的苗青，在原著中是扬州苗员外的奴仆，北上途中，勾结陈三、翁八，杀死苗员外，后通过王六儿，贿赂西门庆，得以逃之夭夭。至于蒋竹山，正如续书中所言：“我那打光棍做穷医生的时节，见了一个李瓶儿就把我弄昏了，受了西门庆多少亏。”最后被李瓶儿骂得狗血喷头，赶出家门。一个是忘恩负义之徒，一个是乘人之危、谗言进色的穷光棍，这两个在原著中并不起眼的角色，到了丁耀亢的笔下，摇身一变，成了靦颜事仇、为虎作伥的刽子手，忝列扬州正、副总督要职，帮助清兵杀、刮、掳、淫，其心狠手毒，犹如蛇蝎，比之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蒋竹山别出心裁、匪夷所思的遍选广陵花，更是描写得有声有色。然而，事隔不久，作者在第五十六回《扬州城分剐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中，为他们设下了如此结局：“岳元帅审问已毕，即分付刀斧手将苗青……绑在辕门外将军柱上，凌迟处死，将蒋竹山带往江南献俘。那时百姓上千上万，那里打得开。及至走到扬州府前市心里，那里等得开刀，早被百姓们上来，你一刀我一刀，零分碎剐，只落得一个孤桩绑在市心。开了腔，取出心肝五脏，才割下头来”；“把蒋竹山换了一身红衣，头上插上叛贼白旗，先在各门上号令一日，两棒鼓，一声锣，吹一声喇叭，一百匹披甲前后围着，都是刀斧手。蒋蛮子一生一世受用不尽，这番才是他的结果”；最后是“乱箭射死，仍枭首扬州悬示”。如果说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是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思想为主导，完成了《金瓶梅》中各色人等的各种结局的话，那么苗青与蒋竹山的结局，正反映了明末清初广大人民群众对清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残暴凶狠的血泪控诉，并满足了他们严惩凶顽的合理要求。这正是《续金瓶梅》一书的精华和价值所在。

《续金瓶梅后集·凡例》中说：“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入正论，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套腐鄙俚之病。”丁耀亢所言，正是一切世代累积型词话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即正文

中加入了众多的诗、词、曲等各种韵文。丁耀亢不仅继承了这一创作传统，而且用词清新，反映了他较高的文学素养。这类诗、词韵文的掺入，写人状物，更加丰富生动；撰语入情，愈加多彩多姿，就此回加入的韵文而言，对刻画蒋竹山、苗青的丑恶灵魂显得生动丰满，而对清兵的大肆屠掠，更令人发指。

就《金瓶梅》续书而言，早在《续金瓶梅》之前就有《玉娇李》问世，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已有记载，而且他本人也曾目验，只不过此书已佚，不知落何所。丁耀亢的创作，受到《玉娇李》的影响，也是不言自明的。《续金瓶梅》问世不久，康熙年间就出现了《隔帘花影》。它是因《续金瓶梅》遭禁，删削《续金瓶梅》而成。所删多涉金人烧杀掳掠画面与怀念亡明的激越沉痛语言，《续金瓶梅》的精华，也随之丧失殆尽。待至清末民初，清代封建统治已岌岌可危，马上寿终正寝之时，又出现了一部《金屋梦》，才恢复了《续金瓶梅》的原貌。一部《金瓶梅》续书史，对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多有启迪。

（刘辉）

鬼　母　传

李清

鬼母者，某贾人妻也。同贾人客某所，既妊暴殒，以长路迢远，暂瘞[①]隙地，未迎归。适肆有鬻[②]饼者，每闻鸡起，即见一妇人把钱俟[③]，轻步纤音，意态皇皇，盖无日不与星月侔[④]者。店人问故，妇人怆然曰："吾夫去身单，又无乳，每饥儿啼，夜辄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儿耳。"

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昼投钱于筒，暮必获纸钱一，疑焉。或曰："是鬼物无疑。夫纸熬[⑤]于火者，入水必浮，其体轻也；明旦盍[⑥]取所持钱，悉面投水瓮，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独妇钱浮耳。怪而踪迹其后，飘飘飐飐，迅若飞鸟，忽近小冢数十步，奄然没。

店人毛发森竖，喘不续吁，亟走鸣之官。起柩视，衣骨烬矣，独见儿生。儿初见人时，犹手持饼啖，了无怖畏。及观者蝟集，

语嘈嘈然，方惊啼。或左顾作投怀状，或右顾作攀衣势，盖犹认死母为生母，而呱呱若觅所依也。伤哉儿乎！人苦别生，儿苦别死！官怜之，急觅乳母饲，驰召其父。父到，抚儿哭曰："似而母。"是夜儿梦中趯趯⑦咿喔不成寐，若有人呜呜抱持者。明旦视儿衣半濡，宛然未燥，诀痕也。父伤感不已，携儿归。

后儿长，贸易江湖间，言笑饮食，与人不异。唯性轻跳，能于平地跃起，若凌虚然。说者犹谓得幽气云。儿孝，或询幽产始末，则走号旷野，目尽肿。

〔注〕 ① 瘞(yì意)：埋，埋葬。 ② 鬻：卖。 ③ 俟(sì四)：等待。 ④ 侔(móu谋)：齐，同。 ⑤ 爇：焚烧，点燃。 ⑥ 盍：何不。 ⑦ 趯趯(tì tì惕惕)：跳的样子。这里指蹬踢。

本文采自张潮《虞初新志》，作者李清。

本篇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超越时空界限，以志怪形式，表达了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母爱。鬼母既妊暴殒，于阴间生子，本属子虚乌有，但在巫文化兴盛的时代，却又让人将信将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写鬼魅世界，而是将故事放到现实人生活的阳世，通过许多真实而动人的言行细节，突出了作品的母爱主题。妇人买饼，无日不是鸡鸣时分。店人问起原因，妇人怆然曰："吾夫去身单，又无乳，每饥儿啼，夜辄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儿耳。"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听到这样动人的语言，谁又能怀疑她的身份，把一位伟大的母亲与鬼这一可怖的形象联系到一起呢？店人由纸钱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以后，虽毛发森竖，急速报官，但起柩之后，对婴儿的描写，又从另一个方面打消了人们对鬼的恐惧，突出了鬼母的母爱之情。婴儿"或左顾作投怀状，或右顾作攀衣势"，可见鬼母显然仍在照顾着自己的孩子。而"盖犹认死母为生母，而呱呱若觅所依也"一句的猜测与"伤哉儿乎！人苦别生，儿苦别死"一句的感叹，更进一步突出了这种母爱。孩子被父亲带回家以后，夜间又作蹬踢之状不能入睡，像是有人抱着他在哭，可见鬼母对儿子的关心和怜爱，而"明旦视儿衣半濡，宛然未燥，诀痕也"的描述，就更突出了鬼母的依依惜别之情。从凌晨买饼以啖儿，到儿有父爱后依依离去，这种伟大的母爱贯穿始终，而这也正是本文的动人之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聊斋

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其实何止是《聊斋志异》，中国优秀的志怪小说无不如此，《鬼母传》正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善于将简单的故事情节安排得曲折离奇、引人入胜，是本文的又一特点。本文的故事情节本来十分简单，通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却具有了出人意外，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首先是善设悬念，制造包袱。某贾人妻既妊暴殒，暂瘗隙地，后事如何？作品没有写。接下来便写鬻饼者每闻鸡起，即见一妇人把钱等待买饼，且轻步纤音，意态皇皇。这就令人不禁要问：她是谁？为何每日鸡起即来买饼？也正是这一悬念，才使店家的询问合情合理。妇人怆然之答虽然暂时解释了这一疑问，但紧接着店人"昼投钱于筒，暮必获纸钱一"，又将店主人和读者带入五里雾中，又一悬疑。店主人根据别人的建议投钱于水瓮之中，并跟踪女子至墓地，这才知女子是鬼，从而解开了谜团。至此虽将妇人与既妊暴殒的贾人妻联系到一起，但究竟是不是她的鬼魂？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悬念。店人亟走报官，起柩视，悬念冰释，然小儿在棺材中的动作及归家后夜不成寐、衣衫半湿以及儿长大成人之后的"唯性轻跳"等细节描写，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悬念性质，给人以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分外吸引人。其次是善于营造、渲染神秘而紧张的气氛。如买饼妇人之神秘出没，铜钱之变成纸钱以及店主人踪迹妇人后知其真实身份时毛发森竖、喘不续吁的描写等等，都增加了本文的故事性与神秘感，使之格外引人入胜。

（王恒展）

宦氏折磨王翠翘

青心才人

——《金云翘传》第十五回（节选）

话说翠翘认得是束生，正欲上前厮认，听得小姐恁的称呼，想着姥姥临别分付，叫他见熟人切莫厮认，性命要紧之说，连连收住了口。暗点头道："我道我怎的得到这里，原来是妒妇的计较。我且忍气上前，又作道理。"含住眼泪，走近前，朝着束生道："姑爷磕头。"束生一则初回，二则翠翘已死一载，那知他落难于此，三来裙布素装，不似当时华丽也，再不想被这女平章[①]弄在

家里。一见翠翘磕过了头，因问宦氏道："这女子从那里来的？"小姐道："爹爹在北京讨来伏侍我的。这丫头倒也能干，擅新声，弹得好弦子。"柬生闻此二语，打动了他[思]翠翘的念头。不觉一阵心酸，泪盈眼眶。故推整衣，[拭]了情泪道："他叫甚名字？"小姐道："叫做花奴。"柬生道："花奴，你起来，好生伏侍小姐。"翠翘含泪应了一声，起来立在宦氏身边。柬生一眼看去，惊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目瞪心呆。这花奴兀的不是王翠翘！暗暗叫苦道："罢了，中了这妒妇计了。他当时不认我娶妾，正是此意。今日教我如何招架，如何解救！可不苦杀翘儿也。这是我害他了。"忍不住泪流满脸。宦氏道："相公因甚下泪？"柬生道："起服在迩②，念及你婆婆，不觉心酸泪下。"宦氏道："相公若为婆婆泪下，可谓至孝[矣]。"翠翘见柬生如此牵情，那眼泪儿那里禁得，便扑簌簌吊将落来。恐怕宦氏看破，即推故走进去了。有古诗为证。

诗曰：

今日何迁次，新官与旧官。
笑啼俱不敢，方信做人难。

宦氏心知二人情况不堪，暗暗欢喜道："这番奈何得他有趣，强似杀这淫妇一刀矣。待我慢慢处置他。"分付整酒，替相公洗尘。柬生道："途中劳顿，不堪任酒。则索罢休。"小姐道："花奴颇擅音律，叫他在旁司酒，强饮一杯，以慰久阔，勿阻妾之敬意。"柬生无奈，只得勉强应承。

须臾酒至，二人坐下。宦氏叫花奴来斟酒，翠翘至，执壶斟酒。小姐道："姑爷是要进前伏侍的，但不要违老夫人之命。伏侍管待无妨，我不比那吃醋拈酸，不能容人的妇女。今日却要你多劝相公吃几杯。"翠翘斟酒，柬生如坐针毡。几遍价欲待掀翻桌面，推倒酒埕③，抱着翠翘嚎天痛哭。那禁宦氏甜言[蜜]语，嘻笑谐谑，频斟苦劝。柬生坚辞不饮。宦氏道："君再不饮，吾将效王恺故辙④。"遂对翠翘道："若不能劝姑爷饮此巨觥者，即以

军令施行。快持觥跪奉姑爷！”翠翘不敢违命，低头奉酒，跪在柬生前。柬生手足无措，勉强一饮而尽。道：“小生已如命矣，幸恕花奴之罪。”小姐大笑道：“吾能为王恺，君不能效王敦⑤！此酒可谓美人饮也。”柬生道：“小生之恶醉强酒⑥，亦犹王导⑦当日之以人命为重也。”宦氏道：“相公可谓惜花人矣。花奴，再献姑爷酒。你善胡琴，可弹一曲，劝姑爷饮。”翠翘不敢违命，取胡琴，将壶斟酒在柬生、宦氏面前道：“姑爷小姐请酒，花奴奏胡琴侑觞。”小姐道：“只拣上好簇新中听的弹上来。若弹得不好，却是要打的哩。赏你酒一钟，肉二片，先吃后弹。”翠翘不敢不吃。柬生看了心如刀割，泪从肚落。翠翘是打怕的人，怎敢违拗。整顿胡琴，和平韵律。因观柬生昔是同床侣，今为席上宾，相看而不能相认，感慨兴亡，成悲今日，遂弹云。

词曰：

妾身薄命落娼家，嫁得良人实富华。绮罗队里笙歌送，翡翠营中音律奢。违遭妒雨随风泊，又向侯门寄浪槎。笑啼不敢如无我，喜怒由人只问他。闻道主翁千里返，相逢却是旧侬家。一为座上风流婿，一为厨下小庸娃。四目相看生气断，两心相照死争些。漫把胡琴调旧怨，悲哉今日实堪嗟。悲今日兮，位次何迁。忆旧事兮，按拍长吁。相逢不语兮，肝肠欲断。何时重会兮，双双同飞。

弹未毕，凄风楚雨，啾啾唧唧，扑至筵前。宦氏亦正襟危坐，愀然不乐。柬生则两泪交流，不禁涕之无从矣。而翠翘心灰肠断，涕泗交横。柬生怕露出脚色，便隐几⑧而睡。宦氏道：“花奴，我叫你劝姑爷酒，怎弹出恁般词曲，将姑爷弹得睡着了。姑爷不醒，却要打[你]。”柬生连连抬头道：“卑人不睡，聆音察理，隐几少思维耳。此曲真是弹得好，诉自己情衷，令他人耳聪，妙妙。”宦氏道：“果然好，知音者芳心自懂。但调太凄怆，殊非下酒之物。再弹一曲，要使人闻者神爽，乃恕尔之罪。”柬生道：“一之为甚，何必再也？”宦氏

道："再斯可矣，庸何伤乎？花奴再弹上来，迟则重责不贷。"翠翘含泪道："姑爷小姐请酒，待花奴再弹一曲好的。"乃复整弦弹云。

词曰：

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渺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这一曲弹完，闻者心旷神怡。束生道："高若崇山，宛若流波，美哉胡琴技至此乎。"宦氏道："飞纤指以驰骛，纷涩嘉以流漫，果是绝妙好技，请相公满饮大白⑨以赏之。"束生无奈，又强吞了一杯。眼中看了翠翘恁般折磨，讲又讲不得，说又说不出。自懊恨，自埋怨，自怜惜，暗暗心疼。坐立不安，那有心去饮酒。况听那样伤心曲调，一发割肚牵肠，吞声忍气。但只怕难为了翠翘，故勉强下酒。宦小姐快心满意，腾倒得他二人对面不能识认。一为座上主翁，一为筵前歌婢，见他两下，眼彷徨，耳熬煎，不能一言相通，半语安慰。冷眼觑了，又可怜，又可笑。道："今日一席酒，足消十年之气矣。"

〔注〕 ① 女平章：霸道的妇女。平章，唐代至元代均为高级官员名，位高权重，故用以比喻霸道之人。 ② 起服：服丧期满。在迩：临近。 ③ 酒埕(chéng 成)：酒瓮，酒坛。 ④ 王恺：西晋贵族，晋武帝舅父。以骄横奢侈闻名。据《晋书·王敦传》，王敦、王导拜访王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故辙：老办法。 ⑤ 王敦(266—324)：东晋大臣。性残忍。王恺命美人行酒，他故意不饮。西晋灭亡后，与王导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官至大将军。 ⑥ 强酒：勉强喝酒。 ⑦ 王导(276—339)：东晋大臣。王敦从弟。王恺命美人行酒，他本不能饮，因恐美人得罪被杀，乃勉强干杯。西晋灭亡后，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任丞相。 ⑧ 隐几(jī机)：靠着桌子。几，小桌子。 ⑨ 大白：大杯。白，酒杯。

本篇节选自清初世情小说《金云翘传》第十五回。

《金云翘传》，二十回，署"青心才人编次"。青心才人姓名及生平不详。

本书书名模仿《金瓶梅》，由金重、王翠翘，王翠云三个人物的姓名各取一字拼成。作品以明代嘉靖年间书生金重与王翠翘、王翠云姐妹的悲欢离

合故事为情节框架，以主要篇幅描写了王翠翘浸满血泪的经历，通过她卖身救父、两度为娼、两度从良而受尽凌辱，以至愤而自尽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官府的专横腐败，官军的怯懦无能，地痞流氓的狡诈狠毒，从而勾画出一幅封建社会的黑暗图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打入生活底层的青年妇女的种种不幸，满腔悲愤地喊出："人生最苦是女子，女子最苦是妓身。"这种鲜明地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立场，为之倾诉不平的态度，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民主精神，比之以往许多反映妓女生活题材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大大深化了一步。书中的王翠翘，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她不仅容貌艳丽，而且性格坚强。作为一个弱女，她上过当，受过骗，遭到过令人怵目惊心的凌辱；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没有使她自甘沉沦，反而使她性格更加坚韧。她就像巨石重压下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挣扎着。作品通过环境的描写和心理的刻画，真实地表现了翠翘的性格发展过程，使她成为古代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全书情节曲折，波澜起伏，语言比较生动流畅，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遗憾的是，作者囿于传统文化心理，书末写翠翘自尽被救，金重考中进士，到处寻访，终于找到翠翘，以此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

这里节选的，就是描写王翠翘悲惨遭遇的一个比较精彩的片段。

小说第十一回至十四回，写王翠翘被逼为娼后，为游学到临淄的无锡书生束守所爱，遂得从良，成为束生之妾。束生之妻宦氏，是一个"奇妒奇才"、阴狠而工于心计的官家小姐。束生对她心存畏惧，不敢让她知道自己娶了翠翘。然而，宦氏还是知道了此事。她又气又恨，却不露声色，利用束生不敢承认娶妾的弱点，暗中命人把翠翘绑架到无锡，先由其母出面，诬称翠翘是卖到府里的丫头，用毒打给翠翘一个下马威，并将其改名为"花奴"；等到翠翘被摧残了五个多月，已是心惊胆战，服服帖帖之后，再把她要到家中服侍自己，并叫她专门弹琴唱曲给自己消闲。又过了半年多，当束生从临淄归来时，宦氏便一手导演了当着其面折磨翠翘的悲剧。

本篇选文开头，写翠翘随同众使女仆人去叩见主人，一眼就认出这位"姑爷"正是自己的恩爱丈夫束生，霎时如同五雷轰顶。在苦难中挣扎的她是多么想扑到丈夫怀中去痛哭一场呵！然而，她忽然想起宦府一位好心的姥姥的叮嘱："性命要紧，遇着熟人，切切不可厮认。"于是她立刻明白了自己被绑架的原因，意识到自己此刻只是一个随时可能遭到鞭打的奴婢，只好含着眼泪去给束生磕头。束生做梦也想不到他以为已经死去的翠翘会成为自己家中的奴婢，开始并不在意，等他看清了立起身来的竟是翠翘时，

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但因骄悍之妻在旁，自己又从未提起娶妾之事，此时竟无法开口。想到翠翘因自己而受苦，他不禁泪流满面。在这恩爱夫妇当面不敢相认的沉重氛围里，只有宦氏暗暗高兴。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下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

接着，宦氏吩咐摆酒给束生洗尘，并故意命翠翘斟酒。束生心如刀割，哪里喝得下去？宦氏却频频劝饮，甚至威胁说："君再不饮，吾将效王恺故辙。"这里用的是西晋外戚的典故。据《晋书·王敦传》：

> （王敦、王导）遣（王）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

由此可见，宦氏已是在以翠翘的生命相威胁。在宦氏的淫威下，翠翘被迫跪在束生面前奉酒；束生为了使翠翘免遭行酒美人的厄运，只好勉强喝下这杯苦涩的酒。见此情景，宦氏禁不住发出得意的笑声。

然而，宦氏还嫌对两人的感情践踏得不够，又命翠翘弹琴侑酒，还说什么："只拣上好簇新中听的弹上来。"这无异于给两人滴血的心再抽上一鞭。可是，翠翘却不能不弹，束生也不能不听。可怜的人呵，明明肝肠欲裂却还要强忍眼泪，实在痛苦到了极点。这哪里是什么家庭宴会？分明是戕害人间美好情感的活地狱！

就这样，作品写出了一个浸透血泪的故事，使人对那黑暗的社会发出愤怒的抨击。

在这不长的篇章里，作者将人物置于尖锐的性格冲突之中，把三个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

这里的王翠翘，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女性的典型。她聪明、美丽、善良，曾一次又一次地争取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权利；但严酷的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使她饱受欺压和摧残。宦氏母女的毒打和威胁，更使她终日提心吊胆，忍气吞声。看到她在宦氏的折磨下"不敢违命"、"不敢不吃"的悲惨境遇，谁能不一掬同情的眼泪？

这里的束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典型。他对翠翘不乏爱情，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宦氏说明真相，更没有勇气在发现翠翘陷身为奴时与之相认。面对骄悍的宦氏，他只知唯唯诺诺，因而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翠翘遭受折磨，只会"暗暗叫苦"、"泪流满脸"、"坐立不安"，真是一个十足的可怜虫！尽管他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实际上，对翠翘的悲惨遭遇，他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这里的宦氏，则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典型。她明明对柬生娶妾极为不满，却装出一副贤惠温柔的样子，从而在精神上牢牢地控制了柬生；她明明知道翠翘与柬生的关系，却偏要在柬生面前折磨翠翘。看到二人伤心落泪，她洋洋得意，但就是不点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可以不择手段，真是貌似娇花，毒如蛇蝎。她的刁钻、精明和狠毒，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但她的形象却比王熙凤早出现一百年左右。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金云翘传》对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的一个贡献。（沈伯俊）

柳敬亭传

吴伟业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曹姓。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①]，困甚，挟稗官[②]一册，非所习也。耳剽[③]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好博[④]，所得亦缘手尽。有老人，日为酿[⑤]百钱，从寄食。久之，过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闻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⑥]，门车尝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此固向年[⑦]过江时，休树下者也。

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著。或问生何师。生曰："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⑧]莫君后光。"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正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至精者，其孰与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养气定词，审音辨物，以为揣摩。期月[⑨]而后请莫君。莫君曰："子之说未也。闻子说者，欢咳嗢噱[⑩]，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说几矣。闻子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憍然不能下[⑪]。"又期月：莫君望见惊起曰："子得之矣。

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⑫，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⑬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⑭若有亡焉。莫君曰：“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者相结，人人昵就生。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敖弄无所语。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

当是时，士大夫避寇⑮南下，侨金陵者万家。大司马⑯吴桥范公，以本兵开府⑰，好名士；相国⑱何文端，阖门避造请，两家引生为上客。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竟亲见之乎！”生闻其语，慨然。属与吴人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生以谈，三人者，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

未几而有左兵之事⑲。左兵者，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寻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宏域，与生为故人。宁南尝奏⑳酒，思得一异客，杜既已泄之矣。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进之。左以为此天下辨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居数日，左沉吟不乐，熟视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将军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将军不敢以专也，生请衔命矣。”驰一骑，入杜将军军中斩数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为文檄，不甚中窾会㉒。生故不知书，口画便宜辄合。左起卒伍，少孤贫，与母相失，请赕封㉓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闻天子赐姓事乎？此吾说书中故实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为知古今，识大体矣。阮司马怀宁㉔，生旧识也，与左郤，而新用事。生还南中，请左曰：“见阮云何？”左无文书，即令口报阮，以捐弃故嫌，图国事于

司马也。生归对如宁南指，且约结还报。及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后果如其虑焉。左丧过龙江关，生祠㉕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则其爱将陈秀也。秀尝有急，生活之，具为予言救秀状。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楮梧㉖。乃设之以事曰："今日饮酒不乐，君侯有奇物玩好，请一观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画己像二，其一关陇破贼图也。揽镜自照，叹曰："良玉天下健儿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贼后，将入山，此图所以志也。"见衲㉗而杖者数童子，从其负瓢㉘笠且近，则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㉙为谁。左语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负恩当死。顾君侯以亲信即入山，且令相从。而杀之，即此图为不全矣。"左颔之，其善用权谲㉚，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

初生从武昌归，以客将新道军所来，朝贵皆倾动。顾自安旧节，起居故人无所改。逮江上之变㉛，生所携及留军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或问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此。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乃复来吴中，每被酒㉜尝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既在军中久，其所谈益习而无聊，不平之气，无所用，益发之于书。故晚节尤进云。

旧史氏曰：予从金陵识柳生，同时有杨生季蘅，故医也，亦客于左。奏摄武昌守㉝，拜为真㉞。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扬今去官，仍故业，在南中，亦纵横士，与予善。

〔注〕 ① 盱眙(xū yí 虚移)：县名，在江苏省西部。 ② 稗官：小说书。 ③ 耳剽：道听途说。 ④ 博：赌博。 ⑤ 醵(jù 巨)：凑钱饮酒。 ⑥ 辐辏(fú còu 伏凑)：车辐聚于车毂，比喻人、物聚集。 ⑦ 向年：往年。 ⑧ 云间：旧江苏松江府的别称。 ⑨ 期月：一个月。 ⑩ 欢咳嗢(wà 袜)噱：快乐大笑。 ⑪ 舌憍然不能下：张口结舌，神经紧张之状。 ⑫ 跂(qí 齐)：踮着脚站着。 ⑬ 傥(tǎng 躺)然：恍恍惚惚。 ⑭ 恤然：怜惜的样子。 ⑮ 寇：此处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 ⑯ 大司马：兵部尚书。 ⑰ 开府：建置官署，配备僚属。 ⑱ 相国：泛指政府首脑。 ⑲ 左兵之事：指左良玉军队哗变之事。左良玉，明末山东临清人。曾以军功，升为大帅，封宁南伯，进侯爵，驻武昌。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马士英等执

政。左良玉不满，进军南京，讨伐马士英。 ⑳ 奏：奉献。 ㉑ 诙啁(tiáo 条)谐笑：滑稽逗趣，谈笑风生。 ㉒ 窾会：款式、规格。 ㉓ 贻(yí 移)封：封建时代，大臣以己应得的封诰，呈请改授父母。 ㉔ 阮司马怀宁：即阮大铖，怀宁人。明末，福王即位于南京，封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司马)。 ㉕ 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立祠堂，表示崇敬和纪念。 ㉖ 榰(zhī 之)梧：支柱、依靠。 ㉗ 衲：补缀的僧衣。 ㉘ 瓢：盛水的葫芦。 ㉙ 睨(nì 逆)：斜视。 ㉚ 权谲(jué 决)：计谋、权术。 ㉛ 江上之变：即指“左兵事件”。 ㉜ 被酒：吃醉酒。 ㉝ 摄武昌守：代理镇守武昌的职位。 ㉞ 拜为真：改代理为正式任命。

柳敬亭是明末著名的说书艺人，也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交游广阔，生活经历丰富。为人风流倜傥，足智多谋，谈言微中，善于排难解纷，颇似燕赵游侠之士。本篇重点不写他的说书艺术，而写他在军中作为幕客、谋士的种种轶事，文字简练，叙述生动，写人物形神兼备，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传记，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

全文分五个段落。

首段写柳敬亭早年的情况。他原姓曹，泰州人。十五岁，就因粗犷剽悍，成为无赖汉，被列入拘捕名单之中。他逃到盱眙，挟着一本小说书，凭他道听途说、胡编乱造，在盱眙说书，居然能倾倒听众。他喜欢赌博，有钱就花光。有一位老人，每天凑些钱让他饮酒，以此为生。后来，过长江，休息在大柳树下，他对同行数十人说：“哈哈，从今以后我姓柳了。”闻者大笑。二十年后，他在南京发迹。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柳树下休息的人。上述所叙，说明柳生来就奇谲怪异，与常人不同，他的豪侠性格，很早就已见端倪了。

第二段写他的说书从艺过程。他自称：“我没有业师。我的老师是一位儒者，即松江莫后光。”莫后光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说书虽是小技，但它分辨人物性情，考核各地风俗，形容世态万类，与儒学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择取要恣肆，刻画要细致，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有的地方要含蓄，有的地方要简洁。总之，这是一门至精的艺术。”柳敬亭听了这段话后，养气定词，审音辨物，细细揣摩。一个月后，请教莫后光，莫说：“你的技艺还没到家。你让听众听得很愉快，这是容易做到的。”又过一个月，莫说：“你说得差不多了。你能使听众听得危坐变色，张口结舌了。”再过一个月，莫惊奇起立，说：“你成功了。你的眼神，你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做到言未发而哀乐毕陈，这是说书艺术的大全了。”又说：“你现在行遍天下，没有什么困难

了。”于是柳敬亭告别莫后光，先后到扬州、杭州、苏州、南京，所到之处，与豪门长者结交，人人喜欢他。但他有所选择，有的虽卑贱仍敬如上宾，有的虽显贵却傲倨不通言语。与人交谈，开始不很诙谐戏谑，等谈得深入了，常常举一二桩往事，淡雅地引得一座倾倒大笑。所以受到众人的欢迎和器重。这一段说明，柳敬亭的老师是一位有学问的真正的行家。柳敬亭的说书技艺由于得到正确的指导，逐步由浅入深，由一般到卓越，最后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与此同时，柳敬亭的性格也进一步发展，他的待人接物，完全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与世俗苟同，盖亦鲁仲连、邹阳之流亚也。

第三段写他在南京时的一段情况。当时，北京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弘光政权处在残山剩水、偏安一隅的境地。士大夫流离在南，不免有黍离之悲。柳敬亭与张燕筑、沈公宪的说唱曲艺，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悲吟击节，凄怆伤怀，充分显示艺术的感染力和教化力。

第四段着重写柳敬亭在左良玉麾下的几件轶事。第一件，左良玉与弘光政权的执政者马士英有矛盾，从而爆发军队哗变事件。后来，左良玉与皖城杜宏域又意见不合，由于柳敬亭与杜宏域有交情，于是柳到左的军营去充当说客。左想试试柳的胆量，摆下鸿门宴，刀枪密布，如临大敌，座客都吓得不知所措，而柳却谈笑自若，旁若无人，使左大为惊奇，遂有相见恨晚之慨。第二件，左良玉军队哗变后，到了皖城，杜宏域要法办叛卒，给左良玉心理上造成极大压力。柳敬亭受命单骑到杜宏域军营，沟通感情，最后以处斩少数叛卒了事，使左良玉如释重负。第三件，左良玉幕府中多儒生，文书工作常不合要求，而柳敬亭读书虽不多，却随机应变，出口成章，常很中式。左幼年孤贫，与母亲失散，以致恳请授父母封诰，却不知母亲姓什么，心里非常难过，含泪不止。柳向他建议，可请皇帝赐姓，说“这在说书中有此典故”。左大喜，立刻向皇帝写奏章了。第四件，左良玉与新任兵部尚书阮大铖也有矛盾，而柳敬亭与阮大铖是旧相识。柳要回南京去，问左见面时如何说法。左说：“希望忘却过去不愉快的旧事，共同为国事图报吧！”柳应命完成传达信息任务，还得到阮的回报。但后来阮在坂矶筑城，柳顿足叹息：“这明明防备左的反戈，彼此之间的疑忌将更深了。”后来事态的发展果如所言。第五件，左良玉有一个爱将陈秀，有一次犯了重大错误，将受严惩必死。柳敬亭设法救活他，他故意与左饮酒，而且要求左拿出奇珍玩物欣赏欣赏。左拿出两幅画他自己的画像，一幅是《关陇破贼图》，一幅是破贼后左将入山为僧以寄志图。在入山图中有陈秀的形象。柳故意问左：“这是谁？”左告之，并说他有罪将死。柳说：“陈秀负恩，罪有应得。但他是

你的亲信，将来要跟你入山，如果杀他，那末这幅画中缺少一个人了。”左悟，终于饶了陈秀的性命。从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柳在左军中实际上起了调节军情、缓和矛盾、排除纠纷、救助急难的重要作用。

第四段写柳敬亭晚年。叙述柳敬亭虽贫困而意气自如，仍操说书旧业，把不平之气镕铸在书中，故技艺益进。

末段是作者的感言。他借另一位纵横之士杨季鸾来衬托、突出柳敬亭。杨是医生，也在左良玉军中当幕客，后来曾在武昌当官。而柳敬亭却拒受官职，对功名利禄一笑置之，足见柳的品格更高于杨。柳敬亭作为一名说书艺人，闯荡江湖，诵义千里，显名诸侯而不慕富贵，这也许是作者写这篇传记的主旨吧！　　（陈诏）

王　　魁　　来凤馆主人

话说宋朝山东济宁府，有秀才姓王，名魁，字俊民。因上京应试下第回来，至莱阳县遇一相知友人，邀至北市鸣珂巷妓家小饮。这妓女姓敖①，小字桂英，果是姿容艳丽，态度轻盈。王生一见，两下目成心许。饮酒中间，桂英满斟一杯，对王魁笑道：“妾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明年必登高第之兆。”即将罗帕一方，求魁题咏，魁即援笔题云：

谢氏筵中闻雅唱，何人戛玉在帘帏。

一声透过秋空碧，几片行云不敢飞。

王魁写毕，付与桂英收置，桂英满心欢喜道：“自今之后，君但勤学，四时饮食、衣服，我当备办。”王魁感谢，自此朝出夜归。

住了一年，又将应试，一切资妆行李之具，皆是桂英置办。临行，两下不忍分手。桂英垂泪道：“我与你偶尔相逢，情爱所牵，一时难舍。若此一别，妾身如断梗飞蓬，虚舟飘瓦，不知你功名成否何如？又不知你心中何如？此处有个海神庙，其神最灵，何不同到庙中焚香设誓，各不负心，生同衾②，死同穴，终始无二！不知你意如何？”王魁欣然同至庙中，焚香拜毕，王魁跪在神

案前设誓道："魁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桂英也立誓道："念桂英今与王魁结为夫妇，死生患难，誓不改节！若渝此盟，永沉苦海！"两人誓毕，再拜而出。桂英又送一程而回。

却说王魁自别桂英之后，在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止一日，到得京都，寻了寓所安下，即寄诗一绝与敖氏云：

琢月磨云输我辈，都花占柳是男儿。
前春我若功名去，好养鸳鸯作一池。

是科放榜，状元及第竟是王魁。报到桂英家，其喜可知，即寄诗贺魁云：

人来报喜敲门急，贱妾初闻喜可知。
天马果然先骤跃，神龙不肯后蛟螭[3]。
海中空却云鳌窟，月里都无丹桂枝。
汉殿独呈司马赋，晋廷惟许宋君诗。
身登龙首云雷疾，名落人间霹雳驰。
一榜神仙随驭出，九衢卿相尽行迟。
烟霞路稳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时。
夫贵妇荣千古事，与郎才貌各相宜。

诗寄至京，魁见之竟不在念。桂英复寄一诗云：

上国笙歌锦绣乡，仙郎得意正疏狂。
谁知憔悴幽闺质，日觉春衣丝带长。

又诗云：

上都梳洗逐时宜，料得良人见即思。
早晚归来幽阁里，须教张敞画新眉。

魁见连次寄书至，竟生厌常之心，自忖道："我今身既贵显，岂可将烟花下贱为妻。料想五花官诰，他也没福受用。倘亲友闻知，岂不玷辱，我今只绝他便了。"竟不答回书。那王魁父母在家已聘崔相国之女，只等王魁衣锦还乡，即便洞房花烛。及至在京候选，除授徐州佥判[4]。桂英闻知，大喜道："此去徐州不远，想他到任之后，必差人来迎接我矣！"以后又打听得他到任已久，

竟不差人来接，桂英心中忧愤，又修书一封，差一的当家人，特地送至徐州任所。那人来至徐州，正值王魁坐厅理事。把门皂隶进禀道："老爷，有管家在门外，说特送家书到此，不敢擅进，候老爷钧旨。"王魁只道家中父亲差来的人，连忙道："着他进来。"及至那人走至阶前，方认得是桂英家人，大怒，喝令左右，即时逐出，书竟不容投递。其人只得空回，将书付还桂英，说其不容相见光景。桂英听说，气得搥胸跌足，呕血大哭道："王魁负我如此，我必死以报之！"当夜自刎而死。

可怜如玉娇花貌，化作南柯梦里魂！

当时惊动了鸨儿、龟子，举家来救，已无及矣。欲将告官涉讼，无奈官官相护，又无把柄可告。终是门户人家，又不是亲生父母，那一个肯出头露面去申冤？只得叹口气，买棺盛敛，忍气吞声的埋了。

却说王魁当厅逐去那寄书人，自后杳无信息，心上以为得计。差人接取父母，并崔小姐到任完亲。又闻得桂英自刎而亡。看官，桂英是娼妓，王魁是邻邦官府，这信谁人敢传！原来就是始初同王魁到桂英家里去的那莱阳朋友，特地写书报他的。王魁一闻此信，暗喜道："这妇人倒也达时务，恐我去摆布他，故先自尽了。也好，也好！如今拔去眼中钉了！"自思自想了一回，走到书院中，只觉得没情没绪介无聊，正是：

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只听得壁间如猫捕鼠的一响，王魁回眸一看，烛光之下早已站着一个桂英在面前。王魁一见，吓得手足无所措，只得迎问道："呀！你从那里来？原来你不曾死！"桂英道："我岂不曾死！若不死，怎来看见得你这负心贼！"王魁道："你既死了，又来见我怎的？"桂英骂道："你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怎肯与你干休？"王魁那时慌了手脚，连忙道："是我得罪了。但你今既死，无可救疗你，只得斋僧礼忏，多化些纸钱超度你罢！"桂英怒道："别的都是闲说，我只索你命便了！"说罢，只见在袖中取出当初求王魁题诗在上这幅罗帕，将王魁没头没脸只一兜，王魁大叫一声，

闷倒在地。正是：

青龙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判。

当时父母闻得叫呼，急忙同丫环点灯出来看时，只见王魁口吐流涎，倒在地上。父母惊慌，忙将滚水姜汤灌醒，扶入卧房，时时叫呼，索刀剑自刺。父母问道："我儿为甚如此？"王魁道："有冤鬼在此逼迫我死，奈何没法驱遣他。"父母乃请道士结坛，修醮保禳⑤。这主醮坛的道士，姓马，名守素，善能书符召将，逐鬼驱邪。

是日，众道士齐集在坛前，吹的吹，打的打，好不热闹。那马道士头戴星冠，身穿法服，手执剑，足步罡，念罢净坛咒，噀水一口，随即俯伏在坛，瞑目闭气，神游而去。直至莱阳地方，只见一所庙宇庄严灿烂，山门上匾额大书"海神庙"三字。守素走进庙中，步至东廊下，却有两个人将头发互相结着，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人看守在那里，分明似解审犯人一般。又听得两个结发的在那里"千负心、万薄幸"的诉说骂詈，乃是妇人声音。守素正欲问时，殿上走出一个圜眼胡髯、绿袍银带的官儿，向守素施礼道："法师，可曾见那两个么？这就是你今日为他设醮的斋主王魁，与敫氏桂英。他两个仇恨深阔，非道力可解的。法师，休管他罢！"守素道："虽然如此，求判长在大王面前方便一声，也须看他是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那判官呼呼的笑道："咳！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这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了，请回罢！"说毕，舒开右手，将马守素劈心一推，守素只叫得一声"啊呀！"早已翻斤斗跌入大水之中。忙在水中捻着避水诀，口念避水神咒，怎奈略开口，水就骨嘟嘟灌入喉咙，只觉得气闷难熬，一字也念不出，只得随波逐浪的滚将过去。滚得一个不耐烦，方才

把两手一舒，两脚一伸，开眼看时，呸！原来就在王佥判公署后堂醮坛里毡单子上睡着。

守素爬起来，对众道士将神游所见之事一一细述。说犹未了，只听得里面若男若女号天哭地，大恸起来。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也！众道士正欲收拾坛场，却喜得老封翁倒有三分主意，疾忙唤家人出来分付道："今日醮事且不消收，换了文疏，竟作老爷入殓功德便了！"众道士听说，只得重写疏仪、改换祝文，重新做起入殓醮事。王魁父母妻儿好不凄惨。寮友闻知，都来探丧吊奠。过了二七之期，方始收拾回归济宁安葬。正是：

玉堂学士归山后，马迹车轮绝影无。

至今相传负义王魁，骂名不朽。有诗为证：

忍负贫穷衣食时，山盟海誓鬼神知。
东廊结发何时解？世世生生永唱随。

〔注〕 ① 敫(jiǎo 搅)：姓。 ② 衾(qīn 钦)：被子。 ③ 蛟螭：古代传说中的龙类动物。 ④ 佥判：佥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主要职责为协理郡政，执掌文牍等。 ⑤ 修醮(jiào 较)保禳(ráng 瓤)：醮，本为一种祷神的祭礼，此引申为祭坛；禳，祭祷消灾，此指平安之意。

王魁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很有名。尤其是在宋代，社会上流传很广。张师正的《括异记》、周密的《齐东野语》和刘斧编辑的《青琐摭拾》等都载有王魁的故事。这则故事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此则小说选自清刻小说传奇选集《最娱情》。小说叙山东济宁府秀才王魁，上京赴试不就，归家途中与妓女敫桂英过从甚密，并得她资助，于翌年赴考，终得状元。及第后的王魁忘恩负义，竟断绝了与敫桂英的往来。敫氏一气之下，自刎而死。后来，她的阴魂前来索命，王魁也随之死去。

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王魁，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构，其原型是北宋时山东莱州人王俊民。王俊民是嘉祐六年进士，状元及第，后为徐州节度判官。次年任南京考试官。在他走上仕途前，曾和一位妓女相好，并约定登第后娶她为妻。但王俊民在中举后，却背盟他娶，妓女忿恚自杀。《王魁》的基

本情节与此相同。它反映了唐宋科举制度下滋生的又一社会问题——某些青年男子在社会地位变化后,道德观念淡薄,背约负心,抛弃恋人。小说抨击的矛头直指那些忘恩负义之徒,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对人心灵的戕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性。

为了更好地表现小说的上述思想题旨,作者特意详写了王魁与敫桂英临别前的依依不舍和山盟海誓。久处于风月场中的敫桂英,似乎看透了某些男子的矫情造作,坚持要王魁与她同到海神庙去焚香设誓,以表达两人为"情爱所牵"而"生同衾,死同穴,终始无二","各不负心"的忠贞爱情。这与后来的情节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信誓旦旦的王魁竟把这些铁石般的誓言丢之脑后,作者借其抨击势利小人的良苦用心一目了然,也使敫桂英赢得了读者的同情。

与《王魁传》等宋人小说相比,这则话本情节丰富,结构完整,人物形象也更鲜明。如小说描写的敫桂英之复仇,令人过目难忘。她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虽陷身在烟花丛中,仍不乏爱才、识才之心,具有超群的智慧。得遇才子王魁后,真诚地向他奉献一片爱心。王魁在敫桂英的督促和资助下,刻苦攻读,夺得状元。然而,他竟抛弃了桂英,另娶他人为妻。在美好的愿望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后,痴情的桂英"气得搥胸跌足,呕血大哭",并于"当夜自刎而死",以抗议王魁的忘恩负义。后来,她的阴魂又前去向王魁索命,以求正义的伸张。通过这一系列的形象塑造,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女子凸现在我们面前。

《王魁》在艺术上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诗词韵文的穿插运用。这本系话本艺术表现的基本形式之一,但自明末大量拟话本涌现后,已差不多消融。这则小说虽说不见回前诗,但其他的话本文体特征十分鲜明。文中大量穿插的这类诗词韵文,不仅使小说更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而且在王魁和敫桂英两人的吟诗交往中,展露出一对富有学识、智慧的才子和佳人的艺术才华,也有利于表现小说的思想主题和人物性格。　　(张兵)

影梅庵忆语(节选)　　冒襄

甲申三月十九之变①,余邑清和望后②,始闻的耗。邑之司

命者③甚懦。豺虎狰狞踞城内，声言焚劫。郡中又有兴平兵四溃之警。同里绅衿大户，一时鸟兽骇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贤里。世恂让④，家君⑤以不出门自固。

阅数日，上下三十余家，仅我灶有炊烟耳。老母、荆人⑥惧，暂避郭外，留姬⑦侍余。姬扃内室，经纪衣物、书画、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诸仆婢，皆手书封识。群横日劫，杀人如草，而邻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势难独立，只得觅小舟，奉两亲，挈家累，欲冲险从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州李宅，江上已盗贼蜂起。先从间道微服送家君从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无从办。"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许至钱许，每十两，可数百小块，皆小书轻重于其上，以便仓卒随手取用。家君见之，讶且叹，谓姬何暇精细及此。

维时诸费较平日溢十倍，尚不肯行。又迟一日，以百金雇十舟，百余金募二百人护舟。甫行数里，潮落舟胶不得上，遥望江口，大盗数百人踞六舟为犄角⑧，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负浪踏水驰报曰："后岸盗截归路，不可返。"护舟二百人中且多盗党。时十舟哄动，仆从呼号垂涕。余笑指江上众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孙父子，六七十年来，居官居里从无负心负人之事。若今日尽死盗手，葬鱼腹，是上无苍苍、下无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⑨。尔辈无恐，即舟中敌国，不能为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时，思大江连海，老母幼子，从未履此奇险；万一阻石尤欲随路登岸，何从觅舆辆？三鼓时，以二十金付沈姓人，求雇二舆、一车、夫六人。沈与众咸诧异笑之，谓："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难寻无益之费。"倩榜人⑩、募舆夫，观者绝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时虽神气自若，然进退维谷，无从飞脱，因询出江未远，果有别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横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楫至岸，所募舆车三事，恰受俯仰七人。余行李、婢妇，尽弃舟中，顷刻抵朱宅。众始叹余之夜

半必欲水陆兼备之为奇中也。

大盗知余中遁,又朱宅联络数百人为余护发行李、人口。盗虽散去,而未厌其志。恃江上法网不到,且值无法之时,明集数百人,遣人谕余,以千金相致,否则竟围朱宅,四面举火。余复笑答曰:"盗愚甚。尔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从平陆数百家中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虽相卫,亦多不轨。余倾囊召阖庄人付之,令其夜设牲酒,齐心于庄外,备不虞。数百人饮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两儿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仆偕行。从庄后竹园深箐[11]中蹒跚出。维时更无能手援姬。余回顾姬曰:"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姬一人颠连趋蹶,仆行里许,始仍得昨所雇舆辆,星驰至五鼓,达城下。盗与朱宅之不轨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脱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爱尽失焉。姬返舍谓余,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彼即颠连不及,死深箐中无憾也。

午节返吾庐,衽金革[12],与城内枭獍[13]为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别姬五阅月,残腊[14]乃回,挈家随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盐官[15]。因叹姬明大义、达权变如此,读破万卷者有是哉?!

乙酉流寓盐官,五月复值崩陷。余骨肉不过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缘仆妇杂沓奔赴,动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车,故不能轻身去。且来窥眴[16],此番决计置生死于度外,扃户不他之。乃盐官城中,自相残杀,甚阗。两亲又不能安,复移郭外大白居。余独令姬率婢妇守寓,不发一人一物出城,以贻身累。即侍两亲、挈妻子流离,亦以孑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纷沓,违命而出。大兵迫檇李[17],剃发之令[18]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复先去惹山[19],内外莫知所措。余因与姬决:"此番溃散,不似家园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与其临难舍子,不若先为之地。我有年友[20],信义多才,以子托之,此后如复相见,当结平生欢,否则听子自裁,毋以我为念。"姬曰:"君言善,举室皆倚君为命,

复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牵君之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我随君友去，苟可自全，誓当匍匐㉑以俟君回；脱有不测，前与君纵观大海，狂澜万顷，是吾葬身处也。”方命之行，而两亲以余独割姬为憾，复携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转深林僻路，茅屋渔艇。或一月徙，或一日徙，或一日数徙。饥寒风雨，苦不具述。卒于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飞渡，骨肉得全，而姬之惊悸瘁瘠㉒，至矣尽矣。

秦溪蒙难之後，仅以俯仰八口免。维时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贝㉓，靡孑遗矣。

乱稍定，匍匐入城，告急于诸友。即襆被不办，夜假荫于方坦庵年伯，方亦窜迹初回，仅得一毡，与三兄共裹卧耳房㉔。时当残秋，窗风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诸家，始暂迎二亲及家累返旧寓。余则感寒，痢疟沓作矣。横白板扉为榻，去地尺许，积数破絮为卫，炉煨桑节，药缺攻补，且乱阻吴门，又传闻家难剧起。自重九后溃乱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复苏，始得间关㉕破舟，从骨林肉莽中冒险渡江，犹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

阅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边，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㉖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㉗一餐，与吁天稽首㉘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㉙三至，色不少忤。

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㉚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脱夫子不测，余留此身于兵燹间将安寄托？”更忆病剧时，长夜不寐，莽风飘瓦，盐官城中，日杀数十百人，夜半鬼声啾啸，来我破窗前，如蛩如箭。举室饥寒之人，皆辛苦鼾睡。余背贴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倾耳静听，凄激荒惨，欷歔流涕。姬

谓余曰:“我入君门整四载,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几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鬼神赞叹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销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㉛,逍遥物外,慎毋忘此际此语。”

噫吁嘻!余何以报姬于此生哉!姬断断非人世凡女子也!

〔注〕 ① 甲申三月十九之变:指明思宗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遂告明亡之事。 ② 清和望后:农历四月十五日后。 ③ 司命者:操纵老百姓生命的人,即指地方官吏。 ④ 恂(xún 询)让:恭谦礼让。 ⑤ 家君:旧时对人称自己父亲的谦词,如同“家父”。 ⑥ 荆人:旧时对自己妻子的谦称,如同“拙荆”。 ⑦ 姬:妾。此处指董小宛。 ⑧ 犄角:作战时,分少数兵力以牵制敌人或自相支援,谓之犄角。 ⑨ 天相:俗以逢凶化吉之事曰“吉人天相”,意谓善人自有苍天保佑。 ⑩ 榜(bàng 棒)人:摇船的人。 ⑪ 箐(jīng 经):细竹。 ⑫ 衽(rèn 认)金革:寝宿在兵革之中,引申为生活在战争环境。 ⑬ 枭獍(xiāo jìng 肖静):没有人性的禽兽,比喻为歹徒、盗贼。 ⑭ 残腊:腊月(十二月)的最后几天。 ⑮ 盐官:镇名。在浙江省海宁市西南,滨杭州湾。 ⑯ 窥瞷(jiàn 建):窥测,探视。 ⑰ 檇(zuì 最)李:浙江嘉兴的别称。 ⑱ 剃发之令:清人入关后,下达汉人一律依从满族习俗剃发的命令,违者处斩。 ⑲ 惹山:地名。 ⑳ 年友:对科举考试同年同榜中式朋友的称谓。 ㉑ 匍匐(pú fú 葡服):伏地而行,此处可理解为尽力而为。 ㉒ 瘁瘏(tú 屠):疲劳困病。 ㉓ 衣贝:衣服财物。 ㉔ 耳房:堂屋两旁的房间。 ㉕ 间关:象声词。形容车、船行动时的摩擦声。 ㉖ 鹿鹿:忙碌状。 ㉗ 粗粝:粗米饭。 ㉘ 吁天稽首:向天祈祷、呼吁、磕头。 ㉙ 诟谇(gòu suì 够碎):责骂、辱骂。 ㉚ 太恭人:明清时,四品官之妻封为恭人,如系封给母亲及祖母,则称“太恭人”。 ㉛ 敝屣:破鞋,比喻不足珍惜的东西。

《影梅庵忆语》是冒襄写他的爱妾董小宛的一篇传记,作者从生活琐事谈起,把主人公放在时代变迁、地理环境、文化氛围、家庭关系之中,力求刻画她的音容笑貌、禀赋气质和才智性情,从而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同时,由于作者是一位有很高文学艺术修养的才子,其文笔之生动优美,感情之哀艳酣畅,亦叹为观止。

冒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董小宛是才色双绝的“四大名妓”之一。

《忆语》全文一万余字,详记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终成眷属的一段美满幸福的日子,以及明亡以后,他们经历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本文节录的,就是他们在易代之际所受的遭遇。

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兵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亡。当时在江苏如皋城的冒襄到四月十五日以后才获知确讯。时有盗贼和溃兵劫城之警。冒襄一家被迫暂避城外。不久,群盗劫掠,冒一家又不得不觅小舟,欲冒险渡江,抵泛湖州避难,但到江口时,遇大盗数百人守隘以待。时冒家以重金雇十只船及二百人护卫。当天夜里三更时,冒雇车轿从小路行六七里抵达湖州城外朱宅。大盗又集数百人追至,派人勒索,并扬言如不照办,就要焚烧朱宅。冒襄夜设酒肉,请全体庄人吃喝,合力御盗并趁人不备,扶母挈妇携幼从庄后竹园逃遁,五更抵达湖州城下。然其时随身行李,包括董小宛一生珍藏之物失散殆尽。

端午节,冒襄返回如皋故居,在兵火与盗贼环境中生活了一百天。中秋节,又渡江到南京,岁暮才归,后寄居在浙江海宁。清顺治二年(1645),海宁城中自相残杀。冒父母只得再移居城外。这时,清兵逼近嘉兴,并下剃发之令。冒欲与董诀别,而两亲不忍,又携之一同逃难在深林僻路、茅屋渔艇之中,餐风宿雨,身如飘蓬。结果在马鞍山又遇清兵杀掠,幸觅得一艘小船,才使全家渡过难关。但此次蒙难以后,家中仆婢遭杀掠者几二十人,生平所蓄衣服财帛全部丢尽,待乱稍定回城,连包袱衣被也没有,夜里只得到年伯方坦庵家中借宿,第二天,乞一斗米一束柴于诸友家,才把双亲及家眷接回到旧寓。而冒襄自己受寒,痢疾疟疾并发,终于病倒。到冬至前,几乎僵死。一天夜里苏醒过来,急忙驾船,冒险渡江,暂栖于海陵(泰州),过了一百五十天,病情稍见好转。《忆语》写这段经历,说明明清易代之际,一方面是盗贼蜂起,抢劫掠夺,另一方面是清兵压境,杀人如麻,老百姓的灾难是何等深重。作者以亲身遭遇,如实道来,历历如绘,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更可贵的是,作者在叙述颠沛生活中着重写人的形象、活动和思想感情——一是写冒襄自己,一是写他的爱妾董小宛,这两个人物都写得形神兼备,非常成功。

冒襄是一个封建时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在大难临头的时刻,身负八口之家的重担,逃亡于兵革草莽之中。其精神支柱是:"自先祖及余祖孙父子,六七十年来,居官居里,从无负心负人之事,若今日尽死盗手,葬鱼腹,是上无苍苍、下无茫茫矣。"就是凭这一点自信和自慰,才能临危不惧,神气自若,又能略施计谋,逃脱厄运。他与董小宛虽然一往情深,

但当双亲、发妻、幼子都无法保全的情况下，曾想将董托与好友，以便各谋生路，勿相互牵累。这也是万不得已的措置，并非寡恩遗弃。幸而因为一家人都舍不得她，才未成事实，仍携之同行了。总之，他们的爱情是真诚的，是相濡以沫的。

董小宛虽是社会地位卑贱的妓女，但她知书达礼，深明大义，是一位有才能有胆量有志向的奇女子。她投奔冒襄，并不贪他有财有势，而是爱慕他的才华，钦佩他的品格，他们的结合，是至情至意的结合。当天下大乱之时，她整理、分类、登记衣物、书画、文券，交付诸仆婢，作疏散的准备；又把碎银子分成数百小块，写上几钱几分，以便仓促中随手取用，足见她心慧手巧，胸有成竹，临危不乱。在湖州仓皇夜奔时，她紧跟冒襄踉跄而走，心中想的急的，首位是冒的老母，次是冒的妻子，再次是冒的儿子和幼弟，至于她自己，却淡然认为"即颠连不及，死深箐中无憾也"，表现出先人后己的贤惠品德。到了清兵南下，薙发令下，他们遭到更大的灾难时，冒襄有把董小宛委托于人之意，如果换了一个普通女子，一定要哭哭啼啼，表示不忍离别。但董却沉着冷静地表示要与夫君同患难，共生死，且有殉夫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们不提倡殉夫，但这与"朝秦暮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者毕竟不同。试想：在当时，一个弱女子除了以死相殉外，还有什么出路呢？最难得的是，当冒襄重病五个月时，董小宛废寝忘食，侍奉汤药，悉心护理，任劳任怨，忍辱挨骂，以至面容枯槁，骨瘦如柴，都在所不惜，显出了世间真爱的分量！《忆语》写此段文字，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难怪人们百读不厌，奉为名篇、杰作了。　　（陈诏）

陈小怜传　　杜濬

陈小怜，郑城①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乱，失所，落狭斜②。有贵公子昵之，购以千金，贮之别室，作小妻。相好者弥年，大妇知之，恚甚，磨砺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议遣。居间者以为奇货，遂将小怜入燕中③，住西河沿。西河沿，亦狭斜也。

小怜姿慧不凡，遂倾动都人士，声价翔贵。虽达官富人，有

华筵上客，欲得小怜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殷勤，为期旬日之后，然后得其一至。时燕聚四方之士，座中往往多年少美姿容者，结束济楚④，媚态百出，自谓必得当于小怜，小怜弗睇也。

而钱唐⑤知名士范性华者，老成人也，馆于燕。一日以赴某公宴，遘⑥小怜，虽颇异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时年五十余，人地⑦固自轩轩，顾貌已苍然，意不在佻达。而小怜一见，独为之心醉，注目视范，自入座以至酒阑，目不他视。凡范起则视其起，范步则视其步，范复就座，则视其就座。往则目送，旋则目迎。已或时起，数步之外，必回头视范，如恐失之。小怜固素谨，恣如此，举坐咸诧异。范反为之踧踖不自得，笑而左右顾。而小怜自如也。将别，则详问范姓字，归而朝夕诵之。

有潘生者，往来于其家，又素识范，谓小怜曰："尔念范君如此，盍⑧往访之？"小怜正色曰："吾既已心许范君终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犹恐其难致，试走俜⑨探之。直小怜是日有钜公⑩之约，肩舆⑪在门矣，立改其所向，语其姬曰："某公之约，一唯汝多方辞绝之。我赴范君召，不顾矣。"小怜至范所，语次，谓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间注目视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怜曰："吾见君之酷似我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时小怜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从良固甚善，然当择年相若者，吾岂若偶耶？"小怜应曰："君误矣！三十年以内所生之人，岂有可与论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尝读书，粗通朱子《纲目》⑫。范初无意，至是固已心动矣。因留连旬朔⑬，相与定盟，然后去。

而小怜所与一时宦方与范相忌，闻之，雅不能平，辄计致小怜曲室中，出而扃其户以困之。小怜顾室中，有髹几⑭长丈余，遂泚笔⑮于几上，书"范性华"三字，几千百满之。时宦归而睹几上字，色变不能言。燕中尝作盛会，广召宾友，及狎客妓女皆与。酒酣，客为觞政⑯，下令人各饮满，既酌，自言其心上人为某，不实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怜，或戏之曰："尔心上人多矣，莫适言

谁也!”小怜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满酌,一饮绝沥,覆觞大呼曰:“范性华!”举座相顾,以为此子无所引避矣。其笃挚至于此。

然久之无成事。范于是仰天叹曰:“醇政⑰独非丈夫乎?何独力不能举一女子,而忍负之也?且小怜与吾约者,极不难耳。督过愆期⑱,至于舌敝⑲,金台⑳之下,识范性华者多矣,而将伯㉑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为?”乃为诗自伤云:“只愁世少黄衫客㉒,李益终为薄幸人。”信乎其为薄幸人矣!小怜以河清难俟,竟为有势者强劫以去,犹留书与范云:“非妾负君,妾终不负君也。”噫,是可悲矣!

先是小怜每数日不晤范,辄废眠食。及范至,则又庄语㉓相勉以大义。且曰:“出处一不慎,则君之词翰,俱可惜矣。”闻者以为此非巷中人㉔语。又力劝范迎其室人㉕来燕中,曰:“小怜异日得事君子,固甘为之副。”范用其言。既而得与室人病诀,厚为之殡,祭吊成礼。小怜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无山人㉖赞曰:昔晋羊皇后㉗,丑诋故夫以媚刘聪㉘。其死也化为千百亿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陈小怜何人,独不以故夫为讳,而吾友范性华,以似其故夫见许。岂羊皇后之教反不行于女子乎?噫!是为立传。

〔注〕 ① 郯城:县名。属山东。 ② 狭斜:亦作“狭邪”。狭路曲巷。此指娼妓所居之处。 ③ 燕中:古地名。春秋战国时燕国国都。这里指北京。 ④ 济楚:整齐,整洁。 ⑤ 钱唐:地名。即钱塘。在今浙江杭州。 ⑥ 遘:遇到。 ⑦ 人地:人的才品及门第。 ⑧ 盍:何不。 ⑨ 伻:使者。 ⑩ 直:通“值”。遇到。钜公:同“巨公”。大人物。 ⑪ 肩舆:轿子。 ⑫ 朱子《纲目》:宋朱熹著的史学著作《通鉴纲目》。 ⑬ 旬朔:十天或一月。 ⑭ 髹几:油漆的小桌。髹,赤黑漆,上漆。几,小桌。 ⑮ 泚笔:以笔蘸墨。 ⑯ 觞政:宴会间行酒令。 ⑰ 醇政:即觞政。 ⑱ 愆期:误期。愆,罪过,错过。 ⑲ 舌敝:亦作“舌弊”。谓说话很多,舌为之疲弊。 ⑳ 金台:黄金台。又称燕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燕昭王筑台于此,置千金于其上,延揽天下人才。 ㉑ 将伯:指车将翻覆而请长者帮助。后用为求助或受助的意思。将,请。伯,长者。典出《诗经·小雅·正月》:“载轮尔载,将伯

助予!" ㉒ 黄衫客：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侠客。曾向小玉提供帮助，挟持她的负情情人李益与她见面。 ㉓ 庄语：庄重的语言，正言。 ㉔ 巷中人：里巷中人，指妓女。 ㉕ 室人：妻子。 ㉖ 徐无山人：作者杜濬之号。 ㉗ 羊皇后：名献容。晋惠帝皇后。洛阳既陷，归刘曜，立为皇后。因问之曰："吾何如司马家儿。"羊氏曰："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曜甚宠之。 ㉘ 刘聪：字玄明，一名载，刘渊第四子。曾遣刘曜等攻陷洛阳、长安。在位八年死，谥昭武。庙号烈宗。羊皇后乃刘曜皇后，并非刘聪皇后，此属作者误记或刊误。

本文采自张潮《虞初新志》卷四，作者杜濬。

本文通过妓女陈小怜与范性华二人的一段爱情经历，表达了不忘故旧、崇尚气节的民族精神，鞭挞了清初那些平日高谈忠孝节烈，到头来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一改初衷，变节投靠清廷的封建士大夫；表现了作者的铮铮正气和民族精神。陈小怜于兵乱中流落为娼，这种兵乱显然暗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这就将这一形象融入了当时朝代更替的历史背景之中，将个人经历与时代大局联系到了一起。后来，她被某公子买去为妾，且相亲相爱经年，却又因大妇妒甚而又一次沦为妓女，且成为京华名妓。时许多年少美姿容者媚态百出，向其求爱，她始终不屑一顾，但一见五十余岁的范性华，却为之心醉，且详问姓字，朝夕诵之。并声称"吾不能舍君矣!"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范性华酷似小怜以前的丈夫某公子。当范劝其择年龄相当者为偶时，她却认为那些年少者不够成熟，不能与之交心。被弃而不忘故夫，至移情范性华，忠心可鉴，那些中途变节，屈仕甚至媚事新朝的人可以羞死矣！至于对范性华庄语相勉以大义，更见其识见和气节。作者不但以地位卑微却崇尚气节的娼妓和居庙堂之高而不忠不孝不顾廉耻的变节者相对比，使后者相形见绌，而且又在文末的议论中举出了历史上变节事仇，丑诋故夫的羊皇后，对之进行了抨击，并明确指出："岂羊皇后之教反不行于女子乎?"不行于女子，那就肯定是行之于须眉男子了！于此，作者为陈小怜立传的创作动机便显而易见了。

从艺术方面讲，本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取材，并通过细腻生动的客观描写，突出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独具个性的表现。作为一篇传奇小说，作者并没有像一般传记那样记其生平经历，而是重点描写了女主人公初见范性华、初访范性华、书写范性华、大庭广众之中大呼范性华及心意难遂后留书表明不负范性华等几个情节。这就从不同的侧面突出了陈小怜与范性华的关系，从而突出了传主豪爽不羁、用情专一、崇尚气节的个性和品质。

其中初见范性华的描写尤为精彩："注目视范，自入座以至酒阑，目不他视。凡范起则视其起，范步则视其步，范复就座，则视其就座。往则目送，旋则目迎。已或时起，数步之外，必回头视范，如恐失之。"重点突出，细腻生动，比之《聊斋志异·胡四娘》之写四娘赴宴时"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而四娘凝重如故也"一段描写毫不逊色。而小怜被有势者强劫去后，留书给范性华曰："非妾负君，妾终不负君也"一段，则更是可悲可叹，言简情浓，令人读之，直欲下泪。另外，以年少美姿容者向小怜求爱之不果衬范性华之貌已苍苍而使小怜心醉；以时宦强力求之不得比盛会时"覆觞大呼曰：'范性华'"等对比衬托手法的运用，也使本文增色不少。　　（王恒展）

补张灵、崔莹合传　　黄周星

余少时阅唐解元①《六如集》，有云："六如尝与祝枝山②、张梦晋③，大雪中效乞儿唱《莲花》④，得钱沽酒，痛饮野寺中，曰：'此乐惜不令太白见之！'"心窃异焉，然不知梦晋为何许人也。顷阅稗乘⑤中，有一编曰《十美图》，乃详载张梦晋、崔素琼事，不觉惊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来才子佳人之轶事也，不可以不传，遂为之传。

张梦晋，名灵，盖正德时吴县⑥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贫，而灵独蚤慧。当舞勺⑦时，父命灵出应童子试⑧，辄以冠军补弟子员⑨。灵心颇不乐，以为才人何苦为章缝⑩束缚，遂绝意不欲复应试。日纵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轻交与。唯与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灵既年长，不娶。六如试叩之，灵笑曰："君岂有中意人，足当吾耦者耶？"六如曰："无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灵曰："固然，今岂有其人哉？求之数千年中，可当才子佳人者，唯李太白与崔莺莺耳！吾虽不才，然自谪仙而外，似不敢多让。若双文⑪，惜下嫁郑恒⑫，正未知果识张君瑞⑬

否。”六如曰：“谨受教。吾自今请为君访之。期得双文以报命，可乎？”遂大笑别去。

一日，灵独坐读《刘伶传》⑭，命童子进酒，屡读屡叫绝，辄拍案浮一大白⑮。久之，童子踧进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与祝京兆宴集虎丘⑯，公何不挟此编一往索醉耶？”灵大喜，即行，然不欲为不速客，乃屏弃衣冠，科跣⑰双髻，衣鹑结⑱，左持《刘伶传》，右持木杖，讴吟道情词⑲，行乞而前。抵虎丘，见贵游蚁聚，绮席喧阗。灵每过一处，辄执书向客曰：“刘伶告饮。”客见其美丈夫，不类丐者，竞以酒馔贻之。有数贾人，方酌酒赋诗，灵至前，请属和⑳，贾人笑之。其诗中有“苍官”、“青十”、“扑握”、“伊尼”㉑四事，因指以问灵。灵曰：“松、竹、兔、鹿，谁不知耶？”贾人始骇，令赓诗㉒，灵即立挥百绝而去。遥见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数辈，共集可中亭㉓，亦趋前执书告饮。六如早已知为灵，见其佯狂游戏，戒座客阳为不识者以观之。语灵曰：“尔丐子持书行乞，想能赋诗。试题悟石轩㉔一绝句，如佳，即赐尔卮酒，否则当叩尔胫。”灵曰：“易耳！”童子遂进毫楮㉕。灵即书云：“胜迹天成说虎丘，可中亭畔足酣游。吟诗岂让生公法㉖，顽石如何不点头？”遂并毫楮掷地曰：“佳哉！掷地金声也！”六如览之，大笑，因呼与共饮。时观者如堵，莫不相顾惊怪。灵既醉，即拂衣起，仍执书向悟石轩长揖曰：“刘伶谢饮。”遂不别座客径去。六如谓枝山曰：“今日我辈此举，不减晋人风流。宜写一帧㉗，为《张灵行乞图》，吾任绘事而公题跋之，亦千秋佳话也。”即舐笔伸纸，俄顷图成。枝山题数语其后，座客争传玩叹赏。

忽一翁编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仆企慕有年，何幸识韩㉘！”六如逊谢，徐叩之，则南昌明经㉙崔文博，以海虞广文㉚告归者也。翁得图谛观，不忍释手，因讯适行乞者为谁。六如曰：“敝里才子张灵也。”翁曰：“诚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图归。将返舟，见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盖翁有女素琼者，名莹，才貌俱绝世；以新丧母，随翁扶榇

归。先舣舟[31]岸侧时，闻人声喧沸，乍启槛窥之，则见一丐者，状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视槛中，忽登舟长跪，自陈"张灵求见"，屡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强挽之，始去。故莹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图示莹，且备述其故。莹始知行乞者为张灵，叹曰："此乃真风流才子也！"取图藏箑中。翁拟以明日往谒唐、祝二君，因访灵，忽抱疴，数日不起，为榜人[32]所促，遽返豫章[33]。

灵既于舟次见莹，以为绝代佳人，世难再得，遂日走虎丘侦之，久之杳然。属靳人方志来校士[34]，志既深恶古文词，而又闻灵跅弛不羁[35]，竟褫其诸生[36]。灵闻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缝束缚，今幸免矣！顾一褫何虑再褫？且彼能褫吾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过六如家，见车骑填门，胥尉[37]盈座，则江右宁藩宸濠[38]遣使来迎者也。六如拟赴其招。灵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为我多方访之，冀得当以报我。此开天辟地第一吃紧事也，幸无忽忘！"六如曰："诺。"即偕藩使过豫章。

时宸濠久蓄异谋，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贤虚誉，一慕六如诗画兼长，欲倩其作《十美图》，献之九重[39]。其时宫中已觅得九人，尚虚其一。六如请先写之，遂为写九美，而各缀七绝一章于后。九美者，广陵[40]汤之嚖（字雨君，善画）、姑苏[41]木桂（文舟，善琴）、嘉禾[42]朱家淑（文珊，善书）、金陵[43]钱韶（凤生，善歌）、江陵[44]熊御（小冯，善舞）、荆溪[45]杜若（芳洲，善箏）、洛阳花萼（未芳，善笙）、钱唐[46]柳春阳（絮才，善瑟）、公安[47]薛幼端（端清，善箫）也。图咏既成，进之濠。濠大悦，乃盛设特宴六如，而别一殿像季生副之。季生者，恤人[48]也。酒次，请观《九美图》，因进曰："十美欠一，殊属缺陷，某愿举一人以充其数。诘朝[49]请持图来献。"比持图以献，即崔莹也。濠见之曰："此真国色矣！"即属季生往说之。先是崔翁家居时，莹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莹匹，悉拒不纳。既从虎丘得张灵，遂雅属意灵，不意疾作遽归。思复往吴中，托六如主其事。适季生旋里丧耦，熟闻莹名，预遣女画师潜绘其容，而求姻于翁。

翁谋诸莹，莹固不许，于是季生衔[50]之，因假手于濂以泄私忿。时濂威殊张甚，翁再三力辞，不得。莹窘激欲自裁。翁复多方护之。莹叹曰："命也！已矣，夫复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图》，自题诗其上云："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乐清贫。入宫只恐无红叶[51]，临别题诗当会真[52]。"举以授翁曰："愿持此复张郎，俾知世间有情痴女子如崔素琼者，亦不虚其为一生才子也。"遂恸哭入宫。

濂得之喜甚，复倩六如图咏，以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献者摹得一纸藏之。莹既知六如在宫中，乘间密致一缄，以述己意。六如得缄，乃大惊惋，始知此女即灵所托访者。今事既不谐，复为绘图进献，岂非千古罪人？将来何面目见良友？因急诣崔翁，索得《行乞图》返宫，将相机维挽[53]。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无已。又见濂逆迹渐著，急欲辞归。苦为濂羁縻，乃发狂，号呼颠掷，溲秽狼籍。濂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归。杜门月馀乃起。过张灵时，灵已颓然卧病矣。

盖灵自别六如后，邑邑亡俦[54]，日纵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独走虎丘千人石[55]畔，见优伶演剧。灵伫视良久，忽大叫曰："尔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晋[56]吹笙跨鹤。"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鹤飞，捶之不起。童子怒，掀灵于地。灵起曰："鹤不肯飞，吾今既不得为天仙，唯当作水仙耳！"遂跃入剑池中。众急救之出，则面额俱损，且伤股，不能行。人送归其家。自此委顿[57]枕席，日日在醉梦中。

至是忽闻六如至，乃从榻间跃起，急叩豫章佳人状。六如出所摹"素琼图"示之。灵一见，诧为天人，急捧至案间，顶礼跪拜。自陈"才子张灵拜谒"云云。已闻莹已入宫，乃抚图痛哭。六如复出莹所题《行乞图》示之。灵读罢，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琼！"随踣地呕血不止。家人拥至榻间，病愈甚。三日后，邀六如与诀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后，乞以此图殉葬。"索笔书片纸云："张灵，字梦晋，风流放诞人也。以情死。"遂掷笔而

逝。六如哭之恸，乃葬灵于玄墓山[58]之麓，而以图殉焉。检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唯收其诗草及《行乞图》以归。

时莹已率"十美"抵都，因驾幸榆林[59]，久之未得进御。而宸濠已举兵反，为王守仁[60]所败，旋即就擒。驾还时，以"十美"为逆藩所献，悉遣归母家，听其适人。于是莹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馆舍[61]，有老仆崔恩殡之。莹哀痛至甚，然茕孑[62]无依；葬父已毕，遂挈装径抵吴门，命崔恩邀六如相见于舟次。莹首讯张灵近状，六如怆然收涕曰："辱姊钟情远顾，奈此君福薄，今已为情鬼矣！"莹闻之，呜咽失声。询知灵葬于玄墓，约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携灵诗草，及《行乞图》至，与莹各挈舟抵灵墓所。莹衣缞绖[63]，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悬《行乞图》于墓前，陈设祭仪；坐石台上，徐取灵诗草读之。每读一章，辄酹酒一卮，大呼"张灵才子！"一呼一哭，哭罢又读，往复不休。六如不忍闻，掩泪归舟。而崔恩伫立已久，劝慰无从，亦起去，徘徊丘垄间。及返，则莹已自经于台畔。恩大惊，走告六如。六如趋视，见莹已死，叹息跪拜曰："大难大难！我唐寅今日得见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将易服敛之。而莹通体衫襦，皆细缀严密无少隙，知其失死已久。六如因取诗草及《行乞图》，并置棺中为殉，启灵圹[64]与莹同穴，而植碑题其上云："明才子张梦晋、佳人崔素琼合葬之墓"。时倾城士人闻传感叹，无贵贱贤愚，争来吊诔[65]，络绎喧阗[66]，云蒸雨集，哀声动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灵、莹，检莹所遗囊中装，为置墓田，营丙舍[67]，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扫之役。

呜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灵、莹之事毕，而六如之事亦毕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辗转不寐。启窗纵目，则万树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怅然叹曰："梦晋一生狂放，沦落不偶，今得与崔美人合葬此间，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负矣！但将来未知谁葬我唐寅耳！"不觉欷歔泣下。忽遥闻有人朗吟云："花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68]。"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则张灵也。六如讶曰："君死已久，安

得来此吟高季迪[69]诗?”灵笑曰:“君以我为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为一世才子,死后岂若他人泯没耶?今乘此花满山中,高士偃卧,特来造访耳。”复举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来’乎?”六如回顾,有美人姗姗来前,则崔莹也。于是两人携手整襟,向六如拜谢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闻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诗,乃千古绝唱,何物张灵,妄称才子,改雪为花?定须饱我老拳!”六如转瞬之间,灵、莹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当捶此改诗之贼才子!”捽[70]六如欲殴之。六如惊寤,则半窗明月,阒[71]其无人,六如怃然[72],始信真才子与真佳人,盖死而不死也。因匡坐[73]梅窗下,作《张灵崔莹合传》,以纪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尝见此传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补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盖吾阅《十美图编》,而后知世间真有才子佳人也。从来稗官家言,大抵真赝参半。若梦晋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琼之事,无从考证。虽然,有其事何必无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为而发乎?独怪梦晋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论才子佳人,则崇[74]以太白与莺莺当之。夫太白诚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当以文君[75]为第一。而梦晋顾舍彼取此,厥后果遇素琼,毋乃思崔得崔,适符其谶[76]耶?至于张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词半缕之成约,而慷慨从容,等泰山于鸿毛,徒以才色相怜之故。推此志也,凛凛生气,日月争光,又远出琴心犊鼻[77]之上矣!而或者犹追恨于梦晋之蚤死,以为梦晋若不死,则素琼遣归之日,正崔、张好合之年,后此或白头唱和,兰玉盈阶[78],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注〕 ① 唐解元:即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中举于乡。著有《六如居士全集》。解元,科举时乡试又称解试,故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 ② 祝枝山:即明代书法家祝允明(1460—1527)。字希哲,号枝山,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举人,曾官兴宁知县,应天通判。著有《怀星堂集》等。 ③ 张梦晋:即本文男主人公张灵,字梦晋,江

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以善画著称。　④《莲花》:即莲花落,又名"莲花乐"。民间歌曲的一种,旧时乞儿多唱之。　⑤ 稗乘:野史,小说。稗,稗史,记录遗闻琐事的书。乘,春秋时晋国史书名。后泛指史书。　⑥ 正德: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1506—1521)。吴县:今属江苏苏州。　⑦ 舞勺:古代文舞的一种。据《礼·内则》记载,古代年十三学此舞。后因称未成年时为舞勺之年。　⑧ 童子试:明清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每三年举行一次。　⑨ 弟子员:明清对县学生员的称谓。　⑩ 章缝:章句缝罅,指作八股文寻章摘句,连缀成文的作法。　⑪ 双文:即唐元稹《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元稹《古决绝词》、《赠双文》等诗中多次提及,世人以为暗隐两个"莺"字,故称。　⑫ 郑恒:元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为崔莺莺的表哥。崔母曾将莺莺许配给他,但并没有结婚。　⑬ 张君瑞:《莺莺传》中的张生。在杂剧《西厢记》中名珙,字君瑞。⑭《刘伶传》:见《晋书》卷四十九。刘伶,字伯伦,晋沛国人。与阮籍、嵇康等友好,称"竹林七贤"。纵酒放达,常乘鹿车,携壶酒,使人荷锸相随,称"死便埋我"。著有《酒德颂》。成为纵酒放达、不拘礼法、逃避现实的典型。　⑮ 浮一大白:原意为罚一大杯酒,后引申为饮一大杯酒。浮,罚酒。大白,大酒杯。　⑯ 祝京兆:即祝枝山。因其曾任应天通判,故称。京兆,汉代京畿行政区划名,为三辅之一,在今陕西西安以东至华县一带。后世因称京都为京兆。因应天为明代京畿地区,故称京兆。虎丘:山名。在江苏苏州西北。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人石等名胜。　⑰ 科跣(xiǎn 险):光头赤脚。　⑱ 鹑结:鹑衣百结。喻衣服破烂不堪。鹑,鹌鹑,一种秃尾巴的鸟,故用以形容衣服褴褛。　⑲ 道情词:鼓词的一种。本为道士曲,宣扬离情绝俗。后来成为民间说唱文艺形式之一。　⑳ 属和:诗词唱和,按原有的体裁和韵律作诗填词。　㉑ 苍官:松、柏的别名。秦始皇登泰山遇雨,避于松下,因封松为五大夫。唐武则天亦封柏为五品大夫。因松、柏色苍然,故称。青十:即"青士",竹的别名。宋陆游《晚到东园》诗:"岸帻寻青士,凭轩待素娥。"扑握:兔的别名。伊尼:鹿的别名。　㉒ 赓诗:作诗,和诗。赓,继续。　㉓ 可中亭:亭名。在虎丘。可中,正好。　㉔ 悟石轩:轩名。在虎丘。相传梁高僧生公说法,能使石头感悟而点头,故名。轩,有窗的廊或室。　㉕ 毫楮:纸笔。毫,毛笔。楮,本为木名,因其皮可以制纸,因以为纸的代称。　㉖ 生公法:生公讲的佛法。生公,南北朝梁僧,名竺道生,鸠摩罗什法师弟子。俗姓魏,名道生,钜鹿(今属河北)人。传说尝于苏州虎丘寺讲《涅槃经》,人皆不信;乃聚石为徒,宣讲佛法,石皆点头,故世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　㉗ 写:画。一帧,一幅(字或画)。　㉘ 识韩: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后因用"识荆"、"识韩"作为初次见面时的敬辞。韩荆州,即韩朝宗,当时为荆州长史。　㉙ 南昌:南昌府,今江西南昌。明经:唐代科举科目之一,与进士并列。明清为对贡生的敬称。　㉚ 海虞:江苏常熟的别名。广文:明清府县儒学教官的别

名。 ㉛ 舣舟：停船靠岸。 ㉜ 榜人：船夫。 ㉝ 豫章：南昌府的别名。今江西南昌一带。 ㉞ 属：适，恰好。靳：地名。在今湖南宁乡一带。本为楚地小国，后为楚大夫采邑，有靳江。校士：考察生员的成绩。 ㉟ 跅弛不羁：行为放纵，不受约束。跅弛，放荡不循规矩。 ㊱ 褫(chǐ 齿)：剥夺，革除。诸生：明清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㊲ 胥尉：古代官府中的文武小官吏。 ㊳ 江右：江西省的别称。宁藩宸濠：即朱宸濠。明代皇族，弘治中袭封宁王。后起兵谋反，夺取皇位。被王守仁击败擒获，诛于通州。藩，藩国，藩镇。封建王朝的属国、属地。 ㊴ 九重：指天。传说天有九层。引申为皇帝或皇帝居住的宫禁。 ㊵ 广陵：古地名。在今江苏扬州一带。 ㊶ 姑苏：苏州的别称。因有姑苏山而得名。 ㊷ 嘉禾：旧地名。有三：一为江西南丰，二为福建建阳，三为浙江嘉兴。 ㊸ 金陵：即南京。 ㊹ 江陵：县名。属湖北省。 ㊺ 荆溪：水名。在今江苏宜兴市南，以近荆南山得名。 ㊻ 钱唐：即钱塘，今浙江杭州。 ㊼ 公安：县名。在湖北南部。 ㊽ 俭(xiān 先)人：小人，奸佞之人。 ㊾ 诘朝：明朝，明晨。 ㊿ 衔：怨恨。 (51) 红叶：指红叶题诗。唐宋小说皆有这一故事，大意是一文人在宫中流出的水中发现一片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便珍而藏之。后来文人与宫中放出的宫女结婚，而宫女恰好便是在红叶上题诗的人。 (52) 会真：会真记，会真诗，即《莺莺传》中才子佳人故事。真，仙，美女。 (53) 相机维挽：等待时机挽回。 (54) 邑邑亡憀：抑郁无聊。亡憀，无聊。 (55) 千人石：也叫千人坐、生公石。在今江苏苏州虎丘山剑池旁。相传南朝梁高僧生公曾在此说法。 (56) 王子晋：又名王子乔，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为周灵王太子，喜吹笙作凤鸣声，为浮丘公引往嵩山修炼，三十年后在缑氏山顶升仙而去。 (57) 委顿：疲乏，无精打采。 (58) 玄墓山：即邓尉山。在江苏吴县西南。亦作袁墓山。相传东晋郁泰玄葬此，故名。 (59) 榆林：有二：一为塞名、郡名，在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一为县名，在陕西。 (60) 王守仁：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曾平定"宸濠之乱"。 (61) 捐馆舍：去世，死亡的讳称。 (62) 茕孑(qióng jié 穷节)：孤独。茕，孤独。孑，单一，单个。 (63) 缞绖(cuī dié 崔叠)：丧服。缞，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披于胸前。绖，丧服中束腰的麻带。 (64) 圹：墓穴。 (65) 吊诔(lěi 磊)：追悼，致哀。吊，追悼死者。诔，古代哀祭文体的一种。 (66) 喧呼(huī 灰)：哄闹声。 (67) 丙舍：本意为后汉宫中正室两旁的房屋，以天干为序，因次于甲乙，故称丙舍。后因墓地亦有丙舍，遂转指停放灵柩的房屋。 (68) "花满山中高士卧"二句：为高启《梅花诗》中句子。原句中的"雪满山"在此被张灵改吟成了"花满山"。 (69) 高季迪：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字季迪，号青邱，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明洪武初，召修元史，为编修。擢户部右侍郎，后因为不愿与朱元璋合作被害。有《高太史大全集》。 (70) 捽(zuó 昨)：揪。 (71) 阒(qù 去)：寂静。 (72) 怃(wǔ 五)然：怅然失意的样子。 (73) 匡坐：正坐。 (74) 耑：

同"专"。　⑮ 文君：卓文君。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崃)人。豪富卓王孙之女，善鼓琴。寡居在家，司马相如过饮，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不久又因家贫返临邛，当垆卖酒。卓王孙耻之，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　⑯ 谶(chèn 衬)：预兆，预言。　⑰ 琴心犊(dú 独)鼻：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曾以琴心挑动卓文君。成为夫妻后又曾着犊鼻裈卖酒。犊鼻，犊鼻裈，短裤，或谓围裙。⑱ 兰玉盈阶：子孙满堂，个个优秀。兰玉，《世说新语·言语》载谢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后遂以兰玉称誉别人优秀的子弟。

本文采自张潮《虞初新志》卷十三，是一篇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创作的传奇小说，虽然不出才子佳人的范畴，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划时代的思想意义。首先，男女主人公皆实有其人，都是受早期民主思想的影响，初具个性解放意识的进步青年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明朝是一个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政治极端专制的时代，又是一个处于封建末期，封建专制制度已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特别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由于皇帝或醉生梦死、惑于玄修，或荒淫无道、奢侈淫乐；朝臣内宦则或忙于政治倾轧，或忙于经济掠夺，因而思想文化的钳制得以放松，阳明心学得以兴起，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新思潮。加之本文主人公张灵生活的苏州地区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文人中出现了一大批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李卓吾、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更有一些人对封建统治集团不满，进而鄙弃仕进，放浪形骸，愤世嫉俗。本文中的张灵就属于这种人。

张灵当舞勺之年，虽应父命出试，以冠军补弟子员，但却"心顾不乐，……遂绝意不欲复应试"。并只与同样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唐寅交往，视爱情为生命，决意寻一佳人结为终身伴侣。闻唐寅与祝枝山宴集虎丘，他不顾世俗与礼法，仿效刘伶，破衣烂衫，沿路吟唱，行乞而赴虎丘之宴。"屏弃衣冠，科跣双髻，衣鹑结，左持《刘伶传》，右持木杖，讴吟道情词，行乞而前。"于虎丘初见崔莹，竟能不顾礼节，"登舟长跪，自陈张灵求见"。如是等等，都可见其思想之解放，个性之放达，极具典型意义。通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及一部分文人的思想状况，进而了解思想解放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虽有不少局限性，但在当时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其次，本文热情地歌颂了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之上，以真挚的情感为

基础，而不是以功名富贵为基础的男女爱情。张灵无意功名，认为唯李白与莺莺可为才子佳人，决意觅一佳偶。这一婚姻观念显然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式的郎才女貌，逾墙钻隙，月下花前。他途遇崔莹，一见钟情，以至超越礼法，长跪以求见，后又嘱唐寅南昌访之。当得知崔莹为宸濠强夺入宫，竟一痛而死。而崔莹初见张灵，不但不以为狂，且在阅《张灵行乞图》后叹曰："此乃真风流才子也！"并取图藏笥中。当返回豫章，为宸濠所夺以后，她仍能不慕荣华富贵，一心倾慕张灵，且题词于《行乞图》上，向张灵表明心迹。尤为动人的是，当她辗转得返豫章之后，老父已逝，竟然能孤身亲往寻张灵。这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不仅如此，当她得知张灵已为情死之后，竟能与唐寅约日往祭其墓。抵墓所，不但衣缞绖，伏地拜哭甚哀，且悬其定情之物《行乞图》于墓前，取灵诗草，哭而读之，直至自缢于台畔，殉情而死。这在一位既未订婚，又未过门的青春少女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而两人合葬时的轰动全城，争来吊诔，哀声动地，显然是对这一爱情悲剧的颂歌和挽歌。

再者，作者在歌颂张、崔爱情的同时，也客观地揭露了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通阅全文我们可以发现，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不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不是父母的阻拦，不是小人作乱于其间，而是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无道，作品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藩王朱宸濠和正德皇帝本人。正德皇帝是个典型的荒淫无道的君主，据历史记载，他除了在宫内奢侈淫乐外，还四处巡游，抢夺美女。朱宸濠之所以贡献美女，正因为此。

从艺术方面讲，本文也有三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作品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又有优美奇异的理想境界。作品中的人物，如张灵、唐寅、祝枝山、崔莹、朱宸濠等等，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张灵的虎丘乞饮，与崔莹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千人石畔的狂态陡发，好事不谐后的一痛而绝；唐寅的虎丘作画；崔莹的初识张灵，恸哭入宫，放还后的径抵吴门，痛祭张灵，自缢台畔等等，无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张、崔亡后一年的仲春唐寅扫墓时，崔、张二人朗吟高启名句翩翩而至，高启的责灵改诗等，又显然是浪漫主义的奇异想象，表现了作者"真才子与真佳人，盖死而不死"的美好愿望。

其二是善于选取典型的情节和细节，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表现张灵和崔莹这一对真才子佳人对感情的执著与追求。如上文所言及的

张灵乞饮，因无缘于崔莹一痛而绝；崔莹对张灵的爱慕，题诗《行乞图》，未婚而访婿吴门，缞绖祭奠，自缢台畔等，都是这一艺术特色的体现。

其三是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因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序文中，作者即云读张梦晋、崔素琼事，“不觉惊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在为二人所补的“合传”中，更是以赞扬和同情的笔触去写这一对有情人，令人读罢有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感。结尾的“畸史氏曰”更是直抒胸臆，不但点明了作品的主旨，也流露了作者对主人公的钦慕赞扬之情。“至于张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词半缕之成约，而慷慨从容，等泰山于鸿毛，徒以才色相怜之故。推此志也，凛凛生气，日月争光，又远出琴心犊鼻之上矣！”非出自衷心，断难有此生花妙笔！　　（王恒展）

合　影　楼

李渔

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　起情氛无心露影

词云：

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　　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

右调《虞美人》

这首词，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拚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觉得此愿不了，就活上几千岁然后飞升，究竟是个鳏寡神仙；此心一遂，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也还是个风流鬼魅。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所以惩奸遏欲之事，

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儒书云："男女授受不亲。"道书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这两句话极讲得周密。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或是相见一面，他自他，我自我，有何关碍，这等防得森严？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来，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作主，要颠倒错乱起来。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过手的时节，或高或下，或重或轻，总是出于无意。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轻的说他故示温柔，重的说他有心戏谑，高的说他提心在手，何异举案齐眉，下的说他借物丢情，不啻抛球掷果。想到此处，就不好辜其来意，也要弄些手势答他。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这本风流戏文，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至于男女相见，那种眉眼招灾、声音起祸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为妙。不信，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黄面白？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只为家主公要卖弄豪华，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不想他五个指头、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及至机心一动，任你铜墙铁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窃负的窃负将来。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使他"授受不亲"，"不见可欲"，那有这般不幸之事！

我今日这回小说，总是要使齐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渐，非但不可露形，亦且不可露影，不是单阐风情，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相思路也。

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黄甲①起家，官至观察②之职；姓管的由乡贡③起家，官至提举④之职。他两个是一门之婿，只因内族无子，先后赘在家中，才情学术都是一般，只有心性各别。管提举古板执拘，是个道学先生；屠观察跌荡豪华，是个风流才子。两位夫

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只因各适所夫，受了刑于之化⑤，也渐渐的相背起来。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这一对连襟，两个姊妹，虽是嫡亲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贬驳，日复一日，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起先还是同居，到了岳丈岳母死后，就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的，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的，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正合着唐诗二句：

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

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还是上连下隔的。论起理来，盈盈一水，也当得过黄河天堑。当不得管提举多心，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就不惜工费，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使他眼光不能相射。从此以后，这两分人家，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就是男子与男子，一年之内也会不上一两遭。

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举生有一女，名曰玉娟。玉娟长珍生半岁。两个的面貌，竟象一副印板印下来的。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姊妹，面容骨格相去不远，又且娇媚异常。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时节还是同居，辨不出谁珍谁玉。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抱在怀中饲奶；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搂在身边睡觉。后来竟习以为常，两母两儿互相乳育。有《诗经》二句道得好："螟蛉有子，式谷似之。"⑥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

同居之际，两个都是孩子，没有知识，面貌象与不象，他也不得而知。直到分居析产之后，垂髫总角⑦之时，听见人说，才有些疑心，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以验人言之确否。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再过几年，他两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时常对着镜子赏鉴自家的面容，只管啧

啧赞羡道："我这样人物，只说是天下无双，人间少二的了，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我上不成？"他们这番念头还是一片相忌之心，并不曾有相怜之意；只说九分相合，毕竟有一分相岐，好不到这般地步，要让他独擅其美。那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想到后面做出一本风流戏来？

玉娟是个女儿，虽有其心，不好过门求见。珍生是个男子，心上思量道："大人不相合，与我们孩子无干，便时常过去走走，也不失亲亲之义。姨娘可见，表妹独不可见乎？"就忽然破起格来，竟走过去拜谒。那里知道那位姨翁预先立了禁约，却象知道的一般，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道：

凡系内亲，勿进内室。本衙止别男妇，不问亲疏。各宜体谅。

珍生见了，就立住脚跟，不敢进去。只好对了管公，请姨娘表妹出来拜见。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连"小姐"二字绝不提起。及至珍生再请，他又假示龙钟，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请，坐了一会，即便告辞。

既去之后，管夫人问道："两姨姊妹，分属表亲，原有可见之理，为甚么该拒绝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头，单为至亲而设。若还是陌路之人，他何由进我的门，何由入我的室？既不进门入室，又何须分别嫌疑？单为碍了亲情，不便拒绝，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这分别嫌疑的礼数，就由此而起。别样的瓜葛，亲者自亲，疏者自疏，皆有一定之理。独是两姨之子，姑舅之儿，这种亲情，最难分别。说他不是兄妹，又系一人所出，似有共体之情；说他竟是兄妹，又属两姓之人，并无同胞之义。因在似亲似疏之间，古人委决不下，不曾注有定仪，所以泾渭难分，彼此互见，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历观野史传奇，儿女私情，大半出于中表。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竟把他当了兄妹，穿房入户，难以提防，所以混乱至此。我乃主持风教的人，岂可不加辨别，仍蹈世俗之陋规乎？"夫人听了，

点头不已，说他讲得极是。

从此以后，珍生断了痴想，玉娟绝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语印正不来，随他象也得，不象也得，丑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总不去计论他。偶然有一日，也是机缘凑巧，该当遇合，岸上不能相会，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有一首现成绝句，就是当年的情景，其诗云：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并作南来一味凉。

时当中夏，暑气困人，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都到水阁上纳凉。只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两座楼台的影子，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玉娟小姐定睛一看，忽然惊讶起来道："为甚么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形影相离，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会，方才转了念头，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只因科头而坐，头上没有方巾，与我辈妇人一样，又且面貌相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处，方才要印正起来，果然一线不差，竟是自己的模样。既不能够独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怜，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

却说珍生倚栏而坐，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不觉惊喜跳跃，凝眸细认一番，才知道人言不谬。风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意气多而涵养少，那些童面习之的学问，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对着影子，轻轻的唤道："你就是玉娟姐姐么？好一副面容！果然与我一样。为甚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说话的时节，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却象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玉娟听了此言，看了此状，那点亲爱之心，愈加欷动起来，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当不得家法森严，逾规越检的话从来不曾讲过，背礼犯分之事从来不曾做过，未免有些碍手碍口，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屠珍生的风流诀窍，原是有传受的。但凡调戏妇人，不问他肯不肯，但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

从此以后，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纳凉，时时要来避暑。又

不许丫鬟伏侍，伴当追随，总是孤凭画阁，独倚雕栏，好对着影子说话。大约珍生的话多，玉娟的话少，只把手语传情，使他不言而喻。恐怕说出话来被爷娘听见，不但受鞭笞之苦，亦且有性命之忧。

这是第一回。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虚空摹拟的情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

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危墙，不能勾见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缠扰，起得稍迟，盥栉起来，已是巳牌时候。走到水阁上面，不见珍生的影子，只说他等我不来，又到别处去了，谁想回头一看，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立在他玉体之后，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这是甚么缘故？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预先赴水过来，藏在隐僻之处，等他一到，就钻出来下手。玉娟是个胆小的人，要说句私情话儿，尚且怕人听见，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没有人捉奸之理？就大叫一声"呵呀"，如飞避了进去，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闺门谨饬的效验，不然，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珍生见他喊避，也吃了一大惊，翻身跳入水中，踉跄而去。

玉娟那番光景，一来出于仓皇，二来迫于畏惧，原不是有心拒绝他。过了几时，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瓣之内，又取一张荷叶，做了邮筒，使他入水不濡，张见珍生的影子，就丢下水去道："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珍生听见，惊喜欲狂，连忙走下楼去，拾起来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绝句。其诗云：

绿波摇漾最关情，何事虚无变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动动金铃。

珍生见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道：

惜春虽爱影横斜，到底如看梦里花。

但得冰肌亲玉骨，莫将修短问韶华。

玉娟看了此诗，知道他色胆如天，不顾生死，少不得还要过来，终有一场奇祸。又取一幅花笺，写了几行小字，去禁止他道：

初到止于惊避，再来未卜存亡。吾翁不类若翁，吾死同于汝死。戒之！慎之！

珍生见他回得决裂，不敢再为挑达之词，但写几句恳切话儿，以订婚姻之约。其字云：

家范固严；杞忧亦甚。既杜桑间之约⑧，当从冰上之言⑨。所虑吴越相衔⑩，朱陈⑪难合，尚俟徐觇⑫动静，巧觅机缘。但求一字之贞，便矢终身之义。

玉娟得此，不但放了愁肠，又且合他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应承，复他几句道：

既删《郑》《卫》⑬，当续《周南》⑭。愿深寤寐之求，勿惜参差之采⑮。此身有属，之死靡他。倘背厥⑯天，有如皎日！

珍生览毕，欣慰异常。

从此以后，终日在影中问答，形外追随，没有一日不做几首情诗。做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题曰《合影编》。放在案头；被父母看见，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不惟善读父书，亦且能成母志，倒欢喜不过，要替他成就姻缘，只是逆料那个迂儒断不肯成人之美。

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几任有司，此时亦在林下。他的心体绝无一毫沾滞，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正合着古语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间。”故此与屠、管二人都相契厚。屠观察与夫人商议，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说：

“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使冰炭化为水乳，方能有济。”路公道：“既属至亲，原该缔好，当效犬马之力。”一日，会了提举，问他令爱芳年，曾否许配，等他回了几句，就把观察所托的话婉婉转转说去说他。管提举笑而不答，因有笔在手头，就写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

素性不谐，矛盾已久。方著绝交之论，难遵缔好之言。欲求亲上加亲，何啻梦中说梦！

路公见了，知道他不可再强，从此以后，就绝口不提。走去回复观察，只说他坚执不允，把书台回复的话隐而不传。

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要替儿子别娶。又闻得人说路公有个螟蛉之女，小字锦云，才貌不在玉娟之下，另央一位冰人，走去说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单凭己意，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婚，没有刑伤损克，方才好许。”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封与媒人送去。路公拆开一看，惊诧不已。原来珍生的年庚就是锦云的八字，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路公道：“这等看来，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许了，还有甚么狐疑。”媒人照他的话过来回复。观察夫妇欢喜不了，就瞒了儿子，定下这头亲事。

珍生是个伶俐之人，岂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要晓得这位郎君，自从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泼不过，那副形骸肢体竟象个死人一般，有时叫他也不应，问他也不答。除了水阁不坐，除了画栏不倚，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又不许一人近身。所以家务事情无由入耳，连自己婚姻定了多时，还不知道。倒是玉娟听得人说，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齿不已，写字过来怨恨他，他才有些知觉。走去盘问爷娘，知道委曲，就号呼痛哭起来，竟象小孩子撒赖一般，倒在爷娘怀里，要死要活，硬逼他去退亲。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骂，说：“姨丈不肯许亲，都是他的鬼话！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让与别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别个做媒，此时成了好事也未见得！”

千乌龟，万老贼，骂个不了。观察要把大义责他，只因娇纵在前，整顿不起；又知道儿子的风流，“原是看我的样子，我不能自断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优容，只劝他暂缓愁肠，“待我替你画策。”珍生限了时日，要他一面退亲，一面图谋好事，不然就要自寻短计，关系他的宗祧。

观察无可奈何，只得负荆上门，预先请过了罪，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直告路公。路公变起色来，道：“我与你是何等人家，岂有结定婚姻又行反复之理！亲友闻之，岂不唾骂？令郎的意思，既不肯与舍下联姻，毕竟心有所属，请问要聘那一家？”观察道：“他的意思，注定在管门。知其必不可得，决要希图万一，以俟将来。”路公听了，不觉掩口而笑，方才把那日说亲书台回复的狠话，直念出来。观察听了，不觉泪如雨下，叹口气道：“这等说来，豚儿的性命，决不能留，小弟他日必为若敖之鬼矣！”路公道：“为何至此？莫非令公郎与管小姐有了甚么勾当，故此分拆不开么？”观察道：“虽无实事，颇有虚情。两副形骸虽不曾会合，那一对影子已做了半载夫妻。如今情真意切，实是分拆不开。老亲翁何以救我？”说过之后，又把《合影编》的诗稿递送与他，说是一本风流孽帐。路公看过之后，怒了一回，又笑起来道：“这桩事情虽然可恼，却是一种佳话。对影钟情，从来未有其事，将来必传。只是为父母的不该使他至此。既已至此，那得不成就他？也罢，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来，成就这桩好事。宁可做小女不着，冒了被弃之名，替他别寻配偶罢。”观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尽。”

观察别了路公，把这番说话报与儿子知道。珍生转忧作喜，不但不骂，又且歌功颂德起来，终日催促爷娘去求他早筹良计，又亲自上门，哀告不已。路公道：“这桩好事，不是一年半载做得来的，且去准备寒窗，再守几年孤寡。”

路公从此以后，一面替女儿别寻佳婿，一面替珍生巧觅机缘，把悔亲的来历在家人面前绝不提起。一来虑人笑耻，二来恐怕女儿知道，学了人家的样子，也要不尴不尬起来，倒说女婿不

中意，恐怕误了终身，自家要悔亲别许。那里知道儿女心多，倒从假话里面弄出真事故来。

却说锦云小姐未经悔议之先，知道才郎的八字与自己相同，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方且自庆得人，巴不得早完亲事，忽然听见悔亲，不觉手忙脚乱。那些丫鬟侍妾又替他埋怨主人，说："好好一头亲事，已结成了，又替他拆开！使女婿上门哀告，只是不许。既然不许，就该断绝了他，为甚么又应承作伐，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婿送与别人！"锦云听了，痛恨不已，说："我是他螟蛉之女，自然痛痒不关；若还是亲生自养，岂有这等不情之事！"恨了几日，不觉生起病来。俗话讲得好："说不出的，才是真苦；挠不着的，才是真痒。"他这番心事，说又说不出，只好郁在胸中，所以结成大块，攻治不好。男子要离绝妇人，妇人反思念男子，这种相思，自开辟以来，不曾有人害得。看官们看到此处，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存想。且看这番孽障，后来如何结果。

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赘爱女

却说管提举的家范原自严谨，又因路公来说亲，增了许多疑虑，就把墙垣之下，池水之中，填以瓦砾，覆以泥土，筑起一带长堤；又时常着人伴守，不容女儿独坐。从此以后，不但形骸隔绝，连一对虚空影子，也分为两处，不得相亲。珍生与玉娟，又不约而同做了几首别影诗，附在原稿之后。

玉娟只晓得珍生别娶，却不知道他悔亲，深恨男儿薄幸，背了盟言，误得自己不上不下。又恨路公怀了私念，把别人的女婿攘为己有，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来，可见说亲的话并非忠言，不过是勉强塞责，所以父亲不许。一连恨了几日，也渐渐的不茶不饭，生起病来。路小姐的相思叫做"错害"，管小姐的相思叫做"错怪"。害与怪虽然不同，其错一也。

更有一种奇怪的相思，害在屠珍生身上，一半象路，一半象管，恰好在“错害”、“错怪”之间。这是甚么原故？他见水中墙下筑了长堤，心上思量道：“他父亲若要如此，何不行在筑墙立柱之先？还省许多工料。为甚么到了此际忽然多起事来？毕竟是他自己的意思，知道我聘了别家，竟要断恩绝义，倒在爷娘面前讨好，假装个贞节妇人，故此教他筑堤，以示诀绝之意，也未见得。我为他做了义夫，把说成的亲事都回绝了，依旧要想娶他。万一此念果真，我这段痴情向何处着落？闻得路小姐娇艳异常，他的年庚又与我相合，也不叫做无缘。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了去，面貌相似的又娶不来，竟做了一事无成，两相担误，好没来由！”只因这两条错念横在胸中，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诧异。想到玉娟身上，就把锦云当了仇人，说他是起祸的根由，时常在梦中咒骂；想到锦云身上，又把玉娟当了仇人，说他是误人的种子，不住在暗里唠叨。弄得父母说张不是，说李不是，只好听其自然。

却说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路公择婿之念愈坚；路公择婿之念愈坚，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路公不解其意，只说他年大当婚，恐有失时之叹，故此忧郁成病，只要选中才郎，成了亲事，他自然勿药有喜。所以分付媒婆，引了男子上门，终朝选择。谁想引来的男子，都是些魑魅魍魉。丫鬟见了一个，走进去形容体态，定要惊个半死。惊上几十次，那里还有魂灵，止剩得几茎残骨，一副枯骸，倒在床褥之间，恹恹待毙。

路公见了，方才有些着忙。细问丫鬟，知道他得病的来历，就翻然自悔道：“妇人从一而终，原不该悔亲别议。他这场大病，倒害得不差，都是我做爷的不是。当初屠家来退亲，原不该就许。如今即许出口，又不好再去强他。况且那桩好事，我已任在身上。大丈夫千金一诺，岂可自食其言？只除非把两头亲事合做一头，三个病人串通一路，只瞒着老管一个，等他自做恶人。直等好事做成，方才使他知道。到那时节，生米煮成熟饭，要强

也强不去了。只是大小之间有些难处。”仔细想了一回，又悟转来道：“当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尧之女，难道配了大舜，也分个妻妾不成？不过是姊妹相称而已。”主意定了，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儿，一面请屠观察过来商议，说：“有个两便之方，既不令小女二夫，又不使管门失节。只是令郎有福，忒煞讨了便宜，也是他命该如此。”观察喜之不胜，问他计将安出。路公道：“贵连襟心性执拗，不便强之以情，只好欺之以理。小弟中年无子，他时常劝我立嗣。我如今只说立了一人，要聘他女儿为媳，他念相与之情，自然应许。等他许定之后，我又说小女尚未嫁人，要招令郎为婿，屈他做个四门亲家，以终夙昔之好。他就要断绝你，也却不得我的情面。许出了口，料想不好再许别人。待我选了吉日，只说一面娶亲，一面赘婿，把二女一男并在一处，使他各畅怀抱，岂不是桩美事？”屠观察听了，笑得一声，不觉拜倒在地，说他不但有回天之力，亦且有再造之恩，感颂不已。就把异常的喜信报与儿子知道。

珍生正在两忧之际，得了双喜之音，如何跳跃得住！他那种诧异相思，不是这种诧异的方术也医他不好。锦云听了丫鬟的话，知道改邪归正，不消医治，早已拔去病根，只等那一男一女过来，他就好做女英之姊，大舜之妻。此时三个病人好了两位，只苦得玉娟一个，有了喜信，究竟不得而知。

路公会着提举，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笼络他。管提举见女儿病危，原有早定婚姻之意，又因他是契厚同年，巴不得联姻缔好，就满口应承，不作一毫难色。路公怕他食言，过不上一两日，就送聘礼过门。纳聘之后，又把招赘珍生的话吐露出来。管提举口虽不言，心上未免不快，笑他明于求婚，暗于择婿，前门进人，后门入鬼，所得不偿所失。只因成事不说，也不去规谏他。

玉娟小姐见说自己的情郎赘了路公之女，自己又要嫁入路门，与他同在一处，真是羞上加羞，辱中添辱，如何气愤得了。要

写一封密札寄与珍生，说明自家的心事，然后去赴水悬梁，寻个自尽。当不得丫鬟厮守，父母提防，不但没有寄书之人，亦且没有写书之地。一日，丫鬟进来传话说："路家小姐闻得嫂嫂有病，要亲自过来问安。"玉娟闻了此言，一发焦躁不已，只说"他占了我的情人，夺了我的好事，一味心高气傲，故意把喜事骄人，等不得我到他家，预先上门来羞辱，这番歹意如何依允得他？"就催逼母亲叫人过去回复。那里知道这位姑娘并无歹意，要做个瞒人的喜鹊，飞入耳朵来报信的。只因路公要完好事，知道这位小姐是道学先生的女儿，决不肯做失节之妇，听见许了别人，不知就里，一定要寻短见。若央别个寄信，当不得他门禁森严，三姑六婆无由而入，只得把女儿权做红娘，过去传消递息。玉娟见说回复不住，只得随他上门。未到之先，打点一副吃亏的面孔，先忍一顿羞惭，等他得志过了，然后把报仇雪耻的话去回复他。不想走到面前，见过了礼，就伸出一双嫩手在他玉臂之上捏了一把，却象别有衷情，不好对人说得，两下心照的一般。玉娟惊诧不已，一茶之后，就引入房中，问他捏臂之故。锦云道："小妹今日之来，不是问安，实来报喜。《合影编》的诗稿，已做了一部传奇，目下就要团圆快了。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脚小旦，你却不要多心。"玉娟惊问其故，锦云把父亲作合的始末细述一番，玉娟喜个不了。只消一剂妙药，医好了三个病人。大家设定机关，单骗着提举一个。

路公选了好日，一面抬珍生进门，一面娶玉娟入室，再把女儿请出洞房，凑成三美，一齐拜起堂来。真个好看！只见：

> 男同叔宝，女类夷光。评品姿容，却似两朵琼花，倚着一根玉树；形容态度，又象一轮皎月，分开两片轻云。那一边年庚相合，牵来比并，辨不清孰妹孰兄；这一对面貌相同，卸去冠裳，认不出谁男谁女。把男子推班出色，遇红遇绿，到处成牌；用妇人接羽移宫，鼓瑟鼓琴，皆能合调。允矣无双乐事，诚

哉对半神仙。

成亲过了三日，路公就准备筵席，请屠、管二人会亲。又怕管提举不来，另写一幅单笺，夹在请帖之内，道：

'亲上加亲，昔闻戒矣；梦中说梦，姑妄听之。今为说梦主人，屈作加亲创举。勿以小嫌介意，致令大礼不成。再订。

管提举看了前面几句，还不介怀，直到末后一联，有"大礼"二字，就未免为礼法所拘，不好借端推托。到了那一日，只得过去会亲。走到的时节，屠观察早已在座。路公铺下毡单，把二位亲翁请在上首，自己立在下首，一同拜了四拜；又把屠观察请过一边，自家对了提举，深深叩过四首，道："起先四拜是会亲，如今四拜是请罪。从前以后，凡有不是之处，俱望老亲翁海涵。"管提举道："老亲翁是个简略的人，为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礼数来？莫非因人而施，因小弟是个拘儒，故此也作拘儒之套么？"路公道："怎敢如此。小弟自议亲以来，负罪多端，擢发莫数。只求念'至亲'二字，多方原宥。俗话道得好，儿子得罪父亲，也不过是负荆而已，何况儿女亲家。小弟拜过之后，大事已完，老亲翁要施责备，也责备不成了。"管提举不解其意，还只说是谦逊之词。只是说过之后，阶下两边鼓乐一齐吹打起来，竟象轰雷震耳，莫说两人对语绝不闻声，就是自己说话也听不出一字。

正在喧闹之际，又有许多侍妾，拥了对半新人，早已步出画堂，立在毡单之上，俯首躬身，只等下拜。管提举定睛细看，只见女儿一个立在左手，其余都是外人，并不见自家的女婿。就对着女儿，高声大喊道："你是何人，竟立在姑夫左手！不惟礼数欠周，亦且浑乱不雅。还不快走开去！"他便喊叫得慌，并没有一人听见。这一男二女低头竟拜。管提举掉转身来正要回避，不想二位亲翁走到，每人拉住一边，不但不放他走，亦且不容回拜，竟象两块夹板夹住身子的一般，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直到拜完之后，两位新人一齐走了进去，方才分付乐工，住了吹打。听

管提举变色而道："说小女拜堂，令郎为何不见？令婿与令爱与小弟并非至亲，岂有受拜之礼？这番仪节，小弟不解，老亲翁请道其故。"路公道："不瞒老亲翁说，这位令姨侄，就是小弟的螟蛉。小弟的螟蛉，就是亲翁的令婿；亲翁的令婿，又是小弟的东床。他一身充了三役，所以方才行礼，拜了三四一十二拜。老亲翁是个至明至聪的人，难道还懵不着？"管提举想了一会，再辨不清，又对路公道："这些说话，小弟一字不解，缠来缠去，不得明白。难道今日之来，不是会亲，竟在这边做梦不成？"路公道："小柬上面已曾讲过，'今为说梦主人'，就是为此。要晓得'说梦'二字，原不是小弟创起；当初替他说亲，蒙老亲翁书台回复，那个时节早已种下梦根了。人生一梦耳，何必十分认真？劝你将错就错，完了这场春梦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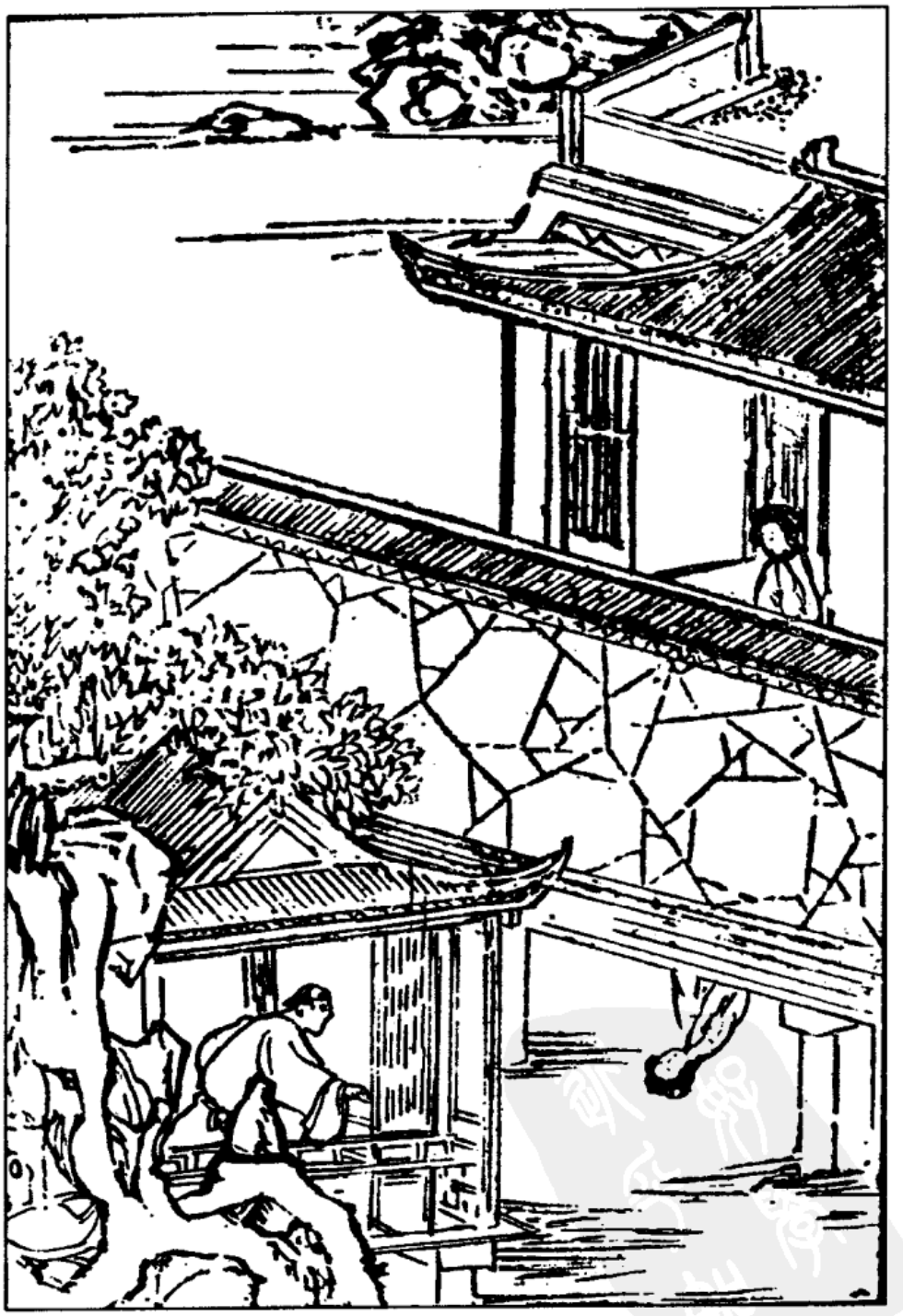
提举听了这些话，方才省悟，就问他道："老亲翁是个正人，为何行此瞒昧之事？就要做媒，也只该明讲。怎么设定圈套，弄起我来？"路公道："何尝不来明讲？老亲翁并不回言，只把两句话儿示之以意，却象要我说梦的一般。所以不复明言，只得便宜行事。若还自家弄巧，单骗令爱一位，使亲翁做了愚人，这重罪案就逃不去了。如今舍得自己，赢得他人，方才拜堂的时节，还把令爱立在左首，小女甘就下风，这样公道拐子，折本媒人，世间没有第二个！求你把责人之念稍宽一分，全了忠恕之道罢。"提举听到此处，颜色稍和。想了一会，又问他道："敝连襟舍了小女，怕没有别处求亲？老亲翁除了此子，也另有高门纳彩。为甚么二女配了一夫，定要陷人以不义？"路公道："其中就里，只好付之不言。若还根究起来，只怕方才那四拜，老亲翁该赔还小弟，倒要认起不是来。"提举听到此处，又从新变起色来，道："小弟有何不是？快请说来！"路公道："只因府上的家范过于严谨，使男子妇人不得见面，所以郁出病来。别样的病只害得自己一个。不想令爱的尊恙，与时灾疫症一般，一家过到一家，蔓延不已。起先过与他，后来又过与小女，几乎把三条性命断送一时！小弟

要救小女，只得预先救他；既要救他，又只得先救令爱。所以把三个病人，合来住在一处，才好用药调理。这就是联姻缔好的原故。老亲翁不问，也不好直说出来。”

提举听了，一发惊诧不已，就把自家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来，就着路公，好等他说明就里。路公怕他不服，索性说个尽情，就把对影钟情、不肯别就的始末，一原二故，诉说出来。气得他面如土色，不住的咒骂女儿。路公道：“姻缘所在，非人力之所能为。究竟令爱守贞不肯失节，也还是家教使然。如今业已成亲，也算做既往不咎了，还要怪他做甚么？”提举道：“这等看来，都是小弟治家不严，以致如此。空讲一生道学，不曾做得个完人。快取酒来，先罚我三杯，然后上席。”路公道：“这也怪不得亲翁。从来的家法，只能锢形，不能锢影。这是两个影子做出事来，与身体无涉，那里防得许多！从今以后，也使治家的人知道，这番公案，连影子也要提防，决没有露形之事了。”又对观察道：“你两个的是非曲直，毕竟要归重一边。若还府上的家教也与贵连襟一般，使令公郎有所畏惮，不敢胡行，这桩诧事就断然没有了。究竟是你害他，非是他累你。不可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说风流的是，道学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颠倒过来，使人喜风流而恶道学，坏先辈之典型。取酒过来，罚你三巨觥⑰，以服贵连襟之心，然后坐席。”观察道：“讲得有理。受罚无辞。”一连饮了三杯，就作揖赔个不是，方才就席饮酒，尽欢而散。

从此以后，两家释了芥蒂，相好如初。过到后来，依旧把两院并为一宅，就将两座水阁做了金屋，以贮两位阿娇，题曰“合影楼”，以成其志。不但拆去墙垣，掘开泥土，等两位佳人互相盼望。又架起一座飞桥，以便珍生之来往，使牛郎织女无天河银汉之隔。后来珍生联登二榜，入了词林，位到侍讲之职。

这段逸事，出在胡氏《笔谈》，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见者甚少。如今编做小说，还不能取信于人。只说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楼阁也。



合影楼

——《十二楼》插图

〔注〕 ① 黄甲：指进士及第，因科举甲科进士及第者的名单用黄纸书写，故名。② 观察：观察处置使的简称，中唐时始设，掌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后兼理民事，辖一道或数州。 ③ 乡贡：唐代选士，出自州县者称乡贡，元明清则以行省选贡士，亦称"乡贡"，即举人经会试得中者。 ④ 提举：为提举某某司的简称，宋代始设，为主管某种专门事务的职官，如提举学事、提举茶盐、提举市舶等。 ⑤ 刑于之化：意为夫妻和睦，这里强调的是影响感化。刑，通"型"，意为示范。典出《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⑥ "蜾蠃有子"二句：见《诗·小雅·小宛》，中间还有二句："蜾蠃负之。教诲尔子，"蜾蠃为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青绿色。蜾(guǒ 果)蠃(luǒ 裸)为一种寄生蜂，常衔螟蛉至巢中，排卵于其体内，供幼虫孵化后食用。古人误以为蜾蠃无子，以螟蛉为子，故螟蛉成为义子的代称。式：用。谷：善。下两句的意思是：用善道以教子，使之为善。 ⑦ 垂髫：古时男子成年后才束发于头上，未成年时头发披散下垂。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时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此二词均以发式指代童年少年。 ⑧ 桑间之约：桑间在濮水之上，为古卫国之地，为古代男女欢会之地。桑间之约即指男女幽会私合。 ⑨ 冰上之言：意为寻媒人正式议婚。《晋书·索紞传》有言："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泮(pàn 判)：分，散。后称媒人为冰人本此。 ⑩ 吴越相衔：吴越为春秋时古国，吴先灭越，越后灭吴，后常用来指敌对关系。 ⑪ 朱陈：结姻的代称。白居易《朱陈村》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 ⑫ 覘(chān 掺)：观测，窥视。 ⑬《郑》《卫》：指《诗经》风诗中《郑风》和《卫风》，多情歌。此句是说不取私情苟合。 ⑭《周南》：指《诗经》风诗中的《周南》。此句是说当像《周南》诗那样取婚姻正路。 ⑮ 寤寐之求，参差之采：此二语均出《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均男子对理想淑女的热恋追求。荇(xíng 行)菜：一种水生植物，嫩叶可食。 ⑯ 厥：其。此句为盟誓之语。 ⑰ 斚(jiǎ 甲)：古代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

《合影楼》为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的第一篇。李渔创作的突出特点是立意新颖，他自己对此也很自豪，其《与陈学山少宰书》说："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他又很注意小说与戏剧的共通性，视小说为"无声戏"，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便以此命名，有意识地将其戏剧创作的理论与经验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故其小说情节曲折生动而又集中紧凑，富于戏剧性。

据杜濬《十二楼序》所署时间，本书当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前。当时才子佳人小说方兴未艾，百年后曹雪芹说："这些书就是一套子。"(《红

楼梦》五十四回)此时"套子"虽未形成,却也初见端倪。作才子佳人小说最多的天花藏主人,在此前后所写的作品,就不外是邂逅相逢,一见钟情,小人拨乱,经历磨难,最终团圆。本篇在题材上也属才子佳人小说,却"不借此套","反倒新鲜别致"(《红楼梦》第一回)。杜濬在篇末评曰:"影儿里情郎,画儿中爱宠,此传奇野史中两个绝好题目。"揭示出其构思可能受《西厢记》启发。语出《琴心》一折中崔莺莺所唱曲词:"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个画儿里的爱宠。"后代确有不少小说戏剧如《写真幻》等就画中爱宠生发,但未见写影中情郎者。本篇的独到之处,便是在"影"上作文章,屠珍生与管玉娟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因见到对方映在水中的倒影而生爱意,在《合影编》的诗文唱和中发展感情,最后终于鹊桥飞架,身影相合。如杜濬所评:"相思害得稀奇,团圆做得热闹,《西厢记》后五百年始得一见。"

一般才子佳人小说就其积极方面看,首先是肯定婚姻自主,突破了封建婚姻制度"父母之命"的束缚;其次是男女双方所经受的磨难,往往是出于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因此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对封建制度有所批判。本篇则直接针对明清统治者所极力鼓吹倡导的程朱理学、阻绝男女任何社交接触的封建礼教和禁欲主义,即"男女授受不亲"、"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等封建教条。作品开篇即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说还有甚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体现了对人性,人类正当愿望和感情的肯定。作者有意安排故事发生在两个家长"心性各别"的家庭,一个重风情,一个讲道学,虽为连襟至亲,同居一宅,却如仇家敌国。讲道学的管提举不只立了区别男女,不问亲疏,不相走动的禁约,还筑墙隔离,连后园池塘也不放过,防范不可谓不严。但是如此的家法、高墙,只能瘸形,不能瘸影,更不能瘸心,两家儿女对影钟情,不肯别就,演出了新鲜别致的爱情故事。小说最后写两家芥蒂尽释,拆去墙垣,宣告了道学先生及其所信守的理学、礼教的失败,因此本篇比其他才子佳人小说具有更为鲜明的反礼教、反理学色彩,是明代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反对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的延续。文中也有一些如"禁于未发之先"、"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的说教,不过是明末小说注重劝惩的余风。故事中的管提举按照这套身体力行,但未达

到目的。篇末路公所说:"连影子也要提防",更是不可能的事,实际上是对管提举的讽刺。

至于小说女主人公正旦管玉娟之外,"又添了一脚小旦"路锦云,让屠珍生并获双美,一夫二妻,固然出于情节的需要,使"团圆做得热闹",根本原因在于作者赞成一夫多妻制,否则亦可不生此枝节,仍由路公"身上替他生出法来,成就这样好事"。这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庸俗方面。

李渔在戏剧创作上主张"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本篇便以"合影"为主脑,情节围绕此而展开,无关者一概省略。篇中有名有姓者亦仅男女主人公与路氏父女,连主人公双方家长,也仅提官衔观察、提举而已。对路子由称名道字,则因其既不过于风流,也不执拗古板,"在不夷不惠之间",又有克己之心,成人之美,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主脑突出,却不单调平淡,在情节发展上,起伏跌宕,饶有趣味。作者有意让双方家长"素性不谐,矛盾已久",增加了男女主人公结合之难。而隔绝内外,禁锢身形,却促成二人对影生情,隔水说爱,以致私订终身。以管提举的心性,要得到其赞许,自然难上加难。路公上门提亲,遭严词拒绝,情节为之一顿。对于矛盾的解决,作者则是极尽腾挪之势。李渔《闲情偶寄》论戏剧结局云:"全本收场,名曰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山穷水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所谓有团圆之趣者也。"因管提举坚拒不允,小说又引进了与屠珍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路锦云,屠路两家视为天作之合,珍生却要死要活的不肯,其父被迫退婚,不料锦云闻风亦兴怨。二女才貌不相上下,一与珍生面容相同,一则年庚一样。玉娟知珍生别聘,不知其拒婚,错怪珍生薄幸背盟,并怪路公做媒是假,夺爱是真;锦云先已心许,怨路公应允退婚,以为非其亲生,不关痛痒,恨路公不情;珍生则时而怒锦云是起祸的根由,时而恼玉娟坏了说成的亲事。三个人都生起病来,一个错怪,一个错害,一个兼有。情节至此,真有"山穷水尽之势",路公的妙计,又使读者顿感柳暗花明。作者施"到底不懈之笔",点染玉娟以为情人被夺,自己将嫁路公嗣子,与情敌为姑嫂,又羞又恨,欲寻自尽。路公派锦云作报信喜鹊,使其释疑病除。矛盾的焦点在提举,故在交代三人病除了却相思后,略写其洞房花烛,而详写四门会亲,并一再照应提举拒婚时所书"欲求亲上加亲,何啻梦中说梦",可见针线之密,会亲时提举如在梦中,寻女婿不见,怪女儿与姑夫并立,等路公说明就里,他虽咒骂女儿,责怪自己,也只有承认既成事实。结局虽未脱大团圆的

俗套，却恼怒、怨恨、惊疑诸种感情交并，最后皆大欢喜，写得“热闹”、“有趣”，富于喜剧效果。

此外，作品中的一些细节，不仅真实可信，也很有新意。如写珍生、玉娟对影相认，及玉娟以花瓣荷叶水中传诗，极富诗情画意。又如锦云报信之时，玉娟满腹怨恨羞恼，如临大敌，锦云别无言语，却先在她玉臂上捏了一把，使其在惊诧中无从发作，锦云却借此说明缘由，亦别致有趣。

李渔遵循戏剧创作的经验与理论写小说，尤其注重情节的新奇，其小说确可称为“无声戏”。比较而言，李渔精于写戏，而弱于写人，在人物形象描摹的细腻与丰满上，稍嫌单薄。但在清代，仍不失为最有成就的白话短篇小说家之一，而《合影楼》则是其精品。　　（苗壮）

秦淮健儿传　　李渔

嘉靖中，秦淮[①]民间有一儿，貌魁梧，色黝异。生数月，便不乳，与大人同饮啜。周岁怙恃[②]交失，鞠于外氏[③]。长有膂力，善拳击，尝以一掌毙一犬，人遂呼为“健儿”。健儿与群儿斗，莫不辟易[④]。群儿结数十辈攻之，健儿纵拳四挥，或啼或号，各抱头归，愬其父兄。父兄来叱曰：“谁家豚犬，敢与老子相触耶？”健儿曰：“焉敢相触？为长者服步武[⑤]之劳，则可耳。”乃至父兄前，以两手擎父兄，两胫去地二尺许，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颠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乡人哄焉。

健儿性善动，不喜读书。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师夏楚[⑥]之，则夺扑[⑦]裂眦曰：“功名应赤手致，焉用琐琐章句为？”师出，即与同塾诸儿斗，诸儿无完肤。又时盗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饮，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为人牧羊，每窃羊换饮，诈言多岐亡。主人怒，复见摈[⑧]。时已弱冠矣。

闻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时也！”即去海上从军。从小校擢功至裨将[⑨]。与傣友饮，酒酣斗力，毙之，罪当死。遂弃官，逃之泗[⑩]，易姓名，隐于庖丁。民家有犊，丙夜[⑪]往盗之，牵

出，必剧呼曰："君家牛我骑去矣！"呼竟，倒骑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风，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适市物色之，健儿曰："昨过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后取，道也，奚[12]其盗？"索之，则牛已脯矣，无可凭。市中恶少，推为盟主，昼纵六博，夜游狭斜，自恃日甚。尝叹曰："世人皆不足敌，但恨生千载后，不得与拔山举鼎之雄一较胜负耳！"

邑使者禁屠牛，健儿无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扬[13]间售之，得三十金。将归，饮于馆中，解金置案头。酒家翁见之，谓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儿掷杯砍案曰："吾纵横天下三十年，未逢敌手，有能取得腰间物者，当叩首降之。"时有少年数人，酿[14]于左席，闻之错愕，起问姓名居里。健儿曰："某姓名不传，向尝竖功于边陲，今挂冠微服，牛耳[15]于泗上诸英雄。"少年问能敌几何辈。健儿曰："遇万万敌，遇千千敌。计人而敌，斯下矣！"诸少年益错愕。

健儿饮毕，束装上马。不二三里，一骑追之甚迅。健儿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则一后生，健儿遂不介意。后生问何之。健儿曰："归泗。"后生曰："予小子亦泗人，归途迷失，望长者指南之。"于是健儿前驱，马上谈笑颇相得。健儿谓后生曰："子服弓矢，善决拾[16]乎？"后生曰："习矣，而未闲[17]。"健儿援弓试之，力尽而弓不及彀[18]，弃之，曰："此物无用，佩之奚为？"后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无用耳。"乃引自试。时有鹜唳空，后生一发饮羽[19]，鹜坠马前。健儿异之。后生曰："君腰短刀，必善击刺。"健儿曰："然！我所长不在彼，在此。"脱以相示，后生视而嘻曰："此割鸡屠狗物，将焉用之？"以两手一折，刀曲如钩，复以两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儿失色，筹腰间物非复我有矣。虽与偕行，而股栗之状，渐不自持。后生转以温言慰之。

复前数里，四顾无人，后生纵声一喝，健儿坠马。后生先斩其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我命者，如此马！"健儿匍伏请所欲。后生曰："无用物，盍解腰缠[20]来献！"健儿解囊输之，顿首乞命。

后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犹草莱，何足诛锄？"拨马寻故道去。健儿神气沮丧，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长物㉑，但半世英雄，败于乳臭儿之手，何颜复见诸弟兄？遂不归泗，向一村墅结庐卖酒聊生。每思往事，辄恧恧㉒欲死。

一日，春风淡荡，有数少年索饮，裘马甚都㉓，似五陵公子㉔，而意气豪纵，又似长安游侠儿。击案狂歌，旁若无人，且曰："涤器翁似不俗，当偕之。"遂拉健儿入座。健儿视九人皆弱冠，唯一总角㉕者，貌白皙若处子，等闲不发一言，一言则九人倾听；坐则右之，饮则先之。健儿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尝谋面，睇视之，则向斩马劫财之人也，谓健儿曰："东君㉖尚识故人耶？"健儿不敢应。后生曰："畴昔途中，解囊缠赠我者，非子而谁？我侪岂攘攫者流？特于邮旁肆中，闻子大言恐世，故来与子雌雄，不意竟输我一筹！今来归赵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头，曰："此母也。于今一年，子当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儿不敢受，旁一后生拔剑努目曰："物为人攫而不能复，还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为？"健儿惧，急内袖中，乃治鸡黍为欢。诸后生不肯留。归金者曰："翁亦可怜矣，峻拒之则难堪。"众乃止。时霙㉗下薪穷，健儿欲乞诸邻，后生指屋旁枯株谓之曰："盍载斧斤？"健儿曰："正苦无斧斤耳！"后生踌躇久之，曰："此事须让十弟，我九人无能为也。"总角者以两手抱株，左右数挠，株已卧矣，遂拔剑砍旁柯燃之。酒至无算，乃辞去，竟不知其何许人。

健儿自是绝不与人较力，人殴之则袖手不报。或曰："子曩㉘日英雄安在？"健儿则以衰朽谢之。后得以天年终，不可谓非后生力也。

〔注〕 ① 秦淮：秦淮河。长江下游支流，在今江苏省西南部。此指秦淮河流域。 ② 怙恃：父母。怙、恃皆依靠、倚仗之意。因《诗经·小雅·蓼莪》有"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之句，后因以之为父母的代称。 ③ 鞠于外氏：养育于外祖父母家。 ④ 辟易：惊退、逃跑。 ⑤ 步武：古代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指相距甚近。 ⑥ 夏楚：夏，榎木；楚，荆木。古时常用作学校的体罚工具，也作为刑具、体罚的泛

称。 ⑦ 扑：学校体罚学生用的戒尺等。 ⑧ 摈：排除，抛弃。 ⑨ 裨将：副将。 ⑩ 泗：水名。发源于山东省泗水县陪尾山，流经山东曲阜、鱼台，江苏徐州、宿迁、泗阳等地入淮河。此泛指泗水流域。 ⑪ 丙夜：三更时分，半夜。 ⑫ 奚：何。 ⑬ 瓜扬：瓜州、扬州一带。在今江苏扬州一带。瓜州，即瓜洲镇，在江苏邗江县南，大运河入长江处。 ⑭ 醵：聚集。 ⑮ 牛耳：执牛耳。指主持盟会的人。古时结盟，割牛耳取血，盛于盘中，主盟人持之让参与盟会的人分尝，以示诚信。后因指主持其事或居领导地位的人为执牛耳。 ⑯ 决拾：代指弓箭。决，扳指。骨制，射者套于左手大拇指，用以钩弦。拾，臂衣。革制，射者著于左臂，用以护臂。 ⑰ 闲：熟练，通"娴"。 ⑱ 彀(gòu 够)：拉满弓。 ⑲ 饮羽：箭中目标而深入，掩没箭尾的羽毛。 ⑳ 腰缠：指随身携带的钱财，亦泛指拥有的财富。 ㉑ 长物：剩余之物。 ㉒ 恧恧：惭愧。 ㉓ 都：优美的样子。 ㉔ 五陵公子：豪门贵族的公子。五陵，汉朝皇帝每立陵墓，都将四方豪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最著名的为五陵，即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后遂以五陵作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或代指豪门贵族。 ㉕ 总角：古代未成年男女多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㉖ 东君：主人。《左传·僖公三十年》载：秦晋合兵围郑，郑文公使烛之武说秦穆公，称秦若舍郑，郑可以成为秦国的东道主。后遂泛称主人。这里是对店主的尊称。 ㉗ 爨(cuàn 窜)：灶。 ㉘ 曩：从前、过去的。

本文采自《虞初新志》，是一篇颇有特色的武侠小说。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与本文类似的故事还有唐康辏《剧谈录》中的"张季弘遇恶新妇"，明宋懋澄《九籥别集》中的《刘东山》，以及凌濛初根据《刘东山》改编的话本小说《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等等。尤其是后者，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等都与本文非常相近。凌濛初生于公元 1580 年，卒于公元 1644 年，比本文作者李渔长 40 岁，且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影响极大，李渔不会不知，因此本文显系摹仿《刘东山》而作。与凌濛初的话本小说相比，本文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文体不同。凌濛初的话本小说具有话本小说的文体特征，不但是第一人称主观讲述式叙述模式，自始至终充斥着作者的评论和说教，而且前半部分一连讲述了蜈蚣制蛇、汉武帝时西胡月支国所献猛兽、唐康辏《剧谈录》中的"张季弘遇恶新妇"三个故事作为"入话"，以说明"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夸大口"的主题。这一"入话"虽能说明问题，但所占篇幅过多，几近全文的一半，显然有喧宾夺主之嫌。本文则采用了历史散文中人物传记的文体，从"嘉靖中，秦淮民间有一儿"写起，一直写到秦淮健儿"后得以天年终"。自始至终以秦淮健儿为传主，以其生平为线索，不蔓不

枝，重点突出，情节集中，所以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

其次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特色。话本小说源自“说话”伎艺，“说话”即讲故事，所以话本小说虽然也注意形象塑造，但更突出的特点则是讲故事。所以《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在叙述刘东山的故事之前只是简单地交代他是交河县人，“在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马熟闲，发矢再无空落，人号他连珠箭。随你异常狠猛，逢着他便如瓮中捉鳖，手到拿来”。纯属介绍，因而形象便略显苍白。本文就大不相同了，不但较为详尽地交代了秦淮健儿的特殊禀赋，而且特意介绍了他“周岁怙恃交失，鞠于外氏”。因为有膂力，善拳击，性善动，不喜读书，所以经常“与群儿斗”，“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终至“外氏苦之，逐于外”。显然，特殊的禀赋与自幼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童年生活，是他后来好勇斗狠、窃羊盗牛、目空一切的主要原因，从而不但写出了健儿形象性格形成的经过，令人可触可摸，同时也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当然，本文在形象塑造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者善于选择最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富有传奇性的典型情节和典型细节，塑造典型形象。如写其有膂力，善拳击，只用了“尝以一掌毙一犬”一句话，便写出了秦淮健儿的不同寻常。写其与群儿斗，只用了“纵拳四挥”四个字，即使群儿或啼或号，各抱头归，足见其迥出常人。写其与群儿父兄之斗，则“以两手擎父兄，两胫去地二尺许，且行且止……父兄恐颠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写其盗牛，则不但剧呼，且“倒骑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风，追之莫及”。写江湖后生之武艺高强，则“时有鹜唳空，后生一发饮羽，鹜坠马前”；“以两手一折，刀曲如钩，复以两手伸之，刀直如故”，如是等等。作品之人物之所以着墨不多而情态毕现，栩栩如生，与作者的这一艺术手法是分不开的。

其次，本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平面地、孤立地描写一个个人物，而是将人物形象放在矛盾斗争的焦点上，充分注意人物之间的关系，运用对比与衬托的艺术手法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全文看，健儿前期之有膂力、善拳击，好勇斗狠，恃能逞强，与下文中见后生之神勇而“股栗之状，渐不自持”，“后生纵声一喝，健儿坠马”，是人物形象自身的前后对比。从局部看，群儿父兄之来势汹汹，至被健儿以两手擎起后则“莫敢如何，但咭咭笑”，系群儿父兄与健儿的对比，衬托了健儿的迥出常人，也通过群儿父兄之前倨后卑写出了他们的戆憨和无奈。而通过江湖后生与健儿的对比描写，九位少年与十弟的对比描写，则不但写出了后生与十弟之神勇，也

写出了秦淮健儿的井蛙之见。而作品“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夸大口”的主题思想，显然也是用这一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尤其是作品的前半段，极写秦淮健儿之豪强，至称“世人皆不足敌，但恨生千载后，不得与拔山举鼎之雄一较胜负耳”，与后半段之“自是绝不与人较力，人殴之则袖手不报”的对比与映衬，不但有映带回合，前呼后应之妙，且极具喜剧色彩，可以让人在轻松幽默中接受人生的启迪。　　（王恒展）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李渔

——《连城璧》第一卷（节选）

诗云：

从来尤物最移人，况有清歌妙舞身。

一曲《霓裳》千泪落，曾无半滴起娇颦。

又词云：

好妓好歌喉，擅尽风流。惯将欢笑起人愁。尽说舍情单为我，魂魄齐勾。　　舍命作缠头，不死无休。琼瑶琼玖竞相投。桃李全然无报答，尚羡娇羞。

这首诗与这首词，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使人见了最易消魂，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悭吝的也会撒漫起来。这是甚么原故？只因他学戏的时节，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种云行水流的光景。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有轻清重浊之分，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也有矫强自然之别。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极会难为丑妇，帮衬佳人。丑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丑陋起来，标致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标致起来。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来，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复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还比他不上。这种道理，一来是做

戏的人，命里该吃这碗饭，有个二郎神呵护他，所以如此。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

是便是了，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甚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地名叫做杨村坞。这块土上的人家，不论男子妇人，都以做戏为业。梨园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这一处，独有女旦脚色，是这一方的土产，他那些体态声音，分外来得道地。一来是风水所致，二来是骨气使然。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当初交媾之际，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毡单上的态度做作起来，然后下种。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及至带在肚里，又终日做戏，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及至生将下来，所见所闻，除了做戏之外，并无别事，习久成性，自然不差，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所以他这一块地方，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闖客，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他有三许三不许。那三许三不许？

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他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顽耍，一般与人调情。独有香喷喷的那钟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没得把人沾唇。这叫做"许看不许吃"。遇着那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或以钱财相结，或以势力相加，定要与他相处的，他也未尝拒绝，只是口便许了，心却不许。或是推托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说丈夫不容，还要缓

图机会，捱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就是与人相处过了，枕席之间十分缱绻，你便认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戏，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做的时节，十分认真，一下了台，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他口便许你从良，使你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不舍得把身子从人。这叫做“许谋不许得”。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要晓得此辈的心肠，不是替丈夫守节，全是替丈夫挣钱。不肯替丈夫挣小钱，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众人不曾下箸的时节，自己闻见了香味，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到口之后，狼餐虎嚼，吃了一顿，再有珍馔上来，就不觉其可想，反觉其可厌了。男子见了妇人，就如馋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香，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够了。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知道这种道理，再不肯轻易接人，把这三句秘诀，做了传家之宝。母传之于女，姑传之于媳。

不知传了几十世，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偏与这秘诀相左。也许看，也许吃，也许名，也许实，也许谋，也许得，总来是无所不许。古语道得好，“有治人，无治法”，他圆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挣了一注大钱，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这个女旦姓刘，名绛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佳，资性又来得聪慧。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独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做旦，忽而做生。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要他扮女就扮女。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都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随你一字不识，极丑极陋的人，只要出

得大钱，他就与你相处。只因美恶兼收，遂致贤愚共赏。不上三十岁，挣起一份绝大的家私，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他的家事虽然大了，也还不离本业。家中田地，倒托别人管照，自己随了丈夫，依旧在外面做戏，指望传个后代出来，把担子交卸与他，自己好回去养老。谁想物极必反，传了一世，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①，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这个女儿，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有古语四句，竟是他的定评：

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长，损之一寸则太短。

至于遏云之曲，绕梁之音，一发是他长技，不消说得的了。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不但使千人叫绝，万人赞奇。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来。为甚么原故？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忽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赞叹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杀之权。"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也就够出名了。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恰好又有一个正生，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与藐姑配合起来，真可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当初不由生脚起手，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要说这段因缘，须从脚根上叙起。

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时常跟了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姓谭，名楚玉，是湖广襄阳府人。原系旧家子弟，只因自幼丧母，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自己只身无靠，流落在三吴、两浙之间，年纪才十七岁。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先弄个破题②上手，然后把承题开讲的工夫，逐渐儿做去。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除了学戏之外，

不许他见一个闲人，说一句闲话。谭楚玉窥伺了半年，只是无门可入。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只少一个大净，还要寻个伶俐少年，与藐姑一同学戏。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得了这个机会，怎肯不图？就去见绛仙夫妇，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绛仙夫妇大喜，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与藐姑同堂演习。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闻一知十，不消说得的了。

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知识还强似大人。谭楚玉未曾入班，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但知香艳之可亲，不觉娼优之为贱，欲借同堂以纳款，虽为花面而不辞，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怎奈那教戏的先生，比父亲更加严厉。念脚本的时节，不许他交头接耳，串科分的时节，唯恐他靠体沾身。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虽然同窗共学，不曾说一句衷情，只好相约到来生，变做一对蝴蝶，同飞共宿而已。

谭楚玉过了几时，忽然懊悔起来道："有心学戏，除非学个正生，还存一线斯文之体。即使前世无缘，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诉衷肠，我叫他一声'妻'，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虽然做不得正经，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了了从前的心事，也不枉我入班一场。这花面脚色，岂是人做的东西。况且又气闷不过，妆扮出来的，不是村夫俗子，就是奴仆丫鬟。自己睁了饿眼，看他与别人做夫妻，这样膀胱臭气，如何忍得过？"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要以齿颊传情，又怕众人听见。还喜得一班之中，除了生旦二人，没有一个通文理的，若说常谈俗语，他便知道，略带些之乎者也，就听不明白了。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把眼睛觑着藐姑，却像也是念戏一般，念与藐姑听道："小姐小姐，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藐姑也像念戏

一般，答应他道："人非木石，夫岂不知，但苦有情难诉耳。"谭楚玉又道："老夫人提防得紧，村学究拘管得严，不知等到何时，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藐姑道："只好两心相许，俟诸异日而已。此时十目相视，万无佳会可乘，幸勿妄想。"谭楚玉又低声道："花面脚色，窃耻为之。乞于令尊令堂之前，早为缓颊③，使得擢为正生，暂缔场上之良缘，预作房中之佳兆。芳卿独无意乎？"藐姑道："此言甚善。但出于贱妾之口，反生堂上之疑，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子当以术致之。"谭楚玉道："术将安在？"藐姑低声道："通班以得子为重，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则将无求不得。有萧何在君侧，勿虑追信之无人也。"谭楚玉点点头道："敬闻命矣。"

过了几日，就依计而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要依旧回去读书。绛仙夫妇闻之，十分惊骇道："戏已学成，正要出门做生意了，为甚么忽然要跳起槽来？"就与教戏的师父，穷究他变卦之由。谭楚玉道："人穷不可失志。我原是个读书之人，不过因家计萧条，没奈何就此贱业，原要借优孟之衣冠④，发泄我胸中之垒块。只说做大净的人，不是扮关云长，就是扮楚霸王，虽然涂几笔脸，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还不失我英雄本色。那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还没有一本做君子，倒有九本做小人。这样丧名败节之事，岂大丈夫所为，故此不情愿做他。"绛仙夫妇道："你既不屑做花面，任凭尊意，拣个好脚色做就是了，何须这等任性。"谭楚玉就把一应脚色，都评品一番道："老旦贴旦，以男子而屈为妇人，恐失丈夫之体。外脚末脚，以少年而扮做老子，恐销英锐之气。只有小生可以做得，又往往因人成事，助人成名，不能自辟门户，究竟不是英雄本色，我也不情愿做他。"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照他这等说来，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我看他人物声音，倒是个正生的材料，只是戏文里面，正生的曲白最多，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不日就要出门行道了，即使教他做生，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谭楚玉笑一笑道："只怕连这一脚正生，我还不

情愿做。若还愿做，那几十本旧戏，如何经得我念？一日念一本，十日就念十本了。若迟一月出门，难道三十本戏文，还不够人家搬演不成？”那戏师父与他相处，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做正生，倒把正生改了花面。谭楚玉的记性，真是过目不忘，果然不上一月，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就与藐姑出门行道。

起先学戏的时节，内有父母提防，外有先生拘管，又有许多同班朋友，夹杂其中，不能够匠心匠意，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只说出门之后，大家都在客边，少不得同事之人，都像弟兄姊妹一般，内外也可以不分，嫌疑也可以不避，挨肩擦背的时节，要嗅嗅他的温香，摩摩他的软玉，料想不是甚么难事。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但凡做女旦的，是人都可以调戏得，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这个规矩，不是刘绛仙夫妇做出来的，有个做戏的鼻祖，叫做二郎神，是他立定的法度。同班相谑，就如姊妹相奸一般，有碍于伦理。做戏的时节，任你肆意诙谐，尽情笑耍。一下了台，就要相对如宾，笑话也说不得一句。略有些暧昧之情，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讳，不但生意做不兴旺，连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来。所以刘藐姑出门之后，不但有父母提防，先生拘管，连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纠察。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就不约而同都去伺察他，惟恐做些勾当出来，要连累自己，大家都担一把干系。可怜这两个情人，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连那之乎者也的旧话，也说不得一句，只好在戏台之上，借古说今，猜几个哑谜而已。

别的戏子，怕的是上台，喜的是下台。上台要出力，下台好躲懒故也。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喜的是上台，怕的是下台。上台好做夫妻，下台要避嫌疑故也。这一生一旦，立在场上，竟是一对玉人，那一个男子不思，那一个妇人不想？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同是一般的旧戏，经他两个一做，就会新鲜起来。做到风流的去处，那些偷香窃玉之状，偎红

倚翠之情，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都是戏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做到苦楚的去处，那些怨天恨地之词，伤心刻骨之语，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使人听了，无不堕泪。这是甚么原故？只因别的梨园，做的都是戏文，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戏文当做戏文做，随你搬演得好，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所以苦者不见其苦，乐者不见其乐。他当戏文做，人也当戏文看也。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痛痒无不相关。所以苦者真觉其苦，乐者真觉其乐。他当实事做，人也当实事看。他这班次里面，有了这两个生旦，把那些平常的脚色，都带挈得尊贵起来。别的梨园，每做一本，不过三四两、五六两戏钱。他这一班，定要十二两，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凡是富贵人家有戏，不远数百里，都要来接他。接得去的，就以为荣，接不去的，就以为辱。

刘绛仙见新班做得兴头，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自己跟在女儿身边，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好趁大注的钱财。谁想藐姑一点真心，死在谭楚玉身上，再不肯去周旋别人。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教他上席陪酒，就说"生来不饮"，酒杯也不肯沾唇。与他说一句私话，就勃然变色起来，要托故起身。那些富家子弟，拚了大块银子，去结识他，他莫说别样不许，就是一颦一笑，也不肯假借与人。打首饰送他的，戴不上一次两次，就化作银子用了。做衣服送他的，都放在戏箱之中，做老旦、贴旦的行头，自己再不肯穿着。隐然有个不肯二夫，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只是说不出口。

一日做戏做到一个地方，地名叫做□□埠。这地方有所古庙，叫做晏公庙。晏公所职掌的，是江海波涛之事，当初曾封为平浪侯，威灵极其显赫。他的庙宇就起在水边，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圣诞。到这时候，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戏文，替他

上寿。往年的戏，常请刘绛仙做，如今闻得他小班更好，预先封了戏钱，遣人相接，所以绛仙母子，赴召而来。往常间做戏，这一班男女都是同进戏房，没有一个参前落后。独有这一次，人心不齐，各样脚色都不曾来，只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先到。他两个等了几年，只讨得这一刻时辰的机会，怎肯当面错过？神庙之中，不便做私情勾当，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说了一会，就跪在晏公面前，双双发誓说："谭楚玉断不他婚，刘藐姑必不另嫁，倘若父母不容，当继之以死，决不作负义忘情、半途而废之事。有背盟者，神灵殛之。"发得誓完，只见众人一齐走到，还亏他回避得早，不曾露出破绽来，不然疑心生暗鬼，定有许多不祥之事生出来也。当日做完了一本戏，各回东家安歇不提。

却说本处的檀越里面，有个极大的富翁，曾由贵郎出身，做过一任京职。家私有十万之富。年纪将近五旬，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刘绛仙少年之时，也曾受过他的培植。如今看见藐姑一貌如花，比母亲更强十倍，竟要拚一主重价娶他，好与家中的姬妾凑作"金钗十二行"，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十分款待，少不得与绛仙温温旧好，从新培植一番。到那情意绸缪之际，把要娶藐姑的话，恳恳切切的说了一番。绛仙要许他，又因女儿是棵摇钱树，若还劈得他性转，自有许多大钱趁得来，岂止这些聘礼？若还要回绝他，又见女儿心性执拗，不肯替爹娘挣钱。与其使气任性，得罪于人，不如打发出门，得主现成财物的好。踌躇了一会，不能定计，只得把句两可之词，回复他道："你既有这番美意，我怎敢不从？只是女儿年纪尚小，还不曾到破瓜⑤的时节。况且延师教诲了一番，也等他做几年生意，待我弄些本钱上手，然后嫁他未迟，如今还不敢轻许。"那富翁道："既然如此，明年十月初三，少不得又有神戏要做，依旧接你过来，讨个下落就是了。"绛仙道："也说得是。"过了几日，把神戏做完，与富翁分别而去。

他当晚回复的意思，要在这一年之内，看女儿的光景何如。若肯回心转意，替父母挣钱，就留他做生意，万一教诲不转，就把

这着工夫做个退步。所以自别富翁之后，竟翻转面皮来与女儿作对，说之不听，继之以骂，骂之不听，继之以打。谁想藐姑的性子，坚如金石，再不改移。见他凌逼不过，连戏文也不情愿做，竟要寻死寻活起来。及至第二年九月终旬，那个富翁早早差人来接。接到之时，就问绛仙讨个下落。绛仙见女儿不是成家之器，就一口应允了他。那富翁竟兑了千金聘礼，交与绛仙，约定在十月初三神戏做完之后，当晚就要成亲，绛仙还瞒着女儿，不肯就说，直到初二晚上，方才知会他道："我当初生你一场，又费许多心事教导你，指望你尽心协力，替我挣一份人家。谁想你一味任性，竟与银子做对头，良不像良，贱不像贱，逢人就要使气，将来毕竟有祸事出来。这桩生意不是你做的，不如收拾了行头，早些去嫁人的好。某老爷是个万贯财主，又曾出仕过，你嫁了他，也算是一位小小夫人，况且一生又受用不尽。我已收过他的聘礼，把你许他做偏房了，明日就要过门。你又不要任性起来，带挈老娘啕气。"

藐姑听见这句话，吓得魂不附体，睁着眼睛把母亲相了几相，就回复道："母亲说差了，孩儿是有了丈夫的人，烈女不更二夫，岂有再嫁之理。"绛仙听见这一句，不知从那里说起，就变起色来道："你的丈夫在那里？我做爷娘的不曾开口，难道你自己做主，许了人家不成？"藐姑道："岂有自许人家之理。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难道还不晓得，倒装聋做哑起来？"绛仙道："好奇话。这等你且说来是那一个？"藐姑道："就是做生的谭楚玉。他未曾入班之先，终日跟来跟去，都是为我。就是入班学戏，也是借此入门，好亲近孩儿的意思。后来又不肯做净，定要改为正生，好与孩儿配合，也是不好明白说亲，把个哑谜与人猜的意思。母亲与爹爹都是做过生旦，演过情戏的人，难道这些意思都解说不出？既不肯把孩儿嫁他，当初就不该留他学戏，即使留他学戏，也不该把他改为正生。既然两件都许，分明是猜着哑谜，许他结亲的意思了。自从做戏以来，那一日不是他

做丈夫，我做妻子？看戏的人万耳万目，那一个做不得证见？人人都说我们两个是天地生成、造化配就的一对夫妻，到如今夫妻做了几年，忽然叫我变起节来，如何使得？这样圆通的事，母亲平日做惯了，自然不觉得诧异。孩儿虽然不肖，还是一块无瑕之玉，怎肯自家玷污起来？这桩没理的事，孩儿断断不做。”绛仙听了这些话，不觉大笑起来。把他啐了一声道：“你难道在这里做梦不成？戏台上做夫妻那里做得准。我且问你，这个‘戏’字怎么样解说？既谓之戏，就是戏谑的意思了，怎么认起真来。你看见几个女旦，嫁了正生的？”藐姑道：“天下的事，样样都可以戏谑，只有婚姻之事，戏谑不得。我当初只因不知道理，也只说做的是戏，开口就叫他丈夫。如今叫熟了口，一时改正不来，只得要将错就错，认定他做丈夫了。别的女旦，不明道理，不守节操，可以不嫁正生。孩儿是个知道理、守节操的人，所以不敢不嫁谭楚玉。”绛仙见他说来说去，都另是一种道理，就不复与他争论，只把几句硬话发作一场，竟自睡了。

到第二日起来，吃了早饭、午饭，将要上台的时节，只见那位富翁，打扮得齐齐整整，在戏台之前走来走去，要使众人看了，见得人人羡慕，个个思量，不能勾到手的佳人，竟被他收入金屋之中，不时取乐。恨不得把“独占花魁”四个字，写在额头上，好等人喝彩。谭楚玉看见这种光景，好不气忿。还只说藐姑到了此时，自有一番激烈的光景要做出来，连今日这本戏文，决不肯好好就做，定要受母亲一番箠楚，然后勉强上台。谁想天下的事，尽有变局。藐姑隔夜的言语也甚是激烈，不想睡了一晚，竟圆通起来。坐在戏房之中，欢欢喜喜，一毫词色也不作，反对同班的朋友道：“我今日要与列位作别了。相处几年，只有今日这本戏文，才是真戏，往常都是假的。求列位帮衬帮衬，大家用心做一番。”又对谭楚玉道：“你往常做的，都是假生，今日才做真生，不可不尽心协力。”谭楚玉道：“我不知怎么样叫做用心，求你教导一教导。”藐姑道：“你只看了我的光景，我怎么样做，你也怎么样

做，只要做得相合，就是用心了。”谭楚玉见他所说的话，与自己揣摩的光景绝不相同，心上大有不平之气。正在忿恨的时节，只见那富翁，摇摇摆摆走进戏房来，要讨戏单点戏。谭楚玉又把眼睛相着藐姑，看他如何相待，只说仇人走到面前，定有个变色而作的光景。谁想藐姑的颜色全不改常，反觉得笑容可掬，立起身来对富翁道：“照家母说起来，我今日戏完之后，就要到府上来了。”富翁道：“正是。”藐姑道：“既然如此，我生平所学的戏，除了今日这一本，就不能勾再做了。天下要看戏的人，除了今日这一本，也不能勾再看了。须要待我尽心尽意摹拟一番，一来显显自家的本事，二来别别众人的眼睛。但不知你情愿不情愿？”那富翁道：“正要如此，有甚么不情愿。”藐姑道：“既然情愿，今日这本戏，不许你点，要凭我自家做主，拣一本熟些的做，才得尽其所长。”富翁道：“说得有理，任凭尊意就是。但不知要做那一本？”藐姑自己拿了戏单，拣来拣去，指定一本道：“做了《荆钗记》罢。”富翁想了一想，就笑起来道：“你要做《荆钗》，难道把我比做孙汝权不成？也罢，只要你肯嫁我，我就暂做一会孙汝权，也不叫做有屈。这等大家快请上台。”

众人见他定了戏文，就一齐妆扮起来，上台搬演，果然个个尽心，人人效力。曲子里面，没有一个打发的字眼，说白里面，没有一句掉落的文法。只有谭楚玉心事不快，做来的戏不尽所长。还亏得藐姑帮衬，等他唱出一两个字，就流水接腔，还不十分出丑，至于藐姑自己的戏，真是处处摹神，出出尽致。前面几出虽好，还不觉得十分动情，直做到遣嫁以后，触着他心上的苦楚，方才渐入佳境，就不觉把精神命脉都透露出来，真是一字一金，一字一泪。做到那伤心的去处，不但自己的眼泪有如泉涌，连那看戏的一、二千人，没有一个不痛哭流涕。再做到抱石投江一出，分外觉得奇惨，不但看戏之人堕泪，连天地日月，都替他伤感起来，忽然红日收藏，阴云密布，竟像要混沌的一般。往常这出戏，不过是钱玉莲自诉其苦，不曾怨怅别人。偏是他的做法不同，竟

在那将要投江，未曾抱石的时节，添出一段新文字来，夹在说白之中，指名道姓，咒骂着孙汝权。恰好那位富翁坐在台前看戏，藐姑的身子正对着他，骂一句"欺心的贼子"，把手指他一指，咒一句"遭刑的强盗"，把眼相他一相。那富翁明晓得是教训自己，当不得他良心发动，也会公道起来，不但不怒，还点头称赞说："他骂得有理。"藐姑咒骂一顿，方才抱了石块走去投江。

别人投江，是往戏场后面一跳，跳入戏房之中，名为赴水，其实是就陆。他这投江之法，也与别人不同，又做出一段新文字来，比咒骂孙汝权的文法，更加奇特。那座神庙原是对着大溪的，戏台就搭在庙门之外，后半截还在岸上，前半截竟在水里，藐姑抱了石块，也不向左，也不向右，正正的对着台前，唱完了曲子，就狠命一跳，恰好跳在水中，果然合着前言，做出一本真戏。把那满场的人，几乎吓死，就一齐呐喊起来，教人捞救。谁想一个不曾救得起，又有一个跳下去，与他凑对成双。这是甚么原故？只因藐姑临跳的时节，忽然掉转头来，对着戏房里面道："我那王十朋的夫啊！你妻子被人凌逼不过，要投水死了，你难道好独自一个活在世上不成？"谭楚玉坐在戏箱上面，听见这一句，就慌忙走上台来。看见藐姑下水，唯恐追之不及，就如飞似箭的跳下去，要寻着藐姑，与他相抱而死，究竟不知寻得着寻不着。

〔注〕 ① 弁髦：弁，指缁布冠，一种用黑布做的帽子；髦，童子的垂发。古代贵族子弟行加冠之礼，先用缁布把垂发束好，三次加冠之后，就去掉黑帽子，不再用。用以比喻无用的东西。 ② 破题：八股文的第一部分。和后面的承题构成八股文的第一、第二部分。此处是指事情开始的两个阶段。 ③ 缓颊：指婉言劝解或代人讲情。 ④ 优孟之衣冠：楚相孙叔敖死，其子贫，优孟着孙叔敖衣冠，仿其神态，往楚庄王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复生，欲以为相。优孟因趁机讽谏。于是，庄王召其子，封之寝丘。见《史记·滑稽列传》。后谓登场演戏为"优孟衣冠"。 ⑤ 破瓜：古时文人拆"瓜"字为两个八字以纪年，谓十六岁。

本篇采自李渔小说集《连城璧》。《连城璧》又名《觉世名言连城璧》。十二卷。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由于原文很长，收入时略去

了谭刘跳江而死之后的情节。小说叙述一对青年男女假戏真做、为爱殉情的故事。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成功，是李渔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之作。

热情地讴歌爱情、赞美人性是本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在古代社会，娼优隶卒，本天下最贱之人，然而，正如本篇中所说："第一种下贱之人，却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此其一。第二，从来娼优，一身二兼，既卖身又卖艺，偏刘藐姑出生娼优，却守身如玉，忠于爱情。作者撇开世俗的偏见，为娼优立传，歌颂戏子之间的真挚爱情。立意之新，多出人意料之处。故本书文后睡乡祭酒杜濬有评语曰："以极淫之妇生极贞之女，一怪也；以极下贱之人为极高尚之事，二怪也。"作者所赞美的是向为传统所不齿的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他肯定人性，赞美爱情，具有明显的反理学、反传统的思想倾向。

在小说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行云流水般的诗意之笔，叙写了谭、刘爱情生活的苦涩与甜蜜，展示了一幕舞台之恋的悲喜剧。谭、刘二人互相爱慕，却"内有父母提防，外有先生拘管，又有许多同班朋友，夹杂其中，不能够匠心匠意，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现实的阻隔，礼教的约束，使他们无法尽心尽意地吐露爱情，只好借角色表露心迹、传达情意。因此"二人喜的是上台，怕的是下台。上台好做夫妻，下台要避嫌疑"。由于假戏真做，男女主角将自己的人生苦乐注入表演之中，"同是一般的旧戏，经他两个一做，就会新鲜起来。做到那风流的去处，那些偷香窃玉之状，偎红倚翠之情，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都是戏中所未有的。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做到苦楚的去处，那些怨天恨地之词，伤心刻骨之语，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使人听了，无不堕泪。"二人借戏传情，私订终身，喜剧性地昭示他们爱情生活的幸福和甜蜜。随着剧情的发展，小说的悲剧色彩渐浓。某埠有一富翁，贪藐姑美貌，欲纳藐姑为妾。刘绛仙贪图钱财，竟将藐姑许之，藐姑不从。在戏台上，藐姑效《荆钗记》钱玉莲而抱石投江，谭楚玉也随之投江，演出了一场真正的爱情悲剧。这一出假戏真做，是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悲剧。作者把批判矛头直指传统的婚姻道德和婚姻观念，同时对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生死不渝的爱的追求给予了最高的礼赞。鲜明地凸现出谭、刘爱情的真正价值。在小说最后的结局中，借助晏公神力，谭、刘二人被莫渔翁救起，得全性命。后谭楚玉刻苦读书，取得功名。随即又弃功名而隐居。谭、刘二人皆得善终。作者为男女主人公设置这样一个结局，虽然不免于俗，入了传统的窠臼。但他借助神灵，再一次肯定了谭、刘爱情的合理性。作品喜剧与悲剧叠加，以喜映悲，以悲

见喜，在读者的审美心理上造成回环往复、跌宕不定的艺术效果。

在情节结构上，作者进行了大胆的创造。杜濬在小说末评中说得好："从来作传奇者，皆从实事中演出戏文，此独于戏文中演出实事。"作者结构之妙，妙在把人生舞台与戏剧舞台纠合在一起。假即真，真似假，描绘一幅扑朔迷离、浑然天成的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写意画。谭、刘的"舞台之恋"最初发生在舞台上，孕育在戏场中，发展在剧情中。戏是恋爱之媒介，情感沟通之桥梁。生旦净丑，写不尽男女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丝竹云板，抒不完儿女情长。作品写道："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去做，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痛痒无不相关。所以苦者真觉其苦，乐者真觉其乐。他当实事做，人也当实事看。"

然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本篇结尾，作者把剧情中钱玉莲的抱石投江与谭、刘的抱石投江合而为一。当晚，刘藐姑出演《荆钗记》，做到"遣嫁"之时，触着了内心的痛楚，竟泪如泉涌。在痛骂孙汝权之后，效钱玉莲抱石投江，做出了一本真戏，深深感动了在场观众。作者寓真于幻，寓实于诞，看似游戏笔墨，实则严肃有加，寓含着一个深刻的现实话题。

李渔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闲情偶寄》）求新求奇，是李渔的刻意追求的目标。除了上述立意、结构的新奇之外，小说的独异之处尚多，如以二郎神为梨园子弟之主，晏公作氤氲使者，撞破神道设教的规矩。最后以莫渔翁带谭、刘夫妇做了高隐之辈，以山林寂寞之气终结这篇爱情篇章，打破了从来爱情小说的旧套。直如杜濬在本书本文后评语中所说："种种拂情悖理之事，不见怒于观者，亦已幸矣。乃复令人自开卷称奇，直至终篇，无刻不欲飞欲舞，此何故欤？真令人解说不出，只好骂几声作怪稗官、稗官作怪而已。"洵实评也。

（张成全）

选丰姿严造花名册
徇情面宽收雪鬓娘 情痴反正道人

——《肉蒲团》第五回

未央生自赛昆仑别后，搬在一个庙中作寓。这庙是送子张仙的行宫，里面房间甚少，往常是不寓客的。只因未央生不惜重

价，别处一两一月他情愿出二两，道士贪图微利所以租与他住也。为甚么肯出重价？只因本庙的张仙极其灵验，远近妇人来求子者极多。未央生要在此处做个选场，所以谋在这边作寓。自进寓之后，每日定有几班妇女进来烧香。那烧香的妇女又与别处烧香的不同。十个之中定有一两个将就看得。这是甚么缘故？原来各处烧香的妇人大抵老中年的多，少年的少，所以没一个看得上眼。此处烧香的妇人都是求嗣而来，老年的经水已绝，必无生理。中年的经水将绝，子兴以阑。所以进来求嗣都是少年女子，不过有一二个老成的陪来。但凡女子十四岁至二十岁这五六年中间，无论好歹，面上都有点桃花色艳，隐隐动人。所以十个之中定有一两个看得。未央生每日早起，打扮得整整齐齐，在神座前走来走去。望见有妇人来就躲在张仙的背后，听道士替他通诚①，又看他拈香礼拜，把面庞态度看得无遗。然后攻其不备从里面闯出来。那妇人见他姿容绝世，都吃一惊，疑是自己至诚把泥塑的张仙拜活了，下来送子与我。直待他走下阶前摇摆一会，方才晓得是人。那灵魂已被活张仙勾去了。弄得那些女子心花意乱，眼角传情，都恋恋不肯回去。也有故意掉下汗巾子为表记②的。自此以后未央生举止分外轻佻，精神愈加放荡，竟说世间标致女人该是我受用的。自起先入庙之时就钉下一本袖珍册子，藏在夹袋之中，上面题四个字“广收春色”，凡是烧香女子有几分姿色就登记入册。如妇人某人，年岁若干，良人某某，住居某处，都细细写下名字。旁又用朱笔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等一圈。每一名后面又做四六批语，形容他的好处。那未央生怎么晓得许多妇人并丈夫姓名住处？只因妇人入庙烧香定有个香火道士立在旁边替他通诚，就问他姓甚么名甚么，年纪多少，系那一位信士之妻，住在何坊何里。那妇人就不说，定有个家人使婢替他答应。未央生此时就记在腹中，待他去后，取出册子登记上去。不上数日，把一方的女色收罗殆尽。虽然录了许多妇女，都是一等中等的，要那三圈头竟没

有一个。心上想到，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世间第一位佳人，起先在家里娶着的只说是第一位了。如今看起来与他一样的尽多，可见还算不得第一位。我想天下的女色岂有有了榜眼探花而无状元③之理，毕竟有第一位的在那边我还不曾遇着。如今看来看去，这些妇女只好存在这边做个备卷，若终久遇不着亦可拿来塞责。我且姑待几日，看以后进来的何如。于是取法加严，不肯少恕。一日，精神怠倦，正在房里睡觉，忽见家童跑进来道："相公快起来看标致女子。"未央生连忙下床来，戴新巾，穿丽服，又要照照镜子，未免耽搁了一会。及至走到外面，只见两位少年女子，一个穿银红，一个穿藕色，陪伴来的是个半老佳人，都烧了香要出去了。未央生隔着许多路把那两个少年女子一看，真是巫山神女，洛浦仙姬，比往常所见的大不相同，一时不觉风颠起来。见他要走还不曾出门，就如飞赶去跪在门槛外，不住的叩头。把两个家童与香火道士皆吓得口呆，只怕妇人要发作。谁想未央生外面虽是风颠，心上却有主意。料那三个妇人若是肯走这条路的，知道我见他标致爱他不过，所以跪拜他，料他必不发作。若还是正气的发作起来，我只推是外面走来的人，要拜张仙求嗣，见有女眷在内，混杂不雅，所以不敢进去，跪在门外叩头。他难道晓得我寓在庙中不成？把这个计较放在胸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才敢如此。果然那三个妇人不知就里④，只说他是求嗣的，都缩转身去立在旁边。直等他拜完，方才举步。拜的时节，那两个少年女子虽然一般顾盼，只是那种意思还在有意无意之间，不觉得十分出像。独有那个半老佳人，对着未央生十分做作，自己掩口不住的笑。临行之际，还把未央生瞧了几眼，方才出去。未央生痴呆半晌不能出声，将去一二里才问香火道士是那家的女子。道士见他轻举妄动，几乎惹出事来，埋怨不了，那里肯对他说！未央生要跟着轿子去追踪迹，他又知道去远了，追赶不上，只得回到房中，闷闷的坐。心上想到，这等可恨的事，那些不中意的个个都晓得姓名住处，偏是这两个极中意的一个也

不知道下落。可惜一对绝世佳人当面错过。就取出那本册子，要添这两个上去，竟无名字可写，只得先记一笔在前，道：某月某日遇国色二名，不知姓氏，姑就所衣之色随意命名，仿佛年齿性情开列于左，以便物色。银红女子一名。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他于归⑤未久而欲寞未开者。批：此妇态如云行，姿同玉立。朱唇绽处，娇同解语之花。纤步移时，轻若能飞之燕。眉无忧而长蹙，信乎西子⑥善颦。眼不倦而慵开，应是杨妃⑦喜睡。更可爱者，赠人以心，而不赠人以物，将行无杂佩之遗。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临去少秋波之转，殆女中之隐士而阃内之幽人。置之巍等，谁曰不宜？藕色佳人一名。年可二十许。察其神气，似适人虽久而原阴未断者。批：此妇风神绰约，意志翩跹。眉无待画之痕，不烦京兆⑧。面有难增之色，焉用何郎⑨肌肉。介肥瘦之间，妙在瘦不可增，肥不可减。妆束居浓淡之际，妙在浓似乎浅，而淡似乎深。所可怜者，幽情郁而未舒，似当开不开之菡萏。心事含而莫吐，殆未谢愁谢之芳菲。所当与前，并压群芳，同称国色者也！俟面试后再定元魁。批评已毕，心上又想到，那个半老佳人也不减少年风致。别的且不要说，只是那双眼睛或如一件至宝了。他起先丢上许多眼色，我只因注意那两个，不曾回他一眼。如今想来甚不过意，况且与标致妇人同行，不是妯娌定是亲戚，也就要看标致的分上宽待他几分了。他又肯帮情凑趣，引那两个顾盼我，分明是个解人。我若寻得他，何愁那两个不入彀中？我今也把他写在册上，加一个好批评。一来报他缱绻之情，二来若寻着的时节就把这册子送与他看，先把他奉承倒了，不愁他不替我做事。就提起笔来，把国色二名的"二"字改作"三"字。因他穿服是玄衣，再添一名道：玄色美人一名。年疑四九，姿同二八。观其体态，似欲事疏而情甚炽者。批：此妇幽情勃动，逸兴湍飞。腰肢比少妇虽宽，眉黛与新人竞曲。腮红不减桃花，肌莹如同玉润。最销魂者，双星不动而眼波自流，闪烁如同崖下电。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转，轻飘酷似岭头云。即与二美鼎足，奚

多让焉！写完，每一个名字上圈了三圈，依旧藏在夹袋中。从这一日起，那张仙殿上去也得，不去也得。进来的妇人看也可，不看也可。只把这三个佳人时刻放在心上，终日带了这个本子沿街去撞，再不见一毫踪影。心上想道，赛昆仑见识最高，路数又熟，为甚么不去问他？只是一件，他原许我寻一个，这几日不见，想是去寻了。我若对他说，他只道我有中意的，倒把这担子丢开了。况且没名没姓，教他哪里去查？我且放在肚里，再等几日他或许寻一个来报我也不可知，别的东西怕多，标致妇人也不怕多了。自此以后，每日起来不是出门闲撞，就是在家死等。一日，在街上遇着赛昆仑，就扯住问道："大哥，向日所许的事为何不见回音？莫非忘记了？"赛昆仑道："时刻在心，怎么会忘记。只是平常的多，绝色的少。近日才寻着，正要来报你，恰好撞着。"未央生听了，满脸堆下笑来道："既然如此，请到敝寓去讲。"两人偕手而行，一同入寓。把家童打发出去了，两个关了房门商量好事。不知是哪一家妇人造化，遇着这会干的男子，又不知是哪一家丈夫晦气，惹着这作孽的奸夫？看官不用猜疑，自有下回分解。

〔注〕① 通诚：祷祝，祝告。　② 表记：信物，纪念品。　③ 榜眼：科举制度中殿试一甲第二名。探花：科举制度中殿试一甲第三名。状元：科举制度中殿试第一名，为科名中最高荣誉。　④ 就里：底细，内情。　⑤ 于归：出嫁。　⑥ 西子：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吴王夫差的宠妃。　⑦ 杨妃：杨太真，唐玄宗的宠妃。⑧ 京兆：汉代张敞为京兆尹，常给妻子画眉，长安城中都传说他画的眉妩媚动人。⑨ 何郎：何晏，三国魏人，姿容美丽，面白如饰粉。后用来称扬美男子，也指粉白色的美物。

《肉蒲团》又名《觉后禅》、《耶蒲缘》、《野叟奇语》、《钟情录》、《循环报》、《巧姻缘》、《巧奇缘》、《玉蒲团》，作者真实姓名不详，署名"情痴反正道人"，一题"情隐先生"。

在人类文化中，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与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合理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肉蒲团》的作者在开篇第一回说道："做这部小说的人，历尽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

法;劝人息欲,不是劝人纵欲;劝人秘淫,不是劝人宣淫";"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凡遇叫看官处,不是针砭之语,就是点化之言,须要留心体认。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帏之乐,不无近于淫亵,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作者以写才子的风流韵事和及时行乐的性游戏来构架全篇,通过叙述元代致和年间风流才子未央生放荡纵淫终遭报应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市民阶层享乐心理的空前膨胀和纵欲主义的盛行,最后则曲终奏雅,讽喻世人莫一味贪图享乐而自食恶果。

本篇系书中的第五回,叙写未央生立意要做世间第一个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他寄寓在送子张仙的行宫中,窥视前来进香拜神求嗣的女子,凡稍有几分姿色的就登记入册,又用朱笔圈定高下,加上批语。在众多女子中,他选出国色三名,拟定面试后再判定元魁。从全书来看,这一回是他着手选娶天下第一位佳人的准备阶段,为后文他经香云介绍,与瑞珠、瑞玉姊妹及香云姑母花晨相识淫乐设下了伏笔。从未央生对选入册中女子的评语可知他的评判标准是绝色,追求的是色欲。作者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未央生对色欲的追求和种种艳遇,肆意渲染色情肉感,让人看到了当时许多文人士大夫一改过去循规蹈矩的生活态度,公然成为惊世骇俗的狂放之士,以醉卧青楼眠花宿柳为风流快事。那种以急不可耐的心情放胆追求世俗的快乐和享受,形成整个社会人欲横流,弥漫着浓重的糜烂之风。同时,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也隐约地表现出某些新的性观念和性意识。

人生在世,自会有种种不同的欲望。《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然之欲,生理本能上的需要,人皆有之,伟人亦如此,然伟人往往讳言,小市民则津津乐道。黑格尔曾说过,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话不错,但合理不一定完美,存在本身也有品的高下。人生既有低层次的生理本能的追求,也有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文学是人学,人学写人,文学就要表现人的方方面面,饮食男女既然是人之大欲,文学当然要有所表现和反映。因而,中外古今,凡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一部不或多或少地涉及人的情欲和性爱,只是表现的品味不同,体现了人生追求的生活情趣和精神境界的不同。《肉蒲团》中有不少性冲动、性场面、性玩弄、性享乐的正面描写和一些充满低级趣味的词句,这些部分则构成了未央生的低层次追求,从而塑造了现实社会中这类人物的典型形象。尽管人们对此总是讳莫如深,然而这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

现实社会中有未央生这样一类的人物,文学作品中也就有了未央生这

样的典型形象。理性地、科学地正视和分析这一文学现象，无疑将有助于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人的情欲和性爱不仅仅是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的性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不同的变化，性观念又会渗透到哲学、礼仪、文学等各种方面。在我国，宋代以前性爱和情欲并不显得卑下或神秘。宋以后，性爱和情欲渐渐为人讳言，遂显得卑下而神秘。我国自汉至唐贞操观念对人们尚无很强的约束力。据《汉书》载，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听说一个叫董偃的人长得姣好，就将董偃召入家中，"出则执辔，入则侍内"，"名称城中"。有一次武帝过访她家，公主还叫董偃出来谒拜武帝，武帝赐给他衣冠，呼他为"主人翁"。武帝的姐姐鄂邑盖主常与仆人丁外人私通，武帝和权臣霍光知道后干脆下诏让丁外人侍奉公主，不绝主欢。《宋书》亦载南朝宋前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要求废帝给她安排面首一事。《南史》则载有齐郁林王为母亲王太后置面首三十人，以承其欢。又据《旧唐书》载，右补阙朱敬则给武则天的奏章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俸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武则天听后坦然自若地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这表明在汉唐时贞操观并未成为人们严格恪守的道德规范，世人对荡检逾闲的事也并不认为是见不得人的羞耻事。

到了宋代，经周敦颐、二程兄弟、朱熹等理学大师们的大力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套说教才禁锢了人心，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桎梏。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六有《白公夜闻歌者》说："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人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又在《容斋五笔》卷七《琵琶行海棠诗》中说："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白居易夜登商妇之船，夜问独处之女，此在唐人为等闲小事，而洪迈已看成有瓜田李下之疑。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也记载说："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容。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由此可

知，唐宋两代男女间的贞操观实有不同。自宋以后，妇女改嫁已属失节，又遑论行为涉淫，女子的自然之天性受到了种种人为的禁锢。

本篇中未央生圈评三位国色时说到银红女子于归未久而欲窦未开，藕色佳人适人虽久而原阴未断，玄色美人欲事疏而情甚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女子性压抑的心理状态，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宦人之妻人欲未畅的抑郁之情。《肉蒲团》不同于其他淫秽小说之处也正在于作者较注重性心理的描写，表明了性压抑往往会造成纵欲滥淫。明清时色情淫秽小说的出现除了适应追求庸俗享乐的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外，人之常情与贞操观的矛盾也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肉蒲团》的内容虽然流于低级趣味，格调不高，但文笔十分出色，其艺术水平非一般淫秽小说可比。整个故事情节曲折，起伏多姿，布局谨严，首尾呼应。如本篇在描写未央生选女入册时就采用了欲擒故纵的表现手法，先写不中意的女子个个都知姓名住处，再写未央生一时精神怠倦，以致极中意的两个女子竟不知下落，甚至几乎错过了见到标致女子的机会。作者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他磕头的疯癫举动和悔恨交加的心理活动，既避免了行文的平铺直叙，为后文的寻访遇合张本，又使人产生欲知这三位绝色佳人究为何人的悬念，引发了后文的一连串情节。

此书尽管曲终奏雅，但通篇津津乐道书中人物的淫思、淫情、淫事、淫语，故问世后即多次被禁，然屡禁不绝，一些坊肆书商为逃避禁书，往往改名刊行，造成此书别名众多，版本繁杂，较有代表性的为清初写刻本、醉月轩刊本和日本宝永刊本。

此书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有人曾用来学说汉语。自江户时代至今，日本有三十种译本出版，并有仿此书之作《风流六女竞》问世。德国、法国、英国也都有译本出版。鲁迅曾说："《金瓶梅》作者能文，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唯《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优秀小说，也产生了一些不堪入目的淫秽小说，二者同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然格调的高下却大相径庭，不啻是雅俗之分。《肉蒲团》是淫秽小说中较为出类的一部，显示了作者较高的才情。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此书尚有待学术界从美学的角度揭示其文化底蕴。这显然不仅是文学上的鉴赏，而且也是人生意义的评价，涉及到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之高下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评判，这也就是文学即人学最好的一个注解。

（徐时仪）

卢　云　卿　　徐震

卢云卿者，临安卢讷斋之女也。其母梦吞赤云而孕，故以梦云为讳，而字曰云卿。年将及笄[1]，妖艳绝世，性极嗜诗，尤精音律，尝从王子旷学琴。子旷者，王仲裹之妻，双目俱瞽，其琴最得嵇中散之遗响，为当世第一名手。云卿学甫半载，尽得其奥。便能自谱新声，其名品甚异，有《双雁飞》、《红窗静》数曲，宫商稳叶，词意清妍。每一操弄，其声杳渺凄婉，真有太古遗音。子旷尝叹曰："既敏且慧，技已入神。子乃仙台谪下，岂复人间所有。夫琴而入神，至矣！虽有伯牙，蔑以加矣！"

时有金陵女子唤谢湘兰者，寓招庆寺外，能以悬笔请仙，往往神异。云卿乃令人延请至室，焚香暗祝。须臾，其笔疾书云："子所问者，乃终身事也。"云卿竦然称异。俄又笔动如飞，写出一词曰：

> 可知是暂离瑶岛。可知是梨花梦杳。可知是一片巫云袅袅。可知是玉容儿人间绝少。可知是曲乍弹鸲鹆弦断了。可知是月傍琴台悄悄行。可知是鸳鸯偷续姻缘好。

云卿看毕，怫然不悦曰："某虽女子，秉志清贞。大仙乃凌虚绝俗之俦，何所言皆风流淫艳之事？得非谓某心犹未虔，故而见谑？然特斋戒而后敢请，意非不诚也。未知大仙姓讳，愿得闻之。"俄而又见书下六字云："余乃鱼玄机也。"云卿笑曰："我以为真有仙驭下临，岂知尔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之痴女冠也，夫既离垢归冥，何犹未离色相。"言未既，又见书成一律云：

> 儿女情多未可嗔，坐谈岂比事临身。
> 春风会把痴根种，花月难将绮思驯。
> 偶寓人间皆幻态，能游世外即仙真。

何须笑我当年事，看汝琴台逐后尘。

写讫复书一"完"字而去。云卿叹息曰："谁言果有仙降，以我观之，都是胡诌鬼诳，哄人之法耳！安有淫秽如玄机，而能为仙鬼之理。"

无何，有张氏子者，讳汝佳，年甫弱冠，颇有文誉，偶与讷斋宴会，讷斋爱其隽逸，遂以云卿许字焉。明年春，云卿已年十七，姻期将迩，携琴坐于月下，向空私祷曰："若与张郎偕老和洽，则琴声清朗，异于恒时；设有乖离，则琴弦中断。"遂凝神默虑，静思一曲。弹弄移时，将至商调入破，铿然一声，而第三弦已断为两截，遂怅然掷琴而起。及于归之后，汝佳为人，虽极儒雅，但酒有刘伶癖，豪有剧孟风，好客又如孔北海，座友如云，酣歌卜夜。而闺帷情好，则澹如也。以是云卿怏怏不得志，尝作绝句二章云：

杨柳风多夜色凉，挑灯独坐更添香。
最怜月转西廊下，有客高歌曲未央。

其　二

才看墙角柳垂丝，又是青钱叠满池。
春色去来多少恨，画眉夫婿几曾知。

一日盛排筵席，遍延同社，俱是宦家贵裔，貂裘珠履，烂然满座。云卿悄悄立于屏后窥之，诸婢历指座客，而语云卿曰：某某乃新举人，某某俱是某宦之子。及数至末座一少年，巾破折角，衣敝如鹑，不觉惊笑曰："此乃穷乞儿，安得在席？"云卿独叹曰："尔辈毋得轻忽此人，试观其姿貌非常，丰神绝俗。异时贵显，恐非座中诸子所及，岂长于贫贱者乎！"遂呼僮而讯之，曰："刘新，字月崤，家极贫，乃钱塘县特拔之士。"云卿惊叹曰："原来即是刘月崤，向闻其名，今又获睹其貌，信佳士也。"时新年才十九，贫而未娶，所居即在汝佳宅后里许，乃同庠友也。

汝佳嗜酒日甚，云卿每每谏曰："酒乃狂药，过饮必致成疾。子方壮年，正宜努力功名，何乃以沉湎为乐，甘于自弃乎！"汝佳

笑曰："一壶自随，刘伶也；举杯邀月，太白也。吾将践二子之迹，而老于醉乡矣！且吾之嗜酒，亦犹卿之嗜琴，各从所好，何相阻耶！"

时有李君来者，亦豪于酒，一石不醉，与汝佳为酒友，每日纵饮，必至酩酊而后已。而汝佳果以此获疾，日渐尪羸②，其酒渐至顷刻不可缺。一夕吐血数升而死，年才二十三。云卿抚棺而泣曰："曩时鼓琴自卜，而断第三弦，吾以为不祥，岂知夫妻果止于三载乎！哀哉！夫子不纳我言，而竟以贪饮夭折，祸实自贻。"乃作二绝以挽之曰：

烟花三载负春风，终日醺醺似梦中。
只恐夜台浑未醒，却教哀鸟唤晴空。

其　二

文章枉得一时名，明镜那知忽地分。
君不自珍天岂惜，可怜鸳冢独招魂。

自冬间殡厝于祖茔③之侧，忽尔又届清明。其墓背山面湖，靠近岳庙。张翁即于节前，整备纸钱、酒榼④，带领云卿姑媳并僮婢数人，上坟祭扫。云卿遍身缟素，愈觉芳妍。滴酒长号，泪下潸潸如雨。及祭扫已毕，即于墓前芳草之上，布席团坐而饮。

于时正值二月中旬，艳桃嫩柳，掩映湖山。杭人以扫墓而游于湖上者，纷纷如蚁。忽有一生，自墓侧经过，远远觑见云卿，潜身偷视。婢有芳苹者，指谓云卿曰："娘亦认得此生否？即曩夜席上之刘月嵋也。"云卿低低笑曰："面貌虽似，怎知果是那生。"刘月嵋亦素慕云卿之美，而以张翁在座，唯恐望见不雅，遂由岳墓而去。既而云卿肩舆，亦从孤山转至断桥。在桥畔柳荫之下，刚值月嵋步至，打个照面。云卿急以罗扇半遮，月嵋闪避堤边，佯作看花，而徐吟《蔓草》之章曰：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歌之数四，遂缓缓尾在云卿舆后。将抵钱塘门，忽见一婢，迟后

数步，以白汗巾一幅，掷于月蝞足边。

月蝞欣然拾置袖内，遂自间道⑤趋归。出而视之，芳香袭人，中绾⑥一结。解结看时，内裹发三茎、珠五粒、钱一枚。绸绎至晚，而莫测其故。将至夜分，犹徘徊于步檐。有一老苍头，唤为丘润三者，双目虽瞽，而性极聪敏。闻蝞踌躇咄咄之声，遂问曰："郎君有何心事不决，何不问于老奴？"月蝞叹息曰："此事恐非汝能解测。"曰："郎第⑦言之。"月蝞遂以实告，润三抵掌而笑曰："郎君枉读书了。如此极明极易之谜，为何解喻不出！夫发三茎而珠五粒者，三五十五，珠乃月圆之象，是约郎在十五夜相会。又以钱一枚者，欲郎在前门等候耳。"月蝞惊悟，点首曰："是矣！是矣！"

原来次日即为望夕。当夜淡云笼汉，星月微明。月蝞悄然步出前街，向扉而徒倚久之。俄闻门内有咳嗽声，月蝞亦微微咳嗽。须臾门启，云卿在前，一婢背负包裹，随后而出，即芳苹也。月蝞且惊且喜，急挽云卿之袂⑧而至其居，掩扉低语曰："蒙卿不以鄙人寒陋，而肯相随，感且不朽。但虞事泄而被辱，某固甘忍，其如芳卿何？"云卿曰："君且无恐，妾已虑之审⑨矣。妾事舅姑，颇能孝敬。而张翁为人，仁慈宽厚，矧⑩与君累世通家也，即使事泄，必不忍显暴而构鼠牙⑪。若在予父，爱妾尤甚。君但于湖上觅一戚属⑫，暂时避迹，以觇⑬其动静何如，然后妾自另为之计，必不贻害于郎也。"月蝞喜甚，亦无暇细语，即时解带下帷，曲尽其缱绻之意焉。有顷鸡鸣，揽衣而起，遂自涌金门至湖，潜避于蝞之舅氏崔凤家。

是日将晓，张翁犹在酣寝，婢女惊报其故，翁喟然曰："是予之过也，若为早嫁，安有此事。"即遣人密报讷斋。讷斋方食早膳，不觉惊愧失箸，奔驰告翁曰："弱息有此丑行，辱及尔我，罪不容诛。窃料其去，踪迹不远，兄宜立刻遣人四处缉访，擒控置法。毋使为门户羞，弟实快甚。"翁摇首曰："不可，夫以令爱之敏慧，岂不知淫奔为非。其如青年守寡，实是难事，此系弟不能早为出嫁之过，于彼何尤。所虑者，唯恐失身于匪类耳！设或得其所

从，亦免尔我心上一事。岂不闻文君之奔相如乎，未闻后世有讥及王孙者。兄何所见之浅耶！”讷斋默然不语，遂起身作别而去。

月嵋、云卿既避居湖上，日令崔凤入城，密瞷[14]消息。数日之后，寂无动静，遂得安心出游。于时正值暮春天气，花柳争妍。自晨至夕，画艇兰桡，满湖歌吹相接，云卿尝赋诗一律云：

春日偏宜西子湖，晓风处处唤提壶。
漫劳杜甫寻诗句，堪倩王维入画图。
烟霭遥连山外寺，笙歌时闹水边凫。
一樽欲赏[15]看花醉，笑拔金钗付酒垆。

月嵋亦武韵和吟云：

六桥烟柳映西湖，画舫争看载玉壶。
流水似鸣高氏筑，层峦如展米家图。
于今几日寻芳草，只合双栖伴野凫。
若仿文君沽酒肆，侬堪涤器子当垆。

自留湖上，又将旬日，度已无事，遂返故居。云卿曰：“妾虽不及文君，子真今日之相如也。故妾所以从君者，岂不闻相如以《凌云赋》授知武帝，适因邛僰[16]之君长，请为内臣，乃拜相如为中郎将。驰传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至今以为宠。今子果能努力功名，得如相如之荣显，使妾附名不朽，庶不负曩[17]夜相随之意，而亦足以蔽护私愆[18]矣！”月嵋笑曰：“侬虽不才，青云事业，诚易于拾芥耳。”

其后张翁侦知归刘，欣然喜曰：“此儿异日必贵，诚得其所从矣。”乃以当日嫁奁及钱米布帛之物，遣人送与云卿。云卿感愧泣下，遂同月嵋悄悄过谢，认翁为父，自此往来不绝。讷斋亦遣人以寸楮[19]备责云卿云：

踰墙穴隙，父母增羞；待月临风，国人所贱。不谓汝素娴仪则，而遂有莺卓之事也。汝若不死，予何以见人！

云卿看毕，即为书以答之曰：

儿自幼识诗书之训，讵[20]不知私奔为丑事。然守

寡终身者，礼也；怜才私偶者，权也。人非土块，孰能无情。唯以一时之误，遂罹莫大之罪。幸惟阿翁怜而察之，意者亦欲如王孙之赦文君耳！设或阿父必欲见死，儿安敢不死。只在早暮，即拟归死阿翁旁，儿之愿也。父子天性，阿翁乎，何独忍于儿！

书去，拟欲与月嵋偕往。月嵋踌躇，若有难色。云卿笑曰："妾父亦愿朴人也，若见尔我，决无他语。"遂择期往见讷斋。初时果盛怒不出，及云卿悲啼宛转，跪于膝前，讷斋便亦欷歔泪下，而欢爱如初。

是年秋试，刘获中式，至冬将上公车，云卿勉之曰："愿子勿以一第为足。此行更须努力，早赐捷音，以慰倚闾之望，子其勉之。"临行，又赠一章曰：

为献凌云赴玉京，春风拂路马蹄轻。
长安莫道花如绮，知是琼林第一名。

明春试后，月嵋甚觉文字得意。及揭晓，果成进士，乃寄书归报曰：

忆自去冬别卿，挂帆甫抵无锡，即遇六花飞坠。斯时也，睹江干之过雁，闻笛里之梅花，萧萧孤旅，能不黯然魂销者哉！及入春三日，始达都门。因辱囊谕云云，敢不埋头苦志，以期一捷。何幸点头撮合，遂获滥竽春宫。虽不能如茂陵生，乘传归蜀，使邑令负弩先驱，以为乡邦拭目；而卸荷换绿，锦里荣旋，亦不负卿曩昔眷爱之情矣。更俟廷对策后，即整归鞭。家事烦卿料理，并祈加飧保爱，自珍如玉，此则鄙人之深幸也。书不尽言，惟卿崇炤[21]。不一。

云卿见书，微微含笑，其缄报之词，亦备载于左：

记得去年君别时，朔风凛冽，冰雪载途。妾心耿耿，无时不神驰于左右也。自入春以来，翘首捷音，每日凝妆上楼，遥望陌头柳色。讵幸青鸟忽至，获见双

鱼。情词娓娓，旷若面晤。襄妾赠言，琼林第一名之句，洵不诬矣。缅想马疾春风，莺闹御苑，身荣名贵，又奚羡于相如哉。家事妾能料理，无烦挂念。所恐风城胜地，有女如云，慎勿轻践绮陌，而使妾有白头之叹也。廷试更祈高跻㉒，即望早整归鞭。妾唯办妆倚门，伫听马嘶声耳。但不知今夜，醉眠何处楼？念切，念切。

及殿试后，列在三甲，选授四川司李。至七月尽，始获荣旋。抵家之日，馈贺填门，一时赫奕无比。有知其事者，莫不交口赞誉。以为云卿独具慧眼，可并卓氏，又咸推重张翁之厚德云。

俄而届冬，携领云卿，并延张翁夫妇一同之任，舟次姑苏，月嵋曰："此去川中，四千余里，未知一路安否何如。闻说此间有一金陵女子，唤谢湘兰者，能以符咒请仙，凡有祈祷，靡不应验如响，意欲延至一问，贤卿以为可否？"云卿忽省着襄年之事，便笑曰："请仙乃方士诱人之法，诚不足信。若在湘兰，果然灵验不谬。"月嵋诘问云："卿何自而知之？"云卿曰："昔年湘兰至杭，妾曾延请，以下终身。讵料所请非仙，乃唐时女冠鱼玄机也。蒙降笔一词，妾嗤其妄。岂知后来，句句灵验，以是知其不谬也。"乃令人入城邀请，直至午后而至，焚香祷毕，只见写出四句云：

一代伟人，何问凶吉。

遇崖则迁，遇山则息。

月嵋曰："感蒙大仙指谕，更乞留下姓氏。"遂见又书八句云：

浪迹江湖数百年，可知非鬼亦非仙。

逍遥不出清虚境，来往唯游自在天。

昔日琴台言岂谬，今朝云驾更相牵。

知君自是良家子，何事无媒过别船。

末又书云"予即痴女冠鱼玄机也"。云卿默然有羞愧之意。

其后月嵋以黄玉崖之荐，超迁御史，历官至山东左布政而归。所谓"遇崖则迁，遇山则息"，一一俱验。噫！湘兰之术，亦异矣哉！

〔注〕 ① 及笄(jī 机):古时称女子年达十五岁为"及笄"。亦指女子已到可以出嫁的年龄。笄,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古代女子满十五岁时,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② 尪羸(wāng léi 汪雷):瘦弱。 ③ 厝(cuò 错):埋葬。茔(yíng 迎):坟。 ④ 榼(kē 颗):古时盛酒的器具。 ⑤ 间道:小路。 ⑥ 绾(wǎn 碗):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 ⑦ 第:但,且。 ⑧ 袂:衣袖。 ⑨ 审:详细,周全。 ⑩ 矧(shěn 婶):况且。 ⑪ 鼠牙:喻强暴侵凌。 ⑫ 戚属:亲戚。 ⑬ 觇(chān 搀):窥视。⑭ 瞷(jiàn 贱):探视。 ⑮ 贯(shì 是):宽纵。 ⑯ 邛笮(qióng zuò 穷坐):古代民族名。 ⑰ 曩(nǎng 攮):以往。 ⑱ 愆:过错。 ⑲ 楮(chǔ 储):纸。 ⑳ 讵(jù 拒):岂。 ㉑ 炤:同"照"。 ㉒ 跻(jī 机):登,上升。

本篇采自清代文言小说集《女才子》。

明末清初,个性解放思想开始萌发,封建的伦理道德遭到挑战,本书书名冠以"女才子",显然是与"女子无才便是德"分庭抗礼。但即便如此,作者也还会在不知不觉中以旧的道德标准来品评人物的行为,本篇主人公卢云卿的一言一行也充满着对这种伦理道德的反抗与遵循的矛盾。

文君、红拂之事虽传为后世佳话,而效仿者"莫不被辱公庭,遗臭乡里",云卿父讷斋也以莺莺、文君之事讥嘲女儿,可见云卿寡后私奔月嵋有悖于世情。然而云卿不但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与月嵋私会,又与月嵋私奔至月嵋之舅氏崔凤家,藏匿数月之后,便安心与月嵋出双入对,在西湖上与月嵋吟诗酬唱,公然蔑视世俗的指摘,比起文君当垆卖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云卿虽然和红拂、文君一样,能不顾世俗的限制,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我们又不难窥视到其逡巡徘徊于遵循封建礼教、世俗人情与追求个人自由幸福之间的矛盾心理。如云卿尝请仙卜问终身事,判词暗示云卿会违背妇德,与人通好,云卿看毕,怫然不悦,并以言语责备所请之仙,其欲恪守妇道之心昭然。又如当其父讷斋责其私奔之行为时,云卿以书答之曰:"唯以一时之误,遂罹莫大之罪。"其负罪之心、其行事前定夺再三之状可以想见。再如月嵋功成名就后,云卿面对鱼玄机的讥讽,"默然有羞愧之意",全无当日与月嵋同游西湖时的坦然之态。

人是社会的人,敢为异类的人在壮举之时莫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壮举之后莫不心有余悸,故事在颂扬卢云卿反抗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之时,以细腻的笔触暗示其矛盾心态,使人物形象真实可信。

反抗者的故事大多饱含血泪,然而卢云卿的故事自始至终充满着脉脉

温情。云卿先嫁张汝佳，虽然“怏怏不得志”，但并未与之反目，而是以好言相劝，望其戒酒努力功名；及至汝佳获疾，吐血而死，云卿“抚棺而泣”，清明祭奠时，“滴酒长号，泪下潸潸如雨”。云卿之于汝佳夫妻之情犹存。张翁、讷斋挚爱晚辈之情堪为历来小说中家长型人物中之典范与特例。云卿私奔后，张翁自责未能早日谋划云卿终身之事，担心她“失身于匪类”；后来得知云卿私奔之人乃人品出色的刘月崦，才放下心来。不但不为难云卿，而且赠以嫁奁。讷斋虽初闻女儿私奔之事惊异不已，又以“汝若不死，予何以见人”深责之，但终究经不起云卿“悲啼宛转”，和好如初。比起那些道貌岸然、声色俱厉的封建家长，两位仁爱宽厚的长者着实令人可亲可敬。

另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封建社会中衡量优秀男子的标准，通过科举成就功名，是旧时读书人普遍认同的人生道路，作者虽力褒卢云卿反封建礼教的特立独行，却又在不知不觉中以卢云卿的最终选择肯定了封建社会对好男人的评价。

云卿先侍汝佳。汝佳“年甫弱冠，颇有文誉”，然而嗜酒好友，无意于功名，汝佳笑曰：“一壶自随，刘伶也；举杯邀月，太白也。吾将践二子之迹，而老于醉乡矣！”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所有那些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的落魄文人的身影。云卿后归月崦。月崦贫贱时，云卿看中他，是因为他将“异时显贵”，月崦亦踌躇满志：“侬虽不才，青云事业，诚易于拾芥耳。”以后月崦果然在考场得意，“获中式”，“成进士”，“列在三甲，选授四川司李”。汝佳和月崦是封建社会中出世与入世两种文人的代表，作者称云卿有“独具慧眼”，当然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了。

纵观全文，故事在主旨上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但旧观念的条条框框亦历历可见。

（韩怡勤）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徐震

——《珍珠舶》卷一第二回

诗曰：

浮生能得几多时，须学杨公畏四知。
慕缡足娱休妄念，不渔美色是男儿。

当下赵云山、赵相过了自己的船，前往苏州进发。按下不题。且说蒋云自从见了冯氏，时刻想念不忘。到得结义之后，虽则每日相见，怎奈赵相是个不出门的主顾，那冯氏又极贞慎，凭你着意殷勤，微言挑拨，并不肯轻露半点笑容。以此止得眼饱，无由着手。那一日直送赵相，到了秀州分别。一路回来，心下暗暗欢喜。不住的想道："纵使冯氏心肯，有那王氏碍眼，毕竟未易就谐好事。不如先把王氏撤倒，那雌儿就是我手中物了。"算计已定，只等船到岸边，先去回覆了王氏，才进家里，收起盘盏，打发了船家。就去买了一尾鲜鱼、一只大鸡、一盘茶食，着令浑家杨氏巧姑，打从后门送到王氏家里来。王氏婆媳殷殷致谢，就把鸡鱼整理，留着巧姑吃了夜饭，一同送他回家。巧姑又将婆媳留住吃茶，盘桓至更余天气。蒋云亲自点灯送转进入门内，低声嘱道："没有男子在家，须防小人暗算。倘有什么响动，只宜侧耳细听，切不可就说是猫鼠。"王氏道："多谢好话，夜深了，去罢。"蒋云走了四五步，复又转身唤道："油虽贵，须要点着一盏灯儿，也觉胆大些。"王氏从楼上应道："晓得了。"

自此蒋云每日间只在赵家走动。早间缺柴，就去买柴；晚上要酒，就为打酒。王氏十分欢喜，亲做一双鞋袜，送与蒋云。蒋云把来放在家里。过了两日，王氏问道："我做的鞋袜怎么不穿，想是做得粗糙，不中你的意么？"蒋云道："蒙娘厚恩见赐，只宜簇新珍藏笥箧，以便时时须戴，岂可放在脚下踹着。"又一日，蒋云拿了一匹绵绸，央着王氏裁剪，故意把那尺儿掉在地下，假做寻尺，将王氏的脚尖捏上一把。王氏笑道："你错了，那根不是尺儿，为何倒捏了我的脚尖？"说话的，若是王氏果系贞洁，此时就该发话，使蒋云没意思，也便绝了他的邪念。怎反说是错捏，岂不是明明有意的了。原来王氏年虽三十五岁，姿容白嫩，倒像三十以内的。自从守寡，已经八载。既当久旷之际，又值一个光棍后生，终日在家，娘长娘短肉麻亲热，不要说王氏，就是贞节妇，只怕也着了邪魔。倒亏冯氏做人正气，在旁碍眼，不便勾搭。

闲话休提，且说王氏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要请观音庵尼姑唤做静炤念经。预托蒋云置备蔬果香烛等物。蒋云暗喜道："只在这尼姑身上，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遂将银二两，即日到庵，送与静炤，要他如此如此。原来静炤虽入空门，却惯会与人做那马百六的。见了一锭雪花细丝，满口许允道："不劳居士费心，只凭我三寸舌，包你成就。但事谐之后，还求重谢。"蒋云笑嘻嘻的应了一声，即作别而回。

当日午后，静炤一径走至赵家，见了王氏嘻嘻笑道："别来未久，不觉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许多，想是喜气匆匆，以致精神旺相。"王氏叹口气道："穷居孤寡，有甚喜来。"静炤道："闻得大官人与蒋居士结为弟兄，得人扶助，一喜也。又闻大官人出外为商，必获厚利，二喜也。目下更值寿诞伊迩，三喜也。还有意外之喜，难以枚数。"王氏笑道："多谢师父，但知我的喜，怎知我忧柴忧米，支持门户，苦不可言。日来正为贱诞偶临，已买下些香烛，意欲屈请贤师徒二位到舍，念经一日。尚未专人相约，谁想顺风儿吹得来。"静炤道："我亦正为此特来相请，若到宅上打搅不便，不如费了香烛，光降荒山。待与家师静悄悄的多诵几卷经，倒觉省便些，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如此甚好，至期容当早起叩刹。"遂欲具斋相款，静炤推谢而去。只因此一来，有分教：

寿辰翻作鸳鸯会，尼刹新开方便门。

到了那一日，王氏清晨梳洗，留着冯氏在家，同了蒋云并蒋云家里一个小厮，拿了香烛蔬果，来到尼庵。周围一看，果然好一所幽雅禅室。但见：

门外水浮绿藻，篱边烟锁垂杨。
止有白云一片，时同野鹤回翔。

当下静炤接进殿上。只见佛座前烛火辉煌，香烟缭绕。那师徒两个，早已念完了一卷药师经。王氏向佛参拜礼毕，老尼就来邀进房内吃茶。静炤道："蒋居士也到里边一同吃了茶罢。"王氏

道："多谢师父，总没有外客，只该一处同吃了些。"既而早饭已过，静炤与老尼自在佛前诵经。蒋云领着王氏，四围闲看。每每将些风情说话勾引，王氏只是笑而不言。停了一会，静炤又来催唤吃斋。等得王氏和着蒋云进入房中，静炤道："二位且请宽坐，待我去佛前添了香烛，再来奉陪。"转身向着蒋云丢了一个眼色，遂将房门反掩而去。蒋云带着笑，走近王氏身边，双膝跪下道："这段苦情，娘可得知么？"王氏便将肩上打了一下，带笑骂道："活贼囚，你的歹意我久已猜着你了。只是这个所在怎么使得？万一静炤闯将进来，却不要羞死了人。"蒋云道："实不相瞒，这个静炤，也与我相处的，故把房门反锁而去。明要撮合尔我的好事。倘获娘肯见怜，感恩不尽。"当下王氏已是欲火难按，凭着蒋云抱到禅榻之上，解开裙带，霎时间云雨起来。一个是轻薄少年，一个是久旷孀妇。正如干柴烈火，自然尽兴极娱，不觉香汗透衣，芳魂欲失矣。曾有一诗，单骂蒋云的负义短行，道是：

神前枉结弟兄盟，人面那知是兽心。

可惜维摩清净地，却将禅榻恣奸淫。

且说蒋云自在尼庵得遂奸媾，满心欢喜。以后不隔数夜，捉着空儿，即踅到王氏房中，云情雨意，十分浓快。只是婆媳两个卧房，止隔着一层板壁，凭你做得隐瞒，未免淅淅索索有些响动。那冯氏伏在壁上，子午卯酉辰巳一一听得仔细。况兼蒋云实欲假途伐虢，既得与王氏通奸，便觉胆大。每每见着冯氏，捏手捏脚，戏言挑拨。冯氏又不敢声张，只好暗暗气恼。一夕云雨毕后，王氏搂着蒋云，低声说道："虽获与你绸缪数夜，唯恐隔壁听见，曾没有一遭像意。就是说话，也说不得一句儿，这却怎处？"蒋云道："便是这样干事，我也甚觉气闷，今后就放荡些，料想不妨。"王氏摇首道："这个怎么使得，倘被听见，教我怎样嘴脸。"蒋云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任你做得隐藏，只怕瞒不到底。倒不如拖在浑水，塞住了他的口，就使日后兄弟回家，也还可乘间往来，不致与你断绝。"王氏沉吟了半晌道："这个意思倒也不

差，只是太便宜了你。”两个说得兴浓，又云雨一次。以后蒋云搭着冯氏说话，王氏便远远的闪了开去。自古道：“上梁不正，下梁参差。”那冯氏虽极正气，怎当蒋云日逐引诱。到得睡时，又听着些淫声谑语，情欲久疏，熬煎不过，怕不走了邪路。那蒋云又胡诌哄道：“昨日有人自武昌回来，说在同寓中有个姓赵的朋友，与一妓女留恋，亏折本钱，回家不得。我想此去湖广路程不多，况且籴米是一件极易的交易，为何担搁许久，杳无音信？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冯氏听说，也不辨真假，就怀着醋意，心下转道：“他就在外作乐，并不顾我，我又何必苦苦的守着他。”原来妇人家，随你贞慎端方，偏是那妒心最重。当下冯氏念头一转，对着蒋云就有几分好意。王氏在旁，又絮絮的说着蒋云许多好处。一日偶然谈起西厢故事，冯氏道：“崔莺是个失节之女，说他甚的。”王氏变色道：“男女之间大欲存焉，你看世上妇人，那不失节者能得几个。只要择人相处，不致淫滥也就勾了。那个马儿不吃草，这样满话是说不尽的。”冯氏低着头，便不做声。

当日傍晚，蒋云买了一尾鲜活青鱼，拿进厨下，恰值冯氏独自立在灶前。蒋云道：“闻得婶婶爱吃鲜鱼，特买得这一尾，把来与婶婶做夜饭。”冯氏道：“有甚好处到了伯伯，只管要你费钞。”一头说，一头伸手接鱼。蒋云随手就将那雪藕相似的玉腕，捏上一把。冯氏含着笑，佯做不知。蒋云觉有几分光景，心内暗喜。就把些闲话鬼诨了一会。只见冯氏低着头，两手托在腰眼，急急的走上楼去。蒋云随后潜步而上。伸首看时，原来冯氏为着小便要紧，进得房门，开了便桶的盖儿，朝内就坐。及至撒完了尿，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拈纸揩抹。不提防蒋云站在背后，看了好不动火。连步向前，拦腰抱住。急得冯氏双脸涨红，低声喝道：“青天白日，这是什么勾当。我若叫喊起来，只怕丧尽了你的体面。”蒋云道：“我爱婶婶十分标致，若能亲近玉体，死亦甘心，何况体面。”冯氏又再三哀恳道：“既要如此，须放了手，待夜间来和你同睡。”蒋云笑道：“只怕你骗脱了身，就要变卦。”冯氏道：

"若我翻悔，不得好死。"蒋云才肯听信。随即放开，裤腰尚未穿上，露出那嫩松松的话儿，已被蒋云摩弄了好一会。那一夜巫山有路，果然成就了云雨之梦。正所谓：

水性妇人难保节，贪淫男子会偷情。

蒋云既把冯氏一并勾搭，每夜婆媳两个，轮流淫嬲。自此进出，益无忌惮。虽则被窝中做事，怎瞒得隔壁对门几家邻舍的耳目。那做裁缝的董近泉常把微词取笑，思欲起发蒋云的酒吃。蒋云若是一个知事的，就请他吃了一杯，也免日后多少是非。只因自恃衙门走动，结识绅衿，眼里那有董裁，怎肯费着东道。近泉见不招揽，心下愤愤不悦。只等赵相回来指点捉奸。且按下不题。

再说赵云山同了赵相，自从起身去后，一路无话。到了湖广省城，投入牙行。正欲置货，忽因小衅斗殴，犯了一头假人命。赵相虽幸从宽拟杖，却因云山陷入囹圄，日常送饭，还要与他衙门打点。自六月初旬到彼，直至九月终，囊资罄尽，方获审豁。两个怏怏失意，只得收拾起程，连夜赶回。已是十月中了。先到云山家里，放下行李。云山取出碎银一包，付与赵相道："虽是你我晦气，遭了这场屈官司，然兄是折不起的，怎教你费尽而归，可将这几两碎银回家使用。待我催讨帐目，再借些与兄作本。"赵相因以（已）离家日久，记念母妻，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急忙忙接放袖中，背了被囊，作别而归。

到了自家门首，时将亭午，门犹扃[1]闭未开，连连弹扣数下。里面婆媳两个，因与蒋云鬼混了一夜，睡到巳刻起身，正在梳洗，忽闻门上敲响，侧耳细听，知是赵相回来，不觉吃了一惊。说话的，你说错了。大凡久出乍归室家相会，自有一段跃然欣喜之状，为何倒说吃惊。只因心下虚怯，虽欲勉强装出笑容，怎奈忸怩情态终不能掩。就是做客回家，少不得雇人搬运货物，热热闹闹也有一番得意光景。却因赵相犯了官司，资本丧尽，虽则到家，神气消沮，不觉垂头叹息。当下相见毕，王氏就盘问道："你

为何羁留湖广，直到今日才回？置得什么货物，何不令人搬取到家？”赵相便把前后事情，备细说了一遍。冯氏道：“我不信偏有这样横祸，你莫非在花街柳巷迷恋娼妓，折了本钱，反捏这无影的话儿，归来搪塞。”赵相正欲分解，忽闻门响，却是蒋云时来探望。赵相慌忙延入，再三致谢。蒋云道：“适间偶在路上，遇着赵云山，始知贤弟已经回府。又闻在彼遭了一场屈事，此真意外之变。殊可扼腕。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贤弟前程远大，亦何必以此介怀。”赵相连声叹息道：“小弟是个失时落运的人，料想决无好日。”说罢，又把些闲话叙了一会。连忙置备鱼肉酒果，烧个利市，就把来请着蒋云。当晚饮酒中间，婆媳两个相继出来，带着笑连连斟酒相劝。赵相心下就有几分猜疑。到得睡后云雨之际，冯氏反若勉强迎接，并不像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状。及至事完，又只管称赞蒋云的好处。赵相十分不快。将到黎明，即起身梳洗，遍向邻居探望。落后才到董裁家里。董近泉一把拖进店后，揖毕坐下。问过寒温，董裁道：“自从大官去后，瞬息半年，使我两口儿时常挂念。谁想晦气，折了本钱，家内又没人照顾，老朽虽你紧邻，各自门各自户，怎好管得。今后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早晚有人来往，亦须防察。后生家体面是要紧的。这是老朽的好话，休得见怪。”赵相听了这一番言语，意觉快快不乐，遂即起身回到家里。

恰值赵云山同着几个心腹朋友设酒在白龙潭船内，要与赵相解闷。遣人相邀，立等同去。赵相不能推却，即时迤逦出城。来到船中，早饭已备。饭后把那象棋，略略消遣了几局。时未过午，将酒饮起，直至黄昏始散。赵相已是十分沉醉，一路踉跄而归。将次到家，偏那心上的事儿，却又记得明白。遂不向前门，竟悄悄的打从后门而来。伏在门上侧耳听时，蒋云果然在内说话。初时模糊听不明白，止听得落后两句道：“撞着了不好意思，我向后门去罢。”赵相此时酒已全醒，不觉怒从心上起。正欲敲门进去，猛听得门栓一响，里面蒋云又开将出来。两个劈头一

撞，赵相立脚不住，竟是翻身一交。蒋云认道是邻舍人家听他动静，勃然大怒。竟把赵相按在地上，着实打了数拳。恰好婆媳两个把着灯盏送出，听得有人跌倒在地，连忙移火一照，却是赵相。惊得蒋云放手不迭，飞步而去。

王氏冯氏慌忙出来，把赵相扶起，搀到楼上卧房和衣睡倒。婆媳两个重又下楼，收拾碗盏。停了一会，只听得连声唤茶。冯氏急忙泡了一碗，拿上楼来，双手递去。赵相睁圆双眼，接茶在手，向着冯氏就是擘面一掷。幸得连忙闪开，那只碗儿，跌下楼板打得粉碎。冯氏道："好好出外半年，本钱虽折，却会撒起酒风来了。"赵相大怒道："会养汉的贼淫妇，我且问你，方才从后门出去的，是那一个？"冯氏道："阿呀，好不胡说，你自家吃得烂醉，跌倒在地，我与婆婆两个扶你进来，却有何人出去。你莫非眼花了。"赵相厉声骂道："贼淫妇，你这养汉的事情，我已备细晓得。只在早晚间，少不得把你这贼淫妇处置一个死。"一头说一头伸手，把冯氏的头发一把揪来，揿在身底下，提起拳头，一口气打上五六十拳。王氏还在楼下收拾，听得冯氏连声叫喊，慌忙上楼，和身劝解。怎奈那把头发，紧紧捏住，再拆不开。王氏急了，把赵相的手腕咬上一口，才得放松。冯氏得脱，竟一溜烟奔到楼底下去了。赵相愈加恼怒，又欲赶到楼下来打。王氏将身拦住不放。赵相道："我自打那会偷汉的贼淫妇，好扯淡，谁要你劝？想是你与他做一路的了。"只这一句话，打着了王氏的心窝，便捶胸跌脚，放声大哭道："好一个没廉耻的乌龟畜生，我做娘的在家熬苦受淡，巴不得一日的饭，做两日吃。你却把二百两细丝[2]出去，不知怎么样弄完了，刚刚剩得一个被套子回来。我不埋怨你也勾了，你反平白地生言造舌，捏出无影无踪的话儿来屈陷人。就是打老婆也罢了，怎么连我也拖在浑水内。我自你十二岁上守寡起，直到如今，你见做娘的偷着几个汉子，曾亲眼撞过几遭。你这忤逆畜生，说出这样话儿，只怕要死快的了。"千畜生，万畜生，足足骂了更余天气。赵相和衣睡在床上，又恼又恨。等到晓

钟初动，就起身出门，走到赵云山家里商议。不知王氏起来，更有什么话说。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扃：本指门窗和箱柜上的插关。后引申为关闭。 ② 细丝：古称纹银。

《珍珠舶》是清初一部较著名的话本小说集。作者题为"鸳湖烟水散人"，据今人考证，他就是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徐震。

这里所选，是《珍珠舶》卷一中的第二回。

全卷叙松江府华亭县恶霸蒋云为非作歹，奸占友人赵相母亲和妻子，终于得到报应的故事。蒋云和赵相本是一对好友，只因赵妻长得美貌，引动蒋云的邪念，恰好赵相要去外地经营生意，托其好生看顾妻、母。谁知蒋云居心不良，设计奸占了赵母和赵妻。事发后，蒋云又欺骗赵妻，把她转卖给青楼，以致赵相告到官府而一时难以定案。直至赵相的另一朋友周青霞向他述说了妻子在妓院的事后，一切才大白于天下，蒋云也在公堂上被乱棍打死。通过这一故事，小说意在告诫世人："与人相处，也要察其贤否，方可定交。决不宜轻信受欺，以致厚始隙终，噬脐莫及。"

本卷小说的第一回回前诗说："谁云结交易，结交苦不深。结金罕结义，结面难结心"；"平时酒肉眼不白，才遇孔方心便黑。纷纷翻覆似波澜，多少良朋变仇敌"。可谓说尽交友之道。在封建社会中的小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地位也不稳定，在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中，经常东漂西泊，寄人篱下，受到统治阶级的欺凌压迫和各种外来力量（包括天灾人祸）的干扰，生活很不安定，所以渴望着能得到真挚的情谊和侠义行为的庇护，想依凭相互间的帮助来改善他们困厄的处境。明末清初时期，小说中"结交"主题的流行，与这种社会环境密切有关。无论是《吴保安弃家赎友》，还是《羊角哀舍命全交》，或者是《范巨卿鸡黍生死交》，表现的都是这同一个主题。区别仅仅在于，"三言"中的上述几篇小说，是从正面歌颂朋友间结交的生死情谊，而本篇小说却是从反面鞭挞恶友的人情浇薄，以表明社会的世风日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艺术描写在当时似乎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小说中的蒋云是个西门庆式的人物。他生活放荡，又不学无术，一手制造了友人赵相的家庭悲剧。作者在叙写这一过程时，交代得十分清晰，从中可见这个恶棍的丑恶嘴脸。正如所选本回中的一首七绝诗所说："神

前枉结弟兄盟，人面那知是兽心。”蒋云人面兽心，不仅破坏了赵相的家庭，而且还把他奸占的赵妻转卖至妓院，从中赚取昧心钱，其罪行比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最终被打死在公堂，实在是应得的惩罚。小说层层递进，犹如剥笋似的，把蒋云的罪恶一一展露人前，予以严厉的鞭笞。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蒋云这类人物在当时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正是封建制度养育的这种社会毒瘤，在把即将崩溃的王朝送入坟墓。这也是小说给人的深刻启迪之一。

赵妻冯氏虽非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她复杂的思想和性格表现得较为鲜明。她在赵母的怂恿下，经不起蒋云的挑逗和引诱，也踩了浑水，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被蒋云卖入妓院后，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过来，暗中托人把真相告知丈夫和官府，使此案水落石出。小说在展现其人生悲剧时，着重叙写了她的良心未泯，这样的艺术人物，比较真实、可信。尤其是作者处处将她和赵母对照着写，更使其艺术形象显现出某些亮点。赵母王氏是小说描写的另一悲剧人物。由于她的“春心”未灭，引狼入室，被蒋云奸占后，又丧尽天良，把赵妻拉下水。事发后，又拿出地契等给蒋云作打官司的费用。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直至临死前，她才认清蒋云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小说在她身上花费了不少笔墨，其用意是将她作为一个反面艺术典型，以警世人。

从拟话本的嬗变轨迹看，这篇小说正处于由单篇向中篇小说的发展之中。全书共分六卷，每卷演一故事。各卷皆由三回构成。相比“二拍”等小说，它删去了入话和尾诗等，在各回末处增加了诸如“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等过场话，类似于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其文体发展的脉络甚明。

（张兵）

现丑形诗诮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天花藏主人

——《平山冷燕》第三回

词曰：

笔墨何尝有浅深，兴至自成吟。有时画佛，有时画鬼，苦不能禁。　意气相投芥与针，最忌不知音。乍

欢乍喜，忽嗔忽怒，伤尽人心。

右调《眼儿媚》

话说山显仁因刘太监要求女儿面写诗扇，无法回他，只得邀入后厅坐下。一面分付侍妾传话，请小姐出来，一面就分付取金扇与文房四宝伺候。

原来山小姐退入后楼，正与母亲罗夫人讲说宫中朝见之事，尚未换衣。忽侍妾来禀说刘公求写扇之意，小姐笑道："他一个太监，晓得甚么，也要求我写扇。"罗夫人道："刘太监虽不知诗，亦是奉御差送你来的，若轻慢他，便是轻慢朝廷了。"山小姐道："母亲严命极是，孩儿就去。"因起身随侍妾出到后厅。因是相见过的，便不行礼。此时案上笔墨扇子俱已摆列端正。山显仁因说道："唤你出来，别无甚事，刘老公公要你写一把扇子。"山小姐未及回答，刘公就接说道："咱学生奉御差来送小姐一场，也是百年难遇。令尊老太师要将些礼物谢咱，咱想礼物要还容易，小姐的翰墨难得，故不要礼物，只求小姐一柄诗扇。老太师已许了，小姐不要作难方好。"山小姐道："写是不难，只怕写的不好，老公公要笑。"刘公道："万岁爷见了尚且千欢万喜，咱笑些甚么！这是小姐谦说了。"小姐笑一笑，就展开扇子，提起笔来，一挥而就，送与父亲，就进去了。

山显仁看了一遍，微笑笑就送与刘公。刘公接在手，见淋淋漓漓，墨迹尚然未干，满心欢喜。因笑说道："小姐怎么写得这等快！"山显仁道："凡写字有真、草、隶、篆四体，真、隶、篆俱贵端楷精工，惟草书全要挥毫如风雨骤至，方有龙蛇飞舞之势。小女此扇，乃是草书，故此飞快。"刘公笑道："咱常见人家慢慢写的还要错了，怎这样快，却不掉字，真个是才子！但这个字，咱学生一个也不识，老太师须念一遍咱听。"山显仁就将扇子上字，指着念与他听道：

"麟宫凤阁与龙墀[①]，奉御承恩未暂离。
莫道笑嘫全不假，天颜有喜早先知。

后写钦赐才女山黛题赠尚衣监刘公。”

刘公听了道：“老太师念来，咱学生听来，‘凤阁’、‘龙墀’像说的都是皇爷内里的事情，但其中滋味咱解不出。一发烦老太师解与咱听，也不枉了小姐写这一番。”山显仁因解说道：“小女这首诗，是赞羡老公公出入皇朝，与圣上亲密的意思。头一句‘麟宫’、‘凤阁’、‘龙墀’，是说皇帝宫阙之盛，惟老公公出入掌管，与圣上不离，故第二句说‘奉御承恩’。古来圣明天子，绝不以一嚬一笑假人，万岁爷圣明，岂不如此？但老公公与圣上不离，若是天颜有喜，外人不知，惟老公公早已先知。这总是赞羡老公公与圣上亲密之意。”

刘公听了，拍手鼓掌的欢笑道：“怎么说得这等妙！只是咱学生当不起。真个是才女，怪不得皇爷这等贵重。多谢了！小姐明日有事入朝，咱们用心服侍罢。”山显仁道：“一扇不足为敬，改日还要备礼奉酬。”刘公道：“这首诗够得紧②了！礼物说过不要，就送来咱也不收。”说罢就起身。山显仁尚欲留他酒饭，刘公辞道：“天晚快了，还要回覆皇爷与两宫娘娘的旨意哩。”竟谢了，一直出来。正是：

芳草随花发，何曾识认春！

但除知己外，都是慕名人。

刘公辞去，得了这把诗扇，到各处去卖弄不题。却说山显仁退入后厅，与罗夫人、小姐将御赐礼物检点，商量道：“金银表礼还是赏赐，御书‘才女’四字与玉尺、金如意，此三物真是特恩，却放在何处？”罗夫人道：“既赐女儿，就付女儿收入卧房藏了。”山显仁道：“朝廷御物，收藏卧房，岂不亵渎？明日圣上知道不便。”罗夫人道：“若如此说，却是没处安放。”山显仁道：“我欲将大厅东旁几间小屋拆去，盖一座楼子，将三物悬供上面，就取名叫做‘玉尺楼’，也见我们感激圣恩之意，就可与女儿为读书作文之所。夫人你道何如？”罗夫人道：“老爷所论甚妙。”

商量停当，到了次日，山显仁就分付听事官，命匠盖造。真

是宰相人家，举事甚易，不上一月，早已盖造停当。即将御书的四个大字镶成扁额，悬在上面。又自书“玉尺楼”一扁，挂在前楹。又打造一个朱红龙架，将玉尺、金如意供在高头。周围都是书厨书架、牙签③锦轴，琳琳琅琅；四壁挂的都是名人古画墨迹。山黛每日梳妆问安毕，便坐在楼上，拈弄笔墨，以为娱乐。

此时山黛的才名满于长安，阁部大臣与公侯国戚、富贵好事之家，无不备了重礼，来求诗求字。山显仁见女儿才十岁，无甚嫌疑，又是经皇帝钦赐过的，不怕是非，来求者便一概不辞。此时天下太平，宰相的政务到也有限。府门前来求诗文的，真是络绎不绝。

一日，有个江西故相的公子，姓晏名文物，以恩荫官来京就选，考了一个知府行头，在京守候。闻得钦赐才女之名，十分欣慕，便备了一分厚礼，买了一幅绫子、一把金扇，亲自骑马来求。原来山小姐凡有来求诗扇的，都是一个老家人袁老官接待收管。这日晏文物的礼物、绫扇，老家人就问了姓名，登帐收下，约定随众来取。

晏文物去后，老家人即将礼物交到玉尺楼来。不期小姐因老夫人有恙，入内看视，不在楼上，老家人就将礼物、绫绢交与侍女，叫他禀知小姐。不期侍女放在一个厨里，及小姐出来，因有他事忙乱，竟忘记了禀知小姐。及临期，各家来取诗文，人人都有，独没有晏公子的诗扇。晏公子便发急道：“为何独少我的？”老家人着忙，只得又到玉尺楼来查问；一时查不着，只得又出来回覆晏公子道：“晏爷的绫扇，前因事忙，不知放在那里，一时没处查。晏爷且请回，明日查出来再取罢。”晏公子听了，大怒道：“你莫倚着相府人家欺侮我，我家也曾做过宰相来。怎么众人都有，独我的查不出？你可去说：若肯写时就写了，若不肯写时，可将原物还了我！”老家人见晏公子发话，恐怕老爷知道见怪，因说道：“晏爷不消发怒，等我进去再查。”

老家人才回身，晏公子早跟了入来，跟到玉尺楼下，只见楼

门旁贴着一张告示，说道："此楼上供御书，系才女书室，闲人不得在此窥觑④。如违，奏闻定罪！"晏公子跟了入来，还思量发作几句，看见告示，心下一馁，便不敢做声，捏着足悄悄而听。只听见老家人在楼上禀道："江西晏爷的绫扇，曾查出么？"楼上侍女应道："查出了。"老家人又禀道："既查出了，可求小姐就写一写。晏爷亲自在楼下立等。"过了一晌，又听见楼上分付老家人道："可请晏爷少待，小姐就写。"晏公子亲耳听见，满心欢喜，便不敢言，只在楼前阶下踱来踱去等候。

却说小姐在楼上查出绫子与金扇，只见上面一张包纸，写着："江西晏阁老长子晏尧明，讳文物，新考选知府，政事文章，颇为世重，求大笔赞扬。"小姐看了，微笑道："甚么人，自称政事文章！"又听见说"楼下立等"，便悄悄走到楼窗边，往下一窥，只见那个人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楼下斜着眼，拐来拐去；再细细看时，却是个眇⑤一目、跛一足之人！心下暗笑道："这等人，也要妄为！"便回身将绫子与金扇写了，叫侍女交与老家人，传还晏公子。晏公子打开一看，其中诗意虽看不出，却见写得飞舞有趣，十分欢喜，便再三致谢而去。正是：

诗文自古记睚眦⑥，怒骂何如嬉笑之。

自是登徒多丑态，非关宋玉有微词。

晏公子得了绫子与诗扇，欣欣然回到寓处，展开细看，因是草书，看不明白。却喜得有两个门客认得草字，一一念与他听。只见扇子上写：

三台高捧日孤明，五马何愁路不平；

莫诧黄堂新赐绶，西江东阁旧知名。

又见绫子上写两行碗大的行书：

断鳌立极，造天地之平成。

拔云见天，开古今之聋瞆。

晏公子听门客读完了，满心欢喜道："扇子上写的'三台'、'东阁'是赞我宰相人家出身，'五马'、'黄堂'是赞我新考知府；

绫子上写的‘断鳌’、‘拨云’等语，皆赞我才干功业之意。我心中所喜，皆为他道出，真正是个才女！”门客见晏公子欢喜，也就交口称赞。晏公子见门客称扬，愈加欢喜，遂叫人将绫子裱成一幅画儿，珍重收藏，逢人夸奖。

过了月余，命下，选了松江知府。亲友来贺，晏文物治酒款待。饮到半酣，晏文物忍耐不定，因取出二物来与众客观看。众客看了，有赞诗好的，有赞文好的，有赞字好的，有赞做得晏文物好的，大家争夸竞奖不了。内中只有一个词客，姓宋名信，号子成，也知做两首歪诗，专在缙绅门下走动，这日也在贺客数内，看见众人称赞不绝，他只是微微而笑。

晏文物看见他笑得有因，问道：“子成兄这等笑，莫非此诗文有甚不好么？”宋信道：“有甚不好？”晏文物道：“既没不好，兄何故含笑？想是有甚破绽处么？”宋信道：“破绽实无，只是老先生不该如此珍重他。”晏文物道：“他十分称赞我，教我怎不珍重？”宋信道：“老先生怎见得他十分称赞？”晏文物道：“他说‘三台’、‘东阁’，岂不是赞我相府出身？他说‘黄堂’、‘五马’，岂不是赞我新选知府？‘造天地’、‘开古今’，岂不是赞我功业之盛？”宋信笑道：“这个是了。且请问老先生：他扇上说‘日孤明’、‘路不平’，却是赞老先生那些儿好处？他画上说‘断鳌’、‘拨云’、‘平成’、‘聋瞶’，却是赞老先生甚么功业？请细细思之。”晏文物听了，哑口无言，想了一回道：“实是不知，乞子成兄见教。”宋信复笑道：“老先生何等高明，怎这些儿就看不出？他说‘日孤明’是讥老先生之目，‘路不平’是讥老先生之足，‘断鳌’、‘拨云’犹此意也。”

晏文物听了，羞得满面通红，勃然大怒道：“是了，是了！我被这小丫头耍了！”因将绫画并扇子都扯得粉粉碎。众客劝道：“不信小小女子，有这等心思。”宋信也劝道：“老先生如此动怒，到是我学生多口了。”晏文物道：“若不是兄提破，我将绫画挂在中堂，金扇终日持用，岂不被人耻笑！”宋信道：“若是个大男子，便好与他理论。一点点小女儿，偶为皇上宠爱，有甚真才？睬他

则甚!”晏文物道:“他小则小,用心其实可恶!他倚着相府人家,敢敢如此放肆。我难道不是相府人家,怎肯受他讥诮,定要处治他一番,才泄我之恨!”众客再三解劝不听,遂俱散去。

晏文物为此踌躇了一夜:欲要隐忍,心下却又不甘;欲要奈何他,却又没法。因有一个至亲,姓窦名国一,是个进士知县,新行取考,选了工科给事中,与他是姑表弟兄,时常往来。心下想道:“除非与他商议,或有计策。”

到次日,绝早就来见窦国一,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要他设个法儿处他。窦国一道:“我一向闻得小才女之名,那有个十岁女子便能作诗作文如此?此不过是山老要卖弄女儿,代作这许多圈套;圣上一时不察,偶为所愚,过加宠爱;山老遂以假为真,只管放肆起来。”晏文物道:“若果是小女子所为,情还可恕;倘出山老代作,他以活宰相戏弄我死宰相之子,则尤为可恨!只是我一个知府,怎能够奈何他宰相?须得老表兄为我作主。”窦国一道:“这不难。待我明日参他一本,包管叫他露出丑来。”晏文物道:“得能如此,小弟不但终身感戴不尽,且愿以千金为寿。”窦国一笑道:“至亲怎说此话!”过了数日,窦国一果然上了一疏。

此时天子精明,勤于政事,凡有本章,俱经御览。这一日,忽见一本上写着:

> 工科给事中窦国一,奏为大臣假以才色献媚,有伤国体事:窃闻朝廷重才,固应有体。是以五臣称于虞廷,八士显于周代,汉设三老于桥门,唐集群英于白虎,此皆淹博鸿儒、高才学士。未闻以十龄乳臭小娃,冒充才子,滥叨圣眷,假敕造楼,哄动长安,讥刺朝士,有伤国体,如阁臣山显仁之女山黛者也。山黛本黄阁娇生,年未出幼,纵然聪慧,无师无友,不过识字涂鸦,眩闺阁之名而已。怎敢假作《白燕》之诗,上惑圣主之聪,下乱廷臣之听,妄邀圣恩,叨窃女才子之名,倚恃相府,建造玉尺楼之号,此其过分为何如!若借此为择婿声价,犹

之可也；乃敢卖诗卖文，欲以一乳臭小娃，而驾出翰苑公卿之上，甚且狂言呓语，讥笑绅士。夫绅士，朝廷之臣子也。辱臣子，则辱朝廷矣。山黛幼女无知，固不足责；山显仁台阁大臣，忍而以假乱真，有伤国体如此，不知是何肺肠？臣蒙恩拔至谏垣，目击幼女猖狂，不敢不奏。伏乞圣明，追回御书，折毁建楼，着该部根究其代作之人。如此则狐媚献形，而朝绅吐气矣。谨此奏闻。

天子览毕，微微而笑道："他以山黛为虚名，说朕为之鼓惑。朕岂为人鼓惑者哉！此腐儒坐井观天之见也。"因御批道："窦国一既疑山黛以假作真，可亲诣玉尺楼，与山黛面较诗文。朕命司礼监纠察。如汝胜山黛，朕当追回御书究罪；若山黛胜汝，则妄言之罪，朕亦在所不赦！该部知道。"

旨意一下，窦国一见了，着慌道："别人家的事，到弄到自家身上来了！我虽说是个进士，只晓得做两篇时文，至于诗文一道，实未留意。若去与他面较，胜了他，他一个小女子，有甚升赏？倘一时做不出，输与他，则谏官妄言之罪，到只有限，岂不被人笑死！"因请了晏文物与许多门客，再四商量。此时宋信亦在其中，因说道："十岁女子，善作诗文，定是代笔传递。若奉旨面较，着侍妾近身看紧；自然出丑；即使涂抹得来，以窦老先生科甲之才，岂有反出小女子下之理？若是窦老先生恐怕亵体，不愿去，何不另荐几个有名才学之士去较试，岂不万全？"窦国一听了，大喜道："有理，有理！"遂到次日另上一本道：

工科给事中窦国一，为特荐贤才较试，以穷真伪，以正国体事：臣前疏曾参阁臣山显仁之女山黛以假才乱真，蒙御批，着臣亲诣玉尺楼，与山黛面较诗文以定罪。遵旨即当往较。但臣一行作吏，日亲簿书，雕虫文翰，日久荒疏，倘鄙陋不文，恐伤国体。今特荐尚宝司少卿周公梦、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雄才伟笔，可与山黛考较文章；礼部主事卜其通、山人宋信，古风、近体，颇擅《三百》之

长，可与山黛考较诗歌；行人穆礼，声律精通，可与山黛考较填词；中书颜贵，真、草兼工，可与山黛考较书法。伏乞陛下钦敕六臣前往考较，则真伪自明，虚实立见。如六臣不胜，臣甘伏妄言之罪；倘山鬼技穷，亦望陛下如前旨定罪。则朝士幸甚！国体幸甚！

天子看了，又微笑道："自不敢去，却转荐别人。若不准他，又道朕被他鼓惑了。"因批旨道："准奏。即着周公梦、夏之忠、卜其通、穆礼、颜贵、宋信前往玉尺楼，与山黛考较诗文。该部知道。"

旨意一下，早有人报到山显仁府中来。山显仁着惊道："窦国一为何参我？"因着的当家人去细细打听，方知为晏文物诗文讥诮之故。因与女儿山黛说知前事，道："大凡来求诗文的，皆是重你才名，只该好好应酬他才是。为何却作微词讥诮，致生祸端？"山黛道："前日这晏知府送绫、扇来时，因孩儿在内看母亲，侍女收在厨中，失记交付孩儿，未曾写得。他来取时，见一时没有，着了急，就在府前发话，又跟到玉尺楼，踱来踱去，甚无忌惮。孩儿因窥他眇一目、跛一足，一时高兴，讥诮了几句，不期被他看破，有此是非。实是孩儿之罪！"

山显仁道："这也罢了。只是有旨着周公梦等六人来与你考较诗文，他们俱是一时矫矫有名之人，倘你考他不过，不但将前面才名废了，恐圣上疑你《白燕》等诗俱是假的，一时谴怒，岂不可虑。"山黛笑道："爹爹请放心。不是孩儿夸口，就是天下真正才人，孩儿也不多让；莫说这几个迂腐儒绅，何足挂于齿牙！他们来时，包管讨一场没趣。"山显仁听了大喜道："孩儿若果能胜他，窦国一这厮，我决要处他一个尽情，才出我恶气！"只因这一考，有分教：丈夫气短，儿女名香。不知后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① 龙墀(chí 池)：御殿的台阶或台阶上的空地。② 紧：副词，很，甚。③ 牙签：借指书籍画卷。④ 窥觑(qù 去)：暗中偷看，观察。⑤ 眇：一眼失明。⑥ 睚眦(yá zì 牙自)：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蔚为大观。才子佳人小说由晚明话本小说发展而来，篇幅一般在十六至二十回，是章回式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作者大都为江浙一带的人，所写主人公的籍贯也在江浙周围地区，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描写的才子佳人多出身上层官宦人家，内容无非叙写他们之间才色相慕，终成连理的故事。作品明显受到明人传奇的影响，但又屏弃了其世俗情欲的描写，成为明末清初小说的一大类型。

《平山冷燕》即是开才子佳人小说之先河的作品，与《玉娇梨》等一起，奠定了这一流派小说创作的基本格局。全书二十回，叙大学士之女山黛因作白燕诗，令天子称奇。山人宋信等人嫉之，前往考较，结果众人才能都不及她。又有江都县女子冷绛雪貌美才高，因忤宋信，被他设计买为侍婢送给山府。绛雪在道上题诗而遇洛阳才子平如衡，却彼此错失见面的机缘。平如衡至华亭访才士，结识燕白颔，二人皆以诗才彰显，引为知己。后二生化名入京，分别与二位佳人比试诗才，中间又有宋信、张寅等小人拨乱。最终燕、平分别以状元、探花及第，奉旨与山、冷成婚，传为佳话。书名即模仿《金瓶梅》，取四人之姓连缀而成。

该书之大旨，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极力称颂山黛、冷绛雪两位女子的才华，重视两位男主人公的诗词技能而鄙薄八股文，将才、情、貌作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这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门第观念，超越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衡量标准，让女性摆脱了男子附庸的地位。在晚明以来反传统礼教、反理学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小说肯定了青年男女之间"真情至性"的合理性。小说中燕白颔、平如衡执著坚贞地追求心中的伴侣，充分表现了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但作者雅化、淡化了婚恋主题，甚至将自然的情欲泯灭，一味突出诗词才情的欣赏。才子佳人之间只有爱慕而没有情爱的冲动，更没有幽会、私奔等有碍礼法之举。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未免显得矫情。究其原因，当是受制于作者个人的思想水平。天花藏主人在《平山冷燕序》中说："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身为不得志的下层文人，作者往往把理想的自我和对生活的追求诉诸于作品中的才子佳人。他们对爱情有自己的渴望，但又深受名教浸染，无法突破其藩篱。综观才子佳人小说自《平山冷燕》后所形成的套路，千篇一律地演绎"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的故事，也是与上述文人

的创作心态和思想境界密不可分的。才子金榜题名，官运亨通，与佳人洞房花烛，子孙满堂，家业昌盛，正是这一批作者的黄粱美梦。

《平山冷燕》第三回"现丑形诗诮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在全书中是挑起事端的一回，推动全书矛盾加剧和情节发展的重要丑角人物由此开始粉墨登场。这一回书由刘太监向山黛乞诗扇开始，进一步突出了山黛的诗才。她一挥而就，且所题之诗应时应景，深得刘公公欢喜。刘公公这一人物塑造得较为趣致生动，言谈举止之间都透露出一个老太监的身份来，他本人不识字所以真心诚意地喜爱富有才学的山黛，对山黛所题的诗扇格外珍重。文章接着叙述晏文物求诗，前后生出许多小波折，是这一回书的中心情节。在这个过程中，人物都显现出自己的个性来。山黛虽然是才女，毕竟年方十岁，少年气盛，行为任性，所以一看到晏文物人物猥琐，忍不住以诗讥刺。晏文物胸无点墨，开始对此竟浑然不觉，还拿着诗到处炫耀，极富戏剧色彩，令人忍俊不禁。当知道诗中的寓意后他勃然大怒，设计复仇。这些情节在设置时比较自然合理，对人物性格也能有所揭示。书中又通过晏文物求诗一节，引出了宋信这一全书的关键人物。第三回之后，种种事端的发生都与宋信的卖弄奸巧、挑拨生事不可分。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又没有完全加以简单化的处理。当晏文物以题诗炫耀时，其他人都跟着附和，赞不绝口，只有宋信一眼看出了其中的寓意，却不动声色，只微微而笑。在晏文物的一再追问下，才慢慢点破其中的意思，而且劝晏不要与小女儿一般见识。这样描写使人物形象显得较为真实可信。晏文物恼羞成怒，又引出窦国一上疏皇帝，众人与山黛比较诗才一节。短短一回之中可谓波澜迭起，情节安排充满冲突巧合，人物类似生旦净末丑的分配，体现出明清传奇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痕迹，可读性较强。　　（宋莉华）

一片石送鸿迎燕　　天花藏主人

——《玉娇梨》第十回

诗曰：

从来人世美前程，不是寻常旦夕成。
龃龉千端方是衮[1]，盐梅百备始为羹。
大都乐自愁中出，毕竟甘从苦里生。

若尽一时侥幸得，人生何处见真情？

话说苏友白接了花笺在手，展开一看，却是一幅白纸，并无题目在上。因问嫣素道："小姐既要面试小生，何不将题目写在笺上？"嫣素道："小姐说，闺中字迹不敢轻传，题目叫妾口授。"苏友白道："原来如此慎重。愿闻题目。"嫣素道："题目一个是《送鸿》，一个是《迎燕》。《送鸿》以'非'字为韵，《迎燕》以'栖'字为韵。都要七言律诗一首。"苏友白听了道："题目虽不难，小姐好深情也！好慧心也！"嫣素道："郎君何以见得？"苏友白道："目今春夏之交，正是燕来鸿去之时。且喻意'送鸿'者，欲送张君也；'迎燕'者，欲迎小生也。《送鸿》以'非'字为韵，以张郎为非人也；《迎燕》以'栖'字为韵，意欲小生双栖也。非深情慧心，安能辨此？小生且无论妄想要亲近小姐，即今日得此一题，已出万分侥幸。我苏友白不虚生矣！"即研墨濡毫，将花笺斜横在一块卧云石上欲写。嫣素道："郎君且慢慢欢喜，还有难题目在后面呢。"苏友白道："又有何说？"嫣素道："每句上还要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冠首。小姐说：'婚姻大事，举动必须礼乐；今虽草草不能备，聊以此代之。'"苏友白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贞淑之风，愈使人景仰不尽矣！"口里说着，不觉情兴勃勃，诗思泉涌，正要卖弄才学，提起笔来，如龙蛇飞舞、风雨骤至，不一时，满纸上珠玑乱落。正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漫道谦为德，才高不让人。

苏友白须臾之间即将二诗题就，半行半楷，写满花笺，双手递与嫣素道："烦致小姐，幸不辱命。"嫣素见苏友白笔不少停，倏成二诗，心下又惊又爱，道："诗中深意，贱妾不知。然郎君敏捷至此，足令青莲减价，真可敬也！我小姐数年选才，今日可谓得人矣！"苏友白道："荒芜之词，一时塞责，恐不足以当小姐清赏。万望小娘子为小生周旋一二，没齿不敢负德。"嫣素道："郎君佳作，贱妾领去。但此时日已暮矣，恐不及复命，郎君且请回。明

日前厅客尚未去，张郎自然无暇，请与郎君再会于此，定有佳音相报。”

苏友白道：“日暮小生自应告退，但不知乘此昏夜无人，可能邀小姐半面否？”嫣素道：“郎君此言差矣！小姐乃英英闺秀，动以礼法自持，即今日之举，盖为百年大事选才，并非怨女怀春之比。郎君若出此言，便是有才无德，转令小姐看轻了，此事便不稳了。”苏友白惊讶，连连谢罪道：“小生失言矣！小娘子高论，自是金玉，敢不谨从！小生今且告退。明日之会，万勿爽约。”嫣素道：“决不爽约。”苏友白又深深一揖，辞了嫣素，闪出后园，悄悄去了，不题。

却说嫣素袖了诗笺，收了笔砚，笑嘻嘻来见小姐，说道：“那苏家郎君真好聪明！”小姐道：“如何见得？”嫣素道：“我将题目与他，他一见了，便将小姐命题微意一一说破，连称小姐慧心不已。若非二十分聪明，那里就领略得来？”小姐道：“小小聪明，人或有之。但不知真才如何？此二诗恐上下限韵，一时难于措手。你为何就进来了？莫非他以天晚不能完篇，带回去做了？”嫣素道：“他若不能完篇，带了回去，莫说小姐，就是嫣素也不重他了。”小姐道：“既不带去，怎生不做？”嫣素道：“怎么不做？他展开花笺，提起笔来，想也不想一想，就信笔而写。嫣素在旁看他，眼睛转也不转一转，他二诗早已写完。真令人爱杀！果是风流佳婿，小姐万万不要错过！”小姐道：“如今诗在那里？”嫣素方才在袖中取出，递与小姐道：“这不是，难道嫣素敢哄骗小姐不成？”

小姐接了一看，只见笔精墨良，先已耀耀动人；再细细读来，只见：

送鸿　限“非”字

金秋景物隔年非，石蕨沙芦春不肥。
丝柳渐长声带别，竹风未暖梦先归。
匏瓜莫系终高举，土谷难忘又北飞。

革面胡儿还习射，木兰旧戍慎知机。

迎燕　限"栖"字

金铺文杏待双栖，石径阴阴引路迷。
丝辣渐添帘幕影，竹风新酿落花泥。
貌尊莫慰乌衣恨，土俗休将红雨啼。
革故倘思重作垒，木香亭畔有深闺。

小姐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禁赞叹道："好美才，好美才！勿论上下限韵绝不费力，而情思婉转、字句清新，其人之风流俊秀如在纸上。吾不能寤寐忘情矣！但此事被张家那畜生弄得颠倒在此，却将奈何？"

嫣素道："这也不难。小姐若自对老爷说，恐老爷疑我等有私，何不叫苏相公自见老爷剖明，与张家厌物当面一试，真假立辨矣。"小姐道："是便是如此说。但我思凡事只可善善为之，不可结怨。你不记得老爷在京时，只为恶辞了杨御史亲事，后来弄了多少风波。我看张家这畜生如此设谋，决非端士，若使他当场出丑——况苏生孤族——恐未免又生事端，反为不妙。"嫣素道："小姐所虑固是。但如此畏首畏尾，此事何以得成？"小姐道："以我想来，莫若叫苏生且回京城去，不必在此。张家畜生无人代笔，我再要老爷考他一考，自然败露而去。那时却叫苏生只求剪老爷书来作伐，再无不谐之理矣。"嫣素听了，欢喜道："小姐想得甚有理。苏相公称赞小姐深情慧心，真不虚也。明日果是佳人才子、天生一对也！便是嫣素，也觉风光。"二人算计定了，小姐只把诗笺吟玩，嫣素便去前厅打听明日留杨巡抚的事情。

到了次日，白公果留杨巡抚不放，张轨如时刻相陪，那有工夫到后园来？苏友白探知，挨过午后，便依旧踅入后园，竟到亭子上潜身等候。不多时，只见嫣素笑吟吟走出来，对着苏友白说道："郎君好信人也！"苏友白忙忙陪笑作揖道："小生思慕小姐，得奉命趋走，实出侥幸，何足言信？多蒙小娘子以真诚相待，时

刻不爽，真令人感激无地。”嫣素道：“君子既求淑女，安知淑女不慕君子？人同此心，谁不以诚！”苏友白道：“小娘子快论，使小生仰慕之心愈坚矣。”

嫣素道：“闲话且慢说。昨日郎君佳作，小姐再三捧读，不忍释手，以为谪仙已后，一人而已。”苏友白道：“鄙辞既蒙小姐垂青，但如今事体差讹，不知小姐何以发付？”嫣素道：“小姐昨日与贱妾再三商议，欲要与老爷说明，又恐事涉于私，不好开口；欲烦郎君当面辨明，又恐郎君与张郎为仇，必多一番口舌：故此两难。如今算来算去，止有一条好路：叫郎君不必在此惹人耳目，请速速回去，只央我家舅老爷来说亲，再无不成之理。张家厌物，郎君去后，小姐自叫老爷打发他去。岂不两全？”苏友白道：“小姐妙算，可谓无遗。但只愁小生此去求人，未必朝夕便来。倘此中更有高才捷足者先得之，那时却叫我苏友白向何处申冤？”嫣素道：“郎君休得轻觑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贞心定识，不减古媛，今日一言既出，金玉不移。郎君只管放心前去，管留此东床待君坦腹。”苏友白道：“小娘子既如此说，小生今日便回去求你家舅老爷去。但不知你舅老爷是那个？”嫣素道：“我家舅老爷是翰林院侍讲吴爷。你去一问，那一个不晓得？”说不了，只听得厅后有人一路叫进后园来，道：“管园的快些打扫，杨老爷就要进园里来吃酒了！”嫣素听见，忙说道：“你我言尽于此，郎君可快快出去，不必再来！——就再来也不得见我了！”说罢，往花柳丛中一闪而去。

苏友白亦不敢久停，也忙忙抽身出来。一路上暗想道：“他方才说他家舅老爷是翰林侍讲吴爷。我想金陵城中，翰林院姓吴的止有吴瑞庵一人。若果是他，这又是冤家路窄矣！他前以女儿招我，我再三不从，连前程都黜退了。我如今反去央他为媒，莫说他定然不肯，就是他肯，我也无面去求他。”一路上以心问心，不觉到了张轨如园里。此时王文卿因城中有事，连日未来。管园的只小喜接着，打发吃了夜饭，就睡了。

次日起来，写下一封书，留与张轨如、王文卿作别。喜得原无行李，叫小喜牵了马，仍旧望观音寺里来：一者辞辞静心，二来就要问他吴翰林可是吴珪。恰好静心立在山门前，看一个小沙弥扫地，看见苏友白来，连忙迎上前作揖道："苏相公连日少会。今日为何起得这等早？"苏友白道："今日欲回城中去了，特来辞谢老师。"静心道："原来如此。请到小房用了饭去。"苏友白道："饭已用过，到不消了。我且问你一声：那白侍郎的舅子——姓吴的——可是翰林院吴珪？"静心道："正是。他前番告假回来，如今闻得又钦诏进京去了。他若在家，也时常到这里来。"苏友白听了，心下着实不快；遂别了静心，上了马，转出村口来。欲要回京城中去，眼见得吴翰林不可求了；欲要再回张园，去寻嫣素说明，他已说绝不得见了。在马上闷闷无已，信着那马，走一步懒一步。正是：

圣人失意丧家狗，豪杰逃生漏网鱼。

君子好逑求不得，道途进退费踌躇。

苏友白在马上踌躇、纳闷许多时，忽然想起来道："我前日来此，原为要到句容镇上，去见赛神仙。因有白小姐一事，遂在此耽阁了许久，竟忘怀了。他既知我为婚姻出门，今日婚姻有约，当此进退无门之时，何不去寻他一问？"遂勒马望西南句容镇上而来。行不上一二里，心下又想道："前日要见赛神仙，只为婚姻没有着落。今日婚姻已明明有了白小姐，我若不得白小姐为妇，虽终身无妇，亦不他求。求亲门路，嫣素已明明叫我去央吴翰林，如今只消自家谋为，何必又去问赛神仙？问了他，他说此事成得，终须也要自去求人，难道他肯替我去成？他若说此事不成，我难道就依他罢了？莫若还是厚了面皮，只依嫣素之言，去央吴瑞庵为上。或者他在他亲情上好，肯也不期。"心下一转，遂又勒马复回旧路而行。

行不上十数里，因往返踌躇，早已日色平南，腹中觉饥。便兜住马四下一望，只见东南大路旁一村人家，欲要去买些饭吃，

又不知内里可有店舍。正在徘徊之际，忽见对面一人，也乘马而来，后面跟随着三四个仆从。行到面前，彼此一看，大家惊喜，却是认得的。那人便先开口叫道："莲仙兄为何在此？"苏友白忙答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言从兄。小弟一言难尽！"那人道："久不见兄，时时渴想。既在此相遇，此间不是说话处，幸得寒舍不远，请到寒舍一叙。"苏友白道："尊府却在何处？"那人用手指着路旁村中道："即此就是。"苏友白道："实不相瞒，小弟此时仆马皆饥，正在此商量，恰好遇兄。既尊府不远，只得要相扰了。"那人大喜，遂与苏友白并马竟入村来。正是：

郑庄千里只身行，司马邀来一座倾。

不是才名动天下，如何到处有逢迎？

原来那个人也姓苏，双名有德，表字言从，与苏友白同姓不同宗，也是学中朋友；文字虽不大通，家道却十分富厚；年纪二十五岁，单在酒色上用心，只有一件长于人处，乃是挥金结客。因断了弦，正在城中四下里相亲，回来恰好与苏友白相遇，邀了来家。

到得门前，二人下马，迎入中堂。相见过，苏有德一面就分付家人道："快些先备便饭来。苏相公饥了，吃了饭慢慢用酒。"家人应诺。不一时，酒饭齐至。苏有德因问苏友白道："数月不见，竟无处访问。不知仁兄为何却在此处？"苏友白道："小弟自从去了前程之后，适值家叔从楚中代巡回来，停舟江上，要小弟随他进京去复命。小弟因在此无兴，遂应允了。不期行到中途，偶有所阻，未及如约。家叔不能久待，去了。小弟遂留在一个敝友处，住了许久。今日因有小事，要回城中，不期在此与仁兄相遇。不知仁兄几时进城？有何贵干，今日才回？"苏有德道："小弟前番考了个三等，是瞒不得兄的。今秋乡试没奈何，只得寻条门路，去观观场——虽不望中，也好掩人耳目——故进城去了这七八日，尚不妥当。怎如得吾兄大才，考了个案首，如今快快活活，只候抡元夺魁、吃鹿鸣宴了。怎得知小弟的苦！"

苏友白道："这是仁兄取笑小弟了。小弟青衿②已无，元魁③何有？"苏有德道："兄离城中久，原来还不知道。前日宗师行文到学中，吾兄的前程又复了。"苏友白道："那有此事？"苏有德道："这是小弟亲眼见的，难道敢欺仁兄？"苏友白道："宗师既趋奉绅贵，为何又有此美意？"苏有德道："那里是宗师美意！我闻得原是翰林老吴之意。他起初见吾兄不从亲事，一时气怒，故此作恶。久之良心发见，岂不思辞婚有何大罪？又见仁兄默默而退，并未出一恶言，与之相触，他意上过不去，故又与宗师说，方才复了。"苏友白惊喜道："言从兄，果然如此么？"苏有德道："宗师、书吏与学中斋夫④俱是这等说，非小弟一人之言也。"苏友白听了是真，忽然喜动颜色。此时饭已吃完，正拿着一大杯酒在手，不觉一饮而尽。

苏有德见了道："此乃吾兄小喜，到秋发了，方是大喜。"苏友白道："小弟岂以一第为得失？盖别有所喜耳。"苏有德道："舍此更有何喜？吾不信矣。"苏友白道："不瞒兄说，小弟不喜复前程，而喜复前程之意出之吴瑞庵耳。"苏有德道："此是为何？"苏友白道："小弟因有事要求老吴，正愁他前怒未解，难于见面。今见他尚有相怜之意，明日去谒他，便不难开口了，故此喜耳。"苏有德笑道："老兄莫非想回念来，原要求他令爱？但他令爱别有人家了。"苏友白道："非也。"苏有德道："不是为此，便是知他主场有分，要拜门生了。"苏友白笑道："一发不是了！"苏有德道："端的为何？"苏友白笑而不言。苏有德道："小弟到报兄喜信，兄有何喜，反不对小弟说。难道小弟与兄至交，有甚么坏兄事处？或者对小弟说了，小弟还效得一臂，也未可知。"

苏友白此时因心中快畅，连饮数杯，已有三分酒兴，不觉便吐露真情道："此事正要请教仁兄，岂敢相瞒。小弟有一头亲事，要求吴公作伐耳。"苏有德想了想，惊问道："兄莫非要央他求白太玄令爱么？"苏友白见说着了，不觉哈哈大笑道："兄神人也！"原来苏有德与白侍郎乡村相近，白小姐才貌之美与选婿之严，久

已深知，只恨无门可入。今见苏友白从村里来，又见要求吴翰林作媒，故一语就猜着了。因留心道："白小姐之美，自不必说。但白老性拗，这头亲事也不知辞了多少人，就是吴瑞庵作伐，也不济事。况闻得他已选了一个姓张的做西宾。此事必待内中有些消息，方才能成。"

苏友白见说得投机，遂将如何遇张轨如做《新柳诗》、如何被张轨如换了、后来如何遇嫣素之事，细细都对苏有德说了。苏有德便留心道："既如此，去央老吴，一说一上。但只可惜老吴如今又钦召进京去了。"苏友白道："莫说进京，便是上天，小弟也要去寻着他。"苏有德道："你既要进京去寻他，何不就往这里过江去近些，又到城中去何用？赶早去，早来，还好乡试。"苏友白道："就便去固好，只是进京路远，前日小弟匆匆出门，行李俱无，盘缠未带，今还要到城中去设处，方好起身。"苏有德道："兄有此美事，小弟乐不可言。盘缠、行李小事，小弟尽可设处，何必又往城中耽阁日月？"苏友白大喜道："若得吾兄相贷，小弟即此北行，又到城中何用！只是吾兄高谊，何以图报？"苏有德道："朋友通财，古今稍有侠气者皆然。兄何小视于弟！今且与兄痛饮，快谈一夕，明日当送兄行也。"苏友白道："良友谈心，小弟亦不能遽别，只得要借榻于陈蕃⑤了。"

二人一问一答，欣然而饮。苏友白又将《新柳诗》并《红梨曲》写了，与苏有德看。苏有德看了，大加称赞。直饮得痛醉方散。就留苏友白在书房中宿。只因这一宿，有分教：李代桃僵，鹊争鸠夺。正是：

雄狐绥绥，雎鸠关关，
同一杯酒，各自为欢。

〔注〕 ① 黼黻(fǔfú 府弗)：花纹。衮(gǔn 滚)：古时帝王及上公的礼服。② 青衿：青领，古时生员所穿的服式。衿，同"襟"，古代衣服的交领。 ③ 元魁：首选；第一。 ④ 斋夫：旧时学舍中的仆役。 ⑤ 借榻于陈蕃：后汉时太守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徐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事见《后汉书·徐穉传》。后人以"陈蕃

楊"为礼贤下士之典。此处为苏友白向苏有德借宿时的恭维之词。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曾盛极一时，它们所描写的大多是封建社会中青年才子与美貌才女的恋爱婚姻故事。《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也称"三才子书")就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才子佳人小说。全书二十回，写的是青年才子苏友白与才女白红玉、卢梦梨之间的爱情婚姻故事。它是较早传到国外的一部中国古代小说，曾被译成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并在国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篇题署"荑荻散人"，即为"天花藏主人"，其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难以确考。据其所写小说的情况推测，作者可能是一个生活于明末清初的下层失意文人。

"一片石送鸿迎燕"选自《玉娇梨》第十回，说的是苏友白与白红玉通过丫鬟嫣素传递诗词，私订终身的故事。才子佳人小说在叙述描写方面有明显的公式化特点，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是最常见的模式。这段故事所写的就是"私订终身后花园"的情节。在此之前作者写无才貌丑的张轨如想骗娶白红玉，将苏友白的诗词冒充为自己的，骗取了白红玉父女的信任。但丫鬟嫣素在后花园见到了苏友白，知道了真相，并将这种情况告诉了白红玉。白红玉以诗词考苏友白，看他是不是真才子，嫣素将白红玉的试题拿给苏友白，引出了这段故事。"后花园"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经常出现的地点，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里风景优美，花柳繁华，是青春和美好生活的象征；这里地僻幽静，隔离喧嚣的尘世，是青年男女逃避封建礼教幽会的最佳处所。青年男女常常在这里一见钟情，私订终身，从而走上追求自由婚姻的道路。嫣素正是在这里遇见苏友白，了解到张轨如偷窃苏友白诗词的真相的，白红玉也是在这里看到苏友白从而爱上他，并与其私订终身的。发生在后花园的这一段故事成为这部小说情节的关键和转折点，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这一段故事主要写了三个人物：苏友白、白红玉和嫣素。苏友白是一个爱才慕色的才子，十分钟情于才貌双全的佳人白红玉。所以当他拿到白红玉的考题时十分高兴，并立即猜出了白红玉命题的用意，"不觉情兴勃勃"，一挥而就，完成了试题，受到嫣素的赞叹，表现出他的聪明和才华。而他进一步提出"乘此昏夜无人"与白小姐在此相会的请求，又表现出他心情的迫切和贪求。当他的请求遭到嫣素的拒绝时，则"连连谢罪"，又可看出他的诚实。当他得到白小姐的私下许婚后，就内心发誓"我若不得白小姐

为妇，虽终身无妇，亦不他求。”可以看出他对爱情的忠诚，是一个“志诚种”。白红玉是一个“深情慧心”的少女，她出题考苏友白的诗才，以验真伪，试题寓意深细，情隐其中，表现出她的聪慧；她爱苏友白的才貌，背着父亲与苏友白私订终身，表现出她的胆识；定情之后，为避免事端，又设计让苏友白潜回京城，求舅老爷作伐求婚，表现出她的机智。她既深情，又具有识见，集美貌、才情、胆识于一身，是才女的典型。嫣素是白红玉的贴身丫鬟，她聪明多情，有主见，她劝白红玉不要许身张轨如，极力撮合白红玉与苏友白的婚姻，终于促使苏白两人私订了终身，在苏白两人的婚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从这三个人物形象的描写上可以看出《玉娇梨》明显受到了《西厢记》的影响，苏友白似张生，白红玉类莺莺，嫣素则是又一个红娘。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和戏曲常常相互影响，这段故事即为一个例证。

（魏崇新）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 天花藏主人

——《定情人》第五回

词云：

不定是心猿，况触虚情与巧言。弄得此中飞絮乱，何冤，利口从来不惮烦。　陡尔病文园，有死无生是这番。亏得芳名低唤醒，无喧，情溺何曾望手援。

右调《南乡子》

话说彩云问明了双公子的心事，就忙忙归到拂云楼，要说与小姐知道。不期小姐早在那里寻他，一见了彩云，就问道：“我刚与若霞说得几句话，怎就三不知不见了你，你到那里去了这半晌？”彩云看见若霞此时已不在面前，因对小姐说道：“我听见若霞说得双公子可笑，我不信有此事，因偷走了去看看。”小姐道：“看得如何，果有此事么？”彩云道：“事便果是有的，但说他是呆，我看来却不是呆，转是正经。说他可笑，我看来不是可笑，转是可敬。”遂将双公子并自己两人说的话，细细说了一遍与小姐听。

小姐听了，不禁欣然道："原来他拜的，就是我的赋体诗。他前日看了，就满口称扬，我还道他是当面虚扬，谁知他背地里也如此珍重。若说他不是真心，这首诗我却原做的得意。况他和诗的针芥，恰恰又与我原诗相投。此中臭味①，说不得不是芝兰。但说恐我不肯下嫁酸丁，这便看得我太浅了。"彩云道："这话他一说，我就班驳他过了。他也自悔误言，连连谢过。"小姐道："据你说来，他的爱慕于我，专注于我，已见一斑。他的情之耐久，与情之不移，亦已见之行事，不消再虑矣。但我想来，他的百种多情，万般爱慕，总还是一时之事。且藏之于心，慢慢看去，再作区处。"彩云道："慢看只听凭小姐，但看到底，包管必无破绽，那时方知我彩云的眼睛识人不错。"自此二人在深闺中，朝思暮算，未尝少息。正是：

苦极涓涓方泪下，愁多蹙蹙故眉颦②。

破瓜之子遭闲磕，只为心中有了人。

却说双星自被彩云揣说出小姐不鄙薄他，这段婚姻到底要成，就不禁满心欢喜，便朝夕殷殷勤勤，到夫人处问安，指望再遇小姐，扳谈几句话儿。谁知走了月余，也不见个影儿，因想着园里去走走，或者撞见彩云，再问个消息，遂与夫人说了。此时若霞正在夫人房里，夫人就随便分付若霞道："你可开了园门，送大相公到园里去耍子。"

若霞领了夫人之命，遂请双公子前行，自家跟着竟入园来。到了园中，果然花柳争妍，别是一天。双公子原无心看景，见若霞跟在左右，也只认做是彩云一般人物，因问若霞道："这园中你家小姐也时常来走走么？"若霞道："小姐最爱花草，又喜题诗，园中景致皆是小姐的诗，料小姐朝夕不离，怎么不来？"双公子道："既是朝夕不离，为何再不遇见？"若霞道："我说的是往时的话，近日却绝迹不来了。"双公子听了，忙惊问道："这是为何？"若霞道："因大相公前日来过，恐怕撞见不雅，故此禁足不敢复来。"双公子道："我与小姐，已拜为兄妹，便撞见也无妨。"若霞道："大相

公原来还不知我家小姐的为人。我家小姐，虽说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子，他的志气比大相公须眉男子还高几分。第一是孝顺父母，可以当得儿子；第二是读书识字，不出闺阁，能知天下之事；第三是敦伦重礼，小心谨慎，言语行事，不肯差了半分。至于诗才之妙，容貌之佳，转还算做余美。你道这等一个人儿，大相公还只管问他做甚？”双公子道：“小姐既敦伦重礼，则我与他兄妹称呼，名分在伦礼中，又何嫌何疑，而要回避？”若霞道：“大相公一个聪明人，怎不想想，大相公与小姐的兄妹，无非是结义的虚名，又不是同胞手足，怎么算得实数？小姐自然要避嫌疑。”双公子道：“既要避嫌疑，为何前日在夫人房里撞见，要我和诗，却又不避？”若霞道：“夫人房里，自有夫人在座，已无嫌疑，又避些甚么？”双公子听了沉吟道：“你这话到也说得中听。前日福建的林老爷，来拜你家老爷，因知我在此，也就留了一个名帖拜我。我第二日去答拜他，他留我坐下，问知结义之事，他因劝我道：‘与其嫌嫌疑疑认做假儿子，何不亲亲切切竟为真女婿。’他这意思，想将来恰正与你所说的相同。”若霞道：“大差，大差，一毫也不同。”双公子道：“有甚差处，有甚不同？”若霞道：“儿子是儿子，女婿是女婿。若是无子，女婿可以做儿子。若做过儿子，再做女婿，便是乱伦了，这却万万无此理。”

双公子听了，忽然吃一大惊，因暗想道：“这句话，从来没人说。为何这丫头平空说出，定有缘故。”因问道：“做过儿子做不得女婿这句话，还是你自家的主意说的，还是听见别人说的？”若霞道：“这些道理，我自家那里晓得说？无非是听见别人是这般说。”双公子道：“你听见那个说来？”若霞道：“我又不是男人，出门去结交三朋四友，有谁向我说到此？无非是服侍小姐，听见小姐是这等说，我悄悄拾在肚里。今见大相公偶然说到此处，故一一说出来了，也不知是与不是。”

双公子听见这话是小姐说的，直急得他暗暗的跌脚道：“小姐既说此话，这姻缘是断断无望了。为何日前彩云又哄我说，这

婚姻是稳的，叫我不要心慌？”因又问若霞道：“你便是这等说，前日彩云见我，却又不是这等说。你两人不知那个说的是真话？”若霞道：“我是个老实人，有一句便说一句，从来不晓得将没作有，移东掩西，哄骗别人。彩云这个贼丫头却奸猾，不过只要奉承的人欢喜，见人喜长，他就说长，见人喜短，他就说短，那里肯说一句实话！人若不知他的为人，听信了他的话，便被他要直误到底。”双公子听了这些话，竟吓痴了，坐在一片白石上，走也走不动。若霞道：“夫人差我已送大相公到此，大相公只怕还要耍子耍子。我离小姐久了，恐怕小姐寻我，我去看看再来。”说罢，竟自去了。正是：

无心说话有心听，听到惊慌梦也醒。

若再有心加毁誉，自然满耳是雷霆。

双公子坐在白石上，细细思量若霞的说话，一会儿疑他是假，一会儿又信他为真。暗忖道：“做了儿子，做不得女婿的这句言语，大有关系。若不果是小姐说的，若霞蠢人，如何说得出？小姐既如此说，则这段姻缘，到被做儿子误了，却为之奈何？我的初意，还指望慢慢守去，或者守出机缘。谁知小姐一言已说得决决绝绝，便守到终身，却也无用。守既无用，即当辞去。但我为婚姻出门，从蜀到浙，跋涉远矣，阅历多矣，方才侥幸得逢小姐一个定情之人，定我之情。情既定于此，婚姻能成，固吾之幸；即婚姻之不成，为婚姻之不幸以拼一死，亦未为不幸。决不可畏定情之死，以望不定情之生，而负此本心，以辱夫妇之伦。所恨者，明明夫妻，却为兄妹所误。也不必怨天，也不必尤人，总是我双星无福消受，故遇而不遇也。今若因婚姻差谬，勉强辞去，虽我之形体离此，而一片柔情，断不能舍小姐而又他往矣。莫若苦守于此，看小姐怎生发付。”一霎时东想想，西想想，竟想得昏了，坐在石上，连人事也不知道。还是夫人想起来，因问侍儿道：“大相公到园中去耍子，怎不见出来？莫非我方才在后房有事，他竟出去了，你们可曾看见？”众侍儿俱答道：“并不曾看见大相公出去，

只怕还在园里。”夫人道：“天色已将晚了，他独自一人，还在里面做甚么？”因叫众侍妾去寻。

众侍妾走到园中，只见双公子坐在一块白石上，睁着眼就象睡着的一般。众侍妾看见着慌，忙问道：“大相公，天晚了，为何还坐在这里？”双公子竟白瞪着一双眼，昏昏沉沉，口也不开。众侍妾一发慌了，因着两个搀扶双公子起来，慢慢的走出园来，又着两个报与夫人。夫人忙迎着问道：“你好好的要到园中去耍子，为何忽弄做这等个模样？我原叫若霞服侍你来的，若霞怎么不见，他又到那里去了？”双公子虽答应夫人两句，却说得胡胡涂涂，不甚清白。夫人见他是生病的光景，忙叫侍妾搀他到书房中去睡，又叫人伺候汤水，又分付青云好生服侍。双公子胡胡涂涂睡下不题。

夫人因叫了若霞来问道：“我叫你跟大相公到园中去闲玩，大相公为甚忽然病起来？你又到那里去了？”若霞道：“我跟大相公入园时，大相公好端端甚有精神，问长问短，何尝有病？我因见他有半日耽搁，恐怕小姐叫，故走进去看看。怎晓得他忽然生病？”夫人问过，也就罢了。欲要叫人去请医生，又因天色晚了，只得捱得次日早晨，方才请了一个医生来看。说是“惊忡之症，因着急上起的，又兼思虑过甚，故精神昏愦，不思饮食。须先用药替他安神定气，方保无虞”。说完，撮下两帖药，就去了。夫人忙叫人煎与他吃了。吃了虽然不疼不痛，却只是昏昏沉沉，不能清白。

此时江章又同人到武林③西湖去游赏了，夫人甚是着急。小姐闻知，也暗自着惊。因问彩云道：“他既好好游园，为何就一时病将起来？莫非园中冷静，感冒了风寒？”彩云道：“医生看过，说是惊忡思虑，不是风寒。”小姐道：“园中闲玩，有甚惊忡？若伤思虑，未必一时便病。”彩云道：“昨日双公子游园，是夫人叫若霞送他去的。若霞昨日又对夫人说，双公子好端端问长问短，我想这问长问短里，多分是若霞说了甚么不中听的言语，触动他的心

事，故一时生病。小姐可叫若霞，细细盘问他，自然知道。”小姐道：“他若有恶言恶语，触伤了公子，我问他时，他定然隐瞒，不肯直说。到不如你悄悄问他一声，他或者不留心说出。”彩云道：“这个有理。”因故意的寻见了若霞，吓他道：“你在双公子面前说了甚么恶言语，冲撞了他，致他生病？夫人方才对小姐说，若双公子病不好，还要着实责罚你哩！”若霞吃惊道：“我何曾冲撞他，只因他说林老爷劝他，与其做假儿子，不如改做真女婿，他甚是喜欢。我只驳得他一句道，这个莫指望。小姐曾说来，女婿可以改做得儿子；既做了儿子，名分已定，怎么做得女婿？若再做女婿，是乱伦了。双公子听了，就登时不快活，叫我出来了。我何曾冲撞他？”彩云听了，便不言语，因悄悄与小姐说知，道：“何如？我就疑是这丫头说错了话。双公子是个至诚人，听见说儿子改做不得女婿，自然要着惊生病了。”小姐道：“若为此生病，则这病是我害他了。如今却怎生挽回？”彩云道：“再无别法，只好等我去与他说明，这句话不是小姐说的，他便自然放心无恙了。”小姐道：“他如今病在那里，定有人伺候。你是我贴身之人，怎好忽走到他床前去说话，岂不动人之疑？”彩云道：“这个不打紧，只消先对夫人说明，是小姐差我去问病，便是公，不是私，无碍了。”小姐道：“有理，有理。”

彩云就忙忙走到夫人房里，对夫人说道：“小姐听见说大相公有病，叫我禀明夫人去问候，以尽兄妹之礼。”夫人听了欢喜道：“好呀！正该如此。不知这一会，吃了这帖药，又如何了？你去看过了，可回复我一声。”彩云答应道：“晓得了。”遂一径走到东书院书房中来。

此时青云因夜间服侍辛苦，正坐在房门外矮凳上打瞌睡。彩云便不打醒他，轻轻的走到床前，只见双公子朝着床里，又似睡着的一般，又似醒着的一般，微微喘息。彩云因就床坐下，用手隔着被抚着他的脊背，低低叫道：“大相公醒一醒，你妹子蕊珠小姐，叫我彩云在此问候大相公之安。”双星虽在昏聩朦胧之际，

却一心只系念在蕊珠小姐身上。因疑若霞说话不实，又一心还想着见彩云细问一问，却又见面无由。今耳朵中忽微微听见"蕊珠小姐"四个字，又听见"彩云在此"四个字，不觉四肢百骸飞越在外的真精神，一霎时俱聚到心窝。忙回过身来，睁眼一看，看见彩云果然坐在面前，不胜之喜。因问道："不是梦么？"彩云忽看见双公子开口说话，也不胜之喜，忙答应道："大相公快苏醒，是真，不是梦。"双星道："方才隐隐听得象是有人说蕊珠小姐，可是有的？"彩云道："正是我彩云说你妹子蕊珠小姐，着我在此问候大相公之安。"双星听了，欣然道："我这病，只消彩云姐肯来垂顾，也就好了一半，何况是蕊珠小姐命来，病自勿药而霍然矣。"因又叹息道："彩云姐，你何等高情，只不该说'你妹子'三个字，叫我这病根如何得去？"彩云道："小姐正为闻得大相公为听见儿子做不得女婿之言而生病，故叫彩云来传言，叫大相公将耳朵放硬些，不要听人胡言乱语。就是真真中表兄妹，温家已有故事，何况年家结义，怎说乱伦！"双星听了，又惊又喜道："正是呀！是我性急心粗，一时思量不到。今蒙剖明，领教矣，知过矣。只是还有一疑不解。"彩云道："还有何疑？"双星道："但不知此一语，还是出自小姐之口耶？还是彩云姐怜我膏肓之苦④，假托此言以相宽慰耶？"彩云道："婢子要宽慰大相公，心虽有之，然此等言语，若不是小姐亲口分付，彩云怎敢妄传？大相公与小姐，过些时少不得要见面，难道会对不出？"双星道："小姐若果有心，念及我双星之病，而殷殷为此言，则我双星之刀圭⑤已入肺腑矣，更有何病？但只是我细想起来，小姐一个非礼弗言，非礼弗动，又娇羞腼腆，又不曾与我双星有半眉一眼之勾引，又不曾与我双星有片纸只字之往来。就是前日得见小姐之诗，也是侥幸撞着，非私赠我也，焉肯无故而突然不避嫌疑，竟执兄为婿之理？彩云姐虽倾心吐胆，口敝舌瘏，吾心终不能信，为之奈何？"二人正说不了，忽青云听见房中有人说话，吃了一惊，将瞌睡惊醒，忙走进房来，看见双公子象好人一般，睡在床上，欹着半边身子，与彩云说

话，不胜欢喜道："原来相公精神回过来，病好了。"就奉茶水。彩云见有人在前，不便说话，因安慰了双公子几句，就辞出来，去报知小姐。

只因这一报，有分教：守柳下之东墙，窥周南之西子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臭(xiù 秀)味：气味。 ② 蹙(cù 促)：皱，紧缩。颦(pín 频)：皱眉。③ 武林：旧时杭州的别称，以武林山得名。 ④ 膏肓(huāng 荒)之苦：病入膏肓之意。我国古代医学把心尖脂肪叫膏，心脏和膈膜之间叫肓，认为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 ⑤ 刀圭(guī 归)：古时量取药末的用具，后亦称医术，这里指治病之良药。⑥ 守柳下之东墙，窥周南之西子：此二句中的"守东墙"、"窥西子"本指男女风情，但楔入"柳下"与"周南"，含义又有变化。柳下：指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为人正派，有操守。周南：《诗经·国风》之一，旧说是周公领地之歌，体现王业风化之基本。此二句既肯定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又强调其不违礼教，故下回便写二人既非私情苟合，又能从权订盟。

本篇系《定情人》第五回。是书为明末清初多产小说家天花藏主人所作，十六回，写双星与江蕊珠的爱情故事，是一部较为优秀、较有特色的才子佳人小说。本回之前，小说写双星一再辞却当地豪绅显宦的提亲，欲寻一才貌兼全的佳人与己作配，以游学为名，从四川经湖广辗转到浙江，遍访定情之人。在山阴会稽遇其父的同年好友致仕少师江章，江章只有一女，当年曾认双星为义子，双父亡后，母子扶柩还乡，遂断音信，今见双星长成来到，喜续旧盟，将双星留在家中读书。双星见义妹蕊珠貌美，亦欣然留下，期望日亲日近，以假兄妹进而为真女婿。蕊珠见双星少年清俊，儒雅风流，亦为之动心，作《赋得"似曾相识燕归来"》诗以寄情。双星见后，惊叹小姐才思情意，不只步韵奉和，还将诗抄在书房，每日膜拜。小姐得知，亦甚感动。本回中双星游园时，闻丫头若霞说"做过儿子做不得女婿"之语，自感婚姻无望，惊疑成疾，医治无效，经另一侍女彩云安慰才稍见起色。下文写蕊珠与之从权定盟，病方痊愈，江章将双星留之于舍，本有择婿之意，当双星奉母命回乡应举时，即面许婚姻。

本书的特点在于标举"情"字，把情看得高于一切，这在主人公的观念与全书的情节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其第一回《本天伦谈性命之学》中，双

母要为双星择门当户对者定婚，并说“婚姻乃天所定，有赤绳系足，非人力所能勉强”。显然是遵循封建婚姻制度，出于传统观念。封建婚姻制度的特点便在于，否定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基础和自主权，而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结两姓之好”，而不是儿女们的意愿与幸福。封建婚姻每每要测算生辰八字，鼓吹“天作之合”，如双母所说“乃天所定”，其实正是以天命论为基础。而双星则说：“若论门户，时盛时衰，何常之有，只要其人当对耳”；“天心茫昧，无所适从，而人事却有妍有媸，活泼泼在前，亦不能尽听天心而自不做主”。针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婚姻与主张。他所说的“其人当对”，即才貌相当，性情相投，足以定己之情的“定情人”。他甚至还说，为了这“定情人”，“性命可以不有，富贵可以全捐”。这种观点，显然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所表述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的延续，具有反封建反礼教的进步意义。

在本书中，双方家长均甚开明，并未成为男女主人公自主婚姻的阻力。双母听任其子四处寻访“定情人”，江父所选与其女愿望相合。尽管如此，二人的结合也并非一帆风顺。双星以义子身份住在江家，与蕊珠自初见均生爱意，但碍于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内外有别，不能充分交流与发展感情。选段中若霞的“做过儿子做不得女婿”之语，竟激起轩然大波，险些置双星于死地。不全是“蠢丫头喜挑嘴”，亦基于礼教的伦常名分。第六回“贤小姐走捷径守常经”，写蕊珠出于对双星的爱怜，为起沉疴，与之私下订盟，亦顶着很大的精神压力。江章面许婚姻将二人私下订盟公开化、合法化，其自主婚姻取得初步胜利，此间是冲破了重重的来自封建礼教的阻力的。

在其后的情节中，显宦之子赫炎因向蕊珠求婚不成，怀恨在心，趁太监在浙选妃，进谗言指名点选蕊珠。蕊珠恐贻祸父母，毅然上路，行前给双星留下遗书，船到天津时投河殉情。双星先后考中举人、状元，当朝驸马屠劳倚势强迫双星入赘，双星忠于爱情不肯就范，宁可冒风波之险到海外封王。二人的行为均体现了对爱情的忠诚，为了爱情，真的做到了“性命可以不有，富贵可以全捐”。双星封王归来，再到江家，拜读遗书。遗书求江章认侍女彩云为义女，让彩云与双星成亲，以使双星不致因守己之情而不婚断绝宗嗣，并使父母老有倚靠。双星感蕊珠深情，与彩云完婚，但念念不忘蕊珠，与彩云分榻而居。江章夫妻得知，觉甚不妥，当双星还朝时把彩云送到四川双家。双星请假还乡省亲，其母因其慢待彩云，令与之重结花烛，不料

洞房中竟是生还的蕊珠。原来蕊珠投河后被人救起，不敢返浙，让人送到四川双家，至此“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后来定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形成了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小人拨乱，经历磨难；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套路。从本书看，蕊珠在与双星订盟时亦说：“欲促成其事，别无机括，惟功名是一捷径”，但中举、中状元，并未促成他们的团圆，反而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双星读蕊珠遗书时，就痛悔不该去求功名，致蕊珠香消玉碎，自己去海外流离颠沛。从书中所叙双星经历的磨难中，亦可见纨袴子弟的倚势横行，官僚间的相互利用与矛盾。而皇宫选妃，则为拆散双星蕊珠的最大祸害，黄宗羲的《原君》以思辨的语言批判君主专制，本书则以艺术形象揭露皇帝“离散天下之子女”，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贬斥佳人才子等书“终不能不涉淫滥”，本书却是例外。

《定情人》之为较优秀的才子佳人小说，主要在于它标举“情”字，旗帜鲜明，格调健康。所选第五回的长处在于突现了双星的执著与痴情，心理描写委婉细腻，文中写到：双星初闻此语，大出意外，着实吃惊，首先便追问语出何人，随之掂量其真假虚实，进而暗忖道：“我为婚姻出门，从蜀到浙，跋涉远矣，阅历多矣，方才侥幸得逢小姐一个定情之人，定我之情。情既定于此，婚姻能成，固吾之幸；即婚姻之不成，为婚姻之不幸以拼一死，亦未为不幸。决不可畏定情之死，以望不定情之生，而负此本心，以辱夫妇之伦。”一霎时东想想，西想想，坐在石上，连人事也不知。写得有次第，有分寸，真实可信。读这段描写，使人不禁想起《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莽玉”，二者虽有精粗之别，对男主人公来说，情境与内心活动均甚相似。曹雪芹虽自称“蹑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其实也多有所借鉴。有研究者已指出宁国府丧事借鉴《金瓶梅》李瓶儿之死，或者其第五十七回也从《定情人》受到启发吧。（苗壮）

长安街花担上遇良缘
红菟村诗扇中得佳偶 佚名

——《人中画·风流配》第二回

词曰：

春光足，春光到处花如簇。花如簇，一枝儿红，一

枝儿绿。　　天桃喜已藏金屋①，芳兰忽又香空谷，香空谷，莫叹无才，只愁无福。

却说司马玄在长安街游玩，忽见一个老者挑担花卖，白白红红，甚是可爱，因上前观看。此时是三月天气，日色暄暖，那老儿挑得热了，歇下担，就取出一把扇子来扇。司马玄看见那扇子上字写得龙蛇飞动，不象个村汉手中之物，他且不看花，先用手来拿他的扇子。那老者看见司马玄衣冠齐整，跟着家人，知道他是个贵人，不敢违拗，只得将扇子递了与他。司马玄接来一看，却是一首诗：

桃李随肩获厚赀②，幽兰空谷有谁知？
越溪③不作春风遇，还是芦萝村④女儿。

红菀村尹氏荇烟有感题

司马玄初意看诗，只道是甚才人题咏，及自读完，芳韵袭人，字字是美人幽恨，又见写着"尹氏荇烟"，心下大惊道："终不成又有个才女？"因问老儿道："这首诗是谁人写的？"老儿笑嘻嘻答道："桃花也有，杏花也有，莫有栀子。"司马玄道："我问你扇头。"老儿道："兰花方有箭头。"司马玄见他耳聋，只得用手指着扇子大声说道："这字是谁人写的？"老儿方听见，道："相公问这字是那个写的么？"司马玄道："正是！"老儿笑嘻嘻的道："我不说。"司马玄道："为何不说？"老儿道："这扇子是隔壁尹家姑娘的，我借来扇，我若说了，他要怪我。"司马玄道："扇子固是他的，这扇子上诗句是他写的么？"老儿又笑道："相公好不聪明！他的扇子不是他写，难道我老汉会写？"司马玄笑道："这尹家姑娘今年几多年纪，便晓得作诗写字？"老儿又笑嘻嘻道："我不说。相公买花么？照顾我买些，若不买，还我扇子，我别处去卖。"司马玄道："不买花，扇卖与我罢。"老儿摇头道："扇子是借来的，不卖。"司马玄道："我多与你些银子，卖了罢。"老儿道："相公与我多少银子？"司马玄就在家人银包内取了一锭，递与老儿道："我与你，你肯卖么？"老儿看见一锭纹银有二、三两重，连忙送还司马玄道：

"相公请收好了，不要取笑！"司马玄道："我当真要买，谁与你取笑？"老儿心下疑疑惑惑，又不好收，看着司马玄只是笑。司马玄道："你不要笑，你收了银子，我还有话问你。"老儿见口气是实，便满心欢喜，将银子塞在腰里道："相公果然买我这扇子，我连这担花也送了相公罢！"司马玄道："花到不要你送，你只对我说，那尹家姑娘今年几岁了，生得人物何如？这作诗写字怎生会得？"老儿想了道："如今只得要对相公说了。只是说起来话长，这里站着说话不便。"司马玄道："此处到吕衙不远了，你可挑了跟我到吕衙来，我叫吕老爷连花都替你买了。"老儿欢喜，果挑花跟到吕衙。

司马玄叫家人将花送入吕衙内里，却自己带了老儿到书房中，叫他也坐了，细细盘问。老儿道："我们住的那地方叫做红菀村，出城南去有十七、八里，那里山清水秀，十分有趣。旧时有个李阁老老爷，不知为甚事，皇帝恼他，叫他住在城外，整整的住了七、八年。他闲居无事，因爱这红菀村好景致，便日日来游赏，有时住在妙香庵，几个月不回去。那时这尹姑娘才八、九岁，头发披肩，生得弯弯眉儿、俏俏身儿，眼睛就如一汪水儿，面颊就似一团雪儿，点点一双脚儿，尖尖两只手儿，走到人前就如水洗的一般，也时常到庵中玩耍。李老爷看见，爱他生得清秀，因叫他认几个字儿。谁知他聪明得紧，一过目就认得不忘。李老爷欢喜，便教他读书、做诗文。不期这尹姑娘天生成的伶俐，学着就会，又写得一笔好字。李老爷对人说：'这个女儿好文才，若是做个男子，定要中举、中进士、做官，可惜生在乡间，恐怕无人知道，埋没了他的才学！'李老爷临起身回去，还再三对尹老官人说：'你莫要轻看了你女儿，他是一个女中才子，异日定有高人来访求。若误嫁了村夫俗子，便令山川秀气无灵了！'故此尹姑娘今年一十七岁，尚未曾许与人家。李老爷起身时，又将带不去的许多书籍、文章、古董、玩器都与了尹姑娘。他如今那里象个田家女儿，每日只是烧香、看书、作诗、写字，就象个不出门的秀才一般。尹

老官儿也不敢去管他。今早我来卖花，因怕天气暖，问他借了这把扇子来，许说回去就还他。如今卖与相公，回去只好调个谎，说失落了，只怕他还要怪哩！”司马玄听了这番言语，不觉身子俱飘飘不定。因又问道：“这尹姑娘写的诗稿与扇子多么？”老儿道：“他终日不住手的写，怎么不多？”司马玄道：“若是多，不论诗笺也罢，斗方⑤也罢，你再拿些来卖与我。”老儿道：“相公说定了，若真要买，我求也求他些来。”司马玄道：“我真要买，你只管拿来！”说罢，老儿要去，司马玄又叫家人到吕衙里讨了三钱银子，还他花钱。老儿欢喜不胜，挑着空担一路上想道：“今日是那里造化，撞见这位呆相公？一把白纸扇子就与我一锭银子。我回去问尹姑娘求他十把扇子，明日卖与他，可不又有十锭银子？到是一场富贵了！”

老儿到家已是下午，走到园中放担。只见尹荇烟在无梦阁上凭栏看花，忽见老儿回来，因叫道：“张伯伯，今日花都卖完了么？”张老儿听见，忙走近阁下，笑嘻嘻说道：“今日造化！撞见一位少年相公，疯疯颠颠、又肯出钱，都替我买了。”尹荇烟道：“这等说，是得利了？”张老儿道：“利虽得些，却有件事不好说，乱乱的将姑娘借我的扇子失落了，却如何处？”尹荇烟道：“扇子失落不值甚的，只是有我写的诗句在上面，恐被俗人拿去，便明珠暗投，许多不妙。”说罢，老儿因肚饥，就去吃饭。因取出那锭银子称称，足有二两六、七钱，连卖花的三钱放在一起差不多三两，满心欢喜，就取一块碎的买了一壶酒来吃在肚里，不觉醺醺醉了。又想着还要尹荇烟的诗扇，又走到阁下来，不期尹荇烟已下阁去，只得从后园门转了过来。

原来尹荇烟这住居甚是幽雅，门前一带深河，树木交映，李廷机替他题了一个扁额在门前，叫做“小河洲”。尹荇烟又在卧房之外收拾了一间轩子，藏贮这些经书子史与古玩之物，自家在内时时娱弄。因想：“当日西施以浣纱著名，我岂浣纱之妇，西施浣纱，我实浣古。”遂自写一匾叫做：“浣古轩”。

此时尹荇烟正下阁来，在轩子里闲坐。忽见张老醉醺醺来道："我还要进城去卖花，天气热，明日姑娘若有多的扇子，再借我三、五把去扇扇。"荇烟笑道："张伯伯，不要取笑！就是大热，也只消一把足矣。为何就要三、五把？"张老儿道："越多越好，替换着扇，便省得扇坏姑娘的扇子。"尹荇烟因他是父亲一辈的老人家，不好回他，就在案头取了一把白纸无字的与他，道："张伯伯，拿去将就用罢。"张老儿接在手中，看见没字，便道："这个不好，须是姑娘写几个字在上面方好。"尹荇烟见张老儿说话有因，便回说道："写诗没有了。"张老道："若没诗扇，便是写下的花笺，或是斗方，可借我几张去遮遮日头罢！"尹荇烟心下想道："他要诗笺何用？定是有人叫他来求。"因笑说道："诗扇、斗方都有，张伯伯须是老实说，是谁央你来求？我就多送你几张。"张老儿见说着心病，便笑道："我不说，我说了姑娘要怪！"尹荇烟道："张伯伯实说，我不怪！"张老儿道："就是方才说的那位少年相公，原要买花，因看见了扇子，连花都不买，拿着扇子读来读去，就象疯了的一般，定要与我买。我不卖，他急了，就拿出一锭银子与我，我看见有些利钱，只得瞒着姑娘卖了与他。他叫我再拿些去卖，因此又来求姑娘。你若肯扶持我，我登时就是一个小财主了！"尹荇烟听了，心下想道："此等名利世界，肯出价买我扇子上诗句，必是个真正才子方能如此。若论诗文好合，要算做一个知己了。只怕还是见了女子名字，一时猛浪，强作解事耳。"又想想道："我有主意了！"因对张老儿说道："诗扇卖与他也罢，只是卖贱了，你明日须要去与他找价。他若肯出五十两银子便罢，若不肯，退还原银，讨了扇子回来。"张老儿笑道："姑娘要我，他如何肯出许多？"尹荇烟道："我不要你，你只管去找，包管他肯。"张老儿道："姑娘，既如此说，我明日便去与他找。但我看见姑娘往日写得十分容易，何不送我一张？等我顺路去卖，倘或他不肯找，我好将这张多少卖些，也不空了。"尹荇烟道："你找了价来，我再多与你几幅也不打紧，如今没有。"张老没奈何，只得回去睡了。

到次早，又挑了一担花进城，便不到市上去卖，一直挑到吕衙来，把担歇在所傍阶下，竟自走到书房里。此时司马玄正拿着尹荇烟的诗扇，在那里吟诵。忽见老儿走来，便迎出来道："你又有甚诗、字来么？"张老儿道："诗字虽多，却未曾拿来。"司马玄道："为甚不拿来？"张老儿道："昨日卖了那把扇子与相公，回去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气。"司马玄道："为甚受气？"张老儿道："他说我卖贱了，十分怪我。叫我来找价，若是相公肯找价便罢，若是不肯找，将原银送还相公，讨回原扇。"司马玄道："他要多少银子？"张老儿道："他要五十两银子，少一厘也成不得！"司马玄心下暗想道："故索高价，自是美人作用。我莫若借此通个消息。"因说道："五十两银子不为多，只是这把扇子旧了我不要，原退与你。有别的诗文拿来，便是五十两也罢。"张老儿听了，着惊道："相公退回原物，定要原银了？"司马玄道："扇还你，原银就送你买酒吃，我也不要了。只是别样诗文定要拿来。"张老儿听见不要原银，满心欢喜道："一定拿来，相公可将原扇还我罢！"司马玄道："你在门前等着，我就拿出来。"张老儿出去，司马玄忙取一柄白纸扇，与原扇差不多，就依韵题了一首诗在上面。拿出来递与张老儿道："你拿去罢。"张老儿村人，那里认得真假？接了扇，挑起花担就走，走到各处忙忙卖花。回去先不归家，就将扇子送还尹荇烟道："我说他不肯找，原扇退还，放在桌上！"便不多言，就走了家去。

尹荇烟心下想道："我就说是个猛浪之人，见索高价，便支撑不来，愈见真正才人难得！"叹了口气，再拿起扇子来看，乃是和韵一首诗，却不是原诗扇，只见写得风流可爱。遂读道：

女可指涂郎可货，一人只愿一人知。
花枝漫向珠帘泣，已露春情与燕儿。

蜀人司马玄步韵奉和求斧正

尹荇烟看了，又惊又喜道："吐词香艳，用意深婉。如此看来，到是个慧心才子！"将诗看了又看，十分爱慕。心下暗想道："我尹

荇烟天生才美，从不让人。但恨生不得地，绝没人知。况父母乡人，丝萝无托，今幸遇此生，若再不行权，便终身埋没。”因又取一柄白纸扇，再题一首道：

一缕红丝非重赁，花开花合要春知。
高才莫向琴心逗，常怪相如轻薄儿⑥。

尹荇烟漫题和

尹荇烟写完，自看自爱道：“只怕此生不真心爱才，若真心爱才，见了我这首诗，便是公卿之女招他，他必定舍彼就此。”因走上无梦阁来叫道：“张伯伯，你今日这把扇子拿错了，不是我的原扇。明日进城，须要与我换来！”张老儿道：“这个秀才也不是个好人，怎么就掉绵包儿？”心下暗想道：“我说为何不要我的原银？原来抵换了。”“尹姑娘，不妨事，我明日与你换来。还要说他哩！”尹荇烟遂从阁上将这把新写的扇子丢下来道：“明日你千万要换来！”张老儿收了。

果然次早挑花进城，就先走到吕衙来，恰好门前撞见司马玄，因说道：“相公原来不老实！怎么将假扇来骗我？又叫我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气。”就将带来的扇子，递在他手里道：“快快换与我去。”司马玄接扇一看，见又是新题，满心欢喜。便也不看，收入袖中道：“昨日果然是我一时差了，你等我取了来还你。”因回书房细细展玩，不胜心醉道：“此女不但才高，而词意甚正，要我明公正气去求亲，不要私相挑引。这段姻缘又是侥天之幸！”因取一把白扇再题一首道：

敢将微词作聘赁，关关相应两相知。
天桃既作投桃赠，月老改为花老儿。

司马玄漫和

司马玄写完，正要拿与张老儿，忽吕柯走到书房来撞见。拿他扇子一看，笑道：“看兄这首佳作，何处又有丝幙之牵？”司马玄道：“此事正要与兄商议，兄略坐一坐，等我打发他去了来。”忙拿了扇子，走到门前递与张老道：“这是他原扇，你拿去罢。”张老儿

道："相公不要又错了！"司马玄道："不错，不错。"张老儿收了扇子，挑着花担而去不题。

却说司马玄回到书房，将尹荇烟两把扇子都递与吕柯看，又细细将买花情由说了一遍。吕柯道："看此二诗风旨韵趣，怪不得兄又要着魔了。"司马玄道："我自蜀至京，不远数千里，一路寻访，并无一个可人。今居京师连获二美，古称燕赵多佳人，信不诬矣！兄看后一首诗，已明明心许，我司马玄四海求凰，今有美在前，弃而不顾，无此理也。此事还要烦兄作伐！"吕柯道："此事作伐不难，但华老师之事又将若何？"司马玄道："且等兄为我订下，待明年侥幸再看机会，倘或叨兄福庇，得能两全，便不虚我司马玄为人一世也！"吕柯笑道："兄何贪心不已？倘再有一个又将何如？"司马玄也笑道："决然不能再有，若再有也不值钱了！兄须为我作伐。"吕柯道："此女住居何处？"司马玄道："在城南红菱村。"吕柯听了道："原来就是此女。"司马玄道："兄为何晓得？"吕柯道："小弟做孝廉⑦时，曾在城南柳塘读书，离红菱村不远。有人传说李九我罢相时，常称红菱村有个小才女，今兄所遇，竟然是他，可谓名不虚传矣！自然要为兄作伐。"司马玄道："须早为之。"吕柯道："这不难，他乡下人家，只消备些聘礼，叫家人去。他知兄一个解元，又说是小弟作伐，再无不允之理。"司马玄道："这个断然使不得！兄不见此女诗意甚是持正。若叫人去，他定道是轻薄他，这段姻缘断断不成。仁兄若肯周旋小弟，须卑词屈礼，亲为一行，这亲事才妥，聘金厚薄不论。"吕柯笑道："仁兄这等着急，小弟焉敢不往？"遂检了一个吉日，备了聘礼，叫家人带了吉服，起个早，竟坐四轿出城，望红菱村而来。

才出城，行不上半里路，忽撞见常在他门下走动的一个门生，姓刘名言，是个名色秀才，也抬着一乘轿子对面而来。看见吕柯，慌忙跳下轿来道："吕老师，大清晨往何处去？"吕柯也停住轿，答道："往柳塘，有些小事。刘兄何往？"刘言道："贵同年王老师托门生到贵座师华相公处，有些事故。"因在路上，说不得几句

话，就别了。吕柯簇拥而去。刘言下了轿，就步行几步，只见吕家家人都披着红，扛抬许多礼物随后走来。刘言心下想道："这是聘礼，难道吕老师娶妾不成？"因这些家人都是熟的，便走上前，拱拱手道："好兴头耶！"众人认得，便立住脚道："刘相公那里来？"刘言也不回答，便取礼帖一看，方知是为司马玄定亲的，也就笑笑，别了众人，上轿而去不题。

却说吕柯一径到了红菀村，问尹家住在何处？原来尹家因尹荇烟才美出名，人人都知。一问便有人指引道："前面一带树木傍着溪河，就是他家。"吕柯便住了轿，叫一个家人先去说知。尹老官忽听得吕老爷来拜，要替司马解元定亲，慌做一团，忙忙走来与女儿说知道："这是那里说起？吕翰林老爷到我家，却怎生区处？"尹荇烟听了，心下已知是诗扇的来头，因对父亲道："吕翰林便吕翰林罢了，你慌些甚么？"尹老官道："你到说得容易，他一个大官府，那个去见他？"尹荇烟道："他来拜你，你就去陪他。"尹老官道："陪他还是作揖，还是磕头？还是坐着，还是站着？"尹荇烟道："宾主自然作揖，那有磕头之理？"尹老官道："他是纱帽圆领，我却穿甚么衣服？"尹荇烟道："野人便是野服随身，何必更穿？"说不了，外面已闹嚷嚷摆了许多礼物，乐人吹吹打打，吕翰林已是圆领纱帽，齐齐整整立在草堂之中。此时惊动了合村男女，都拥了来看。尹老官尚踏踏趄趄不好出来，亏了张老儿是见过吕翰林的，叫道："尹老官，快出来见吕老爷，不妨的！"尹老官出便出来，还只在板壁边，蹑蹑促促的不敢上前。到是吕翰林先满面笑着道："尹亲翁，请过来作揖。"尹老官见吕翰林叫他，方大着胆走到面前，铳头铳脑的唱了一个大喏道："吕老爷，小人无礼了！"就端了一张椅子，放在上面道："老爷请坐！"吕翰林回了一揖，也就坐了。因叫家人放了一张椅子在下面，说道："请坐！"尹老官道："小人怎敢？"吕柯道："有话说，坐了。"尹老官只得屁股尖儿搁在椅边上，一半算坐，一半算站，引得看的人无一个不掩口而笑。吕翰林道："我此来不为别事，闻知令爱才美天生，今已

长成，我有个敝友是四川解元，名唤司马玄，少年未娶，正好与令爱为配。我学生特来为媒，乞亲翁慨允！”尹老官道：“老爷说的就是。”吕翰林叫家人将礼帖送上来道：“既是亲翁允了，这聘礼可收拾明白。”尹老官接了礼帖，又认不得，只是痴痴立着。吕翰林道：“亲翁只消收进去，与令爱查点便是了。”尹老官连连点头道：“有理。”遂将礼帖拿进去与女儿看。女儿看见聘礼不薄，又见吕翰林亲自到门，心下暗想道：“此生因我前日诗有‘轻薄’二字，他故过此恭敬，可谓深知我心！便嫁他也不相负了。”因对父亲说道：“父亲既允了他，可将礼物搬了进来。吕翰林远来，须留一饭。”尹老官听了，一面叫田上人将礼物搬了进去，一面就杀鸡烹鱼，收拾酒饭。吕翰林因受司马玄之托，便脱下吉服，换了便衣，耐心等他饭吃，就四下观看，见李九我题的“小河洲”匾额，因叹道：“前辈鉴赏，自然不同！”尹荇烟又备了香茶在“浣古轩”，叫父亲请吕爷到轩子里去坐。吕翰林见轩子里诗书满座，古玩盈前，不胜羡道：“珠藏川媚，玉韫山辉，只消在此盘桓半晌，而淑人之才美已可想见八九！”坐不多时，又请他到“无梦阁”上去吃饭，阁上诗文满壁，更觉风流，与尘世迥别。先在轩里吃茶，后到阁上吃饭，饭已吃完，拿着酒杯东看看，西念念，竟舍不得起身。日已过午，家人催促，只得谢别主人而回。

〔注〕 ① 天桃：《诗·周南》有《桃夭》篇，是女子出嫁时唱的歌。这里代指婚姻之喜。藏金屋：汉武帝刘彻小时候，他的姑姑长公主问他“阿娇（陈午与长公主之女）好否？”武帝说：“好！若得阿娇作妇，当做金屋贮之。”后遂称家里娶了好媳妇为“金屋藏娇”。 ② 厚赀（zī）：丰厚的利润。赀，财币。 ③ 越溪：传说中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浣纱之溪水。 ④ 苎（zhù 住）萝村：在浙江诸暨县南苎萝山下，传说西施家住此村。 ⑤ 斗方：指作书画用的一尺见方的纸，也指同样大小的书画作品。这里指后者。 ⑥ “高才”两句：用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典故。司马相如看上了守寡在家的卓文君，知道卓文君善琴，就用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向她挑逗，卓文君当晚就和司马相如私奔了。 ⑦ 孝廉：举人的别称。

这是《风流配》的第二回。《风流配》是明末清初短篇小说集《人中画》

中的一篇，说的是成都才子司马玄追求才女、得到两个佳人的故事，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一时期这类小说多是一些文人希望仕途得意、婚姻美满、人生顺遂的美丽空想，一般不触及现实中的深刻矛盾，显得比较肤浅。相当一个时期学界对这类小说是基本否定的，小说史上没有它们相应的位置。其实它们的出现自有其社会背景，其中优秀之作也有相当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风流配》应该属于这一种。

小说的男主人公司马玄是作者理想中的才子。博取一第进入仕途享受功名富贵是他人生的必由之路，但他又不是那种腐儒、禄蠹，故并不把科考看得那么至高无上。出于同情，他为一位素不相识的考生代完考卷，轻易地放弃了自己即将到手的功名，这在当时的文人是了不起的牺牲，可谓有侠士之风。他的恋爱不是来自偶然的艳遇，而是早就希望拥有一个才女作终身伴侣，并为此不懈地追求，这就赋予了司马玄一种较高层次的人生理想，使他超越了一般浅俗轻薄的文人才子，带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科举制度危害社会进步、荼毒知识分子心灵之深重，清中叶的《儒林外史》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其实那种污风浊气在明代已经充斥社会，像司马玄这样的文学形象，可说给这个文士层中吹进了一缕新鲜空气。

小说的另一社会背景是明清以来闺中重视文化的风气。这种风气与礼教的深入不无关系，又与社会思想某种程度的开放有关，可说是二者汇合的结果。明清对女性的精神禁锢超过前代，上层社会往往在闺中施行文化教育，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女子的嘉德懿行。家庭和婚姻的维系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层社会的男性都是读书人，他们逐渐认识到缩短文化水平差距对夫妻关系和谐的重要。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杜宝夫妇为女儿杜丽娘请家庭教师，就是为了"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女子读书的结果是唐诗宋词读本随着《昔时贤文》和《女四书》之类传入闺阁。社会上在追逐风雅风气的影响下，也以家人、夫妇相唱和传为美谈，不再以"无才便是德"为评价女性的唯一标准。文人学士连寻花问柳也追逐一种"文化品位"，在集会结社吟风弄月时也有"三陪"的时尚，秦淮河畔就出现了一班专门接待文人的所谓"诗妓"。至今见诸记载的明清女诗人的数量蔚为壮观，诗文存世的卷帙也相当浩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其中其实包含了对女性素质提高和地位的某些改善的因素，是明末人文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可惜这一现象并未得到重视，没有被纳入主流文化范畴，于是它就落在小说家手里，成了爱情故事的点缀品。这一现象的社会的和文学史的价值，没能被充分发掘出来，是小说家为这一文化现象多少留下了一

些印迹。

在《风流配》中，作者为了高扬司马玄这样的才子，以寄托自己的理想，让司马玄得到了两个才女。在本书的前一回中，司马玄已经由吕柯做媒，定下了礼部侍郎华岳之女华峰莲为妻，这一回写的是他自己主动追求乡村女子尹荇烟的故事。今人欣赏这个故事的前提是要容忍古人"一夫多妻制"的相对合乎情理，在这个前提下来欣赏作品中有美学价值的东西。

首先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将尹荇烟的故事与华峰莲的故事对比起来写的。因为同是才子追求才女的故事，很容易雷同。他把二人的出身处理成一是豪门千金，一是农家女儿，这就为情节以不同方式展开打好了基础。华峰莲是大家闺秀，不能由司马玄和她直接对话。如果写成"私会后花园"，则又落套了。且作者也无意将故事处理成反封建主题，把华岳写成封建家长，从而进行一番斗争，使轻喜剧的风格受到破坏。结果便写成由吕柯做媒，顺利结成美满姻缘。然而这就少了戏剧性，写不出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所以作品的第一个故事并未充分表达作者的美学理想。他把重心放在了第二回，不仅作者的理想得到表现，其刻画人物、编织情节的技巧，在这里也有了用武之地。全书的女主人公实际成了尹荇烟。作者还有意对比刻画了两个不同阶层和身份的父亲：华岳是礼部侍郎，又是主考官，既有官僚气派，又有儒者风范；而尹老官一副村老的样子，被写得活灵活现。他听说有大官要来，问女儿"陪他还是作揖，还是磕头？还是坐着还是站着？"及至接待时，"屁股尖儿个在椅边上，一半算坐，一半算站"，细节描写得十分传神。应该说，作者对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加以美化或丑化，因而有一定典型性，又略带幽默，具有一定的喜剧美。

刻画才子、才女，必定要说他们的诗写得如何如何的惊人，还要替他们写出许多好诗。但这实在并不容易。小说家很难又是好诗人。就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诗作，也不能和他的小说水平相比。《风流配》是以诗才为情节的基础的，似乎更应该重视诗的质量，以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使情节更为可信，但看来书里的诗歌也只平平。书中的男女双方对彼此的诗赞扬得无以复加，未免有点虚张声势，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普遍现象。这类作品的读者大都是文化层次一般的人，诗作的格调太高，说不定他们还不能领略，反而削弱了作品的平民色彩。同时，对尹荇烟的言语和行动的刻画也没有特别成功之处，她有些过于世故老练，缺少乡村女子淳朴自然的美。倒是环境描写，对她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她的居室和书斋，文化档次不在《红楼梦》大观园众闺阁之下。这本令人难以置信，但作者作了这

样的交代：是一位退休阁僚大老李廷机扶持和培养了她。李廷机，字尔张，晋江人，万历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入参机房，以与申时行、沈一贯等关系密切被劾乞休，卒谥文节。《明史》卷十九有传。在这部并非取材历史的小说作品里，安插了一位真名实姓的人物，且是距当时不久，人们应该还很熟悉的名人。在作者，这似乎是不经意的一笔，但一下子就拉近了读者和作品的距离，使读者觉得故事不仅可信，而且有亲切感，可谓妙笔。

作品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卖花的张老儿。他做点小生意，免不了贪点儿小便宜，但基本不失劳动者憨厚朴实的本色，一个没有心机的人又偶尔耍点极易被人识破的小狡狯，反而使他更显得朴拙可爱。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人物，情节才得以展开。两个青年人正是利用他的这种特点，对他作了并无恶意的欺骗，让他把扇子传来传去，交换爱的信息。这个人物不仅使情节得以开展，也使情节生动活泼，蒙上了轻喜剧色彩，所有人物性格也因此鲜活起来，跃然纸上。作品的语言轻松流畅，与故事的情调十分协调。

（姚品文）

百和坊将无作有(节选)　酌元亭主人

且说欧滁山一日送客，只见无数脚夫，挑着四五十只皮箱，后面十多乘轿子，陆续进那大宅子里去了。欧滁山道："是那里来的官家？"忙叫鹊渌访问，好去拜他的。鹊渌去不多时，走来回复道："对门是新搬来的。说是河间府屠老爷小奶奶。屠老爷在淮扬做道，这小奶奶是扬州人，姓缪。如今他家老爷死在任上，只有一个叔子，叫做三太爷，同着奶奶在这边住。"欧滁山道："既是河间人，怎么倒在这里住下？"鹊渌道："打破沙锅问到底，我那知他家的事故？"欧滁山骂了几声"蠢奴才"，又接着本地朋友来会，偶然问及河间屠乡宦。那朋友也道："这乡宦已作古人了。"欧滁山假嗟叹一回。两个又讲些闲话才别。

次日，见鹊渌传进帖子来道："屠太爷来面拜了。"欧滁山忙整衣衫出来迎接。只见那三太爷打扮：

头戴一顶方巾，脚穿一双朱履。扯偏袖，宛似书呆出相；打深躬，恰如道士伏章。主人看坐，两眼朝天；仆子送茶，一气入口。先叙了久仰久慕，才问起尊姓尊名。混沌不知礼貌，老生怀葛之夫；村愚假学谦恭，一团酒肉之相。

欧滁山分宾主坐下，拱了两拱，说几句初见面的套话。三太爷并不答应，只把耳朵侧着；呆睁了两只铜铃的眼睛。欧滁山老大诧异。旁边早走上一个后生管家，悄悄说道："家太爷耳聋，不晓得攀谈，相公莫要见怪。"欧滁山道："说那里话。尔家老爷在日，与我极相好；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执了，怎么讲个怪字？"只问那管家的姓名。后生道："小的姓徐。"欧滁山接口道："徐大叔，尔家老爷做官清廉，可有多少官囊[①]么？"徐管家道："家老爷当时也曾买下万金田产，至于内里囊橐，都是扬州奶奶掌管，也够受用半世。"欧滁山道："这等尔家日子还好过哩。"只见三太爷坐在对面，咂嘴咂舌的叫道："小厮，拿过拜匣[②]来递与欧相公！"又朝着滁山拱手道："借重大笔！"

欧滁山揭开拜匣，里面是一封银子，写着"笔资八两"。不知他是写围屏写轴子[③]，画山水画行乐[④]。卷了，急忙推辞道："学生自幼苦心文字海中，不曾有余暇工夫慕效黄庭[⑤]，宗法北苑[⑥]。若是要做祭文、寿文，还不敢逊让。倘以笔墨相委，这便难领教了。"三太爷口内唧了几十声，才说出两个字来道："求文，求文！"倒是徐管家代说道："家老爷死后，生平节概，无人表白。昨日闻得欧相公是海内名士，特求一篇墓志，些微薄礼，聊当润笔。"欧滁山笑道："这何难！明日便有。尊礼还是带回去。"徐管家道："相公不收，怎么敢动劳？"欧滁山道："若论我的文章，当代要推大匠。就是本地士绅求序求传，等上轮个月才有。但念尔老爷旧日相与情分，不便受这重礼，待草完墓志，一并送还。"徐管家见三太爷在椅子上打瞌睡，走去摇醒了，搀他出门。

欧滁山进来，暗喜道："我老欧今日的文章才值钱！当时做

童生，每次出去考，经营惨淡，构成两篇，定要赔卷子，贴供给。谁知出来做游客，这般躁脾⑦，一篇墓志，打甚么紧，也送八两银子来。毕竟名下好题诗，也不过因我是名士。这墓志倒不可草草打发。”研起墨来，捏着一管笔，只管摇头摆脑的吟哦，倒默记出自家许多小题来，要安放在上面，不知用那一句好。千踌躇，万算计，忽然大叫道：“在这里了！”取出《古文必读》⑧，用那《祭十二郎文》⑨改头换尾，写得清清楚楚。

叫鹘禄跟了，一直走到对门来。徐管家迎见，引至客堂，请出三太爷来相见。欧滁山送上墓志。三太爷接在手里，将两眼觑在字上，极口的道好。又叫徐管家拿进去与奶奶看。欧滁山听见奶奶是识字的，毛孔都痒将起来。徐管家又传说奶奶分付，请欧相公吃一杯南酒去。欧滁山好象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身也不敢动，口中先递了诚欢诚忭⑩的谢表。摆上酒肴，一时间山珍海错，罗列满前。真个大人家举止，就如预备在家里的。欧滁山显出那猪八戒的手段来，件件都啖得尽兴，千欢万喜回去了。

迟不上几日，徐管家又来相请。欧滁山尝过一次甜头儿，脚跟不知不觉的走得飞快。才就客位坐下，耳听得里面环珮叮当：似玉人甫离绣阁，麝兰氤氲，如仙女初下瑶阶。先走出两个女婢来，说道：“奶奶亲自来拜谢欧相公。”滁山未及答应，那一位缪奶奶袅袅娜娜的走将出来。女婢铺下红毡。慌得欧滁山手足无措，不知朝南朝北，还了礼数。缪奶奶娇声颤语道：“妾夫见背，没没无闻。得先生片语表彰，不独未亡人啣感，即泉下亦颂戴不朽。”欧滁山连称不敢，偷眼去瞧他，虽不见得十分美貌，还有七种风情：

> 眼儿是骚的，嘴儿是甜的，身体儿是动的，脚尖儿是翘的，脸儿是侧的，颈儿是纽的，纤纤指甲儿是露出来的。

欧滁山看得仔细，那眼光早射到裙带底下。怕不好看相，只得弯着腰告辞出来。回到寓中，已是黄昏时候。一点淫心，忍耐

不住，关了房门，坐在椅子上，口中正叫着心肝乖乖；不期对面桌子下躲着一个白日撞⑪的贼，不知几时闪进来的，蹲在对面，声也不响，气也不喘，被欧滁山撞进来，那贼呀的叫喊起来，倒吓了欧滁山一跳。此时滁山才叫得一声："有贼！"那贼即拔开门闩，早已跳在门外。欧滁山赶去捉他，那贼摇手道："尔要赶我，我便说出你的丑态来了！"欧滁山不觉又羞又笑，那贼已穿街走巷，去得无影无踪。

欧滁山只得回来，查一查银子，尚喜不曾出脱。大骂鹘渌。原来鹘渌是缪家的大叔们请他在酒馆中一乐，吃得酩酊大醉，昏天黑地，睡在椿凳上，那里知道有贼没贼。欧滁山也没奈何，自己点了灯，四面照一照，才去安寝。随便睡在床上，一心想着缪奶奶，道："似这般一个美人，又有厚资，若肯转嫁我，倒是不求而至的安稳富翁。且待明日向他徐管家讨些口气，倘有一线可入，赘缘进去，做个补代，不怕一生不享荣华？"翻来覆去，用心过度，再也睡不着。到四更天气，才闭上眼，又梦见贼来开了皮箱，将他七百两头装在搭包里。欧滁山急得眼里冒出火来，顾不得性命，精光的扒下床来，口中乱喊："捉贼！"那鹘渌在醉乡中，霎时惊醒了，也赤身滚起来，暗地里恰恰撞着欧滁山。不由分说，伸起钉爬样的拳头，照着欧滁山头脸上乱打。滁山熬不过疼痛，将头脸靠住鹘渌怀里，把他身体上死咬。两个扭做一团，滚在地下。你骂我是强盗，我骂你是醉徒。累到天明，气力用尽。欧滁山的梦神也告消乏⑫了，鹘渌的醉魔也打疲倦了，大家抱头抱脚的敧跨睡在门槛上。直睡到日出三竿，鸡啼傍午，主仆两人才醒。各自揉一揉睡眼，都叫咤异。欧滁山觉得自家尊容有些古怪，忙取镜子一照，惊讶道："我怎么竟换一个青面小鬼，连头角都这般峥嵘了？"鹘渌也觉得自家贵体有些狼狈，低头一看，好似掉在染缸里遍体染就个红红绿绿的。面面相觑，竟解不出缘故来。一连告了几日养病假，才敢出去会客。

那缪奶奶又遣徐管家送过四盘果品来看病。欧滁山款住徐

管家，要他坐下。徐管家道："小的是下人，怎敢陪相公坐地？"欧滁山笑道："你好呆，敬其主以及其使。便是敝老师孔夫子，还命蘧伯玉之使同坐⑬哩。你不须谦让。"徐管家只得将椅子移在侧边，半个屁股坐着。欧滁山分付鹘渌，叫他在酒馆中取些热菜来，酒儿要烫得热热的。鹘渌答应一声去了。欧滁山问道："你家奶奶性儿喜欢甚么？待我好买几件礼物回答。"徐管家道："我家奶奶敬重相公文才，那指望礼物回答？"欧滁山道："你便是这等说，我却要尽一点孝敬。"徐管家道："若说起我家奶奶，纱罗绸缎，首饰头面，那件没有？若要他喜欢的，除非吃食上橄榄、松子罢了。"欧滁山道："你家奶奶原来是个清客，爱吃这样不做肉的东西。"徐管家嬉的笑起来。

鹘渌早取了热菜，摆上一桌，斟过两杯酒，二人一头吃，一头说。欧滁山乘兴问道："你家奶奶又没有一男半女，年纪又幼小，怎么好守节？"徐管家道："正是。我们不回河间去，也是奶奶要日后好寻一分人家，生产招夫的意思。"欧滁山道："不知你家奶奶要寻那样人儿？"徐管家道："小的也不晓得，奶奶还不曾说出口来。为碍著三太爷在这里。"欧滁山道："我有一句知己话儿对你讲，切不可向外人说。"忙把鹘渌叫开了，说道："我学生今年才三十一岁，还是真正童男子。一向要娶亲，因敝地再没得好妇人。若你家奶奶不弃，情愿赘在府上。我虽是客中，要措办千金，也还供得你家奶奶妆奁。"徐管家道："相公莫说千金万金，若是奶奶心肯，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费；但三太爷在此，也须通知他做主才妙。"欧滁山道："你家三太爷聋着两只耳朵，也容易结交。"徐管家道："相公慢慢商量，让小的且回去罢。"欧滁山千叮万嘱一遍。正是：

耳听好消息，眼观旌旗捷。

话说姜天淳晓得欧滁山得过若干银两，又见不肯起身，怕在地方上招摇出事来，忙封起八两程仪，促他急整归鞭。欧滁山大怒，将程仪掷在地下道："谁希罕这作孽的钱！你家主人要使官

势，只好用在泛常游客身上。我们同窗同社，也还不大作准。试问他难道做一生知县再不还乡的么？我老欧有日子和他算账哩！"那来役任凭他发挥，拾了银子，忙去回覆知县。这叫做"好意翻成恶意，人心险似蛇心"。我道姜天淳这个主人，便放在天平上兑一兑，也还算十足的斤两。看官们，试看世界上那个肯破悭送人他吃辛吃苦的做官担惊担险的趁钱[14]？宁可招人怨，惹人怪，闭塞上方便门，留积下些元宝好去打点升迁；极不济，便完赃赎罪，拼着流徙，到底还仗庇孔方，保得一生不愁冻饿。常想古今慷慨豪杰，只有两个：一个是孟尝君，舍得三餐饭养士；一个是平原君，舍得十日酒请客。这大老官的声名，千古不易。可见酒饭之德，也能使人品传芳。假若剜出己财，为众朋友做个大施主，这便成得古今真豪杰了。倘自负慷慨，逢人通诚，耰锄水火[15]的小恩惠，也恶夸口，这种人便替孟尝君厨下烧锅，代平原君席上斟酒，还要嫌他龌龊相。但当今报德者少，负义者多，如欧滁山皆是另具一副歪心肠，别赋一种贱骨格；抹却姜天淳的好处，反恶声狂吠起来。这且不要提他。

话说缪奶奶屡次差人送长送短，百倍殷勤。欧滁山只得破些钞儿，买几件小礼点缀。一日，三太爷拉欧滁山街上去闲步，见一个簇新酒帘飘荡在风里。那三太爷频频咽涎，像有闻香下马的光景，只愁没有解貂换酒[16]的主人。欧滁山见景生情，邀他进去，检一副干净座儿，请他坐地。酒保陆续搬上肴馔来，两个一递一杯，直吃到日落，还不曾动身。欧滁山要与三太爷接谈，争奈他两耳又聋，只好对坐著哑饮。谁知哑饮易醉。欧滁山满腔心事，乘著醉兴，不觉吐露道："令侄妇青年人，怎么容他守寡？你老人家该方便些才是。"那三太爷偏是这几句话听得明白，点一点头道："我正要寻一个好人物招他进来哩，急切里又遇不著。"欧滁山见说话入港，老着脸皮自荐道："晚生还不曾娶亲，若肯玉成，当图厚报。"三太爷大喜道："这段姻缘绝妙的了。我今日便亲口许下你择日来纳聘何如？"欧滁山正喜得抓耳搔腮，侧

边一个小厮，眼偈着三太爷道："不知家里奶奶的意思，太爷轻口便许人么？"欧滁山忙把手儿摇着道："大叔们请在外面吃酒，都算在我帐上。"把个小厮哄开了。离席朝上作了揖，又自斟一杯酒送过去。三太爷扶起道："你又行这客礼做甚么？"欧滁山道："既蒙俯允，始终不二。便以杯酒为订。"三太爷道："你原来怕我是酒后戏言，我从来直肠直口，再不会说谎的。"欧滁山极口感激。算完杯帐，各自回寓。

次日，打点行聘。这缪家受聘之后，欧滁山即想做亲。叫了一班鼓乐，自家倒坐在新人轿里，兜了一个圈子，依旧到对门下轿。因是第一次做新郎，心里老大有些惊跳。又见缪奶奶是大方家，比不得秋葵丫头，胡乱可以用些枪法的。只得在那上床之时，脱衣之后，求欢之际，斯斯文文软软款款，假学许多风雅模样。缪奶奶未免要妆些身分。欧滁山低声悄语道："吉日良辰，定要请教。"缪奶奶只是笑，再不作声。

过了数日，欧滁山见他房中箱笼摆得如密篦一般，不知内里是金银财宝，还是纱罗绸缎，想着要入一入眼。因成亲不久，不便开口说得。遂想出一个抛砖引玉之法来，手中拿着钥匙，递与缪奶奶道："拙夫这个箱内，尚存六百多金，娘子请看一看。"缪奶奶道："我这边的银钱还用度不了，那个要你的？"欧滁山道："不是这样讲，我的钥匙交付与娘子，省得拙夫放在身边。"缪奶奶取过来，交与一个丫头。

只见三太爷走到房门前说道："牛儿从河间府来说：家里的大宅子，有暴发户戚小桥要买，已还过九千银子。牛儿不敢做主，特来请你去成交易哩。"缪奶奶愁眉道："我身子不大耐烦，你老人家同着姑爷去兑了房价来罢。"欧滁山听见又有九千银子，好象做梦似的，恨不得霎时起身，搬了回来。这一夜加力奉承那财主奶奶。

次日备上四个牲口，三太爷带了牛儿，欧滁山带了鹊渌，一行人迤逦而去。才走得数里，后面一匹飞马赶来，却是徐管家，

拿著一个厚实实的大封袋，付与欧滁山道："尔们起身快，忘记带了房契，奶奶特差小的送来。"欧滁山道："险不空往返一遭儿哩，还亏你奶奶记性快。"徐管家道："爷们不要担搁，快赶路罢。"两下各加一鞭，只见：

夕阳影里马蹄过，沙土尘中人面稀。

行了几日，已到河间府。三太爷先把欧滁山安顿在城外饭店里，自家同著牛儿进城，道是议妥当了，即来请去交割房契。欧滁山果然在饭店中等候。候了两日，竟不见半个脚影儿走来，好生盼望。及至再等数天，就有些疑惑。叫鹘渌进城去探问。鹘渌问了一转，依旧单身回来说："城内百和坊虽有一个屠乡宦，他家并不见甚么三太爷。"欧滁山还道他问得不详细，自己袖著房契，叫鹘渌领了，走到百和坊来。只见八字墙门里面走出一个花帕兜头的大汉。欧滁山大模大样问道："你家三太爷回来了，为何不出城接我？"那大汉啐道："你是那里走来的鸟蛮子，问甚么三太爷、四太爷？"欧滁山道："现有牛儿跟著的，烦你唤出牛儿来，他自然认得我。"大汉骂道："你家娘的牛马儿，怎么在我宅子门前歪缠！"欧滁山情急了，忙通出脚色来道："尔家小奶奶现做了我的贱内，特叫我来卖房子哩。"这一句还不曾说完，大汉早劈面一个耳掌，封住衣袖，揪了进去。鹘渌见势头不好，一溜烟儿躲开。

可怜欧滁山被那大汉捉住，又有许多汉子来帮打，象饿虎攒羊一般，直打得个落花流水。还亏末后一个少年喝住，众汉才各各收了拳兵。此时欧滁山魂灵也不在身上，痴了一会，渐渐醒觉，才叫疼叫痛，又叫起冤屈来。那少年近前问道："你这蛮子口声，象是外方，有甚缘故，快些说来！"欧滁山带著眼泪说道："学生原是远方人，因为探望舍亲姜天淳，所以到保定府来，就在保定府娶下一房家小。这贱内原是屠老先生之妾。屠老先生虽在任上亡过，现有三太爷做主为媒，不是我贪财强娶。"那少年道："那个耐烦听你这些闲话，只问你无端为何进我的宅子？"欧滁山

道:“我非无端而来。原是来兑房价的。现有契文在此,难道好白赖的么?”少年怒道:“你这个蛮子,想是青天白日见鬼!”叫众汉子推他出去。

欧滁山受过一番狼狈的,那里经得第二遍,听见一声推出去,他的脚跟先出门了。只得闷闷而走,回到饭店。却见鹘渌倒在坑上坐着哩。欧滁山骂道:“你这贱奴才,不顾主人死活,任他拿去毒打。设使真个打死,指望你来收尸,这也万万不能够了。”鹘渌笑道:“相公倘然打死,还留得鹘渌一条性命,也好回家去报信,怎倒怨起我来?”欧滁山不言不语,连衣睡在床上,捶胸捣枕。鹘渌道:“相公不消气苦,我想三太爷原姓屠,他家弟男子侄,那里肯将房产银子倒白白送与相公么?”欧滁山沉吟道:“你也说得是。但房契在手里,也还不该下这毒手。”鹘渌道:“他既下这毒手,焉知房契不先换去了?”欧滁山忙检出房契来,拆开封条,见一张绵纸,看看上面写的,不是房契,却是借约。写道:

> 立借票人屠三醉,今因乏用,借到老欧处白银六百两。俟起家立业后,加倍奉偿。恐后无凭,立此借票存照。

欧滁山呆了道:“我被这老贼拐去了!”又想一想道:“前日皮箱放在内屋里,如何盗得去?”又转念道:“他便盗我六百金,缪奶奶身边千金不止,还可补偿缺陷。”急急收拾行李,要回保定。争奈欠了饭钱,被房主人捉住。欧滁山没奈何,只得将被褥准算。主仆两个,孤孤凄凄,行在路上,有一顿,没一顿,把一个假名士,又要做起假乞丐来了。趱到保定,同着鹘渌入城,望旧寓走来,只见:

> 冷清清,门前草长;幽寂寂,堂上禽飞。破交椅七横八竖,碎纸窗万片千条。就象远塞无人烟的古庙,神鬼潜踪;又如满天大风雪的寒江,渔翁绝迹。入其庭不见其人,昔日罗帏挂蛛网;披其户其人安在,今朝翠阁结烟萝。

欧滁山四面搜寻,要讨个人影儿也没得。鹊渌呜呜的又哭起来。欧滁山问道:"你哭些甚么?"鹊渌道:"奶奶房里使用的珠儿,他待我情意极好,今不见了,怎禁得人不哭?"欧滁山道:"连奶奶都化为乌有,还提起甚么珠儿?我如今想起来了:那借票上写著屠三醉,分明是说三醉岳阳人不识⑰,活活是个雄拐子。连你奶奶也是雌拐儿。算我年灾月厄,撞在他手里。罢了,罢了!只是两只空拳,将甚么作盘缠回家?"鹊渌道:"还是去寻姜老爷的好。"欧滁山道:"我曾受过恩惠,反又骂他,觉得不好相见。"鹊渌道:"若是不好相见,可写一封书去干求他罢了。"欧滁山道:"说得有理。"

仍回到对门旧寓来,借了笔砚,恳恳切切写著悔过谢罪的话,又叙说被拐致穷之故。鹊渌忙去投书。姜天淳果然不念旧恶,又送出二十两程仪来。欧滁山置办些铺盖,搭了便舡回家,一路上少不得嗟叹怨恨。

〔注〕 ① 官囊:做官的俸禄积蓄。 ② 拜匣:装拜帖等物的长方形木匣。③ 轴子:即字画条幅。因有木制卷轴,故称。 ④ 行乐:即行乐图。一般指人物肖像画。 ⑤ 黄庭:这里指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黄庭经》有盛名。⑥ 北苑:南唐画家董源,字北苑。以善画江南山水著名。 ⑦ 躁脾:又作噪脾、燥脾、臊脾。爽快之意。 ⑧《古文必读》:一种普及类的文章选本。 ⑨《祭十二郎文》:韩愈的一篇著名祭文。 ⑩ 诚欢诚忭:旧时皇帝、皇后有恩惠、赏赐,臣下所上谢表中,往往有这种表示感激的例言、套话。⑪ 白日撞:一种白天入室盗窃的贼。⑫ 消乏:疲劳,困乏。 ⑬ 命蘧伯玉之使同坐:《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 ⑭ 趁钱:赚钱;挣钱。 ⑮ 耰锄水火:比喻给人细小的帮助。耰锄,一种用于锄地、除草的普通农具。 ⑯ 解貂换酒:脱掉贵重的貂皮袍换酒喝。一般指慷慨解囊,招待朋友喝酒的行为。 ⑰ 三醉岳阳人不识:唐吕岩有诗:"朝游碧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吕岩集》卷二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吕岩,字洞宾。唐僖宗乾符初前后在世。曾两调县令,值黄巢起兵,即携家归终南山,放迹江湖。相传后在长安遇钟离权,遂得道成仙。民间传说中有神仙吕洞宾三醉于岳阳楼,不为人所识的故事。元马致远有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清中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名著,它以科举制度下文

人被扭曲的心灵及种种丑恶行为为讽刺对象,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在小说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其实清初的《照世杯》这一篇话本小说已经开了这类小说的先河,在讽刺艺术及语言方面也颇为接近。

《照世杯》为清话本小说集,共收话本四篇,此《百和坊将无作有》为其中第二篇。小说通过老童生欧滁山因贪图别人家财反而受骗失去钱财的故事,刻画了这个灵魂扭曲甚至是异化了的士人的形象。他的性格核心是对财富的贪求,矛盾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欧滁山梦寐以求的是"做个现成财主女婿,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以便一生可以不劳而获。骗子欺骗的主要手段则是投其所好,以金钱作诱饵,布下一个"有钱寡妇"的迷魂阵,让他自投罗网。他真的一头钻了进去。在他自以为是步步接近巨额财富的时候,步步走向财富的丧失,终于人财两空。

小说写欧滁山的上当受骗似乎有点离奇,但又是可信的。欧滁山失败有两个必然的因素。一是利令智昏。欺骗的实现过程,就是斗智——心理战的过程。骗子机关算尽,就是摸到对方的心理弱点,然后对症下"药"。从行骗过程看,他们对欧滁山的心理把握得很准,投下的诱饵也就正中其所好。欧滁山被利遮蔽了双眼,失去了戒备心,就变得十分愚蠢。其实骗子再高明,也是有漏洞的。例如书中写那个"三太爷"一副地痞相,何尝有一点富贵人家亲戚的模样?他居然看不出来。整个行骗过程也决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而他从没有发生过怀疑。二是无才无能的文人如有自知之明,懂得藏拙,也不失为自我保护之道。但他们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喜欢自我卖弄,特别是卖弄文才,以求世人赏识。知道他们有这个毛病,再拿他们当才子、名士吹捧一两句,他们就找不着东南西北了。欧滁山正是如此,他特别浅薄而张狂,写篇《墓志》要抄《祭十二郎文》,却要吹嘘自己是名士,是才子。于是对方乘虚而入,以请写"墓志"为诱骗其上当的第一着棋,自然正中鹄的。这两个弱点其实何尝只存在于那个时代?它实在是带有更大的普遍性,所以这一形象颇有典型意义。

小说开篇的诗中有两句说:"早知苟得原非得,须信机深祸亦深",说明作者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批评投机取巧企图获取非分钱财的行径。但作品中创造的形象比这一主题要丰富、深刻得多。追求财富的心理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为了这一目的,想要娶一个有钱妻子的人也不是个别的。小说如果只是孤立地批判欧滁山的贪财,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读者的普遍和强烈的共鸣。小说在这个骗局进行的过程中,逐步揭示出欧滁山各方面的恶劣品质,创造出了一个内含丰富的有美学价值的丑的形象。

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除了无用的八股之外，毫无真才实学的老童生，他们只好厚着脸皮，出去“打秋风”，这多少是出于无奈，似亦无须过于苛责。但利令智昏之余，蒙昧了良知，糊涂了是非善恶，那就不是小问题了。欧滁山在上了当还不自知的时候，现出一副小人得志的猖狂样儿，竟然对真诚帮助自己的人——同窗姜天淳粗暴无理，反目相向，表现出可耻的忘恩负义，这在我国历来都被视为最卑劣的品行，为人所不齿。所以更加深了读者对这一人物的憎恨。围绕欧滁山，作品还写了一些其他次要人物和事件，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性格。例如他和丫头秋葵的龌龊关系，他和小厮鹘禄半夜醉打的情节，还有他下流到连贼都可以抓住他的把柄，把他降服住的地步。这些细节从日常生活角度揭示了他是一个完全失去了尊严的人。至此，一个无赖士子的层层衣服已经剥光，其丑陋的灵魂，被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读者不能不由此联想到产生这种可笑又可悲的人物的社会背景：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

当然这篇作品的成就仍然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提并论，它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不是很宽，揭露的深度有限，对人性全面展示不够，也未触及社会深层的种种弊病。从讽刺艺术方面看，它有点过于夸张，也是如鲁迅先生形容晚清谴责小说的“笔无藏锋”。所以它不能像《儒林外史》一样，做到笑中有泪，真正使读者的灵魂震颤。　　（姚品文）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

陈忱

——《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节选）

却说金兵羁留二帝，并后妃宗室，尽驱归北，因追索金银缎匹未完，屯扎在驼牟冈。其时四野萧条，万民涂炭。戴宗、杨林要到饮马川回覆李应。燕青道：“我有桩心事未完，再消停两日。”问他又不肯说。次早对杨林道：“今日我同兄长到一处去完心事。戴院长且住在这里。”

燕青扮做通事模样，拿出一个藤丝织就紫漆小盒儿，口上封固了，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要杨林捧着，从北而去。

约有十五里多路，只见一座山冈下，平坡之上，扎一个大营，排千余顶皮帐，数万金兵屯驻。杨林道：“怎么走到这个所在

来?”燕青道:“你只不要开口,只顾随我走。”到得营边,杨林举目一看,但见:

刀枪密密,戈戟重重。皂雕旗,闪万片乌云;黄皮帐,映千山紫雾。如山马粪,大堤上消尽无数莺花;遍地人头,汴渠中流出有声膏血。悲笳吹起,惨动鬼神;呐喊声齐,振摇山岳。石人见了也生愁,铁汉到来多丧胆!

杨林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见了不觉毛发直竖,身子寒抖不定。燕青神色自若,向着守营门的官丁打了一回话。那番官叫小校执枝令箭,引他两个进去。转过几个大营盘,中央一座帐房内有二三百雄兵把守,摆列明晃晃刀枪。只见太上教主道君皇帝头戴一顶黑纱软翅唐巾,身穿暗绿团花九龙环绕的袍子,系一条伽南香嵌就碧玉带,着一双挽云镶锦皂朝鞋,一片红毡铺着,坐在上面,眉头不展,而带忧容。

燕青走进帐房,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五拜,叩三个头,跪着奏道:“草野微臣燕青,蒙万岁赦免罪犯,天高地厚之德,粉身难报!一向流落江湖,今闻北狩,冒死一观龙颜。”

道君皇帝一时想不起,问:“卿现居何职?”燕青道:“臣是草野布衣。当年元宵佳节,万岁幸李师师家,臣得供奉,昧死陈情,蒙赐御笔,赦本身之罪,龙札犹存。”遂向身边锦袋中取出一幅恩诏,墨迹犹香,双手呈上。

道君皇帝看了,猛然想着道:“元(原)来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可惜宋江忠义之士,多建功劳,朕一时不明,为奸臣蒙蔽,致令沉郁而亡!朕甚悼惜。若得还宫,说与当今皇帝知道,重加褒封立庙,子孙世袭显爵。”

燕青谢恩,唤杨林捧过盒盘,又奏道:“微臣仰观圣颜,已为万幸。献上青子① 百枚,黄柑十颗,取苦尽甘来的佳谶,少展一点芹曝② 之意。”齐眉举上。

上皇身边止有一个老内监,接来启了封盖。道君皇帝便取

一枚青子纳在口中，说道："连日联心绪不宁，口内甚苦，得此佳品，可以解烦！"叹口气道："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惜性命，眷恋妻子，谁肯来这里省视！不料卿这般忠义！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朕失于简用，以致如此。远来安慰，实感朕心。"命内监取过笔砚，将手内一柄金镶玉把白纨扇儿，吊着一枚海南香雕螭龙小坠，放在红毡之上，写一首诗道：

笳鼓声中藉蕞茵，普天仅见一忠臣。若然青子能回味，大赍黄柑庆万春。

写罢，落个款道，"教主道君皇帝御书"，就赐与燕青道："与卿便面③"。燕青伏地谢恩。上皇又唤内监分一半青子黄柑："你拿去赐与当今皇帝，说是一个草野忠臣燕青所献的。"内监领旨而去。

燕青还要俄延，当不得执令旗的小校连次催促，止不住泪落满腮。上皇亦掩面而泣，又降玉音道："和议已成，蒙金朝大元帅许放我父子回朝，那时宣卿特授清职。"

燕青复拜了四拜，随小校而出。守营官见燕青手内纨扇上有字迹，恐传递机密事情，细细盘问。燕青解与他听方才放出。

两个取路回来。离金营已远，杨林伸着舌头道："吓死人！早知这个所在，也不同你来！亏你有这胆量！"燕青道："遇着要紧所在，再变不得脸色，越要安舒，方免疑惑。我已完了这件心事了。当初宋公明望着招安，我到李师师家，却好御驾到来，乘机唱曲，乞了这道恩诏，实是感怀圣德。可怜被奸臣所误，国破身羁，我心中不忍，故冒死朝见，以尽一点微衷。他还想着回朝，这是金人哄他的说话，恐永世不能再见了！"杨林道："天下多说是个昏君，今日看他聪明得紧，怎么把锦绣江山弄坏了！"燕青道："从来亡国之君多是极伶俐的，只为高居九重，朝欢暮乐，那知民间疾苦；又被奸臣弄权，说道四海升平，万邦宁静，一概的水旱饥荒，盗贼窃发，皆不上闻；或有忠臣谏诤，反说他谤毁朝廷，

诛流贬责；一朝变起，再无忠梗之臣与他分忧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杨林道：“我们平日在山寨长骂他无道。今日见这般景象，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

〔注〕 ① 青子：橄榄。 ② 芹曝：献芹、曝日，礼物菲薄而情义恳挚。 ③ 便面：用来遮面的扇状物，这里用为动词。

《水浒后传》四十回，书前题署“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据考，著者和评者均系明代遗民陈忱。据《水浒后传》开篇的诗句“白发孤灯续旧编”来看，这部小说大概是他晚年的作品。

陈忱的《水浒后传》，是《水浒传》续书中写得最为优秀的一部。面对《水浒传》的悲剧结局，不少文人颇为不满，他们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出发，纷纷续书，企图给以某种合情合理的解答。金圣叹删改后的七十回本，既认为梁山英雄“初非生而为盗者”，又认为“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杀”不近情，“赦”不合理，故而采取折衷的态度，使我们看到的是“断尾巴蜻蜓”。俞万春的《荡寇志》则是对《水浒传》的反扑，认为宋江等人是不配“受招安”的大奸大恶，只能“擒拿正法”，所以编造了把梁山英雄斩尽杀绝的故事。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却不满于梁山英雄的悲剧结局，于是创造了宋江转生为杨幺，卢俊义转世王摩，聚义洞庭湖的故事，最后众英雄在敌人的包围中陷入轩辕井里。陈忱对梁山英雄尤为钟爱，他在《后传》中认为“梁山泊内一百八人虽在绿林，都是心怀忠义，正直无私”；他们之所以上梁山，是因为道君皇帝“偏用蔡京为相，引进了一班小人”，“排摈正人，剥削百姓”，所做的“无一件是治天下的正务”。小说在抗金的广阔背景中，热情歌颂了阮小七、李俊、燕青等三十二位梁山幸存英雄的抗争精神，寄托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作者在《后传论略》中说，这是一部“愤书”，“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可以说，这是借南北宋之交的人物和事件反映明末清初的社会生活，沉痛寄托作者亡国之思、种族之感的书，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在艺术上，《后传》有些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可与《水浒传》媲美，其中浪子燕青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本篇选自《水浒后传》第二十四回，是小说中最为精彩的片断。作者在《后传论略》中曾举出小说描写的五件大事：一是“救驾立功，开创基业”；二是诛杀奸臣；三是献黄柑青子；四是使奸吏劣绅“倾倒宦囊，倍赏民利”；

五是"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胡适在《水浒续集两种序》中,认为前三事"是著者寄托最深,精神最贯注的地方",尤其是献黄柑青子一段是"最感动人的文章","真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古来写皇帝末路的,无此好文章。"这是颇为得当的。小说中最富魅力的是燕青性格中的忠义色彩。如果说燕青在"前传"中对卢俊义是尽奴仆之忠的话,那么在这里深入虎穴面见被囚的道君皇帝就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大忠了。徽、钦二帝被掳之后,杨林、戴宗要回饮马川,燕青却说:"我有桩心事未完,再消停两日。"然后扮做通事模样,封了黄柑青子,理直气壮地闯进金兵大营朝见皇帝。当年为宋江招安,燕青上李师师家遇见徽宗,借机陈情,得到赦免。今日国破家亡,徽宗被俘,独有燕青记此恩情,暗备礼品,面别受辱之君,真乃难得。并因此把一个无道昏君感动得"掩面而泣",既悔当时不明,为奸臣蒙蔽,误杀了宋江等忠义之士;又叹"普天仅见一忠臣"!"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使那些只知保惜妻子性命的"朝内文武官僚"相形见绌。联系后来燕青前往大名府赎回卢二安人和小姐,救出罹难的关胜等故事情节,可见其为人之忠义,思想境界高尚!在国破家亡之时,他的眉宇间自有一股驰骋纵横的英雄气。须指出的是,此时燕青对亡国之君的态度,不仅仅是表现了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弱者同情的人道主义色彩,而更多的是反映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爱国精神。在"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封建社会,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特别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忠君与爱国便融为一体了,这时的皇帝即成了国家的象征。燕青对亡国之君的念念不忘,实际上寄托着他对国家、民族的一往情深。虽然不无历史局限,但也不宜过高地要求古人。同时,燕青对这个道君皇帝的本来面目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感慨地说:"从来亡国之君多是极伶俐的,只为高居九重,朝欢暮乐,那知民间疾苦;又被奸臣弄权……一朝变起,再无忠梗之臣与他分忧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奸臣弄权",也是皇帝昏庸所致,可见作者的批评态度,当是可贵的。

此外,作者善于写景状物,烘托气氛,以突出人物性格。燕青带着杨林闯入数万金兵的驻营,小说描写道:"刀枪密密,戈戟重重。……悲笳吹起,惨动鬼神;呐喊声齐,振摇山岳。石人见了也生怨,铁汉到来多丧胆!"作者用凝重的笔调,渲染了阴森恐怖的战场气氛。杨林本为"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见了这般情景,也"不觉毛发直竖,身子寒抖不定",而燕青却"神色自若"地与门官打话。见过道君皇帝后,杨林又伸着舌头说:"吓死人!早知

这个所在，也不同你来！亏你有这胆量！”这就十分生动地表现了燕青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作者的语言极富表现力，写人物神情毕肖。如写道君皇帝身着“暗绿团花九龙环绕的袍子”，但坐在“一片红毡铺着”的地上，“眉头不展，而带忧容”。三言两语就写出了亡国之君的“哀艳”。后来道君皇帝说：“和议已成，蒙金朝大元帅许放我父子回朝，那时宣卿特授清职。”燕青却对杨林说：“这是金人哄他的说话，恐永世不能再见了！”活画了亡国之君的心理活动，也表现了燕青的机敏性格。（曾良）

折宫花文才一种
夺春魁锦绣千行

苏庵主人

——《绣屏缘》第十四回

诗云：

识得之无满座倾，蜜蜂老鼠尽争名。
吟诗作赋非难事，不惜囊空便有成。

又

读书何必苦疑猜，孔孟传心窍暗开，
莫道圣人无见识，达财原不是真才。

赵云客同钱金二位先往礼部[①]报了名字，即日准备卷子，至第三日早起，王御史[②]亲送三人考试。进了午门，御笔亲题试万言策一道，应制诗二首，时曲一段，判语五个。云客将平日长才上献天子，策上天子擢为第一。钱通、金耀宗皆低低搭在榜上。在京报子，尽到王御史衙中来，一应使用，老王替他打发。原来顺帝当日，深怪各省及府州县考试的私相授受，全无真才实学可以辅国安民，所以亲自策试。那一榜取中一百二十名，赵青心为榜首，特恩钦赐状元，赐晏[③]殿前，簪花游街三日，王御史不胜忻幸。第一日备酒衙中，与三人贺喜。钱神甫与金子荣商量道：“我们两个幸遇老王提救，如今侥幸功名，皆是老王之德。闻得他家中正有一女，尚未许聘。状元赵云客，又无内室，我们特地

与他作媒，成这一门亲事。”金子荣道：“此事甚好。”赵云客游街赴晏回到寓中，王御史出来迎接，并钱、金两位一同坐席，分宾抗礼。云客深谢抬举之恩，得有今日。酒至数巡，钱神甫道：“赵年兄青年俊秀，果魁天下，真是文才可据。但是有句话还要告王老先生得知，赵年兄的家事，晚生辈少时同学，稔知其详。他的令尊先生，因要与赵兄觅一佳偶，至今尚不曾聘得年嫂。前日闻得老先生有一位令爱，待字香闺。晚生意欲作伐，为金马玉堂之配，不识老生先生可使得。”老王笑道：“学生家中止生一个小女，心上也要择一佳婿，故此还未许字。今殿元果无尊阃④又承两兄厚意，极好的事了。”云客谦恭书礼。酒延散后，钱、金两个尽力撺掇，老王也就许允。先要写封家书，打发一人回去，与夫人说知，好待赵员外家来行礼纳聘。赵云客当夜也写一封家书，附与京报带到家中，第一椿先说速往扬州府前王御史家，将财礼聘他小姐。次日早起，王御史的家人也先回去。赵云客的书信也付与京报，一经到钱塘报喜。

当日又游了街，晚间往别处赴晏。到第三日，赵云客想道：“今日游街已完，以后在京把这些各位大老相会一相会，便好先上一本，辞朝出京，一来省亲，二来完娶姻事，不过月作，就有回家之期，谅朝廷自然从允。不想这一日游街，又撞着一件奇事。京中王府贵戚，但是每科遇着状元游街，各府内眷以为奇货，无不拥立府门，看迎新状元，道是天上的文心，落在下界。每到戚里朱门，便要拥住马头把状元的相貌从头至脚看个不了。年老的赞道：“鳌头独占，断属老成，想是万民有福，又添出一位宰相的胚子。”年少的赞道：“那样郎君青年大发不知那一家有福的佳人嫁着这一个才子。”在京妇女人人羡慕赵云客是个风流年少，人才体貌，迥出凡流。

只这一年看状元的，一发加意。早晨拥起，傍晚尚难脱身，到拥得执旗把伞之人，腰酸脚软。只见行到一处，却是驸马府前。那驸马姓韩，有一个郡主，小名叫做季苕。生居金屋，少长

王堂。自然比不得荆钗布裙⑤的模样。又生得一种性子，与世上妇女大不相同，常道我等人家那怕没有富贵子弟为配，只是有才无福，有福无貌，俱非男子，就自小立下一个主意，必定要嫁个状元。前岁开科⑥时节，她年纪也略长成，因见状元有六十余岁，不好将身许聘，淹留岁月。近已及笄⑦，昔闻废科一诏，心上好生烦恼，父母也晓得她的意思，不敢轻易择婿。就是朝廷策士，也亏得那驸马因女儿有这个志气，他进朝入奏，把天下才人待用之话奏了几句，朝廷便有亲试的一段事。如今恰遇着赵云客首折宫花，季苕郡主生平这番念头，正好发泄出来。又因那一日迎到府门，看见云客面貌越发定了主意。次日早朝，驸马就进一本，把女儿素志上达天听。

驸马都尉臣韩，本为招婿事，奉圣旨：郡主韩季苕许聘状元赵青心，该礼部即日议礼成亲。

礼部接出此本就往状元寓中来议姻事。云客忽闻圣旨，难于摆脱，便与老王商议。王御史道："小女之事虽未成亲，奈前日已发家书回去。家中见我的书自然择日纳聘。乡里之中尽晓得与赵家攀亲，今日奉旨招婿，辞又辞不得，为之奈何？"赵云客念切玉环，就是绛英素鲫也还是第二桩心事，何况牵连国戚为笼中之鸟。当夜就写成一本，清早亲自入朝把已经聘过御史王某之女，理难再娶，坚执不从的话上奏。也奉圣旨批发礼部议复。礼部大臣即约王御史并状元、驸马会议姻事。赵云客抱定宋弘之义，韩驸马引着王允之情，礼部会议未妥，酌量调停一说，便覆奏道：

臣部会议得郡主姻事，状元赵青心已聘过御史王某家女，义难离解，今郡主奉旨招亲，又无违旨之理。臣部酌议如晋相贾充女故事，特置左右夫人。赵青心先在京中与郡主韩季苕结亲，即日同郡主归家省亲，并娶王氏，庶情义两全等语上奏。奉圣旨依议行。

却说郡主季苕思想天下做状元的有得几个，若是错这一次，

后边再遇着一个年老的，教我怎生定夺。如今莫说有一个王家小姐，就是有一百个王家小姐也顾不得，定要随他了。做女子的，但凡争宠专权尽是外边体面，与切身之事全无补益。今后那管他有妻无妻，次妻正妻，只嫁了个状元，就完我一生的心事。凡事宽他一分，到落得个贤德之名，听得礼部复奏已准，心上十分欢喜。驸马也思量状元难得，每事依顺，见了部议，便择下吉日，与状元成亲。赵云客既奉俞纶便图入赘。及至正日，先谢了王御史，一径到驸马府中，自想道：今番入赘，比不得别家，不知那郡主性格如何，容貌如何，心内忧衷郁结。挨至府门，灯影成行，彩球高挂，洞房花烛，自是侯王体致，不比世间嫁女，多添得几件衣裳首饰，便道一场大事。只管把男家责备，要争几副糖桌。结亲之夕，云客细看郡主，却也古怪，别人娶妻经营了许多年代，才讨得一个女儿，还是非麻即黑。偏有赵云客撞着的就是月里嫦娥，再没有一件不生得端正。云客心念季苔花容月貌也与广陵城里美人不相上下，只不知他性格可是好说话的。当夜被底绸缪⑧，云客极意奉承，端为求他真心合到玉环小姐身上去。

说这季苔被云客甜言美语打动情肠，道是不惟赵郎才貌天下无双；看他这一段衷情也考得个第一。但凡有关云客身上的事，她倒百般依顺。相交月余，日里出外赴宴，傍晚回到房中，不是谈论古今，考究诗赋，就是弹琴着棋，看花饮酒，也略把云客家事问些详细。两情和合，如鱼得水，专待辞朝，与云客同到钱塘家里去。云客探知季苔心中坦荡，更兼情意缠绵，渐渐把左右夫人之旨露些心迹。季苔全不关心，任他从便。云客大喜，乘便往老王寓中商量归计。王御史闻知郡主贤德，知道他女儿后日醋量，自不消开坛，愈加欢喜。便与云客算定归路。

云客乘便进朝，先陈省亲之念，后把娶王一事拖带几句，朝廷许之。一径出朝，来辞驸马说道："暂归钱塘，即日到京，奉候温靖。"驸马以前原奉有左右夫人之旨，不好相留。又见郡主季

苕夫妻契厚。他便放心得下。奁资等项，色色整齐。云客择日起身，又往王御史衙中告归婚娶。老王道："老夫在京，一时难得脱身。小女姻事，自有拙荆⑨可以作主。事也不必过费。"云客拜谢而别，行旌南指。季苕辞别双亲，饯行杯酒。留连数日。云客思念家乡，睽离已久，当日西湖乘兴，流寓广陵。自后花下奇缘，月中良遇，情怀于种，迷恋忘归。及至罗网忽张，惊魂靡定，虽则香闺提救，终为荒驿相羁，定省晨昏，缺然未讲，难道才子多情偏不想着父母的。只因云客所遇，尽是软麻绳，把一个才情盖世的郎君，一交缚住。人只道云客的心肠长者薄而妇人厚，不知慈鸟之恋原自邀切。所以当日将次出京，反添些悲欢离合之感，全不把富贵功名妆成骄态，但指望立刻就到钱塘拜见父母，便将这些美人聚集一处。他还要把旧日的亲情友谊报答一番，也见得山川种秀，祖功宗德，发出这一段功各(名)，正好在乡里之中做些正经事体。看官，你道别人中了科甲，个个像苏四郎，佩着六国相印，不但贫交故旧，就是兄嫂也该俯伏迎候。父母也该颐指气使，每日早起在家堂香火之前，祝愿里中弄出几桩闲事，好于从中占得银子。因此贫交故旧，渐渐生疏。偏是云客中了状元，心内全无此念，岂非痴想，看看的锦衣归故里，那赵员外在家自应做些好梦，只不知报状元的，可先到家几时了。

〔注〕 ① 礼部：旧时掌管乐、祭祀、封建、宴乐和学校贡科等政令的国家机关。② 御史：监察御史的简称。在各道行使纠察之职。 ③ 晏：通"宴"。 ④ 殿元：即状元。旧时科举时代，进士殿试第一名为殿元。尊阃：对别人妻子的敬称。⑤ 荆钗布裙：女子的寒陋装束，意谓家境贫寒。 ⑥ 开科：意谓举行科举考试。⑦ 笄：古代女子盘发用的簪子。及笄，谓女子已至成年(15岁)。 ⑧ 绸缪：紧缠亲密貌。形容两人极为亲密。 ⑨ 拙荆：旧时丈夫对妻子的谦称。

这则小说选自《绣屏缘》第十四回。是书共二十回，题作"苏庵主人编次"。

《绣屏缘》叙元代顺帝时，临安有个叫赵青心、号云客的书生，家室富有，人物俊秀，学贯古今，发誓欲取天下第一种科甲和娶天下第一种美人。

他家中藏有祖传屏风一架，本是隋文帝时工匠所造，后为杨贵妃占用。屏风上镌刻着历代美人。赵青心把屏风取来，放在房中，不久入梦，梦中又拣得杨贵妃的手帕，十分珍爱，竟与屏上众美人聚合，并先后与五位女子产生恋情，自己最终也得中状元，后将她们娶为妻室。

《绣屏缘》属明末清初涌现的"才子佳人小说"一脉。这类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不一。如《好逑传》，曾被鲁迅先生称为"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也亦稍异，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中国小说史略》)，可算上乘。但从总体而言，却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艺术结构单一，故事情节雷同，人物形象模糊，语言缺乏灵气。个别作品的淫秽描写污人耳目，反映了部分士人和无聊文人在思想上的低级趣味。此篇小说所表现的一夫五妻之文人的生活理想，是不健康的婚姻模式。该书的"出版说明"云：其书"实则仅借艳遇反映无聊文人追逐声色肉欲的心态"。诚哉斯言。然而，历史地看，这类"才子佳人小说"在我国人情小说从《金瓶梅词话》到《红楼梦》的发展长河中，毕竟起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似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它们一笔抹杀。

这里选录的《绣屏缘》第十四回小说，描述了赵青心参加殿试，得中状元后，由天子赐婚，与韩驸马的女儿韩季苕结为夫妇，荣归故里的故事，表现了部分儒林学士的人生理想。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崇尚"学而优则仕"，把读书视作迈向上流社会的唯一正途。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既形象又集中地展现了这种心态。小说以赵青心为例，再次重复了这一思想说教。无可否认，作者对其是抱着十分欣赏，乃至是钦慕之心的。对这种思想说教，"望弄香主人"在《序》中为它披上了一件外衣："苏庵逸才旷识，迥异凡流，鉴巴里之陈言，诚恐情怀汩没，沈埋欲海，于是分江郎之梦笔，写焉卿之清琴，力扫颓波，独呈新藻。怜才好色，自有其真，使千古幽情不致沦于暗汶，而世之观斯集者，恍然与玉山辟月，相对忘言，方抱形秽之惭，又何暇诲淫之念。"他认为，五位女子中，"玉环之情而正也，季苕之情而顺也，素卿之情而侠，绛英之情而节，蕙娘之情而智也。古今情种萃集一屏，非才子不足以当之。盖天下有缘则有情，有情则缠绵不已，此皆慧男女之所为，非可与村夫浪子言也。"这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如果说"崇情"而可以不顾一切社会道德规范，那么，天下女子在"情"的遮掩下都可以与赵青心结缘，这岂非是淫滥者的托词？晚明时代涌动的"崇情"思潮，在某些无聊文人的强词夺理中走上此路，令人感慨不已。倒是小说作者的头脑比较

清醒，在回前诗中抨击了这类文人学士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封建时代钱能通神的社会哲理，对赵青心金榜题名后的“一男五女”之婚姻模式颇不以为然，表现出一种熟谙世情和游戏人生的处世态度。

与其他小说中的同类艺术描写相比，《绣屏缘》显得较为简炼和紧凑。作者在三千余字的篇幅中，表现了清初社会的众生相，尤其是各等官吏和士人的形象，刻画得甚为鲜明。如王御史的“不胜忻幸”，神甫和金子荣的拍马奉承，韩驸马的趋炎附势，韩季苕的顺水人情等，虽则着墨不多，有的仅是寥寥数笔，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大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全书的“凡例”中说：其作“行云流水，文章化境。随时逐境，信笔则书”，对小说的艺术语言很是自得。综观全书，这种“化境”犹如空中楼阁，不知藏在何处，真乃心口不一，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文人通病。然而也应承认，小说的艺术描写还是具有相当的功力的。这则小说详略分明，开头写赵青心的参加殿试，用笔极为简略，而在表现他金榜题名后的各种世相，则不吝笔墨，这样的艺术处理，较有利于对主题的揭示。　（张兵）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名教中人

——《好逑传》第六回

词曰：

仇既难忘，恩须急报，招嫌只为如花貌。谁知白璧不生瑕，任他染杀难成皂。　至性无他，慧心有窍，孤行决不将人靠。漫言明烛大纲常，坐怀也是真名教。

右调《踏莎行》

话说过公子自与成奇算出妙计，便暗暗去叫人施为不题。却说铁公子既为差人送到长寿院作寓，并认做县官一团好意，坦然不疑。但因见水小姐美貌异常，又听见说她妙用，便暗暗想道：“天下怎有这样女子？父母为我求亲，若求得这般一个，便是人伦之福了。”又想道：“有美如此，这过公子苦苦相求，却也怪他不得。但只是人伦风化所关，岂可抢夺妄为！今日我无心中救出她回去，使她不遭欺侮，也是一桩快心之事。”这夜虽然睡了，

然"水小姐"三字，魂梦中也未尝能忘。

到次日天明，就叫小丹收拾行李要动身。只见住僧独修和尚忙出来迎住道："县里太爷既送铁相公在此，定然还要请酒，或是用情，铁相公为何忙忙就要去了？"铁公子道："我与县尊原非相识，又不是来打抽丰①，不过偶因不平，暂为一鸣耳。事过则已，于理既无情可用，于礼也不消请得，我为何不去？"独修和尚道："在铁相公无所干求，去留并无不可，只是小僧禀明，其实不敢放行。"正说不了，只见县尊已差人来下请帖，请午后吃酒。独修和尚道："如何？早是不曾放去。"铁公子见县尊来意殷勤，只得复住下。不多时，独修和尚备早饭来用，刚吃完饭，只见一个青衣家人寻将来说道："是水小姐差来访问铁相公寓处，好送礼来谢。"铁公子闻知，忙出来相见，因回说道："你回去可多拜上小姐，昨日之事，是偶因路见不平，实实无心偏护小姐，故敢任性使气，唐突县公。若小姐送礼来，使县公闻知，便是为私了，断乎不可。"家人道："小姐在家说，昨日防范偶疏，误落虎口，幸遇恩人，未遭凌辱。若不少致一芹，于心不安。"铁公子道："你小姐乃是闺阁中须眉君子，我铁挺生也是个血性男儿，道义中别有相知，岂在此仪文琐琐？你若送礼来，不是感我，倒是污我，我也断然不受。今日县尊请酒，明日就要行了。只嘱咐小姐，虎视眈眈，千万留心保重。"

家人应诺回家，因对冰心小姐细细说了一遍。冰心小姐听了，不胜感激。暗想道："天地间怎有这样侠烈之人？真令人可敬。只可恨我水冰心是个女子，不便与他交结，又可恨父亲不在家中，无人接待，致使他一片热肠，有如冰雪而去，岂不辜负心下？欲要叔叔水运去拜拜，以道殷勤，恐他心术不端，于中生衅。欲要备礼相送，又见他豪杰自居，议论侃侃，恐怕他说小视。欲要做些诗文相感，又恐怕堕入私情。"真是千思百想，无计可施，只是时时叫家人去探听，看铁公子有甚行事来报，再作区处。

到午后，有人来报铁相公县里太爷请去吃酒去了。到夜，又

有人来报铁相公被太爷请去吃得烂醉回来了。到次早，又叫家人去打探铁相公可曾起身回去，家人打探了来，回复道："铁相公因昨夜多饮了几杯，今日起身不得，此时还睡着哩。"冰心小姐听了，沉吟放心不下，又叫家人去打探。家人去了半晌，又来回复道："铁相公还未去哩。"冰心小姐道："他昨日说今日就行，为何又不去？"家人道："我问独修和尚，他说府里太爷知道他是铁都堂的公子，吩咐留下，也要备酒请他，故此未去。"冰心小姐听了，还自认做势利常情，也不放在心上。

又过了两日，忽家人来报道："昨日本寺独修和尚请铁相公吃了些素菜，今日铁相公肚里疼，有些破腹②，倦厌厌的坐在那里，茶也不吃。"冰心小姐听了，便有些疑心，暗想道："吃素菜为何便至破腹，此中定有缘故。"因吩咐家人快再去打听，看可曾请医人调治否。家人去听了，又来回复道："已请县前的太医看过，说是脾胃偶被饮食伤了，故致泄泻，不打紧，只消清脾理肺一两服就会好的。"冰心小姐听了，心略安些。

到了次早天才明，就打发家人去看。家人去看了，又来回复道："铁相公昨晚吃了药，一夜就泻了有十余遭，如今泻得有气无力，连水也下不得。"冰心小姐听说，大惊道："不好了，中了奸人之计了。却怎么处！"欲要去看他，自家又是个女子，怎好去得？寻思不出计来，只急得转来转去，跌足嗟叹道："这都是为救我惹出来的祸患。我不去救他，再有谁人！"踌躇半晌，忽想道："事急了，避不得嫌疑，只得要如此了。"因问家人道："铁相公有甚人跟来？"家人道："只有一个童子，叫做小丹。"冰心小姐道："这小丹有多大了？"家人道："只好十四五岁。"冰心小姐道："这小丹乖巧么？"家人道："甚是乖巧。"冰心小姐道："既是乖巧，你可去悄悄的唤他来，说我有要紧言语与他说。你可着两个去。一个同他来，留一个暂时伺候铁相公，要留心看定，不可走开。"家人领命去了。

去不多时，忽然领着小丹来见。冰心小姐因问道："你家相

公前日在县时，甚是精神，为何忽然生起病来？”小丹道：“我相公平时最有气力，自从在历城太爷那里吃酒醉了回家，便有些倦倦怠怠。前日本寺独修和尚又请他吃了些素斋，便渐渐破腹，生起病来。昨日又吃了太医一剂药，便泻了一夜，走不得了。”冰心小姐又问道：“你相公身子虽然泻倒了，心下可还明白？”小丹道：“相公心里原是明白的，只是泻软了，口也怕开。”冰心小姐道：“你相公既心里明白，也还可，你回去，可悄悄禀知你相公，就说我说，县尊留他，不是好意。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冲破了过公子的奸计，又挺触了他许多言语，他欲要硬做对头，又被你相公拿着那假传圣旨的短处，一时争势不来。又见相公孤身异地，故假献殷勤，要在饮食中暗暗害你相公性命。你相公若是不省悟，再吃他一茶一饭，便性命难保矣。”小丹听了，连忙点头道：“小姐见得最是，若不是他们用的奸计，为何昨夜吃了药，转泻的不住？想起来，连寺里和尚也不是好人。怪道方才还劝相公吃药哩。我回去对相公说破了，等相公嚷骂他一场，使他不敢。”冰心小姐道：“这个使不得，和尚虽然不好，只怕还是奉知县之命。你相公若嚷骂他，他去禀过知县，知县此时是骑虎之势，必然又要别下毒手。你相公又在病中，身体软弱，如何敌得他过？只好假做痴呆，说是病重，使和尚不防备，捱到晚间，我这里备一乘小轿，悄悄的在寺门外等候，你可勉强扶你相公出来上了轿，一径抬到我这里来。我收拾了书房，请你相公静养数日，包管身体自然强健。且待身体强健了，再与他们讲话也不迟。”小丹道：“既承小姐有此美意，小的回去就扶相公上轿来罢。”说完就走，冰心小姐又唤他吩咐道：“还有一句要紧的言语与你说，你须记。”小丹道：“小姐又有甚话说？”冰心小姐道：“你相公是个礼义侠烈之人，莫要说我是个孤女之家，宁死避嫌疑不肯来，你相公若果然有此说，你可就说我说，英雄做事，只要自家血性上打得过，不必定做腐儒腔调。况微服过宋，圣人之处患难未尝无权。我在此等候，不可看做等闲。”小丹道：“小姐吩咐，小的都知

道了。”因忙忙走了回去。

到床前，候铁公子睡醒呻吟时，又看看无人在面前，遂低低唤醒，将水小姐说县尊不是好意之言，一一说与铁公子知道。铁公子听完，不觉吃了一惊，忽想道：“是了，我铁中玉为何一时就懵懂③至此？”心下勃然大怒，就要挣起来，到县里去说。小丹因又将冰心小姐恐别下毒手，已备轿子接他去养病之话说了一遍。铁公子听了，又欢喜起来道：“水小姐虑事怎如此周密？但她是个孤女，我又是个少年男子，又有前日这番嫌疑，便死于奸人之手，也不便去住。”小丹听了，因又将水小姐叫转去吩咐之言细细说了。喜的个铁公子心花都开，因说道：“这水小姐也不似个女子，听她说的话竟是个大豪杰了。我就去也不妨。”

正说不了，只见独修和尚又捧了一盅药来对小丹说：“太医说再吃了这一盅，泻便止了。”小丹接了道：“多谢师傅，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吃罢。”独修道：“吃过药再吃粥罢。”说罢就去了。小丹见和尚去了，遂将药泼在后面沟里。铁公子因忿恨道：“原来我的病都是这秃奴才做的手脚。”捱到天晚，小丹看见一乘小暖轿，已在寺门外歇着，又两个家人与小丹打了照面，小丹遂走进去，悄悄与铁公子说知。铁公子此时实实走不起来。恐负了水小姐一番美情，只得强抖精神，挣起来。恰恰凑巧，这一会院中无人，小丹因极力搀扶了出来。到了院外，两个家人又相帮搀了上轿，竟抬到水侍郎府中。小丹见轿去了，方又折回身，寻见管门的老和尚说道：“铁相公偶遇见一个年家接去养病，房里的行李可教独修和尚收好，改日来取。”说罢，依然赶上轿子同走。走到半路，水小姐早又着两个家人打了一对灯笼来接。铁公子坐在轿中，见四围轿慢遮得严严稳稳的，下面被褥铺得温温软软的，身体十分快活。又见灯笼来接，知水小姐十分用情，不胜感激。

不一时到了，水小姐竟吩咐抬入大厅上方教歇下。此时堂中灯火点得雪亮，冰心小姐立在厅右，教两个家人媳妇与两个丫鬟好生搀扶铁相公出轿，到东边书房里去住。铁公子下了轿，即

忙教小丹拜上小姐，多感美情，奈病体不能为礼，容稍好再叩谢罢，竟随着仆妇、丫鬟扶到东书房床上坐下。因挣扎走了几步，身体愈觉困倦，坐不到一刻，就和衣而睡。此时铁公子心已安了，又十分快畅，放倒身子，便沉沉睡去。冰心小姐教丫鬟送上香盆并龙眼汤、人参汤，因见铁公子睡熟，不敢轻动。冰心小姐发放了轿夫并家人，独与几个仆妇、丫鬟坐在厅上煎煮茶汤守候。小丹却教他半眠半坐在床前，恐防呼唤。

铁公子这一觉直睡到三更时分方才醒来。翻过身来，睁眼看时，只见帐外尚有一对明烛点在台上，小丹犹坐在床下，见铁公子醒了，因走起来问道："相公，这一会，身子好些么？"铁公子道："睡了这许久，腹中觉爽快些，你怎么还不睡？"小丹道："不独小的未睡，连内里小姐并许多婶婶、姐姐们俱在大厅上烹茶煎汤煮粥，伺候相公哩。"铁公子听了着惊道："怎敢劳小姐如此郑重？"正说不了，几个仆妇，几个丫环，或是茶，或是汤，或是粥，都一齐送来书房与公子吃。铁公子因是水泻，不敢吃茶，人参汤，又恐太补，只将龙眼汤吃了数口。众丫鬟苦劝，又吃了半瓯，吃完了，因说道："须你们拜上小姐，说我铁中玉虎口残生，多蒙垂救，高谊已足千古。若饮食起居再劳如此殷勤，便使我坐卧不安矣。快请尊便。"一个丫鬟叫做冷秀，是冰心小姐贴身服侍的，因答道："家小姐说，铁相公的尊恙，皆是为救家小姐惹出来的，铁相公一刻不安，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这两日打听得铁相公病日加添，恐遭陷害，日夜愁得饮食俱废。今幸接得铁相公到此，料无意外之变，许多忧疑俱已释然。这些茶汤供给小事，何足为劳？铁相公但请宽心静养，其余不必介意。"铁公子道："我病小姐不安，若是小姐太劳，我又何能甘寝？还请两便为妙。"冷秀道："既是铁相公吩咐，家小姐自当从命。且候铁公子安寝了，小姐便进去。"铁公子道："我就睡。"因叫小丹替他脱去衣服，放下帐子，侧身而卧。只见锦衾绣褥，软美香甜，不啻温柔乡里，十分畅意。正是：

恩有恩兮情有情，自然感激出真诚。

若有一点为云念，便犯千秋多露行。

众仆妇、丫鬟看铁公子睡了，方同出房来，将铁公子言语说与冰心小姐知道。冰心小姐听了道："铁相公既说话如此清白，料这病也无甚大害。"又吩咐家人明早去请有名的医生来看看；又吩咐两个仆妇在厅旁打铺睡了伺候，恐怕一时要茶要水。吩咐停当，方退入阁中去安息。正是：

白骨已成魂结草，黄花含得雀酬恩。

从来义侠奇男女，静夜良心敢不扪。

冰心小姐虽然进内安寝，然一心牵挂，到次日天才微明就起来，吩咐家人去请医士，又吩咐仆妇伺候茶汤，又吩咐小丹，教他莫要说小姐在外照管。不多时，铁公子醒了，欲要起来，身子还软，穿了衣服就在床上盥栉④了，略吃些粥，半眠半坐。又不多时，家人请了个医生来看。医生看过道："脉息平和，原非内病，皆因饮食吃的不节，伤了脾胃两家，以致泄泻。如今也不必多服药饵，只须静养数日，自然平复。第一要戒动气，第二要戒烦劳，第三要戒言语。要紧，要紧。"因撮了两帖药去了。冰心小姐见说病不打紧，便欢欢喜喜料理不题。

却说长寿院的独修和尚听见管门的说铁相公去了，教他看守行李，忽吃惊道："他去不打紧，但是过公子再三嘱咐都款留下他，粥饭中下些大黄、巴豆之类，将他泻死，没有形迹。这四日已泻到八九分，再一剂药包管断根，再不防他一个病人会走，这也不可解。倘过公子来要人，却怎生回他？"想了一夜，没有计较。

到次日绝早，只得报与过公子知道。过公子听了大怒道："那厮，你前日报我，说他已泻倒在床爬不起来，昨夜怎又忽然走得去！还是你走了风，奉承他是都堂的公子，教他逃去，将我家老爷不看在心上。"独修和尚跌脚捶胸道："太爷冤屈杀我，我们和尚家最势利，怎么现放着本乡本土，朝夕护法的老爷不奉承，却又去奉承那别府县不相识的公子！"过公子道："这原是县里太爷的主意，我也不难为你，只带你到县里去回话。"遂不由分说，

从人将独修带着，亲自来见县尊，就说和尚放走铁生。县尊因叫独修问道："你怎么放走铁相公？"独修道："小和尚若要通信放他，何不未病之先，他日日出门吃酒，此时放了他还可塞责，怎如今他泻到九死一生之际，倒放他去了去惹祸？过老爷怪我，我实不知怎生逃走。"县尊想一想道："这也说得是，我且不加罪，但这铁相公临去你可晓得些踪迹么？"独修道："实实不知踪迹。"县尊又问道："这几日可有甚朋友与他往来？"独修道："并无朋友往来。"县尊道："难道一个也无？"独修道："只有水府的管家时时来打听，却也不曾进去见得铁相公。"县尊对过公子笑一笑道："这便是了。"过公子道："老父母有何明见？"县尊道："这铁生偶然过此，别无相识，惟与水家小姐有恩。这水家小姐又是个有心的奇女子，见我们留铁生久住，今又生起病来，只怕我们的计谋都被他参透了。故时时差人打听，忽然移去。贤契此时只消到令岳处一问，便有实信了。"过公子想起意来，也沉吟道："老父母所见最明。若果如此，则这水小姐一发可恨矣。怎我再三礼求，只是不允，一个面生少年便窝藏了去？"县尊道："贤契此时不消着急，且访确了再商议。"遂放了和尚。

过公子辞了回家，叫人去请了水运来。水运一到，过公子就问道："闻得令侄女那边昨夜窝藏一个姓铁的少年男子在家，不知老丈人可知道么？"水运道："未知，自从前日抢劫这一番，她怪我不出来救护，甚是不悦于我。我故这几日不曾过去。这些事全不知道。"过公子道："既不知道，敢烦急去一访。"水运道："访问容易，但是这姓铁的少年男子可就是在县堂上救舍侄女回来的后生么？"过公子道："正是他。"水运道："若就是他，我闻得县尊送他在长寿院中作寓，舍侄女为何藏他？"过公子道："正为他在长寿院害病几死，昨晚忽然不见了，我想他此处别无相识，不是你侄女藏过，更有何人！"水运道："若是这等说来，便有几分是她。待我回去一问便知。"遂别了回家。因教他小儿子推着过去玩耍，要教他四下寻看。

原来这事冰心小姐原不瞒人，故小儿子走过来就知道了。忙回来报知，对父亲说："东书房有个后生在那里害病睡着哩。"水运识得是真，因开了小门走过来寻见冰心小姐说道："这事论起来，我与哥哥久已各立门户，原不该来管你的闲事。只是闻得外面议论纷纷，我是你一个亲叔叔，又不得不来说说。"冰心小姐道："侄女有甚差错处，外人尚且议论，怎么亲叔叔说不得？但不知叔叔说的是何事？"水运道："我常常听见人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你一个孤女，父亲又不在家，又无兄弟同住，怎留他一个外乡别郡不知姓名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在家养病？莫说外人要谈论，就是我亲叔叔也遮盖你不来。"冰心小姐道："侄女闻圣人制礼，不过为中人⑤而设，原不曾缚束君子。昔桓公报玉卑而晏婴跪受，所谓礼外又有礼也，即孟子所论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恐怕人拘泥小节，伤了大义，故紧接一句道：'嫂溺叔援，权也。'又解说一句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由这等看起来，固知道圣人制礼，不过要正人心。若人心既正，虽小礼出入亦无妨也。故圣人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之训。侄女又闻太史公说的好：'缓急人所时有'，又闻，'为人恩仇不可不明'。故古今侠烈之士，往往断首刳心而不顾者，盖欲报恩复仇也。侄女虽一孤弱女子，然私心窃慕之。就如前日侄女静处闺中，未尝不遵王法，不畏乡评而越礼与人授受也。奈何人心险恶，忽遭奸徒串同党羽，假传圣旨，将侄女抢劫而去。此时王法何在！乡评何在！既至亲骨肉又安在！礼所称男女授受不亲者，此侄女向谁人去讲！当此九死一生之际，害我者其仇，固已切齿，设有救我者，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这铁公子若论踪迹，虽是他乡外郡，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若论他义气如云，肝肠似火，比之本乡本土至亲骨肉岂不远及百倍！他与侄女譬如风马牛不相及，只因路见不平，便挺身县堂，侃侃正论，使侄女不死于奸人之手，得他保全名节还家者，铁公子之力也。今铁公子为救侄女，触怒奸人，反堕身陷害，被毒垂危，侄女若因小嫌不去救他，使他一个天地钟灵的血

性男儿陷死在异乡，则是侄女存心与豺狼何异？故特接他来家养病，病好了，送他还乡，庶几恩义两全。这叫做知恩报恩，虽告之天地鬼神亦于心无愧。甚么外人敢于议论纷纷，苦要叔叔遮盖！叔叔果若念至亲，便当挺身出去，将这些假传圣旨、抢劫之人查出首从，惩治一番，也为水门争气。莫比他人只畏强袖手，但将这些不关痛痒的太平话来责备侄女，似亦不近人情。教侄女如何领受？"水运听了这一篇议论，禁得哑口无言，呆了半晌，方又说道："非是我不出力，怎奈我没前程，力量小，做不来。你说的这些话，虽都是大道理，然君子少，小人多，明白的少，不明白的多，他只说闺中一个女儿，怎留一个少年男子在家？外观不雅。"冰心小姐道："外观不过浮云，何日无之？此心盖人之本，不可一时少失。侄女只要清白不受点污，其余如何，顾不得许多。叔叔慢慢细察自然知道。"水运自觉没趣，只得默默走了过去。只因这一走，有分教：瓜田李下，明侠女之志；暗室漏屋，窥君子之心。不知水运回去又设何计，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打抽丰：也叫"打秋风"，指利用各种关系取得有钱人的赠予。 ② 破腹：腹泻。 ③ 懵懂：头脑不清楚或不能明辨事物。 ④ 盥栉(guàn zhì 贯治)：洗脸梳头，洗理。 ⑤ 中人：普通人。

本回系《好逑传》第六回。

《好逑传》一名《侠义风月传》，共十八回，题"名教中人编次"。作者的真实姓名虽然不详，但由署名可知，作者是一位思想保守的文人，"宁失闺阁之佳偶，不敢做名教之罪人"。书名取《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叙述了明朝北直大名府秀才铁中玉智勇过人，只身闯入大夫侯御赐养闲堂救出被抢民女，复在游学山东时巧遇有才有识而处于危难之中的少女水冰心。两人在患难之中互相救援，体贴入微而又以名教自励，守身如玉。后虽承父命成婚，但两人均以婚前不合礼法，有嫌疑易遭毁谤而不肯同房。经过一番曲折，终经皇后验明清白贞洁，始实谐花烛。

这部小说虽然以宣扬名教为旨归，且不脱大团圆结局的窠臼，但能在其他才子佳人小说吟诗酬唱，后花园私会的模式之外另出机杼。书中的男

主角铁中玉是忠臣之子，他的才能不仅表现为文才出众，而且文武双全，行侠仗义；佳人水冰心也不以诗才取胜，而是属于胆略见识超凡过人的奇女子。男女主人公的遇合则是以患难相助为机缘，并非习见的诗词传情。全书爱情故事的起伏跌宕往往与当时社会现实联系紧密，对官场黑暗多有揭露，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了一幅官场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图景，歌颂了见义勇为、抵抗权贵、正直无私、贞洁自持的优秀品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鲁迅先生称赞这部小说与《玉娇梨》、《平山冷燕》相比，"惟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吴航野客在《驻春园》一书中也称赞说："《好逑传》别具机杼，摆脱俗韵，如秦系编师，亦能自树赤帜。"

第六回"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接叙上文过其祖发现所娶并非水冰心之后，心中怀恨，又生计谋，托县令假传圣旨逼迫冰心。适逢铁中玉经过历城，拆穿谎言。冰心因此甚服中玉。过公子于是又使奸计，欲致中玉于死地，令县太爷假意请中玉吃酒，在其粥饭中放了大黄、巴豆之类，使他腹泻不止。幸为冰心觉察，不避嫌疑，将铁中玉接到家中，悉心照料。其间，过公子又指使冰心的叔叔水运前去搅扰，说此举有伤风化，遭冰心斥责，讪讪离去。

这一回集中体现了水冰心的胆识过人。首先是她最早看透了过其祖的计谋，察觉铁中玉的病来得蹊跷。连与过公子同谋的县太爷也不得不佩服："这水家小姐又是个有心的奇女子，见我们留铁生久住，今又生起病来，只怕我们的计谋都被他参透了。"第十一回，鲍知县又称赞她："兄不要把水小姐看作等闲，他虽是一个小女子，却有千古大英雄的志量。前日本县持牌票去说时，他一口不违，就都依了。我就疑他胸中别有主见，后来我去回复她，曾又叮嘱他莫要改口，他就说我倒不改口，只怕按君要改口。今日按台果然改口，岂非他弄的神通。"水冰心正是以自己的智慧折服了县令，以至于后来县令都转变立场，由与她作对变成帮助她成全好事。其次，以水冰心根深蒂固的名教思想，却能在事急时，毅然将铁中玉接到家中养病，实在需要勇气，突出了水冰心的当机立断。第三，当水运以男女授受不亲，有伤风化批评水冰心时，她义正词严地加以驳斥。虽然所论之辞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很迂腐，但作者的用意在于表现她的才识和主见，不为他人所左右。水运最终无可奈何地说："我怎么不责备她，但她那一张嘴，就似一把快刀，好不会说。我还说不得她一句，她早已引古援今，说出无数大道理来，教我没处开口。"（第七回）

通过第六回的描写，作者倾力塑造了一个独具慧心、侠胆高识的水冰心。而我们从水冰心的斗智斗勇中，看到她身上更多的是普通市民的生活

智慧，或在生存意识支配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谋生手段，她的计策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同时第六回也通过男女主人公在与恶势力抗争中相濡以沫、互相救援，显示了他们的感情正常而稳固的发展。在与过其祖的斗争中，中玉与冰心很自然地彼此产生了好感：铁中玉“这夜虽然睡了，然‘水小姐’三字，魂梦中也未尝能忘”；水冰心对铁中玉也念念不忘：“天地间怎有这样侠烈之人？真令人可敬。只可恨我水冰心是个女子，不便与他交结，又可恨父亲不在家中，无人接待，致使他一片热肠，有如冰雪而去，岂不辜负心下？”二人感情真挚却执拗地以礼自律，以名教卫道者自负，虽然文笔雅洁，不涉淫秽，与艳情小说相比，有其长处，但不免显得矫情和变态，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在爱情选择中既需面对恶势力进行抗争，又需面对内心所谓违礼而产生的负罪感的严峻事实，也是作者身为下层文人而无法突破迂腐道德观念的显现。歌德在读了《好逑传》后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

正因为《好逑传》在才子佳人的故事之外，加进了侠义小说的因素，而水冰心的斗智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故事波澜迭生，曲折巧合，符合市民的欣赏趣味，故在当时即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在十八世纪就传入欧洲，译本多达十五种之多，流传广远。　　（宋莉华）

孙小圣讽阎王

佚名

——《后西游记》第三回（节选）

孙小圣道：“此宗卷案，列位贤王判断可称允合情理矣。但有一事不足服人。”十王道：“何事不足服人？”孙小圣道：“我闻善恶，皆因心造。这龙王未生时，善恶尚未见端①，为甚北斗星君，先注其合死人曹官②之手？既先注定了，则老龙擅改天时克减雨数这段恶业③，皆北斗星君制定，他不得不犯了。上帝好生，北斗何心独驱老龙于死地？吾所不服！”十王皆茫然，半晌道：“或者老龙前世有业，故北斗注报于今世。”孙小圣道：“若说今世

无罪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能明？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以彰善恶之不爽④，则前世之冤愆终消不尽。况前世又有前世，后世又有后世，似这等前后牵连，致使贤子孙终身受恶祖父之遗殃；恶子孙举世享贤祖父之福庇。则是在上之善恶昭然不爽，在下之善恶有屈无伸矣。恐是是非非，如此游移不定，不只足开舞文玩法之端乎？”十王齐拱手称扬道：“上仙金玉之论，几令我辈搁笔，不敢判断矣。”孙小圣笑道：“这总是混沌留余，实非列位贤王之罪。”

说罢，又信手抽出一本来看，却是万国帝王天禄总簿。又信手揭起一张来看，却是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下注着“享国三十三年”。孙小圣问道：“这唐太宗可就是差唐三藏法师同我老大圣往西天去取经那个皇帝吗？”十王答道：“正是他。”孙小圣道：“他贞观政治太平，也要算个有道的帝王了。享国三十三年，也不为多。”再细看时，只见两个“三”字不是一样的，下一个“三”字，三画停匀，上一个“三”字，三画皆促⑤在上面。心下有些疑惑。复留心一看，又见上二笔墨色浓于下一笔，因指出付与十王看道：“此三字似乎有弊。”十王看了，俱各大惊道：“果然是添改！”因叫众判官查问是谁，众判官尽推不知。秦广王道：“此事岂容推却！”叫抬过业镜来照，照出是判官崔珏作弊。崔判官方伏地请罪。十王大怒道：“唐家国运，通共该二百八十九年。今太宗名下，添了二十年，却不凑成三百零九年了？违悖天数，不独汝辈死不足尽辜⑥，即我辈十王，俱获罪不小。只得解你到上帝处，请旨定夺。”崔判官只是磕头。孙小圣因问道：“崔判官，你为何作弊？”崔判官道：“唐太宗实判官故主，又有人曹官魏征书来，故一时徇情。”孙小圣劝十王道：“事已既往，不可追矣。且权在列位贤王，解到上帝，未免多事。今幸尚是唐家天下，莫若挪前减后，扯平他的运数便了。”十王道：“上仙吩咐，敢不领命，但不知怎生扯平？”孙小圣道：“可查唐家后代该到何宗？”十王道：“此后该到宪宗了。”孙小圣道：“可查宪宗该多少年寿？”十王

道："该享国三十五年，享年六十三岁。"孙小圣道："何不改注他享国十五年，享年四十三岁便扯平了。"十王闻言大喜道："又蒙检举，又蒙周旋，感德不浅。但宪宗彼时四十三岁，精力未衰，如何得宴驾⑦？"孙小圣道："这有何难？近日皇帝多好神仙，爱行房术；崔判官既私延太宗之寿，何不即将他罚作方士，献丹药以明促⑧宪宗之寿。承行作弊，本该正法典刑。姑念尽忠故主，合令杖杀，以了此一段公案。"十王齐拱手称谢道："昔年老大圣判断公事，止凭铁棒，威则有余，理实不足。今上仙针芥对喝⑨，过于用棒，可称跨灶⑩矣。"遂立罚崔判官投胎山人柳家，取名柳泌⑪，俟业案完，再来服役。

孙小圣断罢，又信手抽出一本来，却是普天下百姓生死簿。又信手揭起一张来看，却是铜台府地灵县善士寇洪，只见墨笔注着"阳寿六十四岁"，又见朱笔将"六十四"三字涂抹，改作"七十六"。孙小圣看了诧异，又付与十王道："此何说也？"十王道："此人本寿只该六十四岁，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因念他生平好善，加他一纪⑫，故改注了七十六。"孙小圣大笑道："这等说起来，生死为赏罚之私囊，则北斗非'春秋'之铁笔⑬矣。阴司道理，如斯而已。看他何用！"将簿书一推，立起身道："承教！承教！"向十王道："莫怪！莫怪！"遂走下殿来。忽看见殿柱上贴着一付对联道：

是是非非地，
明明白白天。

孙小圣又微微笑道："这等一座大殿，五字对联，忒觉少了。我替你添上几个字何如？"十王齐道："最妙！"孙小圣遂将案上大笔提起，掭得墨浓，在"是是非非地"下添上六字，又在"明明白白天"下也添六字，道：

是是非非地，毕竟谁是谁非？
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

添写毕，丢下笔，哈哈大笑，仍提着铁棒，一路筋斗，竟赶回花果山去了。

〔注〕 ① 端：开头。 ② 人曹官：人间的官。 ③ 恶业：罪恶，罪过。业，佛教徒泛指一切行为、言语、思想，包括善恶两面，常专指恶业。 ④ 不爽：没有差错。爽，违背，差失。 ⑤ 促：紧挨着，靠近。 ⑥ 辜：罪。 ⑦ 宴驾：同"晏驾"，帝王死亡的讳辞。 ⑧ 促：缩短。 ⑨ 针芥对喝：彼此投合。此处指判断与事实吻合。 ⑩ 跨灶：比喻儿子胜过父亲。 ⑪ 柳泌(？—820)：唐代方士。自称能制不死药。宪宗服其药，性躁怒，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所杀。穆宗即位，将他处死。 ⑫ 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⑬ "春秋"之铁笔：定于一尊，无可更改的判断。《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为春秋时期鲁国编年史，相传为孔子所著。

本篇节选自明末清初神魔小说《后西游记》第三回，篇名为笔者所加。

《后西游记》，四十回，作者不详。它模仿吴承恩的杰作《西游记》，主要写唐半偈、小行者(孙小圣)、猪一戒、沙弥师徒四人到西天求取真解的故事。作品别出心裁地提出"真经虽有，真解却无"的立意，通过孙小圣上天入地的经历和唐半偈师徒求取真解途中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批判，实际上是一部以神魔小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批判小说。书中的主要人物，皆由《西游记》派生而来，但也有所发展变化。其中变化比较突出的是唐半偈，他信念虔诚，意志坚定，颇有主见，与徒弟和睦相处，对形形色色的妖魔很少害怕，比之那个耳软心活、善恶不分，对妖怪只会磕头求饶，对孙悟空动辄就念紧箍咒的唐僧来，显然可爱多了。作品构思奇特，文笔诙谐，语言流畅，刺世嫉邪，痛快淋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这里节选的《孙小圣讽阎王》，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篇章。

小说第三回，写孙小圣得到孙悟空心传，成为花果山之主后，忽然想探讨一下生死善恶的道理，便径直来到阴曹地府。十殿阎王闻报，急忙出来迎接。孙小圣开门见山，首先就寿夭与善恶的关系发了一通妙论，使得十殿阎王面面相觑，无言可答。接着，孙小圣又问道："阳世官贪吏弊，故设阴司。不知阴司判书，亦有弊乎？"十殿阎王怕他厉害，连忙表示："今前案俱在，求上仙慧眼照察。倘有弊端，乞为检举，以便改正。"孙小圣也不客气，随即在各种文簿中任意翻检。本篇选文即承此而来。

选文一开始，孙小圣就泾河老龙违犯天条被斩一案，指出阎王的判词不足服人，因为"老龙擅改天时克减雨数这段恶业，皆北斗星君制定，他不得不犯了。"也就是说，罪过主要是在"先注其合死人曹官之手"的北斗头上。针对阎王所说的"老龙前世有业，故北斗注报于今世"，他反驳道："若

说今世无罪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能明？”是呀，如果说因为前世有罪，今世即使无罪也要遭殃，或者，如果因为前世行善，今世即使作恶也该享福，那么，现实的善与恶又怎么区分？这岂不是说人们的遭遇境况都与自己的现实行为无关？况且，前世又有前世，后世又有后世，像这样世世代代连起来看，往往是“贤子孙终身受恶祖父之遗殃，恶子孙举世享贤祖父之福庇。”这样一来，所谓“善恶报应”岂不成了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总是用因果报应来解释贫与富、苦难与享乐的巨大反差，要人们安心忍受不合理的现实，以图来世有个好报。孙小圣的批驳，正刺中了因果报应说的自相矛盾之处。

接着，孙小圣发现唐太宗的享国年限有涂改的痕迹，从而暴露出判官崔珏作弊的罪行。据崔珏本人交代，他之所以擅自将“一十三”改成“三十三”，乃是因为唐太宗是他的故主，又有魏征写信来通融，因而徇私舞弊。这就告诉人们：所谓“生死皆由前定”，所谓“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都是用来糊弄普通百姓的，阴司中掌握权力的官员其实是并不那么相信的。

然后，孙小圣又发现铜台府地灵县善士寇洪的阳寿本该是六十四岁，却被改成了七十六岁，一查问，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干的。这位阴间的最高统治者，竟然也随便改变人们据说是早已“注定”了的寿命！这不能不使孙小圣感到滑稽，他大笑道：“这等说起来，生死为赏罚之私囊，则北斗非‘春秋’之铁笔矣。”这是嘲笑，是饱含着鄙视的笑，是对任情枉法的统治者的有力鞭挞！

在短时间的信手翻阅中竟一下子发现这么多不合理之处，孙小圣深深感到，号称执法如山的阴司，与“官贪吏弊”的阳世一样，也是黑幕重重，弊端百出。他再也不想看下去了，将簿书一推，起身就走。

就在这时，孙小圣看见了殿柱上那副“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的对联。这是阴司统治者们的自诩之辞。尽管阴司充满了是是非非，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声称他们处理起来是“明明白白”。如此厚颜的自我标榜，真使孙小圣又好气又好笑，提起笔就在上、下联各添了六个字，一面质问十殿阎王：“毕竟谁是谁非？”一面斥责他们：“到底不明不白。”这两句话，是孙小圣对阴司的总体评价，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它像尖利的匕首一样，划破了阴司庄严的外表，使这个一向令人敬畏的殿堂暴露出荒唐丑恶的底细。

作品写的是传说中的阴司，却处处使人联想到现实的人间。那视生死为赏罚之私囊的地藏王，不就像一手操纵天下臣民生死的封建帝王吗？那唯唯诺诺的十殿阎王，不就像封建朝廷中尸位素餐的达官显宦吗？那徇私

舞弊的判官,不就像充斥于各级衙门中的贪官污吏吗?作者指斥阴司"不明不白",实际上就是揭露封建社会暗无天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篇文思活泼,妙趣横生。孙小圣在阴司接触的三件案子,均系从《西游记》中信手拈来,但作者却别出心裁,从这些情节中发掘出新的思想意义。这种翻空出奇的本领,闪烁着机智的光彩。全篇语言流畅,议论风发,充分体现了《后西游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的艺术特色。不过,文中议论太多,又反映出《后西游记》的明显缺点:人物个性不够鲜明;社会批判的锋芒较强,而浪漫主义的色彩不足。　(沈伯俊)

首阳山叔齐变节(节选)　艾衲居士

有一个故事,经史上也不曾见有记载,偶见秦始皇焚烧未尽稗官野史中,却有一段奇事。即在周朝未定之时,商朝既烬之日,有昆仲两个,虽是同胞,却有两念,始虽相合,终乃相离。乃兄叫做伯夷,令弟叫做叔齐。他是商朝分封一国之君,祖为墨胎氏,父为孤竹君。夷、齐二人一母所生,原是情投意合,友于恭敬得无上的。只因伯夷生性孤僻,不肯通方①,父亲道他不近人情,没有容人之量,立不得君位,承不得宗祧。将死之时,写有遗命,道叔齐通些世故,谙练民情,要立叔齐为君。也是父命如此,那叔齐道:"立国立长,天下大义。父亲虽有遗命,却是临终之言,是乱命也。"依旧逊那伯夷。而伯夷又道:"父亲遗命,如何改得?"你推我逊不已,相率而逃,把个国君之位,看得弃如敝屣,却以万古纲常为重了。忽因商纣无道,武王兴兵来伐。太公吕望②领了军马前来,一路人民无不倒戈归顺,还挈着箪食壶浆,沿路恭迎。不消枪刀相杀,早已把天下定了。伯夷、叔齐看见天命、人心已去,思量欲号召旧日人民起个义师,以图恢复,却也并无一人响应。这叫做孤掌难鸣的事,只索付之无可奈何。彼时武王兴师,文王去世,尚未安葬。夷、齐二人暗自商量道:"他是商

家臣子，既要仗义执言，夺我商家天下，把君都弑了。父死安葬为大，他为天下，葬父之事不题，最不孝了。把这段大义去罪责他，如何逃闪得去！”正商酌间，那周家军马早已疾如风雨，大队拥塞而来。夷、齐看得不可迟缓，当着路头，弟兄扣马而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两句话说将过去，说得武王开口不得。左右看见君王颜色不善，就要将刀砍去。刚得太公与武王并马而驰，武王所行之师，乃是吊民伐罪③之师，太公急把左右止住，心里也知是夷、齐二人，不便明言，只说：“此义士也，不可动手。”急使人扶而去之。夷、齐这两句话，虽然无济于事，那天地纲常伦理，却一手揭出，表于中天。那天下人心，晓得大义的，也就激得动了。其如纣王罪大恶极，人心尽去，把这两句依旧如冰炭不同炉的。夷、齐见得如此，晓得都城村镇，处处有周家兵马守住，无可藏身。倘或将这有用之躯，无端葬送，不若埋踪匿迹，留着此身，或者待时而动也不可。知反复无算，只得鼓着一口义气，悄悄出了都门，望着郊外一座大山投奔而去。

此山唤名首阳④，即今蒲州地面。山上有七八十里之遥。其中盘曲险峻，却有千层，周围旷野，何止四五百里。山上树木稀疏，也无人家屋宇，只有玲珑孤空岩穴可以藏身；山头石罅有许些薇蕨⑤之苗，清芬叶嫩，可以充饥；涧底岩阿，有几道飞瀑流泉，澄泓寒洌，可以解渴。夷、齐二人只得输心贴意，住在山中。始初只得他弟兄二人，倒也清闲自在。那城中市上的人也听见夷、齐扣马而谏，数语说得词严义正，也便激动许多的人，或是商朝在籍的缙绅、告老的朋友，或是半尴不尬的假斯文、伪道学，言清行浊。这一班始初躲在静僻所在，苟延性命，只怕人知。后来闻得某人投诚，某人出山，不说心中有些惧怕，又不说心中有些艳羡，却表出自己许多清高意见，许多谿刻⑥论头。日子久了，又恐怕新朝的功令追逼符来，身家不当稳便。一边打听得夷、齐兄弟避往西山，也不觉你传我，我传你，号召那同心共志的走做

一堆，淘淘阵阵，鱼贯而入。犹如三春二月烧香的相似，都也走到西山里面来了。

且说山中树木虽稀，那豺狼虎豹平日却是多得紧的。始初见些人影，都在那草深树密之处张牙露爪，做势扬威，思量寻着几个时衰命苦的开个大荤。后来却见路上行人稠稠密密，那些孽畜也就疑心起来，只道来拿他们的，却也不见网罗枪棒。正在踌躇未定之间，只见走出一个二三尺高、庞眉皓齿、白发银须老汉，立在山嘴危峭高巅唤道："那些孽畜过来听我吩咐：近日山中来了伯夷、叔齐二人，乃是贤人君子，不是下贱庸流。只为朝廷换了新主，不肯甘心臣服，却为着千古义气相率而来。汝辈须弭毛敛齿，匿迹藏形，不可胡行妄动！"那众兽心里恍然大悟，才晓得如今天下不姓商了。因想道："我辈虽系畜类，具有性灵。人既旧日属之商家，我等物类也是践商之土，茹商之毛。难道这段义气只该夷、齐二人性天禀成，我辈这个心境就该顽冥不灵的么？"只见虎豹把尾一摆，那些獾狗狐狸之属，也俱鼓着一口义气，齐往山上衔尾而进，望着夷、齐住处躬身曲体，垂头敛足，俱像守户之犬，睡在山凹石洞之中，全不想扑兔寻羊、追獐赶鹿的勾当。后来山下之人，异言异服，奇形怪状，一日一日越觉多了。伯夷的念头介然如石，终日徜徉啸傲，策杖而行，采些薇蕨而食，口里也并不道个"饥"字。看见许多人来挨肩擦背，弄得一个首阳本来空洞之山，渐渐挤成市井。伯夷也还道："天下尚义之人居多，犹是商朝一个好大机括⑦。"不料叔齐眼界前看得不耐烦，肚腹中也枵⑧得不耐烦。一日幡然动念道："此来我好差矣！家兄伯夷乃是应袭君爵的国主，于千古伦理上大义看来，守着商家的祖功宗训是应该的。那微子⑨奔逃，比干⑩谏死，箕子⑪佯狂，把那好题目的文章都做去了。我们虽是河山带砺⑫，休戚世封，不好嘿嘿蚩蚩⑬，随行逐队。但我却是孤竹君次子，又比长兄大不相同，原可躲闪得些。前日撞着大兵到来，不自揣量，帮着家兄触突了几句狂言，几乎性命不免。亏得军中姜太公在内，原与

家兄东海北海大老一脉通家，称为'义士'，扶弃道旁，才得保全，不然这条性命也当孤注一掷去了。如今大兵已过，眼见得商家局面不能瓦全。前日粗心浮气，走上山来，只道山中惟我二人，也还算个千古数一数二的人品。谁料近来借名养傲者既多，而托隐求征者益复不少。满山留得些不消耕种、不要纳税的薇蕨资粮，又被那会起早占头筹的采取净尽。弄得一副面皮薄薄浇浇，好似晒干瘪的菜叶，几条肋骨弯弯曲曲，又如破落户的窗棂。数日前也好挺着胸脯，装着膀子，直撞横行。怎奈何腰胯里、肚皮中软当当、空洞洞，委实支撑不过。猛然想起人生世间，所图不过'名'、'利'二字。我大兄有人称他是圣的、贤的、清的、仁的、隘的，这也不枉了丈夫豪杰。或有人兼着我说的，不过是顺口带挈的。若是我趁着他的面皮，随着他的跟脚，即使成得名来，也只做个趁闹帮闲的饿鬼。设或今朝起义，明日兴师，万一偶然脚蹋手滑，未免做了招灾惹祸的都头。如此算来，就像地上拾着甘蔗粗的，渐渐嚼来，越觉无味。今日回想，犹喜未迟。古人云：'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此时大兄主意坚如金石，不可动摇。若是我说明别去，他也断然不肯。不若今日乘着大兄后山采薇去了，扶着这条竹杖，携着荆筐，慢慢的捱到山前，观望观望；若有一些空隙，就好走下山去。"

彼时伯夷已饿得七八分沉重，原不堤防着叔齐。叔齐却是怀了二心多日。那下山的打扮先已装备停当，就把竹杖、荆筐随地撇下；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道袍，头上带着一顶麻布孝巾，脚下踹一双八耳麻鞋，才与山中面貌各别，又与世俗不同，即使路上有人盘问，到底也不失移孝作忠的论头。不说叔齐下山的话。且说那豺狼虎豹，自那日随了夷、齐上山，畜生的心肠，倒是真真实实守在那里，毫无异念。其中只有狐狸一种，善媚多疑，想也肚里饿得慌了，忽然省悟道："难道商家天下换了周朝，这山中济济跄跄的人都是尚着义气，毫无改变念头？只怕其中也有身骑两头马、脚踏两来船的，从中行奸弄巧。"一面就唤着几个獐儿、

麂儿、猿儿、兔儿分头四下哨探些风声，打听些响动，报与山君知道。“或者捉个破绽，将些语言挑动，得他一个回心转意，我辈也就有肚饱之日了。”商量停当，即便分头仔细踹探。只见前山树阴堆里遮遮掩掩而来，那些打哨的早已窥见，闪在一边。待他上前觑面看时，打扮虽新，形容不改，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前日为首上山的令弟叔齐大人。众兽看见却也吓了一跳，上前一齐抓住，遂作人言道：“叔齐大人，今日打扮有些古怪。你莫不有甚么改易的念头？”叔齐道：“其实不敢相瞒，守到今日也执不得当时的论头了。”众兽道：“令兄何在？”叔齐道：“家兄是九死不渝的。我在下另有一番主意。昨日在山上正要寻见你们主人，说明这段道理，约齐了下山。不料在此地相会，就请到这山坡碎石头上大家坐了，与你们说个畅快。就烦将此段情节转达山君⑭，一齐都有好处。”众兽听见叔齐说得圆活，心里也便松了一松，就把衣服放了，道：“请教，请教。”叔齐道：“我们乃是商朝世胄子弟，家兄该袭君爵，原是与国同休的。如今尚义入山，不食周粟，是守着千古君臣大义，却应该的。我为次子，名分大不相同，当以宗祧为重。前日虽则随了入山，也不过帮亲家兄进山的意思，不日原要下山。他自行他的志，我自行我的事。不消说，我懊悔在山住这几时。如众位及山君之辈，既不同于人类，又不关系纲常，上天降生汝辈，只谈残忍惨毒，饮血茹毛，原以食人为事。当此鼎革之际，世人的前冤宿孽消弭不来，正当借重你们爪牙吞噬之威，肆此吼地惊天之势，所谓应运而兴，待时而动者也。为何也学了时人虚矫气质，口似圣贤，心同盗跖。半醒半醉，如梦如痴，都也聚在这里，忍着腹枵，甘此淡薄，却是错到底了。你们速速将我这段议论与山君商酌，他自然恍然大悟。想了我这段好话，万一日后世路上相逢，还要拜谢我哩！”众兽听了这一番说话，个个昂头露齿，抖擞毛皮，掀天扑地，快活个不了。叔齐也就立起身，拱手道：“你们却去报与山君知也。”众兽一齐跳起，火速星飞，都不见了。叔齐伸头将左右前后周围一看，道：“我叔齐真侥

幸也！若不是这张利嘴，满口花言，几根枯骨几乎断送在这一班口里，还要憎嫌瘪蠢气哩。”

叔齐从此放心乐意，踹着山坡，从容往山下走了二三十里。到一市镇人烟凑集之处，只见人家门首俱供着香花灯烛，门上都写贴“顺民”二字。又见路上行人有骑骡马的，有乘小轿的，有挑行李的，意气扬扬，却是为何？仔细从旁打听，方知都是要往西京朝见新天子的。或是写了几款条陈去献策的，或是叙着先朝旧职求起用的，或是将着几篇歪文求征聘的，或是营求保举贤良方正的，纷纷奔走，络绎不绝。叔齐见了这般热闹，不觉心里又动了一个念头道：“这些纷纷纭纭走动的，都是意气昂昂，望着新朝扬眉吐气，思量做那致君泽民的事业。只怕没些凭据，没些根脚，也便做不出来。我乃商朝世臣，眼见投诚的官儿都是我们十亲九戚，虽然前日同家兄冲突了几句闲话，料那做皇帝的人决不把我们锱铢计较。况且家兄居于北海之滨，曾受文王养老之典，我若在朝，也是一个民之重望，比那些没名目小家子骗官骗禄的，大不相同矣！”一边行路，一边思想。正在虚空模拟之际，心下十分喧热。抬头一望，却见五云深处缥缈皇都。叔齐知道京城不远，也就近城所在寻个小寓，暂且安身，料理出山之事。诸般停当，方敢行动。整整在那歇客店里想了一夜。

次日正要到那都城内外觅着乡亲故旧，生发些盘费，走不上一二里路，只见西北角上一阵黑云推起，顷刻暗了半天，远远的轰轰烈烈，喧喧阗阗，如雷似电，随着狂风卷地而来。叔齐也道是阵暴风疾雨陡然来的，正待要往树林深处暂为躲避，那知到了面前，却是一队兵马。黑旗黑帜，黑盔黑甲，许多兵将也都是黑袍、黑面的。叔齐见了，先已闪得神魂颠倒。不料当着面前大喊一声道：“拿着一个大奸细也！”不由分说，却把叔齐苍鹰扑兔相似一索捆了，攒着许多刀斧手，解到营内。叔齐还道是周家兵马，大声喊道：“我是初出山来投诚报效的！”上边传令道：“既是投诚报效的，且把绳索松了。”叔齐神魂方定。抬头一看，却见上

面坐的都是焦头烂额、有手没脚、有颈无头的一班阵上伤亡。中间一人道："你出身投诚报效，有何本事？"叔齐也就相机随口说道："我久住山中，能知百草药性。凡人疾病，立能起死回生。"众伤亡听见这话，正在负痛不过的时节，俱道："你有药，速速送上来，替我辈疗治一治。随你要做甚么官，都是便的。"言之未已，忽见左班刀斧手队里走出一人，上前将叔齐头上戴的孝巾一把扯落，说道："你既要做官，如何戴此不祥之物？就是做了官儿，人也要把你做匿丧不孝理论！"那右班又走出一个人来，把叔齐面孔仔细一认，大叫道："这是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叫做叔齐。近来脸嘴瘦削，却就不认得了。"众人上前齐声道："是是，若论商家气脉，倒是与我们同心合志的。但是这样衣冠打扮，又不见与他令兄同行，其中必有缘故。"中间坐的道："近来人心奸巧，中藏难测，不可被他逞着这张利口脱漏了去！"吩咐众人带去，正待仔细盘诘个明白。叔齐心里才省得这班人就是雒邑顽民了。不觉手忙脚乱，口里尚打点几句支吾的说话，袖中不觉脱落一张自己写的投诚呈子稿儿。众人拾起从头一念，大家拳头巴掌雨点相似，打得头破脑开。中间的骂道："你世受商家的高爵厚禄，待你可谓不薄，何反蒙着面皮，败坏心术，就去出山做官。即使做了官儿，朝南坐在那边，面皮上也觉有些惭愧。况且新朝规矩，你扯着两个空拳怎便有官儿到手？如此无行之辈，速速推出市曹，斩首示众！"众人把叔齐依旧捆缚，正要推出动手，且未说毕。

只说前日众兽得了叔齐这番说话，报与山君。山君省道："有理，有理！我辈若忍饿困守山中，倒做了逆天之事。"一个个磨牙砺齿，一个个奋鬣张威，都在山头撼天震地，望着坡下一队一队踹踱而来。行到山下，适值撞着那些顽民营里，绑着叔齐押解前来。将次行刑之际，那前队哨探的狐兔早已报与山君，道："前日劝我们出山的叔齐，前途有难。"那山君即传令众兽上前救应，却被那顽民队里将弓箭刀枪紧紧布定。众兽道："拜上你家

头领，叔齐乃是我辈恩主，若要动手，须与我们山君讲个明白，方可行刑。不然，我们并力而来，你们亦未稳便。”不一时那顽民的头目与那兽类的山君，两边齐出阵前，俱各拱手通问一番。然后山君道：“叔齐大人乃我辈指迷恩主，今日正要奉上天功令，度世安民，刈除恶孽，肃清海宇，敷奏⑮太平。你如何把他行害？”那顽民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叔齐乃商朝世勋，他既上欺君父，下背兄长，是怀二心之人。我辈仗义兴师，不幸彼苍不佑，致使我辈沦落无依。然而一片忠诚天日可表，一腔热血万载难枯。今日幸得狭路相逢。若不剿除奸党，任他衣紫腰金，天理何存？王纲何在？”两边俱各说得有理，不肯相让。

正在舌锋未解之时，只见东南角上祥云冉冉，几阵香风，一派仙乐齐鸣。前有许多珍禽异兽跳跃翱翔，后有许多宝盖幢幡飘飘飞舞，中间天神天将簇拥着龙车凤辇而来。传呼道：“前边的畜生、饿鬼，俱各退避！”那顽民兽类也先打听得来的神道乃是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号为“齐物主证世金仙”，专司下界国祚兴衰、生人福禄修短，并清算人世一切未完冤债等事。今当国运新旧交接之时，那勾索的与填还的正在归结之际。两边顽民、兽类与叔齐见了，一齐跪下，俱各诉说一番。齐物主遂将两边的说话仔细详审，开口断道：“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是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时令，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况且尔辈所作所为，俱是腌臜龌龊之事，又不是那替天行道的真心，终甚么用！若偏说尔辈不是，把那千古君臣之义便顿然灭绝，也不成个世界。若尔辈这口怨气不肯消除，我与尔辈培养，待清时做个开国元勋罢了。”众顽民道：“我们事虽不成，也替商家略略吐气。可恨叔齐背思事仇，这等不忠不孝的人，如何容得！”齐物主道：“道隆则隆，道汙

则汙。从来新朝的臣子,那一个不是先代的苗裔?该他出山,同着物类生生杀杀,风雨雷霆,俱是应天顺人,也不失个投明弃暗。"众顽民道:"今天下涂炭极矣,难道上天亦好杀耶?"齐物主道:"生杀本是一理。生处备有杀机,杀处全有生机。尔辈当着场子,自不省得!"众顽民听了这番说话,个个点首。忽然虎豹散去,那顽民营伍响哓一声,恍如天崩地裂。那一团黑云黑雾俱变作黄云,逍遥四散,满地却见青莲万朵,涌现空中。立起身来,却是叔齐南柯一梦。省得齐物主这派论头,自信此番出山却是不差,待有功名到手,再往西山收拾家兄枯骨未为晚也。

〔注〕 ① 通方:通晓为政之道。 ② 太公吕望:周初人,姜姓,吕氏,名尚。辅助武王灭商。周朝既建,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③ 吊民伐罪:抚慰人民,讨伐有罪。 ④ 首阳:山名,即雷首山,又名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⑤ 薇蕨:指巢菜,又名野豌豆。蔓生,茎叶似小豆,可生食或作羹。 ⑥ 谿刻:苛刻。 ⑦ 机括:原指弩上发箭的机件,后用以比喻治事的权柄。此处作机会、动力解。 ⑧ 枵(xiāo 嚣):中心空虚的树根,引申为空虚。 ⑨ 微子:商纣王庶兄,名启。入周后被封于宋,为宋国始祖。 ⑩ 比干:商纣王叔伯父,因犯颜强谏,纣怒,剖其心而死。 ⑪ 箕子:商纣王叔伯父,因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 ⑫ 河山带砺:比喻国基坚固,国祚长久。 ⑬ 嘿嘿蚩蚩:嘿嘿,沉默貌;蚩蚩,敦厚貌。 ⑭ 山君:此处指老虎。 ⑮ 敷奏:陈述奏进。

伯夷与叔齐的故事历来为人们所熟悉。这兄弟俩在武王伐纣之时,曾经勇敢地拦马进谏;商朝灭亡后,他们耻食周粟,遁入首阳山,仅靠采薇充饥,最后饿死在山中。因此,伯夷与叔齐的事迹千古以来一直被广为传颂,兄弟俩被尊为气节操守的楷模。可是翻开艾衲居士所著的《豆棚闲话》,第七则故事的标题就使人大吃一惊:首阳山叔齐变节。再细读作品,发现在艾衲居士的笔下,伯夷的形象虽未大变,叔齐却被写成了先是沽名钓誉上山,后又不耐饥寒困顿,下山归顺新朝,以谋求功名富贵的小人。作者为何不顾史实要将叔齐的形象塑造得如此不堪?为了解决读者的疑惑,鸳湖紫髯狂客在这则故事的"总评"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若腐儒见说翻驳叔齐,便以为唐突西施矣。必须体贴他幻中之真,真中之幻。明明鼓励忠义,提醒流俗,如煞看着虎豹如何能言,天神如何出现,岂不是痴

人说梦。"作者这样描写显然并非是无事生非,将写翻案文章当作游戏,或故发惊人之论以显己之高明。那么,何谓"幻中之真,真中之幻"呢?这里不妨再借用紫髯狂客赞许作者之语:"满口诙谐,满胸激愤。把世上假高尚与狗彘行的委曲波澜,层层写出。"也就是说,不应去计较故事中人物事迹的真假,而应体会作品"鼓励忠义"、揭露与批判"假高尚与狗彘行"的主旨,并理解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作者在表现这一主旨时才采用了翻历史之案的曲折手法。

这篇小说写于明朝灭亡、满清定鼎中原后不久,在当时,如史可法似的坚守孤城、不屈而死的忠贞之士固然不是少数,但清兵一到,便像钱谦益那般出降献城,以及先是以明遗民自居,后又出山归顺的官宦、士绅似乎更多。国亡之时,行止如此,也难怪作者要借曲写叔齐的故事来发泄其"满胸激愤"了。若结合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阅读作品,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当时世情的强烈讽刺。在作品中,叔齐下山后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热闹的景象:"又见路上行人有骑骡马的,有乘小轿的,有挑行李的,意气扬扬,却是为何?仔细从旁打听,方知都是要往西京朝见新天子的。或是写了几款条陈去献策的,或是叙着先朝旧职求起用的,或是将着几篇歪文求征聘的,或是营求保举贤良方正的,纷纷奔走,络绎不绝。"这哪里是在虚拟商亡后周初的景象,明明是作者对明亡后清初社会现象直截了当的实写!

这里也应该指出,编撰叔齐归降的故事以讽刺失节之士,并不是艾衲居士的首创,那发明者其实是民间的无名氏,而且从当时的记载来看,似乎想到伯夷、叔齐故事的人还不少。顾公燮《丹午笔记》一二八"滑稽诗"记云:"国初开科取士,诸生皆高蹈远行。次年丙戌,补行乡试,告病诸生俱出。滑稽者作诗嘲之:'天开文云举贤良,一阵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昔年曾耻食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诸生就试"亦云:"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以诗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及进院,以桌凳限于额,仍驱之出,人即以前韵为诗曰:'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意还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闻者无不捧腹。"将小说中的描写与那些诗句作对照,它们构想的相似应该说是一目了然的。按时间顺序判断,显然是那些诗句在民间流传在先,艾衲居士从中受到启发,才创作了嘲讽叔齐变节的

小说,既发泄了自己胸中的激愤,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众对那些标榜清高却又不讲气节操守的士人的鄙视。

不过,不能根据艾衲居士的这种激愤与嘲讽,就简单地认定作者是一位忠于亡明的遗民。实际上,就在同一篇小说中,他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明清鼎革的看法,并且还特意在作品结尾处由所谓"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专司下界国祚兴衰、生人福禄修短"的齐物主说出,即暗示读者,这应该是最合乎情理的见解:"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是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时令,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

很明显,艾衲居士对亡明确实有怀念之心,但又不赞成起义兴师去反清复明。相反的,他主张接受现实,承认清朝的统治,做一个顺民。在《豆棚闲话》中,作者曾多次以朝代更替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除伯夷、叔齐故事的商周鼎革之外,又如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的吴亡越兴、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的隋唐更替等等,而且作者都是站在承认新朝的立场上进行描写的。在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中,艾衲居士又称"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一尊罗汉下界主持",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发生朝代更迭,这正如花开花落一般是正常现象。而在第十二则"陈斋长论地谈天"中,作者更是从玄奥的太极理气等概念出发,在哲学观念的层次上阐述了这一思想。总而言之,艾衲居士在感情上对亡明有所怀念,但在理智上却主张"应天顺人",认同新朝。在入清后的前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中,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很有代表性。然而,如此尖锐地讽刺变节仕清者,这样的作品在清初小说中实不多见。

艾衲居士没有直截了当地批判变节仕清者,而是借改写历史故事作嘲讽。这固然是一种艺术手法,但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作者在《豆棚闲话》最后一则故事中写道:"方今官府禁约甚严,又且人心叵测。"他担心自己讲述的故事"未免为将来酿祸之薮矣",故而只能隐晦曲折地反映与针砭现实。天空啸鹤在为这部作品集作序时写道:"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像生成"。这是《豆棚闲话》创作上的醒目特点,同时也是我们阅读理解"首阳山叔齐变节"这则故事的关键。　　(陈大康)

岳飞枪挑小梁王

钱彩

——《说岳全传》第十二回(节选)

话说张邦昌听得宗爷说出那两桩故事①，明知是骂他妒贤嫉能，却又自家有些心虚，发不出话来，真个是“敢怒而不敢言”，便道：“岳飞，且不要说你的文字不好，今问你敢与梁王②比箭么？”岳大爷道：“老爷有令，谁敢不遵？”宗爷心中暗喜：“若说比箭，此贼就上了当了！”便叫左右：“把箭垛摆列在一百数十步之外。”梁王看见靶子甚远，就向张邦昌禀道：“柴桂弓软，先让岳飞射罢。”邦昌遂叫岳飞下阶先射。又暗暗的叫亲随人去将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令岳飞不敢射，就好将他赶出去了。谁知这岳大爷却不慌不忙，立定了身，当天下英雄之面，开弓搭箭，真个是“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飕飕的一连射了九枝。只见那摇旗的摇一个不住，擂鼓的擂得个手酸。方才射完了，那监箭官将九枝箭，连那射透的箭靶一齐捧上厅来，跪着。张邦昌是个近视眼，看那九枝箭并那靶子一总摆在地下，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听得那官儿禀道：“这举子③箭法出众，九枝箭俱从一孔而出。”张邦昌等不得他说完，就大喝一声：“胡说！还不快拿下去！”

那梁王自想：“箭是比他不过了，不若与他比武，以便将言语打动他，令他诈输，让这状元与我。若不依从，趁势把他砍死，不怕他要我偿命。”算计已定，就禀道：“岳飞之箭皆中，倘然柴桂也中了，何以分别高下？不若与他比武罢。”邦昌听了，就命岳飞与梁王比武。

梁王听了，随即走下厅来，整鞍上马，手提着一柄金背大砍刀，拍马先自往校场中间站定，使开一个门户④，叫声：“岳飞，快上来，看孤家的刀罢！”这岳大爷虽然武艺高强，怕他是个王子，怎好交手，不觉心里有些踌躇。勉强上了马，倒提着枪，慢腾腾

的懒得上前。那校场中来考的、看的，有千千万万，见岳飞这般光景，俱道："这个举子那里是梁王的对手？一定要输的了！"就是宗爷也只道："他是临场胆怯，是个没用的，枉费了我一番心血！"

且说梁王见岳飞来到面前，便轻轻的道："岳飞，孤家有一句话与你讲：你若肯诈败下去，成就了孤家大事，就重重的赏你；若不依从，恐你性命难保。"岳大爷道："千岁吩咐，本该从命；但今日在此考的，不独岳飞一人。你看天下英雄，聚集不少，那一个不是十载寒窗，苦心习学，只望到此博个功名，荣宗耀祖？今千岁乃是堂堂一国藩王，富贵已极，何苦要占夺一个武状元，反丢却藩王之位，与这些寒士争名？岂不上负圣主求贤之意，下屈英雄报国之心？窃为千岁不取，请自三思！不如还让这些众举子考罢。"梁王听了，大怒道："好狗头！孤家好意劝你，你若顺了孤家，岂愁富贵？反是这等胡言乱语。不中抬举的狗才！看刀罢！"说罢，当的一刀，望岳大爷顶门上砍来。岳大爷把枪望左首一隔，架开了刀。梁王又一刀拦腰砍来。岳大爷将枪杆横倒，望右边架住。这原是"鹞子大翻身"的家数，但是不曾使全。恼得那梁王心头火起，举起刀来，当当当，一连六七刀。岳大爷使个解数，叫作"童子抱心势"，东来东架，西来西架，那里会被他砍着？梁王收刀回马，转演武厅来。岳大爷亦随后跟来，看他怎么。

只见梁王下马上厅来，稟张邦昌道："岳飞武艺平常，怎能上阵交锋？"邦昌道："我亦见他武艺不及千岁。"宗爷见岳飞跪在梁王后头，便唤上前来道："你这样武艺，怎么也想来争功名？"岳飞稟道："武举非是武艺不精，只为与梁王有尊卑之分，不敢交手。"宗爷道："既如此说，你就不该来考了。"岳大爷道："三年一望，怎肯不考？但是往常考试，不过跑马射箭，舞剑抡刀，以品优劣。如今与梁王刀枪相向，走马交锋，岂无失误？他是藩王尊位，倘然把武举伤了，武举白送了性命；设或武举偶然失手，伤了梁王，

梁王怎肯干休？不但武举性命难保，还要拖累别人。如今只要求各位大老爷作主，令梁王与武举各立下一张生死文书：不论那个失手，伤了性命，大家不要偿命。武举才敢交手。”宗爷道：“这话也说得是。自古道：‘壮士临阵，不死也要带伤。’那里保得定？柴桂你愿不愿呢？”梁王尚在踌躇，张邦昌便道：“这岳飞好一张利嘴！看你有甚本事，说得这等决绝？千岁可就同他立下生死文书，倘他伤了性命，好叫众举子心服，免得别有话说。”梁王无奈，只得各人把文书写定，大家画了花押⑤，呈上四位主考，各用了印。梁王的交与岳飞，岳飞的交与梁王。梁王就把文书交与张邦昌，张邦昌接来收好。岳大爷看见，也将文书来交与宗泽。宗爷道：“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关⑥，自然自家收着，与我何涉，却来交与我收？还不下去！”岳大爷连声道：“是，是，是！”

两个一齐下厅来。岳大爷跨上马，叫声：“千岁，你的文书交与张太师了。我的文书宗老爷却不肯收，且等我去交在一个朋友处了就来。”一面说，一面去寻着了众弟兄们，便叫声：“汤兄弟，倘若停一会梁王输了，你可与牛兄弟守住他的帐房门首，恐他们有人出来打攒盘⑦，好照应照应。”又向张显道：“贤弟，你看帐房后边尽是他的家将，倘若动手帮助，你可在那里拦挡些。王贤弟，你可整顿兵器，在校场门首等候。我若是被梁王砍死了，你可收拾我的尸首；若是败下来，你便把校场门砍开，等我好逃命。这一张生死文书，与我好生收着；倘然失去，我命休矣！”吩咐已毕，转身来到校场中间。那时节，这些来考的众举子，并那看的人，真个人千人万，挨挨挤挤，四面如打着围墙一般站着，要看他二人比武艺。

且说那梁王与岳飞立了生死文书，心里就有些慌张了，即忙回到帐房之中。列位看官，这又不是出征上阵，只不过考武，为什么有起帐房来呢？一则，他是一家藩王，比众不同；二来，已经买服奸臣，纵容他胡为，不去管他；三来，他是心怀不善，埋伏家将虞候⑧在内，以备防护。故此搭下这三座大帐房：自己与门客

在中间，两旁是家将虞候并那些亲随诸色人等。这梁王来到中间帐房坐定，即唤集家将虞候人等齐集面前，便道："本藩今日来此考武，稳稳要夺个状元。不期偏偏的遇着这个岳飞，要与本藩比试，立了生死文书，不是我伤他，定是他伤我。你们有何主见赢得他？"众家将道："这岳飞有几个头，敢伤千岁？他若差不多些就罢；若是恃强，我们众人一拥而出，把他乱刀砍死。朝中自有张太师等作主，怕他怎的？"

梁王听了大喜，重新整理好了，披挂上马，来到校场中间，却好岳大爷才到。梁王抬起头来，看那岳飞雄赳赳，气昂昂，不比前番胆怯光景，心中着实有些胆怯，叫声："岳举子，依着孤家好！你若肯把状元让与我，少不得榜眼、探花[9]也有你的分，日后自然还有好处与你。今日何苦要与孤家作对呢？"岳大爷道："王爷听禀，举子十载寒窗，所为何事？自古说：'学成文武艺，原是要货与帝王家的。'但愿千岁胜了举子，举子心悦诚服。若以威势相逼，不要说是举子一人，还有天下许多举子在此，都是不肯服的！"

梁王听了大怒，提起金背刀，照岳大爷顶梁上就是一刀。岳大爷把沥泉枪咯当一架。那梁王震得两臂酸麻，叫声："不好！"不由心慌意乱，再一刀砍来。岳大爷又把枪轻轻一举，将梁王的刀枭[10]过一边。梁王见岳飞不还手，只认他是不敢还手，就胆大了，使开金背刀，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望岳大爷顶梁颈膊上只顾砍来。岳大爷左让他砍，右让他砍，砍得岳大爷性起，叫声："柴桂！你好不知分量。差不多，全你一个体面，早些去罢了，不要倒了楣呀！"梁王听见叫他名字，怒发如雷，骂声："岳飞好狗头！本藩抬举你，称你一声举子，你擅敢冒犯本藩的名讳么？不要走，吃我一刀！"提起金背刀，照着岳大爷顶梁上呼的一声砍将下来。这岳大爷不慌不忙，举枪一架，枭开了刀，耍的一枪，望梁王心窝里刺来。梁王见来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绦。岳大爷把枪一起，把个梁王头望下、脚朝天挑于马下；复一枪，结果

了性命。只听得合校场中众举子并那些看的人，齐齐的喝一声采。急坏了左右巡场官；那些护卫兵丁军夜班等，俱吓得面面相觑。巡场官当下吩咐众护兵："看守了岳飞，不要被他走了。"那岳大爷神色不变，下了马，把枪插在地上，就把马拴在枪杆之上等令。

〔注〕 ① 张邦昌(1081—1127)：北宋大臣。钦宗时官至太宰(宰相)，小说中称"丞相"、"太师"。宗爷：即宗泽(1060—1128)，北宋大臣。曾任东京留守，力主抗金。那两桩故事：指小说第十一回宗泽为讽刺张邦昌而提到的两个妒贤嫉能故事：一是苏秦献万言书而被秦相商鞅忌妒，二是温庭筠代作《南花赋》而被晋相桓文忌妒。二事均系后世传说。 ② 梁王：后周世宗(柴世宗)后裔，名柴桂，封梁王。 ③ 举子：参加科举考试的人。 ④ 门户：武艺的架势。 ⑤ 花押：旧时文书上的草书签名。⑥ 交关：牵涉，关联。 ⑦ 打攒盘：比喻混战。攒盘，摆放多种果品、菜肴的食品盘。 ⑧ 虞候：五代时为高级将领名，后渐为低级武职，又演化为官僚贵戚侍从之名。 ⑨ 榜眼：科举考试中进士的第二名。探花：科举考试中进士的第三名。⑩ 枭：挑起，掀开。

本篇选自清代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说岳全传》第十二回，篇名系选者所拟。

《说岳全传》，八十回，原题钱彩编次，金丰增订。钱、金二人生平不详。

《说岳全传》在宋、金对峙的大背景下，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激烈斗争，热情歌颂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愤怒鞭挞以宋高宗赵构和汉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思想，寄托了广大人民的爱憎感情。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作者以史实为基础，大胆进行艺术虚构，把岳飞的英雄形象塑造得相当丰满生动，既突出了他的精忠报国、英勇善战、功勋赫赫，又渲染了他的愚忠思想。此外，作品还成功地塑造了牛皋、秦桧、兀术等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形象。全书情节丰富，波澜起伏；语言通俗生动，有的人物(如牛皋)的语言还颇具个性特色；作者善用夸张手法，使作品富于浪漫气息。因此，从总体上看，《说岳全传》是一部比较优秀的古典长篇小说。

《说岳全传》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情节，"枪挑小梁王"就是其中一个十分精彩的片断。它以浓烈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岳飞与众兄弟上京参

加武举考试，一枪刺死妄想倚势强夺状元的小梁王柴桂的故事。这是全书塑造岳飞形象的一个重要关目。

小说从第九回起，写岳飞与众兄弟来到东京，听宗泽说到丞相张邦昌等受了小梁王柴桂的贿赂，已把今科状元私下许给了柴桂。抱着“是非自有公论”的信念和为天下英雄争一口气的决心，岳飞一面请求宗泽主持公道，一面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争取实现自己的目标。到了考试之日，一心要为国选拔贤才的宗泽将梁王训斥了一顿；张邦昌也想训斥岳飞，却被岳飞不卑不亢的回答弄得无话可说。张邦昌要岳飞和梁王各写一篇兵器论文，以为地位卑贱的岳飞肯定比不上身份高贵的梁王。谁知梁王才写几行字，岳飞已经交了卷。张邦昌对岳飞的文才感到吃惊，却昧着良心加以贬斥，竟要把岳飞赶出校场。宗泽立即出面制止，并将张邦昌狠狠讽刺了几句。本篇选文即承此而来。

选文开头，又羞又怒而又做贼心虚的张邦昌见岳飞文才已经胜过梁王，便问他是否敢与梁王比箭。这一来，恰好为岳飞提供了在天下英雄面前大显身手的机会。尽管张邦昌“暗暗的叫亲随人去将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岳飞却胸有成竹，从容开弓，一口气射完了九枝箭。“九枝箭俱从一孔而出”，表现了岳飞高超的箭法，使小梁王不敢再射。

写到这里，岳飞在文才和武艺两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梁王，在夺取状元的斗争中赢得了重要的一分。显然，张邦昌等奸臣要想与梁王私相授受，已经不可能了。岳飞不动声色的抗争，已经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惯于以势压人的梁王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又提出与岳飞比武。他的如意算盘是：“将言语打动他，令他诈输，让这状元与我。若不依从，趁势把他砍死，不怕他要我偿命。”这样，双方的矛盾一下子尖锐起来，岳飞必须作出选择：是慑于权势，就此退缩，还是不畏邪恶，继续抗争？

此时，岳飞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自己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普通举子，如今要与一位声势煊赫的王爷刀兵相见，他不能不心存顾虑；另一方面，他更不愿意向这位傲慢的王爷屈服，因为这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且会使天下英雄寒心。正是出于这种矛盾心理，当梁王轻声要他诈败时，他立即态度鲜明而又语气委婉地加以拒绝；而当梁王举起大刀向他砍来时，他却不便马上还击，只是东架西挡，一连挡了六七刀。

看到这里，不仅在场围观的人们以为岳飞一定要输，宗泽也误认为岳飞临场胆怯，是个没用的。其实，这只是小说情节上的顿挫，岳飞正在考虑对策，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哩！

梁王以为岳飞被自己的权势吓住了，连忙收刀回马，对张邦昌说："岳飞武艺平常，怎能上阵交锋？"张邦昌也趁机为他帮腔。宗泽气愤不过，质问岳飞。岳飞这才说出自己的顾虑，提出要与梁王立下生死文书，"不论哪个失手，伤了性命，大家不要偿命。"立生死文书，多么好的主意啊！这说明岳飞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准备以力制力，通过厮杀来夺取状元。这也说明岳飞虑事极为周密，已经为事情的结局作了最坏的打算。这样一来，岳飞就可以与梁王在同等地位上交锋，放开手脚施展本领了。

当双方写了生死文书，画了花押，由四位主考盖了印，并且互相交换之后，岳飞找到自己的几位结拜兄弟，作了妥善的安排。这时，人们已经感到一场恶战迫在眉睫。而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岳飞仍然如此从容不迫，确实不愧大将风度。

在这场生死搏斗开始前，感到胆怯的梁王再次企图用富贵来收买岳飞，岳飞则再次严正拒绝。梁王恼羞成怒，举刀向岳飞砍来。岳飞后发制人，又让了他几刀。不识好歹的梁王以为岳飞仍然不敢还手，登时胆大起来，连连挥刀乱砍。砍得岳飞性起，厉声警告梁王不要自找倒楣。梁王见岳飞竟敢直呼其名，不禁狂怒，朝岳飞又是一刀。此时岳飞忍无可忍，只见他隔开梁王的大刀，一枪"望梁王心窝里刺来。梁王……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绦。"紧接着，岳飞"把枪一起，把个梁王头望下，脚朝天挑于马下；复一枪，结果了性命。"这三枪，快如闪电，猛如霹雳，干脆利落，石破天惊！岳飞高超的武艺、过人的胆略，全都集中于这三枪。它杀出了威风，杀出了志气，杀出了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可贵品格。人们不能不为之喝彩，不能不为之拍手称快。

然而，在干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在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众官兵吓得面面相觑的紧要时刻，岳飞却"神色不变，下了马，把枪插在地上，就把马拴在枪杆之上等令"。

小说写到这里，岳飞的英雄形象已是血肉丰满，色彩鲜明，巍然屹立在读者眼前。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小梁王的形象。他本是柴世宗（后周世宗柴荣）的后裔，受封一方藩王，惯于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他利令智昏，企图夺取武状元，交结同年进士，培植私人势力，伺机复辟后周王朝。这种野心本来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梦想，是违背广大人民意愿而应该加以反对的。他自知本事平常，便去走奸臣张邦昌等人的门路，企图用钱财把武状元买到手，这种行径也是卑劣的。就在他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没想到却遇上文武双全的岳飞，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他凭借权势，对岳飞又是利诱，又是

威胁，岳飞却软硬不吃，使他碰了一鼻子灰。当岳飞提出与他订立生死文书之时，他深感意外，犹豫不决。由于张邦昌的催促，他勉强写了生死文书，但和岳飞交换之后，“心里就有些慌张了”。面对决心以死相拼的岳飞，他“心中着实有些胆怯”。而当他挥刀向岳飞砍去，被岳飞举枪“震得两臂酸麻”时，他更加“心慌意乱”。尽管如此，对自己位高权大的迷信使他总是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硬是要逼得岳飞还击。结果，仅仅一个回合，他就死于岳飞的枪下，落得个可耻而又可悲的下场。这一切表明，小梁王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野心家，一个志大才疏的草包，一个自取灭亡的小丑。他那色厉内荏、浅薄猥琐的形象，也被塑造得颇有特色。

后面的情节就不需要多说了：张邦昌背信弃义，要斩岳飞；宗泽主持正义，坚决阻止；牛皋打折旗杆，大声抗议；众武举群情激愤，齐声叫“反”；三奸臣慌作一团，宗元帅放走岳飞；岳飞兄弟夺路而走，各路英雄一哄而散……这一连串行云流水般的情节，犹如一个个急速变换的电影镜头，使读者看得眼花缭乱，时而扼腕叹息，时而愤愤不平，时而扬眉吐气，在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中感受到爱国英雄的磊落之气，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

《岳飞枪挑小梁王》矛盾十分集中，情节波澜起伏，不仅岳飞和梁王的形象塑造得相当鲜明，而且几个着墨不多的人物，如刚直不阿的宗泽、奸佞狡诈的张邦昌、粗豪爽快的牛皋，也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总之，《岳飞枪挑小梁王》是《说岳全传》中一个成功的片断。尽管岳飞没能夺到武状元，但自此以后，他的英名就传遍天下，这就为岳飞英雄形象的完整塑造谱写了一支威武雄壮的序曲。　　（沈伯俊）

李　十　娘

余怀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闻琴歌声，则勃勃欲动。生而婷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帐尊彝[1]，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

展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余每有同人诗文之会，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砚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果②。暮则合乐酒宴，尽欢而散。然宾主轶然，不及于乱。于时流寇讧江北，名士渡江侨金陵者甚众，莫不艳羡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闭匿，称善病，不妆饰，谢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逊词，概勿与通。唯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后易名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贞美之印"。余戏之曰："美则有之，贞则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儿者，何出此言？儿虽风尘贱质，然非好淫荡检者流③，如夏姬、河间妇也④。苟儿心之所好，虽相庄如宾，情与之洽也，非儿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与之合也。儿之不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敛容谢之："吾失言，吾过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才有余，白皙，发覆额，眉目如画。余心爱之。媚亦知余爱，娇啼婉转，作掌中舞⑤。十娘曰："我当为汝媒。"岁壬午⑥，入棘闱⑦，媚日以金钱投琼，卜余中否⑧。及榜发落第，余乃愤郁成疾，避栖霞山寺，经年不相闻矣。鼎革后⑨，秦州刺史陈澹仙，寓蘧桂园，拥一姬，曰姓李。余披帷见之，媚也，各黯然掩袂⑩。问十娘，曰："从良矣！"问其居，曰："在秦淮水阁。"问其家，曰："已废为菜圃。"问其"老梅与梧竹无恙乎？"曰："已摧为薪矣！"问："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赠以诗曰："流落江湖已十年，云鬟犹卜旧金钱。雪衣飞去仙哥老⑪，休抱琵琶过别船⑫。"

〔注〕① 尊彝：青铜酒器，此处泛指一些可供作摆设的器具。② 隃麋(yú mí 愉迷)：墨；隃麋是地名，在今陕西千阳东部，以产墨著称。此处以"隃麋"指代墨；都梁：地名，《本草纲目》载都梁山下有泽，其中生兰草，因名"都梁香"，此处泛指香料，"爇都梁"即焚香；茗果：茶水果点等。③ 荡检：行为随意、放纵。"检"有规矩、准则之意。④ 夏姬：春秋时郑穆公之女，初嫁子蛮，再嫁陈国大夫夏御叔，以放荡著称。河间是地名，在今河北。唐代柳宗元有《河间传》，写河间地方的一个行为放荡的妇女。⑤ 此处极言媚姐的体态轻盈。传说汉代美女赵飞燕体态轻盈，能够在力士掌上的托盘中旋舞。⑥ 壬午：此处指明崇祯十五年(1642)。⑦ 棘闱：科举考试的考场。⑧ 琼：玉制的骰子；投琼：古代的一种游戏。此句言媚姐以抛投金

钱来占卜作者是否能够科举及第。 ⑨ 鼎革后：此指明清易代。 ⑩ 袂：衣袖。此处言二人因为意想不到的见面伤感得掩面而泣。 ⑪ 雪衣：唐代笔记小说《谭宾录》载杨贵妃豢养一白鹦鹉，名"雪衣女"，此处暗喻李十娘，因为她字"雪衣"；仙哥：唐代孙棨《北里志》中记有妓女赵仙哥年齿增长后的落魄遭遇。 ⑫ 此句用唐代白居易长诗《琵琶行》中故事，喻从良妓女的漂泊生涯。

清代文人余怀，著有《板桥杂记》，描写明末秦淮河长板桥地方的妓女生涯，《李十娘》即是其中一篇。作者文笔清新简洁，仿佛是一幅写意画，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资质纯洁美好的风尘女子形象。在外貌描写上，着重表现人物所特有的清丽脱俗之美，并且通过一些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那飘逸幽雅的风神意态，例如作者用细致笔触写她的居住环境，是幽静的"曲房密室"，庭院中种有"花时香雪"的梅树、"翠色可餐"的梧桐和修竹；再写她的淡泊沉静的性格特征，尽管正当走红，她并不热衷风月繁华，而是一味"闭匿，称病，不妆饰，谢宾客"，只同一些文人才士交往。这自然与风月场中的常规行为大相径庭。作者还写了李十娘与作者的一段对话，目的仍然在于刻画人物，写出她内心的纯真情愫。两人的对话以谐谑开始，作者调侃她为何要选"贞美"这样一个名字，不想一句无心之言却深深触动了十娘心中的痛楚，她委婉诉说着沦落风尘的无奈和不甘，竟至于潸然泣下，"儿之不贞，命也如何！"

历代文人都乐于描写妓女，在这方面大体有两种倾向：或是把妓女圣洁化，写她们的坚贞刚烈、出淤泥而不染；或者把她们卑俗化，写她们唯利是图、冷漠无情。余怀的作品则表现出另一种更为平实的风格，把这些被人们蔑视的不幸女子还原为普通人，写出她们的纯洁美好，柔弱可悯。这就凸显出人物与她所置身的"生存场"的极其不协调。那么，人物的精神世界的纯真美好与她出卖色笑的屈辱的生存方式越是不协调，就越是衬托出命运所加之于她们的屈辱和不幸，正因为这些屈辱不幸是她们无法选择和趋避的，对于这一事实的揭示也就表达了对这些不幸女性的深切同情。从这样平实沉静、娓娓道来的抒写中所流露出来的，是作者的一份人道主义情怀，它摒弃了传统的视妓女为卑微下贱的玩物的男性视角，体现出随着晚明时期社会观念的发展演变，文人能够质疑传统礼教，倡扬人文主义精神。他们认识到妓女尽管身处不幸，同样也是人，具有和自己一样的人格尊严，而将对于妓女的尊重和同情形诸文字。

作者是一位由明入清的文人，他对往昔秦淮风光的思忆怀想自然也渗

透故国之思。小说结尾部分仍然用简洁写意的侧写笔法，交待了李十娘后来的命运。作者犹如一位擅长写意的丹青妙手，寥寥几笔，就撷取了一些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渲染出浓郁的感伤情调。例如写分别数年后，作者意外地与媚姐重逢。曾经互相钟情的两人，因为作者当年科举失败，相伴终生的心愿也化作泡影，媚姐此时已做了一个地方官的妾。两人只能"黯然掩袂"，泪眼相看。几句简短的对话，交代了双方内心的感伤和人事的变迁：十娘已经从良，旧居已化为废墟、菜圃，梅树、梧桐和翠竹也都被砍掉做了烧柴。正所谓往事如烟，岁月无痕，经历了犹如"天崩地解"般的明清易代的变革，这种追怀是令人怅惘的。那个沉静美好的人哪里去了？那个幽雅洁净的庭院再向何方寻觅？这些标示十娘美好意态的梅、桐、竹的萧瑟下场，也正象征着李十娘所拥有的那一份清丽幽雅之美，在这滔滔浊世并不能得到理解和珍惜，最终也只能徒然消磨，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挥之不去的故国之思，也有对于故人的绵绵怀念，总之，在对李十娘这个风尘弱女子的描写里，寄托了对美好事物被无情弃置的深沉惋惜。行文前后对照，当年的聚首留给人以美好回忆，虽然在欢乐中也不免有惆怅感伤，如今却连这错综着哀愁的聚首也不可再得。使得这篇短短的作品含有一种深沉委婉的忧伤格调。（孙丽华）

一窦开时迷万镜
物形现处我形亡

董说

——《西游补》第四回

却说行者受此无端谤议，被了辱詈[1]，重重怒起，便要上前厮杀。他又心中暗想："我来的时节，师父好好坐在草里，缘何在青青世界？这小月王断然是个妖精，不消说了。"

好行者！竟不打话，一往便跳。刚才转个弯儿，劈面撞着一座城池。城门额上有碧花苔篆成自然之文，却是"青青世界"四个大字。两扇门儿，半开半掩。行者大喜，急急走进，只见凑城门又有危墙兀立，东边跑到西边，西边跑到东边，却无一窦可进。行者笑道："这样城池，难道一个人也没有？既没有人，却又为何

造墙？等我细细看去。”看了半晌，实无门路。他又恼将起来，东撞西撞，上撞下撞，撞开一块青石皮，忽然绊跌，落在一个大光明去处。行者定睛一看，原来是个琉璃楼阁：上面一大片琉璃作盖，下面一大片琉璃踏板；一张紫琉璃榻，十张绿色琉璃椅，一只粉琉璃桌子；桌上一把墨琉璃茶壶，两只翠蓝琉璃钟子；正面八扇青琉璃窗，尽皆闭着，又不知打从哪一处进来。

行者奇骇不已，抬头忽见四壁都是宝镜砌成，团团有一百万面。镜之大小异形，方圆别制，不能细数，粗陈其概：

> 天皇兽钮镜，白玉心镜，自疑镜，花镜，风镜，雌雄二镜，紫锦荷花镜，水镜，冰台镜，铁面芙蓉镜，我镜，人镜，月镜，海南镜，汉武悲夫人镜，青锁镜，静镜，无有镜，秦李斯铜篆镜，鹦鹉镜，不语镜，留容镜，轩辕正妃镜，一笑镜，枕镜，不留景镜，飞镜。

行者道：“倒好耍子！等老孙照出百千万亿模样来。”走近前来照照，却无自家影子，但见每一镜子，里面别有天地日月山林。行者暗暗称奇，只用带草看法，一览而尽。

忽听耳朵边一人高叫：“孙长老，别来多年，无恙？”行者左顾右顾，并无一人，楼上又无鬼气；听他声音，又不在别处。正疑惑间，忽见一兽纽方镜中，一人手执钢叉，凑镜而立，又高叫道：“孙长老不须惊怪，是你故人。”行者近前看看，道：“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那人道：“我姓刘，名伯钦②。当年五行山下，你出来的时节，我也效一臂之力。顿然忘记，人情可见！”行者慌忙长揖道：“万罪！太保③恩人，你如今作何事业？为何却同在这里？”伯钦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行者道：“既是不同，如何相见？”伯钦道：“你却不知。小月王造成万镜楼台，有一镜子，管一世界，一草一木，一动一静，多入镜中，随心看去，应目而来。故此楼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行者转一念时，正要问他唐天子消息，辨出新唐真假，忽见黑林中走出一个老婆婆，三两个觔斗，把伯钦推进，再不出来。

行者怏怏自退。看看日色早已夜了，便道："此时将暗，也寻不见师父，不如把几面镜子细看一回，再作料理。"当时从"天字第一号"看起，只见镜里一人在那里放榜；榜文上写着：

第一名廷对④秀才柳春，第二名廷对秀才乌有，第三名廷对秀才高未明。

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题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不多时，又早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楼上摇头诵念。旁有一少年问道："此文为何甚短？"那念文的道："文章是长的，吾只选他好句子抄来。你快来同看，学些法则，明年好中哩。"两个又便朗声读起。其文曰：

振起之绝业，扶进之人伦；学中之真景，治理之完神。何则？此境已如混沌之不可追，此理已如呼吸之不可去。故性体之精未泄，方策之烬皆灵也。总之，造化之元工，概不得望之中庸以下；而鬼神之默运，尝有以得之寸掬之微。

孙行者呵呵大笑道："老孙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炉中，听得老君对玉史仙人说着：'文章气数：尧、舜到孔子是"纯天运"，谓之

“大盛”；孟子到李斯是“纯地运”，谓之“中盛”；此后五百年该是“水雷运”，文章气短而身长，谓之“小衰”；又八百年，轮到“山水运”上，便坏了，便坏了！’当时玉史仙人便问：‘如何大坏？’老君道：‘哀哉！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做的文字，更有蹊跷：混沌死过几万年还放他不过；尧、舜安坐在黄庭内，也要牵来！呼吸是清虚之物，不去养他，却去惹他；精神是一身之宝，不去静他，却去动他！你道这个文章叫做什么？原来叫做“纱帽文章”！会做几句，便是那人福运，便有人抬举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当时老君说罢，只见玉史仙人含泪而去。我想将起来，那第一名的文字，正是‘山水运’中的文字哩。我也不要管他，再到‘天字第二号’去看！”

〔注〕 ① 詈：责骂。 ② 刘伯钦：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乃山中猎户，号称“镇山太保”，尝救唐僧于虎口，并助其在两界山收孙悟空为徒。 ③ 太保：南方对巫师的称呼，后亦泛指有神奇本领者。 ④ 廷对：即殿试，古代科举等级最高的考试，考生通过省试后，集中京城参加会试，会试中式者，再参加在宫中举行的殿试，由皇帝根据成绩优劣，钦点三甲名次，即所谓状元、榜眼、探花。

《西游补》，明末清初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董说撰，一说为其父董斯张撰。小说乃《西游记》的续书之一，从《西游记》“三调芭蕉扇”故事结束处落笔，叙孙悟空为鲭鱼精迷惑，撞入幻境“青青世界”，经历了许多古今未来、稀奇古怪之事，最后在虚空道人的呼唤下，猛然醒悟，杀死鲭鱼精，重返取经队伍。全书虽仅十六回文字，但想象奇特，笔意恣肆，结构超妙，语辞老辣，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故历来深受小说研究者的推崇。

本回以一个充满禅机的回目，紧扣第三回，把读者引入神奇的“三千大千世界”——万镜楼台，在那里，各式各样的宝镜，分管着不同的物形世界，一草一木，一动一静，多入镜中，随心看去，应目而来。那么，透过“天字第一号”宝镜，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是一幅高度浓缩的科举百态图！其中有或哭或骂，或痴或呆，或狂或怒的“榜上无名者”；也有或洋洋得意，或喜不自胜，或道貌岸然，或惺惺作态的“榜上有名之人”，形形色色，惟妙

惟肖，直欲写尽科举制度下旧文人的众生相。至此，小说并没有收笔之意，更拈出一段高中头名的廷对文章，借好事者之口，朗声读出，陈腐之气，迎面扑来；紧接着，作者又通过孙悟空的雷公嘴，将一班热衷于功名利禄，却不学无术的八股文人，骂了个体无完肤、一钱不值，称他们是“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所写之文章“更有蹊跷”，其实质皆为“纱帽文章”。

古代小说涉笔科举、讽刺文人的篇章不在少数，但像如此酣畅淋漓、痛快彻底者，实属罕见。这里，我们必须联系董说的生平经历，才能加深对此的理解。董说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祖父均为进士及第，但至其父时，家道中落，董斯张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廪贡生。据资料记载，董说天资聪颖，“十岁能文，十三岁入泮，十六岁补廪”(《甲申朝事小纪》)。然而，他的考运却与其父亲一样的坏，二十岁时，董说偕朋友赴京师应举，结果全都落第，他悲叹道：“贵人车马满天下；落落诸子，有懿不录，无罪被放，竟使明天子甲乙之科，为驱除吾党之策”。后来，他又将自己历年所写应试文章，付诸一炬，从此绝意仕进。三十七岁时，董说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很显然，正是因为董说在现实生活中，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才在《西游补》小说中写下如此强烈地针砭时弊的第四回，清晰地表达了其深刻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潘建国)

雷州盗记　　徐芳

雷①于粤为最远郡。崇祯初，金陵人某以部曹②出守，舟入江遇盗。知其守也，杀之，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以众中一最黠者为伪守，持牒③往，而群诡为仆，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④，咸诵重之。未几，太守出示禁游客，所隶毋得纳金陵人只履，否者虽至戚必坐⑤。于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严介⑥若此也。

亡何，守之子至，入境，无敢舍者。问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诘朝⑦守出，子道视，非父也，讯其籍里名姓，则皆父。子悟曰：

"噫！是盗矣！"然不敢暴语，密以白监司使。监司曰："止！吾旦日饭守而出子。"于是戒吏，以卒环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谒，监司饮之酒，出其子质⑧，不辨也。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就坐掸之。其卒之环守者，亦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胥⑨逸去，仅获其七。狱具如律⑩，械送金陵杀之。于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盗云。

东陵生闻而叹曰："异哉！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盗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贤也，将间⑪而括其藏与其郡人之资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赀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东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注〕 ① 雷：州名。州治在海康。即今广东海康县。 ② 部曹：部、曹本为古代职官治事的机构，后世以尚书为各部的长官，而部郎则分司办事，各部之司官即称为部曹。 ③ 牒：授官的簿录，凭证。 ④ 监司使：官名。指监察地方属吏之官。明代按察使及按察分司等都以监察为职，亦称监司使。 ⑤ 坐：获罪。 ⑥ 严介：清正严明。介，耿直。 ⑦ 诘朝：明朝。次日早晨。 ⑧ 质：对质，证实。 ⑨ 胥：全，皆。 ⑩ 狱具如律：定案后依法惩处。狱具，判罪定案。如律：按法律执行。如，依照。 ⑪ 间：乘间，私自。

本文选自张潮《虞初新志》。作者徐芳。小说通过强盗冒充太守，上任后"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其寮属暨监司使，咸诵重之"的故事，尖锐地讽刺了当时官不如盗，盗成于官的社会黑暗现状。

本文可视作一篇公案小说。小说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曲折离奇，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就题材而言，此类故事在中国小说史上屡有所见：唐《原化记》中所叙"崔尉子"、《乾臊子》中所叙"陈义郎"、《奇闻录》中所叙"李文敏"，宋《青琐高议》中所叙"卜起传"等故事，均与本文相近。本文之妙是在这些小说的基础上，其故事情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更加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相比之下，其他同类作品多写罪犯杀人夺妻，持牒赴任，后子女长大成人，为父报仇伸冤，常令人感到有陈陈相因的雷同感，且情节也嫌简略，缺乏曲折跌宕之趣。本文始写某守被害以后，盗并歼其从者，独留其妻女，持牒赴任，却并没有提及某守儿子的状况，这就为故事的

进一步发展留一伏线。盗抵任之后，作者并没有写其如何霸某妻女，而是笔锋一转，写其“甚廉干，有治状，雷人相庆得贤太守”。不但出人意外，且为后文又作铺垫，又设悬念，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很难预测后文发展态势。继之又起波澜，写假太守“出示禁游客”，不但超出常人预料，且令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之清正严明，使人觉得仿佛案情进一步复杂，更难真相大白。就在这时，作者却笔锋一转，陡然插入真太守之子至，使案情呈现出柳暗花明的趋势。太守子入雷境，无敢舍者，从而引起了他的疑惑，是假太守之狡黠反露马脚。来日守出，守子候道边窥视，于是真相大白。案情已明，文章也可以作结了。但作者却没有结，而是又开生面，写监司使知道事情真相后戒吏卒，包围太守舍，设计宴请假太守，伏甲酒所，演了一出鸿门宴、甘露寺。宴会上“守窘，拟起为变，而伏甲发”，捕获假太守；包围假太守官署的士卒“破署入，贼数十人，卒起格斗，胥逸去，仅获其七”，场面刀光剑影，惊心动魄。最后才按律将所捕犯人送往金陵杀之，了结这一公案。纵观全文，真可谓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在一般仅五百字以内的短篇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王恒展）

剑　侠　　王士禛

某中丞①巡抚上江②，一日，遣吏赍③金三千赴京师，途宿古庙中，扃镭④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门钥宛然，怪之。归告中丞，中丞怒，亟责偿。官吏告曰：“偿固不敢辞，但事甚疑怪，请予假一月往踪迹之，愿以妻子为质。”中丞许之。比至失金处，询访久之，无所见，将归矣，忽于市中遇瞽⑤叟，胸悬一牌云：“善决大疑。”漫问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踪迹，可觅车子乘我，君第随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几百里，无复村疃⑥。至三日，逾亭午⑦抵一大市镇，叟曰：“至矣。君但入，当自得消息。”不得已，第从其言。比入市，则肩摩毂击，万瓦鳞次。忽一人来讯曰：“君非此间人，奚至此？”告以故，与俱至市口觅瞽叟，已失所在。

乃与曲折行数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历阶及堂，寂无人，戒令少待。顷之，传呼令入，至后堂。堂中惟设一榻，有伟男子科跣⑧坐其上，发长及骭⑨，童子数人执扇拂左右侍。拜跪讫，男子讯来意，具对，男子颐指⑩语童子曰："可将来！"即有少年数辈扛金至，封识宛然，问曰："宁欲得金乎？"吏叩头曰："幸甚，不敢请也。"男子曰："乍来此，且将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门而去，日予三餐，皆极丰腆。是夜月明如画；启后户视之，见粉壁上累累有物，审视之，皆人耳鼻也，大惊，然无隙可逸去，徬徨达晓。前人忽来传呼，复至后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谓曰："金不可得矣，然当予汝一纸书。"辄据案作书，掷之挥出。前人复导至市口，惝怳疑梦中，急觅路归。见中丞，历述前事，叱其妄，出书呈之。中丞启缄，忽色变而入，移时，传令归舍，并释妻子，豁⑪其赔偿。吏大喜过望。久之，乃知书中大略：斥中丞贪纵，谓勿责吏偿金，否则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觉，发截若干寸，宁忘之乎？问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剑侠也。日照⑫李洗马⑬应扁闻之望江⑭龙简讨⑮燮云。

〔注〕 ① 中丞：官名。汉代御史大夫下设两丞，一称御史丞，一称中丞。明清常以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出任巡抚，因此巡抚也称中丞。清代巡抚为省级地方长官。 ② 上江：今安徽。 ③ 赍(jī基)：带东西送人。 ④ 扃镢(jué 爵)：封锁。 ⑤ 瞽：瞎。 ⑥ 疃：村，屯。 ⑦ 亭午：正午。 ⑧ 科跣：科头跣足。科头，结发而不戴冠。跣足，赤脚。 ⑨ 骭：肋骨，也指小腿骨。 ⑩ 颐指：以面颊表情示意指使人。颐，下颌。 ⑪ 豁：免除。 ⑫ 日照：山东属县，即今日照市。 ⑬ 洗马：官名。为太子官属。 ⑭ 望江：县名，今属安徽。 ⑮ 简讨：明代翰林院史官名。本作"检讨"，因避崇祯帝讳改。属翰林院，掌修国史。

本篇采自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武侠小说。作者虽出身于一个"四世三宫保，一门六尚书"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官至刑部尚书，但仍能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的腐败，同情人民疾苦。因作者"性好笔记杂录"，在写作《池北偶谈》期间又结识了清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并为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以书中的笔记小说有十余篇与《聊斋志异》如出一辙，如《蒋虎臣》、《啖石》、《林四娘》等，本篇也是其中

的一篇。这些故事很可能于当时在民间广为流传，分别被二人记录于各自的著作中，也有的直接采自《聊斋志异》，如《小猎犬》篇末即有“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的说明。

本文的故事情节与《聊斋志异》中的《王者》相仿。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侠客，两位侠客做的又都是惩恶扬善之事，就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都像世外桃源般富庶与安宁。同时，这两篇作品的主旨大同小异，均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社会尤其是贪官污吏的不满和愤恨。

但相比之下，本篇有它自身的艺术特点，即善于设置悬念。吏赍三千金赴京，在古庙中门钥宛然，扃镭甚固而失金所在，此一怪，悬念顿起。吏于失金处询访久之，一无所得；将归而忽于市中遇瞽叟，言知金踪迹，此二怪，又一悬念。瞽叟不仅识途，且能于深山中行几百里，指挥如意，直至市镇，此三怪，又一悬念。吏入市镇，忽一人来问讯，初见吏而知吏“非此间人”，此四怪，又一悬念。后至市口觅瞽叟，已失所在，此五怪，又一悬念。吏抵剑侠居所如王公之居，至后堂，见伟男子科跣坐榻上，形貌诡异，无名无姓，此六怪，又一悬念。吏被引至一院，扃门而去，三餐皆丰，而粉壁上累累皆人耳鼻，此七怪，又一悬念。金不可得而予一纸书，掷之挥出，此八怪，又一悬念。吏归见中丞，中丞启缄变色，即令吏归舍，并释其妻子，豁其赔偿，此九怪，又一悬念。直至最后才揭开谜底，冰释悬念，“知其为剑侠也”。正是这层出不穷，环环紧扣的悬念，不但使作品结构紧凑，情节生动，同时也抓住了读者的心，从而收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其次，人物形象超凡脱俗，行踪怪异，相貌奇特，也是本文的主要特色之一。那“胸悬一牌云：‘善决大疑’”，漫问之，而忽曰“君失金多少”的瞽叟；那科跣坐于后堂，“发长及骭”的伟男子等等，都使作品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王恒展）

三义坊当锏受腌臜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褚人获

——《隋唐演义》第八回

词曰：

牝牡骊黄，区区岂是英雄相？没个孙阳，骏骨谁相

赏？伏枥悲鸣，气吐青云漾。多惆怅，盐车踯躅，太行道上。　　右调"点绛唇"

宝刀虽利，不动文士之心。骏马虽良，不中农夫之用。英雄虽有掀天揭地手段，那个识他、重他？还要奚落他。那两个少年与王小二拱手，就问道："这位就是秦爷么？"小二道："正是。"二人道："秦大哥请了。"叔宝不知其故，到堂前叙揖。二人上坐。叔宝主席相陪。王小二看三杯茶来。茶罢，叔宝开言道："二兄有何见教？"二人答道："小的们也在本州当个小差使。闻秦兄是个方家，特来说分上。"叔宝道："有甚见教？"二人道："这王小二在敝衙门前开饭店多年，倒也负个忠厚之名。不知怎么千日之长，一日之短，得罪于秦兄？说你怪他，小的们特来陪罪。"叔宝道："并没有这话，这却从何而来？"二人道："都说兄怪他，有些店帐不肯还他。若果然怪他，索性还了他银子；摆布他一场，却是不难的。若不还他银子，使小人得以藉口。"叔宝何等男子，受他颠簸，早知是王小二央来，会说尴话的乔人[1]了。"我只把直言相告二兄：我并不怪他夫妇，只因我囊橐罄空，有些盘费银两，在一个樊朋友身边。此友有泽州投文，只在早晚来，算还他店帐。"二人道："兄山东朋友，大抵任性的多。等见那个朋友，也要吃饱了饭，才好等得；叫他开饭店的也难服事。若要照旧管顾，本钱不敷；若简慢了兄，就说开饭店的炎凉，厌常喜新。客人如虎居山，传将出去，鬼也没得上门，饭店都开不成了。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假若樊朋友一年不来，也等一年不成？兄本衙门，不见兄回也要捉比，宅上免不得惊天动地。凡事要自己活变。"叔宝如酒醉方醒，对二人道："承兄指教，我也不等那樊朋友来了。有两根金装铜，将他卖了算还店帐；余下的做回乡路费。"二人叫王小二道："小二哥，秦爷并不怪你。倒要把金装铜卖了，还你饭钱。你须照旧伏侍。"也不通姓名，举手作别而去。好似：

在笼鹦鸲能调舌，去水蛟龙未得飞。

叔宝到后边收拾金装铜。王小二忽起奸心："这个姓秦的奸

诈，倒有两根甚么金装铜，不肯早卖，直等我央人说许多闲话，方才出手。不要叫他卖，恐别人讨了便宜去。我哄他当在潞州，算还我银子，打发他起身；加些利钱儿，赎将出来。剥金子打首饰，与老婆戴将起来。多的金子，剩下拿去兑与人，夫妻发迹，都在这金装铜上了。"笑容满面，走到后边来。

叔宝坐在草铺上，将两条铜横在自己膝上，上面有些铜青了。他这铜原不是纯金的，原是熟铜流金在上面。从祖秦旭传父秦彝，传到他已经三世了。挂在鞍旁，那铜楞上的金都磨去了，只是槽凹里有些金气。放在草铺上，地湿发了铜青。叔宝自觉没有看相，只得拿一把穰草，将铜青擦去；耀目争光。王小二只道上边有多少金子，蒙着眼道："秦爷，这个铜不要卖。"叔宝道："为何不要卖？"小二道："我这潞州[2]有个隆茂号当铺，专当人甚么短脚货。秦爷将这铜抵当几两银子，买些柴米，将高就低，我伏事你老人家。待平阳府樊爷来到，加些利钱，赎去就是了。"叔宝也舍不得两条金铜卖与他人，情愿去当，回答小二道："你的所见，正合我意，同去当了罢！"

同王小二走到三义坊一个大姓人家，门旁黑直棂内，门挂"隆茂号当"字牌。径走进去，将铜在柜上一放，放得重了些，主人就有些恨嫌之意。"呀！不要打坏了我的柜桌！"叔宝道："要当银子。"主人道："这样东西，只好算废铜。"叔宝道："是我用的兵器，怎么叫做废铜呢？"主人道："你便拿得他动，叫做兵器。我们当久了，没用他处，只好熔做家伙卖，却不是废铜？"叔宝道："就是废铜罢了。"拿大称来称斤两，那两根铜重一百二十八斤。主人道："朋友，还要除些折耗。"叔宝道："铜上金子也不算，有甚么折耗？"主人道："不过是金子的光景，那里作得帐！况且那两个靶子，算不得铜价，化铜时就烧成灰了。如今是铁栎木的，觉重。"叔宝却慷慨道："把那八斤零头除去，作一百二十斤实数。"主人道："铜是潞州出产的去处，好铜当价是四分一斤，该五两短二钱，多一分也不当。"叔宝算四五两银子，几日又吃在肚里，又

不得回乡，仍然拿回去。小二已有些不悦之色。叔宝回店，坐在房中纳闷。

举世尽肉眼，谁能别奇珍？

所以英雄士，碌碌多湮沦。

王小二就是逼命一般，又走将进来，向叔宝道："你老人家再寻些甚么值钱的东西当罢！"叔宝道："小二哥，你好呆！我公门中道路，除了随身兵器，难道带甚么金宝玩物随身？"小二道："顾不的你老人家。"叔宝道："我骑这匹黄骠马，可有人要的？"小二道："秦爷在我家住有好几时，再不曾说这句；说甚么金装铜，我这潞州人，真金子还认做假的，那晓得有用的兵器！若说起马来，我们这里是旱地，若大若小人家，都有脚力。我看秦爷这匹黄骠，倒有几步好走，若是肯卖，几时先回家，公事都完了。"叔宝道："这是就有银子的？"小二道："马出门就有银子进门。"叔宝道："这里的马市，在怎么所在？"小二道："就在西门里大街上。"叔宝道："什么时候去？"小二道："五更时开市，天明就散市了。"小二叫妻子收拾晚饭与秦爷吃了，明日五更天，要去卖马。

叔宝这一夜好难过。生怕错过了马市，又是一日，如坐针毡。盼到交五更时候起来，将些冷汤洗了脸，梳了头。小二掌灯牵马出槽。叔宝将马一看，叫声嗳呀道："马都饿坏在这里了！"人被他炎凉到这等田地，那个马一发可知了。自从算帐之后，不要说细料，连粗料也没有得与他吃了，饿得那马在槽头嘶喊。妇人心慈，又不会铡草，瞒了丈夫，偷两束长头草，丢在槽里，凭那马吃也得，不吃也得。把一匹千里神驹，弄得蹄穿鼻摆，肚大毛长。叔宝敢怒而不敢言。要说饿坏了我的马，恐那小人不知高低，就道连人也没有得吃，那在马乎？只得接扯笼头，牵马外走。王小二开门，叔宝先出门外，马却不肯出门，径晓得主人要卖他的意思。马便如何晓得卖他呢？此龙驹神马，乃是灵兽，晓得才交五更。若是回家，就是三更天也备鞍辔、捎行李了。牵栈马出门，除非是饮水龁青③，没有五更天牵他饮水的理。马把两只前

腿蹬定这门槛，两只后腿倒坐将下去。若论叔宝气力，不要说这病马，就是猛虎，也拖出去了。因见那马尪瘦④得紧，不忍加勇力去扯它，只是调息绵绵的唤。王小二却是狠心的人。见那马不肯出门，拿起一根门闩来，照那瘦马的后腿上，两三门闩，打得那马护疼扑地跳将出去。小二把门一关道："卖不得，再不要回来！"

却说叔宝牵马到西营市来。马市已开，买马与卖马的王孙公子，往来络绎不绝。看马的驰骤杂遝，不记其数。有几个人看见叔宝牵着一匹马来，都叫："列位让开些，穷汉子牵了一匹病马来了！不要挨倒了他。"合唇合舌的淘气。叔宝牵着马在市里，颠倒走了几回，问也没人问一声，对马叹道："马，你在山东捕盗时，何等精壮！怎么今日就垂头丧气到这般光景！叫我怎么怨你，我是何等的人？为少了几两店帐，也弄得垂头丧气，何况于你！"常言道得好：

人当贫贱语声低，马瘦毛长不显肥。

得食猫儿强似虎，败翎鹦鹉不如鸡。

先时还是人牵马，后来到是马带着人走。一夜不曾睡得，五更天起来，空肚里出门，马市里没人瞅睬，走着路都是打盹睡着的。天色已明，走过了马市，城门大开，乡下农夫担柴进城来卖。潞州即今山西地方，收秋都是那茹茹秸儿；若是别的粮食，收拾起来枯槁了，独有这一种气旺，收秋之后，还有青叶在上。马是饿极的了，见了青叶，一口扑去，将卖柴的老庄家一交扑倒。叔宝如梦中惊觉，急去搀扶。那人老当益壮，翻身跳起道："朋友，不要着忙，不曾跌坏我那里。"那时马啃青柴，不得溜缰。老者道："你这匹马牵着不骑，慢慢的走，敢是要卖的么？"叔宝道："便是要卖它，在这里撞个主顾。"老者道："马膘虽是跌了，缰口倒还好哩！"叔宝正在懊闷之际，见老者之言，反欢喜起来了。

喜逢伯乐顾，冀北始空群。

问老者道："你是鞭杖行，还是兽医出身？"老者道："我也不是鞭

杖行，也不是兽医。老汉今年六十岁了，离城十五里居住。这四束柴有一百多斤，我挑进城来，肩也不曾换一换，你这马轻轻的扑了一口青柴，我便跌了一交，就知这马缰口还好；只可惜你头路不熟，走到这马市里来。这马市里买马的，就是那等不得穷的人。”叔宝笑道：“怎么叫做等不得穷的人？”老者道：“但凡富家子弟，未曾买马，先叫手下人拿着一副鞍辔跟着走。看中了马的毛片，搭上自己的鞍辔，放个辔头，中意方才肯买。他怎肯买你的病马培养？自古道：‘买金须向识金家。’怎么在这个所在出脱病马来？你便走上几日，也没有人瞧着哩！”叔宝道：“据你说起来，还是牵到什么所在去卖呢？”老者道：“只是我要卖柴，若是不卖柴，引你到一个去处，这马就有人买了。”叔宝道：“你卖柴的小事。你若引我去卖了这匹马，事成之后，送你一两银子牙钱。”老者听说，大喜道：“这里出西门去十五里地，有个主人姓单，双名雄信，排行第二，我们都称他做二员外。他结交豪杰，买好马送朋友。”

叔宝如酒醉方醒，大梦初觉的一般，暗暗自悔：“我失了检点。在家时常闻朋友说：‘潞州二贤庄单雄信，是个延纳的豪杰。’我怎么到此，就不去拜他？如今弄得衣衫褴褛，鹄面鸠形⑤一般，却去拜他，岂不是迟了！正是临渴掘井，悔之无及。若不往二贤庄去，过了此渡，又无船了，却怎么处？也罢，只是卖马，不要认慕名的朋友就是了。老人家，你引我前去；果然卖了此马，实送你一两银子。”老者贪了厚谢，将四束柴寄在豆腐店门口，叫卖豆腐的：“替我照管一照管。”扁担头上，有一个青布口袋儿，袋了一升黄豆，进城来换茶叶的。见马饿得狠，把豆儿倒在个深坑塘里面，扯些青柴，拌了与那马且吃了。老庄家拿扁担儿引路，叔宝牵马竟出西门。约十数里之地，果然一所大庄，怎见得？但见：

碧流潆绕，古木阴森。碧流潆绕，往来鱼鳞纵横；木古阴森，上下鸟声稠杂。小桥虹跨，景色清幽；高厦

云连，规模齐整。若非旧阀，定是名门。

老庄家持扁挑过桥入庄。叔宝在桥南树下拴马，见那马瘦得不象模样，心中暗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看不上，教他人怎么肯买？"因连日没心绪，不曾牵去饮水啃青刷鲍，鬃尾都结在一处。叔宝只得将左手衣袖卷起，按着马鞍，右手五指，将马领鬃往下分理。那马怕疼，就掉过头来，望着主人将鼻息乱扭，眼中就滚下泪来。叔宝心酸，也不理它的领鬃，用手掌在它项上，拍了这两掌道："马耶，马耶！你就是我的童仆一般。在山东六府驰名，也仗你一背之力。今日我月建⑥不利，把你卖在这庄上，你回头有恋恋不舍之意，我却忍心卖你，我反不如你也！"马见主人拍项吩咐，有欲言之状：四蹄踢跳，嘶喊连声。叔宝在树下长叹不绝。正是：

戚负空群志，还余历块⑦才。

惭无人剪拂，昂首一悲哀。

却说雄信富厚之家，收秋事毕，闲坐厅前。见老人家竖扁担于窗扇门外边，进门垂手，对员外道："老汉进城卖柴，见个山东人牵匹黄骠马要卖；那马虽跌落膘，缰口还硬。如今领着马在庄外，请员外看看。"雄信道："可是黄骠马？"老汉道："正是黄骠马。"雄信起身，从人跟随出庄。

叔宝隔溪一望，见雄信身高一丈，貌若灵官⑧，戴万字顶皂英包巾，穿寒罗细褶，粉底皂鞋。叔宝自家看着身上，不象模样得紧。躲在大树背后解净手，抖下衣袖，揩了面上泪痕。雄信过桥，只去看马，不去问人。雄信善识良马。把衣袖撩起，用左手在马腰中一按。雄信膂力最狠，那马虽筋骨峻嶒，却也分毫不动。托一托头至尾，准长一丈，蹄至鬃，准高八尺；遍体黄毛，如金丝细卷，并无半点杂色。此马妙处，正是：

奔腾千里荡尘埃，神骏能空冀北胎。

蹬断丝缰摇玉辔，金龙飞下九天来。

雄信看罢了马，才与叔宝相见道："马是你卖的么？"单员外

只道是贩马的汉子，不以礼貌相待，只把你我相称。叔宝却认卖马，不认贩马，答道："小可也不是贩马的人；自己的脚力，穷途货于宝庄。"雄信道："也不管你买来的自骑的，竟说价罢了。"叔宝道："人贫物贱，不敢言价；只赐五十两，充前途盘费足矣。"雄信道："这马讨五十两银子也不多；只是膘跌重了，若是上得细料，用些工本，还养得起来。若不吃细料，这马就是废物了。今见你说得可怜，我与你三十两银子，只当送兄路费罢了。"雄信还了三十两银子，转身过桥，往里就走，也不十分勤力要买。叔宝只得跟过桥来道："凭员外赐多少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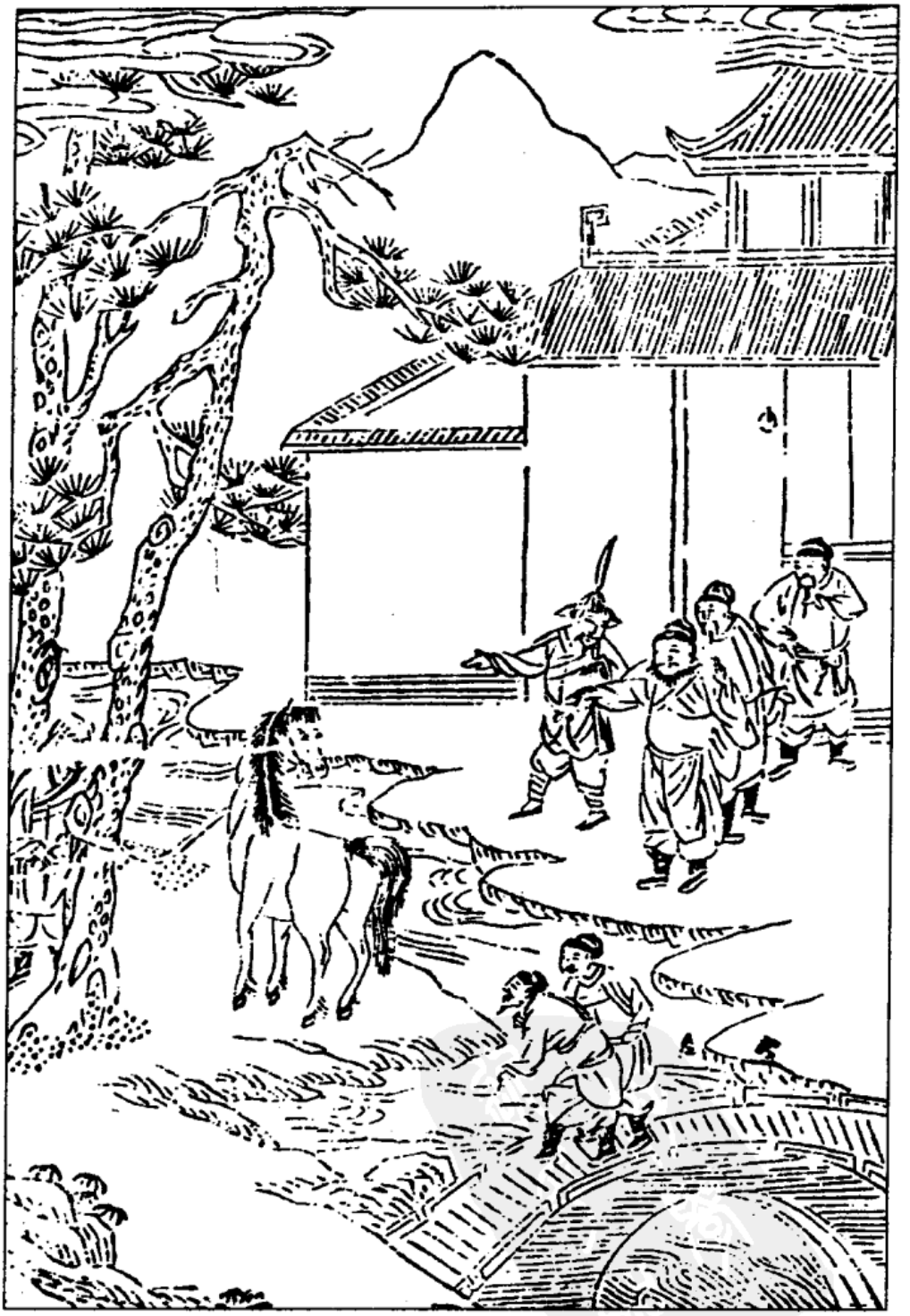
雄信进庄来，立在大厅滴水檐前。叔宝见主人立在檐前，只得站立于月台旁边。雄信叫手下人，牵马到槽头去，上些细料来回话。不多时，手下向主人耳边低声回复道："这马狠得紧，把老爷胭脂马的耳朵，都咬坏了。吃了一斗蒸熟绿豆，还在槽里面抢水草吃，不曾住口。"雄信暗喜，乔做人情道："朋友，我们手下人说，马不吃细料的了。只是我说出与你三十两银子，不好失信。"叔宝也不知马吃料不吃料，随口应道："但凭尊赐。"雄信进去取马价银。叔宝却不是阶下伺候的人，进厅坐下。雄信三十两银子，得了千里龙驹，捧着马价银出来，喜容可掬。叔宝久不见银，见雄信捧着一包银子出来，比得他马的欢喜，却也半斤八两。叔宝难道这等局量褊浅？他却是个孝子，久居旅邸，思想老母，昼夜熬煎。今见此银，得以回家，就如见母的一般，不觉的：

欢从眉角至，笑向颊边生。

叔宝双手来接银子。雄信料已买成，银子不过手，用好言问叔宝道："兄是山东，贵府是哪一府？"叔宝道："就是齐州。"雄信把银子向衣袖里一笼，叔宝大惊，想是不买了，心中好生捉摸不着。正是：

隔面难知心腹事，黄金到手怕成空。

未知雄信袖银的意思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三义坊当铜受腌臜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隋唐演义》插图

〔注〕 ① 馗(qiú 求)话：逼迫人的话。乔人：无赖，坏蛋。 ② 潞州：州名。北周宣政元年(578)置。治襄垣，隋开皇时移治壶关。唐移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③ 齕(hé 合)青：吃青草。 ④ 尪(wāng 汪)瘦：瘦弱。 ⑤ 鹘(hú 胡)面鸠形：脸面像黄鹘那样苍黄无血色；体形像斑鸠那样腹部低陷、胸骨突出。形容人身体瘦弱，面容憔悴。 ⑥ 月建：指旧历每月所建之辰，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等。此处指时辰的吉凶。 ⑦ 历块：指良马越过都邑如历片土。语出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历国，蹶如历块。" ⑧ 灵官：王灵官的略称。道教奉为护法监坛之神，状貌高大威武。

"三义坊当锏受腌臜，二贤庄卖马识豪杰"系清代白话长篇历史演义小说《隋唐演义》的第八回。此书二十卷一百回，系据罗贯中《隋唐志传》、袁于令《隋史遗文》、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及有关正史野乘、唐宋传奇故事撰著的，故鲁迅先生称其"叙述多有来历"(见《中国小说史略》)。

此书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秦琼、程咬金等"草泽英雄"反隋起义与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二为以隋炀帝、朱贵儿与唐玄宗、杨玉环"两世姻缘"为主线的帝妃宫廷艳史逸事。

秦琼的传奇故事是书中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秦琼侠肝义胆，驰名天下，但生当隋末"天下无道，豪杰难容"的时代，徒有浑身本事，却难以实现自己"为国家提一枝兵马，斩将搴旗，开疆展土，博一个荣封父母，荫子封妻"的夙志。只得低声下气任了一个捕盗都头。一次公出，因故滞留客店，欠下店钱，受尽店主催迫嘲侮，不得已出卖所乘黄骠马，因而结识绿林豪杰单雄信，由此引出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侠义故事：元宵夜大闹长安，贾柳店结义，瓦岗寨起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位传奇英雄的豪迈气概和侠义情肠。此一回写他滞留客店，无钱付账，为店主所迫的困窘拮据境况，生动刻画了他性格中宽厚善良、忍辱负重的一面。是全书的精彩篇章，艺术表现颇见功力。

小说结构上采用层层剥笋法展开情节。从上一回开始，写秦琼的客店受困，至此回更如剥笋，层层去壳。随着连续的空手而归，店主一次比一次明显地呈露出势利小人的丑恶本相，秦琼也一次比一次动人地展现了他的宽厚和忍让。

先是店主请来两位差人帮他催讨店钱，话说得尖刻逼人。秦琼却不怪店主刻薄，只怪自己无钱。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心卖掉传家之宝——秦家的独门武器金装锏。一位艺高气壮的豪杰，当他面临生活的意外时，

可以有多种豪强不逊之举，而他却选择了最忠厚善良的老实百姓的行为与方式：承担责任并承受个人的巨大损失。小说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中国式和平民化。宝锏无人识货，竟当不出价钱，只得免当。店主当即示以"不悦之色"，随之又"逼命一般"胁迫。于是，惇厚善良的英雄决意卖马，决意卖掉自己一直骑乘、情同手足的黄骠马。及至发现店主已经"把一匹千里神驹，弄得蹄穿鼻摆，肚大毛长"时，震惊与愤怒之下，他怎样处置对方都可说是意料中事，然而他却出人意外地"敢怒而不敢言"，甚而没有为"饿坏了我的马"而理论几句。到马市后，他的黄骠马因挨饿瘦得难看，无人过问不说，还受了一顿奚落。他竟毫无怨言，只为好马不遇赏识之人而感叹。最后，总算找到买主，以低价卖出。如此这般，简直与几回前遇见强人劫道，出手救人时"恶狠狠觅人厮杀"的虎将，与几回后将强抢民女的宇文惠及一锏打死的侠客判若两人。其实这并非败笔。要知道，店主无论怎样刻薄刁蛮，论人总还算市井平民，论理也未离欠债还钱这一市俗常理。而闹市抢人之类则是封建统治阶级欺世害民的暴行。以暴制暴方显出侠客的本色。遗憾的是，一般侠客往往勇烈过当，负气伤人。秦琼的过人之处恰是超越此辈。他久处下层，善体民情，作为平民化的侠义英雄，其忍让与行侠同源，忍愈坚而侠愈烈，给人以豪爽亲切之感。

结构上的另一特点是一回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按照对联式回目所示，前半叙"当锏"，后半叙"卖马"，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又设置了细腻的过渡。正如美国学者浦安迪《中国叙事学》所言："奇书文体的每一回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称的半边。"他称这种过渡为"纹理"，是"文章段落间的细结构"，是"段落与段落之间的细针密线的问题"。

小说作者善于交叉使用比拟、对照、巧合、点染等艺术手法，写来曲折生动、摇曳多姿。

本回回首引词《点绛唇》与随后的一段议论，开宗明义，以马喻人。此与中段卖马不售时秦琼所叹遥相呼应，实属画龙点睛之笔，为全回书所绘这一龙体注入了灵光，也深化了主题。

作者在写店主王小二无情无义、唯利是图的同时，着意拈出他妻子的贤慧知礼、同情体贴与之相对照。上回书写她见丈夫将秦琼赶进露天破屋，便偷偷送饭送钱，此回与之呼应，又写她听到秦琼的黄骠马被丈夫饿得"在槽头嘶喊"，引发恻隐之心，"偷两束长头草，丢在槽里"。这一反衬有力地凸现了店主的缺肝少肺。

此外，未能实现的"当锏"也是作为"卖马"的陪衬而设置的。从形式上

看，两件事一成一未成，似乎相反，实质上类似，都是随身爱物的割舍，虚实对举，相得益彰。

关于黄骡马的一段描写更是此回书艺术魅力之所在：马敏感到不早不晚牵它出门没有好事，“把两只前腿蹬定这门槛，两只后腿倒坐将下去”。“若论叔宝气力，不要说这病马，就是猛虎，也拖出去了。因见那马尪瘦得紧，不忍加勇力去扯它，只是调息绵绵的唤。”这浓墨重彩的几笔可谓精彩非凡。马恋人，人惜马，传神的马通人性，沉挚的人马感情沟通，一种相依为命的情状呼之欲出。如此通人性、招怜惹爱的良马，却被王小二“两三门闩”打在后腿上，“护疼扑地跳将出去”。在此，作者向我们昭示了金钱财利异化人性之猛恶。

秦琼到当铺当铜不成，到马市卖马又不成，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不为他捏一把汗！情节在此顿住，似乎很难再发展了。作者却恰到好处地用了一个“巧合”：在马市空走多时，人已极度疲乏，稍不留神，饿马已将一位肩挑青柴的老汉撞倒。幸好老汉不曾受伤，也无抱怨，居然是个识马的伯乐，并引导他找到了买主。这一“巧合”的确用得高明，完全合乎生活逻辑。起早赶路，又饿又乏，自然容易发生意外；马市多是以马营利的碌碌庸人，却没有真正的识马与爱马之人。

最后，写老汉将秦琼带到二贤庄，他入庄禀报，秦琼等待时，作者又宕开笔锋，有一番点染：“叔宝在桥南树下拴马，见那马瘦得不象模样，心中暗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也看不上，教他人怎么肯买！’”点出卖马之事，紧接着放笔渲染了人马的相依相恋和卖马者的自疚自责：秦琼伸出手指为马梳理鬃毛，马眼中滚下泪来，他拍着马脖子叹息道：“马耶，马耶！你就是我的童仆一般。在山东六府驰名，也仗你一背之力。今日我月建不利，把你卖在这庄上，你回头有恋恋不舍之意，我却忍心卖你，我反不如你也！”如诗的笔调，揭示了此举蕴含的悲壮与英雄内在的善良。小说因此而更为丰满厚重，耐人品味。　　（颜邦逸）

异侠借银　　褚人获

徽[1]有布商，密以千金分贮布捆中，载归。路遇一人，求附

舟。其人状貌雄伟，既登舟，与语甚款洽②。越二宿，将别去，岸上有担囊者招呼之，云其友也。其人邀商与友共饮村店中。饮毕，其友担囊先行，其人引商至野外，密语云："吾有急需，君布捆中物，暂借一用。某月某日，当造宅③奉还，必不相负。幸勿声扬，否将不利于君。"言讫，长揖而去，其行如飞，顷刻不见。商大骇，急还舟，布皆捆束如故，初无移动，心甚疑之。途次不便启视，及抵家视之，空空如矣，乃大叹异。至某日，门庭寂然，意其所约乃诳语耳。三日后，其人与友担囊而至，曰："偿债者来矣。"出囊中金，除前数外，按月加息五分，又另出银一封云："因吾友迟来，爽约三日，更当加一月之利。"商逡巡④问曰："君固侠士，前日有何急用而假⑤吾金？"其人曰："吾有至亲犯事在官，急欲行贿买命，而仓卒无办，故暂假于君耳。"商问："布捆不动，银何从取去？"其人笑云："吾自有取法，何必见问。"乃索酒共饮，且云："吾辈何处不可取物，但恐贻累⑥于人，故不为也。"饮至暮夜，友云："可去矣。"二人步出中庭，一跃登屋，屋瓦无声，人已不知去向。

〔注〕①徽：此指安徽。　②款洽：诚恳融洽。　③造宅：登门。　④逡巡：有所顾虑而徘徊不前的样子。　⑤假：借。　⑥贻累：留下拖累。

本篇选自褚人获的杂俎小说集《坚瓠集》馀集卷一。

这篇作品最大的特点便是悬念的设置，可以说从题目到结局处处充满悬念。先看题目"异侠借银"，悬念由此开始，此篇中的侠客"异"在何处？作为一位侠客，何以要"借银"？随着故事的开始，作者进行了层层悬念的设置。首先，徽商密藏千金于布捆中，忽遇一人附舟，此人既"状貌雄伟"，又能与主人"甚款洽"。直觉告诉读者，这样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但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随即，那人又遇一友，并与徽商共饮，然此友却在酒后挑着担子先走了。此友人是谁，带走的是什么东西？作者又留下一个悬念。直到此人将徽商带到野外，告诉他因急用而借徽商千金，日后登门奉还时，前面两个悬念才得到解释，原来是侠客借银，而友人挑走的恐怕就是那千金之数了。然而，前面的悬念刚刚解开，后面的悬念

又被作者轻轻挂起。徽商还舟，却见布捆如故，难道千金之数就这样被"借"(其实是"偷")走了吗？回家打开一看，果然空空如也。那么，异侠是怎样"借"走这么多银两的呢？他能按时全数归还吗？在这种"悬念"所形成的趣味性的驱使下，读者不得不读下去。最后，异侠不但将钱如数归还，还加上了较高的利息，而且因为晚了三天而更加一月之利。前面的悬念到此似乎都解决了，但有一点却尚未弄清，徽商不清楚，读者也不清楚：异侠究竟是怎样盗银的？作者借徽商之口将这一问题直接点了出来："布捆不动，银何从取去？"正当读者与徽商一起引领而望待其解答时，异侠却笑着说："吾自有取法，何必见问。"结果，似乎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秘密，大概也就是江湖侠客们的"商业秘密"吧。这里，作者又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而实际上，作者在全篇之末已暗暗地解释了这个悬念：异侠及其友人"步出中庭，一跃登屋，屋瓦无声，人已不知去向"。有如此了得功夫的人，取千金难道不像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吗？

总之，不断设置悬念，然后又不断变换手法解释悬念，正是这篇作品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　　（石麟）

丁　野　鹤　　王晫

丁野鹤官樵邱广文[①]，忽念京师旧游，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岩(严)寺陆舫[②]中，召诸贵游、山人[③]、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谑怒骂，笔墨淋漓。兴尽，策驴而返。

丁名耀亢，山东诸城人。襟期旷朗。读书好奇节。高谭惊坐，目无古人。

〔注〕 ① 樵邱广文：樵邱的儒学教官。樵邱，即樵丘，地名，在今江西新建县北。广文，唐国子监有广文馆，设博士、助教等职，领国子学生中修进士业者，明清泛指儒学教官。 ② 华岩寺：当为"华严寺"。寺在山西大同市西部，是著名游览胜地。陆舫：即陆船、旱船。彩饰以供游览的船。 ③ 山人：此指隐士。

本篇采自王晫《今世说》卷六"豪爽"。《今世说》为志人小说，八卷，系

仿刘义庆《世说新语》而作。主要记述清初与作者同时代的文士之言行逸事，故称《今世说》。

这是一篇典型的"世说体"志人小说。这类小说虽然多记历史上真人真事，但重点已不是人物的生平籍贯、经历业绩，而是作为人物生命内蕴的人格和个性，尤其是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超凡脱俗的某一侧面，并善于从人物生平中选取最足以表现这一侧面的事迹和细节，运用勾勒点染的写意手法加以描写，使形象形神兼备、个性突出。文中的丁野鹤即清初著名文人丁耀亢，山东诸城人，明诸生，入清为柴米计，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容城教谕、惠安知县。平生著述甚多，诗词今存《丁野鹤遗稿》，传奇有《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赤松游》，小说有《续金瓶梅》。本文并没有写这一些，而是抓住其"襟期旷朗，读书好奇节，高谭惊坐，目无古人"的豪放个性，加以突出描绘。在具体描写中，又紧紧抓住了丁野鹤任椒邱广文时忽念旧游，乃策驴而往，至华严寺与诸友酣饮而归一件事进行特写，收到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与《世说新语·任诞》之写子猷访戴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在语言方面竭力模仿《世说新语》"言约旨远"的风格，并受到白话小说描写细腻的影响，故具有叙事简洁而形象具体、栩栩如生的艺术特点。全文虽仅有五六十字，但已使一个豪放爽朗、性情旷达的文士形象跃然纸上。如写丁野鹤冒风雨骑驴一句："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即描摹得具体生动，极富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批评《今世说》"刻画模拟，颇嫌太似"，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今世说》——也是本篇——的艺术特色。

（王恒展）

看花述异记　　王晫

湖墅西偏，有沈氏园，茂才衡玉之别业[1]也。茂才性爱花，自号"花遁"。园故多植古桂、老梅、玉兰、海棠、木芙蓉之属，而牡丹尤盛。叠石为山，高下互映，开时荧荧如列星，又如日中张五色锦，光彩夺目。远近士女游观者，日以百数。

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观，徘徊其下，日暮不忍归。主人留饮，饮竟，月已上东墙矣。主人别去，予就宿廊侧，静夜独坐。

清风徐来，起步阶前，花影零乱，芳香袭人衣裾，几不复知身在人世。

俄见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②。予惊问，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黄令徽③，以善种花，谓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随问夫人隶④何事？曰："隶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数之多寡，色之青白红紫，莫不于此赋形焉。""然则何为见重也？"曰："君至，当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随之去。

移步从太湖石⑤后，便非复向路⑥。清溪夹岸，茂林蓊郁。沿溪行里许，但觉烟雾溟濛，芳菲满目，人间四季花，同时开放略尽。稍前一树，高丈余，花极烂熳。有三女子，红裳艳丽，偕游树下，见客亦不避。予叹息良久。花姑曰："此鹤林寺⑦杜鹃也，自殷七七⑧催开后，即移植此。"又行数里，一望皆梅，红白相间，绿萼倍之。当盛处有一亭，榜⑨曰"梅亭"。亭内有一美人，淡妆雅度，徙倚花侧。予流盼移时，几不能举步。花姑曰："奈何尔？此是梅妃⑩。梅亭二字，犹是上皇⑪手书。幸妃性柔缓，不尔，恐获罪！"予笑谢乃已。

行至一山，岩壑争秀，花卉殆与常异。听枝上鸟语，如鼓笙簧。渐见朱甍⑫碧瓦，殿阁参差，两度石桥，乃抵其处。相厥栋宇⑬，侈于王者。旁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医院"。予大惊讶，问花姑曰："此处亦须太医耶？"花姑笑曰："乃苏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为花太医。""其左曰'太师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⑭所居也。名单父，善吟诗，亦能种植。艺⑮牡丹，术凡变易千种，人不能测。上皇尝召至骊山⑯，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两，内人⑰皆呼'花师'，故至今仍其称。"入门，由西街行百步余，侧有小苑，画槛雕栏。予遽欲进内，花姑虑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强之，方许。及阶，见一花合蒂，浓艳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时复取嗅之，腰肢纤惰，多憨态。予不敢熟视。花姑曰："君识是花否？"予曰："不识也。"曰："此产嵩山坞⑱中，人不知名。采者异之，以贡炀

帝⑲。会车驾⑳适至，爰赐名'迎辇花'㉑。噢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则所见美女，其司花女袁宝儿㉒耶？"花姑曰："然！"遂出。

复由中道过大殿。殿角遇二少妇，皆靓妆，迎且笑曰："来何暮也？"花姑亟㉓问："夫人何在？"曰："在内殿观诸美人歌舞奏乐为乐。客既至，当入报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诸美人可得窃窥乎？"二妇笑曰："可。"谓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乐毕相延也。"去后，予乃问花姑："二妇为谁？"曰："二妇本李邺侯公子㉔妾，衣青者曰绿丝，衣绯者曰醉桃。花经两人手，无不活。夫人以是录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帘外，见丝竹杂陈，声容备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觉丝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予闻之，不胜惊叹。花姑曰："此《永新歌》㉕，所谓'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语未毕，闻帘内宣"王生入"。

予敛容整衣而进，望殿上夫人，丰仪绰约，衣绛绡衣，冠翠翘冠，珠玑玉珮，如后妃状。侍女数十辈，亦皆妖丽绝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见诸美女乎？"予谢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见此，缘殊不浅。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卫夫人㉖楷书一通，置诸座右。"予益逊谢。旋命坐，进百花膏。夫人顾左右曰："王生远至，汝辈何以乐嘉宾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请曰："妾愿抚琴。"一声才动，四座无言。泠泠然，抚遍七弦，直令万木澄幽，江月为白。夫人称善，曰："昔于頔㉗尝令客弹琴，其嫂审声，叹曰：'三分中，一分筝，二分琵琶，绝无琴韵。'今听卢女㉘弹，一弦能清一心，不数秀奴、七七㉙矣。"因呼太真㉚奏琵琶。予闻呼太真，私意当日称为"解语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于此。乃见一人，纤腰修眸，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容色绝丽，抱琵琶奏之，音韵凄清，飘出云外。予复请挡筝㉛。夫人笑曰："近来唯此乐，传得美人情。君独请此，情见乎辞矣！"顾诸女辈曰："谁擅此技？"皆曰："第一

箏手，无如薛琼琼[32]。”寻有一女，着淡红衫子，系研罗裙[33]，手捧一器，上圆，下平，中空，弦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也。”顷乃调宫商于促柱[34]，转妙音于繁弦[35]，始忆崔怀宝诗，良非虚语。曲才终，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圆者，其形象月，弹之，其声合琴，音韵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顾是女，手纹隐处如红线。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唯红线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即红线[36]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浑忘却汝。汝有绝技，何不令嘉客得闻？”予起视，见一美人，含情不语，娇倚屏间，闻夫人语，微笑。予遂问夫人：“是女云谁？”夫人曰：“此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37]也。能弹卧箜篌，为明妃[38]出塞之歌，哀声入云，闻者莫不动容。”已，持一器，体曲而长，二十三弦，抱于怀中，两齐奏之，果如夫人言。

俄有一女跨丹凤至，诸女辈咸曰：“吹箫女来矣！”女谓夫人曰：“闻夫人延客，弄玉[39]愿献新声。”夫人请使吹之。一声而清风生，再吹而彩云起，三吹而凤凰翔，便冉冉乘云而去。耳畔犹闻呜呜声，细察之，已非箫矣。别一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媚，横吹玉笛，极要眇[40]可听。夫人曰：“谁人私弄笛？”诸女辈报曰：“石家儿绿珠[41]。”夫人命亟出见客。女伴数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国色，乃曰：“儿亦善笛，何必尔也？”绿珠闻之，怒曰：“阿纪[42]敢与我较长短耶？我终身事季伦[43]，不似汝谢仁祖[44]殁，遂嫁鄮县[45]。不以汗颜[46]，翻逞微技？”是女羞愤无一言。夫人不怿，命止乐。

忽有啭喉一歌，声出于朝霞之上，执板当席，顾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闻念奴[47]歌，今益足畅人怀！”念奴曰：“妾何足言？使丽娟[48]发声，妾成伧父[49]矣！”夫人指曰：“丽娟体弱不胜衣，恐不耐歌。”予见其年仅十四、五，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举步珊珊，疑骨节自鸣。乃曰：“对嘉宾，岂能辞丑？”因唱《回风曲》，庭叶翻落如秋，予但唤奈何而已。丽娟曰：“君尚未见绛树[50]也。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每欲效之，竟

不测其术。”夫人曰：“绛树术虽异，恐无能胜子。吾且欲与王生观绛树舞。”乃见飞舞回旋，有凌云态，信妙舞莫巧于绛树也。绛树谓丽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学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汉武尝以吸花丝锦[51]，赐丽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时故以袖拂落花，满身都着，谓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为王生演之？”丽娟复起舞，舞态愈媚，第恐临风吹去。忽闻鸡鸣，予起别。夫人曰：“后会尚有期，慎自爱。”仍命花姑送予行。视诸美人，皆有恋恋不忍别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从也。

花姑引予从间道[52]出，路颇崎岖。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见晓星欲落，斜月横窗，花影翻阶，翩然若顾予而笑。露坐石上，忆所见闻，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类是，故记之。时康熙戊申[53]三月。

〔注〕 ① 茂才：即秀才。别业：即别墅。本宅外另建的园林休息处所。② 娟楚：整齐美好的样子。娟，美好。楚，整齐。 ③ 魏夫人：据《集仙录》等书记载，魏夫人名华存，晋司徒魏舒之女。幼年好道，志慕神仙。尝栖衡山，修真养性。后来成仙，称南岳夫人，常显灵人间。黄令徵：《魏夫人传》有：“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之语。当即此人。 ④ 隶：隶属。 ⑤ 太湖石：园林中叠砌假山所用之石。以产于太湖，故名。其石因风浪冲激，多坎孔而玲珑剔透。⑥ 向路：原来的路。向，从前。 ⑦ 鹤林寺：在今江苏镇江。 ⑧ 殷七七：即《续仙传》所载之殷天祥，又名“道筌”。曾为泾原节度使周宝催开鹤林寺杜鹃。 ⑨ 榜：榜额，匾额。 ⑩ 梅妃：据《梅妃传》，为唐玄宗妃，姓江，名采萍，因酷爱梅花，故称。妃敏慧能文，颇见宠于玄宗，后因杨贵妃之妒而失宠，死于安史乱中。 ⑪ 上皇：即唐玄宗李隆基。其子肃宗李亨即位后尊为太上皇，故称。 ⑫ 朱甍(hōng 轰)：红色的屋顶。甍，屋脊。 ⑬ 相厥栋宇：看其房屋建筑。厥，其。 ⑭ 宋仲儒：唐洛阳人，名单父。善吟诗，长于种植花卉。种牡丹能变易千种。 ⑮ 艺：种植。 ⑯ 骊山：山名。位于陕西临潼东南。山上有唐华清池故址。 ⑰ 内人：宫中的女伎艺人，泛指宫人。 ⑱ 嵩山：山名。位于河南登封县北。古称“中岳”。坞：四面高、中间凹下的地方。 ⑲ 炀帝：隋炀帝杨广，公元 605—618 年在位。 ⑳ 车驾：皇帝外出时所乘的车马。因用之代称皇帝。 ㉑ 迎辇花：花名。花外殷紫，内素腻菲芬，粉蕊，心深红，香气浓郁，沾襟袖，移日不散。人得之嵩山嶋中，异而贡之，会炀帝车驾适至，因名迎辇花。辇，本意为人拉的车，后世专指天子乘坐的车。 ㉒ 袁宝

儿：据《南部烟花记》载，袁宝儿为隋炀帝侍女。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帝令其持之，号"司花女"。　㉓ 亟：迫切。　㉔ 李邺侯公子：唐李泌的儿子李蟾。李邺侯，唐李泌封邺侯。安史之乱前后，李泌对朝政多所匡救，官至中书侍中同平章事。小说《邺侯外传》说他后来成仙。　㉕《永新歌》：许永新唱的歌。据《乐府杂录》：唐开元时宫女许永新善歌。曾奉旨于勤政楼群臣宴上高歌一曲，致使"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　㉖ 卫夫人：公元272—349年。晋卫恒侄女，名铄，字茂猗，汝阴太守李矩妻。工书法，尤善隶书。王羲之少时曾从之学习。　㉗ 于頔：唐河南人，字允元。历任湖、苏二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累迁尚书左仆射。封燕国公，宪宗朝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令客弹琴事见李肇《国史补》。　㉘ 卢女：汉末曹操宫女。七岁入汉宫，善鼓琴。　㉙ 秀奴、七七：两人皆聪慧，善鼓琴，能自作琴谱。　㉚ 太真：公元719—756年。唐蒲州永乐人，杨玄琰女，小名玉环。晓音律，善歌舞。初为寿王妃，后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入宫后得玄宗宠，封为贵妃。　㉛ 挡筝：弹筝。　㉜ 薛琼琼：《丽情集》载：薛琼琼为唐开元年间宫中第一筝手。狂生崔怀宝见而爱之，献诗云："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筝。近得玉人纤手子，研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后二人终于结为夫妻。　㉝ 研罗裙：研磨得光亮的罗裙。研，在物体上碾磨使坚实发亮。　㉞ 促柱：急弦。　㉟ 繁弦：细碎的弦乐声。　㊱ 红线：唐传奇《红线》中的侠女。唐潞州节度使薛嵩青衣，通经史，善弹阮。曾为主人盗取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的金盒，警告他不要用武力兼并潞州。　㊲ 魏高阳王雍：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子拓跋雍，字思穆，封高阳王，官居朝首。徐月华：拓跋雍王妃，善弹箜篌。据《洛阳伽蓝记》载，能奏《明妃出塞曲》，乐声入云，听者如市。　㊳ 明妃：即王昭君。汉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后人因称"明妃"。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昭君自请出嫁，戎服乘马，提琵琶出塞。此事成为后世多种文学艺术作品的流行题材。　㊴ 弄玉：据《列仙传》记载，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穆公将她嫁给也好吹箫的萧史，并筑凤台给他们居住。后来箫声引凤，二人跨凤升仙而去。　㊵ 要眇：美妙。　㊶ 绿珠：西晋石崇的爱妾，善吹笛。赵王伦专权，其嬖臣孙秀向石崇求绿珠。崇不许，秀乃劝伦杀崇，绿珠跳楼自杀。　㊷ 阿纪：谢尚妾，善吹笛。尚殁，嫁郗昙。　㊸ 季伦：即西晋石崇。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字季伦。曾官侍中，荆州刺史等。以劫略远使商客，致富不资。于河阳置金谷园，奢靡成风。曾与潘岳等附事贾后。后为孙秀谮杀。　㊹ 谢仁祖：即晋谢尚，字仁祖，阳夏人。善音乐，博综众艺，深为王导器重。袭父爵咸亭侯。曾署仆射事，寻进号镇西将军，镇寿阳。　㊺ 郗昙：晋太傅郗鉴子，字重熙。少赐爵东安县伯，王导辟为秘书郎，累官北中郎将，领徐、兖二州刺史。　㊻ 汗颜：羞惭。　㊼ 念奴：唐天宝时著名歌女，善歌，出入宫禁。词调《念奴娇》即因其而得。　㊽ 丽娟：为汉武帝宫中歌女，年十四，玉质柔软，吹气胜兰。于芝生殿每歌《回风》之曲，花皆翻落。（见《汉武洞冥记》）　㊾ 伧父：鄙贱、粗野之人。

这里是谦词。　㊿ 绛树：古歌女名。姓名时代不可考。魏文帝曹丕《答繁钦书》："今之妙舞莫巧于绛树，清歌莫善于宋臊。"　51 汉武：即汉武帝刘彻。吸花丝锦：用吸花丝织成的锦。吸花丝，即吸华丝。传说产自越嵩国的一种丝，花触之即被吸住不坠，故名。　52 间道：小路。　53 康熙戊申：即康熙七年(1668)。

本篇采自张潮《虞初新志》卷十二，作者王晫。

这是一篇具有浓郁散文趣味的志怪类传奇小说，与唐传奇中的《崔玄微》、话本小说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聊斋志异》中的《绛妃》等同一机杼，通过传奇志怪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作者对美的热爱，可以说是一曲美的颂歌。作者在鲜花盛开的沈氏园中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中被美丽的仙女花姑请到了岩壑争秀、鸟语花香、朱甍碧瓦、殿阁参差的仙境，见到了主管天下四时鲜花的神仙魏夫人，不但历览鲜花美女，且聆听了魏夫人"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的高论。什么是美？鲜花美人就是美的化身，就是美。多么简要的概括！作者为什么有幸亲历仙境，纵观鲜花美女，得以尽情地领略美？就是因为他爱美，不破坏美，作过《戒折花文》，用魏夫人的话说就是"以汝惜花，故得见此，缘殊不浅"。崔玄微、灌园叟秋先等的奇遇不也是因为这一点吗？可见惜花爱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美德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不仅如此，因为惜花爱美，作者不但得以历览鲜花美女，还得到了魏夫人的进一步奖赏，那就是超越时空的界限，欣赏古代美人演奏的各种古代乐曲，表演的各种著名歌舞。鲜花、美人、音乐、舞蹈，都是美的体现，美的象征。正是在作者爱美的精神支配下，这一切才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完美地结合成一篇优美的文章，演奏了一曲美的颂歌，给我们以美好的感受。

善于选取和组织材料，结构成篇，是本文突出的艺术特点。本文是一篇结构上颇具特色的传奇小说。传统的传奇小说分"记"、"传"二体，记体传奇以故事为叙述线索，传体传奇以人物为叙述线索。本文从题目看虽应属于"记"体传奇小说的范畴，但却一反常态，以作者的心路历程为叙事线索，将表面上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若干人物和事件有机地组织到一起，从而形成一种颇似近代意识流小说的特殊结构。从五代志怪小说《集仙录》中的花姑黄令徵(黄灵徽)，到《续仙传》中的鹤林寺杜鹃、《梅妃传》中的梅花和梅妃；从花太医苏直、花太师宋仲儒，到《南部烟花记》中的袁宝儿和迎辇花；从唐代李邺侯公子的绿丝、醉桃二妾，到《乐府杂录》等所载的许永新；从晋代的卫夫人、汉末的卢女，到唐代的杨太真、薛琼琼、红线，再到南

北朝的徐月华、汉代的王昭君、秦国的弄玉，再到晋代的绿珠、阿纪；从善歌的念奴、丽娟，到善舞的绛树……这些故事和人物表面看来时空颠倒、互不相关，但在本文中却或以花木为媒介，或以音乐为统属，或以歌舞为联络，总而言之是在爱美思想的统摄之下，在作者的梦境当中聚集到了一起，并组成了一支优美和谐的颂歌。一般的小说描写人物心理基本上局限于人的意识层面的东西，而对前意识和潜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往往很少涉及；近代意识流小说打破了这种传统，将笔触扩及到了人们心理的所有领域，因而作家的视点取向和叙事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异。梦是人们各种意识的混合体，从这一点上讲，本文在视点取向、叙事模式、结构方法方面均具有了意识流小说的色彩。

其次，语言简洁优美，传神写意，描情状物，如在目前，也是本文主要的艺术特色。如写入梦时"静夜独坐，清风徐来，起步阶前，花影零乱，芳香袭人衣裾，几不复知身在人世"；写梦中"清溪夹岸，茂林蓊郁"的沿溪小路，"红白相间，绿萼倍之"的梅花，"朱甍碧瓦，殿阁参差"的仙境，"浓艳芬馥，染襟袖不散"的迎辇花，"丰仪绰约，衣绛绡衣，冠翠翘冠，珠玑玉珮，如后妃状"的神仙魏夫人，"直令万木澄幽，江月为白"的琴声，"飞舞回旋，有凌云态"的舞姿；写梦醒后"但见晓星欲落，斜月横窗，花影翻阶，翩然若顾予而笑"等，都能抓住描写对象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就能达到情景宛然，历历在目的艺术效果。

（王恒展）

宝婺生传　　陆次云

宝婺生，忘其名。顺治[①]初，我师破金华[②]，宝婺生夫妇相散失。生卧积尸中，得免死。妇行不知所向，为健儿所获。无何，健儿移师驻华亭[③]。生觅耗于华亭，不可得。困乏无聊，坐叹于旅馆之侧。旅馆主人鉴其貌，怜而问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识字乎？"曰："识。""习会计乎？"曰："习。"主人曰："盍留我馆中，勤[④]若事而徐访尔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诚幸甚。"生入馆，悉代主人劳。主人逸甚，而业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发也。

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趋而来，至馆饭；饭毕，酬值，急遽趋而去。生视其有所遗，启之，灿然白镪⑤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⑥，其人复急遽趋而来，汗渍衣，息喘喘，详视几地，茫然也。生问之，曰："觅遗金。"生曰："遗几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营中往娶妇，失之矣，将奈何？"生曰："金固在，还之于子，无苦也。"即出金，其人受金拜谢去。越数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还金，事谐矣。某日当婚，此婚君所赐也，敬请主人与君饮卮⑦酒。"生固辞。主人曰："吾勿暇，而⑧不可却也。"

生秉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见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⑨，生闲步溪头，遥见一叶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云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载新妇至。生偶举目视妇，俨然故妻也。妇偶举目视生，俨然故夫也。于是生一恸而偃于碧草之上，妇一恸而伏于孤篷⑩之中。舟及门，促妇起，不能起也。问其故，曰："适见一人如故夫，故伤悼欲绝耳。"问其人何若，妇言其仪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妇者急觅生，见生悲卧不能起，问其故，不肯言。固问之，曰："适见一人……"语未毕，哽咽不能续。娶妇者憬然⑪曰："我知之，是妇即君妇矣？君既得金，君之金矣。还金而赎妇，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无悲，吾感君义，敢不以此为报乎？"生难之，娶妇者请其主人以为主。主人曰："还金者，义士也；还妇者，义不在还金下。娶妇而失妇，不可也；吾有女，当妻还妇者。所娶妇，当返还金者。"闻者咸以为善而两从之。更推主人之义，与二义士相鼎立。

陆子曰：余读愚山学士⑫"兔丝女萝"之篇，见有商山⑬人失妇，为健儿妻，健儿亦失妻，为商山人妇，征途相遇，各易以归者，叹其奇绝。而宝婺之遇更奇！乱离之际，镜破珠沉⑭，不胜数矣！而健儿以不吝，使商山人认妇而得妻；彼还金者，亦犹是也。天乎人乎？虽曰天意，而所以格天⑮者，吾以为不在天也。

〔注〕 ① 顺治：清世祖福临年号。公元 1644—1661 年。 ② 我师：此指清兵。金华：县名。今属浙江。 ③ 华亭：古地名。即今上海松江。 ④ 勷：同"襄"。帮助。 ⑤ 白镪(qiǎng 抢)：银的别名。镪，古时称成串的钱，后来也指银子。 ⑥ 亭午：正午。 ⑦ 卮：古代酒器。 ⑧ 而：同"尔"。你。 ⑨ 晡：古称申时(下午三时至五时)。 ⑩ 孤篷：孤舟。篷，船帆，代指船。 ⑪ 憬然：醒悟的样子。憬，觉悟。 ⑫ 愚山学士：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号愚山，宣城(今属安徽)人。顺治进士。康熙时举博学鸿词。官至侍读。诗与山东莱阳宋琬齐名，号"南施北宋"。学士，官名。凡承旨、侍读、侍讲、直学士等通称学士。清内阁、翰林院皆有学士之官。 ⑬ 商山：山名。在今陕西商县东。亦名商岭、商坂。 ⑭ 镜破珠沉：喻夫妻离散。破镜：喻夫妻分别。《太平御览》七一七《神异经》："昔有夫妻将别，破镜各执半以为信。"又《本事诗》载南朝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娶后主妹乐昌公主，在动乱中亦有破镜重圆的故事。珠沉，"珠还"典故的反用。珠还，后汉孟尝为合浦太守。合浦是著名的珍珠产地，孟不事采求，故珠之他徙者复还故处。后遂以比喻物失而复得或人去而复归。 ⑮ 格天：感通于天。格，感通。

本篇采自张潮《虞初新志》卷九。作者陆次云。

本文通过一个拾金不昧、善有善报的故事，描写了宝婺生夫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中破镜重圆的传奇遭遇。从思想内容方面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颂义。与《警世通言》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醒世恒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等同一机杼，旨在颂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表彰下层人民的高尚品质，具有明显的教化意义。宝婺生虽然寻妻心焦，但仍能忠心耿耿，"悉代主人劳"，显然是为人谋而忠；见遗金而告之主人，归还失主，显然是"诚"，是"君子趋义"而不趋利，俨然"义"的化身，一义士也。旅馆主人将宝婺生收留于馆中，以便让宝婺生慢慢寻访其妻子，显然是见人遇困而生恻隐之心，援之以手；见宝婺生忠厚勤谨而欲妻之以女，显然是向善、趋义；匡赞宝婺生还金，以女妻"感君义"而还妇于宝婺生之失金者，俨然又一"义"的化身，二义士也。失金者见宝婺生夫妻重逢而大义还妇，"义不在还金下"，亦"义"的化身，三义士也。宝婺生的妻子一见故夫而"伤悼欲绝"，至"一恸而伏于孤篷之中"，亦一贞烈之妇。一篇而写三义士，一贞妇，颂"义"之旨，昭然若揭。二是在颂义的同时借助宝婺生夫妻破镜重圆这一传统故事，揭露了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中所受的苦难，亦即作者在文末的议论中所说的"乱离之际，镜破珠沉，不胜数矣"。联系作者在本文中所提到的愚山学士的"兔丝女萝"之篇，以及与之同时代的同类作品如李渔《十二

楼》中的《生我楼》等所记载的同类故事，那么本文在这一方面便显然具有通过特殊反映一般的典型意义，从而使作品超越了传奇的范畴，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从艺术方面讲，张潮在《虞初新志》中对本文的评论是："篇中有极难措语处，须看其不棘手之妙。"其不棘手之妙即在于线索清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前呼后应的叙事艺术。文章主要写宝婺生寻妻，因而"寻妻"便成了本文的主要叙事线索。通观全文，可见与此有关即详写，无关即略写。但与此同时，"颂义"又是贯串全文的另一条线索，在全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以"寻妻"为主线，以"颂义"为辅线，两条叙事线索齐头并进，交叉发展，便成了本文的主要叙事特征。顺治初年，宝婺生因兵乱而与妻子失散，于是便开始了"寻妻"的苦难历程。寻妻不果而陷于困乏，于是便引出了另一条线索——"颂义"。旅馆主人出于"义"而收留宝婺生。宝婺生因为"义"而勤勤恳恳，"悉代主人劳"。主人感之而欲妻之以女，从而又将"颂义"与宝婺生之"寻妻"十分自然而又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使文章又生波澜。然而作者却没有沿着这一线索往下写，而是运天外飞来之笔，突然插进一人遗金饭馆，回到"颂义"的叙事线索上，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宝婺生拾金不昧的具体过程。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又自然而然地写出了失金人所遗之金是为了"持向营中往娶妇"，又一次巧妙地将两条叙事线索合到了一起。因此，宝婺生拾金不昧这一情节，堪称本文之主脑。因还金而失金人得以娶妇，因娶妇而请宝婺生赴宴，因赴宴而得以破镜重圆，"颂义"这一辅线便自然地与"寻妻"主线合并。夫妻重逢，悲喜交集，即"篇中之极难措语处"，然而作者却充分运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模式的长处，从不同的角度成功地描写了这一动人场面，从而将全文推向高潮。"生偶举目视妇，俨然故妻也。妇偶举目视生，俨然故夫也。于是生一恸而偃于碧草之上，妇一恸而伏于孤篷之中。"分别从其夫妻二人的视角描写了二人的重逢。接下来则从第三者的视角交代了本末原委，从而使"娶妇者憬然"而以妇还生，"寻妻"已得而仍归之"颂义"。而旅馆主人之以女妻还妇者则不但与上文之欲以女妻宝婺生相呼应，且又使旅馆主人这一义士形象脱颖而出以"与二义士相鼎立"。从而结束这一公案，毫不拖泥带水。另外，语言简洁生动，具有极强的写意性，也是本文特点之一，这从宝婺生夫妻重逢的场面描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王恒展）

圆圆传

陆次云

圆圆[1]，陈姓，玉峰[2]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未[3]岁，总兵吴三桂[4]慕其名，赍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畹[5]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怏怏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怀宗[6]妃之父也，年耄矣。圆圆度[7]《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

甲申[8]春，流氛[9]大炽，怀宗宵旰[10]忧之，废寝食。妃谋所以解帝忧者于父，畹进圆圆。圆圆扫眉而入，冀邀一顾，帝穆然也。旋命之归畹第。

时闯师将迫畿辅[11]矣，帝急召三桂对平台[12]，锡蟒玉[13]，赐上方[14]，托重寄命，守山海关[15]。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也。而寇深矣！长安富贵家胥[16]皇皇。畹忧甚，语圆圆。圆圆曰："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曷不缔交于吴将军，庶[17]缓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时，吾欲与之缱绻[18]，不暇也。"圆圆曰："吴慕公家歌舞有时矣，公鉴于石尉[19]，不借人看，设玉石焚时，能坚闭金谷[20]耶？盍以此请？当必来，无却顾。"畹然之，遂躬迓[21]吴观家乐。吴欲之而固却也，强而可。至则戎服临筵，俨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陈列益盛，礼益恭。酒酣[22]行，吴即欲去。畹屡易席，至邃室[23]，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情艳意娇。三桂不觉其神移心荡也，遽命解戎服，易轻裘，顾谓畹曰："此非所谓圆圆耶？洵足倾人城[24]矣！公宁勿畏而拥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圆圆行酒。圆圆至席，吴语曰："卿乐甚？"圆圆小语曰："红拂尚不乐越公[25]，矧不迨[26]越公者耶？"吴颔之。酣饮间，警报踵至，吴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吴遽曰："能以圆圆见赠，吾当保公家，先于保国也。"畹

勉许之。吴即命圆圆拜辞畹，择细马驮之去。畹爽然[27]，无如何也。

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督理御营名骧者，恐帝闻其子载圆圆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闯贼旋拔城矣。怀宗死社稷。李自成据宫掖[28]，宫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询内监曰："上苑三千，何无一国色耶？"内监曰："先帝屏声色，鲜佳丽。有一圆圆者，绝世所希；田畹进帝，而帝却之。今闻畹赠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吴骧第中矣。"是时骧方降闯，闯即向骧索圆圆，且籍[29]其家，而命其作书以招子也。骧俱从命，进圆圆。自成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歈[30]，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箏、琥珀[31]，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32]，热耳酸心。顾圆圆曰："此乐何如？"圆圆曰："此曲只应天上有，非南鄙[33]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随遣使以银四万两犒三桂军。

三桂得父书，欣然受命矣，而一侦者至，询之曰："吾家无恙耶？"曰："为闯籍矣！"曰："吾至当自还也。"又一侦者至，曰："吾父无恙耶？"曰："为闯拘絷矣！"曰："吾至当即释也。"又一侦者至，曰："陈夫人无恙耶？"曰："为闯得之矣！"三桂拔剑砍案曰："果有是，吾从若耶？"因作书答父，略曰："儿以父荫，待罪戎行[34]，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当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侧闻圣主晏驾[35]，不胜眥裂[36]！犹意吾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以殉国难。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37]御寇之才，复愧平原[38]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决，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随效秦庭之泣[39]，乞王师[40]以剿巨寇，先败之于一片石[41]。

自成怒，戮吴骧并其家人三十余口。欲杀圆圆，圆圆曰："闻吴将军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自成欲挈圆圆去。圆圆曰："妾既事大王矣，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将军以妾故而穷追不已也。王图之，度能敌彼，妾即褰裳[42]跨征骑。"自成乃凝思。圆圆曰："妾为大王计，

宜留妾缓敌，当说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于是弃圆圆，载辎重，狼狈西行。是时也，闯胆已落，一鼓可灭。三桂复京师，急觅圆圆。既得，相与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圆圆为闯致说，自以为法戒追穷，听其纵逸而不复问矣。

旋受王封，建苏台[43]、营郿邬于滇南[44]，而时命圆圆歌。圆圆每歌《大风》[45]之章以媚之。吴酒酣，恒拔剑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圆圆即捧觞为寿，以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吴益爱之，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其蓄异志，作谦恭，阴结天下士，相传曰“多出于同梦之谋”。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学申胥[46]以复君父大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师之故，盖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后尊荣南面[47]三十余年，又复浪沸潢池[48]，致劳挞伐，跋扈艳妻，同归歼灭，何足以偿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陆次云曰：语云“无征不信”[49]，圆圆之说有征乎？曰：有。征诸吴梅村祭酒[50]伟业之诗矣。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三桂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当其盛时，祭酒能显斥其非，却其赂遗而不顾，于甲寅之乱[51]，似早有以见其微[52]者。呜呼！梅村非诗史之董狐[53]也哉！

〔注〕 ① 圆圆：即陈圆圆(1623—1695)。明末吴人，名沅，字畹芬，本姓邢，从养姥姓陈，为吴中名妓。初归贵戚田畹，后为辽东总督吴三桂妾。传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圆圆被俘。后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攻陷北京，圆圆复归吴三桂，相从以终。② 玉峰：道教七十二福地中之第五十六福地，仙人柏户所治。此代指妓院。 ③ 崇祯癸未：公元 1643 年，为明灭亡的前一年。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 ④ 总兵：官名。明代遣将出征，始立总兵官、副总兵官之名。以后军务日繁，总兵官统军镇守，遂成一方军事长官之重职。总兵官省称“总兵”。吴三桂(1612—1678)：明末辽东人，字长白。崇祯时为总兵，镇守山海关。李自成入北京，崇祯自缢。他勾引清兵入关，遂灭明朝。后以镇压汉族人民和执杀明桂王之功，封平西王，守云南。康熙十二年议撤藩，又起兵反清。康熙十七年自称周帝，后病死长沙。其后被清所灭。⑤ 田畹：史载思宗田贵妃之父名田弘遇，陕西人，后家扬州。以女贵官左都督。好佚游，为轻侠。当即此人原型。 ⑥ 怀宗：即明思宗朱由检。 ⑦ 度：谱写、弹奏

或演唱(歌曲)。 ⑧ 甲申：公元1644年。李自成于是年攻陷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明朝灭亡。 ⑨ 流氛：明代特指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 ⑩ 宵旰(gàn干)："宵衣旰食"的省称。指天未明就起床穿衣，直到傍晚才吃饭。比喻勤于政务。旰，晚。 ⑪ 闯师：闯王李自成的军队。畿辅：北京郊区。畿，旧指国都附近的地方。辅：古时京畿称辅。 ⑫ 平台：供休息、眺望等用的露天台榭。 ⑬ 锡蟒玉：赏赐蟒袍玉带。锡，赏赐。 ⑭ 上方：也作"尚方"。本为掌管为帝王制造应用器物的官名，也代指帝王应用的器物，尤其是刀剑等物。 ⑮ 山海关：古称渝关、榆关，又名临渝关。为河北临渝县之东门，长城东尽之处，今属河北秦皇岛市。明洪武十五年筑城为关。关城东临渤海，北依角山，扼东北至河北咽喉，自古为战略重镇，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⑯ 长安：古都城，故城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前秦、前赵、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均定都于此。后因以长安为帝都的通称。此指北京。胥：全，都。 ⑰ 庶：表示希望。 ⑱ 缱绻：牢结不离散之意。 ⑲ 石尉：晋石崇。曾任卫尉等职，故称石尉。尝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资。于河阳置金谷园，奢靡成风。并与潘岳、陆机等附事贾谧。贾诛，崇被免官。有宠妓绿珠，美而艳，孙秀使人求之不得，乃劝赵王伦矫诏杀之，全家皆被害。 ⑳ 金谷：即石崇所置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西北金谷涧。 ㉑ 迓：迎接。 ㉒ 甫：刚，才。 ㉓ 邃室：深密的内室。 ㉔ 洵：确实，诚然。倾人城：即"倾城"，使国家倾覆。后多用以形容绝色美女。 ㉕ 红拂：传奇小说《虬髯传》中的女主人公。隋末李靖以布衣谒杨素，其侍婢中有一执红拂者，貌美而深情瞩目李靖。后夜五更，红拂来投，二人私奔归太原。越公：即越国公杨素，字处道。事周至车骑大将军。后从隋文帝定天下，以功加上柱国，封越国公，掌朝政。后与晋王杨广交结，炀帝立，拜司徒，后封楚，卒谥景武。 ㉖ 矧：况，况且。迨：到，达到。 ㉗ 爽然：默然，一句话不说的样子。 ㉘ 宫掖：皇宫。掖，掖廷，宫内的旁舍，是妃嫔居住的地方。 ㉙ 籍：将家产登记造册，没收入官。 ㉚ 吴歈：吴地的歌曲。歈，歌。 ㉛ 阮：又名"阮咸"，乐器名，相传为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所造，长头十三柱，形似今之月琴；筝：乐器名，一种弦乐器；琥珀：乐器名，即琥珀词，似琵琶，亦名"浑不似"、"火不思"。 ㉜ 繁音激楚：细碎的音乐高亢凄清。 ㉝ 南鄙：南方边远地区的谦称。鄙，边邑。 ㉞ 戎行：军队，行伍。 ㉟ 晏驾：古人讳言帝王死亡，故称晏驾。 ㊱ 眥裂：瞪眼。形容愤怒。眥：眼眶，眼角。 ㊲ 孝宽：人名。生平未详。 ㊳ 平原：汉末文学家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故称平原。他性刚傲物，曾在宴会上当众击鼓痛骂权奸曹操。 ㊴ 秦庭之泣：春秋时楚臣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杀害，子胥奔逃吴国，以吴军攻陷楚都。楚大夫申包胥至秦乞求救兵，哭于秦庭七日夜，不进饮食，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兵救楚。 ㊵ 王师：指清兵。 ㊶ 一片石：地名。在今河北抚宁。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大战于此。 ㊷ 褰裳：把衣服提起来。 ㊸ 苏台：即姑苏台。又名胥台。在苏州西南姑苏山上。相传为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夫差曾于台

上立春宵宫，作长夜之饮。　㊹ 郿鄠：地名。即郿坞。在陕西眉县北。东汉初平中，董卓筑坞于郿，厚七丈，高与长安城等，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金玉美女不知其数。滇南：云南。因有滇池而称。　㊺ 大风：古歌名。汉高祖刘邦作。词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㊻ 申胥：伍子胥的封号。　㊼ 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　㊽ 浪沸潢池：在池塘里兴风作浪。指吴三桂起兵反清。潢池：池塘。㊾ 无征不信：语出《礼记·中庸》。意思是没有证明的事不可信。征，证明，证实。㊿ 吴梅村祭酒：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入清后官国子监祭酒。早期作品多艳丽，明亡后多苍凉之音。有《梅村家藏稿》。祭酒，官名。为国子监主管官。　(51) 甲寅之乱：指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起兵反清。　(52) 微：幽深，精妙。　(53) 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晋灵公无道，赵盾屡谏，灵公欲杀之，盾出奔，其族人赵穿因杀灵公。董狐乃书"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得到孔子的称赞。后世因以董狐为直书不讳的良史的代称。

本文的传主陈圆圆不但是一代名妓，而且与明清易代之际的吴三桂、李自成等历史人物、甲申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在当时和以后影响极大。清初以来，有关记载较多。如马梦良的《昆明风光》、刘健的《庭闻录》、孙旭的《吴三桂始末》及《平吴录》、《滇事拾遗》、《小腆纪年附考》等，其中文学性较强、影响较大的有吴伟业的《圆圆曲》、钮秀的《圆圆传》、沈虬的《圆圆偶记》与本文。

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相比，本文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便是以一代名妓陈圆圆为线索，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明朝灭亡前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而形象地揭示了明朝灭亡、李自成失败及清兵入关的原因。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自身的腐败。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崇祯虽然有志于力挽狂澜，重振朝纲，对画眉而入的一代名妓陈圆圆也能待之穆然，但他的臣下又是什么样呢？皇亲国戚的代表田畹虽年已耄矣，而仍不忘声色，据圆圆为己有。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前，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又极力交结吴三桂，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心爱的女人。王公贵族的代表吴三桂、吴骥更加典型。身为总兵的吴三桂当国家社稷危在旦夕之际，不思如何尽忠报国，而是慕陈圆圆之名，"赍千金往聘之"。聘之不得，又在"闯师将迫畿辅"与"警报踵至"的关键时刻，向田畹提出"能以圆圆见赠，吾当保公家，先于保国也"。不忠之心，已昭然若揭。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吊死煤山之后，吴三桂拥兵山海关。李自成命其父作书招降，"三桂得父

书，欣然受命”。至侦者至，获悉家被籍、父被拘，俱无碍其降；至闻圆圆已归李自成，始恼羞成怒，认贼作父，引清兵入关。至于其父吴骧，身为御营督理，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降闯王，献圆圆，作书招子，其他可想而知。试想，大明依靠这样的人，焉有不亡之理？

李自成的失败也因为腐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就指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由于首领们的生活腐化和宗派斗争，导致了失败。本文则通过李自成进京后占据宫掖，索寻、宠嬖陈圆圆的具体描写，形象地说明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本文是一篇根据真人实事创作的传记体传奇小说，因此在艺术上具有传记文学和小说的双重艺术特色。其一，作者不是遵循历史散文实录的原则有事必录，而是根据小说塑造人物的需要，对历史材料有所选择和剪裁，使作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作品主要描写了李自成进京前后陈圆圆与吴三桂之间的离合聚散，从而突出了陈圆圆的声色甲天下，机敏过常人，进而写出了吴三桂的不忠不孝，不子不臣，为吴伟业《圆圆曲》之“冲冠一怒为红颜”作一形象注脚，从吴三桂慕圆圆声色，赍千金往聘而圆圆已先为田畹所得开始，详细地描写了陈圆圆归吴三桂，李自成进京占圆圆及圆圆复归三桂的过程。而与吴三桂关系不大的圆圆归田畹、进宫等情节则一笔带过，不作铺叙描写。这样，既突出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又突出了作品批判吴三桂的思想内容，从而揭示了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其二，作品在描写人物、叙述故事时，不是一般地概括叙述事件，而是抓住事件中的典型细节与情景，抓住主要人物在其中的表现，生动形象、具体细致地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个性突出，栩栩如生。如写陈圆圆之声色甲天下，机敏过常人，不但写了她与一个皇帝、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个将军、一个皇亲国戚的瓜葛，而且具体地写了她在田畹处创作与演唱《流水高山》，在李自成处奏吴歈，在吴三桂封王后歌《大风》的不同，以见其“声甲天下之声”。具体地写了吴三桂慕名往聘而不得，田畹进圆圆以解帝忧，吴三桂初见之而不觉“神移心荡”，李自成一见之而“惊且喜”，以见其“色甲天下之色”。更通过游说田畹交结吴三桂，从而达到归吴的目的；阿谀李自成而使“自成甚嬖之”；游说李自成而免于一死且复归三桂等具体描写，写出了她的机敏过人。另如写吴三桂为一美色而置忠孝节义于不顾，也是通过他至田畹家的前后变化，在“警报踵至”时乘机强索陈圆圆，拥兵山海关而欲降李自成，对待家庭、父亲及陈圆圆的不同态度等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另外，记叙与议论相结合，尤其是文末的“陆次云曰”，可以明显看出史传文

学对本文的影响。　　（王恒展）

睐　娘　　钮琇

睐娘者，姓易氏，居松陵[①]之舜水镇。祖某，以阀阅[②]世宦，累赀亿万。其父某，尽散其赀，蓄古名画，环室为香木城[③]。城有十架，架藏百卷为率，各以镂金牌记之，其锦韬玉轴[④]者为最品。睐方四五岁，性聪良，善记诵。父尝戏举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画，睐即指第几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爱之。令其掌镂金牌，而司画城，呼曰"画奴"。长及齿龀[⑤]，作花鸟小图，工刀札[⑥]，善吟咏。姿体绝丽，未尝假粉脂，而浮香发艳，盈盈欲仙。星目流离，远黛明媚，复嫣然善睐[⑦]。故其母氏更画奴名为睐娘。

明甲申岁[⑧]，海内鼎沸，兵燹[⑨]所被，诸郡县皆陆沉[⑩]。秋八月，睐与父母夜饭罢，画楹间列绣灯，围以紫丝步帐，月光掩映帘幙。睐方研墨濡颖[⑪]，手摹吴道子[⑫]画观音相，将赛[⑬]于邻侧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⑭]。未举笔，忽闻号呶成雷，燎火四张，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睐仓卒入内阁，取画城之锦韬玉轴者，持以出，从父母走僻巷中，潜达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载，卖珠以缀衣，佣绣以佐馔，备旅时之困。时，舜水庐室悉灰烬。乱稍定，睐父将理故业，而无资可缮。睐泫然曰："吾家世业隆大，不幸蹈于离乱，茕茕飘寄，非长策也。闻女之姑，在午溪东新巷，姑以艾孀守贞[⑮]，女可就访合居，共为晨昏。女装中有古画十余卷，售之，当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庐而新之。女时可以从父母，从容完聚耳。"父然之。为买小舫，从一女奴曰问香，赋诗泪别。诗曰：

漂泊何由返故园，桃花春雨照离魂。
凭将别后双红袖，记取东风旧泪痕。

遂至东新巷，次于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于新巷亦

豪族。倩夫以痫痓[16]之病，走死乱军，无子；倩故甚爱睐娘，视睐若子也。倩有表[17]之自出潘生，绪其亲与倩乃异姓之叔嫂。生故世胄[18]，其父母以行秽见黜于族，傲[19]倩之侧舍以居。生能诗文，然无士君子行[20]，倩寡处闲寂，日以事请见，睐目哆口[21]，欹肩摄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悦。睐之卧室，去倩之卧室可百武[22]，在东厢小红楼，锁帘闭帏，旦晚不下楼级。倩之事，问香稍知之，以告睐，睐默不应。倩之家有一园，名"隔梦"，景颇幽胜。时，暮春初旬，倩娘辟诸女从，邀睐娘往游。睐辞以午绣方倦。倩频促之，乃启隔梦门，转曲池上小山左侧，憩半峰亭。绿柳数树，红栏三折，茶以竹垆[23]，棋以石磴。复转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开，烂如绣屏。缘海棠行数十武，一径皆樱桃花，一径皆蔷薇花。倩曰："樱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蔷薇红香可爱也。"挈睐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蔷薇架下，瞥然一声，片花乱舞，落红满鬟鬓间，垂垂拂衫袖。有细采流苏[24]，贯相思子[25]，缀以同心凤凰结，杂花而坠，中睐之右肩。睐惊愕，隔花望见一生，乌巾倩容，凝睇于睐。问香遽呼之曰："潘秀才，从谁来耶？"倩娘曰："潘郎从樱桃径来耶？郎素不识睐娘，何敢唐突西子[26]。"生视而笑，倩亦视生而笑，遂散去。睐知倩之卖己也，颓颜不怿[27]者累日。盖倩娘素悦于生，耻睐娘之独为君子也。故潜生于园，以俟睐之至，将市秽于睐[28]。倩知事不可偕，于是，始不慊[29]于睐，而为生计益深。

一日，睐娘晓妆方竟，倚窗无事，偶叠红笺作细字集唐句，成一绝云：

早是伤春梦雨天，莺啼燕语报新年。
东风不道珠帘卷，引出幽香落外边[30]。

盖隐刺倩事也。书毕，以玉篆狮镇纸[31]。忽闻楼级有点屐[32]声，乃倩娘至。睐拾袿连屣[33]趋迎倩，红笺诗犹在镇狮下，睐急取置镜台锁匮[34]内，而纸尾半露。倩出读之，纳于杏衫左袖，遽下楼级。睐止之不能，惋悒[35]而已。倩出中堂，适遇生于梧桐轩下。

倩出笺于袖，望生而投曰："樱桃径上，有搊琴之挑[38]；梧桐轩中，乃无掷车之果[39]耶？"生舒笺展视，乃绝句云云。后有"画奴戏草"四楷书。倩曰："画奴，是睐娘小字；红笺，是潘郎良媒也。"生携笺而去。后累日，新霁始凉，金风初扇，沼荷零香，庭草凄绿。睐孤坐凝目，惘惘有思归之意。见问香携斑竹锁丝篮，篮置画金小方奁，进曰："倩娘以为娘午茶，少润诗脾[40]。"开奁视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尽覆奁，奁衣下文锦尺幅，绣带双结，密缄重重。发缄而观，则薄赫蹄[41]也。得五十六字云：

珠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怯晚妆。巫水有云通楚佩[42]，贾墙无梦问韩香[43]。锦弦旧瑟调鹦鹉[44]，兰酒新垆忆鹣鹣[45]。落月斜阳无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厢[46]。

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食，水非米而何炊。"睐以指画者久之，作"潘"字状。懑焉起，立碎纸而掷于地，堕鬟拂衣，遂往见倩。时倩方坐绣裯，裁凤花细袜，忽见睐。以睐至，意必有合，移席骈坐，为睐整髻上坠钗。睐晕脸潮红，严容噎气。良久乃言曰："侄以稚年，背慈就外，孤迹单心，托命于姑。以姑之惠，被以绮绣，饵以珍错，良厚矣。乃不训之以德，而假道于不令[47]之生，传以亵词；姑纵不爱侄，独不自爱乎？曩者以楮墨[48]闲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秽意见诱。修筠有节[49]，高柏有心，岂相浼[50]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乱桑中之妇[51]，而谓红闺流叶，乃自媒于东墙宋玉哉[52]！侄非敢断绝雅恩，然久安于此，实败令名，请从此辞。"欷歔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许。

时，舜水已成小筑[53]，睐之父母将欲迎睐，睐适归，惊喜道故。睐所不悦于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为生婚于王氏。自溺志于倩，遂背婚于王，王亦以生狂荡无检，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于睐，而不惬其愿，故扬红笺之诗以诬睐，使闻于睐之父母，因而求娶。阅岁余，倩以他事至睐父母家。起居外，并为睐议姻，口筹心语，未白其人，而数目睐父，睐父无忤色。因极口潘生之才，而讳其贫，又附睐母耳密语。父母

默然，相顾微叹，遂首肯之。倩归，即为生致六礼[52]。睐父母择吉将赘生于家，而绝不以闻于睐。至宴尔[53]之夕，银缸斜照，黼帐[54]高张，夜阑撤妆流盼，见此良人[55]，则即隔梦园樱桃花下生也。睐大号恸，绝而后苏。问香驰走，惊呼睐父母至。睐悲极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误我！"父母再四救解。然伉俪之际，非其本情，虽勉为笑语，而眉妩间锁愁驻恨，如不胜致。居又二年，生亦构数椽别墅，挈睐以归。生之父母，穷悍极虐，素知睐之不礼生也，乃盛怒以待睐，睐拜告方毕，含啼入室，意不聊生。

岁辛丑[56]，生以不给家食，为砚耕之谋，复隙窥馆之邻女，见黜于主。睐愈不礼生。生大愠睐，叱詈之声达于庭户。睐支颐语生曰："薄命之薄，含冤可知；狂童[57]之狂，负心若此。何须何眉，无耻无礼。我死为鬼，尔生尚能为人乎？"语未竟，鞭楚乱下，散发蒙面，流血被肩。维时，明月入户，青灯荧荧。睐蒙目呜咽而叹曰："命尽此矣！"令问香于故箧中取《愁盐》[58]一卷，诗词若干首，及绿窗小写百叶，皆幼时所画花鸟粉本[59]，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泪为书，授之问香曰："迟明，汝为吾送易氏爹娘。"书略云：

> 女不幸少逢离乱，骨肉飘依，两地异处。况复长年羸病，自知弱蒽易殇，薄云难寿。然从垂髫[60]以来，溺情芸艺[61]，散志签图，将谓结褵[62]名族，执爨[63]良家，俾慈帏[64]二人，得慰心于白发，窃所愿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涅我素名[65]，织彼蓼计[66]，致匹合于琐类[67]，终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断，岂知有生之乐哉！女自春首分袂[68]而后，郁为沉疾。尝累日一粥，而见粒则呕，薄饮不盏勺[69]，悲苦之状不可殚陈。当夫兰门[70]暮掩，薄寒中人，檐雨淅沥，灯花频落，砧声[71]远飘，谯鼓[72]断续，女于斯时，凄其泪零，倚枕竟夕，不知忧之何从也。及夫画窗晓开，丽花笑暖，慧鸟争啼，凭栏数迴，因思稚年西园随伴，踏青始归，泛[73]锦

瑟于芳楼，驰红衫于细马[74]，鲍丝稠杂[75]，谐笑为欢，方之今时，遥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乐顿异，命之不犹，夫复何言！今秋，负心人以窥踰[76]失意，迁怒于女，笞楚千态，垂垂待毙，无复生理。爰令丫环问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尽之日。父母一来垂视，永以遐隔。绿香帐里，岂有冷翠零青；红叶窗前，莫问韶颜稚齿。将见柳眼凝露，埋春化泪；莲心风折，劈恨成丝。明月三更，天涯草碧，还家之期，当在晓风新梦间耳。父母春秋已高，强饭自爱，无以女为念。幸收女余骨，覆以抔土[77]，得以脱迹人间，销形天上，粱黄槐绿[78]，烟冷云荒，遂毕此生矣！孟光[79]同隐，未得其人；弄玉[80]俱仙，徒为虚语。独念父母畜我不卒[81]，绕膝之欢，邈矣难再。梅花[82]犹在额乎？莲花[83]犹在足乎？镜台旧影，翠帷余香，姗姗其来迟者，知是亭亭倩女魂[84]也。

及晨，父母得书，愤骇长恸而至，则睐已缢于前轩左楹[85]间矣。生与父母俱逃，莫晓所在。睐父母及易氏诸戚，乃棺睐于两楹，而以问香归。

盖睐之为人，风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缄；慧心长结，艺能穷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于辩给[86]；授管成牍，而挥染必本于性。故写愉，则墨以欢露；道哀，则字与泪并。盖孝穆[87]所谓"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纨无托，红颜非耦；才丰命啬[88]，生短恨长。悲哉！睐生才二十四岁。殓后数日，忽有豪士，戟髯拳发[89]，红巾绿缦，跨剑跃马而驰。后从碧眼奴，背负血囊，至睐之门，排门直入。豪士立马枢前，掀髯大呼曰："负心人已杀之矣！"从者下囊前倾，血模糊一髑髅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盗乱，倩娘虏去，不知所终。人咸以为睐冤之所雪云。

〔注〕 ① 松陵：古地名。今江苏吴江的别称。 ② 阀阅：本作伐阅。功绩和经历。也以指世家门第。 ③ 香木城：用香木做的书画架，环放室内，像城墙一般。④ 锦韬玉轴：用锦缎做套，用玉石做画轴。韬，弓套，套子。 ⑤ 龀：儿童换牙。

⑥ 刀札：书写，代指文章。刀，古代以竹木简书写，有错则用刀削去。札，古代书写用的薄木片。 ⑦ 睒：顾盼，旁视。 ⑧ 甲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此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 ⑨ 兵燹(xiǎn 险)：兵灾。兵，指清兵。燹，火，野火。⑩ 陆沉：陆地下沉或沉没。比喻国土沦丧。 ⑪ 濡颖：蘸笔。颖，毛笔尖，毛笔。⑫ 吴道子：唐代著名画家。名道玄，阳翟人。其画笔法超绝，尤长于释道人物及山水，有画圣之称。 ⑬ 赛：旧时祭祀用各种方式酬报神佛的恩惠。这里指献菩萨相。 ⑭ 女冠：本指女道士。 ⑮ 艾孀守贞：年轻守寡。艾，年少。孀，寡妇。⑯ 痫痓：疯癫狂走。痓，狂走。 ⑰ 表：表亲，又称中表。 ⑱ 世胄：大家子弟。胄，子孙，后代。 ⑲ 僦：租赁、租用。 ⑳ 士君子行：正人君子的品行。 ㉑ 哆口：张口，指用口形表示感情。哆，张开。 ㉒ 武：古时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㉓ 垆：酒店里安放酒缸的土台子，这里指几桌。 ㉔ 流苏：装在车马、帐幕等上面的穗状饰物。 ㉕ 相思子：相思树的种子，红豆的异名，多用以象征男女爱情。㉖ 唐突西子：冒犯西施。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而献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后来成为美人的代称。 ㉗ 颊颜不怿：脸红不高兴。颊，脸红。怿，喜悦。 ㉘ 市秽于睒：把不好的名声(淫乱)转嫁给睒娘。 ㉙ 慊(qiè 窃)：满意，惬意。 ㉚ “早是伤春梦雨天”四句：是集唐人宋济、韦庄等人的诗句而成。隐指倩娘经不住潘生的引诱。 ㉛ 玉篆狮：用玉石雕刻的狮子。篆，篆刻，雕刻。镇纸：写字画画时压纸的用具。这里作动词，用镇纸压纸。 ㉜ 点屐：鞋子点地。屐，木头鞋，泛指鞋。 ㉝ 拾衽连屧：拽着衣服，拖着鞋子。形容匆忙的样子。衽，妇女的上衣。屧，鞋子。 ㉞ 锁楅：带锁的楅板。楅，放置物品的隔板。 ㉟ 惋悒：怅恨，忧郁。 ㊱ 援琴之挑：用琴音挑动别人的春心。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卓文君新寡，司马相如用琴音向她表示爱情，得偕连理。这里指潘生挑动睒娘。 ㊲ 掷车之果：指女子向意中人表示爱情。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貌美，每出游，妇女们每每手拉手将他围起来观看，并把水果投掷到他的车上去。 ㊳ 少润诗脾：少吃点儿东西。这是文雅的客套话。诗脾，诗思。 ㊴ 赫蹄：西汉末年流行的一种小幅薄纸。 ㊵ “巫水有云”句：指男女相爱，互赠信物。巫水有云，指宋玉《高唐赋》所写楚襄王梦中与巫山神女相会的故事。因神女自云“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故云。楚佩，指刘向《列仙传》所载郑交甫在江汉之滨遇江妃二神女，二女解佩相赠的故事。因江汉即长江、汉水，皆在楚地，故云。 ㊶ “贾墙”句：用韩寿偷香的故事。据《世说新语》等书记载：晋司空贾充的属官韩寿美姿容，充少女贾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通音问。韩寿夜间翻越贾家院墙，与贾午相会。贾午赠以西域奇香，因而被贾充发觉，遂使二人结为夫妻。 ㊷ “锦弦旧瑟”句：疑用李商隐《锦瑟》诗意，诗中有“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之句。 ㊸ “兰酒新垆”句：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二人刚到成都时生活困苦，相如便将自己穿的鹔鹴裘拿去换酒，与文君为欢。 ㊹ 西厢：杂剧《西厢记》中张生的住处。 ㊺ 假道：借

路。不令：不好，不善。 ㊻ 楮黑：纸墨。楮，木名。皮可造纸，故代称纸。 ㊼ 修筠有节：像竹子那样坚贞，有气节。修，长。筠，坚韧的竹皮，也代指竹。 ㊽ 浼(měi 每)：污，玷污。 ㊾ "陌上之金"二句：用汉乐府《陌上桑》的故事。诗写一位太守在路上用金钱引诱调戏采桑女罗敷，结果遭到罗敷的拒绝。 ㊿ "红闺流叶"二句：用《流红记》和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红闺流叶，故事写一宫女将自己的心愿用诗写在一片红叶上，放在御沟流水中，红叶流出宫外被一士子所得，二人最后终于成为夫妻。自媒于东墙，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故事写宋玉东邻女子是天下最美的美人，为了向宋玉表示爱情，竟然登墙看了他三年。 (51) 小筑：环境幽雅的小建筑物。相当于精舍。 (52) 六礼：旧时婚制中的六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 (53) 宴尔：新婚。语出《诗经·邶风·谷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原诗指弃旧再娶，后反其意而用之，指新婚。 (54) 黼帐：绣有花纹的帐幕。黼，古代礼服上绣的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 (55) 良人：夫妻互称。后多用于妻称夫。语出《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56) 辛丑：清顺治十八年(1661)。 (57) 狂童：轻薄少年。语出《诗经·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本为男女相爱的昵称，后转为骂詈之词。 (58) 《愁盐》：书名。疑即明代女作家叶纨纨之《愁言》。纨纨嫁袁氏，亦悒悒不得志。 (59) 粉本：画稿。 (60) 垂髫：指童年。古时儿童不束发，头发下垂。髫，儿童下垂的头发。 (61) 芸艺：文艺。芸，一种香草，又名芸香。因可用以驱除书籍中的蠹鱼，故用以指与书籍有关的事物。 (62) 结缡：结婚。缡，女子出嫁时所带的佩巾。 (63) 执爨(cuàn 窜)：烧火做饭。爨，灶。 (64) 慈帏：父母。 (65) 涅我素名：玷污我的清白名声。涅，染，污染。素，清白。 (66) 织彼蒹计：编造他们的谗言。蒹计，蒹葭之计。《诗经·小雅·巷伯》："蒹兮葭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后因用"蒹葭"作为谗毁的代称。 (67) 琐类：庸俗鄙劣的人。 (68) 分袂：分手，分别。袂，衣袖。 (69) 瓢勺：一瓢一勺。瓢，瓠瓢。 (70) 兰门：兰房之门。指妇女的居室。 (71) 砧声：捣衣声。 (72) 谯鼓：更鼓。谯，指谯楼，城门上的望楼，俗称鼓楼。 (73) 泛：指泛声。演奏乐器时为使乐音和谐合于节奏，配衬轻弹缓奏的虚声。 (74) 细马：小马。或指一种精致的投壶用具。 (75) 匏丝稠杂：各种乐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匏，笙、竽类乐器。丝，琴、瑟类乐器。 (76) 窥踰：偷看、翻墙，指潘生勾引邻女的丑行。 (77) 抔土：指坟墓。抔，用手捧物。 (78) 粱黄槐绿：指梦境。粱黄，唐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载：卢生在梦中经历了富贵穷通。他入梦时，主人正在蒸黄粱为馔；及醒，主人蒸黍未熟。后人遂概括为成语"黄粱一梦"。槐绿，唐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载：淳于棼梦入槐安国，历尽富贵穷通，醒后才发现所谓槐安国不过是槐树南枝上的一窝蚂蚁。后人遂概括为成语"南柯一梦"。 (79) 孟光：东汉时女子。与丈夫梁鸿一同隐居霸陵山，虽生活贫苦，但举案齐眉，夫妻恩爱。 (80) 弄玉：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与丈夫萧史都善吹箫，后引来凤凰和鸣，夫妻二人共同跨凤成仙。 (81) 畜我不卒：抚养我没

有善终。语出《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㊱ 梅花:梅花妆。《翰苑新书》载: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于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后因仿之成梅花妆。 ㊲ 莲花:指莲花步,美人的脚步。《南史·齐东昏侯纪》载: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 ㊳ 倩女魂:用唐陈玄祐传奇小说《离魂记》故事。言张镒女倩娘与镒甥王宙相恋。后镒以女另字他人,女病。王宙被遣,夜半女赶到船上,二人私奔。五年后,夫妻回,卧床之女闻声出见,二倩娘合为一体,乃知从宙者原来是倩娘之魂。 ㊴ 栋:房梁,栋。 ㊵ 辩给:能言善辩。 ㊶ 孝穆:南朝陈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诗歌、骈文俱佳。原集已佚,后人集有《徐孝穆集》,编有《玉台新咏》。 ㊷ 嗇:闭塞不通。 ㊸ 戟髯拳发:胡须坚硬而直竖,头发弯曲。

本篇采自钮琇《觚賸》卷三。

在清初传奇小说中,本文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作品之一。从思想性方面讲,本文通过对一个多才多艺的少女睐娘的悲剧人生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清兵南下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道德沦丧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及社会的人情险恶。

睐娘出生在一个诗书礼仪之家。自幼聪慧,善记诵,对书画有浓厚的兴趣,故其父令其管理家中的书画。"长及齿龀",即可作花鸟小图。工刀札,善吟咏,且姿容秀丽,嫣然善睐。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美貌少女,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之中,如果没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什么飞来横祸,虽不指望什么自由与幸福,但寻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嫁一个知书识理的夫君,当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祸从天降,明末的战乱,打破了睐娘一家宁静的生活。全家被迫迁居偏僻之地避难。贵为千金小姐的睐娘,从此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甚至战乱稍定之后仍无以为家,不得不寄食东新巷姑家,也因而落入陷阱,开始了她的悲惨人生。在作品中,文章没有明确地指出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尤其是清兵入关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然而文章的客观描写,文章的故事本身,却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本文思想内容的主旨还是在第二个方面,即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道德沦丧、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和当时社会的人情险恶。睐娘寄居在她姑姑倩娘家,倩娘丧夫,与异姓小叔潘生偷情,而潘生又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倩娘"耻睐娘之独为君子",竟不顾亲戚情谊,与潘生合谋勾引睐娘,遭拒后,又以姑姑身份承媒妁之命,在睐娘父母面前搬弄是非,编造谎言,美化潘生,骗取了睐娘父母的信任,背着睐娘,议定了潘生与睐娘的婚事。直至新

婚之夜，睐娘才明白真相，然而已堕奸计，无可奈何。故事以睐娘的遭遇，形象地说明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像睐娘这样一位天真纯洁、多才多艺的少女，是无法对抗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婚姻制度，那样的险恶人情的。她最终只能以死来对那吃人的黑暗社会、愚昧落后的社会制度进行最后的抗争。

中国古代小说历来具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的民族特色，本文作为清初传奇小说的优秀代表，当然也不例外。"史才"即叙事写人的艺术。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悲剧手法的运用。人们常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本文就是如此。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写睐娘的美：她不但具有美好外表，且多才多艺、天真纯洁、自爱自重。面对潘生的勾引，他先是"颜颜不怿者累日"，继之又"立碎纸而掷于地"，终严辞责姑，毅然告辞归家，足见其美好的道德与坚贞的节操。而文章的后半部分则主要写睐娘的人生悲剧，也就是美的被毁灭。这样一位美丽纯真的少女，先是堕人奸计，所嫁非人，故终日抑郁，勉为笑语。不但夫婿卑劣，翁姑也"穷悍极虐"，以至于每次向公婆问安后，即回房暗自哭泣，日起轻生之念。再后便是潘生因道德败坏，被馆主驱逐而将怨气加之于睐娘，对其不但厉声责骂，而且大打出手。屡遭不幸的睐娘由失望而绝望，终于走上了自缢的死亡之路。临死前和泪写给爹娘的绝命之辞，更是字字血泪，令人长恸，具有强烈的悲剧效果。

二是叙事委婉细腻，情节起伏曲折，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具有史传文学的传统特点。文章先概括地介绍了睐娘的身世和家庭，接着叙述了她幸福的童年生活，以及她的聪明、美丽、人品与才艺。然后文笔陡转，描写了清兵南下给这一幸福家庭和美丽少女带来的突然变故和沉重打击。接下来便委婉细腻地描写了睐娘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是全文的重点，其中潘生与倩娘设计，在隔梦园调戏、引诱睐娘一节尤为生动。随之是诗笺风波进一步深化了睐娘与倩娘、潘生的矛盾，使读者为睐娘的命运担忧。但此时作者却宕开一笔，写睐娘为保全名节，毅然辞姑归家，使人为睐娘松了一口气，以为由此可羊脱虎口。然而作者却紧追一笔，让倩娘寻踪而至，终于借助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将睐娘推入悲剧的深渊。睐娘与潘生婚后的不幸生活写得较为简略，一句"居又二年"便一笔带过。最后则又起波澜，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潘生对睐娘的虐待及由此引起的悲剧结局。尤其是和泪之书，洋洋洒洒，真切动人，直可与《莺莺传》中的书信媲美，且与通篇相呼应，收束全文，可见太史公手法。

三是写人精雕细刻，形象逼真，个性鲜明。睐娘之多才多艺、知书达理，倩娘之阴险恶毒、助纣为虐，潘生之厚颜无耻、道德败坏，都刻画得非常成功。

“诗笔”即文章具有诗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文具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境，善于借景物来渲染气氛，描写人物，能够做到情景交融，使文章具有诗情画意。如隔梦园一节，将一段风流事放在花红柳绿的烂漫环境当中，对于写春情难禁的倩娘和潘生以春意勾引睐娘便十分得体，颇富诗意。而“新霁始凉，金风初扇，沼荷零香，庭草凄绿”，则既是写景，也是写睐娘此时此地远离家人、寄人篱下的凄凉孤寂。二是在散文叙述中穿插诗歌。睐娘往依孀姑，是“赋诗泪别”，有七绝一首。知倩之卖己之后，一日晓妆方竟，倚窗无事，又成一绝。潘生得诗之后，亦回七律一首，进一步勾引挑动。至于睐娘临死前和泪而书的那篇绝命辞，也是缘情而发，悲切动人，大可作为散文诗来读。

“议论”则主要在最后一段，既有作者直接发表的议论，也有故事的补充，即豪士杀潘生、倩娘为盗虏的以情节发表的议论。此明白昭彰，勿需赘论。

（王恒展）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①

吕熊

——选自《女仙外史》第一回

而今话归正传。按道书云，天上有一位万劫不坏的金仙，圣号称做王母，居于瑶池。池在东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上各有境界，东天是道祖三清及群仙所居，西天是如来佛祖及诸菩萨阿罗汉所止，北天是玄武大帝暨众神将治焉，昊天上帝之宫阙则在中央，而统辖南天。南天虽有南极老人与南斗星官，要皆在上帝统辖之内。上帝好生②，故居中而治南，有长养万物之义。玄帝统雷霆神将，以肃杀为主，故居于北。佛宗寂灭无生，故以西方为极乐。道家以一炁长生为主，是以占于东方，取气始生之义。

王母所居珠楼贝阙，在瑶池之畔。此池非下界之水，乃是融

成玉之精髓，溶溶漾漾，竟如酒浆一般。——说话的错了：美玉入火则愈坚，次则如石之成灰矣，怎么融化得水来？噫，盍亦反其本而思之？美玉原是石髓所结，是以璞在石中。髓可结成玉，玉不可化为髓乎？蚌珠见月而化为津，凡物皆有相感之处，非寻常所能测识者。即如仙家之酒，名曰琼浆玉液，要皆琼瑶所化之髓，难道也是凡间曲米酿成的么？

那瑶池之北有三座大殿：中间一座名碧桃殿，东名青鸾，西名石麟，三殿皆因物命名。其碧桃树在西池之南，高八十寻有咫——俗所云蟠桃万年一结子者——正对中间大殿，玲珑盘郁，势若虬龙，不但下界所无，即佛家之婆罗③、广寒④之丹桂与夫三岛⑤之珠林琼树，亦迥乎不同。这是何故？只为他有瑶水浸润，故其枝叶花葩，皆带玉之精华，在仙树为独冠。所结蟠桃，食一枚寿与天齐，若是三枚，能超万劫。西母于桃熟之日开宴，只请佛菩萨、道祖、天尊与上帝及诸大仙真，其余一切仙官仙吏、海岛洞府散仙、斗牛宫二十八宿⑥总不得与，是以岁星东方朔⑦每至窃食。今此一夜，碧桃繁盛，倍于从前，凡散仙列宿，亦多邀请，为万劫以来第一盛会。

其时，佛祖、仙真次第咸集，唯上帝后至。遥见鸾驾雍容：御的是绿琼辇，张的是紫云盖，星幢前导，羽葆后拥，众仙皆俯伏远迎。上帝先与如来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运告终，民生应罹兵劫三回，已命娄金狗⑧下界勘平祸乱，今天又命天狼星⑨下界，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朕检阅册籍，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悉与特宥。"如来合掌云："善哉，善哉！帝德之好生也。"西王母遂请入座。向南正中释迦如来，左是过去诸佛，右是未来诸佛，前是三清道祖，东西向皆诸大菩萨。东间，上帝南向，左坐昭位⑩——第一玄武大帝，以下皆诸天尊；右坐穆位——青华帝君第一，以下皆诸大真人。西间，南向独座，是南海大士；北向两座，左为斗姥天真，右为九天玄女；东向首座，鬼母天尊；西向首座，天孙织女，余为太微左夫人、九华安妃、昭灵夫人、观香

夫人、月殿嫦娥、魏元君、许飞琼、段安香、何仙姑、麻姑、樊夫人、王太真、阮灵华、周琼英、鲍道姑、吴彩鸾、云英等女仙真。西王母陪席。其蟠桃每人一颗，上帝、三清道祖各两颗，唯释迦如来是三。佐以交梨火枣、雪藕冰桃，酒则琼浆玉液，丹则绛雪玄霜。如来手举蟠桃而设偈曰：

桃有万年子，人无百岁春。

可怜虚宝筏，若个渡迷津。

然后剖食。迦叶在侧垂涎，阿难睨而笑之。如来即以一桃与迦叶，一桃与阿难。道祖老君亦以一枚与金银二童子分食。时南极老人跨来之鹤，舒翼旋舞，延颈徐鸣，如中音节；而鹿亦跳跃呦呦，俯首伏地，若乞怜状。南极笑曰："你这两个畜生，也想要吃这样的好东西！"因以指爪各掐一片与之。大士见善财童子在旁注视，亦授以一枚。善财曰："菩萨想是年老健忘了，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那时菩萨抛下个箍儿，将我两手合住，再不得开，如何来接桃子？"大士向着众女仙道："这个孩子，虽是牛种[11]，倒也聪明。只是他学好之心却还未定，是以至今箍住他双手。"众女仙皆各称善。大士将手一指，善财两手分开，接去桃子；吃毕，仍旧合拢了。

嫦娥有左右二仙女，一名素英，一名寒簧，是最亲近的。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以二小分与二仙女，一大分自尝。王母见了，便问侍女董双成、谢长珠："还剩下蟠桃多少？"董仙女就知要与嫦娥，因答云："往年结得少，倒剩二十余枚；今岁结得多，反剩得十一颗。"王母云："这丫鬟悭吝！可取一个来，余十枚，留与你们分吃罢。"董仙女因捡一枚送到，王母遂递与嫦娥道："嫦娥今将远别，分外申敬一枚。"嫦娥不知所谓，只道是筵散分别的话，欠身谢道："佛祖、道祖止有二颗，小仙何德敢承？"坚辞不受。斗战胜佛[12]大言曰："谁谓仙家无情？以我看来，比凡人还胜。请看王母，剩下蟠桃独与嫦娥，若说不是有情，因何不多送我一颗？"如来曰："王母送与嫦娥，礼也，非情也，犹如下界饯行一般。

悟空！你已成佛，何犹似旧日粗鲁！”老君云：“前次蟠桃会，他一人偷食许多，今止一个，岂能遂意，怪不得他要争了。”斗战胜佛笑曰：“我这个成佛，犹之乎盗贼做了官，今日撞着了对头。”合座皆笑，王母与众仙亦各微笑。只有嫦娥又闻如来饯行之言，与王母“远别”二字通相吻合，心下十分疑惑，全无笑容。大士曰：“这颗蟠桃，王母是该送的，嫦娥是该受的，不须推辞。”嫦娥只得勉强受了，便稽首大士前曰：“小仙常愿皈依如来，因自爱其发，不肯遽剃，深以为惭。今愿皈依大士，恳求指示未来。”大士曰：“要知未来，先明既往，你自省之！”嫦娥愈不能知其故，复又稽首恳请。大士乃微露其端曰：“嫦娥，不记得奔月时乎？那时王母娘娘以丹药赐与有穷国君后羿⑬，尔时为国妃，窃啖其丹，因得飞身入月。独是后羿情缘未尽，恐将来数到，不能不为了局。”嫦娥默然半晌，曰：“我闻缘从情发，情亦从缘发；若一心不动，情缘两灭。小仙在月宫清修数千年，情缘亦已扫除，不知从何而发。”大士曰：“缘有二种：好缘曰‘情’，恶缘曰‘孽’。情缘如铁与磁石，遇则必合，不但人不能强之不合，即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孽缘如铁之与火石，遇则必有激而合者，孽之谓也。是则凡人多溺于其内，而仙则能超乎其外者也。嫦娥请记斯言，后当有验。”如来曰：“善哉！大士之论姻缘也。”遂向王母合掌谢宴，诸菩萨、众仙真各随如来谢毕，先送佛祖、道祖、上帝起行，然后次第稽首而散。唯嫦娥犹向西母依依不舍，再叩未来之事。西母因示之曰：“未来须似现在，慎勿忘却今日之会。”嫦娥载拜祗受，方骖素鸾、驾彩云，引二仙女冉冉归向广寒阙下。

猛见侧首突出一人，径来抢抱嫦娥。那素鸾是神鸟，知道有人行凶，从刺斜里侧翅飞退。此人却与二仙女撞个满怀。好汉仗也！但见他：

> 头戴星冠，灿烂晃瑶台明月；身披鹤氅，飘飘动绛阙香风。两道剑眉浓似墨，斜飞插鬓；一双鹘眼明于电，直射侵人。膀阔腰细，浑身有千百斤膂力；麈尾跋胡，行动

有三四回顾盼。原来是斗牛宫赫赫天狼星，不分做大明国岩岩新帝王。只因好色爱嫦娥，故此潜身来月殿。

嫦娥远远望去，认得是天狼星，知道他心怀不良，又恐他竟行卤莽起来，抵敌不住，要用个礼来服他。时二仙女吃了惊，已飞身到素鸾之侧。嫦娥授之以意，二仙女乃款款向前，敛素袂，启朱唇，道："太阴宫仙主拜上星官：适从蟠桃会上，闻星官奉敕为大明太平天子，尚未称贺，已抱惶悚；今驾枉临，又失祗迎，谅星官圣德渊深，不加诃(苛)责。尚有明谕，当于翌晨拥帚候驾。天令森严，不宜静夜交接，伏维见谅。"天狼星见说到理路，不便用强，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我奉上帝敕旨，令午刻下界，今已迟了四个时辰，岂能延至明日？烦仙女上达嫦娥：我应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少个称心的皇后，我今夜就要与嫦娥成亲，一齐下界，二位仙娥也做个东西二宫，岂不快活？何苦在广寒宫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听见，不觉大怒，骂道："泼怪物！上帝洪恩敕你下界做天子，乃敢潜入月宫，调谑金仙，有干天律！我即奏明上帝，决斩尔首，悬之阙下。"天狼星又陪笑道："嫦娥！你当时为有穷国后，不过诸侯之妃。我今是大一统天子，请你为后，也不辱没了！就同去见上帝，婚姻大礼，有何行不得呢？"嫦娥愈加恼怒，厉声毒骂。天狼料到善求不来，便推开二仙女，飞步来抢嫦娥。嫦娥心慌，遂弃了素鸾，化道金光，飞入织女宫中。那织女是天帝之孙女，天狼星如何敢去？恐他启奏金阙，弄出事来，即掣身竟出南天门。守门神将，已是知道奉敕的，放他下界，到洪武宫中投胎去了。

且说织女正在水殿上凭栏静坐。看这银河似波非波，似浪非浪，一派晶莹滉漾，乃是西天素金之气，流注东南，或隐或现，随斗星而旋转，但能沉物不能浮物的。——《汉书》上所云张骞乘槎犯斗牛，又海上老人乘槎至天河，织女与支机石[14]而返，岂不是荒唐之语？闲话休题。其时织女方欲回宫，见正东上一道金光，直向水殿飞来。起身看时，那金光敛聚，却是嫦娥，玉容含着微微的恚意。织女知有缘故，便请坐定，从容而问，嫦娥备述一遍。织

女曰："这厮直恁无礼！若赶到这边来，我教神将拿住，现其原形，拴在苑树上，与嫦娥消气。"嫦娥道："他怎敢到这里？只怕下界去了。我如今劾他一疏，叫他做这大明天子不成！"织女道："事到其间；若不劾奏，嫦娥倒有不是，这是势不容已的。但据我看来，尔顶上三烋动了嗔怒，已杂烟焰，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嫦娥道："这不是我过犯，怎该谪下？"织女道："不是谪下，大约有个数在那里。"嫦娥道："噫！我若下界，如何能再到月宫？还求天孙为我主持。"织女道："我不能使你不下界。或者下界之后，我烦个女仙真来指示迷途，仍返瑶台，便亦无妨。"嫦娥悲咽道："不期西池上佛祖、大士、王母之言，应在顷刻！"说话之间，素鸾与二仙女皆至，嫦娥遂谢别了织女。

回到蟾宫，问侍女辈："天狼星来，可曾进我宫内？"有好些素女，齐声回言道："怎不进宫？还来调戏我等！直教玉兔儿将玉杵打出去。——不知他还躲在阙下。"嫦娥道："直恁无礼！怎饶得过？"遂命素英草奏，片刻成就。嫦娥看毕，竟诣紫虚阙下恭候早朝。有顷，上帝御通明殿，见嫦娥持表随班晋至丹陛，已知其故，令葛仙翁接上表文，略曰：

> 太阴广寒府三烋金仙臣妾唐姮昧死顿首顿首，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窃维天律森严，首戒贪淫；仙府清虚，尤期贞静。臣姮昨随御驾西池宴归，不意天狼星从广寒飞出，竟抢妾身。幸藉素鸾倒退，得脱毒手。寒簧抵住，扣问来因，天狼星大言敕赐人间帝子，要娶月里嫦娥。凶威凛凛，竟要逼赴阳台；煞气棱棱，辄欲拐奔尘世。而且于臣姮未归之先，直入蟾宫，闺闼遭其蹂躏；横行桂殿，侍女受其狼藉。此等劣恶星官，似难膺享帝福，必至杀害忠良，荼毒黎庶。即其已奉天书，尚敢故违钦限，藐天法于弁髦，狎仙规如儿戏，丧德败检，旷劫希闻。伏望陛下赐遣神将追还，按律处治，肃仙府之威仪，免人间之劫数。不独臣姮蒙不朽之

恩，下民亦荷无疆之福矣！妲冒死谨具奏以闻。

帝命嫦娥至前，谕之曰："汝奏请追还天狼，乃是常人之见，非仙□之语也。天狼之帝福，是他自己所积，非朕之所予；下民劫数，亦是众生自己造来，非朕之所罚。朕乃是顺运数以行赏罚，非以赏罚而为运数也。天狼星即位之后，还有一大劫数，应汝掌主，并完夙生未了之事。若天狼星之应当受罚，自然在后，今还早着。"遂令传旨与送生仙女，于明日送嫦娥下界。

嫦娥大惊，含泪奏道："帝旨敢不钦遵？独是一涉尘世情缘，便有孽债缠缚，迷乱心神，安能再返清真？臣妲哀恳圣恩，将上界最苦的差罚臣去做，即使历劫久之，亦所甘心。"俯伏不起。上帝曰："汝不记大士之言乎？数在，朕不能拗也。但汝有此苦衷，足见清修道力；若问前途，还能不昧灵根，去来自如矣。"

时二十四诸天中，闪出鬼母天尊，启奏道："嫦娥此番下界，看来为天狼星所害，臣心深为不平，愿去维持嫦娥也！"上帝道："既动此念，便是数中有名人物，但时尚未至，不可轻言。"嫦娥到此地步，心已了了，遂前跪奏道："臣妾谪下，已知数定；但掌生民劫运，易造杀孽。凡有应行事宜，恳求圣慈明诲，俾臣妾得遵奉而行，庶免堕落。"帝乃敕诫曰："汝去有几件至正至大的事，是你所应做的：如天伦崩坏，汝须扶植；人心悖乱，汝须戡正。褒显忠节，诛殛叛佞，彰瘅均得其宜，便是有功无过。谨记朕言。"嫦娥叩首谢恩而退，遂向绛河阙下谒见织女，具述帝旨。

织女道："帝意极好。但将来功行，总在尔的方寸⑮，须牢记着。瑶池会上的女仙真，少不得有个来指导的。"嫦娥就将鬼母天尊愿去的话说了。织女道："非也，他不过暂助神通尔。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鲍道姑，誓愿宏深，最肯度世。他在西池驾下，我当启奏金母，烦他下界来始终教育，以成大道。——不愁不返瑶台也。"嫦娥再拜谢了织女，回到月殿与素女辈泣别。

寒簧、素英皆愿随去。送生仙女止住道："私去不得！要奉敕旨的。"二仙女牵衣痛哭。嫦娥亦不肯舍，乃作书一函，令去求

天孙娘娘；又作两笺启达西池王母、南海大士——不过敬谢教诲，并恳救度之意，方随送生仙女下界投胎。正是天上神仙降，定在人间将相家。且看下回分说。

〔注〕 ① 本回书选自《女仙外史》。《女仙外史》作者吕熊，字文兆，号逸田叟，吴人，清康熙间在世。 ② 好(hào 浩)生：爱惜生灵，不事杀戮。《书·大禹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③ 婆罗：树名。当为娑罗之误。娑罗树，龙脑香科常绿大乔木。佛家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娑罗树下涅槃，因以为仙家神树。 ④ 广寒：月宫别名。古人想象月中有宫殿，名广寒宫。 ⑤ 三岛：古代传说海上有三座岛屿，亦称三山，名方丈、蓬莱、瀛洲，为仙人所居。 ⑥ 斗牛宫二十八宿：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太阳、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称二十八宿。斗宿、牛宿各为其中之一，此处颠倒了二者关系。 ⑦ 岁星东方朔：古代传说东方朔是岁星下凡。岁星，古人对木星的称呼，因木星运行与纪年有关。东方朔，汉武帝时人，《汉书》中有传。⑧ 娄金宿：二十八宿中的娄宿，在西方，古人以西方属金，故称。 ⑨ 天狼星：《楚辞·九歌》注："天狼，星名，以喻贪残。" ⑩ 昭位：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始祖居中，二、四、六世居其左，称昭位；三、六、九世居其右，称穆位。故此指左边，下文"穆位"指右边。 ⑪ 牛种：《西游记》中写善财童子原是牛魔王之子红孩儿，为观音大士所收伏。 ⑫ 斗战胜佛：《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保唐僧取经成功后即成佛，名斗战胜佛。 ⑬ 后羿：古史据传说称后羿是夏时人，他推翻太康统治，自立为国君，称有穷氏。其妻嫦娥奔月事见《淮南子·览冥训》。 ⑭ 支机石：传说汉武帝令张骞探河源，张骞至天河，见一妇人在天河中浣纱，与张骞一石。张骞返，问成都卜人严君平，君平云其为织女支机石。支机石谓支架织机之石。

《女仙外史》是一部神话与历史故事相结合的长篇章回小说。写月宫嫦娥和天狼星结下冤仇，分别下界成为明初平民唐赛儿和明成祖朱棣，唐赛儿成为一支起义军的领袖，支持建文帝君臣反对朱棣的战争。小说明显地受到《三遂平妖传》的影响，也是将历史上的一段农民起义故事神魔化了。但无论从思维模式还是艺术表现上，它都摆脱了《三遂平妖传》那种早期神魔小说的特点。首先在创作思想上，《三遂平妖传》以神魔为主，历史事件从属于表现妖术神技的奇异怪诞的美学追求，而《女仙外史》则以表达作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思想为主，即以站在维护封建正统立场上谴责永乐皇帝朱棣篡国为全书宗旨，描写了靖难战争的过程。清人陈香泉在本回回评中说："此回意旨在月殿。主在与天狼星结仇，为全部大书之张本。乃先

之以碧桃会，撰出如许志怪文字。初不能测其机关，直至嫦娥宴回，陡遇天狼，方始豁然。"刘在园回评也说："'有几件至正至大的'数语，是提起大纲，照着全局。如龙门一脉，千支万派皆肇于此。笔法自《史记》中得来。"他们都认为作者意在讲史，是不错的。

但《女仙外史》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讲史小说。首先，它把发生在永乐十八年(1420)的这次起义放在了建文逊国时期，即提前了十八年，而且将反对朝廷的农民起义军写成建文帝的同盟军，即是忠于朝廷的，这些当然违背了历史真实。同时它又把唐赛儿写成是天上的嫦娥下凡，是一个神魔式的人物。对此，汤颐人说："逸田先生作《外史》，原为建文帝逊国，表明君臣大义与殉难诸臣之大节。顾赛儿一女子，正史所载乃成祖所不能制者，因以为嫦娥谪下，何其当也！"洪昇说："斩除劫数，属之月姊，绝无所因，故以天狼求姻一事激之，乃为天子之所必然者。"他们对作者的这一情节构思的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归纳起来，可能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朱棣靖难本身就是个历史学上的两难命题。用正统观念看，"靖难"是悖理非法的，但后来朱棣做了皇帝，又成了事实上的正统，对之全盘否定将使自己在一系列问题上进退维谷。所以用一个远离现实的故事作为全书情节构架，可以淡化对这一命题回答的史学意义。其二，唐赛儿的起义发生在永乐时代，其性质适宜作谴责朱棣的小说题材，但现实中的农民起义本是"大逆不道"的，不应当予以肯定，因此把她写成一个非现实中的人物，以避免成为对现实中的唐赛儿的歌颂。其三是艺术方面的考虑，即使作品更加通俗，更富传奇性，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作者的这种艺术构思，应该说取得了成功。

小说的第一回是奠定故事情节的基础。故事发生在天宫，西王母举行蟠桃会之后，人物都是佛道的神仙，情节全部在神仙的世界中进行。研究这一回可以了解作者的神魔观念，及其与别的神魔小说的异同。

从这回看，吕熊的这个神仙世界中有佛道两家的始祖及所尊的神仙，而以道家为多；有早期传说故事中的；有不久前才由吴承恩在小说《西游记》中创作出来的人物，总之是完全不成体系的。这固然表明当时已三教合流，根本不必顾及这些神仙的来龙去脉及其统属关系，更说明作者意不在写神仙世界，而是在于借神仙世界寄托自己的意志。

西王母请玉帝及各路神仙来赴蟠桃宴，是从早期神话《汉武故事》生发出来的故事，其直接来源则是《西游记》。《女仙外史》和《西游记》虽然情节相似，精神却迥然不同。《西游记》中的天上世界尽管也是人间的照影，但它神奇有趣，充满魔幻色彩，是真正的浪漫主义，它将人们引向与现实社会

秩序的背离。《女仙外史》尽管将诸多神仙都聚集在这里，还描绘了琼楼玉宇、瑶池宝树的仙境，但却完全是一个人间世界。这里有君臣，有主仆；有尊卑、男女之别；人情往来，应对进退，都符合封建社会的规范。这里的人物，是穿着神仙衣服的世俗社会中的人，他们过着世俗中人的生活。这里有森然有序、安宁祥和的人际关系，也有调戏良家妇女和强奸犯罪等卑劣行径，有上表告状、长官意志、违心屈从等人情世态。《女仙外史》中的嫦娥不仅受到性骚扰，抗拒乏术，而且不愿下界，也得不到批准，处处受制于别人。她的种种生活情状和心理活动，哪里有仙人的闲适、宁静和超然？这个嫦娥与古代神话中那个因窃食不死之药而飞上月宫的嫦娥原型，相去已不啻万里。当然我们不是说《女仙外史》一定要写出一个女孙悟空，而是说，同样的题材、类似的人物和情境，由于创作的宗旨不同，可以写出面貌迥异的作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远古神话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像《女仙外史》这样的文学作品，作者主要是应用神话负载自己的社会意识，实际上没有多少浪漫气息。

作为神魔小说，《女仙外史》不仅和《西游记》迥异，和《三遂平妖传》比较，也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三遂平妖传》里的神魔和他们的世界是平民的，充满市井气味，而《女仙外史》中的仙阙则是上层贵族社会的。胡永儿一副市民小女子神态，嫦娥则全然是大家闺秀风范。圣姑姑像巫婆，王母则令人想起《红楼梦》里的贾母。

当然不是说，《女仙外史》中的这种神魔故事没有审美价值。以本回而言，我们仍然从中感受到作者的某种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这里描写的是一个等级森然、严密有序的理性社会，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和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这正是儒家千年来的社会理想的描述。甚至王母在宴席上分桃子的一些小插曲，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写得也很有情味。织女等对嫦娥的关切，侍女寒簧、素英对嫦娥的依恋等，也接近普通人的生活，写得也还动人。整回书给我们的美感不是神奇怪谲，而是平易亲切。作者有意将我国古代关于天宫景物的想象，将许多神话传说中人物、动物、植物及其有关故事都写进书中，可以使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唤起许多联想，从而构筑起一个既丰富多彩又晶莹圣洁、宁静祥和的天堂世界，与污浊混乱的人世形成对比。嫦娥与后羿的故事、织女和她的支机石的故事，都是人们熟知的美丽神话；善财童子红孩儿、斗战胜佛孙悟空等等，令人想起《西游记》中许多奇妙的经历，它们大大丰富了这个天上的世界，使它摆脱了枯寂、平淡和不食烟火气。

小说的缺点是叙述平铺直叙，说理成分过浓，形象不够感人，这与作者的写作宗旨是分不开的。（姚品文）

娇　娜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一卷。

《聊斋志异》中缤纷多彩、缠绵动人的爱情小说，是令读者心荡神怡，齿颊生香的。而《娇娜》一篇，却别出机杼，写的是孔生雪笠与狐女娇娜之间的一种真挚感人的友情。当然，异性之间的友谊，是不免包含着"色授魂与"的爱慕悦恋之情的，但限于客观条件，不能缔结良缘、比翼连理，于是，"生于情，止于礼"，蕴积成一种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友爱，这种感情深层中难免埋藏着一些怅惘和痛苦，但也唯其如此，它才像老蚌含珠一样，孕育出人性至美的结晶。现实生活中历来多有此类佳话。

《聊斋志异》情爱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都是落拓书生，且多以教书为业，与作者蒲松龄的身份相类，这正应合了"小说多有自传成分"那句常言，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蒲松龄创作的微妙心态，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但非本文所宜，故不赘言。《娇娜》中的孔雪笠也不例外。这位孔圣人的后代"蕴藉、工诗"，"蕴藉"言其深沉多识，"工诗"则风雅有致，四字评语为小说人物的表现和情节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这位孔生想必也是科举蹭蹬，无以为生，远赴天台投靠做官的朋友，不料朋友已作故，"落拓不得归"，只得为寺僧抄录经卷挣口饭吃，可谓窘困至极，走投无路了。大雪崩腾，寂无行旅，而他却不得不为衣食奔波于途，凄苦之况，可想而知。恰在此时，他在久旷的单先生第宅门前遇到了一位"丰采甚都"的少年，于是命运骤然间发生了改变。显然，这在孔生是纯出意外，在少年却是蓄意安排，原因就在于这位翩翩狐公子久已心慕孔生的蕴藉风雅吧？

鲁迅先生对《聊斋志异》的笔法做过十分精当的评述，他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又偶见鹘突，知其非人。"（《中国小说史略》）《娇娜》一文的写法，正是如此。少年

邀孔生入单宅，拜师结友，情殷意渥，而其父也闻之而来，亲致敬师之礼，词蔼意婉，宛然慈父口吻，其居室、设置、字画、书册，也都不过是平常富裕而清雅的书香人家境况，作者虽也有意设置一二奇异之事，但隐而不露，仅是为后文略做铺垫而已。至于夜招艳婢伴饮，无非少年兴致，也在情理之中。唯其行文中交待公子课业"类皆古文词，并无时艺"，却是作者特意对世俗热衷科第的读书人（包括作者自己）的一种反讽。

幽默是《聊斋志异》一大特色，兴至笔随，作者总是忍不住对他笔下的人物来一点戏谑和嘲讽。孔生饱暖安逸之后，见艳婢而"心脉动"，郁结成疾，"胸间肿起如桃，一夜如碗"。只得请来公子之妹娇娜诊治，至此，女主人公方始登场。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把握之间，觉芳气如兰"。秀色爽神，芳香抑痛，娇娜纤手操刀，伐皮削肉，又口吐红丸，着肉旋转，孔生遍体生凉，沉痼若失。不料身病方去，心病又成，"悬想容颜，苦不自已"。本来是血污流溢的手术场面，却被作者写得香艳可羡，又不乏俏皮灵动，让人忍俊不止。

行文至此，已是溪流汇聚、江河蓄势，只待冲腾奔波了。读者期待着读到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不料作者笔锋一转，另生枝节。先是皇甫公子以娇娜年幼为辞，打消了孔生求婚的念头；又以李代桃，撮合成孔生与其表妹松娘的婚姻；接着因单先生讼归索宅，皇甫公子举家返陕，只得与孔生分别，施展法术送孔生夫妇还乡。于是，骤现鹘突，始知非人，然庐山真貌，依然半隐云雾之中。

孔生归家，母子团聚，松娘"艳色贤名，声闻遐迩"。故事仿佛已至结局。实则云遮雾掩，山势未断，倏地奇峰突起，佳景再现。孔生中进士，携妻子赴任延安，罢官，又罣碍不得归，偶然得与皇甫一家重逢。只是世事沧桑，岳母已死，娇娜已嫁，狐的世界宛如人世，也总有不少缺憾。这一段过渡性的文字，作者也不让它太平淡，忙中有闲，随手点染，使娇娜慧黠可人的形象，跃然而现：

"娇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乱吾种矣。'生拜谢曩德。笑曰：'姊夫贵矣。创口已合，未忘痛耶？'……"

闲笔不闲，不仅回护了前文，而且为小说情节的高潮做了至关紧要的铺垫。

接下来，情节进入高潮，狐遭雷劫，孔生挺身相庇，冒死抢救娇娜，文势如骤雨急风，骇目惊心。而孔生为雷击毙，娇娜大悲，不避嫌隙，撮颐接吻，以久炼之红丸度入生腹，使其复活。须知，按照神话的逻辑，红丸乃是仙狐

多年道业修炼的精华，是比生命还要贵重的东西。危难之中，人性与"狐性"的善良焕发出最夺目的光彩，构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之美。

小说结尾，舒缓安详，人狐共处，"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犹如暴雨过后，风和气爽。而以孔生之子小宦"貌韶秀，有狐意、出游都市，共知为狐儿"收笔，灵动活泼，饶有余味。

《娇娜》这篇小说，立意新、品位高，在《聊斋志异》诸多成功作品中是独具特色的。作者写孔生与娇娜的关系，超越了封建的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摒除了文人才士的"猎艳"心理，赋予娇娜以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使他们在患难互助中形成了一种纯洁至诚的异性之间的友谊，这在三百年前无疑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进步观念。作者笔下的皇甫一家，虽为异类，但善良、温雅、和睦、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体现了高度的人性美，其间，当然倾注着作者的热情和理想。而这种"至为关情"、"忘为异类"的创作态度和方法，也正是《聊斋志异》鬼狐故事具有强烈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李永祥）

画　皮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一卷，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

厉鬼化为美女，人皆爱之；良医形似疯丐，人皆憎之。这是认识的误区，也是人性的弱点。有人执迷不悟，以致灾祸临头；有人克服自己的偏见，终于逢凶化吉。这篇小说告诉我们，以貌取人，是不可取的；任何事物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特别要善于识别披着画皮的厉鬼。

从结构上说，这篇小说是由两大板块组成的。前半部分，从开头到王生死，主要写厉鬼步步迷惑王生和王生步步受惑的过程。后半部分从"二郎奔告道士"到故事终结，主要写疯丐凌辱陈氏和陈氏百般忍受、苦苦哀求，终于救活王生的过程。这两大板块，在内容和写法上呈对称结构，有强烈的对比感：厉鬼外貌虽美，实想害人；疯丐其貌丑陋，却能救人。

王生之受骗受惑，有他自身的弱点。路上看见单身的人独行就产生渔

色之心，这是他招祸的内因。厉鬼利用美丽的画皮，利用王生的弱点，编造谎言，使他完全丧失警觉。两人很快就苟合在一起。王生之妻陈氏发觉有疑问，劝王生打发她走。但忠言逆耳，王生听不进去。道士发现他邪气绕身，问他遇到什么人。王生仍不悟，力辩没有异遇。后来，王生亲眼看到厉鬼的狰狞面目，看到厉鬼"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才觉悟，向道士长跪求救。道士嘱他悬蝇拂于门，但厉鬼"一不做二不休"，竟然打碎蝇拂，"径登生床，裂生腹，掏生心而去"。一个贪恋美色、不听忠告的人就这样死了。

陈氏之甘心受辱，最后救活王生，主要是亲眼看到道士将厉鬼收服，从而信服道士，决心向疯丐求救，并坚持不懈，毫不动摇。街上的疯丐是一个有法术、能起死回生的人。但他却疯疯癫癫，鼻涕三尺长，卧粪土中，秽不可近。他先是戏弄陈氏说："佳人爱我乎？"又说："人尽可夫，何必要救活王生呢？"对于这些胡言乱语，陈氏都一一忍受，仍哀求不止。后来，疯丐又以木杖打陈氏，还吐了一把痰要陈氏吃，引得市人围观如堵。陈氏想到道士的嘱咐，急于救活王生，也顾不得羞愧，强迫自己把一把痰吃了下去。后来，就是这一把痰，化为心脏，落到王生的胸腔中，把王生从死亡中救活过来。可见，疯丐的种种凌辱，实际上是试探、考验陈氏的诚意和决心。如果她嫌疯丐脏秽、不近人情，动摇了信心，那么王生还是没有生还的希望。

当然，这个故事纯属虚构。但由于作者掌握世态人情，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所以娓娓道来，也入情入理，令人可信。更重要的是，作者写这篇小说，意在通过强烈的对比，说明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文末用"异史氏曰"，感叹人们认清美丑、善恶、忠奸之不易，其结果，有些人只能自取其咎，自食其果。这个结论极富有哲学意义，引人深思。（陈诏）

嬰　宁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二卷。

这是一篇用缤纷的鲜花、清甜的笑声铺缀而成的动人的爱情故事。作

者给小说的女主人公起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婴宁，大概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篇："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象征着一种纯真浑朴的至高境界。蒲松龄杂著中有《庄列文选》之编，他对庄子的文章自然是十分喜爱和熟悉的，顺手拈来，饶有情趣。

鲜花、欢笑和爱情，本来就是人世间最美的事物，而作者又妙手着春，行文美不胜收，作品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乃至于背景的描写，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艺术境界，可以说是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中具有典范性的珍品。

《婴宁》的故事充满一连串离奇的巧合，然而作者由实入虚，真幻杂糅，娓娓叙来，丝丝入扣。情节的发展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使读者沉湎其中，一点也觉察不到故事的荒诞。小说开头，照例交待男主人公的状况，这是《聊斋志异》惯用的模式，寥寥数语，字字关捩，为情节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子服"绝慧"，十四岁入学为生员，是个读书的种子，而其又"早孤"，失去严父的督责，在慈母过分关爱中长大，未涉世事，单纯幼稚而又有些执拗任性，已届婚龄，"求凰未就"，难免产生对异性强烈的渴慕。正是这些因素，使他的故事有了合理的性格依据。正月十五，表兄弟吴生相邀外出游玩。吴生是个次要人物，但在文中起着重要的穿插贯串的作用，他倏来倏去，每次出场都把故事推向新的阶段。这次如果没有吴生相邀，母亲不会让王子服外出；而吴生若不被家中召去，子服则不会独游偶遇婴宁。子服既见婴宁，则"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完全是一副未经世事的书呆子模样，婴宁嘲讥他"个儿郎目灼灼似贼"，活画出他如痴如醉的神情。婴宁遗花而去，子服拾花怅然，怏怏而归，悬想成疾。于是吴生再度出场，一番劝慰和哄说，表现了吴生的机灵和世故，与其老表王子服的单纯幼稚恰成对照。子服完全相信了吴生的话，沉疴渐愈，贸然独去寻访婴宁，因其母"寻常不令游郊野"，以致迷途，而反得与婴宁重逢，事虽皆出于偶然，但读来又似乎全在情理中。这一大段文字，集中写王子服，着力刻画其单纯、诚朴和痴情，而实则全是为写婴宁做铺垫。

这篇小说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少女婴宁这一个典型形象。婴宁的身份是人与狐的混血儿，自幼为鬼母秦氏抚育，生长于岑寂荒凉的山野之中，世间的礼仪习俗与她全然无缘，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外朴内美、外憨内慧。虽然也偶现"鹘突"之处，例如惩罚贪淫的邻人之子，但作者着力写的是她的"平常"，展现她纯真的人性之美。蒲松龄一生未脱离农村，他把自己所熟悉、所喜爱的纯朴活泼的农家少女的特点，集中到婴宁的身上。这是一个崭新的形象，不仅不同于以往

小说中大量出现过的淑媛才女，而且在《聊斋》同类小说所写的女性形象中也是独具特色的。

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让婴宁乍现即隐，翩若惊鸿，写她携婢出游，"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突现了她爱花、爱笑的特点。她妙语含讽，又表现出性格的活泼和真率。"遗花在地，笑语而去"，似无意，若有情，给读者留下一个很大的悬念。待到王子服迷途而偶至婴宁家外，婴宁渐由隐而现。作者在让婴宁正面出场之前，先用一段文字，描写婴宁居处清雅优美的景致：

> （子服）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欲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中国古典小说，历来多疏于对环境的具体描写，而《婴宁》篇中，把寻常可见的山村景致，用白描手法，写得富于诗情画意，同时又与人物的性格十分吻合，为艺术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背景，烘染了氛围，作者创作技巧之高明纯熟，不能不令人叹服。

婴宁再度出场后，作者即以浓墨重彩，集中突现她爱花、爱笑的特点。爱花显示了她心灵的慧美，爱笑表现了她性格的率真。前者多是通过她的居处环境的叙述展示的，后者则通过绘形绘声的场面情景具体描绘加以表现。而文中虽然多次写婴宁之笑，却又摇曳多姿，各具情态，毫无重复雷同之嫌。先写其在门前乍见王子服，事情虽出意外，然也不免欣悦于怀，时正"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此处之笑与前文郊野偶遇之笑呼应，温雅而飘逸。继而写秦母命婢唤婴宁拜识姨兄，先闻门外"隐有笑声"、"嗤嗤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秦母呵之，始"忍笑而立"。本是不速之客，无端却成亲眷，此中确有堪笑之处。而书生唐突，骤问芳龄；老母絮烦，言及婚嫁；小婢诙谐，妙语调谑；使婴宁终于忍无可忍，托言"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此段妙在写婴宁的"笑"由忍而纵，欲扬先抑，其活泼率真之情性，跃然纸上。再写后园嘱语，先是婴宁在树上见王生，"狂笑欲堕"，继而"且下且笑，不能自止"。王生"扶之，阴拨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王生向其求爱，不免秀才故态，搀杂几分矫揉扭捏，而婴宁则似解非解，以憨语应之，令王生尴尬而无奈。此时婴宁倒也郑重，表面并未嬉笑，其实心中未免不在暗笑。待到秦

母追问，婴宁直言“大哥欲我共寝”。令王生“大窘，急目瞪之”。她明知秦母聋聩，此语实在是有意说给王生听的，故“微笑而止”。当王生低声责备她时，她则正言答之：“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使世间虚矫之习，涣然而冰释。此节写婴宁之笑，乃由纵而收，欲抑先扬，与前节形成对照，着力表现婴宁的外憨而内慧。行文张弛捭阖，盘旋有度。文中写秦母聋聩，也是作者的一种精心设计，它使故事顿生了许多波澜和谐趣。

婴宁随王子服返家之后，因身世奇怪，受到人们的猜疑，她则似全然不觉，“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拜母时笑，见客时笑，日常居处，无时不笑，就连举行婚礼这样隆重的场合，她也“笑极不能俯仰”，以至新婚大典不得不停止。然而，她的笑却“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又“爱花成癖”，“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鲜花和欢笑，使王子服家中充满了和谐、温馨和幸福，而那些繁文缛节的世俗礼仪，则成了虚矫无用的东西。不过，现实的世界毕竟是严酷的，婴宁率真无邪的笑声，却引来了淫徒骚扰，差一点给自己和亲人带来灾祸，因而受到婆母的责备。她从此不再笑了，因为她明白了世间遍布着险恶和虚伪，是容不得率直酣畅的笑声的。不过她的纯真乐观的本性却并未受到世俗的污染，她依然是“竟日未尝有戚容”。

这篇充满婴宁笑声的小说，最后一段却写了婴宁之哭，她请求王生安葬多年抚育她的秦母，一番言语，哀婉动人，充满深情。作者的这种安排，貌似突兀，实则大有深意，它让读者感悟到婴宁绝非一味憨痴，全无心计，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和深厚的人性内涵的形象，她的笑出于至情，她的哭也出于至情，她的魅力就在于这种至诚至淳的真情。作者贡献给读者的不仅是一个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启迪。三百年前，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专制的政体、封建的礼法、固陋的习俗，像重重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而妇女的地位和处境，则尤为不幸，不仅有所谓“三从四德”的规范的约束，甚至要求她们“笑不露齿”。而作者却满怀热情地塑造一个爱美和爱笑的女孩子，她的率真的、纵情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包含着对封建的礼法和习俗的叛逆与轻蔑。不管作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婴宁的笑声，冲击着“神圣”的封建礼法的殿堂，表现了一种进步与民主的伦理和道德观念。而小说的结尾处交待婴宁之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这在作者恐怕主要是为了使结尾灵动洒脱，饶有余味，且能回护全文。而今天的读者，

不是也可以推导出一种更深层的含意：即真纯的人性，生生不息，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吗！　　（李永祥）

促　　织　　蒲松龄

（原文略）

《促织》见于《聊斋志异》第四卷，其内容久为人们所熟知——它深刻揭露了“苛政”之危害。诚如孔老夫子所言：“苛政猛于虎！”是的，虎狼噬人，毕竟也仅止于一时，受害也仅限一身，而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贴妇卖儿”，甚至家破人亡，祸害之惨烈，诚然是触目惊心。但《促织》也不纯然是一篇刻画黑暗现实的写实之作，它既有对于苛政的谴责抨击，也有颇具荒诞喜剧风格的幽默谐谑之笔，还穿插了一些离奇恍惚的怪诞情节，这使它在表现风格上更加斑斓多彩，较之许多揭示苛政的写实之作，更富有想象奇妙的艺术表现力。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成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读书人，却因为懦弱可欺，被硬派给一个“里正”的差使。担任这个差使，要完成各种横征暴敛，必须有铁腕和冷酷心肠，逼着各家“贴妇卖儿”才行。可想而知成名根本不是这块料，征收不足，他只有用自己的家产来补贴。不到一年，他那点微薄的家产就已经赔光。而上面又来了命令，让他进贡促织。他既不敢向各户追逼，又无钱购买促织交差，真是一筹莫展。妻子出主意，说不如自己去捕捉，万一捉到一只两只，那不就可以交差了吗？于是成名手拿竹筒，满世界钻缝掏洞。可是这蟋蟀也不好捉，往往一连几天，都没什么收获，好不容易捉到一两只，又根本够不上进贡的等级。交纳的期限已经过了，成名一再受到杖刑，两腿被打得脓血淋漓，路也走不了，更没法子去捉蟋蟀了，瘫在床上，完全绝望了。这时村里来了个驼背巫婆，据说算卦特别灵。成名的妻子赶忙去占卜，献上礼金就心中默祷，不一会儿，从门帘儿里扔出一张纸。拾起来看看，上面画着楼阁、巨石，一只癞蛤蟆，还有一只蟋蟀。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蟋蟀，正合了自己心思，连忙回去让丈夫看。成名就考虑，这是不是指点我到这个地方去找蟋

蟀呢？觉得很像村东的大佛阁，就拄着拐杖慢慢挪去了。在那里，他真的看到了癞蛤蟆，也有一只蟋蟀跳过去，成名非常激动，追踪而去，捉住了蟋蟀。这只蟋蟀样子很俊健，身材硕大，一看就是上品。成名高兴极了，把它小心地养在瓦盆里，用煮熟的栗子和蟹肉饲喂，只等期限到了上缴。但九岁的儿子非常好奇，趁父亲不在，想偷偷看看这只蟋蟀是什么样子；谁知盆盖刚刚掀开，蟋蟀就飞蹦而出，吓得他赶忙用手去扣，但是用力太猛，捉到手一看，蟋蟀腹裂腿断，已经活不成了。孩子哭着去告诉母亲，母亲惊恐变色，怒斥他闯了大祸。等到成名回来，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暴跳如雷，可是孩子却不知去向了。很快夫妻二人就发现他们已经遇到更大的不幸：惊恐过度的儿子已经投了井！等到把孩子捞上来，两个人呼天抢地、悲恸欲绝，哪里还顾得上蟋蟀。天快黑了，成名缓过神来，打算先把儿子掩埋了再说，伸手一摸，发现孩子好像还有一丝气息，夫妻两个又惊又喜，连忙把儿子搬到床上。到了半夜，孩子总算缓过气来，两人这才放下心来。可一看空的蟋蟀笼，立刻又忧思如焚。就这样大睁两眼熬到天亮，成名忽然听到门外似乎有蟋蟀鸣叫，出来看看，像是先前那一只。急忙去捕捉，仔细一看，这蟋蟀小得很，他很失望，捕捉的热情也就不高。正犹豫间，小蟋蟀竟跳到他袖子上，于是捉回来。但是心里总觉得它不够好，怕交不了差。但是没想到这个小蟋蟀特别能斗，不但斗败了个头比它大的蟋蟀王；连想要吞吃它的一只公鸡，都被它制服了。成名真是喜出望外，把它献了上去。小蟋蟀大显威风，战败了所有对手。皇帝龙心大悦，重奖了经手进贡蟋蟀的巡抚；巡抚一高兴，给了经手此事的知县一个“政绩卓异”的评语；知县升官有望，觉得不能忘了成名的功劳，不但免去他里正的苦差，还授意学官让成名进入县学做了生员。巡抚也赏赐了成名许多财物；成家在经济上彻底翻了身。过了一年多，成名的儿子完全恢复了精神。他说此前自己恍恍惚惚，似乎变做一只蟋蟀，特别能斗，战败了许多对手，后来才醒了过来。

小说一波三折，写出了主人公命运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起落沉浮，转瞬之间，就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况味，真令人百感交集。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一支生花妙笔，将故事组织得意想不到，波澜迭起，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的大家。围绕一只小虫，写尽人间悲酸，让我们目睹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蒲松龄并没有正面抨击、揭示暴政之危害性，例如像唐代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那样，而是几近游戏笔墨，一味地皮里阳秋，看似平淡铺叙，却处处有讽刺和揭露。小说

开端写成名作为一个良民为里正差使赔尽家产，已经含有讽刺意味；然而他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难题——征收促织。他整日里忙于奔走捉虫、又被打了许多板子，而导致他荒废了正业又饱受苦刑的缘由竟是那么不足道——只为一只小小蟋蟀，就完全搅乱了他的正常生活。接下来作者匪夷所思地虚构了一个神怪之笔，让他在神灵指点下，终于捉到一只上品蟋蟀。故事发展到这里，让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觉得成名还算走运，这一关居然让他闯过去了。然而变生不测，小说又掀起新的波折。由于儿子的好奇心，蟋蟀意外死亡，交差自保的希望破灭了，又谁知祸不单行，儿子跳井，让成名夫妻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陷入绝望深渊。这一段是小说中最为沉痛的部分，作者简洁的描述，充分勾勒出人物内心深切的、难以言表的悲恸和挫败。我们如果再一次检视导致成名走向悲剧的起因——蟋蟀，就会倍感整个事件除了悲惨，还有一重强烈的荒诞性。小说开端交待：此事起因十分偶然：华阴县令想讨好上司，进献一头蟋蟀，没想到皇上很喜欢，命令从此按常规进贡。由此才波及民间，扰乱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最终还酿成像成名这样的家庭悲剧。一个不足道的起因竟然给百姓造成如此悲惨的遭遇，事件本身可谓荒诞感十足。作者通过这样的组织、暗示，再一次向人们揭示社会生活中的荒诞混乱、毫无理性，讽刺功力自是上乘。写到儿子投井、成名夫妻痛不欲生，已经达到悲剧高潮，似乎无法再作推进，通常，一个人物遇到这样可怕的命运，接下来情节会怎样进展？恐怕作者只能让人物自尽，那样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促织》并没有这样处理，作者许是出于同情，或是感到意犹未尽，笔锋一转，竟然给故事营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颇具喜剧风味的结局——儿子死而复苏，成名又得到一只更加神奇的蟋蟀，贡献到皇帝那里，竟然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应该看到这个结局有明显的虚幻性：不是每一个暴政之下的小民都有这份好运逃离不幸、获得荣华富贵的。但是这个结局也不能说纯属虚构，总会有人因为讨得皇帝、高官的欢心而平步青云。也有人认为作者虚构了这个大团圆结局是一种浅薄庸俗的表现，但这个评价还是比较简单化的。其实成名这种反差鲜明的前后两种不同命运的对照，更能够揭示专制政治下小民命运的变幻无常、难以自主。成名因为横征暴敛而破产、破家，又因为迎合了皇帝的嗜好而时来运转，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义，表现了作者对于统治者荒谬行径的不满和批评；况且作者也颇具深意地在结尾处交代，那只勇敢善战的小蟋蟀，实际上是成名的儿子的精魂所化。这看似无

关紧要的一笔，其实是具有尤为重要的暗示和含蓄意义——它让人由此意会到小人物的不幸之深切惨痛——年仅几岁的小孩子，也要分担父母不幸的命运了。好奇心本是儿童天性，孩子却因为这份好奇几乎丢了性命；幸而不死，这个孩子停留在迷茫昏聩状态一年多，是因为他那小小的神魂还要化作蟋蟀，为改变父母的悲惨命运去搏击，为讨得皇帝的欢心去厮杀，而且每当音乐奏响，这个小精灵还要“应节而舞”，博得皇帝“大嘉悦”。小民被敲骨吸髓、倾家荡产以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甚至连魂魄也不得安宁，还要化身异类，去逢迎帝王的嬉游。从作者这冷峭奇诞的笔触里，流露出来的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沉痛？

正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建立在一个具有如此虚幻色彩的支点之上，我们终于会意识到成名的幸运毕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幻想，或者说是承担一种反讽的功能，而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众多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也就更加反衬出成名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所以，稍有理性的读者，都不会满足于作品所虚构的圆满结局，掩卷之后，仍然会为成名的不幸而心情沉重、难以释怀。可以说，这看去匪夷所思的一笔幻设情节，恰似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小说因而获得了更为深邃的内涵、更加神采不凡的表现力，使小说超越许多描写苛政危害的写实之作，产生了一种深沉幽微的感人情氛。可以说，千百年来，辗转于苛政魔爪之下的小人物的沉哀剧痛、惨淡无告的人生悲剧，不是蒲松龄的雄健凌厉的巨笔，恐怕很难有如此淋漓尽致、惊心动魄的表现。

（孙丽华）

梦　狼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八卷。

清代初年，统治者鉴于明朝亡国的教训，曾一度锐意整顿吏治，严惩了一批婪赃逾万的督抚大员，甚至明文规定：“赃至十两者，责四十板，流徙极北地方。”（《清世祖实录》一二五卷）立法不为不严。然而痼疾难医，实效甚微，连康熙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迩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

不肖有司，私派横惩，民生益困。”（《清圣祖实录》二一卷）

蒲松龄是一位沉沦于社会下层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对封建官僚机器的腐败和横暴，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比较清醒的认识。在《梦狼》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一个似梦非梦、真幻难分的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官虎吏狼”的罪恶的社会现实。

白翁之子白甲初官于南方，二年没有消息。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这是结想成梦的原因，也是情节发展的基础。接着交待白翁对走无常的丁某所言的虚幻的冥间之事，只是“姑妄听之”，并不相信，行文欲扬先抑，跌宕有致。随后写白翁方卧，丁某邀之同游，并不知是梦。忽而至晋而见甥，始觉突兀；白翁之甥为“晋令”而着御史冠服，更令人难解。这段文字看似枝蔓游离，实则大有深意，作者借以寄托他心目中所崇仰的所谓“天理”和“纲纪”，为小说的结局埋下伏笔。继之则丁某导白翁至其子白甲之所，窥门，“巨狼当道”，入之，“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巨狼衔死人以充庖厨。白翁始则“大惧”、“益惧”，继则“战惕而起”，终则“怔忡不宁”，欲辞出，“群狼阻道”，进退无主。在这位朴诚善良的农家翁的眼中，煌煌官府，扯掉了“仁政爱民”的遮羞布，呈现出其纵兽食人的本来面目。待到金甲猛士入，索拿其子，其子扑地化虎。猛士以巨锤敲尽其齿，并言明次年四月是其死期。翁惊醒，始知是梦。作者写梦境，由真而幻，娓娓道来，看似奇异突兀，实则入情入理，情景历历，令人触目骇心。

小说的后一部分写梦兆的应验，由幻入真，写得扑朔迷离，似是而非。这不仅使文章摇曳腾挪，灵动活泼，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梦境的寓意。白甲的门齿果然尽脱，然乃“醉中坠马所折”，故其对父亲和弟弟的告诫大不以为然。他熟谙为官之“关窍”，明言：“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可谓道出了古往今来一切贪官污吏的心声。这也反映出蒲松龄对吏治腐败的认识和批判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封建官僚机器的体制问题了。层层相叠的封建官建官僚机器，是以等级特权为其根本特征的，官爵的升迁，取决于上司的赏识和提拔，因此媚上压下，几乎成了为官作吏者的一种本能。即使有少数笃信所谓“民为邦本”、“仁政爱民”的教条的所谓清廉之吏，也或早或迟会被作为异己之物被压抑和排斥的。白甲虐民如虎，却得首荐，召入吏部为官，正是这种体制运作中普遍的、必然的结果。

白甲赴京途中遇寇被杀，恰与梦兆相合，而作者却不让他这样轻易死

去，妙笔突转，让白甲魂遇阴间宰官，使其复生，但却倒安其头，使其“以领承肩”，“自顾其背”。作者交待这是由于宰官心存仁恕，而其实却是作者对这些“不齿人数”的败类施加的一种更加解恨的惩罚，颇有现代所谓“黑色幽默”的情味。须知，世上这些只图眼前荣华，不管万人戟指、万世唾骂的贪官污吏，一概都是只知瞻前，不知顾后的人物，如果真能倒置其首，使其能自顾其背，时时反省一下自己的秽行恶迹，倒也算得上一种“反腐倡廉”的有力措施，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呢！

篇末的“异史氏曰”，画龙点睛，阐发主旨，抒发孤愤，酣畅淋漓，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直面现实的斗争精神和批判力度。（李永祥）

席　方　平　　蒲松龄

（原文略）

本篇见于《聊斋志异》第十卷。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小说的精品，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数百年来，《聊斋志异》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为我国广大读者所喜爱。

《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内容丰赡。本篇则通过主人公席方平赴冥府为父告状伸冤的故事，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和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揭露封建官府暗无天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位敢于与之抗争的“猛士”形象，热情讴歌了被压迫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于这篇作品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

《席方平》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席方平这样一个高度理想化了的“猛士”的形象。席方平父亲席廉，因生性“憨拙”，得罪了同村“富室羊姓”。羊某死后，行贿买通了冥府狱吏，将廉活活拷打至死。席方平目睹其父惨死情状，决心赴冥府“代伸冤气”。小说一开始就以简洁的语言，交代了矛盾的起因和主要人物席方平的性格特点。紧接着，即展开了矛盾冲突，使人物在矛盾冲突中一步步凸现出“猛士”的性格。小说

先后写了四次冲突，其中前三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一次则以席方平讼胜而告结束。

第一次是和羊某、狱吏斗。席方平进入城邑，其父已收狱中。席至狱中，父亲告诉他受了羊氏贿赂的狱卒如何百般折磨自己，他听后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立即"抽笔为词"，一状告到城隍处。不料羊某"内外贿通"，城隍"以所告无据"为借口，不予理会，第一场斗争以失败告终。

席并不就此罢休，他冥行百余里，"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不用说，城隍和羊某早已做了手脚，因而结果是"郡司扑席，仍批城隍复案"，席方平至邑"备受械梏"，并被遣押回家。这一次斗争又失败了。

席方平至此怒不可遏，他到家门口而不入，又"遁赴冥府，诉郡司邑之酷贪"，于是第三次斗争又在他和冥王、郡司、城隍之间展开。这次冲突最为激烈，小说描写也最为详尽。开始是郡、邑二官没有思想准备，故"冥王立拘质对"。这下可慌了二官，他们先是密遣心腹，与席关说，许以重金。但席不予理睬。这表明了席方平"富贵不能淫"的品格。接着他们又贿赂冥王，于是等待着席方平的，只能是严刑拷打。他被唤入后即"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冥王想给他先来个杀威棒。但他毫无畏惧，敢于在森严的阎王殿当众高喊："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耶！"这锋利的一击，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胆识！冥王恼羞成怒，命置火床炙烤其肉，又命锯解其体，在这生死关头，冥王两次逼问他："敢再讼乎？"他都答曰："大冤未伸，寸心一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这斩钉截铁的回答，显示了席方平顽强的精神和毅力，真可谓威武不屈，铁骨铮铮！

面对严酷的现实，席方平对形势的认识越来越清醒，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他自知这样下去除了自己"再罹酷毒"，不会有别的结果。于是他在被锯解之后，改变斗争策略，假意向冥王表示不再诉讼，以逃出魔掌，再寻求别的斗争道路。果然，在被送还阳县的途中，他趁两隶离去，遂转身南向，去找聪明正直的灌口二郎神。不料冥王早就设防，将他捉回。此时冥王也改变策略，采用了软的一手，答应把他的父亲投胎于富贵人家，并许席方平以财富和长命百岁，还将席方平的寿期注入籍中，嵌以巨印，使亲视之。席方平不作一声，仅"谢而下"。其实他此时早已成竹在胸，在琢磨下一场斗争了。

第四场斗争仍在他和冥王、郡司、城隍之间进行。在押送席方平回家的途中，二鬼受冥王支使，把席引至一户临产妇的门前，乘其不备，推入门

中。席惊定自视，身已为婴儿。若是一般意志不坚定者，此时已无可奈何。但席方平却“愤啼不乳，三日遂殇”，而且“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千里”，终于遇上了二郎神，一场冤狱得以重见天日，冥王、郡司、城隍、羊某，一个个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席方平的性格，通过艺术的手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小说所写前后四次斗争，不仅对塑造人物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本身也构成了波澜起伏、跌宕多姿的故事情节。双方矛盾还在刚揭开序幕之时，就预示着一场斗争瞬即来临；这场斗争究竟谁胜谁负？结局又是如何？一开始便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悬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故事情节和多灾多难的人物命运始终牵动读者的心。表现了作者在情节安排上的变化奇诡，神妙莫测。

在本篇中，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个具备多重身份的二郎神形象。这个形象已不是《搜神记》中的那个斩蛟治水的仙人，也不是《西游记》中那位与孙悟空势均力敌的天将，更不是道书中所称的“清源真君”，而是一个按照苦难生灵愿望重新塑造的属性模糊、权力无限的混融型偶像。他可以为席方平伸冤昭雪，审判城隍（护城之神，属道教系统）、郡司（地方官府，属儒家政权系统）和冥王（主宰阴司的最高官员，属鬼神和佛教系统），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篇还体现了《聊斋志异》在宗教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孙菊园）

图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

愚人有横财。量小如贪酒，恰似猢狲戴网巾，丢下多少丑。将恼看为欢，贪前不顾后；自己脊梁不可知，指倦傍人手。——右调《卜算子》。

晁大舍送了珍哥到监，自己讨了保，灰头土脸，瘸狼渴疾[1]，走到家中。见了妹子，叙了些打官司的说话。搬上饭来，勉强吃了不多；开了房门进入房内，灰尘满地，蛛网牵床；那日又天气浓阴，秋深乍冷，总铁石人也要悲酸，遂不觉嚎啕大哭。哭得住了，

妹子要别了家去，留不肯住，只得送了出门。一面先着人送了酒饭往监中与珍哥食用；又送进许多铺陈，该替换的衣服进去；又差了晁住拿了许多银子到监中打点：刑房公礼五两，提牢的承行十两，禁子头役二十两，小禁子每人十两，女监牢头五两，同伴囚妇每人五钱。打发得那一干人屁滚尿流，与他扫地的，收拾房的，铺床的，挂帐子的，极其掇臀捧屁；所以那牢狱中苦楚，他真一毫也不曾经着。次早，又送进去许多合用的家伙什物并桌椅之类。此后，一日三餐、茶水、果饼，往里面供送不迭。

那个署捕的仓官已是去了，过了一月有余，另一个新典史到任，陕西人，姓柘，名之图。闻得珍哥一块肥肉，合衙门的人没有一个不啃嚼他的，也要寻思大吃他一顿。一日间，掌灯以后，三不知讨了监钥，自己走下监去，一直先到女监中。别的房里黑暗地洞，就如地狱一般，惟有一间房内，糊得那窗干干净净，明晃晃的灯光，许多妇人在里面说笑。

典史自推开门，一步跨进门去。只见珍哥揉着头，上穿一件油绿绫机小夹袄，一件酱色潞绸小绵坎肩；下面岔着绿绸夹裤，一双天青纡丝女靴；坐着一把学士方椅，椅上一个拱线边青段心蒲戗垫子。地下焰烘烘一个火炉，顿着一壶沸滚的茶。两个丫头坐在床下脚踏上。三四个囚妇，有坐矮凳的，有坐草墩的。典史问说："这是甚么所在！如何这等齐整？这个标致妇人却是何人？"那些禁子只在地下磕头。珍哥逼在墙角边站立，那些囚妇都跪在地下。禁子禀说："此系晁乡宦的儿妇；因乡宦差人分付，小的们不敢把他难为，所以只得将他松放。"典史道："原来是个囚妇，我只道是甚么别样的人！这也不成个监禁，真是天堂了！若有这样受用所在，我老爷也情愿不做那典史，只来这里做囚犯罢了！这些奴才！我且不多打你，打狼狈了，不好呈堂②。"每人十五板。看着把珍哥上了匣床③，别的囚妇俱各自归了监房，又问："这两个身小的也是囚妇么？"那小柳青道："俺是伏事珍姨的。"那典史道："了不得！怎有这样奇事？"把两个丫头就锁在那

间珍哥住的房内，外面判了根封条封了；又就将珍哥的匣床也使封皮封住，处制那珍哥要叫皇天也叫不出了。

典史出了监，随即骑上马，出了大门，要往四城查夜。禁子使了一个心腹的人把典史下监的事飞忙报知晁大舍，叫他忙来打点；若呈了堂，便事体大不好了。晁大舍因秋夜渐长，孤凄难寐，所以还独自一个在那里挨酒。那人敲开了门，说知此事，唬得晁大舍只紧紧的夹着腿，恐怕唬得从屁股眼里吊出心来。算计打点安排，这深更半夜怎能进得门去？若等明早开了门，他若已呈了堂，便就搭救不得了。那传话的家人说道："若要安排，趁如今四爷在外边查夜，大门还不曾开，急急就去不迟。"

晁大舍听见说典史在外查夜，就如叫珍哥得了赦书的一般。又知典史还要从本衙经过，机会越发可乘，叫家中快快备办卓盒暖酒，封了六十两雪花白银，又另封了十两预备。叫家人在厅上明灼灼点了烛，生了火，顿④下极热的酒，果子、按酒⑤、攒盒摆得齐齐整整的；又在对面倒厅内也生了火，点了灯，暖下酒，管待下人。自己虽是革了监生，因是公子，也还照常戴了巾，穿了道袍，在大门等候。果然候不多时，只见前面一对灯笼，一对板子，一个地方拿了一根柳棍，前面开路。典史戴着纱帽，穿了一件旧蓝绸道袍，骑在马上。晁家三四个家人走到跟前，两个将马紧紧勒住，一个跪下禀道："家主晁相公闻知老爷寒天查夜，心甚不安，特备了一杯暖酒伺候老爷御寒。——这就是家主的门首，晁相公自己在道旁等候哩。"典史道："查夜公事，况且夜又太深，不便取扰，白日相会罢。"

正要歹马⑥前行，晁大舍在街旁深深一躬道："治生⑦伺候多时了，望老父母略住片时，不敢久留。"那典史见晁大舍这等殷勤，怎肯不将计就计，说道："有罪得紧。不早说晁相公自己在这里？"一面说，一面跳下马与晁大舍谦让作揖，略略辞了一辞，同晁大舍进到厅上。那时已是十月天气，三更夜深的时候，从那冷风中走了许多寒路，乍到了一个有灯有火有酒又有别样好处的

一个天堂里面，也觉得甚有风景。又将他跟从的人都安置在倒厅里吃酒向火。晁大舍方与典史递酒接杯。随即又上了许多热菜，也有两三道汤饭。

晁大舍口里老父母长，老父母短；老父母又怎么清廉，那一个上司不敬重；老父母又怎么慈爱百姓，那一个不感仰；如今朝廷破格用人，行取做科道只在眼前的事。这都是治生由衷之言，敢有一字虚头奉承，那真真禽兽狗畜生，不是人了！一片没良心的寡话，奉承得那典史抓耳挠腮，浑身似撮上了一升虱子的，单要等晁源开口，便也要卖个人情与他。晁源却再不提起。典史只得自己开言说："县里久缺了正官，凡事废弛得极了，所以只得自己下下监，查查夜。谁知蹊跷古怪的事说不尽这许多：适才到了北城下，一个大胡子从那姑子庵里出来。我说，一个尼僧的所在怎有个胡子出来？叫人拿他过来。他若善善的过来理辨，倒也只怕被他支吾过去了；他却听得叫人拿他，放开腿就跑，被人赶上采了一把，将一部落腮胡都净净采将下来。我心里还怪那皂隶说：'拿他罢了，怎便把他的须都采将下来？'原来不是真须，是那戏子戴的假髯。摘了他的帽子，那里有一根头发。查审起来，却是那关帝庙住持的和尚。说那监里更自稀奇：女监里面一个囚妇，年纪也还不上二十岁，生的也算标致，那房里摆设得就似洞天一般，穿是满身的绸帛，两三个丫头服事，都不知是怎么样进去的。适才把那些禁子每人打了十五板，把那个囚妇看着上了匣，意思要拶打一顿，明日不好呈堂。"晁大舍故意做惊道："这只怕是小妾！因有屈官司，问了绞罪，陷在监内，曾着两个丫头进去陪伴他。老父母说的一定就是！原要专央老父母凡百仰仗看顾；实告，因连日要备些孝敬之物，备办未全，所以还不曾敢去奉渎，容明早奉恳。若适间说的果是小妾，还乞老父母青目！"典史满口应承，说："我回去就查；若果是令宠，我自有处。"典史就要起身，晁源还要奉酒。典史道："此酒甚美，不觉饮醉了。"晁源道："承老父母过称，明早当专奉，老父母当自己开尝，不要托

下人开坏了酒。”典史会了这个意思，作谢去了。

果然进的大门，歇住了马，叫出那巡更的禁子，分付道：“把那个囚妇开了匣，仍放他回房去罢。标致妇人不禁磕打，一时磕打坏了，上司要人不便。”说了骑着马，开了西角门进去。那些衙门人埋怨道：“老爷方才不该放他，这是一个极好的拿手！那个晁大舍这城里是第一个有名的刻薄人。他每次是‘过了河就拆桥’的主子！”典史道：“你们放心，我叫他过了河不惟不拆桥，还倒回头来修桥；我还叫他替你们也搭一座小桥。你老爷没有这个本事，也敢把那妇人上在匣里么？”众人无言而退。都背地骨骨农农的道：“我这不洗了眼看哩！吃了他几杯酒，叫他一顿没下颔的话，哨的把个拿手放了，可惜了这般肥虫蚁⑧！”又有的说道：“你没的说！曾见那小鬼也敢在阎王手里吊谎来！”

谁知到了次日清早，晁大舍恐那典史不放心，起了个绝早，拣了两个圆混大坛，装了两坛绝好的陈酒。昨晚那六十两银子，原恐怕他乔腔，就要拿出见物来买告，见他有个体面，不好当面亵渎。他随即解开了封，又添上二十两，每个坛内是四十两；又想，要奉承人须要叫他内里喜欢，一个坛内安上了一付五两重的手镯，一个坛里放上每个一钱二分的金戒指十个，使红绒系成一处；又是两石稻米。写了通家治生的礼帖，差了晁住押了酒米；又分外犒从银十两，叫晁住当了典史的面前，分犒他衙门一千人众，众人都大喜欢。典史自己看了，叫人把酒另倒在别的坛内，底下倒出许多物事。那个四奶奶⑨见了银子倒还不甚喜欢，见了那副手镯，十个金戒指，又是那徽州匠人打的，甚是精巧，止不住屁股都要笑的光景，撺掇典史把晁住叫到后边衙内管待酒饭，足足赏了一两纹银，再三说道：“昨日监中实是不曾晓得，所以误有冲撞。我昨晚回来即刻就叫人放出，仍送进房里宿歇去了。拜上相公，以后凡百事情就来合我说，我没有不照管的。”千恩万谢，打发晁住出来。那些衙门人又都拉了晁住往酒店里吃酒，也都说已后但有事情，他们都肯出力。

自此以后，典史与晁大舍相处得甚是相知。典史但遇下监，定到珍哥房门口站住，叫他出来，说几句好话安慰他；又分付别的囚妇，教他们"好生服事，不许放肆。我因看施氏的分上，所以把你们都也松放；若有不小心的，我仍旧要上匣了。"

这些囚妇见珍哥如此势焰，自从他进监以来，那残茶剩饭，众婆娘吃个不了，把那几个黄病老婆吃得一个个肥肥胖胖的。连那四奶奶也常常教人送吃食进去与他。那个提牢的刑房书办张瑞风见珍哥标致，每日假献殷勤，着实有个算计之意；只是耳目众多，不便下得手。

过了年，天气渐渐热了，珍哥住的那一间房虽然收拾干净，终是与众人合在一座房内，又兼臭虫蚊蚤一日多如一日，要在那空地上另盖一间居住。晁源与典史商量。典史道："这事不难。"分付："把禁子叫来。"教他如何如何，怎的怎的。那禁子领会去了，待县官升了堂，递了一张呈子，说女监房子将倒，乞批捕衙下监估计修理。典史带了工房逐一估计，要从新垒墙翻盖，乘机先与珍哥盖了间半大大的向阳房子：一整间，拆断了做住屋；半间，开了前后门，做过道乘凉。又在那屋后边盖了小小的一间厨房，糊了顶格，前后安了精致明窗；北墙下磨砖合缝，打了个隔墙叨火的暖炕。另换了帐幔、铺陈、桌椅、器皿之类。恐怕带了臭虫过来，那些褪旧的东西都分与众人。可着屋周围又垒了一圈墙，独自成了院落。那服事丫头常常的替换，走进走出，通成走自己的场园一般，也绝没个防闲。

却说晁大舍自从与典史相知了，三日两头，自己到监里去看望珍哥，或清早进去，晌午出来，或晌午进去，傍晚出来。那些禁子先已受了他的重贿，四时八节又都有赏私，年节间共是一口肥猪，一大坛酒，每人三斗麦，五百钱。刑房书手也有节礼。凡遇晁大舍出入，就是驿丞接老爷也没有这样奉承。自从有了这新房，又甚是干净，又有了独自院落，那些囚妇又没处东张西看的来打搅，晁大舍也便成几日不出来，家中凡百丢的不成人家了。

四月初七日是珍哥的生日，晁大舍外面抬了两坛酒，蒸了两石麦的馍馍，做了许多的嗄饭[10]，运到监中，要大犒那合监的囚犯，兼请那些禁子吃酒。将日下山时候，典史接了漕院[11]回来，只听得监中一片声唱曲猜枚，嚷做一团，急急讨了钥匙，开门进去，只见禁子囚犯大家吃得烂醉，连那典史进去，也都不大认得是四爷了。晁大舍躲在房中，不好出来相见。将珍哥唤到院子门前，将好话说了几句，说："有酒时，宁可零碎与他们吃。若吃醉了，或是火烛，或是反了狱，事就大不好了。"叫皂隶们将那未吃完的酒替他收过了，把那些囚犯都着人守住，等那禁子醒来。

可见那做县官的，这监狱里面极该出其不意，或是拜客回来，或是送客出去，或是才上堂不曾坐定，或是完了事将近退堂，常常下到监里查看一遍。那些禁子牢头，不是受了贿就把囚犯恣意的放松，就是要索贿把囚犯百般凌虐。若武城县里有那正印官常到监里走过两遭，凡事看在眼里，谁敢把那不必修理的女监从新翻盖？谁敢把平白空地盖屋筑墙？谁敢把外面无罪的人任意出入？只因那个长发背的老胡只晓得罚银罚纸、罚谷罚砖，此外还晓的管些甚么！后来又是个孟通判署印，连夜里也做了白日，还不够放告问刑的工夫，那里理论到监里的田地。这一日不惹出事来，真也是那狱神救护！又幸得那署印的孟通判回去府中，县中寂静无人，所以抹煞过了。晁大舍仍在监内住过了夜。

到了次日饭后，只见曲九州领了晁凤从外边进来，与晁大舍磕了头，说："老爷、老奶奶见这一向通没信去，不知家中事体怎么样了，叫小人回家看望；说官司结了，请大爷即日起身往任上去，有要紧的事待商量哩。"晁大舍问道："有家书把与我看。"晁凤道："书在宅里放着哩，没敢带进来。"晁大舍道："老爷、老奶奶这向好么？"晁凤道："老爷这会子极心焦，为家里官司的事愁的整夜睡不着，如今头发胡子通然莹白了，待不得三四日就乌一遍，如今把胡子乌的绿绿的，怪不好看。老奶奶也瘦的不象了，

白日黑夜的哭。如今梁相公、胡相公外边又搜寻得紧，恐怕藏不住他，也急待合大爷商量。”晁大舍说：“你老爷一点事儿也铺派不开，怎么做官！有咱这们个汉子，怕甚么官司抗不住？愁他怎么？没要紧愁的愁，哭的哭，是待怎么？就是他两人，咱忖量着去，可以为他，咱就为他；若为不得他，咱顾铺拉⑫自己，咱没的还用着他哩？”晁凤道：“老爷作难，全是为他也有好处在咱身上，怎么下攀的⑬这个心？”晁大舍道：“这没的都是瞎厌话！你不成千家已他银子，他就有好处到你来？要依着我的主意，还要问他倒着银子哩！”晁凤就没做声，走到小厨屋内，自己装了壶凉酒，拣了两样嗄饭吃了。晁大舍穿了衣服，要同晁凤出去。珍哥扯着晁大舍撒娇撒痴的说：“我不放你往任上去！你若不依我说，你前脚去了，我后脚就吊杀！那辈子哩，也还提着你的小名儿咒！”晁大舍道：“我且出去看书，咱再商量。”珍哥又问：“你到几时进来？”晁大舍道：“我到外边看，要今日不得进来，我明日进来罢。”

晁大舍进到家内，晁凤递过书来，又有一搭连⑭拉不动这般沉的不知甚么东西。那晁老知道儿子不大认得字，将那书上写得都是常言俗语，又都圈成了句读；所以晁源还能一句挨一句读得将去。那旁边家人、媳妇、丫头、小厮听他念那书上说，爷娘怎么样挂心，怎样睡不着，娘把眼都哭肿了，没有一个不叹息的。晁大舍只当耳边风，只说道：“难道不晓得我在家里与人打官司要银子用？捎这一千两当得什么事？这也不见得在那里想我！”口里说着，心里也要算计起身，只是丢珍哥不下。算计托下家人合家人娘子照管，又恐怕他们不肯用心。欲待不去，那良心忒也有些过不去。左右思量，还得去走一遭才是；且是看京师有甚门路，好求分上⑮搭救珍哥。

次日，带了许些任上的吃物，自己又到监中和珍哥商议，珍哥甚是不舍。说道到京好寻分上的事，珍哥也便肯放晁大舍去了。商量留下照管的人。晁大舍要留下李成名两口子。珍哥

说："李成名我不知怎么，只合他生生的，支使不惯他；不然，还留下晁住两口子罢。"晁大舍道："要不只得留下他两口子罢，只是我行动又少不得他。"晁大舍又在监里住下了，没曾出来。晁凤那日也往乡里尹家看晁大舍的妹子去了，得三日才回来。

晁大舍看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恐旱路天气渐热，不便行走，赁了一只民座船，赁了一班鼓手在船上吹打，通共讲了二十八两赁价，二两折犒赏；又打点随带的行李；又包了横街上一个娼妇小班鸠在船上作伴，住一日是五钱银子，按着日子算，衣裳在外，回来路上的空日子也是按了日子算的，都一一商量收拾停当。

一连几日。晁大舍白日出来打点，夜晚进监宿歇。十二日，自己到四衙里辞了典史，送了十两别敬，托那典史看顾，又与捕衙的人役二两银子折酒饭；又送了典史的奶奶一对玉花，一个玉结，一个玉瓶，一匹一树梅南京段子。典史欢天喜地应承了。又把晁住媳妇安排到里面，叫晁住白日在监里照管，夜晚还到外面看家。

到了十三日早晨，晁大舍与珍哥难割难离的分了手。珍哥送晁大舍到了监门内。晁大舍把那些禁子都唤到跟前嘱付，叫他们看顾；又袖内取出银子来，说："只怕端午日我不在家，家里没人犒劳你们，这五两银子，你们收着，到节下买杯酒吃。"那些人感谢不尽，都说："晁相公，你只管放心前去，娘子都在我们众人身上。相公在家，娘子有人照管，我们倒也放心得下；若相公行后，娘子即如我们众人娘子一般，谁肯不用心？若敢把娘子曲持[16]坏了一点儿，相公回来，把我们看做狗畜生，不是人养的。"晁大舍叫晁住媳妇子，说："你合珍姨进去罢。"晁大舍噙着两只满眼的泪，往外去了。到了家，看着人往船上运行李，锁前后门，贴了封皮，嘱付了看家的人。坐上轿，往河边下了船，船头上烧了纸，抛了神福，犒赏了船上人的酒饭。送的家人们都辞别了，上岸站着，看他开船。鼓棚上吹打起来，点了鼓，放了三个大徼

州吉炮。

那日却喜顺风，扯了篷，放船前进。晁大舍搭了小班鸠的肩膀，站在舱门外，挂了朱红竹帘，朝外看那沿河景致。那正是初夏时节，一片嫩柳丛中，几间茅屋，挑出一挂蓝布酒帘；河岸下断断续续洗菜的，浣衣的，淘米的，丑俊不一，老少不等，都是那河边住的村妇，却也有野色撩人。又行了三四里，岸上一座华丽的庙宇，庙前站着两个少妇，一个穿天蓝大袖衫子，一个上下俱是素装。望见晁大舍的船到，两个把了手，慢慢的迎上前来，朝着舱门口，说道："我姊妹两人不往前边送你了，改日等你回来与你接风罢。"晁大舍仔细一看，却原来不是别人，那个穿天蓝大袖的就是计氏；那个穿白的就是昔年雍山下打猎遇见的那个狐精。晁大舍唬得头发根根上竖，鸡皮垒粒粒光明，问那班鸠："见有甚人不曾？"班鸠说："我并不见有甚人。"晁大舍明明晓得自己见鬼，甚不喜欢，只得壮了胆，往前撞着走。正是：

青龙白虎同为伴，凶吉灾祥未可知！

且看后来怎的。

〔注〕 ① 瘐狼竭疾：狼狈、疲惫的模样。 ② 呈堂：上堂；过堂。 ③ 匣床：旧时狱中一种刑具，形如木床，使用时命犯人仰卧其上，将其手脚夹紧，使之动弹不得。 ④ 顿：即"墩"。 ⑤ 按酒：用以下酒的菜肴。 ⑥ 歹马："歹"即"带"。歹马，即牵马。 ⑦ 治生：旧时有功名者对受治地方官的自称。 ⑧ 肥虫蚁：虫蚁原系猎户对猎物的称呼，此喻囚犯珍哥颇有油水。 ⑨ 四奶奶：旧时县府中称典史为"四衙"，故呼其妻为"四奶奶"。 ⑩ 嗄饭：用以下饭的菜肴。 ⑪ 漕院：总督漕运的官。 ⑫ 铺拉：照顾。 ⑬ 下攀的："忍得下"的意思。 ⑭ 搭连：即"褡裢"。古时装钱物的袋子，两头各有口袋，用时从中间搭在肩上，故称。 ⑮ 分上：指人情。 ⑯ 曲持：错待。

本篇选自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长达一百回，署"西周生辑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楷第曾根据书中所写到的地理及方言，证明作者极可能是山东人，应属可信；后胡适进一步坐实本书亦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所作，则可能性不是很大。本书虽托

言故事发生在明中叶英宗正统(1436—1449)至宪宗成化(1465—1487)时，但不少描写与明末的一些史实有关。如书中第四十九回说："不是古时节佘太君的先锋，定是近日里秦良玉的上将。"秦良玉是晚明宣抚使马千乘之妻，马死代其职，天启元年(1621)曾奉敕率部抵御后金，崇祯三年(1630)复入援京师，因成晚明名将。再如第二十四回提到"官买草豆"、"增征练饷"、"钱粮考成"，都发生于崇祯年间，书中也说是"如今"之事，显然都基于作者的见闻。估计本书创作于明清之际，或在入清以后。传世刊本前有环碧主人《弁言》，署"辛丑清和望后午夜"，这"辛丑"很可能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考中秀才，以十几、二十来岁的年龄写出这部近百万言的小说，从时间和阅历来说都是不大可能的，何况蒲松龄当时的心思主要在科考上，不大可能分心去写白话小说。近来又有人论说本书为丁耀亢或贾凫西所作，似乎也不大可能。

小说详细描写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前二十二回写前世姻缘。谓明英宗时武城县人晁源，因其父以岁贡谋得华亭知县，成了官宦子弟，遂变得骄奢淫逸，在乡间为非作歹。晁家未发迹时，已为晁源娶妻计氏，计氏强悍泼辣，时常欺凌丈夫。待晁家因官而发，晁源变得态度强硬，开始是冷落疏远她，继而动手打骂，还用重金娶回娼女珍哥为妾。珍哥恃宠胡为，计氏只得忍气吞声。有一次晁源携珍哥围猎，射死一只狐精，狐精要置晁源于死地，幸有其祖父灵魂提醒，才免于一死。其父通过行贿司礼太监王振，升任北通州知州，晁源携珍哥往通州投奔父母，其父为他纳了一个国子监附学，令其在京城读书。晁源无心向学，恰此时蒙古也先犯边，遂逃出京城，同珍哥返乡。珍哥欲作正妻，诬陷计氏与和尚私通，计氏上吊自尽，计家告到官府，珍哥被关进监狱。晁源贿赂官府狱吏，珍哥竟然在狱中盖福堂，开寿宴。后来晁源因勾搭皮匠之妻被杀，珍哥委身于狱吏，假借火灾烧死替身，逃出牢狱与狱吏姘居，九年后重新被捕，死于刑杖。自第二十三回始叙再世姻缘。谓至英宗复辟，众鬼皆转世为人：晁源托生为绣江县明水镇富户子弟狄希陈；狐精托生为同镇薛教授之女，名素姐；计姐托生于北京银匠童七家，名寄姐；珍哥托生为北京一挂名皂隶韩芦之女，名珍珠。狄希陈自幼学无长进，靠别人代笔才当上了秀才，成年后娶薛素姐为妻，素姐凶狠泼悍，欺凌公婆，百般虐待丈夫，嘴撕牙咬、监禁棒打、针刺火烧，无所不用其极，多次将丈夫打成重伤。宪宗成化改元，狄希陈离家到京中坐监读书，娶了童寄姐为侧室。寄姐本与狄希陈要好，可是婚后见到希陈买

来的丫环珍珠却变得性情暴躁，虐待珍珠，也整治狄希陈，使珍珠含冤自尽。狄希陈花钱买了个成都府经历，带寄姐入川赴任，一路上寄姐撒泼逞凶，弄得狄希陈狼狈不已。而后薛素姐探到狄的消息，一路寻到成都，将狄鞭挞，寄姐这时则转而保护丈夫，怒打素姐。素姐暗中伺机下毒手，终将狄希陈毒打火烫致伤，不能理事，并因此得了"不能齐家"、"旷废官职"的考语，被迫辞官。狄希陈携妻妾归家，又为素姐用箭射伤，得高僧胡元翼救治，并说破两世姻缘、冤冤相报的因果，狄希陈遂执了长斋，虔诚持诵《金刚经》一万卷，才冤除恨解，福至祸消。后素姐病死，寄姐为正，希陈竟活到八十七岁善终。

这是个在因果报应框架下敷演的故事，但剥离掉其一些荒诞不经的描写，可以看出其主要描写的还是当时社会的家庭生活以及由家庭所辐射的种种社会生活现象。

本来，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是由市井艺人的"讲史"发展起来的。《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史"的因素，所描写的对象都是英雄、超人或径直就是"神"，因为题材渊源、成书过程等原因，这些小说常常带有某种程度的"史诗"性质。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城市经济生活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与中晚明社会新思潮桴鼓相应，当时的文学也表现出对"人情物理"的关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独立创作的小说《金瓶梅》打破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传统，以其与生活同步的恢弘气势和遍视现实人生的力量，成为鲁迅所说的明清"人情小说"的首创。这种由历史到现实，由超人到常人，不仅是题材内容的改变、审美领域的拓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美学观念的革命。因为作为叙事文体，小说的重要特点是以人、人的活动为摹写对象，从而表达作为生活参预者的思想感情。因此，直接摹写现实生活，内容充分生活化、现实化，可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拉近小说与现实的距离，也拉近小说与读者的距离，更有利于传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评价。其次，日常生活，男女情事等等，实际蕴含着社会人生的种种奥秘，烛微显隐，能更深入更细致地揭示人的精神心理、人生精义和社会的本质特征。《金瓶梅》摆脱对"史"的依附，用艺术方法本色地再现社会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这种由"奇"而常，由粗而细，是小说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重大变革，不仅把小说题材扩大到生活的一切范围，也使作品的形象、内容更切近客观实际，再现生活、观照人生更准确，也更深入，从而使小说艺术深化和精微化。

《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所开创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新传统，成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这一"人情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这一小说的新传统首先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尽管其托言小说故事发生于以前的时代。其次是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的结构形式。《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不论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还是神魔小说，基本上都是故事型、事件型的，因为作者要在尺幅之间，或展示百年风云，或表现善恶之争，引领读者饱览英雄人物，所以作者不得不略去日常生活琐事，粗线条地推进故事的进程，总体上是以重大事件为结构框架的。与以往人物命运主要附属于事件不同，《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的结构基本上是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的非戏剧式的生活化的开放结构——由于人物命运的展开，小说描写的进程就由单线纵深或线性交叉发展到对生活的整体铺展——通过人物的活动，连接起社会生活的各种断片和场面，从而深入、广阔地展现出复杂的现实生活，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近代长篇小说那种"风俗史"的性质。

确实，尽管《醒世姻缘传》充满了因果报应、道德说教和某些过分夸张的描写，而且作者所提出的重建封建纲纪的立场是保守的，但是由于继承了《金瓶梅》所开创的小说创作的新传统，所以，它以两世姻缘连接起来的两个家庭的人物命运为中心，广泛而真实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生活的实际。不仅包括封建家庭和伦理道德的解体、人性的异化，也广泛描写了当时政治的腐败，从而描绘了一幅"世纪末"的社会生活全景图。

小说所描写的这两个封建家庭的生活情状，那种夫妻之间、妻妾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家族内部的各种纠葛，虽其中杂有为作者创作主旨服务的不无夸张的描写，但大体上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实际，其中大量的夫妻易位，妻妾争锋，子女背父，媳虐公婆，以及兄弟阋墙、族里争产等事件，说明在这个封建末世，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被彻底撕破，封建时代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唱妇随的赞歌已经唱完。与《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家庭完全是以金钱为纽带建立的中国"前资本主义"的商人家庭不同，《醒世姻缘传》中的两个家庭可以说是典型的以血缘关系构筑的封建家庭。在封建时代，宗法家庭是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石，所以儒家经典特别提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在这样的家庭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解体，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晚明商品经济畸形发展状态下，金钱利欲是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从而不无深刻

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本质性的特征。

《醒世姻缘传》由晁、狄两个家庭成员的社会活动，扩展到对广阔社会生活的描写。在小说中，政治腐败、科举弊端丛生已经不仅是故事的背景，而是与作品主要人物生活遭际密切相关，从而对这类现象的揭示达到真实可信的程度。晁源的父亲晁思孝，本是一个腹无经纶、靠舌耕糊口的穷秀才，通过拉关系、走门子，竟捞得一个连进士出身也垂涎的华亭知县的肥缺，并因而钱财堆积、婢仆成群；考绩劣等，又因疏通内监，反而升了北通州知州的京畿要职。狄希陈这样一个纨袴子弟，不会写帖，不会认状子，作弊当上秀才后，竟又能靠捐钱买官，到成都安然做起了八品经历。科举选官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吏治的腐败，所以才会有像珍哥这样因涉嫌杀人的犯人在狱中盖福堂、开寿宴的诎诎怪事。

这里所选《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即写此事，回目《图圈中起盖福堂，死囚牢大开寿宴》说得很明白。珍哥和晁源因涉嫌逼死人命，晁源被保释，珍哥被关进死囚牢，何以能在牢狱中盖福堂、开寿宴？通过小说的描写，读者马上就可以得出答案——只不过是金钱贿赂在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贿赂的过程，甚至贿赂金钱的数目都写得十分细致：晁源先派人拿了银子到狱中打点，"刑房公礼五两，提牢的承行十两，禁子头役二十两，小禁子每人十两，女监牢头五两"；贿赂直接管牢狱的典史则是白银八十两，外加五两重的手镯一个，一钱二分的金戒指十个。——这正是以写实为主的"生活型"小说的特点，通过细节的描写加强小说的真实性。虽然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不仅书中的人物自然而然地去做，而且作者在叙述中也几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仿佛这种事发生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的。作者用事实向我们说明：判案的官吏和管牢狱的吏卒都需要用银子打点，在那个时代是人人尽知的常识，这不仅使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黑暗，也足以启发我们认识封建制度及其吏治的本质。

本回在《醒世姻缘传》中是一段过渡性的情节，但构织绵密，文字细腻，尤其是场面描写显得生动、真实。如作品写晁源贿赂典史一事，从听到新任典史下监处置珍哥，算计要连夜贿赂典史，于是赶快封银子、备办酒席，到拦下典史后的一番奉承和招待，直到第二天送去银两，无论是谈话和人物行为，都写得有条不紊、合情合理。虽然对人物没有精雕细刻的描写，但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这段故事中主要的两个人物晁源和典史的各自性格。对典史，以不多的言谈举止描写，就写出了他既精于世事、工于心计而又贪婪、庸浅的特征。《醒世姻缘传》里写到的人物很多，有人统计，有名有姓的

出场人物大概有200多人。如果按与主要情节相关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两世姻缘主线中的人物；二类是与主线人物关系密切的相关人物；第三类为穿插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本回中这位叫柘之图的典史在第三类人物中也不是很重要的。但在《醒世姻缘传》中，并非第一类人物就比第二类、第三类人物写得好，相反，第一类人物因为拴在冤冤相报的这条线上，作者常常赋予其性格以先验的成分，给以不必要的夸张描写，因而不时脱离生活，反倒不如那些不受两世姻缘的先验规定影响，主要从生活出发的第二类第三类人物写得鲜活。在小说艺术中，人物是第一位的，人物站不起来，特别是主要人物站不起来，那么其他一切都谈不上，这似乎正是《醒世姻缘传》未能进入中国古代第一流小说之列的主要原因。（李时人）

邬合苦联势利友
宦萼契结酒肉盟

曹去晶

——《姑妄言》第九回（节选）

话说邬合到贾进士门首，只见门楼下正中挂着一个门灯，上面“贾衙”两个大字。傍边放着条大凳，坐着四个家人，是贾进士得用的管家，名唤贾势、贾利、贾富、贾贵。邬合平素都认得，走上前，带着笑拱手道：“久违久违。”那四人见了，也起身拱手让他同在凳上坐下，问道：“邬相公许久不来。今日到此，还是来求我家老爷的诗文？还是要求那衙门说事的名帖？”邬合道：“都不是。有句要紧话要见老爷面讲，相烦传报。”那贾势叫管门的贾阁道：“你去禀声，说邬相公要见老爷。”邬合接口道：“相烦大哥，改日买茶酬劳。”那贾阁去了多一会，出来说道：“老爷在厅上，请邬相公进去。”那邬合别了四个大管家，随着贾阁走到厅院中，远远望见贾文物在厅中间一张椅子上坐着。邬合忙跑上前，深深一揖，道：“惊动老爷大驾，有罪有罪。”贾文物慢条斯理的走下来，把腰略弯了弯，还了半个揖。让他客位坐下，自己把座儿斜佥[1]了相陪。把脸仰着道：“久别邬兄，今日何见顾之早也？毋

得而有事诸?"邬合打一恭,道:"无事不敢造次进谒。今者一来请老爷台安,二来因昨日在宦大老爷处,承他过爱留饮。因提起大名来,宦大老爷甚是渴慕,有个要奉屈结社之意。又不好骤然奉拜,故命晚生先来介绍,不知老爷尊意如何?"贾文物道:"尝闻之矣:宦公子富而有骄,贫与贱,彼之所恶也,不有其势利之不取也。不意竟与兄相识,可见人言之误,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同然耳。由是观之,宦公子可谓富而好礼者也。又是见邬兄相识满天下,知心有一人矣。但所云结社之事,我学生科甲中人,若与公子交,如衣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决乎其不可行者。结社也,兄可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予小子必避于箕山之阴矣。"邬合道:"老爷尊见固是。但宦老爷一番殷殷美意,老爷不允,未免太觉恝然②。且还有一说,老爷若与宦公交结,通家往来一深厚了,也颇有益处。他太老先生也是有名人焉,异日老爷到部荣选,或可稍得其助。老爷请上裁。"贾文物听了,抚掌揶揄道:"有心哉,斯言乎。斯人也而有斯言,可谓善谈也矣,我不亦乐乎?夫如是,我明早即趋造于府,决不瞰其亡也而往拜之。"邬合见他依允,满心欢喜,即起身作别。贾文物拉住,道:"我有酒食请先生馔。"邬合道:"晚生怎敢叨扰?"贾文物道:"圣人云:君子食无求饱,未云不食也。兄以我之食为不义之粟而弗食乎?"邬合道:"晚生怎么敢?特不当耳。"贾文物道:"我之粟虽非以械器易之者,乃小价辈播种而耨③之,又得肥硗雨露之养,然后得仓廪实,皆劳力所致也。何伤乎?且坐小其吃也已。"须臾,众家人抬过桌子来,将肴馔堆了满案,甚是丰盛。邬合道:"老爷为何如此盛设?使晚生何以克当?"贾文物道:"食前方丈,我得志必为也。食不厌精,鲙不厌细,我非乡人也,岂可不效圣人之语乎?饭蔬食饮水,此陋巷中之所为耳。噫!斗筲④之人何足算也,此岂我素富贵行乎富贵之人所为者耶?"正食间,他回顾家人道:"不撤姜,食小菜何不以姜为之,不得其酱不食,肉何不以酱熘⑤之?"向邬合道:"此鹅非陈戴所畜之鹅⑥,兄何为不食?此肉非阳货

所馈之豚，兄又何为不食？兄以此物出三日则不食之乎？未也。我学生虽远庖厨，若谓小价有校人烹之妄，彼乌敢当欺我之名哉？然而无有乎尔。”邬合道：“老爷也请用些，晚生方好动箸。”贾文物道：“何谓也哉。可以吃则吃，可以止则止，亦各从其志也已。鱼我所欲也，故舍肉而取鱼者也，兄但正席而先尝之。”邬合听了大嚼大吃，多时食毕。又叫取了酒来，让邬合道：“惟酒无量，不及乱耳。沽酒则不食，此非沽来者。请饮之。”各饮了数杯，邬合告止。众人撤了下去，他起身谢别。临出门，说道：“明日崇候老爷大驾，幸勿爽约，恐宦公加罪晚生。”贾文物正色道：“邬是何言也？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民无信不立，前言定之耳。”邬合忙揖道：“晚生得罪得罪。”又作揖而别。有几句赞这贾文物写照道：

形容虽秀，骨格庸愚。满口诗书，掩不尽白木行踪；万千做作，装不出斯文腔调。一身中摇摇摆摆，全无坦坦之容；满腹内腐腐酸酸，大有花花之态。

邬合别了出来，一路奔到童自大门首。只见两扇黑漆油的大篱笆门关着，贴着一张吏部候选州左堂的红封皮。傍边贴着两张街道坊官禁止污秽的告条，上写道：

本厅司示谕：一应闲杂人等，勿得在此污秽。如违拿究。

朱笔大圈。看了一会，竟不见一个看门的出入，只得推开门走了进去。到大厅上，见有许多人皆在厅内两边靠墙大凳上坐着。邬合近前拱拱手，也随众坐下。看他蓝粉贴金的屏门上贴着一张红纸，捷报候选州左堂的报帖。中间悬着一轴红绫金字的大画，是伙计们贺他援纳的贺轴，后面许多名字。正中间放着一张大公座，摆着笔砚，拴着大红潞绸桌围。桌子上放着一架大天平，一个大算盘，傍边放着一张方桌，堆着许多账簿包裹。屏门两边放着两架大插屏，朱红漆描金螭虎架子，一边画的是虎牢关三战吕布，一边画的九里山十面埋伏。正中放一张椐木金漆大

几，几上放着一个红绿花大磁瓶，黑退光漆座子。内中插着一枝裁帛做的大牡丹花，还有几根孔雀尾。厅东南角上放着一面大镇堂鼓，西边一顶屯绢围子五岳朝天锡顶的大轿，一把大雨伞，两对大鏝(幔)灯。一边是"候选州左堂"五字，一边是"童衙"两个大字。中梁悬着一个大匾，红地金字，题着"世富堂"。两边柱子上贴着朱砂笺的对子。一边是：

但愿银钱涌来，如长江大海，万载无休；

那边是：

惟求米粮堆积，似峻岭高山，千年永在。

坐了有两三顿饭时，只见走出一个家人来说道："等了这半日老爷才醒了，叫你列位们且等着。"众人应了一声。邬合认得他叫童禄，忙向他拱手，道："相烦禀一声，我在此候老爷有话说。"童禄去了一会出来，道："老爷知道了。邬相公请坐，就来。"邬合只得又等，心都等焦了。将过午时，只见那童自大糟包着一个脸还醉醺醺的，两只眼半睁不睁，靸⑦着厚底红鞋，扶着个苏州清秀小厮叫做美郎，慢慢的踱将出来。看那童自大时：

身上一般华服，而呆气冲人；面上的是财翁，却痴肥可笑。权装官体，上戴一顶软翅唐巾；假学斯文，脚下靸两只三镶朱履。

邬合见了他，忙上前作了揖，道："老爷好受用，此时还在梦乡。"童自大道："连日这些借银子的人请我吃戏酒，每日熬夜，又吃得大醉。昨日偏你又多了几杯，今日这时候还爬不动。若不是他伙计们来算账交利钱，我正好要睡呢。"让了邬合坐下。因问众人道："你们都来齐了么？"众人都站齐作了揖，答道："都久已到齐，伺候老爷算账。"他听了，向邬合道："你且请坐着，有话等我算完了账再说。"就到公座上高坐。叫众人一个个将账簿算起。算完，然后抬过天平来，将银子兑毕了，众人方才辞去，足足弄了半日。又将账目叫美郎记清了，收入书房柜子里去。又亲自送进银子交与铁氏。过了好一会，时已下午，他方出来坐下。才向

邬合道："久不会你，你竟胖了好些。想是在那个大老官跟前弄得了几个钱了。"邬合道："向来只在宦大老爷那边，承他照拂，并未曾到别处去。"童自大道："我每常听得人说他家银子多得很呢。你既常在他家走动，看他比我何如？"邬合道："他家虽富到极处，大约也与府上不相上下。"童自大叹了一口气，道："我只说京城里算我是个顶呱呱的财主了，谁知又有他家。我从今后，拼着几年不吃饭，定要把银子积得比他家多些，做了第一个财主，方才遂我心愿。"说话间，那童禄走来说道："请老爷用饭。"童自大道："有客在这里，且慢些。"那童禄去了。邬合道："晚生昨日在宦大老爷处，他说要结交几个朋友，俱要出色的人物。晚生因题起大名来，老爷甚是欢喜，故命晚生来奉问老爷可有此高兴么？"童自大把嘴一努，道："唔，他们一个做公子的，老子做着官，银钱来得容易。我虽然是个财主老爷，都是牙上刮下来的，心血上挣了来的，怎肯拼他？"邬合道："虽如此说，宦公子在今日也是叫第一家有势利的呢，老爷与他做朋友也不得错。就是费了几个钱，等相交厚了，寻件把人情烦他那衙门说说，怕那个官府敢不依他，那时连本利都有了。"正说时，只见先那童禄又出来，在耳朵底下道："里面奶奶骂呢，说放着饭不吃，少刻冷了又要费钱炒。"童自大道："你对奶奶说，有人在这里说话，不然我先就进去吃了。就冷了也不妨，天气正暖，叫留些热茶，我停会泡了吃罢。"童禄又去了。他因对邬合道："我去年做了一件倒运的事，到如今还悔恨。但提起来，我浑身的肉都噶达达乱颤，牙根咬得格支支的响。"邬合道："是什么大事，老爷就气到这等样的田地？"童自大道："我也因一时这两只牢耳朵软，听了人的话，说纳什么他娘大戾的监生。戴顶纱帽，威势好看。老来画影，穿着大红圆领又官冕。"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把牙咬了一咬，道："哏，悔不听奶奶的话。"说了这一句，靠在椅背上，道："哎哟，我肚子都气胀了。"邬合道："奶奶说甚么来？"他又叹了一声，道："我奶奶倒说得好。他说我，你癞虾蟆跳在三弦上，好个绷绷绷儿。你不

要钻在阴沟洞里想天鹅肉吃了，劝你多吃几个荸荠，把妄想心打掉罢。就没有镜子，你自己撒脬尿照照，你那个贼样，你也想做官？不如安分守己的好。我虽然不敢做声，我还暗恨他贬别得我这样刻毒，连半个纸钱也不值。我竟趁着高兴，又是赌那口气，就去做了。以为做了监生回来，便是朝廷家的大官了，就可以发财。要我收了许多家人，做了一顶大轿。”指着那轿子，道：“这不是么？我的劳骨尸又沈，因轿大了，出动门定要三四个轿夫才肯抬出城，略远些定要六个人轮班才肯去，多费了多少瞎钱。你不见我如今出门只是走么？除非人家有轿马的封儿，我才坐了轿去。那时趁着一时倒运的兴，请官府，拜当道，白花了几百两。”把舌头一伸，道：“你当少么？白晃晃的好几大包呢，谁知一毫利益也没有。虽弄了张国子监的敕书，供在家堂上，又吃不得，又穿不得。揩屁股又有字，糊窗户又花里胡哨的。我听得人说，那东西看了消灾。你长了这样大，可曾看见过？我取出来你看看。”邬合忍住笑，说道：“不消罢。那是老爷镇家之宝，恐污损了了不得。”童自大连连点头，道：“也是也是。”又道：“人因我是监生，又有几个钱，都假意奉承我。虽然是当面叫声老爷，背地还是老童童臭的叫。究竟往人家去吊纸，我也体体面面的，还只打两下鼓，吃戏酒戏子还不来参场。只不过晚上那里赴席回来，打个候选州左堂的体面灯笼。初一十五家堂烧香，穿穿鹭鹭补服。清明十月朝上坟去，戴顶纱帽吓吓乡下人。上秋到庄子上收租，抬顶大四轿，门上贴个大红封皮，除此以外再没有燥皮处。在衙官求个分上，还千难万难的不依。”他把脚跌了两跌，发恨了一声，道：“把我整整气了这两年。如今把些家人都撵到庄子上种地去了，也不相与人了。一日该用十个，省下五个，要补起这些数来才罢。”摇着手道：“如今我乖了，不上你的当。我现钟不打反去炼铜，还想甚么说人情翻本呢。是人说的，不愿柴开，只求斧脱。”把邬合笑道：“大老爷也说得是。但宦公子家中银子现堆在家中无数，他做公子的人又肯撒漫。若相与下来，问

他借几万银子，老爷拿来生利钱用，不过后来还他本钱，他难道好问老爷要利不成？这岂不便宜？”童自大站起来，满地跳了几跳，复坐下。用手向空连圈，道：“妙哉乎也，妙哉乎也！你说了半日的话，就是这一句妙绝。古今通道那没道理的地位，说得我连心眼儿里都觉得快活。”正夸奖着，见那童禄一路喃嘟出来，道：“两次三番请吃饭不肯去，带累我捱骂，不知那里这些没要紧的话讲？”到童自大傍边，扯他的衣襟，道：“茶都冷了，请吃饭去呢。奶奶说有话且吃了来再讲。不要讨没趣，快去罢。”又附在耳上道：“奶奶还骂呢。说嚼蛆嚼舌根，有话留两句，临死打发勾使鬼，如今是那里有这些说的？”童自大正说得高兴，既丢不下，又陪人坐着，怎好进去独吃？只得说道：“你去回奶奶，说我有个朋友邬相公在这里说要紧的话呢。我怎好撇了，自己进去吃的？你进去把饭拿出来，我同邬相公吃罢。邬相公是自家人，便饭就好，不必费事。你照着我说，不要说错了，惹奶奶生气。”童禄应诺而去。童自大道：“你虽然说得好，不知他端的可肯借银子给我？”邬合道：“古语说：小本不去，大利不来。老爷也要破费几文，与他相与得情孚意合。做呆公子的人惯好小捨⑧，况又见府上家私富厚，岂有借不动之理？老爷虽然用去几个，到后来生起利钱来，自有多的，岂止一本十利？”童自大听得快活起来，只是点头，嘻嘻的笑个不住。只见那童禄拿方盘托了两碗菜，两个小菜碟，摆下说道：“只留了老爷一个人的饭，没有多的。将就拿茶泡泡，同邬相公匀着吃罢。”邬合看时，一碗中是四五块臭腌鱼铺在碗底上，一碗中是一块冷豆腐，面上放着一撮盐。一碟是数十粒炒盐豆，一碟是十数根腌韭菜。童自大道：“这白豆腐只好自用，如何待客？”向童禄道：“你拿一个钱，到香蜡铺中买些香油来拌拌。千万饶两张草纸几根灯草来，不要便宜了他。你到当铺里要个钱去买，不要上去要，好惹奶奶说破费。”那童禄就拿着那盛豆腐的碗走。童自大道：“客在这里就拿着碗跑，成个甚么规矩？拿个别的家伙买了来。”童禄道：“拿个家伙去买，倒沾掉了

一半，还当是我落了半个钱去的样子呢。放在这里头还见眼些。”童自大连连点头，道：“好好。倒也是当家心。”童禄去了，童自大对邬合道：“兄每日在宦公子处，自然吃的是大酒大肉。我每日家常吃饭只是一品盐豆，隔得三五日买块豆腐拌拌。今因兄在此，奶奶替我做人，不但有豆腐，又且有腌鱼。这鱼是他留着自己受用的，我每常摸还不敢摸他的呢。”邬合道：“贤慧的奶奶，支人待客真是难得。古人食不兼味，豆腐一味就尽够了，何必要鱼？老爷这就算太过费了。过日子的人家当省俭为妙。”童自大道：“兄可谓知心之言。然而待客不可不丰。”说话间，童禄买了油来，拌了豆腐。每人吃了一碗多些茶泡饭，那几块鱼邬合也没敢动他的，他也不让。吃毕，吩咐童禄道：“剩的豆腐赏你吃了罢。把这碗鱼同这两张纸灯草送与奶奶去。鱼是有块数的，要交明白了。”那童禄骨都着嘴，鼻子孔里笑着收了去了。邬合道：“明日早间老爷可到宦老爷处一拜，晚生在彼拱候。”立起身来。童自大道：“我明日去是走还是坐轿？”邬合道：“自然是坐轿才成体统。”童自大道：“他家若没有轿马封儿，岂不白折了轿钱？”邬合道：“适才所说的这还无片时，老爷倒忘了。”童自大道：“我因算现的，故此忘了赊⑨的那一宗了。千万留神，凡事我要占些便宜才使得，若同他们一样行就做不来了。”邬合道：“知道知道。”才要走，他一把拉着，道：“我明日是吃了饭去是不吃饭去？”邬合道：“他那里自然有酒饭，家中不必用罢。”遂别而去。此时天色已暮，想道：此时不能往宦府去了，况且家中无人。今且回家，明日早些去罢。回家不题。

〔注〕 ① 斜佥：佥通“签”。斜佥即“侧斜”的意思。 ② 恝(jiá 颊)然：淡然；不经心的样子。 ③ 耰(yōu 优)：一种形如锄头，可以击碎土地、平整土地的农具。此作动词，意谓播种后用以平土，掩盖种子。 ④ 斗筲：斗与筲均为很小的容器。此喻指才短识浅。 ⑤ 熅(wū 污)：用文火焖煮。 ⑥ 鹝(yì 亿)：鸟名，即“鹢”。一种像鸿鹄的水鸟。 ⑦ 靸(sǎ 洒，又读 tā 他)：穿鞋时将后跟压倒。 ⑧ 抽(chōu 抽)：此为迎合、凑合之意。 ⑨ 赊(shē 奢)：此指长远的意思。

本篇选自清代小说《姑妄言》第九回。是书卷首为引文，正文二十四卷，每卷一回，共二十四回。全文近百万言。开篇《自序》署"时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三朝曹去晶编"。知作者为曹去晶，书成于雍正八年(1730)。三朝，当指辽东。

《姑妄言》的创作明显受到《金瓶梅》、《续金瓶梅》的影响，尤对《金瓶梅》推崇备至。它们在创作主旨上一脉相承，即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各色人等，寄托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只不过《金瓶梅》假托宋朝，实写明事，而《姑妄言》则直面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小说第一回借万历年间闲汉醉卧城隍庙，目睹衮冕王者对汉朝至嘉靖年间阎王所决疑案，按情节轻重，判再至人间轮回受报，对主要人物一一作出交待：李林甫生为阮大铖，秦桧生为马士英，永乐皇帝生为李自成，靖难大臣则转生为李自成手下诸将，忠于建文帝而被害诸人，托生为史可法等一班明末忠臣。又以一白氏女情案，再判来世以结情缘。小说即以此情案之主角南京瞽女钱贵和书生钟情之婚姻以及宦尊、贾文物、童自大几个家庭为主线，采摭魏忠贤擅权、崇祯诛阉、李自成攻入北京、弘光偏安南京、马与阮狼狈为奸，直至清兵荡平江南这段史实，描绘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画面。就反映现实社会生活面的广阔而言，《姑妄言》之于《金瓶梅》，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诚如第一回回前评所言："此一部书内，忠臣孝子、友兄恭弟、义夫节妇、烈女贞姑、义士仁人、英雄豪杰、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贾匠役、富翁显宦、剑侠术士、黄冠缁流、仙狐厉鬼、苗蛮獠猡、回回巫人、寡妇孤儿、谄父恶兄、逆子凶弟、良朋损友、帮闲梨园、赌贼闲汉，至于淫僧异道、比丘尼、马泊六、坏媒人、滥淫妇、娈童妓女、污吏赃官、凶徒暴客、淫婢恶奴、庸人乞丐、逆珰巨寇，不可屈指。世间所有之人，所有之事，无一不备。余阅稗官小说不下千部，未有如此之全者。"上自帝王权贵，下至贩夫走卒，工农兵学商，各行齐备，洋洋大观，读之令人目不暇接。至于对明末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卖官鬻爵，弘光小王朝之君是昏君、臣是佞臣的现象，客观上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

《姑妄言》与《金瓶梅》在创作主旨上也有明显的分野，这集中表现在《姑妄言》的揭露与抨击，主要局限于"以淫为报应"的范围内，篇篇写淫，处处贯注于淫，写淫文字不下十分之六、七，这也正是《姑妄言》创作上的败笔所在。魏忠贤和阮大铖无疑是作者抨击的主要对象，小说第八回附标目是：《魏忠贤履历新奇　阮大铖家庭特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位魏阉余孽阮大铖的家庭特异之处，无非是阮大铖下奸儿媳，其子阮最、阮优上烝

其庶母娇娇，三人同床，狂淫乱伦，更有甚者，娇娇之女宝姑与其兄阮优竟"权做露水夫妻"，行同禽兽，被迫出嫁后，与家奴二、三百人轮翻通宵达旦，以色痨暴卒为终。作者用了不下万言的刻露描写之后，却以此作结："阮大铖做了一生坏人，子烝其妻，兄淫其妹，女私其仆，媳宠其奴，也就是天公暗暗的报应他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徒有揭露之名，实则行宣淫之果。尤为严重的是《姑妄言》中的这类文字，大多污秽之极，不堪入目，不仅有男女混交、同性恋，而且还出现了人兽杂交，如第十二回游夏流之妻名多银者，与狗、驴相交，鲜廉寡耻，以至于此，自然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此书向无刻本流传，也就丝毫不足怪了。一部几近百万言的小说，专注于淫，可说是中国古代淫秽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

然而，《姑妄言》这部鸿篇巨构，在结构、形象塑造、语言上，又自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上面已谈到《姑妄言》反映了明末清初半个多世纪时空内的广阔社会生活现实，由于作者巧于构思，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细针密线，经纬交错，不仅使全书浑然一体、不枝不蔓，而且疏密相间、跌宕有致、结构谨严。从中可以窥见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人物形象塑造，摹神肖形，几笔勾勒，性格鲜明。我们节选的这段文字，即是明证。贾文物和童自大都是《姑妄言》中的重要人物。篾片邬合奉宦尊之命，前去邀请，促成宦、贾、童三人结盟。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写得有声有色。贾文物的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满口之乎者也，一派假斯文的模样令人发噱。肥头大耳的商人童自大，其贪刻鄙吝的形象，只在他接待邬合吃饭时桌上摆着"四、五块臭咸鱼铺在碗底上，一碗中是一块冷豆腐，面上放着一撮盐，一碟是十粒炒盐豆，一碟是十数根腌韭菜"这些描写中即可见出，再加上童自大向童禄道："你拿一个钱到香蜡铺中买些香油来拌拌，千万饶两张草纸、几根灯草来，不要便宜了他。"寥寥数笔，性格凸现。再看童自大最后向童禄的交代："把这碗鱼同这两张纸、灯草送与奶奶去。鱼是有数的，要交明白了。"而童禄则"骨都着嘴，鼻子孔里笑着收了去了"。言为心声，两句吩咐，又把刚愎自用的童自大"惧内"到何等地步和盘衬托了出来，形神毕肖，力透纸背。至于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环境烘托，作者也下了一番功夫。如贾、童两家厅内不同的摆设，就紧紧扣住人物的身份，贾家是酸，童家则俗，不仅俗，而且处处散发出铜臭的气味。

语言通晓流畅，文笔清新简洁是《姑妄言》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作者善于从活人的嘴上采用有生命力的词汇，具有特别的生气与活力，如童自大说："我虽然是个财主老爷，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心血上挣了来的。"不

仅新鲜活泼，而且富有独创性。同时，《姑妄言》讲究语言与人物性格的高度吻合，从节选的这些人物对话中，不难看出，各人有各人独特的声口，酷类其人，酷肖其口，不能不惊叹作者驾驭文字功力之高超。

不过，全书笼罩在浓厚的因果报应的氛围中，每个人物，都是命中注定，固有归宿，不能变更，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变化，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未能多侧面地展现，人物没有跳出平面化、类型化的窠臼，因而大大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刘辉）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刘璋

——《斩鬼传》第七回（节选）

且说伶俐鬼听着风流鬼死了，大哭一场，说道："我向日见楞睁大王无能，涎脸鬼不济，故来投他，以为得所托耳。不料他又被钟馗逼死，我当替他报仇才是。"于是就做起那延揽[①]英雄的事业来。一二日内就招得四个鬼来，一个叫做轻薄鬼，生得体态轻狂，言语不实，最好掇乖卖俏[②]；一个叫做撩桥鬼，极能沿墙走壁，上树爬山，就如猿猴一般；一个叫做浇虚鬼，一个叫做滴料鬼，也都是撩蜂踢蝎[③]，吹起捏塌[④]之辈，连自己共凑成五个。

伶俐鬼问他四个道："你们知道抠掏鬼与丢谎鬼死的缘故么？"众鬼道："只因他两个抠掏丢谎，所以被钟馗斩了。"伶俐鬼摇头道："不然，不然！皆因他们尊号上有那个'鬼'字，所以钟馗才来斩他。这钟馗是专一寻着斩鬼的，我们不幸也都是这个鬼号，岂不都在他斩伐之例么？"浇虚鬼大惊道："如此我们何不逃之夭夭？"伶俐鬼道："可不，我们若这等闻风而逃，岂不惹人笑话？我打听他那舍司马、负将军都不在他身旁，县尹今日又与尹乡绅家吊孝去了，吊了孝还要去城外去，有甚查验的事体，一二更方可回来。钟馗独自一人闷坐，我们扮成县中衙役去鬼混他一场，有何不可？"撩桥鬼问道："尹乡绅家有何丧事？县尹去吊？"伶俐鬼道："你不知道，只因敝友风流鬼与他小姐有约，他小

姐听说敝友死于县衙，他也就抑郁而死了。所以县尹去吊。”浇虚鬼道：“那钟馗我们与其鬼混他，只不如将他杀了，永绝后患。”伶俐鬼道：“使不得！我们杀了他，他那含司马、负将军回来，怎肯干休？我们只宜用酒灌醉他，偷剑的偷剑，脱靴的脱靴，弄的他精脚⑤不能走路，空手不能杀人，岂不妙哉。”

于是买了一坛美酒，五个人俱扮成衙役，竟到园中来。钟馗正在松树下独坐，见他们进来，问道：“你们何干？”伶俐鬼道：“小的们见老爷闷坐，沽得一杯水酒，与老爷解闷。”钟馗道：“这等生受你们了。”于是将酒用荷叶大杯奉上，唱的唱，舞的舞，笑的笑，跳的跳，把个钟馗劝的酩酊大醉。伶俐鬼道：“将靴子脱了，凉凉脚⑥何如？”钟馗伸出腿来，浇虚鬼与伶俐鬼一人一只，脱得去了。滴料鬼偷了宝剑，轻薄鬼偷了笏板⑦，撩桥鬼爬上松树，手扳着树枝，伸下足来，将沙帽夹去，藏了。弄的个钟馗脱巾，露顶，赤脚，袒怀，甚是不成模样。所以至今传下个五鬼闹钟馗的故事。

浇虚鬼与伶俐鬼一人拿着靴一只，往外正走，恰好负屈领兵回来。浇虚鬼见了，吓得屁滚屎流，就要逃走。毕竟伶俐鬼有见识，说道：“莫慌！跟我来。”于是，故迎着负屈走。负屈认得是钟馗歪皂靴，大喝道：“这是钟老爷的靴，你们拿得往那里去？”伶俐鬼不慌不忙说道：“蒙钟老爷诛了抠掏鬼，与地方除害，百姓们顶感⑧不过，如今与钟老爷建起祠堂，恐钟老爷早晚要行，着小人脱靴⑨供奉，以留遗爱⑩。”负屈听了想道：“言虽有据，事属可疑。”说道：“你们且不要走，随我到园中见过钟老爷，然后再去。”浇虚鬼闻言，大惊失色，伶俐鬼正欲支吾，浇虚鬼已是慌忙逃走。负屈大怒，令阴兵齐锁住，牵进园中去。只见滴料鬼拿着那口宝剑，左五右六的乱舞，负屈喝了一声，那滴料鬼丢下就跑。负屈赶上一刀斩了，唬得那轻薄鬼举着笏板，只管叩头乞命。负屈手起刀落，也就挥为两段。及至走到钟馗面前，却是酩酊大醉，跣足蓬头，不省人事。负屈大怒，将浇虚鬼剁为两段，伶俐鬼擒及

心肝，方才与钟馗穿上靴，扣上带，只是不见软翅纱帽。正在四下搜索之际，却好含冤也来了，问其所以，负屈说了详细。道："只是纱帽不知何处去了？"含冤周围一看道："要寻纱帽，多分在松树上边。"撩桥鬼正在叶密的所在藏着，听得此言，便就打颤起来，将树枝乱摇得响。负屈看时，撩桥鬼戴着纱帽，在树上打颤哩。负屈手挽雕弓，一箭射将下来，撩桥鬼死于非命。取纱帽与钟馗带上，方才酒醒。二神将适间光景就说了，钟馗未免赧颜⑪。这正是：

后花园中，五小鬼戏弄科头⑫汉，

长松树下，二使者整理赤脚人。

要知含、负二神诉说东西两边斩鬼的事务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延揽：延请，招集。 ② 掇乖卖俏：显示乖巧，卖弄聪明。 ③ 撩蜂踢蝎：本意指惹犯恶人，自取祸殃。这里意指惹是生非。 ④ 吹起捏塌：意谓吹拍打压，造谣生事。 ⑤ 精脚：光着脚。 ⑥ 凉凉脚：使脚凉快凉快。 ⑦ 笏(hù)板：古代大臣朝见国君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木制成，上面可以记事。 ⑧ 顶感：顶礼膜拜，感恩戴德。 ⑨ 脱靴：用脱掉靴子的方式，表示百姓对离任的地方官的挽留，或脱去旧靴，换上新靴，以示遗爱。 ⑩ 遗爱：遗留下来，被人追怀的德行、恩惠、贡献等。 ⑪ 赧(nǎn)颜：因害羞而脸红。 ⑫ 科头：不戴帽子，裸露头髻。

本则故事节选自清人刘璋(号烟霞散人)的小说《斩鬼传》第七回。该小说"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具有浓厚的讽喻意味。书中曾说："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鬼可为神；方寸不正，人即为鬼。"书中所写的诌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风流鬼等四十多个形形色色的鬼类，就是人世间各种心术不正之丑类的形象写照；而钟馗则是这些人面而鬼心的丑类的克星，专一斩鬼除魅，并且他还有两个颇有神通的心腹干将——含冤、负屈，他们率着三百阴兵，成为钟馗斩鬼时的得力助手。

不过，就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钟馗虽然素秉刚正之气，具有斩鬼之能，但是他并没有被作者简单地神化。有时，他倒很像是一个粗野凶蛮的

武夫，一遇到鬼魅，即拔剑斩之，甚至还曾将捣大鬼的眼球挖出来生吃了；而风流鬼也是因为借咏诗之机嘲弄了他的丑貌，他就怒不可遏地提剑追斩之，并将其巢穴掘了个底朝天。

由于钟馗如此疾鬼如仇，必欲置诸鬼于死地而后快，所以风流鬼死后，其好友伶俐鬼决心替其亡友报仇。于是，他便伙同轻薄鬼、撩桥鬼、浇虚鬼、滴料鬼等，一起生心设计，趁钟馗身边之人外出办事之际，针对钟馗平时贪杯的弱点，买了一坛菊花美酒，打扮成衙役，赶来捉弄钟馗。

钟馗果然见酒颜开，他经不住几个小鬼谗言媚语的奉承，顿时鬼迷心窍，不假思索地手执荷叶大杯，开怀畅饮起来；而五小鬼又乘机"唱的唱，舞的舞，笑的笑，跳的跳，把个钟馗劝的酩酊大醉"。可见，钟馗之贪杯不智，以及鬼蜮伎俩之可畏！

钟馗大醉之后，立即遭到了五小鬼的无情戏弄：浇虚鬼、伶俐鬼脱了钟馗的靴子，"滴料鬼偷了宝剑，轻薄鬼偷了笏板，撩桥鬼爬上松树，手扳着树枝，伸下足来，将纱帽夹去，藏了。弄的个钟馗脱巾，露顶，赤脚，袒怀，甚是不成模样"。于是，往日威风凛凛，不可冒犯的斩鬼天使，至此威风扫地，洋相百出，沦为众鬼的掌中玩物。真堪发一笑叹！不难想象，失去了象征着权力的纱帽、乌靴、笏板和宝剑之后，钟馗还能有何作为？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些宝物一旦落入为鬼为蜮的"衙役"之手，他们就难免会狐假虎威，诈害良民，如那个滴料鬼偷了宝剑之后，不就马上"左五右六的乱舞"起来了吗？这些描写，既生动有趣而又含蓄隐约地写出了封建时代衙役们的猖獗与可畏，他们往往能利用上司的弱点，投其所好，捣鬼有术，以恣逞其邪心恶欲，因而就连钟馗这样刚直不阿的清官，也难免为他们所欺哄愚弄。

幸亏钟馗身边还有含冤、负屈这样智勇双全的干将，如果不是他们及时赶来，识破了几个小鬼的伎俩，并将之一网打尽，重新收回了纱帽、宝剑等物，为钟馗挽回了这种极其不良的影响，那么真不知道钟馗将如何收场。所以，钟馗醒来之后，见了含、负二将，甚觉赧颜。

总之，小说对五鬼闹钟馗的逼真摹绘，是颇耐人寻味的，带有比较明显的讽喻色彩。而其文笔也颇为谐谑有趣，读之幽默丛生，即以负将军斩鬼一节而言，浇虚鬼之做贼心虚，仓皇逃窜；伶俐鬼之急中生智，巧舌如簧；轻薄鬼之扬尘舞蹈，举笏乞命；撩桥鬼之树头抖索，中箭毙命等等，无不写得穷形尽相，意趣横生。因此，五鬼闹钟馗的故事，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以讽喻、戏谑为旨趣的艺术追求。　　（纪德君）

程咬金抱病战王龙　　鸳湖渔叟

——《说唐演义全传》第四十八、四十九回(节选)

再说定阳王与兵来至白璧关，过了许多树林之处，就是秦叔宝在那伏兵之处。一见刘武周兵马过去，方才出来，截他的归路。那马邑到白璧关，也有数百里路程，原何来得这快？因那刘武周一心记念尉迟恭，又道救兵如救火，恐他有失，不由你不快。话休絮烦。前边遇着程咬金的兵马扎住，前军来报："启上王爷，前面有唐兵扎营，不能前进，请旨定夺。"刘武周下旨扎营，一声炮响，安营下寨，便问："那一位将军去出战？"有大将王龙上前道："臣愿往。"那王龙出了营门，提了一柄月牙铲①，上马直抵唐营，高声大叫道："呔！唐营中军士听着，借你口中言传俺心腹事：今有天兵到此，怎敢挡住王爷的去路？速速让开，放王爷天兵过去，万事全休；若道半个不字，爷爷这里动手，管叫你：

野花淡淡无颜色，白草纷纷尽着霜。

有本事的出来会俺！"那些唐兵因咬金有病在营，一闻讨战，个个好不惊慌，报："启上将军，今有定阳王刘武周领兵在营外讨战，请令定夺。"咬金闻报，只叫得："晦气，刘武周你何不再消停几日，待我病好了，然后会战？如今却害了吃得做不得的病，如何是好？又奉了牛鼻子道人的令，只许我胜，不许我败。况且今日是头一遭会刘武周，不知他的手段如何。昔日在四明山大会众王子，见他也像一个好汉，只不曾与他交手，万一杀不过，岂不出丑？"分付小军："我程老爷疼痛得紧，挂了免战牌罢。"小军把免战牌挂出，王龙一见大怒，一马来至营前，把免战牌打得粉碎，高声大叫道："我闻得唐家有三十六员大将，今日正要会战见他们一见，为何把免战牌挂出？今日我若不冲他的营，也不为上将。"把手中月牙铲摆一摆，一马冲来，这边军士把箭乱射，却也进来不得。外边将官打破了免战牌，竟要冲营进来了。程咬金道：

"阿唷，我肚中疼痛得紧，如何是好？真正要死哩。"分付："抬斧头伺候，待我解一解手去。"旁边走过一个家将来，叫道："老爷真正'急惊风对着慢郎中'，马也备了，战与不战，请速速相商定夺。若再停一停，被他杀进营来，这叫做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咬金所说，心中无奈，手也不解，走一步叫声："阿唷！"心中想道："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婆面的，况我程咬金也是一个好汉，死活出去见他一见。"一头走，叫声："军士们，你们少停若见我老爷胜了他，你们摇旗呐喊，助助我老爷的威风；若是见我老爷杀他不过，你们多降了他罢。"说罢，来到营门，家将扶他上马，咬金把斧一提："为什么今日这把牢斧头重了这许多？"没奈何，把斧双手拿了。程咬金乃皇家一员上将，今日就像一只落汤鸡②，这叫做："好汉只怕病来磨。"一马来至营前，抬头一看，见不是刘武周，心中就放下了几分。王龙问道："来将通名！"咬金道："我是不说你也不知，爷爷乃是神尧高祖二太子秦王殿下，官拜大元帅秦琼麾下螭虎大将军，姓程，双名咬金的便是，来将通名。"王龙道："我乃定阳王部下，官封千胜大将军王龙是也。阿程咬金，俺一向闻得你也有小小的名儿，今日遇俺王爷爷，只怕你难逃狗命了。"说罢，当的就是一月铲铲过来，咬金双手把宣花斧③往前一架，道："好家伙！"叫声："住着！俺程爷爷一时害了肚泻痛，你略等一等，待我去解一解手。"……

当下程咬金腹痛利害，说与王龙："待我回去解一解手，再来与你交战。"王龙听言大怒，说道："你这狗头，戏弄我王爷爷么！"当的一月铲铲过来。程咬金也骂道："好狗头！连铲我程爷爷二铲么！"那番一时心头火起，提起宣花斧来，照着王龙，当当当一阵三四斧，把王龙杀得盔歪甲散，倒拖兵器，回马便跑，口口声声只叫："好利害，好利害！"程咬金见他去了，意欲下马来出恭，战场上不好意思，见两边一带大树，说："也罢，不免到那里解一解手，有何不可？"一马来至树林边，下了马，拿了斧头，走到一株松树背后。正撒得畅快，那王龙回马一看，只见程咬金往西边树林

内去了，他却回马轻轻的掩上来看，只见程咬金的马拴在树上，王龙想道："这狗头往那里去了？"转过树来一看，只见程咬金在那里解手，心中大喜道："想这狗头该死，我却在这里成功。"轻轻的来至树边。程咬金见有人走来，只道是乡民在那里砍柴，遂叫一声："呔！砍柴的，有草纸送一张来与我。"王龙应道："有，送你一铲！"当的一铲过来，程咬金吃惊一看，见是王龙，叫声："不好！"立起身来，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拿了斧头，只捡树多的所在就走，却去躲在一株大树背后，王龙才到树边，被咬金狠命一斧，砍着马头。王龙跌下马来，被程咬金又是一斧，结果了性命。王龙本欲欺咬金而来，谁知反被咬金算计，也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暗里须防人不仁。

咬金把王龙首级砍了，上马回营，把首级号令营前，自此咬金的泻肚痛也好了。

〔注〕 ① 月牙铲：古兵器名，形似月亮。 ② 落汤鸡：形容没精打采，像掉在热水里的鸡一样。 ③ 宣花斧：古兵器名。

本篇选自《说唐演义全传》（简称《说唐全传》）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回，题目系笔者所拟。

《说唐全传》共六十八回，通观全书浓厚的话本色彩，可能最初是说话艺人创作，后经作者加工而成。小说从秦彝托孤（即秦琼）、隋文帝灭陈，写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基做皇帝，与《隋史遗文》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故事情节更多渲染虚构，除去大的历史关节外，很难找到历史根据，是一部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传奇小说。如果说《隋史遗文》主要是草泽英雄秦琼的个人传记，那么《说唐全传》则展现了为数众多而又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即所谓一十八条好汉），组成了隋唐之交乱世英雄的画廊，谱写了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乐章；在思想水平和艺术高度上都达到了说唐系列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同类作品中后来居上、影响最大的一部。郑振铎先生曾评价这部小说："叙述虽多粗鄙可笑处，而其情景的敷设，却甚为动人，若叔宝的卖马，雄信的拒降，皆为极不朽的气概凛然的章段，足以与《水浒传》并驾齐驱的。英雄传奇恐怕也就这一部《说唐全传》而已，可惜不曾有人表彰过，遂致不得登于文坛，

为骚人学士所称颂。"(《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说唐全传》的最大艺术特色,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以粗线条勾勒,注意突出个性,使其神态各异。如单雄信的豪爽暴烈,秦琼的宽厚仗义,罗成的少年气盛,尉迟恭的威猛果敢,徐茂公的智谋神算等都颇有特色。其中对程咬金的描写尤为受人喜爱。

程咬金形象是有历史原型的,两《唐书》中均有《程知节传》。他本名咬金,后叫程知节,齐州东阿人,"少年骁勇,善于马稍"。隋末,所在盗起,他聚众数百保乡里,后与秦琼归秦王李世民。而小说中的程咬金有着鲜明的传奇色彩。他一出场便是贩盐的浪汉,具有彻底的反抗精神,当上了瓦岗寨的"混世魔王",成为最早的农民起义首领;他的武器也由"马稍"变成了重六十四斤的八卦宣花斧;历史上以"骁勇"著称的他,在小说中的武艺却远不及其余好汉,学习斧法不认真,只有前三斧有劲,到第四斧就没劲了。但他具有独特的个性魅力,除一般好汉的粗鲁、憨直外,他一方面蔑视皇权,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他幽默、滑稽,常遇危险,但能化险为夷、立下战功,既有《水浒传》中李逵的性格,又似《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形象,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

这段选自小说第四十八、四十九回的《程咬金抱病战王龙》,更在滑稽的描写中显示了这位急先锋的英雄气概。小说在前面叙写程咬金因夜受风寒而闹肚痛,但徐茂公一定要派他阻击定阳王刘武周,并令他"只许胜,不许败,违令者斩!"他是带着病痛和压力勉强从命的。偏偏刘武周的大将王龙又来势汹汹,气焰嚣张——打碎免战牌,竟要冲进营来;而程咬金知道刘武周是一条好汉,又未曾交过锋,担心杀他不过,心里很紧张,因而肚痛越发加剧。真令读者替他出一把汗。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读者的紧张期待又逐渐变得轻松愉快起来。程咬金这位皇家上将,居然一到紧要关头便嚷着要解手,实在有些滑稽可笑。当然,他毕竟是当年的"混世魔王",听说对方要冲进营来时,他手也不解了,抱着"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婆"的心态,硬撑着上马出阵,并叫军士:"若见我老爷胜了他,你们摇旗呐喊,助助我老爷的威风;若是见我老爷杀他不过,你们多降了他罢。"性格憨直、天真,十分可爱。当他见对手不是刘武周时,"心中就放下了几分"。王龙三番两次欺侮他时,他又显出了英雄本色,当当当一阵三四斧,把王龙杀得盔歪甲散,回马便跑,真令人为他喝彩!但在林中解手时,他却大意地把王龙也认作樵夫,并向他讨起草纸来。不过,真到了性命攸关之时,他又表现出随机应变的聪明和智慧,知道王龙林中骑马不便,就只捡树多的所在走,竟

然借着大树的掩护，“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拿了斧头”，把王龙给砍死了。最让人开心的是，在获此意外胜利后，他的肚泻病也居然一下子好了。这令人不禁想起《说岳全传》中的牛皋，吃得大醉，反倒打败十万番兵；在草丛中出恭，也活捉敌人，立了战功；甚至连金兵元帅兀朮也被他气杀。他们都是作者笔下的“福将”。

小说对程咬金“抱病”应战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准确而传神。他本来就患肚泻病，又担心战不过刘武周而出丑，加之对方来势凶猛，他不是叫肚痛，就是嚷着要解手；当家将激他说：“若再停一停，被他杀进营来”时，他手也不解了，其实正是他临战心虚、慌张的心理表现。在不得不勉强出阵时，他上马是家将“扶”上去的；一提斧头，又感到比平时重了许多，作者形容他此时就像一只“落汤鸡”。这些描写十分准确而细致地表现了他无可奈何的心情和浑身乏力之感，可谓生动而传神。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也富有个性。如王龙的语言总是出言不逊，“恶狠狠”的，正体现出他的骄横；程咬金的语言直率诙谐而又天真烂漫，富有喜剧色彩。那位家将与程咬金的对话又是一连串的俗语，如“急惊风对着慢郎中”；“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由此既体现出主仆之间的情趣相投，又渲染了程咬金性格中的滑稽幽默。　（曾良）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笔炼阁主人

——《五色石·选琴瑟》（节选）

看官，你道宗坦这两首诗都是那个做的？原来就是那福建闽县少年举人何嗣薪做的。那何嗣薪表字克传，幼有神童之名，十六岁便举孝廉，随丁了艰。到十九岁春间服满，薄游临安，要寻个幽僻寓所读书静养，以待来年大比。不肯在寺院中安歇，怕有宾朋酬酢，却被宗坦接着，留在家中作寓。论起宗坦年纪，倒长何嗣薪一岁。只因见他是个有名举人，遂拜他为师。嗣薪因此馆于宗家，谢绝宾客，分付宗坦：“不要说我在这里。”宗坦正中下怀，喜得央他代笔，更没一人知觉。前日扇上诗，就央他做，就央他写，所以一字不错，书法甚精。今这咏棋的诗，只央他做了，

熟记在胸，虽有底稿藏在袖中，怎好当着郗公之面拿出来对得，故至写错别字。当日宗坦回家，把郗公的词细细抄录出来，只说自己做的，去哄嗣薪道："门生把先生咏棋的诗化作一词在此。"嗣薪看了，大加称赏，自此误认他为能文之徒，常把新咏与他看。宗坦因便抄得新咏绝句三首。一首是读《小弁》诗有感，两首是读《长门赋》漫兴。宗坦将这三诗录在一幅花笺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印了自己的图书。过了一日，再到灵隐寺谒见郗公，奉还原词，就把三诗呈览。郗公接来，先看那读《小弁》的一绝道：

天亲系恋泪难收，师傅当年代写愁。
宜臼若能知此意，忍将立己德申侯。

郗公看毕，点头道："这诗原不是自己做的，是先生代做的。"宗坦听了，不晓得诗中之意是说《小弁》之诗，不是宜臼所作，是宜臼之傅代作，只道郗公说他，通红了脸，忙说道："这是晚生自做的，并没甚先生代做。"郗公大笑，且不回言。再看那读《长门赋》的二绝，其一曰：

情真自可使文真，代赋何堪复代颦。
若必相如能写怨，《白头吟》更倩谁人？

其二曰：

长门有赋恨偏深，绿鬓何为易此心？
汉帝若知司马笔，应须责问《白头吟》。

郗公看罢，笑道："倩人代笔的不为稀罕，代人作文的亦觉多事。"宗坦听了，又不晓得二诗之意，一说陈后不必央相如作文，一说相如不当为陈后代笔，又认做郗公说他，一发着急，连忙道："晚生并不曾倩人代笔，其实都是自做的。"郗公抚掌大笑道："不是说兄，何消这等着忙。兄若自认了去，是兄自吐其实了。"宗坦情知出丑，满面羞惭。从此一别，再也不敢到寺中来。正是：

三诗认错，恰好合着。
今番数言，露尽马脚。

且说郗公既识破了宗坦，因想："替他代笔的不知是何人，此

人才华出众，我甥女若配得如此一个夫婿也不枉了。”便问僧官道：“那宗坦与甚人相知，替他作诗的是那个？”僧官道：“他的相知甚多，小僧实不晓得。”郗公听说，心中闷闷，又想道：“此人料也不远，我只在这里寻访便了。”于是连日在临安城中东游西步，凡遇文人墨客，便冷眼物色。一日，正在街上闲行，猛然想道：“不知宗坦家里可有西宾否？若有时，一定是他代笔无疑了。我明日去答拜宗坦，就探问这个消息。”一头想，一头走，不觉走到钱塘县前。只见一簇人拥在县墙边，不知看些甚么。郗公也踱将去，打一看，原来枷着一个人在那里。定睛看时，那人不是别人，却就是宗坦。枷封上写道：“枷号怀挟童生一名宗坦示众，限一月放。”原来钱塘知县为科举事考试童生，宗坦用传递法，复试案上取了第一。到复试之日，传递不得，带了怀挟，当被搜出，枷号示众。郗公见了，方知他假冒青衿，从前并没一句实话。正自惊疑，忽有几个公差从县门里奔将出来，忙叫：“开枷释放犯人，老爷送何相公出来了。”闲看的人都一哄散去。郗公闪在一边看时，只见一个美少年，儒巾圆领，举人打扮，与知县揖让出门，打躬作别，上轿而去。郗公便唤住一个公差，细问他这是何人。公差道：“这是福建来的举人，叫做何嗣薪。那枷号的童生便是他的门人。他现在这童生家处馆，故来替他讲分上。”郗公听罢，满心欢喜。次日即具名帖，问到宗坦家中，拜望何嗣薪。

却说嗣薪向寓宗家，并不接见宾客，亦不通刺官府。只为师生情分，不得已见了知县。因他名重四方，一晓得他寓所，便有人来寻问他。他懒于酬酢，又见宗坦出丑，深悔误收不肖之徒，使先生面上无光，不好再住他家。连夜收拾行李，径往灵隐寺中寻一僻静僧房安歇去了。郗公到宗家，宗坦害羞，托病不出。及问嗣薪，已不知何往。郗公怅然而返。至次日，正想要再去寻访，只见僧官来说道：“昨晚有个福建李秀才，也来本寺作寓。”郗公想道：“若是福建人，与何嗣薪同乡，或者晓得他踪迹也未可知。我何不去拜他一拜。”便教家僮写了帖儿，同着僧官来到那

李秀才寓所。僧官先进去说了。少顷，李秀才出来，相见叙坐，各道寒暄毕。郗公看那李秀才时，却与钱塘县前所见的何嗣薪一般无二，因问道："尊兄贵乡是福建，有个孝廉何兄讳嗣薪的是同乡了。"李秀才道："正是同乡敝友何克传。"郗公道："今观尊容，怎么与何兄分毫无异？"李秀才道："老先生几时曾会何兄来？"郗公便把一向闻名思慕，昨在县前遇见的缘故说知，又将屡次为宗坦所诳，今要寻访真正作诗人的心事，一一说了。李秀才避席拱手道："实不相瞒，晚生便是何嗣薪。只因性好幽静，心厌应酬，故权隐贱名，避迹于此。不想蒙老先生如此错爱。"便也把误寓宗家，宗坦央他作诗的事，述了一遍。郗公大喜，极口称赞前诗。嗣薪谢道："拙咏污目，还求大方教政。"郗公道："老夫亦有拙作，容当请教。"嗣薪道："幸得同寓，正好朝夕祇领清诲。但勿使外人得知，恐有酬酢，致妨静业。"郗公道："老夫亦喜静恶嚣，与足下有同志。"便嘱咐僧官，教他莫说作寓的是何举人，原只说是李秀才。正是：

童生非衿冒衿，孝廉是举讳举。

两人窃名避名，贤否不同尔许。

当下郗公辞出。嗣薪随具名刺，到郗公寓所来答拜。叙坐间，郗公取出《满江红》词与嗣薪看了。嗣薪道："此词大妙，胜拙诗数倍。但晚生前已见过，宗坦说是他做的，原来却是尊作。不知他从何处抄来？"郗公笑道："此人善于撮空，到底自露其丑。"因说起前日看三绝句时不打自招之语，大家笑了一回。嗣薪道："他恰好抄着讥诮倩笔的诗，也是合当败露。"郗公道："尊咏诮长门倩人，极诮得是。金屋贮阿娇，但以色升，不以才选；若使有自作《长门赋》之才，便是才色双绝，断不致于失宠，《长门赋》可以不作矣。"嗣薪道："能作《白头吟》，何愁绿鬓妇，欲为司马之配，必须卓氏之才。"郗公道："只可惜文君乃再嫁之女，必须处子如阿娇，又复有才如卓氏，方称全美。"嗣薪道："天下安得有如此十全的女郎？"郗公笑道："如此女郎尽有，或者未得与真正才子相

遇耳。”两个又闲话了半晌，嗣薪起身欲别，郗公取出一卷诗稿，送与嗣薪道：“此是拙咏，可以寓目。”嗣薪接着，回到寓中，就灯下展开细看，却大半是闺情诗，因想道：“若论他是乡绅，诗中当有台阁气。若论他在林下，又当有山林气。今如何却似闺秀声口，倒象个女郎做的？”心下好生疑惑。当夜看过半卷，次早起来，再看那半卷时，内有《咏蕉扇》一诗云：

一叶轻摇处，微凉出手中。
种来偏喜雨，撷起更宜风。
绣阁烦凭遣，香肌暑为空。
新诗随意谱，何必御沟红。

嗣薪看了，拍手道：“绣阁香肌，御沟红叶，明明是女郎无疑了。”又见那首咏象棋的《满江红》词也在其内，其题曰《与侍儿绿鬟象戏偶题》。嗣薪大笑道：“原来连这词也是女郎之笔。”便袖着诗稿，径到郗公寓中，见了郗公，说道：“昨承以诗稿赐读，真乃琳琅满纸。但晚生有一言唐突，这些诗词恐不是老先生做的。”郗公笑道：“宗坦便倩人代笔，难道老夫也倩人代笔？”嗣薪道：“据晚生看来，却象个女郎声口。”郗公笑道：“足下大有眼力。其实是一女郎做的。”嗣薪道：“这女郎是谁？老先生从何处得来？”郗公道：“兄道他才思何如？”嗣薪道：“才思敏妙，《长门赋》、《白头吟》俱拜下风矣。不瞒老先生说，晚生欲得天下才女为配，窃恐今生不复有偶，谁想天下原有这等高才的女郎！”郗公笑道：“我说天下才女尽有，只惜天下才子未能遇之。此女亦欲得天下才子为配，足下若果见赏，老夫便为作伐何如？”嗣薪起身作揖道：“若得玉成，感荷非浅。乞示此女姓名，今在何处？”郗公道：“此女不是别人，就是老夫的甥女，姓随小字瑶姿，年方二八，仪容窈窕。家姊丈随珠川托老夫寻觅快婿，今见足下高才，淑女正合配君子。”嗣薪大喜，便问几时回见令姊丈，郗公道：“不消回见他。他既以此事相托，老夫便可主婚受聘。倘蒙足下不弃，便求一聘物为定。老夫自去回复家姊丈便了。”嗣薪欣然允诺。随即回寓取出

一个美玉琢成的双鱼珮来，要致与郗公作聘，却又想道："他既是主婚之人，必须再寻一媒人方好。"正思想间，恰好僧官过来闲话，嗣薪便将此事与僧官说知。僧官笑道："小僧虽是方外之人，张生配莺莺，法本也吃得喜酒，就是小僧作伐何如？"嗣薪道："如此最妙。"便同僧官到郗公寓中，把双鱼珮呈上。郗公亦即取出金凤钗来回送嗣薪，对嗣薪道："这是老夫临行时，家姊丈交付老夫作回聘之敬的。"嗣薪收了，欢喜无限。正是：

舅翁主婚，甥婿纳聘。

金凤玉鱼，一言为定。

郗公既与嗣薪定亲，本欲便回富阳，面复姊丈，因贪看西湖景致，还要盘桓几日。乃先修书一封，差人回报随员外，自己却仍寓灵隐寺中，每日出去游山玩水，早晚得暇，便来与嗣薪评论诗文，商确今古，不在话下。

且说嗣薪纳聘之后，初时欢喜，继复展转寻思道："那随小姐的诗词倘或是舅翁代笔，也像《长门赋》不是阿娇作的，却如之奈何？况仪容窈窕，亦得之传闻。我一时造次，竟未详审。还须亲到那边访个确实，才放心得下。"想了一回，次日便来辞别郗公，只说场期尚远，欲暂回乡，却径密往富阳探访随家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随珠川自郗公出门后，凡有来替女儿说亲的，一概谢却，静候郗公报音。一日，忽有一媒婆来说道："有个福建何举人，要上临安会试，在此经过，欲娶一妾。他正断弦，若有门当户对的，便娶为正室。有表号在这里。"说罢，取出一幅红纸来。珠川接来看时，上写道："福建闽清县举人何自新，号德明，年二十四岁。"珠川便对瑶姿小姐道："你母舅曾说，福建何举人是当今名士，此人姓名正合母舅所言。我当去拜他一拜，看他人物如何。"小姐含羞不答。珠川竟向媒婆问了何举人下处，亲往投帖，却值那何自新他去，不曾相见。珠川回到家中，只见侍儿绿鬟迎着说道："小姐教我对员外说，若何举人来答拜时，可款留着他，小姐要试他的才学哩。"珠川点头会意。次日，何自新到

随家答帖。珠川接至堂中，相见叙坐。瑶姿从屏后偷觑，见他相貌粗俗，举止浮嚣，不像个有名的才子，及听他与员外叙话，谈吐亦甚俚鄙。三通茶罢，珠川设酌留款，何自新也不十分推辞，就坐着了。饮酒间问道："宅上可有西席？请来一会。"珠川道："学生止有一女，幼时曾请内兄为西席，教习经书。今小女年已长成，西席别去久矣。"何自新道："女学生只读《四书》，未必读经。"珠川道："小女经也读的。"何自新道："所读何经？"珠川道："先读《毛诗》，其外四经，都次第读过。"何自新道："女儿家但能读，恐未必能解。"珠川未及回言，只见绿鬟在屏边暗暗把手一招，珠川便托故起身，走到屏后。瑶姿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说了两遍。珠川牢牢记着，转身出来，对何自新道："小女正为能读不能解，只《毛诗》上有几桩疑惑处，敢烦先生解一解。"何自新问那几桩，珠川道："二南[1]何以无周、召之言，邶、鄘[2]何以列卫风之外，风[3]何以黜楚而存秦，鲁何以无风而有颂[4]，《黍离》何以不登于变雅[5]，商颂何以不名为宋风。先生必明其义，幸赐教之。"何自新思量半晌，无言可对，勉强支吾道："做举业的不消解到这个田地。"珠川又道："小女常说，《四书》中最易解的莫如《孟子》，却只第一句见梁惠王，便解说不出了。"何自新笑道："这有何难解？"珠川道："小女说，既云不见诸侯，何故又见梁惠王？"何自新面红语塞。珠川见他局促，且只把酒来斟劝。原来那何自新因闻媒婆夸奖随小姐文才，故有意把话来盘问员外，那知反被小姐难倒了。当下见不是头，即起身告辞。珠川送别了他，回进内室。瑶姿笑道："此人经书也不晓得，说甚名士？"珠川道："他既没才学，如何中了举人？"瑶姿叹道："考试无常，虚名难信，大抵如斯。"正是：

盗名欺世，装乔做势。

一经考问，胸无半字。

自此瑶姿常与侍儿绿鬟笑话那何自新，说道："母舅但慕其虚名，那知他这般有名无实。"忽一日，接到郗公书信一封，并寄

到双鱼珮一枚。珠川与瑶姿展书看时，上写道：

前承以姻事见托，今弟已为姊丈觅得一快婿，即弟向日所言何郎，弟今亲炙其人，亲读其文，可谓名下无虚士。以此配我甥女，真不愧双玉矣。谨先将聘物驰报，余容归时晤悉。

瑶姿看毕，大惊失色，对父亲道："母舅是有眼力的，如何这等草率！百年大事，岂可徒信虚名？"珠川道："书上说亲读其文，或者此人貌陋口讷，胸中却有文才。"瑶姿道："经书不解之人，安得有文才？其文一定是假的。母舅被他哄了。"说罢，潸然泪下。珠川见女儿心中不愿，便修书一封，璧还原聘，即着来人速赴临安，回复郗公去了。

且说何嗣薪自在临安别过郗公，即密至富阳城中，寻访到随家门首，早见一个长须老者，方巾阔服，背后从人跟着，走入门去。听得门上人说道："员外回来了。"嗣薪想道："随员外我倒见了，只是小姐如何得见？"正踌躇间，只见邻家一个小儿，望着随家侧边一条小巷内走，口中说道："我到随家后花园里闲耍去。"那邻家的妇人分付道："他家今日有内眷们在园中游玩，你去不可罗唣。"嗣薪听了，想道："这个有些机会。"便随着那小儿，一径闯入园中，东张西望。忽听得远远地有女郎笑语之声，嗣薪慌忙伏在花阴深处，偷眼瞧看。只见一个青衣小婢，把手向后招着，叫道："小姐，这里来。"随后见一女郎走来，年可十五六岁。你道他怎生模样？

傅粉过浓，涂脂太厚。姿色既非美丽，体态亦甚平常。扑蝶打莺，难言庄重；穿花折柳，殊欠幽闲。乱蹴弓鞋，有何急事；频摇纨扇，岂是暑天。侍婢屡呼，怕不似、枝吟黄鸟千般媚；云鬟数整，比不得、髻挽巫山一片青。

原来那小姐不是瑶姿，乃郗公之女娇枝，那日来探望随家表姊，取便从后园而入，故此园门大开。瑶姿接着，便陪他在花园

中闲步，却因员外呼唤，偶然入内。娇枝自与小婢采花扑蝶闲耍，不期被嗣薪窥见，竟错认是瑶姿小姐。

当下娇枝闲耍一回，携着小婢自进去了。嗣薪偷看多时，大失所望，想道："有才的必有雅致。这般光景，恐内才也未必佳。我被郗老误了也。"又想道："或者是瑶姿小姐的姊妹，不就是瑶姿也未可知。"正在疑虑，只见那青衣小婢，从花阴里奔将来，见了嗣薪，惊问道："你曾拾得一只花簪么？"嗣薪道："甚么花簪？"小婢道："我小姐失了头上花簪，想因折花被花枝摘落了。你这人是那里来的？若拾得簪儿，可还了我。"嗣薪道："我不曾见甚花簪。"小婢听说，回身便走。嗣薪赶上，低声问道："我问你，你家小姐可叫做瑶姿么？"小婢一头走，一头应道："正是娇枝小姐。"嗣薪又问道："瑶姿小姐可是会做诗的么？"小婢遥应道："娇枝小姐只略识几个字，那里会做诗？"嗣薪听罢，十分愁闷，怏怏的走出园门，即日离了富阳城，仍回临安旧寓。心中甚怨郗公见欺，一时做差了事。正是：

媒妁原不错，两边都认差。

只因名字混，弄得眼儿花。

却说郗公在灵隐寺寓中，闻嗣薪已回旧寓，却不见他过来相会。正想要去问他，忽然接得随员外书信一封，并送还原来聘物。郗公见聘物送还，心里大疑，忙拆书观看，书上写道：

接来教，极荷厚爱。但老舅所言何郎，弟近日曾会过。观其人物，聆其谈吐，窃以为有名无实，不足当坦腹⑥之选，小女颇非笑之。此系百年大事，未可造次。望老舅更为裁酌。原聘谨璧还，幸照。入不尽。

郗公看罢，吃了一惊，道："这般一个快婿，如何还不中意？我既受了他聘，怎好又去还他？"心中懊恼，自己埋怨道："这原是我差。不是我的女儿，原不该乔做主张。"沉吟了半晌，只得去请原媒僧官来，把这话告诉他。僧官道："便是何相公两日也不瞅不睬，好像有甚不乐的光景，不知何故。大约婚姻须要两愿。老爷

要还他聘物，若难于启齿，待小僧陪去，代为宛转，何如？”郗公道：“如此甚好。”便袖了双鱼珮，同着僧官，来到嗣薪寓中，相见了，动问道：“足下可曾回乡？怎生来得恁快？”嗣薪道：“未曾返舍，只到富阳城中去走了一遭。”郗公道：“尊驾到富阳，曾见过家姊丈么？”嗣薪道：“曾见来。”郗公道：“既见过家姊丈，这头姻事，足下以为何如？”嗣薪沉吟道：“婚姻大事，原非仓卒可定。”郗公道：“老夫有句不识进退的话，不好说得。”僧官便从旁代说道：“近日随老员外有书来，说他家止有一女，要在本处择婿，不愿与远客联姻，谨将原聘璧还在此。郗老爷一时主过了婚，不便反悔，故事在两难。”嗣薪欣然笑道：“这也何难，竟将原聘见还便了。”郗公听说，便向袖中取出双鱼珮来，递与嗣薪道：“不是老夫孟浪，只因家姊丈主意不定，前后语言不合，以致老夫失信于足下。”嗣薪接了聘物，便也把金凤钗取出，送还郗公。正是：

鱼珮送还来，凤钗仍璧去。

和尚做媒人，到底不吉利。

郗公自解了这头姻事，闷闷不乐，想道：“不知珠川怎生见了何郎，便要璧还聘物？又不知何郎怎生见了珠川，便欣然情愿退婚？”心中疑惑，随即收拾行囊，回家面询随员外去了。

且说那个何自新，自被瑶姿小姐难倒，没兴娶妾续弦，竟到临安打点会场关节。他的举人原是贳缘来的，今会试怕笔下来不得，既买字眼，又买题目，要预先央人做下文字，以便入场抄写，却急切少个代笔的。也是合当有事，恰好寻着了宗坦。原来宗坦自前番请嗣薪在家时，抄袭得他所选的许多刻文，后竟说做自己选的，另行发刻，封面上大书“宗山明先生评选”。又料得本处没人相信，托人向远处发卖。为此，远方之人大半错认他是有意思的。他又专一打听远方游客，到来便去钻刺，故得与何自新相知。

那年会场知贡举的是同平章事⑦赵鼎，其副是中书侍郎⑧汤思退。那汤思退为人贪污，暗使人在外贿卖科场题目。何自新

买了这个关节，议价五千两，就是宗坦居间说合。立议之日，汤府要先取现银。何自新不肯。宗坦奉承汤府，一力担当，劝何自新将现银尽数付与。何自新付足了银，讨得题目字眼，便教宗坦打点文字。宗坦抄些刻文，胡乱凑集了当。何自新不管好歹，记诵熟了，到进场时，挥在里边。汤思退闱中阅卷，寻着何自新卷子，勉强批"好取"，放中式卷内，却被赵鼎一笔涂抹倒了。汤思退怀恨，也把赵鼎取中的第一名卷子乱笔涂坏。赵公大怒，到放榜后拆开落卷查看，那被汤思退涂坏的，却是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赵公素闻嗣薪是个少年才子，今无端被屈，十分懊恨，便上一疏道："同官怀私挟恨，摈弃真才事……"圣旨批道："主考设立正副，本欲公同较阅。据奏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虽有文名，必须彼此共赏，方堪中式。赵鼎不必争论，致失和衷之雅。"赵公见了这旨意，一发闷闷，乃令人邀请嗣薪到来相会，用好言抚慰，将银三百两送与作读书之费。嗣薪拜谢辞归，赵公又亲自送到舟中，珍重而别。

且说那个何自新，因关节不灵，甚是烦恼，拉着宗坦到汤府索取原银，却被门役屡次拦阻。宗坦情知这银子有些难讨，遂托个事故躲开去了。再寻他时，只推不在家。何自新无奈，只得自往汤府取索。走了几次，竟没人出来应承。何自新发极起来，在门首乱嚷道："既不中我进士，如何赖我银子？"门役喝道："我老爷那里收你什么银子？你自被撞太岁的哄了去，却来这里放屁！"正闹间，门里走出几个家人，大喝道："什么人敢在我老爷门首放刁！"何自新道："倒说我放刁！你主人贿卖科场关节，诓骗人的银子，当得何罪？你家现有议价单在我处，若不还我原银，我就到官府首告去。"众家人骂道："好光棍！凭你去首告，便到御前背本，我老爷也不怕你。"何自新再要说时，里面赶出一群短衣尖帽的军牢，持棍乱打，何自新立脚不住，一径往前跑奔。奔不上一二里，听得路旁人道："御驾经过，闲人回避！"何自新抬头看时，早见旗旌招飐，绣盖飘扬，御驾来了。原来那日驾幸洞霄

官进香，仪仗无多，朝臣都不曾侍驾。当下何自新正恨着气，恰遇驾到，便闪在一边，等驾将近，伏地大喊道："福建闽清县举人何自新有科场冤事控告！"天子在銮舆上听了，只道说是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便传谕道："何嗣薪已有旨了，又复拦驾称冤，好生可恶！着革去举人，拿赴朝门外，打二十棍，发回原籍。"何自新有屈无伸，被校尉押至朝门，受责二十。汤思退闻知，晓得朝廷认错了，恐怕何自新说出真情，立刻使人递解他起身。正是：

御棍打了何自新，举人退了何嗣薪。

不是文章偏变幻，世事稀奇真骇闻。

却说赵鼎在朝房中闻了这事，吃惊道："何嗣薪已别我而去，如何又在这里弄出事来？"连忙使人探听，方知是闽清县何自新为汤府赖银事来叫冤的，赵公便令将何自新留下，具疏题明此系闽清县何自新，非闽县何嗣薪，乞敕部明审。朝廷准奏，着刑部会同礼部勘问。刑部奉旨将何自新监禁候审。汤思退着了急，令人密唤原居间人宗坦到府中计议。宗坦自念议单上有名，恐连累他，便献一计道："如今莫若买嘱何自新，教他竟推在闽县何嗣薪身上，只说名字相类，央他来代告御状的。如此便好脱卸了。"汤思退大喜。随令家人同着宗坦私到刑部狱中，把这话对何自新说了，许他："事平之后，还你银子，又不碍你前程。"宗坦又私嘱道："你若说出贿买进士，也要问个大罪，不如脱卸在何嗣薪身上为妙。"正是：

冒文冒名，厥罪犹薄。

欺师背师，穷凶极恶。

何自新听了宗坦言语，到刑部会审时，便依着他所教，竟说是闽县何嗣薪指使。刑部录了口词，奏闻朝廷，奉旨着拿闽县何嗣薪赴部质对。刑部正欲差人到彼提拿，恰好嗣薪在路上接得赵公手书，闻知此事，复转临安，具揭向礼部诉辩。礼部移送刑部，即日会审。两人对质之下，一个一口咬定，一个再三折辩，彼此争执了一回。问官一时断决不得，且教都把来收监，另日再

审。嗣薪到狱中对何自新说道："我与兄素昧平生，初无仇隙，何故劈空诬陷，定是被人哄了。兄必自有冤愤欲申，只因名字相类，朝廷误认是我，故致责革。兄若说出自己心事，或不致如此，也未可知。"何自新被他道着了，只得把实情一一说明。嗣薪道："兄差矣。贵缘被骗，罪不至死。若代告御状，拦驾叫喊，须要问个死罪。汤思退希图卸祸，却把兄的性命为儿戏。"何自新听说，方才省悟，谢道："小弟多有得罪，今后只从实招供罢了。"过了一日，第三番会审。何自新招出汤思退贿卖关节，诓去银子，后又授旨误陷他人，都有宗坦为证，并将原议单呈上。问官看了，立拿宗坦并汤府家人到来，每人一夹棍，各各招认。勘问明白，具疏奏闻。有旨：汤思退革了职，谪戍边方，赃银入官。何自新革去举人，杖六十，发原籍为民。宗坦及汤家从人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何嗣薪无罪，准复举人。礼刑二部奉旨断决毕，次日又传出一道旨意：将会场中式试卷并落卷俱付礼部，会齐本部各官公同复阅，重定去取。于是礼部将汤思退取中的大半都复落，复于落卷中取中多人，拔何嗣薪为第一。天子亲自殿试，嗣薪状元及第。正是：

但有磨勘⑨举人，不闻再中落卷。

朝廷破格翻新，文运立时救转。

话分两头。且说郗少伯回到富阳，细问随员外，方知错认何郎是何自新，十分怅恨。乃将何郎才貌细说了一遍，又将他诗文付与瑶姿观看。瑶姿甚是叹赏，珠川悔之无及。后闻嗣薪中了状元，珠川欲求郗公再往作伐，重联此姻。郗公道："你当时既教我还了他聘物，我今有何面目再对他说？"珠川笑道："算来当初老舅也有些不是。"郗公道："如何倒是我不是？"珠川道："尊翰但云何郎，并未说出名字，故致有误。今还求大力始终玉成。"郗公被他央恳不过，沉吟道："我自无颜见他，除非央他座师赵公转对他说。幸喜赵公是我同年，待我去与他商议。"珠川大喜。

郗公即日赴临安，具柬往拜赵公，说知其事。赵公允诺。次

日，便去请嗣薪来，告以郗公所言，并说与前番随员外误认何自新，以致姻事联而忽解的缘故。嗣薪道："翁择婿，婿亦择女。门生访得随家小姐有名无实，恐他的诗词不是自做的。若欲重联此姻，必待门生面试此女一番，方可准信。"说罢，起身作别而去。

赵公即日答拜郗公，述嗣薪之意。郗公道："舍甥女文才千真万真，如何疑他是假？真才原不怕面试，但女孩儿家怎肯听郎君面试？"赵公道："这不难。年翁与我既系同家，我有别业在西湖，年翁可接取令甥女来，只以西湖游玩为名，暂寓别业，竟等老夫面试，何如？"郗公道："容与家姊丈商议奉复。"便连夜回到富阳，把这话与珠川说知。珠川道："只怕女儿不肯。"遂教绿鬟将此言述与小姐，看他主意如何。绿鬟去不多时，来回复道："小姐说，既非伪才，何愁面试。但去不妨。"珠川听说大喜，遂与郗公买舟送瑶姿到临安。

郗公先引珠川与赵公相见了。赵公请郗公与珠川同着瑶姿在西湖别业住下。次日，即治酒于别业前堂，邀何嗣薪到来，指与珠川道："门下今日可仔细认着这个何郎。"珠川见嗣薪丰姿俊秀，器宇轩昂，与前番所见的何自新不啻霄壤，心甚爱慕。郗公问嗣薪道："前日殿元[10]云曾会过家姊丈，及问家姊丈，说从未识荆，却是为何？"嗣薪道："当时原不曾趋谒，只在门首望见颜色耳。"赵公对郗公道："令甥女高才，若只是老夫面试，还恐殿元不信。今老夫已设一纱橱于后堂之西，可请令甥女坐于其中，殿元却坐于东边，年翁与老夫并令姊丈居中而坐。老夫做个监场，殿元做个房考，此法何如？"郗公与珠川俱拱手道："悉依尊命。"

当下赵公先请三人入席饮酒，酒过数巡，便邀入后堂。只见后堂已排设停当，碧纱橱中安放香几笔砚，瑶姿小姐已在橱中坐着，侍儿绿鬟侍立橱外伺候。赵公与三人各依次坐定。嗣薪偷眼遥望纱橱中，见瑶姿丰神绰约，翩翩可爱，与前园中所见大不相同，心里又喜又疑。赵公道："若是老夫出题，恐殿元疑是预先打点。可就请殿元出题。"便教把文房四宝送到嗣薪面前。嗣薪

取过笔来，向赵公道："承老师之命，门生斗胆了。即以纱橱美人为题，门生先自咏一首，求小姐和之。"说罢，便写道：

绮罗春倩碧纱笼，彩袖摇摇间杏红。

疑是嫦娥羞露面，轻烟围绕广寒宫。

写毕，送与郗公。郗公且不展看，即付侍儿绿鬟送入纱橱内。瑶姿看了，提起笔来，不假思索，立和一首道：

碧纱权倩作帘笼，未许人窥彩袖红。

不是裴航[11]来捣药，仙娃肯降蕊珠宫？

和毕，传付绿鬟，送到嗣薪桌上。嗣薪见他字画柔妍，诗词清丽，点头赞赏道："小姐恁般酬和得快，待我再咏一首，更求小姐一和。"便取花笺，再题一绝，付与绿鬟，送入纱橱内。瑶姿展开看时，上写道：

前望巫山烟雾笼，仙裙未认石榴红。

今朝得奏霓裳曲，仿佛三郎[12]梦月宫。

瑶姿看了，见诗中有称赞他和诗之意，微微冷笑，即援笔再和道：

自爱轻云把月笼，隔纱深护一枝红。

聊随彩笔追唐律，岂学新妆斗汉宫！

写毕，绿鬟依先传送到嗣薪面前。嗣薪看了，大赞道："两番酬和，具见捷才。但我欲再咏一首索和，取三场考试之意。未识小姐肯俯从否？"说罢，又题一绝道：

碧纱争似绛帏笼，花影宜分烛影红。

此日云英相见后，裴航愿得托瑶宫。

书讫，仍付绿鬟送入纱橱。瑶姿见这诗中，明明说出洞房花烛，愿谐秦晋之意。却怪他从前故意作难，强求面试，便就花笺后和诗一首道：

珠玉今为翠幕笼，休夸十里杏花红。

春闱[13]若许裙钗入，肯让仙郎占月宫？

瑶姿和过第三首诗，更不令侍儿传送，便放笔起身，唤着绿鬟从纱橱后冉冉的步入内厢去了。郗公便起身走入纱橱，取出那幅

花笺来。赵公笑道："三场试卷，可许老监场一看否？"郗公将诗笺展放桌上，与赵公从头看起，赵公啧啧称赞不止。嗣薪看到第三首，避席向郗公称谢道："小姐才思敏妙如此，若使应试春闱，晚生自当让一头地。"赵公笑道："朝廷如作女开科，小姐当作女状元。老夫今日监临考试，又收了一个第一门生，可谓男女双学士，夫妻两状元矣。"郗公大笑。珠川亦满心欢喜。赵公便令嗣薪再把双鱼珮送与郗公。郗公亦教珠川再把金凤钗回送嗣薪。赵公复邀三人到前堂饮酒，尽欢而散。

次日，嗣薪即上疏告假完婚。珠川谢了赵公，仍与郗公领女儿回家，择定吉期，入赘嗣薪。嗣薪将行，只见灵隐寺僧官云闲前来作贺，捧着个金笺轴子，求嗣薪将前日贺他的诗写在上边，落正了款。嗣薪随即挥就，后书"状元何嗣薪题赠"。僧官欢喜拜谢而去。嗣薪即日到富阳，入赘随家，与瑶姿小姐成其夫妇。

毕姻过了三朝，恰好郗家的娇枝小姐遣青衣小婢送贺礼至。嗣薪见了，认得是前番园中所见的小婢，便问瑶姿道："此婢何来？"瑶姿道："这是郗家表妹的侍儿。"嗣薪因把前日园中窥觑，遇见此婢随着个小姐在那里闲耍，因而错认是瑶姿的话说了一遍。瑶姿道："郎君错认表妹是我了。"那小婢听罢，笑起来道："我说何老爷有些面熟，原来就是前日园里见的这个人。"嗣薪指着小婢笑道："你前日如何哄我？"小婢道："我不曾哄甚么。"嗣薪道："我那日问你说，你家小姐可唤做瑶姿？你说正是瑶姿小姐。"小婢道："我只道说可是唤娇枝，我应道正是娇枝小姐。"嗣薪点头笑道："声音相混，正如我与何自新一般。今日方才省悟。"正是：

当时混着鲢和鲤，此日方明李与桃。

嗣薪假满之后，携了家眷，还朝候选。初授馆职，不上数年，直做到礼部尚书，瑶姿诰封夫人，夫妻偕老。生二子，俱贵显。郗公与珠川亦皆臻上寿。此是后话。

看官听说：天下才人与天下才女作合如此之难，一番受钗，

又一番回钗；一番还珮，又一番纳珮。小姐初非势利状元，状元亦并不是曲从座主，各各以文见赏，以才契合。此一段风流佳话，真可垂之不朽。

〔注〕 ① 二南：《诗经》十五国风中"周南"与"召南"的合称。 ② 邶(bèi 背)：古国名，故址在今河南汤阴一带。鄘(yōng 庸)：古国名，故址在今河南新乡一带。《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邶风""鄘风"便是此二地区的民歌。武王伐纣后，将商都城及周边之地分为邶、鄘、卫三国，后邶、鄘均并入卫。 ③ 风：指《诗经》中十五国风，又称国风，简称风，为所收录的黄河流域各地区的民歌。十五国风包括"秦风"而无"楚风"。 ④ 颂：《诗经》组成部分之一，为朝廷、宗庙祭祀的乐歌，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鲁颂为春秋鲁国宗庙祭乐，商颂为春秋殷商后裔宋国庙堂祭乐。十五国风中，无"鲁风"、"宋风"。 ⑤《黍离》：《诗经》"王风"中的一篇，为感慨衰亡、愤叹流离的抒情之作。变雅：雅为《诗经》组成部分之一，分大雅与小雅，研究者又把反映西周晚期和东周初年朝政衰微、社会动乱的作品为"变雅"。《诗大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⑥ 坦腹：指佳婿。典出《世说新语·雅量》，谓郗太傅派人至王丞相家选婿，王家诸子均精心准备，独王羲之仍坦腹东床，而为郗太傅看中。 ⑦ 同平章事：唐宋时职官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相当于宰相。 ⑧ 中书侍郎：官名，始于西晋，南宋后废止，为朝廷掌管机要的中书省长官之副职。 ⑨ 磨勘：科举考试中，地方考取举人的乡试和礼部考取进士的会试试卷，按惯例需进呈朝廷，派翰林院官员复查，叫做磨勘。 ⑩ 殿元：科举考试中殿试的第一名，亦即状元。 ⑪ 裴航：唐代裴铏小说中人物，写他在蓝桥驿因求饮见仙女云英，爱其貌美求婚，女家提出须以玉杵臼为聘。裴航多方寻得，并捣药百日始如愿。婚后与女入玉峰洞为仙。 ⑫ 三郎：指唐玄宗李隆基，睿宗李旦之第三子。唐代小说写他曾梦入月宫，见仙女演奏霓裳羽衣舞，梦醒后记其曲谱。⑬ 春闱：考取进士的会试和殿试，因均在春季进行，故称。

《选琴瑟》选自清初笔炼阁主人的短篇小说集《五色石》卷六。笔炼阁主人真实姓名与生平均不详，仅知另有短篇小说集《八洞天》，题"五色石主人新编"，则五色石主人为作者另一别号。孙楷第先生据《禁书总目》有"徐述夔《五色石》"，断定为徐述夔所作。但徐所作名《五色石传奇》，未必是小说，证据尚嫌不足。

《五色石》八卷，每卷为一独立的短篇小说。其所写多为家庭伦常题材，作者深感现实中的种种缺陷，"屈指莫能殚，更仆莫能尽"，故欲"学女娲氏之补天"，"以文代石而欲补之"(《五色石序》)。

本篇的重点与特色在于“选”，故事也围绕“选”而展开。男女主人公何嗣薪与随瑶姿是“真正才子”、“真正佳人”。何嗣薪要寻与他一样有才的佳人，随瑶姿欲得天下有名才子为配，经热心的媒人郗乐寻访撮合，两人订下婚约。但在访察中，随瑶姿误以为夤缘举人何自新为何嗣薪，何嗣薪错将才貌平庸的郗娇枝当作随瑶姿，均大失所望而退婚。后经郗乐斡旋，两人经和诗面试，“两纳聘方成秦与晋”。封建社会强调男女有别，杜绝男女间社交活动，封建婚姻制度否定爱情和婚姻自主，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实是包办婚姻。作者看到其中的某些弊痼，在本选段前曾说：

> 娶妻的却不容你自选，不容你面试，止凭着媒婆之口。往往说得丽似王嫱，艳如西子，及至娶来，容貌竟是平常；说得敏如道韫，慧似班姬，及至娶来，胸中竟是无有。
>
> ……如今待在下说个不打诳语的媒人，不怕面试的妻子，自己不能择婿，有人代他择婿的妇翁，始初被人冒名，终能自显其名的女婿。

与其他各篇一样，作者看到缺陷，不是加以否定，而是加以弥合，本篇中虽然“自选”与封建婚姻制相牴牾，但并不否定封建婚姻制，而只是希望有好媒人来加以完善而已。尽管如此，作品毕竟对封建婚姻制有所揭露，因此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围绕“真正才子”，篇中还写了两个赝鼎文士，一是假冒秀才的宗坦，一是胸无点墨的何自新。宗坦只会假冒别人的文字，招摇撞骗，自己抄录，还错字连篇，科举考试中传递怀挟，致被发现而枷号示众。何自新仗着家中富有，买了个举人头衔，连四书五经的常识问题都不清楚，到临安会试，又以五千两银子贿买题目关节，并央人代笔。因卷子被其他考官黜落，便告御状索取贿银，闹得沸沸扬扬。这样的假文人、假名士本身也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连同考官受贿，暴露了科举制度的腐败。

本篇的文笔颇为细腻，构思堪称严谨。作者借助明清许多小说与戏剧惯用手法巧合，编织成真假杂糅、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第一回合是由宗坦假冒何嗣薪的诗引起来临安寻访才子的郗乐的注意。恰恰宗坦抄袭咏代作之诗露出马脚，引出与何相会与订婚。故事就此煞住则过于平直，于是又荡开笔墨，引出郗娇枝与何自新，借助姓名音似，使男女主人公均怀疑对方非真才子佳人而悔婚。写郗娇枝纯出误听误会，未用多少笔墨；何自新则以论婚嫁进入随家，于是具体写其识别，并借此显露随瑶姿的才识。第三回合便是真假举人的科场较量。作者的意图是一定要让真才子金榜

题名，并使假才子受到惩罚，于是借科场作弊案把何嗣薪、何自新与宗坦纠合在一起，“三会审辨出李和桃”。至此何嗣薪是真才子已昭明于天下，随家亦欲极力挽回，但瑶姿这真佳人并未得到真才子的认可，于是便有第四回合的真才子真佳人的面试。“当时混着鲢和鲤，此日方明李与桃。”二度纳聘，终成秦晋。经过这样四个回合，不只使故事起伏跌宕，生动有致，而且也具体表明，在“文士既多赝鼎，佳人亦有虚名”的情况下，欲成百年好合，结琴瑟之友，“选”的重要与烦难。应当指出，运用巧合固然是编织故事的有效手段，但如滥用，过多人为，也便近伪了，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小说最后，作者又写灵隐寺僧官求何嗣薪重题贺诗，与郗娇枝遣青衣小婢送贺礼，并非画蛇添足。前者照应宗坦假冒，并画出这个出家人的世俗相；后者则进一步交代在第二回合中双双误认的原因，可见作者驾驭故事情节游刃有余，滴水不漏。（苗壮）

范进中举

吴敬梓

——《儒林外史》第三回（节选）

范进进学[①]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是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母亲自和媳妇在厨下造饭。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妆（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范进道：“岳父见教的是。”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这里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小菜饭，想也难过。我女孩儿也吃些，

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说罢，婆媳两个都来坐着吃了饭。吃到日西时分，胡屠户吃的醉醺醺的。这里母子两个，千恩万谢。屠户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进少不得拜拜乡邻。魏好古又约了一班同案②的朋友，彼此来往。因是乡试③年，做了几个文会。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道：“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④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⑤！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门不着。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集上去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不到两个时候，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

那些报录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簇拥着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邻居都来了，挤着看。老太太没奈何，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寻他儿子。

那邻居飞奔到集上，一地里寻不见；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你恭喜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里。"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了，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⑥。京报连登黄甲⑦。"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是如何是好？"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酒米，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爹们，再为商酌。"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厨下收拾齐了，拿在草棚下。邻居又搬些桌凳，请报录的坐着吃酒，商议："他这疯了，如何是好？"报录的内中有一个人道："在下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众人问："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爷平日可有最怕的人？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消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录的话都是哄你，你并不曾中。'他吃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众邻都拍手道："这个主意好得紧，妙得紧！范老爷怕的，莫过于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寻胡老爹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哩。"又一个人道："在集上卖肉，他倒好知道了；他从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猪⑧，还不曾回来。快些迎着去寻他。"

一个人飞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大哭着告诉了一番。胡屠户诧异道："难道这等没福！"外边人一片声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肉和钱交与女儿，走了出来。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⑨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邻居内一个尖酸人说道："罢么！胡老爹！你每日杀猪的营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就是添上这一百棍，也打甚么要紧？只恐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不可知。"报录的人道："不要只管讲笑话。胡老爹，这个事须是这般，你没奈何，权变一权变。"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把方才这些小心收起，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众邻居五六个都跟着走。老太太赶出来叫

道："亲家，你只可吓他一吓，却不要把他打伤了！"众邻居道："这自然，何消吩咐！"说着，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⑩"跳驼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范进看了众人，说道："我怎么坐在这里？"又道："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高中了。适才欢喜的有些引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好了。快请回家去打发报录人。"范进说道："是了。我也记得是中的第七名。"范进一面自绾了头发，一面问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见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的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又一个道："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世靠不着也怎的？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

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说罢，哈哈大笑，众人都笑起来，看着范进洗了脸。郎中又拿茶来吃了，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来，见儿子不疯，喜从天降。众人问报录的，已是家里把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范进拜了母亲，也拜谢丈人。胡屠户再三不安道：“些须几个钱，不彀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正待坐下，早看见一个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全帖⑪，飞跑了进来：“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毕，轿子已是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自散了。

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员领，金带、皂靴。他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别号静斋，同范进让了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张乡绅先攀谈道：“世先生同在桑梓⑫，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题名录⑬，贵房师⑭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道：“晚生徼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⑮，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说了一会，打躬作别。胡屠户直等他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

子，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揣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的去了。

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范进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鬏髻⑯——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环，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那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环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个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只因这一番，有分教：会试举人，变作秋风⑰之客；多事贡生⑱，长为兴讼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进学：明清科举时，童生应岁院试，及格者入府县学肄业，称进学，进学的童生称秀才，社会又谓秀才为相公。 ② 同案：明清两代称同一年进学的秀才为同案。 ③ 乡试：比院试高一级的考试，在北京、南京及各省城举行。每三年考一次，考期于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闱即是考场，中试者称举人。 ④ 宗师：管理学校和主持考试的官员，明代称提学道，清代则称提督学政。 ⑤ 文曲星：即文昌星座。旧时迷信传说是主持文运科名的星座。 ⑥ 亚元：报子对乡试第一名解元以下举人的恭维称呼。 ⑦ 京报连登黄甲：科举甲科进士及第者写在喜报上的一句恭维的话。因用黄纸书写，故名。 ⑧ 迎猪：买猪。 ⑨ 斋公：吃长斋（素食）、念经，会做简单佛事的佛教徒。庙里打杂的人也叫斋公。 ⑩ 郎中：南方称医生或卖药兼治病的人。 ⑪ 全帖：拜客或互通礼意用的红纸名柬，单幅的叫单帖，横阔十倍于单帖而折叠为十面成册的叫全帖。用全帖表示郑重之意。 ⑫ 世先生：对有世代交情的同辈人的客气称呼。范进的房师是张敬斋祖父的门生，可算是两家世代有交情，是“世兄弟”、“年谊世好”了。 桑梓：古人住宅旁常栽桑树、梓树，故后人常用桑梓指代家乡，又称桑里。 ⑬ 题名录：同科考中举人的名册，录前载主考官、同考官的姓名。题名录有官刻，有报子翻印沿街叫卖的多用红纸，一般称为红录。⑭ 房师：考中的人称主考或总裁官为座师。主考官下设同考官若干人，分房阅读考卷；举人、进士称推荐他们卷子的同考官为房师。 ⑮ 当事拜往：同地方官来往。当事，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地方官的称呼。 ⑯ 鬄（dí 狄）髻：假发髻。 ⑰ 秋风：也叫“抽丰”。以种种借口和手段谄媚权势者和富有者，谋取馈赠贿赂或依食门下，都叫“打秋风”。搞这种活动的人叫“秋风客”。 ⑱ 贡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优异或较有资格者到国子监肄业，称为贡生。清代有多种途径取得贡生资格。每年按资格依次推出的叫“岁贡”，又叫“挨贡”；每三年由学政选送学行兼优的，并经考试而得者叫“优贡”。

本文采自《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通常称《范进中举》。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科举制度的腐败、封建礼教与程朱理学的虚伪。在那个时代，道德价值贬值，人与人正常的伦理关系因为人们追逐名利而遭到破坏。特别是知识阶层智能低下，随意糟蹋自己的人格。既不讲究道德自守，又丧失了吃饱肚子的能力，在传统和世俗生活所形成的矛盾中漂浮。而传统的价值或信念，似乎也丧失了指导和规范现实的威力。

小说第二回写周进为期望获取功名而发“痴”之后，接着本回写范进考中举人而发“疯”，通过一痴一疯，劈头点出八股取士制度的害人。功名富

贵不仅腐蚀了知识分子，也对社会的其他人散布着恶劣影响。范进就是一个被腐蚀的典型人物。

范进中举之前，忍饥、受冻、挨骂，渴望靠科举这个阶梯往上爬，利用这个敲门砖去敲开幸福大门；不仅范进把科举看作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范进的丈人胡屠户等人，也认此为晋身之阶。胡屠户属于社会下层的小市民、小商人，他同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交往，范进因科举考试而发生的每一点变化，都能在胡屠户身上灵敏而准确地反映出来。正是通过这个小市民对范进中举前后的前倨后恭的态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的社会弊端，同时也加强了小说场面冲突的戏剧性。

为了突出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作品的思想，在这回书里，作者把喜剧性与悲剧性两种对立因素结合起来，揭示了科举制度下衣冠人物生活的两个侧面，既是悲剧的又是喜剧的。像范进这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穷得断粮绝炊，连母亲和妻子都不能养活，因此遭到胡屠户和周围人的白眼。这种穷困处境和屡试不中的遭遇，形成了其卑琐屈辱的性格。他每次赴试都充满着希望和幻想，而每一次结果则都是无例外的失望而归，积数十年的痛苦，几乎陷入绝望境地。虽然考中了秀才，可是并不甘心安于老相公地位，因为中了秀才并没获得理想中的富贵，幸福的大门还没有向他敞开，所谓“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他自我感觉“火候已到”，但能否“金榜题名”，还没有十分把握，希望和失望交织在范进心里。因此捷报前来，邻居向他祝贺，范进道是哄他，只装听不见，低着头，往前走，再次告诉他，还是不相信：“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范进的姿态、神情、言语非常真实地表现出那从长期的痛苦经历里形成的绝望、羞惭和怕人奚落的心理。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呈现在面前，反而不敢相信，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其实非常符合生活的逻辑。当他对着那张并非幻觉中的高中捷报，证实了那本来以为不可能得的东西真的来到时，始而疑惑，继而惊喜，惊喜后发疯。由一种情态转向另一种情态，用发疯这个不常见的情势与行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功名富贵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设想一下，考了二十多场的穷书生，场场失利，头脑里一下子怎能转过弯来？待到回家见到报帖，怎能不高度兴奋激动？可是这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范进那颗饱经折磨而变得脆弱的心灵，简直难以承受这意外的欢乐。于是，“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此时此刻的范进，是解脱？是亢奋？是欢乐？是痛苦？总之是百感交集，难以自持，不能不发疯

了。在范进一边狂呼“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这场滑稽戏的背后，隐含着作者对于科举制度使人的尊严、人格遭到侮辱损害的悲愤！这里的悲剧不是浮在喜剧上，而是两者融为一体，范进发疯过程中最惹人发笑的地方，往往是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但此种悲剧因素却并未使他走向崇高，反而向滑稽渺小发展。

再者，吴敬梓运用典型化的细节、细节的对比、映照和重复来刻画人物，也是极为精彩的。且看范进考中了秀才，胡屠户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祝贺，这一句并不惊人的白描，不但切合胡屠户卖肉的身份，单对胡屠户这个小市民性格的塑造，也是具备着典型意义的细节描写。因为范进考中了秀才，毕竟是向统治集团靠近了一步，当然要来庆贺，可范进还未取得做官的资格，他的贺礼自然不那么丰盛，只能是“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并且胡屠户以长辈自居，对范进一通臭骂，警告范秀才不要在他面前“妆(装)大”，实际上他要在范进面前装大，怕范进从此看不起他这个杀猪的丈人。所以提醒这位“现世宝穷鬼”，范进之所以考中秀才，完全是他胡屠户积了阴德，带挈他考中了。于是贺喜的话却用谩骂来表现，违反常理的不协调产生了讽刺意味，一个本来平庸卑劣的人物想表现为让人尊敬的对象，这本身就是讽刺。何况，说是来庆贺，却又把自己送的礼品全部吃光，“吃的醉醺醺的”，“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生动刻画出胡屠户在范进面前装大的神态。

范进中了举人之后，还是这位胡屠户来贺喜。此时今非昔比，胡屠户带着一个伙计，又“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想当初胡屠户痛骂范进，如今却自我赞叹有眼力，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星宿；想当初他在范进面前装大自得，而如今一口一声的“老爷”叫得震天响。见范进的“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临走时手里攥着范进给的六两雪白赏银，“千恩万谢，笑眯眯的去了”。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不同时间，相同的空间场面，同一个对象范进，同一个胡屠户身上。显示了封建阶级提倡的功名富贵的思想，在世俗社会里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居然能瞬间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可见这细节的对比、重复具有特殊的性质，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最后，作者把庄重的中举场面，用怪诞变形的方式显现，请看范进发疯后胡屠户打范进的表演：在这个场面里，有作家叙述，有人物动作，也有妙趣横生的对话。但是作者的叙述部分，不像通常小说的叙事结构，靠作者的叙述展开动作，而是靠人物自身的力量展开场景，揭示每一行动的

真正动机，组接各个环节。而当人物行动起来，彼此感应交流，那对话就生动地显现了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当众邻居劝说胡老爹“来打他一个嘴巴”，用震动疗法惊醒范进时，这位可笑的杀猪丈人，竟然把中了举的范进比做天上的星宿，认为打一下要下到十八层地狱。在人们看来是正常的、符合逻辑的，而在胡屠户认为是违反常规的不合逻辑的；他越是把主观假定逻辑和生活中现实逻辑关系错列、歪曲，就越发生可笑行动。于是打之前要喝酒壮胆，乃至真的动手，手发颤，不敢再打第二下，那个打范进的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好像真的要遭到天谴——这是多么可笑、可鄙的形象啊！无知愚蠢而又不安于无知愚蠢，这正是胡屠户显示出滑稽的根源。吴敬梓不只是在调笑，而是揭露那个时代没落阶级的意识，为了功名富贵而丧失了自我人格的反常心理。

正因为如此，小说到结尾张敬斋来访，才转到正剧性场面，透露出科举的本质。张敬斋做过一任知县，中举而后当官，捞足了银子回到乡里做乡绅。范进中举之前，这位银子“比皇帝家还多些”的地主自然不同范进来往的。但是范进中举后，张敬斋主动登门拜访。张、范见面的一问一答的客套话儿很耐人寻味。既是在同乡里，为什么张敬斋“一向有失亲近”呢？范进答词中“无缘”拜会的“缘”字却露了底：此缘就在举业，中举就有了缘分，不中就无缘了。张敬斋此来又是送银子，又送房子，一下子变成了“亲切的世弟兄”。张敬斋老练圆滑，毕竟有眼光，他抓住范进眼下的“清贫”，毫不吝惜的馈赠，是着眼于未来，其目的就是结交拉拢这个不久就要加入统治集团的新举人。此时给范进一点甜头，日后范某人就要为张敬斋行走。可是范进还缺少官场的处世经验，在狡猾的张敬斋面前，还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利用这个乡绅而中饱私囊。不过只要有了政治特权，就有搜刮百姓的条件，以后将有大批银两收入。事实也是如此，“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更不消说了。范进的母亲当知道细瓷碗盏、银镶杯箸以及奴仆房屋都属于范家所有，中了举人居然有如此这般的神力，于是大笑一声死过去了。作者在这喜庆场面之后浓浓地抹了一笔悲剧的色彩：科举功名给人带来的是功名富贵的欢乐，也是痛苦的悲哀。

（鲁德才）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吴敬梓

——《儒林外史》第五回(节选)

正要退堂，见两个人进来喊冤，知县叫带上来问。一个叫做王小二，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去年三月内，严贡生家一口才过下来①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严家。严家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就卖与他。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他的，"你要讨猪，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来，领了猪去。"王大是个穷人，那有银子，就同严家争吵了几句，被严贡生几个儿子，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里。所以小二来喊冤。知县喝过一边，带那一个上来问道："你叫做甚么名字？"那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禀道："小人叫做黄梦统，在乡下住。因去年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②，写立借约，送在严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银子。走上街来，遇着个乡里的亲眷，说他有几两银子借与小的，交个几分数，再下乡去设法，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小的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问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小的说：'并不曾借本，何得有利？'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好让他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将二十两银子也不能动，误了大半年的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说，情愿买个蹄酒上门取约。严乡绅执意不肯，把小的的驴和米同稍袋③都叫人短④了家去，还不发出纸⑤来。这样含冤负屈的事，求太老爷做主！"

知县听了，说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

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便将两张状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这话报知严贡生。严贡生慌了，自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须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⑥，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严二老官。二老官叫做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人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着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

他两个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是府学廪膳生员⑦；一个叫王仁，是县学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听见妹丈请，一齐走来。严致和把这件事从头告诉一遍，“现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样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说同汤公相与的，怎的这一点事就吓走了？”严致和道：“这话也说不尽了。只是家兄而今两脚站开，差人却在我这里吵闹要人，我怎能丢了家里的事，出外去寻他？他也不肯回来。”王仁道：“各家门户，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门里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饭吃，他们做事，只拣有头发的抓，若说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紧了。如今有个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状的安抚住了，众人递个拦词⑧，便歇了。谅这也没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们愚兄弟两个去寻了王小二、黄梦统，到家替他分说开。把猪也还与王家，再折些须银子给他养那打坏了的腿；黄家那借约，查了还他；一天的事，都没有了。”严致和道：“老舅怕不说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一总也不听教训。他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王德道：“妹丈，这话也说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侄拗着，你认晦气，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王姓的；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立个纸笔与他，说寻出作废纸无用。这事才

得落台⑨，才得个耳根清静。”

当下商议已定，一切办的停妥，严二老官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官司已了。过了几日，整治一席酒，请二位舅爷来致谢。两个秀才，拿班做势，在馆里又不肯来。严致和吩咐小厮去说：“奶奶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请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爷们谈谈。”二位听见这话，方才来。严致和即迎进厅上，吃过茶，叫小厮进去说了。丫环出来请二位舅爷。进到房内，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⑩。见他哥哥进来，丢了过来拜见。奶妈抱着妾出的小儿子，年方三岁，带着银项圈，穿着红衣服，来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个丫环来说：“赵新娘进来拜舅爷。”二位连忙道：“不劳罢。”坐下说了些家常话，又问妹子的病，“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说罢，前厅摆下酒席，让了出去上席。

叙些闲话，又题起严致中的话来。王仁笑着问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大老那宗笔下，怎得会补起廪来的？”王德道：“这是三十年前的话。那时宗师都是御史出来，本是个吏员出身，知道甚么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想起还是前年出贡竖旗杆⑪，在他家扰过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时我不曾去。他为出了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⑫都派分子，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成甚么模样！”严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笑罢说：“只管讲

这些混话，误了我们吃酒。快取骰盆来。”当下取骰子送与大舅爷：“我们行状元令⑬。”两位舅爷，一个人行一个状元令，每人中一回状元吃一大杯。两位就中了几回状元，吃了几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严监生一回状元也不曾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尽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自此以后，王氏的病渐渐重将起来。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并不见效。看看卧床不起，生儿子的妾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他病势不好，夜晚时，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血，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说：‘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赵氏含着眼泪，日逐煨药煨粥，寸步不离。

一晚，赵氏出去了一会，不见进来。王氏问丫环道：“赵家的那去了？”丫环道：“新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见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听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间，赵氏又哭着讲这些话。王氏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⑭？”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致和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王氏摇手道：“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

严致和就叫人极早去请了舅爷来，看了药方，商议再请名医。说罢，让进房内坐着，严致和把王氏如此这般意思说了，又道：“老舅可亲自问声令妹。”两人走到床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语了，把手指着孩子，点了一点头。两位舅爷看了，把脸本丧着⑮，不则一声。须臾，让到书房里用饭，彼此不提这话。吃罢，又请

到一间密屋里。严致和说起王氏病重，吊下泪来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内助！如今丢了我，怎生是好！前日还向我说，岳父岳母的坟，也要修理。他自己积的一点东西，留与二位老舅做个遗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开了一张橱，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递与二位："老舅休嫌轻意。"二位双手来接。严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将来要备祭桌，破费钱财，都是我这里备齐，请老舅来行礼。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来，令妹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交毕，仍旧出来坐着。

外边有人来候，严致和去陪客去了，回来见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恍恍忽忽，疑惑不清，枉为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⑯关系你家三代。舍妹殁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话。"两位道："有我两人做主。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⑰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⑱的去了。

过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严家来写了几十副帖子，遍请诸亲六眷，择个吉期，亲眷都到齐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众人吃过早饭，先到王氏床面前写立王氏遗嘱。两位舅爷王于据、王于依都画了字。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穿着大红，戴了赤金冠子。两人双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于依广有才学，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恳切。告过祖宗，转了下来，两位舅爷叫丫环在房里请出两位舅奶奶来，夫妻四个，齐铺铺请妹夫、妹妹转在大边⑲，磕

下头去，以叙姊妹之礼。众亲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妇⑳、丫环、使女，黑压压的几十个人，都来磕了主人、主母的头。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那时王氏已发昏去了。

行礼已毕，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㉑，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时分，严监生正在大厅陪着客，奶妈慌忙走了出来说道："奶奶断了气了！"严监生哭着走了进去，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众人且扶着赵氏灌开水，撬开牙齿，灌了下去，灌醒了时，披头撒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连严监生也无可奈何。管家都在厅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殓，只有两个舅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严监生慌忙叫奶妈抱起哥子来，拿一搭麻替他披着。那时衣衾棺椁，都是现成的。入过了殓，天才亮了。灵柩停在第二层中堂内，众人进来参了灵，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两个。

第三日成服，赵氏定要披麻戴孝，两位舅爷断然不肯，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带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议礼已定，报出丧去。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不必细说。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

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严监生同赵氏对坐，奶妈带着哥子坐在底下。吃了几杯酒，严监生吊下泪来，指着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与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赵氏道："你也莫要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

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倒是两位舅爷从来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这银子也不费用掉了，到开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几回好事㉒，剩来的银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举年，就是送与两位舅爷做盘程㉓，也是该的。”

严监生听着他说。桌子底下一个猫就趴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那猫吓的跑到里房内去，跑上床头，只听得一声大响，床头上掉下一个东西来，把地板上的酒坛子都打碎了。拿烛去看，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塌一块，上面吊下一个大篾篓子来。近前看时，只见一地黑枣子拌在酒里，篾篓横睡着。两个人才扳过来，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着。打开看时，共五百两银子。严监生叹道：“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扫了地，把那个干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

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帐，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赵氏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这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那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强勉进些饮食，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了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吃过药，听着萧萧落叶打的窗子响，自觉得心里虚怯，长叹了一口气，把脸朝床里面睡下。赵氏从房外同两位舅爷进来问病，就辞别了到省城里乡试去。严监生叫丫环扶起来强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几日不曾看妹丈，原来又瘦了

些——喜得精神还好。”严监生请他坐下，说了些恭喜的话，留在房里吃点心，就讲到除夕晚里这一番话，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来，指着赵氏说道：“这倒是他的意思，说姐姐留下来的一点东西，送与二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盘费。我这病势沉重，将来二位回府，不知可会的着了？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二位接了银子，每位怀里带着两封，谢了又谢，又说了许多的安慰的话，作别去了。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已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㉔，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合家大口㉕号哭起来，准备入殓，将灵柩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注〕 ① 过下来：生下来的意思。扬州一带的方言。 ② 每月三分钱：指月息。 ③ 稍袋：装粮食的长口袋。“稍”又作“捎”。 ④ 短：拦路抢夺的意思。 ⑤ 纸：指上文所说的借约。 ⑥ 发房出了差：将案件发给书办，派出了传人的差役。 ⑦ 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旧时秀才根据考试名次等，分为廪生、增生、附生。秀才挨次补廪后，可以按月向官府领取膳米，故称廪膳生员。又，廪生府学、县学都

有，故又有府学廪膳生员、县学廪膳生员之称。 ⑧ 拦词：呈请官府准许自行调解案件的状词。 ⑨ 落台：下台阶，了结。 ⑩ 围碟：装干鲜果品的小碟。 ⑪ 出贡竖旗杆：秀才取得贡生资格称出贡。出贡后可以在宗祠或家门前竖起旗杆，以示荣宗耀祖。 ⑫ 地方：即地保。 ⑬ 状元令：一种酒会游戏。 ⑭ 扶正做个填房：旧时妻为正房，妾为偏房。妻死后把妾提为妻叫扶正。 ⑮ 本丧着：故作伤心严肃的神态。 ⑯ 如夫人：对别人的妾的敬称。 ⑰ 三党：指父族、母族、妻族三个家族。 ⑱ 义形于色：形容满脸义气的样子。 ⑲ 大边：上首的正座。旧时会客或宴请就座，以左边为上为大。 ⑳ 媳妇：这里指家人的妻子，也是仆人。 ㉑ 官客并堂客：指男客和女客。 ㉒ 好事：此指做佛事。 ㉓ 盘程：也作"盘缠"、"盘费"，指出外的开销花费。 ㉔ 一声不倒一声的：一声连一声地。 ㉕ 大口：放声。

本回是《儒林外史》第五回，为保持情节的完整性，稍作了一点技术处理，删去了开头与第四回连贯的文字，把第六回开头一段文字移至本回回末。

自《儒林外史》问世，其作为讽刺小说的深刻内涵和高超手法即为论者所赞赏不已，从最早的卧闲草堂本上的评语，到鲁迅先生的专论，都十分精当地揭示了这一点。卧评即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本回"是从'功名富贵'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即令龙门执笔为之，恐亦不能远过乎此"。鲁迅先生更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本回文字即典型地表现了《儒林外史》高超的讽刺艺术。

正如卧评所指出，本回是从"功名富贵"四字中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写鄙夫小人之情状"。这些"鄙夫小人"主要包括：严大老官、严二老官、赵氏、王氏兄弟。其中大老官严贡生"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小说通过他强卖小猪——关人肥猪——打折邻人腿，以及空立借约——无本索利——拦路抢夺两个案例，将其横行乡里的嘴脸刻画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后又通过二老官和王氏兄弟之口，将其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的面目揭露无遗。此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世的谎，却颇可消遣，日子过得甚是潇洒，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

与大老官相映成趣的是二老官严监生，他空拥十数万家财，却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临死前因为点了两茎灯草而迟迟不肯咽

气。兄弟二人，一为恶劣之土乡绅，一为吝啬之守财奴，都被作者刻画得毛发皆动。

与严氏兄弟配对的是王氏兄弟，这两个荤饭秀才，表面上“拿班做势”，其实最见钱眼开：妹子病重，临终托孤，他俩却“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每人得了一百两银子，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于是就“哭得眼红红的”。两位秀才还搬出纲常的大道理，要严监生即扶赵氏为正。严监生怕族人多话，两位秀才却大拍胸脯，要他“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即可把此事搞定。于是严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他们。他们这才“义形于色的去了”。他俩的太太——两位舅奶奶，也同样不堪，“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所谓近墨者黑，写两位舅奶奶如此不堪，实在是写两位舅爷不堪。

除了严、王两对兄弟，赵氏是本回着墨刻画的又一个人物。这位如夫人可不简单，王氏病重，她在床脚头哭泣并奉汤侍药，还每夜祷告，恨不得以身替代；一听王氏说起“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便“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监生更“听不得这一声”，急着“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可见赵氏谋扶正之心早与二老官图之久矣。目的既已达到，赵氏还“定要披麻戴孝”为王氏守丧，以示自己仍是以妾的身份为主母带孝，目的是套出两位舅爷“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带一年孝，穿细布孝衫，用白布孝箍”一番话，通过议礼来巩固已取得的地位。赵氏虽为妇人，但其心机不让须眉多矣。

作为讽刺小说的代表，其手法的高妙在于“感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作者很少给某个人物下一断语，但他通过人物自身前后言行的对比，在客观委婉的描写和叙述中，使人物的真面目毕现于纸上，“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卧闲草堂本第四回批）。本回即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讽刺艺术的特点。你看他写严大老官，只是平静地叙述了两个案例，即把其为人写得入骨三分；写两个秀才，只是冷峻地写他俩先是“把脸本丧着”，然后“哭得眼红红的”，最后“义形于色的去了”，而两人的魂魄也就全给摄住了；写赵氏，只是“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赵氏定要披麻戴孝”两句很普通的叙述语，而赵氏之心机已和盘托出矣。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讽刺的生命还在于真实的细腻的细节描写，仅从大处描写，仅有宏大

的叙事和大块面结构，不可能产生讽刺的效果；只有把笔触深入到细部，在细节描写上下功夫，于小事上生出情节来，从碎小闲谈处生出节目来，才能把讽刺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如本回写除夕家宴，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家里的猫，不料被猫跳翻篾箩，掉出五百两银子来，因而追念逝者，渐次成病；"猫被踢而跳翻篾箩"这一细节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点破了王氏的积聚私房钱，夫妻间的貌合神离，同时多少也表现了严监生追念逝者的复杂感情。再如写严监生临终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直到赵氏挑掉一茎灯草才点一点头，撒手而去，这一细节描写对于刻画守财奴之吝啬，可谓是入骨入髓。

《儒林外史》讽刺手段的高妙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如写两位秀才舅爷"义形于色的去了"。这里"义形于色"四字，可谓是诛心之笔。又如写赵氏谋扶正，前面一个"忙叫"，后面一个"定要"，也都是春秋笔法，把赵氏之心头口头剔写如画。

要而言之，《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讽刺艺术，以一斑窥全豹，透过本回赏析，我们不难领略讽刺小说的真谛。　　（孙逊）

鲁编修择婿　　吴敬梓

——《儒林外史》第十回、第十一回（节选）

又过了数日，蘧公孙辞别回嘉兴[①]去，两公子又留了一日。这日，三公子在内书房写回复蘧太守的书，才写着，书童进来道："看门的禀事。"三公子道："着他进来。"看门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见二位老爷。"三公子道："你回他我们不在家，留下了帖罢。"看门的道："他没有帖子，问着他名姓，也不肯说，只说要面会二位老爷谈谈。"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样一个人？"看门的道："他有五六十岁，头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茧绸直裰，像个斯文人。"三公子惊道："想是杨执中来了。"忙丢了书子，请出四公子来，告诉他如此这般，似乎杨执中的行径，因叫门上的："去请在厅上坐，我们就出来会。"看门的应诺去了，请了那人到厅上坐下。两公子出来相见，礼毕，奉坐。那人

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无缘，不曾拜识。"三公子道："先生贵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陈，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师行道。昨同翰苑②鲁老先生来游贵乡，今得瞻二位老爷丰采。三老爷'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四老爷土星明亮，不日该有加官晋爵之喜。"两公子听罢，才晓得不是杨执中，问道："先生精于风鉴③？"陈和甫道："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箓，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④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不瞒二位老爷说，晚生只是个直言，并不肯阿谀趋奉，所以这些当道大人，俱蒙相爱。前日正同鲁老先生笑说，自离江西，今年到贵省，屈指二十年来，已是走过九省了！"说罢，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来吃了。四公子问道："今番是和鲁老先生同船来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见鲁老先生，在船上盘桓了一日，却不曾会见。"陈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号船上，到晚，才知道二位老爷在彼。这是晚生无缘，迟这几日，才得拜见。"三公子道："先生言论轩爽，愚兄弟也觉得恨相见之晚。"陈和甫道："鲁老先生有句话托晚生来面致二位老爷，可借尊斋一话。"两公子道："最好。"

当下让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面一看，见院宇深沉，琴书潇洒，说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说毕，将椅子移近跟前道："鲁老先生有一个令爱，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这位小姐，德性温良，才貌出众，鲁老先生和夫人因无子息，爱如掌上之珠，许多人家求亲，只是不允。昨在尊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爱他才华，所以托晚生来问，可曾毕过姻事？"三公子道："这便是舍表侄，却还不曾毕姻。极承鲁老先生相爱，只不知他这位小姐贵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碍？"陈和甫笑道："这个倒不消虑。令表侄八字，鲁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经问明在心里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两人合婚：小姐少公孙一岁，今年十六岁了，天生一对好夫妻，年、月、日、时，无一不相

合，将来福寿绵长，子孙众多，一些也没有破绽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间谆谆问表侄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么，原来那时已有意在那里。”三公子道：“如此极好。鲁老先生错爱，又蒙陈先生你来作伐，我们即刻写书与家姑丈，择吉央媒到府奉求。”陈和甫作别道：“容日再来请教，今暂告别，回鲁老先生话去。”两公子送过陈和甫，回来将这话说与蘧公孙道：“贤侄，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兴。我们写书与太爷，打发盛从回去取了回音来，再作道理。”蘧公孙依命住下。

家人去了十余日，领着蘧太守的回书来见两公子道：“太老爷听了这话，甚是欢喜，向小人吩咐说：自己不能远来，这事总央烦二位老爷做主。央媒拜允，一是⑤二位老爷拣择；或娶过去，或招在这里，也是二位老爷斟酌。呈上回书并白银五百两，以为聘礼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这里办这喜事。太老爷身体是康强的，一切放心。”两公子收了回书、银子，择个吉日，央请陈和甫为媒，这边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设席款待过，二位坐上轿子，管家持帖，去鲁编修家求亲。鲁编修那里也设席相留，回了允帖，并带了庚帖⑥过来。到第三日，娄府办齐金银珠翠首饰，装蟒刻丝绸缎绫罗衣服，羊酒、果品，共是几十抬，行过礼去。又备了谢媒之礼，陈、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银十二两，代果酒银四两，俱各欢喜。两公子就托陈和甫选定花烛之期，陈和甫选在十二月初八不将大吉，送过吉期去。鲁编修说：只得一个女儿，舍不得嫁出门，要蘧公孙入赘。娄府也应允了。

到十二月初八，娄府张灯结彩，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日。黄昏时分，大吹大擂起来。娄府一门官衔灯笼，就有八十多对，添上蘧太守家灯笼，足摆了三四条街，还摆不了。全副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这时天气初晴，浮云尚不曾退尽，灯上都用绿绸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轿，蘧公孙端坐在内。后面四乘轿子，便是娄府两公子、陈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孙入赘。到了鲁宅门口，开门钱

送了几封，只见重门洞开，里面一派乐声，迎了出来。四位先下轿进去，两公子穿着公服，两山人也穿着吉服。鲁编修纱帽蟒袍，缎靴金带，迎了出来，揖让升阶。才是一班细乐，八对绛纱灯，引着蘧公孙，纱帽宫袍，簪花披红，低头进来。到了厅事，先奠了雁⑦，然后拜见鲁编修。编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两公子、两山人和鲁编修，两列相陪。献过三遍茶，摆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鲁编修先奉了公孙的席，公孙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细乐。鲁编修去奉众位的席。蘧公孙偷眼看时，是个旧旧的三间厅古老房子，此时点几十枝大蜡烛，却极其辉煌。

须臾，送定了席，乐声止了。蘧公孙下来告过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两山人平行了礼，入席坐了。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一出"封赠"。这时下了两天雨才住，地下还不甚干，戏子穿着新靴，都从廊下板上大宽转走了上来。唱完三出头，副末⑧执着戏单上来点戏，才走到蘧公孙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头一碗脍燕窝来上在桌上，管家叫一声"免"，副末立起，呈上戏单。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忙将这碗撤去，桌子打抹干净，又取一件圆领与公孙换了。公孙再三谦让，不肯点戏，商议了半日，点了"三代荣"，副末领单下去。

须臾，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他靸⑨了一双钉鞋，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⑩里尖着眼睛看戏。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还有两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把盘子向地下一

掀，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却叮当一声响，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时慌了，弯下腰去抓那粉汤，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乒乓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惊，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满坐上都觉得诧异。鲁编修自觉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恼了一回，又不好说。随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骂了几句，说："你们都做甚么？却叫这样人捧盘，可恶之极！过了喜事，一个个都要重责！"乱着，戏子正本做完，众家人掌了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众客换席看戏，直到天明才散。

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新房里，重新摆酒，夫妻举案齐眉。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换几件雅淡衣服，蘧公孙举眼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三四个丫鬟养娘，轮流侍奉，又有两个贴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蘋，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颜色。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巫山洛浦。只因这一番，有分教：闺阁继家声，有若名师之教；草茅隐贤士，又招好客之踪。

话说蘧公孙招赘鲁府，见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还不知小姐又是个才女，且他这个才女，又比寻常的才女不同。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11]，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12]，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13]，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

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蘋、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此番招赘进邹公孙来，门户又相称，才貌又相当，真个是"才子佳人，一双两好"，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但赘进门来十多日，香房里满架都是文章，公孙却全不在意。小姐心里道："这些自然都是他烂熟于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尔，正贪欢笑，还理论⑭不到这事上。"又过了几日，见公孙赴宴回房，袖里笼了一本诗来灯下吟哦，也拉着小姐并坐同看。小姐此时还害羞，不好问他，只得强勉看了一个时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孙坐在前边书房里，即取红纸一条，写下一行题目，是"身修而后家齐"，叫采蘋过来，说道："你去送与姑爷，说是老爷要请教一篇文字的。"公孙接了，付之一笑，回说道："我于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经满月，要做两件雅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公孙心里只道说，向才女说这样话是极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讳。

当晚，养娘走进房来看小姐，只见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养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赘了这样好姑爷，有何心事，做出这等模样？"小姐把日里的事告诉了一遍，说道："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养娘劝了一回。公孙进来，待他词色就有些不善，公孙自知惭愧，彼此也不便明言。从此啾啾唧唧⑮，小姐心里纳闷，但说到举业上，公孙总不招揽；劝的紧了，反说小姐俗气。小姐越发闷上加闷，整

日眉头不展。夫人知道，走来劝女儿道："我儿，你不要恁般⑯呆气。我看新姑爷人物已是十分了；况你爹原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小姐道："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说着，越要恼怒起来。夫人和养娘道："这个是你终身大事，不要如此。况且现放着两家鼎盛，就算姑爷不中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总是自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劝他。这是急不得的。"养娘道："当真姑爷不得中，你将来生出小公子来，自小依你的教训，不要学他父亲。家里放着你恁个好先生，怕教不出个状元来，就替你争口气。你这封诰⑰是稳的。"说着，和夫人一齐笑起来。小姐叹了一口气，也就罢了。落后鲁编修听见这些话，也出了两个题请教公孙，公孙勉强成篇。编修公看了，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因此心里也闷，说不出来。却全亏夫人疼爱这女婿，如同心头一块肉。

〔注〕 ① 嘉兴：府名。今属浙江。 ② 翰苑：翰林院的别称。官署名。此指代其所属职官编修。 ③ 风鉴：指相术。 ④ 四衙门：清代指翰林院、六科给事、各道监察御史及詹事府四处衙门。 ⑤ 一是：全凭。 ⑥ 庚帖：旧俗议婚时男女双方互换的写有姓名、生辰八字等内容的帖子。 ⑦ 奠了雁：旧时新郎到女家迎娶时用雁为见面礼，以示专一。奠，献。 ⑧ 副末：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的脚色。 ⑨ 靸（sǎ 洒，又读 tā 他）穿鞋时将后跟压倒，拖着走。 ⑩ 丹墀：涂饰红色的石阶。 ⑪ 束脩：脩，干肉。十条干肉为束脩。古代用以作为馈赠的礼物，后因指致送教师的酬金。 ⑫ 王、唐、瞿、薛：指明时写八股文著称的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四人。 ⑬ 历科程墨：指历次科举考试的八股文范本。程，试官之拟作；墨，中选之试卷。 ⑭ 理论：此指理会、在意的意思。 ⑮ 啾啾唧唧：此指夫妻间细小繁碎的口角摩擦。 ⑯ 恁般：如此；这样。 ⑰ 封诰：旧时妇女因夫或子孙做官而受封。

本篇题目系笔者所拟，节选自《儒林外史》第十回《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后半部分与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前半部分。《儒林外史》以描写科举制度下形形色色读书人的心态著称，在中国小说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胸襟与气魄，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展开了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反思，揭露了明清统治者是如何以功名富贵为香饵，诱使广大读书人匍匐爬行于八股仕进的独木桥的，科举制度腐蚀人们心灵，毒化社会空气，阻扼文化发展，所造就的只能是头脑冬烘的庸才与唯利是图的贪官。围绕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作品还抨击了封建吏制的腐败、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以及世风的浇薄。结合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和对世风的抨击，小说多次写到婚姻与家庭生活，诸如严监生扶正赵氏、匡超人停妻再娶、倪廷玺安庆招亲、季苇萧扬州入赘、沈琼枝逃婚南京等，"鲁翰林怜才择婿"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例。

蘧、鲁两家结亲，一是前任太守的公孙，一是翰林编修的令爱，可谓门当户对。蘧公孙名来旬，字骁夫，因盗刻《高青丘集》而有少年名士之称，又"英英玉立"，在编修夫人看来"人物已是十分"，相貌堪夸。鲁小姐"十分美貌"，"又是个才女"，鲁编修感慨地说："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两人的结合并非是媒人两头蒙骗，强加捏合，而是经官居清要的鲁编修面见其人，亲自抉择，又由山人陈和甫认真查算，生辰八字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合"的，在世俗眼中，真个是"才子佳人，一双两好"，"天生一对好夫妻"。然作者对这一婚姻却极尽调侃戏谑之能事，喜庆筵上，先是梁上老鼠掉入燕窝碗中，从新郎官身上爬过逃走；接着厨役踢狗把鞋踢飞，打烂了媒人陈和甫席上的点心，陈和甫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使鲁编修自觉得此事不甚吉利。

问题的关键在对八股举业的态度。蘧公孙虽亦出身书香门第，然乃祖乃父均襟怀淡泊，不甚热中功名。蘧太守在任时衙门中响的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于精神正旺时便挂冠归隐。其父蘧景玉认为："人生贤不肖，到也不在科名"，只做过几年幕僚，不曾为官。蘧公孙自小娇养，其父死后，祖父更加怜惜这独生孙子，不曾请八股塾师传授，只教他作诗，故蘧公孙对八股时文"全不在意"，视之为"俗事"。鲁小姐则不然，其父鲁编修是个八股迷。按明清科举制度，只有在殿试中考取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才能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其父既为编修，对八股文之精熟则不言自明。他对八股文的崇拜可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

>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

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其实八股文不过是在“代圣贤立言”的旗号下，于破题、破承、起讲等僵死凝固的格式中，翻炒《四书》、《五经》等陈词滥调。只因其是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便成为读书人谋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不是“要诗就诗，要赋就赋”，而是要官就官，要禄就禄。鲁编修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明清统治者的态度：排斥诗赋与古文。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传统诗文等文学体裁颓废不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难辞其咎。八股文因其与功名富贵相联系，使多数读书人乐此不疲，鲁小姐在其父的影响下，也同样热中于八股文，“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对诗词歌赋，则正眼儿也不看。可见蘧、鲁两人并非“才子佳人，一双两好”，而是志不同，道不合。鲁编修父女视为正宗的八股举业，蘧公孙鄙为“俗气”之“俗事”；蘧公孙热中的雅事吟诗作赋，鲁编修父女则斥之为“野狐禅、邪魔外道”！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和睦幸福？鲁小姐于新婚燕尔之时，就“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夫妻间也“啾啾唧唧”起来。

对于喜庆筵上鼠落鞋飞的奇事，在鲁编修看来是不吉利的征兆，而在作者则是有意利用这些偶然因素加以嘲弄。婚礼之后，接着写鲁编修父女素日行径及小夫妻的不和，就是明证。吴敬梓从否定科举制度出发，亦憎恶八股迷，其友人程晋芳所作的《吴敬梓传》称：“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时文与古文对称，即指八股文。故鲁编修父女遂成为作者着力讽刺的对象。鲁编修父女所以看重八股，就在于它在明清时代是读书人的荣身之阶。鲁小姐虽极有才，惜其为女子，衣钵难续。故鲁编修特别寄希望于女婿。鲁小姐说：“我只道他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谁想如此光景，岂不误我终身！”也是这种心态的披露。

喜筵的闹剧之后，小说又写鲁编修父女的考婿。“三言”中有一篇《苏小妹三难新郎》，写苏小妹让秦少游作诗入洞房，以见二人才华，历来传为佳话。鲁编修父女的考婿则使人感到利欲熏心、俗不可耐。考试之后，鲁小姐“闷上加闷，整日眉头不展”，在养娘的解劝下，转而寄希望于生子争气；鲁编修也大失所望，因是自己做主选定的，“心里也闷，说不出来”。小说第十三回写到鲁小姐果然生个儿子，从四岁起小姐就“每日拘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都到三四更，“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背书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十一回末写到鲁编修“因女婿不肯做举业，商量要娶一个如君，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因他年

老劝阻，他便生气而中风。后虽治好，又因得到朝廷升他为侍读的喜报，惊喜中引起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作品在开头塑造周进、范进这两个科举迷的形象之后，又借择婿着力描写鲁编修父女，深刻地揭示出所谓八股迷科举迷不过是升官迷。八股取士是封建统治者创造的高明愚民术，正因为其与功名富贵相联系，才使范进、周进、鲁编修们趋之若鹜，若痴若狂。鲁小姐的"终身"愿望，不过是倚靠丈夫，丈夫不成，便期待儿子为之博得封诰。从中也可以看到，科举之祸不只遍被士人，而且殃及妇孺。

作者不动声色地以其犀利的解剖刀样的笔锋，展示了鲁编修这一被科举制度扭曲的灵魂。他对文字垃圾八股文的吹嘘，对诗赋等的鄙薄贬斥，以及其自我言论，都表露了这位翰林公对举业的痴迷、无知、狂妄与可笑，与人们心目中最有学问的翰林职位恰成鲜明的对照。翰林虽然显赫，但却清淡，不能直接搜刮民财，第十回开头他初出场时自称是"穷翰林"，显然是心有不甘。他的课女、择婿，明显寄有其个人厚望，后来接升官朝命，竟喜极病发而死，深刻形象地暴露其热中、神化八股，其实意在升官发财，与周进撞贡院号板、范进中举发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课女及鲁小姐的课子，均悖于常态，不合人情，同样是对这一科举迷的入骨讽刺。正如卧闲草堂本于十一回回末所评："盖作者欲极力以写编修之俗，却不肯用一正笔，处处用反笔、侧笔，以形击之。写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写编修之俗也。"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也是独占鳌头，所选《鲁编修择婿》虽为片段，亦足见其高妙。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笔下人物，均为真的、活的人物，避免了前期小说类型化之嫌。本文主要讽刺对象虽是鲁编修父女，但邃公孙亦非完人，他虽不热中八股科举，却追逐虚名。小说第八回写他遇改装逃跑的南昌太守王惠，尚不知王惠曾降顺反叛的宁王，便把身边的二百两银子都赠给他，并因此得到孤本《高青丘集》，遂冒称自己"补辑"，刊刻出来，沽名钓誉。后来在妻子与马二先生的影响下，也做起八股选家。其他如写山人陈和甫的衣着，他对娄三、娄四公子的奉承和自我吹嘘，以及鲁编修用山人做媒，亦均寓托讽刺。作者不仅写出笔下人物的可笑、可鄙，同时亦发人深思，悲喜剧相结合，既体现其"公心"，又是其讽刺深刻之处。　　（苗壮）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蔡元放

——《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四回（节选）

话说楚成王假饰乘车赴会，跟随人众，俱是壮丁，内穿暗甲，身带暗器，都是成得臣、斗勃选练来的，好不勇猛！又遣芳吕臣、斗般二将统领大军，随后而进，准备大大厮杀。宋襄公全然不知，堕其圈套。正是："没心人遇有心人，要脱身时难脱身"了！

楚王拿住了襄公，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①，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随行车乘，皆为楚有。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人人悚惧，谁敢上前说个方便！楚成王邀众诸侯至于馆寓，面数②宋襄公六罪，曰："汝伐齐之丧，擅行废置，一罪也；滕子赴会稍迟，辄加絷辱，二罪也；用人代牲，以祭淫鬼，三罪也；曹缺地主之仪，其事甚小，汝乃恃强围之，四罪也；以亡国之余③，不能度德量力，天象示戒，犹思图伯④，五罪也；求诸侯于寡人，而妄自尊大，全无逊让之礼，六罪也。天夺其魄，单车赴会。寡人今日统甲车千乘，战将千员，踏碎睢阳城⑤，为齐、鄫各国报仇！诸君但少驻车驾，看寡人取宋而回，更与诸君痛饮十日方散。"众诸侯莫不唯唯。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着两行珠泪。

须臾，楚国大兵俱集，号曰千乘，实五百乘。楚成王赏劳了军士，拔寨都起，带了宋襄公，杀向睢阳城来。列国诸侯，奉楚王之命，俱屯盂地，无敢归者。史官有诗讥宋襄之失。诗云：

无端媚楚反遭殃，引得睢阳做战场。
昔日齐桓曾九合，何尝容楚近封疆？

却说公子目夷自盂地盟坛逃回本国，向司马公孙固说知宋公被劫一事，"楚兵旦暮且⑥到，速速调兵，登陴⑦把守。"公孙固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须暂摄君位，然后号令赏罚，人心始

肃。”目夷附公孙固之耳曰：“楚人执我君以伐我，有挟而求也。必须如此如此，楚人必放吾君归国。”固曰：“此言甚当。”乃向群臣言：“吾君未必能归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国事。”群臣知目夷之贤，无不欣然。公子目夷告于太庙，南面摄政。三军用命，铃柝⑧严明，睢阳各路城门，把守得铁桶相似。

方才安排停当，楚王大军已到，立住营寨。使将军斗勃向前打话，言：“尔君已被我拘执在此，生杀在我手，早早献土纳降，保全汝君性命！”公孙固在城楼答曰：“赖社稷神灵，国人已立新君矣。生杀任你，欲降不可得也！”斗勃曰：“汝君见在，安得复立一君乎？”公孙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社稷无主，安得不立新君？”斗勃曰：“某等愿送汝君归国，何以相酬？”公孙固曰：“故君被执，已辱社稷，虽归亦不得为君矣。归与不归，惟楚所命。若要决战，我城中甲车未曾损折，情愿决一死敌！”斗勃见公孙固答语硬挣，回报楚王。楚王大怒，喝教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楚兵多有损伤。连攻三日，干折便宜，不能取胜。楚王曰：“彼国既不用宋君，杀之何如？”成得臣对曰：“王以杀鄫子为宋罪，今杀宋公，是效尤也。杀宋公犹杀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释之。”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释其君，何以为名？”得臣对曰：“臣有计矣。今不与盂之会者，惟齐、鲁二国。齐与我已两次通好，且不必较。鲁礼义之邦，一向辅齐定伯，目中无楚。若以宋之俘获献鲁，请鲁君于亳都⑨相会，鲁见宋俘，必恐惧而来。鲁、宋是葵丘同盟⑩之人，况鲁侯甚贤，必然为宋求情，我因以为鲁君之德。是我一举而兼得宋、鲁也。”楚王鼓掌大笑曰：“子玉真有见识！”乃退兵屯于亳都，用宜申为使，将卤获数车，如曲阜献捷。其书云：

宋公傲慢无礼，寡人已幽之于亳。不敢擅功，谨献捷于上国，望君辱临，同决其狱！

鲁僖公览书大惊，正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明知楚使献捷，词意夸张，是恐吓之意。但鲁弱楚强，若不往会，恐其移师来

伐，悔无及矣。乃厚待宜申，先发回书，驰报楚王，言："鲁侯如命，即日赴会。"鲁僖公随后发驾，大夫仲遂从行。来至亳都，仲遂因宜申先容⑪，用私礼先见了成得臣，嘱其于楚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鲁僖公与楚成王相见，各致敬慕之意。其时，陈、蔡、郑、许、曹五位诸侯，俱自盂地来会，和鲁僖公共是六位，聚于一处商议。郑文公开言，欲尊楚王为盟主，诸侯嗫嚅未应。鲁僖公奋然曰："盟主须仁义布闻，人心悦服。今楚王恃兵车之众，袭执上公⑫，有威无德，人心疑惧。吾等与宋，俱有同盟之谊，若坐视不救，惟知奉楚，恐被天下豪杰耻笑。楚若能释宋公之囚，终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是听！"众诸侯皆曰："鲁侯之言甚善！"仲遂将这话私告于成得臣，得臣转闻于楚王。楚王曰："诸侯以盟主之义责寡人，寡人其可违乎？"乃于亳郊，更筑盟坛，期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同赦宋罪。

约会已定，先一日，将宋公释放，与众诸侯相见。宋襄公且羞且愤，满肚不乐，却又不得不向诸侯称谢。至日，郑文公拉众诸侯，敦请楚成王登坛主盟。成王执牛耳⑬，宋、鲁以下，次第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毕，诸侯各散。宋襄公讹闻公子目夷已即君位，将奔卫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词曰："臣所以摄位者，为君守也。国固君之国，何为不入？"须臾，法驾齐备，迎襄公以归，目夷退就臣列。胡曾⑭先生论襄公之释，全亏公子目夷定计，神闲气定，全不以旧君为意；若手忙脚乱，求归襄公，楚益视为奇货，岂肯轻放。有诗赞云：

金注何如瓦注奇？新君能解旧君围。
为君守位仍推位，千古贤名诵目夷。

又有诗说六位诸侯，公然媚楚求宽，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授之于楚，楚目中尚有中国乎？诗云：

从来免死自狐悲，被劫何人劫是谁？
用夏媚夷全不耻，还夸释宋得便宜。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楚人捉弄一场，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

入骨髓，但恨力不能报。又怪郑伯倡议，尊楚王为盟主，不胜其愤，正要与郑国作对。时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月，郑文公如楚行朝礼，宋襄公闻之大怒，遂起倾国之兵，亲讨郑罪，使上卿公子目夷辅世子王臣居守。目夷谏曰："楚、郑方睦，宋若伐郑，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取胜，不如修德待时为上。"大司马公孙固亦谏。襄公怒曰："司马不愿行，寡人将独往！"固不敢复言，遂出师伐郑。襄公自将中军，公孙固为副，大夫乐仆伊、华秀老、公子荡、向訾守等皆从行。

谍人报知郑文公。文公大惊，急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郑事我如父，宜亟救之。"成得臣进曰："救郑不如伐宋。"楚成王曰："何故？"得臣对曰："宋公被执，国人已破胆矣。今复不自量，以大兵伐郑，其国必虚，乘虚而捣之，其国必惧，此不待战而知胜负者也。若宋还而自救，彼亦劳矣，以逸制劳，安往而不得志耶？"楚王以为然。即命得臣为大将，斗勃副之，兴兵伐宋。

宋襄公正与郑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归，列营于泓水[15]之南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战书。公孙固谓襄公曰："楚师之来，为救郑也。吾以释郑谢楚，楚必归。不可与战。"襄公曰："昔齐桓公兴兵伐楚，今楚来伐而不与战，何以继桓公之业乎？"公孙固又曰："臣闻'一姓不再兴'。天之弃商久矣，君欲兴之，得乎？且吾之甲不如楚坚，兵[16]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强。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君何恃以胜楚？"襄公曰："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昔武王虎贲三千，而胜殷亿万之众，惟仁义也。以有道之君，而避无道之臣，寡人虽生不如死矣。"乃批战书之尾，约以十一月朔日[17]，交战于泓阳[18]。命建大旗一面于辂车，旗上写"仁义"二字。公孙固暗暗叫苦，私谓乐仆伊曰："战主杀而言仁义，吾不知君之仁义何在也？天夺君魄矣，窃为危之！吾等必戒慎其事，毋致丧国足矣。"至期，公孙固未鸡鸣而起，请于襄公，严阵以待。

且说楚将成得臣屯兵于泓水之北，斗勃请："五鼓济师，防宋

人先布阵以扼我。”得臣笑曰：“宋公专务迂阔，全不知兵。吾早济早战，晚济晚战，何所惧哉？”天明，甲乘始陆续渡水。公孙固请于襄公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济，楚众我寡，恐不敌，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

须臾，楚兵尽济。成得臣服琼弁，结玉缨，绣袍软甲，腰挂雕弓，手执长鞭，指挥军士，东西布阵，气宇昂昂，旁若无人。公孙固又请于襄公曰：“楚方布阵，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乱。”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

楚兵阵势已成，人强马壮，漫山遍野，宋兵皆有惧色。襄公使军中发鼓，楚军中亦发鼓。襄公自挺长戈，带着公子荡、向訾守二将，及门官之众，催车直冲楚阵。得臣见来势凶猛，暗传号令，开了阵门，只放襄公一队车骑进来。公孙固随后赶上护驾，襄公已杀入阵内去了。只见一员上将挡住阵门，口口声声叫道：“有本事的快来决战！”那员将乃斗勃也。公孙固大怒，挺戟直刺斗勃，勃即举刀相迎。两下交战，未及二十合，宋将乐仆伊引军来到，斗勃微有着忙之意。恰好阵中又冲出一员上将芳氏吕臣，接住乐仆伊厮杀。公孙固乘忙，觑个方便，拨开刀头，驰入楚军。斗勃提刀来赶，宋将华秀老又到，牵住斗勃，两对儿在阵前厮杀。

公孙固在楚阵中，左冲右突，良久，望见东北角上甲士如林，围襄甚紧，疾驱赴之。正遇宋将向訾守，流血被面，急呼曰：“司马可速来救主！”公孙固随着訾守，杀入重围，只见门官之众，一个个身带重伤，兀自与楚军死战不退。原来襄公待下人极有恩，所以门官皆尽死力。楚军见公孙固英勇，稍稍退却。公孙固上前看时，公子荡要害被伤，卧于车下；“仁义”大旗，已被楚军夺去了。襄公身被数创，右股[19]中箭，射断膝筋，不能起立。公子荡见公孙固到来，张目曰：“司马好扶主公，吾死于此矣！”言讫而

绝。公孙固感伤不已。扶襄公于自己车上，以身蔽之，奋勇杀出。向訾守为后殿，门官等一路拥卫，且战且走。比及脱离楚阵，门官之众，无一存者。宋之甲车，十丧八九。乐仆伊、华秀老见宋公已离虎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胜追之，宋军大败，辎重器械，委弃殆尽。公孙固同襄公连夜奔回。宋兵死者甚众，其父母妻子，皆相讣于朝外，怨襄公不听司马之言，以致于败。襄公闻之，叹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⑳。寡人将以仁义行师，岂效此乘危扼险之举哉？"举国无不讥笑。后人相传，以为宋襄公行仁义，失众而亡，正指战泓之事。髯翁有诗叹云：

不恤滕鄫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
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注〕 ① 仪：礼品。 ② 数(shǔ 属)：责备，一一列举(罪状)。 ③ 亡国之余：指宋国为被西周灭掉的商朝后裔。周武王灭商后，周公执政，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王庶兄微子启，是为宋国。 ④ 图伯(bà 霸)：企图称霸。伯，通"霸"。 ⑤ 睢阳城：即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南)。 ⑥ 且：将要。 ⑦ 陴(pí 皮)：城墙上的女墙(凹凸形的小墙)，代指城墙。 ⑧ 柝(tuò 拓)：巡夜打更用的梆子。 ⑨ 亳(bó 博)都：商朝旧都，在今山东曹县南。 ⑩ 葵丘同盟：齐桓公建立霸权后，于公元前 651 年邀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会盟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规定盟国之间的义务，影响甚大。 ⑪ 先容：事先疏通。 ⑫ 上公：西周分封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宋为公爵，故称"上公"。 ⑬ 执牛耳：古代诸侯歃血为盟，盛牛耳于盘，由主盟者执盘，割牛耳取血，故称主盟者为"执牛耳"。 ⑭ 胡曾：晚唐诗人。作《咏史诗》一百五十首，以此闻名。 ⑮ 泓水：古水名。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 ⑯ 兵：兵器。 ⑰ 朔日：阴历的每月初一。 ⑱ 泓阳：据下文，当作"泓阴"，泓水之南。 ⑲ 股：大腿。 ⑳ 君子不重(chóng 崇)伤，不擒二毛：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指君子打仗时，不再度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二毛，头发花白。

本篇节选自《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四回。

《东周列国志》，一百零八回。原名《新列国志》，由明代末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写。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新列国志》略作修订润色，并加以大量评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成为两百多年来最流行的本子。

在众多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东周列国志》是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一部。它沿着《三国演义》开辟的道路，以一种“知往事，鉴来者”的反思精神，形象地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纷纭复杂的历史，歌颂明君贤臣，表现出鲜明的贤人政治理想；对于那些荒淫无耻、残酷暴虐、伪善昏庸的统治者，则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颂扬了公正无私、舍己为人、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等传统美德。在艺术上，它善于大处着眼，统筹全局，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衰分合为主线，使全书纲举目张，脉络清晰；善于描写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了许多将帅卿士、谋臣说客的才干与智慧；善于在波澜起伏的情节中，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文笔流畅，语言简洁而生动。但是，由于作品的时间跨度过大，事件过多，头绪过繁，难以确定中心事件和主要人物；作者又过分依傍史籍，不能放手展开描写，大胆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使不少篇幅成了交代性的流水账，近乎通俗的历史读物，全书的艺术成就不能不受到较大的局限。因此，尽管它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却未能成为像《三国演义》那样真正第一流的伟大作品。

《东周列国志》中有许多生动而富于教益的故事，“宋襄公假仁失众”便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一个。

作品从第三十二回起，叙述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齐国发生内乱，无力继续称霸。妄自尊大的宋襄公借送齐世子昭返国即位之机，竟异想天开地做起了霸主梦。其庶兄目夷指出：宋国国小土薄，兵少粮稀，文武不具，贤才不登，远远赶不上齐国，根本不具备称霸的条件。然而，宋襄公却全然听不进去。他既不改革国政，又不举贤任能，更不考虑自己的实力，而是企图通过投机取巧来混一个霸主名义。他先是约四个小国在曹国之南会盟，但因其蛮不讲理，以强凌弱，胡作非为，囚滕君，杀鄫君，激起另外两个小国的不满，曹共公立即归国，弄得盟会不欢而散。接着，他又打起了“借楚力以聚诸侯，复借诸侯以压楚”的如意算盘，利用楚成王的威势，邀集诸侯会盟于盂地，企图凭借自己位列公爵的身份（楚国原先只是子爵），充当盟主。不料楚成王与大夫成得臣定下劫盟之计，会盟时以王爵自居，毫不客气地站在盟主的位置，并让带来的上千勇士冲上盟坛。这一来，宋襄公不仅没当上盟主，还成了楚国的人质。在此情况下，宋襄公想当霸主的美梦已经完全破灭，他将何以自处？本篇选文正是承此而来。

选文开头，写宋襄公中了楚成王设下的圈套，被楚国勇士抓住。楚国大军随后而进，“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随

行车乘，皆为楚有。”楚成王邀众诸侯同到公馆，当面数落宋襄公六大罪状。此时的宋襄公，“顿口无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着两行珠泪”，活现出一副可怜相。然后，楚成王以宋襄公为人质，率领大军，杀奔睢阳，企图一举吃掉宋国。幸亏目夷在混乱中逃回，暂摄君位，安定了人心，组织了严密的防守，使楚军无可奈何，也无法利用宋襄公进行敲诈。经过鲁僖公从中转圜，各国诸侯重新在亳都会盟，推楚成王为盟主，宋襄公这才得到释放。

遭受了这一场奇耻大辱，宋襄公简直痛入骨髓。他不敢直接向强大的楚国报仇，便找倡议尊楚成王为盟主的郑国出气。第二年（前638）春天，宋襄公亲率倾国之兵，进攻郑国。郑文公连忙向楚国告急。楚成王命成得臣为大将，率兵伐宋。宋襄公听到消息，只好兼程而归，在泓水与楚军对峙，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泓之战”。

战役开始之前，宋襄公手下的头号大将、司马公孙固向他指出，宋军“甲不如楚坚，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强”，不能与楚军交战。宋襄公自己也知道打不过楚军，却偏要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准备硬着头皮出战。他这样说了还不算，又命人做了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企图以这个虚伪的口号来鼓舞士气。但他没有想一想，当初他囚滕子，杀鄫子，表现得那样霸道，何曾讲过什么“仁义”？而如今在来势汹汹的楚军面前，他却高唱起“仁义”的滥调，谁会相信他这一套鬼话？

可笑的是，宋襄公竟然把自己编造的谎言当成事实，硬是要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实行一下“仁义”，演出了一场大闹剧、大悲剧。当楚军陆续渡过泓水时，公孙固建议出击，这样就可以用宋军的全部对付楚军的一部分，稳操胜券。宋襄公却拒绝了这个正确的主张，指着大旗说：“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这就放过了第一个有利的战机，让楚军从从容容地过了河。当楚军正在布阵时，公孙固再一次建议攻其不备，宋襄公竟然把唾沫吐到他的脸上，斥责道：“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头脑发昏，一误再误，真是愚不可及！直到楚军阵势已成，宋军皆有惧色的不利情况下，宋襄公才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莽撞举动和螳臂挡车、以卵击石的瞎拼劲头，亲自冲向楚阵。这不是什么勇敢，而是毫无意义的挣扎。事实正是如此，宋襄公一队人马被楚军有意放进阵内之后，被打得落花流水：“仁义”大旗被楚军夺走，公子荡战死，向訾守受伤，门官无一幸存，宋襄公本人也“身被数创，右股中箭，射断膝筋，不能起立”。要不是公孙固奋勇救援，

他那把老骨头早已丢在楚阵之内了。这一仗，楚军大获全胜，秦凯而还；而“宋之甲车，十丧八九”，“辎重器械，委弃殆尽”，“宋兵死者甚众”，真是一败涂地！这是宋襄公遭到的第三次失败，也是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从此，宋国就一蹶不振，再也别想重温争霸的美梦了。对此，宋国臣民，怨声载道。而宋襄公听了，居然还想不通，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寡人将以仁义行师，岂效此乘危扼险之举哉？”短短几句话，把一个贪图虚名、刚愎自用而又执迷不悟的老糊涂虫的可憎面目，表现得活灵活现！

通观全篇，作者对宋襄公这个形象的刻画是相当成功的。他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删繁去芜，着重选择宋襄公的三次表演加以叙写，就把这个人物的伪善而愚蠢的性格凸现出来。尽管限于本书的体例，作者未能充分展开环境渲染和细节描写，但宋襄公的形象仍然比较鲜明，富有典型意义，在中国小说之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沈伯俊）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吴璿

——《飞龙全传》第四十回

诗曰：

时值梧风送晚凉，熏蒸犹是湿衣裳。
清泉未解行人体，偏使流殃顷刻尝。

又曰：

未得清流趣，先将瓜果尝。
径情无款曲，何徒怪强梁。

话说郑恩因天气尚热，一心想浴。不道问路寻河，被人哄骗，却指引到那树林去处，空走了十余里路，连水影儿也不见一些。自知被人所欺，正欲回身而走，忽见那庄后露出一园。园门开处，见里面满地瓜实大小不均，心中欢喜道：“乐子虽不得洗澡，且把这瓜儿吃他几个再处。”想定主意，不管有人没人，闯将进去，就往那茂密之处，拣了一个绝大的西瓜，随身坐在地上，把瓜只一拳，打成三四块，递到口便吃。古云：渴不择饮。郑恩已

是走得热极，又见了这样妙物，又甜又凉，可口生津，吃下肚去，连脏腑也是清爽，如何不喜。当时吃了一个，又摘一个，把来打开，才待上口，忽听呀的一声，走进一个人来，把园门关闭。却是管园的园公，他往镇上去买办鱼肉等物，买了回来，进园关好了门。回转身走，正见有个黑汉，坐在地上吃瓜。心中发恼，走上前来喝声："黑贼！你是那里来的，擅敢闯进园来偷取瓜吃？"郑恩见他来问，把瓜放在一边，笑嘻嘻的答道："乐子走得渴了，因见你们的瓜生得中意，故在这里吃这几个。直得甚么，你便这等小气！"那园公道："好黑贼！别人家辛苦多时，成功了这园好瓜，正待货卖；你这黑贼却来现成受用。你偷吃，便道生得中意；我们自己种下的，倒不中意？"郑恩道："你这等说，乐子便不吃了。"园公道："也罢！你既吃了我瓜，老实给还了钱，我便放你出去。"郑恩道："这却难哩！乐子又没有带钱，那里得给你？只算你做个东，请了乐子罢。"那园公听了郑恩说的"老子"，便啐①了一声："谁是你的老子？你老子从来不肯请人的！你偷吃了瓜，休说这梦话。还了钱便罢，若不还时，我有本事请出一个人来，把你这贼吊打了三百，还要剥你的狗皮抵瓜钱。"郑恩听了，心头火发，大骂："驴球入的，乐子吃了几个瓜，你们便要吊打，剥乐子的皮。若乐子讨了你们女娃娃的便宜，你待怎的？"一面说话，一面立起身来，照着园公一掌，打了个倒栽葱。那园公跌得昏天黑地，扒将起来，手里的鱼肉多累了泥。他把郑恩狠狠的看了一看，竟往里面跑去了。郑恩不去理他，仍然坐下把瓜来吃。

原来这庄有名的称为陶家庄。庄上的员外，名唤陶尚仁，为人极是忠厚。所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名唤陶龙，次子名叫陶虎，女儿名为三春。那员外安人②都已去世，剩下陶龙兄妹三人，一同过日。广有田园，丰于积贮。这瓜园也是他的，算得是个富厚之家。这日，陶家弟兄俱不在家，只有这位小姐在庄内。从来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性格温柔，绣口锦心，甲于远近。即或容颜不能美丽，而举止之间，自有一段兰质飘香之趣。

独有这位小姐，另有稀奇，不同庸众。说他的美貌，实是娇羞；道他的身材，果然袅娜。看官不信，请看在下的赞词，便见果否：

貌，怪。形容，丑态。青丝发，金线盖。黑肉丰颐，横生孤拐。膂力举千斤，铁汉都惊骇。金莲掷地成声，错听艨船过海。家中稍有不如心，打得零星飞一派。

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更且身粗力大。不必论他别件，只说他两条膀臂犹如兵器一般，恁他勇猛的人，也不敢近他的身。自小最好武艺，爱看兵书，十八般武器件件皆能，跑马射箭只当玩耍。家中的庄丁使女，略有不遵使令，只消抓住了一把，捏得人痛叫连天，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气。远近村庄闻了他名，真的头脑儿都痛。因此背地里送他一个隐号，叫做“母大虫”。就是他两位哥哥，也敬之如神，并不敢违拗他心性。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临凡，奉玉帝金旨，叫他扶助真主开基创业，扫灭群雄。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在于寿州被困，陶三春挂印为帅，领兵下江南解围救驾。在双钻山收了刘金定，二龙山活擒元帅宋继秩，刀劈泗水王楚豹，有这许多功劳。目下年当一十八岁，乃是金霞圣母门徒，且又算命打卦都说他有王妃之福，因此哥嫂更加爱惜。

这日，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观看兵书，只见丫环来报，说是瓜园里来了一个黑大汉，在那里偷取瓜吃，把园公打坏了。现在外面，请小姐出去。三春听了此言，心中大怒。吩咐传叫庄丁，预备绳索，跟我到园中去拿捉偷瓜狗贼。即时站起身来，迈步出房，带了一众丫环，竟往瓜园而来。只见那园公正在外面等候，见了小姐，便诉说道：“姑娘！当不得这个偷瓜的黑汉力大无穷，他在那里偷吃，我说得几句，他就一掌，险些儿跌个没命。喏，脸上兀是这般青肿！姑娘出去，务要仔细，不要失手与他才好。”三春喝声：“奴才！没用罢了，还要多说。”那园公不敢言语，让小姐过去了，跟随在后。

三春来至园门首，抬头看去，果见一个黑大汉坐在地上，如狼餐虎咽一般在那里吃瓜。三春道：“你们且莫跟来，都在这里

伺候；待我拿住了他，你们来扛。切不可声张，被他走了。”那些庄丁使女一齐立住了脚，在门里等候。当时三春把头上乌绫帕紧了紧，把裙子整个结实，卷起袖儿，缓步进了园门，望郑恩坐处而来。那郑恩因把园公一掌打走了，放心乐意，坐在地上尽量而啖。况是天气尚热，食肠又大，越吃越有滋味。约有五六个大瓜埋在肚里，此时尚在吃得高兴。猛抬头见了这个女子走来，心下想道：“看这女娃娃走来，与乐子做甚？咱且莫去管他。”此乃郑恩自恃力大，藐视三春是个女子，不作堤防。且见三春又走得消停，不像与他对付的模样，所以郑恩只顾吃瓜，不去理他。这便是郑恩吃亏之处。那知陶三春远远见了，暗骂一声：“黑贼！怎敢藐视于我？我若不把你打烂了，也不敢姓陶。”那些庄丁使女都在园门后，探头探脑的张看。当有那个被打的园公，悄悄叫道：“腊梅姐，这个偷瓜的贼不知他有多少力气，两只手扯开，就像箕③一般。把我这一掌，犹如打了一杠子的相似，恁般疼痛。我家姑娘要去拿他，若被他楞头的几拳，只怕也要叫屈哩！”旁有春香接口道：“不相干，你可记得旧年么？我家的这个碾盘子有七八百斤重，被雨落淋坍了碾台子，重新要砌，五六个人抬也抬不动，却被姑娘提了上去。这样重的不费气力，何况这个黑汉。”腊梅道：“他整日里只说我们没用，道是没有沾着就要浪叫。他不说自己的手重，只说别人挨不得打。今日遇着主儿，叫这黑大汉打他几下子也好！”说罢，众人都掩口的笑。

说话之间，三春走到郑恩面前，把手一指道：“你这黑汉好没分晓！人家费钱赔力种下的瓜，你不问生熟，倚仗强梁，进来白吃，还要打人，是何道理？”郑恩身也不动，睁着两只雌雄眼，瞧定了三春，说道：“女娃，你在这里说乐子么？”三春听了，恼触心怀，双眉一皱，二目圆睁，喝道：“黑贼！你因天热，偷瓜也便可恕；打了园公，亦还饶得；绝不该大胆胡言，欺负于我，你要做谁的老子？”右脚往前，只迈上一步；伸手过来抓住了郑恩，在前只一提——这小姐果是利害，两条臂膊，好似牛筋裹了铁尺。这一

提，又往下一按，早把郑恩跌了个扑势，背朝天，脸着地，鼻孔嘴脸都印了泥。三春左手按住了郑恩，右手举拳向他背梁上一连几下，打得郑恩火星直冒。那些庄丁使女，看见三春已把黑汉按倒，一齐上前说道："姑娘，着实按住，不要被他走了。"郑恩只因不曾堤防，被他按倒，打了几下，心中发急。欲要挣扎起来，无奈背上好似一堵城墙压住了，再挣也挣不起，只把两手向地上乱扒。一众庄丁唬道："黑大汉，你不要只管扒；扒深了坑就埋你下去，把你烂了做灌瓜的肥壅④哩！"又说："姑娘，他不知你的利害，有心再打他几下，叫他知道，下次不敢再来放野。"三春抡起拳头，又是几下，打得郑恩怪叫不止，道："乐子吃了亏！"三春恼的这一句，喝道："好黑贼！还敢胡说，你是谁的老子？"那园公要报打他之仇，便接口说道："姑娘！他讨的便宜，要做你的老子。"三春大怒，提着拳头，一连又是十数下。打得郑恩痛苦难忍，叫号连天。园公嘻着嘴笑道："黑贼！你原来也遇着上风了。你倚仗自己力大，欺我没用；谁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黑贼啊！这叫做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还被恶人磨。"三春听说，骂一声："该死的奴才！谁许你多讲，还不走开。"园公听了，往后退去。三春便叫一众庄丁，把绳索过来捆了。那庄丁拿过两条索子，正要上前动手，三春喝声："放着！"自己依然按住，叫那几个使女拢来，一齐伏事；登时把郑恩四马攒蹄，捆得十分坚固。三春分付庄丁："与我抬到前厅去。"庄丁不敢怠慢，拿了一条扁担，穿了绳索，一头一个，扛了就走。三春带了使女人等，一齐簇拥在后，都到前厅，将郑恩放在廊檐下。郑恩一堆儿横在地上，睁开雌雄眼往厅上瞧去，只见陶三春独坐中厅，两边立着几个丫环，阶下立些庄客。将三春细看，实是怕人。但见：

乌绫帕束黄丝发，圆眼粗眉翻嘴唇。
脸上横生孤拐肉，容颜黑漆长青筋。

陶三春这副容颜，越瞧越怕，与那庙中塑的罗刹女也不差上下。郑恩方才追悔："乐子错了！咱只把他当做个女娃娃，谁知

这驴球入的，倒有偌大的力气。乐子一时不防，被他按倒在地，打了这一顿还不肯放，又把乐子捆在这里。明日若使二哥知道，怎么见人？”郑恩从来不曾吃过这样大亏，那手脚上的绳子只往肉里钻。欲待出言骂他几句，又怕他的拳头利害，白被他打。欲要哀求讨饶，做好汉的人，如何肯伏输，灭了锐气。没奈何，只得说道：“女娃娃，乐子吃了这几个瓜，该要几贯钱？乐子去拿来赔罢！”三春大喝道：“好黑贼！还敢胡言，与我掌嘴。”这一声喝，郑恩再不敢言语。三春暗想：“这贼出言不逊，其情可恼，理该打他一顿棍子，放了他去。只是可笑我哥嫂，常常说我不守闺门，无事寻非，动手打人，这般冤屈我。如今若放了他去，嫂嫂必定轻言重告，说我生事打人了。不如把这贼捆在这里，且等我两位哥哥回来，恁他发落，也见得不是虚情。”想罢，立起身来，分付庄丁用心看守，等你大爷二爷回来发落。说毕，带了丫环自回房中去了。

且说郑恩见陶三春走了进去。心里暗暗的骂道：“这驴球入的女娃娃，把乐子捆在这里，还不肯放，要等什么哥子来。乐子也算是个好汉，关西一带地方也有个名儿。自从在十八湾头救了二哥，孟家庄上降了妖怪——大江的风浪经过了多遭，如今倒在死水里翻了船，败在这阴人的手里，辱没了乐子的声名。乐子若出了他门，管取把这狗贼杀尽，方才报得此仇。”正是：

虽然吃下眼前亏，他日风光谁得归？

不说郑恩在陶家庄受亏。且说匡胤见日色西沉，不见郑恩回来，心下着忙，叫声：“列位贤弟，你们的三哥往那里去洗澡？这会儿还不见回来，其中必有原故。”张光远道：“他既然欢喜洗澡，必定还在那里浮水哩，有什么原故。”匡胤道：“他虽然略知水性，但贪心过度，一时卤莽，或者淹倒水中，事未可定。”罗彦威道：“这倒论不得。”那郑恩乃是匡胤患难弟兄，怎不记念。便对张、罗二人道：“贤弟，可同愚兄往彼一看。”二人允诺，便与匡胤一同上马，望了郑恩去路而走。行过多里，并不见有河水，也不

见有郑恩的形儿。匡胤心里发急，遍体汗流，策马又望前行。忽听得那首田中，这些收割的人在那里说话，道："老哥，也算这黑汉造化低，吃了这大亏。"匡胤听这话头，有些音响，就把马带住了。张光远问道："兄长为何不行？"匡胤道："你不听见么？"二人会意，便不复问。只见那一个问道："这黑汉晓得他那里人？不知为甚的惹了他？"这人答道："看这黑汉，像山西人，说得一口的西话。人材也生得高大，力气也来得勇猛。只因闯进园去，偷吃了瓜，园公说了他几句；这黑大汉动手就是一掌，打得园公扒了半日。那小姐出来，不知怎么的就把黑大汉按倒在地，打了一顿，还不肯放，至今捆着在那里哩！"那人听了不信，道："只怕没有此事，你今日又没有到他家里去，怎知他又去打人？有这许多备细，你莫不是乱说，妆他威势么！"这人道："不然我也不知，只因方才回家去，遇见了他家的庄客，他对我说了，所以得知。"那匡胤细细听了，心下已是明白，暗骂一声："黑贼！贪了嘴，便把身躯像了个梆子儿——只离了我，便去挨人的打。不知这小姐怎样一个人儿？住在那里？何等样人家？我且问他一个的确，再作道理。"遂叫声："朋友，借问一声：这位小姐是谁家女儿？住居何处？"那农夫抬头，见那匡胤生得异相非凡，行伍打扮；张、罗二人，也是轩昂武毅，不敢轻慢，说道："三位爷，不像我们这里人。"匡胤道："我住东京。"农夫道："爷们，既住东京，问这小姐有甚缘故？"匡胤道："我有一个朋友，是山西人，生得黑面长身；因无事出来游玩，不见回来。方才听朋友说什么小姐拿住了一个黑大汉，故此动问。望朋友说明住处，好去寻他。"那农夫答道："要去寻他，也是不难。离此东北上，那林子里过去，就是他家的庄子。这小姐姓陶，闺名三春。父母都已亡过，只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陶龙，一个叫陶虎，家中尽好过日。这小姐今当一十八岁，未曾受聘。他虽然是个女儿，却是比众不同。"匡胤道："怎见得他不同于众？"那农夫道："他喜的是弓马，爱的是刀枪，打的是好汉。两个哥哥也不敢管他，故此庄里人与他起个号儿，叫做

'母大虫'。远近的人都是闻名丧胆的。爷们若去见他，只可软求，不宜硬讲。"匡胤道："因甚硬讲不得？"农夫道："爷们不知，这小姐力气又大，见识又高；若有人触怒了他，总没有半点儿便宜入手，因此没人敢去撩拨他。爷们此去，也不必见他，只和他两个哥哥理说，自有好处。他的哥哥最有理信，从来不曾得罪于人。爷们与他说话，包管救得朋友了。"

匡胤起先听他说陶三春把郑恩打了一顿，还捆着不放，心中已是火发，就要问明住处，恨不得一步跨进他家，将这小姐一劈两半，方泄心头之气。后来听了他两个哥哥知得道理，是个好人，便把怒气消了。把手一拱道："朋友，承教了！"遂与张、罗二人，各催坐骑，往东北里陶家庄上而来。有分叫：化怒成欢，破凶为吉。正是：

暗里丝罗曾系足，明中肝胆自知心。

毕竟匡胤此去可能见得陶三春否？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啐(cuì 粹)：吐唾沫，表示唾弃、斥责或辱骂。 ② 安人：犹夫人。对妇人的尊称。 ③ 筲箕(shāo jī 艄基)：淘米洗菜用的竹器，形状像簸箕。 ④ 肥壅：即肥料。

宋太祖发迹和立国的故事，后代话本、小说、戏曲中多有敷衍。清吴璿据当时平话《飞龙传》改编成长篇章回小说。

《飞龙全传》六十回，从后汉隐帝元年(948)写起，到陈桥驿兵变、后周恭帝逊位、北宋立国为止，前后共二十年的故事。全书七虚三真、铺陈敷衍，多采俚巷俗说，保存着民间讲史平话的粗豪气息。其中不少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尤以郑恩为最。

此回为本书第四十回，主要写了两场打斗：郑恩恼打园公；三春挥拳服汉。两场打斗皆起因于一种巧合、两场误会。作者巧妙地运用误会与巧合构置喜剧冲突，塑造喜剧人物形象。

此回写郑恩寻水失途，路过一所瓜园，满心欢喜，便破开一瓜，大咧咧自顾自吃了起来，园公回来一见，自然恼火，骂郑恩偷瓜做贼。郑恩自恃力大，根本不把这个怯弱的园公放在眼里，笑嘻嘻地耍赖，嫌园公小气。园公

便恼上加恼，声言要郑恩吃瓜还钱。此时的郑恩并未生气，还调侃地说："这却难哩！乐子又没有带钱，那里给得你？只算你做个东，请了乐子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园公听郑恩说"乐子"，便啐了一声说："谁是你的老子？你老子从来不肯请人的！"园公此时愤怒之极，扬言要请一个人来将他吊打。郑恩本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好汉，听说要把他吊打，心头火发，大骂园公，并"照着园公一掌，打了个倒栽葱"。这场舌战升级并导致动武，原只为"乐子"一词，"乐子"系郑恩自称，与"老子"谐音。作者巧妙地运用这一误会，使喜剧冲突逐步走向高潮。

郑恩恼打园公，对方并无丝毫反击能力，只能趴将起来，慌忙逃走。郑恩并不去理他，仍然坐下吃瓜。从来不打败仗、不服输的郑恩，此时如入无人之境，逍遥自在地享受瓜的甜美。自恃力大，对缓步走来的"母大虫"陶三春不予理睬，也不作提防。在此，作者分两个层次叙写这场喜剧性的争斗。先是郑恩受到陶三春的指责，连身也不动，睁开雌雄眼，瞧定三春说："女娃，你在这里说乐子么？"三春听了，恼触心怀，一掌将他按倒在地，郑恩觉得背上好似一堵墙压住了，再也挣不起。三春抡起拳头，打得郑恩怪叫不止。其次是郑恩挨打，仍不服输，道："乐子吃了亏！"三春恼的这一句，喝道："好黑贼！还敢胡说，你是谁的老子？"再加上园公的火上浇油，三春大怒，一连又是十数下，打得郑恩叫苦连天，直到被捆得结实，抬回家中，犹不肯服输，后悔自己轻敌。

在这场冲突中，作者为了强化喜剧效果，又一次重复设置同样的巧合误会。原本只想教训一下郑恩的陶三春，由"恼触胸怀"到"大怒"并痛打郑恩，一级级地把喜剧冲突推向了高潮。

在一个情节中重复使用同一技巧往往会有堆垒砌垛的雷同之感，不利于人物的塑造。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一，善于把握叙事结构，在大冲突中套小冲突，层层铺垫、步步蓄势。"恼打园公"引出陶三春出场，是"挥拳服汉"这个主要冲突的前奏和铺垫。每个冲突中又有小的铺垫。"恼打园公"从园公"心中发恼"，"便啐了一声"直到郑恩"心头火发"，"挥拳服汉"从三春"恼触胸怀"到"大怒"。两场争斗从口角到武斗，盘旋蓄势，反复激化，叙写极有层次，极有条理。其二，扣住人物性格，运用对比手法，凸现喜剧效果。郑恩是个关西大汉，粗鲁勇猛、直人快语，十八湾头救驾、孟家庄上降妖，大风大浪不知经过了多少，因而，对这个瓜园主仆，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恼打园公"中，园公愈急，郑恩愈平静，直到被言语激怒，方打了园公。而到"挥拳服汉"中，他还是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态度调笑三春，却在

三春的盛怒之下挨了痛打。同样态度，结果不同，作者立足人物性格，以胜见败，欲抑先扬，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陶三春与郑恩最终在赵匡胤的撮合下结为夫妻。这种强男强女结合的喜剧模式在中国传奇文学中屡见不鲜，如杨宗保与穆桂英，王英与扈三娘等等，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婚姻生活的某种理想。然而，以语言误会反复营造冲突并取得良好喜剧效果的，却并不多见。（张成全）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低眉合眼头陀暗觑妇人胎　夏敬渠

——《野叟曝言》第十四回

素臣上前去问，方知道为隔年漕米① 未完，带家属收监听比②，因入内慰问。只见敬亭在厅上攒着眉头踱来踱去的，口中叹那一股冷气。忽然看见素臣，不觉笑逐颜开，说道："前日匆匆一面，后又造府奉看，不料已往杭州。尊宠想已进门，怎不请弟去吃杯喜酒？"素臣叹口气道："不要说起，又成画饼了。"敬亭着惊问故，素臣述了一遍，道："弟因要往江西，缺少盘费，走来与吾兄商议。不料尊纪被差人锁去，眼见得自治不暇，何能济人？弟在窘乡，又不能代吾兄措完漕米，奈何！"敬亭道："弟正为漕米之事在这里筹画，想吾兄在家便有商议，不料兄已回家，却又如此窘迫。"素臣起身欲别，说道："弟若别处可挪，并得宽余，再来看兄。"敬亭急忙扯住道："另有商量。吾兄盘费所需几何？"素臣道："至少得一二十金，多则益善。"敬亭大喜，道："如此便有商量了。弟因拙于谋生，祖产尽废，只剩有五亩沃产，少供家中食米。如今欠下漕粮，想要卖去一亩。无奈此田坐落在田有谋套内，他必要一契买去。弟虽别有挂户，亦不过三四金之事，不肯一并出卖。今吾兄所需既属多多益善，则弟不难于全弃矣。"素臣道："吾兄这田时值若干？"敬亭道："此田既系沃产，又在有谋田套之内。从前为图方员③，几次着人来打合，愿出重价，大约可卖百

金。但此老最刁钻，知我漕米事急，必然沦落，只怕止好照时价八十金了。”素臣道：“轻卖轻赎，沦落也甚有限。但系吾兄命产，于弟窃有未安。”敬亭大笑道：“吾兄乃有此言，不但薄待小弟，亦且自视太轻了。”素臣也不禁大笑。敬亭道：“事不宜迟。”连忙邀至书房，写了文契，就请素臣作中，同到有谋家来。

只见有谋满头灰土，气吁吁的站在赤日之中，手里拿着竹筹，两只眼睛兔起鹘落的监押着管帐先生及家人们在那里粜麦。看见素臣等进来，口里不住的说“得罪”，却心只在麦上，不肯来接，吩咐一个小厮把素臣等请到书房里去坐。二人走入看时，只见书房里一张方桌上堆许多租簿，一把算盘横压在上。旁边一个圆砚中间凸起，四周凹下，注着纯煤的墨水，压着几张租帐并谢孝请酒的红白残柬。一管开花水笔斜插在算盘之上，侧边一张木柜架着一架天平，七横八竖的乱排着几张椅杌板凳，壁上贴着立誓不入银会、不借当物的纸条，地下铺着鸡屎鸭粪，窗前一张桃桌，桌上放着几个黑漆也似的茶瓯，一个斗大的白木茶桶，把乱棉絮裹拥着一大瓦壶的茶。素臣道：“你看这等书房，焉得不富。”敬亭微微含笑。那小厮在茶壶里筛出两杯茶送上来，素臣却待去接，只见小厮头上一头秃疮脓水淋溃，黏连着灰土挂到鬓发之下，一股腥气直透进脑门里来，鼻孔内两管黄脓鼻涕像虎丘山吊桶一上一落的在那嘴唇边打探，双手就是灰扒一般，兼害着满手的脓窠疮渗懒怕人。素臣一个恶心，几乎连敬亭家中吃的泡茶呕将出来，忙说道：“你放在桌上罢。”敬亭攒着眉头接了小厮的茶，见那茶的颜色如酱油汤一般，面上汆着许多锅锈，二人如何敢吃。要在椅上坐去，却见满椅黏黏连连都是些鸡鸭之粪，新旧重叠，如胶如锡，只得拱立而候。

候至外边人散，有谋方赶进来，连连告罪，做出许多踢蹅之状。作了几个深揖，扯过三张椅子，拱请二人入座。二人本不能坐，因有谋连请，只得就坐。可霎作怪，身子便要坐下去，那臀尖却不知不觉的与那椅子若离若合，如蜻蜓戏水一般。有谋觉着，

忙把衣襟扯起，将两张椅子乱抹。虽抹不净，也只得勉强坐下了。有谋开口道："二位先生枉顾，有何事见谕？"敬亭述知来意，向袖中取出文契。有谋接过一看，即放在桌上，说道："这田小弟本是要的，只是目下新嫁了小女，手头甚空。今日贱粜这麦，还是补那未完，去还各店帐目。景先生不如别为之计，倘真没人承受，再作计较罢了。"敬亭道："小弟这田正落在老翁田套之内，除了老翁，谁人好来承买？"有谋道："这倒不论。难道尊府这田只许小弟买，别人就买不得的？"敬亭道："老翁前日原说五亩一契才要，如何今日反推调起来？况且这田是老翁知道的，不须肥壅④，水旱无忧。这样美产不买，还买什么田呢？"有谋道："前日的话也是一时之见，如今细细打算，实是吃力，须卖去自己的田产，方可舍熟抱生，所以愈算不来了。先生说这田好，小弟又不图方员，难道好嫌这田不好？其实这田也只是空好看，田运十年一转，到近年来，这田也只顾变丑了。况且先生契上的价钱也忒昂，还是别变为是，省得说小弟沦贱了府上的美产。"素臣立起身来说道："敬兄，买卖交易须要两相情愿，老翁既不愿买，何可相强？我们既来尽过，自可别售，不必再说了。"一面说，一面向桌上去取那契纸。有谋不知头路，只认是素臣在京里回来，有些积蓄，要买此田，来先尽田邻的意思。自己又已说煞许其别变，恐怕事有决撒，忙把契纸抢在手中，满脸陪着笑，道："文先生直恁⑤性急，小弟与景先生相与在前，没有商量不得的事。方才并非推调，实因力量不加。既文先生如此见怪，小弟到觉不安了。景先生，小弟勉力竟买此田罢。只是价钱要大加酌减哩。"素臣道："老翁既愿成交，只求减价应该多少，吩咐出来就是。"有谋道："此田时价在八十两以下，文先生性直，小弟也是爽直不过的，竟是八两一亩，银色九五⑥，青苗连田过割。这是大例，不消说的。文先生是豪爽人，谅来也不希罕中物⑦，一面立契，一面交银就是了。"素臣道："这田时价每亩值银一十六两，若论方圆，便须二十以外。老翁既善勒掯⑧，敝友不妨勉从。依小弟劈斫，

竟是十两一亩，如少厘毫，即请掷还文契，休再葛藤。至于中物，竟不必提起罢了。”有谋看了素臣两眼，一口应允，说道：“这田是不消踏的，但成交须粗备一酌，略见小弟之意。只是仓卒备办不及，若另择期，又恐文先生怪弟勒掯。二位先生俱是豪士，定不计较口腹。”吩咐小厮进内去说，“就是家常便饭收拾出来罢。”一面开了木柜，取出一张白纸铺放桌上。一定大煤墨在砚上横七竖八的磨了几磨，把那枝开花水笔蘸饱，请敬亭写契。

敬亭刚提起笔，便倒断年限⑨准要七年。敬亭怫然道：“大例三年为满，如此贱价，怎还说七年的话。”有谋再四推扳⑩，方准五年放赎。敬亭只肯三年，素臣道：“就是五年罢，争他怎的。”有谋赞道：“文先生真是快人，贱性也是一刀两断的。”敬亭见素臣允了，提笔便写。又被有谋絮絮叨叨说出许多门房上下、重叠盗卖、对手取赎诸般条款，敬亭率性依他。与素臣都画了押，付与有谋，讨出那八十两的契纸撒毁。有谋道：“还是用了饭交银，交了银用饭？”素臣道：“饭是断断不消，就请交了银子罢。”有谋嗫嚅道：“怕没有此理，又不敢不遵文先生之命。”因急跑进去，取出银来。止有十两之数，又是九折，说是没有预备。明日一早兑罢。敬亭道：“这银怎说是九折？”有谋道：“这是吴邑通例，后手也是一样九折。”素臣道：“敬兄且收了，若不是通例，再来找足罢。”敬亭把银打开，只有一锭是九三，其余多是九成散碎的，竟有许多八成在内。因说道：“这银还合不上九成，差了四五色，如何使得！”有谋道：“契写九五，规矩原是九三。这银子牵算足有九二，下炉交易作九三，是极公道的。”素臣笑道：“据老翁自己也只说是九二，怎写得九五上契？且银已九折，杂费俱无，老翁大号‘有谋’，真可谓名不虚传。”有谋被这几句话说红了脸，只得胀胖了颈脖，又添上一钱八成银子。敬亭甚不伏气，素臣道：“敬兄，罢了！大段如此吃亏，在这点子上争出什么便宜？快些回去罢。”有谋假意留饭，素臣慌忙辞出。敬亭赶上说道：“此老着着上算，吾兄件件依他都也罢了，只有那五年之说，到底不该依

允。”素臣在袋内摸出痧药瓶，吸些入鼻，连打了几个喷嚏，然后答道：“吾兄好不见几，请问性命要紧，银子要紧？”敬亭茫然。素臣道：“亏弟事事依他，早些跳出粪窖，不见满衣裙上被鸡鸭的粪屎直雌上来么？若随着吾兄与他争执葛藤到几时，这条穷性命便不能保矣。”敬亭不觉失笑。素臣叹口气道：“人有千算，算尽则死。我看此老作为，将来必至一败涂地，三年五年何足与较。我辈既做穷人，有田无田也不争这两年，吾兄何不达也。”敬亭大悟，感叹不已。到分路所在，将银欲付素臣。素臣道：“你家人拿去，急如星火，我的事还在可缓。”遂别了回家，向水夫人说知，太息了一会。

次日日中，敬亭气吁吁的走来说：“田老真是可恶，累弟跑得要死，只回说不在家。方才又去，进门就撞见了。又说是要等粜麦，须明日再去。弟恐吾兄心焦，故先来说知。你说可恶不可恶？”素臣笑道：“此富翁之常态，不足恶也。但累吾兄奔驰，为不安耳。”自此累敬亭一日催讨三四遍，俱以粜麦为辞，直到敬亭焦急，情愿收受他小麦，自去粜卖。然后拣着租工丑麦，抬了好麦价钱，又短些升斗，搀些空头，打发出来。到得转粜出银，总算一算三十六两银子，竟吃亏四两多了。敬亭甚是懊恼，素臣道：“此老于钱财则得算，于心地则失算，不足动气，但觉可怜耳。此非弟之迂论，吾兄其细思之。”敬亭点头道：“是。”因留下尾零，将三十两付与素臣。

素臣回家，只见水夫人面有怒容，桌上摆着几封银子，地下堆着几十串钱。吃惊问故，水夫人道：“这三十千钱是匡家的，无外与你至交，他夫人最有侠肠，知你在外借银，故着家人送来，其意可感。这五十两银子是吴参议[11]的，也说闻你出门乏费，不约而同的送来。你与他怎样往来，因何问他借银？实说与我听，休得藏头露尾。”素臣道：“吴天门行止不端，居心奸诈，自做知县起历升到参议，无任不贪，无任不酷。现在家居，交结官府，使势作恶，无所不为。孩儿深恶其人，只因系县中先达[12]，新正不得不

投一刺⑬。此外从没往来，如何肯问他借贷。他常在亲友前称赞孩儿的才学，说是无人荐拔，未得飞翀⑭，意在收罗孩儿入其党恶。孩儿守身如玉，岂肯堕入污泥。不知他怎生晓得孩儿在外借银，又来笼络，望母亲详察。”水夫人回嗔作喜道：“我说你读书十年，见识安在，学问安在，竟与此等人相与起来。既是他来笼络，不干你事，只须回他便了。”因吩咐文虚：“把原银送去，说多谢吴老爷盛情，盘缠已经凑足，心领罢了。”素臣拿出敬亭田价，又述田有谋勒指之事。水夫人道：“算人终于自算，有谋可谓无谋。当初你父亲死后，家计日落。富室宋祖太因无子息，必欲招你为婿，承受彼业。是我决意力辞。后来你丈人谪降按察司照磨⑮，代本府阅文，取你案首。托人议婚，我访知媳妇德性，一口应允。当时亲友见我辞富就贫，颇有以为迂阔的。那宋祖太为人仿佛今日之田老，以盘折起家。他既无子，其毒不得不流于女，我焉肯以汝为之婿，代受其祸乎。至这吴天门，则其祸更甚。闻其子凤元，尤复跨灶⑯，将来受祸必更深更惨。汝当切记于心，不可受其笼络，致与小人同祸也。”素臣顿首受教。把十两银子买了几个匹头，将匡家三十千钱留在家中用度，带了二十两银子做盘费，收拾行囊出门，已是二月十五日矣。

素臣因在东阿⑰经过一番，愈知江湖上的利害，打了三十枝铁弩放在袖中以备不虞。到十八日早辰，盘过坝来，在家头落了行家，雇定舱口。因前舱俱未有客，且在行中等候。日中无事，上街闲玩，只见一个头陀生得相貌狰狞，身躯雄壮，额角上生一个核桃大的疣，疣上一簇红毛。头上束一条戒箍，把头发束住拖下来，有四五寸长，连肩带眼的罩着。颈里挂一串念珠，黑魆魆有龙眼大小。赤着一双毛足，盘膝儿在一个行家门首拦门坐着，旁靠一个大包。街石上铺着一卷《金刚经》，一手拿着金瓜大一个木锤，敲着那饭箩大一个木鱼，一片声如春潮一般轰轰价震响。围着一簇人在那里惊看，只见一条大汉分开众人，进去喝道：“你这头陀，就要化些东西也该善求，怎么拦门截户，把人家

的生意堵住。你看客人们进去的不得进去，出来的不得出来，是什么道理？”那头陀敲着木鱼，眼也不抬，声也不答，嘴里咽都咽都的只顾念他的经卷。那大汉焦躁道：“这头陀耳又不聋，眼又不瞎。咱老子问你话，你兀自佯憨儿带痴么？”头陀低眉合眼，将手敲着木鱼越发勤了。那大汉大喝道：“兀那头陀，你人也不认得，可知咱老子是杭州有名的豪杰飞天龙郑铁腿么？再不走开，咱就一拳把你这脑袋打做蒜泥哩！”那头陀对着经卷，率性把眼睛都闭了，如入定一般，只敲那木鱼越发震天价响起来。那大汉登时把头脸胀得通红，一股杀气从丹田里直吊到额角上来，更不发声，将炼成的铁腿向头陀尽力一腿。只听大叫一声“阿呦”，跌倒在地。众人急看，跌倒在地的却是飞天龙郑铁腿，都猛吃大惊。看那头陀，兀自闭着眼睛敲得那木鱼怪响。看那铁腿，面色都跌得豆渣一般的呆白，口里不住的哼声，一只脚直挺挺的伸着挪动不得。大家都吓呆了。素臣看得明白，一则因有正务，二则恐干连人命，只得忍耐。却见众人把铁腿扛出，那行家拿出五百钱、一匹布来，赔着许多小心。又到西首一家照旧打坐去了。

素臣闷闷而回，只听得一人在后叫道：“文相公，慢走一步。”素臣回头一看，却是个妇人，依稀认得。问道：“大娘是谁？”那妇人嘻嘻的笑道：“文相公贵人，那里记得，奴家时刻不忘。去年蒙相公救出寺来，不想今日得见。奴家就是何氏，相公如今可记得起么？”素臣恍然道：“原来正是何大娘，你住在此地么？”何氏把手指着道：“那一带竹笆门前晒着鱼干的就是。”素臣见不多远，有话要问，因便走去。走到跟前，见一人掮着两枝桨正走出门来。何氏道：“这就是我丈夫。你又揽着生意么？快来见了这位相公，这便是救我性命的吴江文相公哩！”那人叫声“阿呦”，把桨掷在地下，忙让素臣进屋。夫妇二人倒身下拜，拿出茶来殷勤伺候。何氏道：“相公往那里去？因何闷闷不乐？”素臣一面吃茶，一面把要到江西，因船未开，在街闲行，看头陀生气之事说了一遍。何氏道：“奴家方才到大姑娘家去讨鞋样，看见那头陀生得

真是凶恶，两只贼眼与松庵和尚一般，必是个强盗出身。”随意道：“这头陀是昨日到的，说是从天台回来，随路给缘，在这里硬化。大家都不忿，却因他凶神模样，不敢撩拨他。相公说郑铁腿都吃了亏，越发没人敢惹他了。”因向何氏道：“你留相公坐坐，吃了饭去。有钱在床头边，朱臭嘴船上有好鲜虾，可叫麟姐买来下酒。我揽了富阳客人载，催着要开船。失陪，相公休要见怪。”素臣起身道：“饭是不消，我有一事问你。前日刘大郎说你见一个道人，领着两个女子雇船，要到丰城县去，是你亲眼见的么？”随意道：“是小人亲眼见的，却不知果是刘虎臣的家眷不是？那道人还替小人起了一课。”因向何氏道：“你在家要着实小心，他不是断着去岁平安，今年二三月边要防不测之祸么？”何氏道：“那里防得许多，知道他今日来明日来哩。他还说有贵人星化解的。只是我丈夫到刘家没见过刘大娘合璇姑娘，我那日又没到船头去看见那个女人，不知可是他姑嫂两个？相公到江西去，倘真遇见，千万替奴问好，并问声未小姐及素娥姐。”素臣点头出门，随意夫妇苦留不住，只索罢了。

素臣回行住宿。次日午后，舱中客人已足。素臣下船，只见何氏正在江边洗菜，说道：“相公原来搭这毛里鳅的船。这岸上就是我家，若不开船，千万到家里去吃茶，若要洗澡也是便益的。”素臣道声“多谢”，走入舱来。那知火舱还要搭人，在船诸客因天色向晚，略催了几句也就罢了。素臣正要买酒拨闷，只见何氏提着一壶绍兴老酒，托着一碟鲜虾、一碟鲜笋，笑嘻嘻的走到船篷边，说道：“奴家无物孝敬，掘得几棵鲜笋送与相公下酒。”素臣道：“怎又要你费心，只好回来谢的了。”船家双手去接，腾换过了，说道：“何嫂子收了家伙去。怎单送鲜虾与客人，不送只醉虾与你老爹吃？”何氏啐了船家一脸唾沫，收着壶碟自去。素臣把一壶酒一碟笋吃得罄尽，鲜虾也存不多几只，竟自沉睡下去。众客人展放铺盖，讲些江湖上的话，议论素臣定是初次出门的，不合上船就睡，如此大意。一个老客人道：“出门人最忌酒色二字，

这相公少年美貌，大约不能免的。你看方才那女人送酒菜与他，这一种亲密的意思，多分是那道儿。一到酒色迷了，那里还知道江湖上的利害。”船家钻头进舱，低低说道：“那女人不要看轻了，他是经过松庵和尚的大行货⑱子的哩。”众客人道：“这却被老客长拿三道三的一猜就着了。”老客人道：“这等事可以屈说人的吗？你们不听见那女人还叫他家去洗澡吗？”大家议论一会，次第睡下。

素臣一觉醒来，已有三更天气，听那些客人都已酣然入梦。因要解手，把篷掀开，见一天月色，万籁无声。懒去穿衣，就裹着一身夹被，赤着腿儿，趿上鞋子。看着船已点开离岸，有八九尺光景。立在船舷，掩好竹篷，将身一纵，跳上岸来。看那岸上一带竹笆围掩着几间冷摊瓦屋，认得是随意家里。拣着侧边一块没月光的所在，蹲下身去。忽然记起没带草纸，正待下船去取，忽听隐隐悲泣之声出自随意家里。走不两步，猛然的月光耀眼，见那篱边树上挂着亮晶晶一个大木鱼，正是那头陀所敲之物。顿吃一惊，连忙把披的夹被折叠了，束在腰间。走去把门一推，却是闩好的。将身一纵，飞上屋檐，走过屋脊。一看，只见院子里一个赤身头陀坐在一张小矮凳上，对面摆着一个浴盆，盆里气腾腾的热水，水里躺着一个女人，寸丝不挂，两腿分开。头陀手里拿着一双草鞋，在女人肚上用力揉擦。素臣心头火发，暗想弩箭，可惜弩箭都在袖里，没有穿衣服来，不然只消一弩就是了。因恐误这女人性命，不及回船，随手揭了五七片瓦，将身跳下，正在头陀背后，趁势向脑袋直劈。只听刮喇之声，瓦片震得粉碎，都必必剥剥爆将开去。头陀大叫一声，一手向素臣腿下搭来。素臣腾开一步，飞起右脚，只听“甲折”一声，素臣裹的夹被已被头陀扯破。头陀左肩早着了素臣一腿，“阿唷”一声，直立起身奔入素臣怀里。素臣凑手不迭，把身子望上一耸，离地有八九尺高，在头陀头上直擦过去，将右脚在头陀背上一蹬，便如踢了石壁一般合面倒下，震得地皮怪响。素臣转身着地一腿，只听轰的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低眉合眼头陀暗觑妇人胎

——《野叟曝言》插图

一响，叫声“死也”，却正踢着浴盆。那盆里女人正想爬起，被这盆一掀，掀跌在地下叫痛。盆已踢碎，浴水泼做一院。头陀滚身挣起，望里便走。素臣覆身赶去，头陀忽地转身，照准素臣心窝飞起一腿。素臣将身向侧一蹲，凑个正着。一手托将过去，把头陀肾囊上如托泰山一般，托起撞落，直撺入屋里去了。素臣抢进去，一手挺住胸脯，一手轮着拳头，在那心口、小腹、两胁里连打五七拳。那头陀口里、眼里、耳里、鼻里、脐里、龟眼里一齐冒出血来。正要出去看那女人的死活，只见屋角头又钻出一个头陀来。心里着慌，大喝一声道：“不是你，就是我了。”正是：

鹯鸟惊弓疑曲木，神鱼脱网怕蛛丝。

〔注〕 ① 漕米：清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漕粮都实征谷米，称为漕米。 ② 听比：此处指官府限期缴纳漕米，若未完成，即加杖责。 ③ 方员：此处指土地形状的完整。 ④ 壅：用土壤或肥料培在植物的根部。 ⑤ 恁：如此，这样。 ⑥ 银色九五：指银锭含银的纯度为95%；下文中的“九折”、“九成”则是指90%。 ⑦ 中物：指给居中人的报酬。 ⑧ 勒掯：亦作掯勒，意为勒索、留难。 ⑨ 倒断年限：此处指可按原价赎回的起始年限。 ⑩ 推扳：此处意为讨价还价。 ⑪ 参议：明清时布政使、通政使的辅佐官。 ⑫ 先达：前辈。 ⑬ 新正：正月初一。 刺：名片。 ⑭ 飞铳(chōng冲)：此处喻发迹。铳，直往上飞。 ⑮ 照磨：明时都察院、明清时布政司、按察司的属官，掌核对文书。 ⑯ 跨灶：谓子胜于父。 ⑰ 东阿：县名，今属山东省。 ⑱ 行货：货物，货色，引申为对人的蔑称。

本篇系《野叟曝言》第十四回。如果说，《野叟曝言》中的主人公是文素臣，那么在本篇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田有谋，作者通过田地买卖过程的展现，将这个猥琐的土财主奸滑、刻薄的本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作品开篇处，读者借助景敬亭的介绍，对田有谋可有个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刁钻”的财主，他曾几次与景敬亭交涉，愿高价购买位于自己田套之内的五亩地。不过，读者此时还想象不出田有谋究竟怎样“刁钻”，就连介绍者景敬亭也还未真正领教到利害，他如今因隔年漕米未完反过来急于出售，虽已不图高价，但满以为田有谋会按时价收购。当景敬亭与文素臣来到田有谋家时，作者为田有谋画了一幅肖像：“满头灰土，气吁吁的站在赤日之中，手里拿着竹筹，两只眼睛兔起鹘落的监押管帐先生与家人在

那里粜麦。”谈判尚未开始，但田有谋的动作与形象，已使人感受到他的悭吝与刻薄，并预感到这笔买卖不会轻松。

田有谋并不马上接待客人，而是让小厮将他们引入书房等待。他明白客人此来有所求，故意怠慢是为了在随后的谈判中占据优势。而作者则乘机描绘书房环境，借此介绍其主人为人。这书房中其实并无书，有的只是算盘账簿，与壁上贴的“立誓不入银会、不借当物”的纸条，这些都暗示着主人整日家心思所在。接着，读者又看到田有谋的茶瓯肮脏得“黑漆也似的”，装茶的瓦壶拥在“乱棉絮”里，而端上的茶“颜色如酱油汤一般，面上汆着许多锅锈”。这位整日盘算钱财的主人对自己尚且如此刻薄，对于别人如何则是不问可知。作者对书房的描绘实际上是在从侧面刻画田有谋性格，同时也暗示了景敬亭这次田地买卖的前景。

景敬亭有难上门求售，原先求购不成的田有谋便乘机狠狠砍价。他先自称财力不足，又说“这田也只是空好看”。买田初衷未变，但表述却是“小弟勉力竟买此田罢”，既遂自己心愿，却又摆出救人厄难的架势。作了这番铺垫之后，田有谋开始了精明的谈判，他不是一开始就砍价到底，而是步步为营，层层加码。首先，他将原本每亩值二十两的田价压至八两，迫使景敬亭以每亩十两成交。接着，当景敬亭写田契时，他要求将通常是三年的“倒断年限”定为七年，景敬亭不得已答应为五年。履行签字画押交银手续时，田有谋又节外生枝，他只拿出十两银子，声称其余的明日再付，而且拿出的银子又成色不足。在这次纠缠之后，读者们满以为事情总算结了，谁知为了那未交的四十两银，景敬亭“一日催讨三四遍”，田有谋“俱以粜麦为辞”，逼得景敬亭只得收他的小麦自去粜卖，而田有谋又乘机“抬了好麦价钱，又短些升斗，搀些空头”，经过这番折腾，他又赚进了四两多银子。

读者在阅读这段描写时，每每以为买卖即将结束，而田有谋又总是生出波折，再赚进些银两。每经一次波折，读者对田有谋的认识就更进一步，待买卖终于结束时，一个悭吝、刻薄、奸滑、无赖的土财主形象也就立体地浮现在读者眼前。这正是作者刻画人物的成功之处，他似是在客观地描绘整个过程，但其好恶倾向随着层层波折的生发却显得越来越明显。

本篇下半部分叙述文素臣勇斗恶头陀的故事。在引出两人开打之前，作者先让文素臣在街上看到头陀的恶化缘：“赤着一双毛足，盘膝儿在一个行家门首拦门坐着，旁靠一个大包。街石上铺着一卷《金刚经》，一手拿着

金瓜大一个木锤，敲着那饭箩大一个木鱼，一片声如春潮一般轰轰价震响。”若商家不给钱，他就“拦门截户，把人家的生意堵住”。接着，作者又写头陀的凶狠与武功高强：当时杭州赫赫有名的豪杰飞天龙郑铁腿看不下去，“登时把脸胀得通红，一股杀气从丹田里直吊到额角上来，更不发声，将炼成的铁腿向头陀尽力一腿”。可是头陀动也不动，仍然闭着眼敲那木鱼，郑铁腿却已踢断了腿。在场的只有文素臣清楚他们是如何过招，但作者并不急于让他上场打抱不平：“一则因有正务，二则恐干连人命，只得忍耐”，于是文素臣便眼见那头陀收了商家五百钱与一匹布后，到另一商家门前打坐“化缘”去了。

接着，作者又暂时撇开头陀，去写文素臣路遇何氏。读者开始时可能会奇怪作者为何荡开笔触，但读下去后很快就能明白，这仍然是在为后面文素臣与头陀那场恶斗作铺垫。何氏曾被昭庆寺住持松庵拐藏，后来全亏文素臣从大火中将她救出，因此这段描写并未离开贯穿文素臣经历的与佛老斗争的主线。而且，何氏又向文素臣介绍了头陀来历，并他“两只贼眼与松庵和尚一般，必是个强盗出身”。在写文素臣与何氏夫妇交往时，作者对何氏家情况及地理位置都作了介绍，这些并非无谓之笔，因为那场恶斗今夜就将在这里发生；至于有位道人说何氏“今年二三月边要防不测之祸”以及“有贵人星化解”之语，那更是作者有意的伏笔了。

不过，作者的正面描写却是文素臣要登舟远去，但又笔锋一转，说船未载满客，还要再等一夜。当夜，文素臣夜半起来解手，从何氏家传来的悲泣声与挂在房外树上头陀的大木鱼引起了他的警觉，当飞身上屋檐看到头陀在蹂躏何氏时，他便跳入屋中与头陀展开殊死搏斗。作者对文素臣的招式交代得十分清楚，而且每招都伴随着相应的声响：先是在头陀背后用瓦片向他脑袋直劈，“只听刮喇之声，瓦片震得粉碎，都必必剥剥爆将开去”；继而飞起右脚狠踢他左肩，只听得头陀大叫“阿唷”；接着文素臣将右脚在头陀背上一蹬，头陀合面倒下，“震得地皮怪响”；再接下一脚，却是踢到浴盆，这次听到的是刚从盆中爬出的何氏受惊吓叫出的“死也”。这段关于打斗的描写细腻且有声有色，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当论及清代侠义小说渊源时，人们常会提及《水浒传》，但从招式的描写、打斗的精彩、气氛的紧张等各方面来看，它们与夏敬渠的描绘更为接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野叟曝言》对清代侠义小说的创作同样也有启迪作用。当然，夏敬渠也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如文素臣拳打头陀的描写，就容易使人想起鲁达拳打镇关西那一段，而以“见屋角头又钻出一个头陀来”为本回的结束（当然是虚

惊一场),也正是《水浒传》中常用的手法。

文素臣与头陀的恶斗是《野叟曝言》中重要情节线索的组成部分。这部作品以明成化朝为背景,描写僧继晓与宦官靳直勾结,把持朝政,阴谋废明宪宗,拥景王为帝,而恶头陀就是他们的爪牙之一。这则故事的叙述不失可读性,但内容却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提炼,纯属作者根据力辟佛老的理念与塑造文素臣形象的需要而作的虚构。那些和尚、头陀凶神恶煞,为非作歹,但他们无一不是文素臣的手下败将。这则故事开始时写头陀似动也不动就将郑铁腿打得"一只脚直挺挺的伸着挪动不得",其实正是为了反衬文素臣的武功更为高强,而打斗前先写文素臣未将弩箭带在身边,则是为了突出他徒手搏斗的英勇无比。

文素臣是《野叟曝言》着力塑造的大功臣、大英雄、大才子、大圣人的形象,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就预先告诉读者,文素臣见理如漆雕,多情如宋玉,作赋颉颃相如,谈兵伯仲诸葛,力能扛鼎,勇可屠龙,历数、岐黄等学问也都无不精通。历代圣贤名臣的崇高品行与丰功伟绩都集于文素臣一身,作者浓笔渲染了他的几类事迹:首先是战功赫赫。他清除叛逆,平定乱藩,北征虏寇、南剿苗乱,整个大明江山全靠他独身扶持;其次是令人赞叹的文治。他执掌朝政后,扶正灭邪,力辟佛老。经过三十年治理,百姓安居乐业,民风归于淳朴;第三是艳遇不断。不管他到哪里,总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崇拜倾慕他,甚至强欲委身,但他始终不及于乱;最后是家庭生活美满。他有六房妻妾,生二十四子,有孙百余,子孙世代拜官封爵并与皇家婚媾。书终时,文母百余岁犹甚朗健,文府成了六世同堂的大家族。在封建社会里,建功立业、娇妻美妾与世代荣华是读书人的追求与向往,许多人求其一尚不可得,而文素臣却全都获得了。

这部问世于乾隆年间的小说长达一百五十四回,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分为二十卷,这二十字也是作者的创作主旨,而作品中文素臣所拥有的一切,正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竭力追求而未能得到的。出生于累世科举家族的夏敬渠自以为才学非凡,但却终身困于场屋。在封建社会里,未能登第意味着功名发达之路的断绝,而夏敬渠更落到了"为饥所驱,衣食于奔走"的困境。在《野叟曝言》里,文素臣也是应试而不得登第的士人,他落第时还对别人说:"愚兄于功名一道,早已视若浮云"。这一表白实际上是作者阿Q式的自我安慰,但他心犹不甘,于是描写了落第的文素臣通过一连串奇功异勋而登人臣之极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家贫身老的作者与作品中备极人间富贵的文素臣

形成强烈反差，而笔下文素臣的幸运则是作者在精神上对缺陷的填补与欲望的满足。

“衒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其抱负”(《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这十六个字对《野叟曝言》作了极为精当的概括。由于目的如此，作品的致命缺陷也因此而十分明显，那就是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大多是作者自己的追求与梦想的表述，而且他还不时地嵌入炫耀才学的大段议论，“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把文素臣写成是完美无缺又无所不能的圣人，夏敬渠还编出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离奇古怪的情节在作品中俯拾即是，更还有些人变虎、马化人、尿能致孕、水能变银等极悖常理的构想。不过，作品中所述也并非全是作者的向壁虚构。夏敬渠是生活于社会中下层的失意文人，他在作品中多少也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如本篇中田有谋的田地买卖，以及后来未洪儒受地痞挑唆打官司谋家产等，对世态炎凉都有较生动的刻画，可是这些出自对现实生活真切感受的描写，却又常被荒诞离奇的情节与大段迂腐的说教所淹没。夏敬渠借创作宣泄了不满情绪，封建社会中沉郁下层的士人在阅读时也会产生梦幻的满足，可是对今日来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理学家的心态，则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了。

（陈大康）

谭　九

和邦额

京都花户①子谭九，奉父母命，探亲于烟郊。策卫②出门，日已向夕。道遇一媪，衣悬鹑③而跨白颠马，鞍辔华美，左右相追随，问：“小郎何往？”谭以所之告。媪曰：“此去烟郊尚数十里，路多积潦④，颇不易行。小郎不闻乎？风度蒲牢⑤，都城漏下⑥矣。荒野寂寥，保无有暴客相值？茅舍在迩⑦，盍⑧留一宿？翌日早行，得从容也。”谭正恇怯⑨，闻言深荷其谊。

媪策马先导，循僻径约二里许，隐隐见林际灯光。媪以鞭指示曰：“至矣。”纵辔即之，则矮屋两椽，土垣及肩。媪弃骑启扃⑩，延客入室。室中空无所有，惟篝灯⑪悬壁，一少妇卧炕头哺

儿。媪呼曰："有客来，媳妇可速起！"妇徐起掠鬓，儿呱呱啼。媪探袖出胡饼一枚，付之，啼始止。谭视妇年可二十，泪睫惨黛⑫，殊少欢容。媪曰："汝起烧茶，老身送马便回。"言讫，出户牵马去。妇折穅⑬引火于灯，着红布短袄，绿布裤，蓝布短袜，趿⑭高底破红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⑮并两踵焉。谭年少口讷，不能致诘，但阴怜之。俄而媪还曰："为还代步，致郎寂坐。渠⑯宅上闻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辞以太晚，嘱为致意。"谭唯唯。媪曰："奔驰半日，想客亦苦饥矣。媳妇备饭来，老身且出喂驴。"谭曰："相扰何安？刍豆之费⑰，临行当厚偿。"媪摇手曰："莫漫作客套语，所值几何哉！"

既而饲驴已，妇陈列酒肴，瓦器绝粗，折穗⑱为箸，以盆代壶，而肴皆鱼肉，但冷不中啖。媪移灯劝谭饮，谭辞不能酹⑲，乃进饭。饭又冰冷，勉尽一盛，妇敛具去。相与坐话，妇就灯为儿捉虱。谭曰："听姥言，似非京师人，娘子则又旗妆⑳，敢问邦族？"媪曰："诚如郎说，身本凤阳侯氏。因岁荒流离入京，为人缝纫补缀，谋衣食。再醮㉑此间村民郝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女已适人，子为圬者㉒，居城中。翁以衰耄㉓，佣于野肆㉔中，为人提壶涤器。小郎明日当过其处，见鸡皮白髭、耳后有瘤如卵大者，即是也。媳妇余氏，实宅上婢子。其主人为巴参领㉕，久退闲，幼主袭职矣，适借马处也。"谭曰："视姥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设待客？"媪笑曰："仓卒客值茅舍主人，岂能咄嗟办此肴膳？亦缘中元节例，分得宅上馂馀㉖，方愧亵渎，敢云盛设！"

谭坐久，颇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灯吸烟㉗。妇频睃㉘，有欲烟之色。媪察知其意，亟拊掌曰："媳妇垂涎吃烟矣，小郎肯见赐否？"谭以烟囊付之。媪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谭乃并具奉之。妇吸之甚适，眉攒顿舒。媪视之，点首曰："老身在世六十馀年，不识此味，诚不解嗜痂㉙者何故好之如此？"谭曰："亦自不解，第㉚不会则已，学会辄一刻不能离，

宁可食无饭，不可吸无烟也。”媪大笑。谭曰：“娘子嗜此，予迟日当市具与烟来，作野人芹敬[31]。”媪颔[32]之。

谭出溲，见银河西耿，斜月在林，约略四更。媪扬声于室曰：“客不时欠伸，当使寝息。”谭应曰：“尚可稍坐。”媪曰：“勿太勉强，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恳，望留意。”谭问：“何事？”媪惘然曰：“明日过肆，苟见我家老翁，烦为致声，促其急送数缗[33]钱来，但言家中吃着都尽矣。”谭曰：“无不尽心。”媪又赧然曰：“以贫故，并无被褥[34]，一夜屈郎甚矣。”谭曰：“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贶[35]，敢过望耶？”因各就枕。

谭疲极，着枕便熟睡。既而梦回，觉草虫鸣于耳畔，萤火耀于目前。矍然惊起，则身卧松柏间，秋露湿衣，清寒砭骨，系驴树根上，啮草不休。茅舍乌有，媪与妇并失所在。但见古冢颓然，半倾于蒿莱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发森竖，急捉驴乘之，得得而驱。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

抵烟郊，事毕，复遵故道，小憩旗亭[36]。有涤器老人，酷肖[37]侯媪所述，询之，果郝四也，愈异之。引至僻处，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据郎所见，真先妻与亡媳并殁孙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岁以难产，母子一夕皆死。诟意[38]尚聚首地下哉！”谭亦恻然，又问：“巴参领为何如人？”郝曰：“某旗某佐领[39]之父也，死已十余年矣。直北乔木处，即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妇，故其守墓人。往岁零雨，屋舍倾圮，佐领无力缮葺，老朽无容身处，故佣工于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节[40]，佐领展墓，犹焚船马数事，第不知亡妻借马，何事何之耳？”谭感叹久之，乃解囊赠以青蚨[41]五百，俾具冥资，勿致魂馁。郝泣谢。谭归后，不欲食言于鬼，亟备纸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视而焚之。更访巴参领墓，果在直北数十武外，松柏森郁，有新碑可扪云。

兰岩曰：一饭之恩，感而必报，谭诚义矣。独是夜台魂馁[42]，泉下神悲，倍可伤矣。以郝之老迈，贫无容身之地，佣工野肆中，暂谋糊口，斯亦自顾不暇，岂知妻

子嗷嗷，犹待哺于地下哉！嗟乎！鬼而贫也，尚有阳世以为不时之需；人而贫也，其将告助于谁氏耶？

〔注〕 ① 花户：以种花谋生的人家。 ② 策卫：骑着驴。卫：驴。 ③ 悬鹑：衣衫破烂短小。 ④ 积潦(lǎo 老)：积水。 ⑤ 蒲牢：钟。本为海中兽名。古时钟上常铸其形，故以蒲牢代称钟。 ⑥ 漏下：此指天已黑。漏为古代计时器，以铜壶贮水下滴以计时。白天漏尽则击钟而息；夜晚漏尽则击鼓以起(见《蔡中郎集外集·独断》)。 ⑦ 迩：近。 ⑧ 盍：何不。 ⑨ 恇(kuāng 匡)怯：害怕。 ⑩ 扃(jiōng 坰)：门。 ⑪ 篝(gōu 勾)灯：灯笼。 ⑫ 泪睫惨黛：泪眼愁眉之意。 ⑬ 穄(jì 季)：黍类，籽不粘。 ⑭ 趿(tā 他；又读 sā 撒)：把鞋后跟踩到脚跟下穿着。 ⑮ 腓(féi 肥)：小腿。 ⑯ 渠：他、他们。 ⑰ 刍豆之费：喂牲口的草料钱，此处代指住宿食用等费。 ⑱ 稊(tí 提)：细树枝。 ⑲ 醮(jiào 叫)：干杯，此指饮酒。 ⑳ 旗妆：满族妇女的装束。 ㉑ 再醮(jiào 叫)：再嫁。 ㉒ 圬(wū 乌)者：泥瓦匠。 ㉓ 衰耄(mào 冒)：衰老。耄：八九十岁。 ㉔ 野肆：乡村小店。 ㉕ 参领：清代武官名。 ㉖ 饩(jùn 俊)馀：吃剩的食物。 ㉗ 烟：此指用烟袋吸旱烟。 ㉘ 睃(suō 梭)：斜视。 ㉙ 嗜痂：南朝宋刘邕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事见《宋书·刘穆之传》。后遂以指怪僻的嗜好。 ㉚ 第：假使。 ㉛ 芹敬：微薄的礼物。 ㉜ 颔：点头。 ㉝ 缗(mín 民)：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 ㉞ 襆(pú 仆)：此指被褥。 ㉟ 贶(kuàng 况)：赐、赠。 ㊱ 旗亭：酒店。 ㊲ 酷肖：很像。 ㊳ 讵意：岂料。讵：岂。 ㊴ 佐领：清武官，位在参领之下。 ㊵ 中元节：道教以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祭亡人。 ㊶ 青蚨：钱币名。 ㊷ 夜台魂馁：地下的鬼魂无人祭奠而挨饿。馁：饿。

本文选自和邦额笔记小说《夜谭随录》，其书仿效《聊斋志异》，多记神鬼怪异之事，有些篇目是从他人著作中采摘的，文笔也较粗率，然其中记叙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的作品颇为可观。

这篇小说借鬼蜮而写人世，生动地描述了京郊贫民悲惨的生活境遇，全文弥漫着一种阴冷凄惨的气氛，寄托了作者深沉的哀愍之情。行文效仿聊斋笔法，在纪实性的叙述和描写之中，时而稍示怪异，设置悬念，把现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界自然地衔接起来，波澜横生而又顺理成章，使读者沉湎于作者设置的情景之中并且急切地想知道故事的进展和结局。这应该说是一篇能把握和调控读者阅读心理的成功之作。

京城花户谭九，骑驴前往远郊探亲，日晚，道遇老妇，此为寻常之事。而老妇衣衫破烂却骑着“鞍辔华美”的骏马，这就出现了一个谜。作者随即

闪挪而过，写老妇诚心邀请谭九到其家暂宿，接着便通过谭九所见，描述了老妇家的贫穷状况：破屋两间，土墙及肩，屋中空无所有，只有一盏灯挂在墙上。儿媳衣不蔽体，泪眼愁眉。床头小儿饿得直哭，一派凄惨景象，令人鼻酸。老妇命儿媳烧茶，自己去还借骑的马，归来后又命儿媳备饭，自己出屋代客喂驴，宛然是一位诚朴热情、勤快精明的乡间老妇模样。而其所备待客之饭却又让人困惑不解，“瓦器绝粗”、“以盆代壶”、“折稊为箸”，但菜肴却都是鱼肉，只是饭菜都冰冷难咽。这又是一个谜。饭后闲话，老妇述说了自己的身世，说明了儿媳是巴参领家中婢女，交代了儿媳何以旗装以及骏马和饭菜的来处，前面的两个悬念到这里似乎都已落实，言谈之中，又有意无意地提到老伴郝四的长相，并讲到谭九明日会遇到他。这不仅为后文埋下伏线，而且也隐含着谭九之所以有这次奇遇的真正原因。

作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是很注意细节的交代和描写的，如写儿媳的旗妆，写饭后儿媳就着灯给孩子捉虱子，又写儿媳垂涎谭九吸烟而引起谭九和老妇关于吸烟的一番话题——须知旗人妇女素有吸烟习惯而汉人妇女却很少吸烟。细节的真实性使情景更加逼真生动。

老妇催谭九休息，又嘱托他给老伴捎话，此节是后文的铺垫过渡。待到谭九一觉醒来，见“茅舍乌有”，媪妇皆失，身处古坟荆棘之中，前文闪烁的迷离怪异汇集成了一个更大的悬念，读者必然和谭九一样“不禁毛发森竖”。谭九探亲之后，归途中果遇郝四。郝四泣诉原委，谜底解开，一个令人心酸的悲惨故事也就结束了。

和邦额是个做官的人，而他对贫困百姓的生活状况却是这样的熟悉，并且充满同情地将其悲惨情景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纯用白描，逼真如画，这是很难得的。他写冥间鬼魂的艰窘是为了反衬人间百姓生活的困苦无助，这个意图，作者在文后的议论中直接地宣布了出来：“嗟乎！鬼而贫也，尚有阳世以为不时之需；人而贫也，其将告助于谁氏耶？”其感喟之言，发人深思。

（李永祥）

秦　吉　了　　长白浩歌子

剑南[1]巨家蓄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颇宠之，不使与群婢伍。

时某太守将致仕，以一秦吉了②相赠，绝巧慧，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饮啄，此外无余事也。一日，婢饲鸟，鸟忽言曰："姊哺我，当得一好姊夫。"婢羞，扑之以扇，鸟亦不惊。自是，鸟有所语，婢或戏而答之，或笑而詈③之，习以为常，婢亦不甚介意。盖婢独居一室，鸟即悬其闼④，喁喁⑤小窗，俨然伴侣，人亦莫得问焉。又一日，婢浴于室，忽闻鸟呼曰："姊故好身体，愧我非男儿，见之当销魂欲死！"婢大恚⑥，白身往扑之。适鸟亦新浴，因驯未闭其笼，竟振羽而出，绕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鸟忽洞穿窗纸，翱翔而去。婢遂仓皇无措，深惧主责，顿生狡狯，着衣后即移笼于檐下，径诣主前泣诉曰："婢子偶不谨，闭户澡身，不意为人所中伤，竟放鸟去，情甘罪责，死无怨。"主人素怜婢，且悉众有妒心，果不究典守⑦，而反究他人，其计亦谲⑧矣。既而莫得主（其）人名，亦姑置之。

旬日后，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孺人⑨。其子名绪，犹未婚，方昼读于斋中，俄有鸟飞集其案，作人语曰："为君觅一佳配，盍往视诸？"绪惊而谛观⑩，则一秦吉了，因释卷而逐之。鸟飞甚缓，甫⑪出院门，见有二八妖鬟，青衣红裙，冉冉自外入，鸟忽失所在。绪睨⑫女貌美丽不群，乃托故尾之以行，直入内室，与母絮絮话言，始悉为某巨家婢，而姿容态度，娴雅动人。婢见少年郎，亦时时顾之，两情颇眷恋，但不能通片语。良久，婢自归。既覆主命，言旋其室，空笼故在床侧，瞥见前鸟瞑目拳足，憩息其上，大喜，如获拱璧⑬，将执之复寘诸樊⑭。鸟大噪曰："予为姊奔波几殆，幸得好姻缘，何犹欲以此困我耶？"婢奇其言，诘之。鸟一一缅述，婢顿悟，遽⑮敛其手。鸟亦不飞，止于榻上，谓婢曰："予虽不能如昆仑⑯，出姊于重垣之外，然姊之心事，非予莫与之传。姊果有意乎？"婢腼腆不答。鸟作笑声曰："儿女之态固如是。虑有人来，予且去。"言已，振翮⑰而飞，旋不见。

婢故慕绪之丰采，且耻为画屏姬⑱，反侧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鸟瞷⑲无人，又复爰止⑳。婢招之即下，因言曰："主人甚爱

予，必不忍以珠弹雀㉑；况梁生青年才俊，纵慕少艾㉒，讵屑㉓以婢妾充好逑㉔？费子苦心，恐事不谐，可奈何？”鸟解所言，两翼旋作，至夕始还，乘昏覆婢曰：“梁生之情见乎词矣！”因诵其所吟曰：

“不妨团扇白，只喜玉颜红。
倘遂乘鸾愿，终应跨凤㉕同。”

婢闻而心喜，遂以意授鸟，侵晨复纵之去。乃绪在萧斋㉖，日夕注念于婢，朝起仰视翔禽，颇似畴昔之鸟，因戏曰：“卿能语我可人㉗乎？当为汝立传，俾与苏武之雁㉘并传。”语未已，鸟忽垂翅而下，集于粉垣，与绪对语，致婢相思之意，并所虑之深。绪大悦，因诘婢知书否。鸟答曰：“颇识之。”绪即立草数行，备叙渴衷㉙，兼矢永好，缄封而置之地。鸟即下而衔之，径飞去。绪益骇叹其奇。

乃自此数日，不再见鸟，而婢之音耗顿绝。正怅望间，忽传巨家有婢死，既已藁葬㉚。绪心动，疑而询之，果即意中所属者，大恸，几失声，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鸟衔笺去，婢见之，愧不能书，乃撒玉瑱㉛一事，畀㉜鸟覆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浼㉝绪物色之，啖以重金，则蛾眉不难赎，鸾俦㉞可立效矣。鸟唯唯，衔之高飞。至中途，突遭恶少，试以弹丸，中其颊，鸟遂陨越㉟，身命俱捐。居无何，而婢之祸作。初，巨家以色宠婢，将以列之小星㊱，婢颇不愿，退有后言。迨婢以失鸟之故，嫁祸于人，虽未遭箠楚㊲之威，而同列者靡不侧目㊳，且虑其专房恃宠㊴，行将长舌㊵为灾，遂群起而攻。闻其在室与鸟言，夜半不辍，乃诬以与人有私，播之主耳。主闻之，甚怀醋意，搜诸室内，得绪书，益为勃然，毒加拷讯。婢以事涉荒唐，无能自明，遍体疮瘢，奄奄待毙。主亦不待其死，生纳诸棺，命仆瘗㊶之野。此婢之绝命本末，在绪亦未深知，惟有怆怀埋玉，坐而伤神，不禁隐几而卧。忽梦一女子，羽衣蹁跹㊷，直前敛衽㊸曰：“妾即秦吉了也。与某家姊本同类，渠以善行，得以转轮㊹为人，妾与之邂逅复聚，虑其辱于庸

夫，敬以先容于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姊竟遭铄金[45]，负屈重泉[46]，良堪扼腕[47]。虽然，幸有生机，非君孰与援手？”绪梦中大喜，起而询之。女子戟手[48]一指曰：“郊行百步，薛涛[49]坟固不远也。”顿扑地化为孤鹤，凌空而上。

绪惊寤，即命仆马，访诸邑外。偶忆北堡村名，似合隐语，径诣之，果得婢之葬处，而未敢遽开。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啖[50]仆，同往启之。所瘗故不甚深，及棺静伺，似闻呼吸之声，亟破之，婢果复活，绪遂惊喜如狂。左近有尼庵，卑礼叩之，缅陈其故，尼亦乐于为善，慨然许之。相与扶婢出穴，绪亲负之以行，寄养庵中，资以薪水，然后归。月余，婢竟光采如初。绪乃浼尼为撮合山[51]，托言贫家之女，力白于其母。母往视之，虽一面之识，颇能记忆。婢因泣诉其情。母素爱子，不拂其意，径为之迎娶于家，且因婢故，不与巨家通；巨家亦以婢故，杜绝往来，婢之踪迹因以秘。惟绪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获者，必市[52]而纵之，人咸疑讶。至巨家中落，尼乃泄其春光[53]，而说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外史氏曰：青鸟[54]传言，古今佳话，此婢独何福消受！然以司鸟为职，其事甚雅，其貌亦必轶群[55]，安在掌笺之红线[56]，不足为举案之孟光[57]乎？但非梁生之情痴，纵令巧言如鸟，丽色如婢，恐未必念念不释，况为青衣[58]之下列，竟蹈发冢之嫌，几罹[59]开棺之罪如此哉！世有钟情之士，必以绪为异人。

随园老人[60]曰：鹦鹉能泄人言，此鸟独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图有此侠气。

〔注〕 ① 剑南：古地名，唐十道之一。相当于今四川剑阁县以南，长江以北等地区。 ② 秦吉了：鸟名，亦称了歌、鹩歌，似八哥而大，能学人言。 ③ 詈(lì利)：责骂。 ④ 闼(tà踏)：门。 ⑤ 喁(yóng颙)喁：亲密低语状。 ⑥ 恚(huì惠)：怒，恼恨。 ⑦ 典守：主管、掌管。 ⑧ 谲(jué决)：狡诈。 ⑨ 孺人：明清时七品官员的母亲和妻子称孺人，后遂以尊称妇人。 ⑩ 谛观：仔细观察。 ⑪ 甫：刚、才。 ⑫ 睨(nì逆)：斜视。 ⑬ 拱璧：两手拱抱之大璧，泛指珍奇之物。 ⑭ 樊：笼子。 ⑮ 遽：急速。 ⑯ 昆仑：(唐)裴铏《传奇·昆仑奴》篇载：崔生爱慕勋臣家

之红绡妓，其仆昆仑奴磨勒夜飞入勋臣家，将妓背出。　⑰ 翮(hé 河)：鸟翅。　⑱ 画屏姬：富贵人家的姬妾。　⑲ 睒(jiàn 贱)：窥视。　⑳ 爰止：停止。爰：语首助词。　㉑ 以珠弹雀：喻指得不偿失之事，意为不会轻易放弃珍爱之物。语出《庄子·让王》。　㉒ 少艾：美貌少女。　㉓ 讵屑：岂屑于，哪里肯。讵：岂。　㉔ 好逑：配偶。语出《诗经·关雎》。　㉕ 跨凤：典出刘向《列仙传》：萧史善吹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筑凤台使居。萧史教弄玉吹箫，凤凰来止其居，夫妇跨凤而去。后遂以跨凤喻结为夫妻。　㉖ 萧斋：书房。　㉗ 可人：意中人，可心之人。　㉘ 苏武之雁：《汉书·苏武传》载：苏武为匈奴扣押多年，汉派使者请求释归武，匈奴单于诡言武死，常惠教使者称言汉天子射得一雁，雁足系帛书，言武在某大泽中。单于不得已而让苏武归汉。　㉙ 渴衷：渴慕的心情。　㉚ 藁(gǎo 稿)葬：草草埋葬。　㉛ 瑱(zhèn 阵)：耳饰，耳坠子。　㉜ 畀(bì 毕)：给。　㉝ 浼(měi 美)：请托。　㉞ 鸾俦：美好的配偶。　㉟ 陨越：坠落而死。　㊱ 小星：妾的代称。语出《诗经·召南·小星》篇。　㊲ 箠楚：杖刑。　㊳ 侧目：嫉恨地斜视。　㊴ 专房恃宠：姬妾依仗夫君专宠而骄纵。　㊵ 长舌：搬弄是非，进谗言。　㊶ 瘞(yì 意)：埋。　㊷ 蹁跹：舞姿轻快貌。　㊸ 敛衽：提起衣衿施礼。　㊹ 转轮：轮回转世。　㊺ 铄金：即众口铄金之意，遭到众人的毁谤而受伤害。　㊻ 重泉：九泉，指冥间。　㊼ 扼腕：手握其腕，以示愤怒与痛惜。　㊽ 戟手：伸出食指中指指点。　㊾ 薛涛：唐名妓，能诗，曾与白居易、元稹、杜牧唱和。　㊿ 啖：利诱，贿通。　(51) 撮合山：媒人。　(52) 市：买。　(53) 泄其春光：意为透露内情。　(54) 青鸟：青色鸾鸟，传说为王母使者。见《汉武故事》。后多以青鸟喻爱情信使。　(55) 轶群：超群。　(56) 红线：唐传奇小说中侠女，她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侍女，掌管文书之事，号为内记室。　(57) 孟光：东汉隐士梁鸿之妻，夫妇相敬如宾，世传"举案齐眉"之佳话。　(58) 青衣：侍女。　(59) 罹：遭受。　(60) 随园老人：清诗人袁枚的号。

本文选自长白浩歌子的文言小说集《萤窗异草》。梅鹤山人序云："其书大旨，酷摹《聊斋》，新颖处骎骎乎登堂入室。"

这是一篇凄婉动人的爱情小说，若置之于《聊斋志异》一类作品中，似也并不逊色。《聊斋志异》中《阿英》篇写的也是秦吉了幻化为女，替甘珏撮合，娶鹦鹉所化阿英为妻的故事。本篇可能是受其启迪而作，但二者又各有其特点和长处。《阿英》篇着力刻画了温婉和顺的阿英的形象，展现了一幅兄弟和睦、妯娌相亲的平民百姓家庭生活的温情画面，而异类相猜(误会)和缘分已尽(天意)给这些善良的人们带来了不幸，令读者深感怅惋与无奈，而其动人之处也即在于此。文中秦吉了的形象只是起着一种引渡和陪衬的作用。本篇则是描写一位身份卑贱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秦

吉了则充当着类于《西厢记》中红娘的角色，对整个故事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婢女和秦吉了的不幸是由罪恶的社会现实直接造成的，其内容具有更强的批判性和战斗性。

巨家之婢与笼中之鸟同是主人宠爱的玩物，她们又都慧黠可人，相依相怜，俨然成了闺中亲密的伴侣。小说首段文字，写闺中调谑，鸟儿巧慧善言，少女羞态可掬，宛然如见。而秦吉了的挑逗之语，正是为了唤起和鼓励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鸟儿突然振羽飞去，少女巧计解脱困境，这就为情节的进展设置了悬念，为后文埋下了伏笔，可见作者的行文跌宕有致，是颇得聊斋之趣的。

悬念随即解开，原来秦吉了飞走是为了撮合婢女与书生梁绪的姻缘。待到二人在梁家相遇，一见倾心，两情眷恋，秦吉了也就在两颗年轻的心中播下了爱的种子。而写婢女回家后，见鸟儿已返这一段文字可谓是绝妙的传神之笔：那鸟儿"瞑目拳足"，憩息在空笼上，婢大喜，自然要赶快把它捉入笼中，而鸟儿却委屈地大叫："我为姐姐跑得快累死了，侥幸找得了个好姻缘，为何还要用这个来关我呢？"已经得到自由的鸟儿是不愿再回到笼中的，不仅如此，它还要帮助少女获得自由和幸福，自告奋勇为她与意中人传情达意。

然而，对于人来说，脱出牢笼却不像鸟儿那么容易，社会的现实使少女自然会产生种种顾虑。她明白自己的奴仆身份，作为主人宠爱的玩物，主人不会放她；而令她更为担心的是身为官宦子弟的梁绪，虽然迷恋她的美色，恐怕也不会娶个婢妾做夫人。她向秦吉了倾诉自己的苦衷。于是鸟儿更不辞辛苦地去证实梁绪的心思，为他们传诗递笺，衔送信物。它所播下的爱情种子，终于含苞欲放了。

鸟儿向往着自由的飞翔，婢女渴求着爱情和幸福，可悲的是她们都为自己正当而美好的愿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鸟儿遭恶少的弹丸而身亡，婢女则因招嫉受诬，被横暴的主人毒打活埋，卑劣的人性和残酷的现实又酿制了这一出血淋淋的悲剧。

小说的结局写秦吉了幻化为"羽衣翩跹"的女子，在梁绪梦中现身，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而痴情的梁生，冒着触犯刑律的风险，破坟开棺，使婢女死而复生。二人终于结为夫妻。这种"生旦团圆"的结局，是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此类作品的一种常用的模式，它当然是虚幻的，或者说是理想化的。但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作者正是要用这种结局，来充分肯定人们对自由和幸福的追

求是合理的、不可抗拒的，热烈地赞美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对黑暗的、罪恶的社会制度予以愤怒的否定和批判。有人根据西方美学中有关悲剧的定义，认为这种结局会削弱悲剧的批判力度，笔者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须知写光明对黑暗的胜利，正义对邪恶的胜利，是会使悲剧的内涵得到升华，给读者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的。　　（李永祥）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李海观

——《歧路灯》第三十九回

话说孔耘轩与诸友送的惠、谭师弟归去，程嵩淑向张类村道："类老，咱回去再坐坐罢？"孔耘轩道："正好。"一同回来，进了客厅。程嵩淑道："我也要掉句文哩，耘老听着，竟是洗盏更酌，浇浇我的块垒，强似那'羯鼓解秽'①。"孔耘轩道："我知道程兄酒兴尚高，原就想请回来再吃几杯儿。"因命弟缵经另续残酌，又揩抹桌面，点起蜡烛，重新整上酒来。

张类村道："我陪茶罢。"程嵩淑道："类老，你先说古人樽酒论文，原是佳事，但座间夹上一个俗物蠢货，倒不如说闲散话儿。你看老惠那个腔儿，满口都是'诚意正心'，岂不厌恶煞人。"张类村道："论他说的却也都是正经话。"程嵩淑道："谁说他说的不正经了？朱子云，舍却诚意正心四字，更无他言。这四个字原是圣学命脉，但不许此等人说耳。我先是一来为是谭学生现今的业师，耘老特请的客；二来我怕犯了名士骂座的恶道，不然我就支不住了。"孔耘轩道："诚意正心许程朱②说，不许我们说；许我们心里说，不许我们嘴里说；许我们教子弟说，不许对妻妾说。诚意正心本来无形，那得有声。惠老是画匠，如医书上会画那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心肝叶儿。"程嵩淑笑道："你先也只怕后悔错请下我这陪客？"孔耘轩道："请谭亲家哩先生，岂有不请三位之理。就娄潜斋在家，今日也要请的。咱们岂能忘孝移于泉下？"

说罢，三人都觉恻然。

却说程嵩淑因孔耘轩说到娄潜斋，便说道："这潜老才是正经理学。你听他说话，都是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之气，所以他弟兄们一刻也离不得，子侄皆恂恂有规矩。自己中了进士，儿子也发了，父子两个有一点俗气否？即如昨日我的东邻从河间府③来，路过馆陶④，我问他到馆陶衙门不曾？他说：'与娄潜斋素无相交，惹做官的厌恶，如何好往他衙门里去？'因问潜斋政声何如，敝邻居说：'满馆陶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是说青天老爷。'无论咱知交们有光彩，也是咱合祥符⑤一个大端人。二公试想，咱们相处二十多年，潜老有一句理学话不曾？他做的事儿，有一宗不理学么？偏是那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即令侥幸个科目，偏偏的只一样儿单讲升官发财。所以见了这一号人，脑子都会疼痛起来。更可厌者，他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却不省的。他靠住大门楼子⑥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⑦！"张类村道："嵩老说不会治家，其实善分家；不会做官，却极想升官。"程嵩淑道："这还是好的。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搁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好不恨人。"众人不觉哄堂轩渠大笑起来。程嵩淑酒性才高，豪气益壮，又说道："咱数人相交，原可以当得起朋友二字。但咱三人之所以不及潜老者，我一发说明：类老慈祥处多断制处少，耘老冲和处多棱角处少，我便亢爽处多周密处少。即如孝移兄在日，严正处多圆融处少。惟娄兄有咱四人之所长，无咱四人之所短。城内死了一个益友，又走了一个益友，竟是少了半个天，好不令人气短。"孔耘轩道："咱改日相约，竟往馆陶看看娄兄去。"张类村道："咱就来年定个日期，离咱祥符也不甚远。"程嵩淑笑道："到他衙门，先说俺们是来看你的，不是来打抽丰⑧的。临行时每人四两盘费，少了不依，多了不要。咱们开个我不伤廉，他不伤惠的正经风气。"孔耘轩道："嵩老讲了一场理学，可谓允当。但咱

祥符城中还有一个大理学，偏偏遗却。”程嵩淑道：“谁呢？”孔耘轩道：“请再想。”程嵩淑把脸仰着道：“我竟是再想不来。”孔耘轩道：“我说出来二公俱要服倒。”程嵩淑道：“你说。”孔耘轩道：“可是谁呢，娄潜斋令兄。”程嵩淑连点头道：“是，是，是。这个理学却一发不认得字。”张类村道：“也难得这位老哥，只是一个真字，把一个人家竟做得火焰生光的昌炽。”程嵩淑道：“那些假道学的，动动就把自己一个人家弄得四叉五片，若见了这位老哥岂不羞死。尚恐他还不知羞哩。”

三人豪谈未已，各家灯笼来接。张正心搀着伯父，程嵩淑亦起了身，孔耘轩兄弟相送出门，分路而去。

不是东汉标榜，不是晋人清谈，

三复这个真字，胜读格言万函。

且再说本日傍晚，惠养民同徒弟坐车而归。到胡同口下的车来，谭绍闻自回家去。惠养民提了一包果子，进了南院。口中便叫道：“三才呢？”继室滑氏把孩子放下怀来，说道：“你爹叫你哩，你看提那是啥？”惠养民一手扯着，到房内坐下。解开包儿，给了两个酥油饼儿。滑氏捧过一杯茶来，说道：“你进城来，每日大酒大席，却叫我在家熬米汤配咸菜吃。”惠养民道：“明早就割肉，买鸡子。”滑氏道：“还得我去做，做成时大家吃。”惠养民道：“我适才过十字口，在车上坐着，看见熟食案子摆出街来，有好几份子，烧鸡、烧鸭、烧鹅鸽、猪蹄、肥肠都有。你要吃什么，叫两仪买去。床头有现成的钱，那是西院送来买菜钱，就不许买肉么？”滑氏道：“两仪今日他伯叫的走了，说菜园里栽葱哩。我正要说你哩，适才你进门来就叫三才儿，说起买东西，你才想起两仪来，这可是你偏心么，可不是我把你的前窝儿子丢在九霄云外。我所以不想在家里住，他大母眼儿上眼儿下，只像我待两仪有些歪心肠一样，气得我没法儿，我说不出口来。”惠养民道：“你何尝偏心，我看着哩。”滑氏道：“偏心不偏心也不消说他。你去街里买些东西，现成有西院送的酒，不是我口馋，也要筛盅酒儿，吃着商

量句话儿。趁两仪不在家——不是避着他吃东西，他大了，怕翻嘴学舌的，我又落不是。”惠养民道：“这行不得。我是一个先生，怎好上街头买东西呢？”滑氏道：“你罢么！你那圣人，在人家跟前圣人罢，休在我跟前圣人；你那不圣人处，再没有我知道的清。你想咱在乡里没钱买东西，就是买的来，也人多吃不着。如今这钱都是你教学挣的，我吃些也不妨，也不枉我嫁你一场。要不为这，我嫁你这秀才图啥哩，图你比我大十几岁么？我跟你进城来图啥哩，图给你膺做饭的老婆子么？”惠养民笑道：“等黑了，街上认不清人时，我去给你买去。何如？”滑氏道：“再迟一会月亮大明起来，也认清了，不如趁此时月儿未出，倒还黑些。你去罢。”于是向床头取出二百钱，递与惠养民。

惠养民接钱在手，提了一个篮儿，又衬上一条手巾，出的胡同，径上十字口来。检个小孩子守的案子，也不敢十分争执价钱，买了一篮子回来。

滑氏一看，果然件件都有。说道：“我去厨下收拾，你抱着三才儿。休叫他睡，叫他也吃些。”惠养民道：“知道。”滑氏进厨房洗手，将熟食撕了几盘子，热了一壶酒来。惠养民抱的三才早已睡熟，滑氏道：“叫孩子也吃些，怎的叫他睡了？”惠养民道：“小孩子家，才吃了两个果子，不敢再吃腥荤东西。睡了倒好。”滑氏道：“你就抱着他睡，我与你斟酒。”惠养民道：“我白日酒已够了。”滑氏道：“我一个怎的吃？”于是斟了两盅，一盅放在丈夫面前，一盅自放面前，各人呷了一两口，动起箸来，惠养民酣饱之后，也不敢多吃，滑氏吃了些儿。惠养民道：“该与两仪留些儿。”滑氏道：“你不说我忘不了，厨下我留着哩。”惠养民不再言语。

滑氏吃了两三盅，又与丈夫斟了一盅，说道：“我有一句话对你说，你休恼我，我也知道你不恼，我也不怕你恼。咱与他伯分了罢？”惠养民笑道：“你说这话是何因由？”滑氏道：“我是怕将来日子过不行，”因指着惠养民抱的三才儿，“孩子们跟着受苦。”惠养民道：“咱哥一向极好，岂可言分？”滑氏道：“他伯也还罢了，他

大母各⑨不住人。”惠养民道：“咱嫂也是个老实人，有啥不好呢？”滑氏道：“你这男人家，多在外少在家，像我受了屈，想对你说，又怕落人轻嘴。只等憋的急了，才说出来。他大母实不是良善人，你可知道，你那前头媳妇子，是怎死哩？”惠养民道：“害病死哩，有什么意思？”滑氏道：“害哩是啥病？你且再想，像那贤慧有气性的就会死，像我这不贤慧的糊涂虫就死不成。所以年内孔家到咱家说学时，我一力撺掇，携眷就教成，不携眷就教不成，原是我怕他大母的意思。你还在鼓里装着哩。”惠养民道：“你说这也有点傍墨儿。但只是咱欠人家四十多两行息银子，俱是我埋前头的带娶你花消哩。咱哥地里一回，园里一回，黑汁白汗挣个不足，才还了一半，还欠人家二十五两。你那时不该叫你公公少要些？”滑氏道：“那天杀的，恨不得把我卖个富贵哩。那时东乡里有个主，比我大一岁，只出十六两，我贪恋你是个前程人，情愿抬身到咱家。那天杀的，跟俺小叔子贼短命的，就趁着你的岁数大，只是争价钱。偏你也就娶哩热，你若放松一点儿，只怕二十两，他也依了。再迟迟，我就要当官自主婚嫁哩，他爷儿两个都是没胆的，怕见官。你是性急，多费了二十来两，你怎能怨的别人？究起来，我带的两大包衣裳，也够十两开外哩。你只说这两包衣裳，你拿出当票子算算，你当够七八串钱没有？”惠养民道：“到底分不成。我现居着一步前程，外边也有个声名，若一分家，把我一向的声名都坏了。人家说我才喘过一点儿气来，就把哥分了。”滑氏道：“声名？声名中屁用！将来孩子们叫爷叫奶奶要饭吃，你那声名还把后辈子孙累住哩。你想他伯家，就是一元儿一个，却有两三个闺女。咱两仪、三才是两个，现今我身上又大不便宜，至晚不过麦头里。一顷多地，四五亩园子，也没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一元儿独自一半子，咱家几个才一半子，将来不讨饭还会怎的？你如今抱着三才儿你亲哩，到明日讨饭吃，你就不亲了。你现今比我大十四五岁，就是你不见，我将来是一定见哩。我总不依你不分！”一面说着，一面扭着鼻子，脖子一逗一

逗哭将起来。“凭你怎的，我是一定要把这二十多两学课，给孩子留个后手，也是我嫁你一场，孩子们投娘奔大一遭儿。要是只顾你那声名，难说我守节不嫁，就没个声名么？像俺庄上东头邓家寡妇守了三十年节，立那牌坊摩着天，多少亲邻去贺。难说我没见么？”哭的高兴，肚里又有了半壶酒，一发放声大嚎起来，声声只哭道：“我——那——亲——娘——哇，后——悔——死——了——我——呀！”惠养民发急了，只说道：“你休哭，我有主意，谁说一定不分哩。”这正是：

只缘花底莺鸣巧，致令天边雁阵⑩分；

况是一声狮子吼，同胞恩谊淡秋云。

可怜惠养民听的不是莺鸣，乃是狮吼。这个每日讲理学的先生，竟把那手足之情，有些儿裂了璺⑪。

又有诗云：

从古泪盈女子腮，鲛人⑫无故捧珠来，

总缘悍妒多奇想，少不称心怒变哀。

〔注〕 ① 羯鼓：古羯族乐器。形如漆桶，两头蒙皮；击用两杖，音声急促高烈。解秽：意为解除心中秽恶。《羯鼓录》载：唐明皇最爱羯鼓，一日听琴，对高力士说：“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② 程朱：指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及朱熹。③ 河间府：府治在今河北河间县。 ④ 馆陶：县名，今属河北省。 ⑤ 祥符：旧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⑥ 大门楼子：喻指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 ⑦ 城狐社鼠：在城脚做窝的狐和在社神下做窝的鼠，比喻倚恃权势作恶的小人。 ⑧ 打抽丰：即打秋风，利用各种关系、借口向人索取财物。 ⑨ 各：通“搁”。 ⑩ 雁阵：这里比喻同胞兄弟。 ⑪ 璺(wèn 问)：指器皿上出现裂纹。 ⑫ 鲛人：古代传说中的人鱼。《博物志》载，鲛人善织绡，“泣而出珠满盘”。后遂以鲛人捧珠喻指女子哭泣。

本篇系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第三十九回。

关于《歧路灯》的创作，作者在此书的《自序》中说：“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可知这部小说从乾隆十三年(1748)动笔，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脱稿，前后共历三十个春秋，是作者倾注了后半生的

全部心力写成的。而且，他“存心淑世”，把小说当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的“劝世文”来写，写作态度严肃而认真。但亦如这篇《自序》中表明的，理学大师朱熹“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的说教，为作者所精研而力行，成为他的创作圭臬。他寄情寓志于“稗官”，是以理学家之心、小说家之笔仿效戏曲史上《悯烈记》、《芝龛记》之类教化剧。所以，他精心结撰的《歧路灯》，既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较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又是一部道学气味甚浓的小说。

就题材内容而言，《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部教育小说。全书一百零八回，描述了乡宦子弟谭绍闻由误入歧途、败家辱身，到回头向善、复兴家业的全过程。作者的立意就是通过这个败子回头的故事训诫世人：“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奉劝那些“陷溺日久”而“良心未尽”的失教子弟接受教育，改过自新。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被尊崇为“八字小学”、“八字孝经”，至嘱要“镂之以肝，印之以心，终身用之不尽”。这八个字，确如清义堂本杨懋生序文所说，是作者“以无数阅历、无限感慨”寻思而出的，是在为小说的思想建构“架堂立柱”，也是以此为满天下子弟点亮了一盏歧路明灯。作者的这种创作主旨，无疑是以他在小说中提倡的“正经理学”即儒家正统观念为核心，并且打上了封建宗法的烙印。但从全书的具体描写看，他以形象的笔墨，醒目地提出了世宦子弟的教育问题，不仅在封建时代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就是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围绕着谭绍闻覆败成立的过程，小说全面地展示了封建世宦家庭在“怎样教育后代”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其中所涉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诸多方面，都不乏具有启发作用的经验教训。

最有认识价值的，是作者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逻辑，对主人公谭绍闻的生活道路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其笔触的锋芒以“修身”为中心辐射整个社会，在相当开阔的背景中揭示了造成主人公堕落的多种社会因素。这样的总体构思，决定了他在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展现我国十八世纪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人情面貌；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种种情状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被描写得活灵活现、生动逼真，创造了清代中叶中国下层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画卷。而且，这幅画卷以其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已经腐败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无论何种药方，都救不了这个社会，自然也救不了当时的教育。

这里选录的，即是演述谭绍闻人生道路上“从师”的一个插曲，写他婚后听了妻子慧娘的匡劝，不再狂嫖滥赌，表示要收心读书。岳父孔耘轩便

为这个有意归正的女婿请了三等秀才惠养民做教师，并在上学两月后，设酒席谢师，还请了绍闻父亲生前好友张类村、程嵩淑、苏霖臣陪光，以“尽一芹之敬”。这一回几乎没有在谭绍闻身上正面落笔，但作者用对照的手法，着力刻画了程嵩淑和惠养民这两个人物，从侧面揭示了在谭绍闻沉沦堕落过程中，择聘教师的好坏对他的影响和作用。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是这一回的重心。程嵩淑酒性才高，豪爽坦直，是个正人君子形象。作者便借他之口，对谭绍闻的几位业师作了或褒或贬的品评。程嵩淑视为“知己”、极力夸奖的是谭绍闻第一位业师娄潜斋。娄潜斋博雅端方，“尽足做幼学楷模”，谭绍闻在他的教导下，读书上进，每日咿唔之声不绝。后来娄潜斋中举，入京会试。谭母王氏识见短浅，请来个劣等秀才侯冠玉继任西席。这侯秀才偷情放纵、无心授读，从此谭绍闻无人管束，便整日耽于玩耍，遂趋下流。这次延聘的惠养民，本是三等秀才，绰号“惠圣人”，不劣却腐，满口都是“诚意正心”，厌恶煞人。所以，程嵩淑对孔耘轩直言指出：“那人本底子不甚清白，岂不怕误了令婿？”谭绍闻自择了这样一个俗物蠹贷做业师，受到的影响自然也不甚清白，又谈何在沉沦中自拔？

程嵩淑无疑是理学信徒，但他不满理学队伍内部充斥着各类俗儒庸儒的状况，因而在樽酒论文时，激烈反对假道学，力主倡导“正经理学”即“真”理学。他以娄潜斋的文行出处为范例，强调这种“正经理学”治家能“把一个人家竟做得火焰生光的昌炽”，做官能使得“境内个个都是念佛的，连孩子、老婆都说是青天老爷”。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具体摹写，也是作者政治理想的体现。而对于假道学，程嵩淑作了形象的比喻：“他说的不出于孔孟，就出于程朱，其实口里说，心里却不省的。他靠住大门楼子吃饭，竟是经书中一个城狐社鼠。”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学嘴银钱心，搁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是假道学最恨人之处。而惠养民就是这样一个借经书骗饭害人的城狐社鼠，是这种充满铜臭味的假道学的典型。显然，作者在惠养民这个人物登场时，安排程嵩淑“讲了一场理学”，犹如给一幅人物画添上点明题旨的款识，就是要让读者从假道学如此这般的形相中，对惠养民的可卑嘴脸作全面的剖视。

这一回的后半部分，即是通过惠养民回到家中与续弦滑氏的一场对话，用他自己的言行凸现其真实面目。滑氏是再醮妇人，按理学教义本应守节不嫁，而惠养民“性急”，多费了二十来两银子娶来作继室。这一有碍理学贞节观的婚姻，作者用笔极尽皮里阳秋之妙，毫不留情地把惠养民的“圣人”面具摘了下来。而在滑氏面前，惠养民还要时时摆出理学先生的架

势，拿出“诚意正心”的话头，不由招来这个刁钻女人的厉声痛斥：“你那圣人，在人家跟前圣人罢，休在我跟前圣人；你那不圣人处，再没有我知道的清。”滑氏这几句话，又是挖苦，又是嘲讽，明快无隐地把“惠圣人”虚伪庸腐的灵魂剥露了出来。特别是当滑氏提出要和大伯分家，惠养民的假道学更是丑态毕现。他心知大哥对自己“一向极好”，担心“若一分家，把我一向的声名都坏了”。然而，这个每日讲理学的先生经不住滑氏一哭一闹，就随妻负兄，让手足之情出现了裂纹，在人伦上撤了座位。

《歧路灯》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善于以写实的手法，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一回中“程嵩淑擎酒评知己”，就是把他自己和类老（张类村）、耘老（孔耘轩）的性格与潜老（娄潜斋）逐一对照，并加以细致的辨析。显然，作者的审美创造是有意贯注在人物个性的开拓上，因而用笔能“出以浅言絮语，口吻心情，各如其人”（《国朝中州诗钞》卷十四）。如程嵩淑、孔耘轩、惠养民、滑氏等，即仅在一个回目的有限篇幅中，也都写得妍媸毕现，各具形态。

作者无疑借鉴了《史记》“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如这一回中的人物描写，始终是在客观超然的叙述中进行的。作者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而是完全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通过日常生活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使人物本相的某些方面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如写惠养民不想上街买东西，他对滑氏说：“我是一个先生，怎好上街头买东西呢？”遭到滑氏痛斥后，又说：“等黑了，街上认不清人时，我去给你买去。”上街时，“提了一个篮儿，又衬上一条手巾”，到了十字街口，“检个小孩子守的案子，也不敢十分争执价钱，买了一篮子回来”。这些描写，充分发挥了人物自身的行动性，而且抓住了人物最富特征的细节，虽然近乎是日常生活的白描，但都在写人物的点睛之处，把一个假道学的渺小可卑的灵魂须眉毕现地勾画出来了。

（蒋松源）

吴中才女　　王槭

金陵沈某，慕吴下[①]山水之秀，买舟往游。一日，至元墓[②]幽僻绝胜处，流连忘倦。而燥渴思饮，见道旁茅舍数椽，门庭雅洁，花木交映。有老妪倚门立，沈前揖求饮。妪询姓名居址，延

入饷以果茗。觉竹屏帘幕间仿佛有丽人行走。沈问室中何人，姬曰："一小娘子，为老身所乳养，性厌城嚣，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见，老姬颔之。未几，环珮琤琤，香风习习，女郎盛服而出。沈瞻拜神驰，罔知所措。姬询知沈未授室，谓女曰："老身阅人多矣，无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乎？"女含羞不语。姬曰："好姻缘岂宜错过？"乃置酒成礼，指心誓日，期以永偕。沈遂移寓元墓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后沈以应试归。荏苒将度岁，忽一人自姑苏来，投书于沈。拆视之，绫帕一方，绣诗其上曰："细刺文绫③记别言，殷勤留寄白门轩④。残针点点传愁绪，线笔行行隔泪痕。除却赠人桃叶渡⑤，任凭贳酒杏花村⑥。他年崔护⑦如相忆，青冢⑧持来招怨魂。"沈览诗，悲疑交集，往苏州访故处，仅见荒坟二冢。询之，乃吴中十七岁才女死葬于此，傍一冢，乳娘也。

〔注〕 ① 吴下：泛指吴地。吴，地名。泛指我国东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 ② 元墓：即玄墓，山名。为避康熙讳改。山在江苏吴县西南。又名邓尉山、袁墓山。相传东晋郁泰玄葬此，故名。 ③ 文绫：华美的丝织品。 ④ 白门轩：指沈某家。白门，本为南朝宋都城建康城西门，后遂称金陵（今南京）为白门。轩，有窗的长廊或小室，代指房宅。 ⑤ 桃叶渡：渡口名。在江苏南京秦淮河畔。相传因晋王献之曾在此送爱妾桃叶而得名。 ⑥ 贳（shì 视）：赊欠；杏花村：因唐杜牧《清明》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后因以杏花村泛指卖酒之处。 ⑦ 崔护：唐博陵人，字殷功。贞元十二年进士，终岭南节度使。有《游城南》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事者因此演为崔护与门中少女的恋爱故事。 ⑧ 青冢：汉王昭君墓。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相传冢上草色常青，故名。也泛指坟墓。

本篇采自王槭《秋灯丛话》。《秋灯丛话》十八卷，五百余篇，多短小精悍，颇具《聊斋》风格。其中不乏志怪名篇，被时人称为模仿唐宋说部的上品，倍受当时著名学者纪昀等人的称赞。

《聊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志怪题材表现作者乃至人民的愿望和理想。本文作为聊斋类志怪小说《秋灯丛话》的代表作品，自然也具有这一特点。在封建时代，男女婚姻没有自由，讲究的就是个门当户对、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本文则不然，金陵沈某在旅游元墓山时燥渴思饮，到路旁的茅舍求浆，觉室中有丽人行走，即欲一见，且直接提出要求，毫无礼教约束。而老妪一经请求，也当即应允，并无推托；未几，丽人自室中盛服而出，少有扭捏之态。这还不足为奇，奇的是老妪询知沈未授室，即主动请婚；丽人虽含羞不语，亦不反对；于是马上"置酒成礼，指心誓日，期以永偕"。虽略嫌草草，但显然彰显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礼教的婚恋自主之理念，具有反封建的理想色彩。后沈某返里应试，女千里寄书，绣诗于绫帕之上，表示忠贞不渝的爱情，亦与"郎才女貌"的旧婚姻模式相异，显然意在颂扬"吴中才女"之才，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显然也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及《聊斋》艺术成就时曾盛称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本文作为其后继者，虽就体裁而言是一篇典型的志怪小说，但在艺术方面，它显然打破了六朝志怪小说有闻必录、粗陈梗概的写法，而以《聊斋》为楷模，借鉴了唐传奇"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的艺术手法。写道旁茅舍，是"门庭雅洁，花木交映"；写女郎之盛服而出，是"环珮琤琤，香风习习"；至于老妪口吻毕肖的语言；女郎才情并茂的诗歌；更使全文所叙之故事、人物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使全文具有了诗的意境和韵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的传奇风格。　　（王恒展）

晴雯撕扇　　曹雪芹

——选自《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原文略）

《晴雯撕扇》见于《红楼梦》第三十一回。题目为笔者所拟。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晴雯应该是其中一个极具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红楼梦》中的这个片段从晴雯、宝玉开始拌嘴写起，一直写到争吵升级、几成僵局，然后忽然急转直下，两方尽弃前嫌、言笑晏晏了。作者非常善于描写人物，在"晴雯撕扇"这个片段里，主要是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作者运用言语来表现人物感情活动、性格特

征的能力是极为高超的，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段文字中所蕴涵的感情脉络曲折绵延、乍隐乍显，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撕扇子”似乎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有名的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她也有过类似的行为“撕绸缎”，据说她仅仅为了取乐，闲来无事，就把许多珍贵的缯帛撕成一条一绺的，这一形象未免让人反感和难以接受。天真得还有几分童心的晴雯自然不能同褒姒这样恃宠而骄、奢侈傲慢的贵妇人相比，在曹雪芹深情邈邈的笔下，晴雯是一个纯真爽快、聪明伶俐的令人喜爱的少女形象。她做出一些娇嗔任性的举动，如跌坏了扇子不肯认错、还要同主人顶嘴，等到宝玉先表示让步，她还要不依不饶，故意撕坏一两把扇子……这些举动无一不表现出晴雯的率真明朗的性格，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或许她的这些行为不够“占理”，但作者所塑造的这个人物绝对有性格，正所谓“栩栩如生”，是一个呼之欲出的伶俐少女。作者以极具表现力的细节描写，赋予了人物以鲜活跃动的艺术生命力。

曹雪芹善于写人。这一段通篇都写人物对话，而且似乎还没有什么正经话——不是毫无道理的争吵话语，就是嫉妒小性的讽刺挖苦，要么就是插科打诨的玩笑话，然而通过这些漫无边际的闲言碎语，一个个迥然相异的人物性格却凸现出来。我们看到晴雯那刁蛮伶俐、不肯服输的小性子，宝玉的急躁武断、不管不顾的少爷脾气，袭人委曲求全、小心谨慎的“通房”作派，而半路杀出来的林黛玉的旁敲侧击、调侃打趣，既体现了她的聪敏机智，也表现出她一贯的“口无遮拦”、胸无城府。

读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会沉浸在一种摇曳多姿、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里。作者在把握叙事分寸上火候甚佳，忽而电闪雷鸣，忽而和风细雨，刚才还是冲突紧张、不可开交，转瞬又是笑语联翩、情意绵绵。小说以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轻盈流畅、疾徐有致的叙事节奏，表现了异彩纷呈的生活之美。从“争吵”这样非常日常化的生活琐事描写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纯净天真的少年人情怀。虽然这是一场语言的交锋，但它有别于官场应酬的虚伪世故，也不同于商场谈判的暗含玄机，而是道地的小孩子拌嘴，蛮横又单纯，看去调皮可爱。

在《红楼梦》中，晴雯和宝玉两人之间，确有着一些微妙的情感，作者也多次暗示这一点。但是毕竟还是把二人关系定位为一种纯真、隐秘的情愫，这样若有若无的处理，让他们彼此的倾慕爱悦犹如春天的原野，“草色遥看近却无”，那样生机盎然，又那样纯真动人，就像清晨绿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纯净美好。很多关于《红楼梦》的评论都谈到宝玉的民主倾向，从

不对丫头摆出主子威风，表现出超越流俗的善良敦厚，其实作者不仅善于描写怡红院里的自由平等气象，更为擅长描摹少男少女的纯真情怀，写出了富有诗意的、可以净化人的心灵的纯美的感情篇章。（孙丽华）

宝玉挨打　曹雪芹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第三十四回

（原文略）

《宝玉挨打》见于《红楼梦》第三十三回、第三十四回。题目为笔者所拟。

“宝玉挨打”是封建贵族阶级叛逆者贾宝玉与封建正统派人物贾政两种世界观、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反映了贾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贾府与社会上其他地主阶级集团的矛盾关系。从艺术表现方法来看，作者融会了戏曲舞台艺术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把诸种矛盾关系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个舞台上。依照戏剧冲突的展开，人物有次序地交错登场，传达和展现了人物的性格与内心奥秘。对登场人物，作家按照主要冲突张力的大小强弱，把各种人物的行动尺度分配到场景的各个方面，构成有节奏的行动线，始终让读者的欣赏视点保持清新的感觉，去追踪作者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思索生活的复杂性。在人物描写上，作者深刻、准确地紧紧抓住每个出场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或浓或淡或简或繁地让人物在自己的表演中，线条分明地显现出各自的面目。

宝玉挨打的近因，是贾宝玉为金钏投井伤心，信步走到大厅，意外地和贾政“撞了个满怀”，贾政大加训斥，并提起贾宝玉接待贾雨村时不争气的样子。正在这时，忠顺王府派人来讨琪官，引起了贾政的恼怒，贾环又趁此利用金钏投井，捏造宝玉强奸不遂，致使金钏投井，这更是火上浇油，于是贾政大叫：“拿宝玉来！”开始了一场毒打。

其实上述所列事件乃是“果”，不是“因”。宝玉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危及了贾政所属阶级，乃至“祸及于我”。

原来在那个封建大家庭里，贾宝玉这个“逆子”，不愿走贾政规范的“仕途经济”和“读书应举”的道路。他痛骂讲这种话的人为“沽名钓誉”、“国贼

禄鬼”，那么深通此道的贾雨村之流，自然使他深恶痛绝了。

不仅如此，贾宝玉还同情被污辱与被迫害的奴婢、出身微贱的演员，他甚至认为他们的品格精神超过了主子。他对金钏之死表露了深深的同情和不安，而杀死金钏的恰是所谓“宽仁慈厚”的王夫人。贾环诬告贾宝玉，表明了贾环善于随机应变的下流胚子的性格，透出赵姨娘与王夫人积怨很深的矛盾。至于贾宝玉与蒋玉函相互交往，彼此倾慕，互赠表记，这是事实，但绝不像贾政所说“在外流荡优伶”。贾政怕贾宝玉收留蒋玉函而“祸及于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忠顺府长府官说得明白：“下官此来，并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爷知情，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

这位“下官”的话说得非常得体，外松内紧，表面上尊重贾政，话语里却处处拿王爷压人。对于一向自负的贾政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污辱。因为来人登门就要人，并且说“敢烦老先生做主”，“求老先生转致令郎”，倒像是贾政同儿子合谋窝藏一个“戏子”。尤其是长府官说：“公子也不必隐饰；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说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岂不念公子之德呢？”宝玉说：“实在不知，恐是讹传，也未见得。”那长府官冷笑两声道：“现有证据，也当着老大人说出来，公子岂不吃亏？——既说不知，此人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这话虽是对宝玉说的，但骨子里也是在对贾政施加压力。王府长官当着贾政的面审问起自己儿子，这不仅给贾家丢了脸，并且危及贾政自身，难怪贾政要说“祸及于我”的话了。冲突已是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看来是要开打了，但这时作者却将笔锋轻轻一转，插入聋子妈妈打岔一节。这不是闲笔，作者以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一个麻木了的、失去同情心的老奴婢的形象，使人感受到封建阶级给她的残酷毒害，业已扭曲了她的人格。另一方面，在场面调度上，作者此处把情节的韵律暂降一度，用喜剧性的场面来加强后文紧张气氛的突变性。所以，在这个小插曲之后，作家立刻把矛盾冲突拉回到“打”这个旋律，由贾政喝命小厮们把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到贾政自己动手狠命打宝玉，冲突节节上升，矛盾的焦点统统汇集到这一“打”上。贾政“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的又打了十几下”，这三个连续性动作，传达出贾政对于宝玉“祸及于我”的愤怒；甚至包含有对贾宝玉不走封建正统道路，可能酿到杀父杀君，危及本阶级的恐惧；也含有自尊被忠顺王长府官刺伤后的发泄。总之，贾政毒打贾宝玉反映了贾政既痛恨，又自我感到无能的复杂心理。

贾政这一打引起了各方面的矛盾，形成了种种冲突。由于各个人和宝

玉的关系不同，因而对宝玉被打的态度和反映也有所不同。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个特殊点，刻画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其复杂的内心活动。

第一个上场拦阻的是王夫人。看见贾政把宝玉打得半死，又扬言“用绳勒死”，便抱住宝玉大哭起来。看来这是王夫人出于对宝玉的母爱，可是，本质地说，王夫人重视的是宝玉生存与否关系到她在贾府中已经取得的特殊地位。问题很清楚，对贾政来说，倘若叛逆者贾宝玉的思想行动危及封建阶级，酿到杀父杀君的地步，那就“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至于财产和权利的继承，贾宝玉不肖还有别人呢——至少贾环还算一个。王夫人一提起贾珠，贾政听了便“泪更似走珠般滚了下来”。贾珠何以值得贾政和王夫人如此怀念？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宁二府时，对贾珠的生平作过简略的介绍：原来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三十岁便娶妻生子，在科举场中已显露头角，是一个按封建礼教教育出来的青年公子。贾政对亡故多年的贾珠落泪，而对于不肖之子贾宝玉恨不得活活打死，可以想见贾政与宝玉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对王夫人来说，如今宝玉是她的命根子。宝玉嫡长子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王夫人在财产和权利继承方面的优越地位，失去了宝玉也就失去了一切，更何况宝玉为贾母所爱，更增强了王夫人在贾府中的权势。王夫人并不反对贾政对宝玉进行教育，但反对打死宝玉，这岂不是也绝了王夫人，“叫我靠哪个？”

贾母也不反对教育宝玉，但她反对贾政的教育方法。其观点近似贾赦：贵族之家的子弟，理所当然的做贵族，做官，不必因为读书而坏了身体。更何况宝玉身段气派像他爷爷，出世不凡，更增加了她对宝玉的特殊感情。贾政打宝玉，岂不是给贾府这位老祖宗难堪？很明显，王夫人、贾母上场之后，矛盾冲突转到了王夫人、贾母与贾政之间。冲突的旋律、节奏没有变，冲突的表现方式，场面的色调却带有喜剧意味了。贾母倚仗老祖宗的地位、事亲以孝的教义来威慑贾政，说话的逻辑形式和思想内容，颇有点赖皮味道。她的歪道理是和她的权势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贾政在孝道的钳制下，不得不向贾母“躬身陪笑”、“跪下叩头”，最后向贾母保证“从此以后再不打了”。这里，作者艺术地向人们显示了贾政的无能为力，也透露了贾政的卫道思想和教育主张，在贾母等人面前，由于种种牵制而不能推行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所以，当众门客劝解，贾政即借机高叫“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这“你们”就包括没有和他的教育路线相配合的贾母在内。

袭人也关心宝玉，她关心的是宝二爷的身子，在某些方面她和王夫人

有一致性。袭人也哭，但与其说哭的是贾政对宝玉的狠心，不如说哭的是二爷不听她的话；她也埋怨贾政，但她的埋怨和王夫人的埋怨同样出自私心。袭人说："倘或打出个残废来，可叫人怎么样呢？"这里的"人"，指的正是她自己。

宝玉被抬回怡红院，第一个来探望宝玉的是薛宝钗，她是托着药丸来的。从送药到临走时向袭人提出"想什么吃的玩的"到她那里"悄悄"去取，又想不让人知道。她和王熙凤一样欣赏自己的精明，但王熙凤习惯卖弄自己的精明，宝钗却经常掩饰自己的精明。宝钗既让袭人到她那里去拿吃的玩的，又怕别人把这事"吹到老爷耳朵里"。她说这话如同她送药一样，她说不让人知道是她送的，却让袭人当面知道是她送的，是从她那里拿来的。这样既可避免人们指责她有"私情"，又可使人感激她对宝玉的"私情"。她貌似为别人着想，实质全是为她自己。不过当别人损害她家族的声誉时，她也会公开地进行辩护。当薛宝钗向袭人问起被打的缘由时，一向谨慎小心的袭人不慎提到薛蟠的挑唆，薛宝钗立刻说了一番辩解的言语，弄得袭人"羞愧无言"。她为号称"金陵一霸"的哥哥之丑恶行径辩护，竟然说她哥哥薛蟠说的"是本来的实话"，从这里不难看出她关心宝玉的究竟是什么。宝钗无论怎样掩饰，她那句"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这"人"显系指宝钗她自己，而那"一句话"，正是宝玉骂过的"国贼禄鬼"之流的混账话。

最后来看宝玉的是林黛玉。她带着"满面泪光"，哭得"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来看宝玉。作者安排黛玉在宝钗之后，意在说明黛玉在潇湘馆已经哭了很长时间了。林黛玉探伤之时，曹雪芹先渲染了一片浓重的气氛。此时宝玉梦见蒋玉函进来"诉说忠顺王府拿他之事"，金钏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说明宝玉并没有因贾政这一阵毒打而屈服，他依然念着这几件事。宝玉在梦中思念的和黛玉说的恰好是一个问题，然而，林黛玉抽噎了半天之后只向宝玉说了一句话："你可都改了吧！"这句话里含有对贾宝玉的关心，真切的同情，有叛逆者被毒打后迫不得已的屈服，也有对封建家长们专横的恐惧与愤懑。

对这场戏的主角贾宝玉，作者并没有把他拔得很高，除了叫疼，既没有公开的埋怨，也没有承认有过错。在挨打的过程中，他始终处在不利地位。因为在父父子子严格等级的贾府中，贾宝玉只能是被动的，然而宝玉的思想并没有被征服，一句"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表示了这个浪子誓不回头的叛逆决心。　　（鲁德才）

黛玉焚稿

曹雪芹

——《红楼梦》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八回

（原文略）

《黛玉焚稿》见于《红楼梦》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八回。题目为笔者所拟。

这两回文字，可以说不仅是续书写得最精彩、最感人的部分，而且是整部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最富艺术感染力的章节。

两回文字包含了两部分情节要素：一是黛玉焚稿和黛玉之死，一是宝玉和宝钗成亲。黛玉一生以诗为侣，诗伴随她度过了一个个寂寞的清晨与黄昏；她用整个身心写就的那些诗篇，是她生命、青春和爱情的记录与见证。但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剩下的只有一颗破碎了的心，于是她把这些诗稿统统投入了燃烧着的火盆，从而把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付之一炬。焚稿之后，黛玉病势急转直下，就在宝玉成亲那一日，这个曾用彩线编织过美好理想的少女，带着她全部炽热的爱和恨，离开了这个曾使她充满了希望而最终感到绝望的人世间。与黛玉焚稿和黛玉之死相对应的，是宝玉和宝钗成亲的情节描写，其实这两个年青男女也是无辜的：一个有病被蒙在鼓里，一个为顾全家族而委曲自己，他们都是在封建家长的操纵和包办下演出了这出成亲喜事，结果是：对于宝玉来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婚姻上的“金玉良缘”和爱情上的“木石前盟”永远无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条件下人生最大的无奈和普遍的悲哀。

这两回文字的最精彩之处，在于续作者巧妙地将黛玉焚稿、黛玉之死和宝玉、宝钗成亲置于同一时空下加以对比描写：先写黛玉病势沉重，次写贾府各项迎亲准备工作，接写黛玉焚稿和病危，再写宝玉、宝钗成亲，然后补叙黛玉临终光景，最后写宝玉泪洒潇湘馆，两部分情节紧紧交错在一起，呈强烈的对比效果：一边是冷冷清清，凄凄切切，一边是熙熙攘攘，热闹忙碌；通过对比，一方面衬托出四大家族统治者的“狠毒冷淡”，同时更增添了宝黛爱情的悲剧色彩和艺术感染力。以往，红学研究者多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

书和续作者持比较严厉的批判和贬斥态度，认为它在很多地方严重违背了曹雪芹创作的原意；这种批判和指斥应该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续书确实在许多方面严重损害了原作的思想意义，特别是最后有关“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描写，更和曹雪芹的原意南辕而北辙。但平心而论，续书有关黛玉焚稿和黛玉之死的描写，不仅和原作精神上相通，而且其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与前八十回相比丝毫也不逊色。可以说，两百多年来，《红楼梦》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是和续书这两回的成功描写分不开的。

除去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这两回文字在许多方面都有精彩之笔。

一是焚稿的设计与描写。凤姐设奇谋定下宝玉和宝钗的婚事后，黛玉无意中从傻大姐处得知了消息，从此一病不起，日重一日，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绝望中的黛玉会采取什么行动？躺着等死？这无助增添黛玉的性格光彩；当面找宝玉责问？这不合黛玉的性格逻辑；继续写诗抒写胸怀？这在以前曾多次写及，纵有感人的诗篇，也难免重复之嫌。这里，续作者独具匠心地设计了“焚稿”的情节：不是再新写诗篇，而是把旧稿统统投入燃烧的火焰。这一举动一方面表明了她对昔日美好情感的珍惜和不能忘怀——惟其珍惜和不能忘怀，所以她要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先行将其化为灰烬，以免这些只属于她个人的记忆日后被他人窥见；同时，这更表明了她对曾经憧憬过的美好爱情理想的彻底绝望和破灭——惟其彻底绝望和破灭，所以这些作为爱情见证的诗稿诗帕在今天已经成为多余，她喘着气将它们统统撂在火盆里。在这里，“焚稿”比当初写稿、读稿更具悲剧意义，它不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此时此刻黛玉的心境，并使其思想性格又一次得到了升华。包括“焚稿”的具体描写，也非常细腻：以黛玉“吐了一口血”，引出紫鹃“用绢子给他拭了嘴”，而后引出黛玉“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再引出知是黛玉“要绢子”，最后引出黛玉要“有字的”，即要那块“题诗的旧帕”；为黛玉要这块旧帕，前后作数层周折，写黛玉病中情景和心境如画。

二是黛玉临终前的情景语言描写。续书有关黛玉临终前的情景和语言描写也费了一番苦心斟酌，其中黛玉所说的话并不多，但却沉痛之至，一个内容是嘱托紫鹃：“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它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素日的可疼和今日的可怜，同时更表现了这个纯洁孤高的少女决心“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坚定信念。另一个内容是直声呼叫：“宝玉，宝玉，你好……”这里黛玉直声呼叫的六个字，是内涵极其丰富同时又极其含蓄的一笔，它一方面固然是黛玉临死前夕真实情状的写照，但更重要的是它含而不露，准确而凝练地表达了此时此刻黛

玉内心无比复杂的感情，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思考的广阔空间。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省略号，一切欲在“好……”字后面把话说完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徒劳和愚蠢的。此外，其间写黛玉临死前的痛苦情状：“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疾的很了。”“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鹃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渐渐的冷了。”从“那手却渐渐紧了”，到“身子便渐渐的冷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如游丝般走了，留给读者的是无限的伤痛和感叹！

三是有关黛玉之死的环境氛围描写。黛玉气绝之时，正是宝玉迎娶宝钗之时：“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怎不叫人神伤心碎！特别是远远的音乐之声，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加上“竹梢风动，月影移墙”的月夜景色，给整个环境罩上了一层神秘而凄凉的氛围，极大地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孙逊）

全　　姑　　袁枚

荡山①茶肆全姑，生而洁白婀娜，年十九。其邻陈生美少年，私与通，为匪人所捉。陈故富家，以百金赂匪。县役知之，思分其赃，相与牵扭到县。县令某自负理学②名，将陈决杖四十。女哀号涕泣，伏陈生臀上愿代。令以为无耻，愈怒，将女亦决杖四十。两隶拉女下，私相怜，以为此女通体娇柔如无骨者，又受陈生金，故杖轻扑地而已。令怒未息，剪其发，脱其弓鞋③，置案上传观之，以为合邑④戒，且贮库焉。将女发官卖。

案结矣，陈思女不已，赂他人买之，而己仍娶之。未一月，县役纷来索贿，道路喧嚷。令访闻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败絮草纸置裤中护其臀。令望见曰：“是下身累累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裤中物，亲自监临，裸而杖之。陈生抵拦，掌嘴数百后，乃再决满杖。归家月馀死。女卖为某公子妾。

有刘孝廉⑤者，侠士也，直入署⑥责令曰：“我昨到县，闻公呼

大杖，以为治强盗积贼⑦，故至阶下观之。不料一美女剥紫绫裤受杖，两臀隆然，如一团白雪，日炙⑧之犹虑其消，而君以满杖加之，一板下，便成烂桃子色。所犯风流小过，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行当有报矣！”奋衣出，与令绝交。

未十年，令迁守松江⑨，坐公馆，方午餐，其仆见一少年从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不食。已而背肿尺许，中有界沟，如两臀然。召医视之，医曰：“不救矣，成烂桃子色矣。”令闻，心恶之，未十日卒。

〔注〕 ① 荡山，即砀山，县名，今属安徽。 ② 理学：也称道学，指宋明儒家附会经义而讲天人性命之理的学说。理学家倡“存天理、去人欲”，以苛严的封建伦理道德来立身处世。 ③ 弓鞋：古时女子缠足，其鞋弓形，故称。 ④ 合邑：全县。邑，县。 ⑤ 孝廉：明清时称举人为孝廉。 ⑥ 署：官衙。 ⑦ 积贼：积年之贼，惯匪。 ⑧ 日炙：太阳晒。 ⑨ 松江：地名，今属上海市。

本文选自袁枚所撰文言小说集《子不语》。全书二十四卷，续十卷，后因见元人小说有同名者，遂改称《新齐谐》。该书多记怪异之事，其自序云：“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鲁迅先生论之曰：“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中国古小说史略》）

这篇小说的主旨是揭露和抨击理学家的残虐和虚伪。理学兴于北宋，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元代以后始成为官方哲学，清初顺治、康熙等皇帝更是予以大力提倡。理学作为儒家思想的新发展，自有其理论成就和价值，此不赘言。而理学家倡“存天理、灭人欲”，以封建的伦理道德压制和禁锢人们思想和情感，摧残人性，也制造了多不胜数的人间悲剧，清代学者戴震就直斥之为“以理杀人”。理学家们的禁欲主义又常常使他们自己心理变态，尤其对男女情爱，他们特别的敏感、憎厌，具有性虐待狂的心理倾向。小说中的荡山知县就是这样一个“自负理学名”的人物。

茶馆少女全姑与邻居陈生私通，固然有悖于封建道德，但即使在当时，一般人也不过认为是种“风流小过”，除了居心不良的“匪人”，谁也不会去

主动查究的。而那荡山的县太爷却反应过当，他判陈生重杖四十，不料全姑却是个痴情而勇敢的少女，伏在陈生身上甘愿代受，此情此景稍具常情者都会为之感动的，甚至连执刑差役也对全姑产生怜惜之心。然而那位县官却以为这是"无耻"，另判全姑杖四十，犹未平息怒火，又命令剪了全姑的头发，脱了她弓鞋，传示全县为戒，最后将她当官发卖。最为可笑的是还将全姑的弓鞋收归官库中，不知是当作罪证存留呢，还是留待无人之时取出来自己把玩？实在让人困惑不解。

陈生有情，托人代买全姑，然后娶了她。明媒正娶，合理合法，但那位县太爷却悖谬绝伦，重擒二人至案，像处置强盗惯匪一样严刑拷打，以致陈生刑重而死，全姑卖为某公子妾，把这一对有情男女活活拆散，制造了一出惨痛的悲剧。

这位县官是真心在维护封建纲纪吗？不然！当仗义的刘举人当面愤怒地责备他过于残毒的时候，他辩解说："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用百姓的性命和幸福来博取自己的好"官声"，充分暴露了他的阴暗、卑劣、自私的心理。

这样残暴虐民的官吏，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不会受到惩处的，因为他是扯着"维护风化纲纪"的虎皮来作大旗的。于是作者只好借助冥报阴谴来吐一吐心中的闷气，也使读者的心理得到一些平衡。

相传袁枚在做县官的时候，处理这类涉及"风化"的案件是相当通达的。有一起"僧尼通奸"案，他非但未加惩处，反而命他们还俗结为夫妇，并留下一篇妙趣横生的判文。这就难怪他的官运不佳了。　　（李永祥）

沙弥思老虎

袁枚

五台山[1]某禅师收一沙弥[2]，年甫[3]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4]。少顷[5]，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

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

〔注〕 ① 五台山：在今山西省东北部，与普陀、九华、峨眉合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 ② 沙弥：初受戒为僧者。 ③ 甫：刚刚、才。 ④ 唯唯：恭敬顺从的应答声。 ⑤ 少顷：过了一会儿。

这是一则流传很广的民间笑话，令人解颐又发人深省。

古今中外的禁欲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就是极力把男女情爱渲染成十分污秽或有害的事情，让人感到羞恶或恐怖。他们一方面喋喋不休地说教，一方面严设禁令加以防范和惩戒。

对于人类来说，男女情爱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而是关系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的儒家创始人，原本是不太赞同禁欲主义的，讲究"非礼勿动"的孔夫子也曾无奈地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亚圣孟子则更坦率地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是秦汉以后，他们后世的门徒们，出于维护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炮制出越来越苛细的道德伦理的法规教条，极力压抑扼杀人性正常的需要和欲求。而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说，又使之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同样，中世纪的欧洲，禁欲主义成了基督教神圣的教规，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神权的尊严。而佛教的"色戒"，则是他们信仰"空寂"的佛理的基础。但是不管他们讲了多少深奥神秘的道理，设置了多少严厉苛刻的戒令，却总是难以扼止人性自然的、合理的要求。

尽管老和尚把女人说成吃人的老虎，小和尚却偏偏喜欢那"老虎"，真理往往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李永祥）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李百川

——《绿野仙踪》第四十七回

词曰：

平康① 姊妹最无情，势利太分明；刘郎弃，阮郎②

迎，相对气难平。　长叹守孤檠③，睡难成；千般恩爱寄高岑④，自沉吟。　　右调《桃花水》

且说冷于冰扶了连、金二人，到了玉屋洞外，落下云头。不换道："此刻的心才是我的了，好冷！好冷！"于冰叫门，不邪出来跪接。连、金二人见不邪童颜鹤发，道衣丝绦，竟是一得道全真，那里有半点猴相！三人坐在石堂内，于冰向不邪道："这是你连、金二位师叔，可过来拜见。"不邪下拜，城璧、不换亦跪拜相还。于冰又着排设香案，把火龙真人赐的衣服包袱，放在正面，大参四拜，打开观看：内有九瓣莲花束发金冠一顶，天青火浣布袍一件，通天犀发簪一根，碧色芙蓉丝绦一条，墨青桃丝靴一双。于冰拜罢，即刻穿戴起来。人才原本齐整，又兼服饰精美，真是一瑶台玉宇的金仙！城璧等各欣羡不已，说道："大哥既改换道服，我们不知换得换不得？"于冰道："既已出家，有何不可！"又向不邪道："可将要紧应用的法术，传与你二位师叔些，我此刻要去江西走遭，大要得数月方回。"不邪等送出洞外，凌空去了。

再说温如玉自冷于冰那日晚间，用花瓶替换的遁去，将金钟儿被褥全湿。次日，暗暗吩咐张华，往泰安请苗秃子，着他买锦缎被褥二件，速速的送来。过了三四天，张华回来，买了五彩冰纹块式转子图锦缎被料一件，天青缎喜相逢蝴蝶褥料一件，呈与如玉观看，说道："这俱是苗三爷买的，共费了十三两九钱银子。住房也寻下了，苗三爷还领小的去看了看，前后两进院子，也有三间小正庭；木石虽是小些，房子都是半新半旧的，在骡马市儿西边，是一坐北朝南的门子，内外房子一共二十八间，房后有一个大水坑。苗三爷说，若典他的，只要二百两典价；要买他的，要三百八十两银子。或典或买，快与他一回信，迟了恐怕人家买了。还与大爷捎来一书字。"取出递与如玉。如玉看了，问道："苗三爷住房寻下了没有？"张华道："苗三爷没有说起。"如玉道："明日早早的收拾行李，我好回去。你便去雇一辆车子才好。"张华道："小的就是坐车来的。"张华出去，金钟儿入来。如玉道：

“我与你买了两件被褥料，你看看好不好？”金钟儿也不看，先作色道：“这都是胡做，何苦又费这些银子！”如玉道：“没多的，不过是十二三两银子。”金钟儿道：“就是一两也不该！你我若论个赔字，就不成事了！”说着，笑嘻嘻的拿出去了。自此，一家儿待温如玉分外亲切。萧麻子时来伴坐，又住了三天方回泰安。临行，与郑三丢下十六两银子，与金钟儿订定归期。到了泰安，用了三百六十两银子，使苗秃与他买了住房；搬房的事，自己无心照料，托与韩思敬、张华两个家人办理。苗三秃也在此巷买了住房，房价不足，如玉又帮了他三十两银子。二人安顿了安顿，一齐往试马坡来。自此后，来来往往，日无宁贴，和金钟儿热得和火炭一般，逐日家讲的是你娶我嫁的话。苗秃子和玉磬儿，弄得也单热起来。玉磬儿也对面与他两句卖浆的话。他高兴得每日间洗脸刷牙，穿绸袍子，两三双家买新剁底缎鞋，心眼儿上都存的是俏脾；着如玉与他垫着一半嫖钱，他还耗去了六七十两。又说合着如玉借与萧麻子五十两银子，借仗他的汉子，镇压本处的光棍，不许入郑三家门。又着如玉借与郑三八十两，立了契，他和萧麻子做中见人，契上写着：“银便即还，不拘年月。”又与金钟儿打首饰，做衣服，连嫖钱赏格，以及家中度用，真是水也似的一般往外直流；将木行欠的九百两房价，至而今要来，也花二百多两了。凡有人与他说亲事，不依允还罢了，他还以极怒的眉〔目〕拒绝，一心只想要从良金钟儿。郑三要八百银子，少一分也不肯依，因此再讲不妥。萧麻和苗秃也在假意替如玉争讲，加到五百两上，郑三两口子总不倒口。金钟儿为此事与他父母大嚷过几次，几乎把头发剪了；他母亲再四安慰，许到明年准行，金钟儿方不吵闹了。如玉见金钟儿这番深意，越发热得天昏地暗，直嫖到黎氏二周年，方才回家料理祭祀。

去到了坟上，磕了几个头回家，正欲雇车往试马坡去，不意肚子也有些打搅，走起痢来，每天十数次弗止。他因黎氏是痢疾丧命，心上甚是害怕，日夜服药，恨不得一刻好了。一日，苗秃从

试马坡回来，听得如玉害病，买了几般吃食东西听望，说道："金姐见你许久不去，终日愁眉泪眼，不时的问我，我又不知你走痢，只得含糊答应；这几日他也瘦了好些，若再知你害病，只怕把孩子的小命儿不保。这二月廿三日，是他母亲的五十整寿，屈指留下七八天了；我定要亲自送礼祝寿去的，你就不能亲自去，也该与他带一分礼，方觉得情面上好看。"如玉道："我这几天遍数略少些，到贰拾三日，也就好了；即或不好，我将来亲自去与他老人家补祝罢。"俗言：有心拜年，过了寒食也不迟。自此二人每日坐谈。到了二十日，如玉痢还不止，苗秃告别，又往试马坡去。如玉道："吩咐金姐，不用着人来听我，我好就去。"苗秃子走后，到二十七八日，如玉方好些。又见苗秃去了数日，想他们不知如何快乐，于是亲到缎局买了裙料袭料，又备六色水礼，寿酒、寿烛，雇人担上，同张华坐车，向试马坡来。

一入了门，见院中有六七个穿绸缎的人，都是家丁打扮，在两条板凳上坐着闲谈；见如玉入来，都大模大样的不理论着他。又听得金钟儿房内，有人说笑。郑三从南房出来，见如玉着人担着礼物，笑说道："温大爷来了！听得说大爷欠安，急的要着人去探望，家中这几天偏没工夫。大爷且请到东院亭子上坐坐。"如玉道："这些人都是那里的？"郑三道："到亭子上，我与大爷细说罢。"如玉指着挑夫，说道："这是我与你老伴儿带来点寿礼，你可收去。"郑三道："又着大爷费心赏赐，小的自有措置。"让如玉在亭子上坐下。如玉道："你也坐下说话，不必拘形迹。"郑三道："小的站着说罢。适才大爷问院里那些人，说起来真是教人无可如何的事！本月十四日午后，是现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的公子，姓何，讳士鹤，就是武定府人，带领着许多家人，系从京都办事，回到省城，与本省巡抚大人说话。在济南听得人说，这里有个金钟儿是名妓，因此寻来到小的家，要看看小的。一个乐户人家，焉敢不支应？只得请在厅上，与金儿相见。谁想他一见就中意，死也不肯走了，金儿死也不接他。到是小的家两口子，看的事势、

脸面上都下不来，费了无限唇舌，金儿才勉强依允。院中那些人，都是跟随他的，将几间房子也住满了。”如玉道：“这个何妨？大家马儿，大家骑；你开着这个门儿，就只得像这样应酬。但不知这姓何的，年纪、人才如何？”郑三道：“人还年青哩，才二十岁了；人才以小的看，倒也甚好！小的女儿却看不上眼，凡事都是假情相待。”正说间，只见苗秃和萧麻笑着走来，同到亭子上坐了。二人齐说道：“为何如今才来？”如玉道：“贱恙二十七才好了些，所以才来迟。”萧麻子笑道：“大爷止知在家中养病，就不管金姐死活了么？”如玉惊道：“敢是他也害病么？”萧麻子道：“他倒没害病，不过是想得你利害！”如玉笑了。郑三道：“小的照看大爷的人去。”说罢，去了。如玉道：“怎么不见金姐？想是陪着新客人，没工夫来？”苗秃道：“你不可冤枉人家！他听你来，就打了个大失惊；要来问候，只因新客人扯拉不断的说当紧话，管保一会儿就来呀！”如玉道：“你这秃小！怎么住这些时，也不回家走走？”苗秃笑道：“我也解说不来。”原来这何士鹤，果然是太原府知府何栋的长子，在任七八年，赚了五六万银两，着士鹤拿银入都，走动锦衣卫陆炳的门路，着写字嘱托巡抚，题升冀宁道；又着他到本省巡抚亲自送礼稟安。他路上闻得金钟儿是个名妓，因此他寻到试马坡来，与金钟一见，便彼此贪恋。况何公子又生得眉清目秀，态度安详；虽是二十岁年纪，却大有机械变诈，透达世故人情，只两三天，把一个金钟儿弄得随手而转，将爱如玉的一片深心，全移在他一人身上。行事又极大方，住至第三天，便与了郑三三十两。见苗秃、萧麻会帮衬，便满口应许领他们到任里办事，因此他二人都想着从山西任内发发财，日夜抢着奉承，时刻赶着凑趣。少刻，玉磬儿笑容满面的走来，到了如玉面前，问候了几句害痢疾的话，言语间比素日更胜情三四倍！玉磬儿与如玉陪笑半晌，方见金钟儿打扮得粉妆玉琢，分花拂柳而来。到了亭子上，笑问如玉道：“你来了么？”如玉道：“我病了一场，几乎伤了性命，你也不着人看看我。”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曾说过，我

想一个痢疾，也到不了什么田地！”萧麻子道：“你二人且说几句知心的话儿，我和老苗且到前边走走。”说罢，二人陪何公子去了。玉磬儿也随他们出去。如玉笑向金钟儿道：“你近日得了如意郎君，我还没与你贺喜！”金钟儿道：“我也没个不如意的人。”如玉道：“这姓何的为人何如？”金钟儿道：“也罢了。”如玉道：“我今日也来了，看你如何打发我？”金钟儿把脸一扬，道：“我是磨道中的驴，任凭人家驱使！”又道：“你还没有吃饭，我与你听饭去。”如玉道：“我又不饥，你着急什么？有你父亲料理就是，你且坐坐说几句话罢。”金钟儿道：“我与他说一声去，就来。”急急的去了。〔如玉〕独自在亭子上走来走去，又待了好半晌，心中诧异道：“怎么这金姐听饭去，就不来了？连苗秃子也不见来？”正鬼念着，见萧、苗二人走来，笑说道：“那何公子听得温大爷到来，一定要请去会会。”如玉道：“我不会他罢，我也要回去哩！”萧麻子道：“尊驾既要回去，就该早些走；此刻人家把上下饭都收拾停妥，住房也安排停当，还走到那里去？难道这时候还要住店不成？”苗秃子道：“何公子年少谦和，你不可不见见他；将来有借仗他处，也未可知。”如玉执意不去。又见郑三也来相请，只得走到前庭。何公子迎接出来，二人行礼叙坐，如玉让何公子是客，何公子以如玉年长，讲说了一会，何公子坐了客位，如玉对坐，余人列坐左右。如玉见何公子丰神飘洒，气度安详，像个文雅人儿，心里打稿儿道：“我当这娃子不过有钱有势，谁想他生得这般英俊，真是我温如玉的硬敌。”又回想道：“金钟儿和我是何等交情，断不至变了心术！”只见何公子道：“久切瞻韩，无缘御李；今日青楼中得晤名贤，万幸之至！”如玉道：“小弟樗栎庸材，智昏菽麦，过为奖誉，何以克当？”少时茶至，如玉留神看视，金钟儿一对眼睛，不时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几分不快。茶毕，郑三来请到后亭子上吃饭，如玉道：“就在这里吃罢。”打杂的入来，安放桌椅。何公子与如玉在上面坐，萧、苗二人在左右坐，金钟、玉磬在下边坐；六人坐定，叙谈家常，萧、苗二人互相讥刺，笑说下一堆。酒席比

素日丰盛数倍。如玉心中说道："这想是为我带来寿礼酬情，我前时住七八个月，也没有这般待我一次。"心中有些狐疑。不多时，轩车下坠，雾隐前山，郑三点了灯烛。如玉又见金钟儿与何公子偷目送情，不打照自己一眼，倒是何公子疏疏落落，似有若无。食毕，又排了十六个碟子，皆是奇巧珍品，如玉以为甚情；不想郑三恐何公子吃不上，再三设席让吃，到他跟前，只举手一让而已。如玉才明白，心里说道："这是款待何公子无疑了，我不过插嘴吃耳！"腹中越发抑郁起来。偏这金钟儿情不自禁，时而与何公子俏语几句，时而含笑低头，时而高声嫩语，与苗秃子争论吃酒的话儿，卖弄聪明。如玉都看在眼内，大大的有些不然。六人坐到起更时分，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实出自肺腑，兄勿视为故套。弟在此，今已数日，睹花占柳之福，享用太过；兄与金卿素系知已，兼又久别，理应夜叙怀抱，弟与家仆随地可安，未知长兄肯赏此薄面否？"如玉正欲推辞，萧麻子接语道："敝乡温大爷素非匪嫖之士，磨月琢云之兴，亦偶然耳；况相隔咫尺，美人之光最易亲近。公子上有大人管束，本身又有事务，好容易拨冗到此，割爱之说，请毋再言！"如玉道："弟之所欲言，皆被萧大哥道尽，弟无可为辞！但今日实为金姐母亲补寿而来，新愈之躯，亦不敢与孙吴对垒，即公子不在，也定必独宿。"何公子道："弟虽年幼，非酒色徒也！因见兄晶莹磊落，正是我辈中人；倘邀屈允，弟尚可以攀龙附凤；不然，弟明早即行矣！"金钟儿急以目递苗秃，苗秃道："玉姐渴慕温大爷，已非一日，我今日让温大爷受用去罢。"玉磬儿听了，笑道："只怕我命运浅薄，无缘消受！"萧麻子笑道："果然你的命薄，七八个月总未相与一个有头发的人；我倒有头发，你又嫌我老；今晚温大爷顾光，真是你的造化到了！"让来让去，总以身病未痊愈为辞。萧麻子叫着郑三，安顿他主仆二人在后院住宿。顷刻收拾盘盏，一齐起身，同送何公子到金钟房里吃茶。如玉见他月前买的被褥料子，今已做成，辉煌灿烂，先到与何公子铺垫试新，心上甚是悔气。猛抬头，见正面墙上，贴

着一幅白绫字条，上写七言律诗一首。道：

宝鼎香浓午夜长，高烧银烛卸残妆，
情深私语怜幽意，心信盟言欲断肠；
醉倒鸳鸯云在枕，梦回蝴蝶月盈廊，
与君喜定终身约，嫁得何郎胜阮郎。

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鹤题。"如玉看到"嫁得何郎胜阮郎"之句，不由得醋心发作；又见金钟儿全副精神都用在何公子身上，毫无一点照应到自己，那里还坐得住？随即别了出来。众人又同到如玉房里混了一会，各归寝所。

如玉与张华同宿，面对一盏孤灯，反来覆去，那里睡得着？一会儿追念昔日的荣华，一会儿叹悼近年的景况；一会儿想着何公子少年美貌，跟随的人都是满身绸缎，气昂昂旁若无人；又低头看了看张华，睡在脚底下，甚是囚气。此时手中又拿不出几千两银子来和何公子比试，着萧、苗二人同忘八家刮目欣羡。又想着总有银子，自己年纪也是二十四五，不能小了几岁与他比较人才；又见萧、苗二人不念一点朋友情义，将素日使过自己的银钱付之行云；言语间反替何家出力，倒受了他们作弄；这"炎凉"二字，实不能下咽！又深恨金钟儿冷淡自己，白白在他身上花了许多银钱，落得这个下场。一会儿又想着：教何公子今晚得一暴疾，明早就死在郑三家里，看他们如何排布？思来想去，弄得心胸鼓胀起来。睡着不好，坐着也不好；低首一视，见张华睡熟，悄悄的披上衣服，到了东厅窗下窃听。只听得他二人鸳鸯交头，凤倒鸾颠，艳语淫声，百般难述。自己用拳头在心上打了几下，气得垂头丧气的回来，睡在被内，说道："罢了！罢了！我明日早晨一定回家！眼中不见他们，倒还可眼净些！"自己又开解道："我和他又不是夫妻，何苦自吃烦恼？不如睡觉养神！"口中虽是这样说，心里却丢不过去，睁着两只眼，千想万思，一直醒到鸡叫的时候，才睡着了。睡到辰牌时分，觉得被内有只手伸入来；急睁眼看时，却原来是金钟儿站在床头，打扮得百媚千娇，如花朵儿

一般。如玉看了他一眼，双目复合，也不言语。金钟儿笑嘻嘻的说道："你休胡思乱想！我爹妈开这个门儿，原来要指我们吃饭，我也是无可如何；像这等憨手儿，不弄他的几个钱，又弄谁的？你在风月场中，也算久走的人，甚么孔窍你不知道？"说着，柳腰弯垂，将舌尖塞入如玉口内，搅了几搅。如玉那里还忍得住？不由得就笑了。说道："你休鬼弄我，我起来还有正经事。"金钟儿道："你的事不过是绝情断义，要回泰安去，一世再不与我见面。你那心就和我看见的一样，亏你忍心想得出来！"二人正说间，猛听得脚踪之声，看时乃是苗秃走来，笑说道："你们小两口儿说甚么体己话？也告与我一头半句，我听听。"金钟儿笑说道："他今日要回泰安去哩。"苗秃子将舌头一伸，又鼻子里哼了一声，笑着说道："好走手儿！来人家为你远来送寿礼，心上感激不过，老两口子五更就起来忙乱，到这会儿才收拾下些席面，专为酬谢你，你反又说起走的话来了？"如玉道："我回去，家里有事办。"苗秃子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非为别事，你不过为何公子在这哩！"又低声向耳边说道："那何公子原来是个肥手，你该与金钟儿帮衬才好！"如玉道："他赚钱不赚钱，我不管他，我只以速走为上，何苦在这里着众人厌恶？"苗秃子道："不好，这话连我也包含着哩。"金钟儿听此一句，略略的冷笑了，一面藉空儿出去，听何公子去了。正是：

织女于今另过河，牛郎此夜奈愁何；
嫖场契友皆心变，咫尺炎凉恨倍多！

〔注〕 ① 平康：唐代长安平康里，为当时妓女聚集之地。 ② 刘郎、阮郎：相传东汉永平年间，郯县人刘晨、阮肇同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住半年，迫回乡，子孙已历七世。事见刘宋刘义庆《幽明录》等书。 ③ 檠(qíng 擎)：灯架。此指灯。 ④ 高岑：唐代诗人高适、岑参的并称。两人均以写边塞诗著名，风格也较为接近。

本篇选自百回本《绿野仙踪》第四十七回。《绿野仙踪》，清代李百川撰。刻本八十回，抄本一百回，两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

作者李百川是一个不得志的下层知识分子。乾隆十八年(1753)他草创《绿野仙踪》于扬州,乾隆二十七年(1762)完稿于河南,历时九年,共计一百回。他在《自序》中说:"总缘蓬行异城,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这段话说明,他是在穷愁潦倒、浪迹他乡时写这部小说的。他假托明代嘉靖之名,实写清代乾隆之世,借冷于冰求仙得道故事,寄寓他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我们透过荒诞无稽的神国的"仙踪",看到小说反映的仍然是人间"绿野"的广泛现实生活。

《绿野仙踪》是一部神怪小说。全书用了很大篇幅写了神怪内容,特别是写了冷于冰等人的仙法和剑术,但小说写得最成功的部分却是书中所反映的现实内容。其中就包括所描写的朝廷与官场、社会与市井,以及各阶层的人物。他们中既有皇帝、宰相、太师、太监、尚书、侍郎、太守、知县、总兵、裨将,又有公子、秀才、财主、商人、农民、村妇、虔婆、妓女、市侩、流氓等。特别是对后一类人的描写,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对这类人物人情世态的刻画,可谓淋漓尽致;对市民心理的讽刺,可谓鞭辟入里。作者讽刺的人物中,包括势利的管家、迂腐的秀才、假情的妓女、爱钱的鸨儿、帮闲的食客等,无不力透纸背,活灵活现,维妙维肖。

本回的主要人物是纨袴子弟温如玉。温如玉系已故陕西总督之子,被冷于冰认为有"谪仙"之才。然而,他对出家并没有丝毫兴趣,也没有仕途的失意,他需要的只是眼前的享受。这一回就是写他在试马坡的嫖妓生活。描写了温如玉对妓女金钟儿的柔情蜜意、儿女情长如何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叙述了他被蒙蔽、被欺骗的遭遇,令人叹惜。

小说写他因母亲黎氏过世二周年,回泰安料理祭祀,又不意得了痢疾,没有赶上妓女金钟儿之母、郑三老婆的五十大寿。当他病愈带着亲自购买的裙料鞋料、六色水礼、寿酒寿烛等,兴冲冲赶往试马坡时,他理应受到温情、热烈的欢迎。然而不幸的是,试马坡这时来了一个新嫖客、现任太原知府的长子何公子,一切都改变了。

小说生动、真实地刻画了温如玉的心理变化过程。当王八郑三、帮闲萧麻子、苗秃子以虚假的语言、做作的行动愚弄、欺骗温如玉,来掩盖他们爱钱爱势的真正嘴脸时,憨气十足的温公子反而很大度,表示他并不吃醋,说:"这个何妨?大家马儿,大家骑;你开着这个门儿,就只得像这样应酬。"于是金钟儿就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什么"我是磨道中的驴,任凭人家驱使!"其实,她倒是个主角。

然而,受蒙蔽只能是暂时的,温如玉通过自己亲眼所见,心灵所感,终

于悟出了人家对他的虚情假意。如当喝茶见到何公子时，虽然感到他有钱有势，又“这般英俊”，但还是很自信：“金钟儿和我是何等交情，断不至变了心术！”结果他错了。“如玉留心看视，金钟儿的一对眼睛，不时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几分不快。”这种“不快”，不过是第一步。等到吃饭时，酒席比素日丰盛数倍，他还疑惑是：“‘这想是为我带来寿礼酬情，我前时住七八个月，也没有这般待我一次。’心中有些狐疑。”他哪里知道，他与金钟儿的七、八个月的感情，竟抵不住何公子这二、三天的交情。当食毕，郑三家空前地排出十六个碟子的奇巧珍品，再三设席让何公子吃，到他跟前不过举手一让而已，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冷落，才“腹中越发抑郁起来”。至于金钟儿时而含笑低头，时而高声嫩语，或与何公子俏语，或与苗秃子论酒，卖弄聪明，“如玉都看在眼内，大大的有些不然”。这说明温如玉慢慢地还是看出了些“门道”，他不过是个陪客，而不是这里的主人，主人是何公子。

他彻底地感到失落，是当晚同何公子一起到金钟儿房里吃茶时的感受。他看见自己月前买的料子已做成“辉煌灿烂”的被褥，但他是无法消受了，而是让何公子“铺垫试新”，他“心上甚是悔气”。他失意了。至于再抬头看见正面墙上的一幅白绫字条，上面有这样的两句：“与君喜定终身约，嫁得何郎胜阮郎”时，终于“醋心发作”；又见金钟儿全副精神都在何公子身上，毫无一点照顾自己，他坐不住了。因此当晚面对孤灯，与仆人张华同卧一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既然没有何公子的富有，故也不能避免王八郑三的势利，帮闲萧麻、苗秃的无义，妓女金钟儿的冷淡。这一切都体现出世态的炎凉，无法让他下咽。于是他下定决心：“我明日早晨一定回家！”这种思想变化过程是可信的。

这一回，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生活的观察与批判，描写是成功的。

（侯忠义）

老　学　究　　纪昀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①，至南村有所勾摄②，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

曰："凡人白昼营营③，性灵汩没④。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⑤，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⑥，文如屈、宋、班、马⑦者，上烛⑧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⑨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⑩：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⑪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⑫一部，墨卷⑬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⑭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注〕 ① 冥吏：阴间的鬼吏。 ② 勾摄：捉拿。此指迷信所谓阴间鬼吏捉取死人的魂灵。 ③ 营营：往来不绝状，此喻奔波忙碌。 ④ 汩(gǔ 鼓)没：埋没。 ⑤ 元神朗澈：精神澄明。 ⑥ 郑、孔：郑玄与孔颖达。郑玄(127—300)，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著名经学家。他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孔颖达(574—648)，字仲远，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著名经学家。与颜师古等所撰《五经正义》，为当时经学注疏的官方定本。 ⑦ 屈、宋、班、马：指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 ⑧ 烛：照亮。 ⑨ 以渐：以次、递次。 ⑩ 户牖(yǒu 友)：门窗。 ⑪ 嗫嚅(niè rú 聂如)：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 ⑫ 高头讲章：指塾师作为教材的经义注疏之类的书。因其书天头所留空白较大，故称高头讲章。 ⑬ 墨卷：清代刻印的科举得中士子的试卷，用以作为应试人效法的范文。 ⑭ 策略：即策论。科举内容之一，"策"为策问，应试者按问题逐条对答；"论"是论议时事。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不少神鬼故事，旨在劝惩讽喻，故事本身往往比较简单，作者也并不着力渲染，而是借题发挥，托鬼神之口阐发自己的见解和感想。其隽思妙语，令人解颐。

本篇原无题，题目系后人所加。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品。老学究自以为读书一生，是饱学之士，实际上是一位专事标榜门户，胸中装满讲章、墨卷的空头讲学家。其夜行遇见冥间为鬼吏的亡友，亡友言及人在睡时，精神澄明清澈，胸中所读之书，皆吐光芒，烂若锦绣。于是学究问自己的"光芒当几许"？其友嘲笑揶揄道，他读的书"化为黑烟，笼罩屋上"，他的学

生诵读之声，也“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学究恼羞成怒，而鬼则“大笑而去”。

作者通过讽刺老学究的固陋迂腐，将锋芒指向了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取士自隋以后就成为各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历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和危害，特别是明清以后，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官定标准，以程式化的八股文和策论为考试内容，更加严重地禁锢和腐蚀着读书人的思想，束缚了读书人的聪明才智。既然读书的目的是为了科举应试，谋求功名富贵，那么除了“高头讲章”、“墨卷”、“经文”、“策论”之外，其他的学问一概都是“旁骛斜驰”。先生这样教，学生这样学，就难免读得乌烟瘴气，昏头呆脑了。而真正的学问和文才，恐怕就只能在那些住在破屋陋室里不事科举而“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的寒士之中了。

明清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如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名世等都曾对科举的弊端做出过有力的批判。纪昀本人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有时还不无得意地自诩“甲戌一榜，以文章受知者，莫如余”（《纪文达公遗集·检斋王公墓志铭》）。但他毕竟是一位受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影响颇深，加之见多识广、谙悉世故、颖悟聪达的人，他对科举的弊病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纪昀文笔练达，文字质朴平实。本篇行文简约典雅，天趣盎然，略加点染，就使人物的形貌心态宛然而现，老学究之迂陋自负，鬼友之明达机智，跃然纸上。人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尚质黜华，追踪晋宋”（《阅微草堂笔记》盛时彦序），于此篇而可见一斑。　　（李永祥）

李　生　　纪昀

太白①诗曰：“徘徊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此为冶游②言也。人家夫妇有睽离③阻隔，而日日相见者，则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娶妇旬余而母病，夫妇更番守侍，衣不解结者七八月。母殁后，谨守礼法，三载不内宿。后贫甚，同依外家④。外家亦仅仅温饱，屋宇无多，扫一室留居。未匝月⑤，外姑之弟远就馆⑥，送母来依姊。无室

可容，乃以母与女共一室，而李生别榻⑦书斋，仅早晚同案食耳。阅两载，李生入京规进取，外舅⑧亦携家就幕⑨江西。后得信，云妇已卒。李生意气懊丧，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觅外舅。外舅已别易主人，随往他所。无所栖托，姑卖字糊口。一日，市中遇雄伟丈夫，取视其字曰："君书大好。能一岁三四十金，为人书记⑩乎？"李生喜出望外，即同登舟。烟水渺茫，不知何处。至家，供张亦甚盛。及观所属笔札，则绿林豪客也。无可如何，姑且依止。虑有后患，因诡易⑪里籍姓名。主人性豪侈，声伎⑫满前，不甚避客。每张乐，必召李生。偶见一姬，酷肖其妇，疑为鬼。姬亦时时目李生，似曾相识。然彼此不敢通一语。盖其外舅江行，适为此盗所劫，见妇有姿首，并掠以去。外舅以为大辱，急市薄棺⑬，诡言女中伤死，伪为哭敛，载以归。妇惮死失身，已充盗后房，故于是相遇。然李生信妇已死，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为貌似，故两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见，见惯亦不复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败，君文士不必与此难。此黄金五十两，君可怀之，藏某处丛荻间。候兵退，速觅渔舟返。此地人皆识君，不虑其不相送也。"语讫，挥手使急去伏匿。未几，闻哄然格斗声。既而闻传呼曰："盗已全队扬帆去，且籍⑭其金帛妇女。"时已曛黑⑮，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⑯，反接系颈，以鞭杖驱之行，此姬亦在内，惊怖战栗，使人心恻。明日，岛上无一人，痴立水次⑰。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无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惧遭物色⑱，乃怀金北归。至则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货⑲所携，渐丰裕。念夫妇至相爱，而结褵⑳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终以薄棺葬，拟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遗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词穷吐实。急兼程至豫章㉑，冀合乐昌之镜㉒。则所俘乐伎，分赏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忆六七年中，咫尺千里㉓，辄惘然如失。又回忆被俘时，缧绁㉔鞭笞之状，不知以后摧折，更复若何，又辄肠断也。从此不娶，闻后竟为僧。

戈芥舟㉕前辈曰："此事竟可作传奇，惜末无结束，与《桃花扇》㉖相等。虽曲终不见，江上峰青㉗，绵邈㉘含情，正在烟波不尽，究未免增人怊怅㉙耳。"

〔注〕 ① 太白：唐代诗人李白，字太白。 ② 冶游：指嫖妓。 ③ 睽(kuí 葵)离：隔离。 ④ 外家：岳父家。 ⑤ 匝月：满一个月。 ⑥ 就馆：到别人家教学或当门客。 ⑦ 榻：床。此处做动词，意为到书斋中睡卧。 ⑧ 外舅：岳父。古时称岳父为舅或外舅；岳母为姑或外姑。 ⑨ 就幕：做官员的幕宾。 ⑩ 书记：掌管文牍记录的职务。 ⑪ 诡易：变换。 ⑫ 声伎：歌舞妓。 ⑬ 薄櫬(huì 慧)：薄棺。 ⑭ 籍：登记没收东西。 ⑮ 曛(xūn 熏)黑：傍晚。 ⑯ 肉袒：光着上身。 ⑰ 水次：水边。 ⑱ 物色：寻找、搜索。 ⑲ 货：卖。 ⑳ 结褵(lí 离)：结婚。 ㉑ 豫章：地名，即今江西南昌。 ㉒ 冀：希望、企求。乐昌之镜：南朝陈亡国时，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乐昌公主，破铜镜为二，各执其半，相约一旦分离，他年正月十五到长安市上卖镜，以期重会。后乐昌公主入隋大臣杨素家。德言依约进京，见一仆人卖半镜，出己之半镜合之。杨素闻知，召德言，还其妻。事见唐孟棨《本事诗·情感》。 ㉓咫尺千里：近在咫尺相隔犹如千里。咫：周尺八寸为咫。 ㉔ 缧绁(léi xiè 雷谢)：捆绑。 ㉕ 戈芥舟：戈涛，字芥舟，河北献县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 ㉖《桃花扇》：清孔尚任的著名传奇，以复社公子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兴亡，剧末写侯、李双双出家入道，没有生旦团圆的结局。 ㉗ "曲终"两句：语出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㉘ 绵邈：悠远。 ㉙ 怊(chāo 超)怅：失意感伤。

本篇选自纪昀晚年所撰《阅微草堂笔记》，题目系笔者所加。

小说记叙的是一对夫妻咫尺千里、睽离难合的悲剧故事。故事本身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但与《聊斋志异》不同，作者并未铺采摛文，展开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场面和情景描写，而只是平实自然地叙述其原委。这固然在生动形象的感染力上逊于《聊斋》之文，但却增强了故事的可信性和切实感，自有其长处。

在人伦关系上，夫妻是最为亲密的，同卧同起，相携相伴。然而李生与其妻子却"结褵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这种不幸表面上看来是诸多偶然的因素酿成的，但深层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李生结婚十余日而母病，夫妻侍疾，衣不解结者七八个月，这种无可奈何的隔离，是在情理之中的。随后母死，李生恪守礼法，"三载不内宿"，这却是由于封建礼法的不合

人道、不近人情，而李生自己也未免迂腐拘泥。此后夫妻分离的悲剧，则完全是因为李生的贫穷和社会动荡、兵匪为患了。

李生"贫甚"，不得已而投靠岳父家，岳父"屋宇无多"，夫妻不能共居一室。两年之后，李生入京谋功名，岳父携家赴江西，夫妻天各一方，而不久传来妻亡的消息，这个连妻子都不能养活的书生，怎么能不"意气懊丧"呢！

李生南下寻亲不得，流落街头，卖字为生，偶遇绿林豪客，邀为书记，同入海岛，李生"虑有后患"，变易里籍姓名。酒席之间，夫妻又得相见。原来其妻为盗所掠，已为盗首姬妾，而岳父以为大辱，托言已死，以致此时夫妻四目相对，却谁也不敢相认。不久，官兵进剿，盗首逃亡，姬妾尽为官兵俘获，遭到毒打凌辱，而李生亲见其妻也在其中，"惊怖战栗，使人心恻"。这段富有传奇性的情节，作者并未刻意渲染，依旧是用冷隽的笔法，不动声色地写出来，把故事推向高潮。

盗首赠金，李生北归，至岳父家，得知实情，于是毅然南下寻妻，而其妻早已被官府赏于剿盗兵将，不知下落了。念及往事，李生"惘然如失"、"辄肠断也"，终生不再娶，后来竟出家为僧了。文章结尾，作者引用其同乡前辈戈芥舟的话，对故事做了几句评论，而作者自己却不置一词，以使记叙的客观性的原则保持始终，这恐怕是有意与《聊斋志异》的风格相区别吧。戈芥舟点明，这个故事与孔尚任的传奇剧《桃花扇》类似，没有生旦团圆的结局，使人难免有些惋惜，但也唯其如此，才使人更为之哀思绵邈，怊怅不尽！这当然也是作者自己的感受，他心中何尝不是对这对普通夫妻的命运充满深沉的悲悯和同情，而冷隽、客观地记叙则能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事件本身，更加切实地感受到社会的险恶和人生的艰辛！　　（李永祥）

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

杜纲

——《娱目醒心编》卷十第一回、第二回（节选）

话说明朝万历[1]年间歙县地方，有一人姓阴，家私广有，人皆称他为阴员外。其人存心刻薄，作事悭吝；独好风水之学，请了有名地师在家讲求地理。所以地之好歹，自己也有几分看得出，吉凶祸福，讲得活龙活现；好似得一吉地，就是子孙不读书，

也要发起科甲②来的模样。徽州一府地方，被他处处看到，无如中意者绝少。

一日，正值清明时节，同一看风水的假作郊外踏青，实欲于近处看看可有葬地。信步行去，走到一个所在，后山前水，左右皆有峰峦回抱，中间一片平阳，约有十来亩大。立在地上一看，大惊道："何意此处却藏一块好地在此！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地师便道："员外今日看着此地，正是员外大福。若葬于此，将来富贵无穷，快快买了。就费了重价，也说不得。"阴员外道："地固极好，但未识何人管业，肯卖不肯卖。"又周围走了一遍，越看越有精神起来。看看天色晚了，只得回去。

明日，用过早饭，再到地上，走向邻近人家，细访地主何人。适遇一王老儿走来，却认得阴员外的，问道："员外在此看地，看中了那一块？"员外道："就是前面这块平阳地，不知是那家的？"王老儿道："此是前村朱渔翁的。"员外听见是捕鱼人的产业，心上一喜，自忖道："此地容易到手的了。"便道："我实看中此地，就烦老兄作中③，问他要多少银子。如说允了，就可成交。老兄中金外，还当重谢。"王老儿道："既如此，员外请回。我明日讨了实信，到府奉复。"员外道："专候，专候。"两下拱手而别。

到了明日，果见王老儿走来道："员外，此事不成了。我将员外要买这地意思对朱渔翁说了，他说此系世代祖产，不肯换钱用的。再三说合，他终不允。员外别寻好地罢。"员外道："他不过要索重价，多加些银子便了。"王老儿道："不瞒员外说，我已许他三百两银子，比常价已多几倍。我又说：'你无儿子，何不得些重价，以为养老之费？'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将来对亲，穷人家无有赔赠，只有此地要作赠嫁的。若是别人要买，就许千金，我也不卖。'"

员外听见地不肯卖，便呆了半晌，心上已是万千中意，那里割舍得下，因想道："他要把这地赠嫁女儿，我就假说娶他女儿为

媳，等事成了，再作商议。”算计已定，因向老王道：“他的女儿几岁了？”老王道：“十七八岁了，模样到也生得好，不像渔家女儿。”员外道：“我的大儿子十八岁了，就与他对亲，他肯么？”老王道：“只怕员外不肯俯就，他有甚不肯？”员外道：“老兄作中不成，就烦做一媒翁，成就此事。”老王道：“这倒是一着好棋子！果然如此，则人地两得了。但为员外媳妇，太造化这女儿了。”阴员外就留他吃了点心，再三谆嘱而去。

再说老王急急忙忙走到朱渔翁家，笑嘻嘻道：“朱兄，你大喜事到了。阴员外要买你的地，你要赠嫁女儿，不肯卖他，他说大的儿子与令爱年貌相当，情愿与你对亲。岂不是恭喜的事么？”朱渔翁道：“贫富不对，我是渔户，如何与富翁联姻！况我只一女儿，将来赘一女婿，要靠老终身的。这富家儿子，焉肯入赘？虽承阴员外好意，我却消受不起。”老王道：“你错了。这是他来求你，不是你去求他。他既愿娶你女，决不嫌你低微。包我身上，你夫妻两口接去同住便了。”一众邻里闻得阴家要与他对亲，都走来撺掇，有的叫“朱阿哥”，有的叫“朱阿叔”，都道：“这头亲事，不可错过。你女进了他门，便是富家娘子，吃好穿好，难道倒是嫁一穷人，粗衣淡饭的好？”你一言，我一句，说得朱翁夫妇欣喜不已，就烦一村学先生写了女儿的年庚八字，送与老王。老王藏在袖中，便起身道：“改日来奉贺了。”一径走到阴家，送上庚帖。

阴员外听知已允，即检了定亲吉日，送礼过去，说定本年八月行聘，九月迎娶。朱渔翁无不从命。……

话说阴员外贪着风水，情愿娶渔户女儿为媳，原是骗局。他大儿子闻得，心中不悦，叫道：“父亲，我家门望，岂无富家大户女儿相配？如何叫孩儿认渔翁为岳丈，与渔婆为夫妻？体面上不好看，恐被人笑话。”员外道：“非笑由人非笑，好地我自得之。你道我真个要娶他女儿么？这叫做‘将机就机’。待娶进门后，此地到手，将来发富发贵起来，大人家，三妻四妾，常讨惯的，你要他，与他做做夫妻；你不要他，把他丢在一边罢了。这一计，管教

他贴了地，又贴一个人，你慌他怎么？”

看官！你想他对了儿子，说出如此没良心的话来，教他日后夫妻那得和睦？定把妻子磨折受苦了。

那渔翁夫妻还道女儿落了好处，快活不已，粗布衣服不好与女儿穿了，定要买些细绢，做件好衣服。妆奁虽然没有，原要置些随身物件，教他带去。男家下聘银两本来无多，用完了，将自己历年苦挣的蓄积，都罄④尽在里头。到了迎娶时候，又要夸耀人看，备酒请客，叫了乐人吹打，不惜破费，弄得力尽筋疲，方才打发得女儿出门。

阴家斯时十亩地尚未到手，诸事不敢十分苟简，拜堂合卺⑤，一一还他礼数。喜得新人虽是大脚，身段面貌也还去得，所以夫妇间情意尚好。三朝之后，接取渔翁夫妇到来同住，前堂设席请亲家，后堂备酒请亲母，女婿亦肯叫丈人，叫丈母，朝夕相待，加意殷勤。渔翁夫妇欢喜无限，真似抬上九霄云里一般，便把十亩好地双手奉献。

阴员外心事已遂，忙忙的筑起坟来，将他父亲棺木入土。既葬之后，相待之情渐渐比前不同了。朱渔翁只道他为葬事忙乱，故待他冷淡。孰知一日怠慢一日，相见时徉徉不睬。始而每食四样，有酒有肉，继而供给渐薄，荤腥全不见面。女儿本与婆婆同吃的，后来叫他与父母同吃了。家人妇女见主儿将他简慢，皆冷眼相看，要汤没汤，要水没水，全不来答应，甚至背后妆鬼脸，说趣话。老夫妇时时气得要死，暗地里互相埋怨。

住及一载，阴家要讨二房媳妇。女家姓聂，是一富翁，嫁来时，妆奁富厚，四橱八箱，摆满一堂。阴员外夫妇做出肉麻奉承来。诸亲百眷亦啧啧称羡二郎有福，讨了有嫁妆的娘子。大儿子本来看不上妻子的，今见弟媳满头珠翠，衣裙华丽；自己妻子身上穿的无一件好衣，头上插戴一些没有，相形之下，又气又羞，把妻子竟如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丈人丈母益发看不上了。连日摆酒请男客，请女客，都不请他夫妇出来上席。合家热闹，独有

他老夫妻冷冷清清，不茶不饭，缩在一间屋里。

朱渔翁气愤不过，走出门去，到相识人家消消闷气。至晚回来，只见妻子与女儿相对下泪，问他为甚下泪。其妻道："只因你走了出去，女儿又受丈夫埋怨，道你这样丑态，还要人前摇摆，削他面皮。两下争论，竟要动手打起来了。你道气也不气？"渔翁一闻此言，大怒道："我半世无拘无束，今日倒被小畜生拘管！我在此一年，分明无罪坐牢！罢了！罢了！我宁可饿死家中，不要吃这碗讨厌的饭了！"老夫妻相向而哭，一夜没有睡着。

明日绝早，将铺盖卷好，把些旧衣服叠在旧箱子内，叫了一只小船，搬下物件，走出堂前，告别亲家亲母，都回说没有工夫，改日再见罢。女婿也绝不相送，只有女儿牵衣大哭。朱渔翁道："女儿，我一时误听人言，害你受苦，如今我也顾不得你了。"三口含泪而别。合家见他去了，皆欢喜道："两个老厌物去了，省得端茶送饭。"朱女听见，好不气苦。

隔了一日，丈夫又讨起小来，是一皂隶⑥人家女儿，也有五六分颜色，妖妖娆娆，如风摆荷花一般。丈夫爱如珍宝，夜夜与他同房共宿，大妻处连面也不来见了。可怜朱女举目无亲，还要受公婆作践。只有弟婶聂氏，为人和气，还肯叫他声"嫂嫂"，时时走来说说话。

一日，同到婆婆房去，只见新讨的妾也走进来，个个叫应，单不叫应他。朱女发话道："我是你的何人，不值叫我一声？就是夫主宠爱，也要晓得分有大小！"那妾尚未开口，只见婆婆冷笑道："分甚么大小！你也不是千金小姐出身，他也不见得低微了你。不过这双脚，你大了他的罢了！"梅香妇女听了，都格格的笑个不住。羞得朱女满面通红，含怒归房，思量寻一死路，只是放不下父母。聂氏看不过意，倒走来劝解一番，只得忍着这口气了。

再说朱渔翁夫妻到家，邻里都来探望，问他何故还家，恐怕丢丑，不好直说，只是含糊答应。正是"哑子吃黄连，有苦在心

头”。又除了破屋数间之外，柴米俱无。本有一只渔船，为嫁女儿，也卖掉了，要捉个把鱼儿变钱，渔具都无。又气又苦，夫妇两人渐渐害起病来，睡倒床上，就要吃碗热汤水也无人承值，那有请医吃药的理？不多几日，渔翁一命呜呼。妻子病中看见丈夫已死，心上一痛，也就两脚一挺，急急的赶上去了！那邻里见他屋内毫无声息，走进一看，夫妇俱死在床上，只得走到阴家，报与他女儿、女婿晓得。阴家父子只做不晓，吩咐家人不要报知媳妇。

乡邻回去，等了一日，不见阴家一个人来，便去对老王道：“当初阴家媒人是你做的，如今丈人丈母死了，怎么不来盛殓？”老王道：“这也可笑，待我去说。”一径走至阴家，要见阴员外。阴员外已知来意，推故不见。正坐厅上，只见员外的一个旧友走来，便将此事告诉他道：“前日员外自求对亲，如何今日见他死了，不叫儿子媳妇过去？”那人道：“这个如何使得？《琵琶》上说得好：‘婚姻事，难论高低。若论高低，何似当初休嫁伊？’你不要慌，我去与他说。”员外看来难灭众论，便走出来道：“我叫他女儿去便了。小儿却不在家，改日去罢。”一面叫好了船只，一面叫人报知朱女。

朱女听得爹娘俱亡，号啕大哭起来，带跌带奔走到厅上，问父母如何俱死。老王备述一番，朱女哭倒在地。老王道：“事已如此，不必哭了，速去盛殓为妙。”朱女要他丈夫同去，丈夫避不见面，心慌意乱，只得哭到房中，卷了些随身衣服，叫一小婢拿了，跟着老王下船。

一到家中，捧着两个尸首，哭得石人下泪，铁汉伤心。旁人听了，也不知落了多少眼泪。只道家中还有些用度，那知一空如洗。自己又没有银钱带来，只得央老王将房子变卖，买了两口薄薄的棺木。邻里都来相帮，将他夫妇入殓，把棺木抬到空地上安放。丈夫影也不来，公婆绝不买一块纸钱相送。事毕后，老王道：“我接你来的，原是我送你归去。”送到了门，老王也不去见阴

员外，掉转来就走了。

朱女一直进去，见了婆婆，泪下如雨。那婆婆千不言，万不语，反道："你这样哭法，何不同了你好爹好娘一块儿到棺材里去！"朱女气得答应不出。走到房中一看，那知箱笼物件，被丈夫都搬到妾房里去了，只留下一床一桌一杌。正在叫苦，只见丈夫走来道："你的物件那个希罕，都在房内。其余都是我家置办的，由我搬去，与你何干？"朱女气涌填胸，那里忍耐得住，说道："罢了！我也不要活了，与你拚了命罢！"一个头拳撞去，被他丈夫隔倒在地，乱踢乱打。聂氏听见，走来相劝，丈夫才丢手走开。只见朱女在地滚得头蓬发乱，便叫一仆妇相帮扶起，放在床上睡下，悄悄劝慰道："大伯这样行为，心肠太狠，劝你耐心等他回意。"朱女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把头来摇。聂氏说罢去了。

黄昏时候，小婢搬进一盆小菜，一大碗薄粥，叫他吃夜饭。朱女叫他收去，起来关了房门，思量活在此永无好处，不如死了的干净，省得受人凌辱，呜呜的哭了又哭，到了半夜，便悬梁自尽。可怜朱大姐嫁到阴家，不曾一日快活，受了无数闷气，一旦死于非命，你道一点冤魂散也不散？

明日直到饭后，不见他开门，叫又不应，大家疑惑起来，扳开侧窗一望，只见直挺挺的挂在那里打秋千，连忙撞门进去，摸他身子，已是冰冷，不知几时吊死的。斯时，阴家正兴旺头上，欺他父母已死，又无亲戚，遂买口棺木，草草入殓，并无一人说话。公婆自他死后，倒像去了一累。丈夫只道死得好，待我另娶一个富家女儿，好不快活。白布也没用一块，功德更不必说了，竟若死了一个婢女一般。

一日，正值阴员外五十寿旦，贺客盈门，忽闻青天里霹雳一声，震得远近皆惊。有的道："如此青天，如何有此霹雳？"有的道："必定打了甚么毒物。"阴家正要留客吃饭，只见一人飞奔走来道："员外，不好了！你家坟墓被天打了！昨夜无数鬼魂在坟

上啾啾唧唧叫了一夜，今早青天里忽下霹雳，雷火交加，把坟头打下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数丈之外，四边树木皆烧坏了。员外须速去看来！”阴员外惊得呆了半晌，连忙赶到坟头，众人也都走来看，果见棺木已提出穴外，坟土纵横，坟旁打一大洞。众人都骇道：“这是天不容葬了，作速迁葬他所。”

阴员外茫无主意，只得回去再处，垂头丧气，同了众人一路走回。到一小石桥边，只见朱渔翁夫妻两个立着，一阵阴风，扑上身来。阴员外口中叫一声“亲家亲母”，望后就倒。众人扶起，昏迷不省，将板门扛到家中，忽然开口道：“你这欺心贼！谋了我的十亩地，气死我夫妇，又磨灭杀我女儿！我有甚亏负你，下此毒手，害我一家？”众人都道：“朱渔翁来索命了！”妻儿跪地求饶。又骂他妻子道：“你这老不贤，少不得死在我手里！”又骂大儿子道：“你逼死妻子，想讨好的，少不得也遭横死！”许他做功德荐度⑦，改葬他的棺木，只是不依。旁人见了，都不寒而栗。

乱了一夜，渐渐苏醒，对妻儿道：“冤魂索命，我不能久活了，你们好好保守家业。”自己便打巴掌，说道：“你要保守家业，为何把我家业弄完？”抢着床前桌上一把剪刀，当心便刺。妻子慌忙夺住，只听见喉间痰涌，双脚一挺，顿时毕命了。两个儿子见父亲已死，忙忙置办送终的事。入殓方毕，大儿子坐在房中，忽见朱女含怒走来，吓得汗流如雨，喊道：“有鬼！有鬼！”众人听见走来，一闪不见。其后无人处，朱女每每在面前，因常佩一把朴刀，以刀挥去，便不见了。

一日，又见朱女走来，把刀一挥，只听得“啊唷”一声，鲜血直冒，仔细一认，却把宠妾杀死在地，惊喊起来，合家来看，无不大惊，只得报他父母知道。其父是县中皂隶，一见女儿杀死，便去县里叫喊，又率领亲戚打将进来，一应家伙物件，尽行打坏。县官验过，将凶犯带去，当堂审问，称系用刀逐鬼，以致误伤。县官不信，便动起夹棍来，只得招认管他不应，将刀杀死。县官大怒，责了三十板收监。其母要救儿子出狱，拚将银子使用，又买嘱苦

主，教他不要坚质。无如县官不肯枉法，白白费了银子，仍旧问成死罪，其母郁郁成病而死。其后大儿子亦死狱中，单存二房夫妇，家道日穷，子嗣又绝，坟墓不能再筑，把一块十分好风水地变为荒冢，至今岸旁窟窿尚存。

看官，你想人要子孙发达，还是天理要紧，地理要紧？假使阴员外得了这块好地，把渔翁夫妇厚养终身，待得媳妇好，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只因昧良心，伤天理，徒费经营，不能享风水之益，反受了风水之害了。奉劝世人：欲求好地，当积德以致之；既葬好地，当为善以保之，自然后福无穷矣。

〔注〕 ① 万历：明神宗年号(1573—1620)。 ② 科甲：科举。明清时专指举人及进士仕为科甲出身。 ③ 作中：旧时在两方中间作见证或调解人。 ④ 罄(qìng 庆)：光，尽。 ⑤ 合卺(jǐn 仅)：旧时结婚时饮交杯酒的礼仪。 ⑥ 皂隶：旧称衙门的差役。 ⑦ 功德荐度：功德，佛教中指念经诵经布施等事。荐，进献；度，超度亡魂。

本篇选自清人杜纲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娱目醒心编》，此书以宣扬忠孝节义为宗旨，多以因果报应做结，以求达到劝善惩恶、裨补世道人心之作用。

故事发生在明万历(1573—1619)年间徽州府歙县，此地有一阴姓员外，好“风水”之学。他相中了一朱姓渔夫的十亩“风水宝地”，为谋得此地，假意与渔夫联姻，把渔夫一家殷勤接至家中，那块“风水宝地”也就作为渔夫女儿的嫁妆，被阴员外占为己有。遂愿后，阴员外及其家人对渔夫一家便开始冷淡起来，以至于肆意嘲讽，百般羞辱。朱氏老夫妻愤而归家，然当初为嫁女已罄其所有，田产、房屋、渔具变卖殆尽，至此已是走投无路、悔恨交加，结果发病而死。撇下朱女孤苦伶仃，又不堪忍受公婆、丈夫的打骂凌辱，遂亦自缢而亡。可怜纯朴憨直的渔夫一家，不幸坠入奸人圈套，到头来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但占了“风水宝地”的阴家却也没有因此而大富大贵起来，先是祖坟遭雷劈，阴员外被朱氏老夫妻冤魂索命而死；接着朱女的丈夫被朱女鬼魂捉弄，误杀宠妾，被问成死罪；最后阴员外妻子亦郁闷成疾而亡。

作者创作这篇小说，显然有劝人行善积德之意。劝人莫做奸诈刻毒之

人，莫做损人利己之事。同时客观上也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富者倚势凌贫的现象，表达了作者对贫弱之人所处悲惨无助之境地的深切同情。

小说中写阴员外与渔家联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阴家大儿子不知父亲的阴险用心，故而心中不悦，觉得认渔翁为岳父大失脸面，遭人耻笑。为此，阴员外对儿子吐露了一番心曲。这一番心曲把阴员外阴险歹毒的心理表露无遗。同时，阴员外所说的也的确是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实。阴员外把田地骗到手后，立即就变了脸，对渔夫一家"徉徉不睬"，阴家一家人都可以肆意凌辱他们。及至渔家老夫妻愤懑身亡，阴家也绝不放在心上。朱女自缢，阴家也只是草草埋了完事。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富贵之人可以为所欲为，而贫贱之人则命如草芥，人身权利毫无保障，处于一种孤苦无助、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小说以阴家遭到"天谴"，作为故事的结局，其中因果报应的理念，自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故事中所表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法则，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一些小说家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既愤慨又无可奈何，往往借此来表现自己的爱憎倾向，以求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此篇也应做如是观。

本篇另一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在客观上揭示了"风水堪舆"之说的荒谬。就作者的思想来看，本也是迷信"风水堪舆"之说的，但是，既然"风水宝地"可保阴员外一家大富大贵，那么，阴员外一家就不会遭到那样的厄运。而倘若如阴员外这样阴险歹毒之人用如此卑鄙的手段，骗取人家的"风水宝地"，得以大富大贵的话，那么，"天理"又何在呢？为了调和"天理"与"地理"之间的矛盾，作者说什么"地理虽重，毕竟要循天理"。这种自圆其说的辩解，恰在客观上给世人以启示，"风水堪舆"之学，实在是漏洞百出的荒谬无稽之谈。

这篇小说在叙事上，具有简洁明快的风格，刻画人物形象，给人一种真实自然的感觉。例如，写朱渔翁对于与员外联姻一事的态度，先是不肯，认定贫富不相称。但后来在众邻里的欣羡、撺掇下，又把握不住自己，转而"欣喜不已"。初到阴家，受到"加意殷勤"的接待，不禁欢喜得"似抬上九霄云里一般"。受到冷落后，又开始与妻子"互相埋怨"。及至受到女婿无端的侮辱，朱渔翁始则"大怒"，继而与妻"相向而哭"。愤而归家后，见家中已是徒具四壁，生活无望，遂悲愤成疾而死。在很短的篇幅内，将朱渔翁的疑虑——欣喜——欢喜不已——失望——愤怒——无奈——绝望这一连串的心理变化，清晰地展现出来，又使人感到非常真实自然，合

情合理，朱渔翁纯朴憨直的形象也就随之跃然纸上了。又如对阴员外的形象刻画，着墨并不多，但其倚富凌贫、阴险刻毒的个性特征，仍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语言质朴精练传神，富有表现力，是本篇小说的另一特点。例如，写阴家二儿子娶亲，喜宴上"合家热闹"，而朱氏老夫妻则"冷冷清清，不茶不饭，缩在一间屋里"，一个"缩"字，不仅形象地绘出老夫妻蹉缩屋中之状，而且还生动地传达出老夫妻黯然神伤、懊丧凄凉的神态。又如写阴家大儿子所娶之妾，走起路来，"妖妖娆娆，如风摆荷花一般"，寥寥数语，状其苗条的身段、妖艳的风情以及受夫宠爱而洋洋得意之态，也是形神毕肖的神来之笔。

（梅显懋）

桃　夭　村　　沈起凤

太仓①蒋生，弱冠能文。从贾人②泛海，飘至一处，山列如屏，川澄若画。四围绝无城郭，有桃树数万株，环若郡治。时值仲春，香风飘拂，数万株含苞吐蕊，仿佛锦围绣幄，排列左右。

蒋大喜，偕贾人马姓者，傍花徐步而入。忽见小绣车数十队，蜂拥而来。粗钗俊粉，媸妍③不一。中有一女子，凹面挛耳④，龈唇历齿⑤；而珠围翠裹，类富贵家女，抹巾障袖，强作媚态。生与马皆失笑。末有一车，上坐龀齿⑥女郎，荆钗压鬓，布衣饰体，而一种天姿，玉蕊琼英⑦，未能方喻。生异之，与马尾缀其后。轮轴喧阗⑧，风驰电发，至一公署⑨，纷纷下车而入。

生殊不解，询之土人。曰："此名桃夭村。每当仲春男女婚嫁之时，官兹土者，先录民间女子，以面目定其高下；再录民间男子，试其文艺优劣，定为次序；然后合男女两案，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当相对。今日女科场，明日即男闱⑩矣。先生倘无室，何不一随喜⑪？"生唯唯，与马赁屋而居。因思车中女郎，其面貌当居第一；自念文才卓荦，亦岂作第二人想？倘得天缘有在，真不负四海求凰之愿。而马亦注念女郎，欲赴闱就

试。商诸生，生笑曰："君素不谙此，何必插标卖钱账簿耶？"马执意欲行，生不能阻。

明日，入场扃试，生文不加点，顷刻而成；马草草涂鸦⑫而已。试毕归寓，即有一人传主试命，索青蚨⑬三百贯，许冠一军。生怒曰："无论客囊羞涩⑭，不足以餍老饕⑮；即使黄金满屋，岂肯借钱神力，令文章短气哉！"其人羞惭而退。马蹑其后，出橐⑯中金予之。案发，马竟冠军，而生忝然居殿⑰。生叹曰："文字无权，固不足惜；但失佳人而获丑妇，奈何！"

亡何，主试者以次配合，命女之居殿者，赘生于家。生意必前所见凹面挛耳，龂唇历齿者。及揭巾视之，黛色凝香，容光闪烁，即韶齿女郎也。生细诘之。曰："妾家贫，卖珠补屋，日且不遑；而主试者，索妾重赂，许作案元，被妾叱之使去，因此怀嫌，缀名案尾。"生笑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使予以三百贯钱，列名高等，安得今夕与玉人相对耶？"女亦笑曰："是非倒置，世态尽然。惟守其素⑱者，终能邀福耳。"生大叹服。

翌日，就马称贺。马形神沮丧，不作一词。盖所娶冠军之女，即前所见抹巾障袖，而强作媚态者也。笑鞠⑲其故。此女以千金献主试，列名第一，而马亦黄缘⑳案首，故适得此宝。生笑曰："邀重名而失厚实，此君自取，夫何尤㉑？"马郁郁不得意，居半载，浮海而归。生笃于伉俪，竟家于海外，不复反矣。

铎曰："钱神弄人，是非颠倒。岂知造化弄人，更有颠倒钱神之柄哉！然此女出千金装不吝，意气故自不凡，即谓之嘉耦亦可。"

〔注〕 ① 太仓：县名，今属江苏省。 ② 贾(gǔ 古)人：商人。 ③ 媸(chī 吃)：丑。妍(yán 炎)：美。 ④ 挛耳：蜷曲的耳朵。 ⑤ 龂(yǎn 掩)唇：唇翻露齿貌。历齿：牙齿稀疏不齐。 ⑥ 韶齿：年轻，妙龄。 ⑦ 玉蕊琼英：即鲜花美玉之意。玉蕊：花名。琼英：似玉的美石。 ⑧ 喧阗(tián 填)：哄闹声。 ⑨ 公署：官衙。 ⑩ 闱：科举的试场。 ⑪ 随喜：佛教以随人为善为随喜，后借指跟着别人去做某件事情。 ⑫ 涂鸦：本指书法幼稚，此喻潦草成文。 ⑬ 青蚨：古时传说中的

虫名，也称“鱼伯”。后引申为钱币名。　⑭ 客囊羞涩：客游在外，囊中钱少之意。⑮ 老饕(tāo 滔)：传说中的恶兽，喻贪财之人。　⑯ 橐(tuó 驼)：口袋。　⑰ 殿：最后一名。　⑱ 素：清白、本分。　⑲ 鞫(jū 拘)：问。　⑳ 夤(yín 寅)缘：钻营巴结。㉑ 尤：恼怒。

本文选自沈起凤《谐铎》。是书共十二卷，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借鬼狐怪异之事，描摹世态，多所讽喻，设想奇幻，文笔亦不俗，是继《聊斋》之后较为出色的一部文言小说集，故风行于世。

小说《桃天村》通过太仓蒋生的海外奇遇，曲折地揭露和讽刺了贿赂公行、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作者构思精巧，在悖谬和颠倒的情节进展中，引出出人意料的结局，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

“弱冠能文”的蒋生，随商人泛海而至桃天村。“桃天”者，《诗经·周南》篇名也，首章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一首婚礼的赞歌，赞美男女及时嫁娶，夫妇相宜，家室和顺。桃天村果然是桃花盛开，香风飘拂，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好地方。于是，蒋生“大喜”！然而，环境虽然优美，世态却很丑恶，这里并不是一个婚嫁相宜、家室和顺的地方。这便是笼罩全文的一个大“悖谬”。

蒋生与商人马某进村游赏，“忽见小绣车数十队，蜂拥而来”，车中坐的都是姑娘，美丑不一。奇丑者衣着华丽，故作媚态，令人发笑；而最美者荆钗布衣，却天姿秀丽，使人倾心。这里是美丑贫富的“悖谬”和“颠倒”。

蒋生问了当地人，始知都为待嫁之女。此处有一种婚嫁习俗，女子选美，男子试文，按名次先后，以次相配，倒是一种风雅而公平的办法。于是蒋生决定应试，他自负文才，以为稳居第一；而文墨不通的商人马某，因为注念美女，也“赴闱就试”。试毕，主试官公然索贿三百贯，蒋生客囊羞涩，而马某却赶紧如数呈献。结果，马某高居榜首，蒋生名列最后。名实悖谬，贤愚颠倒，蒋生自以为“失佳人而获丑妇”，愤懑怅惘。然而，他没想到，钱能通神，选美也不例外，有钱则丑者为美，无钱则美者为丑，同样是颠倒错乱的。悖谬相叠，错中有错，倒凑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蒋生得佳人，马某娶丑女，各得其所。故而作者评之曰：“钱神弄人，是非颠倒。岂知造化弄人，更有颠倒钱神之柄哉！”

作者沈起凤屡试不第，潦倒一生，他对金钱与权力的结合造成的社会丑恶与黑暗，是有切肤之感的，这篇小说显然是作者宣泄自己胸中愤懑不平之作。故事并不等于现实，沈起凤是清醒的，故而文中借佳人之口说道：

"是非倒置,世态尽然。惟守其素者,终能邀福耳。"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一个无权无钱的落拓文士,也只能用这种念头来求得心理的平衡了。

读这篇小说,自然地会令人联想起《聊斋志异》中《罗刹海市》一文,二者意趣不同,但沈起凤显然是从中受到启发的。　　(李永祥)

蟫史(节选)　　屠绅

甘君率诸幕官谢恩毕,致书于石仆射①。自请先赴黔,分粤兵精炼者千人,属裨将曹镇渠灌儿隶节下。木兰犷儿与周浮邱,并资辅佐,石仆射以书答谢。甘君至武陵②,矩儿迎见,甘君大慰曰:"刘老师救汝乎?"矩儿曰:"娄万赤潜归,故冰自消而儿能出耳。针、砭之原形,则刘老师吐火焚之,而后得复也。"

二师知交阯③有事,征万赤归,亦先赴宜京道院,助灭火真人矣。玛师自与求太仆张郡丞守新营也。甘君授计矩儿,先请玛师将镜登辰南④最高处,名铲磺山,伺贼来据,则敲镜背败之。汝夫妇俟刘老师调遣耳。矩儿先归,知古谓刘老师去南交,以宝物授小夫人,擒小武矣。矩儿告以甘君计,知古先赴铲磺山。后日甘君至,求张涕泗言斛斯公临危,惓念故人之意。甘君大恸,将为位以祭,小武使人骂战。甘君调新兵百人,神策兵⑤百人,以常越、沙明领之,伏小武大寨左右,俟彼兵出,则直捣其营。小武所炼引伸遁甲兵不及百人。自为一阵。甘君引数骑绕其阵后,小武分四路獽蛮⑥逐之。甘君立马牂牁江⑦侧以待,獽蛮来斗,发十矢共毙十六人,枪刺十九人,鞭击十四人皆死,獽蛮惧不敢进,但四面围之。一人呼曰:"蔡王有令,放走甘鼎者,非鹿娘种。"众人嚼之,皆应曰:"嚎。"小武率生力獽蛮来追,闻大寨被汉兵攻击,猛省曰:"甘鼎神奇用兵,吾所不及料。"急回救时,大寨已为常越、沙明所袭,牂牁江边之围自解。甘君还帐,小武呼其众登铲磺山,先据地势,獽蛮尚五千人。漓老等四人辞欲去。小

武唾骂曰:"汝四人非我则无主,我不藉四人为佐也。然弃主者罪不赦,各鞭一百放之。"山头将立寨,时有镜光如中天月轮,对寨中鸣不已。獾蛮之在前者。尽弃其械倒地卧。小武大惊,谓其众曰:"玛知古不死,宜受此厄也。"返走下山。石仆射前队至。木兰、犷儿喝曰:"蔡小武合诛久矣,将欲逃罪耶?"

小武命两獾蛮出斗,皆被戮。忽转出六人,将尽戮之。转出十八人,罪囚卒至,百人奋勇入,乃引伸至三百六十人,粤裨将曹镇出战,坠马下,为獾蛮所获。渠灌儿故得万赤术,喷火烧其人,救镇出。神策兵率领豫州⑧新兵,及滇粤将卒,合力进剿。獾蛮由地走者,木兰缚之,无一得脱。季孙告甘君,竖受降免死旗,来归者三千余人,死千余人,获小武。奔走者,不及百人耳。木兰、犷儿遽之近深涧,小武投入,涧上作风雨声,似有灵物呵护者。犷儿归告甘君,璜儿呈刘老师所授宝物,启其匣,乃刻白玉为小渔师像,背书古篆豫且名字。犷儿曰:"是矣。"

矩儿夫妇,自随犷儿行至涧边,犷儿开匣出宝物投之。小武面缚浮出,自背至尻⑨,皆负龟甲,宝物自飞去。矩儿夫妇牵小武至大营,石仆射与甘君受俘。仆射曰:"人也而龟,物也而寇,此不如其父蚺吼之鹿,可献上林⑩矣。"周浮邱曰:"似宜割烹之,以祭斛斯贺兰两公,张许两都督,及后先死事将弁。"仆射从之。函首送京师,黄苗平。

石仆射以兵属甘君,自还京师。黔抚军区星以书来贺,兼致调任粤中,奉命会议南交诸机务。甘君答之:"撤滇兵归,毋使徒劳无功,且海道较不便,命木兰、犷儿偕常越、沙明,潜入宜京道院,诣灭火真人李长脚。早晚陈进取策。"柳皆木随甘君至广州,向人必夸其夺斗帜事。有薄之者,或诮曰:"设使蝥弧⑪之考叔⑫方登,而堂阜⑬之夷吾⑭未脱,郡丞将何以解免耶?"众皆笑。木参议进谒,即平邝天龙时之广州木守也。拜而贺曰:"大金吾⑮石湾之烈,渔人鸟子,往往能言。今外藩不恭,敢为暴乱。惟诛其君长,而抚其民人,轶汉代之置官,法周家之通道。伏波⑯有

二，定远⑰无双。慰至尊之忧，安重译之化。敷天所属耳目，此地尤藉风云者也。”

甘君逊谢。传区抚军至，甘君迎出，携手道悃款⑱。区抚军曰：“公亦知交阯近事乎？馗具之死，其弟馗形实篡之，倾国之兵，俱下战舰，数使其大将军驸马，扰我江坪地，有四镇臣称兵讨罪，馗形大惧，召其丞相娄万赤还，四镇臣俱死万赤术，仆意由陆路出南平关，公率舟师援江坪，使彼首尾不能顾，此钟、邓⑲所以入蜀也。”甘君善其策，自是随甘君者，司马仪宾⑳季孙，明小司成化醇，玛知古杜承瓘，矩儿夫妇，及庆喜等四女也。随区抚军者，柳皆木曹镇渠灌儿，周主簿㉑浮邱，桑长史㉒蜎也。求太仆丞㉓旂，张郡丞弓弼，与乐王般，自留广州。甘君调利达、噩青气两都督从征，皆忻然来集，利达为第一进，噩青气为第二进，各将舟师五百人至江坪。

交阯大将军驸马，各以千人迎击，皆败之。矩儿夫妇后至，共乘行地锦飞去宜京，见刘老师端坐城楼，谓矩儿曰：“昨针砭二徒，隐形探交王宫中，为娄万赤所觉，复以九九金木遁擒二徒，鄙仲离方与乐世治，造三三水土解，破其遁形，救二徒出，已化凡质。吾寄之新息侯故宫，传地仙乞食诀，永为散汉，亦其劫时也。汝夫妇合归嵩少㉔，从父母还天门㉕，刀兵解脱，名利消除，超出于酒星奎宿矣。区星若引兵突入此城，大功可逸获，惜将卒僚佐，不免死亡。大弟子可胜万赤，待无术人诛之。吾为老师销兵之事，已著成劳，俟大弟子甲子月日，通天绝地之时，即携返中山耳。寄语大金吾，急流勇退，为期不远矣。不复相觐，无悲怅也。”言毕，失其所在。

矩儿夫妇，还告甘君，亦辞去入嵩少，依员君老夫妇焉。甘君以书达区抚军，陈兵行危险，神人来告状。区已出关，见古嶂接天，土人云：“过此即交阯外郡，兹山第一险阻也。”周浮邱曰：“我师患水不患山耳，急宜登山。”区从之，下岭见两营，彼中大帅所镇守，各受万赤符箓者。我兵建旗鼓而进，交人来御，

皆木镇灌儿各斩一人，士卒俱努力，其守关两帅惶惧，焚所受符箓。溪水涌至，漂没死者十之三，皆木镇灌儿及浮邱，悉浮沉无觅处。惟区抚军、桑长史，由水中泥泞行，得无损。水过仍露一山，军行如蚁，非复人径，一天将飞而下，乃犷儿也。急出铁爪二，擒两交帅斩之。守关卒来追者，尽溃散去。区致问曰："前将军知贼中何妖符耶。"犷儿曰："符炼火怪之液，能戕年命属火之人，悲哉！柳郡丞曹渠之战功，周主簿之星学，俱随化以尽也。"

世治方与鄙真妃，救出针、砭二师，归侍本师李真人，师言抚军遭厄，当速援之。然绝云而奔，已无及于将士之披靡，其将唤奈何哉。因导前行曰："兵贵神速，一日夜可入宜京，万赤闻甘君由水道登岸，必领妖兵迎斗，未暇返顾，尰形可擒也。"区令衔枚疾行，夜将半矣，闻瓮城㉖中歌曰：

休逞两人九首，亡于一人三口。六合同炊一釜鬻㉗，无肠玉蟹藏金狗。

犷儿飞上城，斩其重关，纳大师入。瓮城寂无人，盖神讖也。五鼓，大师突入交王宫，尰形宿醒未醒，或扶之出外庭。将召羽林军解围，已为汉兵所执。区抚军坐殿中，因尰形而招降其文武将佐，交民向阙下呼中朝大圣人万岁。区以上命开府库，出金帛犒赏如汉典，请乐将军迎甘君登岸之师。犷儿至江边，甘君已与木兰、常越、沙明，列四营于江桥北，见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斗法于江桥南，大呼曰："吾师何不命弟子力擒此贼。"李以手作势，犷儿自入甘君后营。李长脚变金井给万赤，即坠入。忽有铁树挺出，井阑撑欲破。犷儿引庆喜至，出白罗巾掷树巅，砉然有声，铁树不复见。李长脚复其形，觅万赤，卧桥畔沙石间。遂袖出白壶子一器，向万赤顶骨咒曰：

作妄须臾间，生灾千万劫。收汝坎与离，归吾丁与甲。亟闭汝顶门，不穿汝肩胛。留汝鳞介遁，永言消黑业。

咒毕，举手震一雷，万赤精气已铄，跃入江中，将随波出海。木兰呼鳞介士百人追之，飘浮所在，必见吆喝。乃变为璅蛣[28]，乘海蟹空腹入之，以为藏身之固矣。交阯人善捞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刳蟹，将取其腹腴，一虫随手出，倏堕地化为人形。俄顷长大，固俨然盲僧焉。询之不复语，有屠者携刀来视，咄咄曰："蟹腹自有仙人，一名和尚，要是谑语，断无别肠，容此妖物，不诛戮之，吾南交祸未已也。"挥刀斫其首。时甘君已入城，与区抚军议班师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献，转告两元戎，桑长史进曰："斯必万赤头也。记天人第二图，为大蟹浮海中，篆云横行自毙。某当时疑万赤先亡，乃今始验。"适李长脚入辞，视其头笑曰："此贼以水火阴阳，为害中国，不死于黄钺，而死于屠刀。固犬豕之流耳。仙骨何有哉，今者甲子月日，刘老师待我中海，不得复恋尘世，寻灭火因缘也。"

两元戎挽留之不可，与犷儿小语，拂袖去之。玛知古进曰："昔吾携镜从大西洋来，将使镜大明而兵戈息也。顾烽烟迄今始静，岂非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乎。李真人归其真，知古窃自知矣。洋舶故人，近亦招吾返国，敢或逗留乎？"亦辞去。大师悉从海道还，行至中途，汕妮忽堕水。木兰曰："彼亦得所，非水葬也。"鬘儿、魔妗俱号泣，木兰曰："两弟子犹不悟耶？"起立船尾，遥告甘君曰："仲离不合进广州，请从此逝矣。"甘君知不可挽，揖而谢之。木兰呼两弟子出送，先推堕之，寻蹈海去。明化醇在别舰，望而大恸。犷儿曰："居浊世毕此生，结成是果不易，小司成将健羡之不暇，何以哭为？"还入广州，械送馗形于京师，并娄万赤首级。区抚军奏善后事宜，请立交阯行省，建节钺镇抚二人。郡县名仍其旧，以蜀滇闽粤士人为之。甘君皆不列名，殆将隐也。交阯荡平，朝廷论功，将士悉蒙上赏。

噩青气还循州，常越、沙明从之返，仍捕鱼，利达还南澳。桑蜎附其舟返闽中，求旃以病乞放，张弓弨复归京师，位至卿尹，与石珏同曹。果如斛斯期望，乐般自与司马季孙、明化醇还蜀，结

茅穷性道书。犷儿送其父出门，忽失所在，人或见其来白云山云。杜承瓘已授京秩，至是请曰："某与慕炜，同游而不同死，幽冥负之。今将入罗浮㉙，冀得师承，讲求天人之学，是所愿耳。"庆喜谓曰："闻道易，返本难。儿未速化，不能于君无情。请为罗浮先导可乎？"

两人并辞去，前后数武而不可及，其神人乎？甘君留一疏，乞区抚军代陈之，以白板船载黑骡，云将度庾岭㉚，区抚军送之花田㉛，而大金吾自此远矣。

岂有春秋皮里㉜著，非无青白眼㉝前争。
奇文反正斯为乏，至道能疑不是明。
倀子㉞翻来忘喜怒，菌人㉟溘逝失枯荣。
烂柯山㊱上仙人卧，那得闲棋斗死生。

〔注〕 ① 仆射：官名。宋以后废除。 ② 武陵：郡县名。在今湖南常德市。③ 交趾：即交趾。古地名。本指五岭以南一带地方。汉置郡。相传其地人卧时头向外，足在内而相交，故称交趾。 ④ 辰南：辰州南部的泛称。即汉武陵郡，今属湖南省。 ⑤ 神策兵：即神策军。唐代禁军名。后泛指禁军。 ⑥ 獞蛮：当即獞蛮，旧时对部分苗族人的称呼。獞，今字书多无此字。 ⑦ 牂柯(zāng gē 臧哥)江：即牂牁江。古水名。或以为即今濛江，或以为即今盘江，或以为即今都江，已难确考。⑧ 豫州：古九州之一。《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汉以后治所无常，地、城屡变。虎牢、汝南等地均称豫州。 ⑨ 尻(kāo 考)：屁股。 ⑩ 上林：古代皇家园林名，即上林苑。在陕西西安、周至、户县交界处。此代指京都。 ⑪ 蟊(máo 毛)弧：春秋时诸侯建旗，郑国郑伯之旗名蟊弧。 ⑫ 考叔：人名。即颍考叔。《左传·隐公十一年》："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蟊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 ⑬ 堂阜：春秋时齐国地名。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左传·庄公九年》载，鲍叔在此地替管夷吾松绑。⑭ 夷吾：人名。即管仲。春秋齐颍上人。名夷吾，字仲。初事公子纠，曾射中齐桓公带钩。后得鲍叔推荐，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⑮ 金吾：仪仗棒。以铜为之，黄金镀两端。此指执金吾，官名。掌管京师治安的长官。 ⑯ 伏波：汉代将军名号。汉武帝时路博德、光武帝时马援皆为伏波将军。⑰ 定远：东汉班超。他因出使西域有功，被封为定远侯。 ⑱ 悃(kǔn 捆)款：诚恳，忠实。 ⑲ 钟、邓：三国时魏国将领钟会、邓艾。魏景元四年，钟会因征蜀之功，官至司徒，进封县侯。邓艾进太尉。 ⑳ 仪宾：明制，亲王、郡王的女婿称仪宾。

㉑ 主簿：官名。汉以后，中央机构及地方郡、县官府都设此官，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等。　㉒ 长史：官名。清代亲王府、郡王府皆置此官，理府事。　㉓ 太仆丞：官名。太仆寺属官，掌舆马、畜牧等事。丞，中央及地方官吏的助理官。　㉔ 嵩少：嵩山的别名。嵩山西为少室山，故称。嵩山为中岳，五岳之一。在河南省登封县北。　㉕ 天门：郡县名。属湖北省。因县西北有天门山而得名。　㉖ 瓮城：城门外的月城，作掩护城门、加强防御之用。　㉗ 釜鬵(xín 寻)：古代炊具。釜，无足锅。鬵，大釜。　㉘ 瑣蛸(suǒ jié 锁洁)：寄居蟹。　㉙ 罗浮：山名。在广东增城、博罗、河源等县间，连绵百余公里，峰峦起伏，风景秀丽，为粤中名山。　㉚ 庾岭：即大庾岭。一名梅岭。五岭之一。在江西、广东交界处。相传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筑城于岭下，故名。　㉛ 花田：地名。在广州西南郊，俗称花地。相传南汉宫人多葬此地。一望无际，皆种素馨花，故名。　㉜ 春秋皮里：即"皮里春秋"，语出《晋书·褚裒传》、《世说新语·赏誉下》。意思是表面不作评论，而内有褒贬。因晋简文宣郑太后名春，故晋人避讳，多称"皮里阳秋"。　㉝ 青白眼：《晋书·阮籍传》载籍不拘礼节，能为青白眼。见俗凡之人，以白眼对之。高雅之士，以青眼对之。后因谓对人重视曰青眼，对人轻视曰白眼。　㉞ 侲(zhèn 振)子：幼童。　㉟ 菌人：传说中的小人国人。见《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小人，名曰菌人。"　㊱ 烂柯山：山名。在今浙江衢县南，一名石室山。传说晋代王质入山伐木，见童子数人弈棋而歌，于是置斧听之。童子与一物如枣核，含之不饥。后童子催归，质视斧柯已烂。既归，离家已数十年，亲故殆尽。柯，斧柄。

《蟫史》共二十卷，是一部中国小说史上稀见的文言章回体长篇小说。书叙福建书生桑蠋生乘洋舶出海，舟坏落水，漂流到甲子石之外澳，为捕鱼人所救，并被引以拜见指挥甘鼎。甘用桑生之图依甲子石筑成神奇之城，使寇不得犯。桑生又于地穴中得三篋秘书，能卜未来。然后协助甘鼎荡平"广州王"邝天龙之乱；镇压回、苗反抗；平定交阯。桑生鞍前马后，出谋划策，屡立战功，最后衣锦还乡。甘鼎亦功成身退，隐居庾岭。另外，书中还写了神通广大，处处与官军为敌的娄万赤和危难之时协助官军的龙女、矮道人等一系列神怪人物，从而使全书具有了神魔小说的属性。据研究，书中的许多情节与作者的自身经历大体一致，而甘鼎则是以嘉庆初年平定湘西之乱、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傅鼐为原型。书中对官场黑暗和社会腐败虽时有揭露，但与农民起义势不两立的鲜明态度则足以说明：作者完全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进行创作的。本文所节选的是全书的最后一段，从中亦可见一斑。

《蟫史》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白话通俗小说日益繁荣的潮流中

反其道而行之，刻意追求语言的古奥，“致使浅显的故事情节罩上一层古涩深奥的语言外衣”，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特缘勉造硬语，力拟古书，成诘屈之文……即谓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也。……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这一点从本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称苗人为獠蛮，牂牁江作牂柯江，寄居蟹为璅蛄，幼童为侩子等等，显然是竭力模拟古书，追求语言的深奥晦涩。至于“设使蝥弧之考叔方登，而堂阜之夷吾未脱”之类的语言，引经据典，追求对仗工整，更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鲁迅之所以将《蟫史》归之“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列，进一步称之为“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大概也是基于此点。

善于吸取明清神魔小说和传统传奇小说、志怪小说的精髓，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使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人物形象荒诞怪异，扣人心弦：也是《蟫史》暨此篇节选文的主要艺术特色之一。全书的内容和故事情节应该说非常简单，无非是写甘鼎在桑蠋生等人的协助下为统治阶级平叛戡乱的一系列故事，如平邝天龙，平回，平苗等等，但就是这样的情节，经作者艺术加工之后却变得曲折复杂，波澜起伏，摇曳多姿。尤其是在甘鼎的敌方安排了娄万赤这样一个神魔形象，不但使原本孤立的许多故事情节有了内在的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而且众神斗法的许多场面也进一步增加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神秘感，更加引人入胜。如节选文所述“娄万赤与其师李长脚斗法于江桥南”一段，描述李长脚“变金井给万赤，即坠入。忽有铁树挺出，井阑撑欲破。犴儿引庆喜至，出白罗巾掷树巅，砉然有声，铁树不复见”。以及娄万赤败后“精气已铄，跃入江中”，被龙女呼介士百人追赶，乃变为寄居蟹，最后被屠者斩首等情节，都想象奇特，颇具特色。《蟫史》语言古奥艰涩，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理解上都有一定的难度，会遇到不少语言方面的障碍，但仍能吸引部分读者，经久不衰，这与它的上述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王恒展）

卖人头胡奎探监　　竹溪山人

——《粉妆楼全传》第二十六回

话说胡奎别了五位英雄，竟奔锦亭衙而来。到了衙门东首墙边，将身一纵，纵上了屋。顺着星光找到内院，轻轻跳下，伏在

黑暗之处。只见一个丫鬟拿着灯走将出来，口里唧唧哝哝，说道："此刻才睡。"说着，走进厢房去了。胡奎暗道："想必就是他的卧房。"停了一会，悄悄来到厅下。一张，只见残灯未灭，他夫妻已经睡了。胡奎轻轻掇开房门，走至里面。他二人该当命到无常，吃醉了酒，俱已睡着。胡奎掀起帐幔，只一刀，先杀了毛守备①，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将下来。夫人惊醒，看见一条黑汉手执利刀，才要喊叫，早被胡奎顺手一刀，砍下头来。将两个血淋淋的人头，结了头发扣在一处，扯了一幅帐幔，包将起来，背在肩上。插了短刀，走出房来，来至天井将身一纵，纵上房屋，轻轻落下，上路而回。

一路上趁着星光，到了龙标门首。那时已是五更天气，五人正在心焦，商议前来接应，忽见胡奎跳进门来，将肩上的物件往地下一掼。众人吃惊，上前看时，却是两个人头包在一处。众人问道："你是怎生杀的？这等爽快！"胡奎将越房杀了毛守备夫妻两个说了一遍，大家称羡。仍包好了人头，重又饮了一会，方才略略安歇。不表。

单言次日，那城外面的人都闹反了，俱说毛守备的头不见了。兵丁进城报了知府，知府大惊，随即上轿来到衙里相验尸首，收入棺内，用封皮封了棺木。问了衙内的人口供，当时做了文书，通详②上司；一面点了官兵捕快，悬了赏单，四路捉拿偷头的大盗，好不严紧。淮安城内人人说道："才拿住反叛罗焜，又弄出偷头的事来，必有跷蹊。"连知府也急得无法可治。

不表城内惊疑，单言众人起来，胡奎说道："罗贤弟病在牢内，就是劫狱，也无内应；且待我进牢去，做个帮手，也好行事。"龙标道："不是玩耍，小心要紧！"胡奎道："不妨。你只是当常来往，两边传信就是了。"

商议已定，胡奎收拾停当，别了众人，带了个人头进城。来到府门口，只见那些人三五成群，都说的偷头的事。胡奎走到闹市里，把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朝街上一掼，大叫道："卖头！卖头！"

吓得众人一齐喊道："不好了！偷头的人来卖头了！"一声喊叫，早有七八个捕快兵丁拥来，正是毛守备的首级。一把揪住胡奎，来禀知府。知府大惊，道："好奇怪！那有杀人的人还把头拿了来卖的道理？"忙忙传鼓升堂审问。

只见众衙役拿着一个人头，带着胡奎跪下。知府验过了头，喝道："你是那里人？好大胆的强徒，杀了朝廷的命官，还敢前来卖弄！我想你的人多，那一个头而今现在那里？从实招来，免受刑法！"胡奎笑道："一两个人头，要甚么大紧。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平日尽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倒来怪俺了。"知府大怒，喝令："与我扯下去，夹起来！"两边答应一声，将胡奎扯下去，夹将起来，三绳收足。胡奎只当不知，连名姓也不说出。知府急了，只问那个头在那里。胡奎大叫道："那个头是俺吃了。你待我老爷好些，俺变颗头来还你；你若行刑，今夜连你的头都叫人来偷了去，看你怎样！"知府吃了一惊，吩咐收监，通详再审。

按下知府叠成文案，连夜通详上司去了。且言胡奎，上了刑具，来到监中，将些鬼话唬吓众人，道："你等如若放肆，俺叫人将你们的头，一发总偷了去。"把个禁子③王二，吓得诺诺连声。众人俯就他，下在死囚号内，代他铺下草荐，睡在地下，上了锁就去了。

当时事有凑巧，胡奎的押床④紧靠着罗焜旁边，二人却是同着号房。罗焜在那里哼声不止，只是乱骂；胡奎听见口音，抬起头来一看，正是罗焜睡在地下。胡奎心中暗喜，等人去了，扒到罗焜身边，低低叫声："罗贤弟，俺胡奎在此看你。"罗焜那里答应，只是乱哼，并不知人事。胡奎道："这般光景，如何是好？"

话分两头。单言龙标当晚进城找定王二，买了些酒肉，同他进监来看罗焜。他二人是走过几次的，狱卒都不盘问。当下二人进内，来到罗焜床前，放下酒肴与罗焜吃时，罗焜依旧不醒。掉回头来，却看见是胡奎，胡奎也看见是龙标，两下里只是不敢说话。龙标陡生一计，向王二说道："我今日买了一服丸药来与他吃，烦你二哥去弄碗葱姜汤来才好。"王二只得弄开水去了。

龙标哄开王二，胡奎道："罗焜的病重，你要想法请个医生来，带他看看才好。"龙标道："名医却有，只是不肯进来。"胡奎道："你今晚回去，与谢元商议便了。"二人关会已定，王二拿了开水来了。龙标扶起罗焜吃了丸药，别了王二，来到家中。

会过众位好汉，就将胡奎的言语向谢元说了一遍。谢元笑道："你这里可有个名医？"龙标回道："就是镇上有个名医，他有回生的手段，人称他做小神仙张勇。只是请他不去。"谢元道："这个容易，只要孙贤弟前去走走，就说如此如此便了。"众人大喜。

当日黄昏时候，那过天星的孙彪，将毛守备夫人的那颗头背在肩上，身边带了短兵器。等到夜间，行个手段，迈开大步，赶奔镇上而来，找寻张勇的住宅。若是别人，深黑之时看不见踪迹，惟有这孙彪的眼有夜光，与白日是一样的。不多一时，只见一座门楼，上面开着门，门上有一匾，匾上有四个大字，写道："医可通神。"尾上有一行小字为："神医张勇立。"孙彪看见，大喜道："好了，找到了！"上前叩门。

却好张勇还未曾睡，出来开门，会了孙彪，问他来因。孙彪道："久仰先生的高名，只因俺有个朋友，得了病症在监内，意欲请先生进去看一看，自当重谢。"张勇听得此言，微微冷笑，道："我连官府乡绅请我看病，还要三请四邀；你叫我到牢中去看病，太把我看轻了些。"就将脸一变，向孙彪说道："小生自幼行医，从没有到监狱之中，实难从命，你另请高明的就是了。"孙彪道："既是先生不去，倒惊动了。只是要求一服妙药发汗。"张勇道："这个可得。"即走进内房，去拿丸药。孙彪吹熄了灯，轻轻的将那颗人头，往桌子底下药篓里一藏，叫道："灯熄了。"张勇忙叫小厮掌灯，送丸药出来。孙彪接了丸药，说道："承受了。"别了张勇去了。这张勇却也不介意，叫小厮关好了门户，吹熄了灯火，就去安睡，不提。

且言孙彪离了张勇的门首，回到龙家。见了众人，将请张勇之言说了一遍，大家笑了一会。谢元忙取过笔来，写了一封锦囊

交与龙标，说道："明日早些起来，将锦囊带去与胡奎知道。若是官府审问，叫他依此计而行。你然后再约捕快，叫他们到张勇家去搜头。我明日要到别处去住些时，莫要露出风声，我自叫孙彪夜来探听消息。各人干事要紧。"当下众人商议已定。次日五更，谢元等各投别处安身去了。

单言龙标又进城来，同王二到茶坊坐下，说道："王二哥，有宗大财送来与你，你切莫说出我来。"王二笑道："若是有财发，怎肯说出你来？我不呆了？你且说是甚么财。"龙标道："那个偷头的黑汉，我在小神仙张勇家见过他一面。闻得他都是结交江湖上的匪人，但是外路使枪棒、卖膏药的，都在他家歇脚，有几个同伙人是一路的。目下官府追问那个人头，正无着落，你何不进去送个访单？你多少些也得他几十两银子使用使用。"王二道："你可拿得稳么？"龙标道："怎么不稳！只是一件，我还要送药与罗焜，你可带我进去。"王二道："这个容易。"遂出了茶坊，叫小牢子带龙标进监，他随即就来到捕快班房，商议去了。

〔注〕 ① 守备：明代于总兵下设守备，驻守城哨；清代在绿营军中也置守备。分领营兵。本篇写唐代的故事，但唐代并无守备这一官职。 ② 通详：意为修文书向上司报告。详，官府文书名，为下级官员对上级长官的报告。 ③ 禁子：监狱中的看管人员。 ④ 柙(xiá匣)床：此处当指牢中的地铺。柙，原意为关兽的木笼。

"竹溪山人"编撰的《粉妆楼全传》是清中叶以来较为流行的一部小说，它所叙述的罗成后代罗增与罗灿、罗焜父子的故事自成体系，但同时又是乾隆、嘉庆年间《说唐演义全传》、《说唐演义后传》、《征西说唐三传》等"说唐"系列小说中的一种。本篇系作品的第二十六回，题目系笔者所拟。在此之前的情节大致如下：由于奸相沈谦当道，罗增被遣发边头关征剿鞑靼，其子罗灿、罗焜在京郊打虎，与胡奎相遇，三人结为兄弟。一日，三人在"满春园"赏花饮酒，恰见沈谦之子沈廷芳强抢民女祁巧云，他们路见不平，怒打沈廷芳，救出祁巧云。不久，罗增在边头关被困，沈谦篡改求救文书，诬陷罗增投敌，并唆使天子抄斩罗氏全家。罗夫人与二子预先得知消息出逃。罗焜前往淮安未婚妻柏玉霜家，被柏玉霜后母之侄侯登告发，陷于狱

中。此时胡奎已在鸡爪山落草，他与山寨众好汉赶往淮安，准备救出罗焜。然而，罗焜在狱中已染上重病，要救罗焜，就需先医好他的病，本回描述的就是众好汉的设计与行动，而胡奎则是其中的主角。

在《粉妆楼全传》中，胡奎常被当作鲁莽汉子来描写，他在第二回中刚出场时的肖像描写是"面如锅底，臂阔三停，身长九尺，头戴一顶玄色将巾，灰尘多厚；身穿一件皂罗战袍，少袖无襟"，这就给读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然而，胡奎却不同于《水浒传》中李逵或鲁智深的形象，而是同时也表现出稳重与善于谋略的一面。他夜半刺杀毛守备似是复仇的冲动，但此举不仅起了震慑官府的作用，而且还为后来的入狱作了铺垫。当时在狱中的罗焜病重，须得有人在他身旁照料，就是劫狱救援也需要有内应与帮手。因此从形式上看，胡奎闹市卖人头一节似是李逵式的鲁莽，但这却是救援罗焜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这步险棋在当时十分必要，而如此大胆的计策，也只有胡奎才敢于设计。

胡奎卖头与知府审案一节是本篇中最精彩的描写。胡奎的相貌本就像鲁莽汉，无论是到闹市"卖头"或是知府审案时，他都有意显示自己的"鲁莽"，甚至表现得像一个呆汉，因此从一开始，就使知府陷于无法审理清楚的尴尬境地："好奇怪！那有杀人的人，还把头拿了来卖的道理？"然而，他又不得不审，知府必须弄清楚，此人为何杀了毛守备夫妇，而现在另一个头又在何处？从作品的描写中，我们又一次可以发现胡奎策划的精细，他故意只拿一个头去"卖"，未弄清另一个头所在的知府无法结案，只得先将他关起来，这正好让胡奎达到了与罗焜关在一处的目的。面对知府的严厉恫吓，胡奎却笑道："一两个人头，要甚么大紧。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平日尽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倒来怪俺了。"他装疯卖傻，借机痛斥贪官污吏，而最后喊出的"那个头是俺吃了。你待老爷好些，俺变颗头来还你；你若行刑，今夜连你的头都叫人来偷了去，看你怎样"那几句看似疯话，却将知府吓得不敢再审。在这场审案过程中，胡奎占尽了优势，高居公堂之上的知府只是暴露了他的色厉内荏而已。

本篇中的另一主要情节，是请"神医"张勇入狱为罗焜治病。张勇的医道确实高明，但他的态度却极其傲慢，作者用"微微冷笑"、"将脸一变"，以及自称官府士绅请他看病需"三请四请"等寥寥数语，就十分传神地刻画了张勇的形象。张勇的这一态度早在众英雄的预料之中，前去相请的孙彪按计将官府急于寻觅的毛守备妻子的头塞在张勇的药篓中，胡奎留下的那个人头果然派上了用场。在下一回中，张勇被逮入狱，在狱中治好了罗焜的

病。后来众英雄劫法场，救了罗焜、胡奎与张勇，大家一起上鸡爪山聚义。

逼张勇为山寨效力，最后上山入伙的构思，与《水浒传》第六十五回张顺请神医安道全的过程甚是相似，敏感的读者可能会怀疑，"竹溪山人"是在抄袭《水浒传》。如果读完《粉妆楼全传》，那么这种怀疑就完全可以得到证实。本回之后劫法场的描写，就全同于《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而这样的例证在作品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如孙彪在野猪林放冷箭救祁子富一节，是《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与"放冷箭燕青救主"情节的糅合，祁巧云得天书的故事，与《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授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则只有细小的差别，而从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七回近四回约万字的内容，竟全部是连贯地袭用《水浒传》中第三十六回"梁山泊吴用举戴宗，揭阳岭宋江逢李俊"至第三十七回"没遮拦追赶及时雨，船火儿大闹浔阳江"的情节。至于零星的抄袭或改编，在作品中几乎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小说创作中的抄袭模仿自是不足取，可是《粉妆楼全传》中的这种现象却显示了明清讲史演义创作变迁的走向。在古代通俗小说发展史上，讲史演义中依据史实铺叙与英雄传奇两大支派其实几乎萌生于同时，它们就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可是在明代，讲史演义的作家都以教化为先为原则，以传播历史知识为己任，因而都效法罗贯中，奉《三国演义》为正宗。那时也曾有过多含民间传说的《杨家通俗演义》这类作品，但英雄传奇一派的发展基本上是被带有羽翼信史偏见的作家们有意识地压制着，直到正史中可采用的材料大致被演述完毕之后，一些作家才开始重新向民间文学汲取养料，结果导致了作品情节、人物基本为虚构的英雄传奇的盛行。两大支派的开山之作几乎同时问世，后来发展的不平衡显然是由于作家们观念上的障碍造成。在清乾隆朝开始盛行的英雄传奇作品是对《水浒传》创作方式的回归，它们自然是对自己的开山始祖多有模仿，而《粉妆楼全传》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部作品。不过"竹溪山人"在模仿或抄袭《水浒传》时也有自己的创造，本篇"胡奎卖头"一节就写得较生动有趣，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较成功。这表明作者在模仿《水浒传》时不仅只是形似，而且也确有神似之处。

最后应该指出，这部作品的叙事状物有着较浓厚的民间说书的色彩，《粉妆楼全传》很可能就是"竹溪山人"根据民间说书人的底本改编而成，而且粗疏处不少。如书中几次出现回目标题与该回内容不相符合的情形，"卖人头胡奎探监"是本回中的内容，但它实际上却是上一回，即第二十五回的标题。然而即使如此，由于小说对于封建社会上层官僚集团结党营

私、迫害忠良的罪恶作了较充分的揭露，对除暴安良、扶弱济困的正义行为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这些内容适应了社会下层广大民众感情宣泄的需要，故而作品当时仍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陈大康）

臭铜员外　　破额山人

乾隆丙午，吴中大疫，刘轩云施药于马犬篆巷中。有病丐匄①匄前来乞药，遍体疮泡，若癞蟆然。众叱之，刘出止之曰："民我同胞，丐犹民也，何用叱为？"多与散药，且令洗服。丐叩头而去。座客徐某曰："君等信以为丐乎？有眼不识泰山！此臭铜员外也。我与近邻，故知之最稔②。员外家私巨万，原本祖业勤俭得来，常以'刻'、'省'二字，为传家宝训。员外略通文理，喜览书史。暇日，掇破椅南向坐，招子若孙环侍，听讲宝训曰：'我岂老悖，不念子孙哉？我今招尔等来，恐于"刻"、"省"二字，不能体贴深入，我再为尔等讲究。夫刻从省起，省以该刻，省之时义大矣哉！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宰相要省；刘寄奴珍重祖物，笼灯嫁女无丝帛，帝王要省；库狄伏妻病，不肯出百钱买药，将军要省；韦庄数米炊饭，诗人亦且要省，况我侪何出身乎？仲秋之月，群鸟养羞，鸟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清虚养息，掉尾泥涂，龟亦知省，可以人而不如龟乎？愿子孙谨志之，毋忘乃祖乃父之志！'一日，将远出索逋③，舆卫船只，不敢妄想。徒步不朦，因念家有牝狗，画则食于野，夜则宿于寝，鼓盆④以来，不离左右，桑榆⑤老伴也。又思适百里者舂粮，适千里者三日聚粮，今长驱仆仆，一人一骑，粮费奈何？员外巧计，愈出愈奇。囊糠粃三斗，系狗颈上。己饥则食糠，狗饥则食己之所变，得意径行。比归，其子候门曰：'爷远出一度，旅费奈何？'员外告其故。其子号咷大哭曰：'爷如此暴殄天物，子孙恐不免饿殍。依儿算来，爷粪狗吃，狗粪爷吃，双双

轮回吃转，岂不还省一斗归家？'员外恍然曰：'我儿高见！必能自食其力，无求于人，跨灶⑥何疑？我死瞑目矣！'员外姓钱，名为命，字四之，住臭胡同内。其遍体疮泡溃烂将死，亦自速之戾，以要省柴火，将盆水向烈日中晒沸洗澡，深中暑毒，故不成人样。岂真乞丐哉！"

〔注〕①厄(wāng 汪)：凸胸，仰向，结也。厄厄，走路不正的样子。②稔(rěn 忍)：熟悉。③逋(bū 晡)：拖欠的债务。④鼓盆：丧妻。⑤桑榆：比喻晚年。⑥跨灶(zào 灶)：比喻儿子胜过父亲。

本篇选自清代文言笑话集《夜航船》，破额山人撰。作者自序称，吴越间夜有客船，船客为消磨长夜，往往聚坐讲述奇闻异事，作者裒辑而成此书。书中所记多滑稽谐谑之事，而在俳谐之中寓意了对世风的讽刺与箴规。《臭铜员外》一篇成功地刻画了一位吝啬鬼。

臭铜员外钱为命首先是以病丐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遍体疮泡，惨不忍睹，蹒跚着上前向刘轩云乞药。众人叱责病丐，被刘氏制止并对众人进行了一番博爱的教育。故事本可以在刘氏的爱心与众人的冷漠这二者的对比中做一个传统的结尾，然而，且慢，这还只是一个引子。座中徐某的叙述，才是正题。这正题读了以后令我们大吃一惊，眼前这个让人不忍正视的病丐竟然身家巨万，刘轩云和我们的同情心都被他利用了。真相总是这样丑陋！

徐某为我们揭示了臭铜员外的庐山真面目。员外的家私乃是祖业勤俭得来，为保住家业，形成了一套悭吝的理论作为传家宝训，其核心就是"刻"、"省"二字。员外每每为子孙当面传授"宝训"，讲解"刻"、"省"的内涵。还引经据典，举出历史上宰相、皇帝、将军、诗人节省的事例，结论是，身为普通人就更应该刻省。他又进一步以鸟、龟的生活习性来说明禽兽尚懂得节省，何况人呢！员外不仅提出理论，更身体力行之。一次，他要长途跋涉去索债，随身仅带了一条狗和三斗糠秕，自己饿了吃糠，狗饿了则吃他的粪便，可谓将"刻"、"省"二字发挥到极致。后来他浑身长了疮泡，溃烂将死，为省柴火，把水放在烈日下曝晒洗澡，深中暑毒，不成人样。面对这个吝啬鬼的下场，让人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还是拍手称快。

臭铜员外提出的理论，事实充分，层次清晰，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它的荒谬性来。首先他将财富与人的关系本末倒置，人成为财富的奴隶而不是享用者，这种对财富的顶礼膜拜已经违背了人性。其次，他敛财的方式不是通过创造财富，而是压制正常的生活消费，其压制已超过了最低限度。这种观念属于守业型而非创业型，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体现了小农社会的特点。只不过作者将之进行了夸张，从而突出了其荒谬性。从小说中，我们看到，臭铜员外的儿子已经全盘接受了他的理论，而且变本加厉，使得这则笑话在讽刺意味之外，又具有了某种悲剧色彩，引起读者的深思！　　（宋莉华）

拥资财讹生关部　　庾岭劳人

——《蜃楼志》第一回（节选）

广东洋行①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②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③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

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④，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 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讵⑤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⑥贱番昂，一切

美馀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⑦。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票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⑧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⑨。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颟顸⑩。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

进才退出门房，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伺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那有功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⑪；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尚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乜斜一双眉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以前，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忙拉着手道："苏爷，像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

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们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

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旋为妙！"

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

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叫带商人上来。两边吆喝一声，按次点名，一齐跪下。向来洋商见关部，一跪三叩首，起来侍立。此刻要算访犯，只磕了三个头，跪着不敢起立。赫公问道："你们共是几人办事？"万魁禀道："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总局是商人苏某。"赫公说："我访得你们上漏国税，下害商民，难道是假的么？"万魁禀道："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定价发卖，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赫公冷笑道："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不是愚弄洋船、欺骗商人、走漏国税，是那里来的？"万魁道："商人办理洋货十七年，都有出入印簿可查，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求大人恩鉴。"赫公把虎威一拍，道："好一个利口的东西！本关部访闻已确，你还要强辩么？掌嘴！"两边答应一声，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万魁发了急，喊道："商人是个职员，求大人恩典。"赫公喝道："我那管你职扁！着实打！"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众商都替他告饶。赫公道："我先打他一个总理，你们也太不懂事，我都要重办的！"分付行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又骂郑忠、李信道："这些访犯理该锁押，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如何使得！"三枝签丢下，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另换茹虎、毕加二人管押，即便退堂。

众人走出宅门，仍旧到了班房，各家子侄都来问候，万魁含羞不语。这茹、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说道："众位大爷，不是我们糟蹋你，大人钧语是大家听见的，只得得罪，将来到府赔不是罢。"众商个个惶恐。早有书房宋仁远、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大人这样分付，也是瞒上不瞒下的，你们何苦如此。"茹虎道："郑、李二位是个样子。倘若上面得知，难道我两个不怕头号板子的？"宋、吕二人说好说歹，送三百两银子才担当出去。万魁道："我们的事，怎么害郑、李二公受屈，也叫人送二百两银子去暖臀。"众商道："只是我们还要商量，难道由他发下南海县去不

成?"万魁道:"他如此妆做,不过多要银子,但为数太多。"众商道:"如今我们众人连局中公费,共凑二十万,大哥再凑些,此事可以停妥么?"万魁道:"我横竖破家,事平之后,这行业再不干了。诸公但凑足二十万,其余是我添补。只是里面没人出来,宋兄可有计策?"宋仁远道:"里面的事都是包大爷作主。教小弟通个信,理当效劳,只是许他多少?"万魁道:"料来少也无益,如今众人打算三十万之数,门礼另送,吾兄谢仪在外。"宋仁远道:"谢仪倒不要说。"连忙起身进去不题。

再说万魁之子笑官,生得玉润珠圆,温柔性格。十三岁上由商籍贡缘入泮⑫,恐怕岁考出丑,拜从名师,在布政司⑬后街温盐商家,与申广粮少君荫之、河泊所乌必元子岱云、温商儿子春才一同肄业。这一日,万魁在班房叫笑官到身旁,说道:"我虽吃亏,谅亦无甚大事,你只管回去读书。"这笑官附耳说道:"停一会宋老官出来,不论多少都应许他,但愿无事便好。"万魁点头。这洋商们也有问他近读何书的,也有问他可曾扳亲的。此时已有掌灯时候,万魁道:"你回书房去吧,恐怕关城。"笑官道:"城门由他,就陪父亲一夜也好。"正说间,宋仁远走来,众人问道:"所事如何?"仁远道:"弟方才进去,一一告诉包大爷,他说:'老实告诉你说,里边五十万,我们十万,少一厘不妥,叫他们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看他这等决裂,实是无法。"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这笑官插嘴道:"父亲许了他,五十万待孩儿去设法,性命要紧。"万魁喝道:"胡说!难道发到南海就杀了不成!"笑官不敢言语,宋仁远也就去了。

众商道:"苏大哥,事到如今,我们只听天由命了。"只见杜宠已到,扯着万魁道:"我们借一步说话。"万魁即同至西边小阁中坐下。杜宠道:"咱受了苏爷的赏赐,还没报效,所以偷空走来。此事上头原没有定见,全是包大爷主张。我想出一个门路,不知苏爷可能钻得着否?"万魁急问道:"是那一位?"杜宠道:"就是今日来的申广粮。他是我们老爷的师傅,最相好的,说一听二。若

寻人去恳求他，三十万之数决可以了事。明日申公到这里喝酒，一说必妥。包大爷给他千数银子，也就是了。”万魁道：“承教多多，无不遵命。”杜宠道：“速办为妙。”径自别去了。万魁走出外边，众商问道：“这人又来则甚？”万魁道：“这人一片好心，替我们打点，这会子看来有八分可办，但是此时且不要泄露。”因叫笑官附耳道：“你速回馆中去，拜求先生明日一早出城，到广粮厅去，恳求申大老爷周旋此事。你再到家中取了三十万银票，即同先生亲送与申公，托他代送，日后我自重报。”笑官连声答应去了。

〔注〕 ① 洋行：指专跟外国商人做买卖的商行。 ② 字：此指女子许嫁。《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 ③ 花边番钱：花边，银圆的俗称。番钱，指外币。 ④ 勾当：处理事情。 ⑤ 讵(jù 句)：岂料。 ⑥ 纹：纹银，称成色最好的银子。 ⑦ 脐噬：自食腹脐，喻不可及，后悔难追。《左传·庄公六年》：“亡郑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脐，其及图之乎！” ⑧ 工部侍郎：工部，官署名，隋唐后为六部之一，掌管各项工程、水利、交通等政令，长官为工部尚书，侍郎为尚书之副官。 ⑨ 打干：活动，钻营。 ⑩ 颟顸(mān hān 嫚酣)：糊涂而又马虎。 ⑪ 十二干支：天干(甲、乙、丙……)和地支(子、丑、寅……)的合称。古代用来表示年、月、日和时的次序。 ⑫ 夤(yín 寅)缘：攀附上升。比喻拉拢关系，向上巴结。入泮：清代指考中秀才。 ⑬ 布政司：官署名。明代中期，全国府、州、县分统于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

《蜃楼志》，又称《蜃楼志全传》，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作者真实姓名不详。全书二十四回，以广州十三行“商总”苏万魁及其子苏吉士的活动为中心，着重描写了粤海关监督赫广大的贪财不法行为和荒淫无耻的生活，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对晚清的谴责小说有很大影响。《蜃楼志》也是中国小说中首先把笔墨投向开放口岸后的中国关口的小说，提供了许多贸易、经济史资料。戴不凡先生对它的评价很高：“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小说见闻录》)

《拥资财讹生关部》选自《蜃楼志》第一回，作者凭其生花妙笔，以及对广州官场的熟悉，十分精炼地描绘了洋商苏万魁聚资巨万的发家史，浮雕般的凸现了赫广大这个崭新的封建官僚形象。“广东十三行”是清王朝统

一全国后，为垄断进出口贸易而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置的商行。这是一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也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必须具备“身家殷实之人”，才能被清政府的官差选为洋商。洋商在清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成为中国早期的买办资本家。据《粤海关志》可知，广东的海关税收曾一度为全国二十九个税关之首，甚至超过广东省的地丁税，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参见李时人等《中国禁毁小说漫话》)苏万魁是十三行的总商，外商的一切货物都听他报税，又“为人乖巧”，精于盘剥，“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所以成了“绝顶的富翁”——挖掘中国封建主义墙脚的资本主义“勇士”。但是，由于清政府的严密控制和海关衙门的胡作非为，即使是精明如苏万魁这样的“勇士”，也必然要受到沉重的压抑和严厉的打击。

海关监督赫广大的所作所为就是当时官场的形象缩影。他“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因为羡慕“粤东富艳”，才“讨差监税，挈眷南来”，全是为“财色”起见。为了捞回谋差所花掉的钱财，他一上任就以“蠹国肥家，瞒官舞弊”等罪名，晓谕苏万魁为首的洋商们；又以“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的诱导，给惴惴不安的洋商们指出一条用钱买命的道路，可谓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当洋商被拘留三天而未提银钱时，赫广大就迫不及待地吩咐总管包进才再次透风，晓以利害；然后自己审案，先给总商苏万魁二十大板，又扬言要发商人们下南海县重办。乖巧的苏万魁敌不过权势的欺压，为了性命，只好四处打点，转托人情，将五十万赎银降至三十万了事。除赫广大外，他身边的奴才也贪得无厌，如总管包进才最初索要赎银五十万，自己还要十万，“少一厘不妥”，真是欲壑难填。包进才的“小子”杜宠见到苏万魁的一块洋表，就“仔细把玩”，直至弄进自己腰包，最后也“发了个小财”。所以小说后来描写洋商们认识到，再继续干下去绝不会有好下场，有六人辞了职，苏万魁也急流勇退。于此可见中国第一批买办资本家与海关衙门及朝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蜃楼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在于“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世人之情伪皆显。”(《中国文学研究》)本段小说中赫广大的贪婪、苏万魁的乖巧等，多是通过杜宠在海关衙门与洋商之间沟通的故事叙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作者好像在与朋友谈天，心平气和，娓娓道来，不下褒贬，而妍媸自现，毫无生硬的说教色彩。这种寓讽刺于叙述的表现方法，与《儒林外史》有相似处，后来的谴责小说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曾良)

时伯济得时便得济
钱士命要钱不要命　落魄道人

——《常言道》第十四回

《西江月》：

量大福来也大，机深祸至亦深。放宽些子耐三分，处世勿为己甚。市井锱铢必较①，达人富贵浮云。任凭世俗乱纷纷，凡事总由天定。

话说时伯济在摸奶河边，河中有人叫喊。你道这个人是谁？就是烂好人。当时被钱士命踏沉了船，勉强用力呼起，在摸奶河余②来余去，随风倒舵，顺水推船，自己的舵尚拿不稳，那里还救得别人。其时，口中虽在叫喊，只见他的船在河中旋转，霎时间人船形迹俱无。时伯济见了，心中反觉不安，承他一团好意，要来救我，却先自沉没，凄凉满目，哽咽难言，惟拼一死，那有生机，耐心守候，听其自然而已。忽见河面上，远远的有一座高山推来，辨不出是何大物，看看渐近，却原来是一只大船，那大船：

钉线密，板片厚，不比钉稀板薄；容得人，载得物，才见阔大宽宏。惟厚能载，惟大能容。若无若虚，不分大小皆容纳。宽兮绰兮，无拘曲直尽留藏。有头有尾，庸人看不出他长短阔狭；无遮无掩，旁观望不见他美恶精粗。平平而过，虽有风波不险，何虑倾覆。缓缓而行，即遇顺风不变，那肯颠狂。行来郑重③规模大，体度雍和④气象尊。

这只船，果然是一个好船，常在河中救人。只见舱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比小人国的人真是身高百倍，但见他：

魁梧其伟，相貌堂堂。安详态度，落落大方。和颜悦色，神清气爽。行动不苟，举止端庄。

这个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家住大人国真城内，正行

道路上。这人素不好名，故尔没有名字，人人都叫他大人。他生平只有两个朋友：一个叫谦谦君子⑤，一个叫好好先生。坐了这个大船，见有人在摸奶河边，便来救济。其时，看见时伯济站在河边，立脚不定，进退两难，忙吩咐将船拢岸，把时伯济加意细看，说道："看你不像小人国内的人，如何到了此地？"时伯济道："小生原是中华人氏，因落水飘流，困于小人国内，难以存身，故尔逃在此间，一心欲向大人国去，无奈没人济渡。"大人道："这班小人久矣，深恶痛疾，原不可与为伍。吾问你姓甚名谁，作何生理？⑥"时伯济道："小生姓时，字叫伯济，今改运来，中华读书人，孔门弟子。"大人道："你且逞⑦我船，渡你过去。"顺手将时伯济扶上大船，平平稳稳，望大人国行去，由第一条水港收口。好个时运来，回头是岸；大人亲手搀了时运来，同上岸来。正是：

从空伸出拿云手，提起天罗地网人。

那时，时运来上了岸，一步高一步，向上行去。进了真城，看看来至正行道路，到了方便门，登堂入室。但见堂中悬着一个扁额，上书"正大光明"四字。左右挂一副对联，上联是"孝悌忠信"，下联是"礼义廉耻"。居中挂一个大"忍"字。靠壁一只活泼天几，连着一只立桌，两边摆一堂诚椅。抬头忽见李信坐在堂中，时运来道："李信不离小生左右，今府上又有个李信，难道天下有两个李信么？"大人道："李信那有两个，他原是上天降下来，人人不离左右，家家坐在堂中。只为那些人和他不睦，有的不肯顺他，有的务要背他，有的不认识他，有的故意要灭他，竟像天下是没有他的了。你我都是认得他的，又是情愿顺他，不肯背他灭他，自然坐在堂中，不离左右，我家中的李信，就是你随的李信，其实只是一个，不是我有我的李信，你有你的李信。"时运来恍然大悟。大人遂替他洗了浴，改头换面，敬如上宾，设一檀榻在大款室中安歇，日与大人叙谈，往来朋友也不过是好好先生、谦谦君子。此时时运来才得脱离小人国界，不见小人之面，不受小人

之气，身居安宅，出入礼门，高枕无忧，悠游自在。正是：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门。

大人又与时运来志同道合，交浅言深⑧。一日两人在堂中讲论三纲五常⑨，正说到计利害义的关头，忽见传事的人报道："真城外面来了一起人马，口称要灭李信，捉拿时伯济。大人若把这两人献出，即打收兵锣回去，按兵不动。若道半个不字，便要杀入城中，踏为平地。"大人道："他口出大言，你看他气象如何？"传事的道："看他不甚官套，毫无体统。"大人道："可晓得他何处人马。"传事的道："闻得他是没逃城来的人马。"大人道："原来是些小人，不要与他计较，由他自退。我们且讲我们的话。"时运来道："古人原说圣贤学问，只在义利两途。踏义则为君子，趋利则为小人，由一念之公私，分人品之邪正。"大人道："这义利两字，还要看得分明。即行一善，无所为而为善，是义；有所为而为善，是利。"两人讲论如故。那小人怎知进退，日日在城边吵闹，大人不作小人之过，不和他一般见识终不睬他。大人真有大量，正是：

不添心上焰，以作耳边风。

原来钱士命自从杀了贾斯文，豪奴来报，家中有贼，他便急急赶回。进了孟门，眭炎、冯世稟道："前夜有个窃贼，关在矮斋中，请将军发落。"这个贼原来就是刁贼，只因从前想他的金银钱，用了绵里针、软尖刀，将钱士命搀入鬼庙，钱士命将他捆起，丢在一边，他便扭断绳索，脱身逃去。他怀恨在胸，一心只要想偷他的金银钱。其夜刁贼手拿拆屋斧头，拆了他的壁脚，在壁洞中，一只脚进，一只脚出，探头探脑，见无动静，将身溜入妒斌房中，东捕西摸，摸至妒斌床上，右手在枕边一探，竟摸着了一个金银钱，左手在被中一探，竟摸着妒斌。一时得了财色两字，心中大喜，不觉失声大笑。这个叫做贼莫笑，最易破败。恰被眭炎、冯世听得了笑声，拥进房中，一把拿住。捉个贼来连夜敲，关在矮斋中，报与钱士命知道，候他回来发落。那时眭炎、冯世送过

钱士命走进矮斋，见了此贼，却认得就是刁展湾，便吩咐眭炎、冯世把软皮条捆了，吊在大树上，周围树叶遮身，教他做个叶里伴，隐而不露。那里晓得牛皮吊颈不是生理⑩，原非活路，等到筋疲力尽，刁钻在用心机，终吊死在大树上。金银钱原不能偷得到手，反送了一条性命。正是：

万事不由人算计，一生都是命安排。

钱士命只道刁钻诈死，待放下一看，果然他冰冷彻骨，毫无生气，就叫眭炎、冯世将他也丢在大塘路上。钱士命仍旧领兵要灭李信，捉拿时伯济。打听得他们都在大人国内安身，他便装枪上马，一径到大人国来，在真城外调兵遣将，耀武扬威，打动自吾作鼓，放起连珠三炮。大人原不睬他，怎奈钱士命日在城下吵闹，大人请了好好先生、谦谦君子向那小人劝道："李信是天下少不得的，不可灭他。时伯济应该救济，如何反要拿他。他那里有什么金银钱？你要想金银钱，须往别处去，向有的人寻讨。"那钱士命那里肯听，扯起自汛将军旗号，坐了拂怕玉马，手执一枝拂担叉，高声大叫道："别人敬重你大人，我钱将军偏不怕你什么大人。你窝藏李信，硬救时伯济，你快快把这两人献出，叫他送出金银钱来还我，尚容留你们一方性命，休使我将军动怒。"肆无忌惮，大言不惭。大人终不睬他。钱士命时时吵闹，口中无言不出，忽然牵动了一个"娘"字，传入大人耳内，大人便同了时运来、李信相助，从由方便门安步行至真城边来，往下一望，眼中并没有什么人马，明眼正视，毫不在意，看去宛如蚂蚁摆阵一般，隐隐一簇人马，也像有声有色，亦能知觉运动，语言不甚明亮。大人道："此等小人原是罪不容死，我不惹他，他倒来惹我。我本不与他计较，他既如此生事妄行，我不免为天下除了此害。"遂轻轻举起脚来，向这人马挞了一下，那些人马尽为莛粉⑪，一些也不见像人的式样。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

大人挞死了小人国自汛将军，钱士命虽属可怜不足惜。但

天地以好生为德，心中却有些不安，因问于李信，李信道："这小人国形势低污，地土嚣薄，所生的人本未完全，不在天下人的数内。大人若能把这等小人灭尽，才算一桩畅事。"大人道："天下有了小人，就是君子也有些做不得。若要天下尽为君子，必要除尽天下小人才好。我们回去，且慢慢的灭他便了。"遂一同回转家中，进了方便门，聚在堂中，讲论为人的道理，件件必须请教李信，不肯私心自用。正是：

顺理行将去，凭天降福来。

钱士命要想金银钱，来灭李信，捉拿时伯济，性命不顾，向大人国寻事，被大人轻轻挞死，他不知两个金银钱都在家里。一个子钱压死柳娘娘之后，自己藏好在库中；一个母钱被妻子妒斌偷去，私藏在房内。刁贼曾经摸过，心志昏愦，贪得无厌，直弄到马化挞杀，方才歇手。他也无甚别念，止不过为儿子钱百锡久远计。谁知他儿子钱百锡闻知父亲钱士命已死，心中大快，向库房中取了子钱，在妒斌房中偷了母钱，日日把两个金银钱在手中玩弄，无人拘束。钱百锡做其钱百锡的事，那眭炎、冯世如今是自然服事钱百锡了。正是：

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

不知钱百锡后来作为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注〕 ① 锱铢(zī zhū 资珠)必较：形容十分吝啬，过分计较。锱铢，古代极小的一种计量单位。较，计较。 ② 汆(tǔn)：漂浮。 ③ 郑重：这里指正规、稳重。 ④ 雍和：雍容平和。 ⑤ 谦谦君子：谦谦，谦逊的样子。谓态度谦虚又对己严格要求的人。语出《周易·谦》。 ⑥ 生理：生计，由来。 ⑦ 逞：乘。 ⑧ 交浅言深：言深，指言辞恳切。指虽交情尚不深却话语恳切、深入。 ⑨ 三纲五常：封建礼教制定的人们道德规范。《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何晏注引马融说："所因，谓三纲五常。"宋朱熹《论语·集注》引马融语后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谓仁、义、礼、智、信。" ⑩ 生理：这里指活路。 ⑪ 莛(tíng 亭)粉：用草茎磨成的粉。

本篇选自清人讽刺小说《常言道》。书一名《富翁醒世传》，署落魄道人

编，全书四卷十六回。小说写秀才时伯济携带祖传宝贝“金银钱”出外游历，意欲寻找母钱，使与其身边仅存的“子钱”合璧。这“金银钱”非同一般，形状外方内圆，变化莫测：能大能小，忽黄忽白，有时像金，有时像银，有时能变为蝴蝶在空中飞舞，忽而万万千千，忽而影都不见，要遇见有缘的人才能跟他而去。在游历中，时伯济不幸人、宝一同落入海中，后陷入“小人国”。这里的“小人”，有的丧尽天良，有的不要脸面，有的奸险毒辣，有的贪财势利，有的混账无理。时伯济在小人国中历经艰难险阻，逃亡中几乎被追杀至死，幸遇大人国中一位人人都称之为“大人”的人救助，消灭小人国来敌，才复得金银钱，重返故土。

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的第十四回，即写“大人”救助时伯济，消灭小人国来敌一事。从这一回的描写可以看到，小说的文笔诙谐幽默，读来引人入胜、轻松有趣；小说所运用的语言流畅、简洁、活泼，写人、摹景、状物均生动形象。虽通篇由白话俗语写成，却不显出浅露、油滑之病，达到了“俗不伤雅”的效果。

比如写“大人”的气度不凡，首先突出他是一位没有名字的人，他性情谦和、与世无争，这通过他最要好的两位朋友：谦谦君子与好好先生即可反映出来；他求知心切、爱才若渴，以至兵临城下仍不肯停止与时伯济的讨论：“不要与他计较，由他自退。我们且讲我们的话。”这样，“大人”镇静自若、临危不乱的气度、风范就传神地尽现在读者的眼前了。其次，描述他非凡的神力，写大人只是轻轻一举足，向小人国来敌“挞了一下”，那些人马即“尽为莛粉”了，这足见其神勇与力大无比，从而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本回的另一特点是描摹物体的传神生动，给人以新奇之感，如写大船开来是：“忽见河面上，远远的有一座高山推来，辨不出是何大物，看看渐近，却原来是一只大船”，写船的巍峨巨大，用“一座高山推来”作比，十分形象，虽夸张而令人感到真实。以下又说此船“有头有尾，庸人看不出他长短阔狭……平平而过，虽有风波不险，何虑倾覆。缓缓而行，即遇顺风不变，那肯颠狂。行来郑重规模大，体度雍和气象尊。”奇妙神幻而又暗寓深意，一语双关，融合无间，足见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的非凡功力。

另外，俗语大量的运用，构成了本文浓浓的民俗韵味。谐音的渗入，则生动有趣，如“摸奶河”谐“莫奈何”，“时伯济”谐“时（运）不济”，“钱士命”谐“钱是命”等。凡此，均堪可玩赏之。　（卢润祥）

杨汝虔

曾衍东

滇南①杨汝虔，为银商，开生矿，家暴富，得银之塘也。族无缙绅，时见凌于长官。杨奋然携多资，直上长安，回首五华峰顶，饶有司马题桥②之志。

抵都，假寓于珠宝市。初，犹雏也。一切冠履器具，少合时宜。杨固多金，一月，而衣裳楚③；二月，而仆马都④；三阅月，而候门者多王公卿矣。于是赍缘当道，求托他途。会边戍需储，杨输资巨万，遂得官，议叙湖州⑤太守。

杨去家远，不能假归。领凭后，买舟赴任。都门祖饯⑥，行色甚壮。又置一燕姬，长途消遣，珍珠船真十倍于书画舫也。榜人谓司厨者："今日幸勿烹饪，恐熏香引猪龙婆等怪。"杨舟中乃肉林酒池，庖人固不为怪。杨正凭栏望金、焦⑦，倏起巨浪，一龟扬首吞杨。姬忽张皇，而杨固守（坐）舟中，乃顾姬曰："一波起落，真怖畏人！"姬扶杨入帏，数日不起。问前日事，皆不记忆。家人以为惊迷。病小愈，便能喋沓⑧作京中人语。初，杨娶姬，姬笑其滇语之咻咻也。欲其京语之滑滑，而杨之聱牙诘屈，喉不转而口卒喑。一病之后，何以顿改前腔？讵福星至者机心灵耶？

抵湖署。莅任之初，颇精明，阶下吏不敢视为初任官。惟贪婪甚于寻常，又好饮酒，渐至是非颠倒。独能迎合上官，卑躬折节，几于吮舐⑨，为鄙夫笑。好聚属吏作十日醉，时大雪，杨有《赏雪诗》一首云：

掩尽地皮不见土，白占田园千万亩；

到处砖瓦变成银，面糊糊满湖州府。

即此一诗，而其居官率属，大概可想。居常不御姬妾。姬固燕产，多淫荡。始以杨为病惫，继则疑以公冗，终竟杳然，徒使桃花

春涨，不见渔篙。野渡无人，扁舟泛泛，岂能安稳也哉？恒私奔，与仆隶眠。先犹惧杨闻，后即有风声，而杨若聋瞆者然，于是姬乃大快。郡人曾有一联粘署门云："日昃尚衔杯惟酒政太守醉也，夜长不闭户此淫风夫人启之。"咸相传以为笑谈。

明年，其弟自滇来探兄，相见虽欢聚，而家中事皆茫然。杨曰："兄一病之后，如隔世人，今更善忘。"弟口是之，而心颇异焉。平昔，常贮百瓮水于后园中，当沐浴，秘不使窥。忽一日，杨浴，其弟潜窥，见一大龟，累然喷吐瓮水。大惊，不敢泄。逾期告归，杨挽而厚赠之。

弟思："贵溪龙虎真人敕勒⑩可以制怪，盍往求之？"负资而至，具申以故。真人叠指默坐半晌曰："吾当亲往歼焉！否则不可制也。"乃作道装，著棕鞋，负葫芦，命其弟肩蒲团从之。迤逦至湖，投谒，送长生丹，传谕："云冠羽流，素所鄙夷，不得逗留境内，宜速去，勿见逐也！"当太守出，真人遮于路，手掷一物入舆，舆裂以遁。真人拂袖入云表，一郡皆哗。其弟于稠人广众之中，悉述其异。郡之人素怨毒之，恒乐其速就诛也。真人诛至府署，始就擒捉。乃告其弟曰："伏之矣！"遂探袖中，出一小金钱龟，被道冠簪刺透胸盖，缩项如伏罪囚。真人曰："孽畜生，杀人之身，窃人之位，败乃国法，糜烂我庶民，宜暴之以明正其辜！"随人弃去，霹雳震起，电光闪烁，忽一铁柱自天而落，直插地上，柱上符勒皆不可辨。后〔人〕作亭，以纪其异。当时，其弟尽散其官资于湖民，遣其姬还京师，乃自归滇。闻其后亦为道士云。

七如氏曰："今人一入仕途，顿丧生平之素，所谓上台便换面孔者，岂皆鳖噬之乎？不宁惟是，而其趋奉势利，莫不古今一辙。试观饮黄龙汤⑪、噢病马脓⑫、尝便溺⑬、奉溺器⑭、拂大参须⑮、拭相公带尾垢⑯、为太尉濯足⑰、作篱边犬⑱，皆足令千载人冷齿。况赵孟所贵，赵孟能贱⑲，吾人穷达皆有定数，初何必变本加厉，卒令妻子朋友诧异前后判若两人者，抑独何也？"

〔注〕 ① 滇南：今云南。 ② 司马题桥：司马相如题桥的故事。传说他初之长安，路经成都升仙桥，于桥柱题词曰："不乘赤车驾驷马，不过此桥下！"事见《西京杂记》。 ③ 楚：整齐。 ④ 都：优美貌。 ⑤ 叙：按等级次第进职提升。湖州：州府名，今属浙江。 ⑥ 祖饯：送别宴会。 ⑦ 金、焦：金山和焦山。在江苏镇江西北。金山旧在江中，后沙积成陆，与南岸相连。焦山屹立江中，与金山对峙，并称"金焦"。 ⑧ 喋沓：喋喋沓沓，语多貌。 ⑨ 吮舐：吮痈舐痔。《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 ⑩ 贵溪：县名。今属江西。县西八十里有道教名山——龙虎山。相传汉张道陵修炼于此。其子孙世居两山间之上清宫，俗称张天师。敕勒：道教制约鬼神的法术。因符咒必有"勒令"二字，故称。 ⑪ 饮黄龙汤：饮大粪汤。据《北齐书·和士开传》：一士人参尚书令淮阴王和士开，值疾，医人言应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士人为尝之，一饮而尽。士开感其意，强服之，遂得愈。 ⑫ 嗅病马脓：据《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赵元楷》：隋时元帅侯君集马病颡疮，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赵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 ⑬ 尝便溺：据《新唐书·郭弘霸传》：大夫魏元忠病，郭弘霸省候，忧见颜间，请观便液，并染指尝，验疾轻重。元忠恶其媚，暴语于朝。 ⑭ 奉溺器：据《旧唐书·宋之问传》：武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宋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等倾心媚附，至为易之奉溺器。 ⑮ 拂大参须：据《宋史·寇准传》：丁渭出寇准之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丁渭起拂之。大参，宋代称宰相。 ⑯ 拭相公带尾垢：据《宋史·崔公度传》：公度起布衣，无所持守，惟知媚附宰相王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持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见者皆笑。 ⑰ 为太尉濯足：据《仇池笔记》：李宪用事，士大夫奴事之。彭逊气陵公卿，而常为宪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宪以足蹈其头曰："奴谄不太甚乎！" ⑱ 作篱边犬：据《宋史·赵师羿传》：韩侂胄用事，师羿附之。韩侂胄尝与宾客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茅舍曰："此真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耳。"俄闻犬嗥丛薄间。视之，仍师羿也。侂胄大笑，闻者鄙之。 ⑲ 赵孟所贵，赵孟能贱：语出《孟子·告子上》："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喻依附别人而显贵不能持久。赵孟，战国时晋国正卿赵盾。

本篇采自曾衍东文言小说集《小豆棚》。

曾衍东舟车海内，曾为幕僚、知县，亲见当时政治黑暗、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吏的贪污和官场的逢迎，加之生性孤直，有志干预，所以在《小豆棚》中写下了不少不满当时吏治，揭露、抨击时政的文言短篇小说，本文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不但描写了鼍怪窃冒湖州太守杨汝虔异常贪婪，是非颠倒，迎合上官，卑躬折节等种种劣行丑态，而且曲折巧妙地写出了造成吏

治腐败的具体原因——“会边戍需储，开纳粟例”，笔锋所向，直指乾隆盛世“开纳粟例”，卖官鬻爵的弊政。这样尖锐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不是阅历广泛，久经官场，洞悉仕途关节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从艺术方面讲，本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巧设寓言，运用隐喻、象征、夸张等表现手法，通过假托的人物形象和讽刺性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封建官场的不满，对仕途黑暗、贪官污吏的揭露和批判。杨汝虔为滇南银商，以多金夤缘当道，求托他途。又会边戍需储，输资得官，议叙湖州太守。不用寓言手法，照样可以写他的贪婪异常，迎合上官，卑躬屈节，几于吮舐，从而达到揭露和批判吏治腐败的目的。但作者却没有这样直写，而是采用了传统的志怪手法，写杨汝虔赴任途经金焦，为鼋怪窃附，从此判若两人。一方面使作品增加了神秘色彩和故事性；一方面巧妙地写出了“今人一入仕途，顿丧生平之素，所谓上台便换面孔者”的社会现实。又，鼋即鳖，俗称王八、忘八。据《五代史·前蜀世家》记载：蜀主王建行八，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称之为贼王八。或以为应作“忘八”，指忘记了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民间则多指妻妾有外遇或开设妓院的男人。总之，都是骂人之词。这样，把鱼肉百姓，巴结上司，一入仕途便顿丧平生之素的官吏代表杨汝虔与鼋怪合为一体，便显然寄以怒骂，即杨汝虔之流，皆乌龟王八之属。表达了作者和百姓对于吏治腐败的激愤之情，骂得曲折巧妙，痛快淋漓。这不用寓言笔法是难以做到的。

其次，“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是中国古代小说主要的民族特色。本文于叙事之外，同样穿插了诗歌和议论。这对于突出和深化作品的寓意是非常重要的。杨汝虔“掩尽地皮不见土，白占田园千万亩；到处砖瓦变成银，面糊糊满湖州府”四句《赏雪诗》，再明白不过地写出了这个捐纳出身的贪官搜刮民财、不顾廉耻的丑恶嘴脸。而龙虎真人对鼋怪“杀人之身，窃人之位，败乃国法，糜烂我庶民，宜暴之以明正其辜”的斥责与宣判，句式简短，节奏急促，喷涌而出，显然是发自作者内心深处的充满激情的议论。文末的“七如氏曰”则直承《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聊斋志异》之“异史氏曰”的传统，不但以议论直接点出了本文揭露批判贪官污吏的创作主旨，而且进一步扩展开来，点出封建吏治“趋奉势利，莫不古今一辙”的普遍规律。由点及面，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且列举大量历史事实予以证明，从而揭示了吏治腐败，乌龟县令、王八太守横行古今、祸国殃民现象的普遍性，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批判性，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恒展）

闺房记乐

沈复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①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②，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③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④；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⑤无缺。一日，于书箧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

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廿四日为余姊于归⑥，廿三国忌⑦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⑧，余作新舅送嫁，丑末⑨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姬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⑩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⑪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⑫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而欢娱易过，转瞬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⑬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⑭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

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⑮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⑯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⑰取其灵快，匡衡、刘向⑱取其雅健，史迁、班固⑲取其博大，昌黎⑳取其浑，柳州㉑取其峭，庐陵㉒取其宕，三苏㉓取其辩，他若贾、董㉔策对，庾、徐㉕骈体，陆贽㉖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㉗；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余曰："工部㉘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㉙，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㉚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㉛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余曰："何谓也？"芸

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㉜为最。"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鸿案相庄㉝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㉞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

七月望㉟，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惘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

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36]，随口乱道。芸已澌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三舍[37]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爱小人耳。"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声也，胡为乎来哉？"不禁毛骨皆栗，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定。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余亦继之，困顿两旬。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妇，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于将晚时，偕芸及余幼妹，一姬一婢扶焉。老仆前导，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烂然。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38]宴集之地，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者烹茶以进。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芸曰："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时已上灯，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相扶下亭而归。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沧浪亭幽雅清旷，反无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义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与芸最和好。王痴憨善饮，俞豪爽善谈。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

计也。余笑曰："俟妹于归后，我当邀妹丈来，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来此，与嫂同榻，不大妙耶？"芸与王微笑而已。时为吾弟启堂娶妇，迁居饮马桥之仓米巷，屋虽宏畅，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诞辰演剧，芸初以为奇观。吾父素无忌讳，点演《惨别》[39]等剧，老伶刻画，见者情动。余窥帘见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内探之。俞与王亦继至。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奁之侧。余曰："何不快乃尔？"芸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肠断耳。"俞与王皆笑之。余曰："此深于情者也。"俞曰："嫂将竟日独坐于此耶？"芸曰："俟有可观者再往耳。"王闻言先出，请吾母点《刺梁》、《后索》[40]等剧，劝芸出观，始称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无后，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茔之侧，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扫。王二姑闻其地有戈园之胜，请同往。芸见地下小乱石有苔纹，斑驳可观，指示余曰："以此叠盆山，较宣州[41]白石为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难多得。"王曰："嫂果爱此，我为拾之。"即向守坟者借麻袋一，鹤步而拾之。每得一块，余曰"善"，即收之；余曰"否"，即去之。未几，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则力不胜矣。"芸且拣且言曰："我闻山果收获，必借猴力，果然！"王愤，撮十指作哈痒状，余横阻之，责芸曰："人劳汝逸，犹作此语，无怪妹之动愤也。"归途游戈园，稚绿娇红，争妍竞媚。王素憨，逢花必折。芸叱曰："既无瓶养，又不簪戴，多折何为！"王曰："不知痛痒者何害？"余笑曰："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为花泄忿。"王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拨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罢。

芸初缄嘿，喜听余议论；余调其言，如蟋蟀之用纤草，渐能发议。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用茶泡食芥卤乳腐，吴俗呼为臭乳腐；又喜食虾卤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因戏之曰："狗无胃而食粪，以其不知臭秽；蜣螂团粪而化蝉，以其欲修高举也。卿其狗耶？蝉耶？"芸曰："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幼时食惯。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蝉，犹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卤瓜之味，到

此初尝耳。”余曰：“然则我家系狗窦耶？”芸窘而强解曰：“夫粪，人家皆有之，要在食与不食之别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强啖之。腐不敢强，瓜可掩鼻略尝，入咽当知其美；此犹无盐[42]貌丑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试尝之。”以箸强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觉脆美，开鼻再嚼，竟成异味。从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亦鲜美。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有异味。余曰：“始恶而终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余启堂弟妇，王虚舟先生孙女也，催妆[43]时偶缺珠花，芸出其纳采[44]所受者呈吾母，婢姬旁惜之。芸曰：“凡为妇人，已属纯阴，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矣，何贵焉。”而于破书残画反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曰“弃余集赏”。于女红中馈[45]之暇，终日琐琐，不惮烦倦。芸于破简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旧邻冯姬每收乱卷卖之。其癖好与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余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难。俟妾鬓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之虎阜、灵岩[46]，南至西湖，北至平山[47]，尽可偕游。”余曰：“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芸曰：“今世不能，期以来世。”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余笑曰：“幼时一粥犹谈不了；若来世不昧今生，合卺之夕，细谈隔世，更无合眼时矣。”芸曰：“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借神力，盍绘一像祀之？”时有苕溪[48]戚柳堤名遵，善写人物，倩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此戚君得意笔也。友人石琢堂[49]为题赞语于首，悬之内室。每逢朔望[50]，余夫妇必焚香拜祷。后因家庭多故，此画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谁家矣？“他生未卜此生

休”[51]，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耶？

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沧浪风景，时切芸怀。有老妪居金母桥之东，埂巷之北。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其地即元末张士诚[52]王府废基也。屋西数武，瓦砾堆成土山，登其巅可远眺，地旷人稀，颇饶野趣。妪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谓余曰：“自别沧浪，梦魂常绕，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妪之居乎？”余曰：“连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凉地以消长昼。卿若愿往，我先观其家可居，即襆被而往，作一月盘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许。”余曰：“我自请之。”越日至其地，屋仅二间，前后隔而为四，纸窗竹榻，颇有幽趣。老妪知余意，欣然出其卧室为赁。四壁糊以白纸，顿觉改观。于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殷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偿其价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

离余家半里许，醋库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庙，回廊曲折，小有园亭。每逢神诞，众姓各认一落，密悬一式之玻璃灯，中设宝座，旁列瓶几，插花陈设以较胜负。日惟演戏，夜则参差高下

插烛于瓶花间，名曰“花照”。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司事者或笙箫歌唱，或煮茗清谈，观者如蚁集，檐下皆设栏为限。余为众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曰：“脚下将奈何？”余曰：“坊间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留茶点，唤肩舆送归。

吴江[53]钱师竹病故，吾父信归，命余往弔。芸私谓余曰：“吴江必经太湖，妾欲偕往一宽眼界。”余曰：“正虑独行踽踽[54]，得卿同行固妙，但无可托词耳。”芸曰：“托言归宁；君先登舟，妾当继至。”余曰：“若然，归途当泊舟万年桥下，与卿待月乘凉，以续沧浪韵事。”时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凉，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舆至，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闲话未几，风摇岸柳，已抵江城。余登岸拜奠毕，归视舟中洞然，急询舟子。舟子指曰：“不见长桥柳阴下，观鱼鹰捕鱼者乎？”盖芸已与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后，芸犹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罗衫汗透矣！”芸回首

曰："恐钱家有人到舟，故暂避之。君何回来之速也？"余笑曰："欲捕逃耳。"于是相挽登舟，返棹至万年桥下，阳乌[55]犹未落也。八窗尽落，清风徐来，纨扇罗衫，剖瓜解暑。少焉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56]欲上，渔火满江矣。命仆至船梢与舟子同饮。船家女名素云，与余有杯酒交，人颇不俗。招之与芸同坐。船头不张灯火，待月快酌，射覆为令。素云双目闪闪，听良久，曰："觞政[57]侬颇娴习；从未闻有斯令，愿受教。"芸即譬其言而开导之，终茫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罢论。我有一言作譬，即了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鹤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无乃劳乎？"素云笑捶余肩曰："汝骂我耶！"芸出令曰："只许动口，不许动手！违者罚大觥。"素云量豪，满斟一觥，一吸而尽。余曰："动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芸笑挽素云置余怀，曰："请君摸索畅怀。"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拥而狂探，田舍郎之所为也。"时四鬓所簪茉莉，为酒气所蒸，杂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戏曰："小人臭味充满船头，令人作恶。"素云不禁握拳连捶曰："谁教汝狂嗅耶？"芸呼曰："违令罚两大觥。"素云曰："彼又以小人骂我，不应捶耶？"芸曰："彼之所谓小人，盖有故也。请于此，当告汝。"素云乃连尽两觥。芸乃告以沧浪旧居乘凉事。素云曰："若然，真错怪矣。当再罚。"又干一觥。芸曰："久闻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即以象箸击小碟而歌。芸欣然畅饮，不觉酩酊，乃乘舆先归。余又与素云茶话片刻，步月而回。时余寄居友人鲁半舫家萧爽楼中。越数日，鲁夫人误有所闻，私告芸曰："前日闻若婿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即我也。"因以偕游始末详告之。鲁大笑，释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粤东归，有同伴携妾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艳称新人之美，邀芸往观。芸他日谓秀峰曰："美则美矣，韵犹未也。"秀峰曰："然则若郎纳妾，必美而韵者乎？"芸曰："然。"从此痴心物色，而短于资。时有浙妓温冷香者，寓于

吴，有《咏柳絮》四律，沸传吴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吴江张闲憨素赏冷香，携柳絮诗索和。芸微其人而置之；余技痒而和其韵，中有"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之句，芸甚击节[58]。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将挈芸游虎邱。闲憨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游。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请吾母先行，期于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见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有妹文园尚雏。余此时初无痴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个中，私心忐忑，强为酬答。因私谓闲憨曰："余贫士也，子以尤物[59]玩我乎？"闲憨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憨园答我，席主为尊客拉去，我代客转邀客，毋烦他虑也。"余始释然。至半塘，两舟相遇，令憨园过舟叩见吾母。芸、憨相见，欢同旧识，携手登山，备览名胜。芸独爱千顷云高旷，坐赏良久。返至野芳滨，畅饮甚欢，并舟而泊。及解维，芸谓余曰："子陪张君，留憨陪妾可乎？"余诺之。返棹至都亭桥，始过船分袂。归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余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60]岂敢生此妄想哉？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爱之，子姑待之。"明午憨果至。芸殷勤款接，筵中以猜枚赢吟输饮为令，终席无一罗致语。及憨园归，芸曰："顷又与密约，十八日来此结为姊妹，子宜备牲牢[61]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钏曰："若见此钏属于憨，事必谐矣，顷已吐意，未深结其心也。"余姑听之。十八日大雨，憨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见余有羞色，盖翡翠钏已在憨臂矣。焚香结盟后，拟再续前饮。适憨有石湖之游，即别去。芸欣然告余曰："丽人已得，君何以谢媒耶？"余询其详。芸曰："向之秘言，恐憨意另有所属也。顷探之无他，语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憨曰：'蒙夫人抬举，真蓬蒿倚玉树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难自主耳，愿彼此缓图之。'脱钏上臂时，又语之曰：'玉取其坚，且有团圆不断之意，妹试笼之以为先兆。'憨曰：'聚合之权总在夫

人也。'即此观之，憨心已得，所难必者冷香耳，当再图之。"余笑曰："卿将效笠翁之《怜香伴》㉜耶？"芸曰："然。"自此无日不谈憨园矣。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注〕 ① 沧浪亭：江苏苏州名园。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璙的花园，后归宋苏舜钦。舜钦于园内建沧浪亭，后遂以亭名园。 ② 之无："之"字与"无"字。相传唐白居易生六七月，就能辨认"之"、"无"二字。后遂以"仅识之无"或"不识之无"称识字不多或不识字。 ③ 金沙：镇名。在江苏南通东北三十里，当交通要道，商业盛，产海盐。 ④ 失怙(hù 户)：父亲已经去世。典出《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依赖。 ⑤ 修脯(fǔ 府)：送给教师的酬金。修，干肉。 ⑥ 于归：女子出嫁。 ⑦ 国忌：帝王后妃死的忌日。 ⑧ 子正：古时以十二天干计时，每天分十二时辰。子正即子时中间，即夜十二时与零时之交。 ⑨ 丑末：丑时末尾，即三时与四时之交。 ⑩ 心舂：心脏像舂米那样跳动。 ⑪ 朝暾(tūn 吞)：早晨初升的太阳。 ⑫ 堂上：父母，这里指公婆。 ⑬ 会稽：旧县名。今浙江绍兴。 ⑭ 武林：杭州的别名。以武林山得名。 ⑮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见《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濯，洗。 ⑯ 射覆：酒令的一种。用相连字句隐物为谜而令人猜测。 ⑰《国策》：即《战国策》，书名。先秦重要历史散文，主要记载战国时期纵横游说之士的言行。汉刘向编定。《南华》：即《庄子》，先秦诸子散文代表作之一。后世道教尊称为《南华经》，简称《南华》。 ⑱ 匡衡：西汉经学家。字稚圭，东海人。能文学，善说《诗》。刘向：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所著《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 ⑲ 史迁：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汉书》的作者。 ⑳ 昌黎：唐代文学家韩愈。因先世郡望昌黎(今北京通县东)，故世称韩昌黎。 ㉑ 柳州：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因曾贬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㉒ 庐陵：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吉水(今属江西)人。因吉水古称庐陵，故称。 ㉓ 三苏：指北宋文学家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 ㉔ 贾、董：指西汉文学家贾谊和董仲舒。二人俱长于策对。 ㉕ 庾、徐：指北朝周文学家庾信和南朝陈文学家徐陵。二人俱长于诗赋和骈文。 ㉖ 陆贽：唐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所作奏议数十篇，指陈时病，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为后世所重。 ㉗ 入彀：进入弓箭射程之内。后多用以喻笼络、就范。彀，以弓弩之张满喻事物的范围、程式。 ㉘ 工部：此指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杜甫依剑南节度使严武，武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 ㉙ 姑射仙子：古代传说中的仙女。《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㉚ 李青莲：即李白。李

白号青莲居士。 ㉛ 白乐天：即白居易。字乐天。 ㉜ 相如：即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 ㉝ 鸿案相庄：像梁鸿和孟光那样夫妻和好相敬。鸿案，东汉梁鸿，家贫而有节操，好学。尝至吴为人舂米。每归，妻孟光为供食，举案齐眉。后用为称道夫妻相敬和好之词。 ㉞ 天孙：织女星。神话传说，织女为天帝女孙。 ㉟ 望：农历每月十五日。 ㊱ 非夷：不平常，不同凡响。 ㊲ 佛手：水果名。枸橼的变种，果实或如拳，或如掌，通称佛手。退三舍：即退避三舍。据《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八)年》载：春秋晋公子重耳亡命过楚，楚成王待之以礼。问返国将何以报答，重耳曰："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舍，师行三十里为舍。 ㊳ 大宪行台：知府以上地方大员的官署。 ㊴《惨别》：折子戏，出处不详。 ㊵《刺梁》：清朱佐朝传奇《渔家乐》中的一出。全剧写东汉大将军梁冀派人追杀清河王刘蒜，射死邬渔翁，刘被邬女飞霞所救。后邬飞霞又混入梁府，用神赐之针刺死梁冀，刘蒜称帝后封她为后。《后索》：清姚子懿传奇《后寻亲》中的一出。全剧为《寻亲记》续作，意在宣扬孝道。 ㊶ 宣州：州名。州治在今安徽宣城。 ㊷ 无盐：据《列女传》载，战国时齐无盐女子钟离春貌丑陋，四十未嫁。自见齐宣王，以才德使宣王感动，立为王后。无盐，地名。故城在今山东东平县东。 ㊸ 催妆：旧时婚俗，新妇出嫁，需多次催促，方梳妆启行，称催妆。 ㊹ 纳采：即行聘。古婚礼六礼之一，男方具送求婚礼物。 ㊺ 中馈(kuì 愧)：指妇女在家中主持饮食等事。 ㊻ 虎阜：即虎丘，在江苏苏州西北。相传吴王阖闾葬此。山上有虎丘塔、云岩寺、剑池、千人石等名胜。灵岩：灵岩山，又名砚石山，在江苏吴县木渎镇西北。吴王夫差建离宫于此。山上有灵岩寺、灵岩塔、吴王井、西施洞等古迹。 ㊼ 平山：从本文所述地理方位看，当指平山堂。在江苏扬州西北蜀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建，为扬州名胜之一。 ㊽ 苕溪：水名。又称苕水，在浙江省。有二源，分出天目山南北，合流后入太湖。 ㊾ 石琢堂：石韫玉，字执如，号琢堂，清江苏吴县人。曾官重庆知府、山东按察使。有《独学庐诗文稿》。 ㊿ 朔望：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 (51) "他生未卜此生休"：唐李商隐七律《马嵬》中的名句："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诗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52) 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自称诚王，国号周。后降元，又自立为吴王。后被明将徐达、常遇春擒送金陵，自缢死。 (53) 吴江：县名。属江苏省。 (54) 踽踽(jǔ 举)：形容孤零零独自行走的样子。 (55) 阳乌：太阳。古代传说日中有三足乌，故称。 (56) 银蟾：月亮。古代传说月中有蟾蜍，且月光银白，故称。 (57) 觞政：宴会中执行酒令。 (58) 击节：用手或拍板相击调节乐曲。也指用手相击以表示激赏。 (59) 尤物：特出的人物或珍贵的物品，也代指美女。 (60) 穷措大：旧时讥称贫穷的读书人。 (61) 牲牢：供祭祀用的牲畜。牢，祭祀用的牺牲。古代用牛曰太牢，用羊曰少牢。 (62) 笠翁：此指清初著名戏曲作家李渔。号笠翁，著有《笠翁十种曲》等。《怜香伴》：《笠翁十种曲》之一。写曹雨花才貌俱全，范介夫之妻崔笺云与之唱和，互相爱慕，曹雨花也终于嫁给范介夫的故事。

本篇采自沈复所著笔记小说《浮生六记》。书名取李白《春夜宴季弟桃李园序》"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意。全书共六卷，现存前四卷。其前三卷内容连贯，主要写作者与妻子陈芸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二人的合传。本篇系第一卷，主要写二人的闺房之乐，极见情投意合、心心相印、鱼水相得之状。文章恬淡自然，虽不像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小说那样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反封建思想，作品中的人物也不是什么封建叛逆者，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斗士，但许多具体描写皆取于日常生活小事，真实自然，耐人寻味。显然突破了才子佳人的婚姻爱情格套，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和民主色彩，可视为近现代小说之先声。作品的男主人公余不但没有被封建时代一般人难以摆脱的名缰利锁所束缚，而且敢于大胆地披露自己的情感生活，描述自己的闺房之乐，其勇气和率直，真难能可贵。他不但敢于不顾礼教，直接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不但直接描写妻子"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的肖像与神情，而且敢于写合卺后"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以及"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的闺中情事和自我感觉。这样的描写，雅不避亵，昵不及淫，既非色情渲染，又绝无一丝儿头巾气、夫子腔，确实表现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思想。对于陈芸的描写则更加突出。她虽然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较大，平时"若腐儒，迂拘多理"，但"多情重诺，爽直不羁"的性格和聪明美丽、多才多艺的禀赋却使她时不时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婚前，她敢于"两小无嫌"，将自己得意的诗句告诉自己心爱的男人。订婚后，她敢于藏粥待婿。结婚之后，她不但敢于同丈夫同起并坐，课书论古，品月评花，戏笑谐谑，而且敢于想象游览名山大川，情不能已，竟至于发展到女扮男装，遨游庙会，托言归宁，伴夫远行，赏玩风光。至于《坎坷记愁》中戏称"姑曰'令堂'，翁曰'老人'"，甚至暗中干涉公公纳妾等事，更属胆大妄为。像这样的描写，显然具有个性解放的色彩。

从艺术方面讲，《浮生六记》（包括本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在于艺术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艺术形式方面讲主要分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二体。本文分类记事，具有笔记小说的文体特点；以一意贯串全文，且文笔细腻，描绘详尽，篇幅较长，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具有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文章的结构自然天成，它以闺房之乐为主旨，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将有关的生活琐事水乳交融地组织在一起，

显然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文言小说的格局，开创了一种新的近于现当代小说的艺术形式。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曾论述说："即如此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笔记小说的有闻必录、信笔而成与传奇小说的精心结撰、雕琢完美相结合，正是本文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特色。

全文以没落的"衣冠之家"的普通家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人生历程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善于通过平常而隽永的生活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表现作者的旨意，是本文的又一艺术特征。婚前，陈芸留粥待婿，被堂兄玉衡发现，"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寥寥数语，三个人物便情态毕现。另如合卺后的并肩握腕，闺房中的柔情蜜意，与王二姑的对话，避暑时的田园生活等等，无不使人读后感到音容笑貌，宛在目前。俞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称"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妙境，与这一艺术特色是分不开的。写家庭夫妻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向以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并称双璧。若本文，完全可以与之颉颃。

文笔流畅细腻，质朴自然，清新优美，时具诗情画意，是本文的又一艺术特色。无论写人物肖像的神韵风度，写七夕之夜月色云天，写乡居的花光树影，写江景的风帆沙鸟，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再加上穿插的诗句，如"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类，更使本文增加了诗的情趣和韵味。当然，艺术方面的上述三点，都是与作者浓郁真挚的感情，如泣如诉、凄婉动人的叙述分不开的。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中称："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大概不论总结几条几点，这一点恐怕是小说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恒展）

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

李汝珍

——《镜花缘》第三十三回

话说林之洋来到国舅府，把货单求管门的呈进，里面传出话道："连年国主采选嫔妃，正须此货，今将货单替你转呈，即随来差同去，以便听候批货。"不多时走出一个内使，拿了货单，一同穿过几层金门，走了许多玉路，处处有人把守，好不威严。来到内殿门首，内使立住道："大嫂在此等候，我把货单呈进，看是如何，再来回你。"走了进去。不多时出来道："大嫂单内货物并未开价，这却怎好？"林之洋道："各物价钱俺都记得，如要那几样，等候批完，俺再一总开价。"内使听了进去，又走出道："请问大嫂，胭脂每担若干银？香粉每担若干银？头油每担若干银？头绳每担若干银？"林之洋把价说了。内使进去，又出来道："请问大嫂，翠花每盒若干银？绒花每盒若干银？香珠每盒若干银？梳篦每盒若干银？"林之洋又把价说了。内使进去，又走出道："大嫂单内各物，我们国主大约多寡不等，都要买些，就只价钱，问来问去，恐有讹错，必须面讲，才好交易。国主因大嫂是天朝妇人，天朝是我们上邦，所以命你进内，大嫂须要小心。"林之洋道："这个不消分付。"跟着内使走进内殿，见了国王，深深打了一躬，站在一旁。看那国王虽有三旬以外，生的面白唇红，极其美貌。旁边围着许多宫娥。国王十指尖尖，拿着货单，又把各样价钱，轻启朱唇，问了一遍。一面问话，一面只管细细上下打量。林之洋忖道："这个国王为甚只管将俺细看？莫非不曾见过中原人么？"不多时宫娥来请用膳。国王吩咐内使将货单存下，先去回覆国舅，又命宫娥款待天朝妇人酒饭，转身回宫。

歇了片时，有几个宫娥把林之洋带至一座楼上，摆了许多肴馔。才把酒饭吃完，只听下面闹闹吵吵，有许多宫娥跑上楼来，

都口呼“娘娘”，磕头叩喜。随后又有许多宫娥捧着凤冠霞帔，玉带蟒衫，并裙裤、簪环、首饰之类，不由分说，七手八脚，把林之洋内外衣服脱的干干净净。这些宫娥都是力大无穷，就如鹰拿燕雀一般，那里由他作主？才把衣履脱尽，早有宫娥预备香汤，替他洗浴，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搽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搽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把床帐安了，请林之洋上坐。此时林之洋倒像做梦一般，又像酒醉光景，只是发矮①。细问宫娥，才知国王将他封为王妃，等选了吉日，就要进宫。

正在着慌，又有几个中年宫娥走来，都是身高体壮，满嘴胡须。内中一个白须宫娥，手拿针线，走到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宫娥上来，紧紧扶住。那白须宫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将那穿针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针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痛杀俺了”，望后一仰，幸亏宫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也是一针直过，林之洋只疼的喊叫连声。两耳穿过，用些铅粉涂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须宫娥把事办毕退去。接着有个黑须宫人，手拿一匹白绫，也向床前跪下道：“禀娘娘，奉命缠足。”又上来两个宫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莲，把绫袜脱去。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指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

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宫娥紧紧靠定，又被两个宫娥把脚扶住，丝毫不能转动。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两足缠过，众宫娥草草做了一双软底大红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多时，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只得央及众人道：“奉求诸位老兄，替俺在国王

面前方便一声，俺本有妇之夫，怎作王妃？俺的两只大脚就如游学秀才，多年未曾岁考，业已放荡惯了，何能把他拘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就是俺的妻子也要感激的。”众宫娥道：“刚才国主业已分付，将足缠好，就请娘娘进宫，此时谁敢乱言？”

不多时宫娥掌灯，送上晚餐，真是肉山酒海，足足摆了一桌。林之洋那里吃得下，都给众人吃了，一时忽要小解，因向宫娥道：“此时俺要撒尿，烦老兄领俺下楼走走。”宫娥答应，早把净桶掇来。林之洋看了，无可奈何，意欲扎挣起来，无如两足缠的紧紧，那里走得动。只得扶着宫娥下床，坐上净桶，小解后把手净了。宫娥掇了一盆热水道：“请娘娘用水。”林之洋道：“俺才洗手，为甚又要用水？”宫娥道：“不是净手，是下面用水。”林之洋道：“怎叫下面用水？俺倒不知。”宫娥道：“娘娘才从何处小解，此时就从何处用水。既怕动手，待奴婢替洗罢。”登时上来两个胖大宫娥，一个替他解褪衷衣，一个用大红绫帕蘸水，在他下身揩磨。林之洋喊道：“这个顽的不好！诸位莫乱动手！俺是男人，弄的俺下面发痒，不好！不好！越揩越痒！”那个宫娥听了，自言自语道：“你说越揩越痒，俺还越痒越揩哩！”

把水用过，坐在床上，只觉两足痛不可当，支撑不住，只得倒在床上，和衣而卧。那中年宫娥上前禀道：“娘娘既觉身倦，就请盥漱安寝罢。”众宫娥也有执着烛台的，也有执着漱盂的，也有捧着面盆的，也有捧着梳妆的，也有托着油盒的，也有托着粉盒的，也有提着手巾的，也有提着绫帕的，乱乱纷纷，围在床前。只得依着众人，略略应酬。净面后有个宫娥又来搽粉，林之洋执意不肯。白须宫娥道：“这临睡搽粉规矩最有好处，因粉能白润皮肤，内多冰麝。王妃面上虽白，还欠香气，所以这粉也是不可少的。久久搽上，不但面如白玉，还从白色中透出一股肉香，真是越白越香，越香越白，令人越闻越爱，越爱越闻，最是讨人欢喜的。久后才知其中好处哩！”宫娥说之至再，那里肯听。众人道：“娘娘既如此任性，我们明日只好据实启奏，请保母② 过来，再作道

理。”登时四面安歇。到了夜间，林之洋被两足不时疼醒，即将白绫左撕右解，费尽无穷之力，才扯了下来，把十个脚指个个舒开。这一畅快，非同小可，就如秀才免了岁考③一般，好不松动。心中一爽，竟自沈沈睡去。

次日起来，盥漱已毕，那黑须宫娥正要上前缠足，只见两足已脱精光，连忙启奏。国王教保母过来重责二十，并命在彼严行约束。保母领命，带了四个手下，捧着竹板，来到楼上，跪下道：“王妃不遵约束，奉令打肉。”林之洋看了，原来是个长须妇人，手捧一块竹板，约有三寸宽、八尺长，不觉吃了一吓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见保母手下四个微须妇人，一个个膀阔腰粗，走上前来，不由分说，轻轻拖翻，褪下衷衣，保母手举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连声，痛不可忍。才打五板，业已肉绽皮开，血溅茵褥。保母将手停住，向缠足宫娥道：“王妃下体甚嫩，才打五板，已是血流漂杵，若打到二十，恐他贵体受伤，一时难愈，有误吉期。拜烦姐姐先去替我转奏，看国主钧谕④如何，再作道理。”缠足宫人答应去了，保母手执竹板，自言自语道：“同是一样皮肤，他这下体为何生的这样又白又嫩，好不令人可爱。据我看来，这副尊臀真可算得貌比潘安，颜如宋玉了。”因又说道：“貌比潘安，颜如宋玉，是说人的容貌之美，怎么我将下身比他，未免不伦。”

只见缠足宫人走来道：“奉国主钧谕，问王妃此后可遵约束？如痛改前非，即免责放起。”林之洋怕打，只得说道：“都改过了。”众人于是歇手。宫娥拿了绫帕，把下体血迹揩了。国王命人赐了一包棒疮药，又送了一盏定痛人参汤。随即敷药，吃了人参汤，倒在床上。歇息片时，果然立时止痛。缠足宫娥把足从新缠好，教他下床来往走动。宫娥搀着走了几步，棒疮虽好，两足甚痛，只想坐下歇息。无奈缠足宫娥惟恐误了限期，毫不放松，刚要坐下，就要启奏，只得勉强支持，走来走去，真如挣命一般。到了夜间，不时疼醒，每每整夜不能合眼。无论日夜，俱有宫娥轮

流坐守，从无片刻离人，竟是丝毫不能放松。林之洋到了这个地位，只觉得湖海豪情，变作柔肠寸断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注〕 ① 发瘌(lèng 愣)：发呆，失神。 ② 保母：古时君主姬妾中专事抚养子女的人。 ③ 岁考：明清时每年对府、州、县生员、廪生举行的考试。 ④ 钧谕：对帝王或尊长指示、命令的敬称。

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有一个女皇武则天令百花于寒冬腊月齐放的故事，李汝珍因以这个故事为引子，创作了一部内容奇幻、风貌独特的小说《镜花缘》。《镜花缘》全书共一百回，除了前六回序幕，最后四回结局以外，其主体部分大体可分为海外游历和众才女赴试游宴两部分。全书则共同表现出一种"炫耀才学"的倾向，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列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以小说为庋学问的工具，是小说创作的"别格"，《镜花缘》所以表现出这样一种创作意趣和"学术汇流、文艺列肆"的特征，与作者李汝珍本身就是当时讲求学问、优游学艺的"乾嘉考据派"学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事实上，李汝珍本以音韵学为专攻，曾以多年的精力，写出音韵学著作《李氏音鉴》。在《镜花缘》中，作者也多次写到音韵学，其中的音韵学观点与《李氏音鉴》毫无二致，不过是借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演绎一下而已。

正因为以小说名于后世的李汝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乾嘉考据派学者。所以乾嘉考据学派的种种思想、观念，对李汝珍《镜花缘》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最基本的来说，李汝珍的"小说"概念，实际上就是当时考据派学者所用的概念，即古来将不属于经史、子书、诗赋的"残丛小语"视为小说的作法，因此他只是略采章回小说的形式，将他自己关于经史韵学和卜筮医方、灯谜酒令、琴棋书画等知识，找一个事件作因由串联起来。而对于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之类真正属于小说艺术的问题并不十分关心。

由于对小说文体本身缺乏认识，《镜花缘》的创作在各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随意性。比如小说在总的情节骨架和内容倾向上存在着很大矛盾，使作者不得不在对待人物的爱憎上左右支绌；再如小说的整体与局部之间也表现出矛盾，以至于创造不出一个至少在形象本身的范围内合乎逻辑的生活过程；其他如情节结构上缺乏统一感，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薄弱，人物描写比较浮泛等等。总之，从艺术形象和小说技巧来看，《镜花缘》确有很多

不足。

但是,《镜花缘》亦有《镜花缘》的美学创造。作为乾嘉学者,博识是李汝珍的看家本领,也是《镜花缘》创作的基础,没有博识也就没有《镜花缘》,他依靠博识——从《山海经》等古老的典籍直到经史音韵等学问——来创作他的小说。他虽然不熟谙小说创作的技巧,但对中国古代诗歌"讽谏比兴"的表现手法并不陌生,所以他以他的才华,他的方式,在很多地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依靠博识和想象,局部地创造出一个异于他人的美学世界。这对于小说艺术来说,未免是"偏锋用笔",从而在根本上不能达到小说艺术的高境界,但却以其独特的美学风貌吸引读者。

特别是小说的上半部,作者通过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游历海外诸国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一个借助古代神话传说虚构而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脱离现实的,但与现实又多少有着一些联系,从而构成一个由博识、想象、象征、影射等构成的虚幻世界。在作者营造的这个世界中,不仅充满了借助古代书本知识创造的奇特事物和因这些事物的超现实性冲突而构成的情节、场景,而且作者还通过想象和夸张的描写、即兴的议论,加之语言上的调侃,表达了作者对一些社会人生现象不无巧妙的揶揄讽刺。这些讽刺大多带有一定的漫画性和荒诞性,从而形成作品一定程度上的喜剧性和诙谐色彩。正因为这一点,《镜花缘》的前半部分几乎成了"成人的童话",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镜花缘》所以能卓然独立于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之林,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拥有的这一部分独特的美学创造。

《镜花缘》上半部大约写了四五十个海外国度。其中多数是根据古书上一鳞半爪的记载而缘名缘事生发的。或在古籍记载的基础上,加上作者衍义式的描写或议论,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中一些现象的认识;或者简笔带过,随机加以讥讽、戏谑。其中君子国、黑齿国、女儿国、轩辕国等是描写的重点,多能设想幻奇,涉笔成趣,表达作者的讽喻意向。女儿国的故事就是书中历来最为读者所喜读乐道的一段。

《山海经》曾提到两个"女儿国",一个是《海外西经》所记:"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还有一个是《大荒西经》提到"有女子之国",郝懿行注引《魏志》言:"有一国在海中,纯女无男。"皆未引起李汝珍的注意,倒是后来唐代张说的小说《梁四公传》中说海外有一个女儿国是:"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引发了李汝珍的想象,因而在《镜花缘》中虚构了一个男女易位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中,以现实生活中男子对待妇女之道还治男子之身,在出人意表中构成了喜剧冲突,同时

又以夸张、诙谐的笔墨努力铺陈，令读者忍俊不禁。

女儿国的故事从第三十二回后半部“观艳妆闲步女儿乡”写起，直至第三十七回结束，用了五回多篇幅，是书中所写唐敖等人游海外国度最长的一个故事。故事叙唐敖等人到达“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的女儿国，面孔白皙，胡须又在厌火国被烧掉的商人林之洋到王宫卖货，竟被国王视为“佳丽”，拘留宫中，又被强行穿耳、缠足，要将其立为“王妃”。林之洋抗拒不从，唐敖、多九公等人则想方设法营救。唐敖揭了女儿国求贤治河的皇榜，为女儿国治好河患，以释放林之洋之条件，这才最后救出林之洋，又救出在宫中处境危险的女儿国“世子”阴若花，一同逃出女儿国。此处所选即写林之洋陷于宫中之事。

女儿国故事的前半部分，充满喜剧性。第三十二回，唐敖等人初进女儿国，看到一些浓妆艳抹的男性“妇人”已经令人莞尔：

> “那边有个小户人家，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青丝黑发，油搽得雪亮，真可滑倒苍蝇；头上梳一盘龙髻儿，鬓旁许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坠八宝金环；身穿玫瑰紫的长衫，下穿葱绿裙儿；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伸着一双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绣花；一双盈盈秀目，两道高高蛾眉，面上许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来是一部胡须，是个络腮胡子……”

唐敖“忍不住扑嗤笑了一声”，却不料遭到嘲骂：“你面上有须，明明是个妇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杂……”这就一下子将这些本来的看客拉入剧中，也不自觉地成了喜剧中的演员。第三十三回关于林之洋在宫中被强行穿耳、缠足的描写则几乎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活剧。

女子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陋习怪俗。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汉唐以前的中国本没有缠足的习俗。虽然苏东坡《菩萨蛮》词曾写到“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说明北宋时已有缠足，但似乎并不普遍，《辍耕录》就谈到缠足在“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北宋末年的女词人李清照《点绛唇》词写到“见客入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就肯定没有缠足。两宋之交王居正所绘《纺车图》中的两个女子所穿也为平底大鞋。南宋时缠足开始增多，至元明清则越演越烈，以致“举世趋之若狂”。所谓缠足，就是用布帛紧束双足，使双脚成尖小弓状。缠足是很痛苦的事，因为要使骨骼变形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女子缠足一般从小缠起。或五六岁，或七八岁，就要将双足紧束，日夜不能放松，而且，要缠就一双“三

寸金莲”，还要受长期的痛苦煎熬，非经历一个骨折痉挛、皮肉溃烂的过程不可。因此，缠足是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是古代中国妇女近千年来一直遭受的酷刑。

这种丑恶残酷的习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其大文化背景是以中国古代社会的男性为中心，亦与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念以及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有关。但其给予妇女的痛苦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历来有人对此表示不满，北宋的车若水、南宋的程颐、清代的袁枚都曾发表过反对的言论。李汝珍对缠足的习俗十分反感，第十二回已借君子国吴之和之口将缠足列为“天朝弊端”，加以抨击，这里则借林之洋“反串”角色，让“堂堂须眉”大尝缠足的痛苦：

> 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趾紧紧靠在一起，又将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面密缝。……及至缠完，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

作为乾嘉考据学派学者，李汝珍作小说的用心，除了以小说扬露才学、传播学问，借以自娱和娱乐那些与自己志趣相同的人以外，显然也有进行社会批判、抒写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意思。这就是李汝珍自己在小说中所说的：“虽以游戏之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确实，《镜花缘》不仅在内容上大讲乾嘉学问、列肆文艺，而且全书突出表现了乾嘉考据学派所倡导的原始儒家的社会理想，特别是表现了凌廷堪等乾嘉思想家推崇三代“礼治”、主张复古的思想观念。因此，李汝珍之反对妇女缠足，应该说是有一定理性的。虽然这种理性不一定如某些论者所言是一种近似现代要求男女平等或妇女解放的思想。因为李汝珍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没有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提供经济的、政治的基础。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汝珍出生于顺天大兴，将近二十岁才随其当“盐课司大使”的长兄到苏北的海州居住。大兴与宛平当时是北京廓县，皇城以东地方均属大兴。满人妇女是不缠足的，进关以后，虽然受到一些影响（甚至乾隆帝也喜欢缠足的汉族女子），但朝廷却多次下令禁止八旗女子缠足，李汝珍生活的乾隆、嘉庆时都专门颁发过谕旨。清代北京的文化氛围大体可称得上是满汉交汇，因此，其缠足之风反倒逊于外地。据同治时的《听雨丛谈》介绍，除了边远省区，当大部分中国“女子无不缠足为弓”

之时，“京师民女内城不裹足者十居其五，四乡不裹足者十居其二”。因此李汝珍之反对缠足，也与其自幼所接受的习俗文化影响有关。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所以李汝珍不像当时许多所谓文人才士那样麻木不仁，甚至“爱莲成癖”，以女性的痛苦为笑乐，相反，他在当时广大妇女所受的痛苦中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虽然他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也知道在现实中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女儿国的“世子”阴若花要跟林之洋逃走，林之洋就告诫她，若到“天朝”，就要改换女装，“梳头裹脚”，后来若花到了中原，就自觉地缠了足），但是他大胆地用他的笔写出了对当时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表示了他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嘲讽，这在当时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不能不说是漫天黑暗中一线人性的闪光。而在描绘这一故事时，李汝珍充分利用了“角色倒置”等喜剧手法，语含调笑，文笔活脱，这就更增强了讽喻的力度。

（李时人）

绿　云　　乐钧

福山①刘生，假馆乡僻，为童子句读师。盛夏晚凉，散步门外，暮霞层叠，残照满山，眺望间忘其远近。旋有辎车②飞至，车中人搴箔③语曰：“油壁④苦迟，劳君久伫。”视之，十七八好女子也。言词泠泠，如娇簧韵笛。刘愕然半晌，答之曰：“某实不候卿，得毋误否？”女子颜赧，微愠曰：“甫读数行讲章，坐破毡作牧牛儿，两目乃遽无珠耶？”言已，驱车疾去。暮色苍茫，顷刻不见，刘深怪之。夜渐黑，逡巡而返，顿迷前路。方疑虑间，有数人囊灯而至，相谓曰：“寻著先生矣。”刘意馆人迎己，漫从之。导行乱山中，入一巨宅。讶非故处，欲问之。一人前启曰：“主君候堂下矣。”一老妇立灯光中，绿纱韬⑤髻，短发星星。见刘熟视曰：“婢子眼故慧，果不误也。”既就坐，从容曰：“向别尊府时，君犹总角⑥，不意岐嶷⑦若此，堂上人俱无恙耶？”刘故朴讷，且未审是何世旧，踌躇不知所对，唯唯谦谢而已。次日辞归，老妇敛容曰：“弱雏失教，欲以西席⑧相屈，幸毋谓榛栗⑨不修，弃其孤孽⑩，实

惟盛德。”刘以旧馆为辞。老妇强之，遂留焉。越日，洁治馆舍，缥缃⑪满室，文具精良。老妇引二女出拜，长绿云，翠衿碧衫，丰态憨韵，目刘而笑。刘谛视之，即车中人也。心愈蓄疑，然不敢问。次素云，甫垂髫，眉目明秀，衣裳如雪。二女天颖章绝⑫，书一过即了了。刘初授以兔园之学⑬，辄置不一览。喜诵佛经，不假师授，虽格磔钩辀⑭，而梵音清越。间摘奇字叩刘，刘莫能答。刘姿质奇鲁，爱读制科文字，竟日夜咿唔不绝，二女每窃笑之。刘虽惭怒，无如何也。侍女窅儿，亦令佐读。聪悟稍逊二女，而苗条婉媚，便捷⑮可怜。性好嬉戏，柳隄花圃，乘间窃游。刘禁之不可，以告老妇。老妇曰：“是婢天性固然，姑听之。”一日，有陈家姨来，称曰阿锦，华妆眩服，类金屋⑯娇。二女令谒刘，将使授业。叩问家世，刘具告之。阿锦黯然⑰，谓二女曰：“是吾仇也，老母左臂箭瘢犹在，今既相值，庸勿报乎？”怀庭下石将投之。二女喻之曰：“怨毒虽甚，不在后嗣。”力劝而止。刘骇然，强谢之，始恨恨去。又数日，素云从刘受书，背诵如流。刘戏拍其背，遂喑哑。绿云泣曰：“中其要害矣。”驰告老妇，老妇至，亦泣曰：“是儿夙根太慧，宜获此报。非得菩萨杨枝露饮之不能瘳也。”刘惶恐，因求去，老妇亦不复坚留。命绿云脱金约指付刘曰：“此君家故物，今特归赵。”临行，酌杯酒告曰：“太夫人之惠，未之敢忘。弱息又辱门墙⑱，藉君牖迪⑲，此酒所以报也。”刘立饮之，觉胸中如涤刮，下气大泄，神悟顿开，喉舌亦便利，无复期艾⑳之苦。老妇命窅儿护车，送刘还家。须臾而至。家人方觅刘，既见，皆欣忭㉑。刘具述前事，并出约指观之，刘母识之，曰：“异哉，昔尔父蓄二鹦鹉，一母一雏，母白色，雏绿色，并能言。一日，悲鸣求去，余怜而放之，系以金戒环，而约之曰：‘他日倘相见，以此为信。’即此物也。”急视窅儿，已化为燕子，呢喃而去。门外之车亦杳。复论阿锦之事，盖刘父尝射雉于郊，中其左翼云。

〔注〕 ① 福山：县名。属山东烟台市。因县西北有福山而得名。 ② 辀(liú

柳)车：运灵柩的车。　③ 搴(qiān 谦)箔：撩起帘子。箔，苇子或秫秸编成的帘子。④ 油壁：即油壁车。妇女所乘之车。因车壁用油涂饰而名。　⑤ 韬：本指弓或剑的套子。此作动词，套、包装。　⑥ 总角：童年。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⑦ 岐嶷：峻茂的样子。语出《诗经·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本指渐能起立，后多借以形容幼年聪慧。　⑧ 西席：古代以西为尊。宾主相见，主东而宾西，以示尊重。后来家塾延师或官府幕僚亦称西席。此指塾师。⑨ 榛栗：即榛子。一种灌木，果实如栗而小，故名。　⑩ 孤嫠(lí 离)：孤儿寡母。嫠，寡妇。　⑪ 缥缃：指书籍。缥，淡青色；缃，浅黄色。因古时书衣、书囊常用这两种颜色的丝帛，后因以代指书卷。　⑫ 天颖章绝：天姿聪颖，显著绝伦。　⑬ 兔园之学：启蒙之学。唐蒋王李惲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的策问等制成问答题，编撰成书，作为启蒙课本。惲为太宗子，因取汉梁孝王兔园(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为书名，称为《兔园册》。　⑭ 格磔(zhé 哲)钩辀：象声词。本指鹧鸪鸣声，此指鸟鸣声。⑮ 便捷：行动迅疾。　⑯ 金屋：极华丽的屋。汉武帝为太子时，长公主欲以女阿娇配帝，问曰："阿娇好否？"帝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　⑰ 艴(fú 拂)然：生气的样子。　⑱ 门墙：师门。　⑲ 牖迪：启迪。牖，通"诱"，引导。　⑳ 期艾：期期艾艾的省词。形容口吃重言。西汉周昌口吃，往往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期，极。三国魏邓艾亦口吃，也往往重言"艾艾"。后因以期期艾艾形容口吃。　㉑ 忭(biàn 辨)：欢喜，高兴。

本篇采自乐钧《耳食录》卷八。吴嵩梁在《耳食录序》中称其内容"多出于儿女缠绵，仙鬼幽渺，间以里巷谐笑，助其波澜。胸情所寄，笔妙咸臻，虽古作者，无多让焉"。而本文则正是一篇通过怪异故事写"儿女缠绵"以寄托作者情怀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一种人世间的脉脉温情，那揭帘而语的车中人，那含情脉脉的语言；那绿纱韬髻、短发星星的老妇，那"向别尊府时，君犹总角，不意岐嶷若此，堂上人俱无恙耶"的问询；那丰态憨韵，目刘而笑的绿云，眉目明秀的素云；尤其是阿锦艴然，欲报旧仇时二女所劝喻之词，无不充满了人情味。大概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比较动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鲁迅曾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耳食录》作为在《聊斋志异》影响下创作的比较优秀的志怪小说，也继承了这种艺术特色，本文自不例外。小说中绿纱韬髻、短发星星的老妇和绿云、素云是鹦鹉精，阿锦是雉精，但在刘生向其母出示金约指之前，我们却没有发现他们异乎人类之处，这些精怪形象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与人类毫无二

致，甚至比人类表现得更温情，更真实。而通阅全文，知道了这些形象的本来面目之后，再复阅全文，便会较为清楚地发现，于轵车中揭帘而语的车中人，其“言词泠泠，如娇簧韵笛”。乱山中的巨宅，老妇人的闪烁其词，绿云、素云读经时的“虽格磔钩辀，而梵音清越”等等，又确乎有“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之妙。其实不但本文，不但《聊斋志异》，中国小说史上许多优秀的志怪小说都具有这一艺术特色。

另外，与上述特点相联系，鲁迅所云《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本文的艺术特色之一。本文题材虽属志怪，但在写法上决不是有闻而录、粗陈梗概的笔记小说，而是语言优美，描写细腻，情节曲折，形象生动的传奇小说。

（王恒展）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

文康

——《儿女英雄传》第八回（节选）

安公子听了，连忙站起来道：“姑娘，人非草木！方才我安骥只为自己没眼力，没见识，误信人言，以致自投罗网，被那和尚绑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时我的生死关头，不过只争一线；若不亏姑娘前来搭救，再有十个安骥，只怕此时也到无何有之乡①了。此恩终身难报，怎说得个不知！只是我知道姑娘是前来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来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赶到此地来救我？还求你说个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我安骥禀过父母，先给你写个长生禄位牌儿，香花供养。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图报。”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约你有三条命也没了！你那图报不图报的话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问；必要问，我就捏个假名姓告诉你何妨。”

那张金凤说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这里也一定要请问姐姐个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报，也得给我们这受恩的留些地步才好。姐姐要不说，妹妹只得又跪下了。”那姑娘连忙

一把拉住说："快休这样。我纵然不说姓名，自然也得说明来历；不然，叫你们大家看着我这个样儿，还是《平妖传》的胡永儿？还是《锁云囊》的梅花娘？还真个的照方才那秃孽障说的，我是个'女筋斗'呢？我的姓名虽然可以不谈，有等知道我的，认识我的，都称我作十三妹。你们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

大家听了都称了声"十三妹姑娘"。这个地方儿要让安公子积伶了。他听了这话，想了一想，道："姑娘，你这称呼是九十的'十'字？还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这随你算那个字都使得。"只见他不容再问，便长叹了口气，眼圈儿一红，说道："你们要知我的来历，我也是个好人家的儿女。我父亲也坐过朝廷的二品大员。"

张金凤听了，忙站起来福了一福，道："原来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才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这话更可不必。你我不幸托生个女孩儿，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轰轰作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②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样？大姐又怎样？还说句笑话儿：你也见过一个千金小姐合强盗撒对儿的么？"那张老道："什么话！那说书说古的菩萨降妖捉怪的多着呢！"

安公子接着问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闺秀，怎生来得到此？"十三妹道："你听我说：我父亲曾任副将③，只因遇着了个对头——这对头是个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一个大脚色，正是我父亲的上司！"说到这里咽住，把脸一红，又说道："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寻个缝子，参了一本，将我父亲革职拿问，下在监里。父亲一气身亡。那时要仗我这把刀，这张弹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贼子的首级，要不了那贼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什么原故呢？一则他是朝廷重臣，国家正在用他建功立业的时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坏国家的大事；二则我父亲的冤枉，我的本领，阖省官员皆知，设若我作出件事来，簇簇新的冤冤相报，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纵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亲九泉之下被一个不

美之名，我断不肯；三则我上有老母，下无弟兄，父亲既死，就仗我一人奉养老母，万一机事不密，我有个短长，母亲无人养赡：因此上忍了这口恶气。又恐那贼子还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样，扶柩还乡。我自己却奉了母亲避到此地五十里地开外的一个地方投奔一家英雄。这家英雄现年八十余岁，真算得个不读诗书的圣贤，不怕势利的豪杰！不想到了那里，正遇着他遭了桩不得意事情，几乎把前半世的英名丧尽。是我拔刀相助，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还给他挣过一口大气来。他便情愿破业倾家，要把我母女请到他家奉养。只是我这人与世人性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个反面。曹操曾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我却是只愿天下人受我的好处，不愿我受天下人的好处。当下只收了他一匹驴儿，此外不曾受他一丝一粒，只叫他在这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给我结了几间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推情，那里村中众人的仗义，每日倒有三五个村庄妇女轮流服侍老人家，颇不寂寞。我才得腾出这条身子来弄几文钱供给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个女孩儿家除了针黹女工④那是我生财之道？说来不怕你大家笑话，我活了十九岁，不知横针竖线，你就叫我钉个纽襻子，我不知从那头儿钉起。我只得靠着这把刀，这张弹弓，寻趁些没主儿的银钱用度。"

那安公子听到这里问道："姑娘，世间那有个没主儿的银钱？"姑娘道："你是个纨袴膏粱⑤，这也无怪你不知，听我告诉你：即如你这囊中的银钱是自己折变了产业去救你的令尊交国家的官项：这便是'有主儿的钱'。再如那清官能吏，勤俭自奉，剩些廉俸；那买卖经商，辛苦贩运，剩些资财；那庄农人家，耕种刨锄，剩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儿的钱'。此外有等贪官污吏，不顾官声，不惜民命，腰缠一满，十万八万的饱载而归；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赚朝廷的，他便赚主人的，及至主人一败，他就远走高飞，卷囊而去；还有等刁民恶棍，结交官府，盘剥乡愚⑥，仗着银钱霸道横行，无恶不作：这等钱都叫作'没主儿钱'。凡是这等，

我都要用他几文。不但不领他的情，还不愁他不双手奉送！这句话要说白了，就叫作女强盗了！”

公子说：“姑娘言重。据这等听起来，虽那昆仑、古押衙、公孙大娘、线娘等辈，皆不足道也！强盗云乎哉！强盗云乎哉！”姑娘忙拦他道：“算了！够酸的了！”

那张金凤接着问道：“我看姐姐这等细条条的个身子，这等娇娜娜的个模样儿，况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这般的本领？倒要请教。”

那姑娘道：“这也有个原故。我家原是历代书香。我自幼也曾读书识字。自从我祖父手里就了武职，便讲究些兵法阵图，练习各般武备，因此我父亲得了家学真传。那时我在旁见了这些东西，便无般的不爱。我父亲膝下无儿，就把我当个男孩儿教养，见我性情合这事相近，闲来也指点我些刀法枪法，久之就渐渐晓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种兵书，才知不但技艺可以练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练得到。若论十八般兵器，我都算拿得起来。只这刀法，枪法，弹弓，袖箭，拳脚，却是老人家口传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赠我的这头驴儿。这驴儿日行五百里，但遇着歹人或者异怪物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个神物！因此任我所为，就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这便是我的来历。我可不是上山学艺，跟着离山老母⑦学来的！”

张金凤也嫣然一笑。张老夫妻在旁听了，只是点头咂嘴。安公子说道：“方才我看那些和尚都来得不弱，那个陀头尤其凶横异常，怎的姑娘你轻描淡写的就断送了他？——今听如此说来，原来家学渊源，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了！”

〔注〕 ① 无何有之乡：此犹言与人世相隔的阴间。无何有，拟为“无有”，即“乌有”，代指虚无之事物。司马相如《子虚赋》托乌有先生及子虚、亡是公三人问难之辞。② 紫诰金闺：指受皇帝诰封的贵妇人。紫诰，即皇帝诏书，因古代诏书封袋以紫泥封口而得名。 ③ 副将：古代武职官名，清代副将隶属于总兵，统理一协军务，又称协

镇。又，清时漕运总督下亦设副将，协助掌理催护粮艘等事。　④ 女工：旧时指妇女所作纺织、针线等事。　⑤ 纨袴膏粱：泛指富家子弟。纨袴，古代富家子弟穿的细绢裤；膏粱，指精美的食品。　⑥ 乡愚：意与"乡里"、"乡邻"近似，指同乡的人。　⑦ 离山老母：即黎山老母，也称骊山老母，中国古代神话及旧小说中的女仙。

本篇选自《儿女英雄传》第八回。

作为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立意颇高。老学究文康的口气很大，自言他创作这部小说是"有憾于《红楼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要做翻案文章，其旨在宣扬集儿女英雄于一身的完美人格，所谓"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

不过，诚如许多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作家的创作意图非常强烈，但作品形象的体现并未到位，其立意也并未完全实现，主人公何玉凤（十三妹）作为"儿女英雄"的化身明显有"拼凑"的痕迹。比较而言，在作品前半部分，其豪放不羁、义薄云天的侠女性格较有生气，而后半部分金盆洗手、退出绿林、重归闺阁之后则是一副封建淑女的矫揉庸俗之态，比之红楼十二金钗的性情风范相差多矣。所以鲁迅批评其"纯出作者意造"，"性格失常"之处"触目皆是"（《中国小说史略》）。据此可知，作为清代侠义派小说的佼佼者，其艺术价值主要集中在前半部，其中能仁寺侠女（十三妹）救书生一段，绘声绘色，曲折生动，脍炙人口，侠女十三妹的"英雄本色"得到了极为充分的显现。

故事叙述：学人安学海一生苦读，晚年居官，因生性耿直、不识官场韬略而无故获罪，其子安骥携银千里救父，误走荒山，险遭能仁寺凶僧谋害，幸得侠女十三妹挺身解救脱险；十三妹伸张正义，一鼓作气，将伤天害理之一寺凶僧扫荡殆尽，最后又"救人救彻"，义赠代表其绿林威望的随身雕弓，护送安公子一路平安抵达淮安。故事从第四回《末路穷途幸逢侠女》到第十回《防暴客谆切付雕弓》，花了整整八回文字，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用浓墨重彩从容不迫地描写了十三妹义救安公子的全过程，女侠之飒爽英姿和豪迈气概跃然纸上，其中正邪双方飞檐走壁、刀光剑影的激烈打斗十分精彩，对安骥叠遇险境、穷途末路的铺写，能仁古寺暗藏杀气、玄机重重之苍凉环境的描绘，十三妹出神入化之高超武功的渲染，都堪称侠义小说的典范篇章。而更值得我们品味欣赏的是，作品于一场血雨腥风平息之后，娓娓动听地描写了十三妹与安骥之间一番平心静气的对话和交流，在一张一弛的艺术节律中，在犹如余音绕梁的艺术氛围中进一步体现了十三妹的性

格特征与精神风貌。这不是一段平常的对话，而是侠女心灵的自我解剖，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她仗义行侠、闯荡江湖的宣言书，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侠义英雄奋斗、成长的轨迹，特别是她对侠义精神独特而深刻的理解。

中国有崇侠尚义的传统，侠文化源远流长。明清侠义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武二郎式的“专打天下硬汉”、永争第一之豪迈气概型；一是鲁智深式的“救人救彻”、不图回报之高尚情操型。如果说前者追求轰轰烈烈、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英雄本色，那么后者主要是通过拯救、援助弱者来显示其侠义精神，并不企求获得回报，有时甚至只有付出、牺牲，这无疑是一种比之单纯的武力张扬更显高远的境界。十三妹武功非凡、英气逼人，但本质上却属于后者。《儿女英雄传》大肆渲染十三妹义救安公子的精彩过程，倾力表现十三妹的机警和武功，固然用心良苦，收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但给人印象至深的却是那种“救人救彻”、不图回报的侠义精神。当安骥与张金凤脱险以后向十三妹表达由衷感激时，她却淡淡地说：“你那图报不图报的话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问；必要问，我就捏个假名姓告诉你何妨。”她于安骥张金凤有救命大恩，然而其性情“恰恰是曹操的一个反面”：只愿天下人受我的好处，不愿我受天下人的好处。她以行侠为本分，根本不存图报之心，诚有“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的侠义古风。当初在悦来老店，十三妹与安公子萍水相逢，见其有难，便欣然相助，安还将信将疑，以为其别有所图，处处设防，闹出许多笑话。直到经过这一场生死劫难，虽然已知晓其为急人所难、救弱扶困之侠女，然仍有一事未明：“只是我知道姑娘前来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来救我？”安公子一介书生、纨袴子弟，又怎能理解十三妹的这一份侠义胸襟，“因何前来救我”一语实在玷污了十三妹的侠义精神和高风亮节。作者文康对此种“侠烈英雄本色”十分钟情，在本书中大加赞扬：“虽然是个女孩儿，激成了个抑强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杀人挥金的事业。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沥胆订交。见个败类，纵然势焰熏天，他看着也同泥猪瓦狗；遇见正人，任是贫寒求乞，他爱的也同威凤祥麟。”(见第五回)最后由衷感叹：“这种胸襟，这番举动，就让是个血性男子，也做不来。”(见第八回)

本回文字还包含着另一重深刻的意思，那就是：侠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精神意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十三妹的侠义精神、英雄本色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其不幸的人生和艰难的奋斗磨砺、陶铸而成。她本是大家闺秀，“好人家的儿女”，只因她的父亲不愿献女求媚，得罪了权臣纪献唐，蒙冤身

亡。她怀着血仇避迹绿林，终于“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凭着一腔正义，手提一把刀，一张弓，闯荡江湖，仗义行侠，伺机复仇。她自诩为打家劫舍的“女强盗”，信奉“取非所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以取所谓“没主儿的银钱”（即不义之财）为荣。她鄙夷所谓的“好人家”，公然声称：“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样？大妞又怎样？”她解救安公子，原本没有什么理由，只为仗义而为，“天下人管天下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至多是因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而格外用心而已。总之，本回文字介绍了十三妹的身世、性情、品行，从而令读者对这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性格、有信念有追求的女侠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豪放不羁、胸襟开阔、惹人喜爱的侠女十三妹，在大仇得报、恢复何玉凤的真名后，其侠风傲骨丧失殆尽，几成一个平庸女子。特别是后来与张金凤共嫁安骥，且各有所孕，一生子贵孙荣，书香不断，似乎是平生行侠终有了好报，然实在有悖于前面这一段铿锵有声的文字。《儿女英雄传》写到后半部分，失却了一位英气勃发、光彩照人的侠女，平添了一位珠光宝气而平庸枯槁的贵妇人，实在得不偿失。也致令作品虎头蛇尾，不得“善终”，用胡适之的话说就叫“露了马脚”。　　（竺洪波）

金山寺医僧　　吴炽昌

浙右某孝廉①，约伴入都会试②，舟至姑苏③，孝廉病矣。同伴唤舆④，送至名医叶天士⑤家诊治。叶诊之良久，曰：“君疾系感冒风寒，一药即愈。第⑥将何往？”孝廉以赴礼闱⑦对。叶曰：“先生休矣！此去舍舟登陆，必患消渴症⑧，无药可救，寿不过一月耳。脉象⑨已现，速归，后事尚及料理矣。”遂开方与之，谕门徒登诸医案⑩。

孝廉回舟，惶然泣下，辞伴欲归。同伴曰：“此医家吓人生财之道也。况叶不过时医，决非神仙，何必介意？”次日，孝廉服药，果愈。同伴益怂恿之，遂北上，然心甚戚戚⑪。舟抵江口，风逆

不得渡，同人约游金山寺⑫，山门前有医僧牌。孝廉访禅室，僧为诊视曰："居士⑬将何之？"以应试对。僧蹙额曰："恐来不及矣！此去登陆，消渴即发，寿不过月，奈何远行耶？"孝廉泣下，曰："诚如叶天士言矣。"僧曰："天士言何？"孝廉曰："无药可救。"僧曰："谬哉！药如不能救病，圣贤何必留此一道？"孝廉觉其语有因，跽⑭而请救。僧援之曰："君登陆时，王家营⑮所有者，秋梨也。以后车⑯满载，渴即以梨代茶，饥则蒸梨作膳。约此物食过百斤，即无恙。焉得云无药可救，误人性命耶？"孝廉再拜而退。行抵清河⑰，舍舟登陆，果渴病大作矣。如僧言，饮食必以梨，至都，平服⑱如故。入闱不售⑲。感僧活命恩，回至金山，以二十金及都中方物⑳为谢。僧收物而却其金，曰："居士过苏城时，再见叶君，令其诊视。如云无疾，则以前言质㉑之；彼如问治疗之人，即以老僧告之，胜于厚惠也。"

孝廉如其言，往见天士，复使诊视。曰："君无疾，何治？"孝廉以前言质之。天士命徒查案相符，曰："异哉！君遇仙乎？"孝廉曰："是佛，非仙。"以老僧言告之。天士曰："我知之矣。先生请行，吾将停业以请益㉒。"遂摘牌散徒，更姓名，衣佣保㉓服，轻舟往投老僧，求役门墙㉔，以习医术。僧许之。日侍左右，见其治过百余人，道㉕亦不相上下，告僧曰："余有所悟矣！请代为立方，可乎？"僧曰："可。"天士作方呈览，僧曰："汝学已与姑苏叶天士相类，何不各树一帜，而依老僧乎？"天士曰："弟子恐如叶之误人性命。必须精益求精，万无一失，方可救人耳。"僧曰："善哉！此言胜于叶君矣。"一日，有舁㉖一垂毙之人至，其腹如孕。来人曰："是人腹痛数年，而今更甚。"僧诊讫㉗，命天士复诊开方，首用白信㉘三分。僧笑曰："妙哉！汝所不及我者，谨慎太过。此方须用砒霜一钱，起死回生，永除疾根矣。"天士骇然曰："此人患虫蛊㉙，以信石三分，死其虫足矣，多则人何能堪？"僧曰："汝既知虫，不知虫之大小乎？此虫已长二十寸余矣。试以三分，不过暂困，后必复作；再投以信，避而不受，则无可以救矣。用一钱，

俾㉚虫毙，随矢㉛出，永绝后患，不更妙耶？”天士感甚。僧立命侍者出白信纳病人口中，以汤下之，谓来人曰：“速舁回寓，晚必遗矢出虫，俾吾徒观之。”来人唯唯，舁病人去。至夜，果如所言，挑一赤虫来，长二尺余。病人已苏，饥而索食。僧命以参苓作糜㉜进之，旬日痊可。天士心悦诚服，告以真姓名而求益。僧念其虚心向往，与一册而遗㉝之。自是天士学益进，无棘手之症矣。

芗斥曰：医道至叶天士，已成名手，犹耻不及人，而精益求精。彼后生小子，不过读得《脉诀》、《本草》㉞，居然吾道是在，大胆行医，人命其何堪哉！

〔注〕 ① 浙右：浙江省西部。古代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孝廉：明清时对举人的俗称。 ② 会试：明清科举制度，每三年会集各省举人于京城参加考试，称会试。③ 姑苏：江苏省苏州市的旧称。 ④ 舆：轿子。 ⑤ 叶天士：即叶桂，字香岩，江苏苏州人，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 ⑥ 第：但，只是。 ⑦ 礼闱：古代科举考试的会试由礼部主持，故称礼闱。 ⑧ 消渴症：中医学病名，有口渴、易饥、尿多、消瘦等症状，包括糖尿病、尿崩症等。 ⑨ 脉象：中医术语，指脉搏跳动的强弱快慢等现象，为中医辨证的依据之一。 ⑩ 谕：告晓、告示。医案：中医的临床实践记录。⑪ 戚戚：忧愁的样子。 ⑫ 金山寺：又名江天寺，建于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长江岸边的金山之上。 ⑬ 居士：旧时出家人对世俗人的泛称。 ⑭ 跽(jì 计)：长跪，两腿跪地，上身挺直。 ⑮ 王家营：旧镇名，在原江苏淮阴县北五里。海道未通以前，从陆路入京者多取道于此。 ⑯ 后车：副车，侍从乘的车。 ⑰ 清河：旧县名，属江苏淮安府，民国改为淮阴。 ⑱ 平服：平息，安定。 ⑲ 入闱不售：考试落榜。售，指考试得中。 ⑳ 方物：土产，特产。 ㉑ 质：质问，质疑。 ㉒ 请益：本指受教后仍不明白，再次前去请教，后泛指向人请教。 ㉓ 佣保：雇工。 ㉔ 求役门墙：请求投于老师门下，为老师所驱役。役，驱使，仆役。门墙，师门。 ㉕ 道：医道，医术。 ㉖ 舁(yú 鱼)：抬。 ㉗ 讫：完。 ㉘ 白信：一种烈性毒药，下文砒霜、信石亦指此种毒品。 ㉙ 虫蛊：人腹中的寄生虫导致的腹部疾患。 ㉚ 俾(bǐ 比)：使。㉛ 矢：通“屎”。 ㉜ 参苓：中药名，人参与茯苓，有滋补健身的作用。糜：粥。㉝ 遗：赠送。 ㉞《脉诀》：医书名，旧题晋王叔和著，实系后人伪作，主要以四言歌诀形式阐述脉理脉法。《本草》：《神农本草记》的省称，古代著名药书，所记各药以草类为多，故称《本草》。

本篇选自清代笔记小说集《客窗闲话》。

本篇虽然题名为《金山寺医僧》，但主要笔墨并不在于塑造金山寺医僧，而在于描写清代著名医生叶天士。作品对叶天士的描写，又不是按照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亦步亦趋去进行刻画，而是加以作者的虚构和创造。因此，此篇作品就脱离了历史史实的局限，而成为一部很有趣味和教育意义的短篇文言小说。作品中叶天士医术高明，当“某孝廉”因感冒风寒就医时，叶天士从其脉象中就已经看出其必患“消渴症”，此后故事的发展也证明了叶天士判断的正确性。在为某孝廉治病之后，他即让门徒将此一病历登录在医案之中，即可看出其敬业精神和谨慎态度。后来，当金山寺医僧质问他为什么不自立门户时，他所说的“必须精益求精，万无一失，方可救人”一段话，更让我们看到叶天士对患者的极端负责精神。正是这种敬业和负责精神，使他一旦得知自己的医术有所缺陷，当即表示“吾将停业以请益”，并立刻“摘牌散徒”，“轻舟往投老僧，求役门墙，以习医术”。当然，在叶天士身上，同样有着人性中爱面子、好虚荣的特点。因此，前去投奔老僧之前，他不惜改换姓名，“衣佣保服”。在求师过程中，他每天都侍立在老师身边，细心观察，但一直治过了百余人，却感觉自己和医僧“道亦不相上下”。在困惑之中，他请求代开处方，以验证自己的不足。直到医治虫蛊病人，他才在彼此对同一病例的不同的处理中，发现自己的差距，并为医僧的医术而“心悦诚服”。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不耻下问，进一步求教，终于达到了“学益进，无棘手之症”的高境界。如此写来，一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对医术精益求精、对患者极端负责的名医形象，就站立在人们面前。

金山寺医僧虽然不是作者重点塑造的人物形象，但其描写也相当成功。从他对某孝廉病例的不同处理中，我们即看出其医术的出神入化。当某孝廉病好前来相谢的时候，他告诫某孝廉再见叶天士，实际上亦是出于对患者的负责态度，希望叶天士能前来请教。当叶天士改名换姓来到之后，他实际上也在暗中观察叶天士医术的缺陷，以求其更上一层楼。直到医治虫蛊一病，他才恍然大悟，得出“汝所不及我者，谨慎太过”的结论，又详细解释了自己治病的理由。最后，他又把自己的医书赠送给叶天士，表达了毫不保守的医德医风。

对比衬托手法的运用，是作品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诀窍之一。叶天士能从某孝廉的脉象得出其将患消渴症的结论，可见其医术的高明。而金山寺医僧不仅能看出病症，且能救治，其医术便更胜一筹。及至叶天士乔装改扮前来求教，两个人其实都是心照不宣，然其目的却是共同的，即找出叶

天士医术的缺陷，以治病救人。如此写来，叶天士的虚心请教和医僧的诲人不倦，都被作者巧妙地描写出来。特别在医治虫蛊患者的过程中，叶天士的谨慎小心与医僧的艺高胆大又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作品还注意运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如仅用叶天士为某孝廉治病后"谕门徒登诸医案"这一细节，就充分展示出其认真的精神及行医的高度责任心。后某孝廉复诊时，叶天士一句"异哉！君遇仙乎"的话，又写出了其惊异与自信。

作品艺术上另一重要特点，即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从大的方面说，此文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围绕着为某孝廉治病而组织情节。"孝廉病矣"，就诊于叶天士处，却被告知"速归，后事尚及料理"。孝廉"惶然泣下"，读者也为之失色，然而同伴却以为不过"医家吓人生财之道"，并"怂恿其同行"，这又使读者急欲知道究竟孰是孰非。金山寺巧遇医僧，复诊之下，读者方知叶天士所言非诬，然又不禁为某孝廉的病情担心。但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医僧所言"药如不能救病，圣贤何必留此一道"等话，又蕴含了无限生机。最后孝廉之病竟然痊愈，不禁让人为医僧的神奇医术而拍手叫好。作品悬念设置自然天成，不留痕迹，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增强了其可读性。作品的后半部分，完全抛开了某孝廉这条线索，主要围绕着叶天士的求师展开故事，通过叶天士自觉"道亦不相上下"、代开处方和医治虫蛊病人几件事，表现了二者医术的差异和不同的性格特征。而妙在后半部分虽然完全抛开了某孝廉，故事的主要线索转为了叶天士求师，然由于前半部分对叶天士已经有了足够的铺垫，所以两大部分的过渡自然天成，丝毫不见缝合的痕迹。

（曹炳建　赵东丽）

姚三公子

朱翊清

姚三公子，仁和[1]人。父某，尝巡抚湖南。公子生贵游，喜遨荡，不事诗书。值春暮，从一仆至吴山[2]火神庙观剧。遇一中年妇人偕少女自庙中酬愿还。窥女年约十七八，容华绝世，然梳妆淡雅，静若雪里幽兰。公子愈益好之，尾至鼓楼侧。有老妪从门中招之，妇降舆携女入。公子徬徨其侧，仆劝之还，曰："日已将曛。奴识此妪，少时曾在府中为绣工。如公子意犹有未释，请

暂归，明日更访此姬，事当可图也。”公子怅然返，竟夕不能成寐。

天既晓，即唤仆往姬家访女踪迹，谋纳为妾。姬摇首曰：“大难大难！女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既有家矣。女又秉资贞静，即欲订密约，谁敢入以游词？永丰柳③未可移植也。”公子无如何，姑请为通殷勤，并许重酬。姬曰：“此必不可得。顾女时来吾家学绣，雅善饮，公子明日午后当来，请醉以酒，而后听命。若劝之不饮，则望绝矣。”公子乃出一金钗与之，再三谆嘱而别。

次日如期往，姬迎门小语曰：“公子大好福命，顷饮之，已作阳台梦去矣。”遂曲折导至一房，指帐中曰：“好自为之，软弱莺莺，未惯经也。”即转身反关去。公子前揭其帐，见女钗光溜枕，晕上玉肌，正如海棠春睡未醒。公子至此，魂消魄荡，即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绣袴，私处坟起。女似已觉，而遍体酥融，不复能撑拒，任其轻薄而已。无何，女家遣婢来迎。姬仓皇入，促公子起，启后扉送之出。

时女尚含余醉，云髻蓬松，强起理鬓。其婢在外伫久，乃入视，女方对镜理妆。姬从旁语婢曰：“汝家姐儿顷以痧④发腹痛，暂憩于此，呼之至再乃起耳。”言次，女举首见婢，不禁泣下。婢问：“此时体中尚有不适乎？”女不答，草草妆束，扶婢径出。姬请少留，亦不顾。

至家，才入门，抱其母哭曰：“儿负阿母矣，奈何！”母不解，婢为缕述所见。母抚之曰：“儿得毋为人欺负耶？试言之，而母好为问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昏昏睡去矣。覆以翠被而出。上灯后，婢往呼与晚饭，则已缢于床上矣。奔告母，相与入，救不复苏。母抱其尸恸哭曰：“儿不幸早孤，又无兄弟，即有奇冤，不妨留待申雪。奈何遽舍吾死乎？”

是时女父盖前卒矣。及殓，下体隐有伤痕，益悟为羞愤所致。将欲穷究其事，而不忍扬其丑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郁成疾卒。其室常扃镭⑤不开。

年余，有广州人胡有征者，游幕至省，侨居焉。一夕方于灯

下作家书，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万福，曰："郎君客居岑寂，亦念窦家锦字⑥乎？"生固少年，跌宕负奇气，见其韶颜稚齿，如弱柳依人，但觉可爱。起揖曰："正苦孤枕无聊，既蒙小娘子垂顾，愿留为长夜之欢。"因挽与共坐。女却之曰："君误矣。妾知君素负义侠，故不惮瓜李⑦之嫌，靦颜相见。前言聊以试君耳。今欲实相告，可乎？妾冯氏，小字浣秋，自幼读书，颇娴闺训。去岁因为强暴所污，愤激自尽。所以冒涉嫌疑者，正为有事欲奉托也。若作弄珠⑧人，则生前之耻，虽西江⑨不能濯矣。"言毕，挥泪不止。生因问："仇家为谁？"女曰："此事非古押衙所能借箸⑩。妾所仇乃涌金门⑪姚氏之子。妾前控冥司，以未详其名，不准。今闻其已仕于广东，为海防同知⑫，妾将往寻焉。闻君锦旋⑬在迩，意欲附骥⑭以行，何如？"生曰："人言枉死者冥中初无拘管，然则卿亦可来去自由？"女曰："固然。但所历之关津⑮，必藉本乡人带挈，如人间保给⑯然。否则即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仆尚需秋以为期，获睹芳颜，便牵魂梦，卿去不使人闷欲死乎？"女许卜以夜。

自是每昏后辄至，至则谐戏杂作。女尤善双陆⑰，生负，辄罚令烹茶以偿。后适赢数筹，欲得女所佩紫荷囊，不与。生捉其襟解之。女红晕于颊，起而去，数夕不至。生思念不置，绕室周呼，逾时始出。然双蛾惨绿⑱，相对无言。生极意抚慰，女长叹曰："今而后知求人之不易也。妾死时系帛于颈，后虽解脱，尚在东北阁子中。遇天阴绳湿，喉间辄作隐痛。每欲乞为焚却，今不敢复请矣。"生请改过，女干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态耳。既如此，焚帛之后，每日尚烦为诵《金刚经》一通。至七日可解此厄。"生许诺，即命仆至阁中，取帛焚之。晨起，辄盥漱，取经庄诵一过。

七日后，女来申谢，欢笑异于平时，转更娇媚。生笑曰："从此远山芙蓉，可以终日相对矣。"因告以明日当发，女曰："妾思若与君共载，能无被人耳目？乞君以片纸书妾年庚并小字，纳筒

中。欲见时，于无人处低呼妾字，妾当自至。”生如其言，藏讫。及中途，女取生枕，绣其顶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风霜起要迟”二语。生得之，如获拱璧。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迹示人，君尝怨妾不能长侍几砚，今相聚料已无多，姑为制此。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侧也。”生亦凄然揾泪曰：“此去会短离长，卿将焉置此也？”女曰：“天下事有聚必有散。妾死时，冥王以妾能尽节，令托生泽州⑲陈相国家为儿。妾以大仇未复，故从君以来。君大恩自当图报，惟廉耻所不忍捐。君何恋此负心人耶？”痛哭而罢。后半月达广州，女即别去。

生至家，以念女故，往往独宿书斋。岁暮，女忽至，见生，喜溢眉宇，告生曰：“畅快！今罪人已得矣。”生起问其详，女曰：“妾始至惠州⑳，其署有门神守御。徘徊间，忽闻喝道而来，既近视，舆中人良是。其舆后插袋中半露名帖，遂得具控本省城隍，幸蒙批准，随饬鬼役拘姚及妪至，鞫之不服，用刑讯始服。狱具后申冥府，判姚某宜斩于海上。其在任所亏库款项，着令鬻妻女以偿。姚妪罚投生娼家为妓，后以色衰寒饿，自缢死。今姚某已以交通海盗，于午刻枭示香山㉑城外。其女有绝色，君可速往纳为妾，用遣离愁；妾亦聊以谢责。”匆匆欲去，忽又返曰：“几忘却，君来岁必须赴试，君功名在此一举，勿忘却也。”洒泪言别，挽之已渺。

生后忆女言，就本省乡试。阄卷㉒已被斥，主司㉓方就寝，仿佛有红裳女子促其起曰：“驹字十号㉔之卷，乃元墨㉕也，奈何以头脑冬烘㉖屈之也？”主司惊起，见案上一硃卷，取阅，即日间所斥者，然文字却佳。心知其有异，竟以定元。先是，生买得姚女，其韶丽亦正不减浣秋。嘉庆末，生以挑选作令蔚州㉗，始悟女“功名在此一举”之言也。

〔注〕 ① 仁和：地名。在今浙江杭州。 ② 吴山：山名。在浙江杭州西湖东南方，因春秋时为吴国南界，故名。又名胥山，以伍子胥而名。 ③ 永丰柳：唐长安永丰坊的柳树。因白居易《杨柳词》：“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句而闻名。

④ 痧：病名。中医指霍乱、中暑等急症。　⑤ 扃镮(jué 决)：加在门窗或箱柜上的锁。　⑥ 窦家锦字：代指离别的妻子。晋窦滔妻苏蕙，字若兰，善属文。滔在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蕙因织锦为回文旋图诗赠滔，以寄离别相思。其诗回环诵读，皆能成文，词甚凄婉。　⑦ 瓜李："瓜田李下"的略语，比喻容易招惹嫌疑之地。乐府诗《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　⑧ 弄珠：原指玩弄珍珠，引申为玩弄美女。　⑨ 西江：西来的大江。泛指大江。　⑩ 古押衙：唐薛调传奇小说《无双传》中的侠义人物。曾舍生救人，成人之好。借箸：用筷子指划，代人策划。典出《史记·留侯世家》。楚汉相争，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代，共同攻楚。刘邦方食，张良入见，以为计不可行，说："臣请藉(同借)前箸为大王筹之。"　⑪ 涌金门：南宋行都临安(杭州)西城门。门临西湖。此代指仁和。　⑫ 同知：官名。清代指府、州及盐运使等长官的副职。　⑬ 锦旋：衣锦还乡。　⑭ 附骥：附骥尾。本喻附于先辈或名人之后。这里是跟随的意思。　⑮ 关津：指水陆要道关卡。　⑯ 保给：保结，保证人。　⑰ 双陆：古代的一种博戏。其法今中国已失传。日本流行的双陆略如叶子戏之法。　⑱ 双蛾惨绿：双眉露出惨淡的愁绪。双蛾，女子双眉。　⑲ 泽州：州名。故治在今山西晋城。　⑳ 惠州：州名。治所在广东惠阳。　㉑ 香山：县名。属广东。民国时改为中山县。　㉒ 闱卷：科举考试的试卷。闱，科举考试考场关防严密，称锁闱，省称闱。　㉓ 主司：主管官。这里指主考官。　㉔ 驹字十号：科举考试考生宿舍以千字文编号，称号房或号舍。驹字十号即驹字第十号号舍。　㉕ 元墨：头名墨卷。　㉖ 冬烘：糊涂，迂腐。唐郑薰主持考试，误认颜标为颜真卿的后代，取为状元。时人作诗嘲之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颜真卿)。"　㉗ 蔚州：古州名。公元 1913 年改县，属河北省。

本篇采自朱翊清《埋忧集》。

从思想内容方面讲，本文显然受《霍小玉传》、《负情侬传》及《聊斋志异》等作品的影响，揭露了以姚三公子为代表的纨绔子弟奸污少女并导致少女全家死亡的罪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以冯浣秋为代表的下层女子不甘受辱，以死抗争、死后复仇的斗争精神。浣秋本是清白人家的女儿，只因生得容华绝世，被湖南巡抚的纨绔子弟姚三公子看中。姚三公子倚仗权势，与老妪合谋将浣秋奸污。事后浣秋羞愤自尽，"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郁成疾卒"。冯家母女二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吞噬了。然而在那个皂白不分的强梁时代，凶手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能平步青云，官至海防同知。足见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腐败、社会黑暗。

文章的后半部分是一段超现实的浪漫主义描写。写冯浣秋的鬼魂在胡有征的帮助下千里迢迢赶到广东，找到仇人姚三公子，报仇雪恨，并帮助

胡有征得到美妾与功名。对于这样的结局，时人多以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加以批判，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一因果报应的结局显然是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的弱者在现实生活中负屈衔冤、无处投诉、难以报复的不平心理的宣泄，实际上反映了作者也是当时人民的善良愿望。

从艺术方面讲，本文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文章的前半部分是现实主义的。皂白不分、弱肉强食的黑暗社会，不事诗书、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唯利是图、助纣为虐的卑鄙老妪，受人暗算、羞愤自缢的美丽少女，以及真实的故事情节等等，无不是那个封建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文章的后半部分是浪漫主义的。冯浣秋鬼魂的出现，冯浣秋鬼魂与胡有征谐戏杂作而不及于乱的夜间生活，诵《金刚经》而解厄，书年庚小字而附以长行，得仇人姓名而"具控本省城隍"，城隍饬鬼役拘姚三公子及妪而刑讯之，姚三公子及妪的恶有恶报，胡有征得美妾及功名的善有善报等等，不但是虚幻的艺术想象，也表现了作者和百姓的愿望和理想，无疑是浪漫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更好地突出了本文的思想内容。

其次，本文在叙写鬼魂报冤的手法方面也比同类作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样写鬼魂报冤，《霍小玉传》、《王娇鸾百年长恨》乃至《聊斋志异》中的《窦女》等鬼魂的出现或报仇多在篇末才被提及，稍作交待与描写，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巧妙的议论方式。本文则不然，写现实生活中坏人作恶的篇幅仅占全文的三分之一，冯浣秋的形象在现实描写中占的分量更少，而主要篇幅则是写鬼魂报冤。在这部分描写中，冯浣秋的形象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性格得到了强化。为了报仇，她"不惮瓜李之嫌"，靦颜与侨居仁和、独宿他乡的胡有征深夜相见，并以肺腑之言打动了这位素不相识而素负义侠的陌生男子，使其既不作弄珠之人，又答应帮她报仇雪恨，可见其机智的一面。为了给朋友解闷，她"每昏后辄至"，"谐戏杂作"，但胡生稍逾于礼，则"红晕于颊，起而去，数夕不至"。可见其纯洁与贞烈。胡生绕室周呼之后，她虽与之重会，然"双蛾惨绿，相对无言"。而"今而后知求人之不易也"的感叹，更增加了这一悲剧形象的动人力量。在由仁和赴广东的漫漫旅途中，她深情地为胡生绣枕，并说出了"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侧也"这样发自内心深处的缠绵之语，以至于使胡生凄然下泪，可见她是多么多情与可爱。她本已托生泽州陈相国家为女儿，但因大仇未报，故附胡生以行，不远万里，寻至广东，可见其复仇决心与斗争精神；而复仇之后"喜溢眉宇，告生曰：'畅快！今罪人已得矣'"一段描写，更是直

舒千古衔冤负屈人之抑郁不平之气，令人舒畅。　　（王恒展）

狎客楼中教簸片
妖娼门口唱杨枝　　陈森

——《品花宝鉴》第十八回（节选）

其时天气尚早，一路行来，远远望见嗣徽、元茂两人在前转弯去了。聘才想道：他们到何处去？便悄悄的跟了来。到一条小胡同，只见闲人塞满，都在人家门口瞧著。聘才曾听得人说，有个东园是婊子聚会之处，便也随著众人，站住望将进去。见那一家是茅茨土墙，里头有两间草屋。又见嗣徽、元茂就在他前头站立。望著两个妇人，坐在长凳上，约有二十来岁年纪，都脑满肠肥，油头粉面，身上倒穿得华丽。只见一个妇人对著嗣徽道："进来坐坐。"嘻嘻的笑，引得嗣徽、元茂心痒难搔，欲进不进的光景，呆呆的看著出神。又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尴尬男人，在地下蹲着，穿件小袄儿，拴系了腰，挂一个大瓶抽子，足可装得两吊钱。又见帘子里，一个妇人走出来，约二十余岁年纪，却生的好看：瓜子脸儿，带着几点俏麻点儿，梳个丁字头，两鬓惺忪，插了一枝花。身上穿得素净，脚下拖了一双尖头四喜堆绒蝠的高底鞋，也到凳上坐下，与那两个讲话。听他口音不像北边，倒像南方人。一身儿堆著俊俏，觉得比众不同。听得那一个丑的唱起来，唱道：

俊郎君，天天门口眼睁睁，瞧得奴动情，盼得你眼昏。等一等，巫山云雨霎时成，只要京钱二百文。

聘才听了好笑，又想道：虽然淫词浪语，倒也说得情真。又听得这个丑的，直对著嗣徽、元茂唱将起来，聘才再听道：

一个儿脸麻，一个儿眼花，瞎眼鸡同著瘸虾蟆。你爱的是咱，咱爱的是他。莫奢遮，温柔乡里，不像老行家。

众人听不出什么来，聘才却明白是骂他们二人的，几乎放声笑起来，只得忍住。再看那个生得好的，却像是新出来的。原来京里妓女，要进大局儿的，倒先要在东园、西厂落①几天，见见市面，自然就不知羞耻，老练起来。如行院中不好的打下来，又到此两处。这个就是高品所说，从广西新来的白菊花了。聘才看他举止，尚有几分羞涩。旁边一个小儿，捧上一面琵琶，那人接了，弹了一套《昭君怨》，便惹得门口看的人益发多了。元茂系近视眼，索性挤进去门里呆看。聘才见那妇人，一面弹，一面唱道：

杨柳枝、杨柳枝，昔年宫里斗腰肢。如今弃向道旁种，翠结双眉怨路歧。画船何处系，骏马向风嘶。盼不到东君二月陌头来，只做了秋林憔悴西风里。

又见他把弦紧了一紧，和了一和，便高了一调了，再唱道：

想当年是鸳与鸯，到今是参与商，果然是露水夫妻不久长。千山万水来此乡，离鸾别凤空相望。叹红颜薄命少收场，便再抱琵琶也哭断肠。

想情郎，昂昂七尺天神样。千夫长，百夫防，洞庭南北多名望，恩爹爱娘，温柔一响漓江上。到如今撇下奴瘦婵娟伶仃孤苦，真做了一枝残菊傲秋霜。石公坝，追得好心伤；画眉塘，险把残躯丧。全湘沅湘，三江九江，只指望赶得上桃根桃叶迎双桨，谁知道楚尾吴头天样长，又过那金陵王气未全降，瓜州灯火扬州望，渡河黄，怕见那三闸河流日夜狂，淮、徐、济、兖无心赏。幸一路平安到帝邦。只不晓那薄幸儿郎在何处藏。我是那剪头发寻夫的赵五娘，你休猜做北路邯郸大道娼。

一面弹，一面唱，其声悽惨，唱得聘才流下泪来，想道：这人倒是个钟情人，历诉生平受尽难苦，不知那个负心人何处去了。

只听得孙嗣徽道："阿哟不好了，我身上的东西竟是空空如也，可恶！可恶！"蹬著脚，叹一口气道："咳！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他竟卷而怀之。我以后便如丧不佩起来，看他便能奈我何！"

元茂道："京中这剪绺②的实在可恨。我去年拿了家父十两银子与魏老聘去看戏，到戏园子门口，绊了一交，即有人搀我起来，还替我拍拍灰。我还当他是个好人，及到后来，银子也没有了。后来家君查出来，足足骂了一天。你看这些狗东西害人不害人？"那时听者无不暗笑。孙嗣徽道："彼美人兮，君子好逑，你何不疾趋而进之？"元茂笑道："我不，十目所视的，怎样进得去？"聘才听了，失声一笑。元茂听得声音很熟，便瞅着眼睛，四下张望，望见是聘才，便涨红了脸，与嗣徽挤将出来，与聘才见了。嗣徽道："魏大哥，我知道你如今是狡兔三窟，竟是鞠躬而入公门了，也不来顾盼顾盼旧日朋友，今日既一见之，我心则喜呢。"聘才道："劳人草草，本要奉候的。因天晚了，要进城了。"元茂道："你如今在那华府里可好？今日还进城么？"聘才道："就进城了。"元茂道："我们也要回去了，同走罢。"于是在路谈谈讲讲。聘才道："你方才听他们唱的，可听得出来？"元茂道："我一字不懂，我倒爱那胖婆娘，对着我尽笑尽勾，我又不敢进去坐坐。"嗣徽道："美哉，美哉！价廉而工省。明日我与汝姑一试之，若迟迟吾行，恐为捷足先得，则虽悔莫追矣。只要其乐陶陶，又何论十目所视。"聘才听他仍是咬文嚼字，满口胡柴③，忍住笑，只好由他罢了。到了路口，各人分路。聘才听得后面车声辚辚，直走过去，聘才连忙让开，只见坐在车里的就是方才弹唱的那个媳妇，车沿上坐著一个老婆子，跑得风快的过去了。且按下聘才那边。

要说这白菊花，是广西梧州府人，生得十分俊俏，嫁了一个姓宋的，是个不长进的人。这菊花善与人交，相识了一个营员姓张的，是湖广人。两人在广西十分相好，誓同偕老，已有数年。去年这个张营员，奉差进京，这白菊花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张营员走后，即带了些盘费，一个小丫头，赶将上来。不知怎样错了路，一直出了广西省，到了湖南，尚赶不著，又不知相去多远，且盘费已尽，举目无亲，进退维谷，在湖南住下。忽得了个谎信，说这张营员在京营作了千总，不得出京。他就卖了些衣裳作

路费，搭了个便船进京。及到京时，那姓张的早已差竣回去，以致菊花流落在此，只得倚门卖笑。

今日来接他的是个开门户的陶家。这陶妈妈家里有三个姑娘，内中一个好的名叫玉天仙，是扬州人，生得风骚娇俏。这两天接著一个大嫖客，就是广东那个奚十一。陶妈妈打听他的家世，知他是海南大家，家有千万之富，兄弟十人，都作道府大员。老太爷是现任提台，家里开著洋行。又访他是个大冤桶，便想发他一票大财。无奈那几个姑娘不大懂他的话，兼之奚十一是个鸦片大瘾。一天要吃一二两；这三个姑娘虽会吃几口白土烟，吃了那黑土烟几分就醉倒了；且彼此语言，都不甚投机。因此，奚十一不大喜欢。陶妈妈知道菊花是广西人，又生得好看，必定勾得住他，所以把他接了过来，认为义女。登时换了崭新的衣服，与诸姊妹相见，菊花与玉天仙尤为相爱。菊花受尽了狼狈，到此已如出了地狱，心里还有甚不足，一心就候那奚十一来。

且说这奚十一自到京来，不上半年，银子已花去数万，尽填在粪窖里。有人劝他何不娶个妾。他是游荡惯的，见了那良家之女子，甚为厌恶，惟在娼妓队里物色，又没有合意的。一日陶妈妈转来请他，说他家新到了一个广西人。奚十一听见是广西的便满心欢喜，叫个小跟班带了烟具，也不坐车，昂然的步行而去。到了陶家，陶妈妈先出来见了，便极意的胁肩谄笑了一回，然后说道："你们快请四姑娘出来。"不多一刻，见白菊花袅袅婷婷的，一身香艳，满面春情，上前见了，说了些话，彼此语音相对。奚十一看他相貌，正是娇如花，柔如水，甜如蜜，粘如饧④，十分大喜，略问了几句话，便同进了房。便叫小跟班摆好了烟具，开了灯，一面吹，一面谈。这奚十一要吃大口烟的，菊花替他烧烟，先从半分一口起，加到三分一口，方才合意。菊花烧烟的本事甚好，烧得不生不熟，奚十一又喜吃面条烟，将这烟挑了一签子，在火上四面的一烧，那条烟就挂得有五寸长，放在斗门

口，奚十一吵吵吵的一口吸尽，还闭了嘴不放一点烟散出来，这是奚十一的生平绝技。菊花也吃了几口，便睡到奚十一怀里来，与他上烟。奚十一连吃了七八钱，也够了，便勃然动起兴来。两人收过了灯，关了门，就作出一回秘戏，描不出蝶恋花，颠倒鸳鸯，诸般妙处。一个猛于下山虎，一个熟似落蒂瓜，直闹到两个时辰，方各满心足意，收拾干净了，重复开灯吃烟，便连著喝酒吃饭。

奚十一在那里一连宿了七八天，每一天也花几十吊钱，老鸨便欲砍起斧子来：本人身上作衣服，打首饰制铺垫，是不必说了；还有那些姑娘们，要这样，要那样，连老鸨婆、帮闲、捞毛的⑤，没有一个不打把式⑥。好在奚十一爽快性成，从无吝啬。菊花见奚十一这个雄纠纠的相貌，比从前的相好更胜一倍；又知道是个大老爷，在京候选的，便起了从良之念。奚十一本为物色小星而来，见菊花这般美貌，又是个极在行的，便也要买他为妾。倒是那个老鸨不甚愿意，菊花方来几天，且并非他的人，又无身价可勒，只想留他在家多弄些钱，若从良去了，不是白干了这件买卖么？便从中调唆，在菊花面前说奚十一是个没良心的人，他家里有几十房小星；听他二爷们说，娶到了家就丢在脑后，又去贪恋别处，是个恋新弃旧的人。这样人断不可嫁他，你别错了主意。在奚十一面前，只说这菊花有本夫在此，不肯卖他的；又说菊花性子不好，吃惯了这碗饭，不能务正的，老爷要娶姨奶奶，我包管与你拣一个十全的人，不必要他。无奈他们两人结得火热的交情，虽有老鸨打破，彼此全然不信。菊花将他的始末根由细细告知奚十一，说这老鸨是接他过来，单为著应酬你的。我如今要从良，与他们毫不相干，只要赏他几两银子就是了。奚十一定了主意，即叫了官媒婆作媒，赏了陶老鸨五十金，将菊花领回，买了丫头，雇了老妈子，菊花便嫁了奚十一，作了姨奶奶，从此倒入了正路。

〔注〕 ① 落：居处，居住。 ② 剪绺(liǔ 柳)：偷窃钱物。 ③ 胡柴：胡说，胡扯。 ④ 饧(xíng 行)：用麦芽或谷芽熬成的饴糖。 ⑤ 捞毛的：旧时泛称依靠卖淫业为生的人。 ⑥ 打把式：也作"打把势"，找借口向人索取财物。

清代嘉庆、道光以降，承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余绪，出现了所谓狭邪小说一流。这一类小说以狭邪人物故事为全书主干，由单纯的爱情婚姻故事转为畸形病态社会的写真，展现了青楼风月、菊部春秋、京华尘污、洋场喧阗，以至官幕两途、绅商两界的世态众生和市井风情，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都市畸形繁荣相混合的产物。

陈森的《品花宝鉴》是清代狭邪小说的发端之作。清代士大夫禁止狎妓，达官名士为规避禁令，多转向优伶，每每招呼伶人陪酒，使之歌舞谈笑，狎优风气盛极一时。《品花宝鉴》即专叙乾隆以来北京伶人的人生遭际，是我国第一部梨园小说。

陈森于道光三年(1823)游京师，及道光五年乡试下第，穷愁无聊，排遣于舞榭歌楼间，品题梨园人物，于是乃有《品花宝鉴》之作。小说以士绅子弟梅子玉与伶人杜琴言的情缘为主干，描写了十位用情守礼的名士与十位洁身自好的优伶之间柏拉图式的爱情，意在说明伶人自有邪正，狎客亦分雅俗，并陈妍媸，以寓劝惩。小说虽写名士与名伶，实则与才子佳人故事无异，同时对当时的市井众生穷形尽相，从豪门到妓院，从梨园到酒肆，其间世态人情无不摹绘如生。书中人物除梅子玉、杜琴言而外，大多实有其人，这些人物原型及作者本人对梨园生活的深切体验，使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更兼书中涉及梨园掌故、京城风俗、诗曲杂艺、词章考据、昆腔衰微、乱弹兴起以及京城戏园的演出盛况，可补清人笔记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篇文字选自《品花宝鉴》第十八回，先叙魏聘才因心中郁闷，到处闲逛，找张仲雨聊天。作者借张仲雨之口，发了一段议论，对在富贵场中走动的各色人等详加品评。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陈森本人一生不得志，是一位浪迹萍踪的幕僚文人。他深谙下层文人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在富贵场中走动时不得不牺牲性情、随波逐流的堕落与无耻。在对此中三种人的描述中，有作者自己的切肤之痛，有怀才不遇的愤懑，有对下层文人的同情，也有无情的鞭挞。总之，作者在这里是有感而发，融入了切身体验，同时又未游离于小说情节之外，而是结合魏聘才在华府备受冷落、心情郁闷找好友倾诉衷肠的具体情节而发的，较为

自然。

此回书最精彩的场面是本篇所选的众人围观妓女唱小曲，这一节文字写得别开生面。那个长相粗蠢的妓女所唱曲词虽然粗鄙不堪，却与她的身份、容貌极相合，唱曲时也不忘拉客："等一等，巫山云雨霎时成，只要京钱二百文。"可谓不失妓女本色。就是这样一个下等妓院的妓女，竟然还瞧不起李茂元、孙嗣徽，当场作歌讽刺他们，二人却浑然不觉，看得津津有味，也不妄担了"一对废物"的虚名。作者写来谐趣横生，令读者忍俊不禁。白菊花所唱的一套《昭君怨》则凄婉哀绝，别有韵味。作者对民间俚曲的精熟，使这一段描写生色不少，也有助于表现人物。

《品花宝鉴》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还是在人物描写方面。邱炜萲《菽园赘谈》称："见其满纸丑态，龌龊无聊，却难为他彩笔才人，写市儿俗事也。"本文正是以极生动的笔触活画出了奚十一、白菊花、陶妈妈等花花太岁、下等妓院的妓女、老鸨这些市井之人的形象。

白菊花是本文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作者首先工笔描绘了她的外在形象，秀丽俊俏，与那两个脑满肠肥的妓女形成鲜明对比。所唱小曲也哀怨动人，不比其他妓女。她烧烟的本事甚好："烧得不生不熟，奚十一又喜吃面条烟，将这烟挑了一签子，在火上四面的一烧，那条烟就挂得有五寸长"。这是那个时代的女子才独有的"技能"，并因此得到奚十一的欢心。在与奚十一的交往中，小说进一步展示了白菊花的性格。她有自己的情爱观念，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比较有主见，敢作敢为。当初就是因为追寻心上人时走岔了道路才流落在烟花巷中。她一旦认定奚十一，立刻采取果断行动，不受陶妈的摆布，嫁过去当了姨奶奶，让老鸨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这一点上，她与晚明拟话本小说中那些热烈追求爱情的女性有着精神上的传承关系。白菊花在全书中只属于简笔勾勒的次要人物，却写出了特点，真实可信。

此外，小说在描写一些小人物时也很生动，如李茂元、孙嗣徽这两个不长进的子弟，在妓院门口看唱小曲，心痒难熬，欲进不进的心理和丑态，老鸨陶妈费尽心机拉拢白菊花应酬奚十一，后又百般挑唆，破坏二人婚事等。周作人认为《品花宝鉴》："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余次要的也就是近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得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确实，这些底层的、下流的人物正是本书描写最为成功的地方之一。

（宋莉华）

香儿彩云争权宠　　随缘下士

——《林兰香》第三十一回

却说耿朗家人口既多，事务亦繁。云屏为人豁达简略，只可总其大纲。梦卿为人精细周详，正堪晰其条目。两个人同心同意，上下相安，大小无事。今耿朗与梦卿反目，诸事不敢照管。只剩云屏一人，如何料理得来？却不肯叫别人帮助，故不免自家吃苦。且又替梦卿抱忿，郁郁不舒，以此身体便有些不爽。一日偶与梦卿闲坐，本要商议些事体，耿朗偏走了进来，香儿、彩云亦一齐来看。香儿捏着梦卿的衣服道："二娘①何不穿那红绒沿金银鼠袄子？"梦卿道："天气太寒，不如这绿绒灰鼠的压风。"彩云亦道："二娘戴这硕鼠套儿飘带，又无铃角，似觉太素。"梦卿道："那两个貂鼠的尚待收拾，权将这素的戴他几日。"坐间耿朗闷闷无语，云屏亦道："乘这几日无风无雪，四娘②也好搬家了。"耿朗道："收拾已妥，只候大娘分付。"云屏遂看历日，定于十一月初四。因又向耿朗道："今此各处收租人陆续将回，二娘熟手，还当帮我。"耿朗却似闻不闻的点头应允。云屏因命枝儿将帐目锁钥交付梦卿，梦卿仍命收在云屏房里。

饭后各散回室，爱娘拉梦卿到自己卧楼下吃茶。因道："你今日见他看你的光景否？"梦卿道："无非是在我身上另留一番神耳！"爱娘笑道："非也！你脸不施粉而越白，唇不施朱而越红，牙不刷而白整如银，发不沐而黑亮如漆。低眉而更觉眼媚，重裘而不显腰粗。比那两个大相上下，那人敢也有些回转③。只是大娘今日又一举两失。四娘移徙，大娘一日不说破，四娘一日不得搬，落得消磨他的气性。至收租一事，原系二娘办理，何必再说，以启他人希望之心？适才你不收帐目的甚是。"是晚两人话至二更而散。

到初十日，需有孚集齐二三十个家丁，和氏领人，需有孚管

看，从东厢移入西一所，拾了一日方完。这西一所，南与看山楼相对。进得西角门，路北垂花门楼一座，门内西边游廊迎面正室三间，本名卧游轩。室后正楼三间，本名目耕楼。左右厢各三间，末一小角门通着一个大院。院内有向西百花厅一座，本名蕉鹿庵、百花台，台区本名松萝轩如斯亭。一架花木山石极其繁盛。香儿将前三间作公座，后三间作卧楼。东厢与众侍女居住，西厢收藏各色物件。现有侍女绿云、涵霭、凝岚、芊芊、贝锦五个，又买了一个小的起名宿秀，共六人。重换了两个上宿④老婢，一个是于郊之姐，一个是童观之姑。一切帘帏帐幕，焕然一新。几榻屏床，灿然皆备。耿朗如至，则一呼百诺，歌笑喧哗，扑打谑浪，无所不至。又常请过彩云来竭力夸妍，尽心争媚。以此耿朗俱长在西一所之内，云屏、爱娘处只照常例息宿。而东一所⑤，则褰足不入矣。香儿又私告彩云道："妹妹文字又深，算法又清，收租一事，如何甘让二娘？教他作威作福，以显我们不济。我明日与官人说知，妹妹帮助大娘，岂不是好？"彩云亦甚愿意。

时已冬至前后，收租人陆续皆来，梦卿总办，或令众允、需有孚收纳，或令众生、舒用会计。凡旧管新收，开除现在，无不明白登写，以备云屏查看。忽一日早间，枝儿忙忙走来说道："大爷昨晚已将帐目锁钥都送给五娘⑥掌管，大娘着我来请二娘说话。"梦卿即走到正楼下。云屏倚枕而坐，因向梦卿道："缘我一时卧病，遂生出这些事体，教妹妹面上大不好看。"梦卿道："既是家事，五个人谁不当承管？况且暂替，人人都可，有甚不好看处？就是大娘病好，亦不妨教五娘帮助。"云屏点头会意。谁知彩云得了这个权柄，作起威福。随有求、随有获、益千朋、贾三倍等，已在梦卿手内交明得赏令，又清查一番。南金、百朋、康年、方实等，俱新旧全完，却不行赏。于郊、方早、方至川、江之永等，新旧俱欠，亦不行罚。甘棠、冯市义已各完七八百金，只有陈欠二十两，反各责十板。又听童氏之言，令童观催取西城房租亏空至四五十贯，恐云屏查究，因用自己私钱赔补。由是人人怨望，众允、

需有孚不得主见，内外怀疑不定矣。

〔注〕 ① 二娘：即作品女主人公燕梦卿，为耿朗次妻。 ② 四娘：指耿朗之妾任香儿。 ③ 回转：回心转意。 ④ 上宿：值夜班。 ⑤ 东一所：燕梦卿居住之处。 ⑥ 五娘：指耿朗之妾平彩云。

本篇节选自清代小说《林兰香》第三十一回。篇名为笔者所拟。

《林兰香》，六十四回，署"随缘下士编辑"。随缘下士的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本书书名模仿《金瓶梅》、《平山冷燕》，由林云屏、燕梦卿、任香儿三个女主人公的姓名拼合而成（"燕"字以"兰"字代称，系用《左传》所载燕姑梦见天帝赐兰的典故）。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活，通过明代功臣之后耿朗与其妻妾之间的悲欢离合和升沉荣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书中的女主人公燕梦卿，是一个标准的德、言、容、功兼具的封建淑女。她出身名门，容貌秀丽，能诗会画，性情端庄。当父亲遭到冤狱时，她自愿为奴以赎父；得到赦免以后，她不顾自幼定聘的耿朗已另娶林云屏为妻的事实，拒绝另择婚配而甘居侧室，以此得到朝廷颁赐的"孝女节妇"牌匾。来到耿家之后，她谨守妇德，不矜才学，协助云屏，规谏耿朗，堪称贤妻。当耿朗因任香儿的挑拨而疏远她时，她只知忍让自抑，却从不申辩。作者竭力赞美这些"懿德"，表明他基本上立足于封建礼教，使作品缺乏批判现实的思想力量。然而，像燕梦卿这样的才貌双全的女子，只因丈夫死抱住"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点，认定"妇人最忌有才有名"，故意加以裁抑，终至含恨早逝，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子被压迫被虐杀的黑暗现实，多少能够激发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道德的怀疑和否定。全书规模宏大，人物众多，就反映封建大家庭生活方面之多，人物关系之复杂而言，不无特出之处。作品叙事头绪清晰，语言流畅生动，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艺术才能。但是，书中人物大都显得单薄，繁冗枝蔓的描写较多，卖弄才学之笔不少，使作品在艺术上未臻上品。

《林兰香》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耿朗的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香儿彩云争权宠》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篇章。

腐朽的一夫多妻制度，给封建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争风吃醋和互相倾轧。妻妾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丈夫的宠爱，争夺对家庭事务和财产关系的发言权，从而酿成一幕又一幕的闹剧和悲剧。耿

朗坐拥五美(大娘林云屏,二娘燕梦卿,三娘宣爱娘,四娘任香儿,五娘平彩云),在他固然是春风得意;但在五个妻妾之间,由于地位的不同,由于出身、教养、性格的差异,矛盾冲突却时时不断。出身破落财主、由侍女上升为妾的任香儿,便串通父母双亡、家道衰微的平彩云,竭力争宠夺权。在她们看来,林云屏门第最高,又是正妻,难以撼动;宣爱娘机警圆滑,处事随和,不触其忌;只有燕梦卿既有朝廷赐予的"孝女节妇"牌匾,来头甚大,又协助林云屏掌管家政,甚得全家上下敬重,因而特别为她们所忌,成为她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恰好耿朗是一个贪图享乐、易听谗言的庸人,经过两人一再播弄是非,对梦卿渐生疑忌,日益疏远。本篇的情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选文大致可分三层。

第一层,写云屏见梦卿因被耿朗疏远,诸事不敢照管,为之愤愤不平,自己又忙不过来,便找梦卿商议。正好耿朗来到云屏房中,爱娘、香儿、彩云也都来到。一夫五妻会集一处,商定了两件事:一是香儿由东厢搬入西一所,二是由梦卿协助云屏办理收租事宜。梦卿深自谦抑,既不与香儿、彩云竞奢华,又不接账目锁钥,以免争宠擅权之嫌。

第二层,写香儿凭借耿朗的宠爱,从东厢搬入西一所,与梦卿所居的东一所平分秋色。她不仅费尽心思,把新居弄得富丽堂皇,"一切帘帏帐幕,焕然一新",而且竭力迷惑耿朗,以固其宠。每当耿朗来到,便"歌笑喧哗,扑打谑浪,无所不至",果然使得耿朗"长在西一所之内……而东一所则裹足不入矣"。

第三层,写香儿说动耿朗,将账目锁钥交给彩云,夺了梦卿协理家政之权;彩云故意一反梦卿成规,擅作威福,随心所欲,赏罚不公,弄得上下离心,怨声四起。

在这篇选文中,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并不太生动,但五个妻妾的性格均可见出一斑:林云屏身为正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稳固的,但她实在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尽管她一向与梦卿情投意合,并为梦卿被猜忌冷落而不平;但她既没有勇气向耿朗剖明事理,又不能给梦卿出一点切实的主意。看着香儿、彩云争宠擅权,她除了自己生闷气之外,只能向梦卿说几句不着边际的安慰之辞。燕梦卿作为作者衷心赞美的女主角,处在矛盾的焦点。她明明知道香儿、彩云在耿朗面前播弄是非,使耿朗逐渐疏远自己,却从不申辩,从不解释,甚至荒谬地认为:"就使辩得干净,然令丈夫怀羞,自己得志,亦非为妇之道。"正是对封建礼教的严格遵循,使她不仅一味忍让自抑,

而且要求自己对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想得通，终于在凄凉寂寞之中成为耿家祭坛上的冤死鬼。宣爱娘与梦卿相知最深，对梦卿的委屈也最了解；但她十分清楚自己在耿家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妾。因此，她只能在私下安慰梦卿，却不敢公开为之鸣不平。她机智聪颖，却只能保护自己免遭祸患；她最爱说笑，但其中分明有无可奈何的苦涩。任香儿精明狡狯，工于算计。她紧紧抓住耿朗的弱点，诱之以妖媚，惑之以谗言，因而巩固了自己受宠的地位，压倒了德、才、貌都高于她的燕梦卿。平彩云目光短浅，易受挑动，因而成为任香儿施展权谋的帮手。当她得到办理收租事宜的权柄之后，马上就开始作威作福，活现出一副器小易盈的浅薄面孔。

作者描写这样一个争宠夺权的情节，目的是要表现燕梦卿的贤德，斥责任香儿的狡猾妒忌和平彩云的随声附和。但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争斗实在无聊得很。忌人者也罢，遭忌者也罢，其实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只是受害的侧重点与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沈伯俊）

十字街前父跑马
四望亭上女捉猴　二如亭主人

——《绿牡丹》十九—二十回

你说那两位少年却是何人？一位是西台御史栾守礼之子，名瑛，字叫锴万，年纪约有一十四、五。其人生性奸险，为人刻薄。因家内马帮中看马的猴子跑了，愿出十两银子令人捉拿；众人撮弄余谦上去，栾锴万也随来观看。四望亭左边相近的房子有许多关了，三间空门面站了十数个家人，一个帮闲坐在那里观看。你说那个帮闲是谁？姓华名多士，字叫三千，本城人也。栾锴万喜他奉承，故收在家做个帮闲，正同栾锴万看余谦捉猴，忽听问猴子的主人，华三千忙出来相答。花老嫌银子少，还要加添，华三千不敢作主，只是不添。栾锴万早看见一众之内，有个少年女子生得俊俏，故出来启唇答话，指着花碧莲上去，情愿加添银子十两。街南房子遂叫人开了，让他们暂歇。公子性格只图乐意畅怀，那在乎十两银子。

且说花老一众将牲口牵进房来，包裹行囊卸下，房内桌椅板凳现成，众人坐下。花老向女儿道："今日少不得上去代余大叔把个猴子捉下，一则显显本事，二则落他二十两银子。"花碧莲听说叫他上去捉猴，心中暗想道："爹爹好没正经，今日来此所为何事？叫我出乖露丑。那骆公子即住在城内，倘被他看见，谁知他欢喜我登高不欢喜我登高？这亲事又不能妥贴了。"意欲不去，又恐违了父命，只得勉强应道："是了！"花奶奶看见女儿皱着眉头有些懒怠，却不晓得女儿心中惧怕骆公子不悦他登高之意。遂指着老头儿骂道："老匹夫！老杀才！几十年未见银子了！女儿病体刚治好，又叫他上去捉猴。"花老因一时高兴逞能，随口就应了，着碧莲上去。今被妈妈一场责骂，才想起女儿抱病始痊，自悔道："真个我粗率，不该应他；今若再具说换人去捉，反惹他笑我女儿无能。怎样去法才好？"坐在一旁想法。看官，你说花碧莲因何抱病？自在定兴县会见骆公子，议亲不谐，回家就得了大病。乃至父亲救了任正千，任正千受伤过重，只望养好了他的棒疮，代他作伐，谁料三月始痊。且任正千生于富贵之家，从无受过这宗冤气苦恼，棒伤痊后，又发起疾病来了。花碧莲见他病势长久，自己焦躁，又犯了病。任正千病才好些，花振芳料他不能同下扬州，求了任正千一封书子，代碧莲作伐。花老夫妇同巴氏弟兄八人，带了花碧莲下扬州，一则议亲，二则慰女儿心怀。只因来至四望亭，见余谦捉拿猴子不下，山东人生性耿直，即代他焦躁起来，所以要着人帮他去捉。又被妈妈责备一番，又不好更换人，去同那少年人商议，不知可能？坐在那里思想。想了一会，向妈妈说道："我既出口叫女儿上去，又怎好换人！我去与那少年人商议，说女儿患病未痊，恐力不足，另外着人帮帮吧！"花奶奶道："你去与他商议。"花老遂走到街北，说道："猴子的主人，我有一句话商议：非我更改前言，亦非我女儿不能捉拿；但我欲另外着一个人上去帮帮，不知使得否？"栾镒万未曾回言，华三千道："若加帮手，还是谢银十两了！"栾镒万连忙拦住华三千，低低

附耳说道："原不过为要那女子上去，以畅我心，何必锱铢较量谢仪。"又说："不管他有帮手无帮手，只要那女子上去就罢，不短他的银子。"花老仍回街南向妈妈说道："已与他商议定了，许我们着个帮手，不知那个上去帮帮哩？"花妈妈道："还有那个？就是我上去罢了！"于是母女二人俱将大衣卸下，内着短袄，用汗巾束腰扎妥，买了几样点心，冲了壶茶，吃了上去。花碧莲向父亲说道："爹爹，买几个水果来。"花振芳遂着巴龙买了些栗子、核桃、莱梨①等物件，进房来交与碧莲。碧莲揣在怀中，花奶奶也带了些。花老将牲口行李交与巴氏兄弟看守，向巴氏弟兄说道："我等随去，在四望亭四面站立，好指示猴子方向。他母子在上容易捉住些。"说罢，花老在前，花奶奶在后，碧莲在中，巴氏弟兄两边护卫，吆喝道："诸位让路，我们上去捉猴哩！"此刻，人比先前更多，听说他是捉猴之人，只得让开路来，由他上去。……

却说花振芳等行至四望亭边，看见余谦还在那里勉强捉拿，花振芳素知余谦爱褒贬，才大声说道："余大叔请了，这小小物件怎劳大叔费此精神。休说一个，就是十个也不须大叔拿得。请大叔下来歇息片刻，谈讲谈讲，等我着娃子上去代大叔捉下来吧。"余谦在上边捉又捉不住，要下又不好下来，正在着急，闻得花振芳在下替他分解，将计就计，着眼往下一望，叫道："花老爹，你几时来的？"双脚一跳下得亭来，到花振芳跟前来说道："巴爷昆玉，奶奶、姑娘都在此地哩！我献丑了！"花振芳道："这小小孽畜，怎当得余大叔捉拿，正是割鸡用牛刀。在下久未与大叔相会，特请下来谈谈，着小女上去代大叔拿下来吧！"又道："俺的儿，上去吧！"只见花碧莲一纵，早上了四望亭头一层。众家看的人齐声喝彩道："这个上法千古罕有，难得难得！"花碧莲上得亭来，猴子正在里面，被花碧莲一惊，猴子跳上四望亭的二层。花碧莲稍停一停，将身一纵也上了二层。花奶奶看见女儿上了二层，随即一纵也上了四望亭的头层，众看的人又喝彩道："恁大年纪的老人家，尚有如此气力，真是一个老强盗婆了！"花振芳见他

母女二人俱各上去，遂同了余谦等六人分在四面站立。

且说花碧莲在二层上，将怀中的果子取出一把，望猴子跟前掷去，坐在上面也不惊觉它。那猴子一见了果子，用手掌拾起，口内食嚼；嚼尽时，花碧莲又掷一把，猴子又在那里拾吃。花碧莲慢慢挨近，离得二、三尺远近，猴子惊觉，躲南边去了。花碧莲为墙遮蔽，不知猴子的去向。巴龙站在南面，吆喝道："猴子在南面了！"花碧莲转到南面，仍将果子掷了一把，猴子又在那里拾吃。花碧莲挨近身边，那猴子又惊跳到别处，看不见了。看官，那猴子若不是被余谦捉怕了的，此刻花碧莲这般拿法儿是易捉的。那花振芳同余谦站在下面，大叫道："猴子跳到北边去了！"花碧莲转向北边，那猴子跳上头层，花碧莲亦上头层。幸喜上面无有墙壁遮眼，花碧莲心生一计，道："须将这畜生挤在角上，叫它无处逃遁，方能擒住。"又在怀中取一把果子掷在东北角尖上。那猴子见有果子在上，遂往东北角上拾果子吃。花碧莲悄悄挨近猴子身边，待伸手去捉，猴子见有花碧莲挡住右边，无有空处逃走，那畜生发急，用力一跳，欲从花碧莲头上跳过。不料这四望亭多年未曾修理，木料朽烂，灰砖裂开，花碧莲同猴子俱坠下来。众人齐道："不好了，掉下人来了！"花碧莲从上掉下，花振芳同余谦并巴氏弟兄俱皆惊惶无措，花碧莲自料性命难保。只见四、五簇人之外，有一少年人叫一声："还不救人，等待何时！"将身一纵过来，将花碧莲双手接住，抱在怀中，坐在尘埃。众人齐道："难得这个英雄，不然要跌为肉泥！"花振芳同众人跑过来一看，接住花碧莲者，不是别人，正是骆宏勋大爷！花振芳谢道："难报大爷救命之恩！"用手摸摸花碧莲口已无气。花振芳大哭道："我儿无气了！"骆大爷道："莫惊慌，姑娘不过惊吓太甚，必无碍性命，倒不要惊动他，稍停片刻自然醒转。"花振芳又用手一摸，竟还有气，方才改忧作喜，道："奶奶，不妨！不妨！骆大爷真乃救命的恩人了！"仰头朝花奶奶说道："女儿还有气，你还不下来，在上头等甚么？"那花奶奶见女儿上了顶层，他就在二层预备

下来接着捉；及见亭角女儿坠地，早吓得皮麻骨酥，站立不住，坐在二层上发抖不止。只听得老头儿说道：女儿有气。方才魂魄入窍，跳下亭来，走至女孩儿跟前，见骆大爷抱在怀中，遂谢了又谢，叫声："碧莲！骆大爷是你的恩人！"回头看那猴子已跌为肉饼。巴氏弟兄也因知此信，都来瞧看。有顿饭时节，花碧莲口中微微有气，花老夫妇齐声叫道："碧莲！醒醒来！醒醒来！骆大爷抱住你了，不然与那猴子一样！"又道："骆大爷抱了这半日，遍身流汗了，你速速醒来，醒来！好叫骆大爷歇息歇息！"此时花碧莲已醒了八、九分，耳中听得爹娘俱说：多谢骆大爷相救，已经抱了这半日了；又说他遍身流汗，还只当爹娘宽他之心，那里就有这宗相巧之事：我今坠下，偏偏骆公子在此救我！觉乎着自己的身子不象在地上，似乎在人身上一般。遂暗暗将眼睁将开：真是骆公子抱在怀中。故意将眼合上，只做不醒的神情，将身子向骆大爷身上又贴了两贴。正是：

虽然不曾同欢乐，暂卧怀中也动情。

骆宏勋同徐松朋二人，因见花碧莲母女二人上亭捉猴子，亦挨进前来观望。一见花碧莲坠下，出力救人要紧，那还顾得男女之别！从四、五簇人后跳过来用手接住花碧莲，有顿饭之时，觉得花碧莲身子比先活动些，只是将身子贴靠。众目所视之地，不由得满面发赤，说道："花老爹，令爱有几分醒转，快寻一张床来，抬至舍下，饮些姜汤，再为调养。"花奶奶看见女儿颜色已变过来了，亦看见女儿身子贴靠着骆大爷，也觉着不好意思，低低说道："儿呀！此乃百眼闪眨之所，不要叫人看出。"花碧莲故作始醒之态，将身放开。花振芳早把绳床备妥，铺上行李，把碧莲抱上，着人先抬赴骆府。花奶奶同巴氏弟兄四人先随去了。花振芳走至街北门面内，望那两位少年之人说道："猴子的主人家，把银子来！"

且说栾锴万看见花碧莲坠下，猴子也跌死，心中说道："因为二十两银子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子断送了，分厘不要少给他。"停

了片时，见骆宏勋接住，花碧莲醒转，他就顿起不良之心，向华三千说道："我原说他捉住猴子给银二十两，今将猴子跌为肉饼，岂肯还给银子与他？"华三千道："待他来讨时，说与他听便了！"正在议论之间，花振芳进来要银子。二人同道："先前原讲过：捉住猴子谢银二十两。今猴子自坠跌死，非你等捉住，还要什么银子？"花振芳笑道："此何言也？适才小女坠下，若非骆大爷接救，则有性命之忧；虽未捉住，非小女不能捉，奈亭角不坚，故而一同坠下，不然岂不拿住了！即令小娃子适才殒命，我也无别说，也只要得你二十两银子，难道叫偿命不成？这二十两银子是要把我的。"栾锰万道："我那猴子原价一百两银子，我不寻你就是万幸，今反来问我讨银子！也罢，除了二十两之外，净找我八十两好细丝纹银。"华三千大叫道："好痴人呀，你不晓得大爷的利害哩！你不知者不算罪，今既对你说了，速速去吧！"花振芳道："放你娘的狗臭驴子屁！就是朝中的太子许我的，也要把我！"伸开两手将栾锰万、华三千捉过来要打。栾府家人大喝一声："好大胆的匹夫，敢伤我家主人！"一个个擦掌摩拳，齐奔前来。正是：

恶仆倚众欺敌寡，好汉只身捉二人。

〔注〕 ① 莱梨：莱州（在今山东）出产的梨质好味佳，称莱梨。

本回书选自《绿牡丹》。全书六十四回，这里所选为第十九回"十字街前父跑马"后半部分及二十回"四望亭上女捉猴"全文。

《绿牡丹》以骆宏勋和花碧莲的恋爱婚姻为线索，写唐武则天时期，以花振芳、鲍自安为首的一批江湖豪杰，在社会上铲除奸邪，扶持正义，最后辅助狄仁杰、骆宾王除掉朝廷的权臣，迎接庐陵王（即唐中宗）还朝的故事。有人把这部小说仅看作是爱情小说，而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只是背景，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出现在清中叶的这部小说，受到了明初以来讲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各种影响，但基本上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而与后期出现的侠义小说相近。在结构上与早期英雄传奇小说不同，它的确有一个爱情故事作为全书的情节线索，这是小说结构技巧的一个进步。明末清初，许多政治历史主题的小说、戏曲作品，其中的爱情线索在结构上

起了重要作用，内容上也辅助了基本主题的表达，同时其自身也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绿牡丹》的爱情线索在结构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鲍自安、花振芳这一支民间武装通过骆宏勋与狄仁杰、骆宾王扶持庐陵王还朝的上层政治斗争发生联系。有关爱情的情节铺叙和人物塑造方面，总体上不算很成功，书中写得最好的仍然是绿林豪杰鲍自安等以及他们的种种行侠仗义的行为。

但《绿牡丹》在爱情故事方面，也并非一无可取，写得比较丰满和生动的就是"四望亭捉猴"这一段，以至书名都曾经被改为《四望亭传奇》，近代戏曲中还有专门的折子戏《四望亭》，可见其影响之大。

作者设计的骆宏勋和花碧莲的爱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式的，即花碧莲对骆宏勋一见倾心和单相思，骆则始终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地加以拒绝。所谓"恋爱"，即是花家家长使尽各种手段，一厢情愿地向骆不断追逐求婚，几乎为此闹得骆家破人亡，当事的一对青年则基本没有过情感交流，既没有相互的爱情表达，也没有彼此的矛盾冲突。"四望亭捉猴"是仅有的一次二人正面接触，偶然中发生了必然：碧莲从亭上偶然掉下，侠义的骆宏勋为救人接住碧莲，抱在了怀中。有心的花碧莲在被动中采取了主动——向骆宏勋怀里紧靠；无意的骆宏勋虽然被动却也没有拒绝，感受到了和实际上接受了对方的爱意，英雄气中不免有了几分儿女情。小说中唯一的一次荡起爱的浪花，其处境的错综和情感的微妙造成了盎然的情趣，使读者不觉莞尔，从中得到了审美的享受。

这一段精彩的爱情描写，并没有脱离全书主旨，它仍然是从属全书写反权奸政治斗争的。捉猴事件本身就包含着这一因素：猴子的主人是当朝权臣栾御史的公子栾锴万，栾氏家族正是朝野反对派要打击的对象之一；栾锴万让花碧莲捉猴，正是倚财仗势，玩弄、欺侮良善百姓的罪恶行径；虽然这一次他们受挫后采取了退让策略，但已为后来的进一步冲突埋下了种子。花家和骆宏勋这一次除了在爱情婚姻方面有了发展外，也在共同结成反权奸的武力集团方面进了一步。"四望亭捉猴"这一情节，将两条线索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显示了将复杂的矛盾冲突处理成真实生动的故事情节的娴熟技巧。

在人物性格刻画和场面描写方面，这一段也是全书中不可多得的篇章之一。刻画得最成功的是花振芳。他是个老于江湖的豪杰，又是个疼爱女儿的父亲。显得不仅可佩，而且可亲。他的性格既豪爽、仗义，又能屈能伸和胸有城府；说话办事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有江湖豪杰气派，而没有草莽

英雄的粗暴鲁莽。他见骆宏勋的仆人余谦捉猴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境，决定帮助他，但还不让好面子的对方难堪，体面地下了台，话说得非常得体。他明明知道栾家指定碧莲捉猴带有一定的欺侮性质，但为了帮助朋友和实现女儿的婚姻，他可以毫不含糊地答应。在索取报酬时，面对对方的蛮横态度和赖账的企图，他寸步不让，语气则先柔后刚，态度先礼后兵，有理、有利、有节，在有权有势者面前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尊严。花碧莲这一形象也写得较好。作者一方面用纵跳上亭、机灵捉猴的一系列动作写她的技艺不凡，一方面用心理描写表现她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特别是父亲叫她登高时她的心理矛盾："谁知他(骆公子)欢喜我登高不喜欢我登高？"活画出一个心有所属的小女子的一点小心眼儿，使这个人物从比较概念化到有了血肉，成了一个可爱的江湖少女的形象。她在骆宏勋怀里醒来之后故意装作未醒，在大庭广众之前将身子向宏勋身上靠拢，这样大胆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身上是不可思议的事，但一个江湖少女做出这样的行动则非常自然，并且使得她的性格得到了丰满。其他人物虽描写不多，但基本上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身份和个性。如栾镒万的豪门公子派头，华三千的走狗气性等。甚至花母，虽只有一两句话表现她，但也符合她既是一个艺人，又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份。捉猴子的过程和场面写得非常细致生动。花振芳各方联络安排，和猴子主人的谈判条件，将余谦体面地请下亭来，说服女儿、妻子上亭捉猴，准备诱猴的干果，安顿同行诸人配合等等，周到妥帖。接着是碧莲和母亲上亭捉拿，碧莲如何引诱，猴子如何纵跳逃避，加上群众的围观议论，指指点点……一幅热闹的街景，活灵活现，历历如在目前。　　（姚品文）

仕途中炎凉态　　陈其元

勒襄勤①相国保，督②四川时，待僚属以礼，即不惬意者，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尝告家梅亭③方伯曰："我始由笔帖式④，官成都府⑤通判⑥，不得上官欢，时遭呵谴。同官承风旨⑦置之不齿，每衙参⑧时，无与立谭⑨者，抑郁殊甚。又以贫故，不能投刾⑩去，含忍而已。会闻新任总督某来，十年前故交也，心窃喜，

而不敢告人。总督将至，身先郊迎，辞不见，愠⑪矣。抵城外，上谒⑫，又不见，更愠甚。乃随至行辕⑬，大小各官纷纷晋谒，皆荷延接，而我独不得见。手版⑭未下，又不敢径去，天气甚暑，衣冠鹄侍⑮，汗流浃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踌躇间，忽闻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其官，而称行辈，具见旧时交谊。此一呼也，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爰⑯整衣冠，捧履历疾趋而入。则见总督科头⑰衩衣⑱，立于檐下，指而笑骂曰：'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我稟请庭参⑲，则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头。'回顾侍者，令代解衣冠，曰：'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我于斯时，越闻骂越欢喜。比至院中，把酒话旧，则此身飘飘然若登仙境，较今日封侯拜相，无此乐也。时司道⑳众官犹未散，闻之俱惊。我饮至三鼓，归，首府㉑县官尚伺我于署中，执手问总督意旨。从此遇衙参时，逢迎欢笑，'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㉒矣。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故于今日待属官有加礼，以此，而不肯轻意折辱属官，亦以此也。"方伯尝举以告人，自谓一生历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注〕 ① 勒襄勤：清满洲旗人，名保，字宜轩，嘉庆时曾任四川总督，用坚壁清野之策荡教匪，积功封威勤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勒保善诙谐饮酒，待士卒颇厚。谥号文襄。 ② 督：明清时对总督的省称。总督，官名。明代初期用兵时派部、院官总督军务，事毕即罢，成化五年始专设两广总督，后各地逐渐增置，成为定制。清代始正式以总督为地方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要政，例兼兵部尚书及督察院右都御史衔。 ③ 梅亭：地名。在今湖北武昌南五里。 ④ 笔帖式：官名。清各部、寺设，掌理翻译满汉章奏文书，以满、蒙和汉军旗人担任。为满语"儒士"之意。 ⑤ 成都府：古蜀国，明称成都府，清因之，为四川省治，民国废。 ⑥ 通判：官名。宋代初期开始在各州府设置，意为共同处理政务，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但是掌握连署州、府公事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益州"。明清两代设于各府，主管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职任比宋代轻。清代另有州通判，称为州判。 ⑦ 风旨：指君主的旨意、意图。这里引申为上司的意图。 ⑧ 衙参：指吏员齐集衙门向长官请示公事。 ⑨ 谭：同"谈"。 ⑩ 投劾：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古代弃官的一种方式。

⑪ 愠：含怒生气。　⑫ 上谒：请求进见。　⑬ 行辕：旧时高级官吏外出时的行馆，亦指在暂住的地方设立的办事处所。　⑭ 手版：同"手板"，即"笏"。古代官吏上朝或谒见上司时所执，备记事用。　⑮ 鹄侍：犹鹄候，即直立等候、恭候之意。⑯ 爰：语首助词。　⑰ 科头：不戴帽子。　⑱ 衩衣：两侧开衩的长衣。古人用以称男子的便服，始于唐。　⑲ 庭参：封建时代下级官员趋步至官厅按礼谒见长官。文职北面跪拜，长官立受；武职北面跪叩，自宣衔名，长官坐受。　⑳ 司道：司，官名，方面之长。道，古代行政区划名，唐分全国为十道，清代在省与州之间设道。　㉑ 首府：旧时对知府的称呼。　㉒ 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语出《孟子·离娄》下："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指朝廷中官员为讨好右师，越过位次而与之交谈。右师，先秦官名。

本篇选自清代陈其元所撰《庸闲斋笔记》卷十二。作者在是书《自序》中说："隐恶扬善，事征诸实，不敢为荒唐谬悠之谈。"故本书以纪实为宗，文笔练达。《仕途中炎凉态》是其中记述游宦经历的一篇，它以相国勒保向方伯口述自己宦途所历，借主人公屈居下僚时临渊履薄、悲喜交错的心路历程，形象地揭示了当时官场的龌龊，人情的浇薄和仕途的炎凉。

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即以主人公勒保拜谒总督前后的境遇作鲜明对比，以戏剧性场面表现了宦途凶险及浇漓险恶的人情世态。未遇总督时，勒保不能博得上官欢心，时遭呵谴；同僚轻觑，羞与为伍，甚至衙参时无人与之交谈。后因新任总督为其十年前故交，以行辈传呼，与他把酒话旧，使得众官一改往日嘴脸，对他逢迎谄笑，亲近异常。两种境遇，相去天渊，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这句点睛之言，不仅是对追逐势利者的强烈反讽，也是亲历宦海风波，熟谙人情世故，仕途蹭蹬、沉浮无定者肺腑之言的真实流露。读来不由让人对仕途之炎凉态产生由衷的感喟。

作品的另一特点是篇幅短小，语婉旨深，曲折有致，跌宕多姿。作者用简洁的笔墨塑造出两个正面人物形象，藉以反衬当时官场黑暗、人情势利、宦途炎凉的丑恶现实。全篇围绕着谒见总督这个中心事件，以勒保的心理变化为主线，以总督的出场为辅线，一明一暗，相互交织，错落有致，使得作品悬念丛生，一波三折，摇曳生姿。

当勒保闻知新任总督是十年前故交，心下暗喜，却不敢启齿告人，担心总督身居高位，不念旧交，先埋下一个伏笔；迎候总督时，他身先郊迎，殷勤

备至，总督却避而不见，令人疑窦顿生；勒保心生羞愤，恭迎至城外，又不得见，不由愠怒有加，进退失据，此情愈令人费解；随至行辕，大小各官纷纷延接，而勒保独不得见，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悬念。如此层层推进，波浪起伏，逐步将情节推向高潮。一个"独"字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令人涵泳不尽，猜测不透，真切而细致地展示出勒保由窃喜、愠怒、羞辱到忿恨欲死的心路历程和"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的精神痛苦。此刻，仕途失意备受冷眼的处境更加难堪，他羞愤难当、心冷如冰，对重叙友情的期望、对仕途转机的企盼瞬间化为泡影。正当此时，作者笔锋陡转，忽闻传呼"请勒三爷"，这一呼对于踌躇无主进退皆难的勒保来说，恍如羁囚闻恩赦，他急忙捧履历疾趋而入。此处把主人公惊喜交加迫不及待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当他小心谨慎以官员之礼晋见总督时，又被总督指而笑骂、嘲谑一番，然而此时勒保非但不怒，反而越闻骂越欢喜，越觉得总督与自己交谊深厚，所有的担心疑虑也雪消冰释，甚至有飘飘然若登仙境之感。这里作者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拨云见日，将重重悬念豁然解开。伴随着这个戏剧性场面出现的戏剧性结局，不但消除了前番对总督的"误会"，而且也不啻是对官场势利人情的强烈反讽。这里，作者未对官场炎凉之态作任何评论，却以不语而语胜，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含蓄》)。

作品言简意赅，用省净洗练的笔墨，诙谐有趣的语言刻写出了一个珍视友情，轻视等级威仪、不拘礼节、宽厚待人的常人化、生活化的总督形象。勒保进见时，总督身着便服立于檐下，指着他笑骂："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当勒保依然以官员之礼参请时，总督挽他起来并对他说道："不要汝磕狗头。"从这里可以窥出，前番的一再避而不见，实际上是总督对勒保苛循礼节拜谒自己的行为的友善谢绝与对故交情谊的珍视，因而故意对他进行的小小的戏弄。在总督设置的这个"游戏"中，勒保完全是一个不知情者，是一个被动接受者。对于他来说，新任总督是他阔别十年的好友，但同时又是他的顶头上司，总督对他的态度决定着他的命运和前程，在对友情并无把握的茫然和对上司意旨未知的惶恐中，他只能循规蹈矩、小心翼翼、不敢逾越封建等级官仪的约束去参见这位往日故交。勒保这种复杂的心理深刻地反映了官场等级观念对人性的束缚甚至严重扭曲，以及被它操纵和挤压之下的不能预料的人情翻覆、宦途凶险。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总督珍视友情、眷念故交、不拘礼法、宽厚诚挚的可贵品质。"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等俗语的运用，寥寥几笔，尽扫前文铺设的层层悬

念叠嶂，活画出总督粗放豪爽、直率豁达的性格特征，将严正威仪和繁琐礼节之外的总督常人之态、常人之语，刻写得生动形象，谐谑有趣，呼之欲出。

（张进德　康俊平）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疴

魏秀仁

——《花月痕》第八回

话说荷生自重翻《芳谱》①之后，军务日见清闲。一日，奉着报捷的回批，经略②赏加太保衔，大营将吏俱有升擢，荷生也得五品衔。彼此庆贺，不免又是一番应酬。

光阴易过，早是四月中旬。长日倦人，又见芍药盛开，庭外丁香海棠，红香腻粉，素面冰心，独自玩赏一回。鸟声聒碎，花影横披，遂起了访友的念头，寻芳的兴致。带了青萍，骑了一匹青海骢，也不要马兵跟随，沿路去访梅小岑、欧剑秋诸人。一无所遇，大为扫兴，便欲回营。走到东南城根边，遥见一带波光，澄鲜如镜，掩映那半天楼阁，俨然一幅画图，便问青萍道："那是什么地方？"青萍道："小的未曾到过。"荷生便信马行来，原来是一座大寺院。门前古槐两株，蔽日参天。墙外是大池，纵横十亩，绕着绿水是柳杨成行，黄鹂百啭，便觉心旷神怡。遂下了马，看那寺门上横额是"吕仙阁"三字。便令青萍拂去了身上的尘土，将马系在柳荫下。荷生缓步走到堤边，看那游人垂钓。忽听阁上数声清磬③，度水穿林，更觉涤尽尘心，飘飘意远。又信步走进寺门，早见有一辆绣幰④香车，停在门内。便向青萍道："那不是内眷的车么？不用进去冲撞他们了。"青萍道："老爷骑了半天马，又站了这一会，也该歇一会儿。庙里地方大，那里就单撞见他们哩。"荷生点点头道："你且在此等着。"遂一人踱进门来，静悄悄的，只有那车夫在石板上打盹。转弯到了东廊，见两三个小道士在地下掷钱玩耍，也不招呼荷生。荷生便一直向后走来。

只见宝殿琳宫，回廊复道，是个香火兴旺的古刹。

原来这纯阳宫正殿以后，四围俱系砖砌成阁，阁分三层：上层左临试院，万片鱼鳞；右接东城，一行雉堞⑤；远则四围山色，万井人烟；近则数亩青畦，一泓绿水。中层为上下必由之道，两边石磴各数十级。下层做个月洞，系出入总路。荷生刚到下层殿门，只听一阵环佩声，迎面走出花枝招展的两个人来，便觉得鼻中一股清香，非兰非麝，沁入心脾，自然会停了脚步。定睛一看，一个十四五岁的，身穿一件白纺绸大衫，二蓝摹本缎的半臂，头上挽了个麻姑髻，当头插一朵芍药花；下截是青绉镶花边裤，微露出红莲三寸，笑盈盈的，已似海棠花娇艳无比。一个年纪大些，真是宝月祥云，明珠仙露，这道神采射将过来，荷生眼光自觉滉漾不定。幸是到了跟前，不得不把心神按定，闪过一旁，让这两人过去。这两人也四目澄澄的瞧了一瞧。荷生觉得那绝色眼波，更倾注在自己身上，那一缕魂灵儿好像就给他带去：跟着出了洞，走过院子，将次转出正殿，这绝色的回头一盼，才把精魂送转。这两人都不见了，两条腿尚如钉住。停一会，缓步向前。恍恍惚惚，记那绝色身上穿的，是一件镶花边浅蓝云幅线绉单衫，下面是百折淡红绉裙，微露出二寸许窄窄的小弓弯；头上是挽个懒云髻，簪一枝素馨花，似乎是绉着春山的光景。一路上凝神渺虑，细细追摹，不知不觉已走到后面阁上第三层扶梯了。且喜并无一人窥见心事，也就步上扶梯，靠着危栏，想道："那一个十四五岁的，是个侍儿，决无可疑了。这一个绝色是那一家宅眷？怎的如许年轻，只带一婢来庙呢？若说是小户人家，那服饰态度，万分不像。咳！似此天上神仙，人间绝色，此地青楼决无此等尤物⑥，这也不用说；譬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无论丹翠、曼云，就是秋痕怕也赶不上！只是人家宅眷，无心邂逅，消受他慧眼频频垂盼，已算是我荷生此生艳福，以后还要怎样呢！"这样一想，登时把先前思慕心肠，如濯向冰壶，不留渣滓，倒也爽然。流览一回，觉得口渴，缓步出来。一个老道士递上一钟茶，却喝不得。瞧着

表已有三下多钟了，赶着出门，唤过青萍，跨上马，把鞭一扬，那马如飞的驰归大营去了。

看官，你道荷生所遇的绝色，究竟是谁？原来就是杜采秋。采秋自那日决计出门，次早便和他妈择了日期，带着老嬷、丫鬟伏侍上路，按站到了太原，就寓在菜市街愉园。这园虽不甚大，却也有些树木池亭，数十间邃房密室。本是巨家别业，后来中落，此园又不转售于人，关闭数年，屋宇渐渐塌坏。采秋去秋以二千金买之，略加修葺，便也幽雅异常。只是他娘贾氏，因途次感冒，成了重症，日重一日。采秋昼夜伏侍，转把来访之客，概行谢绝。此时已半个多月了，见他妈病势有增无减，因此特来吕仙阁求签许愿，不想遇见荷生。其实采秋意中有荷生，却不曾见过这个人；荷生目中有采秋，又不曾闻有这个人。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个妓女，采秋却看得出荷生是个名流，一路想道："这人丰神澄澈⑦，顾盼不凡，定是个南边出色人物。"因又想道："此人或且就是紫沧说的韩荷生，那庙门外柳荫拴一匹马，系青海骢，不是大营，那里有此好马？"正在出神，车已到家。想他妈病势危笃，吕仙阁的签又不甚好，也把路上所有想头，一齐撂开了。这且按下。

却说痴珠由草凉驿趱⑧程，十九日午后已到西安，随便卸装旅店，就雇定长车。因河南土匪出没无常，与车夫约定，取道山西，限十八日到京。一面吩咐跟人检点行李，一面写了几封川信，交给广汉家丁回去销差。此时已是黄昏，痴珠也不换衣服，坐车向红布街王澈玉家来，不想澈玉夫妇双双的外家去了。痴珠只得就他家里作一柬帖，并诗二首留别，怅然而返。诗云：

卅年聚散总关情，销尽离魂是此行。去日苦多来日少，春风凄绝子规⑨声。

客囊犹似去年贫，湖海浮沈剩一身。东阁何时重话旧？可怜肠断再来人！

那王家管事家人刘福，为着痴珠是澈玉极爱敬的朋友，三更天自己跑来请安，送过酒菜，再三挽留。痴珠姑且答应，其实天一亮，

便束装上路去了。

痴珠自幼本系娇养，弱冠登第，文章丰采，倾动一时。兼之内顾无忧，傥来⑩常有，以此轻裘肥马⑪，暮楚朝秦，名宿⑫倾心，美人解佩。十年以后，目击时艰，肠回蒌纬⑬，宾朋零落，耆旧⑭销沉。此番经年跋涉，内窘于赡家之无术，外穷于售世⑮之不宜。南望仓皇，连天烽火；西行踯躅⑯，匝地⑰荆榛。披月趱程，业驰驱之已瘁；望云陟屺⑱，方启处之不遑⑲。忧能伤人，劳以致疾。二十一夜赶到潼关，便神思懒怠，不思饮食。次日五更起来，觉得头晕眼花，口中干燥，好不难受。勉强挣扎，出关渡河。晓风扑面，陡然四肢发抖，牙关战得磕磕的响，叫秃头将两床棉被压在身上，全然没用。直到韩阳镇打尖⑳，服下建曲，吹下痧药，略觉安静。是晚，到了蒲关。想欲求医，因忆起一个故旧来，此人姓钱名同秀，字子守，本南边人，善医，随宦此地，办起盐务，字号"裕丰"。痴珠令人持柬相邀，候至三更不到，痴珠只得付之一笑。睡至五更，头目比日间清爽，而两脚酸痛，不可屈伸。此本痴珠旧疾，近来好了，此时重又大发。一路倒难为秃头扶上扶下，又要收拾铺盖，又要料理饮食，又要管理银钱，日夜辛勤，极其劳瘁。痴珠委实过意不去。行至霍州，值有同乡左藕芳孝廉，掌教此地，代觅一仆，名唤穆升，稍分秃头辛苦。孝廉因力劝痴珠就医太原，且将他的家信取出给痴珠瞧，说是二月后贼势渐平，故乡时事，可以无忧。痴珠觉得略略放心。数日之间就也到了太原。

先是在旅店住了一日，嘈杂不堪。遂租了汾堤上汾神庙西院一所客房养病。当下收拾行李，坐车到了寓所，倒也干干净净一所房屋。上房四间屋子，中间是客厅，东屋两间是卧室，西屋是下人的住屋。院中有两株大槐树遮住了，不见天日。后面也是个大院子，却是草深一尺。东边是朝西小楼一座，楼下左边屋放口棺木，却是空的，痴珠也不理论㉑。右边是厨房。西边是墙，墙上有重门，通着秋华堂廊庑。秃头、穆升赶着将铺盖取出，正在打展㉒，只见一个和尚欢天喜地远远的叫将过来道："我道

是那一位韦老爷，却原来就是痴珠老爷！”痴珠拐着脚向前一看，也欢喜道：“心印，你如何在这里？”看官，这心印和尚汝道是谁？原来就是汾神庙住持。他本系西湖净慈寺知客，工诗书，向年痴珠就聘临安，与心印为方外㉓交，往来亲密。后来痴珠解馆，心印以心疾发愿朝山，航南海，陟峨眉，前年顶礼五台后，便道入都，官绅延主汾神祠。痴珠此来，得逢心印，也算意想不到之事。

当下彼此施礼，略叙别后踪迹。心印见痴珠初搬进来，一切未曾安置，且行李亦极萧条，便向穆升道：“这边缺什么家伙，只管向当家取去。”一面说，一面起来携痴珠的手道：“老僧搀你到方丈躺躺罢，让他们收拾妥帖，你再过来。”痴珠也自情愿。心印和秃头一路照应，痴珠蹒跚的来到方丈，便躺在心印床上，与心印畅谈十余年分手的事。因说道：“自恨年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中年，家贫身贱，养痈畏疽㉔，精神不齿，那能不病入膏肓呢！”心印慰道：“百年老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人生际遇何常，偶沾清恙，怕什么哩。”痴珠道：“功名富贵，命也！只上有老母，下有弱弟，际此时艰，治生计拙，这心怎放得下？”心印道：“这也只得随缘。”遂劝痴珠吃了两碗稀饭。饭后睡了一觉，两脚疼痛已略松动。到了二更，大家搀扶过来，晚夕无话。

次日五月初一，痴珠换过衣帽，穆升扶着，想到观音阁烧香。刚转过甬道，只见一阵仆妇丫鬟拥着一青年少妇进来，痴珠只得站住。那少妇却也停步，将痴珠打掠一回，向一仆妇说了几句话，径自上阁去了。这仆妇便走到痴珠跟前，问道：“老爷可姓韦？官章可是玉字旁么？”痴珠沉吟未答。穆升说道：“姓名却是，你问怎的哩？”仆妇道：“是我们太太叫问呢。”便如飞的上阁回话去了。痴珠想道：“这少妇面熟得狠，一时记不起了。他来问我，自然是认得我呢。”看官，你道这少妇又是谁呢？原来就是蒲关游总兵长龄字鹤仙之妹、大营李副将乔松字谡如的夫人。十五年前，游鹤仙之父官名炳勋，提督东越水师，痴珠彼时曾就其西席㉕之聘。他兄妹两个，一才十六岁，一才十三岁，师弟之

间，极其相得。未及一年，游提督调任广东。痴珠中后，又南北奔驰，也晓得鹤仙中了武进士，却不知道就在江南随标，数年之间，以江南军功擢至总兵，且不晓得即在蒲关。如今认起来，却得两位弟子。痴珠在并州养病，有这多旧人，也不寂寞了。正是：

相逢不相识，交臂失当前。
相识忽相逢，相逢岂偶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 ①《芳谱》：种花之书，著者不详。 ② 经略：官名。明清时特设，职位高于总督，一般为有重要军务时设立。 ③ 磬(qìng 庆)：佛教打击乐器，形似钵，铜制。 ④ 幰(xiǎn 显)：车前帷幔，车幔。 ⑤ 雉堞(zhì dié 置叠)：古时城墙上筑的矮短之墙，为守城人之掩体。 ⑥ 尤物：指绝色美女。 ⑦ 丰神澄澈：喻风度神采清纯脱俗。 ⑧ 趱(zǎn 攒)：赶(路)。 ⑨ 子规：杜鹃。 ⑩ 傥来：指意外得来。《庄子·缮性》："物尤傥来寄者也。"成玄英疏："傥者，意外忽来者耳。"这里指外快收入。 ⑪ 轻裘肥马：谓穿轻暖之皮袄，骑肥壮之骏马。语出《论语·雍也》。形容生活奢华。裘，皮袄。 ⑫ 名宿：指素有名望者。 ⑬ 嫠(lí 离)纬：谓寡妇不忧其纬少，而恐国亡之祸及于己。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寡妇；纬：织物横纱。 ⑭ 耆(qí 岐)旧：六十岁以上的老者。 ⑮ 售世：处世。 ⑯ 踯躅(zhí zhú 直烛)：徘徊不前。 ⑰ 匝地：遍地。 ⑱ 陟屺：思母之谓。《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郑玄笺："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也。" ⑲ 不遑：指没有空闲之时。语出《诗经·小雅·四牡》："不遑启处。" ⑳ 打尖：指旅途中休息小食。㉑ 理论：理会，在意。 ㉒ 打展：打理。 ㉓ 方外：指僧道之生活处境；尘俗之外。㉔ 养痈畏疽(jū 居)：喻讳疾忌医，对身上之病不予治疗，给自身留下后患。痈疽，指皮肤肿起的一种毒疮。 ㉕ 西席：古时宾主相见时以西为尊。因用以尊称家塾教师或幕友。

在中国小说史中，《花月痕》是第一部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小说写书生韦痴珠与韩荷生皆为才子，他们因同为官府幕僚而相识，彼此情趣相投。后来，两人在青楼，分别与色艺不凡、高雅脱俗的名妓刘秋痕、杜采秋邂逅，并一见倾怀，视作红粉知己。

韦痴珠其人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却时运不济，因怀才不遇而困顿他乡，难以出头；所狎之妓刘秋痕，出身贫苦，经历颇为坎坷。韦、刘相识数月

后，迭生变故，两人被迫分离。韦染疾身亡，秋痕在饱受折磨后，闻讯亦殉情而死。

韩荷生大才硕学，为达官上客，被聘为幕府，参与机要，后镇压农民起义，又消弭外患，屡建战功，被封侯。所狎妓杜采秋聪明伶俐，色艺双绝，与韩结为夫妇，被册封为一品夫人。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氏亡，韦痴珠亦因怀才不遇而客死他乡，并由其遗子扶棺返乡送葬。两对有情人遭际、升沉、荣辱、结局之不同判然分明。

这里节选的故事系此书第八回，这一回突出地写了韩荷生与杜采秋艳遇之不凡。一开始，写春日景色之醉人，这里“鸟声聒碎，花影横披”，特别是东南城根，更是“一带波光，澄鲜如镜，掩映那半天楼阁，俨然一幅画图”。这时，韩荷生因访友不值，骑马信步到此，见是眼前一座大寺院，从寺院吕仙阁上传来的数声清磬，度水穿林而来，更觉得涤尽尘心，飘飘意远，如此幽美、雅逸、澄静之景铺垫了他与杜采秋两人相遇的诗意般的情景。特别是这里还着重交代了韩荷生的心理活动，突出了他一见钟情下不作非分之想的纯情，描写真实细腻。

为了写出胜景的清幽、不食人间烟火、仙境般的宁静，作者还特意铺排了两个很有特色的细节：一是古刹外“只有那车夫在石板上打盹”，一是“见两三个小道士在地下掷钱玩耍，也不招呼荷生”。

这一回写杜采秋的美艳绝伦时，摒弃了概念化的描写，一改古代小说中一般化地对美女容貌的叙述，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类，而用烘托手法，只写韩荷生一己的感受，从侧面写来，归结为“宝月祥云，明珠仙露”，其比喻十分形象新鲜。由于杜采秋眼波的垂盼，韩氏自己一方“那一缕魂灵儿好像就给他带去”，加上杜采秋临去又“回头一盼”，虽人已不见，但“两条腿尚如钉住”。这样，就把两情相顾、心心相许的情状细致地描摹了出来。又写：“其实采秋意中有荷生，却不曾见过这个人；荷生目中有采秋，又不曾闻有这个人。然荷生看不出采秋是个妓女，采秋却看得出荷生是个名流。”这样，就把两人的前尘情缘，意气相合的细微之处都写活了。

这一回的下半节，写韦痴珠困病，客旅太原，与韩荷生的春风得意成鲜明对照。其所住之处的汾神庙客房，它的大院因有两株大槐树遮住，竟“不见天日”，且“草深一尺”，西小楼楼下左边屋中还停放着棺木一口，这些，都与仙境般的大寺院吕仙阁截然相反，以环境的天渊之别，写出韦痴珠的潦倒无奈与韩荷生遭际的不同，亦为一特色。

总之，用一副散文笔墨写小说，充分注意语言的典雅、脱俗，注重心理

描写，增加可读性，这些，均可看出作者创作的匠心。　　（卢润祥）

孀妹殊遇

毛祥麟

明末虞山①刘氏，世业儒，家虽落，名椷②也。兄弟守田庐。伯曰赓虞，邑诸生③，品行修饬；仲曰肇周，则狡黠嗜利，不务恒业；有妹曰三秀，慧而艳。生时，母梦紫气绕室，醒有异香。六岁母死，父教之读，过目辄了了，捉笔作楷，秀逸独绝。时里有黄亮功者，居任阳④之大桥，素雄于财。亮更善居奇。崇祯间，吴中水旱频仍，物价腾贵，藉之囤盈粜虚，家益富。亮貌温厚，而中多机诈，蓄赀巨万，节缩常若寒士。年逾二十，始议娶妇，则丧夫而挟重资者。父曰："嫠⑤也。里多请婚者，何必是？"亮曰："我以车往，彼以赙迁⑥，嫠何害？"遂娶焉。妇姓陈，善操持，勤纺织，相夫二十年，其业因之愈炽。亮素闻三秀之美，适陈病瘵⑦死，乃挽郁某为媒，曰："果字⑧我，聘仪惟命；冰上人⑨亦当厚报耳。"郁乃商之刘仲。仲曰："吾兄素迂阔，事必不谐。若能以二百金为聘，四十金酬我，我当曲为成之。"亮如命。仲遂乘间言于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缘或自有在。顷，郁某来云：'大桥黄氏，拥资百万，宅第连云，婢仆数十辈，现以丧偶，乏内助，欲为我妹议姻。'弟思此事得成，妹终身可以无虑。"伯默然。顷之，仲复言曰："事固有不可执者，忆我母弥留时，执妹手，顾父及我兄弟言曰：'此女吾所爱，他日务嫁家之裕于我者，无与寒士。酸秀才能有几人自奋为妻孥福者？但愿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井臼旁，我目瞑矣。'其言犹历历在耳。若今黄氏之富，罗绮盈箱，仓庾如栉⑩，母若在，必诺无疑矣。"伯顿作色曰："汝何言！我家虽贫，固儒也。岂贪富厚而以妹为贾人妻者？且彼之先，陈氏奴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为黄，居昆之石浦⑪。乃祖名元甫，复归虞，家塘市。元母为某宦乳姬，宦有田三千亩

在虞，以姬故，委元课租。元自正犒外，复蚀其十之三，诡言农欠，积久而成小康。乃父洪，尤凶暴。尝悦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责偿。越三年权⑫之，遂攫其女为妾。不久爱弛，将转鬻，女闻而缢。时某宦已死，子弟皆纨袴，不问生产，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欺宦无主，吞匿其半。自是大营宅地，居然为乡里富人，然里之衣冠士，未尝与之接也。今亮之为人，固稍敛迹，然计升斗，权子母⑬，刻剥图利，亦足称黄之肖子。且妹年十四，彼已四十余，年既不相若，门户又不相当，何可婚乎？"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寝⑭。无何，伯幕游山左⑮，至维扬，见婚嫁者络绎，询其故，缘讹传朝命，有中使⑯至江浙，采民女以充掖庭⑰耳。乃寄书于仲曰："此信至吴，亦必惊扰。然是讹言，万不可信，误妹终身事。"仲得书，喜曰："四十金入我囊矣。"因招郁曰："前议可成，然宜速为择吉⑱。"遂复书于伯曰："兄书未至，事已遍传通国，不择人而婚嫁者，不下数百家。司里⑲恐临期不克应命，预稽烟户⑳，欲将妹之年貌登册。不得已，仍诺黄请矣。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谋，幸勿以为弟罪。"伯得书，抚膺顿足，复作书让㉑仲。书未至，而婚已成。

婚之夕，亮忽患眩晕，草草成礼。庙见㉒时，木主㉓无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逾年生一女，刘爱之甚，曰："此我掌上珍也。"因名珍珍。时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适游虞山，刘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贵其夫，一生无蹇运。"刘喜，乃以己造㉔令推。山人沉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给我哉！女子坐台垣㉕，有执政王家气象，乡村妇安得有是？"问："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贵。"已而推亮，则摇首曰："此如病膈㉖人，馨香滋味，罗列满前，而欲啖不得，纵使腰缠十万，亦难享用一钱也。"问："何时得子？"又摇首曰："命中无子。"尔时，举座哄然，咸笑其妄。然刘以星家㉗言，每为嗣续虑。有张媪者，为刘乳姬，寡而无子，依于刘。刘尝私与语曰："痴老年半百，只一女，犹兀兀然㉘朝夕持筹握算，竟不思身后倚托者为谁也，将若何？"媪曰："俗有先取他姓子，养为己，兆而引

之者，往往如所愿，盍试之?”刘点首。时刘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读，温文俊雅，刘爱之，欲抚为义子，乃言于亮。亮以刘才敏心细，平时为亮筹画，无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刘即庸奴其夫，亦不敢违颜色，因言曰：“诺。”乃治馔邀二刘。时伯归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尝一至黄所。刘恐其固却也，私遣张媪致书，大略言：妹非私奔，既归此家，前事亦姑舍忍，兄妹之伦，不可绝也。今谨薄具杯酌，为戚里一申款洽，念兄素怜妹，来则愈有光，不然，则是张其贱也，妹亦置颜无地矣。

伯见书，不得已，乃偕仲往，始与亮相见。宴毕入辞，刘谓伯曰：“珍将就学，苦无伴；金哥来此依我，与珍同塾，可乎?”伯曰：“婴孩不能离母，且徐之。”仲闻，遽曰：“我家七舍[29]可来也。”刘未应，而仲即于次日携子往。

初，刘之为亮谋也，以伯品谊为乡里所重，故欲藉以修好，即为后日门户地；仲则其素所心鄙者，其子亦凡猥不足数。而亮见伯落落难合，不如仲之易笼络，因反怂恿之，遂留焉。七性暴戾，比长，而横益甚。尝戏珍，珍怒，白于刘。刘挞之。遂宿之外舍，食亦不令同席，任其去来。七乃日逐群恶少游，虎而翼矣。无何，刘字珍于直塘[30]钱氏。钱籍娄东[31]，徙于虞。翁年五十余，仅一子，美秀而文。尝侍其母出观竞渡，邻舫则刘与珍也。两家通问，知里居近接，乃各过船，款语甚洽。钱母归，语翁曰：“黄氏妇固倩丽，其女则尤娴雅淑婉也。”翁遂请婚。刘亦以亲见故，遂许焉。七忽怒詈曰：“父曾嘱我勿游荡，姑将以珍字我也，故抚我；今乃背约别字，将焉置我?”刘闻怒甚，邀仲呼七而痛笞之。且诘以珍字汝何据，七无以应。因谓仲曰：“七第欲我娶妇耳，然直言亦何害，乃敢以横语突激哉?”爰以百金为七婚娶，复置庄房一所令居，且以己之奁田三十亩畀之。曰：“刘产仍归刘氏，愿汝守之，若荡废，无入我门矣。”七好博，未逾年，而田屋尽售，妻无所依，自溺死。仲亦恶其无赖也，屏弗子[32]。七遂寄身博场。钱生则游娄庠[33]，出赘于黄。刘爱珍及婿，一应衣服之需，盘飧之奉，

倍极丰美。既弥月，生奉父命告归，课举业。刘慰留不获，始饮饯焉。时，七为败类，苦饥寒，常仰给于刘。一日，适遇珍。七曰："珍娣，向问尔几时招婿，辄怒骂；前日，衣蓝衫，冠方巾者谁耶？"珍不答。又曰："娣夫归矣，娣寂寞否？"珍怒，遂入。及晚，珍于寝所觉有异，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贼！"亮率仆妇持梃入，搜至床下，得一足，痛击之，贼大号。视之，七也。刘忿极，以剪搠其股，流血盈地，缚而闭之室。厥明，仲闻而至，欲投之河。刘不可，令仲锢于家。甫一日，仲妻复阴脱之。自是，七遂欲甘心于黄矣。黄年及周甲[34]，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逋[35]，事必亲历，碌碌城乡，日无刻暇。一日晨起，持簿书将至刘寝，忽扑地，家人急扶至寝处，日未中而气绝矣。亮死，刘痛哭成礼。既殓，七自外至，突入缌帐[36]，凭棺呼爹，为号泣状。既而呼刘曰："娘，取斩衰[37]来！"刘曰："死者无子，安用衰？"七曰："我固子也。"刘厉声曰："汝自姓刘，与黄何涉？"七曰："幼而抚我，长而室我，田畴畀我，虽非亲生，亦是义子。今黄乏嗣，婿外人，能独享此乎？"刘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遗赀。刘怒甚，令仆妇之有力者缚诸庭，自取臼杵，痛击数十，曰："此我分汝之赀也！"七初出恶言，继以不胜楚，号呼求免，遂释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报！"刘乃集童仆，人给钲一具，戒以每日晚即以此分布四野，伺有所闻，当即相应。无何，果有盗自檐而下，刘急令媪启小门，于宅后鸣钲。四处钲声齐起，盗遂惊逸，家人咸相庆。刘曰："未也。"乃更坎室之行道为阱；穴壁数处，中贮石灰末，而承以风车。数日后，复有盗数十，舣[38]舟屋后之水门，夜将半，各明火执仗，斩门而入。将及内寝，前导者遇坎即陷，余盗知有备，方仓皇间，壁穴中灰末骤飞，尽眯贼目，乃各弃械窜。烛之，落陷者七也。跣足散发，皂衣墨面，形同鬼魅。刘曰："我固知此兽所为。俟天明，当鸣之官。"珍曰："鸣官恐伤舅氏心，不若纵之。"刘乃驱使出。自是，里中无七之迹矣。刘连被惊扰，心常恐。因谓珍曰："盗犹可御，纵火奈何？我当先安死者。"即葬亮于泖湖[39]之祖

茔。事竣，谓婿曰："此不可居，我将依汝。"于是，先举什器，运至直塘。遣珍归，以一册付之，曰："除汝房中物，余俱在此册：囊米二百余斛，每贮银二锭，须亲检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银若干；柜三十七，或贮银，或贮钱，皆有号可稽。汝先发，我将踵至也。"乃佣工百人，连运数日。既毕，刘复遍召乡里贫户，饫以酒肉，尽焚其积年债券。且开仓廪，人给米二斗，麦半之，棉花五斤，菽五升。众罗拜曰："夫人施恩，遍及我等，将以何报？"刘曰："报何敢言，第有积粟二千余石，诸君能为我运至直塘否？"众曰："唯命。"时值岁饥，乡间富室囤谷，每为贫民攘夺，刘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运已尽。时刘本欲即赴直塘，视历连日不宜迁徙，三日后乃吉。越二日，夜将半而难作矣。

先是，明总戎[40]李成栋，既降我朝，统兵南下，过辄残破，所掳妇女十余艘，为嘉定[41]乡民所焚，死与逸各半。成栋责兵弁，务掠吴姝以偿所失。旋奉命征粤，乃嘱其弟侍母居松江[42]，令麾下某，统兵守之。某有汛卒[43]，七党也。当七受杖而逃，即走松投卒，得近某将。因言："任阳黄氏，尝党逆，家私千万，虎噬乡里，得数百人剿之，既除民害，且实军饷。"某乃令裨将率众由刘河[44]经昆山，至七浦塘[45]而进。是晚，刘方与张媪封楼房，处细事，待旦而发。忽闻门外炮声轰然，响震屋瓦，李兵破扉而入。启廪，廪空；搜房，房洗。遍索无一物，裨将恚甚。俄见众拥刘至，注视久之，曰："赖有此，不然，何以复主帅。"众以劳而无获，怒七之诳，即杀七。纵火烧黄居，掠近村数十家，遂掳刘去，张媪从焉。珍闻变，惊绝，终日长号。钱翁令子赴松探耗，途次，即闻成栋以粤东叛降永历[46]，亲属被收，所掠妇女悉于南京安置。生遂邀刘仲，偕往江宁[47]，觅至一都统[48]署，见有遵奉令条："凡逆栋所掳妇女，俱准亲人具领。"钱喜甚。方欲投诉，适有武弁自内出，钱揖而告之故。弁曰："我本以吴人投旗，与汝岂无乡谊？"乃携钱手至静处，语之曰："王爷固有是令，但司其事者，为黑都统，非阿堵物[49]不可。"钱问所欲，则曰："视年貌以定多寡。美而少

者，必需百金。”钱以所持不足，遂偕仲归。珍曰：“诚得我母，金何足惜。”遂以千金，促生复往。钱至，即觅所识弁，且许事成后，另酬五十金。弁以诸妇女系掌家婆二太所管，每百两例予十金。曰：“可。”弁即取刘之年貌、籍贯去。久之，出谓钱曰：“无其人也。”钱皇遽曰：“余已访确，何乃无之？”弁曰：“我亦欲得金尔，岂绐尔者？适据二太言，三百余人中，遍询竟无有，得无误耶？”仲曰：“事已至此，果否，乞查一确据，当有以报。”弁踌躇间，曰：“得之矣。”疾趋入。有顷，袖一册至，谓二人曰：“此确据也。”钱阅至末页，果有黄刘氏及从媪张氏，而朱圈标其上，旁注：“选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尔诳。”钱神呆僵立，仲亦无如何也。嗒然返虞，拟筹别策。乃不数日，而刘书至。

初，刘被掠至松，李母见而悦之，曰：“此必宦家女，姑以母事我，行将送汝还也。”未几，成株叛，家属皆槛送京师。一应婢仆悉置南京，俱听本旗发遣，刘亦挂名籍中，为黑都统承管。妇女三百余，初至江宁，席棚露宿，几不欲生。越日，而满洲太太至，盖王府中总管老妪也。年已七十余，发白如雪，髻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汉语，滑稽多智。至则都统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妪先作汉语曰：“诸姊妹无恐，我来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谁真有福者。”乃侧身入队，择当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别所排列，共三十余人。妪上下睨视，指曰：“彼太长，此略短，甲似肥，乙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谛视发肤掌臂，复隔衣扪其乳，十又去七，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问讯，审其音而耳属焉。一妇声微窳[50]，复去之。旋起立，语四妇曰：“无动，我欲一观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戏语曰：“无乃唐突，然不尔，则不见真才耳。”徐向一妇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满语。盖言“最好”。其妇即刘是也。因顾二太作满语曰：“雅海沁几律罕。”言：“渠婢令随去可也。”俄佣四妇登舆进王府。刘持张媪痛哭曰：“入此，万无见珍时，我命亦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妇侍酒。满妪戒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

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妇知所言。刘独倚左柱，向壁侧立，而额光煜煜，时与灯烛光相射，目泪睫，晕微红，如晓花含露。王见甚异。问何籍，不应；问年几何，又不应；问有夫否，刘忽大恸，曰：“我民间寡妇，为李兵所掳，以恋恋于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杀我！我良家女，决不肯为奴婢。”声呖呖如娇莺啭树。俄以首触柱，砰然有声，满姬抱持之。刘且踊且号，鬟髻尽解，发长委地，光黑如漆。王怜之，命姬引去，嘱善护持，勿令悲损。姬遂引刘入己寝以安之。朝夕进参饮糜粥，糖霜果品满几案。刘勺粒不入口，坐卧唯泣。张媪忧之，私语满姬曰：“刘之悲毁，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传闻李兵复扰直塘一带，乃今三旬无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饮食或可少进也。”满姬为启于王。王曰：“速令作书，当命疾足往探耳。”姬告刘，刘乃修书寄珍。首言：“我生不辰[51]，叠罹险难。河干一送，岂意竟为长别。”中言：“七兽肆毒，唆掳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还有日，不料挂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即死者，诚欲得汝一音，以瞑我目。”又云：“直塘一带，是否亦遭焚掠？或七兽未遂所欲，致汝家为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书得达，急盼归鸿[52]。”末言：“茕茕[53]嫠妇，现已密制袒衣[54]，洁身自守。倘罹横暴，愿投清风之崖。汝尚自爱，弗我念云。”珍接书，且读且泣。方与钱生议复，而刘仲适至，反复阅书，作咄嗟状。谓珍曰：“汝母亦太拗矣。王非他，乃入关时从龙第一功臣[55]也。下江宁，降宏光[56]，平两浙，以懿亲典枢务[57]，功高威重。但得为王婢，亦足安乐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书宜劝其遇事婉从。设使激发雷霆，恐我与若，俱无噍类[58]耳。”珍复书，始慰以无恙，后云：“母生儿亦生，母死儿亦死。”情殊依恋，而恰无激劝语。仲乃私致书，盛言“王功盖寰宇，得侍为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谅宜所不为，矧绎[59]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则告以“房毁无归，婿家究是外人，难以倚托，不如自发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荫。”乃于书尾署伯名，而己附之。先是，刘知王为发书，心颇感之，已日进粥

糜：及回书至，知珍无恙，色为之喜。继阅两兄书，沉吟久之，忽愠曰："此非伯兄言，乃刘二所为耳。岂四十金未满渠愿，以故又欲卖我乎？"趣张媪火之。无何，王妃忽喇氏薨[60]京邸。讣至，设位中堂。按国制，本旗妇女，灶下者例合哭临[61]，在外则穿素而已。满姬语媪，媪以告刘。刘曰："业啖此间饭，曷敢不遵大典？"乃缟衣练裙而出。王适遇于中霤[62]，淡冶若仙，飘目时，光恰两射。王曰："此非触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尔？"因语满姬："以刘骨相不凡，当善视，无与群婢为伍。"自是，满姬侍刘愈谨，启事辄跪。未几，王赐刘满汉衣服各一箱。越日，又赐参十斤，东珠百颗。刘若弗闻。旋又赐首饰一箧，宫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银锭各一盘。满姬跪告："此皆王爷所赐，意良重。"又曰："王赐，宜叩谢。"刘惟偃卧，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刘侍寝。刘乃大号曰："果也！将婢妾我也。我难妇耳，生长良家，岂有罪而输为城旦[63]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闻即已。满姬殊讶之，私谓张媪曰："刘自入府以来，王待之者，恩礼亦已备至。无论馈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赏给稠叠，实为非常异数。王尚无子，今忽喇氏薨，群婢中亦无宠幸者，而独注意于刘，此大福将至时也，乃刘尚有不豫[64]色者，何哉？"媪曰："刘性高抗，居家喜南面坐，诸婢仆屏息听指挥惟谨；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陈[65]，宜其宁死不愿也。"满姬微会意，乘间语王。王遂以金凤花冠、一品命服为赐。既宣命，张媪低语刘："王今尊礼至此，宜若可从。"时，刘虽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颜色甚和。满姬从屏隙中窥知其隐，即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侧室有子者，奏闻后，即册立为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尚有贵于此者。"至夜，王以御赐金莲蜡炬，导刘入寝。刘顾姬，谓："独忘拜谢天恩乎？"王即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刘立其后之左偏，齐行九叩礼。至寝，刘徐卸冠、易补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见其知大体，有淑嫔[66]风，喜极，几无复平时威重。是夕，刘侍寝。次日，王赏满姬钱六十缗。姬率阖府男妇三百余，叩贺刘。刘出白金四百两酌犒之，众皆感悦。

有貂珍[67]二：陈某、刘某，系故明宦者，年皆七十余矣。王以二监给刘，听使令。刘乃作书，饬令赍赴虞山，以慰珍。曰：

“汝母受王恩礼，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无一语忤我，以故覆水之势[68]虽成，而故剑之思[69]弥切。今为之计，莫如访立本宗，授以半产，继宗祧[70]而绵血食[71]，既尽生者之心，即安死者之魄，善体我意，是诚望汝。来监乃先朝内臣，同日归旗者，须加礼款，使知汝非寒俭家儿也。东珠十颗，可为甥孙帽饰；京样手镯一副，俾汝佩之，如见我耳。”

书发，二监未至，钱生先偕刘氏伯仲赴江宁探信。适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抚，三人得径入王府。刘见之，涕泣不能发声。得刘仲慰劝，始渐破涕为欢。既而满姬奉茶至，皆跪进，称舅爷、姑爷。时刘伯犹未知改节事，见妹盛饰华服，及颐指气使处，心甚疑之，私以问仲。仲曰：“妹已处于王宫，又何疑？”伯大恚，作书绝妹，拂衣竟归。仲阅书，笑曰：“腐儒语耳，何可令妹见。”遂火之。既而钱将告归，刘私语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见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尚未定。为语珍，探的后，音书频寄可也。”钱遂归。仲独盘桓府中，结刘监为宗人，共处值房。

未几，王自浙归。仲上谒，得司府中出纳册。俄王内召还京，途次济宁，而刘病气逆，登舆辄呕。王檄中丞[72]召医诊视，或言湿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拟方进奉。刘阅未毕，即碎而谩骂。以王未解吴俗语，乃强起拥被坐，牵王袖于卧所，附耳曰：“我病妊耳。群奴皆用利导之剂，岂欲以之杀我耶？”王闻大喜。越数日，刘体果安，乃就道。抵京陛见，回奏一二军国事后，上问王：“年已四十，何尚无子？”对曰：“臣在江南纳本旗妇刘，现有身。”上喜曰：“男也，则亟告宗人府[73]以闻。”未几，刘果生男。上闻，赐人参、果品等物，太后复赐洗儿钱百万，例册刘氏为某王妃。适遇皇太后万寿[74]，刘遵例，统率福晋等入宫庆贺。太后见刘，问曰：“闻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问年几何矣，刘以三十有五

对。太后曰："如二十许人耳。"更问何籍，及进身始末。刘以实对。曰："不意民间乃有此妇。"翌日，又赐锦缎百端、糖果八盒、黄金四十锭、玉带一围。

时，朝廷新开科举，命王监阅国学录科试牍。刘得遍视诸卷，则其婿钱生与焉。钱以拔萃生入京肄业，因遵刘诫，不入见。刘乃语王曰："顷见诸生录科卷，内有钱姓名沈堃者，我婿也。"王不语。及榜发，而钱以经魁获隽[75]。明年，复成进士，选部曹[76]，始因公诣王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刘出见。刘服黄锦袍，垂紫貂皮，银鼠帕首，珠额翠翘，皂靴款步，喜形于色。谓钱曰："我思珍久，近已为之置宅一区，汝归，可速挈眷来。仲兄现患消渴，恐不测，汝当偕之还。"钱遂偕仲行，半途仲死，护榇归。即携珍至都。刘年四十，复生一子。尝为汉装，安车紫盖，女从百余，过珍寓欢宴累日。一日，谓钱曰："我昨梦处故居，簿书文券积几案，宛如黄氏盛时，觉而戚然。我前以立后嘱汝，今得之否？"钱曰："黄自塘市迁任阳之大桥，三世单传，别无支派。其先自虞而昆，复自昆而虞，系皆无考，故虽遍访以示求后意，意无应者。"刘闻怅然。姑出金钱，遣纪纲[77]赴泖，为黄修墓道，且拟置田，供岁祀。至则墓木已刊，四望平畴野水，黄兆域[78]无由别识。盖兵燹之余，已毁其墓为河道矣。仆乃封土三抔[79]，藉以覆命。时珍已举三子，刘嘱以甥嗣黄，俟其长成，即于遗址营第，奉黄祀。珍诺之。乃不二年，而钱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殇，黄遂无嗣。刘后安富尊荣，又二十年薨，时岁已周甲。

康熙癸丑[80]，张媪以年老南归，为述其颠末如此。曩余客金阊[81]，尝于残书铺中，得是事稿本，前后百纸，草率多讹，标面曰《过墟志感》。首篇即载任阳事，后半类日纪，而无撰人名。近阅《纪载汇篇》[82]，知曾采辑，则直目为《过墟志》，并有墅西逸叟序。然系琉璃厂[83]排版，刷以牟利者，仅赏新奇，一过即已。故其篇虽较稿本为约，而亦未遑剪裁。余以其非见闻所习也，因特芟繁就简，且别其目为《孀姝殊遇》。其间虽尽有点窜，而无失本真，

将广其传，遂复镌入是录㊹云。

〔注〕 ① 虞山：地名。古称海隅，又称乌目山，在今江苏常熟县城西北。这里代指常熟一带。② 名楣：名门望族。楣，门户上的横木，代指门第。 ③ 诸生：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又称"秀才"。 ④ 任阳：常熟县地名。 ⑤ 嫠：寡妇。 ⑥ 我以车往，彼以贿迁：指为了女子的钱财而与之结婚。语出《诗经·卫风·氓》，原句为"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意思是赶着你的车来，为我搬运嫁妆。贿，财物。 ⑦ 病瘵(zhài 债)：患痨病。 ⑧ 字：女子许嫁。 ⑨ 冰上人：即冰人，媒人。典出《晋书·索纮传》：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纮告诉他，冰上为阳，冰下为阴，乃阴阳事也，当为人作媒。后遂称媒人为冰人。 ⑩ 仓庾如栉(zhì 质)：仓库林立。庾，露天的谷仓。栉，梳篦的总称。 ⑪ 昆之石浦：昆山县的石浦镇。昆，昆山县，今属江苏。石浦，镇名，在昆山东南四十里。 ⑫ 权：称量，计算。 ⑬ 子母：本钱与利息。本称母，息称子。 ⑭ 寝：停止，平息。 ⑮ 山左：山东省的别称。因在太行山之左(东)得名。 ⑯ 中使：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 ⑰ 掖庭：宫中的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⑱ 择吉：选择吉日。古时祭祀、婚嫁、安葬等均选吉日进行。 ⑲ 司里：本为春秋时官名，主管宅里事务。这里指地方、甲长等。 ⑳ 烟户：人烟户口。 ㉑ 让：责备。 ㉒ 庙见：古代婚礼，妇到夫家，次日天明始见夫之父母；若父母已死，则于三月后到家庙中参拜，称庙见，然后择吉而祭。 ㉓ 木主：祭祀祖先的牌位。木制，上书死者姓名，故称。 ㉔ 造：星命家(算命者)称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造"，俗称"八字"。男为"乾造"，女为"坤造"。 ㉕ 台垣：代指中央政府。台，官署名。晋宋间称朝廷禁省为台。 ㉖ 病膈(gé 隔)：患有上下不通的病。膈，阻隔。 ㉗ 星家：依据星象占卜凶吉的人。 ㉘ 兀兀然：用心劳苦的样子。 ㉙ 七舍：犹言老七，排行第七的儿子。舍，舍人的略称。本为官名，后用以称富贵人家子弟。 ㉚ 直塘：村镇名。在江苏太仓县西北，西接常熟界，为二县交通要道。 ㉛ 娄东：娄江以东地区的泛称。娄江又名下江、刘河、浏河。在江苏吴县东。源出太湖，东北经苏州、昆山、太仓等地入长江。 ㉜ 屏弗子：放弃儿子。屏，排除，放弃。 ㉝ 游娄庠：考中娄县县学生员，即考中秀才。娄，县名。故城在今江苏昆山东北。庠，古代乡学名。旧称府学为郡庠，县学为邑庠。 ㉞ 周甲：六十年。古代以干支相配纪年，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六十年巡回一周，称周甲。 ㉟ 索逋：讨债。逋，拖欠。 ㊱ 缞(suì 穗)帐：灵帐，柩前的灵幔。缞，古时一种细而疏的麻布，可制丧服。 ㊲ 斩衰：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服期三年。用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子、未嫁女对父母，媳对公婆，承继重孙对祖父母，妻对夫，都服斩衰。 ㊳ 舣(yǐ 蚁)：停船靠岸。 ㊴ 泖湖：湖名。在江苏松江县西，金山县西北。有上、中、下三泖，故又称三泖。今大半淤为平地。 ㊵ 总戎：军事长官，统帅。清代为地方武职最高长官。 ㊶ 嘉定：县

名。今设区，属上海市。　㊷ 松江：府县名。今设区，属上海市。　㊸ 汛卒：汛地的士兵。汛，汛地，明清谓军队防守之地。　㊹ 刘河：镇名。在江苏太仓东北刘河口内，有新老二镇，相距三里。　㊺ 七浦塘：水名。在江苏常熟东南。　㊻ 永历：南明桂王朱由榔的年号(1623—1662)。　㊼ 江宁：府县名。故城在今南京西南。此指南京。　㊽ 都统：清代八旗中每旗的最高长官。　㊾ 阿堵物：指钱。《世说新语·规箴》载王衍嫉其妇贪浊，口不言钱财。妇令婢以钱绕其床，使不能行。衍起见之，呼婢曰："与却阿堵物！"阿堵，犹言这个。后人遂称钱为阿堵物。　㊿ 窳(yǔ禹)：器物粗劣。这里指嗓音粗。　(51) 不辰：不得其时。　(52) 归鸿：回信。鸿，雁。典出《汉书·苏武传》：武出使匈奴被扣，不得归。后汉使至，武与之谋，称昭帝得一雁，足上系有苏武给皇上的信，谈及其被扣情况。单于大惊，乃放还苏武。　(53) 茕茕：孤独无依的样子。　(54) 袒(nì昵)衣：内衣。　(55) 从龙第一功臣：多指摄政王多尔袞。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战功卓著。然多尔袞无子，正史亦未载其娶汉族女子事。平定江南者为其弟辅政王多铎，亦无娶汉女事。可见本文是小说而非历史散文。　(56) 宏光：即弘光，因避乾隆讳改。弘光，南明福王朱由崧的年号(1644—1645)。　(57) 懿亲：皇室宗亲。典枢务：执掌朝廷军政大事。典，主管，执掌。枢务，重要事务。　(58) 无噍(jiào 叫)类：没有一个能活着的人。噍类，活人。　(59) 矧(shěn 审)：况且。绎：推理，演绎。　(60) 薨：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人死去。　(61) 哭临：帝王或后妃死后集众举哀称哭临。　(62) 中霤(liù六)：土屋的天窗，也指室中央。　(63) 城旦：秦汉刑罚名。即每日早起修治城墙的体罚，刑期三四年。　(64) 豫：欢喜，快乐。　(65) 下陈：本为古代宾主相接陈列礼品之处，因位于堂下，因称下陈。后统治者用所得财物、婢妾充实府库后宫，统称充下陈。　(66) 淑嫔：贤良的后妃。　(67) 貂珰：宦官。东汉时宦官的冠饰为"右貂金珰"，故称。　(68) 覆水之势：指妇女改嫁。相传汉朱买臣未贵时其妻求去。后富贵，为会稽太守，原妻求复婚。买臣取水倾于地，以示覆水难收。　(69) 故剑之思：原指不忘结发之妻。这里指刘氏不忘故夫。据《汉书·外戚传》载，汉宣帝在民间时娶许广汉女。及即位，公卿议立霍光女为皇后，宣帝乃下诏"求微时故剑"。公卿会意，因立许氏为后。　(70) 宗祧(tiāo 佻)：宗庙。祧，古称远祖之庙。　(71) 血食：祭祀。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故名。　(72) 檄：古代官方文书用的木简。长尺二寸，多作征召、晓谕、申讨等用。后泛称此类官方文书为檄。中丞：官名。汉代为御史大夫属官。东汉以后为御史台长官。因明清常以副都御史等出任巡抚，故亦称中丞。　(73) 宗人府：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　(74) 万寿：本指皇帝的生日，此指太后生日。　(75) 经魁获隽：考中经魁。经魁，明清科举分五经取士，每科乡试及会试前五名，即于五经中各取其头名，明称五经魁首，清称经魁。　(76) 部曹：古代职官治事机构中有部，也有曹。汉代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则分为四曹，后分六曹。分曹犹后世之分部。后世以尚书为各部长官，部郎则分司办事。各部之司官统称部曹。　(77) 纪纲：仆人。　(78) 兆

域：墓域，坟墓的界址。　⑲ 封土三抔：堆起三座坟。抔，用手捧东西。古人多称一座坟为一抔土。　⑳ 康熙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　㉑ 金阊：江苏苏州的别称。㉒《纪载汇篇》：晚清人编辑。收在《申报馆丛书续集·掌蚁类》。　㉓ 琉璃厂：地名。在北京南城，本名海王村。以明清两代于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以供宫殿及王公府邸而得名。自明以来又为骨董书坊汇集之地。　㉔ 是录：此录。指作者毛祥麟的《墨馀录》。

本篇采自毛祥麟《墨馀录》。其原作《过墟志》，又名《过墟志感》，系明末清初墅西逸叟撰。后经晚清毛祥麟改写，更名《孀姝殊遇》。

本文是一篇很有特色、非常值得研究的作品。首先是其思想内容表现出一些新的观念和意识，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社会观念的变化，反映了清初人们对新政权的不同态度，上承《金瓶梅》之写实主义而有所发展，下开近代小说尤其是社会谴责小说之先声。《孀姝殊遇》的前身《过墟志》有作者自序，称书名本之唐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即其所云："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以此观之，此既是"过墟"一语之来历，又表达了作者对富贵之家没落为墟的感叹。这种思想本无新意，然而细阅本文就会发现，作品对刘三秀嫁黄亮功的描写，不但客观地表现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产生的东南沿海地区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升沉消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传统大户如刘家、陈家等的日趋没落，一些新兴地主兼商人富户如黄家等的崛起；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人们社会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当时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和金钱势力对正在没落的传统经济的冲击。作者虽然仍站在传统思想一边，极力表彰刘赪虞的品行修饬，极力抨击刘肇周的狡黠嗜利，然而刘三秀终于嫁给黄亮功的事实却客观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和金钱势力的胜利，因而具有新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文章的后半部分描写了清兵入关之后南下的烧杀掳掠，既真实地再现了这场地覆天翻的社会变动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又深刻地揭示了在国破家亡的局势下汉族地主阶级的种种情态，写出了满汉合流的过程。在本文所写的各类代表人物中，虽然也有传统的正面形象，如坚持民族气节，拒绝满清贵族的利诱，誓死不与之合流的刘赪虞，但更多的却是一些带有功利和现实主义色彩的反面典型。如大敌当前，先是投降并得到重用，与清兵一道四处烧杀掳掠，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继而又三心二意地"以粤

东叛降永历"的李成栋;为了个人名利向清兵摇尾乞怜,不顾廉耻、唯恐巴结不上的刘肇周;为了泄私忿而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带领清兵抢掠亲姑的刘七等等。当然,最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先是忸忸怩怩,后终于改嫁满清王爷,平步青云地爬上新统治集团上层地位的孀妹刘三秀。这些人物的表演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道德沦丧,传统伦理的土崩瓦解,也让我们看清了清初满汉合流的具体过程以及清政权得以巩固的部分原因。这在其他作品中还是很少看到的。

本文在思想内容方面最值得研究的是刘三秀形象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在中国小说史上,刘三秀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典型。她不同于崔莺莺、李娃、霍小玉、杜十娘、杜丽娘等中国小说史上著名的爱情主角,不同于璩秀秀、周胜仙、李翠莲等市民女性,不同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艳情小说中的荡妇淫妇,不同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中的丽姝佳人,也不同于杨玉环、王昭君等帝后王妃。她虽然也出身名门,且慧而艳,读书过目辄了了,捉笔作楷秀逸独绝,但初嫁黄亮功,后嫁"从龙入关第一功臣",对于她来讲,似乎都谈不上什么爱情。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小说史上,刘三秀可以说是一个基本上不涉爱情的颇特殊的女性形象。她初嫁黄亮功,不是因为男女双方的情爱,也不是因为传统的门当户对,而是因为黄家富裕的生活与显赫的地位,因为刘肇周背离了传统的儒家观念,"贪富厚,而以妹为贾人妻"。嫁到黄家之后,刘三秀的表现既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千人所指的荡妇悍妇,而是一个以才敏心细,悉心为夫策划,使丈夫"奉若神明",且"性高抗,居家喜南面坐,诸婢仆屏息听指挥惟谨"的"女强人"形象,表现了金钱势力上升,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阶级的阶级特点。而被掳之后的遭遇,特别是从被选入王府到改嫁王爷的过程,更表现了她的那种在利益面前善于窥测方向,把握时机,随机应变,不受传统礼法束缚的阶级特点。这一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显然是空前的。

刘三秀形象写得比较饱满。这是因为作者善于围绕这一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组织材料。她出身于旧家大族,且父母早亡,所以这就从出身上决定了她生活环境的被动。然而她慧而艳,善于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美丽支配自己的生活,善于适应与改造环境,善于变被动为主动,达到有财有势的最终目的。这是刘三秀形象的主要特征。她虽然在十四岁便被不良之兄为了金钱嫁给了四十岁的黄亮功,但却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心机,很快"即庸奴其夫",初步取得了主动权。她参与立嗣这样的家族大事,然而却因哥哥和丈夫的干预,引狼入室,招致了性情暴戾的刘七,陷入被动的境地,然而

也又一次有了显示才干与心机的机会。她先是毅然将女儿许嫁直塘钱氏，断绝了刘七的妄想；接着以百金为刘七婚娶，复为之置庄房一所，变相地将他赶出了家门，显示了她的心计和果断。丈夫死后，她面对侄子的无赖，先是果断地以臼杵打消了侄子的如意算盘，继而胸有成竹地打败了强盗的两次进攻，并在埋葬丈夫以后利用小恩小惠收买村民，借机安全地将家产迁徙直塘。至此，这一"女强人"形象已初露头角。然而故事并没有完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边。就在刘三秀即将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朝代更移的大动乱又将她推进了更大的被动境地，由于刘七的原因，她成了清兵的阶下囚。这样的境遇一般人是难以改变的，但刘三秀却凭借自己"慧而艳"的有利条件，先是使总戎李成栋之母见而悦之，得以母事李母，继而在李成栋叛归永历之后被满太太选中，进入王府，得到王爷的爱怜，由阶下囚而摇身一变成为王爷的侍妾。普通女子面对这种情况，一般只有两种态度：一是求之不得，立即投入王爷的怀抱；一是具有传统的节烈思想，洁身自守，以死相抗。然而刘三秀却出人意料，既没有选择前者，也没有变成节妇，而是审时度势，凭借自己的有利条件，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心机，以守为攻，步步进逼，终于爬上王妃的宝座，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又拥有了富贵荣华，再一次显示了新兴阶级的阶级特色。

另外，明清两代文言小说，大多善于运用想象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多富浪漫主义色彩。本文则与明末清初一些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传奇小说如《董小宛传》等一样，基本上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进行艺术加工，因而更富于真实感，具有更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王恒展）

杨遇春卖武逢主
僧燕月行凶遭戮

佚名

——《圣朝鼎盛万年清》第十回

诗曰：

君臣已自如鱼水，奸贼如何起毒心？
佛地扫除诸污秽，石莲花放圣人临。

话说圣天子打发关最平进京之后，随即与日清算还了店钱，携了行装，出店门顺着大路一直行来，意欲往镇江游玩。岂知走

了半天，问及土人，方知前面乃是临青。若到镇江须回旧路才是。他父子二人听了这番言语，将错就错，莫若先到临清一游，再往镇江便是，随望临清一路赶来。该处是中州到南京必由之道，往来车马辐辏，亦极热闹。虽不及朱仙镇，也比别地不同，沿途另有一番景象。晓行夜宿，走了两天，进了临清界内，只见三街六市店铺整齐，坐贾行商，往来贸易极大。来到大街投入万安客寓住宿。次日起来梳洗完毕，与日清问明路径，随到各处游玩，暂且不提。

再说现任两广总督部堂杨寿春，原籍浙江余杭人，由两榜出身，历任清显，位列封疆大员，地方整肃，洁己爱民，清廉谨慎。家中有弟遇春，不遵家教，懒习诗书，弃文就武，专好结交天下英雄，学习了技艺拳棒。虽则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有万人之勇，只因性喜赌嫖，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中银子，逃走出来，流落江湖之上，无以为生，暂卖武度日。是日天气晴和，正在临清关帝庙前聚人卖武，欲想众人帮助盘费。他到底是公子出身，不惯江湖事例，未曾拜候本地土棍，因此得罪了这临清地面一位姓段名德混名小霸王。因他当场吩咐看的人不许打彩与他，谁敢不遵？遇春还自不知，因见耍了半天拳棍，用尽生平武艺，不但分文没人肯出，就连喝彩也并无一人开口。只得说道："偶然经过贵境，缺少盘费，故而略呈技艺，欲求各位见助一二，济我穷途之急。小弟不意贵镇虽大，并无好义之人。若以小弟拳技荒疏，不足观赏，请哪位兄台同弟一角①何妨，俾②得领教何如？"段德喝道："你要拳棒，全不知江湖的规矩，也要学人卖武。自古道：入山要拜土地，出外要靠贵人。汝到我本境卖武，也不来拜我，我不开口，谁敢喝彩？今看你这个声口③，还想与你老爷试试手段不成！"遇春答道："既然如此，倒是小弟失教了。敢问仁兄高姓大名，贵店何处，改日登堂谢罪何如？"段德喝道："天下走江湖的朋友，哪一个不识我是小霸王段德？俗云粪桶也有两个耳。难道你瞎了眼不成？你方才夸天下口，欺我本镇无人，我若不将你当

场打死，也不算为好汉。”说罢照着当胸一推山掌，向着遇春打将过来，好不厉害！

这段德乃是本地有名恶棍，两臂也有数百斤的气力，若是别人，也就当他这一掌不起。遇春是会者不忙，忙者不会，见他来得凶勇，叫声：“来得好！”将左手往上一挑，格过他的推山掌，趁势飞起左脚，正踢在段德小肚之上，早把段德踢离数尺，一跤跌倒在地，满面羞惭，忍着痛跳将起来，拼命扑上，再欲争斗。适遇圣天子也在人丛之中，与日清同看耍拳。看见此人，人才出众，相貌魁梧，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声如洪钟，语言有礼，拳如醋钵，武艺高强。耍了半天，无人喝彩，正要上前问明名姓，厚赠他的盘费，结识他，将来好与国家出力。忽见段德如此无礼，急与日清上前将他两个拦开，随问道：“请教卖武壮士，尊姓大名，贵乡何处？本处无助之人，何须计较，小弟这里有白银二十两，送与仁兄，以作路费，祈望笑纳。”此际日清也将段德劝开，说道：“四海之内，彼此都是兄弟手足，何必动怒相争，失了和气，又是同道中人，千万看弟薄面，莫要动手。”段德见那位客人送了他二十两路费，随圆睁怪眼喝道：“你这个客人，特意与俺做对，在我临清地方称雄么？”说着指手划脚，一边走一边骂道：“总叫你这两个认得俺老子手段就是了。”圣天子因是闹过许多惊险之事，所以忍耐得住，闻言只是付之一笑，随拉着遇春的手道：“我们三人且到前边酒店，慢慢细说如何？”遇春深深致谢，十分感激，忙将武具收了，联步同往临清镇上而来。

走不多远，已至酒楼。抬头一看，招牌上写的是：“得月楼，随意小酌。”同上楼中，拣了一所洁净坐位，重新施礼，分宾主坐下。酒保走上前来道：“请问客官用何酒菜？小的照办就是。”日清道：“你店中有上等酒菜，备一席便了。”小二连忙答应下去，陆续先后搬运上楼。圣天子持杯说道：“壮士如此英雄，何不投身营伍，与皇家出力，以图上进？而乃浪迹江湖，自甘暴弃，殊深可惜！请道其详。”遇春闻言不觉长叹一声道：“某本籍浙江余杭，

姓杨名遇春。祖父以来，世代簪缨④。家兄寿春，现为两广总督。因自少懒于读书，好使拳勇，因而弃文就武，结交天下英雄，因将我名下家资散尽，学就一身武艺。只因恃勇闯祸，兼好狎邪之游⑤，素为家兄所责，只好改换姓名，流落江湖，不得不以卖武为生。今遇长者下问，不敢虚言，有负雅意。不知二位上姓尊名，贵乡何处，到此何干？仰祈示知，俾资铭感。”圣天子知他是寿春之弟，十分欢喜，随将私下江南游玩，实言对遇春说知，嘱其不可声张。当下遇春闻言，且惊且喜，急忙拜倒在地，连称：“小臣有眼无珠，望陛下恕臣无罪。”天子扶起，切嘱不可泄漏机关，重新入席，再倒金樽，直饮至夜，算还酒钱，三人一同回寓，共宿一处不提。

再说段德是日回家，用药敷好伤处，随着手下徒弟打听，知他三人同宿万安客寓，就与各门徒商议定计：“诈称请杨遇春到家传习拳棒，预先埋伏打手及绊脚索，将他擒获，捆送本县，诬搜捉得海洋大盗，我再亲见县主为证人。本县向来与我相好，言听计从，定能将他极刑拷打，问成死罪。如此办法，不怕他三头六臂，插翅也难飞去了。”众门人都道：“好计！事不宜迟，即刻就去骗来。”段德随吩咐各人，安排停当，约定明日绝早，打发门徒到万安客寓来请遇春。这正是：

挖下深坑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天子、日清、遇春三人，在店一宿无词。次日起身，梳洗已毕，正欲前往各处游玩，忽见店主引进一同两个大汉，说是拜访师父。遇春即忙出迎，各人见礼，彼此通问姓名，一个姓林名江，一个姓李名海。二人也回问了三位姓名，因道：“某昨日与李贤弟在关帝庙前看见老师要弄拳棒，十分精妙，意欲请回家中教某等技艺，若蒙许允，按月某人送教费三十两，其余食用衣物，均由某等兄弟供应，未审老师可否俯允？”遇春未及回言，圣天子答道：“既然如此，杨兄不妨在此少留，俟我镇江转来，再作计议。但不知尊府在何处，回来时可拜访。”二人道：“小可寓所离此不远，一问

店主便知茅舍。”遇春当下也只得应允，随即取了包裹行李铁棍，作别而去。

一日，圣天子同日清前往游玩，游到申牌时候，方才回店。于路风闻小霸王捉了卖武之人，送往临清县，严刑审实，乃是福建海洋大盗头目，现已收禁，候详军门办理。回来急忙追究店主，始知前日早上二人就是段德徒弟，设计来暗请去的。店主因惧祸，不敢直言相告。此际圣天子问明端的，不觉大怒，即刻飞奔临清县署大堂而来，将鼓乱击。县主贾到化正在私衙晚膳，忽闻大堂鼓声如雷，早有衙役报称有一汉子击鼓鸣冤，求老爷定夺。县主闻言，即刻传齐书差衙役升坐大堂。只见击鼓之人，气概轩昂，知非等闲之辈，随问道：“有甚冤情，快将状词呈来。”圣天子用目一看，这个县主虽则为民父母，闻得遇事贪婪，〔是个〕酒色之徒，形如烟鬼。随说道：“我无状词，只因友人杨遇春与段德恶棍口角，被他捆送台下，严刑拷逼，陷为海洋大盗，收禁监中，特来作保。他并非强盗，愿县主莫信此无赃无据一面之词。释放无辜，实为公便。”县主喝道：“你姓甚名谁，是该犯何亲，何故胆敢前来保他！本县已经通详各宪，就要起解赴省，岂有轻轻释放之理！汝必与他同是一党，若再胡言，定当一同拿解。姑念无知，从宽不究，还不与我退下去！”圣天子勃然大怒，骂道：“朝廷律例，获盗凭赃定罪。今你这奸官，贪功枉法，我高天赐虽非杨遇春亲戚，亦是朋友，怎肯容你将他平白致死？而且你知他是何等样人，乃现任两广总督杨寿春之胞弟，寄迹江湖学习武艺，因而到此。他兄若是知道，亦不干休，斯时只怕你这狗党悔之无及。”知县大怒，拍案骂道：“大胆花口⑥，敢在公堂之上，藐视本县！自古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难道他是杨寿春之弟，本县就惧怕于他不成？”喝教左右：“快与我拿下！”早有两个倒运差役，上来动手，却被圣天子一拳一脚，打得如踢绣球一般。趁势上前，隔公案一把将知县提了下来，冷笑道：“你这狗官，要生还是要死？”此际贾知县犹如杀猪一样，大叫：“好汉饶命。”圣天子

喝道："要我饶你，快将杨遇春放出来。"县主无奈，自己性命要紧，只得着手下人到监放了遇春到大堂。天子看遇春并无伤处，将知县放了，骂道："权寄了你这颗狗头在颈上，日后来取。"

二人正欲出署，早有在城文武各官，闻知县衙中大闹公堂，劫夺犯人，急忙点齐兵差衙役，拿了军器，即来擒捉。本衙差役也拿了器械，从内与知县一齐追将出来，前后截杀，好不厉害。岂知他君臣二人，哪里把这些人放在心上，早被遇春打倒两个，夺了军器，一路杀将出来，勇不可当，犹如虎入羊群一般，大杀一阵。那些兵差，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跑的跑，躲的躲，走个干净。杀得家家闭户，路无行人，因此并未打死兵役，不过打伤二三十人。君臣二人走出城外，正遇着周日清打着包裹行李在此停候，三人招呼，同望着镇江大路而去。再说城内各官，一面申文报省，一面悬赏捉拿，医治打伤兵役。

且说圣天子与日清、遇春三人，走了一程，约有三十余里，天色已晚，投入恒泰客寓内。此处名为瓜洲，乃是镇江丹徒界中，前临扬子江，对岸就是扬州府江都、甘泉两县地方所管，为南京必由之路，官商要道。住宿一宵，次日三人来到镇江南门外，寻了一间连升客寓住下。次日起来，日清因感冒风寒，腹中疼痛不止，圣天子随着遇春进入城中，请了一个医生前来看脉，说道："不过外感，只要疏解，安静两天，是无大碍。"圣天子是最好游乐之人，哪里耐烦在店守候。路上闻说本处石莲寺最为灵验，兼有一朵石莲的胜景，立心要去随喜，就留着遇春在店调理日清，自己单独一人，问明了店主路径，望着该寺而来。

已有辰⑦牌时分，慢慢走过长街短巷，只见市井繁华，人烟稠密，富庶气象，稍胜北京。此寺即在城外，毋庸进城。到了此寺门口，看见一个小沙弥，年约十五六岁，生得姿容美丽，体态轻盈，尤如绝色佳人。观其行动，毫无男子风度，已经疑心，再复留神细辨，喉无结骨，确是女子无疑。这小沙弥回身看见有人立定看她，似有惊慌之意，急忙转身向内去了。圣天子方才走进二层

山门，仰见两旁坐的四大天王，那全身都有丈余高大，倒也打扫得洁净。望后一看，两边放生池中，夹一条甬道，直达宝殿，青松白鹤，连接池边。正欲举步进内，早见当家和尚带领一班僧人迎了出来，引至客堂，见礼已毕，献上香茗。和尚欠身问道："不知大檀越⑧驾到，有失迎候，祈望勿罪！敢问贵姓大名，仙乡何处？"天子便答道："小可顺天人，姓高名天赐，打断老禅师静功，休得见怪。素闻宝刹石莲胜景，为天下所无，求老和尚指示一观，实乃三生之幸。"和尚闻言，随着似女子的小沙弥，引客官到各处随喜。

圣天子斯时来到正殿，参过三宝，跟着小沙弥往后花园石莲之下而来。过了几座殿堂，由殿侧月门走入后花园中，只见四周花果香气袭人，菩提棚下，异鸟飞翔，荒地上种着些蔬菜，顿觉清净可爱。忽见石塘之中，朱漆栏杆，围着一株斗大石莲花。小沙弥指道："这里便是。"只见此莲高约一丈，梗如中碗之粗，四边山石，形若荷叶，或高或低，天然围护，十分奇异。正在赞赏之际，只见石莲根下，起了一阵怪风，这株石莲望着圣天子连点二十四点，犹如朝参似的。忽然霹雳一声，爆开一朵千层石莲花，比前大了数倍。天子此时且惊且喜，只见小沙弥双膝跪下，将头乱叩，口称："万岁爷，搭救奴家性命！"圣天子即忙将她扶起说道："你果然是女子，快将冤情诉上，我定然设法救你便了。"小沙弥哭诉道："本寺住持燕月和尚十分凶恶，收集亡命之徒为僧，出外行劫资财。遇有美貌妇女，设法带回寺中，收藏地牢之内，次第奸淫。如若不依他，即杀死，弃尸扬子江中，历年如此。现今还有三十余名妇人，收禁牢中。奴家姓潘，名玉蝉，父名德辉，母亲何氏，乃是粤西梧州府苍梧县人，贸易至此。前年父亲亡过，棺木寄停此寺旁庄房之内，母女二人奔驰千里到此，意欲运棺回乡安葬，就在寺内打斋超度先人。贼僧因见奴家美丽，将母亲踢死，弃尸灭迹，强逼要奴成亲。奴家愿死不从。蒙神圣托梦说：'石莲开放，万岁到来救你脱离灾难。'因燕月贼僧，容我守孝三

载，方与他成亲，所以将我剃了头发，作为小沙弥样。因奴不是本处人，别无亲戚，初时还防我逃走，近来已不疑心，故得出入自如。总求万岁天恩，搭救我们三十余人蚁命。”

圣天子听了这番冤情，不禁大怒，方欲开言，只见燕月和尚手拿缘簿走将进来，随忍口不言。小沙弥迎上诉说方才石莲开花之事。燕月大惊，暗思昨夜土地⑨报梦，说道今日午时三刻，圣驾私行到此，石莲花放，嘱我千万不可疑心杀害。今见小沙弥泪眼尚疑，谅必被他盘问识破，所以哭诉怨苦。我若不将他杀死，断难饶我，莫如骗他上楼结果了罢。随笑口相迎说：“恭喜大檀越洪福齐天，石莲开放，深为可贺。”旁一僧人奉上香茶一盅，住持就将香资缘簿呈上，请施主大发善心，签助香资。圣天子一边逊道：“小可何德何能，过蒙老和尚称许。”随在怀中珍珠暖肚上，摘下明珠一颗，放在茶盘之内，说道：“些小香资，仰祈笑纳。”燕月忙打一稽首，口称“阿弥陀佛”，合掌致谢。随命将斋筵设在楼上，款待施主。小沙弥闻言，吓了一惊，预知他立心谋害圣驾了。此楼乃是谋人性命之所，砌造得极其凶险，内有生死机关，若非寺内门徒，必然错踏死路，遭他陷害。尚幸潘玉蝉近随燕月，也学得一身武艺，当下回到房中取了两副军器，结束妥当，藏了双刀铁尺，紧紧随着师父，相机暗助万岁。

再表此际燕月见门徒来报斋筵已备，随请施主上楼赴斋，假意小心殷勤引路。圣天子已经尽悉他淫恶之罪，圣心大怒，只因独自一人，恐众寡不敌他，反为不便，哪里还有心吃斋，再三推说有事，改日再来领教。燕月道：“大檀越既有公干，不便久留，略饮三杯水酒，少尽一点诚心。”极力相留，只得往楼上而来。沿途但见都是小巷，曲曲弯弯，十分险阻，难认出路。只见潘玉蝉紧随身边，因放胆上前。到得楼上，看见四面围不通风，中间摆着一席斋筵，倒也十分丰厚，随即分宾坐下。燕月有意欲将他灌醉，方才下手。谁知圣天子彼此应酬，并不沾唇，坐了一刻，即起位告辞。燕月看了这个情景，早知被他识破，诈称解手去取戒

刀，发声暗号，合寺三十余僧，齐拿军器赶上楼来。天子此时手无寸铁，正在慌张之际，见小沙弥潘玉蝉将双刀递上，高叫："万岁跟奴杀出来！"天子大喜，接了双刀，大骂："贼秃！你等恶贯满盈，死在目前，还敢如此无礼！"燕月和尚咬牙切齿，大骂："贼婢！我不杀你，难消此恨。"喝教徒弟们紧守要路："谅你两个插翅也飞不出来。"举刀望着玉蝉就劈，玉蝉举铁尺相迎。圣天子将手中刀一展，忙杀上前，各僧人亦刀棍乱杀。这些贼秃哪里是天子对手，早被他伤了几个，只有燕月这口戒刀厉害，二人且战且退，下得楼来。路口分歧，难以认识，且各要隘⑩均有贼僧把守，幸而玉蝉熟识，不至错踏坑内，一层一层望外杀将出来。燕月在后，紧紧追赶，前后夹攻，极力死战，不肯放松。天色将晚，日落西山，黑暗中防其恶算，一时间又杀不出去。

且说店中因日清虽服药，颇觉身子爽快，尚未痊愈，看看主上从早往石莲寺游玩，至今将晚，不见回来，随命遇春前去跟寻，看是何故。遇春随即一路访到寺前，直入正殿，不见一人，好生奇怪。随一路往后殿而来，欲找一个僧人追问曾否有姓高客人来寺内。正往里走，顶头撞着一个僧人，满身鲜血淋漓，逃将出来。遇春见了，心上就知主上在这里边，定有缘故，忙抢步上前，一把提起这个受伤贼僧喝道："你们干的好事，快快从实招来，稍若支吾，吾取你狗命！"僧人高叫："好汉饶命！这不干小僧之事，乃燕月老和尚决意要害高天赐，反被他杀伤我们寺内不少。我如走得迟，命都送了。只求好汉恕饶蚁命。"遇春即问："高客人现在何处？汝引我去便饶你。"随将此僧放下，拖着他引路，转弯抹角大步飞奔，来到夹巷之中。早见几个僧人倒关闸门，手持军器，极力顶住，只听得里面叫杀之声不绝。此际就把引路僧人踢开，扑上前，将守路几个贼僧打散，急忙开了栅门，看见圣天子与小沙弥同众僧苦战被困，随即大吼一声，如半空中打个霹雳："俺杨遇春来也！"天子看见栅开，遇春杀来接应，大喜，随并力杀入，各僧哪里抵挡得住？燕月早被遇春夺了军器，劈倒在地，各僧跪

下求饶。

圣天子喝教各僧领看地牢，随进一间小室，陈设清雅，桌上摆一铜磬。一僧将磬敲响，有一女子自内推开座中字画，将画卷起，便见门户，三十余名妇女，陆续从夹墙内走将出来。潘玉蝉随对各妇女说明。这班女子，犹如遇大赦一般，跪地叩头，拜谢活命之恩，哭诉被奸僧淫污之苦。天子吩咐遇春及玉蝉找寻寺内麻绳，将未打伤几名奸僧绑起来，其中死伤约二十余名，连忙下修圣旨二道。一道与地方官：

将石莲寺奸僧一概正法。所收各妇女，有父母翁姑者领回，将寺内现存银两，酌量远近分给路费。另潘玉蝉自愿为尼，特赏给银一千两，以奖其功，择清洁庵堂，安顿出家。无亲人领之各妇女，每名银五十两，自行择配。其石莲寺即由该县选择寺林，拨僧住持，除分给租粮，多余赃物银两，缴存库中，以备济饥，钦此。

遇春办完此事回京，将第二道旨〔给〕大学士刘墉：

将遇春由军机处记名，以提镇补用，以奖其救驾之功。钦此。

当下遇春叩谢圣恩，办清此事不提。

再表圣天子恐怕文武各官前来接驾，急忙回店，吩咐店主道："有人来访，你回说我已经赴南京去了。"随与日清携行李投别店住宿。

后来各文武官员及遇春等，遵旨办理，将各奸僧斩首，妇女安顿，到店缴旨，已经不遇，只得散了，杨遇春也就回京而去。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① 角：比试。　② 俾：使。　③ 声口：口气。　④ 簪(zān)缨：簪和缨，本是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用来把冠固定在头上。后引申为做高官者。　⑤ 狎邪之游：狎，意谓亲近；邪，指邪恶。比喻生活放荡不羁。　⑥ 花口：花言巧语之意。⑦ 辰：十二时辰之一，七至九时。　⑧ 檀越：即施主。　⑨ 土地：即土地神。道家传说中掌管一方地面的神人。　⑩ 要隘(ài 爱)：路的险要处。

本篇系小说《圣朝鼎盛万年清》的第十回。

《圣朝鼎盛万年清》一书，又名《乾隆巡幸江南记》、《万年清奇才新传》和《乾隆游江南》，在晚清的公案侠义小说中，它是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曾概括此书的内容说："记乾隆帝以大政付刘墉、陈宏谋，自游江南，历遇奸徒骫法，英杰效忠之事。"据《清鉴纲目》记载，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分别于1751年、1757年、1761年、1765年、1780年和1783年共六次巡游江南。其路线大致是沿京杭大运河先到苏州，再到杭州，过钱塘江，祭禹陵（或观海宁潮）后，又回到杭州，由镇江、扬州、济宁、泰安回京。看来，小说所写，还是依托于一定的历史事实的。但乾隆皇帝巡游江南之事，与小说描写的微服私访迥然不同。作者只是借助这一题材，作为创作的"契机"。全书表现的主要情节，尤其是武林间的各种恩怨仇杀等等，主要来源于当时市井社会中流布的各种传闻故事。它们经过民间艺人的铺张演述，衍化为一则则真切生动、丰富奇异的文学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也大多血肉饱满和鲜灵活现。如小说中的乾隆皇帝，虽然开口不离"朕"字，但他在和敌手的争战中，并非一位"常胜将军"，有时也会吃败仗，甚至被人擒获。作者对他的"至尊"地位赋予了幽默的调侃，显现着鲜明的平民意识。全书打斗比武的描写笔墨酣恣，对旧、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有直接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这是它赢得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第十回即是其中写得较好，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此回小说叙乾隆皇帝南游途中来到临清，遇见两广总督杨寿春之弟杨遇春在关帝庙前，聚人卖武，因不谙江湖惯例，未曾知会当地土霸王段德，引起冲突。两人正在恶斗之时，被化名为高天赐的乾隆皇帝相救，而段德设计，在乾隆皇帝离开后，将杨遇春捆绑到县衙收禁。乾隆皇帝闻讯，返身来到县衙相救杨遇春脱险，后同到镇江。他将杨遇春安顿后，独自往石莲寺游玩，发现寺内主持燕月和尚四处打家劫舍，干尽坏事，并设有地牢，关押美貌女子，长期奸淫，搞得乌烟瘴气。燕月和尚发觉"机关"已被"高天赐"识破，率众僧围攻他。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之时，杨遇春赶到，救出妇女，和乾隆皇帝同赴南京。

此回小说中的乾隆皇帝，是充分平民化了的君王。他在路途中仗义相救杨遇春，是敬重其"人才出众，相貌魁梧，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声如洪钟，语言有礼，拳如醋钵，武艺高强"；在酒店中他向杨遇春直言相告自己的天子身份，与杨同宿一屋，一点也没有天皇老子的架势。后来，当他得知杨遇春被段德抓走后，又"即刻飞奔临清县署大堂"，将鼓乱击，以救人

脱险。这时，他又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骂县太爷："今你这奸官，贪功枉法"，并大开杀戒，夺路而出。为了展现乾隆皇帝的正直、无私的侠义性格，作者又安排了大闹石莲寺的一幕。小说先写他来到寺内，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沙弥，"生得姿容美丽，体态轻盈，尤如绝色佳人"，然而观其行动，毫无男子风度，即警觉到此寺可能会是藏垢纳污之所。其精明之心，如在眼前。等他了解到主持的各种为非作歹之罪行后，不觉怒火中烧，有心除奸，经过激战，终于为民消除了社会毒瘤。在所有这一切艺术描写中，作者均未将乾隆皇帝放在高高的神坛上，而是脱去了他身上的龙袍，摘去了他头上的皇冠，把他视作急公好义的侠士，有普通民众一般的喜怒哀乐。也正因此，这一艺术形象显得有血有肉，较为丰满，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圣朝鼎盛万年清》创作于晚清时代，小说描写的封建社会已经日薄西山，旧制度即将全面崩溃。所谓的"乾隆盛世"，也只不过是它的最后一点余光罢了。其时，虽说政治比较清明，国力也较强大，但封建末世社会的衰败之象日趋明显，千孔百疮的封建航船正在慢慢地沉没。作为它的掌舵人——乾隆皇帝显然已感到了这一点，六次南巡，也有力挽衰败，重振雄风之意。然而，他在路途中的所见所闻，皆是这个即将沉没的封建帝国的各种症状。如混迹江湖的临清流氓段德，贪财枉法的临清县太爷以及恶行累累的石莲寺主持燕月和尚等，他们天天在吞噬着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顿晚餐。小说借乾隆皇帝之亲历，揭示了这伙社会奸徒的丑恶面目，其暴露和鞭挞显然更有力。这也正是小说作者的创作主旨。

在艺术上，小说对人物的刻画颇见功力。乾隆皇帝的鲜明形象已如前述，而着墨不多的段德也栩栩如生。这一土生土长的小霸王对杨遇春的迫害，可谓费尽心计。作者结合故事情节的发展，充分发挥叙事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法，如第三人称的夹叙夹议，富有性格化的对话的运用以及绘声绘色的神态动作和人物所处环境的渲染，将这个社会丑类聚焦在读者的面前。他不但有勇，而且极有计谋，设局骗捕杨遇春，虽说没有出场，但人们分明能感到这一切皆是他在幕后的"杰作"。

作为侠义小说，一向以打斗场面见长。此回小说篇幅不长，但打斗场面的描写不少。如段德和杨遇春，乾隆皇帝和临清县署差役以及乾隆皇帝等和众僧大战石莲寺的打斗场面，描写各有千秋，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为后世武侠小说的武打描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另外，小说的艺术描写较为简练、生动，读来兴趣盎然。　　（张兵）

土　四　衙

俞樾

民间呼县尉①曰四衙，盖以县令②之下，有丞、簿③、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兴镇有毛某者，武断乡曲④，俗有土四衙之号。畜一犬，甚爱之，名之曰"阿生"，饮食寝处，辄与共。每年六月六日，相传为狗生日，则具酒面为寿焉。一岁，为邻人王长林击毙。毛大怒，迫使具棺以葬之，斩衰⑤而送之。且使手书讣状，榜诸通衢⑥。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长林，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狗父阿生府君⑦，于某年月日寿终。即日成服治丧，谨此讣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楚庄王所爱马死，使群臣丧之，以大夫礼葬之，因优孟之谏而止⑧。阿生竟得成礼以葬，土四衙之豪横亦可想见矣。

〔注〕 ① 县尉：官名。秦汉县令、县长下设置县尉，掌管一县治安。历代因之。元代于县尉之外，兼置典史。明代废除县尉，留典史掌尉事，后因称典史为"县尉"。② 县令：一县之行政长官。 ③ 丞：县丞。秦汉于诸县设置县丞，辅佐县令，后代因之。簿：即主簿。官名。官府中掌管文书的低级僚属。 ④ 乡曲：乡里。亦指穷乡僻壤。因为偏处一隅，故称"乡曲"。 ⑤ 斩衰(cuī 崔)：亦作"斩缞"。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左右和下边不缝。服制三年。儿子及未出嫁的女儿为父母，儿媳妇为公婆，承重孙为祖父母，妻妾为丈夫，都要服斩衰。在先秦时期，诸侯为天子、大臣为国君也要服斩衰。 ⑥ 榜：告示。通衢：四通八达的道路。⑦ 府君：旧时对已故者的敬称。 ⑧ "昔楚庄王"以下四句：事见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大夫：古代职官名。周代国君之下设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后世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

本篇选自清代俞樾的志怪小说集《右台仙馆笔记》。

据《右台仙馆笔记·自序》，光绪五年(1879)，俞樾59岁，其夫人姚氏病故，埋葬在杭州西湖的右台山，俞樾于墓旁筑屋三间，题名"右台仙馆"。时日漫长，百无聊赖，便仿照《搜神记》、《述异记》等书的体例，以自己平生

所见所闻为素材而撰成此书。

本篇以纪实的笔法，记述了德兴镇毛某这个地方豪强强逼邻人为其宠物狗戴孝送终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毛某竟敢将此举昭示天下，而王长林却忍辱含垢，受尽侮辱。作者未写官府的态度，也不言世俗的反应，从这种皮里阳秋的笔墨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晚清社会的破败与世情的浇薄。豪强横行乡里，民生哀哀无告，官府漠视民瘼，民众精神麻木，这就是我们在本篇中解读到的病态的晚清社会现状。

叙述简雅，文笔精练，感情强烈，是本篇记事的一个突出特点。志怪小说与传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其文笔的简练，言简意赅；而在作品中寄寓作者的爱憎，又是对小说创作的普遍要求。本篇仅二百余言，就将毛某的豪横、邻人的无告、作者的激愤表现得一清二楚。“此真未有之奇文也”、“土四衙之豪横亦可想见矣”二句，饱含了作者痛心彻骨的感触与愤慨。行文中将昔日楚庄王死马后接受优孟劝谏与今日土四衙丧犬“竟得”“成礼以葬”进行对比，古风不存，人心不古，作者的爱憎不言自明。

文笔含蓄，耐人寻味，启人思致，是本篇的又一特色。开篇以县衙官制交代土四衙的来历，似乎漫不经心；结句“土四衙之豪横亦可想见矣”，貌似谴责土四衙，实际上均富有深味，言此意彼。由土四衙的作恶，哪个读者联想不到真四衙的作威作福？土四衙的豪横已在逼人为狗服丧的事件中昭然若揭，那么作者在结句让人“想见”的弦外之音不是不言自明吗？

（张进德）

某王孙者

严蘅

嘉庆①中，某王孙者，家城中，珠规玉矩，不苟言笑。某氏女亦贵家也，解词翰。以中表亲②相见，相慕重。杏儿者，婢也，语其主曰：“王孙所谓都尔敦风古③，阿思哈发都④。”再三云，女不应。王孙遭家难，女家薄之。求婚，拒不与，两家儿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儿私召王孙。王孙衣雪鼠裘至，杏曰：“寒矣！”为脱裘，径拥之女帐中而出。女方寝，惊寤。申礼，防不从。王孙曰：“来省病耳。”亦以礼自卫也。杏但闻絮絮达旦声。旦，杏送

之出。王孙以赪⑤绡巾纳女枕中，女不知也。后遂不复游相见。旬余，梦女执巾问曰："此君家物耶？"曰："然。"寤而女讣至。知杏儿取巾以体殓矣。王孙寻郁郁以卒，杏自缢。

〔注〕 ① 嘉庆：清仁宗的年号(1796—1820)。 ② 中表亲：指同姑母、舅父、姨母的子女间的亲戚关系。 ③ 都尔敦风古：指骨格异常。 ④ 阿思哈发都：指聪明绝顶。 ⑤ 赪(chēng 瞪)：赤红色。

《某王孙者》选自严蘅的《女世说》，题目为选者所拟。该书共八十四则，不分卷，也未取《世说》体例分类编排；内容多表现当时才女的故事，具有鲜明的反礼教色彩。

这篇小说写嘉庆年间一个"解词翰"的才女，与某王孙相爱甚重，但因男家遭难，女家拒婚，两人都得了相思病。一天深夜，侍女杏儿像红娘一样的果敢，把王孙拥进女子"帐中"，但两人都申之以礼，仅"絮絮达旦"。王孙临别时，特意留下自己的红色绡巾，以示永远相爱。十天后，不意女子饮恨而亡，杏儿以红巾陪葬，然后自缢而死，王孙也郁郁而卒。因男家遭难，门第不配，不但牺牲爱情，而且搭上三条人命！这是帮助人们认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绝好教材。清统治者一贯重视程朱理学，从康熙开始就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思想统治的总纲，康熙还特意为《性理精义》写序。他说："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知尽性之学，不外循理也。"在浓厚的理学氛围中，封建礼法制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世人多以门第为选择配偶的标准，哪能顾及男女之间的感情？王孙和才女虽然相爱至深，即便拥入帐中，也还是各申以礼，不敢越雷池半步，最后只好以生命相殉。可见礼教对人思想禁锢之残酷和强大。另一方面，王孙和才女以生命相殉的追求爱情的超功利、超肉欲性，又是那样的崇高和圣洁，不失为古往今来纯洁爱情的范例。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对不幸坎坷的才女的深深理解和无限同情。

小说真挚感人，表现出凄凉而哀怨的风格。两人深深相爱，但侍女再三夸赞王孙，而"女不应"，表现出少女于严酷封建礼法中形成的独特的娇羞与矜持。因王孙家遭难，女家拒婚，两人皆病，足见爱之深沉，情之真切。雪夜相聚，"絮絮达旦"；临别时，"王孙以赪绡巾纳女枕中"，意味深长，使人想起贾宝玉探视病中的晴雯时，晴雯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给宝玉，并嘱咐："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如

怨如慕，如诉如泣，此时无言胜有言，可谓感人至深而不着痕迹。（曾良）

魏　生　　王韬

南海①魏生，少才思，即帖括②亦不甚工；两试优等，颇自矜傲。一日，于路中遇一羽士③，葛巾素衣，潇洒出尘④，揖谓生曰："足下何往？观舍不远，幸即移玉⑤。"生喜其高雅，随之行，道士甚倏忽⑥，极力接武⑦，方能相及。瞥一回顾，四野苍茫，道士已渺，长楸古柏，人迹杳然。

日既暮，无可问讯，生彷徨心悸。寻见磷火上下草中，饿鹘⑧声磔磔⑨然如欲搏人，骇而狂奔，殊不顾路之高低远近也。驰逐四五里，忽失足堕坎阱，闻有人笑曰："侥幸侥幸，惊蛱蝶又入彀⑩矣。"是时，残月微明，尚堪辨认，则雏鬟⑪十数人，俱妍丽如画，见生觳觫⑫状，或推之，或挽之，戏指生腹曰："是物何馁也，此中必空洞无物。"前导者手携纱笼曰："可急报公子，今夕围猎获野熊矣。"又一姬曰："渠虽蠢物，亦服儒冠，未可以为戏。"最后一垂髫⑬女，切切私语生曰："郎君何夤夜⑭至此？幸遇我曹，否则早被武阳君噉⑮矣。"生曰："仆邑下名士，遐迩⑯共知，卿主人谅亦相识。"顷，曲折引至一处，历门数重而达一堂，红烛双摇，绣帘四下。生微步回廊，傲睨⑰自若。群姬谓生曰："郎君坐此，去视公子睡未？"生见牙签玉轴⑱，堆积邺架⑲，略一翻阅，不知为何书也。

俄传主人出，珊然有环佩声，举目微注，粉黛满前，簇侍一公子，年约九龄许，分庭⑳长揖，谦逊就坐，容貌文秀，言词安雅。继展问㉑姓氏，生曰："仆非敢为公子夸示，才名甲郡邑。昨应友人之招，迷途及此。"公子肃然起曰："暂挹㉒清徽㉓，知非俗骨，谅名下必无虚士。"因顾诸仆曰："可语厨人，今夜有兹嘉宾，当谋精粲㉔，又为折简㉕招致近邻宿彦㉖。"诸仆纷纷传命去，即有衣冠

三四辈至，言次极道倾慕，共推奖生。生兴益豪，高谈雄辩，旁若无人。席间公子从容请曰："先生高踞词坛，天才富有，杰构鸿篇，亦可使一发音于下里㉗。"生慨然为吟试帖㉘数联，有云："星月三霄动，人家一望横。"公子曰："上句是天摇，下句是地震。先生诗才，不独可泣鬼神，亦能旋乾转坤矣。"诸客皆哗然抚掌。生不识其诮㉙己，犹捻颔下微髭，大言曰："偶尔之作，何足辱齿颊！且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请吟制艺㉚，以邀一粲㉛。"公子曰："愿闻教。"生乃炫其前茅之作，题为"子华使于齐"㉜一节，有云："贤者岂绝食，圣人自无心。"公子笑曰："是中按两古人。"生喜，亟请其说。曰："无他，一伯夷㉝，一比干㉞耳。"诸客皆击节，翠帷中笑声吃吃不可止。生惭且怒，攘臂㉟起曰："群小何敢尔？君辈不解文章为何物，乃辄议论人长短。"公子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即奉一巨觥至生前曰："如言文字不佳者，罚以此数。"生接之，吸不能尽，饮觉微醉，然豪气顿减。

既而，公子命生持觞政㊱，觥筹㊲交错。生掣筹当填《生查子》㊳一阕，瞋目视良久，谓公子曰："生查子大略有数种，有入花品者，如山茶之类；又果名，可食，往见岐黄家㊴用以治疾，则当入药笼中矣。然咏物之诗，仆生平所痛绝，不如请试他题。"公子忍笑，模糊应之。酒半酣，公子曰："童子前有一对，思久未属，幸先生代续之：'空读典坟㊵，尽委鬼，满地茄花㊶'。"生翘首凝想，气喘如牛。久之，公子曰："先生饮酒多矣。"命仆挑灯，将送生返，且曰："家君远适，礼数缺然，先生幸勿歉焉。"

方辞谢际，倏有人款关㊷至，驺从㊸煊赫，状若贵官。宾客尽起曰："老年丈㊹回第矣。"公子迎于阶除㊺，细语喁喁㊻，不甚可辨；俄而登堂遍揖众人，众皆足恭㊼，称八丈。见生偃蹇㊽不甚礼，问其适从何来？众为代白曰："此羊城文士，遭难初至。"生亦自陈邦族。八丈曰："魏氏世为粤东阀阅㊾，足下遥遥华胄㊿，诚属堪钦。"呼健奴取竹垆(51)来，对众曰："当细煎龙团(52)，为决茗战(53)。"八丈谈吐甚豪，生不觉骄态复萌，数以言语唐突。八丈勃然曰："何处狂

奴，败人清兴？”命仆取杖挞杀以闻。公子长跽[54]，代为哀免曰：“大人所举，诚足伸才人之愤，而快杰士之心；然燕昭市骏骨而名马至，爵郭隗而乐毅来[55]，大人素以好士名，恐杀一士而天下之士裹足不前，奈何？”八丈怒为之稍解，时适有所畜小犬曰“墨花”者，摇尾至前。八丈恍然有所触曰：“必欲依儿所请亦可，但不有小惩，何知大诫？”乃引生而谕之曰：“汝本一曳白[56]无赖子耳，小有得志，辄翘然自足。此犬有乞怜态，故以皮相见收[57]，汝当受其心法[58]，以后或能稍益学问。”遂有臧获[59]数辈，牵往花架下，按其颈而使伏地恬犬矢[60]。生强啖数堆，腹觉果然[61]，众从户后推之出。

生羞闷欲死，徘徊无以为计，霜冷衣薄，殆复难支。开眸仰视，疏星在天，侧耳远听，村鸡迭唱，倦甚假寐。及醒，则已日影满林，屋宇都无所有，乃知卧于乱冢间。踉跄而归，拗抑[62]过于平日，惟终身有宋之问之疾[63]耳。

〔注〕 ① 南海：郡名，旧治在番禺，即今广州市。 ② 帖括：旧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 ③ 羽士：道士的别称。 ④ 出尘：超出世俗之外。 ⑤ 移玉：请人前往某处时所用的敬辞，移动脚步。玉，玉步的省称。 ⑥ 倏忽：形容行动急速。 ⑦ 接武：步履相接。此处指跟上别人的脚步。武，足迹。 ⑧ 鹘(gǔ 骨)：鸷鸟，一种能搏击鸠、鸽而食之的大鸟。或谓即隼。 ⑨ 磔(zhé 哲)磔：象声词，鸟鸣叫的声音。 ⑩ 觏(gòu 构)：牢笼、圈套。 ⑪ 雏鬟：幼婢。 ⑫ 觳觫(hú sù 胡诉)：因恐惧而发抖的样子。 ⑬ 垂髫：旧称儿童或童年为垂髫。髫：儿童垂下的头发。 ⑭ 夤(yín 吟)夜：深夜。 ⑮ 啖：同“啖”，吃掉。 ⑯ 遐迩：远近。遐，远。迩，近。 ⑰ 傲睨：傲慢斜视，目空一切。 ⑱ 牙签玉轴：装帧精美的书籍。牙签，象牙制作的图书标签。玉轴，卷轴的美称。 ⑲ 邺架：唐李泌曾封邺县侯，其家藏书众多，后遂以邺架称人之藏书。 ⑳ 分庭：分处庭中，以表示平等。 ㉑ 展问：犹询问。 ㉒ 挹：本指舀，酌取。此处作吸取。 ㉓ 清徽：犹言清操，高尚的节操。 ㉔ 精粲：精米。 ㉕ 折简：此处指书札或信笺。 ㉖ 宿彦：老成而有才德之士。 ㉗ 下里：乡里，乡野。此处为自谦之词。 ㉘ 试帖：又称“试帖诗”，唐以来科举考试采用的一种诗体。一般以古人诗句命题，或五言或七言，或八韵或六韵。因其首冠以“赋得”二字，故又称“赋得体”。 ㉙ 诮：嘲笑，讥刺。 ㉚ 制艺：又称制义，明清科举考试的文字程式，即八股文。 ㉛ 粲：笑的样子。 ㉜ 子华使于齐：《论语·雍也篇》有“子华使于齐”一节。旧时科举考试多取儒家经典中的句子为题。 ㉝ 伯夷：

商末孤竹君的儿子，武王灭商之后因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 ㉞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纣王淫乱，比干数次犯颜直谏，被纣王剖心而死。 ㉟ 攘臂：捋起衣袖，伸出胳膊，形容激愤貌。 ㊱ 持觞政：主持酒令。觞政，酒令。 ㊲ 觥(gōng 功)筹：酒器和酒筹交互错杂。觥，盛酒或饮酒的器具。筹，此处指酒筹，饮酒记数的器具。 ㊳《生查子》：原为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和曲牌。 ㊴ 岐黄家：指中医医生。岐黄，指岐伯和黄帝，相传为医家之祖，后因以岐黄代指中医学术。 ㊵ 典坟：三坟五典的省称，泛指古代文籍。《三坟》和《五典》均为传说中的上古书名。 ㊶ 尽委鬼，满地茄花：据《明史》卷三十载："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魏忠贤为明代声名狼藉的宦官，曾与明熹宗乳母客氏结谋为奸。此处当用以讽刺魏生为阉宦遗孽。 ㊷ 款关：叩关。款，叩，敲击。 ㊸ 驺从：显贵出行时车前后的侍从。 ㊹ 年丈：即年伯，科举时代对和父亲同年登科者的尊称，明中叶后也用来称呼和自己同年登科者的父辈。 ㊺ 阶除：台阶。 ㊻ 喁(yú 鱼)喁：象声词，此处形容说话的声音。 ㊼ 足恭：过度谦恭以取媚于人。 ㊽ 偃蹇：困顿的样子。 ㊾ 阀阅：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 ㊿ 华胄：指显贵者的后代。 (51) 竹垆(lú 卢)：即竹炉，一种外壳为竹编、内安小钵、用以盛炭火取暖的用具。 (52) 龙团：宋代贡茶名；饼状，上有龙纹，故称。 (53) 茗战：犹斗茶，品茶。 (54) 踧(jí 忌)：直身而跪；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55) "燕昭市骏骨而名马至，爵郭隗而乐毅来"二句：据《战国策》记载，燕昭王欲招贤纳士以报齐国袭燕之仇，问计于谋士郭隗。郭隗说：有君王求千里马，三年未得。有近侍应命买马，五百金买回千里马之骨。君王怒。近侍说：死马尚且五百金，何况生马？很快会有千里马到来。果然不到一年，竟得到三匹千里马。郭隗说："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于是燕昭王为郭隗修筑宫殿并师事之，乐毅、邹衍、剧辛等贤人闻风而至。市，买。爵，授予爵位。 (56) 曳白：卷纸空白，即考试交白卷。 (57) 以皮相见收：此处言犬因为乞怜态的表面现象而被收留。皮相，只看表面，不深入。见，被。 (58) 心法：指重要心得和方法。 (59) 臧获：奴婢的贱称。 (60) 矢：通"屎"。 (61) 果然：吃饱的样子。 (62) 拚(huī 灰)抑：谦退，谦逊。 (63) 宋之问之疾：指口臭。宋之问(约 656—713)，字延清，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初唐诗人。史载宋氏"有齿疾"，故口常臭。

此文选自王韬笔记小说集《遯窟谰言》。

《遯窟谰言》十二卷，系作者于同治年间避兵广东香海天南遯窟寓所时所作。作者"旨寓劝惩，意关风化；以善恶为褒贬，以贞淫为黜陟；俾愚顽易于观感，妇稚得以奋兴"。本篇即为其中富有思想意义的一篇。

本文的主旨在于讽刺那些不学无术、浅薄鄙陋却又盲目骄傲的儒生。

明清时期，赖以为社会统治集团输送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已经走向腐朽。当时知识分子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再将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揣摸透彻，便不难一朝得志，平步青云；再加上不少考官有眼无珠，昏庸无能，于是，社会上许多富有才华学问者常常名落孙山，而不学无术者却飞黄腾达。一些封建儒生们又稍有侥幸，便洋洋自得，目空一切。文中的魏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不仅对"生查子"这样的词牌、曲牌懵然不知，即所吟"试帖"、"制艺"亦平庸乏味。小主人以言语嘲笑他，他竟然不知道是嘲讽自己；小主人出对子讽刺他是明代大宦官魏忠贤的遗孽，他也毫无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却"颇自矜傲"，在众人面前慷慨地吟咏，还装模作样地捻着"颔下微髭"自吹自擂，结果稍加小试，却不免"瞋目视良久"，"气喘如牛"，"豪气顿减"，丑态百出。纵然如此，魏某丝毫也不接受教训，后来在老主人面前又"不觉骄态复萌"，最后竟被人牵去，"伏地恬犬矣"，落了个口中常臭的下场。这无疑是对那些不学无术而又盲目骄傲的儒生的辛辣讽刺和无情嘲弄。

作为一篇讽刺作品，此文在讽刺艺术上十分突出。作者并没有出面对魏生作过多的揭露和批判，而是通过魏生本人的一系列的行动和语言，来表现其性格的鄙劣与可笑。面对小丫环的询问，他自称"邑下名士，遐迩共知"；"微步回廊"时他"傲睨自若"，然而面对主人的满架图书，他却竟然"不知为何书"。在酒席筵上，他"慨然"吟咏自己那浅陋不堪的"试帖"和"制艺"，还自以为得意，"犹捻颔下微髭"而"大言"。"捻颔下微髭"只是魏生的一个动作细节，却被作者恰当地捕捉，把魏生意满自得的骄态写了出来，而妙就妙在魏生所"捻"又是"微髭"。他"掣筹当填《生查子》一阕"，却不知道"生查子"为词牌或曲牌，却煞有介事地大讲"花品"、"茶品"、"药笼"之物等话。主人出对子讽刺其为阉宦遗孽，他仍然不知，却在那里"翘首凝想"，为对不出对子而"气喘如牛"。作者就通过这一系列言语行为的细节描写，将魏生的丑态暴露无遗。

此文故事情节纡徐曲折，引人入胜。作品先总写魏生"少才思"却"两试优等"，"颇自矜傲"，转而写其奇特经历。道士突然出现又突然失去踪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其作用显然仅仅在于引导读者进入奇境幻域。魏生惊悸恐怖之余发足狂奔，堕入坎阱，使读者亦随之感到惊怖不已。此后十数个"雏鬟"出现，并引导魏生进入排满书架的客堂，又让读者心神为之稍定。此后作者的描写，似在幻域，又似在人间。酒席筵上，作者通过魏生吟咏"试帖"和"制艺"、填《生查子》词曲、对对句四件事，照应了开头的"少

才思，即帖括亦不甚工”等语，集中描写了魏生的不学无术与狂妄自大。接下去主人送客，读者以为文将尽矣，却不想老主人归来，使故事情节又起波澜，直到魏生“伏地恬狗矢”之后，故事才告结束。如此写来，立意明确，层次分明，线索清晰，生动感人。

对于魏生一类不学无术却又骄傲自大之辈，作者显然是深恶痛绝的，故作品充满了嬉笑怒骂的讽刺笔墨。但作者绝不是要将此类人一棍子打死，而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淑世之心，对那些“小有得志，辄翘然自足”的小人，予以当头棒喝，期望他们“或能稍益学问”，表达了作者警世醒俗的创作初衷。

（曹炳建）

林　士　樾

王韬

林士樾，闽之古田人。客游燕京①，寓居城外萧寺中。寺系六朝时所建兰若②，绀宇琳宫③，规模宏敞，惜半荒落矣。生所处为佛殿后数楹④，距僧寮⑤尚远，出入必键户⑥。对面有东西两厢房，尚无人居。忽有襆被⑦来宿者，听其所操口音，则秦人也。初见，一揖之外，不再款曲⑧。昕⑨夕相遇，但颔首而已。

一夜，月光如水，顿触乡思，沽酒独酌，醺然径醉。隐⑩几假寐，竟入睡乡。及醒，则良夜将阑，蟾辉⑪渐匿。忽闻邻窗有笑语声，侧耳细聆之，清锐类女子音。讶谓禅刹中何得有此？启扉出视，见西厢灯烛朗耀如昼。径前伏窗窥之，则秦客面南中坐，两旁坐四女子，年并十六七，皓齿明眸，异常冶丽。面北对坐者，独作宫妆，年约二十许。方击鼓飞花⑫，举杯相属。秦客手执梅花一枝，递于东座。生疑今非冬令，梅自何来？须臾，鼓声忽止，梅正在北座美人手中。闻美人云：“素不解掉书袋⑬，昨阅近人诗，有‘细嚼梅花当点心’句，此语何如？”众皆曰：“善。”例当东座者饮。顾东座者已欠伸作倦态，引觥⑭立尽，起向秦客曰：“夜深矣，盍归休乎？”推窗欲出。生恐为其所见，亟隐身于庭前双桂树下。女行经生侧，若为未睹也者，径诣东厢，推扉而入。生亦归卧。

翌日早起，伺秦客他出，亟往觇[15]之，双扉未扃[16]，推之，呀然自开。室中行李萧然，帷帐衾枕之外，了无长物。几上置铁匣一，举之，重不能胜。生异焉。仍为之阖扉而去。既夕，秦客自外返，甫入，连称咄咄怪事，若预知他人之入室也者。时天气渐炎热，阶前隙地颇广，凉风飒然至。秦客露坐中庭，见生犹于灯下作咿唔声，因呼生出，曰："酷暑逼人，何不于此间纳凉，乃犹作占毕[17]计，岂将射策[18]于金华殿[19]上耶？"生笑曰："聊温故业耳。功名之心，久已如死灰槁木[20]矣。"谈次，问生曰："君昨夕曾觇余室乎？后勿复尔，恐于君有所不利。"生惭然[21]色变，久之，曰："吾观君殆异人也，愿附门墙[22]居弟子列。"秦客曰："仆无所长，耻为人师，君勿谦也。今夕盍从余饮，以破寂寞乎？"把臂入室，则室中已焕然改观，转瞬间二女婢立于前，探筐出肴馔，热气蒸腾，若新煮于釜者，陈列几上殆满。生方虑有肴无酒，则秦客已启铁匣，四女子自匣中跃出，各执一壶。问："琼娘何以不来？"答曰："方赴瑶池，偕洛姊并至耳。"须臾，二女自空而降，神韵娉婷，不可一世。秦客曰："洛娘亦忆陈思[23]乎？五百年一度，当于红尘小聚，藉偿夙情。至于缘之修短，亦视其人之福分耳。"爰命生与洛娘并坐，居宾位，面南；己居主位，与琼娘俱面北；四女子仍东西旁侍焉。生询四女子姓氏。则长眉丰颊者，为细娘；纤腰玉肌者，为端娘；媚容流盼者，为蕙娘；婀娜临风者，为雪娘。生量颇豪。秦客亦罄无算爵[24]。六女子每饮必引满，而壶中不见其竭。席间，生故设僻令[25]，秦客与琼娘连沃数十觥。继行射覆[26]，生思索亦穷，罚维倍，酒力不胜，告归寝。秦客笑曰："狂郎情急矣。"乃命婢秉烛导生；洛娘初不欲行，四女子或推之，或挽之，始前。生视己室，顿尔华丽，但觉玉软香温，生平所未解。二婢已为生代弛外服，置之于床。女亦就灯卸妆，一笑入帏。逮乎东方既白，宿醒[27]甫醒，开眸审视，一无所有，故帐尘栖，敝衾线断，仍如畴昔[28]而已。遂疑夜间所为，涉于梦幻，向秦客质之。秦客曰："是皆实境也，我岂敢欺子哉？今夕仍请顾我。"生

诺焉。由是夜聚朝散，夕醉晨醒，习以为常，一载有余，生乐极忘归。

一日，秦客忽来告别曰："余将有远行，南极乎金马碧鸡㉙，而西穷乎苍梧斑竹㉚，永诀在兹，相逢无日。子亦可从此逝矣。"生闻言，涕不能仰，呜咽而言曰："抑何离别之长而欢娱之短也！"秦客曰："君岂不能忘情于洛娘哉？"袖出铜盒授生，曰："子后无论莅至何所，独居一室，夜静无人，焚香祝之，彼当自至。但有所嘱：慎勿涉洛浦㉛也。"言讫，握手径去，倏忽已杳。

生自是遍历四方，所至不交一客。人见其无所事事，而服御饮食，奢于自奉。夜宴一开，自宵达旦，间或箫管悠扬，歌声如沸，而从未见其招妓侑觞㉜也。因是窃窃疑之，而犹未敢发也。生有内戚萧穆斋者，生妻遣之来，以促生归，与生同寓而异室。每夕，闻生室中笑语声喧杂，讶焉；寓主人亦告以所异。因留心觇之，见一女子，容华艳冶，天人不啻也，吹竹弹丝，徵歌按曲，无所不工。斗转参横，其声始寂。明旦以询之生。生始犹诿曰："无有也。"证以目见，乃无词，但戒萧勿宣扬于外。出床头所志一编示萧曰："此即余之日记也。"萧见其标题曰《遇甄奇缘》。因曰："然则所谓洛娘者，殆即甄后㉝乎？吾闻甄后美而贞静，遭谗而殒，天下惜之。陈思《洛神赋》㉞，殆有托而言，后世称为《感甄赋》者，荒唐之词也。今君所记，无乃污蔑古贤后乎？"生笑曰："阿瞒㉟奸雄，曹丕㊱篡贼，以天道论之，宁有贞操苦节，以彰其家声者哉？世但知宓妃授枕，盗嫂贻羞㊲，而不知其家庭中已先有聚麀㊳之讥，当时阿瞒破城，甄后出见，操见其媚波啼露，冶色羞花，叹为'真吾儿妇'，遂驱丕出，事实有不可言者。"记中言：甄后体有异香，每出汗著衣，作桃花色，浣之不去，其香经月不灭。后一目重瞳㊴，其光倍朗，其视倍明，能于黑夜暗室中拾针芥。后纤腰细颈，窈窕多姿，亦能效飞燕㊵作舞，一日著碧绡之衣，曳轻縠㊶之裙，翩跹起立，回翔久之，几欲乘风飞去，一时殿上下观者，无不叹赏，但后不屑为耳。后精于女红，绣物写真，

栩栩欲活。尝作百蝶图，悬之内廷，时有所蓄白猫，呼为“雪衣娘”者，后所爱也，见必扑之堕地，盖以其似真也。后能作小诗，出语清新，不拾牙慧[42]。尝寄闺中女伴云：“感红兰之泫露，对啼眼兮娟娟。隔窈窕于空谷，怀秋思之凄然。”当时传诵，称为隽逸。

一日，生正在室中，闻鸣钲[43]者过，亟出视之，则作猴戏者也。猴巨似人，见生，怒眦欲裂，势几欲掣[44]铁索以扑生，戏者抶[45]之，犹不惧。生避入乃免。夕以问洛娘，曰：“是即曹子桓[46]也。知君昵妾，故欲一泄厥忿耳。”

后生捷南宫[47]，筮仕[48]于汴[49]，与伊园主人素相识，特遣急足[50]迎之至伊阳[51]。戒途方始，是夕女恻焉以悲，而泫然[52]以泣曰：“与君缘尽矣！自此一别，遂隔千秋。君其善自珍重，勿以妾为念。”生不解，但慰藉之。越数日，过洛水，正欲登舟，忽思秦客言，纡道[53]而行，至寓，觅铜盒，则已羽化[54]。怅惘欲绝。生自是入峨眉山[55]修道，不知所终。

〔注〕 ① 燕京：北京市的别称，因春秋战国时曾为燕国国都，故称。 ② 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省称，意为寂静处，后泛指寺庙。 ③ 绀宇琳宫：佛寺、道观的总称。绀宇，又称绀园，佛寺的别称。琳宫，仙宫，亦为道观、殿堂的美称。 ④ 楹：计算房屋间数的量词。一间为一楹；或一列为一楹。 ⑤ 寮：小屋。 ⑥ 键户：锁门。 ⑦ 襆被：用包袱包裹衣被。此处指行李。 ⑧ 款曲：殷勤应酬。 ⑨ 昕：黎明，天亮。 ⑩ 隐：靠，倚。 ⑪ 蟾辉：月光。古代神话月中有蟾蜍，故称月为蟾。 ⑫ 击鼓飞花：酒令的一种。行令时一人击鼓，参与者快速传递花枝，鼓停，持花者按规定表演或罚酒。 ⑬ 掉书袋：喜欢引用古书，炫耀学问。 ⑭ 觥(gōng 工)：酒器。 ⑮ 觇(chān 掺)：窥视，察看。 ⑯ 扃(jiōng 坰)：关闭。 ⑰ 占毕：诵读。 ⑱ 射策：汉代考试取士的方式。考题写在简策上，应试者随意抽取试题回答，主考者评判优劣。 ⑲ 金华殿：古殿名，在未央宫内。 ⑳ 死灰槁木：典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熄灭；槁，干枯。 ㉑ 愽(sǒng 悚)然：恐惧的样子。愽，古“竦”字。 ㉒ 门墙：语出《论语·子张》，后用以指称师门。 ㉓ 陈思：曹植(192—232)，字子建，曾封陈王，谥号曰思，故称陈思王。 ㉔ 罄无算爵：形容喝酒很多。罄，尽，竭。爵，古代的一种酒器。 ㉕ 僻令：生僻的酒令。 ㉖ 射覆：酒令的一种。本指将物件藏于覆器之下，让人猜射；后以字句隐

寓事物让人猜也叫射覆。　㉗ 宿醒(chéng 城)：经宿还未全醒的余醉。　㉘ 畴昔：往日，过去。　㉙ 金马碧鸡：山名，在今云南昆明附近。两山上分别有金马、碧鸡神祠。后以"金马碧鸡"借指边远之地。　㉚ 苍梧斑竹：苍梧，地名。斑竹，一种茎上有紫褐色斑点的竹子，也称"湘妃竹"。《述异记》云："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　㉛ 洛浦：谓洛水之滨。浦，水边。　㉜ 侑觞(yòu shāng 右商)：劝酒，佐助饮兴。侑，劝，多用于酒食宴饮。觞，酒杯。　㉝ 甄后：东汉末年人。建安中嫁袁绍子熙。曹操平冀州，熙逃辽西，操为子丕纳为妻。丕登位立为大人。以留邺不得见丕，失意有怨言；后为人所谮，被赐死。赠皇后玺绶，葬邺。　㉞《洛神赋》：赋篇名，三国魏曹植作。描述作者与洛神相爱的故事。《文选》李善注以为系感念甄后而作，故又名《感甄赋》。　㉟ 阿瞒：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　㊱ 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桓，曹操次子。　㊲ "宓妃授枕，盗嫂贻羞"二句：据《文选》李善注：曹植曾求婚于甄氏，然曹操却将甄后赐予曹丕。曹植心中不平，昼思夜想。甄后死后，曹丕将甄后之玉缕金带枕送与曹植。宓妃，相传为伏羲之女，溺死洛水而为洛神，此处或指甄后。盗嫂，私通其嫂。　㊳ 聚麀(yōu 优)：指禽兽中父子共事一牝，比喻两辈人之间的乱伦关系。麀，牝鹿。　㊴ 重瞳：谓目中有两个瞳人，旧时认为是一种异相、贵相。　㊵ 飞燕：即赵飞燕，西汉成帝皇后。以体轻善舞，故称。　㊶ 縠(hú 胡)：绉纱一类的丝织品。　㊷ 牙慧：典出《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后以"牙慧"指别人的言论见解。　㊸ 钲：锣，一种形如圆盘的乐器。　㊹ 掣(chè 彻)：牵引，拽。　㊺ 挟(chì 赤)：用鞭、杖抽打。　㊻ 曹子桓：即曹丕。　㊼ 南宫：指礼部会试，即进士考试。　㊽ 筮(shì 市)仕：古人将出门做官，先占吉凶。　㊾ 汴：旧时称开封为汴梁，简称汴。　㊿ 急足：急行送信的人。　(51) 伊阳：古县名，旧治在今河南省汝阳县。　(52) 泫然：流泪的样子。　(53) 纡道：绕道走。纡，曲折。　(54) 羽化：原指昆虫由幼虫或蛹经过脱皮长翅而变成昆虫的过程。后道教称人成仙为"羽化"。　(55) 峨眉山：山名。在今四川峨眉县西南。

本篇选自王韬笔记小说集《淞隐漫录》(又名《后聊斋志异图说》、《绘图后聊斋志异》)。作者在此集《自序》中声称，"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但当时社会已"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作者不得不像屈原寄意香草美人、庄周鸣以荒唐之词那样，借记"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来"触前尘"、"发旧恨"，寄托自己哀婉怨愤的复杂情怀。其中《林士樾》所记的便是一个"可惊可愕"的故事。

全文贯穿着一个"奇"字。首先是秦客之"奇"：寺庙中的月夜欢宴，手中违时的梅花，对林生行动的了如指掌，召唤众多冶丽女子的奇异方式，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的神秘行踪，加之豪爽放达、蔑视功名的个性，秦客俨然是

一个寄情诗酒风月、畅游四方而又神秘莫测的风流名士形象。其次是林生一连串的奇特经历：遭遇异人，歌酒夜欢，“夜聚朝散”，“夕醉晨醒”，林生沉醉于奇异温柔的“美梦”之中，乐不思蜀。然而，随着林生已如“死灰槁木”的功名之念的复燃和仕途的开始，洛娘诀别，铁匣羽化，现实的仕途功业与幻异的笙酒艳情终究不可兼得。这段奇遇真假相叠，虚实交错，惊愕频现，始终引领着读者的阅读期待。

本篇小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交待林生的奇特遭遇，后一部分则通过林生与妻弟的对话，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深层缘由。作者将这个奇遇故事置于历史长河之中，让它成为传说中曹操父子三人与甄后复杂情感纠葛的后世延续，使陈思王曹植与甄后前世未了之情缘今世得以如愿，却置曹丕于尴尬难堪之境地，实际上是在为历史上的一切“负抑塞磊落之才”却“不见知于当世”的“卓荦不群之士”，一抒“其胸臆不平之慨矣”（洪士伟：《遯窟谰言后序》）。历史与现实、虚幻与真实交织糅杂，给这段艳遇注入了沉重的历史内容。作者以“奸雄”、“篡贼”怒斥二帝，对曹氏篡汉表示强烈不满，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亦表现出作者正统思想的局限性。作品对甄后则赋予比较多的同情，通过甄后生前几件生活小事的描写，对甄后的妩媚娇艳、兰心慧质给予由衷的赞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女人祸水”的陈腐观念。

小说的情节安排、语言风格等都于《聊斋志异》多有模仿借鉴，其中的月夜酒宴场面就明显地受到《聊斋志异》中《崂山道士》的影响，但其艺术价值又难望《聊斋志异》之项背。　　（曹炳建　樊宇敏）

因　循　岛

王韬

曲沃①项某，本猎户，至项改业读书，文名藉②甚，且喜放生。尝经河上，见农人拽一黑猿，尾断足伤，血殷毛革。见项悲嘶仰首，有乞怜态。项心动，购而释之。猿去，频回顾似感谢状。须臾遂杳。后项作幕闽中③，归乘海舶。晨发，日未午，飓风大作，舟人惊骇。顷之，雪浪排空，挟舟而起，高数十丈，陡落波心，众均逐浪以去。项抱木板，任其所止。风益大，瞬息不知几千万里。自拚一死，既近海岸，懵然④不知。无何⑤，风静潮落，腹搁

于浅渚石上，呕水斗馀，良久渐醒，见黄沙无际，草木不生。时值初秋，天气尚暖，脱衣沙际，曝既干，重着起行。逶迤⑥数十里，日已暝黑，月起海中，三坠三跃，大逾⑦车轮，现五色光。无心观瞩，踏月再趋，至夜半尚无人家。冈峦杂沓⑧，林木渐繁，虎啸猿啼，毛发森竖。腹中大馁，幸怀熟鸡子数枚，聊息饥火。方欲再行，而足力已疲，乃息深林中。四面磷火上下，若相瞰攫⑨，心头鹿鹿，终夜清醒。

天甫明又行，午后始见村落。居民披发被肩，形状不类中土，而面瘦肌黄，悴容可掬，如久病者。乃趋前问询，言语嘲啾⑩，不甚可了。一老叟出问，项以实告，叟曰："君中华人耶？此因循岛之简乡，去中华九万里。上年有海客朱某，亦遭飓到此，居仆处一年，为岛王所知，车载而去，仆因悉中国方言。君无家，盍⑪小作勾留乎？"项喜，从之去。乡人皆至，窃窃私语，似讶奇观者。叟罗酒肴，不甚丰腆⑫，而劝进殊殷。少顷，门外有鸣金声。众人皆仓皇遁。叟即闭户。项问故，曰："此县令也，喜噬人，君初至，勿为所见。"生于门隙窥之，见前后引随者皆兽面人身，舆中端坐一狼，衣冠颇整。骇绝，问叟。叟惨然曰："此地本富厚，三年前不知何故，忽来狼怪数百群，分占各处，大者为省吏，次者为郡守、为邑宰⑬，所用幕客差役，大半狼类。始到时，尚现人身，衣冠亦皆威肃。未数月，渐露本相，专爱食人脂膏。本处数十乡，每日输三十人入署⑭，以利锥刺足，供其呼吸⑮，膏尽释回，虽不尽至于死，然因是病瘠可怜，更有轻填沟壑者。"项讶曰："岛主亦狼耶？"曰："非也。主上仁慈，若辈能幻现人形，诡计深谋，遂为所赚⑯。"问："朝臣何以不知？"曰："立朝者皆声气相通，若辈又每岁赂贿多金，遂无人发其覆⑰。况其在官之际，仍以好面目示人，岂知出仕临民，别有变相耶？"项曰："此类当途⑱，尚复成何世界！仆不才，当为汝等诉之岛主，俾⑲此辈尽杀乃止。"叟曰："君虽心怀忠义，必不能行；况客乡之民，例难越诉，倘遇择肥而噬者，当有性命忧。"项中心不安，次日不别而行。方

欲问途，忽数人来，缚之去，径诣⑳一署。惊怖间，见两廊坐卧者无非当路君，不觉气馁。未几，一官登堂，衣服苍古，幸是人身，冀可缓颊㉑。顾瞥见项，若甚喜，略问所来，项备述前事，忽顾左右曰："此人白皙而肥，精髓必美，当献之上司，必可记功邀宠。"项知非好意，再三恳释，不从，即命以木笼囚项，舁㉒之出。

行二里许，众人哗传曰："太守来！"遂纷纷避道。俄见仪仗森严，拥一贵官至，鼠目獐头，左右顾盼。见缚者，问故。役禀白谓："欲送上宪辕㉓。"太守命舁至前，熟视曰："君项某耶？何故至此？"项亦甚惊，而不解何以相识，因漫应之。立出舆挥众去，命脱系，呼两骑至，并辔而行。项不知所为，转诘邦族。太守曰："仆侯冠也，受君大恩。俟入署，再诉细情。"少选㉔已至，见前门标"清政府"三字。下骑同入，胥吏㉕十余辈，肃迎于旁。见两旁隐隐有卧狼数头，心震慑，不敢顾视。既入内，侯伏地拜。项答拜，因又问故。侯曰："仆即河上老猿也。承君援救，此恩终不敢忘。后遇瘦柴生将夺此岛，以余能幻化人形，招之同至。不期岛主信德，感及豚鱼，瘦柴生不忍相负，只谋方面㉖，他居省要。余以从幕功授此职。今都院以下，大半同群，其尚有人心不肯附和者，则皆赋闲㉗。仆亦每切㉘兢兢，久苦衣冠桎梏㉙，俟有顺便，当送君回耳。"项始恍然。侯亦询来意，略告之，相与叹息。言次，即已传餐。见数狼来，各被冠服，立化为人，与项通款曲㉚，一一由侯为之指示，则丞尉㉛案吏及幕中宾僚也，揖让入席，笑语雍和㉜。侯独入内。项与众共饮。酒半酣，两役舁一肥人过，裸无寸缕，众曰："可送斋厨。"项惊问，皆笑不言。俄庖人进一馔，如鸡子羹，群以敬客曰："此人膏，余等酷嗜之；惟主人不喜。先生之来，口福诚不浅哉。"项惊曰："适肥人已宰之耶？"曰："然。吾等公膳，本有常供，此间因主人喜斋，故只日进一人；若大院中，则食人更多。"项惨不能咽，逃席觅侯，始得果腹。项居署中郁郁不得志，侯察其意，谓："机缘未至，归计难谋，苟县厉令，余旧属也，彼处山川佳胜，足资眺瞩㉝，当荐君暂入幕中，借广眼

界。”项喜，次日持书去，一见要留，宾主颇洽。细察厉，亦系狼妖，外示和平，而贪狡殊无人理。幸公事甚简，日惟携仆出游，或止宿山中，数日始返，厉亦不之责。

邑绅某横甚，强夺邻田数十顷，邻讼之。绅贿以重赂，厉竟不直[34]邻，逐之去。邻上控，发县复讯，仍执前断。邻无如何，自缢绅门。绅夜至署，与厉密议，设计弥缝之。项不平，请曲直所在。厉笑曰：“先生不知耶？绅子现居京要。得罪则仆不能保功名，况妻子耶？且民命能值几何？以势制之，彼亦无能为力。”项曰：“信如君言，则人情天理之谓何？国法王章不几虚设耶？”曰：“先生休矣！今日为政之道，尚言情理耶？吾辈辛苦钻营，始得此一官一邑，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德政。直者曲之，曲者直之，逢迎存于一心，酬应通乎百变。上以为可，虽民无爱日之留[35]，而朝有荐章[36]之人矣；上以为不可，则民乐敦庞之化[37]，朝无颂德之碑——国舍有甘棠[38]，不及私门有幸草也。”正言间，省中有飞牒[39]至，言郎大人将赴苛巡兵，着速备供张。厉匆匆别去，召丞尉商议，即让县署为行辕。次日，迁移一空，别居西舍，署中悬灯彩，饰文窗，地铺氍毹[40]厚尺许，寝室则八宝之床，绣鸳之枕，锦云之帐，暖翠之衾，光彩陆离，不可逼视。上下内外，焕然一新。至期，探者属道，迎者塞门，奔走往来，流汗相属。将晚郎至，炮声隆隆，骑声得得，仪仗数百人，甲胄殊整。其行牌[41]有“粉饰太平，虚行故事，廉嗤杨震[42]，懒学稽康[43]”等字。项私问小吏，吏曰：“此德政牌也。”既见武士数十人，各执刀分队疾趋，观者侧目无敢哗，即有十馀人拥大吏至，端坐舆中，豕喙[44]虎须，状极狞恶。兵吏皆跪迎，郎置不顾，飞舆入署。项欲瞷[45]其所为，从之入门。吏严色拒之。厉至缓颊，乃入。见堂燃红烛如椽，光明若昼。郎高坐，旁立美服者数辈。须臾传呼进兵册，册上，仍付吏员持去。嗣[46]兵官十馀人入叩，有进金宝者，有呈玩具者，有乞怜贡媚者。一时许，厉跪请夜宴，共起身入小厢，即有吏出问：“有歌妓否？”厉无以应，大窘，遽返西舍。饰爱妾幼女以进。

郎喜，面称其能，而厉之酬酢[47]周旋，丑不可状。宴已，众皆退，惟妾女伴寝。厉则意气洋洋，若甚得意。项颇愤然，顾莫敢谁何[48]，乃卧。晨兴复睨，郎尚未起，有军吏至，请阅操。内史叱曰："大人未起，起亦须餐烟霞[49]，汝何得尔！"军吏诺而退。半晌，又一内史出，传命免操，即放赏，军吏应而去。日将午，郎始起，厉即进膳。半炊时，传呼命驾，左右仓皇，排道径发，厉等皆跪送之。妾若女赧然[50]而返。是役所费不赀[51]，而不闻有所整顿也。项大以为非，即别厉至侯所。途中哗然，厉升某府缺。及见侯询之，侯曰："此邦仕宦，大抵皆然，书生眼小于椒，徒自气苦耳。"项不愿复留，谋归益切。适海客朱奉王命遣回，侯聚珍宝为项治装，并求附舟，遂相送至海口。已有一舟舣待，朱与项登舟，海风大作，揖别开帆。八日至琼州岛登岸，取道而返。出箧中物易钱，购田治屋，称素封[52]焉。

〔注〕 ① 曲沃：地名，旧治在今山西闻喜县东。 ② 藉：喧盛、显赫的样子。 ③ 幕："幕府"的简称。此处指"幕僚"，即地方军政大吏幕府中的参谋、书记之类的僚属；也指官署中所聘请的顾问。闽中：郡名。秦置，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 ④ 懵（měng 猛）然：无知貌。 ⑤ 无何：不久。 ⑥ 逶迤：斜行；曲折前进。 ⑦ 逾：超过，胜过。 ⑧ 杂沓：纷杂繁多的样子。 ⑨ 瞰攫（kàn jué 看决）：瞰，窥看。攫，夺取。 ⑩ 嘲啾：本为鸟叫声；这里形容言语不通，如闻鸟声。 ⑪ 盍：何不。 ⑫ 丰腴：丰满肥美。 ⑬ 郡守：官名。始置于战国，初为武职防守边郡。秦以郡为最高地方行政区划，每郡置守。汉景帝时改称太守。邑宰：旧时县令的别称。 ⑭ 署：官署、衙门等办理公务的机关。 ⑮ 呼吸：吸入；摄取。 ⑯ 赚：诳骗。 ⑰ 发其覆：揭发他们隐藏的罪恶。覆，遮盖，掩蔽。 ⑱ 当途：当道，当权。 ⑲ 俾（bǐ 比）：使。 ⑳ 诣（yì 意）：前往；去到。 ㉑ 缓颊：指婉言劝解或代人讲情。 ㉒ 舁（yú 于）：抬。 ㉓ 宪辕：指上司衙署。宪，旧指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官吏。辕，官署或军营外门，借指官府。 ㉔ 少选：一会儿；不多久。 ㉕ 胥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㉖ 方面：指一个地方的军政要职或其长官。 ㉗ 赋闲：晋代潘岳辞官家居，作《闲居赋》。后因称失职无事为"赋闲"。 ㉘ 切：深，深切。 ㉙ 衣冠桎梏：此处指做官对人的束缚压制。衣冠，代称缙绅、士大夫，此处指为官。桎梏，束缚，压制。 ㉚ 款曲：犹诉衷情、殷勤的心意。 ㉛ 丞尉：县丞、县尉的合称。 ㉜ 雍和：融洽；和睦。 ㉝ 眺瞩：登高远望。 ㉞ 直：胜诉。 ㉟ 爰日之

留：因受到恩德而挽留。爰日，旧称冬日为爰日，亦常比喻恩德。　㊱ 荐章：推荐人才的奏章。　㊲ 敦庞之化：教化百姓，使朴质敦厚。　㊳ 甘棠：木名，即棠梨。《诗经·召南》有《甘棠》篇。《朱熹集传》："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后世因用"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　㊴ 飞牒：快件文书。　㊵ 氍毹(qú yú 渠于，毹亦可读作 shū 书)：纯毛或毛麻混织的毛布、毛毯。　㊶ 行牌：谓下发令牌或公文。此处指官府出行时仪仗队所举的牌子。　㊷ 廉嗤杨震：杨震(？—124)，字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谒。曾途经昌邑，邑令王密感于其推荐之力，故夜怀金十斤遗震，震不受。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此处用"廉嗤杨震"反语讽刺郎大人。　㊸ 懒学稽康：稽康，即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人。其《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性复疏懒，筋骛肉缓。"此处亦为讽刺郎大人之语。　㊹ 喙(huì 汇)：鸟兽的嘴。　㊺ 瞷(jiàn 建)：窥视，窥探。　㊻ 嗣(sì 饲)：随后，后来。　㊼ 酬酢：饮酒时主客互相敬酒；主敬客曰"酬"，客还敬曰"酢"。亦指应酬交往。　㊽ 莫敢谁何：没有敢对谁怎么样。　㊾ 烟霞：此处特指吸鸦片时喷出的烟团。　㊿ 赧然：惭愧脸红的样子。　(51) 不赀：不可计量。　(52) 素封：没有官爵封邑的富豪。

本篇选自笔记小说集《淞滨琐话》。是集十二卷，六十八篇。其中许多篇章借奇境幻域暴露社会黑暗，以狐鬼仙妖寄托真情实意。清朝末叶，吏治腐败，官吏贪鄙成风，公开卖官鬻爵，巧取豪夺，社会异常黑暗。本篇《因循岛》所描写的社会情景正是清朝后期社会状况的缩影。

作者以项某的奇特经历为线索，以项某的耳闻目睹揭示了因循岛官吏如豺狼恶虎般搜刮民脂民膏，大小官吏沆瀣一气，贿赂成风，人民苦不堪言的黑暗现实。作品将因循岛上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描摹成兽面人身的妖怪，并且选择了"狼"作为官吏本来面目的象征，符合他们的豺狼本性。这些"豺狼""专爱食人脂膏"以"供其呼吸"，以至因循岛上的居民"面瘦肌黄，悴容可掬"、"病瘠可怜"。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狼类皆能"幻现人形"，为官时以"好面目示人"，一旦面对百姓，则"别有变相"。又"每岁隐赂多金"，使得"立朝者皆声气相通"，竟然"无人发其覆"。随着项某被缚至官署，只见"两廊坐卧者"皆狼也。后巧遇黑猿精侯某，至其衙门，又见"前门标'清政府'三字"。这里可谓作者的点睛之笔，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作者真实的讽刺对象，把人们从幻想世界一下子拉回到了现实。项某被侯某荐入幕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官场的内幕，看透吏治的腐败。作者此后主要描写了两件事：其一为邑绅强夺邻居土地事。身为父母官的厉令

接受了邑绅的贿赂，又考虑到邑绅的儿子“现居京要”，得罪则“不能保功名”，难以保妻子，于是便“不直邻，逐之去”。邻居不服上诉，结果“仍执前断”。在无可奈何之下，邻居“自缢绅门”。但这一举动也未能引动厉令的恻隐之心，却使厉令和邑绅又“密议之”，“弥缝之”，将此案处理得不露任何破绽。其二即郎大人巡兵事件。在这一情节中，作者将官吏的昏庸无能、荒淫无耻刻画得入木三分。郎大人名为巡兵，于巡兵事竟然草草处理，丝毫不为意，而于奢靡享乐、抽大烟、玩女人方面则刻意追求。众官员“有进金宝者，有呈玩具者，有乞怜贡媚者”。尤其是厉令，为了博得郎大人欢心，不仅“让县署为行辕”，还在署中“悬灯彩，饰文窗”，“寝室则八宝之床，绣鸳之枕，锦云之帐，暖翠之衾，光彩陆离，不可逼视”。最后竟然无耻到“饰爱妾幼女以进”，让爱妾幼女作为歌妓供郎大人淫乐。结果厉令如愿以偿，“升某府缺”。作者于此时笔锋戛然而止，讽刺鞭挞效果也达到极点。作者在文中借厉令之口揭露了封建官员的为官准则：今日为政之道是不言情理，不顾民命的，所谓的国法王章也只不过是虚设而已。官吏们“但求上有佳名，不妨下无德政”，“逢迎存乎一心，酬应通乎百变”，只求得到上司的认可，使“朝有荐章之人”，却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由此可知，作者对官场的黑暗内幕是了如指掌的，对贪官污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的。作者假托“因循岛”来揭露现实的黑暗，正说明因循岛之黑暗是代代因循、普遍存在的。

构思精妙，想象奇特，是本文艺术上最主要的特色。文章以项某救一负伤黑猿为开端，黑猿临走“频回顾似感谢状”，已为后文埋下伏笔。转而叙述项某的奇特经历，海上遇难，但却死里逃生，来到因循岛。在因循岛项某凡三遇：一遇“老叟”；二遇侯某；三遇厉令。与老叟的相遇，使项某初识因循岛。其中老叟所言“海客朱某”事，又为后文项某离开因循岛埋下伏笔。项某惊见狼怪，并老叟所言狼怪“分占”因循岛“各处”食人脂膏等事，实是对因循岛的总括介绍，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幻想的恐怖世界。项某“不别而行”，被缚后作为礼物献给上司，本想必死无疑，却巧遇黑猿精太守侯某解救，有惊无险，并照应了前文。在侯某衙署，项某开始具体接触到狼怪食人的恐怖情景。然侯某毕竟尚有一丝人性，不仅“久苦衣冠桎梏”，且“喜斋，故只日进一人”，显非大奸大恶者，然亦靠食人为生。再得侯某荐至“苛县厉令”幕中，作者便通过对厉令、郎大人等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倒行逆施的描写，揭示了这个狼怪世界的种种黑幕，而这种种黑幕，又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折光反映。最后，项某得以逃离因循岛，并因侯某所送珍宝“易钱”，“购

田治屋”而称“素封”，又照应了全文的开头。如此写来，种种奇特经历丝丝入扣，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

本文的写作明显地受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梦狼》一篇的影响。所不同者在于，《梦狼》是以梦境来反映现实，而此文则以幻境来抨击时政，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此文“称素封”的故事结局，显然是项某善行的回报，宣扬了因果报应思想，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曾炳建　刘蕾）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俞达

——《青楼梦》第三回

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甘甜尝遍。千般怜，万般爱，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谓：

月正团圆花正娇，相逢恰是可怜宵。

携红握翠增怜惜，不问应知魂也销。

二人十分恩爱，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说得你投我合，不觉又沉沉睡去，直到次日红日三竿方才起身。梳洗后，吃了点膳，然后回家。至书舍也无心攻读，静坐芸窗。不片时，金乌① 西返，玉兔② 东升。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食过晚膳，即就寝而卧。

谁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恍惚间，此身缥缈如在云雾间一般，不由自主，迤逦而行。细视之，却非素来经过之地。但见隔岸鲜花，沿堤新柳，一弯流水，回绕小桥。烟霞泉石，幽异非常。娇滴滴名花欲语，脆嘤嘤鸟语频闻。行向前，见屋宇突耸，宛如宫殿。甫入门，见悬一额曰“有女如云”。至堂上，异香馥郁，人迹稀逢。信步入内庭，见朱栏曲折，秀石峥嵘；池亭缭绕，花木参差。其中陈设精致，皆非人世所有之物。

正视间，忽见一垂髫童子至，乃问道：“君是何人？焉得到此？”挹香乃述其所由来，并询此为何地。童子道：“此乃清虚中

院，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③。凡世间姻缘，一切俱是院主执掌的；即世间佳人丽质，一旦尘缘谢绝后，俱在此处居住，故又名曰‘留绮居’。今君有福至此，大有前缘，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待我引君一游如何？”

挹香大喜，即偕之行。见洞门双启，异境别呈。其中瑶草奇花，纷靡不尽。正中一殿极尽崔巍，殿中列一仙斧，盖世俗相传斧柯④之谓。又有三生石、赤绳等罗列其中。右边有一小门，上书“金屋”二字。启扉入，见绮罗毕集，众美娟然，一个个舞袖蹁跹，若要与挹香相见。挹香不觉神魂飘荡，连自己都不知身在何地。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见，都各陈名姓。有说是馆娃宫⑤里来的；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有说是琴心感触，垆⑥边卖酒家来的；有说是采药相逢，马上折桃花的；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璅⑦偷香，分与少年人的；也有说是为雨为云，梦中曾相会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也有说是〔随〕侍瑶池⑧，题诗改名姓的；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箫恨无情的；也有说是掌上玉盘，马嵬⑨留不住的。其余多环佩鸣锵，挨挨挤挤，都说道：“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因参破红尘味，在这里静修的，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言讫各散，弄得挹香心迷神醉，应接不暇。

再行，又见一朱门，上有“六朝遗艳”四个金字，乃偕童子入。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挹香才入室，只听得莺声燕语，都道：“有情公子至矣！大家快些相见。”只听得环佩叮咚，俱出帏相接，周围侍立，锦簇花团。挹香倒觉不安，因说道：“众芳卿请坐，容拙生金挹香晋谒。”众美又推逊了一回，方才坐了。挹香便询首位美人，却是钱塘苏小⑩，挹香听了，即出位下拜道：“仆慕芳名久矣。尝读《西湖志》，见芳卿慧心青眼，绮思奇才，周济鲍仁，实巾帼之丈夫，不胜钦佩。自恨予生也晚，不能拜倒妆台，一亲懿教。不料今日相逢，实出于意外也。”小小挽之起，道：

“贱妾不辰，在昔堕风尘之内。犹幸者，怜怜惜惜，未负年华。至于慧眼奇才，妾何敢当耶？”挹香道：“卿之芳名，不惟仆一人钦羡。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倘今日遇之，我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言毕，又问其次，恰又是虎阜真娘。挹香亦下拜道：“仆慕卿卿，阅时已久，曾在墓上几度欷歔[11]，所以‘企真’二字亦为卿而得。今者邂逅相逢，岂非天作之合耶？”真娘道：“君之钟情，妾素深喻。前蒙冢上题诗，有‘新诗空吊落花灵’之句，妾尝传诵不忘。今日之会亦天意也。”挹香又与薛涛、关盼盼、马湘兰[12]等叙谈良久。童子促之行，挹香道：“我不返矣！我今在众香国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亦奚必再思别往？”真娘笑道：“君日后名花相伴，正有一番风流佳话。毋愚，快行！”挹香不觉凄然泪下。然后分别。

又随童子前行，回廊曲折，迤逦而来。至一处，上悬“薄命司”三字。挹香讶道：“‘薄命司’乃《红楼梦》中黛玉等之仙居，缘何也在这里？”径入，见数美嘻笑，聚作一团，在内作扑蝶会。爰询童子，童子指着道：“此即宝钗、晴雯、湘云等也。”挹香叹曰：“原来才女性情，阴阳一例，生前如此，死后仍不改此风雅。”入内四面观看，见左边另有朱门，铜环紧闭，上面亦有一额，曰“绛珠宫”。挹香暗忖道：“此必林颦卿所居。”轻叩铜环三下，有侍儿启扉迎接，见挹香儒雅风流，乃问道：“相公何人？到此何事？”挹香道：“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偶尔游仙，知绛珠宫在此，特来拜见潇湘妃子耳。”侍儿见挹香吐辞风雅，人亦俊秀，入告黛玉。黛玉许见，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说道：“小生金挹香，素读《石头记》，钦慕小姐态度幽闲，恒存臆羡。今日偶尔仙游，得蒙慷慨许见，鲰生有此，不胜幸甚！”言毕，拜倒阶前。黛玉暗忖道，我只知贾宝玉一人痴情，讵意金某亦然如此。乃笑道：“金生请起。我自避世以来，迄今二百余年。我们生平之事，本不足传述于人。曹雪芹先生曲为传出，虽是痴情佳话，第恐迷惑世人亦复不少。”挹香点头道：“诚哉是言也！仆读《石头记》，亦尝焚香叩首，

拜倒殊深。更有友人邹拜林，谓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帼，又妙在不涉于邪，十分羡慕，因自号拜林外史。曾记有题赠小姐两绝云：

多愁多病不胜娇，孽海情天幻梦遥。
赢得后人偷洒泪，可怜午夜泣香绡。

其　二

西风蹂躏月凄迷，灯灺更残暗自啼。
珠泪难还情尚在，如何衰草罨长堤。

此诗仆传诵已久，亦可谅渠之情矣。”馨卿道：“我自谢世以来，蒙曹君曲传情迹之后，虽墨士骚人时加惋惜，而真心惜我者，惟君与拜林及秦淮校书斌龄三人而已。惜未见其人，不胜怅怅。”

正说间，听重门启处，拜林突如其来。挹香大喜道：“林哥哥，我方才与妃子正在言君，君何亦得至此？”拜林不答，即向馨卿处双膝跪下道：“鲰生幸甚，得遇芳姿。”说着，不觉双泪齐流，赢得馨卿亦两眶泪下，语不成声。拜林又说道：“仆因日久钦慕，未克如愿。今日此身如梦，飘泊来前，得遇仙妃，实是侥天之幸！”馨卿道：“君之多情，我已深喻。但未识芳颜，徒劳企望。今得一见，我愿遂矣。”言讫，化阵清风，绝无影响；觉其地亦非来时路矣，拜林大恸欲绝。

挹香乃挽拜林，随童子复至一处，上悬匾额曰“五百年前旧定缘”。门前悬着一张谕条，上写着：

奉玉谕，此地乃注人姻娅，修造姻缘全谱重地。毋论闲杂、仙僮及凡人等，俱不准妄入。此谕。

挹香与拜林看了，大讶道：“此处有玉谕在此，不能径入，如何如何？”童子沉吟良久道：“君等不泄天机，无妨同入。”二人允诺，即从之入。见其中案牍如山，不可胜计也。有桑间濮上之案，也有淫妇奸夫之案，不一而足。又见两旁册子罗列，挹香窃视之，乃是注人妻妾，历历可稽。乃私向拜林道：“我们二人自称情种，不知日后该有几个妻妾，曷弗趁此一查？”乃启江南册视之，恰是拜

林一案：上写“正室花氏”，下有偈语几句云：

平生正直，素性多情。时怀丽质，常恋佳人。

室宜独占，星缺五卿。他时解悟，圆寂功成。

拜林看了“正室花氏”，心中有十分相信，但偈句中有“室宜独占，星缺五卿”，却难解得。

挹香又翻阅至第四页，却是自己的名字，见上写“正室钮氏，风尘中人。该在二十二岁完娶。”下边亦有诗一绝曰：

情耽舞席与歌筵，花诰同邀福占先。

三十六宫春一色，爱卿卿爱最相怜。

挹香看了，十分不解。正欲问童子，忽听仙乐悠扬，童子道：“院主至矣！”即促二人行。忽听得一声大喝道：“下界何人，偷觑仙府？”二人没命而逃，满身大汗。及醒来，却是一梦。谯楼上五鼓频频，犹觉喘吁不定。自从这一梦，有分教：

痴情公子添情思，薄命佳人诉命艰。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金乌：古代神话云太阳中有三足乌，因用为太阳的别称。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 ② 玉兔：神话传说谓月中有白兔，因用为月的代称。辛弃疾《满江红·中秋》词：“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 ③ 吴刚：神话人物，相传为月宫里的仙人。 ④ 斧柯：斧子的柄。 ⑤ 馆娃宫：古代宫名。传说系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今江苏吴县灵岩山上有灵岩寺，即其故址。 ⑥ 垆(lú 卢)：酒店安置酒瓮的土墩子，因作酒店的代称。 ⑦ 青璅(suǒ 琐)：古代宫门上的一种装饰，后亦借指宫门。 ⑧ 瑶池：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上的池名。《穆天子》卷三：“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⑨ 马嵬(wéi 围)：即马嵬坡，在今陕西兴平市西，相传晋人马嵬在此筑城，故名。唐安史之乱，玄宗从长安西奔成都，缢死杨贵妃于此。 ⑩ 苏小：即苏小小，文学故事人物。六朝时南齐著名歌妓，家住钱塘，出入常乘油壁香车。《乐府诗集》有《苏小小歌》。 ⑪ 欷歔(xīxū 希虚)：叹息抽噎声。 ⑫ 薛涛(768—831)：唐代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人。随父流落蜀中，沦为歌妓，居成都万里桥浣花溪。自制彩笺写诗，人称薛涛笺。后人辑有《薛涛集》。关盼盼：文学故事人物。唐代徐州著名歌妓，相传为礼部尚书张建封宠妾。建封死后，关盼盼独居燕子楼十余年不愿改嫁，后不食而卒。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画家。名守真，小字玄儿，又字月娇，湘兰为

其号。曾为南京秦淮歌妓。善画兰竹,笔墨潇洒恬雅,饶有风致。另有诗集二卷、传奇《三生传》(已佚)等。

《青楼梦》,一名《绮红小史》,书凡六十四回,原题"厘峰慕真山人著"、"梁溪潇湘侍者评",卷首有光绪四年(1878)金湖花隐序和邹弢序,书当成于是年。慕真山人即俞达,潇湘侍者为邹弢。

《青楼梦》以狎妓为题材,叙吴中风流才子金挹香,自称"半身诗酒琴棋客,一个风花月里身",与青楼三十六位名妓结为知己,朝夕往来,诗词酬应,说不尽旖旎风情,但一方面又不忘事君荣亲。后来官授浙江余杭知府,娶一妻四妾,尽皆青楼中佳丽。父母跨鹤仙去之后,金挹香也看破红尘,悟道飞升,入山修道。平生结识之三十六妓,原来皆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仙女,因尘缘已满,纷纷归回仙班。

《青楼梦》所写均系梦幻,纯是作者的一场白日美梦。书前《题纲》云:"当世滔滔,斯人谁与,竟使一介寒儒,怀才不遇;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表明他感到怀才不遇,故求知音于妓女之中。但他所说青楼女子"识英雄"及作品所写三十六美皆深爱金挹香等,都是为了抒发其"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教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见第一回)之理想,故小说纯属失意文人主观幻想之物。作为理想,既要享艳福,又不忘富贵功名;忠孝仁爱之外,再加上得道成仙。可以说,《青楼梦》在反映逛妓狎伶社会风俗的同时,表现了封建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变异心态。主人公金挹香,一方面尽忠、笃孝、义和,另一方面又放恣、率真、痴情。他无视封建礼法,豪荡不羁;他无视传统的贞操观念,敢于明媒正娶风尘女子;他拥妓冶游,眠花宿柳……这些均反映了在爱欲与事业对立的文化背景下,遭到人生挫折后的封建知识分子转向风月场中寻求知音和慰藉的一种变异。它自然并不值得赞颂,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却肯定了人欲,也就肯定了人的个体意志,反映了那个时代新的人格理想标准。

所选第三回《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在艺术手法上显然刻意模仿《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青楼梦》第一回亦仿《红楼梦》开头写石头入红尘游历的手法,叙述慕真山人得道人赠一镜,观镜后身入仙境,托生苏州府长洲县金家,名挹香,经历了一番繁华生活后,被道人棒喝而醒,于是"将镜中所作所为,录成一书",即《青楼梦》。全书尽是叙梦,首二回犹未入梦,第三回始得入梦。此回写"话

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犹如《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宝玉与警幻仙姑之妹乳名兼美字可卿者共儿女之云雨欢事。金挹香事毕乃迤逦而行，异境别呈，极尽崔巍，无限旖旎。在晋谒了苏小小、薛涛、关盼盼、马湘兰等前代有名的妓女后，进而至《红楼梦》之“薄命司”黛玉等人之仙居，启“江南册”视之，下有偈语数行。正当疑惑不解之时，忽听仙乐悠扬，一声大喝，没命而逃，乃至醒来，方知是美梦一场。

“梁溪潇湘馆侍者”（即邹弢）曾评《青楼梦》第三回道：“此书以梦起，以梦结。此一回之梦，原为一部之主脑。此回之梦，入梦之梦；后来之梦，出梦之梦。且天地，梦境也；古今，梦蘧也；挹香、众美，梦中人也；吟诗咏赋，梦中情也；求名筮仕，梦中事也。他人以梦为真，挹香以真为梦。以真为梦而梦易醒，故后日挹香参破梦情，跳出梦境。于是乎誓不作梦矣。”从全书看，《青楼梦》显然企图表现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哲理的思考，小说中屡屡出现梦境的描写，试以虚幻之境来暗示人生一世犹如春梦一场。

道光、咸丰以后，清廷内外交困，社会濒于崩溃，士人的道德品质愈加卑污，社会上嫖妓女、玩戏子之风愈加昌炽，以《青楼梦》为代表的狭邪小说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它显然是《红楼梦》之仿作，但却只学了《红楼梦》形式上的一些皮毛。作品中的诸妓女，个个锦心绣口，外秀内慧，而且慷慨大方，凛然有巾帼丈夫之气。博学多才的俞达终身渴望功名，认为“为须眉者必期显亲扬名”，但他怀才不遇，感慨“公卿大夫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于是，便把自己的身世之感融入《青楼梦》的创作，写多情公子金挹香如何得到三十六名女子的青睐、爱戴以及与她们的种种感情纠葛。

小说在反映妓女悲惨命运，从而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极力推奖她们高尚的追求和过人的才华。这无疑是《青楼梦》的进步之处。对书中描写的士子文人与妓女的感情，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腐朽、没落的东西，而应看做是失意文人的某种寄托。这些“才子”的境遇与妓女的命运确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因而极易引起心灵上的共鸣，所谓“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金湖花隐《青楼梦》序）。小说一问世就被人认为是《感士不遇赋》，作序者金湖花隐一再强调“倘谓为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

自乾隆年间《红楼梦》面世后，续书纷纷出现，随之，模仿《红楼梦》的小说亦一时蜂起，《青楼梦》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青楼梦》与《红楼梦》最大的不同，乃在于其无视当时封建大厦哗啦啦倾倒的现状，却在一味

粉饰太平。一方面是烟花巷陌里的莺声燕语，一方面是书香门第中的金榜题名，然后功成身退，白日升天，得逍遥之乐，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表现得酣畅淋漓。《青楼梦》中的主人公金挹香，“父母的恩也报了，后裔也有望了，众美人已分离尽了，妻妾房帷之乐，已领略尽了。向年愿毕，奚妨谢绝红尘，到处云游，寻一个深山隐避”。这便是封建末世知识分子于现实中无望之际作的非分之想。金挹香不仅在风月场中左右逢源，还能登科入仕，而功名利禄到手后又修成了“神仙”，显然这是作者的一种幻想。作者俞达生活的时代，一般的下层知识分子生活落魄，人生抱负难以实现，面对现实，他们既无法回避又无力抗争，也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然而这种幻想却反映出封建末世下层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这无疑对我们考察那个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邹自振）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张南庄

——《何典》第八回（节选）

且说那色鬼自从在脱空祖师庙里见了臭花娘，回到家中，眠思梦想，犹如失魂落魄的一般，哪里放得下？晓得他是跑到庙里的，定然不是远来头，总在六尺地面上，差了人各处去寻访。只因臭花娘从未出门，无人疑到他家，只是挨丝切缝，四处八路去瞎打听。

谁知事有凑巧，不料那东村里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老子豆腐糞饭鬼，薄薄有几金家业，只生得他一个独囡。那日因到亲眷家边吃了清明饭回来，被色鬼的差人看见，寻思近地里再没有第二个美似他的，色鬼庙中所遇，谅必就是他，便如飞来报与色鬼知道。那色鬼又未曾目睹其间，听他们说得有凭有据，便也以讹缠讹，信以为实；就与众门客商议。

大家议论纷纷，只有一个叫做极鬼说道：“这也不是甚么困大难事。那豆腐糞饭鬼住在独宅基头上，只消我们几个扮做养

发强盗，等到半夜三更，或是拿铧锹掘个壁洞，软进硬出，或是明火执仗，打门进去，抢了就走，夜头黄昏，哪里点了乌鼻头来寻①？又不担搁工夫，手到拿来，岂不是朝种树夜乘凉的勾当？”色鬼大喜道：“此计甚妙，就烦你干来。事成之后，重重相谢。”

极鬼便纠合几个同道中，来到村里，拣个僻静所在，拓花了面孔，扎扮停当。等到更深夜静，来到豆腐糞饭鬼门口，点起烟里火来，打门进去。那豆腐糞饭鬼一家门，正困到头忽里，忽被打门声惊觉了，慌忙起来，才立脚到地下，那伙强盗已一拥进房，各人拓得花嘴花脸，手里拿着雪亮的鬼头刀。两个便将豆腐糞饭鬼帮住，把刀架在头骨上，不许他牵手动脚，几个便向床上搜看。那豆腐西施虽然穿了衣裳，却不敢走下床来，坐在皮帐里发抖，被极鬼寻着，一把拖下床来，背着就走。众鬼也就趁火打劫，抢了好些物事，一哄出门。

豆腐糞饭鬼冷眼看见他们行作动步，是专为女儿来的，又闻得色鬼在各处旱打听，要寻甚么标致细娘，便疑心到他身上。叮嘱家婆②看好屋里，自己悄悄然出了门，望着火光跟将去，恰正被他猜着，见他们一径望色鬼家里去了。便寻思道：“那色鬼泼天的富贵，专心致志寻了女儿去，自然千中万意，少不得把他做个少奶奶，住着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也是他前世修来的。”一头肚里胡思乱想，一头望家里回来——已经朦朦天亮——便向老婆说知。老婆道：“你不可一相情愿。他是有门楹人家，若有这般好心，怎不教人来说合？明媒正娶难道弗好，倒要半夜三更出来抢亲？你快再去打听，倘能像你心意，便与他亲眷来去，也觉荣耀。万一别有隐情，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豆腐糞饭鬼道：“你也说得是。我自己不好去打听，待我央人去便了。”忙走到一个好乡邻冤鬼家来，托他去打听。不题。

却说这极鬼抢着了豆腐西施，满心快活，巴望送到色鬼面前，要讨个大好的。谁知那色鬼的老婆，却是识宝太师的女儿叫做畔房小姐③，生得肥头胖耳，粗脚大手，自恃是太师爷的女儿，

凡事像心适意，敢作敢为，又妒心甚重，家里那些丫头女娘家，箍头管脚，不许色鬼与他们丑攀谈一句。色鬼虽然畏怕老婆的都元帅，无如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怎熬得住？家里不能做手脚。便在外面寻花问柳，挽通了师姑，却向佛地上去造孽，就是查访那标致细娘，也不过想寻个披蓑衣乌龟④，钻谋来私下去偷偷罢了，原没有金屋贮阿娇的想头。只因听了极鬼一席话，说得燥皮⑤，便一时高兴，叫他去干。原想要另寻个所在安置的，不料他们商议时，却被一个快嘴丫头听见，告诉了畔房小姐。畔房小姐听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端正一个突出皮棒槌，把色鬼骗进房中，打了一顿死去活来，拿条软麻绳缚住了。又恨极鬼牵风引头，算计也要打他一顿出气；便一夜弗困，拿着棒槌守在门口。

等到四更头，听得众鬼回来，那极鬼背了豆腐西施，领头先进。畔房小姐在暗头里听得脚步响，便举起棒槌夹头打来；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正中太阳里，打得花红脑子直射！畔房小姐闻得一阵血腥气，便缩了手。后面众鬼拿着灯笼火把一拥入来，忽看见满地鲜血。极鬼忙将豆腐西施放下，看时，早已呜呼哀哉了。大家吓得屁滚尿流，赶出脚都逃走的影迹无踪。畔房小姐也觉心慌意乱，畔进房中去了。

门上大叔只得报知轻脚鬼，查起根由，才晓得是扮作强盗去抢来的。依了官法，非但一棒打杀，并且要问切卵头罪的，怎不惊惶？还喜得没有知觉，忙使人把死尸灵移去丢在野田渚里。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脑子，便向地下刮起来吃干净了，叮嘱众鬼不许七嘈八谈，只道神不知鬼不觉的。谁知那门上大叔却与冤鬼是触尻朋友，见冤鬼来打听，弗瞒天弗瞒地，原原委委，一本直说。冤鬼晓得了实细，忙回来报于豆腐糞饭鬼知道。

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知豆腐糞饭鬼得知了凶信，如何处分，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哪里点了乌鼻头来寻：没法子弄清惹祸的人。　② 家婆：指主家的

妻子。　③ 畔房小姐：不出闺门的女孩子。　④ 披蓑衣乌龟：绿毛龟。指淫和尚。⑤ 燥皮：惬意。

《何典》，又名《鬼话连篇录》，和早出的《斩鬼传》一样，是一部借鬼写人间世态，以游戏笔法反映社会现实的书。“《斩鬼传》是把阴间的鬼魂请到阳间斩鬼，《何典》则是把人间的活剧搬到阴间去表演。”（齐裕焜等《中国讽刺小说史》）书叙阴山鬼谷三家村中，有一财主名活鬼，因中年得子，演戏谢神，结果闹出一场人命，受到饿杀鬼的敲诈勒索，活鬼被气死。其子活死人被舅母逐出，经仙人指点，跟鬼谷先生学艺，后因平息黑漆鬼反叛而立功，阎王封他为蓬头大将，并奉旨与臭花娘成亲，从此平安度日。刘半农在《重印〈何典〉序》中说，“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地说人情世故”，并把它比作图画中的漫画。加之它用吴地方言俚语写成，说来亲切生动，趣味横生，不失为清人小说中别具一格之作。

这段小说选自《何典》第八回。故事生动地刻画了三家村中色鬼、畔房小姐及其帮凶极鬼等的丑恶嘴脸，深刻地讽喻和揭露了旧中国大小官吏又贪又奸的鬼蜮伎俩。色鬼“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虽然有又妒又狠的老婆管束，但他倚仗权势，买通庙里师姑，经常在那里奸污良家妻女，以至于一见臭花娘“犹如失魂落魄的一般，哪里放得下”？差人将美人豆腐西施误认为臭花娘，色鬼即派众鬼明火执仗地去抢了回来。这使我们自然想起《水浒传》中强夺林冲妻子的高衙内之流，他们都是践踏民间良女的花花太岁。极鬼是色鬼的直接帮凶，一味讨好上司，纠集众鬼抢了豆腐西施。众鬼则趁火打劫，抢了财物，一哄而走。多么形象的众匪作恶图！

小说写色鬼之妻畔房小姐“自恃是太师的女儿”，因妒杀人，官府不敢追问，这就更深刻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吏制的腐败。豆腐西施被无端打杀，轻脚鬼“查起根由”，明知是众鬼扮强盗抢来的，如果“依了官法，非但一棒打杀，并且要问切卵头罪的”，但他不仅不依法办案，反而叫把死尸移往田野，自己把死者的脑汁刮起来吃了，还“叮嘱众鬼不许七嘈八谈”。轻脚鬼何以如此贪赃枉法？小说在第九回借迷露鬼之口评说：“虽说是王法无私，不过是纸上空言，口头言语罢了。这里乡村底头，天高皇帝远的，他又有财有势，就是告到当官，少不得官则为官，吏则为吏，也打不出什么兴官司来”；更何况“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是识宝太师的养娇囡，怎好去惹他”？可谓鞭辟入里。

作者还把笔触深入到了豆腐羹饭鬼夫妇的灵魂，活画了他们攀比富贵

的内心世界。他们本来已是“有几金家业”的小康之家，唯有一独生女，但为了更多的财富，不替女儿作长远打算。女儿被强盗抢了，后来得知是色鬼所为，便寻思起色鬼是破天的大富贵，巴望女儿做个少奶奶，将来好与他亲眷往来，光耀门户。这种浅见薄识的世俗观念，最终得到的是残酷现实的无情惩罚。豆腐糞饭鬼是旧中国愚昧国民的典型形象。

这个故事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色鬼本为臭花娘而失魂落魄，但如果让臭花娘被他们抢去，不仅不利于深刻揭露色鬼之流的丑恶灵魂，而且故事也缺乏波澜。为此，作者巧妙地推出一个与臭花娘一般漂亮的豆腐西施来顶缸，并安排妒妇畔房小姐将其打杀，这就形成了更复杂的矛盾冲突，把一桩强夺民女而致死人命案推向了官府衙门，深层次地揭露了色鬼之流横行霸道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根源。小说就是这样用鬼情鬼趣鬼图画，写透了人间真面目。（曾良）

定兰谱[1]颜生识英雄　　石玉昆

——《三侠五义》第三十四回（节选）

且说颜生见金生去了，便叫雨墨会财。雨墨道：“银子不够了，短的不足四两呢。我算给相公听：咱们出门时共剩了二十八两有零，两天两顿早尖[2]零用，共费了一两二三钱。昨晚吃了十四两，再加今日的十六两六钱，共合银三十一两九钱零，岂不是短了不足四两么！”颜生道：“且将衣服典当几两银子还了帐目，馀下的作盘费就是了。”雨墨道：“刚出门两天就当当，我看除了这几件衣服，今日当了，明日还有甚么！”颜生也不理他，雨墨去了多时，回来道：“衣服共当了八两银子，除还饭账，下剩四两有零。”颜生道：“咱们走路罢。”雨墨道：“不走还等甚么呢！”出了店门，雨墨自言道：“轻松灵便，省得有包袱背着怪沉的。”颜生道：“你不要多说了，事已如此，不过多费去些银两，有甚要紧。今晚前途，任凭你的主意就是了。”雨墨道：“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说他是诓嘴吃的，怎么要了那些菜来，他连筷子也不动呢。就是爱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坛来，却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不了，一零儿就全剩

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爱吃活鱼，何不竟要活鱼呢。说他有意要冤咱们，却又素不相识，无仇无恨，饶白吃白喝，还要冤人，更无此理。小人测不出他是甚么意思来。”颜生道：“依我看来，他是个潇洒儒流，总有些放浪形骸之处。”主仆二人途次闲谈，仍是打了早尖，多歇息歇息，便一直赶到宿头。

雨墨便出主意道：“相公，咱们今晚住小店，吃顿饭每人不过花上二钱银子，再也没的耗费了。”颜生道：“依你依你。”主仆二人竟投小店，刚然就坐，只见小二进来道：“外面有位金相公找颜相公呢。”雨墨道：“很好，请进来，咱们多费上二钱银子，这个小店也没有甚么出主意的了。”说话间，只见金生进来道：“吾与颜兄真是三生有幸，竟会到那里，那里就遇得着。”颜生道：“实实小弟与兄台缘分不浅。”金生道：“这么样罢，咱们两个结盟拜把子罢。”雨墨暗道：“不好，他要出矿③。”连忙上前道：“金相公要与我们相公结拜，这个小店备办不出祭礼来，只好改日再拜罢。”金生道：“无妨，隔壁太和店是个大店口，甚么俱有，漫说是祭礼，就是酒饭，回来也是那边要去。”雨墨暗暗顿足道：“活该活该，算是吃定我们爷儿们了。”金生也不唤雨墨，就叫本店的小二将隔壁太和店的小二叫来，便吩咐如何先备猪头三牲祭礼，立等要用，又如何预备上等饭，要鲜爆④活鱼，又如何搭一坛女贞陈绍，仍是按前两次一样。雨墨在旁惟有听着而已。又看见颜生与金生说说笑笑，真如异姓兄弟一般，毫不介意。雨墨暗道：“我们相公真是书呆子，看明早这个饥荒怎么打算。”不多时，三牲祭礼齐备，序齿烧香。谁知颜生比金生大两岁，理应先焚香。雨墨暗道：“这个定了，把弟吃准了把兄咧。”无奈何在旁服侍结拜完了，焚化钱粮后，便是颜生在上首坐了，金生在下面相陪。你称仁兄，我称贤弟，更觉亲热。雨墨在旁听着，好不耐烦。

少时酒至菜来，无非还是前两次的光景。雨墨也不多言，只等二人吃完，他便在外盘膝坐下道：“吃也是如此，不吃也是如此，且自乐一会儿是一会儿。”便叫小二：“你把那酒抬过来，我有个主意。

你把太和店的小二也叫了来，有的是酒，有的是菜，咱们大伙儿同吃，算是我一点敬意儿，你说好不好？”小二闻听，乐不可言，连忙把那边的小二叫了来，二人一壁服侍着雨墨，一壁跟着吃喝。雨墨倒觉得畅快。吃喝完了，仍然进来等着移出灯来也就睡了。

到了次日，颜生出来净面，雨墨悄悄道：“相公昨晚不该与金相公结义，不知道他家乡住处，知道他是甚么人，倘若要是个篾片⑤，相公的名头不坏了么？”颜生忙喝道：“你这奴才，休得胡说，我看金相公行止奇异，谈吐豪侠，决不是那流人物。既已结拜，便是患难相扶的弟兄了，你何敢在此多言！别的罢了，这是你说的吗！”雨墨道：“非是小人多言，别的罢了，回来店里的酒饭银两，又当怎么样呢？”刚说至此，只见金生掀帘出来，雨墨忙迎上来道：“金相公怎么今日伸了懒腰，还没有念诗就起来呢？”金生笑道：“吾要念了，你念甚么？原是留着你念的，不想你也误了，竟把诗句两耽搁了。”说罢便叫：“小二，开了单来吾看。”雨墨道：“不好，他要起翅⑥。”只见小二开了单来，上面写着连祭礼共用银十八两三钱。雨墨递给金生，金生看了道：“不多不多，也赏他二两。这边店里没用甚么，赏他一两罢。”说完，便对颜生道：“仁兄吓……”旁边雨墨吃这一惊不小，暗道：“不好，他要说不闹虚了，这二十多两银子又往那里弄去！”谁知金生今日却不说此句，他却问颜生道：“仁兄吓，你这上京投亲，就是这个样子？难道令亲那里就不憎嫌么？”颜生叹气道：“此事原是奉母命前来，愚兄却不愿意。况我姑父姑母又是多年不通音信的，恐到那里未免要费些唇舌呢。”金生道：“须要打算打算方好。”雨墨暗道：“真关心呀，结了盟就是另一个样儿了。”正想着，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雨墨才待要问找谁的话未说出，那人便与金生磕头道：“家老爷打发小人前来，恐爷路上缺少盘费，特送四百两银子，叫老爷将就用罢。”此时颜生听的明白，见来人身量高大，头戴雁翅大帽，身穿皂布短袍，腰束皮鞓带，足下登一双大曳拔靴鞋，手里还提着个马鞭子。只听金生道：“吾行路焉用许多银两，

既承你家老爷好意，也罢，留下二百银子，下剩仍然拿回去，替吾道谢。”那人听了，放下马鞭子，从褡裢⑦衩子里一封一封掏出四封，摆在桌上。金生便打开一包，拿了两个锞子，递与那人道：“难为你大远的来，赏你喝茶罢。”那人又爬在地下磕了个头，提了褡裢、马鞭子，才要走时，忽听金生道：“你且慢着，你骑了牲口来了么？”那人道：“是。”金生道：“很好，索性一客不烦二主，吾还要烦你辛苦一趟。”那人道：“不知爷有何差遣？”金生便对颜生道：“仁兄，兴隆镇的当票子放在哪里？”颜生暗想道：“我当衣服他怎么知道了？”便问雨墨，雨墨此时看的都呆了，心中纳闷道：“这么个金相公怎么会有人给他送银子来呢？果然我们相公眼力不差，从今我倒长了一番见识。”正在呆想，忽听颜生问他当票子，他便从腰间掏出一个包儿来，连票子和那剩下的四两多银子，俱搁在一处，递将过来。金生将票接在手中，又拿了两个锞子对那人道：“你拿此票到兴隆镇，把他赎回来。除了本利，下剩的你作盘费就是了。你将这个褡裢子放在这里，回来再拿，吾还告诉你，你回时不必到这里了，就在隔壁太和店，吾在那里等你。”那人连连答应，竟拿了马鞭子出店去了。金生又重新拿了两锭银子叫雨墨道：“你这两天多有辛苦，这银子赏你罢。吾可不是篾片了。”雨墨那里还敢言语呢，只得也磕头谢了。金生对颜生道：“仁兄呀，咱们上那边店里去罢。”颜生道：“但凭贤弟。”金生便叫雨墨抱着桌子上的银子，雨墨又腾出手来还要提那褡裢，金生在旁道：“你还拿那个，你不傻了么？你拿的动么？叫这店小二拿着，跟咱们送过那边去吓。你都聪明，怎么此时又不聪明了？”说的雨墨也笑了，便叫了小二，拿了褡裢，主仆一同出了小店，来到太和店，真正宽阔。雨墨也不用说，竟奔上房而来。先将抱着的银子放在桌上，又接了小二拿的褡裢。颜生与金生在迎门两边椅子上坐了。这边小二殷勤沏了茶来，金生便出主意，与颜生买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银子。颜生也不谦让。到了晚间，那人回来，将当交明，提了褡裢去了。这一天吃饭饮酒，也不像先前那样，止于拣可吃的要

来，吃剩的，不过将够雨墨吃的。

到了次日，这二百两银子除了赏项、买马、赎当、治衣服等，并会了饭账，共费去银八九十两，剩下仍有一百多两。金生便都赠了颜生。颜生那里肯受，金生道："仁兄只管拿去，吾路上自有相知应付吾的盘费，吾是不用银子的，还是吾先走，咱们京都再会罢。"说罢执手告别，他拉他拉出店去了。颜生到觉得依恋不舍，眼巴巴的，真真的目送出店。此时雨墨精神百倍，装束行囊，将银两收藏严密，止于将剩的四两有馀，带在腰间，叫小二把行李搭在马上，扣备停当，请相公骑马，登时阔起来了。雨墨又把雨衣包了，小小包袱背在肩头，以防天气不测。颜生也给他雇了一头驴，沿路盘脚。

〔注〕 ① 兰谱：金兰谱。旧时朋友结义时交换的谱帖。《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② 早尖：早餐。尖，旅途中休息饮食。③ 出矿：指生法儿白食。与前文"诓嘴吃"义同。 ④ 爨：同"汆"。 ⑤ 篾片：旧时富豪人家跑腿帮闲的门客。 ⑥ 起翅：犹言逃脱、溜走。 ⑦ 褡裢：一种中间开口，两端可装贮钱物的长口袋，可搭在肩上，或系在腰间。

本篇选自《三侠五义》第三十四回。

《三侠五义》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这一段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为清官，一为侠客，正体现了公案侠义小说清官与侠义合流的特征。对此，鲁迅曾指出，公案侠义小说源于《水传浒》，然其思想境界之"大不同"处在于"《水浒传》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底人物，则帮助政府"，故而仅得《水浒传》"余韵"（《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评论无疑是十分精辟的。然而就这一节《定兰谱颜生识英雄》本身而言，我们如仔细推敲，却能发现，其中的白玉堂也似透有一派纯真的"粗豪"，因为其时颜查散并非高官，只是一介穷困的书生，而金懋叔（白玉堂）也尚未投身官府，是一位浪迹天涯的独行侠，两人义结金兰，似乎并非出于一般而言清官侠客相互利用的目的，尽管后来颜查散果真成了清官，白玉堂确乎归顺了朝廷。可以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赤诚至性谱写了一曲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佳话。

白玉堂为陷空岛五义之一，号称锦毛鼠，他性情孤傲，争强好胜，然而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血性。他化名金懋叔，

一路仗义行侠、济贫扶困，一时声誉鹊起。当他看到颜查散迭遭困顿，饱受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店小二百般冷落刁难时，便挺身而出，怒斥店小二"凌辱斯文"，要将"这狗店用火烧了"，为颜查散解围撑腰。他为人机灵，并非滥施侠义，似乎还要看一看颜查散是否值得他的进一步帮助。在他看来，如果是一位平庸书生，酸士腐儒，抑或势利小人，那么受些磨难也是咎由自取。所以他故作痴态，假扮成一个潦倒落魄的书生，赖在颜查散的账上白吃白住，闹出了许多令常人难以忍受的非分之举，上演了一出"美英雄三试颜查散"的绝妙好戏，终于发现颜查散外表憨讷而内心敏达，是一位不拘小节而志向高远的坦荡君子，于是一路追踪、悉心保护，直到颜查散吃了官司，他赴义涉险，巧施绝计，于开封府寄柬留刀，向包公传递冤情，终于帮助颜查散洗刷罪名，平反昭雪。所以，在这个时候，白玉堂完全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侠客，当得起司马迁《史记》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风范，英雄本色，光彩照人。

颜查散则是一位正直的书生，只为遵从母训，赴京投亲赶考。他忠孝两全，渴望尽忠报国、建功立业，然而又放心不下老母，临行之际，还暗暗将十两银子留在家中照应老母，以至于盘缠短缺而遭途中困顿。面对困难，他泰然处之，并不怨天尤人，能忍则忍，能熬则熬，随遇而安，有一种君子固穷的旷达秉性。金懋叔一副疲惫无赖相，连书童雨墨也敬而远之，他却与其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并主动邀其同室居住。这显示了颜查散不以貌取人，看重内秀品行的气度和独具慧眼的聪颖。金懋叔一味胡闹，先是用颜查散的钱摆阔挥霍，酒足饭饱之后又不知礼仪，抱头大睡，还于睡眼朦胧中大发诗性，念什么"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惹得雨墨极为反感，大骂为附庸风雅的"篾片"。但颜查散却大为倾心，以为"潇洒儒流，总有些放浪形骸之处"，"金相公斯文中含着一股英雄的气概"，"并非等闲之人"，并"正色嗔怪"雨墨"休得胡说"，直到与其义结金兰，情同手足。这些都说明颜查散刻苦攻读，读的是活书，能够学以致用，知书明理，以诚待人，慧眼识人，识见境界高于常人。后来开封府包公对他大为赏识，亲教其"明大义、识大节"，因而学业大进，成为一方人民爱戴的清官良吏。

纵观两人性格，一为侠义武夫，一为儒雅文士，一粗豪放达，一温和敦厚，大相径庭，然而仁人志士忠诚仿佛，信义一律，因而始于萍水相逢之际，一见倾心，惺惺相惜，最后成为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异姓兄弟。特别是白玉堂出于正义，用心良苦，于颜查散危难之时几度赴险相救。颜查散慧眼识人，以礼善待草莽英雄，其情怀犹显开阔，令人感动。后来两人携手，做

了许多为民作主，除暴安良的好事。

本篇情节构思奇妙，写事状物生动传神，诚如本书问竹主人的《序言》所言，作品刻画尽致、巧妙无痕，具有“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的艺术效果。特别是刻画人物细腻而充分，白玉堂、颜查散的形象可谓栩栩如生。他们一文一武，刚柔相济，各有气性，各显风采。作品以白玉堂的机灵、“狡猾”衬托颜查散的诚实、坦荡，又以颜查散的“慧眼”映现出白玉堂暗藏的侠气，中间又夹有书童雨墨，以其少年的天真、稚嫩折射、照映出两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使得两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对于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特色和成就，鲁迅也予以了高度评价，称赞它“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认为作品的价值在于“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中国小说史略》）。

（竺洪波）

小　卫　玠

许奉恩

山右①卫生，世家子也。儿时颖悟过人，温其如玉。十三岁应童子试②，学使③者命题面试，赏其文，以为神童，拔冠一军。且谓其学校官曰：“此小卫玠④也，异日当清贵，可善视之。”由是小卫玠之名，噪于一黉⑤。遐迩皆倾慕之，愿妻以女。生益自负，择配殊不肯草草。顾幼失恃怙⑥，而家甚寒，年将弱冠⑦，逮⑧好尚虚。生攻苦弥笃，自以为青紫⑨唾手可得，但有千钟粟，何患无颜如玉也。

邑鄙翁者，家称素封⑩。有女珊柯，年及笄，美而慧，女红⑪之馀，酷嗜翰墨，翁与人酬应书札，类皆倩⑫女代笔。翁益爱怜之，尝夸谓戚党⑬曰：“我家有扫眉才子⑭，若开闺阁科，何患不状元及第耶？”坐是，遴选东床⑮，颇难如愿。一日，珊柯与嫂五台⑯礼佛归，途中适与生遇。珊柯秋波频睨，情殊惓惓⑰。嫂窥其意，悄谓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即乡里所称小卫玠者是也。渠与家兄为社友⑱，过从甚密，故识之。小姑如有意，当使兄为

执柯⑲。”珊柯红晕于颊，笑而不答。既归，思恋綦⑳切，饮食俱废。嫂固与珊柯善，不时省问，珊柯喟然低声谓嫂曰：“我亦不解何故。他日归后，魂魄若失，似此恹恹，恐非〔佳〕兆也。”嫂戏慰之曰：“小姑得毋为小卫玠乎？果尔，得谐伉俪，的是嘉耦㉑。当即风示渠，央吾兄来，请命于翁，无不谐也。但其人才丰境啬，家徒壁立，与相如㉒等，未审小姑患贫不？”珊柯叹曰：“实告嫂氏，妹筹之已熟，命好，贫亦可富；不则富亦可贫。富贵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贫之与有。惟嫂氏图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请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报命。”珊柯大喜，厥㉓疾顿瘳㉔。

里有某公子者，父官粤东太守，卒于任，宦囊充牣，公子扶榇归，服阕㉕。年甫十八，适聘妻某氏病卒，耳珊柯名，倩媒求婚于翁。翁慕公子门第多财，遽喜诺之。嫂闻之，知难挽回，乃备告珊柯，且婉劝之曰：“非嫂方命㉖，奈翁已许公子，虽智如良平㉗，亦难为计。闻公子少年才貌，亦不减小卫玠，况门第家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断不能与造化角胜。似此天作之合，未尝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柯闻之，无可如何，只得惟父命是听。亡㉘何，吉期已届，公子亲迎，演剧宴宾，备极华侈。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复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后，以刀洞其胸而殪之。其人疾入房，吹灭灯烛，知珊柯坐床上，入帏遽抱求欢。珊柯以为公子，骇问：“君何为者，如此卤莽？”其人低答曰：“我、我非公子也，乃小、小卫玠也。感、感汝意，特、特来谢。”珊柯惊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毋使两有不便。”其人曰：“公、公子我、我已刃之，可、可请放心。”珊柯骇曰：“汝言真耶？”曰：“那、那敢相诳。”珊柯顿足失声大哭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柯髻上簪，出房拔关窜去。比婢媪等闻珊柯哭声，各秉烛来问讯，见珊柯披发汗喘，惨无人色，争前问故。珊柯具告所以，众大惊，急出觅公子，果见洞胸，僵仆地下，血流遍地。须臾，合宅男妇毕集，公子两弟未及成童㉙，抚尸大哭。平明，具状诉于邑

宰㉚。词内并牵连珊柯，保无知情。邑宰即率伍伯㉛来验，时当暮春，见公子身着短袷，俯仆地上，果系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与珊柯，分别研讯。珊柯哭称素与生漫不相识，实不知情。及至讯生，生素未登公堂，骤见有司㉜厉声叱诘，仓猝莫知所对，情殊惶恐。邑宰信以为真，遽请褫革巾衿，备加搒虐。生不堪酷刑，遂致承服。爰书㉝既订，直延颈以待秋决。珊柯虽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释出狱。

会按察某公，由牧令㉞起家，陈臬㉟晋省㊱。虑囚及生，颇疑其冤，思为平反，而苦不得法。夜梦一人，持铜镜一枚掷地，碎其半而存其半，歌曰："铜镜如月，半明即灭。先缺后圆，先圆不缺。"寤后，寻绎梦兆，味后二语，忽有所触。乃授计狱吏，净除一室，备设床帏衾枕，纵生与珊柯聚处其中，以察其情形来告。狱吏如命，并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业已定谳㊲。怜汝二人实一双嘉耦，生离死别，近在指日，特具不腆㊳，聊与稍叙决绝，勿却为幸。"二人俱再三固辞，狱吏笑曰："我不过一片哀矜㊴之心，并无他意，请勿疑虑，决不使长官知之。"言讫，钥扉径去。

初，五台途中之遇，珊柯因嫂知生，而生固不曾留意于珊柯也。自公子狱起，生以为珊柯素无仇隙，意外横遭诬陷，殊深抱恨；至珊柯虽有意于生，自遭公子之变，颇恨生凶暴，前念顿灰。兹被钥于一室，彼此相视，未免心动。珊柯见生温文尔雅，似非杀人之人；即或如此，亦因爱我起见，我幸免祸，而彼指日即正典刑㊵，究竟与我毫无所染，徒丧厥生，情殊可悯，一种怜生之心，不觉时形于色。生虽尝耳珊柯艳声，未曾见面，即狱起，偶与对质，更不敢公然平视，今近在咫尺，细意领略，果信名不虚传。因忆狱吏之言，死期伊迩，与其徒坐虚名，不如暂图实乐，纵正典刑，死亦无憾。乃强颜向前，揖珊柯而叹曰："小生与娘子平日并无仇隙，一旦横遭诬陷，果何故耶？"珊柯腼腆久之，叹曰："君所作事，君自知之。妾纵不无怜君之心，然杀人者抵，有国法在，于

妾何尤[41]也!”生叹曰:“卿今日尚以为杀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视小生,力乏缚鸡,岂能杀人者耶?卿既苦口相坐,百喙难解。但枉被虚名,心实不甘!卿如慈悲,俾得一亲肌肤,死亦瞑目矣!”言讫,便拉珊柯求欢。珊柯闻生所言,心甚凄然,雅不欲拒,解衣并寝,曲尽绸缪。事已,珊柯问曰:“始君口吃,而狐臭之气刺鼻,今何不尔也?”生笑曰:“小生向无此疾。卿何所见而云然也?”珊柯因述曩日公子被害后,其人灭烛入帏,所闻实系如此。“然则果非君耶?”生叹曰:“事已至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见怜,何复尤怨!”珊柯又将五台归后,如何抱恙,如何与嫂同谋,历历为生具述一过。生不胜感激,叹曰:“小生缪承错爱,若非娘子述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泄,俾奸人乘机假冒,致嫁祸于小生乎?”珊柯叹曰:“闺房秘语,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系含冤。然爱书既订,料难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从九原[42],决不独生也!”二人喁喁细语,狱吏潜听甚晰,一一转达于公。公笑曰:“得之矣。”亟召鄙翁至,问曰:“汝家侮甬来往人等,有口吃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对曰:“平日来往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亟飞签拘金至。公见其气象猛鸷,料非良善,据案叱曰:“汝杀某公子,嫁名卫生,何也?”金固口吃,闻公言,顿惊失色,口中喃喃,犹欲强辩。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质券[43]一纸,赎取验之,即珊柯当日髻上簪也。公笑掐以示金曰:“赃物已得,汝犹欲辩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实。

先是,金幼从师学为衣工,在翁家制衣。比长,所业甚精,翁家男妇衣,大半皆金手制。及珊柯长成,所需衣裙,非金制不着。金尝闻珊柯美,恨未一见。珊柯偶往省妗氏,金窃窥之,不禁狂喜。以珊柯衣非己制不着,谬幸于己有缘,时萌妄想。有某媪者,向在翁家服役,固与金有私。前珊柯与嫂所谋卫生一事,不料属垣有耳[44],闻之,戏述于金。金久欲图珊柯,正苦无当,闻媪言,陡生恶计:乘公子亲迎,潜入其宅,拚为孤注一掷,计杀公子,假冒生名,当可遂愿;即不然,嫁祸于生,己亦可脱然无累。至

是，尽吐其实。以金坐抵，而生冤以白。

公念生无罪，几陷大辟[45]，诃责邑宰及承讯各官，使为媒，以珊柯妻生；并罚酿[46]资助奁，资生膏火，以赎其愆[47]。闻者无不啧啧称颂。公始悟梦兆铜镜掷碎其半者，仅存二金字也；歌词"铜镜如月，半明即灭"者，月合半明，为朋字，统合之，金二朋即灭也；后二语，谓生与珊柯当为夫妻，先有缺陷，而后团圆；然必先暂使团圆，而后乃无缺陷，故曰"先缺后圆，先圆不缺"也。公初授计狱吏，固是揣度结句而有所触，不谓果以此而获真犯也。生出狱后，喜妻珊柯，又得助酿赀，益发奋下帷，寻联捷。入词馆[48]，秩跻清要。士林传为美谈，足征学使品藻不谬。

里乘子曰：听讼折狱，谈何容易？圣门七十子之贤[49]，独许仲氏[50]，其难可知也。小卫玠之狱，邑宰颟顸[51]锻炼，遽讯爰书。使非按察[52]某公，设法平反，几何不沉冤莫白。可见天下断无难折之狱，如事关人命，尤不可草草听断，至万分疑难亦必审慎迟回[53]，澄思渺虑，务求水落石出，不使稍留馀憾。否则生杀自由，视人命如草菅，漫不加意，彼苍[54]昭昭，难保不无冥报[55]也。某公精诚所格[56]，见于寤寐，授计狱吏，神妙莫测可以为法。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观此足证古人"田中走东门草"[57]之说不虚也。

〔注〕 ① 山右：山西省在太行山之西，亦称山右。 ② 童子试：科举制度中的低级考试，童生应试合格者为生员。 ③ 学使：即学政，提督学政的简称，又叫督学使者。清中叶以后，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均从进士出身的官吏中选派，三年一任。不问官阶大小，在充任学政时，与督抚平行。 ④ 卫玠(287—313)：字叔宝，又称卫虎、卫君、卫洗马。晋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人，卫瓘孙。风姿俊秀出众，善言玄理，名重一时。为人宽容，无喜愠之色。文中因卫生与卫玠相似，故被称为"小卫玠"，其实是对卫生的赞誉。 ⑤ 黉(hóng 洪)：通横，古代称学校。 ⑥ 恃怙(shì hù 世户)：依赖，依仗。 ⑦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有达到壮年，叫做弱冠。后来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⑧ 逑(qiú 求)：匹配，配偶。 ⑨ 青紫：古代高官印绶、服饰的颜色。比喻高官显爵。 ⑩ 素封：没有官爵俸禄，只有田园家产，而与受封邑者一样富有的人。

⑪ 女红(gōng 工)：旧时指女子所作的纺织、缝纫、刺绣和这些工作的成品。 ⑫ 倩(qìng 庆)：请；恳求。 ⑬ 戚党：亦作"戚鄂"，指亲族。 ⑭ 扫眉才子：旧指有文才的女子。唐代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⑮ 东床：指女婿。晋代太尉郗鉴派一位门客到王导家选女婿。门客回来说："王家的年轻人都很好，但是听到有人去选女婿，都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吃饭的，好像没听到似的。"郗鉴说："这正是一位好女婿。"这人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后来也称女婿为东床。 ⑯ 五台：指五台山，在今山西省境内。 ⑰ 惓(quán 拳)惓：形容恳切，也作"拳拳"。 ⑱ 社友：同社之人，乡里相往来的友人。 ⑲ 执柯：做媒。《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人于是称做媒为"执柯"，也叫做"伐柯"。 ⑳ 綦(qí 其)：极，很。 ㉑ 嘉耦：即佳偶。 ㉒ 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时人，家境贫困，但人才出众。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不嫌其贫，二人私奔成都，结为夫妇。 ㉓ 厥(jué 决)：其，他，文中指代珊柯。 ㉔ 瘳(chōu 抽)：病愈。 ㉕ 服阕：服丧的期限终了。服，丧服，文中指服丧服。 ㉖ 方命：违命，抗命。《书·尧典》："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蔡沈集传："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 ㉗ 良平：即张良、陈平。两人均是楚汉战争时刘邦的谋士，很有谋略。 ㉘ 亡(wú 无)：同"无"。 ㉙ 成童：年龄稍大的儿童。或谓八岁以上，或谓十五岁以上，说法不一。《穀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范宁注："成童，八岁以上。"《礼记·内则》："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成童，十五以上。" ㉚ 邑宰：县邑之长，即县令。 ㉛ 伍伯：伍长。晋崔豹《古今注·舆服》："伍伯，一伍之伯。五人曰伍，五长为伯，故称伍伯。" ㉜ 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㉝ 爰(yuán 元)书：古代记录囚犯供词的文书。 ㉞ 牧令：旧时称地方长官。 ㉟ 陈臬(niè 聂)：指任司法官职。 ㊱ 晋省：今山西省。 ㊲ 定谳(yàn 艳)：指司法上的定案。谳，议罪。 ㊳ 不腆(tiǎn 舔)：腆，丰盛，丰厚。"不腆"是谦词，即不丰盛。 ㊴ 哀矜：哀怜。 ㊵ 典刑：正法。 ㊶ 尤：怨恨，归咎。 ㊷ 九原：即九泉。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迷信的人指阴间。 ㊸ 质(zhì 至)券：拿物品作抵押的票单证据。质，抵押。 ㊹ 属(zhǔ 主)垣(yuán 元)有耳：有人靠着墙偷听。 ㊺ 大辟：古代指死刑。辟，法律。 ㊻ 醵(jù 聚)：大家凑钱。 ㊼ 愆(qiān 谦)：罪过、过失。 ㊽ 词馆：翰林院。 ㊾ 圣门七十子之贤：指孔子弟子中才德出众者。七十，是举成数而言。 ㊿ 仲氏：指孔子的学生子路，字仲由，他很会断案。《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51) 颟顸：不明事理。 (52) 按察：古代官名。唐代初期仿汉代刺史制设置，赴各道巡察，考核吏治。以后各代均设置此官，名称与职务各有变化。清代也设按察史，属于各省总督巡抚。 (53) 迟回：迟疑，犹豫。 (54) 苍：苍天。 (55) 冥报：指死后相报。 (56) 格：感通，感动。 (57) 田中走东门草：典出唐代传奇《谢小娥传》，作

者李公佐。谢小娥父及夫皆为盗所杀，小娥梦父告以仇人为"車中猴東門草"，又梦夫告以仇人为"禾中走一日夫"。李公佐辨之曰："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蘭，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本文的梦幻情节便是对《谢小娥传》梦幻情节的模仿。

本篇选自清许奉恩的笔记小说集《里乘》卷八，《笔记小说大观》录载。

随着《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的问世及其声名的日益显赫，晚清小说界模袭名著进行创作蔚成风气。虽然大部分续貂之作整体上平庸不足称道，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对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也一并加以否定。《里乘》是晚清众多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之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其列入"清之拟晋唐小说"。因其"劝惩"太多而艺术性相对粗糙，所以鲁迅说"不足以称小说"。然而，《里乘》中确实有一些写得颇为出色的作品，这里所选的《小卫玠》就是其中的一篇。《小卫玠》是模仿《聊斋志异》中《胭脂》而作，给读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它在选材和情节上模仿《胭脂》的同时，由于对材料的组织精心严密，情节安排更加曲折有致，所以在艺术上又超越了《胭脂》。它虽为笔记体小说，然篇幅较长，叙述宛转多姿，颇具唐人小说之遗风。

本篇的一大特色是选材的巧妙和对材料的精心组织。公案和爱情是中国小说戏曲的传统题材，《胭脂》的内容虽涉及这两方面，但结合不够严密。作品以情爱故事开头，但后面几无论及，且整篇叙述侧重于公案，可以称之为公案小说。《小卫玠》则是将二者交织融合于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事性很强，借用一句影视术语可以说"有很多看点"。珊柯、小卫玠的爱情与新郎被杀案是本篇故事的两个部分，但二者并不游离，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故事整体。珊柯途遇小卫玠，一见倾心，虽与嫂私议欲求婚于小卫玠，无奈父亲已把自己许于某公子。珊柯惟父命是听，只得与公子成亲。新婚之夜，"小卫玠"闯入洞房，杀死新郎，欲强占珊柯。小说一开始就把公案和爱情纽结在一起。新郎被杀一案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珊柯、小卫玠的爱情相关联。凶犯自称小卫玠，有感于珊柯的心仪，特来表达情意。公案与爱情交织在一起，形成悬念，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期待。邑宰草率行事，小卫玠屈打成招，珊柯也受牵连囚于狱中。而按察某公怀疑小卫玠负屈，又受梦境启示，遂授计狱吏，强使珊柯、小卫玠同入一室，以察真情。至此，二人的爱情纠葛才算正式拉开帷

幕。珊柯虽有情于小卫玠，但小卫玠却不曾留意于珊柯。此时，二人近在咫尺，彼此"细意领略"，互生爱慕。然小卫玠已被冤判为死罪，只等秋后斩首，二人面临生死诀别。悲喜交加之中，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结为夫妻。出乎意料的是，情节在二人缠绵的过程中发生了转机。珊柯问小卫玠："始君口吃，而狐臭之气刺鼻，今何不尔也？"小卫玠的矢口否认，使珊柯立即意识到潜入洞房行凶之人绝非小卫玠，而按察某公也正是根据"口吃"和"狐臭"两个特征，明察细访，抓住了元凶金二朋。公案由珊柯对小卫玠的倾心而生，扑朔迷离；此时则因二人的真爱逆转，真相大白。总之，在这个故事中，公案与爱情两个部分融会得天衣无缝，抽掉一方，另一方无法存在。若不是珊柯倾慕小卫玠，金二朋就不会冒小卫玠之名夜潜洞房杀害公子，这桩公案亦无由生发；若非珊柯与小卫玠相互爱慕，即使强入一室，也会怒目而对，痛骂不绝，遑谈凶犯"口吃"、"狐臭"的特征？案情当然也难有进展。可见，整个案子的发生、审理过程都紧扣二人的感情纠葛。另一方面，二人的爱情贯穿于案件始终。珊柯遵父命与公子成亲，理应为公子妇。若不是洞房之夜公子死于非命，二人涉嫌行凶被拘，哪还会有再聚之理？狱吏因断案需要置二人于一室，这才给他们的爱情发展提供了机遇。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独具匠心地把故事性都很强的两个部分组织在一起，彼此映衬，相辅相成，引人入胜。

狱中巧设一室智断迷案是本篇另一匠心独具之处。后来广为人知的公案小说《杨乃武与小白菜》，在情节设计上很可能受到《小卫玠》的影响。之所以如此说，主要理由是：其一，《里乘》是道光年间(1821—1851)的作品，而"杨乃武被诬杀人案"则发生于同治末年(1873)，光绪初年(1877)结案(见《清稗类钞》第三册"狱讼")，而据以创作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小说问世于光绪年间或更晚则毫无疑问。其二，从断案的整个过程来看，并没有杨乃武与小白菜密室相会的记载，显然是作者的小说笔法。由此推知，《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作者很可能阅读过《小卫玠》，并对其情节设计欣赏有加，从而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借鉴。

小说中，密室相会不仅是因断案需要而巧设的关目，颇具创意，而且还有深刻的寓意。就前者来说，作者为珊柯、小卫玠实践爱情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所，打破了古典小说中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传统模式。就后者来看，珊柯途遇小卫玠虽情有所属，但她作为一名大家闺秀，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不能直诉情意，甚至私下托嫂代媒，也因严父管束而难以启齿。父亲把她许给某公子，她也只能听天由命。在狱中一室这个狭小的空间

里，只有珊柯、小卫玠两人，他们有了暂时的、相对的“自由”。彼此强烈的爱慕使他们将父命与礼教抛到了九霄云外，毅然做了夫妻。这种大胆的举动，无疑是对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无声的反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他们的爱情虽然有了结果，但这并非在一个宽松、明朗、开放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局限在狱中一室这么一个封闭、隐蔽、与外隔绝的场所，作者又让其出于二人面临生死诀别、狱吏断案的需要，仿佛有一种外在的力量迫使他们结合。由此可以窥见作者潜意识中的深刻矛盾：内心对自由爱情的热烈渴盼与现实中对封建礼教的某种保留。所以，他只好精心营造一个“迫不得已”的特殊场所，在此“坚壁”的掩护下让主人公偷食甜蜜的禁果。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封建礼教道德对正常人性的扼杀，以及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精神痛苦。

本篇故事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可谓三起三落。珊柯途遇小卫玠顾盼生情，其嫂愿执柯成人之美，珊柯大喜，病情顿减。眼看珊柯心愿就可实现，怎奈父亲将自己许与别人。父命难违，珊柯与小卫玠的爱情遂山重水复。公子迎亲，珊柯为公子妇看似情势已定，然突降横祸，新郎被杀，婚事告吹。小卫玠屈打成招，只等延颈受戮，故事似近尾声。然按察某公巧设一室，强使二人同处其间，故事于此再起波澜。珊柯与小卫玠意外相聚，悲喜交集，如愿以偿。互诉衷肠时，道出事情原委。狱吏据此审清了案件，还小卫玠清白，终于柳暗花明，二人顺理成章地结为夫妇。至此，整个故事以大团圆的结局落下帷幕。情节曲折起伏，事件丝丝入扣，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比起宛转多姿的唐传奇毫不逊色。

当然，本篇并非毫无瑕疵。如写珊柯，不是主动追求、争取爱情，而是谨依父命，顺从礼教。两人爱情虽然最终得以顺遂，但并非人力所致，只是顺应了“先缺后圆”、“先圆不缺”的天意，流露出浓厚的宿命意识。按察某公本是一位机智断案的干吏，文中却为其设一梦幻，强调神授智谋，这就使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　　（张进德　张慧琼）

麻疯女邱丽玉　　宣鼎

淮南禹迹山[①]林壑深幽，神龙窟宅也。至明季始有居人，渐

成聚落。陈生名绮，字绿琴，亦卜居山麓。父楙，母黄氏，耕种习贾，能小康。生年十五，善读。母仅有弱弟，名海客，游粤之某郡，货殖得资，遂落籍。至是母病革②，私执绮腕泣曰："为母死后，汝父必继娶。芦花衣③今古如一辙，汝穷促，可遁粤寻依舅氏。"并私以所蓄数十金与作旅费，生泣受。母殁，父续弦乌氏，果悍恶如母言，朝夕不能容。遂诣母墓痛哭，留书父枕侧而去。跋涉几半载，至则资耗而舅杳，遍询阛阓④无其人。茕茕走村郭，渐以乞食度命，深悔孟浪，时思遄回。一日至郭之东，有槟榔树覆柴门，方引吭唱《莲花落》，内有短髯赤面一颁白叟出，睨生诧曰："小乞儿子，何貌之文而音之悲也？"生曰："腹有诗书，焉得不文？落魄穷途，焉得不悲？"曰："何得至此？"生遂自陈乡贯，述寻舅状，叟默视生曰："子舅其黄姓海客，面白多麻者耶？"曰："然。"曰："客死于此久矣。渠生为某巨室司会计，善营运，娶青楼女。病殁，女窃资随仆遁。老夫与渠有杯酒之交，代市楮具⑤，葬东郭尼庵侧大柳树下，墓树短碑者是也。"陈伏谢，径至所指处，果得舅墓。问庵尼，亦如叟言。遂呼舅哀哭，祝曰："舅若有灵，佑甥生还，当负舅骨返祖域。"尼怜之，餐以豆粥，语云："子所遇叟姓司空，名浑，与汝舅有素，第往祈援手。切勿道方外饶舌。"明日生见叟遽呼司空伯，惊讶曰："小子何得知吾姓？"曰："且知我伯名。"即诡云："夜宿墓下梦舅氏详告，且谕乞援。"叟愕然曰："仆与渠原无车笠盟⑥，不过曾觐面；虽然，当为子徐图，尽寸心。"三日后以绨袍一袭赠生，慨然有德色，且说生云："仆清贫无丰赠，子谅可原。幸邻郡某山中有富室邱丈子木，仆之葭莩⑦也。老夫妇生有娇女名无媚，字丽玉，年与子等。貌则鲜丽，择婿眼高，雀屏无选⑧。子虽贫，而清才雅范，此间无与比俦。仆作函代子执柯⑨，往就甥馆，邱丈必有厚赆⑩，尚不足运舅椟⑪返珂乡欤？"陈生闻之，请思其次。问何故，曰："侄家山野，荆布藜藿⑫，恐富室千金，未能习惯。矧彰彰入赘，能任坦腹人⑬乘龙自便者乎？"叟抚掌曰："迂哉，书痴也！是不过攫伊财耳。茫茫天

壤，渠于何处捕逃亡婿？”生计窘，姑受函往。至则巨第峨峨，春深兽锁。司阍人见其落拓，叱远立。及函入，两少年出揖客云：“奉严⑭命恭迓玉趾。”知为翁子，随入，见栋宇庭院，俱类世家。一伟丈夫修髯过腹，立阶上，生趋与展谒。坐间询司空氏起居，旋白夫人来，两婢扶一四十余美妇人出。翁曰：“此山荆也。公子既司空世好，与寒门谊即通家，敢以妻子相见。”生又展拜。妇凝睇笑谓翁曰：“司空妹倩眼力不差，公子真可人也！”倏具筵宴，劝爵甚殷。席间略询乡贯，即语生云：“舍亲与郎君言否？仆小女丽玉素所钟爱，不欲嫁远方，然觅婿欲得如仙乡人物裙屐翩翩者，杳不可得。今得红丝牵引，文星惠临，是真石证三生，愿即日奉为箕帚⑮。”生离席唯唯肃谢，婉陈曰：“自惭樗栎，仰托莴萝⑯，良所深愿。然小生实为寻舅至此，婚后三四日即拟暂返蓬门，事蒇⑰再回瀛第。是不得不预陈长者。”妇微笑曰：“公子何匆促若此耶？”翁急止之曰：“公子孝心何可过拂，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作旅费。”生心喜，敬诺。旋即笙管呕哑，灯火匝地，干仆引生之曲室，更簇新冠带，出就戬毂⑱。雏姬三四，引一二八好女子，珠翠绮罗，盈盈自内出。与生交拜，送之洞房，却扇视女，则荷露桃颜，无此艳冶。生心意飞驰，反恨顷言新婚暂别未免孟浪，容有意迁延，图静好耳。酒阑灯炧，听莲漏三催，婢妾亡去。生正隐几帐触，而女亦时牵绣幕窥良人，粉黛间隐有惨悴色。生不知就里，趋近软语，代为卸妆。女则拒以纤腕，再近则潸然流珠泪，徐起弹烛，视近闼无一人，始闭门小语曰：“郎亦知死期将近乎？”曰：“不知。”曰：“郎从何处来？何处去？曷明告妾也。”生具告之。女欷歔，欲言又止。生知有变，伏地乞怜，女曰：“妾睹郎君风采，意良不忍，故以机密告，妾麻疯女也。此间居粤西边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过毒尽，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拳，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资误接，三四日即项有红斑，七八日即体遍骚痒，年余拘挛拳曲，虽和缓亦不能生。”生闻之，始恍

然悟，泣曰："小生万里孤身，担荷甚重，乞娘子垂悯，容我潜逃可乎？"曰："休矣！此间觅男子甚难，郎入门时外间已环伏壮汉，持刀杖防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亲耳。"曰："妾虽女子，颇知名节。常恨是邦以地限，无贞妇，愿死不愿生。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得资即返。妾病发，亦不久人世。乞归署本主曰'结发元配邱氏丽玉之位'，则瞑目泉台下矣。"言已，抱持隐泣。生愤然悲曰："噫！婚则仆死，否则卿死，曷饮鸩同死，结来生缘乎？"曰："不可。请书居址门巷，与妾纫衣缝中，俾他日柔魂度关山省舅姑，受郎君一盂麦饭耳。"生虽书与之而涕不可仰。入衾共枕，生屡屡不能自持，女悉劝慰禁止。对食不餐，几与石女天阉同一恨事。翌日，翁媪果顿同陌路。是夕女以香舌吮生颈作燕脂色者三四处，曰："可矣。"私赠黄金白玉缠臂各二，生订后约，女悲曰："恐君再来，妾墓门之木拱矣。"明日翁赠果践言，即挥手令去。重到尼庵，尼见项上痕，闭门不纳。急以资赁巨舫启舅椟载之南下，夜在舟中泣，舟子疑渭阳⑲情重，奇之，敬礼益恭。抵家见父，则继母已殁，父纳婢为小星，见子甚慰。睹腰缠，疑妻弟所遗，不深诘。瘥旅橐，买山田，陈翁善酿，遂种秫开酒肆，得利甚丰。生乃下帷读，入胶庠⑳。邱翁见生去，谓其女毒尽无疑，正托媒妁觅东床，女忽疾发，视之麻疯也。翁穷追，惟含涕，媪扪之，仍是处子，交詈曰："淫婢太不长进，宁定不欲生耶？"月余益惫，遂遭之麻疯局。是局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因是病向能传染，家有一，则全家皆病，虽掌上珍亦恩断义绝，无顾复情。女入局，数雉经，辄见一麻面叟口操南音者来救止。既而思遁，叟慨然愿导引，曰："老夫黄姓，淮南人，娘子得毋欲寻陈生绿琴耶？渠与仆似曾相识，可同行，仆亦欲东耳。"女自恃恶疾，又以叟迈，欣然随之。叟到处重门自辟，至郊外，叟以唾涂女莲钩，口喃喃若符咒，即迈步若健儿。感翁德，事之如父。旋拔银腕钏易资为旅费。甫至楚，资已耗尽，遂行乞。叟吹洞箫，女口编《女贞木曲》歌唱，沿门歌曰："女贞木，枝苍苍。前世不修为女娘，更生

古粤之遐荒。生为麻疯种，长即麻疯疮。衔冤有精卫，补恨无娲皇。画烛盈盈照合卺，侬自掩泪窥陈郎。翩翩陈郎好容止，弹烛窥侬心自喜。妾是麻疯娘，郎岂麻疯子？妾虽麻疯得郎生，郎转麻疯为妾死。郎为妾死郎不知，洞房绣阁衔金卮。孔雀亦莫舞，杜鹃亦莫啼。鹦鹉无言愿飞去，郎堕罗网妾心悲。郎不见骏马不跨双鞍子，烈女愿为一姓死。郎行依旧貌如仙，妾命可怜薄如纸。肤为燥，肌为皴，云鬓拳曲黄且髡。掩面走入麻疯局，不欲传染伤所亲。昔作掌上珍，今作机上肉。昔居绮罗丛，今入郎当屋。月落空梁悬素罗，一缕香魂断复续。妾虽生，妾不愿守故居。妾既生，妾自当寻我夫。可怜虽生亦犹死，不死不生终何如。女贞木，枝扶疏，上宿飞鸟，下荫游鱼。鸟比翼者鹣鹣，鱼比目者鲽鲽。生同衾，死同穴。衾穴即不同，妾心若明月。月照桃花红欲然，李代桃僵被虫啮。女贞木，红枝叶，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女歌韵辛酸，叟箫声凄咽，闻者流涕，争进以食，不敢呼蹴与。半年抵淮南，将近山村，见老屋万椽，青帘出树杪，叟遥指曰：“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子当自往，仆从此逝矣。惟祈寄语绿琴父子，云海客奉谢。”言已即杳。女惊定，诣肆门，见一老翁坐炉侧，面目似绿琴，疑为翁。歌前曲，翁掷一钱与之。再歌，又掷如初。女泣曰：“贤郎陈绮粤西欠奴债不还，迢迢责逋负，岂一文钱所能偿耶？”惊询，具告之。翁曰：“陈绮耶？豚子也。汝所言难遽信，渠秋试金陵，不日归山庄，面当知真赝。”女闻之，即叩以见翁礼。翁送入尼庵中，遣村妇伺应，妇皆唾却走，幸老尼怜悯得无苦。月余生归，翁以女询，生惊怆不知所云。翁曰：“是不可负也，吾家不少闲粥饭，虽易枕席，当豢之终其身。”生伏谢，急趋访，女遽牵生衣啼曰：“妾远来不敢望伉俪，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生且泣且慰，问何能自来，以黄叟面目颠末告生。惊曰：“是吾舅也，其地仙耶！”携女之家，谋酒库隙地，卧丛瓮中。诸婢咸远立，不敢近。惟一雏婢名甘蕉者，独代撤溲便琐事。至饮食药饵，皆生手调。久更襆被，挈甘蕉卧女侧，亦均无恙。榜

发，生乡捷，里人争与论婚，生力却。父稍稍劝，生泣曰："儿年甫二十有一，麻疯女量不久生人世，曷姑待其毙再婚，亦未为晚也！"又恐已去，女无人照看，遂告病，罢南宫试㉑。女以头触瓮悲曰："为妾故，使郎迟嗣续，阻上进，妾死后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诚不如死！"言已又触，赖甘蕉救止始已。一日生赴戚家饮，遇雨不归，甘蕉又因病内卧。女听雨剪灯，搔爬不已。忽闻梁际飕飕声，一大黑蛇粗如儿臂，长几七八尺，从空纵至。女始颇惧，继思得果蛇腹，胜于自戕，听之。蛇身盘屋梁垂首下，掀酒瓮木盖，堕地如掷。吸瓮中酒，喋啜有声，顷刻满腹。欲上缩，则木强如枯藤，倏忽堕瓮中，搅扰翻腾，力尽声顿寂。女燃灯强起视之，毙矣。心忆蛇毒或可代鸩，掬饮升许，心顿清醒，祛烦襟。肤转奇痒，又掬以洗涤，痒顿止。明日又潜饮而潜洗之，疾若失。肤之燥者，转莹如玉。发之卷者，转垂若云。面目手足之皴瘃者，转如花如月，如嫩笋芽矣。甘蕉惊喜告生，询之，以蛇酒告。趋视，则遍体黑章成云篆，顶有独角，色殷然，盖此山蛇王，名乌风者也。具锦裳绮裙，花钿珠玉，妆女出见翁与诸宛若，莫不惊为天人。翁曰："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番僧求得片鳞为人医癞疥，不可得。孰知天专留此为吾疗贤妇疾耶！"即日备礼为合卺㉒。珠履满堂，鼓吹筵宴，百里外男妇咸奔至，一觇女之颜色，归以为荣。再三年，女生宁馨儿㉓，感甘蕉德，收为箑室㉔，生却之不可。是年春生试礼闱，入木天㉕，出为太守，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人人称众母。升两粤制军，遣材官招邱翁至，索丽玉甚急。翁假泣曰："小女命薄，殒谢久矣。明公尚欲寻故剑㉖耶？"生又索骸骨归瘗，翁惧，献千金为太翁寿。不许。旋访司空，云惊逸堕绝硐死。生笑曰："渠真以小人目我矣。"旋命婢扶夫人出，则衣一品命妇服，容光焕发，翁几惊伏，视之即己女丽玉也，洒泪问："父母安否？"翁咋舌愧欲死。女亦时归宁，出蛇酒制药，设局济粤之患麻疯者，活无算。年四十余，太翁犹清健，疏乞终养。归修舅墓与尼庵，建邱夫人碑，纪事之崖略。至今此山药

酒尚驰名云。

〔注〕 ① 禹迹山：大禹治水足迹所至之处，因以名山。 ② 病革：病危将死。 ③ 芦花衣：以芦花做棉衣，代指继母之刻薄。 ④ 阛阓(huán huì 环会)：古代指市肆。 ⑤ 櫬(huì 汇)具：粗陋而薄的小棺材。 ⑥ 车笠盟：古代俗称不因贵贱而改变的好友。 ⑦ 葭莩：泛称戚属。 ⑧ 雀屏无选：尚未择婿之意。 ⑨ 执柯：为人做媒。 ⑩ 贶(kuàng 况)：赐予。 ⑪ 榇(chèn 衬)：棺。 ⑫ 荆布藿藜(huò lí 或离)：指贫者所穿之粗布便服及所食之野菜。 ⑬ 坦腹人：此指女婿。 ⑭ 严：此指父亲。 ⑮ 箕帚：古代妻子的代称。 ⑯ 莴萝：比喻亲戚关系。 ⑰ 蒇(chǎn 产)：解决。 ⑱ 氍毹(qú shū 瞿书)：毛或毛麻混织的毛布、毛毯之类。 ⑲ 渭阳：指代甥舅。 ⑳ 胶庠(jiāo xiáng 交详)：古代学校的代称。 ㉑ 南宫试：此指礼部试。 ㉒ 合卺(jǐn 紧)：旧时婚礼饮交杯酒。 ㉓ 宁馨儿：美好的孩子、子弟。 ㉔ 簉(chòu 臭)室：妾。 ㉕ 木天：指高大宏壮的木结构建筑物。 ㉖ 故剑：旧妻。

本篇采自宣鼎文言小说集《夜雨秋灯录》。

常言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从天而降的“幸福”多数情况下要付出代价。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陈绮就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书生陈绮在志学之年就遭遇母丧，父亲续娶，继母待其刻薄。年幼的陈绮从此远涉天涯，找寻远在粤地经商的舅父。他跋涉半载到了粤地，可惜舅父久已客死此地。陈绮在茕茕孑立之际，舅父的生前友人司空伯推荐他，往此地巨富邱府投难以求生路。出人意料的是，邱家父母一见陈绮这个穷书生，非但不嗤之以鼻，反而喜出望外、待若上宾，并当即将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许配给他。这要是饱经世事的人也许会打一个问号：穷困潦倒的外乡书生，一无财势，二无功名，有何德何能获此殊遇呢？但我们的男主人公一来涉世不深，没长这个心眼；二来忽由落魄子骤变为座上宾，感恩戴德尚恐不暇，更何谈探究此中就里。陈绮被稀里糊涂地送进洞房，花烛之下一瞥貌若天仙的新娘子，早已是心意飞驰，几欲不能自持。

与新郎的急不可耐相比，我们故事的女主人公——新娘邱丽玉此时此刻内心却极为痛苦、矛盾，不知不觉潸然泪下。按说洞房花烛是人生一大喜事，新娘之悲情又从何来呢？原来，粤西边境世代出美女，但一生下来都染有麻疯毒，女子年十五以后即将发作，富家即以千金招致远方人来，诱惑其与小姐同房，把病毒悉传给男子，这样小姐摆脱了病魔，才可以真正地谈婚论嫁，而那个“尽一夜之欢”的男子，则只有坐以待毙。邱小姐已染此毒，

陈绮正是邱家父母绞尽脑汁，多方招致而来为小姐消灾解祸的“灵丹妙药”。

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真正洞见人性的善恶美丑。麻疯女邱丽玉并没有欺瞒陈绮，反将实情相告。几天下来，他们和衣而卧。她宁可失去这次唯一能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而不忍心牺牲一个富于才华的年轻生命。一个是阆苑仙葩却身染癞疾，一个是风华正茂却流浪他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命运的苦难使他们的心灵贴得紧密了，在患难中两人产生了朴素的感情。陈绮为邱丽玉善良的心所感动，却苦于无以为报。他想与邱丽玉双双殉情，来报答她的救命之恩。他对邱丽玉说：“婚则仆死，否则卿死，曷饮鸩同死，结来生缘乎？”这不能不说是“情动于中”的肺腑之言。

善良的邱丽玉没有同意陈绮的想法，反而竭尽全力帮陈绮逃跑。她在陈绮的脖子上印上胭脂色，造成他已感染病毒的假象。在邱丽玉的帮助及资助下，陈绮终于逃出虎口，携舅父的灵柩回到了家乡。而邱丽玉违背了父母的“好意”，也错过了自救的机会，后来病毒发作，被无情的父母送进了麻疯局，身心两方面都忍受着煎熬，她多次自杀未遂，均被一位麻面老叟（实乃陈绮舅父灵魂所托）救助，在这位老叟帮助下，邱丽玉不甘心活活等死，她要千里寻夫。她一路上风餐露宿，吃尽苦头，但凭着最后见一眼心上人的信念，最终坚持下来。一路上，邱丽玉歌唱自编的《女贞木曲》，沿门乞讨，其歌中有这样几句：“鸟比翼者鹣鹣，鱼比目者鲽鲽。生同衾，死同穴。衾穴即不同，妾心若明月。月照桃花红欲然，李代桃僵被虫啮。女贞木，红枝叶，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如泣如诉，催人泪下。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陈绮接受并善待了这位可怜的姑娘。他将“妻子”安排在自家的酒窖内，让侍女甘蕉专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每餐都是陈绮亲手为她调制。更令人感动的是，陈绮乡试大捷后，无数人上门提亲，他均予以拒绝。特别是他怕自己走后无人照看“妻子”，连朝廷礼部的考试也放弃了。试想，在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陈绮全然不顾；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更是多少士子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残弱的妻子，陈绮也放弃了。性爱、子嗣、功名均可以放弃，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在平凡人陈绮身上确实体现出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应该说，陈绮所作所为并非迫于伦理道德的外在压力，其所作所为完全出于真情，出于自愿。他完全有理由将麻疯女拒之门外，因为他们的所谓“婚姻”事实并不存在；他也有理由停妻再娶，古代的“七出”之条中，其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妻子有恶

疾。不可否认，陈绮的行为中有一定的报恩因素。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无可非议，但如果完全出于报恩，陈绮的人格魅力无疑会大打折扣。事实上，他是将报恩与对丽玉的真爱、尊重融为一体。

大概是两人的善良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神仙，本地的千年蛇王来到酒窖，吸酒自戕。邱丽玉饮了蛇喝过的毒酒，心顿清醒；又用毒酒洗涤，皮肤转好如初，如花似玉。余下的情节不用说，读者也猜得到。那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绮金榜题名，邱丽玉生下一个可爱的宝宝，总之一句话，就是花好月圆，皆大欢喜。故事的结尾虽稍落俗套，但仔细品味，也自有它的合理性，大团圆的结局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善良美好人性的召唤，对纯洁坚贞爱情的向往。

这个故事运用了对比手法：作者首先将麻疯女的善良、富有同情心与邱家父母之自私狡诈作对比；又将陈绮的热心收留、善待发妻与邱家父母的冷酷无情、将女儿逐出家门作对比。在强烈的对比中，读者自会感受并分辨人性的善恶、美丑。

这个故事还能引发我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理性思考。社会中存在各种病残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作为病残者，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但他们有追求属于自己幸福的权利，他们的内心有同常人一样的渴望，更重要的是，病残者身上同样有着善良的同情心和美好的品德，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

（白振奎）

八角亭赋诗悲往事
金山寺投江识所归

尹湛纳希

——《泣红亭》第五回

赤日炎炎夏昼长，
轻罗小扇深殿凉。
漱罢冷泉吟新句，
墨云急雨透纱窗。

且说众人匆忙扶起娜氏。顾氏也听到了消息，以为香菲暂且躲避在附近村庄也未可知，忙派人去找。忽然翠玉象泪人似的哭着进来道："不必找了，姑娘投井了！"娜氏惊问："跳的哪口

井?”翠玉说:“西院井。”娜氏喊:“完了! 完了!”忙起身往西院跑去。后边跟着顾氏,紫榭等也随着而来。翠玉指着拾到靴子的地方说:“在这儿找到的。”

娜氏从井台上往下一看,原来这口井特别宽阔,从井底用大块条石砌成八角形上来的。因为年长岁久,石缝里长出的灌木郁郁葱茏,画眉扔的靴子正好挂在灌木枝上了。娜氏瞅着那只靴子,想来跳了这口井不可能侥幸活着,就象万刀剐心,大声哭道:“你把我这无依无靠的扔下走了,我这老糊涂的留着这条命干什么! 可怜我的心肝肉! 我逼死了你,你稍等等我,我跟着你去呀!”哭着撩起衣襟,朝井沿儿跳过去,众婆子急忙抱住。

紫榭劝道:“奶奶先别哭,我看卢梅并没有死,人跳井为什么还脱了靴子? 这是画眉布下的迷魂阵,妹妹年岁小,上了坏人的圈套了。我看在她没有走远之前,不如派人去找。”

娜氏奶奶听到画眉的名字,又想起这姑娘为人忠诚,为了护着卢姑娘受委屈挨打两次的事儿,更是伤心,捶胸顿足,大声恸哭:“我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不想想我这老弱病残? 为什么不想想我这孤苦老人? 今后谁来埋葬我这把老骨头? 今后我还依靠谁?”哭来哭去,如醉如梦。众婆子丫头想起平日卢姑娘的好处无不落泪。四处寻觅的人陆续回来,都说无影无踪。

后来金公回家,亲自来到西院勘察痕迹,在墙豁口找到香菲的一只耳环,又看到豁口外面的青草有踩扁了的,湿土上有两匹马蹄的印迹,跺着脚说:“谁知道我们这样的人家竟出了这种丑事!”从此死了心,再也不寻找香菲了。

一日,紫榭听说娜氏病重,前来探望,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回来之后,想起这件事儿都是从自己淘气开玩笑引起的,愈想愈感到不安。加上最近父亲又收了山阳宋家的彩礼,心里难受不已,来到西院八角井上痛哭。又想自己这一辈姐妹手足,当下卢梅离家不知死活,今后自己的遭遇也不知怎样。尽管我自己的机遇比她强,为什么在一家子里不称心的事儿都轮到女的! 卢

妹妹事到头来，干脆死了算了，为什么要私奔，留下恶名？想来想去，口占一诗，教瑞红拿过笔砚来。八角井上原先有一座破亭子，三面敞开，北边有墙，就在那石灰墙上题道：

残灯短香前生烬，
红颜命苦竟如君。
私奔丑名谁能辨，
何如投井葬香魂。

题毕坐在残垣断壁上吟哦流泪。

那时想娶香菲的朱英坚持不退婚，金公巧使移花接木之计，让翠玉冒充香菲出嫁过门，此时正在婚宴，此院无人极为寂静。瑞红过那边儿倒茶，凭霄告假去看热闹，紫榭跟前没有一个人。天色渐晚，太阳落山，到了黄昏时候，紫榭方才起身，忽而从暗林深处听见有人低声呜呜哭泣。紫榭大惊，忙走下亭子台阶，急步走去，那东西"嗖"的一声从后面追了过来。紫榭吓得魂不附体，也不顾靴高底厚，苔滑路窄，拼命地跑。从旁边又来了一个高个子穿白衣裳的无头人，振臂欲飞似的往南跑了过去。紫榭一连碰上两次惊愕，吓得浑身冒出冷汗。刚跑到小角门，瑞红、凭霄二人嘻嘻哈哈地出来，正好到紫榭的后面喊一声："去！"

原来跟着紫榭后面的是一条大狗。紫榭才压住气喘站住脚道："刚刚还有一个大白东西往南走过去了，你们俩去看一看！"两人毛骨悚然，无奈过去一看，在老松树下边远远张望，见有一个五六尺高的穿白衣的东西正在那儿站着。二人大惊，同声呼喊着跑回来。这时正好有一个锁门的婆子提着灯笼前来，听见她们的喊声，笑道："真有鬼了？"她拿了一根木棒，领着她们近前一看，原来是香菲平常喂养的一只大白鹤。香菲去了以后，失掉了主人。前些日子翠玉惦记小姐还喂喂它，谁知这两天被抓了起来，要替卢姑娘出嫁，她哭着藏都没处藏，那还有工夫喂它！那只白鹤饿急了到院子里找食吃，误将紫榭当成了主人香菲，而紫榭误把它当成鬼了。哎！鸟也可怜！昨夜栖巢白羽鹤，何处

能觅饲鹤人。

紫榭一连几次的愤懑和虚惊，自觉周身无力，不思饮食，以至卧病不起。顾氏奶奶朝夕煎药诵经，百般调理不提。那边娜氏也卧病不起，几次寻死觅活，放声大哭。西院自从香菲投井以后，院子里的人说听见魂哭鬼号，草木皆妖，上下也病祸不断。家仆几个人都死于疫疠①。金公烦恼不已，决心南下回浙江原籍，安顿家务。初秋，全家从宁津县吴桥镇乘几只大船顺流南下了。

这时金风驱暑，玉露迎凉，两岸疏柳婆娑，秋蝉鸣噪烦人。幸喜启碇②以来眼耳清新，胸怀宽阔，也许还是离开凶宅的缘故，娜氏、紫榭的病逐渐痊愈了。

金公心里松宽起来，自己带着家眷占前面大船，顾氏和婆子丫头们在中船。娜氏、紫榭和丫头们坐在后船，家仆男女老少又坐两只小船，绕过夏津③进了大运河。

水路平安，不觉走了十几天，一日遇着顺风，诸船正在扬帆飞驶，一只小船迎面射了过来。

一个人站在船头高声喊道："来者莫非辅国公④金老爷？"这个船上的水手们答应"是！"那船横在船前，那人跳到这条船上。

原来遇上顺风，船走得很快，这时已经到了山阳附近。金公派浙江修缮房屋打前站的船，上月到了靖江城。宋知县得了信儿，算了日期，估摸金公要到来，派儿子宋涛拜见岳父母，先来的是报信船。按理说宋知县知道儿子的长相，应当让他回避，怎么反而派他来，不是太愚蠢了吗？不是。那宋知县也是科举出身，本着"丑女婿免不了见岳父母"的道理叫儿子来见面的。

那个人稟明来意，金公道："你回去告诉：姑爷暂不要来，晚上在停船码头见面吧！我们不是也要去嘛。"那人"嗻！"地答应一声，跳上船走了。原来紫榭的船在最后，这些事儿她并不知道。晚上快到停泊水埠，紫榭推开舱窗，书桌上放了一瓶桂花，眺望天光水色，鼻闻馥郁袭人的花香，心里怡然自得。那时红日

将下山头，几朵彩霞飘浮在天边，半边天的红影投在江面，景色真是宜人。紫榭卧病刚起，想赋诗一首记这个赏心乐事，叫瑞红用小筒汲水，忽见旁侧停泊了一只船。

凭霄从紫榭背后惊笑道："姑娘请看那个怪物！"紫榭抬头一看，一只大船头上一个人穿官服戴礼冠跪在那里。形状非木非石，说他是鬼，比鬼还丑，说他是魅，比魅还陋。紫榭看了虽然没笑，在凭霄、瑞红二人的挑逗下也忍不住掩嘴笑了，点头叹道："唉！天上本是圣洁的地方，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鬼魅投胎人世引人发笑呢！"

瑞红道："这里又出来了卢姑娘姑爷的配对儿了，把他俩合在一处真可说举世无双。"凭霄高声大笑道："这一个莫非是那一个儿子！"三人一同谈论那个丑鬼的嘴脸，纵声笑了一阵子。

那时娜氏去到中船不在这儿。金公坐在头船，看了女婿的面容不禁大为惊讶，后悔收了彩礼，默默地一言不发，船就过去了。宋涛一直跪着，眼睁睁地看着三艘大船从旁侧驶过。

金公气急败坏，他想：如果见面说话，还不知会露出什么难以容忍的丑恶本色，便派人去说："传老爷的话，按理要请姑爷见面，但大船里有老太夫人的灵柩，不便举行喜庆。姑爷尊容已经见了，暂且回去，到家后代向老亲家请安。"可怜宋衙内，敬跪良久，还没有得见上一面。家人扶他，驼背又抽了筋，努劲挣扎着进了船舱。随从家人抬了三桌席送到这边船上，金公无奈照原样还席，行赏随从。

到了晚饭时间，娜氏回到自己船舱，紫榭等三人正在笑。婆子抬进酒席，凭霄问道："旁边停的是什么船？上边跪的那个丑八怪是什么人？"众人当中有一个快嘴的笑道："你们别笑了！那怪物正是你们天作之合的姑老爷。"紫榭正举起筷子夹菜，听了这话，连心带肺一齐涌了上来，假装不知道也不行了，两手发抖，面色如土，差点将碗筷扔了下去。

正是：

活人尝胆汁，
甘苦只自知。
讥笑他人者，
自有被讥时。

从此紫榭不进饮食，无人时就低声哭泣。瑞红、凭霄也无精打采，先前那些笑声又变成哭声了。

紫榭料定活着不能逃脱这场灭顶巨灾，并且几年前的良缘已成画饼，抱怨自己当时错把璞玉的深情厚谊当做少恩薄情。回想往事，柔肠百转，又无可挽回。父母既然将自己交给了阎王，空留此身又有何用？不如一死了之。一则可以摆脱进那活地狱，二则也可以报答知己的深情。但又想弃父母而去亦似不孝，踌躇半晌。又想到古谚云："犹豫义难成，果断名易留。"父母狠心把我活着交给阎罗，那我死了去地狱又有什么牵挂！虽说如此，母亲慈爱，昊天罔极。我留下自己画像，好在她怀念我时拿出来看看，可能得到一些安慰，拿定主意，就准备颜料。先前讥笑他人的彩笔将给自己描绘美容了。

却说宋衡内自觉无味，翌日五更时分早起回靖江城。金公船只也起锚南下。

话说琴小姐想画个自画像，从抽屉里取出各色颜料碟子放在船舱窗前桌上，又找出几张二尺长的雪浪宣⑤展在桌上，拿玉尺⑥压住边儿，打开水晶宝镜照着正面，坐在沉香椅上。瑞红点上清水，研磨赭⑦石白粉。紫榭手持彩笔，先往镜内端详自己，水晶镜里格外标致，云鬓金钗增添美妙，弯眉凤眼更加俊俏，玉琢长鼻宛如悬胆，樱桃嫩唇红似珊瑚，斜倚削肩披霞帔，粉袖稍盖白磁手。

紫榭看了如此神色，心碎胆裂，自思：古人云红颜薄命，确乎不错。自己这般柔嫩姿色怎能不经风浪！虽然留下画像安慰父母的忧愁，但只恐忧愁比现在更增加罢了。执笔描绘，很快画出粉面朱颜，两旁绘出一对春山，轻笔淡墨点出了一双秋水明目，

抹完朱唇鬓发后，叫凭霄抬起看看，有几分相像。瑞红道："画得尽管好，总不如姑娘本人。描绘绝代佳人的面貌也真难了！"

紫榭问："那个地方不象？"瑞红道："两颊红粉过浓，眉尖不高。"紫榭往镜里再比较端详果然那样，就将画了半截的像揉成一团扔到水里去了。瑞红叫苦道："不合适，姑娘再画就是了，为什么扔了呢？"紫榭道："再画就是了。那有什么呢！慢说是一张纸，就是我这个人也不在话下呢！"说完，目不旁视，心无杂念，郑重其事地再画了一张，果然栩栩如生。

照镜一笔一挥泪，
几度叹息复怅然。

画完后，用两根针把画钉在镜旁的横档上，又与自身比较衡量，确与自己毫无差别。回身又问瑞红、凭霄，二人同声说："这个画像现在真象姑娘了。"紫榭道："画得太美了吧！我真的这样？"凭霄笑道："纸上姑娘的神情怎能比得上真姑娘！"紫榭把画像摘下来铺在桌子上，越看心里越伤心，想留几个字表示意思，想了一会儿，得韵一首，蘸笔写在像旁，题名《赞花》：

妆罢对画立婷婷，
白玉无瑕谁认清。
倩影正临秋水照，
卿须怜我我怜卿。

写完不禁鼻里发酸，两眼泪水如同雨水流淌，画像上已经沾上斑斑泪痕。瑞红忙将画收起，幸亏只滴在下半截的纸上，没有漶漫⑧了脸上的粉黛。紫榭靠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哗哗的眼泪如涌泉。唉！贤慧良缘今已绝，似此柔情有谁知。船到瓜洲⑨，金公传令，诸船抛锚。

原来金公老家离这里不远，老太爷的灵柩就停放在江西岸的扬州平山堂，想与太夫人的灵柩合葬，先遣家人明日在金山寺为老太太之灵请三十六名僧人诵经做佛事。晚上在江边放盂兰盆河灯⑩。

翌日，因太夫人的灵柩还放在船上，金公不能离开，叫顾氏等到金山寺祷告烧香。管家们将老爷的大船同小船留在这儿，其余四只船皆鸣锣移至西南方。那时微雨绵绵，秋风习习，金山寺掩隐在烟雾苍茫的金山顶上。顾氏的船在中，娜氏、紫榭的船在西，家人的船在东，并驶在江中，将要到达时忽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

娜氏、紫榭二人坐在窗边一看，江水滔滔，江中往返的船只时近时远，那巍峨的金山忽上忽下，忽沉忽浮。水手们忙把船连锁起来，抛锚稳定。娜氏两掌合十道："我们一直都在大宅深院里住着，哪里见过这般风浪！"

紫榭料想不久到了浙江，就寻找自尽的时机，道："如若看破红尘，眼前的些许危难何足挂齿，投身狂澜大波，也就与登了莲花净土⑪一样！"娜氏伤心道："真是这样，但你的卢妹妹却不知在哪个世界了。我和你去中船告诉二太太，在金山寺给老太太做佛事，也给她念念经，回来后让你写一首长诗，描写大江景色怎样？"紫榭道："我知道大太太有了诗兴，写了一首诀别长诗，回来给您看。"娜氏以为她必是写与卢梅的诀别诗，不禁热泪盈眶。二人同来中船，娜氏对顾氏把想给香菲做佛事祈福的事说了。顾氏那时正为家事心里恼火，听了这几句话，想起这两天紫榭茶饭不进，绷着脸，常常偷着哭，正思谋好好训斥几句，趁这机会发挥道："女孩子应在从小不懂事的时候，早早许配人家，就算了事。等稍大一点儿懂了事儿，就挑呀选呀，噘嘴甩手，越发不懂规矩，拿死活吓人，一点也不顾父母的脸面。古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说的是知书识字，晓古通今，可是就不知道眼前的什么叫'三从'⑫，什么叫'四德'⑬！只有大太太才给那个不成器的丫头念经祈福，要是我的丫头那样，不用说念经，连纸都不烧！"

听了这些话，娜氏老是直瞪⑭着眼睛看紫榭，紫榭反而毫不理会，仍旧说笑，坐了一会子出去。娜氏看她出去也起身说："等一等，我也走。"刚出舱门，紫榭早已上了跳板，飞也似的走过去。船上的一个婆子喊道："姑娘慢点儿，跳板不宽。"紫榭嘴里使劲

说了一声："这有什么！"忽听得"扑腾"一声，全船人同声喊叫："不好了！"

正是：

玉骨与秋水同白，

芳颜随寒风永去。

那时几个船上的男女老少和水手都吓得丢了魂儿，大喊："快捞人呀！"娜氏两手摊开，张开大嘴只喊："看！怎么样？"顾夫人慌忙出舱，浑身颤抖，叫道："快救人！不惜重赏！"管家们防止姑娘进入大船底下，忙将三只船挪动开。从瑞红、凭霄到诸婆子同声放开喉咙大哭。顾夫人吓得眼睛泛白，一滴泪也流不出，只是大声叫嚷，叫多少个水手跳下江去寻找。

欲知琴默小姐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 ① 疫疠(yì lì 易立)：即瘟疫，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 ② 启碇(dìng 定)：开船。碇：系船的石墩。 ③ 夏津：县名。治所即今山东夏津县。 ④ 辅国公：爵位名。清代宗室十四等封爵的第八等，亦用于封授蒙古贵族。 ⑤ 雪浪宣：有隐形波纹的白色宣纸。宣，宣纸，安徽宣城泾县等地所产的纸，因在宣城集散，故名。 ⑥ 玉尺：玉制的尺子，用来压纸、压书。后比喻才识高下的尺度。 ⑦ 赭(zhě 者)：赤色。 ⑧ 漶(huàn 患)漫：又作"曼漶"、"漫漶"，模糊，不可辨识。 ⑨ 瓜洲：地名。在今江苏扬州市南。 ⑩ 盂(yú 于)兰盆河灯：盂兰盆，意译为救倒悬，旧传目连从佛言，于农历七月十五日置百味五果，供养三宝，以解救其亡母于饿鬼道中所受倒悬之苦。盂兰盆河灯指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人们泛舟水面，诵经普度河沙众孤鬼，在水中燃放纸糊的莲花灯，以超度幽魂。 ⑪ 莲花净土：莲花，喻佛地。净土，佛教语，佛所居住的无尘世污染的清净世界。 ⑫ 三从：旧礼教认为妇女应该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谓之"三从"，出自《仪礼·丧服》："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⑬ 四德：封建礼教指妇女应有的四种德行。《周礼·天官·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⑭ 直睖(lèng 愣)：瞪眼直视貌。

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问世以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们在惊叹这部艺术精品杰出成就的同时，纷纷进行续作、仿作。其中续作近百部虽然在艺术上不乏可取之处，但其成就根本无法与《红楼梦》

同日而语。于是，一些作家便试图另辟途径，转而以《红楼梦》为范本进行相对独立的小说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仿红之作便大量产生。

在五花八门的仿红之作中，《泣红亭》是较为出色的一部。这里所选是其第五回，主要写香菲和紫榭两个人的爱情悲剧，一个出现在回首，一个出现在回末。先是香菲为抗婚而明跳井、暗私奔，后是紫榭暗抗婚而明跳江。两个悲剧一前一后，把整篇故事跌宕开来，读来使人回肠荡气，扼腕叹息。在同一回中，两人以不同的方式把封建社会女性在婚姻上的无奈和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抛开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不说，单从故事发生地的象征意义，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作者于此赋予的悲剧内涵。“八角亭赋诗悲往事，金山寺投江识所归”，表面上看似乎跟其他小说的回目一样，仅用于概括本回内容，可是我们只要再细读全文，深思一番，便发现作者选择这两个地点——“八角亭”、“金山寺”，并不仅仅是作为两个悲剧事件的发生地，而是有深刻寓意的。

第一个悲剧发生在井边。井，古典诗词里除了代表家园乡情外，和青梅竹马的爱情以及为爱情而私奔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如李白脍炙人口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里的床是指井床，即轱辘架，架在井上汲水的用具。也就是说两人相识相爱的地点是在井边。再如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也叙写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见倾心，并且私自结成伴侣。用丝绳从深井里拉极易破碎的银瓶，丝绳半腰里断绝，银瓶就会跌得粉碎，而婚姻关系也就宣告终结。这样，“井底引银瓶”也就成了一个特定的意象，成了自由婚恋最终以悲剧告终的象征。在封建社会，爱情往往很难如意，婚姻往往不是青年男女自己做主，而是由父母包办的。为了争取爱情自由、婚姻幸福，不少年轻人选择了私奔。而井，又与他们的私奔有着这样那样的牵连。爱情从这里滥觞，为争取自己婚姻自由的私奔，也从这里开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谙熟古典诗词的尹湛纳希把诗词中井的意象及其蕴含的深层意蕴融入自己的小说里，营造出一种悲苦的意境，令人不禁联想起千千万万个具有同样遭遇的古代女子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回出现的香菲、紫榭和璞玉是表姐弟，自小在一块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长大后互相爱慕，由于家长的阻挠不能如愿结成夫妇。香菲被其叔叔金公许给了吴亭洋商的儿子朱英，香菲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异辞，而她自己则宁死不嫁这样一个自己不爱且相貌丑陋之人，于是她选择了自尽，地点就是西院的八角井。香菲

的故事就从这口井生出了无限波澜。这口井十分幽深，旁边的环境也极为阴森，而且这口井所在的院落还死过人。香菲几乎被封建礼教推向这口深井，孕育爱情的地方反而几乎又成了埋葬爱情的场所。但香菲最终并没有跳井，在丫鬟画眉为她布置了跳井的假象后，她勇敢地选择了私奔之举。井，亦成了她婚姻爱情的见证。

另一个悲剧的发生地在金山寺。说到金山寺，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许仙和白娘子那美丽而凄婉的爱情故事。紫榭不能嫁给自己所爱的人，被父亲金公许给了丑陋的宋衙内，于是她决心以死抗争。白蛇为争取自己的幸福而水漫金山，最后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紫榭为抗婚而飞身跳入滚滚的江水中。金山寺成了埋葬人间希冀婚姻自主的年轻女子青春和生命的地方。

总之，作者把古典诗词的意境和民间传说的意象巧妙融入小说中，使主题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篇的景物描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但恰如其分地烘托出了人物的特定情感。如文中写到船到山阳附近，紫榭眺望窗外之景，只见"那时红日将下山头，几朵彩霞飘浮在天边，半边天的红影投在江面"。"自古逢秋悲寂寥"（唐刘禹锡《秋词二首》），在失意文人的笔下，秋天简直成了萧条、寂寥、死气沉沉的代名词。但在这里，作者却极力渲染秋色的绚丽可爱：落日和彩霞，色彩都是非常明亮的，它们组成的红影投在江面上，似乎想让碧绿的江水也感受到它们那份热烈的情思。紫榭此时大病初愈，远离了凶宅（香菲投井之院），心情也有所好转。这幅夕照图，映射出她轻松愉快的心情。另如紫榭等人临近金山寺时，"江水滔滔，江中往返的船只时近时远，那巍峨的金山忽上忽下，忽沉忽浮"。看到这组景物，很容易让人想起白娘子水漫金山的故事，那滔滔江水是她满腔悲愤与斗争精神的象征。而此时的紫榭，心中也涌动着狂涛巨浪，她要以死抗争，寻找她心目中的净土。这里，景物成了情感的符号，含蓄婉转地表达了人物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

阅读本篇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说话人"的介入，但这和早期话本小说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无论是篇首诗还是插入的韵语，都写得清新婉约，切合场景，增强了抒情的力量。如篇首诗"赤日炎炎夏昼长，轻罗小扇深殿凉"，含蓄凝练地点明了本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夏末到秋初，同时还映射着人物心情的忽喜忽悲。而插入的韵语，如在紫榭跳江后，作者写道："正是：玉骨与秋水同白，芳颜随寒风永去。"满含深情地描绘出了寒风冷雨中紫榭被大江吞没的凄怆情景，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这和话本小说中那种程式化套语和说教是大不相同的。　（张进德　张彩丽）

抢地呼天灵妃割股
含愁忍耻才女灰心

邹弢

——《海上尘天影》第十三章(节选)

日堕崦嵫①，驱车而返。不多一回，到了寓中。换了衣服，已是上灯时候。安排晚饭吃了，孔夫人觉得身体劳倦，早早安睡。小姐想了一回日间的游景，看了一回书，也就安歇。从此深闺无事，不过吟诗刺绣，消遣良辰。风景不留，日月易逝。端阳已过，酷暑旋临。母女住在这个厢房里，炎热异常。到夜间就把这竹榻移近庭心里坐了，挥扇招凉。小姐夜夜把小书闲说讲给母亲听，王奶奶也听得津津有味。孔夫人半躺不躺的在榻上任小姐讲说。正值六月初十日，孔夫人受了些凉，有些不自在，发了几个寒热。赶紧服了几服风寒发散的药，又服了些金鸡奶霜，也就好了。六月廿四，是荷花生日，正是立秋。房东赏荷花，请孔夫人去顽了一日，其时天气尚热，回来殊觉燥渴，吃了小半个西瓜，乘了一回子凉，小姐便请母亲进去睡。岂知有了年纪的，一凉一热，又吃了荤腻的东西，又吃些凉瓜，肚子里觉得不舒服，到廿九就复病起来。次日就招了个大夫开了几味药，煎来吃了，稍出些汗。到第三日仍旧热，这个药总不见效。畹香渐渐的慌了，与王奶奶商量，把龙吉要了过来帮忙。又去西首招了一个烧火婆子李寡妇，既聋且老，不过陪伴烧火洗涤而已。第五日孔夫人病势转重，寒热时退时作，饭也不要吃，只喝半碗粥，李寡妇道："大街上有个大夫叫陆耀明，高明得狠。每日有四五十号请诊，他贫病是不计较的，何不请来看看呢？"畹香道："我也听见过，上年王奶奶的亲戚病重，从仪征②寄信来托王奶奶请去的。这个病据说是春瘟热夹伤寒，大夫通不肯看了，倒被他看好的。既这么着，就叫龙吉去请他罢。"就命龙吉带了请封③前去。停

了一回，龙吉回来说："先生今日诊多，不及来，要明日晚上才能来呢。"小姐道："晓得了，你替我去买些酱腐乳来，又要打一斤油，买十几枝蜡，晚上点的。"龙吉取了钱去了，小姐就进房来，摸摸母亲头上滚热的。孔夫人要喝茶，遂给他喝了一口。孔夫人道："我是年纪老了，这个病不要紧的，过几天就好的。就是不好，也是天数，你莫慌。"小姐不觉鼻酸起来，流了几点泪，也不语，安排喝了几口粥，夜间病势增重，咽干目眩，喝了一口茶，也不作一声。小姐问了几声："觉得怎么？"孔夫人道："心里闷得狠，你再喂口汤我喝。"于是又喝了一口。孔夫人叫畹香至床前，执了手说道："我同你避难苦到这样，本来要等你终身的事完了，我死才放心。今儿恐不能了，总舍不得你，叫你一个女儿怎么样呢？我昨日梦见你父亲，说要分付你，我死了万不可以死的。第一要自己保重，将来必定有安排的。"说着晕了过去，小姐哭得泪人一样，哽咽着不能言语。次日又退了些凉，晚间陆大夫来了，小姐只得出见。看见先生已六十余岁了，伛偻龙钟，小姐请他坐了。喝了一杯子茶，不吸烟的。先生略略问了小姐籍贯，及孔夫人的年纪，说道："房里去望望罢。"小姐就领了进来到床前，先点了一枝蜡，把左右手诊了一回脉，又把面色望了望，舌也看了，陆大夫摇着头道："病倒难治呢。"就走了出来，畹香听了这话，急得要死，含着泪也出来问道："先生到底怎样？前日有人说是虐疾伤寒，可以不妨么？"陆大夫道："这是实病呢，诊令堂的脉浮紧，必因血弱气腠理④开，邪气因之而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遂至纷争，必当胸满。口苦、目眩、咽干、少语、昏沉，寒热时作时止，手足微温，据鄙见看来，并非虐疾而起，且拟一个方请教。"于是开了一方看是：

人参钱半　括蒌实一钱　黄芩三钱半　甘草钱半炙　柴胡一钱外加生姜三片　大枣贰枚擘⑤共煎汤一杯服

写完了交给畹香，说道："且服了这方，胸中舒快，头目不晕，

明日再来找我，这个病非同小可，要谨慎些才是。”说毕就去了，小姐就叫龙吉兑了药来，自己用文火煎好。孔夫人仍是昏昏沉沉，也不要吃。若把茶喂他口里，也就喝了。停了一回，把药喂他吃了。小姐坐在房中垂泪。半夜以后，孔夫人稍觉清爽，咳了一声嗽。小姐心中稍慰，问道：“娘要吃什么？”孔夫人低低道：“你给我一口茶喝。”小姐把二次煎的药先给他吃了，倒一杯茶喂了他两口，也就不再喝了。

又歇一日，病重。陆大夫也不肯来诊，晚间又咳嗽了几声，喝了两口茶。又歇一回，孔夫人两泪盈盈的道：“亲妮子。”小姐便走了过去道：“娘，我在这里，你要什么？”孔夫人道：“宝贝你的手呢？”小姐就给他摸了，孔夫人道：“我是不能好的了，不过弃了你一个人，想你怎样过日子，那贾家⑥又是这样的靠不住，将来你也只得去依他。”畹香觉得荡气回肠心如刀刺，哭道：“娘不用多虑了。”孔夫人道：“我与你娘两个人奔来奔去，仍无出头的日子。我死了，你千万不可自寻短见。有什么委曲，只好忍耐，只要守得住身子，到那里是那里。受些小辱也不妨，我原谅你的。”小姐那里还能答应，哽了半日，说：“娘不用说了，养养神罢。”孔夫人道：“我两人相依了十多年，今儿末了一场，不能不吩咐你。以后再要我说一句儿，也没得了。我的棺材总要同你父亲、嫡母寻一处坟地合葬的，这是最要紧的话。你违了我，我不瞑目呢。你老子也在这里，叫我同你说。”小姐听此话，又是哭，又是急，便跪在床前说：“父亲要保佑呢。”孔夫人却又晕去了，连忙叫唤，好一回微微醒来。看了小姐一看，闭着眼流下几点泪。畹香小姐这回子真是五内摧伤，细想母亲嘱咐之言，一字万泪，只管呜呜的吞声暗泣。到次日黄昏，孔夫人的病更重，口也不能开了，小姐因想道：父母病重，割臂当药总可以感动神明，必定有救的。就是我上年病也幸亏这位韩郎⑦的肉，今日我何不效法效法？主意已定，就去净了手，到灶前去点了香烛，看那龙吉已睡倒在灶后了。小姐就去取了剪子，包创的布儿、纸儿，刮了些龙骨⑧。

又取了一根棉带，一个小杯，到庭心里向天默祷，泪汪汪的说："我汪畹香生成薄命，父亲、嫡母早故，就剩这个生母，辛苦流离，抚养我到今日。病到这样可怜见的，苍天神仙菩萨，原鉴我薄命人的苦楚，赐我母寿一纪，我畹香愿减十二年的寿。若是母亲死了，畹香也就难活了。无可奈何，因此愿割臂肉当药医治母亲，愿神明垂救。"说着就把左手肱⑨上的肉狠命一剪，那畹香是幽梦灵妃的后身，也是离恨天一位主子，岂有不能感动神明的？无如孔夫人寿数难回，畹香该有此等劫苦，故虽这样诚心，终是不可救药。那离恨天太主知道了，就在空中叹息。特命右头陀⑩默护畹香所割伤处，勿令出血，勿令受风，勿令过痛，那畹香把肉剪下来，放在杯中，到不觉得甚痛，就从从容容的自己包了，但听得空中似有人说道："灵妃妹妹，伤体不可伤生，劫满复位。"小姐向天上一看，但见一朵红云，冉冉而去，并无他物，心中也自惊异。想道：他是何样仙人，唤我灵妃妹妹呢？况我也并非叫灵妃，他还说伤体不可伤生，不过叫我不可寻死。限满复位，位在何处？怎样的复呢？咳，都不管他，我且救母亲要紧，以后再作计较。看官这都是确凿的话，现今小姐臂上尚有伤痕，并非杜撰呢。小姐割臂后，遂起身去煎药去了，又看看母亲还是昏沉不醒，气若悬丝。小姐遂把这肉置在药里，加上一杯凉水，再煎起来，方才煎好。孔夫人在枕上哼的一声，畹香走到床边，问："要喝茶么？"孔夫人不应，小姐只得把药喂了，又陪一回，已是四更，人已倦极，和衣卧倒。梦见父亲前来，畹香就哭了，父亲道："你不必哭，你该有风尘小辱，以后必享殊荣。无论孤苦，总要顺人，千万不可觅死。我等的棺柩，你须合葬一处，自有人同你代劳。"小姐欲问终身，父亲道："天定胜人，不必多言，去罢。"一推而醒，天已大明。外边龙吉进来说："有客人寄交南⑪的信来，在外边等你。"小姐起来，略略擦了擦脸，看了看母亲，走出来。看见这人年纪二十以来，侠骨神姿，亭亭玉立，只好相见了。请他坐下，请问姓名，那人道："某姓吴，号冶秋，与韩秋鹤八拜交，今从交南

回来，秋鹤托带银信在此。顺经此地，当面呈交。”就在身边取出来交上，说道：“老谱兄⑫知道尊府被火，恐日用万不得敷，故嘱某寄银七十两，莫要见笑，均请收了。”畹香知不能却，泪眼盈盈的检衽⑬告谢道：“先生送银实觉受之有愧。”冶秋道：“阿堵⑭乃身外之物，吾辈侧身天地，胞与⑮同怀，萍海花天，最重知己。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何必说这生分的话儿呢？”畹香泣下沾襟，感谢弥极，又哽咽道：“承诸义士不弃，抚恤孤穷，不知薄命人的母亲，现在病得一息奄奄的呢。”冶秋惊道：“夫人病么？某应得去看看。”畹香谢了，就领进房来看了看。见孔夫人之口，欲合不合的，连气息也极微的了，就走出来。畹香又跟了出来，冶秋说道：“小姐莫急，人生总要死的，快办后事罢。”小姐又哭起来了，冶秋道：“哭也无用，后事怎样呢？”畹香哭道：“天壤孤雏，又无男子，叫薄命人如何处置？”冶秋道：“某军务在身，就要走的。”因想了一想道：“这件事全在某身上，你只管去服侍尊堂好了，某定有处置，就此去了。”畹香感激到万分，把这银子归好，方拆开来信。

蒋弁⑯回悉⑰寓庐被火，正如海棠遇雪，桃李经霜，天之厄⑱我。

畹香，可谓至矣，海天蹐蹐⑲，缩地无方，义弟吴冶秋回，特托再带银七十金，以资膏火⑳。青天可溯㉑，白日常完㉒，幸珍重。千金必当再图一见，莫使知心千古。此恨绵绵也。废㉓上，六月初五。

畹香此际痛母亲之垂尽，感知己之多情，你想这个芳心如何难过？倒把终身后来的事不放在心头了。惟手臂伤残，虽说是神眷默佑，终觉有些不便。不过不至肿烂而已，闲文不表。

却说孔夫人的病一刻重一刻，王奶奶近日到亲戚家去借钱，要重开客寓，至此方才回来。得了这信，就走过来帮着指挥一切，又勉强去请了陆大夫来看了看脉，也不肯诊了，说道：“看这气象，大约得了好人身上的精神，然不过在三四日内，必定走的。”说着去了，畹香只是呜呜的哭，王奶奶劝了一番，说：“且去

喂些陈米粥汤他喝喝看。”遂同进房中喂了半匙，再喂就不受了。小姐去求签总是不吉。忽然想着史公的签语㉔来，再四猜详，恍然大悟道：“三句不祥，可以解释这第三句，明明说今年为庚寅年。寅属虎，庚属金，马木乃七月甲午也，必无救的了。天呀，可怜我畹香这等苦命，一个爱我的母亲还不肯留他伴我，不知要厄我到怎么样呢？”遂又大哭起来。自此一连四日，眼见气也没了，可怜这个多情孝顺的好姑娘，衣不解带十余日乏也乏了，瘦也瘦了，计也穷了，心也死了，精神实在疲倦。卧了一回，忽见几个店铺里人送了衣衾棺木来，李寡妇把小姐叫了起来到外边，来的人说：“前日有一个客人说是顾府上的仆人来买的，命我们送到这里来，请照这单查收。”就把单儿呈上，一看，色色备齐，深感冶秋想得周到，就给了酒，开发他去了。

时已薄暮，只见李寡妇奔了出来，说道：“不好了，太太断了气了，还放一个屁呢。”龙吉道：“你聋子听得见放屁么？”王奶奶到笑了，畹香就哭了进去，只见挺卧在床一些气也没得。摸他额上已僵冷了，遂大哭起来。这番的苦楚，我作书的人也描摹不出来的。王奶奶等也出了几点泪，只得竭力的劝慰一番。畹香泣告道：“弱女少不更事，这里风俗都不知道，所有外边的事情，如何调处，要求奶奶出主意帮一帮。”说着跪了下去，王奶奶连忙扶起道：“三年同居，当得效力，小姐请放心。”于是出去招了几个僧道，五六个帮佣，凡丧中应办的事情，一切调度周到。因他办过丈夫的丧事，到是井井有条的。小姐得此帮助，心中稍慰。闭灵，立主，召魂，次第周妥。畹香只是哭，也有乡邻送吊礼来吊的。王奶奶代为应酬。三日以后，殡礼告终。这日七月十七日，又延㉕了僧众施放焰口㉖，拜忏㉗一日。这事虽是荒唐，也是俗礼，必不可少的。王奶奶忙了几日，小姐送他几两银子，那里肯受，只得罢了。丧事略毕，畹香写了一信，寄告秋鹤及贾倚玉，满拟冶秋复来，岂知他军务星急，到家住了两日，也就走了。于是秋鹤的信无从寄处，自此逢七期，或延僧尼，或请道士，到七终之

期，就请灵寄存在西首土地祠后屋。这场病事丧事，除办后事外，共用了一百二三十元。幸秋鹤、冶秋送来百金，否则不堪设想了。小姐检点检点，尚有百余元，痛定思痛，莫展一筹，欲寻夫则在京中，欲觅死则有父母嘱咐，神灵示谕，况看秋鹤心中，必要与我一见。若死了，他知道之后，岂不害他，何以对知己呢？仔细思量又忆到史公签语，不能自主起来。然而我一个女儿住在这里，作何归着？倒不如龙宫落发㉘，做了洛阳潘罢，横竖仍好与秋鹤一见的。既而又想道：史公的签，实在准，他说风尘好重千金价。我生的时节，光福寺观音签上，又有孽海㉙珠啼一句。我病的时节，乩词㉚又有国香堕溷㉛四字。如此看来，难道要堕落青楼不成。这件事叫我如何做得来呢？既而又想道：青楼中女子有名的极多，前朝如真娘、苏小、薛涛、杨枝、朝云，后来如呼文，如马湘兰、李香君、柳如是、卞玉京，皆在青楼得名。我畹香具此才华，未必在他们的下首，若借此以显闺名，使后人称述，或亦不妨。只要守身如玉，不肯留髡㉜，难道勾栏㉝中人，必定是作神女㉞的生涯么？况且我有一个妙法，不近俗人，但接名士。名士大都自爱，他知我心曲，断不相犯，但愿他日贾生出狱后，我管束他不许出门，就可西湖偕隐了。畹香如此思量，一夜间梦魂颠倒，辗转不安。大凡天下的事不可多想，多想则多淆惑。忠臣就忠，义士赴义，皆不多想。畹香多想一回，就多魔障㉟。然也是前定的，且幸守志冰清，故后来尚能复位。

〔注〕 ① 崦嵫(yān zī 烟资)：山名，在今甘肃大水西。此泛指日落处。 ② 仪征：县名，旧属江苏扬州府。 ③ 请封：请帖。 ④ 腠理：中医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和皮肤、肌肉的纹理，为气血流通灌注之处。 ⑤ 擘(bò 卜)：分开、剖裂。 ⑥ 贾家：即畹香未婚夫贾倚玉家。 ⑦ 韩郎：即韩秋鹤，本文的男主人公，与畹香为知己之交。 ⑧ 龙骨：龙的骨骼，实际是某些动物的化石，中药用做强壮剂。 ⑨ 肱(gōng 工)：手臂。 ⑩ 头陀：僧人。 ⑪ 交南：古地名，泛指今五岭以南地区。 ⑫ 谱兄：旧时结拜时交换的大红帖子曰谱帖，此处谱兄意为换帖的结拜兄弟。 ⑬ 裣(liǎn 脸)衽：旧时妇女的一种见面礼。裣，同"敛"。衽，衣襟。 ⑭ 阿堵：也作"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

物'。"后遂以"阿堵物"指钱。　⑮ 胞与："民胞物与"的简称，指泛爱一切人与物。　⑯ 蒋弁(biàn 变)：韩秋鹤军中一位幕僚的名字。　⑰ 悉：知道、了解。　⑱ 厄：灾难、困苦。　⑲ 跼蹐(jí 挤)：局限，受拘束。　⑳ 膏火：照明用的油火，此引申为日常津贴之意。　㉑ 溯：追溯，推求。　㉒ 白日常完：指太阳永远完整、完满。白日，指太阳。完：完整，完满。　㉓ 废：韩秋鹤名废，号秋鹤。　㉔ 史公的签语：前文算命先生史公曾为畹香抽签曰："既经风雪更冰霜，保护灵山第一芳。只恐虎金逢马木，平生辛苦为谁忙？"　㉕ 延：邀请，招揽。　㉖ 放焰口：佛事中施食于饿鬼的仪轨叫"放焰口"。焰口，佛典中的饿鬼名。　㉗ 拜忏：僧尼为信徒拜佛诵经以忏悔罪业或超度亡灵。　㉘ 龙宫落发：指出家为尼。龙宫，此处指佛寺。　㉙ 孽海：佛教语，业海，指由于种种恶因使人沦溺之海。　㉚ 乩词：扶乩所得的批语。乩，旧时迷信者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　㉛ 堕溷(hùn 混)：此处指堕入青楼。溷，浑浊，污浊。　㉜ 髡(kūn 昆)：剃光毛发。　㉝ 勾栏：宋元时杂剧和各种技艺演出的场所。此处指妓院。　㉞ 神女：战国宋玉《高唐赋》中有"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之语，后以神女借指妓女。　㉟ 魔障：佛教语，指修身的障碍。后泛指成事的障碍、磨难。

清代嘉庆、道光以降，一些在科场和情场落拓失意的文人发幽思于翰墨，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遂为才子佳人小说别开一生面，于风花旖旎之中蕴蓄了几许人世沧桑。光绪年间，江苏人氏邹弢所作《海上尘天影》即为这类小说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乃邹弢据光绪年间上海名媛汪瑗之真人真事并模仿《红楼梦》笔调而成。全书共六十章，本段节选自第十三章"抢地呼天灵妃割股　含愁忍耻才女灰心"的中间部分。

本章在情节安排上构思颇为巧妙，前后起结，隐伏绾带，章法井然。在前十二章里，作者用一波三折的情节和宛转绸缪的笔调，叙述了贬谪凡间的万花总主灵妃之后身汪畹香坎坷的身世。畹香出身书香，兰心蕙质，不幸却幼年丧父，随寡母漂泊扬州。后因遇人不淑，错配浪荡子弟贾倚玉而忧郁成疾，无药可医。幸得韩秋鹤割肉疗治。病愈后不久，母女二人居所又遭火灾，再次得秋鹤解囊相助，几经磨难的孤女寡母终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本章开篇即叙写畹香和其母在轻松闲适的氛围中，于清明节前往平山堂遥祭父亲，并游览山水寺院的情景。不料，好景不长，畹香母一病不起，留下孤苦无依的畹香撒手西去。小说行文至此将畹香遭际霜雪之苦描绘到了极致。唯其苦到极致，穷到极致，则后来畹香之堕身青楼才不觉其突兀，不显其轻浮；而唯其流落风尘并洁身自好，以诗会友，才可自然

引出其后来的入住绮香园，与同谪凡间的二十六花神渐次聚合，进而管领群芳，演绎出了一场上海风月场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风流旖旎情事。因而这一章可谓畹香平生遇合之转折点，也是整部小说故事情节前后起结、腾挪跌宕的关键所在。

尤值得称道的是，本章中一些非现实手法如谶兆、梦魇的运用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处处埋下伏笔，同时也赋予主人公双重的悲剧色彩——命运的，也是宿命的。前文小说已经通过“风尘好重千金价”、“孽海珠啼”、“国香堕溷”等谶语、乩词暗示出了畹香“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的悲剧命运。畹香母病危之际，畹香梦到父亲告诉她的“该有风尘小辱，以后必享殊荣”等话语，也暗示出畹香流落风尘、以诗会友、兴建女塾，最终劫满复位这一段孽海情天中的幻迹。尽管文中梦境、谶语包含了“天定胜人”、因果定数的腐朽陈旧观念，但这种暗埋伏笔的艺术手法却是对《红楼梦》的借鉴和模仿。

在思想内容方面，本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小说作者尊重女性，尤其是对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烟花女子抱以相当的尊重和同情的进步思想观念。按照当时的世俗观念，青楼女子以色事人，倚门卖笑，是“生于贫贱，长于卑污”的。而作者则一反传统偏见，认为“青楼中女子有名的极多”，“其有超出风尘、自树一帜者”（邹弢《三借庐丛稿》），并甘愿为像汪瑗这样的烟花才女树一座“断肠碑”以“广启情天，重更化日”（《海上尘天影缘根》）。在本章的最后，畹香虽被命运所迫，委身青楼，但作者的具体描写中却更多地包含有对青楼女子的尊重与景仰。文中对于畹香的一大段心理描写，极为细腻地展示出了她由被动无奈到主动抉择的心理变化过程。“难道勾栏中人，必定是作神女的生涯吗？”这是畹香对于自己要洁身自好、青史留名决心的坚定表白，同时也可看作作者本人对于世俗偏见的大胆质疑。

本书虽叙悲欢离合故事，但它的主旨不在渲染风花雪月，而是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借儿女柔情，吐胸中块垒。作者邹弢少负不羁之才，然“生当末世运偏消”，十试秋闱而不第。光绪十八年他在上海结识妓女汪瑗，情爱日笃。然当他赴湘作幕府十一个月返沪时，瑗已从良。名场和情场的失意使他欲“借这位才女以写胸中，其为杜牧之罪，言韩非之孤愤”（《海上尘天影缘根》）。女主人公以绝世才华而“国香堕溷”，赏识人稀。其余二十六花神亦各自兰心蕙质、咏絮怜才，然到最后仍不过梦断巫峰，云飞水逝。作者从这群可怜、可叹、可敬、可爱的风尘女子的遭遇中，揭示出了才人坎坷、红粉飘零的艰难遭际，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股悲凉的感伤情调。无怪乎“南海梅庵主人”为本书题词时亦发出“由来才人命薄，古今同辙”的慨叹！但

由于作者将整部小说置于仙人谪凡、劫满复位的因果定数当中，因而大大削弱了弥漫于这些篇章中深沉的人生苍凉感，在思想意义上便远逊于《红楼梦》了。　　（曹炳建　李希霞）

拒恶少巧力保贞
卧破庙神明垂训　　萧鲁甫

——《花柳深情传》第十五回

且说雪花当日背了阿莲一路上女扮男装逃至江西省广信府①玉山县所管的江村地方，不数日盘费用尽无可度日。因听得左大人军营中有枪炮内用的枪弹须用女工锉磨②，每日工钱可得二三百文，现在由县发出，何不领些来我二人锉锉这个亦可度日。阿莲说亦好。于是二人检了一个破庙安身，雪花便至玉山县内领铅弹，是日便领了三百颗，幸有木桶现成装好，雪花脚大善挑担，便将领出的铅弹挑回破庙中。当日二人锉了一日，便将三百颗铅弹锉好，次日天明赶进城交割了，又领出三百颗挑出，仍回原路，顺便至大街衣铺中买了一条布被。原来雪花逃难时多时不曾有被睡。及将被买回，阿莲见了自然喜欢，赶将破庙中墙角边一片泥地扫得干干净净，用草铺垫了，然后再用被铺上。雪花即去煮饭，二人吃了便展开被说："我二人多日不曾有被睡，又恐不能度日，今既有铅弹可锉，二人衣食皆靠于此，又有被睡，又不愁长毛③追来，今夜好脱了衣服作褥子好好睡一夜。"阿莲听了说好。于是二人关好了门放心睡倒。

二人到此时痛定思痛，便想到一家人如此分散，不知各人生死如何。雪花便想到华如，此时不知逃在何方，又想："阿莲亏我将他背了逃难，不然如此小脚，一日走不到二三里，早被长毛杀了。"又想："将来不知如何结局，此人本是我当时救了他的命，今日依我度日，日后还交他二哥，却不知此重担今日却在我身上。"又想："华如许收我为偏房，我又失身于华如，哪有再嫁

人之理。只不知住在此处何日归家。”雪花因前后想想，心上事来睡不着。这边阿莲亦睡不着，雪花便问：“小姐，为何睡不着？”小姐说：“逃难时日夜辛苦，亦不知睡与不睡，今日安稳睡，反有点胆怯，便睡不着。”雪花说：“我陪你睡，有何怕处？”雪花便起来爬至阿莲这边同睡，阿莲摸着雪花周身圆紧，皮肉细结，便说：“难怪你有力气，会走路背我，我不如你，你摸摸我的身上。”雪花伸手一摸，觉得阿莲身上到处如丝绵一般，虽皮肉丰腴，人极长大，却通身摸不出骨节。心想：“这种人是一点吃苦不住的，如何得了。”

两人睡了一息，不觉天明了，赶紧起来将铅丸搬至庙中间，坐在台阶上，阿莲嫌台阶不好坐，仍坐在被上锉。雪花独自一个在庙中台阶上锉。不意玉山虽无长毛，防堵营勇④却是有的。看官知道，大凡营勇总是要营官⑤约束，无事不许出营方不撞祸。若营官号令不严，不是奸淫便是掳掠，这是营勇到处的恶习。这日雪花正在锉弹丸，庙中来了一个营勇，起初在正殿看看不曾看见雪花。及走到台阶，一眼看见雪花。这日雪花未曾包青布，虽未装扮，而品貌本是出众的，又且单衣薄衫，愈显出自顶至踵一个玉琢的美人。雪花听他看不理他，这营勇便问雪花锉这弹丸几文钱，雪花心想：“我不应便是我无礼，我应了看他如何奈何我。”便答道：“锉了看，听周大人给的。”营勇看见他两只手臂并手指一概肉色晶莹，禁不住蹲下来亲近他。雪花亦不惧，并不退缩了分寸。营勇还说好惹的，便说：“我爱你这手好，与我看看。”雪花说：“有甚好看。”营勇见庙里无人，并不知墙角边内尚有阿莲，却不知阿莲早看见营勇缠住了雪花，已怕得心里如几个铅丸吞在心头一般，又想：“雪花尚不怕，我又甚怕？”再看时，雪花说：“你这人可站远些，为何要粘住我，你莫想天鹅肉吃。”那营勇便涎皮涎脸，手中拿了一元英洋⑥与雪花，雪花不接，又加了两元亦不接，那营勇便一起将洋钱丢在雪花怀里来，雪花便立起身来，洋钱散了满地。雪花一边趿拉了鞋，手中拿了铅丸，口说：

“你这人要爱我，无奈我不爱你。”这营勇被雪花这几句话喜得心花都开了。又见雪花笑着说：“你快来，你快来。”这营勇还当叫做他有好处，便一直走来想搂抱，不料雪花只将身一侧，这营勇来得势猛，扑个空跌倒佛桌旁。雪花将脚踏在营勇背上笑说：“这是有名目，叫做独立金鳌。”这营勇还想雪花与他顽的，又见他又俊俏又伶俐，早已魂不附体，又听雪花说：“你可说饶恕，若不说……”雪花说到这句息了口。这营勇便接着他：“不说，你这玉美人便怎样？”雪花登时放了脸，随手在佛案上拿了铁烛台就打，只一下打着背脊骨，那营勇便爬不起来。雪花又即高叫：“小姐，不要怕，这人如此无礼，你来看看他的号衣是那一哨，我到营官处喊冤去。”正闹得不开交，邻舍听见便一同进来，说：“青天白日，哪有你这个畜生到我们这里调戏女人。”就有一个乡绅拖他出去说：“我们送营官去办两个好警戒警戒。”一哄去了。尚留了几个女人与他主仆说话。内中有一个女人亦是乡宦的老婆，进来见了阿莲，见了这品貌，又看看他手脚，知是大家的女子，问起阿莲祖父的名姓，未知是和这女子的父亲做过同寅⑦，因便亲热起来，说：“小姐，这破庙如何住得，搬到我家去住几日，你家乡长毛平静，着人送你主仆回去未迟。”阿莲听了不好推辞，便叫雪花搬被，雪花说：“今日来不及，明日将铅丸交割了再搬未迟。”那个女子听了说：“明日搬亦使得。”当时女子带了众人去了。

这边雪花与阿莲吃了晚饭，仍叫雪花同睡，雪花二人脱了衣一同睡下。阿莲便说：“雪花，日里男人调戏你，你如何不怕，还要同他开心，想你不是女身，若是女身，断无不怕之理。”雪花笑道：“你请验。”阿莲听见亦笑了。又问：“你为何不怕？”雪花道：“他若动蛮，我抵装与他打，若打不过他，我就跑到营盘喊冤去。他亦是单身一个，能够阻止我么？”阿莲道：“原来靠着脚大，若是我便要他不得。”雪花笑道：“只是好一双小脚，看是好看，一身吃苦却不小。”阿莲道：“都是赵姨娘裹的，他自己因为着脚小送了

性命，我今日亦悔不过来，不知世间可有放脚的药么？”雪花笑道：“我只听得有裹小脚的药，并不望见有放小脚的药。”雪花又说：“今日那个女子看了小姐半天，此人与我家有甚同寅？”阿莲道：“此女子姓陈，他的父亲只闻得名叫亮轩，做过广东番禺县知县，听说现告老回家。这小姐已嫁个秀才了，闻亦游幕⑧在浙江，却不知何名何姓呢。如明日他叫我搬，何不依他，省得在这庙中凶多吉少。”雪花道：“明日再说。”当下二人睡了。

雪花就梦见庙中旁边有一位菩萨指着雪花，叫着他名氏高声叫道：“魏雪花，你生了这般美貌，固是命中注定，却不应蛊惑男人，希图苟合，本应与赵俏菱，魏春云同遭劫数。始念你赤心护主，奋力拒奸，既无好色之心，并泯贪财之念，良心未灭，天理当昭。日后应当竭力鞠躬，助你夫主成家立业，虽劫运既终，时文⑨当灭，汝夫魏华如受毒既深，潦倒仕途，亦不过使天下读书人见而警悟，并不埋没一世苦心，汝无怨悔。”言讫将钢鞭打下，雪花突然惊醒。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广信府：属江西省，治所为今上饶县。 ② 锉(cuò 错)磨：用锉进行加工。锉是手工工具，主要用来对金属、木料等表层作微量加工。 ③ 长毛：指太平军。因太平军反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规定，一律蓄发，被统治者蔑称为“长毛”。 ④ 防堵：防备阻遏。营勇：指军队里的士兵。 ⑤ 营官：指负责地方武备和治安的官吏。 ⑥ 英洋：即鹰洋。旧时来自墨西哥的一种银元。 ⑦ 同寅：指同僚。 ⑧ 游幕：旧指在外地做幕僚。 ⑨ 时文：明清时对科举应试的八股文之称谓。

《花柳深情传》原名《醒世新编》，全书共四卷三十二回，题为“绿意轩主人”撰。绿意轩主人即萧鲁甫，字詹熙，清末衢州人。

《花柳深情传》作于光绪乙未年(1895)，当时清王朝已呈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又值中日甲午战争，朝政混乱，民心怨愤。作者以英人傅兰雅之言——今中国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为深中时弊之语，遂以此为批判对象作小说，以期警醒世人，革除积弊，学习西方，富民强国。作品写魏家祖孙三代，魏隐仁和其父魏耿均喜好吸食鸦片，对家政却疏于管理，终因吸食过度而一病

身亡。魏隐仁有四子：长子镜如，次子华如，三子水如，四子月如；一女阿莲。四子中长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唯独嗜好鸦片；次子深受八股文荼毒，专心习文，希冀借此升官发财；三子迷恋小脚美女，不思进取。阿莲则出嫁不久即丧夫守寡。由于自身管理不善，再加上太平军起义的冲击，魏家一蹶不振，家道衰落。四子月如面对家族衰败痛心疾首，遂出国留洋，考察西方先进的学校教育、机器制造等，回国后办企业，除积弊，终于带动浙东家乡再度焕发生机，成为巨富。近代文学家王韬曾称赞此书为中国古典小说中首倡改革开放之书。全书揭露了近代中国的深重积弊，赞扬有志之士不囿于传统，打破陋习，革除偏见，学习西方的勇气和以实业救国的实干精神。

本回是全书的第十五回，记叙的是太平军起义波及浙东魏家时，魏家人仓皇出逃，流离失散，丫环雪花背着小姐阿莲逃至江西，在一座破庙中发生的故事。

雪花作为魏家丫环，身份低贱，然而作者却不惜笔墨、青睐有加，这其中另有深意。雪花的机智貌美只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一个侧面，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是将她作为靠天足自立自强的形象来加以提升、赞扬的。明清时期，缠足之风盛行于世。本书的第一回，作者即以简练的笔墨描绘了浙东缠足的风俗：浙东世家大族之女无不裹脚，若脚大不仅会受到耻笑，更有甚者竟会被夫家所弃。缠足对女性是一种极大的戕害，它不仅使女性的足部溃烂变形，难以支撑全身的重量而不便行走，更为严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由空间，使女性不得不无奈地仰仗他人生存。究其实质，缠足乃是为了满足封建社会男子的畸形审美趣味而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酷刑。对此陋习，作者深恶痛绝，直陈其弊，将反对缠足作为本书的创作主旨之一。以此为基点，作者在书中勾勒了两组女性形象：一类是小脚女性，如魏老太爷之妾赵俏菱、丫环魏春云、小姐阿莲；另一类是天足女性，如丫环雪花、魏云英等。在作者的笔下，前一类女性形象无一例外地都带有悲剧色彩。赵俏菱和魏春云因脚小行走不便在战乱中送了性命；阿莲虽赖雪花保全了性命，却深受小脚之累，历尽艰辛，悔恨不已。与前一类女性形象相比，雪花作为天足女性的代表，依赖自己的天足和才智自食其力，并屡次化险为夷，其形象自然格外地光彩照人。本回中雪花因脚大保全性命，救出阿莲，打退营勇，雪花、阿莲在打退营勇后的一番感慨，看似平淡，实则蕴含了作者激切的批判，为本回的点睛之笔。阿莲对雪花吐露的一番心迹，有对天足的羡慕，有对赵姨娘悲惨结局的哀怜，有对自己幼时被迫裹脚

的悔恨，诸多感情交织融会，耐人寻味。在封建社会缠足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很少有人对此质疑并进而打破这种野蛮陋习的情况下，作者大胆揭露缠足之弊，倡扬天足，可谓振聋发聩。

此回情节亦有跌宕起伏、松紧有致的特色。雪花、阿莲与家人失散后，一路逃至江西，身上所带钱财业已用尽，无依无靠，陷入困境。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因雪花脚大善挑，二人得以靠每日挑回铅弹锉磨度日。由此二人不仅保全了性命，而且购得布被一条，故事的紧张气氛得以冲淡而渐至平缓。然而在平缓之处，却又不能不让人为她们的安全担心。营勇偶然闯入二人的安身之地，故事气氛随之紧张。在此紧急关头，雪花却临危不乱，沉着应对，故事在二人的斗智斗勇中进入高潮。雪花起初听任营勇打量，不予理睬；继而以言语相拒，告诫营勇。在营勇的一再逼迫下，雪花不动声色，巧施计谋将营勇制服，并高声叫喊，引来众人，将营勇拖送到营官处加以惩办。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在雪花机智伶俐的应对中平息。其中雪花设计使营勇扑空，跌倒在地，既出人意料又无突兀造作之嫌。营勇当场出丑，更愈显出雪花之冰雪聪明，营勇之猥琐蠢笨，其情其景，宛现眼前。这段故事作者只用了短短几百字，却不枝不蔓，情节紧凑。

本回在结构上前后呼应，暗埋伏笔，可谓章法严谨、有条不紊。作品以雪花之梦结尾，梦中菩萨所言之事，与后文魏华如困于时文暗合，可谓“草蛇灰线”，埋伏笔于千里之外。然此等笔法中，掺入了一定程度的宿命论思想，具有其局限性。　　（曹炳建　张英）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第九回

按：罗子富和黄翠凤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弯，道遇一把轿车驶过，自东而西，恰好与子富坐的车并驾齐驱。子富望那玻璃窗内，原来是王莲生带着张蕙贞同车并坐。大家见了，只点头微笑。将近泥城桥堍①，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这马见有前车引领，也自跟着纵辔飞跑。趁此下桥之势，滔滔滚滚，直奔静安寺来。一转瞬间，明园在望。当下鱼贯而入，停在穿堂阶下。

罗子富、王莲生下车相见，会齐了张蕙贞、黄翠凤、黄金凤及赵家姆一淘上楼。管家高升知没甚事，自在楼下伺候。王莲生说前轩爽朗，同罗子富各据一桌，相与凭栏远眺，淪茗②清谈。王莲生问如何昨夜又去黄翠凤家吃酒，罗子富约略说了几句。罗子富也问如何认识张蕙贞，从何处调头过来，王莲生也说了。罗子富道："耐胆倒大得野哚！拨来沈小红晓得仔末，也好哉。"王莲生嘿然无语，只雌着嘴笑。黄翠凤解说道："耐末说得王老爷来阿有点相像嗄！见相好也怕仔末，见仔家主婆那价呢？"子富道："耐阿看见《梳妆》、《跪池》两出戏？"翠凤道："只怕耐自家跪惯仔了，说得出。"一句倒说得王莲生、张蕙贞都好笑起来。罗子富也笑道："勿来搭耐说啥闲话哉。"

于是大家或坐或立，随意赏玩。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象叫出江南春意。又遇着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礼拜日，有踏青的，有拾翠的，有修禊的，有寻芳的，车辚辚，马萧萧，接连来了三四十把，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③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

忽然又来了一个俊俏伶俐后生，穿着挖云镶边马甲，洒绣滚脚套裤，直至前轩站住，一眼注定张蕙贞，看了又孜孜的笑。看得蕙贞不耐烦，别转头去。王莲生见那后生大约是大观园戏班里武小生小柳儿，便不理会。那小柳儿站一会，也就去了。

黄翠凤搀了金凤，自去爬着栏杆看进来的马车，看不多时，忽招手叫罗子富道："耐来看哩。"子富往下看时，不是别人，恰是沈小红，随身旧衣裳，头也没有梳便来了，正在穿堂前下车。子富忙向王莲生点首儿，悄说："沈小红来哉。"莲生忙也来看，问："来哚陆里？"翠凤道："楼浪来哉呀。"

莲生回身，想要迎出去。只见沈小红早上楼来，直瞪着两只眼睛，满头都是油汗，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带着娘姨阿珠，大姐阿金大，径往前轩扑来。劈面撞见王莲生，也不说甚么，只伸

一个指头照准莲生太阳里狠狠戳了一下。莲生吃这一戳，侧身闪过一傍。小红得空，迈步上前，一手抓住张蕙贞胸脯，一手轮起拳头便打。蕙贞不曾提防，避又避不开，挡又挡不住，也就抓住小红，一面还手，一面喊道："耐哚是啥人嗄！阿有啥勿问情由就打起人来哉嗄！"小红一声儿不言语，只是闷打，两个扭结做一处。黄翠凤、金凤见来势泼悍，退入轩后房里去，赵家姆也不好来劝。罗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红："放手，有闲话末好说个晚！"

小红得手，如何肯放，从正中桌上直打到西边阑干尽头，阿珠、阿金大还在暗里助小红打冷拳。楼下吃茶的听见楼上打架，都跑上来看。莲生看不过，只得过去勾了小红臂膊要往后扳，却扳不动，即又横身插在中间，猛可里把小红一推，才推开了。小红吃这一推，倒退了几步，靠住背后板壁，没有吃跌。蕙贞脱身站在当地，手指着小红，且哭且骂。小红要奔上去，被莲生叉住小红两肋，抵紧在板壁上，没口子分说道："耐要说啥闲话搭我说好哉，勿关俚啥事，耐去打俚做啥？"

小红总没听见，把莲生口咬指掐，莲生忍着痛苦苦央告。不料刺斜里阿珠抢出来，两手格开莲生，嚷道："耐来帮啥人嗄，阿要面孔！"阿金大把莲生拦腰抱住，也嚷道："耐倒帮仔别人来打倪先生哉，连搭倪先生也勿认得哉！"两个故意和莲生厮缠住了。小红乘势挣出身子，呼的一阵风赶上蕙贞，又打将起来。莲生被他两个软禁了，无可排解。

蕙贞本不是小红对手，更兼小红拚着命，是结结实实下死手打的，早打得蕙贞桃花水泛，群玉山颓，素面朝天，金莲堕地。蕙贞还是不绝口的哭骂。看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一带前轩，却不动手。

莲生见不是事，狠命一洒，撇了阿珠、阿金大两个，分开看的人，要去楼下喊人来搭救。适遇明园管帐的站在帐房门口探望，莲生是认得的，急说道："快点叫两个堂倌来拉开仔哩，要打出人命来哉呀！"说了，又挤出前轩来。只见小红竟撤倒蕙贞，仰叉在

地；又腾身骑上腰胯，只顾夹七夹八瞎打。阿珠、阿金大一边一个按住蕙贞两手，动弹不得。蕙贞两脚乱蹬，只喊救命。看的人也齐声发喊，说："打勿得哉！"

莲生一时火起，先把阿金大兜心一脚踢开去，阿金大就在地下打滚喊叫。阿珠忙站起来奔莲生，嚷道："耐倒好意思打起倪来哉，耐阿算得是人嗄！"一头撞到莲生怀里，连说："耐打哼，耐打哼！"莲生立不定脚，往后一仰，倒栽葱跌下去，正跌在阿金大的身上。阿珠连身撞去，收札不来，也往前一扑，正伏在莲生的身上。五个人满地乱打，索性打成一团糟，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来。

幸而三四个堂倌带领外国巡捕④上楼，喝一声"不许打"。阿珠、阿金大见了，已自一骨碌爬起。莲生挽了堂倌的手起来。堂倌把小红拉过一边，然后搀扶着蕙贞坐在楼板上。

小红被堂倌拦截，不好施展，方才大放悲声，号啕痛哭，两只脚跺得楼板似擂鼓一般。阿珠、阿金大都跟着海骂。莲生气得怔怔的，半晌说不出话。还是赵家姆去寻过那一只鞋给蕙贞穿上，与堂倌左提右挈，抬身立定，慢慢的送至轩后房里去歇歇。巡捕扬起手中短棒，吓散了看的人，复指指楼梯，叫小红下去。小红不敢倔强，同阿珠、阿金大一路哭着骂着，上车自回。

莲生顾不得小红，忙去轩后房里看蕙贞。只见管帐的与罗子富、黄翠凤、黄金凤簇拥在那里讲说，张蕙贞直挺挺躺在榻床上，赵家姆替他挽起头发。王莲生忙问如何，赵家姆道："还好，就肋里伤仔点，勿碍事。"管帐的道："勿碍事末也险个哉。为啥勿带个娘姨出来？有仔个娘姨来里，就吃亏也好点。"

王莲生听说，又添了一桩心事，踌躇一回，只得央黄翠凤，要借他娘姨赵家姆送转去。翠凤道："王老爷，我说耐要自家送得去好。倒勿是为啥别样，俚吃仔亏转去，俚哚娘姨、大姐、相帮哚陆里一个肯罢嗄？倘忙喊仔十几个人，赶到沈小红搭去打还俚一顿，闯出点穷祸来，原是耐王老爷该晦气。耐自家去末，先搭俚哚说说明白，

阿是嗄?"管帐的道:"说得勿差,耐自家送转去好。"

莲生终不愿自己送去,又说不出为什么,只再三求告翠凤。翠凤不得已应了,乃嘱咐赵家姆道:"耐去搭俚哚说,事体末有王老爷来里,教俚哚勠管帐。"又说:"蕙贞阿哥,阿是?耐自家也说一声末哉。"张蕙贞点点头。

管家高升在房门口问:"阿要喊马车?"赵家姆道:"才去喊得来哉晚。"高升立即去喊。赵家姆将银水烟筒交与黄翠凤,便去扶起张蕙贞来。蕙贞看看王莲生,要说又没的说。莲生忙道:"耐气末勠气,原快快活活转去,赛过拨一只邪狗来咬仔一口,也无啥要紧;耐要气出点病来,倒犯勿着。我晚歇转来仔就来,耐放心。"蕙贞也点点头,搭着赵家姆肩膀,一步一步硬撑下梯。

管帐的道:"头面带仔去哼。"王莲生见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饰,知是打坏的,说道:"我搭俚收捉末哉。"堂倌又送上银水烟筒,说:"磕在楼下阶台上,瘪了。"莲生一总拿手巾包起。黄翠凤催道:"倪也转去哉晚。"说着,挈了金凤先行。王莲生乃向管帐的拱手道谢,并说:"所有碰坏家生,照例赔补。堂倌哚另外再谢。"管帐的道:"小意思,说啥赔嗄。"

罗子富也向管帐的作别,与王莲生同下楼来,问高升,知道张蕙贞、赵家姆已同车而去,黄翠凤姊妹还等在车上。王莲生趁了罗子富的车,一径归至四马路尚仁里口歇下。罗子富请王莲生至黄翠凤家,上楼进房,子富亲自点起烟灯来,请莲生吸烟。翠凤方脱换衣裳,见了道:"王老爷半日勿用烟哉晚,阿瘾嗄?"随叫小阿宝:"耐绞仔手巾,搭王老爷来装筒烟。"莲生道:"我自家装末哉。"翠凤道:"倪有发好个来里,阿好?"随叫小阿宝去喊金凤来拿。金凤也脱换了衣裳,过来见莲生,先笑道:"阿唷!王老爷,要吓煞哚!我吓得来拖牢仔阿姐,说:'倪转去罢!晚歇打起倪来末,那价哼?'王老爷阿吓嗄?"莲生倒不禁一笑。罗子富、黄翠凤也都笑了。

金凤向烟盘里拣取一个海棠花式牛角盒子,揭开盖,盒内满

满盛着烟泡，奉与王莲生。莲生即烧烟泡来吸，吸了几口，听得楼下有赵家姆声音，王莲生又坐起来听。黄翠凤见莲生着急，忙喊："赵家姆来哩。"赵家姆见了莲生，回说："送得去哉，一直送到仔楼浪哚。俚哚说：'有王老爷搭倪做主末，最好哉。教王老爷转来仔就来。'俚哚还谢谢我，教我来谢谢先生，倒要好煞哚。"

莲生听了，才放下了一半心。接着王莲生的管家来安来寻。莲生唤至当面，问有甚事。来安道："沈小红哚娘姨坎坎来说，沈小红要到公馆里来。"莲生听了，心中又大不自在。黄翠凤向莲生道："我看沈小红比勿得张蕙贞，耐张蕙贞搭无啥要紧，就明朝去也正好；倒是沈小红搭耐就要去一埭哚，倒还要去吃两声闲话哉哩。"莲生着实沉吟，蹙颏⑤无语。翠凤笑道："王老爷，耐勢见仔沈小红怕哩。有闲话末响响落落搭俚说，耐怕仔俚倒勿好说啥哉。"

莲生俄延了半日，叫来安打轿子来再说，却将那首饰包交代来安收藏，来安接了回去。罗子富道："沈小红倒看勿出，凶煞哚。"翠凤道："沈小红末，算啥凶嗄！我做仔沈小红，也勿去打俚哚，自家末打得吃力煞，打坏个头面，原要王老爷去搭俚赔。倒害仔王老爷，阿有啥趣势？"子富道："耐做沈小红末那价呢？"翠凤笑道："我啊，我倒勿高兴搭耐说来哩。要末耐到蒋月琴搭去一埭试试看，阿好？"子富笑道："就去仔末，怕耐啥嗄！耐勿入调末，我去教蒋月琴来也打耐一顿。"翠凤把眼一瞟，笑道："噢唷，倒说得体面哚！耐算说拨来啥人听嗄，阿是来里王老爷面浪摆架子？"

王莲生一口烟吸在嘴里，听翠凤说，几乎笑的呛出来。子富不好意思，搭讪说道："耐哚人一点点无拨啥道理！耐自家也去想想看，耐做个倌人⑥末，几花客人做仔去，倒勿许客人再去做一个倌人，故末啥道理哩？也亏耐哚有面孔，说得出。"翠凤笑道："为啥说勿出嗄？倪是做生意，叫无法碗。耐搭我一年三节生意包仔下来，我就做耐一干仔，蛮好。"子富道："耐要想敲我一干仔哉！"翠凤道："做仔耐一干仔，勿敲耐敲啥人嗄？耐倒说得有道理。"

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了。停了一会，翠凤道："耐有道理末，耐说哩。啥勿响哉嗄？"子富笑道："阿有啥说嗄，拨耐钝光哉哩。"翠凤也笑道："耐自家说得勿好，倒说我钝光。"

谈笑之间，早又上灯以后。小阿宝送上票头一张，呈与罗子富。子富看毕，授与王莲生。莲生慌的接来看，是洪善卿催请子富的，便不在意；再看下面，另行添写有"莲翁若在，同请光临"八个字。莲生攒眉道："我勿去哉哩。"子富道："善卿难得吃台把酒，耐原去应酬歇，就勿叫局也无啥。"黄翠凤道："王老爷，耐酒倒要去吃唻，耐勿去吃酒，倒拨沈小红唻好笑。我说耐只当无拨啥事体，酒末只管去吃，吃仔酒末就台面浪约好两个朋友，散下来一淘到小红搭去，阿是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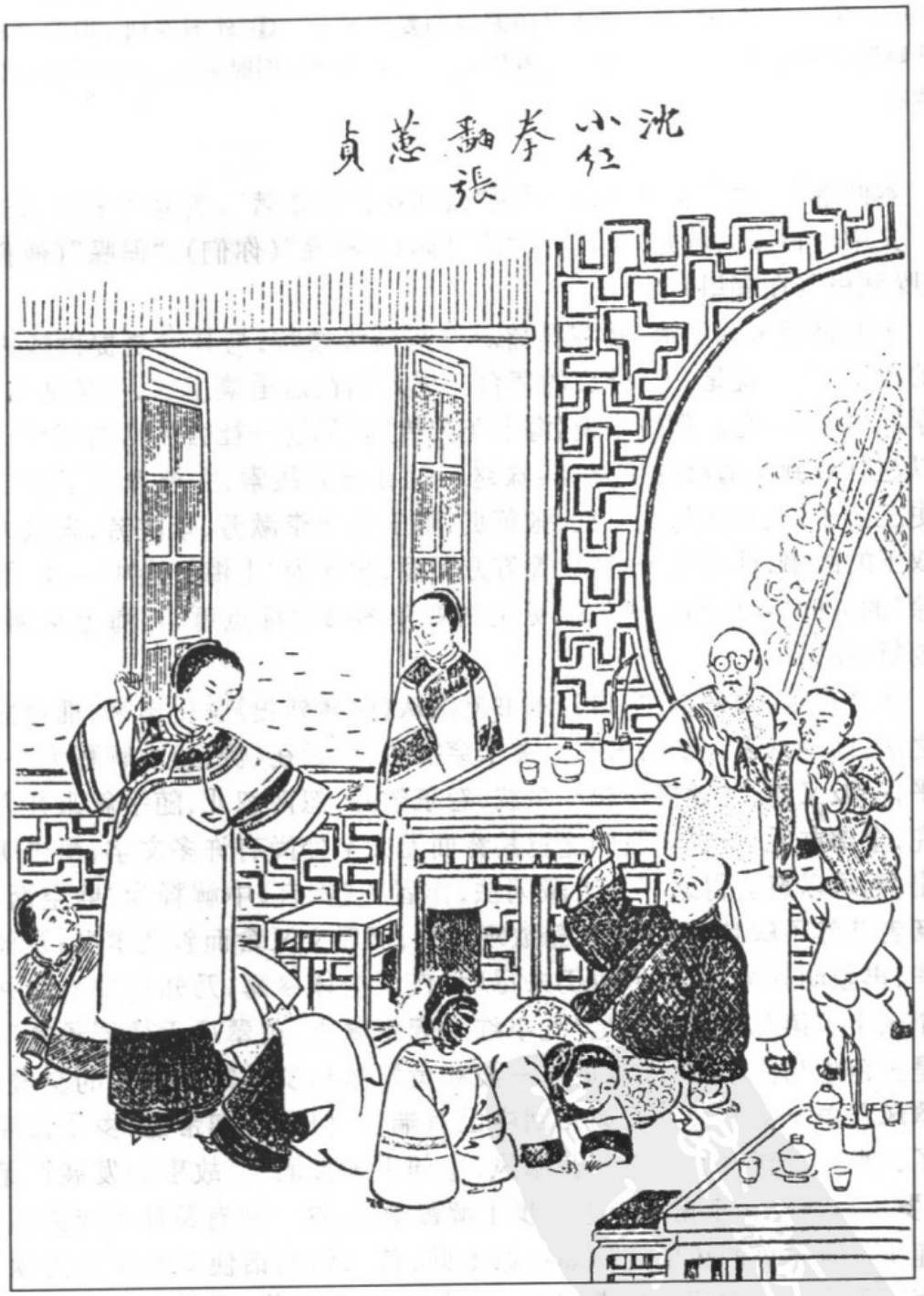
莲生一想勿差，就依着翠凤说，忙又吸了两口烟。来安领轿子来了，也呈上一张洪善卿请客票头。子富道："一淘去哉哙。"莲生点头说好。子富令喊高升，高升回说："轿子等仔歇哉。"

于是王莲生、罗子富各自坐轿，并赴公阳里周双珠家。到了楼上，洪善卿迎着，见两位一淘来了，便叫娘姨阿金喊"起手巾"，随请两位进房。房里先到的有葛仲英、陈小云、汤啸庵三位；还有两位面生的，乃是张小村、赵朴斋。大家问姓通名，拱手让坐。外场已绞了手巾上来。汤啸庵忙问王莲生："叫啥人？"莲生道："我勿叫哉。"周双珠插嘴道："耐末阿有啥勿叫局个嗄？"洪善卿道："就叫仔个清倌人罢。"汤啸庵道："我来荐一个，包耐出色。"遂把手一指，"耐看哩。"

王莲生回头看时，周双珠肩下坐着一个清倌人，羞怯怯的低下头去，再也不抬起来。罗子富先过去弯着腰一看，道："我只道是双宝，倒勿是。"周双珠道："俚叫双玉。"王莲生道："本堂局蛮好，写末哉。"

洪善卿等汤啸庵写毕局票，即请入席。大姐巧囡立在周双玉身傍，说道："过去换衣裳哉哙。"双玉乃回身出房。

第九回终。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海上花列传》插图

〔注〕 ① 堍(tù 兔)：桥两头向平地倾斜的部分。 ② 瀹(yuè 跃)茗：煮茶。③ 舄(xì 戏)：古时一种履下带木以防泥湿的复底鞋。 ④ 外国巡捕：旧时对租界上外籍警察的称谓。 ⑤ 蹙頞：皱着眉头。 ⑥ 倌人：旧时苏州、上海一带对妓女的称呼。

本回选自《海上花列传》。原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实为清末韩邦庆所作。文中对白多为苏州方言。如"耐"(你)、"耐哚"(你们)、"俚哚"(他们)、"来哚陆里"(在哪里)等。

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妓院昌盛。一些高级妓院，与其说是提供钱肉交易的场所，毋宁说是一个社交的舞台。男人们在这里谈生意、接待朋友、切磋学问、娱乐身心。狎妓小说《海上花列传》就是这一社会生活的写照。全书以赵朴斋到上海滩寻生意，其妹赵二宝寻兄为线索，主要叙述了赵二宝与史三公子，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涉及官场、商界等方方面面，被评为"上海社会中一部'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见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海上花列传》之刘复《序》)

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自云本书笔法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关于穿插法，作者在《例言》中解释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关于藏闪法，作者在《例言》中解释为"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第九回的回目是"沈小红拳翻张蕙贞，黄翠凤舌战罗子富"，显然是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这一波和黄翠凤与罗子富这一波的交叠处。黄翠凤与罗子富的故事在第四回中已有端倪，但只几句带过，罗子富豁拳输了，"那一个新做的倌人叫黄翠凤，也伸手来接酒"。故事的发展在第六回，罗子富通过陶玉甫之口进一步了解黄翠凤，这一回有葛仲英与吴雪香、王莲生与张蕙贞的故事。高潮在第七回，黄二姐的话使罗对黄更为钦慕，另有陶玉甫与李漱芳的故事穿插。除第八回专叙黄、罗两人故事，其余都是穿插藏闪在其他人的故事里，或有其他人的故事穿插藏闪在其中。王莲生的故事从第四回开始到第八回，也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第九回通过到明园看戏与黄、罗故事打通。

本书作者在整体结构安排上采用了所谓的穿插藏闪法，是为历来小说中的首创。在人物刻画方面，作者也特别注意不能有雷同。他在题识中说道：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

本回"沈小红拳翻张蕙贞，黄翠凤舌战罗子富"，主要讲沈小红得知自己的客人王莲生新"做"了张蕙贞，当王莲生和张蕙贞在明园游玩时，怒色冲冲地对张蕙贞施以拳脚。这一回中出现了两个以"凶"闻名的人物，一是沈小红，一是黄翠凤，但这两个人的"凶"又各有各的特点。

沈小红的"凶"在前几回中已有点染。如第四回中王莲生托洪善卿替张蕙贞买东西，洪善卿说："耐教别人去搭耐买仔罢，我勿来买。拨来沈小红晓得仔，吃俚两记耳光哉哩！"又如第五回中葛仲英、朱蔼人谈及张蕙贞，王莲生说："谢谢耐哚，晚歇沈小红来，勥说起，阿好？"第九回则是对沈小红进行正面描写，使一个泼辣凶狠的倌人形象跃然纸上。

沈小红出场前，作者先造声势。黄翠凤招罗子富再"忙向王莲生点首儿"，告诉他沈小红来了。沈小红动手时，黄翠凤、金凤见来势泼悍，退入轩后房里去。沈小红一声不言语，只是闷打，罗子富喝教"住手"，只当没听见，从正中桌上直打到西边阑干尽头，对张蕙贞是拼着命地、结结实实地下死手，她"揿倒蕙贞，仰叉在地；又腾身骑上腰胯，只顾夹七夹八瞎打"。对王莲生也"口咬指掐"，使得王莲生"忍着痛苦苦央告"。阿珠和阿金大则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将王莲生"软禁"了，又一边一个按住蕙贞两手，使她动弹不得。文中所有人在这出戏中都成了陪衬，只看见沈小红只出手不出声，横七竖八地打着。停了手，方才大放悲声，号啕痛哭，两只脚跺得楼板似擂鼓一般，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文章写沈小红的"凶"可以说是写到尽头了，但最妙的一笔还是打完之后，巡捕叫小红下楼，小红"不敢倔强"。这四个字说明了沈小红的凶悍实质是外强中干、有勇无谋的凶悍。正是因为这一点，沈小红与黄翠凤才有了区别，凶悍的沈小红最后被王莲生抛弃了，而黄翠凤不但与罗子富交好的同时与钱子刚交好，还伙同黄二姐向罗子富敲诈了一笔。正如翠凤说的："沈小红末，算啥凶嗄！我做仔沈小红，也勿去打俚哚，自家末打得吃力煞，……阿有啥趣势？"

黄翠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前文在写她与罗子富从相识到定情的过程时已有具体的介绍，她"脾气勿大好"，能挟制老鸨，也是个泼辣的角色，但她比沈小红有城府有智谋，从第九回有关黄翠凤的描写中可略见一斑。黄翠凤与罗子富几次"舌战"，罗子富节节败退。黄翠凤嘲笑王莲

生："……见相好也怕仔末，见仔家主婆那价呢？"子富说："耐阿看见《梳妆》《跪池》两出戏？"翠凤马上顺水推舟，连子富一同拉进："只怕耐自家跪惯仔了，说得出。"罗子富只得说："勿来搭耐说啥闲话哉。"沈小红拳翻张蕙贞的事情发生后，罗子富说："耐做个倌人末，几花客人做仔去，倒勿许客人再去做一个倌人，故末啥道理哩？"黄翠凤回说："耐搭我一年三节生意包仔下来，我就做耐一干仔，蛮好。"子富道："耐要想敲我一干仔哉！"翠凤道："做仔耐一干仔，勿敲耐敲啥人嗄？""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这些都是情人间的打情骂俏，但无不透露黄翠凤的机智。

由此可见，书中人物形象鲜明，个性强烈。然而，黄翠凤真要是处于沈小红的情况，又会怎样呢？这又是作者留有余味的地方了。　　（韩怡勤）

明湖居听书

刘鹗

——《老残游记》第二回（节选）

老残从鹊华桥往南，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抬头，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有一尺长，七八寸宽的光景，居中写着"说鼓书"三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①"。那纸还未十分干，心知是方才贴的，只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②，一路走着，一路盘算。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罢。"又走到街上，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明儿的书，应该我告假了。"一路行来，街谈巷议，大半都是这话，心里诧异道："白妞是何许人？说的是何等样书？为甚一纸招贴，便举国若狂如此？"信步走来，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

进得店去，茶房便来回道："客人，用什么夜膳？"老残一一说过，就顺便问道："你们此地说鼓书是个什么顽意儿？何以惊动这们许多的人？"茶房说："客人，你不知道。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简③，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本也没甚稀奇。自从王家出了这个白妞黑妞姊妹两个，这白妞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岁

时就学会了这说书的本事。他却嫌这乡下的调儿没什么出奇，他就常到戏园里看戏，所有什么西皮、二黄、梆子腔等唱，一听就会；什么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④等人的调子，他一听也就会唱。仗着他的喉咙，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气，要多长有多长。他又把那南方的什么昆腔、小曲，种种的腔调，他都拿来装在这大鼓书的调儿里面。不过二三年工夫，创出这个调儿，竟至无论南北高下的人，听了他唱书，无不神魂颠倒。现在已有招子，明儿就唱。你不信，去听一听就知道了。只是要听还要早去，他虽是一点钟开唱，若到十点钟去，便没有坐位的。”老残听了，也不甚相信。

次日六点钟起，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又出南门，到历山脚下，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点钟的光景，赶忙吃了饭，走到明湖居，才不过十点钟时候。那明湖居本是个大戏园子，戏台前有一百多张桌子。那知进了园门，园子里面已经坐的满满的了，只有中间七八张桌子还无人坐，桌子却都贴着“抚院定”、“学院⑤定”等类红纸条儿。老残看了半天，无处落脚，只好袖子里送了看坐儿的二百个钱，才弄了一张短板凳，在人缝里坐下。看那戏台上，只摆了一张半桌⑥，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两个铁片儿，心里知道这就是所谓梨花简了，旁边放了一个三弦子，半桌后面放了两张椅子，并无一个人在台上。偌大的个戏台，空空洞洞，别无他物，看了不觉有些好笑。园子里面，顶着篮子卖烧饼油条的有一二十个，都是为那不吃饭来的人买了充饥的。

到了十一点钟，只见门口轿子渐渐拥挤，许多官员都着了便衣，带着家人，陆续进来。不到十二点钟，前面几张空桌俱已满了，不断还有人来，看坐儿的也只是搬张短凳，在夹缝中安插。这一群人来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儿⑦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儿的多。高谈阔论，说笑自如。这十几张桌子外，看来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读书人的样子，大家都喊喊喳喳的在那里

说闲话。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说的什么话都听不清楚，也不去管他。

到了十二点半钟，看那台上，从后台帘子里面，出来一个男人，穿了一件蓝布长衫，长长的脸儿，一脸肮脏，仿佛风干福橘皮似的，甚为丑陋。但觉得那人气味到还沉静，出得台来，并无一语，就往半桌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将三弦子取来，随便和了和弦，弹了一两个小调，人也不甚留神去听。后来弹了一枝大调，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只是到后来，全用轮指⑧，那抑扬顿挫，入耳动心，恍若有几十根弦，几百个指头，在那里弹似的。这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却也压不下那弦子去。这曲弹罢，就歇了手，旁边有人送上茶来。

停了数分钟时，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约有十六七岁，长长鸭蛋脸儿，梳了一个抓髻⑨，戴了一副银耳环，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镶滚的。虽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洁净。来到半桌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弹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铮铮钢钢弹起。这姑娘便立起身来，左手取了梨花简，夹在指头缝里，便丁丁当当的敲，与那弦子声音相应；右手持了鼓捶子，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忽羯鼓一声，歌喉遽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每句七字，每段数十句，或缓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转腔换调之处，百变不穷，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以为观止矣。

旁坐有两人，其一人低声问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罢？"其一人道："不是。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还不晓得差多远呢！他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他的好处人学的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你想，这几年来，好顽耍的谁不学他们的调儿呢？就是窑子里的姑娘，也人人都学，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处，从没有一个人能及他十分里的一分的。"说着的时候，黑妞早唱完，后面去了。这时满园子里的人，谈心的谈心，说

笑的说笑。卖瓜子、落花生、山里红、核桃仁的，高声喊叫着卖，满园子里听来都是人声。

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头出来，立在半桌后面，把梨花简丁当了几声，煞是奇怪：只是两片顽铁，到他手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⑩似的。又将鼓捶子轻轻的点了两下，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吊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⑪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

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停了一会，闹声稍定，只听那台下正座上，有一个少年人，不到三十岁光景，是湖南口音，说道："当年读书，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有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⑫'的话，我总不懂。空中设想，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又怎会三日不绝呢？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才知古人措辞之妙。每次听他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无论做什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⑬'，'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旁边人都说道："梦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于我心有戚戚焉⑭'！"

〔注〕 ① 明湖居：原址在现在济南大明湖正门以西。 ② 招子：招贴。③ 梨花简：用两块半圆形铁片，分别夹在左手食指、中指与无名指间撞击发音的打击乐器。 ④ 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清末著名京剧演员，号称京剧老生三杰。⑤ 抚院：此处指巡抚衙门。巡抚，清时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学院：此处指提督学政衙门。提督学政为掌管一省文教与生员考试、考核等事务的官员。 ⑥ 半桌：指大小相当于方桌一半的桌子。 ⑦ 打千儿：清时男子见人通行之礼，垂右手，屈左膝，上身微前俯，为晚辈见长辈或下级见上级的一种便礼。 ⑧ 轮指：弹奏乐器的一种指法，一手五个手指周而复始地轮流使用。 ⑨ 抓髻：指先梳成发辫，然后盘在头顶上，为旧时未婚女子的一种发型。 ⑩ 五音十二律：五音亦称五声，为中国古乐中对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的简称；十二律为中国古乐中的十二调，其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与亡射为阳律，大吕、夹钟、中吕、林中、南吕与应钟为阴律。 ⑪ 啭(zhuàn 撰)：转折发声。 ⑫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语出《列子·汤问》，指歌罢，声音久久回旋。形容歌声美妙。 ⑬ 三月不知肉味：语出《论语·述而》，意为听过音乐几个月后，吃肉还感觉不出肉味。形容音乐感人。 ⑭ 于我心有戚戚焉：语出《孟子·梁惠王》，其意为心中发生同感。戚戚，心动。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所写的一部小说，作者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老残在北中国大地游历时的见闻、思索与议论，对于中国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及文化心态作了相当深刻的透视与反思。这部小说的语言清新简练，叙景状物生动形象，本片段选自作品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

人绝调”，通常题作《明湖居听书》，其中关于白妞说书的描写，可谓是古典小说中描写音乐最出色的篇章之一。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它没有自己的物质形式，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运用文学语言把无形的乐声付诸具体鲜明的艺术实体，生动地描绘出它的视觉艺术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读者在阅读时将视觉感受转化为听觉，同样领略到这美妙的音乐，那就更难了。刘鹗为了做到这一点，可谓是煞费苦心地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他按照自己欣赏白妞演出的自然顺序进行描写，而首先叙述的是白妞演出前的街谈巷议，无论是路上挑担子的，或是铺子里站柜台的，他们都准备明日歇一日去听白妞的演出。为何“举国若狂如此”？作者以引出问题的方式，为白妞演出的精湛作了最初的铺垫。

白妞的演出是下午一时，可是在上午十时，明湖居里就已挤满了人，作者对场内热闹景象的侧面描写，又一次烘托了白妞说书的魅力，也为白妞登场演出渲染了气氛。演出开始时，最先登场的是琴师，其人相貌丑陋，但琴声却“抑扬顿挫，入耳动心”，这先抑后扬对比仍是在为白妞出场作铺垫，同时也为后来白妞演出是琴师出色的伴奏埋下了伏笔。继而上场的是一位姑娘，作者对她演出的描写是：“歌喉遽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每句七字，每段数十句，或缓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转腔换调之处，百变不穷，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以为观止矣。”这位姑娘的演技如此精湛，但她并不是本篇描写的主角，而是白妞的妹妹黑妞。作者此时又借场中听众之口介绍说：“他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还不晓得差多远呢！他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他的好处人学的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本篇重点是描绘白妞的演唱，但作者不急于去作正面叙述，而是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街谈巷语的议论、开场前戏园的盛况、琴师的弹琴、黑妞的演唱和观众的议论，在描述过程中不断地运用反衬、对比与渲染等手法烘托白妞的演出，而在运用对比手法时，既有在对同一人描写中进行对比，也有对不同人的描写形成的对比；既有通过人物的评论进行对比，也有由观众不同的反应互成对比。这些铺垫性的叙述是层层进逼式的，离白妞越来越近，待到黑妞演唱结束，读者急欲读到描写白妞演唱文字的心情也就越来越迫切。

白妞终于登场了，她在台上左右一顾一看，嘈杂的戏院顿时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吊在地下都听得见响”！这一闹一静的对比，又一次写出了白妞对听众的震慑力。当读完关于琴师、黑妞演

出的描写后，读者们可能担心：已经将白妞演唱的绝技烘托到如此的地步，正面对她进行描写时，作者又还能用何种笔墨呢？

正是在这最难着笔处，作者表现了他的艺术匠心与功力，其描写既按照白妞演唱的自然过程，同时又显示出极清晰的层次感，那“初不甚大”、“越唱越高”、“陡然一落”、“忽又扬起”与“人弦俱寂”五个阶段完整地表现了演唱的全过程，十分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白妞演唱的全局。在对每个阶段的描绘过程中，作者又从听众感受出发，运用了借通感比喻的手法。所谓通感，是指以形象的语言把人们某个感官上的感觉移植到另一感官上，凭借感受相通，启发读者联想、体味。如描绘白妞刚开始演唱时作者写道：“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这两个都是人们皆有生活实感的比喻，故而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白妞的演唱使听众陶醉的身心感觉。

其后描写乐声渐渐高亢时，作者也同样运用了通感手法：白妞“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作者就形容说“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那拔尖腾空的高音宛若天外游丝清晰在目，这比喻是何等地形象贴切；白妞并没有在“拔了个尖儿”后打住，而是唱到极高处“尚能回环转折”，接连三四迭地“节节高起”，对于她这种高超的演技，作者就用攀登泰山作比喻：“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攀登泰山的体验是“愈翻愈险，愈翻愈奇”，读者此时便可凭借感受相通，对白妞的演唱去联想与体味。

当白妞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声音陡然一落，转为急促变化，回旋激荡，这时作者又形象地喻之为“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启发读者通过想象感受乐声的曲折变化。此后，白妞愈唱愈低，愈低愈细，乐声渐渐消失，“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这正是“无声胜有声”的妙境，而在二、三分钟的时间里听众们竟毫无声响，又衬托出白妞的演唱使人着魔迷醉到何等地步。一片寂静之后乐声再起，先是微音，忽又扬起，这时作者的描写仍运用通感手法：“像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加之此时琴师用轮指伴奏，琴声忽大忽小，与歌声相和相合，乐声既丰富，又和谐，令人应接不暇，故而作者又喻之为“花坞春晓，好鸟乱鸣”。最后，台上是“霍然一声，人弦俱寂”，白妞的演出虽已结束，但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在本篇结束处，作者又描写了一湖南少年对白妞演唱的评论：他原先无法理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意境，欣赏了白妞的演出后，反而感到“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周围的听众也无不赞同他的意见。结束处的这段描写与开始时作者描写的街谈巷议相呼应，所不同的是，开始时作者是将信将疑，而听过白妞演出后则是心悦诚服，所以他引了孟子的一句话作结：“于我心有戚戚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老残游记》中描写白妞时也曾交代她叫王小玉，这并不是虚构的艺术形象，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清末凫道人《旧学庵笔记》载云：王小玉“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然而记载毕竟简略，倒是刘鹗在《老残游记》中绘声绘色、维妙维肖的描摹，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陈大康）

娶美人白狗闹洞房

郭小亭

——《济公全传》第一百八十回

话说济公禅师把白狗叫过来，把四个火烧①给白狗吃了，白狗摇头摆尾，前蹿后跳。和尚拿红头绳、白粉、两个耳兜拴上，又用红头绳把白狗的嘴一系，拿胭脂粉脸上一抹，把裙衫短袄给白狗一穿，把红绣鞋给白狗后爪一穿，和尚口念：“唵嘛泥叭咪吽②！”用手一抹白狗的脸，和尚说：

遍体白毛乌嘴，摇头摆尾发威。昼防门户夜防偷，主人寒苦不悔。好犬不乱吠，今夜同入香闺。贫僧点化你变蛾眉③，要你报应花花太岁。

和尚用法术点化了白狗。赵斌梅成玉再一看，白狗坐在那里，真是变了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赵斌梅成玉二人喜出望外。赵斌先去到钱塘关把船雇好，回来同和尚开怀畅饮，直喝到天有掌灯以后。只听外面鼓乐喧天，花轿来了。书中交代：陆炳文给梅成玉派人送了银子去，随后他坐轿拿着美人图，到王胜仙家去。一见王胜仙，陆炳文说：“老师大喜！”王胜仙自从火烧了台欢楼，他只当把美人烧死，心中实深想念，并无一刻忘怀，烦的了

不得。今天陆炳文一来说大喜，王胜说："我喜从何来？"陆炳文说："门生已给老师访着一个美人，已然说妥。这位姑娘有自己画的行乐图喜容，老师看了这轴画，跟人一般不二。"王胜仙打开美人图一看，说："世上那有这样的美人？"陆炳文说："现在就有，我都给老师办妥了，乃是青竹巷二条胡同，梅成玉的妹妹，定规今天晚上，拿轿子就替老师娶过来，一见就知道了。"王胜仙他本是酒色之徒，一听这话，说："贤契④，你这样替我劳神，我实在抱愧。"陆炳文说："只要老师能护庇我，我把窦永衡放了，别丢官职就得了。"王胜仙说："那倒是小事一段，好办，好办！来人摆酒！"同陆炳文开怀畅饮，一面遣家人即刻找花轿娶亲。只要有钱好办事，少时就皆齐备，悬灯结彩，鼓乐喧天，花轿奔青竹巷二条胡同来了。和尚先安置好了，见花轿到门口，和尚把门关上，叫吹打吹打，外面就吹打。和尚说："吹大开门，工尺⑤上，柳青娘⑥，扑粉蝶。"和尚说："完了，要喜包。"要了无数的包，和尚这才跑进来，叫梅成玉说："新人上轿，轿子堵门口上，忌生人。"轿夫答应，把轿子搭到门口。和尚搀白狗上了轿。有和尚的法术，治的白狗不能动，在轿子里坐着，吹吹打打，搭着轿子，来到王胜仙家。有婆子掀帘把白狗搀下轿，王胜仙一看，果然是美人真白，脚底下真小。拜了天地，王胜仙喜悦非常，一坐帐，桌上摆着成席的酒，大家让新人吃，新人也不言语也不吃。大家瞧着美人，是有和尚那点法术，治的要动也不能动。瞧这一屋子的生人，它这气大了，摆着一桌子吃的，也张开嘴，白狗净生气。

直到天有二鼓以后，陆炳文说："老师请入洞房罢，少时门生也要回去，明天再来道喜。"王胜仙来到屋中一瞧，美人坐着也不言语，婆子要给新人脱衣裳，过来刚一解钮子，把白狗捆嘴的绳儿碰脱了。王胜仙这个时节说："婆子你等去罢。"婆子都退出来。王胜仙赶过去，说："美人你不必害臊，这乃是人间大道理，你我是夫妇。"说着话，这小子淫心已动，过去一搂白狗，他要跟白狗亲嘴。本来白狗正有气呢，照定王胜仙脸上一嘴，把王胜仙

的鼻子咬掉了，白狗也现了原形，把衣裳连咬带撕，往外就跑。王胜仙疼的乱滚，说："狗精！"家人吓的都跑了，也没人敢拦狗。狗跑之后，才有人把王胜仙的鼻头子捡起来，趁势热血给他粘上，再找陆炳文。陆炳文早已听见说，瞒不住了。大家都说这是陆炳文的奸计，安心陷害。

王胜仙这件事一回禀秦丞相，秦丞相勃然大怒，说："本来我兄弟就无知，陆炳文他还引诱他？这厮深为可恨！"秦相递折本一参他，说："他放走了大盗窦永衡，捕务废弛，行同市侩，有忝⑦官箴，任意胡为。"圣上旨议下，将陆炳文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陆炳文虽然革了职，这一任刑庭，他总剩十万八万的银子。他自己带着夫人少爷小姐，打点行囊褥套，雇驼轿车辆，由临安起身，回归南京。

〔注〕 ① 火烧：一种烤饼。 ② 唵嘛泥叭咪吽：佛教的"六字真言"。 ③ 蛾眉：蚕蛾触须细长而弯曲，借指女子容貌的美丽。《楚辞·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④ 贤契：对子弟或朋友子侄辈的敬称。 ⑤ 工尺(chě 扯)：我国民族音乐音阶上各个音的总称，也是乐谱上各个记音符号的总称。⑥ 柳青娘：曲牌名。 ⑦ 忝(tiǎn 腆)：惭愧。

南宋以来，我国民间就广泛流传有关济公的故事。明嘉靖年间晁瑮的《宝文堂书目》载有《红情难济颠》平话，隆庆年间刊有沈孟柈述《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清代有多种演说济公的小说，如康熙年间王梦吉的《济颠全传》三十六则，墨浪子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乾隆年间西湖渔樵主人的《济公传》十二卷等。清代中叶，郭小亭在综合济公小说各种材料的基础上，续编了《全称评演济公全传》二百四十回本，最为通行。

《济公全传》叙写南宋临安灵隐寺济颠和尚的故事。故事说他本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下世，投胎到浙江天台县李氏家，俗名修缘。十八岁去灵隐寺出家，法名道济。从此他四处游荡，大显法力，惩恶扬善。他的行为宗旨是"警愚劝善度群迷，专管人间不平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小说以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漫画式的夸张，塑造了济公和尚这个富有喜剧性的艺术形象。但小说以"良心"、"公道"作为劝世药方，认为社会的弊端都是由于某

些人良心泯灭而造成的，这正是作者的思想局限。

用神奇的法力，以恶作剧的方式惩治恶人，是济公惩恶扬善、劝醒世人的常用办法。如对王胜仙和陆炳文的惩罚：当朝秦丞相的兄弟、大理寺正卿王胜仙，看上了窦永衡之美妻周氏。京营殿帅刑廷陆炳文，一意奉承王胜仙，设计买通在押的江洋大盗，诬陷窦永衡，将窦入大牢，然后把窦妻骗到王府中。如此不平事，济公焉能不管？他先设法火烧王府中的合欢楼，救出窦妻；再用法术惩治陆炳文，使陆的肚子大大地鼓起来，大到"两手够不上肚脐"，迫使其放出窦永衡。陆炳文为了重新讨好王胜仙，又诱逼秀才梅成玉的妹妹梅碧环嫁给王胜仙，同时派兵围住梅家。梅成玉无奈，求表兄赵斌设法，赵便又请来济公。济公让梅成玉假意答应，并约定晚上花轿来娶新人。接下来便是这一则"白狗闹洞房"的故事。

比起陆炳文闹"大肚子"来，这则故事更富喜剧色彩。其喜剧冲突在于通过济公用法术"点化"白狗成美人，使一贯仗势欺人、玩弄妇女的周胜仙、陆炳文受到"惨痛"的惩罚和报应，充分表现了济公的机智多谋与滑稽戏谑。在作者看来，周胜仙、陆炳文这些狼狈为奸的坏官，是不可能自己发现"良心"的，也不能同他们论理讲法，而济公的法术既简单又痛快，即将计就计，使王胜仙刚搂进怀里的美人忽然变成一条大白狗，并且还一口咬下了他的鼻子！自以为得计的陆炳文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须指出的是，虽然济公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痛快，但它仅仅是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这也正好暴露出封建统治下正义力量的微薄与人民的苦难。一个殿帅刑廷为了讨得上司的欢心，以求"护庇"，公然强迫民间女子与上司成亲，对此竟不能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去纠正和制止，而不得不依靠本不存在的某种神奇的"法力"去化解。而且就连济公的法力也只是局部而肤浅地解决问题，王胜仙这个花花太岁公然无罪；陆炳文虽然被"即行革职"，但他贪赃枉法而获取的十万八万银子，也不予以追究，任其逍遥法外。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小说的积极意义。在充满不平的封建社会里，广大劳苦大众无法改变自己的悲苦命运，作者塑造了济公这一济困扶危、惩恶扬善的艺术形象，以寄托自己伸张公道、要求正义的理想和愿望；同时也通过讽刺和鞭挞邪恶势力，给予人们不少审美感官上的满足。

这段小说，故事情节离奇虚幻，洋溢着浓烈的戏谑和诙谐情趣。济公点化白狗而成的"新娘"，把好色的王胜仙戏弄得狼狈不堪，叫人捧腹大笑。作者笔下的"新娘"是社会性和动物性的有机统一。社会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外形是美人，而且有人的感情色彩，如瞧着"一屋子的生人"，它生气了；

见一桌子好吃的，却张不开嘴，它“净生气”；直至进洞房，它还在生气。但它又毕竟是狗，始终不能讲话，最后还把王胜仙的鼻子咬掉了！小说最富漫画色彩的是，写白狗跑掉之后，才有人把他的鼻子捡起来，“趁势热血给他粘上”，真像做泥人一般，令人拍案叫绝！　　（曾良）

白　玉　扇　　刘省三

全贞不二安贫日，夫妇爱敬如宾。一朝际遇甚惊人，富贵从天降，平地受皇恩。

江苏省六合县有一谢鸿恩，进士出身，曾任陕西山阳正堂①，为官清廉，五旬无子，遂辞官回籍，乐享田园，想：“我为官之时，积得数千余金，无子受享，一旦身故，尽为乌有，不如拿去为善。若得上天垂怜，老蚌生珠也未可知，不然亦可修我来世。”于是恤孤怜贫，施衣舍药，救难济急，戒杀放生。行时时方便，作种种阴功，方境之人，无不沾恩沐德。谁知善门才开，宦囊即罄。是年幸得妻生一子，取名丁元，一家俱喜。由此善念益坚，当田拉债，节用减费，都不把善事丢了。其妻虞氏，闻真武庙唱戏，即去烧香，顺便与子算个八字。

这术士是郑天星，善能推算，十有九准。桌上先有一妇抱女，方才算毕。虞氏即把生庚报上，郑天星排起四柱一看，说道：“这张八字，四柱清秀，命元坚固，定有一品之荣，克享非常之福。日后必成大器，身受皇恩，乃大富大贵之命也。事非偶然，先前算这位女娘，有一品夫人之位，那位大娘他还不信咧。我算了一世的八字，只有此二命合格。”虞氏问那妇贵姓，答：“我乃杨贡爷之妻夏氏。”虞氏曰：“原来是个绅衿②咧，久仰，久仰。”夏氏亦问曰：“姨娘贵姓？”答：“我娘家姓虞，配夫谢鸿恩。”夏氏曰：“原来是个乡宦③咧，久闻，久闻。”郑天星曰：“你两家都是功名，两孩又是贵命，何不打个亲家？”二妇曰：“就请你费心，看八字合不合

么?"郑排起一合,曰:"此乃天作之合,前世修成的,两无亏损,切莫错过了。"虞氏曰:"我儿名叫丁元,合不合命?"郑曰:"大福惟大德可享,何不取名大德?"夏氏曰:"我女名叫凤英,不知合否?"郑曰:"正合龙凤之瑞。"二妇回家,各对丈夫商量。

这杨贡生名寿基,家极富足,每年要收二千租息。想谢是官家,有名有望,遂请郑天星为媒。鸿恩亦允。即时会亲下聘,年节往来,见婿清秀,十分欢喜。

次年鸿恩得病身亡,祭葬已毕,负债太多,虞氏不能支持,只得将业卖尽,把债开销,剩钱百串,佃业耕种。其妾见此光景改嫁而去,虞氏独身抚孤。谁知命运乖舛,兼之先年大使大用搞惯,俭约不来,这些庄稼怎能够用?不得已又将押租抵借。大德方才五岁,虞氏偶得一病,医药无效,自知不久人世,把大德喊到床前,哭泣说道:

"娘今日不觉得痰鸣气吼,谅必是这性命难以久留。我的儿上前来把娘侍候,娘有句痛心话细说从头。儿的父为清官半百无后,回家来作善事要把儿求。多蒙得老天爷暗中保佑,生娇儿一家人快乐无忧。儿的父把善事更加讲究,拉债帐加押租都要应酬。不幸得儿的父一朝死后,众债主逼得我无款可筹。娘因此卖地方把帐还够,母子们佃业耕有出无收。每年间受紧促将将就就,又谁知娘得病医药不投。娘死了别的事都还不忧,只可怜儿五岁怎把生谋?孤单单一个人无伴无偶,切不可使为娘珠泪常流。白日里莫出门怕遇癫狗,夜晚些莫骇怯难把魂收。莫迁翻莫作孽莫乱开口,见人的小东西切莫去偷。长大了寻执业邪路莫走,切不可好懒惰戏耍闲游。有银钱无银钱要存忠厚,倘若是存奸狡怎得出头。为好人说好话须交好友,品要正行要端切莫轻浮。翻了稍要为善才得长久,若能够继父志籍注玉楼。娘心想久吩咐喉中气凑,母子们怕的是要把手丢。"

说罢而逝。家中只一厨妇,带起大德,与家族叩头。众见押租当尽,寻出一根玉钏,当钱十二串,又把器具卖了,方能买棺安

葬。众曰："人倒埋了，这大德又如何安顿咧？"于是商量把大德交与隔房之叔，名四缺牙，喊他带去抚养成人。

且说这四缺牙先年家贫，无所依傍，鸿恩时常顾盼，又拿钱与他佃业，如今也挣得有些钱了。四缺牙把大德带回家去，到还未说啥子。他妻不贤，屡次把大德刻待，逼着要去捡粪，不惟衣食不给，而且打骂交加，磨得大德面黄肌瘦，好似乞丐一般。

不远有一张监生，名守谦，家屋富足，与鸿恩交厚。一日路过，见一孩子手提粪篼，把他久看。守谦问曰："你姓啥子？"大德告以姓名。守谦叹曰："可惜清官之子，善人之儿，如此落寞！"便问："你跟着那个？"答："跟到我四叔。"问："待得你好么？"答："四叔倒好，四娘时常搓磨，不拿衣我穿，不准多吃饭，每日要我捡粪，若捡少了，不打便骂。"守谦恻然不忍，想道："我与他父何等相好，常言朋友要患难相顾，生死无殊，方不愧于五伦。今友子落难，若不救他，世间那个还结朋友咧？"于是问曰："你认得我么？"答："我认得，你是张伯伯嘛。"守谦曰："正是，你几岁了？"答："我今年满了八岁。"问："你去跟我看牛，今年只有三月，与你缝件衣裳，明年拿一串五百钱给你，你干不干？"答："只要有吃有穿，还讲啥钱？"守谦曰："你帮我做工，岂有无钱之理？"大德即回去对四缺牙说明，飞跑随张而去。

守谦曰："牛要牵着在平地下看，莫到岩边去，怕滚跌了。"大德把牛牵出，见门外土坝平坦，牵到中间，牛走便骂，用力拉着。张出来问做啥子，大德曰："伯伯说要牵牛平地看么。"守谦笑曰："看牛是牵去吃草咧，岂有如此看法？"遂教他如何经佑，如何上草，几时喂水，几时滚澡。大德心灵，一讲便知，又极勤快，又肯听教，一家都喜。张老爷娘子送些衣裤鞋袜，又缝件新衣，留他过年。到初二日，问他回不回去，答："我不回去。"守谦曰："也要跟你四爷拜年嘛。"

大德收拾回去，守谦拿些糖膀与他。大德进屋就喊："四爷四娘，拜年！"拜毕，四娘曰："我道是那个贵客咧，才是侄儿回来

了，你倒好哦，这下穿得新新鲜鲜的。张老爷娘子贤不贤惠？”大德曰：“十分贤惠，把我当作儿样。”问：“他家过年吃些啥子？”答：“鸡鱼羊肉，一半都未吃完，今早鸡蛋和面，几大斗碗，喊我快吃，肚皮装满。”四娘曰：“早晨吃得多，晌午也吃不得了。”喊大女儿莫办酒菜。大德心想：“我今天才出行，怎么连酒菜都不办？我才说错了。”四娘曰：“你五哥明天出行，莫得衣穿，把侄儿那件新衣借跟他穿一天，回来就还你么，好不好？”大德不答，四娘变色曰：“我千辛万苦带你几年，跟你借件衣都不肯吗？”大德不得已，把新衣脱下而去。张见无衣，问告借去。过两日喊他去要，便说失了。大德叹气，张夫妇再三宽慰。

是年张家出痘，大德染着，极其凶险，幸得药便去阳性命（原文如此），但是面麻成饼，从此个个都以谢麻子呼之。守谦见他忠实，年小升价，到十八岁便做小长年了。先年工价四缺牙收去，后因张守谦说了他几句，才不来收。

一日，谢大德在路旁，见岳父杨寿基对面而来，上前作揖相见。寿基问：“你是何人？”答：“我是你的女婿谢大德嘛。”寿基看了两眼，变色而去。回家向妻吵闹，说道：“你先年放的好女婿，如今穷尽帮人了，这些我都不讲，看他麻出那个样儿，好似精怪一般，我那如花如玉的女儿，若是嫁他，后来就不饿死也要气死。”夏氏曰：“千怪万怪，只怪郑八字算命不准，才上此当。打个啥主意把这祸害离脱？”寿基曰：“只把郑八字喊来，叫他恭恭敬敬去把红庚要回，不然活活将他打死！”即命人去喊。郑已知之，托故不来。寿基大怒：“喊多人去跟我拉来！”郑天星只得来家，问曰：“杨老爷有啥子不了之事，用许多人来请我？”寿基曰：“你看命就看命，何必妄断祸福，以贱为贵，希图做媒，害我女儿！”天星曰：“我是照命断的，又未奉承那个咧。况做媒是你请我的，何得怪我？”寿基曰：“你不说他是大富大贵，我焉能请你做媒吗？”天星曰：“安知谢大德就不富贵做官了呢？”寿基曰：“汤老官倒要做了。”天星曰：“杨老爷，你是个读书人，怎么也不明理。岂不闻

天降大任于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才得大任。故古来圣贤皆是由困而享，先穷后达。你婿今虽贫贱，一朝运至，自有贵人相遇，富贵不求而自得矣。倘若四旬不发迹，那时你来笑我，挖我眼睛。”寿基曰：“莫说那些空话，好好与我把庚拿转，万事干休。”天星曰：“我只架桥，就不拆桥，你自己去要，我就莫得那么合式。”寿基曰：“你不拿回就不得了。”天星曰：“何事不了，无非官司，就□头人。”寿基大怒，来打天星。天星亦怒曰：“我不怕人打的！”叉手去迎。夏氏慌忙把夫拉进内去，把天星宽慰，款待酒食。

寿基做起呈词，想去告他，二子苦劝不依。他女凤英性极端庄，知书识礼，平日颇能孝敬，见二兄劝父不倒，只得亲自出来，跪地说道：

“双膝跪在埃尘地，不顾羞耻把话提。还望爹爹息怒气，你儿言话听端的。先年结亲爹妈喜，二家门当户也敌。纵然有点不遂意，要知谢家有根基。公公为官称廉吏，告职还家把善积。老天定然要护庇，后来富贵料得的。从前算命好无比，一品夫来一品妻。纵然不准无害意，少爷总是生成的。何必悔亲忧闲气，具词告状把媒欺。”“谢家如今穷尽了，我儿嫁去，如何过得日子？”“女命本是菜籽体，肥瘦都是有生机。只要栽培不惜力，何问地土宜不宜。若能行事依天理，贫贱也有发达期。爹爹呀！有钱使在衙门里，何不把婿来周济。爹爹得名儿得利，自可转富把贫移。”“贫就不讲，那样麻丑，叫我儿如何匹配么？”“常言嫁狗由狗去，嫁鸡你儿也随鸡。你婿虽丑有人气，比那鸡狗总好些。何必败名丧节义，使儿骂名万古遗。”“未曾过门，怎说是败名丧节咧？”“好马不缀双鞍绨，鸳鸯交颈不相离。天子也有贫亲戚，公侯门下有布衣。一诺千金谁笑你，嫌贫有人指背脊。”“女子在家从父，父要悔则悔，你敢说不从吗？”“三从虽是从父起，终身大事要从一。你儿虽蠢知书理，贫穷丑陋不改移。”“既然如此，为父不办一点嫁奁，随你嫁去，饿死也好！”“饿死也是儿命鄙，生成

运气怪得谁。有无嫁奁随父意，好女不穿嫁妆衣。”“好么，还说啥子？为父把你舍了。”“爹爹呀！婚姻事大非儿戏，关乎人伦岂可欺。前世修来今生匹，焉有许东又嫁西。若要你儿背恩义，情愿一死到阴司。”

杨寿基大怒而出，谓郑天星曰：“你去对谢麻子说，叫他明日就来接亲，如若不能，便退红庚。”天星只得来会谢大德，告知其故。大德曰：“岳父逼我接亲，分明是悔亲么。罢了，大丈夫不受人怜，只要有志，何愁一房妻室！他既悔亲，把庚退他就是。”正是：

无钱王孙受胯下，家败妻子上别船。

如今世上人眼浅，只重衣冠不重贤。

天星曰：“你说得哪门松话，哦，要接就接，怎说退庚去了？”大德曰：“郑老师，你还不晓得吗，我一无银钱，二无房屋，三无柴米，四无衣服，拿啥子去接吗？不如退了好些。”

正说之间，张守谦走来，天星曰：“张老爷，快来做个中人，看这事搞得成吗？”张问何事，天星把杨家悔亲逼接的情由一一告知。守谦怒曰：“要接就接，有啥来头，岂有幼年结得的亲退给他不成吗？”谢麻子告以所苦。守谦曰：“上手书房昨天把馆散了，不是房子吗？柴米什物我一概有，只管应承。”天星曰：“这才是话，不然我做成的媒，几乎被他骗脱了。”守谦笑曰：“莫问红叶公，他有多少嫁奁，要去若干行郎？莫得衣服猪酒，未曾与他增光。”天星曰：“如此逼嫁，还讲猪酒，有了香烛片菜，都是尊敬老狗。”又说：“他虽莫嫁奁，你多去行郎，捞起空杠转，才好羞他娘。依我讲去三十付杠子，六十个行郎。”说毕而去。守谦叫雇工喊齐佃户，于是扫屋筑灶，打货买猪，挑碗借物，唤吹请厨，一阵办妥，鸡鸣就行。

天星转到杨家，把谢家应允、行郎若干说明。寿基怒曰：“你这瘟媒，乱把口开，我无嫁奁，拿啥来抬？”天星曰：“你家富豪，样样不少，莫得嫁奁，就抬谷草，夫妻肚饿，亦可以饱。”说得寿基面

红颈胀，一冲而去。

他两个媳妇俱富家女，妆奁丰厚。听得媒言，大嫂想："我的性迟缓，公婆不喜欢，骂有妹解劝，打有妹转弯。如今出阁去，谁与我周旋？好不心焦。"二嫂想："我的形单小，双脚痛得跳，喂猪妹提桶，煮饭妹冲灶。如今嫁去了，无人把劳效。好不忧气。"遂向姑曰："谢家明日接亲，行郎六十余人，嫁奁早些收拾，明日好抬出门。"夏氏说他不知，去问丈夫。寿基正在冒火，听得骂曰："如此不孝女，我有啥打发？那个再来问，便要骂他妈！"二媳听得，嫂请娣曰："我们好个妹妹，平日极有恩情，家贫又无嫁奁，如何过得光阴？"二嫂曰："你也挂念，我也担心，大家凑些嫁奁，做个知恩报恩。"嫂曰："好，我就出床。"二嫂曰："你床旧了，拿我新的，你出书柜，拿个抽屉，桌椅板凳，大小要齐，平柜衣架，都算你的。"嫂曰："你只床一架，派我八九抬，我就这样网，你就那们乖。双箱和双柜，杯碗与镜台，洞房摆设物，样样你安排。你若能发慨，我的就拿来。"二哥说："他是极气慨的。"二嫂恨夫曰："那么合式，都要我们凑吗？公婆那么多银钱，你去偷些来嘛。"二哥曰："爹妈银钱比命还重，锁了又锁，怎偷得动？好，我与哥哥各拿五串私房钱。"大嫂谓大哥曰："瓜呆子呀，去开仓偷米嘛。"大哥去盗钥匙开仓，码谷一石，两箩米粮，干鸡腊肉，皮蛋细糖，一样偷些。二哥曰："这才是话，也免丑人，外货既然逗好，内货也要相匀，莫得枕衾帐席，明晚还睡不成。"二嫂曰："我的内货尽是细料，我出首饰，那些去问嫂要。"嫂曰："就是细料，妹也睡得，一个一套，不要吝啬。"二嫂曰："何为一套？"嫂曰："铺絮枕帐，单衣夹衣，套裤马褂，钏盖环笄，满头珠翠，一套就齐。"二哥曰："什物都全，尚少鞋子，既无包囊，又莫帕子，明日拜客送亲人，怕要羞死。"二嫂说："外货也备，内货也齐，多的出了，还讲少的，破我二人勾子，遮你杨家脸皮。"二人一阵凑得齐齐整整，告知凤英，凤英感激，大哭一场，出阁而去。

大德把堂周了，下午，众人收送清楚尽都去了，夜间只有夫

妻二人。次早大德起来煮饭，见无午米，饭后发愤捡粪，掉④米一升藏在袖内，回到米柜，便喊煮饭。凤英曰："快来吃么，我未候你，已先吃了。"大德曰："你怎知我无米咧？"凤英曰："还不知是空的。"大德脸红，问米何来。凤英曰："你只管发愤做工，莫问家事，总不得饿死你。"于是告知大德是哥嫂打发的。将钱买对猪，称些棉花纺卖，大德天天捡粪，夫妻倒还快乐，敬爱如宾。

次年杨寿基生日，凤英想不去，大德曰："父母是天伦，他即嫌贱，人子岂可怨恨？"凤英只得同去。行至河边，谁知沟上放水，过不得河。凤英欲回，大德曰："走了多半，岂可又回，待我背你过去。"凤英曰："被人看见莫丑死了。"大德四望无人，说道："夫妻人人有，有啥子丑咧？就看见也是无妨的。"背起就走。

过了河来至岳家，诸姑姊妹都来问慰，问到丈夫好歹，凤英笑而不言。下午辞母欲归，母曰："我儿嫁去作么就生分了，纵有不了之事，也要陪娘多耍两天。"凤英说："无人看屋。"母曰："喊谢麻子回去就是。"凤英不肯。老姑娘曰："你偌大年纪，都不懂事吗？你女今天才回门，怎么就喊女婿独归？"夏氏羞悟，忙喊两个雇工去与女婿守屋，留着夫妻。诸客心疑，想谢家那样贫穷，他夫妻如此欢喜，若是我们的女，还怕连天都要吵变。

至夜间母女同床，问及丈夫如何，凤英见客睡静，便说丈夫耐烦，妈莫挂牵，今天回来过不得河，他都要来么。母问："如何过来的？"女见母声大，暗将母手掐一下。母曰："嗨呀，是抱过来的呀！"女说："小声点，是背的。"谁知对床睡一女客，喊道："哎呀，我的命呀！我家男子鞏如牛样，叫他送下他都不肯，心怕丑了。他那有你这有情有义的丈夫背你过河，你真正好命哦，遇到这样好人。"你说女客是谁？却是他的老姑娘。声气又大，把诸客都惊醒了，问："说啥子？"老姑娘把凤英出阁，他父嫌婿不办嫁奁之故告知诸客。诸客都说夏氏不是，"贫不办奁，嫁不去看，丈夫不肯，你该要劝"。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夏氏羞愧难当，掩面哭道：

“我这阵丑得无处站，想入地又莫缝缝钻。都说我为娘不慈善，做的事丑过这江南。我膝下未把女多产，只生得一个美婵娟。就该要当作珍宝玩，为甚的爱富把贫嫌。想先年二家结姻眷，也是我从中爱添言。婿贫穷因他父为善，并非是女婿败家园。面麻丑皆因把痘染，并不是生来就成斑。为甚要起心使奸险，喊媒人来家退姻缘。那知道媒人是硬汉，估不住便想去见官。恨女儿不该来解劝，未与我打做一边船。喊接亲原想逼庚转，欲弄巧反拙事难翻。张监生仗义壮婿胆，硬把女抬去配良缘。妆奁事未办一根线，也不怕饿饭少衣穿。半年多不接也不看，把女儿当作路人看。这件事我只怪老汉，弄得我如今悔不完。也是我当初莫主见，未与他来把核头搬，为甚么全然不阻谏，由着他害理又伤天。哼，老汉呀！你不看金面看佛面，就恨婿也莫把女嫌。从一终他也是正眷，能安贫算得女中贤。为老子叫女把节玷，不知你是副啥心肝。到如今看我有何脸，诸亲戚都把我来言。哼，老汉呀！恨不得捶你几脑攒，实想要踢你几脚尖。”

杨寿基先前嫁女时倒是忿恨，今见双双祝寿，天良发现，心中失悔。是夜，任妻吵闹，再不做声。第二日，对妻说道：“从前算我错了，如今与他补虚好么？”意欲另办嫁奁。凤英曰：“儿蒙哥嫂打发有了，不必另办，何不将那些钱给我佃点田土，我夫妻才好过活。”父曰：“事又遇缘咧，两河关的公田，今年是为父当局首，明日进县禀明，佃四十亩田你去耕种。”于是打发夫妻二百银子，衣服首饰，干鸡腊鸭，就是一挑，叫两乘轿子，与大儿前去送他回家。大德曰：“我是长年，如何坐轿，自己面惭，别人耻笑，我与大哥步行罢了。”回家把什物收拾，搬到公田庄去，做了两年，颇有余积。

这谢大德平日勤快无比，看见对山有些荒地，闲时即去开垦。凤英煮饭，见天气热，又煮些盐菜汤与夫送去。来至大路柳阴之下，有个客人在此乘凉，便问：“大嫂送饭与谁？”答：“奴夫开

垦，送饭过午。”客人曰：“路人饥饿，欲买一饭，不知大嫂能相与否？”凤英见客人品貌非凡，便说：“粗糠之饭，何必言买，愿以奉君子。”随将饭篓放地请食。客人食一碗便住，叹道：“汤味极美。”凤英曰：“君子胡不饱食？”客人曰：“我若饱食，尔夫必饿。”凤英曰：“此乃二人之食，请再用些。”客人曰：“尔何所食？”凤英曰：“奴家中尚有。”客人遂饱食一餐，凤英收起便走。那知大德早已看见，心中大怒，候妻近身，一耳巴打去，凤英卖脱曰：“夫君做啥？要打把饭放下慢慢的打，不是把汤倒了，拿啥来吃？”大德曰：“你这贱人，岂不闻男女授受不亲，瓜李之嫌当避。大路之上，与人交言递食，为夫脸面何存？”凤英曰：“夫君呀，家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当怜行路苦，要把方便行。妻子虽然错，夫君得美名。”大德曰：“好个龟名。”凤英曰：“不要乱讲，快些用饭，倘若冷了，吃下肚去不好。”大德听得妻言，也打不下手。

那客人见凤英挨打，知为与饭之故，便有不平之心，遂坐下看他还打骂不打骂。只见凤英恭立奉饭，吃了又添，饭毕奉茶，许久并无倦容。心想：“此人不愧‘夫妻’二字，夫有夫纲，妻有妻义，夫妻恩情，此见万一，必是平日相敬如宾，方能如此。”忽见凤英转来，问曰：“尔夫打你，为与饭么？”凤英心想直言，又怕扬夫之短，乃曰：“非也，夫君打奴不会处事，说君子是客，正宜请到家中酒菜款待。路上待客不成恭敬，有慢君子，此奴夫之所以打也。”客人心想：“天下有如此聪明女子，丈夫打他，不惟不怨，而且隐恶扬善，真是有德有才之妇。若使置之朝廷，必能忠君爱国。”于是问道：“尔娘家姓啥？丈夫何名？”凤英告知。又问曰：“尔是自业么佃耕？”凤英曰：“是圣上的公田。”又问：“公田共有多少亩？”答曰：“约有万亩。”客人曰：“我是收京帐的客，江苏总督借我银子，前来收讨。今有别事，不能即去，有书一封，请你丈夫送去，叫他办银，我不久来收。”凤英曰：“送信无妨，但侯门似海，庶民不通，恐负所托。”客人曰：“此事不难，我有扇子一把为凭，你夫送至总督辕门，与守军说了，叫你夫莫走，自然有人传你

进去。”凤英曰：“既然如此，愿效微劳。”客人又索笔墨写书。凤英嫌其唠叨，想不去拿得来，又应允了，又怕失信，只得进内拿出。客人把诗写就封好，交与凤英而去。

凤英心想：“夫君先前就要打我，今又说话许久，定难躲脱，要设个法，使他不打才好。”又想：“烟是和气草，茶为散事汤，我如此安顿，必不打了。”果然大德恨怒而归，大声索妻。凤英斟杯茶来，双手捧上，大德想打，又怕打烂茶盅，只得接着。正想吃茶，那知茶又烫，口边吹边喝，把茶喝完，气也莫得了。又奉上烟，大德接烟就吃。凤英笑曰：“今天才怪哟，那客人喊你送信，到总督那里去。”大德曰：“他是何人，认得总督？”凤英曰：“他说总督借他的帐，叫你送信催银，这里有把白扇为凭。”大德接扇一看，才是七块材的，两边扇夹是白玉雕成双龙足捧扇叶，笑曰：“妻言不错，这玉扇要发财人才有，此信送去，定得几两银子；就莫得银，看下总督也长点见识。不知他如何又请我送咧？”凤英曰：“你沾我的光，晓不晓得，他问你夫打你做啥？我说打我未请贵客到屋款待，把客简慢了，他所以请你咧。看你做起那凶恶样子做啥么。”大德笑曰：“当真难为你，如今我不打你了。”

次日早去，来至南院辕门，守军大喊拿下。大德曰：“不要乱喊，我是送信人，要见你的大人。”守军曰：“啥子东西，敢见大人！”大德曰：“有个客人说你大人借了他的银子，叫我送信来收，有扇为凭，快去通报。”守军见了此扇，忙去通传。不久大开中门，请送信人进见。

大德进了数重门，见一人头戴红顶，身穿朝衣，足履朝靴，项挂长珠，鞠躬而立。大德上前作揖一个，把信献上。总督答礼接信，命坐献茶，即刻摆起香案，把信放在中间，四礼八拜，拆信跪观。大德心想：“做官人才软，见债主的信都要磕头，我们乡间收帐，多说两句他还不耐烦咧，看来乡间硬气多了。”总督拜毕，命人拿套衣服来，与他的一样，只无孔翎，叫大德快穿。大德曰：“我是农夫，穿来做啥？”总督曰：“穿起好谢恩。”大德曰：“我未借

他银子，有啥恩谢？”总督曰：“你知那客人么？”大德曰：“这信是我妻接到的，也未问他是何人？”总督曰：“这客人就是当今天子乾隆皇上，说你夫妻敬顺知礼，你妻贤淑，有才有德，赏你一品顶戴孝义郎荣身，封你妻为贤淑一品夫人，两河关公田万亩尽都赏你，子孙世守。”大德骇得汗流浃背，索索打战，心想：“幸我妻子会说，不然性命有亏。”忙穿朝服谢恩。总督曰：“这封信就是你的执照，本部堂看了，此信你好生收有。”即留衙中待宴，并发三千银子送到公馆。切院与三司府道各衙闻大德是圣上心喜之人，都来叩贺。大德只得拜客做酒，接了万多银子，办就轿马旗伞满堂执事回家，各衙俱打发人送。

再说凤英见夫半月不归，心中忧疑，又怕却拐，天天挂虑。忽见轿马执事吼奔而来，大惊失色，心想：“定是丈夫落难，命人前来捉我。”急忙躲避。大德进内寻喊不见，后在柴房寻出，告知情由。凤英大喜，慌忙出外，穿戴衣冠，拜谢皇恩，打发护送人等。祭祖拜客，来至杨家，寿基又愧又喜：愧的先年嫌贫，喜的前日回头，不然今日无面相见，一家喜之不尽。大德又拜张守谦，以千金为寿，报其前德。回家做台大酒，郑天星来收谢仪，夫妇欢喜，打发二百银子。从此人人赞美，个个称扬。正是：

从前寂寞无人问，一朝际遇天下闻。

时来风送滕王阁，人人都把大人称。

后来夫妇俱享高寿，子孙为江苏望族。从此看来，为夫妻者，何不以谢大德、凤英二人为法哉！

〔注〕 ① 正堂：本指官府治事的大厅。明清时也作为知府、知县等官的称谓。② 绅衿：原在朝中任职，退隐后在地方上仍有权势者。 ③ 乡宦：指地方上有权势的人。 ④ 掉：调换。

这则小说选自《跻春台》亨集。

《跻春台》是清末的一部话本小说集，凡四十篇。今人出版的《跻春台》内容简介说书中的小说“情节曲折迂回，颇为生动，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清末

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细致地描绘出纷繁多彩的世态人情，鞭挞了昏聩无能的庸官，称扬了体察民情、公正断案的清官。部分篇章热情地讴歌了青年男女纯真执著的爱情，构思奇特，想象瑰丽，富有艺术魅力”；“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形式新颖，风格独特，语言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虽说不无溢美之处，但大体上还是可以信从的。

《白玉扇》是《跻春台》中较好的艺术篇章之一。小说叙陕西山阳县官吏谢鸿恩与当地富户杨寿基，由术士郑天星做媒而结成儿女姻亲。不久，谢鸿恩夫妇得病身亡，谢子大德被迫出外乞讨度日。幸得谢鸿恩生前好友张守谦收留，以养牛为生。后又因出痘而面麻成饼，人称“谢麻子”。杨寿基嫌贫逐富，几次欲退女儿婚事。唯女儿凤英垂情守义，愿嫁谢大德为妻。婚后，夫妻恩爱，生活美满。谢大德非常孝敬岳父母，终使他们回心转意。一日，谢大德在山上垦荒，杨凤英中午前往送饭，路遇一人，欲买其饭。杨凤英给他吃了饭，并替丈夫遮掩过失，使客人大为感动，送她一把白玉扇，并写一诗，让交总督辕门。次日，谢大德拿着扇去总督辕门，受到隆重接待，并被封为一品大官，杨凤英为一品夫人，赐田万亩。原来，前日他们遇到的客人乃当今天子——乾隆皇帝。他在微服私访中，见谢大德夫妇相敬如宾，凤英更是有德有才，故送给他们大富大贵。

从以上简单的情节叙述中，可见《白玉扇》实际上是一篇“发迹变泰”小说。这类“发迹变泰”的小说，在早期的宋元话本中是较多出现的。如《赵伯昇茶肆遇神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等，它们主要描写社会地位低下、穷困潦倒的市民获得富贵的发迹历程。其“发迹变泰”的契机，或是依凭神灵的庇佑和皇帝的恩赐，或是全靠军功的建立等，在苦难的人生中，得到朝思暮想的幸福。本篇小说中谢大德夫妇的“发迹变泰”，乃靠幸运之神的眷顾。他们意外地遇见了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才改变了贫困的生活命运。小说的回前诗说：“一朝际遇甚惊人，富贵从天降，平地受皇恩。”就是对此的概括。这与“三言”中的小说《赵伯昇茶肆遇仁宗》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我们也可将《白玉扇》视作一篇爱情小说。作品中杨凤英和谢大德的婚姻历程表明：青年男女在考虑自己的爱情时，不能以贫富作为唯一的标准，并且单纯追求外貌的漂亮，而要注重心灵是否高尚。这比起以往那种推崇“郎才女貌”的爱情观来，显然更具有市民的思想特征。

《跻春台》是我国话本小说史上的压卷之作。此书前有署名“铜山林有

仁”的“新刻《跻春台》序”。其中说：“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著劝善惩恶一书，书曰《跻春台》”，表明它的创作主旨是“劝善惩恶”。这与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小说的思想题旨是一致的。《序》还说：“此劝善惩恶之俗言，即吕书五种教人之法也。读者勿以浅近薄之。诚由是积善必有余庆，而余殃可免；作善必召百祥，而降殃可消。将与同人共跻于春台熙熙然，受天之佑，是省三著书之意也。”这说明：作者创作《跻春台》，不仅在于倡导封建的纲常名教，而且要教人以改恶从善之法。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使小说充斥各种陈腐的说教，失去早期话本小说的思想光彩。恰如鲁迅所说，其“形式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白玉扇》能跳出这一思想樊篱，不以陈腐的思想说教取胜，在衰落期的话本小说中，不失为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

《白玉扇》在艺术上具有话本小说的完整的体制特点。其开头用诗词点明题意，篇尾以评论作结，结构完整。与以前的话本小说不同的是，作品中往往穿插大段的说唱韵语。这些韵语都用第一人称表述，不少是角色的心灵独白，也有情节发展的叙述，有时中间夹有第二人称的对白，形成一问一答，一说一唱。它们虽然没有曲牌，但前后押韵，通俗易懂，琅琅上口，颇似快板、打油诗和顺口溜之类，富有生活气息。如谢大德之母虞氏临终前哭泣着说的一大段话，句句押韵，一韵到底，从情理上来说，似不合实际。这正表明：清代中叶之后，随着话本小说的逐渐衰落，民间的弹词说唱有了迅速发展。《白玉扇》的这种艺术表现方法，显然有着时代的烙印。刘省三长期生活在市井闾里，对民间的通俗文艺较为熟悉，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将其插入小说，散韵结合，增强了艺术情韵，再配以浓郁的四川方言，使全书透出一股淡雅芬芳的气息。但是，这种艺术格局也呈现出话本小说和弹词合流的趋势，说明以《跻春台》为代表的话本小说，至清末已是强弩之末了。　　（张兵）

啬　刻　鬼　　程世爵

有一极啬刻人，真是不怕饿死，不吃饭，人人皆以啬刻鬼呼之。这一日过河，连摆渡钱都不肯化，宁可涉水而过。行至中流，水深过腹，势有灭顶之凶，急呼岸上人来救。人曰：“非二百钱不肯救。”啬刻鬼曰：“给你一百文何如？”顷刻水已过肩，又呼

曰："给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

孽魂来至阎王殿前。王曰："你这啬刻鬼，在阳世视钱如命，一毛不拔。今日来至阴司，带他去下油锅。"鬼卒带至油锅前，只见油声鼎沸，烈焰飞腾。啬刻鬼曰："这许多油，可惜太费。若把这油钱折给我，情愿干锅煞。"鬼卒大喝一声，将啬刻鬼用叉挑入油锅，炸了一个焦头烂额，少皮没毛，仍将孽魂带至阎王殿前发落。王曰："此人这等可恶，应罚他去变猪狗。"啬刻鬼哭诉云："罚我变猪狗，我也情愿。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阎王问曰："你得何冤枉？"啬刻鬼曰："我在阳世，一辈子没吃过葱，求阎王爷指明，这葱到底是个什么味儿？"阎王闻听，怒发冲冠，指定啬刻鬼骂曰："你这该死的孽魂，啬刻的连葱都没吃过，待为王的告诉你：这葱是酸的，连阎王爷也没吃过。"

这是一则笑话，也是一则寓言。辛辣的讽刺、幽默的调侃，是本篇的艺术特色。

本文对啬刻鬼的描绘，采取的是剥笋法，即层层推进，剥露其要钱不要命的卑微灵魂。开头第一句"不怕饿死，不吃饭"，具有高度概括力。为了省钱，连饭也舍不得吃，这种人真是世上少有的了。次写他过河时，连摆渡钱也不肯花。再写涉水过河时出现灭顶之灾的险情，他向人求救，却又不肯付出代价。最可笑的是，危急关头，还在与人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分毫不让，结果溺水而亡。这似乎是啬刻人应得的下场，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钱比性命更贵重，所以舍命不舍钱是他必然的价值取向。

到了阴间，啬刻鬼在油锅面前仍不知悔改，啬刻如故。他看到油锅里油太多，又吝啬起来，甚至想把油钱折给他，而他宁愿受干锅的烹煎。这充分说明，爱钱的人本性难改，处处为钱打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后来，阎王罚他去当猪狗，他也满不在乎，心甘情愿。惟有他一辈子没吃过葱，不知葱的滋味，仿佛是他的最大的遗憾。他乞求阎王告诉他葱的滋味，实际上是盼望阎王赏他一根葱吃，可见他卑微低贱到何种程度。

行文至此，作者笔锋一转，写那个骂啬刻鬼"视钱如命，一毛不拔"，并将其处以重罚的阎王，竟然说："葱是酸的"，原来阎王也是一个啬刻鬼，也没有吃过葱，这真是"吾道不孤"，令人哑然失笑了。

写笑话，最重要的是结句要含蓄隽永、耐人寻味。此文结句是突兀之笔，也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神来之笔。它使人联想到，世上那些做官当老爷的人，虽然冠冕堂皇，坐在高堂之上，满口官腔，责斥犯人，掌握刑法，但揭穿了，他们又何尝不是贪黩卑鄙、视钱如命，甚至比犯人还不如的？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写嗇刻者的篇章。但仅仅以五百字而把嗇刻者刻画入髓如此文者，却是不多见的。　　（陈　诏）

赛孟尝[1]拳打严虎　　唐芸洲

——《七剑十三侠》第十回（节选）

却说严虎在台上夸张大口，口出狂言。徐庆听了早将双足一蹬飞身上台。他有飞毛腿的本领，身轻如燕，跳到台上，声息全无。副台上值台官，便叫报名上册。徐庆道："俺乃山东徐庆的便是。"说罢把二个指头指着严虎喝道："朝廷设立擂台，原为考取英雄，命你做个台主。应当尽忠报国，拔取真才，评定甲乙，方象个台主，你却口出狂言，只显自己能为，不问好歹，打人丢下台去，可恶已极。更加挖人眼目，伤人性命，竟是强盗一般。俺也不要功名，不贪富贵。今日上台，特来取你狗命！"这一席话把个严虎骂得暴跳如雷，勃然大怒。骂道："匹夫，你敢在钦命擂台上撒野，且到爷爷手里来领死。"说罢使个门户，叫做童子捧银瓶之势。等他入来，徐庆便使个黑虎偷心，照准严虎当心一拳打去。严虎将身一侧，起左手勾开他的拳头，将右手照定肩尖一掌打去。徐庆转身把左手帮在右臂，将他拳头让过，进步还拳。二人一来一往，打了五六十个照面，渐渐气力不加。若讲轻身纵跳，徐庆远胜那严虎，只拳法实力却非严虎对手。打到八十余手，被严虎使个玉环步鸳鸯腿，把徐庆踢下台来。鸣皋见了，勃然大怒，便扑的跳上擂台。徐庆二腿恰在台边只立得牢，一半那身子连连摇摆好似立不定的样子。台下众人都替他吃惊，都道这人要跌下来也。那严虎见了，知道这个名叫风摆荷花，是少林

的宗派。晓得此人是个劲敌，不比寻常。鸣皋走到副台把手一拱道："生员姓徐名鹤原籍广东寄居江南扬州人氏。特来考取功名，请上了名册。"那副台主姓狄名洪道：乃苏州人氏，他的表妹便是鸣皋的妻室。只是他二人未曾会过，彼此皆不认得。当时听得鸣皋报名上来，知是他的妹夫，只不便相认，遂把花名簿上了。鸣皋走到中间，严虎仔细一看时，见他身九尺，生就一张淡红脸面，额头阔颧高，二道浓眉一双虎眼，大鼻阔口，二耳招风。颌下连鬓钢须好似铁线，根根倒抓。头上边扎巾细额，身穿银红缎剪千，足登薄底骁靴叉手立着。鸣皋施个半礼道："台主请了。"严虎见他循规蹈矩，是个知礼的人，也完了个半礼道："壮士请了。"鸣皋道："生员②略知拳棒本领平常，妄想功名，还望台主客情一二。"严虎道："好说，请合手。"说罢便立个门户。左脚按在右腰，这个名为寒鸡独步之势。鸣皋将身子带偏，左手在胸，右手搭在膊之上，腾身进步，将右手从后面园转阴泛阳一拳。这叫做叶底偷桃，便是破他寒鸡独步的解数。曲起右手挡在头顶，左手又是一拳。严虎将身一侧，起左手掀开他拳，右手完他一下。鸣皋躲过他拳，使个毒蛇出洞劈心点来。严虎看得分明，使个王母献蟠桃托开来。鸣皋将身做一个鹞子翻身转来，双手齐下。名为黄莺圈掌。严虎将身望下一蹬把头向左边偏过，他双掌便趁势使个金刚掠地，把右腿在台旋转将来。鸣皋将跳过，又使个泰山压顶，照严虎劈脑门打来。二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脚去拳住，只打得眼花缭乱，好似蝴蝶穿花。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足足打了一百余条手臂，不分胜败。二人本领，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若放在天秤内称来，没有轻重的。手法鸣皋胜些，气力严虎大些，扯个正直。只是今日鸣皋有一件吃了亏，所以觉得渐渐下风了。你道为何，只因严虎穿的薄底骁靴，鸣皋爱穿高底皂靴，又厚又宽，他仗自己本领，不肯更换紧统薄底骁靴，恰逢了敌手，起初也还不觉，打了一个时辰，便觉不灵便起来。这严虎有一下煞手拳，名为独劈华山，乃是一劈手，十分厉害。

是他师父秘授的看家拳，随你英雄豪杰当不住这一劈手，凭你功夫再好也要打个筋断骨折。若功夫稍欠些的便要成末粉。当时严虎用个蜜蜂进洞，将二拳向着鸣皋二太阳穴直打过来，鸣皋使个脱袍让位解数，将二手并在一处，从下泛将上来向二边分去，把严虎的双手格开。故他二手自上圈到腰间，那严虎借他之力，反手一劈，正对面门劈下，所以偏避不及，将手来格，也是不及，这下煞手拳不知伤了多少英雄好汉。鸣皋叫声不好，知道难逃此厄，谁知严虎忽然眉头一皱，也是叫声不好，这一劈手他竟不打下来，似乎呆一呆的光景，看官你们道这个时候呆得一呆的么？说时迟，那时快，早被徐鸣皋一拳，正打在严虎的颌下，这拳名为霸王敬酒，把严虎一操掼下台来跌了一个仰面朝天。罗季芳大笑道："这忘八也会同我跌个一样。"便蹈步上前一脚，蹈严虎的胸膛，提起拳头一阵乱打。也算严虎晦气，打得鲜血直喷。徐庆也加上几拳。鸣皋跳下擂台，上前扯住道："呆子，你们再打，便要死了，不当稳便。"徐庆听得住了手，只是罗季芳不肯罢休。正在交结，那宁王见台主跌下擂台，被他们如此打，心中十分大怒。便吩咐把他们一齐拿下。那总兵黄得功、副将胡奎同慕将都司游击城守，领了护台军士，一并前来拿捉，鸣皋徐庆听得要拿他们一齐大怒道："他们如此不讲情理，我们再打个落花流水。"便在威武架上各人抡了一根棍子在台前打将起来。

〔注〕 ① 赛孟尝——系本文中人物形象徐鸣皋的绰号。因其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故有此称。孟尝，即战国时齐贵族孟尝君，曾任齐相国，有门客数千人。 ② 生员：明清时科举称谓。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名生员，也称为秀才、诸生。

明清之际，侠义小说风靡一时，清末唐芸洲《七剑十三侠》（又名《七子十三生》）即是其中一部别开生面的武侠奇书，在民间和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其举为明清侠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七剑十三侠》克服了一般的侠义小说单纯追求内容惊奇诡谲，忽视艺

术描写和人物刻画的缺点，比较着力于艺术上的建树，因而颇多新奇之意和艺术价值。

首先，在《七剑十三侠》中，出现了一类新的侠义形象。以玄贞子、傀儡生为代表的七子十三生，即所谓剑侠以其独特的姿态和活动形式为传统的侠义世界增添了另一种风采。他们从本质上仍属侠义的范畴，与一般的侠士同为正义力量的化身，在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同属一个营垒，然而从其自身形态和表现特点来看，他们与前一类侠士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侠士是一类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体现理想的人物。他们本性正直刚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现实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能为人们真切地感受，他们的本领或有奇遇，几经名师指点，或天生勇力，苦修而成，其中一拳一脚、一招一式均合武学渊源，有迹可循，是现实世界中带有传奇性和理想色彩的英雄。而七子十三生则仙风道骨，餐风宿露，不食人间烟火，一个个口吐宝剑，脚踏剑光，知晓过去未来，法力无边，他们虽为人体，却具备超人的智慧，成为一支超越现实和自然界限的力量。正如作品所渲染的那样："这般剑客侠士，来去不定，出没无常"，"有神出鬼没的手段，飞檐走壁的能力，口吐宝剑，来去如风。此等剑客世代不乏其人，只是他们韬形敛迹，不肯与世人往来罢了"。从替天行道的侠义本性和能力而言，七子十三生无疑已居于更高的层次，非一般之侠客所能同日而语，这表明作品对侠义精神的理解更进一步，更具有彻底性了。它赋予了侠客的更多的智慧，更大的力量、更神奇的魅力。应该承认，这是一种新的创作倾向，是对一般侠义小说表现模式的一种改革，一种超越，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除此之外，作品在刻画侠义形象和描写武术技能方面尤显别致，其中本篇《赛孟尝拳打严虎》（节选）关于徐鸣皋打擂的描写堪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充分显示了作品在艺术描写方面细腻生动的特点。徐鸣皋仗义疏财，性情刚烈，人称"赛孟尝"，他当时因在扬州痛打强抢民女的恶霸而遭到官府缉拿，赴苏州玄都观原本是观擂消遣，只因擂主严虎手段残忍，或挖人双目，或断人手足，攻擂之人非死即伤，且口出狂言，趾高气扬，污辱武德，实在忍无可忍，动了侠义心肠，于是挺身而出，愤而登台打擂。作品对这一场旗鼓相当的拼斗描绘得十分精彩，只见双方你来我往，脚去拳往，环环相扣，有如蝴蝶穿花，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一招一式都有讲究，双方拆招解招，既有武学上的依据，又极富艺术性。作品倾注大量笔墨来充分描写双方所施的武功招数，仅赋有名称的就有二、三十个，如寒鸡独步、转阴泛阳、叶底偷桃、毒蛇出洞、王母献桃、鹞子翻身、金刚掠地、泰山压顶、独劈华山、蜜蜂

进洞等。这场类似武术表演的擂台决斗有效地刻画了人物，作为正面人物、侠义英豪的徐鸣皋勇猛稳健，所施多是阳刚大气之举；而严虎则为奸王宸濠爪牙，此次设擂名为天子钦点，实为奸王招揽人才、伺机反叛之阴谋，所以所为往往是阴险毒辣之招，虽然武艺精湛却难免底气不足，这恰如其分地赋予了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通过台下人声鼎沸，呼声雷动的烘托，也使读者更好地领略到武技之精妙：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应该说，这样对实际的武技较量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从而有效刻画人物，在其他一些侠义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一般的侠义小说描写绿林人物相互斗争的情节比较曲折，比试的方法也比较多样，但对人物间实际的搏杀拼斗的描写却比较粗糙，往往是只经几个回合便胜负立判，草草收兵。例如《施公案》中那位武艺高强、叱咤风云的黄天霸，英雄业绩很多，但对他与人斗争较量的具体描绘几乎没有，每每不是将对手一镖打死，就是出其不意地将敌人一把逮住。因此，除了他那一手百步穿杨、见血封喉的飞镖绝技之外，我们甚至不清楚黄天霸的武功修炼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即使是作为侠义小说发轫之作的《水浒传》中的"燕青打擂"，其妙处也只在于"燕青智扑擎天柱"之前紧张气氛的烘托：任原力大无穷，燕青娇小玲珑，最后燕青以智取胜，大出意料，大快人心，而对两人正面相持的描写其实十分简单，大约只有百十文字。应该承认，《七剑十三侠》中的这种描写较之以往的侠义小说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以其独到的艺术魅力为后世同类小说所仿效，甚至也为现代新武侠小说所借鉴。以上所举的招式也经常在一些新武侠小说中出现，甚至被反复引用。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在小说中详细地描写武术技艺可首推《七剑十三侠》。现在，这些体现着中华武术精华的玄功绝技的描写，已经逐渐成为武侠小说传达中华文化内容的主要因素，也是构成武侠小说独特艺术氛围的主要因素。所以，仅就这点而言，《七剑十三侠》诚然也是颇有价值的。（竺洪波）

窃　茄　案　　佚名

——《施公案》第五十回（节选）

次早，施公净面整衣升堂。放告牌挂出，只听喊冤之声由角门而入，又一人至堂前下跪。说："小妇人冤枉！求太爷恩准判

断。”施公闪目观看：原是一年老贫婆，有五旬上下，身上穿布衣，两眼垂泪。施公说：“你为何事？家住那里？细细说来！”贫婆说：“小妇本姓崔氏，家居城外双杨树。孤儿寡妇，母子务农为生。今年种了几亩田地，每日种灌，结的茄子甚大。实指望卖钱还税，不料被人偷去。儿子因怒染病。不但无钱交纳国税，冬天衣食皆无，只有死路。幸值老爷判事如神，因此前来告状，求老爷拘贼救命！”施公闻听，微微笑道：“你种茄子，近有街坊邻居。所稼种之地，晚间必要巡查。”崔寡妇见问，说：“老爷，小妇的园子紧靠河边，夜间没有巡查，不知那贼来偷去。”说罢，放声大哭。施公说：“贼人不过偷盗茄子，难道连茄根都拔去不成？”崔寡妇说：“他要茄根何用？只恐茄子长大，还是来偷。”施公说：“茄子已被偷去，共有几回？据实说来！”寡妇回答：“茄子偷去有六七回，算来价钱五千有零。虽然茄根仍在，只能给那粪钱、人工钱。”施公叫声：“崔氏，茄子已经失落有六七回，又不比别的盗案，拿着有赃可证。贼偷茄子，挑到长街，随时卖去，又不知姓名是谁，既拿住也是枉然。无凭无据，怎然查问？本县念你孤寡，逢贼之害，秋季钱粮免你。偷茄子只可认个晦气，且自回去。”崔氏不肯下堂，青衣将他扶出。那些瞧看军民不悦，议论纷纷不表。

施公见崔氏去后，却又暗着青衣前去查访有无，差同崔氏下去。这日施公升堂，时才午初①，差往双杨树崔氏家的八个公差，当堂回禀。施公一见，便问：“你们可将本县吩咐之言，告诉崔寡妇么？”众役回禀道：“依办。”正说话间，又有差去叫卖茄子的，几个公差回话说：“小人们奉差把守东门，将卖茄子俱都拿来。”施公闻听，满心欢喜，吩咐：连担子全带进来听审。不多时，担子筐儿都放到堂前，个个害怕，跪下叩头。施公留神观看。问说：“你们是江都县的居民么？你们都是江都百姓么？”施公又问：“叫什么名字？报上来！”齐说：“赵大、刘二、周三、阿四、金五、姚六。”个个书吏记明，各写一帖儿，就令各人即去认各人的

担子，将帖贴上，站定。青衣上堂复命。施公连忙离座，来到茄子面前，数了一数，共四十三担。施公细细看脸，瞧到二十筐的上面，伸手拿起一个，看来多时，看出破绽。又见几个茄苞，又看筐上贴的姓名。施公看过，放下茄子，转身归座，往下吩咐：把偷茄之人白进忠、白进义带来听问。青衣答应，立刻下去带上跪倒。二人不住叩头，口尊："大老爷听稟下情：小的弟兄，本籍江都，小买卖营生，不敢越理胡行。不知拿到什么事情？"施公闻听说："万恶凶徒，你二人欺心胆大，还敢在公堂说谎。崔家与你何仇？不顾别人，把茄子偷来。孤儿寡妇，痛心伤情。你早些实招，免得动刑。"二人闻言叩头，口尊："青天老爷，寡妇茄子，不知何人偷去，小的不知其故。"施公见不肯招认，带怒骂声："贼徒！竟敢巧辩。分明是你们偷去了，还说屈情。本县把你个真赃实犯指出。青衣把筐内茄子，多拿几个上来观看！"公差答应，不多时拿到，放在公案上面。施公说："白进忠、白进义，你们口称未偷崔氏茄子，本县问你，既是自家种的，为何茄苞儿还未长大，因何就摘？"二人闻听，一齐强辩。施公说："这茄子因何个个打着窟空，这又是什么原故？"二人闻听，一齐发怔，说："是虫咬的，或被风打的，也是有的。"施公闻听，不由大怒，说："分明偷的茄子，公然肥己。今日事犯，尚敢胡说！昨日崔氏告状，本县故意施下暗计，差人密访，令他母子将大小茄苞，针孔穿过。你二人今日已经中计，还辩什么？"吩咐公差拿着茄子给他们看。青衣将茄子拿来。二人一见，个个都发呆，无言可对，只是磕头求饶。说："小的原是一时起有歹心，当夜窃盗。"施公闻听冷笑，说："你这两个该死的奴才！要是你们自种的茄子，岂肯一时尽摘？只顾自己过活，不肯顾别人，天理何存？你们还说什么？可叹崔家老妇好容易种的，真正费心费力，只望卖些银钱度日。你们坑害于他，真正可恶！今日实犯难逃，依律处治。还是依着盗人律例，还是赔补？此二条任你们择！"二人说："情愿赔补。"施公说："本县儆戒②你下次：将二人拉下，每人重责二十大板，再叫他赔

补。”青衣答应，上前重责。二犯叫苦哀哉！施公吩咐差人：传崔寡妇上堂。不多时，崔氏跪在下面。施公说：“尔茄子着他赔偿。”一齐退下。

〔注〕 ① 午初：午时之初。古代以十二地支记时，称十二时辰，午时大约在十一时至十三时。 ② 儆戒：本指警备、戒备，这里犹言警告、告诫。

本篇采自公案小说《施公案》。题目为选者所拟。

公案小说是我国明清时代流传极广的小说类别。由于这类作品有明显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为清官人物树碑立传的倾向，艺术上也多有简陋粗俗的缺陷，故学术界一向视其为小说创作的“末流”，不予重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直斥其曰：“文意俱拙”，甚或“字句拙劣，几不成文”。近些年来，学术界的看法有所变化，许多论者著文指出，公案小说之所以风行海内，倾倒民众，自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清官断案折狱，支持正义，压抑豪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群众呼唤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渴望法制庇护的历史要求，既具有强烈的法制意识，也有一定的人民性，因而对其必须作一分为二的评价。

清无名氏《施公案》是公案小说的“先导”，也是这类小说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作品记述了康熙年间清官施世纶的断案故事。施世纶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据《清史稿·施世纶传》及其他史料记载，他是靖海侯施琅之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荫生授江南泰州知州，历任扬州、江宁知府，湖南布政使，顺天府尹、户部侍郎、漕运总督等职，施公为政秉公执法、断案勤勉神明，“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其性“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有“我朝第一人”之美誉，百姓呼为“青天”。不过，作为公案小说，《施公案》虽有历史的因循，但主要源于民间艺人的创造。作品所涉及的数百则案例，多为谋财杀人、采花强奸、欺诈拐盗等恶性刑事案件和一些民事纠纷，间杂少量政治大案及钦定要案，可见其贴近民间、源于民间之特色，代表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情感定势和价值取向，即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清代吏治昏暗、冤狱遍地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秩序和法制问题的忧虑和关注，具有一种独特的法制意识和法文化价值，其中也不乏文意俱佳、思维缜密、颇具欣赏价值的篇章。

第五十回中的窃茄案，叙江都县贫妇崔氏母子以种茄为生，实指望

卖茄还税，不期被贼人所偷，其子因怒成病，死活不保。茄子乃普通寻常之物，又无特征可辨，况且食用之物早入人腹，毫无证据可言，破案着实棘手，施公如要推委，完全可以不了了之。但施公几经暗访密查、缜密推敲，终于从众多卖茄者四十三担茄子中查出窃贼。原来施公见其茄子大小零杂，间有茄苞，而农家不忍采摘未长大者，此必不劳而获的窃贼无疑。施公之推断，合情合理，罪犯遂供认不讳，而百姓无不称奇。这一则案例除了体现出公案小说呼唤法制的一般意义之外，其特别可贵之处在于，通过施公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展现了古代社会某些积极的法制实践活动。

各级官吏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难免诉讼公案、明辨是非等法制实践活动。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及封建社会从根本上缺乏法度的原因，造成了昏官无数的社会状况，他们虽自我标榜“明镜高悬”，但观其司法实践却大失公正，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顺序大致如下：先是将惊堂木一拍，将当事者吓得战战兢兢；再就是一百杀威棒之类，不论案情始末，是非曲直，打个屈打成招，问成死罪；然后上报请功，沽名钓誉，致始奸恶者得逞，善良者蒙冤。至于与当事人沆瀣一气，包庇罪犯，或装模作样，蒙蔽公众的官场丑闻则显然已不属一般的糊涂官吏的误断、错断了。施公却不是这样，他为政勤廉、秉公执法，在司法实践中不乏以法律为依据，实事求是之精神。据《绣像施公案传》卷首《序》称，其办案原则为“不苟合、不苟取”，重证据、重事实，故而江都民谚曰：“关节不倒，有阎罗施老”。加之他又明察秋毫，智慧过人，思维敏达，罪犯虽刻意饰伪、百般抵赖也终将原形毕露，难逃法律严惩。侦破窃茄案，即充分体现了施公断案勤于探查，推理缜密，在审理过程中机警、严谨而又灵活的特征。当时，崔氏哭诉于施公，施公感觉此案有一定难度，便故意不露声色，为了稳住罪犯、引蛇出洞，他当庭敷衍说：“无凭无据，怎然查问？”何况无赃可证，“既拿住也是枉然”，只是念其孤寡，逢贼之害，暂却减免秋粮。如此言不由衷，大失民望，以至于惹得“军民不悦”，崔氏大有怨色。他则暗中派人密至崔氏田间，在茄子上用细针穿孔，做上标记，专等窃贼上钩。罪犯落网以后，面对施公的缜密分析、推理和现场铁证，无法抵赖，只得心甘情愿地接受赔偿和杖责二十的处罚。

这种清官断案的描写在司法实践中很有现实意义。现代破案技术随着科技的发达变得十分先进，但在古代则主要依靠严密而合理的推理、分

析，特别注重现场勘察和对嫌疑分子的跟踪察访，甚或故设迷障、引蛇出洞、布控捕捉。而这无疑也是现代侦破中的基本方法，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现代化设备都无法取代这种基本的侦探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案小说中的清官断案故事作为一种法制实践活动，为后世侦破实践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借鉴。事实上，从文学本身的演变而言，明清时代的公案小说对后世文学中的法制文学、推理文学、侦探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正是后世这些法制文学样式的源头，或者说，后者正是从公案小说的基础上分化、演变、发展而来。　　（竺洪波）

沆瀣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钱锡宝

——《梼杌萃编》第三回

却说贾端甫同达怡轩谈了一会，看看天已不早，也就各自睡觉。贾端甫睡上床去，想起今天花了十几块钱，只见了双铃两面，并没有一句体己的话儿，真是不值。若要再同他斗一斗气，争奈这金大人势大财丰，真有卵石不敌之势。在床上翻来复去，又是可惜花去了的银钱，又想恋着双铃的媚态，又恨敌不住金道台的势焰，心中就同泼了些油盐酱醋一般，真是说不出甚么味儿，这一夜的难过与在通州看会的那一天大略相同。——看书的诸位，这天同去吃酒的共有五人，同是受的一般滋味，那几位何以并不觉得难过，独有贾端甫如此呢？须知道达怡轩这个人是看得我之一身无境不可处，我处甚么样的境界，自有甚么样的景象，那些炎凉骄谄的世态，皆是随境而来，于我身何与？所以绝不放在心上。习师文、安小斋两人是如鼹鼠饮河，就像这天的样子，以为已经甚乐，还有甚么不足！冯吟舟这种人是从父精母血里带来的一种服从性质，看见这些贵倨公卿，觉得他们都是天神降生，应该享受崇奉，我们是应该屏气敛足、退避三舍的，所以视为分所当然。独有贾端甫资秉出众，随处有个出人头地之思，而又为境遇所限，又不能随遇而安，就有这种抑塞感慨之气。这

是他的坏处，却也是他的好处，毕竟与那些甘为人下的不同，所以将来的名位也比他们高得多了。此种人却不常有，非是豪杰，即是奸雄。不然，那些堂子里气死的人恐就不少了呢。

贾端甫因受了这两番冷落，从此深恶烟花，绝迹不入青楼，有人同他谈到风月闲情，他不是正言弹驳，便是掩耳不闻。就有些说到那谢太傅东山丝竹、白乐天江上琵琶的，他也说："这正是他两位生平的短处，所以他两人终身的名位勋业也就不能冠绝一时。我们是要代圣贤传道、国家办事的人，万万不可学这前贤的短处。"见人就是此等谈风，未曾做得风流名士，却作成他做了一位理学名儒。达怡轩也还邀了贾端甫两回，要去复东，贾端甫执意不愿，也就罢了。两人住了几时，打了有一二百块钱的把势①，仍旧结伴回到通州。

第二年，贾端甫进京会试，那盘川自然是他丈人预备的。他复试取了个二等，那会试的卷子恰恰荐在一位副总裁厉尚书手里。这厉尚书官名叫凤文，直隶人，后来也做到协办大学士，殁后朝庭予谥"文贞"，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也要算是当时一位名臣。他生平端正清廉，不苟言笑，四十岁上断弦之后，既不续娶，又不纳妾。只有一位寡媳，也是系出名门，十八九岁就守了孀，领着一个遗腹孤儿，侍奉这位公公，真能柔声怡色，曲意承欢。厉尚书吃的饮食，非这位少奶奶亲手调治，吃得就觉不甘；厉尚书穿的衣服，非这位少奶奶亲手披扣，穿得就不舒服，早朝晏息，皆要这少奶奶在左右招呼。有时厉尚书病了，这少奶奶便彻夜不眠，亲尝汤药的伺候。就是溺器中牖②，也须他亲手递送，他也绝不嫌秽亵，真要算是天下难得的孝妇。这厉尚书也能爱惜儿媳。常言道官久必富，厉尚书虽一直做的是京官，却是门生故旧甚多，岁时馈赠也就不少。他又是向来自奉俭约、敝车羸马、上达九重的人，家里又只一媳一孙，人口甚少，有些亲戚本家因为厉尚书正气逼人，皆不敢轻易亲近，也就没有甚么分利的人，所以宦囊甚为充裕。这位少奶奶要甚么就有甚么，金刚钻、

祖母绿、外国白金、珍珠美玉的首饰无一不备。只有珊瑚辟霞红的颜色同那赤金的，因为是穿的终身孝，所以不要，却是这种淡妆素服更觉得光彩照人。

厉尚书屡掌文衡，爱的是清真雅正，大约时文能揣摹《仁在堂》③，试帖能揣摹《我法集》④，功夫深些的总合得这位尚书的法眼。这回厉尚书得了这贾端甫的卷子，真是臭味相投，爱不忍释，慌忙拿着送与大总裁傅中堂去看，意思想要中他一个会元⑤。傅中堂细细的看了一遍，说："这人理法尚清，但是笔下过于峭刻，无一点活泼的天机，恐怕这人将来就是大用了，也不过是王介甫⑥一流不近人情的人物，不中他也罢了。"厉尚书那里肯听。傅中堂不能过拂厉尚书的面子，只好把他低低的排在榜里，中了一名贡士——这大约也就是他不欺暗室的一点阴骘⑦所致。

场后贾端甫去拜老师，厉尚书一见，极为称赞他的功夫，又见他举止端严，衣冠古朴，谈论吐属大半本于程朱语录，是自己一路的方正人物，心中甚是喜欢。贾端甫复试二等，殿试二甲，朝考也在二等，引见下来，用了一个主事，签分刑部。恰好山东司里有个江苏的同乡司官，就把他拉进这司行走⑧。接着同乡团拜，同年团拜，请老师，老师请，真个酬应不了。厉老师请同门的这天，居然派他执壶，这真算非常的体面。一直闹到七月底边才算稍稍清静。

新科进士到这时候都要请假回籍省亲，贾端甫本已无亲可省，就是扫墓也还可搁在脑后，看看丈人、妻子更是不要紧的，倒是要散散朱卷、打打把势、张罗两个住京的旅费是第一切己之事，所以也就随着众人照例请了一个假。因想我这回到家是个两榜京官了，本地官府自然也要拜往拜往，住在丈人铺子里似乎不像样子。于是先写信托同年达怡轩代他找了一所三间两进的房子，又于在京动身的前几天写了封信与他丈人，说是叫他夫人先搬到新房子里住着，门口贴好了报条，钉好了进士

的匾额，雇一个男仆、一个女仆、一个烧饭的，用度还是要请他丈人接济的。他丈人接到这信，本来是个心爱的女婿，现在又中了进士做了官，那来的信比那道士的符咒还要灵些，就一一的依着他布置。

不多几天，贾端甫锦衣归里。头一天打芦泾港到家，不免辛苦，又有附近的邻居亲友过来道喜，更觉劳乏。做了官的人身体是尊贵的，自然要在家歇歇。他丈人周敬修算他第二天必定要来登门，忙把店堂后头一间客屋铺设齐整，还预备了些点心菜蔬，穿了衣帽专诚等候，谁知到晚并未见来。叫出店的打听打听，说今天坐轿子出来，只拜了州里的惠大老爷同花布捐的王大人就回去了。到了第三天，他丈人有些熬不住，只好穿了袍子马褂，套了靴子，戴了大帽子先到女婿府上来道喜。

那周敬修走到贾端甫的门口，看见旗锣牌伞站满了在街上，说是州里惠大老爷正在里头会着。周敬修不敢进去，只好站在门外老等。这位惠大老爷在里头谈了好半天，才听见里头喊送客，外头的头锣、红黑帽、衙牌、红伞⑨一个个的站立齐整。又停了一会，才看见蓝呢四轿抬了出来。

原来这位州大老爷就是增朗之增二少爷的老翁，名字叫惠椿，号叫荫洲。他看见贾端甫用了京官，又听见本地会试的举人回来说起他是厉尚书的得意门生，所以见他回来应酬得格外周到。头一天拜了之后，第二天就赶紧回拜。先是贾端甫叫人挡驾，他定见要登堂道喜，挡了两次挡不住，只得请了进去。一见面就行了大礼，起来笑着说道："老同门，你怎么这样的客气，我们同在厉老师的门下，那就是通家至好，以后尽管便衣常到兄弟那边去坐坐，我也不时要来请教请教，千万不要见外。"又问了厉老师同京里的些情形，所以坐了许久才端茶告辞。走到台阶子下要上轿的时候，还拉着手说了许多话，就是多年换帖至好也没有那么亲热。比到他令郎前年相待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

这惠大老爷的轿子出门之后，周敬修才敢走了进来。贾端甫却也降阶相迎。他向来是跟着似珍姑娘叫爹爹的，这回中了进士，却在那"爹爹"上头加了"丈人"两个字，叫了一声"丈人爹爹"，说道："我昨天本来就要过来请安，因为拜了州里同花布捐，两处谈的工夫都不小，在轿子里又坐了半天，实在有些腰酸，只好就回来了。今儿要过去，又听说州里要来回拜，恐怕他定要拜会，不能不在家里等等，果然挡了几次再挡不住，坐到这时候才走。你老人家倒先来了，真是对不住。"说着就邀他丈人在炕上坐着，送了茶，他也坐在对面炕上衣冠相陪。周敬修是个生意场中人，看见这样官腔官板的实在弄不惯，坐在炕上，动也不是，靠也不是，真弄得他手足无措了。心里要想到里边去看看女儿，争奈这贾端甫只管讲京中考试的规矩、胪唱⑩的仪节，及些官场的情形，剪不断他的话头。周敬修又不懂得这些，惟有唯唯而已。隔了半天，贾端甫的话才住。周敬修正要开口，只见贾端甫从京里带回来的一个管家，戴着大帽子恭恭敬敬的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拜帖、一个拜匣，上来回道："州里惠大老爷送来的贺仪四十两，还有一份请帖，请老爷明天的申刻吃酒。"周敬修听那管家的声音是个扬州人。贾端甫把帖子同封套细细的看了一看，叫这管家在厅背后转堂门口把新用的刘妈喊了出来，在这转堂门口站着，然后再叫这管家把这封贺仪在转堂门口递与刘妈，交代太太暂时把这银子收好，并叫太太在那窗口书桌横头文具盒子里面拿一张印好的"谨领谢"的帖子，一个木红封套一支笔，同墨盒子交他拿出来。又等了一会，刘妈把谢帖、封套、墨盒、笔拿了出来，仍站在转堂门口，交与这管家。这管家恭恭敬敬的拿出来放在炕桌上，贾端甫在那谢帖角上端端正正的写了"敬使一元"四个小字，又在身边表袋里挖出一块洋钱封在木红封套里，又在面上写了"茶敬"二字，旁边注了"一元"两个小字，交与管家，连帖子拜匣转交州里来人回去道谢。又叫这管家把请帖放在护书⑪里，预备明天去吃酒的时候面缴。把墨盒子同笔在转堂门

口交与刘妈拿进去。

这遭周敬修看没有事了，才说道："我女儿好么？我要看看他。"贾端甫沉吟了一下，想这是没得说的，只好拿着官腔喊了一声"张全！"那个京城里带回来的扬州管家又戴着大帽子恭恭敬敬的走了上来垂首站着。贾端甫向他说道："你叫刘妈传话回太太，说外老太爷要进来看太太呢。"那张全到厅背后转堂门口叫了刘妈，同他说了，那刘妈进去回了太太，又出来到转堂门口，向张全说了声："太太请。"那张全回到厅上垂手回说："太太说请外老太爷到上房里见。"然后贾端甫邀着周敬修下了炕，张全在前领道。走到转堂门口，张全站住了脚，喊了一声"外老太爷进上房来。"里头刘妈又接着出来引道。——其实只隔着一个院子，却费了许多的周折。那周敬修带来的一个出店⑫的，在家是见惯了这位姑娘的，有的时候还同这位姑娘坐在一张板凳上拣枸杞头儿，洗豆芽子呢。今儿看他这位姑娘做了太太，意思要想进去替姑娘请请安，顺便看看上房里的铺设，刚走到厅背后，那张全连忙拦住道："不要乱走，我们老爷吩咐过的：男底下人不准进这转堂门；女底下人不准出这转堂门。若要违犯了，不但砸了锅，还要送到衙门里吃板子呢。"那出店的把舌头一伸，说道："做官的规矩真正厉害！"连忙缩着脚退了出去。

周敬修走到堂屋门口，这位周氏太太已穿着补褂红裙打房里出来，因为他老翁第一次上门，行了一个大礼。贾端甫就让周敬修坐在堂屋中间神柜面前方桌旁边，上首一张椅子上，自己也在下首一张椅子上相陪，叫周氏太太在下首旁边椅子上坐着。周敬修父女还未交谈，贾端甫又讲起京里做官的话来，又是半天才住。周氏太太才问了一声："娘这两天可好？"周敬修道："好的，只是很记挂你，说过一天要接你回去顽顽。"周氏太太看贾端甫没有搭腔，也不敢贸然答应，只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句。周敬修又问："前天送来的三十块钱收到了么？这个月想也够用了。"周氏太太说了一句："收到了。"贾端甫接着道："丈人爹爹，家用呢，

三十块钱倒也可以敷衍，但是我既在家里，这官场来往是免不了的，茶水灯烛，轿钱封赏，一切开销自然不少，还要开贺请酒，这两月的用度竟拿不定呢，请你老人家再送二百块钱来罢。”那周敬修把眼睛瞪了一瞪，又不好回报得，只好勉强答应。正在谈着，只见那个张全又走到转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帖子，叫刘妈来回说：“花布捐王大人来回拜。”贾端甫便邀了周敬修到外面去坐。可怜他父女两个见了面彬彬有礼的坐了半天，一句家常话也没有能谈，这也真是做了官太太的苦处。走到厅上，周敬修恐怕王大人要进来，匆匆就走。贾端甫送了丈人，然后叫管家出去挡驾，那晓得一挡倒也挡住了。

到了第四天的饭后，这贾端甫不能不到丈人家去了，穿了衣帽，坐了轿子，带了跟班来到丈人家里。周敬修连忙接到店门口，邀进店堂背后客座里，贾端甫倒也行了一个大礼，谢了他丈人，然后又到里头替丈母也磕了头。他那小舅子也从村馆里回来，同姊夫见了礼，贾端甫送了他一个墨盒子，两支开过了的笔，说是他殿试的时候用的，替他发兆，将来也像他一样。周敬修夫妇两个欢喜得了不得，赶紧叫出店的去弄点心，又要留女婿吃饭。贾端甫说：“这倒不必，今天是州里请我，稍为坐一坐，就要去的。”谈了一会，看了一看表上已有四点多钟，叫提轿子再拜两家客，就到州里去吃饭。周敬修知道不能再留，只得送他上轿而去。

这贾端甫家本寒素，父母又见背⑬得早，平日来的亲戚本不多，这回中了进士，本地官府又同他来往得厚，那些看了十分羡慕，只要是有弯子可以叙得过来的，都来上门认亲。也有读书的，也有做生意的，也有当衙门的，不过总想在他面子上沾点光，或在官府面前说两句好话，或荐个把小小的馆地也是好的。就是他那两个娘舅莫仁、莫信，有多年不通往来，这回也先上门来替外甥道喜，还要过来帮忙。在贾端甫呢，本来不愿意招惹这些人的，因想了一想，一来是桑梓之情难却，二来就要开贺，这些人

既来认亲，那有个不送些贺仪的呢？积少可以成多，大处不可小算，至于以后的事，再想法子撇开他们也不难的，当时也就不十分拒绝。

忙了几天，贾端甫又去上了几处本支的祖坟，拣了日子开贺。官场、生意、亲友人等多多少少的都送了些贺仪，就是那位龙师爷，当时彼此虽然不欢而散，此时也还送了四块钱。到开贺之后结算下来，总共收了有三四百块钱的光景，也就不算少了。

他开贺是挑了两个日子，一个日子请官场，一个日子请的是本城亲友。到了请亲友的这天，把三间厅的隔板打通，接着廊檐勉强摆了十二桌，幸亏都是借的板凳，若用椅子，就万摆此不下了。却是坐得满满的。贾端甫各桌送了酒，坐在中间檐口末席相陪。上了两道菜，让了几杯酒，贾端甫举着杯子向着各席道："今天蒙各位高亲贵友赏光，我贾崇方不胜荣幸之至。我却有句话要趁着各位高亲贵友通同在座，先告过罪，望各位干了此杯，听我贾崇方一言。"大家皆略略举了一举杯子侧耳静听，寂然无哗。只听见贾端甫说道："我贾崇方托众位福庇，得中两榜，通籍朝端，便是一个朝廷的命官、儒林的表率了。在国就要想做一个正色立朝的臣子；在乡就要想做一个守正不阿的绅士。但是要做名臣正绅，自然先打立品起，凡有替人说事、荐馆等事，那是最干碍品行的，我可发誓不为。恐怕各位亲友不知，看见我做了官，常与地方官府来往，有些事体要托我向官府关说关说，或是要谋个把征收厘金之类的馆地要找我推荐推荐。那时我要答应了呢，坏了我的品行声名，那是我断断不肯的；若要回报，岂不叫来托的人下不去？所以今日当着大众说明，望各位高亲贵友总要原谅，免得临时见怪。还有一说，我目今是个京官，那不必说；将来题了员外，转了郎中，得了京察，放了府道，那时是做外官了。外官衙门最坏事的就是官亲。你们不看见那《时报》里论的么，可谓把官亲的弊端发挥净尽。将来我放了外官，我那衙门里

可一个官亲也不用。倘各位高亲以俗情相待，到那时远道见访，不要怪我贾崇方无情。不但衙门里不能破例位置，就是盘川也分文不能送的。宁可将来回家多多尽情负荆请罪，在官的时候可不能不恪守官箴的呢。”

这一席话说得各席亲友面面相觑，默默无言。有两个善于奉承的读书人还说：“端翁这话真是做官的正理，而且预先向大家说明，免得人家不知误犯，到那时进退两难，更是端翁忠厚待人的地方。”只有那达怡轩在东首靠墙的一桌上冷笑了一声，低低的说道：“做官的正不正、清不清全在自己，那里有会被人家带累的呢？我不信。古来那些名臣正士，难道他都是断绝六亲的么？”贾端甫耳朵里也微微聒⑭着两句，心里想道：他也是个同年的举人，若同他兜搭⑮起来，设或他再响响的说两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同他辩也不好，不同他辩也不好，倒不如装作不听见过去罢。——这正是他的天禀聪明，一入仕途，就会了这见风收帆的诀窍，无怪他将来要宦途得意呢。贾端甫把话说完，又拿着杯子劝着大家道：“我只顾说话，把众位的酒都耽误了，请干一杯。”一面又催管家斟酒。不多一会，菜完席散，众亲友各自告谢而去。

贾端甫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也到州里去过两次，惠荫洲也来谈了几回，又托惠荫洲写了几封信带在身边，先在场下，后到扬州、南京、上海、苏州各处官场、盐务、商务张罗了些，约摸也有千金左右，回到通州已是腊月中旬。

这天看见报上的电传阁钞是傅中堂逐出军机、削职回籍，却把厉尚书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看见他的恩师进了军机，不觉怦然心动，就有个王阳在位、贡禹弹冠⑯的意思，忙忙收拾过年，料理进京。只因要带着家眷走，不带老妈子路上无人服侍；带老妈子，通州人听见进京，觉得路远得很，要的工价甚昂。这是个日长岁久的事体，怎能不打算打算呢。张全乘机说道：“小的也只一妻一女，妻子本是北边人，女儿也才三四岁，本想带着

进京，不如叫他路上服侍太太小姐，求老爷赏份盘川就是了。”贾端甫也觉得很便当，就叫他赶紧到扬州接了来。

贾端甫计算张罗的钱为数不多，又同他丈人商量硬要通挪一千银子。可怜这周敬修是个一钱如命的生意人，怎经得这女婿左一次右一次的刮削呢；然而又因他官尊势大，有三分爱他的心，还有三分怕他的心，只得忍着肉疼照数替他汇了进京。贾端甫算了一算，总共腰里有两千多金，京里还有印结⑰可分，三四年的用度也可以敷衍得过，就带着这位周氏夫人、静如小姐、张全夫妇连他那小女儿一齐动身，通州雇的男女仆人、烧饭的都开销了。周敬修还亲自带着几个出店的送他们到芦泾港，帮着搬东西上轮船，同女儿洒泪而别，望着贾端甫说了声“恭喜你一帆风顺”，那轮船已经要开，这驳船也就松了缆开回去了。

贾端甫到了上海，在长发栈住了两天，搭了“新济”轮船到了天津，坐火车到京，暂在杨梅竹斜街的斌升店住下，第二天赶紧到厉老师宅子里道喜。他是十点钟进内城的，在门房里坐了有一点多钟，老师方才回来。回事的把他的帖子送了上去，厉大军机一见大喜，就请在书房里谈了半天，留他同着吃了饭。同他说：“近来我竟忙得很，人家看了阔，其实没有甚么意思，不过朝廷的恩典，厚不敢辞。”贾端甫道：“老师是清望著于中外，不但朝廷倚为柱石，就是天下苍生亦无不额手⑱仰望的。”师生两人谈得甚为投契，到三点多钟方才回去。

次早到衙门里销了假，又在总部胡同老师宅子左近找了几间小小的房子，把家眷搬了进去。江苏同乡翰林部曹在顺治门外几处胡同里住的居多，他却另有意见，一来离老师宅子近，可以时常过去受业，二来内城用度省些，三来他是个要讲道学的人，免得住在外城有些亲友要拉去吃馆子、听戏，坏了声名，多了事非，所以住在哈达门内，清静些儿。他晓得老师是不收礼的，只拣了在上海买的几件素色外国缎的女衣料送与那位寡世嫂。

厉大军机因为是心爱的门生送的，这位世嫂看见这几件衣料又很中意，也就破例收了。从此，他不时就到厉大军机的宅里走走，门房里几位得用的回事管家也都混得很熟了。他到了宅子里，只要老师回来空着，总是他在面前陪着闲谈。若老师这天没空，他就躲在门房里不露面子。厉大军机看他来的时候无一回不凑巧，晓得他是个方正而又精细能干的人，也非那种一味古板迂腐无用的可比，心中格外喜欢。里头有甚机密的事体不时也就同他谈，他却是谨守温树不言⑲之戒，从无丝毫漏泄，老师更加赏识。

但是他既是一位军机大臣的门生，天天可以同这军机大臣见面的，他虽然不肯同人家应酬，人家也争着要来同他亲近。他却很有分寸，凡是他自己的同乡亲友来找他的，他就一概正言厉色的回绝，说是："我虽然常在敝老师处走走，但是所谈的皆是穷理尽性的学问、立身行己⑳的功夫，至于朝政外事，我固一概不问，老师亦极不与我谈的。若要讲到说项推毂㉑的话，我这位老师固是铁面无私，一毫关节不通风的。就是我兄弟也还知自爱，怎肯为人家滥作曹丘㉒呢？"那些人也就不敢强以所难。若是同厉大军机那一面有点瓜葛的人，要他在里头敲敲边鼓，说两句好话，他也乐于成人之美。而且他说话的法子又巧，候的时刻又准，只要是他答应说的无不灵验，从不会碰钉子的。这些得到好处的人也甚感激，遇到进京出京、年下节下，大约都有些馈赠。只要这人送得诚实缜密，他倒也不肯过拂人情，总要照数笑纳的。如此两三年下来，他一个极清廉的穷京官，倒也不求富而自富。就是他那位管家张全也就沾光得不少。可见这"财"之一字，只要运气来了，甚么官皆可以发得，也有个莫之为而为的道理在里头呢。

这天正在厉大军机那里闲谈，忽见那回事的拿进一个手本一个帖子来。手本上写的是"同知衔指分广东试用知县增辉"；帖子上是"小门生增辉"，上头粘了一个红签子，写的是"系江苏

通州直隶州知州惠椿之子”几个小字；还夹着一封信，信面上是“夫子大人安稟”。贾端甫在旁一看，心里想道，这不是通州的增二少爷么，他怎么忽然到京里来呢？他这回自然是来找我老师的门路，可也碰在我的手里，且慢慢的叫他吃点小苦，他才晓得人不可以貌相呢。这厍大军机一面拆信看，一面说道：“惠荫洲的儿子也捐了官了，这就不能不见呢，就请在那边小花厅坐罢。”究竟这增朗之为甚么进京，恐怕下一回的书还说他不完，请诸位停停再看罢。

〔注〕 ① 打把势：摆空架子，炫耀自己。 ② 牏(yú 渔)：木制的水槽。③ 仁在堂：在陕西关中书院。该院路德主编的书是清代著名的时文教材。包括《仁在堂时艺话》、《仁在堂时艺引阶合编》和《官场现形记》第一回提到的《仁在堂文稿》。 ④《我法集》：纪晓岚在“老景颓唐，旧交零落，分余退食，唯闭门与笔墨书卷为缘”的情况下，应子孙科举考试之需而作的馆课诗集。 ⑤ 会元：科举时代，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⑥ 王介甫：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介甫”是他的字。 ⑦ 阴骘(zhì 至)：原指上苍默默地安定下民，转指阴德。 ⑧ 行走：入值办事。清制，凡不属于专设官职，调充某项职役的都称“行走”。 ⑨ 头锣、红黑帽、衔牌、红伞：指官员出行时负责旗锣牌伞的仪仗人员。⑩ 胪唱：科举时代，进士殿试后，皇帝召见，按甲第唱名传呼，称胪唱。其制始于宋时。 ⑪ 护书：皮或漆布做成的多层夹袋，旧时官场中一般作出行时存放文书、拜帖等物之用。 ⑫ 出店：旧时在商家担任接送货物等杂务工作的员工。 ⑬ 见背：长辈去世。 ⑭ 聒(guō 郭)：喧扰，嘈杂，这里指听到。 ⑮ 兜搭：亦作“兜答”，交谈。 ⑯ 王阳在位、贡禹弹冠：语出《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王吉字子阳，与贡禹一道以礼让进退而知名。 ⑰ 印结：盖有印章的保证文书。这里指出具印结所得的酬金。 ⑱ 额手：以双手合掌加额，表示敬意或庆幸。 ⑲ 温树不言：典出《隋书》卷四二《李德林子百药》：“从官以后，即典机密，性重慎，尝云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指保守机密。 ⑳ 行己：立身行事。 ㉑ 说项推毂(gǔ 谷)：说项，为人说好话，替人讲情。唐杨敬之器重项斯，作《赠项斯》诗：“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推毂，推车前进。引申为荐举，援引。㉒ 曹丘：曹丘生，楚人，辩士。《汉书》卷三十七《季布栾布田叔传》说他劝季布：“使仆游扬足下名于天下，顾不美乎？”季布后来名声更加响亮，就是曹丘传扬的结果。

这是《梼杌萃编》的第三回。《梼杌萃编》又名《宦海钟》，署诞叟著。诞叟，即钱锡宝，字叔楚，浙江杭州人，据忏绮词人的《梼杌萃编序》中"诞叟落魄江湖，致身卿佐"，"驰驱戎马"的记载看，他只做过级别不高的官吏，或仅充当幕僚。于戎马倥偬之际，"磨盾余闲"，写下了这部小说。忏绮词人的序作于1916(丙辰)年，序称是书成于光绪乙巳年(1905)。它正式出版却在十多年后，即民国五年(1916)，由汉口中亚印书馆印行。书中有些史实发生在1915年前后，如书中提及的南九铁路(南昌至九江)通车，这是1915年的事。据此有人认为此书当写于1915年。我们以为忏绮词人的序称此书作于1905年是可信的，也许是开始写作或完成初稿的时间，后又经修改，掺入1905年以后的史实。

《梼杌萃编》分为"禹、铸、鼎、温、燃、犀、抉、隐、伏、警、贪、痴"十二篇，每篇两回，共二十四回。这十二篇即"禹铸鼎、温燃犀、抉隐伏、警贪痴"。大禹铸鼎以照神奸，温峤燃犀洞察奸邪，作者的意图就是揭露官场黑暗，照出魑魅魍魉的原形，敲起"宦海钟"，进行劝谕，以警贪痴，让混迹官场中的人们及早抽身，"利锁名缰能解脱，江天海国自宽闲"。

作者在书的结束语中说："不过细看他这部书里的皮里阳秋，大旨是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这一回书里集中写了贾端甫和厉尚书两个伪君子"沆瀣相投高谈道学"。

贾端甫父母早丧，家道衰落。在州里钱谷龙师爷家当塾师。他随着知州的二少爷增朗之去妓院备受冷落。"虽在热闹场中，却有无限的凄凉景况，阿堵限人，真令英雄气短。"他深知一个读书人，除了科举当官之外，无出头之日，于是装出一副道学先生模样，讲求操守，韬光养晦，以求飞黄腾达。当龙师爷的杨姨太勾引他的时候，他已心神荡漾，欲火中烧，但想到自己的前程还是拒绝了她，博得"夜拒奔女"，"坐怀不乱"的美名。后来他娶了花布店老板周敬修的女儿，由丈人资助盘川，到南京应考，竟中了个举人。他以为中了举人，去逛妓院，"他们也应该巴结巴结"，没想到逛妓院的达官贵人很多，气焰熏天，自己又坐了冷板凳。这使他更加坚定了要标榜理学名儒，出人头地，来"吐这几口恶气"。所选的这一回，就是从贾端甫在南京妓院受到冷遇时的心情写起。第二年他去考进士，恰好被一个理学名臣厉尚书所赏识，中了进士，从此投奔厉尚书门下，春风得意，爬上了高位。在这一回里，作者用春秋笔法，委婉曲折地讽刺了这两个伪君子。

在晚清小说中，《梼杌萃编》在艺术上是比较成功的。它用笔曲折含

蓄，讽刺丑类，揭其肺腑，画皮画骨，绘影绘声，没有“描写张皇”、“笔无藏锋”之弊。如理学名臣，入了军机的厉尚书，“平生端正清廉，不苟言笑，四十岁断弦之后，既不续弦，又不纳妾”，可是有一位寡媳，不但饮食“非这位少奶奶亲手调治，吃得就觉不甘”；“穿的衣服，非这位少奶奶亲手披扣，穿得就不舒服”；甚至“就是溺器中牖，也须他亲手递送，他也绝不嫌秽亵，真要算天下难得的孝妇”。曲折隐约之中，点出厉尚书与寡媳通奸的可耻行径。“这位少奶奶要什么金刚钻、祖母绿、外国的白金、珍珠美玉的首饰无一不备。只有珊瑚辟霞红的颜色同那赤金的，因为穿终身孝，所以不要，却是这种淡妆素服更觉光彩照人”。这个厉尚书是标榜从不收礼的，所以贾端甫“晓得老师是不收礼的，只拣了在上海买的几件素色外国缎的女衣料送与那位寡世嫂”。“厉军机因为是心爱的门生送的，这位世嫂看见这几件衣料又很中意，也就破例收了”。这淡淡描写中，把这位尚书假装“清廉”而实则“宦囊甚为充裕”的老底和这位寡媳穿“终身孝”的真相揭了出来，真可谓婉而多讽。

作者对贾端甫的伪君子面目进行了无情而委婉的揭露。他中了进士之后，一面大摆官架子，使他丈人想见女儿一面都不容易，由男仆引道，走到转堂门口，又由女仆接出来引道，进入内室，“其实只隔着一个院子，却费了许多周折”。另一方面却不断勒索，除收了亲友、地方官送的礼金之外，还勒索了岳父一千多两银子。表面上对亲友们冠冕堂皇地说，在朝就要做一个正色立朝的臣子；在乡就要做一个守正不阿的绅士，宣布拒绝亲友来说人情，谋职位，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收受了许多贿赂，“只要这人送得诚实缜密，他倒也不肯过拂人情，总要照数笑纳的”。“如此两三年下来，他一个极清廉的穷京官，倒也不求富而自富”。

作者没有把贾端甫写成一个腐朽昏庸的官僚，而是突出他精明干练，深藏不露而又野心勃勃的性格。他投靠厉尚书，用尽心机，讨得厉尚书“格外喜欢”。“里头有甚机密事件不时也就同他谈。他却是谨守温树不言之戒，从无丝毫漏泄，老师更加赏识”。对托他向这位军机大臣说情的，他视人而定，极有分寸，“凡是自己的同乡亲友来找他的，他就一概正言厉色的回绝”，而与厉尚书有点瓜葛，将来用得着的人，他就“乐于成人之美”，而且准能办成，“无不灵验”，以此培植自己的势力。到了本回末了，增朗之来京求见，他极力报复增朗之对他的羞辱，于是在后面几回书中，写到他毅然拒绝了增朗之的贿赂，博得“暮夜却金”，“诚实清廉”的美誉。贾端甫处处显示“遏欲功夫”，装出清正寡欲的道学家面孔，而又投靠权贵，玩弄手段，野

心勃勃地爬上了高位。

总之，《梼杌萃编》描写人物比较细致深刻，讽刺委曲，而避免了许多晚清小说“词意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病。不过作品中议论过多，显得累赘拖沓，是其不足之处。当然，瑕不掩瑜，《梼杌萃编》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仍不失为上乘之作。　　（齐裕焜）

恶鸨二打花好好

孙家振

——《海上繁华梦》后集第三十五回（节选）

这原是尔梅的万不得已，并非恼恨好好，故而没去。好好却这一夜因尔梅不来，又受了一场屈气，被恶鸨①打得无处伸冤。原来好好自柳絮春家逃回院中，黄家姆见他面庞红肿，泪点淋漓，心中吃了一惊，不知闹下什么事情，急问他：“为甚这般模样？”好好一五一十，将上项事说了一遍。黄家姆只手里头拿了一支银簪，剔着牙齿，绝不作声。直至好好说完，尚还哭泣不止，他把银簪在头上一插，道：“别的话我不来问你，只问你走的时候，夏老怎样动气？知道他碰完了和②，今夜这里来也不来？”好好带哭答道：“夏老因我要走，起先拦③住不许，后见维新、富罗多要打我。没说什么，大约并没生气，停刻一定要来。”黄家姆冷笑答道：“小先生，你做生意不是第一节了，大凡客人与先生呕气，终要把客人的气骗平下去，方好散场。夏老要你多坐一会，新年里堂差不多，正好巴结些儿，怎的忽然要走？贾维新与富罗打你，倘然你没有差处，怎样与你寻事？夏老眼前是天字第一号的客人，难道你不晓得么？如今你崛起身来一走，若像这样脾气，那个客人受你？倘然姓夏的因此生下了气，经不得姓贾的与富罗从旁添上几句坏话，他竟从此不来，那时你便怎样？还不快些转个念头，把夏老赶紧请来，哭些怎的？不见得贾维新一记耳光，此刻脸上还疼。”好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止住了泪，要叫小大姐去请尔梅。小大姐怕维新与外国人再要打

人，不肯去请。好好急得没了法儿，央黄家姆出个主意。黄家姆勉强叫阿秀前去，少顷回说："房间里和已碰完，夏尔梅回去久了。"黄家姆向好好说了一声"如何"，埋怨到一个不可收拾，至夜半后方才住口。

好好担着一肚子的心事，那一夜睡多没有睡熟，及至天明后朦胧入梦。小大姐忽至床前叫他起来，说大小姐在小房子内唤他快去。好好在床上吃了一惊，只问小大姐："几点钟了？黄家姆可在房中？"小大姐道："九点过了。黄家姆已出去多时。"好好暗想："这必是昨夜的事被黄家姆告诉阿金，故要叫到小房子去。"心上边跳个不住。阿秀又跑至床前，催他快些，说："大小姐叫包车夫拉了车子，在街上等着。"好好无可奈何，在枕头上流了一回眼泪，踅起身来，略略梳洗一过，硬着头皮走出房门，便由带房间相帮陪至街上，坐上包车，如飞而去。

阿金的小房子自从阿珍死后，就借在宝兴里内，不多时早已到了。好好进得门去，见阿金与黄家姆坐在一处，不知指指点点的讲些什么。看见好好进内，阿金将脸往下一沉，高声问道："怎的你这个时候才来？可不要睡死么？"好好那敢回话，只在他身旁一站，低低的叫了一声。黄家姆道："你可是才起身么？为甚来得好慢？怪不得大小姐等着生气。"好好仍吓得不敢开口。阿金又道："我且问你，昨夜出堂差到迎春坊去，怎样客人生气打你，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跑了回来？快与我说个明白。若有半句谎言，怕不要了你的小命。"好好始战兢兢，把如何替尔梅碰和，如何赢钱，如何维新不许他碰，如何富罗肆意戏谑，如何尔梅自己和了大牌，如何维新迁怒于他，如何坐不住身，要与小大姐回院，如何尔梅不许他走，如何维新打他，如何富罗也要帮打，仔仔细细的讲了一遍。阿金听完，问道："你替夏尔梅反赢了几十块钱，乃是一副大牌赢的，还是几副牌上赢的？"好好道："因连了好几副庄，方得翻本出赢。"

阿金把眼睛一竖道："可又来。先生④替客人碰和，只要得

了些些风头，就该叫客人自己去碰，免得输钱的人憎嫌。偏你碰得高兴，一直替将下去，那怪贾维新在旁恨你，这真你自取之祸。不然怎会讨打？"黄家姆"嗤"的一笑道："大小姐你不晓得，他近来的脾气真是有些愈变愈坏。替碰和替出祸来，无非是不见机些罢了，最不该的富罗与他戏谑，他竟胆敢与人顶嘴。没福命做闺阁千金，才落在烟花院⑤中，偶然有人打趣，极应凑趣才是，怎的反去冲撞人家？夏尔梅不肯在他身上一千八百的花，也为他不善凑趣的缘故。我已说过几千几百回了，奈何没有听我半句。若像这样搅将下去，生意怎得会好？我受了大小姐的重托，不敢隐瞒。你今天既然叫他回来，必须使他把这副性格赶紧改去才好。否则将来一定吃苦。大小姐，你想是么？"

阿金不等说完，把头点上数点，一手在烟盘里拿起一根毛竹烟枪，一手把好好用力一扯，恶狠狠问他："黄家姆的说话，平日为甚不听？以致这般大胆，昨夜闹出事来。今天若不打你一场，以后你这倔强性儿，还当了得。"说罢，"飕"的向好好左肩上打了一下，好好躲避不及，只打得疼痛难禁，泪如泉涌。黄家姆又夹手将烟枪夺下，假意劝道："大小姐，你可是呆了。手中拿了这重笨东西，岂可打人？万一有甚失手之处，这便怎好？"说罢，又咬着阿金的耳朵不知讲些什么。阿金立起身来，并上房门，加好了闩，把好好捉鸡也似的捉上床去。好好不知他怎样恶打，只急得面无人色。阿金一手把好好衣服剥开，一手在烟盘内抢了一支钢扦，走至床前喝道："我把你这不学好的东西！今天叫你吃些痛苦，看你往后还敢使性？"照着好好的粉嫩肩窝，一扦刺去，足有三四分深。好好狂叫一声，疼得在床中乱滚。阿金说他装腔，索性叫黄家姆揿住身子，掩住了口，自己跨上床去，骑在他的腰内，把钢扦随手乱刺。亏他好一副狠毒手段，一连刺了十数下儿尚没罢手。好好的一件湖色卫生绒衫之上，前半襟斑斑点点，不知染了多少血迹。口中只喊得"饶命"两字，却又被黄家姆将口掩着，出不得声。这一下真痛得死去

活来，可怜那有人来救他？

阿金直刺到手中无力，方把钢扦向着他喉间一点，要限他三日内把夏尔梅请回。嗣后无论什么客人面前，不许再有使性之事。黄家姆的说话，一句不许违拗，否则下次刺你咽喉，休想活命！好好那时已哭得如泪人儿一般，除了满口答应之外，别的话也一句说不出来。阿金气嘘嘘将钢扦向床外一掷，这才腾身下床，叫好好也起来穿衣。

那知好好已被刺受伤，动弹不得。黄家姆只认他不肯起来，又说了声："见机些儿，不可再受没趣。"被阿金听见，在地上拾起钢扦，抢步床沿，重新要刺。好好吓得熬着痛楚，勉强起身。黄家姆替他把衣服钮好，叫他坐下，忽又叮嘱他道："大小姐今天管你，乃是要你学好。有了做客人的本领，可知你自己受用。将来不论那个客人，不许告诉此事，告诉了，一定不依。"这几句话，乃是黄家姆的金钟罩儿，想把好好罩住，使他不敢逢人乱说，原是做恶鸨的秘诀。却把阿金顿时提醒，竖着眉毛喝道："他敢向客人说一句么？我再打个样子他看。"说毕，又向好好脸上一掌打去。好好急忙低头躲过，并没打到，却因阿金手上带着一副绞丝金镯，那镯子在眼梢半边砸了一下，顷刻间紫肿起来。黄家姆拦护不及，暗暗埋怨阿金："打讨人须要留心，不许伤他面部。上次你打了好好一记耳光，那时二小姐阿珍还在，我曾背后嘱付过他，叫他关照你以后留神，怎的今天又是这般大意？别地方随你重打多不要紧，伤了他的面部，你想如何出得堂差，做得生意？况且被人看见，必道是抚蓄娘怎样凶狠，打得这般模样，那可岂是顽的？"这席话，讲得阿金自恨粗心，没话回答，却把一腔恶气，渐渐的消了许多。

黄家姆回视好好，见他右手掩着眼梢，左手在那里抚摩胸乳肩胁等处。那眼梢上的紫肿，已坟起了四五分阔，一寸来长，眼见得已经破相，不是三天五日便能平服得来，心中好不懊恼。低下头想了片时，忽被他想出一条计来，与阿金说，何不如此如此？

阿金大喜，当下开了房门，叫包车夫进来，把好好搀扶出去，送他回院，叫他尽管在床上睡着，今天不须起身。晚上有人叫局，也可无须出去，自有阿秀姐回覆客人。有人问起眼梢上怎样受伤，不许讲是此刻打的，只说昨夜被贾维新打坏，当时并不觉得，回院后红肿出来。倘然夏尔梅前来看你，更要装得万分相像，好待黄家姆与他讲话。若有些破绽露出，小心下次再打，只恐你性命难保。好好此时也顾不得他们鬼祟什么，只含悲带泪的满口答应，随着车夫回去。阿金尚要不许他哭，黄家姆把手摇摇说："有了这一条计，由他怎样哭去，断没要紧。"并且亲自送他出门，在门口边说了几句客人倚势横行，打得人这般狼狈，令人看着可怜，难怪他看见了娘，这样痛哭的话，遮瞒过邻舍耳目。回身又与阿金故意高声说道："姓贾的客人既是这等无礼，我与你寻夏尔梅去。"阿金会意，也假意把贾维新高骂一回，与黄家姆一同出外到后马路，当真去寻尔梅。

〔注〕 ① 鸨(bǎo 保)：指老妓女或妓女的假母。 ② 碰和(hú 胡)：指打麻将。③ 嬲(niǎo 鸟)：纠缠；烦扰。 ④ 先生：此指妓女。《文明小史》第十九回："上海妓女，都是称先生的。" ⑤ 烟花院：指妓院。

本篇选自《海上繁华梦》后集第三十五回。

《海上繁华梦》，三集一百回，题"古沪警梦痴仙戏墨"。警梦痴仙即孙家振(1862—1937)，字玉声，上海人。

娼妓业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以明清为盛。尤其是道光、咸丰以来的上海，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半殖民地状态下的都市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景象。正如李伯元在《海天鸿雪记》中描绘的那样："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面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海上繁华梦》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又一部以沪上妓院为中心的狭邪小说。小说以苏州士人谢幼安和杜少牧的游历生活贯穿故事，比较真实

地反映了上海妓院内外吃喝嫖赌、纸醉金迷的日常生活，揭露了某些老谋深算的妓女的欺骗行为以及老鸨残忍凶狠的暴行。作者在暴露中含有劝惩，体现了“警醒世人痴梦”、“有功于世道人心”(《海上繁华梦·初集·序》)的创作主旨。

娼妓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良产物，近代娼妓十有八、九是被“经济压迫”而成。其中多数是以身体卖入妓院，或典押在妓院中的，她们完全听鸨母支配，其淫业收入尽为鸨母所有，一方面为游客泄欲机，一方面为鸨母摇钱树，日度非人的生活。在本篇“恶鸨二打花好好”中，作者以对妓女命运的深切同情和表现妓院生活的娴熟笔墨，通过雏妓花好好饱受老鸨凌辱打骂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阿金和黄家姆贪图钱财的奸谲、残忍，具有较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十六七岁的花好好，因双亲早逝，误堕“群玉坊”做了妓女；她举止温柔，容貌秀丽，自然成了老鸨的摇钱树。“阿金本是狠心恶鸨，黄家姆又是积世虔婆”，二人知道老嫖客夏尔梅肯为好好花钱，每逢夏尔梅到院一次，必令好好敲他一次竹杠；而好好待客稍有不周，则呵斥交加，鞭笞立至。

妓女所受刑罚，非常人所能想到。据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所引《北平娼妓调查》说：“打则更是花样不同，在平日当晚客人走后，妓女如有招待客人不周到的地方，或待客人太好，或那天买卖不好，就难免不受责打，打时用棍用铁条都不定，最残忍的如用火烧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裤裆中，然后打。”可谓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作者笔下的花好好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一天尔梅打麻将输了钱，叫好好代其“碰和”，结果把输去的翻了转来，还反赢了几十块钱；这惹怒了输钱的贾维新大打出手，洋人富罗也趁机要打好好。好好挣脱重围，回到“群玉坊”。偏偏祸不单行，尔梅本想当夜去看好好，但因年老受惊，头晕目眩，不得不回到家里；好好却因这夜尔梅不来，又遭大祸。阿金本不知当晚之事，但经黄家姆一番谗言，一早把好好叫来训斥。阿金既要好好讨好尔梅，又责备好好替尔梅赢钱。黄家姆在旁煽风点火，责备好好不该与富罗顶嘴，不会迎奉客人，讨他们欢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黄家姆的挑拨和诡计，阿金用毛竹烟枪猛打好好，又用钢扦刺肩窝，“直刺到手中无力，方把钢扦向着她喉间一点，要限她三日内把夏尔梅请回”，否则再刺咽喉，休想活命！可怜好好痛得死去活来，哭得像泪人儿一般，衣衫前半襟斑斑点点，不知染了多少血迹！令人惨不忍睹。小说第三十八回又借杜少牧为好好写控告信时说：“受假母阿金姐之虐，爻笞剥肤；遭佣妇黄家姆之谗，语堪毁骨。迩以莫须有之过误，竟

受不忍言之摧残。钢扦乱刺，可怜遍体鳞伤；烟枪猛挥，不顾当头肉绽。”可见作者对鸨母、虔婆的深恶痛绝，对雏妓生活的同情和悲悯。这与从前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多出于作者自我陶醉的轻薄态度，颇为不同。

小说对恶鸨、虔婆的揭露是多方面的。凶狠往往与狡诈、奸恶结合在一起。黄家姆献钢扦计，让好好疼痛钻心，旁人又看不出伤痕，已够十分狠毒了；可她还封住好好之口，不能向客人诉说，美其名曰“要你学好。有了做客人的本领，可知你自己受用”。原来这是“做恶鸨的秘诀”。阿金的手镯将好好的眼梢砸得紫肿起来，眼见已经破相，影响了“生意”，黄家姆虽然懊恼，但她忽又想出一条毒计来，立即嫁祸于人，宣称昨夜被贾维新打坏；后来还与阿金商量，打算向夏尔梅索取伤费银洋，可谓机关算尽。正如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第四十九回借妓女黄翠凤的口说：“勠说是倪无娲，耐看上海把势里陆里个老鸨是好人！俚要是好人，陆里会吃把势饭！”（意为：不要说我的母亲，你看上海妓院里哪个老鸨是好人！她如是好人，哪里会吃妓院里这碗饭！）小说通过对阿金、黄家姆的描写，深刻暴露了娼家的奸诈凶残，具有普遍而深刻的认识意义。（曾良）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吴沃尧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八回

当下苟才一面叫船上人剪好烟灯，通好烟枪，和芬臣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苟才的谈锋，本来没有一定：碰了他心事不宁的时候，就是和他相对终日，他也只默默无言；若是遇了他高兴头上，那就滔滔汩汩，词源不竭的了。他盘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是在此一举的了。今天邀了芬臣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行这妙法的线索。大凡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酬恩，如何报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象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

此，也不必细细表他。

单表苟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芬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芬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道："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甚正事赐教？"苟才道："正是。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务乞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芬臣道："大人委办的事，倘是卑职办得到的，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甚么事情？"苟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芬臣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臬开藩①的了。因说道："事情是一件好事，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苟才道："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又附着耳，悄悄的说了几句。又道："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芬臣道："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苟才道："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芬臣见他不省，只得直说道："走了内线，恐怕不免要多少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苟才道："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啊。"两个谈完了这一段正事，苟才便叫把酒菜拿上来，两个人一面对酌，一面谈天，倒是一个静局②。等饮到兴尽，已是四点多钟，两个又叫船户，仍放到问柳③登岸。苟才再三叮嘱，务乞鼎力，一有好消息，望即刻给我个信。芬臣一一答应。方才各自上轿分路而别。

苟才回到公馆，心中上下打算：一会儿又想发作；一会儿又想到万一芬臣办不到，我这里冒冒失失的发作了，将来难以为情，不如且忍耐一两天再说。从这天起，他便如油锅上蚂蚁一般，行坐不安。一连两天，不见芬臣消息，便以上辕为由，去找芬臣探问。芬臣让他到巡捕处坐下，悄悄说道："卑职再三想过，我们倒底说不上去；无奈去找了小跟班祁福，祁福是天天在身边

的，说起来希冀容易点。谁知那小子不受抬举，他说是包可以成功，但是他要三千银子，方才肯说。”苟才听了，不觉一棱④。慢慢的说道：“少点呢，未尝不可以答应他；太多了，我如何拿得出！就是七拼八凑给了他，我的日子又怎生过呢！不如就费老哥的心，简直的说上去罢。”芬臣道：“大人的事，卑职那有个不尽心之理。并且事成之后，大人步步高升，扶摇直上，还望大人栽培呢。但是我们说上去，得成功最好；万一碰了，连弯都没得转，岂不是弄僵了么。还是他们帮忙容易点，就是一下子碰了，他们意有所图，不消大人吩咐，他们自会想法子再说上去。卑职这两天所以不给大人回信的缘故，就因和那小子商量少点，无奈他丝毫不肯退让。到底怎样办法？请大人的示。在卑职愚见，是不可惜这个小费，恐怕反误了大事。”苟才听了，默默寻思了一会道：“既如此，就答应了他罢。但必要事情成了，赏收了，才能给他呢。”芬臣道：“这个自然。”苟才便辞了回去。

又等了两天，接到芬臣一封密信，说“事情已妥，帅座已经首肯。惟事不宜迟，因帅意急欲得人，以慰岑寂也”云云。苟才得信大喜，便匆匆回了个信，略谓“此等事亦当择一黄道吉日；况置办奁具等，亦略须时日，当于十天之内办妥”云云。打发去后，便到上房来，径到卧室里去，招呼苟太太也到屋子里，悄悄的说道：“外头是弄妥了，此刻赶紧要说破了。但是一层：必要依我的办法，方才妥当，万万不能用强的。你可千万牢记了我的说话，不要又动起火来，那就僵了。”苟太太道：“这个我知道。”便叫小鹅头去请少奶奶来。一会儿，少奶奶来了，照常请安侍立。苟太太无中生有的找些闲话来说两句，一面支使开小鹅头；再说不到几句话，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房中只剩了翁媳二人，苟才忽然间立起来，对着少奶奶双膝跪下。这一下子，把个少奶奶吓的昏了！不知是何事故，自己跪下也不是，站着又不是，走开又不是，当了面又不是，背转身又不是，又说不出一句话来。苟才更磕下头去道：“贤媳，求你救我一命！”少奶奶见此情形，猛然想起莫非

他不怀好意，要学那“新台故事”⑤。想到这里，心中十分着急。要想走出去，怎奈他跪在当路，在他身边走过时，万一被他缠住，岂不是更不成事体。急到无可如何，便颤声叫了一声婆婆。荀太太本在门外，并未远去，听得叫，便一步跨了进去。大少奶奶正要说话，谁知他进得门来，翻身把门关上，走到荀才身边，也对着少奶奶扑咚一声双膝跪下。少奶奶又是一惊，这才忙忙对跪下来道：“公公婆婆有甚么事，快请起来说。”荀太太道：“没有甚么话，只求贤媳救我两个的命！”少奶奶道：“公公婆婆有甚差事，只管吩咐。快请起来！这总不成个样子！”荀才道：“求贤媳先答应了，肯救我一家性命，我两个才敢起来。”少奶奶道：“公公婆婆的命令，媳妇怎敢不遵！”荀才夫妇两个，方才站了起来。荀太太一面搀起了少奶奶，搀他坐下，荀才也凑近一步坐下，倒弄得少奶奶踧踖⑥不安起来。

荀才道：“自从你男人得病之后，迁延了半年，医药之费，化了几千；得他好了倒也罢了，无奈又死了。唉！难为贤媳青年守寡！但得我差使好呢，倒也不必说他了，无端的又把差使弄掉了。我有差使的时候，已是寅支卯粮的了；此刻没了差使才得几个月，已经弄得百孔千疮，背了一身亏累。家中亲丁虽然不多，然而穷苦亲戚弄了一大窝子，这是贤媳知道的。你说再没差使，叫我以后的日子怎生得过！所以求贤媳救我一救！”少奶奶当是一件甚么事，荀才说话时，便拉长了耳朵去听。听他说头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话，不觉扑簌簌的泪落不止；听他说到诉穷一段，觉得莫名其妙，自己一家人，何以忽然诉起穷来；听到末后一段，心里觉得奇怪，莫不是要我代他谋差使？这件事我如何会办呢。听完了便道：“媳妇一个弱女子，能办得了甚么事？就是办得到的，也要公公说出个办法来，媳妇才可以照办。”

荀才向婆子丢个眼色，荀太太会意，走近少奶奶身边，猝然把少奶奶搀住，荀才正对了少奶奶，又跪下去。吓得少奶奶要起

身时，却早被荀太太揉住了；况且荀太太也顺势跪下，两只手抱住了少奶奶双膝。荀才却摘下帽子，放在地下，然后鏊的鏊的，碰了三个响头。原来本朝制度，见了皇帝，是要免冠叩首的，所以在旗的仕宦人家，遇了元旦祭祖，也免冠叩首，以表敬意；除此之外，随便对了甚么人，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自己又动弹不得，便颤声道："公公这是甚么事？可不要折死⑦儿媳啊！"荀才道："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望媳妇大发慈悲，救我一救！这件事除了媳妇，没有第二个可做的。"少奶奶急道："你两位老人家怎样啊？那怕要媳妇死，媳妇也去死，媳妇就遵命去死就是了！总得要起来好好的说啊。"荀才仍是跪着不动道："这里的大帅，前个月没了个姨太太，心中十分不乐，常对人说，怎生再得一个佳人，方才快活。我想媳妇生就的沈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大帅见了，一定欢喜的，所以我前两天托人对大帅说定，将媳妇送去给他做了姨太太，大帅已经答应下来。务乞媳妇屈节顺从，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少奶奶听了这几句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头上轰的响了一声，两眼顿时漆黑，身子冷了半截，四肢登时麻木起来；歇了半晌方定，不觉抽抽咽咽的哭起来。荀才还只在地下磕头。少奶奶起先见两老对他下跪，心中着实惊慌不安；及至听了这话，倒不以为意了。荀才只管磕头，少奶奶只管哭，犹如没有看见一般。荀太太扶着少奶奶的双膝劝道："媳妇不要伤心。求你看我死儿子的脸，委屈点救我们一家，便是我那死儿子，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啊！"少奶奶听到这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说："天啊！我的命好苦啊！爸爸啊！你撇得我好苦啊！"荀才听了，在地下又鏊的鏊的碰起头来，双眼垂泪道："媳妇啊！这件事办的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已经说了上去，万难挽回的了，无论怎样，总求媳妇委屈点，将就下去。"

此时少奶奶哭诉之声，早被门外的鸦头老妈子听见，推了推房门，是关着的，只得都伏在窗外偷听。有个寻着窗缝往里张

的，看见少奶奶坐着，老爷、太太都跪着，不觉好笑，暗暗招手，叫别个来看。内中有个有年纪的老妈子，恐怕是闹了甚么事，便到后头去请姨妈出来解劝。姨妈听说，也莫名其妙，只得跟到前面来，叩了叩门道："妹妹开门！甚么事啊？"荀太太听得是姨妈声音，便起来开门。荀才也只得站了起来。少奶奶兀自哭个不止。姨妈跨进来便问道："你们这是唱的甚么戏啊？"荀太太一面仍关上门，一面请姨妈坐下，一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告诉了一遍。又道："这都是天杀的在外头干下来的事，我一点也不晓得；我要是早点知道，那里肯由得他去干！此刻事已如此，只有委屈我的媳妇就是了。"姨妈沈吟道："这件事怕不是我们做官人家所做的罢。"荀才道："我岂不知道！但是一时糊涂，已经做了出去，如果媳妇一定不答应，那就不好说了。大人先生的事情，岂可以和他取笑！答应了他，送不出人来，万一他动了气，说我拿他开心，做上司的要抓我们的错处容易得很，不难栽上一个罪名，拿来参了，那才糟糕到底呢！"说着，叹了一口气。姨妈看见房门关着，便道："你们真干的好事！大白天的把个房门关上，好看呢！"荀太太听说，便开了房门。当下四个人相对，默默无言。鸨头们便进来伺候，装烟沏茶。少奶奶看见开了门，站起来只向姨妈告辞了一声，便扬长的去了。

荀太太对荀才道："干⑧他不下来，这便怎样？"荀才道："还得请姨妈去劝劝他，他向来听姨妈说话的。"说罢，向姨妈请了一个安道："诸事拜托了。"姨妈道："你们干得好事，却要我去劝！这是各人的志向，如果他立志不肯，又怎样呢？我可不耽这个干系。"荀才道："这件事，他如果一定不肯，认真于我功名有碍的。还得姨妈费心。我此刻出去，还有别的事呢。"说罢，便叫预备轿子，一面又央及了姨妈几句。姨妈只得答应了。荀才便出来上轿，吩咐到票号⑨里去。

且说这票号生意，专代人家汇划银钱及寄顿银钱的。凡是这些票号，都是西帮⑩所开。这里头的人最是势利，只要你有二

钱银子存在他那里，他见了你时，便老爷咧、大人咧，叫得应天响；你若是欠上他一厘银子，他向你讨起来，你没得还他，看他那副面目，就是你反叫他老爷、大人，他也不理你呢。当时荀才虽说是撇了差穷了，然而还有几百两银子存在一家票号里。这天前去，本是要和他别有商量的。票号里的当手⑪姓多，叫多祝三，见荀才到了，便亲自迎了出来，让到客座里请坐。一面招呼烟茶，一面说："大人好几天没请过来了，公事忙？"荀才道："差也撇了，还忙甚么！穷忙罢咧。"多祝三道："这是那里的话！看你老人家的气色，红光满面，还怕不马上就有差使，不定还放缺⑫呢。小号这里总得求大人照应照应。"荀才道："咱们不说闲话。我今日来要和你商量，借一万两银子；利息呢，一分也罢，八厘也罢，左右我半年之内，就要还的。"多祝三道："小号的钱，大人要用，只管拿去好了，还甚么利不利；但是上前天才把今年派着的外国赔款，垫解到上海，今天又承解了一笔京款，藩台那边的存款，又提了好些去，一时之间，恐怕调动不转呢。"荀才道："你是知道我的，向来不肯乱花钱。头回存在宝号的几万，不是为这个功名，甚么查办不查办，我也不至于尽情提了去，只剩得几百零头，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了。因为我的一个丫头，要送给大帅做姨太太，由文巡厅⑬解芬臣解大老爷做的媒人，一切都说妥了。你想给大帅的，与给别人的又自不同，咱们老实的话，我也望他进去之后，和我做一个内线，所以这一分妆奁，是万不能不从丰的。我打算赔个二万，无奈自己只有一万，才来和你商量。宝号既然不便，我到别处张罗就是了。"荀才说这番话时，祝三已拉长了耳朵去听。听完了，忙道："不，因为这两天，东家派了一个伙计来查帐。大人的明见，做晚⑭的虽然在这里当手，然而他是东家特派来的人既在这里，做晚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商量。他此刻出去了，等他回来，做晚的和他说一声，先尽了我的道理，想来总可以办得到的；办到了，给大人送来。"荀才道："那么，行不行你给我一个回信，好待我到别处去张罗。"祝三一连答应了无

数的“是”字，苟才自上轿回去。

那多祝三送过苟才之后，也坐了轿子，飞忙到解芬臣公馆里来。原来那解芬臣自受了苟才所托之后，不过没有机会进言，何尝托甚么小跟班。不过遇了他来讨回信，顺口把这句话搪塞他，也就顺便诈他几文用用罢了。在芬臣当日，不过诈得着最好，诈不着也就罢了。谁知苟才那厮，心急如焚，一诈就着。芬臣越发上紧，因为办成了，可以捞他三千；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气，自己又还送了个交情，所以日夕在那里体察动静。那天他正到签押房里要回公事，才揭起门帘，只见大帅拿一张纸片往桌子上一丢，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芬臣回公事时，便偷眼去瞧那纸片，原来不是别的，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儿。芬臣心中暗喜。回过了公事，仍旧垂手站立。大帅道：“还有甚么事？”芬臣道：“苟道⑮苟某人，他听说五姨太太过了，很代大帅伤心。因为大帅不叫外人知道，所以不敢说起。”大帅拿眼睛看了芬臣一眼，道：“那也值得一回。”芬臣道：“苟道还说已经替大帅物色着一个人，因为未曾请示，不敢冒昧送进来。”大帅道：“这倒费他的心。但不知生得怎样？”芬臣道：“倘不是绝色的，苟道未必在心。”这位大帅，本是个色中饿鬼，上房里的大鸦头，凡是稍为生得干净点的，他总有点不干不净的事干下去，此刻听得是个绝色，如何不欢喜？便道：“那么你和他说，叫他送进来就是了。”芬臣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便给信与苟才。此时正在盘算那三千头，可以稳到手了。正在出神之际，忽然家人报说票号里的多老办⑯来了，芬臣便出去会他。先说了几句照例的套话，祝三便说道：“听说解老爷代大帅做了个好媒人。这媒人做得好，将来姨太太对了大帅的劲儿，媒人也要有好处的呢。我看谢媒的礼，少不了一个缺。应得先给解老爷道个喜。”说罢，连连作揖。芬臣听了，吃了一惊。一面还礼不迭，一面暗想，这件事除了我和大帅及苟观察之外，再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我回这话时，并且旁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他却从何得知呢。因问道：“你在那里听来的？好

快的消息！”祝三道：“姨太太还是荀大人那边的人呢，如何瞒得了我！”芬臣是个极机警的人，一闻此语，早已了然胸中。因说道：“我是媒人，尚且可望得缺，荀大人应该怎样呢？你和荀大人道了喜没有？”祝三道：“没有呢。因为解老爷这边顺路，所以先到这边来。”芬臣正色道：“荀大人这回只怕官运通了，前回的参案参他不动，此刻又遇了这么个机会。那女子长得实在好，大帅一定得意的。”祝三听了，敷衍了几句，辞了出来，坐上轿子，飞也似的回到号里，打了一张一万两的票子，亲自送给荀才。正是：奸刁市侩眼一孔，势利人情纸半张。未知祝三送了银票与荀才之后，还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注〕 ① 陈臬开藩：做臬台，做藩台。臬台，主管一省刑狱的官员，也称臬司、臬使、廉访。全称是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藩台，也称方伯、藩司，即布政使司布政使，主管一省财赋和人事的官员。 ② 静局：和谐恬静的场面。 ③ 问柳：指当时南京一家著名的酒馆，后门紧靠着秦淮河，附近夫子庙对岸有柳树。 ④ 棱(lèng 愣)：发呆，失神。 ⑤ 新台故事：春秋时，卫宣公为儿子娶妇。后来听说媳妇长得很美，就在河边修了一座新台，把她据为己有。 ⑥ 跼蹐(jú jí 局疾)：局促不安。 ⑦ 折死：谓因享受过分而减损福寿。后亦用以表示承受不起。 ⑧ 干：求，请求。 ⑨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旧时的一种信用机构，以汇兑、存款、放款为主要业务。 ⑩ 西帮：旧时开设票号的商帮。因绝大多数是山西人，故称。 ⑪ 当手：也称“挡手”。此指经理人。 ⑫ 放缺：授以官职。 ⑬ 文巡厅：对文巡捕的敬称。清朝各省督抚等官署里设置文武巡捕，负责传宣和护卫。 ⑭ 晚：晚生的简称。 ⑮ 道：道员、道台的简称，也叫做观察。 ⑯ 老办：老板。

吴沃尧和李伯元是晚清小说界两颗熠熠闪光的星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官场现形记》是近代两部影响最大的讽刺小说。

这里所选的是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第八十八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叙事起于光绪壬午(1882)、癸未(1883)，迄于1903年，小说所叙的时间恰恰为二十年。中国古代小说喜欢以历史为题材，即使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大多要拈出一点历史的由头生发开去，而这部书却径直以“现状”题名，在中国小说史上当为第一部。

小说用“九死一生”这个人物把故事串连起来，用中国古代小说少有的

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借主人公“九死一生”之口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去，还不算九死一生么？”“九死一生”在书中扮演的是观察者、评判者的角色，把他二十年间“目睹”的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怪现状”反映和暴露出来。

苟才这个人物从八十六回末才登场，八十六至八十九回连续用三回写他逼寡媳给总督当姨太太谋取官职的丑事，九十三回以后又断断续续地写他先是飞黄腾达，后又被撤职，又用六十万两银子贿赂重臣，谋得银元局总办的肥缺，但他的姨太太与儿子龙光通奸，为谋家产，龙光与医生勾结，断送了苟才的性命。《官场现形记》暴露和讽刺了晚清官员的卑劣、无耻，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注意把官场与家庭结合起来予以全面地暴露。官场的卑劣与家庭道德的堕落相映衬，典型地表现了封建官场的龌龊与家庭道德的沦丧，令人信服地宣告了旧社会的不可救药。

小说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可笑又可耻的画面：先是苟才跪在地上给寡媳磕头，“求你救我一命”！后来是一贯虐待儿媳的婆婆也跪下求情，再后是苟才行起见皇帝、祭祖宗的免冠叩首大礼，把寡媳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点明是要把她送给总督当姨太。寡媳哭闹，姨妈劝解，仆人们看热闹。作者把这场闹剧写得热闹非凡，把苟才卑劣的灵魂揭示得淋漓尽致。而总督大人的五姨太刚死，总督一面还看着五姨太的照片叹息，似乎还在思念着亡人，但另一方面，听说苟才要献个绝色佳人，就急不可待地催促苟才赶快送来。把这位总督大人的好色无耻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小说正是通过这场闹剧，把官场的黑暗腐朽与家庭道德的堕落结合起来，把晚清官场的乌烟瘴气用漫画的手法极其夸张地画了出来。

小说围绕着这场闹剧，还写了总督府的文巡捕解芬臣。这个精明狡猾的人物，一面与苟才共谋，策划这个美人计，好像忠心为朋友效劳。另一方面却借口要托人情，走内线，敲诈苟才三千两银子。为了捞到这三千两银子，他窥探总督大人的动静，看到总督正为失去五姨太而烦恼，急于另找新欢时，就连忙为苟才拉线，而苟才又急于献寡媳，所以一拍即合，他当“媒人”，并不费力地得到“甜头”。

作者还把笔触伸向社会，写了当铺老板多祝三。这个狡猾势利的商人，听到苟才要借一万两银子，他对这笔大买卖没有把握，于是找借口东家

派人查账，采取缓兵之计。待苟才一离开当铺，“也坐了轿子，飞忙到解芬臣公馆”，核对苟才所说要送丫头给总督当姨太的话，是否确实。在得到证实后，“飞也似的回到号里，打了一张一万两的票子，亲自送给苟才”，正是“奸刁市侩眼一孔，势利人情纸半张”。

作为本回里的重要人物苟才的寡媳，作者通过她的前后心理变化，刻画了她的性格。这位少奶奶红颜薄命，父亲早死，家道衰落。嫁到苟家又受尽虐待。结婚不到一年又守了寡。当她见到公婆跪着求她时，先是惊慌不安，不知所为何事？当她听到是要把她献给总督时，“犹如天雷击顶一般，头上轰的响了一声，两眼顿时漆黑，身子冷了半截”。但是她在镇定之后，看透了苟才夫妻的卑劣无耻，对他们只有绝望痛恨之情，因此，“及至听了这话，倒不以为意了”，待苟才夫妻好话说尽之后，她就不再理睬他们，扬长而去了。

这一回篇幅并不长，作者用漫画化的戏谑手法，选取苟才跪求寡媳给总督当姨太太这个荒唐的情节，粗线条地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从而画出了人物卑下、丑恶的灵魂。（齐裕焜）

守樊城范天顺死节
战水陆张世杰设谋

吴沃尧

——《痛史》第三回

且说贾似道看见家人送《京报》进来，猛然想起巫忠昨夜说还有一件喜事，看《京报》便知的话，正不知有何喜事。想来看《京报》可知的喜事，无非是升官，然而升官之喜，当是自己先奉旨，何必要看《京报》呢？一面想，一面接过那一本《京报》，揭开看时，里面第一页上夹着两张红纸条儿，先看第一张上面是刻着：

奉皇太后懿旨①：婉妃张氏，妄造谣言，荧惑②圣听，致令皇帝受惊，圣躬不豫③，实属罪大恶极。张氏着革去婉妃名号，交三法司处斩。钦此。

似道看罢，拍掌道：“这才消却我心头之恨也。巫忠说是喜事，大

约就是这个。虽然不算喜事，却也可算得一桩快事了！”想罢，再看那第二张，上面是刻着：

奉旨：权守鄂州④张世杰奏报大获胜仗一节，深堪嘉尚。张世杰着授为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⑤，仍责令相机进兵。钦此。

似道看罢，心中又是不快。想道：樊城、襄阳⑥的事已是隐过，这鄂州胜仗又何必奏闻呢？如今他授了都统制，倘使他得了此职，不去退援江州⑦，岂不是白费了手脚么？闷了半晌，叫人去请梦炎来，同他商量，叫他再专人赍⑧了伪诏旨，去催张世杰退援江州。梦炎只得依命而行去了。

看官，你道樊城、襄阳已经失守，鄂州系毗连之地，自当震动，何以反得了胜仗呢？原来樊城的守将是范天顺，手下有两员大将：一名牛富，一名王福，皆有万夫不当之勇；襄阳的守将是吕文焕，手下也有两员上将：一名黄顺，一名金奎，算来也是两条好汉。所以元朝的征南都元帅伯颜，同了副元帅张弘范，带了精兵三十万，围住了樊城、襄阳两处，已经四年，还攻打不下。

内中单表这张弘范，他本是大中华易州定兴⑨人，从小就跟他父亲张柔，从金朝投降了蒙古。慢慢的，他就忘记了自家是个中国人，却死心塌地的去事那蒙古的什么成吉思汗，并且还要仇视自家的中国人，见了中国人，大有灭此朝食之概。这回挂了副元帅的印，跟着伯颜来寇襄阳，围了许久，攻打不下。那时帐下有个行军参谋⑩，叫做董文炳，本是中国真定藁城⑪人。他父亲董俊，曾事金朝，后来也降了蒙古。文炳从小就有许多小智计，此时拜了行军参谋，来寇中国。当下文炳见久围襄阳不下，因上帐献计，请分兵去围樊城，以破其犄角之势。所以张弘范带领一半兵马，去围樊城，却也是日久无功。

那天，恼了张弘范，亲自率兵来攻城。城中守将范天顺，也在城楼指挥兵士，竭力守护。弘范督率众兵，叠架云梯⑫火炮，向前攻打。城上擂木矢石打下，无法可以近城。弘范见城上守

御有方，乃用马鞭一挥，约退兵士一箭之地，纵辔向前，扬鞭指范天顺道："将军苦守此城，已近四年，心力俱竭，徒然劳兵费饷，终久有何用处？而且南朝奸臣当道，宗庙社稷，旦夕不保。今我朝分兵南下，倘一旦临安[13]有失，宋室君后，尚当投降，那时将军苦守此城，为的是甚事来呢？莫非那时还替宋家出力么？古语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何不及早投降，当不失封侯之位。我爱将军智勇兼备，所以特来相劝，将军切勿执迷不悟。"范天顺大怒道："有日援兵一到，我要生擒你这忘宗背祖的东西，剖你心肝出来，看看是个什么样儿。你也不想想，你出身的易州地方，本是中朝土地，你便是中朝的臣民，不在中朝建功立业，反投到那腥膻骚臭的鞑子地方去，却来此处耀武扬威。"

话犹未了，恼了旁边大将牛富，厉声大叫道："将军且不必同这忘背根本的奴才说话，待我射死这奴才，再出城去杀鞑子。"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声着，弓弦响处，一箭正射中弘范左臂，险些儿翻身落马。左右飞速上前，救回本阵。正待退兵，忽然樊城城门大开，牛富率领五百敢死之士，杀将出来。北兵见主帅受伤，无心恋战，阵脚先乱，被牛富冲入阵中，左冲右突。北兵且战且走，牛富终恐寡众不敌，追杀一阵，也自收兵。

张弘范败退三十里，立下寨栅，叫了医官来，拔出箭头，敷上伤药，在营中养伤。一连数日，未曾出战。

忽报元主差官送红袍大将军来。弘范大喜，忙教请入。看官，你道这红袍大将军是个人么？非也。这是他从西域得来的一尊大炮。这等炮虽比不得近日的"阿姆斯脱郎"、"克虏伯"，然而在当日火器未曾十分发明的时代，也要算他是数一数二的利器了。所以，元主得了他十分欢喜，给他一个封号，叫做红袍大将军。因为不用他的时候，便将一个大红缎的罩子将他罩住，所以有此美名。

当下张弘范得了这件宝货，不胜之喜。即刻传令众兵士，今夜进兵，务要攻下樊城。众兵得令，是晚晡时，饱餐一顿，奋勇向

前，来至城下。正是二鼓向尽，弘范传令攻城。

范天顺仍在城头上往来巡梭，忽听得元军中天崩地塌的轰了一声，只见半空中碗大的一个透红弹子，向城上飞来，恰打在一个城垛上，訇訇⑭一声，城垛已倒。天顺急令兵士搬运砖石，前来修补堵塞，又传令四门多备砖石，以便随时修堵。方才元军中所放的是红衣大炮，须要格外小心。传令未毕，又听得一声震响，这个弹子却从城头上飞过，坠落城内。

霎时间，城中百姓大乱起来。不到一刻，接二连三的又是四五炮，弹子却都打入城中。弹子落处，登时火起，一时男女老幼，呼号奔走，闹得火光烛天，毒烟迷目，鸡飞狗走，鬼哭神号。天顺此时，只顾得守城，也不能理会此事。怎禁得一个个的弹子打来，莫说是砖石等料不能堵塞，眼见得就是铜墙铁壁，只怕也要洞穿的了。正在往来巡梭时，忽然又是地动天惊的一声，木石横飞，火光四射，东北隅上，已崩了四五丈的城墙。天顺急驰马前去察看，只见元兵一拥而入。天顺回顾左右，只有十余个从人，正欲杀将过去，元兵已杀上城来。天顺料敌不过，勒马返奔，奔至城楼前，下马入内，见壁上挂着一柄龙泉宝剑，遂拔了下来，握在手上，叹道："我范天顺生为大宋之人，死当为大宋之鬼。我这样一个干净身体，岂可死在那骚鞑子之手？莫若就此了我之事罢。"说毕，举起宝剑，向咽喉上一割，一点忠魂，已上达云霄，与日月争光去了。

却说当夜牛富见敌兵攻城既急，城中又是火起，恼得他暴跳如雷，一时上城御敌，一时又下城救火，闹到四鼓向尽时，正是人困马乏。忽听得东南城垣已破，提枪策马杀奔前来。只见元兵如山崩海倒一般杀入，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张弘范。牛富大怒，也不答话，举枪便刺。弘范不及招架，侧身一让，已被他枪尖戳破了肩上衣甲。牛富回手又是一枪，对准弘范面庞搠⑮去。争奈众元兵一拥上前，那马立脚不住，倒退了数步。牛富无奈，回马而走。匆促间，误走入火林之内。抬头看时，前面一派是火，

恰待拨转马头，忽听得泼剌一声，马后倒下一根火梁，几乎打在马屁股上，恰好王福在外面走过，大叫："牛将军休慌，俺来救你也。"牛富大声答道："城垣已破，万无可为，王将军保重，好替满城百姓报仇，我先完我的事去也。"说罢，跳下马来，奋身向火炽处一跃。可怜一具忠骸，就此化成灰烬。

王福看见，大叫道："牛将军既死，俺义不独生。"说罢，便欲自刎。忽又想道：徒死无益，好歹去杀两个鞑子，再死未迟。想罢，提起一双阔板斧，只向元兵多处杀去。正走之间，恰遇一队元兵。王福不敢停留，挥开双斧，杀上前去，如生龙活虎一般，左冲右突，杀得元兵四散奔逃。正欲杀出去时，元军后面大队已至，如风起水涌一般，将王福压得退后，只得拨马杀向他处。不期马失前蹄，将他掀翻在地，急的王福举起阔板斧自刎而亡。

天色微明，张弘范亲自入城，部将阿术、乌里丹都等，均来献功。弘范便问："获住几员宋将？"众将回说："未及生擒。"又问："杀了几员？"回说："守将三员，均已自尽。"弘范大怒，责诸将道："为何不生擒一二员来？待我亲自报一箭之仇。"诸将默默无言。弘范遂下令屠城。那些鞑兵本来已是野蛮残忍，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何况得了屠城之令。可怜樊城城中，只杀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白骨积山，碧血涌浪，那些惨虐情形，也不及细表。看官，只此便是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

且说张弘范屠了樊城，拨了三千兵马，叫部将阿里海涯守樊城。自己率领众兵，前往会齐伯颜，助攻襄阳。伯颜得了樊城消息，便自大喜，一面传檄⑯襄阳城中，谕令早降。至是会了弘范，合力攻打。

却说襄阳守将吕文焕，自闻樊城失守之信，即每日集了众将计议。部将金奎，自愿领九百兵士，杀出重围，到临安求救。文焕恐金奎去了，兵力益加单薄，所以未允。是日又接得伯颜射入城内的檄文，又集了众将计议。诸将或言固守待援，或言决一死战，或言到临安求救，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部将黄顺，默默

无言。文焕便问："将军有何高见？"黄顺道："从前尚有樊城为犄角之势，如今樊城破了，我之势力既孤，而敌兵又合在一处，兵力益厚。为今之计，到临安取救是远水不救近火，而且贾似道那厮，欺君罔上，恣威弄权，难保其必发兵相救。若说决一死战，则眼见得寡众不敌，强弱攸分，胜败之机，不言可决。若说是抵死固守，则外援既绝，城中储蓄有限，正不知守到何年何月，方始得出重围。"言罢长叹一声，低头不语。

文焕听罢，也是无言可对。只得遣散众人，退入内室。妻子袁氏及侍妾媚媛，迎着坐下。袁氏道："相公这两天退回后堂，为甚只是闷闷不乐？"文焕道："外边战守之事，非你辈女流所知。"袁氏道："虽非我辈女流所知，但看相公情形，只怕总有些棘手。"文焕道："正是。从前虽说被围，敌兵却不很来攻打；如今樊城失了，他眼看得我势孤力穷，日夕并力来攻，为之奈何？到了事急之时，我只得叫家将们护送你们回乡。至于我的生死，只好置之度外的了。"袁氏听了，尚未开言，媚媛早已哇的一声，哭将起来，说道："如此说来，相公是置妾等于不顾的了。妾自得侍相公，满望享几十年富贵，也不枉虚生一场，谁料这等结局！望相公三思，代妾等想个长久之计。"袁氏在旁，也是苦苦啼哭。文焕心中着实难过，看看媚媛好似泪人儿一般，不觉把一片忧愤之心，化为怜爱之念，不免起身去抚慰他一番。媚媛趁势倒在文焕怀里去哭。文焕皱着眉儿，唉声叹气的抚弄着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报元兵又来攻城。文焕起身便欲出去，媚媛倒在怀里，抵死不放，袁氏也抽咽着说道："相公出去，好歹再进来与妾等一见，死亦瞑目。"媚媛听了这话，更是放声大哭。文焕无奈，只得重又坐下。半晌，又报说元兵攻打益急。文焕正欲起身时，忽又报部将黄顺，偷了权守襄阳的印绶，缒[17]出城去投降元兵了。文焕顿足道："这便如何是好？"正在急得手足无措之时，那袁氏、媚媛更是哭得杀猪的一般。忽又报说元兵架

起红衣大炮，要开放了。

文焕听罢，也顾不得妻妾，急急跑到外堂，还要擂鼓集众商议，讵⑱料更没有一个人来。左右报说："如今只有金奎将军在北门守御，其余众将官，都不知去向了。"文焕没法，急急上马到北门来，上城观看。只见元军如潮涌一般，都望城上攻打，金奎却转往东门去了。文焕望了一望元军兵势，又想一想妻妾哭泣的情状，此时不知若何，沉吟了一会，叫左右将降旗竖起。

不多时，只听得元军中几声胡笳响处，那兵士便退了一箭之地。文焕方欲下城，忽见金奎气忿忿的挟着双刀，纵马而至，大叫："谁竖降旗？"文焕道："我要救满城百姓，无可如何，望将军见谅。"金奎狠狠的向文焕望了一眼，拨转马头去了。

文焕回归私第，换了角巾素服，带了国籍典册，大开城门，到元军中去见伯颜、张弘范纳降。伯颜给了一张安民告示，命且回城，大军随后便到。文焕领命回城。

伯颜派了部将乌里丹都、葛离格达二人，带领三千兵士，先行入城。二人领命而去。不料刚刚入到瓮城⑲时，忽然金奎领了所部五百兵丁，迎面杀来。二人措手不及，被金奎大杀一阵，杀开一条血路，转过南城，落荒而去。二人不敢入城，回见伯颜，告知如此如此。伯颜大怒，又要挥兵攻城。

忽又报吕文焕求见。伯颜怒教召入。文焕再四伏罪，说："只有金奎一人不愿投降，未曾预先知照，以致如此。"伯颜便仍叫乌里丹都、葛离格达二人，带领兵士，押着吕文焕一同进城。二人领命，入得城来，念着方才之恨，纵兵大杀，四面淫掠。文焕禁止不住，杀到后来，连自家的妻妾袁氏、媚媛，也不知掠的那里去了。文焕此时，那里还敢则声，只好吞声忍气的两只手将一顶绿头巾向自家头上套住。看官，这便是卖国偷生的下场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

却说伯颜得了襄阳，一面差人到元主处报捷，一面留下乌里丹都守襄阳，自己同张弘范、董文炳、吕文焕及一众将官，水陆并

下，去取鄂州。

原来鄂州、黄武一带，虽无甚警急，却也常有北兵往来哨探，出没无定。鄂州守将张世杰，时时都作准备，旌旗蔽日，刁斗[20]连宵，无间寒暑，总是如临大敌。这日，闻报樊城、襄阳相继沦陷，知道北兵一定水陆兼下，来取鄂州。一面差人去哨探北兵水陆将帅是何等人，一面日日训练士卒，预备迎敌。

一日，探子来报说："北兵陆路是伯颜自领，水军是张弘范带着众降将杀来。"世杰即升坐中军帐，传众将听令：先叫部下水师前锋陈瓒，率领水师三千，乘坐战船，先到上游杨桑湖内埋伏，俟北兵经过湖口后，方杀出来。在他后军杀入，我自有照应。又叫部下陆军先锋李才，率领陆兵五千人，出城五十里下寨，作为四面都救应。又叫张顺、张贵准备水路迎敌。各人领命而去。然后自己带着儿子张国威，部署陆路一切，都是密密布置。

原来伯颜素来知道张世杰十分能军。当日贾似道奉使到蒙古时，他已经贿了似道，叫不要重用此人。近来又暗暗使人通了似道，嘱他将世杰调开。此番进兵，知道世杰仍守鄂州，却也十分把细[21]，叫部下前锋阿术带了雄兵二万，战将十员，为前队先行，再三叮嘱他沿途小心，不可造进。阿术领命去了，然后自己率领中军，留下辎重[22]作后队。

却说阿术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向鄂州进发。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成桥，在路不止一日。这日黄昏时分，计离鄂州只有百里之遥。阿术传令依山傍树下寨。只因此时尚是夏末秋初，暑气犹盛，是以欲借树林取凉。下寨既定，阿术亲自上马，出外哨巡一遍，方才安息。

三鼓时候，阿术在帐外乘凉，忽见半空中飞起一支流星号火。正在疑讶间，只听得四面八方的连珠号炮乱响，正不知何处兵来，连忙提枪上马，出外迎敌。刚刚出到营门，迎面来了一员大将，原来正是张国威，奉了他父亲世杰之命，在此埋伏。当夜杀到元营，遇见阿术，更不打话，举起画戟[23]便刺。阿术连忙招

架，杀了几个回合，耳边厢只听得喊声大震，正不知宋兵多少。况且平时常听得伯颜说，张世杰是一员智勇双全的上将，更不知他今日出的是什么奇兵。因此无心恋战，舍了张国威，拨转马头，望北而走。国威在后追赶，顺手拈弓搭箭，对准他射去，正中阿术后心，只得带箭而逃。回顾元营，火光四起，愈觉得魂飞胆落。马不停蹄的走至天色大明，看看追兵已远，方始勒住马，招集残兵，来见伯颜。

伯颜正在着恼，忽流星马报到，副元帅率领水师由蛮河㉔取道汉江，在杨桑湖口遇伏，宋军前后夹攻，被虏去战船五十号。副元帅已退回蛮河，待探过陆兵胜败，再定行止。伯颜大怒，一面催督陆兵前进，一面移檄张弘范，嘱其火速进兵，在鄂州城外会齐。

却说张世杰大获全胜，劳军已毕，便命将虏来众兵，带来问话。凡系中国人，都叫另立一旁，先叫将蒙古人都割去一耳，纵之使去。可怜虏来一千余众，却没有几个蒙古人，十分之九都是中国产。世杰便对那些中国人开导一番，说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民，可就是宋朝臣子。你们的家乡，或者已被元兵所陷，然终久是中国土地，将来总要恢复的。须知蒙古是我的仇人，何苦甘心事敌！如张弘范、董文炳、吕文焕这班人，虽然是丧尽天良的，然而他还为的是高官厚禄，你们当兵的有什么大好处，却要替他出死力。须知那蒙古鞑子的阴险心肠，招了你们来当兵，与中国打仗。如果他胜了呢，是驱你们中国人来杀中国人；倘他败了呢，我的兵杀你们可也是中国人杀中国人。他成日间叫我们自相残杀，终久不要我们自家人都互相杀尽了，好叫他那些骚鞑子来占我们的好土地么？如今你们愿当兵的都留在此地，不愿的都去归农，我绝不相强。"一席话，说得人人感泣，同声说是愿随将军杀敌，以赎前愆㉕。世杰大喜，一一点过花名，留在帐下不题。

且说伯颜、弘范两路兵，虽说直趋鄂州，却只远远扎住，不敢

十分逼近。彼此相持两月之久，偶然见仗，却是互有胜败。伯颜正在闷闷不乐，忽细作报说鄂州城中兵士纷纷出城，不知向何处去。伯颜忙叫再探。

不知张世杰的兵果要到何处去，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懿(yì 意)旨：指皇太后或皇后的命令。 ② 荧(yíng 莹)惑：迷惑。③ 躬：身体。豫：安适。 ④ 鄂州：古地名。今武汉市武昌。 ⑤ 都统制：南宋置御营司，诸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⑥ 樊城：即今湖北襄樊市樊城。襄阳：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城。 ⑦ 江州：今江西九江。 ⑧ 赍(jī 基)：把东西送给人。 ⑨ 易州定兴：今河北保定市定兴县。 ⑩ 行军参谋：宋各路统帅所属幕僚之一，掌参议谋划。 ⑪ 真定藁城：今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县。 ⑫ 云梯：攻城或救火时用的长梯。 ⑬ 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 ⑭ 匉訇(pēng hōng 抨烘)：象声词。形容大声。 ⑮ 搠(shuò 朔)：刺，扎。 ⑯ 檄(xí 习)：用檄文晓谕或声讨。⑰ 缒(zhuì 坠)：用绳子拴住人或东西从上往下送。 ⑱ 讵(jù 巨)：岂。 ⑲ 瓮城：建在城门外小城，又叫月城，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功能。 ⑳ 刁斗：古代军中用具。白天用以烧饭，夜间击以巡更。 ㉑ 把细：小心谨慎；仔细。 ㉒ 辎(zī 咨)重：行军时由运输部队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 ㉓ 戟(jǐ 几)：古代兵器，在长柄的一端装有青铜或铁制成的枪尖，旁边附有月牙形锋刃。 ㉔ 蛮河：今湖北省中部汉水支流。 ㉕ 愆(qiān 铅)：罪过。

作为晚清小说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吴沃尧也是于讲史最努力者。《痛史》是他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小说，吴沃尧有着明确的论述，一方面他提倡普及历史教育以启发民智，因为复杂浩繁的史籍无法大众化，而历史小说可成为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因此，他强调历史小说当正确叙述史实。另一方面，他强调历史小说不可“失小说体裁”，重视历史小说的艺术性。《痛史》的创作便体现了吴沃尧这样的历史小说观。

小说叙述宋朝失国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痛史”之“痛”何在？小说首先按史实叙述了皇室的昏庸无能，贾似道的欺君误国。度宗一闻警报，便吓得生了一场病。一国之君，怯弱无能至此。度宗已略知外面战事情形，但只觉心中焦躁，本就是个荒淫酒色之人，至此更加纵情酒色以解闷消愁，一切朝政委之于贾似道。而贾似道却一心做着新朝大臣的梦，尽力讨好蒙古人。度宗被战事危急吓死之后，后继的三朝皇帝都是尚需抱持的稚子幼童。元兵穷追猛打，宋室几无立锥之地，陆秀山还守着八岁的小皇帝

教学《大学》……此处所选小说第三回即对比性地描写了三座城池的失守战败：守樊城的范天顺明知力不能守，且外无援兵，但仍死守力敌，最终与城同亡；守襄阳的吕文焕面对强敌，无计可施，只好投降；鄂州守将张世杰巧妙布置，大获全胜，但被一心叛国的贾似道调援江州，于是，鄂州、江州又相继失守，元兵长驱直进，逼进常州，很快就兵临临安。三处防守各各不同，而失城丧地则一。其中襄阳失守犹为令人深思。襄阳已被围了三年。告急之书频频发往京中，但贾似道硬是压着不报，更不添一枪一卒给予支援，只是充耳不闻，在这样的情形中守将尚坚守三年，不可谓不忠不勇。在元兵猛烈攻城之时，黄顺偷了权守襄阳的印绶投降了。投降虽然可耻，但又何尝不是被逼无奈呢？这些，是"痛史"之令人痛心、令人深思处。

"痛史"之痛不仅在于对昏君奸臣叛将的痛恨，更在于文天祥、张世杰、谢枋得等一班忠义之士力挽狂澜的义勇，知不可为而为的艰苦努力，实令人深深痛楚。君主憎弱，国土沦亡，他们为谁而守？为谁而求？为的是民族的生存，为的是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坚守的信念。

"痛史"之痛还在于对百姓苦难的痛怜。小说描写了异族占领汉土的野蛮残忍、奸淫掳掠，如樊城的屠城、襄阳的淫掠、临安的惨虐，以及北方元人统治地区汉人生命与尊严被蹂躏践踏的惨状。

晚清历史小说一般在叙述史实的同时表现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即批判晚清政治。《痛史》也是如此，作者充满强烈的民族情绪叙述这段历史，但用意并不只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他要激起的是当时民众反清的精神，所以常常跳出来点明喝破："看官，只此便是异族战胜本族的惨状了！你道可怕不可怕呢？"（见本回）更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历史令作者满腔忠愤地痛骂那些卖国求荣苟安及为虎作伥的朝臣。作者认为那些身居高位之人，受了多少皇恩浩荡，但偏偏他们在国家危急时候反的反了，逃的逃了，降的降了；倒是那些屈沉下僚之人，往往更多忠义之士。所以，作者在书中常常忍不住用大段大段篇幅痛骂这些卖国贼，感情之强烈，只能借用书中张世杰的话来表达："我实在恨这班畜生，时时都想痛骂打他一番，我骂他畜生还嫌轻，不知要骂他是个什么才好呢！"正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言："这真的是吴沃尧对于宋代当时人物的愤慨么？是在宋代的一些卖国贼以外，兼咒诅那些清朝的汉奸的。是对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几十年事件愤慨的总发泄，总暴露。"但由于强烈的用世之心，也给小说艺术带来一些缺陷，小说人物形象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人物语言大致符合各自身份，但不能说是个性化的语言，而往往是作者思想情绪的传声筒。

《痛史》在叙述史实与批判现实这双重主题之外，还有第三种小说因素的掺杂，那就是英雄侠义主题。而这第三种因素体现的大概就是作者对历史小说"小说体裁"的强调。吴沃尧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知道怎么讲，这段历史才更加动人。小说特别以饱蘸感情之笔写了胡仇、金奎等人自发的努力。国家已经沦亡，但他们尽一己微薄之力与整个异族统治相抗衡，并且把复仇的种子、复国的精神以及自己的技艺知识像火种一样传给民众，传给后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小说描写胡仇飞檐走壁，神出鬼没，金奎等聚啸山林，占山为王，这些英雄侠义故事的穿插，使"发明正史事实"的历史小说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在小说叙述上不致沉闷枯燥。同时，这些侠客义士故事也与历史题材一道，统一于作品借古鉴今，鼓励民志，干预现实的创作意图之中，这是这部小说艺术上一个独特之处。显然，《痛史》的艺术特点也表现出历史题材小说在晚清的艺术渐变，融合其他小说类型与表现时代精神已成为这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主流趋向。

阿英给予《痛史》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晚清讲史中最好的一部。这部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如《仇史》等小说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创作的。

（涂秀虹）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吴沃尧

——《九命奇冤》第一回

"哙，伙计，到了地头了，你看大门紧闭，用甚么法子攻打？"

"呸！蠢才。这区区两扇木门，还攻打不开么？来，来，来！拿我的铁锤来。"

砰訇①，砰訇！好响呀。

"好了，好了！头门开了。呀，这二门是个铁门，怎么处呢？"

轰！

"好了，好了！这响炮是林大哥到了。林大哥，这里两扇铁牢门，攻打不开呢！"

"唔，俺老林横行江湖十多年，不信有攻不开的铁门！待俺

看来。呸，这个算甚么！快拿牛油柴草来，兄弟们一齐放火，铁烧热了，就软了。”“放火呀！”

劈劈啪啪，一阵火星乱迸。

“柴草烧它不红，快些拿木炭来！”“好了，有点见红了，兄弟们快攻打呀！”

豁喇喇，豁喇喇！

“门楼倒下来了，抢进去呀！”“咦！怪道人说梁家石室，原来门也是石的。”

“林大哥！铁门是用火攻开了，这石门只怕火力难施，又有甚么妙法？”

“呸！众兄弟们有的是刀锤斧凿，还不并力向前！少停，凌大爷来了，倘使还没有攻开，拿甚么领赏？”“是呀，我们并力攻打上去，不怕它铜墙铁壁！”

好忙呀，刀儿，锤儿，斧子，凿子一齐乱下。

“好了，我这里打下指头大的一点来了！”

“我这里芝麻大一点也没有动呢！”

“嗳，攻了大半个时辰了，我老林打家劫舍，也不知经过几百回，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兄弟们不要白费力了，没个法儿，用软梯上去罢。”

“不中用，这一个石室，没有天井，就有两个窗户，也不过一尺来高，四五寸宽，那里进得去？”

“那么，我们掘地道来！”

“也没用。这个牢房是我老子在生的时候承造的，他常常说起，说这牢房底下，四围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桩呢。”

“这可难了。”

轰，轰，轰！这是三响号炮，凌大爷到了。

“凌大爷，这石室攻打不开，还求示下。”

“吓，你们在我跟前夸了嘴，此刻闹到骑虎难下，难道就罢了么？”

“大爷不要动怒，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

“快点说来！”

“好在大爷不是要取他钱财……”

“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要他钱财做甚么？这个不消说得。”

“只要结果他一家性命，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不须打破他这牢房，便可以杀他个寸草不留！”

“也罢。我本来只要杀了他弟兄两个，争奈他全不知机，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老林，你就施展你那妙计罢。”

“兄弟们搬过柴草来，浇上桐油，就在这门前烧起来。拿风箱过来，在门缝里喷烟进去……阿七，你飞檐走壁的功夫，还使得么？”

“老实说，我虽然吃了两口鸦片烟，这个本领是从小学就的，那里就肯忘记了！”

“既这么着，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都用柴草塞住了，点上一把火。”

“可以，我就干这个。”“凌大爷！这里有马鞍，你且坐在上风一边，看俺老林成功也。兄弟们快来动手。”

好热闹呀，怎见得：

> 毒雾迷天，浓烟匝地②。风过处红光焰焰，火低时黑气腾腾。添柴草的奋不顾身，遑问③焦头可拉风箱的乱抒双臂，不辞烂额之劳。四壁厢犬吠鸡飞，一霎时神号鬼哭。尽任他锣声震地，官军赴援无人；只听得炮响连天，贼徒声势愈大。桐油烟臭恶难闻，向石门缝中钻去；催命符容情不得，从阎罗殿上颁来。叫尔室中众人，化作莫司群鬼。纵不似北京的挂炉烧鸭，也要做江南的异味熏鱼。

“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这牢房里的人，是活不成的了。凌大爷，我们散罢。”

“好呀，这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旋歌’。走呀，打轿子

过来！”

哄哄哄一阵散了。这一散不打紧，只是闹出一段九命奇冤的大案子来了。

嗳，看官们，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那个主使的甚么凌大爷，又是家有铜山金穴的，志不在钱财，只想弄杀石室中人，这又是甚么缘故？想看官们看了，必定纳闷。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的叙下去，只怕看完了这部书，还不得明白呢。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以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表叙出来，庶免看官们纳闷。

话说这件故事，出在广东。我闻得各处的人，都说广东强盗多。广东果然强盗多，这句话我也不能代广东人讳。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无非是些无赖地痞、亡命少年，从没有坐拥厚资、名列缙绅④也去做强盗的道理。然而这件事，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甚么阀阅名门⑤的子弟，却也是纳监⑥读书、充做书香人家的人。似他这等人，也做了强盗，岂不是一件奇事？并且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这位雍正皇帝，据故老相传，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于国计民生上，十分用心；惩治那暴官污吏，也十分严厉；并且又明见万里，无奸不烛⑦。至今说起来，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然而这个故事，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却是贪官污吏，布满广东，弄到天日无光，无异黑暗地狱，却不迟不早，恰恰出在那雍正六七年时候，岂不又是一件奇事？

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叙出来，便知分晓。

〔注〕 ① 砰訇：象声词。 ② 浓烟匝地：满地浓烟。 ③ 遑问：来不及问，顾不上问。 ④ 缙绅：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家。 ⑤ 阀阅名门：有权势有名气的家族。 ⑥ 纳监：用捐纳取得资格的监生。 ⑦ 无奸不烛：指所有奸恶的事都能一一洞察。烛，照耀的意思。

吴沃尧的《九命奇冤》取的是一个很老的题材，写的是雍正年间广州地方，恶霸凌贵兴因风水与表兄梁天来反目为仇，将他一家害死的大命案。早在嘉庆十四年(1809)，有位“安和先生”就撰写了一部《警富新书》小说(又名《七尸八命》)，共四十回，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但文笔较拙，且大量抄录诉讼的禀词和批语，可读性很差。一百年后，吴沃尧将这一题材拿来重作，最大的变动是打破旧小说的写法，以倒叙的手法开头。

《警富新书》第一回“凌贵兴妄想功名，马半仙细谈风水”，从凌贵兴连科下第，迷信风水之说写起，平铺直叙，缺乏吸引力。吴沃尧另辟蹊径，第一回回目是“乱哄哄强盗作先声，慢悠悠闲文标引首”，一开头就是两个不明身分的人的对话，一个问“大门紧闭，用甚么法子攻打”，一个答“拿我的铁锤来”，读者已从回目中“强盗”二字得知他们的身分，又从对话得知他们想打开那紧闭的大门；至于为什么要打开那门，作者一时还无暇交代。接着，又借助于声响，读者知道他们已经用铁锤打开了头门。但二门是铁门，故遇到了困难。这时，通过人物的对话，读者知道领头的林大哥到场了。林大哥自称“横行江湖十多年”，行劫的经验自然是丰富的。果然，他出主意拿牛油柴草烧，拿木炭烧，终于把铁烧红了，把二门楼烧倒了。再抢进去，发现梁家石室的门，也是石的。通过伙计问林大哥有甚么妙法，林大哥答道：“少停，凌大爷来了，倘使还没有攻开，拿甚么领赏？”读者才知道，林大哥一伙是受雇于一个叫凌大爷的人的。

但作者并没有急于向读者介绍凌大爷是谁。他只是写大家并力上去，刀儿，锤儿，斧子，凿子一齐乱下，却一点效果也没有。连林大哥也不得不承认：“打家劫舍，也不知经过几百回，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用软梯，掘地道，都毫不中用。

这时，“轰，轰，轰！”三响号炮，凌大爷本人到了。显然，对于石室久攻不开，他是很不满的。林大哥便想出了一条妙计，前提是“不是要取他钱财”，这显然与一般抢劫的动机不同；而凌大爷居然回答：“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要他钱财做甚么？”于是林大哥搬过柴草，浇上桐油，在门前烧起来，又拿风箱过来，在门缝里喷烟进去。不久，读者又听到说：“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这牢房里的人，是活不成的了。凌大爷，我们散罢。”凌大爷回答说：“好呀，这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旋歌’。走呀，打轿子过来！”

吴沃尧一改历来通俗小说“话说”的开头方法，破题的一大段倒很像

后世的广播剧：作者所能调动的艺术手段，除了一群人物的对话，还有那现场的音响效果。读者只听到人物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自然便涌起了许多悬念，急切地希望解实情。直到这个时候，作者方慢悠悠站出来说："嗳，看官们，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的叙下去，只怕看完了这部书，还不得明白呢。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以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表叙出来，庶免看官们纳闷。"试想，当读者的胃口已被吊起来的时候，下面要说的故事还能不听下去吗？

但吴沃尧毕竟没有忘记传统手法，当大火猛烧的时候，在听觉之外，还以标准的骈俪文字唤起读者的视觉感受："毒雾迷天，浓烟匝地，风过处红光焰焰，火低时黑气腾腾。"听觉视觉的结合，便将凌家杀人放火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了。（欧阳健）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哄哄蓦地散东西

吴沃尧

——《恨海》第二回（节选）

却说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他起来做甚么？他叫我睡，虽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强来相干，那就不成活了。"只听得他说道："姊姊睡吧，不要熬坏了身子，明天还要动身呢。"棣华低声道："贤弟请睡吧，病才好了，不要又着了凉。我困了，自然要睡。"伯和也不答话，把夹被窝推过一边，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来，方才说道："我仍旧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请安睡吧。"说罢，出去了。

棣华暗想："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顽笑，这会隔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去。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好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白氏惊醒，问是甚事。棣华低头不语。白氏笑道："甚么事？叫醒我，又没有

话说。”一面坐了起来，又问甚么事。棣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白氏甚是疑心，一回头，看见伯和不在炕上，便问那里去了。棣华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白氏正要下地，只见伯和走了进来，说道：“我在这里，姊姊总不肯睡，所以我仍回避出去。”白氏抢着道：“这又何必！现在我们逃难的时候，那里还论得许多规矩？贤侄快睡了；女儿快过来，靠我这边躺下。谁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华，棣华只是低着头。白氏道：“贤侄先睡下吧，我会叫他睡。”伯和便上炕去睡了。

白氏伸手把棣华拉到炕沿上，道：“睡吧，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华还只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几次，方才盘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连母亲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这嫌疑之际，令人十分难过。倘是先成了亲再同走，倒也罢了。此刻被礼法所限，连他的病体如何，也不能亲口问一声，倒累他体贴我起来。我若是不睡，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么同上一个炕上睡起来？想到这里，未免如芒在背①。几次要坐起来，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强躺着。一夜想这个愁那个，何尝睡得着。

天才亮了，就坐起来，微舒俏眼，往伯和那边一望。只见他侧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夹被窝翻在半边。暗想：“此刻天将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人的，况且正对了那破纸窗，万一再病起来，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谅情②要动身的了，不多睡一会，怎禁得在车上劳顿？待要叫醒伯和时，又出口不得。

思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地走过来，轻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谁知白氏早已醒了，不过闭着眼睛养神。棣华代伯和盖被窝，恰遇了白氏双眼一睁，早看见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点呀。”这一句话不打紧，却羞得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连忙退了几步，坐到椅子上。暗想：

"若是成了礼的夫妻，任凭我怎样都不要紧，偏又是这样不上不下的，有许多嫌疑，真是令人难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两不相见，不过多一分惦记倒也罢了；偏又现在对面，叫人处处要照应又不能照应，弄得人不知怎样才好。"想到这里，不知怎样一阵伤心，淌下泪来。

白氏坐起来，一眼瞥见，问道："哭甚么？"棣华拭了眼泪，勉强应道："没有哭。"白氏叹道："我也知道你为难，但是你们非平常的可比，从小儿在一处的，姊姊弟弟相处惯了。今日在这乱离之际，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边，其实'嫌疑'两个字，也可以从权免了。我见王家娟娟和他们小瑞儿，是终日有说有笑的，虽然他们是老亲，究竟也是个未曾成礼的夫妻。娟娟何曾像你？我们早是搬开了；倘使当年不搬开，你便怎样过呢？"棣华听了，猛然想起："倘使当年不搬开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不懂得甚么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处惯了，犹如养媳妇一般，倒也罢了。偏是我处的这个地位难。"

〔注〕 ① 如芒在背：芒，芒刺；如芒在背，好像芒刺刺在背上，十分难受。② 谅情：敢情，看情况。

《恨海》是写两对未婚青年因庚子战乱酿成爱情毁灭的悲剧故事。第一回开头即明确宣告，这是一篇"写情小说"。不过，吴沃尧所说的"情"，是"与生俱来"的广义的情，这种情，"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这种情，不是狭义的儿女私情，"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题目是极为正大的。而作者就在这大题目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男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使小说思想倾向呈现出微妙复杂的状态。

小说叙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广东南海籍工部员外郎陈毓临告假不准，只得命其子伯和，送未婚妻张棣华偕其母白氏南下避难。因为怕洋兵进京，已经把铁路拆断了，火车不开，只得坐了骡车，在丰台村店中歇宿。伯和因与棣华未曾结

亲，处处回避，一连两夜，在外间打盹，着了凉，发起烧热来。“情脉脉芳心增忐忑”一回，写的就是在这特殊环境下，这对男女青年矛盾心理。伯和与棣华虽已订有婚约，但名分上还不是正式夫妻，按照传统的礼教，是决不能同居一室的。棣华只好让伯和躺在炕上，自己则独坐灯下。此时的诸多不便，愈益增加了棣华的忐忑和苦恼。

先是看见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怕他“强来相干”；后来方知担心是多余的，伯和走下地来，说仍旧到外面打盹去，棣华心里又是感激，又是不安。欲待叫他回来，羞于出口；欲待不叫，又于心不忍，正如小说正文旁批语所说：“此时互相怜爱之情何其浓也。”于是急中生智，把母亲白氏推醒了。白氏问是甚事，棣华又低头不语。白氏笑道：“甚么事？叫醒我，又没有话说。”再三追问，棣华仍低着头一言不发，却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文旁批语曰：“写女儿情态如画。”为了不致累得人家不安，棣华终于和母亲、伯和同睡在一个炕上后，棣华仍然如芒在背：“尚未成婚的夫妻，怎么同上一个炕上睡起来？”天才亮就坐了起来，望见伯和把被窝翻在半边，想到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人，便轻轻下地，代他盖了。原以为不会为人知觉，谁知白氏早已看见，又叮嘱一句：“你再代他掖好点呀。”却羞得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文旁批语道：“绝无苟且事而畏羞如此，写小儿女如绘。”总之，小说通过一系列细节的刻画，将棣华一腔爱怜之情，描摹得真挚细腻、维妙维肖。　　（欧阳健）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八回（节选）

蒋中丞[1]未曾调任之前，安徽有一个候补知府，姓刁名迈彭，历任三大宪都欢喜他，凡是省里的红差使、阔差使，不是总办，便是提调，都有他一分。然而除掉上司之外，却没有一个说他好的。蒋中丞亦早已闻得他的大名，等到接印下来，同司、道谈起本省公事，便道：“怎么我们安徽一省候补道府如此之多，连个能够办事的都没有？”两司听了愕然，各候补道更为失色。蒋中丞歇了一会，又说道：“但凡有个会办事的，何至于无论什么差

使，都少不了刁某人一个呢？就是他能办事，他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本事，有多大能耐？一天到晚，忙了东又忙西，就是有兼人之材，恐怕亦办不了！”各位司、道方才晓得中丞是专指刁某人而言，一齐把心放下。但是大众听抚宪如此口气，知道不妙，就是想要替他说两句好话，也不敢说了。有些穷候补道，永远不得差使的，心中反为称快。

等到下来，早有耳报神把这话传给了刁迈彭了。刁迈彭自从到省十几年，一直是走惯上风的，从没有受过这种瘪子。初听这话，还是一鼓作气的说道：“明天就上院辞差使，决计不干了！”亲友们大家都劝他忍耐。又有人说：“中丞大约是初到这里，误听人言。再过几天，同你相处久了，晓得你的本领，自然也要倾倒的。”在外亲友劝，在家太太劝，过了两天，刁迈彭的气也平了，也不想辞差使了，仍旧谨谨慎慎上他的局子，办他的公事。却不料藩台②因抚台说他闲话，也不敢过于相信他。三四天后，忽然拿他所兼的差使委了别人两个，大约还是些挂名不办事的，正经差使却没有动。刁迈彭一见苗头果然不对，此时一心害怕，惟恐还有甚么下文，翻过来求藩台求臬台③替他在抚宪面前说好话，保全他的差使还来不及，亦不说辞差使不干的话了。

毕竟蒋中丞人尚忠厚，因见两司代为求情，亦就答应暂时留差，以观后效。两司下来，传谕给刁迈彭，叫他巴结听差。刁迈彭不但感激涕零，异常出力，并且日夜钻谋笼络抚宪的法子，总要叫他以后开不得口才好。心想：“凡是面子上的巴结，人人都做得到的，不必去做。总要晓得抚台内里的情形，或者有什么隐事，人家不能知道的，我独知道；或者他要办一件事，未曾出口，我先办到，那时候方能显得我的本领。但是他做巡抚，我做属员，平日内里又无往来，如何能够晓得他的隐事？”这天整整踌躇了半夜。

回到上房，正待睡觉，忽然有个老妈，因为太太平时很喜欢他，他不免常在主人眼前说同伴坏话。此时忽被同伴说他做贼，

并且拿到贼赃，一时赖不过去。太太只得吩咐局里听差的勇役，一面看守好了这个老妈，一面去追赶荐头④，说是等到荐头到来，一齐送到首县里去办。这事从吃晚饭闹起，一直等到二更多天，荐头才来。太太正在上房发威，荐头同老妈直挺挺跪在地下。这个档口，齐巧刁迈彭踱了进去，问其所以，太太说了一遍。太太又骂荐头好大的架子，叫了半天才来。荐头分辨说道："实为着抚台大人的三姨太太昨日添了一位小少爷，叫我雇奶妈。早晨送去一个，说是不好，刚才晚上又送去一个。进去之后，又等了好半天，所以误了太太这里的差事。只求太太开恩！"太太听了这话，心上生气，说他拿抚台压我，正待发作；谁知刁迈彭早听的明明白白，忽然意有所触。又见老妈年纪尚轻，甚是洁净。刁迈彭便心生一计，连向太太摇手，叫他不要追问。太太摸不着头脑，刁迈彭急走上前，附耳说了两句，太太明白，果然就不响了。

刁迈彭忙叫荐头起来，向他说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们做荐头的人也管不了这许多，荐来的人做贼，是怪不得你的。不过是你的来手，却不能不同你言语一声。刚才太太因为你来得晚了生气，如今把话说明，就没有你的事了。"荐头正为太太说要拿他当窝家办，吓得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如今见刁大人这番说话，不但转愁为喜，立刻爬在地下，替大人、太太磕了几个响头。回转身来，就把那偷东西的老妈打了两下巴掌，又着实拿他埋怨了几句。刁迈彭又道："这个人我本是要送他县里重办的，只为到得县里，一定要追及荐头人，于你亦有不便。我如今索性拿他交代与你带去，只要把偷的东西拿回来，看你面上，饶他这一遭，等他以后别处好吃饭。"那老妈听了，自然也是感激的了不得，亦磕了几个头，跟了荐头千恩万谢而去。

第二天，刁太太这里仍旧由原荐头荐了个人来。刁迈彭有意笼络这荐头，便同他问长问短，故意找些话出来搭讪着同他讲。后来荐头来得多了，刁迈彭同他熟了，甚至无话不谈。有天

刁迈彭问他："抚台衙门里，你可常去？"荐头道："现在院上用的老妈，一大半是我荐得去的。"刁迈彭道："有甚么伶俐点的人没有？"荐头道："可是太太跟前要添人？"刁迈彭道："不是。现在没有这样伶俐人，也不必说；等到有了，你告诉我，我自有用他的去处，并且于你也有好处的。"荐头道："可惜一个人，大人公门里若能再叫他进来了。这个人倒是很聪明的，而且人也干净，模样儿也好，心也细。有什么事情托他，是再不会错的。"刁迈彭忙问："是谁？"又问："我这里为什么不能再来？"荐头道："就是前个月里，人家冤枉他做贼，撵掉的那个王妈。大人明鉴：人家说他做贼，是冤枉的。同伙里和他不对，所以说他做贼，无非想害他的意思。"刁迈彭道："这个人很不错，太太本来也很喜欢他。不过同伙当中都同他不对，因此我这里他站不住脚，所以太太亦只好让他走了干净。至于做贼的一件事，我也晓得冤枉的，所以当时我并不追问。"荐头道："大人、太太待他恩典，他有什么不知道！"刁迈彭道："知道就好，可见得就不是个糊涂人。如今又是你的保举，我现在就用他亦可以。"

荐头道："他出去之后，我又荐他到南街上刘道台公馆里去。刘道台是一直没有当过什么差使的，公馆里没有出息，听说老妈的工钱都是付不出的。所以王妈虽然去了，并不愿意在他家，闹着要出来。既然大人要他，我回去就带信给他，仍旧叫他到这里来伺候大人同太太就是了。"刁迈彭道："钱归我出，而且还可以多给他些好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要他来伺候我，亦不是要他来伺候我们太太。要他去伺候一个人，伺候好了，我还重重有赏，连你都有好处的。"荐头听了，还当是刁大人有甚么外室，瞒住了太太。因是熟惯了，便凑前一步，附耳问道："可是去伺候姨太太？"刁迈彭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你不要乱猜。"荐头道："这个我可猜不着了。到底去伺候谁，请大人吩咐了罢。"刁迈彭道："现在离年不多几天了，我还要消停两天，今日不同你说。等你回家猜两天，猜不着，等我过了年再告诉你。"荐头无奈，只得

回去。

正是光阴似箭，转眼又是新年了。这天是大年初五，那荐头急忙忙赶到刁公馆里给大人、太太叩喜。齐巧太太被一位要好的同寅内眷邀去吃年酒去了，只有刁迈彭在家。荐头便问："大人去年所说的那桩事情，可把我闷坏了。今日请大人吩咐了罢。"刁迈彭说道："你不要着急，我本来今天就要告诉你的。总而言之，这件事你能替我办成，我老爷的升官，连你的发财，统通都在里头。"荐头听了，直喜得眉开眼笑，嘴都合不拢来。刁迈彭正要望下说时，恰巧管家头戴大帽子，拿了封信进来，说是："老爷的喜信来了！"刁迈彭听了，不觉陡然楞了一楞，于是把话头打住。原来上年刁迈彭曾经托过京里一个朋友谋干一件事情。这个管家乃是刁迈彭的心腹，晓得此事，所以今天接着了这封京信，以为必定是那件事的回信来了。及至刁迈彭拆开看过之后，才知不是，于是搁在一边。

管家退去，刁迈彭方才说道："我托你不为别的，为的你常常荐人到抚台衙门里去；就是上回歇掉的那个王妈，我看这人还伶俐，我想托你拿他荐到抚台衙门里去。我这里有四十两银子，二十两送你吃杯茶，那二十两你替我给了王妈。你可晓得我托你把他荐了进去，所为何事？专为叫他在里头做一个小耳朵⑤。凡是抚台大人有什么事情，都来告诉我。就是没有事情，或是大人说些什么闲话，一天到晚做些什么事情，只要是他知道的，都可以来告诉我。我公馆里他不便来，他可以送信给你，由你再传给我。但是至多三天总得报一次。这件事情办成，我还要重重的谢你。以后若是王妈他家里缺什么钱用，你告诉我，都由我这里给他。"

那荐头听了刁迈彭的一番话，沉吟了一回，回说："这人现在已不在刘公馆了，另外找了一个人家，听说出息很好。等我去挖挖看。大人赏他的银子，我带了去。这个请大人收了回去，我们怎好无功受禄呢？"刁迈彭道："这一点点算不得什么。你也不必

客气，将来我还要补报你的。”荐头见刁迈彭执意要他收，他亦乐得享用，于是千恩万谢，揣了银子而去。走出宅门，刁迈彭又拿他喊住，问道：“你拿他送进去给那一个？倘若送到不相干人的跟前，那是没用的。”荐头道：“现在是二姨太太拿权，我自然拿他送到二姨太太跟前去，大人放心就是了。”刁迈彭见他说话在行，也自放心。

果然那荐头回去找到王妈，交代他十两银子，把刁迈彭的一番盛意说知，并说以后还有周济他。王妈自然欢喜。本来他此时在刘公馆里出来，正待找主，有了这个机会，随即一口答应。齐巧院上传出话来，二姨太太房里要雇个老妈，又要干净，又要能干。荐头得信，便把这王妈荐了进去。试了两天工，居然甚合二姨太太之意。当时荐头先把进去情形禀报过刁迈彭。过了两天，王妈传出话来，无非抚台大人“昨日欢喜，今天生气”的一派话，并没有甚么大事情。以后或三天一报，或两天一报，都是些不要紧的，甚至抚台大人同姨太太说笑的话，也说了出来。刁迈彭听了，不过付之一笑。只有一次是二姨太太过生日，别人都不晓得，只有他厚厚的送了一份礼。虽然抚宪大人有命璧谢⑥，未曾赏收，然而从此以后，似乎觉得有了他这个人在心上，便不像先前那样的犯恶他了。以后又有两件事情被他得了风声，都抢了先去，不用细述。

单说有天王妈又出来报说，说是抚台大人这两天有些愁眉不展。听得二姨太太讲起，说他老人家前年上京陛见的时候，借了一家钱庄上一万二千银子，前后已还了五千，还短七千。现在这个人生意不好，店亦倒了，派了人来逼这七千银子。这位大人一向是一清如水的，现在这个来讨帐的人，就住在院东一爿客栈里面。大人想要不还他，似乎对不住人家，而且声名也不好听；倘若是还他，一时又不凑手，因此甚觉为难。

刁迈彭听在肚里，等到王妈去后，便独自一个踱到街上，寻到院东几爿客栈，一家家访问有无北京下来的人。等到问着了，

又问这人名姓，问他到此之后，可是常常到院上去的，并他来往的是些什么人，都打听清楚。刁迈彭是在安庆住久的，人头既熟，便找到这人的熟人，托他请这人吃饭，他却自己作陪。席面上故意说这位抚台手里如何有钱，好叫那人听了回去，逼的更凶。过了一天，果然王妈又来报，说大人这两天不知为着何事，心上不快活，一天到夜骂人，饭亦吃不下去。

刁迈彭听了欢喜，心想道："时候到了。"便打了一张七千两的票子，又另外打了一百两的票子，带在身上，去到栈房，找那个讨帐的说话。幸喜几天头里在台面上同那人早已混熟了，彼此来往过多次，那人亦曾把讨帐的话告诉过刁迈彭，刁迈彭立刻拍着胸脯说道："我们这位老宪台是有钱的，不应如此啬刻。你只管天天去讨。将来实在讨不着，等我进去同帐房老夫子说，找还给你就是了。"果然那人次日进去，逼的更紧。抚台不便亲自出来会他，都是官亲表侄少爷出来同他支吾。有时或竟在门房里一坐半天，弄得个抚台难为情的了不得，而又奈何他不得。想要同下属商量，又难于启齿。

正在急的时候，忽然一连三天，不见那人前来。合衙门的人都为诧异，派个人到他住的栈房里打听打听，说是已经回京去了。栈房里的人还说："这人本是专为取一笔银子来的，如今人家银子已经还了他，还住在这里做什么呢？"出来打听的人回去，把这话禀报上去，弄得个抚台更是满腹狐疑，想不出其中的缘故。

原来刁迈彭自从王妈送信之后，他袖了银子，一直径到栈房，找到那人，自己装做是抚台帐房里托出来做说客的。起先止允还一半，那人不肯；然后讲到让去利钱，那人方才肯了。叫他取出字据，银契两交，一刀割断。然后又把那一张一百两的票子取出，作为抚台送的盘川，那人自是感激。又叫他写了一张谢帖。那人次日便动身回京而去。刁迈彭把笔据谢帖带了回家，心上盘算："银子已代还了，抚台的面子亦有了，怎么想个法子，

叫抚台晓得是我替他还的才好。”意思想托个人去通知他，恐怕他不认，亦属徒然；若是自己去当面去同他讲，更恐怕把他说臊了，反为不美。而且这字据又不便公然送还他。踌躇了好两天，才想出一个法子。当天足足忙了半夜。

诸事停当，次日饭后上院。这几天抚台正为要帐的人忽然走了，心上甚是疑惑不定。见他独自一个来禀见，原本不想接见，后来说是有事面回，方才见的。进去之后，敷衍了几句，并不提及公事。等到抚台问他，刁迈彭方才从从容容的从袖筒管里取出一个手折，双手送给抚台，口称：“大人上次命卑府抄的各局所的节略，凡是卑府所当过的差使，这上头一齐有了。此外卑府没有当过的，不晓得其中情形，不敢乱写。”抚台听了，一时记不清楚自己从前到底有过这话没有，随手接了过来，往茶几上一搁，道：“等兄弟慢慢的看。”刁迈彭道：“这后头还有卑府新拟的两条条陈，要请大人教训。”抚台听说有条陈，不得不打开来，一页一页的翻看。大略的看了一遍，前面所叙的，无非是他历来当的差使，如何兴利、如何除弊的一派话；后头果然又附了两条条陈，一条用人，一条理财，却都是老生常谈，看不出什么好处。

抚台正在看得不耐烦，忽地手折里面夹着两张纸头，上面都写着有字，一张是八行书信纸写的，一张是红纸写的。急展开一半来一看，原来那张信纸写的不是别样，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银子的字据；那一张就是来讨银子的那个人的谢帖。再看欠据上，却早已写明“收清”，涂销了。抚台看了，当时不觉呆了一呆；随时心上就明白过来，连手折，连字据，连谢帖，卷了一卷，攒在手里，说了声：“兄弟都晓得了，过天再谈罢。”说完，端茶送客。

且说抚台蒋中丞送客之后，袖了那卷东西，回到签押房里，打开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回，的确是那张原据七千多银子，连利钱足足一万开外：“如此一笔巨款，他竟替我还掉，可为难得！但是思想不出，他是怎么晓得的？真正不解！”接着又看那张谢帖，写明白“收到一百银子川资”的话，心想：“他这又何苦呢！正项

之外，还要多贴一百银子。”仔细一想，明白了：“这是他明明替我做脸的意思。这人真有能耐，真想得到，倒看他不出！从前这人我还要撤他的，如今看来，倒是一个真能办事的人，以后倒要补补他的情才好。”跟手又把他那个手折翻出来，自头至尾，看了一遍。虽然不多几句话，然而简洁老当，有条不紊，的确是个老公事。再看那两条条陈，亦觉得语多中肯，在候补当中，竟要算个出色人员！

盘算了一会，回到上房。接着吃晚饭，二姨太太陪着吃饭，正议论到那个要帐的走的奇怪。蒋中丞连忙接口道：“我正要告诉你们，这银子竟有人替我代还了。”二姨太太听了诧异，忙问：“是谁还的？”蒋中丞便一五一十的统通告诉了他，又说，刁某人是个候补知府，现在当的是什么差。此时齐巧王妈站在二姨太太身旁，伺候添饭，他心上是明白的，忙插嘴道：“这位老爷，我伺候过他，他的光景我是知道的，虽然当了这几年的差使，还是穷的当当，手里一个钱都没有，那里来的这一万银子呢？不要不是他罢？”蒋中丞道：“的确是他。他当的都是好差使，还怕没钱？头两万银子⑦，算来难不倒他。”王妈道：“这位老爷的的确确没有钱。我伺候过他的太太一年多，还有什么不晓得的？他的太太亦时常同我们说：‘这些差使给了我们这位老爷，真正冤枉呢！除掉几两薪水之外，外快一个不要，这两年把我的嫁妆都赔完了，再过两年就支不住了。这些差使若是委在别人身上，少说有五六万银子的财好发。’”蒋中丞听了，疑惑道：“他既然没得钱，怎么能够替我还帐呢？”王妈道：“这位老爷钱虽不要，然而手笔很大，一千、八百的常常帮人，自己没有钱，外头拖亏空，所以他身上听说有毛五万银子的亏空。如今这笔钱，想来又是什么庄上拉来的。有几个差使在身上罩住，那里总还拉得动；但怕将来没了差使，不晓得拿什么还人家呢！”蒋中丞听了，心甘情愿盘算道：“据他这样说来，真正是个好人了。”

从此以后，蒋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又委他做了本衙门的总

文案，没有事情，都可以穿了便服，一直到签押房里同抚台谈天的。此时刁大人的声光，竟比蒋中丞未到任之前还好。人家看了，都为奇怪，齐说："某人做官真有本事！无论什么抚台，来一个好一个。"总猜不出是个什么诀窍。

〔注〕 ① 中丞：即巡抚，又称抚台。 ② 藩台：即布政使。 ③ 臬台：即按察使。 ④ 荐头：推荐介绍的中人。 ⑤ 小耳朵：特地安插其间探听消息的人。 ⑥ 璧谢：人有馈赠，不受而还之。 ⑦ 头两万银子：头，大约的意思。头两万银子，两万左右的银子。

1903年，李伯元"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创作了不朽的《官场现形记》，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二十世纪初开放和改革时势的产物。作品以纵览全局的气势，全面而深入地对官僚体制进行了总体考察和剖析，从而传达了时代的脉搏。它对由上至中堂、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钦差大臣，下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形形色色的佐杂人等所组成的官场的冷峻谛察，重在揭露官场的贪污纳贿，以及官僚体制与开放改革形势的不相适应。在层层深入的剖析中，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都是全新的、富有个性的，"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敏锐地抓住官僚体制内部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追踪描写，从而揭示官僚体制的极端衰朽与腐败，是《官场现形记》的重要内容之一。差缺因上司而得，也会因上司而失；一得一失，全在上司的一喜一怒之间，所以逢迎便成了下级处理与上司关系的最紧要的诀窍。第四十八回《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堪称揭露伺察上司好恶最为典型的情节。

此回先交代安徽的候补知府刁迈彭，历任三大宪都欢喜他，凡是省里的红差事阔差事，都有他一份。但除掉上司之外，却没有一个说他好的，其人之品行可知。新任的抚台蒋中丞亦早已闻得他的大名，心甚非之，有意加以排抑。在接印时就公然对司道说："怎么我们安徽一省候补道府如此之多，连个能够办事的都没有"？"但凡有个会办事的，何至于无论什么差使，都少不了刁某人一个呢？就是他能办事，他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本事，有

多大能耐"？新抚台这番话，无异于公开声明对刁某人的厌恶和戒备，乃至下决心对他实行整饬的意向。大众听抚宪如此口气，知道不妙，就是想要替他说两句好话，也不敢说了；有些永远不得差使的穷候补道，心中反为称快。形势一时显然对刁迈彭大为不利。

一直走惯上风的刁迈彭，受了这种"瘪子"，起初还作气说要上院辞差使，决计不干了，后经亲友劝，太太劝，气也渐渐平了，也不想辞差使了。他知事不妙，日夜钻谋笼络抚宪的法子。出于对信息的敏感，他一心想弄清抚台内里的情形，便买通王妈送进抚台衙门去做"小耳朵"，为他搜集情报。或三天一报，或两天一报，通过对种种不关要紧的信息的筛选和整理，刁迈彭头一个掌握了被抚宪大人宠爱的二姨太太过生日的消息，独自送了一份礼。抚宪大人格于法纪，虽然未曾赏收，但对他的印象却有了改变。

不久，又了解到抚台大人前年上京陛见，借了钱庄上的七千银子，现在派了人来逼。刁迈彭假装与之结交，故意怂恿紧逼，弄得抚台难为情的了不得。但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正在急的时候，忽然一连三天，不见那人前来"，原来刁迈彭袖了银子，装做是抚台帐房里托出来做说客的，代还了银子，既解了抚台之难，又保全了抚台的面子。从此以后，蒋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又委他做了本衙门的总文案，此时刁大人的声光，竟比蒋中丞未到任之前还好。人家看了，都为奇怪，齐说："某人做官真有本事！无论什么抚台，来一个好一个。"

小说写抚台蒋中丞与候补知府刁迈彭的矛盾纠葛，出色之处在揭示刁迈彭迎合蒋中丞的微妙心理，并控制了他的致命弱点。以客观态度看，蒋中丞要算是一位有识力、有正气的官僚。他不满意刁迈彭的人品，厌恶他的为人；他又一向一清如水，面对来讨帐的人，竟觉左右为难：想要不还，似乎对不住人家，而且声名也不好听；若是还他，一时又不凑手，因此甚觉为难。但他还是一步步被刁迈彭牵着鼻子走，落进了他设下的圈套。而这一切，又是通过他的心理变化表现出来的。先是刁迈彭为二姨太太送生日礼，已使他的心理起了奇妙变化："从此以后，似乎觉得有了他这个人在心上，便不像先前那样的犯恶他了。"这一次是刁迈彭把笔据谢帖夹在条陈中独来禀见，抚台一页一页的翻看条陈，开始的感觉，"都是老生常谈，看不出什么好处"；当从手折里漏出两张字据，知道刁迈彭已经将欠款代还，且贴了一百银子川资后，便打心底感激起来："这人真有能耐，真想得到，倒看他不出！从前这人我还要撤他的，如今看来，倒是一个真能办事的人，以后倒要补补他的情才好。"带着这种心情重看手折，觉得"虽然不多几句话，然而

简洁老当，有条不紊，的确是个老公事，再看那两条条陈，亦觉得语多中肯。”小说就是这样将官僚体制的弊病，通过丰富的生活场景和细节，自然融浑，不落痕迹地表现出来，实在是匠心独运，妙不可言。（欧阳健）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几

李伯元

——《文明小史》第十三回

却说武昌府知府当时听了两造①的话，心下思量，万想不到果真总督大人还要当当②，真算得洁己奉公第一等好官了。现在想要仰承总督的意旨，却苦了百姓，想帮着百姓，上司面前又难交代，事处两难，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说道：“也罢！你们几个暂且在我衙门里等一会儿，我此刻去见两司，大家商议一个妙法。制台③大人跟前，一定有个交代就是。你们做生意的人，也不好叫你们吃苦。”差官及当典里人听了这话，一齐谢过。武昌府便去先见藩台④，禀明情形。他虽是个首府，乃是制台第一红人，藩台亦很佩服他，所以拿他另眼看待，而且为的又是制台之事，更没有不尽心的，便道：“这位制军实在清廉得很！有的是公款，无论那里拨万把银子送进去，不就结了吗？何必一定要当当呢！”武昌府道：“制军为的不肯挪用公款，所以才去当当。如今再拿公款给他用，恐怕未必肯收，而且还要找没味儿。”藩台一听他话不错，便道：“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由我们公摊八千银子送给他老人家去用，要他老人家当当，总难以为情的。”武昌府道：“大人说送他，他一定还不要，不得已只好说是大家借给他的，卑府晓得他老人家的脾气，一定还要写张借票，这借票一定要收他的，如此他才高兴。”藩台道：“银子先在我这里垫出来，你拿了去，你就去通知臬台一声，等明天院上会着，由我领个头，约齐了大众，然后凑了归还。”武昌府答应称是。藩台立刻叫人划了一张八千银子的银票，交给了武昌府。然后武昌府又去见臬台⑤，见过臬台，然后回

衙，传谕一干人，叫当铺里的朝奉⑥自己回去养伤，各安生理。再吩咐打轿，带领着差官亲兵，抬着衣箱上院交代。

武昌府到得院上，先落官厅，差官督率亲兵，抬着箱子，交还上房。这时候制台大人正在厅上等信，等了半天，不见回来，以为当不成功，今年这个年如何过得过去？不时搓手的盘算。猛一抬头，忽见差官亲兵，抬了箱子回来，不觉气的眼睛里出火，连骂："没中用的东西，我叫你办的什么事，怎么不替我办就回来了？"差官道："回大人的话，通城的当铺，标下都走遍了，人家都不肯当。后来首府叫标下不要当了。首府现从藩台那里借了八千银子送来孝敬大人用，所以标下才敢把箱子抬回来的。"制台道："胡说！岂有此理！我要他们的孝敬？我那一注钱不好挪用，我为着不用这些钱，所以才去当当。总怪你不会办事，怎么又弄得首府知道？"差官听了，不敢说出殴打朝奉的事，只得一声不响。制台又道："吩咐外头，今儿如果首府来禀见，告诉他说我不见。如果是送银子来的，叫他带回去，说我不等着他这钱买米下锅。"正说着，巡捕拿了首府手本⑦上来回话。制台一见手本，也不问青红皂白，连连挥手说："不见！不见！"巡捕一见如此，只得退了下来，一一告诉了首府。幸亏首府是制台的门生，平时内签押房是闯惯的，见是如此，只得自己走了进来。从下午等到半夜，制台到签押房里看公事，碰见了他。他们是见惯了的，也用不着客气。制台问他来做什么。武昌府把来意婉婉转转说了一遍。制台道："要你们贴钱，是断断乎使不得的。"武昌府道："老师不要属员贴钱，等老师有钱的时候再还给属员们就是了。这也不过是救一时之急罢了。"制台想了一会，说道："既然如此，我得写张凭据给你，将来你们也好拿着向我讨。"武昌府是晓得老师脾气的，他既如此说，只得依着他做。一时交割清楚，武昌府自行退去。不在话下。

且说那湖南安顺府的教士，同了孔君明等十几个人到了武昌，打听得这位制军礼贤好士，且能优待远人，教士等把一干人

安顿妥当，自己便先去拜望洋务局里几位老总，托他们先向制台处代为先容，说有某国教士某人，订于某日前来拜谒。这洋务局里的几位老总，早就受过制台的嘱咐。原来这位制台大人，最长的是因时制宜，随机应变，看了这几年中国情形，一年一年衰败下来，渐渐的不及外国强盛，还有些仰仗外国人的地方，因此他就把年轻时的气焰全行收起，另外换了一副通融办理的手段，常常同司道们讲："凡百事情礼让为主，恭维人家断乎不会恭维出乱子来的。我们今日的时势，既然打不过人家，折回来同人家讲和，也是勉强的。到了这个地位，还可以自己拿大⑧吗？你要拿大，请问谁还肯来理你呢？我如今要定一个章程，只要是外国人来求见，无论他是那国人，亦不要问他是做什么事情的，他要见就请他来见，统同由洋务局先行接待。只要问明白是官是商，倘若是官，统通预备绿呢大轿，一把红伞，四个亲兵。倘若是商人呢，只要蓝呢四人轿，再有四个亲兵把扶轿杠，也就够了。如果是个大官，或者亲王总督之类，应该如何接待，如何应酬，到那时候再行斟酌。孔圣人说的：'能以礼让为国'，便是指明我们现在时势，对证（症）发药，诸公以后须得照此行事。"洋务局里的几个道台，一见总督尚且如此，谁亦犯不着来做难人，便把外国人一个个都抬上天，亦与他们无涉。

单说这番来的是教士，既不是官，又不是商，洋务局里几位大人，一概会齐了商量，应该拿什么轿子给他坐。一位道："孟子上'士一位'，士即是官，既是官，就应得用绿呢大轿。"一个道："教士不过同我们中国教书先生一样，那里见教书先生统是官的？况且教士在我们中国，也有开医院的，也有编了书刻了卖的，只好拿他当作生意人看待，还是给他蓝呢轿子坐的为是。"又有个说道："我们也不管他是官是商，如果是官，我们既不可简慢他，倘若是商人，亦不必过于迁就他，不如写封信给领事，请请领事的示，到底应该拿什么轿子给他坐。"众人齐说有理。洋务局里的翻译是现成的，立刻拿铅笔画了一封外国字的信，差人送

去，并说立候回信。齐巧领事出门赴宴去了，须得晚上方回；这边教士明天一早就要上院，若等第二天回信，万来不及。几位总办会办急得无法，一齐说道："领事信候不到，不如连夜先上院请个示，最为妥当。就是接待错了，是制台自己吩咐过的话，也埋怨不到别人。"几个人商议已定，便留一位在局守候领事回信，一位上院请示。手本上去，说有要事面禀。齐巧制台晚饭过后，丢掉饭碗，正在那里打磕铳⑨。巡捕官拿了手本，站立一旁，既不敢回，亦不敢退。原来这位制台，是天生一种异相，精神好的时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没事的时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头看着公事，或者一面吃着饭，以及会着客，他都会睡着了的；只要有事，一惊就醒，倘若没有事把他惊醒，一定要大动气的。此刻巡捕拿了手本进来，论不定他老人家几时才醒，喊又不敢喊，只得站立门内，等他睡醒再回。谁知他老人家这一睡，虽没有三天三夜，然而已足足有八个钟头。他老睡了八点钟的时候，巡捕就站了八点钟的时候，外面那个洋务局的总办，也就坐了八点钟的时候。晚饭没有吃就上院，一直等到夜半一点钟，肚子饿了，只得叫当差的买了两个馒头来充饥。至于那个站睡班的巡捕，吃又没得吃，坐又没得坐，实在可怜。好容易熬到制台睡醒，又不敢公然上去就回。又等制台吃了一袋烟，呷了一口茶，等到回过脸的时候，他把手本捏在手中，不用说话，制台早已瞧见了，便问是谁来见，为的什么事情？巡捕忙回，是洋务局总办某道来请示的。

制台到此，方命传见。及至坐下，照例叙了几句话。洋务局老总签着身子，把日间的事情，面陈了一遍。制台一面听他讲话，一面摇头，等他说完，制台道："老兄们也过于小心了。为着这一点点事情，都要来问我，我这个两湖总督，就是生了三头六臂，也忙不来。教士并无官职，怎么算得是官？又不集股仿⑩开公司，也算不得个商人。既然介乎不官不商之间，你们就酌量一个适中的体制接待他。只要比官差点，比商又贵重点，不就结了

吗?”洋务局老总听了这话，赛如《翠屏山》⑪里的潘老丈：“你不说我还有点明白，你说了我更糊涂!”他此时却有此等光景。但是怕制台生气，又不敢再问，只得辞了出来。

回到局中，拿这话告诉了几个同事，大家也没了主意。后来还亏了一位文案老爷，广有才学，通达时宜，居然能领略制台的意思，分开众人，挺身而出道：“制军这句话，卑职倒猜着了八九分。”众人忙问是何意思？文案老爷道：“我们现在只要替他预备蓝呢四轿⑫就是了。”众人道：“蓝呢四轿，不是拿他当了商人看待吗?”文案老爷道：“你别性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等我说完了再批驳。”众人于是只得瞪着眼睛，听他往下讲。文案老爷道：“轿是蓝呢轿，轿子跟前加上一把伞，可是商人没有的。”众人一齐拍手称妙，老总更拿他着实夸奖。一时议定，总办会办方各自回私宅而去。

话分两头。再说要见制台的教士，晓得制台优待远人，一切俱饬⑬洋务局预备，较之在湖南时官民隔阂，华洋龃龉，竟另是一番景象，心中甚是高兴。到了次日，尚未起身，办差的大轿人马，俱已到齐。教士虽穿的中国衣装，然而只穿便衣，不着靴帽，坐在四人大轿中甚不壮观。洋务局的轿夫亲兵，是伺候洋人惯了的，倒也并不在意。就是湖北的百姓，也看熟了，路上碰着，亦不以为奇。一霎到了制台衙门，大吹大擂，开了中门相接。教士进去，同制台拉了拉手，又探了探帽子，分宾叙坐，彼此寒暄了一回，又彼此称颂了一回。教士便将来意向制台一一陈明，又道：“目下在此盘桓数日，就要起身，等把同来的几个人一齐送到上海，等他们有了生路，我还要回到湖南，将来路过武昌的时候，一定还要来拜见贵总督大人的。”制台听了教士的话，想起上月接到湖南巡抚的信，早已晓得永顺有此一宗案件，当下心上着实盘算。想这几个生员明明不是安分之徒，倘是安分之徒，一定不会信从洋教；现在把这几个人送往上海，上海洋人更多，倘若被他们再沾染些习气，将来愈加为害。我外面虽然优礼洋人，乃为时事所迫，不得不然，并非有意敬重他们。这班小子后生，正是血

气未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此时受了地方官的苦，早将中国官恨如切骨，心中那里还有中国？与其将来走入邪路，一发而不可收，何如我此时顺水推船，借了洋人势力，笼络他们，预弭将来之患，岂不是好？主意打定，便装做不知，定要教士把永顺闹事情形详说一遍。教士自然把众秀才的话，一半有一半无的和盘托出，统通告诉了制台。制台登时跺脚捶胸，大骂傅知府不置。又说他如此可恶，我此刻就做折子参他。教士听了制台的话，看他甚为高兴，制台故意又连连跌足道："国家平时患无人才，等到有了人才，又被这些不肖官吏任意凌虐，以致为渊驱鱼，为丛驱爵⑭，想起来真正可恨！我这里用人的地方却很不少，我想把这几个人留在湖北，量材器使，每一个人替他们安置一席，倒也不难。然而我不敢，怕的是谣言太多，内而政府，外而同寅，不晓得要排揎⑮我到那步田地？知道的说我是弃瑕录用⑯，鼓舞人材，不知道的，还说我是逋逃薮⑰呢。贵教士请想，你说我敢不敢？"

教士起先听了制台的话，说要把这几个人留在湖北予以执事，还疑心制台是骗人的，从来他们做官的人，一直是官官相护，难保不是借此为一网打尽之计，后来见他又有畏谗避讥的意思，不免信以为真，便道："我要送他们到上海，也并非得已，实在可怜他们受了地方官的压力，不但不能自由，而且性命难保。上帝以好生为心，我受了上帝的嘱咐，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既然贵总督大人能够免去他们的罪，不来压制他们，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很可以立得事业，等他们出来帮着贵总督办事，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而且贵总督的名声格外好，将来传到我们敝国，也都是钦敬的。"制台道："贵教士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到我们中国有多少年了？"教士道："来是来的年数不少了，我初到你们湖南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不会讲，那时候通湖南，敝国人只有我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小孩子。我不会说中国话，我偏要学。我就离开我的家小，另外住到一个中国人家，天天跟着他说，不到半年，就会了一半了。"制台道："通湖南止有你一个外国人，倒不怕中国人

打你？谁肯还来教你说中国话呢？”教士道：“那时候，我身上的银子带的很多，贵国的人，只要银子。有了银子，他不但肯教我说话，各式事情，都肯告诉我晓得。只要有银子，连他祖传的坟地，都肯卖给我盖房子了。到如今，我样样明白，我的银子也就化的少了。”制台听了他的话，半天没有做声，又歇了一会，说道：“你且在我武昌盘桓几天，等我斟酌一个安置他们之法，再来关照。”教士听说，又称谢了几句，方始告辞而去。

但不知制军如何安置这一帮人，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两造：两边。 ② 当当：到当铺去典当东西。 ③ 制台：又称总督、制军，是总揽一省或几省政务的地方最高长官。官级比巡抚大一级，但实际地位差不多，大致说制台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 ④ 藩台：清代主管一省人事与财务的主官。 ⑤ 臬台：清代主管一省刑名按劾的主官。 ⑥ 朝奉：清代徽商的自称，指质库的掌柜。本为官名。 ⑦ 手本：也称手版，是属员谒见长官时专用的一种名帖。有红禀、白禀之分。上面平常只写官阶和姓名。 ⑧ 拿大：摆架子，看不起人。 ⑨ 打磕铳：即打瞌睡，小睡，断续地入睡（多指坐着或靠着）。 ⑩ 股仿：股份。“仿”字误。 ⑪《翠屏山》：指明沈自晋所作传奇《翠屏山》。后被改编为京剧，又名《吵家杀山》、《杀嫂投梁》。本事见《水浒传》第45、46回。潘老丈，潘巧云之父。 ⑫ 蓝呢四轿：清朝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坐绿呢轿子，四品以下的官员坐蓝呢轿子。藩臬以下官员的轿子，只能用四个人抬，叫做中轿。普通人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 ⑬ 饬：命令。 ⑭ 为渊驱鱼，为丛驱爵：比喻不善于团结人，把关系本来应该亲密的人推到对立的方面。爵，也作“雀”。 ⑮ 排揎：数落，斥责。 ⑯ 弃瑕录用：不计较缺点、过失而录用人才。 ⑰ 逋逃薮：犯罪者逃亡栖身的地方。

这是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第十三回。

《文明小史》共六十回，写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从上层官僚到普通百姓所受到的心理上的深刻震动，全面地反映了戊戌变法前后那个变革动乱的年代。

在这个变革动乱的年代，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盛世”、“巍国”的迷梦，人们惊醒了，感到中国原来贫弱到如此地步，面临着被瓜分亡国的危险。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维新，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有出路，又陷入了全盘西化的泥潭。作者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特点，用讽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机

——《文明小史》插图

刺和幽默的笔调，描写了这个时期的众生相，如洋人的骄横，官府对洋人的奴颜媚骨与对维新的阳奉阴违等。作者认为中国正处在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要改良政治又不可操之过急，所以揭出这些丑态，希望中国能真正维新。

在书的前面几回里，叙述湖南永顺府傅知府是个酷吏，有几个秀才为切磋学问，要在一起吟诗作文。傅知府捕风捉影，说他们"结党会盟"，约定"在城隍庙后花园起事"，于是下令搜捕，孔君明等十一人被捕。刘秀才见机不妙，只身逃走，后投靠洋教士。当时官府害怕洋人，只要洋人出头，说某人已经入了教，官府就无可奈何，因此，洋教士就领着刘秀才找傅知府，救出孔君明等十一人。怕今后离开洋人保护官府要找麻烦，"祸生不测"，洋教士就带着他们到武昌。十二、十三两回集中写湖广总督的故事。

武昌是湖广总督的驻节之地，这里万国通商，又有租界和领事馆。因此，湖广总督是一个要职。书里写的这个湖广总督，一是清廉，二是维新。作者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用调侃和讽刺的笔调，揭开这个既是清官又是维新派官僚的本质。

从十二回下半回起到十三回上半回，写总督当当的闹剧。总督的俸银丰厚，但平时开销大，"早经用尽，等到过年，他还有许多正用，未曾开销"。但是为了维持清官的名声，不肯动用公款，于是，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恳求太太把嫁妆借出来，叫差官领着亲兵抬了八箱衣服去当铺当八千两银子。当铺伙计要看看箱子里的衣服所值几何？因为总督在箱子上贴了封条，不许验看，要强当八千两，引起了当铺伙计与差官争吵，差官倚势殴打当铺伙计，闹得沸沸扬扬。武昌知府、藩台、臬台颇难处理，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借给总督八千两银子。这样一来，总督既收了八千两银子，又保持了清廉的好名声；同时，又通过此事闹得武昌全城皆知，使总督的清廉名声广为传播。作者在这里既用讽刺的笔法把这场闹剧写得色彩斑斓，热闹非凡，又不动声色，不加评论，使讽刺在自然的描写中流露出来，避免了晚清小说中常有的"形同嫚骂"的通病。

下半回写洋教士见湖广总督。这位湖广总督以开明维新出名。他对下属说："凡百事礼让为主，恭维人家断乎恭维不出乱子来的。"于是交代凡外国人，不论是什么人，一律由洋务局先行接待。"只要问明白是官是商，倘若是官，统通预备绿呢大轿，一把红伞，四个亲兵。倘若是商人呢，只要蓝呢四人轿，再有四个亲兵把扶轿杠，也就够了。"但教士是官还是商？如何接待？这回书里就描写了洋务局的几位老爷展开了一场精彩讨论，但辩

论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议请示外国领事馆，外国领事不在家又去请示总督。总督回答得模棱两可，洋务局的大人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不敢问，只好再议论，最后一位聪明人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众人一齐拍手称妙”，一场媚外闹剧终于收场。作者笔锋犀利，讽刺尖刻有力，入木三分。

作者写人物没有简单化。湖广总督表面维新，但骨子里还是顽固地维持满清王朝；表面糊涂，白天睡大觉，一睡八个钟头，但实际上却是比较精明，善于应付洋人。他怕洋教士带领的这十一位秀才去了上海，会“走入邪路，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反对清政府的力量，为了“预弭将来之患”，总督在洋教士面前大骂永顺府知府，装着珍惜人才的样子，把十一位秀才留在武昌，以便控制，以免给清政府造成麻烦，可见其骨子里顽固地维护皇权，而且善于同外国人周旋，并非糊涂官。

作品语言生动流畅，如湖广总督对下属说：“孔圣人说的：‘能以礼让为国’，便是指明我们现在时势，对证（症）发药，诸公以后须得照此行事。”正如前人批语所说：“‘礼让’二字，用在此时，可谓调侃入妙。”

晚清谴责小说多以官府笑话的形式来讽刺官场的黑暗，《文明小史》是比较成功的一部，这一回讲的媚外的笑话，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清谴责小说的艺术风格。　　（齐裕焜）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李伯元

——《活地狱》第三十二回（节选）

当晚，有更①把天的天气，只听见门口有人问道：“史家村上来的一位姓邹的在家么？”邹必大连忙走出来，却不认得。那人进来四面一望，便坐下了。邹必大便连忙让茶，又请问名姓。那人道：“我姓彭，只叫我老彭罢了。邹先生一向是在闵府上得意？”必大道：“我们是老伙计，我也成了家，相距不远。现在也因为他家没人，时常去走走。”老彭道：“很好，难得。到底他们二先生说的话，可有点影响么？”必大道：“这真是含血喷人，那里有点道理！”老彭道：“不瞒你说，我是衙门里师爷的伙计。现在这件事，二先生已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由得人不相信。明天孙氏母

子怕要吃亏。”必大道：“天下事，抬不过个理去。难道大老爷不问情由，只听他一面之词么？”老彭道：“你老哥还是三代以上的人，不晓得这里头的奥妙。自古道：有钱使得鬼推磨②。你们这起官司，明明是个破财的事。譬如二先生，拼着化上一千，你们拼着化上二千，就是你们赢了。我是个闲人，出来瞎说说。要是用到我，我也可以替你们效力。”邹必大晓得这事不对，中玓反正拿着不肉痛的钱，譬如没有的一样，胡钻乱塞。当时沉吟了一回，竟回答不出来。老彭道：“老哥，我还有一句话，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明日一早就要过堂，一经官断，那些家私可就没有孙氏母子的了。我看起来，这件事就是多化几个，也很值得的。”邹必大那里肯听，只觉得官断是公平，万不得偏袒；况且这衙门口的人，最会哄吓诈骗。又因为闵家的产业，是他同闵老大日积月累，死力经营，不容易聚得起，看着自然是格外重些，便不把老彭的话当真。瞎周旋了一阵，只答应了三四百块钱。老彭看得话不投机，也就坐不住了。

次日清早，差人便来呼唤，说是官要坐堂。孙氏连忙收拾，带了启后，到了衙门口，却还是静悄悄地。不敢走开，只得找了一块阶石上坐着。一直等到太阳直了，才看见有出出进进的人。此时孙氏母子是又饥又渴，邹必大只得买了些吃食送来，给他们充饥。又等了两三个钟头，太阳已经平西，才听见里面吆喝伺候。好容易巴得官坐了堂，先看见带了一个人进去，是在左首小屋里歇着的，背影一看，仿佛就是中玓。

停了一刻，才听见传闵孙氏，孙氏只得同儿子上去跪下。偷眼一看，这位大老爷年纪已是不小，胡子也花白了。幸而说话清白，还可懂得，只听见劈口问道：“闵孙氏，你为何把尤家的孩子来顶闵家的祀？”孙氏爬上一步，说道：“小妇人从前本是尤家的寡居媳妇，因为这边大爷在日没有儿子，大奶奶想给他找一个人，不拘是二婚三婚，只要能生孩子。当时俺婆婆家里穷，只得央人说合。是头一年四月里进门，六月里有孕，第二年四月里生

的。那年大爷死了，就是他成服穿孝。现在大奶奶的事，自然也是他成服顶祀了。所有二爷说是尤家的孩子，这话实在是毫无凭据。而且，二爷转辗设法谋夺大爷的遗产，已经不是一次的事，求大老爷伸冤。”话未说完，中玙在一旁嚷道：“你自己心上明白就是了。总而言之，尤家的孩子，怎么能来顶闵家的祀！”两边一递一句，抵抗了一回，官才把他喊住，不许吵嚷。便对着孙氏道：“这件事，你也不用狡赖。据本县看来，闵叔纯一世不曾生过孩子，或是天阉③也未可知，何以你进了门，便会有孕？此可疑者一。年轻的时候尚且不能生育，等到年纪大了，倒会生起儿子，已无这样情理；又且不先不后，刚刚你进门第三个月就有了身子，此可疑者二。既说你会生孩子，何以此后不多生几个？一直等到叔纯死，也不曾再添出一个来，此可疑者三。为什么不生个女儿，却生个儿子，此可疑者四。本县是明镜高悬，你不要疑心本县帮了你们的二爷。你可晓得，这异姓乱宗，是件大干例禁的事，本县断断不容含糊。从前既有闵仲篪承继的话，自然是断他为嗣，你大爷留下的产业，也就应该给他。你这件事办得不好，本应重办，姑念妇孺无知，也不追究。你自己同了孩子，另外过活去罢。”孙氏听了这会堂断，急得满头是汗，连忙磕头道：“大老爷说的话虽然不错，但这孩子明明是大爷的。二爷说的话，更无实在凭据，如何能够服人？况且，小妇人带着这个孩子，到那里去过活？”官道：“那不能过活的人多着呢，我焉能管得许多！况且既是尤家的种，你就归尤家去；尤家不收留，你也要想法子过。本县既经堂断，是不得错的。你如不服，你只管上控去罢。”说毕，已是退堂。

孙氏弄得没法，号哭而出。到了外边，邹必大是本在这里听审，已是晓得了。真觉得一腔愤懑，便是九幽十八狱，无此黑暗！当时随同他们回店，商议了一回，也没法子。早已看见中玙摇了进来，喊了邹必大，要同去交割东西产业。邹必大一肚子的闷气，无可发泄，却又按住，慢慢地道：“这东西产业，是飞不掉的，

我城里还有两三天耽搁呢。”中玓看他神色不对，也不再说。一径下乡去，便带了人闯到闵家，堵住了前后门，把东西契纸银钱都点收了。又叫几个人把棺材扛出去，到了老坟旁边放下，盖了一条席子，就算完了。他查点了一回帐簿，不足二万块钱。心里老大疑心，暗道：“老大在日，何止这一点呢？难道他们是已经运开了？”便对着这些看家的人问长问短。这些人虽然有点晓得，却很可恶中玓，都回说不知道。中玓没法，只得逐一清理。从此席丰履厚④，算是长沙县的一个富翁了。

却说邹必大踌躇了一天，不得法子，只得写信约了陆士凤来，会同几个朋友，上了一张公呈。刚递进去，邹必大托他看家的人已赶上城来，如此如彼，说了一遍。孙氏一无法子，只有恸哭。邹必大、陆士凤更是气得目瞪口呆。捱上三四天，县里已是挂了批，钞来一看，上边写的是“案已讯结，毋庸多渎”八个字。大家皱着眉头，没得话说。陆士凤道：“这事非得上控不可！”邹必大道：“现在那母子还没有安身的去处，总之你我两家都不便住，恐有余波。怎样好呢？”两人斟酌一回，才把启后的丈人找了来，说明白另外腾出两间房来住，用度自有先前运出来的陆续支付，只是外面不提起罢了。

过不到半月，县里原差又下来了，为的是中玓不满所欲，又告了一张呈子，说闵家的产业，都被邹必大吞吃了。邹必大现在捐了一个五品顶戴，年纪也够了七十，当时听得这会事，便倚老卖老的，扶着拐杖，戴了顶子，邀了各店里的管事人，捧着那些造好的假帐簿、假合同，并假分收据，一直到案。这会，邹必大是晓得辣手的了，便不同上次一样不肯花钱。等到各处布置好了，过了一堂。又因为中玓从前答应人家的钱要打对折，人家愤怒，所以中玓竟是输了官司。邹必大欢欢喜喜的回到家里。

等到诸事有点头绪，便同陆士凤等，架着孙氏去府控。孙氏既已得所，也不想再争这口气，倒是邹、陆几个人不服，只得同了启后一径进府，化了钱，递了呈子。等到挂出批来，邹必大去看

了一遍，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气，原来上面写得是："此案已经该县堂讯断结，两造允服，何得复行砌词混渎。不准。"大家晓得是照例规矩，只得又切切实实的进了一张呈子，还有陆士凤诸亲友的一张公呈。

不上几日，又批了出来，批的是："异姓乱宗，律有明禁；肆口污蔑，法亦难宽；究竟有无枉断，启后是否闵叔纯之子，仰该县再行提集人证，秉公集讯。该氏即率同启后投县听候质讯可也。"又批邹陆的禀道："闵孙氏控闵中珩谋夺家产一案，该生等既系证人，何以该县集讯时，并不明白禀报，辄以业经断结之案，砌词妄渎，殊为不合。现在已批该县重行提讯，该生等迅即回县投候质证可也。"大家看了面面相觑，只得又替孙氏递了一张禀求亲提的呈子。奉批："闵孙氏一再渎控，具见刁狡，不准，并斥。"邹、陆等到此也没得法，算是死了心，无精打彩的一同回到家去。

〔注〕 ① 更(gēng 庚)：旧时一夜分成五更，每更大约两小时。 ② 鬼推磨：比喻金钱主宰一切。《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二回："我有三两银子，使那小淫妇鬼推磨。" ③ 天阉：指男子性器官发育不完全，没有生殖能力。 ④ 席丰履厚：指生活好，福泽厚。

本篇采自李伯元所作《活地狱》第三十二回。《活地狱》共四十三回，原在作者主编的《绣像小说》上连载；作者病故后，吴沃尧(趼人)续写第四十至四十二回，第四十三回则为欧阳巨源续写；1956 年曾由赵景深整理成单行本。小说从纪实的角度，以讽刺和夸张的笔法，生动地揭露了晚清官府衙门的贪婪无耻，衙役狱吏的横行无忌，监牢犹如人间地狱。正如楔子中写道，"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术刀山"；"虽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这构成了一部形象的中国封建末世监狱史。所以在众多的谴责小说中，《活地狱》具有独特的价值。

《活地狱》尤具特色的，是对衙门内外各种贪官狱史(包括稿案、讼师、

牢头、差役、官媒等)的描写。他们心狠手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致使冤案层出不穷。本回“有理无钱贪官枉断”(节选)就十分典型。

这桩为子争继嗣的案子,错综复杂,还得从第二十九回的铺叙说起。湖南长沙县史家村富翁闵叔纯万贯家产,但与妻臧氏膝下无子。叔纯的远房兄弟闵中玙欲将次子仲篪过继给叔纯,不料叔纯后来纳妾孙氏,生子启后,闵中玙的谋财计划受到威胁。叔纯与臧氏死后,闵中玙便竭力否认启后是叔纯亲生子,与孙氏及叔纯的生前好友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闵中玙自称“世代书香”、“清净家风”,骨子里却人伦道德丧尽,必欲置对手于死地。他以三千两银子的许诺,买通专替人出歹主意的讼师王伯丹,求得三条妙计,但都未能达到目的。闵中玙又以五千银子的交易,求王伯丹打通关节,向官府告状。“果然钱可通神,衙门里公事向来是积压惯的,此次却是准了状子”,“到了晚上,票子已是出来”。这样,把一宗争夺继嗣的家庭纠纷案由一乡村引到了县府衙门。于是,县府贪官与善良无辜的孙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了案情高潮的到来。作者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辛辣的讽刺笔调,深刻地暴露了官府衙门对无辜百姓的压迫,层次鲜明地刻画了金钱主宰社会的黑暗。公堂之上,县官不分青红皂白,公然站在闵中玙一边,根本不听孙氏的反复分辨和据理力争,就枉断胡判孙氏为“异姓乱宗”,其夫的财产由闵中玙的儿子继承。且看这位贪官对孙氏振振有辞的反驳:“闵叔纯一世不曾生过孩子,或是天阉也未可知,何以你进了门,便会有孕?此可疑者一。年轻的时候尚且不能生育,等到年纪大了,倒会生起儿子,已无这样情理;又且不先不后,刚刚你进门第三个月就有了身子,此可疑者二。既说你会生孩子,何以此后不多生几个?一直等到叔纯死,也不曾再添出一个来,此可疑者三。为什么不生个女儿,却生个儿子,此可疑者四。”这番荒谬绝伦的言词,竟出自一县之主,还自称“明镜高悬”,可谓喜剧中丑角的自我嘲笑;其讽刺的绝妙,已近乎《儒林外史》。

官司并未就此了结,闵中玙还不满所欲,以为闵家的财产都被叔纯的伙计邹必大吞吃了,又告了一状。此时的邹必大吸取了孙氏受冤的沉痛教训,已完全不相信“官断是公平”的,花钱打通了各处,结果使闵中玙输了官司。但这绝非是县官“良心”的发现,原来“因为中玙从前答应人家的钱要打对折”,在金钱多少的衡量中,才判中玙输了官司。作者对贿赂公行、钱可使鬼的丑恶现实的揭露,多么深刻!难怪晋人鲁褒在《钱神论》中描绘说:“钱无耳,可暗使”;“忿诤辩讼,非钱不胜”。

贪官的胡判，使孙氏枉受痛苦，也激起了闵叔纯生前好友的满腔愤懑。他们据理申诉，向县衙上了公呈，但得到的批文竟是“案已讯结，毋庸多渎”。他们只好上控到府里。不料四次上诉或被驳回，或批回该县重审，甚至批示：“闵孙氏一再渎控，具见刁狡。”可见官府上下狼狈为奸，“天下乌鸦一般黑”。回头再看那位自称是“衙门里师爷的伙计”的老彭，他信奉“有钱使得鬼推磨”，反复启发邹必大要花比闵中玙更多的钱，并自愿效力。邹必大不信，结果使孙氏母子吃了大亏。这位“伙计”虽说是“闲人”，但他精通衙门里的奥妙，对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又及时提醒邹必大破财行贿，显然是县衙特意安排的“媒子”，孙氏母子的冤案不能说与他毫无干系，只是委曲婉转，含蓄不露，也更加耐人寻味。作者就是这样以深切的人生体验和高妙的讽刺艺术，把揭露社会丑恶的深刻性与描摹世态人情的复杂性统一起来，对晚清州县衙门的黑暗作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批判。

（曾良）

蓖子坡永历皇被缢
北京城吴三桂奔丧

黄小配

——《吴三桂演义》第十四回（节选）

话说吴三桂[①]领大兵直趋缅境，传檄缅酋，勒令交出永历帝[②]君臣。缅酋畏惧三桂，即托称送永历帝至晋王营中，实则拥至吴三桂营内。三桂好不欢喜，以为不世之功，莫如此举，且又可以解释[③]清朝猜疑自己之心，便立即拔营，提兵拥永历帝回至云南府城。是时故明各路人马都已溃败，晋王李定国亦已殁滇中，即反复无定之秦王孙可望，及他部将巩昌王白文选，都先后走死。眼见大清已一统山河，只有郑成功尚守台湾，不肯降服，直至死后，传位郑经，又传至伊孙克塽，国势日弱，方肯投降。都是后话，不必细表。

惟是吴三桂得了永历皇，已把川、黔、桂、粤、湘、鄂各省，尽归平靖，立议表奏入京，请留永历帝朱由榔在滇办理。部将吴定谏道：“历朝鼎革[④]，不诛旧君。三代盛时，且封为诸侯。即秦汉

以下，除了篡弒得者，莫不封其故君，非王即公。当今朱由榔，虽建号称帝，抗我清朝；但他既属明裔，亦份所应尔。不如解送京中，听朝廷发落，或者朝廷尚有后恩也。”吴三桂道：“汝言似是。但我辈所为何事？今日已骑虎难下矣。俗话道：‘斩草留根，春来必发。’明裔一日尚存，即本藩与诸君一日不能安枕。若以一时不忍之心，反贻后患，某不为也。”吴定道：“然则王爷直死之乎？不如奏知京师，听候朝旨行事可也。”吴三桂无奈，便依吴定之议。果然奏谒到东，即有朝旨，允留永历帝在滇，由三桂处置。

那日吴三桂便大会诸将，商议处置永历皇之法。部将满人爱里阿道：“王爷此举，将如何处之？”吴三桂道：“某亦不欲处以极刑，只欲将他骈首⑤。”爱里阿道：“王爷此言，亦太儿戏。他曾为君主，岂骈首犹未得为极刑耶？末将以为，如此未免太惨。”三桂道：“将军亦满人，何出此言？”爱里阿道：“末将诚是满人，但不忍之心，人所同有。末将若处王爷地位，必不为此也。”吴三桂道：“某非不知。唯朝旨已下，焉能违抗？”爱里阿道：“朝旨只任王爷处置耳，未尝使王爷将他骈首也。”三桂道：“恐除将军外，未有以将军之说为然者。”时章京⑥卓罗在座，向三桂厉声道：“爱里之言是也。王爷世受明恩，或以不得已，而至于今日。然回首前事，正当借此机会，图报于万一。且他亦尝为君，曾有数省奉其正朔⑦，亦当全其首领。若王爷于此事仍有畏惧，某愿以身当之。”吴三桂听罢，面为发赤，即退入后堂。各人亦散。

吴三桂心里踌躇，觉若不杀了永历皇，既不泯清朝的猜疑，自己亦不能安枕。惟外面又欲解释人心，欲以示所杀永历皇由于朝旨敦促，不干自己之事，冀诿卸于清廷。那日便欲叩谒永历帝，以阳示其哀怜之意，与不得已之心。但自己已为清国藩王，又不知用明朝衣冠，还是用清廷的衣冠。若衣清装，即无以解释人心；若衣明服时，怕当时朝廷知道，如何了得。左思右想，总没法子。到了次日，与心腹章京夏国相计议。国相道：“即衣清装叩见可也。”三桂道：“吾欲暗中仍穿明服，不令人知，汝意以为何

如?”夏国相道:“王爷差矣。王爷此举,只欲解释人心。若暗中自衣明服,试问谁人见之?今王爷已受清封,即以清装相见,亦能昭示于人。”三桂道:“相见时,又不知如何礼法。”夏国相道:“王爷今则为王,永历今已为俘,其极亦平揖可矣。”吴三桂亦以为然,即转进后堂更衣。

忽见爱姬圆圆⑧揽镜自照。原来圆圆已窃听了夏国相与三桂所言,故意坐在那里要与三桂说话的。三桂却道:“卿何独坐其间?”圆圆道:“妾方才登楼北望,回时觉鬓发乱飞,想是为风所动,故略行修饰耳。”三桂道:“卿言登楼北望,究属何意?”圆圆道:“妾北方人也,望家乡耳。”三桂道:“卿随侍此间,荣贵万倍,亦思乡耶?”圆圆道:“妾昔读古人与陈伯之一书⑨,说是廉颇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故国怀念,英雄且有之,况妾一小儿女耶?”三桂听罢默然,随入内室。圆圆亦随起而进。忽见三桂更衣,圆圆道:“王爷今将何往?”三桂道:“将往叩见故君也。”圆圆故作惊道:“崇祯帝尚在耶?此大明之幸也。”三桂道:“某非言崇祯帝,只言永历耳。”圆圆道:“永历帝已被擒矣。妾以为王爷至于今日,不如勿见。”三桂道:“卿言何谓也?”圆圆道:“君若能抚存朱明遗裔,顾念朱明江山,即见之可也。若不然,设相见时,永历帝以正言相责,试问王爷何以应之?”三桂笑道:“他已被擒,方将向某求全,宁忍相责耶?”圆圆道:“妾闻永历宽仁大度,不过臣僚非人,以至灭亡耳。他在缅境时,曾欲自刎,不过以母后尚在,未肯捐生,以是知其非畏死者。王爷勿轻视之。”

三桂听罢不答,随穿清国服制欲出。圆圆道:“永历若见此衣装,必诧为异事矣。昔已擒之,今又谒之,王爷此行,实为可异。”三桂道:“卿勿作此言。若他人言之,吾已罪之矣。须知缅境陈兵之役,皆朝廷意也。”圆圆道:“妾若为王爷,必不如此。”三桂道:“卿戏言耶?”圆圆道:“何戏之有?妾昔被掳于闯贼,犹如不屈,百折而得复见王爷,即此可以见也。”三桂至是赧然,复卸下清装,先穿明服在内,而以清装披之在外,又并着从人携着明

冠同去，圆圆亦不复言。三桂便出府门，直乘舆望蓖子坡而来。

原来蓖子坡即在永明池畔，时三桂已安置永历帝在那里。当三桂出时，以清装在外，本意至永历帝寓所时，即卸去外装，冀于无人之际，以明服相见。不料到时，还见许多旧员环集，求谒永历帝，即三桂部将，亦多在其中，皆伺候叩见永历帝。三桂见人心思明，心上不免愧怍。且见各人环列，若脱去外面清装，也不好看，急令从人把携带的明装帽子，携回府去，却在人众中。那时各人都让三桂先行叩见，三桂那时觉跪又不好，不跪又不好，惟觉踽踽不安。永历帝便问三桂是何人，三桂即报名以应，翻身跪在地上。永历帝责道："你是大明臣子，父子相继受国厚恩，汝以武举升至总戎，叠应方面⑩，又封受爵典，自应感恩图报。既引外人以灭国家，今又逼朕至此，汝意将欲何为？"吴三桂听罢，一言不能发，又不能动。

左右急为扶起时，那三桂已面如死灰，观者无不大惊失色。三桂回至府里，不宁者数天。自是不敢复见永历，只传令将永历行宫四围逻守，十分严密，凡有什么人出入，皆要先白三桂。惟自三桂叩见之后，诸臣反以三桂叩见时受惊，尚有天意，故凡见永历的，皆不敢怠慢。

〔注〕 ① 吴三桂：明末辽东总兵，驻守宁远，抵御清军。李自成占北京后，招其降，不从。旋引清军入关，合兵击败李自成，被多尔衮封为平西王。 ② 永历帝：朱由榔，桂王朱常瀛的第四子。隆武二年(1646)，在肇庆由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立，称监国，旋称尊号，建元永历。康熙元年(1662)被入缅清军俘获，杀害于昆明。 ③ 解释：消解、释放。 ④ 鼎革：改朝换代。 ⑤ 骈首：斩首。 ⑥ 章京：清代八旗军职，如参领称甲喇章京，佐领称牛录章京。 ⑦ 奉其正朔：正，一年的开端；朔，一月的开端。改朝换代，都要重定正朔。奉其正朔，这里指有人遵奉明朝的正朔，承认明朝的正统地位。 ⑧ 圆圆：即陈圆圆。原名邢沅，字畹芬。姑苏名妓，色艺擅一时。崇祯初为田畹歌妓，后赠吴三桂。李自成破京师，掳圆圆。攻破李自成后，圆圆复归三桂。吴三桂为滇王，圆圆随往，以女道士卒于云南。 ⑨ 与陈伯之一书：指丘迟招降陈伯之的《与陈伯之书》。书中向他晓之以利害，告之以危局，有"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的名句；动之以乡情，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

群鸳乱飞"之佳句。感于此书,陈伯之终于归降。　⑩ 叠应方面:掌管着一个方面、一个地区的大权。

《吴三桂演义》常见版本为宣统辛亥(1911)孟冬上海书局石印本和上海华明书局石印本,不题撰人姓名。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藏《吴三桂演义》宣统辛亥(1911)季夏香港循环日报活版本,题"小配世次郎撰"。作者黄小配,名世仲,字小配,号棣荪,别署黄帝嫡裔、禺山世次郎、配工、老棣,广东番禺人,晚清著名革命派小说家。

在整个清代,能构成对满族政权重大威胁的,前有吴三桂,后有洪秀全,所以都被黄小配取来作为宣传种族革命的素材。《吴三桂演义》在思想观念上的最大特点是,既体现了鲜明的种族主义,又比狭隘民族主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例言云:"夏国相屡议弃长沙北上,果如是,则结局正未可知。观后来洪秀全既据金陵,不思北进,情势相同。读者于此,当悟开创时代进取与保守,其得失何如矣。"都是从吸取历史教训角度着眼的。如第十九回叙吴三桂起事时,虑人心思明,马宝道:"盖今日人心,非思明也,思中国耳。"就涉及到民族主义问题。但黄小配的认识并未停留于此,而是指向了更为本质的东西。自序说:"自汉以来,易姓代祚,累朝鼎革之命运亟矣,成王败寇之说,向不足以挠余之脑筋,则以王者自王,寇者自寇,无关于成败也。吴三桂以一代枭雄,世受明恩,拥重兵,绾重镇,晚明末造,倚为长城,顾唯敝屣君父,袖手视国家之丧亡,是故明之亡也,人为李自成罪,余并为吴三桂诛。余观秦汉之交,刘邦曰:'丈夫当如是。'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专制之尊,九五之荣,人所共趋,乌足为自成罪;而罪夫受明恩,食明禄,而坐视明危耳,视君父曾不若一爱姬,北面敌国以取藩封,三藩中吴氏其首也。"在作者的思想中,清之代明不过如历来之"代祚"、"鼎革"一样,并不存在"亡国"的问题;甚至李自成的造反,也不过是专制体制下"人所共趋"的通病,不应该作为受到责备的理由。第一回开卷即曰:"中国学者视得君权太重,故把民权视得太轻。任是说什么'吊民伐罪'、'定国安民',什么'顺天应人'、'逆取顺守',只是稀罕这个大位。道是身居九五,玉食万方,也不计涂炭生灵,以博一人之侥幸。故争城争地,杀人盈城,流血成海,也没一些儿计到国民的幸福,究竟为着什么来?你看一部二十一史,不过是替历朝君主争长争雄,弄成一部血腥的历史。"他反对将君位看得太重,民权看得太轻,指出:"做百姓的只图苟安,做官吏的只贪富贵,统通没有爱国的感情,自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这种认识,无疑有着更多进步的时代

色彩。

以被否定的历史人物作为主人公，前人之《隋炀帝艳史》、《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已有成功的尝试；《吴三桂演义》则将吴三桂处理成充满内心矛盾的人物，他身上除了被否定的因素外，也寄寓着某种符合人们心愿的成分。自序说："然使吴氏长此以终，则遗臭万年，抑犹可说；乃之惧藩府不终，兵权之不保，始言反正，以图一逞。卒也哭陵易服，无解于缅甸之师，亦谁复有为吴氏谅者。"对吴三桂之北面事敌，引狼入室，作者固然怀有切齿之痛；但对他之起兵"反正"，感情深处也有会心快意的成分。第十九回叙吴三桂致尚之信的手谕道："孤自念有生数十年，既负明室，又负国民，意欲图抵罪，死里求生，乃首倡大义。幸天尚爱明，人方思汉，义师一起，四方向附，指日大好河山，复归故主。"就洋溢着快爽之气。黄小配郑重指出，吴三桂之失首先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吴氏飚起西南，其时康熙方得亲政，人心未定，以立明裔为旗帜，确可号召于一时。然不久即食言自帝，丢弃了最有号召力的旗帜，此为一大失策。例言云："三桂以孤军反动，六省即陷，郑经与耿、尚二藩，皆联族来归。势力既盛，而谋臣勇将又如雨如云，乃后则西不能过平凉，东不能渡长江，以其始则言扶明，而继乃背明故也。入衡自帝后，不特郑经与耿、尚为之灰心，即夏国相、马宝等此时亦有口难言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是军事战略的失误。当其极盛之时，夏国相指出：清朝定鼎已近三十年，各省布置，渐归完善，方今苏、浙、闽、粤为精华所萃，须分扰各省，并与耿、尚二王会合，各起兵北上，则大事定矣；而吴三桂徒欲计出万全，一意要先入四川，取成都以为基本，一心以成都为帝都，遂坐失时机，及至酿成败局。

吴三桂明明是明朝叛逆，却要打起"复明"的旗帜，"趁人心思明之际"以举事；又迫于清廷的压力，演出了缅甸擒杀永历的一幕。第十四回《蓖子坡永历皇被缢》，将吴三桂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进兵缅甸，擒获永历帝，吴三桂以为立下不世之功，不想却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如何处置永历帝。从一方面讲，自己昔日曾为明臣，若不杀永历皇，恐难泯清朝的猜疑；而从另一方面讲，身为明朝的叛逆，若留下明裔，自己亦不能安枕。斩草留根，恐春来必发；杀之，又恐人言可畏。于是便要装出杀永历皇是由于朝旨敦促，不干自己之事的样子。为了求得更佳的效果，吴三桂欲"叩谒"永历帝，以阳示其哀怜之意，与不得已之心。此念一出，便带出了叩谒之时该用何朝衣冠，该行何朝礼法之类的问题：自己已为清国藩王，如衣清装，即无以解释人心；若衣明服，又怕当时朝廷知道，

如何了得。可谓矛盾重重，无法妥善解决。在这两难之际，心腹夏国相出主意道可以衣清装叩见，且其今则为王，永历今已为俘，平揖可矣，吴三桂皆以为然。

最有戏剧性的是，吴三桂与夏国相商议好的处置永历之法，却遭到了爱妾陈圆圆的强烈反对。她借"登楼北望"发挥道："妾北方人也，望家乡耳。"又引著名的丘迟《与陈伯之书》，道是"廉颇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故国怀念，英雄且有之，况妾一小儿女耶？"陈伯之原为齐江州刺史，降梁后复叛奔魏。丘迟作书喻之，陈伯之遂降。《与陈伯之书》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句，可与圆圆"故国怀念，英雄且有之"相应；然书中又有"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此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埋至焦烂"及"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莺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之句，充溢着民族主义的情绪，尤其刺中吴三桂的痛处，非怪他要"听罢默然"了。当圆圆忽听三桂说"将往叩见故君"时，便故作惊道："崇祯帝尚在耶？"因为对三桂来说，他的"故君"只能是被他出卖了的崇祯帝；作为"朱明遗裔"的永历帝，吴三桂是不好称作"故君"的。圆圆又明确指出，对于今已被擒的永历帝，如果怀有"抚存朱明遗裔，顾念朱明江山"的志向，则见之可也；否则，徒然自讨没趣。三桂不听，随穿清服欲出，圆圆又道："永历若见此衣装，必诧为异事矣。昔已擒之，今又谒之，王爷此行，实为可异。"并以自己昔日犹知不屈之事激之，使三桂赧然怀羞而去。

这一段机锋相激的对话，将陈圆圆的民族气节和深明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需要补充的是，陈圆圆形象的塑造，是《吴三桂演义》最出色的成就，足以证明它不是宣传某种政治观点的时代号筒，而是成熟的艺术佳作。自序云："历来亡国，其后宫每多婪人，然圆圆、莲儿皆能谏其君以义。"又云："所纪莲儿之绝粒，圆圆之为尼，亦见吴氏宫府内外无一亡国之人，而吴氏之自亡也。"展现了以往讲史小说所没有的新历史观。小说将陈圆圆写得极有正气，当吴三桂将赴滇中，陈圆圆不愿同行，道："数年以来，东西南北无所适，只任人迁徙，既不能从一而终，后世将以妾失身于贼，又复赧然人世，何以自明？"简直就是对吴三桂的辛辣讥讽；三桂义子王辅臣为释清廷疑心，建议趁福王将相不和，攻取南京以立功，陈圆圆谏道："无论南京未易收功，且未有诏命，遽然兴师，于故主为背本，于新朝则为侵权。背本则受千秋之唾骂，侵权则受朝廷之谴责，几不可也。"显示了清醒的政治远见。后文写李成谋刺三桂不果，圆圆趁机进谏道："今大王虽有功于朝廷，而百姓实无颂德者，愿大王力图补救末路，慎勿恃势自矜也。妾敢决国中人与

大王仇者，尚恒河沙数，伏愿大王力补前衍。”圆圆临终，又遗书以谏三桂，明责三桂之误云：“大王当国破家亡之际，只坐视以贻误事机，迨事不可为，始借力外人，以伸一时之忿，此大王之深误也。当敌军既进，神京亦亡，国号迁移，而有天沉地惨之变，大王不于此时号召人心，以佑明室，复为敌驰驱，马足纵横于汴梁川楚之间，爰及缅甸，此时此际，明裔固亡，汉祀亦斩，此又大王之又误者也……今大王如欲保功名，存富贵，自可卸兵权，终老林下，宁受万年之唾骂，犹得一日之安闲，此范蠡与大夫种之事，可为前车也；然或嫌疑未释，则孤身远引，其势益危。大王苟不能低首下心，抑亦早为之计，迁延累日，噬脐之悔，岂复能言。”都可见出她不凡的识见。小说最后写陈圆圆临死时自叹：“古人称美人为倾国倾城，实则人主自倾之，与美人何与？褒姒足以危周幽，而后妃反足以助文王。妾承大王之宠幸久矣，今幸早十年；若是不然，恐大王设有不韪，后世将以妾为口实矣。”是对“女人祸国”论的批判，也是晚清妇女解放的潮流的折射。　（欧阳健）

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

黄小配

——《洪秀全演义》第十回（节选）

话说冯云山已定下计策，要赚斩乌兰泰，洪秀全便依计而行。云山即辞回罗大纲营里，调动人马，策应洪军。秀全送云山去后，随唤韦昌辉，嘱令如此如此，又唤黄文金，嘱令如此如此。两人得令去后，秀全便亲领中队为前部，专待乌军。

且说乌兰泰已到了一天，扎营已定，却不见洪秀全动静，便向参谋张奋扬问计。张奋扬道：“彼军起旗，本宜速进，今却不动，其中或者有诈，大人恐不宜轻举。”乌兰泰笑道：“小丑跳梁，有何妙计，以某从军多年，百万之众，某且不惧，何况一洪秀全，某当亲自擒之。”张奋扬道：“某所虑者，永安州城耳！永安绝无险要，且东邻象州，西界桂平，又是四战之地，恐贼军必垂涎此地，以趋桂平，又将奈何？”乌兰泰道：“公言甚是！但本军仅三千人，只足当洪秀全之数，若再分兵以守永安，实非良策。今向军

门①随后出矣，永安料必无虞。况秀全尚在前敌，岂能遽至永安耶？某若以全军迎之，秀全一败，即广西皆安矣。何必多虑？”张奋扬听罢，暗忖自己所言，志在全军退守永安，今见主将不从，更不敢再说，只得辞出帐来。乌兰泰便令都司陈国栋、协领国恩为前部，望洪军杀来。谁想两军对圆，秀全深沟高垒，只选精锐三百人压住阵脚，全军却伏在营里，屹然不动。陈国栋见其所发枪弹，全不中要害，又见秀全绝无动静，便向国恩道：“张奋扬久参军幕，料事多才，今敌军如此动静，不可不防！”国恩听罢，便令陈国栋独当前面，却自来见乌兰泰，禀报情形。乌兰泰怒道：“凡攻营拔寨，一鼓作气，迟则军心懈矣，速回去尽力攻营，如有退后者，立依军法！”国恩无奈，便跑回前军。陈国栋竭力攻营，当下洪秀全见敌军来势渐猛，便令军士还枪接战。胡混战了一会，只见秀全领军望西而逃。陈国栋便同国恩领军随后追赶。这时乌兰泰听得前军得胜，便号令一声，率大队前进，正到阵前，只见洪军旌旗纷纷变换，忽改后军为前军，绕东而来，却打着黄文金的旗号。乌兰泰急令分军，以陈国栋、国恩会追洪秀全，然后单迎黄文金接战。不料黄文金这一支军如生龙活虎，望乌兰泰本军弹如雨下，乌兰泰正在酣战，忽流星马飞报祸事，早有探子闯至面前报：“向提督大军未到江口，今有流贼罗大纲，用冯云山之计，率大队径取永安州去了。城池紧急，特来报知。”那乌兰泰听了，吓得几乎坠马。回顾张奋扬叹道：“果不出足下所料，永安若失，何处可归？不如退兵！”便传令陈国栋、国恩先退，自己亲自断后。不提防洪秀全、黄文金分头赶来，军士皆无心恋战，各自逃命，中弹下马者，不计其数。乌兰泰便死命奔逃，忽然前部喊声大振，皆呼天叫地。原来迤西一军，飞走横贯而来，为首的却是韦昌辉。陈国栋、国恩勉强接战，协领国恩措手不及，面颊上早中一流弹，翻身落马而死。陈国栋吃了一惊，望后便退。此时欲回永安，已被韦昌辉截住，不能冲出。后面洪、黄两支人马又卷地追来，杀得乌军全无队伍，逃的逃降的降，乌兰泰立杀数人，

却阻止不住。此时，洪、韦、黄三路逼住，乌兰泰料然回不得永安，便令向西而逃。陈国栋顾不得军士，急令亲信百人，保护乌兰泰透出重围，张奋扬即对陈国栋道："我一头走，他一头追，究非长策，望足下保乌帅先行，后兵我自当之。"说罢，就率败残的五百人，死力抵御洪秀全，乌兰泰已自走去。可怜张奋扬一个谋士，以众寡不敌，竟力尽自刎而亡。后人有诗叹道：

十年帷幄赞军营，转助强胡拒汉兵；
回首孤坟荒草里，幽魂空绕永安城。

自张奋扬殁后，五百军人纷纷逃散，秀全一一招降，皆用好言安慰。见乌兰泰逃走已远，便移兵望永安州而来。

按下慢表。先说乌兰泰自得张奋扬抵御一阵，才逃得性命，计部下三千军士，只剩二百余人，或是手无寸铁，或是焦头烂额，乌兰泰心中十分忿恨。时已夕阳西下，刚行至一处，但见树木丛森，却分不出路径。便问左右："此处是何所在？"左右有识得路径的答道："此处地名斜谷，过了这所山林，便有小路通出江口。"乌兰泰道："贼军党羽甚多，我正好从小路奔走。"便令从斜谷行来，约行十里许，见山路狭隘，原来乌兰泰正自心慌，忽一声号炮，听得呼道："害民贼快来送死！"说犹未了，枪弹纷纷飞下来。冯云山亲领三百人埋伏斜谷，截住去路，乌兰泰料知中计，急传令退后。不料枪声响处，纷纷从树林里击来，乌军只剩二三百败残军士，已是子药俱尽，并不能还放一枪，只好束手待毙，更不知云山人马多少。正自心慌，又见山路崎岖，行走不便，只见枪声又渐渐逼近，乌兰泰不觉仰天叹道："可怜带兵数十年，今日却丧在此地矣！"说犹未了，脑袋上正中一流弹，大叫一声，倒在马下。陈国栋急下马相救，乌兰泰道："受伤已重，料难再生，救亦无益。足下速速回去，再请救兵罢了！"陈国栋犹不忍行。忽然乌兰泰大叫一声，口吐鲜血而死。陈国栋便欲夺回尸首。不料冯云山所领数百人，已自追至，陈国栋急得策马落荒而走。冯云山杀散余众，便令收军，于路上得了乌兰泰尸首，后来命军士以礼厚葬

之。并题其墓曰："清故都统乌兰泰之墓。"后人有诗叹曰：

奋勇驰驱去，貔貅② 出粤东；将军空自战，斜谷叹孤穷。

枉握兵符重，其如汉祚隆？至今浔水上，夜夜泣西风！

当下云山自全军得胜之后，乘夜驱回永安。可巧洪秀全大兵已到，便到营中谒见洪秀全。行间忽见永安城上，旌旗齐整，秀全正在惊疑，冯云山道："此罗大纲兵也，是预早安排定的，想已袭得永安城矣。"秀全大喜。便令进城相见，云山先令人报知罗大纲，预备迎接秀全，即令云山先行。韦昌辉仍统二千人，在城外驻扎，分布犄角，自己却与黄文金同行。行不数里，早见罗大纲列队相迎，秀全立即下马相见，同进永安城去。但见城内人民，俱备酒食迎接，原来居民久苦烦苛，今见洪秀全竖起伐罪救民的旗号，谁不欢喜！秀全一一抚慰毕，随到罗大纲营里，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功劳簿，论功庆贺。云山进道："今城池已得，惟州官逃遁，必到向荣那里催取救兵，我据孤城以待战，非长策也，宜乘胜由江口窥桂平，以接应石达开与杨秀清，实为上策！"秀全甚然其计，即令罗大纲部下赖世英，领本部一千人坐守永安，兼运粮草。随令韦昌辉为先锋，却令罗大纲原部不下万人，申明号令，严整旌旗，大队望江口进发。

且说提督向荣，自领了巡抚周天爵之命，要接应乌军，兼敌洪秀全。便令总兵张敬修为前锋，记名提督张必禄为合后。正在督兵驰下，不料前途探马报到，乌军全军覆没，都统乌兰泰、协领国恩已阵亡、都司陈国栋不知下落，现永安城池失守，洪军大队正望江口来也！向荣听罢，呆了半晌，张敬修道："洪军既胜，锐气百倍，又兼罗大纲之众，未可轻敌，不如回见周巡抚再商行止。"向荣道："广西精锐，尽在本军，若不战而回，人心益乱，不如先图规复永安，以镇民心。若是不然，洪氏大势益盛，广西危矣！"便不从张敬修之言，即下令趋救永安。忽又流星马

报称，石达开一军已从梧州上游蜂拥而来。向荣大惊道："此时若趋永安，恐腹背受敌矣！不如回桂平以待敌军。"遂改令俱回桂平去。

原来石达开在广西，最得人心，所过望风投顺。那日大军正到昭平境界，忽听得富川一带，有流贼张嘉祥为乱，现在向荣正分兵剿捕。石达开得了这个消息，便与洪仁发、谭绍洸相议，绍洸道："向荣若是分军，何不急攻桂平？"达开道："洪哥哥正乘胜由江口进兵，何忧桂平不下。惟张嘉祥乃广东高要人也，向随叔父经商广西，自以行为无赖，被叔父逐出，遂投绿林，结草为盗。后杀盗首，而取其女，旋因手下不服，逃至富川，今复结众，扰乱乡民。此人与弟曾有一面交情，素知他骁勇善战，唯是热心官阶，性情反复，若遇向荣，彼必投降，实为心腹之患。我不如先罗致之，可用则用，不可用则杀之，以绝后患。但昭平正当冲要之地，弟却不便离营而去，不知谁人愿替某一行？"洪仁发道："弟愿当此任。"谭绍洸急止道："仁发兄弟性急，恐不宜独当一面。"仁发大怒道："秀全兄弟还不敢说某一句闲话，汝何人？敢小觑我耶？若不叫我当此一任，我便要逃回广东去矣。"绍洸道："汝回广东去，干人甚事？"二人正在相争，达开急劝解道："彼此都为公事，何苦争气？究竟仁发兄弟先说，就令仁发前往便是。"说罢，便令仁发领本部一千人往取富川，并嘱咐道："军行须戒任性，若遇张嘉祥，当招之使降，次则擒他回来，石某自有主意。不然则杀之，休令他逃去！我在此敬候捷音，倘有缓急，飞报前来可也。"仁发领命，便欢喜而行。

且说张嘉祥自从逃至富川，竟聚集三五百人，打家劫舍。听得向荣要兴兵来剿，忽向军未到，洪仁发先自到了。张嘉祥惊道："如何石达开亦有这般神速也？"便聚手下商议道："我辈麕集③绿林，终非长策，如乘此机会杀败洪仁发，立些功劳，向官军投顺，图个衣顶荣身，岂不甚好？"众人齐道："大哥言之有理，就这个主意便是！"张嘉祥大喜，便督率手下专候洪仁发。不料洪

仁发虽然性急，还自有些分寸，竟向军中传令道："我们兄弟，你可知道秀全兄弟和韦昌辉、黄文金，那里杀败乌兰泰，夺了永安城，威声大振，早得了头功。我们这会如果不能拿住张嘉祥，便算失了体面，怎好见人？这会务要奋心协力，把他拿得，杀的寸草不留，才显得我们本领。"三军齐声应道："不劳说得，我们听号令！"洪仁发喜得手舞足蹈，果然领了那一千人马，望张嘉祥巢穴杀来。张嘉祥见仁发来势凶猛，便当先迎战。不提防仁发一千人不事纪律，纷纷乱进，枪声乱鸣，嘉祥手下的党羽，一来寡不敌众；二来又当不得这般猛势，各先逃避，洪军如乘风破浪，直进军心，反把张嘉祥困住，嘉祥料不能脱身，急生一计，下马向仁发投降，连左右护卫，统通二三十人，都被洪仁发留住。仁发正自得意，不觉哈哈大笑道："可笑石达开兄弟，把姓张的一番夸奖，今日却是束手受缚也。"嘉祥道："仁发我的父，哪里知道张某起这一路兵，正欲接应你们，由富川取平乐府城，投顺洪军，共图大事，故此不战就擒耳。"仁发听了这话，心内一想，暗忖道：秀全兄弟戒我卤莽，石兄弟又说得张姓的如此能战，这回又擒得如此容易，或者有点蹊跷，也未可知？便回嗔作喜道："我也听得石兄弟说过，和你有一点交情，要招你回去，同谋大事。只是我心上还信你不过，恐你反投清军，却又怎好？"嘉祥反笑道："怪得人人说你卤莽，端的不错。"仁发怒道："我如何卤莽，你且说来！"嘉祥道："张某若要投顺清兵，不在富川起乱了。张某不过要立点功劳，才好见你们兄弟；你若不信，今清兵将到富川，待我招齐旧部，杀退清兵，斩将搴旗，以表真心，倒是容易，只怕没有这等度量。"仁发听罢，心内本加愤怒，这回想怎好被这人小觑我。便向嘉祥道："你若果是有这般真心，我自然有这般大量，你须留下你的兄弟作抵挡，你且去来。"嘉祥一听，忙谢一声，急的如飞而去。时族弟洪容海在旁进道："张嘉祥那厮，达开说他性情反复，今他神色不同，此去定不回矣。"仁发道："怎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想两天内必有消息也。"不料过了两天，不知逃到哪里，绝不见张嘉祥

有些动静。洪仁发大怒，便要进兵再拿张嘉祥。洪容海急止道："张贼未必可拿，清军又是将至，且恐误了石兄弟进兵的时期，不如回去，再行设法。"仁发无奈，只得押了留下的二三十人，传令退兵。路上痛恨张嘉祥，咬牙切齿的骂道："此后如见了张嘉祥，必以死命搏他！某与他誓不干休也。"当下且行且恨，急回桂平缴令。石达开急的出营迎接。仁发把留下的二三十人献上，达开急问道："曾拿得张嘉祥回来没有？"仁发初犹满面通红，不忍说出。达开再问一声，仁发道："人是拿得的，只是洪某不慎，被他留下这些兄弟，托说投附我们，要先杀清军以表真心，因此被他逃去了。"达开听了，顿足叹道："石某当初说怎么话来？素知那厮虽是骁勇，实毫无信义。今他宁负义断送二三十名兄弟，反要单身逃去，今后我们反多一敌手矣。"时谭绍洸冷笑不止。仁发又羞又恼，达开恐仁发不好意思，急安慰道："好兄弟休要激愤，待再有机会，石某定能擒他，不过稍待时日耳。"仁发道："何消说得？我若再遇他时，怎肯干休，誓拿此人，以雪今日之恨！"说罢，石达开便向那张嘉祥留下的二三十人说道："张贼无义，陷了你们，却自逃去，你们今愿降否？"那二三十人一齐答道："倘仗大义，留得残生，誓杀张贼以报，断不失信也！"达开大喜，便招降那二三十人，仍令洪仁发统领前军望桂平进发，果然与秀全两军会合于桂平。向荣退保桂林，又被杨秀清会杀一阵，广西越加紧急，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注〕① 军门：对清代提督总兵加提督衔者之尊称。② 貔貅：猛兽名。此喻猛士。③ 麕集：即聚集。"麕"通"群"。

本篇选自《洪秀全演义》中第十回。作者黄小配。此书仅写了五十四回，对太平天国起义和太平天国人物表示了无限的崇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书未完，黄小配被军阀陈炯明杀害。

本篇主要写了两个战事：计赚乌兰泰；误走张嘉祥。作者成功地吸取传统的写作技法，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行文上也极有章法。

小说写道：乌兰泰领大队清军扎营江口，与洪秀全义军对垒，却迟迟不见洪军动静。参谋张奋扬预感其中有诈，建议不要轻动。乌兰泰自恃人多势众，意欲生擒洪秀全。张奋扬又进一步规劝兵退永安，扼住洪军咽喉，但乌兰泰不从。小说到此，一个深谋远虑，谨慎周密，料事如神的谋士形象渐露端倪。但乌兰泰刚愎自用，不纳良言之性格也初见头角，此为乌兰泰失败埋下伏笔。小说继续写道，乌兰泰派都司陈国栋，协领国恩攻城。洪秀全深沟高垒，屹然不动。国恩感觉不妙，便向国栋说："张奋扬久参军幕、料事多才，今敌军如此动静，不可不防"。并将情形禀告乌兰泰。乌大怒，令二人立即竭力攻城。小说到此为故事的发展阶段，从国恩口头再次印证张奋扬的"料事多才"，而乌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之性格已更加鲜明。以下情节为高潮部分，果不出张奋扬所料，洪秀全佯装弃城西逃，乌兰泰自以为得胜，便率军西进，不料正中冯云山之计，被迎头痛击，又有探子忽报罗大纲率兵径取永安城。乌兰泰听了，吓得几乎坠马，方知张奋扬所料果神，作品到此，进入高潮，从乌兰泰的悔过之中又一次凸现了张奋扬精明练达、老谋深算的"谋事之才"。但事已晚矣，乌军被洪军一阵痛杀，一败涂地，张奋扬为保乌帅突围，率军死敌洪秀全，最后终以寡不敌众，自刎而死。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多方映衬，使人物性格分外鲜明。这里有傲慢轻敌的乌兰泰与谨慎精细的张奋扬的反比，也有冯云山的神算与张奋扬"多才"的正比，同时还间以协领国恩等人的佩服、乌兰泰败后的悔悟，映衬出张奋扬超人的智慧谋略。高才不得明主，其悲剧结局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处处注意映衬，时时着力对比，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

接下来的战事是"洪仁发误走张嘉祥"。作者把人物性格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刻画，使之通过对比更加鲜明。

此段故事有两次冲突。其一：石达开早想除掉广西流寇张嘉祥。洪仁发自告奋勇，当即请缨。谭绍洸却急忙阻止说："仁发兄性急，恐不宜独当一面"。很明显，谭十分了解洪仁发的秉性，从大局出发直言相陈，而这正触着洪仁发的痛处，使他不由地"大怒"。几句争吵，把洪仁发鲁莽任性、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表现了出来。其二，洪仁发出兵，前有绍洸相激，后有达开授意，自然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他号令众军奋心协力，拿住张嘉祥，不然"便算失了体面，怎好见人"。谁知事有凑巧，张嘉祥见洪军来势甚猛，不可抵挡，便心生一计，下马求降，束手就擒。胜利来得如此容易，洪仁发

不由地飘飘然起来。张嘉祥熟知仁发的脾性，先是顺水推舟，说自己正想杀败清兵，尔后归顺洪军。洪仁发真的“回嗔作喜”，信以为真。既而，张嘉祥直言相激，说洪仁发鲁莽，没肚量，又假惺惺地表示，如若洪仁发放他回去，他将“招齐旧部杀退清兵、斩将搴旗，以表真心”。在几句巧言花语之后，洪仁发为表“肚量”，将张嘉祥放虎归山，给起义事业铸成大错。在这场冲突中，张嘉祥与洪仁发的较量主要是心理性格的较量，张嘉祥抓住了洪仁发性格的弱点，有的放矢，步步利诱，终使洪仁发入了圈套。一个巧言令色、性情反复；一个鲁莽轻信，喜怒无常，二者相互对比映衬，性格更加鲜明。

（张成全）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黄小配

——《廿载繁华梦》第一回

喂！近来的世界，可不是富贵的世界吗？你来看那富贵的人家，寝不尽的高堂大厦，爱不尽的美妾娇妻，享不尽的膏粱①文绣。快乐的笙歌达旦，趋附的车马盈门。自世俗眼儿里看来，倒是一宗快事！俗语说得好，道是：“富无三代享”。这个是何原故呢？自古道：“世族之家，鲜克由礼②。”那纨挟③子弟，骄奢淫佚，享得几时？甚的欺瞒盗骗，暴发家财；尽有个悖溺的时候；不转眼间，华屋山邱，势败运衰，便如山倒。回头一梦，百年来闻的见的，却是不少了。

而今单说一位姓周的唤作庸祐，别号栋臣。这个人说来，倒是广东一段佳话。若问这个人生在何时，说书的人倒忘却了。犹记得这人本贯是浙江人氏，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他却分毫不懂。惟是弄功名，取富贵，他还是有些手段。常说道：“富贵利达，是人生紧要的去处，怎可不竭力经营？”以故他数十年来，都从这里造工夫的。他当祖父在时，本有些家当，到广东贸易多年，就寄籍南海那一县。奈自从父母没后，正是一朝权在手，财产由他挥霍，因此上不多时，就把家财弄得八九了。

还亏他父兄在时，交游的还自不少，多半又是富贵中人，都有些照应。就中一人唤做傅成，排行第二，与那姓周的，本有个甥舅的情分，向在广东关部衙门里当一个职分，唤做库书。论起这个库书的名色，本来不甚光荣。惟是得任这个席位，年中进项，却很过得去。因海关从前是一个著名的优缺，年中措办金叶进京，不下数万两，所以库书就凭这一件事经手，串抬金价，随手开销，或暗移公款，发放收利，其余种种瞒漏，哪有不自饱私囊的道理？故傅成就从这里起家。年积一年，差不多已有数十万的家当。那一日猛听得姐丈没了，单留下外甥周庸祐，赌荡花销，终没有个了期；看着他的父亲面上，倒要周旋他一二，才不愧一场姻戚的情分。况且库书里横竖要用人的，倒不如栽培自己亲朋较好。想罢，便修书一封，着周庸祐到省来，可寻一个席位。这时周庸祐接了舅父的一封书，暗忖在家里料然没什么好处，今有舅父这一条路，好歹借一帆风，再见个花天锦地的世界，也未可定。便拿定了主意，把家产变些银子傍身，草草打叠些细软，往日欠过亲友长短的，都不敢声张，只暗地里起程，一路上登山涉水，望省城进发。还喜他的村乡，唤做大坑，离城不远，不消一日，早到了羊城④。但见负山含海，比屋连云，果然好一座城池，熙来攘往，商场辐辏，端的名不虚传。周庸祐便离舟登岸，雇了一名挑夫，肩着行李，由新基码头，转过南关，直望傅成的府上来。到时只见一间大宅子，横过三面，头门外大书傅寓两个字，周庸祐便向守门的通个姓名，称是大坑村来的周某，敢烦通传去。那守门的听罢，把周庸祐上下估量一番，料他携行李到来，不是东主的亲朋，定是戚友，便上前答应着；一面着挑夫卸下行李，然后通传到里面。当下傅成闻报，知道是外甥到了，忙即先到厅上坐定，随令守门的引他进来。周庸祐便随着，先进头门，过了一度屏风，由台阶直登正厅上，早见着傅成，连忙打躬请一个安，立在一旁。傅成便让他坐下，寒暄过几句，又把他的家事与乡关风景，问了一会，周庸祐都糊混答过了。傅成随带他进后堂里，和他的妗

娘⑤，及中表兄弟姐妹，一一相见已毕，然后安置他到书房里面。看他行李不甚齐备，又代他备置多少衣物，一连两天，都是张筵把盏，姻谊相逢，好不热闹。

过了数天，傅成便带他到关部衙里，把自己经手的事件，一一交托过他，当他是个管家一样，自己却在外面照应；就把一个席丰履厚的库书，竟像他一人做起来了。只是关部的库书里，所有办事的人员，都知周庸祐是居停的亲眷，哪个不来巴结巴结？这时只识得一个周庸祐，哪里还知得有个傅成？那周庸祐偏又有一种手段，却善于笼络。因此库书里的人员，同心协谋，年中进项，反较傅成当事时，加多一倍。光阴似箭，不觉数年，自古道："盛极必衰。"库书不过一个书吏，若不是靠着侵吞鱼蚀，试问年中如许进项，从哪里得来？不提防来了一位姓张的总督，本是顺天直隶的人氏，由翰林院出身，为人却工于心计，筹款的手段，好生了得。早听得关部里百般舞弊，叵耐⑥从前金价很平，关部入息甚丰，是以得任广东关部的，都是皇亲国戚，势力大得很，若要查究，毕竟无从下手。不如舍重就轻，因此立心要把一个库书，查办起来。当下傅成听得这个风声，一惊非小，自念从前的蓄积，半供挥霍去了，所余的都置了产业，急切间变动却也不易；又见查办拿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计不如走为上着。便把名下的产业，都糊混写过别人，换了名字，好歹规避一时。间或欠人项款的，就拨些产业作抵，好清首尾。果然一二天之内，已打点个停停当当，其余家事，自然寻个平日的心腹交托去了。正待行时，猛然醒起关部里一个库书，自委任周庸祐以来，每年的进项，不下二十万金，这一个邓氏铜山⑦，倒要打点打点。虽有外甥在里面照应将来，但防人心不如其面。况且自己去后，一双眼儿，看不到那里，这般天大的财路，好容易靠得住，这样是断不能托他的了。只左思右想，总没一个计儿想出来。那日挨到夜分，便着人邀周庸祐到府里商酌。

周庸祐听得傅成相请，料然为着张总督要查办库书的事情

了。肚子里暗忖道："此时傅成断留不得广东。难道带得一个库书回去不成？他若去时，乘这个机会，或有些好处。若是不然，哪里看得甥舅的情面？倒要想条计儿，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想罢，便穿过衣履，离了关部衙门，直望傅成的宅子去。这时傅成的家眷，早已迁避他处，只留十数使唤的人在内。周庸祐是常常来往的，已不用通传，直进府门到密室那里，见着傅成，先自请了一个安，然后坐下。随说道："愚甥正在关部库书里，听得舅父相召，不知有什么事情指示？"傅成见问，不觉叹一口气道："甥儿，难道舅父今儿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么？"周庸祐道："是了，想就是为着张大人要查办的事，只还有愚甥在这里，料然不妨。"傅成道："正为这一件事，某断留不得在这里。只各事都发付停妥，单为这一个库书，是愚舅父身家性命所关系。虽有贤甥关照数目，只怕张大人怒责下来，怕只怕有些变动，究竟怎生发付才好？"周庸祐听罢，料傅成有把这个库书转卖的意思。暗忖："张总督这番举动，不过是敲诈富户，帮助军糈。若是傅成去了，他碍着关部大臣的情面，恐有牵涉，料然不敢动弹。且自己到了数年，已积馀数万家赀，若把来转过别人，实在可惜！倘若是自己与他承受，一来难以开言，二来又没有许多赀本，不如催他早离了省城，哪怕一个库书，不到我的手里？就是日后张督已去，他复回来，我这时所得的，料已不少！"想罢，便故作说道："此时若待发付，恐是不及了！实在说，愚甥今天到总督衙里，打听事情，听得明天便要发差拿人的了。似此如何是好？"傅成听到这里，心里更自惊慌，随答道："既是如此，也没得可说，某明早便要出城，搭轮船往香港去。此后库书的事务，就烦贤甥关照关照罢了。"说罢，周庸祐都一一领诺，仍复假意安慰了一会。是夜就不回关里去，糊混在这宅子里，陪傅成睡了一夜。

一宿无话，越早起来，还未梳洗，便催傅成起程。立令家人准备了一顶轿子，预把帘子垂下，随拥傅成到轿里，自己随后唤一顶轿子，跟着傅成，直送出城外面去。那汽船的帐房，是傅成

向来认得的，就托他找一间房子，匿在那里；再和周庸祐谈了一会子，把一切事务，再复叮咛一番，然后洒泪而别。慢表周庸祐回城里去，且说傅成到了船上，忽听得钟鸣八句，汽筒响动，不多时船已离岸，浪鼓扬轮，直望香港进发。将近夕阳西下，已是到了。这时香港已属英人管辖，两国所定的条约，凡捉人拿犯，却不似今日的容易。所以傅成到了这个所在，倒觉安心！便寻着亲朋好友住些时。只念着一个库书，年中有许多进项，虽然是逃走出来，还不知何日才回得广东城里去？心上委放不下。况且自己随行的银子，却是不多，便立意将这个库书，要寻人承受。偏是事有凑巧，那一日，正在酒楼上，独自酌酒，忽迎面来了一个汉子，生得气象堂堂，衣裳楚楚，大声唤道："傅二哥，几时来的？"傅成举头一望，见不是别人，正是商人李德观。急忙上前相见，寒暄了几句，李德观便问傅成到香港，是什么原故？傅成见是多年朋友，便把上项事情，一五一十的，对李德观说来。德观道："老兄既不幸，有了这宗事故，这个张总督是见钱不眨眼的，若放下这个库书，倚靠别人，恐不易得力，老兄试且想来！"傅成道："现小弟交托外甥周庸祐，在内里打点，只行程忙速，设法已是不及了；据老兄看来，怎么样才好？"李德观道："足下虽然逃出，名字还在库书里，首尾算不得清楚。古人说：'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把个库书让过别人，得回银子，另图别业，较为上策！未审尊意若何？"傅成道："是便是了，只眼前没承受之人，也是枉然。"德观道："足下既有此意，但不知要多少银子？小弟这里，准可将就。"傅成道："彼此不须多说，若是老兄要的，就请赏回十二万两便是。"德观道："这没打紧，但小弟是外行的，必须贵外甥蝉联那里，靠他熟手，小弟方敢领受。"傅成道："这样很易，小弟的外甥，更望足下栽培，待弟修书转致便是。"德观听了，不胜之喜。两人又说了些闲话，然后握手而别。

不想傅成回到寓里，一连修了两封书，总不见周庸祐有半句回复，甚觉得奇异，暗忖甥舅情分，哪有不妥？且又再留他在那

里当事，更自没有不从，难道两封书总失落了不成！一连又候了两天，都是杳无消息，李德观又来催了几次，觉得没言可答，没奈何，只得暗地再跑回省城里，冒死见周庸祐一面，看他怎么原故。谁想周庸祐见了傅成心里反吃一惊，暗忖他如何有这般胆子，敢再进城里来？便起身让傅成坐下，反问他回省则甚？傅成愕然道："某自从到了香港，整整修了几封书，贤甥这里，却没一个字回复，因此回来问问。"周庸祐道："这又奇了，愚甥这里，却书信连影儿也不见一个，不知书里还说什事，可不是泄漏了不成？"傅成见他如此说，便把上项事情，说了一遍。周庸祐道："这样愚甥便当告退。"傅成听罢惊道："贤甥因何说这话？想贤甥到这里来，年中所得不少，却不辱没了你，今某在患难之际，正靠着这一副本钱逃走，若没有经手人留在这里，他人是断不承办的了。"周庸祐道："实在说，愚甥若不看舅父面上，早往别处去；恐年中进项，较这里还多呢！"傅成听到这语，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便负气说道："某亦知贤甥有许大本领，只惜屈在这里来。今儿但求赏脸，看甥舅的面上就是了。"周庸祐道："既是这样，横竖把个库书让人，不如让过外甥也好。"傅成道："也好，贤甥既有这个念头，倒是易事；只总求照数交回十二万两银子才好！"周庸祐道："甥这里哪能筹得许多？只不过六万金上下，可以办得来。依舅父说，放着甥舅的情分，顺些儿罢！"傅成听罢，见他如此，料然说多也不得，只得说了一回好话，才添至七万金。说妥，傅成便问他兑付银子。周庸祐道："时限太速，筹措却是不易。现在仅有银子四万两上下，舅父若要用时，只管拿去，就从今日换名立券，馀外三万两，准两天内汇到香港去便是。愚甥不是有意留难的，只银两比不得石子，好容易筹得，统求原谅原谅，愚甥就感激的了！"当下傅成低头一想，见他这样手段，后来的三万两，还恐怕靠不住；只是目前正自紧急，若待不允，又不知从哪里筹得款项回去？实在没法可施，勉强又说些好话。奈周庸祐说称目前难以措办，没奈何，傅成只得应允，并嘱道："彼此甥舅，哪有方

便不得？只目下不比前时，手上紧得很，此外三万两，休再缓了时日才好！”周庸祐听罢，自然允诺，便把四万两银子，给了汇票，就将库书的名字，改作周庸祐，立过一张合同。各事都已停妥，傅成便回香港去。正是：货财一入奸雄手，姻娅都藏鬼蜮心。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 ① 膏粱：肥肉和细粮。泛指精美的食物。 ② 鲜(xián 显)克由礼：少有能够履行礼法的。鲜：少；克：能；由：履行。 ③ 掞(shàn 扇)：铺张。 ④ 羊城：广州的别称。 ⑤ 妗(jìn 尽)娘：舅妈。 ⑥ 叵(pǒ 笸)耐：无奈。 ⑦ 邓氏铜山：邓通，汉文帝时因为给皇帝吮痈而得宠，赐蜀严道铜山，可自铸钱。后因以邓氏铜山比喻广有钱财。

《廿载繁华梦》于1905年连载于广州革命党人主办的《时事画报》上，共四十回，作者黄小配(一说无名氏)。全书通过周庸祐一生荣辱盛衰的描写，深刻反映了晚清官场的黑暗和腐朽，同时，也在客观上描述了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价值。这部小说的出现，既显示了黄小配小说创作的良好开端，也体现了其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黄小配的许多小说作品，都以鼓吹反清革命为创作宗旨，在突出这一政治主题时，他往往将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对当时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描写过程中。这样，就形成了黄小配小说的主体风格：以真人真事为基础，通过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本质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而达到批判现实、鼓吹革命的目的。《廿载繁华梦》既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廿载繁华梦》中的主人公周庸祐是一个典型的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特色的小人，作品中的他，可谓坏事干尽。他用欺骗的手段“收购”他的恩人兼舅舅傅成的生财之道——“库书”一职，他趁机霸占了准备为他进京谋求一官半职而又病死在半路的另一个恩人晋祥的爱妾香屏和四十万家私，在气得结发妻子邓氏吐血身亡后他又续娶了时任“关里巡河值日”的马竹宾的妹妹马秀兰，他结交官绅十一人连同自己称为“十二友”而横行社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姨太太娶到十多房，吃喝嫖赌更是他的必修课，他的拿手好戏是招摇撞骗、吹牛拍马、巴上踩下、落井下石，是一个典型的阴谋家、大马扁。黄小配笔下的周庸祐，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许多无耻

小人的典型代表，又是颇具个性特征的“这一个”。

周庸祐的性格特征，在我们这里所选的《廿载繁华梦》第一回中就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该回书主要写的就是周庸祐“匿金欺舅父”而谋得“库书”一职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作者让读者对周庸祐这一人物有了初步的了解。开篇处，作者就简要地交代了周庸祐的基本性格特点：“生平不甚念书，问起爱国安民的事业，他却分毫不懂。惟是弄功名，取富贵，他还是有些手段。”随后，作者又写他在将财产挥霍光了以后去投靠舅父傅成。一开始，他还是很谨慎小心的：“由台阶直登正厅上，早见着傅成，连忙打躬请一个安，立在一旁。”随后，当傅成推荐他到关部工作以后，周庸祐的手段开始施展开来：“那周庸祐偏又有一种手段，却善于笼络。因此库书里的人员，同心协谋，年中进项，反较傅成当事时，加多一倍。”特别是当傅成害怕张总督检查，准备暂时躲避香港而请外甥周庸祐交代有关事务时，周庸祐却萌发了不良的念头：“此时傅成断留不得广东。难道带得一个库书回去不成？他若去时，乘这个机会，或有些好处，若是不然，哪里看得甥舅的情面？倒要想条计儿，弄到自己的手上才是。”后来，周庸祐果然用欺骗的手段从舅父手上夺得了这一肥缺。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舅甥二人就这一肥缺所值的讨价还价。傅成开价十二万银两，周庸祐杀半，只给六万。傅成想翻成七万，周庸祐却回答只能给四万现钱，其他三万先欠着。最终，实际上是四万成交。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周庸祐的丑恶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作者在这段书中对周庸祐行为历程的描写，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作者始终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来写人物，并没有强行塞给人物一些什么东西。周庸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自然而然的。其二，作者在塑造周庸祐及其舅父傅成这两个人物时，主要运用了白描手法，没有丝毫的夸张、渲染、变形，也没有将人物漫画化。作者所展现的完全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这两点，正是黄小配许多小说作品所共有的艺术特点，也是黄小配与某些作家绝不相同之处。　　（石麟）

假温柔瘟生[1]中计
真溷浴[2]名妓私奔

张春帆

——《九尾龟》第七十六回

且说李子霄在张书玉院中一连病了几天，张书玉服侍得十

分周到，真是要长便长，要短便短，千依百顺的，奉承得李子霄好不欢喜。李子霄本来原没有什么毛病，不知怎样突如其来的泄泻起来，接连泻了十几遍，就也着实的有些支持不住。却又不知怎的，吃了张书玉在虹庙求来的一服仙方，就是这样的容容易易好了。来也来得神速，去也去得稀奇，连李子霄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道理，只当是偶然受了风寒腹中作怪。见张书玉这样的殷勤服侍，着急非常，好象恨不得自己替他的样儿，更兼趁着夜深人静，没有人在面前的时候，把李子霄灌了无数迷汤，说了许多好话，真是宛转枕屏之上，海誓山盟；缠绵五夜之情，怜声倚影。直把个李子霄骗得心花怒开，看着张书玉就是天下第一个好人，再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的了。

心上这般一想，便觉得张书玉般般多好，色色俱佳。乱头粗服，随处增妍；浅笑轻颦，无时不媚。再加张书玉到了晚间，总是目不交睫，打起精神，彻夜伺候，凭着李子霄怎样的叫他安息，他只是不肯，反向李子霄说道："耐格病故歇总算好点，真真还是倪格运气，倪故歇来浪服侍耐，心浪到蛮快活，辛苦点无啥稀奇。耐一定要叫倪去困，丢仔耐一干仔来浪，倪倒有点勿放心。耐故歇自家格身体，还勘复元，勿要来管倪格事体，养好仔身体再说。"③这几句说话，就是那春蚕自缚的情丝，大海钓鳌的香饵，把李子霄的心钓得个牢牢结实，那里还撒手得开？果然心中快活，病也好得快些。李子霄病好之后，心中暗想张书玉待我这般要好，服侍得这样殷勤，自己家中，正少这样一个贴身伏伺的人，决计打算要娶他回去。料想他这般相爱，将来不至于闹什么笑话出来。想定了主意，便和书玉说知，问他可肯嫁人？要多少身价？可有什么债项？张书玉见李子霄果然中了计策，甚是欢喜，暗想这个主意使得真是不差。凭你李子霄这般的主意坚牢，也跳不出我的圈子，还要乖乖的自己送上门来。

看官，你道张书玉使的什么计策，就把李子霄骗到这般？

原来张书玉在上海滩上，专爱姘那一班不要脸的马夫戏子，

情愿倒贴银钱。只要马夫戏子姘上了他，向他开口，他就大把的洋钱钞票拿出来供给他们的挥霍。左右用的是那些曲辫子客人不心痛的银钱，那里放在心上？就是刚刚遇着他没有钱的时候，也要千方百计的敲了客人们的竹杠，拿来送给他们。近来张书玉姘了两个戏子，拿着整千整百的洋钱倒贴，贴到后来为数大了，客人们也渐渐的晓得了风声，一个个绝脚不去。书玉的用度又大，收敛不来，一节下来，竟欠了五千多些的债，张书玉不免也有些着急起来。不期事有凑巧，刚刚做着了李子霄。晓得他是个虞山富户，在倌人④身上花费一万八千、三千五千银子不算什么，便有心要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倌人们要敲客人的大注竹杠，除了说要嫁他，更无别法。那知李子霄虽然是个富翁，在堂子里头也着实的有些阅历，任凭张书玉怎生打动，他却只是一口咬定，不放一点儿口风。张书玉急了，便想了一个极恶毒的主意出来，你想李子霄好好的，可有什么毛病？他却忍心害理的买了些儿巴豆，夹和在莲子里头一同煎好，大着胆子给李子霄吃了，果然就一霎时大泻起来。书玉趁着李子霄生病，做出那一心关切、着急万分的样子。到得隔了一天？书玉到虹庙去烧香求了仙方回来。他那里真去求什么仙方？只在虹庙里头问香火要了一张吃不坏的仙方回来，装了恭恭敬敬的样儿，把仙方煎好。却暗暗把糯米饮掺在里头。这糯米饮是专解巴豆毒的，所以李子霄吃了，居然一天好似一天。他又不惜工本，殷殷勤勤的服侍了他几天，把李子霄骗得伏伏贴贴，那里想得到他做出这般恶毒的事情！看官，你想倌人们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

当下张书玉听得李子霄问他，心中暗喜，却又故意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耐李大人格闲话，倪阿好勿答应？不过倪有一句闲话故歇搭耐说明白仔，勿要等两日大家心浪勿高兴。"⑤李子霄听了，倒觉一呆，急问他有什么话说。书玉却正正经经的说道："耐要讨倪转去，格是倪想也想勿到格事体，陆里再有啥格勿肯，不过唔笃格排男人，才是无拨良心格多。倪人末做仔倌人，

倒是老老实实格脾气，比勿得格排时髦倌人，今朝接仔姓张，明朝再接姓李，无啥稀奇。再说起唔笃客人来，加二讨气。一个勿高兴，扳仔倪点差头，就要跳槽。说起来总是倪做倌人格勿好。耐勿要故歇一时辰光，高兴头上，说得蛮好，拿倪讨仔转去，歇格一年两年，勿高兴哉，丢脱仔倪再要去讨别人。格是倪勿成功格嘘，耐去想嘘，唔笃男人讨仔一格，再讨一格，无啥要紧。象倪嫁仔人，阿好再要出来？"⑥李子霄听了，越发觉得张书玉身分比别人不同，更是一心一意的要娶他回去。便托了一个朋友出来做媒，一切讲得明明白白，身价共是八千，先付一半。书玉欢天喜地的一口应许，李子霄便在大马路赁了一处公馆，三楼三底的洋房，甚是齐整，拣了一个吉日，清音彩轿的把张书玉娶进门来。李子霄的一班朋友，也有送髦儿戏的，也有送酒席的。说不尽的筵开玳瑁，镜掩芙蓉，炉焚百和之香，春照双星之影，整整的闹了三天，方才安静。张书玉自从嫁了过来，一心一意的装出人家人的样儿，没有一些儿不高兴的神气。在李子霄面上，更是事事尽心，般般周到。李子霄冷眼看他，心中甚喜。有时倒是李子霄恐怕书玉在家气闷，要同他出去看看戏，或是坐坐马车。书玉反不肯天天出去，只对着李子霄道："故歇倪嫁拨仔耐，总算是人家人，比勿得做倌人格辰光，总算还是少出去格好。"⑦李子霄听了，更是放心。但终久恐怕他不惯，勉强拉他出去散心。书玉嫁了李子霄半月有余，一共只出去了两次。这一天李子霄没有应酬，便坐在家中和书玉说说笑笑，甚是开心，觉得另有一种趣味。

李子霄和张书玉商量道："我到了下月，想要回去一趟，不知你可肯跟我回去？你若是心中不愿，就住在上海也好。我在常熟、上海两边走走，却也无妨。"书玉含笑答道："倪靠仔耐格福气，嫁拨仔耐，总算无啥。故歇耐要转去末，倪自然跟耐转去。倪既然嫁耐，就算是耐格人，嫁鸡跟鸡，嫁狗跟狗，阿有啥耐转去仔，倪一干仔住来浪上海？也无拨格号道理碗。"⑧李子霄听了，心中暗喜。又道："不是这般说法。你若是跟我回去，我家内却

现有正妻，况且我家老太太的规矩甚严，恐怕你回去了，过不来这般拘束的日子，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声。”书玉笑道：“耐格闲话倒直头来得稀奇，勿知说到仔啥格地方去哉。倪既然嫁拨仔耐，早晏点总要转去，阿有啥一直勿转去格道理？就是唔笃老太太凶点，倪只要规规矩矩，无拨啥格坏处，勿见得老太太有心来寻倪格事。倘忙有点啥格闲话出来，倪总归打定主意，骂仔勿开口，打仔勿动手，也才完结哉碗。”⑨李子霄大喜道：“原来你竟有这般见识，真算得贤德无双！但是要你回去，这般的陪着小心，我终久有些过意不去。”书玉笑着，把头一扭道：“倪搭耐两家头再有啥格客气，只要耐将来勿要有仔别人，忘记脱仔倪好哉。”⑩自此李子霄和张书玉又加了几分爱情，心上十分相信书玉是天下有一无二的好人，把自己的要紧物件，钞票银洋，帐簿珠宝，都交与张书玉收管。书玉起先还假意推辞不肯，李子霄再三的叫他收管，方才一一的收了下来，细细的查点了一番。李子霄因在客边，没有什么重大的物件，却还差不多有两万多的光景，张书玉心中暗喜。李子霄住在上海，打算一过满月，便同着书玉一同回去，不想平空的闹出一桩笑话来。

这一天晚上，李子霄出去应酬，回来得迟了些儿，约有十二点钟的光景。走到房内，见书玉不在房中，并连书玉贴身伏侍、在堂子里带过来的两个娘姨大姐，也都一个不见。李子霄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晓得事情不妙，中了张书玉的苦肉计儿。一时又惊又气，大声叫喊当差的上来，问他姨太太那里去了。当差的回说：“老爷刚刚出去不多时，姨太太说心中气闷，要到丹桂去看戏，套了马车，带了两个娘姨一同前去。叫家人等散戏场的时候套车去接。现在李升已经去了，家人因家内人少，所以没有同去。此刻差不多戏场已散，想来也好回来了。”李子霄听了，明知不妥，只得自宽自解，想书玉或者是真去看戏，也未可知。又问家人：“为什么姨太太要一人出去，你们不来报我一声。”当差的回道：“平日间老爷尚且信他，家人们怎敢拦阻？”李子霄听了，顿

口无言，等了一会，竟是石沉大海，那有什么人影儿回来。李子霄暴跳如雷，急叫当差的再到戏园去看，自己一面开了铁箱，查点物件，巧巧的不见了张书玉的一张婚书，三千多洋钱的钞票，还有些翡翠玉器珠子也不见了，约摸着也值六七千银子。连自己帽子上的一个玻璃绿翎管也带了去。再开书玉的衣橱箱子看时，只有一只首饰匣被他带去，其余的衣服整整齐齐，一件不少。

只把一个李子霄气得就如死人一般，坐在床上，两眼睁睁的看着保险灯，一言不发。暗想："我自从二十多岁在花柳场中混了十年，从没有上过倌人的这般恶当。不想如今上了张书玉的一场大当，把我好象三岁的孩子一般，由着他性儿撮弄。这本来是我自家不好，他们做倌人的那有什么良心？我却着了他的道儿，把他娶了回来。如今只叫作人财两空，还落了一肚皮的腌臜闷气。想起这堂子里头顽耍，真真的没有什么味儿。"想了一会，忽然又想起当初的一场病，来得甚是蹊跷，不要是张书玉在饮食里头和了什么泻药，所以一时间拼命的大泻起来。他却假做出那一副关切的样儿，好叫我看了他这般要好，感激他的深情。那时吃了他的迷汤，真把一个张书玉轻怜痛惜，百种温存，感激他尚且来不及，那里晓得到这步田地？想来想去，越想越是不差。又想那张书玉竟是下得这般辣手，"幸而我自家的本元还好，不至于弄出性命之忧。倘换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那里禁得起他一服泻药？就是这般容容易易的一条性命送在他的手中，却向何处去伸冤理枉。"越想越恨，恨得他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张书玉拿来打死。正在无可奈何，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音，当差的已经回来，和那先去的李升一同走了进来，神色张皇，满头流汗，失张落智的回道："家人们到丹桂门口候了多时，又到厢楼各处去寻了一遍，不见姨太太的影儿。现在戏场已经散了多时，家人们只得回来，请老爷的示下。"李子霄呆呆的半晌，长叹一声，又听家人还叫他是姨太太，不觉怒气直冲，一声喝住道："还叫什么姨太太！都是你们这班混帐东西不肯留心，闹出这样的

事！你们还有脸来见我么！”两个当差的不敢开口，诺诺连声的，垂着手侍立一旁。

李子霄又想了一会，方向当差的道：“我开一张失单出来，你们立刻去报捕房，叫他派个包打听来。明天我再去拜上海县存一个案，再想追缉的法儿。”当差的答应了一声，李子霄就在保险灯下草草的开了一张失单出来，约莫已有一万开外。正要交给家人拿去，忽又转念想道：“这样的事情，就是报了捕房，查缉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看。若是查缉不着，岂不是白白的坏了名声？”这样的一想，便有些踌躇不决起来，向当差的道：“今天已有两点多钟，捕房里头就明天去报也好。你们明天早上赶紧到沈仲思大人那里，说我有事和他商议，请他立刻过来。沈大人在上海住了多年，料想一定有个主意。”当差的又连连的应了几声“是”，见李子霄没有什么话说，便退了下去。李子霄见时候不早，只得走到大床上，和衣略睡片时。正是：一夜高唐之梦，神女成虹；十年杜牧之狂，青楼薄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瘟生：指被妓女欺骗的嫖客。 ② 溷浴：指妓女假托从良以骗取钱财的行为。 ③ 苏州方言，大意为：你的病这会儿总算好了点，真是我的运气。我这会儿来服侍你，心里很快活，辛苦点没有什么，你一定要我去睡，丢下你一个在这里，我倒有点不放心。你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复原，不要管我的事，养好了身体再说。 ④ 倌人：即妓女。 ⑤ 苏州方言（下同），大意为：你李大人说的话我怎好不听？不过我有一句话这会儿得先说明白，不要将来大家心里不高兴。 ⑥ 大意为：你要讨我回去，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哪里还有什么不肯的。不过你们男人没有良心的多，我虽做了妓女，为人却是老老实实的，比不得那些时髦妓女，今天接姓张的，明天接姓李的，没有什么稀奇。再说那些客人，更加让人生气，一个不高兴，找到你一点毛病，就要跳槽，说起来总是我们做妓女的不好。你不要这会儿一时高兴，要娶我回去，过上一年两年，不高兴了又丢下我去讨别人。不是我不愿意，你想想，你们男人讨一个再讨一个没有什么要紧，可是我嫁个人还好再出来吗？ ⑦ 大意为：这会儿我嫁了你，总算是好人家的人了，比不得从前做妓女的时候，还是少出去的好。 ⑧ 大意为：我托你的福嫁了你，这会儿你要家去，我自然跟你回去，我既然嫁了你，就是你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岂能你回去我却一个人住在上海？也没有这种道理。 ⑨ 大意为：这话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我既嫁了你，早晚总要回去的，哪有一

直不回家的道理？就是你家老太太凶点，我只要规规矩矩，不出什么错，不见得老太太存心来找我的麻烦。倘若有点什么事发生，我总打定主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也就罢了。⑩大意为：你和我两个人还有啥好客气的，只要你以后不要再找别人，把我忘了就行。

本篇系《九尾龟》第七十六回。

《九尾龟》，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署"漱六山房著"，作者为张春帆。是书主要描写晚清上海的青楼生活，是鲁迅所谓"狭邪小说"中"溢恶"之代表作。"九尾龟"本是书中一个官僚康己生的诨号，他卸任后客居上海，因"帷簿不修，闹出许多笑话"，"他得这个徽号是只因为在他家里九个女人公开的丑行所致"。虽然作者自称他写的是一部"寓言醒世"的大书，"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但实际上作者的兴趣仍在"嫖界"，官场不过是略为点缀而已。作品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章秋谷在嫖界的丰富阅历，展示花柳场中层层黑幕。全书以上海妓院风光为基干，旁及天津、北京的窑子，还通过乡试情节，写南京钓鱼巷的妓家如何专骗"考呆子"的钱，直写到广州嫖界，堪称是一部"花丛的历史"。

张春帆继承了《海上花列传》"欲发伎家罪恶"的写法，极力暴露嫖界黑幕。在书中他一再宣称"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习气，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那班倌人们的人品，便也愈趋愈下"。他还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可见堂子里头的人，果然一个个丧尽良心"，"倌人看待客人，纯是一个假字"，其目的都是为"骗"。因此书中所写妓女除陈文仙外，无一好的。如金月兰，每逢欠债太多，便拣一个有钱的客人，预先灌无数"迷汤"，然后便发下千金重誓随其从良，但不久就携金逃出，重操旧业；"四大金刚"之首的陆兰芬，见方幼恽有钱，就留心勾引，见他出手不大方，则顿时掇转面孔，冷笑一声移步出店，也不招呼幼恽，径自上车坐下，逼得方幼恽要了纸笔，写信要家里立刻汇来两千银子来，方才有点笑容，最后仍狠敲竹杠，不仅将两千元银票当即扣下，还从他手上脱下戒指，然后和他翻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者带着强烈的义愤，每当写到激烈时就称妓女为"牛鬼蛇神"、"九尾神狐，通天魑魅"，嫖界黑暗至此暴露已极。

嫖界黑暗如此，怎样才能既在这里满足自己的欲望，又不吃亏受骗？这是作者着力探讨的问题，为此，作者在暴露嫖界黑暗的同时，又以赞赏的态度，精心塑造了章秋谷这一"当代英雄"形象。作者一再称他"万斛清才，一身侠骨"，是"风流才子，诗酒名家"，"当今侠客，当世奇才"，但其"奇才"

主要是表现在嫖界。章秋谷二十岁时就自夸，在嫖界已有五年刻苦自学的资历，达到了“阅历甚深，十分精细”的高超水平，被公认为“花柳惯家，温柔名手”。他以“盖世奇才”征服了一个个妓女，揭破了一层层嫖界黑幕，长嫖界同道志气，灭倌人名妓威风，成了为嫖客翻本争气的能人，敲竹杠、斫斧头的妓女的克星。作者通过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地表明，嫖界黑暗，无功架不得妄入。倘若有功架，有金钱，有相貌，尽可出入青楼，倘若没有，还是尽早回家，免得人财两空，还落个“瘟生”的绰号。正因为如此，尽管作者曾一再表明“并不是闲着笔墨，旷着功夫，去做那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第三十三回），可是，不仅批评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它是“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就连当时的嫖客也把它真正看作是“嫖界导游图”、“花国入门书”。

郑逸梅在为张春帆写的传中说：“张阅历欢场，颇多闻见，于是酒杯块垒，绮梦莺花，写成《九尾龟》一书”，“书中主人公章秋谷，即作者影子”（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对此，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佳人才子的书盛行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当作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这段话准确地揭示了这类小说家的创作心态，《九尾龟》堪称其代表，其主人公章秋谷也正是一位“才子＋流氓”式的“英雄豪杰”。这反映了末世文人独特的病态心理，是他们的“白日梦”。

《九尾龟》的主要写作目的是揭露嫖界之恶，尤其是揭露妓女的种种骗人伎俩，此处所选第七十六回《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恣浴名妓私奔》就细致入微地描摹了发生在妓院中的一场闹剧。女主角张书玉为当时名妓，她“专爱姘那一班不要脸的马夫戏子，情愿倒贴银钱”，因此债台高筑，为了摆脱困境，只有千方百计去敲其他嫖客的竹杠。恰好在这个时候，富翁、浙江候补道李子霄来到她身边，因此她就想再玩一次假从良。可是，李子霄偏偏在妓院中“有些阅历”，“任凭张书玉怎生打动，他却只是一口咬定，不放一点儿口风”。于是张书玉就精心设计了一出“苦肉计”。整个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步，买了些巴豆和在莲子羹里给李子霄吃，使他腹泻病倒，然后装出一心关切，着急万分的样子，为他求仙方、煎药、衣不解带地日夜殷勤服侍，骗得李子霄心花怒开，看着张书玉就是天下第一个好人，再没有第二个

赶得她的了；第二步，感激不已的李子霄主动提出要娶她回去，她虽心中暗喜，却又故意沉吟了一回，自拿身份，使李子霄更加相信她的真心，于是托朋友为媒，讲明身价，大张旗鼓地将她娶过来；第三步，张书玉嫁过来后一心一意装出"人家人"的样子，没有一些儿不高兴的样子，而且足不出户，与过去的浮华生活完全告别，在李子霄提出带她回家时，也假装欢喜，而且表示愿意忍受一切屈辱，这使李子霄更觉得她"贤德无双"，于是把自己的要紧物事、钞票银洋、账簿珠宝，都交与张书玉收管；第四步，趁李不备，觅机携巨款逃跑。就这样，张书玉设好圈套步步诱惑，李子霄就一步步陷入了温柔的陷阱。在作者看来，"倌人看待客人，纯是一个假字"，这一回的描写就具体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观点。

在艺术上本回也颇有代表性。作者先用顺序的方式交待了张、李二人感情的发展，然后出于"揭黑幕"的目的，用补叙方法交待了李子霄生病的原因，故事发展曲折生动。同时，作者运用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手法，既写了张书玉的工于心计、善于诱惑，又写出了李子霄心理变化的轨迹，在整个事件的进展中，两个主人公的性格被凸现出来，张书玉的机诈、李子霄的愚蠢都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外，在语言方面，该回也体现了全书的风格特点，叙事语言比较精炼、典雅，而人物的语言则生动多变，其中李子霄说通行的白话，而张书玉则全操苏白，这既有明显的职业特点，同时又生动、活泼，使人物栩栩如生。（雷勇）

王延彬创造洛阳桥
蔡端明功成归西域

佚名

——《临水平妖传》第一回

话说唐代自黄巢扰乱之际，福州闽主姓王，名审知①，时有第二子王延彬来做福建泉州府刺史。因王延彬受辖之地，东门外二十五里之遥，有江号洛阳江，《稽郡志》却有传说：北极玄天上帝成佛化身之时，自剖肠肚，掷落江中，即变为龟蛇二怪。这龟化作渡船，这蛇变作舵公，每时在江中，假藉渡人为缘。每载到江中，将船沉覆，吞食来往客商。王刺史延彬闻知此事，甚有不忍之心，思欲创造桥梁，以济行人之便。奈洛阳江其深无底，

潮水甚急，难以造备，桥尖每被水冲坏，不能完竣，屡将国库金银，费尽亿千，无计可施。

时有四海龙君，前至南海佛前祝寿。观音大士坐在紫竹林莲花座上，慧眼遥观，见有一道妖氛，冲入云霄，即问曰："此何谓乎？"龙君答曰："此乃妖氛。"言未毕，内闪出南海龙王敖莲，启奏佛前曰："今有洛阳江上，龟蛇二怪在江上残害生灵不少，刺史王延彬，欲济行人之便，督建洛阳桥，以利商贾之往来，庶免受二怪之所害。奈潮水汪涌，狂澜难挽，砥柱终虚，工资浩繁，费财不少。"观音大士赞曰："善哉，善哉。凡间亦有此等善人，要救万民之便！"自思：王刺史系是凡夫俗骨，焉能有为？吾化起慈帆方法，助他一臂之力。随即念动真言咒语，唤召洛阳土地神。时土神闻有大士呼唤之声，急即参拜大士座下。观音菩萨随下莲座，直入紫竹林中，摘落竹叶一片，柳枝一干，同土地驾起祥云，直抵洛阳江。不片时，来至洛阳江。大士在袖中取出竹叶一片，吹一口佛风，化作一只彩船，土地化作梢公，柳枝化作撑橹，大士化为美人，将船摆在江心。顷刻之间，五色毫光灿烂，罩住船上。

时逢王刺史行至江边，忽见江心毫光灿烂，不知何故，即令人役探问。霎时间，人役回禀曰："那毫光内有一彩船，船内有一美人，据云探知老爷德政，端然要造洛阳桥，不能成功，自愿在船上，任凭公子王孙富豪，以及万民，将金银投掷。若能投在他身上，情愿与他结为夫妇；如若不能抛在身上，所有金银，尽助老爷造桥之资。"王刺史闻禀，十分欢喜，急出告示，晓谕百姓，不论何色人等，尽可到洛阳江抛掷美女。不日间，惹动万民，俱各携带金钱，欲夺取娇妻。乘抛投美女时，四方士庶，俱各掷金飞钱。王延彬喜出望外，即召小船数十只，围在彩船边。自是每日所掷金钱，俱皆满载而归，交存在库，王刺史十分得意洋洋。

乐极生悲，恰逢上八洞大仙吕纯阳祖师，云游海外，将欲回蓬莱岛。云光之内，忽见洛阳江上彩云冲霄，将麈②拂开一视，早知其故。

且说泉州城内，有一王小二，性甚刚直，人绰号曰“韭菜成兄”，每早挑菜付市，勤俭粒积，淡泊生理。本欲娶妻房，承宗接祀，凑遇洛阳江边，人山人海，前来抛掷美人。时韭菜成哥，亦就将所积余资，抛掷江心。任抛任掷，总亦不能着，于是食卧不安，闷闷不乐。幸逢吕纯阳祖师路过江边，见韭菜成哥掷到半日，亦掷不着，长吁短叹，怒气忿忿，随来助他。即将麈尾一拂，那美人不及提防，早被银两投在髻上，韭菜成兄喜从天降。转眼间，那彩船同美人俱沉江中。成兄见之，怨气难消，咬牙切齿，思思想想，无计可施，随即跳落江中，灵魂不散，游往落伽山前。此话不表。

且说大士展开慧眼，见吕纯阳立在云端之上，即大骂曰：“畜生如此无礼！”随遣五雷欲打吕纯阳。那吕仙祖侦知，一时惊忙无措，欲逃不得回山，急逃至梁灏③书斋之内，叫声：“梁秀才，贫道一时乱了道心，罪犯天庭，现遣五雷欲打贫道，万望秀才相救！”说话之间，雷声猛烈，惊得梁灏手足似冰，不能回答。吕纯阳乃曰：“梁秀才若肯相救，贫道自有藏身之所。”梁灏欢许。吕纯阳即化为蝼蚁，走在梁灏指甲内，藏身隐匿。候至一时三刻过后，雷声不震，无有能为，只得回紫竹林回覆佛旨。斯时一时三刻已过，吕纯阳即现出原形，对梁灏称谢，回归终南山，不敢再留难。

慈悲大士动起恻隐之心，即将王成游魄，令护山力士送至福州府古田县投胎，在刘通家中转世，取名刘杞。观音大士自咬指头，一点佛血，去在福州下渡陈昌家中，转世为女，取名陈靖姑。此话慢表。

先说洛阳桥，在唐王延彬手创造，迨至宋仁宗时，共有二百四十年。其桥损坏，龟蛇二怪，犹在江中残害生灵。时蔡襄④之母翁氏，在那二怪船中，二怪欲害其身，忽听空中叫声：“今有蔡状元在船，不可害人！”合船人等俱闻其声，细查船中，并无姓蔡之人。那知卖花之妇，身中有怀孕，其夫姓蔡名福。此卖花妇即

立誓曰："吾怀中若能生男儿，后果中状元，吾自当重造洛阳桥。"那夫人怀胎已有十月之久，是日生下男儿，即取名蔡襄，后作端明学士，性甚聪明，未几亦中了顶甲，受任本州刺史之职。伊母言明："你母前在洛阳江立愿，吾儿若中顶甲，当即再造洛阳桥。"

蔡襄欲完伊母之愿，随即兴工，重造洛阳桥。奈因海水深涨，码头每被潮水冲坏，不能兴工。蔡刺史思来想去，无计可施，立即升堂，召三班差役，打起官音曰："你们有人下的海么？"内中果有差役，跪在堂下，启禀老爷："小人夏德海。"蔡刺史闻言喜曰："尔若能下得海，太爷赏尔银五两。"又令书吏备文一封，交夏德海带至南海水府投呈。夏德海见银，心中大喜，又见文书，心中大惊，乃禀曰："小人是姓夏德海，并非能下的海。"蔡刺史闻禀大喝曰："胡说！"遂将文书丢在堂下，立即退堂。

夏德海拾起文书，走回家中，啼啼哭哭。其妻问故，夏德海即将原由，说了一遍。其妻劝曰："吉人自有天相，不必惊慌。"夏德海就将官赏之银，备下酒肴，吃的酩酊大醉，遂至海滩，意欲没海。又想丧命，遂卧倒滩廷，心思海水漂来，任凭飘流而去，遂即安睡。霎时之间，鼻息如雷，惊动水卒。那水卒直抵水晶宫，禀明龙王曰："今有泉州刺史蔡襄，令差役夏德海前来投文，请旨发落。"龙王曰："今夜备文交换。"及至天明，夏德海酒已退后，怀中一摸，文书还在，取出观看，不是原文，心中大喜，急速驰至大堂上。

时逢刺史升堂，夏德海呈上回文，蔡襄立即剖开观看，文中别无他字，只有一个"醋"字而已。自思："莫非是二十一日酉时否？"迨至二十一日酉时已到，遂即兴工。而海水忽然干退，蔡襄甚喜，即赏夏德海为现班总头。即令差役，四处召集小工石匠，候其齐到，蔡襄亲督人夫修造。人多力众，顷刻间码头已成，蔡刺史十分大喜。不日间，桥梁亦已全工告竣，蔡襄即择吉日，召齐文武官员，绅士耆老，乡民有福寿双全之人，一同过桥。遂用天兵时日，众官绅俱皆暗思："今日若能平安，此桥决定万载不

朽。”是日，蔡襄同众人由桥头而行，及至桥中，突见一神从空而下，面貌峥嵘，其形十分可怕，大喝曰：“吾乃天上九龙星！”蔡刺史答曰：“吾乃地下刺史蔡端明。”时天兵从桥头而进，蔡刺史由桥尾而下，行未几步，蔡刺史心思：九龙星形容甚然奇异；正欲回头观看，早被天兵神冲犯，跌倒在地，不省人事，面紫目赤，四肢厥冷。众人役看见，急用轿抬回衙中，一命早已呜呼。钦哉蔡端明，为造洛阳桥，家财费尽，又兼一命断送，实可惜哉！此话不题。

且说这洛阳桥造了太低，若逢水涨之时，便满过桥三尺。至前朝泉州府普江县墀殿乡，有一个大富翁，姓李名五，家财巨富，误伤其叔，又打死仆人，问罪欲到刑部秋审。起身之时，从洛阳桥经过，正逢海水潮涨过桥梁，李五官坐在囚车之内，满身被海水浸湿，即发誓曰：“吾李五此去，若能无罪，再回泉郡，愿加添此桥三尺高。”此话不表。

且说陈靖姑年纪亦已经长成，容颜绝色，言语端庄不苟，每日在绣房静养，早晚诵经礼佛，不染闲事。而刘杞亦已经长成，时逢福州开科之际，刘通带刘杞来福州入场，寓在卖什货林八叔家中，与陈昌隔邻。刘通闲暇之际，携带儿子往郊外游耍，正欲回家，忽遇大雨淋漓，刘通父子避雨在陈昌檐下。偶逢陈昌开门，见两位斯文之客，一老一少，陈昌即作揖开言：“二位尊驾避雨，暂入草堂拜茶。”刘通闻言，满面笑容，即回礼曰：“愚父子尚未拜识尊颜，怎好领受？”言毕，两相直进，行至堂上，行了宾主之礼，然后献茶。茶毕，逢林八叔出街添补货物，回到店中，不见刘通父子，即询问帮夥，其夥答曰：“方才在隔壁陈昌家中避雨。”林八叔即到陈昌堂上，两相行礼坐下。陈昌令其妻备酒招待。

饮酒之间，林八叔对陈昌道：“先前老兄欲以令嫒寻其佳配，未得其便。今日偶然天缘作合，逢敝友刘兄令郎，年少博学，今赴省应试，本科金榜，定必题名；而年纪与令嫒又亦相当，正好结姻。二位若不嫌弃，弟愿执伐，以成两家秦晋之好，未知二位老

兄意中若何?"陈昌闻言,十分欣喜,刘通亦乐从,曰:"好日不如当日。"遂将刘杞手上,脱落金钏一付,双手呈上,交林八叔曰:"今劳仁兄撮合之德,弟没齿不忘。"林八叔接到钏,满面笑容,转向陈昌道:"愿令嫒同世侄白头到老。"

陈昌收领,即别亲翁并林八叔,直入房中,对伊妻葛氏曰:"贤妻叠次念及女儿长成,未配佳偶,今日天赐奇缘,咱隔壁林八叔有个爱友,系古田人氏,累代书香不断,亲家姓刘名通,女婿年少多才,更兼礼仪俊秀,与女儿结为夫妇,正是天作良缘,亦可还尔我老夫妇心愿。"葛氏见丈夫这般欢喜,知子婿人物出众,即取金钗一枝,交与陈昌。陈昌直出厅上,对林八叔言谢曰:"荆妻闻知能得了佳婿,实出贤弟高邻之意,十分感情。"遂将金钗呈交林八叔,八叔转交刘通,说道:"贤弟,但愿贤侄独占鳌头,早谐鸾凤。"刘通接钗,收在袖中,唤儿子移交椅,请陈昌上坐,即欲谢过亲翁。陈昌再三推辞,只受刘杞两礼。女婿亲家,遂同媒人重新行礼入席,开怀畅饮。及至黄昏,俱皆大醉,方才散席,各回安寝。

不数日间,逢李童仁宗师驾至闽省,欲开科取士。刘杞闻知,亦随众人入场。不片时题已出了.刘杞看题,十分欢喜,遂作完一篇,文中得意。及至宗师发榜案之时,刘杞进在古田学第十一名秀才。刘杞看榜,十分欢喜,伺候簪挂,然后拜谢宗师。事毕,刘通即带同刘杞,来到下渡,参拜岳父母。礼毕,即辞别亲家,并别林八叔,同归古田。见了家小道儿子与陈家做亲,又进秀才之事,说完一篇。其妻李氏甚喜,当时悬灯结彩,贺客云集,开筵拜客。这日林八叔亦往古田作生理,刘通将儿子庚帖聘礼,交八叔带回,送与陈昌。陈昌亦把儿子庚帖回仪,与林八叔带回古田与刘通。

自此过了三年,刘杞往福州候选于罗源巡检,限期赴任。刘杞已题巡检,仍回古田。正直林八叔宿在刘家,送备聘礼,并择吉日,托林八叔送到陈家,约定吉期,到门迎归,洞房之后,同儿

子收拾行李，先去上任。林八叔就将聘礼日单，送交陈家对陈昌说明，可将聘礼收起，定其吉期。

却说陈靖姑在楼上，闻知母亲将亲事许配古田刘杞，每日暗暗流泪曰："我曾在佛前立誓愿，不嫁于人，终身修行奉佛。岂知父母将我婚姻，定要许人，只恐二老错算矣。"未过数日，吉期已到，靖姑并不理会，犹如不是他作新娘的模样，自己却安心故意，在楼上诵经。刘家接新娘，鼓乐喧天，新娘轿及一切人等，亦在厅上等候，急得陈昌夫妇，催迫靖姑下楼，妆束上轿。先将温言解劝，又以礼义分说，又把正言责备。谁知靖姑心如硬铁，总不顺从，只是诵经。陈昌着急，且事亦迫矣，又不顺从父母，岂不知不顺父母，便是不孝，还要奉甚么佛，诵甚么经？陈昌发怒，将那挂起水墨写诮画像的观音大士扯落，将脚朔得粉碎，夫妇向前，强把靖姑抱落。

正抱之际，却被护法神怒其毁坏神像，持杵打落，打着陈昌背上，杵尾将葛氏带打一下，老夫妇大叫一声，昏倒不省人事。顷刻间，佛祖遣善才、良女二位赴至，将靖姑拽从空中而去。陈昌夫妇昏倒不省人事，众亲邻一齐即赶上楼，只见两老皆倒在地，不知是为何事。众人救醒，夫妇口中叫痛不绝。众亲细问何由，陈昌说明："欲教女下楼来整妆，他定不理会，仍在佛前诵经。我见他不理，发怒将那神画观音大士扯落踏坏，忽见一金甲神，手执杵将我背上打了一杵，嗳哟，好不痛杀我也！快着把不孝女快着妆来。"诸亲道："这时上楼来，却不见靖姑，楼上寻觅，没有踪迹，又不见他下楼，却那里去了？"此时陈昌夫妇不见女儿，自己看背又痛，只是啼哭。诸亲并合家大小，乱得惊忙不休。那为媒的林八叔亦没主意，又听得他合家喧哗啼哭。

有分数：两姓姻缘，皆怨叹一堂，喜气转变悲啼哭。未知靖姑有何下落，这头亲事怎样归结，且看下回分解。

〔注〕 ① 王审知：唐末人，从其兄王潮起兵，入据福建。王潮死后，继任威武军

节度使，后梁开平三年(909)，封闽王。是五代闽国建立者。　② 麈：此为麈尾的省称，即拂尘。麈，鹿一类的动物，尾巴可以做拂尘。　③ 梁灏：一作"梁颢"。北宋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自幼发愤读书，雍熙二年(985)进士。　④ 蔡襄：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称"宋四家"。

临水夫人陈靖姑是福建民间信仰崇拜的女性神，《临水平妖传》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基础上，据福州说书人的本子改写整理而成的。

《临水平妖传》开篇叙福州闽主王审知第二子王延彬做泉州刺史，泉州东门外洛阳江，有龟、蛇二怪吞食往来客商。王刺史思欲造桥以济行人方便，奈江深潮急，经费困难，不能完竣。感动得观音大士化为美人，将船摇至江心，声言有人若能将金银投在身上，情愿与他结为夫妇；如不能，则所有金银尽助造桥之资。于是惹动得四方士庶，俱往掷金飞钱，刺史乃满载金钱而归。泉州城内王小二得吕纯阳相助，将银两投在美人髻上。

小说抓住观音被王小二意外掷中的事件大做文章，遂引出无限曲折的波澜。作为菩萨，观音纵然大慈大悲，却毕竟不能兑现诺言，嫁给一个凡人为妻，只好与船俱沉江中，来个避而不见。可怜王小二以自己全部积蓄作孤注，自然是大失所望，便跳江自尽。面对自己闯下的大祸，观音大士起了恻隐之心，令将王之游魂送至古田县刘家投胎，取名刘杞，又自咬指头，将一点佛血，去福州下渡陈昌家转世为女，取名陈靖姑，以配刘杞为妻，算是对王小二的一种补偿。

日后平妖除怪的陈靖姑，即由观音指头的佛血所造。有趣的是，其所平之"妖"，竟亦由观音自身化变而来。原来，王小二洛阳江掷中观音，银丝沾于其髻，观音将这根白发拔落，投于江心，白丝化生一条白蛇，在古田临水洞潜修静养，自名大王婆婆，兴妖作怪。妖怪与神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观念，在《西游记》中已展现得十分充分，《临水平妖传》复大大加以发展。联系开头叙龟蛇二怪系北极玄天上帝自剖肠肚变化而成，可见观音白发化成白蛇精非孤立的事件，小说作这样处理，饶有深意。

《临水平妖传》的情节，基本上按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陈靖姑入山学法，学得本领后为民除害，斩妖驱邪，以及她与刘杞两世相报的因缘纠葛；一条是写种种妖怪勾结起来残害人民，并与陈靖姑死命作对。而陈靖姑与刘杞的婚姻及怀孕问题，又成了妖怪挟制报复陈靖姑的卑劣手段，从而将两条线索紧紧拧合在一起。

从第一条线索看，陈靖姑长成以后，容颜绝色，端庄不苟，早晚诵经礼佛。刘杞开科之际，来福州入场，因避雨来至陈昌家，得林八叔执伐，结为亲家。刘杞考中秀才，选作罗源巡检，择吉日前来迎娶。奈靖姑立下誓愿，终身事佛，执意不愿嫁人。观音知之，遣良女将靖姑引至闾山许真人处学法。许真人即许逊，曾在庐山修炼，后到福州仓山，为民斩蛇除害、施药治病、抗旱祈霖、护妇保婴，受到百姓欢迎。陈靖姑得法主传授，学成调电驱雷、呼风祷雨、缩地腾空、移山倒海、退病除瘟、斩妖拿鬼、炼骨成人、夺魂还体诸般术数。最后，法师拟再教以扶胎、救产、保赤、佑童之法，靖姑却以"誓愿不嫁人，再学无益"为由，坚决不学。这一意念上的错误，不想竟种下了导致日后不幸的根由。

从第二条线索看，《临水平妖传》堪称是古老神怪模式的集大成者，历来神怪小说写到过的精怪，诸如虎妖、猴怪、蛇怪、蜃怪、蜘蛛精、画怪，都一一写到了。张坑山一坑川泽之浊气，因受日月之精华混结而成的张坑鬼。其中尤以张坑鬼为群妖的首恶，他先是结交豹头山千年红毛猴丹霞大圣，迷惑往来男女，后又投靠由观音白发变成的白蛇妖，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靖姑初由闾山回家之时，闻知刘杞不因自己失踪改志，仍以终身不娶相守，不免有所感动，又经父母再三劝说，方答应待收伏二妖后再嫁。张坑鬼于是趁刘杞路过临水洞时，诱骗刘杞入内，让白蛇化为美貌少女，招刘杞为婿，刘杞宁死不从。靖姑救下刘杞之后，因原先有"收妖之后即与成亲，不用鼓乐花轿"之说，只得与之交拜成亲。

靖姑长至二十四岁，预知有大难临身，遵从师嘱，闭门不出。适逢福州天旱，田苗枯焦，闽主要靖姑求雨。其时靖姑已有三月胎孕，未便作法，便将胎孕脱下，寄存于喜桶内。为防妖精加害，又用法术将屋化作一座莲花池。张坑鬼闻知靖姑行法求雨，便来到陈家，偷拽了靖姑的胎孕，将来给白蛇吃了，使正欲作法的靖姑，忽然腹中胎毁，血往下崩，顷刻间坐化而亡。一点灵魂不昧，复至闾山，恳请许真君再教以救产保胎之术，抱送人间子嗣，并对天设誓：今后不论路之远近，风天雨夜，有呼必应，救其产难，保护幼童，以补生前之憾。

陈靖姑是一位女性英雄，她学得种种法术，先后战胜了自然界各种害人的妖怪，拯救无辜，造福人民。她最大的失误在看轻了扶胎、救产、保赤、佑童之法，以为诸法"妙用多矣，岂在此四术乎"，而拒绝学习。她能救困扶危，却不能自保，终于酿成了千古的悲剧。对人类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

"法"、"术",关系到后代的顺利繁衍,对于女性来说,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我防卫的手段。临水平妖的故事,正是古代人民重视妇幼保健的意识的曲折反映,也是神怪小说的新鲜主题。 (欧阳健)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曾朴

——《孽海花》第十二回(节选)

话说雯青驻节柏林,只等彩云觐见[1]后就要赴俄,已经耽搁了一个多月,恰值德皇政体违和[2],外部总没回文。雯青心中很是焦闷,倒是彩云兴高采烈,到处应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朝游绨尔园,夜登兰姒馆,东来西往,煞是风光。彩云容貌本好,又喜修饰,生性聪明,巧得人意,倒弄得艳名大噪起来,偌大一个柏林城,几乎没个不知道傅彩云是中国第一个美人,都要见识见识,连铁血宰相的郁亨夫人,也来往过好几次。那郁亨夫人,替彩云又介绍认得了一位贵夫人,自称维亚太太,说是德国的世爵夫人,年纪不到五十许,体态虽十分端丽,神情却八面威风。那日一见彩云,就非常投契,从此也常常约会。不过约会的地方,不在花园,即在戏馆,从不叫登这夫人的邸第[3],夫人也没有来过。彩云有时提起登门造访的话,那太太总把别话支吾。彩云只得罢了。话且不表。

却说有一晚,彩云刚与这位太太在维良园看完了戏,独自回来,已在定更时候,坐着一辆华丽的轿式双马车,车上连一个女仆都不带,如飞的到了使馆门口停住。车夫拉开车门,彩云正要跨下,却见马路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美童,飞奔的跑到车前,把肩膀凑近车门,口里还吁吁发喘。彩云就一手搭在他肩上,轻轻的跳了下来。进了馆门,就有一班管家们,都站了起来,喊道:"太太回来了,快掌灯伺候!"便有两个小童,各执一盏明角灯儿,在前引导。这当儿,那些丫鬟仆妇也都知道了,在楼上七跌八撞

的跑了下来。那时彩云已到了升高机器小屋里，那些丫鬟仆妇都要上前搀扶，都道："阿福哥，劳你驾了，让我们来搀着吧！"彩云冷笑了一声，自顾自仍扶着阿福，那机器就如飞的上升了。

到了楼上，彩云有气没力的，全身都靠在阿福的身上，连喘带笑的迈到了自己卧房一张五彩洋锦的软榻上就倒下了，两颊绯晕，双眼粘饧，好象杨妃醉酒一般，歪着身，斜着眼，似笑不笑的望着阿福。阿福也笑眯眯的低着头，立在榻旁。彩云忽然把一个玉葱，咬着银牙，狠狠的直指到阿福额上，颤声道："你这坏透顶的小子，我不想今儿个坏在你……"刚说到这里，那些丫鬟仆妇都从扶梯上走了进来，彩云就缩住了口，马上翻过脸来道："你们这班使坏心的娼妇，都晓得这会儿我快回来了，倒一个个躲起来。幸亏阿福是个小子，不要紧；要是大汉子，臭男人，也叫我扶着走吗？"彩云说罢，那些丫鬟仆妇都面面相觑，不敢则声。阿福就趁势回道："那辆车，明天还叫他来伺候吗？"彩云道："明天有什么事？"阿福道："怎么太太会忘了！刚才在路上，你不是告诉我，明儿个维亚太太约游缔尔园吗？"彩云想一想道："不错，看戏的时候，她当面约定的。"说着，把眼瞪着阿福道："可是我再不要坐轿式车了。明天早上，叫他来一辆亨斯美吧。"阿福笑道："你自个儿拉缰吗？"傅彩云道："谁耐烦自个儿拉，你难道折了手吗？"阿福笑了一笑，再要说话，听见房门外靴声橐橐，仆妇们忙喊道："老爷进来了！"阿福顿时失色，慌慌张张想溜。彩云故意正色高声的喊道："阿福，你别忙走呀！我还有话吩咐呢！"阿福会意，就垂着手，答应一声："着！""你告诉他，明儿早上八下钟来，别误了！"

这当儿，雯青一头掀着门帘，一头嘴里咕噜说："阿福老是这样冒冒失失，得风使篷的。"说着，已经踱了进来，冲着彩云道："明天你又要上那儿去了？"其时阿福得空，就挨身出房。彩云撅着嘴道："到缔尔园去会一个外国女朋友，你问他什么？难道你嫌我多出门吗？什么又不又的！"说着，赌气就一溜风走到床后

去更衣洗面了。雯青讨了没趣，低低说道："彩云，你近来真变了相了，我一句话没有说了，你就生气了。我原是好意，你可知道今天外部已有回文，叫你后天就去觐见，在沙老顿布士宫哩！我怕你连日累着，想要你歇息歇息呀。"彩云听了雯青这番软话，心里想想，到底有点过意不去，又晓得觐见在即，倒又欢喜起来，就笑嘻嘻走到床面前来道："谁生气来？不过老爷也太顾怜我了。既然后天要觐见，明天早点回来，省得老爷不放心，好吗？"雯青道："这也由你吧。"说罢，彼此一笑，同入罗帏。一宵无话。

次日清早，雯青尚在香梦迷离之际，彩云偷偷的抽身锦被，心里盘算：出去的装束要格外新艳。忽然想起新购的一身华丽欧装，就叫小丫头取了出来，慢慢的走到梳妆台，对镜梳洗，调脂抹粉，不用细说。不一会，就拢上一束蟠云曼蟠髻，系上一条蜿地绰擦裙，颈围天鹅绒的领巾，肩披紫貂嵌的外套，头上戴了堆花雪羽帽，脚下踏着雕漆乌皮靴，颤巍巍胸际花球，光滟滟指头钻石，果然是蔷薇娘肖像，茶花女化身了。打扮刚完，自己把镜子照了又照，很觉得意。忽见镜子里面阿福笑嘻嘻的站在背后，低低道："车来了。"彩云嗤的一笑道："促狭鬼，倒吓人一跳！"随就把嘴儿指着床上，又附着阿福耳边，密密切切，不知吩咐了些什么话。阿福笑着点头答应，就蹑手蹑脚的下楼去了。这里彩云收拾完备，轻轻走到床边，揭起帐子张了一张，就回声叫小丫头搀了，一径下楼。到门口上车，打发小丫头们进去，又叫马夫坐在车后，自己就跳上亨斯美，轻提玉臂，紧勒丝缰，那匹马就得得的向前去了。走了一条街，却见那边候着个西装少年，远远招手儿。彩云笑一笑，把车放慢了，那少年就飞身上车，与彩云并肩坐下，把丝缰接了过来。一扬鞭，一摇铃，风驰电卷，向马龙车水中间滚滚而去。两人左顾右盼，俨然自命一对画中人了。不多会儿，到了缔尔园门前。

原来这座花园古呢普提坊，要算柏林市中第一个名胜之区，周围三四里，园中马路，四通八达。崇楼杰阁，曲廊洞房，锦簇花

团，云谲波诡，琪花瑶草，四时常开，咖馆酒楼，到处可坐。每日里钿车如水，裙屐如云，热闹异常。园中有座三层楼，画栋飞云，雕盘承露，尤为全园之中心点。其最上一层有精舍四五，无不金江衔壁，明月缀帷，榻护绣襦，地铺锦园，为贵绅仕女登眺之所，寻常人不能攀跻。彩云每次到园，与诸贵女聚会，总在此间憩息。这日马车进了园门，就一径到这楼下下车，阿福扶着，迤逦登楼。刚走到常坐的那一间门口，彩云一只纤趾正要跨进，忽听咳嗽一声，抬头一看，却见屋里一个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金发粉红，风采奕然，一身陆军装束，很是华丽。见了彩云，一双美而且秀的眼光，仿佛云际闪电，把彩云周身上下打了一个圈儿。彩云猛吃一惊，连忙缩脚退出。阿福指着道："间壁有空房，我们到那里坐吧。"说罢，就掖了彩云，径进那紧邻的一间精室。彩云坐下，就吩咐阿福道："你到外边去候着，等维亚太太一到，就先来招呼。"阿福答应，如飞而去。彩云独自在房，心里暗忖：那个少年不知是谁，倒想不到外国人有如此美貌的！我们中国的潘安、宋玉，想当时就算有这样的丰神，断没有这般的英武。看他神情，见了我也非常留意，可见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样的了。

彩云胡思乱想了一回，觉得心神恍惚，四肢软胎胎提不起来，就和身倒在一张红绒如意榻上，星眼惺忪，似睡不睡的。正有点蒙眬，忽听耳边有许多脚步声，连忙张开眼来，却见阿福领了一个中年妇人上来。彩云忙问阿福道："这是谁？"阿福道："这位就是维亚太太打发来的。"那妇人就接嘴道："我们主人说，今天不来这里了，要请密细斯到我们家里去。主人特地叫我们来接的，马车已在外面等着。请密细斯上车吧。"彩云听了，想了一想道："太太府上，我早该去请安，就为太太的住处不肯告诉我，就因循下来了。现在既然太太见招，我就坐我自己的车前去便了。"说着，回头叫阿福去套车。那妇人道："我们主人吩咐，请密细斯就坐我们来车。因为我们主人的住处，不肯轻易叫人知道的。"彩云道："这是什么道理？"那妇人笑道："主人如此吩咐，其

中缘故，奴辈那里敢问呢？”彩云没法，只好叫阿福到身边，附耳说了两句话，阿福先去了。自己就立起身来道：“我们走吧！”那妇人在前，彩云在后，走下楼来。刚到门口，彩云还没看清那车子的大小方圆，却被那妇人猛然一推，彩云身不由主被她推进车来，车门已硼的关上了，弄得彩云迷迷糊糊，又惊又吓。只见那车里四面糊着金绒，当前一悬明镜，两旁却放着绿色的布帘，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见外面。对面却笑微微坐着那妇人，开口道：“密细斯休怪粗莽，这是主人怕你知道了路程，所以如此的。”彩云听了这话，更加狐疑，要问那妇人，又知道她不肯说实话的，心里不免突突跳个不住。

正冥想间，那车忽然停了，车门欸的开了，那中年妇人先下车，后来搀彩云。刚跨下地，忽觉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烁烁，眼睛也睁不开。好容易定睛一认，原来一辆朱轮绣幰④的百宝宫车，端端正正的停在一座十色五光的玻璃宫台阶之下。那宫却是轮奂巍峨，矗云干汉。宫外浩荡荡，一片香泥细草的广场，遍围着郁郁苍苍的树木。彩云不及细看，却被那妇人不由分说就扶上台阶，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那妇人把镜子一推，却“呀”的一声开了，原来是个门儿。向里一望，只见是个窈窕洞房，满室奇光异彩，也不辨是金是玉，是花是绣，但觉眼光缭乱而已。就有几个华装女子听见门响，向外一望，问道：“来了吗？”那妇人道：“来了。”忽听嘤然一声，恍如凤鸣鹤唳，清越可听道：“快请进来。”那当儿，傅彩云已揭起了绣帏，踏上了锦毯，迎面袅袅婷婷的，来了个细腰长裙、锦装玉裹的中年贵妇，不用说就是维亚太太了。见了彩云，就抢上一步，紧握住彩云的双手，回头向那些女子说道：“这就是中国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云呀！你们瞧着，我常说她是亚洲的姑娄巴、支那的马克尼，今儿个你们可开开眼儿了！”说完，就把彩云拉到了一张花磁面的圆桌上首坐下，自己朝南陪着。

彩云此时迷迷糊糊，如在五里雾中，弄得不知所措，只是婉

婉的说道："贱妾蒲柳之姿⑤，幸蒙太太见爱，今日登宝地，真是三生有幸了！只是太太的住处，为何如此秘密？还请明示，以启妾疑。"维亚太太笑道："不瞒密细斯说，我平生有个癖见，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英雄而不权诈，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诞，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细斯又美丽，又风流，真当得起'放诞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风情韵致泻露在我的眼前，装满在我的心里。我就怕你一晓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艳情拘束住了，这就大非我要见你的本心了。"彩云不听这太太的话，心里倒还有点捉摸，如今听了这番议论，更糊涂了，又问道："到底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赐教吗？"那太太笑道："你不用细问，到明日就会知道的。"

说话间，有几个华装女子来请早餐，维亚太太就邀彩云入餐室。原来餐室就在这室间壁，高贵华典，自不必说。坐定后，山珍海味，珍果醇醪，络绎不绝的上来。维亚太太殷勤劝进，彩云也只得极力周旋。酒至数巡，维亚太太立起身来，走到沿窗一座极大的风琴前，手抚玉徽，回顾彩云道："密细斯精于音律吗？"彩云连说"不懂"，那太太就引弦扬吭的唱起来。歌曰：

美人来兮亚之南，风为御兮云为骖，微波渺渺不可接，但闻空际琼瑶音。吁嗟乎彩云！

美人来兮欧之西，惊鸿照海天龙迷，瑶台绰约下仙子，握手一笑心为低。吁嗟乎彩云！

山川渺渺月浩浩，五云殿阁琉璃晓，报道青鸾海上来，汝来慰我忧心捣。吁嗟乎彩云！

劝君酒，听我歌，我歌欢乐何其多！听我歌，劝君酒，雨复云翻在君手。愿君留影随我肩，人间天上仙乎仙。吁嗟乎彩云！

歌毕，就向彩云道："下里之音，不足动听。只是末章所请愿的，不知密细斯肯俯允吗？"彩云原不懂文墨，幸而这回歌辞全用

德语，所以彩云倒略解一二，就答道："太太如此见爱，妾非木石，那有不感激的哩。只是同太太并肩拍照，蒹葭倚玉⑥，恐折薄福，意欲告辞，改日再遵命吧。"那太太道："请密细斯放心，拍了照，我就遣车送你回去。现在写真镜已预备在草地上，我们走吧。"就亲亲热热携了彩云的手，一队高鬟窄袖的女侍前后呵护，慢慢走出房来，就走到刚才进来看见的那片草地上。早见有一群人簇拥着一具写真镜的匣子，离匣子三四丈地，建立一个铜盘，上面矗起一个喷水的机器，下面周围着白石砌成的小池。那水线自上垂下，在旭日光中如万颗明珠，随风咳吐，煞是好看。那太太就携了彩云，立在这石池旁边，只见那写真师正在那里对镜配光。彩云瞥眼看去，那写真师好象就是在萨克森船上见的那毕叶先生，心里不免动疑。想要动问，恰好那镜子已开，自己被镜光一闪，觉得眼花缭乱了好一回。等到捉定了神，那镜匣已收起，那一群人也不知去向了，却见一辆马车停在面前。维亚太太就执了傅彩云的手道："今天倒叫密细斯受惊了。车子已备好，就此请登车，我们改日再叙吧。"

彩云一听送她回去，很欢喜的，也道了谢，就跨进车来。车门随手就关上了，却见车帘仍旧放着，乌洞洞闷死人。那车一路走着，傅彩云一路猜想："这太太的行径实在奇怪，到底是何等样人？为什么不叫我知道她的底里呢？那毕叶先生怎么也认得她、替她拍照呢？"想来想去，再想不出些道理来。还在呆呆的揣摩，只见门豁然开朗，原来已到了使馆门口。彩云就自己下了车，刚要发放车夫，谁知那车夫飞身跳上高座，加紧一鞭，逃也似的直奔前路，眨眼就不见了。彩云倒吃了一惊，立在门口呆呆的望着，直到馆中看门的看见，方惊动了里边的丫鬟们，出来扶了进去。阿福也上前来探问，彩云含糊应了。后来见了雯青，也不敢把这事提及。

雯青告诉他今天外部又来招呼，说明日七点钟在沙老顿布士宫朝见，他们打发宫车来接。当晚彩云绝早就睡，只是心里有事，终夜不曾安眠。刚要睡着，却被雯青唤醒，说宫车已到，催着

彩云洗梳打扮，按品大装。六点钟动身，七点钟就到了那宫前。那宫却在一座郁郁葱葱的森林里面，清幽静肃，壮丽森严，警兵罗列，官员络绎。彩云一到，早有接引大臣把傅彩云引上殿来。却见德皇峨冠华服，高坐在上，两旁侍立剑佩趋锵的勋戚大臣，气象很是堂皇。彩云随着接引官走上前去，恭恭敬敬行了鞠躬大礼，照着向来觐见的仪节，都按次行了。那德皇忽含笑的向着彩云道："贵夫人昨朝辛苦了。"说着，手中擎着个锦匣，说道："这是皇后赐给贵夫人的。今天皇后有事，不能再与贵夫人把晤，留着这个算纪念吧！"一面说着，一面就递了下来。彩云茫然不解，又不好动问，只得糊里糊涂的接了。这当儿，就有大臣启奏别事，彩云只得慢慢退了下来。

到得车中，轮蹄转动，要紧把那锦匣打开一看，不觉大大吃惊。原来这匣内并非珠宝，也非财帛，倒是一张活灵活现的小影，两个羽帽迎风、长裙萃地的妇人，一个是袅袅婷婷的女郎，一个是庄严璀璨的贵妇。那女郎，不用说是自己的西装小像；这个贵妇，就是昨天并肩拍照的维亚太太。心中恍然大悟道："原来维亚太太就是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第二嘎！怪不得他说，他的身分地位能拘束我了。亏我相处了半月有零，到今朝才明白，真有眼不识泰山了。"心中就一惊一喜，七上八落起来。

〔注〕 ① 觐见：朝见君主。 ② 违和：身体失于调养，不舒服。 ③ 邸第：官员的住所。 ④ 朱轮绣轓：轓，车前的帷幔。朱轮绣轓，红色的车轮，刺绣的帷幔。 ⑤ 蒲柳之姿：比喻身分低微。《世说新语·言语》载顾悦头发早白，简文帝问何以如此，顾悦答道："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凌霜犹茂。" ⑥ 蒹葭倚玉：蒹葭，芦荻一类的植物。蒹葭倚玉，指低贱的芦荻倚着高贵的玉树，比喻品貌地位不相称的人在一起相处。

曾朴的《孽海花》，站在二十世纪"革新时代"的历史高度，以赛金花为经，以清末三十年朝野轶事为纬，通过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开眼世界三

十年心路历程的描摹，真切记录了西方文化冲击带来的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其内涵即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撞击、冲突以及渗透、交融；而曾朴本人又兼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外来文化两方面的素质，这就使得《孽海花》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人物塑造，都能臻于新的境界。

小说着重描画金雯青和傅彩云两个人物，因文化素养和性格气质的差异，在和西方世界交往时构成的奇妙图象：身负重任的驻外使臣金雯青，由于不能克服自我心理障碍，无法适应西方光怪陆离的环境，便以传统名士"杜门谢客，左槧右铅，于俎豆折冲之中，成竹素馨香之业"的习气，过他独一无二的外交官生涯；作为对金雯青闭门谢客的反衬，身为公使夫人的傅彩云，却伸出外交的敏腕，成了异常活跃的人物。她的天性，她的"蕊官榜首"的经历，决定她较少受中国传统礼法的拘缚，而具有一种开拓外向的心理状态。她的泼辣大胆，潇洒脱略，更与金雯青的封闭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傅彩云初到柏林，就主动要求与西方社会进行交往。恃着自己学得几句德语，便向金雯青撒娇撒痴要去觐见德皇皇后。金雯青万般无奈，承认"公使夫人本来是应该觐见的"，就是说，这是属于公使夫人职分之内的外事活动，因而是完全正当的；但又考虑中国妇女素来守礼，许多公使夫人都不肯这样做，担心"小家女子"的傅彩云会闹出笑话。可是，傅彩云完全不管这些。她容貌本好，又喜修饰，生性聪明，巧得人意，在西方上流社会，兴高采烈，到处应酬："今日某公爵夫人的跳舞，明日某大臣姑娘的茶会，朝游缔尔园，夜登兰姒馆"，弄得艳名大噪，偌大一个柏林城几乎没个不知道"中国第一个美人"，都要见识见识，连联邦帝国大皇帝的飞蝶丽皇后，也通过铁血宰相郁亨夫人，与傅彩云认识，相处半月有零，又邀请她到皇宫游览，摄影留念，传为美谈。在那中国人多数"几不知天地之大，九州之外更有何物"、中国不少官僚士夫对西方大国仍"以犬羊视之，深闭固拒"的时代，傅彩云涉足于与东方文化完全相异的西方世界，坦坦然以公使夫人的身分，置身异国的文化氛围中，洒脱大方，不卑不亢，与上流社会进行平等的社交活动，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有益的，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值得书上一笔的。

本回叙傅彩云与德后飞蝶丽的交往。若按中国小说全知角度的传统叙事方法，一般应先交代德后之所以向傅彩云隐瞒身分的动机，《孽海花》却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写法，一切都从傅彩云的心理感受写出：先是经郁亨夫人介绍，她认识了体态虽十分端丽，神情却八面威风的维亚太太，那日一见，就非常投契。奇怪的是，约会的地方，不在花园，即在戏馆，从不叫登夫人的邸第，彩云有时提起登门造访，那太太总把别话支吾，悬念遂由此而

生。一日，维亚太太约定明天同游缔尔园，傅彩云如约前往。小说遂宕开一笔，细腻描画缔尔园的景色，为傅彩云与瓦德西的异国情缘，作了铺垫。其后，情节出现了曲折：维亚太太打发一位中年妇人来，说她今天不来了，特地要接她到家去。傅彩云一听，正中下怀，就要坐自己的车前去；那妇人却道主人吩咐要她坐来车前去，因为主人住处不肯轻易叫人知道的。傅彩云问是什么道理，妇人笑而不答，傅彩云没法，只好从命，车两旁绿色布帘遮着玻璃，一些望不见外面，一切都弄得神神秘秘的。

傅彩云进德皇宫的情景，颇有《红楼梦》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和刘姥姥醉入怡红院的韵味："刚跨下地，忽觉眼前一片光明，耀耀烁烁，眼睛也睁不开"；"扶上台阶，曲曲折折，走到一面大镜子面前。那妇人把镜子一推，却'呀'的一声开了，原来是个门儿"。及与维亚太太相见之后，傅彩云又发问"太太的住处，为何如此秘密？""太太的身分、地位，能赐教吗？""维亚太太"不是说："我就怕你一晓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艳情拘束住了，这就大非我要见你的本心了。"就是说："你不用细问，到明日就会知道的。"只管在傅彩云面前大发高论，长歌赞美，草地合影。直至德皇觐见时赐给皇后锦匣，内有傅彩云与"维亚太太"的合影，读者才和傅彩云一道恍然大悟：原来维亚太太就是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第二！整段情节，就这样高明地全都化成了人物的心理演变过程，充满了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悬念。

小说作这样的艺术处理，却并不是故意卖关子，弄噱头，而是有着其内在合理性的。飞蝶丽皇后之所以要隐去身分与傅彩云平等交往，为的是要让傅彩云的"风情韵致"泄露在自己眼前；要不，就恐怕把真趣艳情拘束住了。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新颖见解，已与"正名分"的中国传统观念截然不同；而"英雄而不权诈，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诞，就是泥美人"，更与中国封建伦理纲常背道而驰。尤其是这番惊世骇俗的怪论，竟然出自一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之口，意义就更非同寻常了。《毛诗·关雎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孔颖达疏说："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重。"儒家把"夫妇之性"看作"人伦之重"，因为有夫妇，才可以派生出父子，有父子，才可以派生出君臣，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系。西方的皇后却竭力推崇"放诞的美人"，称赞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人物"，显示了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

傅彩云出身于妓女，以自身色相为商品，头脑中本来就较少三从四德

的伦理观念的束缚，一旦进入西方这一截然不同的环境，最能迅速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文化的感染和熏陶，傅彩云“放诞美人”的本性解除了外界和内心的束缚，得到了更为恣纵的发展，于是逐渐走向了“堕落”。小说把“中国第一美人”傅彩云与“金发红粉、丰采奕奕”的德国陆军中尉瓦德西的异国情缘，写得一折三叹，娓娓动人。虽说“好色之心，中外是一样的”，这种“涉外”的两性关系，也仍脱不了“色”的诱惑，但二人的相互吸引，倒确实排除了感情以外的各种因素的支配。傅彩云一味追求自我享乐，无视伦理规范，似不足为法；但在封建礼法的森严统治下，敢于大胆接受西方的爱情观、婚姻观，并以之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准则的，不正是像傅彩云这样出身和性格的人吗？　　（欧阳健）

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　楔子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皆未议妥，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恰好遇著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1]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

作博览会场了。这也不能尽表。

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因此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演。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也有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生计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的，亦不能尽表。

单表内中一科，却是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讲。这位孔老先生名弘道，字觉民，山东曲阜县人，乃孔夫子旁支裔孙，学者称为曲阜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从小自备资斧，游学日本、美、英、德、法诸国。当维新暗代，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新政府立，任国宪局起草委员，转学部次官，后以病辞职，专尽力于民间教育事业，因此公举为教育会长。

言归正传。却说这位老博士，今回所讲的甚么史呢？非是他书，乃系我们所最喜欢听的，叫做《中国近六十年史》。就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讲起，讲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刚足六十年吗？这六十年中，算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大关头，龙拏虎掷的大活剧，其中可惊、可恼、可悲、可喜之事，不知多少；就是官局私家各著述，零零碎碎，也讲得不少，却未曾有一部真正详细圆满的好书出来。这位孔老先生，学问文章，既已冠绝一时，况且又事事皆曾亲历，讲来一定越发亲切有味，不消说了。

那时京师大学校及全国教育会出名登告白，请博士在博览会内史学会讲坛开讲，择定每来复一、来复三、来复五[2]日下午一点钟至四点钟为讲期。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讲演，那日听众男男女女买定入场券来听者，足有二万人。内中却有一千多系外国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宾、印度各国人都有。看官，这位孔老先生在中国讲中国史，一定系用中国话了，外国人如何会听呢？原来自我国维新以后，各种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

国皆纷纷派学生来游学，据旧年统计表，全国学校共有外国学生三万余名，卒业归去者已经一千二百余名，这些人自然都懂得中国话了。因闻得我国第一硕儒演说，如何不来敬听？闲话休题。

却说自从那日起，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③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报社④登刊。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讲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注〕 ① 大统领：即大总统。 ② 来复：星期。来复一、来复三、来复五即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③ 速记生：速记员。 ④ 横滨《新小说》报社：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 年 11 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我国最早的小说期刊，标志着晚清新小说的正式降生。

本篇系《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楔子，题目系笔者所拟。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也是梁启超平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然而它的发表，却标志着晚清“新小说”的诞生和中国小说史新纪元的到来。

梁启超撰写这部“夙夜志此不衰”的小说，为的是针对国内的改革动向，以“发表政见，商榷国计”。梁启超向往民主政治，以为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但并未将希望寄托于统治集团的恩赐。小说指出：“凡做一国大事，岂必定要靠着政府当道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吗？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全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岂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在这段话上，又加眉批道：“此数语直指本心，一针见血，著书者之意，全在此点，读者最宜三复。”

从结构上看，梁启超原有一个以数年之力完成全书的宏大计划。小说从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按：当为 1962 年)中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开篇，倒叙自 1902 年以来“中国存亡绝续大关头”的六十年历史。小说将这部分历史划分为六个时代：第一，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第二，分治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

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第四，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第五，外竞时代——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第六，雄飞时代——从匈加利会议后以迄今日。按照作者的构想，“到广东自治时代，这宪政党党员已有了一千四百余万人，广东一省四百多万，其余各省合九百多万，所以同声一呼，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作者还构想由分治到统一，发展殖产，国力强盛，必然会导致中俄的冲突：“中国将来永远没有维新的日子便罢，若还有这日子，少不免要和俄罗斯决裂一回，到那时候，俄国虚无党也应得志，地球上专制政体也应绝迹了。”

第五回开列了一份“同志名单”，上共二十六人，就中计湖南二人，广东六人，浙江四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河南一人，山东一人，四川二人，直隶二人，江西一人，湖北一人；官吏、富豪、游勇、学生、革命家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且有女士三人。名单中的孔弘道，“山东人，现在日本东京法科大学留学，深究法理，人极血诚”，就是开卷叙写的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女士中的王瑞云，“广东人，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现往欧洲，拟留学瑞士”，即第四回榆关题壁、相失交臂的远游美人：这种种草蛇灰线的伏笔，都预示着《新中国未来记》将被写成为一部“龙拏虎掷的大活剧”，虽作者未能终篇，我们仍不难窥其恢宏的气势。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自称这部作品，“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新中国未来记》“与寻常说部稍殊”的新体的特点之一，充分地体现在第一回楔子中。楔子用倒叙的手法，叙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诸友邦皆遣使前来庆贺，其中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上海开设大博览会，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标志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各种学问、宗教联合大会在此时召开，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标志着中国学术的空前昌明。梁启超确信“新旧相争，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在“黯黯沉沉的景象”下，他看到了“未来”，对“未来”无限憧憬，充满信心，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博大胸襟和远见卓识。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不能说没有“未来”的因素，

但总的说来，是伤感的、悲凉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写的都是真的、善的、美的事物的毁灭，《西游记》固然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功德圆满而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它们所有的只是痛悼已逝和迎接回环往复。唯有20世纪初“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才第一次大胆地、鼓舞人心地展现了未来，“少年中国”的朝气与沉郁练达的思考凝聚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气势和力量。

《新中国未来记》写的是“未来”，然而是站在假定的“未来”，再回过头来写这六十年的“历史”。在楔子中作者暗示：那美好“未来”的获得，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要付出无数代价的。为此，梁启超特别强调要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要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为此，小说塑造了一批能够“造出自己的位置来”的英雄豪杰，如孔弘道先生，从小自备资斧，游学日本、美、英、德、法诸国，在维新时代，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下狱两次。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包含着多少斗争的艰辛！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奋斗，中国方实现统一强盛的美妙未来。这就使“新小说”收到“新民”、“醒民”的成效，以激励更多的人们投身维新改革的事业。　　（欧阳健）

数种祸惊心惨目
述阴谋暮鼓晨钟　　陈天华

——《狮子吼》第一回

诗曰：

红种凌夷黑种休，滔天白祸亚东流。

黄人存续争俄倾，消息从中仔细求。

话说天下人种的原始，说来可怪得很，又确实得很。那天主教书上说：“人是由上帝所造。”中国的书上说：“起先的人名叫盘古。”都是荒唐的话。最可信的，就是近今西洋大学者名叫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说世界起初，只有植物，后来才有动物。动物起先，又只有最愚蠢最下贱的动物，渐渐变到猴子，就离人不远了。自有世界以来，已不知有了几千万年，由猴子再一变才成了

人。猴子是人的祖先，人是猴子的后身。人原先也是有毛有尾，后来恼恶尾子和身上的毛，久而久之，那尾子遂不见了。西洋医生把人解剖，尻①内尚留有尾子的形迹。身上的毛也渐渐细小，全然是一个人了。人以外的动物，叫做下等动物，人是中等动物，将来比人更聪明更厉害的动物出来，才是高等动物。后来的比从前的胜，古时的动物断不及今时的动物，这就叫做进化的公理。自有达尔文先生这一篇《进化论》出来，世人遂把尊崇古人的谬见丢了，事事都想突过前人。不上百余年，遂做出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业，古人所万万不及，都是达尔文先生的赐了。但在下有一桩疑案：人既出身在后，一定是占少数，怎么如今遍地都是人所居住，一切动物渐渐少得很，并且古书上所有的动物，灭了种的正不知好多，这是何故呢？后来看见一部《天演论》，是英国赫胥黎先生所著，说照动物发生的比例算起来，不上数百年，世界没有地方可容了。自古到今，动物只有此数，不见加多，什么缘故呢？此中有个大大的理信，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物和动物同在一个世界，遂要相争竞。相争竞，那强而智的一定胜，弱而愚的一定败。没有人以前，愚弱的动物，已不知亡了好多；等到人出来，气力之强，虽说有不及各动物的，知识就比各动物胜多了，做出了多少机械，各动物遂渐渐为人所侵害，种类日日消灭。牛马等类，归降于人，听人宰杀，毫不能自主，以至今日只有人的世界，这就是优胜劣败的确证据。在下方才明白。人既和各动物相争得了胜，一群人内又相争竞起来，弱的不敌强的，遂想联合伙伴，敌住人家；联合他人，又不如联合自己一族，于是把同祖先、同姓氏的人叫做“同种”；把那不同祖先、不同姓氏的人叫做“异种”。对于同种的人相亲相爱，对于异种的人相贼相恶，是为种族的竞争。愚弱的种族被那智强的种族所吞灭，如那下等动物被那中等动物所吞灭一般。等到今日，多的越发多了，少的越发少了。无数万种族之中，存在今日的大种族有五种，细细分开有数百种。那五种：一黄种，住在亚细亚洲，中国、

日本、朝鲜（即高丽）、安南（即越南）、缅甸、暹罗②，皆是此种人。文明开得最早，三四千年之前，已有各种的制度，人数百年前有八万万，于今尚有五万万余。二白种，住在欧罗巴洲，英吉利、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以及现在阿美利加洲各国的人，皆是此种人。文明开得不甚早，春秋时候，尚在野蛮时代，一切制度多有自中国传去的，如罗盘（周公做指南针，即西人的指北针）、鸟枪（火炮之制，发自元朝。后元的驸马撒马儿罕据有五印度，有意大利的人投麾下为兵，盗一鸟铳去，西洋始有火器，至今日遂为无上杀人的利器），书传上都言之甚明。但到了近今二三百年，出了多少学者，发明了多少新学理：那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政治家、化学、算学、汽学、重学、声学、光学，一天的精一天，所出的物件神鬼不如，真是巧夺天工，妙参造化。但这些学问，越近越好。火车、轮船、电线、电话、电灯、电气车及一切机器，极远的不过百年，极近的不过一二十年才有这几十年的进步，真真不可思议，更加几千年，不知变成什么世界了。白种人有了这些学问，那国势蒸蒸日上，各种人的地方，都被他占了，仅仅留得中国、日本、暹罗等几国。人数百年前不上四万万，于今有了八万万，增了一倍。三黑种，住在阿非利加洲，文明至今未开，地方被白种各国瓜分，人数尚有二万万（视百年前减一半）。四棕色种，住在南洋群岛，文明同黑种。明朝年间，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由西洋渐渐侵略东方（欧洲在西方称大西洋，亚洲在东方称东洋，南洋群岛在中间），分占南洋群岛，荷兰所占最多。后英国、法国也分占好几处，葡萄牙遂穿过南洋群岛占领中国广东的澳门，都是明朝的事。到了近今，南洋群岛没有寸土是土人的。白种人待土人比如人待各动物一样，人数日见减少，不过一二千万了（百年前多三四倍）。五红种，即美洲的土人，从前此洲和东方各洲向来不相通，世人不晓得有这一块大地。也是明朝正德年间，西班牙人哥伦布奉了西班牙皇后的命，寻出此洲。白种各国的人遂移住那地方，土人渐

次削除，于今只有三十万人了（百年前多数十倍）。不要四十年，可以灭得尽。以上五种，都以人身颜色而分。白色种又分三大族：一、阿利安种，一、条顿种，一、斯拉夫种。俄罗斯即是斯拉夫种的人，住在欧洲北方，先前也为元朝所征服。到了明朝，元朝的后裔虽然有些，势已小了，距今约四五百年间，才把蒙古（元的种号）尽行赶出国外，完全成了一个独立国。到了清朝康熙时代，俄国出了一个英主，名叫彼得大帝③，幼年登基，亲自打扮平人，到外国学习工艺，又聘外国人替俄国练兵，整顿一切政治。此时俄国尚小得很，西边有一个瑞典国，南边有波兰、土耳其二国，都比俄国强得多。彼得大帝把国政、兵制一齐改变，都仿照英国、法国的样子。先前俄国宽袍大袖，如东方各国一般，彼得也把来改变了，连头发、胡须都要剔除得干干净净。大兴工场，广开五金各矿，全国多设学堂。不上几年，遂国富兵强，战败瑞典国，夺取波罗的海之地，在尼洼旁创建都城，取名圣彼得堡（中国以避名为敬，外洋以称名为敬。凡器物城镇，多以有名人之名为名），面临波罗的海。波兰、土耳其都不敢当他的锋。这一位大帝野心勃勃，就想把世界各国尽归他的宇下。怎奈毛羽未丰，有志莫遂，到了临死时候，遗下一个锦囊，传示子孙，说道："日后子孙当渐次吞灭各国，先取亚细亚洲，再并吞全世界。无论何处都要归入我俄国的版图。有不奉行此策的，就不是我彼得大帝的子孙，大俄的人民。"自有这个锦囊，俄国奉为金科玉律，世世以蚕食鲸吞为事：和德国、奥国瓜分了波兰国；瑞典国被他割去三分之二；土耳其也失掉多少地方；高加索（山名）、里海一带大小的国，都被俄国灭了；又横占亚细亚洲的北方西伯利亚二万余里。中国自新疆、外蒙古、黑龙江、吉林省都与他交界。全国八千万个方里（横直一里名叫方里），居世界陆地七份之一份（多中国一倍多，日本五十倍），人口一万万三千万名（有中国三份之一份弱，多于日本二倍），为世界第一个大国（此外惟英国和他相等。英国的属地大于本国八十倍）。俄国凡灭了一国，必大杀戮

一番，十不存一；所有金帛，概行抢去，并将此国的富户乡绅、读书人士，送往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亚安置，生死不管。留剩的不准学本国的语言文字，教门一概要用俄国的。政治之暴虐，更不用讲了。人人都称他是虎狼，没有不恼恶他的，又没有不恐怕他的。把他比为战国时候的秦国，竟是一点不差。因他地近北极，一面波罗的海的海口，长半年有冰，出入不便，且到欧洲各国必越大西洋，再入地中海，为路也太远了。从俄国境内的黑海到地中海，有一条海港，宽不过数里，名叫君士但丁海峡，正是土耳其的京城所在。俄国想把土耳其灭了，占了君士但丁海峡，把黑海的兵船调到地中海，乘势灭了欧洲各国。于1839年（西洋以耶稣降生之年为年号，到今年是一千九百零四年了）遂发大兵侵犯土耳其。英国、法国、意国联兵帮助土耳其，敌住俄兵，五国大战一十五年，两边死伤五十万人。到1856年，才议和息兵，禁止俄国兵船出黑海口，各国才得无事。俄国枉费了一番心力，空折了许多兵财，一无所得，猛然想起彼得大帝的遗嘱，便把方针改变，专注意东方。咸丰十一年，向中国索取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数千里，屡次盗占的又是数千里。在海参崴修建军港，为俄国东方海军的根据地。到了1891年，即光绪十六年，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起工。此路由俄国旧京莫斯科，修到中国盛京省，计程共有二万余里，为世界最长的铁路。俄国本贫穷得很，从外国借了许多资本来修这一条路。工程完了之后，从莫斯科运兵，不过十日可到东三省（盛京、黑龙江、吉林为东三省，又叫做满洲），中国、朝鲜自然在他掌握之中。又出一支奇兵，由阿富汗（国名）、西藏（四川西、中国属），取英国的五印度（五印度在中国之西，佛教出于是处，乾隆年间为英国所灭），亚细亚洲必全为俄国所有了。南洋群岛不消说是俄国的。前此俄国兵船要出黑海，为英、法等所阻，此回他在东方立一个大大的海军舰队，中国既不敢阻他，各国更没有人敢阻，那统一全世界的日子，就在这一条铁路上。今日东亚（中国、日本在亚细亚之东，称做东亚）的风云，根源于彼

得大帝的遗嘱，成功于西伯利亚的铁路；其最大根源，更在种族竞争上。故在下编著此书，远远从种族上说起，非是故讲闲话，乃是水寻源头的办法。当时俄人经营惨淡，目无千古，万不想再有如英、法等国阻他出黑海之事。孰知新出的一个小小岛国，虽国势的富强万万不及英、法，然而英、法要四国合做的，他偏偏要单独一个扯老虎颔下的须。这一个二百余年无人敢敌的大国，公然打下了败阵。俗话所谓"小小石头，打坏大缸"，真真不错半分。要知此国为谁，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尻(kāo 考)：臀部。 ② 暹(xiān 掀)罗：泰国的旧称。 ③ 彼得大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1721 年称皇帝)。

《狮子吼》仅八回，是陈天华没有写完的章回小说。

狮子乃百兽之王，发声震吼，一切禽兽闻狮子吼皆慑服，威力巨大。早在公元五世纪，我国佛学就有借用"演说无畏，犹如狮子吼"之语。陈天华把小说命名为《狮子吼》，信心十足地向人民宣告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理想是革命的吼声，显示了中国青年的大无畏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在小说中，他把中华民族喻为一头睡醒后的雄狮，预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厚爱。作者始终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与激情，并借小说中的主人公狄必攘的梦境，对祖国光辉灿烂的前景做了一番生动具体的设想：

扫三百年狼穴，扬九万里狮旗，知费几许男儿血购来，到今日才称快快；

翻二十纪舞台，光五千秋种界；全从一部黄帝魂演出，愿同胞各自思思！

那时已是革命成功五十年以后的情景。在那个时候，由于经过"百计号召"，"十年茹苦"，以武力推翻了"满清政府"，打退了列强的"干涉"，而且人人"都解自由"，建立了"共和国"，并在建国后"着着进展"，在各方面都跟列强开展"竞争"，所以，"文明进步，几驾欧美而上之"。国家的首都，是"一个极大的都会，街广十丈，都是白石砌成，洁净无尘。屋宇皆是七层，十二分的华美。街上的电车、汽车，往来如织；半空中修着铁桥，人在上面行走；火车底下又穿着地洞，也有火车行走。正是讲不尽富贵繁华，说不尽奇丽

巧妙。恐怕伦敦和巴黎也没有这样”。狄必攘又走到右厢看看，只见挂着“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那里面的“书册不知有几十万册，……有一巨册上面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内称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只，又有水中潜航艇及空中战艇数十只；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元，岁出亦相等。又一大册，用黄绢包裹，表面画一张狮子张口大吼之状，题曰：‘光复纪事本末’，共分前后二编，总计约有三十万言。前编是言光复的事，后篇是言收复国权，完全独立的事”。陈天华的这种设想，表明了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民力图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和超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雄心壮志。作者还具体设计了舟山群岛上一个“民权村”。这个民权村“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领导下，民权村“真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本”，“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启发民智的总教习叫“文明种”。很显然，这些都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为祖国绘制的宏伟蓝图。显然，作者借民权村的故事，以粗豪劲炼的笔法，运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鼓吹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意在警醒东亚睡狮，扑杀野蛮，驱除虎狼，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国家。

小说的楔子和当时许多革命派作家喜欢以寓言、隐喻方式表现政见一样，通过对“混沌国”（寓指中国）的描写，表现了他的反清思想和创建新国家的理想。小说的头两回，作者将笔锋直接转向现实。节选的第一回《数种祸惊心惨目　述阴谋暮鼓晨钟》开头，即以诗言道：“红种凌夷黑种休，滔天白祸亚东流。黄人存续争俄倾，消息从中仔细求。”这里既讲了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又提出探讨救治“黄人存续”的希望，接着作者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讲到赫胥黎的《天演论》，从世界黄、白、黑、棕、红五大种族的“竞争”讲到俄国彼得大帝富国强兵的业绩和“并吞全世界”的野心，还讲到日本仿效俄国企图霸占中国的阴谋。如果说第一回的重点在讲世界形势，那么第二回则主要是讲国内的时局了。小说从第三回开始才转入对故事本身的描述。可惜小说只写到第八回，作者就殉国了，他的狮吼之声也随之成了绝响。

《狮子吼》是声讨清王朝的檄文，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宣言，充满了如火如荼的激情，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由于作者急于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热情，因此，小说长于思辨、议论，而短于形象的描绘，说教宣传有余，形象事

实则不足。作品的第一、第二回几乎成了无形象、无情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楔子也近乎是一篇政论。

陈天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诚鼓吹者。他说："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长夜矣。"(《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他的许多作品都贯穿着这个思想，都能表现出跳踉博跃、激越澎湃的气势。小说《狮子吼》正表现了这样一种特点，它以浪漫主义色彩与理想主义精神，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小说。阿英(钱杏邨)说它"笔力很劲练，较之《自由结婚》、《洗耻记》都好，可惜不完"。(《晚清小说史》)　(邹自振)

苦圆圆奉母质银簪
好宝宝瞒人赠金镯

陈蝶仙

——《泪珠缘》第三十三回

却说叶赦死后，过了几日，太夫人才知道是被圆圆害的，便恨圆圆入髓。待处他的死，又怕罪过，便把圆圆赶出府去。只有随身衣服，把一私蓄都抄了去赏给别个丫头。那圆圆本来和管家任大贵有交情，这会子撵了出来，便去找任大贵。那任大贵原因他在府里权重，所以凑他的趣儿。他家里原有妻子很妒的，这会子便翻转脸皮不认他了。圆圆气个半死，也没得别法奈何他，便老着脸皮家去。他家本来是个小户，因过不得日子才把圆圆卖去作婢。他父亲早故了，只一个八十几岁又聋又盲的母亲，一个哥子倒是很好的，只家里穷，他念不成书，日里贩些水果挑往街上去卖，赚得百十文钱，便买了饭食来孝敬母亲。

这日圆圆回来，他哥子早挑着担子出去了没回，见母亲坐着，便喊了一声娘，他母亲听了半日，又认不出是谁，闭着眼睛问道："谁喊我？"圆圆高声道："是女儿圆圆呢。"见他母亲死睁着眼睛来看他却看不清，因道："是圆圆么，圆圆在哪里？"圆圆走近身去，他母亲摸着他，便抽抽咽咽的道："不想我还有见你的日子。"说着便大哭起来。

原来圆圆自十六岁进府里去，到今已是四年了，他母亲因他

卖进府里去，便不得见面，日夜的哭，把双眼睛哭坏了。这会子说他回来了，可不又欢喜又悲伤。圆圆见这光景，也觉伤心，母女两个抱头大哭了一场。再看看屋子是小小的，上面也不是瓦，只盖着茅草，墙壁是泥做的，还坍塌了半截。向来高厅大厦住惯了的，这会子看着这个光景，越发凄凉起来。到午间肚里饿了，因想去做饭与他母亲吃，下去找了半日，却找不到一根柴，一颗米，便来问他母亲，他母亲见问，两挂眼泪扑的吊将下来道："儿啊，你不知道咱们家因你哥子病了，断了三日火炊了，今儿你哥子好些，挑担子出去，看造化或者晚间有一口儿米汤下肚。"圆圆止不住滴下泪来道："娘可饿不饿，我有支儿银簪子，看光景可换几百个钱来买米吃。"他母亲道："这个使不得，回来你回府里去，可不要挨打么。"圆圆哭着道："我是不去的了，府里老太太因我年纪大了，放我出来，服侍母亲的。"他母亲道："那身价可要还不要还？"圆圆说："不要还了。"他母亲听了才开心起来。

圆圆便抽了簪子，用一支筷儿拗断了，别了鬏心儿，径到街上店铺子里来，换了五百个钱。便买了几升米，用衣襟儿兜着。又买了一百个钱的烧鸭子，回来把米淘了半升，想去做饭却没有柴，忙又去买了二十个钱的一把柴来做饭，却从来没干过这些事，把一锅饭烧的和粥似的，再烧不像来。他母亲闻见煮米香，早等不得的要吃，圆圆便把这饭盛了两碗，命了两双茅竹筷子出来，他母亲早捧着就喝。圆圆忙去找盘子盛鸭子，再找不出一个来，碗也只得两个，盛了饭了，便只得就把荷叶包子打开，拿筷子夹了一块送到他母亲嘴边。他母亲一口吃着，诧异道："这不是腐干子，怎么这样好吃？"圆圆道："这是烧鸭子。"他母亲道："阿弥陀佛，不道我这生这世还有这个吃，我有十多年没尝这个滋味了。"说着忙吃了一口饭道："可还有没有了？"圆圆道，多着呢，娘尽管吃着罢。他母亲道："留几个儿给你哥子尝尝，他一辈子没吃过这个呢。"圆圆听着，实是难过，一时吃完了饭。

到傍晚，他哥子挑着一个空担子回来，一眼见圆圆，像是大

人家儿女似的，吃了一惊，暗暗疑惑。还是圆圆认得哥子，便迎上来唤他，他哥子呆了半晌，才歇了担子笑道："原来是妹子，我倒不认得了。"圆圆看他穿着一件蓝布旧棉袄，腰里拴着一根带子，脚下穿着草鞋，虽是穷相，倒还清清脱脱① 的。见他哥子问他怎么能出来的，圆圆只把前话告诉了他。哥子也不多讲，便同着进去见他母亲。他母亲听是儿子回来了，便道："今儿可赚得几个钱。"他哥子道："今儿大好，我拿五百个贩了些水果，在学士街秦府里，一下子便卖光了。他们还要买，我却没有了，便再去贩了一担挑去，也卖完了，还叫我明儿挑了去，照这样一日倒能赚二百个钱，咱们三口子吃用够了。"因向腰里掏出二百个钱来，拿在手里，要买米去。圆圆道："米还有许多着咧，日间烧的饭，也没吃完，只是蔬菜不够了。"他母亲忙道："有了鸭子了，还要什么。"圆圆道："只有两三块了，谁吃了好，还是再买去。"他哥子便听他的话，去买了四个钱腐乳，又买了十个钱冬菜叶子，回来便煨熟了饭，盛了一碗出来，和日间剩下的鸭子，买来的腐乳冬菜来与他母亲吃。圆圆见天还未晚，因道："怎早吃晚膳了？"他哥子道："你当是大人家么，咱们晚间又没得灯，吃了饭天晚了便睡。明儿一天明便好起来干事去。"圆圆也便不讲，等他母亲吃完了，才和他哥子一块儿坐下来吃，见这两样菜，哪里下得来饭，只得胡乱吃了收过。天已晚将下来，见他母亲说要睡去，他哥子便扶他母亲往灶下去。圆圆问他母亲睡在哪里，他哥子指着一块板道，便拿这个搭起来。因叫圆圆扶着他母亲，他便去外面拿了两张竹椅子来，把一块板搁上了，教他母亲睡下，上面盖上几件衣服便算了。圆圆看着，心里便酸的和喝了醋似的。因问他哥子睡在哪里，他哥子指着灶下泥地道："我便这儿睡，你可和母亲一块儿睡去。"圆圆道："只一块板怎么睡得两人，我的被铺是托府里人替我拿来的，到这会子还不见来，不知道怎么了。"

刚说着，听外面有人喊门。圆圆道："光景便是了。"黑摸里出去开了门，是二门上的小厮阿巧，打着灯笼替他送铺盖来的。

见开门的正是圆圆，阿巧道："好找呢，怎么住这点儿屋子。这时候又不点火？"圆圆被这一问，止不住哭将起来。阿巧进门一看，见是一间草屋，黑漆漆的，便道："这个敢便是住屋么？"拿灯笼四下一照，只一张板桌和一张竹椅以外，没一点儿东西，看着也觉可怜。因道："既到这个地步，也不用哭了，你把这个检点明白了。"因打开毡毯，一件一件点与他道："这是你的两顶帐子，这是四条褥子，这是一条单被，这是夹被，这是棉被，这是皮褥子，这是老虎毯子。这两个和合枕② 也是你的。"又打开一个衣包，一件一件的点与他看，共是二十七件衣服。圆圆看着，收过了。阿巧又向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儿，打开来看是雪白的纹银。圆圆看着不懂，阿巧道："这是五十两一包，是大小姐私下赏给你的。"又向怀里乱掏，勿道："阿吓，哪里去了？"掏了半晌道："还好，还好，在这里呢。"圆圆见他掏出一个手帕包儿来道："这是宝姐姐叫送还你的，说原是你的东西，是老太太抄了去，才赏给他的。"圆圆问是什么，阿巧道："是一双包金镯子呢。"圆圆打开来一看，便满脸喜色，也不说破，因向阿巧道了谢。阿巧提着灯笼出去，忽又转来道："外面月亮很大，你们没得火，我把这个灯笼送给你们用了，里面还有两支蜡烛，看光景点得到天亮了。"圆圆着实感激，因送了阿巧出门。把门闩了。三脚两步的走转来喊他哥子。他哥子已睡了，听见唤，连忙爬起，见圆圆满脸笑容道："咱们好了，打明儿起，你也不用挑担子去了，咱们也不用住这个草屋子了。"他哥子当是玩话，圆圆去了灯笼壳子，摆在桌上，向衣服堆里取出一包银子来给他看，他哥子便乐得手舞足蹈的道："这一大宗银子是哪里来的？"圆圆告诉了他，他哥子便满口赞道："好小姐，好小姐。"又道："这宗银子咱们明儿便好开店铺子了。"圆圆道："开什么铺子？"他哥子也没功夫回他的话，两手忙着翻衣服，翻一件赞一件，圆圆一手按住道："我问你，这一包子是五十两银子，你能开一个什么铺子，能赚多少钱一天？"他哥子道："那开一个水果铺子够了，一天总赚这么一吊钱。"圆圆哼了一声道："一

吊钱济什么事，你能依我，我还有银子，若不啊，我便过我的日子去。”他哥子道：“好妹子，这银子原是你的，你爱哪样便哪样，我能讲一个不字吗。”圆圆便又把那付镯子拿出来给他看，他哥子道：“这个包金的，能值几个钱？”圆圆道：“难怪你当是包金的，连府里的人也不打谅我有这个，所以才送来完我。”因把镯子拿到灯边指着里面的小字道：“这不是万源文记十足叶金几个字吗？”他哥子一看，跳起来道：“阿吓，这还了得，可不要把我乐死了。”忽又道：“怕是做梦呢。”圆圆嗤的笑将起来道：“你不要这样大惊小怪，你听我讲，这镯子是五两一只，现在金价大贵，叶金是四十九串半，这万源的金号是学士街秦府里开的，不拘进出都是十足，不去一星儿水的，可不是便有四百九十五块钱了。那五十两银子，现在是每两作一元六角四，可又不是八十二块钱，总共有五百多了。咱们去赁间屋子，要在学士街靠近秦府的，再拿二百块钱去先买些绣货来，铺了场面再请些上好的女工家来，做些鞋帮子和绣枕顶儿，件儿褂，总要不惜工本做的精细。不消别家，只秦府里一家子三等丫头们，一年用的绣货就不少，此刻是十一月初上，赶紧开起铺子来，就有一注大交易。你不知道，秦府里和咱们府里，每年年下，必要些绣货赏给下人，再有各厅上的披垫，都是一年一换的，把换下来的用里面去，外面都要换得崭新，这一笔便不好算，照我这样说，一下子便能赚到几百两银子，可不比开水果铺子好么。两府里我认识的很多，这生意怕不招揽过来。只是本钱小些，也不妨先开起来，只要我和那些有脸面的管家小厮好上几个，怕不把银子一封一封的送来我用。”

他哥子先听的高兴，听到这里，便作色③道：“这个使不得，咱们一家子可不丑死了。”圆圆啐了一口道：“你知道什么，咱们当丫头的哪里讲究得这些，只要爷们欢喜便吃用多有了，我不这样来，哪里有这只镯子，假如我在府里，你也管我吗。横竖我又没得男人，终不成叫我守一世空头寡④呢。”他哥子道：“那我果然不能管你，只是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要不你找个心爱的人，

素性赘了家来，倒也名正公气的。”圆圆见他说出迂话来，便又气又好笑，因想道：“我何苦早早和他争，到那时我图我的快乐再讲罢，好便好，不好我便和他闹，横竖没他一点儿。”主意定了宗旨，便也不和他去争了，因笑道：“你这话也不差，再看罢。”说着见蜡烛完了，便换了一支点着，叫他哥子把被铺捧了进来，铺在地下却很宽阔，因叫他母亲也睡倒被里来，他母亲摸了一会，说香说软的赞不绝口，又说到底是大人家出来的，絮烦了好半晌才睡熟了。此时天气已冷，圆圆便把皮褥子和老虎毯匀给他哥子睡去，把银子藏好了，镯子套在手上，也一倒头睡熟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倘来福分都是梦，过后思量半是痴。

〔注〕 ① 清清脱脱：干干净净。 ② 和合枕：象征和睦同心的枕头。 ③ 作色：脸上变色，指神情变得严肃或发怒。 ④ 空头寡：有名无实的寡妇身份。

《泪珠缘》作者天虚我生，即陈蝶仙，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又号罗浮山人，浙江钱塘人。

《泪珠缘》一书是作者二十岁时候在病中做着消遣的，从头至尾不上一个半月工夫，里面的情节叙述不到十年。关于这部书的主旨，作者在楔子中说：“《泪珠缘》一大说部也，不知有多少意思，多少卷子，多少字，总之意思只一个‘情’字，字数只一个‘缘’字。卷子却字有三卷，上卷写的是‘情’字，中卷是写的‘孽’字，下卷是写的‘缘’字。”文中又云：“作者先视《红楼梦》，便被他害了一辈子，险些儿搅得和宝、黛差不多，原来《红楼》上的情也不是好学得的……如今却有几个人形迹绝似宝黛，只他两个能够不把个情字做了孽种，居然从千愁万苦中博得一场大欢喜、大快乐。且讲给列位听听，倒是一段极美满的风流佳话。”（《泪珠缘》楔子）可见这部小说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以写情为主旨，是《红楼梦》诸多仿作中仿得较好的一部写情小说。

小说以秦府为主要的生活场景，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虽然不脱《红楼梦》窠臼，但也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作者在模仿之外，多杂糅自己实际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红楼梦》中的人物。如

宝珠在处理实际事务方面，就比贾宝玉能干、有主见。在发现小厮花农和丫头春柳的私情后，他成功地撮合了两个人的姻缘（十四回）。在仕途经济方面，宝珠也比宝玉上心，十五岁便大魁一省（四十八回）。而婉香较之黛玉，则少了几分尖刻，多了几分宽厚和隐忍，已然把薛宝钗的功夫学到了手："软玉刚饮着酒，暗想这东府里人，都有这些刻薄。茜云这一点年纪，也看着丽云的样儿行事，便暗暗替婉香生气。婉香却不把这些事放在肚里，知道日后便做这里媳妇，也受不着东府里的姑娘家欺负。况且现在凡事都在他们眼里过，设或得罪了他们，被他们在背后讲两句谗言，反为不美。所以凡事总忍耐些。"（十六回）石漱芳借刀杀人，除掉蒋圆儿一节，虽然有尤二姐之死的痕迹，但石漱芳不等同王熙凤，蒋圆儿也不是尤二姐，写来跌宕起伏，另是一番曲折。秦文身上有贾政的影子，但又不那么严厉、刻板。藕香也不似李纨命薄，丈夫、儿子俱全，生活幸福。其中有些人物，如丫头圆圆、春妍，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刻画得非常成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描写技巧方面，《泪珠缘》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作者抓住了世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折射社会世态，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来突出人物个性，展示其内心世界。细节的愉悦总是和美畅快的，作者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不厌其烦地描写一次次宴饮、欢聚，热中于对诗、猜谜，尽显诗文方面的才能，第二十八回，作者甚至借宝珠之口大谈起音律之学来，其炫耀才学的动机与《镜花缘》、《野叟曝言》等小说并无二致。

小说《泪珠缘》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作者既从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同时也正是造成其局限的症结所在。作者在《红楼梦》的创作格局里息声屏气，亦步亦趋，少有超越。周之盛为这部小说作跋说："观其结构，纯仿红楼，而又无一事一语落红楼窠臼。"我们看到，《泪珠缘》无论在结构安排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模仿《红楼梦》，这是事实，但不落窠臼却是溢美之辞。小说不仅刻意地模仿《红楼梦》，而且把重点放在小儿女的小情小爱上，到好便收，至多只是伤感，挣脱不了苍白萎小的情感格局。书中没有大悲大恸的绝境，更达不到《红楼梦》的悲剧境界。书中虽然对新学偶有关注，体现出了一定的时代特征，但主要还是以描写情天幻海里的罗愁绮恨为主，专叙些"儿女痴情，家常闲话"，"琐琐屑屑"（天虚我生自跋）。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远不及《红楼梦》来得深刻、广阔。作者以世情小说的笔意，写出的却是才子佳人小说加狭邪小说的格调。

这里所选系本书第三十三回，叙述了叶府丫环蒋圆儿被逐后回家筹划生计的情景。蒋圆儿是书中写得较为成功的一个人物，她原为叶府的丫

头，曾经帮助叶赦哄骗杨小环，致使杨受叶侮辱，后自尽。她自己也与叶赦通奸，间接地造成了小环与叶赦的死，以致被赶出叶府。应该说，这是一个生活极不检点，殊不讨人喜欢的女性。但作者没有简单地把她处理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淫妇，而是写出了她值得同情和欣赏的另一面。

圆圆被逐出府后，无处可去，只好老着脸皮回到那个家徒四壁的家中。当初也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家人才将她卖去作婢的，故其家境可想而知。如果说，她在叶府的行为是无耻的，这却与底层市民在凶险的环境中为求生存而苦苦挣扎不无关联。回到家中后，她看到八十几岁的又聋又盲的老母亲和不名一文的家，辛酸与苦楚油然而生，这种情感非常真实，她对母亲的同情和怜爱也是真诚的。从叶府舒适的环境一下子跌入贫民窟，并没有使圆圆惊慌失措和绝望，她表现得很镇静，首先想到的是让老娘和哥哥吃一顿好饭。她卖掉了唯一值钱的银簪，买米买菜，使穷苦了一世的家人第一次吃到了烧鸭。当叶府把她的东西送到后，她即刻与哥哥筹划今后的生活，决定挨着秦府赁间屋，开一家绣货铺。她看准了秦府对绣货的需求量大，一定能赢利，体现出了卓越的经商才干与眼光。而且她还打算利用自己的美色打开生意局面："只要我和那些有脸面的管家小厮好上几个，怕不把银子一封一封的送来我用。"这一策略立即招致了哥哥的训斥，但她并不在意，她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你知道什么，咱们当丫头的哪里讲究得这些，只要爷们欢喜便吃用多有了，我不这样来，哪里有这只镯子，假如我在府里，你也管我吗。横竖我又没得男人，终不成叫我守一世空头寡呢。"她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固然可憎，但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为社会现实所迫。对于她来说，活着，更好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从蒋圆儿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豹的品质：美丽，凶悍，永不绝望，不断猎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宋莉华）

韩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台县灾户哭求粮　·连文澍

——《邻女语》第四回

话说不磨带了金利，牵了马匹，正要辞别那大汉出门，忽然想到老尼防身之言，忙道："且慢，且慢！"那大汉倒吃了一惊。不

磨见了他动了惊慌之色，乃立足相慰道："我并无别事相恳，还求壮士代我觅一枝玲珑手枪，以备这一路上防身之用。"那大汉猝然对着不磨道："你真是一个书呆子，不脱初次出门的行路样子，不晓得这路上危险之处。你要是带了手枪，遇着强盗看见了，他设了害你的陷阱，比寻常还要凶；遇着官兵看见了，定要拿你当个歹人，加上你的私藏军火的罪名，你这命就不活了；遇着到北方外国人看见了，一定把你当做义和团，你这命也就白送在里头。我不晓得你干什么的，要这手枪有何用处？你要是防绿林豪杰，你有了我的马匹，他们见了，也不敢怠慢你。你要是防官兵，我看你这个样儿，也不会把官兵拿了去。你要是防外国人，我听见你管家说，你又是一个精通洋务的，你要这个干吗？你快去罢！你去干你的，我要去养息养息，干我的事去了。"说着，就逼不磨主仆上马，一揖而别，转身便关门进去了。

不磨在马上叹息一回，不想今日草泽中，尚有一二英雄，性情抗爽，到比咬文嚼字的好多了，只可惜不曾读书，不免邻于粗鲁。一面叹息，一面行走，不觉已离了王家营，渐入山东境界。只见平芜一片，风沙茫茫，比到江南地面，迥乎不同，满目中皆现一种凄凉之色。不磨是初出门的人，眼中看了，心中不觉动了悯惜之意，却也说不出所以然的缘故。便要随时随地，细细打听民间疾苦。

一路风餐露宿，一连走了几日，就到了郯城地面。走到将近城外，要去寻个栖身所在，寻来寻去，都是肮脏龌龊，不堪驻足，却没有清净房屋可以容身。好容易寻着一家，只有姑媳二人开的客栈，房间虽小，倒觉得比刚才所见的一切旅店清洁好些。不磨就此下榻，叫金利拴上马匹，自己跑到了客房，觉得精神疲乏，忙呼烧水沐浴。那店东二人看见不磨二人没有什么行李，初进门时，便有些不愿接待之意。只是近来客商走济宁那一道的少，一家所倚，又只有这笔买卖。心里想着，就借一个题目来问不磨道："客官，你是望那里去的？两位有何公干？怎的这般匆忙，连

行李都不多带？客官告知我明白，以便今夜禀明这里查夜的官员。现在我这个山东地方，比不得从前，因为北京城里洋人造反，这里查奸细查得紧得狠呢！我这里房饭钱又比别家加倍贵，客官还要自己打算打算的好。”不磨一听，使猜知端的，也不理论，便告知那店婆子道：“我就是往北京城里去放赈的，还有大队银钱行李在后面哩。你说房价太贵，我两个人也不过化了三四块洋钱罢了，你这里就拿四块钱去，好好的代我办上一桌酒菜，馀外算作房钱，好吗？”说着，便拿出银元交付。那店婆子见了洋钱，欢天喜地接着去预备去了。走到了对面一间灶房，那婆子一时又教买肉，一时又教杀鸡，正在忙个不了。

不磨踱出，坐在中堂，将息片刻。忽见对过邻舍土房内踱进一个年老婆子，扎着裤腿，撑着长头，颠东颠东的走进店来，口里叫道：“顾大嫂，顾大嫂，生意忙呀！今日招着什么好客人，要犯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忙？我们这条路上，现在是不大有客人来了，偏偏的你这店里来了一户好客人，顾大嫂你真是好运气！”那店婆子道：“妈妈，今天来的这位，到不是什么客商，到是一位往北京城去放赈的老爷们。”那老婆子闻之，顿时失色，忙向店婆子耳边说了好些唧唧哝哝的话。不磨远远的只听得老婆子说道“不是好惹的”五个字，心中颇觉诧异。只见那店婆子儿媳也走近老婆子面前，说了许久细声的话，也不觉神色惊惶，看看不磨，又看看那老婆子。不磨愈觉骇怪，要想问他一个明白，又不好插嘴。等到那老婆子颠东颠东的走出去了，那店婆子就搬上酒菜，果然不敢怠慢，格外奉承，送茶送水，加二逢迎。不磨心中闷闷的吃了饭，叫那店婆子坐下讲话，问他有何惊惶之事，适才老婆子说了一番什么话，你们就要这样畏惧于我。店婆子道：“客官，客官，我们做百姓的，那里经得起你老爷们动怒？只求老爷们照应我年老人一些儿就够了。”不磨听了话中有因，愈不肯放手，立逼店婆子说出原委。店婆子无奈，只得说道：

“老爷，老爷，你不必动气，我说你听。好在你老爷说的不是

在我山东放赈，是到北京去的。老爷不知道，我这山东省不知造了什么孽，要受这们大的灾。自从遭了捻子①之后，年年闹饥荒，闹水灾，闹了二三十年，还是闹个不了，就招来一批一批南边放赈的老爷们。我们这里听见有人放赈，以为可以拯救我们这苦百姓的命，那里知道来的这些放赈老爷们，都是借着盘查人口为名，处处穿房入户，吵得人家鸡犬不宁，放赈的老爷，倒比闹饥荒还要凶。要是看着人家有了好美貌的媳妇儿，他还要借他去消遣消遣，你要是抗拒他不肯去，老爷们就动了气，说百姓们闹赈，请出地方官压制我们，威吓我们。可怜见的，我们做百姓，已是连年遭了刀兵水旱之人，那里还吃得起官司？也只好吞声忍泣的罢了。

“老爷呀，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前头，我这山东省城黄河东面利津县地方，有个村庄叫做韩家垣。这个地方，本来没有遭什么大灾，只因韩家垣有位姓薛的富户，他家里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美人，这些老爷们闻名而来，遍要寻着他家来吃赈，要想借着检查人口的时候，看看这位美人。又谁知这位美人，刚刚不凑巧，却在床上做产妇。这些老爷们看不见了这位美人，心里便动了怒，以为薛家故意将他藏避，仗着同帮人多，不由分说，就是这么跑进门去，到处搜查。一搜就搜到薛家儿子床上，果然看见一个容颜憔悴的美人。这些放赈的老爷，本来是上海来的，就拿出上海打茶围的样子，一屁股坐在这个美人床上。薛家的老头儿老太婆看的闹的不成样儿，就不答应起来，说是他们藉端侮辱，要与放赈老爷们拼命。这些老爷们看看势头不好，要弄出人命官司，一哄而去。立时立刻，即在外面对着被难的百姓们说道：‘我们不在这里放赈了，韩家垣薛家大富户已经答应自行赔赈，你们赶快到他那里去罢！’这些被难的百姓一闻此信，便招了无数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如潮水一般，涌至韩家垣薛家。这薛家方在戟指大骂、怒不可遏之时，忽见一群被难的百姓都跑进门来，张口向他要吃，伸手向他要赈。薛家不知端的，方要向来人辨个明

白，那时候人多嘴杂，彼众我寡，那里由得他分说？人愈来得多，势头愈来得乱，罗罗唣唣，上房子的上房子，抢东西的抢东西，由厅而堂而房，遍室皆是难民，口里胡说拿饭我吃，拿钱我用，吵闹得惊天动地。岂知祸事临门，决无平安无事之理。他们被难的百姓这一吵，就吵得这一位著名的美人，便惊惶无措，顿时血晕而死。那些吵闹的被难百姓，一闻人命关天，大家又复一哄而散。这里薛老头子、薛老太婆那里肯依？抓着几个为头的难民要拼老命，要拉他去见官。又谁知那些放赈的老爷，早已闻风而遁，已向利津县县太爷说了一面之词。这利津县县太爷是个科甲出身，向来只知道年谊② 世交，并不知道什么周知民隐，听得这一班放义赈的老爷，都是京城凑来的银钱，做官的那有不帮做官人之理？等到薛家老头儿、老太婆来告状之时，早已预备闹赈死诈的罪名，将薛老头儿老太婆一个连枷枷了出来，还要发到闹事地方棚号示众。这薛家有冤无处诉，不胜之愤，到了期满发放之日，不上几天，两者羞辱发病而亡。可怜这薛家是个安分百姓，一连祸事纠缠，顷刻化为赤贫。

“老爷你想，你们老爷都是做官的，我们做百姓，那里禁当得起做官的老爷们一怒？我这里简慢着老爷，还望老爷高抬贵手，提拔提拔我孤孀姑媳二人，这就是老爷莫大之恩了。我看老爷年纪尚轻，不是轻量着老爷，大约还没有染着做官的习气，老爷将来高升了，总要帮帮我们百姓们，不要害百姓们。就是前次薛家遭祸之时，那些放义赈的老爷，好不威武。一到了山东地面，就先挽出人来，要县太爷预备公馆，还要挂灯结彩，说是地方上迎接，不许说是勒派。要是有说出来的，准保他做官做不长久，借着事儿，被参而去。也有些地方官，晓得这些放赈的老爷来历，格外巴结，竟把他当做上司过境的一样办差。那些放义赈的，心里乐的了不得，就替他搭上保举，还替他写信到京里皇帝跟前，多说好话，格外重用。因此上这班放义赈老爷到了一个地方，就如狼似虎的耀武扬威，无人不欲，无恶不作。虽是打着一

个天下极美的放义赈的牌子，却是一个个借此聚敛他人的钱财，要想为自己子孙种福，还有想从中渔利，卖脱捐票以为请奖地步。还有借着捐款，放利钱，抽些厘头，做个发财生意。即如那年蒲台县地面，被水最重，一个城池，四面皆水，县太爷的衙门，变作龙王爷爷水晶宫一样。家家哭哭啼啼，正在无法可施，盼望救命人不到的时候，忽听得来了个放赈老爷，官商绅民，一个个欢喜不尽，仿佛得了恩赦一般。谁知这蒲台县县城，因为灾情过重，衣食难周，人人闹得神魂颠倒，却忘了准备公馆，挂灯结彩迎接放义赈的老爷。那放义赈的老爷们就动了气，不肯放赈，心里要想寻这地方官儿的差错，就此逃脱一关。当时立对地方官打着官话说道：'咱们带来的都是银子，没有预备铜钱。我看贵县地方灾地过大，大约也得两万银子方够使用。就烦贵县到钱铺子换上钱来，每两银子须要换得大钱一千五六百文。咱们这钱是捐来的，不能够随意克价，少了是不够花的。再者，咱们望前一路去，没有换钱的地方了，还得贵县出力帮一个忙，再替咱们换上三万串，一共六万串，来换我的四万银子，也就将就些儿罢。我带来的银子，是在山东地面上花，贵县是山东地方官。我是外省人，方且捐了银子，来到山东地面来花，料想也不好意思的克扣咱们的。此刻抚台通知道咱们来了，贵县不必推辞，就此去照办罢。马上分派差役去到各处各地钱铺凑集齐了，送到咱们寓所，以便早早分散各灾户灾民。咱们银子还在路上，第二批朋友们带着，明后日到了这里，自然照算还他四万银子就是了。贵县不必担心，快去快去，要是迟了一天，百姓越发死的多了，那可是贵县自误，却不用着咱们放义赈的了。'

"那蒲台县县太爷一听，便知放义赈的老爷都是拿大题目吓他。他待想不受，发作一番，又恐怕误了百姓们的生命。只得忍气吞声，和颜悦色，对着放义赈的老爷说道：'敝县处于偏僻，受灾十分情重，既蒙诸公惠临，这就是蒲台县县中百姓大救星，算得真是一个万家生佛了。诸公既发善心到此，还求格外体谅体

谅。敝县平日民情朴素，民间均以货物交易，并少银钱来往。诸公到此，要交给我四万银子，兑换六万串制钱，无论平日市面如何，即算民间十分富足，今日已是满城皆水，泽国汪洋的时候，百姓的生命财产，尚且无一留存，又从何处搜括六万串制钱来供给应用？况且山东银价，向来与北京一样，每两银子，不过换到一千二三百文。诸公从江南行至山东境界，那有不知之理？何独于敝县一区过于厚望？诸公是读书明理，也是做过官的人，何必如此苛求？还求格外原谅。'这些放赈的老爷不听犹可，一听便怒气冲天，厉声对蒲台县县太爷说道：'你这无用的东西，真是万恶滔天，天罚不赦的糊涂官！怪不得这蒲台县的地方，遭上帝之怒，全城变为鱼鳖，连累这百姓们受苦。你说你这地方找寻不出六万串钱，难道这百姓们一个钱不用的吗？这话谁人相信？咱们镇江、上海地方，不要说六万吊，就是六百万吊，六千万吊，一时也凑得齐集。虽是这受灾的地方，比不得咱们镇江、上海，难道六万吊钱都没有了么？你不过偷懒，不肯尽心罢了，还说咱们不肯体谅，不肯容情。呵呵，是了是了！想必你是一个做知县的大老爷，看我们不起，厌烦咱们来到贵县查问灾情，恐怕到上司前替你出丑，故而想出法子，种种阻难，要驱逐我们出境。咱们走罢，走罢！'就忙到县太爷面前，打上一躬，又说道：'冲撞了，冲撞了，咱们走了。本来咱们不是这山东省城候补知府道台，那里配托贵县办事？咱们是多事了。拿了银子，不晓得自家去用，要到这山东地面来花。'一面说，一面走，气得这县太爷有口难分辩。将要指驳时，忽见受灾的百姓，一齐来到面前，成千累万围立水中，发了一片哭喊之声，扑通扑通的都跪在水里，声称要县太爷转求放义赈的老爷们放米造饭，不敢领钱受赈。放义赈的老爷执意不肯，极口说道：'我这里有银子，并没有粮米。'这些哭喊的百姓，忽又大声说道：'现在东门外已有泊定米船，有人打听来了，都是放赈的老爷们带来的私货，只求县太爷作个保人，挽留一万担米粮，我们受灾各户，情愿立个限状，只待水退之后，使

卖儿鬻女的赔还放义赈的老爷们就是了。'放义赈的老爷们一闻此信，相顾失色。"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捻子：即捻军。 ② 年谊：同一科得中人称同年，相互之间的情谊，称为年谊。

《邻女语》是一部和晚清小说家刘鹗有关的作品。作者连文澂的好友沈荩将《中俄密约》内容披露报端，引发各阶层反对，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清廷逮捕杖毙。连文澂受到株连，仓皇遁至上海，无力生活，便以笔名"忧患馀生"创作《邻女语》，售与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绣像小说》杂志，每千字酬五元。然卖文所入，仍不足维持其菽水之需。刘鹗知之，草《老残游记》小说稿以赠之。以此可见刘鹗与连文澂之亲密关系。

《邻女语》共十二回，未完。其第五至十二回回后有"蝶隐加评"，蝶隐就是刘鹗。小说叙庚子年义和团大乱之后，两宫仓猝出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一班京官纷纷"弃国狂奔，仓皇南走"，逃不走的，则无耻地打起了"顺民"的旗号。其时镇江有位豪杰，姓金，名坚，表字不磨，挺身而出，"毁家纾难，慷慨北行"。最不喜与人苟同的金不磨心里想的是："我家私尚有两万，若是南边乱起来，便已分文无着，我却不肯送把乱民抢夺。我不如卖了这个当盘缠，到北方走走，或者遇着机会，于自己宗国尚有一二分可救呢。"这个金不磨身上，就有刘鹗的影子。只是在北上的动机上，更突出了往救"同种之难"，道是："《孟子》上不说过：'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我是披发撄冠，往救同种之难，已是不可片刻稍迟！"思想境界比现实中的刘鹗更为高大。

金不磨是晚清小说中难得的有豪情壮志的人物。他昂然北上的途中，见到一路上来船如蚁，都是大小官员顺风而下，唯独他一人逆流而上，自想道："这个兵燹后景致，是难得看见的，是天造英雄胆识的好境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他宁愿选择吃的、睡的都是极苦的东大道，为的是要去经历一番，好知道北方民间疾苦。《邻女语》借着金不磨的足迹，由镇江而扬州、清江浦，打东大道经王家营，入山东境，然后到郯城、沂州、蒙阴、新泰、济南、天津，细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勾画了劫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惨淡图景。

书名"邻女语"，是因为小说所写，主要得之于耳闻"邻女"之喁喁细语。

如夜宿银河宫，闻空相、昙花二尼的谈话，郯城客店投宿，闻邻家婆子之私语等等。作者的本意是要表彰不磨北上赈济的功德，却异乎寻常地控诉了官僚们借赈济以行私的种种罪恶行径。尤其是第四回"韩家垣美人枉送命，蒲台县灾户哭求粮"，不啻是一篇代民众立言的血泪状。

本回叙郯城客店接到了放赈的金不磨，店主又收到四块银元的酒菜房钱，便欢天喜地去了。邻家的老婆子听说他们是"往北京城去放赈的老爷"，忙向店主婆子唧唧哝哝说了好些话，她们的态度就变了。不磨只听到"不是好惹的"五个字，大为诧异，从店婆叙述中始知：山东省近二三十年，年年闹灾，老百姓听见有人放赈，以为可以拯救百姓的命；哪知道来的这些放赈老爷们，借着盘查人口为名，吵得人家鸡犬不宁。最可恶的是，韩家垣本来没遭什么大灾，只因老爷们闻听姓薛的富户家有一位美人，遍要寻着他家来吃赈，要想借着查户口的时候看看这位美人。及至闹的不成样儿。薛家人要与老爷们拼命，老爷们便煽动被难的百姓，道是薛家大富户已经答应自行赔赈，于是被难的百姓如潮水一般涌至薛家，上房子的上房子，抢东西的抢东西，美人被惊怔得血晕而死，薛家人又被官府以"闹赈死诈"的罪名枷号示众，不上几天，羞辱发病而死。真是可惨之极。小说尖锐指出："这些放赈的老爷，这不是来救我们，反来害我们的吗？"

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转述邻女语写出的，这在艺术上也是一种创新。又如第五回"荏平道上莺燕悲歌"，写半夜传来串店妓女的悲啼和唱曲之声，既道出了她们的屈辱命运，更唱出了"问道天呀，你怎的还是这般懵懂？万民嗟怨，杼柚空空，风尘鞅掌，奔走西东"、"只可怜苍生路路旁，哭不尽的唐衢恸，眼见着这山河血染红"的时代哀音。　　（欧阳健）

异种未锄鱼水成欢待他日
同舟共济鲸鳌远逝盼新洲　张肇桐

——《自由结婚》第六回

话说乳母拉着关关出来，又气又闷，无聊之极，只得同往黄祸家中。见了黄老夫人，把这件事情从头至尾述了一遍。黄老夫人安慰他道："小姐别要自寻烦恼。我这里不过略觉清苦一点，你若不嫌，就可和我同住几天。等令堂[1]心平气静，然后回

去。”关关称谢领命。又恐母亲在家，被阿着阿狗一般人气坏，忙请乳母回去安慰母亲。黄老夫人见了，愈加敬爱，词色之间②，微露出要缔结婚姻的意思。关关答道：“伯母，这也无庸费心，侄女与哥哥年龄相同，籍贯相同，处境相同，志愿相同，性情也是相同。自古迄今，那有这种奇遇。我们不要婚嫁就罢，若要婚嫁，岂有舍近取远的道理？不瞒伯母说，侄女和哥哥初见的时候，就你恋我爱，无限恩情布满脑海，有不期然而然的。这大约是天假之缘③，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了。但是侄女从前曾经发过一誓，说一生不愿嫁人，只愿把此身嫁与爱国。现在伯母有命，侄女也不敢违，然亦不敢忘了那句话，所以侄女今天同伯母约：缔姻之事，请自今始；完婚之期，必待那爱国驱除异族，光复旧物的日子。”老夫人听了，拍手大喜道：“我的心肝啊，你有这样的思想，你真是我的宝贝了。”就大叫：“阿祸，阿祸！快来，快到这里来！有话同你讲。”转瞬间，黄祸带着笑容，应声进来。老夫人问道：“妹妹的说话，你听见了没有？”黄祸答道：“儿刚才凑巧在间壁，听得清清楚楚，真正同母亲一样欢喜。”老夫人就把手在两人肩膀上拍了几拍道：“天生你们这一对怪杰，我爱国可以有望了。”又对着黄祸道：“妹妹今天在家里同那野蛮顽固的长辈斗了气，心中想来不甚舒服，你可同他出去游玩游玩。”黄祸欣然领命，就同了关关，携着手走出去。

不多一刻，到了一座小山脚下。时正交初冬，风声飒飒，红叶满山，举目四顾，不见一人。黄祸狂笑大叫道：“妹妹，妹妹，爱国独立之朝，你我合卺之夕，想不出十年了。”关关道：“哥哥，你不要太高兴了。我们随便做那一种事情，总要虚心做去，万不可趾高气扬的。若是要趾高气扬，那便是败事的根原了。妹妹一心希望他成，却一心恐怕他不成。咳，你我两个人的前途，究竟不知怎么样儿啊！我实在不敢预料。”说着，靠在一棵树上，又喜又悲，爱国之泪，纷纷如雨。黄祸听了，也觉得十分心酸。又只怕大家倒兴，拿着一块雪白的手巾替关关拭干眼泪，安慰他道：

“妹妹切莫过悲，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我们只要抱定志气做去，有那一事做不成呢？人家都众口一辞的讲我国少年不中用，我却不以为然。我独说我国少年最多才干，最好冒险。我有几句笑话说给妹妹听听，我国的少年最高兴做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读书上进，小考，大考，做文章，做诗赋，一世五六十年，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到晚没有一时一刻不拼着命为之。考场小如鸡窠，秽如茅厕，盛夏大暑，臭气熏蒸，人苟有些知觉，那里肯到那个地方去呢？岂知碰到这班少年，为着区区功名，没有一个不心服情愿容身进去的，咳，文明国里的大牢狱、大毛坑，都要比我国考场好得百倍哩。有人说进我国的考场去，还不如到外国牢狱里、毛坑边去，这句话真正不差。我国少年，倒独独能够高高兴兴进去，岂不是比别人吃得来苦吗？第二件是男女婚姻，无论何人，到了十五六岁，必有男女之情。既有了这种情，念念在此，不能忘记，比起我现在最宝贵的‘驱除异族，光复旧物’八个字的心思，只怕还要利害得多哩！譬如一人，晓得某处某人可以同自己配对的，就百计想法把他弄到手中。今日不能，明日再做；今年不能，明年再做；今世不能，隔世再做。所以也有钻穴隙相窥的，也有爬墙上树跟人逃走的，也有生相思病的，也有生单思病的，也有吃了醋寻短见的，也有没好气郁闷死的。这种事情，那里说得尽许多。所以我国的人，为了这男女之情，连死都不怕了。任凭他猛虎在前，毒蛇在后，不做到如愿以偿，不肯罢手。妹妹想想，他们何等坚忍不拔呀！咳，文明国里的人，求自由，求独立，说来都惊天动地，怎么样热心，怎么样坚忍，怎么样冒险，怎么样进取，其实依我看起来，也不过如此罢了。我国的少年，把自己的壮志消磨到净尽无余。那一天不热心，那一天不坚忍，那一天不冒险，那一天不进取，所异只在志向一项而已。倘若我国的人，认正路径，拿了这些性质，用在好好的志向上面，他们的成就，岂比那外国人吗？照这样看起来，你我两人，只要用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已经够了。况且我们素来自命

不凡，我们的性质必定要少些高出寻常儿女一等，难道我们还怕做不成事吗？妹妹啊，爱国独立，你我完婚，一天做去，千古无此奇谈，这种景象，我真是拜天拜地，寤寐不忘。不知妹妹心下怎么样啊？”关关听了，倒也破涕为笑，说道：“妹妹与哥哥定交两年，从没看见哥哥这样快活，哥哥真不是好东西！”黄祸也笑着道：“妹妹，你不要说笑话罢。”

两人正在低头密语，忽然觉得上面有样黑油油的东西压下来，抬头一看，好像一个大怪物，又不是乌云，又不是大鸟，当头盘旋而下，只听飕的一声，早已落下，离头不满一尺。两人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躲避。关关跌了一交，黄祸要扶关关，也没有工夫去看那怪物。直到扶了关关起来，才去看他，原来并不是什么怪物，却是一张极大的风筝，通体用五色彩绢糊着，形状宛如个外国美女。关关喜欢的了不得，说道：“这不知从那里来的？我们可惜没有绳，不然，把他放放，岂不是个好耍儿吗？”黄祸道：“我又要说句话了，古人说‘道不拾遗’，这正是道上遗物，一定有主人的，我们那里可拾这白来财呢？”关关道：“哥哥的话有理，但是这风筝既然落到深林里头，主人怎么能寻得到。我们还是把他放高，或者主人看见来拿，我们就可以还了他，岂不是一举两得？比白白的抛在林中，总要好些呢。”黄祸听了，答说：“不错。我身边有几个钱，我去买绳来罢。”就叫关关等着，自己跑去买绳。不多一刻便回来了。两人就把那风筝放去，恰好西风紧急，一霎时已高出云霄，麻绳放尽，还要上去。两人四手一齐拉住，仍旧力不能支。

正在危急得万分，没有法子想的时候，恰好乳母缓步来了，关关忙呼道：“乳母，乳母，你快来帮忙，我们困乏的了不得了。”乳母就上前帮他拉着。黄祸、关关得了这生力军，如释重负。关关便慢慢儿的问乳母道：“你为何也到这里来？”乳母道：“我在家中，看见你叔老大爷这样的腐败情形，实在气不过，所以也出门来消消闲，不料在此地相遇。”关关忙问道：“腐败到怎么样儿

呢?”乳母道:“说也说不尽许多,我只好略述一遍:自从小姐出了门,他在家里哭哭笑笑的,说他的饭碗,他的性命,都要被小姐害了。督抚司道都看得起他,富贵利达,何等冠冕堂皇,你小姐倒说他是奴隶,真是丧心病狂。他捐了官,祖宗三代都得了诰封④,他正是祖宗第一个好子孙,你小姐倒说他对不住祖宗,真是狗屁不通。他按着家法,摆起长辈的面孔,拿正大光明的道理来责骂侄女,那里有什么错处?你小姐倒说他是得罪名教,真是狼心狗肺。他如此大哭大笑,好像个凶婆子,想到什么便说什么;又好像个臭苍蝇,飞到那块闹倒那块;又好像个痴狗精,跳到东边跳到西边。莫要说老身,就是你母亲看了,也不耐烦起来。就对着他说道:‘阿关真正不好,我来责罚他就是了,叔叔莫要发怒。但是那绳武公叫子孙切勿做野蛮异族仇人的官的遗训,现在还挂在厅堂里,确是真的,并不是他捏造的,叔叔也莫要冤枉了他。’你叔老大爷听了这话,便撇了小姐,寻着太太,说小姐这样无法无天,原来都是太太的不好,现在还在那里骂太太哩。”

关关听了大怒道:“这样看来,太太也要被他气坏了,我赶紧回去如何?”乳母连摇着头道:“使不得,使不得。你要去就更不得了。太太本叫我到黄府告诉小姐,今天切勿回家。现在我在这里遇着你,我把你出门以后,你母亲和我说的说话,一一的告诉你罢。今天上午,小姐在黄府命我回去安慰太太,我就即刻回去,劝了他一番,太太忽然梦醒,深悔从前受阿狗的欺,垂泪对我道:‘小姐的志气才干,我素来知道他是好的,我不过不能尽行顾着公事,撇开私情。看他年纪轻轻,受了许多风波,少不免有些怜香惜玉的心肠,所以常常叫他不要多事,也并没有别的意思。若是照他叔父的样子,好像他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我却不敢附和。我现在受了他叔父的气也够了,况且小姐的声名一天大一天,昏官里头也有想捉他的人,我想每年给他一千银圆,送他到美国去游学。一来暂避风波,二来广广眼界,三来省得我受叔老太爷的气。你以为好不好?’我听了,自然竭赞力成,他的主

意就定了。他又说道：'那黄祸的小孩究竟怎样？虽然小姐说他是天下有一无二的才子，但我也不能轻信他。你可以领他到我家来给我认认吗？若是他既是忠臣之后，又是才学胜人，我也不嫌他贫，就把小姐配了他，每年我也给他一千块钱，叫他同小姐一同到美国。一来提拔忠臣之后，也表表我老年纪人一点儿爱国的心；二来小姐有了同伴，便不寂寞，我就可以少替他担几分忧愁，你以为好不好？'我答道：'好是好极了，不料太太竟如此明白。但是黄公子是一个极固执的人，他曾经说愈贫愈不受人物那句话，所以小姐从前送东西给他，他一样都没有受的，真是一介不以取诸人，有圣贤豪杰独立不羁的性质。这样看来，就是你老岳母的命令，送他每年一千元，恐怕他也一定不受，这却如何是好？'太太道：'咦，天下竟有这种古怪人吗？这真是你所说的圣贤豪杰最难得的好性质。我所以看不起那一班维新党人，就是因为他们只要钱，不要脸。骗了别人家的钱，一点儿事情都不做，倒安安顿顿坐着，装丑腔，说大话，有的还要一天到晚吃花酒，坐马车，嫖婊子，就算是他的一生功业。咳，他们既然如此荒唐，如此岂有此理，还要老着面皮出来，对人说什么"我们要想做些事情，可惜不名一钱，你们可以帮助帮助我罢"，倒像他已经做了我们国里的救命皇菩萨，人人都应该供给他的。咳，他们既然只要钱，为什么不到大洋行里去做个买办，洋人家里去做个西崽，倒要在大会堂说什么自由、平等、革命流血那些胡言乱语？我看买办、西崽，还要有些资格方才可以做得，他们肚皮里头，空空虚虚一点儿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道理，连做买办、细崽的资格都没有，只好靠着那狗屁嘴放两个屁，骗些饭吃吃了。我起初听见黄公子的名声，也以为他是这个样子，就是不这个样子，也恐怕他学了那些坏样，把自己的性质变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虽然小姐说他好，我也不甚相信。岂知他是这种好人，非但不肯骗别人的，就是别人要送给他，他都不愿受这白来财吗？小姐的眼光，真是见得不差。既然如此，我也不必亲自见他的人，就

把小姐给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我要问你一声，他究竟要不要呢？'我答道：'这是一定要的，他们两人平常没有事的时候，总在一块儿游玩，相好的了不得，宛如一对小夫妇。太太把小姐配他，他那能不肯呢！'太太道：'我所以疑心他不要小姐，就是因为他不受我银子的缘故。这区区不关轻重的银子，他尚且不要，难道我把小姐给他，他倒要吗？'我就笑道：'太太真正好笑，说话不是这样说的。现在世界上面，公理一天天的明白起来，这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你想男女都一样是个人，头也是圆的，脚也是方的，不过身体的构造里边，略为异样了一点儿，为什么男的一定要比女的尊贵，女的一定要比男的卑贱呢？古人说，男阳女阴，所以男尊女卑。这种放屁说话，我听都不要听了。那男阳女阴自然不差，但是阳类不见得是尊的，阴类不见得是卑的，难道就可以凭着阴阳论尊卑吗？比方一个女人是阴类，一只雄狗是阳类，可是雄狗尊，女人卑吗？一条雄蛆是阳类，一只雌狗是阴类，可是雄蛆尊，雌狗卑吗？若是有人敢说雄蛆比雌狗尊，雄狗比女人尊，他一定要吃十八个巴掌还不住的。可见尊卑在乎品格，不在乎阴阳。雌狗的品格高似雄蛆，所以比雄蛆尊。女人的品格高似雄狗，所以比雄狗尊。那男女都是个人，并非男的是人，女的不是人。为什么要硬派男的比女的尊呢？有人说男女的品格也是不同，男的品格天生高似女的，所以比女的尊。这句说话我且不必驳他，我先说几个比方，譬如蜜蜂有蜂王，这蜂王是雌蜂做的，请问雌蜂尊还是雄蜂尊呢？外国的君主，有许多是女人做的，请问女王尊，还是男臣尊呢？就是我们国里，也常时有什么皇太后临朝听政，就是女人尊的证据。还有那人家妇人虐待他的丈夫的，虽然是不合道理，也是个女人尊的证据。我们女人何尝不及男人呀！若是说品格是钉杀不能动的，狗天生比蛆高，人天生比狗高，男人天生比女人高，我却有些不信。那品格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并没有一定的定评。他自己做狗的样子便是狗，自己做蛆的样子便是蛆。就是那狗能做人，也便是

人；蛆能做人，也便是人。不然俗语为何要说什么：禽兽之行、冷血动物、狼子野心，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这种话。可见人能做禽兽，能做冷血动物，能做豺狼，能做不如鸟的东西。无论什么，只要自己去做，总可以做得到的，那有什么一定的品格呢？况且人同人本是同类，不过有阴阳之分，男的若是没英雄样子，鬼鬼祟祟，女的若是有豪杰气象，堂堂皇皇，那就女的胜似男的了。有什么一定的品格呢？现在我们女人所以品格不及男人，就是因为无知无识，够不上男人罢了。若是论起理来，男女本是平等，一点儿没有什么偏颇的。况且你小姐的才学卓绝古今，正是与黄公子相伯仲，岂有不平等的道理？既然小姐公子是平等的，这回明明是联姻，不是他来问太太讨小姐，也不是太太把小姐给他，难道太太还当小姐是千金，可以随随便便做礼物送人不成？'太太听了这番议论，也就笑道：'这个大道理，我也明白了。但是小姐既然同他联姻，我想他是一定肯去的。就是他不肯去，小姐也要劝他同去的，难道他们年轻夫妇，就也学着古时道学先生，今时迂腐儒人，装了许多腔调，一点儿没有爱情吗？人人肯为情死，这句话很有理。死都肯，同到美国去，总要比死好些，为什么要不肯？你且去劝劝他罢。'我就道：'太太说得甚是，我先去同小姐说明白，再由小姐同黄公子说便了。'这都是太太和我两个讲的说话，一句也没有增删。太太真是明白人，但是那叔老太爷正在发疯，小姐且莫要去为是。"

关关听了，暗想：母亲平日顽固的了不得，今天忽然如此明白，岂不是天降之福？心中十二分欢喜。就避着黄祸，低声吩咐乳母道："你可回去对太太讲，说我一定可以叫黄公子同去。一切行李都请太太预备两副是了。此外本国书要多带，衣服倒不必多，不必好，还有黄公子是不要备帽子的。"乳母应道："是。"

正要别了黄祸、关关回身归去，忽见一个本国女人领着许多小洋人，如飞的跑来。黄祸、关关、乳母三人见了莫明其妙，正要去问他们的来意，一群洋人已经跑到面前。不问情由，便拉着关

关乱打。未知是何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令堂：对对方母亲的敬称。 ② 词色之间：词，言词；色，神色。词色之间，言词和神色都流露出某种意愿。 ③ 天假之缘：天赐的姻缘。 ④ 诰封：帝王对臣子的任命或封赠。

鸦片战争敲开了老大封建帝国的大门，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头一次感到了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威胁正在日渐逼近。在这民族的危亡的关头，造就了一批以救亡爱国为主题的晚清新小说，《自由结婚》是其杰出的代表。

《自由结婚》假托是外国作品之译述，题“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译者”自谓于瑞西（瑞士）识犹太老人 Vancouver，老人有此书之作，“稿未脱，即以相示，余且读且译，半阅月，第一编成”；而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知作者实为张肇桐，“震旦女士”云云，故施烟雾而已。

《自由结婚》的长处，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刻的剖析。小说里说，地球上有一个大国，名叫“爱国”，国里只有盗贼和奴隶两种人，国家政权都被盗贼把持，可算是一种“盗主国体”、“贼民国体”，“乱初起来的时候，国里许多奴隶都帮着在上的强盗来打在下的强盗；等到在下的强盗得胜，变了在上的强盗，奴隶又来帮着他去打别个在下的强盗。上下古今二三千年中间，忽而此盗得胜，忽而彼盗得胜，忽而强盗遇着贼爷爷，循环往复，好像环无端、川不息，没有一刻的安宁。然而许多奴隶却不来管你那个是真皇帝，是假皇帝，只要看见你身披龙袍高高的坐在金銮殿上，他就跪下连磕几个头，口称‘太祖高皇帝万岁万万岁’，任凭你阿狗阿猫、王八狗蛋来，都是如此。”从本质上概括了历史的循环往复，是对传统小说创作思想的重大突破。《自由结婚》还借一个小洋人之口说：“我们现在有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这样大权”，表明作者已经强烈意识到洋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比异族政府更大的强盗。

“犹太遗民万古恨”自言曰：“老夫从前苦心经营，做了一部小说，名叫《自由结婚》，描写儿女的状态，提倡爱国的精神，材料丰富，滋味浓厚，煌煌大文，惊天地、泣鬼神”，堪为作者的夫子自道。小说将中国名之曰“爱国”，并且以饱满的激情描写了一对绝世英雄黄祸与绝代佳人关关，“靠着自由的精神，倒转乾坤，转移时局，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把已亡之国，变成自由独立之雄邦”。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线索，贯串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可以

说是开了后世十分流行的这一小说程式的先河。

弁言在提示此书的内容时说:"全书以男女两少年为主,约分三期:首期以儿女之天性,观察社会之腐败;次期以学生之资格,振刷学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领,建立中国之大业。"然而由于第三编未曾面世,两位主人公的英雄业绩(按文中伏笔,黄祸日后应为大爱共和国的大统领)并未形诸笔墨,小说的重点,倒主要在通过主人公的谈吐,以唤醒民众的爱国精神及主人翁的责任感方面。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将主人公的对自己爱情婚姻的考虑,引申到政治问题上来。第六回"异种未锄鱼水成欢待他日,同舟共济鲸鳌远逝盼新洲"是最精彩的篇章。本回写黄老夫人十分敬爱关关,微露出要缔结婚姻的意思。关关爽快承认她与黄祸"你恋我爱,无限恩情布满脑海",但却以从前发过"一生不愿嫁人,只愿把此身嫁与爱国"一誓,与黄老夫人约"缔姻之事,请自今始;完婚之期,必待那爱国驱除异族,光复旧物的日子"。引得老夫人大喜道:"天生你们这一对怪杰,我爱国可以有望了。"黄祸更以少年最高兴的男女婚姻为譬,将"结婚自由"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相比较,说"只有结婚自由,没有一个人不欢喜,没有一个人不情愿替他死的","愿我自由的男男女女,爱一切自由如结婚一般,我祖国就不怕无自由之日了"。这就将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化为可感可触的日常体验,主张"用寻常儿女的情,做那英雄的事",这也是《自由结婚》之首创。

以亡国灭种的警报为主题的《自由结婚》,是作者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满怀真切炽烈的爱国激情创作出来的。从美学意蕴上讲,小说的情调是低沉而悲壮的,同作品表达的主题是合拍的。由于现状形势的严峻性和急迫性,理念往往压倒了形象,这是不必讳言的。　(欧阳健)

安埒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1]起竞争

欧阳钜源

——《负曝闲谈》第十四回

话说陈铁血听见有人叫他,连忙爬了起来,穿好衣裳,赶到楼下。看见一个西装朋友,一手拄着根打狗棒[2],嘴里嘘嘘嘘的作响。一转脸看见陈铁血,便把帽子摘将下来,和陈铁血拉了一拉手。陈铁血请他坐下,这才动问尊姓大名。那人道:"兄弟姓

黄，号子文。昨儿有封信拿过来，不知先生看见没有？”陈铁血拱手道：“原来就是鹿原先生信里说的黄子文兄了，久仰久仰！”黄明道：“岂敢，岂敢！”陈铁血道：“请问子文兄是几时到上海的？现在寓在什么地方？”黄子文道：“是前天乘博爱丸轮船来的，现在寓在虹口西华德路一个朋友家里。从前在日本的时候，听见鹿原先生说起，先生热心爱国，出于至诚。兄弟听见了，恨不能插翅飞回来，与先生共图大举。”陈铁血听了，便觉得有些不对帐，便沉吟不语。黄子文知道他的心思，便接着说道：“先生老成持重，为守俱优③，兄弟是极佩服的。但是现在的时势，腐败到了极点，古云：‘剥极必复，贞下起元。’④海内同志诸君，想革命的十居其九，就和把炸药埋在地下一样，只要把线引着，便能轰然而起。”陈铁血见他愈说愈不对帐，只得敷衍了几句，把他送出大门。

黄明在路上寻思：“陈铁血这样的人，顽固极了，为什么鹿原中岛说起他来，这般倾倒？”一边想，一边走，早走到黄浦江边上了。觉得有些疲倦，就叫了部东洋车，拉到西华德路。数明门牌，敲门进去。他的朋友正在午餐，他便一屁股往上首交椅上一坐，家人添过碗筷，虎咽狼餐了一顿。盥洗过了，便大踏步出门而去。心里想：“许久没有运动了，血脉有些不和，今日天朗气清，不如到个什么地方去疏散疏散。”主意定了，由西华德路认准了到张园那条路，两只腿一起一落，和外国人似的走的飞快。不多时到了，只是累得他满头是汗，浑身潮津津的。进了安垲第，看看没有什么熟人，觉得无味。将要想到愚园去，那边转过一队人来，仔细一瞧，不禁大喜。你道是谁？原来是李平等、王开化、沈自由那一班人。

你道这黄子文如何认得他们的呢？原来他们这班人立了一个出洋学生招待所，凡有出洋的学生，及至出洋回来的学生，都要上他们那里去住。也有饭可以吃，也有床铺可以睡，就和客栈一般，而且价廉物美，每日只取二百文，比起客栈里来，既是便

宜，又是便当。黄子文虽不住在招待所，然有些同伴回来的，一大半住在招待所，黄子文时时去探望同回的那些朋友，久而久之，自然会熟识起来。

闲话休提。且说李平等那些人看见了黄子文，赶忙上来招呼。立定了说了一回闲话，大家出至台阶上，流连眺望。那松柏树林里，一阵阵凉风透将过来，吹得衣襟作响。黄子文道："爽快，爽快！"回头看李平等、王开化、沈自由，却一同走到安埒第去了。黄子文也跟着进去。众人坐下，茶博士泡过茶来，众人闲谈着。黄子文在身上摸出纸卷烟来，吸着了。众人闻着气味两样，便问是什么烟。黄子文说道："名目叫做菊世界，是日本东京的土产，每盒四十本。日本人的一本，就是中国人的一支。价钱也不过金四十钱，金四十钱，就是中国四十个大钱。"众人都道："好便宜，好便宜！"黄子文道："还有一种叫大天狗，出在日本大阪。那个铺子极大，足足有半里多路，人家都管着他叫烟草大王。"众人自是赞叹。

李平等因问黄子文道："请教子文兄，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了？"子文屈着指头道："有五年了。"平等道："那边的饮食起居如何？"子文道："学校里头，什么被褥、台椅、盆巾、灯水，样样都有，不消自己办得。不过饮食要自己买，自己煮，也不致于十分恶劣，有碍卫生。"王开化抢着说道："现在这样的时势，岂是我们这种少年求取安乐的时候么？只要有益于国，就是破了身家，舍了性命，也要去做他一做，何况这区区的饮食起居上面！"黄子文听了，肃然起敬。

沈自由接着道："黄大哥，你这改西装，价钱贵不贵呢？要是合算得，我们这班朋友通通改了，岂不大妙？就是竹布大褂，一年也可以省好几件哩！"黄子文道："说贵呢也不贵，不过在日本穿，跟在上海穿两样。"沈自由道："这是什么道理？"黄子文道："日本极冷的天气，也不过像上海二三月天气，买一套厚些的，就可以过冬。你们在上海，虽说是冬天不穿皮袍子，然而棉的总要

好几层，不然一出了门，就被西北风赶回去了。”沈自由道：“你不要去管他。我且问一起要多少钱？”黄子文道：“常用的衣服两套，每套合到二十块洋钱，或是二十五块洋钱；软胎颜色领衣四件，每件合到两块洋钱。为什么要用颜色的呢？白的漂亮是漂亮，然而一过三四天就要换下来洗；那颜色的耐乌糟些，至少可以过七八天。我看诸位的衣服都不十分清洁，所以奉劝用颜色的。外国人有穿硬胎的，硬胎不及软胎适意，所以用软胎颜色者为适宜。白领一打，合到两三块钱，领要双层的，不可太低，不可太小，不可过阔；阔了前面容易掉下来，掉下来沾着头颈里的垢腻，那就难看了。黑领带两条，每条合到半块洋钱。钮扣一付，合到一块洋钱。衬衣三套，是冬天穿的，每套合到三块洋钱。薄衬衣三套，春天秋天穿的，每套合到一两块洋钱。软胎黑帽一顶，合到四五块洋钱。靴一双，合到八九块洋钱。吊裤带一条，合到一块洋钱。小帽一顶，外国名字叫做‘Cap’的，合到一块洋钱。粗夏衣一套，合到七八块洋钱。”

黄子文说的时候，沈自由早在身上掏出一本袖珍日记簿来，这日记簿上有现成铅笔，沈自由拿在手里，黄子文说一句，他写一句，就和刑房吏录犯人口供一般。等黄子文说完了，他的笔也停了。而且沈自由还会算学，用笔划了几划，便摇头的说：“这么要一百多块钱！”黄子文道：“我这还是往省俭一路算的。”沈自由道：“不行，不行。像我这样，每月摸不到一二十块洋钱，那里去筹这等巨款制备西装衣服呢？我还是穿我的竹布大褂罢。”黄子文见他说得鄙陋可笑，便一声儿不言，做出一副不瞅不睬的模样来。沈自由还不觉得，坐在那里问长问短。到底李平等阅历深了些，暗扯了沈自由一把，道：“天色晚了，我们回去，改天再谈。”当下一齐立起身来，李平等掏出几角洋钱会了茶钞，一哄而出。

黄子文慢慢的走到泥城桥，转了弯，从跑马厅的河浜有条横街，就是四马路了。看那林木青翠，清气扑人，轮声咿碌，鸟语繁碎，别有一番光景。少焉，夕阳西下，六街灯上就如火龙一般。

黄子文想道："这时候友朋家里将要开饭了，我就是坐了东洋车赶回去，也来不及了，这便如何是好呢？"转念一想："有个同来的朋友，叫做金慕瞰的，在一家春请客，不如去找他，吃了一顿，也就完了事了。"想到其间，不觉欣然举步，走到一家春门口，站定脚步，先把门口挂的水牌一瞧，见有"金公馆定六号房间"八字，便踅上去问六号房间。侍者领上了楼，喊声："六号客来！"黄子文进去一看，见金慕瞰朝外坐着，两旁有三个客人。金慕瞰看见了黄子文，赶忙让坐，茶房泡上茶来，侍者又拿过纸片儿来，请他点菜。黄子文写了一样牛汤，一样沙田鱼，一样牛排，一样鸡，一样加利蛋饭，一样泼浪布丁。金慕瞰问他用什么酒，黄子文道："谯脱露斯罢。"放了笔，金慕瞰指着首座的那个胡子对他说道："这位钱有绅，是江南什么学堂的总办，是位观察公。"又指二座的一个少年说道："这位包占瀛，是什么大律师那里的翻译。"又指三座一个滑头滑脑的中年人道："这位时豪人，是什么洋行买办。"黄子文一一招呼过了。少时，侍者端酒端菜，忙个不了。黄子文一看，盘子里只有两块挺硬的面包，便对侍者道："有康生馒头没有？"侍者答称没有，黄子文冷笑了一笑。金慕瞰道："子文兄，这也难怪他们，这个东西，除掉你要，别人只怕连名字都叫不出呢！"黄子文听了，不觉大笑。

少时，外面喊"六号局茶一盅"，早见一个又长又大的倌人走将进来，对着钱有绅笑了一笑，叫声"钱大人"，在他旁边坐下。钱胡子顿时意气飞扬。那倌人和准了琵琶，唱了一支京调，钱胡子更是得意。时豪人望着钱胡子说道："有翁先生，这位贵相好叫舍格芳名⑤？住勒舍场化⑥？"钱胡子答道："叫作袁宝珠，住在西荟芳。"黄子文心里想道："这么大的个儿，什么袁宝珠？只怕是元宝猪罢！"当下袁宝珠唱完了小曲，和钱胡子肉麻了一阵，要钱胡子翻柏过去吃酒。钱胡子道："轮船局里的柳大人和余大人，约我在三马路薛飞琼家里吃酒，还有要紧事情面谈。今天没有空，明天来罢。"袁宝珠一定不依，时豪人还在旁边帮着腔。钱

胡子沉吟道："人太少，吃酒似乎寂寞，还是碰和罢。"袁宝珠说："碰和也好，吃酒也好，从你钱大人的便。"钱胡子当下就约时豪人，又约了包占瀛，包占瀛回说："有事，谢谢。"钱胡子只好托金慕瞰转约黄子文。黄子文虽在日本留学多年，"嫖赌"两字却不曾荒疏过，便答应了。钱胡子又催侍者快快上菜。包占瀛道："我还有个局没有到。"钱胡子不好违拗他，便叫侍者快去催催张媛媛的局。良久良久，张媛媛方才来了。一张刮骨脸，脸上还有几点碎麻子，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包占瀛与她啧啧咬耳朵，张媛媛似理不理的。黄子文心下气闷，便想道："他们这个样子，到底还是包占瀛给张媛媛钱呢？还是张媛媛给包占瀛钱呢？"黄子文正在肚里寻思，张媛媛已倏地起身走了，包占瀛便也讪讪的告辞而去。

当下四人用过咖啡茶，鱼贯而行，出了一家春，钱胡子自有马车，便请三人同坐。时豪人道："我有包车。"钱胡子请金慕瞰、黄子文坐下，风驰电掣，不到片刻，到了西荟芳门口。相让登楼，看房间内都冷清清地。钱胡子当下叫娘姨撮台子，娘姨答应，拿出一付麻雀牌，派好筹码，扳了座位。钱胡子便对那娘姨道："阿珠，你替我碰两副，我去去就来。"一面又向众人告罪，登登登下楼而去。阿珠坐了钱胡子的座位，掳动麻雀牌，四人便钩心斗角，碰将起来。黄子文恰恰坐在阿珠对面，一眼望去，见阿珠蛾眉淡扫，丰韵天然，不觉心中一动。阿珠也回眼过来，看着黄子文，见他把帽子脱了，露出了头，就象毛头鹰一般，嘻开了嘴一笑。黄子文以为是有情于他，喜得心花怒发，意蕊横飞，只是碍金慕瞰和时豪人，不然便要动手动脚起来。一霎时间，碰了四圈，看看没有什么大输赢，四人立起身来，拈过座头。这一回黄子文是阿珠上家，看见阿珠台上碰了三张九索，三张一索，又吃了三、四、五三张索子。轮到黄子文发牌的时候，黄子文故意把一张七索发将出来，阿珠把牌摊下一数，一索碰四和，九索碰四和，七索与二索对倒两和，加上和底十和，共

二十和，一翻四十和，两翻八十和，三翻一百六十和。刚刚是时豪人的庄，十块底二四，要输六块四角洋钱。时豪人便鼓噪起来，说黄子文不应该发这张七索，黄子文听他埋怨，不禁发火，便睁圆了眼睛，对着时豪人大喝了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① 碰和：打麻将牌。 ② 打狗棒：手杖。 ③ 为守俱优：为，行为；守，操守。为守俱优，指行为和道德都是优等的。 ④ 剥极必复，贞下起元：剥、复是《易》中的两卦。剥卦阴盛阳衰，复卦阴极而阳复，比喻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又《易·乾》云："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即东南西北，"贞下起元"谓天道人事的循环往复，周流不息。 ⑤ 舍格芳名：吴方言，意谓叫什么名字。 ⑥ 住勒舍场化：吴方言，意谓住在什么地方。

欧阳钜元的小说《负曝闲谈》，书名出于《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自曝于日，不知天下有广厦奥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之典，后人称有所贡献于上者为"献曝"。阿英称《负曝闲谈》为"广泛描写晚清社会的书"，其最出色的是对维新人物即所谓"新党"的描写。随着晚清改革目标的提出和改革形势的深入，一批识时知机的人物，被时人目为"新党"，其本人也往往居之不疑。但潮流涌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改革既为有志之士提供了一展雄图的舞台，也给无赖之徒制造了变泰发迹的机遇。

《负曝闲谈》第十二回说，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这班混充志士的人，有本钱有本事的办报，没本钱有本事的著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靠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煽骗。弄得几文的，便高头驷马，闹得发昏；弄不了几文的，便革路褴褛，穷的淌屎。他们自己跟自己起了一个名目，叫做"运动员"。第十三、十四两回，展示了国民会接待员李平等、"中西一贯的人才"陈铁血、勖志社运动员黄子文的群像。表面上看来，他们著书立说，指斥政府，自命为"未来主人翁"，而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第十四回回目"安垲第改装论价值，荟芳里碰和起竞争"，用"价值"和"竞争"这两个最时髦的名词，对这班"志士"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

因"热心爱国，出于至诚"名闻海外的陈铁血，一听到欲与其"共图大举"的黄志文，说出"海内同志诸君，想革命的十居其九，就和把炸药埋在地

下一样，只要把线引着，便能轰然而起”的话，却觉得“他愈说愈不对帐，只得敷衍了几句”，惹得黄子文狐疑不解起来：“陈铁血这样的人，顽固极了，为什么鹿原中岛说起他来，这般倾倒？”但说出豪言壮语的“志士”黄志文，郑重其事地向人兜售的，却是日本东京的菊世界纸卷烟，以及外洋西装的“价值”，什么“常用的衣服两套，每套合到二十块洋钱”；什么“白的漂亮是漂亮，然而一过三四天就要换下来洗”；什么“硬胎不及软胎适意，所以用软胎颜色者为适宜”；什么“领要双层的，不可太低，不可太小，不可过阔”；什么“小帽一顶，外国名字叫做‘Cap’的”，等等。沈自由聆听这番高论，竟是黄子文说一句，他写一句，“就和刑房吏录犯人口供一般”；可是当他说没有巨款制备时，黄子文便做出一副不瞅不睬的模样来。

“碰和起竞争”，更是志士们“嫖赌”场上的丑态。就是黄子文这位满口“我要打什么牌就打什么牌，这是我的自由”的新党，因为欠了赌债，便将极好朋友的钞票偷了。为了骗取大富翁田雁门开设书店的巨款，黄子文写了创办书局的小启，把日本新名词填了又填，砌了又砌，都是些“文明野蛮，开通闭塞”的话头。及至将六千两银子骗到了手，就先到广东馆子饱餐一顿，定了几套华丽的西装，又在新马路租了一所两底的房子。实在混不过去，便以一本粗制滥造的《自由原理》搪塞了事。本书评考人徐一士道：“有真名士，即有恶劣混充之名士；有真志士，即有恶劣混充之志士。真者常少，混充者常多，以致闹得乌烟瘴气，留下许多笑柄，此亦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耳。”（《〈负曝闲谈〉评考》）可谓一语中的。　（欧阳健）

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缫绁[1]灾　颐琐

——《黄绣球》第三回（节选）

上回说黄绣球无端得病，便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怕不是着了邪魔，一定中了时疫，却原来都不相干。那天黄绣球说要带儿子去看会，被黄通理责备几句，不曾搭白，他那心中就另有一番盘算。想道：脚是放掉了，究竟放掉了脚之后，做点什么事情，自己也没有捉摸。一来虽是极粗的识几个字，总是不曾读书；二来实实在在，自从进了黄家大门，守着妇女不出闺门之训，一步不

敢胡行乱走，大门外东西南北的方向还辨不清楚。起先原想借看会，到外面游览一周，拚着两天功夫，到底看看我们村上是那样风景，有多少山，有多少水，有多少田亩，大略有多少人家，望那一条路去通着那里，见那一边要道接着这边，再问问一年四季出的是那些物产。转念一想，出得门去，一个人不认识，认识的又无从讲到这些，并且自己不会写字，就耳有所闻，目有所见，也记不清许多；两个孩子又小，不能帮忙。难道出去两天，当真去白白的看会，惹人笑话？再说这事也不是两天弄得清的。这般那般，嘴里不说，心里是翻来覆去，想不出一个法子，好不烦躁。不觉的他那热血膨胀，激动了心火，一时上升，渐渐的浑身发烧，沉思久倦，便脱衣而睡。

朦胧间走到不知什么所在，抬头看见一所高大牌坊，牌坊顶上站着一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像戏上扮的杨贵妃，一派古装，却纯是雪白雪白的，裙子拖得甚长，脸也不像是本地方人，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正在疑讶，那女子却招手叫他上去，恍恍惚惚的也就同他站到一起。这女子自说，名字叫做玛利侬，姓的是非立般②。黄绣球一想：世上那有这六七个字的名姓？当时听得不懂，说："我只姓一个字，叫做黄，名字叫绣球，是这村上本地人氏。你奶奶是从何方来的？"这女子说："你姓黄，是黄家的人。可晓得我是白家的人？"黄绣球听他问得鹘突，说："想必是嫁的姓白的了。"

这女子不答，随手在身边摸出几本小书册子，指与黄绣球看，上面弯弯曲曲，横横斜斜，画得一排一排的，并不见有一个字。便问："这画的何物？怎么没有字迹？看他何用？"这女子又重新拿出一本书来，上面却有三个大字，黄绣球只认得一个，说："当中不见一个雌雄的雄字吗？"这女子道："是呀，你既知道有雌雄之义，雌雄是就禽鸟讲的，怎么历来的人都把男子比做雄，女子比做雌，说是女子只可雌伏，男子才可雄飞，这句话我却不信，人那能比得禽鸟？男人女人，又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一样的穿

衣吃饭，一样是国家百姓，何处有个偏枯？偏偏自古以来，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愿，雌伏一世。稍为发扬点的，人就说他发雌威，骂他雌老虎；一班发雌威，做雌老虎的女子，也一味只统得瞎吵瞎闹，为钱财斗气，与妾妇争风，落得个悍妒之名，同那粗鲁野蛮的男子一样，可就怪不得要受些压制，永远雌伏，不得出头了。”数语打上黄绣球的心坎，甚为欢喜，说：“奶奶怎么就是神仙，知道我的心事？你便不是神仙，也真真是我的知己。我有些话与你意见相同，不嫌唐突，我便说了。”那女子笑道：“我何尝是个神仙？既承你引为知己，有话请讲。若是其中有什么委曲难解的事，或者还可细细的商量。”

黄绣球听了，更加高兴，就把他怎样怎样的话，前前后后述了一遍。这女子听完了默不作声。半晌说道：“这是你黄姓村上的事，自然你姓黄的人关心切已，与我白家无涉。你黄家果然像你做得出点儿事，岂不叫我白家减色？我白家人也不少，向来男男女女，到你们贵村上来的很多，想是你不出大门，不曾看见过。来者无非总在贵村上，把你们的花样搁在一边，另外翻点花样，占些光去。近来你们的花样，霉的霉，烂的烂，原来都是纸糊的，就如女工一般，只好描描，不能上得绷架子，动针动线。那里还能够用锦绣铺起绒来，平起金来，洒起什么花来？”话犹未了，这里黄绣球兀自想着，说：“这人的话好不蹊跷，听他的口气，不但请教不出他什么主意，怕他把我的事还要告诉他白家人，来拆我场子，我倒上了他老大的当。”那心中一时万分急躁，所以他形神离合之间，神魂忽然一躁，形体也就忽然一热。

话休烦絮。且说那女子话犹未了，只见黄绣球呆呆的不曾理会他，猜着他心中不服，倒真是一个立志自强的女子，便拍一拍黄绣球的肩说：“闲话少谈，你方才见的那三个大字的书与几本小册子，我都送了你吧。”黄绣球说：“你送我无用，我连三个大字都识不完，其中的文理同那小册子上弯弯曲曲的一式，更不解何物。你若不弃，何妨讲给我听听，再让带回家去请教别人。”那

女子道:“这三个大字的书,书面上是中国字,从我们那边翻译出来的。三个字叫做《英雄传》。做这传的人生在罗马国,把他本国的人同以前希腊国的人,各拣了二十五位,都是大军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一抵一个的两相比较。我自十岁上,就很爱看这个传,后来听说有两位著名将相,一个叫俾士麦,读此传最熟;一个拿破仑,至终身未尝释手。这些小册子,却是我自己从前做的,你看这两书里面,都是弯弯曲曲画的,委实就是我们的字,也难怪你不识。如今我且略略的与你讲些。”就讲了好大一会。黄绣球竟不觉的十分解悟,模模糊糊,像是那弯弯曲曲画的都变了字,又像这些字都认惯的,一目十行而下。不多几刻,便把两种书中的大概都记着了。

停了一停,再抬头看时,像又不是那个女子,向着黄绣球说道:“这两种书你看了虽通知大意,但还不足你的学问程度。”就另外取出一本书来,薄薄的不过二三十张,却全是中国字。指着说道:“这是教育上讲求地理的教授法子,怎样晓得地理上的生物,您怎样晓得地理上的人种,又怎样晓得所居的地理,推而至于各处的地理,包括一切。照此一本书求之,无所不有。譬如由你村上的日常用品,考求制造工艺的好歹;由你村上的市面,考求远方贸易的利益;由你村上的儒释道三教,考求各处的非儒非释非道的宗派。看了此书,就有个着手。”黄绣球一面听一面看,一面心中想起黄通理同两个儿子,说:“可惜他们没有同来,不然倒好大家听听。我且记住了这个牌坊的地方,回去同丈夫说知,一同再来。但此女子是外方人口音打扮,不知是一向住在村上呢,还是路过的,须问明白了。”

正想着,忽见那女子拖着一条白裙,远远的像在(到)云端里去了,须臾连牌坊也就不见。心中又想道:“只难道是白衣观音吗?我向来也不曾相信菩萨,奉个观音斋,怎么他会来点化我?不去管他,我取了这几本书快点回去吧。”一转身听见人问他,说:“你怎样了?”原来其时天已黎明,黄绣球身热已退。黄通理

看他一夜睡得昏昏沉沉，至此才翻转身来，故而问他怎样。黄绣球听见说："我并不怎样，我都领会得。谢谢你，我去了。"黄通理晓得他是梦话，拍醒了他。黄绣球一看，才也自家晓得是梦，略安息了一回，便照常起身。梦中的事，居然记得清楚，顿然脑识大开，比不到什么抽换肠胃、纳入聪明智慧的那些无稽之谈，却是因感生梦，因梦生悟，把那梦中女子所讲的书开了思路，得着头绪，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

当日早晨，因着别的事，未及谈此梦境。后来想起，现在村上从未听见有姓白的人家，甚么有个白家古坟，今天原说去看会，不管识路不识路，一定同两个儿子出去打听打听。主意想定，这日果然趁着黄通理不知，搀了两个儿子向门外一跑。只是那双脚到底新放开来，跑不上去，反惹得街上人家见了惊奇动怪，一齐哄上来看。有些邻舍妇女与黄绣球认识的，还只当他做了带发修行的尼姑，个个诧异，都来动问。那时反把黄绣球挤住去路，大不耐烦，脚又实在还不能走，就搀了他儿子回转，一班人跟在后头，此说彼猜，纷纷议论，一直跟到黄绣球家门口。男的散了一半，一半还立在门外等听新闻。那些女的就跟进大门内，有看的，有问的。黄绣球却不慌不忙，对着众人说道："大众不是为我这双脚的希罕吗？其中却有些希罕的事情，今日我来不及说，明天让我出空一间屋子，请诸位过来坐着，细细的告诉你们，你们一定喜欢听的。"那时黄通理见黄绣球惹出这件事回家，颇为着急，不想黄绣球如此机变，一时就打发开去。

到了第二天，老清早的就有人在门前探问，随后陆续而来。刚过早饭时候，已经挤满屋子，都要听这希罕奇闻。黄绣球是预先准备，连黄通理也不知他腹中如何打的草稿。这一天见来的很是不少，黄通理更代为踌躇，怕的越来越多，容不下去，而且难免有趁火打劫，顺手牵羊的事。只听见黄绣球又对着众人道："我这屋子不宽，这希罕机密的事，又不便给男人们听着，各位姊姊嫂嫂，快请进来暂吃杯茶，等我把大门关一关再说。"那时有的

要回去有事，有的带了小孩子不安顿，也就散去几个，还剩得十几个，却与黄绣球家是相识，就不客气，穿房入房的各自坐下。有的先去扯着黄通理问到底怎样，黄通理陪笑不答。不一时，黄绣球邀齐了这十几位坐在屋子内，同他们讲论一番。前前后后，细细到到，把他发心放脚的原故，与那妇道家也好讲学问做事业的情理，又说起他所做的梦来。众人听着，都诧为奇闻，面面相觑，有的笑着，有的听了出神。黄绣球只是侃侃而谈，全不像他平时的性质。

黄通理在旁却暗暗称异，说："怎么他竟变了一个人？这些话竟讲得淋漓透彻，若是我家设一个讲坛，开一个演说会，请他演说演说，倒是一位好手。恐怕当日那位广东薛锦琴女史③也不过如此。但是大凡的女豪杰、女志士，总读过书，有点实在学问，游历些文明之地，才能做得到。如今他却像是别有天授的，便这般开通发达，真令人莫测。"再听时，黄绣球正在那里问什么牌坊，什么姓白的人家，众人都说不知。黄通理便问："这是你前日梦中的事吗？你再讲一遍我听听。"于是又述了一遍。黄通理就明白了，说："这且不忙，此时你看天已过午，大家既晓得你这放脚的事，也该歇息，料理午饭，请各位嫂子们用过饭去。"大家听得希奇，正自忘记了，一句话提醒，大家才觉得有些饿，就各自告辞。有两位托熟的，就留住吃饭不题。

且说那出去的几位妇女，把所听的话传扬出来，无不当做一件奇闻，说是一桩怪事。从此黄绣球家天天有人来看，黄绣球就也天天对他们讲那些话。一班男子们也天天有人来与黄通理谈论，人多口杂，不去记他。只有些人说，黄通理稳家不严，任听妻子装妖作怪，弄出些新鲜事来；或又说不是黄通理不好，都是他要修什么房子，乱动了土，拆了木头，冲撞了太岁，所以惹出些狐鬼附着他夫妻，颠颠倒倒弄些笑话。这还不打紧，若是传到官府耳朵里，说是女扮男装，照起律例来，一定要拿办的。他们左邻右舍当是好玩意儿，不去规劝些，赶紧叫他敛迹，等到拿起来，就

是一个扶同隐匿的罪名，干连互坐，可不冤枉杀了。街谈巷议这么三长两短的，起先当作奇闻，后来都当作一件大事奔走相告。黄通理晓得辩驳不清，就嘱咐黄绣球且在家内多看看书，多养养知识，暂时不要出头露面与人家谈说。慢慢的走下来，遇着一两个闺房同志，或是我遇着了一两个同志人，再看事行事，推广开来，就不至大惊小怪的了。如此歇了好几日。

黄绣球与黄通理事过境迁，已不在心上。黄通理将黄绣球的梦推详了，已解说与他听过，说："这是法国的罗兰夫人，在一百数十年前时候。"黄绣球问他："说的姓明明是三个字的非立般，并不姓罗，又说是白家的人。"黄通理道："他二十五岁上嫁了一个姓福拉底，名字叫罗兰的，后人都称他为罗兰夫人。至于那白家两个字，这是句寓意的话。当今地球上的人共分五种，五种有五种的面色，一种黄，一种白，那三种是棕色、黑色、红色，这五种是通行之称，其实不过是黄白两种为大族。凡外国人，如英、法、美、德、俄罗斯，以及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各国，都是白种。像我们村上的人都是黄种。白种的人在欧罗巴洲，黄种的人在亚细亚洲。这是有书可以考求的，且不必说。向来只说白种人的文明，一切学问事业都是他们白种的好，我们黄种的人无不落后。所以你的意思在梦中说给那罗兰夫人听了，夫人料着你是黄种的微弱女子，怎样能做事替黄种生色？什么白家不白家，就是指着他们种类而言，奚落你的。但是这罗兰夫人，生平最爱讲平等自由的道理，故此游行到我们自由村，恰遇着你一时发的理想感动他的爱情，遂将他生平的宗旨学问在梦中指授了你。我自此多买些有用的书，回来同你研究研究。你的知识作用，将来虽不必处那罗兰夫人的境地，不必学那夫人的激烈，自然也非同小可。眼前万不可着急，天下事只怕无人发起，所以前几天我独自忧虑，想要谋之于人。而今忽然得了你这样的猛进，叫我也退避三舍④，这个幸福，是万万意想不到。既然得了你，这事就有了发起的原因，逐渐的造因，逐渐的结果，断非一时能

因果并成的。又比如你是器物的原质，要一一化分出来，也不是一日之功，你道这话如何？”黄绣球又道：“我梦中像另有一个人给我一本书，是教育上的教授法子，我都还记得，只不知是何书名。如今最要紧你那句话，多买些书看看，趁着外边来问我放脚的机会，好同他们谈谈，引些同志来，叫他们开开知识，自然也不会大惊小怪的了。”

〔注〕 ① 缧绁：拘禁，囚禁，也指监狱。 ② 名字叫做玛利侬，姓的是非立般：玛利侬(Jeanme-Manon Phlipon, Madame Roland, 1754—1793)，即罗兰夫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③ 薛锦琴女史：薛锦琴，广东人，志士薛仙舟之兄女，1902年曾赴美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中，在上海张园3月24日的抗议集会上，年仅十六岁的薛锦琴发表演讲，主张联合全国四万万人，力求政府撤换主持中俄合约的大臣，另派明白爱国之大臣前往议和，引起上海舆论界的震动，有人把她比作中华之贞德。 ④ 退避三舍：古时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比喻主动退让回避，不与人争竞。

晚清的改革潮流，将妇女解放问题，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蒋维乔于1904年3月发表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中说：“东西各国之改革，皆起自下，无有起自上者，且多借女子之力。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异日有玛利侬、苏菲亚其人乎？庶几于二十世纪中遇之矣！”呼唤玛利侬、苏菲亚式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女豪杰，已经成了社会思潮的最强音，被阿英誉为“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的《黄绣球》，也将此作为自己关注的热点。

罗兰夫人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罗兰夫人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新民丛报》发表的《罗兰夫人传》。梁启超在传记中称罗兰夫人为“法国第一女杰”、“法国大革命之母”，盛赞其“自悟遗传、权威、习惯等，为社会腐败之大本，日益厌之，日益思破弃之，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馀唾之气概”。梁启超撰写此传，目的是为了“新民”。他刻画的“以纤纤一弱女之身，临百难而不疑，处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灿烂之花于黑暗法国大革命之洞里”的罗兰夫人的高大形象，却从此成为鼓舞广大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

光辉榜样。

同罗兰夫人相比，备受"三从四德"的精神羁縻和裹脚穿耳的肉体摧残的中国妇女，要成就她一般的伟业，首先就要冲决加在身上的罗网，争得自身应有的权利。中国妇女运动的实际进程，注定了《黄绣球》不可能如写西方女豪杰那样可以据实敷陈，而是来源于作家的主观想望与艺术虚构。本回"梦中授读英雄传"，正是这种虚构的典型范例。

黄绣球的丈夫黄通理，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抱负的人，他看到风俗人情败坏到不成样子，村上的人全不知振作，反被外村人挟制，受外村人糟蹋，亟思振顿改革。出于对丈夫的关心，黄绣球问道："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男子分担责任的么？"及至黄通理说了一句"怎么没有？"这位从小殁了父母，受尽磨折的善良女子，她的浑浑融融、未曾开窍的脑筋，"就如触动了他的电气，把他一向所有、十几年渐渐忘了的思想，顷刻间兜上心来"。她只说了一句"有就好了"，翻身就走。小说评论道："'有就好了'四字之中，有多少欢喜美满的情景，有无限恍悟决断的精神。"

本回叙黄绣球因得丈夫启发，心火上升，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梦见了罗兰夫人。小说将梦境写得异常迷离惝怳：一所高大牌坊，站着一位羽衣女子，招手叫她上去，自我介绍名字叫玛利侬，姓的是非立般，是白家的人，并送她一本《英雄传》，说："历来的人，都把男子比作雄，女子比作雌，说是女子只可雌伏，男子才可雄飞。这句话我却不信，人那能比得禽鸟？男人女人，又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一样的是穿衣吃饭，一样是中国百姓，何处有个偏枯？"自经罗兰夫人梦中传授，黄绣球顿然脑识大开，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

《黄绣球》的最大长处在于不以性别划线，站在女性世界一边对男性世界进行根本否定；相反，它意识到要让女性摆脱被羁縻、被压抑、被轻贱的命运，投入改革世界的洪流，除了妇女自身的奋斗之外，还要与男性平等相待，做到互相补偿，互相促进。黄通理夫妇二人，志同道合，而一则审慎周详，一则锐于进取，恰为最为和谐完美的组合。第十二回"平等平权讲正经理路"，写黄绣球谈自己"近来体验到"的话，就包含了可贵的反思精神："如今讲男女平权平等的话，其中也要有些斟酌，不能偏信。却古来已说二气氤氲，那氤氲是个团结的意思，既然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轻重厚薄、高低大小、贵贱好坏的话，其中就有个平权平等的道理。不过，要尽其道，合着理，才算是'平'。比如男人可读书，女人也可读书；男人读了书可以有用处，女人读了书也可以想出用处来，这就算同男人有一样的权，谓之平权。既然平权，自然

就同他平等。若是自己不曾立了这个权，就女人还不能同女人平等，何况男人？男人若是不立他的权，也就比不上女人，女人还不屑同他平等呢！"关于男女平权的话，在那个时代，要算《黄绣球》说得最为明达透彻了。

《黄绣球》的另一个长处，在于它主张脚踏实地，稳健进取。黄绣球有让"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与他们，绣成一个全地球"的雄心大志，但却明白，一切得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她对黄通理说："只要你有什么知识换与我，我也慢慢的会有知识，再给两个孩子开通些知识，这先就有了四个人了。从我们一家四个人再慢慢的推到一个村上"，"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她想到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就得先放脚。不仅如此，她还将妇女解放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感化得两个尼姑还俗，且让她们四出传唱新编的弹词，甚至自己因无端入狱而结识的张书办，也争取成了创办学堂的支持力量。

黄绣球固然主张"逐渐的造因，逐渐的结果，断非一时能因果并成的"，基本上可以归于"平和派"一类，但她又并不是激烈手段的绝对否定者。当代理县官猪大肠肆意践踏黄绣球已经"绣到七分工程"的"好端端一座锦绣围屏"时，黄绣球激怒了，她立誓驱逐猪大肠，竖起自立的旗号，甚至以匈牙利要劫奥王、自立自主为榜样，伸起黄氏族中的权来，终于达到了目的。小说结尾，黄绣球再次梦见罗兰夫人白衣旦角在舞台上演出，台边一副对联云："男豪女杰，上了这座大舞台，都要有声有色；古往今来，演出几场活惨剧，无非可泣可歌。"

（欧阳健）

彩云散后遗恨结千秋

符霖

——《禽海石》第十回

李贵道："秦少爷，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向前面走几步，找一家茶楼上去，慢慢的说罢。"我闻得李贵这般说，我愈加着急，等不得去上茶楼，一定要逼着李贵说出来。李贵无奈，只得又细细说道："幸亏当时我家太太在睡梦里听得二小姐的痰声，连忙惊起来一看，见是二小姐已经脸色发青，不能说话了，当下吓得手足无措，把管葛如叫了起来，要和他拼命。管葛如说：'这

是吞了鸦片烟了。你们休得着慌，我曾见北京那些窑姐儿①吞了生烟下去，都是用木棉花救转的。'说时匆匆走出栈房，不知到那里去弄了许多木棉花回来。立时拿来烧灰煎汤，把二小姐灌了半天。果然到了天明的时候，那吃下去的鸦片都一口一口的呕出来了。可怜我家二小姐美人儿般的一个人，自从经了这几番磨难之后，听说他变了个面黄肌瘦，和那痨病鬼一样了。那管葛如本意想骗几十两身价银子用用的，这时看见二小姐这般烈性，料是以后骗不到手，便和我家太太吵闹一场，独自一人带了赵太太搬出栈房②，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家太太没有主意，只得央求栈房里帐房先生写信到湖北亲戚那里去告帮。现在闻得母女两人还在那个小客栈里面。"李贵说罢，我忙问："那小客栈在什么地方？你去过没有？"李贵道："我是管葛如撺掇我家太太逐我出来的，我还去干什么？至于那个小客栈，此去却不多路，只要走出了五马路就到的。"我听说纫芬在那栈房里还没有死，我便立刻转悲为喜，希冀此后还有与他花烛团圆的日子。于是又拉着李贵，要他引我到那小客栈里去。李贵道："你不要缠我，我自从早上到了如今，还没有一点东西吃下肚呢！"

此时，我就随手从衣袋里摸了两角小洋③出来给了李贵，叫他到对过一家小饭店里去吃了饭，赶紧引我到五马路去。谁知李贵接了小洋在手，倒不要吃饭了，买了两个炉烧儿，吃着就走。我看见李贵走了，我便紧紧的跟在后面。一路上左思右想，想我出京的时候，万不料纫芬竟落魄到这个地步。这虽是管葛如那厮不是，然而也是纫芬命中注定有这番磨折。现在我既然与他在此地相逢，我当尽我的力量，求我父亲竭力援手，使他母女不至流离失所，然后将纫芬善为调理。想纫芬虽姬姜④憔悴，只要医药适宜，当不难渐渐复原，依旧显出从前的美丽。我正在胡思乱想，只见前面路旁果然有一家小客栈。李贵停了脚步，向我说道："秦少爷，这里就是我家太太住的客栈，请秦少爷自己进去查一查，我是不进去了。"我再四要李贵陪了进去，李贵不肯，我也

就不勉强，大着胆子走进栈房，向柜上请教一声："有个北方逃难来的顾太太同一个小姐，可是住在这里？"柜上有一个人举手向里面一指，道："那八号房间里就是。"我便依着他所指的地方，走近前去一看，果然是八号房间。此时，我就把门帘掀了起来，踱进房去。只见房内上面安了一张铺子，那帐子下了一半，有一个衣服褴褛的妇人坐在铺子边上，在那里揩眼泪。我见他脸上十分黄瘦，竟不认得是谁。过后仔细一看，方才认得就是纫芬的母亲。我走到他面前叫了一声："年⑤伯母。"那纫芬的母亲抬起头来，一见是我，便跳了起来，一把拖牢了我的手，笑道："阿呀！秦少爷，你倘然早来一步，我的纫芬早已瞑目，不至于多受这几天磨难了。可怜我的纫芬绝食已经五六天，几回死去又活了转来，问我：'秦少爷来了没有？'我说：'秦少爷是你的冤家，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呢？你要去投生转世，你尽管去罢，不必在这里牵肠挂肚的提起你那冤家了。'"纫芬的母亲说到这里，便一手揭起帐子来，教我看那纫芬。我只见纫芬斜靠在枕头上，一张脸儿只有三个指头宽，脸上全无血色，好是纸扎的人儿似的。我既见了纫芬的母亲这番说话，又看见纫芬这般形状，我不觉又惊又怕，又悲又急，舌头也硬了，喉咙也塞了，站在地板上半天才哭了一声，道："纫妹妹，你如何会病得这般狼狈？这是我害了你了。"不想那久病将死的纫芬一听见我的声音，猛然张开眼睛，一骨碌坐了起来，对着我要想说话。谁知没有开口，便喘了半天的气，停了一会，方才力弱声嘶的说道："哥哥，你过来。"我此时看见纫芬这种的情形，我心下比那刀穿剑搠还要难受。我就歪着半边身子坐在他的铺子上，一手执着纫芬的手，忍了哭说道："纫妹妹，我现在已经来了，你有什么话说，不妨尽管说出来。"纫芬把头摇了两摇，使劲儿说道："哥哥，我承你百般宠爱，只是我没有福气和你匹配，我如今还是个黄花闺女……"纫芬说到这里，忽然又气喘起来，喘了一会，又使劲儿说道："我死之后，你切勿过于悲痛，只要精诚不散，未必来生没有相见之期。"我听见纫芬说到这里，

觉得纫芬的手渐渐的冷了，我便忍不住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道："纫妹妹，你聪明了一辈子，怎地自误到这步田地？你倘有一长半短，我怎样对得住你呢？"纫芬的母亲在边上看着，也不觉泪如雨下。只听见纫芬又往下说道："我今天见了你一面，我心愿已了，哥哥你放手让我……"纫芬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得他喉咙底下的痰已经呼噜呼噜的涌上来，虽然两只眼睛还是看着我，脸上那神气早已不像了。我连忙放了纫芬的手，招呼纫芬的母亲帮同将纫芬身子在铺子上放平。

此时客栈里伙计听见我们房里的哭声，也三五成群赶进来了。我和纫芬的母亲只顾顿足捶胸，对着铺子上哭了好一会。那旁边看的客栈伙计等了半天，忍不住开口动问说："你们的亲人既然不幸死在这里，须得从速备办后事才好，不要只管哭下去了。"纫芬的母亲听了这话，愈加哭得死去活来。我见此情形，晓得他身边乏钞办不起衣衾棺椁⑥，我就止住了哭，请他暂为等待，我自己出了这所小客栈，坐上一乘东洋车⑦，赶回泰安栈。见了我父亲，把纫芬病死在栈房里的事哭诉了一遍，求父亲拿出钱来替他料理后事。我父亲听了我的说话，也着实有些伤感，便立刻和我到那小客栈里，先与纫芬的母亲见了面，又看了看已死的纫芬，然后拿出钱来转托这栈房里的账房，买了几件绸布新女衣，一口棺木，又叫了几个专管丧事的工人和我眼看着将纫芬装殓入棺。我此时哭得来黑地昏天，恨不得跳进棺材内，与纫芬一同入冥。我父亲待纫芬棺殓已毕，就又托那客栈里账房叫了一班鼓乐，买了许多香烛纸钱，教工人把纫芬的灵柩抬到会馆⑧里寄放。我与纫芬的母亲，便也哭哭啼啼送到了会馆。我又在会馆里大哭一场，取了两块洋钱，拜托看守会馆的人善为照料。然后与我父亲同坐了东洋车，回到泰安栈。

我父亲见我悲伤劳倦了一天，教我权且养息，他自己又翻身走出栈房，去见纫芬的母亲，送了些资斧⑨把他，劝他勿过悲伤，又替他筹划回家的方法，代他发信与京外各处的同寅⑩同乡，恳

求伙⑪助。咦！我父亲因为爱我的原故，爱及纫芬，并惠及纫芬的母亲，真所谓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此恩此德，我就粉骨碎身，也难图报。

不料，我自从这天回到泰安栈之后，就此一病恹恹，日渐沉重。到如今，我估量我自己的病势大约是不久要从纫芬于地下的了。咳，我自从十一岁上与纫芬在湖北胡公馆里相会之后，我便指望与纫芬地久天长做一个有情的眷属，万不料一番相聚，又有一番的阔别；果然一别之后永不见面倒也罢了，又万不料京城之中彼此不期而遇，致使爱情加了一倍，情障又深了一层。然使当时纫芬的家规甚严，男女不便会面，或陆晓沧出来说亲时，两家父母都执意不允，那也渐渐的心冷了，又万不料纫芬竟可以与我朝夕把晤⑫，亲事又始终说成；咳，既然说成了，就可以千稳万稳，稳稳的与我结为夫妇了，又万不料我父亲要故意延缓吉期，更万不料京城里拳匪⑬起事，我两人忽复劳燕分飞⑭。既然劳燕分飞，就应该地北天南，永不见面，又不料彼此在这里患难相逢。更万不料彼此重逢之日，便是死生永诀之时！这一段镜花水月的情缘，直如此曲曲折折，离离奇奇。我不懂那造化⑮小儿，何故要教我做一会影里情郎，教我做一会画中爱宠，演出了如许的离合悲欢，到头来弄得这般的结果！

然而，我不怪我的父亲，我也不怪拳匪，我总说是孟夫子⑯害我的。倘然没有孟夫子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⑰的老话，我早已与纫芬自由结婚，任从拳匪大乱，我与纫芬尽管携手回南，此时仍可与纫芬围炉把酒，仍可与纫芬步月看花，并可与纫芬彻夜温存，终朝偎倚，领略那温柔乡中的滋味，初不至使我用尽心思，历尽苦楚，阅尽烦恼，受尽凄凉的了。到如今，只落得孤馆寒灯，愁增病剧，一身如寄，万念俱灰，不但害我父亲忧愁悲苦，还要害了那毕家的小姐，为我担了个虚名。我甚望我中国以后更定婚制，许人自由，免得那枉死城中添了百千万亿的愁魂怨魄，那就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功德。

我现在脑筋一转就看见我那纫芬，一张鹅蛋脸儿，两道高高的眉毛，一双秋水盈盈的媚眼，一张樱桃小口，两边颊上还有两个酒涡儿，立在我的面前，忽嗔，忽喜，忽笑，忽悲，弄得我神魂颠倒，尽日昏昏的如醉梦一般。然而古今来弹词[18]小说中所说情痴的儿女，都是采兰赠芍，报李投桃[19]，或是钿合金钗[20]，或是琼琚[21]玉佩，用以私相馈遗，留作定情的信物，结爱的明征；又不然也有什么赠答的诗歌，寄情的词赋，传于后世，用作千秋的佳话；再又不然就是精神结为奇葩，魂魄化为灵物，如那连理树、比目鱼[22]，齐女之变为哀蝉[23]，韩凭之飞为蝴蝶[24]，也可以令人攀条流涕，睹物思人。惟有我与纫芬彼此往来赠答，只有一个“情”字，并没有一些儿表记、片纸的情书，以为将来的记念。纫芬待我的情真个如桃花潭水，莫测浅深。我若就此死了，岂不辜负纫芬一片的心迹？所以我虽然病到这个地步，还要滴泪和墨，力疾拈毫，将纫芬待我的无限深情，原原本本的写出来，使万古千秋痴情的儿女读了我这篇小说，凭吊徘徊，欷歔流涕，或者情之所至，还要替我做两篇哀词，题一首恨赋。那时纫芬也可以含笑九泉，不枉待我一番的厚爱。看官，看官，要晓得纫芬是十一月初一日死的，我这部小说就是纫芬死后做的。我这部小说始终只是写一个“情”字，此后世界上有情的人尽管看我这小说，倘然一味讲淫，全不解得情字的人，休得来看我这小说。

〔注〕 ① 窑姐儿：妓女。 ② 栈房：旅馆。 ③ 洋：洋钱，银圆。 ④ 姬姜：春秋时，周王室姓姬，齐国姓姜，二姓常通婚姻，因以“姬姜”为贵族妇女之称。亦用“姬姜”泛指美女。 ⑤ 年：指科举时代同年登科的关系。 ⑥ 椁：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 ⑦ 东洋车：即人力车，也称黄包车。因日本首先使用而得名。 ⑧ 会馆：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 ⑨ 资斧：亦作“资钺”。指旅费。 ⑩ 同寅：犹同僚。 ⑪ 佽(cì次)助：帮助。 ⑫ 把晤：会面握手；会晤。 ⑬ 拳匪：指义和团。原名义和拳。 ⑭ 劳燕分飞：古乐府《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后世用“劳燕分飞”比喻人别离。劳即伯劳，鸟名。 ⑮ 造化：大自然的创造者。 ⑯ 孟夫子：即孟子。 ⑰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媒妁即说合婚姻的人。 ⑱ 弹词：曲艺的一种，流行于南方各省。 ⑲ 报李投桃：《诗·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后以"投桃报李"比喻互相赠答，礼尚往来。 ⑳ 钿合金钗：钿盒和金钗。相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定情的信物。钿盒：镶嵌金、银、玉、贝的首饰盒子。金钗：妇女插于发髻的金制首饰，由两股合成。 ㉑ 琼琚：精美的玉佩。 ㉒ 连理树：枝干合生在一处的两棵树，多比喻恩爱夫妻。 比目鱼：旧说此鱼一目，须两两相并始能游行，故古代常用以比喻形影不离的情侣或朋友。 ㉓ 齐女之变为哀蝉：据晋代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齐国王后忿而死，尸变为蝉，故蝉又名齐女。 ㉔ 韩凭之飞为蝴蝶：相传战国时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甚美，康王夺之。凭被迫害致死，何氏亦自尽。两人死后，康王令其分葬，但后来有二棵梓木生于各自墓上，屈体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鸳鸯一对，悲鸣树上。见晋代干宝《搜神记》。文中"蝴蝶"疑为"鸳鸯"之误。

本篇选自符霖的《禽海石》。原作共十回，这里所选为最后一回。

《禽海石》写秦如华与顾纫芬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时间则是晚清庚子前后。杭州秦名远之子秦如华与海宁顾晴波之女顾纫芬同在汉口一学堂就读，关系甚契。三年后顾家迁居武昌，二人分离。后二人之父同至京师供职，恰住同一宅院，如华与纫芬因得重逢。克服了重重障碍，如华得以经常与纫芬相会，后托媒向顾家求亲，两家商定十七岁完婚。不料庚子年义和团起义，秦家南归，顾家留京，如华与纫芬洒泪分手。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传说顾家一门殉难。后来如华偶遇顾家家人李贵，方知纫芬之父死难，其姐已嫁与陆伯寅，纫芬与母亲、姨母被陆伯寅之友管葛如带到天津，后至上海。管银钱告罄，欲将纫芬卖入妓院，纫芬服鸦片自尽，幸被救醒。等如华找到纫芬母女，纫芬已经绝食五六日，病饿将死。纫芬与如华诀别，如华从此身患重疴，亦不久于人世。

晚清时期，尽管古老的封建社会行将就木，但其淫威仍在窒息着中华大地的勃勃生机，腐朽的封建道德仍在戕害着渴求自由的善男信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之中。在此种族灭绝、国难当头之际，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创作，也自然融入这股洪流，自觉承担起唤醒国民的责任。符霖《禽海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问世的。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不同民族文学中的爱情描写有着各自独特

的风貌。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痴男怨女，产生了数不清的人间婚姻悲剧，无数具有先进思想的文学家之所以一再发出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喊，就在于封建统治者所强化的儒家道德伦理桎梏了人们的正常欲望，给追求自由的世俗男女设置了重重障碍。《禽海石》的作者开宗明义指出，是两千年前的孟子的"几句无情无理的话"——"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害了自己和意中人。这篇小说在内容上的值得肯定之处，首先在于突出"情"字在男女交往、两性婚姻关系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作品细腻地描写了纫芬与如华同窗共读、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意，阔别给他们造成的痛苦，不期而遇为其带来的愉悦，为避乱劳燕分飞后彼此的深挚思念，以及患难相逢两人的生离死别。把"情"作为婚姻的纽带，与封建社会的婚姻实质是相悖的，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苦苦为之奋斗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其次，作者尽管表现二人频频相聚而不及于乱，但他们的相会方式似乎在与孟老夫子大唱反调，因为通篇故事就是建立在"逾墙相从"的基础之上，我们从中可见出"情"的巨大力量。从纫芬死前对如华所言："我承你百般宠爱，只是我没有福气和你匹配，我如今还是个黄花闺女"，可见她对自己以前恪守礼制的悔恨。而如华则直言自己深受孟子的荼毒，不然的话，二人早已自由结婚，朝夕相伴，生死相从。最后作者呼吁："我甚望我中国以后更定婚制，许人自由，免得那枉死城中添了百千万亿的愁魂怨魄。"对封建礼制的痛恶，对自由爱情的憧憬，于此宣泄得淋漓尽致。

与一般写男欢女爱的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所表现的"情"还涵容了新的时代因素，那就是这一回所叙述的，以及《弁言》中所直言的："兹编为言情小说，可与天下有情人共读之。读之而能勃勃动其爱同种、爱祖国之思想者，其即能本区区儿女之情而扩而充之者也。"借男女之情揭露社会黑暗，宣扬爱国情感，唤起民众觉醒，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作者进步世界观的体现。它不仅激发青年人对自由爱情的憧憬，而且大大激励读者的爱国激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借爱情反映广阔的时代生活，将家国之变包容在一篇短短的小说之中，是本篇小说的又一显著特色。作者将主人公的爱情离合置入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举凡当时吸食鸦片、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肆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都在尺幅中得到再现。无论是小说的容量还是反映生活的深度，均超出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畛域。

这篇小说在才子佳人小说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其模式一般不脱才子佳人邂逅遇合定情，小人拨乱使其历尽磨难，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团圆，表现的重心及作者的兴趣在于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缠绵情感。而本篇则借爱情写社会的动乱，尤其是小说最后的这一回，将二人的离合悲欢与动乱的社会背景联结在一起，这标志着作者正在努力摆脱此类小说的窠臼，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也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本回在艺术上颇具创新精神。它突破了中国叙事文学中固有的大团圆模式，给受尽磨难终于相聚的主人公安排了悲剧的结局，这就平添了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对主人公劫后重逢的过程以及二人诀别的场面描写得非常细腻，并花费了相当篇幅追溯二人的感情历程，起到了总括全篇的作用。作品自始至终以"我"的口吻来叙述，不仅使其成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以第一人称叙写的爱情小说，具有开山之功；而且采用第一人称，宛如自叙亲身经历，加上其中痛心彻骨的议论，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就其语言风格来说，质朴自然，娓娓道来，但又感情充沛，激愤填胸，意味悠长，令人深思。

（张进德）

血　　帕

吕侠

黎采芙女士曰："余世居毘陵[1]郡中之局前街。是处名流荟萃，为合城之中心点。第宅宏敞，规模整洁。予故居而乐之。古人云：'千万买邻。'予之居宅，实不啻[2]有此胜概也。予年才十八，予父母年皆五十矣。有一姊，他无兄弟。故父母皆奇爱予。予少有僻性，凡女红酒食之属，皆予所不好。所好者惟读书耳。生长闺中十八年，常藉吾姊之教。姊性沉默，尤明慧多才，于学无所不窥，颇以学业名于时。予年虽少，亦追随吾姊，与郡中诸名流相角逐，于学多获裨益。下笔成文章，每为朋侪所叹赏。去年春，予姊婴肺疾以卒。此实予生平最不幸之悲运也。今春为予姊扫墓，有诗二句云：'覆载深恩知己感，不堪并到寸心时。'可以见其梗概矣。自姊徂谢后，予益复无聊。觉茫

茫六合，此身遂孤。幸与从妹锄芟相处，略解岑寂。锄芟者，先从父之第三女也。从父生一子四女，先从兄亦早世。从姊妹中，惟锄芟与予年相若，少予仅一岁耳。故自幼共嬉戏最久，相得甚。

锄芟名小元，其性质与予颇异，虽亦读书，而不甚好，惟好习武事，驰马试剑无弗能。予友李薇园女士，实予妹之导师也。今岁八月十五夜，予与锄芟置酒，招李薇园、凌绛英、秦捷真、慧真四女士饮。而予此一卷新奇之侦探谭，遂不得不托始于中秋一杯酒，岂不异哉！”

是时，予抱病新愈。骤出户外吸新鲜之空气，对明月，饮美酒，与良朋共谈笑，乐何如之！

座间各纵谈诸种新小说以为快。予曰：“中国小说之美，不让西人且有过之者。独侦探小说一种，殆让西人以独步，此何耶？岂中国侦探之能力固不西人若欤？”薇园曰：“否否！以吾所闻睹，则中国人于侦探之能力，固有足与西人颉颃③者，盍请为子述之。”于是众乃肃然静听。

薇园曰：“予之归乡园也，今才五年耳。五年以前，予固犹在吾父祥符县任所也。吾父之为祥符县尹也，视事甫三日而出一奇案。然吾父之所以得能吏名者，实亦以此。开封有南北土街者，繁盛之区也。街前有一烟馆，名长寿室，为安徽之祁门县人吴飞保所设。飞保年五十四矣，有一妻符氏，年四十三；二女，一名阿庄，年十五；一名珊保，年十四。此距今九年前事也，是年二月初六夜，二女忽同时自戕。

初七日，早九点钟，吾父往验尸。见二女以一绳之两端，同时自行勒毙。此绳计长六尺七寸八分有奇，乃一极粗之麻绳也。最可异者，死者各着一青布之夹衣袴，其里系白色，表里皆极整洁，宛然新制。询之飞保夫妇，则云此青布系居相国寺前为人佣工之米有才之母所赠彼二人自行制成者。以其新，向不甚服也，今夜不知何故，忽易此衣而死，则其为蓄意自戕之证

一；且室中诸物，布置亦极整齐，镜奁笔墨无一物离其位置者，即几案亦净无点尘。据此可知死者临命以前，必曾将各物整齐一次，不然安能位次精整若是？此其蓄意自戕之证二。合此二者以观之，则知此二女之死，必有万不得已之苦衷，蓄之已久而决然自戕于此一旦者。若谓有人焉，实谋毙之而故为是，以眩其迹，则二女喉间之软骨初不尽碎，其为自勒而非被勒，又明明与我以左证也。

据理以度之，以此二青年之女子而至于自戕，其姿色又殊不恶，则为常情所易疑者，必有一字焉，曰：色。夫既据此一字以为推度，则必有二途焉，曰：男女相慕，事不获成而死者；曰为人所逼迫，非其所愿，不得已而死者。由前之一问题欤则可以一人死，而不必以两人死。何则？此等事非两人所能共为，故既非两人所能共为，则必无两人同死之理。由此观之，毋宁谓为出于后一问题为近。既出于后一问题矣，则又有一至重要之疑问随之而生，曰：此二女子果为何人所逼迫而死也。据邻近各户之报告，咸谓以耳目所闻睹，实无逼迫此二女子之人。然其言殊不足信。或迫之者而出于密谋，或邻近各户之畏事，虽有所知而不肯言，俱未可知。然谓其出于邻近各户之畏事欤，则禁其不宣诸官长或吏役之前可也，禁其不宣诸亲朋之间不可也。以如此奇异之事，而谓举邻近数十家之人，能悉为一人守秘密焉？无是理也。谓出于迫之者之密谋欤？则此二女子又何从知之？而其谋又为何等谋？其人又为何等人？此亦一亟当研究之问题也。

于是有疑及飞保者曰：'飞保夫妇之口供，虽云此二女实为其所亲生，然其言亦殊不足信。彼南北土街上之众口，其谁不知之。佥④云飞保实非善类。其不见有何劣迹者，实自近六、七年以来耳。方十年前，彼曾流寓山东，时值齐地饥荒，飞保乃出资购贫家女，转售之以获利。即彼之开设烟馆于此也，亦仅八年。八年以前之事，固非豫省人所能熟知。则此二女为其所亲生与否，尚未可定。而以飞保之灭天理而穷人欲也，或翼而长之，而

艳其色焉，未可知也。果如是，则其间委曲，外人又乌得而知之？'此其说亦颇近理。

虽然，踵此说之后者，则又有一疑问起焉，曰：长寿室之烟馆，仅两大间，而划为四小间。其前二间较大，则烟客之所横陈也。其后二间较小，则一为飞保夫妇之所居，一即二女之所居也。其左邻，则一成衣店，为崔姓者之所设。其右邻，则一寡妇王氏者，挈一子之所居也。其居之湫隘如此，使飞保而苟有强暴之行焉，则虽甚秘密而必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为，其所由来者渐矣。观二女之蓄意自戕，则情殊不类。彼固非世家巨族，深闺密院又安能为所欲为，而使人莫之知也。今举一河南省城中茶寮酒肆议论是事之纷纷，而未尝有一语疑及于飞保者，则其说之远于情实，亦可知已。

夫如是，则此案情乃益入于疑难之域，虽举世界唯一之大侦探家，当此，吾知其不无少踌躇而呼曰：'难！难！'

虽然难矣，然天下到底无不可办之事。于是据最近侦探之所得，可为是案之佐证者，有四事焉：

一距此案出现之前四日，即去年之十月，曾有一少年饮于吴飞保家。飞保使其长女阿庄为之斟酒，斯时少年已薄醉，因搂其腕，欲使之近己。女骇极，哭叫，飞保竭力排解。少年因迁怒飞保，与之斗殴，然弗胜。少年遂痛骂而去，去后迄今不复来。

一今年正月十八夜，飞保夫妇因事外出，嘱二女谨守门户，善伺来客。然珊保出外游戏，迄晚始归。阿庄因只一人，照料未及，而飞保房中失去银首饰三事，为符氏之物。其一为银如意，一手镯，一压发针也。飞保归，疑其友胡某所为。盖惟胡某为飞保之熟人，来吸烟时，尝入飞保之室闲谈。使是时瞩室中之无人，而入其室焉。即遇人，人亦未必疑其为行窃也，是役也。飞保尝挞其二女，二女忿，不食竟夕，然明日即亦如常。

一初六夜，飞保之妻哭其女。飞保呵之曰：'汝痴邪？彼岂汝所亲生邪？'此语声虽甚微，然已为隔墙之崔成衣所闻。

一阿庄珊保，初不甚向人家往来，惟与米有才之母往来颇切。有才之母，已于二月初四日死。有才因殡资无着，即一棺亦出赊借，遂于初五日下乡，告贷于戚串。

薇园述至此，而慧真忽叫绝曰："得之矣，得之矣！"薇园停箸而问曰："得之矣，将若何？"

慧真曰："此二女子者，必非飞保夫妇之所生。故其家庭之间，情不甚相洽⑤。然其二女亦必自知之，何以知其自知之？即于其情之不甚相洽知之。且飞保之二女必与米有才有私情，故平素无甚往来之人，而独与米有才之母往来颇切。与米有才之母往来颇切者，即不啻与米有才之往来颇切也。至米有才之母死，而米有才即去，米有才去，而二女即死。则此中必有一大变故。其变故如何？非予今日所能度知。然据其情节以相测，其必为如是无疑。故至其家饮酒之少年一搂其腕，而遂至于哭叫，彼盖深信米有才之有情于彼，故彼盖深信米有才之有情于彼，而后肯为之死。彼盖深信米有才之有情于彼，而后肯为之同死。不然，必不至于为之死，必不至于为之同死。"

语毕，举杯痛饮。顾谓一座曰："诸姊妹，予为侦探何如？"又举目谓薇园曰："予为侦探何如？"又举箸大嚼，意颇自得。

绛英曰："是、是，姊姊侦探之才诚佳。"

予亦曰："是、是，然则飞保房中所失之银饰，或即为二女所窃以遗有才者亦未可知。"

慧真曰："然哉，然哉，诚如妹言。"

锄芟独微笑曰："非是也，不类不类。"

慧真曰："何以知其不类？"

锄芟笑曰："天下恐无如是武断疏漏之侦探。"

慧真曰："何以知其武断疏漏？"

锄芟笑曰："请听薇姊言之案情，恐必不如是。"

慧真曰："何以？"

语未毕，捷真曰："勿争、勿争，且听薇姊言之。"

举座曰："可。"

于是薇园乃复言。于是举座复静听。

薇园曰："唯吾父之所揣度，则亦如慧妹之所云也。请言其卒。予适所举之数端，乃祥符县一干捕，名金富者，之所探得也。以初七夜呈吾父。吾父踌躇移时，乃引金富而密语之曰如是如是。言毕，又从身畔出一物以示之曰：'此证据尤不可少。'金富领命去。

越一日，傍晚，有才自乡间归。念离家已三日，母灵前更无人具一盂麦饭，为享幽魂，不觉痛哭。盖家惟母子二人也。乃急出囊中钱百余，出门，市酒脯归。焚香燃烛，设食于灵前，向其母再拜，哭尽哀。

既祭，念邻右有来助理母丧者，理当往谢。下乡时匆匆未能遍及，今宜往谢。然晚矣，恐乱人意，不如俟明日。

于是略食而寝。时奔走数日，又迫哀痛，疲劳已甚，甫偃卧，即朦胧，旋熟睡。比醒，已日上三竿矣。

既醒而检点囊中所余钱，欲市早食供母。噫！奇事！奇事！昨置于床头之一小布囊，果何往？果何往？

方窘迫间，一县差已至门，手持差票，怒目而视有才曰：'速起身！速起身！往县里去，往县里去。'

有才骇极曰：'我犯何罪？我犯何罪？'

县差怒曰：'汝杀人尚不知耶？'

有才愈骇曰：'我安得杀人？'

县差愈怒曰：'汝杀人不自知，反问我不问黑白拘之行。'

斯时，邻右闻声毕集。有才仰天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

然县差竟不顾，拘之行。即邻右亦徒咨嗟太息于苛政之猛

于虎而已，无策救之也。有才既至县署，问公差曰：‘我竟何罪？’公差曰：‘汝欲知汝罪乎？’探诸怀，取一物以示有才。

有才视之，骇极曰：‘此何物？予何罪？’

公差怒曰：‘汝睹此尚不承罪！此何物？杀人之证物；汝何罪？杀人之罪！’

有才仰天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予安所杀人？’

县差曰：‘少刻便知。’

有才哭曰：‘冤哉！天乎，此何物欤？此吾母之押发针也。予新有丧，予以贫不足以具棺椁，故求助于亲戚。求助于亲戚，故下乡。下乡，故将予母生平所遗略贵重之物，悉携以行。此押发针亦其一也。且尚不止此。吾昨宵枕畔一布囊，汝之所窃欤？汝窃我布囊，诬我杀人，天乎有灵，夫岂佑汝？’

县差曰：‘然布囊实我之所窃，然杀人罪实汝之所犯。汝不承欤？’

曰：‘不承！’

县差曰：‘不承亦宜。虽然，汝虽不杀斯人，斯人由汝而死，汝其未之知欤？’

曰：‘予何知？’

言未毕而官传有才质讯。

此县差为谁？即金富是也。金富奉予父命往拘有才。而予父之所度，即如慧姊之所度也。”

慧真闻此言曰：“何如？汝以为然否？”言毕目锄芟。

锄芟曰：“且缓，微薇姊言，予终不信此案之以如是而获破。”

薇园乃复言曰：“方金富之奉予父命往拘有才也，在是月初七之夜。金富遣人伪为一递信者，访诸其近邻，则知其往东乡尚未归。知其尚未归，且知其不一二日当归，于是金富乃遣一人尾诸东乡，而己乃潜伺其门首。潜伺其门首而一无所见，盖有才家无人。有才之母死而有才出，故有才之门闭而加之以键。盖有才之室内有一门与其邻之室通，故有才键其门而自其邻之门出。

既而金富生一计，乃自屋上入，而遍搜其室中。遍搜其室中而一无所获，于是金富乃大失望。然此敏腕锐心之金富，决不因此而失望。决不因此失望而退步，于是金富乃仍伺其门首。

仍伺其门首，而果也。初八日傍晚，有才归。有才归而金富实亲见其置一小布囊于枕畔而寝。而有才身畔之物足以供侦探之窃取者，实惟此一小布囊。盖除此小布囊外，而金富实未见其身畔更有他物。此眼光锐敏之金富，其所见必不失误。

于是金富乃竟取其小布囊以行。竟取其小布囊以行，而案中之证据物果在。此案中之证据物果何？物实惟此一押发针。

此押发针何足为证据？物盖此押发针非他，实飞保之妻符氏之押发针也。飞保之妻符氏之押发针，而何以在有才之小布囊中？则其为飞保之二女所窃以遗有才者可知。然此押发针何以知其为符氏之物？盖金富甫探得符氏之失此三银首饰而即亲往飞保家问之。而知其所失之三首饰：一为银如意，一为银镯，一为银押发针。而又悉知此三银器之镂刻文理及其店号，而又知此押发针上盖有三小孔于是。而此押发针决然为符氏所有无疑，于是而有才之罪定于是，而吾父之明察见于是，而金富之以干才名也不虚。”

薇园言至此，慧真复举杯一吸而尽曰：“何如？”

锄芟曰：“且更听薇姊言之，予言亦诚不能保其无误。”

于是众乃复且饮且听。

薇园复言曰：“于是金富乃急怀此以见吾父。时已三更矣，吾父坐签押房，问之曰：‘吾所示汝之证据物果何？如果有之欤？’

金富曰：‘此则无有，所有者惟此物耳。’乃以押发针呈。

予父沉吟曰：‘此其果足以为证据欤？’

金富曰：‘足矣。不然，天下恐无此凑巧事。’

予父曰：‘是诚然，虽然……’

语至此，金富急曰：‘愿老爷速拘之。不然，彼将逸，彼将逸，

拘之一讯问当可水落石出。’

于是予父亦曰：‘诚如汝言。’乃以提票付之。此实金富拘得米有才之始末也。虽然，审问数次，迄不得结果。有才惟坚执是物为其母所遗，已不知其所自来。虽以飞保符氏为之证，所言之押发针，与有才囊中所有者，一一吻合，然有才坚不承。讯之以二女子之死，坚言不知，惟承认其母生时，曾与此二女子往来而已。

至是月十二夜，予父独坐签押房中，深思其故，乃忽然曰：‘误矣！误矣！此证据不得，此案终无可定之理。’

于是予父乃更召金富而问之。”

语至此，绛英曰：“然则此所谓不得之证据，果何证据欤？予实急欲闻之。”

薇园曰：“妹其毋躁，姑待予言之。”

于是众复且饮酒且听，乐甚。不复知此时之为何时也。然薇园探怀出时表一视，则已八点二刻。

于是薇园乃复言曰：“余父于此役也，署中虽有幕友，若熟于刑事之亲戚，其所言既不足以当吾父之意也，故不得不引一金富为参谋。然金富之所为，又时有出于鲁莽者，故此案之所以获水落石出者，殆吾父一人之力也。吾父之心，亦良苦矣哉！方吾父始闻金富之言也，其所筹度，殆一如慧姊之所言。然吾父斯时尚获有一证据，为慧姊所未知者，则吾父验尸时之所得也。方吾父验尸时，见两尸左臂皆微有血痕，知为以针自刺而得者，斯时仵作等皆未及留心。吾父遂微以帕拭其伤处，帕上遂留有微血痕，于是留心推校，以为从此可得一光线。然苦思之，而终不得其故。迨闻金富之言，始恍然曰：‘此必为二女子刺血作一绝命书寄与有才者。吾前见其案头有笔墨书籍，则此二女子固略解文义也。’”

众闻之，咸恍然。

锄芟曰：“误矣，误矣！

薇园曰："于是金富来稟时，予父乃告以所揣度之言，而示以血帕。命其取此绝命书以为证据。盖吾父度米有才之为人，虽极无情，此一二日中，必不忍弃掷此绝命书也，且其虑患之深，亦不能如是。然卒不可得。此吾父所以谓终不足以定此案也。

锄芟曰："苟如是，予请发三难。

薇园曰："固也，待吾言之。

于是吾父乃召金富问之曰：'汝以为现在所有之证据，果足以定此案欤？'

金富猝不知所对曰：'老爷以为若何？'

予父曰：'予以为不足以定此案。'

金富曰：'若何？'

予父曰：'夫以为此二女子之通于有才者固也。有其可疑者在也，虽然，予前不既言之欤？苟其如是，则可以一人死，而决不可以两人死。可以两人先后为之死，而决不可以两人同时为之死。夫爱情至于死生而不渝，则其为爱情也。挚矣！安有知其同时更有所爱之一人而犹为之死者？而况乎血书之终不可得也。夫爱情惟一，夫爱情惟一。

且又不但此。汝以为有才之母死而有才亡，有才亡而二女死，三事之适相承为有才与二女有牵涉之证也。虽然，有才之母其死也，固出于中风，中风固非可以伪为。有才之母死而有才下乡，此亦情理所应有。而必谓其中有互相关系之故焉，此亦失之卤莽也。

且也汝以此押发针之适相符合，而谓有才与二女有关涉之证欤。则押发针之出于同一店铺所制，固理或有之。既出于一店铺所制，又奚怪其文理之适相符合？汝不见妇人之首饰欤，苟一式样而为当时所风行，则无一店铺之所制。不如是矣，而又奚怪其一店铺之所制者？若谓其上有三小孔，则亦不足为证据，此真所谓偶中也。若谓飞保夫妇之所证，则尤不足凭。汝固闻崔成衣言，彼飞保亲谓此二女非其所生，然则彼于二女之名誉又何

所惜？彼且幸其有此偶合之证可蔽罪于有才。而吾不复究彼也，又何惜而不证明之？则子之所谓押发针，又何足为证据也？'"

言至此，锄芟目慧真曰："此即吾所谓姊之武断疏漏者也。夫惟疏漏故武断。武断斯疏漏矣。"

慧真亦服，曰："然则果何如，请更言之。"

薇园曰："然金富尚不服，曰：'吾以为天下终无如此凑巧事。'"

锄芟曰："执一端之偶合，而谓天下决无如此凑巧事，而必欲执是以强断案情，天下之最误者也。吾请更发一难：夫谓此二女子之刺血，为作一绝命书以与有才者似也。虽然有才之母既于初四日死矣，有才既于初五日下乡矣，则二女之血书其何时所寄欤？若谓在有才未下乡以前，则其创痕必不应犹新。在有才既下乡以后，则此绝命书交与谁者？且此绝命书固谁为之传递欤？若相见欤？可以言，何待书？若传递欤，此岂可交人之物邪？虽然，此固不必有绝命书，此之所重者，独以其血为情之表证而已。则或染一血帕以遗之，或更有存留此血之法亦概未可知。然在有才未下乡以前，则其创痕必不应犹新。在有才既下乡以后，则谁为之传递者？此固可以理度之，而信其必然者也！"

众皆惊服曰："妙才，妙才。侦探之妙才！侦探之妙才！"

薇园亦举酒相属曰："妹真侦探才也，其将为东方之女歇洛克欤？未可知也！"于是酒既酣。众乃食。

薇园且食且言曰："惟吾母之所云则亦如锄妹之所度也。方是时，吾父推度此案，既不得端绪，乃入而述之于吾母。吾母曰：'误矣！君其误矣！夫谓此二女子之刺血为贻有才书者，其贻之当在于何时欤？若谓在有才未下乡以前，则其创痕不应犹新。若谓在有才既下乡以后，则又谁为之传递者？夫此固非可托人之物也。然则此案与有才殆将无涉，无涉。'

于是予父乃恍然大悟曰：'然则何如？'

予母曰当如是如是。

予父又恍然大悟。

十三日，忽有以离城七里东乡之范为生，于昨夜被戕报者，予父乃又出城验尸。既毕，乃归。

十四日，予父忽出票，命役提南门外之周隐深。

众役皆骇，莫名其故，然不敢不往。惟金富略明其故，然仍不深知其所以然之故。

周隐深既至，吾父乃鞠⑥之曰：'汝杀牛老三何故欤？'

隐深骇不能语，面如死灰。

予父曰：'汝尚欲赖欤？汝遇我，虽狡勿图赖。'

隐深神稍定，乃顿首曰：'大老爷明鉴！青天大老爷明鉴！隐深实未尝杀人。'

予父笑曰：'汝尚不承欤？吾为汝言之。汝岂周隐深？汝名卜老狼。'

隐深益骇，不敢语。

予父又曰：'汝非周隐深，卜老狼也。昨夜东门外之命案，被杀者非范为生，牛老三也。'

隐深气夺神痴，不敢语，面色如死灰。

予父曰：'汝不承欤？吾为汝言之。汝固非周隐深，乃铜山县之巨棍卜老狼。在该处犯案累累，不能更处，乃遁至此，易今名。然铜山县又有一巨棍牛老三，与汝固宿仇也。尝蓄志杀汝，既闻汝至此，不舍，随汝来，而改名范为生。然汝二人皆未有党与，乃复各钩结本地之无赖子，以自树党。党既成，乃各谋相杀。然以党羽多，一时各不获逞。既而长寿室烟馆主吴飞保，与牛老三相往还，欲以二女售之。既因议价不合，事卒不就。畏牛老三之逼也，乃更谋以女售与汝，以冀保护。然二女不愿，卒自杀。方吴飞保之拟以女售与牛老三也，牛老三曾往吴飞保家相其二女。因醉后颇行强暴，故至决裂如是之速。汝忿牛老三之卤莽于前，而汝亦至失望于后也。因大愤，杀机于是益促，遂夤夜往

刺杀牛老三。斯言信有之欤?'

斯时卜老狼面色如土,但叩头曰:'大老爷明鉴!大老爷明鉴!我实死罪!死罪!乞大老爷开恩原宥!乞大老爷开恩原宥⑦!'

于是吾父乃更使人拘吴飞保至曰:'汝杀汝女,何欤?'

飞保骇曰:'吾安敢杀吾女?彼二女实吾所亲生,吾安忍杀之?'

吾父曰:'非特此也,汝且窃木厂街贾公馆之物,汝知之欤?'

飞保骇极,气夺神沮,猝不能对已。乃曰:'吾安分良民,吾安敢窃物?'

吾父曰:'汝不承欤?吾为汝言之,胜于汝之自言也。汝固安徽山东河南之积匪也。汝昔尝贩卖女子于山东,彼二女者,非汝之所生,亦汝昔之所买也。既长成,颇有姿色,汝乃思以重价售之以获利。适有山东积年巨棍牛老三至,即今所谓被杀之范为生也。汝昔在山东时,固与之熟识,于是乃欲以女售之。然因议价不合,卒龃龉,往返数四,无成议,事遂寝。然汝恐牛老三之以此而仇汝也,乃复与此山东之巨棍卜老狼结,欲以敌牛老三。'因手指卜老狼曰:'即此所谓周隐深者是也。然汝二女固不愿,因死。卜老狼怨牛老三之以轻率而并败已事也,因遂杀牛老三。虽然,卜老狼之怒牛老三,而欲杀之也,固已久矣,非特因此一事也。汝特利用之也。'

吾父言至此,吴飞保顿首曰:'事诚有之,有之。死罪!死罪!惟大老爷原宥。'

予父颔之,曰:'不但此也,汝更有未知者,吾为汝讯之。'乃复使人提米有才来讯。"

言至此,众人食已毕,乃各起盥洗,视时表已九点三刻五分矣!

薇园略散步,吸纸卷烟一支,乃徐言曰:"斯时米有才既至,吾父乃谓飞保曰:'汝窃贾公馆物,何意?吾为汝讯之。汝孰意

更有人窃汝之物者？汝孰意更有人窃汝窃诸人之物者？'

斯时，飞保气夺神痴，不复能语，面色如死灰，更旁睨卜老狼，面色亦如之。即各差役等，亦莫不意骇神眩。

吾父乃谓米有才曰：'汝今尚不承欤？汝与吴飞保之二女何如？汝速承。左证已在此。'

米有才骇不能语，但极口呼冤，求吾父为之超雪。

吾父乃以捕得卜老狼吴飞保之说告之，且促其速承。

米有才且听且叩首，面色如土。

稍定，乃徐言曰：'求大老爷超雪，此吾母之罪也，而非吾之罪也。'

予父听至此，亦骇，盖出不意也。乃问曰：'汝母之罪何如？'

有才叩首曰：'此实吾母之罪也。吾初以吾母之故，不忍言。然吾今不敢不言矣。吴飞保之二女，固非吴飞保所生，乃以四千钱自山东购得者。然二女渐长，亦颇自知之，盖闻人言吴飞保昔以贩卖女子为业，且亦有以微窥飞保夫妇待之之意也。然飞保二女，其貌固极相似，故二人确自信其为姊妹。此二女者，颇与吾母往来，吾母视之如己女，故二女颇亲吾母。吾母因贫，故遂略生贪财之心。时适有一女子，自山东流徙而来，僦居⑧于旗纛街之一小屋中。吾母利其可以诳二女资也，乃与之通谋，使之伪为二女母也者。阿庄左肩下固有两黑痣，虽未告吾母，吾母固已微窥之，乃以告此山东之妇人，既使以此为认识其二女之证。又潜以告二女，且诳之曰：'今汝父偕汝母来，然御汝母严，不复许汝母与汝相见也。苟欲相会，请于我处。'二女闻之，哀其母之穷而无告也。乃以飞保妻之三银首饰遗之。虽然，二女固非取人之物者。使此为飞保所应有之财，则二女之贫虽极之于无可复加，而必不取人之物以遗其母。其道德之高尚，言之犹令人敬服也。惟吴飞保之三物，适为窃自木厂街之贾公馆中，于是二女子乃取之以遗其母，亦托吾母转交。吾母实留其二，一银镯，一即此押发针。其交彼者为何物？则吾不能记矣。后吾母又与彼妇

人通谋，使以青布二匹遗二女曰：‘此吾之所手织也。历年深藏，未尝为汝父知。今以遗汝，见此如见我矣。’因泣，二女亦泣。即吾及吾母睹之，亦未尝不恻然伤于心也。然吾尝力谏吾母，而吾母詈之。吾见吾母者，恐其以怒致疾，吾因不敢复谏也。吾母之所以以此二匹布遗二女者，恐二女悟其为诳己之财而不复为之继也。已而，二女果以所私蓄之银二块遗其母。吾母亦乾没之，今皆已无存矣。所存者，此押发针而已。而不图以此获戾也，抑亦天之所使留之以为设局诳骗者戒欤？后吾母卒前数日，此山东之妇人死。死而竟为此二女子所知，以彼亦尝于人前微探听此山东妇人也，特不敢明言其为己之母而已。后数日，而二女即死。其以殉母欤？呜呼！此则非吾母之所及料也，抑亦非吾之所能与知也。”

众听至此，咸骇然曰案情之奇幻至此哉！宜乎，非大侦探家莫能破也！

薇园乃吹去其管中残余之纸烟，更取一支吸之，而言曰：“犹未已也。”斯时吾父乃更问飞保暨卜老狼曰：‘汝二人交涉之事何如？’

飞保乃叩首曰：‘吾不敢隐！吾不敢隐！此二女实非吾所生，乃吾买自山东者也。虽然，二女之死，非独殉母也，抑吾亦有罪焉。方吾之见牛老三也，吾欣然与道故，且期与之理旧业，共图行窃计。然牛老三尝一至吾宅相吾女，而挼吾女之腕。吾女弗善也，因哭。吾固知吾女性执拗，苟失其欢心，则将不可以金钱歆威武屈也，乃急排解之。而牛老三乃迁怒于吾，因与吾斗殴。吾固亦习拳棒者，牛老三虽武，不吾能胜也，乃益忿。后吾数往，与之谢罪，而彼意终弗释。吾不得已，乃与卜老狼交，以敌牛老三。而二人固深仇，其相杀无与吾事，特因此而速其机耳。吾既与卜老狼为同党，乃共窃贾公馆物，此今年正月初八夜事。吾既与卜老狼友，而敌牛老三，势不得不有以结卜老狼之欢心，乃谋以一女贱价售与之。因吾弃此等为匪之业已十年，旧时党

羽悉离散，非结卜老狼，不足为牛老三敌也。然始吾与牛老三交，牛老三固仅欲吾长女，而卜老狼则必欲二女兼得之，始允为吾助。吾不得已，乃欲以二女易其五百金，议未就，而为二女所闻，遂至于死。吾以为其死之出于是也，而初不知尚有米有才所云殉母之一事。'

于是吾父乃言曰：'贤哉，二女！惓惓于其母孝也，宁死不辱义也，苟非其所有而不取廉也。孝且廉且义，贤哉，二女也！'

众闻之，俱叹息切齿，而哀二女之不辰也。

于是薇园复言曰：今以吾父之所以探得此案者，请更言之。吾父初闻吾母言，此二女子之刺血，必非以寄米有才书，而必为欲留其一生之事迹于后世，以告天下。则其血书必不在米有才处，而在其临死时所着之夹衣袴中。然此夹衣袴固无从得。若讯之，吴飞保家则彼必疑而毁之，是此案之证据永不可得矣。乃使人诇诸各典肆中，盖豫俗人死时所着之衣，必不以之入棺，以为将不利于生者；又必不以之自服，恶其不祥也；又必不以之焚化。盖以为如是，则仍与死者衣之以入棺同，将凭之以为厉也，则多付诸质肆。故吾父使人诇之，冀有所得，乃未几而果得之。吾母则亲为拆之，见有一纸血书曰：

'天愁地惨，无可容身。苟洁吾身，虽死不悔。吾二人固同此志也。'

字迹韶秀而端严，惟略带支稚，决为二女子自书无疑。于是知此二女子之贞洁矣。然益致疑于吴飞保，而颇释疑于有才，以为此押发针之真为偶合也。乃未几而牛老三之事起，牛老三与卜老狼者，固东省积年之巨匪，而近来潜踪于豫省者也。吾父未到任，即闻其名。甫到任，即因金富探知其居处，欲设法禽之。特以此案起，布置未及精密耳。乃未几而牛老三被杀，吾父验其尸，而忽触其貌之与所谓饮酒于吴飞保家之少年人，乃使金富更往访之。已而众口皆言其似，而密探诸牛老三家左右，又知有一精神壮健，颀而长有黑须之人，于去冬数来牛老三家，其状与吴

飞保又极相似也。于是吾父知此案之必与牛老三、吴飞保有关系矣。已又思卜老狼、牛老三二人，自至豫省后，窃案累累，莫能破获。吴飞保苟与卜老狼为党，则必与窃案亦有关涉也。适贾公馆以前时被窃，求吾父追失赃甚急，乃一查贾公馆被窃之首饰其三，正与吴飞保家之物同。于是吾父之所度，乃益信之不疑，而断然拘二人以质之，而不意其果以是获破案也。然方吾父查得贾公馆失窃物时，以为二女子实归心于米有才，而不愿嫁牛老三、卜老狼耳，而孰知其更有所谓殉母之一原因在也。此则并吾父之所不及料者也。故曰侦探者，能十得七八或五六，得其办案之端绪而已，必谓举全案而烛照数计之，无是理也。'"

于是众咸拍案叫绝曰："神奇哉此案，神奇哉此案！贤能哉是官，贤能哉是官！是直居堂皇而为侦探者也，又岂西方之歇洛克所可方哉！"

薇园曰："且未已也，尚有一端绪，可为诸姊妹益神智者。方此案破时，金富谓吾父曰：'吾辈若早思及其尚有父母一层，则探案更有一端绪，不至误以米有才为罪人已。'予父曰：'何故？'金富曰：'即二女子周身自顶至踵，无一非素色之物是也。不然，岂有处女而挽髻，固不用红色之绳系之也哉！'吾父怃然曰：'使当时若得此，亦徒以为是为米有才之母带孝而已。其误且益甚，而又安见其为无误也。故证据之不可以误用也如是。'"

捷真乃太息曰："异哉是案，吾因此而弥忆西方大侦探家之言也，曰：'凡奇案必与妇人有关系。'"

慧真曰："斯固然也。虽然，此案固由妇人为构成之材料，而未尝以妇人为主动力也。吾请更述一案之以妇人为主动力者。则真可以当中国之女歇洛克之名矣！"

〔注〕 ① 毘(pí 琵)陵：古地名，治今江苏常州市。 ② 不啻(chì 赤)：不但。啻，但；仅；只。 ③ 颉颃(xié háng 谐杭)：相抗衡，不相上下。 ④ 佥：众人；大家。 ⑤ 浹(jiā 佳)：原意为通彻，此引申为融洽之意。 ⑥ 鞫(jū 居)：审问。 ⑦ 原宥(yòu 右)：原谅。 ⑧ 僦居：租借居处。

本篇选自侦探小说集《中国女侦探》。

晚清以来，侦探小说风靡一时，福尔摩斯是当时最受青睐的小说人物之一。《包探案》等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不仅给中国读者带来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而且它作为一种小说类型，迅速被模仿。《中国女侦探》便是这一时代风气的产物，从《血帕》开篇关于侦探小说及中、西探案能力的讨论，我们也可以体察到作者刻意模仿的用心。

侦探小说的魅力，在于它既能给读者以新鲜感，又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趣味一致，以情节取胜。它与传统的公案小说有相通之处，都以破案为内容。但公案小说主要写社会日常所发生的民刑事件，突出的是清官摘奸发覆，洗冤雪枉，大抵不脱说书人口吻，往往采用全知的视角。而侦探小说则侧重侦探的推理与取证，重在展示扑朔迷离的案情逐渐水落石出的过程，叙述中多习惯用限制叙事以达到扣人心弦的效果。翻译最早、影响最大的侦探小说《华生笔记案》，选择局外人华生为叙事角度，一切从华生一边写来，使福尔摩斯的破案疑云重重，扣人心弦，借限制叙事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感，紧紧抓住了读者。这种叙事视角在《血帕》中被成功地借鉴运用。

《血帕》开篇有"黎采芙女士曰"云云，表明黎采芙是整个故事的记述者。作者又虚构了她的朋友锄芟、李薇园、凌绛英、秦捷真、慧真几位女性作为配角，目的是由她们在中秋之夜聚饮谈笑引出故事的主体，即李薇园转述的其父亲破案的经过，更重要的是起到限制叙事的作用。案件开端采用了侦探小说起笔突兀的惯常写法，以烟馆老板吴飞保的两个女儿同时自杀毙命这一凶案开场，"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林纾《〈歇洛克奇案开场〉序》，商务印书馆，1908 年）。二女自尽，或为情困，或为人逼迫，但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没有任何破绽和线索，使办案人员无从着手。作者竭力渲染案件之蹊跷以突出侦探的才能，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转述者李薇园虽然了解案情全部真相，但她如实讲述破案经过，并没有越过父亲在办案过程中的几个阶段，所经历的周折及错误推测，始终以局外人的身份保持着限制叙事的角度。我们看到，案件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因二女不愿被卖受辱，又有人假作其生母相认，后二女殉母自尽。但破案颇费周折，经过层层推理，与案件相关的人才逐渐被拉拢到一起，其间直接涉及本案的吴飞保夫妇、米有才等人的供词又真伪相间，时有隐瞒，给破案增加了难度。李薇园为表现案件之奇、侦探之神，并不肯开始就和盘托出，而是以局外人的眼光展示破案的进程。由于限制叙事的运用，小说成功地制造

了悬念，可以说，悬念一直追随着我们的阅读过程，使读者保持着高度的阅读兴趣。而在薇园讲述时，几位女性也不时参与讨论，各自进行推理分析，又强化了限制叙事的效果，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同时，她们的讨论使得时空交错、跳跃，读者时而置身破案的现场，时而又被拉回到中秋之夜的聚会讨论，产生了特殊的阅读效果。由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限制叙事，整个作品围绕案件展开，注重案情推理，没有枝蔓的描写，也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

小说真正的探案者为李薇园之父，几位女子不过是在李薇园的叙述过程中参与讨论，显示了一定的侦探才能。而小说却冠之以“女侦探”之名，实与晚清的妇女解放运动相呼应。晚清随着西方“男女平等”、“女权”思想的输入，女性开始具备自立自强的品格，出现了《黄绣球》、《女狱花》、《女娲石》等一批呼唤中国女豪杰的小说，《中国女侦探》正反映了此种社会思潮的变化。《血帕》文末慧真说：“此案固由妇人为构成之材料，而未尝以妇人为主动力也。吾请更述一案之以妇人为主动力者，则真可以当中国之女歇洛克之名矣。”由此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几位女性并未真正参与破案，她们的性格凸显不够。文中所记李薇园像英国绅士一般吸纸烟的小动作，也显然是刻意模仿福尔摩斯，比较做作。此外，小说采用的是浅近的文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这并非偶然，事实上，最早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翻译小说《百年一觉》、《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巴黎茶花女遗事》全部使用文言，此后以文言翻译、创作的小说大量涌现。《血帕》作为早期的侦探小说，体现了这种时代风气。

（宋莉华）

平　望　驿

饮椒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这两句话，是一位学士模样的人，身上披着猞猁狲的一口钟①，立在一无锡快船头上说的。那船是泊在一家轮船局码头上，这个地方，便叫做“平望驿”。

那学士正要说下去，忽然听得哝哝……的声响，知道那轮船局的班头到了。把自己怀中的时计一看，却已经十一点二十八

分钟，便到自己舱内，和衣睡着。

那轮船到了码头，局中执役人等，不免一番忙碌。但是，上岸的搭客很少，那下船的更一个都没有。

过了一刻，轮船驶向前去。轮船局关着门，执役人等，都休息了。

那时，万籁无声。忽听见有一个人，从远处跑来，直到了轮船局门前，把拳头在两扇门上，敲得如擂鼓一般。听了多时，才听见里面有人问道：

“甚么人大惊小怪，半夜三更打我们的门？”

那敲门的人听了，才开了一声口道：

“我是来搭轮船的。十二点钟到么？”

局里的人道：

“我叫你准十二点钟来，现在船已过了！”

敲门的道：

“现在是甚么时候？”

局里的人道：

“天快亮了！”

敲门的道：

“我虽没得自鸣钟，月亮是看得见的，现在没有斜到西北角去，天甚么快亮呢？”

局里的人道：

“老子要睡！不许缠扰！快快去罢！”

敲门的道：

“你要睡，我不要睡么？不管天亮不天亮，快快开门！在这里宿了半夜，免得受冷。”

局里的人道：

“轮船不到，可以住宿。现在轮船过了，没得这个规矩！”

敲门的动了怒，用力敲这两扇门。那局里的人又道：

“老子要睡！不许缠扰！快快去罢！”

敲门的人又把这门猛敲数百下，料想是以脚代手的，故声震屋瓦。

过了一回，很疲乏了，便在门前草窠里休息。

那时又万籁无声。忽听见有一种叹息的声音，从无锡快船里出来道：

“唉，轮船是交通的机关，便利行人，全在机关灵活。那轮船明明是十一点半到码头，叫搭客十二点钟来。那机关是锈腐的了。还有，那时间是办事的至宝。我国人往往逢集会啊、旅行啊，譬如说了两点钟，总要到三点钟。那准二点钟到，已经好得绝顶了。那知道集会的大家准两点钟到，那布置会场的一切事情，交给甚么人呢？旅行的准两点钟到，或者火车早开了，轮船早过了。还有，锈腐的机关，说那随意的话头，更加要趁早一点，不致误了事情。照这样看来，实在是各有不是。那局里的人开口老子，闭口老子，觉得庞然自大。敲门的除了猛敲数百下以外，便没有法儿想，又觉得有勇无谋。程度之低，一至于此，咳！”

那学士说完了，听见船杪上的管船说道：

“如此冷天，睡在草窠②里，要冻死的。讲目前呢，还是叫他到我们船上来住，不必……”

说到这两字便止住了。

那时，草窠里有了瑟缩瑟缩的响。接着，还有一种脚步的声音，知道那敲门的人去了。

学士睡去，管船终夜转侧不成寐。

著者曰：理论者，事实之母也。不有理论，即不有事实。然当急于对付之际，洋洋洒洒，演出一篇绝大的理论乌③足以济。迂哉，学士！慈善哉，管船！

〔注〕 ① 猞猁狲：又称猞猁，一种稀贵动物，分布在我国东北等地，其皮毛做皮衣，极珍贵。一口钟：也叫“一裹圆”、“斗篷”，一种长而无袖、左右不开衩的外衣，因其形如钟，故名。 ② 窠(kē 科)：鸟兽昆虫的窝。 ③ 乌：哪，怎么。

《平望驿》发表在光绪丁未(1907)《小说林》第四期，作品描绘了一个并不很特别的场景：轮船走了，旅客才来。误点，这在生活中并不罕见，但本文从一个学士的视角来看此事，继而让这位学士为此大发了一通议论。这就把一个平常的景致用取景框取下来，框内的景致便从平常生活中独立出来，成为鉴赏的对象。

小说开头就勾勒出这位学士的形象：披着猞猁狲的“一口钟”，面对码头夜色，诗兴满怀。他躺在船舱内，听着误点旅客敲门，轮船局工作人员呵斥，感慨万端，发了一通“机关锈腐”、国民修养低劣的议论。与学士相对比的是，船上的管船可怜误点的那旅客睡在草窠里会冻死，想叫他到船上来，话没说完，听见那旅客走了。发完议论的学士睡了，管船却一个晚上睡不着。通过这一场景的描写以及学士与管船态度的对比，小说旨在讽刺学士的空发议论，不切实际，于事无补。认为不懂理论的管船就事论事，倒还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不失善良之天性。

这篇小说显然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一些现象而写的。1907 年前后，一些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主张改革社会政治，改造国民素质，流风所至，一些文人动辄牢骚满腹，以抨击否定一切相标榜，却不着实际，不思实践。晚清不少小说涉及这一问题。

这篇短短的小说在写法上很特别。开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先以声口表现人物性格；继则限定视角，通过学士之耳闻，以纯粹的对话白描一段场景；然后以人物语言表现学士与管船的不同形象。这应是效法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而小说的结尾却跳出一段“著者曰”，隐藏的作者走出幕后，直接发表议论，这又是我们太史公祖传的手法。西头而中尾，可谓中西合璧的小说结构。　　（涂秀虹）

沈夫人烹茗赏雪
方小姐拥被言情　西湖情侠

——《剑花洞》第二回

且慢说杭州的事，如今要将金华府方氏姊妹表明一回。原来方霞轩的父亲，是个广东的知府，早已亡过。母亲沈氏，所生一男二女，霞轩居长，名方震，大女名方澍，号雨生，小女名方滃，

号曼生。雨生今年二十二岁，自幼受田氏之聘，十七岁那年，啸亭丁艰满服①，到金华入赘。因啸亭家中并无别人，又喜欢金华地方比缙云县风俗文秀，便在方宅左近，买了一所房子，与岳家比邻而居。这雨生从小最喜读书，经史百家撑胸满腹，将就些的男子，比不上他的渊博，又且襟怀阔大，志气高尚。若论相貌，却是长身玉立，星眼剑眉，清华朗润之中，又带些豪爽的气息。十七八岁时候，就独特门户，他却料理的井井有条，正是有志裙钗，须眉抱愧。近日因为啸亭同霞轩到嘉兴，与沈夫人的父亲祝寿。雨生将家事交给妥当家人，自己便回娘家居住，与曼生同住一房，在沈夫人卧房之后。这曼生小姐今年十四岁，虽与雨生同胞，却迥然不同，论相貌竟是一个绝世的美人，只是身体过于柔弱，性情过于缠绵，在那些世俗之见，都以为女子应该如此，反嫌雨生过于刚明。然而姊妹二人却和睦得了不得，雨生时时说妹子，曼生也时时劝姊姊，但是天生的性质，彼此都无从更改。曼生也很通文墨，喜欢做诗填词，年纪虽比雨生小得多，写的字比姊姊格外秀润，又会画画，着色的鲜明，出笔的妩媚，都象是天生成就，不是别人学得到的。霞轩娶的胡氏，是永康县的望族，与雨生妹妹也甚是相得。

这一日姑嫂二人，揣度着天气象要下雪，早晨在后园亭子上游玩了一回。因沈夫人呼唤，一同出来，到了上房。沈夫人见三人进来，带笑说道："我想外祖的生日已过，他们郎舅两个差不多该回来了。"雨生道："只怕未必这么快，啸亭喜欢到处游玩的，哥哥又是拗不过他的，料想极快还有一个月，才得到呢。"沈夫人道："这倒也不要紧，只是天气冷得狠，天又阴阴的，象要下雪，他们的大毛衣服都带了没有？"雨生道："哥哥的听说都带了，啸亭是从来不穿大毛的，极冷的天，不过穿一件鸭绒的小袄，一件灰鼠皮袍子。家中存的公公的皮衣，连年送朋友，送了不少，剩了几件，终年在箱子里装着，从来不出现的。"曼生接口道："我记得三年前，有一天大雪，姊夫穿一件貂皮的袍子，口中接连的嚷热，

头上的汗象珠子一样，后来终久脱了。我想虽然如此，出门总应该带一件，万一的忽然怕冷起来呢？”胡氏道：“这回不要紧，倘或忽然怕冷，你哥哥的皮衣带的很多，可以挪着穿的。”沈夫人笑道：“少年人身体好的，不大怕冷，只是也许有些故意做强，不肯多穿。雨生小时候就是如此，不料夫妻倒是一样的性子。”大家说笑了一回，果然天下起雪来了。雨生拉着曼生的手道：“我们同到亭子上看雪去。”曼生站起来正要跟着走，沈夫人道：“我也同你们去。”说时携着胡氏前行，姊妹二人在后，由后轩绕过夹道，推开园门一望，飘飘洒洒如飞絮一般。进园只冒雪走十几步的雪路，就进了假山洞，转出山洞，便紧接亭子的步廊。这个亭子向南临水，远远的对着一带山，两边均是步廊，后边窗外种着数十株红白梅花，是最宜赏雪的地方。此时把四面网玻璃窗和玻璃门一齐关上，隔窗望那雪，有个越下越大的势子。沈夫人坐在临窗一张躺椅上，眼望着隔池。雨生邀曼生到后窗外看梅花，曼生最怕冷，为是姊姊叫他，又不好不去，打开东边的门，绕到后廊，那一阵阵的冷香，随着风扑来，那雪片也随着扑来。胡氏站在后窗里，用指甲弹着玻璃说道：“站一会进来罢，北风吹得紧，仔细衣服打湿了。”雨生回转头来笑着说道：“你也出来看看，香得有趣，冷得有趣。”胡氏摇头道：“我不来。”雨生一面替胡氏说话，一面冒着雪走到梅花下边，拣低的采了一大枝，赶步回到廊下，头上身上已经全是雪片。曼生一面用手替他拂拭，一面说道：“姊姊我们进去罢。”雨生携着曼生进来，便把梅花递与沈夫人手内。沈夫人回过头来接着说道：“呵哟，雨生冻得手同冰一样。”又见曼生坐在榻床上，俯着身子用手巾揩鞋子上的雪，揩了这一只，又揩那一只，那鞋尖通湿透了，便说道：“你们出去不大功夫，怎么鞋子会这等湿？”曼生道：“北风大，吹着那雪积在阶沿上，比院子里还厚。姊姊穿着小皮鞋，所以不怕；我这会脚尖都冻木了。”胡氏笑着用手握着他的脚尖说道：“我替你温一温。”曼生推开他的手笑道：“嫂嫂又来胡闹了。”胡氏道：“我又不是男

人，怕什么？”雨生道：“当真是我不应该叫你出去，我还有一双皮鞋，做得小了些，穿不上，我今早估量着，天要下雪，打算送你穿的，不知怎么就忘了。”曼生道：“你穿着小，只怕我也穿不得。”雨生道：“什么话？你我的脚相去悬绝，我不过略觉小了些，只防你穿着还嫌大，可以用些棉花塞着。你如要穿，我去替你取来。”曼生道：“不用罢！我不大穿得惯。”胡氏道：“三妹妹，你不知道穿着暖和得狠！桶子里是毡子的，我这双也是照三妹妹样子做的；我晓得你是怕放大了脚，不肯穿。”曼生红着脸微笑了一笑。雨生道：“我们女人裹脚这件事最是讨厌。好好的脚，弄得又尖又曲，走起路来，腰里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实在放不大了，若不然早已把脚带一齐解去。妹妹的脚，已经比我小得多，还是这么不肯放松一点，将来如其有人做小脚会，你可以考第一名了。”沈夫人道：“雨生你可以这么说，啸亭不讲究这些，晓得曼生将来配着什么人？你教他放脚，万一要受人憎嫌起来，他要抱怨你姊姊的。”雨生笑道：“这不管啸亭讲究不讲究，这是我们自己的肢体，自己应该作主的。我想曼妹妹的身体又弱，本来象灯草人儿，被风就要吹去似的，再把脚缠得三寸不上，二寸有零，差不多连路都不能走了。方才同在后檐下站着，他只管用力拉住了我的手，一移动就要滑倒。我去采梅花，他便扶着窗子，用紧的站住，鞋尖所以都湿了。我看着他实在可怜得狠，常劝他放，他又不听。象妹妹这等人材性情，就是脚大些，也不致受人憎嫌；如其有人憎娥（恶）他，我受他的抱怨都愿意。”沈夫人看着曼生笑道：“你听见你姊姊的说话没有？要放赶紧放，再迟就来不及了。”胡氏笑道：“我晓得三妹妹，他再也舍不得放的。你看他三四天换一双鞋了，他自己极爱他这一双脚，怎么肯放？”曼生随他们说，只是低着头，抿着嘴笑。雨生等正要再说，却见丫头进来，请用午饭。沈夫人道：“就开到这里来罢，再把火盆抬一架来。”丫头答应。去不一会，果然先同两个仆妇，将火盆抬了进来，又带一个小火炉，安在步廊下，预备烫酒。然后把靠东北角一张小方桌，

挪到中间一边，挨着榻床，三面放三把椅子。恰好厨房内已把酒肴送到。沈夫人便坐在榻床上，两妹妹分东西坐下，胡氏坐在沈夫人对面。丫头用炖杯斟上酒。胡氏向来酒量最好，沈夫人也能吃几杯，只雨生姊妹量小，雨生还能吃三五杯，曼生是吃一杯就醉的，此时他二人不过陪杯浓茶。

沈夫人因足软不能多走路，饭后定例在摇椅上，坐半点钟工夫。雨生便邀胡氏曼生，到亭外散步。胡氏前走，姊妹二人携着手在后，由东廊绕出一座锦屏，便是花厅的后轩，轩后临水盖着卷棚，因是寒天，栏干上都装着玻璃，推窗栏干里上了搪板靠栏，中间一排椅子，左首一张榻床。胡氏便在右首窗内站着，把窗推开两扇，为是朝南的风雪，都进不来。雨生紧携着曼生的手，在地下往来的走，胡氏笑道："二妹妹，你怕三妹妹停滞饮食，不许他坐下，其实他向来吃得少，停滞出什么来！"雨生道："不是这么说。行动是为的流散气血，不专为消磨饮食。妹妹身体弱，饮食少，就是不大欢喜行动的缘故。"曼生道："我愿意身体弱些，我们女人又不比男人，一定吃得脑满肠肥的做什么！"雨生道："吃得脑满肠肥也不是养生之道。人不只管清瘦，却要刚健。若照你说愿意身体弱些，这是万万不可的。我们虽是女子，女子也有许多该做的事。样样依傍着男人，叫他们说是细弱之累，也乏味得狠。天地间连鸟兽草木，他都有自己顾自己的本领，只我们女人，通靠着男人过活，连鸟兽草木都不如了。我想开初的缘故，就是为身体弱，不如男子雄壮，所以受制于人。既已受制，后来男人学问教化的增进，女人都不能一律了。几千年来，女人所增进的，只是装饰相貌，驯服性情，快（供）人玩弄，便人制驭而已。我常常想到这一层，心上极是难受。我看如今的女人，他非但不愧恨，还有些狠喜欢有人玩弄，有人制驭② 的，这真真解不出他这个意思。妹妹的聪明活泼，胜我十倍，只是也落了俗套，甚是可惜。眼面前风俗如此，你我是自然不能骤然创这个男女平等说的话，只是自己不要忒看轻了自己，把那依傍男人的意见，消

磨一分，自然自立的本领，也就增长一分。”曼生道：“姊姊说的，何尝不是。我也晓得这个道理，只是我性子生成如此，就有了自立的本领，我也不能不依傍人的，倒不管男人不男人。就是嫂嫂姊姊，我一天不能不依傍你们。即如先前在后边雪地下，走一路，没有姊姊就不行。又如晚上睡觉，姊姊不在家，我便要与母亲同睡，不然就睡不着。我自知我这个性质不好，譬如姊姊方才说的鸟兽草木，我就似那笼里被人锁惯的小鸟，盆景的花草，没有人护持、灌溉，就不能自活的。”雨生道：“这是你自己偏着想。你我自幼母亲钟爱，要怎么就怎么，并不曾受过人的压制，如何比得笼鸟虫花。你吃亏在体子太弱，相貌太好，又存着一个心，以为是女人，应该叫人怜惜，叫人保护的。我总劝你，以后第一把那欢喜装饰，过于爱好，常常顾影自怜的那些脾气改掉了，包你身体就强壮起来。身体一强壮，志气也就激发，性情也就振作了，再也不能说这不能不依傍人的话。”曼生此时已坐在临窗榻上，雨生独自一面走一面说，曼生俯首不答。胡氏笑道：“你这些话，对着不晓得的人说中用，三妹妹她是明晓得自己的毛病，不能够改的。我想一件真照顾他的事，将来要替他选择一个好性子的妹夫，翁姑都不可有难说话的，省得被人欺压。”雨生还要说不受人欺压，在乎自己的道理，因见曼生两颊晕红，双蛾蹙翠，不忍再说，心上道：“今日是我错了，要劝他应该在晚上无人的时候，如今招出嫂嫂这一份话来，难怪他难过。”当时便向胡氏丢了一个眼色，一面走到他身边挨着坐下，翻他的衣服，却是银鼠的，因笑道：“今天这等大雪天，你又怕冷，怎么穿小毛的，这银鼠有什么热气，怪不得刚才搀着你的手，就像握着冰一样，连我的手都被你的冷气过冷了，如今还没有热呢。”曼生道：“穿多了累赘得很。”雨生一面又用手抚摩他的鬓发，说道：“真亏你梳得光，我今早起来时候，天才亮不久，你还睡着。我看了几篇书，就梳头，梳完了头，你才起来，你梳头的时候，我又看书，不过看了五六十页，你就梳起了。不多工夫，怎么梳得这么好。”原来

沈夫人教训女儿，要他们习劳，因而这等冷天，他姊妹还是自己梳头。为曼生娇怯，沈夫人老年带了此姑息，各事随他，所以曼生起得最迟。雨生最喜欢起早的，倒常常劝妹子，方才这几句话，也是讽他起得太迟，梳掠忒讲究的，不然怎么看五六十页书的时候，梳一个头，还说不多功夫呢？这就是雨生爱惜妹子，随处点化他的好处。他也不但妹子，随便什么人，皆如此热心。就是胡氏，虽然喜欢说笑话，为曼生爱好，常要打趣他两句，然而他怜顾曼生的心，也是与雨生一样的。所以曼生只管常受他们讥诮教训，他也晓得嫂嫂姊姊不是坏心，只是自己生成的这副柔媚的性子，改不转来便了。后来因此受人家多少的欺辱，正是：

聪明终被红颜误，千古伤心几曼卿。

三人闲谈了一会，约摸沈夫人坐摇椅的时候已过，恐怕一个人寂寞，便依旧同到亭子里来。沈夫人道："天已不早，我们回房去罢。"三人一面应着，雨生便来搀沈夫人起来，胡氏便搀着曼生。四人披上斗篷，由西廊转出山洞。那一段雪路已经扫开了，丫头打著两把油纸伞，缓缓地出了园门。沈夫人因天气寒冷，记挂着他父亲每到下雪天发哮喘，又怕霞轩啸亭在久游不归，就叫雨生代笔，写了一个禀帖，问他父亲安好，信后写着："如其霞轩啸亭还在嘉兴，催他们动身回来。"写完封好，正要交局子，外面家人送进一封信来，原来是霞轩在嘉兴动身前几天发的。沈夫人拆开一看，信上写明：外祖及舅舅舅母合家都好，现定某日同龙揖云起程，路过杭州，还要同揖云去看慕远山，游几天湖，就回来，请沈夫人和家中都不必挂念。另外还有一封是啸亭寄于雨生的，封面上写着："雨生贤弟亲启"，曼生便夺在手里，向雨生笑道："我替你拆好不好？"雨生笑道："你只管拆，拆了还要念给我听，不许不念。"曼生果然拔根簪子，将封口挑开，扯出信来道："我当真了。"一面便念道："雨生贤弟青及③：别后寄过两书，想皆已登芳览④。外祖岳父寿日虽过，因遇著龙揖云，彼此合式，

约定皆行到杭州，同访慕远山。二人皆知名人士，既得相见，终有几天勾留，然令兄日日急催，大约湖上风光未必能一一领略矣。天气渐寒，诸惟珍卫⑤。”曼生正念得高兴，忽见信尾另有几行，是说揖云断弦⑥，年纪只二十五岁，人才品行均是上等，又且诗才最好，意欲替曼妹为媒，将来伉俪之间，互相酬唱，倒是一件乐事；然揖云自己不以续弦⑦为急，见了曼妹的诗，却替杭州府石小樵的兄弟为媒，令兄的意思偏重石氏，我意揖云更佳等语，曼生红着脸，将信递交雨生，一言不发。雨生觉得有缘故，接过信来看完了，笑道：“你怎么不念完呢？”一面站起来，再把信递与沈夫人。沈夫人看完，笑道：“曼生常要上你们的当，这件事，你哥哥信上怎么不提起？我想龙家、石家都是好的。龙家是本省人，虽说是续娶，年纪大得不多，又且你哥哥同啸亭都曾与他相处，晓得性情，我的意思竟与啸亭一样；那杭州府石小樵的兄弟，虽然好，单是龙揖云嘴里的话，不比看见的靠得住。你们以为怎样？”胡氏雨生都道：“母亲的话不错，等他二人回来商量着，便时叫远山作媒。”曼生听他们议论这话，正在不好意思，胡氏偏又回过头来，望着他笑道：“刚才我说这话，二妹妹向我挤眼，叫我不要说；于今有人来说媒，三妹妹料想不嗔着我了。”曼生越觉置身无地⑧，低着头只弄衣带。沈夫人便问：“你刚才说什么来的？”胡氏便把雨生劝曼生，及自己说的话，约略述了一遍。沈夫人道：“你的话倒见不错的，一定要曼生改得怎么刚强，这是俗语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好寻个忠厚人物配他就是。我愿意龙家，也为的是年纪大十岁，必定格外爱惜些。”雨生道：“妹妹小时候就有人替他算命，说要做填房，我最不相信算命起课；若果这事成了，那些喜欢算命的越发有话说了。这件亲事，我样样愿意，就这一点不愿意。”胡氏道：“二妹妹要不信算命，除非不把三妹妹许到龙家；若要许了，不说别人，就是三妹妹，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算命的人，”曼生瞅了胡氏一眼道：“嫂嫂没有一句好话说的。”说着自己嗤的一声笑了。雨生：“闲话少说，倒是外祖这个

禀帖，要改过不要？”沈夫人道：“不用改，只在后面写个再禀，说是接到你哥哥的信，晓得外祖康健，家中都好，甚是欣慰，又知他即舅即拟回来，近想早已起身。添这几句就完了。”雨生当时拆开添写，重又封好，叫人送出去。

其时天色已晚，掌上灯烛。曼生因为园中受了点寒，有些头痛，坐不住，到内房床上睡下。雨生看他进去，料他有些不快，停了一会也进房来，坐在床沿上用手摸他头上，觉得有些发热，随手扯了一条棉被，轻轻替他盖上，一面问他怎么不舒服。曼生道：“没什么，略略有些头痛，不妨的。姊姊只管出去陪着母亲，不要与母亲说起。我睡一会就出来。”雨生听了只得出来，又和沈夫人闲话一会。晚饭时候，自己又进来问曼生，曼生已经微微有些睡着，雨生便不去惊唤他。出来告知沈夫人，沈夫人便说：“我们先吃饭，回来叫他吃些粥吧。曼生体子这么弱，我实在狠挂心一件事。”雨生道：“我想妹妹的体子，生生地为裹脚，为爱好两件事误了。若去了这两件，比请大夫吃药还有效验。即如今天，他穿一件银鼠袄子，下穿一件极薄极薄的棉裤，也不穿护膝，也不扎腿，冰得两腿似冰条一样。我问他，他说是怕累赘，实在还是为贪好看，我不好点穿他。裹得那脚就如一管笔一样瘦，晚上又痛得睡不着，他也不肯放。究竟人的好看不好看，是眉目骨格（骼）天生成的，一定要苗条袅娜，才算美人么？我没一天不劝他，他终是不信，这怎么好！我们姊妹两个，为什么我就这般粗蛮，他就这般脆弱？他方才索性说出愿意身体弱些的话来，我实在可怜他，为什么总不肯忘记自己是女人。”沈夫人道：“世上的女孩子，多半如此，出奇的你与人不同，出奇的曼生又格外的肉麻，两人真要匀一匀才好。”胡氏道：“二妹妹你也不要尽替三妹妹着急，他那一种才貌，将来尽有人怜爱、保护他，包管一点儿风霜都不受。”雨生道：“我就是不愿意要他受别人的怜爱、保护，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别人怜爱保护呢？我发心要劝天下的女人，发奋自立，用才智去叫人钦佩，不要用柔媚去叫人怜爱。怎

么自己的妹妹，倒劝他不转呢？”胡氏道：“天下的女人，都许你劝得转，只有三妹妹劝不转；你不信，我与你印个手掌⑨。”此时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沈夫人坐在摇椅上摇的声音，曼生早已惊醒，翻身坐起，确听见雨生说怎么自己的妹子，倒劝不转，又听见胡氏说要与雨生印手掌，心上想道：“姊姊实在的热心，无奈遇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妹子。他说我这个相貌害了，真真的不错，若叫我此时变了一副粗蛮的相貌，我就连脚也不裹了，装扮也不要了，柔情蜜意也收拾了。天既然付了我这一种面目，又生成我这一副心肠，就有顶天立地的事业在那里，我也不愿意去做。古人说，但得有人怜，甘落他人后，就是我的心事。若是龙家的亲事成就，怎真是落人后了，但不知能得人怜不能？”曼生这么一想，越发把柔情蜜意勾起来了。雨生还在那里，想劝他改变性质，真正应了沈夫人的一句话，是“江山可改，本性难移”了。看官试想：如今世界，非但女子，就是男人都是个个愿意得人怜的。雨生名叫方澍，是个澍雨⑩生新机的意思，这也是偶然合着他的行为，然而大众的故见自封，他靠着一张口，要把来学散花的天女，譬如一点雨，如何生得出新机来呢？无奈他这个志气是立定了越难越要做，究竟做到那一点田地，此时且不能道破。只是这一个同胞的妹妹，总总的劝不转，也就是他第一步的魔障了。

闲话少说。再说雨生又进来看妹子，见他已经坐起，便问他好些么？一面又摸他的头上，已不烧了，说道：“母亲叫你去吃点稀饭。”曼生一面答应，一面说道：“我已好了。”当时姊妹二人，挽手出来。沈夫人又问，曼生一直走到沈夫人的面前，坐在一张矮凳上说道：“我本没有什么，不过有些困倦。”沈夫人用手掠他的鬓发道：“你此时睡了一觉回来，晚上又睡不着。”雨生道：“他晚上本到十二下钟后，不肯睡觉，有人陪着他就讲话，没人陪着他就做诗，这也是空耗心血。”沈夫人道：“果真的你不在家，他跟着我睡，说一个人怕，我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和丫头们讲话。曼生

这个脾气真不好，将来出去要讨人家厌的。”说着见了丫环在小茶几上，摆了两碟小菜，盛了一碗莲子粥。曼生过去喝了半碗，洗过了面，看钟上又过了十下两刻，知道沈夫人要睡了，便起身退出。沈夫人及胡氏均各安卧不提。

只讲雨生姊妹进房，花窗前并肩坐下，丫环泡上茶来。曼生到晚上，精神最好，雨生是向来两三昼夜不睡，也不曾困倦的。这时候各是心事，雨生想着妹子，一年大一年，转眼就要出阁，不趁此时劝得他改了性子，后来魔障越发深了。况且晓得啸亭将要回来，家中也有年事，不能在母家久住，此时不再着力劝他一番，更待何时？曼生也看得出姊姊的意思，自己虽存着一个不愿更改的心，却狠怕那钻心刺骨的话，又没本事拦住他不说，见雨生用眼看着他，心上突突的跳，只是低着头吃茶。雨生看他吃完了茶，方说道：“夜寒得狠，我们不如把火盆挪近床前，坐在被里谈天，消这长夜，一则免受寒气，二则好使丫环们去睡。”曼生答应，一同站起卸妆褪裙。曼生便坐在床沿上，雨生站在对面，看他把鞋子脱去，换一双竹青缎满花的睡鞋，向雨生笑道：“姊姊就来罢。”雨生一面答应，一面心里想道，他方才向我这一笑，我若是男子，必定魂魄叫他勾去，从古说美色害人，实在他自己没有害人的心，生成这种姿态，叫他有什么法想呢！及到别人上了当，便怪他的美色害人，甚至于说是故意卖弄风情，这真是冤枉。譬如曼生难道向着我卖弄风情不成，所以这美色害人还是假，自害是真的。雨生心上如此想，却不说什么，看着丫环们挪过火盆移灯掩门出去了，他方才脱去皮鞋，盘腿坐在曼生对面。曼生催他到被窝里来，雨生道：“我不冷，坐在被头外面爽快些。”说着便用手搀着曼生的手，孜孜的尽笑。曼生有些不好意思，便道：“姊姊，什么好笑？”雨生道：“我笑嫂嫂，轻量我姊妹二人。”曼生晓得雨生要开话箱了，那背上冷汗已经浸出，勉强笑道：“我不晓得他怎么轻量我们。”雨生道：“妹子你不要哄我，我晓得方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曼生红着脸，低低的说道：“我不敢瞒姊姊，

实在没有听清楚，我只听见他要与你印手掌，不晓得为着什么事。”雨生道：“就是我说要劝你改刚强些，他说天下女人都劝得转，只你劝不转，你想可恨不可恨？要不是嫂嫂向来做人好，我信得过他，不是趁愿的话，我真要和他吵起来了。我这个暴炭似的性子，实在要你劝劝我，我倒转要劝你，要不是手足，你必定要笑我，明于责人，暗于责己的了。”曼生笑道：“姊姊怎么说这客气话，姊姊平日劝我的话，都是好话，只是我也有我的想头，我今日索性向姊姊说个明白。”雨生道：“你那个想头，不过说我女人又不象妹妹有才，我柔顺些还可以一世无荣之辱，是不是这话？我已经听得厌了，若有别的想头便说，若还是这个想头，不必说了。”曼生低着头半晌回答不出。雨生用这话，当头喝了他一下，见他十分羞愧，心上又软了，随即又转过口来道：“你这想头，若依世俗所见，原是不错的，只是我立心，要把世上看轻女人的意思，改变转来，所以要在这里劝你。你想天下的男人，他要不拿女人当玩物，当个花鸟虫鱼，他为什么不望女人扶助他，倒喜欢女人依赖他呢？你再想我们同是一个人，为什么叫他们当作玩物，当作花鸟虫鱼呢？你再想女子，在家的时候，父兄爱惜他，弟侄尊敬他，一旦出嫁便做了别人的玩物，做了别人的花鸟虫鱼，怎么有颜面，对得住父兄弟侄呢？如今还有一种轻薄的子弟，非但将妻子当作玩物和花鸟鱼虫，连妻子的父母兄弟，他都存一种恶薄的想头，这不要怪他，实在是女人自取的。即如一个弱国和一个强国，那弱国自己认是弱国，事事低头，言言俯首，专门要想在这个上头，求一个无荣无辱，并不于自己立国治民的道理留一点心，怎么怪这个强国作践他呢？他既晓得你一无自立之道，他不为着当你做玩物花鸟虫鱼，他为什么要你呢？妹妹你是个聪明的人，你这么一想，就晓得我的立志是不错的了。况且还有一说，女人不讲究学问，不讲究自立，做一个无荣无辱的人也罢了，难道生出儿子，也随他做无荣无辱的人么？如今动辄说父师教训，试问小孩子是跟着母亲的日子多，还是跟着父师的日子多？

母亲是个依傍人的性质，那儿子也就看得见了。所以我这个立志也不是专为女子的。”雨生费了一千斤的力气，指望把曼生劝说过来。但见他时而侧目沉思，时而低头微笑，雨生说完了，料着曼生必有一番回答，不知答的什么，且听下回再叙。

〔注〕 ① 丁艰满服：为父母居丧守孝，叫“丁忧”、“丁艰”；三年期满，称作“满服”。 ② 制驭：控制驾驭。 ③ 青及：青，青眼；青及，即看到的意思。 ④ 已登芳览：已被您看过，给女子书信的客气用语。 ⑤ 诸惟珍卫：请注意保重调养。 ⑥ 断弦：古人以琴瑟比夫妇，男子丧妻，称断弦。 ⑦ 续弦：男子丧妻后再娶，称续弦。 ⑧ 置身无地：无地自容。 ⑨ 印个手掌：击掌打赌的意思。 ⑩ 澍雨：及时的雨。

《剑花洞》一名《情魔》，十回，封面题“言情小说男豪女杰剑花洞”，按传统标准分类，属于言情小说。所以题名《剑花洞》，是因为浙江处州青田县石门洞，是明朝刘伯温读书的地方。二百年后，又有一个极风流极聪慧的女子在那里隐居，后人因而改叫做剑花洞，大约是将剑比刘基，将花比这女子的意思。书名《剑花洞》剑、花对举，将封建社会最受推崇的有治国安邦之策的刘基，与近世遭际不偶却具绝世慧解的女子相提并论，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妇女观。

《剑花洞》写得缠绵悱恻，哀艳动人，同传统的言情小说相比，无疑更多地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全书的主旨，大抵在提倡妇女放足、读书，鼓吹妇女自强、自立，并依靠妇女的力量，来旋转那腐败的世界。《剑花洞》胜于晚清同类作品之处，在于它是一部灌注了生活灵气，充溢着跃动生机的艺术品。

西湖情侠不像《黄绣球》作者颐琐，喜欢使用隐喻象征的手法，以“东倒西歪，外面光华，内里枯朽”的房子来象征中国，以改造坏了的房子来隐喻对于社会的改造；他笔下的方雨生，也不像黄绣球那样，舍身忘我一味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纵使被捕入狱，也在所不计。《剑花洞》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系列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腻描摹，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物喜怒哀乐的精妙刻画。

《剑花洞》的主人公方雨生，既是具备新型思想观念的女子，又是极富个性的艺术典型。她生活在一个颇有开明气氛的大家庭中，婆婆贤明开

通，丈夫豁达宽厚，姊妹姑嫂之间的关系，也极和睦融洽，这就使得方雨生“有一番作用，要开出数千年没有的局面”的襟怀，完全排除了个人恩怨色彩，从而获得更加深沉的社会意义。方雨生提倡放足，提倡学习，提倡女子自强自立，她所要革除的，是封建的旧意识旧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不可调和的新与旧的尖锐冲突；但在小说中，这种冲突并不表现为剑拔弩张的对抗，而是通过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物（包括丈夫和妹妹）之间的不同性格的撞击，尤其是人物曲折丰富的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的。

以妇女解放为宗旨的晚清小说，大多涉及放足问题，但往往把鼓吹放足者写成独立特行的英雄，写法上“过于夸张，损害了艺术的真实性”（阿英语）。《剑花洞》第二回“沈夫人烹茗赏雪，方小姐拥被言情”，写大雪之中，数十株红白梅花迎风开放，方雨生道是“香得有趣，冷得有趣”，冒着雪采了一大枝梅花归来，手冻得同冰一样，却不改其乐；妹妹方曼生却躲在后檐下扶持窗子，用紧的站着，鞋尖通被雪湿透了。因了鞋子的大小，引出了方雨生对裹脚的议论，又进而引出了对女子身体强弱的议论，最后归结到妇女自立的问题上来，道是“天地间连鸟兽草木，他都有自己顾自己的本领，只我们女人，通靠着男人过活，连鸟兽草木都不如了”，希望她“不要忒看轻了自己，把那依傍男人的意见，消磨一分，自然自立的本领，也就增长一分”。通过方雨生出于姊妹之情的由衷关切，不仅说理愈加透彻，而且更有亲切的感染力量。

《剑花洞》胜于同类作品的地方，更在于它独具慧眼地塑造了方曼生这一典型人物，通过对于她的气质、心理状态和心理过程的探幽烛微的揭示，道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阻力，不仅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顽固势力，而且也来自于妇女自身的陈旧观念。

方曼生有一种天生的绝世相貌，一副柔情蜜意的心肠，她极爱自己一双“三寸不上，二寸有零”的小脚，三四天换一双鞋子，再也舍不得放。她得了一个心，以为我是女人，应该叫人怜惜，叫人保护：“但愿得人怜，甘落他人后”，甚至说出宁愿身体弱些的话来。方雨生道：“我发心要劝天下的女人发奋自立，用才智去叫人钦佩，不要用柔媚去叫人怜爱，怎么自己的妹妹倒劝他不转呢？”方曼生总不肯忘记自己是女人，事事不能不依傍他人，终于惹出了许多魔障，误了自己的终身。这就触及了一个妇女自身的立志，一个求得自我解放的主体意识的问题。曼生的人生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然而归根到底，又是社会的悲剧。《剑花洞》通过人物心态的微妙刻画，有

力地突现了它所要表现的妇女自强自立的主旨，从而赋予传统的言情小说以新的时代精神。如果说方雨生式的人物，在晚清小说中还可以寻出黄绣球(《黄绣球》)、胡仿兰(《女铜像》)来比较的话，那么方曼生式的人物，则是《剑花洞》的首创，是西湖情侠对于丰富晚清小说人物画廊的独特贡献。

(欧阳健)

隔牖窥妆[1]私语切切
深宵肢篋[2]妙手空空

彭养鸥

——《黑籍冤魂》第九回

却说这位新娘是个吃鸦片的人，向来在家困惯晏朝[3]，起早起老大不便；一路进京来，路上又辛苦了。这日吉期，算是起个早起，却已日上三竿。不料这京里的迎娶，来得这样早，花轿到门的时候，新娘刚在那里梳洗，装扮好了，还要过瘾。那外面迎娶的人，等得不耐，腹中又饿，一个个喧嚷起来。

这里个伴婆老妈子都是老狐狸，对新娘说道："小姐定了性，慢慢的过瘾。今日吃了这回烟，须要到晚上方才好吃。瘾须过个十分足，外面喧嚷，由他们去噪，不要睬他们。姑娘不上轿，他们不能把空轿抬回去，又不能到里面来将新人抢进轿去，怕他们怎的！这上轿的权柄，是我们操的。"一个老妈子便出来说道："你们不要在此胡闹，这是我们那里的风俗，花轿到门，总要等半日三两个时辰，方才上轿，没有轿子一到，新娘就会上轿；也没有新娘装扮好了，坐在家中等候上轿。这样贱的新娘，是没有找处的。如今你们闹也如此，不闹也如此，好好再等了一个时辰，新娘方能上轿咧。"迎娶的人听了，觉着无法，于是七张八嘴的嚼起蛆[4]来：有的说，新娘在那里上马子；有的说，新娘还要裹足呢；有的说，论不定新娘是吃鸦片的，这时候正在里头过瘾——这句话却被他们猜着了。然而那些迎娶的人，也多有是吃鸦片的，听说"过瘾"两字，早打动了他们的痒处，一个个打起呵欠来。知道

新娘上轿，又须等个时辰，大家都走了开去，到近地寻个小烟铺去吃烟；不吃烟的也饿了，到别处去寻东西吃。花轿歇在门里，彩仗花灯，放得大门外，落乱纷纷。等到新娘上轿，再一个个叫得回来。花轿到张府，已在日落黄昏时候，吃喜酒的人，也等得厌了。花轿进门，笙歌喧阗⑤，灯烛辉煌，那参天拜地的一番礼数，也不必多讲。

新郎这日，自然喜气盈盈，吉日良宵，洞房花烛，乃人生第一个得意日子。但宾筵初肆，贺客盈庭，未免也要去应酬一番。待至酒阑宾散之后，准备金莲归第，锦帐寻春，不料室门已闭。新郎倒是一惊，想道：莫非新娘怕羞，恐有人去闹新房？但婢媪都在里面，为何没有声息？难道困了？总不成第一夜便以闭门羹相待。试弹指扣扉，听得里面脚声杂沓，一个老妈子来开了房门。新郎入来，见新妇已卸了妆，背着烛光坐在床边，像是个娇羞样子。新郎遣去婢媪，想要双宿双栖，揭开锦帐，闻着一阵香味。觉着这香不是衣香、芸香、安息香，也不是龙涎香、鸡舌香、脂粉香，又不是芝兰香、茉莉香、夜来香，更不是西洋外国的一种花露香水香。细闻这香，似乎带些苦味，并且漾着几丝烟气。新郎满腹疑心，却猜不着是鸦片香。要说这新郎，他也不是不识鸦片滋味的，只因寻常烟馆里的，都没有这样讲究，他这烟膏既陈，又是用参汤收膏⑥的，所以比众不同。新郎第一夜，是不好意思去问新娘，只索睡了。

一宵已过，到了明日，张家使人去接了小亲翁来。这第二日新娘，虽不比第一日，然而吃喜酒的人，闹着余兴，宾客衣冠，妇女裙钗，新房内络绎不绝，这新娘怎能吃烟？只好硬熬着。老媪婢女，贼头鬼脑，觑着便送两个烟泡与新娘吞了。好容易熬到黄昏，吃过夜饭，翁姑处问过安，回得房来，便把房门关上，要想开灯吃烟，恰巧新郎进房来，走到房门前，刚听得关门，一想好奇怪，为何两天如此？遂不来敲门，到天井里踅过来，站在窗外，用涎唾湿了窗纸，透个小孔，侧着眼，在小孔中张望，只见一个老

媪，偷手摸脚的立上凳去，开了一只冠箱，托出一个烟盘来，又另拿盏烟灯，拿两支枪，放在床上，婢女过来点了灯，替新娘开上筒烟，新娘躺下就呼。一边吃，一边婢女在那里装，新娘吃个双管齐下。新郎见了，想道：原来这新妇是吃鸦片的，怪不道昨日闻者一阵气味。我总不疑心是鸦片，这吃鸦片也是当今个一种出色当行的嗜好，不为稀罕。只这新妇怎的是这样大瘾，一管枪来不及过瘾呢？列位，这却是新郎错怪了。新娘因日间不能吃着，隔夜又是半饥半饱，所以商量着用两支枪吃，想要迅速一点过瘾，这是吃鸦片偷盘过瘾的苦处，新郎那里晓得？当时过来敲门，新娘听得，连忙要想熄灯，一个老妈子摇手道："不妨事的。自己汉子，总要被他晓得，瞒他怎的？瞒了他，后来倒不能冠冕堂皇的吃，今日正要他晓得咧。"遂过来开了门，让新郎入来，瞎七瞎八的拿话来兜搭⑦新郎，新郎只不睬他。望床上瞧去，只见帐子下着，帐内却点着盏灯，一盏灯已自熄了。新娘立在床前，一副忸怩的面孔，真是画师也画他不出。新郎看了，心中老大有些过意不去，要想招呼新娘吃烟。老妈子见这种光景，趁势对新郎说道："我们姑娘有个肝气病，这两日辛苦了，正在发作，吃两筒鸦片平平肝气。在家的时候，这鸦片是不吃的。"新郎道："肝气病是女人的普通病，吃鸦片是最灵验的，你们服侍姑娘多吃几筒就是了。"老妈子道："新姑老爷你也来香一筒，你不吃，我们姑娘当着新姑爷，是不好意思的。"新郎道："我没有肝气痛病，是不吃的。"老妈子道："吃一筒何妨？这是欢喜膏，保管新姑爷吃了这烟，是喜上添喜，与新娘快活个不了。"新郎听了这话，倒红了脸，与这婆子缠不过，只好去应酬一筒——其实新郎亦是欢喜的。老妈子便过来教新娘也困下去吃，新娘假意含羞，半推半就的躺下去，二人就吃起对挡来。老妈子撇个眼色说道："我们服侍了姑娘一日，辛苦得很，如今要去睡了，这回要让姑老爷来服侍了。姑老爷服侍新娘，比我们道地得多咧。"说着，与一众婢女都去了。新郎新娘，吃过鸦片，自然也睡了。新婚燕尔，鱼水和

谐，这一夜的快乐，是(自)不必说。

明朝起来，新郎新娘齐声喊道："啊呀！"仆妇们听见，大家赶进房来一看，见窗扇撬开，房中箱笼橱柜，尽行敲去了锁，把新妇的妆奁，席卷一空。新娘气得哭，新郎气得面皮发青，仆妇们吓得面面相看，个个没有头脑。有的说："赶紧去追。"有的说："这贼不知去了多远，一时到那里去寻？"有的说："贼从那里来的？"有的说："你不见这窗扇撬坏，明明当天井里进来的。"有的说："这窗关得紧紧的，怎的被贼撬开，没有一点声息？"有的说："昨夜三更睡梦中，我仿佛听见新房里有些声响，但却不疑是贼。"有的说："你应该起来照一照。"有的说："这贼想不是一个人，你看衣服首饰偷去不少。"大家七张八嘴，你推我，我怪你，闹得落乱。

张质夫晓得了，也来看了看，先唤了地甲，然后报县，县里差捕快来踏看。捕快看了踪迹，见窗扇撬坏，是从窗中入房，箱上的锁，俱硬敲去，晓得不是老贼，人非一个，出去却开了房门，然后一重一重开门出去，是由后门逃走的。再着屋上，没有踪迹，料是他前日在此看结亲，看熟脚路，当夜不能下手，这日不知何时混进来，藏躲在那里，到了夜间，方才动手，谅这新出世的小毛贼，容易破案。遂对失主说了，教开一张失单，或三日或五日，保破这案。大家心中稍些安静些。新郎拿起纸笔来开失单，一一要问新娘。新娘说一样写一样，说一件写一件，失单开好，交与捕快，另外自存一纸。捕快去了，大家都安慰了新娘一番，新娘只是泪汪汪的哭个不了。人家以为他不舍得衣裳首饰、赠嫁过来的东西，不知他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处，衣裳首饰，倒也不在他心上。开失单时，遗漏颇多，但不知他心上究竟牵挂的是什么物件？且听下回分解。

〔注〕① 隔牖窥妆：隔着窗子偷看妇女梳妆。　② 深宵胠箧：深夜盗窃。③ 困惯晏朝：睡惯懒觉。　④ 嚼起蛆来：议论，胡说八道。　⑤ 笙歌喧阗：奏乐唱歌，热闹非凡。　⑥ 参汤收膏：收，煮之使浓。参汤收膏，指用人参汤和鸦片同煎至膏浓。　⑦ 兜搭：搭讪，没话找话。

阿英曾说:“宣传鸦片的毒害,不仅在当时文学上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政治上也是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这一方面的作品不少,彭养鸥的《黑籍冤魂》,是最为读者欢迎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叙例》)《黑籍冤魂》开头沉痛控诉鸦片祸及国家、民族的命运道:“这鸦片又能消烁元神,灰颓志气。你看那班做官的人,因为吃了烟,都是吏治废弛,玩视民瘼;那班读书的人,因为吃了烟,都是壮志全消,不图上进;那班做生意的人,吃了烟,都是废事失业,不管商务堕落;那班做工业的人,吃了烟,都是懒惰成性,不知工艺改良;还有那种田的人,吃了烟,更都是灌溉不勤,耕耘不力,田园则日就荒芜,饥寒则不免交迫。在富贵的人家吃了烟,弄来七颠八倒,门户萧条;在贫贱的人家吃了烟,弄来少米无柴,抛妻弃子……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个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变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

小说以一个“鸦片世家”五代人的遭遇,沉痛揭示鸦片之害,意在警醒世人。广东富户吴廉,起初以为鸦片是一味良药,吞吸成瘾,竟误食生烟而死。其子吴慕慈,不吸取教训,反以为不得其法,便发明烟具,改进煎熬方法,又贩卖鸦片,闻朝廷严厉禁烟,吞生烟自杀。其孙吴春霖变本加厉,串通洋商私运鸦片,大获厚利,被林则徐捕获正法。至第四代吴瑞庵,动了弃商做官的念头,花十万银子捐了个道台,依旧大吃其烟,上行下效,将衙门变做了烟馆。幼子年仅七岁,误食生烟致死。次子也因嗜好过深而破产,沦为乞丐,冻饿而死。吴瑞庵的女儿爱珠,嫁给京中银号掌柜之子张景韩为妻。第九回“隔牖窥妆私语切切,深宵胠箧妙手空空”,以夸张手法写出那极富喜剧性的故事,包含着作者深深的隐忧。

婚嫁原是人生一件大事,但新娘爱珠却因为染上吃鸦片的恶习,“吉期”里的举动却极其反常:迎娶的花轿到了门,新娘不肯马上上轿;洞房花烛之夜,新郎归第,室门却已紧闭。针对这不合理的举止,作者做足了文章,妙处在偏要写出其“合理性”来:

先看新娘之不肯马上上轿。伴婆老妈子的理论是:“今日吃了这回烟,须要到晚上方才好吃。”所以,“瘾须过个十分足”才行——这是从小姐的实际出发的;对付轿夫的喧嚷,老妈子也自有自己的逻辑:“他们不能把空轿抬回去,又不能到里面来将新人抢进轿去”;对外宣布,则又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轿子一到,新娘就会上轿;也没有新娘装扮好了,坐在家中等候上轿。这样贱的新娘,是没有找处的。”

再看洞房花烛之夜新郎之被拒门外。新郎的心理先是一惊,以为新

娘怕羞，恐有人去闹新房；再看婢媪都在里面，却为何没有声息？于是担心新娘会以闭门羹相待。待开门入来，除了新妇背着烛光坐在床边，像是个娇羞样子外，突出了他闻到的一种异样香味，满腹疑心，却猜不着是鸦片香。

第二天晚上的情景，又从新郎的眼中写出。他不来敲门，站在窗外，用涎唾湿了窗纸，透个小孔，于是看到了一幅新娘躺下，"吃个双管齐下"的奇怪画面。当听得丈夫敲门，新娘连忙要想熄灯，说明她也知道自己是理亏的。然而，老妈子却出来为之壮胆，说是"瞒了他后来倒不能冠冕堂皇的吃，今日正要他晓得咧"；新郎自己也是吃鸦片的，看见新娘忸怩不安，居然"老大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在老妈子的撺掇下，不仅容忍新娘吃烟，而且自己"也来香一筒"了。以理而论，新娘乍到夫家，旧时恶习或许正可遏制，甚至得到根本的纠正；但由于环境的纵容，这种机会丧失了。

作者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将忧国忧民的情绪，简单化为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品，而是以流畅的笔墨写出了曲折的故事，比起其时多数的同类作品，可读性要强得多了。　　（欧阳健）

水月尽多风月竹外闻琴
禅房权作洞房花前酬聘　　蔡召华

——《笏山记》第三十回（节选）

明日，别了龙飞，备了鼓吹、舆马、聘礼，雪燕擐凤尾连环金锁甲，戴五凤颤缨球雉尾银盔，跨上耿纯①，罩着透绣白罗宫伞。无知是藕色水纹百褶裙，上披白龙绡小帔，中束翠羽垂须响佩裳，戴五凤紫霞冠，跨上银鞍雪花马，罩着透绣大红宫伞。少青戴飞鳌攒翠青袱头，披百花白锦袍，外擐八宝嵌边外套，跨上金鞍五花马，罩着透绣紫金宫伞。前面一簇女兵，皆绣袄战袍，拥着锦车，捧着锦袍、凤冠、玉佩、绣裙。又前面一簇女兵，皆彩襦绣帔，执着龙旌凤旆，香炉绣灯，间以细乐。又前面一簇男兵，大吹大擂，扛着大红旗，上有"卑礼聘贤"四个大金字，香尘满路，望

紫藤进发。

紫藤乡长大惧。时瑞昭已死，其子花渊云新立，率乡勇出迎。少青令引导往大槐树馀馀子家。渊云正不知"馀馀子"何人，到了这里，驻了人马，不见什么馀馀子。雪燕下了耿纯，寻旧时卖饼的茆屋，已锁着门，不知逃往那里去了。少青谓渊云曰："某备了千金重礼，亲聘馀馀子，乡长何故藏匿着？"渊云愈惧，私问乡勇："这里谁是馀馀子？"有认得的，言"槐树下有个卖炊饼的蓝缕女儿，他自号馀馀子，日日在此卖饼，不知今往何处？"渊云着人将门打开，空洞洞地，只有几件破碎的家伙，那里有人？驱那邻人问时，都言昨夜搬去，不知何往。只见雪燕拔出剑来，指着渊云曰："分明闻得俺们聘他，将他害了。你不还俺馀馀子时，你这乡莫想留得寸草！"渊云战栗栗作个揖曰："娘子息怒，请庄公娘子暂临敝府，待某逐家搜查，自然寻着。"少青曰："某不敢轻造贵府，就这里驻扎罢。"前引导的军卒曰："此间有个水月院，颇幽雅，烦乡长前导，驻马于此，待乡长慢慢地搜寻。"少青从之。渊云曰："水月院离此不远，转个弯，过了桥，竹林里便是。若不嫌荒寂时，这里颇堪容驾。"少青、无知、雪燕俱上了马，随渊云往水月院。这院四围皆竹，环竹外皆水。是时男兵驻扎桥外，女兵驻扎竹内。少青辞退了渊云，带着无知、雪燕及几个丫鬟，进院内来。只见正殿上塑个白衣菩萨，抱着个孩子，三人正参拜那菩萨，有老尼带着两个徒弟，在这里敲磬鼓。待三人拜毕，即请进静室里拜茶。少青问曰："你这院一行几众？"老尼曰："只有这两个顽徒，一个名静修，一个名静持。"少青叫丫鬟取三十两银子，作本院的香仪。无知十两，雪燕十两，一齐交与老尼。老尼拜谢了，即见静修、静持摆列香茶新果，各吃了些。日渐昏黄，打点在院中歇宿。时渊云送上铺陈筵席，欲令夫人乡主陪侍娘子，少青一概辞谢。

是夜，月色甚佳，旃阁檐堂诸上方，尽是银装的世界。少青唤静持引着，踏月闲玩。左边一小月门，两行皆桂花夹径。出了

月门，过了桂径，又是一株亭亭的绝高梧桐，桐下有座小亭，凭着小亭，望见满地梧叶影，尽作珪纹。忽闻"唧唧唧"有些蟋蟀的声；静听时，蟋蟀声中，杂着琴声。下了小亭，随着那琴声，徘徊了一回，那琴声好像出自竹林里。近竹林里听时，其声甚近，冷冷然，泓泓然，如水之流，如松之号，如鹤之唳。少青虽不谙琴理，然一弦一心，都听得入妙。又向竹里寻时，见月光从竹叶缝中射着，一间小小的屋儿，墙上尽是苔花，苔花缠着一个瓮窗，那竹缝的月光，正射入那瓮窗里，窗里一个女子，坐着鼓琴。少青虽看不分明，然不敢惊动他，只在竹深处立地。再听那琴时，都变作清角之音，或如刀剪相触，或如剑戟互撞，或如高檐铁马，和着远寺的梵钟，不觉的赞叹了一声："妙哉琴乎！"那琴已与赞叹的声齐息了。回望那瓮窗时，已不见了女子的影儿了。

欲唤静持问个明白，又不见了静持，谁知在竹中一块石上凭着，睡得嘭嘭的。少青向那光头上弹指儿，弹醒了他，问："这小屋里鼓琴的是谁？"静持只是笑着，不肯说。少青向怀中摸出一锭银子："你说给我听时，将这银子给你。"静持曰："我说便说，只不要说是我说的，那敢受庄公的银子？"少青将银子纳他手里，逼着他说。静持曰："这个人，是我师父的俗家姨甥女儿，姓花。"言未竟，少青接着曰："莫不是姓花名容的那个馀馀子么？"静持曰："正是正是，庄公为何知他？"少青不等说完，转步便走，回至静室，见雪燕、无知，犹坐灯下说话。少青曰："我的娘子，且勿说话，馀馀子已有了。"雪燕惊曰："这话何来？"少青指着曰："在那边小屋儿鼓琴的不是呢！他就是这老尼的姨甥女儿，故在这院里住着。"雪燕令丫鬟将冠袍聘礼摆列当中，偕无知入请老尼，备说其事。老尼大喜，唤静修、静持燃火炬，与雪燕、无知同往小屋里叩门。

少顷，门闼然开，灯影里，见女子拥髻抱琴，迎面大笑曰："娘子们，欲捉花容问罪么？不然，何深夜到此？"雪燕备陈颜公亲聘的事。馀馀曰："是贤妹劝驾的么？自知鄙陋，不能为颜郎效驰

驱，贤妹忘畴昔之言乎？”雪燕曰：“姐姐差矣！人生得一知己可不恨；颜郎，姐姐知己也。时可出而不出，是为不智。昔文王聘子牙，遂弃钓竿而奋鹰扬之业②；齐桓用管仲，遂脱囚车而成九合之功③。未闻子牙拒聘，管仲逃亡也。反此者，是为不恭。今凤冠鸾佩，俱陈堂上，请姐姐发付颜郎。”馀馀曰：“贤妹只知事宜，未审事势。今娇鸾用事，嫉贤妒能，外则谄事颜郎，心中实多猜忌，弗能同心共济明矣。贤妹勇冠万夫，英毅明敏，固女中之杰也，身处危疑震撼之中，当思所以自存；而贤妹懵懵然，不自觉悟，智云乎哉？己不自存，而窃窃然为愚姐劝驾，恭云乎哉？为语颜郎，我将凿环而遁矣。”说得雪燕满身冷汗，湿透罗衣。

先时，无知疑馀馀故作此态，以博虚名，今闻斯语，乃叹识见绝高，己所不及，进言曰：“昔三桓用事，未闻孔子不仕④；士良当国，未闻裴度无功⑤。天之所以与姑娘者何如？姑娘所以自命者何如？况姑娘老母犹在，为贫致身，圣贤不免。若顾忌多端，坐失时会，是弃天也，是自弃也。时会一失，万悔何追，惟姑娘思之。”馀馀低然叹曰：“娘子之教是也，但责无可逭⑥，情有难言。”

言未已，忽见老尼扯了那盲姥姥进来，曰：“我养了你十几年，穷得饭也吃一顿，没一顿，你兄弟又不长进，你又不肯招女婿，今老天怜悯，降下福泽，故此这庄公费千金聘你，你又横推竖塞的。不照照影，你贱骨头由你罢了，难道我老人家，不应享一日福，才就木么？”馀馀跪在地下，哭了一回，曰：“母亲休恼，请去安寝，为儿的依着母亲就是。”姥姥曰：“这才不枉养你一场哩！我去了，你违着我时，我拚这条老命吊死罢了。”老尼扶着姥姥去了。馀馀在地下爬起来，执着无知的手曰：“为贫受聘，娘子之言，当铭肺腑。只是这凤冠玉佩，容是佩戴不得的。为语颜郎，愿受聘金一半。若有军机大事，来这里商议，断不能从诸娘子后，嫁去竹山也。”无知笑曰：“花姑娘欲作山内宰相耶？”雪燕没奈何，将此语回了少青，时已四更，各人就枕。

片时，天已明亮，即着人报知渊云，权将这院左边静室，为今

夕洞房，一切妆奁筵席，皆乡长备办。馀馀初不肯进洞房，被老母逼迫，免不得与少青洞房里，成就这宵的欢爱。明日，花渊云使夫人来贺，认馀馀做个干乡主，就在槐树边造一所别院，名槐阴院，十分华丽，以居馀馀。乡中人人叹息：不料这个黄发瘠脸的卖饼女儿，人人看不上他的，今都这般发迹，始信生男不似生女了。

〔注〕 ① 耿纯：可做坐骑的神兽。 ② 文王聘子牙，遂弃钓竿而奋鹰扬之业：姜尚，字子牙，人称"姜太公"。传说他每天在渭水边钓鱼，以待明君，文王亲到蹯溪求贤，拜为相，在姜子牙辅佐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③ 齐桓用管仲，遂脱囚车而成九合之功：齐僖公死后，其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位。管仲辅佐公子纠，曾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后公子小白登位，是为齐桓公。桓公不记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终于建立霸业，九合天下。 ④ 三桓用事，未闻孔子不仕：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掌握着鲁国的政权。其时孔子先后被任命为中都宰，升大司寇，摄相事。 ⑤ 士良当国，未闻裴度无功：仇士良是唐文宗朝大宦官，专权干政，极端仇视贤良。裴度是唐代后期杰出政治家，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其威望德业为世所重。 ⑥ 责无可逭：逭，逃、避的意思。责无可逭，谓责任不可推托。

《笏山记》是晚清小说中独一无二的异书，所写颜少青统一笏山地区的故事，是史籍不记的异事。笏山在云南蒙化之西，与世隔绝。可、韩、绍三庄庄公，统治着笏山周围五百余乡，三庄之人视乡人如奴隶。外乡人的颜少青，因得乡人拥护，终于扫平了世家世姓，统一了笏山地区。身为一"玉琢粉搓"的小书生，颜少青在眉山干出如许大事业，所恃全在身边的一班女子。他曾赞叹："我笏山无地无才，大抵丰于女子而啬于男人"，实际上是将颜少青的事业写成一群文武奇才的女子的事业。小说通过种种遇合因缘，将这班仰慕颜少青的少女，先后成了他的"娘子"，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力量，演出了种种笃婉动人的故事。

颜少青的娘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颇有勇力的绍秋娥、乐更生、可足足、可香香、张银银、张铁铁、可炭团、窦小端；二是具有将帅之才的可娇鸾、赵公挪、白雪燕、白万宝；三是足智多谋、有王佐之才的花馀馀、赵无知、绍龙飞。其中最突出的，则是自号"馀馀子"的花容。

花容本是一个卖饼女，"准低眼小，颊削而发枯黄"，貌不惊人，却读书过

目不忘，深沉有大志，八岁时即有“丈夫竟说英雄略，女子岂无王佐才”之句。其父曾以百金购刘基《登坛秘录》以示，花容讥之曰：“行兵之道，奴鬼役神，以阴阳造化为消息；既有语言文字以示后人，而犹称秘录，此‘秘’字已不通之极，馀何问焉。”可见识见之不凡。其父殁后，贫极，敝衣垢面，无问名者。

少青初识花容，是在大破韩庄使作告示以谕庄民之时。有王佐才的花容，倡言“只除首恶，勿多杀人”，使少青大为叹服。后颛和圣姥赠一锦囊，上写四十一字，无人能解，少青命白雪燕往访馀馀子以解释之。雪燕知其兼有韬略，劝少青曰：“公如不以貌选，何不聘为娘子，作个女军师？”少青大喜。雪燕往寻花容，解得“王都紫霞洞”五字，奠定了今后的基业。雪燕因趁势劝花容许嫁少青，以“奋鹰扬之烈”，花容则以“蓬门之女，懒散已惯，诚不能为人驰驱”，婉言拒绝。花容儿时曾对雪燕说过：“他日得为诸葛，以关、赵待妹。”有“女诸葛”之称的花容，当“素愿”即将实现的时候，为什么又迟疑起来？原因就在于对其时处境的深切了解。其时，少青的“娘子”群体已经形成，诸娘子中，“他喜着，瓦砾亦明珠；他恼着，黄金亦尘土”的可娇鸾是最难相处的。娇鸾初见诸娘子有勇无谋，不能出己右者，易视之；及娶绍龙飞，便渐生忌心。及闻少青拟聘花容，便百般谏阻，道是：“屈庄公之贵，辱临卖饼女之门，体统何在？”这才是花容真正的心病。但胸怀大志的颜少青，还是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家”的决心，卑礼蓬门，聘馀馀子，以大事委之。第三十回“水月尽多风月竹外闻琴，禅房权作洞房花前酬聘”，写的就是这段曲折生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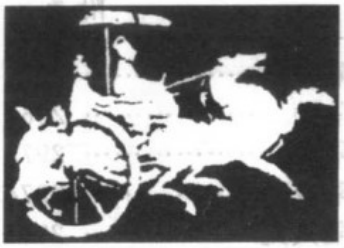
本回开头，写少青大吹大擂，扛着有“卑礼聘贤”四个大金字的红旗，香尘满路地往紫藤进发，但紫藤乡长竟不知“馀馀子”为何许人。雪燕寻着旧时卖饼的茆屋，已锁着门，不知逃往那里去了。将门打开，空洞洞地，只有几件破碎的家伙，邻人都言昨夜搬去，不知何往。少青便往水月院驻马，寻访花容的事情，暂时遭到挫折。

随后，作者将笔锋一转，以轻灵的文字，写那夜间甚佳的月色，让少青在女尼静持引导下，踏月闲玩。那小月门，那桂花夹径，那绝高梧桐，那桐下的小亭，那满地的梧叶影，那唧唧唧的蟋蟀声，一切似乎都是漫不经意，但终于引出了蟋蟀声杂着的琴声。又由琴声，引出了弹琴的人：“又向竹里寻时，见月光从竹叶缝中射着，一间小小的屋儿，墙上尽是苔花，苔花缠着一个瓮窗，那竹缝的月光，正射入那瓮窗里，窗里一个女子，坐着鼓琴。”然而，当少青听那琴都变作清角之音，不觉的赞叹了一声：“妙哉琴乎”时，那琴已与赞叹的声齐息了。回望那瓮窗时，已不见了女子的影儿了。

少青唤静持追问，终于弄清楚那正是馀馀子！便与雪燕、无知同往小屋里叩门。门开后，灯影里见女子迎面大笑："娘子们，欲捉花容问罪么？不然，何深夜到此？"即此一语，可见花容是知道少青亲聘之事的。她的避开，是有意的；她的弹琴引逗，也是有意的。这就将她内心的矛盾，作了更充分的展示。她先是说"自知鄙陋，不能为颜郎效驰驱"，当雪燕以"时可出而不出是为不智"相劝时，花容方说出自己的疑虑是娇鸾嫉贤妒能。赵无知起初疑心馀馀故作此态，以博虚名，及亲耳听到这番话语，乃叹识见绝高，己所不及，便以"若顾忌多端，坐失时会，是弃天也，是自弃也"之言进之。馀馀从内心来说，自然是渴望一试的。赵无知"为贫致身，圣贤不免"的说法，为她找到了最好的理由，但又提出不佩戴凤冠玉佩，不从诸娘子嫁去竹山，只受聘金一半，若有军机大事，来这里商议。惹得无知笑曰："花姑娘欲作山内宰相耶？"与《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诸葛亮相比，《笏山记》"卑礼聘贤"的花容，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从小说的主旨看，写花容等众娘子，正是为了突现颜少青不同凡响的志向。正如少青的对立面绍潜光的翰林学士丁勉所说："臣闻少青虽用妇人，然以才选，非以色选也。故可足足赭颜方面，白雪燕绿脸青眉，张银银、窦小端脸俱黑色，然皆宠冠六宫，势倾朝野；彼花容，一黄瘦村娃耳，非有飞燕之轻盈、玉环之丰艳也，一旦举而置之相位，能制历书，秉朝政，而和衷共济，不闻诟谇之声。纵觅得西子夷光，只恐同画饵耳。"丁勉之所言，堪称对"古今亡国，皆缘艳妻煽处"的女祸亡国论的有力批判。

（欧阳健）

附 录



作家小传

笔画索引

二画

二如亭主人 …… 2983
丁用晦 …… 2971
丁耀亢 …… 2978

三画

干宝 …… 2966
于逖 …… 2971
上官融 …… 2973
马中锡 …… 2974
马永卿 …… 2972

四画

王建 …… 2968
王度 …… 2968
王洙 …… 2969
王浮 …… 2966
王琰 …… 2967
王晫 …… 2980
王鼎 …… 2972
王槭 …… 2981
王韬 …… 2983
王嘉 …… 2967
王士禛 …… 2979
王仁裕 …… 2971
王明清 …… 2972
王定保 …… 2971
王猷定 …… 2978
王辟之 …… 2972
天花藏主人 …… 2979
天然痴叟 …… 2977
元稹 …… 2969
元好问 …… 2973
韦瓘 …… 2969
牛肃 …… 2968
牛僧孺 …… 2969
毛祥麟 …… 2983
长白浩歌子 …… 2981
文康 …… 2983
方勺 …… 2972
方汝浩 …… 2977
尹湛纳希 …… 2984
孔氏 …… 2967

五画

艾衲居士 …… 2979
古吴金木散人 …… 2977
石玉昆 …… 2984
东方朔 …… 2966
东阳无疑 …… 2967
东鲁古狂生 …… 2977
卢肇 …… 2970
卢民表 …… 2974
白行简 …… 2968
乐史 …… 2971
乐钧 …… 2982
冯梦龙 …… 2976
兰陵笑笑生 …… 2975
司马光 …… 2971

六画

西周生 …… 2980
西湖情侠 …… 2986
西湖渔隐主人 …… 2977
西子湖伏雌教主 … 2977
扬雄 …… 2966
吕侠 …… 2986
吕熊 …… 2980
竹溪山人 …… 2982
朱弁 …… 2972
朱名世 …… 2976
朱国祯 …… 2976
朱翊清 …… 2983
任昉 …… 2967
伊世珍 …… 2973
华阳散人 …… 2977
名教中人 …… 2979
刘向 …… 2966
刘祁 …… 2973
刘肃 …… 2969
刘馀 …… 2968
刘基 …… 2973
刘鹗 …… 2984
刘璋 …… 2980
刘义庆 …… 2967
刘省三 …… 2984
刘崇远 …… 2971
刘敬叔 …… 2967
齐东野人 …… 2977
庄季裕 …… 2972
江盈科 …… 2976
安遇时 …… 2977
许尧佐 …… 2968
许仲琳 …… 2975

许奉恩 …… 2984
孙荣 …… 2970
孙光宪 …… 2971
孙高亮 …… 2975
孙家振 …… 2985
纪昀 …… 2982
纪振伦 …… 2976

七画

杜纲 …… 2982
杜濬 …… 2978
杜光庭 …… 2970
杨仪 …… 2974
邯郸淳 …… 2966
苏轼 …… 2972
苏鹗 …… 2970
苏庵主人 …… 2979
李伉 …… 2970
李玫 …… 2969
李清 …… 2978
李渔 …… 2978
李隐 …… 2970
李绰 …… 2970
李肇 …… 2969
李公佐 …… 2968
李百川 …… 2981
李汝珍 …… 2982
李伯元 …… 2985
李昌祺 …… 2974
李绍文 …… 2977
李春芳 …… 2976
李复言 …… 2969
李海观 …… 2981
李朝威 …… 2968
李景亮 …… 2969
李献民 …… 2972
严蘅 …… 2983
严子休 …… 2971
来凤馆主人 …… 2978
连文澂 …… 2986
吴均 …… 2967
吴淑 …… 2971
吴璿 …… 2981
吴大震 …… 2976
吴伟业 …… 2978
吴沃尧 …… 2985
吴承恩 …… 2975
吴炽昌 …… 2983
吴敬所 …… 2975
吴敬梓 …… 2980
何薳 …… 2972
何大抡 …… 2975
何延之 …… 2968
伶玄 …… 2966
邱濬 …… 2974
余怀 …… 2979
余象斗 …… 2975
饮椒 …… 2986
邹弢 …… 2984
应劭 …… 2966
沈氏 …… 2973
沈辽 …… 2972
沈约 …… 2967
沈括 …… 2972
沈复 …… 2982
沈徵 …… 2973
沈亚之 …… 2969
沈既济 …… 2968
沈起凤 …… 2982
宋远 …… 2973
宋懋澄 …… 2976
张华 …… 2966
张固 …… 2971
张实 …… 2971
张荐 …… 2968
张说 …… 2968
张读 …… 2970
张鹭 …… 2968
张邦基 …… 2972
张齐贤 …… 2971
张应俞 …… 2976
张明弼 …… 2977
张春帆 …… 2985
张南庄 …… 2984
张肇桐 …… 2986
陆氏 …… 2966
陆采 …… 2975
陆勋 …… 2969
陆游 …… 2973
陆粲 …… 2974
陆人龙 …… 2977
陆云龙 …… 2977
陆长源 …… 2968
陆次云 …… 2980
陆显之 …… 2973
陈忱 …… 2979
陈鸿 …… 2969
陈森 …… 2983
陈寔 …… 2966
陈天华 …… 2986
陈玄祐 …… 2968
陈其元 …… 2983
陈鸿祖 …… 2969
陈蝶仙 …… 2986
邵景詹 …… 2976

八画

青心才人 …… 2978
青莲室主人 …… 2977
范摅 …… 2970
欧阳修 …… 2971
欧阳钜源 …… 2986
罗大经 …… 2973
罗贯中 …… 2973
罗懋登 …… 2976
钓鳌湖客 …… 2975
和邦额 …… 2981
周密 …… 2973
周楫 …… 2977
周煇 …… 2972
郑还古 …… 2969
房千里 …… 2970
孟棨 …… 2970

九画

柳祥 …… 2970
柳珵 …… 2969
柳师尹 …… 2971
柳宗元 …… 2968

胡璩 …… 2969
胡永禧 …… 2977
胡微之 …… 2971
荀氏 …… 2967
赵晔 …… 2966
赵弼 …… 2974
赵璘 …… 2970
赵自勤 …… 2968
冒襄 …… 2978
钮琇 …… 2980
侯白 …… 2968
段成式 …… 2969
皇甫氏 …… 2970
皇甫枚 …… 2970
皇甫谧 …… 2966
俞达 …… 2984
俞樾 …… 2983
施耐庵 …… 2973
施德操 …… 2972
洪迈 …… 2972
宣鼎 …… 2984
祖台之 …… 2967
祖冲之 …… 2967
祝允明 …… 2974
姚汝能 …… 2970

十画

班固 …… 2966
秦醇 …… 2971
酌元亭主人 …… 2979
都穆 …… 2974
袁枚 …… 2981
袁郊 …… 2970
袁于令 …… 2978
破额山人 …… 2982
夏噩 …… 2971
夏庭芝 …… 2973
夏敬渠 …… 2981
钱彩 …… 2979
钱希言 …… 2975
钱锡宝 …… 2985
笔炼阁主人 …… 2980
徐芳 …… 2979
徐震 …… 2979
殷芸 …… 2967
鸳湖渔叟 …… 2980
凌濛初 …… 2977
郭勋 …… 2975
郭宪 …… 2966
郭彖 …… 2972
郭湜 …… 2968
郭璞 …… 2966
郭小亭 …… 2984
郭澄之 …… 2967
高鹗 …… 2982
高彦休 …… 2970
唐晅 …… 2968
唐芸洲 …… 2985
诸圣邻 …… 2975
陶辅 …… 2974
陶宗仪 …… 2973
陶渊明 …… 2967

十一画

萧鲁甫 …… 2984
黄璞 …… 2971
黄小配 …… 2985
黄休复 …… 2971
黄周星 …… 2978
曹丕 …… 2966
曹去晶 …… 2980
曹雪芹 …… 2981
常璩 …… 2967
符霖 …… 2986
庾岭劳人 …… 2982
康辑 …… 2970
康与之 …… 2972
情痴反正道人 …… 2978
梁启超 …… 2985
梁维枢 …… 2977
屠绅 …… 2982
随缘下士 …… 2983

十二画

韩邦庆 …… 2984
彭乘 …… 2972
彭养鸥 …… 2986
葛洪 …… 2966
董说 …… 2979
董榖 …… 2974
蒋防 …… 2969
落魄道人 …… 2982
程世爵 …… 2984
曾朴 …… 2985
曾衍东 …… 2982
温庭筠 …… 2969

十三画

顾琐 …… 2986
甄伟 …… 2976
蒲松龄 …… 2980
虞通之 …… 2967
廉布 …… 2973
褚人获 …… 2980

十四画

蔡羽 …… 2974
蔡邕 …… 2966
蔡元放 …… 2981
蔡召华 …… 2986
裴启 …… 2967
裴铏 …… 2970
熊大木 …… 2975

十五画

颜之推 …… 2967
潘镜若 …… 2976

十六画

薛调 …… 2970
薛用弱 …… 2969
薛渔思 …… 2969

十七画

戴孚 …… 2968
戴祚 …… 2967
魏泰 …… 2972
魏秀仁 …… 2983

十八画

瞿佑 …… 2974

【东方朔】(前 154—?) 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一说南阳步广里(今河南南阳)人。博通诗书、兵法,出语幽默滑稽。官至太中大夫。作有小说集《神异经》、《十洲记》等。

【刘向】(前 77—前 6) 西汉经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仕宣、元、成、哀四朝,官至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作有小说集《列仙传》等。

【扬雄】(前 53—18) 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仕成、哀、平三朝,官给事黄门郎。作有小说《蜀王本纪》等。

【赵晔】 东汉散文家、经学家。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任县吏,后弃职而去。作有《吴越春秋》等。

【伶玄】 西汉小说家。字子于。潞水(今山西长治)人。官淮南相。作有小说《赵飞燕外传》等。

【班固】(32—92)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博览众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任兰台令史。作有小说《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

【郭宪】 东汉小说家。字子横。汝南宋(今安徽太和)人。东汉初召为博士,迁光禄勋。作有小说集《洞冥记》等。

【陈寔】(104—187) 东汉小说家。字仲弓。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初为县吏,后辞归乡里。作有小说集《异闻记》等。

【蔡邕】(132 或 133—192)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好辞章,通音律。任河平长、郎中、议郎、左中郎将等。作有小说集《琴操》等。

【应劭】 东汉学者。字仲远。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少笃学,后拜太山太守。作有《风俗通义》等。

【邯郸淳】 三国魏文学家。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博学多能,以作曹娥碑文知名。作有笑话集《笑林》等。

【曹丕】(187—226) 三国魏文学家。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长子。延康元年(220)代汉自立,为魏文帝。作有小说集《列异传》等。

【皇甫谧】(215—282) 西晋医学家、文学家。幼名静,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郡举孝廉、相国征辟,不就,终身不仕,以著述为务。作有小说集《高士传》等。

【张华】(232—300) 西晋文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北)人。历任长史、中书郎、司空等。赵王司马伦篡位遇害。作有小说集《博物志》等。

【陆氏】(? —303) 西晋小说家。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为陆云之侄,陆机之子。陆机二子名蔚、夏,此当为其一。作有小说集《异林》等。

【王浮】 西晋小说家。官祭酒。作有小说集《神异记》等。

【郭璞】(276—324) 西晋文学家。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官著作佐郎、尚书郎。作有小说集《玄中记》等。

【葛洪】(283—343) 东晋医学家、道教理论家、术士。字稚川,号抱朴子。句容(今属江苏)人。少好学,博览群籍,崇信道教,兼通医术。作有小说集《西京杂记》、《神仙传》等。

【干宝】 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勤学博闻,

任著作郎，封关内侯。作有小说集《搜神记》等。

【常璩】 东晋史学家。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少好学。后为桓温参军。作有《华阳国志》等。

【祖台之】 东晋小说家。字元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祖冲之曾祖。官光禄大夫。作有小说集《志怪》等。

【裴启】 东晋小说家。字荣期。东晋时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作有小说集《语林》等。

【郭澄之】 东晋小说家。字仲静。太原阳曲（今山西太原北）人。历任尚书郎、南康相等。作有小说集《郭子》等。

【孔氏】 东晋时人。名约。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孔氏志怪》等。

【戴祚】 东晋小说家。字延之。江东（今南京广德）人。任西戎主簿。作有小说集《甄异传》等。

【王嘉】 东晋小说家。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以方术著名，隐居于终南山、倒虎山。后因预言不吉遭杀。作有小说集《拾遗记》等。

【陶渊明】（365—427） 东晋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州祭酒、彭泽令，后去职归隐。作有小说集《搜神后记》等。

【荀氏】 东晋小说家。真实名字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集《灵鬼志》等。

【刘敬叔】 南朝宋小说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历任南平国郎中令、骠骑将军、给事黄门郎。作有小说集《异苑》等。

【刘义庆】（403—444） 南朝宋小说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历任平西将军、荆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作有小说集《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等。

【东阳无疑】 南朝宋小说家。东阳（今浙江金华）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齐谐记》等。

【虞通之】 南朝宋小说家。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任黄门侍郎、步兵校尉。作有小说集《妒记》等。

【祖冲之】（429—500） 南朝科学家。字文远。范阳蓟（今北京东南）人，一说遒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南朝宋时主持华林学省，南齐时官至长水校尉。作有小说集《述异记》等。

【沈约】（441—513） 南朝梁文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历任尚书度支郎、尚书令等。作有小说集《俗说》等。

【王琰】 南朝齐小说家。太原（今属山西）人。仕齐、梁二代。作有小说集《冥祥记》等。

【任昉】（460—508） 南朝梁文学家。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宋、齐、梁三朝，官新安太守。作有小说集《述异记》等。

【吴均】（469—520） 南朝梁文学家。字叔庠。吴兴故彰（今浙江安吉）人。历任国侍郎、奉朝请。作有小说集《续齐谐记》等。

【殷芸】（471—529） 南朝梁文学家。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人。历任散骑侍郎、中书舍人、司徒左长史等。作有小说集《殷芸小说》等。

【颜之推】（531—591?） 北齐文学家。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历任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平原太守、东宫学士等。作有小说集《冤魂志》、《集灵记》等。

【侯白】 隋小说家。字君素。魏郡(今河南临漳西南)人。性滑稽,好学有捷才。官任儒林郎。作有笑话集《启颜录》等。

【王度】 隋唐间文学家。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历任御史、著作郎、芮城令。作有小说《古镜记》等。

【张鷟】(约658—730) 唐文学家。字文成,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上元二年(675)进士,历任襄乐尉、监察御史、德州平昌令、司门员外郎等。作有小说《游仙窟》、《朝野佥载》等。

【张说】(667—730) 唐文学家。字道济,又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历任太子校书郎、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作有小说《梁四公》等。

【何延之】 唐小说家。开元十年(722)任均州刺史。作有小说《兰亭记》等。

【牛肃】 唐小说家。原籍京兆泾阳县,徙居怀州河内县(今属河南沁阳)。贞元、元和间人。官岳州刺史。作有小说集《纪闻》等。

【唐晅】 唐小说家。晋昌(今属甘肃安西)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唐晅手记》等。

【赵自勤】 唐小说家。官秘书监、括州刺史。作有小说集《定命论》等。

【戴孚】 唐小说家。谯郡(今安徽亳县)人。至德二年(757)进士,官校书郎、饶州录事参军。作有小说集《广异记》等。

【郭湜】 唐小说家。太原(今属山西)人。任大理司直、户部员外郎等职。作有小说《高力士外传》等。

【陈玄祐】 唐小说家。大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离魂记》等。

【沈既济】(?—786?) 唐小说家。吴(今江苏苏州)人。官左拾遗、史馆修撰、礼部员外郎。作有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

【张荐】(744—804) 唐文人。字孝举。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任史官、修撰,后官御史中丞。作有小说集《灵怪集》等。

【刘悚】 唐史学家、小说家。字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知幾之子。历任集贤院学士、右补阙。作有小说集《隋唐嘉话》等。

【陆长源】(?—799) 唐文学家。字泳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任汝州刺史、宣武行军司马。作有小说集《辨疑志》等。

【李朝威】 唐文学家。陇西(今属甘肃)人。为蜀王李湛六世孙,代宗、德宗时在世。作有小说《柳毅传》等。

【王建】(约766—?) 唐诗人。字仲初,一作仲和。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历任昭应县丞、秘书郎、陕州司马。作有小说《崔少玄传》等。

【柳宗元】(773—819) 唐文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793)进士,历任校书郎、蓝田尉、柳州刺史。作有小说集《龙城录》等。

【许尧佐】 唐文学家。贞元十年(794)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及第,历任太子校书郎、谏议大夫等。作有小说《柳氏传》等。

【白行简】(776—826) 唐文学家。字知退,一作退之。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进士,官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作有小说《李娃传》、《三梦记》等。

【李公佐】 唐小说家。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生于唐代宗时,曾任钟陵从事、杨府录事参军。作有小说

《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谢小娥传》等。

【元稹】(779—831)　唐诗人。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属河南)人。贞元十八年(802)进士，历任左拾遗、监察御史、同州刺史等。与白居易并称"元白"。作有小说《莺莺传》等。

【李景亮】　唐小说家。贞元十年(794)登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历任翰林待诏、左司御率府长史等。作有小说《李章武传》等。

【陈鸿】　唐文学家、史学家。字大亮。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尚书主客郎中。作有小说《长恨歌传》等。

【陈鸿祖】　唐小说家。元和间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东城老父传》等。

【沈亚之】(779？—832？)　唐文学家。字下贤。吴兴(今属浙江)人。元和十年(815)进士及第，历任秘书省正字、栎阳尉、沧州判官等。作有小说《冯燕传》、《湘中怨解》、《秦梦记》等。

【柳理】　唐小说家。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常侍言旨》、《上清传》等。

【李肇】　唐文学家。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历任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右补阙、汴州刺史等。作有小说集《国史补》等。

【刘肃】　唐文学家。曾任江州浔阳县主簿。作有小说集《大唐新语》等。

【蒋防】　唐文学家。字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历任右拾遗、翰林学士、汀州刺史等。作有小说《霍小玉传》等。

【牛僧孺】(780—848)　唐文学家。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永贞元年(805)进士，历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作有小说集《玄怪录》等。

【薛用弱】　唐小说家。字中胜。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曾任光州刺史。作有小说集《集异记》等。

【王洙】　唐小说家。字学源。琅琊(今属山东)人。元和十三年(818)进士及第。作有小说《东阳夜怪录》等。

【韦瓘】(789—862？)　唐文学家。字茂弘。元和十四年(819)进士及第，历任左拾遗、右补阙、中书舍人、楚州刺史等。作有小说《周秦行记》等。

【郑还古】　唐小说家。号谷神子。元和间进士及第，历任太学博士、河中从事、吉州掾。作有小说集《博异志》等。

【薛渔思】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河东记》等。

【李复言】　唐小说家。陇西(今属甘肃)人。屡试不第，为李谅宾客。作有小说集《续玄怪录》等。

【陆勋】　唐小说家。曾任校书郎、兵部员外郎、吏部郎中。作有小说集《集异记》等。

【胡璩】　唐小说家。字子温。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谭宾录》等。

【温庭筠】(812？—866)　唐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屡试不第，曾任方城尉、襄阳巡官、国子助教。与李商隐齐名。作有小说集《乾臊子》等。

【段成式】(803？—863)　唐文学家。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以荫入官，历任秘书省郎、尚书郎、江州刺史、太常少卿。作有小说集《酉阳杂俎》等。

【李玫】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曾任歙州巡官。作有小说集《纂异记》等。

【赵璘】 唐小说家。字泽章。平原(今山东陵县)人。太和八年(834)进士,历任左补阙、金部郎中、衢州刺史等。作有小说集《因话录》等。

【李伉】 唐小说家。曾任夏州节度掌书记、明州刺史。作有小说集《独异志》等。

【李隐】 唐小说家。字岩士。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曾任秘书省校书郎。作有小说集《大唐奇事记》等。

【房千里】 唐文学家。字鹄举。河南人。大和初年进士及第,任高州刺史。作有小说《杨娼传》等。

【卢肇】(820?—879?) 唐文学家。字子发。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会昌三年(843)状元,历任著作郎、仓部员外郎、歙州刺史等。作有小说集《逸史》等。

【柳祥】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潇湘录》等。

【薛调】(830—872) 唐小说家。河中宝鼎(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大中时擢进士第,历任右拾遗内供奉、户部员外郎、翰林旨学士等。作有小说《无双传》等。

【张读】(834—886?) 唐小说家。字圣用。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大中年间进士及第,历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等。作有小说集《宣室志》等。

【袁郊】 唐文学家。字之乾。陈郡汝南(今河南上蔡)人。曾任祠部郎中、虢州刺史。作有小说集《甘泽谣》等。

【姚汝能】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曾任华隐县尉。作有小说《安禄山事迹》等。

【裴铏】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曾任静海节度使高骈掌书记、侍御史内供奉、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作有小说集《传奇》等。

【孟棨】 唐小说家。字初中。乾符二年(875)进士,任司勋郎中。作有小说集《本事诗》等。

【范摅】 唐小说家。号五云溪人。咸通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后寓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云溪友议》等。

【孙棨】 唐小说家。字文威。安邑(今属山西运城)人。官至中书舍人。作有小说集《北里志》等。

【李绰】 唐小说家。字肩孟,号宽中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历任太常博士、礼部郎中等。作有小说集《尚书故实》等。

【皇甫枚】 唐小说家。字遵美。安定三水(今陕西彬县)人。曾任鲁山县主簿等。作有小说集《三水小牍》等。

【杜光庭】(850—933) 五代前蜀道士、文学家。字宾至(一作宾圣、圣宾),号东瀛子、广成先生。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唐咸通中应九经举不第,入天台山学道。后事后蜀,任金紫光禄大夫、谏议大夫、户部侍郎。作有小说集《神仙感遇传》、《虬髯客传》等。

【高彦休】(854—?) 唐小说家。号参寥子。乾符元年(874)进士,任盐铁巡官等。作有小说集《阙史》、《扬州梦记》等。

【苏鹗】 唐小说家。字德祥。武功(今属陕西)人。光启间进士。作有小说集《杜阳杂编》等。

【康骈】 唐文学家。字驾言。池州(今安徽贵池)人。乾符二年(875)进士,历任崇文馆校书郎、中书舍人。作有小说集《剧谈录》等。

【皇甫氏】 唐小说家。号洞庭子。真实名字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

说集《原化记》等。

【张固】 唐小说家。清河(今属河北大名)人。曾任金部郎中、桂管观察使。作有小说集《幽闲鼓吹》等。

【严子休】 唐小说家。号冯翊子，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桂苑丛谭》等。

【丁用晦】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芝田录》等。

【黄璞】 唐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作有《闽川名士传》等。

【于逖】 唐小说家。汴州(今河南开封)人。与李白、元结等友善。相传作有小说集《闻奇录》等。

【王定保】(870—940) 五代文学家。南昌(今属江西)人。唐光化三年(900)进士，历任南汉刘龚宁远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作有小说集《唐摭言》等。

【王仁裕】(880—956) 五代文学家。字德辇。天水(今属甘肃)人。曾任秦州节度判官。后事前蜀、后唐、后晋、后汉，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谏议大夫、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作有小说集《玉堂闲话》、《开元天宝遗事》等。

【刘崇远】 五代南唐小说家。号金华子。河南人。任文林郎、大理司直。作有小说集《耳目子》等。

【孙光宪】(？—968) 五代宋初文学家。字孟文，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人。唐代任陵州判官，入宋后任黄州刺史。作有小说集《北梦琐言》等。

【乐史】(930—1007) 宋文学家、学者。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历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知舒著作佐郎、太常博士、知舒州。作有小说《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等。

【胡微之】 宋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王子高遇芙蓉仙》等。

【夏噩】 宋小说家。字公酉。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历任明州观察推官、光禄寺丞、知长洲县。作有小说《王魁传》等。

【张实】 宋小说家。字子京。魏陵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流红记》等。

【秦醇】 宋小说家。字子复。谯川(今安徽亳县)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骊山记》、《温泉记》、《赵飞燕别传》、《谭意歌》等。

【柳师尹】 宋小说家。淇上(今属河南)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王幼玉记》等。

【张齐贤】(943—1014) 宋小说家。字师亮。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历任大理评事、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有小说集《洛阳缙绅旧闻记》等。

【吴淑】(947—1002) 宋小说家。字正仪。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仕南唐为内史，入宋任大理评事、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作有小说集《江淮异人录》等。

【欧阳修】(1007—1072) 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作有小说集《归田录》等。

【司马光】(1019—1086) 宋史学家、文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宝元元年(1038)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作有小说集《涑水记闻》等。

【黄休复】 宋小说家。字端平。江夏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茅亭客话》等。

【沈括】(1031—1095) 宋科学家、文学家。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八年(1063)进士,知延州。作有小说集《梦溪笔谈》等。

【王辟之】(1031—1097) 宋小说家。字圣途。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仕神宗、哲宗两朝。作有小说集《渑水燕谈录》等。

【沈辽】(1032—1085) 宋诗人。字睿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任审官西院主簿、太常寺奉礼郎等。作有小说《任社娘传》等。

【苏轼】(1037—1101) 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作有小说集《东坡志林》等。

【李献民】 宋小说家。字彦文。廉延(今属河南延津)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云斋广录》等。

【王鼎】(? —1106) 辽文学家。字虚中。涿州(今属河北)人。辽清宁五年(1059)进士,历任翰林学士、观书殿学士等。作有小说《焚椒录》等。

【方勺】(1066—?) 宋小说家。字仁声,号泊宅翁。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曾任虔州管勾常平。作有小说集《泊宅编》等。

【何薳】(1077—1145) 宋小说家。字子楚,号韩青老农。建安蒲城(今属福建)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春渚纪闻》等。

【魏泰】 宋小说家。字道辅。襄阳(今属湖北)人。博览群书,恃才傲物,以隐居为生。作有小说集《东轩笔录》等。

【马永卿】 宋小说家。字大年。扬州(今属江苏)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任永城主簿。作有小说集《懒真子》等。

【彭乘】 宋小说家。字利建。益州华阳(今属四川双流)人。第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作有小说集《墨客挥犀》等。

【朱弁】(? —1144) 宋小说家。字少章。徽州婺源(今属安徽)人。出使金国,被留十七年,守节不屈。作有小说集《曲洧旧闻》等。

【张邦基】 宋小说家。字子贤。高邮(今属江苏)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墨庄漫录》等。

【洪迈】(1123—1202) 宋史学家、文学家。字景卢,号容斋、野处老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作有小说集《夷坚志》、《容斋随笔》等。

【王明清】(1127—?) 宋小说家。字仲言。汝阳(今属安徽合肥)人。曾任宁国军节度判官、浙江参议官等。作有小说集《投辖录》等。

【康与之】 宋诗人。字伯可,号退轩。洛阳(今属河南)人。曾任军器监丞、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作有小说集《昨梦录》(一说为其弟康誉之著)等。

【周煇】 宋小说家。字昭礼。海陵(今属江苏泰州)人,寓居杭州。工文嗜学,隐居未仕。作有小说集《清波杂志》等。

【庄季裕】 宋小说家。名绰,字季裕。清源(今属山西)人。建炎间知鄂州。作有小说集《鸡肋编》等。

【施德操】 宋小说家。字彦执。盐官(今浙江海宁)人。为人力行好学。作有小说集《北窗炙輠》等。

【郭彖】 宋小说家。字伯象。和州(今安徽和县)人。由进士历知兴国军。作有小说集《睽车志》等。

【陆游】(1125—1210)　宋文学家。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历任宁德主簿、枢密院编修、参议官等。作有小说集《老学庵笔记》等。

【元好问】(1190—1257)　金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作有小说集《续夷坚志》等。

【罗大经】　宋小说家。字景纶。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及第，历任容州法曹掾、抚州军事推官。作有小说集《鹤林玉露》等。

【刘祁】(1203—1250)　元文学家。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少有文名，屡试不第。曾任山西东路考试官。作有小说集《归潜志》等。

【沈氏】　宋小说家。孝光时人，真实名字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集《鬼董》等。

【周密】(1232—1298)　宋文学家。字公谨，号草窗、四水潜夫、弁阳老人、齐人、华不注山人等。湖州(今属浙江)人。宋亡后不仕，以抗节著称。作有小说集《齐东野语》等。

【上官融】　宋小说家。字仲川。济阴(今山东曹县)人。历任平兴县令、太子中舍等。作有小说集《友会谈丛》等。

【沈徵】　宋小说家。霅川(今浙江吴兴)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谐史》等。

【廉布】　宋小说家。字宣仲，号射泽老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历任太常博士、处州录事参军、武学博士等。作有小说集《清尊录》等。

【宋远】　元文学家。号梅洞。涂川(今江西清江)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娇红记》等。

【伊世珍】　元时人。字席夫。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琅嬛记》等。

【陶宗仪】　元末明初小说家。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浙江东部)人。元末不仕，明初为教官，后辞官隐居松江(今属上海)。作有小说集《辍耕录》等。

【陆显之】　元杂剧、话本作家。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性滑稽，善隐语。作有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

【夏庭芝】　元末明初散曲家、戏曲史家。字伯和，号雪蓑钓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青楼集》等。

【刘基】(1311—1375)　明诗文家。字伯温，晚号犁眉公。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年间，弃官隐居于青田山中。后辅佐朱元璋，封诚意伯。作有小说集《郁离子》等。

【罗贯中】　元末明初小说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东原(今山东东平)人，一曰杭州人，原籍山西太原。生活于元末社会动荡时，为人倜傥不群，怀有创建一番事业的远大抱负，相传他曾为割据江苏一带的吴王张士诚的幕僚。后来由于政治上的抱负未能实现，便专心致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作有小说《三国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三遂平妖传》等。此外，明代刊印的《水浒传》题署作者时也常有罗贯中之名，又有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说法。

【施耐庵】　元末明初小说家。名子安，又名肇瑞，字彦端，别号耐庵。江苏兴化人。关于施耐庵的著作与生平事迹，有过不少晚出的附会伪托或虚构的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且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和破绽。作有小说《水浒传》等。

【瞿佑】(1347—1433) 明诗文家、小说家。字宗吉,号存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少时即有文名,曾得到杨维桢赏识。洪武十年(1377)赴南京授职,先后任仁和、临安与宜阳等地的训导、南京国子监助教兼修国史、周王府右长史。永乐六年(1408)被逮入狱,后谪戍保安,直至洪熙元年(1425)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作有小说集《剪灯新话》等。

【李昌祺】(1376—1451) 明诗文家、小说家。名祯,字昌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1404)得中进士后又选庶吉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升任礼部郎中、广西左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作有小说集《剪灯馀话》等。

【赵弼】 明小说家。字辅之,号雪航。南平(今四川巴县)人。永乐初年任翰林院儒学教谕,宣德初年前后任汉阳县(今湖北武汉)教谕。作有小说集《效颦集》等。

【邱濬】(1418? —1495 或 1421—1495) 明诗文家。字仲山,号琼台。琼山(今属海南)人。博极群书,尤熟典故。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作有小说《钟情丽集》等。

【陶辅】(1441—?) 明文学家。字廷弼,号夕川,又号安理斋、海萍道人。安徽凤阳人。曾袭应天亲卫昭勇之职,后因不苟合于时,即乞休致,寻山玩水,以豁其趣。作有小说集《花影集》等。

【马中锡】(约 1446—约 1512) 明诗文家。字天禄,号东田。河北故城人。成化十一年(1475)中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历任大理右少卿、右副都御史、兵部左右侍郎、大同巡抚等职。正德六年(1511),山东、河北刘六、刘七农民起义,马中锡受命为右都御史,率兵前往镇压。由于他主张招抚,被弹劾为"纵贼"而被逮入狱,最后死在狱中。作有小说《中山狼传》等。

【都穆】(1459—1525) 明诗文家。字玄敬,号南濠先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工部主事,历礼部郎中。作有小说集《都公谈纂》等。

【祝允明】(1460—1526) 明诗文家、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五年(1492)举人,后屡试不第。作有小说集《语怪编》、《志怪录》等。

【卢民表】 明小说家。字梅湖,号秋月。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作有小说《怀春雅集》等。

【蔡羽】(? —1541) 明小说家。字九逵,别号林屋山人、左虚子。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好古文辞,自负甚高,困于场屋四十年未能中举,后以太学生身份赴京选调,得授南京翰林院孔目,两年后即辞官归乡。作有小说《辽阳海神传》等。

【董穀】 明诗文家、笔记作家。字硕甫,号碧里山樵、汉阳归叟。正德、嘉靖时海盐(今属浙江)人。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官安义、汉阳知县。作有小说集《碧里杂存》等。

【杨仪】(1488—1558 以后) 明小说家。字梦羽,别号玉川。江苏常熟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历官兵部郎中、山东按察副使等职,后因病家居,读书著述。作有小说集《高坡异纂》、《金姬传》等。

【陆粲】(1494—1551) 明诗文家、小说家。字子馀,又字浚明,号贞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五年(1526)得中进士,选庶吉士,历官工科给事中、永新县知县。作有小说集《庚

已编》等。

【陆采】(1497—1537)　明戏曲作家、小说家。初名灼,字子玄,号天池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有文名,与兄陆焕、陆粲被时人称为"三风"。屡试不第,功名止于秀才。作有小说《冶城客论》,并辑有唐人小说选本《虞初志》等。

【吴承恩】(约1500—1582)　明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祖籍江苏涟水,后迁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自幼聪颖,博涉群籍。多次参加乡试均落第而归,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岁贡,后来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约在六十多岁时进北京候选,被任为浙江长兴县县丞,但他任职仅一年多,就因征粮事得罪长兴的大地主,被诬为贪赃,撤职罢官。从此以后,吴承恩放浪诗酒,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于林下。根据鲁迅、胡适两先生的考证,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吴承恩是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

【何大抡】　明小说家。字元士。万历时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编辑有小说合刻集《燕居笔记》等。

【吴敬所】　明小说家。号养纯子。万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编辑有小说合刻集《国色天香》等。

【钓鳌湖客】　明小说家。万历时浙江嘉兴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集《鸳湖志馀雪窗谈异》等。

【兰陵笑笑生】　明小说家。嘉靖、万历时人。作有小说《金瓶梅》。现在学术界对笑笑生是何人的化名作了种种推测,被怀疑的对象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等五十余人,但由于缺少可靠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说法能得到确认。

【许仲琳】　明小说家。号钟山逸叟。南直隶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封神演义》等。明金阊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但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

【熊大木】　明小说家、出版家。即熊福镇,字大木,号钟谷,以字行。嘉靖时福建建阳人。书坊忠正堂主。作有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与《全汉志传》等。

【余象斗】　明小说家、出版家。又名世腾、象乌,字仰止,一字文台、子高、元素,号仰止子、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隆庆、万历时福建建阳人。出身于刻书世家,因屡试不第放弃举业,专事刻书。作有小说《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皇明诸司公案传》、《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北方真武师祖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等,编辑小说选集《万锦情林》,评点《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

【钱希言】　明文学家。字简栖。万历时常熟(今属江苏)人。博览好学,惟性极狷峭,多不容人,卒以穷困死。作有小说集《狯园》等。

【孙高亮】　明小说家。字明卿,又字怀石,号有恒子。万历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等。

【诸圣邻】　明小说家。号澹圃主人。万历时浙江宁波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大唐秦王词话》等。

【郭勋】　明大臣。明开国功臣郭英之后裔,荫袭武定侯,甚得明世宗宠。郭勋为图谋进爵上公,编撰了(或授意门客编撰)《皇明开运英武传》(后被改编为《英烈传》)。明世宗因而封郭英为

翊国公，配享太庙。可是过了没几年，郭勋因“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慝”而被捕入狱，最后死于狱中。

【邵景詹】 明小说家。号自好子。万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觅灯因话》等。

【罗懋登】 明小说家、戏曲作家。字澄之，号二南里人。万历时人。《曲海总目提要》称其为陕西人，但从其作品中多用吴语的情况来看，他至少曾长期流寓于江南一带。作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

【朱名世】 明小说家。万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牛郎织女传》等。

【吴大震】 明小说家。字东宇，号长孺，又号市隐生、印月主人。万历时安徽休宁（一作新都）人。辑有小说集《广艳异编》等。

【潘镜若】 明小说家。号九华山士。万历时人。壮年弃文习武，曾中武举，常年滞留北京，其间曾赴无锡任官，晚年郁郁不得志。作有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等。

【李春芳】 明小说家。字羲斋。约万历时山西人。作有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在明中后叶，与小说有关的李春芳有三人，一为江苏兴化李春芳，嘉靖时状元，曾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一为广东海阳李春芳，弘治间进士，曾官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作为小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作者的李春芳与上两人均无关系，其生平事迹不详。

【纪振伦】 明小说家。字春华，号秦淮墨客、空谷老人。万历时南京人。作有小说《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续英烈传》等。

【甄伟】 明小说家。号钟山居士。万历时建邺（今江苏南京）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西汉演义》等。

【张应俞】 明小说家。字夔衷。万历时浙江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江湖历览杜骗新书》等。

【朱国祯】（？—1632） 明笔记作家。字文宁，号虬庵居士。万历、天启时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为逆党李蕃所劾，遂引疾去。作有小说集《涌幢小品》等。

【宋懋澄】（1569—1622） 明文学家。字幼清，号稚源，一作自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喜交游，与陈继儒等名士为友。因屡试不第，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方中举人，后又再试三次，均落第而归。作有《九龠集》等。

【江盈科】 明诗文家。字进之，号绿萝山人。万历时常德桃源（今属湖南）人。天姿聪颖，少有名声。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为长洲令，升四川按察司佥事。作有小说集《雪涛谐史》等。

【冯梦龙】（1574—1646） 明文学家。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姑苏词奴、顾曲散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平平阁主人、吴下词奴、前周柱史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即有文名，与文震孟、钱谦益诸名士结社切磋时艺，可在科举方面却一直不顺利。崇祯三年（1630）选岁贡，于崇祯五年（1632）任丹徒县训导，两年后升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崇祯十一年（1638）卸职归乡。明末社会大动荡时，冯梦龙既仇视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义军，也强烈反对满清贵族入主中原，曾积极参与抗清活动。作有小说《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新列国志》、《新平妖传》、《三教偶拈》等，还编辑了笔记小说

《古今谭概》、《情史》、《智囊补》等。

【李绍文】 明小说家。字节之。明万历、天启时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作有小说集《明世说新语》等。

【凌濛初】(1580—1644) 明文学家。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厓,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多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崇祯七年(1634)被任命为上海县丞,分管海防与盐场。崇祯十五年(1642)升任徐州通判,分署房村,负责治理黄河河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包围了房村,凌濛初与之激战数日,拒绝投降,最后呕血而死。作有小说《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

【方汝浩】 明小说家。号清溪道人。天启、崇祯时洛阳人。作有小说《禅真逸史》、《禅真后史》、《扫魅敦伦东度记》等。

【齐东野人】 明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隋炀帝艳史》等。

【古吴金木散人】 明小说家。姓吴,真实名字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鼓掌绝尘》等。

【胡永禧】 《春梦琐言》未有作者题署,撰人不详。作品前明崇祯时沃焦山人序称,小说作者或为内监胡永禧,但无确证。

【西子湖伏雌教主】 明小说家。又号笔耕山房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崇祯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等。

【西湖渔隐主人】 明小说家。崇祯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有人认为西湖渔隐主人即杭州高一苇,但无确证。作有小说《双喜冤家》等。

【天然痴叟】 明小说家。一曰即席浪仙。明末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石点头》等。

【陆人龙】 明小说家。字君翼,别署平原孤愤生。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为杭州著名书坊主翠娱阁主人陆云龙之弟。作有小说《型世言》、《辽海丹忠录》等。

【陆云龙】 明小说家、出版家。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薇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家贫,刻苦好学,自负才高,但在考取秀才后即屡试不中。崇祯年间绝弃功名后,专心著述,兼营刻书,曾师从李清。作有小说《清夜钟》等。

【周楫】 明末清初小说家。字清原,号济川子。杭州人。才情浩瀚,却贫苦困顿,著小说以发泄积郁。作有小说《西湖一集》(已佚)、《西湖二集》等。

【安遇时】 明小说家。号钱塘散人。万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据其别号推断,当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或客居钱塘者。作有小说《百家公案》等。

【东鲁古狂生】 明末清初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醉醒石》等。

【青莲室主人】 明末清初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后水浒传》等。

【华阳散人】 明末清初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鸳鸯针》等。有人因为明末举人吴拱宸号华阳散人,认为吴拱宸即为小说作者,但此说尚无确证。

【张明弼】(1584—1652) 明末清初文人。字公亮。金坛(今属江苏)人。崇祯末年在金陵为官,疏讦周镳。作有小说《冒姬董小宛传》等。

【梁维枢】 清小说家。字慎可。

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明天启前入举为官,后被削职。崇祯时重新起用。后乞养归,卒祀乡贤。作有小说集《玉剑尊闻》等。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戏曲作家、小说家。原名韫玉,后改名晋,字令昭、砚昭、凫公,号于鹃,又号籜庵、白宾、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幔亭仙史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在明末时功名仅为秀才,入清后历任水部郎、临清关监督与荆州知府。顺治十年(1653),因遭"侵盗钱粮"的弹劾而被罢官。作有小说《隋史遗文》等。

【王猷定】(1598—1662) 明清之际诗文家。字于一,号轸石。南昌(今属江西)人。明代拔贡生,入清后绝意人世,以诗文自娱。作有小说《汤琵琶传》、《李一足传》等。

【丁耀亢】(1599—1669) 清小说家。字西生,号野鹤,自称紫阳道人,别号野航居士、华表人、木鸡道人、湖上鸥吏等。山东诸诚人。出身于明末官僚家庭,屡试不第,始终是个秀才。清顺治四年(1647),丁耀亢赴北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七年后任直隶客城教谕,顺治十六年(1659)迁惠安知县,越年即以母老告退。作有小说《续金瓶梅》等。

【李清】(1602—1683) 清小说家。字映碧,又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江苏兴化人。明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大理寺丞。明亡后不仕。作有小说《梼杌闲评》、《三垣笔记》等。

【青心才人】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金云翘传》等。

【吴伟业】(1609—1671) 清文学家。字骏公,号梅村、鹿樵生。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任编修。顺治十一年(1654)出仕,历官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与钱谦益、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作有小说《柳敬亭传》等。

【来凤馆主人】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编辑有小说戏曲选集《最娱情》等。

【曹寅】(1611—1693) 清诗文家。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江苏如皋人。少有文名,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为四公子,明亡后隐居不仕。作有小说《影梅庵忆语》等。

【杜濬】(1611—1687) 清诗人。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今属湖北)人。明时为副贡生,入清后居金陵,死后竟无以为葬。作有小说《陈小怜传》等。

【黄周星】(1611—1680) 清诗文家。字九烟,号而庵。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户部主事。入清后隐居湖州,后自沉于水。作有小说《补张灵、崔莹合传》等。

【李渔】(1611—1680) 清戏曲作家、小说家。原名仙侣,字谪凡,又字笠鸿,号天徒,又号笠翁、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新亭客樵、觉世稗官等。浙江兰溪人。崇祯八年(1635)被取为秀才,后来未能中举。自顺治八年(1651)起,李渔在杭州居住了十年,卖文刻书为生,并创作了传奇《玉搔头》、《怜香伴》、《意中缘》、《风筝误》等,以及小说《无声戏合集》与《十二楼》等。后来李渔又举家迁往南京,营造住宅芥子园,编印过《芥子园画谱》、《笠翁诗韵》、《笠翁词韵》等书。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又迁回杭州,在西湖旁云居山东麓修筑一座亭园,三年后病殁于杭州。

【情痴反正道人】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

《肉蒲团》。清康熙时人刘廷玑认为《肉蒲团》的作者是李渔，但无确证。此外，日本宝永乙酉刊本(1705)《肉蒲团》题作者为"情隐先生"。

【徐震】 清小说家。字秋涛，号烟水散人。顺治、康熙时浙江嘉兴人，生平事迹不详。一生落拓不得意，长期困于场屋，终身未能搏得功名。由于壮心灰冷，开始转向小说创作。现存题署烟水散人演辑或编次的小说有《女才子书》、《赛花玲》、《后七国志乐田演义》、《春灯闹》、《桃花影》、《合浦珠传》、《珍珠舶》、《鸳鸯媒》与《梦月楼情史》等，但也有人对以上作品是否均为徐震所著表示怀疑。

【天花藏主人】 清小说家、出版家。又号蓼秋散人、荻岸散人、夷狄散人、素政堂主人，真实姓名不详。早年笃志诗书，志向颇高，但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青云未附，便从事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作有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人间乐》、《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玉支玑小传》、《梁武帝西来演义》、《鸳鸯媒》等，由他作序、出版的小说还有《两交婚小传》、《定情人》、《画图缘小传》、《金云翘传》、《锦疑团》、《幻中真》、《飞花咏》、《赛红丝》、《麟儿报》和《后水浒传》等。关于天花藏主人的身份，学术界曾有过多种猜测，如张博山、张匀、烟水散人、天花才子与墨浪子等，但均缺乏确实证据而不能成立。

【酌元亭主人】 清小说家。顺治、康熙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与丁耀亢、杜濬友善。作有小说《闪电窗》、《照世杯》等。

【陈忱】(1613—?) 清文学家。字遐心，号雁宕山樵。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为人孤高鲠傲，博洽善文，明亡后不愿做官，隐居乡间，从事著述。顺治间曾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组织惊隐诗社，影响颇大。作有小说《水浒后传》等。

【苏庵主人】 清小说家。康熙时人，似是苏州一带人氏。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绣屏缘》、《归莲梦》等。

【名教中人】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好逑传》等。

【艾衲居士】 清小说家。亦称艾衲道士、艾衲老人。浙江杭州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生性诙谐，好作翻案文章。曾有人认为艾衲居士为明末清初时文人范希哲，但无确证。作有小说《豆棚闲话》等。

【钱彩】 清小说家。字锦文。康熙时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说岳全传》等。

【余怀】(1616—1696) 清文学家。字澹心、无怀，号漫翁、旻持老人。莆田(今属福建)人。明末为幕僚，明之后不仕，寓居金陵、苏州等地。作有小说集《板桥杂记》等。

【董说】(1620—1686) 清文学家。字若雨，号西庵、鹧鸪子、静啸斋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幼年曾受业于复社领袖张溥，后参加复社。明亡后，改姓林，名骞，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自称槁木林。顺治十三年(1656)，董说于苏州灵岩寺出家为僧。作有小说《西游补》等。

【徐芳】 明末清初小说家。字仲光，号拙庵、愚山子。南城(今属江西)人。崇祯十三年(1604)进士，官山西西泽知州。明亡后不仕。康熙间仍在世。作有小说集《诺皋广志》等。

【王士禛】(1634—1711) 清文学家。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

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任扬州推官,历礼部主事、户部郎中、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与朱彝尊并称"北王南朱"。作有小说集《池北偶谈》等。

【褚人获】(1635—?) 清小说家。字稼轩,一字学稼,号石农,别号后进末世农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能诗文,尤熟悉明代稗史,但功名仅止于秀才。一生不仕,交游皆袁于令、尤侗、洪昇、毛宗岗等当世名士。著有小说《隋唐演义》、《坚瓠集》等。

【王晫】(1636—?) 清文学家。初名棐,字丹麓,号木庵,又号松溪子。康熙时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为清初秀才,后弃举业,杜门读书。作有小说集《今世说》等。

【陆次云】(1636—?) 清诗人、学者。字云士,号北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罢归。后任江阴知县,有政声。作有小说《宝婺生传》、《圆圆传》等。

【钮琇】(?—1704) 清小说家。字玉樵。江苏吴江人。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生,由教习考授知县,历任河南项城县、陕西白水县与广东高明县知县。作有小说集《觚剩》等。

【吕熊】 清小说家。字文兆,号逸田,亦称逸田吕叟。江苏昆山人。约生于明崇祯末年,曾为直隶巡抚于成龙幕僚,参与治河事,又曾南下广东,为广州修郡志。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左右,享年八十有余。作有小说《女仙外史》等。

【蒲松龄】(1640—1715) 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淄川(今山东淄博)人。自幼攻读经史,顺治十五年(1658)考取秀才,但此后在科举考试中均不顺利,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才援例成为贡生。以设帐授徒为生,直到七十岁时才结束教书生涯。作有小说集《聊斋志异》等。

【西周生】 清小说家。山东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醒世姻缘传》等。有人认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蒲松龄,此说因年代不合而明显不能成立;另有人认为作者为丁耀亢,迄今亦无定论。

【曹去晶】 清小说家。康熙、雍正时人,祖籍辽东,长期生活于江南,居所名曰"独醒园"。性"愚而且卤,直而且方",具体生平不详。著有小说《姑妄言》等。

【刘璋】(约1666—1733) 清小说家。字于堂,号介符、樵云山人、烟霞散人。康熙、雍正时太原阳曲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被取为举人,雍正元年(1723)任深泽(今属河北)县令。作有小说《斩鬼传》等。

【鹭湖渔叟】 清小说家。约乾隆时人,似为浙江嘉兴人或客居嘉兴者。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后传》等。

【笔炼阁主人】 清小说家。又号五色石主人,现学术界多以为是徐述夔。徐述夔(约1701—约1763),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东台人。乾隆三年(1738)举人,曾官知县。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将吕留良业经销毁邪说引为宗据"而编造诗集讲义等书,以及诗作中多有系怀前明,诋讥满清之语,被定为大逆不道罪,开棺戮尸。作有小说《五色石》、《八洞天》等。

【吴敬梓】(1701—1754) 清小说家。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晚自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自幼聪颖,读书刻苦,在二十三岁时考取

秀才，但此后未能中举。生性豪放，不善治家理财，雍正十一年(1733)举家迁至南京，过着贫穷而狂放的生活。作有小说《儒林外史》等。

【蔡元放】 清小说家。名奡，号野云主人、七都梦夫。乾隆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蔡奡曾将《新列国志》略作文字加工后，加以大量评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他对讲史演义作评点，"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

【吴璿】 清小说家。字衡章，号东隅逸士。雍正、乾隆时人。原为儒生，因屡困场屋，于是弃儒经商。作有小说《飞龙全传》等。

【夏敬渠】(1705—1787) 清小说家。字懋修，号二铭。江苏江阴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英敏积学，通经史，诸凡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但在科举方面极不得意，功名止于秀才。生平足迹几遍海内，所交尽贤豪。作有小说《野叟曝言》等。

【和邦额】(1736—1795 以后) 清小说家。字闲斋，号霁园主人、蛾术斋主人。满洲镶黄旗人。以"八旗俊秀者"入咸安宫官学，其后曾一度出任县令。作有小说集《夜谭随录》等。

【长白浩歌子】 清小说家。《八旗艺文编目》称长白浩歌子即尹庆兰。尹庆兰(1735—1788)，子似村。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二年(1747)，尹庆兰参加御试科考，独蒙钦取，人称"殿试秀才"，与名士袁枚等人过往甚密。作有小说集《萤窗异草》等。但清末学者平步青认为《萤窗异草》并非尹庆兰所作，该书也非成于乾隆间，而是光绪初年上海申报馆文人的伪托之作。

【李海观】(1707—1790) 清小说家。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署碧圃老人。河南汝州宝丰人，原籍河南新安。乾隆元年(1736)中式恩科举人，但其后未能得中进士，乾隆三十七年(1772)出任贵州印江县知县，两年后辞官归家。作有小说《歧路灯》等。

【王槭】 清文人。字凝斋。山东福山人。乾隆元年(1736)举人，任湖北富阳无门知县。作有小说集《秋镫丛话》等。

【曹雪芹】(1715？—1763？) 清小说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居士等。祖籍辽阳，先世为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生于南京，曾有过一段富贵荣华的生活，迁往北京之后，家庭生计日益窘迫。为人豪放，多才多艺，善于赋诗作画。晚年他迁往北京西郊，生活更为贫困。曹雪芹就是在"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环境中创作了不朽巨著《红楼梦》。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曹雪芹将曹家的变故与自己的经历也写入了这部小说之中。在极度贫困之中，曹雪芹先是儿子夭殇，自己也一病不起，大约于四十岁时去世，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流传于世的，仅有前八十回。

【袁枚】(1716—1797) 清文学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自幼聪颖，十二岁即考取秀才。乾隆三年(1738)得中举人，第二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的知县。后因父亲去世，丁忧归乡，此后便以奉养母亲为名辞官，终身不再出仕。从此，他一直闲居随园，赋诗作文，游山玩水，达四十年之久。作有小说集《子不语》等。

【李百川】 清小说家。康熙、乾隆时江南人。早年家境富裕，不久由于叠遭变故而衰落，遂风尘南北，辗转依人。

后来修道出家以终。作有小说《绿野仙踪》等。

【纪昀】(1724—1805) 清文学家、学者。字晓岚，一字春帆，自号观弈道人，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乾隆十二年(1747)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山西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兵部左右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被任命为总纂官，还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有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等。

【杜纲】(约 1740—约 1800) 清小说家。字振三，号草亭、草亭老人。乾隆时江苏昆山人。杜纲读书识道理，老不得志，著书自娱。作有小说《娱目醒心编》、《北史演义》、《南史演义》等。

【沈起凤】(1741—?) 清小说家。字桐威，号蓑渔，又号红心词客，别署花韵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举，此后五次赴试，均落第而归。曾在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当幕僚，又先后在安徽祁门、全椒当县学训导。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尚在世。作有小说集《谐铎》等。

【屠绅】(1744—1801) 清小说家。字贤书，号笏岩，别号磊砢山房主人、黍余裔孙、竹勿山石道人。江苏江阴人。十九岁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历官云南师宗县知县、甸州知府、广州通判。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数，后以此得暴疾死于北京。作有小说《蟫史》等。

【竹溪山人】 清小说家。约乾隆、嘉庆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粉妆楼全传》等。

【破额山人】 清小说家。姓沈。乾隆、嘉庆间江苏苏州府吴江县人。真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笑话集《夜航船》等。

【庾岭劳人】 清小说家。嘉庆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蜃楼志》等。

【落魄道人】 清小说家。嘉庆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常言道》等。

【曾衍东】(1751—1830) 清小说家。字青瞻，又字七如，号七道士、铁鞋道人。乾隆、嘉庆时山东嘉祥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历任湖北咸宁知县、湖北江夏知县。嘉庆十七年(1812)，因判案与上司发生争执，以罪戍温州，最后死于温州。作有小说集《小豆棚》等。

【高鹗】(约 1753—约 1815) 清文学家。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祖籍辽东铁岭。乾隆六十年(1795)中进士，任内阁侍读，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大约在中进士前，将八十回《红楼梦》补成一百二十回。

【沈复】(1763—1822 以后) 清文学家。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善画能文，不喜仕进，平生大半做幕僚，有时靠出卖书画为生。嘉庆十三年(1808)，得友人石韫玉推荐，作为赴琉球使团之正使，参加册封琉球国王的盛典。作有小说集《浮生六记》等。

【李汝珍】(约 1763—约 1830) 清小说家。字松石，号松石道人，人称北平子。乾隆至道光间直隶大兴(今北京大兴)人。自幼聪颖，博览群书，擅长诗文。嘉庆六年(1801)赴豫东任县丞，治理河水。作有小说《镜花缘》等。

【乐钧】(1766—1817) 清诗人、小说家。原名宫谱，字元淑，号蓬裳，别署梦花楼主。江西临川人。嘉庆六年

(1801)中举，善诗，以才名邀游于公卿王侯之间。作有小说集《耳食录》等。

【文康】 清小说家。字铁仙，一字悔庵，姓费莫氏，号燕北闲人。乾隆末至同治初满洲镶红旗。道光三年(1823)任理藩院员外郎，并以提调官和总纂官的身份参与《理藩院则例》的续修工作。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咸丰元年(1851)任安徽凤阳府通判。丁忧归乡后，又曾被起任为驻藏大臣，但因病未能赴任，不久便在家中去世。作有小说《儿女英雄传》等。

【吴炽昌】 清小说家。号芗厓居士。乾隆、嘉庆间盐官(今浙江海宁)人。约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少时享时誉，但屡试不第，游幕为生达三十年。作有小说集《客窗闲话》等。

【朱翊清】(1786—?) 清小说家。字梅叔，别号红雪山庄外史。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因屡试不第，后绝意仕进。作有小说集《埋忧集》等。

【陈森】 清小说家。字少逸，号石函氏，又号采玉山人。嘉庆、道光时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年青时应举不第，后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天下，曾流连于声伎场中以自遣，因此熟悉梨园旧事。作有小说《品花宝鉴》等。

【随缘下士】 清小说家。约为康熙至乾隆间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林兰香》等。

【二如亭主人】 清小说家。道光时人。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绿牡丹》等。

【陈其元】(1812—1881) 清小说家。字子庄，晚号庸闲。浙江海宁人。官至江苏道员，有政声。作有小说集《庸闲斋笔记》等。

【魏秀仁】(1818—1873) 清小说家。字伯旉，一字子安，又字子敦，号眠鹤主人、眠鹤道人、定香主人、咄咄道人、不悔道人、潜山、僧无思子等。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自幼学习经史，二十八岁中举。在此之后，他接连三次参加进士考试，但均未能中第。此后任幕僚，客居川陕等地多年，于同治初年返回故乡福建，以教书度日，最后在贫病潦倒中去世。作有小说《花月痕》等。

【毛祥麟】(约 1815—1874 以后) 清小说家。字瑞文，号对山。上海人。善诗工画，精通医术。作有小说集《墨馀录》等。

【俞樾】(1821—1906) 清文学家、学者。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咸丰二年(1852)为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为河南学政，咸丰七年(1857)被罢职。从此，俞樾专意于著述，先后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晚年主持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在杭州时还曾总办浙江书局。俞樾学识渊博，一生撰有多种著作，总称为《春在堂全集》。作有小说集《右台仙馆笔记》等。

【严蕊】(1825—1854) 清诗文家。字瑞卿。道光、咸丰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陈元禄妻。工绣工、小词、音律。作有小说集《女世说》等。

【王韬】(1828—1897) 清文学家。名利宾，又名瀚，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十八岁时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后赴南京乡试落第，便尽弃八股时文。二十二岁时赴上海谋生，当了十三年编辑，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新知识、新思想。同治元年(1862)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遁迹香港，主笔《循环日报》，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光绪十年(1884)举家迁往上海，任申报

馆编辑部主任，不久被推举为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作有小说集《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

【张南庄】 清小说家。别署过路人。乾隆、嘉庆时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何典》等。

【俞达】(？—1884) 清小说家。一名宗骏，字吟香，号慕真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作有小说《青楼梦》、《艳异新编》等。

【石玉昆】 清小说家。《三侠五义》为清光绪间小说，在其成书过程中，曾有多人参与创作与编订。首先是清道光时说唱艺人石玉昆以演唱《包公案》而著称，他字振之，天津人，主要在北京书场说唱子弟书，轰动一时，享有盛名二十年。

【许奉恩】 清小说家。字叔平，自号兰苕馆主人。道光时安徽桐城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乡试落第，一生沉沦不遇，以做幕僚为生。作有小说集《里乘》等。

【童鼎】(1832—1880?) 清小说家。字子九，号瘦梅、素梅，又号懊侬、铎痴，别署香雪道人、问香庵主、东鲁游人、瘦尊者、太瘦生、虎口逋客、邋遢书生、金石书画丐、是此花身馆主、云山到处僧、堕落行脚等。安徽天长人。自幼博览群书，工书善画，性好佛老。三十一岁至四十岁，充任当道幕僚，辗转于江苏、山东各地。作有小说集《夜雨秋灯录》等。

【尹湛纳希】(1837—1892) 清诗文家。汉名宝衡山，字润亭。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翼旗(今辽宁北票)人。成吉思汗(铁木真)第二十八代孙。一生著作颇丰，有诗歌、译著多种。作有小说《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青史演义》等。

【邹弢】(1850—1931) 清末民初小说家。字翰飞，别号潇湘馆侍者、司香旧尉、瘦鹤词人、邹酒丐。江苏无锡人。一生以坐馆、游幕为生，晚年曾在上海启明女校任教。作有小说《海上尘天影》等。

【萧鲁甫】(1852—?) 清小说家。字詹熙，号绿意轩主人。光绪间浙江衢州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主持樟潭两等小学与樟潭女子小学校校务。宣统元年(1909)被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作有小说《花柳深情传》等。

【韩邦庆】(1856—1894) 清小说家。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花也怜侬。江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旅居上海，为《申报》撰稿。嗜鸦片，好冶游，与某妓女相狎，长居其妆阁中。作有小说《海上花列传》等。

【刘鹗】(1857—1909) 清小说家、学者。原名孟鹏，字云搏，后改名为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别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身官宦家庭，自幼好学，惟不喜八股。成年后弃官经商，组建晋丰公司，发展民族工商业，在上海筹办五层楼商场、坤兴织布厂，在杭州办铁机织绸厂，在株洲办炼钢厂等，但这些事业都未成而败，或已成而败。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鹗遭仇家陷害，被流放至新疆，一年后因脑溢血死于新疆戍所。作有小说《老残游记》等。

【郭小亭】 清小说家。光绪时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济公全传》前后传等。

【刘省三】 清小说家。同治、光绪时四川中江县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跻春台》等。

【程世爵】 清小说家。光绪时湖南平江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笑话

集《笑林广记》等。

【唐芸洲】 清小说家。号桃花馆主人。光绪时江苏苏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七剑十三侠》等。

【钱锡宝】 清末民初小说家。字叔楚，号诞叟。杭州人。宣统三年(1911)，任清政府驻藏右参议；辛亥革命后，又曾任民国政府蒙藏部副总裁。作有小说《梼杌萃编》等。

【孙家振】(1862—1937) 清编辑家、小说家。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警梦痴仙、江南烟雨客、玉玲珑馆主等。上海人。光绪末年曾任《新闻报》编辑，又曾创办《笑林报》。作有小说《海上繁华梦》等。

【吴沃尧】(1866—1910) 清小说家。原名宝震，字小允，号茧人，后易为趼人，笔名我佛山人。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光绪九年(1883)为生计所迫来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军械局翻译馆当书写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办上海《字林沪报》副刊《消闲报》，随后又先后编了《采风报》、《奇新报》与《寓言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月月小说》第一至八期的主编，其后任总撰述员。作有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新石头记》、《两晋演义》、《上海游骖录》等。

【李伯元】(1867—1906) 清小说家。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又号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北园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无意于仕进，一生未曾做官。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伯元来到上海，先后创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并主编《绣像小说》。作有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与《中国现在记》等。

【黄小配】(1872—1912) 清小说家。名世仲，字小配，号棣荪，别署黄帝嫡裔、禺山世次郎、世次郎、配工、老棣、世界一个人等。广东番禺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同盟会，1911 年 3 月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 年春，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为排除异己，罗织罪名将黄小配逮捕，并借胡汉民之手将他杀害。作有小说《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吴三桂演义》、《黄粱梦》与《宦海潮》等。

【张春帆】(？—1935) 清小说家。名炎，别署漱六山房。毗陵(今江苏常州)人。久寓上海，为各报馆撰写短篇小说，又主《平报》笔政。辛亥革命后，曾于江北都督府供职。作有小说《九尾鱼》、《黑狱》、《新果报录》、《宦海》、《反倭袍》等。

【曾朴】(1872—1935) 清小说家、出版家。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光绪十六年(1890)考取秀才，第二年考取举人。光绪二十二年(1895)应考总理衙门，因遭排挤而落第，愤而出京南下。在沪期间，创办小说林社，自任经理，同时又是编辑、作者与译者，由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在小说林社因资金短缺而倒闭后，曾朴重入政界，先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后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当选为江苏省议员，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政务厅长。1927 年退居上海，创设真善美书店，刊行《真善美》杂志。作有小说《孽海花》、《鲁男子》等。

【梁启超】(1873—1929) 清末民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随康有为发动公车

上书。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推进维新运动。作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

【陈天华】（1875—1905） 清末散文家兼小说家。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光绪三十年(1904)与黄兴、宋教仁等成立华兴会，后又发起成立同盟会。作有小说《狮子吼》等。

【陈蝶仙】（1879—1940） 清末民初编辑家、小说家。原名寿嵩，字昆叔，后改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911年任中华图书馆编辑，创编月刊《女子世界》，后又主政《申报》"自由谈"。1916年参加南社，后组织家庭工业社成功，数年间扩充资本至二十万，从此停止了笔墨生涯。作有小说《泪珠缘》等。

【连文澂】 清末民初编辑、小说家。字梦青，一字慕秦，号忧患余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翁同龢门生。浪迹海上，卖文为生。任天津《大公报》主编。作有小说《邻女语》等。

【张肇桐】 清末文人。字叶侯，号轶欧。江苏无锡人。东京青年会的发起者之一，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作有小说《自由结婚》等。

【欧阳钜源】（1883—1907） 清末小说家。原名欧阳淦，又字巨元，号茂苑惜秋生、惜秋生、惜秋、蘧园。客籍苏州。早慧丰才，到上海后协助李伯元办《世界繁华报》，编《绣像小说》。作有小说《负曝闲谈》等。

【颐琐】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黄绣球》等。一说颐琐即梁启超。

【符霖】 清小说家。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禽海石》等。

【吕侠】 清小说家。真实名字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血帕》等。

【饮椒】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平望驿》等。

【西湖情侠】 清小说家。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剑花洞》等。

【彭养鸥】 清小说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黑籍冤魂》等。

【蔡召华】 清小说家。字守白，号吾庐居士、冷道人。广东东莞鸣珂巷人。性磊砢不羁，自守不求人知，惟以吟咏自适。作有小说《笏山记》等。

（乾 元）

小说书目

说　明

一、本书目择要收入历代小说目录、书目、史料、研究著作、参考资料等。一一注明书名、编撰者、卷数回数、版本。编撰者如属清以后人，不再注出时代；如属别国人，则注明国别。

二、本书目按主要存世小说目录、小说书目、小说史料、研究著作和参考资料、通论性著作等五类编排。其中主要存世小说目录按年代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部分。各部分先列文言小说，后列白话小说。文言小说以类相从，大致按志怪、传奇、杂俎、志人、谐谑五类编排，各类中大致以年代先后为序；白话小说大致按成书年代先后排列。

三、所收书目的版本，一般以最早刊刻的版本为准，注重名家校勘、评注本，稿本和抄本亦酌情选收。

四、同一作品的不同重要版本，以又一本的形式附列于后。

主要存世小说目录

先秦两汉

山海经　十八篇，明毛晋校宋尤袤刻本；又，清嘉庆阮氏琅环仙馆刻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本。

穆天子传　六卷，清洪颐煊校刻本。

鬻子　一卷，《道藏》本。

青史子　三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宋子　［周］宋钘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括地图　《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本。

神异经　旧题［西汉］东方朔撰　［西晋］张华注，五十八则，《广汉魏丛书》本；又，四十七则，《格致丛书》本。

十洲记　旧题［西汉］东方朔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列仙传　［西汉］刘向撰，二卷，明《道藏》本。

蜀王本纪　［西汉］扬雄撰，《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本。

异闻记　［东汉］陈寔撰，二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汉武洞冥记　旧题［东汉］郭宪撰，四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燕丹子 三卷,《平津馆丛书》本。
汉武帝故事 一卷,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魏晋南北朝

列异传 旧题[三国魏]曹丕撰,五十一则,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郑学弢辑本。
笑林 [三国魏]邯郸淳撰,二十九则,王利器《历代笑话集》本。
汉武内传 一卷,《守山阁丛书》本。
东方朔传 一卷,重编《说郛》本。
博物志 [西晋]张华撰,三十九曰,《稗海》本。
玄中记 [西晋]郭璞撰,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笑林 [西晋]陆云撰,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钱神论 [西晋]鲁褒撰,清严可均《全晋文》本。
异林 [晋]陆氏撰,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搜神记 [东晋]干宝撰,二十卷,《学津讨原》本。
志怪记 [晋]殖氏撰,二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志怪集 四则,《北堂书钞》本。
许氏志怪 [晋]许氏撰,《太平御览》本。
杂鬼神志怪 一则,《北堂书钞》本。
神异记 [晋]王浮撰,八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搜神后记 旧题[晋]陶潜撰,十卷,《津逮秘书》本。
甄异传 [晋]戴祚撰,十七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孔氏志怪 [晋]孔约撰,十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志怪 [晋]祖台之撰,十五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神仙传 [晋]葛洪撰,九十二则,《广汉魏丛书》本。
灵鬼志 [晋]荀氏撰,二十四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鬼神列传 [晋]谢氏撰,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西京杂记 [晋]葛洪撰,六卷,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孔天胤刻本。
语林 [东晋]裴启撰,五卷,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周楞伽辑注本。
郭子 [东晋]郭澄之撰,八十四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拾遗记 [后秦]王嘉撰,十卷,明世德堂翻宋本。
名山记 [后秦]王嘉撰,一卷,《五朝小说》本。
录异传 二十七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幽明录 [南朝宋]刘义庆撰,二百七十七则,1988年文化艺术出版社郑晚晴辑注本。
宣验记 [南朝宋]刘义庆撰,三十五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观世音应验记 [南朝宋]傅亮撰,一卷,日本古抄本。
续观世音应验记 [南朝宋]张演撰,日本古抄本。
齐谐记 [南朝宋]东阳无疑撰,十五则,《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异苑 [南朝宋]刘敬叔撰,十卷,《秘册汇函》本。

古异传　〔南朝宋〕袁王寿撰，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集异记　〔南朝宋〕郭季产撰，十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系观世音应验记　〔南朝齐〕陆杲撰，一卷，日本古抄本。
述异记　〔南朝齐〕祖冲之撰，九十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世说新语　〔南朝宋〕刘义庆撰，三卷，南宋绍兴八年(1138)广川董棻翻刻晏殊校本；又，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刻南宋陆游校本。
妒记　〔南朝宋〕虞通之撰，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冥祥记　〔南朝梁〕王琰撰，一百三十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述异记　〔南朝梁〕任昉撰，二卷，《随庵丛书》影宋刻本。
续齐谐记　〔南朝梁〕吴均撰，一卷，《古逸丛书》本。
神录　〔南朝梁〕刘之遴撰，二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金楼子·志怪篇　〔南朝梁〕萧绎撰，五十四则，《四库全书》本。
周氏冥通记　〔南朝梁〕陶弘景撰，四卷，《道藏》本。
铜剑赞　〔南朝梁〕江淹撰，一卷，《秘册汇函》本。
古今刀剑录　〔南朝梁〕陶弘景撰，一卷，《百川学海》本。
类林　〔南朝梁〕裴子野撰，七则，《琱玉集》本。
宋拾遗　〔南朝梁〕谢绰撰，九则，重编《说郛》本。
俗说　〔南朝梁〕沈约撰，五十二则，《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殷芸小说　〔南朝梁〕殷芸撰，一百六十三则，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祥异记　二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续异记　十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志怪录　三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祥瑞记　一则，《太平广记》本。
神鬼传　九则，《太平广记》本。
后幽明录　一则，《艺文类聚》本。
冤魂志　〔北齐〕颜之推撰，三十五则，《宝颜堂秘笈》本。
集灵记　〔北齐〕颜之推撰，一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谈薮　〔北齐〕阳松玠撰，八十余则，《太平广记》本。

隋唐五代

旌异记　〔隋〕侯白撰，十则，鲁迅《古小说钩沉》本。
五行记　〔隋〕萧吉撰，二十八则，《太平广记》本。
穷怪录　八则，《太平广记》本。
同贤记　三则，《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本。
禽经　旧题〔周〕师旷撰　〔晋〕张华注，一卷，《百川学海》本。
启颜录　〔隋〕侯白撰，四十一则，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曹林娣、李泉辑注本。
搜神记　〔唐〕句道兴撰，五卷，敦煌残写本。
冥报记　〔唐〕唐临撰，三卷，1992年中华书局方诗铭辑校本。
广古今五行记　〔唐〕窦维鉴撰，一百八十则，《太平广记》本。

冥报拾遗 ［唐］郎馀令撰，四十五则，1992年中华书局方诗铭辑校本。
神仙记 ［唐］张氲撰，一则，《太平广记》本。
地狱苦记 一则，《太平广记》本。
神怪志 ［唐］孔慎言撰，一则，《太平御览》本。
梦书 ［唐］卢重玄撰，一则，《太平广记》本。
纪闻 ［唐］牛肃撰，一百二十余则，《太平广记》本。
后仙传 ［唐］蔡伟撰，《太平广记》本。
广异记 ［唐］戴孚撰，六卷，1992年中华书局方诗铭辑校本。
灵怪集 ［唐］张荐撰，《太平广记》本。
辨疑志 ［唐］陆长源撰，十则，《太平广记》本。
通幽记 ［唐］陈邵撰，二十八则，《太平广记》本。
洽闻记 ［唐］郑遂撰，四十则，《太平广记》本。
玄怪录 ［唐］牛僧孺撰，四卷，1982年中华书局程毅中校点本。
续博物志 ［唐］林登撰，一则，《太平广记》本。
续玄怪录 ［唐］李复言撰，四卷，1982年中华书局程毅中校点本。
定命录 ［唐］吕道生撰，六十二则，《太平广记》本。
逸史 ［唐］卢肇撰，七十余则，《太平广记》本。
祥异集验 ［唐］麻安石撰，五则，《太平广记》本。
戎幕闲谈 ［唐］韦绚撰，十五则，《太平广记》本。
会昌解颐 十一则，《太平广记》本。
河东记 ［唐］薛渔思撰，三十三则，《太平广记》本。
续定命录 ［唐］温畬撰，十四则，《太平广记》本。
穷神秘苑 ［唐］焦璐撰，十一则，《太平广记》本。
独异志 ［唐］李亢撰，三卷，1983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金刚经报应记 ［唐］卢求撰，五十九则，《太平广记》本。
宣室志 ［唐］张读撰，十一卷，明抄宋本。
广异记 ［唐］王通明撰，一则，《太平广记》本。
陆氏集异记 ［唐］陆勋撰，四卷，《宝颜堂秘笈》本。
树萱录 二十则，《类说》本。
梦隽 ［唐］柳璨撰，八则，《太平广记》本。
报应录 ［唐］王毅撰，七十一则，《太平广记》本。
原化记 ［唐］皇甫氏撰，六十八则，《太平广记》本。
大唐奇事记 ［唐］李隐撰，十二则，《太平广记》本。
潇湘录 ［唐］柳祥撰，四十三则，《太平广记》本。
桂苑丛谭 ［唐］严子休撰，二十八则，《宝颜堂秘笈》本。
闻奇录 三十六则，《太平广记》本。
异录 一则，《太平广记》本。
武陵十仙传 一则，《太平广记》本。
志怪录 一则，《太平广记》本。

沈氏惊听录　〔唐〕沈氏撰，三则，《太平广记》本。
野史　一则，《太平广记》本。
感通记　一则，《太平广记》本。
传信志　一则，《太平广记》本。
冥杂录　一则，《太平广记》本。
洞天集　一则，《太平广记》本。
赵飞燕外传　旧题〔汉〕伶玄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古镜记　〔唐〕王度撰，《太平广记》本。
游仙窟　〔唐〕张鷟撰，汪辟疆《唐人小说》本。
补江总白猿传　《顾氏文房小说》本。
梁四公记　〔唐〕张说撰，《太平广记》本。
兰亭记　〔唐〕何延之撰，《法书要录》本。
杜鹏举传　〔唐〕萧时和撰，《太平广记》本。
高力士外传　〔唐〕郭湜撰，《顾氏文房小说》本。
安禄山事迹　〔唐〕姚汝能撰，《知不足斋丛书》本。
仙游记　〔唐〕顾况撰，《全唐文》本。
梁大同古铭记　〔唐〕李吉甫撰，《全唐文》本。
离魂记　〔唐〕陈玄祐撰，《太平广记》本。
枕中记　〔唐〕沈既济撰，《太平广记》本。
任氏传　〔唐〕沈既济撰，《太平广记》本。
崔少玄传　〔唐〕王建撰，《太平广记》本。
周广传　〔唐〕刘复撰，《太平广记》本。
李赤传　〔唐〕柳宗元撰，《文苑英华》本。
河间传　〔唐〕柳宗元撰，《河东先生外集》本。
魂游上清记　〔唐〕赵业撰，《太平广记》本。
三女星精　〔唐〕郑权撰，《类说》本。
李娃传　〔唐〕白行简撰，《太平广记》本。
三梦记　〔唐〕白行简撰，《说郛》本。
莺莺传　〔唐〕元稹撰，《太平广记》本。
李章武传　〔唐〕李景亮撰，《太平广记》本。
长恨传　〔唐〕陈鸿撰，《太平广记》本。
东城老父传　〔唐〕陈鸿祖撰，《太平广记》本。
柳毅传　〔唐〕李朝威撰，《太平广记》本。
柳氏传　〔唐〕许尧佐撰，《太平广记》本。
古岳渎经　〔唐〕李公佐撰，《太平广记》本。
南柯太守传　〔唐〕李公佐撰，《类说》本。
庐江冯媪传　〔唐〕李公佐撰，《太平广记》本。
谢小娥传　〔唐〕李公佐撰，《太平广记》本。
异梦录　〔唐〕沈亚之撰，《太平广记》本。

湘中怨解 ［唐］沈亚之撰，汪辟疆《唐人小说》本。
冯燕传 ［唐］沈亚之撰，《太平广记》本。
秦梦记 ［唐］沈亚之撰，《太平广记》本。
感异记 《类说》本。
上清传 ［唐］柳珵撰，汪辟疆《唐人小说》本。
东阳夜怪录 ［唐］王洙撰，《太平广记》本。
霍小玉传 ［唐］蒋防撰，《太平广记》本。
集异记 ［唐］薛用弱撰，二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杨娼传 ［唐］房千里撰，《太平广记》本。
周秦行记 ［唐］韦瓘撰，《太平广记》本。
纂异记 ［唐］李玫撰，十二则，《太平广记》本。
前定录 ［唐］钟轲撰，二十四则，《百川学海》本。
博异志 ［唐］郑还古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南部烟花录 旧题［唐］颜师古撰，二卷，《百川学海》本。
无双传 ［唐］薛调撰，《太平广记》本。
华岳灵姻 《类说》本。
后土夫人传 《太平广记》本。
冥音录 《太平广记》本。
段章传 ［唐］司空图撰，《太平广记》本。
传奇 ［唐］裴铏撰，三十一则，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周楞伽辑校本。
郑德璘传 ［唐］裴铏撰，《太平广记》本。
虬髯客传 ［唐］裴铏撰，《太平广记》本。
甘泽谣 ［唐］袁郊撰，《津逮秘书》本。
异闻集 ［唐］陈翰编，《太平广记》本。
剧谈录 ［唐］康骈撰，二卷，《津逮秘书》本。
三水小牍 ［唐］皇甫枚撰，《云自在龛丛书》本。
非烟传 ［唐］皇甫枚撰，《太平广记》本。
灵应传 《太平广记》本。
邺侯外传 《太平广记》本。
事始 ［唐］刘孝孙、房德懋撰，《类说》本。
教坊记 ［唐］崔令钦撰，十七则，《说郛》本。
茶经 ［唐］陆羽撰，三卷，《百川学海》本。
龙城录 旧题［唐］柳宗元撰，二卷，《百川学海》本。
大唐传载 《守山阁丛书》本。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三十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李云鹄刊赵琦美校补本。
杂纂 ［唐］李商隐撰，《说郛》本。
乾膜子 ［唐］温庭筠撰，一卷，《太平广记》本。
尚书故实 ［唐］李绰撰，《宝颜堂秘笈》本。
续事始 ［唐］刘睿撰，《类说》本。

云仙散录　旧题[唐]冯贽撰,十卷,《随庵丛书》本。
两同书　[唐]罗隐撰,《宝颜堂秘笈》本。
朝野金载　[唐]张鹭撰,六卷,《宝颜堂秘笈》本。
隋唐嘉话　[唐]刘餗撰,三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刘公嘉话录　[唐]韦绚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北里志　[唐]孙棨撰,一卷,《古今说海》本。
大唐新语　[唐]刘肃撰,明王世贞刻本。
国史补　[唐]李肇撰,三卷,明汲古阁刊影宋本。
卓异记　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柳氏小说旧闻　旧题[唐]柳公权撰,《说郛》本。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撰,一卷,清青芝山堂抄本。
谭宾录　[唐]胡璩撰,一百二十则,《太平广记》本。
明皇杂录　[唐]郑处诲撰,二卷,《四库全书》本。
因话录　[唐]赵璘撰,六卷,《稗海》本。
卢氏杂说　[唐]卢言撰,六十五则,《太平广记》本。
幽闲鼓吹　[唐]张固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阙史　[唐]高彦休撰,二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松窗录　[唐]李浚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杜阳杂编　[唐]苏鹗撰,二卷,明陈汝元校刻本。
云溪友议　[唐]范摅撰,三卷,明刻本。
玉泉子　三卷,《稗海》本。
本事诗　[唐]孟棨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南楚新闻　[唐]尉迟枢撰,六则,《绀珠集》本。
芝田录　[唐]丁用晦撰,三十三则,《类说》本。
小名录　[唐]陆龟蒙撰,二卷,《稗海》本。
开天传信记　[唐]郑棨撰,三十二则,《百川学海》本。
抒情集　[唐]卢瑰撰,十九则,《太平广记》本。
南部烟花记　十二则,《类说》本。
徘谐集　[唐]刘纳言撰,重编《说郛》本。
稽神录　[五代南唐]徐铉撰,七卷,《学津讨原》本。
神仙感遇传　[五代前蜀]杜光庭撰,五卷,《道藏》本。
录异记　[五代前蜀]杜光庭撰,八卷,《道藏》本。
仙传拾遗　[五代前蜀]杜光庭撰,一百三十则,《太平广记》本。
墉城集仙录　[五代前蜀]杜光庭撰,六卷,《道藏》本。
续仙传　[五代吴]沈汾撰,三卷,《道藏》本。
玉溪编事　[五代后蜀]金利用撰,八则,《太平广记》本。
备忘小钞　[五代后蜀]文谷撰,十三则,重编《说郛》本。
王氏见闻集　[五代后晋]王仁裕撰,三十一则,《太平广记》本。
感定录　二十三则,《太平广记》本。

耳目记 ［五代南唐］刘崇远撰，十则，《太平广记》本。
角力记 ［五代］调露子撰，《琳琅秘室丛书》本。
灯下闲谈 二卷，明冯舒抄本。
唐摭言 ［五代南汉］王定保撰，十五卷，《雅雨堂丛书》本。
玉堂闲话 ［五代后唐］王仁裕撰，一百六十则，《太平广记》本。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后唐］王仁裕撰，二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钓矶立谈 旧题［五代后唐］史虚白撰，一卷，《又知不足斋丛书》本。
纪闻谈 ［五代蜀］潘远撰，十则，《绀珠集》本。
鉴诫录 ［五代后蜀］何光远撰，十卷，明刊本。
中朝故事 ［五代南唐］尉迟偓撰，二卷，《广四十家小说》本。
金华子 ［五代南唐］刘崇远撰，二卷，《四库全书》本。
庐山远公话 敦煌写本。
韩擒虎话本 敦煌写本。
唐太宗入冥记 敦煌写本。
叶净能话 敦煌写本。
秋胡话本 敦煌写本。

宋辽金元

野人闲话 ［宋］景焕撰，三十一则，《太平广记》本。
牧竖闲谈 ［宋］景焕撰，七则，《类说》本。
稽光录 ［宋］陈纂撰，三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秘阁闲谈 ［宋］吴淑撰，十三则，《类说》本。
江淮异人录 ［宋］吴淑撰，二卷，《函海》本。
洞微志 ［宋］钱易撰，《绀珠集》本。
乘异记 ［宋］张君房撰，十一则，《类说》本。
友会谈丛 ［宋］上官融撰，三十则，《稽古堂丛刻》本。
茅亭客话 ［宋］黄休复撰，十卷，《学津讨原》本。
祖异志 ［宋］聂田撰，二则，《类说》本。
括异志 ［宋］张师正撰，一百三十三则，宋抄本。
洛中记异 ［宋］秦再思撰，三十四则，《类说》本。
幕府燕闲录 ［宋］毕仲询撰，十三则，《类说》本。
吉凶影响录 ［宋］岑象求撰，二则，《绀珠集》本。
搜神秘览 ［宋］章炳文撰，三卷，《续古逸丛书》本。
分门古今类事 ［宋］委心子撰，二十卷，《四库全书》本。
续博物志 ［宋］李石撰，十卷，明弘治刊本。
夷坚志 ［宋］洪迈撰，二百零八卷，1981 年中华书局何卓点校本。
厚德录 ［宋］李元纲撰，四卷，《百川学海》本。
乐善录 ［宋］李昌龄撰，二卷，《稗海》本。
睽车志 ［宋］郭彖撰，六卷，《稗海》本。

鬼董　五卷，清乾隆刊本。
闲窗括异志　〔宋〕鲁应龙撰，一卷，《稗海》本。
开河记　一卷，《说郛》本。
迷楼记　一卷，《说郛》本。
海山记　一卷，《说郛》本。
梅妃传　一卷，《说郛》本。
杨太真外传　〔宋〕乐史撰，二卷，《说郛》本。
绿珠传　〔宋〕乐史撰，一卷，《说郛》本。
王榭传　《青琐高议》本。
王幼玉记　〔宋〕柳师尹撰，《青琐高议》本。
流红记　〔宋〕张硕撰，《青琐高议》本。
谭意歌传　〔宋〕秦醇撰，《青琐高议》本。
赵飞燕别传　〔宋〕秦醇撰，《青琐高议》本。
爱爱歌序　〔宋〕苏舜钦撰，《节孝先生文集》本。
任社娘传　〔宋〕沈辽撰，《云巢编》本。
子姑神记　〔宋〕苏轼撰，《东坡续集》本。
梦仙记　〔宋〕苏辙撰，《五朝小说》本。
洛阳缙绅旧闻记　〔宋〕张齐贤撰，五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豪异秘纂　一卷，《说郛》本。
青琐高议　〔宋〕刘斧编，二十七卷，明万历刊本。
芙蓉城传　〔宋〕胡微之撰，《绿窗新话》本。
王魁传　〔宋〕夏噩撰，《类说》本。
云斋广录　〔宋〕李献民撰，九卷，金刻本。
投辖录　〔宋〕王明清撰，一卷，《四库全书》本。
清尊录　〔宋〕廉布撰，十则，《说郛》本。
昨梦录　〔宋〕康与之（一说康誉之）撰，五卷，《说郛》本。
李师师外传　一卷，《琳琅秘室丛书》本。
海陵三仙传　〔宋〕王禹锡撰，一卷，《古今说海》本。
醉翁谈录　〔宋〕罗烨撰，二十卷，1941年日本影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本。
绿窗新话　〔宋〕皇都风月主人编，二卷，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疑仙录　〔宋〕王简撰，三卷，《琳琅秘室丛书》本。
异闻　〔宋〕何光撰，三则，《说郛》本。
清异录　〔宋〕陶谷撰，一卷，《惜阴轩丛书》本。
太平广记　〔宋〕李昉撰，五百卷，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刊本。
该闻录　〔宋〕李畋撰，二十一则，《类说》本。
广卓异记　〔宋〕乐史撰，二十卷，《逊敏堂丛书》本。
西斋话记　〔宋〕祖士衡撰，三则，《说郛》本。
鸡跖集　〔宋〕宋祁撰，四十八则，《绀珠集》本。
东斋记事　〔宋〕范镇撰，六卷，《四库全书》本。

谈渊 〔宋〕王陶撰，八则，《说郛》本。
翰府名谈 〔宋〕刘斧撰，十五则，《类说》本。
摭遗 〔宋〕刘斧撰，二十三则，《类说》本。
孔氏谈苑 〔宋〕孔平仲撰，四卷，《宝颜堂秘笈》本。
孙公谈圃 〔宋〕孙升述 刘延世录，三卷，《百川学海》本。
湘山野录 〔宋〕释文莹撰，三卷，1984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续湘山野录 〔宋〕释文莹撰，一卷，1984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梦溪笔谈 〔宋〕沈括撰，二十六卷，《稗海》本。
麈史 〔宋〕王得臣撰，三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月河所闻集 〔宋〕莫君陈撰，一卷，《吴兴丛书》本。
东坡志林 〔宋〕苏轼撰，五卷，明万历赵开美刊本。
渔樵闲话 〔宋〕苏轼撰，二卷，明万历赵开美刊本。
后山谈丛 〔宋〕陈师道撰，四卷，《宝颜堂秘笈》本。
明道杂志 〔宋〕张耒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泊宅编 〔宋〕方勺撰，三卷，《稗海》本。
海物异名记 〔宋〕陈致雍撰，十三则，《类说》本。
萍州可谈 〔宋〕朱彧撰，三卷，《守山阁丛书》本。
侯鲭录 〔宋〕赵令畤撰，八卷，《稗海》本。
谈助 〔宋〕晁载之撰，十一则，《绀珠集》本。
冷斋夜话 〔宋〕释惠洪撰，十卷，《稗海》本。
甲申杂记 〔宋〕王巩撰，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闻见近录 〔宋〕王巩撰，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随手杂录 〔宋〕王巩撰，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延漏录 〔宋〕章望之撰，七则，重编《说郛》本。
奕城遗言 〔宋〕苏籀撰，一卷，明刊本。
五色线 〔宋〕罗叔恭撰，二卷，《津逮秘书》本。
北窗炙輠 〔宋〕施德操撰，二卷，《学海类编》本。
张氏可书 〔宋〕张知甫撰，一卷，《四库全书》本。
却扫编 〔宋〕徐度撰，三卷，《津逮秘书》本。
南窗纪谈 〔宋〕徐度撰，一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扪虱新话 〔宋〕陈善撰，十五卷，《津逮秘书》本。
续谈助 〔宋〕晁载之撰，《十万卷楼丛书》本。
能改斋漫录 〔宋〕吴曾撰，十八卷，《守山阁丛书》本。
侍儿小名录 〔宋〕洪炎编，重编《说郛》本。
默记 〔宋〕王铚撰，三卷，《学海类编》本。
补侍儿小名录 〔宋〕王铚编，一卷，《稗海》本。
侍儿小名录拾遗 〔宋〕董弅撰，一卷，《稗海》本。
续补侍儿小名录 〔宋〕温豫编，一卷，《稗海》本。
类说 〔宋〕曾慥编，六十卷，明天启六年(1626)岳钟秀刊本。

绀珠集　〔宋〕朱胜非撰，十三卷，宋绍兴七年(1137)刊本。
鸡肋编　〔宋〕庄绰撰，三卷，元钞本。
春渚纪闻　〔宋〕何薳撰，十卷，《津逮秘书》本。
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二卷，《津逮秘书》本。
岩下放言　〔宋〕叶梦得撰，三卷，《石林遗集》本。
石林燕语　〔宋〕叶梦得撰，十卷，明刊本。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撰，十卷，《稗海》本。
砚冈笔志　〔宋〕唐稷撰，六则，重编《说郛》本。
耆旧续闻　〔宋〕陈鹄撰，十卷，《四库全书》本。
中吴纪闻　〔宋〕龚明之撰，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独醒杂志　〔宋〕曾敏行撰，十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挥麈录　〔宋〕王明清撰，二十卷，《津逮秘书》本。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撰，六卷，《宝颜堂秘笈》本。
梁溪漫志　〔宋〕费袞撰，十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清波杂志　〔宋〕周辉撰，十二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清波别志　〔宋〕周辉撰，三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十八卷，日本安庆本。
虚谷闲抄　〔宋〕方回撰，《古今说海》本。
齐东野语　〔宋〕周密撰，二十卷，明刊本。
癸辛杂识　〔宋〕周密撰，六卷，《津逮秘书》本。
养痾漫笔　〔宋〕赵缙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北梦琐言　〔宋〕孙光宪撰，二十卷，《云自在龛丛书》本。
贾氏谈录　〔宋〕张洎撰，一卷，《四库全书》本。
南唐近事　〔宋〕郑文宝撰，三卷，明刊本。
南部新书　〔宋〕钱易撰，十卷，《四库全书》本。
野说　〔宋〕邵思撰，六则，《说郛》本。
传载　〔宋〕释赞宁撰，十则，《说郛》本。
晋公谈录　〔宋〕丁谓撰，一卷，《百川学海》本。
鄱阳雅言　〔宋〕潘若冲撰，三十五则，《诗话总龟》本。
墨客挥犀　〔宋〕彭乘撰，十卷，《稗海》本。
续墨客挥犀　〔宋〕彭乘撰，十九则，《说郛》本。
闲谈录　〔宋〕苏耆撰，五则，《说郛》本。
国老谈苑　〔宋〕王君玉撰，二卷，《百川学海》本。
杨文公谈苑　〔宋〕宋庠撰，十一则，《说郛》本。
王文正笔录　〔宋〕王曾撰，一卷，《百川学海》本。
倦游杂录　〔宋〕张师正撰，一百则，《宋朝事实类苑》本。
碧云騢　〔宋〕梅尧臣撰，一卷，《百川学海》本。
儒林公议　〔宋〕田况撰，二卷，《稗海》本。
江邻几杂志　〔宋〕江休复撰，三卷，《稗海》本。

归田录 ［宋］欧阳修撰，二卷，《欧阳文忠公集》本。
冻水记闻 ［宋］司马光撰，十六卷，《学海类编》本。
青箱杂记 ［宋］吴处厚撰，十卷，《稗海》本。
渑水燕谈录 ［宋］王辟之撰，1981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龙川略志 ［宋］苏辙撰，十卷，《百川学海》本。
龙川别志 ［宋］苏辙撰，一卷，《稗海》本。
玉壶清话 ［宋］释文莹撰，十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画墁集 ［宋］张舜民撰，一卷，《稗海》本。
谈薮 ［宋］庞元英撰，四十五则，《说郛》本。
续世说 ［宋］孔平仲撰，十二卷，《粤雅堂丛书》本。
唐宋遗史 ［宋］詹玠撰，十八则，《绀珠集》本。
东皋杂录 ［宋］孙宗鉴撰，二十则，《说郛》本。
钱氏私志 ［宋］钱缅撰，二十二则，《说郛》本。
珍席放谈 ［宋］高晦叟撰，二卷，《函海》本。
退斋笔录 ［宋］侯延庆撰，四则，《说郛》本。
唐语林 ［宋］王谠撰，八卷，《四库全书》本。
道山清话 ［宋］道山先生撰，一卷，《百川学海》本。
懒真子 ［宋］马永卿撰，五卷，《稗海》本。
遯斋闲览 ［宋］陈正敏撰，九十七则，《类说》本。
东轩笔录 ［宋］魏泰撰，十六卷，明嘉靖刻本。
雅言系述 ［宋］王举撰，三十则，《诗话总龟》本。
文酒清话 金刻本。
铁围山丛谈 ［宋］蔡絛撰，六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步里客谈 ［宋］陈长方撰，二卷，《四库全书》本。
南游记旧 ［宋］曾纡撰，十一则，《说郛》本。
曲洧旧闻 ［宋］朱弁撰，十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宜兴沈敕刊本。
过庭录 ［宋］范公偁撰，一卷，《稗海》本。
高斋漫录 ［宋］曾慥撰，一卷，《四库全书》本。
邵氏闻见录 ［宋］邵伯温撰，二十卷，《津逮秘书》本。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博撰，三十卷，《津逮秘书》本。
南北史续世说 ［宋］李垕撰，十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安茂卿刻蓼蓼阁重修本。
坦斋笔衡 ［宋］叶置撰，二十二则，《说郛》本。
老学庵笔记 ［宋］陆游撰，十卷，《宋人小说》本。
苇航纪谈 十一则，《说郛》本。
楛史 ［宋］岳珂撰，十五卷，明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
贵耳集 ［宋］张端义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四朝闻见录 ［宋］叶绍翁撰，五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清夜录 ［宋］俞文豹撰，一卷，重编《说郛》本。
谐史 ［宋］沈徵撰，八则，《说郛》本。

白獭髓　〔宋〕张仲文撰，二十五则，《五朝小说》本。
深雪偶谈　〔宋〕方岳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朝野遗记　三十一则，《说郛》本。
枫窗小牍　〔宋〕袁氏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澄怀录　〔宋〕周密撰，二卷，《榕园丛书》本。
群居解颐　〔宋〕高怪撰，十八则，《说郛》本。
艾子　〔宋〕苏轼撰，一卷，《顾氏文房小说》本。
轩渠录　〔宋〕吕本中撰，十三则，《说郛》本。
绝倒录　〔宋〕朱晖撰，三则，《说郛》本。
笑苑千金　〔宋〕张致和撰，四卷，日本德川中期抄本。
善谑集　〔宋〕窦苹撰，八则，重编《说郛》本。
焚椒录　〔辽〕王鼎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续夷坚志　〔金〕元好问撰，四卷，《得月簃丛书》本。
归潜志　〔金〕刘祁撰，十四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元〕吴元复撰，四卷，《适园丛书》本。
物异考　〔元〕方凤撰，一卷，《广百川学海》本。
闲居录　〔元〕吾丘衍撰，一卷，《学津讨原》本。
异闻总录　四卷，《稗海》本。
江湖纪闻　〔元〕郭霄凤撰，元刻本。
娇红记　〔元〕宋远撰，明建安郑云竹刻本。
睿梦录　〔元〕郑禧撰，《说郛》本。
紫竹小传　《广艳异编》本。
姚月华小传　《广艳异编》本。
绿窗纪事　《说集》本。
诚斋杂记　〔元〕林坤撰，二卷，明刊本。
玉堂嘉话　〔元〕王恽撰，八卷，《守山阁丛书》本。
随隐漫录　〔元〕陈世崇撰，五卷，《稗海》本。
席上腐谈　〔元〕俞琰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广客谈　〔元〕徐显撰，一卷，明刊本。
女红馀志　〔元〕龙辅、常阳撰，二卷，《香艳丛书》本。
冀越集记　〔元〕熊太谷撰，二卷，明嘉靖伍氏刻本。
至正直记　〔元〕孔齐撰，四卷，《粤雅堂丛书》本。
辍耕录　〔元〕陶宗仪撰，三十卷，明成化刊本。
说郛　〔元〕陶宗仪撰，一百卷，192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钱塘遗事　〔元〕刘一清撰，十卷，《武林掌故丛编》本。
山房随笔　〔元〕蒋子正撰，四十六则，《知不足斋丛书》本。
稗史　〔元〕仇远撰，三十四则，《说郛》本。
三朝野史　《说郛》本。
庶斋老学丛谈　〔元〕盛如梓撰，三卷，《知不足斋丛书》本。

山居新语　[元]杨瑀撰,四卷,《四库全书》本。
遂昌杂录　[元]郑元祐撰,一卷,《读画斋丛书》本。
乐郊私语　[元]姚桐寿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古杭杂记　[元]李有撰,一卷,《古今说海》本。
砚北杂志　[元]陆友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吴中旧事　[元]陆友撰,一卷,《函海》本。
隽永录　六则,《说郛》本。
拊掌录　[元]噰然子撰,二十四则,《说郛》本。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十七节,宋元刊本。
梁公九谏　九段,清嘉庆十一年(1806)《士礼居丛书》本。
五代史平话　十卷,1911年董康诵芬室影刊本。
宣和遗事　二集,《士礼居丛书》本。
武王伐纣书　三卷,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
乐毅图齐平话　三卷,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
秦并六国平话　三卷,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
前汉书平话　三卷,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
三国志平话　三卷,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
三分事略　三卷,元闽建坊刻本。
薛仁贵征辽事略　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

悬笥琐探　[明]刘昌撰,一卷,《续说郛》本。
蓬窗类记　[明]黄畴撰,五卷,《涵芬楼秘笈》本。
湖海奇闻　[明]周礼撰,六卷,明弘治九年(1496)刊本。
语怪编　[明]祝允明撰,一卷,《续说郛》本。
志怪录　[明]祝允明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异林　[明]徐祯卿撰,一卷,《续说郛》本。
汴京旧异记　[明]李濂撰,八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自刻本。
野谈　[明]胡侍撰,六卷,明嘉靖刻本。
见闻纪训　[明]陈良谟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宝椟记　[明]滑惟善撰,一卷,《续说郛》本。
庚巳编　[明]陆粲撰,十卷,《纪录汇编》本。
续巳编　[明]郎瑛撰,一卷,《续说郛》本。
西樵野记　[明]侯甸撰,一卷,《续说郛》本。
涉异志　[明]闵文振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祐山杂说　[明]冯汝弼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高坡异纂　[明]杨仪撰,三卷,《烟霞小说》本。
幽怪录　[明]田汝成撰,一卷,《续说郛》本。
说听　[明]陆延枝撰,四卷,《烟霞小说》本。

河上楮谈　[明]朱孟震撰,三卷,明万历作者四种小说合刊本。
汾上缀谈　[明]朱孟震撰,一卷,明万历作者四种小说合刊本。
浣水续谈　[明]朱孟震撰,一卷,明万历作者四种小说合刊本。
游宦馀谈　[明]朱孟震撰,一卷,明万历作者四种小说合刊本。
谈辖　[明]张凤翼撰,三卷,《续说郛》本。
仙佛奇踪　[明]洪应明撰,八卷,《喜咏轩丛书》本。
益部谈资　[明]何宇度撰,三卷,《学海类编》本。
江汉丛谈　[明]陈士元撰,二卷,《湖北丛书》本。
古今奇闻类记　[明]施显卿撰,四卷,《纪录汇编》本。
二酉委谭　[明]王世懋撰,一卷,明刊本。
才鬼记　[明]梅鼎祚撰,十六卷,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刊本。
孝经集灵　[明]虞淳熙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焦氏说楛　[明]焦周撰,七卷,明刊本。
说颐　[明]余懋学撰,八卷,明万历家刻本。
狯园　[明]钱希言撰,十六卷,明万历刊本。
芙蓉镜孟浪言　[明]江东伟撰,四卷,明崇祯刻本。
敝帚轩剩语　[明]沈德符撰,四卷,《学海类编》本。
香案牍　[明]陈继儒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天都载　[明]马大壮撰,六卷,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
药房偶记　[明]魏矩斌撰,四卷,明崇祯刻本。
虫天志　[明]沈弘正撰,一卷,《广快书》本。
书周文襄见鬼事　一卷,《烟霞小说》本。
西皋杂记　三则,《续说郛》本。
纪梦　[明]朱元璋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花影集　[明]陶辅撰,四卷,明万历十四年(1586)崔岂立重刊本。
剪灯新话　[明]瞿佑撰,五卷,明成化三年(1467)刊本。
剪灯馀话　[明]李昌祺撰,五卷,明正统张光启刊本。
效颦集　[明]赵弼撰,三卷,明宣德王静刻本。
钟情丽集　[明]邱濬撰,四卷,明弘治十六年(1503)刊本。
寻芳雅集　[明]卢民表撰,三卷,《万锦情林》本。
奇见异闻笔坡丛脞　[明]雷燮撰,一卷,书林梅轩刻本。
仓庚传　[明]杨慎撰,一卷,《续说郛》本。
杂事秘辛　[明]杨慎撰,一卷,《津逮秘书》本。
义虎传　[明]祝允明撰,一卷,《续说郛》本。
龙江梦馀录　[明]唐锦撰,四卷,明弘治十七年(1504)郭经刻本。
言艳　[明]陆树声编,二卷,明刻朱墨套印本。
艳异编　[明]王世贞撰,四十五卷,明嘉靖刻本。
剑侠传　[明]王世贞撰,四卷,《古今逸史》本。
虎苑　[明]王穉登撰,二卷,明万历刊本。

金姬传 ［明］杨仪撰，一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会仙女志 ［明］酃琥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洞箫记 ［明］陆粲撰，《续说郛》本。
阿寄传 ［明］田汝成撰，《续说郛》本。
中山狼传 ［明］马中锡撰，一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云间陆氏俨山书院刊《古今说海》本。
辽阳海神传 ［明］蔡羽撰，一卷，《古今说海》本。
拙效传 ［明］袁宏道撰，一卷，《续说郛》本。
醉叟传 ［明］袁宏道撰，一卷，《续说郛》本。
一瓢道士传 ［明］袁中道撰，一卷，《续说郛》本。
觅灯因话 ［明］邵景詹撰，二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2)《剪灯丛话》合刊本。
剪灯丛话 ［明］自好子编，十二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2)刊本。
鸳湖志馀雪窗谈异 ［明］钓鸳湖客撰，二卷，明末清初刊本。
女侠韦十一娘传 ［明］胡汝嘉撰，高丽抄本。
轮回醒世 ［明］也闲居士撰，十八卷，明万历聚奎楼刻本。
闲情野史 ［明］陈继儒撰，八卷，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刻本。
李公子传 ［明］陈继儒撰，《续说郛》本。
杨幽妍别传 ［明］陈继儒撰，《续说郛》本。
广艳异编 ［明］吴大震撰，三十五卷，明刊本。
万选清谈 ［明］周近泉编，四卷，明万历刻本。
国色天香 ［明］吴敬所撰，十卷，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书林周氏万卷楼刊本。
绣谷春容 ［明］赤心子撰，十二卷，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金陵世德堂刊本。
万锦情林 ［明］余象斗编，六卷，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双峰堂余文台刊本。
燕居笔记 ［明］林近阳编，十卷，明万历萃庆堂余泗泉刊本；
［明］何大抡编，十卷，明万历大盛堂李澄源刊本；
［明］冯梦龙编，二十二卷，摘艳轩刊本。
花阵绮言 ［明］楚江仙叟石公编，十二卷，明刊本。
风流十传 八卷，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顾廷宠序刊本。
虞初志 ［明］吴仲虚撰，七卷，明万历吴兴凌性德刊本。
冥寥子 ［明］屠隆撰，一卷，明刊本。
续虞初志 ［明］汤显祖撰，四卷，明万历刊本。
青泥莲花记 ［明］梅鼎祚撰，十三卷，明万历三十年(1602)鹿角山房刊本。
剪桐载笔 ［明］王象晋撰，一卷，明海虞毛凤苞校刻本。
续剑侠传 ［明］周诗雅撰，五卷，明刊本。
文苑楂橘 四卷，高丽抄本。
九龠集 ［明］宋懋澄撰，十卷，明万历刊本。
九龠别集 ［明］宋懋澄撰，四卷，旧抄本。
春梦琐言 ［明］胡永禧撰，一卷，日本传抄本。
红白花传 十回，朝鲜光武二年(1898)抄本。

嗜史　〔明〕王炜撰，一卷，《昭代丛书续集》本。
幽怪诗谭　六卷，明抄本。
广虞初志　〔明〕邓乔林编，四卷，明刻本。
二侠传　〔明〕徐广撰，二十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
女侠传　〔明〕邹之麟撰，一卷，《续说郛》本。
逸史搜奇　〔明〕汪云程编，明万历刊本。
草木子　〔明〕叶子奇撰，四卷，有明正统叶溥刊本。
古穰杂录　〔明〕李贤撰，一卷，《续说郛》本。
南翁梦录　〔明〕黎澄撰，一卷，《涵芬楼秘笈》本。
水东日记　〔明〕叶盛撰，四十卷，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
方洲杂言　〔明〕张宁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双槐岁抄　〔明〕黄瑜撰，十卷，明嘉靖刊本。
石田杂记　〔明〕沈周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马氏日钞　〔明〕马愈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菽园杂记　〔明〕陆容撰，十五卷，《四库全书》本。
琅琊漫抄　〔明〕文林撰，一卷，《续说郛》本。
损斋备忘录　〔明〕梅纯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谈纂　〔明〕都穆撰，二卷，《砚云甲编》本。
玉壶冰　〔明〕都穆撰，一卷，《续说郛》本。
听雨纪谈　〔明〕都穆撰，一卷，《续说郛》本。
延休堂漫录　〔明〕罗凤撰，一卷，《续说郛》本。
闻见漫录　〔明〕陈槐撰，二卷，《四明丛书》本。
无用闲谈　〔明〕孙绪撰，一卷，《续说郛》本。
霏雪录　〔明〕刘绩撰，二卷，《四库全书》本。
己疟编　〔明〕刘玉撰，一卷，《续说郛》本。
知命录　〔明〕陆深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玉堂漫笔　〔明〕陆深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俨山外集　〔明〕陆深撰，四十卷，明嘉靖陆楫刊本。
暖妹由笔　〔明〕徐充撰，三卷，明万历刊《藏说小萃》本。
矶园稗史　〔明〕孙继芳撰，三卷，《涵芬楼秘笈》本。
水南翰记　〔明〕张衮撰，一卷，明万历刊《藏说小萃》本。
绿雪亭杂言　〔明〕敖英撰，一卷，《续说郛》本。
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　〔明〕顾元庆编，明正德嘉靖间顾氏家塾刊本。
顾氏文房小说　〔明〕顾元庆编，明嘉靖顾氏夷白斋刊本。
广四十家小说　〔明〕顾元庆编，明嘉靖顾氏夷白斋刊本。
前后四十家小说　〔明〕袁褧编，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七修类稿　〔明〕郎瑛撰，五十八卷，明嘉靖刊本。
碧里杂存　〔明〕董穀撰，一卷，《续说郛》本。
览胜纪谈　〔明〕陆采撰，十卷，明嘉靖刊本。

灼艾集 ［明］万表编，八卷，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刊本。
戒庵老人漫笔 ［明］李诩撰，八卷，明万历刊《藏说小萃》本。
四友斋丛说 ［明］何良俊撰，三十八卷，明万历七年(1579)刊本。
孤树裒谈 ［明］李默撰，十卷，明嘉靖刊本。
松窗梦语 ［明］张瀚撰，八卷，清鲍廷博抄本。
古今说海 ［明］陆楫编，一百四十二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云间陆氏俨山书院刊本。
见闻搜玉 ［明］高鹤撰，四卷，明陈汝元刻本。
烟霞小说 ［明］范钦编，明万历十八年(1590)刊本。
太霞杂俎 ［明］刘凤撰，十卷，明刊本。
真珠船 ［明］胡侍撰，八卷，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原刊本。
孤竹宾谈 ［明］陈德文撰，四卷，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苏继白刻印蓝字本。
雨航记 ［明］王稚登撰，一卷，《续说郛》本。
稗史汇编 ［明］王圻编，一百七十五卷，明万历刊本。
愿丰堂漫书 ［明］陆深撰，一卷，《续说郛》本。
西湖游览志 ［明］田汝成撰，二十四卷，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刊本。
西湖游览志馀 ［明］田汝成撰，二十六卷，明嘉靖刊本。
委巷丛谈 ［明］田汝成撰，一卷，《续说郛》本。
熙朝乐事 ［明］田汝成撰，一卷，《续说郛》本。
留青日札 ［明］田艺蘅撰，三十九卷，明隆庆刊本。
留留青 ［明］田艺蘅撰，六卷，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
贤弈编 ［明］刘元卿撰，四卷，《宝颜堂秘笈》本。
笔乘 ［明］焦竑撰，十二卷，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本。
群谈采馀 ［明］倪绾撰，十卷，明万历刊本。
琅琊代醉编 ［明］张鼎思撰，四十卷，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本。
快雪堂漫录 ［明］冯梦祯撰，一卷，《续说郛》本。
小窗四纪 ［明］吴从先撰，四卷，明刊本。
甲乙剩言 ［明］胡应麟撰，一卷，《续说郛》本。
梅花草堂笔谈 ［明］张大复撰，十四卷，明崇祯刻清顺治修补印本。
见闻录 ［明］陈继儒撰，八卷，《宝颜堂秘笈》本。
珍珠船 ［明］陈继儒撰，四卷，明刊本。
笔记 ［明］陈继儒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太平清话 ［明］陈继儒撰，四卷，《宝颜堂秘笈》本。
偃曝谈馀 ［明］陈继儒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群碎录 ［明］陈继儒撰，一卷，《宝颜堂秘笈》本。
宝颜堂秘笈 ［明］陈继儒撰，一百三十卷，明万历秀水沈氏刊本。
重史 ［明］潘之恒撰，九十三卷，明天启潘弼亮刻本。
花当阁丛谈 ［明］徐复祚撰，八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客座赘语 ［明］顾起元撰，十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戴惟孝刊本。

说略　〔明〕顾起元撰，三十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吴德聚刊本。
林居漫录　〔明〕伍袁萃撰，二十六卷，明万历刊本。
赵氏连城　〔明〕赵世显撰，十八卷，明刊本。
说类　〔明〕叶向高编，六十二卷，明刊本。
耳谈　〔明〕王同轨撰，十五卷，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本。
耳谈类增　〔明〕王同轨撰，五十六卷，明万历刊本。
检斋随笔　〔明〕杨宗吾撰，三十卷，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尚修校刻本。
槎庵小乘　〔明〕来斯行撰，四十六卷，明崇祯刊本。
虚谈　〔明〕来斯行撰，一卷，《广快书》本。
剡溪漫笔　〔明〕孙能传撰，四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刊本。
益智编　〔明〕孙能传撰，四十一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孙能正鄂靴堂刊本。
四不如类钞　〔明〕吴亮撰，十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自刻本。
沈氏弋说　〔明〕沈长卿撰，十卷，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
异林　〔明〕支允坚撰，十卷，明崇祯金阊书林刻本。
稗海　〔明〕商濬编，四百四十八卷，明万历会稽商氏半野堂刊本。
重编说郛　〔明〕陶宗仪原编　陶珽重校，一百二十卷，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刊本。
续说郛　〔明〕陶珽编，四十六卷，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刊本。
五杂俎　〔明〕谢肇淛撰，十六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潘氏如韦轩刊本。
涌幢小品　〔明〕朱国祯撰，三十二卷，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刊本。
雪涛谈丛　〔明〕江盈科撰，一卷，《续说郛》本。
雪涛谐史　〔明〕江盈科撰，明刊本。
雪涛诗评　〔明〕江盈科撰，一卷，《续说郛》本。
名山藏　〔明〕张千垒撰，明万历刊本。
徐氏笔精　〔明〕徐燉撰，八卷，明刊本。
蓬窗日录　〔明〕陈全之撰，八卷，明嘉靖刊本。
古今谭概　〔明〕冯梦龙编，三十六卷，明苏州阊门叶昆池刊本。
情史　〔明〕冯梦龙编，二十四卷，明末东溪堂藏版本。
智囊补　〔明〕冯梦龙编，二十八卷，明末天禄阁刊本。
太平广记钞　〔明〕冯梦龙编，八十卷，明天启六年(1626)刊本。
露书　〔明〕姚旅撰，十四卷，明天启刊本。
玉芝堂谈荟　〔明〕徐应秋撰，三十六卷，明刊本。
王氏青箱馀　〔明〕王兆云撰，十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林聚奎楼刊本。
绿天脞说　〔明〕王兆云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林聚奎楼刊本。
广莫野语　〔明〕王兆云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林聚奎楼刊本。
惊座摭遗　〔明〕王兆云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林聚奎楼刊本。
客窗随笔　〔明〕王兆云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林聚奎楼刊本。
碣石剩谈　〔明〕王兆云撰，二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林聚奎楼刊本。
定庵笔记　〔明〕沈瓒撰，二卷，清抄本。

小柴桑喃喃录 ［明］陶奭龄撰，二卷，明崇祯刻本。
五朝小说 明刊本。
五朝小说汇编 明万历刊本。
野航史话 ［明］茅元仪撰，一卷，《续说郛》本。
西墅杂记 ［明］杨穆撰，一卷，《续说郛》本。
见只编 ［明］姚士粦撰，三卷，《盐邑志林》本。
天蕉馆记谈 ［明］孔迩撰，一卷，《续说郛》本。
长安客话 ［明］蒋一葵撰，一卷，《续说郛》本。
景仰撮书 ［明］王达撰，一卷，《续说郛》本。
椒宫旧事 ［明］王达撰，一卷，《续说郛》本。
纪善录 ［明］杜琼撰，一卷，《烟霞小说》本。
可斋杂记 ［明］彭时撰，一卷，《历代小史》本。
尊闻录 ［明］梁亿撰，一卷，《续说郛》本。
蹇斋琐缀录 ［明］尹直撰，八卷，明嘉靖刊本。
寓圃杂记 ［明］王琦撰，十卷，《玄览堂丛书》本。
农田馀话 ［明］张翼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医闾漫记 ［明］贺钦撰，一卷，《续说郛》本。
湛缘事笔记 ［明］戴冠撰，十卷，明嘉靖刊本。
说隽 ［明］华淑撰，四卷，明刊本。
震泽纪闻 ［明］王鏊撰，一卷，《历代小史》本。
吴中往哲记 ［明］杨循吉撰，一卷，《续说郛》本。
吴中故语 ［明］杨循吉撰，一卷，《续说郛》本。
苏谈 ［明］杨循吉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对客燕谈 ［明］邵宝撰，一卷，《粤雅堂丛书》本。
野记 ［明］祝允明撰，四卷，明刊本。
猥谈 ［明］祝允明撰，一卷，《续说郛》本。
前闻记 ［明］祝允明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畜德录 ［明］陈沂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明记略 ［明］皇甫录撰，一卷，《历代小史》本。
金台纪闻 ［明］陆深撰，一卷，《俨山外集》本。
溪山馀话 ［明］陆深撰，一卷，《俨山外集》本。
翦胜野闻 ［明］徐祯卿撰，一卷，《俨山外集》本。
云林遗事 ［明］顾元庆撰，一卷，《续说郛》本。
檐曝偶谈 ［明］顾元庆撰，一卷，《说库》本。
复斋日记 ［明］许浩撰，二卷，《涵芬楼秘笈》本。
玉池谈屑 ［明］徐泰撰，一卷，《续说郛》本。
青溪暇笔 ［明］姚福撰，一卷，《续说郛》本。
病逸漫记 ［明］陆钺撰，一卷，《续说郛》本。
贤识录 ［明］陆钺撰，一卷，《续说郛》本。

苹野纂闻　〔明〕伍馀福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蒸暇堂杂著　〔明〕陆楫撰，一卷，《纪录汇编》本。
犹及篇　〔明〕杨名撰，一卷，《盐邑志林》本。
何氏语林　〔明〕何良俊撰，三十卷，明嘉靖何氏清森阁刻本。
病榻遗言　〔明〕高拱撰，四卷，《高文襄公集》本。
谈资　〔明〕秦鸣雷撰，四卷，明嘉靖刊本。
先进遗风　〔明〕耿定向撰，二卷，明刊本。
初潭集　〔明〕李贽撰，三十卷，明万历刻本。
宦游纪闻　〔明〕张谊撰，一卷，《续说郛》本。
郊外农谈　〔明〕张斧撰，一卷，《续说郛》本。
北窗琐语　〔明〕余永麟撰，一卷，《砚云甲编》本。
机警　〔明〕王文禄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龙兴慈记　〔明〕王文禄撰，一卷，《盐邑志林》本。
庭闻述略　〔明〕王文禄撰，一卷，《续说郛》本。
草厘杂谈　〔明〕杨勖肖撰，二卷，清抄本。
西吴里语　〔明〕宋雷撰，四卷，《适园丛书》本。
曲中志　〔明〕潘之恒撰，一卷，《续说郛》本。
山栖志　〔明〕慎蒙撰，一卷，《续说郛》本。
东园友闻　一卷，《学海类编》本。
明兴杂记　〔明〕陈敬则撰，二卷，明隆庆刻本。
客坐新闻　〔明〕沈周撰，一卷，《续说郛》本。
迩训　〔明〕方学渐撰，二十卷，明刊本。
说储　〔明〕陈禹谟撰，八卷，明万历十五年(1587)刊本。
说储二集　〔明〕陈禹谟撰，八卷，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本。
汝南遗事　〔明〕李本固撰，二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霞外麈谈　〔明〕周应治撰，十卷，《笔记小说大观》本。
西山日记　〔明〕丁元荐撰，二卷，《涵芬楼秘笈》本。
燕都妓品　一卷，《续说郛》本。
麈馀　〔明〕谢肇淛撰，四卷，明刊本。
玉堂丛语　〔明〕焦竑撰，八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象橒校曼山馆刻本。
问奇类林　〔明〕郭良翰撰，三十六卷，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
问奇类林续　〔明〕郭良翰撰，三十卷，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
明世说新语　〔明〕李绍文撰，八卷，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云间李氏原刊本。
秋泾笔乘　〔明〕宋凤翔撰，一卷，《学海类编》本。
舌华录　〔明〕曹臣撰，九卷，明万历刊本。
泾林续集　〔明〕周玄韦撰，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读书镜　〔明〕陈继儒撰，十卷，《宝颜堂秘笈》本。
谈冶录　〔明〕徐广撰，十二卷，明刊本。
近事丛残　〔明〕沈瓒撰，四卷，清嘉庆刊巾箱本。

峤南琐记 ［明］魏浚撰，二卷，《砚云乙编》本。
见闻杂记 ［明］李乐撰，十一卷，明万历刊本。
清赏录 ［明］包衡撰，十二卷，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本。
历朝野史 ［明］查应光撰，十一卷，上海有正书局铅印本。
儿世说 ［明］赵瑜撰，一卷，《续说郛》本。
玉镜新谭 ［明］朱长祚撰，十卷，明崇祯刻本。
耳新 ［明］郑仲夔撰，八卷，明崇祯七年(1634)原刻本。
兰畹居清言 ［明］郑仲夔撰，十卷，《玉麈清谭》本。
隽区 ［明］郑仲夔撰，十卷，明崇祯三年(1630)郑氏来爽居刻本。
南北朝新语 ［明］林茂桂撰，四卷，明天启刻本。
旧京遗事 ［明］史玄撰，一卷，《京津风土丛书》本。
昨非庵日纂 ［明］郑瑄撰，二十卷，明崇祯刻本。
玉堂荟记 ［明］杨士聪撰，二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容溪杂记 一卷，《续说郛》本。
泽山杂记 ［明］徐咸撰，一卷，《续说郛》本。
投瓮随笔 ［明］姜南撰，一卷，《续说郛》本。
嵩阳杂识 一卷，《续说郛》本。
沂阳日记 一卷，《续说郛》本。
凤凰台记事 ［明］马生龙撰，一卷，《续说郛》本。
驹阴冗记 ［明］阐庄撰，一卷，《续说郛》本。
泉南杂志 ［明］陈懋仁撰，二卷，《宝颜堂秘笈》本。
啊冻漫笔 ［明］谈修撰，二卷，《艺海珠尘》本。
十处士传 ［明］支立撰，一卷，《快书》本。
与物传 ［明］王文禄撰，一卷，《百陵学山》本。
权子杂俎 ［明］耿定向撰，一卷，《续说郛》本。
笑赞 ［明］赵南星撰，明刊《赵南星全集》本。
谐丛 ［明］钟惺撰，明茂苑叶舟校《镌钟伯敬先生秘集十五种》本。
雅谑 明末刊本。
应谐录 ［明］刘元卿撰，一卷，《续说郛》本。
聋现 ［明］屠本畯撰，一卷，明万历刊本。
捧腹编 ［明］许自昌撰，十卷，明万历刊本。
笑林 ［明］浮白主人撰，明刊《破愁一夕话》本。
谑浪 ［明］郁履行撰，四卷，明万历刊本。
艾子后语 ［明］陆灼撰，一卷，《续说郛》本。
谐史 ［明］徐常吉撰，六卷，明万历舒其才石泉堂刊本。
游艇稗编 ［明］梁溪无名生撰，五卷，明万历刊本。
广滑稽 ［明］陈禹谟撰，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
谈言 ［明］江盈科撰，明末刊本。
笑府 ［明］冯梦龙编，十三卷，明写刻本。

广笑府　〔明〕冯梦龙编，十三卷，《国学珍本文库》本。
精选雅笑　〔明〕醉月子编，明末刊《雅俗同观》本。
华筵趣乐谈笑酒令　明末刊本。
时兴笑话　〔明〕陈继儒撰，二卷，明末辽西青藜阁汇刻本。
解慍编　〔明〕乐天大笑生编，十四卷，明嘉靖刊本。
笑禅录　〔明〕潘游龙撰，一卷，《续说郛》本。
时尚笑谈　一卷，王利器《历代笑话集》本。
笑海千金　一卷，明末刊《四民通用鳌头万宝事山》本。
京本通俗小说　七卷，1915年《烟画东堂小品》本。
三国志演义　〔明〕罗贯中撰，二百四十回，明嘉靖元年(1522)刊本；又，一百二十回，清康熙贯华堂刊毛宗岗评本。
水浒传　〔明〕施耐庵撰，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又，一百二十回，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本；又，七十回，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本。
三遂平妖传　〔明〕罗贯中撰，四十回，明崇祯墨憨斋批点金阊嘉会堂刊本。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明〕罗贯中撰，六十回，明刊本。
如意君传　〔明〕徐昌龄撰，日本清闷阁刊本。
孔圣宗师出身全传　四卷，明刊本。
六十家小说　二十九篇，明刊残本。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明〕熊大木撰，八十则，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白堂刊本。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明〕熊大木撰，九十节，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刊本。
隋唐演义　一百十四节，明武林精刊本。
全汉志传　〔明〕熊大木撰，十二卷，明万历十六年(1588)克勤斋余世腾刊本；又，十四卷，清宝华楼覆明三台馆刊本。
南北两宋志传　〔明〕陈继儒、熊大木撰，一百回，明万历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
西游释厄传　〔明〕朱鼎臣撰，六十七节，明万历书林刘莲台刊本。
西游记　〔明〕吴承恩撰，一百回，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本。
春秋列国志传　〔明〕余邵鱼撰，明内府抄本。
金瓶梅　〔明〕兰陵笑笑生撰，一百回，明万历刊本；又，明崇祯刊本；又，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
钱塘湫隐济颠禅师语录　〔明〕沈孟柈撰，一卷，明隆庆三年(1569)四香高斋平石监刊本。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明〕朱鼎臣撰，二十五则，明书林焕文堂刊本。
于少保萃忠全传　〔明〕孙高亮撰，四十回，明万历刊本。
大唐秦王词话　〔明〕诸圣邻撰，六十四回，明刊本。
熊龙峰四种小说　四篇，明万历刊本。
天妃济世出身传　〔明〕吴还初撰，三十二回，明万历忠正堂熊龙峰刊本。

痴婆子传 〔明〕芙蓉主人撰，三十三则，清乾隆刊本。
承运传 三十九回，明万历福建坊刊本。
百家公案 〔明〕安遇时撰，一百回，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朱氏与畊堂刊本。
英烈传 八十回，明万历十九年(1591)书林杨明峰刊本。
绣榻野史 〔明〕吕天成撰，四卷，明万历醉眠阁刊本。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明〕罗懋登撰，一百回，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本。
封神演义 〔明〕许仲琳撰，一百回，明金阊舒载阳刊本。
八仙出处东游记 〔明〕吴元泰撰，五十六回，明书林余文台刊本。
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 〔明〕余象斗撰，十八回，明昌远堂李仕弘刊本。
唐三藏出身全传 〔明〕阳志和撰，四十回，明芝潭朱苍岭刊本。
北方真武师祖玄天上帝出身志传 〔明〕余象斗撰，二十四回，明万历三十年(1602)余氏双峰堂熊仰台刊本。
浪史 〔明〕风月轩又玄子撰，四十回，日本素白纸抄本。
皇明诸司廉明公案 〔明〕余象斗撰，一百零五则，明建邑书林余氏建泉堂刊本。
皇明诸司公案 〔明〕余象斗撰，五十九则，明万历三台馆刊本。
咸南塘剿平倭寇志传 三卷，明万历建阳刊本。
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 〔明〕栖真斋名衢逸狂撰，一百回，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巫峡望仙岩藏板本。
咒枣记 〔明〕邓志谟撰，十四回，明万历萃庆堂余泗泉刊本。
飞剑记 〔明〕邓志谟撰，十三回，明万历余氏萃庆堂刊本。
铁树记 〔明〕邓志谟撰，十五回，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萃庆堂余泗泉刊本。
花鸟争奇 〔明〕邓志谟撰，三卷，明万历萃庆堂余氏刊本。
山水争奇 〔明〕邓志谟撰，三卷，明万历萃庆堂余氏刊本。
风月争奇 〔明〕邓志谟撰，三卷，明万历萃庆堂余氏刊本。
童婉争奇 〔明〕邓志谟撰，三卷，日本江户初期写本。
蔬果争奇 〔明〕邓志谟撰，三卷，明天启四年(1624)萃庆堂余氏刊本。
梅雪争奇 〔明〕邓志谟撰，三卷，日本江户初期写刻本。
牛郎织女传 〔明〕朱名世撰，四卷，明万历刊本。
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 〔明〕朱星祚撰，二十三则，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书林聚奎斋杨氏清白堂刊本。
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 二卷，明书林刊本。
唐钟馗全传 三十五回，明万历刘双松安正堂刊本。
达摩出身传灯传 〔明〕朱开泰撰，六十四回，明万历清白堂杨丽泉刊本。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明〕潘镜若撰，一百回，明万历白门万卷楼刊本。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 〔明〕李春芳撰，七十一回，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金陵万卷楼刊本。
古今律条公案 〔明〕汤海若撰，四十六则，明万历书林师俭堂刊本。
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 二卷，刊本。
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 〔明〕纪振伦撰，五十八回，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卧松

阁刊本。

续英烈传　〔明〕纪振伦撰，三十四回，励园书室刊本。

三国志后传　〔明〕酉阳野史撰，一百四十四回，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刊本。

两汉开国中兴传志　〔明〕黄化宇撰，四十二回，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刊本。

西汉演义　〔明〕甄伟撰，一百零一则，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

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　〔明〕谢诏撰，一百四十六则，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

东西两晋演义　〔明〕杨尔曾撰，三百四十七则，明万历四十年(1612)周氏大业堂刊本；又，五十回，明武林刊本。

海陵佚史　〔明〕无遮道人撰，二卷，明刊本。

昭阳趣史　〔明〕古杭艳艳生撰，二卷，明墨庄主人刊本。

素娥篇　〔明〕邺华生撰，一卷，明万历刊本。

杜骗新书　〔明〕张应俞撰，八十三则，明万历存仁堂陈怀轩刊本。

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　四十三则，日本延享元年(1744)抄本。

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　〔明〕京南归正宁静子撰，四十则，明万历明德堂刘太华刊本。

韩湘子全传　〔明〕杨尔曾撰，三十回，明天启三年(1623)金陵九如堂刊本。

古今小说　〔明〕冯梦龙撰，四十卷，明天启间天许斋藏板本。

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撰，四十卷，明天启金陵兼善堂刊本。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撰，四十卷，明金阊叶敬池刊本。

岳武穆精忠传　〔明〕邹元标撰，六十八回，玉茗堂原本。

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撰，四十卷，明崇祯元年(1628)尚友堂刊本。

僧尼孽海　〔明〕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撰，四十二则，明刊本。

禅真逸史　〔明〕方汝浩撰，四十回，明天启履先甫原刊本。

三教偶拈　〔明〕冯梦龙撰，三卷，明天启刊本。

警世阴阳梦　〔明〕长安道人国清撰，四十回，明崇祯元年(1628)刊本。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明〕吴越草莽臣撰，四十回，明崇祯元年(1628)刊本。

皇明中兴圣烈传　〔明〕西湖义士撰，五卷，明崇祯刊本。

玉阄红全传　〔明〕东鲁落落平生撰，十回，民国丽华出版社铅印本。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　〔明〕穆氏撰，三十三则，明崇祯刊本。

隋炀帝艳史　〔明〕齐东野人撰，四十回，明崇祯人瑞堂刊本。

鼓掌绝尘　〔明〕古吴金木散人撰，四十回，明崇祯本衙藏板本。

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撰，四十卷，明崇祯尚友堂刊本。

龙阳逸史　〔明〕京江醉竹居士撰，二十回，明崇祯五年(1632)刊本。

型世言　〔明〕陆人龙撰，四十回，明崇祯刊本。

隋史遗文　〔明〕袁于令撰，六十回，明崇祯间名山聚藏板本。

今古奇观　〔明〕姑苏抱瓮老人撰，四十卷，明末吴郡宝翰楼刊本。

天凑巧　〔明〕罗浮散客撰，三卷，清初刊本。

贪欣误　〔明〕罗浮散客撰，六回，明刊本。

扫魅敦伦东度记 ［明］方汝浩撰，一百回，明崇祯八年(1635)金阊万卷楼刊本。
开辟衍绎通俗志传 ［明］周游撰，八十回，明崇祯古吴麟瑞堂藏板本。
盘古至唐虞传 ［明］钟惺撰，七则，明书林余季岳刊本。
有夏志传 ［明］钟惺撰，十九回，明末余季岳刊本。
有商志传 ［明］钟惺撰，十二回，清嘉庆十九年(1814)稽古堂刊《夏商合传》本。
新列国志 ［明］冯梦龙撰，一百零八回，明金阊叶敬池刊本。
宣春香质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撰，二十回，明崇祯笔耕山房刊本。
弁而钗 ［明］醉西湖心月主人撰，二十回，明崇祯笔耕山房刊本。
醋葫芦 ［明］西子湖伏雌教主撰，二十回，明崇祯笔耕山房刊本。
欢喜冤家 ［明］西湖渔隐主人撰，二十四回，清山水邻序刊本。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四十卷，明崇祯刊本。
近报丛谭平虏传 十九回，明刊本。
石点头 ［明］天然痴叟撰，十四卷，明崇祯金阊叶敬池刊本。
西湖二集 ［明］周楫撰，三十四卷，明崇祯原刊本。
胡少保平倭记 ［明］钱塘渔隐叟撰，一卷，抄本。
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 八卷，明崇祯怀轩陈君敬刊本。
名公案断法林灼见 ［明］湖海山人清虚子撰，二卷，高阳生刊本。
明镜公案 ［明］葛天民、吴沛泉撰，七卷，三槐堂王昆源刊本。
续西游记 一百回，清嘉庆十年(1805)金鉴堂藏板本。
西游补 ［明］董说撰，十六回，明崇祯刊本。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 二十八回，明友益斋刊本。
梼杌闲评 ［明］李清撰，五十回，京都藏板本。
镇海春秋 十回，明刊本。
辽海丹忠录 ［明］陆人龙撰，四十回，明崇祯翠娱阁刊本。
别有香 ［明］桃源醉花主人撰，九回，明刊残本。
龙图公案 一百则，清初刊大本。
七曜平妖传 ［明］沈会极撰，七十二回，明末刻清修本。
神真后史 ［明］方汝浩撰，六十回，明峥霄馆刊本。
混唐后传 ［明］钟惺撰，三十七回，清芥子园刊本。
剿闯通俗小说 ［明］西吴懒道人撰，十回，明弘光元年(1645)兴文馆刊本。
清夜钟 ［明］陆云龙撰，十回，明末隆武刊残本。
孙庞斗志演义 ［明］吴门啸客撰，二十回，明崇祯九年(1636)序刊本。
后七国乐田演义 ［明］古吴烟水散人撰，二十回，清康熙五年(1666)啸花轩刊《前后七国志》本。
荔镜传 二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
红白花传 十回，抄本。

清

谐铎广志 ［清］徐芳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冥报录　〔清〕陆圻撰，二卷，《说铃》本。
龟台琬谈　〔清〕张正茂撰，《檀几丛书》本。
天禄识馀　〔清〕高士奇撰，十卷，清康熙刊本。
耳书　〔清〕佟世思撰，一卷，《辽海丛书》本。
残篇故事　〔清〕香谷氏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熙怡录　〔清〕戴整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俏微录　〔清〕徐庆撰，一卷，《说铃后集》本。
述异记　〔清〕东轩主人撰，三卷，《说铃》本。
旷园杂志　〔清〕吴陈炎撰，二卷，《说铃》本。
闻见偶录　〔清〕朱象贤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张氏后言　〔清〕张无赓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山斋客谭　〔清〕景星杓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见闻录　〔清〕徐岳撰，四卷，清康熙刊本。
谈虎　〔清〕赵彪诏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蚓庵琐语　〔清〕李王逋撰，一卷，《说铃后集》本。
果报见闻录　〔清〕物式传撰，一卷，《说铃》本。
蕉云楼杂说　〔清〕陈尚古撰，一卷，《说铃》本。
子不语　〔清〕袁枚撰，二十四卷，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随园刊本。
续子不语　〔清〕袁枚撰，十卷，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随园刊本。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撰，二十四卷，清嘉庆五年(1800)北平盛氏望益书屋藏板本。
东皋杂抄　〔清〕董潮撰，三卷，清抄本。
夜谭随录　〔清〕和邦额撰，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四年(1777)本衙刊本。
谐铎　〔清〕沈起凤撰，十二卷，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藤花榭刊本。
续谐铎　〔清〕沈起凤撰，一卷，《花近楼丛书》本。
六合内外琐言　〔清〕屠绅撰，二十卷，清石渠阁刻本。
梦阑琐笔　〔清〕杨复吉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咫闻录　〔清〕温汝适撰，十二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巾箱本。
三异笔谈　〔清〕许仲元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客窗偶笔　〔清〕金捧阊撰，四卷，清嘉庆二年(1797)刊巾箱本。
秋坪新语　〔清〕浮槎散人撰，十二卷，清乾隆四年(1737)刊本。
晋人麈　〔清〕沈日霖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鬼窟　〔清〕傅汝大辑　陈士镳录，二卷，抄本。
新搜神记　〔清〕李调元撰，清嘉庆二年(1797)万卷楼刻本。
尾蔗丛谈　〔清〕李调元撰，四卷，《函海》本。
听雨轩笔记　〔清〕徐承烈撰，四卷，清嘉庆十一年(1806)研云楼精刊本。
客窗闲话　〔清〕吴炽昌撰，十六卷，清道光敬义堂藏板本。
妄妄录　〔清〕朱海撰，十二卷，清道光十年(1830)刊本。
影谭　〔清〕管世灏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志异新编 ［清］清福撰，四卷，清嘉庆刊本。
闽中录异 ［清］黄锡蕃撰，二卷，《黄椒升遗书》本。
志异续编 ［清］宋永岳撰，八卷，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
闻见异辞 ［清］许秋垞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北东园笔录 ［清］梁恭辰撰，二十四卷，清同治五年(1866)刊本。
琐事闲录 ［清］张昀撰，四卷，清咸丰元年(1851)刊本。
信徵全集 ［清］段永源撰，三十二卷，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
见闻随笔 ［清］齐学裘撰，二十六卷，清同治十年(1871)天空海阔之居刊巾箱本。
见闻续笔 ［清］齐学裘撰，二十四卷，清光绪二年(1876)天空海阔之居刊巾箱本。
冒烦庐记异 ［清］张道撰，二卷，《渔清草堂遗稿》本。
冒窗新语 ［清］夏昌祺撰，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香饮楼宾谈 ［清］陆长春撰，二卷，《申报馆丛书续集》本。
鹏砭轩质言 ［清］戴莲芬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右台仙馆笔记 ［清］俞樾撰，十六卷，《春在堂全书》本。
广杨园近鉴 ［清］俞樾撰，一卷，《春在堂全书》本。
壶天录 ［清］百一居士撰，三卷，《申报馆丛书》本。
谈史志奇 ［清］松泉、彦臣撰，六卷，1914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醉茶志怪 ［清］李庆辰撰，四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津门刊本。
谈异 ［清］王景贤撰，八卷，清光绪十九年(1893)活字本。
续广博物志 ［清］徐寿基撰，十六卷，《志学斋集》本。
雨窗消意录 ［清］牛应之撰，四卷，《抱秀山房丛书》本。
异谈瞬笔 ［清］半峰氏撰，二卷，抄本。
物妖传 ［清］葆光子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禾中灾异录 ［清］陶越撰，一卷，《花近楼丛书》本。
今齐谐 ［清］蹇蹇撰，一卷，《晨风阁丛书》本。
说林 ［清］锡泰撰，二卷，《晨风阁丛书》本。
仙坛花语 ［清］浮园主人撰，一卷，《申报馆丛书》本。
董小宛传 ［清］张明弼撰，一卷，《虞初新志》本。
虞山妖乱志 ［清］冯舒撰，三卷，《虞阳说苑》本。
汤琵琶传 ［清］王猷定撰，《虞初新志》本。
补张灵崔莹合传 ［清］黄周星撰，《虞初新志》本。
陈小怜传 ［清］杜濬撰，《虞初新志》本。
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 ［清］李渔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秦淮健儿传 ［清］李渔撰，《虞初新志》本。
影梅庵忆语 ［清］冒襄撰，一卷，《赐砚堂丛书》本。
马伶传 ［清］侯方域撰，《虞初新志》本。
大铁椎传 ［清］魏禧撰，《虞初新志》本。
姗姗传 ［清］黄永撰，《虞初新志》本。
杨娥传 ［清］刘钧撰，《香艳丛书》本。

书叶氏女事　〔清〕屈大钧撰，《香艳丛书》本。
元宝公案　〔清〕谢开龙撰，一卷，《檀几丛书》本。
会仙记　〔清〕徐喈凤撰，《虞初新志》本。
后会仙记　〔清〕仇元善撰，《拜经楼丛书》本。
艳情逸史　抄本。
过墟志感　〔清〕墅史逸叟撰，二卷，《虞阳说苑》本。
廛馀　〔清〕曹宗璠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王氏复仇记　《香艳丛书》本。
十美词纪　〔清〕邹枢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撰，十六卷，稿本；又，十二卷，清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铸雪斋抄本；又，二十四卷，旧抄本；又，十六卷，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青柯亭刊本。
看花述异记　〔清〕王晫撰，《虞初新志》本。
圆圆传　〔清〕陆次云撰，《虞初新志》本。
留溪外传　〔清〕陈鼎撰，十八卷，《常州先哲遗书》本。
邵飞飞传　〔清〕陈鼎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思庵闲笔　〔清〕严虞惇撰，《虞阳说苑》本。
虞初新志　〔清〕张潮编，二十卷，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本。
扶风传信录　〔清〕吴骞编，一卷，《拜经楼丛书》本。
半暇笔谈　〔清〕孟瑢樾撰，一卷，《屑玉丛谭》本。
无稽谰言　〔清〕王兰皋撰，五卷，清坊刻本。
萤窗异草　〔清〕长白浩歌子撰，十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桂山录异　〔清〕顾诠撰，八卷，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碧梧堂刊本。
花仙传　〔清〕蔡绥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小豆棚　〔清〕曾衍东撰，十六卷，残抄本。
浮生六记　〔清〕沈复撰，六卷，清光绪三年(1877)上海申报馆活字版排印《独悟庵丛刻》本。
忆书　〔清〕焦循撰，六卷，《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
耳食录　〔清〕乐钧撰，十二卷，清梦花楼刊本。
镜花水月　〔清〕娄东羽衣客撰，八卷，清嘉庆六年(1801)刊巾箱本。
虞初续志　〔清〕郑澍若编，十二卷，清嘉庆七年(1802)养花草堂刊袖珍本。
广虞初新志　〔清〕黄承增编，四十卷，清嘉庆八年(1803)寄鸥舫闲刊巾箱本。
蕉轩摭录　〔清〕俞国麟撰，十二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5)刊本。
笑史　〔清〕陈庚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里乘　〔清〕许奉恩撰，十卷，清光绪五年(1879)抱芳阁藏板本。
广东劫火记　〔清〕梁恭辰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香畹楼忆语　〔清〕陈裴之撰，一卷，《说库》本。
黄竹子传　〔清〕吴兰修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珠江梅柳记　〔清〕周有良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挑灯新录　［清］荆园居士撰，六卷，清同治二年(1863)重刊本。
埋忧集　［清］朱翊清撰，十二卷，清同治十三年(1874)杭州文元堂刊本。
醒睡录　［清］邓文滨撰，十卷，《申报馆丛书》本。
道听途说　［清］潘纶恩撰，十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艳异新编　［清］俞达撰，五卷，清光绪九年(1883)上海王氏刊本。
遯窟谰言　［清］王韬撰，十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淞隐漫录　［清］王韬撰，十二卷，清光绪上海点石斋石印本。
淞滨琐话　［清］王韬撰，十二卷，清光绪十九年(1893)淞隐庐排印本。
夜雨秋灯录　［清］宣鼎撰，八卷，《申报馆丛书》本。
解睡语　［清］兰月楼主人编，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野客谰语　［清］泖滨野客撰，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老人梦语　［清］鸥乡老人撰，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燕山外史　［清］陈球撰，八卷，清光绪五年(1879)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
客中异闻录　［清］杜晋卿撰，《屑玉丛谭》本。
茶馀谈荟　［清］见南山人撰，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浣愁集　［清］邹弢撰，八卷，《申报馆丛书》本。
太仙漫稿　［清］韩邦庆撰，1926 年亚东书局本。
蟫史　［清］屠绅撰，二十卷，清嘉庆五年(1800)庭梅朱氏藏板磊砢山房原本。
续剑侠传　［清］郑观应撰，清光绪刊本。
泛湖偶记　［清］缪艮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沈秀英传　［清］缪艮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周栎园奇缘记　［清］徐忠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七夕夜游记　［清］沈逢春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老狐谈历代丽人记　［清］鹅湖逸士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夏闺晚景琐说　［清］汤春生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啸庵丛录　［清］戴坤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珠江奇遇记　［清］刘濂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某中丞夫人　一卷，《香艳丛书》本。
女侠荆儿记　一卷，《香艳丛书》本。
记某生为人唆讼事　一卷，《香艳丛书》本。
某中丞　一卷，《香艳丛书》本。
黑美人别传　一卷，《香艳丛书》本。
俞三姑传　一卷，《香艳丛书》本。
玫瑰花女魅　一卷，《香艳丛书》本。
记某生为人冒冤事　一卷，《香艳丛书》本。
贞烈婢黄翠花传　一卷，《香艳丛书》本。
温柔乡记　［清］梁国正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女侠翠云娘传　［清］秋星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女盗侠传　［清］酉阳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记粟主杀贼事　[清]潮声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十八娘传　[清]赵古农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太恨生传　[清]徐瑶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虞美人传　[清]沈廷桂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梵门绮语录　三卷,《香艳丛书》本。
游梁琐记　[清]黄轩祖撰,一卷,《说库》本。
剑侠　[清]胡汝才编,稿本。
书影　[清]周亮工撰,十卷,清康熙六年(1667)赖古堂原刻本。
板桥杂记　[清]余怀撰,三卷,《龙威秘书》本。
东山谈苑　[清]余怀撰,八卷,抄本。
美人判　[清]尤侗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矩斋杂记　[清]施闰章撰,二卷,《施愚山先生全集》本。
西河杂俎　[清]毛奇龄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三冈识略　[清]董含撰,十卷,《申报馆丛书》本。
三闲续志略　[清]董含撰,一卷,《申报馆丛书》本。
蒓乡赘笔　[清]董含撰,三卷,清康熙十七年(1678)光复堂刊本。
说梦　[清]曹家驹撰,二卷,《说库》本。
稗说　[清]宋起凤撰,旧抄本。
在园杂志　[清]刘廷玑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寄园寄所寄　[清]赵吉士撰,十二卷,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本。
筠廊偶笔　[清]宋荦撰,二卷,《说库》本。
筠廊二笔　[清]宋荦撰,《说铃续集》本。
池北偶谈　[清]王士禛撰,二十六卷,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临汀署郡本。
香祖笔记　[清]王士禛撰,十二卷,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
说部精华　[清]王士禛撰,十二卷,清康熙乾隆间精刻本。
人海记　[清]查慎行撰,二卷,清咸丰元年(1851)海昌张士宽刻本。
觚剩　[清]钮琇撰,十二卷,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临野堂藏板本。
坚瓠集　[清]褚人获撰,六十六卷,清康熙刊本。
渠丘耳梦录　[清]张贞撰,四集,清康熙刊本。
春树闲钞　[清]顾嗣立撰,二卷,《乙亥丛编》本。
松下杂钞　二卷,《涵芬楼秘笈》本。
阐义　[清]吴肃公撰,二十二卷,清康熙慕园刊本。
五石瓠　[清]刘銮撰,六卷,《庚辰丛编》本。
三侠赘人广自序　[清]汪价撰,一卷,《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
诗礼堂杂纂　[清]王又朴撰,二卷,《诗礼堂全集》本。
过庭纪余　[清]陶越撰,三卷,《芋园丛书》本。
柳南随笔　[清]王应奎撰,六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柳南续笔　[清]王应奎撰,四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裨勺　[清]鲍鉁撰,一卷,《赐砚堂丛书》本。

遯斋偶笔 〔清〕徐昆国撰，二卷，清光绪六年(1880)济上刊本。
东城杂记 〔清〕厉鹗撰，二卷，《粤雅堂丛书》本。
西清散记 〔清〕史震林撰，四卷，清乾隆瓜渚草堂刊本。
排闷录 〔清〕孙洙撰，八卷，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莆田书屋刊巾箱本。
广新闻 〔清〕孙洙撰，四卷，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巾箱本。
柳崖外编 〔清〕徐昆撰，十六卷，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贮书楼存板本。
茶馀客话 〔清〕阮葵生撰，二十二卷，清光绪铅印本。
檐曝杂记 〔清〕起翼撰，六卷，《瓯北全集》本。
桃溪客语 〔清〕吴骞撰，五卷，《拜经楼丛书》本。
梦厂杂著 〔清〕俞蛟撰，十卷，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巾箱本。
梦笔生花 〔清〕缪艮撰，二十四卷，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澈华随笔 〔清〕严有禧撰，四卷，《借月山房汇钞》本。
唐人说荟 〔清〕陈世熙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挹秀轩刊本。
扬州梦 〔清〕周生撰，四卷，《说库》本。
鸡谈 〔清〕黄如鉴撰，三卷，清乾隆抄本。
缕板桥杂记 〔清〕珠泉居士撰，三卷，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跋酉酉山房刊本。
雪鸿小记 〔清〕珠泉居士撰，二卷，《香艳丛书》本。
晋唐小说畅观 〔清〕马俊良撰，1937 年上海中央书局排印本。
云峰偶笔 〔清〕屈振镛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语新 〔清〕钱学纶撰，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归田琐记 〔清〕梁孝钜撰，八卷，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本。
竹叶亭杂记 〔清〕姚元之撰，八卷，清光绪十九年(1893)姚虞卿刊本。
蝶阶外史 〔清〕高继衍撰，四卷，《培根堂全稿》本。
潇园集录 〔清〕屠倬撰，十七卷，清道光二年(1822)刊本。
野语 〔清〕印垣撰，九卷，清嘉庆十三年(1808)刊巾箱本。
昔柳摭谈 〔清〕梓华生撰，八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冯氏巾箱本。
印雪轩随笔 〔清〕俞鸿渐撰，四卷，清道光刊本。
爽存 〔清〕胡式钰撰，四卷，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
榆巢杂识 〔清〕赵慎畛撰，二卷，清光绪浙江官纸总局铅印本。
梅园消夏录 〔清〕郭麟撰，三卷，《灵芬馆集》本。
藤花阁偶记 〔清〕朱榘撰，八卷，刊本。
履园丛话 〔清〕钱泳撰，二十四卷，清道光十八年(1838)述德堂刊本。
止园笔谈 〔清〕史梦兰撰，八卷，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
梦花杂志 〔清〕李澄撰，五卷，清道光六年(1826)刊巾箱本。
松筠阁钞异 〔清〕高承勋撰，十二卷，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
邝斋杂记 〔清〕陈昙撰，八卷，清道光九年(1829)刊本。
岛居随录 〔清〕卢若腾撰，二卷，《笔记小说大观》本。
两般秋雨庵随笔 〔清〕梁绍壬撰，八卷，清道光十七年(1837)钱塘汪氏振绮堂刊巾箱本。

水窗春呓　〔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撰，二卷，清光绪三年(1877)上海机器印书局铅排本。

一斑录　〔清〕郑光祖撰，十四卷，清道光十八年(1838)青玉山房刊本。

觚賸续编　〔清〕汤用中撰，八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浪迹丛谈　〔清〕梁章钜撰，十一卷，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本。

浪迹续谈　〔清〕梁章钜撰，八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浪迹三谈　〔清〕梁章钜撰，六卷，清咸丰福州梁氏家刊本。

敏求轩述记　〔清〕程世鐄撰，十六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

瘦翁丛钞　〔清〕李庚长撰，二卷，1912年铅印本。

湘烟小录　〔清〕陈裴之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蓬窗附录　〔清〕沈兆澐撰，二卷，《屏庐丛刻》本。

想当然耳　〔清〕邹钟撰，八卷，清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

桐荫清话　〔清〕倪鸿撰，八卷，清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

琐记　〔清〕杜文澜撰，二卷，《曼陀罗华阁丛书》本。

小家语　〔清〕黄沐三撰，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墨馀录　〔清〕毛祥麟撰，十六卷，清同治九年(1870)湖州醉六堂吴氏刊本。

庸闲斋笔记　〔清〕陈其元撰，八卷，清同治吴氏刊本；又，十二卷，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金壶七墨　〔清〕黄钧宰撰，十八卷，清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

醉乡琐志　〔清〕黄体芳撰，一卷，《云在山房丛书》本。

寄龛志　〔清〕孙德祖撰，十二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本。

宋人小说类编　〔清〕吴为楫编，四卷，清同治八年(1869)自序本。

宋人小说类编补钞　〔清〕吴为楫编，一卷，清同治八年(1869)自序本。

馀墨偶谈　〔清〕孙檿撰，十六卷，1931年羊城刻本。

妙香室丛话　〔清〕张培仁撰，十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花笺录　〔清〕孙兆溎撰，二十卷，清同治四年(1865)景福堂刊本。

五五　〔清〕俞樾撰，一卷，《春在堂全书》本。

仕隐斋涉笔　〔清〕丁治棠撰，八卷，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庸庵笔记　〔清〕薛福成撰，六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遗经楼刊巾箱本。

此中人语　〔清〕程麟撰，六卷，《申报馆丛书》本。

异书四种　《申报馆丛书》本。

虫鸣漫录　〔清〕采蘅子撰，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艳史丛钞　〔清〕王韬辑，清光绪四年(1878)韬园排印本。

粟香随笔　〔清〕金武祥撰，四十卷，清光绪刊本。

三借庐赘谈　〔清〕邹弢撰，十二卷，《申报馆丛书》本。

瞑庵杂识　〔清〕朱克敬撰，六卷，《挹秀山房丛书》本。

斯陶说林　〔清〕王用臣撰，十二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深泽王氏刊本。

红杏山房见闻随笔　〔清〕卢秉钧撰，二十八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家刻本。

风月谈馀录　〔清〕徐兆丰撰，六卷，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福州刊本。

屑玉丛谭 ［清］钱徵、蔡尔康辑，二十四卷，《申报馆丛书》本。
绪南笔谭 ［清］许嗣芋撰，一卷，《屑玉丛谭》本。
唐开元小说六种 ［清］叶德辉辑，清宣统三年(1911)叶氏观古堂刊本。
香艳小品 ［清］沈宗畸撰，清宣统元年(1909)番禺沈氏石印本。
南亭四话 ［清］李伯元撰，九卷，1925 年大东书局石印本。
梅谷偶笔 ［清］陆烜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散花庵丛语 ［清］叶镛撰，一卷，《甲戌丛编》本。
虞谐志 ［清］尚湖渔父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帝城花样 一卷，《香艳丛书》本。
退馀丛谈 ［清］鲍倚云撰，二卷，《聚学轩丛书》本。
碧声吟馆谈麈 ［清］许善长撰，四卷，《碧声吟馆丛书》本。
断袖篇 ［清］吴下阿蒙编，一卷，《香艳丛书》本。
香艳丛书 ［清］虫天子辑，二十集，清宣统国学扶轮社排印本。
古今说部丛书 上海国学扶轮社本。
笔记小说大观 民国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说库 ［清］王文濡辑，1915 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清人说荟 ［清］雷缙撰，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清代笔记丛刊 民国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女世说 ［清］李清撰，五卷，清道光五年(1825)三月经义斋刊巾箱本。
云间杂记 三卷，《奇晋斋丛书》本。
说铃 ［清］汪琬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妇人集 ［清］陈维崧撰，一卷，《海山仙馆丛书》本。
南吴旧话录 ［清］李延昰撰，六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应时校刊本；又，二十四卷，1915 年吴重熹刊铅印本。
谈助 ［清］王崇简撰，一卷，《说库》本。
玉剑尊闻 ［清］梁维枢撰，十卷，清顺治十一年(1654)赐麟堂刊本。
明语林 ［清］吴肃公撰，十四卷，《碧琳琅馆丛书》本。
今世说 ［清］王晫撰，八卷，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霞举堂刊本。
客舍偶闻 ［清］彭孙贻撰，一卷，《花近楼丛书》本。
皇华纪闻 ［清］王士禛撰，四卷，《王渔洋遗书》本。
海鸥小谱 ［清］赵执信撰，一卷，清乾隆刊巾箱本。
石里杂识 ［清］张尚瑗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养痾客谈 ［清］近鲁草堂主人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吴语 ［清］戴延年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秋镫丛话 ［清］戴延年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香天谈藪 ［清］吴雷发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秦云擷英小谱 ［清］王昶编，一卷，《昭代丛书》本。
粤西从宦略 ［清］王庭筠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州乘馀闻 ［清］宋弼撰，一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养知堂刊本。

竹西花事小录　〔清〕芬利它行者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秋镫丛话　〔清〕王椷撰，十八卷，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原刊本。
巽绛编　〔清〕杨望秦撰，四卷，清光绪刊本。
消夏闲记摘钞　〔清〕顾公燮撰，三卷，《涵芬楼秘笈》本。
燕兰小谱　〔清〕吴长元撰，五卷，清乾隆刊本。
春泉闻见录　〔清〕刘寿眉撰，四卷，清嘉庆五年(1800)迎晖轩刊本。
吴门画舫录　〔清〕西溪山人撰，二卷，清嘉庆十一年(1806)红树山房刻本。
吴门画舫续录　〔清〕个中生撰，三卷，清嘉庆十八年(1813)来青阁刻本。
明斋小识　〔清〕诸联撰，十二卷，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
秦淮画舫录　〔清〕捧花生撰，二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本。
画舫怀谈　〔清〕捧花生撰，一卷，清道光六年(1826)捧花楼刊本。
初月楼闻见录　〔清〕吴德旋撰，十卷，《笔记小说大观》本。
初月楼续闻见录　〔清〕吴德旋撰，十卷，《笔记小说大观》本。
金台残泪记　〔清〕张际亮撰，三卷，清道光刊本。
南浦秋波录　〔清〕张际亮撰，三卷，清道光刊本。
粤屑　〔清〕刘世馨撰，八卷，清道光十年(1830)刊本。
十洲春语　〔清〕姚燮撰，三卷，《申报馆丛书》本。
白门新柳记　〔清〕薛时雨撰，一卷，《申报馆丛书》本。
白门衰柳附记　〔清〕薛时雨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女世说　〔清〕严蘅撰，一卷，《娟镜楼丛刻》本。
耳邮　〔清〕俞樾撰，三卷，《申报馆丛书》本。
荟蕞编　〔清〕俞樾撰，六卷，《申报馆丛书》本。
珠江名花小传　〔清〕缪艮撰，一卷，《香艳丛书》本。
见闻琐录　〔清〕欧阳昱撰，一卷，1925年百陶砖斋刊本。
宋艳　〔清〕徐士銮编，十二卷，清光绪十七年(1892)刻本。
京尘杂录　〔清〕杨懋建撰，四卷，《笔记小说大观》本。
逸农笔记　〔清〕黄鸿藻撰，八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海陬冶游录　〔清〕王韬撰，七卷，《香艳丛书》本。
花国剧谈　〔清〕王韬撰，二卷，《香艳丛书》本。
燕台花事录　〔清〕王增祺撰，三卷，《申报馆丛书》本。
儒林琐记　〔清〕朱克敬撰，四卷，《抱秀山房丛书》本。
雨窗消意录　〔清〕朱克敬撰，四卷，《抱秀山房丛书》本。
趼廛剩墨　〔清〕吴沃尧(趼人)撰，十七则，《月月小说》本。
趼廛笔记　〔清〕吴沃尧(趼人)撰，一卷，清宣统上海广智书局本。
中国侦探案　〔清〕吴沃尧(趼人)撰，三十四则，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
我佛山人笔记四种　〔清〕吴沃尧(趼人)撰，四卷，1915年上海瑞华书局石印本。
我佛山人札记小说　〔清〕吴沃尧(趼人)撰，四卷，1922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鹃南杂录　〔清〕戴束撰，一卷，《虞阳说苑》本。

兰芷零香录 ［清］杨思寿撰，三卷，《坦园全集》本。
豪谱 ［清］高承勋撰，一卷，《续知不足斋丛书》本。
调言琐记 ［清］刘因之撰，一卷，《金陵丛书》本。
张文襄幕府见闻 ［清］汉滨读易者撰，二卷，清宣统二年(1910)铅印本。
秦淮广记 ［清］缪荃孙编，四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东海遗闻 ［清］尹鎕清撰，一卷，1911 年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排印本。
汉林四传 ［清］郑相如撰，一卷，《泾川丛书》本。
遣愁集 ［清］张贵胜撰，十四卷，清康熙家刻本。
笑倒 ［清］陈皋谟撰，《增订一夕话新集》本。
增订解人颐新集 ［清］赵恬养撰，二十五卷，清雍正原刊本。
笑得好 ［清］石成金撰，二卷，清乾隆四年(1739)原刊《传家宝》二集《人事通》正续全本。
吴螺放言 ［清］吴庄撰，一卷，《昭代丛书》本。
笑林广记 ［清］游戏主人撰，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金阊书业堂刊本。
夜航船 ［清］破额山人撰，八卷，清嘉庆五年(1800)刊本。
七嫱 ［清］栖云野客撰，二卷，清道光十七年(1837)三昧堂刊本。
一笑 ［清］俞樾撰，一卷，《春在堂全书》本。
笑笑录 ［清］独逸窝退士撰，六卷，《申报馆丛书》本。
嘻谈录 ［清］小石道人撰，四卷，清光绪十年(1884)刊本。
笑林广记 ［清］程世爵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
俏皮话 ［清］吴沃尧(趼人)撰，《月月小说》本。
新笑史 ［清］吴沃尧(趼人)撰，《新小说》本。
新笑林广记 ［清］吴沃尧(趼人)撰，《新小说》本。
醉醒石 ［清］东鲁古狂生撰，十五回，清初原刊本。
后水浒传 ［清］青莲室主人撰，四十五回，清初刊本。
一片情 十四回，清顺治刊本。
鸳鸯针 ［清］华阳散人撰，十六回，清初写刻本。
一枕奇 ［清］华阳散人撰，八回，广东坊刊本。
双剑雪 ［清］华阳散人撰，八回，广东坊刊本。
春秋配 十六回，清写刻本。
金云翘传 ［清］青心才人撰，二十回，清本衙藏板本。
灯草和尚传 ［清］云游道人撰，十二回，清和轩刊本。
玉楼春 ［清］龙邱白云道人撰，十二回，清啸花轩刊本。
壶中天 三回，旧抄本。
最娱情 ［清］来凤馆主人撰，清顺治刊本。
海角遗篇 ［清］七峰樵道人撰，六十回，清抄本。
新世鸿勋 ［清］蓬蒿子撰，二十二回，清顺治庆云楼藏板本。
樵史通俗演义 ［清］江左樵子撰，四十回，清初写刻本。
无声戏合集 ［清］李渔撰，十八回，清顺治写刻本。

肉蒲团　〔清〕情痴反正道人撰，二十回，清康熙写刻本。
十二楼　〔清〕李渔撰，十二卷，清消闲居精刊本。
女才子书　〔清〕鸳湖烟水散人撰，十二卷，清初刊本。
续金瓶梅　〔清〕丁耀亢撰，六十四回，清顺治十七年(1660)原刊本。
平山冷燕　〔清〕天花藏主人(荻岸散人)撰，二十回，清顺治刊本。
玉娇梨　〔清〕天花藏主人(荑秋散人)撰，二十回，清初刊本。
载花船　〔清〕西泠狂者撰，十回，清刊本。
闪电窗　〔清〕酌玄亭主人撰，六回，清酌玄亭刊本。
人中画　十六卷，清啸花轩刊本。
都是幻　〔清〕潇湘迷津渡者撰，十二回，清初本衙藏板本。
锦绣衣　〔清〕潇湘迷津渡者撰，十二回，清刊本。
笔梨园　〔清〕潇湘迷津渡者撰，六回，清刊残本。
醒名花　〔清〕墨憨斋主人撰，十六回，清顺治写刻本。
情梦柝　〔清〕蕙水安阳酒民撰，二十回，清顺治刊本。
鸳鸯媒　〔清〕桄李烟水散人撰，十二回，清顺治刊本。
照世杯　〔清〕酌元亭主人撰，四卷，清康熙酌元亭写刻本。
桃花影　〔清〕桄李烟水散人撰，十二回，清刊本。
春灯闹　〔清〕桄李烟水散人撰，十二回，清初繁宙轩刊本。
闹花丛　〔清〕姑苏痴情士撰，十二回，清初姑苏痴情士序刊本。
珍珠舶　〔清〕鸳湖烟水散人撰，十八回，日本抄本。
才美巧相邀宛如约　十六回，清醉月山居刊本。
锋剑春秋　六十回，清同治三年(1864)丹桂堂刊本。
赛花铃　〔清〕吴兴白云道人撰，十六回，清康熙本衙藏板本。
吕祖全传　〔清〕汪象旭撰，二卷，清康熙元年(1662)刊本。
春柳莺　〔清〕南北鹏冠史者撰，十回，清康熙元年(1662)刊本。
巫山艳史　十六回，清康熙啸花轩藏版本。
醉春风　〔清〕江左谁庵撰，八回，清啸花轩藏板本。
水浒后传　〔清〕陈忱撰，四十回，清康熙三年(1664)刊本。
吴江雪　〔清〕吴中佩蘅子撰，二十四回，清东吴赤绿山房刊本。
西湖佳话古今遗迹　〔清〕古吴墨浪子撰，十六卷，清康熙金陵王衙藏板本。
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　〔清〕天花藏主人撰，二十回，清本衙藏板本。
浓情快史　〔清〕嘉禾餐花主人撰，三十回，清康熙聚古堂藏板本。
恋情人　十二回，清啸花轩刊本。
济公全传　〔清〕西湖香婴居士撰，三十六回，清康熙刊本。
十二笑　〔清〕墨憨斋主人撰，十二卷，清初写刻本。
古今列女传演义　〔清〕东海犹龙子撰，一百十则，清古吴三多斋刊本。
百炼真海烈妇传　〔清〕三吴浪墨仙主人撰，十二回，清初本衙藏板本。
绣屏缘　〔清〕苏庵主人撰，二十回，日本抄本。
归蕉梦　〔清〕苏庵主人撰，十二回，清得月楼藏板本。

锦香亭 〔清〕古吴素庵主人撰，十六回，清初写刻本。
合浦珠传 〔清〕槐李烟水散人撰，十六回，清初写刻本。
山水情传 二十二回，清初刊本。
梦月楼情史 〔清〕槐李烟水散人撰，十六回，清康熙刊本。
生销剪 〔清〕谷口生等撰，十九回，清初花幔楼活字刊本。
醒风流奇传 〔清〕崔市主人撰，二十回，清初刊本。
飞花咏 十六回，清初刊本。
锺锺认锦疑团小传 八回，清刊本。
麟儿报 十六回，清康熙十一年(1672)序刊本。
生花梦 〔清〕古吴娥川主人撰，十二回，清本衙藏板本。
世无匹奇传 〔清〕古吴娥川主人撰，十六回，清乾嘉间金阊黄金屋刊本。
炎凉岸 〔清〕娥川主人撰，八回，清刊本。
赛红丝 十六回，清本衙藏版本。
人间乐 〔清〕天花藏主人撰，十八回，清本衙藏板本。
玉支玑小传 〔清〕天花藏主人撰，二十回，清初写刻本。
画图缘小传 十六回，清康熙写刻本。
两交婚小传 十八回，清初本衙藏版本。
定情人 十六回，清初本衙藏板本。
梁武帝西来演义 〔清〕天花藏主人撰，四十回，清康熙十二年(1673)永庆堂余郁生刊本。
好逑传 〔清〕名教中人撰，十八回，清好德堂刊本。
八段锦 〔清〕醒世居士撰，八段，清初醉月楼刊本。
云仙啸 〔清〕天花主人撰，五册，清初刊本。
惊梦啼 〔清〕天花主人撰，六回，清初刊本。
后西游记 四十回，清初本衙藏板本。
姻缘扇 八回，清刊本。
豆棚闲话 〔清〕圣水艾衲居士撰，十二则，清康熙翰海楼藏板本。
快心编 〔清〕天花才子撰，三十二回，清初课花书屋藏板本。
五色石 〔清〕笔炼阁撰，八卷，清乾隆刊本。
八洞天 〔清〕笔炼阁撰，八卷，清初原刊本。
飞英声 〔清〕古吴憨憨生撰，七篇，清初刊本。
隔帘花影 四十八回，清本衙藏板本。
孤山再梦 〔清〕王羌特撰，六回，清抄本。
空空幻 〔清〕梧岗主人撰，十六回，清本衙藏板本。
说岳全传 〔清〕钱彩撰，八十回，清锦春堂刊藏板本。
斩鬼传 〔清〕刘璋撰，十回，清康熙初稿手写本。
隋唐演义 〔清〕褚人获撰，一百回，清康熙四雪草堂刊本。
大隋志传 四十六回，英德堂刊本。
三教同原录 〔清〕徐道撰，一百九十四节，清康熙包山林屋珠楼华藏版原刊本。

凤凰池　〔清〕烟霞散人撰，十六回，清原刊本。
集咏楼　十二回，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刊本。
台湾外记　〔清〕江日升撰，三十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求无不获斋活字本。
女仙外史　〔清〕吕熊撰，一百回，清康熙五十年(1711)钓璜轩刊本。
醒世姻缘传　〔清〕西周生撰，一百回，清初刊本。
杏花天　〔清〕古棠天放道人撰，十四回，清本衙藏版本。
东游记　〔清〕顾道民撰，二十四章，清初原刊大字本。
醒梦骈言　〔清〕蒲崖主人撰，十二回，清稼史轩刊本。
绛须梦　〔清〕弥坚堂主人撰，十八回，清刊本。
五凤吟　〔清〕云阳嗤嗤道人撰，二十回，清草闲堂刊本。
小野催晓梦　〔清〕云间嗤嗤道人撰，二十回，清本衙藏板本。
警悟钟　〔清〕云阳嗤嗤道人撰，十六回，清草闲堂刊本。
梧桐影　十二回，清啸花轩藏板本。
引凤箫　〔清〕枫江半云友撰，十六回，清康熙雍正间刊本。
巫梦缘　十二回，清啸花轩藏板本。
幻中真　〔清〕烟霞散人撰，十二回，清初本衙藏版本。
巧联珠　〔清〕烟霞逸士撰，十五回，清雍正间可语堂刊本。
二刻醒世恒言　〔清〕心远主人撰，二十四回，清雍正原刊本。
雨花香　〔清〕石成金撰，四十种，《雨花香》《通天乐》合刊袁载锡序本。
快士传　〔清〕五色石主人撰，十六卷，清写刻本。
飞花艳想　〔清〕樵云山人撰，十八回，清刊本。
通天乐　〔清〕石成金撰，十二种，《雨花香》《通天乐》合刊袁载锡序本。
姑妄言　〔清〕曹去晶撰，二十四回，清抄本。
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清〕吕抚撰，四十四回，清雍正十年(1732)原刊本。
疗妒缘　八回，清延南堂刊本。
女开科传　〔清〕岐山左臣撰，十二回，清名山聚刊本。
梦中缘　〔清〕李修行撰，十五回，清光绪崇德堂刊本。
阴阳斗异说传奇　〔清〕陈飞霞撰，十六回，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联益堂刊本。
说唐演义全传　〔清〕鸳湖渔叟撰，六十八回，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观文书屋刊本。
说唐后传　〔清〕鸳湖渔叟撰，五十五回，清乾隆三年(1738)姑苏绿慎堂藏板本。
二度梅全传　〔清〕惜阴堂主人撰，四十回，清嘉庆五年(1800)福文堂藏板本。
罗通扫北　十五回，英文堂藏板本。
说唐小英雄传　〔清〕姑苏如莲居士撰，十六回，尚友斋刊本。
说唐薛家府传　〔清〕姑苏如莲居士撰，四十二回，尚友斋刊本。
后三国石珠演义　〔清〕梅溪遇安氏撰，三十回，清耕书屋刊本。
株林野史　十六回，清石印本。
驻春园小史　〔清〕吴航野客撰，二十四回，清乾隆三余堂刊本。
五更风　〔清〕五一居主人撰，四卷，清写刻残四卷本。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撰，五十六回，清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藏板本；又，六十

回，清光绪十四年(1888)增补齐省堂刊本。

东周列国志 ［清］蔡元放评，一百零八回，清桐石山房藏板本。

海游记 三十回，清乾隆十八年(1753)文元堂刊本。

异说反唐全传 ［清］姑苏如莲居士撰，一百四十回，清瑞文堂藏板本。

异说征西演义全传 ［清］中都逸叟撰，四十回，清福文堂刊本。

征西说唐三传 ［清］中都逸叟撰，八十八回，清乾隆刊本。

蝴蝶媒 ［清］南岳道人撰，十六回，积经堂刊本。

温凉盏 三十八回，满汉合璧写本。

妆钿铲传 ［清］昆仑褴褛道人撰，二十四回，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稿本。

桃花扇 ［清］竹窗斋评，十六回，清乾隆翰香楼刊本。

风流悟 ［清］坐花散人撰，八回，清写刻本。

回头传 五卷，清文聚斋刊本。

东汉演义评 ［清］珊城清远道人撰，三十二回，清聚文堂刊本。

绿野仙踪 ［清］李百川撰，一百回，清乾隆抄本。

幻中游 ［清］步月斋主人撰，十八回，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本衙藏板本。

跻云楼 ［清］烟霞主人撰，十四回，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本衙藏板本。

飞龙全传 ［清］东隅逸士撰，六十回，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崇德书院刊本。

东周列国志辑要 ［清］杨庸撰，一百九十节，清四知堂刊本。

桃花艳史 十二回，清合影楼刊本。

妖狐艳史 ［清］松竹轩撰，十二回，松竹轩刊本过录本。

百花魁 ［清］一笑主人撰，十二回，清初醒斋藏板本。

双姻缘 ［清］笑花主人撰，十二回，清改过轩藏板本。

两肉缘 十二回，清写刻本。

铁花仙史 ［清］云封山人撰，二十六回，清本衙藏板本。

金兰筏 ［清］惜阴堂主人撰，二十回，清乾隆间刊本。

水石缘 ［清］李春荣撰，三十段，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经纶堂藏板本。

雪月梅传 ［清］陈朗撰，五十回，德华堂藏版本。

野叟曝言 ［清］夏敬渠撰，一百五十四回，清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木活字本。

说呼全传 ［清］半闲居士撰，四十回，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金阊书业堂刊本。

英云梦传 ［清］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十六回，清乾隆聚锦堂刊本。

唐钟馗平鬼传 ［清］东山云中道人撰，十六回，清乾隆五十年(1785)凤城五云楼藏板本。

希夷梦 ［清］汪寄撰，四十回，清嘉庆十四年(1809)本堂藏板本。

离合剑莲子瓶 三十二回，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绿云轩藏板本。

歧路灯 ［清］李海观(绿园)撰，一百零八回，清抄本。

红楼梦 ［清］曹雪芹、高鹗撰，八十回，庚辰本；又，一百二十回，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刊本。

西湖拾遗 ［清］陈梅溪撰，四十八卷，清乾隆原刊本。

征四寇传 三十九回，中胜堂藏板本。

娱目醒心编　〔清〕杜纲撰，十六卷，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刊本。
北史演义　〔清〕杜纲撰，六十四卷，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吴门甘朝士局原刊本。
南史演义　〔清〕杜纲撰，三十二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玉峰陈景川局刊本。
燕子笺　十八回，清迎薰楼刊本。
后红楼梦　〔清〕逍遥子撰，三十回，清乾嘉间白纸刊本。
春灯迷史　〔清〕青阳野人撰，十回，清刊本。
粉妆楼全传　〔清〕竹溪山人撰，八十回，清嘉庆二年(1797)宝华楼刊本。
合锦回文传　〔清〕铁华山人撰，十六卷，清嘉庆三年(1798)宝砚斋刊本。
白圭志　〔清〕崔象川撰，十六回，清嘉庆十年(1805)补余轩刊本。
续红楼梦　〔清〕秦子忱撰，三十回，清嘉庆三年(1798)巾箱本。
红楼复梦　〔清〕陈少海撰，一百回，清嘉庆四年(1799)蓉竹山房刊本。
金石缘　二十四回，清文光堂刊本。
于公案奇闻　二百九十二回，清嘉庆五年(1800)集锦堂刊本。
岭南逸史　〔清〕花溪逸士撰，二十八回，清嘉庆文道堂藏板刊本。
五虎平西前传　一百十二回，清嘉庆六年(1801)坊刊本。
鬼谷四友志　〔清〕杨景滔撰，六回，清嘉庆八年(1803)博雅堂藏板本。
虞宾传　〔清〕寓情翁撰，十一回，清嘉庆六年(1801)抄本。
瑶华传　〔清〕丁秉仁撰，四十二回，清涛音书屋藏板本。
婆罗岸全传　二十回，清嘉庆九年(1804)合兴堂藏板本。
蜃楼志　〔清〕庾岭劳人撰，二十四回，清嘉庆九年(1804)本衙藏板本。
常言道　〔清〕落魄道人撰，十六回，清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
续红楼梦新编　〔清〕海圃主人撰，四十回，清嘉庆十年(1805)刊本。
绮楼重梦　〔清〕王兰沚撰，四十八回，清嘉庆十年(1805)坊刊本。
痴人福　八回，清嘉庆十年(1805)云秀轩刊本。
雪峰塔奇传　〔清〕玉花堂主人撰，十三回，清嘉庆十一年(1806)写刻本。
五虎平南后传　四十二回，清嘉庆十二年(1807)聚锦堂刊本。
万花楼演义全传　〔清〕李雨堂撰，六十八回，清嘉庆十三年(1808)经纶堂藏版本。
龙图剐峰公案合编　〔清〕金陵云崖主人撰，十二卷，清嘉庆十四年(1809)刊本。
双凤奇缘　〔清〕雪樵主人撰，八十回，清嘉庆十四年(1809)忠恕堂藏板本。
警富新书　〔清〕安和先生撰，四十回，清嘉庆十四年(1809)翰选楼刊本。
海公大红袍全传　〔清〕李春芳撰，六十回，清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堂刊本。
四游记　四部，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
天豹图传　四十回，清嘉庆十九年(1814)夏门丰胜书坊藏板本。
红楼圆梦　〔清〕梦梦先生撰，三十一回，清嘉庆十九年(1814)红蕉阁藏板本。
补红楼梦　〔清〕娜嬛山樵撰，四十八回，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本衙藏版本。
听月楼　二十回，清嘉庆二十年(1815)忠恕堂刊本。
镜花缘　〔清〕李汝珍撰，一百回，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苏州原刊本。
后宋慈云走国全传　三十五回，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福文堂刊本。
飞跎全传　〔清〕邹必显撰，三十二回，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一笑轩刊本。

西湖小史 ［清］上谷蓉江氏撰，十六回，清咸丰六年(1856)琅玕山馆藏板本。
草木春秋演义 ［清］云间子撰，三十二回，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博古堂藏板本。
三分梦全传 ［清］张士登撰，十六回，清道光十五年(1835)新镌本。
红楼梦补 ［清］归锄子撰，四十八回，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藤花榭初刊本。
争春园 四十八回，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文德堂刊本。
清风闸 ［清］浦琳撰，三十二回，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奉孝轩刊巾箱本。
九云记 ［清］无名子撰，三十五回，传抄本。
增补红楼梦 ［清］娜嬛山樵撰，三十二回，清道光四年(1824)本衙藏板本。
绣戈袍全传 ［清］江南随园主人撰，四十二回，清刊本。
何典 ［清］张南庄撰，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善恶图全传 四十回，清颂德轩藏板本。
觳笼记 十二回，清醉月楼刊本。
怡情阵 ［清］江西野人撰，十回，清抄本。
风筝配 八回，清本堂藏版本。
蕉叶帕 十六回，清刊本。
戏中戏 ［清］松竹草庐爱月主人撰，七回，清啸花轩刊本。
比目鱼 九回，清刻本。
奇缘记 十二回，清坊刊本。
换夫妻 ［清］云游道人撰，十二回，清冰雪轩藏板本。
风流和尚 十二回，清抄本。
巧缘艳史 ［清］江海主人撰，十二回，民国排印本。
艳婚野史 ［清］江海主人撰，十二回，清醒醉轩刊本。
浓情秘史 十一回，清抄本。
风月鉴 ［清］吴贻先撰，十六回，清嘉庆刊本。
阎都别记 ［清］里人何求撰，四百回，清宣统三年(1911)藕根斋石印本。
平阎全传 五十二回，清道光元年(1821)鹭江崇雅堂藏板本。
雅观楼全传 ［清］檀园主人撰，十六回，清道光元年(1821)维扬同文堂刊本。
三续金瓶梅 ［清］讷音居士撰，四十回，清道光元年(1821)抄本。
五美缘 八十回，清道光二年(1822)刊本。
意外缘 八回，清悦花楼藏版本。
意中缘 ［清］南陵居士戏蝶逸人撰，十二回，清悦花楼藏板本。
意内缘 ［清］中山灌花逸叟、松村居士撰，八回，清本堂藏板本。
章台柳 十六回，清醉月楼刊本。
哈弥野史 ［清］东岳道人撰，五回，清抄本。
春情野史 ［清］东岳道人撰，八回，清抄本。
玉蜻记 ［清］通元子黄石撰，五十三回，清道光七年(1827)绿玉山房刊本。
末明忠烈传 四十回，清道光四年(1824)啸月楼刊本。
三王造反 六十三回，上海汉文书局石印本。
忠孝勇烈奇女传 三十二回，清光绪四年(1878)常州乐善堂重刊本。

绿牡丹全传　〔清〕二如亭主人撰，六十四回，清道光十一年(1831)芥子园藏板本。
海公小红袍全传　四十二回，清道光十二年(1832)厦门文德堂藏板本。
混元盒五毒全传　二十回，清道光十二年(1832)富经堂刊本。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　〔清〕何梦梅撰，四十五回，清道光十二年(1832)江左书林刊本。
如意君传　〔清〕陈天池撰，七十二回，撷华书局排印本。
鸳鸯影　十八回，清道光十五年(1835)坊刊本。
梅兰佳话　〔清〕阿阁主人撰，四十段，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成堂刊本。
品花宝鉴　〔清〕陈森撰，六十回，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幻中了幻斋初刊本。
林兰香　〔清〕随缘下士撰，六十四回，清道光十八年(1838)本衙藏板本。
白鱼亭　〔清〕黄小溪撰，六十回，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红梅山房刊本。
精神降鬼传　〔清〕惺惺居士撰，八回，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本堂刊本。
红楼幻梦　〔清〕花月痴人撰，二十四回，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疏景斋刊本。
升仙传演义　〔清〕倚云氏撰，五十六回，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文锦堂刊本。
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　四十二回，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经纶堂刊本。
风月梦　〔清〕邗上蒙人撰，三十二回，清光绪九年(1883)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本。
阴阳盟报水鬼升城隍全传　二十回，清富经堂刊本。
云中雁三闹太平庄全传　五十四回，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笑轩藏版本。
北魏奇史阎孝烈传　〔清〕张绍贤撰，四十六回，清道光三十年(1850)藏德堂刊本。
红风传　十五回，清贵文堂刊本。
荡寇志　〔清〕俞万春撰，七十回，清咸丰三年(1853)本衙藏板本。
绣球缘　二十九回，清咸丰元年(1851)广东富桂堂刊本。
儿女英雄传　〔清〕文康撰，四十一回，清光绪四年(1878)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双英记　〔清〕清河梦庄居士撰，十二回，清咸丰五年(1855)十二室藏板本。
明月台　〔清〕翁桂撰，十二回，清咸丰六年(1856)原稿本。
鬼神传终须报　十八回，清咸丰七年(1857)广东富桂堂刊本。
瓦岗寨演义　〔清〕梁朗川撰，二十回，清咸丰十一年(1861)富经堂刊本。
宋太祖三下南唐　〔清〕好古主人撰，五十三回，清咸丰八年(1858)紫贵堂藏板本。
红楼梦影　〔清〕云槎外史撰，二十四回，清光绪三年(1877)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群英杰　三十四回，清广东佛山天宝楼刊本。
忠烈全传　六十回，清坊刊本。
龙图耳录　一百二十回，清抄本。
莲子瓶演义传　二十三回，清同治元年(1862)富经堂藏板本。
走马春秋　十六回，清同治五年(1866)富经堂刊本。
花月痕　〔清〕魏秀仁撰，五十二回，清光绪十四年(1888)闽双笏庐原刊本。
八仙得道传　〔清〕峨眉无垢道人撰，一百回，1935年上海大众书局初版本。
绣云阁　〔清〕魏文中撰，一百四十三回，清同治八年(1869)重刊本。
俗话倾谈　〔清〕邵彬儒撰，十八则，清同治九年(1870)广州五经楼藏板本。
圣朝鼎盛万年清　七十六回，清咸丰同治刊本。

一层楼 ［清］尹湛纳希撰，三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抄本。
泣红亭 ［清］尹湛纳希撰，二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抄本。
红云泪 ［清］尹湛纳希撰，抄本。
青史演义 ［清］尹湛纳希撰，六十九回，1940年开鲁蒙文学会石印本。
苦喜传 六十回，抄本。
全家福 六十回，抄本。
尚尧传 九十回，抄本。
侯僻传 一百二十回，抄本。
羌胡传 一百九十九回，抄本。
武则天外史 ［清］不奇生撰，二十八回，石印本。
天下第一绝妙奇书 ［清］莫厘悟色子撰，清抄本。
玄空经 ［清］郭友松撰，八回，1933年上海少年书局铅印本。
铁冠图 ［清］松排山人撰，五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宏文堂刊本。
绘芳录 ［清］四泠野樵撰，八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本。
二奇合传 四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
张远两友相论 十二回，清光绪六年(1880)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本。
冤狱缘 ［清］知非子撰，八回，清光绪十一年(1885)修竹社石印本。
青楼梦 ［清］俞达撰，六十四回，清光绪十四年(1888)文魁堂刊本。
三侠五义 ［清］石玉昆撰，一百二十回，清光绪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碧玉楼 ［清］竹溪修正山人撰，十八回，清积善堂刊本。
欢喜浪史 十二回，清刊本。
刘进忠三春梦 三十三回，上海萃英书局石印本。
梦红楼梦 ［清］尹湛纳希撰，二回，清蒙文残抄本。
狐狸缘 ［清］醉月山人撰，二十二回，清光绪十四年(1888)敦厚堂刊本。
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 十九回，清光绪十六年(1890)粤东拾芥园板本。
武则天四大奇案 六十四回，清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书局石印本。
忠烈小五义传 一百二十四回，清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文光楼刊本。
续小五义 一百二十四回，清光绪十七年(1891)北京文光楼刊本。
三公奇案 ［清］海上鸣松居士撰，二十卷，清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正谊书局排印本。
续侠义传 十六回，晚清刊本。
前明正德白牡丹传 ［清］洪琮撰，四十六回，清光绪十七年(1891)上洋博古斋刊本。
彭公案 ［清］贪梦道人撰，一百回，清光绪十八年(1892)立本堂刊本。
续彭公案 八十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再续彭公案 八十一回，上海共和书局石印本。
三续彭公案 八十一回，上海共和书局石印本。
四续彭公案 四十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五续彭公案 四十回，上海茂记书庄石印本。
六续彭公案 四十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七续彭公案　［清］浊物撰，二十四回，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江左书林石印本。
八续彭公案　［清］浊物撰，二十四回，上海文汇书局石印本。
七真祖师列仙传　二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
永庆升平前传　九十七回，清光绪十八年(1892)北京宝文堂刊本。
永庆升平后传　［清］都门贪梦道人撰，一百回，清光绪二十年(1894)北京本立堂刊本。
海上花列传　［清］韩邦庆撰，六十四回，清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
罌花偶见传　［清］岭南韬晦子少植撰，六十四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荔堤园藏板本。
龙凤配再生缘　七十四回，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
金台全传　六十回，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中西书局石印本。
蜃楼外史　［清］霅溪八咏楼主撰，四十回，字林沪报馆铅印本。
台湾巾帼英雄传　［清］古盐官伴佳逸史撰，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
台战演义　十二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刊本。
梦平倭奴记　［清］高太痴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新闻报》本。
熙朝快史　［清］饮霞居士撰，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香港起新山庄石印本。
玉燕姻缘全传　［清］梅痴生撰，七十七回，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
花柳深情传　［清］萧鲁甫撰，三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
金钟传　［清］正一子、克明子撰，六十四回，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乐善堂藏板本。
海上尘天影　［清］邹弢撰，六十章，清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石印本。
杀子报　二十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敬文堂刊本。
案中奇缘　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文宜书局石印本。
扫荡粤逆演义　［清］遭劫余生撰，八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
仙卜奇缘　［清］吴毓恕撰，四十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
续儿女英雄传　三十二回，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北京宏文书局石印本。
再续儿女英雄传　四十回，石印本。
四大金刚奇书　［清］抽丝主人撰，一百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石印本。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等撰，一千七百五十五回，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津门煮字山房石印本。
吕纯阳三戏白牡丹　七十四回，清石印本。
戴阳堂意外缘　十八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书局石印本。
羊石园演义　［清］笑翁撰，七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州十八甫东华日报馆排印本。
林文忠公中西战记　二十五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香港书局石印本。
平金川全传　［清］张小山撰，三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富文书局石印本。
才子奇缘　三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书局石印本。
南朝金粉录　［清］燕山逸叟撰，三十回，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跻春台　［清］刘省三撰，四十篇，清光绪刊本。

捉拿康梁二逆演义 ［清］古润野道人撰，四十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两缘合记 ［清］吴华卿撰，十六段，稿本。

七剑十三侠 ［清］唐芸洲撰，一百八十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书局石印全集本。

火烧上海红庙演义 ［清］半痴生撰，十二回，石印本。

扬州梦 十六回，1915年上海国学维持社活字本。

鹭窗清玩 四卷，稿本。

钟情录 四十回，清光绪上海石印本。

抄本小说 六卷，清抄本。

中东大战演义 ［清］刘兴全撰，三十三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香港中华印务总局铅印本。

天女散花 十二回，上海振圃小说社石印本。

野草闲花臭烟缘 ［清］月湖渔隐撰，四十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

宜兴奇案双坛记 ［清］铁庵撰，二十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

查潘斗胜全传 ［清］阳羡铁庵隐士撰，三十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

仙侠五花剑 ［清］海上剑痴撰，三十回，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笑林报馆刊仿聚珍本。

波兰的故事 ［清］独头山人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杭州白话报》本。

菲律宾民党起义记 ［清］宣樊子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杭州白话报》本。

美利坚自立记 ［清］宣樊子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杭州白话报》本。

檀香山华人受虐记 ［清］宣樊子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杭州白话报》本。

俄土战记 ［清］宣樊子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杭州白话报》本。

李公案奇闻 ［清］惜红居士撰，三十四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文光书坊刊本。

三门街前后传 一百二十回，清光绪文宜书局石印本。

储仁逊抄本小说 ［清］储仁逊抄，十五种，清抄本。

施公案 五百二十八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

殖民伟绩 四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民丛报汇编》本。

中东和战本末纪略 ［清］平情客撰，九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白话报》本。

救劫传 ［清］艮庐居士撰，十六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白话报》本。

洪水祸 ［清］雨尘子撰，五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小说》本。

东欧女豪杰 ［清］岭南羽衣女士撰，五回，清光绪《新小说》本。

新中国未来记 ［清］梁启超撰，五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小说》本。

瑞士建国志 ［清］郑哲撰，十回，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香港中国华洋书局刊本。

射雕记 ［清］寿臣氏撰，七十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书局石印本。

日中露 ［清］栖溟啸园撰，三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学生界》连载本。

情天债 ［清］东海觉我撰，四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女子世界》连载本。

万国演义 ［清］张茂炯撰，六十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贤斋藏版本。

血泪痕　一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学生界》本。

亡国恨　［清］春心撰，三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杭州白话报》本。

自由结婚　［清］张肇桐撰，二十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

官场现形记　［清］李伯元撰，六十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

海天鸿雪记　［清］二春居士撰，二十回，清光绪游戏报馆连载本。

文明小史　［清］李伯元撰，六十回，清光绪《绣像小说》连载本。

兰花梦　六十八回，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书庄石印本。

梼杌萃编　［清］钱锡宝撰，二十四回，钞本。

绣鞋记警贵新书　［清］乌有先生撰，二十回，清蝴蝶楼刊本。

活地狱　［清］李伯元撰，四十三回，清光绪《绣像小说》连载本。

海上繁华梦　［清］孙家振撰，一百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笑林报馆铅印本。

洪秀全演义　［清］黄小配撰，五十四回，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香港《有所谓报》连载本。

七真因果传　［清］黄永亮撰，二十九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东文在兹善书坊刊本。

海外扶余　［清］陈墨峰撰，十六回，清抄本。

海上魂　［清］陈墨涛撰，十六回，清抄本。

老残游记　［清］刘鹗撰，三十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绣像小说》连载本。

上海游骖录　［清］吴沃尧(趼人)撰，十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月月小说》连载本。

阎门秘术　五十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上书局石印本。

笏山记　［清］蔡召华撰，六十九回，清钞本。

金莲仙史　［清］潘昶撰，二十四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翼化堂藏板本。

黑籍冤魂　［清］彭养鸥撰，二十四回，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说部丛书"本。

新上海　［清］陆士谔撰，六十回，清宣统上海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浔州黑暗　［清］项起凤撰，清宣统二年(1910)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

泰西历史演义　［清］洗红盦主撰，三十六回，清光绪《绣像小说》连载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沃尧(趼人)撰，一百零八回，清光绪《新小说》连载本。

续镜花缘　［清］华琴珊撰，四十回，稿本。

九尾龟　［清］张春帆撰，一百九十二回，清末点石斋刊本。

九尾狐　［清］评花主人撰，六十二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社会小说社刊本。

枕上晨钟　［清］鸳水独醒道人撰，十八回，清凌云轩刊本。

痛史　［清］吴沃尧(趼人)撰，二十七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小说》本。

邻女语　［清］连梦青撰，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绣像小说》本。

负曝闲谈　［清］欧阳钜源撰，三十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回天绮谈　［清］玉瑟斋主人撰，十四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小说》本。

女豪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武林印刷所刊本。

女举人 〔清〕如如女史撰，十六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同人社石印本。
轰天雷 〔清〕藤谷古香撰，十四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同印书局本。
胡雪岩外传 〔清〕大桥式羽撰，十二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本东京爱美社排印本。
优孟衣冠传 〔清〕梦游上海人撰，三十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笑林报馆校刊石印本。
电术奇谈 〔清〕吴沃尧(趼人)撰，二十四回，清光绪《新小说》本。
痴人说梦记 〔清〕旅生撰，三十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女狱花 〔清〕王妙如撰，十二回，清光绪石印本。
月球殖民地小说 〔清〕荒江钓叟撰，三十五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痴人说梦 〔清〕守一撰，八回，清光绪《安徽俗话报》本。
自由花 〔清〕非想撰，清光绪三十年(1904)《女子世界》本。
中国现在记 十二回，清光绪三十年(1904)《时报》本。
九命奇冤 〔清〕吴沃尧(趼人)撰，三十六回，清光绪《新小说》本。
黄绣球 〔清〕颐琐撰，三十回，清光绪《新小说》本。
瞎骗奇闻 〔清〕吴沃尧(趼人)撰，八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廿载繁华梦 〔清〕黄小配撰，四十回，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香港《时事画报》本。
苦社会 四十八回，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图书集成局刊本。
新石头记 〔清〕老少年撰，四十回，清光绪《南方报》本。
狮子吼 〔清〕过庭撰，八回，清光绪《民报》本。
糊涂世界 〔清〕吴沃尧(趼人)撰，十二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世界繁华报馆铅印本。
恨海 〔清〕吴沃尧(趼人)撰，十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
禽海石 〔清〕符霖撰，十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群学社刊本。
两晋演义 〔清〕吴沃尧(趼人)撰，二十三回，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群学社刊本。
黄金世界 〔清〕碧荷馆主人撰，二十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社刊本。
热血痕 〔清〕李亮丞撰，四十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作新社铅印本。
黄粱梦 〔清〕世次郎撰，三十一回，清光绪《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连载本。
劫余灰 〔清〕吴沃尧(趼人)撰，十六回，清宣统二年(1910)群学社本。
未来世界 〔清〕春帆撰，二十六回，清光绪《月月小说》本。
云南野乘 〔清〕吴沃尧(趼人)撰，三回，清光绪《月月小说》本。
发财秘诀 〔清〕吴沃尧(趼人)撰，十回，清光绪《月月小说》本。
冷眼观 〔清〕八宝王郎撰，三十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社刊本。
宦海潮 〔清〕黄小配撰，三十二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铅印本。
商界现形记 〔清〕云间天赘生撰，十六回，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商业会社铅印本。
宦海 〔清〕张春帆撰，二十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环球社铅印本。
宦海升沉录 〔清〕黄小配撰，二十二回，清宣统元年(1909)香港实报馆排印本。
情变 〔清〕吴沃尧(趼人)撰，八回，清宣统二年(1910)《舆论时事报》本。
十尾龟 〔清〕陆士谔撰，四十回，清宣统三年(1911)新新小说社刊本。

市声　〔清〕姬文撰，三十六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扫迷帚　〔清〕壮者撰，二十四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狮子血　〔清〕何迺撰，十回，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天雅书社铅印本。
苦学生　〔清〕杞忧子撰，十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新党升官发财记　十六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作新社刊本。
学究新谈　〔清〕吴蒙撰，二十五回，清光绪《绣像小说》本。
立宪镜　〔清〕杭州戊公撰，十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新世界小说社铅印本。
刺客谈　〔清〕陈景韩撰，六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世界小说社本。
女子权　〔清〕思绮斋撰，十二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作新社刊本。
孤儿记　〔清〕平云撰，十四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小说林社本。
邹谈一噱　〔清〕黄有容撰，二十四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启文社刊本。
艮岳烽　〔清〕蛰园撰，十六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新世界小说社铅印本。
后官场现形记　〔清〕白眼撰，八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小说保存会本。
中国新女豪　〔清〕思绮斋藕隐撰，十六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印行本。
傀儡记　〔清〕苏同撰，十六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开明书店铅印本。
新水浒　〔清〕西泠冬青撰，二十八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鸿文恒记书局排印本。
新水浒　〔清〕陆士谔撰，二十四回，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刊本。
地下旅行　〔清〕女奴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合众小说社铅印本。
鸳鸯碑　〔清〕小白撰，十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小说林社铅印本。
大马扁　〔清〕黄小配撰，十六回，日本明治四十二年(1908)日本三光堂刊本。
新纪元　〔清〕碧荷馆主人撰，二十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小说林社铅印本。
新三国　〔清〕陆士谔撰，三十回，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刊本。
新野叟曝言　〔清〕陆士谔撰，二十回，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刊本。
血泪黄花　〔清〕陆士谔撰，十二回，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小说林社铅印本。
新孽海花　〔清〕陆士谔撰，十二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新中国　〔清〕陆士谔撰，十二回，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风流道台　〔清〕陆士谔撰，十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新儿女英雄　〔清〕叶楚伧撰，十二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新西游记　〔清〕冷血撰，五回，清宣统元年(1909)小说林社铅印本。
新西游记　〔清〕李小白撰，三十回，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情天劫　〔清〕东亚寄生撰，八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蒋春记书庄石印本。
新儿女英雄传　〔清〕香梦词人撰，八回，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小说进步社铅印本。
官场笑话　〔清〕侣云撰，二集，清宣统二年(1910)改良小说社本。
自由泪　〔清〕散红撰，十九段，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维新小说社铅印本。
新天地　〔清〕书带子撰，二十章，清宣统二年(1910)集文书局刊本。
现身说法演义　〔清〕吴和友撰，二十回，清宣统铅印本。
六月霜　〔清〕静观子撰，十二回，清宣统三年(1911)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马屁世界　〔清〕睡狮撰，十回，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小说进步社铅印本。

春阿氏 〔清〕王冷佛撰，十八回，清宣统三年(1911)抄本。
吴三桂演义 〔清〕黄小配撰，四十回，清宣统三年(1911)香港循环日报活字版本。
带印奇冤郭公传 〔清〕也是道人撰，五十二回，1912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欢喜缘 十二回，清钞本。
临水平妖传 十七回，民国上海普及出版社铅印本。
花影隔帘录 〔清〕韩景致等撰，四部，日本刊本。
泪珠缘 〔清〕陈蝶仙撰，九十六回，1916年上海中华图书馆本。
孽海花 〔清〕曾朴撰，三十五回，1931年真善美书店排印本。

小说书目

汉书·艺文志 〔汉〕班固撰。
隋书·经籍志 〔唐〕魏徵等撰。
新唐书·艺文志 〔宋〕欧阳修等撰。
宝文堂书目 〔明〕晁瑮撰，三卷，传抄本。
百川书志 〔明〕高儒撰，二十卷，传抄本。
古今书刻 〔明〕周弘祖撰，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 〔清〕永瑢等撰，二百卷，中华书局影印本。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柳存仁撰，198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排印本。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排印本。
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宁稼雨撰，1996年齐鲁书社排印本。
古小说简目 程毅中撰，1981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孙楷第撰，六卷，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孙楷第撰，十卷，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孙楷第撰，六卷，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日本〕大塚秀高撰，四卷，1987年日本汲古书院本。
晚清戏曲小说目 阿英撰，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本。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袁行霈、侯忠义撰，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排印本。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199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排印本。
小说书坊录 韩锡铎、王清原编著，198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本。

小说史料

太平御览 〔宋〕李昉等撰，一千卷，宋本。
文苑英华 〔宋〕李昉等撰，一千卷，明刻本。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撰，十卷，1982年中国商业出版社排印本。

都城纪胜　〔宋〕耐得翁撰，一卷，《永乐大典》本。
西湖老人繁胜录　〔宋〕西湖老人撰，一卷，《永乐大典》本。
梦粱录　〔宋〕吴自牧撰，二十卷，《四库全书》本。
武林旧事　〔宋〕周密撰，十卷，《四库全书》本。
少室山房笔丛　〔明〕胡应麟撰，《四库全书》本。
紫桃轩杂缀　〔明〕李日华撰，四卷，明刊本。
桐薪　〔明〕钱希言撰，三卷，明万历刊本。
山林经济籍　〔明〕屠本畯撰，三十四卷，明惇德堂刊本。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撰，三十卷，清道光七年(1827)扶荔山房刊本。
天爵堂笔馀　〔明〕薛冈撰，三卷，明天启刊本。
文海披沙　〔明〕谢肇淛撰，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刊本。
戏瑕　〔明〕钱希言撰，三卷，明马之骏刊本。
寒夜录　〔明〕陈宏绪撰，二卷。
山中一夕话　〔明〕李贽撰，六卷，明刻本。
游居杮录　〔明〕袁中道撰，二十卷。
陶庵梦忆　〔清〕张岱撰，八卷，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
扬州画舫录　〔清〕李斗撰，十八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自然庵初刻本。
阅红楼梦笔记　〔清〕周春著，了拜经楼抄本。
寒窗闲笔　〔清〕裕瑞著，稿本。
红楼梦说梦　〔清〕二知道人著，清嘉庆十七年(1812)解红轩刊本。
红楼评梦　〔清〕诸联著，清道光元年(1821)刊本。

研究著作和参考资料

唐人轶事汇编　周勋初主编，四十卷，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唐代小说研究　刘开荣著，1956 年商务印书馆本。
唐代小说史话　程毅中著，1990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本。
宋人轶事汇编　丁传靖辑，二十卷，1981 年中华书局本。
三国演义试论　董每戡著，1956 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三国演义论集　鲁地著，1957 年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本。
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　1957 年作家出版社本。
三国演义研究集　1983 年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本。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朱一玄、刘毓忱编，1983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本。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萨孟武著，1934 年南京正中书局本。
水浒人物论赞　张恨水著，1947 年上海万象周刊社本。
水浒传的演变　严敦易著，1957 年作家出版社本。
水浒研究论文集　1957 年作家出版社本。
水浒戏曲集论　耿湘沅著，1979 年台北新世纪书局本。
水浒与金圣叹研究　张国光著，1981 年中州书画社本。

水浒新议 欧阳健、萧相恺著，1983年重庆出版社本。
水浒研究 何心著，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水浒资料汇编 马蹄疾编，1980年中华书局本。
水浒传资料汇编 朱一玄、刘毓忱编，1981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本。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 1957年作家出版社本。
西游记人物研究 张静二著，1984年台湾学生书局本。
西游记研究 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本。
西游记考论 李时人著，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本。
西游记研究资料 刘荫柏编，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西游记资料汇编 朱一玄、刘毓忱编，1983年中州书画社本。
瓶外卮言 姚灵犀编著，1940年天津书局本。
金瓶梅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本。
金瓶梅考证 朱星著，198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本。
金瓶梅新证 张远芬著，1984年齐鲁书社本。
论金瓶梅 胡文彬、张庆善选编，198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本。
金瓶梅论集 徐朔方、刘辉编，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刘辉著，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本。
金瓶梅书录 胡文彬编著，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本。
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徐朔方编选、沈亨寿等翻译，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金瓶梅的世界 胡文彬编，1987年北方文艺出版社本。
金瓶梅考论 黄霖著，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本。
金瓶梅资料汇编 朱一玄编，198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本。
金瓶梅资料汇编 侯忠义、王汝梅编，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本。
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 黄霖编，1987年中华书局本。
三言二拍资料 谭正璧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著，清光绪《教育丛书》本。
红楼梦索隐 王梦阮、沈瓶庵著，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本。
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著，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
红楼梦考证 胡适著，1921年亚东图书馆印行《胡适文存》本。
红楼梦抉微 阙铎著，1925年天津《大公报》本。
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著，1959年香港新月出版社排印本。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著，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红楼梦研究集刊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红楼梦叙录 胡文彬编著，198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本。
红楼梦书录 一粟编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 一粟编，1980年中华书局本。
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明清小说论丛 春风文艺出版社本。
明清小说序跋选 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本。

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　侯忠义编，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本。
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　朱一玄编，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本。

通论性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中国小说史　郭箴一著，1939年商务印书馆本。
话本小说概论　胡士莹著，1980年中华书局本。
晚清小说史　阿英著，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乾　元）

小说名词术语

小说 ① 文体名。“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至《汉书·艺文志》始将小说家列于九流十家之末，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现一般将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和魏晋的志怪、琐语等视作小说的萌芽。唐代的传奇有较完整的故事和人物，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宋代出现平话，明清盛行章回小说，近现代又有新小说。其基本特征是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完整、环境描写具体。按其语言形式可分为文言小说、白话（或通俗）小说，按其篇幅长短可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② 宋元间说话门类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吴自牧《梦粱录》的说法大致相同。其主要特点是内容广泛、篇幅短小。

古小说 小说的称谓。一泛指古代小说，二专指唐以前的小说。

稗官 古代小说的代称。《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后世遂称小说为稗官，或连称“稗官小说”，或简称“稗”。

小说家 古代目录学家划分的子部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小说家十五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一百十九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有一百二十三家。小说家的范畴大体上涵括了文言小说作品，但忽视了唐代及后世的传奇小说，排除了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

寓言 文体名。《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释文》：“寓，寄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后称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故事为寓言，视作小说的萌芽，进而将有所寄托、劝喻的简短故事均称作寓言。

虞初 小说的代称。原为西汉小说家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有《虞初周说》，并注云：“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张衡《西京赋》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后借指小说。如《虞初志》、《虞初新志》、《虞初续志》等，书名均取此义。

齐谐 志怪小说的代称之一。原为传说中的人名。《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后世以齐谐指志怪小说。如《齐谐记》、《续齐谐记》、《新齐谐》等，均取此义。

夷坚 志怪小说的代称之一。原为传说中的人名。《列子·汤问》载，溟海有鲲、鹏，“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世遂将夷坚指称志怪小说，如《夷坚志》、《续夷坚志》等。

短书　小说称谓。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个称谓表明，在古人心目中，小说是篇幅短小、内容丛杂且列于经史之外的作品。

偏记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偏记以《楚汉春秋》、《山阳载记》、《晋安陆记》、《梁昭后略》等为代表。其内容是正史以外的关于当代史实的记述。

小录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小录以《竹林名士》、《汉末英雄》、《怀旧志》、《知己传》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当代人物的事迹。

逸事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逸事以《汲冢纪年》、《西京杂记》、《琐语》、《拾遗》等为代表。其内容专门补辑正史所不及的人物事迹。

琐言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琐言以《世说新语》、《语林》、《语录》、《谈薮》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人物的言论(包括辨对、嘲谑等)。

郡书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郡书以《陈留耆旧》、《汝南先贤》、《益部耆旧》、《会稽典录》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地方乡贤、邦族的人物事迹。

家史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家史以《家牒》、《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家族人物事迹。

别传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别传以《列女传》、《逸民》、《忠臣》、《孝子》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从前史搜集素材、分门别类地编纂人物传记。

杂记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杂记以《祖氏志怪》、《搜神记》、《幽明录》、《异苑》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神怪故事。

地理书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地理书以《荆州记》、《华阳国志》、《三秦》、《湘中》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各地山川、物产、风俗。

都邑簿　小说流派。唐刘知幾《史通》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其中都邑簿以《关中》、《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记述有关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的情况。

志怪　古代小说种类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其中志怪以《搜神记》、《述异记》、《宣室志》、《酉阳杂俎》等为代表。其内容多言神仙怪异，记事诙诡。

传奇　① 古代小说种类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

规六种。其中传奇以《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为代表。其内容多为说灵变、谈因果、弘释典。②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此类话本故事情节奇特曲折。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有《莺莺传》、《王魁负心》、《章台柳》、《李亚仙》等。

杂录 古代小说种类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其中杂录以《世说新语》、《语林》、《北梦琐言》、《因话录》等为代表。其内容多言文人士大夫之逸闻琐语,语言简约玄澹。

丛谈 古代小说种类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其中丛谈以《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东谷所见》、《道山清话》等为代表。其内容庞杂,形式多样。

辨订 古代小说种类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其中辨订以《鼠璞》、《鸡肋编》、《资暇集》、《辨疑志》等为代表。其内容芜杂,多考证经史疑义、名物典故之作。

箴规 古代小说种类名。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其中箴规以《颜氏家训》、《袁氏世范》、《劝善录》、《省心录》等为代表。其内容多治家格言和立身处世之道。

杂事 小说流派。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其中杂事以《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朝野佥载》、《国史补》、《大唐新语》、《次柳氏旧闻》等为代表。其内容主要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

异闻 小说流派。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其中异闻以《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等为代表。

琐语 小说流派。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说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其中琐语以《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清异录》、《续博物志》等为代表。

杂传记 文言小说体裁。《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在史部里列杂传一类,收部分人物传记,如《汉武内传》、《南岳魏夫人传》等。宋《太平广记》将唐传奇《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列入杂传记类。杂传记成为这一类传记体小说的别称。南宋以后一般仍称杂传。

行卷 唐代举子投献作品的形式。举子在应进士科考试前,将自己的诗文写成卷轴,投献显贵,以求赏识,称之行卷;逾数日再送,称之温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载以小说《幽怪录》、《传奇》投之,近来研究者多有怀疑。唐史料仅见《南部新书》载李复言以《纂异》献纳省卷。

杂俎 文言小说体裁。起源于西晋张华《博物志》。后世汇集异闻、杂事、考证于一编的笔记,实即杂俎的流派。

变文 简称"变"。说唱文学体裁。最晚兴起于唐代。变文之得名来自配合变相图故事的解说,也有人认为"变"字从梵文音译而来。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散说体,基本上是六言赋体;

更多的是散骈并陈，说唱相间。变文既演说佛教故事，又演说历史故事，还可演说当代时事。

俗讲　说唱文学体裁。俗讲名称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一般称作讲唱文或讲经文，系僧人对佛经所作的通俗讲解。俗讲经文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在讲经之前有押座文，正文在引唱一段佛经原文之后，有散文体的讲解词和韵文体的诗赞。流行于唐五代，至宋代演变为说经、说诨经，对明清的宝卷也有显著影响。

话本　通俗小说体裁。是唐宋以来说话人或说话艺术的底本。一说"话本"二字即是"故事"的意思，不存在说话的"底本"。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小说"和"讲史"两大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多用浅近文言讲述历史故事，稍具长篇规模。

拟话本　通俗小说体裁。指模仿话本体裁而创作的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元之拟话本》初次使用此名，用以指《青琐高议》、《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宋元作品；后其论"三言"、"二拍"时又提及"明之拟宋市人小说"。近时学者大多以拟话本指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

诗话　宋元间说唱文学体制名。韵文（诗）与散文并用，体制类似词话。其中"诗"由书中人物自己吟唱，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一部分，非用作者叙述语言。现存最早的诗话小说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词话　元明间说唱文学体制名。元人的词话相当于宋人的说话，有说有唱。或者词话是话本的早期称呼。后世往往称有说唱形式或夹有诗词、骈文的小说为词话。以词话命名的有《金瓶梅词话》、《大唐秦王词话》等。

平话　通俗小说体裁名。宋元时代多指讲史小说，流行于元代。明清以后亦有人称某些小说为平话，其内容已不限于讲史，其概念几等同于通俗小说。现存最早以平话命名的有《五代史平话》。

评话　通俗小说体裁名。平话的别称。指说话人讲述历史故事时，常用叙中夹议的形式。

说话　又称"话"。宋元间说唱文学。以故事敷演说唱，略同于后世的说书。流行于隋唐五代，源于中国古代讲故事、笑话的传统，其题材包括徘谐故事、怪异故事、因缘果报故事和历史传说。"话"即口头述说的故事，一称话本。后有"古话"、"小话"、"调话"诸称谓。

舌辨　宋元间对说话的一种称谓。吴自牧《梦粱录》说："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银字儿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别称。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此类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等。银字乃管乐器名，多用银作字标明音色；演述小说时，用银字管吹奏相和，故称。

烟粉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此类话本演述烟花粉黛、男女爱情故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有《燕子楼》、《杨舜俞》、《钱塘佳梦》等。

灵怪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

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此类话本演述神仙鬼怪故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有《红蜘蛛》、《水月仙》、《人虎传》、《太平钱》、《芭蕉扇》等。

说公案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此类话本主要演述官吏审案故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有《石头孙立》、《姜女寻夫》、《三现身》、《八角井》等。也有少数人认为,说公案与说铁骑儿合为说话四家之一。

说铁骑儿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此类话本主要演述金戈铁马、争雄交战的故事。也有少数人认为,说铁骑儿与小说并列同为说话四家之一,或与说公案合为说话四家之一。

朴刀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即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中的"搏刀"。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此类话本以人物所用兵器而得名。著录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等。

杆棒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即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中的"赶棒"。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此类话本以人物所用兵器而得名。著录有《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拦路虎》等。

神仙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此类话本主要演述神仙故事。著录有《种叟神记》、《金光洞》、《四仙斗圣》等。

妖术 宋代话本中小说的类别名。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此类话本主要演述妖异法术故事。著录有《西山聂隐娘》、《骊山老母》、《贝州王则》、《红线盗印》等。

说经 又称"谈经"。宋元间说话门类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其内容为演述佛经故事。也有人认为,说经与说参请合而为说话四家之一。

谈经 宋元间说话门类名。即说经。耐得翁《都城纪胜》作说经,吴自牧《梦粱录》作谈经。其内容主要是演述佛书。

说参请 宋元间说话门类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说参请系由禅堂说法问难发展而来。也有人认为,说参请与小说并列同为说话四家之一,或与说经合为说话四家之一。

说诨经 宋元间说话门类名。吴自牧《梦粱录》在提到说经、说参请之后,说:"又有说诨经者。"周密《武林旧事》也有"说经诨经"之目。其内容主要由人演说滑稽可笑及带有低级趣味的故事。

讲史书 亦称"平话"、"说史"、"演史"。宋元间说话门类名。耐得翁《都城纪胜》:"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其内容主要演说历史故事。后发展为演义。

说诨话 宋元间说话门类名。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张山人说诨话。"其特色为滑稽诙谐。以北宋说诨话艺人张寿(张山人)最著名。

合生　亦作"合笙"。宋元间说话门类名。耐得翁《都城纪胜》："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六："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这和《都城纪胜》的记载基本一致。

演义　通俗小说体裁名。由话本讲史书发展而来。系用通俗语言将史传敷演成文，并作一定的艺术加工。最著名者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说话人　宋元间从事说话这种说唱文学的民间艺人。

小说人　宋元间从事小说这种说唱文学的民间艺人。耐得翁《都城纪胜》谓："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雄辩社　南宋时从事说话这种说唱艺术形式的艺人组织。

文言小说　古代小说体裁。泛指一切用文言写作的小说，如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宋的传奇小说、明清的笔记小说等。

志怪小说　文言小说体裁。大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与巫觋方士、道教、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现一般特指魏晋南北朝记载怪异故事的一类小说。"志怪"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魏晋南北朝时，孔约、祖台之、曹毗等多人均以"志怪"为书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正式使用"志怪小说"作为小说分类的术语。

志人小说　文言小说体裁。大多记述人间言行、琐闻逸事，故又称"逸事小说"。现一般特指魏晋南北朝记述人间琐闻逸事的一类小说。其名始见于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世说新语》为代表。

传奇小说　文言小说体裁。主要描述人情世态和社会内容，其特点是文学性较强、故事情节委婉、人物形象鲜明、细节描写细腻。源于元稹《莺莺传》题作《传奇》。裴铏用以作为书名。现一般指唐宋人所作故事完整且描写细腻的爱情题材的文言小说。明清以后多指篇幅漫长、故事新奇、情节曲折的文言小说。

笔记小说　文言小说体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杂感而成，其主要特点是内容驳杂、短小精悍。以"笔记"作书名始于宋代宋祁。后如《仇池笔记》、《老学庵笔记》等均沿用。另有称笔谈、笔丛、笔余、随笔、杂录、杂记、杂志、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

市人小说　唐代民间说话艺术名。段成式《酉阳杂俎·贬误》："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说明市人小说是一种杂戏。可见唐代都市已有说话艺术，为宋代说话的先声。

白话小说　古代小说体裁。指唐宋以来主要用白话写成的小说，以与"文言小说"相区别。

通俗小说　古代小说体裁。泛指用一般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写成的小说。其中绝大部分是白话小说，也包括一些用浅近文言写成的小说。故不全等同于"白话小说"。

章回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体裁。全书分回(或称"则"、"节"、"段")，每回有单句或呈对偶形式的双句的回目，故事连接，段落匀称。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初具雏形。明清两代长篇小说普遍采用这一形式。长篇小说回目

的确立和发展，是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日趋成熟的标志。

长篇小说 小说的一种。特点是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多方面地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篇章结构上，有一条主线和几条副线。

中篇小说 小说的一种。特点是篇幅和容量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一般着重刻画一个至几个人物形象，情节较长篇小说单纯，展示的社会生活面不如长篇小说广阔。叙事多以单线进行。

短篇小说 小说的一种。特点是篇幅短，情节简单，人物集中，结构紧凑，多选取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加以集中描绘。

历史演义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其题材多为历史故事。另有叙一时故事，而特置一人或数人者，亦属此类。源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概括其特点："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的起源。"《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明清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高潮迭起，蔚为大观。

神魔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其内容主要讲述神魔之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标其名，并认为是明代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之一。其代表作有《西游记》、《封神演义》、《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等。

公案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始自宋代说话。其内容侧重描写当权者的昏庸腐败，反映下层人物受凌辱与蹂躏的悲苦命运，歌颂清官的廉洁圣明、刚直不阿，平冤狱，纠错案，为民做主，执法如山。其代表作有《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

世情小说 亦称"人情小说"。通俗小说类别。其主要以社会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结此类小说的特点："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并认为是明代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之一。其代表作有《金瓶梅》、《红楼梦》等。

才子佳人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其内容主要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情节结构程序化：一见钟情，私订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盛行于明末清初七八十年间，在世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代表作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

才子书 清代小说评点家、作者或书坊主对某些书的称谓。清金圣叹始用其名。以"才子书"称小说，始于贯华堂刊本《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曾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为"六才子书"。其后出现《天花藏七才子书》，以《玉娇梨》为三才子，以《平山冷燕》为四才子。乾隆以后又出现"十才子书"，分指八部小说和两部戏曲作品：《三国志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白圭志》、《斩鬼传》、《驻春园》。其后书坊随意添改，序目紊乱，但多局限于才子佳人小说。

讽刺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其内容多寓含讽刺，其特点是秉持公正、指摘时弊、旨微语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用此名。其代表作有《儒林外史》。

侠义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其内容主要是赞扬武功和豪侠义士。早在唐人传奇中已具雏形，宋元话本和某些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已有所表现。清嘉庆

以后形成流派，盛行一时。此类小说有与才子佳人小说合流的，以《儿女英雄传》为代表；也有与公案小说合流的，以《三侠五义》、《施公案》等为代表。

狭邪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狭邪即小街曲巷，指娼妓所居处，此作娼妓的代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用此名，指写优伶、妓女为主的小说。其代表作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

谴责小说　通俗小说类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用其名，并概括其特点："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代表作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等。

政治小说　清末民初小说类别。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始用其名，认为西方"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概括其特征："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代表作有《新中国未来记》、《自由结婚》等。

社会小说　清末民初小说类别。成之《小说丛话》："此种小说，以描写社会上腐败情形为主，使人读之而知所警戒，于趣味中兼具教训之目的。"其代表作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此系从题材分类，与鲁迅从表现手法将此类小说称之为"讽刺小说"、"谴责小说"不同。

拟晋唐小说　文言小说类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用其名。所谓晋唐小说，指的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代的传奇小说。清代的拟晋唐小说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

（乾　元）

篇目笔画索引

说　　明

一、本索引收录本书中的全部篇目，篇目右边的数字表示该词目所在正文的页码。

二、本索引按篇目第一个字的笔画排列，首字画数相同的，按第一、二笔的笔形及字形结构（左右、上下、包围、整体）排列；同首字的，按篇目字数多少排列；同字数的，按第二字的笔画笔顺分先后，第二字相同的，依第三字，余类推。

三、一丨丿丶乛以外的笔形作如下处理：提（㇀）归入横（一），捺（㇏）归入点（丶），笔形带钩或曲折的（如 乛 ㇆ ㇄ 乙 ㇈ ㇄ ㇜）等都归入折（乛）。

一画

一片石送鸿迎燕…… 2143
一窦开时迷万镜
物形现处我形亡…… 2233

二画

[一]

二桃杀三士 …… 14
十洲记 …… 41
十字街前父跑马
四望亭上女捉猴…… 2562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 … 2535
丁晋公 …… 904
丁野鹤 …… 2254
丁公化鹤 …… 159

[丿]

八月浮槎 …… 111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 1913
八角亭赋诗悲往事
金山寺投江识所归 … 2659

三画

[一]

三梦记 …… 355
三义坊当锏受腌臜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 2241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 2337
干将莫邪 …… 131
土四衙 …… 2606
大闹天宫 …… 1510
大桶张氏 …… 974
大业拾遗记（上篇） … 775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 1053

[丨]

上清传 …… 418
山东人 …… 209

[丿]

千日酒 …… 142

[乛]

女娲兄妹 …… 538
女娲补天 …… 35
小卫玠 …… 2643
小韩负心报 …… 1642
飞烟传 …… 641
马从一 …… 953

四画

[一]

王魁 …… 2044
王榭 …… 823
王播 …… 715
王諿 …… 197
王巧儿 …… 1376
王荆公 …… 935
王积薪 …… 448

王涣之 …… 446
王魁传 …… 829
王幼玉记 …… 867
王母降武帝 …… 78
王蓝田性急 …… 164
王丞相曹夫人 …… 181
王子高遇芙蓉仙 …… 828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 2004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2366
王延彬创造洛阳桥
蔡端明功成归西域
…… 2835
开河记 …… 796
天孙女宫中思情
玉清殿圣母请旨…… 1679
元无有 …… 439
无双传 …… 556
木兰将军 …… 1715
木马驿剑侠谈心 … 1821
五丁拔蛇 …… 144
五金鱼传(节选)…… 1757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 1258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几 … 2789
太原意娘 …… 938
比肩人 …… 184

〔丨〕

中山狼传 …… 1451

〔丿〕

牛渚燃犀 …… 164
升平公主 …… 536
长须国 …… 520
长恨歌传 …… 396
长桥美人 …… 1458
长安街花担上遇良缘
花菟村诗扇中得佳偶
…… 2162
化民 …… 34
父喻复活 …… 141
公子租屋劫寡妇…… 1713
风月瑞仙亭 …… 1068

〔丶〕

六国合纵伐强秦…… 1339
心坚金石传 …… 1446

〔一〕

邓敞 …… 702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 2749
双双传(节选) …… 1731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低眉合眼头陀暗戏妇人胎
…… 2403
孔子项託相问书 …… 736
水云寺僧 …… 1807
水月尽多风月竹外闻琴
禅房权作洞房花前酬聘
…… 2953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2626

五画

〔一〕

玉箫化 …… 631
玉堂春落难逢夫…… 1779
巧妓佐夫成名 …… 1937
古镜记 …… 213
古《岳渎经》…… 372
术化月宫 …… 979
石尤风 …… 1014
平望驿 …… 2931
东王公 …… 40
东方朔 …… 93
东海孝妇 …… 136
东阳夜怪录 …… 451
东城老父传 …… 402

〔丨〕

卢云卿 …… 2116
卢眉娘 …… 676
叶限 …… 523
叶公好龙 …… 53
申屠澄 …… 475
田膨郎偷玉枕 …… 679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 892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1293
四明陈子经 …… 1457

〔丿〕

仕途中炎凉态 …… 2569
白玉扇 …… 2705
白塔巷 …… 1949
白水素女 …… 156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1781
外国道人 …… 160
乐昌公主 …… 630

〔丶〕

冯蝶翠 …… 1504
冯燕传 …… 409
冯玉梅团圆 …… 1226
兰亭记 …… 262
汉世老人 …… 105
汉武帝内传(节选) … 83
汉将王陵变 …… 742
永儿卖泥烛诱王则
圣姑姑教王则谋反 … 1387

〔一〕

司马温公 …… 932

弘氏 …… 193
台妓严蕊 …… 963
辽阳海神传 …… 1469

六画

[一]

刑天 …… 8
共工触山 …… 39
老学究 …… 2458
西王母 …… 10
西山一窟鬼 …… 1147
西湖三塔记 …… 1111
西市上屈杀忠臣…… 1646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 … 1611
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 … 2281
夸父逐日 …… 3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 2798
百和坊将无作有
（节选） …… 2174
扬州梦记 …… 672
过火焰山 …… 1516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
第五 …… 1020

[丨]

吕元膺 …… 707
吕后斩韩信 …… 1347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疴 … 2573
因循岛 …… 2619
曲阿神 …… 199

[丿]

乔知之宠婢 …… 319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 1789
朱晓容 …… 925
传书燕 …… 721
任氏传 …… 305
任社娘传 …… 906
任诞条祝允明事 … 1793
华州参军 …… 507
华歆王朗 …… 171
华光三下酆都 …… 1635
血帕 …… 2913
后羿射日 …… 37
后土夫人传 …… 609
全姑 …… 2445
合影楼 …… 2069
刎颈鸳鸯会 …… 1268
邬合苦联势利友
宦萼契结酒肉盟 … 2319
负情侬传 …… 1717

[丶]

刘先生 …… 951
刘惟清 …… 500
刘幽求传(残文) …… 421
刘晨阮肇 …… 172
刘越石婢 …… 145
刘知远发迹变泰 … 1022
刘熙寰觅莲记(节
选) …… 1526
齐杞梁妻 …… 59
关元帅禅师叙旧
金碧峰禅师斗变 … 1668
米元章 …… 949
江妃二女 …… 55
汤琵琶传 …… 2013
守株待兔 …… 21
守樊城范天顺死节
战水陆张世杰设谋 … 2759
安禄山事迹(节选) … 578
安堵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起竞争 … 2889
许允妇 …… 148
许汉阳 …… 469

[一]

异侠借银 …… 2252
异种未锄鱼水成欢待他日
同舟共济鲸鳌远逝盼新洲
…… 2880
阮德如 …… 179
阳羡书生 …… 191
孙小圣讽阎王 …… 2207
孙膑说乐毅退师…… 1334
红线 …… 572

七画

[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 1799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 2448
杜子春 …… 478
杜兰香 …… 139
杜宇化鹃 …… 65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 1783
杜丽娘慕色还魂话
本 …… 1519
杞良妻 …… 211
杨叟 …… 570
杨丑奴 …… 150
杨汝虔 …… 2505
杨评事 …… 1757
杨娼传 …… 540
杨太真外传 …… 811
杨氏三兄弟 …… 945
杨温拦路虎传 …… 1038
杨幺活捉贺太尉…… 1967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 1186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400
杨遇春卖武逢主

僧燕月行凶遭戮…… 2594
却要 …… 648
志诚张主管 …… 1214
芙蓉屏记 …… 1425
花神三妙传(节选) … 1557
苏小卿 …… 887
苏子由 …… 937
苏长公章台柳传…… 1325
李生 …… 2460
李寄 …… 133
李琦 …… 947
李徵 …… 566
李謩 …… 543
李十娘 …… 2230
李君神 …… 101
李林甫 …… 546
李势女 …… 185
李使君 …… 677
李娃传 …… 344
李畲母 …… 253
李一足传 …… 2010
李卫公靖 …… 489
李章武传 …… 390
李师师外传 …… 880
李冰斗江神 …… 100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节选） …… 1861
李瓶儿招赘蒋竹山 … 1577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 2778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惠莲含羞自缢…… 1594
拒恶少巧力保贞
卧破庙神明垂训…… 2679
折宫花文才一种
夺春魁锦绣千行…… 2190
抢地呼天灵妃割股
含愁忍耻才女灰心 … 2670

〔丨〕

邺侯外传 …… 682
时伯济得时便得济
钱士命要钱不要命 … 2499
虬髯客传 …… 649
吴堪 …… 696
吴全素 …… 441
吴保安 …… 267
吴王小女 …… 137
吴中才女 …… 2435

〔丿〕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 … 2770
我来也 …… 972
伯夷叔齐 …… 63

〔丶〕

庐江冯媪传 …… 369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 1777
沙弥思老虎 …… 2447
沆瀣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 2729
沈夫人烹茗赏雪
方小姐拥被言情 … 2934
沈小红拳翻张惠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 2684
怀春雅集(节选)…… 1460
快嘴李翠莲记 …… 1279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1075
宋徽宗私狎李师师 … 1030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 2386
补江总白猿传 …… 222
补张灵、崔莹合传 … 2059
良桐 …… 1375

〔一〕

张祜 …… 705
张浩 …… 872
张延赏 …… 704
张住住 …… 636
张于湖传 …… 1544
张广定女 …… 97
张生彩鸾灯传 …… 1314
张子房悲歌散楚…… 1708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1097
灵芝寺 …… 207
灵应传 …… 618
陆颙 …… 563
陈小怜传 …… 2055
陈塘关哪吒出世…… 1619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 1246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1771

八画

〔一〕

现丑形诗诮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2133
武王灭纣斩妲己…… 1329
林士樾 …… 2614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 1397
板桥三娘子 …… 472
枕中记 …… 300
画工 …… 713
画皮 …… 2293
画琵琶 …… 699
画工弃市 …… 120
卖油翁 …… 898
卖勃荷 …… 950
卖馅媪 …… 282
卖胡粉女 …… 175
卖人头胡奎探监…… 2483
卖油郎独占花魁…… 1784

幸城南面试皇孙
承圣谕阻止传贤…… 1701
苦圆圆奉母质银簪
好宝宝瞒人赠金镯 … 2865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 2017
范进中举 …… 2355
欧阳詹 …… 709
拥资财讹生关部 … 2492
招提琴精记 …… 1565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 1794
妻贤致贵 …… 1015

〔丨〕

明湖居听书 …… 2694
昆仑奴 …… 598
昆吾山 …… 154
易经臣祸产亡辽
收降夷谋疏覆沈…… 1905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2305
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 2463

〔丿〕

侦人片言获伎
圉夫一语得官 …… 1926
岳飞枪挑小梁王…… 2223
贫人舞瓮 …… 193
金钤 …… 145
金烛 …… 961
金姬传 …… 1488
金母元君 …… 655
金山寺医僧 …… 2541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1774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节选） …… 1879
狎客楼中教箴片
妖娼门口唱杨枝…… 2551
狐假虎威 …… 31
周处 …… 166
周廷章 …… 1752
周秦行纪 …… 464
周穆王见西王母 …… 11

〔丶〕

放翁钟情前室 …… 965
刻舟求剑 …… 30
京都儒士 …… 700
京邑有士人妇 …… 183
庞阿 …… 176
庞安常针 …… 941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 1201
郑人买履 …… 22
郑德璘传 …… 594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2394
波斯王女 …… 519
宝珠 …… 284
宝玉挨打 …… 2439
宝娶生传 …… 2262
宗定伯捉鬼 …… 107
定婚店 …… 485
定三分隆中决策…… 1384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 2637

〔一〕

姑获鸟 …… 117
孟良金盔买路 …… 1695

九画

〔一〕

春梦琐言 …… 1844
相如死渴 …… 119
柳开 …… 970
柳镇 …… 202
柳氏传 …… 338
柳毅传 …… 321
柳敬亭传 …… 2039
胡熙 …… 197
胡芦生 …… 691
胡公去狐 …… 954
封使君 …… 190
封陟传 …… 589
荆十三娘 …… 804
南辕北辙 …… 33
南柯太守传 …… 359
南湾寨戚公计沉贼
船 …… 1745
荼肆还金 …… 942
某王孙者 …… 2607
赵泰 …… 186
赵闲闲 …… 958
赵飞燕外传 …… 68
赵飞燕别传 …… 853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 337

〔丨〕

冒姬董小宛传 …… 1997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
报恩 …… 2196

〔丿〕

钟繇 …… 115
钟情丽集(节选)…… 1440
秋胡变文 …… 752
看花述异记 …… 2255
香儿彩云争权宠…… 2558
选丰姿严造花名册
徇情面宽收雪鬓娘 … 2108
促织 …… 2298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 1810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 … 1894
鬼母传 …… 2031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 2633
剑侠 …… 2239
俞氏三雄显神威 … 1655
怨碑 …… 153

[丶]

施润泽滩阙遇友 … 1791
闺房记乐 …… 2509
首阳山叔齐变节
(节选) …… 2212
美良川锏鞭逞战…… 1630
迷楼记 …… 790
洪州书生 …… 895
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
…… 2811
洞箫记 …… 1499
洛阳三怪记 …… 1237
浑沌七窍 …… 16
宣慈寺门子 …… 716
宦氏折磨王翠翘…… 2033
窃茄案 …… 2724
神相 …… 1505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1804

[一]

娇娜 …… 2291
娇红记 …… 980
姚三公子 …… 2545
姚氏三子 …… 664

十画

[一]

珠衫 …… 1725
珠崖二义 …… 61
秦吉了 …… 2421
秦梦记 …… 415
秦青韩娥 …… 114
秦淮健儿传 …… 2089
桂迁梦感录 …… 1660
梆连秀才 …… 933
桃夭村 …… 2473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 1849
袁相根硕 …… 158
壶公 …… 125
莽张飞痛惩贪官…… 1355
莺莺传 …… 380
聂隐娘 …… 604
聂以道断钞 …… 1751
聂政刺韩王曲 …… 98
恶鸨二打花好好…… 2743
顾恺之 …… 638
破魔变文 …… 725
捉刀人 …… 147

[丨]

圆圆传 …… 2266

[丿]

钱文僖公 …… 929
钱塘异梦 …… 911
钱若水正冤狱 …… 900
臭铜员外 …… 2490
徐佐卿 …… 450
徐铁臼 …… 195
鸳鸯记 …… 1506

[丶]

郭翰 …… 314
郭子仪 …… 502
郭代公 …… 436
高力士外传 …… 287
离魂记 …… 297
席方平 …… 2303
唐子畏 …… 2002
唐晅手记 …… 278
粉面郎缠足受困
长须女玩股垂情 … 2524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 1797
浮梁张令 …… 526
流红记 …… 834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 1378
谈生 …… 106

[一]

娟娟传 …… 1482
骊山记 …… 840

十一画

[一]

梅梢 …… 1481
梅妃传 …… 875
萧史 …… 57
萧总 …… 200
黄幡绰 …… 537
黄金盒赐同心 …… 1827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 … 1983
啬刻鬼 …… 2718
娶美人白狗闹洞
房 …… 2701
梦狼 …… 2301
梦与神交 …… 967
梦斩泾河龙 …… 1368
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缧绁灾 … 2896

雪涛谐史(一则)…… 1749

[丨]

崔护 …… 628
崔玄微 …… 516
崔思竞 …… 425
崔少玄传 …… 334
崔昭行贿事 …… 424
崔尚书雪冤狱 …… 669
崔衙内白鹞招妖…… 1173
婴宁 …… 2294

[丿]

银杖 …… 116
假托熟骗人妇女…… 1687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
偷香 …… 2124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 … 1952
假温柔瘟生中计
真溷浴名妓私奔 … 2826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 1834
彩云散后遗恨结千
秋 …… 2905
猪八戒义激猴王…… 1513

[丶]

盗不劫幸秀才酒 …… 910
望夫石 …… 109
章沉 …… 162
麻姑 …… 121
麻疯女邱丽玉 …… 2651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哄哄蓦地散东西 … 2775
梁鸿 …… 110
梁四公 …… 254
梁公九谏(节选)…… 1016
谋秀才弄假成真…… 1973

[一]

尉迟恭拒婚 …… 318
隋炀帝海山记 …… 780
续东窗事犯传 …… 1430
维新五十年大祝典
之日 …… 2854
绿云 …… 2532
绿珠传 …… 805
绿衣人传 …… 1407

十二画

[一]

琼奴传 …… 1418
敬德夺先锋 …… 1651
韩寿 …… 169
韩凭夫妇 …… 129
韩璜廉按 …… 956
韩擒虎话本 …… 760
韩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台县灾户哭求粮 … 2872
董永 …… 135
蒋恒 …… 252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1768
葭萌二客 …… 903
焚椒录 …… 916
越女 …… 66
揠苗助长 …… 17

[丨]

紫竹小传 …… 1684
晴雯撕扇 …… 2437
睒娘 …… 2272
景阳冈武松打虎…… 1404
黑叟 …… 497

[丿]

程咬金抱病战王龙 … 2333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了纳妻言 … 2427
焦封 …… 552
焦湖庙祝 …… 178
猴獾 …… 113
鲁编修择婿 …… 2376

[丶]

就关书负担访姻亲
买职吏匿金欺舅父 … 2819
湘中怨解 …… 412
温泉记 …… 847
温酒斩华雄 …… 1381
游僧 …… 909
游仙窟 …… 228
谢宗 …… 149
谢小娥传 …… 375
谢安围棋闻破贼 …… 168

[一]

隔牖窥妆私语切切
深宵胠箧妙手空空 … 2948

十三画

[一]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 2329
献黄柑孤臣完大义 … 2185
勤自励 …… 286
蓬子坡永历皇被缢
北京城吴三桂奔丧 … 2804
雷州盗记 …… 2237

[丨]

嵩岳嫁女 …… 530
愚公移山 …… 18

[丿]

错斩崔宁 …… 1158

简雍 …… 210
简帖和尚 …… 1122

〔丶〕

数种祸惊心惨目
述阴谋暮鼓晨钟…… 2858
窦乂 …… 511

十四画

〔丨〕

裴航 …… 583
裴玄智 …… 320
裴仙先 …… 273

〔丿〕

管宁割席 …… 167
僧徒奸妇 …… 1692

〔丶〕

精卫填海 …… 5
赛孟尝拳打严虎…… 2720
谭九 …… 2417
谭意歌 …… 859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2094

〔一〕

翠翠传 …… 1411

十五画

〔一〕

樱桃青衣 …… 615
碾玉观音 …… 1134

〔丨〕

影梅庵忆语(节选) … 2049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 2844
墨君和 …… 724
题红怨 …… 634

〔丿〕

虢国夫人 …… 539
鲧禹治水 …… 7

〔丶〕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 1569

十六画

〔一〕

薛伟 …… 492
薛灵芸 …… 150
薛琼琼 …… 896
薛道询 …… 180
薛仁贵大战莫离支 … 1361
燕丹子 …… 23
霍小玉传 …… 426

〔丨〕

鹦鹉灭火 …… 179
鹦鹉告事 …… 722

〔丶〕

磨刀劝妇 …… 927

十七画

〔丿〕

魏生 …… 2609
黛玉焚稿 …… 2443

〔丶〕

襄阳老叟 …… 550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1801

十八画

蟫史(节选) …… 2476

二十画

〔丶〕

灌园婴女 …… 718
灌园叟晚逢仙女…… 1787

〔一〕

孀姝殊遇 …… 2580

二十一画

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
俏侍儿俏呼郎口到病除
…… 2153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950051
读秀号=000004926795
书名=古代小说鉴赏辞典　（下册）
页数=3055
作者=黄霖等编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